# 《新版尋秦記一》黃易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目录

[《新版尋秦記一》黃易 1](#_Toc74842836)

[卷一 2](#_Toc74842837)

[第一章時空機器 2](#_Toc74842838)

[第二章墨子真傳 15](#_Toc74842839)

[第三章情場較量 24](#_Toc74842840)

[第四章初露頭角 36](#_Toc74842841)

[第五章祕密任務 53](#_Toc74842842)

[第六章踏上征途 70](#_Toc74842843)

[第七章情海生波 84](#_Toc74842844)

[第八章披荊斬棘 100](#_Toc74842845)

[第九章美女嫣然 112](#_Toc74842846)

[第十章救世聖人 126](#_Toc74842847)

[卷二 142](#_Toc74842848)

[第一章逃出大梁 142](#_Toc74842849)

[第二章三大殺招 158](#_Toc74842850)

[第三章疑無路處 171](#_Toc74842851)

[第四章奇謀妙計 185](#_Toc74842852)

[第五章咸陽風雨 199](#_Toc74842853)

[第六章巧結奇緣 216](#_Toc74842854)

[第七章重回邯鄲 227](#_Toc74842855)

[第八章遠方來客 241](#_Toc74842856)

[第九章落難姊妹 253](#_Toc74842857)

[第十章楚國強徒 269](#_Toc74842858)

[第三卷 285](#_Toc74842859)

[第一章迎刃而解 285](#_Toc74842860)

[第二章便宜夫人 301](#_Toc74842861)

[第三章扭轉局勢 316](#_Toc74842862)

[第四章城守之位 329](#_Toc74842863)

[第五章處處逢源 345](#_Toc74842864)

[第六章錯綜複雜 358](#_Toc74842865)

[第七章成敗關鍵 373](#_Toc74842866)

[第八章大功告成 385](#_Toc74842867)

[第九章出使六國 399](#_Toc74842868)

[第十章滔天之恨 411](#_Toc74842869)

[第四卷 425](#_Toc74842870)

[第一章始皇立威 425](#_Toc74842871)

[第二章東郡民變 437](#_Toc74842872)

[第三章死而復生 448](#_Toc74842873)

[第四章田獵風雲 462](#_Toc74842874)

[第五章錯有錯著 475](#_Toc74842875)

[第六章兩虎爭雄 487](#_Toc74842876)

[第七章跨嶺入楚 497](#_Toc74842877)

[第八章破浪長淮 509](#_Toc74842878)

[第九章歷史重演 521](#_Toc74842879)

[第十章險死還生 535](#_Toc74842880)

[第十一章閉門之戰 548](#_Toc74842881)

[第十二章勢力平衡 562](#_Toc74842882)

[第五卷 576](#_Toc74842883)

[第一章五德終始 576](#_Toc74842884)

[第二章牧場之戰 589](#_Toc74842885)

[第三章太后遷宮 602](#_Toc74842886)

[第四章大戰前夕 615](#_Toc74842887)

[第五章相府爭雄 627](#_Toc74842888)

[第六章後患無窮 640](#_Toc74842889)

[第七章三絕美人 652](#_Toc74842890)

[第八章黑龍出世 667](#_Toc74842891)

[第九章聯軍壓境 681](#_Toc74842892)

[第十章蕞城之戰 694](#_Toc74842893)

[第十一章高手交鋒 706](#_Toc74842894)

[第十二章兵行顯著 718](#_Toc74842895)

[第六卷 730](#_Toc74842896)

[第一章大梁驚魂 730](#_Toc74842897)

[第二章歌姬之首 742](#_Toc74842898)

[第三章齊都之旅 754](#_Toc74842899)

[第四章周旋到底 767](#_Toc74842900)

[第五章偎紅倚翠 779](#_Toc74842901)

[第六章餘情未了 794](#_Toc74842902)

[第七章稷下劍聖 805](#_Toc74842903)

[第八章劍聖戰書 818](#_Toc74842904)

[第九章信心盡復 832](#_Toc74842905)

[第十章恩怨難分 844](#_Toc74842906)

[第十一章稷下之戰 857](#_Toc74842907)

[第十二章嬴政登基 870](#_Toc74842908)

[第十三章千古一帝 891](#_Toc74842909)

[後記 898](#_Toc74842910)

# 卷一

## 第一章時空機器

「咿──嗄！」

由於緊急煞車而導致輪胎與地面摩擦所產生的尖銳叫噪音，在全城最熱鬧的「黑豹酒吧」門前響起。屬於軍方特種部隊，被譽為精英中之精英的第七團隊的軍用吉普車，倏然停下。歡叫怪笑聲中，項少龍和三名隊友扶著門沿，飛身躍下車來。經過在戈壁沙漠三個月艱苦的體能和戰術集訓，難得有三天假期，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怎對得起父母。

項少龍今年二十歲，因長期曝曬於陽光下的黝黑皮膚閃耀出健康的亮澤，他或許算不上是英俊小生，可是接近兩百公分的高度、寬肩窄腰長腿、沒有半寸多餘脂肪堅實賁起的肌肉、靈活多智的眼睛、高挺筆直的鼻樑、渾圓的顴骨、國字形的臉龐，配合稜角分明的嘴唇上那一抹充滿挑逗意味懶洋洋的笑意，實具備使任何女性垂青的條件。

剛要擁進酒吧，一陣混亂的物體墮地和鼓掌喝罵聲中，先他們一步來的隊友小張和蠻牛兩人給扔了出來，橫七豎八倒跌門外，呻吟著要爬起來，可是這在平時非常簡單的動作，此刻對這兩個特種部隊的精銳而言，卻變得非常困難。四人色變，搶前扶起兩人。

額生肉瘤的犀豹駭然道：「多少人？」

這一句話問得大有道理，小張和蠻牛與他們同屬第七特種團隊，是從全國軍隊當中挑選出來接受嚴格訓練的精銳部隊，專門應付各種最惡劣的情況，例如反恐怖活動、進入不友善國家進行刺殺或拯救任務，保護政要等等。訓練包括各式武器的運用、徒手搏擊、體能耐力、曠野求生、間諜的技巧，總之是要把他們訓練成超人，等閒十來個壯漢也難以傷他們毫髮。不過，他們也成為其他部隊嫉妒的對象，好事分子均以打倒第七團隊的人為榮。假日花天酒地時，鬧事打架乃例行節目，只不過像這次給人轟出門來的情況，尚是第一次發生。

小張這時清醒些許，張開被打得瘀黑的眼睛，見扶起他的是項少龍，大喜道：「龍哥，快給我們出這口鳥氣！」

部隊裡人人尊稱項少龍作龍哥，不是他年紀大，而是因為他是隊裡的首席神槍手，也是自由搏擊冠軍和體能最佳的英雄人物。

蠻牛邊喘著氣邊指著酒吧說道：「是八四一部隊的教官黑面神，竟斗膽挑惹我們的冰霜靚女。」

四人一起勃然大怒，冰霜美人鄭翠芝是他們團隊指揮的美麗軍機女秘書，在他們尚未有人追求得手之前，怎容其他部隊沾手染指？

項少龍一想起打架立即精神振奮，挺起胸膛喝道：「扶他們進去欣賞小弟表演二招！」領先大踏步進入酒吧。

寬敞的酒吧內煙霧迷漫，人聲音樂聲震耳欲聾，數百人鬧哄哄的，氣氛熱烈。他甫於入口現身，酒吧立時靜了下來。

身材魁梧結實的黑面神和十多名他的隊友身穿便服，偕幾名穿得性感惹火的女郎倚著吧檯喝酒調笑，冰霜美人鄭翠芝給黑面神摟緊小蠻腰，見到進來的是一向不大理睬她的項少龍，故意把惹火的身體半挨入黑面神懷裡，還示威似地吻他臉頰。

黑面神看到項少龍，眼睛亮起來，手往下移，大力拍鄭翠芝兩下，笑道：「一個對一個，還是一起上！」

軍隊間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打架只打拳頭架，除非是深仇大恨，否則不會動刀子或破酒瓶等一類殺傷力較大的東西，以免鬧得不可收拾，給逮捕懲處。

項少龍先環視酒吧內的形勢，發覺上次兜搭不成的酒吧皇后周香媚正和幾名男女圍坐在一角的吧檯旁，含笑看著他。項少龍雄心大振，從容笑道：「對付你這種角色，何需費神，悉隨尊便。」

酒吧內不論男女一齊起哄笑鬧，推波助瀾，氣氛熾烈沸騰至頂點。

小張移到項少龍旁邊，低聲警告道：「小心點！這點子很厲害。」

不知是誰怪聲怪氣尖叫道：「有人膽怯哩！」

好看熱鬧的旁觀者笑得更厲害。

蠻牛也湊過來低聲說道：「黑面神後面那兩個人是本地洪館最辣的兩個冠軍拳手，今天是有備而來，存心讓我們丟臉的。」

項少龍早留意到那兩個一身兇悍之氣的人。「觀察環境」是特種部隊七大訓令的第二項，第一項是「準備充足」，第三項是「保持冷靜」，這正是現在他要做的事，低聲吩咐道：「叫他們袖手旁觀，我有信心單獨解決這三個傢伙。」

黑臉神脫掉西裝上衣，交給了冰霜美人，踏前兩步，冷冷地道：「項少龍！我已經容忍你很久了，上次你在野貓卡拉ＯＫ打傷我們十多人，今天我來和你算算舊賬。」

項少龍教五名戰友分散退開，自己單獨上前，在距離黑面神前方大約四步的地方站定，好整以暇地向酒保叫道：「給我來瓶鮮奶，讓我教訓完黑面神後解渴。」

這兩句話立時惹來哄堂大笑。

黑面神的人叫道：「這小子要使出吃奶力氣哩。」

黑面神向左一晃，使個假身，下面陰險地踢出一腳，照項少龍小腿上五寸下五寸處踢去。項少龍往旁一移，輕鬆避開。眾人見終於動手，不論男女，齊聲囂叫，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黑面神一聲大喝，閃電搶前，進步矮身，雙拳照胸擊來。項少龍再退一步，避過敵拳。

眾人見他閃躲不還手，齊聲嘲弄，黑面神那邊的人更是高聲辱罵。黑面神以為項少龍怕他，大為得意，曲突中指成鳳眼拳，乘勢追擊，箭步上前，一拳往他鼻樑搗去。項少龍心叫來得好，待拳頭逼近鼻樑寸許，整個人往後飛退，就像被他一拳轟得離地飛跌的樣子。眾人更是如癡如狂，大叫大嚷。

蠻牛等自然知道打他不著，正奇怪為何他只避不攻，這小子連退六步，往後一仰，竟倒入了坐在椅上的酒吧皇后周香媚的芳懷裡去，周香媚嚇得尖叫起來。

黑面神瘋虎般撲了過來，項少龍一聲大喝，身子一挺，右手乘機在周香媚嫩滑的臉蛋摸一把，借腰力彈起，砲彈般俯身往黑面神迎去，不理對方兩手握拳往他背上猛擊下來，頭顱剛好頂在對方小腹。黑面神尚未有機會擊中項少龍，對方頭頂處傳來無可抗拒的龐大力道，使他近一百公斤的身體如玩具般往後拋跌，結結實實掉回舞池的正中。

酒吧內三百多人全部噤聲，頓時一片寂靜，只剩下音響喇叭傳出充滿節奏和動感的「樂與怒」的音樂。項少龍若猛虎出柙，往跌得四腳朝天的黑面神撲去。那兩名黑面神請來的職業拳手見情勢不對，同時搶出，繞過仍未爬起來的黑面神，分左右迎擊項少龍。戰友蠻牛小張等紛紛喝罵不要臉，卻沒有動手，沒有人比他們對項少龍更有信心。戰事眨眼結束。

項少龍連晃數下，避過敵方攻勢，惡豹般竄到兩人間，一肘撞在左方那拳手脅下，右手格開敵拳，在左方那人倒地前，給右面那人的小腹兩記連續的膝撞。黑面神此時才勉強站穩，在右面的拳手痛極跪地之際，項少龍又狠狠往黑面神的鼻樑一拳搗去。慘嚎聲中，黑面神鮮血噴濺，倒入趕過來的鄭翠芝身上，這對「苦命鴛鴦」登時變作滾地葫蘆。

項少龍哈哈大笑，戟指黑面神方面的人挑戰道：「來！一齊上。」

蠻牛等一起迫上來，摩拳擦掌。

鄭翠芝爬起來，尖叫道：「項少龍！你不要得意！我會給你好看！」

項少龍哪還有空理她，走到酒吧皇后周香媚旁邊，一把拖她起來，直出酒吧。

周香媚大嗔道：「你要帶人家到哪裡去？」

項少龍將她抱起放到吉普車司機旁的位子，笑道：「當然是回家啦，我怎夠錢付酒店昂貴的租金。」

※※※

「鈴──」

受慣嚴格軍訓的項少龍立刻醒來，從周香媚的玉臂粉腿糾纏中脫身，拿起話筒。

鄭翠芝清脆的聲音傳入耳中：「項隊長你還有十五分鐘可以梳洗，憲兵部的裝甲車在大門外等你。」

周香媚呻吟一聲，撒嬌地道：「帥哥！趕快過來嘛！」

項少龍撫著因昨晚纏綿而仍帶有點倦痛的腰骨，失聲道：「你嚇唬我嗎？打場架會這麼嚴重？」

鄭翠芝冷冷道：「誰說和打架有關？是科學院那邊要我們體能最好的特種人員去做實驗，我見你昨晚那麼英勇，體能好得那麼驚人，向指揮推薦你，手令簽發下來了哩！」

項少龍哪還不知道她是在公報私仇，恨得牙癢癢道：「但今天我還在放假啊！」

鄭翠芝嬌笑道：「我的項隊長，沒有任務才可以放假嘛，軍人是二十四小時屬於國家的。」

項少龍恨不得把她捏死，嘴上卻嘆道：「唉！昨晚我這麼勇猛，還不是為了妳，妳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呢？」

香媚赤裸裸地由被內鑽出來，嗔道：「你在和誰說話？」

項少龍忙向她打個手勢，教她噤聲。

電話線另一端沉默片晌，輕輕道：「你在騙人！」

項少龍一手捂著要說話的周香媚的小口，鼓其如簧之舌道：「我怎麼會騙你？我項少龍日日夜夜都在思念妳，只是沒說出來罷了！妳可知道！我──」

鄭翠芝截斷他道：「好了！遲些再說！做一天的實驗白老鼠好嗎，下次我找另外的人去。快換衣服。」

「啪！」的一聲掛斷線。

裝甲車在守衛森嚴的科學院大門前停下，項少龍像囚犯般被四名憲兵押進去，移交給研究所的警衛，立即給送往一間放滿儀器像似病房的地方。接受過全身檢查之後，醫生滿意地簽呈，然後由護士把他推出房去。

躺在手推床上的項少龍抗議道：「我不是病人，自己可以走路。」

護士顯然對他頗感興趣，邊行邊低頭笑道：「乖乖的做個好孩子，我不但知你不是病人，還知道你比一條牛還強壯。」

項少龍本性不改，色心又起道：「嘿！妳叫什麼名字，怎樣可找到妳？」

護士白他一眼，沒搭理他。一重一重的閘門在前面升起，護士推著他深入建築物內，直抵一道升降梯的門前。八名警衛守在門旁，接收項少龍。項少龍一陣心寒，這究竟是個什麼實驗？為何實驗室竟是在科學院下面的地牢裡？

升降梯下降近十層樓的高度之後終於停下。項少龍又給警衛推出去，經過幾重門戶來到一個廣闊的大堂。

項少龍往四周一看，嚇得坐起來。在這個高達三十公尺的大堂另一端，一個以合成金屬製成的大溶鐵爐似的龐然巨物，矗然出現在眼前。大堂內布滿各式各樣的儀器，有點像一艘巨型太空船的內艙。百來個穿著白色制服的男女研究人員正忙碌地操作各種儀器。大堂兩旁分作兩層，最頂的一層被落地玻璃隔著，另有無數研究員坐在各式各樣不知名的電子設備前忙個不休，亦有人透過玻璃在對他指指點點。

項少龍糊塗起來，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那種嚴肅的氣氛，絕不是開玩笑的。

一男一女兩名研究員來到他身旁，男的笑道：「我是方廷博士，她是謝枝敏博士，我們是這個時空計劃的總工程師馬克所長的助手。」

項少龍彈起身來道：「是怎麼一回事？至少應告訴我來這裡是幹什麼的！」

那有點像老姑婆，姿色平庸的女博士謝枝敏嚴肅地道：「放心！一切安全，至於細節，馬所長將親自告訴你。」

方廷博士道：「軍人的天職是為國家服務，項隊長能成為時空計劃第一個真人試驗品，應該感到榮幸才對，來！」

項少龍搖頭苦笑，無奈隨他們往那龐然巨物走去。唉！今天究竟走了什麼運道呢？

※※※

項少龍躺在一個金屬人形箱子裡，手足腰頸被金屬帶子箍緊，變成任人宰割的試驗品。

項少龍正在咒罵鄭翠芝的時候，箱子的上方出現了一個頭髮花白帶著眼鏡的老頭子，俯視他笑道：「我是馬克所長，項隊長感覺如何？」

項少龍冷哼道：「感覺就像一頭被送往屠宰場的畜牲，卻還不知那是宰豬還是宰牛的屠宰場。」

馬所長乾笑道：「項隊長真會說笑。」頓了頓又問道：「你對我們國家哪段時期的歷史比較熟悉一點？」

項少龍愕然道：「這和做實驗有什麼關係？」

馬所長不高興地道：「先回答我的問題。」

項少龍大嘆倒楣，只想匆匆了事，想了一想之後答道：「我對歷史知道得不多，不過最近看了《秦始皇》那齣電影，對他的阿房宮和放縱的生活非常羨慕，我還讀過幾本關於戰國和秦始皇的書──」

馬所長不耐煩地道：「嘿！這就行了，就是大秦帝國，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然後在白袍襟領的對講機把年分重覆一次。

項少龍愕然道：「我的天！你在說什麼？」

馬所長興奮起來，老臉泛光，伸手下來輕拍項少龍的臉頰，微笑道：「朋友！你不知道你有多麼幸運，竟然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可返回過去的人。」

項少龍不明所以地問道：「你──」

馬所長根本沒有興趣聽他的話，激動地道：「你有沒有看電視上那叫《時光隧道》的影集，你看！眼前正是偉大的時光隧道，這再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事實，很快地，我們將會改變人類關於時空的所有觀念──」

項少龍躺在箱內，當然看不到什麼，用力掙扎道：「不要說笑，告訴我到這裡來究竟是做什麼實驗？」

馬所長興奮不減，滔滔不絕地道：「待會兒你會被送進時間爐，只要我按下一個按鈕，裝在爐底的氫聚變反應爐會在三十六小時內，積聚足夠的能量，然後在爐內的熱核裡產生一個能量的黑洞，破開時空，那時磁場輸送器會把你送回公元前的世界，你說那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

項少龍冷汗直冒，看著這個和瘋子沒有什麼兩樣的科學狂人道：「你不是在說笑吧。」

馬所長道：「當然不是說笑，我已經成功地把十二隻白老鼠、兩隻猴子送回去過，又安然無恙地把牠們帶回來，只可惜牠們不能告訴我是否確實到過那裡去，也無法說出身處其間的感受。所以必須軍部供應我們體能最好的戰士作實驗品，那個人就是你項少龍。」

項少龍魂飛魄散叫道：「我不同意，我要立即脫離軍隊。」

馬所長不悅道：「不要慌張，你只會在那裡停留不到十秒鐘的時間，就像是一個短暫的夢一樣，我只要你牢記夢裡曾發生過的事。可以注射了。」

項少龍仍在抗議，工作人員來給他注射了一筒針藥。他神志漸趨模糊，箱蓋閤攏起來，合成金屬鑄成的堅實箱子緩緩在輸送帶上移動，穿過時間爐旋開的圓形入口，沒入爐內。

實驗室所有儀器立即忙碌起來，無數指示燈亮起，近四百名研究員總動員，全神貫注地監視操作。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在總控制塔坐陣指揮的馬克所長神色愈來愈興奮，兩眼放光。

最後的時刻終於來臨，實驗室開始進行由一百開始的倒數。

「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警報聲忽地響起。

負責監察爐內力場狀況的研究員驚惶的聲音傳來：「時間爐內的力能異常地攀升，請馬所長指示是否應立即關閉能源。」

「四十八、四十七──」

所有工作人員的眼光全集中在馬所長身上。

「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

馬所長緊張地盯著顯示爐內力場能量瘋狂攀升的儀器的讀數，額角滲出冷汗，猶豫片晌，頹然揮手，發出命令道：「緊急措施第五項，立即執行！」

驀地爐內傳出悶雷似的響聲，接而整個實驗室震動起來，強烈熾熱的白光隨時間爐的爆裂向四周射出。沒有人來得及哼叫半聲，整座深藏地底的實驗室瞬間被強烈的爆炸分解成分子，沒留下半點渣滓，沒有人能活命。

※※※

項少龍醒過來的時候，全身肌膚疼痛欲裂，駭然發覺自己正由高空往下掉去。「碰！」瓦片破碎聲中，他感到自己撞破屋頂，掉進屋裡去，還壓在一個男人身上，慘叫和骨折的聲音響起來。接著是女子的尖叫聲，模糊中他勉強看到一個赤裸的女人背影往外逃走，然後昏迷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渾噩昏沉裡，隱隱覺得有個女人對他悉心服侍，為他抹身更衣，敷治傷口，餵他喝羊奶。終於在某個晚上，他醒轉過來。睜眼入目的情景使他倒抽了一口涼氣。天啊！這是什麼地方？

他躺在鬆軟的厚地蓆上，牆壁掛著一盞油燈，黯淡的燈光無力地照耀著這所草泥為牆、瓦片為頂，大約十平方公尺的簡陋房子，一邊牆壁掛有簑衣帽子，此外就是屋角一個沒有燃燒的火坑，旁邊還放滿釜、爐、盆、缽、碗、箸等只有在歷史博物館才會見到的原始煮食工具，和放在另一側的幾個大小木箱子，其中一個箱子上置有一面銅鏡。

項少龍一陣心寒。那瘋子所長說過只停十秒就會把自己送回去，為何自己仍在這噩夢似的地方，難道真的到了公元前秦始皇的老鄉去。腳步聲響起，項少龍瞧往木門的地方，心臟霍霍躍動，心中祈禱這是實驗的一部分，是馬瘋子擺佈的惡作劇，騙自己相信真的通過那鬼爐回到了古代去。

門開了，一個只會出現在電影粗布麻衣的古服麗人，頭紮紅巾，額前長髮從中間分開各拉向耳邊與兩鬢相交，編成兩條辮子。手中捧著一個罈子，腳踏草鞋，盈盈舉步進來。她樣貌娟秀，身段苗條美好，水靈靈的眼睛瞄見項少龍目瞪口呆的樣子，嚇了一跳，差點把罈子失手掉到地上，忙放下罈子來，移步止前跪下，纖手摸上他的額頭，又急又快地以她悅耳的聲音說出一連串的話，臉泛喜色。項少龍心叫「完蛋」，昏迷過去。

陽光刺激他的眼睛，把他弄醒過來，屋內靜悄無人。此回精神比上次為佳，兼且他生性樂觀，拋開一切，試著爬了起來。鑽出被子，發覺自己換了一身至少小了兩碼，怪模怪樣的古代袍服，領子從頸後沿左右繞到胸前，平行地垂直下來，下面穿的卻是一條像圍裙似的鼻犢短褲，難看死了。

項少龍壓下躲回被內的衝動，往上望去，屋頂有新修補的痕跡，記起當日由空中掉下來，還壓在一個男人身上。那人究竟是生還是死？自己弄傷人，為何那美麗古代少婦仍對自己那麼好呢！忍著一肚子的疑問，站起來，一陣天旋地轉，好半晌後發覺自己正靠在窗前，緊抓著窗沿，支撐住身體。外面射進來的陽光灑在臉上，使他好過點。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鬼實驗出了什麼問題？為何自己仍未回去？是否永遠都回不了去呢？家人朋友一定非常擔心死，更不用說要對鄭翠芝來個大報復。項少龍痛苦得想哭。天氣這麼熱，有罐汽水就好了哩。

順眼往外望去，一片碧綠，天空藍得異乎尋常，冉冉飄舞的白雲比綿花更纖柔潔淨。項少龍心中劇震，知道自己真的返回過去，否則怎會有這種不染一塵的天空。手足的肌膚都有被灼傷的遺痕，幸好已在蛻皮康復的過程中，不會有什麼大礙。自悲自憐一陣之後，項少龍感到體力迅速恢復過來，好奇心大起。外面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世界？自己是否真能找到電影裡所描述的大暴君秦始皇呢？

他推門走出屋外，原來是個幽靜的小山谷，一道溪水繞屋後而來，流往谷外，右方溪流間隱約有女子的歌聲傳來。左方是一片桑樹林，似乎是個養蠶的地方。想起那古代布衣美女，項少龍心情轉佳，循歌聲尋去。

那女子一身素白，裙子拉高紮在腰間，露出裙內的薄汗巾和一對渾圓修長的美腿，正蹲在溪旁洗濯衣物和陶碗陶碟一類的東西，神態閒適寫意，還輕唱著不知名的小調。

項少龍乍見春光，又看她眉目如畫，身不由己地朝她走過去，豈知腳步不穩，又踏在一塊鬆脫的泥阜，「咚」一聲掉進溪水裡。美女大吃一驚，搶下水來扶他。項少龍從高及胸膛的水裡鑽出來，女子剛好趕到，挽起他的手，搭往自己香肩。項少龍心中一蕩，乘機半挨半倚靠貼上她芳香的身體。女子惶恐關心地向他說了一連串的話。

項少龍此時腦筋較前靈活，仔細聽起來也能聽懂一小部分，那女子說的有點像河北或是山西一帶的難懂方言，大約知道對方在責怪自己身體還未復元竟跑出來，不由心中感激道：「多謝小姐！」

那女子呆了一呆，瞪大眼睛看他，道：「你是從哪裡來的？」

這句雖然仍難懂，項少龍總算整句猜到，立即啞口無言，自己能說什麼呢？難道告訴她是二十一世紀乘時光機器來的人嗎？兩人仍站在水中，渾身濕透，項少龍仍不打緊，可是那美女衣衫單薄，濕水後身材纖端畢露，和赤身裸體差不多。女子看到項少龍灼人的目光落到她自己身上，俏臉一紅，登時忘記一切，匆匆扶他上岸。

項少龍忍不住乘機輕輕詐癲納福，女子玉頰生霞，不過卻沒有反對或責罵。項少龍大樂，看來這時代的美女比之二十一世紀更開放，什麼三步不出閨門、被男人看過身體非君不嫁──諸如此類的教條，當是穿鑿附會之說，又或是儒家大講道德禮教後的事。

這麼看來，就算暫時不能回歸二十一世紀，生活應不怕太乏味。

換過乾衣的項少龍和那美女對坐蓆上，吃著她做的小米飯，還有苦菜、羊肉以及加入五味佐料醃製而成的醬肉。不知是否肚子實在太餓了，項少龍吃得津津有味，每樣東西都特別鮮美可口，比之北京烤鴨又或漢堡更要美味。美女邊吃邊饒有興致地打量他。項少龍暗忖這裡如此偏僻，前不見村後不見人家，為何她的生活卻是如此豐足，難道古代比現代更好？

美女輕輕說了兩句話。

項少龍問道：「什麼？」

美女再說了一遍，這次他聽懂了，原來她說自己長得很高，她從未見過有人長得那麼高的。

他暗笑那時代的人必是長得個子較矮，順口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美女搖頭表示聽不懂。經過反覆問答推敲之後，她欣然道：「桑林村的人都喚奴家作美蠶娘。」

這回輪到項少龍聽不懂，到弄清楚時，兩人愉快地笑起來。於是項少龍報上自己的名字。談話就在這種嘗試、失敗、再接再厲中進行，誰也不願停止，一直到項少龍差不多有八成把握可以聽懂她的方言，方問起那天破屋而下的事。

美蠶娘粉臉微紅道：「那天你壓死的人是鄰村一個叫焦毒的土霸，由市集一直跟奴家來到這裡想污辱奴家，幸好公子從天而降，把他壓死，奴家將他埋葬在桑林裡。」又紅透耳根，垂首羞然道：「奴家嫁給兩兄弟，可是卻給惡人徵了去當兵，在長平給人殺了。」

長平之戰，那豈非歷史上有名的秦趙之戰，是役秦將白起將趙軍四十萬人全部坑殺，項少龍忙問道：「多久前的事？」

美蠶娘欷歔道：「是九年前的事。」

長平之戰發生在公元前二六○年，那現在豈非公元前二五一年，馬瘋子所長想把自己送回公元前二四六年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年，現在只差了五年，算相當準確。

心中一轉問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美蠶娘嗔道：「人家不是說過嗎，是桑林村呀！」

項少龍又問：「是趙國的地方？」

美蠶娘搖頭道：「奴家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只知道桑林村的事，我兩個丈夫的死訊是市集裡的人告訴我的。」

項少龍驚訝地問道：「你真的同時嫁給兩個丈夫？」

美蠶娘感到奇怪地答道：「當然是真的！」

項少龍暗嘆，自己雖然看過幾本戰國的書，可是對這時代的風俗卻不曉得，唯有繞過這問題說：「你沒有為他們生孩子嗎？」

美蠶娘黯然道：「孩兒的兩個爹走後，奴家生活很苦，孩兒不幸病死，後來奴家學懂養蠶，生活才安定下來。」

項少龍憐意大起，這標緻的美人兒青春少艾，卻曾吃過很多苦頭。

美蠶娘低聲道：「奴家每天向老天爺禱告，求衪開恩賜奴家一個丈夫，就在奴家最悽慘的時刻，老天爺開眼把你掉下來給我，奴家高興死了，以後你便是蠶娘的丈夫。」

項少龍聽得瞠目結舌，不過這也好，不用費一番唇舌解釋自己的來歷。

唉！恐怕要靠她來養自己才行。就在這時靈光一現，暗忖公元前二五一年，秦始皇應仍在趙國首都邯鄲落魄不得志，假若自己能找到他搭檔合作，等到他登上帝位時自己豈不是也能飛黃騰達，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要多少美女便有多少美女了！想到這裡心裡癢起來，問道：「你知道往邯鄲的路嗎？」

美蠶娘茫然搖頭，面色轉白，咬著下唇顫聲道：「你是否想離開這裡？」

項少龍爬往她身後，緊貼她香背，手往前伸，輕柔地抱住她，柔聲道：「不用怕！無論到哪裡，我都會把妳帶在身旁。」

美蠶娘被他抱得渾身發軟，喜道：「真的！」

項少龍保證道：「當然是真的！」

美蠶娘以前侍候的只是兩個粗野的魯丈夫，何曾嘗過這種溫柔手段，嬌軀打顫道：「明天我要出市集，屆時可問人，定會知道邯鄲在哪裡？」

項少龍一隻大手探進她衣襟裡，問道：「那土霸焦毒有沒有──嘿──？」

美蠶娘嬌喘道：「他剛要污辱奴家，還沒有──噢！」香唇早給封著。

項少龍尚未遇過這麼柔順馴服的美女，展開拿手本領，一時春情滿室，呻吟聲和喘息聲交響樂般鳴奏起來。

寂寞多年的美蠶娘首次嚐到了男女間平等的兩性之樂。

※※※

項少龍突然覺得鼻孔搔癢，打個噴嚏醒過來，原來是美蠶娘拿片桑葉作弄他。天仍未亮。他一把摟著美蠶娘，吻她濕潤的紅唇。

美蠶娘猝不及防下只能以咿咿唔唔作反應，不知在表示快樂還是在抗議。

項少龍待要進一步行動，臉如火燒的美蠶娘嬌吟道：「少龍啊！我們須立即啟程趕集去！」

項少龍清醒過來，停止調情，恐嚇問道：「還敢頑皮嗎？」

美蠶娘抿嘴笑道：「敢！卻不是此刻，再不趕集的話今天會沒東西吃。」

項少龍想起昨晚她的嬌媚，心中一蕩，但想起去找秦始皇，忙爬起來。

美蠶娘拿出一套衣服，說道：「這是人家在你昏迷時為你做的，穿起來一定很好看。」

項少龍在她服侍下穿衣，長短合度，雖是粗布麻衣，仍看得美蠶娘秀目發光，讚嘆道：「美蠶娘從沒有想過世上有你那麼好看的男人。」又以幅布把他長長了的頭髮紮好。

梳洗後匆匆上路。項少龍肩托整包袱的蠶絲，腰插柴刀，腳蹬草鞋，隨美蠶娘走出山谷，闖往小谷外那屬於二千多年前的古世界去。

※※※

兩人在黎明前的昏黑裡走下山道，朝遠在延綿不絕的山區外的市集出發。項少龍感到自己對此女前所未有地憐愛和迷戀。摟著她飛跑起來，對他這曾受過特種訓練的戰士來說，是呼吸般容易的事。美蠶娘卻是非常驚異，不過想到他既是由老天爺送下凡間來的，遂不再感到奇怪。

美蠶娘剛被項少龍一下急跳嚇得尖叫，項少龍卻還輕鬆自在地問道：「妳怎麼會嫁給那兩兄弟的？妳自己的家人在哪裡？」

她俏臉艷紅地道：「奴家住在朝太陽要走三天的地方，有一天他們兩兄弟帶了一張虎皮、一張熊皮、十張貂皮、五條牛、一百頭羊來向爹換我，這麼豐厚的粧奩是我們族內從未曾聽過的，於是我就嫁給了他們。」

項少龍把她攔腰抱起，涉過一條闊達三公尺的小河，心想若有枝最新款的ＡＫ47，便可以四處狩獵虎皮來換女人，口中卻問道：「那年你幾歲？」

美蠶娘緊摟他脖子，湊到他耳旁道：「十四歲！」

項少龍駭然道：「什麼？那還未到合法的年齡呀？」

※※※

抵達山區外的大路，太陽在東方露出第一線曙光。這對原本被二千多年時空分隔的男女親熱地並肩而行，談笑甚歡。美蠶娘身有所屬，又經過了畢生最激情浪漫的一夜，喜翻心兒，小女孩般挽緊項少龍，踢著一對小草鞋，輕鬆地舉步。過往辛苦的路程變成無窮的樂趣，笑語道：「以前趕集最少要走十個時辰，自從有人建成這條運兵道，四個時辰可到達市集，省時多了。」

項少龍暗忖戰爭原來是可以促進交通的發展，間接刺激經濟，增加效率，如此看來，在這時代，戰爭亦有好的一方面。唉！可惜什麼都帶不來，若真有挺機槍，甚或一把大口徑手槍，自己或者會成為這戰國時代薪酬最高的僱傭兵，想到這裡不禁笑了起來。

旋又想起酒吧皇后周香媚和害自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鄭翠芝。然後想起他的父母，他們常說他是不肖子，他的哥哥比他好，現在失去他，怕他們不應太傷心吧！又隱隱覺得真實的情況也許並不是那樣的，只恨現在沒法子打個電話向他們報平安。

車輪擦地的聲音在後方響起，原來是趕集的騾車，載了十多頭白綿羊。車上一老一少兩個農民模樣的漢子，友善地向他們打招呼時，均驚異地打量威武高大的項少龍，反而對美蠶娘的美麗沒有特意注視。

騾車遠去，數騎快馬飛馳而過，一律古代武士裝束，馬上掛有弓矢劍斧一類武器，卻非軍人，兩人避往道旁。

美蠶娘在他耳旁道：「這些武士是走鑣的，專門負責替商賈運送財帛，是很賺錢的差事。」

項少龍笑道：「哈！終於有適合我的工作了！」

美蠶娘尖叫道：「不！我再不能失去你這個丈夫了。」

項少龍給嚇了一跳，安慰了她幾句，繼續上路。漸漸接近市集，路上的人多起來，大多推著單輪的木頭車，載著黍、稷、粱、黃米、小米、麥、菽、牛、羊等各類財貨，行色匆匆朝同一目的地趕去。項少龍終於明白自己是長得如何高大，那些人中最高的都要比他矮半個頭，使他更是顧盼自豪，大有鶴立雞群之感。半個時辰後，終於到了市集。四十多幢泥屋、茅寮、石窯不規則地排作兩行，形成了一條寬闊的街道。各種農作物和牲口以及賣買的人們，擠滿長達半里的泥街，充滿了節日喜慶的氣氛。

踏入市集，美蠶娘惶恐地低聲道：「看！左邊那群漢子就是土霸焦毒的兄弟，他們正盯著我們，怎麼辦好呢？」

項少龍精神一振，機警地往左方望去。果然有十來個地痞流氓似的彪形漢子，在一間泥屋前或坐或站，驚異地瞪視他們。

美蠶娘繼續道：「他們應曉得焦毒找我那件事，還以為我已成了焦毒的女人，今天可糟了，不如立即走吧！」

項少龍以他專業的眼光檢視他們身上配帶的簡陋鐵劍，朝他們瀟灑一笑，然後向美蠶娘說：「娘子不用慌，有為夫在此，誰也不能傷你半根毫毛。」發覺自己用辭愈來愈接近古代人，項少龍禁不住哈哈笑起來。

美蠶娘嚇得俏臉煞白，扯他往那勉強可算作「街」的另一端逃去。兩人擠入人堆裡，項少龍在別人打量他時，亦肆無忌憚地觀察四周的人和物。這些戰國時代的人，單從服飾看，便知是來自不同的種族，不論男女，大多面目扁平、身形矮少、皮膚粗糙，少有美蠶娘那種動人的身段和姿色。可是卻民風淳樸，惹人好感。唯一例外是戴著式樣奇特的紅冠的男女，他們的帽子並不像一般的帽子那樣把頭頂全部罩住，而是以冠圈套在髮髻上，將頭髮束牢，兩旁垂下紅纓繩，在下巴打結。

此族的男女不但身形高大健美，女的更是皮膚白皙，穿上袒胸露臂的短衣短裙，性感非常，教他大開眼界，難以置信，一改凡古代人必定保守的印象。

其中幾位年輕女郎更是特別出眾，美色直追美蠶娘，而他們賣的清一色全是馬匹。當項少龍向其中最標緻的姑娘行注目禮時，那些美女也都對這來自另一時空的挺拔男子大送秋波，絲毫不介意他的眼光落在她們半露的身體上。

美蠶娘擠在人堆裡，安全感倍增，看到他色迷迷的樣子，絲毫不以為忤，低聲道：「她們是白夷人，最擅養馬，男女都是很好的獵人，沒有人敢欺負他們。」

項少龍心動起來，卻給美蠶娘扯進了一間泥屋去，取過他肩上的蠶絲，和裡面的漢子進行交易。

項少龍乘機溜出屋外。

「噹！噹！噹！」

銅鑼的聲音在對面最大的一間石屋前響起，有人嚷道：「上馬三十銅元！上馬三十銅元！」項少龍大奇望去，那座大屋的台階處，站著十多個與剛才路途相逢的騎士服飾相同的勁服大漢，其中一人頭頂高冠，服飾華麗，與街上粗衣陋服的農民有著天淵之別。他眼力雖好，可是隔了十多米的距離，只看到那人方面大耳，相貌堂堂，頗具富豪之氣。市集一陣哄動，馬販子們立時牽馬蜂擁過去，形勢混亂。

就在這時，一聲冷哼來自身側。項少龍警覺望去，發覺自己已陷入重圍，被焦毒那些地痞兄弟團團圍堵。

他不慌不忙，退後兩步，把正要走出來的美蠶娘護在門內，低聲問道：「在這裡殺人是否要坐牢？」

美蠶娘愕然問道：「什麼是坐牢？」

項少龍以另一種方式問道：「殺人有沒有人管？」

美蠶娘明白地點頭回答道：「除自己族人外，誰都不會理。」接著顫聲道：「你不是要和這麼多人打架吧？他們都有劍啊！我們可以把換來的錢給他們。」

項少龍放了心，暗想在這時代，沒有比武力更管用的，自己以前受過的嚴格訓練倒是不會浪費分毫。

其中一名地痞喝道：「美蠶娘！焦大哥在哪裡？這臭漢是誰？」

這時街上的人紛紛驚覺這裡發生爭執，圍上來亂哄哄地看熱鬧，那個來收購馬匹的華服漢子和一眾手下停止買馬，往他們望來。

慣於鬧事打架的項少龍興頭可來了，仰天長笑道：「你們的焦大哥給老子宰掉了，要報仇的趕快放馬過來。」

美蠶娘嚇得直打哆嗦，在後面抱緊他。眾地痞臉色大變，「鏗鏘」聲中，拔出佩劍。

項少龍慢條斯理推開美蠶娘，在腰間拔出柴刀，立時惹起圍觀者的嘆息和同情怪他不自量力，竟以柴刀擋劍。兩名大漢往他衝來，舉劍分左右猛劈狂攻。驚叫聲不絕於耳，其中曾和項少龍眉來眼去的那個白夷美女更手掩秀目，不忍卒睹。

項少龍一聲大喝，柴刀閃電揮出。在他近十年的嚴格軍事訓練裡，有項技能是拿到什麼東西就以什麼東西作為武器，眼前這兩名地痞雖是好勇鬥狠之徒，落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一回事，即便空手仍可輕易把他們擊倒，何況還有把柴刀。「噹噹」兩聲，長劍盪開，項少龍箭步搶前，左拳重轟在一人面門，右腳飛踢另一人小腹。兩人應聲倒地，長劍脫手掉下。

接著項少龍退回美蠶娘處，柴刀前指，擺出戰鬥的姿態，向臉露驚惶的眾地痞喝道：「上呀！」眾地痞雖蠢蠢欲動，始終沒有人敢帶頭撲出，這般敏捷狠辣的打法，他們想都沒有想過。項少龍一聲長笑，猛虎般撲了出去，柴刀揮劈下，與二十多個地痞戰作一團。

他迅速移動，教敵人不能形成合圍之勢，不片刻地痞們倒滿一地，不是給他的鐵拳擊中要害，便是捱了他的腳踢膝撞。群眾不住為他喝采打氣，顯是平日受夠這批流氓的氣。項少龍成為最後的勝利者時，撿起地上最像樣的一把鐵劍，繫在腰間。

群眾一聲發喊，先是有幾人衝出，然後整堆人擁上，拿起棍或鋤頭一類東西，往這群躺在地上的惡漢攻擊，看來在公憤下沒有一個人能活命。

美蠶娘撲將出來，把他摟個結實，歡呼道：「老天爺啊！你真是天神下凡！奴家以後再不怕惡人欺負。」

項少龍偕她朝大街另一端走去，輕鬆問道：「知道怎樣去邯鄲嗎？」

美蠶娘道：「有人聽過這地方，卻不知怎樣去？」

腳步聲在後方響起，有人叫道：「壯士留步！」

項少龍一個轉身，那收購健馬的華服高冠男子正朝他們走來。

※※※

項少龍、美蠶娘和那華服大漢在一所大屋內席地坐下。項少龍細看那人，猜他年紀在四十歲左右，臉目予人精明的感覺，皮膚細滑，顯然從沒幹過粗活，和外面市集的農牧民相比，就像城市富人和鄉下貧農的分別。

那人自我介紹道：「本人陶方，乃烏氏倮大爺手下十二僕頭之一，壯士口音奇怪，不知是何方人士？」

項少龍胡謅道：「我和賤內都是桑林人，陶爺請我來，不知有什麼關照？」

陶方現出茫然之色，顯是聽不懂他的用辭，只勉強猜出幾成，幸好他慣與不同的民族交手，點頭道：「壯士有沒有興趣弄大筆的錢。」

項少龍望向美蠶娘。她送來一個甜笑，點頭表示一切由他作主，自己沒有意見。在她來說，男人的說話就是命令。項少龍感到一種脫離了軍隊紀律，可坎放手而為的輕鬆，點頭道：「願陶爺指點迷津！」

陶方俯前興奮地道：「以壯士驚人的身手，真是可以一擋百，若你肯做我的保鑣，我可以每月給你五十個銅錢，壯士意下如何？」

美蠶娘「啊」一聲叫起來，挽抱他的手臂嚷道：「那夠我們一年的生活。」

項少龍在她臉蛋吻了一口，回答道：「條件很吸引人，可是我們還要到邯鄲去哩！」

陶方嘴角逸出一絲笑意，淡淡地道：「項壯士定是未聽過我們烏大爺的威名，他就是邯鄲首屈一指的『畜牧大王』，我們在各地收集足夠馬匹後，運往邯鄲，壯士若做我的保鑣，正是一舉兩得的美事。」

項少龍大喜道：「不過我要帶她同行呀！」

陶方看了看美蠶娘，笑道：「我們除了收購健馬外，還挑購各山地的美女，所以壯士攜美同行，全無問題。」又皺眉看著他的衣服道：「我使人打掃地方給賢夫婦歇息，換過新衣，明天黎明動程回邯鄲去，壯士慣用哪種武器，若是劍的話，我立即送你一把邯鄲陳老鐵打造的好劍，剛才你拾的那把可以扔掉。」

項少龍啞然失笑，順便問道：「到邯鄲要走多久？」

陶方顯然對他非常欣賞喜愛，不厭其詳道：「快馬十日可達，像我們那種走法，沿途又要收購馬匹美女，最少一個月的路程。」

項少龍心情大佳，想起可到邯鄲找秦始皇，忙說沒有問題。事情就這麼決定了下來。陶方差人把他領到市集附近一個營地，帶路的人叫李善，亦是保鑣，對他的身手仰慕得不得了，神態自是恭敬之極。營地守衛森嚴，三十多個大小營帳均有人把守，不知是防止美女逃走，還是預防有人來劫營。營旁尚有一個臨時架起的畜馬欄，百多匹馬兒被關在裡面。

李善向那裡的保鑣頭子竇良介紹項少龍，這面目狠悍的武士冷冷打量他一會兒，不屑地道：「項兄這麼有本事，有機會倒要領教一下。」說完色迷迷打量美蠶娘，當項少龍並不存在一樣。

李善有點尷尬地引領兩人往一個靠近營地邊緣的帳幕，又交待了幾句才離去。兩人進入帳內。美蠶娘垂頭不語，滿懷心事。

項少龍把她摟入懷裡，柔聲道：「不用怕竇良，遲早我會找個機會教訓他一頓，什麼惡人我項少龍也不害怕。」說完不由得想起黑面神。

美蠶娘低聲道：「城市的人都很奸詐，奴家怕不習慣那種生活。」

項少龍心想現代人要比你們古代人壞上百倍，唯有安慰道：「有我保護妳，怕什麼呢？」

美蠶娘兩眼一紅，倒入他懷裡，淒然道：「桑林村住的都是好人，生活豐足，一年比一年好，現在焦毒那群惡棍全給打死了，更是太平樂土，夫君啊！不若我們回到那裡居住，快快樂樂直至老死，奴家為你生兒育女，不是更好嗎？」

項少龍心中暗嘆，慣於花天酒地的自己，怎會習慣那種生活，柔聲地道：「不若這樣吧！我去向陶方借一百個銅錢，該足夠你兩年生活費，而我則到邯鄲闖天下，待有成就了再回來接妳去，不是兩全其美嗎？」

美蠶娘心中一顫，驚惶地道：「那豈不是要和你分開嗎？」

項少龍道：「快則幾個月，遲則一兩年，我一定會回來的。別忘記我是老天爺派來的，所以絕不會死掉。」

美蠶娘痛哭起來，弄得項少龍手足無措，她卻猛下決心，含淚答應項少龍。想起離別在即，兩人在帳內瘋狂地歡好，直至晚膳時刻，出帳和陶方共進晚餐，提起預支薪酬的事，陶方二話不說，掏出二百個銅錢交給他，出手闊綽豪氣，項少龍不由心折。那保鑣頭子竇良更是心生忌妒。

※※※

陶方看似隨口地問起項少龍的來歷，項少龍始終咬定是桑林村的人，陶方並沒有追根究柢。次天清晨，依依惜別之後，美蠶娘自個兒回桑林村去，項少龍則隨陶方的馬隊朝著一無所知的趙國首都進發，踏上找尋秦始皇的路途。

走了不到兩小時，突然下起大雨來。百多名武士戴起竹笠簑衣，十二輛馬車，近二百頭駿馬，浩浩蕩蕩在官道上冒雨前進。項少龍心懸美蠶娘，想起她離別時的淚眼，心情鬱結難解，幾次衝動得想掉轉馬頭回去找她。不過想起受了陶方二百枚銅錢，頹然而止，他豈是不講信義的人？自己起碼要當他幾個月的保鑣，才對得起他。

直至黃昏，風消雨歇，大隊人馬紮營生火。從馬車裡鑽出六十多名年輕女子，莫不綺年玉貌，其中有幾個特別標緻的，姿色比得上美蠶娘。她們雖神態疲倦，大都神情愉快，一點不似被買回來的女奴，且幫手做飯，和眾武士有說有笑，看得項少龍大惑不解。眾女這時才發覺多了項少龍這英偉的男子，俏目媚眼紛紛向他拋來，可惜他此刻因思念美蠶娘失去拈花惹草的心情，乘機踱出營外散悶。雨後的荒原一片蒼翠，空氣清新。項少龍禁不住大生感觸，大自然是多麼美麗，眼前的世界是如此動人，處處尚未開發的土地，無窮無盡的參天森林，此時，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還只在開始的階段。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條不歸路卻已抵盡頭，人類飽嘗苦果。假設自己有能力去改變這一切，歷史是否會被改寫？

「噓！」

項少龍嚇了一跳，枝葉晃動中，身穿袒臂小衣、短裙下露出一雙渾圓大腿的白夷少女跳了出來，原來是那天在市集見過最美的白夷少女。

她興奮地來到他身前，仰頭瞧他道：「人家跟蹤你兩天兩夜哩。」一手拉起他，緊張地道：「快逃！」

項少龍反把她拉入懷裡。

白夷女熱烈反應，還摟上他粗壯的脖子，沒有半點畏懼害羞。

項少龍愈來愈相信這時代的女子，遇上喜愛的男人，比廿一世紀的女性更直接，又不扭捏，不由心情轉佳。

白夷女俏臉泛起動人的艷紅，急促地道：「我叫秀夷，和我回白夷山吧！若你隨那些趙人到邯鄲去，定被灰鬍那群馬賊殺死。」

項少龍聽她出谷黃鶯般的聲音，感覺她豐滿的肉體，心迷神醉時，倏地嚇一跳，問道：「妳在說什麼？」事實上他最多只聽懂她三、四成的話。

秀夷放緩速度，一字一字地道：「幾天前，我們族內的人收到消息，灰鬍子和他的八百馬賊，準備在打石谷伏擊趙人，搶他們的女人和馬匹，你若跟去，一定會給殺死的，他們比焦毒那些人厲害多了。」

項少龍終聽明白了，笑道：「我自有方法應付他們。」

秀夷咭咭嬌笑道：「我早猜到你不會棄友逃生，人家不強迫你了。可是秀夷告訴你這麼有用的情報，你要怎樣酬謝人家？」

項少龍苦笑道：「除銅元外，什麼都可以。」

秀夷脫出他的懷抱，在他眼前轉了一個圈，嬌笑道：「人人說我生得美，你同意嗎？人家還不知你叫什麼名字哩！」

項少龍看得兩眼發直，愁懷盡解，回答：「我叫項少龍！」

秀夷喃喃唸了幾遍，忽然寬衣解帶，露出使任何男人目為之眩的雪白嬌軀，含笑道：「這樣是否更美呢？族中的男人都愛看我的身體。」

項少龍還是首次遇上這樣的少女，深吸一口，對她道：「過來！」

秀夷撲入他懷裡，為他脫衣，並且道：「從來只是男人求我，今天卻是我求你。來吧！情郎！我兩天沒有回家了，你再不出來人家可要入營找你去。」

※※※

項少龍回到營地，找到陶方，拉到一旁，一點不瞞地把剛才的事告訴他。

陶方臉色變得非常凝重，好一會後伸手搭在他肩頭上，道：「此回你等於救了我一命。現在最頭痛的問題，不是那群馬賊，而是我的人裡有內奸。」

項少龍點頭道：「陶爺到邯鄲的路線必然非常保密，知道的人沒有多少個，所以灰鬍若知道你會經過打石谷，必是因有內奸向他提供消息。」

陶方對他靈活的腦筋大為驚異，讚道：「我真的沒看錯你，不但一表人才，生具奇相，還智勇兼備。好！只要我陶方一日仍當權，必然不會虧待你。」

項少龍心中暗笑，這幾句話讓秦始皇對我說就差不多。

陶方沉吟片晌後道：「內奸應是竇良，有兩個原因使我肯定是他，首先他曾借故離隊兩天，該是去與灰鬍見面，其次，知道我們行程路線的幾個人中，只有他是魏人，魏人最不可靠。」

項少龍問道：「魏人既不可靠，為何你又用他呢？」

陶方解釋道：「少龍，你長居山區，自然對中原的形勢不了解。」

項少龍虛心求教道：「我很想知道！」

陶方道：「這要由三家分晉說起，那是整個時代的分水嶺，之前還說尊王攘夷，分晉後變成了魏、韓和我們趙國，沒有人再把周室放在眼裡。若說以前的局勢是一條平靜的河川，現在卻是奔騰的湍流。十年間的變化，足抵得以前的一百年，沒有本領的人，將會被淘汰。」言罷不勝感慨。

項少龍想不到他這樣一個人馬販子卻如此有識見，真想告訴他無論如何掙扎奮鬥，最後都是被秦始皇一統天下。但是，這當然不能說出口來，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只好試探地問道：「現在秦國是不是最強大的國家？」

陶方驚異地看他一眼，緩緩地道：「自從秦起用衛國貴族公孫鞅的改革政策之後，的確富強起來，五年前還攻破周室，但是亦觸犯眾怒，被我國大將樂乘、慶舍大破秦軍，魏更在三年前攻占秦國在東方的重要據點陶郡，秦國聲勢已大不如前。」他顯是心懸內奸的事，沒有興趣談下去，說道：「少龍！我要你給我把竇良這奸賊除掉。」

項少龍拍胸道：「這個包在我身上，不過假若殺錯人，豈非親者痛仇者快。」

陶方冷笑道：「你是新來的人，竇良仍未摸清你的底子，你可用言語試探他，包他中計。」

項少龍暗叫厲害，點頭答應。

陶方對他已十分信賴，道：「凡魏人均屬可殺，我是最近得知他是魏人，早打算這次任務完成後永不錄用，豈知他竟先發制人。」說罷從懷中取出一把精緻的連鞘匕首，遞給項少龍道：「手腳乾淨點，事後我會對人說派他到別處辦事，這匕首來自越國的鑄劍名匠，吹髮可斷，就送給你，讓它飽飲魏賊的血。」

項少龍聽他說殺人時，只像閒話家常，心中懍然，不過他所受的訓練也都是教他殺人，只要殺的是壞人便行，因此並不覺得難過。

陶方談興忽起，道：「魏人曾占據了我們的國都邯鄲達兩年之久，全賴齊國出面，迫使魏人退兵，可是魏人仍有很多留在邯鄲，充當走狗間諜，竇良正是這類人，你下手時切不可留情。」

※※※

項少龍回到營地，其他武士對他態度恭敬，夕陽西下，大地一片昏深。營地的一角忽然飄來女子的嘻笑聲，項少龍橫豎要找竇良，順步走去一看，立時目瞪口呆，原來小河裡擠滿赤裸的女子，於水中沐浴嬉戲。我的媽呀！為何古代的女人比康城或邁亞密海灘上的西方女郎更大膽呢？

幾名武士在河旁欣賞著這春色無邊的場面，其中一個是李善，笑著迎上來道：「此回這批女孩的質素非常好，項兄要不要向陶爺討兩個來玩玩，他很看得起你呢？」

項少龍大惑不解地問道：「何處找來這麼多可人兒呢？她們不覺得被人當貨物般售賣是很悽慘的事嗎？」

李善大奇道：「項兄不是山區人嗎？女人若非貨物是什麼呢？如給賣到窮鄉僻壤，一個女人應付全家上下十多個男人，那才真慘咧！現在她們可到城市去，幸運的被大戶人家看中，穿金帶銀，不知多麼風光哩！」

項少龍雖是好色，但一向尊重女人，很難接受這種態度，唯有不談，問道：「竇良在哪裡？」

李善邪笑道：「他自恃是頭兒，剛揀了個最美的娘兒往帳內去，你說他要幹什麼？」

項少龍心中暗怒，問明了他營帳所在，舉步走去，隔遠傳來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嬌吟。項少龍估料他必會出來吃晚飯，守在一旁，果然好一會兒之後，先是那女子衣衫不整地離開，然後是竇良揭帳而出。

項少龍朝他走去，經過他身邊時淡淡地道：「有膽一個人隨我來。」

竇良一聲獰笑，追他直出營外。到了一個密林內，項少龍轉身，乘機把匕首插在腰後，恭敬地道：「竇大哥，我是灰鬍派來協助你的人。」

竇良手已握在劍把上，聞言一愕盯著他，驚異不定。

項少龍心中暗笑，繼續道：「現在計劃有變，灰鬍決定不在打石谷下手，教我來通知竇大哥。」

竇良見他說出打石谷之名，終於中計，大怒道：「灰鬍在弄什麼鬼，不在打石谷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

項少龍乘機湊前，低聲地道：「是在──」

竇良喝道：「站在那裡說！」

項少龍抽出長劍，拋在一旁，苦笑道：「竇大哥疑心太重。」

竇良見他抽劍，早拔劍相迎，見他棄劍，鬆了一口氣，收劍入鞘，面色稍緩道：「陶方這老狐狸相當厲害，我不可不小心點。」

項少龍忽地瞪著他背後，臉現懼色。竇良自然扭頭後望，見人影全無，已知中計，頸項側一涼，已被項少龍刺來的匕首插入，鮮血由血管滾流而出，當場畢命。

項少龍來到他伏屍處，嘆道：「說到殺人，誰能比我這精通解剖學的特種部隊更出色當行呢？」

※※※

項少龍回到營地，除負責巡邏的武士外，所有人都集中到營地中心的空地上，圍成二十多席，女的佔了近十席，舉行野火晚宴。食物非常豐富，或許只為這點便足可使那些女人甘為貨物。他走到陶方旁坐下，舉起兩指作勝利狀，表示已收拾了竇良。

陶方當然不明白他的手勢，但看他眉眼之間，神采飛揚，知他已得手，心中暗讚，這小子殺人後仍臉不改色，確是第一流的刺客和殺手。道：「少龍你到那些女席揀揀看，看得入眼的便帶幾個入帳作樂，絕不用不好意思。」

項少龍暗忖怎會不好意思。只不過老子身體終不是鐵打的，剛與那需索無度的白夷蕩女歡好，哪還有餘力應付更多女子，於是湊到陶方耳旁道：「陶爺有沒有興趣連夜趕路，教敵人的探子明早忽然發現失去我們整營人馬呢？」

※※※

當夜陶方使人把馬蹄車輪全紮上軟布，留下部分空營和草紮假人，摸黑上路，一口氣走到天明，藏在一座小山谷內，搭營休息。項少龍在自己的私營倒頭大睡，現在他已成了眾保鑣的頭兒。醒來時發覺帳內多了位俏佳人。

那丰姿楚楚的美人兒跪伏地上，額頭點蓆低聲道：「小女子婷芳氏，奉陶爺之命在路途上服侍項爺。」

項少龍暗讚陶方有眼光，而自己也順便過過做大爺的癮，道：「坐起來吧！」

婷芳氏坐直嬌軀，動人的曲線映入項少龍眼底。

項少龍好一會後才能把眼光往上移，立即認出她是昨天被竇良召了入帳內取樂的那美女，憶起了她的嬌喘呻吟，心中一蕩，暗恨竇良懂得挑選。微笑坐起來，伸手拍拍她的臉蛋，柔聲道：「誰捨得把你賣出來的？」

婷芳氏垂下頭來，輕輕地道：「是小女子的丈夫！」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竟有這麼不懂憐香惜玉的男人。」

婷芳氏「噗哧」一笑，掩著小口道：「項爺的說話真有趣，和其他人都不同。」

項少龍心想當然不同啦，是不同時代的人嘛！口中卻道：「他是不是不行！」

婷芳氏愕然道：「什麼是『不行』啊？」

項少龍耐心地解釋道：「就是沒有本事和女人行床歡好的男人。」

婷芳氏終於明白，搖頭道：「並不是為這問題，而是因他早有了十多個妻子，她們排擠小女子，又在背後中傷我，說我愛用眼睛去勾引其他男人，於是把我賣了。」

項少龍恍然大悟，原來是紅顏薄命，她的美麗惹得眾惡妻忌妒。輕描淡寫地道：「那妳有沒有勾引男人？」

婷芳氏咬牙道：「開始時沒有，後來便有。因為小女子希望有比他更強的男人來解救我，只要能脫離他和他妻子的控制，小女子願作任何犧牲。」

接著盈盈一笑道：「項爺和其他男人不同，他們一見到小女子也便急著脫掉衣服撲上來，只有項爺和我這麼說話，小女子很感激哩。」

項少龍憐意大生，當時代女人的命生得真苦，像無根的浮萍，命運全由男人操控，一時意興索然，剛才升起的慾火消失得無影無終。站起來道：「東面好像有道清溪，我想到那裡洗個冷水浴。」

婷芳氏聽不懂他的說話，待他再解釋一次後，慌忙立起道：「讓我侍候項爺入浴。」接著低聲道：「那是小女子最大的榮幸。」

※※※

兩人赤裸地站在及腰的清溪裡，由婷芳氏澆水為他洗刷，舒服得項少龍差點喚娘。她俏臉紅暈上頰，秀目放光，欣賞他強壯有力的肌肉，纖手愛不忍釋地從後探到胸前，溫柔地撫摸他比一般男人寬闊的胸膛。這麼動人的美男子，她還是首次遇上，禁不住春心蕩漾。項少龍一邊沉醉在與這美女全無間隔的接觸裡，心中想的卻是這時代男尊女卑的不公平情況，百感交集。

忽然陶方的聲音在岸上響起道：「若少龍滿意這個女人，讓她以後都跟你好哩。」

婷芳氏「啊」一聲叫了起來，欣喜萬分，若能做這男人的小妾侍婢，縱死亦心甘意願。

項少龍哪會不知這是陶方籠絡自己的手段，道謝後道：「探子有什麼消息回來？」

陶方的目光在婷芳氏動人的肉體巡逡，當日他買入此女，曾親手檢查過她全身，早知她的肌膚是如何細滑且富有彈性，故此刻感受特深。他吞了一口唾涎後道：「少龍猜得不錯，有三個賊子在追蹤我們，已給殺了，灰鬍應暫時被我們甩掉。不過仍不可大意，馬賊擅長追蹤，兼之我們行速緩慢，遲早會給他們趕上。」

項少龍在軍旅生涯裡，早習慣了和其他隊友一起沐浴，給陶方看沒有什麼不習慣，只不過讓婷芳氏給對方如此欣賞，卻覺得頗為吃虧，道：「吃過東西後，我們立即起程，看看能趕多少路，給我十來個人，我會把車馬的行跡完全抹掉，還可以製造一點假象，教賊人摸錯路子。」

陶方對他愈來愈有信心，聞言點頭道：「這事全賴你了，好好享受吧！」欣然離去。

婷芳氏轉到他身前，摟著他道：「項爺！以後我就是你的人了。」

項少龍反手抱她，心裡想的卻是自己那個時代，這是否只是一個時空之夢，醒來後會發覺仍睡在宿舍的床上。

## 第二章墨子真傳

晝夜連續停停歇歇地急趕近二十天的路，人馬難再支持，遂依項少龍的建議，於一個易守難攻的山頭豎起營帳。夕照的餘暉裡，項少龍和三個較高級的武士，陪陶方察看四周的形勢。極目是延展四方、綠浪起伏的大草原，中間點綴著野林疏樹和縈繞而過的河流小溪，大自然美得使人神往。

陶方忽生感慨，嘆道：「想起魏人，我感到很矛盾，大晉的西南角給黃河分割了一塊，接著是險惡的山區，有『表裡山河』之勢，緊扼著秦人東來的唯一入口。三家分晉後，這部分給魏人承受，故只要魏人保持強大，秦人便被困西方，不能東侵，唉！究竟我們應該指望魏國強大還是衰歿呢？」

項少龍問道：「為何陶爺這般憎恨魏人呢？」

陶方臉色一沉道：「魏國自魏文侯以來，不住四出侵略，不但削弱我們的力量，還使秦人坐大，成了心腹之患。現在形勢混亂，魏人實是罪魁禍首。其次是背信無義的齊人，我國聯楚、韓伐秦的時候，他竟然來攻打我們，讓秦人趁機滅掉巴、蜀兩國，國土增加一倍之上，魏、齊均是短視之徒呀。」

另一武士道：「不過最蠢的當數楚懷王，秦人以六百里的土地誘得他與齊絕交，結果，在孤立無援之下，被秦人大敗於丹陽，斬首八萬，漢中失守，郢都西北屏藩盡去，致國勢大挫。後來又被秦人誘到武關活捉生擒，最後病死異地，叫人既可憐又可笑。」

項少龍聽得雄心奮起，在二十一世紀哪有眼前憑戰爭決定一切的亂世，只有在這裡，他可以好好發揮所長，如魚得水，忽然驚覺自己愈來愈少想到回歸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各人研究如何在山頭布防，遂分頭進行負責的任務。項少龍領三十多人在四周的斜坡上設置陷阱土坑，以防敵人摸黑來攻，又和陶方訂下緊急狀況的應變措施，聽得陶方不住點頭稱許。

這些天來，項少龍不住偷空練習劍擊和射箭，這些雖曾是以前受訓的項目，但只屬運動和遊戲的性質，當然遠及不上練習射擊那般認真，固必須加緊惡補。對他這種全面的職業軍人來說，什麼武器都可以使得比別人好。他亦虛心地向其他武士求教，把他們的劍術去蕪存菁，自創出天馬行空般自由而卻又最具殺傷力的劍法。唯一時找不到可求教的明師，只好將就著摸索練習。

到夜深回營休息，受到愛情滋潤愈發美艷騷媚的婷芳氏剛醒過來，要為他換衣，項少龍阻止道：「今晚就這樣睡吧！我有預感賊子會在今晚來劫營。」

婷芳氏嚇得俏臉發白，顫聲道：「那怎辦好，若我落到馬賊手裡，將會生不如死。」

項少龍把她摟入懷裡，安慰道：「不用害怕，有我項少龍在，保你安然無事，或許我會留後抗敵，妳和陶爺先到邯鄲，遲些我來和妳會合。」

婷芳氏花容失色，含淚道：「求老天爺可憐婷芳氏，保祐項爺。以前我跟什麼男人，感覺上都沒什麼分別。現在卻知道若沒有項爺，我可能一天都不願活下去。」

項少龍知道這迷人的艷女對自己動了真情，心中一軟，吻了掛在她臉上的淚珠，忽然想起美蠶娘，暗忖她沒有跟來，實是明智之舉，否則現在怕要嚇她個半死。婷芳氏嬌軀發顫，臉紅如燒，情態誘人。

項少龍振作精神道：「今晚我要保持體力，以應付任何情況。」

婷芳氏無奈點頭答應。此時，項少龍首次想到，假如世界上沒有戰爭，會是多麼寫意美好的一件事。婷芳氏吹熄油燈，靠在他懷裡。

項少龍摟著一團熱火，躺進被窩，柔聲道：「我忘記問妳，當日妳有沒有背著丈夫，和別的男人偷歡。」

婷芳氏的四肢纏了上來，咬他耳朵輕輕地道：「他管得我很緊，但我卻常要陪他指派的男人。他高興起來，會任由他的親人朋友玩弄我，幸而侍候其他男人，比侍候他好多了。」

項少龍心中暗嘆，當時代的女性毫無地位可言，只是男人的附庸，聽她這麼說，那嫁了丈夫的女人和妓女實在沒有太大分別。想起電影中的秦始皇，他的母親便是由呂不韋送給他父親的愛妾，又覺得不足為怪。極度勞累下，漸入夢鄉。忽地驚醒過來，急促的足音由遠而近，婷芳氏亦嚇醒過來。項少龍吩咐她留在帳裡，悄悄取劍出帳，迎上神色緊張的李善，知道不妙，忙隨他來到朝東的山頭。陶方和所有武士全起來了，伏在山頭向四周望去。壯麗星空下，表面看來沉寂的草原，宿鳥驚飛，中間還傳來猛虎的吼叫聲。

陶方臉色發白道：「來了！」

項少龍精通觀察敵情之道，猜出敵人仍在遠處，未成合圍之勢，提議道：「陶爺不若立即帶女人逃走，把馬匹留在這裡，由我率五十個戰士阻截敵人，來日再在邯鄲相見。」

陶方知馬賊人數既多，兼且悍勇狠辣，心生寒意，伸手按著他肩頭感激地道：「一切拜託，你一定要保命到邯鄲來見我，我陶方會為你好好照顧婷芳氏。」。

片刻之後，陶方和眾女坐上馬車，在其他六十多名武士拱護之下，由另一邊循著沒有設下陷阱的通道遁逃。項少龍等立時忙碌起來，加強防禦措施，加深藏兵坑，多設絆馬索、檑石一類的東西。

三個小時後，馬賊終於殺到，聽到山上健馬的嘶叫，忙把小山丘團團圍著，一時四周全是殺氣騰騰的馬賊，因為聲勢上實在相差太遠，看得眾武士心膽俱寒。項少龍頭皮發麻，不住叫自己冷靜。倏地一陣蹄聲，兩隊各百多人的馬賊，分由東西兩方往山上衝來。項少龍知道對方只是試探虛實，吩咐眾人各守崗位，沉著氣不要輕舉妄動。兩隊馬賊開始策騎由斜坡殺上來，口中發出尖銳的呼嘯，令聞者心寒。馬賊來到山坡的半途，分散開來，往上迅速衝刺。

驀地最前排的馬賊人仰馬翻，不是掉進布滿朝天尖刺的陷坑，便是給絆馬索弄倒馬兒，紛紛跌下斜坡，累得跟在後面的馬賊也是橫倒直跌，連人帶馬滾回去，連鎖反應下，兩隊近二百人的馬賊傷亡過半，潰不成軍。眾武士一起歡呼吶喊，士氣大增。項少龍心叫僥倖，知道對方輸在大意輕敵，猝不及防下中了機關。忙下令所有人移往斜坡下，藏身沒有尖刺的深坑，架起弓箭，準備應付敵人第二輪猛攻。四周亮起數百支火把，照得山下一片血紅。

敵陣走出一個長著一臉大灰鬍的壯漢，傲然坐在馬背上，戳指喝道：「殺千刀的趙國鬼子，我灰鬍若教你有一人留得全屍，以後再不在道上混。」

項少龍暗罵對方愚蠢，這樣說話，豈非硬迫己方的人決死力戰嗎？項少龍自恃膂力過人，朝灰鬍拉滿弓射出一箭，勁箭抵達前勢道已盡，落在灰鬍馬前兩公尺處，已教馬賊一起色變。誰人有此膂力？眾武士心中喝采，卻不敢叫出聲來，怕敵人發現他們的位置。

號角聲中，馬賊紛紛下馬，分作兩重，由四方八面發動攻勢。第一波的攻勢由持盾牌長矛的馬賊，在火把照明下，小心翼翼摸上斜坡，破壞項少龍設下的陷阱。後面則全是箭手，不住放箭射往山上，掩護盾矛手的登山行動，卻不知項少龍等早藏到斜坡中間的避箭坑內。這時眾武士均對項少龍的料敵機先大感折服，信心大增。

項少龍約略估計，對方現在尚能作戰的人仍近七百人，即使把現在攻來的四百多人全部解決，對方人數仍遠勝己方，何況根本沒有可能盡殲現時攻來的敵人。加上己方必有傷亡。心中一動，吩咐身旁的李善道：「待會攻防戰開始時，立即帶十個人到馬欄去，當聽到三長三短的號角聲，立即破欄放馬，趕牠們由東南面衝下山去，我們則由西路逃生。」

李善連忙答應，自去召集合作的伙伴。第一批馬賊登至山腰，緩緩迫來，氣氛緊張。灰鬍則和三百名手下，策馬在東方布陣，摩拳擦掌，隨時準備衝上來大開殺戒。

這種場面，項少龍仍是首次遇上，心臟不爭氣地狂跳幾下，下令道：「放檑石！」十多堆藏在草叢矮樹後的樹幹石頭，被扯去攔木，波浪般朝下滾去，打得對方盾爛人翻。項少龍高喝「放箭」，藏在坑內的武士紛紛現身，勁箭像雨般往下灑去，敵人正亂成一片，哪有反抗能力，紛紛中箭滾下斜坡，傷亡二百多人。眾武士軍心大振，高呼喝采。

灰鬍氣得暴跳如雷，撤去傷病之兵，立即組織第三輪攻勢。項少龍觀察對方移動的形勢，知道是將主力擺在東面的山坡，那處比較沒有那麼陡峭，暗叫天助我也，下令眾武士逐一撤回山上。人數少也有人數少的好處，使敵人難以察覺他們的移動。待他們全體退到山上，項少龍教他們牽來座騎，說出自己的計劃。眾武士聽到可以逃生，精神大振，更是上下一心，全無異議。直到此刻，他們仍未傷亡一人，對項少龍自然像天神般崇拜佩服。

號角聲起，馬賊從四方八面往上攻來，餘下近五百的馬賊，大半由東面登山。項少龍待馬賊越過山腰，使人發出號令，百多匹野馬由營北的馬欄被趕得狂衝出來，眾武士忙加入趕馬的行列，驅趕馬兒往東坡狂奔下去，又以長矛刺戳馬股，激起野馬的狂性，沙塵飛揚中，野馬奔下東坡，往登上來的馬賊直衝過去。

項少龍沒時間觀看結果，帶頭領著五十名武士，衝往西坡，由安全通道狂奔下山。從這邊殺上來的馬賊有百來人，猝不及防下，給他們殺個人仰馬翻。項少龍心知此舉必大出敵人意料之外，灰鬍並不知道全部女人均被運走，哪想得到突圍的只有五十一名騎士呢？東坡固是亂成一團，但其餘兩坡的馬賊紛紛來援，一時殺聲震天。

項少龍在軍隊裡雖習過騎術，始終不及這些自少在馬背上長大的馬賊和武士般嫻熟，衝到坡下時，落在眾武士之後，他們還以為他忠肝義膽，不顧己身來掩護各人退走。這時五十名武士剩下了三十多人，倉皇逃去。項少龍仗著驚人膂力，用矛刺殺了幾個纏著他的馬賊，正要跟上大隊，忽地肩頭劇痛，已被勁箭射中。項少龍吼叫一聲，策馬狂奔，慌不擇路下，只知朝前急馳，不一會變成孤人單騎，在茫茫草原前進。

健馬忽然失蹄，把他拋下馬來，滾入草叢裡，箭尾折斷。原來馬兒終於支持不住，力竭倒斃。項少龍感到身體虛弱，頭暈目眩，肩背處火辣辣般刺痛，渾身全是傷口，多處流著鮮血，咬牙爬起來，取出陶方送贈的匕首，苦忍劇痛把箭鏃由傷處割開皮肉剜出來，再撕下衣衫草草包紮好。

草原東處露出一絲曙光，不知不覺竟狂奔一夜，難怪馬兒吃不消，歉疚地向馬兒道別，踉蹌逃命。

在無人的荒野連續走了二十多天，項少龍經歷了畢生最痛苦的艱辛旅程。

最初那幾天全賴野果充肌，後來憑藉超卓的體能，又以山草藥搗爛塗在傷口，防止發炎和感染，箭傷漸愈，才打些野兔生吃充飢，弄得蓬頭垢面，衣不蔽體。他依陶方的指示，白晝看太陽，晚上觀天星，朝邯鄲的方向前進。這天來到一座大山前，仰觀高不可攀的陡峭崖壁，唯有繞過大山。豈知此後十多天仍是在延綿不絕的山區內打轉。到離開山區，已是筋疲力竭，徬徨無計，卻在林外發現一條官道，喜出望外下循路而去，這時他的靴子已不成靴形。路上遇到兩起數十人組成的商旅，他們見到他落魄的模樣，皆匆匆而去，對他毫不理睬。

項少龍大嘆世態炎涼，再走三天，抵達另一座趙國的大城──武安。這時節晚上天氣轉冷，凍得他直打哆嗦，待要入城，卻給守城的趙軍驅逐，始知進城者必須納城關稅款，又要檢查戶籍身分，不要說他身無分文，光是那乞丐般的模樣，就難以進城。項少龍萬萬想不到自己竟成為無家可歸的遊民，幸好他受過嚴格軍事訓練，心性堅毅，毫不氣餒，守在城外等待機會。他打定主意，進城後不惜偷搶拐騙也要弄來衣服食物和馬匹，問清楚到邯鄲的路途，立即到那裡投靠陶方，好結束現在的痛苦生涯。那晚他全靠野果充飢，縮在道旁的密林裡，忍受一晚磨蝕人意志的苦寒。

天明時陽光照地，他終於沉沉睡去。不知過了多久，被車輪聲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原來是一隊運羊的騾車隊，大喜過望，趁沒人注意的時候，躲到最後那輛羊車，擠在羊兒堆中偷入城內。

這座戰國時代的趙國大城，高堂邃宇、層臺累榭，房舍極具規模，人丁興旺，不過卻是女多男少，項少龍心想定是長平一役被秦將白起坑殺四十萬趙兵的後遺症。不知是否有男妓這職業，若有的話，或可憑他體能，博得娘兒歡心，賺個錢袋飽滿，肥馬鮮衣到邯鄲去也。

想到這裡，暗覺好笑，跳下車來。街上的人見到他，露出鄙夷的眼光。項少龍摸摸臉上的鬍子，差點大哭一場。入城前，心中還有一個目的，是如何偷入城來，現在真的置身城內，反而不知幹什麼好。他自慚形穢，轉進一條偏僻的橫巷去，卻給一群在院落內玩耍的孩子發現，追在他身後當作怪物般取笑，頑皮的甚至拿起石子投擲。他回頭嚇唬，數十孩童分作鳥獸散，其中一個小女童走避不及，跌倒地上。項少龍上前扶起她，小女孩卻慌得放聲大哭。立時引出幾個拿劍槍舞棍棒的成年人，喊打喊殺地奔來。

項少龍既不想動粗，唯有拼命逃走，最後來到一座破落偏僻的土地廟，頹然而入，躲到一角盤膝坐下。怎麼辦呢？不若回桑林村找美蠶娘，就此終老山谷了事，想到這禁不住英雄氣短。忽然間，廟內多了個人。

項少龍駭然望去，原來是個麻布葛衣的中年男人，赤著雙足，難怪他聽不到腳步聲。那人身形高大，差不多有他的高度，容貌古樸，神色平靜，一對眼睛閃閃有神，除束髮的幘巾外，身上全無配飾，頗有點出家人苦行僧的模樣。兩人互相打量，那人悠然來到項少龍前，蹲下來道：「這位兄台來自何方？」

項少龍不知對方有何居心，應道：「鄙人本是到邯鄲探親，迷失路途，走到這裡來，若大爺肯告訴鄙人到邯鄲如何走法，感激不盡。」這時他的聲氣說話，已學得七、八成當時那種方言與談話的方式。

那人微微一笑道：「我並不是什麼大爺，只不過見你體格魁梧，一表人材，雖落泊至此，兩眼仍有不屈傲氣，才出言相詢。告訴我，你有什麼才能？」

項少龍心中暗罵，可是為探聽往邯鄲的路途，忍氣吞聲道：「我什麼都不懂，只有一身牛力，不怕做粗活和打架。」

那人微笑道：「你懂使劍嗎？」

項少龍當然點頭。

那人淡淡道：「隨我來！」推開山神廟的後門，沒入門後。

項少龍橫豎沒個落腳處，追了過去，裡面別有洞天，是個荒蕪的後院，四周圍有高牆，中間還有個乾涸了的小池，另一端是間小石屋。

那人提著一對木劍由屋內走出來，拋了一把給項少龍。項少龍接劍之後嚇了一跳，竟比以前那把劍重了幾倍，木體黝黑，不知是什麼木頭製成的。

那人看出他的訝異，道：「這是千年花榴木製成的重劍，好！攻我兩劍看看。」

項少龍拿劍揮舞兩下，搖頭道：「不！我怕傷你。」

那人眼中射出讚賞之色，笑道：「假若你的劍能碰到本人的衣服，我立即奉上到邯鄲去的地勢詳圖兼盤纏衣服。」

項少龍聞言一愕，暗忖這人比他更為自負，哈哈笑道：「我不客氣哩。」倏地上前，撲往那人前方五步許，使個假身，先往左方一晃，繼往右移，一劍橫掃過去，以硬攻硬，圖憑膂力震開對方木劍。

豈知那人一動不動，手腕一搖，木劍後發先至，斜劈在他劍上，接著劍尖斜指，似欲標刺項少龍面門。項少龍大吃一驚下急退一步，對方劍術之妙，竟使自己有力難施，心中一沉，一聲大喝，猛虎般撲去，一連七劍，狂風掃落葉般迎頭照臉，忽上忽下，橫掃直砍，往他攻去。那人嘴角含笑，凝立不動，可是無論他由那一角度劈去，總能恰到好處地把他的劍擋開，而接續的劍勢又偏偏能將他迫退，不用和他硬拚鬥力。雖只守不攻，卻是無懈可擊。

「卜卜」之聲不絕於耳。

劈到第七十二劍時，項少龍終於力竭，退後喘氣，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此君。

那人訝異地道：「原來你真不懂擊劍之術，只是憑仗力大身巧，不過普通劍士遇上你，會必感難以招架。」

項少龍頹然把劍擲回給他，認輸道：「我自問及不上你，唉！枉我還妄想闖天下，原來真正的劍手如此了得。告辭了！我這就返回深山，將就點度過此生。」說到最後，真的萬念俱灰，強烈地想著自己熟識的那個時代。若是比槍法，他肯定可勝過這個劍客。

那人笑道：「看兄台的言行舉止，貧而不貪，氣度過人，乃天生正義的非常人物，來！洗個澡，換過乾淨的衣服，由我煮菜做飯，大家好好談一談。」

※※※

吃了兩碗熱飯入肚，項少龍精神大振。

那人打量刮去鬍子，理好頭髮，換上粗布麻衣的項少龍，像脫胎換骨般變成另一個人，眼中不住閃過欣賞神色，油然道：「剛才兄台說要闖一番事業，不知這事業指的是什麼呢？」

項少龍呆了半晌，有點尷尬地道：「我其實並不太清楚，只是見步行步，現在我有了衣服，很想想拿懷中匕首去換點錢，最好能買一匹馬，把我載到邯鄲去。」

那人皺眉道：「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沒有目標和理想，創造時勢的人方算真豪傑也。」

項少龍不服道：「你又有什麼理想？」

那人從容一笑道：「很簡單，就是要消除『天下之大害』，實現『天下之大利』。」

項少龍失笑道：「這兩句話多麼籠統，什麼是天下的大利和大害呢？」

那人不以為忤，淡然道：「天下的大害，莫如弱肉強食，強者侵略弱者、大國侵略小國、智者壓迫愚者。而這一切禍患的根由，是由於人與人間彼此不相愛，若能兼相愛，交相利，均分財富，再無嫉妒怨恨爭奪，遂可實現天下之大利。」

項少龍失聲道：「原來你是墨家的信徒。」

那人愕然道：「什麼墨家？」

項少龍興奮地道：「你的祖師爺是不是墨翟，他創的學說非常有名，與其他的儒、道、法三家四足並立，永傳不衰。」

那人聽得一頭霧水，但他既說得出墨翟之名，顯非胡謅，點頭道：「墨翟確是我們的首任鉅子，你真的是由鄉間來的人嗎？」

項少龍奇道：「什麼是鉅子，我倒不知道這回事。」

那人思忖一會，道：「鉅子是『墨者行會』的領袖，當初建立，是希望以武止武，但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可惜今天的行會大大變質，分裂成三個組織，以地方分之，叫『齊墨』、『楚墨』和『趙墨』，本人是上任鉅子孟勝的傳徒，此次出山，就是希望把這三個行會統一，再次為理想奮鬥。」

項少龍沉聲道：「這麼秘密的事，你為何要告訴我？」

那人嘆道：「我因身懷鉅子令，本以為重振行會易如反掌，豈知到邯鄲找到趙墨的領袖時，竟給對方派人追殺，被迫逃來這裡，深感勢孤力弱，必須召集徒眾，才有望一統三墨，像你這種人才品格，我怎肯輕輕放過。」

項少龍頻頻搖頭道：「這個不行，我絕不會為這麼虛無飄渺，永遠沒有希望達成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唉！信我吧！墨家的理想根本不會成功，平均財富後，反會培養出很多懶人來，只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那人聽得渾身一震，閉上雙目，深思起來。

項少龍低聲求道：「不若告訴我怎樣到邯鄲去吧，這贈衣贈食之恩，我項少龍永不會忘記。」

那人倏地張開眼來，神光電射，微笑道：「世上豈有不勞而獲的事，跟我學劍吧！如果有一天你能攻破我手上木劍，我就和你一同到邯鄲去。是大丈夫的，答應我的請求！否則你即使能到邯鄲，遇上真正劍客，勢將難逃一死。」

項少龍一想亦是有道理，猶豫道：「你不會再迫我入你的什麼行會吧！」

那人笑道：「不但不會迫你入會，拜師都省掉，我們只是朋友、平輩論交。我的名字叫元宗，喚我元兄好了。」

於是項少龍就在這土地廟住下來，每天雞鳴前起來跟元宗練劍，又與他談論攻防之道。他進步之速，元宗亦要大為歎服，稱讚不已，一個月後，他的造詣已可和元宗有守有攻。元宗每天早上離廟外出，留下迷上劍道的項少龍如痴如醉地練習，到黃昏時元宗會帶食物回來。三個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匆匆渡過。

※※※

這天天黑後，元宗歸來，神情凝重，把他召入石室內，皺眉苦思道：「他們追來了。」

項少龍已和他建立亦師亦友的深刻感情，關切道：「誰追來了？」

元宗嘆道：「是趙墨的嚴平，我傷了他們十八人後，才能脫身歸來。他謀的是我身上的鉅子令，有了它嚴平便可名正言順當上鉅子。」又搖頭苦笑道：「真是諷刺，在我們行會裡已做不到兼愛，還說什麼理想。」

項少龍不知怎樣安慰他好。

元宗由懷內掏出一方黃銅，上面只有一個「墨」字，就像個大方印，遞給項少龍道：「你拿牌立即逃往邯鄲，我為你畫下地圖，快走！」

項少龍大為感動，但心中不忍，說道：「不！要走便一起走！」

元宗微微一笑道：「少龍知否為兄因何要傳你墨氏舉世無雙的劍術？」

項少龍茫然搖頭。

元宗道：「我曾周遊各國，觀察民情，最後終改變想法。若要天下太平，唯一的方法就是消弭國家之別，把所有人置於一個君主的統治下，只有這樣一位一統天下的人，才能夠實現我墨門的理想，實現天下的大利。而這個人就是你，所以我把胸中所學，傾囊相授。」

項少龍心中暗嘆，自己知道的確有人統一天下，那就是秦始皇。而他項少龍則是趨炎附勢之徒，只想找到尚未得勢的秦始皇帝，跟他一起飛黃騰達，好享盡富貴榮華，不由暗感慚愧。

元完見他垂頭不語，還以為他深受感動，扶著他的肩道：「若你真的感激我，就依我之言行事。嚴平帶來的均為劍道高手，人數雖只數百，已不是我們兩人所能應付。我囊裡有攀城的工具，由我引開他們的注意，你可趁機逃走，成大事者豈拘小節，若你再婆婆媽媽，白讓我們一起送命，鉅子令仍落入奸人之手，我元宗死也不會瞑目。」

項少龍伸手接過鉅子令，入手冰寒，顯非普通黃銅，難怪嚴平不能仿造一方出來，嘆道：「大恩不言謝，我實在無話可說。」

元宗笑道：「不要那麼悲觀，他們想殺我也不是那麼容易。說不定我們還有再見之日哩！囊裡還有雙靴子，你既非我行會之人，用不著赤足，不小心踏上雞屎狗糞一類穢物才糟呢！」

項少龍忍不住笑起來，淚水同時忍不住流下臉頰。心中升起一個連自己都感驚懼的想法。假如幹掉暴君秦始皇嬴政，歷史會變成怎樣呢？

當晚項少龍悲憤無奈地攀越城牆逃離武安，隱隱知道永遠再不會見到元宗。

這胸懷大志的智者和一代劍術宗師，在目睹自己行會四分五裂，墨者變成爭權奪利的人，一顆充滿救世熱情的心早死去，決意以身殉道，希望以自己的死，激起他項少龍的熱血，使他能以另一種形式去實現天下之大利。

可是以他項少龍的一雙手，怎能改變中國的歷史？他並不是秦始皇。但他可否影響嬴政，就像元宗般影響他呢？改變後對中國來說是禍是福？日消月出，星換斗移，不知過了多少天，他終於到達駐有重兵的邯鄲外圍衛星城堡。

這段旅程中，他的心神浸淫在元宗所授，來自一代大師墨翟的劍法裡，他又把現代根據人體學和力學演繹得來最可怕的搏擊術溶入劍術。有所寄託下，他渾然忘了時間流逝，有時在曠野逗留十多天，靠自製的弓箭捕獵野獸充飢。

他的體能在這種刻苦的環境下變得更強壯健碩，本想偷入邯鄲，可是邊防嚴密，唯有乖乖的走到關防處，向守兵報出陶方的老闆「畜牧大王」烏氏倮的大名。守兵立時肅然起敬，找個官來見他。

那年輕軍官打量了他幾眼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項少龍老實答道：「草民叫項少龍。」

那軍官和四周的十多名趙兵臉色大變。

軍官喝道：「大膽狂徒，竟敢冒充項英雄，他早在半年前與馬賊一戰中，為救同伴而壯烈犧牲。我有個朋友親眼看到他一人擋下數百追兵。」

項少龍為之愕然，想不到自己變得如此有名。任由撲上來的趙兵擒拿毫不反抗，笑道：「大人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軍官報出一個名字，項少龍忙把那人的高矮樣貌形容出來。有人從他懷裡掏出陶方贈他的匕首，軍官再無疑問，態度大改，問明當日發生的事，立即差人飛報在邯鄲的陶方，更親自護送他到趙國的京城去。

那軍官叫寧新，與他並騎而行道：「烏爺是邯鄲最受尊敬的人之一，若不是他四出搜購戰馬，又不時捐獻國庫，我們趙國怕早給人滅掉了。現在燕人來攻打我們，幸好我們兩位大將軍廉頗和樂乘把燕兵殺個片甲不留，反攻回燕國去，大快人心。」

項少龍很想問趙國已是陰盛陽衰，為何還要到各地搜羅美女，但怕對方尷尬，終忍住不問。談笑間，邯鄲在望。和武安相比，邯鄲至少大上三、四倍，護城河既深且闊，城高牆厚，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城外駐紮兩營趙兵，軍營延綿、旌旗似海，頗具懾人之勢。城樓處滿布哨兵，劍拔弩張，氣氛緊張。尚未進城，一隊騎士擁出來，帶頭的正是久違的陶方，其他全是曾出生入死的戰友，李善是其中一人。見面時自有一番驚喜，陶方和眾武士擁著他興高采烈進入城裡。

項少龍忍不住向陶方問道：「婷芳氏好嗎？」

陶方臉色一沉，面有慚色道：「對不起！我以為少龍你喪命賊手，等了三個月之後，遵主人之命把她送給人做舞姬了。」接著笑道：「不過少龍放心，我會特別挑兩個比她更動人的美女來侍候你。」

項少龍像給人朝胸口猛轟一拳般，臉色煞白，好一會才道：「送給什麼人了？」

陶方心中大為訝異，想不到以他這般俊偉風流之人，竟會對一個買回來的女人如此多情，禁不住嘆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少龍──」

項少龍大怒道：「不要說廢話，尚未證明我真的死了，你不應把她送給人。」

陶方城府極深，毫無不悅之色，只是解釋說：「少龍先到別館休息沐浴，讓我為你想想辦法，主人明天會親自接見你，這是我府武士最大的榮幸，莫要錯失機會。」

項少龍興奮的心情喪失殆盡，行屍走肉般在城內寬敞的街道策騎緩行，對四周宏偉的宅舍視如不見，情緒低落至極點。沒有自己的保護，這命苦的女人只是由一隻魔掌落到另一隻魔掌內，現在她是否正受盡凌辱？正在愁腸寸斷時，陶方推他一把，教他隨眾人避往一旁。項少龍清醒過來，往街上望去，行人車馬紛紛移往一旁，讓一輛前後各有二十多乘騎兵拱衛的豪華馬車經過。

陶方在他耳旁道：「是我們孝成王的最年輕妹子雅夫人的座駕，她是邯鄲出名的大美人，嫁了給趙括，可惜趙括在長平一戰不幸陣亡。」

馬車緩緩而至，忽地在他們面前停下來。眾人大為驚訝，一名衛士策馬而來，請陶方過去，陶方受寵若驚，連忙下馬，去到低垂的車簾旁，與車內的雅夫人說話。馬車開走，陶方躬身相送，回來對項少龍神秘地笑笑，並沒有透露談話的內容。

項少龍抵達別館，住進一所獨立的房子，陶方特別遣來四位美婢服侍他沐浴更衣，當晚就在別館主建築物的大廳筵開二十一席，除當日共患難的武士外，還有烏氏倮的其他得力助手，更有歌舞姬表演娛賓，氣氛熱烈。可是項少龍想起婷芳氏和久別的美蠶娘，又想起可能永遠見不到自己那時代的親友，唯有借酒澆濯愁腸，喝個酩酊大醉，酒席未完已不醒人事。迷迷糊糊，似乎婷芳氏回到身旁，和他共赴巫山雲雨。

醒來時躺在臥室的地蓆上，陽光由窗戶透進來。身旁還睡著一個如花似玉的赤裸美人兒，卻不是那四名美婢任何一人。她瓜子般的精緻臉龐絕沒半分可挑剔的瑕疵，輪廓分明若經刻意雕琢，清秀無倫，年齡絕不會超過十八，烏黑的秀髮意態慵懶的散落枕上被上，襯托得她露在被外的玉臉朱唇，粉藕般雪白的手臂更是動人心弦。美人兒猶在海棠春睡，俏臉隱見淚痕，以及充盈狂風暴雨後的滿足和安寧，散發奪人神魂的艷光。

項少龍心中叫了一聲我的天，自己昨晚究竟對這姿容更勝婷芳氏和美蠶娘的少女幹了什麼事？心中一動，忍不住輕輕掀高被子。青春煥發，應高則高，應小則小，峰巒起伏的美景立即呈現眼前，粉嫩膩滑的修長玉腿和渾圓美臀下的地蓆處隱見片片落紅的遺痕。

項少龍嚇了一跳，放下被子。她臉上的淚必是與此有關，昨晚酒後糊塗，又兼近半年沒有碰過女人，竟把她當作婷芳氏，不懂憐香惜玉，這樣一個未經人道的嬌嫩少女如何抵受？不由大感歉疚，但已錯悔難返。項少龍站起身來，走到窗旁，往外望去，花園內其中兩名美婢正在澆水修枝，瞧到窗前的項少龍時，含羞施禮，又忍不住偷看他雄偉的身軀。

其中一婢道：「公子醒了，小婢來為你盥洗穿衣。」

背後傳來那美人兒驚醒的嬌吟聲。

項少龍忙向兩位婢女道：「且慢！」

俏婢善解人意，抿嘴笑道：「公子若要小婢服侍，隨時呼喚小婢，嘻！我叫春盈，她叫夏盈，另外兩個是秋盈和冬盈，這麼易記，公子不會忘記吧！」

項少龍心懸身後美女，微笑道：「只要看過兩位姐姐一眼，一生都忘記不了。」轉過身去。

剛被自己占有處子之軀的美女坐了起來，被子滑到不堪盈握的腰肢處，露出裸露的上身，含羞答答垂下螓首，不敢看他的面貌，以蚊蚋般輕細但甜美的悅耳聲音道：「小妾舒兒向公子請安！」

項少龍憐意大生，坐回她身旁，用手托著她巧俏的下頷，使她仰起俏臉。她明媚動人的大眼睛和他目光一觸嚇得立時垂下去，一副心如鹿撞，又羞又喜的美樣兒，少女風情，教人目為之眩，神為之奪。

項少龍可毫不猶豫地肯定她是截至目前為止所接觸的女性中最動人的尤物，暗嘆陶方厲害，送個這樣的可人兒給自己，他哪能不為陶方賣命。柔聲道：「還好嗎？」

舒兒搖搖頭，旋又含羞點頭，紅霞立即擴散，耳根玉頸燃燒起來。

項少龍微笑道：「不用害怕，昨晚是我酒後糊塗，以後保證不會那麼粗暴，妳好好再睡一覺！」

舒兒嫵媚地瞅他一眼，輕輕道：「不！舒兒要服侍公子。」

項少龍憐愛道：「妳站得起來嗎？」

舒兒纖手按上他的寬肩，借力想先跪起來，旋又秀眉蹙起，跌坐回去，玉頰霞燒。項少龍風流慣了，看到她如此動人美態，忍不住憐香惜玉，蓋好被子，待要出房，忽被舒兒拉住他的大手。項少龍望向她。

舒兒含羞道：「公子現在是否想要舒兒？」

項少龍伸手摸上她的臉蛋兒，笑道：「我只想妳現在好好休息，今晚我會讓妳變成這人世間最快樂幸福的女人。」不由又想起婷芳氏，心中一酸。

舒兒用盡所有氣力抓緊他，眼神勇敢地迎上他的目光，深情地道：「昨夜舒兒早成為最幸福快樂的女人了。」

項少龍忍不住又盡情地親吻舒兒，令她春風迷醉才往大廳去。

四婢迎來，悉心侍候，長得最高的春盈道：「陶公在正廳等候公子。」

※※※

偎紅倚翠時，項少龍思潮起伏。當日初抵貴境，一切總有種夢幻般不真實的感覺，眼前的時代和自己沒有半點關係，所以儘管他縱情享樂，遊戲人間，並沒有絲毫來自社會或人際的壓力；因說不定忽然他又被馬瘋子的儀器抓住，送回二十一世紀。他就像一個不用負任何責任的頑童，可是經過受傷和飽歷流浪之苦後，這夢幻般的世界忽地變得真實和有血有肉起來。元宗偉大的殉道，婷芳氏的苦難，重重打擊，使他無論在感情上或精神上全投入到這世界裡去，愈陷愈深。目下他雖是享盡美女和富貴，其實卻失去寶貴的自由和自主。

在這時代，沒有東西比人才更寶貴。一個法家的李克、一個兵法家吳起，立即使魏國變成一等強國。商鞅更厲害，隻手令秦國成為東方眾國最大的威脅。而現在的項少龍，因為曾以五十人阻截近千的兇悍馬賊，亦變成一個這樣的人才。諸國對人才只有兩種態度，一是為我所用，一是立殺無赦，免得來日成為勁敵。

現在烏氏倮對他項少龍正展開籠絡手段，以富貴和絕色美女使他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所以假若自己透露絲毫要找秦始皇嬴政的心意，保證立即小命不保。這樣一座守衛森嚴的城市監獄，要逃出去根本是癡人說夢。當年若沒有與烏氏倮同級的大商家呂不韋的幫助，嬴政的父親異人休想逃回秦都咸陽。自己即使找到秦始皇，亦全無辦法把他弄出城外。是否就是這樣為趙人長久辦事呢？假設烏氏倮命他去殺戮別國的人，自己應怎麼辦？

項少龍深嘆了一口氣，往大廳見陶方去。陶方正把一名俏麗的婢女摟在懷裡，見他到來，放開婢女，親切地招呼他席地坐下，共進豐富的早點。

陶方曖昧笑道：「少龍你不知道自己多麼受到主人恩寵，舒兒乃燕王喜送給主人的燕國貴族著名美女，他肯送你，可見他對你多麼看重。」

項少龍愕然道：「我們不是與燕國交戰嗎？」

陶方顯然對他這句「我們」非常欣賞，欣然道：「若非交戰，燕王喜怎肯送出這麼動人的處女，正因戰況失利，故以此大禮，打動主人的心，希望主人在我們大王面前美言幾句。嘿！現在主人把燕國美人送你，擺明不會代燕人說話。」

項少龍暗嘆內中竟有這麼複雜的情由，轉而問起婷芳氏。

陶方神秘一笑道：「這事我和主人提過，他定會對你有所交待，放心吧！只要你多立些功，連大王的公主都可以送給你，何況區區一名歌舞姬。」

項少龍暗感不妙，偏又無法可施，那種任人操縱的感覺的確是洩氣之極。

陶方道：「現在我帶你到烏家城府見主人，今晚你不要接受那群愛戴你的兄弟任何約會，有個人想見你，但現在我卻不能透露那人是誰。」

項少龍心中一動，突然想起那躲在車簾後的女人雅夫人。

烏氏大宅是城北最宏偉的府第，不過若稱它為城堡更妥當點，四周圍以高牆厚壁，又引水成護河，唯一來往的通道是座大吊橋，附近全是園林，不見民居，氣勢磅礴，勝比王侯。一路馳來，項少龍才首次留心到城內的行人景物，玉宇瓊樓，若非女多男少之象，真不覺這繁華的大都會曾歷經戰火，還給魏人占據了整整兩年之久。據陶方說，全城不計軍隊，有近十萬戶，每戶有十多人至數百人不等，照此計算，這大城市的人口竟超過一百萬人。城內遍在牧場、農田和倉庫，可以想像若給敵人圍城，城內仍能自給自足一段長時間。

項少龍隨著陶方通過吊橋由側門進入烏氏城府的廣闊天地。入門後，是個廣大可容數千人一起操練的龐大練武場，一座氣象萬千的巨宅矗立對著正門的另一端，左右兩旁宅舍連綿，看來一天時間仍怕不夠參觀遍這些地方。

練武場上有數百人分作幾批在練習劍術、騎術和射箭，更有人穿上新造的甲冑，任人用各種武器攻打得呯呯作響，試驗其堅實的程度。不過最熱鬧還是箭靶場，近百武士在旁圍觀，不時爆出喝采聲。

陶方的表情忽地不自然起來，項少龍不由自主行近點兒，射箭者是個頭戴紅纓冠，身穿黃色底繡上龍紋武士華服，腳踏黑色武士皮靴的英偉青年。高度和項少龍相若，最多矮一寸半寸，體形極佳，虎背熊腰，充滿男性的魅力。兩眼更是精光閃閃，額頭高廣平闊，眼正鼻直，兩唇緊閤成線，有種說不出的傲氣和自負。如此俊俏風流的人物，實生平僅見。

他把箭架在特別巨型的強弓上，拉弓的手還捏著另兩枝箭，沉腰坐馬。弓弦倏地急響三下。三枝勁箭一枝追一枝，流星般電射而去，第一枝正中二百步外箭靶的紅心，後兩枝先後破空而至，硬生生插入前一箭翎尾處，連成一串。眾觀者看得如癡如醉，轟然叫好。項少龍瞧得目瞪口呆，如此神乎其技的箭術，不是親眼看到，怎也不肯相信。

陶方在他耳旁道：「這『紅纓公子』連晉是我的死對頭武黑招攬回來的，無論劍術、騎射均為我府之冠，此次我丟失百多頭馬，武黑已在主人面前大造文章，幸好現在少龍安然回來，令我挽回一點顏面。不過武黑和連晉是不會放過我們的。」說到最後，面露憂色。

項少龍倒吸一口涼氣，現在他的劍術或可和這連晉一較長短，騎射則肯定望塵莫及。正要答話，圍觀者裡飄出一朵白雲，一位姿容身段尤勝舒兒半籌、秀美無倫的白衣女郎，興奮地奔到連晉身旁，親熱地和他說話。連晉忙把手上大弓交給旁人，彬彬有禮的應對，風度之佳，確可迷倒任何美女。

項少龍呼吸頓止，讚嘆道：「此女定是我國第一美女。」

陶方嘆道：「這是主人最疼愛的孫女烏廷芳小姐，對連晉頗有點意思，不過主人似乎想把她嫁入王室，連晉正為此煩惱。來吧！主人在等我們哩。」

兩人離開人堆，朝大宅舉步走去。

後面傳來一聲大喝：「陶公慢走一步！」

兩人愕然轉身。那連晉排眾而來，後面跟著的是絕色美女烏廷芳。項少龍的眼光不由落到烏廷芳的俏臉上，和她秋波盈盈的俏目一觸，心兒一陣狂跳。天啊！近看的她更是人比花嬌，媚艷無匹。剛才遠看只著重在她的胸腰腿等部位，已覺她勝過舒兒半籌，近看更不得了，掩藏不住的靈秀之氣撲面迫來，教人呼吸頓止，以項少龍的風流自負，亦要生出自慚形穢之心。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她的美純出於自然的鬼斧神工，肩如刀削、腰若絹束、脖頸長秀柔美、皮膚幼滑白皙、明眸顧盼生妍、梨渦淺笑，配以雲狀的髮髻、翠綠的簪釵，綴著明珠的武士服，腳踏著小蠻靴，天上下凡的仙女，不外如此。

烏廷芳見他目不轉睛平視自己，露出不悅之色。項少龍突然警醒過來，往連晉望去。連晉正冷冷打量他，神態頗不客氣。陶方是老狐狸，慌忙為兩人引見。

烏廷芳冷淡地道：「啊！原來你是項少龍，爺爺很欣賞你哩！」

連晉微往烏廷芳靠近，以示和這美女親密的關係，微微一笑道：「在下非常欣賞項兄，不若擇個吉日良辰，大家切磋切磋，讓在下見識一下能獨擋八百馬賊的神劍。」

項少龍聽他表面雖是客氣，實則語含諷刺，暗示陶方誇大事實，心中有氣。想道若能和這自負的人來個自由搏擊，必可打得他變成個腫豬頭，但比較其他便可免則免，唯有謙虛笑道：「連兄箭術蓋世，小弟望塵莫及，怎夠資格和連兄切磋，有閒還要請連兄指點一二。」

烏廷芳聽得他們似要較量劍術，本來臉露興奮之色，聞得他如此說，既失望又不屑地低罵道：「沒膽鬼！」竟掉頭便走。

連晉顯然非常滿意烏廷芳的反應，仰天一笑道：「項兄真令在下失望，如此也就不勉強項兄了！」轉身追烏廷芳而去。

項少龍反心平氣和，瀟灑一笑，和陶方繼續往巨宅走去。

陶方點頭道：「忍一時之氣也好，少龍身手雖好，恐仍非他的對手。」接著低聲道：「這小子在邯鄲四處尋人比劍，打得所有人都怕，真希望有人能挫他的銳氣。」

項少龍知他在施激將法，微笑道：「假若陶爺能讓我和他比劍時不受規矩限制，我有七成把握可重重教訓他。」

陶方大喜道：「這個容易得很，讓我找個適當的場合，給少龍一展身手，我真恨不得可立即見到武黑那傢伙的表情。」

## 第三章情場較量

終於在偏廳見到烏氏倮這沒有王侯之名、卻有王侯之實，操控趙國經濟命脈，以畜牧起家的超級大富豪。項少龍從未見過比他更豪華的人，只是頭頂的高冠便嵌著兩排十二顆大小相若的紫色寶玉，閃閃生輝。此大腹賈身材肥大，一座肉山般橫臥席上，挨在正為他掏耳朵的美女懷內，另有四女則細心為他修磨指腳甲，那種派頭排場，縱使帝皇恐怕亦只是如此。身上的黃色綿袍纏繞著一顆顆光彩奪目的明珠，奢華貴氣，繫腰帶子則光芒閃爍，金箔銀片，互相輝映。臥處是高上三層的平台，台階下十八名武士分列兩旁，膽小者看這等聲勢，足令其心寒膽喪。

項少龍和陶方跪下叩禮時，烏氏倮坐直肥軀，揮退侍女，睜開細長的雙眼，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落在項少龍身上仔細打量，冷哼一聲道：「項少龍你為何不敢接受連晉的挑戰，是否只是虛有其名，空得一副威武的樣子？」

項少龍大為錯愕，陶方待要進言，烏氏倮暴喝一聲，舉手命陶方閉嘴。在臉中間擠作一堆的五官本已肥腫難分，此時更蹙聚起來，不悅地道：「連晉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終是衛國人，非我族類。所以我特別囑他向你挑戰，好讓我趙人一顯威風，現在你竟臨陣退縮，還有何話可說。」

項少龍心中暗罵，嘴上不亢不卑道：「少龍習的乃殺人之法，非是切磋較量之遊戲技巧。」

烏氏倮冷笑道：「兩者有何分別。」

項少龍這時略摸到這畜牧大富豪的心性，傲然地道：「殺人之法，無所不用其極，不擇手段，務置敵人於死地；比武切磋，只是看誰的劍法漂亮好看，遊戲多於戰鬥，是另一回事。」

烏氏倮容色稍緩，顯是仍未滿意，一字一字道：「我總不能教你殺幾個我的手下看看，那如何知你確有真實本領？」

項少龍眼中銳氣閃爍，一點不讓地和他對視，微微一笑道：「主人既對少龍有此期望，我便和連晉大鬥一場，卻不能規定我用什麼方法勝他。」

烏氏倮定睛凝視，倏地仰天大笑，道：「很有趣的孩子，大王一直想能有趙人折辱連晉，為我趙國爭回一點臉子。好！讓我烏氏倮安排一個宴會，若你可以在大王眼前，擊敗連晉，我還你婷芳氏。」

項少龍大喜下拜，暗忖若我不把連晉打得變成另一個黑臉神，項少龍三個字以後倒轉來寫。烏氏倮和陶方對望一眼，均為他的歡喜和信心大惑不解，難道他真覺得自己能穩勝無敵的連晉嗎？

※※※

回到別館，項少龍剛想溜去找舒兒，卻在大門處給李善和另兩個特別熟絡的武士攔住，硬拉出去說要為他洗塵。四個人趾高氣揚地在大街小巷蹓躂，見到美女眉目傳情，甚或隨街兜搭、打情罵俏，不亦樂乎。

李善笑道：「邯鄲的美女出名容易上手，以項大哥的人才，勾勾指頭，包準美人兒們排隊輪候大哥挑選。」

叫漢東的武士道：「今天項大哥不用在街上勾女人，我們特別安排了幾個甜妞兒來悉心侍候。」

另一個武士查北湊過來道：「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找些殘花敗柳來敷衍，今天為項大哥找的這個本是身驕玉貴的公卿之女，絕色尤物，只怨她爺不爭氣，開罪大王，被貶為官妓，保證項大哥滿意。」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開始有點明白為何元宗想改變這個世界。唉！但自己又哪有能力完成他的夢想，充其量只能給這些落難為妓的苦命女子多一點溫柔憐愛，想到這裡，早給三人擁入了一所豪宅裡。

一名四十來歲的華衣瘦漢迎上來道：「歡迎項大爺大駕光臨，幾位爺們請到二樓廂房。」

四人在廂房席地坐下，侍女送來酒菜，一名叫紅娘子的鴇母入房招呼，雖是徐娘半老，可是經過刻意打扮，加上身材保養有方，配止醉人風情，仍相當妖嬈惹火，見到項少龍如此俊偉的男兒，招呼得特別熱情，媚笑道：「素女立即來陪項大爺，李爺三位要不要試試新鮮的。」

李善等笑著答應，紅娘子款擺多姿地離開。

項少龍暗忖難怪妓女被稱為最古老的行業，且來來去去是那種場面和方式，可是為何以前自己泡酒吧媾陪酒女郎，從沒有想過良心的問題，可是現在卻隱隱感到很不妥當？門簾外的走廊響起環珮之聲，香風撲鼻而來，三名只有一襲輕紗掩體，頗有姿色的年輕女郎，笑臉迎人地進來，坐入李善等三人懷裡，媚眼卻向項少龍飄來，顯是對他大感興趣。最後紅娘子領著一位身材高、皮膚白皙，長得非常秀麗明艷，氣質雅秀的女子進來，果然沒有半點風塵俗氣。李善等莫不瞪大眼睛，貪婪地欣賞她裹在輕紗裡動人的曲線。

紅娘子未語先笑道：「看娘有沒有騙你哩？好女兒你曾遇過比項爺更出色多情的男人嗎？」

那美女楚楚可憐地垂下俏目，不肯抬起頭來。項少龍心中不忍，剛想說話，紅娘子把素女推入他懷裡，坐到腿上。股腿交接，陣陣銷魂感覺傳來，兼且輕紗裡骨肉均勻的胴體若現若隱，項少龍眼花撩亂下，忍不住抄上她的小蠻腰，在她臉蛋香了一口。素女垂頭不語。

紅娘子向項少龍拋個媚眼，來到他身後，俯身把酥胸緊壓在他背上，湊到兩人間低聲道：「項爺是素女第一個貴客，若非李爺他們祭出烏爺的招牌，奴家還不肯讓乖女兒未經調教便來陪項爺呢。念在這點，素女有什麼得罪，項爺定要包涵。」說完笑著離開。

項少龍看素女玉蔥似的纖指，聽李善等三對男女放縱的調笑聲，胸口鬱積忿怨難平之氣，湊到素女耳旁柔聲道：「放心吧！我不會像他們一般不尊重妳，我們只是談天和喝酒，好嗎？」

素女呆了一呆，抬起頭來看這奇怪的男人。項少龍朝她微微一笑，素女俏臉微紅，趕忙垂首，已沒有那麼害怕。不旋踵又瞅他一眼，禁不住心如鹿撞，暗想這男人真的很好看，更難得的是雙眼正氣凜然，天啊！為何會在這種地方遇到這種男人呢？項少龍也看得心中一蕩，旋即記起諾言，忙將慾火壓下。

素女猛地一咬牙，含羞道：「公子好意，奴家心領，素女今天淪落至此，公子不須對奴家憐惜，也沒有什麼作用，在這裡誰都可以任意攀折奴家呢。」

項少龍心下惻然，嘆一口氣。

素女大奇，主動摟著他的脖子道：「公子似乎滿懷心事哩！」

項少龍望向李善等人，只見這三個男人早已口手並施，對懷中女子施展各種不堪的動作，無暇分神。苦笑道：「現在我只想離去，不願再見發生在這裡的人間慘事。」

素女大為驚訝地道：「公子的想法與眾不同，到這裡來的男人，從沒有想到奴家們的辛酸淒苦。」又低聲道：「素女不是騙公子，而是奴家現在真的想公子親熱，想要公子像你那三位朋友那樣。」

這回輪到項少龍訝然道：「為何妳有這個想法？」

素女含羞道：「或者是受到他們的影響，刺激起奴家的情慾，又或是愛上公子，奴家分不清楚哩！」

李善此時摟著懷中女子站起來，喘氣道：「春宵苦短，不若我們各往上房行樂去，項大哥勿忘陶爺今晚的約會。」

正要步出門外，紅娘子哭喪著臉進來道：「各位大爺，奴家很感為難！」

李善大感疑惑，與那官妓坐回地蓆上，問道：「紅娘子乃邯鄲官妓司的掌管人，誰敢令妳為難，儘管說出來，自有我們為妳出頭。」

紅娘子有點不屑地瞅李善一眼，轉向項少龍道：「不知是誰漏出消息，少原君剛和十多名家將聲勢嚇人趕來官妓所，指名要立即把素女交給他。」

李善等一起色變，顯是這少原君來頭不小，是他們招惹不起的。素女「啊！」一聲叫起來，俏臉血色退盡，渾身顫抖，像隻待宰的小羔羊。

紅娘子嘆道：「邯鄲現在誰都惹不起少原君，素女，隨娘去吧！」

素女尖叫道：「不！」死命摟著項少龍飲泣不已，使人倍興憐香之念。

李善與漢東兩人無奈交換個眼色，向項少龍解釋道：「少原君是平原君之子，平原君去年過世，偌大家業全落到他手上，我們主人亦要忌他三分，大王看在平原君份上，處處袒護他，若我們和他衝突，先不說能否勝過他手下劍手，縱使獲勝，主人亦不會饒恕我們，項大哥，我們絕料不到有這麼掃興的事。」

項少龍擁著素女灼熱無助的胴體，熱血上湧，說道：「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立即離去，當作不知道發生過任何事。」

三人一起色變。

紅娘子對項少龍頗有好感，聞言嘆道：「項爺確是英雄人物，可是如此把前程性命全部斷送，真個值得嗎？少原君要的只是素女的貞操，項爺遲些來找素女不是一樣可共圓鴛鴦夢？」

李善等人慌忙出言力勸。

素女忽然重重在項少龍唇上一吻，臉上現出堅決神色，在他耳旁悄聲地說道：「素女去哩！」站了起來，神情木然向紅娘子道：「女兒隨娘去！」深情地望項少龍一眼後，緩步出房。

紅娘子嘆息一聲，追著去了。

項少龍一拳打在几上，木屑碎裂，怒火溶岩般昇騰起來。這是個強權就是公理的時代，只有騎在別人頭上，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保護自己所愛的女子。換另一個角度去看，他自己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妓女，出賣的是智慧和劍術。其他人或者還有忠君愛國的思想，甘於出賣性命，可是他項少龍卻絕不會盲目服從任何人，因為他大半年前根本和這時代沒有半點關係。元宗說得對，只有把所有國家全統一在一個仁愛的政權下，方有機會改變眼前一切，讓理想的制度出現。而眼前首要之務，是在烏家建立自己的地位，捨此再無他途。

四人至此意興索然，匆匆離去。

項少龍踏進居所花園，便感氣氛異樣，大門處守著兩名面生的武士，屋內隱隱傳來舒兒的哭喊聲。項少龍正鬱蹙一肚子氣，他並非懦弱，只是囿於形勢，無法不啞忍惡霸少原君，現在竟有人欺上頭來，瘋虎般撲往門內。兩名武士一聲獰笑，伸手攔截。項少龍狂喝一聲，硬撞入兩人間，肘擊膝撞，兩人立即慘叫倒地。進入屋子之後，入目的情景使他更是瞠目結舌。

舒兒被一名錦衣貴介公子摟在地蓆上，上衣給脫至腰間，被人恣意狎玩，卻不敢反抗，只是悲泣。

連晉和另外十多名武士則圍坐一旁，笑吟吟看著令人髮指的暴行。那錦衣青年剛由舒兒下裳抽手出來，想脫掉舒兒的羅裙。那些武士見項少龍衝進來，紛紛跳起，拔出長劍，而連晉則好整以暇，嘴角掛帶一絲不屑的笑意，冷冷看他。

項少龍因木劍太重，並沒有帶在身旁，可是受過最科學和嚴格訓練的他怎會怕這些人，趁對方陣腳未穩，衝入武士群內，搶到其中一人長劍難及的死角處，重重當胸猛轟對方一拳，劈手奪過敵人手上長劍。

接著劍隨意轉，施出傳自大宗師墨翟的墨子劍法，猛然劈向從右側攻來那武士的劍上。

「噹！」的一聲，那人虎口爆裂，長劍尚未墮地，早給他一腳踹在下陰處，慘叫一聲，跪倒地上。

連晉眼中閃過驚異之色，立起身來，護在那公子之前，舒兒見項少龍來救她，不知哪裡來的蠻力，把那公子推開，哭著往項少龍奔來。

連晉伸腳一挑，她立即仆倒地上，被連晉踏在她赤裸的背上，動彈不得。

項少龍見狀氣得差點噴火，橫掃一劍，擋開攻上來的五把劍，然後劍生變化，立時再有兩人濺血跌退。

這時他離連晉和那公子處尚有十多步的距離，中間攔隔如狼似虎的十二名武士，眼看舒兒又要再落入那公子的魔爪裡，項少龍挽起一團劍花，就地滾入撲來的幾個武士腳下。

那些武士何曾遇過這種打法，紛紛腰腳中劍，踉蹌仆跌。

到項少龍跳起來時，和連晉已是臉臉相對，目光交擊。

連晉一腳挑開舒兒，手一動，長劍離鞘而出，驀地劍芒大盛，往項少龍罩來。

項少龍想不到對方劍法如此精妙，施出墨子劍法的精華，化巧為拙，一劍劈出。

「鏘！」的一聲清響，連晉劍影散去，一縮一吐，化出另一球劍花，流星般追來。

項少龍待要擋格，後兩側又有武士殺至，無奈往後退，先應付迫近身後的敵人。

連晉一聲冷笑，並不追趕。

「住手！」

喝阻之聲響自門處，陶方和十多個武士疾衝進來，搶到項少龍旁，迫得連晉那方的人都退到另一邊去，形成兩方勢力對峙之局。

半裸的舒兒爬起來，一個淚人兒投入項少龍懷裡。

陶方看到連晉身後的公子，臉色劇變道：「老僕不知孫少爺在此，請孫少爺恕罪。」

項少龍摟抱舒兒，恍然大悟，難怪連晉大膽得敢上門逞兇，原來有烏氏倮的孫子作他後盾。

那孫少爺來到連晉旁，目露凶光，不理陶方，戟指著項少龍喝罵：「你算什麼東西？本少爺玩你的女人有什麼大不了。」

連晉冷笑插口道：「是他的榮幸才對！」

陶方陪笑道：「只是一場誤會，少龍不知來的是孫少爺！」

那孫少爺狠狠盯項少龍一眼。

項少龍兩眼厲芒一閃，毫不對讓地回應他的盯視，即使孫少爺這麼橫行霸道的人也不由得給他瞪得一陣心寒。

連晉大喝道：「好大膽！竟敢對廷威少爺無禮，給我跪下。」

陶方在旁勸道：「快向孫少爺請罪！」

項少龍仰天一陣長笑道：「能要我項少龍聽命的只有主人一個，若孫少爺看不順眼，教人來殺了我吧！」低頭對舒兒道：「妳先回房去！」

舒兒仰起梨花帶雨的俏臉，深深地看他一眼，奔入內宅。一時氣氛僵硬至極點。連晉忽然湊過去在烏廷威耳旁說了幾句話。項少龍心裡明白連晉得到消息，要在趙孝成王前與他較量劍法，所以不願在此時和自己提早動手。

果然烏廷威點點頭，瞪著他怒道：「我就看你這狗奴才還有多少好日子可活。」憤然率眾離去。

連晉故意擦肩而過，微笑道：「你的劍相當不錯，可是欠缺火候，能擋我十劍已相當難得。」說罷揚長而去。

項少龍平靜下來，正暗想要被陶方怪罪，豈知陶方揮退手下，親切地與他對坐几旁，苦笑道：「現在我的命運已和你掛鉤，你若輸給連晉，我也沒有顏臉留在烏家。」

項少龍大感歉疚，卻是無話可說。

陶方看他好半晌後，忽然笑起來，道：「你真是個情深義重的人，但這事卻與你無關，十二僕頭裡，我和武黑是主人最信任的兩個人，一向勢如水火。此次武黑便四出造謠，說我因丟失百多頭馬，故捏造出你一人力抗八百馬賊的故事，現在被主人迫得沒法，遂拿你去給連晉的劍祭旗，少龍定要為我爭回這一口氣。」又笑道：「剛才你一個人在連晉面前放倒孫少爺近十個衛士，不但不是壞事，由於此事必會傳回主人耳裡，當會使他對你另眼相看，只要你再贏連晉，那時將是你和我的天下。」

李善匆匆走來，惶恐地道：「素女在見少原君前，藉口換衣梳裝，上吊自盡。少原君震怒非常，聲言要尋項大哥晦氣。」

項少龍仿若晴天霹靂，氣得手足冰冷，目瞪口呆，淚水不受控制地由眼角流下。在他一生人中，首次熊熊燒起報仇的烈燄。

※※※

項少龍在房內地蓆上與舒兒瘋狂做愛，盡情纏綿。

只有她動人的肉體，才能使他在這強權武力就是一切的殘酷時代裡，尋到避世的桃源。到這刻他終於明白美蠶娘為何寧願忍受和他分離的相思之苦，不肯到邯鄲來。無論如何艱辛，他也要用最殘酷的手法，不擇手段置少原君於死地，為可憐的素女雪清恥恨。兩人相擁而臥，享受男女歡合後的融洽滋味。

舒兒戚然道：「項郎啊！舒兒真怕很快我們就沒有這種快樂的時光。」

項少龍道：「放心吧！陶方會去向烏氏倮陳情，說假若任由他的孫子和連晉這樣來搔擾打擊我，宮廷比武時我將會因心意不寧而落敗，所以在比武前，妳都是安全的。」

舒兒稍微放心，堅決地道：「假設項郎有什麼不測，舒兒定會追隨泉下，身殉項郎。」

項少龍柔聲道：「我一定不會輸的。」

敲門聲響，春盈的聲音傳來道：「項爺，陶公差我們來為你沐浴更衣。」

舒兒欣然坐起來，喜孜孜道：「這回讓舒兒盡心服侍你。」

※※※

陶方透過車窗低聲向項少龍道：「我知少龍早猜到要見你的人是雅夫人，自她丈夫趙括戰死長平，這蕩婦終日獵取美男作她入幕之賓，若試過滿意的話，會留下作面首，連晉便是其中之一。」

項少龍悄聲問道：「她的兄長趙孝成王知道她的事嗎？」

陶方道：「全城布滿密探，大王怎會不知道？只因當年大王中了秦國范雎反間之計，以趙括代替廉頗，又不聽當時丞相藺相如諫言，派了這只懂空言又不恤兵的趙括出戰秦兵於長平，害得四十萬雄師全軍覆沒，趙括落得飲恨沙場，回來者僅二百四十人，所以大王對妹子多少心懷歉疚，對她的作為不聞不問。且雅夫人對大王頗有點影響力，你切莫得罪她。」打出手勢，教御者起行。

車內的項少龍心中頗感諷刺。當日初到武安，曾想過要當男妓賺取盤纏路費，豈知今日身不由己，竟真的當起男妓來，顧客就是那雅夫人。他飽受折磨打擊，無心窗外不住變換的街景，心內思潮起伏。自己以前的想法非常幼稚，以為憑自己的軍事訓練修養，可在當代大展所長，豈知人事複雜處，古今如一，匹夫之勇根本不起作用。

想掌握自己的命運，必須用非常手段，把所有人都踩在腳下，才可不用仰仗別人鼻息，苟且偷生。眼前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擊敗連晉，可是早前和他拚過兩招，這人的劍術確已臻登峰造極的境界，自己就算加上拳腳，恐亦無奈他何。而且連晉說得對，他項少龍習墨子劍法至今不過幾個月的時光，經驗火候未足，怎鬥得他過。

剛才交手，連晉表現得出奇地氣定神閒，冷靜自如，正是元宗所說真正劍手的境界。而他卻暴躁衝動，若不能逆轉情況，他必敗無疑，怎辦才好呢？忽地靈機一動，想起絕色美女烏廷芳。假若自己能俘虜她的芳心，會對連晉這自負不凡的人造成怎樣的打擊？說到追美女，一向是他自認的拿手好戲，烏廷芳這可惡的嫩娃兒怎抗拒得了他。問題是這古代沒有打電話約會那回事，自己如何向她入手？

馬車經過一列大宅，門前有守衛站崗，又見有衣飾異於趙人的人物出入，心中好奇，揚聲詢問駕車的御者。

御者答道：「那是別國人在邯鄲的府宅。」

項少龍心中大喜，想到說不定秦始皇嬴政住在這裡，心兒不由躍動起來。馬車轉右進入另一條石板築成的大道，朝一座華宅前進。

項少龍收束心神，向自己道：「項少龍！這是你應該改變的時刻了，再不能那麼容易對人推心置腹，感情用事。」

好！就讓我施展手段，先征服雅夫人，教連晉受到第一個嚴重打擊。

※※※

換過一身剪裁合身武士勁服，外罩披風，腰配長劍，束髮且頭戴冠冕的項少龍在兩名美麗的婢女引領下，昂然步入雅夫人宏偉的府第。婢女領他席地坐下，奉上香茗，姍姍去了，留下他一個人獨坐在廣闊的大廳裡。項少龍悶著無聊，極目四顧。大廳布置典雅，牆上掛有帛畫，畫的是宮廷人物，色彩鮮艷。大廳中心鋪上一張大地氈，雲紋圖案，色彩素淨，使人看得舒服，靠牆的几櫃放滿珍玩，隨便拿一件回到二十一世紀去，一經拍賣，該可以一生吃喝不盡。

就在這時，他心中隱隱生出被人在旁窺視的感覺。項少龍若無其事地往左側一張八幅合成的大屏風看去，見隙縫處隱有眼珠反光，心中好笑，知道定是雅夫人來看貨色。假若自己表現出不安或不耐煩的侷促醜態，會教這擅於玩弄男人的蕩婦心生鄙夷，想到這裡，頑皮起來，站起身，一把揭掉披風，露出可使任何女人迷醉的雄偉體魄，還伸個懶腰，移往一扇大窗前，往外望去，使雅夫人剛好看到他左面有若刀削的分明輪廓。他挺立如山，一手收於身後，另一手握在劍上，眼中露出深思的表情，一如演戲般，神情十足。他並沒有帶木劍來，那是他的秘密武器，不想在與連晉決戰前，洩露給任何人知道。

窗外的花園在夕照的餘暉下，倍見美麗寧逸。

輕風徐來，令他精神一爽。他一時間忘了雅夫人正偷看他，想起自己那一個時代。在那時代，弱肉強食雖仍未改變過，可是總有法理可循，國與國間亦有公法。但在這戰國的世界裡，君主的命令就是法規，大國說的話是公理，這樣看來，秦始皇並沒有做什麼大錯事。沒有他就沒有統一的中國，遲早給外族蠶食吞掉。使中國能保持長期大一統的長城，正是在秦始皇的極權統治下完成的。腳步聲響起，婢女來請他入內進覲見雅夫人，囑他解下配劍。項少龍知道過了第一關，泰然解劍，隨美婢往府內走去。跨過門檻，一位俏婦斜臥另一端的長軟墊上，體態舒閒，一手支著下頷，黑白分明但又似蒙上一層迷霧的動人眸子冷冷打量他，雪白的足踝在羅裙下露出來，形成一幅能令任何男人神魂顛倒的美人橫臥圖。小廳內沒有燃燈，黯黃的陽光由西面的兩扇雕花大窗輕柔地射進來。

婢女退出，留下項少龍挺立門前。斜陽裡雅夫人身披的羅衣不知是用什麼質料製成的，或許是真絲雜以其他纖維，光輝燦爛。耳墜是玄黃的美玉，雲狀的髮髻橫插著一枝金簪，閃爍生輝，衣綴明珠，絹裙輕薄，嬌軀散發濃郁的芳香。她的臉形極美，眉目如畫，嫩滑的肌膚白裡透紅，誘人之極。最使人迷醉是她配合動人體態顯露出來的那嬌慵懶散的丰姿，成熟迷人的風情，比之烏廷芳又是另一種絕不遜色的嫵媚美艷。她的年紀絕不超過二十五歲，正是女人的黃金歲月。項少龍為要征服這艷婦，故意裝出不為所動的傲然神態，龍行虎步般來到她躺臥處前五步許，施禮道：「項少龍拜見雅夫人。」話完毫無顧忌在她惹火的身段行其毫無保留的注目禮，卻絲毫不露出色迷的神態，只像欣賞在外廳几櫃中的一件珍玩。

雅夫人一聲嬌笑，發出比銀鈴還好聽的清脆聲音，柔聲道：「項少龍！坐吧！」

項少龍微微一笑，以最瀟灑的姿態坐下來，深深望進她的美眸，卻沒有說話。

雅夫人不悅道：「我從未見過像你般大膽無禮的目光，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身分嗎？」

項少龍從容一笑，說不出的自信自負，道：「臣子怎會不知夫人的身分，卻仍改變不了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的事實。我以男人看女人的目光來欣賞夫人，正顯示了夫人的魅力大得足以使項某忘記君臣上下之別。」

雅夫人一陣發呆，坐直嬌軀。項少龍的眼光不由落到她酥胸上，這次是絕非造作。

雅夫人怒道：「無禮！你在看什麼？」

項少龍知道應適可而止，表情忽變得既嚴肅又恭順，正容道：「夫人既不喜臣子流露真情，請隨便責罰。」

雅夫人有點手足無措地嗔道：「算了！你知不知道為何本夫人要召你來見。」

項少龍很想說自是來陪你上床或下蓆，當然不敢漏出口來，輕鬆地道：「當然知道，夫人是想看看項少龍會否是夫人一直在尋找的東西。」

雅夫人俏目亮了起來，與他對視一會，「噗哧」笑道：「我從未見過比你更自大狂妄的男人。」

項少龍微笑站起來，躬身道：「既惹來如此惡評，臣子這便告退。」轉身離去。

雅夫人想不到他有此一著，怒叱道：「給我停下，是否想連命都不要了。」

項少龍轉過身來，瀟灑笑道：「夫人息怒，其實我怎捨得離去，只是想看看夫人是否會出言留我，好共度良宵吧。」

雅夫人給他灼灼的目光，迫人的氣度，一步不讓的言詞，此起彼伏的攻勢弄得芳心大亂，使她更是艷采照人。太陽最後一線餘暉消失在邯鄲城外西方的地平下，小廳昏暗下來，把這對男女溶入詭秘的環境裡。項少龍走到雅夫人一旁的小几前，跪在蓆上，伸手取過放在几上的火種，燃亮几上那盞精緻的，以玉石製成的油燈。燈光裡，雅夫人看著他那對明眸變成了兩顆又圓又亮的稀世黑寶石。

項少龍暗想，自己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嘗到這麼浪漫旖旎的古典氣氛，今晚怎樣也要得到綺羅絲服下的美麗胴體，把她的身心全部徹底征服。這是每一個曾見過她的男人的夢想，他並不例外。

他跪行來到她的身前，抓著她的香肩柔聲道：「要我把你當作夫人還是女人，夫人請示知。」

雅夫人發覺完全沒法再作頑抗，嬌體一軟，倒入他懷裡，輕嘆道：「為何項少龍你會這麼處處逼人呢？」

項少龍輕狂地捧起她巧秀的玉頷，讓她的瓜子俏臉完全呈現眼底，在她鮮美的香唇上溫柔地吻了十多下，然後激情地吻她，用盡他以前從色情電影或漫畫學回來，並而實驗過證實是極其有效的挑情方法，努力地挑逗這美女。大手趁機下移，按到她沒有半點多餘脂肪卻灼熱無比的小腹。雅夫人嬌軀款擺，渾身輕顫，呼吸愈來愈急速，反應不斷加劇，顯是開始動情。

項少龍離開她的香唇，審視她無力地半睜著的秀目，深情地道：「夫人快樂嗎？」

雅夫人露出茫然的神色，輕輕道：「我快樂嗎？不！我從來都不敢想這個問題。」

項少龍心中嘆息，太美麗的女人總是紅顏命薄，責任當然在男人身上。不過因為知道美麗只像個夢般短暫，便沒有多少美人能在逐漸失去美麗時，快樂得起來。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所以雅夫人要趁自己風華正茂的時光，恣意獵取美男行樂。但現代的所有研究報告都指出，濫交是絕不會令人快樂的。所以他項少龍一針見血地問這句話，立教雅夫人情不自禁向他表露真心，因為給他擊中要害。

雅夫人嬌媚一笑，捉著他一雙手，然後把他拉起來，小女孩般開懷地道：「但我知道今晚將會很快樂，來！到我的房去，那兒預備下一席酒菜，我們邊喝酒邊談心好嗎？」

※※※

雅夫人把美酒送到項少龍唇邊，俏臉泛起迷人的笑意，道：「這是第一杯酒，少龍我們一人飲一半好嗎？」

項少龍暗笑無論她出身如何高貴，地位如何高不可攀，始終還是個需要男人愛護憐惜的女人，自己就憑這點，可使她無法抗拒自己。征服她唯一的方法是把她當作一個普通女人，而更重要是使她也覺得做女人比做夫人好。他很有把握做到這點。唯一的問題是到底連晉在她心內占有多重要的位置，因為他亦是個非常吸引女性的男人，雅夫人可說是他和連晉的另一個戰場。

他就在雅夫人手中喝掉半杯酒，然後吻在她嘴上，緩緩把美酒度入她小嘴裡。

雅夫人伊唔作聲，又無力推開他，唯有乖乖喝掉他口內那半杯酒，俏臉升起兩朵紅暈，波及兩個迷人的小酒渦。

項少龍離開她的小嘴，輕輕取過她手上的酒杯，在她有機會抗議前，灌進她急促喘息的小嘴裡，柔聲道：「這半杯是我的，你可不要喝進妳美麗的小肚子去。」

雅夫人嬌嗔地白了他一眼，香唇已給對方封住，口內的酒被他啜吸喝得一滴不剩。兩人分開，雅夫人不知是不勝酒力，還是春潮泛濫，嬌吟一聲倒入他懷裡。項少龍仍不想這麼快占有這身分尊貴的美女，捧起她的俏臉，熱吻雨點般灑到她的秀髮、臉龐、耳朵和玉項處。雅夫人終於忘掉所有矜持與防禦，呻吟嬌喘，不能自已。

項少龍的手滑入她的羅裳裡，恣意愛撫她充滿彈性和吹彈得破的嫩膚，溫柔地說：「妳現在有沒有給男人玩弄的感覺。」

雅夫人大嗔道：「你真的不留半點顏面給人家嗎？」

項少龍的手停了下來，卻沒有抽出羅裳之外，俯頭細看這釵橫鬢亂、衣衫不整，一對玉腿半露的美女，嘴角飄出一絲笑意，道：「我可以細看夫人的身體嗎？」

雅夫人失聲道：「還要問人家？」

項少龍仰天一陣長笑，那種英雄氣概，看得雅夫人芳心立時軟化，垂下眼光柔順地道：「看吧！人家任你看。」

項少龍知道逐漸接近成功的階段，否則她不會表現得這麼放蕩馴服。手法立時由溫柔轉為狂猛，還帶少許粗暴，開始對她展開正式的進攻和真正的侵犯。同時卻暗恨自己，帶著如此心機去對付一位女性，但也是別無選擇，在這野蠻的時代，只有適者能生存下去，夜就是如此過去。

她再不是王室貴婦，而是一個在情郎身下婉轉承歡、愛慾焚身的蕩婦。每一寸光陰都被激烈的情火慾流填滿。男女的狂歡和快樂一波又一波衝擊雅夫人，神魂顛倒中，她瘋狂叫這可愛又可恨的男人的名字，撫摸和緊抱他完美的男性軀體，感受著對方爆炸性的力量和似是永無休止的狂猛衝擊，一次又一次攀上靈慾交融的極峰。以往她和男人歡好後，總是立即把對方趕走，留下自己一人獨睡，連晉亦不能例外，可是今晚卻絕不想有一刻離開這男人的懷中。

但只是今晚。明天一切都會不同，沒有男人能使她投降的。她只想俘虜男人，卻不想成為俘虜，因為那實在太痛苦。迷糊中她沉沉睡去，醒來時日上三竿。項少龍不知去向，被上只留下一枝剛從花園摘來的黃菊花。雅夫人緊握花幹，臉龐逸出一個迷人滿足的甜笑。

※※※

項少龍回到別館，陶方早在等候。春盈等四婢捧來早點後，退往門外。

陶方邪笑道：「那騷娘兒精采嗎？」

項少龍發自真心道：「精采絕倫。」

陶方收起笑容，正容道：「主人向大王提出你和連晉決鬥的事，大王非常高興，定了日子在後天黃昏，我看這幾天你最好不要和女人鬼混，好養精蓄銳，此戰許勝不許敗。」

項少龍有點尷尬地道：「我是愈多女人愈精神的那種人，沒有女人反會提不起勁。」見他半信半疑，再加上一句：「別忘記對付馬賊那晚，婷芳氏正陪我睡覺。」

陶方當然不知道那晚他沒有和婷芳氏合歡，羨慕地看他一眼道：「現在你成了邯鄲最受注目的人物，與主人齊名，以冶鐵起家的郭縱都問起從人有關你的事。」

項少龍奇道：「什麼？竟還有人可和主人在財富上平起平坐？」

陶方道：「在趙國就只得這麼一個人，若說主人牛馬羊的數目要以山谷來量，那郭縱採鐵造出來的兵器便可以舟船來計，他不但供應整個趙國的需要，還供應所有友好的國家，賺回大筆進賬。」接著壓低聲音道：「大王對郭縱比對主人更恩寵，因為主人的父親有一半是秦人血統，所以有這麼古怪的名字。」

項少龍心中一動，似乎隱隱把握到一些模糊的念頭，但總不能清楚地描畫出來。

陶方接著道：「昨晚我得人密報，烏廷威那敗家小子對你非常痛恨，兼之很想得到你的燕國貴女舒兒。所以決定不理主人的命令，恐怕會在你與連晉決戰前殺死你。看來我都要帶你去和大少爺打個招呼，教那小子不敢輕舉妄動。」

項少龍正思索烏氏倮有秦人血統那回事，難怪他這麼希望有趙人能勝過連晉，說不定他的真心並非那麼想的，只是為向趙王表明他完全站在趙人一方。其不肯代燕人出頭，反把舒兒這樣的美女贈他，可能亦基於這種心態。

在戰國沒有比種族血緣更重要的事，由此可知要一統這麼多不同的國家民族，是如何困難。聞言問道：「連晉會不會和那小子一起對付我？」

陶方現在對他推心置腹，言無不盡，道：「就算拿劍架在連晉脖子上，他都不肯提前動手。這混蛋四出挑戰，就是希望驚動大王。大王一直沒有理睬他，還向四周的人表示不滿主人找了個外人來滅自己劍手的威風，此次他得到這個機會，哪肯破壞。」

項少龍暗忖趙王如此胸襟狹窄不能容物，如何可成大器。笑道：「沒有連晉，我並不怕那敗家子，他總不能找數百人來圍攻我吧？」

陶方對他的幽默大為欣賞，失笑道：「當然不可以，何況此還要秘密進行，不過見見大少爺打個招呼有利無害。主人的十七子裡，就數大少爺最本事，負起外地所有賣買。又生了個有機會成為皇后的美人兒烏廷芳出來，不過大王因主人的秦人血統，對納孫小姐的事始終猶豫不決，因為王室的貴族大力反對。」

項少龍連頭都想得大了，表面看上去非常簡單的事，原來其中如此複雜，點頭答應道：「好吧！有機會我便去拜見大少爺。」

陶方道：「什麼有沒有機會，現在我和你立即去見大少爺，免得賊過興兵，讓烏廷威佔先。」

項少龍皺眉道：「我該換件衣服吧！」

陶方笑道：「快去！我在這裡等你。」

項少龍忙溜回內宅。

舒兒和四個婢女正為他趕製武服，好讓他穿上去見趙王。項少龍心情轉佳，一邊享受她們的悉心侍候，一邊與她們嬉鬧調笑，然後偕陶方兩人策馬奔赴烏府。來到熱鬧的練武場，繞過那日晉見烏氏倮的大宅，穿過花園，抵達另一座宏偉的院落裡。兩人被請入大廳等候。不一會，一名武士出來把陶方請進去，剩下項少龍一人，心中納悶，大少爺為何不一起見他們兩人呢？

此時那武士回來，向項少龍道：「項爺請隨小人來！」

項少龍隨他而去，先進入內進另一個偏廳，忽然折左，走到花園之內。項少龍心中起疑，那武士忽地腳步加快，就在這時，劍影一閃，兩把長劍由兩邊花叢激射而出，標刺他左右兩脅。幸好他早有預感，不進不退，原地拔劍，「鏘鏘」兩聲，不但迫退敵人，還劈傷其中一人。驀地樹後草叢裡鑽出三十多名武士出來，其中一個自是那烏廷威，把他重重圍了起來。項少龍持劍而立，夷然不懼。

烏廷威躲在武士身後，得意地道：「狗奴才，這次看你能逃到哪裡去？」

項少龍瀟灑笑道：「莫說這一次？上次逃的也不是我吧？」

烏廷威本以為對方會求饒，豈知一句不讓，勃然大怒道：「給我宰掉他。」

項少龍打架經驗何等豐富，深明先發制人之理，何況敵眾我寡，烏廷威甫開口，他連人帶劍倒捲入身後的武士群裡，劍劈腳踢肘擊，虎入羊群般連傷數人，都是傷重倒地，阻礙敵人的移動。眾武士何曾遇過這種不講規則，只求效率的打法，又心怯此乃違背主人命令的行為，更見他如此悍勇，大部分均是虛張聲勢，應個景兒。

項少龍心恨烏廷威昨天狎玩舒兒，出手更不容情，把墨子劍法施展至極盡，奇奧玄妙，變化無窮，大開大闔中，偏又手法細膩，兼之忽進倏退，不時飛腳傷人，不一會殺得敵人東倒西歪，潰不成軍。眾武士在烏廷威的催迫下，硬著頭皮衝上來，一個一個中劍中腳倒了下去，雖沒有一人是致命傷，卻亦失去動手能力。轉眼只剩下護在烏廷威前的十名武士。

項少龍冷哼一聲，那雙若寒星的虎目射出兩道冷芒，盯著烏廷威，劍往前指，一步一步，穩定有力地朝烏廷威和那十名武士迫去。烏廷威哪想到他如此神勇高明，放倒十多人後竟不喘一口氣，心中發毛，一邊指使手下進攻，自己卻往後退去。項少龍哪肯放過他，搶前而出，一劍劈去，其中一名武士仗劍來擋，「鏘」的一聲，那武士竟給他劈得連人帶劍滾倒地上，可知他的膂力是如何驚人。眾武士大驚失色，怕他傷害烏廷威，幾把劍夾擊而至。

這一次項少龍沒有搶攻，反舞出一團劍影，守在身前。其中兩人還以為他力竭勢盡，剛要乘勢強攻，忽地發覺對方既守得無懈可擊，更駭人是暗藏反攻之勢，隱隱罩著他們，使他們有無路可逃的感覺。這正是墨子劍法的精義，守中藏攻，當日項少龍被墨門最後一代鉅子元宗的反擊之勢迫得無法一鼓作氣，劍勢散斷。眼前這兩人遠遜當日的項少龍，更不濟事。

兩人魂飛魄散，正要抽劍退後，劍鋒急出，兩名武士一起濺血跌退。項少龍趁其他人驚惶失措之時，衝破敵人的保護網，往烏廷威搶去。烏廷威硬著頭皮，仗劍擋格。豈知項少龍往後速退，與趕來的武士戰作一團。刺倒四人後，再撲往不住後退的烏廷威。

「鏘！」

一連七劍，烏廷威被他迫進林內，餘下的武士全倒地不起。

「噹！」

烏廷威長劍被挑飛，背脊撞到一棵大樹，臉無血色，顫聲喝道：「大膽奴才，竟敢無禮。」

項少龍眼中射出森寒神色，冷冷地道：「夠膽再叫一聲奴才來聽聽。」劍尖斜指著這驕縱小子的咽喉。項少龍並不怕會有其他人來此，因為這是機密的事，烏廷威必早有安排，遣走附近所有婢僕。

烏廷威受他氣勢所懾，連身體顫抖起來，啞聲道：「你敢傷我嗎？」卻終不敢冒喚他奴才之險。

項少龍臉上沒有半點表情，低聲道：「陶爺在哪裡？」

烏廷威差點哭出來道：「我只是派人拿下他吧！」

項少龍暗忖諒你也不敢妄作非為至此，微微一笑道：「孫少爺，你不信我敢傷你嗎？我偏要刺瞎你一隻眼睛，你信也不信。」

烏廷威見他的笑容有種冰冷無情的味道，實比之猙眉怒目更教人心寒，終於崩潰下來，顫叫道：「不要！」

項少龍長劍斜標而上。烏廷威慘叫的同時，項少龍背後一聲嬌叱傳至。烏廷威以為小眼不保，全身發軟，剛在褲襠內失禁撒尿，長劍偏開少許，擦臉刺到樹幹處，真的只是分釐之差。

「砰！」

項少龍右腳側踢他股腿處。烏廷威橫飛開去，項少龍回身持劍架住絕色美女烏廷芳的一劍。

項少龍冷眼看她，問道：「孫小姐原來也有份兒嗎？」

烏廷芳氣得俏臉通紅，咬牙切齒道：「我要殺你。」劍如長江大河般往他攻來，劍法遠勝乃兄，只是欠缺力道和經驗。

項少龍心中一動，且戰且退，轉眼把她引進園林無人的深處。烏廷芳見強攻不下，又急又氣，愈是力不從心，嬌喘連連，再劈兩劍，「噹」的一聲，長劍脫手而去。項少龍收劍鞘內，一步跨前，把她摟入懷裡，整個抱起，壓在一棵樹上，俯頭瞧著她俏秀清甜的臉龐。

烏廷芳身疲力竭，象徵地掙扎幾下，癱軟倒在他的懷裡，生氣地問道：「你要幹什麼？」

項少龍柔聲道：「當然是要索取賠償。」

烏廷芳大驚，奮起餘力掙扎，豈知項少龍緊迫不放，掙扎反變成似向對方作出強烈反應。她自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被男人如此輕薄無禮。連晉也抱過她，卻是立即被她推開，像現在那樣卻是破題兒第一趟。心裡雖然不悅，偏是身體卻傳來陣陣奇異感覺。

她並沒有參與烏廷威的行動，只是察覺有異，追出來看，見到整個過程。目睹項少龍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驚人有效率的戰略和不遜色於連晉的劍術。而有一點是連晉都不及的，就是這人似乎有著無窮無盡的體力，冷漠時使人心寒，溫柔時則灑脫不羈，竟使她現在儘管被他大占便宜，仍很難真的痛恨對方。不由心亂如麻，嬌嗔一聲，給對方封上香唇。烏廷芳又駭又羞，咬緊的牙關被對方突破，嬌吟一聲，迷失在生平第一次和男人的親吻裡，連晉的影子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蹤。林外路上人聲足音傳來。

項少龍離開了她的香唇，咬她的耳珠道：「能得親孫小姐芳澤，縱死甘願。」放開了她，大步往外走出去。

烏廷芳身子一軟，順樹身滑坐地上，所有忿恨消失得無影無蹤，身體仍有那種羞人的興奮和快感。

※※※

項少龍回到遇襲的林路，一名雄偉如山，臉帶紫金，眼若銅鈴，骨骼粗壯的狀漢正向跪滿地上的眾武士和烏廷威大發雷霆。陶方則垂頭立在一旁，見他來到，使個眼色。項少龍避過一個被抬走傷勢較重的武士，朝那大漢走去，下跪施禮。他下劍極有分寸，只是令對方失去戰鬥能力，但初動手時為生出威嚇作用，不得不下手重些。

那大漢別過頭來打量項少龍，冷冷地道：「廷芳呢？」

項少龍尚未回答，烏廷芳的聲音在後方響起道：「廷芳在此，他的劍法真好，女兒無法傷他。」

大漢容色稍霽，先向烏廷威等喝道：「全給我滾！」

烏廷威看也不敢看項少龍，鬥敗公雞似的和眾武士一起滾蛋。

大漢轉向項少龍道：「起來吧！」

項少龍恭敬起立，發覺烏廷芳竟站在他身旁，還拏眼來瞄他。陶方大惑不解，眼光在兩人身上轉來轉去。

那大漢細察女兒一會後，轉到項少龍身上，喝道：「好！連傷三十多人，竟沒有一劍是致命之傷，如此劍法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和連晉的決戰，我烏應元買你項少龍贏。」

項少龍暗笑這時代還有誰比我更明白人體結構的嗎？口中連聲謙讓。

烏應元再上下打量他幾眼，微笑道：「趙人少有長得像你那麼高大的，在秦人來說就不算太稀奇。」

項少龍心中泛起奇異的直覺，感到這烏應元似乎以自己秦人的血統為榮。可能他往來各地，胸襟廣闊，知道秦人的厲害，生出這種想法。

烏應元似對他頗為欣賞，道：「現在我要到北面二十里的大牧場視察，少龍陪我一道去吧！」

烏廷芳叫道：「爹！女兒也要去。」

眾人齊感愕然，往她望去。

烏廷芳垂下臉來，玉指不安地扭弄衣角，模樣兒可愛極了。

※※※

項少龍和一百五十名武士，陪著烏家父女，由北門出城，在大草原上急馳。烏廷芳興致高張，一馬當先，烏應元怕女兒有所閃失，正要下令手下武士追去，項少龍見有此良機，看來是烏廷芳有意給自己製造機會，忙自動請纓，催馬追去。兩騎一先一後狂奔了十多里，來到一個峽谷中，烏廷芳放慢速度，兩匹馬兒跑得直噴白氣。項少龍來到她旁邊，扭頭望去，烏應元等早不知去向。

烏廷芳嬌笑道：「不用看！這條是我才知道的捷徑。他們是不會向這裡來的。」

項少龍哪還用對方教他，挨了過去，一把將她抱過來，摟在懷裡，不理她軟弱的抗議，由玉頸吻起，最後貪婪地吻她濕軟的小嘴兒。烏廷芳熱烈地反應，顯是初嘗滋味，樂此不疲。吻到嘴唇酸麻，早過了峽谷。

烏廷芳把頭枕在他肩上，仰望他含羞地說：「你的膽子真大，從沒有男人敢像你那樣對我無禮的。」

項少龍故作恭謹應道：「哪裡哪裡！我只是個沒膽鬼！」

烏廷芳知他仍記恨昨天被自己罵作沒膽鬼！「噗哧」一笑道：「騙人家，廷芳一看便知你是不會屈從於任何人的傢伙，包括爺爺在內。」

項少龍暗吃一驚說：「不論妳這看法是對是錯，絕不可告訴任何人，若傳入主人耳內，我定小命不保。」

烏廷芳笑吟吟看他一會兒後，坐直嬌軀，勒馬停定，道：「看！過了前面的山谷，再經過一座小丘，可見到牧場的入口。谷內有道美麗的小溪，溪水直流入牧場去。趁阿爹最少還有小半個時辰才到，你要不要向人家多索取點賠償呢？」

項少龍早心裡有數，這時代的女性只要被你奪得她的芳心，其直接大膽遠非二十一世紀的女性所能比擬，心中泛起打敗連晉的快意，哈哈一笑道：「肯放過向妳索償的一定是大呆子蠢混蛋和瘋子。」催馬馳入谷內。

時值初秋時分，滿布谷內的楓樹林一片艷紅，美若人間仙境，一道山泉由谷的一壁破岩瀉出，形成瀑潭溪澗，穿谷而去。烏廷芳仍是個大孩子，歡天喜地跳下馬去，奔到瀑布逸下的清潭旁，神色雀躍。項少龍來到她身旁，緊貼她的香背，就那麼給她寬衣解帶。

烏廷芳嚇得混身發軟，死命執著他的手，驚駭地道：「你要幹什麼？」

項少龍用嘴揩擦她的臉蛋，笑道：「這麼動人的潭水，不想洗個澡嗎？」

烏廷芳呻吟道：「不行啊！弄濕頭髮，爹定知我們幹過什麼事，絕不會饒你的。」

項少龍道：「我們在淺水處浸浴不就行了？我可保證不弄濕妳的秀髮。」

烏廷芳耳根紅透，垂下雙手，柔順地道：「好吧！記得不可弄濕人家的頭髮，你以為人家不知道你真正想的是什麼嗎？」

項少龍心中百感交集，雖說他一向風流，可是男女之樂只當作生命的插曲，從沒存有機心，更沒想過會把愛情當作生存和向上爬的手段，神不守舍間，忽然驚覺與烏廷芳滾倒在鬆軟的土地上。

為她解除束縛後，他亦脫掉衣服，把她放平在草地上。

烏廷芳大窘道：「說好是去玩水的嘛！」

項少龍收拾心情笑道：「我想起沒有乾布抹身，終是不妥，不若就在這裡向妳索償更好，妳聽瀑布的聲音多麼悅耳。」

烏廷芳剛要細聽，項少龍展開攻勢，她哪還記得去細聽瀑布的清音，本來仍未退掉的迷人感覺，又開始衝擊著她的身心，四肢忍不住纏緊這俘虜她芳心的男人。

項少龍雖是風流之人，仍未急色如斯，只是他知道像烏廷芳這種情竇初開的女孩，耳朵最軟，多情善變，若不打鐵趁熱，把生米煮成熟飯，說不定遇上英俊的連晉，又會轉投他的懷抱。可是若占據她處子之軀，自成為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那樣連晉將很難動搖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

以連晉的精明，不難發覺這絕世美女給自己得到她寶貴的貞操，那對連晉的打擊，正是他要求的事。任連晉如何看得開，這類牽涉到男人尊嚴的事，定使這傢伙禁受不起。而他更達到打擊連晉的目的。

至於若給烏家發覺這事，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他能擊敗連晉，必能讓趙王刮目相看，烏家哪還敢動他分毫，說不定雅夫人亦會全力維護他。想到這裡，也知自己愈來愈不擇手段和不顧利害，可是在這強者為王的時代，他是別無選擇。在這種心態下，他以最溫柔和討好的方式，讓這美麗的少女失身於他。事後又做足工夫，又疼又哄，使她享受到女性從男人身上所能得到最甜美的滋味。

※※※

兩人抵達延綿數十里的大牧場，烏應元的人馬才在遠方出現。牧場的負責人熱情地招呼他們，尤其見到高傲的孫小姐小鳥依人地偎傍著他，對項少龍更是加倍逢迎。

大牧場是一個三面山環水繞的大盆地，只有東面是平原，有一條大河橫過，出入全憑一道吊橋，又建有高起的城牆，儼然自成一國。牧場外駐有數營趙兵，可見牧場內數之不盡的馬牛羊，實乃邯鄲城命脈所在。

兩人正參觀時，烏應元率眾趕至，輕輕責備烏廷芳兩句後向項少龍道：「來！讓我帶少龍四處看看！」

項少龍受寵若驚，和他換過坐騎，馳騁牧場之內，烏廷芳當然追隨左右。烏應元隨意解說牧場經營的苦樂，顯出極為在行和深有見地。三人最後馳上一個滿是綿羊的小山丘，烏廷芳童心大起，跳下馬去自顧逗弄羊兒。兩人並肩馬上，俯視延綿不盡的壯麗山川美景。

烏應元看似隨口地道：「芳兒對少龍很有好感哩！」

項少龍不知他背後含意，尷尬地囁嚅以對。

烏應元微微一笑道：「我一向不歡喜連晉，此人城府甚深，又和武黑同流合污，只是爹寵信他們，我才拿他們沒辦法。」

項少龍靈機一動，想到陶方必是烏應元的人，愛屋及烏下，對自己吐露心聲，試探道：「聽陶公說，主人有意把孫小姐嫁入王室──」

烏應元冷哼一聲道：「我曾和爹屢次爭吵，正為此事。爹的年紀大了，看不清目前的形勢。」

項少龍愕然道：「少主！」

烏應元望著他，兩眼鋒芒閃爍，冷然地道：「少龍！你老老實實回答我，你究竟是何出身來歷，身體內流的是什麼血液？」

項少龍知道既要編故事絕不可猶豫，道：「少主這麼看得起少龍，少龍不敢隱瞞，其實我乃流落到山區的秦人和土女所生的後代，這事我並沒有向陶公明說。」

烏應元因有先入為主的想法，沒有懷疑，思索片刻道：「假設我把芳兒許給你，你肯答應一生一世好好愛護她嗎？」

項少龍大喜，旋又頹然道：「可是主人怎肯答應？」

烏應元不耐煩地道：「先不要理他的問題。」

項少龍連忙承諾絕不虧待廷芳。

烏應元嘴角露出一絲笑意，欣然道：「我欣賞你並非全因你的絕世劍術，又或在對付馬賊時顯露出來驚人的應變智慧，更重要的是你肯不顧自身，留後抗賊，讓戰友安全離去。這種對主子忠，對朋友義的做法，使我放心把芳兒交給你。現在這個只是秘密協議，除陶方外，絕不准透露給第四個人知道，包括芳兒在內。」

項少龍隱隱感到他心內藏著一些計劃，要借重他的智謀與劍術，低聲問道：「少主有什麼用得上少龍的地方，儘管吩咐。」

烏應元眼中閃過驚異之色，讚許道：「陶方果然沒有看錯你，只憑你這種觀人於微的心智，將來必是叱吒風雲的人物。」

頓了一頓，感歎地道：「爹真的老了，不知一切形勢正在急劇轉化中。」

又望著他道：「自三晉建侯後，首先興風作浪的是三晉趙、魏、韓裡的魏文侯。西方的秦、東邊的齊、南邊的韓楚、北邊的趙，沒有不受過他的侵略。連邯鄲這麼堅固的大城池，仍要給他攻破，占據達兩年之久，若非齊國出頭，魏還不肯退兵。」

項少龍那三個月間常和元宗暢談天下事，已不像以前那般無知，接口道：「可是後來魏兵被齊國的吳起和孫臏大敗於馬陵，然後秦、齊、趙連接對魏用兵，使他折兵損將，失去大片土地，現在聲勢已大不如前。」

烏應元對他的識見大為欣賞，點頭道：「邯鄲沒有多少人有你的見地。少龍告訴我，在列強裡，你最看好是哪一個。」

項少龍不用思索便道：「當然是秦國，最終天下都要臣服於秦人腳下。」心中暗笑，不但邯鄲沒人有他這種識見，恐怕整個戰國都沒有人可像他那般肯定。

烏應元心中一震道：「我雖看好大秦，卻沒有你那麼肯定。憑什麼你會有這個想法？」

項少龍差點啞口無言，幸好靈機一動回答：「關鍵在於東方諸國是能否能合力抗秦，只看目前燕趙之爭，可知大概。」

烏應元道：「你說的是『合縱』和『連衡』了。」

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

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

這是戰國時代政策的兩大極端相反方向。

秦在西方，其他六強齊、魏、趙、韓、楚、燕分處在東方南北。所以任何一國與秦聯手，是東西橫的結合，故稱連衡；六國的結盟，是南北的結合，南北為縱，故稱合縱。

這時形勢愈來愈明顯，六國已逐漸失去單獨抗秦的力量，雖偶有小勝，卻不足以扭轉大局，但若聯合在一起，力量卻遠勝秦國。所以秦最懼怕者，正是六國的合縱。所謂「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

項少龍點頭以專家姿態而言道：「眼下東南諸國誰願意維持現狀，沒有君主不想乘機擴張領土，爭取利益，冀能成為天下霸主，所以合縱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烏應元心中一震向他瞧來道：「幸好你不是我敵人，還是我的未來女婿。」

項少龍豈聽不出他言下之意，就是若非如此，我定要把你除去，待要說話，烏廷芳回來嬌笑道：「爹從沒有和人談得這麼投契的，少龍真有本領。」

烏應元仰天長笑道：「爹還要去看賬目，芳兒陪少龍四處走走吧！」拍馬去了。

項少龍跳下馬來。

烏廷芳嫣媚一笑，白他一眼道：「爹看來很喜歡你呢？少龍何時向他提親，那芳兒可整天磨在你身旁，到時不要討厭人家才好。」

項少龍對天立誓絕不會稍有變心後，拉著兩匹健馬並肩漫步道：「待我勝過連晉，有了身分地位，立即提親娶妳，怕只怕過不得妳爺爺那一關。」

烏廷芳兩眼一紅道：「若爺爺不許，芳兒死給他看。」

項少龍連連勸她道：「萬萬不可，最多我和妳遠走高飛，教他們尋找不著。」

烏廷芳歡喜地扯他衣袖，雀躍地道：「大丈夫一諾千金，將來絕不能為了捨不得榮華富貴或另有新寵而反悔，芳兒的身體交了給你，你要一生一世好好珍惜人家啊！」

項少龍連忙說出她聽之永不厭倦的保證。心內憐意大盛。這美女的喜樂現在完全操縱在自己手內，自己怎可令她不開心。想不到自己竟會廣納妻妾，不過要養活她們，尤其像烏廷芳這種被人服侍慣享受慣的千金小姐，確非易事，想起當日在武安身無分文的滋味，猶有餘悸。

烏廷芳忽道：「你小心連晉，他真的很厲害，而且我看他雖或不敢殺你，至少會把你弄成殘廢才肯罷休。」

項少龍哈哈大笑道：「若鬥不贏他，哪有資格娶妳這天之驕女為妻。」

## 第四章初露頭角

項少龍黃昏時分返抵邯鄲，和烏廷芳依依惜別後策騎返回別館。

此行最大的收獲自是得到美女烏廷芳和與她父親建立某一程度的了解及情誼，還有便是在烏應元親自指點下，熟習了馬性和騎術的竅門。對他這曾受嚴格軍訓的特種精銳來說，學一天的作用等若普通人學一年那麼有效。

抵達別館，入口處竟有趙兵把守，嚇了一跳，幸好遇到李善，知道趙王風聞少原君與烏廷威兩事後，不但警告了所有人不准動項少龍，還調來禁衛保護他。一方面驚訝趙王耳目之靈，亦隱隱感到這回比武背後大不簡單。

李善道：「雅夫人著你回來後立即到她的夫人府，馬車在等你哩！」

項少龍心中叫苦，他並非超人，這幾天差點是不分晝夜地分別和舒兒、雅夫人、烏廷芳三位美人兒周旋，每次悉力以赴，此刻筋疲力盡，如何向雅夫人滿意交差。他痛苦得差點呻吟起來，回宅匆匆更衣，安慰捨不得他離去的舒兒一番，坐上馬車，不理一切倒頭便睡。醒來時發覺夜已深沉，身在夫人府內，雅夫人蜷睡身旁，像隻溫馴的小貓兒。

項少龍心中升起無限溫馨，喚她兩聲，見她仍好夢正酣，溫柔地吻了她的臉蛋、眼睛、鼻子、小嘴，小心為她蓋好被子，站起來步到窗旁。伸個懶腰，只覺精神飽滿，精力充沛。無論如何，在贏了連晉後，定要去找嬴政，能見他一面也好。若沒有見過這個一手締造出中國的偉大人物，真是死不甘心。不過想不通的是以邯鄲如此守衛森嚴的城市，這樣一個有資格繼承大秦皇位的重要人物，將來如何溜出去？若不回咸陽，他如何能登上皇座？電影裡的邯鄲城，只是個不設防的城市，現實裡卻是另一回事，嬴政如何回去做他的始皇帝呢？

當年嬴政的父親異人，得呂不韋這富甲一方的大商賈之助，成功逃亡。趙人既有前車之鑑，理應不容許同樣事情發生，縱使呂不韋再來，而趙人又忘記他做過的事，恐仍難以重施故技。

而且那也不是幾日可成的事，由呂不韋遇到異人，到異人返回秦國，中間相隔十多年，若非長平一戰趙人被秦國的遠征軍坑殺四十萬人，異人和呂不韋為怕遭受報復才冒險溜回秦國，還無奈地要留下趙姬和嬴政兩母子。

嬴政今年究竟多少歲，是否長得和秦人般高大？他很想知道，有個人可問問最好。

「少龍！」

項少龍正想著被人知道會殺頭的事，聞聲著著實實嚇了一跳。

轉過身來。

美艷不可方物的雅夫人身穿單薄的羅裳，笑意盈盈地瞧他。

項少龍道：「還以為妳睡熟了，給妳嚇了一跳。」

雅夫人移過來，靠緊他，纖手纏上他的脖子，欣然道：「若不裝睡，怎試探到你的溫柔，本還以為你在騙我，到見你真給我嚇一跳，方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是裝睡的。」

項少龍暗叫慚愧，自己入神想著對趙國大逆不道的事，反而被雅夫人視為溫柔忠實的表現，真有點運氣。

雅夫人閉目夢囈般道：「你不知自己多麼重，四名衛士抬你進來多麼辛苦，真怕有一天會給你壓死。」

項少龍心中一蕩，笑道：「昨晚夫人卻似嫌我壓得不夠力道呢！」

雅夫人白他一眼，離開他的懷抱，拉起他的手道：「本來人家從第一眼見你，想到的是要和你合體交歡，不知為何現在還想和你說說心裡話兒，來吧！你的肚子應該餓哩，我們到後園的小樓賞月飲宴，好嗎？」

項少龍還是第一次聽到她以這般有商有量的語氣和他說話，又見她不止是希望從自己身上得到肉慾的滿足，知這蕩女對自己生出情愫，心中充滿了征服這個女人的成就感。正要說話，肚子「咕咕」的叫起來。

雅夫人花枝亂顫，一陣動人心魄的蕩笑，嫵媚地橫他一眼，拖著他走出房外。

※※※

明月高掛天上，照亮整座大花園和位於園心兩層的小樓。兩人飲醉食飽，倚在樓欄處共賞又圓又亮的明月。

雅夫人輕嘆道：「今早人家起來，本立定決心不再找你，或者不那麼快找你，可是不到半刻便下令衛士把你拿來，想想卻是不妥。後來改派府僕駕馬車去迎你。哪知你和烏應元父女到了城外去，害得人家坐立不定，白等你一天，什麼人都不願見，王兄召見我亦托病不去呢。」

聽著這風華絕代的美女吐露真情，項少龍只覺心頭一片甜蜜。自從時空機器把他強送來這遠隔二千多年的戰國時代，事情一波接一波衝擊他，使他根本無暇思索眼前的一切，只能設法掙扎求存。現在他忽然清晰知道，天啊！他真的來到古代，還和那不同時空的人物接觸、交談，甚至戰鬥和談情說愛。只恨當時不能多問馬瘋子幾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一切不是早發生了嗎？為何現在卻仍然有過去、現在和未來，就像以往的現實那樣。若改變已發生的事，對將來會造成什麼影響？還是有著無數的過去，現在他面對的只是其中一個。假設他找到秦始皇，殺了他，是否就沒有後來的中國？一切夢幻般不真實。最真實的時刻，只會出現在與美女抵死纏綿之時，像眼前的雅夫人。

「想什麼哩！」

項少龍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心中苦笑，自己的心事兒恐怕永遠都不可以吐露出來。

伸手脫下披風，來到她身後為她披上，然後繞過她的玉臂，緊摟著她，同時抓著她一對纖手，柔聲地道：「為什麼對我這樣坦白呢？不怕我看穿妳的弱點，控制妳嗎？」

雅夫人微笑道：「當然不怕！要控制就控制個飽吧！我悶了整天，想了整天，發覺自己真的從來沒有快樂過。唉！對男女的事，我早麻木不仁。假設你在王宮和公侯的地方長大，會明白我的意思。」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妳生於王侯之家，理應百物無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為何提起王宮，就像在說世上最可怕的地方似的呢？」

雅夫人緊挨在他懷裡，好像要從他身上得到安全和溫暖，幽幽地道：「聽說以前在周朝，王室和諸侯受到傳統和祭典禮儀的約束，兼且規定須從其他王侯家中挑選妻子，所以一切合乎禮法，沒有人敢放縱。可是到了今天，王宮成了天下最淫亂醜惡的地方。經我親眼目睹的淫行惡事就不勝枚舉，像養了幾個孌童，還要他們搽脂抹粉，真教人噁心。王叔最愛在客廳牆上，畫滿男女交合的羞人情景，還召來大批臣子和宮女，飲酒作樂，而我──噢！真的不想說下去。」

項少龍隱隱猜到其中可能牽涉到近親亂倫一類的事，不願深究，點頭道：「不說最好，忘掉算了罷。」

雅夫人兩眼一紅，淒然道：「少龍！只有你能幫我忘掉可怕的過去。」

項少龍大喜，乘機說：「首先妳不可以再和其他男人相好。」

雅夫人一震：「你知道哩！」

項少龍心中暗嘆，全城皆知的事，我怎會不知道？點了點頭。雅夫人仰臉看他好一會後，轉過身來，輕輕推開他。項少龍不解地低頭看著她。

雅夫人精靈烏黑的眸珠緊盯著他，神態轉冷，平靜地道：「你是否在心中鄙夷我呢？」

項少龍大感頭痛，這女人真是喜怒難測，卻知退讓不得，冷冷地道：「若妳繼續過著面首三千的生活，我的確會看妳不起。」

雅夫人最看不得他大男人的氣魄，軟化下來：「少龍！抱我。」

項少龍搖頭：「若妳不答應我，恕難從命。」

雅夫人惶急地道：「可是你卻總不能整天陪我，有時你會出征打仗，你難道不知道寂寞是可以把人折磨死的嗎？」又幽幽一嘆：「我什麼都有了，更不覺希罕，只有獲得不同的男人，才能在某一段時間給人新鮮和刺激的感覺，好吧！你答應整天伴在我身旁，我把其他男人全趕跑。」

項少龍微笑道：「沒有相思之苦，哪來重聚的歡娛，過猶不及，辛苦得來的成果才有價值。若夫人學不懂這快樂的至理，一生休想能快樂起來，儘管有我項少龍幫妳仍於事無補。」

雅夫人凝神思忖片刻，俏目閃過驚異讚賞的神色，沉聲道：「你的思想很特別，很有新鮮的感覺，刺激我想起從未想過的問題，我正是過猶不及，所以沒有快樂的感覺。」

向他媚笑，又道：「我第一次感到和男人說話原來這麼有趣的。」

項少龍心道當然有趣，在二十一世紀老生常談的事，對你們來說已是思想上的突破。忽然間，他知道自己定可把雅夫人從連晉這奸小子手上奪過來，因為連晉少了他二千多年的道行。我的天！那是多麼遙遠的距離呵！

雅夫人白他一眼，嗔道：「你的笑容很可恨，是否在笑人家。」又回復天真可愛的小女孩情懷。

她是否只是個被寵縱大了的小女孩呢？

項少龍心中一動，指著天上明月說出牛郎織女的故事。最後吟道：「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雅夫人聽得心神俱醉，仰望明月旁的虛空，幻想那道鵲橋，嘆道：「這兩句話是少龍作的嗎，音韻既好聽，意境又迷人。」

項少龍硬著頭皮道：「當然是我作的，妳聽過別人說嗎！」

雅夫人笑道：「不要這麼緊張好嗎？告訴我，為何要我聽這麼淒涼無奈的故事？」

項少龍來到她身旁，憑欄挨著，淡然道：「我只想妳去猜一下，當牛郎織女每年一度相會，他們會做什麼事。」

雅夫人為之失笑，風情無限地嬌笑道：「當然會做昨晚我們曾做足一晚的事哩！」

項少龍被她狐媚放浪的丰姿逗得慾火狂升，有點粗暴地道：「快答覆我妳要項少龍還是其他像連晉般的男人，二者只可選取其一，答對了我把妳抱入樓內去。」

雅夫人專注地瞪他半晌後，含笑道：「若你能再作出兩句詩文，可以像剛才那兩句般打動人家，我或許會答應以後只做你的女人。」

項少龍心中暗喜，今天就以詩仙李白的名句來應付妳，隨口道：「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這兩句詩對女人來說，最是一針見血。

雅夫人嬌軀劇震，低頭輕唸兩遍，無限深情由秀眸裡傾瀉而出，柔聲地道：「項少龍！你贏哩，抱我進去吧！」

※※※

兩人剛入樓內，準備進入寢室，一名婢女急奔上來稟告道：「夫人！連爺來了。」

項少龍大吃一驚，放下了雅夫人，冷冷瞪她一眼，自然地道：「原來連晉竟可在妳府內橫衝直撞，隨時可登堂入室來找妳。」

雅夫人先吩咐婢女道：「還不去阻截他，告訴他我今晚不想見他。」

婢女領命去後，雅夫人橫項少龍一眼道：「人家不是表明心意了嗎？」

項少龍尚未答話，連晉的聲音在樓下響起道：「連晉既已到此，夫人何忍連悅耳的聲音都不肯讓在下聽上半句？」

項少龍心中暗讚，連晉確有迷倒女人的風度和手段。果然雅夫人眼中露出茫然神色，顯是被連晉勾起美麗的回憶。

連晉又道：「今晚明月當空，美景無窮，夫人一人獨寢，不嫌寂寞嗎？」

雅夫人心中一驚，芳心忐忑地偷看項少龍一眼，見他臉上現出不悅之色，忽恨起連晉來，喝斥道：「聲音聽過哩，快走吧！」

項少龍見她仍未肯把話說絕，知她對連晉尚有餘情，大不是滋味，悶哼了一聲。

連晉怒喝道：「誰在上面！」

侍衛斥喝聲響起，接而是兵刃交擊聲和呼喊聲，然後登樓聲響起，連晉現身，後面追著守衛。

雅夫人向眾衛士喝道：「沒你們的事，退下去。」

連晉怒瞪項少龍，失去往日的從容，眼睛似要噴火出來，一字一字道：「又是你項少龍。」

雅夫人正要向連晉責罵，項少龍截住她道：「夫人請進房內。」

雅夫人絕不想留下這對情敵在此，卻知道若不聽項少龍吩咐，等若讓連晉贏此一役，那自己將永遠失去這心高氣傲的男子，咬著下唇，乖乖退入寢室。

連晉見這從不肯真正屈服的美女，竟屈服在項少龍的「淫威」下，氣得差點嘔血，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一對虎目射出森寒的冷芒，低聲地道：「昨天是否是你唆使孫少爺來碰我的燕女？」

連晉城府極深，惱怒過後，回復冷靜，輕笑道：「不只燕女，你那素女都是我通知少原君去及時搶走的。」

項少龍仰天一陣悲笑，再望著連晉，變得沒有絲毫表情，沉沉地道：「好！若我項少龍讓你活過後天，我項少龍跟你這人渣的老爹姓。」

連晉當然不知道「人渣」是什麼，知道總不會是說好話，哈哈一笑道：「這正是我連晉想對你說的話。」然後向著寢室大聲地道：「後晚連晉再來時，夫人當不會拒絕我作入幕之賓吧！」再一聲長笑，下樓去了。

項少龍真想追下去立即與他決一死戰，可是若殺了他，會因有違王命被立即斬首，唯有強忍下這口鳥氣。素女自殺慘死的禍首，現在他清楚地知道是誰！不過他亦不會放過少原君。

「氣消了嗎？」

項少龍轉過身去，呆看倚門而立的雅夫人半晌，過去攔腰把她抱起，進入室內，他心中再沒有半點柔情蜜意。有的只是暴風雨般的忿恨，他需要舒洩心中的痛楚，對象是雅夫人。

※※※

雅夫人緊摟他，嚷道：「少龍你真好！弄得人家如登上仙境，從沒有男人能像你那麼狂野有力對待人家的，真的精采。」

發洩了恨氣的項少龍聽得瞠目結舌，自己那樣對待她，反贏來她由衷的讚美，看來她是有點被虐狂。

雅夫人嗔道：「為什麼不說話？人家以後全聽你的話，行嗎？」

項少龍笑道：「這才像樣。」

雅夫人不依地扭動兩下，不一會沉沉睡去。

反而項少龍因早睡了一覺，又心痛害死素女，就那麼瞪大眼左思右想，臨天明前，不堪疲累睡過去。醒來時秋陽早昇起來，暗叫乖乖不得了，如此縱慾，明天哪還那有力氣和連晉舞刀弄劍，忙爬起來，立定決心，由現在起至決鬥期間，絕不再沾女色，而事實上他對這方面亦生出倦意。走出廳外，立時看呆了眼。

平時宮髻麗服的雅夫人，換過一身普通婦女所穿的便服，臉上薄施脂粉，連一對耳墜都沒戴，別具另一種醉人的清麗丰神。她站在樓梯旁，顯是剛剛上來。

見到項少龍時毫不吝嗇給他一個笑容，迎上來擁抱他道：「讓民女服侍大人梳洗。」

項少龍笑著道：「妳很喜歡做民女嗎？」

雅夫人赧然點頭，道：「今天我要你陪我去逛街吃東西。」

項少龍大感頭痛，昨天還答應烏廷芳去看她，陶方亦必然有事找自己密斟，他更想找點時間陪伴寂寞的舒兒，唉！若懂分身術就好了。真想硬著心腸拒絕雅夫人，可是見她那興致勃勃，滿臉期待的神情，偏說不出口來。談笑一番後，兩人溜到街外，漫步而行。不知不覺，說說笑笑間，來到那天往雅夫人府時曾經過的別國人居住的大宅。

項少龍乘機問道：「這些地方住的是什麼人，為何守衛這麼森嚴？」

雅夫人回答道：「大多是被我們打敗的國家，求和時送來作保證的人質。」

項少龍問道：「有沒有些特別有身分的人。」

雅夫人道：「所有人都是王族的人，最重要的是嬴政，他是秦國子楚的嫡子，唉！不過這人不提也罷。」

項少龍追問道：「妳認識他嗎？」

雅夫人俏臉一紅，有點不願說地道：「不但認識，還很熟呢！」

項少龍皺眉道：「難道他也是妳入幕之賓，他不是個小孩子嗎？」

據電影描述，秦始皇登位時才十三歲，現在豈非只有八、九歲，雅夫人難道連小孩子都不肯放過？

雅夫人啐道：「你哪裡聽來的，他最多比你年輕兩三歲吧！」

項少龍心想難道史書記載錯誤。

雅夫人挽著他手臂道：「算我不對，求你不再翻人家舊賬好嗎？」

項少龍不敢再問，怕她起疑心，暗忖以後有的是機會，說不定可透過她認識這超凡絕世的風雲人物。

提議道：「不若我們先回別館，看看有沒有急事找我。」

雅夫人只要和他在一起，再無所求，欣然道：「好啊！讓我看看你藏起來的燕國美女出落得怎麼美麗。」

項少龍愕然道：「妳知道舒兒？」

雅夫人快樂得像個忘憂無慮的小女孩，挺起酥胸得意揚揚地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孫子兵法教的。我還知道烏廷芳那丫頭愛上了你呢。連晉與你在情場的較量，真是一敗塗地。」

項少龍頭皮發麻，心內生寒。暗忖烏府其實布滿趙王的探子和臥底，因為他並不信任有一半秦人血統的烏家人。此事非同小可，定要找個機會告訴烏應元，否則隨時有誅家滅族的厄運。心驚肉跳中，項少龍攜美而行，漫遊邯鄲城車來人往，肩摩接踵的古代大道。這是否只是因馬瘋子的機器所引發出來的一場時空之夢？項少龍忽地感到一片茫然。但他知道無論未來如何可怕，他已深深愛上這古老的年代和身旁的美女。

※※※

項少龍和喬裝民女的雅夫人朝別館的方向走去，一路有說有笑，非常融洽。

雅夫人道：「武士別館我常聽人提及，但人人勸我不要去，說那裡品流複雜，你那間烏氏別館和郭氏別館是最高級的，沒有點身分的武士都沒資格住進去的。」

項少龍饒有興趣道：「我住的別館原來這麼有地位嗎？我並不知道，那裡住了多少武士和什麼人我都不清楚。」

雅夫人道：「你不是連連晉住在那裡也不知道吧！」

項少龍一驚問道：「真的嗎？」難怪那天他把烏廷威帶來。

昨晚他盛怒而回，不會對舒兒不利吧？想到這裡，恨不得插翼飛回別館去。雅夫人待要說話，俏臉忽地泛起不自然的表情。項少龍循她的眼光看去，只見對街的行人裡，有一群十多個武士，簇擁一名軀體挺拔，霸氣十足的錦袍疤面大漢，正別過頭來，盯著他們兩人。

雅夫人低頭向他輕聲道：「快走！」

急步前行，項少龍滿肚疑惑，追在她身後。

眼角餘光見那群人派出兩名武士橫過車馬往來的街道，追了上來，其中一人高嚷道：「夫人慢走！」

雅夫人停下來，無奈地嘆了一口氣，項少龍唯有陪她止步。

兩人繞到他們身前，先不友善地瞪項少龍兩眼，然後向雅夫人恭敬施禮，道：「侯爺請雅夫人過去相見。」

項少龍本以為雅夫人定會拒絕，哪知她無奈地道：「你們先回去，告訴侯爺我交待兩句話後過去見他。」

兩人不屑地多瞧項少龍兩眼，回到對面街去。

雅夫人惶恐地垂頭道：「少龍！對不起！今天不能陪你，遲些再找你好嗎？」

項少龍無名火升起問道：「那侯爺是誰？為何一句話可由我身邊把妳搶走。」

雅夫人哀求道：「求你不要問，我去了！」便那麼走掉了。

項少龍看著雅夫人直抵那群人中華服臉帶刀疤的大漢旁，給他抄起蠻腰，摟抱而去，胸口立時像給人打一拳般難受。他愈來愈弄不清楚這些人間的關係。以雅夫人的地位，怎麼像怕了這侯爺似的，還任他當著自己眼前又摟又抱，擺明在給自己丟面子。他呆立半晌，呼吸困難，心中充滿屈辱之情，偏又無處發洩。搭上蕩女確是沒趣，你永遠不知道她還有多少面首。他甚至不再想知道這侯爺的任何事，以後不要再見到雅夫人。蹄聲響起。

項少龍驚醒過來，仰頭一望，李善和幾名武士氣急敗壞趕到，叫道：「項大哥！我們剛到雅夫人處找你，說你和雅夫人剛剛離開。」

項少龍冒起不祥預感，問道：「什麼事？」

李善哭著臉道：「舒兒被人姦殺了！」

這句話像晴天霹靂，震撼得他踉蹌跌退，直撞往背後一堵牆壁上，臉上沒有剩下半點血色。

※※※

掀開錦被，舒兒滿布瘀痕的赤裸身體，冰冷沒有生命地仰躺榻上，雙目滲出的鮮血早凝固發黑。致命的是纏在頸上的一條紅繩，深嵌進頸項裡，下身一片狼藉。舒兒死了！以最屈辱和殘酷的方式被虐殺死了。項少龍全身冰冷，完全沒法接受眼前的事實。

素女的死是隔離的，他並沒有親眼目睹，而且來到這二千多年前的時代，一切均有點夢幻般不真實，死亡像開玩笑似的；雖悲痛卻不深刻，所以當他為其他事分心的時候，很容易把素女的自殺放在一旁，甚至忘記。但舒兒卻是另一回事！

他的心在淌血！

在旁陶方說話的聲音像是在遠方響起一般道：「今早春盈進房，舒兒便是這樣子，兇手一定是別館內的人。」

項少龍不想再問。敢動舒兒的只有兩個人，一是烏廷威，另一個是連晉。他並不相信烏廷威有這麼大膽子，所以兇手定是連晉，他看準自己莫奈他何，至少在決戰前不敢動他。他是要不擇手段打擊自己。沒有人會為一個燕國送來的贈品出頭，包括陶方或烏應元在內。他從未像此刻般那麼想殺死一個人。

陶方道：「不若搬來與我同住！我的夫人和女兒們很想見你。」

項少龍用錦被將舒兒整個蓋起來，搖頭道：「不！我要睡在這裡，從此刻起不需任何人侍候，更不要讓任何人來這裡。給我為舒兒辦後事！我須靜靜想一想。」

陶方憂慮地道：「少龍！千萬不要折磨自己，明晚是你和連晉比武的要緊日子，現在全城人無不期待結果。」

項少龍變得冰雪般冷漠和平靜，淡淡地道：「放心吧！沒有人比我更重視明晚的約會。」

經過這麼多殘忍的打擊，他終於收拾玩世的浪子情懷，變回原先那時代悉心培養出來的殺人機器和為任務不擇手段的冷酷戰士。

※※※

整個下午，項少龍留在舒兒被殺的房內。他沒有痛哭，沒有流淚。悲傷絕望只是弱者的行為。

在這戰國時代，在這大部分人都為一己之利無惡不作的年代，只有強者才能生存。看到舒兒的屍體，他深切體會到現實的冷酷無情，體會到這是個無法無天的強權社會。

他要報仇，就要成為最強的人。

待陶方等人都退出宅院後，他拿起木劍，專心致志練起劍來，鑽研墨子劍法的精要。心與神會後，他把其中最精妙的十式不斷重複演習。墨子劍法重守不重攻，每一招的餘勢都隱含攻勢。假若能把這種攻勢加以演繹，那守而不攻的劍法將變成攻守兼備，想到這裡，心中一動，揚手揮劍。舞得興起，項少龍撲出廳去，利用更寬廣的空間施展，並把對人體結構和力學的認識，完全融入劍法裡。劍風霍霍中，一忽兒飄游無定，一忽兒若天馬行空，無法可循。每一攻擊都是由墨子劍法的寓攻於守中變化出來。狂喝一聲，連續劈出百多劍，竟無一招採取守勢。劍影一收，木劍移到眉心，以劍正眼。

一道嬌俏的人影撲入廳內，惶急呼道：「少龍！」

項少龍放下木劍，烏廷芳不顧一切撲入他懷裡，悲泣道：「少龍，少龍！」

項少龍一手劍指地上，另一手摟著懷中玉人，心中又湧起舒兒慘死的悲痛，五臟六腑全絞作一團，淒然道：「妳知道舒兒的事了。」

烏廷芳抽搐著點頭，泣不成聲，為他難過。

她抬起梨花帶雨的俏臉，凝著淚眼瞧他道：「陶公來找阿爹，查問大哥的行蹤，我那時還怪你不來找人家，聽到舒兒的事後人家不理爹的反對立即趕來。少龍！大哥自昨晨起給爹關了起來，與這件事沒有關係。」

項少龍點頭道：「我知道兇手是誰。」

烏廷芳垂頭輕輕問道：「你是否懷疑連晉，他──雖恃才傲物，但人卻很──噢！不會是他吧？」

項少龍嘆道：「他正在追求妳，自然在妳面前充正人君子，告訴我，是誰引妳大哥來找舒兒？」

烏廷芳為之語塞，看樣子仍不相信連晉會犯此惡行。

門外一聲乾咳，兩人連忙分開。

陶方進來向項少龍打了個眼色，表示有話對他說。

項少龍對烏廷芳道：「小姐不若先回家去，我辦妥一點事後立即來見妳。」

烏廷芳不依：「不！最多人家在一旁等你。」

陶方訝異地看她一眼，想不到驕縱的小姐竟會對項少龍如此馴服痴纏。

項少龍無奈地道：「好吧！妳在這裡坐一會，我和陶公到花園裡說幾句話，請他代我辦點事！」

烏廷芳見他和陶方說話都不許她聽，本是心中不悅，聽到最後那一句，才欣然答應。

兩人來到花園裡，陶方臉上憂色重重，沉吟半晌，才道：「少龍知不知道在邯鄲真正掌握權力的人是誰？」

項少龍愕然問道：「難道不是大王嗎？」

陶方環視清幽的花園，除進口處有武士外，肯定四周無人，搭著他肩頭低聲道：「表面看來當然是他權力最大，可是還有一個人能影響和操縱他，這人才是趙國真正的主宰。」

項少龍皺眉問道：「誰能影響大王？」

陶方苦笑道：「他的男人？」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陶方嘆道：「我們大王好男色之事，天下聞名。據宮裡傳出的消息，每逢大王見此人，都穿上女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項少龍恍然大悟，問道：「這人是誰？」暗忖難怪烏應元不想烏廷芳嫁入王宮，而趙王又肯放過烏廷芳這麼動人的美女。

陶方壓低聲音道：「就是巨鹿侯趙穆，此人心計劍術均為我大趙之冠。手下高手如雲，府內食客有來自各地的奇人異士，隱然為繼平原君趙勝後，我國最有勢力的人。」

項少龍想起把雅夫人強召去的侯爺，定是趙穆無疑，難怪雅夫人如此怕他，問道：「雅夫人是不是他的女人？」

陶方一震道：「你怎會知道的？」

項少龍忙把今早的事說出來。

陶方的臉色更難看，在他再三追問下才道：「對巨鹿侯來說，趙雅只是他其中一件精采玩物。他擁有無數美女俊男，以前壓著他的平原君過逝，他再沒有任何忌憚。現在除主人、郭縱和幾位大將外，其他人均不被他放在眼裡，公卿貴族對他都是敢怒不敢言。」

項少龍大感頭痛，不過總弄清楚了點趙國的權力架構。

陶方不勝欷歔道：「長平之戰前，我國地雖偏遠，人口土地亦較少，但軍旅卻是無敵於天下，文有藺相如，屢破秦人奸計，武有趙奢、廉頗、李牧，平原君趙勝更是文武兼資，有他為相，秦人莫奈我何。可是自惠王和這些一代名臣武將逝去，我們的孝成王空有一個廉頗而不用，反起用趙奢之子趙括，招來長平的慘敗，使我們由強轉弱，令人扼腕嘆息。」

項少龍記起這長平之戰的大罪人趙括乃雅夫人的亡夫，乘機問道：「大王為何要用趙括取代廉頗？」

陶方搖頭苦笑道：「還不是他的口才了得，這人生得一表人才，長於分析，精通兵學，辯論起來，連他那曾以少勝多大破秦軍於韓地的父親趙奢都說他不過。可是趙奢卻認為他不可以為將。所以當大王要任他為大將時，連趙奢夫人都反對，只是大王受他紙上談兵的漂亮言辭所惑，一意孤行。」

項少龍不解道：「為何趙奢這麼小看他的兒子？」

陶方嘆道：「因為趙奢看穿他的寶貝兒子過於自負，不聽人言，只喜空言放論，剛愎自用。說是沒有人說得過他，打他卻打不過人家。」

接著憤怨地道：「長平一役，他占盡地勢補給之利，先前的指揮廉頗又以逸待勞，弄得秦人的遠征軍糧乏兵疲。豈知他甫到便下令全軍空城而出，倉卒深入敵陣，結果不但被秦人反攻迫回城內，更給截斷補給線，個多月便糧絕城破，被秦將白起幹出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大王對此事實難辭其咎，若非他以趙括換廉頗，何來此事。」放低聲音道：「應元大少爺因此事對大王心灰意冷，現在少龍明白嗎？」

項少龍知道陶方得烏應元的指示，對他推心置腹，問道：「陶公為何忽然提起巨鹿侯趙穆？」

陶方沉聲道：「因為他昨晚曾和連晉一起來到別館，天明後離去，而以紅繩虐殺美女，正是他許多嗜好的其中一個，早有不少先例。」

項少龍大吃一驚喝道：「什麼？」

陶方道：「千萬別激動，更不可輕舉妄動，否則徒招殺身之禍。他雖一向不管趙雅的事，可是趙雅破天荒兩次留你過夜，必招他之妒。經連晉這最懂借刀殺人的奸賊唆使獻計，致有這事發生。所以明晚之會，連晉有他撐腰，必會全力把你殺死。若你殺死連晉，卻會給他擺布大王治你以罪，這情況我和大少爺商量後，決定向你說個清楚。」

項少龍再次渴望手內有一挺重機槍，可惜只是一把木劍，有事時烏氏倮亦幫不上忙，更不要說烏應元和陶方。

陶方勸道：「這兩天最好少出門，若能擊敗連晉，取得大王的信任，趙穆或會改變對你的態度，到時大少爺會另有大計，但一切都必須等到比武後再說。」

項少龍嘴角逸出一絲冷酷的笑意道：「我知道怎麼做了。」

陶方看得心中一寒，提醒他道：「你對趙穆表面須裝作若無其事，這人心胸狹窄，如開罪了他，必招來報復。」

項少龍心中苦笑，這是個怎麼樣的世界？

※※※

回到房內時，烏廷芳嘟著嘴兒。

項少龍心痛舒兒之死，沒有心情和她親熱，和她說了一會內心話後道：「假若有一天我要離開趙國，芳兒肯否拋卻一切，和我遠走高飛？」

烏廷芳一呆，說道：「那爹和娘呢？」

項少龍道：「先不要想他們的問題，我只問妳自己的想法。」

烏廷芳顯然並不慣於有自己的想法，遲疑半晌道：「人家當然跟你，可是那要不影響爹和娘才行。」

項少龍明白地道：「這個當然，我怎會只顧自己，不顧你的父母家庭。」

烏廷芳欣然投入他懷裡，仰起可愛的小嘴道：「少龍！親人家好嗎？」她初嘗滋味，自是樂此不疲。

項少龍無法可施，何況不是什麼痛苦的事，如她所願。

不片晌烏廷芳嬌軀扭動，臉紅如火，還主動愛撫他的虎背。項少龍想起要保留體力，暗暗心驚，離開她的小甜嘴，軟硬兼施，又嚇又哄，把她迫回家去。陶方早和一眾武士在大門牽馬等她，見項少龍把她送出門來，鬆一口氣。舒兒和素女兩件事後，再沒有人敢對與項少龍親密的女人掉以輕心。烏廷芳的身分雖與慘死的二女大不相同，但誰也沒有把握同樣的事不會發生在她身上，那後果是沒有人承擔得起的。

上馬前，烏廷芳拉著項少龍道：「明晚才可以見你，爺爺答應帶我入宮看你們的比武，你千萬不要輸啊！」

正要登上座騎，連晉由別館步出，大叫道：「孫小姐請留步！」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但項少龍早擬定策略，一點不把內心的感覺流露出來，移到一旁，觀看烏廷芳對前任男友的反應。

連晉眼尾不住望向項少龍和陶方等人，大步來到烏廷芳面前。

烏廷芳偷看項少龍一眼，有點手足無措地道：「連大哥！我要趕著回家。」

連晉深深望著她，臉上泛起一個迷人的笑容，柔聲道：「讓大哥送妳一程如何？」

烏廷芳暗吃一驚，偷看木無表情的項少龍一眼後搖頭道：「不用哩！陶公會送我回去。」

連晉仰天一笑，不屑地環掃項少龍、陶方等人一眼，輕蔑地道：「連自己的女人都保護不了，他們有何資格保護孫小姐。」

陶方和十多名武士均臉色大變，反是項少龍冷靜如常，不透露心中的怒火，只是冷眼旁觀。

陶方怒道：「連晉你說話最好檢點些。」

烏廷芳以前對陶方亦不大客氣，可是因著項少龍的關係，愛屋及烏，嗔道：「你怎可這樣說話，快回去，我不要你送。」

連晉斜眼望向項少龍，冷笑一聲向烏廷芳道：「孫小姐難道忘掉我們的山盟海誓了嗎？」

烏廷芳惶恐地瞥項少龍一眼，跺腳道：「不要亂說，誰和你有什麼山──唉！不准你再說。」

連晉淡然一笑，道：「過了明晚再口硬吧！」胸有成竹地向項少龍道：「我們走著瞧！現在雅夫人再也護不住你了。」言罷揚長而去。

烏廷芳哪受過這般侮辱，大叫道：「我要告訴爺爺。」

連晉以狂笑回應，竟連烏氏倮都不在意似的。項少龍和陶方交換個眼色，大感不妥。難道趙穆真會為他撐腰，否則他怎敢如此囂張？

※※※

項少龍剛返屋內，有下人來報，雅夫人派馬車來接他去。項少龍想起她今早的事，心頭火升起，一口回絕。吃過晚飯，他又再次研習墨子劍法，愈覺其博大精深，妙著無窮，能把人類的體能推展至極限。正專心的時候，雅夫人竟芳駕親臨。

項少龍漠然不理，直到她挨入懷裡，皺眉道：「妳還來幹什麼？」

雅夫人淒然道：「少龍！對不起。」

項少龍還要說話，頸項處像給毒蚊狠叮一口，駭然朝她望去，只見她纖指拿著一根細針，尖鋒處閃耀奇異的綠色光澤，神智一陣迷糊，昏迷過去。

※※※

被雅夫人的手下抬上馬車的一刻，項少龍轉醒過來，身子仍柔軟無力。

雅夫人坐進車裡，讓他枕在大腿上，輕柔地摩挲他的頭髮，不時發出嘆息，顯然不知他逐漸清醒。

項少龍並不奇怪。因為她並不知道他受過對藥物的「抗體訓練」，曾接受過多種抗體的注射，擁有常人多倍以上對藥物和毒素的抗力。針鋒的毒素極可能是從植物裡提煉出來，能使他暫時昏迷發軟，卻不會損害他身體的組織，做成永久的傷害。他甚至感到身體正逐漸回復力氣。

她為何要對付他？

臉上傳來奇異的感覺，原來是雅夫人的淚水滴在自己臉上。

馬車徐徐開出，當然沒有人敢攔阻她的座騎。

雅夫人幽幽一嘆，喃喃地道：「少龍不要怪我，我是被迫的，不這樣做，我們會很慘。」

項少龍可非蠢材，怎還猜不到是巨鹿侯趙穆的陰謀，不過卻猜不到他會作何擺布，諒他有天大的膽子，怕仍不敢公然傷害他？可是他為何要幫助連晉這樣一個「外人」來對付他這個「自己人」呢？

雅夫人急促的呼吸平復下來，默然不語。項少龍當然仍裝作昏迷，乘機休息，好應付敵人下一步的陰謀。馬車忽地停了下來。接著是車門打開的聲音。

雅夫人嬌軀一顫，輕呼道：「侯爺！」

那侯爺走上馬車，門關後繼續開出。

雅夫人的呼吸急促起來，驚駭地道：「侯爺要幹什麼？」

一把沉雄悅耳的聲音道：「沒什麼！試試他的反應吧。」

項少龍心中冷笑，已知對方有什麼打算，暗忖這種小把戲自己也能應付，集中意志，把身體完全放鬆。果然大腿一陣劇痛，給對方用利器硬刺一記。

雅夫人嗔道：「還不信奴家嗎？」

趙穆嘿嘿兩聲，笑著道：「小心駛得萬年船，我哪知妳不是和他合起來騙我。」

雅夫人還想抗議，忽地嬌軀俯前，小嘴咿唔作聲，當然是給對方索吻。項少龍還感到侯爺的手橫過他仰躺著的上空，向雅夫人大恣上下其手，聽衣服窸窣之聲，趙穆的手必然探進雅夫人的衣裳內。雅夫人嬌喘呻吟著。

趙穆淫笑道：「騷娘兒愈來愈豐滿哩。」

雅夫人喘息道：「你今天還糟塌得人家不夠嗎？」又再咿唔嚶嚀起來。

項少龍雖看不見，但卻可把所有不堪入目的情景描畫出來，心中湧起嫉妒之念，旋又強壓下去，立誓永遠不會對雅夫人再生愛意。尤其這淫婦扭動得這麼厲害，顯然不堪對方的挑逗，這時的雅夫人在他心中變得一文不值。

趙穆放開雅夫人，邪笑道：「又想了嗎？」

雅夫人無力地挨在椅背，全身發燙，沒有作聲。

趙穆笑道：「假設我娶了妳，趙雅妳肯否放棄這小子跟隨我呢？」

雅夫人嘆道：「侯爺不要作弄奴家，你看上的是烏廷芳，怎會是我這人盡可夫的殘花敗柳？」

坐在對面的趙穆又伸手過去撫摸她的酥胸，笑道：「這麼有彈跳力，怎會是殘花敗柳，好！我不迫妳，只要妳依我之言辦事，這小子明晚後就是妳的。」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難怪趙穆這麼恨自己，原來是為烏廷芳這絕色美人兒。

雅夫人任他輕薄，呻吟道：「我真不明白，項少龍就算輸了，烏氏倮亦絕不肯把他的寶貝孫女送你，你這樣對付項少龍有什麼作用？」

趙穆得意地道：「本人自有妙計，這個不用妳去管。嘿！告訴我，我和這小子誰摸得妳更舒服？」手的動作加劇起來。

雅夫人聲聲顫抖說道：「當然是侯爺逗得人家厲害。」

趙穆聲調轉冷道：「那為何我拿這小子來和妳交易，妳立即投降？」

雅夫人輕呼道：「侯爺抓痛人家了。」

趙穆怒喝道：「先答我！」

項少龍恨得差點拔出匕首把他殺掉，可是當然不能那樣做，因為他還有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殺死連晉。

雅夫人無奈地道：「因為你對我只有慾，而他對我除肉慾外，還有愛。」

趙穆放開雅夫人，好一會後平靜地道：「弄醒他後，翠娘會給他餵一粒『貞女蕩』，妳自己若受不了，教翠娘代妳，千萬不可勉強，事後讓他沉睡三個時辰，然後將他喚醒。」

雅夫人擔心地道：「真的沒事嗎？」

趙穆冷笑道：「看妳關心他的樣子，我真想把這小子殺掉。放心吧！他除了因春藥而致消耗大量體力外，一切與常人無異，只不過那場比武他注定會敗給連晉。記著，明晚妳要陪連晉，以後的事我再不管妳。」

馬車停下。

趙穆離車去後，馬車繼續啟程。項少龍大叫好險，這條計不可謂不毒，借女色暗中害他，確是厲害。幸好是他項少龍，若換過任何一人，被人宰掉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回事，可能還會怪自己未能控制情慾。項少龍被抬進雅夫人的寢室裡，當剩下雅夫人和受侯爺之命來監視他們的那個叫翠娘的女人，他暗暗頭痛，如何可瞞過兩個女人呢？假若春藥入口即溶，豈非來不及吐出來。

腳步聲往較遠處移開去。項少龍冒險把眼簾打開一隙，只見雅夫人和一個體態豐滿、姿容冶蕩的女人站一角，不知在爭議著什麼事。靈機一觸，撕下衫的一角，塞進嘴裡，封住食道。

兩女又走回來，雅夫人不滿地道：「侯爺真的這麼信不過人家嗎！」

翠娘低聲下氣地道：「夫人見諒，侯爺吩咐少婢目睹整個過程，他很給夫人臉子哩。否則他最愛看的就是這類事，若來的不是小婢而是他，夫人會更難堪。」

雅夫人不再抗議，默然接受安排。弄破臘丸的聲音傳來，異香盈鼻。一顆拇指頭般大的藥丸塞進他口內，恰好落入碎布裡。

翠娘笑道：「成了！這藥入口即溶，流進咽喉，什麼貞烈和意志堅強的人仍禁受不起。」

春藥雖隔了層布，仍迅速溶解。

翠娘走開去道：「讓小婢取水來弄醒他。」

雅夫人追過去問道：「假若他醒來知我餵他春藥，事後豈非恨死人家？」

項少龍怕春藥由濕布滲入喉間，暗自叫苦，得此良機，忙吐出來，藏在枕下。

翠娘笑答道：「他受藥力所控制，神智會陷在半昏迷狀態，只知戮力以赴，夫人好好享受！我看他壯健如牛，夫人待會說不定求我替上哩！」

雅夫人冷哼一聲，心中不滿。翠娘似並不怕她，嬌笑去了。雅夫人回到他旁，嘆了一口氣，為他寬衣解帶。

不一會翠娘回來，用冷水為他敷臉，奇道：「這人的體質必然非常特異，皮膚仍未轉紅。」

項少龍心中暗笑，一聲狂喝，詐作藥力發作，把兩女摟著，同時施展軍訓學來的手法，拇指猛按上她們後頸的大動脈處，兩人未來得及呼叫，應指倒下。

她們的昏眩將只會是幾分鐘的事，已足夠他實行計劃。忙把枕底的濕布片取出，每人分別餵了一半變成漿糊狀的春藥後，項少龍悠閒坐在一旁。不片晌她們的皮膚泛起艷紅色，開始扭動呻吟，緩緩回醒。項少龍暗叫厲害，退往一角靜觀其變，當兩女各自春情勃發，不管虛凰假鳳地糾纏起來，互相撕掉對方衣物時，他終放下心來。

原來些許春藥已如此厲害，自己假設吞掉整顆，任是鐵打的身體都受不住。雅夫人和翠娘的動作愈來愈不堪入目，寢室內充滿她們的狂喘和嘶叫。項少龍閉上眼睛，依照元宗教下的調神養息法，排除萬念，對室內發生的事充耳不聞，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待兩女的動作聲音完全靜止，睜開眼來。兩女像兩攤爛泥般橫七豎八躺在榻上，胸脯不住起伏，疲極而眠。

項少龍微微一笑，先把那布片借油燈燒掉，脫掉衣服安然躺到兩女之間，拉被為三人蓋上，像天掉下來當被蓋般倒頭大睡。

那晚他夢到舒兒七孔流血，淒然叫他為她報仇，一聲驚叫，從噩夢裡驚醒過來，早日上三竿。

兩女不知去向，只有一名婢女在旁看守，見他起來，忙下跪施禮道：「烏家的大少爺在正廳等候項爺，項爺你沒什麼吧！」

項少龍裝作手顫頭暈的模樣，叫道：「水！給我一點水！」

婢女媚笑道：「項爺昨晚過勞哩，夫人也像你那樣子。」

項少龍暗笑婢似主人，這婢女看來也不是好東西，裝作色迷迷的探手往她摸一把。

項少龍裝模作樣，扮作腳步不穩，踉蹌步出廳外。烏應元和陶方正由兩眼失神的雅夫人陪伴，見他這樣子，臉現怒色，還以為他不知自愛至此。雅夫人看到他出來，眼中露出歉疚之色，站了起來待要說話，豈知項少龍一個倒栽蔥，竟昏倒地上去。這一著免去了所有唇舌。他決意暫時把烏應元和陶方都一起瞞騙，如此更能使趙穆和連晉深信不疑，讓他們反中他的計謀。烏應元和陶方兩人又氣又急，忙把他運回別館。

睡到榻上去時，烏應元沉聲道：「情況有點不妙，我看少龍是著了雅夫人的道兒，陶公快去請黃妙手來，看看可否在比武前恢復他的精神體力。」言罷一聲長嘆，充滿婉惜和忿怨。

項少龍猛地睜眼，坐將起來。兩人嚇了一跳，呆頭鳥般看他。

項少龍苦笑道：「若要我由現在起一直裝昏迷，會比打我一頓更難過。」

兩人大喜，忙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到項少龍說出整個過程後，他們都捧腹笑起來。

烏應元忙使陶方出去吩咐眾武士把守宅院，不准任何人進來。

陶方回來後坐下道：「少龍真了得，那針上的毒藥定是由昏麻草提煉出來的汁液，刺入血脈裡，連馬兒都要昏迷，想不到你竟不怕。」

烏應元道：「這是天運仍在我們這一方，少龍準備怎樣運用這優勢？」

項少龍道：「我會教趙穆和連晉大吃一驚。」

陶方道：「剛才雅夫人使人來問你的情況，我把那人趕走了，假設她親來見你，少龍要不要見她。」

烏應元道：「還是不見為妙。」

項少龍道：「春藥雖厲害，不過聽趙穆的語氣，睡上幾個時辰後，體力應可恢復少許，只不過絕對應付不了激烈的打鬥。」

烏應元道：「這才是道理，否則連晉勝之不武，如何在大王和眾公卿大臣前立威。」

項少龍道：「我同意大少爺的話，不見任何人，使敵人以為我正致力恢復體力，今晚亦不用扮得那麼辛苦。」

陶方道：「不過少龍至少要裝作力竭筋疲的樣子，起行前我再為你臉上敷點灰粉，那就更萬無一失。」

說到這裡三人都忍不住笑起來。

※※※

趙宮位處邯鄲城的中心，四周城牆環護，城河既深且闊，儼若城中之城。

晚宴在宮內的祥瑞大殿舉行。趙王的王席設在對正大門的殿北，兩旁每邊各設四十席，均面向殿心廣場般的大空間，席分前後兩排，每席可坐十人，前席當然是眾王室貴胄大臣，後席則是家眷和特別有身分的武士家將。

愈接近趙王的酒席，身分地位愈崇高，烏氏倮和郭縱兩大富豪的席位，分設於左三席和右三席，於此亦可見兩人在趙國的重要性。

眾賓客入殿後，分別坐入自己的酒席，談話時交頭接耳，不敢喧嘩，氣氛緊張嚴肅。

烏氏倮與穿上華服體態綽約的烏廷芳和烏廷威進場，立即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一來自是因為烏廷芳超塵脫俗的美麗，更因為今晚比武的兩人均是來自他烏府的劍手。

本已入席的郭縱起身迎來，說了兩句客氣話，湊到他耳旁低聲道：「聽說項少龍昨晚還到雅夫人處鬼混，如此不知自愛，如何可成大事，看來他今晚必敗無疑。」

郭縱身材中等，年紀在四十許間，臉白無鬚，眉目精明，說起話時表情豐富，乍看似是漫無心機的人，但認識他的人無不知他笑裡藏刀的厲害。

無論身高體型均比他最少大兩號的烏氏倮心中暗怒，一方面因項少龍的不爭氣，另一方面則因郭縱暗指他有眼無珠，薦錯了人與無敵的連晉比試，唯有皮笑肉不笑地道：「你郭家手下能人眾多，不如找個人出來讓我們開開眼界。」

兩人唇槍舌劍時，左臉頰有道由耳根斜下至口角的劍疤的趙穆，和美艷如花，容色略帶倦意的雅夫人，在幾名武士的簇擁中雙雙抵達，眾公卿大臣忙向他問好敬禮，顯出他特別的身分。

趙穆挺拔筆直，肩膀寬闊，臉上的刀疤不但沒有使他變成醜男子，還加添他男性的魅力，事實上他雖年過三十，仍保養得很好，長相俊偉，眉毛特別粗濃，鼻樑略作鷹勾，配以細長但精光閃閃的眼神，使人感到他絕不好惹。

他見到烏氏倮旁的烏廷芳，眼睛立時亮起來，趨前道：「廷芳小姐，久違了。」

烏廷芳見禮後，冷淡地道：「侯爺你好！」

烏氏倮和郭縱不敢失禮，轉過來和他施禮招呼。

忽然近門處一陣哄動，原來是武黑陪著一身武士服，軒昂俊俏的連晉跨步入殿。連晉神采飛揚，洋洋得意，含笑和各人打招呼，又不時用眼神挑逗場中美女。

應邀赴宴的已來得七八成，女子頭結宮髻，盛裝赴會，服飾多為衣裳相連的深衣，頭帶步搖，又或長襦垂膝，隱見下裙，羅衣長褂，手拂廣袖，配以綰臂的金環，約指的玉環，耳後的明珠，肘後繫的香囊，繞腕的鐲子，腰間的玉帶，一時衣香鬢影，教人目眩神迷。

男仕們則頭頂冠冕，長衣夾袍，後襟裁剪成燕尾之狀，亦款擺生姿，與女仕們相映成趣。

烏廷芳早聞得項少龍被雅夫人強邀入府之事，見眾人注意力集中到連晉身上，移到雅夫人旁，湊到她耳旁狠狠地道：「妳為何要害少龍，假設他有何不測，我定不放過妳。」

雅夫人呆了一呆，啞口無言，連晉早大步走來，她想起今晚要陪他，一時羞憤交集，垂下頭去。

在連晉旁的武黑人如其名，臉目黝黑，身形橫矮，方臉大耳，但一對眼卻是細長狹窄，把高他最少一個頭的連晉襯得仿如玉樹臨風。

連晉先向趙穆、烏氏倮和郭縱三人施禮，眼光移到烏廷芳和雅夫人處，閃過奇異複雜的神色。

再有幾位大臣名將加入他們這圈子裡，更添熱鬧。

連晉正想溜過去逗弄兩女，趙穆忽然道：「烏老闆若同意，本侯想請連晉坐到我那一席去。」

眾人同感愕然，趙穆這樣說，等於向烏氏倮公開要人，想把連晉納歸旗下。連晉想不到他有此一著，亦感意外。武黑則為之色變，若連晉答應的話，他休想再在烏家混下去。

烏氏倮心中暗怒，表面卻笑道：「若連晉歡喜，老夫怎會不同意。」擺明要連晉作出選擇。

連晉心中暗咒趙穆，要知這時的人最重主僕情義，作食客者必須對主子盡忠，終生不渝，現在趙穆迫自己表態，若他點頭的話，必會受其他人鄙夷。變成他只有投靠趙穆，才能有生存空間。

不過他是勢成騎虎，猛一咬牙道：「多謝侯爺賞識，連某怎敢不從命。」

眾人靜默下來，看著烏氏倮。

烏氏倮畢竟見慣風浪，哈哈大笑道：「連晉你今晚定要盡力為侯爺爭光，許勝不許敗！」言下之意自是若你失敗，你也不用再在邯鄲混下去。

連晉和趙穆對望一眼，齊聲笑起來。

烏氏倮和郭縱都人老成精，聽他們笑聲裡透露出來的得意之情，立知其中另有玄虛，同時向低垂螓首的雅夫人望去。雅夫人自然明白兩人為何笑得這麼開懷，心中突然湧起無盡的悔意，想起待會項少龍受辱人前的可悲情景，急步往左邊第二席避去。

「噹！」鐘聲響起，提醒眾人入席。

烏氏倮對項少龍更不滿，又暗罵陶方和烏應元兩人，為何仍未來到。近千王親國戚，公卿貴胄，紛紛入席，兩旁八十席人頭湧動，準備開始自燕人退兵的慶功宴後最盛大的宮廷晚宴。眾人剛坐定，趙王尚未駕臨，項少龍在陶方和烏應元夾護下，腰配木劍，從容步入祥瑞殿。

在場各人或多或少均風聞他今早被抬離雅夫人府的事，見他來到，無不仔細打量他。項少龍除臉色有點灰白外，一切均與平日無異，比連晉還要略高少許的慓悍健美身型，確是女性夢寐以求的英偉人物。

趙穆和身旁的連晉交換個眼色，暗笑此時的項少龍外強中乾，好看不好用。

雅夫人忍不住偷看他一眼，芳心暗淌悔恨的血淚，自己這樣害他，現在全城無人不知，他怎會不明白呢？還肯原諒自己嗎？不由暗恨自己懾服於趙穆的淫威下，不過悔之已晚。若連晉違諾傷他，唯有一死報之吧。

烏氏倮見他仍步履穩定，稍微放心，呵呵笑道：「少龍過來！」

項少龍忙朝他走去。

※※※

項少龍在烏廷芳旁坐下，她忙湊過去關心道：「少龍你沒事吧！人家擔心死了，昨晚虧你還到那蕩婦的地方去。」狠狠在席底捏了他大腿一把。

項少龍審視長几上的精美酒食，伸手過去摸著她大腿低笑道：「怎可對我如此沒有信心！」

烏廷芳被他弄得渾身發軟，既想他更放肆點，又怕自己受不住，給人看破，嚇得連忙坐好，幸好項少龍的五指大軍終於退卻。

坐在隔壁第二席一位臉色蒼白身形高瘦的公子，別過頭來，瞪著坐在第三席後排的項少龍充滿挑釁惹事的味道。

另一邊的陶方向項少龍解釋：「那就是少原君趙德。」

項少龍冷眼回報，雙目射出森寒的光芒，那趙德毫不退讓和他對望，他前後兩席的武士都掉過頭來怒目相視，空氣中充滿火藥味道。

「噹！」

鐘聲再響。絲竹聲起，一隊禮樂隊步履輕盈且奏且吹，領先進入大廳，然後散到兩旁立定，繼續奏樂。

少原君這才收回目光，望往正門處。

在妃嬪簇擁下，年在三十許的趙國君主孝成王昂然步入殿內，後面跟著過百衛士，其中一半繞往酒席後的空間排立站崗，另一半隨趙王往設在殿端的主席步去。

這位趙國之王臉容帶點酒色過度的蒼白，容顏俊秀，眼精目靈，額角寬廣，相貌堂堂，只是略嫌單薄，唇片不夠厚重，有點慘綠少年的味兒。他頭頂長形冕板，前圓後方，頂端有數十條串珠玉垂下，以紅綠彩線穿組，賦予他君主的威嚴。身上的龍袍上衣用繪，下裳用繡，綴滿日、月、星辰、龍等圖案，華麗非常。他獨自走到主席，眾姬分坐到後面三席，衛士則分別護在兩側和大後方，的確有一國之主的威勢。

眾人跪伏地上，恭候他入席。

趙王坐定後，柔聲道：「眾卿家平身，請坐。」

眾人高頌祝賀之辭，才坐回席處。自有宮女來為各人斟酒。

趙王舉杯道：「燕王喜不自量力，派栗腹、卿秦來攻，為我國大敗，現在廉頗大將軍奉寡人之命率兵圍燕，我看燕王喜休想有一晚能安眠，為我大趙滅燕喝他一杯。」

眾人一起歡呼，開懷暢飲，氣氛熱烈。

趙王忽然站起來，嚇得各人隨之紛紛起立，大笑說道：「此回伐燕之舉能成功，眾卿固是功不可沒，但若沒有烏先生提供戰馬糧食，郭先生供應兵器船運，恐亦不能成事，讓我們君臣齊向兩位先生敬一杯。」

各人再痛飲一杯。烏氏倮和郭縱心花怒放，非常高興。本來不大看得起他的項少龍亦為之心折，暗忖當慣君王的人，氣度確是與別不同。趙王請各人坐下用菜後，兩掌相擊，發出一聲脆響。退到大門兩旁的樂師立時又起勁吹奏。

一群近二百個姿容俏麗，垂著燕尾形髮髻，穿上呈半透明質輕料薄各式長褂的歌舞姬，翩翩若飛鴻地舞進殿內，載歌載舞。隱見乳浪玉腿，作出各種曼妙的姿態，教人為之神往。眾人擊掌助興，歡聲雷動。項少龍看著眾歌舞姬口吐仙曲，舞姿輕盈柔美，飄忽若神，不由想起被送人的婷芳氏，想起若擊敗連晉，可重新得回她，禁不住雄心奮起。

烏廷芳湊到他耳旁驕傲地說：「芳兒的歌舞比她們好看多哩，有機會定要讓你大飽眼耳之福。」

項少龍答道：「可不准你身上有任何衣服。」

烏廷芳白他一眼，加送他一個甜笑。

正留心烏廷芳的趙穆和連晉，當然看得妒火狂燒。

歌舞姬舞罷退走，留下一殿香氣。眾人眼光全集中到趙王身上，屏息靜氣等待他發言。偌大的宮殿，靜至落針可聞。

趙王獨據龍席，環視群臣，一陣長笑道：「我大趙以武起家，名將輩出，趙衰、趙盾、趙武諸祖先賢，事晉時均軍功蓋世。立國之後，非有軍功之人，不得受爵，若無此尚武精神，我國早雲散煙滅。」

眾人一起稱是。

趙王顧盼自豪，目光落到連晉身上，欣然道：「想不到小小衛國，竟出個無敵劍手。」

連晉忙走到席前，下跪叩首道：「臣子現在心中只有大趙，只要大王一聲令下，臣子肝腦塗地，絕不皺眉。」

烏氏倮暗自冷哼一聲，顯然對他改投趙穆旗下的行為，極是鄙夷。

趙王不知是否受趙穆影響，對他態度大改，欣然道：「用人唯才，連晉你肯盡忠於我大趙，寡人絕不虧待你。」

連晉大喜，連忙大聲答應。

趙王又喝道：「項少龍何在？」

項少龍微微一笑，大聲應諾，大步踏出，在連晉旁跪下，高聲道：「項少龍參見我王。」

趙王雙目一亮，道：「你以一人之力，智退馬賊八百人，又忠肝義膽，為同僚之命，不顧自身留後抗敵，揚我大趙威名，寡人對你非常欣賞。」

項少龍慌忙表示謙遜和感激，心中卻暗笑事情是愈誇愈大。

趙王滿意一笑道：「兩位均是人中之龍，這次寡人讓你們來宮廷比劍，正是要你們為我國立典範，發揚尚武精神，好殺敵報國。」

項連兩人齊聲應是。

趙王哈哈一笑道：「寡人和在座眾卿都急不及待，等候兩位表演絕世劍法，但須謹記此乃切磋性質，點到即止，勝者寡人立即封為御前劍士，可領軍出征。」

趙穆揚聲道：「大王，臣下有一提議。」

趙王一怔道：「巨鹿侯請說。」

趙穆長身，恭敬地道：「若大王規定比武點到即止，他們定不敢有違大王之命，於焉縛手束腳，難以發揮劍道，請大王三思。」

雅夫人聽得全身一震，站了起來顫抖著聲音道：「刀劍無情，若弄出人命，豈非喜事變為悲事。」

趙王奇怪地瞥雅夫人一眼，道：「王妹趙卿請坐，寡人自有分寸。」

趙穆冷冷瞪她一眼，坐回席去，心內暗喜，趙雅這反應，正顯示出項少龍真的著了道兒，誰還知道得比她更清楚。這時全殿之人，均知項少龍有點不妥。

趙王眼光落在烏氏倮臉上，淡淡地道：「烏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烏氏倮暗忖假若項少龍因女色敗陣，自是怨不得人，死掉最好，但若能斬殺連晉，卻可為自己出這口鳥氣，點頭道：「少龍曾和鄙人說過，他只精於殺人之道，仗劍表演，反不擅長，所以若想見識他的本領，不應對他有任何限制。」

這樣說，等於表明要兩人生死相搏。雅夫人嬌軀一顫，終為自己的愚蠢流下熱淚，項少龍看入眼裡，對她惡感稍減。殿內各人均大感刺激，議論紛紛。

「噹啷！」

酒杯破碎聲起，全場立即肅然。

趙王擲杯於地後，冷然喝道：「上沙場殺敵，正是以命相搏，戰爭之道，乃死生之道，好！寡人就不加任何限制，勝出者是寡人的御前劍士。」

龍席前的連項兩人，一起答應。

趙王道：「比武開始。」

全殿寂靜無聲，靜候好戲開場。

雅夫人倒入身旁王姊安夫人懷裡，不忍目睹項少龍被殺的慘況。

烏廷芳變得臉色蒼白，靠到乃父身上，顫聲道：「他不會輸吧！」

「鏘！」

連晉拔出他著名的金光劍，移到殿心站定，持劍躬身，臉含笑意。

項少龍起身，一手把外衣掀掉，隨便拋在一旁，露出舒兒和四名婢女為他特別設計的武士服，使他看來更是肩闊腰細，英偉不凡。

本來眾人已覺連晉威武好看，相較之下，項少龍卻多出正氣凜然的英雄氣概，看得男的讚嘆，女的傾心。當項少龍拔出木劍，眾人再發出驚異之聲。他昂然立於連晉對面，仗劍施禮。

趙王訝道：「少龍以木劍比武，不怕吃虧嗎？」

項少龍淡淡一笑，說不出的瀟灑道：「大王放心，這把木劍乃小臣特製，不怕兵刀利器。」

連晉心中暗笑，我就看你這連身子都掏空了的人有多大道行。

雅夫人忍不住抬頭偷看他一眼，見他如此威武，心中悔恨更增，二度倒入安夫人懷裡，不忍續看。若要找全場最痛苦的人，肯定就是她。在項少龍之前，趙穆是一直控制她芳心的人，自趙括戰死長平，趙穆乘虛而入，征服了她。起始時趙穆對她動人的身體非常迷戀，可這不到一年便給別國來的年輕美男俊女吸引。這些年來對她若即若離，在寂寞難耐和報復的心理下，她開始四出獵男的放蕩生活，直至遇上項少龍，由他逐漸把趙穆取代。

她這次被趙穆騙得對付項少龍，一方面是懾於他的權勢，怕他傷害項少龍和破壞他們好事。更重要的是潛意識裡慣於接受他的命令，以至一時迷糊，鑄成恨事。趙穆昨晨把她由項少龍手上搶去，施展渾身解數，利用藥物和高明的挑情手段，配合威逼利誘，玩弄她半天，終於成功驅使她去進行他的毒計。條件是不傷害項少龍，並在事後玉成她和項少龍的好事，以後更不再騷擾她，現在她當然醒悟到趙穆在騙她。

至此一觸即發的時刻，趙穆長笑一聲道：「自古英雄配美人，為增加看頭，更能使我國上下軍民清楚大王發揚劍術的心意，微臣有另一個提議。」

趙王對「情郎」果是特別不同，大方地道：「巨鹿侯的提議總是非常管用，快說出來！」

趙穆凌厲的眼神橫掃全場，緩緩地道：「微臣提議的是今天比劍的勝出者，可在本殿內任意挑選一名美女為妻，如此美人官職全得，豈非天大美事，請大王欽准。」

眾人一齊起哄。

項少龍不由暗讚趙穆厲害，看通他的陰謀，不問可知，假若連晉戰擊敗他，自可把烏廷芳據為己有，那時他大可轉贈趙穆，趙穆便可得其所哉。烏氏倮立時色變，亦看穿了對方的奸計，卻很難出言反對。因為那等於表示勝者定會挑選自己的孫女，間接表明烏廷芳艷冠群芳，其他美女沒有資格。

趙王聽得頗感錯愕，也想到烏廷芳，暗忖若自己不敢下此命令，等於明著告訴殿內諸臣他怕了烏氏倮，沉吟半晌仰天笑道：「劍奪美人歸，如此一來，今晚宮廷之戰，勢將千古傳誦，寡人就如巨鹿侯所請，勝者可在場內任意挑選沒有婚約的女子為妻。」

龍口一開，此事立成定局。眾人的注意力回到場內項連兩人身上。連晉臉上露出掩不住的喜色，他和趙穆暗中約定由趙穆擁有烏廷芳的頭三天，以後這絕色美人兒歸他所有，雖不是太完滿，但比起得不到她，已是天堂地獄之別。

項少龍則是平靜至近乎冷酷，進入墨子劍法養心守性的狀態。

「噹！」

劍戰開始。

連晉轉向項少龍，擺開架勢，雙足弓步而立，坐馬沉腰，上身微往後仰，在燈火下爍芒閃閃的金光劍遙指二十步外的項少龍，劍柄緊貼胸前，使人感到他強大的力量，正蓄勢待發。

項少龍雙目低垂，木劍觸地，有若老僧入定，面向趙王，仍以肩側向著連晉。

兩人雖未動手，但眾人都強烈感到動靜的對比，形成了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張力。

連晉哪知這種靜態乃墨子劍法的精要，還以為對方因身體虧損，心生怯意，哈哈一笑道：「項兄不是膽怯吧！」

雅夫人坐直嬌軀，望往場中，袖內暗藏匕首，心中立下誓言：「項郎莫怕，趙雅陪你一道去。」

眾人給連晉這麼一說，均生出項少龍畏怯的感覺，議論紛紛，趙王和烏氏倮同時露出不悅之色，趙穆則發出不屑的冷笑。這並非說他們眼光不夠高明，而是墨子重守不重攻的精神，實與當時代的劍術和心態大相逕庭。試問兩敵對壘，誰不是全力搶攻，務求一舉斃敵。

項少龍嘴角露出一絲笑容，淡然道：「上乘劍術，豈是連兄所能知之，動手吧！勿要別人誤會連兄是只懂逞口舌之徒。」

連晉氣得兩眼射出森寒殺機，猛一挺腰，借力手往前推，金光劍疾射而去，猛刺對方肩下脅穴，又準又狠。

趙穆和少原君那兩席立時爆出震天喝采聲。

項少龍平靜無波，絲毫不受替對方打氣的聲音影響。他早知動手格鬥，將難再偽裝身疲力弱，否則必被劍術絕不下於自己的連晉幹掉，不過他卻可在策略上引他入彀。

連晉欺他氣虛力弱，會採取全力搶攻的戰術，兼之連晉對他恨意甚深，又想消耗他的體力，下手絕不容情，不留餘地地招招硬拚，如此便中了他的計、作法自斃。比體力，連晉絕非他這受過最嚴格體能訓練之人的對手，所以連晉以為消耗他體力，其實剛好相反，被消耗的是他連晉自己。何況項少龍還占了木劍重上三、四倍的便宜，硬拚時吃虧的自是連晉。

金光劍已至，射向左脅。

項少龍一聲不響，往後右側斜退一步，扭身，重木劍離地斜挑，正中金光劍尖，正是對方力量最弱之處。金光劍哪受得起，立時蕩開。

這回輪到眾人一陣喝采聲，叫得最厲害的當然是烏家之人，烏廷芳差點連手掌拍爛。

連晉想不到對方劍術更勝上次動手之時，怕對方乘勢追擊，金光劍挽起劍花，回守空門，待要再出劍，對方轉過正身，重木劍微往內收，似欲攻來，嚇得他疾退一步。

就在此時，項少龍手持的劍輕顫一下，墮下少許，露出面門的破綻。連晉大喜，暗忖這小子第二劍即露出疲態，哪肯遲疑，「咻」的一聲，舉劍直劈，似要劈向對方木劍，到與肩膊平行的剎那，身體前衝，手腕一沉一伸，由直劈改為平刺，斜標對方面門，同時飛起一腳，疾踢對方木劍，誓以一招斃敵。他的動作矯若遊龍，一氣呵成，殺氣騰騰，看得眾人目瞪口呆，改為項少龍擔心起來。

雅夫人暗叫一聲罷了，趁身旁的人注意力集中到場上，匕首抵小腹。

項少龍冷靜地注視著狂若毒龍的金光劍，迅速橫移，木劍反手一揮，重重擊在金光劍上。「篤」的一聲，金光劍再次蕩開。

眾人看得如痴如醉，大聲叫好。

連晉雖被震得手腕發麻，可是因項少龍收起部份力道，所以連晉還以為他是強弩之末，只是仗著精妙劍法和木劍本身的重量，擋住金光劍，一聲長笑，刷刷一連十劍，每劍都是大開大闔，迫敵人硬拚。

項少龍心中暗笑，對方捨精巧細緻的劍法不用，正是以他之短，攻我之長。於是且戰且退，守得無懈可擊，或挑或劈，總是在險若毫釐中化解了連晉狂風掃落葉的攻勢。表面看來，連晉占盡上風，迫得項少龍不住後退，全無還手之力，但連晉卻是有苦自己知，對方雖似險若累卵，可是他始終不能突破他最後的防線。為何經過昨夜的虛耗後，這人的耐力仍如此厲害？

眾人何曾見過這種驚人劍法，叫得如狂如痴。趙王亦為之動容，頻頻拍掌叫好。趙穆本以為連晉可迅速斃敵，這時直皺眉頭，往雅夫人望去，見她一臉淒楚，稍放下心來。少原君叫得最兇，恨不得連晉下一劍把項少龍劈得身首異處。

項少龍再退三步，一聲長笑，沉馬立定。重木劍全力斜劈，在擊上金光劍前，竟變化兩次，累得已微感力竭的連晉亦要變化兩次招，勉強接招。

「噹！」這次發出的竟近似兩把鐵劍相擊時生出的清響。

連晉虎口劇震，發覺對方力道至少增強一倍，縱管絕不情願，仍不得不後退兩步，捨攻為守，狂暴不休的攻勢終於土崩瓦解。

項少龍雙目一瞪，厲芒電射，整個人像脫胎換骨地腰桿一挺，流露出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冷冷道：「遲哩！」踏前半步，一聲狂喝，舉劍斜劈對方面門，風聲呼嘯，勁厲刺耳，更驚人是這橫掃的一劍，有種像萬馬千軍，廝殺於戰場之上的慘烈效果。潮水般的喊叫喝采聲驀地中斷。這變化太令人意外。很多人不自覺站起來，趙穆正是其中之一。

雅夫人亦在「呵」一聲驚叫中站起來，手中匕首滑掉地上，一臉喜色旁觀場上威武若神的情郎。

連晉在對方說「遲哩」時，早嚇得魂飛魄散，不過他終是高手，施盡渾身解數，竭盡吃奶之力，「噹」的一聲硬架住此避無可避的一劍。連晉虎口爆裂，他膂力本不及項少龍，又是久戰力疲，兼之對方木劍重逾百斤，竟連人帶劍給項少龍劈得急退三步。

全場爆起震耳欲聾的喝采聲。

項少龍眼睛不帶半點表情，靜若止水，重木劍回擱肩上，一步一步往連晉迫去，發出「噗噗」足音，形成殺人的響曲。強大的氣勢緊迫而去，不教連晉有任何喘息機會。

連晉知道絕不能讓敵人蓄滿氣勢，大喊一聲，金光劍化作朵朵劍芒，由大開大闔變回細膩精巧的看家劍法。

項少龍的重木劍由肩上彈起，來到空中，冷冷地道：「真的太遲了！」重木劍猛地加速，似拙實巧，狂劈向劍芒的中心點。劍花散去，連晉踉蹌後撤，嘴角逸出鮮血。

項少龍知道要報血海深仇，就在此刻，心中暗唸舒兒和素女的名字，疾衝往前，連人帶劍往連晉撞去。兩條人影乍合又分。一切均靜止下來，像時空在這一刻凝定不移。

全場靜至落針可聞，除趙穆等有限幾個眼力高明的劍手外，餘人根本看不清楚發生過什麼事。

兩人交換位置，隔開兩步，以背相對。項少龍仰首望往殿頂，木劍回扛肩上，眼中射出無盡的悲怨。連晉一臉不能置信的神色，低頭凝視胸口中劍處，感覺著碎裂的胸骨，和逐漸擴散的錐心劇痛。眾人瞠目結舌，呆看場內靜立的兩人。

連晉呻吟一聲，雙膝跪地。

項少龍仰天長笑，向趙王下跪，劍點地面，恭敬地道：「小臣幸不辱命，願娶烏家小姐廷芳為妻。」他這兩句是故意說給連晉聽的。

連晉聞言急怒攻心，噴出一口鮮血，仆往地上，就像叩頭朝拜般，當場斃命。趙穆偷雞不著反蝕把米，氣得臉色煞白，手握成拳，狠狠往鄰席的雅夫人望去。雅夫人的俏臉露出動人心魄的狂喜，嬌軀抖震，轉過頭來，瞅他一眼，嘴角露出不屑的鄙視表情。趙穆忽然知道雅夫人已完全脫離他的控制。

烏家各人激動之極。烏廷芳兩手捂著俏臉，情淚不受控制地滾下來，天啊！自己是他的小嬌妻了。

殿內各人仍未從剛才目睹激戰的情緒裡回復過來，啞然相視，耳內只有項少龍的語聲在殿內迴蕩餘響。

趙王親自斟滿一杯酒，離席往項少龍走去，嘆道：「如此劍術，真是見所未見，由今天開始，少龍不但是烏廷芳的嬌婿，還是我大趙的首席御前帶兵尉，賜你一杯美酒。」

項少龍放下木劍，叩頭謝恩後，跪地接酒，一喝而盡。喝采聲震天響起。

再沒人有興趣給連晉的屍身投上一眼。

## 第五章祕密任務

當晚烏家城堡張燈結綵，人人喜氣洋洋，歌舞狂歡。

唯一失意的人就是武黑，烏氏倮大罵他一頓後，逐出家門，手下全移交給推薦項少龍有功的陶方，使他笑逐顏開。內宅裡烏氏倮的夫人寵姬，十七個兒子和他們的家眷全體出席慶功宴，加上二十多個女兒和她們夫家的人，其他的親族，過千人齊聚一堂，熱鬧非常。喜翻心兒的烏廷芳拉著夫婿，見過親娘後，逐一引見親戚朋友，弄得項少龍眼花撩亂，暈頭轉向。正如陶方所言，除了烏應元外，其他無一是能成器的人材，盡是於逸樂之輩。

談笑間，陶方過來喚了他去，來到後宅一間小書齋，烏氏倮和烏應元已在等候著。

四人圍坐地席。烏氏倮拍拍他肩頭道：「應元告訴了我整件事，少龍你不但劍術蓋世，且智計過人，否則現在的局面會是截然相反。」

項少龍聽他語氣親切，顯已正式視他為孫女婿，忙表示感激。

烏氏倮臉上現出陰霾，沉聲道：「應元告訴我少龍有秦人血統，換了以前，我必然非常不高興，可是今天我卻感到和你更接近。」接著激動起來道：「無論我為趙國立了多麼大的功勞，趙人對我仍是猜忌甚深，此次連晉的事便是明證。」

掃視眾人一眼喟然道：「想當年衛國商鞅入秦之前，秦人仍未脫戎狄之俗，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寢一室，全賴商鞅改革變法，使秦一躍而成頭等強國。可是看他這外國人得到什麼遭遇，孝公一死，繼位者立即把他五馬分屍。唉！現在我愈來愈相信應元所言，遲早我們都會遭同一命運。」

陶方道：「幸好現在少龍出頭了，應可暫時消解對我們不利的形勢。」

烏應元道：「只怕趙穆一計不成，再來一計，他定會設法把少龍陷害，少原君那傢伙亦不可不防。」

烏氏倮冷哼一聲道：「他們想謀的是我烏族家業和財貨女人。哼！我烏氏倮豈是引頸就戮之輩，現在趙人已露出了對付我的姿態，又有郭縱在旁推波助瀾，我們要未雨綢繆，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烏應元道：「有了少龍，我們如虎添翼，趙人應不敢輕舉妄動，何況近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利用往外之便，佈置後路，現在已有點眉目，很快可把完整計劃奉上，讓爹考慮。」

烏氏倮稱讚兒子幾句後，對項少龍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這幾天擇個良日吉辰，立即給你和芳兒成親，你可放心休息享樂，其他事暫擱一旁。」

接著微微一笑道：「現在陶方會帶你去見一個人，那是你應得的獎賞。」

項少龍大喜，急行謝禮。

陶方和他往城堡後的宅院走去，感慨道：「假若不是遇上少龍，今天被趕出去的，不會是武黑而是我陶方。」

項少龍道：「陶公究竟是不是趙人，為何烏家父子這麼信任你？」

陶方回答：「事實上我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若非上一代主人把我收養，恐怕我早餓死街頭，所以對烏家縱使肝腦塗地，我陶方沒有半句怨言。」

項少龍恍然大悟。

兩人來到靠著後山的獨立平房，裡面隱見燈火透出。

陶方道：「由今晚開始，這房子是你的寓所，孫小姐成了你的人後，會搬到這裡。」

項少龍見房子四周園林環繞，甚是歡喜。

陶方領他步進前院，笑道：「好好享受！不過若孫小姐要來找你，主人都擋她不住。」說完自行去了。

項少龍足踏碎石徑，還未到大門，春盈、夏盈、秋盈、冬盈四位婢女一擁而出，跪在兩旁，嬌聲齊道：「小婢向公子請安。」

項少龍心中一痛，想起命薄的舒兒和素女，現在連晉授首劍下，剩下的還有少原君和趙穆。四名婢女善解人意，看他神色黯然，陪他垂淚。項少龍強露歡顏，喚四婢起來，踏進屋裡，只見佈置典雅，溫馨舒適。

夏盈生得嬌巧玲瓏，年紀在十六、七間，但樣子最是俏麗甜美，湊到他耳邊道：「有人在房中等候公子。」

項少龍心中一熱，朝房內走去。剛推開門，一團熱火衝入懷裡，嬌體發顫，喜極痛泣，不是久別了的婷芳氏還有誰人。久蓄的情火烈燄般高燃起來，說話被灼熱濕潤的吻代替，這對飽嘗相思之苦的男女瘋狂地愛撫對方，為對方脫掉阻隔兩人的衣物。燈影搖晃下，他們以最熾烈的動作向對方表示出心中的愛戀，以男女所能做到最親密的形式合為一體。在這一刻，每一寸肌膚全屬對方，沒有任何的保留。性感迷人的婷芳氏把美麗的肉體完全開放，承受令她夢縈魂牽的情郎最狂暴和醉人的衝擊。深入的快樂把她的靈魂都提昇到歡娛的至境，神魂顛倒中，她狂嘶喘叫，用盡身心去逢迎和討好這令她大半年來流下無數苦淚的男子。一切都在此刻得到回報。

次日天還未亮，陶方來把他吵醒，要他立即到皇宮去見趙王，接受新職。項少龍暗咒在這沒有鬧鐘的時代，仍免不了清晨起床之苦，匆匆在四女服侍下梳洗更衣，和陶方策騎上路。到邯鄲後，他還是第一次這麼早起床，原來很多人比他們更早起來，除了趕集的農民和牧人外，還不時遇到一隊隊晨操的趙兵，隊形整齊喊著口令急步走過，為早晨的大城平添緊張的氣氛。

陶方和他並騎而進，睡眼惺忪道：「昨晚多喝兩杯，又和兩名歌舞姬胡混，現在頭還有點疼痛，想不認老也不行，以前我試過連御七女仍臉不改色。」

項少龍失聲道：「七個？」心想他不是記憶有問題，就一定是吹牛皮，自己昨晚只應付一個婷芳氏，現在腰骨挺直時仍有問題，七個的話，恐怕爬不上馬背。

男人說起這類事，沒有人肯認輸，陶方逞強地道：「不信可以問大少爺，那晚他就在我隔壁，說整晚聽到她們的嬌吟，唉！若有返老還童的仙丹就好哩。」

項少龍暗忖難道我真的去找岳丈問他，陶公是否某年某月某晚在你隔壁幹得七個女人叫足一晚？不禁為之莞爾。

兩人經過雅夫人的巨宅，轉上邯鄲大道，朝皇城出發，天色漸明。

陶方看到夫人府，有感而發：「我還以為趙雅昨晚定會來纏你，想不到竟猜錯。」

項少龍有點失落的感覺。因為他亦以為趙雅昨晚不會放過她，那他可羞辱她一番，以出她服從趙穆這口鳥氣，誰知天不從人願，不過現在氣早過了，想起她昨晚不顧一切地反對趙穆比劍不受限制的提議，顯然真的愛自己多過趙穆，不由有點想她。

經過宮門，眾禁衛對項少龍肅然敬禮，使他感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時想到若以後每天要這麼早上班，豈非什麼夜夜歡娛均被迫戒掉。兩人來到趙王接見百官的朝陽殿外的廣場，只見殿外的台階上下滿是穿上冕服的文官武將，三三兩兩在聊天，氣氛在嚴肅中透出寫意和輕鬆。

趙穆正和幾名武將說話，見到兩人走過來施禮，像個沒事人似的親切道：「陶公請回府，少龍可交給本侯，我自會為他打點一切。」

陶方和項少龍打個眼色後，無奈離去。項少龍恨不得立即把他撕作十塊八塊，表面還要堆出笑容，作出恭順的樣子。

趙穆笑道：「少龍初來乍到，定不習慣宮廷的規矩，不過現在大家是自己人，本侯自會看顧你。」

項少龍暗罵一聲老狐狸，他先前投注錯誤，現在改對自己採取籠絡手段，惟有虛與委蛇，感激地道：「多謝侯爺賞識，卑職對侯爺非常感激，若非侯爺提議，烏家怎肯將女兒許我。」

趙穆雖聽得心似中箭淌血，但當然不曉得項少龍那晚在車內偷聽到他對烏廷芳的狼子野心，還以為對方真的感激他，連忙道：「那裡那裡。」

鐘聲敲響，眾官將紛紛入殿。

趙穆親切地道：「少龍今晚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辦？」

項少龍心中暗嘆，知道推辭不得，且須貫徹昨晚與烏家定下的拖延策略，唯有道：「侯爺儘管吩咐，其他一切事我可擱在一旁。」

趙穆大感滿意，暗忖你這傢伙投靠烏家，想的無非是權位美人，只要我略施手段，教你看到誰是真命主人，還不乖乖為我所用，笑道：「黃昏時我派人到烏府接少龍往我侯府吃頓晚飯，衣著隨隨便便就可以，當是回家那樣最好。」大笑一陣，與項少龍往大殿走去。

趙穆亦是梟雄人物，對項少龍這難得之材確有籠絡之意，又想打擊烏家，所以暫時擱下私人恩怨，改對項少龍展開懷柔手段，哪想得到他會是個情義重於一切的人。舒兒之死，使他們之間結下不可解的深仇，只有血才能洗刷這個仇恨。

殿內大臣依照身份地位在殿內左右排開，項少龍則留在殿門處，到趙王登上皇座，在處理朝政前，破例招他入殿，正式任命，然後使內臣帶他到宮內衣監處度身製造官服，又有專人指點他的職責和禮儀。那內臣叫吉光，對他非常巴結，不厭其詳解釋一切，項少龍始知道帶兵衛乃禁衛統領下的十個副手之一，專責保護趙王的安全，每月有五天到宮內當值，貼身保護趙王，暗忖以前自己常被派往保護政要，想不到來到二千年前的世界又當回老本行。

矮胖的吉光諛笑道：「大王對你不知多麼恩寵，給了你三天假期，那時造妥官服，兵衛你穿起來定是威風凜凜，沒有人比你更好看。」

項少龍打量他扁平得有點滑稽的圓臉，問道：「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吉光臉上閃過異色，笑道：「還要到一個地方去，兵衛請隨小臣來。」

領著他在皇宮內兜兜轉轉，穿廊過園，最後抵達後宮一座別緻的小樓前，神秘地道：「兵衛請進，小臣在此恭候。」

項少龍摸不著頭腦，但看他表情，知道問是白問，索性大步朝小樓走去。甫入廳內，正憑窗而立的麗人轉過身來，正是今早想過的雅夫人。她完全回復初見時的神采和艷光，一身雪白，驕傲自信，笑意盈盈來到他身前，朱唇輕唸：「項少龍！項少龍！」

項少龍見她笑靨如花，責怪的話說不出來，唯有冷冷地擦身而過，來到她剛才站立的位置，望往窗外的園林，隱見小橋流水，景色幽深雅緻。

雅夫人嬝嬝娜娜，移到他身旁，柔聲道：「項少龍！我們作個交易好嗎？」

此著奇兵使項少龍有點難以招架，愕然望向她。

雅夫人抿嘴一笑，垂下螓首，幽幽地道：「首先趙雅請你大人有大量，原諒她慘中趙穆這奸賊的毒計，差點害了你，也害了自己。」

項少龍知她必是事後回想起來，知道他沒有吃下那顆春藥，所以先行坦白說出，以示對他不敢有任何隱瞞。

雅夫人再抬起頭來，朱唇輕啟：「趙雅還要多謝你，若非有你的出現，我可能永遠脫不開趙穆，但由昨晚開始，想起他只令我作嘔，從今以後，我絕不容他再沾我半根指頭。」接著赧然道：「也不容任何男人碰我，當然，唯一的例外是項少龍，他怎樣碰都可以。」

項少龍中心一蕩，差點把這艷色比得上烏廷芳的美女摟入懷裡，旋又咬牙壓下衝動，平靜地道：「夫人尚未說出你的交易條件。」

陽光樹影，由窗外灑落到她雪白羅裳上，令她看似披上了一身璀璨的朝霞，浮凸的酥胸，刀削般纖巧嬌柔的香肩，不盈一握的小蠻腰，美腿修長，是如許地綽約動人，使項少龍沒法把她和「淫賤」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可是她偏又曾為蕩女，這種微妙的矛盾，使她特別具有誘惑力。

雅夫人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的魔力，所以滿有把握教項少龍接受她的投降。此時秀眉輕蹙，微嗔道：「我知少龍你故意嚇人家，根本你再不惱我，還要裝模作樣。」

項少龍拿她沒法，嘆一口氣，探手抄起她的腰，摟貼過來，在兩寸的距離內看她的粉臉道：「真的以後不碰別的男人？」

雅夫人瞟他一眼道：「當然是真的，不信把人家的心掏出來看吧！」

項少龍本就是風流浪子，愈蕩的女人，對他來說就愈精采，為此那吃得消雅夫人妖女式的攻勢，嘆道：「我昨晚雖曾狂歡一夜，可是現在仍給你逗得心癢，只想看看你這交易裡面最精采的那件貨色。」

雅夫人媚笑道：「那件貨色早是你的，現在趙雅來只是要求你好心接收。我要付出的是雅夫人靈通的耳目，作你的哨兵和探子。」

項少龍愕然道：「你是否暗示我會遇到很大的危險？」

雅夫人用盡所有氣力擁抱他，輕輕的獻上了一個短吻，嘆道：「一山怎能容二虎，這個道理多麼簡單，總有一天你會和趙穆正面衝突，趙雅這麼有用的小兵，少龍怎可不欣然笑納。」

項少龍失聲道：「原來脫離趙穆後，趙雅可變得如此厲害，本人決定將就點，收了你這件正貨。」

雅夫人高興地道：「記著是正而不是偏，離開邯鄲後我要成為你的正妻之一。」

項少龍愕然問道：「離開邯鄲？」

雅夫人離開他的懷抱，淒然望往窗外，點頭道：「那是我們唯一的活路，否則不出一年，你和烏家將無一人能活命。」

項少龍心神震盪，抓著她的香肩，柔聲道：「雅兒你可否說清楚點？」他終被趙雅感動，因為她為他背叛趙國和家族，愛得義無反顧。

雅夫人深情地道：「只要你肯一生一世都疼愛人家，雅兒什麼都聽你的。」

項少龍看她在說話時不斷起伏的胸口，知她內心情火激盪，嘆道：「雅兒的酥胸呼吸時真美。」

雅夫人聽得情郎讚美她的酥胸，喜孜孜轉過身道：「繼續讚美我吧！雅兒最愛給項郎逗哄。」

項少龍暗叫厲害，真想和她立即歡好，可是這處絕非適宜的地方，拉起她道：「去你處還是我處？」

雅夫人緊摟他，嘆道：「唉！雅兒比你更想哩！只是正事要緊，你和烏家正處於生死關頭。」

項少龍像給冷水照頭淋下，慾火消失得無影無蹤，凝神看她。

雅夫人縱體入懷，湊在他耳下道：「昨天我被趙穆帶回府中淫辱，我趁他熟睡偷看他鎖起來的秘密卷宗，發現一張名單，都是烏家的人，列出了名單上的人何時收取酬金，何時提供情報等所有有關細節，剛才我把這些人的名字默寫出來，已放入你懷裡去。」

項少龍一震問道：「你懂開鎖嗎？」

雅夫人悄聲道：「人家自幼受偷竊和刺探情報的訓練，加上我的身份和肉體，所以雅兒常出使國外，收集情報。此事除王兄和趙穆外，無人曉得，現在人家什麼都向你揭露，你應知道人家的心意吧！」

項少龍正容道：「我項少龍一諾千金，絕不會負你這可人兒。」至此明白為何她能得到趙王的重視，同時想起另一個問題，問道：「現在誰都知道你愛上我，他們不會懷疑你嗎？」

雅夫人道：「放心吧！他們認定我不會對任何男人長期迷戀，是天生的蕩婦。何況我也姓趙，怎會助外姓人來對付自己血濃於水的家族？」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你真狠得起心來對付你們趙家的人嗎？」

雅夫人幽幽嘆道：「我對趙家已完全失望，他們不但排斥非趙國的人，更排斥外姓的趙人。這就是全無資歷的趙括可以替代大將廉頗的原因，以致招來長平的大慘劇，令趙國由盛轉衰，現在我只想隨你遠走高飛，不想成亡國之奴，被貶作賤妓。」

項少龍恍然大悟，開始有些兒明白為何她自丈夫趙括死後，沉迷於醉生夢死的生活，因為她對前途感到絕望，所以要借放蕩的生活麻醉自己。

雅夫人聲音轉細，又急又快道：「烏應元在國外的活動，王兄等早有耳聞，還懷疑他曾與秦人接觸，只不過烏氏倮控制我國近半的畜牧業，在趙國聲望又高，家將以萬計，故王兄不敢輕舉妄動，怕為此動搖根基，被他國乘虛而入。」

項少龍聽得頭皮發麻，原來趙王真的密謀誅除烏家。

雅夫人道：「昨晚王兄和趙穆等在你戰勝連晉後，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把你招納過來，利用你對付烏家。後來王兄又召了我去，要我以美色迷惑你，教你不能自拔，而雅兒心裏明白，被迷惑的只是雅兒吧！」

項少龍想起趙穆今晚的約會，暗抹一把冷汗，想不到竟有趙王在幕後參與此事。

雅夫人道：「暫時你還可拖延時間，因為趙穆的人這兩天便會出發到桑林村查探你的來歷底細，肯定你沒有問題時才會重用你。」

項少龍此回真的心生寒意，若美蠶娘給他們抓著，那就糟透。

雅夫人溫柔地吻他道：「雅兒知你不但劍術蓋世，智計更是厲害，現在人家把終身託付給你，禍福與共，你絕不可捨棄雅兒啊！」

項少龍緊摟著她低聲道：「現在我們來做一場戲，扮作我們剛剛歡好過，明白嗎？」

雅夫人俏臉一紅，點頭答應。

項少龍立即付諸行動，把她弄得釵橫髮亂，衣衫不整，然後匆匆離開。

※※※

名單攤在几上，烏氏倮、烏應元和陶方無不神色凝重。上面赫然有連晉、李善和武黑的名字。除陶方外，李善可說在眾武士中與項少龍最投緣的，豈知竟是趙王的奸細。難怪少原君來要素女的時間這麼巧，因為整件事根本是個陰謀。項少龍感到被好友出賣的痛心。

烏氏倮沉聲道：「雖說趙雅可信性極高，但我們仍須以種種手法查證名單的真偽，這事交由應元負責。」接著向陶方道：「你立即派人兼程趕往桑林村，把美蠶娘遷往他方，再以重金收買那裡的人，要他們為少龍說謊，掩飾他秦人之後的秘密。」

項少龍有苦自己知，因為那裡根本沒有人認識他，唯有硬著頭皮道：「我一向在深山打獵維生，到最近才到桑林去，一直住在偏僻的山谷裡──」

陶方拍胸道：「這個沒有問題，我會使人假扮村民，應付查詢，保證不會被人識破。」

項少龍放下心來。

烏氏倮嘆道：「此次全仗少龍，我們終於清楚形勢險惡到如此地步，若非少龍昨晚獲勝，教連晉娶得芳兒就糟糕了。由現在起，我烏氏倮再不視自己為趙國人，幸好我們和各國的權貴向有交往，逃到那裡都有人接納我們，問題是怎樣避過趙人的追殺？」

項少龍心中奇怪，為何烏氏倮好像很有把握把龐大的家族撤出城外呢？

烏氏倮顯示他處變不驚的大將之風，冷靜地道：「秋收結賬的時間已到，趁各地牧場主管來邯鄲之際，我會趁機佈置一下，準備好應變的措施，他不仁我不義，孝成王想對付我，我就順勢把他拖垮。」

烏應元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應是召烏卓和他訓練的死士來邯鄲的緊急時刻。」

烏氏倮爽快答應，這一向對趙國忠心耿耿的畜牧大王終動真怒。

陶方向項少龍解釋道：「烏卓是主人的義子，專在各地收養無父無母的孤兒，加以嚴格的訓練，作為我們的核心主力，人數在千人間，平時分散在邯鄲附近各牧場，知道此事的人就只我們幾個人。」

烏應元道：「有他們來助少龍，更是如虎添翼，就算趙王派人來攻打我們烏家城堡，我們也可以守他十天半月。」

烏氏倮道：「我們把少龍和芳兒的婚禮推遲到一個月後，如此我們可藉籌備婚禮，掩飾各種各樣的行動。」

陶方接著道：「老僕亦可以假藉重組武黑的手下為名，作出調動，把大部份內奸調離，不教趙人起疑。」

烏氏倮定奪：「就這麼辦。」轉向項少龍道：「少龍要扮作利慾薰心的樣子，接受趙穆的籠絡，更要扮作沉迷於趙雅的美色，教趙人不起疑心。我們會把一些資料讓你洩露給趙人，使他們更信任你。」

項少龍誠懇地答應。

烏氏倮伸手拍拍他的肩頭，微笑道：「去見芳兒吧！她剛來向我們要人呢。」

項少龍很想報以一笑，卻已失去那心情。

在二十一世紀裡，每天離家，很少想到自己會沒命回家。可是在這戰國時代，不但擔心回不了家，還要擔心禍從天降，累及整個親族的人。為了生存，每一個人都要使自己成為強者，又或依附強者而生存。

項少龍在練武場找到正在練習騎射的烏廷芳，和她比射一輪箭後，返回幽靜的住所，見到門外掛上「隱龍居」的木牌，原來是烏廷芳的傑作。婷芳氏和四名婢女興致勃勃在修剪花草，哼唱小曲，見他回來，欣喜不已，擁著他和烏廷芳進入屋內。還未坐定，大批僕人搬來大大小小百多個箱子傢俬，項少龍瞠目結舌時，烏廷芳笑語道：「有什麼好奇怪的，廷芳早是你的人，爹和娘又不反對，我自然要搬來與你同住。」

項少龍想不到當時代亦有婚前同居的事發生，旋又恍然大悟，對烏家來說：什麼忠孝節義都是不可靠的空言，唯有用烏家最動人的美女來縛住自己的人和心，才最實在。

不過他對烏廷芳確是非常疼愛迷戀，笑道：「有權利就有義務，每晚我都要你付足床笫稅才准睡覺。」

烏廷芳俏臉一紅，嫵媚地橫他一眼，歡天喜地的去指揮下人如何擺放東西，佈置空出來給她的東廂那兩個房間和偏廳。

婷芳氏在他旁邊笑道：「孫小姐說西廂八間房，頭房是我的，其他留給你將來納回來的女人，若不夠用，還可教人加蓋一座。」

項少龍摟她的腰肢道：「開心嗎？」

婷芳氏嬌羞地點頭，神情歡悅。

能夠令所愛的女人快樂，實是男人的最大的成就，他想起一事，問道：「和你一起到邯鄲來的美女，知道她們到那裡去了嗎？」

婷芳氏茫然搖頭道：「聽說她們有些被送去當營妓，除我之外沒有人留在烏府。」

項少龍解開心中疑問，難怪要到鄉間搜羅這麼多美女，原來是要用來慰藉離鄉背井，駐守或出征外地的軍旅。不禁大起同情之心。只有統一各國，建立新的國度法制，始可打破這種漠視婦女的情況。唉！就算統一天下，還要再走二千多年的長路，然後才能文明一點，不過也是值得的。這是多麼遙遠艱難的路途。

午飯後，他睡了個午覺，申時初醒過來。烏廷芳仍興高采烈佈置她的閨房。項少龍梳洗後，來到她的房間，饒有興趣地旁觀春盈等四女在她指揮下工作。雖名之為房，但比之寸金尺土的現代人的廳子還要大。最觸目是那寬大的床榻，佔去房子的四分之一，七八個人睡上去仍有很多活動的空間，本身像個房間。床榻的四角有四根雕花鏤空的圓木柱，用木格子連接屋頂，懸垂寬大的帷帳。想到這美人兒每晚乖乖的在這鋪了幾層褥墊和棉被，放滿角枕的小天地裡等他愛撫時，他的心立即灼熱起來。房內還有銅鏡台，盛衣的箱櫃及衣架，地上是柔軟的地蓆，房子一角的小几上有個銅香爐，燃燒醉人的香料。這種情調，項少龍還是第一次嘗到。在這融洽香艷的浪漫天地裡，真不願想起外面虎狼當道的世界。唉！今晚不用去見趙穆就好了。

有烏廷芳在，婢女正經起來，不敢和他像平時般調笑。

烏廷芳香汗淋漓來到他旁，邀功地道：「芳兒的寢室佈置舒服嗎？」

項少龍微笑道：「我最欣賞是那張大床。」

烏廷芳瞅他一眼，媚笑道：「今晚你宴罷歸來，記得爬上來啊！人家不睡覺來等你。」

項少龍哈哈一笑，拉她往外走去，笑道：「來！讓我服侍你這美人入浴。」

烏廷芳霞燒玉頰，口說不依，蹬著專在屋內穿的小布鞋，那雙纖足卻乖乖地跟他去了。

當日黃昏，趙穆派馬車來把他接到城北的侯府，出奇地並沒有脂粉盈殿、狂歡熱舞的歡迎場面。趙穆見他的地方是位於後園內的雅軒，一邊全是大窗，捲起的朱簾外是美不勝收的亭園景色。兩人靠在軟墊上，席地而坐，中間隔一張大方几，放滿酒菜，氣氛親切，下人退出後，只留下他們兩人。

趙穆一邊殷勤勸飲，隨口問起他的出身。項少龍忙把編好的故事奉上，說到與陶方相遇的經過，想起李善這內奸，更是如實直說，不敢有半句隱瞞。

趙穆自然知道他沒有說謊，大感滿意道：「少龍劍法顯得明師指點，不知令師何人？」

項少龍本想說是學自隱居山林的隱士，但與他眼神一觸，感覺到對方眼中的期待。心念一轉，暗忖自己以木劍克敵，說不定已暴露自己與墨門的關係。元宗曾說過邯鄲是趙墨的根據地，若趙墨的領袖嚴平要求取功名富貴，自然投靠趙王，所以大有可能趙穆猜到他與元宗的關係，忙改口把落泊武安，遇上元宗的經過有選擇地說出來，特別強調自己為求取富貴，不肯加入元宗的組織一事，與元宗只是朋友關係。

趙穆聽罷欣然一笑，「噹」的一聲敲響身旁喚人的銅鐘。項少龍暗叫好險，心裡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卻故作不解地瞪著他。果然一名麻衣赤腳的高瘦漢子走進軒來，項少龍見這人氣度沉凝，臉目陰鷙，兩眼銳利如鷹隼，一派高手風範，心中凜然，暗忖難怪以元宗這種高手，仍要倉皇逃命。那人來到兩人前略一施禮，席地跪坐，腰背挺得筆直，卻沒有絲毫拘束的感覺。

趙穆笑道：「這就是現在邯鄲墨者行館的鉅子嚴平先生，是我王的客卿，他剛才坐在隔壁，少龍的話他一字不漏地聽到了。」

嚴平冷冷地凝視項少龍道：「兵衛大人能擊敗連晉，顯已得我墨門叛徒元宗的真傳，只不知他的鉅子令是否一併傳給你？」

項少龍心中一痛，推想出元宗已被他們殺死，搜身後找不到鉅子令，故有此問，詐作不解道：「什麼鉅子令？」

嚴平打量他半晌，平靜地向趙穆道：「我相信元宗不會把鉅子令交給一個外人。不過對於他為何將劍術傳給兵衛大人，我仍是想不通。」

趙穆問道：「鉅子憑何認定少龍不是鉅子令的傳人？」

嚴平淡淡地道：「我們墨者身體力行的是節約和刻苦之道，居室茅茨不剪，用的是土簋土碗，飲的是藜藿的羹，吃的是粗糙的高粱飯，穿的是葛布鹿皮。若元宗肯傳他鉅子令，自因他成為墨者。可是兵衛大人不戒女色飲食，顯然尚非我墨門之人。」

項少龍和趙穆一起恍然大悟。

趙穆對項少龍更無懷疑，欣然道：「本侯非常欣賞少龍這種坦誠無私的態度。」壓低聲音道：「假若剛才少龍說的是謊言，現在怕已濺血此軒。」

項少龍裝作惶恐道：「多謝侯爺信任。」心中當然連他的祖宗都操了。

嚴平沉默起來。

項少龍客氣地問道：「元宗先生對卑職有傳藝之恩，不知他現在去向如何？當日他忽然要我離開武安，又不肯與我同行。卑職便覺得有點不妥，那時我還不知他與墨門有關係。」

嚴平冷冷地道：「不知道最好，兵衛以後勿要過問我們墨者的事。」話畢，向趙穆告辭後，起身便走。

待他離去後，趙穆笑道：「鉅子身份尊崇，手下三百死士，人人劍術高明，可以一當百，鉅子本身更是高手裡的高手。見到大王不用執君臣之禮，對少龍算是客氣哩。」

項少龍當然只有表示不勝崇慕，心中卻在思索如何為元宗報仇雪恨。

趙穆微微一笑，牽得斜跨臉頰的劍疤跳動，份外令人覺得他的笑容森冷無情，兩眼掠過一抹精光，若無其事地道：「少龍的表現令本侯非常滿意，所以本侯再不見外，坦白和少龍說出心中的想法。」

項少龍知道好戲上演了，擺出洗耳恭聽的樣子。不過無可否認，趙穆確有種懾人的魅力氣度，難怪趙雅迷戀他多年。

趙穆盯視著他道：「對本侯來說，這世上的人是敵則非友，是友則非敵。假設你是我的人，我可保你金銀美女、權勢地位，享之不盡。但若成我的敵人，本侯將不擇手段，把你毀掉。」

項少龍心想你這人真夠霸道，口中卻恭敬地道：「少龍明白！」

趙穆道：「少龍莫怪我看走眼，揀了連晉，因而使出手段對付你。哪知仍低估你。到現在本侯仍不明白為何你被餵下烈性春藥，神智竟不受控制，故能反敗為勝？」

項少龍當然不能告訴他自己偷聽到他的毒計，故作不好意思地道：「我這人最是好色，加上甚受女性歡迎，有時應付不來，只好借助春藥，開始時一兩粒即立竿見影，用多了，非大量服食不可，所以不大怕這類東西。」

趙穆拍几失笑道：「原來如此，不過你確是天賦異稟，如此鬼混仍有這麼好的體魄。」灼灼的目光在他身上遊走。

項少龍心中叫糟，若給這同性戀看上自己就大大不妙。

幸好趙穆很快收回那種目光，語重心長地道：「少龍以前是烏氏家臣，可以不論。現在成大王的貼身兵衛，自須公私分明，事事以我大趙為重，少龍明白本侯的意思嗎？」

項少龍肅容應道：「少龍自然懂得分辨誰是應該盡忠的對象，侯爺請放心。」

趙穆欣然道：「我會找幾件事來試試你，只要證實你的忠誠，本侯會向大王竭力推薦，保證你前途無限，建爵封侯，亦非妄想。」

項少龍裝作大喜，爬了起來，叩頭謝恩。心中卻暗暗叫苦，若他要借烏廷芳去玩兩晚，自己怎辦才好呢？

趙穆呵呵笑道：「快起來，今晚的公事至此為止，現在該是享樂的時光。」

「噹！噹！」

這次項少龍睜大眼睛，看看進來的會是什麼人。趙穆乃趙國的第二號人物，拿得出來見人的東西肯定不會太差。趙穆看見他的神情，暗想此子既肯為五十個銅元向陶方折腰，又好漁色，在自己名利與女色誘惑下，哪會不為我所用。

環珮聲響，一對麗人，捧著一個長形錦包，盈盈步入軒內。一式雲狀的髮髻高高聳起，薄如蟬翼的裹體輕紗內，雪肌若現若隱，身段優美，如花玉容更是一模一樣，赫是對雙生女。她們的眼神秀麗明澈，俏臉沒擦半點粉油，不施些許脂粉，但白裡透紅的冰肌玉膚卻比任何化粧更炫人眼目。修長的眉毛下，明亮的眼睛顧盼生妍，頰邊的兩個迷人酒窩，未笑已教人迷醉。姿色絕美，體態婀娜。容貌更勝舒兒，比之烏廷芳和趙雅只略遜半分。兩女蓮步輕移地來到兩人旁跪下，低頭獻上長囊齊道：「越國女子田貞、田鳳拜見項兵衛。」

項少龍至此靈魂歸竅，見到趙穆正盯著自己，不好意思地尷尬一笑。

趙穆取過長錦囊，任由兩人跪伏身前，解開錦囊，取出一把連鞘古劍，哈哈一笑道：「說到鑄劍，沒有人能勝過越國的劍匠，第一把鐵劍便是由他們鑄成，經他們淬火後多番煉打而成的劍，性能遠超前代體短質脆的青銅劍。我手上這把越劍名飛虹。本侯因看你的木劍沉重非常，不便攜帶，所謂寶劍贈俠士，今夜把此劍送你。」

項少龍暗叫厲害。趙穆確懂得收買人心，若非自己來自二十一世紀，有自己的原則和對恩怨的態度，說不定真會向他歸降。扮作感激零涕地恭敬接過長劍。入手雖沉重，但比之重木劍自是輕了很多。

兩女仍馴伏地跪在兩人一側，雪白的粉頸，緊束的纖腰，起伏的線條，足教任何人想入非非。她們的順從，使人覺得可任意攀折，更添遐想。

趙穆見他捧劍呆看兩女，調笑地道：「寶劍美人，我看少龍還是鍾意後者居多。但不若先看劍吧！」

項少龍忙拔劍出鞘。寒氣光芒隨劍而出，如明月之破雲而來。

飛虹長達四尺，劍身隱見細密的菱形暗紋，劍脊處用鎏金法嵌了一排七個鳳眼形圖案，劍格鑲嵌藍色琉璃，刃沿平直，便於砍劈，鋒口的夾角長而銳，鋒快非常，連項少龍這不大識貨之人，亦知手中握著的是異寶。

他正用神察看，忽聞趙穆道：「少龍揀姊姊還是妹妹？」

項少龍呆了一呆，望著他道：「不會有什麼分別吧！」暗嘆自己既表明好色，自然做戲要做到迫真，幸好並非苦差。

趙穆眼光落到這對越國姊妹花的嬌體上，淫笑道：「平時沒有半點分別，但到了榻上，分別就出現了。」低喝道：「給我站起來，脫掉衣服。」

這對越國的孿生姊妹花，聞言站起來赧然微泛紅霞，乖乖的脫掉輕紗，卸下內衣，露出全裸的雪白胴體，皮膚像凝脂白玉般柔潤光滑，在牆燈下閃閃生輝。尤其臉上那欲拒還迎，似喜還羞的神情，哪個男人能看得不血液沸騰，胸內的心兒霍霍劇跳。

項少龍的感覺像世上最華麗高貴的妓院，享受帝皇式的招待。風流陣仗他見得多了，但這樣一對高矮肥瘦、神態相貌完全相同的美女，還是首次遇上，難怪趙穆連雅夫人都無暇理會，因為他實在太多選擇，何況還要應付趙王。正因如此，才會生出變態行為，虐殺他鍾愛的舒兒，現在又以美色籠絡自己，利用他去摧毀烏家。

趙穆的目光在兩女身上遊移，讚嘆道：「你看，只有越女的身體才會像她們這樣，像隨風飄搖的嫩草一樣嬝娜多姿，我們的趙女稍嫌胖一點，只有烏廷芳和趙雅等幾個是罕有的例外。」

項少龍聽他在這種情況下提起烏廷芳和雅夫人，心中大怒。唯有默然不語。

趙穆再嘆一口氣，正要說話，項少龍怕他提出對烏廷芳的要求，站起來道：「嘿！侯爺，卑職想去方便一下。喝得太多酒哩。」除假借尿遁外，他想不出其他方法。

趙穆笑道：「姊姊陪少龍去吧！」

田貞答應一聲，領著項少龍往圍起軒內一角的屏風走去。

項少龍跟隨這全裸的美女，看她誘人的肉體，既尷尬又好笑，暗忖以前常給人說自己荒唐任性，但比起古代這些侯爺貴胄，只是小巫見大巫。不過亦只有這時代的女性肯如此服侍男人。在二十一世紀要初相識的靚女服侍上廁所，不給你一個耳光才怪。若自己能重返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去，只要把這情況透露點出來，保證排隊坐時空機來這裡的男人，可以繞上地球幾個轉。

到了屏風後，動人的越國美女跪下來，捧起置於屏風後的夜壺，恭候他放尿。瞧著俏臉通紅的她，項少龍啼笑皆非，暗忖這樣如何可尿出來呢？屏風外忽然傳來田鳳的嬌吟，不看可知趙穆正侵犯美麗的妹子。田貞俏臉更紅了，偷偷瞅他一眼，咬著唇嘴，也不知她是心動還是感到屈辱。

項少龍本就沒有方便的意思，只是為避開趙穆的說話，低聲道：「放下它！」

田貞微感愕然，仍依言放下夜壺。

項少龍將她拉起來，暗嘆一口氣，自己無論如何荒淫無道，仍不願在此情況下採摘這朵鮮花，問題是他別無選擇，否則趙穆會懷疑他的誠意。

※※※

項少龍坐車回烏府時，仍在回味剛才的滋味。

他們曾在有意無意間，隔著一道屏風，以這對越國姊妹花美人兒作競賽，最後項少龍故意讓他一馬，提早鳴金收兵。果然當他抱著姊姊田貞出來時，趙穆和田鳳均有若半死之人，當然更不能向他提出對烏廷芳的要求。項少龍立知趙穆劍術雖高，體能卻不及自己這特種戰士，忙乘機告辭。

華麗的馬車駛出侯府，在寂靜暗黑的長街疾行。四名衛士在前挑燈策馬引路，車後另有四名衛士護送。項少龍心事重重，思潮起伏，現在他已完全投入到這時代裡，若可選擇的話，亦不願意返回現代，因為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和事。胡思亂想間，忽給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驚醒過來。項少龍提高警覺，往車後望去。四名衛士正扭頭回望。

黑暗的長街，一騎由遠而近，催馬而來，到看得清楚時，竟是一名全身連頭帶臉均罩黑布和黑衣的騎士，手持長劍，殺氣騰騰追來，一看便知不是好路數。四衛士紛紛叱喝，拔出配劍，回馬迎敵。

刺客加速衝刺，旋風般趕至，一揚手，由馬側抽起一團黑忽忽的東西，沖天而上，高過頭頂，變成一張滿掛尖鉤的大網，照頭照面罩往四衛士。四衛士武功雖好，可是對方有備而來，手法巧妙，欺他們猝不及防，竟一下子把四人罩個正著。驚呼聲中，待要掙開纏網，網內的倒鉤立時陷進肉內，慘叫聲中，四人滾下馬去，纏作一團。

那刺客此時來到馬車旁，劍光一絞，竹簾粉碎，嚇得項少龍忙縮往一角，就在這時那人把一件長條形的物體拋入車廂，落到車廂的地板上，一陣擺動，往項少龍竄來。項少龍定睛一看，暗叫聲我的媽呀，一個翻身穿窗滾跌街上，原來擲向他的竟是條昂首吐舌的毒蛇，若非他反應超人一等，定給這條毒蛇咬上一口。

當項少龍仍在街上翻滾，那刺客劈倒御者，迎上正掉頭來援的四名衛士，一連發出四枝袖箭，四名衛士急忙間看不真切，紛紛中箭倒地。刺客回馬向倒在地上的項少龍奔來。

這麼厲害的人物，項少龍還是初次遇上，正要借腰力彈起來，那刺客又向他發出袖箭，又準又狠。項少龍無奈，橫滾開去，連避對方三箭，才有機會跳起來。那刺客可能用罄袖箭，改以長劍砍劈。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拔劍，又要借滾地避過，不過這次滾往對方馬後，當他再跳起來，拔出趙穆贈的飛虹劍時，對方才掉過馬頭來。兩人打個照面。

那刺客呆了一呆，喝道：「你不是趙穆？」

項少龍聽她鶯聲嚦嚦，竟是個女子，為之愕然。蒙臉女子一聲嬌叱，挽起一團劍花，策馬衝來，到了五步許外，劍光鮮花般盛開，變成漫天劍點，暴風雨般往他吹打過來。

項少龍見她要殺的是自己的大仇人趙穆，那肯傷她。但見她劍法精妙絕倫，手癢起來，展開墨子劍法，以拙破巧，一劍斜挑，眼看挑中對方的劍，豈知劍鋒一空，竟挑斜了，而對方的劍乘虛而入，直奔面門。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厲害，駭然下橫移開去。

女子並不追擊，策馬衝往遠處，冷言罵道：「為虎作倀。」蹄聲遠去，沒入暗黑的長街去。

※※※

八名衛士，全部陣亡，可見箭鉤上淬的毒物如何厲害，壯健如牛的人竟挺不過一刻鐘的時間。街上佈滿趙兵，搜索刺客留下的痕跡。

趙穆神色凝重道：「那人放入車內的毒蛇，叫作『封喉金』，竄動迅若閃電，劇毒無比，見血封喉，少龍能及時逃出車外，真是福大命大。」

項少龍吐出一口涼氣，當時全憑訓練多年的本能反應，兼之毒蛇要咬的是他的腳，才能及時縮腳翻出車外，確是危險非常。

趙穆拍拍他肩頭道：「幸好你給我擋此禍，若換作我，說不定會被她得手。」接著冷哼一聲說：「我看她能逃到那裡去。」

此時一名騎士奔來，下馬後到趙穆耳旁說幾句話。

趙穆一聽大喜，向項少龍道：「我有急事要立即見大王，遲些再和你研究刺客的事。」上馬而去，百多名衛士忙追隨去了。

項少龍心中大驚，趙穆究竟接到什麼消息，變得如此興奮呢？想之無益，項少龍騎上一匹駿馬，在十二名衛士簇擁下，回到烏府。

甫進大門，守門的家將立即把他帶到烏氏倮的書齋，烏應元和陶方都在那裡，臉色凝重，顯然發生嚴重的事。

項少龍坐下後，烏氏倮道：「秦昭王死了！」

項少龍茫然看向他，心想秦昭王又不是你老爹，死了有什麼打緊。

陶方知道他並不明白其中的關鍵，道：「繼位的是孝文王，大喪期間，秦國會有一段時間不動干戈。所以各國會利用這段空隙去進行各種先前因懼秦而擱下的計劃，包括擴張和蠶食其他小國。」

項少龍恍然大悟，道：「所以要擔心趙王會加速對付我們。」

烏應元嘆道：「這還不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是我一直和秦國的呂不韋有聯繫，此人家財既厚，又有手段，本為我們的大靠山，但現在新繼位的秦孝文王，表面雖對這救回他兒子的大賈執禮甚恭，始終忌他是韓人，只看呂不韋到秦後，不過是食邑千戶的客卿，毫無實權，便知是孝文從中弄鬼，現在他登上王位，呂不韋可能權勢不保，斷我們與秦人的關係。」

項少龍恍然大悟，低聲問道：「呂不韋是否想通過我們把嬴政弄回咸陽？」

三人一起臉露驚容，呆瞪著他，像首次認識他的樣子。

三人交換一個眼色，烏氏倮的胖軀抖動一下，深吸一口氣道：「少龍識見過人，一語中的。此事千萬不可洩漏半點出去，否則明天烏家城堡留不下一塊完整的瓦片。」

項少龍心想我還知道嬴政根本就是趙姬為呂不韋生的兒子，呂不韋把趙姬送與始皇嬴政名義上的父親異人之前已懷身孕。不過有些史學家指出後來秦始皇對呂不韋手段殘忍，看來呂不韋又不太像是嬴政的生父，這筆糊塗賬，誰也弄不清楚。總之呂不韋想把嬴政弄回咸陽，是眼前鐵般的事實。

烏應元道：「四大公子裡，趙國平原君已死，楚國的春申君黃歇一介庸才，可以不論；齊國孟嘗君則稱病薛邑，現在只餘魏國信陵君無忌，此人精通兵法，手下謀臣勇將，不勝計算。往日念在平原君夫人為其胞姊之情，所以對趙國頗為眷顧，現在平原君已死，變化難免。」

烏氏倮點頭道：「秦王之死，確使本已複雜的形勢更趨複雜，但對我們卻是有利無害，因為趙國勢必借強秦息兵之機，大事擴張，無暇對付我們，致動搖根本，我們亦可偷得喘息之機，從容佈置，真是天助我也。」

陶方笑道：「燕人慘矣！」

烏應元搖頭嘆息：「他們這叫自作孽，不可活，趙王必乘勢拿他們來開刀，好擴張領土。不過聽說燕國的太子丹是個人材，最好能拖上趙國幾年，讓我們有更充裕的時間。」

各人仔細商研，定下暫不再與呂不韋聯絡，更不要碰刻下正在邯鄲作質子的嬴政，採取靜觀其變的策略，各自散去。

項少龍回到他的隱龍居，除冬盈仍撐著眼皮等他外，眾女均酣然進入夢鄉。項少龍問道：「你們來了烏家多久？」

冬盈低聲回答：「我們四個是自幼賣入烏家。」接著以更小的聲音吐露：「現在只求少主不嫌棄我們，讓我們四姊妹畢生在旁侍候，就是最大的恩寵。我們從未遇過像少主般隨和的人。」

項少龍暗忖當時代還有誰比自己更尊重女性，湧起憐意，把她摟入懷裡親熱，卻是適可而止，這些天來終日周旋於眾女之間，過足古代貴族夜夜歡宴，醇酒美人的頹廢生活，其放縱是從未有之。坦白說，過猶不及，他對這種生活方式已有點倦意。

沐浴後，項少龍先去看婷芳氏，為她蓋好被子，然後進入烏廷芳的閨房，爬入帳幔垂地的床榻。烏廷芳竟是身無寸縷，幸好她這年歲的女孩最是貪睡，項少龍暗叫好險，摟著她東想西想，想到那厲害的女刺客時，疲極入睡，一覺天明。

※※※

隱龍居內，項少龍如處眾香之國，差點忘掉自己是二十一世紀的人享盡溫柔滋味，回復體力思想又起變化，暗忖這樣的假期，過一世都不會厭倦，大嘆這時代的男人真幸福，趙王卻召他立即進宮覲見。眾女頓時怨艾連聲，項少龍暗在心中操趙王的祖宗，可是大老闆有命，唯有收拾色心，匆匆趕赴皇宮。

趙王在主殿旁的小偏殿接見他。趙穆當然是座上客，出奇地竟還有雅夫人和郭縱，另外還有兩人，經引見後，一個竟然是大名鼎鼎，剛由與燕國交戰的前線趕返來的大將兼相國廉頗。

他身材不高，但相當結實，氣勢懾人，年紀在五十上下，臉骨闊大，帶著難掩的風塵之色，雖神態疲倦，一對深邃的眼神仍是顧盼生光，不怒而威，讓人感到他是位值得敬重的長者。

另一人是名傳千古的將軍李牧，身形挺拔高瘦，只比項少龍矮一寸，在那時來說是相當高的了，年不過四十，貌相威嚴，有種軍人的硬朗和風采。

廉頗和李牧都很留心地打量他。

趙王吩咐他不必多禮，賜他就坐。

趙穆正容道：「少龍你不知自己多麼幸運，尚未上任，立即有一至關緊要的任務要交由你負責。」

項少龍心中詛咒，口上卻謝恩。

趙王微笑道：「沒有比你更適合的人選了，因此人不但要勇武蓋世，膽色過人，還要機警聰敏，能隨機應付突發事件，假設你能完成這項任務，回來後不但重重有賞，還升你為將。」

項少龍忙應道：「大王儘管吩咐，小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在場者六雙眼睛，全盯在他身上。

趙王向廉頗恭敬地問道：「相國看他是否可用之材？」

廉頗兩眼閃著光芒道：「少龍以區區一個帶兵衛，進來見到我們後仍保持冷靜自若的心境，顯是有膽有識的人。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劍手風範，毫無缺點可尋，更是難得。但我最欣賞的還是他明知任務不易，仍沒有露出怯意，聞報酬不露喜色，能得如此人才，實我大趙之福。」

雅夫人聞得德高望重的廉頗盛讚愛郎，芳心竊喜，偷望趙穆，只見他眼內掠過殺機，顯是對項少龍生出妒意。項少龍心想人的名兒樹的影子，廉頗眼光如此厲害，難怪能成為戰國名將，連忙謙讓。郭縱心中卻想趙穆和連晉都扳你不倒，我趙國還有什麼人比這小子更適合此一任務。

趙王開懷大笑，道：「天佑我國，天佑我國。」轉向趙穆道：「巨鹿侯請把此次任務向少龍解說。」

趙穆裝出笑容，溫和地道：「此次的任務，表面看來非常簡單，就是由少龍率領五百騎兵，護送平原夫人母子和雅夫人到魏國探親和進行友好活動，當然內裡另有玄虛，不若由郭先生親自說明。」

項少龍心中一驚，平原夫人之子不就是少原君嗎？他和自己勢成水火，為何要去護送他呢？而雅夫人又為什麼理由到魏國去？

郭縱壓低聲音道：「最近魏國的信陵君得到一套帛書，上面盡錄魯國一代巧匠公輸般對各種攻防武器的詳細製法，共錄大小巧器一百零八件，其中一篇流落出來，落到我手裡，說的是攻城雲梯的製作方法，已遠超過現在各國雲梯的水平，假設能得此《魯公秘錄》，我大趙將有望成為霸主，更教魏國不能藉此稱雄。」

一直沒有發言的李牧道：「我曾風聞此事，聽說其中有一篇說及兵器的鑄製，能透過新的配方和淬火的過程，把鐵變成更堅硬的精鋼，若能得此秘笈，我們可擁有最優良的武器。」

趙王有點擔心地道：「信陵君為人精明，手下能人眾多，幸好王妹和他有一段情，曾不斷修書求王妹赴魏，所以我們現在才有這麼好的藉口，派你把王妹送去。」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愕然向雅夫人望去，記起她是偷竊情報的高手。雅夫人怕他知道自己和信陵君也有一手後會不高興，芳心忐忑垂下臉去。廉頗和李牧交換個眼色，心知肚明是怎麼一回事。趙穆再掠過嫉恨之色。對他這有強烈佔有慾的人來說，就算是他捨棄的女人，亦不希望她被另外的男人沾手。

廉頗淡淡道：「巨鹿侯曾提議過很多人，均被我否決。因他們的底細被信陵君摸得一清二楚，難有作為。推薦少龍的是雅夫人，少龍該感激她給你這個表現的機會。」

項少龍一聽，心中大樂。立刻知道廉頗和趙穆關係不佳，所以當面嘔他，他不敢望向趙穆，問道：「什麼時候起程？」

趙王道：「我們已派出快馬去知會信陵君，應該在五日內可以起程，李將軍會派先頭部隊，為你們沿途打點出境前的一切事宜。」

趙穆插入道：「五天內少龍不可以回烏府，要留在宮內直至起程。我自會派人通知烏家，他們可派人帶東西來給你或來探望你，明白嗎？」

項少龍心中叫苦，無奈答應後道：「我心中有一些對此行任務有點作用的小玩意兒，只不知可否由工匠打造出來。」

眾人齊感訝異，郭縱笑道：「這個容易，我派個專人來服侍你，無論怎樣困難，務要在這五天內給你完成。」

項少龍心中大喜，自認隨便揀幾件以前在特種部隊的輕巧工具，包保遠勝魯班的所謂巧器。但他會分件教郭縱的人打製，再由自己到魏國後裝配，那便不虞被對方學會超越二千多年的技術。

趙王最後命各人退下，只留下廉頗商量對付燕國的事。

出殿後趙雅欣然扯著項少龍往後宮走去，笑道：「不要因見不到你的烏家美女愁眉苦臉，有雅兒陪你呢？」

項少龍苦笑道：「究竟有那些權貴人物和你沒有過香火緣呢？可以說幾個來聽聽嗎？」

雅夫人低聲道：「人家早求你原諒嘛，嘻！你嫉妒哩。」言罷睨他千嬌百媚的一眼。

項少龍知道計較不了那麼多，話題一轉問道：「平原夫人和少原君到魏國只是探親那麼簡單？」

雅夫人待遠離兩個拜倒路旁的宮女，耳語道：「他們去了便不會回來。」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雅夫人幽幽一嘆道：「還不是長平之戰累事。我們本來人口比別國少，現在又死掉四十多萬壯年的男丁，這九年來，雖不斷鼓勵生育，規定凡女子滿二十尚未有夫家者，由地保分配，違命者充為公娼營妓，可是除非再有一個十年，否則仍難回復以前的國力。現在誰都不看好我們，否則燕王喜絕不敢來攻打邯鄲。」

項少龍道：「我們是勝利者啊！」

雅夫人領他轉入一個美麗的大花園，樹木掩映間，隱見一座別緻宮室。無奈地說：「一時的勝利有什麼用，除燕國外，誰不虎視眈眈我們這東鄰燕、西接秦、南錯韓、魏，北連胡貊的肥肉。別人虧蝕得起，我們卻是少一個弱一分，誰知什麼時候會再跌一跤。王兄又不爭氣，寵信趙穆這不能容物，言而無信的奸徒。」說到最後，咬牙切齒起來，對騙她棄她的趙穆恨之入骨。

項少龍清楚感到大難臨頭各紛飛的味兒，烏應元不也是為此而起異心嗎？

秦將白起可說是戰國最著名的殺人狂魔，長平一役坑殺趙卒四十萬前，又曾經把魏兵數十萬人斬首。這招的確非常毒辣，非常有效。

兩人登上台階，早有俏麗宮女跪地相迎，看到項少龍，眼睛亮起來。

雅夫人把他直挽入寢宮，笑道：「這是雅兒在這裡的行宮，侍女是我的人，少龍若看中誰，隨便召她們侍寢，對你嘛！沒有女人會不樂意逢迎的。」

雅夫人要宮女關上門後，毫不客氣為他寬衣解帶，自己亦來個大解脫，到兩人袒裎相對，擁臥榻上時，她幽幽嘆道：「三十八年前，自韓國的宛先和鄧這兩個冶鐵業的重鎮落入秦人手內，他們的武器裝備逐漸凌駕各國之上，所以王兄此次這麼重視《魯公秘錄》。」

接著輕輕道：「少龍，為了獲得秘錄，雅兒或再要犧牲肉體色相，你肯讓人家這麼做嗎？」

項少龍苦笑道：「有沒有我的同意，事情會有分別嗎？你的武器就是美麗的身體，不用美色難道還有別的可代替？」

雅夫人嘆道：「假若代價是失去你，我寧願取不到魯公秘錄。雅兒對戰爭早厭倦得要命。只想和少龍找個安樂居所，避開你爭我奪的仇殺環境，終老山林。」

項少龍道：「要不要陪人上榻，這事遲些再說。是了！為何我從未聽妳說起自己的孩子？」

雅夫人神色一黯道：「我是個不能生育的女人，若有孩子，我的生活或者不會那麼不檢點。少龍！你會否因我的缺陷而不疼人家呢？」

項少龍立即以行動回答。這次雅夫人比之以往任何一次更熱烈和馴服，令項少龍享盡溫柔之福，明白到為何以信陵君這種可隨手招來千萬美女的人物，對這尤物仍不能忘情。

事後兩人相擁睡半晌，郭縱派的工匠來了，項少龍費了兩個多時辰向他說清楚要造些什麼東西。拿著項少龍畫的圖樣，那工匠一頭霧水去了。

雅夫人見他繒圖時頭頭是道，追問他時，項少龍只是微笑不語。他並不想製造出什麼厲害的現代兵器，只是希望擁有一些方便做間諜和逃走的裝備和工具。這幾天他還要好好在宮內練習騎術，那是他最弱的一環。要在這時代好好活下去，保護自己所愛的人，唯一方法是比別人更強橫，更狠辣，再沒有別的方法。

※※※

如果是以前的項少龍，遇上美女，那還不千方百計弄上手來。但現在美女俯拾即是，個個千依百順，卻物極必反，太多女人反變成他的負擔和煩惱，試問一個人如何應付得來。見到俏侍女們飢渴熾熱的眼神，他只想找個無人的地方獨處，可是這個上廁所也有美女在旁侍候的年代，要找個見不到女人的地方，真是難比登天。

他逐漸明白到這裡的女人為何如此容易一拍即合。關鍵在於通訊的問題。在現代，只要交換電話，隨時聯絡得上。而在這遠古時代，送信靠的是人力，那只是有身份的人的玩意。一面之緣後，往往再無相見之日，所以白夷女見到他後追在後面，找尋歡好的機會。否則可能就此緣盡。這些宮女亦有同樣的情況。項少龍不是不想滿足她們，可是只一個雅夫人已教他應接不暇，還怎能去撫慰其他女孩子。

在華麗的浴殿洗澡時，雅夫人行宮內的八名侍女全體出動到池內侍候他，又為他遍體按摩。以項少龍這麼風流的人，亦不敢稍有逾越，怕惹來不可收拾的局面。

侍女不斷把滾熱的水注入池內，蒸氣騰升，把浴殿弄得像個焗蒸氣的封閉空間。春盈等四名婢女常服侍他沐浴。但身上總留有褻衣一類東西，絕不像這些宮女一般全無掩遮，可見宮廷的生活遠比民間的富室更淫穢荒唐。但無可否認，項少龍此刻也感到非常鬆弛享受。令他放心的是沒有他主動，這八位漂亮的熱女郎，都不敢對他做出過份的挑逗。浴罷，項少龍伏在池旁一張榻上，由八對玉手為他擦上香油，仔細推拿，舒服得他不願張開眼睛。

腳步聲響起，雅夫人來到榻旁挨著他坐下，伸出纖手撫弄他長可及肩的濃黑頭髮，笑道：「她們是我特別由府內挑選出來的女侍，既乖巧又美麗，旅程中由她們和我侍候你。給點甜頭滿足她們吧！她們會更盡心盡力呢！」

八女俏臉均紅起來，低頭羞笑，誰都看出她們是千肯萬肯，求之不得。項少龍差點想痛打雅夫人的屁股。或者放縱情慾是宮廷內最普遍和正常的行為，可是他受的那種軍訓，卻使他知道節制的重要和必須。含糊應一聲，裝睡去了。他還能做什麼呢？

雅夫人俯下頭來，在他耳邊道：「你只要躺著享受便成，指頭也不用稍動一下。」

項少龍暗忖那豈非反成八女的洩慾工具，怎能接受，沒有答她，不久沉沉睡去。醒來時，靜悄悄的。浴殿內燃起油燈，一片寧和。

他還以為眾女離開了，剛爬起來，立刻聽到女子鶯聲嬌呼道：「公子醒哩！」

兩名穿回羅衣的俏侍女立即過來侍候他穿衣服。

項少龍見兩女一臉期待和渴想之色，問道：「兩位姐姐喚什麼名字。」

其中一個吃吃笑道：「公子折煞小婢，我叫小昭，她叫小美，是夫人的貼身小丫頭。」

小美讚嘆道：「公子的體格真好，我們從未侍候過比公子更強壯的男人。」

小昭來到他身前為他縛上襟頭複雜的鈕扣，胸脯聳伏有致。

小昭忽然身子一軟伏在他身，嬌聲道：「公子！」

小美亦把身體緊貼他的後背，體溫火般灼熱。

項少龍淡淡道：「夫人在那裡？」

兩女嚇了一跳，忙繼續為他穿衣。

小昭惶恐地道：「奴婢該死，夫人吩咐你醒來要領你去見她的。」

項少龍大喜，知道暫時不用怕給她們纏著，隨她們出去。雅夫人嫻靜地在餐几旁等候他，見他駕到，跪在席上，以甜甜的笑容，妻子侍候丈夫般的禮節，恭迎他入座。兩人並肩坐在几子的一邊，侍女們流水般奉上酒菜。

雅夫人為他斟酒，笑語道：「活了這麼多年，雅兒還是第一次感到身有所屬的快樂，剛才坐在這裡等你，一點不覺得時間難過，沒有半分空虛或沉悶，因為人家知道有你在身旁。」

小昭等八名婢女分兩組跪在入門處的兩旁，八對俏目不時溜到項少龍身上。

雅夫人掃視八女後，含笑道：「雅兒是你的人哪！她們亦變成你的私產，若有興致，可和她們戲耍取樂。」又抿嘴笑道：「項郎一點不像其他男人，若換過其他人，當是另一番情況。」

項少龍心中苦笑，說到荒唐放縱，他這受慣責任和紀律約束的現代人實自愧不如。不過若多喝兩杯，酒性發作，自己也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雅夫人揮退八名婢女，倒入他懷內道：「王兄和廉頗很看得起你，這事必招來趙穆妒恨。尤其他剛才派人來召我，給我嚴詞拒絕。必會更添恨意。雖說他現在因你有利用價值，不會隨便翻臉，但始終會佈局害你，真要出了事情，王兄會幫他而不幫你的。」

項少龍心想，我又肯放過他嗎？想起舒兒之死，怎能釋懷。

雅夫人見他神色一黯，還以為他擔心趙穆，道：「趙穆下面有兩條走狗，一是大夫郭開，另一是將軍樂乘，一文一武，都是滿肚子壞水的厲害人物，此刻他們不在邯鄲，將來遇上，切要小心應付。」

項少龍記起秦始皇，忙問道：「秦國的質子嬴政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雅夫人臉現不屑之色，冷冷道：「這人長得相貌堂堂，比一般秦人更高大魁梧，人卻膽小如鼠，畏首畏尾，難成大事，終日只知在脂粉叢中打滾。」

項少龍失聲叫道：「什麼？他會是這樣的一個人？」

雅夫人坐直嬌軀，奇道：「為何你好像對他很感興趣似的？」

項少龍心內亂成一片，秦始皇一直是他心中的期待和夢想。說到底，他仍是一個對國家忠心的軍人，很自然對這個一手締造出中國的偉大君主生出盡忠之心。但假若秦始皇只是個沉迷女色，難成大器的人，那他豈非失去唯一的希望和目標。歷史該不會錯得這麼離譜的。或是秦始皇為矇騙趙人，故意裝成那樣子。唔！一定是這樣。想到這解釋，輕鬆起來，應道：「秦國現在這麼強大，所以我對他份外感興趣吧！」

雅夫人沒有起疑，道：「秦人最野蠻，只有他們才可下手屠殺數以萬計的降卒，對女人更粗暴淫虐，所以聽到秦兵來，沒有人不害怕的，寧死不肯落在他們手中。」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嬴政的體格好嗎？」

雅夫人伸手摸著他寬壯的胸膛，媚笑道：「比起你來差得遠哩。若有人告訴我他剛死掉，我絕不會驚訝。像他那樣無時無刻不擁美作樂，能活到現在已是奇蹟，登幾級石階都要喘氣。」接著輕嘆道：「事實上不能全怪他，一來其母朱姬對他寵溺過度，更要命的是趙穆等故意誘他沉迷酒色，十一歲便教他飲酒作樂，又不斷送他各國美女，這樣一個無知孩兒怎能把持得住。」

這次項少龍真的目定口呆。健康這東西是假裝不來的。難道歷史錯了，嬴政並非秦始皇。至此心情大壞。在雅夫人手上連喝三杯烈酒，又灌了雅夫人幾杯。雅夫人不堪酒力刺激，開始放蕩起來。項少龍心情鬱結，亦需用刺激來麻醉自己，主動召八女入來，逐一灌酒取樂，終於學著趙國的王族公卿，度過最荒唐的一個晚上，到最後再弄不清楚曾和誰發生過肉體關係。

沒有秦始皇，難道就這麼長在趙國混下去，就算應付得了奸人趙穆等的陷害，遲早還不是給秦兵宰掉！明知將來是這樣的命運，今天怎快樂得起來？他開始明白為何各國王侯貴族，要過著只有今朝的頹廢生活。因為誰都不知明天是否仍享有眼前的一切。

第二天他爬起床來，項少龍暗責自己荒唐。拋開秦始皇的事不想。梳洗後，到宮中的教場苦練騎射，其他禁衛將兵對他既崇慕又恭敬。當然，就算妒忌他亦不敢擺在臉上，誰不知他成為趙王身邊的紅人。

他的頂頭上司，禁衛長趙方親自領他參觀王宮，解釋宮中的禁忌和注意的事項，說道：「我們的職責主要是負責內外兩宮的安全，外宮建築物有四殿九樓十閣，是大王接見群臣和辦事的地方。內宮分三部份，正宮是大王和眾妃嬪的居室，西宮是接待外國來的貴胄使者；東宮是王族的居室。暫時少龍可四處巡察，到熟習環境後，我會進一步向你解說負責的職務。」

項少龍知他不曉得自己即將遠行，自不說破，這時內侍官吉光來找他，領他去試穿為他趕製的護甲。

護甲主要是保護前胸和後背，兩肩設帶連繫，在背後交叉與腰部的繫帶相連，打結繫穿。又有像兩翼橫飛的披膊，穿上後看得四周的人全部眼睛發亮，像他那般威武若天兵神將的人物，他們仍是第一次看見。

縫甲室內十多名女工對他目不轉睛。項少龍已習慣給女人看，暗笑以前是他看女人，現在卻是女人看他，世界輪流轉，由現代轉到古代。

他試戴頭盔，最頂處是兩片半圓形的甲片合綴成圓形的平頂，然後是圓角長方形的甲片自頂向下編綴，共分七層，上層壓下層，護頦、護額的甲片形狀較特殊，用以配合臉形。額部正中的甲片向下伸出直條，保護眉心突出的部份。可能是怕給人由後斬首，對後頸的保護更是嚴密周詳。

穿上禁衛將官的制服，自己也覺得好玩，忙走出去四處巡邏。另一名同級的帶兵衛成胥自告奮勇陪他走一會，來到正宮入口的大牌樓處，向守門的十多名禁衛介紹項少龍，把他拉到一旁道：「大家以後是兄弟，有些事不能不對你說，千萬不要獨自進入正宮，愈多人陪愈好。」

項少龍大驚，追問原因。

成胥低聲道：「正宮內除宦侍外，妃嬪和侍女超過五百人，閒著無聊時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像你這麼威武的壯男給她們看到，哪還肯放你出來，那可不是說笑的事。」

項少龍倒抽一口涼氣，原來如此，皺眉道：「大王不管這些事嗎？」

成胥別有深意地苦笑道：「大王連自己的妃嬪都沒空去理，那管得了這些事。有家人在京城的還好一點，可借回家探親，找人鬼混。外國獻來的女子不准踏出宮門半步，見到男人那還不如狼似虎。」

項少龍自然明白他的意思，趙王對女人根本沒有興趣，想起雅夫人的八個侍女，心想她們或許可算是非常溫柔斯文。再聊幾句，溜回雅夫人的行宮去。

進入東宮的區域，兩名美麗的宮女追上來，跪著稟告道：「小婢們恭候兵衛大人半天了，妮夫人請兵衛大人相見。」

項少龍大感頭痛，成胥雖有警告在先，可是以為危險地區只限於正宮，怎知東宮亦非安全地帶，硬著心腸道：「噢！請代向妮夫人請罪，卑職有急事要趕去面稟雅夫人──」邊說邊走，匆匆逃亡。兩宮女還想追來，他早已去遠。沿途自是遇上不少宮娥貴女，見她們眉目傳情，嚇得項少龍眼觀鼻，鼻觀心，直至回歸雅夫人別宮的「安全」範圍，終於鬆一口氣。

步入廳內，其中兩名婢女欣然迎來，為他脫盔解甲。

項少龍忘了她們名字，問道：「兩位姐姐叫什麼名字？」

兩女昨晚和他胡混整夜，知他隨和，其中之一白他一眼撒嬌道：「公子只記得小昭小美，卻忘記人家。」

項少龍大樂，暗忖可能糊裡糊塗下破去陶方的紀錄，自己真的不賴。只是以前沒有機會嘗試，又暗自警惕，這等荒唐事可一不可再，否則自己與趙穆之流有何分別？

另一女道：「她叫小紫，我叫小玉，公子不要忘記。」

項少龍唸兩遍後道：「夫人在那裡？」

小玉道：「夫人親自下膳房，為公子做飯。」

小紫笑道：「我們服侍夫人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她這麼有興致。」

項少龍心想她弄出來的東西必然非常難吃。但心中感動，想起烏家的妻婢，頓感相思之苦，自己在這裡偎紅倚翠，她們卻要獨守空房，真不公平。

小玉壓低聲音道：「三公主來探夫人，現在也在膳房裡，宮內除雅夫人就數她最美。」

項少龍為之愕然，這些宮廷貴女為男人，真的什麼事都敢做出來，竟主動到這裡找他。無奈下唯有隨兩婢往膳房走去。剛入內軒，雅夫人和另一宮裝美女從膳房處步出，與他碰個正著。項少龍和那絕不超過十七歲的美女目光相觸，雙方的眼睛同時亮起來。

三公主長得非常貴氣，婀娜娉婷，雖沒有雅夫人魔鬼般的身材，但骨肉勻亭，姿態優雅，像一朵珍貴的鮮花，文靜中充滿撩人的丰姿，見到項少龍，露出美麗文靜的微笑，會說話的眼睛像在向他殷勤問好。

她的衣服袖子很寬，下襬長長拖在地上，香肩披上精緻的大圍巾，髮髻精巧有特色，在鬢角戴著以絲線穿成的珠花，垂在兩旁，薄遮雙鬢，使她份外嬌俏多姿。彎曲的梳子裝飾在頭髮前端，左右各插三支簪，額頭中央點一顆硃紅色的美人痣。使項少龍眼睛放光的原因，是她不像他心中所想的淫娃蕩女，只見她氣朗神清，有種玉潔冰清，雅麗高貴的動人氣質。和美艷不可方物的雅夫人並肩俏立，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當她發覺項少龍不轉睛打量她，俏臉一紅，低垂螓首，卻沒有絲毫不悅之色。一股少女健康的幽香，隱傳鼻內，項少龍為之心蕩神怡。雅夫人白他一眼後，為他兩人作介紹。項少龍慌忙對這金枝玉葉行禮。

雅夫人把三公主請入內軒坐下後，拉著項少龍到一旁低聲道：「無論她趙倩對你多麼有意思，你絕不可以壞她的貞操。因為她這次會隨團嫁到魏國去，作儲君的正妃，魏人若發覺她非完璧，會把她退回來，那時你立即大禍臨頭。」

項少龍此次是真心叫可惜。無論他擁有多少美女，仍然強烈地感到此為天大憾事。

雅夫人陪項少龍進軒，三公主趙倩盈盈站起，避開項少龍眼光，輕輕道：「夫人，趙倩回去哩。」

項少龍心想，少見點面也好，否則愈看愈捨不得就慘。趙倩給人一種既文靜又很有涵養和內在美的感覺。

雅夫人沒有挽留，把她直送出門外去，回來時媚笑道：「項郎的魅力使我們女兒家沒法抵擋，趙倩也不能免，為此匆匆逃掉，真想看你有沒有本領收拾魏國最著名的美人石才女。」

項少龍奇道：「石才女？」

雅夫人拉他坐到席上，靠過來緊纏他脖子嬌媚地道：「不要以為她姓石，只是她才高八斗，十六歲便以文名驚動四方，她雖生得有傾國傾城之色，卻從不把任何男人看在眼內。今年滿二十歲，仍不肯嫁人。各國求她青睞的名公子，一一鎩羽而回。所以有傳她是天生的石女，不會對任何男子動情。」

愈難到手的東西愈珍貴，此事自古已然。項少龍大感興趣問道：「她就算不想嫁人，可是這事能由她作主嗎？」

雅夫人笑道：「心動了嗎？她和秦國著名的美人兒寡婦清各有千秋。都能以保持貞潔而大大有名。石才女能保持超然，全因她的琴技和文采無人能及，見到她的人都要自慚形穢，所以魏王和信陵君非常維護她，兩個大靠山在，誰敢強來。」

微笑道：「項郎的文才天下無雙，或者有機會打動她。」

項少龍暗叫慚愧，岔開話題說起妮夫人要他去相見的事。

雅夫人一愕坐直嬌軀，不能相信地道：「她竟會找男人嗎？」

項少龍尷尬道：「或者是我誤會她的意思了吧。」

雅夫人道：「怎會是誤會，我看這美人兒為丈夫守貞節九年後，終於動了春心。唉！是你不好。那天比劍表演得這麼有男兒氣概，誰能不為你傾倒？只想不到妮夫人這麼有修養的人，仍不能例外。她或是唯一夠膽來和我爭你的人，因為她是王兄最敬重的堂妹，而我則是他最寵縱的妹子。」跟著嬌媚一笑道：「要不要我穿針引線，讓你與她能共度香宵，又或我們兩人一起陪你？」

項少龍戒備地搖頭道：「我對她高矮肥瘦一概不知道，萬一是妳為敬愛她而騙我，那我豈非變成免費男妓。」

雅夫人對他的新鮮用語「免費男妓」一時聽不懂，想了半晌，笑得花枝亂顫，伏在他肩上喘氣道：「唉！我的兵衛大人，小雅怎敢騙你呢？不怕受責被罰嗎？要不要人家帶你去看看貨色？我也想看她被揭開心事的窘態。」

項少龍大感不妥，正容道：「不准你胡來，若你利用我使妮夫人難堪，我絕不放過你。」

雅夫人坐直身體，委屈地道：「人家不過想你在赴魏前，多點玩樂機會吧！」

項少龍苦笑道：「不要以為我跟其他男人一樣，無美不歡。我還要保持體力，為此次赴魏出使做好工夫，明白嗎？」

小昭來報，說烏家有人來找他。

項少龍站起來，雅夫人隨其起立說道：「對不起，我奉王兄之命，要作旁聽者。」稍頓媚笑道：「奴家當然什麼都不敢洩漏的！」

項少龍瀟灑地聳聳肩，擺出個毫不在乎的姿勢。那漂亮的動作，看得雅夫人和小昭兩女俏目放光，往外走去。事實上他的言談舉止，和這時代的人有很大的分別，形成他別樹一格的風度和魅力。俊俏比他猶有過之的連晉在情場上敗得一塌糊塗，並非偶然。剛步出廳外，一團熱火夾帶芳香撞入他懷裡，失聲痛哭起來，當然是烏家的大美人廷芳小姐。陶方站在廳心，作個無奈的姿態，另外尚有兩名武士，捧著他的木劍和衣物包裹。

雅夫人來到手足無措的項少龍身邊，伸手撫上烏廷芳的秀髮，湊到她耳旁說一句話。這句話比什麼止哭靈丹更有效用。烏廷芳立即收止哭喊，由項少龍肩上抬起俏臉，盈盈淚眼瞧著雅夫人道：「真的！」

雅夫人肯定地點頭，拖著這絕色嬌嬈，進入內宅去。項少龍當然不知道雅夫人說過什麼，卻猜到，為了將來的融洽相處，趙雅自然要討好烏廷芳。誰都想到若爭風吃醋起來，他項少龍會站在烏廷芳的一邊。

陶方令武士放下木劍衣物，退出屋外，然後向項少龍打個詢問的眼色，項少龍忙把赴魏的事扼要說出來。陶方聽得眉頭大皺，低聲道：「信陵君智計過人，手下能人無數，絕不好惹，你要小心點。」頓了頓又道：「魏國也有我們的人，我回去安排一下，看可以怎樣幫你的忙。」

約定見面的暗號後，雅夫人和歡天喜地的烏廷芳並肩回來。

烏廷芳笑道：「陶公自己回去，告訴婷姊不要擔心，芳兒留在這裡侍候項郎。」

陶方如釋重負，向雅夫人道謝後，欣然去了。可見他給烏廷芳纏得多麼痛苦。項少龍心情大佳，當晚自然是郎情妾意，說不盡恩愛纏綿。

次晨醒來，在小昭等服侍下，換上頭盔甲冑，精神抖擻地趕到練武場，練習騎射，眾禁衛均視他為新的英雄偶像，兼之他不擺架子，人緣極佳，當他策馬急馳，彎弓搭箭命中靶心，全場轟動喝彩。忽然眾人全體跪伏地上，項少龍一看慌忙滾下馬去，拜伏地上，原來是趙王駕到，身旁還有位亭亭玉立的年輕貴婦，生得眉如春山，眼若秋水，清麗明媚，但神態端莊，有種凜然不可侵犯的高貴氣派，絕不似雅夫人那類媚視湮行的蕩女丰姿。

趙王命眾人繼續練習，召項少龍過去，歡悅地道：「少龍這麼勤於練武，寡人甚感欣慰。」

項少龍心想，我練習騎射絕非為你，只是為自己的小命著想，口中當然不會這麼說。

趙王道：「來！拜見妮夫人！她有事求你哩！」

項少龍忙向妮夫人施禮，這時確知自己是誤會她。這樣端莊的貴婦，怎會公然勾引男人？

趙王道：「妮夫人告訴我，少龍你曾拒絕她的邀請。初聽時寡人著實不悅，但旋即猜到少龍誤會夫人的意思，以為與男女之情有關。不知者無罪，且可見少龍為了未來任務，把持自守。故此寡人不但不怪你，還非常欣賞你。」

項少龍暗叫慚愧，暗道你若知我只是因為力不能及，應付不了這麼多美女，又不知妮夫人長相如何，身材好是不好，才婉拒邀請，不知會作何感想。表面當然是惶恐請罪。

趙王向妮夫人笑道：「少龍暫時交給你哩！」在眾禁衛前後拱衛下離開。

項少龍望向妮夫人，恰巧她亦在打量他，目光一觸，妮夫人俏臉一紅，垂下眼光輕柔地道：「趙妮行事莽撞，致教先生誤會。」

項少龍見她冰肌玉骨，皮膚晶瑩剔透，艷色雖比不上趙雅，嬌俏遜於烏廷芳，清麗及不上三公主趙倩，卻另有一種楚楚動人的優嫻嫵媚，教人傾倒，這時反希望那不是誤會。

妮夫人道：「這處人多，先生請移步到趙妮居處一談，見見劣兒。」

項少龍心中一動，想到事情必是與她兒子有關。這時代的女子無不早婚，說不定妮夫人十三、四歲嫁人，所以不要看她二十許人，有個十多歲的兒子絕不稀奇。一輛馬車駛來，妮夫人坐進車裡，項少龍自知身份，騎上馬兒，隨在馬車之後。不一會來到那天兩個宮女邀請他的地方，馬車轉入一座庭院。進入廳中，兩人分賓主坐下，四名女侍奉侍在旁，為兩人送上香茗。

妮夫人有點慌亂，喝口熱茶，往他望來，文靜地道：「此次邀先生來此，實有一事相託。」

項少龍見她一直不以官職相稱，而禮遇之為先生，早猜個八成，微笑道：「是否和小公子有關？」

妮夫人嘆道：「還不是為這劣子，先夫戰死沙場，妾身所有希望全放在他身上，那知他生性頑劣，不知自愛，終日只顧嬉玩──」

項少龍笑道：「孩子誰不愛玩？」

妮夫人玉臉霞飛，苦惱地道：「他玩的不是一般孩子的遊戲，而是宮內的女孩子。」

項少龍失聲道：「他多少歲？」

妮夫人不好意思地回答：「年底便足十四歲。」看到項少龍瞠目結舌的樣子，無奈地道：「妾身遍訪有名的學者教導他，只是誰也拿他沒法。除對妾身還稍有點害怕，我身邊的婢僕全怕了他，他──唉！我不知怎說好。噢！茶冷了。」

項少龍待要喝茶，一聲女子的尖叫由後宅傳來。妮夫人臉色一沉，站起來匆匆往聲音傳來處趕去，項少龍怕她有危險，忙追隨在後。步入內室，只見一個粗壯的孩子，把一名美麗的婢女按在牆上，上衣被他扯下來，露出粉嫩的胸脯，而那孩子緊捉她的手吻如雨下，旁若無人，雖另有三名婢女在旁，卻無人敢加以攔阻。

妮夫人勃然大怒，喝道：「畜牲！還不給我住手！」

項少龍心道，應是住口才對。

那小公子嚇了一跳，放開婢女，轉過來悻悻然道：「娘不是去找大王嗎？是少君告訴我的。」話說完目光灼灼地盯著項少龍，充滿嘲弄不屑的神色。

那婢女衣衫不整地哭著走了。妮夫人氣得說不出話來。項少龍真奇怪她為何可忍著眼淚。同時恍然大悟這小子自少習武，身強力大，又和趙國的儲君交好，自然是天不怕地不怕，誰都管不了他，不敢管他。小小年紀，便習染王室淫靡之風，使人感嘆。不過也惹起反省，自己何嘗不是被這種文化感染。

小公子斜眼睨視項少龍，問道：「你就是那項少龍，見到本公子還不下跪。」

妮夫人斥道：「斗膽！從今天起，項先生是你的老師，下跪的應是你才對。」

小公子哈哈一笑道：「娘此言差矣，君臣上下之禮怎可廢，他叩頭後，我肯不肯讓他教，還要看他有什麼本領？」

妮夫人氣得跺腳，待要大罵，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夫人且莫動氣，你們先避開一會，讓我和小公子說幾句心裡話。」

小公子見項少龍全身甲冑，威武不凡，其實頗感心寒，冷笑道：「誰有興趣和你說話。」轉身想由後門溜走，對妮夫人的召喚置若不聞。眼看要溜出去，風聲響起，小公子耳側一寒，一把匕首貼頰擦過，釘在門框上。小公子雙腳一軟，停下步來。妮夫人和眾婢花容失色，掩嘴驚呼，若匕首稍偏半分，會是什麼後果？

小公子臉青唇白轉過身來，顫聲道：「娘！他想殺我，快找人拿他。」

項少龍兩眼射出森寒之色，冷冷地道：「你這算什麼本領，立即給我噤聲，明天早上我來時，若見不到你乖乖在書房等我，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把你找出來揍一頓，走吧！」

小公子氣得小臉煞白，狠狠一跺腳，惡兮兮指著他道：「好！我們走著瞧！」掉頭溜出後門，轉眼不見。項少龍哪會把這個小子放在心上，乘機向妮夫人告辭。

妮夫人垂頭低聲道：「那杯茶你還未喝啊！」

項少龍暗忖美人兒你心動了嗎？瀟灑一笑，到門框處拔回陶方的匕首。心中生個主意，說到射箭，可能很多人比他出色，擲飛刀嘛──卻沒有人及得上自己。可是飛刀攜帶不便，若改用以前特種部隊慣用的五寸鋼針，那隨便帶上數百枝在身上該可辦到，殺傷力還更可怕，打定主意，決定教郭縱的人立即打製。轉過身來，原來妮夫人剛移到他身後，兩人在近距離打個照面，四目相望，妮夫人驚呼一聲，移後兩步，有點手足無措。

這世上最令男人心動的，就是當貞節高貴的成熟美女芳心初動的時刻。項少龍亦不例外，若非有其他侍女在旁，定忍不住上前挑逗她，那並不是心懷不軌要把她弄上床榻，而是想看她那六神無主的誘人樣兒。

妮夫人道：「先生請！」

項少龍隨她回到前廳，喝過由她親為他換上的熱茶，再次告辭。妮夫人心裡生出敬重之意，她以前接觸的男人裡，除像趙王這些有血緣的近親外，誰不對她生覬覦之心，一方面他們愛她美麗的肉體，另一方面可向人誇耀征服她這節婦的魅力。她最憎厭就是那些色迷迷的嘴臉，只有眼前這氣宇軒昂又充滿英雄氣概的男子，才使她感受不到那種煩厭。剛才他擲出飛刀那種充滿自信和力量的英姿，令她厭倦異性的芳心，不由怦然而動。

妮夫人再找不到挽留他的藉口，殷勤送他直抵院門，輕輕叮嚀道：「先生明早記得來這裡，妾身把小盤兒交給你。」

項少龍差點衝口而出問道：「那你呢？」可是當然不敢如此無禮，微微一笑道：「我教孩子的方法可能不會是你想像的那樣，希望夫人能接受才好，否則可隨時把我解聘。」

妮夫人欣然道：「只要是先生的方法，妾身無不接受。噢！妾身真大意，忘向你問及報酬。」

項少龍哈哈一笑，大步走出門外，聲音傳回來道：「我是為一個慈母對兒子的愛而做的，那就是酬金。」

## 第六章踏上征途

回到別宮，烏廷芳大喜，埋怨他幾句，與他到花園的涼亭說親密話兒。一會後雅夫人回來，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登位不足三天的秦孝文王忽然病死，由嬴政的父親異人繼位為莊襄王。

雅夫人道：「孝文王今年五十三歲，一向體弱多病，此次他卻是因吃了呂不韋獻上的藥而致死，所以無人不懷疑是呂不韋暗下的手腳。只是礙於莊襄王與呂不韋的關係，才敢怒不敢言。唉！呂不韋這人野心極大，手段毒辣，現在各國人人自危，怕秦軍很快大舉東侵。」

項少龍聽得又驚又喜，暗忖果與電影中情節相同，但他卻知道呂不韋首要之務，不是要進攻六國，而是先要把寶貝兒子嬴政弄回咸陽，然後再設法把莊襄王謀殺，那秦國的王位將落入他嫡子手裡，他亦等若太上王。

雅夫人續道：「呂不韋長年行商，往來各地，對各國的情勢有深入的了解，若給他當權，後果會更嚴重。商人只講實利，不顧信義，這樣的進行擴張政策，教人心寒。」

項少龍心中想的是嬴政，一向以來，史學家都不明白，為何他父親異人當年和呂不韋逃離邯鄲，為免趙人起疑，留下趙姬和嬴政母子，而趙人卻不殺嬴政母子出氣。現在他終於明白，那是趙穆的陰謀，故意以酒色消磨嬴政的壯志，使他變成個無用的人。將來既可以用他來和秦人交易，儘管讓他回國坐上王位，這樣一個昏庸的人，對秦國有害無利。一石二鳥，非常毒辣，現在看來趙穆奸計成功，秦始皇還憑什麼去一統六國？他真的想不通。見不到秦始皇，他是絕不會死心的。可以想像異人繼位成秦王，作為儲君的嬴政身價陡升，正是奇貨可居，趙人對他的監視會更嚴密，自己怎可能見到他，又不使人起疑呢？

烏廷芳挨到他旁問道：「項郎在想什麼？」

項少龍一驚，見到雅夫人灼灼的目光正盯著他，岔開話題問道：「現在秦國由何人當宰相？情況如何？」

雅夫人嘆道：「何人掌權並不重要，相國之位遲早落入呂不韋手中。」

烏廷芳奇怪地道：「雅姊為何這麼怕秦人？」

雅夫人無奈地道：「不是我怕秦人，而是沒有人不怕他們。看看我們趙國便清楚，誰不沉迷在荒淫萎靡、醇酒美人的生活裡，敵兵臨城時振作一下，敵人退兵後故態復萌；而秦人仍保存戎狄的刻苦耐勞，儘量不受南方的風氣沾染，商鞅為秦人『焚《詩》《書》』，就是逢迎秦人禁止詩書，國必富強的心態。奴家雖不知誰對誰錯，但觀乎秦人日益強大，不能說秦人焚詩書沒有理由。」

項少龍心想原來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前，商鞅早來一著，實習燒書。

雅夫人續道：「范雎拜相前，秦國大權旁落到穰侯手上，掌權的全是他派系的人，採取所謂遠攻近交的策略，使秦國長年勞師遠征，國力消耗；秦昭襄王於是與范雎密謀，一舉奪回軍權，改攻遠交近為攻近交遠，與齊楚修好，全力對付韓國和我們，這才有長平之戰，王兄又走錯了棋，唉！」

項少龍見她秀目射出淒然之色，知她想起喪身長平，只擅紙上談兵的趙括，憐意大生，把她環抱柔聲道：「過去的讓它過去，不要多想。」

趙雅軟弱地倚在他懷裡，道：「穰侯下台後，他的嫡系大將白起與范雎一向不和，白起在長平一役坑我四十萬降兵，手段空前殘忍，范雎以此大做文章，最後終說服秦王把白起族誅。此事惹起秦國軍方眾將領對范雎這外籍人的仇視，現在由燕國來的客卿蔡澤取代相位，不過呂不韋刻下水漲船高，蔡澤當好景不長。」

項少龍聽得意興索然，感到前景一片灰暗，這時代無一人不為私利動輒殺人，挽起二女道：「唉！什麼都不用想。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有愁明日當。來！我們立即入房行樂。」

兩女俏目亮起來，唸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有愁明日當，項郎說得真好。」乖乖跟著他走，粉臉熊熊燒起來。

項少龍暗忖，哪管得了明天發生什麼事呢？自己一介武夫，不懂政治，要改變這時代是痴人說夢，不若及時行樂，見一個美女享受一個，那還實在一點。誰知明天是否還有命可活，或是仍留在這時代？先前的一點自省，在絕望下已不翼而飛。

不由想起端莊高雅的趙妮。明天看看有沒有機會情挑淑女，那必是非常動人的體驗，亦不枉來此地一場。對於能否重返二十一世紀社會，他再不願思索費神。

※※※

項少龍天尚未亮便起床，穿上武裝勁服，不戴盔甲到武場苦練騎射。他現在儘量教自己不去想將來的事，只是抱著盡情享受的心態做人。多年的習慣使他愛上運動，兼之他體力過人，昨夜的荒唐對他沒有多大影響，反而不活動筋骨，會令他感到不舒服。他虛心向眾禁衛請教控馬的各種技巧，所以進步神速，在馬背上翻騰自如，作出種種高難度的動作。又苦練持矛衝刺的戰術。只是仍不太熟練披上沉重的甲冑在馬上作戰。苦習一番後，他由成胥帶他到本來分配給他的禁衛營宿舍，沐浴後趕往妮夫人處，想著如何入手情挑這美人兒，忽聽到有人在喚他。

項少龍看去，見到妮夫人頑皮好色的兒子在左旁一座院落外向他招手。他心知肚明不會有什麼好事，但哪會害怕，大步走去。

小公子閃入院落去。項少龍心中暗笑，暗地提高警戒，剛踏進院內，「嘩啦啦」的一張大網照頭蓋下來。項少龍哈哈一笑，就地前滾，避過罩網，若無其事彈起來，輕鬆地拂掉身上的草碎塵屑。

寬敞的院落裡十多人持劍由隱伏處跳將出來，把他團團圍住。公子盤躲在一名比他高半個頭的大孩子後，叫道：「快揍他！」

項少龍環目一看，大感好笑，這十多人年紀介乎十四至十七間，看樣子是王族裡的小惡霸，竟敢結黨來對付他。那個被小公子倚仗的大孩子，說不定是趙國的儲君，怎能讓他有機會表露身份，哈哈一笑，拔出飛虹劍，往公子盤撲去。兩把劍倉皇下迎上來。項少龍「鏘鏘」兩記重擊，劈得對方虎口爆裂，劍掉地上，再每人踢一記屁股，那兩名嬌生慣養的哥兒慘叫聲中，痛得趴倒地上。項少龍長笑聲中，鐵劍揮動，見劍劈劍，遇人踢股，不片刻完全瓦解了這群王子黨，他又虛張聲勢，嚇得這批大孩子屁滾尿流，走個一乾二淨。他當然不會放過公子盤，把他掀翻地上，用劍身抽擊他的小屁股十多記，把放聲大哭的他小雞一般提起來，冷冷地道：「再哭一聲，我賞你十記耳光。」公子盤何曾見過這樣的惡人，立時噤聲。項少龍把他押回家，妮夫人早聞風聲，在門口把他迎進去。

公子盤一見乃母，見有所恃，再哭起來。

妮夫人看得心痛，正要撫慰時，項少龍喝道：「夫人一是將他交給我，一是我以後袖手不理。」

妮夫人嚇了一跳，垂頭道：「當然是交給先生哩！」

項少龍微笑道：「這就最好！」一手抽提公子盤的後領，將他拖進書房，把妮夫人和一眾婢女關在門外，倚著軟墊坐下來，笑嘻嘻看著由地上爬起來眼睛噴發恨火的公子盤。

項少龍喝道：「坐下！」

公子盤駭然坐下。

項少龍冷言道：「看！你這樣成什麼樣子，自己沒有本領，卻找人幫忙，想以眾凌寡，輸了又哭又喊，算什麼英雄好漢。」

公子盤咬牙切齒道：「你才不是英雄好漢，以大欺小。」

項少龍悻悻然道：「你若怕我，不會主動來惹我，可知這並非以大欺小的問題，而是誰強誰弱的問題。」

公子盤為之語塞，怎估得到項少龍辭鋒如此了得，想了一會恐嚇道：「剛才你踢少君的屁股，他定會告知大王，斬你的頭。」

項少龍嘆息一聲道：「我見你這麼年紀小小，便懂得調戲女人，還以為你是個人物，哪知鬥不過人，卻只懂用卑鄙手段，我看錯你了，滾吧！我以後不想見到你。」

公子盤懷疑地看他一眼，爬起來轉身想走，又回過頭來道：「為何我捉弄那些女人，你還當我是個人物？」

項少龍淡淡地道：「凡是男人，大都好色，年紀小大，並無分別，那天我見你輕薄那位姊姊，頗有手段，還以為你其他的功夫都不賴，怎知如此窩囊，有志氣的，便學得比我更有本領，正正式式把我擊倒。」

公子盤還是首次聽到有成年人欣賞他的劣行，點頭道：「終有一天我會打敗你。」

項少龍知道成功引起他的好奇心和爭勝之念，啐道：「只是口頭說說有什麼用，還是滾吧！我最討厭只懂空言的無用之徒，希望你永遠不用到沙場去，否則將不是被踢屁股那麼簡單。」

少年人都是愛崇拜英雄，項少龍相貌威武好看，又曾把他心目中的強人輕鬆擊倒，對項少龍早生出又敬又怕的心理，兼之項少龍的話句句合耳，不由敵意大減，坐回席前，道：「若我聽你的話，你是否會教我剛才打人的本領？」

項少龍兩眼精光一閃道：「你知道我的本領多麼珍貴嗎？哪會憑你娘一句話傳給你，想學嘛，還要通過考驗才行。」接著微微一笑道：「但若你聽話，我不但可使你成為趙國真正的英雄和劍手，還可以教你成為迷死女人的愛情高手，天下美女，任你予取予求。」

軟硬兼施下，公子盤的臉發起亮來，父親死後，他一直羨慕別人有父親，項少龍正好彌補他的缺憾，他自己當然不知道，但內心中其實渴望著有像項少龍這麼一個人的出現。

沉吟片晌後，試探地道：「真的嗎！我要通過什麼考驗？」

項少龍知道這種事並非一蹴可幾，站起來把他拉起。

公子盤受寵若驚，項少龍一把抽起他，俯身把他由背上過肩摔在席上，哈哈笑道：「首先是挨揍，挨不得揍的人哪有資格打架。」

公子盤雖給摔倒地上，只感覺輕微的痛楚，大覺好玩，跳了起來。

項少龍教他幾下柔道的摔跤手法，又讓他把自己摔倒，登時惹起他的興趣，興高采烈玩了一輪後，小孩心性，哪還記得什麼仇什麼恨。

項少龍摸他的頭道：「你去找其他人試試我教的手法！若聽教聽話，將來定會變得像我般高大強壯，本領過人。」

公子盤歡呼一聲，奪門去了。一直守在門外的妮夫人看得目瞪口呆，完全不能明白她的劣子為何會如此雀躍興奮？她步入書齋裡，呆看項少龍，不知說什麼好。項少龍過去把門關上，來到她身後笑道：「假若我教小公子如何去和女人親熱，夫人會怎樣想呢？」

妮夫人嬌軀一顫，駭然轉身，失聲道：「什麼？」差點挨到他身上，才退開去，這次是小半步。

項少龍淡淡地道：「小孩子最是反叛好奇，夫人你愈禁制他，他愈想打破禁制，所以不若讓他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會有什麼後果，應負上什麼責任，他反會節制自己。」

妮夫人顫聲道：「可是他只有十三歲啊！」

項少龍道：「夫人嫁人時有多大年紀呢？」

妮夫人俏臉一紅，垂下目光道：「那時妾身只有十四歲。」

項少龍看得心中一動，微笑道：「所以呢！十三歲不算小了，十五歲的男人有妻有妾的大有人在，兼之宮廷風氣如此，夫人想阻止他不近女色，看來難以辦到。」

妮夫人幽幽地道：「妾身總覺得他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不過先生的想法很精闢獨特，妾身從未聽過其他人有這種看法。」

項少龍趁機看她的胸腰和長腿，暗忖上床後你才真的知道我這現代人的本領是如何特別。

妮夫人正偷眼看他，見他灼灼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巡視，一顫嗔道：「先生！」

項少龍給她看破自己的色心，大感尷尬，忙藉辭離去。妮夫人想挽留他，偏苦無藉口，唯有含羞送到門外。兩人心中有鬼，再無一語交談，但均感受到那潛藏的刺激。

項少龍回到雅夫人處，正要和眾女嬉戲作樂，忽然趙王派人來召，忙匆匆趕去。

衛士領著他直入正宮，項少龍記起成胥的警告，皺眉問道：「大王不是在外宮辦事嗎？」

衛士臉無表情道：「小人奉命行事，其他的不知道。」

兩人在寬闊連接宮殿的長廊舉步，遇上的宮娥妃嬪，無不對項少龍大拋媚眼，她們全是百中選一的女子，姿容自是不俗。抵達一座特別宏偉的宮殿前，衛士把他交給兩名內侍，自行離去。其中一名內侍命他解下配劍，交出匕首一類的武器，領他進入殿內。踏入殿裡，項少龍已知不妥。只見兩旁各有十名粗壯如牛、力士般的人物，殿端高起的台階上，一名高髻雲鬢，身穿華裳彩衣的貴婦斜倚在一張長几榻處，挨坐軟墊，冷冷看他。她身旁坐的是今早給他踢過屁股的少君，兩人身後又坐有七、八個妃嬪模樣的美女，再後則是十多名俏宮娥，均是神色不善。

見到這種陣仗，他哪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忙跪下叩頭道：「帶兵衛項少龍拜見王后。」

趙王后年不過三十，長得雍容華貴，鳳目含威，高起的鼻柱直透山根，顯出她是個性格剛強和有主見的人。她當然比不上雅夫人、妮夫人或三公主的美麗，亦屬中上之姿，尤其她的朱唇特別豐潤，非常性感。

一瞥之下，項少龍大約摸到她的性格。這種女人，最愛的是比她更剛強的男子漢。

那少君戟指他狠狠道：「母后！就是他踢我。」

趙王后鳳目生寒，輕叱道：「竟敢冒犯少君，項少龍你可知此乃死罪。」

項少龍不亢不卑道：「小臣現在知罪，但當時小臣並不知道圍攻我的十多人裡有少君在，只是奉妮夫人旨意，希望能好好管教公子盤，為自衛，犯下此罪，請王后明鑑。」

趙王后顯然並不清楚來龍去脈，瞪少君一眼後，冷冷地道：「事情究竟如何？你給我清楚道來。」

項少龍於是將前因後果，一五一十說出來，他語氣裡洋溢強大的自信和說服力，聽得趙王后和眾妃暗暗心折。當他說到事後如何教訓公子盤時，無不露出會心的微笑。

那少君見情勢不對，扯趙王后的衣袖道：「母后要為王兒作主。」

趙王后皺眉道：「你想怎樣？」

少君湊到她耳旁，說了幾句話。

趙王后微一點頭，喝道：「給我站起來。」

項少龍站起身來，傲然挺立，頓時把兩旁二十名魁梧的力士比下去，看得趙王后和眾妃嬪心中暗讚。如此人材，她們還是第一次遇上。

趙王后向少君柔聲道：「母后可答應王兒要求，由他們揍項少龍一頓給你出氣，可是若他們反敗給他，王兒以後要像小盤一般隨項兵衛修習武藝，肯答應嗎？」她那天目睹項少龍擊敗連晉，知他武功高強，又聽他管教有術，心中大喜，所以提出要求。

少君喜道：「是否由他們一起出手？」

趙王后皺眉道：「怎可如此不公平，你自己挑三人出來還不足夠嗎？」

少君早給項少龍打怕，搖頭道：「不！太少人。」

那二十名力士一陣哄動，露出不滿之色，躍躍欲試。

項少龍躬身道：「王后即管答應少君要求，少龍願意一試。」

殿內各人無不嘩然。項少龍卻是心中暗笑，說到自由搏擊，再多些人他也不怕。這些力士在這時代自然算是壯漢，但比起黑面神等卻相去頗遠。

少君大喜道：「就這樣吧，立即動手。」暗想這次還不要你的命。

項少龍脫掉外袍，露出媲美龍虎之姿的健美體型，看得趙皇后等全體心如鹿撞，目眩神迷。那二十名力士被人小覷，早憋下滿肚子氣，齊聲大喝，脫下上衣，露出精赤的上身，擁上來把項少龍分幾重圍困。項少龍餓了拳頭架這麼久，豪興大發，索性學他們般脫上衣，露出精壯健碩的上身，沒有半吋多餘脂肪的肌肉，像閃亮的小蛇般爬滿寬闊的胸膛和手臂，尤使人印象深刻是小腹那塊三角肌。趙王后一向被趙王冷落，看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少君大喝道：「動手！」

四名力士立時向項少龍撲去，兩人由後抱他，另兩人揮拳分擊他的太陽穴和前胸，下手毫不留情。眾女一起驚叫。

項少龍往後急退，左右兩肘同時擊中由後撲來的兩名力士。兩人慘叫聲中，跪倒地上。項少龍分按在兩人肩上，借力凌空飛起，兩腳踢出，正中前方攻來那兩名力士的面門。鼻破血流中，兩力士掩臉後跌。一個照面，已解決四名壯漢。少君看得緊張之極，不斷為其他人打氣。

項少龍落回地上，就地一滾，兩腳斜踢，另兩名力士何曾遇過如此詭詐的打法，立時小腹中招，飛跌開去，再爬不起來。跳起來，另一名力士雙拳擊出，給他兩手穿入，硬架開去，乘勢在對方胸膛連轟兩拳，再俯身反腳，踢中另一名力士胸膛，兩人同時飛跌。

他的搏擊之術是參考泰國拳、空手道、西洋拳和韓國的跆拳道，配以國術，經電腦的力學分析後，融會而成的赤手戰術，豈是這時代的武功能望其項背，毫不費力擊倒對方近半的人，中招者失去動手的能力。眾力士駭然大驚，退避開去。少君則是目瞪口呆，不能置信地看著威武若天神的項少龍。

趙王后終忍不住，叱道：「住手！」

眾力士鬆一口氣，扶著傷者退下。

項少龍跪下道：「王后恕罪，少龍已留了手，他們休息一會便沒事。」

少君不依道：「母后！」

趙王后瞪他一眼道：「我大趙得此勇將，實是你父王和王兒之福，還想怎麼樣？」

少君受項少龍神威所懾，一時啞口無言，猛一跺腳，飛奔出殿。

趙王后望向項少龍，眼光轉柔道：「兵衛平身。」

項少龍站起來施禮道：「王后若無其他吩咐，小臣告退。」

趙王后揮退那群力士後，站起來走下鸞台，道歉道：「兵衛的衣服弄糟哩！」喝道：「來人，給我帶兵衛到後宮沐浴更衣。」

項少龍大吃一驚，心想這還得了？跟送羊入虎口實沒有什麼分別，趁眾妃和宮娥尚未擁到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拾起地上衣物，打手勢止眾女，向趙王后懇切求道：「後天小臣須出使魏國，現在正準備行裝，王后請恕罪。」

趙王后對他愈看愈愛，但見他神情堅決，不想拂逆他，暗想以後藉口要他教王兒練武，哪怕沒有機會再見他，微笑道：「至少你讓她們侍候你穿上衣服吧！」

眾宮女一哄而上，嬌笑聲中七手八腳為他穿上衣服，自然乘機把他摸個夠。趙王后和眾妃眉目含情在旁觀看，項少龍則膽戰心驚，若給趙王知道這事，不知會有何反應？暗暗叫苦。

回到雅夫人的別宮，郭縱處送來為他打造的東西，飛針達千枝之多，使他精神一振。雅夫人和烏廷芳兩女正在研究這些彈簧、索勾、腰箍等怪東西的用途，見他回來立即追問究竟。項少龍摟著兩女親熱，搞得她們神魂顛倒，胡混過去。這時忽來小貴客，正是公子盤，興奮地向他誇說如何把許多人摔倒的情形，接而洩氣地道：「可是很快又被他們打敗了。」

項少龍問起少君的態度。

公子盤道：「師傅真了不起，把那群力士打得東倒西歪，少君雖然口硬，但我看他心中是挺服氣的。未試過你手段的人，自告奮勇要來找你，全給少君拒絕。」

雅夫人笑道：「什麼？你們這群橫行霸道的小惡人，終於遇上剋星了嗎？」

公子盤色迷迷盯她一眼，絲毫不讓道：「雅姨不也是給師傅收拾馴服？」

雅夫人氣得杏目圓瞪，不再理他，和烏廷芳去了。

公子盤目不轉睛緊盯烏廷芳搖曳生姿的美臀，讚道：「烏姊姊真美，宮內無人可及。」

項少龍心中暗罵小色鬼，不過若大家交換位置，恐怕自己不會比他好得多少，在這裡實在太容易得到女人，問道：「小子！告訴我，你和女人來過沒有？」

公子盤興奮起來，推心置腹地道：「當然來過，不過比起師傅就差得遠了，連雅姨都給你降服，我們早封你作趙國對女人最有吸引力的男人。」接著低聲道：「你碰過娘沒有？」

項少龍呆了一呆，這人小鬼大的小子的確很難應付，如何灌輸點正確的觀念給他？

公子盤壓低聲音道：「我剛問過娘，她臉都紅透，將我趕出來，但我卻看出她心中歡喜你呢。」

項少龍又好氣又好笑，把他抓到花園，迫他做了幾個強身健體的練習，又教他墨子劍法的起手式。

公子盤早視他為偶像，破天荒地專心練習起來。吃過晚飯，公子盤依依不捨的離開。項少龍辛苦整天，拉著兩女到浴池內胡混，八名婢女則負責為他們傾注熱水，那種帝王般的享受，使他有種墮落的快感。但行樂及時，哪還管得這麼多。

不過他終是不甘心被命運操縱的人，在池內左擁右抱，仍不忘向雅夫人問起各國的情況，道：「為何各國明知秦人的厲害，仍不能團結起來？像我們此次到魏國去，明是修好，其實是不安好心？」

雅夫人嗔道：「你若再不停止摸人，教人怎能好好答你？」

項少龍放開手，親她的臉蛋道：「說吧！」

烏廷芳撒嬌道：「少龍！芳兒都想聽啊！」

項少龍哈哈一笑，把手改摟她的纖腰道：「這樣可以吧！」

烏廷芳歡喜地吻他一口，催道：「雅姊快說。」

經過兩日的相處，在雅夫人的蓄意討好下，兩女變得親若姊妹。

雅夫人整理腦內的線索，嘆道：「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地理上的問題，例如齊燕兩國，距秦頗遠，根本不像我們般受到切膚之痛。誰也知道若想強大，須擴張領土，所以燕人見我們長平一役元氣大傷，乘機來侵，哪有空閒去想團結抗秦。」

項少龍點頭道：「雅兒的分析很有道理，我肯定六國遲早會給強秦滅掉，我們應早作打算。」

兩女沉默下來，不自覺地靠近他，只有那樣，才使她們有安全感。在這時代，戰敗對戰士來說是死亡，對貴族的女人來說卻是失去最基本的尊嚴，淪為比娼妓不如的男人玩物。

在溫熱的水裡，接觸著兩個動人的女體，項少龍思緒起伏，反覆想著自己離奇的遭遇。這幾天來，他完全沒有想起自己所屬的那個時代。所有親友離他愈來愈遠，分隔在兩個不能跨越的時空。馬瘋子的機器定是出了問題，而他將會被列入神秘失蹤的檔案去。再沒有人會去理他，善忘的人會將他忘記，剩下他一個人裝載滿腦子不能向人透露的秘密，在這無情的戰爭世紀掙扎求存。他曾有過遠大的理想，因元宗的犧牲激起他的豪情，使他想到利用秦始皇統一天下，創造出大同的社會。但秦始皇的真實情況，卻使他的美夢幻滅，只想盡情用醇酒美人麻醉自己，在脂粉叢裡放任地享受生命。可是又不甘心如此自暴自棄。但他能做什麼呢？

若魏國之行成功，回來可能便是丟官掉命的後果，趙穆絕不會放過他的。不要看趙王對自己現在那麼恩寵，這些王族的人根本不把手下當作是「人」。人權的觀念在這時代並不存在。他能夠作什麼打算？唯有走一步算一步。

※※※

次日項少龍指點公子盤一會兒墨子劍法，又和他談笑一番後，發覺這頑劣的小公子比他的年紀早熟至少四、五年，充滿野性的反叛心態，且非常堅強聰明，使項少龍首次對他生出好感。

公子盤忽然誠懇地道：「師傅！你娶我娘好嗎？宮內外想侵佔她的人很多，若她給我憎厭的人得到，我情願自盡。」

項少龍愕然看著他說道：「想不到原來你這麼疼你的娘。可是儘管我有娶你娘的心，還須大王恩准，現在我一無軍功，二來職位低微，怎能得大王首肯，所以這事遲點再想。」

公子盤失望地道：「那娘怎辦好，我從未見過她用那種看你的眼神望過別的男人。」

好一個敏銳的小孩，項少龍伸手摸他的頭，正要說話，眼角瞥見不施脂粉的趙妮嬝娜多姿地往他們走來，人未到香氣隨風飄來。她看到項少龍撫摸公子盤的頭，和自己兒子那甘心受教的乖樣兒，心中湧起自丈夫戰死沙場後從未有過的欣喜，嬌笑道：「先生早安，大恩大德，不敢言謝，唯有來世結草啣環以報。」

公子盤輕輕地道：「娘啊！何用來世呢？」

妮夫人立即霞燒雙頰，驚羞交集，杏目圓瞪，怒叱道：「小盤你口不擇言，對先生和娘均無禮之極，你──」

項少龍知她很難下台，公子盤又硬頸，解圍道：「小盤還不快溜？」

公子盤哈哈一笑，一溜煙走掉。氣氛登時變得更尷尬。妮夫人六神無主，解釋不是，不解釋則更不是。項少龍目睹這端莊賢淑的貴婦那舉止失措的動人神態，為之心軟，知道大家愈不說話，男女間的曖昧之情愈增。大感有趣，故意不說話，只是看她的秀目。妮夫人偷看他一眼，與他的目光撞個正著，登時全身滾燙酥軟，心如鹿撞。怎麼辦呢？自己怎可以如此失態。

項少龍見她差點窘死，暗忖公子盤說得對，益人不如益我，低聲道：「我們到那林中亭坐一會好嗎？」

林中亭是妮夫人的別院內最深幽的地方，在茂密的桂樹林裡，有座隱蔽別緻的小亭，正是幽會的好地方。這不啻等於一個約會。妮夫人呆了一呆，抬頭望著他，眼中射出複雜的神色，欲語還休。項少龍知道她的內心正掙扎徘徊於為亡夫守節和以身相許兩個極端的矛盾中，不再要求她的答案，確定四周無人後，牽起她的纖手，往桂樹林走去。

妮夫人給他拖得身不由己，掙又掙不脫，無奈嬌責道：「項先生──」

項少龍抓起她柔軟的小手，心中像注滿蜜糖的甜蜜，又感到情挑淑女的高度刺激，怎還有空閒去理她是否滿意，拖著她穿林而過，眼前一亮，林中亭出現在眼前。

妮夫人驀地大力一掙，脫出他的掌握，立在原地，垂頭幽幽地道：「先生尊重趙妮的名節好嗎？」

項少龍知道欲速則不達，柔聲道：「我項少龍怎會強人所難，來！我們到亭內坐一會，共享桂花幽香。」

妮夫人輕輕道：「你要先答應人家守禮才行。」

項少龍暗忖最怕就是妳不肯留下，若肯留下，逃得過我少龍的如來佛掌我就不姓項，以後改跟你姓趙。欣然走到亭內，坐到石圍欄處，向她作個恭請的手勢道：「夫人請入亭小坐。」

妮夫人似若忘記項少龍仍未答應她所提出「不得無禮」的條件，盈盈步上亭去，來到他的身旁，倚在圍欄處。因項少龍坐在圍欄的關係，兩人高度扯平，兩臉相對，四目交投。現在妮夫人勇敢起來，沒有移開目光，只是有種無所適從的茫然之色，纖巧但浮凸有致的酥胸急劇地起伏，對自己的情緒不加掩飾。項少龍暗喜，看破她終受不住自己情誘，開始情難自禁，但仍不能操之過急，使她心理上一時接受不來，溫柔地道：「嗅到桂花香嗎？」

妮夫人的臉更紅，略點頭，嗯的應了聲。項少龍緩緩伸探出右手，先摸上她的腰側，穩定地移往她腰後，再環往另一邊的腰肢。妮夫人立足不穩，半邊身貼入他懷裡，半邊身緊壓在他右邊的胸膛上。兩人的呼吸立時濃重起來。妮夫人像隻受驚的小鳥般在他懷裡顫抖，卻沒有掙扎或反對的表示，不過早紅透耳根，芳心則像個火爐，溶掉九年來的堅持。那是多麼長的一段日子。

項少龍湊近她的俏臉，幾乎吻著她的香唇說：「桂花怎及夫人香呢？」

妮夫人意亂情迷嗔道：「不是說好不會對妾身無禮嗎？」

項少龍乃應付女人的高手，知道這時自己愈是撒賴，愈易得手，說道：「怎麼才算無禮，還是周公大禮呢？」

妮夫人窘迫萬分，卻說不出話來，原來香唇已給剛強但又風流的男子封住。

趙妮是天生端莊守禮的人，連丈夫生前對她都是非常敬重，謹守古禮。每月只同床共寢一晚，在榻外不作任何身體上的接觸，像現在項少龍的侵犯，對她來說比之亡夫更逾越許多，這亦是她不能接受公子盤調戲婢女的原因。但在一般的貴族家庭，父母通常對這類事都是睜隻眼閉隻眼的。

可恨是項少龍輕薄她的手法比亡夫大膽高明百倍，他的肆無忌憚尤使她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直到項少龍入侵她的小嘴，才本能地伸手推拒，試圖把兩唇分開。她象徵式的掙扎，反更增添項少龍的慾火。開始時他只是一時衝動，現在卻是慾燄熊燒，欲罷不能。

他知道這種強吻不可倉猝了事，把她摟得貼坐身旁，一隻手仍摟緊她柔軟的腰肢，另一手撫上她吹彈得破的臉頰、小耳、鬢髮和粉嫩的玉頸。妮夫人兩手緊抓他的衣襟，劇烈顫抖和急喘，一對秀眸闔起來，反抗的意志被持久的長吻逐步瓦解。

項少龍放恣一番，緩緩離開她火熱的小嘴，低頭審視她的玉容。

妮夫人因急促的喘氣張開小口，無力地睜開秀眸，似嗔似怨地白他一眼，立即羞然閉目。這種眼神比什麼挑情更有實效。項少龍撫摸她結實修長的大腿。妮夫人一聲驚呼，按著他的大手求饒地睜眼向他瞧去。就在這箭在弦上的時刻，婢女的呼喊聲傳來。兩人大驚分開。

妮夫人急喘道：「求求你，截著她，不要被她看到人家這樣子。」

項少龍狠狠在她大腿捏了一把，迎出林外，把奔來的婢女攔著道：「什麼事？」

婢女俏臉一紅，施禮道：「烏府的陶公來找先生。雅夫人的小昭姐姐陪他來的。」

項少龍吩咐道：「姐姐請他等一會，我立即到。」

婢女靦腆道：「先生叫我盈兒吧！」送他一個甜笑，赧然去了。

項少龍心情大佳，回到林中亭時，趙妮早逃之夭夭，苦笑一下，趕回大廳與陶方相見。

陶方有點風塵僕僕的模樣，見到他低聲道：「我們剛接到秘密消息，此次你送三公主趙倩到魏國的首都大梁，並非無驚無險，不但馬賊土霸摩拳擦掌，聽說齊國亦想破壞魏趙這宗婚姻交易，要找人壞趙倩的貞操，少龍務要非常小心。」

項少龍大吃一驚問道：「這事應屬極端秘密，為何消息竟會洩漏出來呢？」

陶方嘆道：「當然是有人故意放消息出去，照我看，這內鬼不出趙穆或少原君兩個奸徒的其中之一。」

項少龍一呆道：「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少原君和我搭同一條船，若遭攻擊，他恐不能身免吧！」

陶方道：「內情非常複雜，我來是特別提醒你，明天清早你們要立即起程。」

項少龍記起鉅子令，囑他使人帶來給自己，聊幾句後，送他到門外去，正猶豫是否應回去時，妮夫人的小婢盈兒來說夫人有請。項少龍有點意外，隨她回到屋內，在書齋內見到回復端莊模樣的妮夫人。

盈兒關門退出，項少龍小心翼翼地坐到她對面去，柔聲問道：「夫人還在惱我無禮嗎？」

妮夫人風情無限地橫他一眼，垂首赧然道：「你早已無禮了，妾身還有什麼好怪先生的呢？」

項少龍心中一蕩，伸手牽起她一對玉手，微笑道：「夫人恩寵，我項少龍受寵若驚哩！」

妮夫人的俏臉又紅起來，任由對方把弄自己的纖柔玉掌，幽怨地道：「先生明天要出使到魏國。唉！你教妾身怎樣度過這段時光？」

項少龍大喜，聽到這樣把心中情意剖白的話，哪還客氣，把她扯過來，摟入懷裡，嘴唇揩擦她的臉蛋說道：「光陰苦短，夫人是否怪我急色？」

妮夫人嬌體發軟，搖搖頭，垂下螓首。項少龍慾燄狂燒，一邊吻她，一邊為她寬衣解帶。妮夫人拋開一切矜持，任他施為，教項少龍魂為之銷。這類平時拘謹守節的貞婦，一旦動起情來，常常比蕩婦淫娃更不可收拾，妮夫人便是這樣，久蓄的慾潮愛意，山洪般被引發奔瀉。兩人纏綿個多時辰，說不盡的郎情妾意，攜手共進午膳。

公子盤興奮地回來，道：「我又打垮兩個人，他們都說要拜你做師傅。」接著奇怪地打量著多增一分平時沒有的媚艷之光的母親。

妮夫人真不爭氣，竟在兒子眼前臉紅透耳，又捨不得離開項少龍，那俏樣兒誘人極了。

公子盤又看看項少龍，喜道：「師傅和娘──」

妮夫人又羞又喜，大嗔道：「不准小盤再說。」

公子盤吐出舌頭，嘻嘻一笑，不再嚼舌頭，大吃大喝起來。

項少龍心中湧起豪情壯氣，自己若不能保護心愛的女子，哪還稱得上英雄好漢。素女和舒兒已死，他再不容許慘事發生在他的女人身上，想到這裡，消磨了的志氣，又堅強地復活過來。

※※※

回到雅夫人處，婷芳氏和春盈四婢早已恭候廳堂。離別在即，自有說不盡的綿綿蜜語。項少龍雖是風流，仍未嚐過這種群美環拱的溫柔陣仗，雖樂在其中，應接不暇，亦是有苦自己知。疲極睡了一會後，睜眼時天已全黑，才動了一下，立時把婷芳氏和烏廷芳弄醒過來。

烏廷芳撒嗲道：「芳兒不依啊！要隨你一起到魏國去。」

項少龍大吃一驚，醒了過來，暗忖自己照顧雅夫人和趙倩已大大頭痛，怎可添上烏廷芳，若被趙王以為他想挾美溜走更糟，忙好言安慰，軟硬兼施，哄得烏廷芳打消主意。

偏廳內，雅夫人正容道：「我見過王兄，可是他沒法再抽出人手給我們，真令人擔心。」嘆一口氣道：「由這裡到大梁，最少走三個月路，要渡過大河，經過無數荒山野嶺，入魏境後，還要先到蕩陰、朝歌、桂陵、黃池四個城市，一步一驚心，非常難捱。」

項少龍沉吟片晌，問道：「夫人和那少原君，曾否有過一手？」

雅夫人羞愧地點點頭。項少龍不舒服之極，沒有作聲。

雅夫人惶恐地道：「少龍！求你不要這樣，雅兒現在已痛改前非。」

項少龍終是心胸廣闊的人，嘆道：「我和少原君本有嫌隙，加上你和他的曖昧關係，會把事情弄得更複雜。」

雅夫人抱歉地道：「雅兒知錯。」岔開話題道：「少原君會帶他最寵愛的兩位姬妾和二百家將上路，我怕他會處處和你作對。」

項少龍沉聲道：「我不怕他為難我，最怕是他和外人合謀來對付我們，若他存心一去不返，有什麼事不敢做。」

雅夫人道：「我從自己的家將挑選四人出來，這四人不但有膽有識，劍術高強，其忠心更是不用懷疑，我還安排成胥作你的副將，這人曾受我恩惠，免去誅族之禍，定肯竭誠為我們效命。」

項少龍心下稍安，道：「聽說齊國密謀破壞這次婚盟，他們有什麼厲害人物？」

雅夫人深吸一口氣，緩緩地道：「齊國有個身份神秘的人物，名叫囂魏牟，這人認為禽獸最得天地之道，所以人若要回歸自然，與天地共為一體，必須恣情縱慾，弱肉強食，不須有任何顧忌。且須學獅虎般磨利爪牙，所以他和弟子莫不是可怕的戰士和姦淫虜掠的兇徒，平時他們潛隱山林，威逼被虜來的男女為他們從事生產和供作淫戲。」

項少龍奇怪地道：「齊王如何能容忍這種奸賊在齊國作惡？」

雅夫人道：「六國中，齊國領土的幅員僅次於楚國，馬陵之戰後，更取代魏成為東方諸國的領袖，甚至與秦人互稱西帝和東帝，四處擴張苛索，最後給秦、楚和我們三晉聯軍攻入首都臨淄，後又給燕國的樂毅佔去七十餘城，幸好齊國出了個田單，新繼位的燕王慘中田單反間計，陣前易帥，被田單把燕人掃出齊境，但惡齊已元氣大傷。」

項少龍點頭道：「我明白，齊王是因國力匱乏，故不得不倚仗和容忍這種窮兇極惡之徒，為他辦事。」

雅夫人道：「倚仗他們的人是田單，我們一直懷疑田單和囂魏牟是同族的異姓兄弟，囂魏牟武術高強，能空手搏獅，生裂虎豹，性慾過人，每晚不御數女，難以安眠，專替田單刺殺政敵，又或到國外去進行秘密任務，若是此人親來，我們將非常危險，雅兒情願自盡，不肯落入他手裡。」

項少龍聽得肉跳心驚，安慰她一番，妮夫人忽然來訪。

雅夫人知趣的避退，妮夫人淚流滿臉道：「項郎呵！你定要保重，好好回來見趙妮和小盤。」

項少龍問道：「假設我要離開趙國，你是否肯跟我？」

妮夫人一顫道：「你想背叛王兄嗎？」

項少龍嘆道：「只是未雨綢繆！趙穆必不能容我，我項少龍豈是任人宰割之輩。」

妮夫人點頭道：「王兄真不爭氣，竟重用這等小人，趙穆對妾身頗有野心，曾多次召我到他那裡去，給我拒絕。」

項少龍心想趙穆可能就是公子盤害怕會得到他母親的人之一，心中暗嘆，現在妮夫人從他，趙穆更不肯放過自己。

妮夫人斷然道：「妾身心已屬君，無論項郎到哪裡去，趙妮甘願為牛為馬，永侍君旁。」

項少龍心神皆醉，緊握她一對玉手。心中同時起誓道：「無論前途如何艱困，我要為所愛的人，在這戰國亂世奮力求存，創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項少龍絕不會對任何人盡愚忠，只會為自己的理想盡忠。」

※※※

次晨日出前，項少龍在烏廷芳、趙妮等淚眼相送下，依依話別。

離宮前，兵將車馬在大校場集合，由趙王親自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的儀式，祈求一路平安，不過項少龍當然知道他求的是他們能把《魯公秘錄》偷回來，而非關心他們的生死，女兒趙倩的幸福更是不用提。

趙王勉強多調派些人手給項少龍，使他的兵力添至五百人，加上少原君的二百家將，七百輕騎護衛載了雅夫人、三公主趙倩、平原夫人及一眾內眷婢僕的二十七輛馬車，以及裝滿糧食雜物的四十輛騾車，浩浩蕩蕩，由南門離開趙國的首都邯鄲，沿官道往第一站的滋縣進發。

因仍在趙國境內，所以不用擔心安全的問題。大將李牧遣派五百騎兵護送他們直至滋縣城外延綿近二百里的護國城牆邊防處。所以項少龍心情輕鬆，要擔心亦留待越過城牆，踏上遙對的魏國邊界再煩惱。最使他驚奇的是雅夫人的八名女侍小昭、小玉等全換上戎裝，英姿赳赳地策馬而馳，身手靈巧敏捷。旋又明白了過來，在這戰爭時代，男丁固是人人習武，仕女何會例外。他對這個時代的軍隊編制是個門外漢，趁旅途無事，向副手成胥請教。

成胥歎道：「戰爭乃生死攸關之事，只要有一分力量，會把這一分力量用盡。當年長平之戰，秦國盡起十五歲的成童參軍作戰。此次燕王喜來攻我們，大王把未成年的童子徵召入伍，幸好能大敗燕人，否則──唉！」

項少龍知道成胥乃雅夫人的人，和他說話少很多顧忌。順口問及軍旅編制。

成胥知無不言地道：「所謂三軍，一般情況是壯男、壯女和老弱之軍。壯男之軍是戰鬥的主力；壯女則作構築工事和勞役的輔助事務；老弱之軍負起後勤和軍隊糧餉炊事等雜役。」

項少龍大歎無奈，以前看電影，戰爭場面壯烈，充滿英雄式的浪漫。原來真正的情況根本是兩回事，女人童子老弱都給推到戰場去受苦送命。

成胥低聲道：「此次我們人數雖少，但均是精銳的野戰騎兵，顯見大王重視此行，非常難得。」

項少龍回頭看去，見到少原君的十輛馬車和二百家將，遠遠落在最後方。禁不住搖頭苦笑。想起若有事發生時，少原君怎會聽他指揮，只是這「內患」，就教他頭痛不已。趙倩和趙雅這兩位美人兒的車子簾幔低垂，看不到裡面的情況，只不知她們是否在偷偷看自己？想到這裡，策馬來到雅夫人的馬車旁。

果然雅夫人立即掀起簾幕，露出如花玉容，媚笑道：「兵衛大人要不要上來坐坐？」

項少龍苦笑道：「卑職有任務在身，怎可如此放肆？」

馬車前後的小昭諸女抿嘴低笑。而雅夫人曾提過的四名身手高強的忠心家將，分作兩組，護在兩旁，見到項少龍，恭敬地向他行禮。

雅夫人道：「他們四人是孤兒，隨我姓叫趙大、趙二、趙五和趙七，有什麼事，儘管吩咐他們。」

項少龍見他們中年紀最長的趙大，只比自己年長少許，趙七則頂多十六歲，均是體格精壯的青年，看來頗有兩下子，笑道：「我的吩咐就是要他們時時刻刻護在你和三公主旁，那便足夠。」暗忖趙國可能是這時代最多孤兒寡婦的國家。

趙大等四人一齊應諾。

那日走了三十多里路，幸好沿途風光如畫，項少龍抱著遊山玩水的心情，中間又可跟雅夫人和小昭諸女說話解悶，毫不寂寞。趙倩和她兩個貼身婢女一直躲在車裡，沒有露面。項少龍雖很想見她，卻要克制這衝動，她終是金枝玉葉的身份，地位尊貴，不可以隨便和男人交談。何況明知她要嫁入魏國，還是不惹她為妙。

黃昏時，大隊安營休息，在一道小溪旁的草原上豎起二百多個營帳。

在項少龍的主帥大帳裡，項少龍、成胥與李牧派來的副將丁守，及另兩位領軍尚子忌及任征一共五人，圍坐蓆上，享用晚餐。這些行伍之人，話題自然離不開戰爭和兵法。此時丁守這身經百戰的副將正以專家身份，縱論戰爭的變化和形勢。

丁守道：「以前的戰爭簡單直接，勝敗取決於一次性的衝鋒陷陣，數日可作出分曉，即使是比較持久的圍城戰，也只二三十日的光景，像最長的楚莊王圍宋，歷時九個月，是非常罕有的例子。那像現在的戰爭，隨時可打個三、五年，箇中辛酸，說之不盡。」

項少龍好奇心大起，問道：「為什麼變化竟會如此劇烈？」

成胥接著道：「大人參軍日子尚淺，自然不知道其中情況。這可以分幾方面來說；首先是人口急增，兵力隨之增強，以前的大國如晉楚，兵力不過四千乘，不到十萬人。但現在若把女兵和老弱計算在內，動輒帶甲百萬。其次是國防方面──」

領軍尚子忌插口道：「成兵衛說得對，以前國防在意的只是首都，後來陸續給近邊陲的要塞和都邑築城，而其餘的地方，敵軍可隨時通過，如入無人之境。」

任征加入討論道：「現在完全是另一回事，國與國間各自築起長城和堡壘。想征服別國，只好一個個城防堡壘攻下去，又有補給各方面的問題，所以提起戰爭，無人不皺起眉頭。」

成胥意猶未盡道：「以前打仗，目的是取俘奪貨、屈敵從我。但現在卻以佔奪土地，殺死敵人為首務。敗者是亡身滅國之恨。所以誰敢不誓死抗敵，戰爭確是愈來愈艱難慘烈。」

丁守嘆道：「還有是大規模步騎兵的野戰和包圍戰已取代從前以車戰為主、整齊又好看的衝擊戰。戰術複雜，所謂兵不厭詐，什麼設伏、誘敵、包圍、腰擊、避實擊虛，以逸待勞等等。為克敵制勝，敵我無所不用其極。」

成胥笑道：「古時的交戰雙方，事先擇日定地，約好時間地點，屆時各以戰車為主，步兵為輔，擺好堂堂之陣，然後鳴鼓衝擊廝殺，乾淨俐落。現在哪還有這調兒。最好是兵臨城下你也不知道，殺你個措手不及。」接而喟然一嘆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丁守感嘆道：「舊日只是臨時徵調農民充當兵卒，但現在戰爭愈來愈專業化，不但有常備的兵士，訓練亦嚴格許多。」

項少龍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對戰爭的恐懼和厭倦。暗忖若連他們這些軍人均抱如此心態，更何況養尊處優的雅夫人和烏氏倮等人。尤其長平一戰後，趙國形險堪虞，人人自危。看來趙國再沒有多少好日子過，自己如何能及時帶領眾女逃到安全處所，免得成為覆巢之下的破卵。正思索間，帳外傳來混亂的人聲。

項少龍等大感愕然，搶往帳外。只見雅夫人的營地圍滿士兵，爭吵聲不斷傳來。

這時有個士兵趕來，氣急敗壞道：「壞事了，少原君的徐海殺了人。」

項少龍和成胥等交換個眼色，都看出對少原君的鄙視之意。

※※※

被殺的是雅夫人的家將趙二。

原來少原君趁項少龍等人在帳內用膳閒談，率家將裡最著名的三大高手徐海、蒲布和劉巢三人和十多名好手，意圖闖入雅夫人的私帳，不問可知是要和她再續前緣，同時又可使項少龍丟失臉子。守衛當然不敢攔阻他，直至抵達雅夫人以布幕攔起的私營禁地，給趙大等擋駕，還未通報雅夫人，存心鬧事的少原君指使手下向四人攻擊，猝不及防下，又是寡不敵眾，四人同時受傷，趙二還給徐海割斷咽喉，當場斃命。

布幕後的守衛見勢不對，一擁而上，將少原君等團團圍住。少原君的家將聞風而至，卻給項少龍屬下的禁衛軍擋在外圍，一時成對峙之勢。項少龍、成胥和丁守等趕到，雅夫人在小昭八女和身染血漬的趙大、趙五、趙七的護衛下，鐵青著臉，狠狠盯著少原君。

少原君則和一眾手下好整以暇，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樣子。見項少龍到來，偏不理他。向丁守道：「這算怎麼一回事，我殺個以下犯上的無禮之徒，有什麼大不了，丁副將你立即把這些人給本公子趕走。」

丁守心中有氣，不過他深懂為官之道，並不把事情攬到身上，沉聲道：「這裡一切由項兵衛作主，末將只負責沿路的安全。」

雅夫人移到項少龍身旁，低聲道：「給我殺徐海，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趙大等與趙二情同手足，一齊跪下道：「項兵衛為我們作主。」

少原君冷笑兩聲，雙手環胸，不屑地冷眼瞧著項少龍，存心要他難看。布幕早給推倒地上，眾禁衛軍見少原君目無項少龍，感同身受，一齊起哄，形勢緊張，一觸即發。項少龍舉起手來，要各人安靜。

心中湧起舊恨新仇，真想就地把少原君殺死，可是當然不可以這麼做。先不說他有責任保護少原君到魏國去，更可慮的是魏國的第二號人物乃少原君的舅父，殺了他怎還去得了魏國。少原君看清楚這點，故意在起程的第一天來滅項少龍的威風。若任他胡混過去，啞忍了事，那以後再沒有人會看得起他項少龍。這是個只尊重英雄好漢的強權時代。可能雅夫人也因而對他觀感大改。所有人的眼光集中到他身上。

項少龍眼光落到被抬到一旁的趙二屍身上，冷喝道：「徐海！」

臉目陰狠，身材高瘦硬朗的徐海正要應聲，少原君制止他道：「命令是我下的，要找便衝我來！」

項少龍眼中射出凌厲之色，望著少原君道：「假若徐海能擋我三劍不死，此事作罷！」眾人全靜下來。更有人認為項少龍是想敷衍了事。要知項少龍劍法雖高，但要三劍殺掉像徐海這樣的高手，實是難以想像的事。

少原君當然不相信他區區三劍可殺死徐海，心中暗喜，想道若他三劍無功，自是威信掃地，表面卻不動聲色道：「兵衛若給徐海傷了，切莫怨人。」

項少龍仰天一陣長笑，「鏘」的一聲拔出趙穆送的飛虹寶劍，遙指徐海道：「來吧！」雙方的人退開去，露出一片空地。徐海一聲獰笑，拔出配劍。他曾目睹項少龍和連晉的趙宮之戰，知他劍法。心想我難道連你三劍擋不了？打定主意，以防守配合快速移動，好使項少龍有力無處發揮。

成胥、丁守和雅夫人等均以為項少龍是藉此下台階。暗嘆此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飛虹劍擱到肩上，往徐海逼近。

徐海手臂伸出，長劍平舉胸前，遙指項少龍的咽喉，儘量不予項少龍近身肉搏的機會，戰略上運用得恰到好處。

旁觀雙方都似預見到項少龍無功而退的戰果。

項少龍逼至徐海的劍鋒前兩步許。不知腳上踏到什麼東西，滑了一滑，失去平衡，往一側傾去。

雅夫人諸女最關心項少龍，駭然驚叫。少原君和一眾手下大喜過望，齊聲喝彩給徐海助威。

徐海乃劍道高手，怎會放過如此千載一時的良機，一聲怒喝，舉步前衝，長劍閃電往項少龍刺去。

怎知項少龍用的正是他們剛才討論「兵不厭詐」的劍術，因為若是正常情況，恐怕他十劍都殺不掉徐海這種強悍的專業劍手，唯有引他出招，才能有可乘之機。就在長劍及胸的剎那，他立穩架勢，同時憑驚人的腰力彎往後方，上下身軀彈弓般差不多扭成九十度的直角。長劍在他上方標過。徐海做夢想不到對方會使出如此怪招，一劍刺空，因用力過猛，仍往前衝去，正要揮劍砍下，「砰」的一聲，下陰慘中項少龍一腳。徐海痛得慘嘶一聲，長劍脫手飛出，身體卻往後跌退。項少龍的腰扭回來，擱在肩上的飛虹劍化作一道精芒，抹過徐海的咽喉。

「砰！」當徐海仰天跌在地上，已變成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全場肅靜，接著是項少龍那方轟天而起的喝彩聲。少原君方面的人臉如死灰，氣燄全消。

項少龍冷眼兜視少原君，淡然道：「少原君千金之軀，我們不敢冒犯，可是若你的家奴犯事，莫怪我手下不容情。」

少原君兩眼射出深刻的仇恨，口唇顫抖，說不出話來。猛一跺腳，轉身欲走。

項少龍大喝道：「慢走！公子任由家僕暴屍荒野嗎？」

少原君又羞又怒，命人抬起徐海，憤然去了。

眾禁衛歡聲雷動，成胥等露出心悅誠服的神色，覺得項少龍處理得非常漂亮，把少原君壓得完全抬不起頭來。

※※※

少原君離去後，項少龍大感不妥，交待幾句話，回到自己的帥帳，又派人守在門外，謝絕探訪，把郭縱為他打造的鐵製零件取出來，攤在地上。零件精光閃閃，工巧細緻，令項少龍讚嘆不已，想不到在戰國時代，冶煉的技術竟發展到這麼高的水平。首先要裝嵌的是一套攀牆過壁的鉤索。那是他在特種部隊的必備寶貝，以機括彈簧射出長索，勾掛牆頭或任何受力之處，再把裝在腰間的掛鉤扣在索上，可以往上攀又或向下滑落。特種部隊用的是鋼索，現在只可以柔軟的麻繩替代。雖說結構簡單，而項少龍本身又一向對這類小玩意既有興趣又十分熟悉，也直弄到深夜才大致完成。

正心滿意足地看手上的傑作，帳外傳來雅夫人不悅的聲音道：「誰敢攔我！」

項少龍來不及收起東西，雅夫人直闖進來，見到蓆上的怪東西，問道：「少龍！你在做什麼？」

項少龍尷尬一笑，把分作兩件的攀爬索扣收回箱子，苦笑道：「你不用聽我的話嗎？」

雅夫人立時軟化下來，坐入他懷裡，幽幽地道：「我派小昭多次過來找你，都給守衛擋著，還以為你因少原君的事惱人家，一時情急，唯有過來找你，怎敢不聽你話呢！」終忍不住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項少龍敷衍道：「只是些小玩意，不過會有想不到的作用。」

雅夫人伸出纖手，拿起一串或彎曲或一端開小叉的細長鐵枝，露出思索的表情道：「這是不是開鎖用的？」

項少龍知道瞞不過她這專家，無奈點頭。

雅夫人轉過身來，秀眸閃動驚異的神色，瞧著他好一會道：「我愈來愈感到你深不可測，剛才你施計殺死徐海，為趙二報仇，更為我出了一口惡氣，雅兒真的很感激你，願為你做任何事。」

項少龍見她神態柔順可人，獎勵地給她一吻，湊到她的小耳旁道：「答應我！不要把你現在看到的事，告訴任何人，行嗎？」

雅夫人給他吻得神魂顛倒，心神皆醉，願意地點頭，美目半閉，嬌嗲無限地道：「項郎的話，對人家來說是最高的命令，既知你不想我問這方面的事，雅兒以後不再問。」

項少龍對她的善解人意，甚感欣悅，乘機請她找人給他縫製縛在腰上的內甲，好裝載那上千枚的飛針，雅夫人能為情郎辦事，自是欣然答應。

次晨一早上路。少原君方面靜默下來，落在最後，一副與他們格格不入的姿態，也沒有新的挑惹行動。項少龍不安的感覺更強烈。少原君這種自幼驕縱的公子哥兒，絕非吞聲忍氣之人，眼下如此沉得住氣，定是在魏境另有對付他的佈置。

三公主趙倩則整天坐在簾幕低垂的馬車裡，下車時又以紗幕遮面，躲進布幔垂圍的帳內後一步不出，使項少龍大感不是味道。

如此曉行夜宿，第四天午後終於抵達最接近趙國邊境長城的要塞──滋縣。

城守瓦車將軍對送嫁團非常恭敬，在將軍府設宴款待他們。趙倩和雅夫人千金之軀，當然不來赴宴，平原夫人母子托詞不來，幸好瓦車風趣幽默、妙語如珠，仍是賓主盡歡。宴後瓦車作導遊領項少龍參觀趙國邊防，以及那隨起伏的山巒延往兩邊無限遠處的宏偉城牆。

踏足城頭之上，項少龍想起將來秦始皇就是把這些築於各國邊防處蜿蜒逶迤的城牆，接連起來而成世界十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使中國能長時期保持大一統的局面，禁不住大發「思將來」的幽情，心生感慨。

城牆厚而高，城前的壕池既深又廣，確是當時最佳的防敵設施，遠處大河環繞，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

瓦車指城牆外一望無際光禿禿的曠野，微笑道：「這是我大趙最醜陋的地方，卻是人為的，每隔一段時間，我們要把城外所有樹木全部砍掉，不留片石，總之能帶入城中的東西一律運走，不留給敵人任何可用作攻城的東西。」

項少龍暗想這就叫堅壁清野，掃視城上每隔百丈便設置一個的碉樓，讚嘆道：「有如此藩屏，還怕敵軍壓境？」

瓦車遙指城外遠方環繞而過的大河道：「我們這堵連綿數百里的長城，全賴漳水的天險和山勢築城為防，主要用於防禦魏秦兩國。」

項少龍同意地道：「築城在險要之地，實是至關緊要的事，我們的長城依山而建，本身就是易守難攻。」

長城像巨人一對有力的臂膀，把趙國緊擁在它們安全的懷抱裡。

瓦車自豪地道：「為應付敵人千奇百怪的攻城法，例如積土高臨、雲梯、挖地道、水攻、沿城蟻附的攻勢，甚或石彈機、巢車等攻城器械，我們曾多次修改城牆，現在不是我誇口，就算兇猛如秦軍，我們又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仍可隨時擋他幾個月。」

又帶他參觀各種防守的兵械，如弩、戟、矛、鋌、斧、長椎、長鐮、長斧、壘石、蒺黎等兵器。各種運土載人的四輪木車，教項少龍大開眼界。城上藏有大量的水和沙石，以及水缸、瓦木罌等盛器，還有火灶、大釜等，以應付敵人的火攻、又或以之澆灌爬牆上來的敵人。項少龍一一默記心頭，暗忖將來有朝一日要憑這些原始但有效的工具守城，將不致手足無措。

瓦車最後道：「守城之要，除做好一切防禦措施，備有足夠的糧食和燃料，更重要是做到內有堅守之兵，外有救援之軍。所謂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

項少龍頷首受教，不過想起趙國男丁單薄，不由心下惻然！真想把趙穆這奸賊拉來看看，好讓他領略一下面對敵人隨時兵臨城下的滋味，教他再不敢只懂躲在看似安全的邯鄲，終日動歪念頭設法排擠忠臣良將。

直到黃昏時分，項少龍興盡而回。回到寄居的賓館大宅，項少龍靈機一動，藉口向平原夫人請安，到東館見這權勢橫跨魏趙兩國的女人。剛好少原君不在，下人傳報，平原夫人在東廂的主廳接見他。

項少龍還是第一次見到平原夫人，見她生得雍容秀麗，保養有道，外貌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遠看有若三十許人，近看才察覺到她眼角粉粧下的淺淺皺紋，仍無損她的風華。她的秀髮梳成墮馬髻，高高聳起，又墮往一側，似墮非墮，顫顫巍巍，使她更具女人的味道。身穿是繡花的衲羅裙，足登絲織的花繡鞋，頭上的髮簪用玳瑁鑲嵌，耳戴明珠耳璫，光華奪目，艷光照人。項少龍想不到她有了這麼又大又壞的「孩子」後，仍保持這種丰采，心中頗感驚訝，施禮後，坐到下首。背後立著四名侍女的平原夫人，亦留心打量項少龍，神情冰冷，沒有半絲歡容，弄得氣氛相當尷尬。

項少龍開口道：「夫人路上辛苦，卑職若有什麼失職或不周到之處，夫人請不吝賜責。」

平原夫人淡淡地道：「哪敢責怪大人？」

項少龍知道她因自己開罪她的兒子，所以心存芥蒂，正要告辭離去時，平原夫人揮退侍女，正容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只不知項兵衛是否識時務的人？」

項少龍心叫好戲來了，恭敬地道：「夫人請指點少龍。」

平原夫人冷冷地道：「你若連自身的處境亦看不清楚，我也不願對你多費唇舌。」

項少龍暗叫厲害，道：「良禽擇木而棲，可是若處處朽木難棲，豈非空有鴻鵠高飛之志，偏無歇息棲身之所？」

要知兩人目下所談之事，等若背叛趙國，所以項少龍有意用暗喻的方法，免得被平原夫人拿他的痛腳來陷害他。一來他並不覺得背叛趙王是什麼大不了的一回事，其次若能巴結好這女人，說不定魏國之行會容易得多。否則若她在信陵君前說上兩句，將教他吃不完兜著走。

平原夫人似乎很欣賞他的話，嘴角浮起一絲笑意，輕輕地道：「現在天下最強者，莫過於秦。可是秦人乃虎狼之徒，深具種族之見，以商鞅對秦的不世功業，仍落得族誅之禍，可知良禽擇木，還有很多要考慮的因素。」

項少龍心中驚訝對方識見，一時摸不清她是否在招攬自己，試探地道：「夫人是否清楚我和貴公子間的事？」

平原夫人俏臉一寒道：「少不更事的傢伙，自取其辱，少龍不用理他，何時輪到他作主？」然後微微一笑道：「若非見你文武兼備，在那種情況下仍可誘殺徐海，我根本沒有興趣和你說這番話。」

項少龍一陣心寒，這時代的人視人命如草芥，又見她如此精明厲害，更知不可開罪她，恭然道：「請夫人指點一條明路。」

平原夫人態度親熱多了，柔聲道：「少龍當清楚在趙國的情況，趙王寵信趙穆，此人必不能容你，但你可知是什麼原因嗎？」

項少龍嘆道：「看來是因為我奪去他的雅夫人吧！」

平原夫人鳳目一瞪，射出寒光，冷哼一聲道：「你太小覷趙穆，他怎會為一個人盡可夫的蕩婦，捨棄你這種難得一遇的人才。」

項少龍聽她這樣說趙雅，自是不舒服之極。但亦不得不承認她說的是事實，起碼以前的趙雅是這樣。同時好奇心起，訝異地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平原夫人露出一絲神秘的笑意，道：「因為趙王看上你。」

項少龍立時頭皮發麻，失聲道：「什麼？」

平原夫人見到他的樣子，嬌笑道：「你真是糊塗透頂，若非孝成對你另眼相看，怎會把這麼好的差事給你。」深深盯他一眼，抿嘴笑道：「只要是喜歡男人的人，都不會把你放過，少龍你小心點。」

項少龍見她變得眉目含情，春意盎然，眼光不由落在她酥胸上，心中一癢，不過旋又想起素女之死，以及對她兒子的深仇大恨，唯有強按下要衝口而出的挑情言語，嘆道：「我明白哩，所以趙穆將會不擇手段置我於死地，可是我更擔心少原君他正密謀對付我！」

平原夫人高深莫測地笑了笑，回復冰冷的表情道：「先不說這方面的事，少龍你坦白告訴我，現在普天之下，誰有才能威望應付秦賊的東侵？」

項少龍呆了一呆，自問對眼前戰國的形勢一知半解，想不起這麼一個人來。可是又不能不答，否則平原夫人當然大感沒趣。

思索間，平原夫人柔聲引導他道：「少龍不是連誰在六年前解開邯鄲之困也不知道吧？」

項少龍憬然道：「信陵君！」

※※※

公元前二五八年，秦昭王派大將攻趙，把邯鄲重重圍困，魏國派晉鄙往援，哪知被秦王虛言恫嚇，魏安釐王心膽俱寒下，竟命晉鄙按兵不動，後得信陵君用侯嬴計，竊得兵符，又使力士朱亥殺晉鄙，奪其軍，翌年信陵君在邯鄲城下大破秦軍，秦國主將鄭安平被迫降趙。此戰使秦國威望大跌，而信陵君則成天下景仰之人。不過信陵君亦因此事觸怒魏王，有家歸不得，在趙國勾留數年，去年平原君死，他才回魏。現在輪到平原夫人歸魏，自然是因為信陵君再次鞏固勢力，請平原夫人回去。

平原夫人欣然道：「現在只有信陵君的威望得以號召天下，共抗秦人，所以除非少龍想投靠秦人，否則棲身之所，唯此選擇，若我肯推薦，保證你可得重用。」

項少龍知道唯一方法是緩兵之計，幸好她無論如何精明厲害，仍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秦始皇這棋子，起身拜謝道：「多謝夫人提攜！」

兩人尚欲繼續說話，少原君興沖沖闖進來，大叫道：「娘！」

平原夫人怒道：「給我閉嘴！」轉向項少龍道：「兵衛且先退下，遲些我們再作詳談。」

項少龍心裡面想少原君你來得正好，忙告辭離去。

## 第七章情海生波

項少龍回到住處，成胥迎上來道：「烏家的人找你。」

項少龍大吃一驚，在成胥陪同下，來到幽靜的偏廳。

一個黝黑清瘦、年約三十五六的男子，背上交叉掛著兩支精鐵打製的連鋌，像一把出了鞘的劍般，高挺筆直卓立廳中，兩眼光芒閃爍，自有一股迫人的氣勢。連鋌長約五尺，形狀介乎矛和戟之間，只是短了大半。

那人見到項少龍，兩眼掠過異樣的光芒，跪下道：「烏卓拜見孫姑爺。」

項少龍大喜，知道他乃烏家祕密子弟兵團的領袖，忙搶前把他扶起。成胥識趣地告退。

坐下後，烏卓道：「我們奉主人之命，為孫姑爺作先頭部隊探路，果然有收穫。」

項少龍見他神色凝重，心中一懍。

烏卓壓低聲音繼續道：「不知是誰放出消息，魏趙境內幾股最兇悍的馬賊，已經曉得孫姑爺你護送珍寶和趙國最動人的美女前赴大梁，形勢對孫姑爺非常不利。」

項少龍皺眉問道：「魏人不會坐視不理吧？」

烏卓道：「魏國有人向我們暗通消息，安釐王不但不會派人保護你們，還供應馬匹兵器給其中最大一股叫灰鬍的馬賊，暗中派遣他們攻擊你們的馬隊。」

項少龍愕然問道：「灰鬍不是曾經在趙國境內偷襲我們的馬賊嗎？為何會在魏國出現？」

烏卓回答道：「正是此人，當日他們偷襲不果，損兵折將，事後被趙人圍剿，所以逃入魏境，沿途招納亂民，人數增達千人以上，不可小覷。」

項少龍給弄得頭大如斗。首先是魏王為何要派人對付他？其次是怎會揀上灰鬍這群馬賊。

烏卓道：「一直以來，我們懷疑趙境內的幾股馬賊，有魏王在背後支持，好削弱趙國國力，所以他們每遇形勢危急，總逃進魏境避難，現在更證實了這個想法。」

項少龍大感頭痛，愈了解國與國間的關係，愈給那錯綜複雜的關係弄得更加糊塗，皺眉說道：「可是我們此次是要把趙國的三公主送給魏人，為何魏王用這種手段招待我們？」

烏卓道：「真正的原因我弄不清楚，不過可猜想牽涉到魏王與信陵君間的權力鬥爭。自信陵君盜兵符大敗秦兵，功高震主，當然惹起魏王的疑忌。況且信陵君曾長留邯鄲，若魏王能破壞這次婚約，受打擊最大的當然是信陵君和趙人的關係。」接著說：「這次婚約，乃信陵君一手促成的。」

項少龍心叫我的天啊！為何戰國人的關係如此複雜難解，平原夫人剛才還代信陵君招納自己，而趙人又是不安好心，要偷取信陵君的《魯公祕錄》，這樣的關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烏卓低聲道：「灰鬍裡有我們的臥底，據說灰鬍對你恨之入骨，決意要把你和所有女性生擒，再當你面前淫辱諸女，以洩心頭之恨。」

項少龍冷哼一聲道：「這只是他的痴心妄想。」旋又嘆息道：「有沒有那不想做人，只想做禽獸的囂魏牟的消息？」

烏卓搖頭道：「這人向以神出鬼沒著名，每次攻擊都是突然出現，教人抓不到半點先兆，比灰鬍可怕多。」

項少龍苦惱得差點扯頭髮，沉吟道：「此次到魏的路線，早由趙穆親自定下來，又得趙王同意，不能更改。假若洩祕者是趙穆，那等於敵人對我們的路程瞭若指掌，我們豈非完全處於被動的劣勢。」

烏卓微笑道：「孫姑爺怎會是盲從聽命的人？」

項少龍啞然失笑，點頭道：「你真了解我的心意。」暗忖此次唯有出盡法寶，利用自己的現代化軍事常識，以應付擺在前路上的種種災劫。

烏卓道：「此次小人帶來一百好手，充當孫姑爺的家將，嘿！能在孫姑爺手下辦事，我們非常興奮。」

項少龍大喜，兩人祕密商量行事的細節後，烏卓匆匆離去。走出廳外，婢女小昭苦候多時。項少龍隨著她先回內軒。找到成胥，大略告訴他險惡的形勢。

成胥聽得臉色發白，道：「我立即找查元裕商量一下，要他多帶糧草並添加裝備，好應付賊子的進攻。」

查元裕是成胥的副手，此行的營官，專責安營佈置之務。因為敵人若來犯，一是找形勢險要處伏擊，一是偷營。所以加強營地的防守力量，自屬必要。成胥去後，項少龍收拾心情，朝內院去。小昭、小玉等八女全在廳內，正興高采烈地縫製給他裝載鐵針的束腰內甲。

眾人見他來到，一窩蜂的圍著他，七手八腳為他脫掉沉重的甲冑，把用兩塊生牛皮縫在一起、滿佈小長袋的內甲，用繩在他腰間分上中下三排紮個結實。又笑嘻嘻遊戲似地把鐵針插入那數十個堅實的針囊裡，只露出寸許針端。

連試幾個動作，又迅速拔針，擲得木門「篤篤」作響，發覺雖多二十來斤飛針，兼穿上甲冑，仍可應付得來，不會影響行動和速度。項少龍心情轉佳，往雅夫人的寢室走去。八女繼續努力，使這載針的腰甲縫得更臻完美。寢室內雅夫人芳蹤渺然。項少龍順步尋去，只見雅夫人背著他站在內軒一扇窗前，正觀賞外面的園林景色，若有所思。

趙雅換過飄著兩條連理絲帶的衣袍，外披一件鮮麗奪目裁剪合身的廣袖合歡衣，頭上梳個雙鬟髻，與纖細的腰肢、潔白的肌膚相得益彰，嫵媚動人之極。

項少龍暗嘆天生尤物，難怪能迷倒這麼多男人，成趙國最著名的蕩女。不由放輕腳步，躡足來到她身後，大手抓上她香肩。

剛叫句「夫人」，那趙雅全身劇震，猛力掙扎。項少龍大吃一驚，放開雙手。那趙雅脫開身去，轉過身來，一臉怒容，原來赫然是金枝玉葉的三公主趙倩。

項少龍心知不妙，慌忙下跪。趙倩見是項少龍，怒容斂去。代之而起是兩朵嬌艷奪目的紅暈，一跺腳，逃了出去。外面傳來趙雅呼喚她的聲音，顯然沒有把她攔著。

項少龍站起來，身上仍留有她的芳香，心臟急劇跳動。

雅夫人臉帶不悅之色進來，瞪他一眼，來到他身旁，冷冷地道：「少龍！你對趙倩幹過什麼好事？」

項少龍對她的語氣神態大為不滿，兼且又因烏卓的情報心情欠佳，暗忖若不信任我便算了，老子何須向妳解釋。冷哼一聲，往門外走去。

雅夫人始終是頤指氣使慣的人，雖說愛極項少龍，一來惱他去碰這個絕不可碰的三公主，更因受不得這種臉色，怒叱道：「給我站著！」

項少龍止步，想起她以前放浪的行徑，同時記起她曾以迷藥和春藥助趙穆對付自己，在車內又任由趙穆對她動手動腳，這些平時強壓下的心事，湧上心頭，不舒服之極。兩眼嚴厲的光芒一閃，冷冷地看著她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雅夫人給他看得芳心一寒，軟化下來，移到他面前，有點惶恐地道：「你難道不知道絕不可以惹趙倩嗎？」

項少龍對她語氣的轉變毫不領情，淡淡道：「卑職以後不敢，可以告退了嗎？」

雅夫人自問沒有怪錯他，哪受得起他這種對待，跺足道：「好！項少龍，給我立即滾出去。」

項少龍想起往事，暗忖失去這個女人，倒可省去不少煩惱，雖然以後日子不太好過，誰還理得那麼多，大步離去。當然不會忘記把束腰內甲順手拿走。

※※※

那晚項少龍沒有踏足雅夫人居處半步，吃過晚飯，走到園內，練習飛針，興致勃勃的，對雅夫人的氣也消了，正躊躇應否去找她，趙大忽然來見，滿眶熱淚悲憤無奈地跪稟道：「項爺為我們三兄弟作主，少原君那奸賊來找夫人，密談兩句後，夫人把他請入寢室內去了。」

項少龍大為錯愕，少原君剛殺了雅夫人的忠心手下趙二，這蕩女便邀他入寢室，難怪趙大如此憤慨，他這樣來向自己投訴，是擺明豁出性命，不顧一切。

項少龍扶起他，吩咐道：「你當作從未來過我這裡，知道嗎？」

趙大憤然道：「我什麼都不怕。」

項少龍暗嘆一口氣，吩咐他不要跟來，逕自往雅夫人的住處走去，故意兜個圈子，由後園繞去，守衛自是不敢攔阻他，當他從後門進入內軒，小昭諸女全給嚇呆，人人面色發白，想把他擋著。

項少龍殺氣騰騰，一聲冷喝道：「讓開！」

眾女哪敢真的攔他，退往兩旁。項少龍直抵雅夫人的寢室門前，舉腳「砰」一聲把門踢開來。少原君和雅夫人的驚叫聲同時響起。只見兩人並肩坐在一張長榻上，少原君兩手探出，把雅夫人摟個結實，似要吻她香唇，而雅夫人則半推半拒，一臉嬌嗔，看得項少龍一對虎目差點噴出火來。

少原君大怒起立，戟指喝道：「好大膽！」

項少龍回過神來，暗忖若真說起道理，自己的確沒有權力這樣闖入來破壞他們好事，不過在這強權代表一切的時代，講的是實力，沒有什麼好說的。何況少原君逼死素女，自己恨不得剝其皮拆其骨。虎目射出深寒殺氣，手按到飛虹劍把處，一動不動緊盯著他，看得少原君心生寒意。

雅夫人本無與少原君鬼混之意，只因少原君來找她，說有些關於項少龍和平原夫人的事要密告於她。遂把他請到房內說話，那知此子說完話，立即對她動強，而項少龍恰在此時闖進來，把她嚇得魂飛魄散。早前兩人是情侶嘔氣，現在有少原君牽涉在內，卻變作另一回事。

此刻見項少龍臉寒如冰，一副要動手殺人的模樣，嚇得她跳起來，攔在兩人中間，尖叫道：「不要！」

項少龍哪還不知絕不可以殺死少原君，耳內亦傳入少原君守在正門處那些家將趕來的腳步聲，藉機下台道：「儘管護著他吧！由今天開始，我再不管你的私事。」

揚長而去。不理驚魂甫定的少原君的喝罵。在廳內與趕來的少原君四名家將相遇。四人受他氣勢所懾，退往兩旁，眼睜睜地看他離去。

※※※

項少龍回到寢室，反輕鬆起來。一直以來，他都頗受趙雅過往的浪蕩史困擾。他並非沒有和蕩女交手的經驗，就在被時光機送到這時代的那天，他便和酒吧王后周香媚鬼混，但那只是追求一夕的情慾，沒有想過和她共同生活。現在趙雅擺明要改邪歸正跟從他，當然是另一回事。他親眼目睹兩人摟作一團，無論是否有強迫成份，總是趙雅讓他進入閨房，可知她浪蕩成性，絕不計較男女之防，只是這點，他已很難嚥下這口氣。

門打開，趙雅一面淒怨躡足而入，關上門後，倚在門旁壁上，幽幽看著坐在榻上，氣定神閒的項少龍。

雅夫人垂頭道：「是我不好，誤會你。」

項少龍淡淡地道：「問過三公主嗎？」

雅夫人輕輕點頭，怨道：「為何你不向我解釋？人家會妒忌的嘛！」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這事現在無關痛癢，夜深了！夫人請回去歇息！明天還要趁早趕路。」

雅夫人駭然望向他，見他神情冰冷，撲了過來，投到他懷裡去，摟上他粗壯的脖子惶恐地道：「少龍！求你聽我解釋，是他強來，我──」

項少龍岩石般分毫不動，包括臉部的肌肉，冷冷看著她道：「若你能解釋為何會邀請一個剛殘殺妳的心腹手下，又是我項少龍的仇人，兼且曾與妳有染的好色狂徒到妳房內，我便原諒妳。」

雅夫人為之語塞。對她這種自少生於貴胄之家的人來說，怎會把一個手下的生死擺在心頭。至於讓少原君進入自己房內，雖說由少原君採取主動，而她當時的確存有報復項少龍之心，當然沒想到項少龍會來撞破，熱淚湧出眼眶。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夫人！我已不計較你和趙穆聯手害我的事，因為本人誤以為你會從此一心一意跟從我。到今天發覺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就算妳要揀，也不應揀少原君！這裡的精壯男兒少說有幾百人，揀任何一個都會使我好受一點。」

「啪！」

項少龍臉上多出個五指印。

雅夫人掩臉痛哭，退後悲聲叫道：「你在侮辱我，我真的──」

項少龍冷喝道：「閉嘴！」撫著臉頰道：「這一掌代表我們間恩盡義絕，你歡喜跟誰都好，我再不管你。看我不順眼的話，請你王兄殺我吧。不過莫怪我沒有提醒你，誰想殺我害我，當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氣沖沖走出房去。

雅夫人尖叫道：「不！」一手扯著他的衣服。

項少龍一袖拂開她，出門去了。憤懣填膺，他又想起兩個大仇人。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明知趙穆和少原君犯下不可饒恕的暴行，仍可讓他們公然耀武揚威。不！我定要成為當時代最強的人，那時再不用委屈求存，活得一點不痛快。為避開雅夫人，他躲到一角的暗影裡，果然雅夫人哭著奔出來，尋他去了。

項少龍回到房裡，暗忖今晚將難有一覺好眠，不若練習一下剛嵌裝好的攀爬工具，看看管不管用。生出這個主意後，童心大起，穿上夜行黑衣，帶上裝備。

練習的唯一對象，自是平原夫人母子。項少龍藉黑暗的掩護，展開看家本領，迅捷無聲地往平原夫人居住的院落摸去。當那座獨立的院落進入視野，只見守衛森嚴，除非能化作為鳥，否則休想潛進去。廳內燈火通明，隱有人聲傳出。幸好項少龍偏有高來高去的本領。

他先挑一棵高達十丈的參天古樹，射出索鉤，掛在三丈許處的橫枝處，再把腰扣繫緊索上，利用滑軸節節拉著繩索往上升起，不一會抵達橫枝上。如法炮製數回，頃刻間他已到達八丈高的樹頂上，宅院形勢盡收眼底。看準機會，他再次以機關彈簧射出索鉤，準確無誤地落在院子另一邊瓦背。

軟皮包裹的鉤子落在瓦面，發出微不可聞的響聲。項少龍把鉤子扯回來，直到鉤尖緊嵌在屋脊的木樑，試試力道，再把腰箍扣緊索上，跳離大樹，神不知鬼不覺地由高往低滑翔到對面的屋頂上。然後他伏下身來，取出一個兩邊通風、上寬下窄的小圓鐵筒。寬的一端按緊瓦背，耳朵則貼著窄的筒口處，就像現代醫生的聽筒般，立時把屋內擴大了的聲音，收入耳朵裡。

只聽少原君氣惱地道：「若非那項少龍闖進來，我定能把那淫婦治死。哼！看她還敢不敢不依我。」

平原夫人的聲音道：「孩兒何需急在一時，趙雅遲早是你囊中之物，即使趙倩亦逃不過你的手掌心，哼！」

項少龍聽得頭皮發麻，想不到平原夫人竟和乃子一鼻孔出氣。

平原夫人再道：「你不要再去惹項少龍，這人對你舅父有極大的利用價值。」

少原君怒道：「他對孩兒如此惡劣，我怎忍得下這口氣，除非娘清楚說出妳會怎樣對付他，否則我定要和他過不去。」又軟語求道：「娘啊！孩兒大了，應可以為妳和舅父分擔心事。」

項少龍暗中祈禱，希望她說出來。

幸好平原夫人溺縱兒子，受不住他再三催促，道：「你知不知道為何舅父會一力促成趙魏兩國間這場婚事，又故意把《魯公祕錄》的祕密洩露給趙人知道？」

項少龍聽得遍體生寒，原來《魯公祕錄》竟是陰謀的一部份，由此可見戰國四公子之一信陵君的手段。

少原君央求道：「娘啊！快點說啊！」

平原夫人道：「這事乃天大祕密，除你我外，絕不可給第三個人知道，明白嗎？」

少原君連聲應諾。

平原夫人沉默半晌後道：「我是不得不說給你聽，因為尚要由你配合舅父派來的高手，進行這項重要的任務。」

少原君拍胸道：「這個包在我身上。」

平原夫人道：「趙人為偷取《魯公祕錄》，必然動用他們最好的高手赴魏，現在他們派遣項少龍，此人心計劍術均非常了得，正合我們心意。」

少原君非愚蠢之人，愕然問道：「舅父想招納他嗎？可是他和孩兒──」

平原夫人打斷他的話，語氣陰寒地道：「放心吧！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我會教他死無葬身之地。」

少原君大喜道：「好極了！」

屋頂上偷聽的項少龍怒從心生，真想撲下去，每人賞他一劍。原來平原夫人一直對他不安好心。這麼狠毒的女人，確是這適者生存時代的特產。

平原夫人壓低聲音道：「只要收買這蠢蛋，我們可安排他行刺魏國那昏君，有你舅父的協助，兼之這傻瓜武功高強，定能成功。」

少原君打個哆嗦，失聲道：「什麼？」

平原夫人悶哼一聲說道：「看你驚成那樣子，只要項少龍得手，你舅父的人會當場把他殺死，落個死無對證，然後把責任全推在趙人身上，那時你舅父可名正言順出兵討伐趙人，把軍權拿到手裡，魏國還不是他囊中之物嗎？」

項少龍聽得出了一身冷汗，明白平原夫人為何說少原君可得到趙倩和趙雅。

少原君喜道：「果是天衣無縫的妙計，可是項少龍絕非愚笨之徒，最怕他陽奉陰違，向魏王告我們一狀，那便糟透。」

平原夫人冷笑道：「不要小看我和你舅父，當年娘嫁給你爹，就是希望他能坐上王位，豈知他不成大器，死得又早，否則你早成趙國之主。我們對付項少龍的方法，先要逼得他走投無路，只好投靠我們。」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暗忖妳有什麼方法可逼得我走投無路呢？少原君當然更猜不到，追問平原夫人。

這外貌雍容，內心毒如蛇蠍的貴婦沉聲道：「只要能破掉趙倩的處子之軀，那時他還能到哪裡去呢？」

項少龍聽了差點叫起來，同時慶幸自己誤打誤撞下，聽得這麼至關緊要的陰謀，當下自然用足耳力，繼續細聽下面這對母子對付趙倩的陰謀。

※※※

那晚項少龍回房後整晚沒闔過眼，苦思到天明。在丁守和瓦車的護送下，車馬渡過漳水，進入魏境的無人荒野。雅夫人知他餘怒未消，躲在車內，不敢煩他，小昭諸女自是一臉幽怨淒楚，但因雅夫人下有嚴令，不敢和他說話。少原君則擺明一副不合作的態度，故意落後，拖慢行程。項少龍胸有成竹，毫不在意。

到黃昏時，才走了二十多里路。

項少龍的心神全放在隨時會出現的敵人身上，揀了個背靠石山的高地，設營立寨。他把自己的帥營和雅夫人與趙倩的營帳設在中間靠山處，五百戰士分為三組營帳，置於右翼。少原君的營帳則置於左翼，變成涇渭分明的局面。

項少龍自然知道他會弄什麼鬼，因為今晚信陵君派來的高手，將由他那一方潛入趙倩的營地，再施放迷煙，好潛入趙倩的鸞帳，把她污辱，而操刀者正是自告奮勇的少原君。若非項少龍早已知悉他們的陰謀，他們的確有成功的機會。誰會提防這樣的內賊？

項少龍挺立山頂高處，眺望四周丘陵起伏的山勢，暗忖難怪信陵君的人選擇這地方下手，因為儘管潛到近處，仍難察覺，少原君因為知道計謀，故意拖慢行程。

成胥來到他身旁道：「想不到兵衛對佈營這麼在行，連自認高手的查元裕亦讚大人陣法方便靈活，折服不已。」

項少龍心想我多了你們二千年的佈營心得，自是高明，口上卻謙讓一番。

成胥壓低聲音道：「我派了親信與烏卓聯絡，教他暫時不要到營地來。嘿！我看大人似乎有點什麼預感哩！」

項少龍心道這不是預感。今晚要對付的是少原君，他不想烏卓的人捲入此事裡，免致弄到事情複雜起來。負責安營的查元裕過來向兩人報告完成了的工作。項少龍雖知無論是與他有舊仇的灰鬍，又或是由齊國來的囂魏牟殺手集團，都會待他深入魏境後方會來犯，教他不能逃回趙國去，仍吩咐查元裕把四十輛騾車，在解開騾子後，一輛輛聯陣排在外圍處，形成一道可抵禦敵人矢石或衝鋒的前線壁壘，使查元裕對他更有信心，欣然照辦去了。成胥見他如此深思熟慮，佩服得五體投地。

項少龍沉吟半晌，低聲道：「我有至關緊要的事吩咐你做，卻不許詢問原因，你給我找一批好膂力的士兵，準備好掘壕坑的工具，聽候我的命令，卻要瞞過其他人，特別是少原君，明白嗎！」

成胥還以為他要在營地四周設陷坑一類的佈置，依言去了。項少龍躊躇一會，嘆一口氣，硬頭皮去找雅夫人。為對付少原君，唯有與她講和。

士兵們在生火造飯，見到項少龍，發自真心地向主帥敬禮。項少龍心中歡喜，知道計殺徐海的事蹟，已深印在他們的腦海裡，以後指揮起來，將是易如反掌。把營地與其他營帳分隔開的布幔掀開，映入眼簾的是趙大等三人正和幾名趙倩的親兵閒聊，見到項少龍肅然起敬。項少龍含笑和他們打過招呼，進入這營地的禁區。裡面共有四個營帳，雅夫人和趙倩住的是特大的方帳。小昭等諸女正在空地處弄晚飯，見到他來喜出望外，小昭和小美兩人更委屈得低頭哭泣。項少龍以微笑回報，逕自進入雅夫人的私帳。趙雅呆坐一角，兩眼紅腫，顯是剛哭過一場。項少龍心中嘆息，開始明白自己愈來愈愛她，以致不能容忍她荒唐的過去，或在今後與別的男人親熱。

趙雅見他進來，驚喜交集站起來，不可置信地叫道：「少龍！」

項少龍笑道：「不准哭，一哭我掉頭就走。」

趙雅強忍眼淚，狂喊一聲，不顧一切投進他懷裡去，香肩不住抽搐，卻死也不敢哭出聲來，弄得項少龍襟頭濕透。

項少龍撫著她的腰，柔聲道：「以後還敢不敢不聽話？」

趙雅拚命搖頭，馴若羔羊。

項少龍摟著她坐下來，為她拭去淚痕，淡淡地笑著道：「現在我先試試妳聽話的程度，給我立即去找趙倩，告訴她今晚我要這裡所有女人，全躲到我隔壁的帳裡去。這事必須保守機密。」

趙雅愕然望著他，唯恐開罪他，只是不住點頭，那樣兒又乖又可憐，動人之極。

項少龍心中不忍，湊到她耳邊道：「我怕今晚會有人潛進來對她不利哩！」

趙雅見他語氣溫和，膽子大起來，試探地吻了他一下，道：「你真的肯原諒人家。」

項少龍含笑點頭。

趙雅看著他道：「真的半點不擺在心上。」

項少龍嘆道：「有什麼法子？誰叫我愛妳愛得那麼不可自拔！」

趙雅一聲歡呼，送上香吻。良久，趙雅委屈地道：「人家差點給你嚇壞了，你再那樣對人家，雅兒只好死給你看。」言罷雙眼又紅了起來。

項少龍心生憐惜，安慰她一頓，吩咐她道：「還不給我去辦事？」

趙雅欣然站起來，拉著他的手道：「假若趙倩問起我，項少龍怎知有人來襲她的營，趙雅應怎樣答她？」

項少龍知她芳心安定下來，回復平日的機智，借趙倩兜個彎來問他，笑道：「放心吧！她會完全信任我，你依言而行好了。」

趙雅悻悻然道：「少龍！人家不是不信任你哩！只是好奇罷。還要這樣治人家。」

項少龍見她媚態橫生，慾火升起，卻知今夜絕不宜男女之事，強壓下衝動，把她推出帳去。然後吩咐成胥道：「我要你在三公主營地四周挖幾個藏人的坑穴，同時找二十個箭法高明的好手，和我們躲到坑穴裡去，一起欣賞即將發生的盛事。」

成胥聽得呆了起來。

項少龍吩咐細節，哈哈一笑，回帳進食去也。

※※※

寒風颳過大地。半邊明月高掛星空，照亮沒有半點燈火的營地。

除在營地外圍處值夜的士兵外，趕了一整天路後，所有人均疲倦入睡。項少龍、成胥、趙大、趙五、趙七和二十名箭手卻是例外，他們分別躲在佈於趙倩鸞帳外四角的隱蔽坑穴，通過隙縫苦候項少龍所說的盛事。他們已等待了個把時辰，那絕不是舒服的一回事。還有兩個時辰便天明。

當項少龍自己的信心也在動搖，「咻！」的一聲微響，由靠近少原君營地那邊的圍幔傳來。各人精神大振，藉著月色星光，憑著早習慣黑暗的眼睛，目不轉睛瞪著聲音的來處。

一個瘦矮若小孩的黑影無聲無息由圍幔破開處鑽進來，靈巧無比地移到最近的營帳，手中拿著一件管狀的東西。微弱燄光亮起。眾人清楚看到闖入者是個瘦若猴頭的猥瑣男人，手中提的是個小爐般的東西，連在一枝圓管上，火光在爐內閃亮。

那人待小爐的火光穩定下來，將噴煙的管口由帳底伸進營裡去。項少龍等大氣不敢透出一口，靜觀這人慢慢施為，把迷香送入四個營裡去。跟著發出一聲鳥鳴，顯是召同黨來的暗號，果然十多人逐一鑽進來，散開守在各扼要位置，把四個營帳團團包圍。然後再來五、六人，其中一個自是少原君。躡手躡足，不發出任何聲響，氣氛緊張凝重。少原君抵達趙倩的帳門，其他眾人分別閃到女侍的營帳旁，只留下雅夫人的營帳沒有人去碰。

項少龍等看得心頭發火，這些禽獸不如的人連無辜的侍女都不肯放過。若非雅夫人是少原君的目標，而他又分不出身來，她當亦不能倖免。

放入迷香的爐火熄滅，那矮子打個手勢，少原君和那些人一起行動，鑽入帳內去。項少龍知是時候，發出暗號。

「嗤嗤」聲響。

勁箭由安在坑穴隙縫的強弩射出，由下而上往守在營地的十多名把風者射去。發現帳內無人的少原君等驚呼聲響起時，那十多人紛紛慘叫倒地。圍幔火把亮起。由查元裕指揮的另一批士兵團團把女營圍個水洩不通。

「砰砰！」

那些偷入帳內的人，撞帳而出。此時項少龍等拋下強弩，握劍由坑穴跳出來，向他們展開無情的攻擊，一時兵刃交擊聲和喊殺聲震天響起。項少龍揀的是大仇人少原君，先擲出一枝飛針，釘在正狼狽由帳門逃出的少原君的大腿處。

少原君慘哼一聲，跪倒地上，手中劍脫手掉下。項少龍閃了上去，一腳猛踹在他下陰處。少原君殺豬般的淒厲喊聲響徹夜空，整個人仆倒地上，鑽心的劇痛使他身體蜷曲，強烈地痙攣，再沒有行動的力量。

項少龍往旁邊移去，劍芒一閃，把一個尚要頑抗的敵人劈得身首異處。戰事恰於此時結束，敵人不是當場被殺，便是重傷被擒，無一倖免。

整個營地沸騰起來。士兵們紛紛湧來。在那邊等候好消息的平原夫人，驚惶地領率家將趕到。圍幔被扯下來，火把照得明若白晝。查元裕的人手持強弩，把平原夫人的人擋住，不讓他們闖到這邊來。

項少龍哈哈一笑，走到仍痛不欲生的少原君身旁，一腳狠踢在他的腰眼處，把他掀得翻了過來，然後提腳踏在他胸膛上，長劍抵在他的咽喉要害，向因肌肉扭曲以至於像變了樣子的少原君微笑道：「噢！原來是少原君，得罪哩。」

平原夫人憤怒惶急的聲音響起道：「項少龍！」

項少龍仍盯著少原君，口中喝道：「元裕怎可對夫人無禮，還不請夫人過來。」

此時雅夫人和趙倩由帥帳那邊走來，看到項少龍身側的人和四周情況，終於清楚發生什麼事。四周雖圍滿數百人，誰都沒有說話，只有火把燒得獵獵作響。

平原夫人氣急敗壞走入場來，怒叱道：「還不放我的孩兒。」

少原君正要說話，項少龍的長劍往前移去，劍鋒探入他口中，嚇得他不敢動彈，呻吟也告停下。

項少龍冷冷地看著平原夫人，沉聲道：「我項少龍受大王重任，護送公主往大梁，現在少原君夥同外人，施放迷香，欲壞公主貞操，夫人如何交待此事。」

平原夫人見愛兒褲管染血，方寸大亂，驚惶地道：「你先放開他再說。」

項少龍雙目射出凌厲神色，堅決說道：「不！我要把他當場處決，所有責任由我負擔。頂多我們立即折返趙國，交由大王決定我項某人的命運。」

平原夫人臉上血色褪盡，嘴唇顫抖著說道：「你敢！」

趙倩嬌美的聲音冷冷地道：「如此禽獸不如的人，項兵衛給我殺了他！」

雅夫人雖覺不妥當，卻不敢插嘴，怕項少龍誤會她仍維護少原君。項少龍故意露出一個冷酷的笑容，挑戰地瞅著平原夫人。

平原夫人像忽地衰老十多年般，頹然道：「好吧！你怎樣才肯放過我的孩兒。」

項少龍轉過頭來，望著趙倩，正容道：「三公主可否將此事全權交卑職處理。」

趙倩俏臉微紅，不敢看他，垂下螓首，輕輕點頭。項少龍見這美女對自己如此溫婉，升起異樣感覺，記起她要嫁給魏人，心叫可惜。

又轉向平原夫人道：「我可以不再追究此事，但夫人必須立書保證，少原君他以後不可再對公主有禽獸之心，夫人意下如何？」

平原夫人差點咬碎銀牙，項少龍這一著極為厲害，迫得自己不能拿此事向趙王翻項少龍的賬。項少龍更是胸有成竹，知道她還要借助自己去刺殺魏王，不愁她不屈服。

平原夫人沉吟半晌，終於認輸道：「好！算你厲害。」

項少龍微笑道：「厲害的是夫人，卑職只不過是有點運道。」

※※※

次日大隊起程，平原夫人按兵不動，不肯隨隊出發。項少龍心中暗笑，帶趙大三人和十多個特別驍勇善戰的精兵，逕自往見平原夫人。到達帳外，項少龍教手下守在外面，獨自進去見平原夫人。

平原夫人餘怒未消，寒臉如霜地道：「項少龍你好大膽，傷得我孩兒那麼嚴重。」

項少龍知道她指的是重創少原君下陰的一腳。心中暗笑，嘴上卻嘆道：「黑夜裡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少原君，幸好我發覺得早，否則恐怕把他殺掉了。」

平原夫人為之語塞，仍是怨恨難息，瞪他一眼道：「孩兒身體殘弱，不宜長途跋涉，你們自己上大梁吧！我要待他康復後，才再上路。」

項少龍看著她噴發著仇恨的眼光，嘆道：「卑職亦是騎上虎背，不得不在趙倩前裝模作樣，其實我考慮過夫人那天的話後，心中早有打算。」

平原夫人呆了一呆，燃起對項少龍的希望，打量他半晌，點頭道：「若你真有此想法──」

項少龍打斷她道：「可是昨夜少原君此舉，明顯是得到夫人首肯，卻使我懷疑夫人的誠意。」

平原夫人立時落在下風。事實上，自從被項少龍像未卜先知一般破解她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陰謀後，她對項少龍已起畏懼之心，更不知怎樣應付這本領高強的男子。自然反應下，她垂下目光。

項少龍見她沒有否認知情，知她為自己氣勢所懾，方寸已亂。放肆地上前，細看她心力交瘁的俏臉，微笑道：「我們到大梁後再說這事好嗎？至少應讓我先見見信陵君吧！」

平原夫人被他逼到近處，倏地抬頭，玉臉一寒道：「你想對我無禮嗎？以下犯上，該當何罪？」

項少龍從容地道：「我只是有祕密消息稟上夫人，不知夫人有沒有興趣知道？」

平原夫人被他弄得不知所措，問道：「什麼事？」

項少龍把嘴巴湊過去，在離她半尺許的親近距離，故作神祕地低聲道：「不知是否趙穆漏出消息，魏境包括灰鬍在內的幾股馬賊，正摩拳擦掌在路上等待我們，而聽聞夫人是他們目標之一。」

平原夫人臉色轉白，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嚴肅地道：「我項少龍可對天立誓，若有一字虛言，教我不得好死。」暗忖這時代的人可不像二十一世紀的人，絕不肯隨便立誓，現在他正好沾了這種風氣的神奇效用。

平原夫人果然沒有懷疑他的話，眼珠轉動，軟弱地道：「真的有灰鬍在內嗎？」

項少龍此時可完全肯定灰鬍是魏王的人，而平原夫人正因清楚其事，故而對他的話信而不疑。放肆地坐到她右前側，把大嘴湊到她小耳旁，差點是揩著她的耳輪說道：「消息是由烏家在魏境內的耳目傳話給我知的。還說幕後指使者極可能是魏王本人。」

平原夫人皺眉道：「你可否坐開一點說話？」

項少龍見她雖蹙起黛眉，但俏臉微紅，呼吸急促，知她是欲拒還迎，心中矛盾。不禁暗笑，更興起報復的快意。心忖你可對我不擇手段，我怎能不有點回報，輕吻她圓潤的耳珠一下。

平原夫人嬌軀顫抖，正要怒責，項少龍退回原處，眼中射出懾人心神的光芒，深深地凝視著她，使她立時心如鹿撞，唇邊的責罵竟吐不出口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人剛重創她兒子，又對她輕薄，為何自己仍發作不出來？想到這裡，整塊臉燒起來，垂下頭去，輕輕地道：「好吧！我們隨你起程。」

※※※

項少龍回到己方整裝待發的隊伍，烏卓的一百子弟兵，加進行列，使他的實力大增。這百名家將體形慓悍，精神抖擻，莫不是精銳好手。

一直誠惶誠恐的成胥像吞下定心丸般，笑容燦爛。項少龍昨晚未卜先知似的佈局破去少原君的陰謀，手下將士對他更是敬若神明。趁平原夫人拔營起寨，他和烏卓、成胥和查元裕在一個山頭打開畫在帛上的地勢圖，研究往大梁去的路線。

烏卓對魏地非常熟悉，道：「由這裡到蕩陰，有官道可走，往日魏人在道上設有關防和營寨，於高處有烽火台。但據偵騎回報，現在路上不但沒有關防，更不見一兵半卒。」

項少龍暗忖若魏王派人襲擊他，當然最好不要離開趙境太遠，方便推得一乾二淨，說賊子是越過趙境追擊而來。尤其灰鬍本身和項少龍有仇，更可塞趙人之口，教信陵君啞子吃黃蓮，無處發作。唉！這時代當權者無一不是奸狡之徒。不過回想二十一世紀的政客，立覺不足為怪。

成胥指著橫亙在蕩陰上游，由黃河分叉出來的支流洹水道：「渡過洹水，另有一條官道東行直至黃河旁另一大城『黃城』，假若我們改道而去，豈非可教馬賊猜料不到？」

項少龍沉聲道：「若我是馬賊，會趁你們渡河時發動攻擊。人家是有備而來，人數比我們多，敵在暗我在明，以快打慢，優勝劣敗，不言可知。」

三人聽得呆了起來，渡江需時，在河面上更是無險可守，舟楫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矢石之下，正是馬賊偷襲的良機。

項少龍乃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軍人，思忖半晌後道：「無論我們揀那一條官道走，總落入敵人計算中，對方是以逸待勞，我們是師勞力疲。唯一方法是改變這明顯優劣之勢，使敵人變成勞累之師，我們始有以少勝多之望。」頓了頓充滿信心地道：「現在我們依然沿官道南下，抵洹水時卻不渡江，反沿洹水東行，直指內河，既可使敵人大出意料之外，還要渡江追來，而我們則隨時可靠水結營，穩守待敵，大增勝算。」

查元裕道：「可是那段路並不易走──」

烏卓截斷他道：「只要能保命，怎樣難走也可以克服的。」

成胥同意地道：「就這麼決定！我們加添探子的數目，在前後和兩翼遙遙監視，寧可走得慢一點，絕不可墮進陷阱去。」

決定後，大隊人馬繼續上路。項少龍親自挑選一批健卒作探子，五騎一組，前後左右各兩組，總共八組，以旗號燈火向主隊傳訊，以策安全。黃昏時分，離開洹水只一天路程，在一處易守難攻的高地立營生火。項少龍昨晚一夜未眠，趁機躲入營帳，倒頭大睡。醒來時四周黑漆一片，被內軟玉溫香，點燈一看，原來偎在他身側的是和衣而睡的雅夫人。

雅夫人受燈光刺激，醒過來嗔怨道：「你這人哩！睡得好像死豬般，有敵人來偷襲便糟了。」

項少龍笑道：「你是敵人嗎？」只覺精神奕奕，肚子卻餓得要命，想起根本尚未吃晚飯。

雅夫人聽到他肚子咕咕作響，笑著爬起來道：「人家專誠把做好的飯菜拿來給你，唉！現在冷哩。」

項少龍心情大好，任由這位只有別人服侍的美女悉心侍候自己進膳，到填飽彼此的肚子，已是次日清晨。當下繼續趕路，沿官道南下洹水，四周全是起伏延綿的丘巒和林野，景色美麗。

平原夫人改採合作的態度，載著她和傷痛難起的少原君那輛馬車，緊跟趙倩的鳳駕，而二百家將仍隨在最後方。自那天早上交談過後，項少龍再沒與這毒比蛇蠍的女人說過半句話。不知她腦內在轉什麼壞念頭。當他經過趙倩的車旁時，美麗的趙國公主掀開窗簾，嬌聲喚道：「項少龍！」離開邯鄲至今，她還是首次主動和他說話。

項少龍頗感驚訝。放緩馬轡，與馬車同速並進，看著她明媚的雙眸道：「公主有何吩咐！」

趙倩大膽地和他對視半晌，垂首道：「項少龍！我很感激你，但也恨你。」言罷垂下窗簾，阻斷了他貪婪的目光。

項少龍感慨萬千，他乃花叢老手，當然明白她話裡的意念。她直呼他為項少龍，明顯地當他是個配得上她這金枝玉葉的男人。感激的是他保存她的清白；恨的是他要把她送給魏人。雖然那是難違的王命，可是她仍禁不住對他生出怨懟之心。神傷魂斷下，項少龍唯有把心神放在沿途峰迴路轉，變化無窮的風光裡。

在這二千多年前的世界中，城市外的天地仍保存神祕動人的原始面貌。若非初冬時分，定可見到一群群的動物，在原野裡漫步徜徉。這條官道取的多是地勢較低矮的小山丘，又或平原曠野，所以遠處雖是崇山峻嶺、林木蔥鬱、層巒疊翠。他們走的卻是清幽可愛的小徑。轉過一座小山，左旁忽地出現像一方明鏡的小湖，湖水澄碧無波，清可鑑髮，在晨曦夕霧中，雲煙縹緲，幽雅怡人。對岸青山連線，翠竹蒼鬱，景色清秀。

項少龍暗叫可惜，若是偕美旅行，定要在此盤桓個兩三天。直至遠離小湖，他心中仍存著那美好的印象。不過他很快又被路過的一個山谷吸引。谷中奇峰秀出，巧石羅列，森林茂密，時有珍禽異獸出沒其間。谷底清流蜿蜒，溪水沖刷石怪，在陽光的照耀下，水動石變，幻景無窮。

項少龍忽發奇想，假若馬瘋子的時光機真可使人穿梭古今，往來自如，那他只是辦旅行團，包可賺個袋袋飽滿。如此自我開解下，項少龍心情稍覺寬慰，黃昏前終於抵達洹水北岸。入目的景色，更令項少龍這時空來客為之傾倒。只有他明白，二千多年後地球受到的破壞是如何難以令人接受。

洹水寬約二十餘丈，在巨石嶙峋的兩岸間流過，河中水草茂盛，河水給濃綠的水草映成黛色，丹石綠水形成使人心顫神搖的強烈對比，造就一種難以名狀的神祕之美。上流處險峰羅列，懸崖聳峙，近處地勢趨平，流水潺潺，林木青翠，再往下去則是茫茫荒野，直至極目遠處，才又見起伏的山巒。

項少龍看得心神俱醉，到成胥提醒他，遂發出背水結營的命令。烏卓等不用他吩咐，派人爬上最高的巨嶺頂，瞭望觀察遠近動靜。表面看去，一切和平安逸，間有鳥獸來到河旁喝水，甚至與他們的騾馬混在一起，享受洹水甜美的仙流。

他這回結的是「六花營」，帥營和眾女及平原夫人的營幕居中，其他人分作六組，佈於中軍周圍，有若六瓣的花朵，外圍依然聯車結陣，馬騾則圍在靠河的營地。一切妥當，天色漸暗，各營起灶生火，炊煙處處。項少龍和烏卓、成胥兩人爬上一塊大石，遙遙觀察對岸的動靜。驀地對岸林內傳來鳥獸驚飛走動的聲音。三人相視一笑，暗叫好險。

成胥道：「元裕會找人裝作伐木造筏，教賊子以為我們明早渡河。」隨即苦笑道：「今晚該是最後一個平靜的夜晚。」

烏卓道：「賊子必然亦在這邊埋有伏兵，明天我們改變路線沿河東行，他們情急之下或會不顧一切追擊我們。」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烏卓你猜猜最有可能是誰正伏在對岸窺察我們？」

烏卓想也不想便道：「當然是灰鬍，馬賊中只有他們有足夠實力在白天攻擊我們，儘管是囂魏牟，該不會在魏境內浩浩蕩蕩的策動上千人馬強攻突襲，故他頂多採取夜襲或火攻的戰術。」

項少龍笑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大兵法家老孫的至理明言，我們怎可錯過良機，不讓他栽個大筋斗。」

烏卓和成胥四隻眼睛立時亮起來。

項少龍繼續說道：「況且我們尚有一項優勢，就是灰鬍不知道我們多了一百精兵，只憑這點，我們便可以教灰鬍碰得一鼻子灰。」壓低聲音，說出他的計劃。

烏卓和成胥兩人聽得拍案叫絕。

項少龍又隨口問道：「為何我們走了幾天路，見不到半個魏人的村落，如入無人之境？」

成胥答道：「是魏王頒下的命令，官道五十里的範圍內不准有人居住，怕的是敵人沿官道入侵，可以擄掠糧食和婦女壯丁。」

項少龍恍然大悟，又反覆研究行動的細節，回到營地去。那晚他到雅夫人的帳內用膳，小昭諸女喜氣洋洋侍候他，又服侍項少龍沐浴更衣，勞累一掃而空。

當他與雅夫人臥在蓆上，她撫著他寬闊的胸膛道：「我真不明白為何你可預先知道少原君會前來偷襲趙倩，更不明白他們為何要這樣做？」

項少龍沉吟半晌，下了決定，把偷聽到平原夫人母子的對話說出來。

雅夫人聽得俏臉煞白，立刻道：「好個信陵君，讓我還以為他真是掛念我，原來是蓄意害我。」

項少龍嘆道：「你不可以說他沒有掛念妳，假設魏王被我殺死，妳還不是他的人嗎？」

雅夫人方寸大亂，緊摟著他道：「現在我們怎辦好呢？」

項少龍道：「有我在這裡，你怕什麼呢？他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哼！」

雅夫人聽得眉頭一皺問道：「什麼是『張良計和過牆梯』？」

項少龍想起張良是秦末漢初的人，尚未出世，啞然失笑道：「總之是隨機應變。只要魏人不敢撕破臉皮，我有把握保命回國。」

雅夫人道：「為何平原夫人忽然又聽起你的話來，是否──」

項少龍馬上解釋道：「不要想歪，我只是動之以利害吧。」

雅夫人轉動著媚眼，嬌笑道：「我當然相信你，平原夫人雖然手段毒辣，但在男女關係上卻非常檢點。只不知你能否令她破戒？莫忘記趙妮都逃不出你的魔掌哩！」

項少龍坦白道：「我的確對她用了點手段，為求生存，在這一大原則下，我可以做任何事。」

話尚未說完，小昭進來道：「平原夫人有請項爺！」

※※※

平原夫人獨坐帳內，頭結凌雲高髻，橫插一支用金箔剪成彩花裝飾的「金薄畫簪」，身穿羅衣長褂，臉上輕敷脂粉，艷光四射。項少龍不由心中讚歎，這女人真懂得打扮，主要是她乃天生的衣服架子，穿什麼都好看。她年輕時定是可迷死人的尤物，可惜她這麼心狠手辣。

平原夫人漫不經意地道：「兵衛大人請坐！」

項少龍最愛勾引別具韻味的女人，而且她看來還是那麼年輕，微微一笑道：「是否坐在哪裡都可以呢？」

平原夫人橫他一眼道：「兵衛大人，你對我愈來愈放肆。」再狠狠瞪他一眼，像在責怪他那天的無禮。

項少龍見她的神情，知她是將計就計，改採懷柔手段來籠絡自己。可是他卻毫不懼怕，男女間的事有若玩火，一不小心會作繭自縛，最後平原夫人會不會對他動真情，尚是未知之數。項少龍不願逼她太甚，來到她身旁，躺了下去，挨上軟墊，舒服地伸個懶腰，心滿意足地嘆一口氣。

平原夫人別過頭來，望著臥在她旁邊的項少龍，冷冷問道：「項少龍！不要玩把戲，你究竟想怎樣？」

項少龍故意大力嗅兩口，道：「夫人真香！」

平原夫人拿他沒法，強忍揮拳怒打他的衝動，嗔道：「快答我！」

項少龍大感刺激，嬉皮笑臉地道：「我現在只想要一個人，夫人應知道那個人是誰？」

平原夫人平靜下來，點頭道：「好吧！你答我一個問題，若我認為滿意的話，我便來猜猜你想要的那人是誰。」

以她尊貴的身份，這樣說等若肯把身子交給對方。

項少龍曾偷聽過她與兒子的對話，曉得此婦口蜜腹劍，微笑道：「男女之事並非交易，怎可以先列下條件，而且我答得是否滿意是任得你決定，對不起，恕卑職不能接受。」

平原夫人鳳目閃起寒光，狠狠盯著他道：「項少龍你是否心中有鬼，所以不敢面對？」

項少龍心裡想你才是心中有鬼，悻悻然道：「誰不心中有鬼？沒有的早見閻王爺去了。」

平原夫人長於王侯之家，畢生地位尊崇，何曾受過如此閒氣，臉子大掛不住，偏又感到無與倫比的刺激。一向以來，她都奉行實際無情的功利主義。對男女之情非常冷淡。當年嫁給平原君，著眼點全在於看中對方有取代趙王的資格。婚姻對她來說只是一宗交易。所以她從不容忍別的男性對她無禮。此次遇上年輕英俊的項少龍，雖說有點被他的丰采外貌吸引；但更打動她芳心的卻是項少龍霸道蠻橫的手段和別具一格的氣質風度。使她生出屈服的微妙心態。竟願欲拒還迎地被他步步進逼。現在她是既感吃不消，又大覺刺激。那種矛盾心態使她不知如何是好。哪還記得項少龍只是一隻有用的棋子。

項少龍看出她唯一的弱點，蓄意在這方面入手整治她。兩人四目相接，互不相讓地瞪視對方。項少龍對她沒有半分愛意，但她高不可攀的尊貴風範和艷麗成熟的外貌，卻使他慾念大起，當然含有強烈的報復心理。感到無論對毒婦做出什麼舉動，並不存在責任的問題。而她的危險性，本身已是一種強烈的引誘力。他坐起身移過去，直至輕觸平原夫人不可冒瀆的玉臂和修長的美腿，才停下來，挑戰地在不足兩三寸的距離，看著她顯出情緒正在強烈變化的眼睛。

平原夫人眉頭一皺，低聲道：「項少龍！你不嫌太過份嗎？」

項少龍雖蓄意逗她，卻深知對付這高傲的女人之道，最緊要是適可而止，逐分逐寸敲破她堅硬的自保外殼。站起身來，笑道：「看來夫人仍未有足夠勇氣，去接受真正的快樂。」往帳門走去。

平原夫人嗔怒，站起來嬌叱道：「項少龍！」

項少龍停步轉身，灼熱的目光在她嬌軀上下遊走數遍，恭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平原夫人跺足道：「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不准你走，否則到大梁後，我會要你好看。」

項少龍舉步向她走去，眼神和笑容充滿侵略性。平原夫人手足無措，往後連退三步，首次露出女性柔弱的一面。項少龍幾乎碰上她的酥胸，停步，伸出穩健有力的手，扶著她的下頷，逼她仰起臉龐，看著自己。入手的皮膚嫩滑無比。她眼角的淺淺皺紋，反成為一種奇異的誘惑。平原夫人兩手緊抓著衣袖，呼吸急促起來，如蘭芳氣，直噴對方臉上。她很想閉上眼睛，卻知若是如此，對方必會進一步侵犯她。到這刻在心理上她仍是很難接受，雖然身體的反應是另一回事。她故意想起被對方打傷的兒子，但仍起不了厭惡這威武男人的心，反更感到對方那種強橫的壓迫感。

項少龍柔聲道：「夫人問吧！假若我坦白答了，夫人要給我親上一口，不得撒賴。」

平原夫人心如鹿撞，六神無主，兼之身子似要前傾，舉起纖手，推他寬闊的胸膛，對方卻是文風不動。項少龍大感以下犯上的刺激，放開她的下巴，兩手改抓她那對除死去的平原君外，沒有男人抓過的玉手，先逼她垂下手兒，拉往她身後，再把她摟過來。平原夫人一聲嬌吟，豐滿成熟的肉體立刻毫無隔閡，整個貼到項少龍身上，和他作全面接觸。

項少龍怕她一時受不了，分她的神道：「說吧！項少龍洗耳恭聽。」

平原夫人嬌軀一陣顫抖，受驚的小鳥般掙扎兩下，當然絲毫改變不了形勢，仰望項少龍，顫抖著道：「你在做什麼？」

項少龍強忍著進一步的進犯，道：「夫人若再不發問，我只好告退。」

平原夫人招架不住，呻吟一聲，癱軟在他身上，顫抖著道：「項少龍！我要你告訴我，為何你能佈局害我的孩兒？」

項少龍早猜到她要問的必是這和雅夫人相同的問題，以平原夫人的精明，當然會懷疑項少龍偷聽到她們母子的談話。那其他要對付項少龍的陰謀均告同時洩漏。弄不清楚這點，她怎還可引他入彀。心中暗罵，這女人始終是要陷他於萬劫不復之地。想來無論她怎樣對自己有興趣，終大不過她功利之心。微微一笑道：「我要對付的人，根本不是你的兒子，只不過我隱在祕處的人發現有外人潛伏附近，人數不多，使我猜到可能是有不利於公主的行動，不過卻想不到竟有少公子作同謀罷了！」

這是早擬好的答案，合情合理。因為烏卓的人確是一著平原夫人沒有想過的奇兵。平原夫人鬆一口氣，回復虛假的面目，正要說話，項少龍的大嘴壓下來，封著她的香唇。若項少龍不知道她的陰謀詭計，絕不會沾半根指頭到仇人之母的身上。因為害怕捲入糾纏不清的關係裡。可是現在只是爾虞我詐，各施手段，故而絕無任何心理障礙，反有侵犯仇人母親的報復快感。她的身體仍充盈生命力和彈性，沒有半點衰老的感覺。

在最魂銷神迷的吃緊時刻，項少龍反放開她的香唇、纖手和身體，退後施禮微笑道：「多謝夫人恩寵。」

不理她挽留的眼光，退出帳去。鼻內仍充盈她散發的芳香氣息。

※※※

項少龍和烏卓的一百子弟兵，手持強弩，伏在一座離營地只有數百步的密林裡，看著在微朦的天色裡，正緩緩離開的己方車馬隊。天色大明，成胥指揮的隊伍消失在下游的彎角處。頃刻，蹄聲人聲同時由兩岸傳來。

一隊近四百人的馬賊，在上游一個密林馳出，另對岸湧出大群慓悍的賊兵，其中一人高踞馬上，長有一撮粗濃的灰鬍，正是縱橫趙境的頭號馬賊灰鬍。他氣得翹鬚瞪眼，暴跳如雷，不斷催促手下把渡河的木筏由隱蔽處搬出來，好去追趕敵人，顯然方寸大亂。蹄聲響起，在這邊岸上的馬賊一窩蜂地沿河馳去，追趕成胥的隊伍。

項少龍偷看烏卓，見他在這種千鈞一髮的緊張形勢裡，依然沉著冷靜，心中暗讚不已。

四十多排木筏，載有戰馬物資，渡河過來。當灰鬍的人卸下兩批近四百匹戰馬和糧食後，開始載馬賊渡河。灰鬍亦在其中。此時這邊岸上只留有五六十名馬賊，全無防備，忙把馬兒趕到岸旁的平地處。

項少龍打個手勢，百多人由密林處射出一連串的弩箭，殺得對方人仰馬翻，傷亡過半。灰鬍等魂飛魄散，倉皇下搭箭還擊。岸上剩下的小量賊兵，則一聲呼喊，四散奔逃。項少龍等早移到岸旁的石後，弩機聲響，勁箭飛蝗般往在筏上毫無掩蔽的馬賊射去。馬賊避無可避，紛紛中箭，鮮血染紅木筏和河水。灰鬍忙喝令退返對岸。

眾人覷準他，一齊發箭射向這明顯的目標。馬賊雖高舉木盾，仍擋不了百弩齊發勁力強大的箭矢，一個個紛紛倒下。灰鬍見情勢不對，一聲狂喊，翻身跳入水裡，躲往木筏之下。眾賊有樣學樣，紛紛跳入水裡去。對岸尚有近二百馬賊，不過除暴跳暴叫外，全無辦法。

勁箭直射入水裡，鮮血不住由水裡湧起來，然後是浮出水面的賊屍，情景殘酷之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從來就是戰場上的鐵律。木筏散亂無章地往下游飄去。

項少龍心懸成胥那方的情況，一聲令下，鳴金收兵，無暇理會灰鬍的生死，騎上搶來的賊馬，又把裝載武器糧食的馬匹全部牽走，往下游馳去。

成胥方面的戰事這時也到尾聲。他們到下游形勢適合處，聯車作陣，又由查元裕領四百人，埋伏側翼密林，靜候追兵。四百馬賊沿河趕來，剛轉過彎，看到嚴陣以待的趙兵，早進入伏兵射程之內，進退失措下，被趙兵借車陣的掩護，弩機強弓，一起發射，立時人跌馬倒。

餘下者退走不及，想由側翼繞過車陣，給查元裕和埋伏的四百趙兵，射個七零八落，潰不成軍。急急往後撤退，剛好遇上項少龍的援軍，再被殺個措手不及，逃得掉的不出五十人，棄馬曳甲，竄入岸旁的叢林裡。

大獲全勝下，全軍歡聲雷動，平原家的人都分享到勝利的氣氛。是役項少龍方面只傷四十多人，但無一重傷，戰果驕人，再次證明項少龍具有優秀的軍事頭腦和靈活有效的戰術。項少龍派出二十人，把俘獲的三百多匹戰馬送回趙國，至於武器箭矢糧食則留為己用，包紮傷兵後，繼續沿河東行。黃昏結營，離開內河只有兩日半的路程。

一來因路途起伏不平，又兼劇戰之後，人困馬乏，眾人盡量爭取時間休息，一宿無話，次日清晨繼續行程。景色又變，山勢起伏延綿，草木茂盛，風光如畫，山澗深溪，飛瀑流泉，教人目不暇給。岸旁是廣闊的原始森林，巨大的雲杉高聳入雲，粗壯者數人合抱。陣陣林濤中夾雜動物奔竄號叫的聲音，趙兵沿途打些旱獺野兔，好作晚餐的美點。有時登到高處，極目而視，遠處草原無限，林海莽莽。草浪中偶見村舍農田，對項少龍來說，確是處處桃源，更不明白人們為何還要你爭我奪，唯有怪責人類天生貪婪的劣根性。

景色雖美，路程卻是舉步維艱，不但要靠人力開路，很多時候還要靠樹幹鋪路，穿溪渡澗。整天走不到十里路，最後在一處山頭紮營起灶。人雖疲倦，眾兵均士氣昂揚，心悅誠服為項少龍做任何事。

美人愛英雄，雅夫人對他更是千依百順，曲意逢迎，使他享盡溫柔滋味。趙倩自那天隔窗和他說話後，蓄意躲開他，他無奈下只好默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沒有採取打破僵局的任何手段。用膳後，平原夫人派人過來邀請他。項少龍亦好奇地想知道她目前的態度，匆匆來到平原夫人的私帳。豈知帳內的平原夫人身後立了兩名家將，教他大失所望，不軌之念消失得無影無蹤。與平原夫人的關係乃不折不扣的男女征戰，賦予他犯罪的感覺，因而帶來強烈的刺激。而且哪個男人不喜愛新鮮，何況項少龍這慣於風流陣仗的人。

平原夫人正襟危坐地蓆上，招呼他安坐，先狠狠白他一眼，道：「今天我們可以好好商談。」

項少龍自然明白她的意思，暗裡恨得牙癢癢，表面卻不得不恭敬地道：「夫人吩咐！」

平原夫人冷冰冰地道：「現在我們遠離大路，究竟要到哪裡去？」

項少龍回答道：「路途艱險，夫人辛苦了，我們是要先抵內河，再沿河朝大梁去。」

平原夫人忽地嘆氣，微俯過來，輕聲道：「若你──我可以遣走他們。」

項少龍大喜，點頭答應。

平原夫人使退兩名家將，凝神瞧他片刻，似有所感地道：「你的確是個難得的人才，現在保證無人敢懷疑你曾以五十之眾，擋禦灰鬍的八百馬賊。」

項少龍微笑道：「馬賊只是烏合之眾，勝之不武。」

平原夫人搖頭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將領，不但可使將士用命，還能以奇兵取勝，屢戰不殆，你便是這類人。」

項少龍不知她要弄什麼玄虛，唯有謙然領受。

平原夫人忽地俏臉微紅，垂下頭去道：「渡過內河，朝東南走二十天抵濮水，再沿河南下，十天可至封丘，那城的守將關樸是我的人，我們將可脫離險境。」

項少龍道：「卑職當然依照夫人的吩咐行事。」接而奇怪地問：「為何夫人嫩滑的臉蛋兒會忽然紅起來呢？」

平原夫人更是霞燒玉頰，嗔道：「又故態復萌嗎？給本夫人滾出去。」

項少龍見她的窘態，心頭大喜，笑嘻嘻站起來，施禮道：「卑職告退！」腳卻像生根般不動。

平原夫人哪會真要趕他走，見他腳步全無移動跡象，又嗔又喜地道：「為什麼還不走？」

項少龍不懷好意笑道：「夫人不給卑職一點賞賜嗎？」

平原夫人心情顯是矛盾之極，幽幽看他一眼，垂下俏臉。

項少龍走過去，到她背後跪下來，兩手探前微一用力，貴婦無力地靠入他懷裡，使他又再次享受到她的紅唇。

項少龍最明白得不到的東西才是最寶貴的。這樣吊她的癮，最能使她到了大梁後，狠不下心腸害自己。兩手按兵不動，痛吻個飽，揚長去了，留下她獨自捱那寂寞的一夜。

※※※

接下來的二十八天，他們繼續東南行，渡過內河和西河，過魏人大城濮陽不入，由濮陽南面的官道直下濮水。經過這段平安的日子，他們的偵騎再次發現敵人探子的蹤影，使他們知道危機再現。

他們車馬既多，又要不時修補壞的車子，慢得像蝸牛般，根本沒有甩掉敵人的可能，唯有祈求這些不知名的敵人不會比灰鬍更厲害便心滿意足。

地近大梁，官道旁關防處處，數十里隨時遇上魏人的要塞軍營。魏兵態度奇怪，看過他們的文書，雖沒有留難，卻不肯派人護送，到官道已盡，他們只好朝東往濮水開去。三天後離開山路，到達濮水西岸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還要走上兩天，可抵濮水。大隊人馬在草原邊停下來。項少龍和烏卓、成胥、查元裕三人到一旁商議，各人神色凝重。

烏卓道：「現在我們的行蹤和兵力全被敵人瞭若指掌，可是我們對敵人卻一無所知，正犯了敵暗我明的兵家大忌。」

成胥接口道：「敵人如要來犯，會在這兩天之內，因為在這平原之地，利攻不利守，敵人勢不肯錯過如此良機。」又苦笑道：「最怕是魏王使手下兵將扮成馬賊來攻，我們定大難臨頭。」

項少龍皺眉苦思道：「成胥提出的可能性，大有機會成為現實，既是如此，我們當然不可眼睜睜地送死。」

三人凝神細聽，看智謀過人的統帥又有什麼保命妙計。

項少龍沉聲道：「我們索性在附近找一個背山面向平原的鞏固高地，建立土寨壕溝，儲備野味泉水，守他個十天半月，另外派出輕騎，前赴封丘，求那處的守將關樸派兵來援，那時縱使魏王心存狡計，亦莫奈我何。」

眾人苦思良久，均同意此為沒有辦法中的最佳方法。

當下項少龍找平原夫人商量去，隔竹簾說出計劃和原因，平原夫人低聲道：「這方面你比我在行多了，一切由你決定。」

項少龍從未聽過她對自己如此溫言婉語，言聽計從，心中大喜問道：「夫人想不想我今晚來看妳呢？」

平原夫人嘆道：「到大梁再說好嗎？我孩兒已因我和你數次獨處一帳非常不滿，現在他的身體逐漸痊癒，我不想他為我們的事動氣。」

項少龍想起少原君，意興索然，離開她的車子，把計劃通知雅夫人，再由她轉達趙倩知曉。勘察半天，他們終於在草原的邊沿區找到一處背山面向平原的高地，設立營寨。全軍登時忙碌起來，同時派出二十輕騎，摧帶平原夫人的親筆押印的書信，分十條路線奔往封丘求援。

此次立營的工程與前大不相同，以壕溝作主體防禦。沿高地邊緣處挖出深一丈、寬丈五的泥溝，掘出的坭土堆於壕溝的前方，加石填築，變成一道高若半丈的矮土牆，留下孔穴供弩弓射箭之用，倒也非常堅固。然後把騾車推到土牆內圍，加強土牆對抗敵人衝擊的力量。矮牆之外，插上削尖的竹籤，滿佈斜坡，又設下陷馬坑，總之危機處處，以應付敵人的強攻。四周的樹林長草一律去掉，以免敵人有掩蔽之物。

軍營採偃月式，主營居中，六軍分居兩翼，形成一個向前突出的半圓形。營地與矮土牆間隔十丈有餘，除非土牆被攻破，否則營地將在敵人矢石的射程外。忙碌三天後，終做到外闢壕塹，內設壁壘，壕塹外再佈竹籤陷坑，守以強弓硬弩的規模。

項少龍為防敵人火攻，把背後山泉之水，挖溝引進營地。到一切佈置妥當，已是五天之後。這日當項少龍指揮手下在斜坡頂設置檑石，探子回報，發現一股實力接近萬人的馬賊由平原趕來。眾人心中恍然大悟，在草原久候他們不至的敵人，終於按捺不住正面來犯。

而且證明他們猜得不錯，敵人裡若說沒有混入正規的魏兵，是沒有人肯相信。縱然知道事實如此，他們仍弄不清楚為何魏王如此趕盡殺絕，唯一的解釋是信陵君的確威脅到他的王位，而他想藉此來打擊信陵君與趙人的關係。至於其他的原因，就非他們所能知之。不過魏安釐王乃出名昏庸的國君，不論做出如何荒謬的事，沒有人會奇怪。

那晚平安度過，次日項少龍吩咐除值班的兵士外，全體休息，好養精蓄銳，應付敵人的攻擊。幸好他們由灰鬍處俘獲大量的武器、糧食和箭矢，守個十天半月仍不虞箭盡糧絕。還有一項優勢是敵人想不到他們會築土為城，所以理該沒有帶來針對這種防禦設施的工具，使他們應付起來會輕鬆許多。

黃昏時分，浩浩蕩蕩而來的馬賊出現在平原之上，設寨立營，儼然兩軍對峙之局。

項少龍細察敵人，失聲道：「看！那個不是灰鬍嗎？」

其他人用盡眼力，只見一隊賊兵馳至近處，仰頭往他們望來，帶頭者正是灰鬍。

成胥怒道：「如此看來，灰鬍根本是魏王的人，那些馬賊是由魏兵改扮的，專責擾亂別國的經濟和治安，魏人真狠毒！」

查元裕搖頭嘆息：「我真不明白大王為何要把我們美麗的公主嫁給魏人。」

成胥警告他道：「你小心點說話，若傳入大王耳裡，你和你的族人會大禍臨頭。」

查元裕苦笑道：「活過今晚再說吧！」

項少龍知他見賊勢龐大，兵力十倍於己，心中虛怯。由此推之，其他人亦會有這種心態，對士氣自有影響，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向成胥說：「給我預備一批火箭，或者今晚我可用得上它們。」

言罷不理會他們疑惑的目光，返回帥營，取齊工具，往營後走去。在營與後山峭壁間，騾和馬被分隔在兩個大木圍柵裡，自由自在地享受山泉引入的清流，吃著山頭的青草。幸好是初冬時分，否則來一場大雪，這些騾馬便有難。他仔細研究峭壁的形勢和附近的山勢，借索鉤之便，輕易爬上去，用鎚子在適當的地點插入郭縱為他特製的爬山圈，一直延往隔壁的石山，套上粗索，只要爬過鄰山，他可輕易經此「祕徑」降到數十丈的平原下面，進行任何祕密行動。

回到帥帳，成胥氣急敗壞來尋他道：「快來看！」

當他再到前線，下面的賊兵全體動員，砍伐樹木，把一端削尖，每根長約一丈的木幹，一排排放在地上。

烏卓皺著眉頭道：「他們想幹什麼？」

項少龍心中嘀咕，旋即恍然大悟道：「是攻打我們土城的工具，把樹幹一條條並排插在斜坡下，可不懼我們箭矢檑石的攻擊。」

查元裕大吃一驚道：「這招的確非常有用，只要前後三排擠插在一起，可擋滾石又可阻擋我們的視線，教我們看不清他們的形勢。」

烏卓冷笑道：「若他們想插下這東西，先要付出可怕的代價。」又嘆息道：「他們少來一半人就好了。」

言下之意，是縱使他們會犧牲很多人，但餘下的軍力仍足夠攻破土城而入。

項少龍笑道：「敵人犯下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輕敵。你看他們的營房，防禦散漫，糧草馬匹那麼的丟在後方，若我們能夠給他們來一把火，他們的表情才好看呢！」

烏卓等三人大皺眉頭，看著把這座小山圍得密不通風的賊子，暗忖對方並非輕敵，而是看準縱是耗子仍難溜出去放火燒營。項少龍微微一笑，再不說話，回營休息。倒頭大睡兩個時辰，醒來已是黃昏時分，雅夫人在旁靜候他一起進膳。項少龍精神飽滿坐了起來，梳洗後連吃三大碗飯。

雅夫人奇怪地打量他問道：「看來你又是胸有成竹，否則為何會如此處之泰然？我真想不通為何此次你仍有破敵的把握。」

項少龍把她摟入懷裡，笑道：「雅兒害怕嗎？」

雅夫人獻上香吻笑道：「沒見你時的確有點害怕，見到你後忽然什麼都不怕了。是了！你到趙倩那裡看看她吧！她說有事求你呢。」

項少龍心想趙倩比馬賊更令他頭痛。

※※※

美麗的三公主支退侍女後，來到他身前，含羞問道：「項少龍，趙倩可否向你借一件東西呢？」

項少龍奇怪地道：「你要借什麼？」

趙倩羞赧地攤開白皙嫩滑的小手，輕輕地道：「我要你貼身攜帶的匕首。」

項少龍心中一驚，問道：「你對我這麼沒信心嗎？我定能把你送往大梁的。」

趙倩雙眸一紅，幽怨地瞪他一眼道：「趙倩並不想你帶我到大梁去，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就是不要到大梁。」

沒有什麼比這番話更清楚地表達出她對項少龍的情意。

聽得項少龍熱血上沖，衝口而出道：「好！我答應你，就算把妳帶往大梁，我仍有方法把妳完璧無損地帶回趙國。」

趙倩驚喜地道：「真的！」

項少龍感到她整張俏臉亮起來，洋溢勃發的生機，堅定地道：「這是一個承諾！」

說出這句話後，整個人輕鬆起來。事實上自從知道魏國王室的複雜情況，又知趙王要盜取《魯公祕錄》，他便感到無法做那犧牲趙倩終生幸福的幫兇。現在一旦表明心意，不知多麼痛快。

趙倩大喜道：「少龍！倩兒很感激你呢！」

項少龍見她對他比他對自己更有信心，心中歡喜，取出匕首塞入她的小手裡，乘機握上她的玉手道：「非到最後關頭，你切不可拿匕首自盡。」

趙倩霞燒玉頰，珍重地把這定情之物納入懷裡，垂首深情地道：「倩兒全聽少龍吩咐。」

項少龍魂為之銷，正想乘機一親芳澤，戰鼓聲由山下傳來。

目睹山下的情勢，成胥等臉色有若死灰，只烏卓仍是那副冷淡的表情。賊人成功地以一排排闊約兩丈的木排立在地上，把山下所有逃路團團圍堵。木排間留下尺許空間，僅容一人通過，若騎馬便過不了。一副甕中捉鱉狀態。木排頂掛有風燈，照得斜坡下方一片通明。

木排外此時聚集近二千馬賊，最前頭的二百人舉著高及人身的巨型木盾，盾底尖削，可插入土內，借力抵擋矢石的攻擊。另二百多人手持鋤鏟等工具，看樣子是先要破去斜坡的障礙，填平裝有尖刺的陷坑。接著排列的是五百名持弩機強弓的遠程攻擊手，然後是提長鉤、矛、戟等長兵器的賊兵，陣容鼎盛，教人見之心寒。

灰鬍和幾名領袖模樣的人高踞馬上，對他們指指點點，顯是商量攻擊策略。

烏卓指著灰鬍旁邊長了一張狼臉的大漢道：「那人叫『狼人』黎敖，是常寇患韓國邊境一帶的著名馬賊，與灰鬍齊名，想不到亦是魏王的人。」

項少龍道：「如此看來，這支萬人部隊應屬不同的馬賊，全是魏王派出的人。哼！我有點明白了，魏王對付我們，固是要打擊信陵君，亦含有私怨在內，因為我曾殺傷大批灰鬍的人。」心中恍然大悟，難怪當日竇良會向灰鬍暗通消息，教灰鬍來劫馬和女人，因為他們是魏王派到趙境攪風攪雨的間諜。

成胥道：「他們會分批晝夜不停地攻擊我們，打一場長時間的消耗戰。」

查元裕呼出一口涼氣道：「救兵就算接到消息立即趕來，最少要在十五天後，我們恐怕捱不過三天，誰想得到他們的實力如此雄厚？」

鼓聲響起。

盾牌手魚貫由木柵間的空隙鑽出來，隊形整齊地列在前方，接著是工兵和射手。

項少龍見天色已黑，向成胥要了那筒包著油布的火箭，吩咐道：「你們負責這裡的防務，我到敵後燒他們的糧草並趕走他們的馬匹，看他們還能有什麼作為？」

眾人均愕然望著他，不明白他怎樣到得了敵營去。

## 第八章披荊斬棘

項少龍回營換上夜行衣，箍上戴針的腰甲，扣上攀山的工具，背起弓矢，吻別雅夫人往營後走去。

經過趙倩的鳳帳，忍不住在營門處喚道：「公主！」

戰鼓的聲音愈來愈急，顯示敵人快要發動攻山。

「咚咚咚──」

一下一下像死神的呼喚般直敲進戰場上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

趙倩不知是否在思念項少龍，聽到他的聲音，驚喜地掀帳而出問道：「少龍！你怎會在這裡呢？噢！」明媚的秀目落到他的夜行衣上。

項少龍看著這像烏廷芳般可愛的美麗少女，至真至純的清麗容顏，一直壓仰的深情，湧上心湖，微笑著說：「我現在去制敵於死命，公主不給我一點香艷的鼓勵嗎？」

趙倩吃了一驚，俏目射出崇拜傾心的神色，溫柔地仰起俏臉，嘟著小嘴，靜待初吻和幸福的降臨，沒有半點畏怯；玲瓏有致的酥胸急劇起伏。項少龍心中貫滿柔情，對這位被父親當作一件政治工具的金枝玉葉，生出誓死保護她對抗任何傷害之心，在她香唇上深深一吻，同時兩手探出，把她摟得緊貼胸懷。

營邊忽地喊殺震天。敵人開始攻上斜坡。

項少龍和趙倩卻是充耳不聞，完全迷失在那種親密融合，銷魂蝕骨的醉人接觸裡。喊殺和箭矢破空氣的聲音，潮水漲退般此起彼落。

項少龍放開趙倩，微微一笑道：「得此一吻！我項少龍有信心保護公主直至地老天荒。」

趙倩心神皆醉，項少龍早沒入營後的黑暗裡。

北風呼嘯。

項少龍施展渾身解數，純靠記憶、感覺，沿早先繫下的繩索，攀過峭壁，神不知鬼不覺地落到敵軍一側，再神不知鬼不覺地往賊營潛去。他曾受過二十一世紀最嚴格的軍事訓練，如此黑夜偷營，實乃小兒科的事。不用負上近百斤重的戰甲，他活像鳥兒長出翅膀，騰躍移動時迅若貍貓，直抵敵陣的大後方。

賊兵結的營陣叫「土方陣」，形成由內至外共五層的大小方形。放糧物的營位於後方，設有兩個大圍欄，關著數百匹戰馬。

那邊的情勢愈趨緊張激烈，賊營這邊卻愈安詳寧靜，燈火黯淡。尚未輪到攻山的賊兵，正盡量爭取休息的時間。項少龍心中暗笑，項某可保證你們今晚好夢難圓，有的只是一個殘忍現實的噩夢。留心觀察後，賊軍的營地保安鬆弛，甚至有守兵坐下來打瞌睡。

當他到達馬柵，更覺好笑，原來十二個值夜的賊兵竟圍在一起賭錢，興高采烈，像完全不知那邊敵我雙方正陷於緊張的膠著狀態中。只要解決這十二個小賊，他就可以放火燒糧燒營。問題是怎樣可殺掉十二個慓悍和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賊兵，不讓一人逃掉？項少龍大感頭痛。此時其中一個人朝他走來。

項少龍先是嚇了一跳，幸好看到那人邊走邊解褲頭，知道對方要幹什麼勾當，忙閃往一棵樹後。那人剛步入林內，刃光一閃，咽喉微涼，登時了賬。項少龍收起飛虹，脫掉那人的外甲，披在身上，大模大樣走回去，直來到其中兩人身後，探手抓緊他們的頭髮，大力扯得兩人頭顱猛撞一起，然後兩掌揚起，迅疾無比地劈在另兩賊頸側處。兩下手法一氣呵成，乾脆利落，當四人倒下，其他七個賊兵方醒覺發生什麼事。刃光閃處，項少龍手執飛虹，躍上臨時當作賭桌的石頭，割破另三個人的咽喉。

「砰！」

一腳踹出，命中剛把刀子拔出一半的另一名大漢面門，把他踢昏。剩下的三名賊子魂飛魄散，分往兩旁滾開去。

項少龍心中暗笑，飛虹脫手而出，貫背擊殺其中一人。另兩人見他丟了武器，拔劍撲回來。項少龍探手腰間，拔出兩支飛針，手腕一振，飛針電掣而出，插入兩人眉心。當他們屍體倒地，項少龍早拾回飛虹，沒入黑暗裡。

※※※

喊殺聲更趨激烈。檑石聲隆隆作響，可見敵人攻近斜坡頂，成胥等不得不放下檑石，衝擊攻上來的敵人。此際項少龍成功拆毀後方的馬欄。忙解下大弓，穿行眾馬間，來到靠近糧營的一方。由這個角度窺視賊營，剛好見到三丈外位於後方最外圍一排二十多個營帳，每個帳幕外都掛有風燈，在北風裡搖搖晃晃，營地裡清清冷冷，只有幾個守夜的賊兵在打瞌睡，防衛散漫。這也難怪他們，此處乃他們後防重地，又以為項少龍的人全被圍困在絕境，故而粗心大意。

今早項少龍佔高勢之利，清楚看到最後兩排四十多個營帳，均用來放置糧食，所以省卻再作探察的煩惱。這土方陣的營地，首尾向著南北，現時吹的是北風，所以若他成功燃燒位於北端的糧營，火隨風勢，很快便能席捲整片廣闊的營地，尤其營地內仍是野草處處，極易釀成不可收拾的大火。

打定主意，項少龍單膝跪地，先把火箭燃點，射往最接近他的糧營，他取的是營帳背營地的一面，除非火苗蔓延，否則敵人一時難以察覺。燃著外圍的糧倉後，他又用火種點燃馬欄內餵馬的飼料，這才找上其中一匹特別壯健，沒有鞍蹬的戰馬，繞穿營地旁的疏林，轉往營地的中部。

此時營北冒起濃煙，火燄竄閃，部份驚覺突變的賊兵大喊救火，往那方向趕過去。更使賊人心亂的是戰馬驚嘶狂竄的聲音，鬧得整個營地騷動起來。

項少龍一邊策騎緩行，一邊不住射出火箭，取的都是外圍的營房，只要外圍火起，在內圍營帳的熟睡者休想逃出。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北端熾烈的火勢，他又穿上賊兵的戰甲，公然穿過營地，馳往另一邊的外圍處。

賊兵營地內世界末日般混亂，正要爭取休息時間，以作下一輪攻擊的賊子，紛紛睡眼惺忪由營內鑽出來，茫然不知發生什麼情事。有些則以為有敵人來襲，衣甲不整提兵器撲出來。四處盡是狼奔鼠竄，慌忙失措的賊兵。北端蹄聲由疏轉密，顯是戰馬受驚，由那端逃往草原去。

項少龍策騎而過，竟沒有人懷疑他，還有人呼喝他這擁有一匹馬的人，去追趕逃逸的馬兒。項少龍答應一聲，轉個圈依然馳往另一邊的外圍去，這時後方邊緣處的營帳，全捲入大火裡，火勢波及四周的草樹，迅成燎原之勢。他火箭用罄，索性拋掉長弓，拔出飛虹劍，逢風燈運劍挑破，火油落到地上，立即燃燒起來，比火箭更管用。

身後破空聲響。項少龍忙伏在馬背上，三枝勁箭擦背而過。他哈哈一笑，一夾馬腹，早已馳遠，再挑十多盞風燈後，發覺遠近賊兵均向他趕來，不再猶豫，策馬快速遠遁，往己方營地奔去。此時攻營的賊兵正倉皇撤退回來，慌亂下還以為大批敵人來犯，陣腳大亂。這些賊人除灰鬍、狼人和另外四名領袖，其他全是步兵，趕回來時，灰鬍等騎馬者自是遙遙領先。項少龍藝高人膽大，收起飛虹劍，兩手拔出飛針，暗藏手內。

黑夜裡只能藉助遠處的火光，看不真切，灰鬍等還以為來的是報訊的自己人，大聲喝道：「什麼事？」

項少龍大叫應道：「是信陵君的人！」

眾賊頭都大吃一驚，加速馳來。灰鬍和狼人落在較後方，項少龍暗叫可惜，兩手揚起，飛針電射而出。他腕力何等厲害，兼之飛針尖長，穿透力驚人，破胸甲而入，策馬奔在最前面的兩名賊兵領袖立時中招。兩賊尚未倒下，項少龍又拔出兩根飛針，在兩人間穿過，擲往後排兩人。

灰鬍和狼人同時驚覺不對勁，大喝聲中取出長劍，策馬由兩側繞來。前排兩人已在慘叫聲中翻倒馬側。項少龍無暇取回飛針，一手策馬，另一手拔出飛虹劍，往左側來的狼人迎去。

狼人一聲暴喝，借健馬衝刺之勢，一劍照臉劈來。項少龍一聲長嘯，舉劍擋格，同時側傾往外，借勢飛起一腳，踹在狼人腰際。這一腳乃由泰國拳改良出來的側踢，勁道十足，狼人一聲慘嘶，跌下馬背。

此時後排兩個中了飛針的人才掉往地上，發出兩聲沉響。戰馬失去主人，受驚下跳蹄狂嘶，其中一馬鐵蹄下踏，正好踹在倒地的狼人的胸膛處，骨折肉裂的聲音立時爆起，把這凶人當場踩死。項少龍繞兩匹馬轉了一個圈，乘隙拔出另一根飛針，趕到灰鬍背後。灰鬍見情勢不對，掉轉馬頭，朝陷進大火的營地全速奔逃。項少龍扯掉賊甲，減輕重量，狂追過去。

他這匹馬負重比灰鬍那匹至少輕百來斤，兼之特別壯健，轉眼追到灰鬍七、八個馬位後。項少龍一聲不響，投出飛針。哪知灰鬍見逃不掉，索性勒馬回身，剛好避過飛針。這處恰好是由山上撤回來的賊兵和著火賊營的中間，四周無人，變成一對一的局面。

灰鬍持劍反殺過來，大喝道：「來者何人？」

項少龍大笑道：「還不是你的老朋友項少龍。」

鏗鏘聲中，兩人擦馬而過，交換三劍，誰也沒佔到便宜。項少龍想不到他膂力既強，劍術又精，掉轉馬頭，純以雙腿控馬，右手飛虹劍，左手拔出飛針。這些天來他大半時間在馬背上度過，使他的騎術突飛猛進，早非當日的吳下阿蒙。

灰鬍乘機取出弩弓，以迅快的手法裝上弩箭，「颼」的一聲向他勁射一箭，長劍則咬在嘴上。項少龍一直以來的訓練是閃避槍彈，哪會懼怕他的弩箭，往側一閃，避過來箭，一夾馬腹，加速前衝。灰鬍想不到他能避過必殺的一擊，大吃一驚將空弩往他擲來，伸手取過大口咬啣的長劍。項少龍飛起一腳，踢掉擲來的空弩，飛虹劍閃，橫掃灰鬍胸膛。

「噹」的一聲激響。

灰鬍雖險險擋格此劍，但因自己是倉猝招架，對方則蓄勢而發，又借馬兒前衝的力量，整個人被劈得翻仰馬背上。項少龍一聲暴喝，反手擲出飛針。

「叮」的一聲，飛針雖射中灰鬍，可惜卻是射在他堅硬的頭盔，反彈開去。

項少龍知道形勢危急，若這樣任由兩馬往相反方向錯開，將沒有可能再在離賊營的短程裡趕上這兇人；行個險著，離馬後翻，凌空打個筋斗，飛虹劍脫手飛出。這時灰鬍剛坐直身體，兩腳夾著馬腹，給項少龍那鋒利無比，來自越國巧匠精冶的飛虹寶劍貫背而入，把他當場刺死。馬兒狂奔而去，十多丈外，灰鬍的屍身終翻跌馬下。

項少龍安然落地，趕了上去，拔回飛虹劍。己方營地處殺聲震天，顯是成胥等見賊人潰不成軍，乘勢殺出陣來。

項少龍豪氣湧起，割下灰鬍的首級，不理流著的鮮血，提起首級，飛身上馬，迎著退回來的二千賊兵趕去，大叫道：「灰鬍死了！灰鬍死了！你們快逃！快逃！」

那些持著火把趕回來的賊子，因後有追兵，早心慌意亂，又見前方來人手提灰鬍首級，還以為來了強大的敵人，哪敢逞強，一聲大喊，四處逃去。後邊的賊兵哪知發生什麼事，連鎖反應下，也亡命奔逃。兩千多人，不戰而潰。

項少龍轉瞬與殺來的成胥等大軍相遇，全軍歡呼蓋天，往成了一片火海的敵陣殺去。賊兵既失領袖，又被燒掉營帳，丟失馬匹糧食，誰還有心戀戰，望風而逃，項少龍率領眾兵將衝殺直至天明，大獲全勝。

※※※

是役斬賊過千，項少龍方只五人陣亡，傷一百五十多人。以不足一千的兵力，破敵人過萬大軍，傷亡如此輕微，實屬難以想像的奇蹟，確立了項少龍在戰場上的地位。

不過亦勝得很險。賊營起火時，灰鬍的人已清除斜坡上所有障礙，填平陷坑，正要發動越壕之戰，因己陣告急，撤退下去。那些木柵反成賊兵撤離的障礙，被滾下的檑石和居高射下的箭矢殺得血流成河，儼若人間地獄。

灰鬍和狼人的首級浸在藥酒裡，由輕騎抄捷徑送回去給趙王，讓他向國人顯逞威風。此更是項少龍對抗趙穆的心理攻勢，使趙王愈來愈感到他的重要性，異日若因趙倩的事出岔子，仍有商量轉圜餘地。

當項少龍回抵營地，除更添嫉恨的少原君托病不出，平原夫人都出來歡迎他凱旋歸來，更不用說趙雅、趙倩諸女。自古美人愛英雄，眾女眼睛望著他的那種迷醉崇敬之色，教他似飄然置身雲端。

在二十一世紀，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出現，一切是集體的配合和行動，個人只是組成整體的一枚小螺絲釘。但在古戰國的年代，則充滿個人色彩的浪漫英雄主義，故此才有商鞅此類扭轉整個時局的人物出現，又有廉頗這種絕代名將叱吒沙場。項少龍卻名副其實是超時代的產品，擁有現代化的軍事知識和訓練，故能屢施奇兵，破敵取勝。

滿腹詭計的平原夫人登時對他刮目相看，轉動其他的念頭，如此人才，倘浪費掉實在可惜。

項少龍多處受傷，被趙雅和趙倩硬拖到帥帳裡，為他洗擦傷口、敷上傷藥。

雅夫人見趙倩對項少龍只穿短褌的身體毫不避嫌，大感奇怪，又心中憂慮，若兩人糾纏不清，肯定禍患無窮。

趙倩心痛地道：「痛嗎？」

被兩個嬌滴滴美人兒的玉手撫在身上，差點舒服得呻吟起來，項少龍以微笑回應，躺在蓆上，迷糊間，帶兩女的香氣沉沉進入夢鄉。

※※※

大勝灰鬍後，項少龍仍在那裡逗留近十天。傷病者均日漸康復，各人商量後，怕魏人再耍手段，決定不等關樸的救兵，自行上路，最好當然是於半途遇上救兵。得此決議，項少龍往見平原夫人。她的家將對他態度大改，敬若神明。

項少龍早從雅夫人處得悉，自平原君逝世後，他遺下的三千多家將食客，均不看好少原君，紛作鳥獸散，最後剩下不到五百人。趙王若非念在他們與信陵君的關係，亦不會縱容少原君，使他成為在邯鄲橫行的惡霸。

這些家將大部份是趙人，對魏國無甚好感。此時逐漸覺察到平原夫人等回到魏國後，可能再不返趙國，所以人心思變。而項少龍則是最理想的投靠對象，一來因他烏家孫婿的背景，更重要的是看到他正義的為人，高超的劍術和驚人的膽識。

在這時代，只要是強人，便有人依附和追隨。而項少龍正是這樣一個如日之初昇的強人。食客和家將，代表的正是本身的實力。當年信陵君能奪晉鄙的兵符對付秦人，是因為本身有數千家將。現在平原家的人對他態度大改，乃最正常不過的事。

在平原夫人的帳外，他遇到痊癒得七八成的少原君，後者看也不看他一眼，逕自去了。項少龍暗忖好小子，我不去找你麻煩，可算你祖宗有福，竟然給我臉色看。自重創少原君後，他對少原君的仇恨淡多了，但碰上他這種仇視的態度，不由勾起舊恨。

帳內，平原夫人蜷臥蓆上，肘枕軟墊，一副慵懶誘人的風情。害得項少龍的心兒忐忑地跳。她生少原君趙德時年紀當不會超過十五歲，所以雖有個這麼大的兒子，她仍只不過三十出頭，恰是女性最有韻味、風情和需要男女歡好的時刻。與這種成熟女性的交往，必然是肉體滿足的追求，不像少男少女般充滿憧憬和幻想，而轉趨為實際的利益。所以當看到平原夫人的媚樣兒，份外使他聯想到男女之事。他反而規矩起來，老老實實在她腳側坐下。

平原夫人淡淡道：「項少龍，你是否想不待援軍，立即上路？」

項少龍一驚道：「你猜到了！」

平原夫人風情萬種地白他一眼道：「不是猜，而是從你的性格推想出來的，因為你絕不是那種放棄把主動權握在掌心的人。」

項少龍有點招架不住，苦笑道：「夫人似乎對我改變態度，不但不防備我，還似在引誘我哩！」

平原夫人「噗哧」笑起來，再白他一眼道：「你自己心邪吧！不過我卻不是要引誘你，而是希望和你懇誠一談，因此態度改變，是很自然的事。」

項少龍故作驚訝道：「這樣說，夫人一直不是以坦誠待項某囉。」

平原夫人坦然道：「可以這麼說，因為那時我還看不透你，到你大破灰鬍，我弄清楚你是個絕不肯受人操縱的人，而你亦有足夠的智慧能耐做到這點。」

項少龍苦笑道：「你把我弄糊塗了，我怎知妳什麼時候說的話是真，什麼時候說的話是假。或者妳只是改變對付我的策略？」

平原夫人沒有正面回答他，卻突然道：「你知不知道安釐為何要破壞趙魏這個婚約？」

項少龍搖頭。

平原夫人眼中射出緬懷傷感的神色，緩緩道：「此中來龍去脈，須由十二年前說起，那是長平之戰前三年，趙倩只有三歲。」

項少龍現在對當時的歷史，已頗為熟悉，聞言道：「夫人說的當為秦昭王派殺人王白起攻韓的事。」

平原夫人失笑道：「殺人王？哼！此綽號倒很適合這個滿手血腥的兇徒。」

嘆一口氣接著道：「秦人若要東侵，首當其衝的是我們三晉的魏趙韓。身受其害之下，感受特別深刻，為此三晉最有權勢的三個大臣，祕密私下協議，要在有生之年，使分裂的三晉重新合成一個強國，就像以前的大晉，只有這樣，才能擊敗秦人，成為天下至尊。」

項少龍一怔道：「原來竟有這般想法。」

平原夫人岔開話題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何要嫁給平原君？」

項少龍暗忖當然是因妳以為平原君可篡位自立吧！口中卻道：「那是不是另一項政治交易？」

平原夫人漠然道：「大概可以這麼說，亦是協議的一部份，利用皇族間的通婚，拉近各國君主的距離。」微笑道：「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和無忌兩人對趙國有很大的期望，長平一役之前，趙人擁有天下最精銳的雄師和名將，所向無敵。趙國更是第一個棄車戰而改以騎兵為主的國家。」

無忌是信陵君的名字。

在春秋之際，純以車戰為主。戰車乃身份和實力的象徵。改車為馬，實是一項劃時代的改革，也改變了戰爭的形式。趙國因與強悍的匈奴接壤，長年累月的交戰經驗下，趙人深切體會到這些以騎射為主的遊牧民族軍隊，實擁有更大的靈活性和來去如風的攻擊力，所以捨棄以戰車為主中看不中用的作戰方法。

平原夫人黯然道：「可是長平一役，粉碎了我們的美夢，卻更使我們相信，所謂生存之道，唯一的希望是分裂了的三晉重歸於一。只有這樣，才可避免互相間的傾軋和戰爭。」

項少龍道：「那三個大臣，魏國的當然是信陵君，趙國則是平原君，韓國是誰呢？」

平原夫人道：「我不想說出來，總之他們運用影響力，為三國定下連串婚約，趙王后正是韓人，信陵君則娶趙女為妻，此次趙倩嫁給魏國的儲君，是協議裡至關重要的一環。」

項少龍恍然大悟，拍腿道：「定是安釐王風聞此事，怕三晉合一使他失去王位，故如此不惜一切破壞婚約。可是他身為魏國之主，要悔婚一句話便成，何必費這麼多心力？」又冷冷地看著她道：「為何夫人又要破壞趙倩的貞操？」

平原夫人俏臉微紅道：「可否不和我算舊賬！」

幽幽一嘆道：「現在形勢已變，平原君的早逝，趙國大權旁落到趙穆這狼子野心的人手裡，信陵君被迫返回魏國，與昏君安釐展開新一輪的鬥爭，趙倩的婚約早失去原本應有的意義。」

她又沉思頃刻，鳳目凝視著項少龍道：「實際上現在沒有人講信用，外表上卻誰都扮作以誠信治天下，道貌岸然的樣子，安釐屢屢失信於國內國外，怎能再次失信於趙人。況且他對無忌非常忌憚，豈敢公然悔約。」頓了頓低聲道：「對付趙倩只是其次的事，他真正想除去的人是我。因為他知道當我和無忌合起來，對他會構成很大的威脅，因為我有無忌所沒有的決心。」

沒有人比項少龍更明白她最後這句話，看著她閃閃生輝、細長而嫵媚的鳳目，沉沉地道：「夫人為何忽然對我推心置腹，說出天大的祕密？」

平原夫人玉腿輕移，貼到項少龍股側，俏臉升起兩朵紅暈，柔聲道：「因為我從你身上看到新的希望，除非你永不返回趙國，否則必須和趙穆展開生與死的鬥爭，若你能除去趙穆，甚或取而代之，那三晉重合再次變成有可能的事。」再低聲道：「但這仍非最重要的原因，項少龍你想聽下去嗎？」

項少龍大感頭痛，茫然不知她是否只是以另一種計謀來對付他。那晚偷聽她母子對話，平原夫人給他那毒若蛇蠍的印象實在太深刻。而且她這麼寵縱兒子，怎會對兒子的仇人毫無保留地動情和推心置腹？他暗忖妳要和我玩遊戲，我只好奉陪到底。伸手放到她大腿上，欣然道：「當然要聽！」

平原夫人俏目泛上一層動人的雲彩，垂首看著他躍躍欲試的手，輕輕道：「因為人家想向你投降，乞求你的愛憐。」

項少龍上前封住她的香唇，不片晌平原夫人全身劇烈顫抖，香舌因情慾緊張而寒如冰雪，那種無可掩飾的生理反應，教項少龍慾火大熾。一聲冷哼，由帳外傳來。兩人嚇得分了開來，往帳門看去。少原君掀簾而入，雙目閃動著近乎瘋狂的憤恨和怒火。他們同時想到少原君其實早進來看到兩人的親熱情況，只是再退身出去，以冷哼驚醒他們，然後又扮作什麼都沒看到似的進入帳內。

項少龍心中湧起報復的快意，不待少原君說話，起身道：「今晚我們趁夜行軍，夫人請準備一下。」看也不看少原君，逕自離開。

※※※

項少龍現在明白了很多以前有若藏在迷霧裡的事，例如田單之所以派出囂魏牟來破壞魏趙之間的通婚，正是因為不想有三晉合一的局面出現，那不但對秦國不利，亦威脅到齊國和其他國家。三晉雖不同姓，終因曾共事舊主，比起別國自然更親密靠近。當年信陵君不惜盜虎符、竊軍權，正是要保存趙國，希望有一天三晉能重歸於一，成為最強的國家。但陶方曾說過魏人最不可信，平原夫人縱然對自己或有三分真情誠意，於信陵君他頂多是隻有用的棋子。而更影響他決定的，是他知道三晉根本不會再合而為一，這早清楚寫在史書上。他能改變歷史嗎？

「兵衛大人！」

項少龍循聲望去，原來是趙倩兩個貼身婢女裡的翠桐。這兩個陪嫁的婢女均生得非常秀麗出眾，比趙倩大一兩歲，約在十七、八歲間。

翠桐怯生生地攔著他垂首道：「三公主有請大人。」

十多天來，項少龍和趙倩兩人郎情妾意，早打得火熱，除未逾越最後一關，什麼男女親熱的動作都嘗過做過，忍得不知多麼痛苦。所以近兩天他們反克制起來，不敢太過放肆，免得鑄下大錯，給別人拿到他的罪狀。

趙倩見他來到，欣喜地把一個親手縫製的長革囊，送給他道：「這是人家特別為你的木劍做的，倩兒最不歡喜兵刀凶物，只有項郎的木劍是例外。」厭惡地盯著他腰間的飛虹劍一眼。

項少龍貪飛虹輕快，所以愛把它隨身攜帶，見美人情重，笑道：「越國名劍竟看不入眼嗎？」

趙倩橫他一眼道：「越劍形質高雅古樸，但因它乃趙穆贈你之物，睹物思人，所以我不想見到它。」

項少龍訝異地道：「原來妳不歡喜趙穆。」

趙倩兩眼一紅道：「我不但恨他，更恨父王。」

項少龍將她擁入懷裡，移到一旁，和她坐在蓆上道：「趙穆對你有不軌行為嗎？」

趙倩伏入他胸膛裡，幽幽道：「我與魏人有婚約，他尚不敢如此放肆，但倩兒的娘卻是因他而死。」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趙倩熱淚湧出，緊摟項少龍道：「項郎為倩兒作主，替我把這奸賊殺了。」

項少龍為她拭去淚珠，柔聲道：「妳先告訴我妳娘怎樣被他害死。」

他一直沒有問及趙倩有關宮內的事，還以為現在的趙王后是她的生母。

趙倩淚眼盈盈淒然道：「那時倩兒的親娘乃父王最寵愛的昭儀，一晚趙穆和父王把娘召進寢宮，次日娘縣樑自盡，倩兒才只十歲，那情景卻永遠不會忘記，娘死得很慘啊！」再次痛哭起來。

項少龍想不到美麗且純潔無瑕疵的公主，竟有這麼淒慘可怕的童年，任她痛哭洩出仇怨，撫她香背，心中湧起不能遏抑的怒火。趙穆和孝成王兩人是禽獸不如的傢伙，竟在宮幃裡玩變態的色情勾當，由此推之，宮內還不知有多少受害者。王宮實是個最藏污納垢，不講倫常的地方。唯一改變淫亂風氣的方法，是由自己來把天下統一，確立新的法制。

他記起墨家最後一個偉人元宗的話。當日他和元宗討論起當時代的思想，項少龍提到孔子，元宗不屑地道：「他只是不肯面對現實，終日思古憂今，只知擁護傳統，不辭養尊處優之人。提倡所謂的禮樂，令諸國君主更窮奢極侈，把國人的財富變成一小撮人的私利。他又尚高論，不明實務，更不知行軍打仗之竅，最可惡者是鄙視手藝，對種園的弟子樊遲竟有『小人哉』之譏。」項少龍當然沒有反駁他的識見，不過亦知墨孔兩家的思想處於南轅北轍兩個極端。墨子不但是著名的戰士，還是孔子鄙視的巧匠，他胼手胝足，以禮樂為虛偽浪費奢侈。還有最大的分別，就是孔子的學說有利傳統君權，而墨子卻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沒有統治者會歡喜墨翟的思想。這亦是孔子日後被尊奉的主因。

項少龍從元宗口中，始得悉「儒」這一名詞在當時並非孔子的信徒專用。所謂儒者，最初實乃公室氏室所祿養的祝、宗、卜、史之類，主家衰落後流落民間，藉對詩、書、禮、樂的認識，幫助人家喪葬祭祀的事務，又或教授這方面的事，賺取生活費用。到孔子提出「君子儒」的理想，「儒」始變成他們的專稱。

每一種學說，代表一種政治思想。對項少龍來說，墨翟的思想比較適合他的脾胃。不過當然不是全盤接受。

趙倩哭聲漸止，見他默然無語，忍不住喚道：「項郎！」

項少龍捧起她的臉蛋，親了幾下道：「不用怕！以後有我保護你。」

趙倩淒楚地道：「我不想回趙國。」

項少龍一愣問道：「你想留在魏國嗎？」

趙倩嬌嗔道：「當然不是，只要能隨在你身旁，什麼苦我也不怕。」又飲泣道：「假設回到趙宮去，沒有婚約，趙穆一定不會放過我，那時倩兒唯有一死以報項郎。」

項少龍皺眉道：「他真會這樣橫行無忌嗎？妮夫人不是在他魔掌外安然無恙嗎？」

趙倩道：「妮夫人怎同哩！她公公乃趙國名將趙奢，軍中將領大部份來自這系統，所以儘管是趙穆亦要對她投鼠忌器，不敢強來。但我趙倩的身份全賴父王的賜予，他不維護人家，倩兒將呼救無門。」

項少龍安慰道：「有我在哩！」原來趙妮嫁的是趙括的兄弟，難怪趙妮和雅夫人關係如此密切。

趙倩淒楚地道：「趙穆最懂用藥，若他有心得到我，倩兒根本無法拒絕，唯有學娘那樣！」悲從中來，再次痛哭。

項少龍心中燒起熊熊仇恨的火燄。為了趙倩，為了舒兒的血海深仇，當他再回趙國，將是他和趙穆決一生死的時刻！他會不擇手段地打擊這奸賊，縱然須借助信陵君和平原夫人，在所不惜。

※※※

離開趙倩後，回到帥帳。成胥和烏卓兩人在等候，與他商量往封丘去的路線。

與平原夫人一席話，使他茅塞頓開，很多以前不解的事，現在豁然開朗。若能回到二十一世紀，定可成為戰國史的權威。

三家分晉，變成韓、趙、魏三國，諷刺的是三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希望重歸於一，問題只是由誰來當家作主。最直接的方法是侵略和征服。首著先鞭，風頭十足的是魏國，破邯鄲並佔領兩年，後在齊國的壓迫下退兵。齊國當然不是對趙人特別有好感或見義勇為，只是齊國最恐懼的是三晉合一，因為在那形勢下，第一個遭殃的，當然是緊靠三晉的齊國。後來魏國遭到馬陵之戰的大敗，十萬雄師，一朝覆沒，主帥太子申和大將龐涓戰死沙場，自此一蹶不振。馬陵之戰之於魏國，有點像長平之戰之於趙人，均是影響深遠。

各國因深懼三晉合一，所以趁其頹勢，連連對魏用兵，齊秦楚接二連三予她無情的痛擊，魏國再無法以武力統一三晉。可是秦人的威脅卻日益強大。於是三晉最有權勢的三個大臣，密謀通過婚約等等手段，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三晉合一，細節當然只有他們才知道。但齊國仍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他們，所以田單派來囂魏牟，破壞這次通婚。

現在項少龍幾可肯定囂魏牟不會放過他們。囂魏牟可不比灰鬍這種半賊半兵的烏合之眾，而是職業殺手，有點像他來此之前的特種部隊，專門深入敵後從事偵查、顛覆、破壞和暗殺等行動，非常難以應付。所以他們更要早點和援軍會合，那時他們才真的安全。

※※※

今年的霜雪來得特別遲，草原上仍是綠草如茵，大小湖泊星星點點綴於其上。這片沃土位於黃河支流與主流間，濮水貫穿而過，兩大水系分出百多條河流灌溉沃土，長短河流銀線般交織在一起，牧草茂美，處處草浪草香，地跨草甸草原，是森林草原和乾草原的混合地帶。

大隊車馬在直伸往天際、仿若一大塊碧綠地毯的平坦草原緩緩推進。

雖是沃野千里，仍是塊未開發的土地，只居住少數的牧民，他們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像趙境內漂亮的白夷族，我行我素，並不接受政府的管束。這處盛產牛、馬和鹿。穿行其中，不時見到牠們結隊在遠處奔馳或徜徉吃草。但此原始區域，亦是猛獸橫行的地方。最可怕的是野狼群，不時追在隊伍的前後方，並不怕人。

項少龍派出十隊五人一組的偵察隊伍，探察遠近的原野，以免給敵人埋伏在長草區或灌木林內。三天後，地勢開始變化，眼前盡是延綿起伏的丘陵，雜草大量生長，鋪滿地榆和裂葉蒿，大大拖慢他們的行程。

項少龍大感不妥。以囂魏牟之惡名，若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絕不會不知道他們大戰灰鬍之事，至少也抓得著幾個「逃賊」來拷問，從而掌握到他們的行蹤。假設推論正確，那囂魏牟定是一直跟蹤他們，等待最佳下手的時刻。他們會在哪裡動手？

正午時分，答案終於出現，那是橫亙前方的一座大山，唯一的通路是長達三里的一道狹隘山谷。

項少龍看得眉頭大皺，沉吟片晌，召成胥、烏卓和查元裕來道：「假若我猜得不錯，囂魏牟和他的人該在峽谷裡等待我們。」

成胥點頭道：「探子的回報說，若有人埋伏兩邊崖壁上，只是擲石可使我們全軍覆沒。」

查元裕苦著臉道：「這裡處處丘巒草樹，敵人若在上風處放火，濃煙可把我們活活嗆死。」

項少龍笑道：「濃煙只能對付沒有預備的人，元裕你立即發動全部人手，將這個山頭和斜坡的草樹全部除去，又在坡底挖掘深坑，引附近的溪流進坑裡，把營地團團圍著。山頭則聯車為陣，保護營地。同時營地裡準備大量清水，每營至少兩桶，每人隨身帶備布巾一類的東西，遇上濃煙時，沾水後鋪在臉上，可不怕煙嗆。」

查元裕正要行動，項少龍又把他喚回來，道：「吩咐所有人把戰甲脫下，免得影響行動！」

查元裕領命去了。

項少龍和成胥、烏卓研究一會後，正要去找趙雅、趙倩，少原君在幾個家將陪同下，興沖沖趕來道：「項少龍！為何停在這麼危險的地方？怎樣對抗敵人的火攻？」

項少龍冷冷道：「你喜歡的話，自己過峽谷吧！恕我不奉陪。」

少原君雙目差點噴火，沉吟一會，當然不敢冒險，改口道：「進既不能，理應後撤至安全地方。」

烏卓忍不住道：「尚有三個時辰日落，山路難走，若撤至進退不得的地方，不若──」

少原君怒喝道：「閉嘴！哪有你這奴才插嘴的資格。」

烏卓臉色大變，手按到劍把上。

項少龍一手搭上烏卓的肩膊，微笑道：「公子弄錯哩，烏卓是我的戰友，他的話等若我的話。」

成胥冷笑道：「誰說的話有道理，我們聽誰的。」

少原君氣得臉色陣紅陣白，怒氣沖沖地拂袖而去。

烏卓感激道：「能和孫姑爺並肩作戰，實是生平快事。」

項少龍親切地拍拍他，放開他的肩膊，望著峽谷道：「只要守過今晚，我有把握對付囂魏牟佈在峽谷上的伏兵。」

成胥道：「照我估計，囂魏牟的人手絕不會比我們多，否則早在路上對我們強攻。」

談了一會，項少龍去見雅夫人。小昭等剛豎起營帳，見他到來，紛紛向他施禮。看著這些如花似玉的少女，項少龍心情大好，入帳見雅夫人。

雅夫人欣然迎上前去，與他擁坐蓆上說：「少龍！有些說話雅兒不吐不快，請勿見怪！」

項少龍笑道：「想問我和趙倩的關係，放心吧！她仍是處子之身。」

雅夫人道：「可是你挑起她的情火，她怎肯嫁到魏國去，我們還到大梁幹什麼呢？」

項少龍淡淡道：「自然是去偷《魯公祕錄》哩！」

雅夫人嗔道：「少龍！」

項少龍笑道：「我知你想說若信陵君明知我們要去偷他的《祕錄》，自不會教我們得手，是嗎？」

雅夫人狠狠地在他肩頭咬一口，氣得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安撫道：「信任妳的夫君吧！在這爾虞我詐的時代裡，只可隨機應變，說不定魚與熊掌，兩者兼得。嘿！我好像很久沒有和妳行房了。」

雅夫人媚聲道：「是沒有『行營』，哪來『房』呢？」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回答，小紫的聲音在外喚道：「成副將有請項爺！」

項少龍嘆道：「定是少原君在鬧事。」

※※※

不出所料，少原君召集家將，一意孤行，要自行撤離山頭。

項少龍到達時，平原夫人正苦口婆心地勸愛兒打消念頭。

少原君見到項少龍，更是怒髮衝冠，暴跳如雷道：「我才不陪蠢人送死，這裡山林處處，敵暗我明，我們能守多久？只有對軍事一無所知的愚人，才會做這和自殺相差無幾的蠢事。」

平原夫人氣憤地道：「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人呢？你能破灰鬍的大軍嗎？那天灰鬍攻來，你除了躲在帳內，做過什麼出色的事。」

少原君想不到母親當眾揭他瘡疤，臉子哪掛得住，點著頭道：「好！現在你完全站在外人那邊，還反過頭來對付自己的兒子，由今天開始，我再沒有妳這種娘親。」

「啪！」

平原夫人怒賞他一記耳光，渾身顫抖道：「你給我再說一次！」

少原君撫著被打的一邊臉頰，眼中射出狠毒的神色，眼珠在她和項少龍身上打幾個轉，寒聲說道：「有了姦夫，還要我這兒子作甚！」舉臂高嚷道：「孩兒們！要活命的隨我去。」

平原夫人氣得臉無血色，斥道：「誰也不准隨他去，這個家仍是由我作主，何時輪到他說話。」

眾家將一言不發，誰都知道沒有人會隨少原君冒險離去。

平原夫人冷冷看少原君一眼，道：「你若不給我叩頭認錯，休想我原諒你。」嬌哼一聲，回營去了。

項少龍不看僵在當場的少原君，命令道：「若真要活命，立即給我去工作。」

眾家將齊聲應諾，不理少原君，各自斬草砍樹去了。其他人一哄而散，只留下少原君一人獨立山頭，孤身無助。

※※※

日落西山，大地昏沉，寒風一陣一陣由西北方吹來。項少龍這邊全軍戒備，枕戈待旦，營地只有幾點燈火，淒清苦冷。項少龍、成胥和烏卓三人坐在外圍的一輛騾車上，觀察四周的動靜。硬物墮地的聲音在另一方的山頭傳來。三人終於肯定敵人就在當前，證明了項少龍的推斷。墮地的聲音乃因敵人碰上他們設下的絆馬索。

要知直到這刻之前，對敵人的存在仍純屬揣測，沒有任何實質的支持。只是推論若有敵人，則他們必是藏身峽谷中，而這裡終是魏人之地，故囂魏牟不得不速戰速決，趁天黑襲營。若要夜襲，這種地方最利火攻，而火攻則必須先佔上風的地利，故此敵人須離開峽谷，潛往與峽谷遙對的營地另一邊的山頭。他們針對此點，在營地兩側外的山野設下絆馬索，敵人若被絆倒，發出聲音，可把握到黑暗裡敵人推進至什麼位置。

墮地和悶哼聲連串響起。

項少龍大笑，高喊道：「囂魏牟，你中計哩！放箭！」

營地火光亮起，數百支火箭勁射高空，分別遠遠投往兩側和峽口的方向，只餘下上風之地。一時火苗四竄，乾燥的山林迅速起火，乘風勢由兩側往峽口的方向蔓延過去，把摸黑而來的敵人全捲入火舌裡。原來項少龍早命人在林木上先灑遍燈油，一觸即發。濃煙冒起，大部份均往峽谷方向送去，只有少部份飄往營地。

眾人忙取來濕巾，蒙在臉上，遮掩嘴鼻。

慘叫和驚呼聲響個不停，敵人手足無措，怎想得到項少龍先發制人，反以火攻來對付他們。人影閃出。峽口處既被大火封閉，潛伏在營地四周的敵人唯有冒險往營地攻來。趙兵見主帥的奇謀妙計再次奏效，軍心大振，萬眾一心精神抖擻地向試圖搶過水坑，攻上斜坡的敵人亂箭射去。

毫無掩護下，並受黑煙所薰，敵人前仆後繼地逐一倒下，只有數十人勉強越過護營的水坑，但仍無一倖免地倒斃斜坡。戰情完全是一面倒的局面。

項少龍見敵人縱使在這等劣勢，仍是兇悍迅捷，奔跑如飛，大叫僥倖。若是正面交鋒，縱能獲勝，己方勢必傷亡慘重，哪有現在斬瓜切菜般容易，可見智勇兩項，缺一不可。

附近山林全陷進狂暴的火勢裡，烈燄沖天而起，參天古樹一株一株隨火傾頹，更添聲勢。濃黑的煙直送入峽谷內，大火往內延去。敵人被火勢不住迫得硬攻過來，有些在衝出來前早變火人，不用射殺亦活不成。本是風光怡人的山野，頓成人間地獄。慘嚎聲不住由火場傳來，喊聲震天。斜坡和水坑處處屍體堆積如山，血流成河。到天明時，方圓十里之地全化作焦土，火苗仍在遠處延續，幸而火勢減弱多了。

項少龍巧施妙計，不損一兵一卒，在囂魏牟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把敵人收拾。正是「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劫後災地屍骸遍野，約略估計，燒死射殺對方近千人之眾。只不知囂魏牟是否其中一名死者。

※※※

項少龍親自帶隊，到峽谷探路，確定沒有敵人，立即起程，離開慘不忍睹有若修羅地獄的現場。越過峽谷，東南行兩個時辰，大隊抵達濮水西岸。此段河流石質泥多沙少，流水清澈。再南下數里，晶瑩透徹的大湖出現眼前，湖區遼闊，水草豐美，無數大雁、野鴨、魚鷗嬉戲飛翔，把藍天白雲和瀲灩碧波連成無比動人的畫面。

眾人經過一夜的折騰，至此心情大好，立即在湖邊紮營，起灶做飯。又有軍士撒網捕魚，充滿旅行的情趣。雅夫人興致大發，命人在湖的一角圍起布幔，就在明澈澄碧的湖水裡嬉戲沐浴，最後連趙倩和翠桐、翠綠兩名婢女都抵不住引誘，加入她們，內中自是春色無邊。

項少龍悠然坐在湖旁一方大石上，欣賞湖光山色，看著綠草無窮伸展，接連蒼穹，湖水則流光溢彩，碧綠迷人，一時心神皆醉。

兵卒們不甘後人，赤身裸體撲入湖裡，縱情暢泳，飽歷驚險後，誰可怪他們放肆。

項少龍分享他們的歡樂時，平原夫人的聲音溫婉地在身後響起：「少龍為何不下水暢游？」

項少龍回頭看去，笑道：「若夫人肯和我鴛鴦戲水，下屬自當奉陪。」

平原夫人俏臉微紅，到他身旁坐下，幽幽一嘆道：「我愈來愈佩服你，若長平一戰是你作主帥，保證死的四十萬人不是趙人而是秦兵，整個形勢亦須改寫。」

項少龍謙虛道：「夫人過譽，偶有小勝，何足掛齒。」問道：「少原君是否仍在生氣？」

平原夫人玉臉一寒，咬牙切齒道：「不要提那沒用的畜牲。」無奈嘆一口氣，欲語無言。

項少龍驚愕地道：「他竟敢不向你叩頭認錯嗎？」

平原夫人別過頭來，深深地看著他道：「叩頭認錯有什麼用？我一向對先夫不太滿意，豈知這畜牲更遠不如他。」垂下螓首，紅著臉道：「少龍！你肯不肯給我一個孩兒，只要他有一半像你，妾身已心滿意足。」

項少龍先是虎軀一震，繼而大喜道：「到此刻我才真正感不到夫人對我的敵意。」

平原夫人的俏臉更紅，輕輕道：「這是你以本領賺回來的，連番目睹你鬼神莫測的工夫，我再不想成為你的敵人。」

項少龍伸手過去，抓起她的玉手道：「那妳是否想成為我的女人呢？」

平原夫人眼中射出無奈的神色，輕嘆道：「現在我不想瞞你，此次我返回魏國，早安排好改嫁一名握有兵權的大將，這是不能更改的事。你──你怪我嗎？」

項少龍反鬆一口氣，事實上他對這女人有慾無情，一直抱玩弄的心態。一方面藉此報復少原君害死素女的仇怨，也是一種求生的手段，所以怎會因此怪她。表面當然扮作傷感嘆氣，失望之極的樣子。

警報聲起。項少龍愕然望去，遠方地平線上塵頭大起，一隊人馬往他們馳來。

平原夫人反手握緊他，喜形於色道：「關樸的援兵來哩。」

※※※

魏都大梁位於黃河南岸，乃洛水、濊水、睢水、丹水、鴻溝數大河系匯集之處。魏人又先後開鑿大溝、梁溝兩大人工護河，團團保衛大梁，成天然屏障，令這偉大的都城更是易守難攻，穩如泰山。

魏國處於當時中原的中心處，北貼趙，西靠韓秦，東鄰齊，南臨楚。乃天下交通樞鈕。大梁是位於魏國正中的戰略重鎮，緊扼水陸交通要衝，若要進攻其他五國，不先攻陷魏國，會困難倍增，而若要征服魏國，則大梁乃必爭之地，於此可見魏國都城的重要性。

項少龍等於封丘休息三天，在關樸的二千軍馬護送下，渡過黃河，走了十五天，大梁在望。

項少龍一路走來，心情輕鬆，有若參加古代的旅行團，重遊「舊地」。神馳意飛中，他想像著在這廣闊的大地上，分佈無數的城市，每城建起高大堅實的城牆和城外寬闊的城壕，而每一個城市又是一個戰鬥的中心和龐大的軍事設施。這時代的所有風雲，就是在一個個這樣的據點內外，以破城與守城為目標而展開。城市的保存或陷落，標誌國家的運勢和成敗。這種以城市攻防戰為主的爭霸，既簡單又直接，在某一角度來看，實有其無比動人的魅力。對戰國的君主來說，有如在下一盤棋，迷上了欲罷不能，只有互拚棋力，看看最後誰吃掉誰。

在封閉的城牆內，就是大大小小的政經軍事中心，是四周土地最重要的指揮中樞，是該地政權的象徵，攻下這些城市，等於摧毀對方的政權，意義不言而喻。

關樸的軍隊把他們送至大溝北十里處，回師封丘，將護行的任務，轉給大梁外圍的駐軍。信陵君歡迎的先頭部隊亦已抵達，領他們由吊橋渡過大溝。而信陵君魏無忌，早在另一端排開陣勢，隆重地迎接多災多難的送嫁團。戰國四公子之一的魏無忌一身便服，策騎而來。他生得方面大耳，相貌堂堂，身段頎長，自有一股威嚴尊貴的氣質，雖是笑容親切，但兩眼精光閃閃，顧盼生威。他雖是平原夫人之弟，外貌卻比乃姊老了幾歲，不知是否因長期處於壓力之下，人也蒼老一點。

一番寒暄之後，眾人朝大梁城出發。

大梁城氣象萬千，城郭相連，周圍城壕寬廣，呈不規則的長方形，隨地勢河道蜿蜒有致，以南門為正，所有城門均有凸出的門闕和護城，大大增強對城門的防守力，氣勢磅礴。

離城門尚有五里許路，前面塵土飛揚，一將持魏王之令至，傳旨除項少龍和趙倩等女眷外，餘人須在城外紮營。平原夫人母子和家將自然不在此限。項少龍等當然大感驚詫，也覺得沒趣。信陵君面露不悅之色，但王命既下，除非決心違背或立即造反，否則只好接受屈辱的安排。項少龍吩咐成胥和烏卓幾句後，隨信陵君進入大梁。

大梁比之邯鄲，又有不同面貌，少了趙國的古樸宏偉，多幾分綺麗纖巧。裝飾上更見多采多姿。城內街道，以南北向八條並行的大街，和東西向的四條主街互相交錯而成。十二條大街可容十多匹馬並肩而進，極具規模。其他小街橫巷，則依主街交錯佈置，井然有序。

在衛士開道下，大隊人馬經過皇宮外佈滿官署的大街，繞過宮城的高牆，來到東北角貴族大臣聚居之地。沿途熱鬧昇平，街上的行人比邯鄲多上一倍，見到信陵君的旗幟，現出尊敬神色，甚至有人跪地禮拜，顯出信陵君在魏人心中的威望。信陵君的府第巍峨矗立在道路盡處，高牆內樹木參天，益發顯出信陵君與眾不同的身份地位。

項少龍和趙倩等被分隔開來，各自居於不同的院落。信陵君招呼周到，派了四名千嬌百媚的婢女貼身侍候，梳洗過後，立即在書齋接見項少龍。

當侍婢全退出去，信陵君殷勤招待他用膳，舉杯互賀，信陵君道：「少龍你確是不凡，能以區區數百之眾，力抗過萬馬賊，難怪你在趙國冒起得如此之快。」

項少龍知道是開場白，連忙謙讓。

信陵君舉杯沉吟片晌，淡淡一笑道：「人人都看到長平一戰，使趙國由強轉弱，卻很少人看到其實秦人在此戰亦傷亡慘重，否則本人怎能在六年前大破秦軍於邯鄲城下，翌年又給貴國的樂成和慶合，偕韓、楚和敝國的聯軍大敗秦人於寧新。」

項少龍不知他為何說起這些事，硬著頭皮拍馬屁道：「全賴君上果斷英明，領軍有方，使秦人遭逢自商鞅變法以來最慘痛的敗績。」

信陵君傲然一笑道：「秦昭王心胸狹窄，有白起如此名將，竟為一時意氣，硬把他逼死，范雎又於四年前罷相，使秦勢大弱，旋被我國攻陷陶郡，若我猜估不錯，秦人在二十年內休想恢復元氣。」

項少龍心中懍然，暗忖信陵君確是一代人傑，因為據他從史書得知，秦滅六國，確是二十多年後的事。

信陵君親自把盞斟酒，乾了一杯，悠然道：「現在呂不韋害死孝文王，使異人登上寶座，天下皆惴惴然，因知呂不韋厲害，但我卻持有另一種看法，以秦人對外人的猜忌，怎容許呂不韋把持朝政，所以內部必陷於四分五裂之局，更削弱他們東征的大業。」

項少龍由衷讚道：「難怪君上如此得天下人望，確是見解精闢。」

他自然知道呂不韋後來給秦始皇族誅，所以特別佩服信陵君的遠見。戰國四公子中，以他和孟嘗君居首，可見盛名之下無虛士。想起趙人聽到呂不韋得權時的心驚膽顫，益發顯出信陵君的高瞻遠矚。

信陵君雙目精芒閃耀，神馳意遠地嘆道：「少龍！若要使三晉合一，此其時也。」

事實上項少龍對這想法大有興趣，誰敢保證歷史不可以被改變。至少現在的秦始皇只是廢人一個，與歷史上英明神武的他判若兩人。自己既要對付趙穆，自然要借助信陵君的力量，想到這裡，心兒忐忑狂跳。

信陵君自然不是等閒之人，察貌觀色，已知其心，滿意地點頭道：「家姊沒有看錯你，項少龍果然是有膽有識之人。」旋即沉聲道：「少龍知不知道正身陷進退兩難的險境。」

項少龍點頭表示知道。

豈知信陵君搖頭笑道：「你還不算真的知道！告訴我，你知道灰鬍是誰人的親信嗎？」

項少龍一呆問道：「灰鬍不是聽命於貴王嗎？」

信陵君道：「安釐是個膽怯的傢伙，怎敢沾手這種觸犯眾怒的事。這些暗裡為非作歹的事，全是由安釐最寵愛的龍陽君一手包辦。據密報龍陽君現在對你恨之入骨，故慫恿安釐下令不許貴屬入城，好使你孤立無援，若非得我維護，少龍早死無葬身之地。」

項少龍既是頭皮發麻，又感好笑。竟然會遇上千古傳誦，早成了同性戀者專有名詞的龍陽君，亦是異數。不問可知，安釐和龍陽君，趙孝成王和趙穆的關係是大同小異。可見這時代的王室貴族，因處於享受極度淫奢和生命朝不保夕這兩種極端的矛盾裡，心理變得有異常人。

信陵君又道：「龍陽君名列魏國三大劍手榜上，人又精明狡詐，絕不容易應付。」

項少龍苦笑道：「我可算是進不得，但為何退也不能呢？」

信陵君凝神看他一會，淡淡道：「因為你若就此回趙，趙穆必然置你於死地。」

項少龍想起平原夫人曾說趙王看中自己，若是如此，信陵君說的自非恫嚇之言。嘆道：「實不相瞞，此次我奉命來魏，實懷有密令，要盜取《魯公祕錄》。」他明知信陵君早悉此事，所以先一步說出，以爭取他的信任。

果然信陵君哈哈大笑，伸手拍他肩頭，道：「好！現在我相信你有投誠之意，假設你能為我好好辦事，本君保證你榮華富貴，終生享之不盡。」壓低聲音道：「安釐在龍陽君慫恿下，現正緊鑼密鼓，準備滅趙，所以不論灰鬍和他是否有關係，絕不肯放你這種人才回去。至於趙倩不但做不成儲妃，命運還會非常淒慘。」

項少龍泛起有心無力的感慨，問道：「現在應怎麼辦呢？」

信陵君微笑道：「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這道理少龍明白嗎？」

項少龍登時出一身冷汗，終於明白信陵君費這麼多唇舌，仍是要進行當初平原夫人和少原君密議刺殺安釐王的計劃，方知自己只是一隻棋子。他憤怨得差點掌自己兩巴掌。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幼稚，竟然相信平原夫人愛上自己。平原夫人真厲害，故意表現得不滿少原君，又哄他說要為他生個孩子，教他自我陶醉。若非那晚聽到她們母子的話，命歸黃泉仍不知為的是什麼事。

此毒婦以逐步漸進的手法，犧牲色相誘他入彀，又不斷奉承他討好他，目的是要借助他的膽色、才智、劍術和身份為他們殺死魏王，事成後歸罪於他和趙人，俾可完全置身事外。如此連環毒計，確使人心膽俱寒。

為了不啟對方疑竇，扮作熱血填膺地昂然道：「若有用得著我項少龍的地方，君上儘管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信陵君歡喜地道：「有你這幾句話，何愁大事不成。」然後正容道：「我心中早有定計，不過仍未到告訴你的時候，這幾天你可盡情享樂，我府內美女如雲，你愛哪個侍候都可以。」

項少龍靈機一動，趁機試探他道：「我有雅夫人便心滿意足。」

信陵君眼中嫉火一閃即逝，換上親切的笑容道：「你很懂得選擇，趙雅媚狐過人，確是男人私房內的寵物，你可盡情享受！」又道：「今晚你先好好休息，明天讓我給你安排點節目，包管你不虛此行。」

※※※

項少龍離開大堂，朝趙雅等居住的優雅房舍走去，心知信陵君為取得他的信任，不會限制他在府內的活動，或派人暗中監視他。步入園裡，忽地想起美蠶娘那個幽靜的小山谷，假若能終老於那與世無爭的地方，豈非沒現在的煩惱嗎？虛榮與野心真的害人不淺。項少龍情緒忽爾低落，對周遭一切生出強烈的厭倦。尤其當想起平原夫人，心中更有一種因被欺騙和傷害而來的痛楚。

經過一排婆娑老樹，趙雅等寄居的「飛雲閣」出現眼前，廊柱上和簷脊下，掛有照明的燈籠，燈火掩映裡，屋頂重檐飛歇，寶頂飾以吻獸和覆瓦的勾頭滴水，色彩艷麗，氣派豪華。大門的雕漆甚為精美，窗子簾幕深垂，透出一片柔和朦朧的燈光。

項少龍心中一陣茫然，大生感觸！那種在奇異時空做夢般的感覺，湧上心頭。唉！真是做夢就好了。縱使在趙國最惡劣的環境中，他從未像現在這般頹喪。正如信陵君所言，就算他逃離魏國，回去仍是死路一條，除非他能把《魯公祕錄》弄到手中。不過那時的追兵隊伍，必然會多出個信陵君。信陵君恐怕比魏王更難對付，否則秦人不會在他手下連吃大虧。若真讓他統一三晉，說不定他真能代秦始皇成為天下霸主。

歷史可以被改變嗎？

※※※

項少龍頹然躺在雅夫人的臥榻上。

趙雅在床沿坐下，伸手撫上他的臉頰，擔心地道：「項郎你受到什麼打擊，為何臉色如此難看？」

項少龍把她摟上床，埋入她的酥胸，苦嘆道：「假若《魯公祕錄》現已落入我的手裡，我會立刻帶你們偷出大梁，遠走高飛。」

趙雅嬌軀輕顫道：「少龍啊！振作點好嗎？看見你這樣子，教人家心痛。」湊到他耳邊輕柔地說：「不准成胥等人進城，完全與安釐王無關。」

項少龍愕然抬起頭來，道：「你怎會知道？」

雅夫人抿嘴一笑，臉露得意之色道：「所以不要以為我們全無反抗之力，我們趙國在各處均廣佈線眼，信陵君府內亦有我的人。」接而俏目閃起寒光道：「此事必與信陵君有關，故意使你覺得孤立無援，生出危機重重的感覺，於是唯有任他們姊弟擺佈你。」

項少龍精神大振，坐了起來，雙目放光道：「你查到《魯公祕錄》的藏處了嗎？」

雅夫人洩氣地瞪他一眼道：「假設你明知有人來盜取你的東西，你會隨便讓人知道嗎？」站起來，往布囊處取出一卷圖軸，攤在床上，赫然是信陵君府的鳥瞰圖。

項少龍大喜道：「哪裡來這麼好的東西？」

雅夫人嬌媚地笑道：「別忘人家是幹哪一行的。若連這樣的寶貝都弄不到，怎麼偷更重要的東西呢？」

項少龍想起一事，疑惑地道：「若真有《魯公祕錄》，信陵君怎不拿去依圖製造，還留在府內幹什麼？」

雅夫人淡淡道：「這牽涉到信陵君和魏王的鬥爭，信陵君一天未坐上王位，一天不會把祕錄拿出來，所以祕錄必藏在府內某隱祕處。」

項少龍嘆道：「恐怕我未找到祕錄，早給信陵君害死。」

雅夫人倏地伸出纖美白皙的玉手，掩上他的嘴巴，滑膩柔軟的感覺，電流般傳入項少龍心坎裡去。只聽她嗔道：「不要說不吉利的話好嗎？」

項少龍嗅著她的體香，好過些兒，留心細看攤開床上的圖軸，默記所有屋宇房舍的位置，他曾受過這方面的嚴格訓練，自有一套記憶的方法。

雅夫人見他回復自信冷靜，欣然向他解釋府內的形勢。

項少龍終從失落中回復過來，道：「妳有沒有方法聯絡上烏卓等人？」

雅夫人驕傲地道：「這麼簡單的事，儘管交給我辦！」

項少龍沉吟半晌，道：「你要烏卓設法在營地打條通往別處的地道，若有什麼事發生，說不定能救命呢！」

雅夫人臉色一變道：「情勢不是那麼嚴重吧？我們終是趙王的代表──」

項少龍打斷她道：「你若知道魏王有攻打趙國之心，就不會這樣說了，此次我們是來錯了。」說著走下床去。

雅夫人拉著他道：「不陪人家嗎？」

項少龍道：「信陵君隨時會逼我去行刺魏王，時間無多，我要儘快查出《魯公祕錄》的藏處。」

雅夫人大吃一驚道：「魏無忌的住處有惡犬守衛，闖入定會給他發覺。」

項少龍笑道：「你是偷東西的專家，自然有應付惡犬的方法。」

雅夫人白他一眼，從行囊裡拿出一個小瓶，遞給他道：「只要灑點這些藥粉在身上，惡犬會退避三舍。可是那裡不但有惡犬，還有守衛，唉！既知道你這樣去冒險，人家今晚怎睡得安穩？」

項少龍接過瓶子，吻她一下道：「你脫光衣服在床上放心等我！保證沒有人可看到我的影子。」

## 第九章美女嫣然

項少龍回到居所，拂退四名婢女的侍奉糾纏，換上夜行衣服，配上裝備，灑上藥粉，正要由窗門溜出去，婢女揚聲道：「平原夫人到。」

腳步聲傳來，平原夫人已抵門外。項少龍來不及解下裝備，忙亂間順手取來一件外袍披在身上，平原夫人推門入房，把門關上，倚在門處，含笑看著他。項少龍暗暗叫苦，只要給她碰觸自己，立刻發現身上的裝備，以她的精明，當然知道自己想幹什麼勾當。不過若不摟她親她，又與自己一向對她的作風不符，亦會引起她猜疑。怎辦好呢？眉頭一皺，計上心頭。

項少龍坐回榻上，拍拍身旁床沿處，以進為退不懷好意地道：「美人兒！來吧！今天不會有人撞破我們的好事。」

平原夫人粉臉一紅，微嗔道：「你忘我要嫁人的嗎？」

項少龍心喜計謀得逞，道：「我還以為是妳忘記了，所以入房找項某人，而且夫人不是要我送妳一個孩子嗎？不上我的床，我怎能使你受孕成胎？」

平原夫人幽幽地道：「耐著性子點好嗎？我的婚禮在明年春天舉行，嫁人前一個月和你盡情歡好，才不會使那人懷疑我的肚子裡的不是他的兒子。」

項少龍早知她會這麼說，因為這根本是她拒絕自己的好辦法，又可穩住他的心，令他不會懷疑她在計算自己。若不謀妥對策，兩個月後他項少龍屍骨早寒。這女人真毒！他從未如此憎恨一個女人，尤其她是如此充滿成熟誘人的風情，這麼尊貴。

他站起來往她走去，幾乎碰上她的酥胸，兩手向下，緊摟著她的雙臂，吻上她的朱唇。平原夫人熱烈反應，嬌軀不堪刺激地扭動，卻無法碰上項少龍的身體，識破他的祕密。良久後，兩唇分開。

平原夫人有點不堪挑逗地喘氣道：「少龍！抱我！」

項少龍微笑搖頭道：「除非妳肯和我共赴巫山，否則我絕不會碰妳小嘴外其他任何部位。」

平原夫人不解地道：「什麼是『共赴巫山』？」

項少龍方曉得此時尚未有這句美妙的詞語，胡謅道：「巫山是我鄉下附近一座大山，相傳男人到那裡去，會給山中的仙女纏著歡好，所以共赴巫山，即是上床合體交歡，夫人懂了嗎？」

平原夫人的明亮鳳目射出矛盾掙扎的神色，項少龍暗吃一驚，怕她改變主意，忙問：「夫人來找我所為何事？」

平原夫人回復過來，嬌嗔地道：「人家過來找你，需有原因嗎？」

項少龍靈機一動，行個險招道：「夫人最好提醒信陵君，雅夫人對盜取魯公祕錄，似乎蠻有把握的樣子，我猜她已知祕錄藏放的地方。」

平原夫人玉臉一寒道：「這騷貨死到臨頭仍懵然不知，任她有通天手段，休想沾到祕錄的邊兒。」

項少龍問道：「你們準備殺死她嗎？」

平原夫人知說漏了嘴，面不改色道：「只是氣話。少龍啊！你不是真的愛上這人盡可夫的女人吧！」

項少龍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愛上她，可是她卻真的迷戀我，所以我不想她會遭到任何不幸。」

平原夫人一怒掙脫他的掌握說：「放開我！」

項少龍笑道：「夫人妒忌了！」仍緊握她雙臂又再吻上她的香唇。平原夫人軟化下來。兩人分開。平原夫人無奈地嘆一口氣。

項少龍知她心情矛盾，既要害自己，又忍不住想找他親熱，以慰長久以來的寂寞。他當然不會揭破，岔開話題道：「夫人的未來夫君是何人？」

平原夫人神色一黯道：「他是大將白圭，聽過他嗎？」

項少龍暗忖不外是另一宗政治交易，哪有興趣，俯頭吻上她的粉頸。

平原夫人久曠之身，哪堪刺激，強自掙扎道：「不要！」

項少龍離開她，含笑看著。

平原夫人毅然掙脫他掌握，推門而去，道：「晚安！」

項少龍直送出門，道：「你不陪我，我唯有去找趙雅。」

平原夫人見候在門外的四名府衛似留意聽著，狠狠瞪他一眼，婀娜去了。

項少龍假裝朝彩雲閣走去，到了轉角無人處，脫掉外衣藏好，以索鉤攀上屋頂，遠遠盯著平原夫人，逢屋過屋，或在長廊頂疾走，或借大樹掩護，緊跟其後。以平原夫人的謹慎，聽到他剛才那番話，總也要對信陵君警告一聲吧！

府內房舍無數，佔地甚廣，愈接近內府的地方，守衛愈是森嚴，又有高出房舍的哨樓，若非項少龍曾受嚴格訓練，兼看過府內房舍的分佈圖，具適當裝備，根本全無闖入的可能。哨樓上設有鐘鼓，可以想像在緊急狀態下，發號施令，如臂使指。

平原夫人在四名府衛前後護持下，魚貫走入一道院門之內。兩邊的圍牆又高又長，間隔出寬闊的廣場，幸好場邊有幾排高樹，否則項少龍休想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去。對著院門是座高廣的大屋，門前石上兩排十六名府衛站崗，屋外還有帶犬巡邏的人。

項少龍更是小心翼翼，由最接近大屋的高樹借勾索凌空橫度至大屋屋頂。

平原夫人獨自一人進入屋內，穿過一個寬闊的天井，到裡面的正廳去見信陵君。魏無忌憑臥地蓆，左右手各擁一名美女，正在飲酒取樂，見到乃姊，仍是調笑無禁。廳內佈置典雅，色調相配，燈光柔和，予人寧謐恬適的感覺。平原夫人在信陵君對面坐下。信陵君忽地伸手扯拽其中一女的秀髮，向後扯去。該女隨手後仰，燈光照射下，美女動人的粉臉完全暴露在倒掛在窗外的項少龍目光下，看她雪白的脖子，不由吞一口涎沫，同時心生憐惜。信陵君接而俯在她粉項上粗暴地又吻又咬，弄得那美女嬌軀顫抖扭動，不住呻吟，顯然只是痛苦而非享受。信陵君的嘴離開她時，嫩滑白皙的頸膚佈滿齒印，隱見血痕。另一旁的女子似早見怪不怪，保持微笑，俏臉不露半點異樣神色。

信陵君哈哈狂笑，仍揪著那女子的秀髮，向平原夫人說道：「妳看此女是否比得上趙雅那騷貨。」

平原夫人嘆道：「無忌！你妒忌了！」

信陵君一把推開那美女，喝道：「給我滾。」

兩女慌忙躲往後堂。

信陵君灌下一盅酒，以衣袖揩去嘴角的酒漬，氣憤地道：「趙雅這賤人，當日我大破秦軍，留在邯鄲時對我千依百順。但看看現在怎麼對我，我必教她後悔莫及。」

平原夫人皺眉道：「你的耐性到哪裡去了？幾天的時間仍等不及嗎？你是否見過趙雅？」

信陵君揮手道：「不要提她。到現在我終於相信妳的話，趙雅只是為趙穆籠絡我而犧牲色相，將來我滅趙，定要趙穆嘗遍天下所有酷刑。」

平原夫人咬牙切齒道：「我也恨不得食他的肉喝他的血，若不是他，平原君趙勝怎會英年早逝？」跟著說出由項少龍那裡聽回來有關雅夫人對盜取祕錄似胸有成竹一事。

信陵君毫不在乎地道：「就算那賤人知道祕錄藏在地下密室內，我這裡守衛如此嚴密，她休想可潛進來。」

窗外的項少龍大喜過望，首先肯定祕錄確有其事，而且是放在宅院地下某一密室之內，以自己身為特種部隊精銳的本領，盜取祕錄自是大有可能。

平原夫人道：「還是小心點好！」

信陵君回答：「我早已加強防衛，即使她取得祕錄，休想帶出府外。」

平原夫人沉吟片晌，道：「你現在和安釐的關係如何？」

信陵君雙目露出嚴厲光芒，冷冷地道：「這老鬼愈來愈不把我放在眼裡，只知寵信龍陽君、樓梧、芮宋、管鼻此等小人，若我仍任他胡作非為，我們大魏遲早國破家亡。」

平原夫人道：「你安排項少龍何時去見安釐？」

信陵君道：「我們偽稱趙倩不服水土，不能入宮見安釐，好使我們的佈置更妥當點。不過此事不宜久拖，我決定下月初一，即是三天之後，讓項少龍正式把趙倩交入皇宮，屆時安釐當會設宴款待，就是行事的時刻。」頓了頓又道：「妳最好用情把項少龍縛緊，使他更毫不疑心為我們賣命。」

平原夫人幽幽說道：「你最好另找籠絡他的方法，我有點怕見到他。」

信陵君愕然問道：「妳不是對他動了真情吧？」

平原夫人站起來，搖頭道：「大事為重，個人的得失算什麼？只是我害怕和他發生肉體關係，若懷了他的孩子更慘。」言罷轉身離去。

項少龍一陣茫然，呆了半晌，待信陵君離開，潛入廳中，迅速查看，最後肯定地下室不在廳下，偷偷離開。

※※※

項少龍鑽入被窩，擁著雅夫人灼熱的身體，舒服得呻吟起來。初到大梁，他有種迷失在怒海裡的可怕感覺，只有摟抱懷內美人的一刻，他才感到剎那的輕鬆和安全，縱使是那麼脆弱與虛假，仍是令人覺得心醉和珍貴。他首次感到趙雅和他沒有任何隔閡與距離。兩人用盡力氣擁抱纏綿，享受患難裡片晌的歡娛。

雅夫人吻他的耳朵道：「你為何不去看看三公主？」

項少龍嘆道：「我怕會忍不住和她歡好，異日回到趙國，給趙穆抓著這點陷害我。」

雅夫人讚賞道：「難得你這樣明智，項郎！趙雅愛你。」

項少龍誠心地道：「我也愛你！」把偷聽來的情報，詳細告訴她。

趙雅道：「地下室必在信陵君寢宮之下，項郎真是好本領，竟可在守衛得如此嚴密的地方來去自如，此事必大出那奸賊的意料之外。」

項少龍道：「盜取祕錄或者不是難事，如何把妳們十二位弱質纖纖、嬌滴滴的美人兒弄出大梁，才是天大難事。」

趙雅道：「所有王侯府第，必有祕密逃生的地道，假設能找到這條地道，大有逃出府外的可能。不過仍溜不出城去。」

項少龍給她一言驚醒，坐起身來，想起若有地道，當在信陵君大宅的後方，因為他曾查探過大廳的地下，並沒有任何發現。

雅夫人隨他坐起來，倚入他懷裡問道：「少龍！你想到什麼呢？」

項少龍道：「若有祕道，必是與藏著魯公祕錄的密室相連，那才合理，而且祕道的入口必然不止一處，所以只要找到任何一個祕道的入口，我們有可能在這裡來去自如。」

雅夫人媚笑道：「交給我辦，保證不會有負所託。」

項少龍一把摟緊她，笑道：「雅兒這麼乖巧，要我怎樣酬謝你？」

趙雅待要回答，敲門聲響，接著是趙倩幽怨的聲音說：「倩兒可以進來嗎？」

※※※

項少龍醒過來時，滿床芳香。趙雅和趙倩分在左右緊偎著他。昨夜有趙倩在場，他並沒有和雅夫人歡好，當然更不敢碰趙倩。可是那種未甜蜜已銷魂的感覺，同樣動人。睡足精神，昨日的頹喪一掃而空。他放開一切，整個早上半步不離彩雲閣，陪兩女和眾婢談天說地，和樂融融。午間時分，信陵君使人來召他。

外堂內，信陵君和三個人坐著喝茶，見他到來，立即為他介紹，原來是他府中食客裡的著名人物。其中一名魁梧貌醜的大漢就是朱亥，當年信陵君奪兵符破秦，全賴他以暗藏的四十斤鐵鎚擊殺領兵的大將晉鄙，乃天下聞名的猛將。另外兩人是譚邦和樂刑。前者五縷垂鬚，一派儒生風範；後者矮壯強橫，是武藝高明之輩。

信陵君微笑道：「少龍初來甫到，讓我帶你四處走走，午膳後再去見我們大梁以色藝名滿天下的才女，看看你能否破例打動她的芳心。」

項少龍立即想起雅夫人曾提過的「石才女」，精神大振，隨他上車出門。五人分別登上兩輛馬車，在二十多名近衛護持下，暢遊大梁。車馬循來時原路經過皇宮。只見鳳閣龍樓，宮殿別苑，組成壯麗的建築群，林木聳秀，不過當項少龍想到曾幾何時，這些風格優美的建築，變成難以辨認的遺址，又大生感慨！沿宮牆而去，河道處處，路橋交接，美景無窮。接著離開宮殿區，轉入南北直通的繁華大道。

奇怪的是大道中央有條馳道，平坦如砥，兩旁植有青槐，濃蔭沉鬱，再兩側有寬深的水溝，外圍處是行人的通道。

信陵君解釋道：「這是專供大王和有爵位的人使用的御道，平民不准踏足其上。」

說話時，車馬轉入御道。御道南端是密集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商店民宅鱗次櫛比，錯落有致，極具規模。仕女商賈紛至沓來，人聲喧嘩，摩肩接踵，一派熙熙攘攘的繁華景象。

他們在區內最大的丹陽樓進膳，此樓前臨大街，後靠小河，非常別致。

他們佔了二樓靠河那邊一間大廂房，到酒酣耳熱，譚邦縱論時人，非常健談，顯出飽學清談的本色，難怪信陵君找他作陪客。朱亥和樂刑雖是一介武夫，亦聽得津津有味。項少龍還是初次聽到這麼深入剖析時局的連珠妙語，更是興趣盎然。

信陵君問道：「眾說紛紜中，以何家何人為優勝？」

譚邦捋鬚而笑，從容不迫道：「雖說千川百流，但到今天已匯聚同流。照老夫看，時人中以齊的鄒衍、荀卿和韓國的公子非三人分別集前人之大成，又能發揮前人所未發，今後的治國良方，不出三人的思想學說。」

項少龍當然知道荀子和韓非兩人，卻不知鄒衍的身世來歷，問道：「鄒衍是什麼人？」

眾人愕然向他望來。

信陵君道：「想不到少龍竟不識譽滿天下的奇人。」神祕一笑道：「待會讓我為你引見引見。」

項少龍呆了起來，難道鄒衍住在那石才女家中，否則怎能隨時見到他呢？

譚邦壓低聲音道：「鄒先生固是天下奇士，不過他如此有名，是時勢造成。」

眾人忙追問其由。

譚邦露出悲時傷世的神色，說道：「自周室衰微，天下群龍無首，各國征戰不休，苦命的民眾誰不在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現，偃息兵戈。鄒先生的五德始終學說，專言符命。誰都希望他能點一條明路，使大家知道誰是新世代的主人。」

信陵君眼中射出嚮往的神色，因為他早自視為撥亂反正的救世主，而他正朝目標努力。項少龍本來肯定新世代霸主是秦始皇，但在知道真實的情況後，又變得糊塗起來。

譚邦卻低聲道：「以我看，此新主人非君上莫屬。」

信陵君乾咳兩聲，掩飾心中的興奮，道：「譚先生所說的荀卿，聲名雖盛，卻是出身於以怪誕言論驚世的稷下，依我看他只是個徒懂空言放論之徒。」

譚邦正容道：「非也，此人大異於稷下狂徒，乃孔丘的擁護者而兼採墨道之言，君上若有空閒，應細閱他的著述。」

信陵君表現出廣闊的胸襟道：「多謝先生指點。」

譚邦剛想評說韓非，門外腳步聲響起，守在門外的衛士報告道：「龍陽君求見！」

信陵君和項少龍大感愕然，想不到龍陽君如此有膽色，竟尋上門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信陵君絲毫沒有起身相迎之意，揚聲道：「龍陽君若非想喝酒，最好不要進來。」這兩句話擺明車馬，不賣龍陽君之賬，可見兩人的關係，已到公開破裂的地步。

朱亥雙目一寒道：「君上是否要朱亥為你把門。」

信陵君含笑搖頭。

項少龍看得心中佩服，信陵君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風度，正是他成功的要訣。同時心中亦有點期盼，很想看看以男色名垂千古的龍陽君，究竟如何「迷人」？

一陣溫婉悅耳似男又似女的聲音膩膩地在門外說道：「信陵君為何如此大動肝火，是否奴家有什麼地方開罪你呢？那龍陽更要進來陪罪。」

項少龍聽得全身汗毛倒豎，想不到龍陽君只是聲音已教人受不了。

信陵君哈哈一笑道：「陪罪大可免了！」喝道：「還不讓貴客進來！」

房門大開。五個人魚貫而入。項少龍瞪大眼睛，看到領頭進來的龍陽君，立時為之絕倒。

他的俏秀俊逸可說空前絕後，皮膚比女子更白皙嫩滑，一對秀長鳳目顧盼生輝，走起路來婀娜多姿，搖搖曳曳，若他肯扮女子，保證是絕色美人兒。他最少比項少龍矮半個頭，可是骨肉均勻，手足纖長，予人柔美合度的感覺。身穿的武士服考究精工，以墨綠作底色，然後在上邊以漂亮的絲線繡出花紋圖案，非常奪目。他戴的虎頭帽更是精彩，以棉料仿出虎面浪漫誇張的造型，帽後垂著一條虎尾巴。

項少龍雖不好男色，仍不得不承認龍陽君的確很「漂亮」。若非他腰佩長劍，項少龍怎也記不起信陵君曾說過他是魏國三大劍手之一。你絕不會去提防這麼一個看似嬌柔無力的男人。若只論俊美，連晉拍馬也追不上他。

其他四人一看便知是一流劍手，尤其在龍陽君右後側的粗壯矮子，兩眼神光充足，殺氣騰騰，一派好勇鬥狠的悍將本色，令人不敢小覷。

龍陽君輕移「玉步」，來到几旁，盈盈坐下，先送信陵君一個媚眼，水汪汪的眼睛飄過席上各人，最後落到項少龍臉上，凝神細看，「花枝亂顫」般笑起來道：「項兵衛大人，奴家想得你很苦呢！」

項少龍給他看得頭皮發麻，暗忖他如此扭捏，早不當自己是男人，真使人噁心得要命，一時不知怎樣應付他，唯有僵硬笑著道：「項某何德何能，竟煩勞龍陽君如此掛心？」

信陵君親自為龍陽君斟酒，淡然笑道：「我也願聞其詳。」

龍陽君「嫣然一笑」道：「項兵衛既能擊殺衛國好手連晉，又再斬殺悍賊灰鬍，顯是有真材實料之人，奴家怎能不傾心？」

朱亥等聽得眉頭大皺，偏無奈他何。

項少龍卻是暗自驚心，此人「巧笑倩兮」，看自己的眼睛更是「脈脈含情」，絲毫不露出內心對自己的仇恨，比之笑裡藏刀，尤使人感到心寒。

信陵君失笑道：「來！讓我們為龍陽君的多情喝一杯。」眼光一掃肅容立在龍陽君身後的四名劍手，喝道：「賜酒！」

當下自有人把酒奉給那四人。眾人各懷鬼胎，乾了一杯。

只有龍陽君按杯不動，待各人飲畢，把酒傾往身旁地板上，羞人答答一般說道：「這酒賞給土地，慶祝趙國第一劍手踏足我大魏的領土之上。」

以信陵君的修養，亦微微變了臉色，冷冷地道：「我今天特別為少龍安排了很多節目，若龍陽君你沒有別的事情，恕我們告辭。」

項少龍心中喝彩。事實上他已給龍陽君那種飄飄忽忽的說話方式，弄得不耐煩起來。旋又心中懍然，暗忖若此君的劍法走這種陰柔飄忽的路子，當會是非常難以應付。若決戰時自己像現在般不耐煩，躁急冒進，說不定會因而致敗。

龍陽君笑起來，「俏目」似喜似嗔地盯著項少龍，陰聲細氣道：「本人今日來此，是想看看兵衛的男兒本色，英雄氣概，這麼一個小小的要求，無忌公子當不會攔阻吧！」

信陵君和項少龍對望一眼，為之氣結，不過又很難拒絕。

項少龍眼中光芒閃爍，瞧著以男色留名後世的嗲俏男人，失笑道：「不知是由龍陽君親自試試項某的真材實料，還是由下人出場？」

信陵君似欲阻止一場血光之災道：「刀劍無眼，若龍陽君你要親自出手，恕我不能答應。」

龍陽君「嬌笑」道：「公子既然這麼愛護奴家，由沙宣領教項兵衛的功夫吧！」

信陵君等均露出警惕的神色，望向剛才項少龍特別留心的矮小壯漢，使項少龍更肯定此人必是戰績彪炳的無敵猛將。

沙宣踏前一步，朗聲道：「沙宣願領教項兵衛的蓋世劍術！」

項少龍知道此戰避無可避，而且尚牽涉到趙國的面子，向信陵君恭敬請示道：「君上是否容許少龍出戰！」

信陵君對他自是信心十足，更想親睹他的劍術，看看有沒有刺殺魏王的資格，微笑道：「沙御衛乃我王御前高手，少龍切不可輕忽大意。」接著朗聲道：「此次純屬切磋性質，希望你們點到即止。」又大聲喝道：「人來！給我把樓廳騰空出一個比武場來！」

話才出口，廂房外立刻傳來搬几移蓆的聲音。

龍陽君欣然一笑，盈盈起立。

項少龍看得眼也呆了，難怪此人使魏王如此迷戀，真是沒有一個動作不嬌柔優美，百媚千嬌，表情迷人，很難不把他當作女人。

龍陽君向項少龍微一欠身，諛媚笑道：「奴家在廳外恭候兵衛大人。」

婀娜多姿地領眾人出房。

信陵君凝視著他背影消失門外，兩目光芒閃起，壓下聲音冷冷地道：「給我殺掉沙宣！」

※※※

几墊等物均被移往四周廳角，騰空寬廣的空間。所有客人閒人均被驅下樓去，只剩下雙方的人。

沙宣和項少龍對立廳心，陽光由一邊的大窗灑進來，照得近窗台的地面一片金黃。龍陽君對手下充滿信心，嘴角含春地看項少龍。他的屬下則對項少龍投以輕蔑神色。沙宣的劍術在大梁非常有名，乃魏安釐王的御前八大鐵衛之首，是大梁人人害怕的人物之一。信陵君表面雖從容冷靜，其實心內頗為緊張。若項少龍不幸戰死，那刺殺安釐王的大計盡付東流，可是若能把此人殺死，刺殺魏王時自是少去一個障礙。

「鏘！」

沙宣掣劍出鞘，立時寒芒四射。但見他像變了個人似的，威猛萬分地抱著劍把，「喳喳喳！」不進反退，後移三步，踏得木樓板撼動作響，先聲奪人。他雖往後退，可是氣勢壓力卻是有增無減，旁觀者都有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大為震懍。

項少龍感到對方兇猛狠辣的氣勢，收攝心神，進入墨子劍靜守的境界，與敵人利若鷹隼的目光一點不讓的對視。雙方的人見項少龍在對方凌厲的氣勢壓迫下，仍是屹立不動，淵渟嶽峙，意態自若，大感驚異。哪知正是墨子劍法以靜制動的精粹。

局中的沙宣更不是滋味，以往他制敵取勝，往往憑藉自己特別的氣勢，壓得對方心膽俱寒，乘勢猛擊，使對方濺血五步之內，那知眼前此人一點不受自己的氣勢影響，反使他失了方寸，此時再無可退之地，暴喝一聲，揮劍攻上。龍陽君和從人立時喝彩叫好，為他助威。此劍迅若電光，往項少龍額中劈去，充滿一往無回的慘烈氣勢。

項少龍的飛虹劍仍安藏鞘內，似乎毫無還擊之意，直至劍光臨頭，信陵君等為他擔心時，他身形忽動，快如脫兔般往旁邊移開，來到陽光灑下的窗旁，仍是冷冷看著對手，雙目流露出堅強無比的鬥志。他出身於嚴格訓練的精銳部隊，最懂利用環境以發揮最有效的戰術。答應接受挑戰時，早下決心，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對手，一來是殺龍陽君的威風，二來是要信陵君更重視自己。他戰鬥經驗無比豐富，培養出高明的眼力，看沙宣拔劍的態勢，知此人膂力過人，專走狠辣險招，所以避他一劍，以削弱對方氣勢。

沙宣怒斥一聲，人隨劍走，再往他殺來。項少龍一聲長笑，飛虹劍電掣出鞘，寶刃先橫擺一旁，劍身作四十五度角傾斜，立時反射出午後透窗而入的陽光，照射沙宣圓睜的雙眼。

沙宣作夢仍未想過天下間竟有這種在室內藉陽光反映克敵的劍法，驟覺眼前強光閃爍，一時間睜目茫茫。項少龍豈肯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避過劍鋒，風捲雷奔般一劍側劈，登時血光四濺，慘叫起處，沙宣頸側鮮血激濺，傾跌地上。

這一劍割斷對方咽喉，任何人都知道沙宣再無生還之理。雙方之人均看得冷汗直冒，誰想得到以沙宣的劍術，竟在一回合之內喪命於項少龍手下。

項少龍還劍入鞘，向龍陽君淡淡笑道：「沙兄劍法高明，我想留手亦有所不能，君上恕罪。」

※※※

馬車內，信陵君高興地道：「少龍給我出了這口鳥氣，真是痛快！」

項少龍想起龍陽君走時那故作安然的神態，微笑道：「不知安釐王會否因我殺他的御衛而不快。」

信陵君冷哼一聲道：「沙宣借試劍切磋為名，先後殺掉我五名得力劍手，此次被你斬殺，安釐有什麼話好說的。」

車馬轉入一條林木婆娑的小路，前方有座清幽雅緻的園林院落。

陵君顯是心情極佳，說不定是因刺殺魏王有望。親切地道：「我們現在去的是大梁所有男人都想去的『雅湖小築』，此築固是風光迷人，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女主人紀嫣然小姐不但有傾國傾城之色，又以才藝震驚天下，與秦國的寡婦清並稱當代雙絕。」

項少龍心中苦笑，換過以前，必然會因可見到天下聞名的美女雀躍，可是現在自身難保，哪還有心情去泡妞，就算獲得對方青睞，自己亦要想方法使她打消主意，免得為他的未來傷心擔慮。想到這裡，頗有虎落平陽之嘆。

信陵君哪知對方早清楚他的計謀，還以為項少龍興奮得說不出話來，加鹽添醋道：「嫣然小姐最愛和各地慕名而來的公子雅士談文論武……」

項少龍愕然問道：「論武？」

信陵君驚訝地道：「想不到你竟不知此事，嫣然小姐在我大魏劍術排名尤在龍陽君之上，位列第二。唉！如此佳人，一般凡夫俗子怎配得她起呢？所以至今仍是未嫁之身，誰人能得她芳心，定可立時名揚天下，羨煞四方有心之徒。」

再嘆一口氣道：「說到外型武技，少龍均有入選資格，就怕過不了詩藝才學一關。」

說話時，車隊駛入院落。林木掩映中，一個小湖展現眼前，湖心有片小洲，縱橫數畝，上面座落數幢雅致精巧的小樓房舍，一道長橋連接彼岸，有若仙人隱居的福地。項少龍縱是心情不佳，亦看得油然神往，大梁竟有如此勝景，觀其居知其人，由此推之，可見它美麗的女主人如何超凡脫俗。

雅湖上的小洲屈曲若半月，假山瀑布，飛濺而下，猶如山水畫卷。房舍間奇花異草，花浪輕翻，四周長廊環繞，質樸古雅，蜿蜒曲折，與通幽的小徑接連，使人想到若漫步其上，必是流連難捨、陶然忘憂。

車隊通行長橋，像走入一幅美麗的圖畫裡，風拂碧水，林樹爭艷，洲上的亭台樓閣與湖光山色交相輝映，小橋流水掩映於枝青葉秀之中，波光瀲灩，絢麗多姿。

穿過一條修竹曲徑，途經兩座避雨小亭，車隊在一幢林中樓舍前的空地停下。那裡早泊了三輛馬車，顯然訪客不止是他們幾個。

項少龍隨眾人走下馬車，一名清秀的婢女由樓內盈盈出現，向信陵君施禮道：「小姐正作午間小睡，信陵君和諸位請在客廳稍候片刻。」

信陵君絲毫不以為忤，欣然領項少龍步入小樓下層的客廳裡。項少龍心中再次苦笑，其婢如此，可類主人，空有如此別具風格的絕世美女，自己卻沒有獵艷的心情和勇氣，真是造化弄人。

※※※

紀嫣然這座樓房以白石建成，掩映在花叢草樹之間，形式古雅，彷彿仙境中的蓬萊樓閣，裡面住的是永生不死的美麗仙子。步上登樓的石階，門內有個供客人擺放衣物和兵器的精緻玄關，兩名婢女早恭候於此，殷勤服侍。

譚邦湊到項少龍耳邊道：「紀才女不歡喜有人帶劍進入她的秀閣。」

項少龍點頭表示知道，暗忖紀才女的架子真大，明知有信陵君這類顯赫的貴賓來訪，仍高臥不起，婢女亦不敢喚醒她，又不准人攜劍入樓。回心一想，又覺這架子擺得好，因為捫心自問，實不得不承認男人是賤骨頭，愈難到手的女人愈是寶貴，這刻連他亦很渴望看看她究竟美艷至何等程度。

那兩個俏丫環對項少龍特別有好感，服侍得體貼入微，細心為他拂拭衣服上的塵土，又以濕巾為他抹臉。諸事停當，四人進入大廳。

甫入門裡，一陣嘹亮的聲音在項少龍身旁嚷道：「貴客來了！貴客來了！」

項少龍失神之下嚇了一跳，循聲一看，禁不住啞然失笑，原來是一隻立在架上的能言鸚鵡。兩個婢女顯然極是寵牠，嬌笑著拿穀料餵飼識趣的畜牲。

項少龍環目一看。大廳裝飾得高雅優美，最具特色的是不設地蓆，代之幾組方几矮榻，廳內放滿奇秀的盆栽，像把外面的園林搬了部份進來。其中一邊大牆上懸掛一幅巨型仕女人物帛畫，輕敷薄彩，雅淡清逸，恰如其份地襯起女主人的才情氣質。

廳內四組几榻上有三組坐了人，每組由兩人至六人不等，十多人低聲交談，似怕驚醒女主人的午間小睡。

信陵君領頭走進廳內，立時大半人站起來，向魏國的第二號人物請安施禮，其他人顯是初次遇上信陵君，忙起立見禮。

項少龍特別注意到其中幾個人。左方靠窗那一組的四個人，其中三人武士裝束，氣度不凡，但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他們的慓悍之氣；尤其當中一名魁梧大漢，長得有若峻嶽崇山，比他項少龍還要高出少許，手腳粗壯，長髮披肩，戴了個銀色額箍，臉骨粗橫，肩膊寬厚，眼若銅鈴，帶著陰鷙狡猾的神色，外貌雄偉，渾身散發邪異懾人的魅力。他身旁另兩名武士均為強橫兇狠之輩，但站在他旁邊，立時給比了下去。更奇怪的是三人的手均有被火灼傷的痕跡。

另一個吸引他的人是右方那組六個文士打扮的人物，其中一人身量高頎，相貌清奇，兩眼深邃，閃動智者的光芒，看去有若仙人。

最後一組只有兩個人，較矮者面貌平凡，從其服飾看來，可知他並非魏人，只不知是來自何國的客人，不過既有資格到此見紀嫣然，自然是有點身份的人物。

信陵君先向右方六人打招呼，對那相貌清奇的男子道：「我們剛剛提起鄒先生，想不到立即得見大駕。」向項少龍招手道：「少龍過來見過精通天人感應術的鄒衍先生。」

項少龍心道原來這個就是以「五德終始說」名揚當代的玄學大師。正要上前禮見，左方一陣沉渾雄厚的聲音傳來道：「無忌公子，請問這位是否就是來自趙國的御前劍士項少龍兄呢？」

項少龍心中一懍，循聲望去，發言者正是那有若魔王降世的武士。

信陵君顯然不認識這人，訝異地道：「這位壯士──」

那看來是引介這三名武士到此來見紀嫣然的魏人踏前恭敬地道：「龍陽君門下客卿馮志參見公子，這位乃以智勇雙全聞名齊國的囂魏牟先生，右邊的壯士叫寧充，左邊這位是征勒，均是齊國的著名勇士，魏先生的親衛將。」

信陵君和項少龍齊感愕然，想不到這大凶人竟緊追不捨，公然追到大梁來，自是不懷好意，顯然又有龍陽君照拂，魏王背後撐腰，難怪如此兇橫霸道。

項少龍大感頭痛，囂魏牟大步踏前，向信陵君施禮，然後移到項少龍身前，伸手過來道，「久聞項兄劍術超卓，有機會定要領教高明。」

項少龍知道他要和自己比力道，無奈下伸手過去和他相握。囂魏牟嘴角露出一絲冷笑，用力一握，項少龍的手頓時像給一個鐵箍鎖著，還在不斷收緊。項少龍心中懍然，雖勉強運力抵著，仍是陣陣椎心裂骨的痛楚，知道對方手力實勝自己一籌。

幸好他忍耐力過人，不致當場出醜，還微笑道：「魏先生是否最近經過一次火劫，為何兩手均有灼傷的痕？」

囂魏牟眼中閃過瘋狂的怒火，加強握力，冷冷地道：「只是些宵小之徒的無聊把戲，算不上什麼，而且搞這些小玩意的只能得逞一時，遲早會給囂某撕成碎片。」

濃重的火藥味，連鄒衍那些人亦清楚感覺到，知道兩人間必發生過很不愉快的事。項少龍苦苦抵受他驚人的力道。囂魏牟本想當場捏碎他的指骨，教他以後再不用拿劍。可是試過項少龍的力道，知道恐怕難以達到。冷笑一聲，放開他的手，退了回去。他的兩名手下緊盯項少龍，射出深深的仇恨，可見那一把野火，燒得他們相當悲慘。

信陵君向項少龍使個眼色，為他介紹鄒衍旁的魏人，無不是魏國的名士大官。可見鄒衍非常受魏人歡迎。介紹完畢，信陵君目光落在剩下那組魏人身上，微笑道：「本君還是第一次在這裡遇到張鳳長先生。」望著他身旁那中等身材，除了一對眼相當精靈外，長相平凡的人問道：「這位是──」

張鳳長笑道：「是韓國的韓非公子，此次我是沾他的光，因為紀小姐看過韓公子的《說難》，讚不絕口，使人傳話要見公子，於是鳳長唯有作陪客領韓公子來此見小姐。」

信陵君等一聽動容，想不到竟遇到集法家大成、文采風流的人物。又有點失望，想不到他外貌如此不起眼。

名傳千古的韓非顯是不善交際辭令，拙拙地笑笑，微一躬身，算打過招呼。

兩名婢女忙請信陵君等在韓非兩人對面的一組矮榻坐下。這時只有位於那幅仕女巨畫下的一張榻子空著，想來應是紀才女的位子。

項少龍學著其他人般挨倚榻子，吃喝侍女奉上的點心香茗，心中一片混亂。囂魏牟一到，形勢更是複雜多。兼且此人膂力驚人，身體有若銅牆鐵壁般堅實，自己雖然自負，恐未必是他的對手。若他與地頭蟲龍陽君聯手，而信陵君又對自己包藏禍心，此趟凶多吉少。

思索間，聽到信陵君向韓非子問道：「韓公子此次到我國來，有什麼事要辦呢？請說出來看無忌有沒有可幫得上忙的地方？」

韓非道：「此次──嘿！此次韓非是奉我王之命，到──到貴國來借糧的。」

項少龍心中訝異，想不到韓非說話既結結巴巴，毫不流利，又辭不達意，不懂乘機陳說利害，指出為何魏國須借糧給韓國。

信陵君果然皺起眉頭道：「原來如此，貴國需借多少糧？」

韓非冷硬地道：「一萬石！」竟再無他語。

信陵君當然不為所動，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鄒衍揚聲說道：「盛極必衰，衰極必盛，五德交替。現在韓國大旱，其實早有先兆，鄒某五年前因見彗星墜進韓國境內，斷言必有天災人禍，今天果應驗不爽。」

韓非子眉頭大皺，顯是心中不悅，更不信鄒衍之言，鄒衍身旁的其他人卻紛紛出言附和。

對面與鄒衍同是齊人的囂魏牟哈哈一笑道：「鄒先生深明天道，今天下七國稱雄，先生可否詳釋天命所在，以開茅塞？」

鄒衍微微一笑，正要答話，環佩聲響，一名絕色美女，在名四婢女擁持下，步進廳內。項少龍連忙看去，腦際轟然一震，泛起驚艷的震撼感覺。

一位膚若凝脂，容光明艷，有若仙女下凡的美女，在那些婢女簇擁之下，眾星捧月般裊裊婷婷移步而至，秋波顧盼中妙目含情。她頭上梳的是流行的墜馬髻，配合著她修長曼妙的身段，纖細的蠻腰，修美的玉項，潔白的肌膚，輝映間更覺嫵媚多姿，明艷照人。眸子又深又黑，顧盼時水靈靈的光采照耀，難怪艷名遠播，實在是動人至極。身穿的是白底青花的長褂，隨著她輕盈優美、飄忽若仙的步姿，寬闊的衣袖開合遮掩，更襯托出她儀態萬千的絕美姿容。明眸皓齒的外在美，與風華煥發的內在美，揉合而成一幅美人圖畫，項少龍如登仙境，哪還知人間何世。以烏廷芳的美色，亦要在風情上遜色三分，可見她是如何引人。

直到紀嫣然以優美的姿態，意態慵懶地挨靠在中間長榻的高墊處，其迷人魅力更不得了。那種半坐半躺的嬌姿風情，本已動人之極，更何況她把雙腿收上榻子時，羅衣下露出一截完美無瑕的纖足，令項少龍神為之奪。

紀嫣然坐好，玉臉斜倚，嫣然一笑道：「嫣然貪睡，累各位久候！」

項少龍清醒過來，往各人望去，但見不論是信陵君、鄒衍、韓非又或囂魏牟，無不露出色授魂與的神情，比自己更沒有自制力。

各人忙於表示不在乎久候時，紀嫣然閃閃生輝寶石般的烏黑眸子飄到項少龍身上來，滴溜溜打個轉，又飄往囂魏牟的一席，深深打量各人，最後投往韓非，掠過喜色，欣然道：「這位是否韓非公子？」

項少龍和囂魏牟大感失望，紀嫣然對韓非的興趣顯然比對他們為大。

韓非臉脹得紅紅的，緊張地道：「正是韓非。」

紀嫣然俏目亮起來，喜孜孜地道：「拜讀公子大作，確是發前人所未發，嫣然佩服得五體投地。」

項少龍大感沒趣，韓非外貌毫無吸引力，紀嫣然卻對他另眼相看。顯然此女更著重一個人的內涵，若說作文章、舒識見，自己比起韓非，便像幼稚園生和諾貝爾得獎者之別。不過亦有點解脫的感覺，因為眼下自身難保，無論紀嫣然如何引人，他也要收起獵豔之心，免得更應付不了。

韓非受美人讚賞，不知如何是好，一雙手不知應放在哪裡妥當點。

此時紀嫣然眼中似只有韓非一人，柔聲道：「先生以『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之論，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必須變法』，切中時弊，發人深省。」

韓非更加失措，只知不住點頭，令人為他難過。項少龍暗忖若把他的識見移殖到自己腦內，說不定今晚立可一親香澤。

鄒衍一聲長笑，把紀嫣然和各人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胸有成竹地道：「以韓公子的識見，必受貴王重用，為何貴國爭雄天下，從未見起色？」

項少龍心中暗罵，鄒衍如此一針見血去揭韓非的瘡疤，實在過份了點。韓非臉上現出憤慨之色，更說不出話來。

紀嫣然顯是愛煞韓非之才，替他解圍道：「有明士亦須有明主，衛人商鞅在衛國一無所成。可是到秦數年，政績斐然，鄒先生認為嫣然說得對嗎？」

項少龍心中讚好，此女確是不同凡響，正以為鄒衍無詞以對，鄒衍微微一笑道：「小姐的話當然有道理，唯著眼點仍是在人事之上，豈知人事之上還有天道，商鞅只是因勢成事，逃不出五德流轉的支配，只有深明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剋之理者，才能把握天道的運轉。」

韓非冷哼一聲，說話流利了點，道：「鄒先生之說──說──虛無飄渺，那──那我們是否應──坐聽天命，什麼都不用做呢？」

這幾句話可說合情合理，可是由他結結巴巴的說出來，總嫌不夠說服力。

鄒衍乃雄辯之士，哈哈笑道：「當然不是如此，只要把握天道，我們可預知人事，知道努力的目標和方向，譬如挖井，只有知悉水源所在，才不致白費氣力。」

韓非氣得臉都紅了，偏又找不到反駁的話，或不知怎樣表達出來。項少龍對他同情心大起，恨不得找來紙筆，讓他痛陳己見。掌聲響起，原來是囂魏牟鼓掌附和。

紀嫣然望往囂魏牟，蹙起黛眉道：「這位是──」

囂魏牟挺起胸膛，像隻求偶的野獸，大聲應道：「本人齊國囂魏牟，不知小姐有否聽過？」

紀嫣然恍然大悟，道：「原來是提倡要學禽獸的魏先生，請問若人與禽獸無異，天下豈非立時大亂？」

囂魏牟得到可向美女顯示識見的機會，哪肯放過，欣然笑道：「小姐長居城內，當然不會明白禽獸的世界。囂某長年以大自然為師，觀察禽鳥生活，得出只有順乎天性，才能不背叛上天的推論，可在大自然更偉大的規律下享受生命的賜與；若強自壓制，只是無益有害，徒使人變成內外不一致的虛偽之徒。」

紀嫣然深深看他，露出思索的表情。項少龍心叫不好，這美女顯然對事物充滿好奇心，很容易受到新奇的學說吸引，若給囂魏牟得到她，連他亦感痛心和不值，忍不住說：「人和禽獸怎麼相同？即使不同的禽獸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囂魏牟冷笑道：「生活方式可以不同，本性卻不會有異。」

項少龍怎會對他客氣，微笑道：「人和禽獸所以不同，就是不受本能和欲望的驅策；甚至能因更大的理想而捨棄本身珍貴的生命。禽獸四足著地，但我們卻可站立起來，雙手因不用走路，變得更精細靈巧，製造出這幢房子和一切的用品，禽獸有這本領嗎？」

囂魏牟顯是曾對這問題下過一番研究，嘲弄道：「你說的是本領，不是本質，鳥兒會飛，人可以飛嗎？魚兒可在水底生活，人可以在水底生活嗎？」

項少龍絕非理論家，不過勢成騎虎，硬撐下去道：「我說的正是本質，人類因為腦子的結構和禽獸不同，所以會思想，會反省，除衣食住行外，還需要精神的生活；但禽獸一切都是為了生存，食飽就睡，時候到便交配；禽獸在大自然裡是茫然和被動，人卻可以對抗自然，克服自然。這就是因為人有不同的本質，懂得進步和發展，使他們凌駕於禽獸之上。」

項少龍這番不算高明的理論，在二十一世紀可說人盡皆知，但對當時代的人來說，卻是非常新穎，使得紀嫣然等立時對他刮目相看。

囂魏牟顯然未想過這問題，怒道：「有什麼不同，人腦獸腦我全看過，還不是骨殼和肉醬！」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你正說出人和禽獸的最大分別，禽獸會研究牠們的腦和人的腦有什麼分別嗎？」

囂魏牟一時語塞，兩眼兇光亂閃，恨不得撕裂項少龍。

鄒衍雖不同意囂魏牟人應學禽獸般放縱的理論。可是一來大家同是齊人，他亦想在紀嫣然前教項少龍受窘，雞蛋裡挑骨頭道：「項兄說人和禽獸的不同，是因為我們可站立起來，那猩猩和猿猴可以站走路，又該作何解釋呢？」

項少龍呆了一呆，暗忖自己總不能向他們解釋什麼是進化論，幸好腦際靈光一閃道：「分別仍是腦子的結構。」摸著前額道：「猩猿都沒有我們這前額，所以牠們的注意只能集中到眼前這一刻，不會想到明天，但我們卻可安排和籌劃明天的事，甚或一年後或十年後的事。」

事實上項少龍的思路說辭已趨凌亂，但眾人都知道猩猩確是沒有前額的，所以都覺得他有點道理。

紀嫣然鼓掌嬌笑道：「真是精彩，我這裡很久沒有這麼有趣的論戰。」

美目飄往項少龍，甜笑道：「這位先生，恕嫣然還未知道閣下是誰呢！」

項少龍呆了一呆，心中叫苦，自己一時忍不住胡謅一番，千萬不要教她看上自己。

紀嫣然問起項少龍來歷，信陵君忙道：「這位是來自趙國的首席劍手項少龍，嫣然勿要忘記。」

紀嫣然含笑瞥項少龍一眼，眼光回到韓非身上，項少龍雖鬆一口氣，知道她仍未「看上」自己，禁不住大大失望，似感到被傷害了，矛盾之極。

譚邦湊近項少龍低聲道：「這是紀嫣然的規矩，只能由她詢問名字身份，老夫來這裡不下二十次，她仍未問過我是誰呢？少龍你已使她留有印象。」

項少龍湧起男性的尊嚴。暗忖橫豎自己不可追求她，何用看她的臉色做人，只見她獨對韓非談笑，其他人只能在旁乾瞪眼，無名火起，當然也混有點被冷落的妒忌和醋意，站起身來。

信陵君一呆道：「少龍！你要幹什麼？」

紀嫣然轉過頭來望向他，俏目異采一閃，顯是發覺到他完美的體格和威武的風采。

項少龍故作瀟灑哈哈一笑道：「紀小姐確是麗質天生，項某有幸拜見，告辭了！」

紀嫣然微一愕然，然後像看穿他心意般淺笑道：「項先生還會在大梁逗留多少天呢？」

項少龍見她毫無留客之意，心中喊苦，大失面子，表面卻裝出不在乎的樣子，淡淡地道：「怕還有好幾天吧！」

信陵君等無奈站起來，陪他一道離去。

回信陵府途中，馬車內信陵君怨道：「少龍你不知自己錯過什麼好機會？紀嫣然難得有這麼多的笑容，說不定會彈琴唱歌娛賓呢！唉！」言下大為惋惜，可知紀嫣然的歌聲琴藝多麼卓異。

項少龍想的卻是離開時囂魏牟盯他的惡毒眼神，這傢伙並非有勇無謀之輩，手下能人又多，自己的處境的確非常危險。回到信陵君府，來到雅夫人處，雅夫人立即把他拉進房內，道：「我聯絡上烏卓和成胥，傳達你的指示，烏卓亦要傳話給你：他們在大梁的眼線不知是否因這次事件牽涉到信陵君和龍陽君的鬥爭，所以躲起來不肯與他接觸，現在只能靠自己。他還說會設法混入城來。」

項少龍聽後心情更壞，頹然倒在雅夫人的秀榻上。

雅夫人上來為他脫靴子，柔聲道：「雅兒已發現地道的入口，你該怎樣獎賞人家？」

項少龍大喜坐起來，把她擁入懷裡道：「夫人真個有本事！」

雅夫人喜不自勝地和他咬一輪耳朵，詳細告訴他地道入口所在，嘆道：「偷《魯公祕錄》或者不太難，如何離開魏國和躲避追兵卻是難如登天。《魯公祕錄》這麼重要的東西，信陵君會每天加以檢查，一旦發覺失竊，自然想到是我們動的手腳。」

項少龍也大感頭痛。此時信陵君使人來找他，要他立刻去見。侍從領他到那晚他偷聽信陵君姊弟說話的內宅大廳，分賓主坐好，信陵君正容道：「安釐有諭令下來，請你後天把趙倩送入皇宮，當晚他將設宴款待你。」

項少龍心中一懍，知道關鍵的時刻迫在眉睫。

信陵君沉聲道：「龍陽君此次會借比劍為名，把你殺害。出手的人定是囂魏牟，那樣安釐和龍陽君不須負上責任，因為囂魏牟是齊國來的賓客。」

項少龍心中叫苦，若是光明正大和囂魏牟比武，自己的贏面實在小得可憐，只是膂力一項，他已非常吃虧。

信陵君低聲道：「龍陽君現在對你更恨之入骨，肯定不會讓你活著離開大梁，而因他有大王在背後撐腰，我恐怕護你不得，少龍有什麼打算？」

項少龍心中暗罵信陵君，嘆道：「有什麼辦法？只好見一步走一步。」

信陵君仔細打量他好一會，深吸一口氣道：「少龍若想此次得以免難，還可享到無盡的榮華富貴，只有一個辦法，你想知道嗎？」

項少龍心叫：「來了！」扮作怦然心動問道：「君上指點！」

信陵君道：「就是殺死安釐這昏君和龍陽君。」

項少龍裝作嚇了一跳的驚叫道：「什麼？」

信陵君冷冷地道：「無毒不丈夫，他不仁我不義。安釐身邊也有我的人在，可把兵器暗藏宮裡，只要你殺死安釐，我的人可以立即取出兵器把龍陽君等人殺個精光，那時我登上王位，兼有你這猛將為助，趁秦國無力東侵的良機，統一三晉，天下還不是我們的嗎？你更可殺趙穆報仇雪恨，否則回到趙國你還是死路一條。」

他描繒出來的前景的確非常誘人，但項少龍早知全是騙他的話。點頭道：「確是唯一的方法，但安釐王必有人貼身保護，我又不可以公然拿武器，如何殺得了他呢？」

信陵君見他沒有反對，雙目放光興奮道：「我本來打算把匕首藏在你那一席的几底，不過也不太妥當，現在既猜到在席上囂魏牟會向你挑戰，那你可以在擊敗囂魏牟後，接受安釐的祝賀時出其不意把他殺死，再憑你的劍術製造點混亂，我們便有機會動手。同一時間我的人會攻入皇宮，何愁大事不成。」

項少龍心想若我給囂魏牟幹掉又怎麼辦呢？靈機一動，這時不乘機多佔點便宜，就是笨蛋，正容道：「只要我無後顧之憂，少龍將性命交給君上又如何。」

信陵君皺眉問道：「什麼是你的後顧之憂？」

項少龍道：「當然是雅夫人和趙倩，假若她們能離開大梁，我心無掛慮，可以放手而為。」

這叫開天索價，落地還錢。他當然知道信陵君不能放趙倩走，卻不怕讓雅夫人離去，因為後天無論刺殺是否成功，信陵君也可預先吩咐下面的人把雅夫人追截回來。

果然信陵君道：「趙倩萬萬不可以離開，因為你還要送她入宮去。至於雅夫人嘛……少龍你既然有這要求，我定可設法辦到。」

項少龍放下一半心事，說道：「君上的大王根本不會讓趙倩成為儲妃，為何還要迎她入宮？」

信陵君嘆道：「少龍你太天真，安釐可輕易地使趙倩不明不白的死去，然後向外宣稱她病死，還把遺體送回趙國，趙王亦無可奈何。這樣做雖殘忍了點，卻是安釐沒有辦法中的最佳辦法。」

項少龍聽得遍體生寒，更增救美之心。

信陵君道：「只要你殺死安釐，不是一切均迎刃而解嗎？」

項少龍搖頭道：「我這人就是這樣，做什麼事都不想連累其他人。若趙雅趙倩不在，什麼事我均可一力承擔，縱然失敗遭擒仍不會出賣君上，但若想到可能會牽累她們，我怕到時不敢下手就糟。」

信陵君拿他沒法，強壓下怒氣，點頭道：「這事讓我想想，總有辦法解決的。」

項少龍聽他這麼說，心中暗喜，又想起烏卓說過會設法混入城來，道：「為不使安釐起戒心，我這兩天最好不要只躲在君上府內，輕輕鬆鬆四處溜逛，那安釐更不會防我。」

信陵君皺眉道：「這怎麼成，龍陽君會找人對付你的。」

項少龍笑道：「他不會這麼蠢，看過沙宣那麼容易給我殺掉，現在又有囂魏牟代他出手，兩天時間竟等不及嗎？我是為君上好，希望計劃更易成功。」

信陵君因有求於他，不想太拂逆他的請求，點頭道：「你還有什麼要求呢？我最近剛收到幾個楚國送來的歌舞姬，聲色藝俱全，讓本君派兩個供你享樂吧！」

項少龍自問小命能不能保住，尚在未知之數，哪有興趣和美女鬼混？正色道：「這兩天我不應沾染任何女色，以保持最佳狀態，嘿！若能殺死安釐，君上就算不送我美女，我也會向你提出請求！」

信陵君眼中閃過嘲弄之色，哈哈笑道：「假若事成，你要魏國的王后公主陪你都沒有問題。」

兩人對望一眼，各懷鬼胎的笑起來。

※※※

項少龍離開信陵君的內宅，朝雅夫人的彩雲閣走去，穿過園林，一婢女匆匆擦身而過，把一團東西塞往他手心，項少龍愕然接著，婢女加快腳步，沒進林木裡去，由於她低垂著頭，看不到她的長相。

項少龍攤手一看，原來是條摺疊整齊的小絲巾，打開後上面繪有一幅精緻的地圖，旁邊還有幾個小字，寫著：「風橋候君，申酉之交，紀嫣然。」

項少龍心中大奇，細看地圖，正是由信陵君府到那風橋的走法。哈！這個才女真想得周到，竟然用這種方式約會，自是不想讓別人知道。想不到她表面擺出一副高不可攀的驕傲樣兒，其實還不是渴望男人。一顆心立時灼熱起來，旋又想起目前四面楚歌的處境，苦笑搖頭，在園中一個小亭坐下，考慮應否赴約。

足音響起，一名府衛趕來道：「大人有請公子！」

項少龍大為訝異，隨府衛回內堂見信陵君。

信陵君欣然道：「少龍真有本領，嫣然剛差人送來口訊，邀本君和你今晚酉時到她的小築繼續今天未完的辯論，可見她對你印象非常好，待會我遣人把你送去吧！」

項少龍暗叫好險，剛那條絲巾原來是個陷阱，這次才是真的，自己確是粗心大意，差點上當。主因還是對自己的魅力過份有自信，不由羞愧交集。

信陵君見他神色古怪，訝異然道：「少龍不高興嗎？大梁人無不以能參加嫣然的晚會為榮呢！」

項少龍正思忖是誰佈局害他，聞言苦笑道：「我是不去為妙，以免分神。」

信陵君笑道：「不要那麼緊張，也切莫以為嫣然會這麼容易就對你動芳心。你今天妙論連篇，引起她少許興趣吧！若不去反會惹起別人懷疑。」

項少龍氣道：「君上說找人送我去，難道君上自己不去嗎？」

信陵君唉聲嘆氣道：「她邀我只是禮貌上不得不如此，目標仍只是你，去吧！錯過嫣然的晚會，我也要為你惋惜。」

其實項少龍不知多麼渴望可以再見到這風格獨特的美女，今早貿然離開是基於大男人的自尊心，既有信陵君的推波助瀾，把心一橫道：「我自己去吧，順便隨處逛逛。」

信陵君笑著答應。

項少龍回到彩雲閣，趙倩和趙雅兩人正在大廳閒聊，見他回來，自是笑靨如花，非常高興。他見趙倩在座，不敢說出信陵君剛才那番話，怕嚇壞柔弱的公主。

雅夫人會意，笑道：「來！公主！讓我們一齊侍候項郎入浴！」

趙倩雖不介意和項少龍親熱，甚至讓他動手動腳。卻從未試過裸裎相對，立時俏臉飛紅，駭然地逃掉。雅夫人半真半假，扯他到浴池。項少龍和這動人的美女鴛鴦戲水，把信陵君要他刺殺魏王的事如實吐露。雅夫人身體變冷，雖有小昭等八女不斷傾進熱水，仍於事無補，失色道：「後天那麼快！怎辦好？」

項少龍道：「刺殺魏王之事自然萬不可行，無論成功與否，我也休想活命，所以現在唯一的選擇，是如何盜《魯公祕錄》，然後全體安全逃去。」

雅夫人愁眉不展道：「你倒說得輕易，這是魏人勢力最強大的地方，魏王和信陵君均有嚴密防範，寸步難行，怎逃得出去？」

項少龍道：「放心吧！信陵君裝模作樣，亦要讓你和成胥離去，否則我會拒絕執行他的刺殺行動，問題是你們怎樣可避過他的追截，更可慮是說不定他會瞞著我，私下把你們押送往別處去。」

雅夫人埋首入他懷裡，顫抖著聲音道：「他定會那麼做的。而且人家怎捨得離開你呢？要死便死在一塊兒。」

項少龍道：「這次輪到我不許妳說這個『死』字，信任我！」又道：「雅兒是偷情報密件的高手，此次專誠來偷《魯公祕錄》，不會事前全沒有計劃過吧！」

雅夫人道：「當然有周詳計劃，只沒有想到是個陷阱，我根據郭縱得來那畫有雲梯製法的殘卷，配製一個帛卷，只要把真正的《祕錄》偷出來，由我和小昭等八人一齊動手，有把握把卷首的一大截摹製出來，包管維肖維妙，若信陵君查卷時只看卷首的一截，絕不會發覺給我們動了手腳，不過卻最少需要十天的時間才行。」

項少龍靈機一動道：「既是如此，不若妳盡一晚的時間，粗略臨摹卷首的一截，然後把其他部分割下來，駁上空白的假卷，那便更有把握將信陵君瞞過。」

雅夫人讚嘆道：「雅兒真蠢，這麼好的方法竟想不到。」旋又滿懷愁苦的說：「可是怎樣離開魏國呢？若信陵君把你和倩兒留下，我們縱然成功逃掉仍是沒有用。」

項少龍道：「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定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雅夫人俏目發亮道：「天無絕人之路，兩全其美，項郎的說話既新鮮又動聽，雅兒愛煞你哩！」

項少龍莞爾道：「現在讓我去看看可不可以碰上烏卓，此人智勇雙全，兼熟悉魏國的形勢，或可想出妥善之法。今晚我要赴紀嫣然的晚會，到時我會偷偷溜回來，快告訴我祕道的入口。」

兩人再商議行事的細節後，項少龍帶齊裝備，出門去了。

步出信陵君府，來到街上，一個人撞過來道：「兵衛認得我嗎？」

項少龍愕然望去，只覺非常面善，好一會記起是少原君手下的著名家將，與被他殺死的徐海齊名的蒲布，喜道：「原來是蒲布兄。」

蒲布把他拉進一間食館去，坐下後低聲道：「我們之中大部份人對少原君心灰意冷，更不願留在陰險難靠的魏人中苟安偷生，希望跟隨兵衛，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項少龍皺眉道：「可是現在我是自身難保，趙魏均不是我容身之處，你們跟隨我，恐怕要賠掉性命。」

蒲布道：「我們共有四十八人，均是有膽色不畏死的人，早想過各方面問題，下決心追隨兵衛。只看兵衛這種顧念我們的態度，我們便心甘情願為兵衛賣命。以兵衛的人才，遲早可大有作為，請收容我們吧！」

項少龍心動道：「你們不是住在信陵君府嗎？」

蒲布道：「我們一部份人隨少原君住在府內，有些則暫居在附近一所行館，現在只等兵衛的指示。」

項少龍有過教訓，暗忖暫時仍不能這麼信任此人，和他定好聯絡的方法，問道：「你們是否全是趙人？」

蒲布搖頭道：「什麼國的人都有，兵衛放心！我們是真心敬服你的為人和兵法，絕無異心。」

項少龍道：「好吧！你先回行館，靜候我的命令。」

蒲布大喜而去。

他前腳剛去，烏卓坐入他位子裡。項少龍大喜，忙和烏卓密議對策。

※※※

與烏卓分手後，太陽仍在西牆之上，他見時間尚早，順步依地圖指示，來到那風橋處，果然橋如其名，寒風呼呼，過橋的人很少，且匆匆來去。橋的兩端均為樹林，房舍稀疏，非常僻靜，是動手殺人的理想地方。

照道理龍陽君或囂魏牟實不用多此一舉，佈局在這裡殺他，另一個仇人少原君更不會蠢得壞他舅父的大事，究竟是誰人要騙他到這裡來呢？想到這裡，好奇心大起，看準敵人尚未來到，先一步躲到橋底，利用鉤索，把自己緊附在橋底，那樣就算有人查探橋下，一時亦察覺不到他的存在。

項少龍耐心等待，到過了約定的時刻，密集輕巧的足音在橋上響起，似乎敵人都沒有穿上鞋子。項少龍心叫好險，若自己真以為佳人有約，這次肯定要吃大虧。

有人在上面叫道：「鉅子！項少龍怕不會來了，到此的路上看不到任何人。」

橋下的項少龍嚇了一跳，難道是趙墨的領袖嚴平？

一陣雄健的聲音道：「這小子怎會識穿我們的陷阱呢？真是奇怪！」

項少龍認得不是嚴平的聲音，卻更感頭痛，上面這班人不是「齊墨」便是「楚墨」，想不到他們消息如此靈通，竟猜到鉅子令在自己身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前那人道：「鉅子！現在應怎辦好呢？」

那鉅子冷笑道：「他以為躲在信陵君府我們便找不到他嗎？別人怕信陵君，我符毒怎會怕他？」

他那手下低聲道：「聽說後天他便要赴魏王的晚宴，龍陽君和囂魏牟必不會放過他，所以若要動手，只有今晚和明晚。」

符毒沉吟半晌後道：「我們還要預備一下，就明晚動手吧！若可以的話，順手宰掉信陵君，那日後我們大楚對付起魏人時，會輕鬆多了。」

項少龍暗慶自己來了，聽到這個大陰謀，同時亦知道來的是楚墨，不禁心中感謝老天爺。對方既有內應，自然深悉信陵君府的形勢和防守力量，還敢進入府內殺人和搶東西，顯然實力驚人。但現在既知對方陰謀，將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 第十章救世聖人

項少龍來到紀嫣然的雅湖小築，門前早停著十多輛華麗的馬車，比今午的陣仗更是盛大。

他把名字報上門衛，今早見過的其中一位婢女迎了出來，引他繞過今午見到紀嫣然的樓舍，提燈籠在前引路，穿過一條林間小徑，眼前一亮，一間簷前掛滿綵燈的大平房呈現眼前，隱有人聲傳出。

項少龍忍不住問婢女道：「今晚還有什麼客人？」

俏婢淡淡地回答道：「今晚是小姐特別邀來的貴客，除項先生今天曾見過的韓非、鄒衍和囂魏牟三位先生外，還有龍陽君、徐節大夫和白圭將軍。」

項少龍倒吸一口涼氣，紀嫣然的面子真大，白圭正是平原夫人要改嫁的人，自是非同小可，龍陽君則是魏王身旁的大紅人，亦應約前來赴會，可見她在魏國的地位多麼崇高。那徐節雖不知是何許人，當非無名之輩。

旋又奇怪，龍陽君應是對女人沒有興趣的，來此既不是為紀嫣然的美色，又是為什麼呢？難道是要折辱自己出氣。說到學識，自己拍馬追不上這些飽學之士，要他發言豈非立即當場出醜，不由心兒忐忑亂跳。

步入廳內，只見擺開一桌筵席，婢女所說的人全在場，背靠軟墊，舒適地圍桌坐在地蓆上。

另兩位婢女迎來為他解下外衣，脫去靴子，幸好是寒冬時分，厚厚的綿衣覆蓋下，除非伸手觸摸，不會發覺他衣內的裝備。室內燃著了火坑，溫暖如春。

龍陽君還是那副千嬌百媚的樣兒，還主動向他介紹其他人。

白圭年紀最大，看來不會少過五十歲，但非常強壯，兩眼神光閃閃，予人精明的印象。並且對項少龍神態傲岸，只冷冷打個招呼，便和身旁典型儒生模樣的大夫徐節交頭接耳，自說私話。項少龍的座位設在韓非和鄒衍的中間，韓非旁的位子仍空著，顯是紀嫣然的主位，接著依次是龍陽君、白圭、徐節和囂魏牟。

項少龍見不用和囂魏牟面面相對，心中舒服了點。

鄒衍對項少龍相當冷淡，略略打個招呼，逕自和同是齊人的囂魏牟交談，沒有理睬項少龍。反是韓非因項少龍今午仗義執言，對他很有好感，雖拙於言辭，仍使項少龍在這「冰天雪地」裡找到一絲溫暖。

紀嫣然終於現身，一身雪白羅衣，艷絕的容光，立時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龍陽君也不例外，看得目瞪口呆，囂魏牟更差點淌出口涎，韓非則脹紅了臉，總之神態不一，卻均被她吸攝心神。

紀嫣然含笑環視眾人，黑白分明而又帶朦朦朧朧的眸光到處，連項少龍也湧起銷魂的感覺，她的身體帶著浴後的香氣，更是引人遐想。坐下笑道：「先罰項先生一杯，日間怎可未終席便離開呢？」

眾人立即順她的意思起哄。當下自有婢女斟酒並奉上美食。

項少龍欣然和她對飲一杯，紀嫣然那對勾魂攝魄的翦水雙瞳滿席飄飛，兼之妙語連珠，使與席者無不泛起賓至如歸的感覺，不過她似乎對韓非、鄒衍和大夫徐節特別看重，對他們的殷勤和笑容亦多了點，反不大在意項少龍和囂魏牟這對大仇家。

事實上項少龍對他們所談的風月詩辭歌賦，真的一竅不通，想插口表現亦有心無力。吃喝得差不多，在眾人的力邀下，紀嫣然使人捧來長簫吹奏一曲。

項少龍不知她吹的是什麼曲調，只知她的簫技達到全無瑕疵，登峰造極的化境，情意纏綿，如泣如訴，不由像其他人一般完全投入樂音的天地裡，聽得如癡如醉。

紀嫣然一曲奏罷，讓各人誠心讚許，嫣然一笑，向囂魏牟道：「囂先生請恕嫣然無禮，斗膽向先生請教一個問題。」

囂魏牟不知是否受到席間氣氛的感染，又或蓄意討好紀嫣然，爭取好感，說話斯文多了，柔聲道：「只要出自小姐玉口，囂某當然樂意回答。」

紀嫣然嬌媚一笑道：「人與禽獸的不同，在於有無羞恥之心，先生認為如何呢？」

眾人知道此次晚宴的戲碼開始了，停止飲食，靜聆兩人的對答。

項少龍來前還以為紀嫣然會對他另眼相看，刻下見到紀嫣然對自己愈來愈冷淡，正想怎麼找個藉口，好溜回去把《祕錄》偷出來，讓雅夫人和八婢摹抄，故不大留心他們的對話。

囂魏牟顯是有備而來，笑道：「小姐怕誤會了在下的意思，我並不是說人和禽獸全無分別，只不過在一些本質上，例如求存，生育全無二致吧！所以禽獸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例如禽獸不會說謊騙人，比我們真誠，故人只有忠於自己的本性和真誠，才能盡情去享受生命。」接著向項少龍冷哼一聲道：「項兄對小弟這番說法，有什麼高見？」

項少龍這時正想到楚墨的符毒，聞言一呆道：「什麼？噢！在下沒有什麼意見。」

眾人包括紀嫣然在內，為之愕然，露出輕蔑之色。項少龍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辯家，就算聽清楚他的話，也辯答不來。幸好自己打定主意不追求紀嫣然，受窘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大夫徐節不屑地瞥項少龍一眼，道：「囂先生所言大有問題，人和禽獸的不同，正在於本質的不同。人性本善，所以發展出仁者之心；禽獸為了果腹，全無惻忍之心，肆意殘食其他禽獸，至不放過同類。若人不肖至去學禽獸，還不天下大亂嗎？」

囂魏牟這大凶人，給崇尚孟子學說的儒生如此搶白，哪掛得住面子，冷冷地道：「人不會殘殺其他動物嗎？徐大夫現在吃的是什麼呢？」

徐節哈哈一笑道：「這正是茹毛飲血的禽獸和我們的分別。而且我們吃的只是蓄養的家禽，禽獸懂得這麼做嗎？」

囂魏牟顯然不是此人對手，一時啞口無言。

徐節旗開得勝，在紀嫣然前大有面子，矛頭指向韓非道：「韓公子的大作，徐節也曾拜讀，立論精彩，可惜卻犯下令師荀況的同一毛病，認定人性本惡，所以不懂以德政感化萬民的大道，專以刑法治國，行欺民愚民之政，以公子的才華，竟誤入歧途至此，實在令人惋惜。」

韓非呆了一呆，想不到徐節如此不客氣，對他提出不留餘地的批評，心中有氣，雖滿腹高論，但愈生氣更是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龍陽君、白圭、鄒衍均臉現冷笑，看著他受窘的好戲。紀嫣然則蹙起黛眉，既有點為韓非難堪，又對他的張口結舌頗為不耐。

項少龍這旁觀者，忽然明白紀嫣然舉行晚會的背後意義，是希望找出一種治國的良方，所以對韓非另眼相看，並找來魏國的重要人物，好讓他們接受新的學說和思想。

徐節見韓非毫無反辯能力，更是趾高氣揚，得意放言道：「至於公子否定先王之道，更是捨本忘宗，正如起樓，必先固根基，沒有根基，樓房便受不起風雨，這根基正是先聖賢人立下的典範。」

這些話正是針對韓非提出不認為有一成不變的治國方法的主張。韓非認為沿襲舊法如守株待兔，所以不應墨守成規，而要針對每一時期的真實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這想法當然比倡言遵古的儒家進步，只恨韓非沒有那種好口才說出來。

項少龍見韓非差點氣得爆血管，心中不忍，衝口而出道：「廢話！」

話出口大叫糟糕，果然眾人眼光全集中到他身上，徐節更是不屑地看著他冷笑道：「項兵衛原來除帶兵打仗外，對治國之道亦有心得，下官願聞高論。」

項少龍感到紀嫣然的灼灼美目正盯緊自己，暗忖怎可在美人之前顏面掃地，強辯道：「時代是向前走的，例如以前以車戰為主，現在卻是騎、步、車不同兵種的混合戰，可知死抓著以往的東西是不行的。」

紀嫣然失望地道：「項先生有點弄不清楚徐大夫的論點，他說的是原則，而不是手段，就像戰爭還是戰爭，怎樣打卻是另一回事。」

龍陽君嬌笑道：「項兄你劍術雖高明，看來書卻讀得不多，現在我們和韓公子爭論的是『德治』和『法治』的分別呢！」

徐節朗聲說道：「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頓了頓又唸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幾句乃孔子的名言，意思是治國之道，必須從道德的根本做起，教化群眾，使國泰民安。與法治者的著眼點完全不同。

項少龍大感沒趣，覺得還是趁機會早點離去較妥當點。什麼為政以德，自己連箇中是什麼道理都弄不清楚。早走早好，以免出醜，站起來施禮告辭。

眾人為之愕然，想不到尚未正式入題，此人便臨陣退縮。

紀嫣然不悅地道：「若項先生又像日間般說兩句便溜掉，嫣然會非常不高興的。」

龍陽君還未「玩」夠他，怎捨得讓他走，出言挽留。

項少龍心想我理得你紀嫣然是否高興，橫豎對她來說，自己只是個可有可無的陪客，正要不顧一切拂袖而去，忽地發覺韓非正輕扯他的衣袖，心中一軟坐下來。

紀嫣然高興地道：「這才像個男子漢大丈夫嘛，項先生似乎刻意壓抑，不肯表達自己的想法，嫣然真的很想聽聽你的高論呢！」

項少龍心中苦笑，妳紀小姐實在太抬舉我，我比起你們來，只是草包一個，哪有什麼料子抖出來給妳聽。

徐節今晚佔盡上風，暗慶說不定可得美人青睞，豈肯放過表現的機會，步步進迫道：「項先生認為法治和德治，究竟孰優孰劣？」

項少龍見他眼中閃動嘲弄之色，心中有氣，豁了出去道：「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是行得通或行不通的問題。德政純是一種理想，假設天下間只有聖人而無奸惡之徒，那不用任何手段也可以人人奉公守法。事實顯然並非如此，也永遠不會成為事實，所以我們需要一種人人清楚明白的法律和標準，去管束所有人，讓他們遵守，做到這點後，再談仁義道德、禮樂教化，我的話就是這麼多。」

眾人齊齊為之一怔，這對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是人人奉行的道理，但對那時代的人來說，卻比韓非子的法治理論更徹底和更新鮮。紀嫣然的俏目亮了起來，重新仔細打量項少龍，咀嚼他的話意。韓非露出深思的神色，不自覺地點頭。鄒衍沉吟不語，似乎想到某些問題。

徐節當然不會這麼容易被折服，不過再不敢輕視對手，正容道：「假若一個國家只靠刑罰來維持，那豈非掌權者便可任意以刑法來欺壓弱者呢？」

白圭道：「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這乃為君之道，若上自好刑，人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項先生請指教。」

項少龍哈哈一笑，深深望紀嫣然一眼後，向白圭和徐節道：「這只是把治權全交在君主手裡，而法治則不夠徹底吧。假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天子──嘿──大王犯法，與庶民同罪，例如任何人無故殺人，都要受刑，那誰還敢隨便殺人？我並沒有說不要仁義道德，那是任何法律後面的基本精神，如此法治德治結合為一，方為真正的治國之道。絕對的權力，只會使人絕對的腐化。」

當他說到「大王犯法與庶民同罪」時，紀嫣然「啊」一聲叫起來，而韓非雙目立即為之一亮，其他各人包括囂魏牟在內，莫不露出驚詫駭然的神色。尤其最後那兩句，更若暮鼓晨鐘，重重敲在各人的心窩上。對生活在君權至上時代的人來說，確實是石破天驚的說法。

項少龍暗忖自己的料子就是那麼多，再說下去講多錯多，起身道：「在下已把心中愚見，全說出來。嘿！我還有急事待辦，告辭哩！」

紀嫣然皺眉怨道：「先生說到精彩處，竟要走了嗎？是否討厭嫣然？」

鄒衍硬把他拉回席上，笑道：「項兵衛把我說話的興趣引出來了，鄒某想請教這種徹底至連君主也包括在內的法治，如何可以行得通？」

龍陽君道：「項兄的治國之道，比我們所說的仁者之政更理想！」

囂魏牟冷笑道：「也更不切實際！」

項少龍苦笑道：「是的！現在還行不通，但卻是朝方向發展，終有一日，會出現立法、執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局面。君主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到那時才會有──嘿──法國大──噢！不，真正的博愛、平等和自由。」

他差點便衝口說出法國大革命來，幸好口收得快，吞回肚裡去。

他這番話更是駭人聽聞，眾人一時消化不來，對於長期生活在君主集權制的人來說，這是多麼難以接受的想法，又是非常刺激和新鮮。

項少龍見各人眉頭大皺，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離座而起，立即遠離席位，施禮道：「小子胡言亂語，各位請勿擺在心上。」掉頭便走，紀嫣然喚他也不理。

※※※

項少龍回到信陵君府，耳朵似還聽到紀嫣然的呼喚。每一個往訪她的客人無不用盡一切方法希望能留下不走，而他卻剛好相反，彷彿怕給她纏著般溜之大吉。不過此女確是風格獨特，初聞她的艷名，還以為她是那種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型，或拒人於千里之外崖岸自高的絕世美人。見面後始知道她其實充滿對生命的熱情，不斷尋求真理，渴望有識見的人能找出治國的良方，甚或真的還在找尋心目中完美的夫婿。

那卻絕不可以是他項少龍。現在的他既無時間且不適合和任何女人發生關係。他要把所有精力用於保護拯救雅夫人和趙倩主婢等人，那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若因別的美女分心神，鑄成恨事，他會抱憾終身。他雖然風流成性，卻有強烈的責任感，以及明確的處事原則。

藉府內透出的燈火，他繞個大圈，以工具爬上信陵君府背靠著的險峻後山，然後輕鬆的潛入府內，迅若貍貓地來到一座樓房旁的樹頂處。這是屬於信陵君府內宅的範圍，守衛森嚴，不時可見惡犬的守衛，一組一組巡邏，幸好他身上灑了雅夫人帶來的藥粉，否則早躲不過這些畜牲靈敏的鼻子。

時近亥時之末，即晚上十一時許，小樓仍有燈光透出來，不知是什麼人仍未入睡。據雅夫人說這應是信陵君家眷居住的地方，假若樓下有人，他很難不動聲息地進入祕道裡。滿心焦慮地苦候大半個小時，他終於耐不住性子，決定冒險一試，因為臨摹需要時間，不可能再等下去。

他舉起手上的寶貝，發動機關，索鉤破空飛去，橫過三丈的空間，輕巧地落在屋脊處，緊扣在那裡。接著飛鳥般滑去，悄無聲息來到屋簷之上。看準落腳處，他翻到屋瓦下二樓被欄干圍著的露台上，掩到窗外，往樓內望去。入目是個陳設華麗的房間，除簾幔低垂的矮榻外，還有梳粧銅鏡等女兒家閨房的東西，燈火明亮，床內傳來男女歡好的呻吟和喘息。

項少龍心想此處既是祕道的進口，住的自是信陵君信任的人，說不定是他的嬌妻愛妾，信陵君若要人侍寢，大可把這裡的女人召去，不用「遠道」來此，難道是他的妻妾在偷男人嗎？無暇多想，待要翻往下層，下方人聲傳來，一組守衛來到樓下，竟停下來，低聲說話。

項少龍心中叫苦，等了半晌，下面的人仍未有離去的意思，猛一咬牙，拔出一枝飛針，由窗縫中伸進去，輕輕挑開窗閂，把窗拉開，翻進房內。一陣風隨之捲入房內。

項少龍暗叫不妙，尚未有機會關上窗子，一陣男人的聲音在帳內道：「枝春妳定是沒有把窗子關好，看！窗被風吹開來哩！」

聲音熟悉，竟然是少原君。

叫枝春的女子訝異地道：「沒有理由的，讓我去把它關上，天氣真冷！」

項少龍大吃一驚，房間雖大，卻沒有藏身之地，那矮榻離地不足一尺，想鑽進去也辦不到，人急智生下，滾到蠟燭旁，伸手把燭蕊捏熄。

那枝春剛坐起來，「啊！」一聲叫道：「吹熄蠟燭哩！」

項少龍那敢遲疑，躡足來到門旁，試推一下，應手而開，心中大喜，在枝春移動的聲音掩蔽下，閃了出去，順手掩門。外面是個無人的小廳，一道樓梯，通往樓下，另外還有兩個房間。驀地身後傳來開門的聲音，項少龍魂飛魄散，箭步前衝，及時躲到廳內一堵屏風之後。全身赤裸的艷女，由房內走出來，年紀絕不超過二十，長相清秀，肌膚嫩白，胴體豐滿，非常迷人，枝春風情萬種地朝屏風走來。

項少龍大吃一驚，發現腳下放的正是尿盂夜壺等方便之物，忙由屏風另一邊閃出去，伏在地上，以免被燭光照出影子，此時枝春剛步入屏風裡，一出一入，剛好看他不著。項少龍暗叫好險，匍匐爬到樓梯旁，在屏風內咚咚聲響時，往下面走去。抵樓梯轉角處，下方人聲傳來，最少有四個男人的聲音。

項少龍呆立轉角處，心中叫苦，假若今晚偷不到《祕錄》，那便慘了。

轉過彎角，由樓梯處探頭往下面的大廳望去，四名武士圍坐席上低聲閒聊，自己若走下去，無論如何小心，休想瞞過他們，急得他差點搥胸頓足。

萬分焦急中，樓上枝春清脆的聲音傳下來道：「還有人在嗎？」

有人應了一聲，往樓梯走來。

項少龍暗叫不好，此回是前後均無去路，給夾在中間，把心一橫，拔出一枝飛針，全神貫注往樓梯走來的武士，同時貼入牆角，不教對方看到自己。

那人邊走邊應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項少龍恍然大悟，那枝春是少原君由趙國帶來的兩名姬妾之一。

武士來到樓梯口，猛地和項少龍打個照面，「啊！」一聲叫起來，竟是與蒲布齊名的另一家將高手劉巢。項少龍本要擲出飛針，見到是他，連忙收手。

枝春的聲音傳下來道：「劉巢！什麼事。」

劉巢驚魂甫定，和項少龍交換個眼色，應道：「沒什麼！剛見到有隻耗子走過，嚇我一跳。」

女人最怕是這些小動物，枝春並不例外，顫抖著聲音道：「少君肚子餓，小盈她們又在睡覺，麻煩你們到膳房使人弄些酒菜來。」說完逃命般回房去了。

劉巢湊上來，低聲道：「我們正在談起兵衛，兵衛到這裡有什麼事，我們怎樣幫忙。」

項少龍把心一橫，告訴他盜取《祕錄》的事。

劉巢見項少龍如此信任他，大喜道：「兵衛請稍等一下！」

回去向其他三人打個招呼後，請項少龍出來。項少龍先吩咐其中一人往膳房打點酒菜，然後在廳內仔細搜索，最後由廳搜到房內，於一張榻下找到地道入口的暗門。

劉巢道：「兵衛放心下去！我們給你把風。」

項少龍靈機一動道：「最好你和我一起下去，必要時可由你把東西放回原處。」

劉巢欣然答應，合力抓著銅環，掀起石板，走下十多級石階，來到祕道裡，見一端通往信陵君內堂的方向，另一端通往後山，顯是可安全逃離信陵君府的祕道，因為誰也不會想到險峻的石山竟有逃路。

劉巢取來一個燈籠，照亮地道，兩人朝信陵君寢宮的方向推進。來到另一道往上通去的石階，項少龍停下來，仔細觀察敲打地道的牆壁，發現其中一面牆壁內另有玄虛。兩人試著推推看，牆壁紋風不動。項少龍靈機一觸，逐塊石磚檢查，終發現其中之一突出少許，嘗試用力一拉，石磚應手而出，露出裡面的鎖孔。

兩人大喜，項少龍取出開鎖工具，依雅夫人傳授的方法，不一會便把鎖打開。啟門，燈籠照耀下，兩人看到眼都呆了，原來竟是座藏寶庫。廣大的地下石庫裡放置十多箱珠寶珍玩，其中兩箱打了開來，在燈火下玉器金銀閃閃生輝，眩人眼目。

項少龍小聲地道：「切不要把這事告訴其他三個人，等我們有方法離開大梁，可順手偷走幾件作盤纏，記著萬勿妄起貪念，否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到時連命也要丟掉。」

劉巢亦是英雄人物，給他提醒，心中凜然道：「兵衛教訓得好！劉巢知道。」同時湧起對項少龍不為寶物所動的尊敬。

項少龍迅速搜索，好一會在牆角的暗格發現一個更隱密的暗格，取出一個長方形的鐵盒，打開一看，正是用重重防腐防濕藥布包裹的《魯公祕錄》。翻卷一看，項少龍放下心來，因為圖卷的絲帛舊得發黃，兼且長達十多丈，又厚又重，換了他是信陵君，也不會每次檢查均由頭看至尾，所以他的計劃是絕對可行的。卷內畫滿各類攻防工具的圖樣，又詳細註明材料的成份和製法的程序，令人嘆為觀止。

時間無多，兩人匆匆離去。

※※※

項少龍一覺醒來，雅夫人和八名婢女仍在辛勤臨摹，是時天仍未亮。雅夫人早把假卷和一截真卷駁好，又以礦物顏料把卷邊染黃，弄得維肖維妙，不愧是仿摹的專家。

項少龍要趁夜色行事，取過只有開頭一截是真貨的《祕錄》，輕輕鬆鬆送回地下密室內，這本來絕難辦到的事，因有劉巢等的幫助，變得輕而易舉起來。回到雅夫人處，天已微明，雅夫人等累得筋疲力盡，上榻休息。項少龍睡了一覺，直到信陵君派人找他，匆匆梳洗往見。

信陵君看來亦似一夜沒睡，不知是否故示親切，在內進的偏廳接見他，坐下後笑道：「為了你的事，經一夜苦思，終於想出妥善的安排。」

婢女奉上香茗，信陵君吩咐道：「我有事要和兵衛商量，所有人不得踏進這裡半步！」

婢女領命去了。

信陵君順口問道：「昨晚有沒有打動嫣然的芳心，聽說龍陽君和囂魏牟應邀去了。」

項少龍嘆道：「不要說哩！哪有我插口的餘地！」

信陵君不同意地道：「並不是這樣，你的想法很有創造性，譚邦很欣賞你！」

項少龍暗忖欣賞我有屁用，還不是給你做成功的踏腳石和犧牲品。

信陵君見他默然不語，問道：「少龍吃過早點嗎？」

項少龍一摸肚皮，搖搖頭。

信陵君叫道：「人來！」旋又拍額嘆道：「我真糊塗，剛把人趕走，你坐一會，讓我吩咐下人把早點弄來。」起身外出。

項少龍大喜，跳將起來，第一個目標是潛入內進，那像個辦公的地方，放滿卷宗一類的東西，旁邊有道側門，外邊是個大天井，天井後看來是浴堂一類的地方。時間無多，他推開側門，果然是信陵君的寢室，匆匆瞥一眼，自然發現不到地道的入口。他急步搶前，揭開榻底，地道進口赫然入目，奇怪的是有支銅管由地下探出來，延往榻上，變成一個銅製的龍頭，有若床頭的別致裝飾。

項少龍立時出了一身冷汗，匆匆回到內廳，信陵君剛好回來，笑道：「早點立即奉上，來！讓我告訴你我的計劃！」

項少龍心中想的卻是那枝銅管，分明是通往地道和密室的監聽器，裡面的聲響會由銅管傳到信陵君床端的龍頭去，設計巧妙。幸好昨晚他沒有上床睡覺，自己的行動沒被發覺。

信陵君道：「我會使人假造文書，今天送到大王處，讓趙雅和貴屬全體返回趙國，只留下你和趙倩兩人。趙雅是我邀來的客人，龍陽君無權反對。」

項少龍心忖你只是自說自話，以你的權力，放走他們是舉手之勞。同時由此知道他實際上不會放走任何人，只是做戲給自己看。當下詐作大喜道：「好極了，不過可否讓他們早點走呢？」

信陵君臉現難色，片刻之後才道：「假若這麼小的事亦做不到，會教少龍小看我，好吧！我會安排雅夫人等今午出城，與貴屬會合後立即起程，少龍放心。」

項少龍心中暗笑，問道：「趙倩的問題如何解決？」

信陵君道：「我會派人假扮她讓你送入宮去，再找隱祕地方把她藏起來，我信陵君向天立誓，無論事情成功與否，我會把她不損毫髮地送回趙國去。」

項少龍暗叫厲害，哪等於他有人質在手，不怕他項少龍不依照吩咐行事，失敗遭擒仍不敢把他供出來，確是老謀深算之極。

早點送到。

信陵君看著他吃東西，笑道：「少龍滿意我的安排嗎？」

項少龍扮作十分感激說道：「非常滿意，我一定不負所託！」

信陵君成功在握，開懷大笑，他見項少龍不反對他扣留起趙倩，還以為他完全信任自己，對項少龍疑心盡去。兩人各懷鬼胎時，下人來報，紀嫣然來訪項少龍。兩人同時發怔，紀嫣然竟會上門來找男人，真是天大奇事。

信陵君雙目射出強烈的嫉妒之色，以乾咳掩飾道：「少龍你去見她，說不定她看上你呢！」

項少龍卻是眉頭大皺，他今天有無數事等著去做，全是生死攸關的重要大事，無論紀嫣然的吸引力多麼大，他亦不可把時間耗在她身上。思索間，隨下人來到外宅的客廳裡。

紀嫣然外披一件白毛裘，嫻雅恬靜站在一個大窗旁，觀看外面的園林美景，沒有隨從。廳內闃無一人，但所有後進的出入口和側門都擠滿爭著來偷看她風采的府衛和婢女下人。可見她的吸引力，便像二十一世紀娛樂圈的超級巨星，幸好這時還未有簽名這回事，否則她的玉手必定忙個不停。

項少龍來到她身後，低聲道：「紀小姐！」

紀嫣然優雅地轉過身來，朝他甜甜一笑道：「可以騰點空閒時間嗎？」

看到她笑臉如花，項少龍硬不下心腸斷然拒絕她，點頭道：「若只是一會兒沒有問題。」

紀嫣然聽到只是一會兒，幽怨地橫他一眼，輕輕地道：「隨嫣然來吧！」往大門走去。

※※※

項少龍心中奇怪，這美女究竟要帶自己到哪裡去呢？馬車由信陵君府的大門開出，朝東馳去。車廂內只有項少龍和紀嫣然，車身搖晃，他們不斷地互相碰觸。

項少龍偷看她美麗的側面，不施半點脂粉，美靨洋溢青春的光輝，嬌軀香噴噴的，誘人至極。

紀嫣然忽地唸道：「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嫣然還是首次聽到這麼一針見血和富有智慧的話，先生真有勇氣。昨夜你走後，所有人包括嫣然在內，全失去說話的興趣。嫣然一夜沒睡，反覆思量先生說過的每一個字，並想先生說話時那深信不疑的神采。」

項少龍心中叫苦，這叫無心插柳。可是自己哪有時間和她談情說愛？

紀嫣然臉容冷下來，淡淡地道：「項先生為何會和信陵君來見嫣然呢？」

項少龍很想說只是信陵君為他安排的旅遊項目，不關他的事。但怎忍心如此傷害絕世美人兒，嘆道：「紀小姐總是會如此逐個詢問慕名來訪的客人嗎？」

紀嫣然輕輕一嘆，柔聲道：「項先生是第一個令嫣然想問這問題的人，坦白告訴嫣然：我是否令你生厭，所以每次急急開溜，現在又想怎樣離開馬車呢？」

白他一眼後又道：「我從未見過像你那麼摸不透的人，把想法藏在心底，迫得沒有法子露上半手。嫣然多麼希望和你秉燭夜談，暢所欲言呢！」

項少龍放下心來，看來她仍未愛上自己，只是生出好奇之心，希望多知道點他的想法。當然，若此刻他發動攻勢，把二十一世紀的精彩理論揀幾個出來取悅她，說不定可佔得花魁，奪取芳心。只嘆刻下有心無暇，還要快點聯絡上烏卓和蒲布，安排逃出大梁這迫在眉睫的急事。

馬車停下。

項少龍愕然往車窗外望去，原來是一塊林中空地，四周靜悄無人。

紀嫣然伸出纖美的玉手，輕輕推推他的肩頭，眼中異采迫人，道：「若還覺得嫣然並不討厭，下車吧！」

項少龍更是糊塗，討厭她與否和下車有什麼關係呢？禁不住她連番催促，茫然步下馬車去。

紀嫣然向駕車的大漢道：「你躲到遠處去，半個時辰後回來。」

大漢領命去後，紀嫣然脫下白毛裘，露出內裡的武士勁服，項少龍登時眼前一亮，目瞪口呆地盯著她身上美好的曲線和威風凜凜的英姿。

紀嫣然拔出腰間佩劍，嬌笑道：「項少龍！我是奉大王之命來把你殺死的，應戰吧！」

項少龍驚愕地道：「小姐說笑！」

紀嫣然臉寒如冰，秀眸射出銳利光芒，嬌哼道：「誰和你說笑？看劍！」

項少龍眼前盡是劍光，不敢怠慢，拔劍出鞘，「噹！」的一聲架開她凌厲無比的一劍，只覺對方力道沉雄，毫不遜色於男兒的臂力，更使他震驚是對方的劍似帶著黏力，使自己無法展開劍勢。紀嫣然像變成一頭雌豹般，鬼魅地倏退忽進，腰肢像裝彈簧般有力地扭動，把腰腕之力發揮盡致，劍勢則若長江大河，無孔不入地攻來。

項少龍又氣又怒，施出墨子劍法，苦苦守持，硬擋十多劍，勉強找到一個反攻的機會，一劍劈在對方劍鋒上。紀嫣然的臂力自然及不上項少龍，仗的是劍法精微，教項少龍有力難施，這下給對方劈個正著，忙往後退開。

紀嫣然嬌笑道：「終於肯露出真功夫哩！」

項少龍被她先前一輪急攻，殺得招架乏力，雖說自己輸在失去先機，主因仍是對方劍法高明，更勝連晉半籌，此刻哪敢讓她，一劍當胸刺入，角度力道與時間均拿捏得無懈可擊。

紀嫣然秀眸閃亮，在電光石火間側身讓開胸口要害，長劍由下而上，絞擊飛虹劍。項少龍差點寶刃脫手，大駭下橫移開去。紀嫣然劍光大盛，輕易地搶回主動，劍勢開展，颼颼聲中，奔雷掣電般連環疾攻，不教對方有絲毫喘息的機會。

項少龍此時真正體會到她為何可在魏國以劍術排名第二，實在勝過自己一籌，不過這只是純以劍法論，自己的長處卻是身體沒有任何部份不是厲害武器，此次若要活命，不得不以奇招取勝。一邊運劍封架，極盡墨子劍法擅守的本領，另一方面暗察地形，看看有什麼反敗為勝的妙法。

紀嫣然愈打愈勇，每一個姿勢都是那麼活力十足，既可怕又好看誘人。項少龍不住後退，背脊撞上一棵大樹。紀嫣然哈哈一笑，長劍吞吐不定間，忽然一劍抹來。項少龍橫劍掃擋。

「噹！」的一聲脆響，項少龍的飛虹應聲脫手飛出。

紀嫣然呆了一呆，因為明顯地是項少龍故意甩手，讓她把劍劈飛，而她用猛力道，身子不由往同方向撲傾過去。

「砰！」的一聲，紀嫣然的粉臀被項少龍飛起的一腳掃個正著，劇痛中不由自主往旁邊仆跌，倒入厚軟的草地裡。紀嫣然大駭翻身，待要借腰力彈起，項少龍整個飛撲過來，壓在她動人的身體上，兩隻大手鐵箍般抓她手腕，立時使她動彈不得。

項少龍笑嘻嘻湊下臉去，在三寸許處近距離看她的秀眸，道：「不服氣嗎？」

紀嫣然全身放軟，鬆開握劍的手，俏臉轉紅，愈發嬌艷明媚得不可方物，柔聲道：「嫣然怎會不服氣呢？」

項少龍臉色一沉道：「那妳怎樣向妳的大王交差？」

兩人肢體交纏，陣陣銷魂蝕骨的感覺激盪而來，偏又要說著這類敵對的話，項少龍真的不知是何滋味。

紀嫣然放棄反抗的軟躺地上，眨眨美麗的大眼睛說道：「什麼交差，嫣然不明白項先生你在說什麼？」

項少龍看她打心底透出來的喜色，逐漸明白過來，憤然立起說道：「原來妳在騙我。」

紀嫣然嗔道：「還不拖人家起來嗎？」

項少龍氣得差點不想理她，終是很難狠心對待這美女，伸手把她拉起來。

紀嫣然施禮道：「不要怪嫣然好嗎？若非如此，怎能試出你的蓋世──嘻──蓋世腳法，人家那處仍很疼呢！」

項少龍苦笑搖頭，走去拾起飛虹劍，還入鞘內，掉頭便走。

馬車回府途中，紀嫣然一副喜不自勝，得意洋洋的嬌媚神態，不住偷看氣呼呼的項少龍，溫柔地道：「項少龍你發怒的神態真好看！」

項少龍為之氣結，狠狠瞪她一眼道：「想不到才藝雙全的紀才女會騙人，還扮得這麼像。」

紀嫣然千嬌百媚地白他一眼道：「你不奇怪為何人家想試你的劍法嗎？」

項少龍挨在椅背上，翹起二郎腿，擺出個滿不在乎的樣子，失笑道：「妳想看看項某人是否有資格做妳的未來夫婿，是嗎？」

紀嫣然紅著臉抿嘴說道：「只說對一半，因為尚未到那種地步，而你只是勉強合格！」接著「噗哧」一笑道：「直到今天，你還是第一個入圍者，若你真想追求人家，嫣然可以盡量予你方便和機會。」

項少龍暗忖此女妙不可言，皺眉道：「愛情是男女間一種微妙的感覺，發乎自然，哪有像妳這樣百般考量的。」

紀嫣然秀眸閃著難以形容的采光，微笑道：「說得非常動聽，比任何人都要好，所以嫣然知道你只是因某種原因扮作不喜歡人家，但你看人家的眼神卻透露出你內心的祕密。尤其剛才你把人家壓在草地上時，嫣然更清楚你對我的心意。」

項少龍暗叫慚愧，又是啞口無言，只懂呆瞪著她。

紀嫣然歡喜地道：「究竟要回信陵君府，還是回嫣然的雅湖小築？」

項少龍一震醒過來，暗罵自己給她迷得失魂落魄，嚷道：「快轉左！」

紀嫣然發出命令，在抵達信陵君府正門前，轉入另一條街去。

項少龍道：「請在前面街口停下，我要下車。」

紀嫣然發出命令後，幽怨地道：「項先生，紀嫣然真是令你那麼毫不留戀嗎？」

項少龍感到一陣神傷魂斷，暗嘆一口氣，湊到她小耳旁柔聲道：「小姐是項某人一生所遇到的女子中最動人的尤物。但時地上太不適當，很快小姐會明白我的苦衷，忘了我吧！好嗎？」猛下決心，走下車去。

他站在街頭，紀嫣然掀簾喚道：「項先生！」

項少龍暗嘆一聲，移到窗旁。

紀嫣然深深看他，俏目閃動智慧的光采，面色平靜地柔聲道：「嫣然明白了，若有什麼困難，記著紀嫣然會不顧一切來幫助你。」

※※※

項少龍在一間荒棄的舊宅內見到烏卓。這生死與共，絕對可靠的戰友道：「我們依你吩咐，在營地下打了一條地道通到營後一個山林裡。又派人由地道穿過去，趕做十多條木筏，密藏在一條接連大溝小河旁的叢林中，順水而去，兩天可抵達齊國南面邊境。」

項少龍大喜道：「雅夫人她們今天黃昏前會回到營地去，你教成胥裝模作樣，堅持明天上路，信陵君將不會提防我們。」

烏卓皺眉問道：「那你如何混出城來呢？信陵君會使人把你看緊。」

項少龍道：「我絕不能離開，否則誰也逃不掉。要憑那條地道把人撤走，最少要一個時辰。太陽下山你們須立即行動，弄些假人以掩人耳目，留下所有戰甲馬匹和重型裝備。抵齊境後設法由牧民處買些馬匹，晝伏夜行，可安然回到趙國去，總之祕訣在隱祕兩個字，你當自己是馬賊就行。」

烏卓臉色大變問道：「那孫姑爺怎辦，我丟下你回去，主人定會要了我的命！至少我留下來陪你。」

項少龍正色道：「這是命令，你須照我的話去做，沒有你，成胥定成不了事。」接著放軟聲音安慰他道：「我絕不會不愛惜自己生命的，而且還有周詳的計劃，不但足可自救，還可帶走趙倩。」

烏卓仍是搖頭。項少龍嘆一口氣，坦然向他說出整個計劃。

烏卓聽罷沉吟一會，道：「孫姑爺若三個月內回不到趙國去，我烏卓便刎頸自盡，以報答孫姑爺的情義。」

項少龍既感動又無奈，再商談一些細節，分手後，通過巧妙的聯絡手法，找到蒲布，密談一番，施施然回到信陵君府。信陵君拉著他吃午飯，飯後項少龍到彩雲閣見雅夫人。

雅夫人早得到信陵君方面的通知，收拾行囊，見他回來，不顧一切撲入他懷裡，痛哭道：「沒有你，雅兒怎也不走！」

項少龍大感頭痛，又哄又嚇，最後被迫說出整個計劃，雅夫人知道這是他們唯一保命的方法，含淚答應。起程的時候到了。趙倩那邊三主僕亦是抱頭痛哭，一副生離死別的樣子，聞者心酸。在項少龍的再三催促下，翠綠翠桐兩婢揮淚上路。

信陵君親自陪他們出城，抵達營地，成胥依著項少龍吩咐，堅持待到明天上路。項少龍詐作無奈地向信陵君打個眼色，接受成胥的提議。

信陵君笑道：「我特別調來一營輕騎兵，明天清早護送他們回去。」

項少龍早看到那在附近監視的魏兵軍營，只看規模便知兵力不少於二千人，心中暗笑，和信陵君返城去也。

兩人並騎而行，信陵君道：「由現在開始，少龍最好留在府裡，一來養足精神，免得節外生枝，壞了大事，我已派人把趙倩送往隱祕處藏好，好使少龍心無旁騖，應付明天的宴會。」

項少龍聽得一顆心立時掉往萬丈深淵，若趙倩被他扣押起來，自己豈非完全被這奸人控制？但他表面還要裝出感激的樣子。天啊！怎辦好呢？

信陵君若無其事地問道：「嫣然今早找你幹什麼？」

項少龍這時想到的卻是若信陵君明早發覺雅夫人等全體溜掉，自會懷疑自己的真誠，那時會怎樣對付他和趙倩？聞言強顏笑道：「我也不知她找我做什麼，東南西北扯著我說了一會。」

信陵君暗忖只要她沒有看上你便成，再不說話。

項少龍心情極壞，神不守舍地回到信陵君府，回到住處，把那四名艷麗的婢女趕走，坐立不安，心焦如焚，「卜」的一聲，一顆帛布包裹的石子擲了進來。項少龍取下帛布，原來是劉巢的傳訊，大意說信陵君加派人手監視他項少龍，所以不敢來和他見面，趙倩則被帶到平原夫人的住所軟禁起來，他們會緊密注意她，布底還繪有簡單的地圖，指出平原夫人所在的建築物。

項少龍立時鬆一口氣，只要知道趙倩還在府內，便不致一籌莫展。同時猜到信陵君不安好心，明天將會照樣把趙倩由平原夫人代他送入宮去，把自己當作傻子和蠢蛋。

天色漸暗。項少龍放開心懷，讓四名婢女回來服侍他梳洗沐浴，再出外廳與信陵君共進晚膳，虛與委蛇一番。

席間項少龍道：「今晚我想獨自一人練劍，最好不要派人來侍候我。嘿！沒有雅夫人，那些婢女又那麼動人，我怕一時忍不住就糟！」

信陵君不疑有他，欣然答應。暗忖只要我多派人手監視，趙倩又在我手上，還怕你飛走嗎？

項少龍回到屋裡，立即在屋頂弄個小洞鑽出去，把索鉤射出，連接到附近一棵大樹，然後回到屋裡，正要綁上木劍，敲門聲傳來。項少龍無奈下忙解卸裝備，走出房去，把門拉開，平原夫人艷光四射的立於門外，以複雜無比的眼神深深地看著他。他心叫不妙，無奈下把她迎進來。平原夫人輕移蓮步，往他寢室走去。

項少龍立時魂飛魄散，榻上放滿見不得光的東西，怎容她闖進去，人急智生下，搶前兩步，從後把她攔腰抱個正著。平原夫人嬌吟一聲，癱軟入他懷裡，淚水涔涔流下臉頰。

項少龍一生從未有過有那麼多女人為他流淚，大感頭痛，把她扭轉身來，捧起她梨花帶雨的俏臉，扮作手足無措地道：「什麼事！」

平原夫人閉上眼睛，咬緊牙根，強忍苦淚，只是搖頭，滿面淒楚。沒有人比項少龍更明白她矛盾的心情，既要狠心陷害他，讓他去送死，又忍不住來見他，這是何苦來由！平原夫人撲入項少龍懷裡，用盡氣力抱他，俏臉埋入他寬闊的胸膛，開始飲泣。項少龍暗暗叫苦，給她這樣纏著，還怎樣去救趙倩，若楚墨那批苦行僧般的劍手殺到，自己可能性命不保。

平原夫人平靜了點，低聲道：「少龍！抱我入房！」

項少龍差點喊救命，那間房怎「見得人？」忙道：「夫人！不是遲些嗎？」

平原夫人跺足嗔道：「人家要現在嘛！還不抱我進去？」

項少龍把她攔腰抱起。

忽然門環再次叩響。兩人同時一呆。

下人的聲音在門外響起道：「夫人，君上有急事請妳立即去見他。」

項少龍放下平原夫人，扮作無奈地攤手。心知肚明是信陵君接到平原夫人來找他的報告，怕乃姊感情用事，壞了大計，於是派人來將她請走。

平原夫人先是泛起怒容，接著神色一黯，應道：「來了！」

撲上前摟緊項少龍，獻上一個攙雜快樂、痛苦和訣別種種複雜情緒的火辣辣熱吻，低頭推門去了，再沒有回過頭來。項少龍不知應恨她還是愛她，但剛才的一吻，確使他有永世難忘，銷魂蝕骨、愛恨難分的感覺。

※※※

當項少龍來到平原夫人居住的大宅院，趙倩淒涼無依的芳心正苦苦地想念項少龍，他成為美麗公主唯一的希望。她一方面對項少龍有近乎盲目的強大信心，又深怕他不知自己被軟禁在這裡。兩個反覆交替的思想把她折磨得苦不堪言，形影不離地貼身看守她的兩個健壯婦人先後渾身一震，分別暈倒地上，而軒昂俊偉的項少龍傲然出現房內。

趙倩欣喜若狂，撲入項少龍懷裡去，嬌軀劇烈地顫抖。項少龍把她抱往隱避的角落，伸手解她的棉袍。趙倩縱使對項少龍千肯萬肯，仍嚇一大跳，暗怨這人為何在如此險境，還有興趣來這一套。剛想抗議，項少龍愛憐地吻她的香唇，繼續為她脫掉羅裙。

趙倩給他靈活的手指拂過敏感的肌膚，弄得又癢又酥軟，六神無主，才發覺項少龍解下背上的小包裹，為她只剩下綿布內衣的動人肉體穿上一套耐寒的厚暖衣褌，加蓋一件黑色的護甲背心。項少龍蹲下去，再為她換上遠行的靴子。趙倩感動得熱淚盈眶，心中充滿幸福和感激，這時就算為項少龍死，心甘情願。

一切停當，項少龍站起來，像抱著世上最珍貴的寶物般，低聲道：「小寶貝聽話嗎？」

趙倩拚命點頭。項少龍取出布帶，把美麗的公主兜縛背上，又把她修長的玉腿繞過腰間，用布帶紮緊，兩人立時二合為一，再無半點隔閡。這些布帶，是雅夫人應他請求趕製出來，項少龍受過訓練，深明適當裝備的重要性，故此事前的準備工夫做得非常充份。趙倩伏在他強壯的背上，先前所有愁思苦慮一掃而空，舒服滿足。項少龍來到窗旁，往外望去，輕輕推開窗門，側耳傾聽。一隊巡邏守衛，剛在屋外經過。待他們遠去，項少龍背起趙倩竄出窗外，輕巧地落到外面的草坪上。在以前的軍訓，他常背負數十公斤的東西翻山越嶺，鍛練體力，這麼一位輕盈的美女，自然絲毫不影響他的行動。在園林中，他忽而靜匿不動，忽而疾風般狂奔，迅速靈巧地移動前進，目標當然是少原君那座兩層樓房。

驀地東南角鐘鼓齊鳴，接著人聲沸騰，還夾雜著惡犬狂吠的聲音。

項少龍循聲望去，見那方火燄沖天而起，在這星月無光的晚上，份外觸目驚心。他心叫符毒你來得正是時候，趁所有人的注意力均集中起火處，迅速朝少原君的住處竄去。

喊殺聲震天價響，兵刃交擊聲由項少龍住的那座平房方向傳來。項少龍此時到達少原君房子後的花叢，見少原君領著劉巢等人，由屋內持兵器奔出，往打鬥聲傳來的方向撲去。他心中暗笑，從劉巢早打開的窗門爬入房內，駕輕就熟鑽進地道，把入口關上，奔下地道，朝後山的方向走去。他的靴子底墊軟綿，雖是迅速奔跑，仍然踏地無聲，不怕被信陵君聽到，何況信陵君現在絕不會還呆在榻上。

奔跑一會，地道以九十度角折往南方，再一盞熱茶的工夫，他來到地道另一端的出口。打開出口的鐵門，然後沿門外往上的石級，直達通往地面最外一層的出口。外面是一個茂密的叢林，位於信陵君府南牆之外。

項少龍封閉地道，研究方向，朝大梁城最接近的城牆奔去，只要離開這座城市，逃生的機會大增。黑夜的街道闃無人跡，有若鬼域，只恨家家戶戶門前掛有風燈，雖是燈光黯淡，又被北風吹得搖晃不定，仍極難掩蔽行蹤。項少龍盡量避開大街，只取黑暗的橫巷走。驀地蹄聲驟響，項少龍剛橫過一條大街，在竄入另一道橫巷前，已被敵人發現，呼叫著策馬馳來。項少龍大吃一驚，想不通信陵君為何可以這麼快騰出人手，追著他來？這時想之無益，惟有拚命狂奔。

趙倩緊伏在他背上的身體輕輕抖顫，顯是非常緊張，使他更是心生愛憐。這金枝玉葉的美人兒，竟受到這等災劫！奔出橫巷後，剛轉入另一條大街，左方蹄聲急響，十多騎兵狂風般捲至。項少龍知道避無可避，把心一橫，移往一旁，背房舍，面向敵人。

來人紛紛下馬，其中一人大笑道：「項少龍，今天看你能逃到哪裡去？」

竟然是以禽獸為師的囂魏牟，他的左右手寧充和征勒當然在其中。項少龍心中暗數，對方共有十九人，無一不是慓悍強橫之輩，幸好對方顯是匆匆趕來，沒有攜帶弩弓勁箭等遠程攻擊的可怕武器，否則只是扳動機括，把他兩人殺死只是舉手之勞。十九人分散開來，以半月形的陣式把他圍得遁逃無路。

囂魏牟冷笑道：「早想到你會臨陣退縮，所以日夜不停監視你，哈！你背上就是那美麗的公主吧！今晚我保證可令她快樂地死去。」

他的手下聞言肆無忌憚的淫笑起來。

囂魏牟加上一句道：「老子享受過後，你們人人有份！」

這些凶人更是怪叫連聲，顯然已視趙倩為他們囊中之物。

項少龍依著以前軍訓教過的方法，以深長的呼吸，保持心頭的冷靜，同時解開縛緊趙倩的布帶，吩咐道：「倩兒！這是生死關頭，妳要提起勇氣，怎也要躲在我背後。」

趙倩本被嚇到失魂落魄，聽到項少龍冷靜自信的聲音，勇氣大增，站穩地上，可是由於雙腳血氣未復，一陣麻軟，忙按上他雙肩，靠在他背上。

囂魏牟以機不可失，一振手中重劍，喝道：「上！」

項少龍拔出木劍，擺開門戶，一聲不響，鷹隼般銳利的眼神，緊盯分左中右三方撲來的敵人。囂魏牟領著其他人逼過來，收緊對項少龍的包圍。兩旁房舍被驚醒的人探頭出窗想看個究竟，給囂魏牟的人一聲喝罵，嚇得縮了回去，不敢觀看。三把長劍，同時往項少龍攻到。

項少龍一見對方的聲勢劍法，知是強悍的對手，手下如此，囂魏牟當然更厲害。無暇多想，暗藏飛針的手一揚，正中左方敵人的面門，右手木劍啪的一聲擋開正中攻來那人的長劍，趁對方長劍盪起的一刻，側身飛出一腳，猛踢在對方下陰要害，然後拖劍掃開右方另一個攻擊者。中針者仰天倒跌，當場斃命。中腳者往後拋跌，再爬不起來。

囂魏牟哪想得到他如此強橫，勃然大怒，大喝道：「上！」仗劍搶先攻來，不讓他再有取出飛針的機會。項少龍左手拔出腰間的飛虹劍，對他這曾受嚴格訓練的特種戰士來說，左右手同樣有力靈活，不像一般人那樣只慣一手可用。

項少龍大叫道：「倩兒跟我！」倏地橫移，避開囂魏牟。

趙倩踉蹌隨在他背後。殺氣劍光三方湧至。

項少龍知道此乃生死關頭，退縮不得，湧起沖天豪氣，誓要拚死維護背後的嬌女，右手木劍，左手飛虹，邁開馬步，狂攻而去，氣勢的凌厲威猛，遠超敵人。一陣鐵木的交鳴聲，項少龍與敵方兩人同時濺血，他的胸口被敵劍劃中，幸好有背心護甲，敵刃雖鋒利，只能割破一道缺口，畫出一條半寸許深的傷口。另一劍劈向他腰間，正砍在束腰的鋼針處，安然無損。這類近身搏鬥凶險萬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尤其項少龍為保護身後的趙倩，對敵劍更是避無可避，所以交手見血，只看最後是誰倒下來，分出勝負。

攻擊的五人中，一人被飛虹割破咽喉，立斃當場，另一人被他木劍掃中持劍的手臂，長劍噹啷墮地，踉蹌退開，其他三人被他迴劍迫開。驀地兵刃破風聲及大喝聲在右方響起，項少龍運劍往右旋盪，只見囂魏牟由右方搶至，揮劍當頭劈來。同時趙倩一聲尖叫，另一敵人由左方貼牆掩至，目標當然是他身後的趙倩。

征勒和寧充兩個劍術僅次於囂魏牟的高手，從正前方一先一後殺至，力圖一舉殲滅項少龍。這些人均為身經百戰之徒，不予項少龍任何逃避機會。

囂魏牟那迎頭劈來的一劍，看似簡單，其實隱含變化，隨時可改為側劈，只是那一劍，已教項少龍難於應付，甚至不敢分神。其他攻勢只能靠聽覺去判辨。項少龍左手飛虹用盡吃奶之力，重重揮擋征勒正面攻來的一劍，把對方震得連退三步，然後左手一揮，飛虹脫手而出，化作一道電芒，閃電般貫入往趙倩撲去的兇徒胸甲裡。同一時間木劍往上斜挑，卸去囂魏牟必殺的一劍，再擺出墨子劍法玄奧的守式，木劍似攻非守，以囂魏牟的兇悍，仍心生猶豫，暫退開去。

此時寧充的一劍，由正前方抹往他的頸項。項少龍的木劍來不及擋開，人急智生下，整個人離地躍高。

「噹！」的一聲，寧充斬頸的一劍，變成掃在他腰間放滿鋼針的袋上。寧充大吃一驚，項少龍的木劍橫劈而來，掃在他頭側。頭骨爆裂的聲音傳來，寧充往側拋跌，撞得兩個由左側撲來的敵人同時變作滾地葫蘆。

另一敵人覷準時機，趁他落地，搶前一劍當胸刺來。項少龍勉強避開心臟的位置，敵劍破甲而入，刺進他左脅。椎心劇痛傳遍全身，在趙倩淒然尖叫中，項少龍飛起一腳，狂踢對方脅間，那人劍勢未盡，早被踢得連人帶劍，往後仰跌，剛撞倒另一個想衝前攻擊的敵人。劍刃由項少龍左脅猛抽而出，鮮血隨之狂湧。

交手至今，項少龍雖受一輕一重兩處劍傷，卻被他殺四人，重創三人，死者包括寧充這一流的高手。所有人均殺紅了眼，剩下的十二人瘋狂攻至。囂魏牟更是暴怒如狂，二度由右方撲至，一劍下劈。

項少龍自知受傷後，更非囂魏牟對手，大叫「倩兒跟我走！」往左方貼牆移去，手中木劍發揮至極致，擋格敵人狂風掃落葉的攻勢。囂魏牟反被己方之人擋在外圍，氣得他一把扯開自己的手下，撻身入內，撲前狂攻。

躲在項少龍身後的趙倩見三方面盡是刀光劍影，鮮血不住由愛郎身體濺出，勉強跟上十來步，雙腿發軟，支持不住，坐倒地上。項少龍這時已不知受了多少劍傷，感到趙倩跌倒身後，心叫完蛋，發起狠性，不顧自身，運起神力，一下橫掃千軍，把撲來的敵人掃得東倒西歪，再擋住囂魏牟的一記重劈。

囂魏牟這一劍乃全力出手，他的臂力本來勝過項少龍，加上後者劇戰下力盡身疲，木劍立時脫手墮地。項少龍全身十多處傷口一齊爆裂濺血，危急間飛起一腳，踢中囂魏牟小腹，把這凶人送得踉蹌後退，顯然傷不到他分毫。

兩把劍攻至。項少龍危急下拔出飛針，兩手一揚，右手飛針貫敵胸而入，另一針卻因左臂的嚴重劍傷牽制，失了準頭，只中敵肩，那人的劍仍不顧針傷劈來。

項少龍暗忖此次真的完了，反手拔出匕首，正要先一步殺死趙倩，以免她受人淫辱，弩機聲響，一枝弩箭電射而來，橫穿過那人的頸項，把他帶得橫跌開去，倒斃當場。敵我雙方同時往發箭處看去，只見一個戴猙獰面具的怪人，身披黑色長袍，策馬馳至，拋開手上弩弓，拔出長矛，幻出漫天矛影，殺進戰圈。

敵人駭然回身應戰。那人矛法凌厲無匹，加上是新力軍，所向披靡，殺得敵人前仰後翻，轉眼來到項少龍旁，矛勢擴大，把囂魏牟等全部逼開，沉聲低喝道：「還不上馬！」

項少龍認出是紀嫣然的聲音，大喜下將趙倩舉上馬背，再拾起木劍，用盡最後的力氣，躍到趙倩背後。

紀嫣然純以雙腳控馬，手中長矛舞出千萬道光芒，再次逼開狂攻上來的囂魏牟，殺出重圍，載著二人落荒逃去。

※※※

項少龍發了無數的噩夢。他夢到時空機把他送回二十一世紀，並審判他擾亂歷史的大罪。一會兒舒兒和素兒七孔流血來找他，怪他不為她們報仇。然後無數不同臉孔出現在他眼前。包括父母、親友、美蠶娘、烏廷芳、趙王、趙穆等等，耳內不時響起哭泣聲，鬼魂哀號！隱隱中他知道自己正徘徊於生死關頭。不！我定要活下去。為人為己！我不可以放棄。身體忽寒忽熱，靈魂像和身體脫離關係，似是痛楚難當，又若全無感覺。在死亡邊緣掙扎不知多久的時間，項少龍終於醒過來。恍惚間，他似乎回到了二十一世紀軍部那安全的宿舍裡。一聲歡呼在榻旁響起，趙倩撲到榻沿，淚流滿臉又哭又笑。項少龍還未看清楚趙倩，眼前一黑，昏迷過去。再醒過來，項少龍精神和身體的狀況大有改善。趙倩歡喜得只懂痛哭。

項少龍軟弱地用手為她拭掉眼淚，有氣無力地問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昏迷多久了？」

一把熟悉的聲音在入門處響起說道：「這是老夫觀天樓最高的第五層，少龍你昏迷足有九天，換過別人傷得這麼重，失血這麼多，早一命鳴呼。但你非凡人，所以絕對死不了，可見天數有定，應驗不爽！」

項少龍呆了一呆，一人來到床頭，竟是齊人鄒衍。

他一直對他沒有什麼好感，更想不到他會冒死救自己，大感驚訝問道：「先生為何救我？」

坐在床沿的趙倩道：「鄒先生真的對你有救命之恩，若非他精通醫術，悉心醫治你──」

鄒衍哈哈一笑，打斷趙倩的話，俯頭細看項少龍道：「真正救你的人是紀嫣然。老夫只是適逢其會。觀天樓乃老夫研究天文的地方，是大梁最高的建築物，包管沒有人會查到這裡來。況且老夫和你無親無故，不會有人懷疑到老夫身上。」

項少龍精神轉佳，逐漸恢復說話的氣力，不解地道：「先生仍未回答我先前的問題。」

鄒衍微笑道：「這事需要由頭說起，三年前，老夫在齊國發現一顆新星，移往天場上趙魏交界的地方，便知這時代的新聖人，終於出現，於是不遠千里的來到大梁，找尋新主。」

項少龍聽得一頭霧水，道：「什麼是天場？那裡竟有趙國和魏國嗎？」

鄒衍傲然道：「天人交感，地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上應天兆。老夫五德始終之學，是根據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而來，以天命論人事。天場就是把天上依照地上的國家地域分區，例如有客星犯天上某區的主星，那區的君主便有難，百應不爽。」

項少龍哪有精神聽這些充滿迷信色彩的玄奧理論，問道：「和我有什麼關係？」

鄒衍看看正睜大美目瞧他，露出崇拜目光的趙倩，更是興致勃勃，放言高論道：「怎會和你沒有關係？就在你來到大梁的同時，那顆新星剛好飛臨天場上大梁的位置，於是鄒某便知新聖人駕臨。初見你時雖覺你有龍虎之姿，一時還未醒覺，到你說出石破天驚的治國之論，終猜到你是新聖人，不過仍要到你那晚遇襲，始肯定老夫沒有看錯你。」

說完跪下來，恭敬地叩三個頭。

項少龍啼笑皆非，忙求他站起來，道：「前一部份我可以明白，但為何我遇襲受傷，反更堅定先生的信念？」

鄒衍說道：「在你遇襲那天的下午，紀小姐鬱鬱不樂回到雅湖小築，被我再三追問，說你不肯追求她。於是老夫對她說：天上新星被另一顆星凌迫，恐怕你當晚會有劫難。因此紀小姐能及時把你救出，送到老夫這裡，試問少龍你若非新聖人，怎會如此巧合？」

項少龍聽得啞口無言。一陣疲倦襲上心頭，勉強吃藥後沉沉睡去。項少龍醒過來時，比上一次又好多了，可以坐起來吃東西，十多處劍傷均結為焦疤，只有脅下的傷口仍非常痛楚，其他的均無大礙。鄒衍出外去了，原始天文台最上層處只餘趙倩一人，欣喜地餵他飽含珍貴藥材的稀粥。

項少龍憐惜地道：「倩兒！你消瘦了。」

趙倩柔聲道：「比起你為我的犧牲，這算什麼，那晚看著你為怕我受傷，用身體硬擋賊子的利劍，人家的心都碎了。」擔心地說：「嫣然姊三天沒有來過，真使人掛心。」

項少龍精神一振問道：「她常來看我嗎？」

趙倩點頭道：「她不知多麼擔心你，幫我為你洗傷口和換藥。」

項少龍一呆道：「那豈非我身上什麼地方都給妳兩人看遍？」

趙倩赧然點頭，喜透眉梢，神態誘人之極。

項少龍心中一蕩，抓她雙手道：「我定要報復，好好看遍我們公主的身體。」

趙倩輕輕抽回玉手，繼續餵他吃粥，羞紅臉道：「看便看吧！」

項少龍湧起無盡的柔情蜜意，美人恩重，哪能不心生感激。微笑道：「不但要看，還要用手來研究，公主反對嗎？」

趙倩紅透耳根，不依地橫他一眼，更不敢答他，神情卻是千肯萬肯。項少龍暢快得嘆息起來。足音在樓梯間響起。兩人緊張起來。

紀嫣然嬌甜的聲音傳上來道：「不用怕！是嫣然來哩。」

趙倩大喜，迎出門外。不一會兩女挽臂出現在項少龍眼前。紀嫣然也消瘦了，看到他一對明眸立時閃起光采，與他的目光糾纏不捨。

項少龍道：「小姐救命之恩，項少龍永世不忘。」

紀嫣然毫不避嫌地坐到榻沿，先檢視他的傷口，放心地鬆一口氣道：「不要說客氣話。你復原的速度驚人，你不知那晚滿身鮮血的樣子多麼嚇人，害人家為你哭哩。」粉臉一紅又道：「嫣然還是第一次為男人哭！」

趙倩笑道：「嫣然姐對你不知多麼好！」

項少龍大為感動，大膽地伸手握紀嫣然的玉手，柔聲道：「看來我不但合格，還更進一步進入小姐的芳心裡，對嗎？」

紀嫣然撒嬌地望他一眼，若無其事道：「對不起！仍只是在合格的階段。」話雖如此，玉手卻全無收回去的意思。

項少龍心中充滿愛意，微笑道：「只要合格便有機會，紀小姐不是會儘量方便我嗎？」

趙倩見他們的對答有趣，在旁不住偷笑。

紀嫣然瞪趙倩一眼後，向項少龍道：「人家千辛萬苦來到這裡，還坐到你身邊來，不是在方便你嗎？」

項少龍被她一言驚醒，回到冷酷的現實，問道：「外面的情況如何？」

紀嫣然平靜地道：「信陵君、龍陽君和囂魏牟全力搜尋你，城防比以前加強數倍，城外和河道佈滿關防和巡兵，恐怕變成鳥兒方可飛出去。」

項少龍膽顫心驚地問道：「其他人呢？」

趙倩親熱地坐到紀嫣然身旁，道：「倩兒早問過嫣然姐，他們全部安全逃走，沒給逮著。」

項少龍輕鬆起來，不過想起信陵君，便笑不出來，他失去《魯公祕錄》，怎肯放過自己？

紀嫣然面色沉了下來，道：「這幾天魏人分區逐家逐戶搜索你的行蹤，最後終會搜到這裡來。暫時他們只留意我，還沒有懷疑鄒先生，可是一天你離不開大梁，仍是非常危險。」

趙倩輕輕地道：「姐姐你這麼有本事，必定有辦法的。」

紀嫣然說道：「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辦法，但城防是那麼嚴。」記起一事向項少龍問道：「你腰上配帶的東西很奇怪，鄒先生那麼見多識廣的人都未見過，是從哪裡弄來的？」

項少龍知道她說的是攀爬用的索鉤和腰扣，答道：「那是我自己設計，由趙國的工匠打製的，只要到達城牆，我有方法帶倩兒越牆而去。」

紀嫣然大為驚異，盯著他看了好一會兒，輕輕地嘆道：「愈和你接觸，愈發覺得你這人不可測度。不過現在的情況下，你想到達城牆不被哨樓上的人發覺，根本沒有可能，就算走出城外，亦避不過城外數以萬計的守軍，所以還須另想辦法。」

趙倩湊到她耳邊悄悄道：「姐姐是不是愈來愈歡喜他呢？」

紀嫣然俏臉一紅，房內突然響起搖鈴的聲音。

項少龍還不知發生什麼事時，兩女臉色一變道：「敵人來了！」

紀嫣然扶起項少龍，趙倩則手忙腳亂地收拾染上血漬的被單，收起所有與項少龍有關的東西。

項少龍驚駭地問：「躲到哪裡去？」

紀嫣然扶他到一個大櫃旁，拉開櫃門，裡面放滿衣物，哪有容人的空間。接著她伸手一推，衣物奇蹟似的往上升起，露出裡面的暗格。趙倩收拾妥當，垂下幕帳，趕過來合力攙扶項少龍避入暗格。紀嫣然把載衣物的外格拉下，櫃門竟自動關上，巧妙非常。

原供一人藏身的空間，擠了三個人在裡面，緊迫可想而知。三人側身貼在一起，趙倩動人的身體緊壓他背上，而紀嫣然則與他正面相對擠壓至撥水難入的地步。他可以清楚地感到紀嫣然胴體曼妙的曲線，尤其是他身上只有一條短褲，其刺激香艷差點使他忘記眼前的凶險。

紀嫣然比趙倩還要高一點，俏臉剛好擱到他肩頭上，輕輕耳語道：「這是鄒先生為自己設計的救命之所，想不到給我們用上。」

空間雖窄小，卻沒有氣悶的感覺，顯然設有巧妙的通氣孔。

項少龍有感而發，心裡面想著，這時代的人無論身份多麼尊崇，仍有朝不保夕的恐懼，所以鄒衍有藏身的暗格，信陵君有他逃生的祕道。

暗格內忽地多了些奇怪的響聲。項少龍仔細觀察，原來兩女的呼吸急速起來，胸脯起伏，貼體廝磨的感覺更強烈。幸好項少龍身體仍相當虛弱，不致有男性生理上的反應，否則會更加尷尬。兩女的身體愈來愈柔軟無力，項少龍心中一蕩，忍不住一手探後，一手伸前，把她們摟個結實。

紀嫣然還好一點，趙倩嬌哼一聲，纖手由後探來，摟緊他的腰，身體火般發燙。腳步聲響起，自然是有人逐層搜查，最後來到最高的一層。

信陵君的聲音在外廳響起道：「本人還是第一次來參觀鄒先生的望天樓，噢！這是什麼玩意？」

鄒衍平靜回答：「是量度天星方位的儀器，鄒某正準備製一幅精確的星圖。」

信陵君顯然志不在參觀，推門而入道：「噢！我還以為房內另有乾坤，原來是先生的臥室。」

鄒衍笑道：「我的工作只能在晚上進行，沒有睡覺的地方怎行。」

信陵君道：「不若讓我到先生的觀星台開開眼界。」

腳步聲轉往上面的望台去。三人正鬆一口氣。再有人步入房內，仔細搜索，還把櫃門拉開，鉅細靡遺。三人的心提到喉嚨處，暗罵信陵君卑鄙，引開鄒衍，讓手下得機大肆搜索。折騰一番後，信陵君和鄒衍往樓下走去。

三人輕鬆了點，立即感到肢體交纏的刺激感覺。趙倩和紀嫣然都是黃花閨女，雖說對項少龍大有情意，仍是羞得無地自容。趙倩和項少龍親熱慣了，還好一點；紀嫣然卻從未試過這樣擠在男人的懷抱裡，一顆芳心不由忐忑狂跳，在寂靜的環境裡怎瞞得過項少龍的耳朵，只是這點，教她羞慚至極。也不知有意還是無意，三人似都有點不願離開這安全的空間。

項少龍的嘴唇輕揩紀嫣然的耳珠，輕輕地道：「喂！」紀嫣然茫然仰起俏臉，黑暗裡感到項少龍的氣息全噴在她臉上，心頭一陣迷糊，忘了說話。項少龍本想問她可以出去了嗎？忽然感到對方香唇近在眼前，暗忖若此時不佔她便宜，何時佔她便宜，重重吻上她濕潤的紅唇。紀嫣然嬌軀劇顫抖，終於學趙倩一般探手緊摟他，仰起俏臉，任這男子進行非君子的行為。腳步聲又再響起。雖然明知外面看不到裡面的情況，紀嫣然仍嚇得把紅唇移開，脫離項少龍使她銷魂蝕骨的大嘴。

接著鄒衍在櫃外壓低聲音喚道：「可以出來哩？」

項少龍大感不妥，以信陵君這樣的身份地位，鄒衍沒有理由不送他至樓外的，若是如此，不該這麼快返回來。還有要是人都走了，以鄒衍的從容瀟灑，沒有理由這麼壓得聲音又沙又啞來說話。趙倩此時完全迷醉在項少龍強烈的男性氣息裡，根本不理會其他事情。

紀嫣然卻是神思恍惚，迷糊間以為真是鄒衍在外呼喚，正要答話，項少龍的嘴再封上來。紀嫣然暗叫冤孽，心想這人為何如此好色，不理鄒衍的呼喚。那人又在外面呼喚兩次。紀嫣然驀地恢復澄明神智，知道有點不對勁，同時明白項少龍並非那麼急色。

外面那人低罵道：「君上真是多此一舉，明明沒有人，仍要我逐層樓扮鄒衍叫喚三次，嘿！」罵完後下樓去了。

三人同時抹過冷汗，信陵君非常謹慎，亦可見他手下能人眾多，這人學鄒衍的聲音維肖維妙，只是低沉和嘶啞少許。紀嫣然自負才智，雖說剛才被項少龍吻得神魂顛倒，仍感羞愧。更對項少龍的機智佩服得五體投地。腳步聲再響起，接著櫃門打開，前格往上升起。兩女羞得全把頭埋入項少龍頸後。

項少龍尷尬地看著鄒衍，苦笑道：「看來我並非什麼新聖人，因為我完全沒有聖人的定力。」

鄒衍啞然失笑道：「我看你復原得比我想像中的聖人還要快。」

尋秦記（卷一）終

# 卷二

## 第一章逃出大梁

五天後，項少龍已能下榻行走，除脅下的傷口仍不時作疼，體力精神全回復過來。他和趙倩的感情進展至難捨難離的地步，雖終日躲在房內，日子卻毫不難過。紀嫣然自那日起，沒有來訪，據鄒衍說信陵君一直在懷疑她，監視得她很緊。

項少龍相信大梁的戒備終會鬆弛下來，因為人性就是那樣，沒有可能永遠堅持下去。而且如此毫無遺漏的搜索仍徒勞無功，誰都會懷疑他們已遠走高飛。這一晚兩人郎情妾意，正鬧得不可開交時。紀嫣然來了，看到臉紅耳赤的趙倩，自己的俏臉亦不由飛起兩朵紅暈，更使她明媚照人，美艷不可方物。

紀嫣然請來鄒衍，鶯聲嚦嚦說道：「我四日前派人到了城外假扮你們，還背著假造的木劍，故意讓人發現蹤影。現在終於收效了，昨天信陵君親自領兵，往楚境追去，大梁的關防放鬆下來，是你們離開的時候哩。」

項少龍和鄒衍同時拍案叫絕，想不到紀嫣然有此妙計。難得是她直到成功方說出來，顯示出過人的涵養。紀嫣然幽怨地看了項少龍一眼，俏臉現出淒然不捨之色。

項少龍一愣說道：「妳不跟我們一起走嗎？」

紀嫣然搖頭道：「嫣然想得要命，但假若如此不顧一切而去，誰也知道我和你有關係，那嫣然將會牽累了很多人，說不定包括鄒先生在內，信陵君那天來搜望天樓，正因嫣然常藉口來觀星，所以惹起他的疑心。」

項少龍知此為事實，苦惱地道：「何時我們才可再見面呢？」

紀嫣然嫵媚一笑道：「放心吧！嫣然一生最大的願望是能輔助新聖人統一天下，使萬民不再受戰亂之苦，怎肯把你輕易放過。」

項少龍搖頭苦笑道：「我絕不相信自己真是新聖人，縱使能回趙國，亦是艱險重重，危機四伏。妳若要找真的新聖人，最好耐心點去尋找，免得看錯人，將來後悔莫及。」語氣中充滿酸澀之意，自是因紀嫣然愛上他的緣故，只因以為他是新聖人。

紀嫣然臉上掠過奇異的神色，垂頭不語。

鄒衍正容說道：「你說的反證實你是新聖人，因為代表你那粒特別明亮的新星正被其他星宿凌迫，照天象看，你最少要二十年才可一統天下，目前自是危機重重。」

項少龍聽得渾身一震，瞠目結舌呆瞧鄒衍，首次不敢小覷這古代的玄學大師，因為秦始皇的確約在二十年後才統一戰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皇帝。

紀嫣然忽然道：「鄒先生，倩公主，嫣然想求你們到廳外待一會，嫣然有話和項少龍說。」

鄒衍和趙倩會意，走出房外，還關上門。

紀嫣然仍低垂著頭，沉聲道：「項少龍，我要你清楚知道，紀嫣然歡喜上的是你這個人，與你是不是新聖人扯不上關係。」

項少龍曉得剛才的話傷害了她，大感歉意，伸手過來摟她。

紀嫣然怒道：「不要碰我！」

項少龍乃情場高手，知她放不下面子，哪會理她的警告，撲過來把她壓倒蓆上，深深吻著她的香唇。紀嫣然象徵式地掙扎了兩下，熱烈回應，恨不得與他立即合體交歡。

二人分開後，紀嫣然淒楚道：「明天清早，韓非公子會押解借來的一萬石糧回韓國，嫣然早和他說好，其中一輛糧車底部設有暗格，定可無驚無險把你帶離大梁。項郎！嫣然註定是你項家的人，無論如何也會去尋你，切莫忘記人家！」

※※※

項少龍和趙倩擁臥在糧車底的暗格，果如紀嫣然說的無驚無險地離開了大梁，往濟水開去，到那裡後會改為乘船，沿河西上韓境。

外面下著遲來的大雪，車行甚緩，加上暗格底墊有厚棉被，兩人並不覺辛苦，反成為溫馨甜蜜的小天地。兩人親熱一番，又努力壓下情火，以免一時控制不住發生肉體關係。

趙倩看著暗格的頂部，由衷地道：「我從未見過比嫣然姐更美更本事的女孩子，略施手法，便把我們舒舒服服送出大梁。」

項少龍欣賞她美麗的輪廓，想的卻是另一回事，微笑道：「妳會不會介意不當這個公主！」

趙倩側轉過來，用手支起白裡透紅的臉蛋，秀眸亮光閃閃，深情地瞧著他道：「倩兒只介意一件事，就是不能做項少龍的女人，其他的都不介意。」

項少龍沉吟道：「那就好辦，讓我設法把妳藏起來，然後報稱妳被囂魏牟殺害，那樣妳以後就不用回宮做那可憐的公主。」

趙倩大喜說道：「你真肯為倩兒那麼做？不怕父王降罪於你嗎？」

項少龍玩笑似地道：「我是新聖人，哪會這麼容易被人修理的。」嘻嘻一笑道：「其實我還是為了自己，我憋得實在太辛苦。」

趙倩霞燒玉頰，埋首入他懷裡，又羞又喜以蚊蚋般的聲音道：「項郎你什麼時候要人家，倩兒就什麼時候給你。」

項少龍心中感動，用力把她摟緊。

趙倩柔情似水地道：「倩兒不是請項郎為我殺趙穆報仇的嗎？倩兒現在改變主意，只希望能和項郎遠走高飛，其他一切都不想計較。」

項少龍心中暗嘆，那舒兒的仇又怎麼算？趙穆與自己，是勢不兩立。

車子停了下來，原來已抵達濟水岸旁的碼頭。

※※※

三艘韓國來的雙桅帆船，載著一萬石糧貨和這對患難鴛鴦，朝韓國駛去。

項少龍和趙倩在韓非的掩護下，脫身出來，躲在一個小船艙裡。船上雖全是韓兵，韓非仍小心翼翼，免得洩漏了風聲。兩人樂得恣意纏綿，尤其解開了不能結合的枷鎖，想到很快會發生什麼事。項少龍這風流慣的人故不用說，連一向斯文嫻淑的公主也開始放浪起來。

韓非派心腹送來晚餐，兩人併肩坐在地蓆上，共進美食。

項少龍想喝點酒，趙倩硬是把他的酒壺搶走，嬌痴嗲媚地道：「不！趙倩不准你喝酒，人家要你清清楚楚知道在做著什麼事。」

項少龍看著她的俏樣兒，搖頭晃腦道：「酒不醉人人自醉，待會看到公主躺在被褥上的美麗身體，項某人定醉得一塌糊塗，怎還清醒得來！」

趙倩把一塊雞肉送進他口裡，喜孜孜地道：「說得這麼動聽，哄得本公主那麼開心，賞你一塊雞肉。」

項少龍用口接過雞肉，撲將過來，伸手解她的衣扣，笑道：「讓我來看看公主的嫩肉兒。」

趙倩大窘，欲拒還迎地以手遮掩，最後的勝利者當然是項少龍，伸手由領口探到了她羅衣內。美麗的小公主全身酥軟，蜷入他懷裡，羞喜交集地承受，柔聲說道：「外面下著雪哩！」

項少龍一手溫香，哪有閒情理會外面下雪還是下霜，貼上她臉蛋揩磨著道：「我現在做的事算不算監守自盜？」

趙倩「噗哧」笑起來，手指括了幾下他的臉，表示他應感羞慚。項少龍心中充滿溫馨。古代的美人兒比二十一世紀的美女更有味道。因為在這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她們把終身全託付到男人手上，所以更用心，更投入，沒有半點保留，而他正是這不平等社會的得益者，想到此處暗覺慚愧。

趙倩忽然想起了紀嫣然，道：「你曉得嫣然姐不是魏人嗎？她是越國貴族的後代，所以這麼美艷，武術這般好。」

項少龍給分開心神奇道：「妳怎會知道？」

趙倩道：「當然知道，你昏迷時，她和我說了很多話。」又笑道：「你猜韓國借糧為何偏派了個最不懂說話的韓非公子來？原來韓王惱他終日遊說他改革政體，所以故意讓他做一件最不勝任的工作折辱他。」

項少龍搖頭嘆道：「韓國已經夠弱的了，還有個這樣的昏君，拿借糧的大事來玩手段。」

趙倩道：「不過韓王今次料錯了，韓非公子因為有嫣然姐為他奔走遊說，終於打動魏王，使他借出了糧食，不過可是要歸還的。」

項少龍一驚道：「有點不對勁，看來魏國真的會來攻打趙國，否則不須討好韓國。」

趙倩嗔道：「不要提這種掃興的事好嗎？」

項少龍連忙認錯，笑道：「來！讓我看看公主的美腿！」探手來給她脫小綿褲。

趙倩一聲尖叫，離開了他懷抱。

項少龍坐了起來，移到她身旁，伸個懶腰，舒服得呻吟起來，含糊不清地嚷道：「來！讓我們幹一件畢生難忘的盛事吧！」

※※※

三天後，船隊進入韓境。

項趙兩人與韓非殷殷話別，韓非使人牽來一匹渾體烏黑，神駿之極的駿馬道：「項兄！這是紀小姐最寵愛的坐騎，特別囑我帶來好給你作路上腳力。」

趙倩「啊！」的一聲叫了起來，認得是那晚紀嫣然來救他們時騎的駿馬，歡喜地撫著牠的馬頭。

項少龍見美人恩深義重，不由滿懷思念。

韓非當然明白他的心情，伸手與他握別道：「此次魏國之行，最大收獲是認識嫣然這個紅顏知己和項兄這種胸懷遠大的英雄人物。這匹馬名『疾風』。珍重！」

項少龍收拾心情，與趙倩騎上「疾風」，電馳而去，老遠還看到韓非向他們揮手。兩人曉行夜宿，沿韓魏邊境北上，往趙國前進。紀嫣然還為他們預備了乾糧和簡單營帳等荒野之行的一切必需品。使他們不用為此煩惱。

今次返趙的感受比之赴魏之行大不相同，心情輕鬆，趙倩初嘗男歡女愛滋味，由少女變作了小婦人，快樂得像隻小雲雀般不住在項少龍耳邊唱著趙國的小調，令項少龍非常享受。

愈往北上，天氣愈冷，霜雪交襲時，只好找山野洞穴躲避。十多天後，他們抵達韓國邊境廣闊的疏林區處，越過此區域，將再進入魏境，接著走三天可到達趙國的邊界。這是韓國著名的狩獵場地，屬於低山丘陵地帶，是針葉樹和闊葉樹的混雜林，喬木、亞喬木、灌木等品種繁多。黑熊、馬、鹿、山羊、野兔隨處可見，還有就是無處不在的野狼，有時整群追在馬後，要項少龍回馬用飛針射殺數頭，野狼爭食同類的屍體，才無暇追來。

兩人一騎，在白霜遍地的林木間穿行，樹梢披掛著雪花霜柱，純淨皎潔。這天來到一條長河的西岸，河心處尚未結冰的河水夾著雪光雲影滾滾流往東北。氣候更轉嚴寒，兩人全身連頭緊裹在厚棉袍中，還要戴上擋風的口罩，勉強抵著風雪。地上積雪及膝，「疾風」舉步維艱，唯有下馬徒步行走，希望找到人家，借宿以避風雪。

雖然冷得要命，但一望無際的茫茫林海雪原，變幻無窮的耀目雪花，令這對恩愛的情侶目不暇給，嘆為觀止。四周萬籟俱寂，只有腳下鬆軟的白雪被踐上時發出聲響。偶然遠方傳來猛虎或野狼的吼叫，則使人毛骨悚然。

午前時分，狂風忽起，雪花像千萬根銀針般忽東忽西，從四方八面疾射而至，令他們眼也睜不開來，腳步不穩。捱了一會，「疾風」再不肯前進。項少龍暗忖怎也要避過這場風雪，只恨前不見人，後不見舍，忽然記起以前軍訓時曾學過造愛斯基摩人的冰屋，方便又舒適，童心大起，到河旁結冰處以利刃起出冰磚，在趙倩懷疑的眼光下，砌成了一間可容人畜的大冰屋，下面鋪以營帳棉被，還斬來柴枝，在裡面生起火來，登時一屋暖氣，風雪反變成浪漫樂事。「疾風」回復了平時的安詳神態。

趙倩見愛郎這麼本事，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益發誠心討好逢迎，讓他享盡溫柔滋味。兩人擁眠被內，細說永不厭倦的情話，最後相擁酣睡。天明時，忽被異聲驚醒過來。他們留心一聽，竟是雀鳥在天上飛過時嬉玩吵鬧的聲音。詫異中，爬起來從透氣的小雪窗往外望去，天色放晴，大雪早無影無蹤。

兩人大喜，連忙收拾行裝，依依不捨地離開留下了甜蜜回憶的冰屋。項少龍怕凍壞了「疾風」，以布帛把牠的四條腿裹緊，還以棉布包紮肚腹，以免寒氣侵入內臟。又造了一個簡陋的雪橇，行裝全放到上面去，由「疾風」拉扯而行，項少龍則牽著牠，和趙倩併肩繼續朝北而去，這時他們已分不清楚踏足處屬於韓國還是魏國的領土，畢竟邊界只是人為的東西，大自然本身絕不認同。

嬌生慣養的趙倩走不到半里路大喊吃不消，坐到雪橇上，由「疾風」輕鬆地拖拉著。

林木像一堵堵高牆，層層疊疊，比比皆是，不見涯際，穿行其中，使人泛起不辨東西的迷失感覺，幸好項少龍行軍經驗豐富，幾天前趁天色好時，找到了極星的位置，認定地形，不致走錯方向。腳下白雪皚皚，不時見到雪地上動物的足跡，縱橫交錯，織成一幅幅奇特的圖案，當然他們亦留下了另一組延綿不斷的痕跡。

好的天氣維持不了多久，午後又開始下雪，還愈下愈大。項少龍心中叫苦，正不知應否停下來還是再前進時，七間木構房子出現左方林木之間。兩人大喜，朝房子走去。木屋築在石砌的基層上，松木結構，扶梯連著迴廊，人字形的屋頂積滿白雪，屋前後墨綠和深褐色的林木參天而立，挺拔勁秀。他們看得心中歡喜，到了房子前，高聲呼喚，卻沒有人回應。

趙倩忽然尖叫一聲，指著最大那間木屋的門口處，只見上面血跡斑斑，怵目驚心。項少龍走近一看，血跡仍相當新鮮，顯然發生在不久之前。於是吩咐趙倩留在外面，自己推門進屋，不一會臉色陰沉的走出來，再查看其他屋子，回到趙倩身旁道：「倩兒不要驚慌，這裡剛發生了可怕的罪行和慘劇，看來這裡的所有男女老幼，均被集中到這間屋內虐殺，連狗兒都不放過，女人都有被姦污過的痕跡。」

趙倩臉色大變問道：「是誰幹的惡事？」

項少龍道：「不是馬賊便是軍隊，否則不能如此輕易控制這些強悍的獵民。」

趙倩顫聲道：「我們怎辦才好？」

項少龍尚未答話，蹄聲響起。

兩人驚魂未定，回頭望去，只見一人一騎，由遠而近，馬上坐著一名魁梧大漢，馬後還負著一頭獵來的野鹿。

那人年紀在二十五六間，手足比一般人粗壯，兩眼神光閃閃，臉目粗豪，極有氣概，遠遠見到他們，高聲招呼道：「朋友們從哪裡來的！」又大叫道：「滕翼回來哩！」

項少龍和趙倩交換一個眼神，均為歸家的壯漢心下惻然。那叫滕翼的大漢轉瞬馳近，兩眼射出奇怪的神色，盯著沒有親人出迎的房子，顯是感到事情的不尋常處。

項少龍搶前攔住他，誠懇地道：「朋友請先聽我說幾句話。」

滕翼敏捷地跳下馬來，冷冷望向他道：「你們是什麼人？」

項少龍道：「我們只是路過的人，裡面──」

滕翼一掌推在他肩上，喝道：「讓開！」

以項少龍的體重和穩如泰山的馬步，仍被他推得踉蹌退往一旁，雖是猝不及防，已可見滕翼的膂力何等驚人。

滕翼旋風般衝入屋內，接著是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和令人心酸的號哭，正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趙倩鼻頭一酸，伏到項少龍肩頭陪其垂淚。

驀地一聲狂喝，滕翼眼噴血燄，持劍衝出來，指著項少龍道：「是不是你幹的。」

項趙兩人愕然以對。滕翼顯是悲痛憤怒得失去常性，一劍迎頭劈來。項少龍早有防備，拔出木劍，硬擋他一劍，另一手推開趙倩。項少龍被他劈得手臂發麻，暗忖此人臂力比得上囂魏牟時，滕翼已不顧生死，狀若瘋虎般攻來，劍法大開大闔，精妙絕倫。項少龍怎想得到在這雪林野地會遇到如此可怕的劍手，連分神解釋都不敢嘗試。運起墨子劍法，只守不攻，且戰且退，擋格對方百多劍後，滕翼忽地一聲淒呼，跪倒地上，抱頭痛哭起來。

趙倩驚惶地奔過去，躲在項少龍背後，叫道：「大個子！裡面的人並不是我們殺的。」

滕翼點頭哭道：「我知道！你用的是木劍，身上沒有血跡，只是我一時火燒脹腦。」哭得倒在雪地上。

※※※

滕翼跪在新立的墳前，神情木然。在泥土下，埋葬了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和兒女親人。自給自足的幸福生活再與他無緣。他甚至不知仇人是誰，只好盡生命的所有力量去尋找。仇恨咬噬著他淌著血的心。趙倩陪著流淚飲泣。

項少龍來到滕翼旁，沉聲道：「滕兄想不想報仇！」

滕翼霍地抬頭，眼中射出堅定的光芒，說道：「若項兄能使滕某報仇雪恨，我把這條命交給你。」

項少龍暗忖此人劍法高明，勇武蓋世，若得他之助，是如虎添翼。點頭道：「滕兄是否想過賊子為何把所有人集中到一間屋子之內？」

滕翼一震道：「他們是想留下其他六間屋來用。」

項少龍對他敏捷的思路非常欣賞，說道：「所以他們定會回來，而且是在黃昏前。」

滕翼兩眼爆起仇恨的光芒，俯頭吻雪地，再來到項少龍身前，伸手抓著他肩頭，感激地道：「多謝你！你們快上路吧！否則遇上他們便危險。」

項少龍微笑著道：「你若想盡殲仇人，不應叫我離去。」

滕翼瞥趙倩一眼，搖頭道：「你的小妻子既美麗心腸又好，我不想她遭到不幸，我的三個兄弟雖及不上我，但都不是容易對付的，可見敵人數目既多，武功又好，我們未必抵擋得住。」

項少龍充滿信心地道：「若正面交鋒，我們自然不是對手，但現在是有心計算無心，當是另一回事。趁現在尚有點時間，我們立即動手布置。」

※※※

項少龍與滕翼挨坐在屋內窗子兩旁的牆腳，靜心守候凶殘敵人的來臨。滕翼的情緒平復下來，顯出高手的冷靜和沉穩，眼裡深刻的苦痛和悲傷卻有增無減。

項少龍想分他的神，問道：「滕兄是否自少在這裡狩獵為生？」

滕翼默默想片刻，沉聲道：「實不相瞞，我本有志於為我韓國盡點力量，所以曾加入軍伍，還積功升至將領，後來見上面的人太不像樣，只知排擠人才，對外則搖尾乞憐，心灰意冷下才帶著家人，隱居於此，豈知──」

蹄聲隱隱傳來。兩人精神大振，爬起來齊朝窗外望去。雪花漫天中，在這銀白色世界的遠處，一隊人馬，緩馳而至。

項少龍一看下眼也呆了，失聲道：「至少有六、七十人！」

滕翼冷冷地道：「是九十到一百人。」

項少龍仔細觀看，驚異地瞧他一眼，點頭道：「你看得很準。」

滕翼道：「項兄你還是走吧！憑我們兩人之力，加上陷阱仍無法對付這麼多人。」

項少龍本來頭皮發麻，暗萌退走之念，現在明知滕翼決意死戰，反激起豪氣，沉聲說道：「滕兄不要這麼快洩氣，只要我們能堅持一會，天色轉黑，將大利於我們的行動，哼！我項少龍豈是臨陣退縮的人。」

滕翼感激地看他一眼，再全神貫注逐漸迫近的敵人。

天色轉黯，項少龍用足目力，大吃一驚道：「囂魏牟！」心中湧起強烈的歉意。

滕翼早聽過他的事，一呆道：「是齊國的囂魏牟！」旋即沉聲道：「項兄不要自責，不關你的事，你亦是受害者。」

項少龍見他如此明白事理，心結稍解，更欣賞這甘於平淡隱居生活的高強劍手。這時大隊人馬來至屋前外邊的空地，紛紛下馬。

項少龍和滕翼兩人埋伏的那棟房子，正是慘劇發生的地方，照常理，囂魏牟的人絕不會踏進這間屋子裡來。

囂魏牟臉色陰沉，征勒站在他旁，臉色好不了多少。旁觀手下們把馬鞍和行囊由馬背卸下，搬進其他屋內去，囂魏牟咒罵一聲，暴躁地道：「我絕不會錯的，項少龍詐作朝楚國逃去，只是障眼法。而他若要回趙，只有三條路線，諒他不敢取道我們的大齊和魏國，剩下只有這條韓境的通道，為何仍找不到他呢？」

征勒道：「我們是乘船來的，走的又是官道，比他快十來天沒啥出奇，現在我們布置停當，只要他經過這裡，定逃不過我們設下的數十個崗哨。」

囂魏牟道：「記得不可傷趙倩！」話畢朝項滕兩人藏身的屋子走來。

項滕兩人大喜，分別移到門旁兩個大窗，舉起弩弓，準備只要他步進射程，立即發射。

征勒叫道：「頭子！那間屋──」

囂魏牟一聲獰笑道：「這麼精采的東西，再看一次也是好的，我最愛看被我姦殺的女人。」

項滕兩人大喜，蓄勢以待。

忽地遠處有人大叫道：「頭子！不對勁！這裡有座新墳。」

項滕兩人心中懊悔，想不到囂魏牟這麼小心，竟派人四處巡視。知道機不可失，機括聲響，兩枝弩箭穿窗而出，射往囂魏牟。此時這大凶人距他們足有三百步之遙，聞破風聲一震往旁急閃。

他本可避開兩箭，但項少龍知他身手敏捷，故意射偏了少許，所以他雖避過滕翼的箭，卻閃不過項少龍的一箭，貫肩而過，帶得他一聲慘嚎，往後跌去，可惜未能命中要害，不過也夠他受的了。

近百人有一半進入了那六間屋內，在外的四十多人睹變齊聲驚呼，朝他們藏身的屋子衝來。項少龍和滕翼迅速由後門退去，來到屋後，燃起火箭，朝其他屋射去。這些屋頂和松木壁均被他們下過手腳，在外面抹上一層易燃的松油，遇火立即蔓延全屋，連閉上的門窗亦被波及。北風呼呼下，進屋的人就像到了個與外隔絕的空間，兼之奔波整天，剛臥坐歇息，哪知道外面出了事，到發覺有變時，六間屋全陷進火海裡。一時慘號連天，有若人間地獄。

朝屋子衝殺過來的十多個賊子，眼看衝上屋台，忽地腳下一空，掉進項滕早先布下的陷阱去，跌落十多尺佈滿向上尖刺的坑底，哪還有倖免或活命的機會。瞬息間，近百敵人，死傷大半，首領囂魏牟都受了傷。

滕翼兩眼噴火，一聲狂喊，衝了出去，見人便殺。項少龍由另一方衝出，兩枝飛針擲出，先了結兩個慌惶失措的賊子，拔出木劍，朝囂魏牟的方向殺去。

囂魏牟被征勒和另一手下扶起來，移動間肩頭中箭處劇痛錐心，自知無法動手，雖見到大仇人項少龍，仍只能恨得牙癢癢的，而己方只剩下二十多人，憤然道：「我們走！」

征勒和手下忙扶著他朝最近的戰馬倉皇而去。

項少龍眼觀八方，大叫道：「囂魏牟逃哩！」

眾賊一看果然不假，又見兩人武技高強，己方人數雖占優勢，仍占不到半絲便宜，轉眼再給對方殺了五人，心膽俱寒下，一哄而散，紛紛逃命。項少龍和滕翼見機不可失，全力往囂魏牟奔去。幾個忠於囂魏牟的賊子返身攔截，給這如猛虎出柙的兩大高手，幾個照面全數收拾。

項少龍踢飛一名敵人，迅速追到囂魏牟身後。征勒見離馬匹尚有十步距離，拔劍回身，攔截項少龍。

項少龍大喝一聲道：「滕翼！追！」一劍往征勒劈去。

征勒不愧一流好手，運劍格擋，奮不顧身殺來，一時劍風呼嘯，殺得難解難分，最要命是征勒全是與敵偕亡的招數，項少龍一時莫奈他何，唯有等待他銳氣衰竭的一刻。

囂魏牟跨上馬背。滕翼剛好撲至，一劍劈出。

一個手下剛要回身應戰，竟被他連人帶劍，劈得濺血飛跌七步之外，可知他心中的憤恨是如何狂烈。囂魏牟強忍傷痛，一夾馬腹，往外衝出。滕翼一聲暴喝，整個人往前撲去，大手一探，竟抓著馬的後腳。戰馬失去了平衡，一聲狂嘶，側跌雪地，登時把囂魏牟拋下馬來。

征勒扭頭一瞥，立時魂飛魄散。項少龍哪肯放過時機，「嚓嚓嚓」連劈三劍，到第三劍時，征勒長劍蕩開，空門大露。當滕翼撲過去與囂魏牟扭作一團，項少龍木劍閃電刺入，征勒一聲慘哼，整個人往後拋飛，立斃當場。

此時囂魏牟臨死掙扎，一手捏著滕翼喉嚨，正要運力捏碎他的喉骨，卻給滕翼抓著露在他肩外的箭鏃大力一攪，登時痛得全身痙攣，鬆手慘叫。滕翼騎在他身上，左手用力一拔，弩箭連著肉骨鮮血噴濺出來，囂魏牟痛不欲生時，他的右拳鐵鎚般連續在他胸口重擊十多記，骨折聲爆竹般響起，囂魏牟七孔濺血，當場慘死。然後滕翼由他身上倒下來，伏倒雪地上，失聲痛哭。

意料之外地，項少龍由囂魏牟身上搜到他失去的飛虹劍，心中不由感慨萬千。

※※※

項少龍把趙倩由隱蔽的地穴抱起來時，趙倩擔心得臉青唇白，嬌軀抖顫。大雪已停，繁星滿天，壯麗迷人。項少龍愛憐地把她攬腰抱起來，往墳地走去。

滕翼割下了囂魏牟的首級，在墳前焚香拜祭。

項少龍放下趙倩，問道：「滕兄今後有何打算？」

滕翼平靜地道：「我已一無所有，除一人一劍外，再無掛慮。項兄若不嫌棄，以後我滕翼便跟隨著你，什麼危難艱險也不會害怕，直至被人殺死，好了結淒慘的命運！」

項少龍大喜道：「我喜歡還來不及，滕兄不需如此鬱結難解，不若振作起來，重過新的生活！」

滕翼搖頭道：「項兄不會明白我對妻兒和親人的感情，那是我生命的一切，現在我失去一切，除了項兄的恩德外，我再不會對任何人動感情，那太痛苦了。」

趙倩鼻頭一酸，飲泣起來。

滕翼嘆道：「唉！愛哭的小公主！」

項少龍淡淡地道：「囂魏牟的首級很有價值，滕兄有沒有方法把它保存下來！」

滕翼道：「這個容易得很，包在我身上好！」

※※※

有了滕翼這識途老馬，路上輕鬆自如。他不但是出色的獵人，也是燒野味的高手，又懂採摘野生植物作佐料，吃得項趙兩人讚不絕口。

滕翼對大自然有著宗教般的虔誠，深信大自然充滿各種各樣的神靈，每到一處，必親吻土地和禱告祈福。

五天後，他們抵達靠近魏境一個大村落，數百間房子和幾個牧場分布在廣闊的雪原上，風景優美，氣氛安寧。實是這戰亂時代中避世的桃源。滕翼不但和這裡的人非常熟稔，還備受尊敬，幾個放羊的小子見到他來，立時飛報入村，還有人打響了銅鑼出迎。

趙倩看著有趣，展露出甜甜的笑容。

沿途不住有男女老幼由屋內走出來向滕翼打招呼，男的忍不住盯著趙倩，女的卻在偷看項少龍。十多條狗兒由四方八面鑽出來，追在他們馬後，還對滕翼搖頭擺尾，表示歡迎。

「滕大哥！」

聲音由上方傳來。項趙兩人嚇了一跳，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瘦削青年，手足纖長，臉容不算英俊，但整個人卻有種吊兒郎當的瀟灑，掛著樂天坦誠的笑容，兩腳搖搖晃晃的，竟坐在一棵參天大樹掛滿冰霜雪花的橫幹上，離地足有三丈的距離，教人擔心他會坐不穩掉下來時，那就糟了。

趙倩驚呼道：「小心點啊！不要搖晃！」

那青年「啊！」的一聲，似乎這時才知道危險，慌得手忙腳亂，更保持不了平衡，仰跌下來。趙倩嚇得閉上美目，卻不聞重物墜地的聲音。再睜開眼，只見那青年兩腳掛在樹上，雙手環胸，正笑嘻嘻向她眨眼睛。趙倩狠狠瞪他一眼，怪他裝神弄鬼嚇唬自己。

項少龍看得自嘆不如，由衷讚道：「朋友好身手。」

滕翼喝道：「荊俊還不下來！」

荊俊哈哈一笑，表演似的連翻兩個觔斗，輕巧地落到雪地上，向趙倩一揖道：「這位氣質高貴的美麗小姐，請問有了夫家沒有！」

趙倩沒好氣地橫他一眼，暗忖自己正緊靠在項郎懷裡，他卻偏要這麼問人。

滕翼不悅道：「修修你那把沒有遮攔的油嘴吧！這位是趙國金枝玉葉的三公主，怎輪到你無禮？」

荊俊一震往項少龍望來，嚷道：「這位定是大破灰鬍和人狼的項少龍！」

滕翼和項少龍大奇，交換了個眼色後，由前者問道：「你怎曉得？」

荊俊道：「聽邊境處的魏兵說的，他們囑我替他們留心項爺和公主的行蹤，若有發現，會給我一百個元寶。」

趙倩驚駭地問道：「你不會那麼做吧？」

荊俊毫不費力躍起來，往後一個空翻，然後跪倒地上，抱拳過頭道：「當然不會，在下還立下決心，追隨項爺，到外面闖闖世界，項爺請答應小子的要求。」

項少龍打心底歡喜此人，看著滕翼，表示尊重他的意見。

滕翼點頭道：「荊俊是這裡最優秀的獵人，精擅追蹤和偷雞摸狗之道。此次我特別到這個村子來，是想項兄見見這終日夢想要到外面見識闖蕩的小子。」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起來！以後跟著我吧！」

荊俊喜得跳起來，連續翻了三個觔斗，叫道：「讓小子先去探路，明早必有報告！」轉瞬去遠。

項少龍見他這麼乖巧，心中大悅。那晚他們就住進族長兼村長的家裡，接受最熱烈的招待。

晚宴時，村裡的長者齊集一堂，非常熱鬧，臨睡前，滕翼向兩人道：「今晚假若聽到異響，切莫出來，因為有人來偷村長的女兒。」

項趙兩人大奇，為何有賊來偷女人，竟不可理會。

滕翼解釋道：「這是本地的風俗，婚禮的前一晚舉行偷新娘的儀式，大家裝作若無其事，新郎偷了姑娘回家後，立即洞房，明早天亮前回到娘家舉行婚禮，你們可順便喝杯喜酒。」

※※※

鑼鼓的聲音把睡夢中的愛侶驚醒過來。天還未亮，項趙兩人睡眼惺忪由溫暖的被窩爬起來，匆匆梳洗穿衣，走出廳堂，早擠滿來參加婚禮的人。他們和滕翼被安排坐在主家之後觀禮。村長和四位妻子坐在最前排，那對新婚夫婦穿著紅衣頂冠佩，各跪一方，手上各捧著一筐鮮果。賓客們拍手高歌，表示祝賀。

趙倩看得眉開眼笑，湊到項少龍耳邊道：「項郎啊！倩兒也要那樣穿起新娘喜服嫁給你。」

項少龍心中一甜道：「有朝一日逃出邯鄲，我們立即學他們般舉行婚禮好嗎？」

趙倩願意地猛點頭。

這時有人把七色彩線拴在一對新人的手腕上，人人唸唸有詞，祝賀他們白頭偕老，永結同心。儀式既簡單又隆重。接著在村心的大宗祠外筵開數十席，全村的人喜氣洋洋的參與，穿上新衣的小孩更是興奮雀躍，用他們的歡笑和吵鬧聲為婚宴增添喜慶的氣氛。

酒酣耳熱時，荊俊回來，湊在滕項兩人身後低聲道：「魏趙間的邊防比平時嚴密，人人摩拳擦掌要拿項爺和公主去領賞，幸好我知道有條隱祕的水道，若趁大雪和夜色掩護，可偷渡到趙國去。」

項少龍喜道：「希望快點下雪！」

滕翼仰望天色，道：「今晚必有一場大雪。」

滕翼的預測果然沒有令人失望，一團團的雪球由黃昏開始從天而降，四人早越過韓魏邊境，造好木筏，由滕荊兩人的長桿操控，次晨順風順水，安然回到趙境。

※※※

次日黃昏時分，四人來到滋縣城外進入趙境的關防，趙倩扮作男裝，充當荊俊的弟弟，由於根本沒有任何戍軍的將領曾見過美麗的三公主，所以在進入邯鄲之前，不怕會被人揭破。

城牆上的守軍剛喝止四人，看清楚是項少龍，那把關的兵頭不待上級下令，立即開關放人入城，態度恭敬得不得了，可見項少龍在趙軍中建立起崇高的地位和聲望。事實上項少龍不斷把戰勝後斬獲的賊眾首級，俘獲的武器馬匹送回趙國，首先知道的正是這些守軍，對項少龍自然是刮目相看。

項少龍等四人在趙軍簇擁下，策馬朝滋縣馳去。趙倩騎術相當不錯，高踞馬上，儼然是個美少年。尚未抵滋縣，忽地前面一隊趙軍馳出。

兩隊人馬逐漸接近，項少龍認得帶頭的兩名將領，一人為守城將瓦車將軍，另一人赫然是大仇家趙穆。趙倩和項少龍臉色大變。卻是避無可避，唯有硬著頭皮迎上去。趙穆拍馬衝來，瓦車緊追在他身後。兩隊人馬相會，紛紛跳下馬來。

趙穆看到女扮男裝的趙倩，立刻認出，兩眼閃起貪戀的光芒，跪下施禮道：「巨鹿侯拜見三公主！」

嚇得瓦車和其他人也忙拜伏地上。

項少龍心中叫苦，趙穆出乎意外的現身，破壞他本以為天衣無縫的安排，還得應付趙倩被查出破去處子之身的後果。

趙倩反出奇地鎮定，道：「巨鹿侯請起！」

這回輪到項少龍領滕翼和荊俊向趙穆行禮。兩人清楚項少龍和趙穆間的關係，扮出恭敬的神色，心中當然在操這奸鬼的祖宗十八代。

趙穆吩咐瓦車道：「三公主沿途必受了很多勞累驚嚇，快護送鸞駕回城休息。」

趙倩相當乖巧，望也不望項少龍，隨瓦車先行一步。

趙穆和項少龍並騎而行，讚許道：「雅夫人和成胥早將大梁發生的事報告大王，大王對少龍應付的方法和機智非常欣賞。唯一的麻煩，就是安釐那昏君遣使來責怪大王，說連三公主都未見過，便給你劫走。這事相當麻煩，看來還有下文。」

項少龍假裝完全信任趙穆，道：「還請侯爺在大王前美言幾句。」

趙穆言不由衷應道：「這個當然！」

問起滕翼和荊俊兩人。

項少龍道：「他們是曾幫助過卑職的韓人，卑職已把他們收為家僕。」卻沒有說出囂魏牟的事。

趙穆問道：「少龍回來途中沒遇上敵人嗎？」

項少龍直覺感到趙穆這話大不簡單。而且以趙穆的身分，怎會特地到這裡等他？難道趙穆和囂魏牟有不可告人的祕密關係？同時記起囂魏牟曾說過不可傷害趙倩的話，說不定因曾應諾趙穆要把人交給他。

口上應道：「卑職碰到囂魏牟，斬下他的首級！」

趙穆一驚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更肯定自己的猜測，趙穆若不是清楚囂魏牟的實力，怎會如此震驚。

聽項少龍重複一次，趙穆沉吟頃刻，側過臉來，盯著他道：「據我們在大梁的探子說，你逃出信陵君府那晚曾被囂魏牟和他的手下圍攻，後來有人救了你，還把你送出大梁，那人是誰？」

項少龍更肯定趙穆和囂魏牟兩人祕密勾結。因為當時事情發生得非常快，那處的居民又怕惹禍不敢觀看，旁人不清楚圍攻者是囂魏牟和他的手下，只會誤認是魏國兵將。趙穆現在如此清楚當時發生的事，唯一道理是消息來自囂魏牟。心中暗恨，表面卻若無其事地嘆道：「我也想知道那仗義出手的好漢是誰，但他把我和公主帶離險境便離去，沒有留下姓名。」

趙穆皺眉道：「你當時不是身受重傷嗎？」

項少龍肚內暗笑，奸賊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若不是囂魏牟告訴你，怎會連老子受傷多重也一清二楚。故作奇怪地道：「誰告訴你卑職受重傷，那都只是不關緊要的輕傷！」

趙穆也知自己洩了底，乾咳兩聲掩飾心中的尷尬。人馬進入滋縣的城門。項少龍心道：放馬過來吧！看看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

次晨項少龍等和趙穆天明時便起程，沿著官道兩天後回到邯鄲，立即進宮參見趙王。滕翼和荊俊則被他安排先到烏家去。趙王在議政廳接見他，只有趙穆相陪一側。

行畢君臣之禮，孝成王由龍椅走下石階，來到他身後負手道：「少龍！你教我怎樣處置你才好？你成功盜回魯公祕錄，殺死灰鬍，去我大趙一個禍患，立下大功。但你卻又不遵照寡人的吩咐，自作主張把三公主帶回來，教我失信魏人，說吧！寡人應賞你還是罰你。」

項少龍裝作惶然，跪下說道：「小臣知罪，但實是迫於無奈，魏人根本──」

趙王打斷他道：「不必多言，你要說的話雅王妹早告訴寡人，但終是沒有完成寡人交給你的使命。安釐王若違反婚約，便由得他失信毀約，現在卻變成是他可來指責寡人，你教寡人怎樣交待？」

項少龍無名火起，差點想把孝成王活活捏死，這麼不顧女兒幸福死活的父親，怎配作一國之君，沉著氣解下背上載有囂魏牟首級的包裹，放在身前，道：「大王把這個囂魏牟的首級送回給魏王，他當知道與囂魏牟合謀的事被我們識破，再不敢追究這件事！」

趙王愕然看著包裹，然後望著趙穆，有點不知如何處置項少龍的提議。

趙穆故作好人地道：「少龍你的提議很大膽。可是魏王隨口一句可把與囂魏牟的關係推得一乾二淨，甚至可說是你陷害他。唉！少龍的經驗仍是嫩了一點。」

項少龍早預料到奸鬼會這麼說，微微一笑道：「他和我們都是在找藉口吧！大王只須對安釐說：我為拯救公主，被迫躲避囂魏牟的追殺逃回邯鄲。魏境實在太不安全。魏人若想迎娶公主，請他派人來迎接公主好哩，看他怎麼辦？」

趙穆想不到項少龍竟想出這麼一個方法來，一時無言以對。

趙王呆了半晌，點頭道：「不失為權宜之計，就這麼辦，看看安釐那老傢伙如何應付？」

再對項少龍道：「暫時算你功過相抵，保留原職，好好休息幾天，有事寡人自會召你入宮。」

項少龍抹一把冷汗，連忙告退。

※※※

項少龍剛離殿門，成胥迎上來，卻沒有久別重逢的歡欣，沉著臉低聲道：「雅夫人在等項兵衛。」嘆了一口氣。

項少龍湧起不祥的感覺，深吸一口氣，問道：「發生什麼事？」

成胥眼中射出悲憤神色，咬牙切齒道：「妮夫人死了！」

項少龍大為震驚喊道：「什麼！」

成胥神色黯然道：「事情發生在你離去後的第三天，早上侍女進她房內，發覺她拿著鋒利的匕首，小腹處有個致命的傷口，床榻全被鮮血染紅。」

項少龍像由天堂跌進地獄，全身血液凍結起來，胸口像被千斤重鎚擊中，呼吸艱難，身體的氣力忽地消失，一個踉蹌，差點仆倒地上，全賴成胥扶著。他臉色變得蒼白如紙，淚水不受控制的流下面頰。想起妮夫人生前的一往情深，溫婉嫻雅，如此橫死，還有公道可言嗎？

成胥扶他站著好一會後，項少龍咬牙道：「她絕不會是自殺的，那些侍女什麼事都不知道嗎？」

成胥嘆道：「我們回來後就知道這麼多，那些侍女全被遣散，想找個來問問也辦不到。朝內的人又懾於趙穆淫威，不敢過問，大王現在完全被趙穆操縱，不會反對。」

項少龍失聲道：「趙穆？」

心中逐漸明白過來。趙穆見妮夫人從了他，妒念大發，向趙妮用強，趙妮受辱後悲憤交集，竟以死亡洗雪自己的恥辱。

趙穆這個禽獸不如的奸賊！

一陣錐心刺腹的痛楚和悲苦狂湧心頭，項少龍終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

項少龍緊摟趙雅，像怕她會忽然像趙妮般消失。

雅夫人陪他垂下熱淚，淒然道：「項郎啊！振作點，趙穆現在更不會放過你和烏家，你若不堅強起來，遲早我們都會給他害死。」

項少龍道：「小盤在哪裡？」

雅夫人道：「現在他暫由王姊照顧，這小孩很奇怪，哭了幾天後，沉默起來，再沒哭過，只說要等你回來。」

說到最後一句時，趙盤的聲音在門外狂嘶道：「師傅！」

項少龍推開雅夫人，摟著衝入他懷裡的趙盤。

這小公子消瘦許多，悲泣道：「師傅！是趙穆這奸鬼害死娘的，盤兒心中很恨！」

項少龍反而冷靜下來，問道：「告訴我那晚發生過什麼事？」

趙盤道：「那天大王使人送了些點心來，我吃後昏睡過去，醒來時娘已給人害死，遺體被移走。娘很慘啊！」又失聲痛哭起來。

雅夫人忍不住心酸，伏在項少龍背上泣不成聲，一片愁雲慘霧。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由今天開始，小盤你跟著雅王姨，你娘的仇，我們一定要報，卻不可魯莽行事，否則只會教趙穆有藉口對付我們，明白嗎？」

趙盤用力點頭，道：「小盤完全明白，這些天來，每天我都依師傅教導練劍，我要親手殺死趙穆。」

項少龍向趙雅道：「雅兒好好照顧小盤，暫時趙穆應仍不敢對付妳和倩兒，但小心點是必要的。妳可否把倩兒接出來到宮外的夫人府和妳同住，同時要趙大等加強防衛，免得趙穆有機可乘？」

趙雅道：「王兄平時雖不大理會倩公主的事，可是因她與魏人的婚約，這樣接她出宮，會有困難，我想想辦法，取得《祕錄》，王兄對我非常重視，說不定可說服他。」

項少龍想起一事，教趙盤先出廳去，然後向趙雅說出已和趙倩發生肉體關係的事。

趙雅聞言色變道：「怎辦才好？趙穆必會慫恿王兄使人檢查趙倩是否完璧，若發現有問題，肯定不會放過你。」

項少龍道：「趙穆現在心神大亂，一時可能想不到這點。」又皺眉道：「你們究竟憑什麼知道倩兒是否仍是處子？」

趙雅道：「主要是看她的處女膜是否完整。」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道：「由什麼人進行檢查？」

趙雅道：「應該是由晶王后親自檢視，因為趙倩乃千金之軀，其他人不可碰觸她的身體。」

項少龍想起趙王后，心中升起一絲希望，道：「無論如何，先設法使倩兒離開王宮險地，然後再想如何與趙穆鬥法。」

此時陶方率著烏廷芳和婷芳氏二女趕到，別後重逢，自是一番欣喜。若非妮夫人的死亡，該是人生最歡樂的時刻，但現在卻是另一回事。

在烏家城堡的密室內，舉行項少龍回來後的第一個重要會議。除烏氏倮、烏應元和陶方外，還有子弟兵的大頭領烏卓，現在他已成為項少龍最親密和可靠的戰友了。

烏氏倮首先表示對項少龍的讚賞道：「少龍在魏境大展神威，震動朝野，現在無人不視少龍為趙國最有前途的人物。但亦惹起趙穆派系的嫉忌。」

烏應元道：「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投靠秦人，還有活命的機會，否則只好坐以待斃。」

各人均心情沉重，秦趙以外的五國中，魏和齊均對項少龍恨之入骨，燕國現在自身難保，正被廉頗率兵進攻，韓國又積弱不振。剩下的楚則嫌太遠，和烏家沒有什麼交情，所以投靠秦國成為唯一的出路。項少龍心中苦笑，自己坐時空機來到這戰國時代，開始時想要投靠尚落難於此的秦始皇，後來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他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想不到兜兜轉轉，最後仍是回到這條老路上。

烏應元道：「我上月曾和圖先派來的人接觸過。」看到項少龍茫然的樣子，解釋道：「圖先是呂不韋的頭號家將，智勇雙全，劍術高明，與我的交情相當不錯。」接著嘆道：「據圖先說：秦國的莊襄王雖名正言順坐上王位，但因人人懷疑孝文王是被他和呂不韋合力害死，兼且莊襄王長期作質居於趙，呂不韋暫時仍很難坐上相國之位。」

陶方臉色一變道：「若呂不韋被排擠了出來，我們也完了。」

烏氏倮道：「我們現時正在各方面暗助呂不韋，幸好此人老謀深算，手段厲害，不容易被人扳倒，只要莊襄王仍站在他那一邊，事情大有可為。」

烏應元接著道：「這正是最關鍵的地方，莊襄王最愛的女人就是朱姬，最疼愛的兒子是嬴政，只要能把她母子送返咸陽，可牢牢縛住莊襄王的心，而這事只有我們有可能辦到，雖然並不容易。」

陶方怕項少龍不了解，解釋道：「朱姬本是呂不韋的愛妾，他為討好莊襄王，所以將她送給莊襄王作他的妻子。」

烏氏倮道：「此女又名趙姬，國色天香，精通諂媚男人之道，對呂不韋非常忠心，若有她在莊襄王身旁，可保證莊襄王不會對呂不韋起異心。」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嬴政究竟是呂不韋還是莊襄王的兒子，今年多少歲？」

烏應元愕然道：「這事恐怕只有朱姬自己清楚。嬴政出生於長平之戰前，現在至少超過十三歲，看樣子應是十五、六歲之間。」

項少龍真的大惑不解，若照史書，秦始皇幾年後登位時才十三歲，史書怎會錯得這麼厲害。

烏應元道：「我和圖先有協議，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朱姬母子送返咸陽，所以眼前當務之急，不是殺死趙穆，而是設法聯絡朱姬母子，看看有什麼辦法將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帶離邯鄲。」

項少龍低聲道：「我們手上有多少可用的人？」

烏卓答道：「我們手下主要有兩批武士，一批是招攬回來的各國好手，不過這些人並不可靠，一有事情說不定臨陣倒戈。另一批是烏卓為乾爹在各地收養的孤兒和烏家的親屬子弟，人數在二千間，絕對可信任，他們肯為烏家流血甚至犧牲性命。」

項少龍道：「若要運走朱姬母子，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陶方道：「仍是趙穆那奸賊，最大的問題是他哄得嬴政對他死心塌地。」

項少龍咬牙切齒道：「又是這奸賊！」

烏氏倮道：「切莫小覷趙穆，這傢伙不但控制孝成王，又與郭縱聯成一黨；這裡最大的趙族武士行會和墨者行會都和他同一鼻孔出氣，像廉頗、李牧這種握有軍權的大將仍不敢過分開罪他，少龍你現在成了他的眼中釘，更要步步為營，否則隨時橫死收場。」

項少龍一呆問道：「什麼是武士行會？」

陶方道：「那是專門訓練職業武士的場館，趙族武士行會的場主是趙霸，武藝高強，遇上他時要小心點，在邯鄲他的勢力很大。」

眾人商量了行事的細節，項少龍返回他的隱龍居去。

陶方陪他一道走道：「我們的人到過桑林村你說的那山谷去，屋子仍在，但到現在尚見不到美蠶娘回來。不過你放心吧！我正盡力找她。」

項少龍平白多件心事，來到這時代超過一年的時間，人事和感情上愈陷愈深，悲傷和歡樂交替衝擊他的心情，使二十一世紀離他更為遙遠。有時真難分得清楚，這兩個時代，哪一個更像夢境。又或人生根本就是一場大夢。時間只是一種幻覺，時空機則是可使人經歷不同幻覺的東西。製造時空機出來的馬瘋子，恐怕仍弄不清楚這些令人迷惑的問題。

陶方又道：「我安排你兩位朋友住在你隱龍居旁的院落。嘿！荊俊和滕翼剛好相反，荊俊見到美女立即兩眼放光，滕翼則半點興趣都沒有，真奇怪！」

隱龍居在望，項少龍停下來，簡單向陶方道出滕翼的淒慘遭遇，然後和陶方分手，先去看滕荊兩人。荊俊正摟著個婢女在親熱，給項少龍撞個正著，嚇了一跳，站起身來，手足無措。

項少龍笑道：「盡情享受吧！不用理我！」逕自入內廳找滕翼。

滕翼獨自一人默坐蓆上沉思，不知是否念起死去的妻兒親人。項少龍坐到他旁，向他解釋目前的形勢。

滕翼聽後，道：「若有兩千死士，破城而出不成問題，只是對付追兵比較困難一點，若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親自訓練這兩千人。」

項少龍想了想道：「讓我和烏卓商量一下吧。」

滕翼道：「就說讓我當他的副手吧！對於行軍打仗，我曾下很多功夫研究古往今來的兵法，以前當將領時，曾長期與秦人和魏人作戰，頗有點心得經驗。」

項少龍知道此人不尚虛言，這麼說得出來，定是非常有把握。大喜道：「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去和烏卓談談。」

滕翼對他這種坐言起行的作風非常欣賞，欣然答應。當下項少龍領他去見烏卓，兩人一見如故，暢論兵家爭戰之道，言語投機，頗有相逢恨晚之概。項少龍心中歡喜，怕烏廷芳怪他丟下她不理，留下兩人，自行走了。妮夫人的慘死重新燃起他對趙穆的仇恨，同時明白先發制人的重要性。

眼前的首要大事，就是先與嬴政取得聯繫，然後就是逃離邯鄲。想到這裡，不由牽腸掛肚地念美蠶娘。老天爺對他已非常殘忍，但願不會再有不幸的事發生在她身上。自己亦應修心養性，除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心愛的女子，否則不應招惹情孽。對熟知項少龍的人來說，該知他這思想上的轉變是多麼令人難以相信。

※※※

項少龍踏進隱龍居大廳，烏廷芳、婷芳氏領著春盈四婢跪迎門旁，依著妻婢的禮節，歡接凱旋歸來的丈夫。他想不到烏廷芳等這般乖巧，正不知如何還禮，手足無措，烏廷芳笑著請他坐上主位，和婷芳氏親自動手為他寬衣，四婢則歡天喜地到後進的浴堂為他準備熱水。項少龍享受小家庭溫馨的氣氛，不由想起命薄的妮夫人。烏廷芳懂事了許多，不但沒有怪他鬱鬱不樂，還和婷芳氏悉心伺候他，撫慰他受到嚴重創傷的心。迷迷糊糊中，加上長途跋涉之苦，項少龍不知自己如何爬到榻上，醒來時已是夜深人靜的時分。

寬大的榻上，溫暖的被內，身上只有薄褻衣的烏廷芳緊摟著他，睡得又香又甜。項少龍略一移動，她甦醒過來，可知她的心神全擺在情郎身上。烏廷芳柔聲道：「肚子餓嗎？你還未吃晚飯呢！」

項少龍擁緊她道：「有妳在懷裡，其他一切都忘了。」

烏廷芳歡喜地道：「你回來真好，沒有了你，一切都失去生趣和意義，芳兒不想騎馬，不想射箭，什麼都不想，每天都在計算你什麼時候會回來，從未想過思念一個人會是這樣痛苦的！」

「雅姊回來後，芳兒每天去纏她，要她說你們旅途的事，她和人家都對你崇拜得不得了。我早說過沒有人可鬥贏你的。」

項少龍想起妮夫人，心中一痛，湊到她耳邊強顏歡笑道：「先吃我的乖芳兒，再吃我遲來的晚飯好嗎？」

烏廷芳羞紅了臉道：「當然好！人家等待你，等到頸兒都長哩。」

※※※

次晨烏氏倮使人來喚他和烏廷芳，要二人去和他共進早膳。烏廷芳見到爺爺，施出嬌嗲頑皮的看家本領，哄得老人家笑得嘴也合不攏來。

席間烏氏倮對項少龍道：「烏卓回來後，詳細報告少龍魏國之行所有細節，我們聽得大感欣悅，少龍你不但智計過人，有膽有色，兼且豪情俠義，芳兒得你為婿，是她的福份。」

烏廷芳見最愛挑剔的爺爺如此盛讚夫君，開心得不住甜笑。

項少龍不好意思地謙讓，烏氏倮道：「這兩天我們擇個時辰，給你和廷芳祕密舉行婚禮，婷芳氏就作你的小妾，少龍有沒有意見？」

項少龍起身叩頭拜謝，烏廷芳又羞又喜，垂下俏臉。

烏氏倮又道：「趙雅現在對我們的成敗，起關鍵性的作用，只有通過她，才有可能接觸到嬴政母子，幸好她迷上了你，少龍須得好好利用這個關係。」

烏廷芳嗔道：「爺爺啊！雅姊和少龍是真誠相戀的。」

烏氏倮嘆道：「小女兒家！懂什麼？」

項少龍不想在這事上和他爭辯，且難怪他，趙雅的聲名實在太壞，沒有人肯相信她會從一而終，自己也不那麼有把握。

烏氏倮道：「昨晚郭縱使人傳來口訊，邀請少龍今晚到他的府上赴宴，慶祝成功盜取《魯公祕錄》，陪客還有趙穆，趙墨的鉅子嚴平和昨天向你提過的趙族武士行會的趙霸，這般陣仗，恐怕不只慶功宴那麼簡單。」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問道：「我可否帶些人去？」

烏氏倮道：「當然可以！你現在身為我烏家孫婿，更立下軍功，身分不比往昔，沒有些家將隨身，怎成樣子。」

項少龍問道：「少龍一直有件事弄不清楚，孝成王和趙穆等全是趙姓，是否有血緣關係，為何他們可弄得如此一塌糊塗？甚至可以同姓通婚。」

烏氏倮驚異地望他一眼道：「我反給你說糊塗了。你們山野的人，從不講究血緣親疏，為何竟對這些事計較起來？」

項少龍記起自己的「真正出身」，胡謅道：「我只奇怪為何王族的人會學我們那樣。」

烏氏倮怎會猜到他乃來自另一時空的人，坦白告訴他也不相信，解釋道：「姓趙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真正趙族的人，經過了這麼多世代，血緣關係已淡得多，根本沒有人理會，甚至鼓勵同姓通婚。另一種是被趙王賜予『趙姓』的人，趙穆是其中一個例子。」

項少龍恍然大悟。

烏氏倮又道：「天下有兩個人少龍你不可不防，就是魏國的信陵君和齊國的田單，這兩人均非常了得，手下高手如雲，你既盜得《魯公祕錄》，又殺了囂魏牟，他們必不肯放過你。除非他們不動手，否則必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驚人手段，不容易對付。」

項少龍雙目一揚道：「少龍心有準備，爺爺放心！」

烏氏倮仰天長笑，伸手一拍他肩頭道：「好！這才是我的好孫婿。」

※※※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儘管在二十一世紀，情報搜集仍是首要之務，只不過那時可倚賴人造衛星，現在卻要靠人的耳朵和眼睛。項少龍為此和陶方商議一番，定下如何刺探趙穆對付他們的策略。又把情報網擴大至郭縱、趙霸、嚴平和趙穆的兩隻走狗，大夫郭開和將軍樂成等人。這才和烏廷芳前往雅夫人宮外那座夫人府。

滕翼和荊俊兩人成為他的貼身侍衛，只要他踏出府門，便形影不離地跟隨他。烏卓還另外精挑了十名手下，作他的隨從，這批人均曾隨他到魏國去，早結下了深厚的主僕之情，合作起來自然分外如臂使指。

邯鄲城的街道比前多了點生氣，行人轉多，看服飾聽語音，很多是來自別處的行腳商人，可見趙國正逐漸恢復因長平一戰而嚴重受損的元氣。項少龍和烏廷芳並騎而行，後面是滕翼和荊俊，前後是烏家的子弟親兵，途人無不側目。他禁不住心生感慨。想起當日初到邯鄲，前路茫茫，保不住一個婷芳氏，心中不由百感交集。不過眼前一切，只像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一個浪頭湧來，會消失得了無痕跡。事實上整個國家也適合這比喻。

一場大夢的感覺再次湧上心頭。為何生命總有渾渾噩噩的造夢感覺？只有在一些特別的時刻，例如刀劍相對，又或昨晚和烏廷芳的激情纏綿，才能清楚地體會到生命和存在。

無論如何，投入到這時代裡，他很難像其他人一般去感受眼前的一切。因為他始終是來自另一時代的人，多上二千多年的歷史經驗，故比這時代任何一個賢人智者看得更真實、更深入和更客觀。在烏廷芳不住向他投以又甜又媚的笑容中，人馬進入雅夫人的府第去。趙雅在主廳迎接他們。

項少龍特別向她介紹滕翼和荊俊，低聲道：「荊俊的夜行功夫非常好，穿房越舍，如履平地，若我有急事要通知妳，會差遣他來找妳。」

定下幾種簡單的聯絡訊號，雅夫人邀功地媚笑道：「倩兒在裡面等你呢。」

項少龍又驚又奇地問道：「孝成王竟肯答允妳這樣的要求？」

雅夫人要他和烏廷芳前往內堂，滕荊兩人則留在外廳。邊走邊道：「我向王兄獻策，說要傳授倩兒媚惑男人的祕法，好使她將來作了別國的王妃，好好利用天賦本錢，發揮有利於我大趙的作用。王兄並不很有主見，給我陳說一番利害，終於答應。」

項少龍暗讚趙雅機伶多智，道：「原來趙穆本來並不姓趙，只不知他是什麼人，底細如何？」

趙雅道：「這事邯鄲沒有人敢提起，因為趙穆會不擇手段對付追究他過往身世的人，他來趙時只有十四歲，是由一個內侍引介，由於趙穆劍法高明，人又乖巧，兼且投合王兄愛好男色的癖習，所以很快得到王兄的歡心，那時王兄尚未登上王位，但因兩人關係的密切，我們不敢說話。只想不到，如今趙妮死亡的疑案，王兄竟任得趙穆隻手遮天，宮內所有人都對王兄心寒，但又有什麼用呢？」

項少龍強迫自己不再想妮夫人，冷靜地道：「那引介的內侍還在嗎？」

趙雅道：「王兄登上王位不久，那內侍臣便被人發覺失足掉下水井淹死。當時我們沒有懷疑，現在給你這麼問起來，我想這人應是被趙穆害死，以免洩露他身世的祕密。」

項少龍道：「那內侍是不是趙人？」

雅夫人想想道：「我不清楚，應不難查到。」

項少龍道：「調查的事一定要祕密進行。」

雅夫人嗔道：「得了！還需要你吩咐嗎？」

項少龍剛要說話，趙倩夾著一陣香風，投入他懷裡，嬌軀抖顫，用盡氣力把他摟緊。

烏廷芳笑道：「三公主，原來妳對他這麼癡纏呢！」

趙倩不好意思地離開項少龍的懷抱，拖起烏廷芳的小手，往雅夫人清幽雅靜的小樓走去，兩女吱吱喳喳說個不停，神態非常親熱。四人登上小樓，喝著小昭等奉上的香茗，享受早上明媚的天氣。樓外的大花園變成一個銀白的世界，樹上披掛雪花。

項少龍向烏廷芳和趙倩道：「花園這麼美，為何不到下面走走。」

兩女對他自是千依百順，知他和雅夫人有要事商量，乖乖的下樓去，到園中觀賞雪景。項少龍遂向雅夫人說出嬴政的事。

雅夫人深深望他好一會後，說道：「項郎莫怪雅兒好奇，似乎你初到邯鄲，便對嬴政很有興趣，那時你應仍不知道烏家和呂不韋的關係，為何如此有先見之明？」

項少龍為之啞口無言，以趙雅的慧黠，無論怎麼解釋也不妥當。因以他當時的身分地位，根本連嬴政這人的存在都無由得知。

雅夫人坐入他懷裡又道：「無論你有什麼祕密，雅兒不會管，只要你疼惜人家便行。」

項少龍心中感動地道：「有沒有法子安排我和嬴政見上一面。」

雅夫人嘆道：「安排你們見上一面毫無困難，最多是雅兒犧牲點色相，問題是不可能瞞過趙穆，而且見到嬴政反會累事，此人終日沉迷酒色，與廢人無異。他相信趙穆是他的恩人和朋友，一個不好，他反向趙穆洩露你的祕密，弄巧成拙。」

嬴政真是如此這般一個人嗎？

項少龍大感頭痛道：「那他的母親朱姬又如何？」

雅夫人道：「她是個非常精明厲害的女人，現在三十多歲，外表看來絕不比我年長，是罕見的迷人尤物，趙穆早和她有一手，但我看她只是為了求存，故與趙穆虛與委蛇。這個女人野心極大，不會對任何人忠心，包括呂不韋在內。」

項少龍靈機一動道：「這就好辦，我便由她入手。」

暗忖只要她有野心，絕不會甘於留在邯鄲作人質，那老子將有機會。

回到烏府，吃過午飯，雅夫人的家將來找他，請他立即到夫人府去，還特別提醒他不要帶烏廷芳。項少龍聽得心中起個疙瘩，又感一頭霧水。與烏廷芳和婷芳氏話別後，與滕翼和荊俊，匆匆趕往夫人府。

趙雅在大廳截著他們，臉色凝重地道：「晶王后來哩。」又咬牙切齒道：「趙穆這奸賊不肯放過你半步。」

項少龍的心往下沉去，道：「看來唯有立即進宮向孝成王請罪。」想不到半天都拖不來。

雅夫人道：「情況仍未至如此地步，晶王后要親自見你呢！」嘻嘻一笑道：「長得好看的男子總是占便宜一點的。」

項少龍苦笑一下，到內廳去見晶王后。

※※※

晶王后背著他立在窗前，喝退隨從婢女，冷冷地道：「項少龍你的膽子真大！是否不怕死？三公主的處子之軀也敢玷污！」

項少龍暗忖做戲也要做得逼真，跪了下來道：「少龍對公主是誠心誠意，絕無玩弄之心，請晶王后體察下情。」

晶王后倏地轉過身來，鳳目生威，臉寒如冰地斥道：「本后哪管得你們是否真心相愛。若大王得知此事，定以為你把三公主帶回邯鄲，只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且監守自盜，乃欺君之罪，連大王亦找不到饒你的藉口。現在看你仍不知事情輕重，枉我還當你是個人物。」

項少龍心中暗感不妙。看她臉色語氣，絕非以此威脅自己與她偷情那麼單純，確是大大低估她。想起平原夫人說過她是三晉合一計劃裡的其中一個婚約安排，而她則是嫁來趙國的韓國王族美女，心念一動道：「少龍知罪，晶王后救我！」

晶王后稍解冰寒臉色，嘆道：「項少龍！你給我站起來！」

項少龍站起身來，肅立不動。

晶王后轉回身去，望著窗外白雪處處的冬林，緩緩地道：「這事教我怎辦？若為你隱瞞，遲早給人發現，我也不能免罪。假若魏人立即接回三公主，你說會有什麼後果？」

項少龍放大膽子，來到晶王后鳳軀之後，柔聲道：「晶王后放心，魏王根本是悔約，兼且趙穆亦會從中破壞，所以婚約必然如此拖延下去，過得一年半載，就算三公主再要嫁人，晶王后也可推得一乾二淨。」

趙王后默然半晌，沉聲道：「我這樣冒生命之險為你們隱瞞，對我有什麼好處？」

項少龍心叫機會來了，斷然道：「晶王后若有任何吩咐，項少龍蹈湯赴火，萬死不辭。」

晶王后仍不回過身來，淡淡地道：「給我殺一個人！」

項少龍移前，緊貼她的背臀，兩手探出，用力箍緊她柔軟的小腹，咬她耳朵道：「晶王后要殺的人是不是趙穆？」

晶王后嬌軀一陣抖顫，靠入他懷裡道：「和你這樣機伶的人交手，省卻很多廢話，趙穆一天不死，趙國沒有半分希望，我這王后亦是虛有其名，你明白嗎？」

項少龍道：「我明白了！還有一個人吧，是嗎？」

另一個人自然是孝成王，只要除去趙穆和孝成王，晶王后的兒子可登上王座，晶王后那時升級做太后，而兒子年紀尚少，朝政自然落到她手上，那時趙倩是否處子，還有誰關心？這時代的人為了爭權，沒有人不心狠手辣，妻殺夫，子弒父，無所不用其極。晶王后被他摟得嬌軀發軟，仍非常清醒，輕輕地道：「這是你說的，我要對付的人只是一個趙穆。唉！大王不是不想重用你，只是你成為烏家的人，而烏應元則和秦人暗中往來密切，遲早是誅族之禍。但你若除掉趙穆，或者我可以護著你，還可以重用你。」

項少龍將她的嬌軀扳轉過來，貼身摟緊，晶王后怎受得住，臉紅如火，呼吸急促，春情蕩漾。

一來因為她不可侵犯的尊貴身分，二來她的肉體豐滿迷人，三來因她情動後的媚態，項少龍忍不住戲假情真，恣意享受。

晶王后竭盡所有意志和僅餘的力量，抓著他一對放恣的手，離開他充滿侵略性的嘴，嬌喘道：「我從不信空白說話，三天內，我要你給我一個滿意的計劃，行嗎？」

這後一句充滿軟語相求的話兒，似乎她對項少龍不乏情意。

項少龍暗想這女人厲害得有點像平原夫人。只能對她曉以利害，使她清楚自己的利用價值，才可合作愉快，說道：「何用三天之久，現在我可以立即給妳一個答案。」頓了頓，續道：「對付趙穆，不出文的和武的兩途，武的方法自然是把他刺殺；文的是查出他的底細，再設計對付他。照我猜測：他該是別國派來的奸細，設法從內部瓦解我大趙的朝政。否則若還對大趙有絲毫愛心，不會那樣胡來。」

晶王后鳳目亮起來，用心看著他道：「你這人大不簡單，記緊對付趙穆要又快又狠，否則會反而中他的奸計，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項少龍眼中射出強烈的仇恨，咬牙切齒地道：「只是妮夫人的慘死，我便和他勢不兩立，晶王后放心。」

晶王后主動獻上香吻，然後道：「少龍！我要回宮。記著不可隨便找我，我會和你聯絡的。」

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門外，項少龍仍沒有輕鬆下來的感覺。只看這女人不立即要求和他歡好，知她能對自己的肉慾控制自如。這種女人最是可怕，隨時可掉轉槍頭對付自己，而他項少龍只是她手上一件有用的工具而已！

※※※

項少龍緊摟著趙倩道：「沒有事哩！」

趙倩憂慮地道：「真的不用怕嗎？若倩兒累你，倩兒只好──」

項少龍伸手捂著她的小嘴，向趙雅道：「妳要好好照顧倩兒，我會派荊俊領幾名好手充當妳的家將。必要時迫得動手在所不計。」

雅夫人道：「千萬不要！在邯鄲我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自己和倩兒，更何況王兄現在仍很倚重我呢。」把項少龍拉到一旁，低聲道：「你要我去查那引介趙穆的內侍，已有點眉目，據宮內一個老宮女說：那叫何旦的內侍是楚人，甚得先王愛寵和信任，這情報有什麼用呢？」

項少龍道：「現在還不知有什麼用。趙穆很有可能是楚國派來的人，任務是要令三晉永遠不能再統一起來。」

雅夫人點頭道：「很有道理，也解釋趙穆為何和囂魏牟有聯繫，因為趙穆正代表楚齊兩國的共同利益，他們都不想見到三晉的合一。」

項少龍皺眉苦思道：「儘管知道，一時間亦難利用來打擊趙穆。」

雅夫人笑道：「這事包在我身上，別忘記我是偽造的專家，只要有點頭緒，可偽造出楚人給趙穆的祕密信件。再巧妙點使它落在王兄手上，我和晶王后更在旁煽風點火，將有得趙穆好受。」

項少龍高興地道：「我會要陶方監視任何與趙穆接觸的楚人，若能找到真憑實據，當然更理想。」

項少龍趕回烏氏城堡，剛踏入門口，門衛向他道：「鉅子嚴平先生來找孫姑爺，刻下正大少爺招呼他。」

項少龍心叫不妙，硬著頭皮到烏應元的大宅與他相見。

烏應元見他回來，找個藉口開溜，剩下兩人對坐廳中。

嚴平木無表情地道：「項兄在魏大展神威，令所有人都對你刮目相看，也把項兄推進險境，項兄不會不知吧！」

項少龍對他的直接和坦白頗有點好感，但卻因元宗的事，很難與這人合作，點頭道：「不招人妒是庸材，這是無法避免的。」

嚴平把「不招人妒是庸材」這句反覆唸兩遍，動容道：「項兄言深意遠，失敬失敬！」接著雙目嚴厲的光芒閃現，盯著他道：「難怪元宗肯把鉅子令交給你。」

項少龍皺眉道：「鉅子不是斷定鉅子令不在我這裡嗎？為何忽然改變想法？」

嚴平平靜地道：「道理很簡單，因為鉅子令並不在元宗身上。」

項少龍訝異道：「此事你到今天才知曉嗎？」

嚴平冷冷地道：「那天我們圍攻元宗，雖重創他，終給他突圍而出，最近方知他溜到楚國去，並因傷勢復發而亡。楚墨的符毒顯然在他身上找不到鉅子令，故有夜襲信陵君府之舉。不過折兵損將下，仍給你逃脫。」接著苦思不解地道：「真不明白符毒為何會知道元宗把鉅子令交了給你。」

項少龍心想，當然是趙穆洩給楚人知道。由此推之，趙穆確和楚人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楚人可以迅速得到最新的消息。

嚴平道：「這鉅子令對外人沒有用處，反會招來橫禍，項兄若能交還給本子，嚴平必有回報。」

項少龍真有點衝動得要把鉅子令就這樣給他，免得憑添勁敵。可是元宗寧死也不肯把鉅子令交給嚴平，必然有他的道理，而元宗犧牲自己，好使他安然逃往邯鄲，自己說什麼都不可有負所託。所以即使這樣做對他有百害而無一利，他仍要堅持下去。微微一笑道：「鉅子令不在元兄身上，可能是他藏起來，又或交給其他人，為何鉅子肯定在項某身上呢？」

嚴平不悅道：「項兄是不肯把鉅子令交出來了，這是多麼不智的行為，現在邯鄲想置項兄於死的人很多，若我再幫上一把，項兄應付得來嗎？」

項少龍冷笑道：「元兄之死，說到底應由你負上責任，這個仇項某人尚未和你算，竟敢來威嚇我。」

嚴平霍地起立，淡淡地道：「好！項少龍！有膽色！今晚若你可安然無恙到達郭府，本子必向閣下討教。」

大笑三聲，旋風般走了。

項少龍暗忖我這人是從小被嚇大的，難道怕你不成？往找滕翼烏卓等人去。

## 第二章三大殺招

元宗真的死了！

一股悲傷襲上項少龍心頭。想起當日落魄武安，元宗不但供應食住，還傳他墨子劍法，那三個月的相處，使自己在這亂世裡具備求生的籌碼和本錢，義高情重。若非知道元宗因嚴平而致死，他絕不會和趙墨的鉅子決裂，故雖為此平白多了幾百個苦行者式的可怕對手，心中仍感痛快。

他伏在一張長几上，享受春盈等四女給他浴後的按摩推拿，儘量讓自己鬆弛神經，好應付今晚的連場大戰。

這是個強者稱雄，無法無天的世界。否則他早就通報警局，申請人身保護。他的手把玩著那方鑄了一個「墨」字的鉅子令，感覺其奇異的冰寒。嚴平和符毒這些墨家的叛徒，為何如此不惜一切要得到鉅子令？元宗身上沒有鉅子令和楚墨夜襲信陵君府兩事，自然是趙穆告知嚴平，好教他來找自己麻煩。此君非常狠毒，幾句話立使他陷身險境。

他仔細研究手中符令。以前他在二十一世紀看武俠小說，總愛描寫什麼令牌，只要拿在手中，對某一門派和組織的人便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指揮命令他們。只恨鉅子令顯然沒有這個作用，否則元宗舉起它來便成，不用拼命逃生。由此推之，鉅子令必然有某種實質的價值，非只是鉅子身分的象徵那麼簡單。若是如此，元宗為何不告訴自己，是否因為他未曾識破祕密，所以心中存疑，沒有說出來？

烏廷芳和婷芳氏兩女笑著走進浴堂，到他身旁坐下，兩對纖柔的小手加入為他按摩肩膀。他舒服得閉上眼睛。手指卻在鉅子令上摩挲。當他摸著那個「墨」字時，字體內上方的兩點似若微不可察地轉動少許，嚇得他睜眼細看。再用力以拇指摩擦，兩個凸出的圓點卻是紋風不動。心中一嘆，待要放棄，忽地想起若這麼容易便發現鉅子令可能存在的祕密，元宗早便發現了，於是又專心研究起來。

烏廷芳在旁笑道：「項郎啊！這是什麼寶貝，你看它比看我們更用神哩！」

婷芳氏則道：「這東西真精巧！」

項少龍笑應著，以指頭用力向那兩個圓點按下去，可是仍是沒有任何反應。烏廷芳頑皮起來，俯身輕嚙著他的耳朵，往後一扯。項少龍舒服得呻吟起來，正要放下鉅子令來對付她，忽地靈機一觸，按下沒有作用，那可否扯上來呢？遂吩咐春盈找來一個小鉗子，夾著其中一個圓點，用力往上一扯。「得」的一聲，圓點應手而起，由令身升起近半寸。項少龍精神大振，猛坐起來。眾女不解地簇擁著他，趁熱鬧一齊研究他手中的令牌。項少龍又把另一點拔高，變成由「墨」字上方凸兩枝小圓柱。他不由緊張起來，嘗試順時針轉動小圓柱，果然應手旋動，發出另一聲開鎖般的微響。

眾女嘖嘖稱奇。

烏廷芳搖晃他的手臂道：「裡面定藏了東西，項郎快扭另一邊看看。」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壓下緊張的心情，扭動另一邊的小柱。試了一下，動也不動，但轉往逆時針的方向，異事倏生。

「得」的一聲下，鉅子令上下分開，露出藏於其內五寸高的一個小帛卷。眾女齊聲歡呼。項少龍心頭震盪，知道自己在神推鬼使下，終於發現鉅子令的祕密。

※※※

小帛卷在榻上攤開，長達二十尺，密密麻麻佈滿圖形和繩頭小字。前半截是上卷「墨氏兵法」，下半截的下卷竟是劍法，卷首寫著「墨氏劍法補遺三大殺招」。

項少龍大感興趣，用神觀閱，心中狂喜。原來三大殺式全是攻擊的劍法，與墨子劍法的以守為主大相逕庭，不知是不是墨翟晚年心態轉變，創出這主攻的三招，以補劍法的不足。名雖為三招，但每招至少有百多個圖形，可知複雜至何等程度。最巧妙的是這三招全與防守有關，故可天衣無縫地配合在元宗傳授的墨子劍法裡。

第一式名為「以守代攻」，那些栩栩如生的人像，由打坐、行走，以至持劍作勢，騰躍蹲滾，各種姿勢，應有盡有。每圖均有詳細文字說明練習和使用的方法。句句精妙，字字珠璣，使人對墨翟的才情智慧，顛倒拜服。

第二式名為「以攻代守」。若說第一式穩若崇山峻嶺，第二式便若裂岸驚濤，有沛然莫測的威力。只此兩式，已盡劍道攻守的絕訣竅要，配合起墨子劍法，威力增強不知有多少倍。

第三式名為「攻守兼資」，變化更形複雜，卻非另兩式的混合，而是玄奧之極的劍法，不但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最厲害處是變化無窮，隨時可由攻變守，由守變攻，看得項少龍心神俱醉。他無暇研究上卷的兵法，拿起木劍，來到園中，專心一志地把這三招的劍式，演練起來。

眾女坐在園中的小亭，欣賞他苦心專志地揮劍起舞。

項少龍邊看邊練，開始時停停看看，練到得心應手，每劍揮出，或砍或劈，或刺或削，其中均隱含劍道的至理。不知不覺間他沉迷在奇奧巧妙的劍法裡，渾然忘記一切，這種美妙的感覺，自由元宗處學懂劍法後，還是首次嘗到。木劍在帛卷運力用勁的指引下，忽似輕巧起來，破空之聲反收歛淨盡，變成沉雄的呼嘯，更增加了使人心寒膽喪的威勢。他又配合原本的墨子劍法，再度演練，一時劍氣縱橫，生出亦靜亦動，靜時有若波平如鏡的大海，動時則似怒海激濤，變化莫測。

眾女看得心神俱醉，項少龍每一姿態莫不妙至毫巔，每一個動作都表現出人類體能的極限，既文雅又激烈，形成驚天地泣鬼神的氣勢。時間飛快溜走，到滕翼、荊俊和烏卓三人來找項少龍，他才知道不知不覺練了兩個時辰劍法。

對於未習墨子劍法的人來說，要練這三式可能三年仍沒有成果，對項少龍來說，三個時辰足可使他脫胎換骨，得益不淺。

項少龍沒有勞累的感覺。心中奇怪，墨翟那種奇異的呼吸方法，必是與人體神祕的潛力有關，假若自己日後能依他的打坐法練習養氣的方法，可能效用更為神奇，說不定真能成為武俠小說中所說的高手那樣，擁有神妙的內功。匆匆梳洗更衣後，他到廳堂見烏卓等三人。

滕翼驚異地看著他道：「項兄神采飛揚，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是否有什麼喜慶之事。」

烏卓也道：「孫姑爺眼神比前更銳利，使人驚嘆！」

項少龍心中暗喜，岔開話題道：「眼下有多少人手可動用？」

烏卓道：「我們人手充足，調動五、六百人全無問題，可是如此一來，會暴露出我們的實力，長遠來說是有害無利。」

項少龍信心滿滿地道：「不若就我們四個人，再加上你精選出來的十名好手，去闖他一闖！」

三人同感愕然，這樣豈非強弱懸殊太大？

項少龍道：「若是正面交鋒，我們自是有敗無勝，但現在我們的目的是要安全抵達郭府，當是兩回事。」

荊俊道：「若只我一個人，定有把握神不知鬼不覺偷到郭府去。」

烏卓忽地興奮起來，說：「與孫姑爺並肩作戰，是最痛快的事，來！我們研究一下。」由懷中掏出一幅帛畫，赫然是邯鄲縱橫交錯的街道圖。

烏卓指點城內一座小丘道：「郭府位於山丘之上，正式的道路有兩條，分別通到郭府的前後宅，其他不是亂石就是密林。」

滕翼道：「只要抵達山丘，憑亂石密林的掩護，不用怕他們的弩箭等遠距離攻擊的武器，亦不怕他們人多勢眾。」

烏卓道：「問題是他們必會派人監視我們，那他們便可以在長約半里的路途上，於任何一個地點截殺我們。」

項少龍苦思頃刻，道：「我們可以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噢！」看到他們錯愕的模樣，想起暗度陳倉的故事發生在楚漢相爭的時代，他們自然聽所未聽。忙改口道：「烏卓你可以同時派出三輛馬車，分向三個不同的方向出發，那些墨者被迫要追蹤每輛馬車，到發現車內無人，早被分散實力，那時我們才出發，教他們方寸大亂，應接不暇。」

三人一聽均感此計可行。

荊俊道：「我們可利用掛鉤攀索，越過民居，跟我們的人，定給鬧個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

眾人愈說愈興高采烈，就像已打贏這場仗一般。

最後項少龍道：「若我是嚴平，會把人手留在郭府所在的山丘腳下，那時我們可以借密林和他們打一場硬仗。」

滕翼神情一動道：「不若由我和荊俊先溜到那裡去，預早布下陷阱，將更有把握。」

荊俊最愛鬧事，跳起來道：「事不宜遲，趁離宴會尚有兩個時辰，我們立即帶齊傢伙，趕去布置。」

烏卓站起來，興奮地道：「你要什麼東西，保證供應無缺。」

三人離去，項少龍回到寢室，取出裝備和裝滿飛針的束腰，紮好在身上，吻別眾妻婢，趕去與烏卓會合。途中遇上臉現喜色的陶方。

陶方一把扯著他道：「我們真幸運，查到一個身分神祕的人，剛在今天見過趙穆，聽他口音應是楚人無異。」

項少龍喜道：「拿著他沒有？」

陶方道：「他仍在城內，動手拿他說不定會打草驚蛇，根據探子的調查，他在旅舍的房子訂至明早。只要他踏出邯鄲城，我們立把他生擒活捉，囚在我們的牧場內，我不信他的口硬得過我們的刑具。」

項少龍一把摟著陶方的肩頭，往外走去，哈哈笑道：「若給我們拿著那奸鬼的陰謀證據，我們便要他好看。」

這時兩人來到正門後的大廣場上，烏卓早預備三輛馬車，恭候著他的指示。

陶方問道：「你一個人，為何要三輛馬車？」

項少龍笑道：「三輛馬車都不是我坐的，而是贈給嚴平那短命的傢伙！」

大笑聲中，放開陶方去了。

※※※

細雪漫漫，天氣嚴寒。幸好沒有狂風，否則更教人難受。烏卓、項少龍和十多騎策馬離府，人人戴竹笠，遮掩大半面目，馳出烏府。到街上立時分道揚鑣，兩人一組，各朝不同方向奔去。

先是有三輛馬車，現在又有這惑敵的手法，就算嚴平的三百名手下全在府外守候，亦很難同時跟蹤這麼多的「疑人」。何況誰說得定項少龍是否其中一個。這一著是要迫嚴平的墨者武士，只能退守在郭家大宅下的山路和密林處。

項少龍和烏卓依循著一條精心選擇的路線，迅速離開烏府外的園林區，直抵民居林立兩旁的大道，不往郭府的方向馳去，反冒著雨雪，轉左往相反的方向急馳。他們無暇理會對方是否跟在背後，到了一所大宅前，發出暗號，宅門立即打開。

大宅的主人是個和烏府有深厚交情的人，自然樂意與他們方便。兩人也不打話，闖宅而入，再由後門來到宅後的街上，然後往郭府所在的「秀越山」快馬奔去。

這一手由烏卓安排，即使給人追上，仍可將對方甩掉，漂亮之極。雨雪迎臉打來，項少龍忽地一陣茫然。

來到古戰國的時代裡，雖只短短一年的光陰，他已像歷盡滄桑。舒兒、素女的橫死，令他受到嚴重的創傷，趙妮的慘死，更直到這一刻也難以接受，偏又是殘酷無情的現實。忽然間，三位芳華正茂的美女，便永遠消失在塵世間，就算他殺死趙穆或少原君，仍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現在他的大恩人元宗也證實辭世。

自己也可能隨時喪命，那是不是一種解脫？死後會不會和他們有再見的機會。自有生命開始，生死的問題一直困擾每一個人。那是否只是一次忘情投入的短暫旅程，人的存在並非至墳墓而止。這問題從沒有人能解答或證實。

宗教的答案：天堂地獄，又或生死之外，很可能只是一種主觀的願望。沒有卻又不行，死後空無所有，是很難被接受的一回事。

並騎身旁的烏卓道：「孫姑爺！前面就是秀越山。」

項少龍一震醒來，收攝心神，往前望去。這時他們剛離開民房，到達山腳，一條山路直通丘頂，上面古木成林，隱見巨宅高樓，極具氣勢，但卻看不到有伏兵的蹤影，山腳處有座牌樓，寫著「郭氏山莊」，乍看並沒有人把守。兩人轉入道旁刻有與滕荊兩人約定暗號的疏林，躍下馬來。樹木草地積蓋白雪，景象純淨迷人，卻不利隱藏或逃跑。烏卓在另一棵樹腳處找到刻記，向項少龍打個手勢，領先深入林內。項少龍把墨子劍和趙倩為他造的革囊背在背上，左手持著失而復得的飛虹，追在烏卓背後。忽爾四周無聲無息地出現幢幢人影和火光，把他們團團圍困。

「鏘！」烏卓背上兩枝連鋌來到手上，暴喝一聲往前方突圍攻去，不讓敵人有時間摸清地形和鞏固包圍網。項少龍正傷痛心愛美女和元宗的死亡，滿腔怨忿，拔出木劍，拿在右手，隨在他背後，殺往林內。

對方想不到他們如此凶悍。正面攔截烏卓的兩名趙墨行者倉皇下一個往後退，另一人長劍揮擊。「鏗鏘」一聲，刃鋌交擊，在黑暗裡迸起一陣火花。

烏卓欺對方膂力及不上自己，蕩開長劍，令敵人門戶洞開，使個假身似要向另一人攻去，左手連鋌迴轉過來，閃電破入對方的空門。那人也是了得，迴劍守中，擋格連鋌，豈知卻忘了烏卓右手的連鋌，精芒一閃，烏卓扭腰右手運鋌由下而上，直沒入對方小腹。那行者何曾想到烏卓的連鋌角度如此刁鑽，一聲慘叫，往後跌退，鮮血激濺在雪地上，當場斃命。烏卓毫不停留，兩鋌化作兩道電光，隨撲前之勢，往另一行者攻去。

戰爭終拉開了序幕。

這些行者人人武技高強，怎想到只兩個照面便給名不見經傳的烏卓殺掉一人，都紅了眼，圍攻上來，殺聲震天。緊跟在烏卓身後的項少龍進入墨子劍法守心的訣竅，敵人的一舉手、一投足都看得清清楚楚，更由於大家的劍法來自同一源頭，使他對敵人的攻勢更是瞭若指掌，看到所有不足和破綻。暴喝一聲，左手飛虹狂格猛挑、右手墨子劍重砍硬劈，左右手竟分別使出柔剛兩種截然不同的勁道和招式。他的眼神燃燒憤怒的火焰，神色則冷酷平靜，就像換了個人似的，氣勢懾人之極。兵刃交擊中，三名行者同時受創，其中一人傷於烏卓鋌下，另兩人自是由項少龍包辦。

一聲大喝響自項少龍右方，一名特別高大，看來有點身分的行者，手持鐵棍排眾而來，由一棵樹後搶出，右腳踏前，左腳後引，俯傾上身，在火光下閃閃發亮的鐵棍直戳項少龍心臟而來，又準又狠又急。項少龍見他移動時全無破綻，知道遇上行者中的高手，不敢怠慢，左手飛虹使出墨子劍法三大殺招裡的「以守為攻」，迴劍內收，劍尖顫動，也不知要刺往敵人何處，應付左側撲來的兩名行者；右手墨子劍則施出「以攻為守」的「絞擊法」，化作一道長芒，游蛇般竄出，和對方鐵棍絞纏在一起。

墨子劍法最利以寡敵眾，雖同時應付兩方攻勢，絲毫不亂。兼且是著重感覺而不重眼睛，所以儘管蒙上雙目，仍可與敵周旋，在這種黑暗的森林中，只憑外圍的幾個火把照明下，對項少龍尤為有利。

持棍行者想不到項少龍忽然使出這麼精妙的一招來，有若狂龍出洞，勁道驚人的一棍，觸上對方木劍，頓生泥牛入海的感覺，虛虛蕩蕩，用不上半點力道。大吃一驚下，本能地抽棍後退，驀地小腹下劇痛，原來給項少龍飛起一腳，命中要害。縱使他比一般人忍痛的能力強上十倍，仍要慘嚎一聲，往後仰跌，再爬不起來。這一腳當然與墨子三大殺招無關，對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自不會墨守成規。

另一方的兩名行者，還以為項少龍改採守勢，挺劍硬攻，哪知光影暴漲，一人給齊腕斬掉右手，另一人大腿中劍，慘哼聲中，往後退跌，撞得己方想補入空隙的人左仆右倒，亂成一團。誰想得到項少龍劍法如此精妙狠辣，大別於墨子劍法一貫溫淳的風格。

烏卓的表現毫不遜色，硬撞入兩個敵人中間處，手移到連鋌的中間，施出近身肉搏的招數，雖給敵人的劍在臂上畫出一道口子，但同時卻刺入其中一人胸口，另一敵人則給鋌尾迴打，正中耳門。

倏忽間兩人推進丈許。背後弩機聲響。兩人同時閃往樹後，弩箭射空。他們雖殺傷對方多人，可是行者武士潮水般由四周湧來，形勢非常不利。項少龍見勢色不對，飛虹劍回到鞘內，探入外袍裡左手拔出飛針，連續施放。此著大出敵人意料之外，登時有數人中針倒地。對方見項少龍手揚處，立有人受傷或仆死，如施魔法，紛紛避往樹後。兩人那敢遲疑，朝暗黑處疾進，剎那間沒入林木深處。行者們給拋在身後，仍紛紛追來。

另一個問題出現。在如此漆黑中逃亡奔走，哪看得到滕荊兩人留下的暗記，幸好就在此時，左前方遠處傳來一聲夜梟的鳴叫，惟妙惟肖。兩人知是荊俊這狡計多端的小子弄鬼，大喜下循聲摸去。樹林愈趨濃密，積雪深厚，舉步維艱。也不知撞斷多少樹枝，前方上空一點火光，像星火般掉下來，原來是荊俊手持火摺由樹上輕輕鬆鬆跳下來，向兩人眨眼道：「這邊走！」

兩人如遇救星，忙隨他去。不一會奔上斜坡，來到一塊大石上。上方叢林處隱見郭家透出來的燈火。滕翼巍然現身石上，單膝跪地，手持大弓，臉容肅穆，凝視下面追來的火光和人聲。三人來到他身後。

烏卓奇道：「你想幹什麼？」

滕翼沒有答他。烏項兩人大奇，在這種密林裡又看不清楚敵人，強弓勁箭何來用武之地？驀地下方慘叫連連。

荊俊雀躍道：「掉進去哩！」

他們是優秀的獵人，自是設置獸坑的一流高手。「颼！」一枝勁箭，離開滕翼扳滿的強弓，射入密林裡。慘嘶應箭而起。

荊俊佩服地道：「滕大哥的『夜林箭』名震韓境，耗子都避不過。」

說話間，滕翼以驚人的熟練手法，連射三箭，真的箭無虛發，必有人應箭慘叫。忽然項烏兩人發覺下面再沒有半點火光，原來持火把者無一倖免的被滕翼射殺，火落雪地，立即熄滅。滕翼的勁箭一枝接一枝往下射去，每箭必中一人，聽得烏項兩人五體投地，心想幸好他不是敵人，否則死了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呢。

滕翼放下強弓，淡淡地道：「沒有人再敢上來！」

荊俊跳起來道：「我們早綁好攀索，劈開通路，只要沿索而上，可及時到郭府赴宴。」

項少龍想不到這麼容易突破趙墨的重圍，可見戰略實在是至為重要的事。再想到可在嚴平身上試試三大殺招的威力，不由湧起萬丈豪情，低喝道：「我們走！」

※※※

郭家山莊位於山丘高處，沿山勢而建，雖不及烏氏山城壘堡森嚴的氣勢，卻多出烏氏城堡欠缺的山靈水秀，宅前是兩列參天的古柏，大門燈火通明，左右高牆掛風燈，亮如白晝。項少龍在門口報上姓名，立時有自稱是管家高帛的中年男人，親自為他們引路入府。通過一條兩旁園林小築的石板道，一座巍峨的府第赫然矗立前方。只看這宅第規模，便知郭縱富比王侯的身家。

路旁兩邊廣闊的園林燈火處處，採的是左右對稱的格局，使人感到腳下這條長達二十多丈的石板路正是府第的中軸線，而眼前華宅位於園林世界的正中處。園內設置兩亭，架設在長方形的水池上，重簷構頂，上覆紅瓦，亭頂處再扣一個造型華麗的寶頂，下面是石砌台基，欄杆雕紋精美。先不論奇花異樹、小橋流水、曲徑通幽，只是兩座亭子，盡見營造者的品味和匠心。

園內植物的布置大有心思，以松柏等耐寒的長青樹為主調，配以落葉樹和四季花卉，組成了濃郁的綠化環境，現在雖是滿園霜雪，雨雪飄飛，仍使人想起春夏時的美景。林木中不時看到由別處搬來的奇石，倍增添園林內清幽雅緻的氣氛。

主宅在園林的襯托下，更是氣象萬千，比之趙宮不遑多讓。乃坐北朝南的格局，面闊九開間，進深四間，呈長方形，上有重簷飛脊，下有白石台基的殿式大門。宅前還有小泉橫貫東西，上架兩座白玉石欄杆的石橋，宏偉壯觀得使人難以置信。

荊俊這長居山林的小子看得目瞪口呆，湊到項少龍耳邊低聲道：「這樣大的房子，怎睡得著覺呢？」

項少龍見管家高帛遙遙在前領路，聽不到他們的對答，笑應道：「摟個美人兒，還怕睡不著嗎？」

荊俊立時眉飛色舞，顯是想到今晚回烏府後的節目。項少龍想起趙宮，忍不住聯想到香魂已杳的趙妮，憶起在御園內與她調情的動人情景，心中絞痛，恨不得插自己兩刀來減輕噬心的痛苦。待會還要和趙穆虛與委蛇，自己是否忍受得了呢？

滕翼見他臉色忽轉蒼白，明白到他心事，伸手過來用力抓他一下臂膀，沉聲道：「大事為重。」

兩人交換一個眼神，泛起肝膽相照的知己感覺。項少龍強壓下內心傷痛，硬迫自己腦內空白一片，步上石橋，踏著長階，往府內走去。府內筵開十六席，分列大堂左右。當項少龍四人入內時，其他客人均已到齊，郭縱殷勤迎客，為他逐一引見諸人。

趙穆今晚示威的帶來一群家將，看他們彪悍的外型知是厲害的劍手，主從十二人，占去四席。嚴平白巾麻衣，孤身一人，腳上破例穿上一雙草鞋，有種獨來獨往的驕傲和灑脫，若非有元宗的仇恨築成在兩人間不能逾越的阻隔，說不定項少龍會和他攀點交情，現在則只能以這時代最常用的方法──武力來解決。

初見面的是趙氏武士行館館主趙霸，聽名字以為他是個彪形大漢，其實他比一般人都矮上少許，可是骨骼粗大，一切向橫發展，胸闊背厚，脖子特別粗，與背肌形成使人印象深刻的三角形肌肉，令人想到就算任你捏他脖子，休想能把他捏得斷氣。膚色黝黑，顴骨顯露，方形有如鐵鑄的面貌，閃閃有神如銅鈴般的巨目，體內似充盈無盡的力量，移動間自具威勢和氣度，項少龍亦看得有點心悸。他以前當特種部隊，打架乃家常便飯，最懂觀察對手，看到趙霸，立時把對方列入最難應付的敵人行列。

趙霸有四個弟子隨他來赴宴，當然是一流的劍手，最引人注目是其中竟有一個叫趙致的年輕姑娘。乍看下她並沒有奪人心魄的艷色，但玉容帶著某一種難以形容的滄桑感，配以秀氣得驚人的鳳眼，瘦長的臉龐，性感的紅唇，極具女性的魅力。尤其她身長玉立，比趙霸高整個頭，只比項少龍矮上兩寸許，這麼高的姑娘，因大量運動練成的標準身型體格，予人鶴立雞群的出眾感覺。

趙霸和趙致等對項少龍都非常冷淡，介紹時略略點頭，表現出掩不住的敵意。當荊俊忍不住上下打量趙致，此女更露出不悅神色，秀目閃過駭人的殺機。嚇得荊俊不敢再看她。

另兩個客人赫然是趙穆的文武兩大走狗。大夫郭開生得仙風道骨，留著五綹長鬍，只是眼睛滴溜亂轉，便知他正如雅夫人所說的滿肚子壞水，眾人中亦以他表現得對項少龍等最是親熱。更使人印象深刻是他那把陰柔尖細的嗓子。將軍樂乘與郭開都是三十開外的年紀，兩眼若閉若開，似有神又似無神，予人耽於酒色的印象，身材瘦長，手足靈活，一身將服，亦頗具威勢。兩人均有幾個家將跟隨，占去四席。

郭縱的兩個兒子，郭求和郭廷均為平平無奇之輩，反是十多個家將裡，有個智囊人物叫商奇，無論風度氣質，予人足智多謀，學識豐富的印象，不可小覷。

介紹過後，郭縱招呼各人入座，首先請項少龍坐於右方第一席的上座，項少龍推辭不果，唯有坐入代表主賓的一席。對面的主家席自是郭縱，接著依次是趙穆、趙霸和郭開。

項少龍的下首則是一直面色陰沉的嚴平，其次是樂乘，郭縱的兩個兒子陪於末席。事實上直至此刻，項少龍仍弄不清楚郭縱為何要設慶功宴，假設剛才自己被人傷創，於郭縱面子上亦不好看。

酒過三巡，郭縱欣然道：「老夫一生伴著個打鐵爐做人，現在年紀大了，粗重的事交給兒子，閒來只是踩踩窮山野地，找尋穴鐵脈，研究一下器械兵刃的型制。對我來說，沒有東西比先聖魯公的手錄更珍貴，少龍此次攜寶而回，別人或者不知少龍的功勞多大，老夫卻最清楚。來！為我大趙中興有望乾一杯。」

眾人紛紛舉杯，只有嚴平不碰几上美酒。項少龍心中叫苦，郭縱這麼一說，分明指趙國的興衰由他一手包辦，在這爭權奪位的時代，怎會不招人妒忌。果然趙穆和樂乘臉上閃過不悅的神色，趙霸則凶光閃爍，只有郭開仍擺出一臉歡容，嚴平則仍是那毫無生氣、半死不活的表情。項少龍偷偷留意別具風格的趙致，她每次舉杯，總是淺嘗即止，不像其他人灌得一滴不剩。

烏卓在項少龍耳旁低聲道：「郭縱想害你！」

項少龍點頭表示知道，揚聲答謝道：「郭先生過獎，末將只是奉大王和侯爺之命盡心辦事，所有事均由大王及侯爺指示，末將幸好有點運道，不負所託，我看這一杯應敬的是侯爺。」

眾人慌忙向趙穆舉杯。項少龍等自是邊飲酒邊心中詛咒，暗罵趙穆這殘暴的奸鬼。

美女趙致想不到項少龍對答如此得體，眼中亮起訝異之色，細心打量項少龍。趙穆的臉色好看了點，哈哈大笑，欣然喝酒，好像功勞真是全歸於他的樣子。不過誰都知道以他的城府，絕不會被項少龍區區數話打動，表面的歡容只是裝出來給人看的。郭縱向立在身後的管家高帛打個手勢，後者立時傳令下去，頃刻數十婢女如花蝴蝶般捧著熱葷美食，擺到席上，又殷勤為客人添酒。項少龍特別留意嚴平，他几上只有青菜麥飯，顯見郭縱特別的照顧他的「需要」。

郭縱哈哈一笑道：「老夫的宴會一向必有歌舞娛賓，但今天鉅子肯賞面來敝府赴宴，所以節目安排上有點改變。」

大力拍一下手掌。忽然十多個女子由後方的兩扇側門擁出，幾個觔斗來到堂心立定，表演起各種既驚險又精采的雜技百戲。當其中兩女絕無可能地在另兩女的肩頭凌空翻身，交換位置，再立定在對面下方的女子肩上時，除嚴平外眾人無不拍掌叫好。

荊俊低聲自負地道：「看過我的身手才拍掌吧！」

項少龍為之莞爾。荊俊始終是個大孩子，充滿好勝心。眾女表演了變化萬千的疊羅漢後，在眾人掌聲中退出堂外。

郭縱笑道：「真正要向之喝采的人是致姑娘，我這些家婢的身手，是由她一手訓練出來的。」

眾人聞言忙向趙致喝采，其中又以荊俊叫得最厲害，使人惱笑皆非。趙致盈盈起立，淡淡還禮，似對讚賞毫不在意，予人甚有涵養的印象。

郭縱忽地乾咳兩聲，正容向項少龍道：「老夫聽說少龍與鉅子間有點小誤會，不若由老夫當個和事佬，把事情解決。」

項少龍心中大恨。郭縱似乎沒有一句話不為他著想，其實一直在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原因自是因他項少龍與烏家的關係。幾句話立即弄得他十分難堪，現在即使他肯交出鉅子令，仍要開罪趙穆，因為他把擁有鉅子令一事瞞著這奸鬼；但假若他不讓郭縱做「和事佬」，郭縱將有對付他的藉口。

幸好嚴平冷冷地道：「郭先生的和事佬做得太遲，現在本子和項兵衛的事，只能依從墨門的方式解決。」

眾人不問而知，那種方式捨武力再無他途。趙墨行者伏擊項少龍一事，這些位於邯鄲權力最上層的人怎會不知道，亦明白嚴平方面吃大虧，種下不可解的深仇。

趙穆從容道：「一位是大王最看重的客卿，一位是大王最寵愛的御前劍士，誰也不願看到任何一方有失，不若明天由本侯稟奏大王，由他定奪。」

郭開和樂乘立即心中暗笑，嚴平在趙國地位尊崇，最近對付燕國的入侵時在輔翼守城立下大功，對趙王仍是平起平坐，若把這事攤在他面前，不用說吃虧的是項少龍。

郭縱方面，他與烏氏倮不和並非一朝半日的事，而有關烏應元和呂不韋的關係，是由他透露予趙王，現在烏家出了個這麼厲害的孫姑爺，無論如何也要毀掉。起先他並不明白趙穆的心意，經過言語試探，立時建立默契。不過現在孝成王非常看重項少龍，且有烏氏倮在後面撐腰，他們不敢公然明槍明刀對付這由無名小卒變成有身分有地位的年輕劍手，所以只好大玩手段。

趙穆先打出查察貞操的牌子，哪知晶王后另有居心，為項少龍隱瞞真相。於是他選中劍術高明，手下高手如雲且身分超然的嚴平，告以元宗身上沒有鉅子令的事，挑起兩人間的矛盾。再由郭縱借擺慶功宴為名，實是製造嚴平殺他的良機。如此連環毒計，確是厲害。

趙穆此議出籠，嚴平首先反對道：「侯爺的好意心領，鉅子令乃本門至寶，一刻也不能留在外人手上，此事必須立即解決。」

眾人心中暗樂，知道嚴平立即會向項少龍挑戰。

趙霸一陣大笑，吸引各人的注意力，道：「項兵衛宮宴與連晉一戰，聲震趙境，可惜趙某剛到別處考較行館兒郎的劍技，未能目睹盛況，至今耿耿於懷。下面的兒郎均望見識到項兵衛的絕世劍術，只是切磋性質，希望項兵衛不吝賜教。」

烏卓等均皺起眉頭，世上豈有這麼不公平的事，竟採車輪戰法。而且讓嚴平先摸清項少龍的劍路，會對他提供大大便利。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趙致倏地起立，抱劍來至項少龍席前，含笑道：「請兵衛指點！」

項少龍心道：我和你有什麼深仇大恨呢？竟來向我挑戰，正要拒絕。滕翼向躍躍欲試的荊俊打個眼色，這小子大喜跳了起來，一點几角，凌空翻個觔斗，越過趙致的頭頂，落在她後方，笑嘻嘻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師傅對師傅，徒弟對徒弟，讓小子和致姑娘親熱一番。」

項少龍等見他忽然變了項少龍徒弟，又口沒遮攔，語意輕佻，均感好笑。其他人見荊俊身手靈活如猴，心中懍然，暗忖趙致此回遇到對手。因為趙致向以靈巧多變名著邯鄲。

趙霸一向崖岸自高，極為自負，暗忖項少龍哪有資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心中狂怒，冷喝道：「小致領教這位小兄弟的技藝！」

趙致知道乃師在暗示她下辣手，兼之她最恨男人向她調笑，應命一聲，猛一轉身，長劍電掣而去，標刺荊俊心臟，姿態既美，手法又疾又狠，確是第一流的劍法。眾人見她突然發難，均以為荊俊猝不及防，難以閃躲。項少龍和烏卓的兩顆心提到了喉嚨頂，怕他有閃失。只有滕翼像嚴平般毫無表情，似若儘管地裂天崩，也不能使他臉上的顏色有絲毫更變。

※※※

荊俊想不到對方不打個招呼，立即動手。幸而他一生在山林出沒，在猛獸群裡打滾長大，比這更凶險的情況不知遇上過多少次，哈哈一笑，使個假身，似要往左橫移，到長劍臨身，差之毫釐般往右移開，閃到趙致的左後側，比鬼魅還要迅疾。

趙穆和郭縱交換個眼神，都看出對方心中的驚異，項少龍有此子為助，確是如虎添翼，這樣看來，那烏卓和滕翼亦非泛泛之輩，不由使他們對項少龍的實力，重新估計起來。

趙致夷然不懼，這一劍純是試探荊俊的反應，既知對方身手靈活，嬌叱一聲，兩腳一撐，離地而起，一個大空翻，手中利刃化作千萬點劍花，就在空中往荊俊撒去。趙霸的人立即高聲喝采。

項少龍見趙致劍法既好看又嚴密，非只是花巧靈動，心中大感訝異，由此推知趙霸必然非常厲害。同時想到當日連晉號稱無敵邯鄲；趙穆、嚴平這些身分超然的人，當然不會與連晉動手，可是趙霸只是武館的主持人，為何竟任得連晉橫行？心中一動，似已捕捉到箇中因由，又不能清晰具體地描畫出來，那種微妙的感覺，令項少龍頗為難受。

場中兩手空空，只在腰間插了一把長匕首的荊俊，終於亮出他的兵器。他手往懷內一抹，一團黑忽忽的東西應手而出，先射往趙致的右外檔，然後加速彎擊回來，「噹！」的一聲擊中趙致長劍。

趙致的劍花立被撞散，人落地上。

荊俊那東西飛返頭上，不住隨右手的動作在上空繞圈，原來是把半月形銀光閃閃的「飛陀刃」，兩邊均鋒利無比，尤其彎若牛角的尖端，更使人感到可怕的殺傷力。項少龍還是初次見到他的獨門兵刃，暗忖若以之擊殺猛獸，當是不費吹灰之力。荊俊笑嘻嘻瞧著不知如何應付他武器的趙致，一對眼趁機賊兮兮的上下打量她。

趙霸喝道：「旁門左道的兵器，怎可拿來在大庭廣眾中見人。」

一聲大笑在大門處響起，只聽有人道：「趙館主此言差矣！天下間只有殺人或殺不了人的兵器，有什麼旁門左道可言。」

眾人愕然望去，只見大將李牧在十多名家將簇擁下，踏進門內，後面追著高帛和幾名郭家的府衛，顯是不及通報。項少龍趁機把荊俊喝回來。趙致眼中閃過森寒的殺機，悻悻然回座去。

郭縱這老狐狸笑呵呵離座迎客，滿臉笑容道：「大將軍何時回來的，否則今晚怎也不會漏了你。」

李牧虎虎生威的目光掃視全場所有站起來歡迎他的人，當他瞧到趙穆，虎目殺機一閃，迅速斂去，冷冷笑道：「希望郭先生不會怪我不請自來。」眼睛盯著表情尷尬的趙霸道：「館主負責為我大趙培育人才，切勿墨守成規，本將軍長期與匈奴作戰，見慣戰場上千變萬化之道，兩軍對壘，唯一的目的是勝過對方，哪管得用的是什麼武器。」

趙霸氣得臉色發黑，卻是啞口無言。

李牧轉向項少龍，語氣立轉溫和道：「少龍立下大功，今天我來是要向你敬酒三杯，給我拿酒！」

這趙國除廉頗外的一代名將，甫至立即震懾全場，連趙穆這麼霸道的人，亦不敢出言開罪這軍方的第二號人物。樂乘和郭開更噤若寒蟬，不敢搭口。項少龍心中訝異，想不到這代表趙國軍方的人物竟會公然表示對自己的支持，使他不致勢單力孤，一籌莫展。只有嚴平仍踞坐蓆上，不賣賬給李牧。李牧亦不怪他，逕自和項少龍對飲三杯，還坐入了項少龍席內。

烏卓等三人慌忙離座，由郭縱使人在席後另安排席位，安置他們和李牧的隨員。

各人坐定，趙穆乾咳一聲道：「大將軍風塵僕僕，不知邊防情況如何呢？」

李牧冷冷地道：「巨鹿侯還是第一次問起匈奴之事，本將此次趕回邯鄲，為的卻是妮夫人的事情，我徵詢過廉相國的意見，均認為她的自殺疑點頗多，故決定由軍方聯名上書，求大王徹查此事，侯爺乃一手處理此事的人，當知李牧所言非虛，還要向侯爺請教。」

項少龍恍然大悟。記起趙倩曾說過趙妮乃趙國曾大破秦軍的一代名將趙奢的媳婦，兼之因堅守貞節甚得人心，得軍方擁戴，所以趙穆不敢碰她。現在趙穆色膽包天把她害死，他與軍方趙奢系統將領們的鬥爭再無轉圜餘地，變成正面交鋒，所以李牧現在毫不客氣，擺明要對付他趙穆。趙穆的臉色立時變得非常難看，可是衝著李牧的軍權地位，仍不敢翻臉發作。

郭開陰聲細氣地道：「妮夫人因思念亡夫，自盡而死，乃千真萬確的事，大王最清楚其中情況。大將軍不把精神放在邊防上，是否多此一舉？」

項少龍想不到圓滑如郭開者，竟會如此頂撞李牧，可見軍方和趙穆一黨的鬥爭，已到白熱化的地步，再不顧對方顏面。

李牧不愧強硬的軍人本色，仰天長笑道：「我們就是怕大王給小人蒙蔽，故不能不理此事。爭勝之道，先匡內，後攘外，若說此乃多此一舉，笑話之極。」

郭縱一向不參與任何派系的鬥爭，各派亦因他的舉足輕重而對他加以拉攏，使他左右逢源，這時見火藥味愈來愈濃，勢頭不對，插入打圓場道：「今晚不談國事，只談風月，老夫安排了一場精采絕倫的美人舞劍，請各位嘉賓欣賞如何？」

尚未打出手勢，嚴平沉聲喝道：「且慢！」緩緩站起來，拔出背後比一般劍至少長一半的鉅子劍，冷然望向項少龍道：「項兵衛，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讓本子看看叛徒元宗傳你什麼絕技？」

由於嚴平身分特殊，李牧也找不到插嘴和干預的理由。

項少龍知道此戰避無可避，心想這一仗就當是送給元宗在天之靈的祭品，若非以眾凌寡，嚴平休想傷得這墨家大師的半根毫毛！霍地立起，兩眼寒芒電閃，狠盯嚴平道：「誰是叛徒？鉅子你見到墨翟他老人家才辯說吧！」

嚴平怒哼一聲，顯是心中非常憤怒，移步堂心，擺開門戶。堂內鴉雀無聲，人人均知道嚴平的劍法深不可測，當然有人暗中叫好，有人卻為項少龍擔心。趙穆則在偷笑，若殺嚴平，儘管孝成王知道項少龍情非得已，必然大大不悅。若嚴平殺了項少龍，去此眼中釘，更是心頭大快。所以無論結果如何，對他均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項少龍離開席位，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他竟往對席的趙穆走去，兩眼寒芒閃閃，一點不讓地瞪著趙穆。趙穆和一眾手下都泛起戒備的神色，有人更手按劍把，準備應付任何對趙穆不利的行動。

項少龍來到趙穆席前立定，微微一笑，解下腰間的飛虹劍，連鞘放在趙穆眼前席上，淡淡道：「這把劍還給侯爺，它既曾痛飲囂魏牟的鮮血，當沒有辱沒侯爺贈劍厚意。」再深深盯這與他有深刻血仇的奸賊一眼，轉身往立在堂心的嚴平走去。

囂魏牟雖因他而死，但真正下手殺囂魏牟的卻是滕翼，項少龍這麼說，是故意激怒趙穆，同時讓他知道自己識破他的陰謀。還劍的行動表示以後和他畫清界線，公開對抗。在這一刻，他連趙孝成王也不放在眼內，更不要說趙穆。亦只有這樣公開決裂，他方可得到廉頗和李牧等軍方的全力支持。

趙穆果然氣得臉色陣紅陣白，難看之極。其他人還是首次知道囂魏牟給人殺死，齊感愕然，紛紛交頭接耳，李牧和嚴平無不閃過驚訝神色。

不用再和趙穆這大仇人做戲，項少龍大感輕鬆，兩眼凝視嚴平，伸手拔出墨子木劍，心中湧出騰騰殺氣，像熱霧般蒸騰著，同時心頭一片澄明，萬緣俱滅，連元宗的恩仇也置諸心外，天地間只剩下他的墨子木劍和對方的鉅子劍，再無他物。

嚴平雖然穩立如山，毫無破綻。可是項少龍卻似完全明白敵人的所有動向和意圖，一絲不漏地反映在他有若青天碧海的心境裡。這正是墨翟三大殺招「守心如玉」的心法，借著奇異的呼吸方法，專一心志，與趙穆的決裂，更使他像立地成佛，忽然得道的高僧，達到這種劍道的至境。

在旁觀者眼中，項少龍忽地化作另一個人似的，淵渟嶽峙，靜若止水，但又涵蘊著爆炸性的力量和殺氣。趙穆和趙霸同時泛起駭然之色，他們乃用劍的大行家，自然知道這種境界，最能發揮劍術的精要。嚴平露出凝重的神色，他深明墨子劍法重守不重攻之理，欺項少龍年輕氣躁，打定主意，決定不作主攻。若非項少龍顯露出如此可怕的氣勢，他絕不會這般忍手謙讓。

項少龍眼光落到對方的鉅子劍上。燈火下，有若暴長磷光的劍體散發著一種無可名狀的璀璨光芒，纖塵不染，可見極為鋒利。心中不由奇怪起來，墨子劍法以拙為巧，這種鋒快的長劍，不是與墨子劍法的精神相違背嗎？除非嚴平另有絕活，否則這種劍絕發揮不出墨子劍法的精華。想到這裡，心有計較，提起木劍，一步一步，緩慢有力的向嚴平迫去。

嚴平雙目射出陰鷙厲芒，緊盯項少龍雙肩。

大堂落針可聞，響起項少龍似與天地萬象相合無間充滿節奏感的足音。眾人泛起一種奇怪的感覺，就似一切均在項少龍的掌握中，萬物向他俯伏叩首，豈知此正為墨氏三大殺招的精神。

項少龍心湖內浮現大梁鄒衍的觀天台，憶起漫天星辰的美景，心中湧起萬丈豪情，一聲裂帛般的大喝，使出三大殺招以攻代守的招式，墨子劍似縮似吐，倏忽間循著一道玄奧無匹，含著物理深義的徑路，直擊嚴平臉門。

以嚴平如此沉狠的人，亦吃一驚，對方劍勢若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假若自己只採墨子劍法的守式，立時會陷於捱打之局，更驚人的是對方的劍勢隱隱克制著墨子劍法，偏又是墨子劍法中不能懷疑的招數，無奈下，鉅子劍化作點點寒芒，以攻對攻。

項少龍正是要迫他施出壓箱底的本領，見計得逞，驀然後退，使出以守代攻其中的「回劍式」。

嚴平大喜，還以為對方優越的劍法只是曇花一現，旋又落回墨子劍法的老套裡。他這套劍法乃出於自創，名為「破墨」，專門用來對付墨門內的敵人，所以對殺死項少龍成竹在胸，怎肯錯過如此良機，忙搶前狂攻，渾忘剛擬好以守為主的策略。

項少龍腦際澄明如鏡，見對方劍芒暴張，但目標卻是自己的右肩，那亦是他故意露出來的破綻。以守代攻乃墨氏三大殺著的首式，內中包含一百二十勢，每勢均有一個破綻，而這些破綻無不是精心布置的陷阱，引敵人入彀，把以守代攻的精義發揮得淋漓盡致。見嚴平中計，哈哈一笑，閃電移前，嚴平登時刺空。項少龍略一沉腰，墨子木劍電疾回旋，不偏不倚重重砍在對方劍上。他知道嚴平劍法高明，火候老練，絕不會輸於自己，縱使自己有三大殺招傍身，始終是剛剛學會，未夠純熟，所以不求傷敵，但卻把握機會，以比對方長劍至少重上三、四倍的木劍，憑著自己過人的臂力，硬迫對方比拚內勁。

嚴平立吃大虧，右手痠麻，鉅子劍差點甩手墮地。項少龍亦心中懍然，原來嚴平表面看來精瘦如鐵，臂力卻非常驚人，其反震之力，令他右手一陣麻痹。嚴平悶哼一聲，往橫移開，使出墨子劍法的守勢，門戶森嚴至潑水難進。

旁觀諸人看得目瞪口呆，項少龍劍交左手，由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木劍燕子翔空般彎向外檔，迴擊而來，掃往嚴平右肩。嚴平哪想得到對方左手使劍同樣厲害，右手血氣尚未復元，不得已再退一步，變成面向敵人，鉅子劍使出巧勁，斜挑木劍，意圖化去對手重逾千鈞的橫掃。

項少龍大笑道：「你中計了！」木劍一絞，與對方寶刃纏在一起。

人影乍合倏分。表面看來兩人毫無損傷，但人人瞧出嚴平吃了大虧，臉色蒼白無比。

項少龍「嚓嚓嚓」連進三步，往嚴平迫去。嚴平咬著牙根，相應後退。兩人又同時齊往左移，似若有根無形的線，把兩人牽纏。嚴平不愧長年苦行的人，神情很快回復正常，像沒有受傷那樣。

原來嚴平剛才被項少龍起腳掃中小腿側，若非他馬步沉穩，且立即橫移化力，早仆倒地上，但仍隱隱作痛，知道不宜久戰，沉吼一聲，鉅子劍疾如流星似地往對方擊去。項少龍鬥志如虹，數著嚴平的呼吸和步調，當對方出招前，早由對方轉急的呼吸和步伐輕微的變法察覺先機，覷準虛實，使出三大殺招最厲害的「攻守兼資」中的「忘情法」，把自己投進死地，全憑稍占優勢的先機，和對方比賽本能和直覺的反應。

一聲慘哼，嚴平長劍墮地，蹌踉跌退，色若死人，左手捂著右肩，鮮血由指隙泉湧而出。這一劍雖不致命，但嚴平短期內將難有再戰之力，右手會否給廢掉，尚在未知之數呢。當下有人搶出，要攙扶這心高氣傲的人。

嚴平站直身體，喝開撲來的人，瞪著項少龍道：「為何手下留情？」

項少龍抱劍淡淡道：「元兄雖因你而死，但始終是你墨門本身的鬥爭，與我項少龍無干，為何要分出生死？」

嚴平沉聲道：「剛才你使的是什麼劍法？」

項少龍平靜答道：「是本人自創的劍法，鉅子感覺還可以嗎？」

嚴平眼中射出深刻的仇恨，喝了一聲「好」，頭也不回，朝大門走去，棄劍不顧。嚴平黯然敗走，項少龍乘機告辭。李牧欣然送他一程，吩咐隨從讓出三匹馬，予滕翼等三人，項少龍被他邀到馬車上去。車隊緩緩開下郭家山莊。

李牧沉吟半晌，喟然嘆道：「我們此次是忍無可忍，孤注一擲，借妮夫人的事與趙穆作最後的周旋。」伸手搭上他的肩頭，語重心長地道：「我和相國一直留心你，少龍你是我大趙數代人裡難得的人才，且是這麼年輕。」再嘆一口氣道：「假設此次大王仍要維護趙穆，少龍立即離開趙國，到別處闖天下，不要像我們般瞎守這完全沒有希望的國家。」

項少龍愕然道：「我們得到祕錄，為何大將軍仍這麼悲觀，我看大趙的人丁正興旺起來，只要再多幾個年頭，該可恢復元氣──」

李牧打斷他道：「少龍你對國事認識尚淺，縱沒有長平之戰的大傷元氣，我們亦有先天的缺陷。就是不斷寇邊的匈奴，使我們為了應付他們，國力長期損耗。所以各國中，唯我大趙人丁最是單薄，雖是名將輩出，建國後從來只有守成的份兒，沒有擴張的能力。」

項少龍打從內心歡喜這與廉頗齊名的蓋世名將，忍不住道：「大將軍既看清楚這點，為何戀棧趙境不去呢？」

李牧望往車窗外，眼中射出悲天憫人的神情，輕輕吁出一口氣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長期守衛北疆，與匈奴作戰，與邊塞的住民建立深厚的感情，若我棄他們而去，凶殘狠毒的匈奴人還有誰能抵擋，我怎忍心讓他們任人屠戮？唉！」言下既無奈，又不勝欷歔。

項少龍心中感動，斷然道：「大將軍可否把上書大王一事，推遲兩天。」

李牧兩眼精光一閃，瞪著他道：「你似乎有點把握，究竟是什麼妙招？」

項少龍對他是打心底生出欽佩之情，毫不隱瞞把趙穆可能是楚人派來顛覆的間諜一事說了出來。

李牧眼中閃動希望的光芒，道：「少龍你真行，我們從未想過如此入手對付趙穆，我還會在邯鄲留上幾天，讓我們緊密聯絡，配合上書的時間。」

兩人再商議，到抵達烏氏城堡，下車前，李牧拉著他道：「少龍你仍是血氣方剛，很難抵受誘惑，你須緊記酒色害人，縱是鐵漢，也受不起那種日以繼夜的銷蝕，少龍定要切記。」

項少龍知道自己的風流事跡，尤其是與雅夫人的韻事，已廣為流傳，所以李牧有此忠告，老臉一紅，俯首受教。

※※※

踏入烏府，府衛把他和烏卓請去與烏應元見面，滕荊兩人逕自回後宅休息。

烏應元由陶方陪著，在內宅的密室接見他們，聽取此行的報告，稱讚他們一番才道：「圖先剛派人和我聯絡，說呂不韋的形勢相當不妙，他在秦朝的敵人正利用疏不間親之理，在莊襄王前撥弄是非排斥他，莊襄王為人優柔寡斷，說不定會被打動，所以把嬴政母子運返咸陽一事，刻不容緩，有她母子二人在莊襄王身邊，呂不韋的地位可穩如山嶽，甚至可坐上相國之位，否則我們的希望將破滅。」

項少龍的血液裡仍流動被李牧打動的情緒，皺眉道：「可否拖遲幾天，看看扳倒趙穆一事是否有轉機？」

烏應元凝神瞧他道：「我知少龍恨不得把趙穆碎屍萬段，但這始終是私人恩怨，少龍應以大局為重，現在烏家的命運已落在你肩頭上，一個不好，勢是堡破人亡之局。」

項少龍沉吟道：「若扳倒了趙穆，大趙或仍有可為──」

烏應元不耐煩地打斷他道：「只是妄想，就算殺掉趙穆，在孝成王這種昏君手上，趙家仍註定是亡國之奴，趙太子亦非好材料。烏家唯一出路，是依附大秦，才有希望。」

項少龍垂頭無語，心知肚明自己因與李牧一席話後，被對方忘我的偉大精神打動。還是烏應元這個不折不扣的生意人厲害，不論感情，只講實際收益來得高瞻遠矚，因為歷史早證明他的說法正確無誤。

烏應元心中極疼愛這女婿，知自己語氣重了，聲音轉向溫和，道：「我知少龍智計過人，不知對送回嬴政母子的事，有什麼頭緒？」

項少龍振起精神道：「現在時間尚早，待我休息一會，便去找朱姬，只要說服她，事情將有望成功。」

烏應元等三人同時愕然。現在已是戌時，還說時間尚早？難道他要半夜三更，摸入朱姬的香閨嗎？

※※※

項少龍浸在浴池裡，心情矛盾之極。他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坐時空機來到的第一個地方是趙國，與趙人相處了這段時日，赴魏時又與趙軍相依為命，建立起緊密的感情，下意識地把趙國視為自己的國家，希望能為她盡一點力。可是他更清楚儘管幹掉趙穆，趙國仍不會好到哪裡去，兩頭不著岸的心情，自是使他愁思難禁。

身旁的婷芳氏柔聲道：「少龍在想什麼呢？」

另一邊的烏廷芳帶點醋意地道：「當然是想著雅姊和倩公主哪！」

項少龍雖左擁右抱，卻想起李牧勸他不要縱情酒色的告誡，苦笑道：「和妳們兩個美人在一起，怎還會想起其他女人。我只是因今晚有要事去辦，不能陪妳們，所以心中苦惱。」

烏廷芳諒解地道：「陶公剛通知我們，項郎放心去吧，我們兩人會乖乖的等你回來，噢！忘了告訴你，自你到大梁去後，婷姊每晚都和芳兒同床共寢，說親密話兒，今晚我們姊妹就在榻上等你回來。」

項少龍心叫天啊，若每次她們都要雨露均沾，想不酒色傷身都怕難矣。

烏廷芳又興奮地道：「想不到嚴平亦是你手下敗將，真希望你能挫挫趙霸的威風。」

項少龍想起趙致，忍不住出言相詢。

烏廷芳有點尷尬地垂頭道：「聽說她是連晉那壞蛋的情人之一，你殺了連晉，她自然恨你入骨。」

項少龍心中恍然。趙霸對自己充滿敵意，或與此有關，而非和趙穆有任何勾結，但當然也可能是另有原因。在這時代，又或在二十一世紀，誰有權勢，自有依附之人，此乃千古不移的至理。

項少龍看時間差不多，向正為浴池添加熱水的春盈道：「給我請滕翼和荊俊兩位大爺來。」

※※※

紛紛雨雪，漫漫不休地灑往古城邯鄲。項少龍和滕翼兩人隱身暗處，注視隱透燈火的大宅。

項少龍在滕翼耳旁笑道：「荊俊這小子定是心中暗恨，因為我把他從有女人的溫暖被窩中抓了出來。」

滕翼冷哼道：「他敢？我警戒過他，若太荒唐的話，就把他趕回家去。」

項少龍暗忖，有滕翼看管荊俊，這小子想放恣亦不易。

風聲響起，身手比常人敏捷靈巧十倍的荊俊由牆上翻下來，迅即來到兩人隱身處，低聲道：「想不到裡面這麼大！我找到朱姬的住處。」

項少龍點頭道：「去吧！」

三人從暗處閃出，來到高牆下。項少龍望往雨雪紛飛的夜空，暗忖這樣月黑風高，更適合幹夜行勾當，誰會在如此嚴寒天氣下不躲在被窩裡，守衛也要避進燃著火坑的室內去。際此萬籟俱寂的夜深時刻，他們像置身在與眾不同的另一世界。尤其項少龍想起即可見到把中國第一個皇帝生出來的美女，心頭既興奮又刺激。項少龍仔細體會這奇異的情緒，隨荊俊迅速攀過高牆，進入莊院。裡面房舍連綿，教人難以一目了然，也教人想不通以嬴政的質子身分，為何竟占用這麼大的地方。他們落腳處是個長方形的露天院子，與高牆相對的是一列房舍，看來是傭僕居住的地方。荊俊展開身法，熟門熟路的在前引領，一口氣越過數重屋宇，潛入一座園林之內，花木池沼，假山亭榭，相當不俗。

荊俊指著園林另一邊一座透出燈光的兩層樓房道：「我剛才偷聽侍女說話，朱姬應是住在那裡，卻不知是哪個房間？」

滕翼細察環境道：「我們在這裡為你接應把風，若見形勢不對，荊俊會扮鳥叫通知你。」

項少龍點頭答應，往樓房潛去，揀了個沒有燈光透出的窗戶，看準情況，穿窗閃入，踏足一個小廳堂模樣的地方。躡足往廳門，貼上耳朵，聽得外面無人，推門而出。外面是一條走廊，一端通往外廳，另一端是通往樓上的梯階。屋內靜悄無聲，看來婢僕們早進夢鄉。這個想法甫生，梯頂處足音響起。項少龍忙躲回門內，奇怪為何這麼晚仍有人未睡覺。足音抵門前停下。項少龍大叫不妙，來不及由窗門離去，匆忙下避到一角，蹲在一個小櫃後，雖不是隱藏的好地方，總好過與來人面面相對。果然有人推門而入，接著是杯盤碰撞的聲音。項少龍知道對方不曉得有人藏在暗處，放膽探頭一看，原來是兩個俏丫環。

其中一婢女打個呵欠道：「最怕是他，每次來夫人都不用睡覺，累得我們要在旁侍候。」

另一婢道：「夫人平時話也不多半句，但見到他卻像有說不完的話。」

先說話的婢女笑道：「總好過服侍那個色鬼，身體不行，還要靠討厭的玩意發洩，香姐給他一連三晚弄得只剩下半條人命。唉！」

項少龍心中一沉，色鬼不用說是嬴政，現在由侍候他的婢女口中說出來，看來雅夫人說的一字不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雄材大略的秦始皇怎會是如此一個人？將來他憑什麼誅除呂不韋，統一六國，奠定中國龐大的基礎規模。

嘮嘮叨叨下，兩婢捧著沏好的香茗去了。

項少龍知道有人未睡，不敢由樓梯上去，由窗戶離開，覷準二樓一間燈火昏暗的窗戶，往上攀去，尚在半途，一隊巡衛由花園的小路提燈而至。項少龍大吃一驚，因為若是朱姬宿處，巡衛自然特別留心，絕不會錯過他這吊在半空中的人。猛一咬牙，加速往上升去，倏忽間已穿窗進入屋內。那是女性住的大閨房，地上滿鋪厚軟的地蓆，秀榻內空空如也，除几椅梳粧鏡外，牆上掛滿壁畫，美輪美奐，項少龍正懷疑是朱姬的寢室，兩婢女熟悉的腳步又在門外響起。

項少龍心中叫苦。

這叫前面有狼，後面有虎，幸好房中一角放了個大櫃，無可選擇下，撲過去，拉開一看，內裡共分兩格，下格雖堆有衣物，仍可勉強擠進去，哪敢遲疑，忙縮進去，剛關上櫃門，兩婢女推門進來。

接著是整理被褥的聲音。不一會兩婢女離開，卻沒有把門掩上。項少龍心中叫苦，看情況朱姬和情夫隨時進來，自己豈非要屈在這裡聽朱姬的叫床聲。今晚看來很難接觸朱姬，若在有烏廷芳和婷芳氏兩人在被窩中過夜，自然比蜷曲在這裡強勝百倍。況且滕荊兩人久候他不出，可能會弄出事來。苦惱間，一重一輕兩種足音由遠而近，接著是關門聲。項少龍心叫天啊！閉上眼睛，聽天由命。

外面傳來衣衫窸窣的摩擦聲，和男女親熱的呻吟聲。

項少龍閒著無事，不由猜測朱姬情夫的身分。照理該不會是趙穆，明知明天軍方將領會向孝成王翻他的賬，目下好應去向趙王獻媚下藥，蠱惑君心。因為說到底，趙王對趙妮有著一定的感情，若真的知道下手害她的人是趙穆，說不定會不顧「夫妻」恩情，把趙穆處死，趙穆怎可大意疏忽。可是朱姬母子一直被置於趙穆的監視下，其他人想接近需趙穆首肯才成。那這人會是誰呢？

一把柔情似水的聲音在櫃外的房內響起道：「人家託你的事，辦得如何？」

項少龍心中叫絕，只聽聲音，知這女人很懂利用天賦本錢，迷惑男人，難怪剛登皇位的莊襄王對她如此念念不忘。呂不韋既挑中她媚惑莊襄王，她自非泛泛之輩。

那情夫道：「現在局勢不明，仍未是回秦的時刻。」

項少龍嚇了一跳，立時認出這是大夫郭開的娘娘腔。想不到原來竟是他，難怪能與朱姬搭上，只不知趙穆是否知道此事。

朱姬嗔道：「有什麼不明朗的，現在異人登上王位，只要我們母子返回咸陽，政兒就是繼承王位的儲君，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親吻的聲音再次傳來，朱姬嬌吟的聲音加劇，顯是郭開正施展調情手段，安撫朱姬。

只聽得朱姬嬌呼道：「不要！」

郭開道：「春宵一刻值千金，難得有機會，來！到帳內再說吧！」

朱姬微怒道：「你只是對人家身體有興趣，一點都不關心妾身的心事。你說吧！為何答應人家的事沒有做。」

郭開急道：「你不知我已做了很多工夫嗎？只是現在莊襄王剛登位，各方面看得你們很緊，兼且呂不韋現在地位不穩，隨時有坍台的危險，無論怎樣計算，你絕不應該於此時偷回咸陽去。」

項少龍逐漸明白過來，朱姬以美色誘惑趙穆黨內郭開這重要人物，想借助他的力量，逃離邯鄲。不知郭開是否真想背叛趙穆，還只是存心騙色，看來還是後者居多。只要想想郭開正得勢當權，在趙國內又有龐大親族，無論他是多麼自私的人，一旦面對生與死的選擇，怎能不為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著想。最尷尬的更是若郭開到秦國去，肯定要失去朱姬甚至丟掉性命，因為朱姬另外兩個男人，無論呂不韋或莊襄王，都會因嫉忌把他郭開殺死。以郭開那麼精明的人，怎會不考慮到切身的問題？朱姬當明白這道理，只是心想著歸秦當王后，什麼都顧不得了。朱姬果然默不作聲。

郭開柔聲道：「來吧！天氣這麼冷！有什麼地方比被窩更舒服呢？」

接著是寬衣的聲音。

朱姬的聲音道：「你先到帳內去，我落了粧便來陪你。」

郭開顯然非常疲乏，打個呵欠，上榻去了。外面傳來朱姬脫衣的聲音和解下頭飾的微響。奇異的聲音響起，原來是郭開的鼻鼾聲。項少龍受到感染，眼皮沉重起來，快要睡著，足音迫近。他立時睡意全消，暗忖不是這麼巧吧，朱姬竟要來打開櫃門取她的性感睡袍？想到這裡，櫃門被拉開來。

項少龍人急智生，撲將出去，摟著她倒在蓆上，一手捂著她的小嘴，把她豐滿而只穿著單衣的動人肉體壓在身下，同時湊到她耳旁低喝道：「我是項少龍，奉呂不韋之命來找妳！」

重複三次，朱姬停止掙扎，嬌軀放軟。榻上傳來郭開有節奏的打鼾聲。項少龍暗叫聲謝天謝地，仰起少許，登時和朱姬面面相對。他不由心兒急跳。身下女子，生得妖媚之極，充滿成熟女性的風情，一對會說話的眼睛，正在閃閃生輝的打量他。項少龍登時全面感受到她豐滿迷人的肉體，一陣心旌搖蕩，熱血騰湧。嚇得忙壓下慾火，以免對方察覺。

緩緩挪開捂著她濕軟小嘴的大手，朱姬的花容月貌，盡呈眼下。她絕不是烏廷芳、雅夫人又或紀嫣然那種完美精緻的美麗，臉龐稍嫌長一點，鼻樑微曲，朱唇豐厚了些，可是配起她秀媚的俏目，卻形成一種蕩人心魄的野性和誘惑力，尤其極具性格的嘴唇，唇角微往上彎，使男人感到要馴服她絕非易事。

我的天啊！

這就是秦始皇的生母！

他一直在尋找秦始皇，卻從沒夢想過可這樣占他母親的便宜。如蘭的體香髮香，沖鼻而入。

朱姬目不轉睛瞧著他輕輕道：「我知你是誰，因為趙穆現在最想除去的人是你。」

項少龍收起意馬心猿，湊下去在她耳旁道：「希望妳清楚烏家和呂先生的關係，他派圖先來和我們接觸，要盡快把你們母子弄回咸陽去。」

朱姬側過俏臉，先向她耳朵吹一口氣，耳語道：「有圖先來我就放心，你們有什麼計畫？」

項少龍苦忍著耳腔內的搔癢，強壓制侵犯她的衝動：「首先要和妳取得聯絡，了解情況，才能定下逃亡的細節，我──」

榻上傳來翻身的聲音。兩人大吃一驚。

朱姬急道：「明晚再來！我等你。」

項少龍忙滾往一側。朱姬敏捷地站起來，榻帳內恰好傳出郭開的召喚。朱姬俏臉微紅，俯下俏臉橫項少龍一眼。項少龍忍不住色心大動，伸手握上她的小腿，緊捏一下，才放開來。那種銷魂的感覺，比之真正歡好，更要動人。朱姬又白他一眼，往臥榻走去。當她弄熄燈火，鑽入帳幔裡時，項少龍清醒過來。不由暗叫此女厲害，匆匆離去。

這時就算他弄出聲響，郭開絕不會知道。

## 第三章疑無路處

吃過早點，項少龍往見烏氏倮父子，烏卓和陶方沒有在場。他記起與趙穆接觸的可疑楚人，曉得兩人此時或許在為此事奔波。當他報告了昨晚見到朱姬的情況，烏氏父子沉吟起來。

烏應元皺著眉頭道：「這個女人非常厲害，沒有男人能逃過她的引誘。但是郭開豈敢如此斗膽，那裡的婢僕應是趙穆的人，他這樣作登榻之賓，怎瞞得過趙穆？」

烏氏倮道：「趙穆很多事都放下去給郭開辦，那裡的人說不定是由郭開一手部署的，故而肆無忌憚，監守自盜。」又對項少龍道：「你那兩名新收的家將是難得的人才，好好的籠絡他們，財富女人，可任他們要求。」

項少龍唯唯諾諾應道：「我曉得。」暗忖若純講利害關係，怎可持久相依？

烏應元道：「少龍現在似乎可輕易把他們母子偷出來，問題只在如何離開邯鄲，沿途又如何逃過追兵的搜捕？」頓了頓滿心疑慮地道：「這是否太容易了呢？」

項少龍只擔心另一方面的事，道：「我們烏家有這麼龐大的親族，眷屬不下千人，怎逃得出趙國？」

烏應元微笑道：「我在兩年前便安排妥當，烏家生意遍佈天下，一直以來，不斷有人被遷往別處去管理生意和牧場，最近更借口開發新的牧場，把廷威給送出去，免他花天酒地時洩漏口風。」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難怪見不到烏廷威，道：「趙王既知岳丈和呂不韋交往的事，現在我們又不斷把家族的人調離邯鄲，不怕教人起疑嗎？」

烏應元道：「他們始終只是懷疑，從沒有抓到什麼真憑實據，而且無論郭家或我們，均與各國權貴有往來，還不時為趙王進行秘密外交，若非趙穆從中煽風點火，和呂不韋建立交情哪算得上一回事？」

項少龍更是不明白，問道：「趙穆為何欲去我烏家而後快？」

烏氏倮一掌拍在几上，憤怒地道：「還不是郭縱這傢伙從中弄鬼，不知從哪裡查到我們族譜內有秦人的祖先，又得知烏氏乃秦人邊地一個大姓，自此趙王對我們疑忌日深，趙穆只是順應趙王心意，落井下石！」

項少龍至此弄清楚來龍去脈。

烏應元回到先前的話題道：「郭開既已秘密搭上朱姬，得怎樣想個方法，利用此事打擊郭開和趙穆的關係。若沒有郭開給趙穆出壞主意，趙穆會容易對付許多。」

烏氏倮嘴角逸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道：「這事容後再說。」轉向項少籠道：「你最好想個較具體的計劃，今晚見到朱姬時取得她的信任，以後合作起來容易一點。」

下人來報，有客人找項少龍。項少龍心中奇怪，究竟是誰來找他？項少龍這時在烏家的身分更勝從前，儼然為烏氏倮、烏應元之外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就在主宅大廳內接見客人。出到廳堂，來的竟是少原君的舊將劉巢和蒲布兩人。

項少龍大喜，上前把兩人扶起，驚喜交集地道：「我天天在盼你們來，終給我盼到了。」

兩人見項少龍如此重視他們，感激得熱淚盈眶。項少龍問起大梁的事，原來自項少龍攜美逃出信陵君府，信陵君暴跳如雷，又發覺《魯公祕錄》除了頭一截外，被人偷龍轉鳳盜走，氣得差點自殺，更懷疑乃姊平原夫人向項少龍透露消息，於是對她兩母子冷淡起來。少原君因此變得脾氣暴躁，終日打罵家將，蒲布等乘機請辭。沒有信陵君的支持，少原君難以支撐二百多個家將的局面，索性將他們遣散，於是蒲布等聯同四十多人，回到邯鄲。他們均為這裡的地頭蟲，打聽到項少龍安然無恙，立即來找他。

項少龍靈機一觸，差人向烏應元要了一筆巨款，塞給兩人道：「你們找個地方落腳，記得不要洩露與我的關係，儘管盡情享樂，當我要你們辦事，自會找你們。」

蒲布兩人知他正與趙穆展開生死鬥爭，聞言心領神會，又見他出手比少原君闊綽十倍，人品則好上百倍，哪還不死心塌地追隨他。

劉巢道：「我們在邯鄲是很吃得開的人，現在正式離開平原府，不若我們詐作投靠趙穆，好充當公子的耳目。」

項少龍暗忖果然是好主意，誰想得到一向與自己為敵的平原府家將，竟是他的人呢。與他們商量投靠的對象，又研究聯絡的方法，兩人興高采烈地告辭。

項少龍心情輕鬆起來，往找滕翼，見他正訓練烏家的子弟兵，想起特種部隊的觀念，對他道：「你看看我的提議是否可行，在這二千子弟兵中，揀出大約一百個最優秀的，名之為『精兵團』，把他們帶往農場隔離了來操練，學習各種不同技能，假若人人學得你和荊俊的一半身手，那時要強闖進質子府救人，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了。」

滕翼先聽得眉頭大皺，暗想一百人能成什麼大事，直到項少龍把自己以前在特種部隊的嚴格訓練和取強汰弱的方式說出來，這經驗豐富的猛將亦要五體投地道：「如此訓練方式我尚是首次聽到，少龍你實是無可比擬的軍事天才，戰爭到了你手上已變成一種藝術。」

項少龍心中暗笑，若把刀劍箭變成槍炮，只是這個古代特種部隊，或可征服六國，統一天下，那時何懼區區一個趙穆。兩人詳細研究訓練的方式和裝備之後，項少龍領著荊俊和十名隨身保鏢，往雅夫人府去了。

※※※

策騎路上，項少龍想起不知去向的美蠶娘，恨不得立即掉轉馬頭，走到桑林村去看個究竟。又想起遠在大梁的紀嫣然，一時滿懷憂思，不能自已，愁眉難舒。

與他並騎而行的荊俊，游目四顧，看著街上的行人，忽然有感而發：「小俊很感謝項大哥和滕大哥，沒有你們把我帶到這麼刺激好玩的地方來，生活不知怎麼過？」

項少龍拋開心事，笑道：「也可能害你丟了小命！」

荊俊嘻嘻一笑，灑脫地道：「那就只好認命！正是因為有隨時丟命的危險，和美女玩起來特別有味道，那種感覺就像我五歲那年，首次幫著爹一起去獵虎的情景！」

項少龍失聲問道：「五歲的小孩走路都不穩當，你能夠幫什麼忙？」

荊俊笑起來道：「這就忘記哩，只記得當猛虎掉進陷阱時，發出可怕的叫聲，嚇得我把尿撒到褲襠裡去哩。」

項少龍忍不住哈哈大笑，愁懷稍解。後方蹄聲響起，眾人聞聲扭頭往後望去。一騎由遠而近，策馬者外披頭罩斗篷，一時看不清楚面容，到奔至近處，認出是誰，荊俊的眼立即亮起來。

項少龍微感驚愕，喚道：「致姑娘要到哪裡去？」

趙致放緩馬速，來到項少龍另一邊，別過臉來，冷冷看著項少龍道：「兵衛要到哪裡去？」

荊俊在那邊向她眨眼道：「致姑娘還未回答項大哥的話哩？」

趙致見到荊俊就心中有氣，覺得他比任何人都要討厭，怒道：「大人說話，沒有你插嘴的餘地！」

項少龍失笑道：「姑娘錯了，小俊是我的好兄弟，他的話就是我的話。」

荊俊想不到項少龍這麼抬舉他，立時神氣起來，挺起胸膛，故意惋惜地嘆氣道：「我還以為致姑娘是來找我荊俊的哩！」

趙致氣得俏臉煞白道：「誰要找你？」

不知為何，荊俊的舉止動作，總令她看不順眼，心中有氣。

荊俊呵呵一笑道：「那你來找誰啊？」

項少龍不禁莞爾，這小子對調戲女人，頗有一手。趙致知道落入荊俊的說話陷阱去，若她答是來找項少龍，因荊俊先前語氣暗示的意思，變成她是動了春心來找項少龍。若答不是，自然找的是他荊俊。事實上趙致亦弄不清楚來找項少龍有何目的，昨晚項少龍大勝在邯鄲有崇高武術地位的宗師級人物嚴平，震懾在場各人。一向自視甚高的趙霸亦生出怯意，尤其現在有軍方在背後為項少龍撐腰，趙霸哪還敢捲入政軍兩大勢力的鬥爭中，宴後立即告誡諸徒，特別針對趙致，不准她惹項少龍。

趙致心高氣傲，回家後愈想愈氣忿，起來後不自覺策馬往烏府去，途中巧遇項少龍等人，所以追上來。不禁語塞，脹紅了臉。

項少龍不知她和連晉的關係親密至何種程度，輕歎道：「當時在那種被迫分出生死的決戰裡，不是連晉死就是我項少龍亡，而且連晉和趙穆施弄陰謀詭計在先，我則是光明正大和他比拚高下，誰能怪我呢？」

趙致自知理虧，垂下俏臉。連晉與趙穆以春藥消耗項少龍體力一事，早傳遍朝中權貴，趙致亦有耳聞，卻硬迫自己不去理會。不知怎的，現在由項少龍輕描淡寫地說出來，卻使她深信不疑，或者那是因為項少龍昨晚表現出不畏強權、光明磊落的態度所致。她對連晉的愛雖強烈，卻純出於異性間表面的吸引力，連晉利用她懷春少女的情懷，乘虛而入，攫奪她的芳心。這種初戀滋味雖令她難忘，仍未到刻骨銘心的地步，當連晉完美的形象被破壞，這段情愫隨風消散，一時間腦內一片空白，茫然不知何以釋懷。

項少龍對她的轉變瞭然於胸，微微一笑道：「致姑娘，讓荊俊送你回家好嗎？」

趙致大吃一驚道：「我不用人送！」拍馬馳進左旁的橫街去了。

項少龍向荊俊打個眼色，荊俊會意，拍馬追去，不理途人側目，大嚷道：「致姑娘等等我！」

項少龍內心暗自高興，趙致這妮子真的不錯，與荊俊無論年紀和外型均極相配。最主要是他看出荊俊對她一見傾心，不過看來若要把她追到手，還要費一番功夫。忽然間項少龍醒悟到自己改變了很多，若在以前，對女人他是多多益善，來者不拒，現在不知是否擁有太多美女，又或接連受心愛人兒橫死的慘厲打擊，他對女人的心意已淡多了，有點不願涉足情場的心境。每一個人出生後，都要面對身旁的人的死亡，而最後則以自己的死亡作終結。這一年來，他歷盡生離死別的噬心痛楚。

他想起昨夜與朱姬的事，當時雖是慾念大作，卻與愛情扯不上半點關係，純是基於異性相吸的本能衝動，可又是那麼難以抑制。今晚見她時可要小心點，否則若和她發生肉體關係，事情會非常複雜。只希望她不會挑逗自己，這女人實在太懂得引誘男人。夫人府在望，項少龍暗歎一口氣，拍馬而去。眾衛士忙策馬緊隨，十一騎旋風般捲進趙雅的夫人府。

※※※

雅夫人往王宮未返，夫人府內只有趙倩和公子盤。趙盤一下子成熟起來，沒有像以前般整天溜去玩，或調戲侍女、結黨恣意生事。趙倩可憐他悲慘的遭遇，陪他讀書認字，而趙盤在美麗公主表姊面前，好似變成另一個人一般努力學習。項少龍看得心酸苦痛，把趙盤領到花園，悉心傳授他墨子劍法，又使手下和他對打搏擊。

趙盤忘情地習武，項少龍和一旁觀看的趙倩閒聊起來：「想不到這孩子變得這麼懂事。」

趙倩兩眼一紅道：「他最愛的人是妮姨，現在他心中充滿仇恨，不但恨趙穆，也恨父王，所以他要以你這師傅為榜樣，學得智勇雙全，好為妮姨報仇雪恨。」

項少龍看著公子盤臉上那與他年紀不相稱的陰鷙專注和堅毅不拔的神情，心中湧起一股寒意。他有種直覺，趙盤將來定非普通的人，雖暫時仍很難猜到他可以有什麼作為。

趙倩低聲道：「他肯接受我，一方面因為我是你的人，另一方面是因我和他一樣，都痛恨父王和趙穆。」

項少龍心頭一陣難受，道：「你父王不是最敬重妮夫人嗎？為何肯坐看趙穆行兇？至少應徹查此事，何況此事惹起軍方的不滿，使趙國面臨長平之戰以來最大的危機。」

趙倩幽幽一歎道：「沒有人明白父王的，以前他並不是這個樣子。自長平之戰以後，他整個人變了，優柔寡斷，凡事三心兩意，甚至有點怕面對朝臣，尤其是軍方的將領，他放任趙穆大權獨攬，隻手遮天。像妮夫人這件事，他本應嚴責禁衛徹查，可是趙穆介入後，三招兩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教宮內所有人對他心寒。」

項少龍由趙倩的話，看到長平之戰對趙國的另一種影響。該役戰敗，是因孝成王中了秦人幼稚之極的離間計，以趙括代廉頗，亦可說是新上任君主和當權老將的權力衝突。經此趙國有史以來最傷元氣的挫折後，孝成王失去信心，變成一個逃避現實的人，甚至害怕看到朝臣責備的眼光。於是趙穆乘虛而入，在精神和肉體上滿足他的需求。趙王變成同性戀者，說不定是一種自暴自棄、帶點自虐式的毀滅性行為。當然亦有可能是天生的生理追求，真正原因，恐怕孝成王自己仍難弄得清楚。

趙倩淒然道：「我仍在懷念當時逃出大梁的日子，希望每晚有你疼愛人家。少龍啊！什麼時候我們離開這醜惡的地方，找個無人的荒野，讓倩兒為你生火造飯，你則打獵來維持生活？」

項少龍心中苦笑，若他留在美蠶娘的小谷不走，或者能以這種方式終老山林，可惜現在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將來到秦國去，面對的可能是更複雜的權力鬥爭，在古戰國時代，看來並沒有桃花源式的樂土。否則美蠶娘不會險被土霸強姦，滕翼不致妻亡子滅。他把桃花源的故事說給趙倩聽，當美麗的三公主心神俱醉，靈魂飛到那人類憧憬的樂土時，趙雅神色凝重地回來了。

項少龍和她避入靜室商議。

趙雅歎道：「李牧在戰場上是無可比擬的猛將，在權謀手段上卻太鹵莽，更低估趙穆對王兄的影響力。」

項少龍心叫不妙，問道：「發生什麼事？」

趙雅沒有直接答他，苦惱地道：「他們不明白王兄自長平一戰後，最怕是別人說他犯錯，現今李牧擺明要迫王兄承認在妮姊一事中有疏忽和包庇嫌兇之責，他怎肯接受。」

項少龍皺眉追問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趙雅喪氣地道：「昨晚宴會後，趙穆立即進宮找王兄，說些什麼話沒有人知道，想來是指責軍方借題發揮，想動搖王兄寶座之語，對你當然不會有好話。」

項少龍終於深刻地體會什麼叫昏君誤國，當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上，這個人便成勝敗的關鍵。現代的民主制度雖充滿缺點，但總比由一個昏君操縱所有人的生死勝過百千倍。

趙雅繼續道：「今早王兄召我入宮，詳細詢問你的事，又迫人家說出和你真正的關係，教我差點招架不來。」

項少龍心中一驚問道：「你如何答他？」

趙雅神色不自在起來，道：「當然不會說真話，不過看來他仍相信我沒有迷上你，或者是因為我以前的聲譽太壞了吧！」言罷垂下俏臉，滿懷心事的樣子。

項少龍托著她下巴，抬起她的臉，道：「現時我牽涉到軍方和烏家兩個系統，你王兄應不敢對我輕舉妄動吧！」

趙雅淒然道：「人家擔心得要死哩！你千萬不要高估軍方和烏家的力量，假若王兄不顧一切，就地把你處決，那時米已成炊，誰也不會真的為你與王兄正面衝突。」

項少龍心中湧起怒火，冷笑道：「想殺我項少龍，恐怕孝成王要出動大軍才行，我絕不會俯首就擒的。」

趙雅嗔道：「有時你這人真像個有勇無謀之輩，只是王兄的親衛兵團便達二萬人，守城兵三萬之眾，主帥樂乘是趙穆的人，鬧起事來，誰救得了你。你若有不測，人家怎活下去啊！」說到最後熱淚奪眶而出，可知她是何等悽惶恐懼，卻又似另有隱情。

項少龍心疼地把她摟入懷裡，微笑道：「放心吧！曾有人說過我是多災多難的新聖人，所以絕死不了。」

趙雅一呆道：「誰說的？什麼是新聖人？」頓了頓又說道：「現在人家方寸已失，心亂如麻，少龍快教我應該怎樣做。」

項少龍沉吟片晌，道：「還有什麼選擇，只有逃離邯鄲，始有生路。走前我定要把趙穆碎屍萬段，以洩心頭之恨。」

趙雅愛憐地撫著他臉頰道：「你答應要帶雅兒走的啊！」

項少龍肯定地回答道：「這個當然，不但帶你走，小盤和倩兒亦隨我們走。」

趙雅輕輕道：「是否到秦國去，唉！秦人比任何一國的人更深沉可怕哩！」

項少龍笑道：「別忘了我是新聖人。」站起身來道：「恐怕要到秦國才有機會陪伴你們，孝成王的反應大出我意料之外，我要立即找李牧商量，設法緩和你王兄的情緒。」

趙雅陪他往外走去道：「我會負責偵察宮內的情況，幸好有晶王后站在你那一邊說話，王兄又三心兩意，短期內應不敢以霹靂手段對付你。」說完忽垂下臉來，美目掠過複雜難明的神色。

項少龍當然看不到，只是以為她心中煩困。鄒衍可能深信他是什麼新聖人，但他卻知道沒有這一回事。若有新聖人，就應是嬴政。可是現在那樣子的嬴政，憑什麼做統一天下的新聖人？項少龍突然想念起以前在二十一世紀慣用的尖端武器。在這時代，最厲害的劍手，對付得十來人亦應付不了百多人，何況是成千上萬受過良好訓練的兵將。所以只能從戰略和謀術入手，才有保命逃生的機會。忽然間，他對邯鄲生出戀棧不捨的情緒，終於要離開這偉大的古城了。

※※※

項少龍來到李牧在邯鄲的大將軍府，牆內的廣場處眾集過千人馬，整裝待發，似要立即出門的樣子。項少龍心往下沉，由府衛領去見李牧，李牧正由宅內出來，一身戎裝，見到項少龍，把他拉往一旁道：「大趙再沒有希望，今天大王把我召入宮，要我立即趕返北疆，應付匈奴，更不給我機會提起趙妮的事，明言邯鄲由趙穆負責，你快走吧！否則性命難保。」

孝成王的反應，顯然出乎名將的意料之外。

李牧又低聲道：「邯鄲城內的將領有很多是我以前的部屬，我把你的事告訴他們，囑他們暗中幫你一把。」接著說出幾個名字。又道：「假若趙穆派人追你，可往北疆逃來，只要進入我的勢力範圍內，我有方法保護你，縱使大王也奈何不了我。」

項少龍想不到這個只見過三次面的人，如此情誼深重，義薄雲天，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李牧解下配劍，遞給他道：「劍名『血浪』，比之飛虹更勝數籌，吹毛可斷，破敵甲如無物，以你的絕世劍法，當如虎添翼，不要拒絕，否則李牧會小看你。」

項少龍湧出熱淚，接過這名字可怕的寶刃。

李牧拍他的肩頭喟然道：「哪處可容你，便去哪處吧！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會在沙場相遇，那時各為其主，說不定要生死相見，我絕不會留情，你亦應該那樣對待我。」

言罷哈哈一笑，說不盡的蒼涼悲壯，毅然上馬離府，踏上北征之途。項少龍百感交集，呆然目送，頗有舉目無親的感覺。抽劍一看，晶光燦爛的劍體上隱有棗紅血紋，呈波浪狀。劍柄處以古篆鑄有「血浪」兩字。昨夜的喜悅不翼而飛，現在唯一可做的事，唯憑靠自己的智謀和能力，使烏家和自己心愛的人兒們，能安全離開這毫無天理的地方。

※※※

項少龍茫然離開大將軍府。沒有李牧這樣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大局，軍方縱對趙穆不滿，仍不敢犯誅族之險為趙妮一案仗義執言，更沒有人敢站在他的一方，他也不願牽累其他人，現在只能靠烏家和自己。李牧被遣返北疆，整個趙國的軍政界全清楚趙王的心意，就是他要與趙穆站在同一陣線，而項少龍是趙穆最大的眼中釘，自是朝夕難保，時日無多。

雪中送炭沒有多少人肯做，落井下石卻是人人樂而為之，因為既可打擊烏家，且討好趙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趙穆何時取得趙王的同意，一舉除去烏家和項少龍。有什麼方法可拖延趙王下決定呢？

苦惱間回到烏氏城堡，陶方迎上來，道：「那個叫單進的楚人給我們擒來關在囚室，不過這人是硬漢一名，不肯吐露半句話，現在看看少龍你有什麼意見，說不定要下重刑。」

項少龍像看到一線希望的曙光，道：「搜過他的行囊嗎？」

陶方歎道：「都是些沒有關係的東西，以趙穆的奸狡，絕不會有這麼容易給人抓到的把柄。」接著頹然道：「就算這人肯乖乖合作，站出來指證趙穆，趙穆仍可推個一乾二淨，反指我們誣陷他。唉！你說孝成王信他的男人還是信我們呢？」

項少龍沉吟道：「只要我們清楚趙穆和楚人的來龍去脈，可設計對付他，所以絕不可輕易放過任何線索。」

兩人來到後宅，由一座建築物的密室入口，進入守衛森嚴的地下囚室。楚諜單進被綁在木樁上，滿臉血污，精神萎靡，顯是吃過不少苦頭，垂頭默然不語。項少龍雖很同情他，卻別無辦法，戰爭時期，對敵人仁慈，簡直是自殺。

項少龍靈機一動，把陶方拉到一旁道：「這人一看便知是不畏死的人，否則楚人不會派他來負責這麼重要的任務，可是任何人的忍耐力總有限度，只要我們找到那方法，可摧毀他的意志。」

陶方沒好氣道：「問題是有什麼辦法？」

項少龍道：「方法叫疲勞審訊，你找十多個人來，不斷重複向他問問題，不准他如廁和吃東西，最重要是不讓他睡覺，審問時要以強烈的燈光照他，我看他能捱得多久。」

陶方還是首次聽得這樣的審訊方法，半信半疑道：「會有用嗎？」

項少龍肯定地道：「包保有用，你先使人料理好他身上的傷口，給他換過乾淨的衣服，立即進行。」

又和他說些審訊的技巧和要問的東西，陶方亦覺很有道理，項少龍才去找烏應元。烏應元正在密室內接見客人，知他到來，立即把他請進去。那是個毫不起眼的行腳商人，身材高頎，可是相貌猥瑣，樣子一點不討好。

烏應元著項少龍坐下後道：「少龍！這位是圖先生最倚重並有智多星之稱的肖月潭先生。」

項少龍心想原來是呂不韋頭號手下圖先派來的密使，如此看來，呂不韋是不惜一切，要在短時間內把朱姬母子接返咸陽。

肖月潭相當客氣，道：「未到邯鄲，早聞得項公子大名，請勿見怪，現在肖某的樣貌是假的，情非得已，故不能以真面貌示人。」

項少龍恍然大悟，原來是易容化裝的高手，表面看不出半點破綻，靈機一動道：「那就是說，先生可把儲君母子變成任何模樣囉。」

肖月潭點頭道：「項公子的思想非常敏捷，這正是圖爺派肖某人來邯鄲的原因之一，但怎樣把他們偷出來，須靠你們。」

項少龍正想說把她母子偷出來並不困難，几下給烏應元踢一腳，忙把話吞回肚內。

烏應元接著道：「假若我們救出她們母子二人，呂先生那方面怎樣接應我們？」

項少龍恍然大悟，以他們的實力，又有肖月潭超卓的易容術，救出她母子應不是問題，難就難在烏家要同時全體逃亡，所以烏應元把嬴政母子和烏家掛鉤，迫呂不韋一併接收他們。

果然烏應元繼續道：「質子府守衛森嚴，自莊襄王登基後，府內長期駐有一營禁衛軍，邯鄲城禁之嚴，天下聞名，除強攻硬闖外，別無他法。不過肖先生請放心，我們已有妥善計劃，包管能把他們母子無驚無險送到城外。」

項少龍知他在誇大其辭，也沒有想得什麼救人大計，但換過是他也只好如此騙取對方的信任。

肖月潭道：「敝主曾和莊襄王商量過這個問題，屆時我軍會佯攻太原郡的狼孟、榆次諸城，引開趙人的注意力，而圖爺將親率精兵，潛入趙境接應，只要你們到達潦陽東的漳水西岸，圖爺可護送你們取魏境和韓境返回我國。」頓了頓又道：「肖某可否先聽你們的奇謀妙計。」

項少龍暗叫厲害，他說了這麼多話，事實上沒有洩露半點圖先率領精兵的位置和路線，因為若要配合行動，圖先須身在趙境才行。几下再給烏應元踢一腳，顯然要他立刻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計劃出來應付。

項少龍哪有什麼計劃，故作神秘道：「肖先生可否等待三天，因為計劃裡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聯絡她們母子，這事我仍正在進行中，待有頭緒，其他細節始可作最後取捨。」

肖月潭不滿道：「至少應透露一點情況給肖某知道吧？」

項少龍故作從容道：「先生的出現，令整個計劃生出變化，因可借助先生的易容術，使我們遠離邯鄲趙人仍懵然不察，所以我要再作新的部署。」

肖月潭臉容稍寬，點頭道：「明白！」轉向烏應元道：「聽說烏家的歌舞姬名聞天下，肖某怎可錯過。」

烏應元大笑道：「早給先生安排好！」

項少龍知道再沒有他事，溜了出去。

※※※

踏出烏應元的內宅，項少龍有種筋疲力倦的感覺。城堡內一片午後的安寧，花園裡婢女和小孩在玩拋球遊戲，傳來陣陣歡笑聲。地上的雪剷除乾淨，樹梢上仍掛滿霜花冰柱。他經過時，較有姿色的婢女都向他大送秋波，希望博得青睞。但他這一向風流自賞的人卻黯然神傷，烏應元雖曾說過會把大部份人早一步調離趙境，誰都知道是指直系至親，至於較疏遠的親屬以及眼前的婢僕，大有可能被無情地捨棄，最終成為趙人洩憤的對象。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項少龍亦沒有辦法。在這群雄割據的時代，人的命運並不是由自己操縱的。天堂會忽然變成可怕的阿鼻地獄！

他並不擔心呂不韋出賣他們，在這戰爭不息的土地，烏家的畜牧業對軍事和經濟均無比重要，以烏家父子的厲害，定可把部份資源撤出，其他的也不會留下給趙人，那將對趙國做成致命的打擊，以至於更難苟安生存，這是趙王自作自受的惡果。

烏應元是雄才大略的人，幾年前開始不動聲色地部署一切，只瞧他看中自己的眼光，又不惜把最鍾愛的女兒嫁給他，可知他的果敢和高瞻遠矚。只有這種人，才能在這世界快樂地活下去。後面口哨聲傳來，尚未來得及回頭一看，荊俊旋風般趕到他身旁，神態輕鬆。

項少龍大奇道：「得手了嗎？」問的自然是趙致。

荊俊搖頭，悻悻然道：「她一直不理我，最後給我跟回家，還拿劍來趕我。」

項少龍不解地道：「為何你仍可像現在那麼開心高興？」

荊俊嘻嘻笑道：「妙就妙在她親爹原來是個書塾老師，出來對我嚴詞斥責，說了大堆什麼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話。我其實一個字都聽不入耳，看在他美麗女兒份上，裝作俯首受教，他或者見我像是個讀書的人才，竟說什麼有教無類，要我每天去上學受教，學做人道理，只要過年過節送些臘肉便成。嘻！當時趙致氣得差點瘋掉，向我乾瞪眼，又毫無辦法，項大哥你說是否精采呢？」

項少龍搖頭失笑，給荊俊這樣的人纏上，趙致恐怕有難，打又打他不過，趕又趕他不走，看她怎樣應付？

荊俊問道：「滕大哥到哪裡去了？」

項少龍答道：「他有特別任務，在城外的大牧場。」

說到這裡，心中一動道：「有沒有辦法把數以千計的戰馬弄得四蹄發軟，不能走路？」

荊俊皺著眉道：「餵牠們吃些藥便成，但若數目太多，會困難一點。」

項少龍心想這事應問烏應元才對，烏家的畜牧業乃世代相傳，沒有人比他們更在行。

荊俊興奮地道：「有什麼事要我辦的！」

項少龍搖頭道：「你放心去讀書，須謹記滕大哥的吩咐，不要太過荒唐沉迷，今晚還要到質子府去。」

荊俊答應一聲，雀躍而去。

項少龍步入他的隱龍居，只想倒頭好好睡一覺，天塌下來也不去想。

※※※

醒來已是黃昏時分。項少龍回復精神，心情較佳。下人來報，雅夫人的忠僕趙大竟來找他。項少龍還以為趙雅有什麼急事，忙把他迎入內室。

趙大神情古怪，好一會後道：「今天小人來找公子，夫人是不知道的。」

項少龍覺得不對勁，誠懇地道：「有事放膽說出來，我會為你擔當。」

趙大道：「本來我這些當下人的，沒有資格管夫人的事，可是我們兄弟數人，心中早視公子為我們的主人，故再顧及不到其他。」

項少龍更覺不妙，催他把來意說出。

趙大猛下決心，沉聲道：「夫人回來後，不到一個月，有個叫齊雨的貴族由齊國出使到邯鄲，這人生得比連晉更要俊秀，才學和劍術在齊國頗為有名，更是脂粉叢中的高手，可是他來趙後，卻像只對夫人情有獨鍾似的，對夫人展開熱烈追求，大王和趙穆又不斷為他製造與夫人相處的機會，看來夫人對他很有意思。」

項少龍一聽放下心來，他對自己這方面信心十足，不相信曾共患難的趙雅會這麼容易移情別戀。

趙大看他神情，焦急地道：「有些話我不想說也要說，夫人回來後，想你想得好苦，茶飯不思，偏是城內不斷傳出公子死訊的謠言。齊雨乘虛而入，有幾晚在夫人房內度過，到公子回來後，夫人把他疏遠，可是他昨晚又來纏夫人，今早離開。我們兄弟商量後，決定告訴公子。」

項少龍的心立時涼了一大截，以趙雅一向的放蕩，在那種苦思他的情況裡，的確需要其他男人的慰藉和刺激，以排遣痛苦和寂寞。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種男女間事，開始了便很難斬斷，兼之齊雨具備不差於他的條件，所以趙雅與他藕斷絲連，纏夾不清。唉！蕩女終是蕩女，那可能牽涉到生理上荷爾蒙分泌的問題，要她長期沒有男人慰藉，會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他心中生出被騙的痛苦感覺。

趙大壓低聲音道：「若夫人只是和男人鬼混，我們絕不會作通風報訊的下作奸徒。夫人有大恩於我們，縱為她死心甘情願，但我們卻怕她給人騙情騙色外，更別有用心，又害了公子，那就不值。」

項少龍一愣，問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趙大痛苦地道：「我們曾私下調查齊雨，發覺他每次與夫人幽會後，立即偷偷去見趙穆……」

項少龍內心劇震道：「什麼？」

趙大兩眼一紅，垂下頭去，兩手緊握成拳，顯是心內充滿憤慨。對他來說，項少龍是義薄雲天的大英雄，只有他配得起雅夫人，而趙穆則是邯鄲人人痛恨的人物，可想見他此刻的感受。

項少龍逐漸明白過來。這條男色的詭計可算厲害了！若趙穆再次控制趙雅，那他們這方面休想有一人能生離邯鄲，朱姬母子也要完蛋，因為趙雅知悉他們的所有行動和秘密。不過看來趙雅雖與齊雨糾纏不清，仍未曾把他出賣。想起今天她神色淒然地要自己把她帶離趙國，又怕秦人難靠，當知她心情矛盾。但說到底，趙王對她仍是非常疼愛，她是否真的願意背叛孝成王呢？她之想離開趙國，主因是趙國無望，故不想淪為亡國之人，而齊雨卻可給她庇護，把她帶回與秦人間隔著趙國的齊國。

齊楚間顯有秘密協議，不擇手段阻止三晉合一，甚至瓜分三晉，所以趙穆既能邀囂魏牟狙擊他，現在又請到情場高手向他橫刀奪愛。此事當然有趙王在背後撐腰，因為他不想趙雅與烏家牽上關係；同時想通過趙雅知悉烏家的秘密，時候到了，把烏家連根拔起，接收所有牧場，去此心腹大患。

項少龍的思路不住漫延，想起趙妮一事，說不定趙王是參與者，因為小盤說過他們是吃下趙王派人送來的糕點而昏睡。趙王容許趙穆這樣做，是原先以為妮夫人只是不耐寂寞，故和項少龍相好，所以只要趙穆能予她同樣享受，可把她爭取回來，那知趙妮生性貞烈，被污後自殺身亡。有了這樣的理解，所有不明白的事均豁然而通。那就是趙穆可以隻手遮蓋趙妮血案的原因，因為根本是趙王首肯的，他更不想自己的惡行暴露，寧願開罪李牧，硬要將事情壓下去。

對於趙國，他是真正死心。他的復仇名單上，多添趙王的名字。現在最頭痛的問題是趙雅，她對齊雨是否已泥足深陷？難怪趙王這麼容易把趙倩交給她。會否晶王后也是在半真半假地演戲？故意引他行刺趙穆，讓趙王有借口把烏家剷除。想到這裡，不由汗流浹背。

趙大道：「公子！現在我們應怎麼辦？」

項少龍沉聲道：「你們當作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以後不要再跟蹤或調查齊雨，此點至為緊要，明白嗎？」

趙大點頭，欲言又止。

項少龍想起一事，問道：「你們對夫人這麼忠心，難道明知齊雨去見趙穆，也不告訴夫人嗎？」

趙大頹然道：「早告訴她，卻給她斥責一頓，說齊雨乃齊國來使，趙穆自然要慇勤招待，還說若我們再跟查齊雨，絕不輕饒。」

項少龍心中叫糟，看來齊雨真的把善變的蕩女迷倒，否則為何不許趙大追查真相。自己可以由連晉手上把她奪走，別人當然可以從他手上搶去，公平得很。何況雅夫人以前的廣結善緣，正表示她貪嘗鮮。

趙大終忍不住道：「若夫人真的歸了齊雨，我們希望以後追隨公子。」

以趙大的忠心，說出這種背主的話，可知他們對趙雅是多麼失望和痛心。趙雅曾出賣他一次，此回是否歷史重演。當她知道逃走無望，是否因為齊雨和她的本身利益再次出賣他？

項少龍心內悲痛憤怨，沉聲道：「將來有一天，若我項少龍出人頭地，你們來找我，我必樂意收容你們。」

趙大歡喜拜謝，告辭離開。

項少龍心情惆悵，腦內一片空白，什麼都不願想。眾女見他神色有異，忙追問原由。他怎能把心事告訴她們，只好強振精神，暗忖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我還怕了誰來。

※※※

北風呼嘯中，項少龍和荊俊兩人無聲無息地竄牆越壁，避過巡邏和崗哨，潛入朱姬樓外的花園。荊俊留下把風，項少龍熟門熟路地來到二樓窗外，輕輕一推，窗門應手而開。

朱姬的聲音在裡面輕呼：「少龍嗎？快進來！」

項少龍一個閃身穿窗入屋，朱姬忙把窗門關上，轉身挨著窗台，胸口不住起伏，顯是心情緊張。房內只有一盞暗弱的孤燈，由於放在窗台那邊的一角，所以不會把兩人的影子反射在窗紙上。燈火強調了朱姬右半邊身體，左半邊沒在暗影裡，使她玲瓏浮凸的身材，更具立體的效果，非常誘人。房內燃起火盆，溫暖如春，所以朱姬的衣衫雖單薄，她仍是那麼舒慵適意。她美麗的媚眼像火炬般燃燒，更具灼人的暖意，目不轉睛地打量項少龍，好像要把他的五臟六腑研究清楚的樣子。

項少龍還是首次遇到這麼大膽野性，一點不怕男人的女人，心臟不由「霍霍」躍動起來，表面卻冷冷地和她對視。這是個絕不簡單的女人。

朱姬櫻唇輕啟道：「項少龍！我可以信任你嗎？」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看來夫人沒有選擇的餘地。」

朱姬美目深深地凝視著他道：「就算我可以信任你，你憑什麼本事把我們母子帶出去。」

項少龍暗忖我既然可潛到這裡來，自然可把你們帶出去，正要衝口說出來，忽覺不對，改口道：「這正是我來找夫人商量的原因，因為我猜到趙穆必會把所有人手集中在儲君處。」

朱姬點頭道：「你非常精明，難怪趙穆這麼忌憚你。每次他們說到你，我會很留心在聽，沒想到不韋竟找到你，真的很好。」

項少龍聽她提起呂不韋，像提到個陌生人似的，心中懍然，看來她是不會對任何男人忠誠的。男人在利用她，她也在利用男人。

皺眉道：「儲君那裡的情況如何？」

朱姬輕歎道：「除非你率領大軍，攻破邯鄲城，否則休想把他帶走，自異人郎君登基後，趙穆調來二百名身手高強的武士，日夜不停輪班在大宅內陪守他，外面則加建高牆，形成宅內有宅，且長期有一營近千人的禁衛軍在守衛，除非你化作鳥兒，否則休想潛進去見他。」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今天烏應元向肖月潭說起質子府守衛森嚴，不但沒有誇大，還把實情淡化了。

朱姬若無其事地道：「而且把他救出去有何用？趙穆乃用藥的大行家，給他餵服一種奇異的藥物，必須定期服用解藥，才可沒事，沒解藥吃，不出十天立要毒發身亡。」

項少龍整條脊骨似結成冰柱。我的媽啊！這就是未來的秦始皇？今次真是進退兩難。還以為救出她們母子是舉手之勞，自己是太天真了。吁出一口涼氣道：「這樣折磨儲君，除了自己出氣外，對趙人有什麼好處。」

朱姬淡淡道：「你也應聽過趙穆的陰謀，故意以酒色把他變成廢人，說真的，趙穆恨不得把他送回去當秦王。現在卻不是時候，因為會便宜呂不韋，你明白嗎？」

項少龍當然明白，呂不韋這麼急切把她們母子運返咸陽，是要加強與莊襄王的關係。此刻他終於發現當朱姬提到兒子時，只說「他」而沒有任何稱呼，也不喊他名字，語氣冷淡得駭人，一時不禁迷惑起來。

朱姬忽然狠狠道：「這小子死了倒好，見到他我便無名火起。」

項少龍呆了起來，人謂虎毒不食子，朱姬為何會詛咒能讓她成為王太后的寶貝兒子？

朱姬移過來，挽起他的手，拉他往秀榻走去，柔聲道：「來！到榻上再說。」

項少龍一來完全失去心情，二來緊記勸戒，不可和此同時是呂不韋和莊襄王禁臠的女人發生曖昧關係，斷然下反手拉她道：「恐怕時地都不適合吧！」

朱姬沒好氣道：「你以為人家不知道嗎？只不過那些婢女奉命每隔一段時間來看我，躲在榻上較為安全。」

項少龍心想原來誤會她，忙隨她鑽入帳內，立時芳香盈鼻。

朱姬要他躺在內側，以錦被蓋過兩人，轉身擠入他懷裡，用力抱緊，小嘴湊到他耳旁輕輕道：「奴家要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但要你先發毒誓，不可以告訴任何人，方可以讓你知道。唉！我是別無選擇，不得不告訴你。我在這裡不准踏出屋門半步，又沒有任何可信任的人。」

項少龍心中大感驚訝，什麼秘密須發毒誓不得外洩那麼嚴重？答道：「我項少龍一言九鼎，答應人的話，絕不食言，夫人放心。」

朱姬欣然道：「我知你是言必有信的人，可是奴家仍不放心，你遷就人家吧！」

美女軟語相求，無奈下，項少龍只好立下毒誓，同時心中暗笑，項某人根本不信毒誓會應驗，對我有什麼約束力？不過既然答應，絕不會隨便向人說出來。

朱姬猶豫片晌，壓低聲音道：「他們軟禁的根本不是我的兒子。」

項少龍差點失聲驚呼。我的天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朱姬尚未有機會再說話，敲門聲響，婢女在門外道：「夫人睡了嗎？侯爺駕到！」

項少龍魂飛魄散，正要跳起身來，朱姬一把將他按住，伸手往前在床飾處一按，項少龍躺處立即變成活板，把他翻到床下的暗格去。剎那間，項少龍由榻上溫暖的被窩，變成躺在有棉被墊底的床下暗格內，幸好還開有通氣孔，不虞缺乏空氣。

門開，趙穆的聲音道：「美人兒，本侯來探望你。」

朱姬答道：「侯爺今天精神煥發，定是發生令你高興的事，奴家很替你開心呢！」

暗格內的項少龍正猜到身躺處必是郭開這「姦夫」的專用暗格，聞言暗讚朱姬很懂得對男人灌迷湯。他「感到」趙朱兩人在榻沿坐下，還有親嘴聲和朱姬令人銷魂蝕骨「伊唔」喘息的聲音。

好一會後，趙穆笑道：「聽說你的呂郎遣派圖先到邯鄲來救你，美人兒你高興嗎？」

朱姬嗔道：「你還不知奴家的心意嗎？沒有你，什麼地方人家也不想去，這只是謠言罷了！誰會蠢得到這裡來送死？」

下面的項少龍心中叫絕，朱姬自是在探聽趙穆的口風。

果然趙穆冷哼一聲道：「怎會是謠言？現在秦國舊臣正與呂不韋展開激烈鬥爭，要他負上毒殺先王的責任，恐怕你的莊襄王亦無法維護。呂不韋死了，我自會把你們母子送回咸陽，那時可不要把我忘記。」

趙穆雖沒有說出來，項少龍和朱姬都猜到消息定是來自想扳倒呂不韋的秦朝權貴。這秦朝外來人和本地權臣的鬥爭，可謂牽連廣泛。主戰場在秦廷，副戰場卻在邯鄲。原本很簡單的事，變得複雜無比，尤其朱姬剛才說的話，更是出人意表，石破天驚。

朱姬大發嬌嗔道：「不回去！不回去！人家絕不回去，由政兒回去好了，我要留在這裡和你長相廝守。」

下面的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她怎能說得這麼真摯感人，若讓她去到二十一世紀，必是演藝界的超級巨星。趙穆完全受落，和她親起嘴來，夾雜趙穆毛手毛腳時引起的衣服摩擦聲，男女的淫笑和呻吟，下面的項少龍大嘆倒霉。若兩人在榻上歡好，他更難受。這時他若要刺殺趙穆，確是易如反掌，當然他不會蠢得那樣做。

幸好趙穆談興未盡，停止與朱姬的親熱，道：「我今天這麼開心，是因為趙雅那賤人終於落到我算計裡，難以自拔。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她，既迷戀榮華富貴，又貪新忘舊，不過她對項少龍算是很特別。豈知我還有一招殺手鐧，就是教孝成王動以兄妹之情，加上利害關係，哪容她不誠心就範？」

項少龍的心直往下沉，趙雅真的背叛他。只不知她把自己的事透露了多少給王兄？幸好為不使她擔心，很多事他沒有和她說，否則更不堪設想。

朱姬故意道：「為何你整天咬牙切齒提著那項少龍，他和奴家有什麼關係？人家對他沒有一點興趣。」

趙穆怎知狡婦在探他口風，又或根本不去防範失去自由的美人兒，淡淡地道：「怎會沒有關係，烏家一直和呂不韋有聯絡，項少龍是烏家的孫婿，呂不韋若來偷人，自須借助烏家的力量。」稍頓冷哼一聲道：「項少龍莫落到我手裡，那時我會讓他後悔做人。我操他時，你得在旁看熱鬧。」

下面的項少龍聽得咬牙切齒，恨不得撲出去把他殺掉。

朱姬當然知道項少龍在旁聽，忍不住喘笑道：「那個毛頭小子怎鬥得過你呢？他遲早總會落到你手裡，任你擺佈。」

趙穆顯是聽得興奮，道：「來！上榻吧！」

朱姬總算有點良心，不依道：「半夜三更來弄醒人家，累得人家肚子餓咕咕的，哪來興趣。」

趙穆顯是對她極為迷戀，忙召人去弄點心給朱姬吃，滿足地道：「現在趙國沒有人敢開罪我，待把烏家連根拔起，那時誰敢不看我趙某人的面色行事。」

朱姬曲意奉承幾句，柔聲道：「我看項少龍定是不折不扣的蠢材，否則怎會相信以淫蕩聞名天下的趙雅會對他專心一致？」

項少龍惟有苦笑，朱姬這兩句話當然是免費贈給他的禮物。

趙穆哪想得到其中有此轉折，正正經經答道：「你錯哩！趙雅對項少龍確是動了真情，所以很多事直到此刻仍替他隱瞞。不過我太明白她，所以她鬥不過我，因她不想和項少龍一塊兒死，只好乖乖與我合作。」再歎道：「項少龍不但不蠢，還非常厲害，若不是抓住趙雅這弱點，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項少龍想起一事，立時汗流浹背。假若趙倩把紀嫣然、鄒衍在大梁救他們一事，說給趙雅聽，再轉告趙穆，那紀嫣然鄒衍兩人便非常危險。這時侍女來報，食物準備妥當。趙穆和朱姬步出房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項少龍叫聲「謝天謝地」，一溜煙走了。

※※※

趙倩在榻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沒有項少龍在身旁，她有種悽苦無依的感覺。她又想到趙盤，這失去母親的孩子日漸變得陰沉可怕，只有對她和項少龍才恢復一點天真的樣子，連趙雅的賬他也不賣。假設他表現得脆弱一些，趙倩反會好受點。

就在此時，帳幔忽給揭開，正要驚呼，項少龍熟悉的聲音道：「倩兒！是少龍！」

趙倩哪想到夜深人靜愛郎會出現榻旁，狂喜下撲過去，死命把他摟緊。

項少龍脫掉靴子，摟她鑽入被窩，先來個長吻，低聲問道：「你有沒有把嫣然姊救我們的事告訴雅夫人？」

趙倩何等冰雪聰明，聞言駭然道：「她不是有什麼問題吧？為何說給她聽會有問題？」

項少龍臉色大變道：「那是說你已告訴她！」

趙倩搖頭道：「沒有。並非我不信任她，而是我曾答應嫣然姊，絕不把這事告訴任何人，所以只把我們編好的故事告訴她。」

項少龍如釋重負地舒一口大氣。

趙倩嬌軀一顫道：「天啊！夫人究竟做過什麼事？要勞你半夜三更偷進來問倩兒這樣的問題。」

項少龍愛憐地愛撫她粉背道：「今晚你有沒有見過她呢？」

趙倩道：「聽說她有客人來了，所以我不方便過去。噢！我想起來哩，每次說有客人來，小昭她們的神情都很古怪，似乎充滿怨憤，又無法作聲的樣子，那客人難道是……」

項少龍早已麻木，再不會為趙雅與齊雨偷歡有任何激動，他乃提得起放得下的灑脫人物。他曾向趙雅提議讓荊俊等人保護她，給她堅決拒絕，當時尚不會意，現在當然明白她是不想讓他知道和齊雨的私情。

趙倩道：「項郎啊！求你告訴人家是什麼一回事好嗎？」

項少龍道：「這幾天你覺得夫人有什麼異樣的地方嗎？」

趙倩凝神細想，思索道：「給你這樣說，夫人果然和以前不同，不時心神恍惚，有次我還發覺她獨自一人在垂淚，問起她時，她只說想起妮夫人，有時又無端端發下人的脾氣。」再催促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人家的心憋得很難受呢！」

項少龍道：「你再想想，她有沒有說過什麼特別的話，例如我們絕逃不出去諸如此類的。」

趙倩道：「這倒沒有，但她曾提過呂不韋現在自身難保，隨時有抄家滅族的大禍，我們若隨烏家去投靠他，等若由狼口走進虎口裡。」

項少龍道：「你怎樣答她？」

趙倩吻他一口道：「我說只要跟著你，死也沒關係。」接著一震道：「是了！當時她神情很古怪，回想起來，似乎像既羞慚又後悔的樣子，後來藉故走了。」

項少龍至此對趙雅完全死心。趙穆說得對，他比項少龍更瞭解趙雅，所以可先後兩次利用這善變的女人來害他。暗歎一口氣，把情況大約告訴趙倩。趙倩早料到大概的情形，出奇地冷靜。

項少龍道：「你至緊要表現得若無其事。」

趙倩柔情似水地道：「倩兒曉得，我對你這新聖人有無比的信心，知你定能領著倩兒和烏家安然渡過劫難。」

項少龍臨走前道：「你真捨得丟下父王，隨我去接受茫不可測的命運嗎？」

趙倩肯定地點頭道：「只要能離開父王，倩兒一無所懼。人家有件事尚未告訴你，就是娘死後，倩兒的奶娘曾說了句罵趙穆的話，輾轉傳到父王那裡，他立即賜奶娘毒酒，奶娘臨死前握著我的手垂淚叮囑，若有機會定要遠離王宮，做個平常人家的女兒比做公主強多了。」

項少龍聽得不勝感慨。他真的不明白王族人的心態，正如他並不明白趙雅那樣。

※※※

項少龍和荊俊回到烏府，各自返回宿處。分手前，荊俊欲言又止。

項少龍知他心意，道：「白天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去上學，不過小心點，現在邯鄲除烏府外，沒有地方是安全的。」

荊俊大喜道：「我是天生的獵人，不會那麼容易成為獵物。」

項少龍知他狡猾多智，逃走的功夫更是天下無雙，並不擔心。回到隱龍居，眾女好夢正酣。項少龍雖疲倦欲死，但心理和精神被今晚一連串的事影響得太厲害，哪睡得著，靈機一觸，就在房內榻旁依「三大殺式」卷上的打坐方法，盤膝打坐運氣，意與心會，心與神守，神與虛合，萬念俱滅，竟無意地進入前所未有物我兩忘的境界。精神超離肉身的羈絆，渾渾融融，到回醒過來，天色大白，眾女都起床了。

項少龍不理眾女的驚訝，心中暗暗稱奇，自己只坐了兩個多小時，卻像睡覺般似若閤閤眼的工夫，盤交的雙腿沒有血氣不暢的麻痺感覺。在特種部隊受訓時，他曾習過氣功，以不同的站樁為主，卻從沒有這種神清氣爽的感覺，一時間對雅夫人的事再不太放在心上。

用過早點，他匆匆趕去找肖月潭，後者仍擁美高臥，見他尋來，披上一件棉袍出來見他。這時肖月潭易容的化裝盡去，露出精瞿面容，與昨天那副尊容有天淵之別，頗有儒雅風流的氣質。

客氣兩句，項少龍低聲道：「圖爺來趙的消息，已由貴國反對呂先生的人洩漏出來，傳入趙王和趙穆耳內。」

肖月潭露出驚異不定的表情。

項少龍續道：「幸好，看來他們仍掌握不到圖爺所在，但派人搜索，卻是必然。」

肖月潭道：「我會使人警告圖爺。少龍，圖爺會很感激你，這消息事關重大。」

項少龍這才知道肖月潭並不是孤身潛入邯鄲，見到他對自己語氣不同，心中好笑，道：「趙穆對儲君的防範非常嚴密。」遂把昨夜朱姬的一番話告他，包括趙穆對嬴政下藥一事。肖月潭這次真的臉色大變，默然無語。

項少龍昨夜便感到他主要是想把朱姬母子帶回咸陽，對烏家如何撤往秦境並不熱心。此刻聽到真實的情況，始明白到憑他們這些外來人，根本絕無可能救出朱姬母子，縱有最高明的易容術仍不管用。正如朱姬所說，除非破城攻入來，否則誰可把嬴政帶走？帶走亦只是落得毒發身亡的結局。

肖月潭深吸一口氣道：「少龍在何處得到這些消息？」

項少龍道：「趙穆身旁有我的人，昨晚終有機會聯絡到朱姬夫人，是由她親口說出來的。」

肖月潭不得不佩服項少龍有辦法，猶豫片晌後道：「少龍勿怪我直言，據說趙王早懷疑烏家和我們呂大爺暗中有往來，現在圖爺來趙的事又給洩露出來，誰都猜到是要搶回她母子，你們現在可說動彈不得，如何可以進行計劃？」

項少龍胸有成竹地微笑道：「這問題我要明天方可答你，總之仍未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先生可否先向圖爺傳話，若真想把儲君母子帶返咸陽，我們雙方必須衷誠合作。」

肖月潭知被項少龍識破他們心意，老臉微紅道：「這個當然……當然！嘿！我會告知圖爺。」又皺眉道：「趙穆用藥之術，天下聞名，我們如何破解？」

項少龍笑道：「明天我自有令先生滿意的答案。」

肖月潭見他容光煥發，神態輕鬆，信心不由增加幾分，點頭道：「看來我要親自去見一趟圖爺，最快三、四天回來，希望少龍到時有好消息。」

項少龍再和他密議一番，告辭離去，途中遇上來找他的陶方，後者精神振奮，項少龍還以為那楚諜一天都捱不了，盡吐實情，豈知陶方只是道：「少龍的方法真管用，一晚功夫他已接近崩潰，只想睡覺，我看他捱不了多久，便要招供。」

項少龍暗想該算好消息，這種手法雖不人道，總比傷殘他的身體好一點，再堅強的人，處於這種情況下，也會變得軟弱無比。

陶方道：「少爺今早離城到牧場去，會有多天不回來。」壓低聲音繼續道：「他是去安排撤出趙國的事宜，十天後是農牧節，我們例行有『祭地』的儀式，由趙王親到牧場主持，到時我們會把部份府眷送往早預備好的密處隱藏，待將來風頭過後，再把他們逐一送往秦國。」

項少龍放下了點心事，以烏應元的深謀遠慮，他認為穩妥的事，絕不易出漏子。

陶方引著他往烏氏倮的大宅走去，邊道：「當日我在桑林村遇到少龍，已知你必非池中之物，仍想不到你會有今天的成就。」

提起桑林村，項少龍不由想起美蠶娘、神色一黯！想不到來到古代，牽腸掛肚的事情，比以前更多。

陶方自知其意，安慰他幾句，亦知空口白話沒有什麼作用，道：「老爺要見你呢！」

※※※

烏氏倮在密室單獨接見孫女婿，開門見山道：「今天找個時間，讓我為你和芳兒舉行簡單的儀式，正式結為夫婦。」

項少龍忙叩頭感謝。對烏廷芳他生出深厚的感情，以有這麼一位嬌妻感到欣悅。

烏氏倮皺眉道：「我還以為你們這麼親密，芳兒會很快有身孕，真是奇怪……」

項少龍心中懍然，自己雖想過這問題，卻沒有在意。

烏氏倮顯亦不太在意，道：「我要告訴你一件有關烏家生死的大事，這事陶方都不知道，只有我們烏家直系有限的幾個人曉得。」

項少龍愕然望著他。

烏氏倮肅容道：「舉凡王侯府第，均有秘道供逃亡之用，這事人人知曉，我們也不例外，有四條逃往府外的秘道，出口都是在城堡附近，但對我們來說，只是作掩人耳目之用。」

項少龍一對虎目立時亮起來，又難以置信地道：「難道竟有通往城外的秘道？」

烏氏倮傲然道：「正是這樣，這條通往城東外的秘道歷時三代七十多年建成，長達三里，不知犧牲多少烏家子弟的性命，只是通氣口的布置，便費盡心血，深藏地底十丈之下，挖井亦掘不到，是藉一條地下河道建成，入口處在後山一個密洞裡，還要經後宅一條短地道，隱秘之極。」

項少龍終明白為何烏家父子，對逃出邯鄲總像胸有成竹的樣子。

烏氏倮道：「所以只要你有本事把朱姬母子帶來烏府，我們便有把握逃出去。」

項少龍大感振奮，信心倍增，最難解決的問題，忽然一下子解決。

烏氏倮旋又頹然道：「這條秘道很不好走，又悶又濕，我年青時走過一趟，再不想踏足，還希望永遠不須以之逃生，現在老了，更是難行。」

項少龍道：「聽陶公說農牧節時，我們趁機送走一批人，爺爺你……」

烏氏倮嘆氣道：「若我走掉，孝成王那昏君不立刻採取行動才怪，誰都可以走，我卻不能走。」

項少龍聞言色變。

烏氏倮淡然一笑，頗有點末路窮途的意味，柔聲道：「天下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我垂垂老矣，去日無多，再沒有勇氣去面對處身秦國的新生活，也經不起逃亡的驚險和辛勞，所以我早和應元說了，決定留在這裡不走。」

項少龍內心劇震道：「趙王怎肯放過爺爺？」

烏氏倮哈哈一笑道：「誰要他放過？我連皮都不留下一片給他尋到，我風光一生，死後自不想受辱。」

項少龍失聲道：「爺爺！」他首次發自深心對胖老人生出敬意。

烏氏倮灑脫地道：「莫作婦人孺子之態，我對你非常看重。凡成大事，必有犧牲的人。孝成王想攻破我烏家城堡，必須付出慘痛代價。我真的高興，到這等時刻，我仍有一批捨命相隨的手下。」

頓了頓再道：「你只要帶走朱姬母子，孝成王會立即來攻城，若沒有人擋他們幾日，你們怎能逃遠？」再毅然道：「我意已決，不必多言。」

項少龍知道無法改變他的心意，事實上他是求仁得仁。道：「秘道的事有多少人知道？看來廷芳並不曉得。」

烏氏倮道：「這樣才能保密，放心吧！知道這事的人非常可靠，這幾天見到烏卓，著他領你去探路，只要到得了城外，沒有人比我們這些世代農牧的人更懂生存之道。」再冷哼一聲道：「他不仁我不義，孝成王這樣對我，我就要他嘗嘗長平一役後最大的苦果，我要教他舉國無可用的戰馬，讓他坐看趙國逐分逐寸的沒落崩頹。」

看著烏氏倮眼中閃動著仇恨的光芒，項少龍忽然明白到若一個人抱定必死之心，實在是最可怕的。

※※※

回隱龍居後尚未坐穩，雅夫人派人來請。項少龍對此早有心理準備，驅策紀才女贈送的愛騎疾風，直抵夫人府，在內廳見趙雅。面對玉人，雖近在咫尺，項少龍卻感到兩人的心遠隔在萬水千山之外。特別留意下，果然小昭等諸女沉默多了，臉兒木無表情，眼內暗含淒楚。趙雅仍是笑靨如花，項少龍卻透視她笑容內的勉強和心底的矛盾。

她驚異地看他一眼道：「少龍你今天特別神采飛揚，是否事情有新的進展。」跟著壓下音量道：「是否抓到趙穆的痛腳？」

項少龍搖頭道：「哪有這麼容易！」

趙雅道：「是否朱姬母子方面有新進展？」

項少龍裝出苦惱的樣子，緊鎖雙眉道：「她母子居處守衛森嚴，根本沒有方法闖入去，你有沒有辦法讓我見她們母子一面？」

趙雅垂下頭咬牙道：「讓我想想！」

項少龍知道她對自己確有情意，否則不會處處露出有異的神態，扮演得毫不稱職。正容道：「我昨夜想了一晚，決定依晶王后的話，刺殺趙穆。」

趙雅內心劇震道：「少龍！」仰起俏臉，淒然望向他。

項少龍心中得意，沉聲道：「只要幹掉趙穆，或有機會把朱姬母子劫走，我現在有一批大約五百人的烏家死士，有能力對趙穆公開施襲，只要手腳乾淨點，誰敢指我行兇？」

趙雅茫然看他，項少龍當然知道她以為自己已落入晶王后布下的圈套裡，只覺無比痛快。賤人你既想我死，我便騙騙你來玩兒。

「什麼場合最適宜行動呢？」

趙雅垂下頭去，低聲道：「十天後是農牧節，趙穆會隨王兄到烏氏倮城外的牧場舉行祭祀儀武，唉！少龍須三思。」

項少龍感到她內心的掙扎和痛苦，心中微軟，柔聲道：「不要對我那麼沒有信心，我會把五百人分作兩批，一批埋伏途中，伏擊你王兄和趙穆的座駕……」

趙雅失聲道：「什麼？你連王兄也要……」

項少龍正是要迫趙雅徹底走上背叛他的路上去，只有利用趙雅，他才可騙得趙王和趙穆入彀。眼中射出深刻的仇恨道：「你王兄在妮夫人一事上包庇趙穆，正因他是罪魁禍首，這種奸惡之徒，何必留他在世上？」

趙雅惶然看著他，忽像下定決心般垂下頭去，咬著嘴唇道：「那另一批人是去攻打質子府搶人了，可是你們如何離城呢？」

項少龍胸有成竹地道：「我會在城西開鑿一條通往城外的短地道，烏家在這方面有足夠的人手和專材，保證神不知鬼不覺，到時城外備有人馬，走時分作十多路逃走，沿途預先設置好隱藏點，就算大軍追來，仍難以找到我們，何況那時邯鄲城因你王兄和趙穆之死，群龍無首，必亂成一團，若讓晶王后當權，她更不會熱心追我們，這計劃可說萬無一失，到時我再約定你和倩兒碰頭的時間地點。」

趙雅垂頭不語，臉上急劇的變化難以掩飾地盡露在項少龍眼下。

他故作驚奇地道：「雅兒！你怎麼了？我的計劃有問題嗎？」

趙雅心中一震，回復過來，搖頭道：「沒有問題，只是人家一時接受不來。」

項少龍故意戲弄她道：「這叫有心算無心，加上戰術上運用得宜，我包保那昏君和奸臣只有十天的壽命。」

趙雅淒然橫他一眼，沒再作聲。

項少龍知道落足了藥，伸個懶腰，站起來道：「來！讓我們去看看倩兒和小盤！」

趙雅垂頭低聲道：「少龍！」

項少龍心叫不妙，又是充滿期望，道：「什麼事？」

趙雅猶豫片刻，搖頭道：「沒有事哩，一切留待到秦國說。」

項少龍心中暗歎，知道趙雅放過最後一個可挽回他的機會。兩人的感情至此終結！自此後恩斷義絕，兩不相干。

※※※

離開夫人府，他感到痛苦的快感。痛苦是因趙雅的變心，快感則是拋開感情的包袱。自那次趙雅毫無理由讓少原君進入她的寢室，他便知道她在男女之事上意志薄弱，這來自天性。趙妮和她遭遇相同，卻不見她四處勾引男人。現在叫長痛不如短痛。想到這裡，立即有種說不出的解脫感。

十天的緩衝期至關緊要，趙王會故意予他方便，使他從容部署刺殺的行動，好以此為借口，把烏家龐大的基業連根奪去，若沒有堂皇的藉口，趙王絕不敢動烏家，因為那會使國內有家當的人無不自危，紛紛遷往他國，那情況就糟透，他也可算用心良苦。現在只要弄清楚真正的嬴政在哪裡，他便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說不定還可說服烏氏倮一起離去。想到這裡，恨不得插翼飛進質子府，向妖媚絕代，迷死男人的朱姬問個究竟。

天氣嚴寒、北風呼嘯。街上人車疏落，可以躲在家中的，均不願出來捱凍。蹄聲響起，一隊騎士出現前方，臨近一看，原來是成胥等十多個禁衛軍。項少龍見到故人，親切地打著招呼迎上去。

那知成胥愕了一愕，勉強一笑道：「項兵衛，我有急事要辦，有機會再說話。」夾馬加速而去。

項少龍呆在當場，心中想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兩句至理名言，看來邯鄲再沒有人歡迎他。後方蹄聲響起，一騎擦身而過，敏捷地遞了一個紙團給他，打開一看，原來是蒲布約他見面，上面寫著時間地點。

項少龍心中一陣溫暖，把紙撕碎，回府去也。

## 第四章奇謀妙計

項少龍獨坐隱龍居幽森的林園裡，一道人工小泉由石隙飛瀉而出，形成一條蜿蜒而過的溪流，沿途奇石密佈，層出不窮。溪水差不多全結成冰，只餘下中間少許泉水滾流，蔚為奇象。

心中思潮起伏，想起與趙雅初次在邯鄲長街相遇的情景，自己如何展開手段，把她征服。又想到她被趙穆在車上毛手毛腳，挑逗得情不自禁的淫浪起來。她的移情別戀其實早有徵兆，因為她根本抵受不了男人的逗弄。她一向率性而為，不顧是非黑白之分，否則不會明知趙穆禍國殃民，仍和他打得火熱，直至被他害苦，才肯離開他。若換過趙妮、趙倩，哪會受威脅來對付他。

可是他仍一廂情願地信任她，只看到她媚人美好的一面，深信她的甜言蜜語。當然，若他在趙國扶搖直上，他們的關係可能繼續保持下去，現在卻證明她受不起利慾的考驗。

當時代的人分外愛使「心術」，愈居於高位的人，愈是如此。曾共患難的成胥變臉不念舊情，使他心痛不已。這世界多的是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罕有難得。思索間，他不自覺地依照墨子的打坐法行氣止念，頃刻意暢神舒，忽被足音驚醒，原來是陶方。

老朋友一臉喜色，到他身旁的大石撥掉薄雪坐下道：「那小子比猜想中還不行，終於供出來。」

項少龍一計時間，若由昨天開始問起，至少疲勞轟炸他超過二十小時，絕非易受的事，欣然道：「可問到什麼內情？」

陶方有點洩氣的道：「其實他只是個帶訊的人，並不清楚趙穆的底細，純是以口頭方式報告楚國的事，再把趙穆的話傳回給楚國的文信君楚冷，那是楚王寵信的大臣。」

項少龍道：「今次趙穆傳的是什麼話？」

陶方喪氣地道：「他只說三個月後請文信君派人送禮物來，這個有點特別，其他則是最近發生的一些普通消息，譬如說囂魏牟被殺之類的事情。」

項少龍靈機一動道：「現在是否仍在審問他？」

陶方道：「當然！我怕他信口雌黃，所以依足你的話，不斷迫他把細節重複，看看有沒有前後不相符的地方。」

項少龍道：「他以前有沒有來過邯鄲？」

陶方搖頭道：「他是首次接觸趙穆，為怕別人起疑心，相信他們每次派遣不同的人。」

項少龍道：「往返楚趙兩地，最快要多少時間？」

陶方道：「若是快馬趕路，因有許多關隘盤查耽擱，單程須時兩個月，所以我懷疑這小子說謊。」

項少龍精通間諜方法，微笑道：「不，他沒有說謊，這是防止被人迫供的暗語，三個月可能是減半的說法，實際上是指半年，送禮來是反話，我早想過若趙穆是楚國派來的人，絕不會讓《魯公秘錄》落入趙人手裡，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要楚人半年後派來高手，把秘錄盜回去，趙穆對楚國確是忠心耿耿。」

陶方恍然大悟道：「原來是反話，取禮才真，而非送禮。楚人真狡猾，兼且文信侯早知『禮物』指的是什麼，故此一聽立刻知曉。」

項少龍眼中閃著亮光：「最要緊的是弄清楚他來邯鄲扮的是什麼身分，用的是什麼聯絡手法，愈詳細愈好，我正愁殺不了趙穆，這一趟必定非常精采。」

陶方開始明白他的想法，興奮地去了。

陶方後腳才去，荊俊便來找他，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

項少龍站起身來，笑道：「看來上課並非那麼有趣，是嗎？」

荊俊來到他面前，喪氣地道：「把我直悶出鳥來，又不敢開罪未來岳丈大人，還累我破費買十斤臘肉送給他，結果連趙致的小手也碰不到。」

項少龍道：「見不到她嗎？」

荊俊歎道：「見到有屁用，這麼多同窗，難道走過去摸她兩把嗎？我看大部份的人，都是為她去上課的。」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她也在上課嗎？」

荊俊搖頭道：「開始時，她坐在一角，騙得我以為她是陪我上課，不半晌她笑著一溜煙便消失了，下課後怎也尋她不著。唉！拿劍逼我也不會再去。」

項少龍搖頭歎道：「太沒有耐性，怎能奪得美人芳心。」

荊俊只是搖頭。

項少龍道：「你陪我到外邊走一趟。」

兩人換過普通裝束，坐上馬車，出了城堡，在轉角處溜下馬車，由荊俊在身後遠遠看著他，看看有沒有跟蹤的人。半個時辰後，項少龍在城南一處密林，見到蒲布。

蒲布興奮地道：「事情比想像中還順利，趙穆的頭號手下鄭約明把我們全體招納過去，不是我自誇，在平原君還在世的時候，我們這批武士在邯鄲真的是有頭有臉。」

項少龍道：「有什麼消息？」

蒲布愧疚地道：「我們剛剛安頓下來，打聽不到有用的消息，看來沒有一年半載，很難取得他們的信任。」

項少龍道：「沒有關係，你們就在那裡留一段時間，時機成熟了我回來找你們，完成一件大事，才領你們離去。」

蒲布道：「一切全聽項爺吩咐。」稍頓了又道：「項爺！我們只希望追隨你。」

項少龍誠懇地道：「我明白的，必不會辜負你們對我的厚愛和期望。」

兩人擬好聯絡的方法後，項少龍道：「你們知不知道有個叫齊雨的齊人？」

蒲布道：「項爺問得真好，我和劉巢的第一個任務是當他的保鏢，陪他四處玩樂。嘿！這小子對女人很有一手，那些姐兒見到他，像蜜蜂找到花蜜般黏著不放。」

項少龍心中一痛，想起雅夫人，低聲道：「有沒有陪過他去見雅夫人？」

蒲布道：「沒有，昨晚他不用人陪，溜出使節館，說不定是去找她。」

項少龍道：「此事你勿要對任何人說，若沒有什麼特別事，千萬不要與我聯絡，無論聽到趙穆對我有什麼不利行動，不要來通知我，千萬緊記。」

蒲布知他智計過人，這樣說雖不合情理，其中必有道理，肯定地答應了。分手後，項少龍回到烏府，意外地發現烏應元、烏卓和滕翼三人正恭候他的大駕。密議室內，烏家幾個最重要的人物烏氏倮、烏應元、烏卓、陶方和項少龍全體列席，還多出個滕翼，顯示他因項少龍的關係和表現超卓，已取得烏家眾人的信任。

這是有關烏家存亡的最重要會議。

烏卓首先報告道：「我和滕翼依孫姑爺吩咐，在二千精銳裡挑出五百人，照孫姑爺提議的方法逐一測試。嘿！想不到只有七十七個人過關，明天會開始訓練他們，不過我敢保證他們無一不是能以一擋百的好手。」

項少龍微笑道：「你們只有十天時間，須好好掌握。」

眾人大奇，問他為何肯定只有十天？項少龍把整件事說出來，只隱瞞假嬴政一事，因為他曾答應朱姬守秘。

烏應元眉頭大皺道：「那你怎樣把她母子弄出來呢？弄出來毒發身亡豈非更糟？」

項少龍胸有成竹地道：「這事另有轉折，可是當朱姬要說出來時，趙穆卻來打斷，總之可包在我身上。」

眾人始鬆了一口氣，回復希望。

滕翼冷冷聆聽，臉容沒有半分變化，予人一種沉毅不拔的感覺。

陶方讚道：「少龍智計過人，反利用趙雅去騙倒趙王和趙穆，看來這十天無論我們有任何異舉，他們應不會干預。」

烏氏倮點頭道：「若沒有少龍，今次我們定是一敗塗地，片瓦不留。」轉向兒子道：「秦國那邊的牧場是否搞得差不多了？」

眾人大感驚訝，首次知悉烏應元在秦境內有部署。

烏應元道：「我選了四個地方經營牧場，兩年前已派出經驗豐富的老手去處理，現在頗具規模，足可勉強容納我們移去的物資和畜牲。哼！我很想親眼目睹孝成王那昏君在我們走後的表情。」

項少龍忍不住問：「牧場內那麼多牲口，沿途又有趙兵設關駐守，如何開溜？」

烏應元笑著道：「我們不會動這個牧場的半根草，調動的是接近秦境的幾個畜牧場，這幾年來我們借口對付秦人，不斷把邊境的牧場擴充，把最好的牲口送到那裡去。」

陶方接口道：「表面上趙人仍與我們烏家保持良好關係，邊境的守軍哪知道這裡的事，只要秦人同意，就算把所有牲口全體遷移，並非難事，何況我們只送走最好的牲口，作配種之用。」

烏卓道：「邊防趙軍有很多是我特別插進去改名換姓的烏家子弟，做起事來非常方便。」

項少龍心中佩服，原來為救嬴政母子，幾年前烏應元便開始做工夫，所以現在如此輕鬆從容。

滕翼若無其事道：「不會有任何牲口留給趙人吧？」

烏氏倮淡淡道：「這個當然！」

項少龍心中不忍，想起遍牧場儘是牛馬屍體的可怖情景，但這亦是無可奈何、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改變話題道：「現在最關鍵的，是我們能把城堡守得多少天，愈久我們愈有把握逃出去。」

膝翼和陶方剛得知項少龍的秘密計劃，明白他的意思。因為趙人會以為他們被困在城堡裡，不會派人追他們，而朱姬母子可由地道離城，故愈守得久，他們愈逃得遠，甚至在邊防軍接到消息前，早安抵咸陽。

烏卓道：「這事由我和膝翼負責，這幾天我會秘密由地道把兵員物資和守城的器械運來藏好，滕兄則負責訓練守城的戰術。」

烏應元對陶方道：「陶公最好把外人調往別處，盡量遣散沒關係的婢僕，歌姬則挑選精良的送出城外，但要裝作秘密的樣兒才成。」

眾人除滕翼、項少龍外，均笑起來。前者自妻兒慘死後，罕有歡顏；項少龍則是想起烏氏倮與堡偕亡的決定，忍不住道：「爺爺……」

烏氏倮插嘴道：「這事只能以流血來解決，使烏家後人永不忘記與趙人的仇恨。誰要對付烏家，都要付出慘痛代價。」輕歎一聲，眼中射出緬懷的神色，緩緩道：「我們祖先實是秦國貴胄，因鬥爭被迫流落趙國，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在荒山野地設置牧場，成為天下首屈一指的畜牧大王。現在我的後代終於返家，而我則能轟轟烈烈而死，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烏卓默然無語，烏應元和陶方神色淒然。

滕翼眼中射出尊敬神色，大為感動，道：「好漢子！」

烏氏倮欣然一笑，辛苦地站起來道：「所以這幾天我要盡情享樂，沒有什麼事勿要煩我。」

哈哈一笑，在眾人目送下，哼著小調離室。

※※※

滕翼和項少龍並肩朝內宅方向走去，問道：「準備怎樣處置倩兒？」

項少龍知他疼愛趙倩，怕自己會把她捨下不顧，立即擔保道：「我會把她帶在身邊。」

滕翼放下心事，轉頭找烏卓去了。

當日黃昏，烏氏倮秘密為項少龍與烏廷芳舉行婚禮，又為他納婷芳氏為妾，正式定下名份。該晚項少龍和荊俊二度潛入質子府，項少龍駕輕就熟，避過哨崗守衛，抵朱姬香閨，兩人躲在榻上，輕聲密語。朱姬媚艷的臉龐和他共享一枕，玉體毫無顧忌地緊擠著他，由於她是側臥，迷人的氣息有節奏地隨呼吸送入他的耳朵裡，那種誘惑性是沒有男人可以抗拒的。幸好項少龍的眼睛投往羅帳頂部，否則被她那對媚眼一看，保證會不克自持，做出不應該做的事。於此男權高張的時代，女人都懂得以她們的天賦本錢控制男人。朱姬正是這類妲己式尤物中的佼佼者，否則莊襄王不會對她念念不忘，而趙穆的雙性戀者和大夫郭開此等精明人物，也不會同時迷戀上她。

朱姬不說正事，先道：「你沒有愛上趙雅那淫婦吧？」

項少龍心道女人即是女人，時間寶貴，朱姬偏有閒情要來管閒事，惟有順她語意道：「你熟悉她嗎？」

朱姬不屑道：「趙穆以前不時帶她到我這裡來，你說算不算相熟？」

項少龍記起趙雅曾暗示與假嬴政有曖昧關係，看來就是這種在趙穆指示下做的荒唐事，心頭一陣厭惡，亦有種解脫的感覺，因為再不用對趙雅負上感情的責任。

朱姬忽地輕笑起來，得意地道：「趙穆雖然狡猾，卻絕非我們的對手，你應知道怎樣好好利用這個淫婦。」

項少龍暗叫厲害，給她一口道破自己的計劃，深吸一口氣道：「今次事成，的確要靠她的幫忙。」忍不住道：「夫人！你的兒子究竟在哪裡？」

朱姬道：「先告訴我你的計劃，讓我看看是否可行，才可以告訴你。」

項少龍歷經變故，學懂逢人只說三分話，扼要地把計劃告訴她，卻隱去烏家地道這最重要的環節，改為由城西出城。

朱姬非常滿意，溫柔地吻他面頰，纖手撫他寬闊的胸膛，嬌媚地道：「你腰間硬梆梆的，紮了什麼東西在那裡？」

項少龍道：「是可以飛簷走壁的工具和殺人於無形的飛針。」

朱姬臉色大變道：「趙雅知不知道你這本領？」

項少龍細心一想，搖頭道：「她雖曾見過，幸好我從沒有解釋用法，而且她看來仍希望我能獨自逃生，應不會向趙穆透露。」

朱姬鬆一口氣，耳語道：「我們不能只是靠碰運氣，你明晚可否給我帶些烈性迷藥來，必要時，我要自己想辦法溜出去。」

項少龍愈來愈發覺她不簡單，皺眉道：「我們就算可迷倒屋內看守你的婢女，亦闖不過守衛一關。千萬不要相信郭開，他只是在騙你的身體。」

朱姬「噗哧」一笑道：「傻呆子才相信他，我要迷倒的人正是他，這是我十年來朝思暮想所得出來唯一可逃走的辦法，我要迷倒他是因看中他的身量和我相差不遠，只要把靴子墊高，衣服內像你般扎些東西便成。」接著苦澀地道：「唉！若不找些事情來做，人都要被關得發瘋了。」頓了一頓，聲調語氣均變成郭開那陰柔尖細的聲音道：「所以我每天模仿他說話的聲調和他的舉止，若不是知道絕對逃不遠，我早溜掉哩。」

項少龍為之絕倒，衷心讚道：「確是維肖維妙。」足音由門外傳來，項少龍忙躲進暗格去。婢女推門入房，揭帳看到假裝熟睡的朱姬，安心離去，項少龍鑽出來。

朱姬又靠過來摟著他道：「不韋手下有個精擅易容術的人……」

項少龍打斷道：「你說的定是肖月潭，我剛見過他。」

朱姬欣然道：「現在我真的毫無保留地相信你。好啦！告訴你吧，我雖不懂易容術，但曾因興趣從他那裡學到些竅訣，悶著無聊時設法假扮郭開的模樣，自信除非相熟的人，否則不會看出破綻。」

項少龍心中感嘆，由此可知朱姬多麼渴望離開這個囚籠，亦見她在絕境中堅毅不屈的鬥志。

朱姬道：「你千萬要帶迷藥來給我，人是很奇怪的，無論做好事或壞事，開了頭便難以控制，所以趙雅遲早會把你完全出賣，以趙穆的謹慎多疑，會加派人手看管這裡。」

項少龍同意道：「給你這麼分析，我生出很不好的預感，若讓趙穆知道我有高來高去的本領，定會針對這點加以應付。」說著坐起來。

朱姬訝異地道：「你幹什麼？」

項少龍沒有答他，移到窗旁，往外看去，剛好一隊衛兵巡邏經過。待他們去後，往外面的荊俊打出手勢，不一會他靈若狸貓般穿窗而入。項少龍吩咐他回烏家取藥，確定他安然離開，回到床上。

朱姬瞪大眼睛看著他道：「原來竟有這麼身手高明的人物幫助你，難怪趙穆對你如此忌憚。」

項少龍道：「夫人快點說出有關儲君的事。」

朱姬好整以暇地道：「這麼急幹嗎？橫豎要等人拿東西來你才走。你不知人家心中憋得多麼辛苦，好不容易有你這個說話的對象。」

項少龍又好氣又好笑，軟語道：「算我求你吧？」

朱姬得意萬分，媚力直逼而來，柔聲道：「少龍！親親人家好嗎？」

項少龍無奈下，別過臉來，只見她那對懾人心魂的媚眼魅力四射，目不轉睛地直盯自己。兩對目光交纏片刻，朱姬香唇主動的印在他嘴上，嬌軀還輕輕地摩擦扭動。陣陣銷魂蝕骨的感覺，遍襲全身，項少龍立時欲焰高漲，難以自制。

朱姬的香唇移開少許，花枝亂顫輕笑道：「我還以為你是能不動心的怪人，原來和其他男人毫無分別。」

項少龍大感氣憤，因此分散精神，壓下慾火，微慍道：「夫人！」

朱姬伸出兩指，按在他嘴上，哄孩子般道：「不要發怒，人家是真心想和你親熱的！」

項少龍拿她沒法，朱姬正容道：「當日為避人耳目，不韋和異人郎君沒有把我帶走，當時我剛產下一子，尚未足月。他們走後，我知道形勢不妙，說不定政兒會被趙人殺掉洩憤，於是連夜使僕人外出找尋其他嬰孩，好代替政兒。」

項少龍恍然大悟道：「原來現在宅中的假嬴政是這麼來的。」

朱姬苦惱地道：「匆忙下做的事，自然會有錯漏，一時間找不到同齡的嬰兒，惟有以重金買了個五歲的小孩代替。幸好那時沒有人當異人郎君是個人物，沒有人清楚他的家事。當夜趙穆發覺呂不韋和異人郎君遁走，凶神惡煞地來把所有婢僕全體處死，只剩下我和那假兒子，沒有起疑心。」

項少龍恍然大悟，怪不得嬴政的年齡與史書不符，真實的情況竟是這麼曲折離奇。

長平之戰發生在公元之前二六零年，自己到此已有年多光景，眼前應是公元前二四九年，中間隔了十一年。假設秦始皇是在長平之敗來到趙國後出世，古代訊息不便，說不定已跨了一年，所以嬴政應是在長平之役後一年的年頭出生，那他在公元二四六年登位時，即距今三年後，剛好十二歲，證實史書無誤。自己真蠢，竟猜不到嬴政是假的。以前想不通的事，立時恍然大悟。這才合理，以秦始皇的雄材大略，怎會是窩囊的人物。

朱姬由衣服裡掏出一塊式樣特別，刻有鳳凰紋飾的精緻玉墜，解下來珍而重之塞入項少龍手心，又把他手掌闔起來，兩手用力包緊他的鐵拳，柔聲道：「真正的政兒被送到邯鄲一個剛在長平之役失去兩個兒子的窮人家寄養，說明將來以玉墜相認。政兒頸上戴著同樣的玉墜子，這個是鳳紋，那個刻的是龍紋。」

項少龍道：「那對夫婦知不知道儲君的來歷？」

朱姬眼中射出又喜又憂心事重重的神色，緊張得呼吸急促起來，嬌喘著道：「當然不會讓他們曉得，只說是富家千金的私生子，當時我想不到會立刻被軟禁起來，知情的僕人又給殺死，所以直到今天你來後，才有機會告訴你這件事。天啊！你一定要幫我把他找來，否則我不要活哩。」

項少龍手心感覺著玉墜傳入手內朱姬玉體的餘溫，充滿信心地道：「我敢以人頭擔保，必可找到他。」

他自是信心十足，否則歷史就不會是那樣子。

朱姬呻吟道：「不要哄我歡喜。」

項少龍道：「我是個有異能的人，預感到的事絕不會錯。」朱姬半信半疑地瞪他一眼，湊到他耳旁唸出藏在心內十年那收養她兒子的人的姓名和住址，項少龍用心記牢。

窗門輕響，荊俊去而復返，手中提著大包迷藥，笑嘻嘻來到帳前，仔細打量著朱姬，立時目瞪口呆，忘記說話。朱姬看得「噗哧」一笑，自是百媚千嬌。

項少龍責備道：「小俊！」

荊俊靈魂歸位，道：「這是烈性迷藥，只一點點可教人躺上一天，冷水都救不醒，這包東西有足夠迷倒百多人的份量。」

驀地遠方蹄音驟起，由遠而近。朱姬和項少龍同時一震，知道朱姬果然料對趙雅。項少龍更知趙雅不但愈陷愈深，還重新被趙穆控制，否則不會在這等夜深時分，趙穆派人來重新佈防，顯是趙雅在床上把有關他的本事透露給趙穆知曉。匆匆與朱姬約定逃走的時間地點，兩人迅速離去。剛攀上高牆，衛士由假嬴政居所那邊擁來，展開新防衛網。由此刻開始，這堅強的秦始皇之母，將要靠自己的力量和才智逃生。

※※※

翌日清早，急不及待的項少龍偷偷溜到街上，故意繞一個圈子，來到城西貧民聚居的地方。雖說是窮民，生活仍不太差，只是屋子破舊一點，塌了的牆沒有修補罷了。這裡的人大多是農民出身，戰爭時農田被毀，不得已到城市來幹活。他依照地址，最後抵達朱姬所說的南巷。他不由緊張起來，抓著一個路過的人問道：「張力的家在哪裡？」

那人見他一表人材，指著巷尾一所圍有籬笆的房子道：「那所是他的家！」似有難言之隱，搖頭一歎去了。

項少龍沒有在意，心情輕鬆起來，暗忖應是這樣才對，舉步走去，來到門前，喚道：「張力！張力！」

「咿呀」一聲，一位四十來歲樣貌平凡的女人探頭出來，驚疑不定地打量項少龍，問道：「誰找張力？」

項少龍微笑道：「你是張家大嫂吧！」由懷中掏出玉墜，遞到她眼前。

「砰」的一聲，張嫂竟像見鬼似的猛地把門關上。項少龍給她的反應弄得楞在當場，呆子般望著閉上的木門。不一會屋內傳來男女的爭辯聲，項少龍反心中釋然，養育十年的孩子，自然不願交還給別人，惟有在金錢上好好補償他們。伸手拿起門環，輕叩兩下。頃刻後門張開來，一名漢子頹然立在門旁，垂頭道：「大爺請進來。」

項少龍見他相貌忠誠可靠，暗讚朱姬的手下懂揀人。步入屋中，那婦人坐在一角，不住飲泣，屋內一片愁雲，沒有半點生氣，更不聞孩子的聲音或見孩子衣物。

項少龍皺眉道：「孩子呢？」

那婦人哭得更厲害。

張力雙目通紅，痛心地道：「死了！」

這兩個字有若晴天霹靂，轟得項少龍全身一震，差點心臟病發，駭然叫道：「死了？」

張力淒然道：「舊年燕人來攻邯鄲，所有十三歲以上的孩子都被徵召去守城，他被燕人的流箭射殺。我們雖受大爺你們的金錢，卻保不住孩子，你殺了我們吧！活下去再沒有什麼意義。」

項少龍失聲道：「可是他去年還未足十歲啊！」想起剛才指路那人的神態，終明白是為他們失去兒子惋惜。

張力道：「只怪他生得比十三歲的孩子還高大，一天在外面玩耍，被路過的兵哥捉去。」

項少龍頹然坐下，把臉埋在兩手裡。天啊！秦始皇竟然死了，怎麼辦好呢？不！這是不可能的，這對夫婦定是騙我。但看其神態，又知是實情，尤其一邊牆的几上，正供奉一個新牌位。

張力在懷裡掏出一個玉墜子，遞給他道：「這是從他屍身取來的，他葬在後園裡，大爺要不要去看看？」

項少龍挪開雙掌，眼光落在玉墜子上。一個荒唐大膽的念頭，不能抑制地湧上心頭。

※※※

項少龍來到夫人府，果如所料，趙雅仍未回來。府內多了些生面的人，趙大等他熟悉的卻不見一個，婢女中除小昭和小美外，其他都給調走。項少龍知道趙雅必有很好的借口解釋這些安排，但仍很想聽她親口說出來。她愈騙他，他愈可把對她不住淡薄的愛念化成恨意。趙盤獨自一人在後園內練劍，專注用神，但項少龍甫踏進園內，他立即察覺，如見世上唯一的親人般持劍奔來。

項少龍「嚓！」地拔出李牧所贈的名劍血浪，大喝道：「小子看劍！」

趙盤眼中精光一現，揮劍往他劈來。

項少龍擺劍輕輕鬆鬆架格，肅容道：「當是玩耍嗎？狠一點！」

趙盤一聲大喝，展開墨子劍法，向項少龍橫砍直劈，斜挑側削，攻出七劍。到第七劍時，終因人小力弱，被反震得長劍甩手掉在地上。趙盤一面頹喪，為自己的敗北忿忿不平，偏又無可奈何。

項少龍為他拾起長劍，領他到園心的小橋倚欄對坐，正容道：「小盤！你是否有決心排除萬難為娘報仇？」

趙盤點頭斬釘截鐵道：「無論如何，我誓要把趙穆和大王殺死。」

項少龍沉聲道：「你不是和太子是好朋友嗎？」

趙盤不屑地道：「他從來不是我的朋友，只懂憑身分來欺壓我，娘從你後，他整天向人說娘是淫娃蕩婦，若可以的話，我連他也要殺掉。」旋又喪氣地道：「不過縱使我像師傅那般厲害，仍奈何他們不得，否則師傅早就把他們殺掉了。」

項少龍暗暗驚異他精到的推論，微笑道：「你要報仇，我也要報仇。不若我們做個分配，趙穆由我對付，孝成王這昏君交給你處置，好嗎？」

趙盤哪想得到項少龍這麼看得起他，瞪大眼睛，呆看唯一的「親人」。

項少龍道：「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假設你真有為娘報仇雪恥的決心，依足我吩咐的去做，絕不可洩露半句出去，倩公主和雅夫人也不例外。」

趙盤跳起來，跪倒地上，重重叩三個響頭，兩眼通紅道：「只要可以為娘報仇，我趙盤什麼都肯做。」

項少龍低喝一聲道：「站起來！」

趙盤霍地立起，眼內充滿願聞其詳的神色。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我想使你成為統一六國的秦始皇！」

趙盤呆若木雞，囁嚅道：「什麼是秦始皇？」

※※※

趙雅步入園內，項少龍剛把玉墜掛到趙盤頸上。由這一刻起，他就是秦國王位的繼承者嬴政。趙盤的神色又驚又喜，眼神卻堅定不移，充滿勇往直前的決心。沒有人比他這個長居王宮的小孩，更明白機會是如何難得。唯有成為天下最強大國家的君主，他才有能力殺死趙王，為母親妮夫人洗雪仇恨。他不但恨趙王，更恨每一個袖手旁觀、給他臉色看的趙人。現在只有項少龍讓他完全信任。

趙雅微笑來到他們師徒身旁，稱讚道：「從未見過小盤這麼勤奮過。」

項少龍向趙盤使個眼色，後者乖巧地溜走。趙雅雖勉強裝出歡喜的樣子，但臉色蒼白疲倦，顯然昨夜並不好過。

項少龍故意道：「雅兒是否身體不適？」

趙雅微顫道：「不！沒有什麼事。人家這幾天四出為你打探消息，差點累壞了。」

項少龍皺眉道：「為何無端多了這麼多生面人，趙大他們哪裡去了？」

趙雅早擬好答案，若無其事道：「我把他們調進宮裡的別院，沒他們幫手，我在宮內行事很不方便。」怕他追問下去，岔開話題道：「計劃進行得如何？聯絡上嬴政了嗎？」

項少龍喪氣地道：「看來除強攻外，再沒有其他方法，不過烏家的子弟兵人人能以一擋十，我的計劃定能成功，趙穆和孝成王休想活過農牧節。」

趙雅垂下俏臉，不能掩飾地露出痛苦和矛盾的神色。

項少龍暗忖讓我再給你一個機會，驚訝地道：「雅兒你這幾天總像心事重重，究竟有什麼心煩事？不若說出來讓我分擔，沒有事情是不可以解決的。」

趙雅心中一震道：「哪有什麼心事，只是有點害怕。」堆起笑容，振起精神道：「少龍最好告訴我當日行事的細節，讓我和三公主好好配合你，才不致出錯。」

項少龍微笑道：「不用緊張，過幾天我會把安排詳細告訴你，因為其中部份仍未能作最後決定。」心中暗自嘆息，明白到趙雅是要出賣他到底。

趙雅忽道：「少龍！這幾天有沒有聽到關於人家的閒言閒語？」

項少龍淡然道：「你是說齊雨的事吧！怎麼會呢？我絕對信任我的好雅兒，明白到你是虛與委蛇，以瞞過趙王對我們的懷疑。」

趙雅神色不自然起來，像有點怕單獨面對項少龍一般，道：「不去看你的美麗公主嗎？」項少龍瀟灑地站起來。趙雅呆看他充滿英雄氣概的舉止神態，秀眸一片茫然之色。

項少龍心中冷哼一聲，想到將來她終究會明白到自己亦在欺騙她，立即湧起極度的快意。

※※※

接下來的幾天，烏家全力備戰，兵員和物資源源不絕秘密由地道運進城堡。項少龍親自訓練七十七人組成的烏家特種部隊，而他所用的方法，使滕翼這精通兵法的人亦為之傾倒，那想得到是來自二十一世紀的訓練方法。他不時往見小盤，教他如何扮演在窮家生活十年的嬴政，到後來反是由小盤告知他自己想出來的東西。項少龍見他這麼精明乖巧，大為放心。不經不覺，離農牧節只有三天時間，情勢頓時緊張起來。

現在項少龍最擔心的是朱姬，若她逃不出來，他們只好強攻質子府，沒有她，小盤將當不成嬴政，所以他們另有一套應變計劃。這天午後，離去整整七天的肖月潭終於回來。進入密室，肖月潭神態大是不同，歉然向烏應元和項少龍兩人道：「首先！圖爺命肖某向你們道歉，因為本來我們存有私心，言語間有不盡不實之處。但保證由這刻起，我們會誠心誠意與諸位合作。」

烏應元如在夢中，不知項少龍使過什麼手段，使這人態度大改。項少龍卻心中驚懍，知道圖先是個果敢英明的人物，如此一來，始有成事的機會。

肖月潭道：「幸好得少龍提醒，否則圖爺說不定會給趙人抓到。」

項少龍問道：「你們來了多少人？」

肖月潭道：「隨我潛入城者共三十人，均為一等一的強手。」頓了頓道：「圖爺身邊有一百二十人，亦是他手下最精銳的好手。」

項少龍道：「肖先生最好命入城的人全到烏府來。」

肖月潭一呆道：「少龍是否想和趙人打一場硬仗？」

項少龍微笑道：「可以這麼說，也不全然是這樣，先生請恕我賣個關子，後天我會把全盤計劃奉上，事關重大，請先生見諒。」

肖月潭笑道：「少龍如此有把握，我就更為放心了，現在圖爺藏在城外一處山頭的密林，靜候我們把政太子和夫人送出城外。」

烏應元笑道：「先生真行，那幾名服侍過先生的歌姬不知多麼想念先生，只要先生一句話，我們會將她們送到咸陽貴府內……」

肖月潭喜上眉梢道：「天下人人稱道烏家豪情蓋天，果是言不虛傳，肖某交了你們這些好朋友。」

項少龍告辭離去，途中遇到來找他的荊俊，原來滕翼有事找他？抵達靠近城牆的一座成了臨時指揮部的小樓，滕烏兩人正在研究質子府的詳圖。

項少龍覺得奇怪，問道：「哪裡弄來的好東西？」

荊俊得意地道：「是我畫出來的，只要我看過一次，便可默寫出來。」

項少龍大感驚訝，想不到荊俊有如此驚人的記憶力，畫功又那麼了得，誇獎他兩句後，道：「希望不須用強攻質子府的後備計劃，否則縱能成功，我方將傷亡慘重。」

滕烏兩人一齊點頭，可見對攻打質子府，存有怯意。

荊俊道：「若要把質子府攻破，確是難之又難的事，若只須救出朱姬，情況完全不同，只要由我率領那『精兵團』便成。」接著說出計劃，竟然頭頭是道。

二人大感驚訝，同時對他更刮目相看。

項少龍暗忖這小子正是天生的特種部隊，比自己還行，正容道：「由現在開始，你被任命為精兵團的領導，你最好和他們一同作息，將來合作起來，可如魚得水。」

荊俊大喜，別人忙得喘不過氣來，他卻閒著無聊，只能當滕翼的跑腿，這時忽變成精兵團的指揮，禁不住喜出望外。一聲呼嘯，逕自跑去找他的部下。

烏卓苦笑搖頭，追著去了，沒有他的命令，誰會聽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指揮。

滕翼閉目養神，半晌睜眼道：「我仍放心不下倩兒。」

項少龍道：「照理未到農牧節，他們應不會擺佈倩兒，免得惹起我們的猜疑。」

滕翼道：「在趙王眼中，倩兒已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我擔心他當天賜她一死，我們將措手不及。」

項少龍聽他這麼一說，更多了小盤這項擔心，以趙王的凶殘無情，說不定小孩子也不放過，驚疑地道：「怎麼辦？」

趙穆逼趙雅把自己的人全部調走，一方面是由他的人監視雅夫人，教她不敢背叛他，同時可把趙倩控制，要她生便生，死便死。項少龍決不想再失去趙倩和小盤，患得患失，腦內一片空白，想不到任何方法扭轉惡劣的形勢。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只能待到最後一刻，始可把趙倩救出來。

滕翼道：「假若趙王早一天把趙倩召入宮中，我們會一籌莫展。」

雖值寒冬時分，項少龍仍熱汗直冒，駭然道：「我倒沒想過這麼一著！」

滕翼冷靜地道：「這事包在我身上，趙穆仍不知我們看穿他的詭計，所以不會派大軍駐防夫人府，儘管派人押解趙倩回宮，仍未致勞師動眾，只要我們派人十二個時辰監視夫人府，到時隨機應變，不怕有失。」

項少龍有苦自己知，問題是在小盤身上，他立下決心，不把小盤假扮嬴政一事告訴任何人，將來除他和趙倩、烏廷芳有限幾人外，沒有人知道小盤的真正身分。

滕翼道：「怕就怕趙王狠心到把女兒就地賜死，這事非常傷腦筋。」

項少龍把心一橫道：「說不定要強來，我就施壓力迫趙雅讓我把倩兒帶到這裡來，她唯一方法是請示趙王，假若他存心處決女兒，當不會介意女兒到烏家來，還可多加我們一項擄劫公主的罪名，讓他們可振振有詞。」

滕翼道：「理論上你應把趙雅一起帶走，她難道不會生疑嗎？」

項少龍頓感此路不通，愁懷難舒的當兒，雅夫人派人請他到夫人府去。項少龍匆匆上路，心知肚明是向趙雅攤牌的時候了。

※※※

他在幽靜的內軒見到趙雅，是日天氣晴朗，多天沒有露面的太陽溫柔地照拂銀白色的世界。此次項少龍連小昭小美都見不著，整座夫人府徹底換上趙穆方面的人。趙雅一身素黃，精神好了些兒，仍掩不住臉上的淒悵，有種令人心碎的孤獨美態，洩露出內心受到的折磨和矛盾。項少龍對她沒有半絲同情，暗叫活該。坐好，獻茶的婢女退出去，趙雅輕輕道：「事情進行得如何？」

項少龍淡淡一笑道：「還算順利，你那處有什麼新的消息，趙穆有沒有收到風聲？」

趙雅搖頭道：「王兄和趙穆的精神擺在和燕人的戰爭上，暫時無暇顧及其他事情。倒是晶王后催促你快點動手，要我告訴你王兄因你與李牧合謀上書一事，非常不滿，有可能在農牧節後，對付你和烏家。」

項少龍暗忖這是要加強我動手的決心，趙雅你非常賣力。

趙雅見他沉吟不語，道：「你們與呂不韋他們聯絡上了嗎？若沒有秦人的接應，怎把朱姬母子送回咸陽去？」

項少龍裝作苦惱地道：「早聯絡上了，他們派圖先率人來接應，但仍不信任我們，只說我們若能把朱姬母子偷出城外，便到城西的馬股山與他們會合。」

趙雅怎知這是胡謅出來的，俏目亮起來，加緊追問道：「現在只剩下兩天時間，出城的秘道弄好了嗎？」

項少龍靈機一動道：「一切預備妥當。」然後以最深情誠懇的語氣道：「對我來說，你和倩兒比朱姬母子更重要，所以我決定先把你、倩兒和小盤三人送往城外，再發動對你王兄赴牧場車隊和質子府的突襲，否則寧願取消整個計劃。」

趙雅嬌軀一震，垂下頭去道：「我們真的是那麼重要嗎？」

項少龍心中冷笑，道：「失去你們，我還有什麼樂趣，依照往例，你王兄的車隊將於大後天辰時中離城，我會早少許於卯時末在後門處等你們，若諸事妥當，立即派人先送你們到城西，待我劫到朱姬母子後，再來與你們會合，一起由秘道離城。」

趙雅道：「誰負責城外的伏擊呢？」

項少龍道：「當然由烏卓負責，車隊經過長草原，我們的人會藏在預先挖好的箭坑內，在他們毫無防範下，只是拿弓勁箭，便教他們應付不了，萬無一失。」

趙雅櫻唇輕顫，以蚊蚋般的聲音道：「好吧！到時我會和三公主、小盤溜出來與你會合。」

項少龍見目的已達到，過去找趙倩。趙雅則藉詞回宮向晶王后報告，離府去了，項少龍當然知道她是要向趙王稟報最新的情況。趙倩見到他自是非常開心，又是憂心忡忡，怕他鬥不過趙王和趙穆。項少龍把她擁入懷裡，萬分憐愛，一邊告訴她小盤化身作嬴政一事。

聽得趙倩俏臉色大變，不知應害怕還是興奮，吁出一口涼氣道：「難怪小盤這些天來行為古怪，不時自言自語，累得我還以為他念母過度，失去常性，又不敢告訴你，怕分你的心神。」

項少龍道：「除你和廷芳外，沒有人知悉他真正的身分，所以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你絕不可揭破此事。」

趙倩道：「我明白！」

為安她的心，項少龍把剛才對趙雅說的話告訴她，再商量怎樣為小盤掩飾後，回烏家城堡去。

次日項少龍再到夫人府找趙雅，探聽她的口風。果如所料，趙雅沒有反對這安排。站在趙穆的立場來說，項烏一幫人便像是在他的掌心內變戲法，怎樣變也變不出他的手心之外。所以絕不會因此放過一舉把項少龍和烏家所有潛在勢力盡殲的天賜良機。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小孩膽子較小，我想先把小盤帶走，雅兒有什麼意見？」

趙雅哪會在意一個無關痛癢的孤兒，點頭答應。項少龍長起身，正要離去。趙雅輕呼道：「少龍！」

項少龍轉過身來，趙雅把嬌軀挨入他懷裡，纖手纏上他脖子，獻上香吻，用盡所有力氣洩出心中的痛楚。項少龍興趣欠缺，虛與委蛇，裝作熱烈響應的樣子，兩人分開後，趙雅忍不住流下熱淚。

項少龍故作驚奇地道：「有什麼心事呢？」

趙雅伏在他肩上失聲痛哭，好一會後平復過來，道：「人家太高興哩，故如此失態！」

項少龍心中大罵。

趙雅離開他，拭淚道：「去找小盤吧！」

※※※

項少龍公然領小盤出府，途中為他換過預備好的破舊衣服，叮嚀一番，帶他回烏家城堡。此前他早把嬴政另有其人一事告訴有關人等，烏家各人自是振奮莫名，最高興的還是肖月潭，如此一來，整個局勢頓時扭轉過來。剛踏入府門，烏應元和肖月潭兩人搶著迎來，跪下高叫太子。小盤詐作慌張失措，躲到項少龍身後，嚷著要見親娘。

項少龍向各人道：「他仍未習慣自己的真正身分，讓我帶他去讓廷芳照顧，待他見到王后再說。」

眾人哪會疑心，歡天喜地擁著假太子到內府去。

時間轉瞬即逝，農牧節終於來臨。天尚未亮，城堡內熱鬧喧天。此時所有婦孺，借口到牧場去慶祝農牧節，離城去也。婷芳氏和春盈四女是其中一批被送走的人。烏廷芳大發脾氣，堅持要留在項少龍身旁，眾人拿她沒法，唯有答應。

城內除烏卓手下的二千精銳子弟兵外，還有在忠誠上沒有問題的七百多名武士和二百多男女壯僕，人數達三千人，加上高牆和護河，實力不可輕侮。此正是趙王等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能把他們引離堅固的城堡，對付起來自是輕易多了。

吃過戰飯，項少龍領著滕翼、荊俊、肖月潭和他三十名武技高強的手下，與由烏家七十七名精銳組成等於特種部隊的精兵團，摸黑出門。他們離堡不久，烏卓率領另五十名好手駕著馬車，往夫人府開去。半個時辰後，到達夫人府的後門，天才微亮。後門立即打了開來，閃出趙雅和趙倩。有人拉開車門，恭請兩人登車。趙雅隨趙倩跨到車上，只見烏卓和另兩人坐在馬車上，冷冷地道：「夫人你好！」

趙雅大感不對勁，馬車朝前開出。

趙雅強作鎮定道：「少龍呢？」

烏卓向那兩人打個眼色，兩人立即出手，把趙雅綁個結實，還封著她的嘴。烏卓則把預備好的衣服，遞給趙倩，讓她穿在身上，不一會搖身一變，化成男兒模樣，若非近看，絕難發覺破綻，尤其唇上黐的假鬚，維肖維妙。趙雅驚惶地看看烏卓，又看看對她不屑一顧的趙倩，終於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一時愧悔交集。

烏卓厭惡地看著她道：「你這又蠢又賤的蕩貨，竟敢出賣我們項爺，不知自量。」「呸」的一聲向她吐一口唾沫。

馬車轉入一條林間小徑，烏卓和趙倩兩人走下車去，馬車再朝前開出。趙雅的淚水終於忍不住汩汩流下，車窗外忽見雨雪飄飛。

※※※

項少龍、滕翼、肖月潭等藏在質子府對面的密林，注視質子府正門的動靜，一切看似全無異樣，門外更不見守衛，似乎毫沒戒備。

肖月潭懷疑地道：「夫人是否這麼輕易溜出來呢？」

項少龍看著茫茫的雪花，暗忖史書上確有寫明朱姬母子安然返抵咸陽，所以看來沒有可能的事，應該會順利發生。充滿信心地道：「一定可以！」

話猶未已，質子府門大開，先是十名趙兵策馬衝出，接著是輛華麗的馬車，後面跟了另二十名騎兵，聲勢浩蕩的來到街上，轉左往城西馳去。眾人喜出望外，連忙行動。埋伏那方的荊俊接到旗號，立即發出準備攻擊的命令，三十個精銳隊員迅速利用早先縛好的攀索，爬上林蔭大道兩旁的樹上，弩箭瞄準迅速接近的目標。

當車隊快要來到伏兵密佈的樹下，後面蹄聲大作，一名趙兵策馬追來，打出停止前進的手號。指揮車隊的小頭目大感驚訝，下令勒馬停步。忽地箭聲嗤嗤，弩括聲響，三十一個包括御車者在內的趙兵全部了賬，均是一箭了命，倒下馬來。精兵隊員紛紛躍下，準確無誤地落在馬背上，控制了吃驚嘶跳的戰馬。

荊俊則輕若飄絮地躍在馬車頂上，正要一個倒掛金鉤，探頭向裡面的「假郭開」真朱姬邀功領賞，「砰」的一聲一個男子持劍撞開車門衝出來。眾人大吃一驚，此人一身華服，年紀在二十五六間，高度比得上項少龍，長相英俊不凡，生得玉樹臨風，那對眼更有勾魂攝魄的能力，足夠資格作任何女人的深閨夢裡人。他非常機警，見到滿地趙兵屍體，四周全是敵人，一聲發喊，企圖竄入道旁的樹林裡，哪知脖子一緊，給車頂的荊俊以獵獸的手法套個正著，手中劍脫手落地。

兩名精兵隊員撲上來，立時把他掀翻地上，還吃了三拳一腳，痛得彎曲起身體。項少龍、肖月潭等剛趕過來，見到此情此景，為之臉色大變。馬車內空無他人。

項少龍一腳踩在那人腹上，喝道：「你是何人？」

荊俊抓著他頭髮，扯得他仰起好看漂亮的小白臉。

那人早嚇得臉無人色，顫聲求饒道：「大爺饒命，我是齊國來的特使，與你們無冤無仇。」

項少龍與荊俊面面相覷，想不到齊雨中看不中用，如此窩囊怕死。

肖月潭氣急敗壞道：「現在該怎麼辦？郭開昨夜顯然沒有到夫人房去。」

眾人立時醒悟到眼前此子定是去占朱姬便宜，得食後現在離開，那朱姬縱有天下最能誘惑男人的媚法，卻無用武之地，既沒法引郭開到她榻上去，當然沒有機會把他迷倒。

項少龍擦地拔出血浪，指著齊雨的眼睛喝道：「你要左眼還是右眼？」

齊雨顫聲道：「饒命啊！你要我幹什麼我便幹什麼。」

項少龍回復冷靜從容，微笑道：「我只要你回質子府去。」

※※※

馬隊冒著雨雪，回質子府去。

項少龍和肖月潭兩人坐在車廂裡，脅持驚得渾身發抖的齊雨，看著這縱橫情場的古代潘安，又好氣又好笑。

中門大開，有人叫道：「齊爺回來何事？」

在項肖兩人脅迫下，齊雨掀簾向外道：「我遺下重要文件，須到夫人處取回來。」

那兵衛道：「郭大夫有命，任何人不得進入質子府。」

齊雨依項少龍傳入他耳旁的話道：「這文件與貴國大王有關，非常重要，萬事有我擔當，快放行！」

那兵衛顯因他身分特殊，又是剛由府內出去，無奈下讓他們進入。隨行的趙兵當然由荊俊等人假扮，一來由於下著大雪，兼且這批趙兵專責保護齊雨，與守府的趙兵分屬不同營系，互不相識，一時竟沒有察覺出岔子來。眾人暗叫僥倖，車隊迅速馳至朱姬宅旁空地。荊俊負責留守宅外，見花園內處處架起種種防禦敵人攻來的設施，挖下箭壕，不由倒吸一口涼氣，慶幸不用強攻進來。

項少龍和肖月潭一左一右挾持齊雨，後隨四人，進入宅內，守在石階下的四名趙兵認得齊雨，雖見他臉青唇白，還以為昨夜「操勞過度」，沒有起疑，其中兩兵隨他們一起入內。兩名婢女在廳堂打掃，見到齊雨眉開眼笑，迎了過來。項少龍一聲暗號，四名精兵隊員同時出手，以從項少龍學來的手法，把兩兵兩婢擊昏過去，立即用繩索捆個結實，塞著口拖到一角。

項少龍寒聲向齊雨問道：「宅內有多少人？」

齊雨乖乖答道：「還有五個婢女，其中兩人陪伴朱姬。」為了活命，他確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四個精兵隊員正要去尋人，大門忽然打開，郭開興沖沖衝進來，向齊雨不悅道：「使節大人為何去而復返，昨夜尚未興盡嗎？」語氣中充滿酸溜溜的意味。

項少龍知他定是聞報由假嬴政處匆匆趕來，找佔了他朱姬便宜的齊雨發作，心中好笑。齊雨惟有向他報以苦笑，郭開這時終於有空望往齊雨身旁諸人，他目光落在臉露冷笑的項少龍，立時臉色大變，尚未有機會呼救，早刀劍加頸。

項少龍微笑道：「郭大夫別來無恙！」

郭開顫聲道：「你們逃不出去的！」

項少龍淡然道：「誰要逃出去？」說到「逃」字時，特別加重語氣。

肖月潭喝道：「押他們上去。」

兩名隊員先行一步，找尋其他尚未被制服的婢女，項少龍等則押兩人登上二樓，直抵朱姬緊閉的房外。郭開受迫之下，無奈吩咐房內看管朱姬的壯碩婢女開門。門才開少許，項少龍便搶了進去，把兩名婢女打昏。

朱姬正呆坐在梳妝銅鏡前，玉容不展，忽然見到有個趙兵闖進來動手打人，嚇得目瞪口呆，肖月潭撲前跪伏地上，低呼道：「小人肖月潭救駕來遲，害夫人受苦！」言下不勝欷歔，差點掉下淚來。

項少龍心想這傢伙倒有點演技，難怪能得呂不韋重用，提醒道：「夫人快些變成郭開。」

朱姬認出是項少龍，大喜下跳起來，先來到郭開和齊雨兩人身前，左右開弓，每人賞一記耳光。

項少龍心呼厲害，喝道：「先把他兩人押出去，脫下郭大夫的衣服，然後把他綁起來。」

兩名隊員應命推兩人到房外，在肖月潭這高手幫助下，當朱姬黐上郭開的招牌長鬚，穿戴上他的官服官帽，項少龍自問看不出破綻。

朱姬想起一事，問道：「政兒呢？」聲音抖顫。

項少龍微笑道：「幸不辱命！」

朱姬一聲歡呼，差點撲過去擁抱項少龍，旋又向肖月潭問道：「他……他長得像不像大王？」

肖月潭乾咳一聲，先偷看項少龍一眼，有點尷尬地道：「像極了，體質則像夫人那麼好。」

這麼一問一答，項少龍立時知道朱姬自己也弄不清楚她這兒子是跟誰生的，當然更想不到快要相見的兒子，根本不是她的親兒。這筆糊塗賬，不知怎麼算才成。他們不敢逗留，走出房外。

郭開自是給捆個結實，見到「自己」由房內走出來，驚駭得眼珠差點掉下。

朱姬模仿他的聲音道：「給我宰了他！」

郭開和齊雨同時嚇得臉無人色。

項少龍不想下手殺死全無抵抗能力的人，笑語道：「留下他的命比殺他更令他受罪。」

朱姬白他一眼道：「你是個好心腸的人！」笑著領先下樓。

項少龍等反變成陪從，押齊雨追下去。

朱姬扮成的郭開一馬當先，走出宅門，學郭開的聲音語氣，向後面的跟班齊雨斥責道：「若非你是由齊國來的貴賓，本官必把你當場庭杖伺候。」

齊雨低垂頭，一副犯了錯事的樣子。

「郭開」一邊責罵，一邊和齊雨登上馬車，項少龍和肖月潭當然也鑽進去。

車隊開出，來到緊閉的大門前，守門的兵頭走過來道：「使節大人……」

朱姬揭簾道：「本官要和使節大人往外一趟，你們小心把守門戶。」

兵頭一呆道：「大人！這處怎能沒有你。」

朱姬大發官威道：「我自有主張，那到你陳佳來管我，快開門！」

妙在她連對方的名字都叫出來。那兵頭一臉無奈，吩咐大開中門，車隊無驚無險開出質子府。

※※※

馬車停下。趙雅正在自怨自艾，羞愧交集，烏卓登上車廂，為她鬆掉繩縛。待她活動手腳後，烏卓命她下車。趙雅認得這是離烏家城堡不遠處的一座密林，驚惶間，幾個人由樹後轉出來，帶頭者正是被自己出賣的項少龍。趙雅雙腿一軟，坐倒地上，熱淚奪眶而出，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將身旁的人一推，使他跌在趙雅身側，冷笑道：「讓你們這對姦夫淫婦做對同命鴛鴦。」

齊雨顫聲道：「不要殺我，大爺曾答應過啊。」

他的懦弱，連趙雅都感鄙夷厭惡。這好看的男人平時瞧來頂天立地，不可一世，卻原來如此膽怯無能，尤其和項少龍站在一起，與後者漠視生死的英雄氣概比較，立有雲泥天壤之別。令她首次懷疑自己給鬼迷心竅，竟戀上這樣一個人。

趙雅勉強站起身來，淒慚地道：「少龍！我對不起你，也配不起你，殺我吧！」

項少龍仰天一陣長笑，冷然無情地道：「我不想讓你這淫婦污了項某人的寶劍。記得嗎？我曾說過任何人要殺死本人，都要付出慘痛代價，現在我就證明給你看，叫你的王兄和趙穆來吧！」

趙雅一呆道：「你不是要逃出去嗎？」

項少龍神秘一笑，道：「當然！我現在立即走，有了朱姬，我已可向秦王交待。」

蹄聲在遠方轟然響起。

項少龍露出意外的神色，叫道：「糟了！給發覺哩。」

烏卓也惶然道：「沒時間哩，先回城堡去。」

趙雅以淚眼目送這曾使自己嘗到真正愛情滋味的男子離去，所感到的悔恨，像毒蛇般咬噬她的心。

旁邊的齊雨喜叫道：「看！趙兵來了，我們有救哩！」

趙雅眼前一黑，昏迷過去。

※※※

項少龍等大功告成，在烏家戰士的歡呼中凱旋而歸，通過大吊橋，蹄聲轟隆衝入城堡。烏氏倮親自在廣場迎接，小盤則躲在一身戎裝的烏廷芳和趙倩背後，看著回復本來面目的「母親」朱姬入堡下車。

朱姬這時的眼內只看到一個小盤，臉上現出無可掩藏、真摯感人的狂喜神色，往小盤奔過去。小盤哭著奔出來，投入她懷裡去，兩母子抱頭痛哭起來。闊別十年，令她朝思暮想的親生骨肉重投入自己懷裡，她哪能不哭。小盤則是因這「母親」而想起自己的生母，哭得比朱姬更厲害，更真誠，積蓄的憤怒激流般傾瀉而出。

烏氏倮來到朱姬母子旁，感動地道：「夫人，應是高興的時候才對。」

號角聲起，表示趙軍兵臨堡下。

朱姬抬起俏臉，哭得又紅又腫的秀眸看著烏氏倮道：「我們母子得有今天，全仗烏爺豪情厚義，感激的話不說了，只要我們母子一天在秦國還可以說話，便要保得你們烏家富貴榮華，子孫昌盛。」她已知悉烏氏倮欲與堡偕亡，以掩護她們逃走的壯烈行為，所以掏出罕有的肺腑之言。

烏氏倮目泛淚光，大笑道：「有夫人這句話，烏氏倮可含笑九泉之下。」

肖月潭深恐夜長夢多，催促道：「夫人！我們立即起行。」

烏應元和荊俊的精兵隊員，加上肖月潭和他的三十名好手，護著她們母子、與項少龍依依惜別的趙倩，往後宅去了，自然是由地道潛往城外，與圖先的部隊會合。項少龍、烏卓、滕翼等全留下來，沒有他們幾員大將，怎抵擋人數多上十多倍，兼後援無窮的趙國大軍。

※※※

趙軍沒有立即進攻城堡，只在外面佈防，邯鄲城內外的駐軍不住趕來增援，運來各種攻城的工具，到第三天時終完成整個包圍的陣勢。豈知此正中項少龍等下懷，就是把趙軍牽在這裡不放，好讓朱姬他們安然逃返咸陽。整個計劃最精采的地方，是趙人以為嬴政仍在他們手內，所以不太計較其他人逃出去，只要攻破城堡，殺盡烏家的人，便心滿意足。項少龍不時在城牆露面，還特別安排烏氏倮和烏廷芳到城樓現身，使趙人更不懷疑他們暗有圖謀。

第三天晚上，負責監聽四條只能通往堡外密林地道的烏家戰士，發現有趙兵潛來，忙把浸了脂油的柴火拋入地道內，再加鼓風機吹送，把快到達的趙兵活生生焗死數百人，再從容把地道以石塊封閉。

那邊的趙王自是氣得七竅生煙，清早派人到城下大罵一番。項少龍大感有趣，他還是首次見到這種毫無實質意義的「罵城」。滕翼一言不發，取出他的特製的強弓，在趙人目瞪口呆中，一箭把那聲音特大的罵城專家射下馬來，射程超過八百步，比弩弓的射程還要遠上數丈。烏家戰士喝采聲震天，趙兵則是噤口無言。

忽又有一人策馬衝來，這次學乖了，在千步之外勒馬停定，大聲喝上城堡道：「項少龍，大王要與你說話。」

項少龍心中好笑，我才不會蠢得喊破喉嚨與你對答。

旁邊的烏卓召了個人來，笑道：「當眾折辱一下他也好！」

項少龍會意，道：「叫他有屁就放吧！」說完自己忍不住先笑起來。

烏卓和滕翼不禁莞爾，對滕翼來說，那是罕見的表情。

那人呆了一呆，大喝下去道：「有屁就放！」

聲音在牆上牆下來回激盪。

烏家這面人人放聲大笑，充滿喜悅的氣氛，趙人那邊自是無比憤慨。對話還怎樣繼續下去，戰鼓聲中，趙軍開始發動攻城之戰。趙人圍城的大軍，不計後勤支持的人數，總兵力達三萬多人，以步兵為主，這已是趙人一時間能召集的所有力量，把城堡重重佈陣困堵。

在孫子兵法《雄牝城》篇裡，將城市大分作兩類：居於高處或背靠山嶺、又有良好水源的城堡叫「雄城」，非常難被攻克；凡居於低處，或兩山之間，又或背靠谷地，水草不盛的叫「牝城」，只要有足夠力量，一攻立破。烏家城堡是典型的「雄城」，起初建城時趙王是希望作為城內另一能堅守的據點，哪知竟是變成對付自己的反叛基地。所以趙人不願倉卒攻城，免得元氣大傷，初時還以為堡內人手和糧草均有問題，這時看到城堡上士氣如虹，才知道大錯特錯。本來眾將均支持長期圍困的策略，豈知項少龍一句話，惹得趙王沉不住氣，下令強攻。

烏家富甲天下，城堡的形式是依當時最嚴格的標準建成，堅固嚴密。城牆又厚又高，足可抵擋敵人的仰攻、攀登和撞擊，護城河既深且闊，城牆上又有精銳的烏家戰士，所以縱然趙軍人數是他們十多倍，仍沒有破城的把握，唯一的優點，是趙人後援無窮，足以支持他們打一場消耗戰。

項少龍他們雖有地道之便，但儲存的物資糧食早全部搬來，城外牧場的人又要逃往秦境，頓成孤軍，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是要守上一段時間，所以心懷舒暢，抱著遊戲的心情和趙人玩一場城堡攻防戰。

項少龍看著舉起護盾，陣容鼎盛又不住迫近的趙軍，皺著眉頭道：「為何他們不把護城河的水源截斷，那樣就不用涉水過河那麼麻煩了呀。」

烏卓笑道：「我們這條是活河，不用引進河水，因為壕底有泉水噴出，無法截斷。」

項少龍恍然大悟，真是經一事長一智。

滕翼平靜地道：「破解之法，是開鑿支流，把河水引走，那最少要十多天的時間，我猜他們正在後方趕建活橋，橫跨河上，方便攻城。」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那現在下面這些人豈非只是虛張聲勢？」

滕翼道：「圍城軍最忌悶圍，必須讓他們有些動作，當作活動筋骨也好，操練也好，好保持士氣。」

項少龍點頭表示明白，在戰爭中，人的心理因素不可忽略，古今如一。

驀地下面的趙軍一聲發喊，持盾衝前，直衝到城河對岸處，蹲了下來，躲在盾後，數千弩箭手，隨後衝至，躲在盾牌手後，舉弩發射，一時漫天箭雨往牆上灑來。

滕翼大聲傳令，烏家戰士全躲到城垛之後，不用還擊。

滕翼又以比那罵城軍官更大的聲音喝道：「準備沙石！滅火隊候命。」

話猶未已，敵陣中再衝出一隊二千多的火器兵，以燃著的火箭，往城牆射來，攻城戰終於拉開序幕。雙方各以矢石火器互相攻擊，外牆和城頭均有撞擊和火灼的纍纍痕跡，但只是表面傷痕，不損結構，烏家戰士居高臨下，矢石充足，守得固若金湯，傷亡極少，而趙人一天下來，傷亡者達千多人，可謂損傷慘重。

直到此刻，趙王和趙穆仍不明白對方為何各方面均如此準備充足，因為他們一直密切注視烏家的動靜，只見有人和物資移出城外，從沒見東西運進城堡來。他們沒有想起地道的存在，不能怪他們愚蠢，一來要建一條這麼長的地道，是近乎不可能的事，還有是因為若有地道，項少龍等沒有理由留在這裡，哪猜到正是項少龍計劃裡中最關鍵性的環節。

那晚消息傳來，秦人大軍犯境，嚇得趙王臉色如土，催迫手下大將日夜不斷攻城。第十天，趙人在傷亡慘重下，終於成功建立三條跨河的臨時木橋，搬來雲梯攻城，又以巨木撞擊城門。

烏家戰士則以矢石火器還擊，又以類似長鉤的武器對付敵人的攀攻，並用一鑊鑊的沸水滾油往下澆去，殺傷敵方近二千人，趙人無奈退下去，勉強守著三座木橋。

烏家方面死者五十多人，傷者百多人，傷者立即被運往城外。至此項少龍真正感受到在戰爭裡，個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那對他來說，絕不是愉快的感覺。守到第二十天，趙人終於成功把河水引走，又花三天時間以土石把護城河填平，烏家城堡大勢已去。趙人大舉進攻，把攻城的設有護甲保護的戰車，推過填平的護城河。這些戰車形式五花百門，最厲害是登城車、撞車和飛樓。登城車高度像城牆那麼高，使敵人能迅速攀車登城；撞車負著堅木，對城門和城牆施以連續的猛烈撞擊；飛樓則供箭手之用，反以居高之勢，向牆頭的守車襲擊。對付的唯一方法，是以巨石加以轟擊。不到兩天，再無石可用，項少龍終發下撤退的命令。

當趙軍攻入城內，整個烏家堡全陷在一片火海裡，由於房舍樹木均抹上火油，要救火也有心無力。趙人坐看大火燃足十天，剩下一片焦炭，片瓦不留的災場，讓人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但總不會是好受了。

是役趙人喪生八千多人，傷萬多人，舉國震驚。烏家在趙國軍民中一向聲譽良好，趙王硬是把他們逼反，自是怨聲四起。到趙王由瓦礫底發現通往城外的地道，始知中了項少龍之計，不過已是一個月後的事。趙王雖暴跳如雷，只有徒呼奈何。此時他心中頗有悔意，有項少龍這麼好的人材不能用，還把他白送給秦人，確是何苦來由！

## 第五章咸陽風雨

秦國的發祥地在渭水上游秦川的東岸。

自先祖蜚廉開始，秦人崇尚武風，以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氏族形式，在這片土地上艱苦地掙扎求存，長期與西戎及犬戎作戰，他們的歷史，每一個字都由血和淚寫成。部落式戰鬥集團的形態，雖使他們與土地的關係薄弱，難以落地生根，卻令秦人先祖不受土地的局限，不斷向未開發的西方移民和與異族雜居鬥爭。

周孝王時，嬴姓的非子因替周室養馬息蕃的功勞，受封於此，建立一個近畿的附庸；其實卻是為周王室承擔鎮守邊疆、防衛蠻戎的艱苦使命。西周四百多年的悠久歲月是秦人最艱辛和困難的日子，以血汗及無數族人的生命，捍衛周朝共主的西防，同時向西方不住拓展。這種無時無刻不面對嚴酷挑戰和堅毅不移的勇武精神，為秦國打下堅實無比的基礎。

千載難逢的機會終於降臨秦人身上，周室因幽王無德，至犬戎攻入鎬京，幽王被殺，周室威權至此蕩然無存。平王東遷，秦襄公因護駕有功，被平王將他升在諸侯之列，秦國終於擁有諸侯國的法定地位。

當戰國開場的時刻，七雄中最不雄的卻是秦國，君權旁落。直至不世霸主秦穆公登位，起用外籍政客百里奚、蹇叔、公孫枝等人，奠定一個強國的基礎。真正的富國強兵來自秦孝公和公孫鞅的改革，他們徹底地摧毀傳統的氏族部落結構，革新兵制，以軍功論爵，把王室權力提升至當時的極限。

又把國都遷至咸陽，築起宏偉的城闕和宮殿，統一全國的度量衡，將國土并歸為三十一縣，把舊日封區的疆界廢除，人民可擁私田，由國家直接計田徵稅。至此秦國一躍而為天下霸主，深為東方各國畏懼。

當項少龍長途跋涉，由邯鄲逃至咸陽，秦國正經歷著公孫鞅翻天覆地的改革成果。

咸陽在九稷山之南，渭水之北，故又名渭城。

項少龍帶領嬌妻烏廷芳、滕翼、烏卓和過千家將叩關入秦，受到守關將領的熱烈歡迎，一邊使人飛報咸陽，又調來五艘大船，免去他們跋涉山林之苦，直抵咸陽之南登岸，烏應元早率家將和趙倩，與呂不韋的頭號手下圖先在渡頭恭候，非常隆重。

烏廷芳父女相見，歡欣若狂，恍若隔世；又觸起烏氏倮壯烈自殺的悲傷，百感交集。肖月潭和另一儒生狀似軍師型的青年，隨圖先欣然迎向項少龍。

圖先體型瘦長，年在三十左右，長得非常結實，皮膚黝黑，動作靈活，舉止間有種慓悍威猛的懾人氣勢，雙目炯炯有神，配上一副馬臉，算不上英俊，卻有股陽剛的男人氣魄和魅力。

他大步上前，拉起項少龍雙手，長笑一聲道：「圖先何幸！終於見到心儀久矣的超卓人物，若非項少龍，誰可成此不朽事業？」

項少龍有點不知如何應付這種熱情，連忙謙讓，心中同時想到現在正值呂不韋和烏家關係的蜜月期，圖先自是得到呂不韋吩咐，要好好籠絡他們。圖先又逐一與滕翼和烏卓見面寒暄，神態親切熱烈。荊俊這時不知由哪裡鑽出來，久別重逢，各人甚是歡暢。

肖月潭擺出老朋友的姿態，向項少龍介紹那青年道：「這位是楚國來的名士李斯先生，現在是大老爺的舍人。」

舍人就是食客。

項少龍暗忖「李斯」的名字為何如此耳熟，驀地記起，動容說道：「原來是少懷輔助名主一統天下大志的李斯先生！」

李斯渾身一震，垂著頭道：「項先生見笑，李斯哪說得上有什麼大志，只求在呂相國領導下一展所長，則吾願足矣！」

肖月潭閃過奇怪的臉色，暗忖自己說李斯是楚國名士，只是客氣的抬舉之語，事實上李斯籍籍無名，只不過憑三寸不爛之舌，令呂不韋頗有點好感，今天隨來是自動提出要求，想一睹項少龍的風采，為何項少龍竟像對他聞名久矣呢？不由得道：「少龍在何處聽過李先生的事？」

項少龍心中叫苦，難道他告訴肖月潭自己是由《秦始皇》那套電影認識到李斯嗎？忙岔開話題道：「呂爺當上相國嗎？」

圖先來到項少龍旁，感激地道：「呂爺令鄙人定要清楚表達他對烏老爺子、應元少爺和少龍的感激，若非姬王后和政太子安返咸陽，恐怕會是另一局面。姬王后和政太子在大王和呂爺跟前對少龍推許備至，大王特地為少龍於明晚安排洗塵宴，好讓少龍稍有休息的機會。以後大家是自己人。」

項少龍心中暗歎，你口中說得好聽，只不過是騙項某去作呂不韋的走狗罷！他對政治和權力鬥爭早極度厭倦，更沒有興趣參與呂不韋這外族政團與本土權貴的鬥爭，心中暗作決定。

※※※

只看烏家在咸陽以十二個三合院落組成的新宅，當知秦人對烏家隆重的禮遇，也可推知莊襄王對朱姬、由小盤假冒的嬴政的寵愛，以及對呂不韋的寵信。烏家新宅雖遠及不上邯鄲烏家城堡的規模和氣派，卻位於咸陽宮附近公卿大臣聚居的區域。策馬緩馳約一盞熱茶的工夫，可抵達咸陽宮正中入口的城闕。

咸陽有內外城之分。內城主要由渭水之北的咸陽宮和渭南的興樂宮組成，橫跨渭水，靠長達二百八十步的渭橋貫連兩岸交通，形成宏偉壯麗的宮殿群，規模遠非邯鄲或大梁的宮殿可以企及。

兩宮氣勢磅礴，全部均為高台建築，有上扼天穹，下壓黎庶那種崇高博大、富麗堂皇的氣魄，隱然有君臨天下之象。外城比內城大了十多倍，是平民聚居的郡城區，商業發達，旅運頻繁，肆上貨物，品種繁多，物美價廉。

項少龍的車隊路過城東的市集，目睹各種畜類產品的出售，例如肉、皮、筋、角、脂、膠等等。另外又有陶、木、鐵器、紡織品等手工業製成品，其況之盛，遠非趙魏兩國能及，可見國勢和經濟實有直接關係。

據同乘一車的圖先介紹，咸陽的營運分私營和官營兩種，政府設有管理市場貿易的機關和官吏，以監察和促進商業的發展。例如置鹽鐵官、管理手工業的「工室」、「工師」及司徒、司馬、司空、治田等官吏，以釐定產品的規格、質量或生產的方向，反映秦國強大的經濟實力。

往烏家新宅路上，所見民風純樸，罕有魏趙等國到處可見的鮮衣華服，人口卻比大梁更繁盛，邯鄲更是不能相比。項少龍耳目一新，暗忖這才是強國的規模。行人多配備兵器，武風之盛，遠非魏趙能及。

抵達烏家主宅前的廣場，圖先等告辭離去，臨行前李斯偷偷向項少龍表示明早想來見他，項少龍欣然應允，李斯有點茫然地離開。烏府上下各人全到大門來迎接這批烏家的英雄親信，尤其項少龍，更成為烏氏一族的明星砥柱，備受尊崇。

烏應元撥出四組房舍暫時安頓各人，大部份子弟兵明早將出發到咸陽北郊的大牧場去，由於秦國地大物博，所以牧場的規模更勝從前。

項少龍應付了親族的歡賀，春盈等四女擁著他與烏廷芳、趙倩到他新的隱龍居去。婷芳氏原來受不住旅途的艱困病倒，嚇得項少龍忙趕到她的香閨去。伊人清瘦不少，玉容蒼白，病因卻有一半是為掛念項少龍，見他回來，摟著他喜極而泣，到晚宴前，精神轉佳，可離榻活動。

看到春盈眾女歡天喜地的樣子，項少龍愁懷盡解，摟著婷芳氏和趙倩的蠻腰，欣然問道：「今晚由誰伴我？」

兩女俏臉飛紅。

烏廷芳笑道：「不若我們三人一起陪你吧！只怕你應付不來。」

趙倩亦赧然嬌笑道：「還有六個丫頭呢？看你怎生應付？」

項少龍望了春盈四女一眼，奇怪地道：「何來六個之多？」

婷芳氏笑著道：「忘了倩公主的翠桐和翠綠嗎？」

項少龍一呆，問道：「她們不是留在邯鄲嗎？」

趙倩埋怨地道：「你忘了她們哩！幸好人家央求陶公派人把她們乘亂秘密接走，比你們還早十天到咸陽呢。」

項少龍大喜，說道：「還不喚她們來見我？」

趙倩一聲嬌呼，兩個美麗的婢女由內堂奔出，拜倒項少龍身前，忍不住痛哭起來。項少龍心中生起忽略她們的歉意，憐意大生，起身扶起兩女，撫慰一番，到主宅大堂和烏應元共進晚膳，與會的還有陶方、烏卓、滕翼和荊俊。

一番勸酒和互相祝賀後，烏應元由衷致謝地道：「我們烏家能有此再生機會，全賴各位協力同心，不顧生死爭取回來的。」

陶方道：「今次我們真的可安居樂業，王后和太子回到咸陽後，呂爺立即被封為右丞相，只要再立軍功，有望晉爵封侯，我們烏家得此大靠山，老爺在天之靈，可以安息。」

提起烏氏倮和隨他一齊殉死的妻妾婢僕，眾人神色一黯。

烏應元咬牙切齒地道：「這筆血賬，呂相國必會為我們追討回來，圖管家私下對我說，相國已有全盤攻打趙國的計劃，還希望由少龍執行。」

項少龍心中苦惱，說實在的，他的主要仇人只是趙穆，趙王最多是個幫兇，若要他率軍把趙境內的城池逐一攻陷，塗炭生靈，實非他所願。對侵略性的戰爭，他感到深深的厭惡。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他怎也不可成為呂不韋的爪牙，因為歷史上的秦始皇，即位十年前後，與呂不韋決裂，他怎可站在呂不韋的一邊呢？可是看來烏家各人，早視呂不韋為他們的新主子，一副生死與共、同進同退的樣子。自己又不可以告訴他們歷史會朝什麼方向發展，亦自問無法令他們相信，這確是頭痛之極的一回事。感慨地道：「秦王冊封呂爺為丞相，難道秦國本地的權貴全無異議嗎？」

烏應元見他對呂不韋準備委他以重任的事毫不在意，奇怪地瞧他幾眼，道：「不但有異議，還反對得非常激烈。秦自衛人商鞅之後，排外的情緒相當強烈，後來為瓦解蘇秦促成的『合縱政策』，免受東方六國的聯攻，勉強起用張儀，以『連橫政策』對抗。之後又再重用范雎，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應付六國連手之勢，都可說是在迫不得已下，不能不借助外國的人才，為己籌謀。」

再歎一口氣道：「可是白起被昭襄王賜死，秦國軍方非常不滿，終於迫得范雎丟官，仇外的情緒再次壯大起來。我們雖說有秦人血統，可是終被視為外人，屬呂爺的系統，所以我們定要全心全力劻助呂爺，否則若他倒台，我們不會有好日子過。」

最後這幾句自然是要提醒項少龍。滕翼等人默然不語，他們三人以項少龍馬首是瞻，只看重項少龍的想法。

陶方插嘴道：「現在呂爺的策略是要先立軍功，因為秦人一向重武輕商，呂爺做生意賺錢的本事當然誰都不會有疑問，但在軍事上，秦人卻認為他一竅不通，所以他若能在這方面有所建樹，地位即可穩若泰山，我們須在這方面為他多做工夫。」

滕翼沉聲問道：「秦人方面反對呂不韋的主要有什麼人？」

烏應元道：「最主要是以陽泉君為首的本地權貴，他們因姬王后曾是呂爺小妾，所以懷疑政太子非大王骨肉，轉而支持大王的次子成蟜，這批人是秦國實力派的人物，呂爺對他們非常忌憚，大王也不敢過份違逆他們，所以雖任用呂爺為右丞相，左丞相不得不起用陽泉君。」

陶方怕他們不清楚陽泉君，進一步解釋道：「陽泉君乃昭襄王王后之弟，當年大王之能成儲君，他曾盡力遊說乃姊，使她向昭襄王說項，所以一直以為自己功勞最大，現在竟然屈居呂爺之下，自然極不服氣。」

眾人恍然大悟。昭襄王乃現今嬴政之父莊襄王嬴異人的祖父，那時異人的父親安國君仍只是儲君身分，對異人毫不重視，否則不會送他去趙國作質子。呂不韋得了異人這「貴人」之後，大施銀彈，買通安國君最寵愛的華陽夫人之姊和陽泉君，使他們分別遊說華陽夫人及昭襄王的后妃，再由她們影響安國君和昭襄王，異人始有問鼎王位的機會。

項少龍知道刻下並非說服烏應元要小心呂不韋的時候，不再多言，岔開話題，一番風花雪月，晚宴完畢，各自回居所休息。離開大堂，滕翼和烏卓兩人借口送他回去，陪他一道走。

滕翼低聲問道：「少龍似乎對呂不韋沒有多大好感，是嗎？」

項少龍苦笑道：「商人只重實利，這種人滕兄願和他交朋友嗎？」

烏卓皺著眉頭道：「可是正如少爺所言，我們的命運已和他掛鉤，若他坍台，我們亦完蛋。」

項少龍真想把小盤的事告訴他們，終壓下不智的想法，微笑著說道：「隨機應變吧！待呂不韋的權位穩定下來，我們設法和他畫清界線，否則定會給他累死。這是我的想法，切莫告訴任何人，包括荊俊和陶方。」

兩人對項少龍早心悅誠服，又見他這麼信任自己，欣然點頭。

話別後，項少龍回到新的隱龍居。居內燈火通明，眾女聚在大廳，觀看趙倩和烏廷芳兩人下棋取樂。婷芳氏則因病體尚未完全復元，回房休息。項少龍先到房內探看婷芳氏，這美女不知是否因環境影響，又或項少龍的愛寵，原本冶艷的風姿，轉變為姣麗中帶著貴氣的動人氣質，穿了一襲素藍配上淡黃鳳紋的貴婦服裝，刻意為他打扮過的高髻雲鬟，淡掃蛾眉，充滿清雅誘人的風情，臉色雖仍有點蒼白，卻另有一股楚楚動人的柔弱美姿，在燈火映照中，美目藏著對他海一樣的深情和依戀。自大梁之行後，為應付趙人，他少有與她這種單獨相處的機會，禁不住一陣疚歉。

眾女陣陣喧笑聲，隱隱由大廳處傳來，卻不至破壞這裡的寧靜，反更增添幸福，滿足和溫馨的感覺。

婷芳氏見他走進房來，「啊！」一聲歡喜地擁被坐起來，玉臉生輝。

項少龍坐到榻沿，把撲入懷內的美女擁個結實，感覺她酥胸起伏不停，充滿豐盈誘人的生命感覺。

他以面頰摩擦她粉嫩的臉蛋，看她後頸和領口內一截雪白的內袍，心中一陣激動，比之以前任何一刻，他更有信心保護自己心愛的女子。在擁有這種信心之前，他曾經歷了無數令他心傷魂斷的事。他想起趙雅，心中一痛！對她再沒有恨意。不過又如何呢？他們沒有修好的可能。魏國的紀嫣然知不知道他已來了這裡？這通訊困難的古世界，他們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星球上。難怪古人對離別生出這麼多傷情和感觸，相思之苦確使人受盡折磨，婷芳氏正是因此病倒，為情消瘦。現在婷芳氏和趙倩孤零無依，唯一倚憑的是自己，他怎能不寵她們疼她們呢？

不知是否病中特別使人脆弱，婷芳氏流下情淚，死命摟緊他道：「夫郎啊！妾身想得你很苦哩！」

項少龍又念起美蠶娘，一時神傷魂斷，擁著婷芳氏倒到榻上去，項少龍俯頭埋在她的懷裡，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同時生出對鬥爭仇殺的厭倦，只希望以後能退隱於泉林之地，把紀嫣然和美蠶娘接來，過那只羨鴛鴦不羨仙的醉人生活。腦內勾畫出溪水緩流、芳草濃綠、林木蒼翠、丹山白水的美景。他要求的再非華衣美食，而是原始簡單的生活。

在這地廣人稀的世界，找個世外桃源之地，開墾荒田，種些農作物，由懷中玉人養雞飼鴨，自己則負責捕魚狩獵，直至老死，於願已足。他想到來時經過的原始森林，途中不時遇上漫天濃霧，又或飛瀉千尋的瀑布、山中的大湖，不由神思飛越，暗下決心，終有一天，他要在山林終老。對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這種生活，最是迷人的。

婷芳氏勉力睜開美眸，散發出灼熱的情火，怪他仍不和她合體交歡。

項少龍心神俱醉，忘掉一切，把所有注意力全投到她迷人的肉體去。

終於抵達咸陽。

※※※

甜美嬌柔的聲音，把他從最深沉的睡眠中喚醒過來，睜眼一看，初升的驕陽早散發朝霞，猛然坐起來。

美麗的三公主趙倩嚇了一跳，抿嘴嬌笑著道：「我們三個都輸了，誰都估你爬不起床來的。」言罷俏臉飛紅，羞喜不勝，顯是想起昨晚激烈醉人的「戰況」。

項少龍給她提醒，試試舒展筋骨，發覺自己仍是生龍活虎，哈哈一笑，一把摟著趙倩，倒往榻上，道：「唔！待和乖倩兒再來一次！」

趙倩欲迎還拒，偏又渾體發軟，無力爬起來，嬌吟道：「相國府的李斯先生來找你呢！」

項少龍記起李斯昨天向他密訂的約會，歎一口氣，起榻讓妻妾美婢侍候盥洗更衣，指頭不用他動半個，一切弄得妥當整齊。李斯在內軒等他，神色平靜，至少表面如此。

客套兩句，秋盈獻上香茗糕點，李斯開門見山道：「項先生究竟在何處聽過在下名字，為何像對李某非常熟悉的樣子。」

項少龍昨晚曾向陶方查問過這將來劻助秦始皇征服六國的一代名臣的身世，知他是韓非的師弟，師事荀子，很想騙他說是由韓非處聽到的，但想到謊言說不定有拆穿的一朝，放棄這個想法。微笑道：「李先生聽過緣份這回事嗎？」

李斯愕然問道：「什麼是緣份？」

專論「因緣」的佛教要在漢代傳入中國，李斯自然不明白項少龍在說什麼。

項少龍呷一口熱茶道：「命運像一隻無形的手，把不同的人，無論他們出生的背境如何不同，相隔有多遠，最終會把他們拉在一起，變成朋友、君臣、又或夫妻主僕，是之為緣份。」

李斯臉露驚訝神色，思索片刻，點頭道：「想不到項先生不但劍術驚動天下，還有發人深省的思想，只不知和先生知悉在下的事有何關係？」

項少龍淡淡地道：「緣份是難以解釋的，項某雖是初見先生，卻像早知道很多關於先生的抱負，衝口說出那番話，或者是因為曾聞李兄遊學於荀卿的關係吧！」

李斯皺起眉頭，他雖出自荀卿門牆，兩人思想卻有很大分別，正要說話，項少龍岔開話題道：「先生對治國有何卓見？」

李斯呆了一呆，這話若是莊襄王問他，自是口若懸河，說個不停。但項少龍不但尚未有官職，且屬呂不韋系統，假設他李斯和對方交淺言深，抖出底牌，說不定會招來橫禍，不禁猶豫起來。自到咸陽，雖曾與呂不韋深談過幾次，呂不韋表示對他頗為欣賞，他卻看出呂不韋野心極大，賦性驕橫，遲早惹出禍來，兼且他治國之道和自己大相逕庭，他很難會受賞識重用，正在心中苦惱。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先生並不甘於只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幕僚吧！」

李斯大吃一驚，忙道：「項先生說笑！」

項少龍正容道：「要成大事，須冒大險，先生若不能把生死置於度外，今天的話至此為止，事後我不會向任何人提起，如何？」

李斯凝神看他，感覺項少龍透出使人心動的真誠，心中一熱，豁出去道：「未知項先生有何提議？」

項少龍道：「李先生怎樣看呂相國將來的成敗？」

李斯臉色微變，長長吁出一口氣，道：「項先生是有點強人所難。」

項少龍明白他的苦衷，溫和地道：「李先生現在呂府幹什麼工作？」

李斯爽快答道：「李某正協助呂相國依他指示編寫《呂氏春秋》，相國希望以此書擬出一套完整的治國理論和政策，嘿！李斯只是其中一名小卒，『協助』這詞語實在有點誇大。」

項少龍並非歷史學家，還是初次聽聞此事，奇怪地問道：「原來竟有此事，不知書內對治國之道，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斯嘴角牽出一絲不屑之色，淡然道：「有什麼新的看法？主要還不是集前人的精要，提出『法天地』的主張，那是說只有順應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達到天下大治，所謂君臣各行其道，互不相涉。為君之道，必要以仁德治國，不時反省，求賢用賢，正名審份，最後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

項少龍見他說理清晰，心中佩服，輕聲問道：「先生認為相國這套主張行得通嗎？」

李斯哪敢答他，問道：「項先生又以為如何呢？」

項少龍知道若不露上一手，會被這博學多才、胸懷大志，比自己更年輕的人看不起，從容地道：「呂相國以韓人而執秦政，重用的多是三晉人，和他結交的王后又是趙女，加上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崇尚以法和武治國，與呂相國的治國思想如南轅北轍，全無調協的地方，將來會發生何事，還希望先生明示了。」

李斯拍案而起道：「有項先生如此人才在秦，李斯可回家務農。」

項少龍一把抓著他手臂，拉得他坐回椅內，誠懇地道：「先生言重，先不說項某對治國之術一竅不通，最主要是項某無心仕途，以前種種作為，是求存而非求名利，終有一天退隱山林，不理世務，大秦能否一統六國，全賴先生。」

李斯呆了一呆，暗忖這話若由莊襄王對他說就差不多，項少龍縱得莊襄王另眼相看，可是莊襄王絕非什麼有為明主，事事以呂不韋馬首是瞻。在目前的形勢下，他們這些外人，不依附呂不韋還可依附何人？項少龍卻擺出別樹一幟的格局，確令他費解。

項少龍伸手按在他肩頭，微笑著道：「項某這番話，李先生終有一天會明白，安心留在咸陽吧！這是你唯一可以發展抱負的地方。」

※※※

李斯告別後，項少龍找到滕翼，共進早餐。

席間滕翼道：「少龍今後有什麼打算？」

項少龍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盤，就是憑著他在《秦始皇》那套電影得來的數據，為小盤的冒牌嬴政建立他的班底，好應付將來發生的呂不韋專權，與及假宦官繆毐的出現。

現在先找到李斯，還有是王翦、王賁父子，都是日後為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名將，有此二人劻助小盤，他可安心退隱田園。想到這裡，輕鬆地挨到椅背，伸展身體道：「說真的，我項少龍胸無大志，宰掉趙穆後，我會到烏家偏遠的牧場，過著田園的隱居生活，閒來打獵捕魚。」

滕翼露出一絲難得的笑意，淡淡道：「假設你做得到，我陪你去打獵。」

荊俊旋風般衝進來，神采飛揚道：「來！讓小俊作引路人，領兩位大哥見識咸陽的繁華盛景。」

滕翼皺著眉道：「這些日子來你和什麼人胡混？」

荊俊在兩人對面席地坐下，興奮地道：「當然是相國府的人，在這裡真刺激，天天打架傷人，前天相國府的劍士在咸陽最大的官妓樓中伏，死三人傷七人，算那些偷襲的賊子走運，我剛去了渭南的太廟偷看寡婦清拜祭先王，否則怎會傷亡這麼多人？」

項少龍和滕翼對望一眼，暗叫不好，這小子年輕好鬥，說不定惹出禍事來。

滕翼皺眉道：「秦人不是最重法紀嗎？為何竟會隨便打鬥？」

荊俊得意地道：「現在咸陽亂成一片，誰管得了誰，尤其牽涉到左右相國府的人，更是沒有人敢理閒事。」

項少龍肅容道：「這幾天你最好不要惹事生非，我們看清楚形勢，立即回趙對付趙穆，明白了嗎？」

荊俊大喜敬禮說道：「小俊曉得，真好！我可以把趙致弄回來。」

滕翼沉聲喝道：「你愈來愈放肆！」

荊俊最怕滕翼，嚇得俯伏地上，不敢作聲。

滕翼對著項少龍嘆氣說道：「少龍！這小子年紀太輕，不知輕重，我會管教他，少龍勿放在心上。」

項少龍笑著道：「我怎麼會怪他？」

荊俊抗議道：「小俊最尊敬兩位大哥！」

滕翼喝道：「閉嘴！」向項少龍打個眼色，表示要獨自訓斥荊俊。

項少龍會意，自行返回隱龍居去，尚未踏進門坎，天井處傳來眾女陣陣的歡叫喝采聲，趕去一看，原來妻子婢女們全換上輕便短襦，正在拋球為樂，婷芳氏在一旁含笑觀看。春盈和夏盈擁上來，把他拉入場去。一天就在充滿歡樂的氣氛中度過，黃昏時分烏應元使人來請他，同往皇宮赴宴。想到即可見到呂不韋這叱吒風雲，影響整個戰國歷史的人物，項少龍不由有點緊張起來。他怎想得到只不過在「黑豹酒吧」打一場閒架，竟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呢！

※※※

馬車緩緩開進宏偉的大門，由圓巷形的門，進入主大殿前的廣場。大門兩旁設有兵館，駐屯兩營軍隊，由司馬尉指揮，循序問話，使十二騎前後護送項烏兩人的馬車，進入內宮。

像趙宮般，咸陽宮雖大幾倍，仍是「前朝後寢」的佈局，外朝是秦王辦理政務、舉行朝會的地方，內廷則是秦王和諸子妃嬪的寢室。前廷的三座主殿巍峨壯麗，設於前後宮門相對的中軸線，兩邊為相國堂和各類官署；後廷以秦王與王后的後三宮為主，左右兩方為東六宮和西六宮，乃太后、太妃、妃嬪和眾王子的宮室。殿堂、樓閣、園林裡的亭、台、廊廓等等，無不法度嚴緊，氣象肅穆。內廷建築形式比外廷更多樣化，佈局緊湊，各組建築自成庭院，四周有院牆圍繞，不同區間另有高大宮牆相隔，若沒有人引路，迷途是毫不稀奇的事。想到小盤有一天會成為這裡的主人，而此事正是由自己一手促成，項少龍不由生出顧盼自豪的成就感。

莊襄王設宴的地方是後廷的「養生殿」，乃後宮內最宏偉的木構建築，是座三層樓式的高台建築，高台上是兩層樓閣式的殿堂，殿堂兩旁及其下部土台的東西兩側，分佈十間大小不等的宮室，有臥室、休息室、沐浴室、盥洗室等，各室間以迴廊、坡道相連。牆上有彩繪壁畫，迴廊的踏步鋪上龍鳳紋或幾何紋心磚，殿堂和長階則鋪方磚，氣派宏偉，富麗堂皇。

馬車停在大殿堂階下的廣場，呂不韋特別遣管家圖先在那裡恭候他們，見面時自有一番高興和客套。步上長階，圖先低聲道：「今晚除呂相爺外，還有陽泉君，此人自恃當年曾為大王出力，專橫驕傲，大王和呂相都讓他三分，兩位小心應付。」

烏應元見他對他們丈婿如此推心置腹，顯是把他們視作自己人，心中歡喜，不斷應諾。項少龍想起終有一天要與呂不韋翻臉決裂，卻是心中感嘆。這或者是預知命運的痛苦，禁不住意興蕭索，更增避世退隱之心。跨入殿門，長笑撲耳而至，一個無論體形和手足均比人粗大的豪漢，身穿華服，虎步龍遊般往他們迎來，頭戴絲織高冠，上插鳥羽簪纓，行來時鳥羽前後搖動，更增威勢。此人年約四十，生得方臉大耳，貌相威奇，只嫌一對眼細長些兒，但眸子精光閃閃，予人深沉厲害的感覺。

烏應元慌忙偕項少龍行跪叩之禮，高呼呂相。尚未拜下，呂不韋搶上前來扶起兩人，灼灼眸光落到項少龍身上，訝然說道：「難怪姬王后和肖先生均對項少龍讚不絕口，我呂不韋足跡遍天下，還是第一次見到少龍這般人才。」有如洪鐘的聲音，在殿堂的空間震盪迴響。

項少龍見他只比自己矮少許，氣勢迫人而來，心中暗讚，忙謙讓道：「相爺誇獎！」

偷眼一看，除在上首設的三席外，大殿左右各有兩席，每席旁立著兩名宮女，暗舒一口氣，不用應付那麼多人，自然輕鬆許多。

呂不韋毫無相爺架子，左右手分別挽著兩人，往設於上首右席走去，低聲在項少龍耳旁道：「本相正苦於有兵無將，少龍來了萬事俱備，何愁大事不成。」又哈哈笑起來。

那邊的烏應元歡喜地道：「全賴相爺提拔。」

項少龍心中叫苦，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呂不韋這麼看重自己，他怎脫身去享受憧憬中的田園生活？

二人來到席前，呂不韋揮手命宮女退開，低聲道：「本相和大王說好，任少龍為蒙驁將軍副將。蒙將軍本是齊人，來秦後一直被本地軍將排擠，鬱鬱不得志，其實他兵法謀略，我大秦無人能及，若有少龍為輔翼，立下軍功，本相定不會薄待你們。」

項少龍暗叫厲害，呂不韋的籠絡手法，直接有力，怎不教人為他效死命。先扮作感激的樣兒，道：「相爺如此看重少龍，縱為相爺肝腦塗地，不會有半分猶豫，問題在於少龍的大仇人趙穆仍然健在，一天不能將此惡賊碎屍萬段，少龍很難分神到別的事情上。」

呂不韋大力抓他的手臂，眼中厲芒一閃道：「本相恨不得把他剝皮拆骨，少龍儘管放手施為，萬事有本相支持，拿得他首級，謹記定要帶回咸陽，大王和本相要一睹為快！」

項少龍至此真正領教到呂不韋的厲害，難怪他能以一個商人，成為天下最強大國家的右丞相。而且他只由自己幾句話，看穿自己準備潛回邯鄲行刺趙穆，可知他的腦筋多麼靈敏迅捷。

門官唱道：「蒙驁將軍到！」

項少龍差點衝口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幸好記起曹操尚未出世，連忙忍住。

呂不韋欣然轉身，大笑道：「有什麼事比見到老朋友更令人高興的呢？」

項少龍和烏應元往正門望去，一位高瘦的男子，身穿錦袍，器宇軒昂地大步走入殿內，隔遠禮拜道：「蒙驁參見呂相！」

呂不韋以他獨特懾人的步姿，迎了上去，親熱地與蒙騖把臂而行，往烏項兩人處走來。

蒙驁臉型修長，年紀約在四十左右，膚色黝黑，滿臉風霜，眉頭像時常皺到一起的樣子，不過雙目藏神，使人有孤傲不群的感覺。身體非常硬朗靈活，顯然因大量運動保持在極佳狀態中。項少龍暗忖呂不韋的眼光這麼厲害，給他看得上的蒙驁自非無能之輩。蒙驁和烏應元早已認識，打過招呼，精光閃閃的眼神落到項少龍臉上。項少龍不想和他對望，忙行下輩之禮。呂不韋為兩人引介。

蒙驁顯然不大擅長交際，繃緊的臉沒有什麼笑容，有點生硬地道：「幸會！幸會！」

烏應元笑著道：「荊俊那小子來此幾天，與蒙將軍的令郎們結為好友，不時結伴到荒郊打獵遊樂。」

呂不韋欣然道：「那小子的身手真的很好，來咸陽這麼短一段日子，連續擊敗本地三個著名劍手，他卻誰都不服，只服少龍，害得我們心癢癢想看看少龍的絕世劍法。」

項少龍聽得不知應歡喜還是憂心，看來暫時他想不站在呂不韋的一方也不行。

蒙驁聽到有人提起他的兒子，露出一絲難得的笑容道：「看看少龍什麼時候有空，請來舍下一敘，小武和小恬非常仰慕少龍。」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答話，門官唱喏道：「左丞相陽泉君、大將軍王齕到！」

蒙驁的笑容立時收起來，呂不韋則冷哼一聲，看來新和舊、外地和本土兩個派系的鬥爭，已達完全表面化的白熱階段。項少龍目光投往大門，身穿交領華服的矮胖子和穿著戰袍的彪型大漢，昂首闊步而來。秦人風氣確與趙人不同，既沒有前呼後擁的家將，亦沒有奏樂歡迎的樂隊，簡單多了，反使項少龍輕鬆不少。項少龍心中好笑，呂不韋的右丞相和陽泉君這位左丞相，各帶一名將軍出席，顯是並非偶然，而是秦王蓄意讓雙方勢力均衡的安排。

不過王齕乃秦國軍方首要人物，而蒙騖只是個不得志的將軍，顯然呂不韋仍未獲得秦國軍方的支持，此正為呂不韋致命的弱點，所以如此積極爭取項少龍，否則這務實的商人可能沒興趣看多他一眼。

陽泉君和王齕的目光凝注在項少龍身上，項少龍和烏應元連忙施禮。王齕很有風度，微笑還禮。

陽泉君神情倨傲，略一點頭，瞇起那對被肥肉包圍的陰險細眼，冷冷一笑道：「項兵衛來了多少天呢！本君若非到此赴宴，恐怕仍不能一睹尊駕的風采！」

這幾句話分明怪責項少龍到咸陽後，沒有謁見他這要人。

烏應元心中暗罵，臉上堆起笑容道：「愚婿昨天才到，疏忽之處，君上大人有大量，切勿放在心頭。」

項少龍反放下心來，陽泉君喜怒形於色，庸俗平凡，怎會是呂不韋對手，反是王齕厲害多了。

「噹！」磐聲響起。十八名虎背熊腰，身型彪悍的衛士手持長戈，步履整齊地由後堂進入殿內，排列兩旁，接著殿後傳來密集步下樓梯的聲音。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原來莊襄王一直在上一層的殿堂，這時得人通知賓客到齊，下來主持晚宴。同時猜到先前呂不韋當是在上一層與莊襄王密議，由此可見兩人關係多麼密切。

眾人分列兩旁跪伏迎接秦王大駕，先是四名內侍肅容步出，後面是八位俏麗的年輕宮娥，服飾以紫色為主，襯以紅藍二色，頗有點土氣，遠及不上趙魏兩國宮女內侍的華袍繡服。他們分成兩組，每組二男四女，肅立一側。

環珮聲響，一位體態綽約、羅衣長褂的俏佳人，牽著髮冠華衣、年約十歲的小孩盈盈走了進來。項少龍偷眼一看，還以為是朱姬和小盤，等看清楚，才知錯了。

內侍之一唱道：「秀麗夫人、成蟜王子到！」

項少龍心想，這就是陽泉君要捧的王子，秀麗夫人姿色不俗，應是莊襄王由邯鄲返秦後納的妃嬪，她和兒子能出席今夜宴會，隱有與朱姬和小盤分庭抗禮之勢，可見莊襄王對她頗為愛寵，否則她早被打下冷宮。

環珮再響，項少龍立時眼前一亮。只見朱姬身穿用金縷刺繡花紋圖案的短襦，熠熠閃光，非常搶眼，下面是觸地裙褂，加上高髻宮裝，走起路來若迎風擺柳，更襯托出她纖腰豐臀的體態和媚在骨子裡的動人風情，立時把秀麗夫人比下去。她一手攬衣，另一手拖著以黑色為主、短襦錦褲的小盤，正是「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輕盈柔美、飄逸若神。

項少龍想起曾與她擁眠被內，枕邊細語，又是另一番滋味。低下頭去，避免與她的四目交觸。

內侍唱道：「姬王后、政太子到。」

兩對母子，分別來到宴席旁，下跪等待莊襄王的龍駕。小盤目不斜視，不往項少龍投上一瞥。項少龍心中讚許，他曾千叮萬囑地吩咐小盤，對他絕不可神態有異，否則說不定會惹起朱姬或其他有心人的懷疑。

四名內侍一齊唱道：「大王駕到！」

項少龍不敢偷看，只能在腦海幻想對方模樣。

一把柔和悅耳、斯文平淡的聲音在前方響起道：「眾卿平身！」

眾人齊呼道：「謝大王！」

項少龍隨眾人起立，抬頭一看，剛好與莊襄王打量他的眼光直接交觸。

曾在邯鄲作質子的秦王，年約四十，身材高瘦，頗有點仙風道骨之態。皮膚白皙如女子，臉容蒼白，卻有股罕見的文秀神采，手指纖長，予人一種有良好出身，大族世家子弟的氣質，只可惜雙目神光不足，否則更是氣概不凡。

頭頂冕旒，外黑內紅，蓋在頭頂是一塊長方形的冕板，使他擁有帝王之姿。身上當然是帝皇的冕服，黑底黃紋，襯金邊，莊嚴肅穆。看到項少龍遠勝一般人的體形神采，莊襄王的龍目亮起來，唇角露出一絲溫文爾雅的笑意，柔聲道：「能成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之人，少龍你沒有令寡人失望。」

項少龍想不到莊襄王直呼他的名字，語氣如此親切，連忙拜謝。

莊襄王目光落到烏應元身上，溫和地道：「得婿如此，烏先生尚有何求，烏家異日定能因少龍光大門楣，可以預期。」

烏應元大喜謝恩。陽泉君和王齕交換個眼色，互看出對方心中不滿。

莊襄王目光掃過眾人，淡淡地道：「眾卿入席！」

磐聲再響。另十八名衛士由內步出，先前的衛士九人一組，移到客席後持戈守立。眾人紛紛來到席旁立定，待莊襄王坐下，侍衛卓立其後，秀麗夫人和朱姬兩對母子亦席地坐下，方敢入席。

右邊兩席，上首處坐的是呂不韋和項少龍，接著是蒙騖和烏應元；另一邊則由陽泉君和王齕各據一席，涇渭分明。項少龍故意不看朱姬和小盤，以免莊襄王或其他人發覺他和她「母子」二人的特別關係，這叫寧教人知，莫教人見。宮女穿花蝴蝶般穿插席間，為各人添酒和奉上佳餚。

莊襄王道：「姬后和政王兒均安返咸陽，寡人再無憾事，讓我們喝一杯！」

眾人舉酒祝賀，不過秀麗夫人、陽泉君和王齕等的臉色當然不太自在。

莊襄王的眼光落到朱姬和小盤處，眼神更溫柔了，以他那充滿感情的好聽聲音道：「政王兒，少龍有大恩於你，還不敬項先生一杯！」

項少龍不由為他的風采傾倒，深感成功非靠僥倖。莊襄王能於落魄時被呂不韋看中是「奇貨可居」，後來又打動最被當時昭襄王寵愛的華陽夫人，納其為子，最後突圍而出，成為王位繼承者，自有其懾人的特色和丰采。否則縱使呂不韋花再多的錢，只是枉費工夫。

小盤聞言起立，來到項少龍席前，到此刻兩人始有機會眼神交接。小盤一對眼睛立時紅起來，射出深刻的感情，幸好一閃即沒。

當下自有侍女捧來酒壺酒杯。項少龍起身，恭敬俯身，舉手過頭，接過小盤遞來的美酒，一飲而盡。小盤的身體更粗壯，神色冷靜，當項少龍想到他日後統一天下的雄姿，不由心中一顫。兩人分別回到席位，項少龍忍不住再望小盤一眼，發覺朱姬正含笑看他，秀眸儘是溫柔之色，嚇得忙垂下目光。

莊襄王逐一和眾人閒聊兩句，眼光再落到項少龍身上，從容自若道：「若要攻陷邯鄲，滅掉趙國，把趙穆生擒回來，少龍認為須多少軍馬？」

朱姬和小盤的眼睛同時亮起來。陽泉君和王齕露出注意的神色，看他有什麼話說。

呂不韋哈哈一笑道：「少龍放膽直言，舒陳己見！」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以現在的形勢論，攻陷邯鄲二十萬人即可，但要滅趙，就算舉大秦全國之力，仍未可辦到。」

眾人齊感愕然。

陽泉君冷笑道：「項兵衛對兵家爭戰之事，時日仍短，故有此無知之言，王大將軍可否向兵衛解說一二，以免他見解錯誤仍不自覺。」

他始終堅持稱他作兵衛，正是要提醒別人，他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將，更表明視他為外人。莊襄王和呂不韋先是對項少龍之言露出不愉之色，旋又深思起來。朱姬則是嘴角含春，對項少龍滿懷信心。烏應元則向項少龍猛打眼色，希望他慎言。蒙驁雙目亮起來，顯是體會到項少龍說話中的含意。項少龍從容不迫地看著王齕，虎目光芒閃閃。

王齕給他看得有點心寒，謹慎起來，道：「臣子想請項先生先解釋一下為何有此立論。」

此話一出，莊襄王、呂不韋、烏應元和陽泉君四個不通軍事的人，立知項少龍非是胡謅一通，否則王齕不會如此有所保留。

項少龍淡然一笑道：「長平一役後，趙國確是遭到致命之傷，不但影響軍心士氣，亦深入打擊王公大臣對國家的信心，不過正是由於這種心態，形成上下拚死抗敵之心，燕人的大敗正是明證，臣下提出能以二十萬人攻陷邯鄲，是趁我們烏家剛撤離趙國，牧場所有牲畜均被毒斃，使趙人在這方面的補給難繼，兼之士氣大損，而有此把握。且此戰必須以快打快，趁李牧和廉頗分別被匈奴和燕人纏困，無暇分身，故城破則退，不宜久留。」

再沉聲說道：「若只為破城，十萬人可以辦到，但若要速戰速決，全師而退，非二十萬人不可。」

王齕呆了半晌，歎道：「項先生的話不無道理。」

項少龍禁不住對他好感大增，由於對方不會睜眼說謊話。

蒙驁沉聲說道：「末將完全同意少龍之言。」

陽泉君氣得臉色陣紅陣白，與秀麗夫人交換個眼色，一時說不出話來。

朱姬一陣嬌笑，媚眼一送，向莊襄王道：「大王啊！人家沒推薦錯人吧！大將軍和蒙將軍似還是首次對同一件事點頭同意呢！」

這麼一說，王齕和蒙驁尷尬起來。小盤凝望項少龍，湧起崇慕和依戀的情緒。

莊襄王先瞥呂不韋一眼，又問道：「少龍的舉我全國之力，仍未能滅趙，又怎樣解釋呢？」

最緊張的是烏應元，假設項少龍在此項上不能說服秦王，剛佔得的一點優勢，將盡付東流。

項少龍陳辭說道：「戰爭之要，雖說以國力為本，軍力為器，但外交和情報卻是同樣重要，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陽泉君插入道：「這兩方面的事，我大秦從沒有疏忽過，先王以張儀為相，正是從外交入手，粉碎六國合縱之策，至於情報方面，我們不時有探子到各國偵察，從沒鬆懈下來。」

項少龍愈來愈看不起這秦朝元老，不客氣地問道：「請問君上，假設我們傾全力揮軍攻趙，各國會有何反應？」

陽泉君登時語塞，因為若沒有確實情報的支持，如何可答這假設性的問題。呂不韋在几下拍拍項少龍的大腿，表示很高興他挫折陽泉君的鋒頭。

王齕終是和陽泉君共乘一船，出言說道：「此事確不可輕舉妄動，齊楚兩國暫且不說，但三晉唇亡齒寒，必會齊起反抗，三國任何一國之力仍未足抗我大秦百萬之師，聯合起來，則是另一回事。」

如此說，雖似為陽泉君緩頰，也等若肯定項少龍的說法。

項少龍不讓眾人有喘息之機，侃侃而言道：「趙國若受攻擊，各國絕不會坐視，縱使開始時抱有隔山觀虎鬥的撿便宜心態，但只要趙人閉關穩守，再派人截斷我軍的補給路線，其他各國遲早必派軍應援，那時我們四面受敵，情勢殊不樂觀。」

莊襄王拍案道：「好一句『隔山觀虎鬥』，這麼精采的語句，寡人還是初次聽到。」

項少龍暗忖難道這句話仍未在這時代被引用？謝過莊襄王讚賞後續道：「況且魏國信陵君仍在，足可影響各國，再來另一次合縱，我們險矣。」

眾人均默然無語，八年前魏國信陵君聯同各國軍隊，在邯鄲城下大破秦軍，各人自是記憶猶新，仍有餘悸。

莊襄王歎道：「如此說來，難道任由趙穆這奸賊逍遙自在嗎？」

只憑這句話，當知莊襄王沒有統一天下的大志，否則這句話應是「如何才可蕩平六國。」

項少龍肅容地道：「若只是要把趙穆擒來，大王則不必費一兵半卒，只須交由臣下去辦。」

眾人同時愕然。

莊襄王精神一振問道：「可有虛言？」

項少龍道：「絕無半字虛語，臣下只須半年的時間去搜集情報，便可行動，把趙穆生蹦活跳帶到大王御座之前，任憑處置，不過此事最緊要保密，否則臣下恐難活命回來。」

莊襄王拍案道：「誰敢洩出此事，立殺無赦！」

同一時間呂不韋在項少龍耳旁歎道：「怎可說出來？」

項少龍知他擔心自己會被陽泉君陷害，探手几下，在他大腿上寫了個「假」字，呂不韋登時會意，讚許地看他一眼。陽泉君垂下頭去，免給人看破他的喜色。

朱姬嬌笑起來，向莊襄王撒嬌道：「生蹦活跳的趙穆，少龍用語真是有趣，剛才人家的提議，大王還要猶豫嗎？」

眾人一聽，立知另有文章。

果然莊襄王哈哈一笑道：「與少龍一席話，令寡人痛快極矣，若能把趙穆生擒回來，以洩寡人心頭之恨，定然重重有賞，由今天起，少龍就是寡人客卿兼太子太傅，專責教導政兒劍術兵法。」

呂不韋大喜，忙向項少龍舉杯祝賀。要知太子乃王位繼承人，若能成為他的師傅，異日太子登基，自可發揮直接的影響力量，所以這官位實是非同小可，人人眼熱。

陽泉君由席中走出來，跪伏地上，顫聲道：「大王尚請三思，我大秦立國數百年，以武聞名，能當太子兵法劍術太傅者，均乃國內最佳兵劍大家，從沒有外人擔任此職，況且項兵衛一無軍功，二來不知劍術是否名實相符，不若待項兵衛擒趙穆回來後，大王再作定奪。」

他這番話合乎情理，可見此人仍有點小聰明，可是莊襄王哪聽得入耳，不悅地道：「寡人怎會看錯人，這事就是如此安排，左丞相不必多言。」

王齕忍不住走出來跪陳道：「大王務要三思，否則恐人心難服。」

大將軍一開腔，等若秦國軍方齊聲反對，莊襄王雖心中大怒，不得不猶豫起來。

項少龍見狀跪稟道：「左丞相和大將軍之言不無道理，大王請收回成命，先看臣下能否擒回趙穆，再作決定。」

烏應元和朱姬暗叫可惜，朱姬更暗恨少去與項少龍接觸的機會，小盤則差點想把陽泉君痛揍一頓。

莊襄王歎道：「眾卿請起。」

陽泉君和王齕兩人知他回心轉意，大喜回席。項少龍從容回席去也，王齕見他毫不介懷，禁不住心生好感。莊襄王尚未說話，呂不韋一聲大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呂不韋正容說道：「政太子太傅一職，怎可丟空半年以上。兵法方面，少龍剛才表現超卓，而少龍在趙魏兩境，以少勝多，大破賊軍，又斬囂魏牟之首，早名震天下，不用贅言。至於劍術，只要陽泉君和大將軍請來心目中我國最有資格的劍術大家，擇日御前比試，立見分明。」

莊襄王大喜道：「就這麼辦，好了！讓我們喝酒作樂。」

一拍雙掌，一隊歌舞姬立時飄進殿來，載歌載舞，可是卻衝不破那緊張的氣氛。雙方都盤馬彎弓，準備讓對方栽個大觔斗。項少龍心中苦笑，知道自己給捲進秦廷權力鬥爭的風暴中。這或者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

跟著的十天，項少龍度過來到這古強國後最悠閒的美好時光。他領著妻子婢女，與滕翼、荊俊、烏卓和那些隨他由邯鄲前來的家將，到城外烏家新開發的牧場休養生息。牧場佔地甚廣，快馬一個時辰可勉強由一端去到另一端，共有十八組簡樸但設備完善的房舍。他們選取一座位於美麗小谷的四合院落，名之為「隱龍別院」。

每天清早起來，便和妻子婢女在大草原上馳馬為樂，順道練習騎射。又找來滕翼、烏卓和荊俊三個高手對打，練習各種武器的掌握運用，作為與陽泉君等選出來那仍未知是何人的對手決戰前的熱身練習。

「精兵團」由原先的七十七人擴展至三百人，日夜操練，以作將來返回邯鄲活擒趙穆的班底。有項少龍這真正的特種戰士主持，人人進步神速，掌握到各種深入敵後的偵察與作戰技術。烏家人丁旺盛，其中不乏懂得冶鐵的巧匠，烏卓遵項少龍之言，在牧場內成立冶煉鐵器的作坊，依照他的設計，打造出攀爬腰索和飛針一類的工具暗器。

項少龍更不忘依墨氏補遺卷上的方法打坐練氣，滕翼發現後大感興趣，從他處學得訣竅，效果比項少龍還要好。項少龍索性把補遺卷贈他，由他自行鑽研上面寫的兵法和劍術，兩人間的關係，比親兄弟更勝一籌。樂也融融時，陶方來了，眾人齊集在廳內舉行會議。

陶方神采飛揚道：「有邯鄲的消息，真是精采。」卻沒有立即接下去。

眾人見他賣關子，急得牙癢起來，只有滕翼不為所動，沉著如常。

陶方笑著道：「逐件事來說吧！今次被我們害得最慘的是趙穆，當趙人發現我們那條直通城外的秘道，發覺上了大當，然後收到真正的嬴政返抵咸陽的消息，孝成王氣得大病一場，更把趙穆痛罵一頓，整整一個月不肯見他，到現在關係始稍有改善，趙穆權勢已大不如前，反而那郭開不知說了什麼謊話，竟騙得孝成王那昏君對他信任大增。」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趙雅的情況如何？」

陶方知他仍沒有忘記這善變的美女，歎道：「她也大病一場，齊雨還想去纏她，給她轟出府門，很多人都看到呢！」

烏卓奇怪地問道：「趙王沒怪她嗎？」

陶方沉吟道：「據說她曾苦勸趙王不要對付少龍，昏君事後大有悔意，又見她病得死去活來，或者基於這些原因，趙雅的地位並沒有受多大影響。現在邯鄲人心惶惶，怕我們會引領秦軍攻打趙國。最近孝成王派出使節，希望能聯結各國，以應付秦人的入侵，真是大快人心。」

滕翼道：「假嬴政的命運又如何？」

陶方搖頭嘆氣道：「給趙穆處死了，他滿肚子氣，惟有拿無辜的可憐蟲發洩。」

項少龍心中頗感不忍，不過卻知是沒有法子的事。

陶方忽地伸手按著項少龍肩頭，低聲道：「告訴你一件事，千萬莫要動氣。」

項少龍一驚，問道：「什麼事？」

陶方眼中掠過異樣神色，沉聲道：「終有美蠶娘的消息。」

項少龍臉色大變道：「死了？」

陶方搖頭道：「不！是嫁到附近一個村莊去了，還生下兒子，丈夫是個頗有名氣的獵戶，據說相當愛護她。」

項少龍呆了半晌，反輕鬆起來，想起分別時的情景，美蠶娘可能早立下決心不離開那和平的地方。也好！最緊要她有個好歸宿。

荊俊湊到陶方旁，輕聲問道：「有沒有給我送信與趙致？」

滕翼一震道：「你那封信有沒有洩露我們回邯鄲的事？」

荊俊嚇了一跳道：「當然沒有，小俊怎會這麼不知輕重。」

陶方由懷裡掏出一封信來，塞到荊俊手裡，笑道：「看來趙致對你有點意思哩！」

荊俊一聲歡呼，凌空翻二個觔斗，一溜煙走了，看得眾人失笑不已。

陶方見項少龍乍聞美蠶娘的事後，仍然情緒穩定，放心地道：「我們到大梁的人有消息回來，聽說紀才女已到楚國去。」

項少龍一震道：「不好！她定是往邯鄲找我。」

眾人同時捕捉到他的意思，紀才女當然不能直接赴趙國找他，惟有先往楚國，再取道齊國往邯鄲去。古代訊息不便，邯鄲發生的事，恐怕到這時紀嫣然尚未知曉。

項少龍卻是心煩意亂，斷然道：「我們立即到邯鄲去！」

陶方道：「至少要過了大後天才成，秦人推出一個人來和你爭太子太傅之職，定下大後天午前在御前比武，有點身分地位的都會來觀戰。」

烏卓道：「那人是誰？」

陶方回答道：「好像是叫王翦吧！」

項少龍大感錯愕，心想又怎會這麼巧的。

※※※

項少龍在離農莊別院不遠的小瀑布旁獨坐沉思。在古戰國的時代裡，無處不是桃源仙境，眼前便是罕見奇景，谷內秀峰羅列，萬象紛陳，奇巧怪石，碧水流經其間，飛瀑彩池，自然天成，水動石變間，在陽光下百彩交織，使人怎麼看都不感厭倦。他坐在一個這樣的水池旁，傾聽飛瀑注入清潭的悅耳聲響，欣賞岸旁綠竹翠樹，浮波蕩漾，水嬌色艷，充盈初春的生機和欣欣向榮的意象，不由心曠神怡。

可是當心神轉到大後天的御前比武上，又愁懷暗結。不論那一個勝出，恐怕都會有點問題，問題在他能否改變歷史。若答案是否的話，那他大可不理一切，遨遊山林，終日享受與妻子婢女們的魚水之歡，而小盤自然會成為中國首位皇帝，只恨他不能肯定。若他擊敗王翦，對方還能否成為日後統一六國的蓋世名將呢？真教他煞費思量。而他亦是敗不得，否則烏家將會受到很大的損害，對小盤更是嚴重的打擊，甚至他的邯鄲之行也會受到影響。苦惱間，少女嬌甜的笑聲傳來。

草樹掩映中，翠桐和翠綠兩位俏麗的婢女，每人挑著兩個小木桶，到這兒來取水，低言輕笑，並沒有留意到項少龍的存在。兩女來到池旁，放下挑擔小桶。翠桐坐到一塊石上，翠綠則脫掉鞋子，露出秀美的赤足，濯在水裡，意態放浪自如，不時發出銀鈴般的嬌笑。項少龍想起與美蠶娘在小谷的溪流，同作水中嬉戲的動人情景，心內不無感觸。

翠桐忽然道：「少爺摟過你嗎？」

翠綠嬌笑反問道：「你呢？」

翠桐霞生玉頰，點點頭，有點苦惱地道：「唉！只是輕輕擐人家的腰，吻吻臉蛋了事。」

翠綠笑道：「小丫頭春心動。」

翠桐氣道：「你比我好得多少，昨晚夢中都在喚少爺。」

翠綠羞紅了臉，說道：「不准你再說！」

看到兩女嬌態，愁思難解的項少龍不由怦然心動，由藏身處站起來。兩女忽覺有人，別過頭來，見是項少龍，先是大吃一驚，然後是臉紅耳赤，羞得不知鑽到哪裡去才好。項少龍怕她們不勝嬌羞急急溜掉，迅速移到兩人間，分別抓起兩女柔軟的小手。兩女渾身發軟，挨在石上池旁，不肯起來，額頭差點藏到酥胸裡。

項少龍威脅著道：「不想給人看到嗎？乖乖的隨我去吧！」

兩女無奈站起來，既羞又喜。項少龍拉著兩女，沿溪踏著高低起伏的怪石，往上攀去，不一會來到最高一層的小水池，剛好可盡收谷地的美景。著兩女和他並肩坐下，共賞媲美人間仙境的樂土。兩人情不自禁的靠入他懷裡，芳香沁人。

文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二千多年後的科技，肯定是人類作繭自縛，不住地去破壞美麗的大自然。任何人若能像他般來到這古時代裡，都要為大自然異日的面目全非心生感慨。

翠桐低聲道：「少爺剛才是否一直坐在那裡？」

項少龍促狹地道：「我睡著哩，聽不到什麼輕輕摟抱，親親臉蛋，又或有人昨夜發夢囈語那類說話。」

兩女立時窘得無地自容，同聲嬌吟，把俏臉埋入他懷裡。

項少龍一邊讚歎這時代的男人真幸福，兩手撫著她們滑嫩的臉蛋，溫柔地摩娑，此時無聲勝有聲。項少龍心中一陣感觸，若現在是太平盛世，即使永不能返回二十一世紀，亦有何憾可言。

※※※

那晚項少龍縱情歡樂，可是即使在銷魂蝕骨的時刻，他的腦海仍不住閃過紀嫣然、美蠶娘，甚至趙雅的倩影。眾女知他趙國之行迫在眉睫，神傷魂斷下，分外對他癡纏，難捨難離。

光陰在這種情況下溜得特別快，兩天後他們離開美麗的小谷，返回咸陽城去。除荊俊外，滕翼和烏卓留下來繼續操訓精兵。

甫抵烏府，烏應元把他召去，神色凝重地道：「圖先調查過王翦，據說此人不但劍術稱冠秦國，最厲害是騎射的功夫，可連發三箭，用的是鐵弓銅弦，五百步內，人畜難避。」

想起死鬼連晉的箭術，可能仍及不上此人，項少龍不由頭皮發麻，問道：「什麼年紀？」

烏應元顯是為他擔心，歎道：「今年應是二十歲上下，聽說樣子頗斯文秀氣，從外表看誰都不知他這麼厲害。」又沉聲道：「圖先查出陽泉君和王齕等人早內定找他來和你比武，拖十多日是讓他利用這段時間加緊操練。那些人不安好心，看準你和妻妾久別重逢，在床笫間必有大量損耗，真虧他們想得到。現在呂相很擔心哩！」

項少龍記起昨晚的風流，心生慚愧，同時想到自己是有點輕敵。

烏應元拍拍他肩頭道：「盡量養足精神，我會向芳兒解說。」

項少龍回到隱龍居，拋開一切，避入靜室，依墨氏補遺的指示，打坐吐納，不一會物我兩忘，精神進入至靜至極的禪境。

「咯！咯！」

叩門聲把項少龍驚醒過來。項少龍忙把門拉開，露出烏廷芳悽惶的面容，顫抖著聲音道：「小俊給人打傷，傷得很重呢！」

項少龍大吃一驚，忙趕到主宅。烏應元和陶方全在，還有烏府的兩名府醫，正為荊俊止血和包紮。項少龍擠到荊俊旁，吩咐各人退開，詳細檢視他的傷勢。他身上至少有七、八處劍傷，最要命是左脅的傷口，差點刺入心臟，其他傷勢雖嚇人，不外皮肉之傷，不過其中兩劍深可見骨，皮肉綻開來，觸目驚心。荊俊因失血過多，陷入半昏迷的狀態，臉上不時露出痛楚難當的神色。

項少龍雖心痛，卻知他應該可撿回小命，退到烏應元和陶方中間道：「誰幹的？」

烏應元道：「已通知圖先，他們會派人查探，幸好這小子身體硬朗，傷得這麼厲害，仍能撐到回來後倒地，算他本事。」

陶方道：「這些人分明想要他的命。」

門衛的聲音傳來道：「呂相國駕到！」

眾人想不到呂不韋親來探望，轉身迎接。

呂不韋在十多名手下擁護裡，大步走來，先細看荊俊的傷勢，然後和三人到一旁說話，神情肅然道：「定是陽泉君等人的詭計，借殺死小俊，打擊少龍的精神，少龍千萬不要上當。」

項少龍平靜地道：「他們顯然低估小俊的逃生本領，只要小俊醒來，當可知誰人下的手。」

呂不韋道：「無論是誰下手，所有事待明天與王翦一戰後才和敵人算賬。只要少龍奪得太傅之位，本相會全力支持少龍為小俊討回這筆血賬，教所有人知道呂不韋並不是好欺負的。」

項少龍心情矛盾，他並不想與呂不韋的關係這麼密切，但看來情勢若依現時方向發展下去，他遲早會變成呂不韋的一黨。這還不是問題，最怕是大家生出感情，將來更頭痛。荊俊一聲呻吟，醒轉過來。眾人圍了上去，荊俊只看到項少龍一人，憤然叫道：「大哥！他們好狠！」

項少龍伸手按他肩頭，道：「不要動！」

呂不韋沉聲說道：「誰幹的！」

荊俊冷靜了點，咬牙苦忍身上的痛楚，道：「他們有二十多人，我認得其中一人叫『疤臉』國興。」

呂不韋吩咐把他抬到後宅養傷，雙目殺氣大盛，道：「國興在咸陽頗有名氣，是渭南武士行館的三大教席之一，館主邱日昇與軍方關係密切，一向不把我的人放在眼內，少龍遲些替我把那行館挑了，我要讓秦人知道開罪我呂不韋絕不會好過。你要多少人？儘管說出來。」

項少龍暗自思量，這不就等於是作了他的打手了嗎，口中應道：「區區小事，我們有足夠力量辦妥。」

呂不韋喜道：「有了少龍，我們整個聲勢改變過來，陽泉君等若非畏懼少龍，何用出此下策？」又道：「明天本相會先來此與你們會合，一起進宮，本相有信心少龍不會教人失望。」

項少龍心中有事，先向烏應元和陶方打個眼色，道：「讓少龍送呂相國出門！」

烏陶兩人會意，任他獨自一人送呂不韋到門外登車。

呂不韋乃極為精明的人，低聲道：「少龍有什麼話要說？」

項少龍微笑不語，直至來到車前，道：「這十天沒有一刻少龍不在為呂相籌謀苦思，發覺這樣和秦國本土勢力對抗下去，終是下下之策，說不定最後落得兩敗俱傷。」

呂不韋歎道：「凡事以和為貴，我沒想過這問題嗎？奈何大利當前，秦人一向仇外，誰也不相信我有誠意為秦國盡心盡力。」

項少龍從容地道：「他們既是因利益而結合，我們就以利害來分化他們，像陽泉君又或渭南武士行館等死硬份子，我們以無情手段摧毀他們，借之立威。但像王齕這類並非純為私利的人，大可籠絡施恩，使他靠到我們的一方。」

呂不韋目射奇光，仔細打量項少龍，點頭道：「少龍似是妙計在胸，快點說來聽聽！」

項少龍輕描淡寫地說出計劃。

呂不韋聽罷道：「若做得到，自然最好，只怕一不小心，弄巧成拙，白賠性命。」

項少龍淡淡地道：「呂相對烏家恩比天高，我冒點險算得什麼呢？」

呂不韋哈哈一笑，用力摟摟項少龍肩頭，離開時心情愉快。項少龍知道取得呂不韋絕對的信任，轉頭看荊俊去了。

※※※

咸陽宮主殿旁的大校場上，萬頭攢動，有若鬧市，人人迫不及待觀看即將舉行的比武盛事。一方是秦國威名最盛的無敵悍將，另一方卻是聲名鵲起，戰績彪炳，從趙國來的不世劍客。誰都希望看到兩人如何分出勝負。

陽光普照下，靠主殿的一方架起三座高台，擺好座椅，正中的當然是莊襄王和太子后妃的寶座。左台坐滿以陽泉君和王齕為首的大臣和軍方將領；右台除呂不韋外，蒙驁和親呂不韋的大臣客卿均已列席。李斯是其中一，他本沒有列席的資格，由於關心項少龍，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得一個座位。其他地位較低的人，只好站在校場的四周觀戰。

甲冑鮮明，比其他六國人身材更高大的秦兵，守在正殿長階上和三座看台的四周，長戈在陽光下閃爍生輝，平添不少莊嚴肅殺的氣氛。

呂不韋和項少龍等剛乘車抵達，下車後往右台行去，立時造成轟動，均對項少龍指點呼叫。

呂不韋吁出一口氣，在項少龍耳旁道：「秦人好武，最重英雄，此戰是許勝不許敗。」

項少龍今早以墨氏補遺卷上的方法行氣吐納，龍精虎猛，信心十足，道：「呂相放心！」

呂不韋道：「左邊看台那身穿黑色戰服的人是邱日昇，切勿忘記他的樣子。」語氣透出深刻的恨意，項少龍依言望去，台上近百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忙以微笑點頭響應。瞥那邱日昇一眼，移開眼光。

呂不韋領他登上看台，引見諸人，坐下來問後面的圖先道：「王翦來了嗎？」

圖先答道：「應該來哩！卻不知在哪裡？」

號角響起。禁衛簇擁中，一身龍袍的莊襄王，引領小盤、朱姬、秀麗夫人、王子成蟜和一眾妃嬪，由殿內步出，朝中間看台行去。軍士肅立正視敬禮，其他台上台下諸人跪伏迎接，一時整個校場肅然無聲。項少龍心中暗讚，只看情況便知秦王的威嚴和秦人的服從性和重紀律。直到莊襄王和眾王子王妃在台上坐好，近侍宣佈眾人平身入座，會場回復先前模樣，但人人都停止說話，靜候莊襄王的宣佈。

內侍高唱道：「項少龍何在！」

項少龍連忙起身，順手脫掉外袍，露出他完美的體形，下台來到主台前面，行晉謁秦王的大禮。莊襄王欣然看著項少龍，不住點頭，表示讚賞。

他長居國外，基本上可算外人，所以對這由趙國來，又救回他妻兒的青年劍手特別有好感。

內侍再呼道：「弁將王翦何在？」

話聲才落，一陣蹄聲響起，一騎旋風般由宮門處馳來。人群爆起震天采聲，紛紛讓路，騎士直馳場心。若說聲勢，項少龍明顯輸一大截。

王翦騎術驚人，短短一程，已作了俯衝，側靠等等高難度的姿勢，快要停下，竟奇蹟縮入馬腹下，從另一邊登上馬背，躍下馬來，跪伏地上，大嚷道：「末將王翦！叩見我王！」

眾人再響起驚天動地的喝采和打氣聲音，把氣氛推上澎湃的高潮、呂不韋台上諸人，包括對項少龍深具信心的烏應元和陶方，見他騎技驚人至此，信心動搖起來，更不用說呂不韋等未知項少龍深淺的人。

莊襄王露出驚異之色，頻頻點頭。朱姬因對項少龍別具好感，緊張得抓著小盤的手，發覺小盤手心也在冒汗。陽泉君那台上的人卻是人人面露喜色，好像項少龍的敗北，已成定案。

王翦站起身來，往項少龍望來。剛好項少龍含笑看去，大家打個照面。雙方同時露出驚訝神色，為對方的體形氣度驚異。王翦確如烏應元所說的白皙秀氣，但卻不足描畫出他真正的氣魄。

他最多比項少龍矮上半寸，身穿紅黑相間的武士戰服，外配件籐甲背心，肩寬背厚，體形彪悍，予人英姿爽颯的印象。高鼻深目，一對眼深邃莫測，烏黑的頭髮在頭上紮短髻，用一條紅繩綁緊，兩端垂至後頸，更顯威風八面。

項少龍心內讚賞，微笑施禮，暗忖如此人材，難怪將來能助小盤打下江山，統一六國。王翦見項少龍神色友善，放鬆面容，禮貌地還禮，眼內仍充滿敵意。上台處由內侍讀出這次比武的目的和作用，其中自然少不免對朝臣作出勉勵，強調保持武風的重要性。到最後，內侍朗聲道：「這次比武分兩部份舉行，先比騎射，再比劍術。」

項少龍心中叫苦，暗忖自己近來騎技雖大有進步，但若要與王翦相比，回家多練幾年也不成。王翦高聲領命，項少龍只好學他般應諾。

「颼！」的一聲，王翦以一個美妙的姿態飛身上馬，疾馳開去，直趨場角快要衝入圍觀的人堆時，忽然勒馬人立，兜轉馬頭，蹄不沾地地轉過身來，倏然停下。

當然是另一陣喝采叫好之聲。兩名軍士早由場邊抬出箭靶，放在廣闊大校場的正中央。

此時呂不韋使人把「疾風」牽來，項少龍從容一笑，雙足一彈，由馬尾躍上馬背，一夾馬腹，靠著「疾風」驚人的高速，繞個大圈，抵校場另一角，亦贏來不少喝采聲。

王翦從馬鞍旁拿出他的鐵弓，往頭上一揚，登時惹來一片讚美。

項少龍知他信心十足，準備表演箭技，收攝心神，向王翦遙喝道：「死靶怎如活靶，不若王兄射在下三箭如何？我保證絕不用盾牌擋格。」

全場立時鴉雀無聲，不過所有目光都射出難以置信的神色，像在猜測這人是否找死？項少龍卻是有苦自己知，與其等著落敗，不若行險一博，憑自己的劍術和身手應付對方的騎射，若能成功，可過此一關。

王翦顯然不是想佔便宜的小人，沉聲喝道：「箭矢無情，項兄可有想清楚。」

項少龍遙向莊襄王施禮道：「請大王欽准！」

莊襄王猶豫片晌，以手勢示准此請。全場近二千人全體屏息靜氣，等候驚心動魄的場面出現。

王翦一手舉弓，另一手由背後箭筒拔出四支長箭，夾在五指之間，手勢熟練，使人感到他要把四箭射出，有若呼吸般輕易。項少龍心中暗呼親娘，原來這人一直深藏不露，使外人以為他技止三箭，到現在亮出真本領示人。

鴉雀無聲。

王翦大笑道：「末將鐵弓鐵箭，可貫穿任何盾牌，項兄用盾又如何，小心！」微夾馬腹，戰馬放蹄衝來。

項少龍仰天一笑，拍馬衝去，取的是靠近莊襄王那一邊，欺他不敢向莊襄王的方向發箭，好洩他的銳氣。兩騎接近分開，交換位置。

王翦一抽馬頭，一刻不待回身馳來。項少龍心神進入墨家守靜的訣竅，天地似在這一刻完全靜止，捨王翦外再無他物。同時催馬往王翦迎去。只要貼近王翦，避過四箭，這場騎射競賽當可收工大吉。兩騎迅速接近，由過千步的距離，拉至七百步內。

「騰！」

王翦先拉一下弓弦，不知如何，其中一支箭已落到弓弦處，霎時弓滿箭出。

項少龍從未見過這麼快的箭，幾乎是剛離弦便抵面門。幸好他的反應比常人敏捷十倍，一聲大喝，血浪離背而出，斜劈矢頭。全場不論友敵，一齊轟然叫好。

項少龍策馬、拔劍、疾劈，幾個動作一氣呵成，行雲流水，角度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表現出一種動作和力度的極致美態，觀者無不深感震動，為他喝采。由此可見秦人率直真誠的性格。

「噹！」的一聲清響，鐵箭應聲斜飛墮地。

王翦大叫一聲「好」，倏地消失不見，原來躲到馬腹下。項少龍心中駭然，剛才對方一箭力道驚人，震得他整條右臂酸麻起來，差點甩手掉下血浪寶刃，這時見不到王翦，即是說連他怎樣發箭都不知道，哪能不吃驚。

大校場寂靜至落針可聞，呼吸聲像宣告暫停，只餘下戰馬如雷的奔騰聲，雙方由七百步拉近至五百步。

不聞弦響，以項少龍的角度看去，兩支箭同時由略往右斜移的馬腹下射出，一取項少龍心窩，另一箭往他大腿射去，絕對地把握項少龍在矢到時的準確位置，教人歎為觀止。項少龍知道由於比先前接近二百步，兼之手臂的疼麻仍未復元，絕無可能以臂力挑開對方更強力的勁箭，把心一橫，硬以劍柄往來箭挫下去，同時純憑本能和直覺，閃電飛出一腳，迎往另一勁箭。眾人仍未有時間分神為他擔心，「篤」的一聲，劍柄硬把勁箭磕飛，下面則鞋頭一陣火痛，勁箭應腳失準，在項少龍身前斜向上掠，直達最高點，往下掉來。

兩騎此時相距三百步之遙，項少龍忽覺不妥，原來最後一箭竟無聲無息地由馬頸側射來，角度之刁鑽，除非翻下馬背，休想躲過，不過此時已來不及。項少龍整條手臂這時痛得連舉起或放下都有問題，能拿著血浪只是作個幌子。一聲大喝，左手抽出掛在馬側的木劍，勉強掃在對方這最後一箭上。

「噗！」鐵箭被掃得橫飛開去。全場采聲雷動，王翦亦禁不住再叫聲「好」，把鐵弓掛回馬背側，拔出佩劍，往項少龍疾衝過來。

項少龍不敢大意，血浪回到背上，一振左手木劍，拍馬衝去。兩人擦身而過，連串的木鐵交鳴聲響徹校場。項少龍試出對方臂力比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心中懍然，故意馳到場端才轉回馬來，好爭取右臂復元的時間。觀者此時無不看得一顆心提到咽喉頂處。

王翦高舉長劍，策馬衝來。項少龍木劍交到右手，深吸一口氣，朝頑強的對手馳去。

兩騎迅速接近，五十步許的距離時，項少龍跨著那紅粉佳人紀嫣然贈送的駿驥，忽然增速，箭矢般疾竄，有若騰雲駕霧般來到王翦馬前。

項少龍使出墨子補遺三大殺招的以攻為守中的「旋風式」，木劍彈上半空，旋轉一圈，力道蓄至極限，一劍掃去。王翦因對方馬速驟增，判斷失誤，本想憑馬術取勝的計策登時落空，隨著又給對方怪招所惑，到劍風迫臉，勉強一劍格去。項少龍出此奇招，就是怕他的馬上功夫，若讓他摸清楚疾風的速度和自己的劍路，久鬥下必敗無疑，對王翦來說，馬上比馬下更要靈活自如。

「噹！」的一聲巨響，王翦差點連人帶劍給他劈下馬去，既因項少龍這一劍借自然之力加強勢道，更因木劍本身的重量，造成此等意外戰果。

王翦仰貼馬背上，防範項少龍乘勢進襲。項少龍木劍在他右上方幻出數道劍影，同時趁兩馬擦過之際，伸足在王翦大腿處輕點兩下，可是由於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他的木劍處，馬體又阻隔大部份人的視線，所以除交戰雙方心知肚明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王翦當然知他腳下留情。項少龍知道是時候，向台上的呂不韋揮了一下木劍，打出約定的暗號。此時兩騎互換位置，遙遙相對。

王翦一臉頹喪，他乃英雄豪傑，輸贏既定，不肯撒賴，正要棄劍認敗，呂不韋猛地起立，高喝道：「停手！」

眾人愕然向他望去。

呂不韋走到台邊，朝莊襄王跪下稟報：「項少龍王翦兩人無論劍技騎術，均旗鼓相當，臣下不想見他們任何一方稍有損傷，此戰請大王判為不分勝負，兩人同時榮任太子太傅，負起訓導太子重責。」

陽泉君那一台的人裡，有一半露出愕然之色，想不到呂不韋有如此容人大量，雖然他們看不到項少龍點在王翦腿上那兩腳，但剛才王翦給劈得差點翻下馬背，卻是人人目睹，清楚他落在下風。

莊襄王微一點頭，朝項少龍道：「項卿家意下如何，肯否就此罷休！」

他這麼說，自然是看出項少龍勝出的機會較大。只要是明眼人，看看王翦的臉色，就不會對他樂觀。

項少龍回劍鞘內，恭敬地道：「王將軍騎射蓋世，劍術超群，臣下至為欽佩，呂相國這提議有若久旱裡的甘露，臣下受命，甘之如飴。」

莊襄王哈哈一笑，站起來宣佈道：「由今天起，項少龍、王翦兩人，同為太子太傅，不分高低，共侍太子。」

喝采聲震天響起。最感激的是王翦，太子太傅一職對他實在太重要，否則空有抱負，亦難發揮。

最高興的卻是呂不韋，項少龍教他這一手確是漂亮之極，使他贏得滿場采聲，在秦國這是他從未嘗過的甜美滋味。

朱姬興奮得緊握小盤的手，湊到他耳旁道：「久旱甘露，甘之如飴，世上還有人比你這師傅說話更動聽嗎？」

小盤雙眼發光地看著唯一的親人，不住點頭。歡呼聲中，項少龍和王翦並騎來到主台前，下馬謝恩。

全場跪送莊襄王之際，王翦低聲道：「謝謝！」

項少龍低聲答道：「這是你我間的秘密，王兄請我吃頓酒如何？」

王翦正擔心他事後宣揚，感激得連聲答應。此時眾王公大臣擁下台來，爭向兩人道賀。項少龍趁機來到王齕身前，誠懇地多謝他予自己這個機會，使王齕立時覺得大有面子，好像項少龍是由他一手提攜起來那樣子。呂不韋和他早有約定，自不會怪他向王齕示好，逕向王翦道賀，好爭取人心。莊襄王見結果如此圓滿，泛起一臉笑容。

除陽泉君和幾個死硬派因扳不倒項少龍而面色陰沉外，眾人得睹如此神乎其技的比武，人人興高采烈，喜氣洋洋。一場風雨，就這麼安然度過。

## 第六章巧結奇緣

賽後，莊襄王把項少龍和王翦召到宮裡，勉勵一番，又當眾讚賞呂不韋，對他兩全其美的提議表示欣賞。當夜呂不韋在他的相國府舉行私人宴會，被邀者就只項少龍、烏應元和蒙驁三人，呂府方面，除呂不韋外，只有親信圖先和幾個有地位的客卿，李斯則仍未夠資格參與這種高層次的宴會。

席間呂不韋意氣風發，頻頻向項少龍勸酒，心懷大開。蒙驁得睹項少龍的絕世劍法和視死如歸的豪氣，對他自是另眼相看。烏應元見愛婿立此大功，更是心花怒放。酒過數巡，歌姬舞罷。

呂不韋哈哈一笑，對著項少龍道：「本相近日獲得齊人送來三名歌姬，均為不可多得的絕色美女，琴棋舞曲無一不精，美女配英雄，本相把她們轉贈少龍、烏先生和蒙將軍，萬勿推辭。」

烏應元和蒙驁暗忖呂不韋送出來的美人兒，還會差到哪裡，大喜道謝。

項少龍自問已應付不來家中的嬌妻美婢，又學不會戰國人視女人為工具或裝飾，忙推辭道：「相爺好意，少龍心領，邯鄲之行，如箭在弦，勢在必發，少龍不想因美色當前分心，請相爺見諒。」

呂不韋見他不貪美色，心中愈發敬重，加上對方毫不居功自矜，笑道：「那就由烏先生暫且保管，待少龍擒趙穆回來後，再圓好夢。」

眾人一起起哄，紛紛向烏應元調笑，擔心他忍不住監守自盜，氣氛鬧哄哄的。項少龍見推辭不得，惟有苦笑受禮。

蒙驁道：「少龍準備何時赴趙。」

項少龍想起紀嫣然，恨不得立即起程，看看呂府那幾個客卿，猶豫起來。

呂不韋自知其意，笑道：「這裡全是自己人，少龍直言無礙。」

項少龍沉聲道：「待小俊康復，立即起程。」

呂不韋點頭道：「我會和大王提起此事，到時隨便找個借口，例如要你到某地辦事，少龍將可神不知鬼不覺潛往趙境去。」

這時他對項少龍信心十足，雖仍不知項少龍憑什麼法寶活捉趙穆，卻深信他定會成功。

呂不韋話題一轉道：「小俊的仇不能不報，少龍準備怎樣對付邱日昇和國興？」

烏應元有點擔心地道：「事情鬧大，大王會否不高興呢？」

呂不韋笑著道：「剛才本相曾和大王提及此事，他非常不滿邱日昇的卑鄙手段，少龍即管放手去做，萬事有本相擔當。」

項少龍對荊俊差點被殺甚感忿怒，雙目寒光一閃，冷冷地道：「少龍曉得怎樣做。」在這個時代生活這麼久，他早深悉很多事情必須以武力解決，否則遲早身受其害。這次若非荊俊脫身回來，連誰殺了他都會如石沉大海，永不得知，就算當一次呂不韋的打手亦顧不得那麼多。假若不狠狠教訓對方，同樣的事再發生在陶方或烏應元身上，那就後悔莫及。酒宴在興高采烈的氣氛下繼續，直至賓主盡歡，各自回家。

途中烏應元酒意上湧，歎道：「得少龍如此佳婿，是廷芳之福，也是烏家之幸，若非少龍，我們在秦國哪有目前如此風光。」

項少龍對這精明的岳丈生出深厚的感情。幾乎打一開始，烏應元就無條件地支持他，又把愛女許他，怎不教他心中感激。

烏應元流出熱淚，喟嘆一聲說道：「待少龍把趙穆擒回來後，少龍一定要向大王要求為爹在咸陽建一個宏偉的衣冠塚，想起他老人家屍骨無存，我便……唉！」

項少龍怕他酒後傷身，忙好言勸慰。心中百感交集，看來自己也好應為趙妮、舒兒和素女三人立塚，至少有個拜祭的對象。

次晨，得知荊俊受傷的滕翼和烏卓趕回來，還帶來十五個劍術最高明的精兵團戰士。荊俊精神好轉，可以坐起來說話。

滕翼看過他的傷口，點頭道：「他們的確想要小俊的命。」

荊俊擔心地道：「你們到邯鄲去，絕不能沒我的份兒。」

烏卓道：「那你就好好睡個覺！」向兩人打個眼色，退出房去。

項少龍和滕翼隨他來到外廳，烏卓道：「唯一的方法，是以暴易暴，否則遲早會有另一次同樣的事情發生。」

項少龍笑道：「我們還要公然行事，盡量把事情鬧大，讓所有人明白我們烏家不是好欺負的。」

滕翼道：「事不宜遲，我很久沒有活動筋骨。」

項少龍大笑道：「不若立即起程，教訓完那些蠢材後，我們還有時間吃頓豐盛的午飯。」

三人坐言起行，領十五名好手，策馬出烏府，朝武士行館馳去。街上行人如鯽，車水馬龍，好不熱鬧。項少龍還是首次在咸陽騎馬逛街，大感有趣，沿途和眾人指指點點，談笑風生，好不得意。滕翼忽勒馬停定，循聲瞧去，行人道上一片混亂，「砰！」的一聲，一盤擺在一間雜貨店外售賣的蔬果被撞得掉到地上，人人爭相走避。倏地一個以長巾包裹頭臉的女子由人堆裡竄出來，拚命往另一邊行人道搶去，後面追著五、六個凶神惡煞的大漢。

剛好一輛騾車駛來，那看不清面目的女子一聲驚叫，眼看要給騾子撞倒，幸好及時退後，腳下不知絆到什麼東西，失去平衡，跌倒地上。包紮頭臉的布巾掉下來，如雲的秀髮散垂地上。那幾名大漢追上來，團團把女子圍著。

女子仰起俏臉，尖叫道：「殺我吧！我怎也不回去。」

項少龍等全體眼前一亮，想不到女子生得如此年輕貌美。

滕翼一聲大喝，跳下馬來。

其中一名大漢獰笑道：「我們的事你也敢管，活得不耐煩哩！」

滕翼一個箭步上前，來到兩名大漢中間。兩名大漢怒喝一聲，揮拳便打。滕翼略一矮身，鐵拳左右開弓，兩名大漢立時中拳拋飛開去，再爬不起來。其他四名大漢紛紛拔出兵刃，烏卓發出暗號，十五名戰士一齊飛身下馬，擺出陣勢。

滕翼不理那些人，來到少女身旁，伸出援助之手道：「姑娘起來吧！」

少女仰臉深深看著滕翼，粉臉現出淒然神色，搖頭道：「你鬥不過他們的，走吧！否則會連累你們。」

馬上的項少龍心中大訝，自己這方人強馬壯，一看便知不是一般來歷，為何美麗的少女對他們仍這麼沒有信心？對方究竟什麼來頭？

滕翼見她在這種情況下仍能為別人設想，心中感動，微笑道：「我滕翼從不怕任何人，大不了是一死！」

少女把手放入他大手掌裡，嬌軀一顫，滕翼把她拉起來。

那些大漢將倒地的兩人扶了起來，目中凶光閃閃地打量他們，其中一人忽地看到後方高踞馬上的項少龍，失聲叫道：「這位不是項太傅嗎？」

項少龍暗忖原來自己變得如此有威望，眼光一掃圍觀的人群，策馬上前，向那幾名神態變得恭敬無比的大漢，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領頭的大漢道：「小人叫張郎，是呂相國府的人，剛才奉相爺之命，把兩名齊女送往貴府，豈知竟給此女中途溜走。」

項少龍和烏卓交換個眼色後，哈哈笑道：「原來是一場誤會，好了！這齊女就當交收完成，你們可以回去覆命。」

大漢道：「還有一個，在後面的馬車上……」

項少龍心中好笑，道：「那位麻煩諸位大哥送往舍下。」

大漢們見他謙恭有禮，大生好感，施禮告退。

項少龍拍馬來到滕翼和齊國美女旁，見到那美女小鳥依人般偎緊滕翼，心中一動，道：「我們在附近找間館子坐下再說好嗎？」

※※※

項少龍等人分據四桌，點配酒菜。齊女自然和項少龍、滕翼、烏卓三人共席，喝一杯熱茶後，原是蒼白的面容紅潤起來，更是人比花嬌，難怪呂不韋讚她們美麗動人。滕翼默然不語，眼內閃動奇異的神色。

項少龍柔聲問道：「怎樣稱呼姑娘呢？」

齊女偷看滕翼一眼，見他目不邪視，有點失望，垂下頭去，黯然道：「我叫善蘭！」

烏卓問道：「為何來到咸陽還要逃走？在這裡刑法森嚴，以十家為一組，一家犯法，其他諸家得連同坐罪，知情不舉的腰斬，誰敢把你藏起來？」

善蘭兩眼一紅道：「我準備一死了之，哪管得這麼多。」

滕翼虎軀一震，垂下頭，凝視杯內熱茶騰升起來的蒸氣。

項少龍柔聲道：「現在善姑娘既知是要到我們家來，還要逃走嗎？」

善蘭呆了一呆，低聲道：「我不知道！」

項少龍微笑道：「這樣吧！我給姑娘兩個選擇，一是由我們派人把姑娘送回齊國與家人團聚，一是你嫁給我這兄弟滕翼。」一手拍拍滕翼的肩頭。

滕翼心中劇震，往項少龍望來，神情既尷尬，又有掩不住的感激。愛情總是來得出人意料之外，善蘭的淒慘景況，楚楚動人的可憐模樣，深深打動鐵漢死去的心。項少龍鑒貌辨色，哪還不知滕翼心意。

善蘭再偷看滕翼一眼，兩眼泛紅，以蚊蚋般的聲音輕輕道：「小女子早無家可歸。」

烏卓大喜拍桌道：「恭喜滕兄。」

滕翼皺起眉頭，道：「少龍！她本應是……」

項少龍截斷他道：「說這種話就不當我是兄弟。唉！滕兄肯再接受幸福生活，我高興得差點掉淚呢！」

烏卓笑著道：「今天似乎不大適合去找邱日昇晦氣。」

項少龍欣然道：「回府再說吧！」

不由鬆一口氣，這麼圓滿地解決齊女和滕翼的問題，還能有比這更理想的嗎？

※※※

抵烏府，陶方迎上來道：「我剛要使人去找你，幸好你們回來。」

項少龍一呆道：「什麼事這麼要緊？」

陶方笑道：「要緊是要緊極了，卻是好事，大王傳旨你立即入宮去見他。」接著把他拉到一旁，壓低聲音道：「少龍勿怪我人老嚕囌，昨天校場比武，王后看你的眼光很奇怪，你千萬要小心點！」

項少龍明白他話內的含意，肯定地道：「我有分寸的，就算不會牽累任何人，我絕不會幹這種傷風敗俗的蠢事。」

陶方知他言出必行，放下心來。項少龍掉轉馬頭，拒絕烏卓等提議的護送，策馬朝秦宮馳去。咸陽街道的寬闊，介乎邯鄲和大梁之間，不過那只是指趙魏首都最大的那幾條街而言。平均來說，咸陽的街道較為寬敞開闊。轉入向南的大道，項少龍心中突然興起給人盯視的感覺，那是很難解釋的一種感應。

項少龍心中驚訝，不知是否勤於打坐運功，自己的感覺竟變得這麼敏銳，更奇怪為何會有人在暗裡窺伺他。他裝作瀏覽街景一般，不動聲息往四周張望，剎那間把握周圍的形勢。這裡地接南區市集，店舖與民居夾雜，兩邊路旁每隔兩丈許植有大樹，林木成蔭，清翠蒼綠，若偷襲者要隱起身形，確是輕而易舉。

眼光一掃，他發現幾個可疑之人。兩人在一間酒菜館子二樓憑窗據桌而坐，見項少龍眼光望上來，立時垂下灼灼盯緊他的目光，裝作說話。另一人則是在路旁擺賣雜貨的行腳販，被一群看似是買東西的人圍住，正在討價還價，可是卻給項少龍發現他正專注地看著他，緊張得額頭現出青筋。那些背著他的人中，有兩、三個體形壯碩，極可能是他的同黨。與這扮作行腳販遙對的另一邊街上，有兩人見到項少龍馳來，忙閃到樹後去，顯然不懷好意。

項少龍想到卻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有人佈局殺他不奇，奇在對方為何能這麼準確把握他的路線和行徑。唯一的解釋是對方知道莊襄王下旨召他入宮，所以於這前往王宮的必經之路，設下對付他的死亡陷阱。而敵人的實力應是不怕他有隨行的人員，因為對方一定不會想到他是孤身上路的，想到這裡不禁心中懍然。

他幾可肯定要殺他的人是陽泉君，只有他可通過秀麗夫人清楚知悉秦王的舉動，亦只有他有膽量和實力對付自己。既然對付得了荊俊，對自己當不用客氣。

馬車聲響。前方街上馳來四輛盛滿草料的馬車，各有一名御者。兩車一組，分由左右靠近行人道處馳來，騰空中間丈許的空位，可容他筆直穿過。

項少龍從馬車出現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立知不對勁。生死關頭，他不敢托大，輕提疾風的韁索，裝作毫不覺察地往馬車迎去，同時暗裡由腰間拔出兩枚鋼針，藏在手裡。雙方逐漸接近。項少龍心中好笑，輕夾馬腹，與他經過這段日子相處的疾風已明其意，立即增速，剎那間馳入四車之間。

這一著大出對方意料之外，駕車的四名漢子齊聲叱喝，露出猙獰面目。草料揚上半天，每車草料內均暗藏一名弩弓手，從草料下冒起身來，裝上弩箭的弩弓同時瞄準項少龍。

項少龍大喝一聲，疾風箭矢般衝前，同時兩手一揚，銅針往後擲出。

頭兩輛車上的箭手尚未有發射的機會，面門早插著飛針倒回車堆裡。另兩人倉忙下盲目發射，失了準繩，勁箭交叉在他背後激射而過。

項少龍哈哈一笑，疾風的速度增至極限，瞬那間消失在長街遠處，教敵人空有實力，仍莫奈他何。

※※※

項少龍在莊襄王寢宮的內廳見到莊襄王和朱姬「母子」，陪客當然漏不了呂不韋。廳堂布置典雅，莊襄王獨坐上首，呂不韋、項少龍居左；朱姬小盤居右，各據一几。宮女進來擺上食物美酒，退了出去。侍衛只在外面防守，使午宴有點家庭聚會的氣氛。小盤態度沉著，沒有偷看項少龍。朱姬收斂很多，美目雖艷采更盛，再沒像以前般秋波頻送。廳堂兩旁打開大窗，可見外面迴廊曲折，花木繁茂，清幽雅靜，不聞人聲。

莊襄王連勸三杯後，微笑著道：「相國今早告訴寡人，少龍這幾天便要上路，去把趙穆擒回來好讓寡人一洩心頭之恨，寡人和姬后非常感動，所以要立即把少龍請來吃一頓飯，以壯行色。」

項少龍對莊襄王大生好感，不但因他文秀的風采，更因他有種發自深心的真誠。不知是否因長期在趙國作人質，受盡冷眼，所以他並沒有像孝成王般有著王族奢華不實的習氣。只看他對朱姬情深一片，又這麼眷念呂不韋對他的恩情，與這大商賈著手對付自己國人，可見他是多麼重情義。而且還有一個原因，使項少龍對他特別同情。當今世上，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這天下最強大國家的領袖，只剩下三年的壽命，連忙叩首謝過。

莊襄王忽然慈藹地道：「王兒是否有話要說？」

朱姬和呂不韋的眼光落到小盤身上，都射出像莊襄王一般愛憐無限的神色。項少龍心中感嘆，三人全當小盤是他們的寶貝兒子，怎知是個假貨。同時暗吃一驚，小盤定是因聽到辱母仇人趙穆的名字，露出異樣神態，被莊襄王看入眼內。

小盤往項少龍望來，失望地道：「太傅尚未有機會指導王兒，便要離開。」

三人笑起來。

朱姬蹙起黛眉道：「這事會否令太傅冒太多的危險呢？」

項少龍笑著道：「愈危險的事，愈合我心意，姬后請放心，臣下會小心在意。」

呂不韋呵呵笑道：「我對少龍信心十足，知他定可馬到功成。」

莊襄王對小盤愛寵之極，微笑向他道：「王兒這麼敬愛太傅，父王高興非常。」轉向項少龍道：「太傅這幾天若有空，可多抽點時間到宮來指點太子，你昨天在校場擋王翦四箭，王兒興奮得向人不斷提起呢！」

項少龍忍不住和小盤對望一眼，暗叫厲害，小子如此一番造作，異日若特別對他親密，不會被懷疑是另有隱情，當下恭敬答應。

莊襄王喟然歎道：「寡人當年命運坎坷，留落邯鄲，受盡白眼閒氣，從來沒有機會好好讀過書，且每天在擔心明天是否有命。所以王兒回到咸陽，寡人第一件事是要他博覽群籍，著他……」

朱姬嬌嗔地橫他一眼，撒嗲道：「大王一口氣找來十多個人輪流輔導太子，真怕政兒給累壞。」

莊襄王欣然一笑，絲毫不因被她打斷說話有半分不悅。

呂不韋呵呵笑道：「姬后是否想聽聽老臣培育政太子的大計？」

四人同時愕然往他望去。

呂不韋以「慈父」的眼色投往小盤，然後對莊襄王道：「所謂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先聖賢人，兵家劍客，誰最初時不是一無所識，還不是由學習思辨而來。既是如此，為君之道，更須學習。」

莊襄王訝異地道：「呂相國是否認為寡人對王兒的培育仍有所不足？今次請來指導王兒的人，均為我國在某一藝學上最出眾的人才，例如琴清的詩歌樂藝，不但冠絕大秦，六國之人無不心生景仰，與魏國的紀才女並稱於世，相國難道有更好的人選嗎？」

項少龍這才知道寡婦清原來姓琴，也是太子太傅之一，難怪異日秦始皇，嘿！亦即是小盤，會建「懷清台」來褒揚他這女師傅。朱姬和小盤好奇地看呂不韋，瞧他拿出什麼話來答莊襄王。

呂不韋胸有成竹地道：「政太子身為大秦儲君，當然不愁沒有能人指點。但過猶不及，有時太多雜學意見，反無所適從，所以臣下針對此點，特招來天下賢者能人，奇人異士，一齊集思廣益，把治國之道，上至統理天下，下至四時耕種，無所不包，總結在一書之中。異日書成，只要太子一書在手，便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項少龍心中感嘆，呂不韋為「兒子」，可說是用心良苦。

莊襄王啞然失笑道：「真虧相國想出這辦法來，假若相國須要什麼幫助，儘管向寡人提出來！」

午宴在這樣輕鬆融洽的氣氛下度過。宴罷莊襄王和朱姬返寢宮休息，呂不韋身為相國，日理萬機，連說上幾句話的時間都不夠，項少龍把來時遇襲一事告訴他，他聽罷匆匆離去，剩下項少龍領小盤到校場練劍。小盤今非昔比，到哪處都有大批禁衛內侍宮娥陪侍一側，累得兩人想說句心事話兒都有所不能。

動手比試前，小盤忍不住低聲道：「師傅！不要去邯鄲好嗎？沒有你，我什麼都沒有。」

項少龍見最近的內侍離他們足有五丈的距離，詐作指導他劍法，問道：「他們對你好嗎？」

小盤兩眼一紅道：「非常好！我真的當他們是我親生父母。」

項少龍責備道：「這是你最後一次當自己是小盤，由此刻起，就算在我面前，你仍是嬴政。」

小盤明白地點頭，再道：「不去可以嗎？」

項少龍微笑著道：「記著我們的君子協定，趙穆是我的，趙王是你的。」

言罷一劍砍去，小盤靈活地跳開一步，擺出架勢。項少龍看得心中一震，這小子多了以前沒有的一種東西，就是強大的信心，使他的氣勢頓然大為改觀。媽的！這就是未來統一天下，成為中國第一個皇帝的巨人。想到這裡，心頭湧起一陣難以遏制的衝動。這時內侍來報，琴清來了。

項少龍雖很想看一眼與紀嫣然齊名的寡婦清，看她如何貞麗秀潔，卻因於禮不合，且苦無借口，何況小盤又要沐浴更衣，惟有打道回烏府去。踏入門口，守衛報上王翦到來找他，正在大廳與烏應元和陶方閒聊，忙趕進去。王翦見到項少龍，神情欣悅，趨前和他拉手寒暄。

項少龍見他穿上普通武士服，另有一番威武懾人的丰姿，不禁泛起惺惺相惜的感覺，誠懇地道：「累王兄久等！」

烏應元和陶方站起來，前者道：「王太傅是來向少龍辭行的。」

少龍愕然問道：「辭行？」

王翦興奮地道：「是的！我立即要起程赴北疆，與匈奴作戰。」

項少龍心頭一陣不舒服，暗忖若他要上沙場，必須莊襄王和呂不韋點頭才成。

秦國自商鞅變法後，部族領袖的權力被褫奪，喪失繼承的權利，官爵以軍功論賞。凡有五十兵員以上的調動，均須秦王批准，這在當時是史無先例之舉，使秦朝的中央集權，臻達至當時的頂峰。所有大將平時只持半邊令符，若沒有秦王把另一半發落，便不能調動兵員。除兵符外，還須蓋上秦王印璽的文書，才算合法。所以要在秦國造反，比在其他國家困難多了。

烏應元和陶方知他兩人有話說，識趣地借口離開。兩人分賓主坐下，項少龍呷著侍女奉上的香茗，心想難道呂不韋始終沒有容人之量，故意調走王翦，免得他來和自己爭寵。想到這裡，歉意大起。

王翦奇怪地道：「項兄的臉色為何變得這麼難看？」

項少龍嘆息一聲道：「王兄剛晉陞為太子太傅，便給人調走，小弟很替王兄不值，不行！我定要向大王為王兄說項。」

王翦乃智勇雙全的人物，先呆了一呆，旋即明白過來，感動地道：「現在王翦確知項兄真的是愛護末將。不過中間有點誤會，今次任命是末將向大王提出來的，唉！實不相瞞，軍中最講論資排輩，沒有一點人事關係，想領兵打仗，提也休提。今次他們不願項兄得太傅之位，迫不得已捧我出來，與項兄分個短長。現在我的身分不同，今早晉謁大王，大王問末將有何心願，末將立即說出望能到北疆效力。大王和呂相商量後，再問明末將心中所定策略，當場賜末將虎符，讓末將赴北疆當主帥。這是末將一直夢想的事，想不到竟成事實，末將是來向項兄報喜和道謝呢！」

這回輪到項少龍呆起來，匈奴和胡人長期侵犯秦趙燕三國的邊疆，三國為逐鹿中原，一向對他們採取築長城禦邊的對策，始終奈何不了這些在蒙古高原上逐水草而居的強大遊牧民族。所以與匈奴人作戰，無人不認為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一個不好，還要丟命。匈奴人居無定所，生活清苦，因此特別具有掠奪性，利用騎兵行動迅速的優勢，採取游擊戰略，敵退我進，敵進我退，經常深入中原，對以農業為主的中原諸國襲擾和掠奪，秦人正是深受困擾的一國。當日李牧開罪趙王，給調去北疆，可知那是一種變相的懲罰，所以怎想得到王翦自動請纓，求人把他調往北疆？

看到項少龍的關心模樣，王翦笑著道：「難怪項兄不解，自少年時代開始，我的想法大多有異於常人。」

項少龍好奇心大起，問道：「王兄何不說來聽聽？」

王翦一口把杯內香茗喝掉，正容說道：「末將一向心儀趙國的武靈王，若非他以天大勇氣，作出兩項變革，不但使趙國成為諸強之一，也使天下改變了戰爭的方式。」

項少龍早聽過此事，點頭道：「王兄是否說他的胡服騎射？」

王翦興奮起來，道：「正是如此。那時趙人的衣服，袖子長、腰肥、領口寬、下襬大，這種長袍大褂，騎馬射箭極不方便。於是武靈王不理國內大臣什麼『變古之道，逆人之心』種種食古不化的反對大道理，下令全軍改穿胡服，把大袖子長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繫皮索，腳踏長靴，裝扮一新。」

項少龍大覺有趣，笑著道：「改革牽涉到體面和社會風氣的變化，阻力當然不小。」

王翦冷哼一聲道：「比起做亡國之奴，小小改革算得什麼？」

續道：「另一更深遠的改革，是棄車戰為主的戰爭方式，代以騎兵作主兵種，在短時間內建起一支強大的騎兵，不但橫掃匈奴，還披靡中原，所向無敵，名將輩出。若非出了孝成王這昏君，我國縱有白起這種不可一世的軍事天才，恐仍難有長平之勝。」

項少龍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往征北疆，是要效法武靈王當年霸業，開創局面。」

王翦充滿信心地微微一笑道：「末將作戰經驗雖然不少，只是充當先鋒士卒，從沒有領軍的機會，與東南方諸國作戰，何時輪得到我，所以自動請纓，好試試領軍的滋味。亦可熟習騎射作戰的方式，找匈奴人把我的劍磨利。」壓低聲音道：「當年趙武靈王闢地千里，把林胡人盡畫入疆界之內，精於騎射的林胡人更充當趙國的騎兵，頓使實力大增。末將一直有此想法，這叫一石二鳥，一日不逼退匈奴，何言一統天下？」

項少龍伸手搭上他肩頭，心悅誠服地道：「王兄果是非常之人，竟可由一般人視為苦差的事裡，想出這麼多好處機遇，他日統一大業，必由你的寶劍弓箭開創出來。」

王翦還是首次遇上有人不說他是蠢材呆子，舉手抓他的手臂，感激地道：「項兄才是非常之人，末將之有今日……」

項少龍打斷他道：「你再提那件事，就不當我是好兄弟。」

王翦兩眼一紅，誠懇地道：「項兄莫怪末將高攀，今次北征之舉，凶險萬分，說不定末將難以活命回來。今次前來……嘿！」

項少龍見他欲言又止，奇怪地道：「王兄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

王翦老臉一紅道：「其實末將一見項兄便心中傾倒，不知可否和項兄結為異姓兄弟，日後禍福與共，若有半分虛情假意，願教天誅地滅。」

項少龍大喜道：「是我高攀才對，不過項某有三個肝膽相照的好友，不若就讓我們效劉關張的桃園結義，留下千古忠義之名。」

王翦一呆道：「你說什麼劉關張的桃什麼結義？」

這回輪到項少龍大感尷尬，劉備、關羽和張飛的結義發生在三國時代，王翦當然是聞所未聞。當下胡謅一番，矇混過去。又找來滕翼和烏卓，四個人在痊癒大半的荊俊榻旁，一同行結拜的隆重盟誓。接著大喝大吃一頓，王翦歡天喜地的告辭去了。

當晚項少龍心情大好，把煩惱和對紀嫣然的相思之苦，暫且拋在一旁。忽然間，項少龍深切感受到自己來到人生最得意風光的時刻。只要把紀嫣然接回咸陽，又擒下趙穆，他再沒有其他奢求。

※※※

次晨圖先手下的頭號智囊肖月潭來訪，兩人在內軒的小客廳坐下，肖月潭道：「是相國要鄙人來找太傅，看看有什麼可幫得上忙的地方。」

項少龍昨夜多喝兩杯，頭腦昏沉地道：「先生請勿見外，叫在下少龍便成，無論我官至何職，我們既曾共患難，只以平輩論交。」同時揣摩對方來意。

肖月潭見他不擺架子，心中歡喜，謙讓一番，開門見山地道：「為方便少龍往趙國行事，純靠易容化裝，既麻煩又不妥當，所以相國命肖某特別為少龍、小俊、滕兄和烏兄四位，依臉形特製四塊精巧的面具，只要略加化裝，例如修改鬢髮形狀和色素，保證可瞞過趙穆。當然！少龍等仍要在聲音和舉止方面多加配合，否則會給辨認出來。」

項少龍如夢初醒，大喜道：「相國想得真周到。」

肖月潭驕傲地取下背上的小包裹，解開，赫然是四副面具。他拈起其中一副給項少龍戴上，項少龍立時搖身一變，化為個滿臉鬚髯的粗豪大漢。

肖月潭伸出手指，在他眼睛四周一陣撫摸，笑著道：「設計最巧妙的地方，是接口多在毛髮處，例如露出眼睛的眼形缺口，不但把你的眉毛加濃，還把眼形變圓，所以即使熟識你的人，不能由眼睛把你辨認出來，至於顎下的接口，塗上一層粉油，便天衣無縫。」

項少龍忙拿銅鏡照看，讚歎不已。

肖月潭拿出色粉，在面具上畫上符號，為他脫下來，道：「這面具仍要作少許修補，三天內即可交貨。」

項少龍訝異地道：「肖先生真是神乎其技，只憑記憶竟可製造出這麼恰到好處的面具，究竟用的是什麼質料？」

肖月潭得人欣賞，自是高興，欣然答道：「是產於西北一種叫『豹麟』的珍獸，比獵犬大上少許，非常難得，我以高價搜羅，只得四張獸皮，今次一下子用光。」

項少龍暗忖這種聞所未聞的奇獸，極可能是因肖月潭而絕種，感謝一番，把滕翼等三人召來，讓他們一一試戴，看看有沒有須修補的地方。滕翼等均嘖嘖稱奇，對邯鄲之行更是大為雀躍。荊俊的體質好得教人難以相信，只這幾天工夫，已可活動自如，當然仍不能動手搏鬥。

肖月潭為滕翼脫下面具，奇怪地道：「滕兄是否遇上什麼開心的事，為何整個人脫胎換骨似的。」

滕翼破天荒地老臉一紅，唯唯諾諾敷衍過去，不敢接觸其他人眼光。

肖月潭把東西包紮好，壓低聲音道：「昨天少龍在街上被人伏擊一事，圖爺派人查過，應是渭南武士行館的人，因為剛巧他們有兩名武士昨天死了，秘密舉行葬禮。」

如此一說，眾人心知肚明圖先收買了武士行館的其中某人，否則怎能得知這麼秘密的消息。

肖月潭道：「相國想請少龍暫時忍下這口氣，因為相國有個更好的計劃，可把陽泉君和邱日昇一舉除掉，所以不欲在這刻打草驚蛇。」

荊俊憤慨地道：「他們高興便儘管來對付我們，遲早有人會給他們害了！」

項少龍暗忖呂不韋愈來愈厲害，不再爭一時之氣，那種沉狠教人心寒，制止荊俊道：「肖先生請相國放心，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肖月潭顯然和荊俊關係良好，把他拉到一旁，解釋一番，保證不會放過邱日昇等人，離開烏府。

眾人商研烏家上下的保安問題，擬定策略，項少龍道：「你們準備一下，三天後面具到手，我們立即上路。」向滕翼笑著道：「好好享受這幾天珍貴的光陰啊！」

滕翼苦笑道：「你也來調侃我！」此時有內侍到，說奉王后之命，請項少龍立即入宮。項少龍愕然應命，離府去了。今次當然跟著大批烏家武士，不像上次般單騎赴約。

※※※

朱姬遣退宮娥內侍，御花園的大方亭內只剩下朱姬、小盤和項少龍三人，其他最接近的侍衛立在十多丈之外，只能遠遠望著，聽不到他們的對答。

有小盤在，項少龍當然不擔心朱姬會「勾引」他，否則那會是非常頭痛的一回事。朱姬為他斟滿置在亭心石桌上的酒杯，慇勤勸飲，臉上不勝酒力的泛起兩團紅暈，使她更是狐媚無倫。這美女確有種傾國傾城的嬌媚，迷人風韻使人聯想到紅顏禍水，尤其當項少籠想起將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

朱姬的表情忽地嚴肅起來，誠懇地道：「今天我請少龍來，是得到大王同意，好讓我母子表示感激之意。現在朱姬再無所求，只望好好栽培政兒，使他將來當個勝任的君主。」眼光移到小盤身上，露出母親慈愛之色。再低聲道：「還好孩子並沒有令我失望！」

小盤眼睛微紅，靠近朱姬。項少龍心中釋然，朱姬縱使是天性淫蕩，但在邯鄲過了這麼多年任人採摘的生活，早應厭倦透頂，所以分外珍惜與丈夫和兒子重逢的新生活，至少暫時是此種心境。

項少龍點頭道：「姬后的心事，少龍明白。」

朱姬深深看他一眼，環視四周御園美景，滿足地吁出一口氣道：「我知道你最明白我，見到你，不但像見到朋友，還像見到親人，一點不須瞞你。你若有什麼難題，不要怕向我說出來，有些情況由我向大王陳說，會比由相國稟告更為方便些。」

項少龍不知她這番話有多少百分比是真的，因以她現時的身分，說這種話確是非同尋常。

朱姬拍拍小盤的肩頭道：「政兒！琴太傅來了，快去。」

小盤依依不捨地站起來，隨站在遠處等候的內侍去了。項少龍知道戲碼開始了，默然靜候。

朱姬白他一眼道：「人家又沒有在你面前擺王后架子，為何忽然變成啞巴？」

項少龍見只有他們兩人，輕鬆笑道：「守點君臣之禮，對姬后和我有利無害。」

朱姬微笑著道：「我和你間很多話不須說出來，不過人家真的很感激你。唉！早知道趁在邯鄲的時候，把身體給你就好哩，可留下一段美麗的回憶。現在為做個好王后和好母后，所有私情要放到一旁，希望少龍體諒我的心境。」

項少龍想不到朱姬成為秦國之后，說話仍這麼直接露骨，可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時找不到話題。

朱姬嬌嗔道：「看你！又變啞巴哩！」

項少龍苦笑道：「我可以說什麼呢？應表示高興還是不高興。」

朱姬自淡淡地道：「看你還是高興居多，那就不怕給朱姬牽累。」

項少龍心中好笑，女人真奇怪，明是叫你不要惹她，但你若真個不去惹她，又不甘心，是多麼矛盾。

朱姬知道過份了，表情轉寒道：「此趟少龍到邯鄲，可否給我殺兩個人？」

項少龍一震，道：「說吧！」

朱姬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雙目殺氣大盛，一字一字緩緩道：「第一個是趙穆的另一條走狗樂乘，但不要問我原因，我連想也不願想起來。」

項少龍知她必是受過此人很大凌辱，否則不會恨成這個樣子，點頭道：「我定給你辦到！」

朱姬斂去殺氣，眼睛露出溫柔的神色，櫻唇輕吐道：「太危險就不必，最緊要是你無恙歸來，沒有你，朱姬會感到失去一個好知己。由第一眼看到你開始，我便感到儘管你不是我的情人，也會是知心好友。」

項少龍糊塗起來，她的話究竟是來自真心，還是只在籠絡自己？他早看過她迷得趙穆和郭開暈頭轉向的本領，故深具戒心，表面當然裝出感動的神色。

可是卻瞞她不過，朱姬大發嬌嗔道：「你當我在騙你嗎？皇天在上，若我朱姬有一字虛言，教我不得善終！」

項少龍嚇了一跳，忙道：「低聲一點，給人聽到就糟透！」

朱姬橫他一眼，氣呼呼地道：「沒膽鬼！信了嗎！」

項少龍無奈點頭，歎道：「還有一個人是誰呢？郭開嗎？」旋又搖頭道：「當然不是他，否則姬后那天早逼我殺了他哩！」

朱姬仍是心中有氣，冷冷地道：「算你還懂動腦筋，當然不是郭開，在那些可惡的人中，他對我算是很好的。」

項少龍好奇心大起，道：「不要賣關子，快說吧！」

朱姬抿嘴一笑，俏皮地道：「是否無論我說出任何人，你都會照人家指示把他宰掉？」

項少龍一呆道：「還說我是你的知己，為何姬后總像要看我為難尷尬的樣子？」

朱姬心中一軟，嬌笑著道：「好了！人家不再為難你，另一個人就是……就是……」

項少龍皺眉道：「是否要我求你才肯說？」

朱姬垂下螓首，再仰起來時，淚珠由眼角瀉下，淒然說道：「當日大王和呂相逃離邯鄲，趙穆知悉後，派樂乘率領大批人凶神惡煞般衝入家來，即時把所有男僕處死，女的給他們集體淫辱，那猙獰可怖的情景，到現在仍歷歷在目，白天不去想，夢裡仍會重演那淒慘不堪的景況，下令的人正是樂乘，你說他該殺嗎？」

項少龍熱血上沖，眼中閃過森寒的殺機。

朱姬垂首道：「翌日我和假兒子給帶到趙穆處軟禁起來，那幾天是我一生人最噁心的日子，當時我曾立下毒誓，假設將來有能力活著逃出，必報此辱。」

項少龍提醒她道：「你仍未說那人是誰哩！」

朱姬淡淡道：「趙雅！」

項少龍心中劇震道：「什麼？」

朱姬冷冷道：「什麼？不忍心下手嗎！」

項少龍終明白她為何要多費唇舌，心中不舒服之極，沉聲道：「她究竟做過什麼事？」

朱姬竟然「噗哧」嬌笑起來，花枝亂顫般道：「人家是騙你的，只是恨你對人家那毫不動心的可惡樣兒，故找趙雅來嚇唬你。」接而玉臉一寒道：「除這部份外，其他的話千真萬確。若情況許可，給人家把樂乘的首級帶回來！算朱姬求你吧！」

看她猶帶淚珠的嬌艷朱顏，項少龍只覺頭大如斗。這女人真不好應付，似乎上天把她生下來是為使她能把男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難怪趙穆捨不得殺她。

朱姬舉袖拭去淚漬，輕輕道：「小心點啊！若換過是別人，我會說擔保他榮華富貴。但我卻知道你視功名如糞土，所以只好對你說聲感激。若你有任何要求，只要說出來，朱姬定盡心盡力為你辦理。」忽地淺笑道：「例如那天下最美麗的寡婦清，少龍要不要人家為你引介，人家不信她可以抗拒你的魅力？」

項少龍沒好氣地瞪她一眼，站起身來說道：「姬王后若再沒有吩咐，請恕微臣要回家準備邯鄲之行。」

朱姬幽幽地看他一眼，微嗔站起來直：「你這人真是個硬骨頭，老是拿邯鄲之行壓過來，人家想不放你走也不行。」又盈盈一笑道：「不過我正歡喜你那樣子。唉！以後很難再有機會像現在般和你暢所欲言。」

項少龍聞言不無感觸，朱姬當上王后的日子仍短，所以依然保存昔日的心態。只看她剛開始時似乎意態堅定，不旋踵又向自己調情，當可知道。無論如何！兩人間有了道不能逾越的鴻溝，無論如何愛慕對方，日後只能密藏心底。兩人默對半晌，項少龍施禮告退。

※※※

內侍領項少龍離開御花園，循迴廊穿園過殿，往外宮走去。沿途哨崗林立，守衛森嚴，保安明顯比他上次來時加強。項少龍心中大為驚訝，難道秦宮在防備變故？想起陽泉君先傷荊俊，又公然找人在長街伏擊他，可算行為囂張，謀反並不稀奇，問題是秦國軍方有多少人站在他的一方。他當然不擔心，歷史書上早說明呂不韋在被秦始皇罷黜前，一直縱橫不敗。

思索間，小盤的聲音由左方傳來道：「項太傅！」

項少龍愕然，朝聲音來源望去，見到小盤由一所外面植滿修竹的單層木構建築奔出來，穿過草地，來到迴廊處，內侍和守護的禁衛嚇得慌忙跪伏地上。

項少龍正不知身為太子太傅，應否跪下，小盤叫道：「太傅免禮！」打個眼色。

項少龍理解，和他走到一角，皺眉道：「你不是要上課嗎？」

小盤喘著氣道：「我早知太傅會經過這裡，所以一直留意。」

項少龍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小盤正想說話，一把清甜但帶著怒意的女子聲音在兩人身後響起道：「太子！」

兩人心中有鬼，齊嚇一跳，往聲音來處看去。

一位容色絕美、頎長苗條的女子，垂著燕尾形的髮髻，頭戴步搖，身穿素白的羅衣長褂，在陽光灑射下熠熠生輝，步履輕盈，飄然若仙地踏著碧草往他們兩人走來，姿態優雅高貴得有若由天界下凡來的美麗女神。尤其走動間垂在兩旁的一對廣袖，隨風輕擺，更襯托出儀態萬千的絕世丰姿。

更使人震撼的是她臉部的輪廓，有著這時代女性罕見清晰的雕塑美，一雙眼睛清澈澄明，顴骨本嫌稍高，可是襯托起她筆挺有勢的鼻子，卻使人感到風姿綽約，別具震撼人心的美態，亦使人感到她是個獨立自主，意志堅定的美女。

她的一對秀眉細長嫵媚，斜向兩鬢，益發襯托得眼珠烏靈亮閃。這般名符其實的鳳眼蛾眉，充盈古典美態，其誘人和特異處，項少龍還是初次目睹。縱使以項少龍現在對女色心如止水的心情，亦不由怦然心動。秀挺的酥胸，不盈一握的小蠻腰，修長的雙腿，使她有種傲然超於這時代其他女性的姿態風采，比之紀嫣然是各擅勝場，難分軒輊。

不過這時她緊繃俏臉，冷若冰霜，神情肅穆的盯著小盤道：「不知則問，不能則學，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太子你見事分心，無心向學，將來如何治國理民？」

小盤終是小孩子，心怯地躲到項少龍背後，變成兩位太傅正面交鋒之局。領路的內侍嚇得退到一旁，怕殃及池魚。四周的禁衛目不斜視，扮作什麼都看不見。

琴清雖是生氣，容色卻是清冷自若，氣定神閒，雙手負在身後，仰臉看比她高了小半個頭的項少龍，柔聲道：「這位該是政太子整天提到的項太傅吧？」

項少龍看她玉潔冰清，眼正鼻直的端莊樣兒，拋開遐思，正容答道：「正是項某人，琴太傅請多多指教！」

琴清淡然一笑道：「項太傅客氣了！太子！還不給我走出來，大丈夫敢作敢為，須承擔責任。」

項少龍一呆問道：「不是那麼嚴重吧？」

琴清玉顏轉寒道：「項太傅這話大有問題，學習途中開溜，本小事一件，可是以微見著，日後當上君主，仍是這般心性，如何處理國事？若項太傅只知包庇縱容太子，如何對得起委重責於太子的大王？」

項少龍苦笑道：「不要說得那麼嚴重好嗎？算我不對，扯白旗投降好嗎？」伸手一拍背後的小盤，道：「政太子！來！表現一下你敢作敢當的大丈夫英雄氣概給琴太傅過目欣賞！」

琴清聽得目瞪口呆，哪有身為重臣這麼說話的，就像鬧玩的樣子。小盤應聲挺身而出，站在項少龍旁，挺胸突肚，作大丈夫狀，小臉苦忍著笑，那模樣惹笑至極點。

琴清眼光落到小盤臉上，看到他因忍笑弄得小臉脹紅，明知絕不可以發笑，仍忍不住「噗嗤」一聲笑起來，別過臉去，以袖遮臉。小盤見狀哪忍得住，捧腹狂笑起來，項少龍亦不禁莞爾失笑。笑意最具感染力，尤其在這種嚴肅的氣氛裡，四周的內侍禁衛，無不暗中偷笑。

琴清垂下衣袖，露出斂去笑態的玉容，蹙起清淡如彎月的蛾眉，輕輕責備道：「笑夠了嗎？」

嚇得小盤和項少龍連忙肅容立定。

笑開來實是很難制止，這時不但項少龍和小盤神情古怪，美麗的寡婦也好不了多少，勉強繃著臉孔，責備道：「不學而能知者，古今無也。但學而不專，等若不學，政太子好好反省今天行為，假若認為不能做到專心致志，琴清只好辭去太傅一職。」

小盤忙道：「琴太傅，小政不敢，保證不會有下一次。唉！今天又要背誦點什麼東西呢？」

琴清顯然是狠在臉上，其實疼在心頭，歎道：「今天只要你用心反省，好哩！今天到此作罷。」

往項少龍望來，尚未有機會說話，項少龍瀟灑地向她躬身施禮，姿勢動作均非常悅目好看。琴清看得呆了一呆，垂下螓首，避過他灼灼迫人的目光，微一欠身，轉身婀娜去了。項少龍心中歡喜，總算還了心願，見到這沒有令他失望的絕代美女，對他來說已足夠。今日的項少龍，再沒有「初到貴境」時的獵艷心情。

※※※

項少龍回到烏府，岳丈烏應元剛送走一批來訪的秦朝權貴，春風得意。這些天來烏應元展開親善社交政策，不住對有權勢的秦人送出歌姬和良駒，為在秦國的長期居留打下基礎，否則縱使有秦王和呂不韋在上支持，大處沒有問題，小處給人處處掣肘，仍是頭痛的事。烏應元乃做生意的人，深明不論國籍身分，貴族平民，無不在求名逐利，於是針對此點，加上圓滑手段，逐步打通原本重重阻滯的關節。

項少龍心念一動，隨烏應元回到主宅的大廳，坐下後說出肖月潭精巧面具一事，道：「我本想扮作行腳商人潛返邯鄲，再出其不意俘虜趙穆回來了事，但這些面具卻令小婿信心大增，決意放手大幹一番。」

烏應元何等精明，笑道：「錢財上沒有問題，嘿！若比身家，呂相恐亦非我們對手。」再壓低聲音道：「要不要我弄一批歌姬來給你送人。」旋又失笑道：「我真糊塗，她們會洩露出你們的底細。」

項少龍心想我如何無恥，尚做不出把女人當貨物般送來送去，笑道：「我只要一批不會洩露我們底子的第一流戰馬。」

烏應元微一錯愕道：「你真的準備大幹一場？」

項少龍大讚烏應元的聞弦歌知雅意，說道：「岳丈舉一反三，我真的要放手好好地整制孝成王和趙穆一場，以出出那口塞在胸頭的忿怨之氣。」

烏應元吁出一口涼氣道：「賢婿是我認識的人中最膽大包天的一個，不過你這一著肯定押對。我們烏家離開趙國時把農場所有牲畜全部毒死，使趙人在戰馬牲口的供應上，出現短缺的情況，你若帶戰馬去與他們交易，保證他們倒屣歡迎。」

項少龍道：「我不單要和他們作買賣，還要他們讓我代替烏家在趙國開設牧場。岳丈最熟悉這行業，我們以什麼身分出現，最能取信趙人？」

烏應元皺眉苦思，忽然拍案叫道：「我想到了，在楚國夏水處有個以養馬著名的人，叫『馬癡』董匡。我想起這個人的原因，是因他本是趙人，因父親董平開罪權貴，舉家逃亡楚國，董平在楚當上個養馬小官，不知是否性格使然，被楚人排擠，丟官後歸隱荒野，專心養馬。少龍若冒充他後人，一來口音上不會出問題，二來從沒有人見過董匡，又可配合楚人的身分，好騙得趙穆相信你是楚人派去助他的間諜，我實在想不到一個比他更適合的冒充對象。」

項少龍大喜道：「真的不能更理想了，岳丈可否撥十來匹沒有標記的戰馬，好讓我充當農牧大豪客？」

烏應元失笑道：「十來匹馬怎樣向人充闊氣，至少要數百到一千匹才行，而且必須有標記，當然不是『烏』字而是『董』字，包在我身上。」

項少龍皺眉道：「只可讓呂不韋一人知道，否則若讓秦人發覺，說不定會通風報訊，那就糟糕。」

烏應元搖頭道：「這事最好連呂不韋都瞞過，才萬無一失，放心吧！我們不須趕數百匹戰馬出秦關那麼張揚，只要有幾天工夫，應可辦妥，路線上反要下一番功夫部署，好讓趙人以為你們是由楚國到邯鄲去。」

項少龍大感刺激有趣，和他商量妥細節，回內宅去，經過滕翼居所，忽聞刀劍交擊的聲音，大為驚訝，順步走進去，經侍女指點，在小後園裡找到滕翼，原來此君正和善蘭兩人在鴛鴦戲劍。

騰翼見到項少龍，臉上露出真摯的感情，著善蘭繼續和手下對打，拉項少龍到一旁，欣然道：「昨晚真痛快，這幾個月來所有鬱結和痛苦都舒解了，現在希望善蘭能給我生個兒子，好延續我滕家的一點香火，以免我作滕家絕後的罪人。」

項少龍忍不住開懷大笑起來。

滕翼老臉一紅，佯怒道：「若你再笑我，我和你大戰一場。」

項少龍笑得更厲害，滕翼只是搖頭。

※※※

翌日項少龍與嬌妻美婢、痊癒的荊俊、滕翼、烏卓和那批烏家最精銳的家將，回到和平安逸的郊野牧場。其他一切有關赴趙的安排，交由烏應元和陶方處理。項少龍專心陪伴妻妾，閒來則和滕翼等加緊訓練烏家的「特種部隊」，當然少不了灌輸他們有關一切為偽裝身分擬定出來的資料，以免露出馬腳。

十五天後陶方到牧場通知他們一切安排妥當，在牧場大宅的廳堂裡，眾人聚在一起，聽取有關邯鄲的最新消息。

陶方道：「邯鄲忽然熱鬧起來，不知為什麼原因，魏國的龍陽君和韓國最有權勢的大臣平山侯韓闖同時出使到邯鄲去，定是有所圖謀，據聞齊國的特使會於短期內到那裡去，形勢非常微妙。」

項少龍和滕翼等面面相覷，想到一個相當不妙的問題。

陶方人老成精，早想到問題所在，歎道：「假若楚國亦為這件我們仍不知道的秘密派使者到邯鄲去，雖說不一定會拆穿你們的假身分，但你們勢不能向趙穆冒充是應他請求而來奪取《魯公祕錄》的楚人。」

滕翼冷笑一聲，撮指成刀，作出個下劈宰割的手勢。要知楚國離趙最遠，假設行動迅速，很有機會在楚使到趙前，搶先把他攔截。

烏卓笑道：「這事交我去辦，橫豎我們須派出先頭部隊，與趙穆取得聯絡和默契，好讓他為我們打通孝成王的關節，使趙人大開城門歡迎我們。」向陶方問道：「趙穆與昏君和好如初了嗎？」

陶方歎道：「孝成王是不折不扣的昏君，聽宮內傳出的消息，趙穆這無恥的傢伙在他宮門外跪了半晚，終獲他接見，不一會又水乳交融般黏在一起。」轉向項少龍道：「趙雅更是天生淫婦，現在故態復萌，和多個俊男打得火熱，回復以前放浪的生活。」

項少龍默然無語，陶方故意提出此事，自是要教他死心。唉！這賤人真要狠狠教訓一頓，以洩他心頭之恨。想到這裡，暗忖難道自己對她仍餘情未了，否則怎會聞此事心生恨意？

陶方皺眉苦思道：「他們究竟有何圖謀？」

荊俊道：「當然是要對付我們秦國。」

滕翼呆了一呆道：「小俊你這麼快便以秦人自居。」

荊俊尷尬地道：「不妥當嗎？」

陶方笑道：「怎會不妥當，你滕大哥只是不習慣。」

滕翼苦笑搖頭，沒再說話。項少龍心想當時代的人對國家的觀念遠比對家族觀念淡薄，有點像二十一世紀的人在大公司任職，若覺得沒有前途而自己又有點本事的話，轉到第二家公司是常規而非例外。問陶方道：「呂不韋在秦國的形勢是否大大改善？」

陶方點頭應是，慢條斯理道：「呂相國現在欠的只是軍功，他卻不敢輕舉妄動，怕因秦人的不合作而吃大虧，那他由少龍你經營出來的少許優勢，將盡付東流。」

項少龍心中苦笑，他恐怕難以幫忙，雖說在這戰爭的時代，你不去侵略人，別人亦要來侵略你，但若要他項某帶兵去攻城略地，殺人放火，他卻怎也提不起那種心意。各人仔細商量一會，決定由烏卓明天立即起程去阻止楚使到趙，返回後宅去。

尚未踏入門口，聽到趙倩的聲音在廳內道：「唉！月事又來哩！」

項少龍愕然立在門外。

烏廷芳的聲音應道：「急死人了，人家已不斷進補，仍沒有身孕。」

項少龍不安起來，難道乘坐時空機來時，給什麼輻射一類的東西損害了這方面的能力？對幸福的家庭生活，特別這時代重視香火繼承的諸女來說，始終是一種缺憾，他自己反不覺得太重要。廳內沉默起來，項少龍搖頭一歎，加重腳步走進去。

※※※

二十天後，當荊俊回復生龍活虎，眾人立即秘密上路，出秦關，繞個大圈，由齊境入趙。項少龍的思慮比以前更周詳，先派出使者向趙國的邊防軍遞上晉謁趙王的正式文書，不片晌趙軍城樓鐘鼓齊鳴，城門放下吊橋，隊形整齊地馳出數百趙軍，向他們營地迎來。滕翼一聲令下，由二百烏家「精兵團」組成扮作牧馬人的隊伍，列陣營外，恭候趙人大駕。

帶軍來的趙兵將領是守將翟邊，年約三十，身形短小精幹，眉眼精靈，態度親熱，見面哈哈笑著道：「董先生之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更勝聞名。」

客套過後，項少龍、滕翼和荊俊伴侍左右，領他觀看帶來的一千匹駿馬。

翟邊身為戰將，自然識貨，憑欄觀馬，驚異莫名道：「這批戰馬質素之高，更勝敝國以前由烏家豢養的馬匹。」

項少龍等心中好笑，謙讓一番，教人牽出其中特別高駿的一匹，贈與翟邊。

不用說翟邊的態度更親熱了，忙大開城門，把他們這支浩浩蕩蕩的趕馬隊請入城裡，邊行邊道：「大王知道董先生遠道由楚而來，非常高興，尤其敝國正在急需戰馬補充的時刻，先生來得正是時候。」

項少龍和滕荊兩人交換個眼色，知道烏卓不辱使命，打通趙穆的關節。當晚翟邊設宴款待眾人，席間問起他們在楚國的情況，他們遂以編好的故事從容應付，賓主盡歡。翌晨翟邊派一名領軍，偕他們朝邯鄲出發，曉行夜宿，二十天後，項少龍終於回到曾令他神傷魂斷的大城市。

## 第七章重回邯鄲

邯鄲風采依然。

來迎接的是「老朋友」大夫郭開，還有化名為「狄引」的烏卓。一番禮儀和場面話後，眾人趕著千匹戰馬，昂然進入代表趙人權力中心的古城去。

郭開和項少龍並騎而馳，笑著道：「大王對先生身在楚方，心存故國非常欣賞，今晚特在王宮設宴款待先生。」

項少龍正滿懷感觸觀覽城內風光，聞言以壓低得又沙又啞，放緩節奏的聲調道：「大王明白小人的心情，小人感動非常。唉！失去國家的人，有若無根浮萍，其中苦處，不足為外人道。」

郭開微側著臉道：「聽貴府狄先生說，董先生準備回來大展身手，未知是否已清楚形勢？」

項少龍心念一動，扮出愚魯誠懇的樣兒道：「小人只懂養馬，其他一竅不通，還望郭大夫多加指點，小人絕不會忘記大夫的恩典。」

此回的策略是裝作愚蠢和無知，以應付狡猾之徒如郭開者。

郭開哈哈一笑，正容低聲道：「不知是何緣故，郭某見到先生，立即心生歡喜，指點實不敢當，郭某定會竭盡所能，助先生完成心願。」

項少龍裝出感激零涕的模樣，道：「有大夫照顧小人，那就安心多了。不知小人須注意什麼事呢？」

郭開以無比誠懇的語調道：「大王那裡，自有下官為先生打點。可是邯鄲有兩個人，先生必須小心提防，否則不但心願難成，說不定還有不測之禍，遭到與烏氏同一的命運。」

項少龍裝出震駭的樣子，瞠目結舌道：「我和任何人無怨無仇，為何有人要害我？」心中卻是好笑。郭開顯是以為他是草野莽夫，思想單純，故以這種直接的方法籠絡自己，好使自己死心塌地，為他所用。由此亦可知趙王準備以他取代烏氏，遂令郭開認為自己有被籠絡的價值。

郭開那對閃爍不定的賊眼先巡梭四方，見前方開路的趙兵和後面的烏卓等人，均隔著一段「安全」距離，壓低聲音道：「第一個要小心的人是郭縱，這人不會容忍另一個烏氏倮的出現。」

項少龍點頭表示明白，郭開所言不無道理，這叫作一山不能藏二虎。不過他的「董匡」若要變成烏氏倮當日那麼財雄勢大，恐怕沒有幾代的時間休想辦得到，所以郭開仍是在虛聲恫嚇。

郭開神秘兮兮地續下去道：「另一個要小心的人是巨鹿侯趙穆。」

項少龍忍不住失聲道：「什麼？」

剎那間他明白郭開並不甘於屈居趙穆之下，還正在找方法把他扳倒。不過郭開如此向自己一個外人透露心事，實在太不謹慎，禁不住疑雲陣陣。這時剛抵達用來款待他們的賓館，赫然是當日囚禁朱姬和假嬴政的質子府。郭開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下去，陪他進府去也。郭開又說了一番好聽的話，接收一千匹駿馬這令趙人無可抗拒的重禮，回宮覆命。眾人聚集內廳，聽取烏卓報告。

烏卓吁了一口氣道：「我們確有點運道，楚人果然派來使節，幸好給我截個正著，還得到很多珍貴的數據。」

滕翼明白過來，說道：「大哥辛苦！」

五個結拜兄弟裡，以烏卓居長，所以成了大哥。接著是滕翼和項少龍，然後是王翦和荊俊這位小弟弟。

烏卓點頭道：「的確很辛苦，雖然在截捉楚使時設下陷阱和埋伏，仍損失五名兄弟，傷十多人，不過這是在所難免。」

項少龍可想像到當時情況的凶險和激烈，道：「弄清楚他們為何要來邯鄲嗎？」

烏卓道：「還是三弟的疲勞審訊管用，那叫白定年的楚使捱不到三天便崩潰，吐露實情，原來此事牽涉到東周君。」

眾人齊齊動容。

自七百年前由武王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或者可以借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來作為形容。大家庭先由一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著幾個兒子，在艱苦中同心協力，創造出一個以姬氏宗族為中心的大家族，天子與異姓諸侯間，多半有姻戚關係。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都是以家族為經緯。只從這點推論，帝國的崩潰只是時間的問題。危機來自兩方面，首先是「嫡長繼承制」，一旦所傳非人，便會弄得眾叛親離，周幽王是最明顯的例子。其次是彼此間原本親密的關係，數代相傳後逐漸疏隔，人口增加，良莠不齊，難免出現仇怨爭奪，傾軋動武的情況。

亂局一現，誰也無力去阻止歷史巨輪的自然運轉。一旦王室失去駕御諸侯的能力，立時陷進群雄割據的局面。而外族的入侵，迫得周平王東遷，正提供這麼一個機會。君臣上下的名份，最初靠權力造成，當維繫的權力消失，名份成了紙老虎，周室的治權全面崩潰。

坍崩是緩緩出現，卻非一瀉而下。三家分晉前，諸侯間在與周室的關係上，仍存著顧念舊情，不為已甚的心理，干忤而不過度。所以平王東遷後三百年間，大體上仍維繫對周室精神上的尊重和敬意。

三家分晉前，並沒有以非公室至親的大夫篡奪或僭登君位的情況出現。但分晉後，周室的名位進一步被削弱，威嚴愈減，但東周君仍然是諸侯名義上的共主。現在東周君針對各國畏秦的心理，作出最後的一擊，確不可輕忽視之。

烏卓繼續道：「此回東周君派來的密使叫姬重，若讓他促成齊、楚、燕、趙、魏、韓六國的聯盟，秦國勢將處於非常不妙的形勢，如今看來成事的機會相當大。」

滕翼望向項少龍道：「我們必須設法破壞此事，否則呂不韋將難保他相國的地位。」

項少龍的頭立時大了幾倍，滕翼的話很有道理，說到底呂不韋的相國之位，全賴莊襄王而來，並不穩妥。而秦人最重軍功，若讓六國連手，此仗定是有敗無勝，那時即使莊襄王亦護不住呂不韋。若呂不韋坍台，他們烏家休想立足秦國，天下雖大，烏家勢將沒有安居之所。原本簡單的事情，一下子變得複雜麻煩起來。

荊俊終於找到插口的機會，道：「燕趙不是在開戰嗎？為何這次竟有燕人的份兒？」

滕翼道：「百年來諸侯間誰不是忽戰忽和呢？」跟著肅容道：「小俊必須忍耐，不要在形勢未明前去找你的趙致，否則洩出底細，我們休想有一人生離邯鄲。」

荊俊神情一黯，垂頭答應，不過誰都看出他心中的不願意。

項少龍道：「趙穆那方面的情況如何？」

烏卓猶有餘悸地道：「幸好我們抓得楚人派來的使節，否則今次定要吃大虧，原來趙穆是楚國春申君的第五子，這楚使白定年正是春申君派來與趙穆聯絡的人，還攜有春申君的親筆密函，省去我不少審訊唇舌。」

滕翼笑著道：「大哥當然不會一字不改把信交給奸賊吧！」

烏卓笑著道：「這是必然的，密函內容簡單，只是教趙穆信任白定年，好好與他合作，至於合作什麼，卻沒有寫出來。於是我依信上的印鑒簽押，另外仿摹一封，交給趙穆，現在看來他對我們是深信不疑。」

項少龍心念一動道：「密函仍在嗎？」

烏卓道：「這麼有用的東西，我怎會扔掉，那楚使亦一併留下，軟禁在邯鄲外一個秘密地方，這次趙穆有難。」

項少龍大喜，四兄弟往趙宮赴宴去也，路途中項少龍想起那次到趙宮與連晉決戰，不禁大生感觸。世事之難以逆料者，莫過於此。當時哪猜想得到，兩年後的今天，他會以另一種身分，完全不同的情懷去見趙王？

※※※

在趙軍的引領下，項少龍和三位結拜兄弟，昂然策騎進入宮門。禁衛軍擺開陣勢，在趙宮主殿前的廣場上列隊歡迎，鼓樂喧天，好不熱鬧。項少龍等想不到有如此大陣仗，頗感意外，亦知趙王非常重視他們的「回歸」。其中一名將領策馬迎出，高唱出歡迎的讚語，赫然是忘恩負義的老相識成胥。這傢伙的軍服煥然一新，看來是高陞一級，成為禁衛軍的頭子。項少龍依足禮數，虛與委蛇一番，與他並騎馳往宮庭。

成胥親切笑著道：「不知如何，末將雖是首次見到先生，竟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唔！先生很像某一位末將熟悉的人，卻一時想不起是誰。」

項少龍心中暗自緊張，知道自己縱使改變容貌，但體形依然，言行舉止方面亦會在無意中漏出少許破綻，遂勾起成胥對他的回憶和感覺。

若無其事地以他「低沉沙啞」、「節奏緩慢」的聲音道：「成兵衛不須奇怪，鄙人不時會有這類感覺，就是見到首次相識的人，卻像早曾相識的樣子。」

成胥釋然道：「應是如此！」

於內宮玉華殿前的廣場處，成胥首先下馬，項少龍和隨後的滕翼等隨之跳下馬來。玉華殿台階兩旁左右排開兩列數十名禁衛，執戈致敬中，趙穆這奸賊在樂乘和郭開兩人傍陪下，迎下階來。項少龍等看得心底暗歎，想不到昏君孝成王經過他們一役的嚴厲教訓，仍然這麼倚重趙穆。

趙穆隔遠呵呵大笑道：「本人巨鹿侯趙穆！董先生來得真好，大王等得心焦。」

項少龍裝出惶恐的樣子，恭敬地道：「若教大王心焦，小人怎擔當得起。」

趙穆趨前，伸手和他相握，向他打個眼色，微笑著道：「大王親自看過先生送來的戰馬，非常滿意。我們大趙得先生之助，定能大振軍威。」

項少龍見趙穆認不出他來，放下心事，欣然說道：「能令大王高興，小人已感不虛此行。」同時與郭開交換個眼色。

趙穆親切地為他引介樂乘，項少龍則為滕荊兩人引見，客氣話後，各人輕鬆地步行往趙宮。進入宮門，大殿內的侍衛動作整齊地端正敬禮，樂隊奏起迎接貴賓的鼓樂。項少龍等和趙穆三人趨前下跪。

趙王哈哈一笑，離開設在位於殿端的龍座，步下台階，急步走來，一把扶起項少龍，欣然親切地道：「董先生乃寡人上賓，不用執君臣之禮。」又向滕翼等人道：「諸位請起！」

項少龍剛站起來，後面的荊俊竟「嘩」一聲哭出來，包括項少龍等人在內，全楞在當場。

當所有人的眼光集中到垂頭痛哭，賴在地上不肯爬起來的荊俊身上，這小子嗚咽地道：「小人失禮，可是看到少主終於回國效力，完成多年來的願望，使我激動得……」又哭起來。

項少龍等心中叫絕，想不到荊俊有此要哭就哭的本領，若非他們心中有數，還以為他真是感動得忍不住落淚。

趙王當然更不會懷疑，走過去把荊俊扶起，勸慰一番，向項少龍道：「董先生有此忠僕，令寡人感動不已。」

項少龍打量殿內的環境，趙王后韓晶亦有出席，席位設於孝成王右旁稍後處，正目光灼灼地瞧自己。幸好看表情只是出於好奇，並非看出他什麼破綻來。趙王左右下首處各設四席，應是每人一席，那便有一席空出來，只不知何人架子這麼大，斗膽遲到？口中誠懇應道：「小人等雖長期身處異國，但無時無刻不期望回國效力，可是因烏氏倮的關係，害怕……」

趙王冷哼一聲，打斷他道：「休要再提此人，難得先生如此念舊，由今天起，安心為寡人養馬，寡人必不會薄待先生。」

項少龍等忙跪下謝恩。

正要入席，門官唱道：「雅夫人到！」

項少龍等齊吃一驚，往大門望去。趙雅除面容多添幾分滄桑外，仍是艷光四射，丰采依然，一身白底紅藍花紋的華貴晚服，像隻彩蝴蝶般飛進殿來。項少龍念起往日恩情，禁不住黯然神傷。趙雅美目飄到項少龍身上，明顯地嬌軀一震，停下步來。項少龍等心叫不妙，趙雅非比趙穆和孝成王等人，對曾朝夕與共、肌膚相親的男人，只憑女性對愛侶敏銳的直覺可察知旁人一無所覺的東西。

幸好孝成王、晶王后還以為著名蕩女看上項少龍，故有這等奇怪表情，哈哈笑著道：「王妹又遲到哩，待會定要罰你三杯，還不過來見過董先生！」

趙雅回過神來，疑惑地打量項少龍，忽地秀眸黯淡下去，移前向趙王下跪，站起來向項少龍施禮道：「趙雅見過董先生。」

項少龍等暗鬆一口氣，乘機入席。他們以項少龍為首，依次佔坐右方四席。另一邊則是趙穆、趙雅、樂乘和郭開。侍女奉上酒菜，一隊三十多人的歌舞姬輕盈地跑進來，在鼓樂聲伴隨下，載歌載舞。趙雅入席後一直低垂著臉，神情傷感，看來似被勾起回憶，暗自悲苦。舞罷主賓照例互相祝酒。

趙穆卻不肯放過趙雅，重提罰酒三杯的事，迫她連乾三杯。

微醉的趙雅放浪起來，不住嬌笑撒嗲，雖看得項少龍心頭火發，卻的確為宴會帶來無限熱鬧和春光。這美女放蕩起來，沒有男人不看得心癢難熬。尤其她回復昔日的浪蕩樣兒，對在場諸人秋波拋送，眉目傳情。滕翼和烏卓還好一點，荊俊早大暈其浪，頻頻和她舉杯對飲。

鬧了一會，趙王向項少龍道：「先生準備如何在此開展大業？」

項少龍沙啞著聲音緩緩地道：「小人只是先行一步，還有幾批戰馬和馬種正在運赴途中。事不宜遲，明天小人到城外視察，看看有什麼適合地點，好開設牧場。」

趙王歡喜地道：「這就最理想不過！」

趙雅向項少龍飛一個媚眼過來道：「先生的家眷是否會同時抵達？」

項少龍見她放浪形骸，心中不喜，冷冷地道：「待一切安頓好後，小人派人回去把他們接來。」

樂乘奇怪地道：「董先生如此舉家遷來我國，不怕招楚人之忌嗎？」

項少龍從容答道：「小人的牧場設在楚魏邊疆，只要每年向楚人交出五百匹戰馬和五千頭牲口，楚人從不過問小人的事。今次來前，小人早有安排，不用擔心他們在短期內有任何發現。」

趙王哈哈一笑道：「今晚不談正事，只說風月，來！讓先生看點好東西。」

言罷一拍手掌，樂聲再起。眾人瞪大眼睛，四名歌舞姬以曼妙的舞姿來到席前，表演另一輪歌舞。

她們不但姿色遠勝剛才的歌舞姬，更使人要命的是美麗誘人的肉體上只是分別披上紫紅、鮮黃、淡綠和清藍色的輕紗，手持長劍，翩翩起舞。若隱若現間，青春動人的胴體春光隱現，美不勝收。尤其長劍和女體剛柔的對比，更令她們倍添狂野之態。

舞罷歌姬退走，趙穆笑著道：「這是燕人獻給大王的十名燕族美女中的精品，是大王贈送先生的見面禮，先生認為還可以嗎？」

這種贈送美女的盛事，乃此時代權貴交往間的例行風氣，但項少龍現在的形勢卻是不宜接受，正容說道：「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領，只是現在開設牧場之事百廢待舉，實不宜耽於女色安逸，大王請收回成命。」

趙王愕然半晌，感動地道：「先生果非常人，難怪有馬癡之譽。既如此，四名燕女暫留在宮內，俟諸事定當，再送往貴府。」

趙雅大感興趣地打量項少龍道：「不知先生何時到城外視察？」

項少龍知她對自己的見色不動生出好奇心，暗叫不妙，皺眉答道：「明天日出前出發，還望樂乘將軍安排城關開放的問題。」

他猜想趙雅既回復以前放浪靡爛的生活，怎也不能絕早爬起床來，故有此說。趙雅果然露出失望之色，沒再說話。宴會繼續進行下去，雖說不談正事，但因項少龍扮作一個只知畜牧的粗人，話題始終繞在這方面。當趙王問起楚國的情況，項少龍早準備答案，輕鬆地應付過去。最後賓主盡歡。宴後趙穆借辭送項少龍回去，與他共乘一車，乘機秘密商議。趙雅後的第二個危機來了。

※※※

車子開出宮門。

趙穆立即板起臉孔，冷冷地道：「是誰人想出來的主意，竟要把一千匹上佳戰馬，送給趙人？」

項少龍心中好笑，淡淡地道：「當然是春申君的主意。」

趙穆的面色陰沉起來，雙目厲芒閃閃，冷冷地凝視項少龍，沉聲說道：「你真是那『馬癡』董匡嗎？」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當然不是，真正的馬癡確有返趙之心，早給君上處死，還抄了家當，這千匹戰馬只是他部份家業。」

趙穆不解地道：「我只叫你們派人來奪取落在郭縱手上的《魯公祕錄》，為何現在卻大張旗鼓來到邯鄲，有起事來，說不定我會被牽累在內。」

項少龍從容答道：「這是春申君的奇謀妙計，要知趙國經烏家一役，元氣大傷，外強中乾，說不定會便宜鄰近的秦、魏、齊諸國，君上有見及此，所以改變策略，希望公子取趙王而代之，那我們大楚可不費一兵一卒，置趙國於版圖之內。」

趙穆渾身一震，雙目喜形於色，失聲說道：「君父竟有此想法？」

自從抵達趙國後，他的權勢與日俱增，心情亦是矛盾之極。春申君的原意是要他控制趙王，好以趙人之力牽制秦人，破壞三晉合一的密謀。但人非草木，經過十多年的長期居趙，趙穆不由對趙國生出歸屬之心。不過這只能空想一番，他仍是給楚人遙遙控制。若有異心，楚人可隨時把他的身分揭破，那種感覺絕不好受。但假若他能篡奪趙王之位，那將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人望高處，此正是趙穆心中夢想的寫照。

項少龍察言辨色，知命中要害，加重語氣道：「小人怎敢欺騙公子，今次隨小人來此的戰士，均是第一流的好手，稍後還有數千人假藉趕送牲畜入趙，只要能除掉像廉頗李牧這種有影響力的將領，趙國勢成公子囊中之物。」

趙穆歡喜地道：「原來如此，待我回去想想，看看應如何進行計劃。」探手搭上他肩頭，湊到他耳旁低聲道：「若我成為趙國之君，必不會薄待先生。」

兩人對望一眼，大笑起來，當然是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開懷。

※※※

回到前為質子府的華宅，滕翼對項少龍道：「那蕩婦對三弟很有興趣，須小心點。」

荊俊羨慕地道：「三哥以別種身分，再幹她幾場，不是精采絕倫嗎？」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說話，滕翼不悅地責難荊俊道：「你總是滿腦袋色慾之想，卻不知好色誤事之弊，那蕩婦和你三哥以前關係親密，若有肉體接觸，包保從感覺上揭破少龍的真面目，只是氣味這項，肯定瞞她不過。」

項少龍心中一驚，暗生警惕，說實在的，他對趙雅的肉體十分眷念，不會視與她合體交歡為苦差，卻沒有想過會被趙雅「嗅出」真相的可能性。笑道：「幸好我扮的是個只愛養馬不愛美人的馬癡，她對我有意又如何？」

各人議定明天要做的事，回房睡覺。項少龍脫下面具，躺到榻上，思潮起伏，沒法成眠。主要還是因為趙雅，曾兩次背叛他的蕩女顯然對他仍是餘情未了，否則不會因自己的馬癡而勾起對他項少龍的思念，生出興趣。他心中湧起說不出的恨意，那或者是出於對她放蕩的妒忌，又或是純粹報復的念頭，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戴上面具後的樣子絕不算英俊，膚色有著曝曬過多陽光後的黝黑，可是配合他的身形體魄，卻總有股骨子裡透出來的魅力，尤其是改變眼形的眸子，仍是那麼閃閃有神，充滿吸引人的魅力。又想起紀嫣然這情深義重的女子，更是不能入睡，索性起榻到一旁依墨家心法打坐。不一會心與神守，睜眼時天色微明。

項少龍匆匆換衣，戴上面具，出廳與滕翼和烏卓會合，一起出門。荊俊因別有任務，沒有隨他們一起去。樂乘派來一個叫謝法的武將領一隊趙軍作導遊，在大廳恭候他們，客氣幾句，眾人策馬馳上邯鄲剛開始新一天活動的大街上。

蹄聲在後方響起。眾人愕然回首後望，一隊人馬追上來，赫然是趙雅和十多名護送的家將。項少龍和滕烏兩人交換個眼色，無奈下勒馬等候。誰也想不到趙雅對項少龍的「興趣」這麼大。

笑臉如花的趙雅先遣走家將，其中包括趙大等人，策馬來到項少龍旁，欣然說道：「董先生遠來是客，怎可以沒有人相伴？」

項少龍見她一身淺藍的緊身騎馬裝束，短襖長褲，足蹬長靴，把她動人的線條暴露無遺，心頭一陣感觸，說不出話來。

趙雅白他一眼道：「董先生是否不歡迎人家哩？」

項少龍以他沙啞的聲音淡淡地道：「夫人勿要多心，小人有夫人作伴，歡喜還來不及呢！」

趙雅發出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聲，領先策馬而出，叫道：「隨我來吧！」項少龍心中一歎，策馬追去。他們由東門出城，放蹄疾奔。目睹春夏之交的山林野嶺，項少龍心懷大開，拋開所有心事，同時下定決心，立意好好大幹一場，鬧他趙人一個天翻地覆，不會再因心軟而有所保留。

※※※

趙雅縱情拍馬飛馳，累得眾人追在馬後，越過城外的大草原，趙雅離開官道，朝東北丘陵起伏處奔去。

地勢開始變化，奇峰異石代替重重草浪，沿途飛瀑危崖，雲飛霧繞、幽壑流泉，明麗如畫，構成動人心魄，層出不窮的美景。穿過一座山谷，來到一道長峽，兩邊陡壁凌霄，多處只窺見青天一線，形勢險奇。

趙雅在前方放緩下來，項少龍正要趕上她，滕翼馳到他旁低聲道：「少龍！你若以剛才那種神態語氣和趙雅說話，遲早會給她看穿底細。」

項少龍一驚，知道滕翼旁觀者清，往後望去，烏卓正纏著謝法指點環境，不擔心會聽到他們的對話，忙虛心求教。

滕翼道：「董匡是出名只懂養馬的人，其他方面則是粗人一個，你自己斟酌點看吧！」

項少龍瞭然於心，沉默下來。長峽已盡，眼前豁然開朗，林木插天，陽光由濃葉成蔭的樹頂透射下來，彩光紛呈，美得難以描擬。樹叢山石間溪流交錯，涓涓細流，潺湲靜淌，似若不屬於這世界的仙境，教人心怡神醉。趙雅似乎對這地方非常熟悉，領他們來到一座小丘之上，四周景物，立時盡收眼下。

項少龍策馬來到趙雅之旁，環目四顧，看清形勢，始發覺立馬處恰是一幅廣闊盆地的核心，遠處奇峰峻嶺層層環護，翠色濃重，水草肥茂，山重水複中地勢開闊，滿眼綠蔭，香飄遠近，禁不住哈哈一笑，道：「他奶奶的兒子，夫人怎知有這麼一處好地方？」

趙雅聽他語氣粗鄙，秀眉大皺，沒有答他。滕翼等來到左右，同時讚歎。

謝法道：「此地名藏軍谷，唯一的入口是剛才的一線天，當年我大趙的武靈王與戎狄作戰，曾藏軍於此，以奇兵得勝，自此命名為藏軍谷，董先生認為還可以嗎？」

項少龍暗忖我怎知可不可以，忙向烏卓這畜牧專家打個眼色。烏卓略一頷首，表示同意。

項少龍裝模作樣地細看一番，讚歎道：「呀！真是要操他的娘！」

滕翼和烏卓兩人心中好笑，謝法和雅夫人卻是聽得為之皺眉。

項少龍忍著笑道：「鄙人一見好東西，會忍不住要說幾句操他娘。這麼美好的地方，不是更要大操他的娘嗎？」

謝法歡喜地道：「如此說，先生是否要選此谷作牧場呢？」

趙雅此時往項少龍望過來。

項少龍故意狠狠地在她高挺的胸脯盯一眼，點頭道：「唔！這地方甚合鄙人眼緣，由今天開始，藏軍谷就是本人建立第一個牧場的地方，他奶奶的！想不到這麼順利揀到場地。」

趙雅見他語氣神態，粗鄙不文，以為這才是他的真面目，心中不悅，冷冷地道：「董先生既找到理想的場址，可以回去了嗎？」

項少龍故意色迷迷打量她，道：「鄙人還要仔細勘察這裡的水源、泥土和草質，奶奶的，夫人這麼急回去作甚？」

趙雅聽他說話粗魯無禮，更是不悅，微怒說道：「我還有約會，哪來時間多陪先生呢？」心中暗責自己定是鬼迷心竅，昨晚回府後不住念著這個人，夜不能寐，所以天甫亮便來找他。不過如此有如此的好，此人外形雖有項少龍的影子，相去卻是千萬里之遙，自己可以死心。自項少龍後，她再不希望有任何感情上的牽纏。

項少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絕了趙雅對他的任何念頭，怪笑道：「未知是誰令夫人這麼急著回去？」

趙雅再忍不住，怒道：「這是我的事，與先生沒有半點關係。」一抽馬首，掉頭往原路馳去。

嚇得謝法忙分出一半人護送她回城。項少龍心頭一陣痛快，只要能傷害她，便感快意。雖說她對自己仍有餘情，可是若上次她陷害他成功，他屍骨早寒，所以兩人間再不存在任何情義。裝模作樣勘查一番，他們在日落時分回到行館。趙穆的人早在候他，邀他到侯府赴宴。項少龍沐浴更衣，獨自一人隨來人往侯府。

趙穆見他來到，神情欣喜，趁時間尚早，把他帶入內軒密議，未入正題前，笑道：「聽說你把趙雅氣得半死，怎麼了？對這蕩婦沒有興趣嗎？現在的她比任何時間更容易弄上手！」

項少龍心中既罵趙穆，又恨趙雅作踐自己，嘴上應道：「我怕她是孝成王的奸細，哪敢惹她。」

趙穆顯然對他的審慎態度非常欣賞，拍他一記肩頭，親切地道：「是不是奸細？誰比我更清楚？若對她有意，我自會給你安排。」

項少龍暗中叫苦，忙轉移話題道：「那件事侯爺想過沒有？」

趙穆精神大振，哪還記得趙稚，肅容說道：「現在邯鄲，誰不是我的親信，只要除去幾個人，我必可安穩地坐上趙國君主之位。」

項少龍微笑著道：「首先要殺的兩個人是廉頗和李牧吧！」

趙穆讚歎道：「有你這種人才助我，何愁大業不成，不過他們兩人身旁猛將如雲，恐怕很難下手。」

項少龍淡淡地道：「若是容易，侯爺早下手了，這事可包在我身上，只要我能得到他們的精確情報，必可一擊成功。聽說現在他們不在邯鄲，最好有方法把他們召回來，我使人作好埋伏，乾手淨腳把他們幹掉。」

趙穆懷疑地道：「你真的如此有把握？這兩人只是家將親兵足有數千人，相當不易對付。」

項少龍道：「沒有人比我更精刺殺之術，侯爺安心。」

趙穆豈會相信他空口說白話，沉聲道：「事情須從詳計議，你最好先建牧場，打下根基，這方面有我在孝成王跟前說項，定可順利達到。」

項少龍心中好笑，他說這番話，是要趙穆自己明白到不可操之過急，見目的已達，自然不會蠢得去迫他，點頭恭敬道：「鄙人全聽侯爺吩咐，這是君上的指示。」

趙穆見他這麼聽話，心中大悅，微笑著道：「孝成王現在對你印象絕佳，但記著牧場的事要加緊進行。哈！你一招命中趙人的要害，沒有比趙人更需要你這救星。」

項少龍道：「我已選定場址，明天立即動手進行。」

趙穆立起身來道：「來吧！客人也應來了，今晚請來的除了幾個在邯鄲最有權勢的人外，還有為東周君的事來此的各國使節，趁這機會見見他們吧！」

項少龍知道自己現在成為趙穆的寵信心腹，所以特別得他垂青，站起來隨他往侯府的主宅走去。兩人並肩在迴廊漫步，遇到的家將婢僕，無不跪地施禮。經過位於侯府正中的大花園，一群達百人之眾的歌舞姬正在練舞，一時衣香鬢影、嬌聲軟語，教人看得眼花繚亂。項少龍眼利，一瞥之下發現指導她們歌舞的導師赫然竟是趙致，不禁多看幾眼。訓練並沒有因趙穆經過終止，趙致明明看到趙穆，卻充作視而不見，不住發出命令，使眾美姬翩翩起舞，五光十色的綵衣，在燈火照耀下教人目為之眩。

趙穆湊到項少龍耳旁道：「看上她嗎？此女叫趙致，父親是趙國有德行學問的大儒，師傅則是劍術大家，我也拿她沒有辦法。」

項少龍不置可否地一聳肩頭，繼續前行。過了花園，兩人踏上直通府前主宅的長廊，對比下似是忽然靜下來，一名女婢迎面而至，看見趙穆，忙避在一旁下跪。就在此時，項少龍心生警兆，自然而然地右手握在血浪的劍把上。

他心中奇怪，不由往女婢望去，只見她的手縮入廣袖裡，低垂頭，下跪的姿勢很特別，使人有種怪異的感覺，似乎她隨時可由地上彈起來，作出種種動作。這純粹是一種直覺，若非項少龍在來邯鄲途中，每晚均依墨家心法靜坐練功，感覺恐亦不能變得如此敏銳。趙穆一無所覺，繼續前行。

項少龍大感矛盾，若此女是來刺殺趙穆，當是自己的同道中人，他現在固然要保住趙穆，因為不但須活捉他回秦，還要借他進行殺死樂乘的計劃、打探東周君派使來趙的陰謀，但若害得此女落入趙穆手中，卻是於心何安。不過此時不容多想，兩人走至離婢女十步的近處，項少龍忽由外檔移到趙穆和婢女之間，希望教她知難而退。趙穆生出警覺，望往項少龍。

婢女猛地抬頭，露出一張俏秀堅強的面容，美目射出熾熱的仇恨，同時兩手由袖內伸出來，運勁外揚，兩道白光，一上一下往趙穆電射而去。趙穆猝不及防下大驚失色，還未有時間呼叫或閃避，項少龍血浪離鞘而出，閃電般上挑下劈，準確地磕飛兩把匕首。

女刺客顯然沒有第三把匕首，一聲尖叱，就在兩人身前滾出廊內去。項少龍作勢追趕，眼前黑影一閃，原來是女刺客手上揮來的軟鞭。

他藉機退到趙穆前，似是保護他，其實是擋著已拔劍出鞘的趙穆的進路。女刺客知道失去良機，毫不停留滾入一堆草叢裡，在夜色中消失不見。趙穆差點撞在項少龍身上，忙舉手按他肩頭，煞止衝勢。

項少龍目光投往掉在地上的兩把匕首，刀鋒在燈光映照下透出藍色光芒，顯是淬了劇毒。

趙穆猶有餘悸道：「此回幸有你在，否則吾命難保。哼！那些人全是飯桶，給刺客潛進來仍一無所知。」

項少龍心中欣慰，這樣一來既更取得趙穆的信任，另一方面亦讓女刺客安然遁走。他並非首次遇到這身手高明的女刺客，當日他乘坐趙穆的馬車離開侯府，便給女刺客誤會他是趙穆，把毒蛇投入車廂向他行刺。只不知她和趙穆有什麼深仇大恨，必欲置諸死地而甘心，而兩次都因自己而不成功。不過趙穆壞事做盡，仇家遍地乃必然的事。

※※※

宴會在侯府廣闊的大廳舉行，筵開四十多席，採「雙席制」，擺滿整個廳堂。項少龍對這時代宴會的禮儀已有相當的認識，大出意料之外，想不到今晚的宴會隆重至此。

君主款待群臣貴賓的宴會，人少時多採一人一席的「單席制」，倘或百人以上的大宴會，則採前後席，每席四人以上的「多席制」。至於一般大臣公卿權貴的宴會，多採「雙席制」。

他們抵達大廳，離開席尚有一段時間，只來了趙穆的心腹樂乘和一肚子壞水的郭開，兩人與趙穆關係密切，早點來好幫忙招呼客人。趙穆應酬兩句便消失了，自然是去責難手下保衛侯府不力，看來會有人遭殃。

樂乘和郭開親切與項少龍聊天，先問牧場選址的事，樂乘歎道：「今次我是左右做人難，在邯鄲所有自認有點頭面的人，爭著來參加今晚的宴會，席位卻是有限，唉……」

郭開亦苦笑道：「我也遇到同樣的難題，惟有把責任全推到侯爺身上，教他們直接向侯爺詢問，為何沒有被列於邀請名單上。」

項少龍大感驚訝，自問沒有如此吸引人的魅力，皺眉道：「今晚的宴會為何如此熱鬧？」

樂乘奇怪地道：「侯爺沒有告訴先生嗎？與秦國寡婦清齊名的大才女紀嫣然來邯鄲作客，侯爺本沒有把握將她邀來，豈知她毫不猶豫答應，害得所有人都要擠到這裡來，好一睹她的丰采。」

項少龍心頭劇震，熱血上衝，一時說不出話來。謝天謝地！我的絕世佳人終於來了。

郭開驚訝地打量他道：「哈！想不到董先生是另一個『才女迷』！」

項少龍的心神全轉移到紀嫣然身上，哪還有興趣和他們胡扯，告個罪，由側門步出園林，以舒緩興奮的心情。想到今晚即可和心中玉人聚首，立感飄然欲仙，身在雲端。心中同時感到奇怪，為何她明知趙穆是他的大仇人，還肯前來赴宴？急碎的腳步聲在身後響起，項少龍驚覺地猛轉過身來，剛好與一位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打個照臉。

美女嚇了一跳，踉蹌跌退兩步，俏臉轉白，由驚喜變成失望，垂下頭去，幽幽地道：「對不起！奴家認錯人哩。」

在遠處昏暗的燈火映照下，入目的是越國美女田貞。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她路過此處，看到自己的背影，認出他是項少龍，等看到他扮成董匡的尊容，禁不住大失所望。

由此可知她對自己的印象是何等深刻難忘。心生憐惜，柔聲道：「沒有關係！你叫什麼名字？」

田貞嬌軀一震，掩口道：「你真是項爺，奴家發夢也記得你難忘的聲音。」

項少龍登時汗流浹背，想不到一時忘記改變口音，洩露真身，忙壓得聲音沙啞地道：「姑娘誤……」

田貞一聲歡呼，撲過來死命摟抱他道：「奴家死也忘不掉你，我們都不知多麼為你擔心呢，現在大爺沒事，多謝老天爺哩！」

項少龍知瞞她不過，摟她到林木深處，湊到地耳旁道：「現在我的真正身分是個大秘密……」

田貞乖巧地接口道：「奴家明白，死都不會洩露大爺身分。」

項少龍加重語氣道：「連妹子都不可透露此事。」

田貞猶豫片晌，無奈點頭道：「好吧！不過她像奴家般思念大爺呢！」

項少龍稍微放心，低聲道：「只要你乖乖的聽話，我會把你們姊妹帶走，絕不食言。」

田貞感動得熱淚盈眶，以最熱烈的方式獻上香吻，身體緊緊靠著他。項少龍壓制已久的慾火立時熊熊燃燒起來，只恨這不是適當的時候和地方，癡纏一番，臉紅耳赤的田貞在他苦勸下，依依不捨地返回內宅。項少龍苦笑搖頭，往大廳走去。走了兩步，一對男女由他剛才出來的側門步入園裡，密密商議，赫然是趙穆和趙雅。他心念一動，隱在一叢草樹間，靜心窺聽。

趙雅緊繃著臉，冷冷地道：「不要說了，我怎也不會去陪那種粗鄙不文的莽夫，你手上多的是美女，為何不拿去送他，例如你最疼愛的田家姊妹花，不是可更令他滿意嗎？」

趙穆探手過去環抱她的小蠻腰，陰陰笑著道：「是不是你仍忘不掉項少龍呢？」

趙雅楞了一楞，怒道：「不要胡言亂語，誰說我忘不了他！」

項少龍見到兩人親熱的情態，聽著趙雅無情的話，雖明知她不得不如此表態，仍心頭火發，湧起惱恨和報復的念頭。

趙穆伸出另一隻手，把她摟個結實，笑嘻嘻道：「不再想他自然最好，此回若我們六國結成聯盟，儘管秦國亦難逃被瓜分的厄運，那時我要項少龍死無葬身之地，即使死掉，我也要鞭屍始可洩心頭之憤。」

趙雅冷冷地道：「你有那本事才說吧！噢！」

衣衫窸窣，顯是趙穆正借身體的擠壓，大佔趙雅便宜。項少龍聽得眼噴焰火，暗恨趙雅不知自愛。

她的呼吸不能控制地急促起來，顫聲道：「你還不回去招待客人嗎？」

趙穆嘿嘿淫笑道：「你不要我先招待你嗎？」

趙雅的粉拳無力地在他背上敲幾下，嗔道：「放開我！」

趙穆道：「你答應我去陪董匡，我才放開你！」

項少龍恍然而悟，原來趙穆是要借趙雅來討好自己，原因當然是自己不但剛救他一命，還顯示出過人的機警和絕世劍術，使他對自己另眼相看，更為倚重。趙穆將己比人，當然認為須以權位、美色、財貨等利益去籠絡他，而趙雅則是他現時想到的最佳禮物。

趙雅奇怪地道：「你為何這麼看重董匡？」

趙穆乾笑兩聲道：「不是我看重他，而是你的王兄有命，至緊要好好籠絡此人，你還不明白嗎？」

聽到是趙王的意思，趙雅軟化少許，低聲道：「或者他不好女色呢？否則為何昨晚他拒絕大王送他歌姬。」

趙穆歎道：「只要是真正的男人，誰不好色，我看是他眼角過高，看不上那些歌姬吧！我們的雅夫人怎可同日而語。」

趙雅冷冷地道：「眼光高便去追求紀嫣然，我趙雅算什麼東西？」

項少龍聽她語氣中充滿酸澀的味道，知她嫉忌紀嫣然，不由升起個報復的主意。

趙穆哄她道：「紀嫣然是出名無情的石女，怎及得上溫柔多情的趙雅，不要多說，聽說董匡走出來透透氣，你幫我找他回來，那麼緊張幹嗎？又不是要你今晚陪他入房登榻。」

趙雅默然無語。項少龍知道聽下去再沒有新意思，緩緩溜開去。

※※※

項少龍坐在涼亭裡，仰望點點繁星的夜空，耳內響起趙雅由遠而近的足音。他忽然改變對趙雅的想法，決意玩弄她一個痛快，以示對她的懲罰。

趙雅來到他身後，勉強壓下心中對他的討厭，和聲地道：「董先生為何離群獨處？」

項少龍沙啞聲音，凝視天空道：「鄙人一向不喜熱鬧，看！天空多麼迷人，她與我們的關係是多麼密切，全靠她懷抱裡的星辰，讓人辨認路途，知道季節時間，人死後回歸到她深幽之處。她象徵我們最崇高的理想，冥冥中主宰大地上每一個人的命運。」

趙雅哪想得到這麼一個粗人，竟懂說出這麼深具哲理的話來，呆了一呆，坐到他身後的石櫈上，一時默然無語。

項少龍心頭一陣感觸，苦笑搖頭道：「想起無論是墨翟或孔丘，武王或周公，當他們抬起頭來，看到是同樣的天空，我們怎能不感到天空的恆久長存，人類生命的渺小和短暫。可憐大多數人仍忘不掉權位之爭，為眼前的利益，朝夕不讓，爭個你死我活，所以我董某人從來對爭權奪利沒有好感，只希望自由自在地養我的寶貝馬兒，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操她奶奶的天空，我實在太愛她，所以要操她，就像去操我心愛的女人那樣。」

他雖連說三句粗話，但這次聽來趙雅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為他賦予這三句粗話無比深刻的感情和含義，變成完全的另一回事。

趙雅低聲道：「今天人家冒瀆先生，真不好意思。」

項少龍瀟灑地一聳肩頭，立起身來，轉過身以灼灼的目光盯她的臉，微笑著道：「夫人看到鄙人是怎樣就怎樣算了，何誤會之有？就像這夜空，假若你只看一眼，可能一無所覺，但假若你定心細看，你會看到愈來愈多的星辰，愈是深黑的晚夜，每粒星辰都有她們的故事。沒有開始，沒有終結。」

趙雅抵敵不住他的目光，垂下頭去，幽幽地道：「先生的話真動聽！」

項少龍心中好笑，沒有人比他更知道怎樣打動這蕩女的心。伸個懶腰道：「好了！我也好應回到那人間的俗世裡，只希望時間快點過去，可趁早回家睡覺。夢中的世界，不是更美麗嗎？」

趙雅生出依依之情，只希望聽他繼續說下去。忽然間，她感到即使要陪他睡覺，再不是苦差事。何況他雄偉的軀體，使她難以克制地聯想到項少龍。和他歡好，是不是亦如與項少龍纏綿那麼使她迷醉呢？她很想知道答案！

※※※

項少龍和趙雅並肩返回舉行宴會的大廳，已鬧哄哄一片，放眼看去，至少來了五十多人，大半是舊相識，包括郭縱等人在內，分成十多組在閒聊和打招呼。郭開見到他們，先向項少龍打個眼色，接著把他拉到正與趙穆交談的郭縱處，將他介紹給大商賈認識。趙雅則像蜜糖遇上蜜蜂，給另一堆男人討好奉承，可見她的魅力絲毫未減。項少龍暗忖趙雅的生命力與適應性真強，這麼快從自己予她的打擊中回復過來。唉！自己放過她算了，說到底總曾有一段真誠的交往。

郭縱親切地道：「董先生遠道來此，怎也該讓我作個小東道，不知先生明天是否有空，侯爺和郭大夫當然要作陪客。」

項少龍微笑著道：「郭公這麼客氣，沒空都要有空哩！」

郭縱大喜，與他約定時間。

趙雅脫身出來，來到項少龍旁，尚未有機會說話，一人大笑走過來道：「今天終於見到夫人！」

項少龍轉頭看去，一個年約三十，長相威武英俊的男子，大步走過來。此人腳步有力，腰配長劍，氣勢懾人。

趙雅看到他，美目明亮起來，置項少龍不顧，媚笑道：「平山侯這麼說，折煞妾身，好像人家是很難見到的樣子。」

原來是韓國此次派來的使節平山侯韓闖，看來頗是個人物。

趙穆哈哈笑道：「你們暫停打情罵俏，闖侯來，讓我介紹你認識名震天下的馬癡董匡先生。」

韓闖目光落到項少龍臉上，神情冷淡，敷衍幾句，把趙雅拉到一旁，親熱地喁喁私語起來。項少龍心中有氣，又恨自己始終不能對蕩女忘情，幸好有面具遮蓋真正的表情，可是說話興致大減。

趙穆看在眼裡，借個機會扯他往一旁道：「趙雅包在我身上，必教你有機會一親芳澤。不過我卻有個忠告，此女人盡可夫，先生和她玩玩無礙，對她切勿認真。」

項少龍知道誤會愈來愈深，忙道：「正事要緊，這檔事對我來說可有可無。」

趙穆哪會相信他，尚未有機會說話，門官報導：「魏國龍陽君到！」

大廳內立時靜下來，顯然與會諸人，大多尚未見過這位以男色馳名天下的美男子。趙穆乃好此道者，雙目立時放射異采，盯緊入門處，環珮聲響，「煙視媚行」的龍陽君身穿彩服，在四、五名劍手護侍中，嬝嬝娜娜步進廳堂。廳內立時響起嗡嗡耳語的聲音，話題自離不開這男妖。趙穆拍拍項少龍肩頭，迎了上去。

郭開來到項少龍旁，低笑著道：「世間竟有如此人物，不是精采之極嗎？」

樂乘列他另一邊，搖頭歎道：「侯爺有得忙哩。」

項少龍看趙穆與龍陽君低談淺笑，心中叫絕，同時暗生警惕。龍陽君對男人既有興趣又特別留心，自己一個不小心，說不定會給「他」發現破綻，那就糟透。

趙雅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道：「看你們目不轉睛的樣子，是不是受不住男色引誘呢？」

項少龍無法壓下對她與平山侯韓闖親熱態度的反感，冷哼一聲，走了開去。

趙雅追到他旁嬌笑道：「董先生為何神情不悅？是不是人家開罪你哩？」

項少龍心中一驚，至此確定自己對蕩女猶有餘情，故忍不住升起嫉忌之心，失了常態。忙收攝心神，停步往她瞧去，微微一笑道：「夫人言重，夫人又沒有做過什麼惹鄙人不高興的事，何出此言？」同時想到趙雅可能是故意半真半假地借韓闖來測試自己對她的心意。

趙雅橫她一眼道：「為何人家只說一句話，董先生竟要避開呢？」

項少龍知沒法作出解釋，索性不加解釋，淡淡地道：「我這人歡喜做什麼便做什麼，從沒有費神去想理由。」

趙雅給他的眼睛盯苦，心頭泛起既熟悉又迷惘的感覺，而他那種自然的男性霸氣，更令她芳心軟化，幽幽地道：「你這人變幻莫測，一時比任何人溫柔，一時又像現在般冰冷無情，教人不知如何應付你。」

項少龍瞥見趙致伴著趙霸步入場內，加入趙穆的一組，趙穆則招手喚他過去與龍陽君相見。向趙雅微微一笑道：「這裡有足夠的人令夫人大費心神，何用把寶貴的精神浪費在我這粗人身上。看！平山侯又來找你。」

趙雅循他眼光望去，韓闖剛和龍陽君客套完畢，朝她走來，不禁暗恨韓闖，怪他來得不是時候。失去項少龍後，她感到無比的失落和空虛，無奈下回復以前勾三搭四的生活方式，希望藉別的男人麻醉自己，以減輕歉疚和思念項少龍的痛苦，可是總沒有人能代替項少龍。韓闖初來趙國時，她與他打得火熱，過了一小段快樂的光陰。不旋踵發覺這人代替不了項少龍，熱情逐漸冷卻，只好尋找別的新鮮和刺激。

所以當遇上身形「酷肖」項少龍的董匡，像發現新的天地。今早雖給他粗鄙的神態語氣惹怒，但無可否認確予她另一種刺激。到項少龍在園裡向她說一番使她心神俱醉的話，令她像重溫與項少龍相處的醉人時光，一顆芳心早轉到此人身上。項少龍愈表現出男性陽剛硬朗的氣魄，愈使她感到對方是項少龍的化身，遂更為之傾倒。在這種情況下，韓闖反成討厭的障礙。思索間韓闖來到身前，項少龍瀟灑一笑，告個罪，離開兩人，朝趙穆和龍陽君等人走去，趙致和龍陽君同時往項少龍瞧來。

項少龍故意改變步姿，充滿粗豪之態，啞聲拱手道：「董匡拜見龍陽君！」

龍陽君的「美眸」閃過驚異之色，應道：「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見，何幸之有！」

趙致則仍瞪大雙眼，目不轉睛地瞧他。趙穆哈哈一笑，把趙霸等和幾位趙國的大臣逐一為項少龍引見。

龍陽君媚笑著道：「先生確是當世豪士，難怪引得我們女兒家個個目不轉睛！」

趙致俏臉一紅，知因此人酷肖項少龍而失態，垂下臉來，又狠狠瞪龍陽君一眼。項少龍給龍陽君看得心頭發毛，祈禱他不要看上自己。

趙霸哈哈一笑道：「龍陽君和董先生均為用劍高手，不若找天到行館來大家切磋切磋，豈非武壇盛事？」

龍陽君滴溜溜的眼睛環視全場，笑道：「若能把我們的紀才女也邀到趙館主的行館去，說不定這裡所有人都會去趁熱鬧，才是真正的盛事。」

眾人陪笑起來。趙致又忍不住偷看項少龍兩眼，神情古怪。項少龍心中叫苦，猜到應是荊俊這傢伙漏了點消息，否則趙致的神情不會如此奇怪。

就在此時，門官特別提高聲音唱道：「紀嫣然小姐芳駕到！」全場吵鬧聲倏地消退，不論男女，無不朝大門瞧去。項少龍的心臟霍霍急躍起來。久別了的紅粉俏佳人，是否丰采依然呢？

※※※

全場賓客期待中，紀嫣然姍姍而至，同行的還有當代五行學大家老朋友鄒衍。紀嫣然清瘦少許，卻無損她的國色天香，她那種秀氣和清麗是無與匹敵的。趙雅和趙致均是出色的美女，但在她比對下，立即黯然失色。紀嫣然一對秀眸多了點淒迷之色，不知是否因思念他而生。鄒衍則是神采飛揚，伴著紀嫣然步入大廳堂。項少龍怕紀嫣然認出自己的身型，忙躲到趙霸和趙致身後。

看得發呆的趙穆清醒過來，大步迎前，高聲道：「歡迎紀才女、鄒先生大駕光臨。」

眾人忍不住往入口處靠去，爭睹以才貌名著天下的美女，項少龍反給擠出去。

趙致的聲音在耳旁響起道：「董先生！」

此時趙穆正逐一為紀嫣然和鄒衍引介與會賓客，項少龍暗吃一驚，回頭向身後的趙致瞧去，見她美目射出灼熱的亮光，深深地盯著自己，忙微微一笑道：「趙姑娘有何見教？」

趙致輕柔地道：「先生像極趙致的一位故人哩！」

項少龍鬆一口氣，知道荊俊只是漏了點消息，沒有真的全抖出來，裝出蠻有興趣的樣子道：「那是不是趙姑娘的情郎呢？」

這句話明顯帶調侃的味兒，他知道趙致定然受不起，最好是以後不睬他，那就謝天謝地。豈知趙致臉上立時染上一層紅霞，嬌羞地垂下俏臉，忽又搖搖頭，走了開去。紀嫣然的笑聲在人堆那邊銀鈴輕響般傳來，項少龍卻在抹冷汗。這是什麼一回事？趙致不是愛上荊俊嗎？為何又像對自己大有情意的樣子，那他豈非成了荊俊的情敵？她若不喜歡荊俊，為何竟給他回信？心亂如麻中，輪到趙雅來找他。

趙雅臉上明顯有呷乾醋的神色，偏裝作若無其事地道：「人人都爭著認識紀嫣然，何故先生卻避到這裡來？」

項少龍對她恨意正濃，故意戲弄她，湊到她耳旁啞聲道：「我這人天生對女人有驚人的魅力，若讓紀嫣然接近鄙人，她定會情難自禁，所以還是避開為妙。」

趙雅聽得呆起來，天下間竟有如此厚面皮自誇有吸引女人魅力的男人，何況說話的對象還是她這樣一位女性，豈非明指她正是因受不住他的誘惑送上門來。她差點要拂袖而去，只是一對玉腿不聽話，硬是留在那裡。縱是給他侮辱，似乎亦有一種被虐的快感。看她臉上明暗不定的難過樣子，項少龍大感快意，變本加厲道：「鄙人更怕和女人歡好，因為那些女人嘗過鄙人的雄風和快樂的滋味後，保證離不開鄙人，唉！那時就真個頭痛。」

趙雅更是瞠目結舌，哪有第一次見面的人，敢對她說這種不知羞恥的髒話。偏偏又是這個人對她說出自項少龍以來最令她感覺深刻入骨的動人詞語。

她心情矛盾之極，無意識地道：「這裡哪個男人不想得到紀才女的身心，何故獨先生是例外？」

項少龍對作弄她大有趣味，微微一笑道：「人說懷璧其罪，鄙人也認為很有道理。若鄙人得到紀才女，她又纏著鄙人不放，定會招來嫉忌，惹來不必要的煩惱，對鄙人在此建立家業的大計最是不利。故此鄙人惟有壓下色心。嘿！坦白告訴你，在楚國時，鄙人每晚無女不歡。」

趙雅聽得粉臉通紅，又感到一種粗野的莫名刺激，垂著頭道：「先生對初相識的女子說話儘是如此肆無忌憚嗎？」

項少龍心中好笑，說道：「鄙人對女人一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你不愛聽的話請自便，鄙人就是這副德性。」

趙雅的自尊終禁受不起，臉色大變道：「先生太不顧女兒家的面子，誰受得起這種說話。」

項少龍見全場的注意力全集中到紀嫣然身上，沒有人留意他們，哈哈一笑道：「女人就像馬兒，只要你把握到牠們的喜好，可馴得她們貼貼服服，任君馳騁。嘿！給董某人看中的馬兒，沒有一匹最後不馴服在鄙人的鞭下。」

這番話更是露骨，趙雅再忍受不住，不悅地道：「先生對女人太霸道，把人當作畜牲般的驅策，難道半點不理人家的感受嗎？」心中竟糊塗起來，更弄不清這馬癡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忽兒像不沾女色的君子，一忽兒又像色中狂魔。

項少龍暗忖夠她好受了，淡淡地道：「對鄙人來說，馬兒比人有更高尚的品德，當牠認清主人後，從不會三心兩意。」

趙雅呆了起來，這幾句話恰好勾起她的心病。項少龍剛發覺到趙致正在人堆裡偷偷看他和趙雅說話，促狹地向她眨眨眼睛，氣得她忙別轉頭去。

趙雅發覺了，皺眉道：「先生和趙致說過什麼話？」

項少龍心想關你的屁事，又不見老子問你和平山侯韓闖說過什麼，湊到她耳旁道：「她是一匹野馬，夫人是另一匹。」

趙雅此回真的受不起，勃然大怒，正要加以痛斥，那邊傳來趙穆的聲音道：「董匡先生到哪裡去，紀小姐想認識今晚的主賓哩！」

眾人紛紛回頭朝他兩人望來。項少龍向趙雅打個曖昧的眼色，笑著去了，心中大感快意，總算大出一口鳥氣，最好以後趙雅對他失去興趣，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煩惱。唉！若她肯修心養性，躲在家中懺悔，他說不定心中一軟原諒她，現在卻是另一回事。好不容易擠過人群，抵趙穆身旁。紀嫣然的眼光落到他身上，立時異采連閃，看清楚不是項少龍，又神色轉黯，玉容的變化清楚明顯。

項少龍強壓下心頭的激情和熱火，施禮道：「董匡參見紀小姐、鄒先生。」

紀嫣然回復自然，禮貌地微笑著道：「聞先生之名久矣，嫣然也是愛馬之人，有機會定要向先生請益。」

項少龍有著咫尺天涯之歎！暗忖若不把握千載良機，與她暗通款曲，日後須大費周章，若她因找不到自己，又或打聽得他到了秦國而追去，更是失諸交臂。當下點頭道：「鄙人怎當得小姐讚賞，聽說紀小姐良驥名疾風，可否給鄙人一開眼界。」

紀嫣然和鄒衍同時愕然。

紀嫣然立時變得神采飛揚，明媚的秀目目不轉睛地盯著他道：「先生若有空，不若明早到嫣然處一行，嫣然可請教高明。」

四周的人無不向項少龍投以艷羨的眼光，想不到他因擅養馬之技，獲得與才藝雙全的絕世美女親近相處的機會。

龍陽君嬌聲嚦嚦插嘴道：「奴家的馬兒亦有幾匹病倒，董先生可否移駕一看。」

兩句話惹來另一種羨慕的目光。

項少龍大感頭痛，暗叫聲我的媽呀！敷衍道：「君上來此長途跋涉，馬兒只是不堪勞累，多休息一段時間就會好的。」

此語一出，人人清楚項少龍不好男風。

龍陽君嗲聲道：「我和馬兒們早休息個把月，何況牠們只是近兩天染病，先生不是愛馬的人嗎？如何可見死不救呢？」

趙穆怕他開罪龍陽君，順水推舟道：「董先生怎會是這種人，明天本侯找個時間，陪董先生來訪龍陽君吧！」又向紀嫣然道：「本侯亦想見識一下能使董先生念念不忘的神驥。」

項少龍和紀嫣然心中一起大罵，偏拿他沒法。後者無奈地道：「嫣然當然歡迎之至，侯爺和董先生一道來吧！」

人叢裡的趙雅又是另一番滋味，她做夢沒想過紀嫣然竟會主動約會語無倫次的怪人，難道他對女人真有天生的吸引力？而且自己確被他弄得六神無主，不知應歡喜他還是討厭他。

趙穆道：「紀小姐請入席。」

紀嫣然按捺不住，向鄒衍打個眼色。

鄒衍這頭老狐狸哪還不會意，笑道：「嫣然和董先生均為愛馬的人，今天得此良機，讓老夫和董先生調換席位如何？」

今次連趙穆都醋意大盛，幸好人人曉得紀嫣然一向對奇人異士有興趣，卻全與男女之私無關，哪會想到兩人確有私情。

項少龍壓下心中的興奮，欣然道：「真是求之不得，只怕鄙人識見淺薄，有污紀小姐清聽。」

紀嫣然綻出一個甜甜的笑容，看得眾人無不發呆，柔聲道：「應是嫣然受寵若驚才對。」不敢再看項少龍，轉身隨趙穆的引領朝左方最前的一席盈盈舉步，水綠配玉白的仕女服和烏黑閃亮的髮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趙雅恨不得捅項少龍兩刀，剛說過不會親近紀嫣然，現在又示威地與她兜搭到一塊兒。忽然間，她驚覺到自己竟完全忘掉項少龍，心中只有這個令她又惱又愛，高深難測的粗豪野漢。

※※※

項少龍入席後，發覺仍是難以說話，一來因兩人相距達五尺之遙，更因兩人身後立著漂亮的侍女，慇勤服侍，害得他們空有萬語千言，難以傾訴。對席坐的是趙穆和趙雅，後者故意不看項少龍，氣氛頗為尷尬。趙穆則以為趙雅因自己強迫她去接近項少龍，心生怨憤，反不以為異。近百張几席坐滿人，甚為熱鬧。鄒衍與郭開同席，言笑甚歡。

紀嫣然坐下後，亦感沒有機會與項少龍說話，因她乃宴會裡的焦點，人人想在她面前表現一番，使她應接不暇。她敏捷的才思，高貴的談吐，與會諸人無不傾倒。

有兩對眼睛不時飄到項少龍身上來，一對屬於居於下首一席的龍陽君，另一則是與趙霸同席於對面趙穆數下來第五席的趙致。先前不將他放在心上的平山侯韓闖，見到項少龍竟得到與紀嫣然同席的殊榮，狠盯他幾眼。

有人向紀嫣然問道：「不知對紀小姐來說，世上最能令你動心的事物是什麼呢？」

眾人大感有趣，定神看紀嫣然如何回答。

紀嫣然秋波流轉，美目顧盼，微笑著道：「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哩！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答案，或者到嫣然芳華逝去，最想得到的就是永不回頭的青春吧！」

眾人知她故意迴避，紛紛表示不滿，迫她作答。

項少龍怎忍心玉人受窘，哈哈一笑道：「紀小姐早答了這問題，那就是得不到的東西，永遠教人最是心動。」

眾人全靜下來，細心一想，均覺非常有見地。例如誰不想做一國之君，亦正因自知沒有份兒，更為心動。

郭縱讚賞道：「想不到董先生在養馬之技外還另有絕學。」

他的話惹來哄堂笑聲。

龍陽君嬌聲道：「不知董先生又會為什麼事物心動呢？」

平山侯韓闖插嘴道：「當然是那永得不到能日馳千里的寶馬啦！」

這句話再惹來哄堂大笑，氣氛熱烈。

項少龍知道此時正是在這些趙國統治階層建立粗放形象的良機，高嚷著道：「非也！非也！縱有一兩匹寶馬，對大局依然無補於事，鄙人要的是萬頭能給我王帶來勝利的戰馬。」

與座的趙人聽得點頭稱許。

趙雅忍不住道：「然則令董先生心動的又是什麼不能得到的事物呢？」

項少龍粗豪一笑，繼續以那已成他招牌的沙啞聲音，盯著趙雅道：「鄙人一向缺乏幻想力，明知絕不可能得到的東西從不費神去想。不過！嘿！一些或可到手卻偏又尚未能到手的東西，卻會令董某心癢得睡不著覺。」

在座的男人別有會心地笑起來。趙雅見他盯著自己說話，又怒又喜，垂下頭去避開他的眼光。旁邊的紀嫣然想起自己正是他快要到手而尚未得手的東西，俏臉不由紅起來，偷偷白他一眼，恨不得立即投身到他懷抱裡去。

忽有侍衛走入廳來，到了趙穆身旁向他低聲稟告。趙穆現出訝異之色，向項少龍望來。

項少龍正摸不著頭腦，趙穆立起身來公佈道：「今晚我們多了位剛抵達的貴客，他就是楚國春申君客卿裡的大紅人李園先生。」

項少龍一聽下立時魂飛魄散，汗流浹背。

## 第八章遠方來客

在眾人注視下，一身華服，年約二十五、六的李園在趙穆的迎接下瀟灑地步入廳堂。無可否認他是個很好看的男人，清秀而又顯得性格突出，肩寬腰細腿長，身型高挺筆直，腰佩長劍，予人文武全材的印象。一對眼睛更是靈活有神，可見此人足智多謀，不可小覷。

項少龍一顆心霍霍跳動起來，他要擔心的事情多得他自己仍難以弄清楚。最糟是李園可一眼看穿自己並非馬癡董匡，那時他休想活著離開侯府。其次是他和趙穆的關係，假設李園是楚國春申君黃歇派來與趙穆秘密聯絡的人，那趙穆會立即拆穿項少龍對付他的計謀。還有是李園若知道楚使仍未抵達邯鄲，當然猜到在途中出事，同樣會惹起他與趙穆的疑心。任何一個問題發生，都會立刻令他們全軍覆沒。此刻的他如坐針氈，完全想不到應付的辦法。唉！怎會平白鑽這麼一個人出來？

李園步入廳堂，一邊聆聽趙穆對他說話，一邊風度翩翩的含笑向兩旁席上的賓客打招呼。

項少龍但願李園永遠走不完這段路。

紀嫣然心靈質慧，早發覺他神態有異，微笑道：「董先生！楚國人才濟濟，不但出了你這養馬專家，還有李園先生這才學劍術名聞天下的超卓人物，他妹妹李嫣嫣乃楚王新納的愛妃，聽說剛有身孕，若產下兒子，將會成為楚國的儲君，所以現在誰都認為他的前程無可限量。」

項少龍明白她是礙於身後的女侍，故意以這種方式提點李園的來歷。她來邯鄲前曾先到楚國，所以自然得知有關楚國的最新消息。不過他卻感到當她說到李園的名字，神情有點不大自然。

李園的眼睛看到紀嫣然，立時亮起來，主動來至席前，禮貌地向項少龍打個招呼道：「董先生你好！我們雖曾同是楚臣，想不到要來到千里之外的邯鄲始有機會碰頭。」

項少龍放下最迫在眼前的心事，稍鬆了一口氣，起立還禮。趙穆忽地向他打了個奇怪的眼色，望向李園的眼神掠過一絲殺機。

李園並不太在意項少龍，目光落到紀嫣然身上，立即閃動懾人的神采，一揖到地說：「紀小姐不辭而別，把在下害得苦透。」

他壓下聲音，除趙穆和項少龍外，其他賓客還以為他在作禮貌的客套。

項少龍再放下心頭另一塊大石，恍然大悟李園原來正苦纏紀嫣然，看來在楚國他們還有一段交往，否則李園不會說出這麼酸溜溜的話來。李園當是天生情種，否則怎會千里迢迢，由萬水千山外的楚國直追到這裡來。想到這裡，又多另外一件心事。自趙雅曾背叛他，他對女人再沒有以前那種盲目的信心。李園人品出眾，對愛情又有不顧一切的熱誠，怎知是否會由他項少龍手上奪去紀嫣然，假若事實如此，對他的打擊會比趙雅嚴重千百倍。

紀嫣然偷看項少龍一眼，微微一笑道：「李先生言重，嫣然怎擔當得起。」

趙穆笑道：「兩位原來是舊相識，現在大家都在邯鄲，何愁沒有聚首暢談的時刻。李先生不若加入本侯那一席，欣賞歌舞姬的表演。」

李園瀟灑一笑，深深地再看紀嫣然一眼，隨著趙穆，坐到趙穆和趙雅的中間去了。紀嫣然似被李園直追到來邯鄲的表現感動，垂下俏臉，秀眸蒙上茫然之色。項少龍的心更不舒服。

音樂聲起，一群百多人的歌舞姬來到場中，載歌載舞，綵衣飛揚。極盡視聽娛樂之效果。

「喂！」

項少龍微一愕然，紀嫣然正深深地凝視著他，眼內中包含濃濃的情意。歌舞姬隔開李園、趙穆的視線，兼之人人全神欣賞歌舞，音樂聲又有助掩蓋他們的說話聲，不虞擔心給人聽到，確是訴說密話的良機，項少龍露出一個不太自然的笑意。

紀嫣然白他一眼道：「不要對人家沒信心好嗎？人家想得你不知多苦啊！」

項少龍暗忖這叫一朝被蛇咬，見草繩而吃驚。低聲問道：「你住在哪裡？」

紀嫣然迅速道出，接著道：「不要找我，讓嫣然來找你，龍陽君一直懷疑人家和你有問題，在這裡也著人監視我。」

項少龍知她智謀過人，手段高明，並不擔心她會有閃失，點頭答應。紀嫣然忽地斂容不語，項少龍醒覺地詐作全神欣賞歌舞。原來眾舞姬聚到廳心，築成一個大圓，大圓內又有小圓，紛紛作出仰胸彎腰等種種曼妙姿態，項少龍與趙穆之間此時一無阻擋。

趙雅對李園相當有興趣，不時逗他說話，看得項少龍心中暗恨，不明白為何對她仍有這種妒忌的情緒。李園很有風度地對答，但眼神大多時間仍停留在紀嫣然身上。平山侯韓闖顯然對紀嫣然很有野心，不時狠狠盯著她，似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去。很多本來對天下聞名的才女有心追求的人，見到李園的出現，無不感到自慚形穢，死去追求她的一條心，何況紀嫣然還似乎對他頗有情意。假若李園不是身分特別，劍術高明，說不定早有人想把他幹掉。

兩人直至宴會完畢，再無說話機會。紀嫣然率先和鄒衍離去，堅決拒絕李園的陪行，當然是借此向項少龍表明心意，看得項少龍和其他有心人大為快慰。李園頹然離去後，項少龍正要溜掉，卻給趙穆拉著一起在大門歡送賓客。郭縱走時叮囑他明晚的宴會，輪到趙霸和趙致，後者深深地看他一眼，與趙霸離開，龍陽君的臨別秋波則教他汗毛倒豎。到最後只剩下趙穆、趙雅、郭開、樂乘、韓闖和項少龍六個人。韓闖看來在等待趙雅，項少龍不由心頭火起，故意忽視趙雅不時向他送來的秋波。

韓闖向趙穆興奮地道：「除燕國外，所有人都來哩。」

他雖是說得顛三倒四，沒頭沒尾，項少龍卻清楚把握到他的意思，亦知他誤會李園是代表楚國來參與東周君召開抗秦會議的人。形勢異常微妙，六國中，最重視「合縱」的當然是在強秦前首當其衝的韓、趙、魏三國。齊國也頗在乎連手抗秦的策略，因為若三晉失陷，下一個對象必是齊國無疑，然後輪到楚人。現在韓闖以為楚國肯派使臣來，當然大為高興。至於燕國，剛被趙國名將廉頗攻得氣也喘不過來，在其他國人眼中地位大降，來不來似沒太大關係。

趙穆冷哼一聲道：「李園此回來，恐怕與密議沒有關係。」

韓闖笑道：「他現在是楚王跟前的大紅人，聽說他妹子有傾國傾城的美貌，楚王尚未有兒子，只要她爭氣點生個太子出來，李園立成國舅爺，所以只要他肯美言幾句，何愁楚王不參與這次的壯舉。」

趙穆眼中又閃過森冷的光芒，面上劍痕好似變得更深刻。項少龍旁觀者清，知道趙穆對李園心懷不滿和憤恨。

郭開笑道：「夫人累了嗎？讓平山侯送你回府吧！」

韓闖彬彬有禮地向趙雅道：「不知韓闖有沒有那榮幸呢？」

郭開和樂乘會心微笑，韓闖這話不啻是向趙雅詢問今晚能否一親香澤。趙雅神情有點尷尬，目光射往項少龍。項少龍則看向門外的廣場去，該處有四輛馬車和趙兵在恭候。

趙穆想起自己曾答應項少龍為他與趙雅穿針引線，縱使今晚不成，但任由韓闖當著他面前把趙雅「拿走」，面子亦掛不住，出言說道：「平山侯請早點回去休息，待會我還要和夫人入宮見大王。」

韓闖無奈先行一步。

趙穆對郭開和樂乘道：「本侯還有幾句話想和董先生商量，你們先回去吧！」

郭開背著趙穆向項少龍使個眼色，要他小心，和樂乘談笑著登車離去。剩下趙穆、趙雅和項少龍三個人，氣氛變得尷尬。

趙穆向趙雅道：「我和董先生說幾句話後，由他伴你回夫人府吧！」

趙雅臉色一變，嗔道：「我自己不會得回去嗎？」言罷狠狠瞪趙穆和項少龍各一眼，出門登車走了，剩下大失面子的趙穆和項少龍面面相覷。

趙穆苦笑道：「有些女人像匹永不馴服的野馬，非常難駕御。」

項少龍附和道：「這種女人才夠味道。」

趙穆引著他，沿迴廊往內府的方向走去，時雖夜深人靜，侯府仍是燈火通明，有如白晝。最後到達當日趙穆與他分享越國美女姊妹花田貞田鳳那個內軒，席地坐下。侍女奉上香茗，退了出去。

趙穆似有點心事，沉吟片晌後道：「你應該知道我爹和李園的關係吧！」

項少龍心中叫苦，他冒充的是春申君的親信，到來協助趙穆發他做君主的清秋大夢，自不能推說不知道，而他唯一知道的，是李園的妹子叫李嫣嫣，還是靠她名字裡有兩個字音和紀嫣然相同，否則恐怕早忘記她的名字。硬著頭皮道：「侯爺說的是否嫣嫣夫人的事？鄙人一直在外為君上辦事，所以和李園沒見過面，這些事是由君上親口告訴我的。」

豈知趙穆竟然點點頭，歎道：「正是此事，不要看李園好眉好貌，其心計的厲害，我爹府內雖有數千家將食客，卻是無人能及。更切勿以他追紀才女直追到這裡來，誤認他是個情癡，我肯定背後另有原因，沒有人比他的機心更多野心更大。哼！看來爹並沒有向他洩露我的秘密，幸好如此！」

項少龍知道危機尚未度過，若讓趙穆再多問兩句，自己將立即原形畢露，順他口氣道：「鄙人真不明白君上為何如此信任李園？」這句話自是不會出漏子。

趙穆悶哼一聲道：「爹這叫作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說到底仍是女色誤事，是了！你剛由那裡來，李嫣嫣生出來的是男是女？」

項少龍隱隱捕捉到點頭緒，卻無法具體描述出來，惟有道：「只是聽說快要臨盆。」

趙穆臉上陰霾密佈，憤然說道：「想不到呂不韋的詭計，竟給李園活學活用，爹總不肯信我的話，將來若給李園得勢，他怎肯再容許爹把持朝政，爹此回是引狼入室。」

項少龍若尚不明白，還用出來混？趙穆既提到女色誤事，又說李園仿呂不韋之計和春申君引狼入室，憑著這些線索，他把事情猜出個九不離十。忙陪他嘆氣道：「李嫣嫣不知是否李園的真妹子。」

趙穆道：「看來不假，而且爹與李嫣嫣相好時，李園根本沒有機會見到李嫣嫣，爹亦派人調查過他兄妹的關係。」接著疑惑地看著他道：「這事你不會不知吧！」

項少龍心中叫糟，自己竟然猜錯，原來李嫣嫣肚內的孩子不是李園而是春申君黃歇的。媽的！怎想得到內中如此曲折。從容地道：「怎會不知道？不過那負責調查的人叫合權，這人除擅長拍馬屁外什麼事都馬馬虎虎，我怕他給李園騙倒。」他這番話儘是胡言，把握的是趙穆的心理，人名俱在，還怕趙穆不相信。

大奸人果然給他矇混過去，沉聲道：「問題應不是出在這裡，他們是親兄妹無疑，爹太大意了。」

項少龍這次真的恍然大悟，弄清李園兄妹和春申君的關係。李園這人的確厲害，先把妹子獻給春申君，有孕後，再由春申君把懷了自己骨肉的美人兒送給沒有兒子的楚王，那麼生下來的孩子大有機會成為楚國的儲君，重演呂不韋把朱姬贈給莊襄王之計。弄清這點後，項少龍鬆一口氣道：「這次李園送上門來，正是除掉他的天賜良機，那時李嫣嫣便脫不出君上的把握。」

趙穆正色道：「萬萬不可，否則勢必惹起軒然大波，甚至連我都脫不掉關係，而且他劍術高明，人又極其奸詐似鬼，今次隨他來的家將無不是楚國的高手，一個不好，你的人給他拿著，本侯也救不了你。」

項少龍冷笑道：「侯爺放心，那我就待他離開趙境動手如何。」

趙穆見他如此賣力，欣然道：「殺人不一定要動刀動劍的，這事讓我想想看。是了！你是否真懂馬性，否則明天說不定會在紀才女面前丟人露醜。唉！這麼動人的美女我還是首次遇上，可惜……」

項少龍道：「侯爺放心，不懂馬性怎扮馬癡呢？」

趙穆道：「今晚趙雅是不行，不若由我給你發配幾個美人兒吧！」

項少龍道：「今晚可免了，明天還要早起到紀才女那裡，我們是不是各自去呢？」

趙穆想起明天可見到紀嫣然，精神大振道：「我來接你一起去。」又感激地道：「今天全仗你了。」

項少龍知他指的是女刺客的事，謙讓幾句，告辭離去。趙穆把他直送至大門，看他登上馬車，在家將擁護下駛出外門。

※※※

馬車在夜色蒼茫和衛士們的燈籠光映照下，在邯鄲寂靜的街道以普通速度奔馳。顛簸中，項少龍思潮起伏。直到此刻，他仍未想到有何良策，可活捉趙穆，割下樂乘的首級，然後安然逃離邯鄲。趙穆今晚剛給人行刺，以後肯定倍加小心，保安勢將大幅增強，在這種情況下，殺死他固不容易，更不要說將他生擒活捉。至於樂乘乃邯鄲城的太守，城內兵馬全由他調遣，想殺死他豈會是易事。

現在六國的使節和要人陸續抵達，趙人為保持機密，又為防止秦人間諜混入城內，城防必然十倍甚至百倍地加強，想遣人溜出城外非常危險，皆因出入均有人作詳盡記錄。更何況時間有限，若趙人發覺他所謂的大批戰馬牲口未依諾言適時抵達邯鄲，他的處境更不樂觀。幸好尚有數百匹戰馬會在旬日內抵達，希望那能暫時緩和趙人的猜疑。和趙穆在一起是非常危險的事，只要說錯一句話，動輒有敗亡受辱之虞。至於私人感情方面，更是一塌糊塗。首先誰也不能保證紀嫣然是不是不變心，經歷趙雅的教訓，他對自己這方面的信心大不如前。至於和趙雅的恩怨交纏，則更令他備受困擾，有時覺得她很可憐，大多數時間更感到她的可恨。唉！算了！忘記她吧，她是水性楊花的女人，見一個愛一個，恐怕那李園向她勾勾指頭，她立即投懷送抱。想到這裡，報復的火焰又燃燒起來，心情更是矛盾。

趙致分明看穿了點東西，人心難測，假設她要出賣他們，他們的下場會很淒慘，力戰而死是很好的結局，最怕給人佈局生擒，那時就生不如死。終於回到原來的質子府，項少龍走下馬車，進入府內。滕翼、烏卓、荊俊在等候他回來，跟他直進有高牆環護，以前軟禁假嬴政的府中之府。三人見他臉色陰沉，不敢發問，隨他到議事的密室裡。

四人坐定後，項少龍臉寒如水地向荊俊道：「小俊！你究竟向趙致透露過什麼？不准有任何隱瞞。」

滕翼和烏卓兩人一起變臉，在這遍地仇敵的險境，步步如履薄冰，一步走錯，立刻是沒頂之禍，更何況洩漏底細。

荊俊一震，垂下頭去，惶恐地道：「三哥見到趙致了嗎？」

項少龍先不說出趙致沒有直接揭破他，以免荊俊抵賴，只點點頭。

滕翼拍几大罵道：「你這無知小子，不分輕重，你是不是想所有人為你的愚蠢行為喪命，我們早警告過你。」

荊俊苦笑道：「警告來得太遲，我早告訴她我們會在短期內回來。」

烏卓鐵青著臉道：「你難道說不知趙致是趙人嗎？若她愛趙國的心多過愛你，會是怎樣的後果。」

荊俊頹然道：「她根本不愛我，愛的只是三哥。」

三人為之愕然。

滕翼皺眉道：「你莫要胡言亂語，圖開脫自己的責任。」

烏卓道：「是她親口告訴你的嗎？」

荊俊哭喪著臉道：「她只當我是個淘氣愛玩的小弟弟，肯和我說話，只是想多知道點三哥的事。」

項少龍沉聲道：「她最後給你那封信說什麼來著？」

荊俊慚愧地囁嚅著道：「她問我何時來邯鄲，要不要接應。唉！我不是沒有想過她是趙人的問題，而是她告訴我與趙穆有深仇，所以我相信她不會出賣我們。」

項少龍發起怔來，表面看趙致與趙穆相處融洽，還為他訓練歌姬，一點看不出異樣的情況。她為何痛恨趙穆呢？

烏卓道：「她和趙穆有什麼冤仇？」

荊俊茫然搖頭，道：「她不肯說出來。」

滕翼沉吟道：「說不定是和女兒家的貞操有關。」

烏卓問道：「趙致的家族有什麼人？」

項少龍和滕翼露出專注的神色，這問題是關鍵所在，若趙致在趙國有龐大的親族，怎肯為一個男人犧牲所有族人。至少她不能不顧她的親父，因若要她爹陪她一起走，是絕不會得到她父親同意的。

荊俊道：「她好像只是與她爹相依為命，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滕翼跌足歎道：「你真是糊塗誤事。」荊俊是因他而來，使他感到要對荊俊所做的事負責。

烏卓道：「你不是回信給她嗎？信裡說什麼呢？」

三人中以烏卓最冷靜，句句問在最關鍵性的骨節眼上。

荊俊終是小孩子，哭出來道：「我告訴她我們將會以偽裝身分在邯鄲出現，到達後找機會與她聯絡。」

項少龍心中不忍，拍他肩頭安慰道：「情勢尚未太壞，她雖似認出是我，一來還不太肯定，二來沒有揭破我，可知仍有轉圜的餘地。不過我真不明白，若你明知她只當你是小弟弟，為何仍要與她糾纏不清？」

荊俊嗚咽道：「我不明白，不過假若她成了你的女人，小俊絕不會有絲毫不滿。」

滕翼淡淡地道：「我們不能讓命運操縱在一個女人手裡，小俊你給我帶路，我要親手殺她，以免夜長夢多。」

荊俊渾身劇震，駭然瞪大眼睛。

烏卓點頭地道：「這是唯一的辦法。」

四人中有兩人同意殺人滅口，荊俊驚得忘了哭泣，求助的目光投向項少龍。

項少龍暗忖，若要保密，怕要把田貞也殺掉才行，自己怎辦得到？淡淡地道：「這樣做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趙致今晚曾多次與我說話，又對我特別注意，這情況會落到一些有心人眼裡。假若她這麼見我一面，當晚立即被殺，終有人會猜到我頭上來。」

烏卓冷然道：「那另一方法是把她變成你的女人，讓我們可絕對的控制她，同時可查清她的底細。」

項少龍看荊俊一眼，見他噤若寒蟬，垂首頹然無語，心生憐惜，嘆氣道：「小俊是我的好兄弟，我怎能奪他所愛？」

荊俊感激地道：「有三哥這麼一句話，小俊已深切感受到兄弟之情，事實上三哥早讓小俊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小俊尚未有報答的機會。今次又是小俊犯錯，差點害死所有人。」倏地跪下來，向項少龍叩頭道：「三哥請放手對付趙致，小俊只有心服口服。」

至此三人無不知荊俊真的深愛趙致，為保她一命，寧願放棄自己的感情。換一個角度看，則是自動引退，好成全趙致對項少龍的情意。

項少龍苦笑道：「我對趙致雖有好感，卻從沒有想到男女方面的關係去，腦筋一時很難轉過來，何況更有點像要去奪取自己好兄弟的女人似的。」

滕翼正色道：「這事誰都知少龍是為所有人的生命安危去做，不須有任何顧忌，若因小俊而誤了大局，滕翼難辭其咎。」

烏卓道：「就這麼辦，事不宜遲，不若少龍立即去找趙致，問個清楚明白，若有問題，狠心點也沒得說，總好過坐以待斃。」

荊俊道：「三哥！我立即帶你去！」

項少龍大感頭痛，拖延道：「我聯絡上紀嫣然！」

眾人大喜追問，項少龍把宴會中發生的事一一道出，三人聽得眉頭深鎖，忽然又鑽個李園出來，對這次的行動有害無利，把形勢弄得更複雜。正煩惱間，敲門聲起。烏卓露出不悅之色，誰敢在他們密議時刻來打擾，荊俊待要開門，給謹慎的滕翼一把抓著，怕人看到他哭腫的眼睛，親自把門拉開。

精兵團大頭領烏果在門外道：「有位不肯表露身分的客人來找姑爺，現在客廳裡等候。」接著扼要描述那人的衣著和外型。眾人聽得此人可能是女扮男裝，面面相覷，難道竟是趙致找上門來。

項少龍立起身來說道：「我去看看！」

※※※

項少龍步出客廳，一看下大喜衝前。那全身被寬大袍服遮蓋的美女不顧一切奔過來，投入他懷裡，嬌軀因激動和興奮而不住抖顫，竟是艷名蓋天下的才女紀嫣然。

項少龍感受著懷裡充滿青春火熱的生命和動人的血肉，今晚所有愁思憂慮立時給拋到九天雲外。

他掀開她的斗篷，讓她如雲的秀髮瀑布般散垂下來，感動地道：「想不到嫣然今晚來找我，項少龍受寵若驚。」

紀嫣然不理在旁目瞪口呆的烏果，用盡氣力摟著他粗壯的脖子道：「嫣然一刻都等不下去，這大半年來人家每天度日如年，飽受思念你的折磨，若非可與鄒先生不時談起你，人家更受不了。」

美人恩重，項少龍攔腰把她抱起來，向烏果道：「告訴他們是誰來了！」竟朝臥室走去。

紀嫣然的臉立即火燒般灼熱起來，耳根通紅，雖把羞不可抑的臉埋在他的頸項間，但心兒急劇的躍動聲卻毫不掩飾地暴露她的羞喜交集。但她並沒有任何反對的意思，嬌軀酥軟，口不能言。

項少龍雖非如此急色的人，一來的確對這情深義重的女子想得要命，而她又是誘人無比，更重要是他生出快刀斬亂麻的心意，要盡早得到絕世美女的身體，免致節外生枝，給工於心計的李園乘虛而入，或以什麼卑鄙手段奪去紀嫣然。他本對李園印象甚佳，但自從知他與春申君借妹子李嫣嫣進行的陰謀後，觀感完全改變過來。由客廳回到寢室這段路程，似若整個世紀般漫長，兩人緊張得沒有說過一句話。

關上房門，項少龍與她坐到榻上，用強有力的手臂擁抱她，使她動人的肉體挨貼在他身上。

項少龍溫柔地吻她修美的粉項和晶瑩得如珠似玉的小耳朵，紀嫣然完全融化在他的情挑裡，檀口不住發出令人神搖魄蕩、銷魂蝕骨的嬌吟。紀嫣然再忍不住，玉臂纏上，狂熱地與之擁吻。所有因相思而來的苦楚，在此刻得到最甜蜜迷人的代價。兩人融入渾然忘憂，神魂顛倒，無比熱烈的纏綿中，在項少龍的挑動下，紀嫣然被煽起情慾的烈焰。項少龍溫柔的愛撫，更刺激得她嬌軀抖顫，血液奔騰。

只聽愛郎在耳旁溫柔情深地道：「嫣然！項少龍很感激你的垂青，你對我太好哩。」紀嫣然嗯地應了一聲，旋又轉為呻吟，這男子的手已滑入了她的衣服裡，身上的衣服逐一減少。紀嫣然星眸半閉，任由項少龍為所欲為，偶然無意識地推擋一下，只有象徵式的意義，毫無實際的作用。高燃的紅燭映照中，她羊脂白玉般毫無瑕疵的美麗肉體，終於徹底展露在項少龍眼底。

項少龍偏在這時咬著她的小耳珠道：「這樣好嗎？」

紀嫣然無力地睜開滿溢春情的秀眸，白他一眼，然後芳心深許地點頭，再合上美目，那撼人的誘惑力，惹得項少龍立即加劇對她嬌軀的愛撫。使她身無寸縷的肉體橫陳仰臥後，項少龍站了起來，一邊欣賞這天下每個正常男人都想得到的美麗胴體，一邊為自己寬衣脫帶。紀嫣然轉身伏在榻上，羞不可抑地側起臉，含情脈脈地帶笑朝他偷瞧。

項少龍笑道：「老天爺多麼不公平，嫣然早看過我的身體，我卻要苦候大半年才有此扳平的機會。」

紀嫣然嬌嗔道：「人家只是為你療傷，最羞人的部分由你的倩公主一手包辦，哪有像你眼前般對待人家啊！」

項少龍微笑道：「紀才女終於回復說話的能力了呀？」

紀嫣然道：「你只懂調笑人家。」她很想別過頭去，好避開眼前男兒羞人的情景，偏是眼睛不爭氣，依然盯著他看。

項少龍單膝跪在榻沿，俯頭看她，歎道：「我的天啊！真是老天爺令人感動的傑作。」

紀嫣然被他這新鮮迷人的情話誘得呻吟一聲，嬌喘道：「項郎啊！天亮前人家還要趕回去呀！」

項少龍笑道：「那還不轉過身來？」

紀嫣然今次不但沒有乖乖順從，還恨不得可鑽入了榻子裡藏起來，項少龍坐到榻上，溫柔地把她翻過來。紀嫣然雙眸緊閉，頰生桃紅，艷光四射，可愛動人至極點。芙蓉帳暖，在被浪翻騰下，紀嫣然被誘發處子的熱情，不顧一切地逢迎和癡纏項少龍。項少龍至此對紀嫣然的愛完全釋放，暢遊巫山，得到人人羨慕的艷福、紀嫣然珍貴的貞操。雲收雨散後，紀嫣然手足仍把他纏得結實，秀目緊閉、滿臉甜美清純。項少龍感到這美女是如許的熱戀他，信任他，心中不由泛起因懷疑她而生的歉疚。

項少龍貼著她的臉蛋，柔聲道：「快樂嗎？」

紀嫣然用力摟緊他，睜開美眸，內中藏著狂風暴雨後的滿足和甜蜜，輕聲說道：「想不到男女間竟有這麼動人的滋味，嫣然似感到以前是白活了。」

這幾句深情誘人的話，比什麼催情藥物更見效，立時又惹起另一場風暴。至此兩人水乳交融，再無半分間隔。項少龍清楚感到自己對她的深情，才會因李園的出現而有不必要的緊張煩困。

紀嫣然吻他一下道：「你是不是怕人家喜歡李園呢？」

項少龍尷尬地點頭。

紀嫣然柔情似水地道：「你太小覷嫣然，美男子我不知見過多少，除你外沒有人可令嫣然有半絲心動。項少龍所以能打動紀嫣然，不因他長得比別人好看，而是因他的胸襟氣魄、超凡的智慧、和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英雄氣概。」接著垂下頭去輕輕地道：「現在還加上床笫的纏綿恩愛、男女之樂。」

項少龍差點要和她來第三回合，只恨春宵苦短，雞鳴聲催促再三下，邊纏綿邊為她穿上衣裳。紀嫣然寄居的大宅是邯鄲著名大儒劉華生的府第，離項少龍的住處只隔兩條街，項少龍陪她循著橫街小巷，避過巡邏的城卒，溜了回去。紀嫣然由後園潛回府內，項少龍還要放肆，弄得這美女臉紅耳赤後，放她回去，箇中纏綿處，只他兩人體味得到。

回家時，項少龍心中填滿甜蜜溫馨的醉人感覺。忽然間，所有困難和危險，變成微不足道的事。

※※※

項少龍以特種部隊訓練出來的堅強意志，勉強爬起床來，到客廳去見趙穆。

趙穆神態親切，道：「來！我們好好談談。」

項少龍故作愕然問道：「不是立即要到紀才女那裡嗎？」

趙穆苦笑道：「今早美人兒派人來通知我，說身子有點不適，所以看馬的事要另改時日。唉！女人的心最難測，尤其是心高氣傲的絕世美女。」

項少龍心中暗笑，有什麼難測的？紀嫣然只是依他吩咐，取消約會，免得見著尷尬，不過卻想不到趙穆會親自前來通知。

揮退左右後，項少龍在他身旁坐下來，道：「侯爺昨晚睡得好嗎？」

趙穆歎道：「差點沒合過眼，宴會上太多事發生，叫自己不要去想，腦袋偏不聽話。」再壓低聲音道：「李園此回原來帶來大批從人，稱得上高手的有三十多人，是新近被他收作家將的楚國著名劍手，平日他在楚國非常低調，以免招爹的疑心，現在終露出本來面目。」

項少龍道：「侯爺放心，我有把握教他不能活著回我們大楚去。」

趙穆感激地瞧他道：「爹沒有揀錯人，你的真正身分究竟是誰？為何我從未聽人提過你。」

項少龍早有腹稿，從容道：「鄙人的真名叫王卓，是休圖族的獵戶，君上有趟來我家附近打獵，遇上狼群，被鄙人救了。自此君上刻意栽培我，又使鄙人的家族享盡富貴，對鄙人恩重如山，君上要我完成把你扶助為趙王的計劃，所以一直不把我帶回府去，今次前來邯鄲，是與侯爺互相呼應，見機行事，天下還不是你們黃家的嗎？小人的從人全是休圖族人，絕對可靠，侯爺盡可安心。」

趙穆聽得心花怒放，心想爹真懂用人，王卓智計既高，又有膽色，劍術更是高明，得他相助，加上樂乘輔助，趙君之位還不是我囊中之物？最大的障礙就只有廉頗和李牧兩個傢伙。

趙穆道：「我昨夜思量整晚，終想到一個可行之計，不過現在時機仍未成熟，遲些再和你商量。由於孝成王那昏君對你期望甚殷，你最重要的是盡早有點表現。」

項少龍暗笑最重要的還是有你最後這句話，站起來道：「多謝侯爺提醒，鄙人現在立即領手下到城郊農場的新址研究一下如何開拓布置。」

趙穆本是來尋他去敷衍對他項少龍有意的龍陽君，免致惹得這魏國的權貴人物不滿，聞言無奈陪他站起來道：「記得今晚郭縱的宴會，黃昏前務要趕回來。」

項少龍答應一聲，把他送出府門，與烏卓等全體出動，往城郊去也。

※※※

烏卓、荊俊和大部份人留於新牧場所在的藏軍谷，設立營帳，砍伐樹木，鋪橋修路，裝模作樣地準備一切，其實只是設立據點，免得出事時一網成擒，亦怕荊俊耐不住私自去找趙致。黃昏前，項少龍、滕翼和三十多名精兵團裡的精銳好手，馬不停蹄的趕返邯鄲。

抵城門，守城官向他道：「大王有諭，命董先生立即進宮參見。」

項少龍與滕翼交換個眼色，均感不妙，趙王絕不會無端召見他的。兩人交換幾句話後，項少龍在趙兵拱衛下，入宮見孝成王。成胥親自把他領到孝成王日常起居辦公的文英殿，陪侍他的竟不是趙穆而是郭開。項少龍見孝成王神色如常，放下心來，拜禮後遵旨坐在左下首，面對郭開。成胥站到孝成王身後。郭開向他打個眼色，表示會照顧他。

孝成王隨口問幾句牧場的事，歎道：「牧場的事，董先生最好暫且放緩下來，盡量不露風聲。」

項少龍愕然道：「大王有命，鄙人自然遵從，不知所為何由？」

孝成王苦笑道：「拓展牧場是勢在必行，只是忽然有點波折，讓郭大夫告訴先生。」

郭開乾咳一聲，以他那陰陽怪氣的聲調說道：「都是那李園弄出來的，不知他由哪裡查得董先生今次是回歸我國。早上見大王，直說先生雖為趙人，終屬楚臣，若我們容許先生留在趙國，對兩國邦交會有不良影響。」

項少龍差點氣炸肺葉，李園分明因見紀嫣然昨晚與自己同席親密對話，妒心狂起，故意來破壞他的事。不問可知，他定還說了其他壞話。幸好孝成王實在太需要他，否則說不定會立即將他縛起來，送返楚國去。

孝成王加重語氣道：「寡人自不會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只是目前形勢微妙，此人的妹子乃楚王寵妃，權傾一時，若他在楚王面前說上兩句，勸他不要出兵對付秦人，我們這次的『合縱』將功敗垂成，所以現在仍不得不敷衍他。」

郭開笑道：「待李嫣嫣生了孩兒，李園就算在楚王前說話，亦沒有作用。」

項少龍陪兩人笑起來，他自然明白郭開指的是楚王是個天生不能令女人生兒子的人，所以李嫣嫣料不例外。可是他卻知道今次真正的經手人是春申君而非楚王，而且至少有一半機會生個男孩出來，郭開的推測未必準確。當然難以怪他，誰想得到其中有此奧妙。

項少龍心念一動：「鄙人是否應避開一會？」

孝成王道：「萬萬不可，那豈非寡人要看李園的臉色做人，寡人當時向李園說，董先生仍未決定去留，就此把事情拖著。所以現在請先生暫時不要大張旗鼓，待李園走後，始作布置。」

項少龍心中暗喜，故作無奈地道：「如此我要派人出去，把正在運送途中的牲口截著，不過恐怕最早上路的一批，應已進入境內。」

孝成王道：「來了的就來吧！我們確需補充戰馬，其他的依先生的主意去辦。」

項少龍正愁沒有藉口派人溜回秦國報訊，連忙答應。

孝成王沉吟片晌，有點難以啟齒地道：「昨晚巨鹿侯宴後把先生留下，說些什麼話？」

項少龍心中打個突兀，暗呼精采，想不到孝成王終對趙穆這「情夫」生出疑心，其中當然有其奸詐似鬼的郭開在推波助瀾，裝出驚愕之色道：「侯爺有問題嗎？」

郭開提醒他道：「先生還未答大王的問題？」

項少龍裝作惶然，請罪後道：「巨鹿侯對鄙人推心置腹，說會照顧鄙人，好讓鄙人能大展拳腳，又說，嘿……」

孝成王皺眉道：「縱是有關寡人的壞話，董先生請直言無忌。」

項少龍道：「倒不是什麼壞話，侯爺只是說他若肯在大王面前為鄙人說幾句好話，包保鄙人富貴榮華。唉！其實鄙人一介莽夫，只希望安心養馬，為自己深愛的國家盡點力吧。不要說榮華富貴，生生死死也視作等閒。」

孝成王聽他說到趙穆籠絡他的話時，冷哼一聲，最後當項少龍「剖白心意」，他露出感動神色，連連點首，表示讚賞。

項少龍繼續道：「侯爺還想把鄙人留在侯府，為我找個歌姬陪宿，不過鄙人想到正事要緊，堅決拒絕。」

郭開道：「大王非常欣賞先生的任事精神，不過這幾天先生最好只是四處玩玩，我們邯鄲有幾所著名的官妓院，待小臣明天帶領先生去湊湊熱鬧。」

再閒聊幾句，孝成王叮囑他不可把談話內容向趙穆披露，郭開陪著項少龍離開文英殿。踏步熟悉的迴廊宮院，舊地重遊，憶起香魂渺渺的妮夫人，項少龍不勝感慨，郭開在耳旁絮絮不休的話，有一句沒一句地聽著。

郭開見他神態恍惚，還以為他因李園一事鬱鬱不樂，安慰道：「董先生不要為李園這種人傷神，咦！今晚你不是要赴郭縱的晚宴嗎？」

項少龍一震醒過來，暗責怎能在這時刻鬧情緒，訝異地道：「大夫不是也一道去嗎？」

郭開微笑著道：「我已推掉，自東周君的姬重到邯鄲後，本人忙得喘不過氣來，只是為大王起草建議書，我多天沒能好好睡覺。」

項少龍正要答話，左方御道處一隊人馬護著一輛馬車緩緩開過來，剛好與他們碰上。

郭開臉上現出色迷迷的樣子，低聲道：「雅夫人來了！」

項少龍早認得趙大等人，停下步來，好讓車隊先行。趙大等紛紛向郭開致敬，眼看馬車轉往廣場，車簾掀起，露出趙雅因睡眠不足略帶蒼白倦容的臉，當她看到項少龍，沒有顯出驚奇之色，像早知他來了王宮，嬌呼道：「停車！」

馬車和隨員停下來。

趙雅那對仍然明媚動人的美目先落在郭開臉上，笑道：「郭大夫你好！」

郭開色授魂與地道：「這麼久沒有和夫人彈琴下棋，怎還稱得上是好呢？」

項少龍聽得心頭火發，恨不得賞趙雅一記耳光，她實在太不知自愛。

趙雅見郭開在馬癡面前盡說這種調情的話，尷尬地答道：「郭大夫真愛說笑。」目光轉到項少龍臉上，柔聲道：「董先生是否要到郭府去，不若與趙雅一道上路？」

項少龍冷冷地道：「多謝夫人美意，鄙人只想一個人獨自走走，好思索一些事情。」

郭開以為他對李園的事仍耿耿於懷，沒感奇怪；趙雅則猜他因昨晚被自己不客氣地拒絕，所以現在還以顏色。暗忖這人的骨頭真硬，似足項少龍。

心中一軟，輕輕地道：「如此不勉強先生。」

馬車在前呼後擁下，朝宮門馳去。

項少龍拒絕郭開同坐馬車的建議道：「鄙人最愛騎馬，只有在馬背上才感安全滿足，大夫可否要衛士不用跟來，讓鄙人獨自閒逛，趁便想些問題。」

郭開疑惑地道：「先生初來邯鄲，怎知如何到郭家去呢？」

項少龍心中一驚，知道最易在這種無關痛癢的細節上露出破綻，隨口道：「大夫放心，鄙人早問清楚路途。」

飛身上馬，揮手去了。

※※※

甫出宮門，項少龍放馬疾馳，片刻後趕上趙雅的車隊。雅夫人聽得蹄聲，見他雄姿赳赳地策馬而來，雙眸不由閃亮，旋又蒙上茫然之色。自項少龍離趙後，她嘗到前所未有的折磨，悔疚像毒蛇般嚙噬她的心靈。為忘記這佔據她芳心的男子，她的行為比以前更放浪，但項少龍始終霸佔她深心處一個不能替代的位置。這一陣子她與韓闖攪上，還以為可成功忘掉項少龍，可是董匡的出現，卻勾起她微妙的興奮與回憶，使她對韓闖意興索然。

項少龍故意不瞧她，瞬眼間將她拋在後方。邯鄲城萬家燈火，正是晚飯後的時刻，街道上人車不多，清冷疏落。項少龍想起遠在秦國的嬌妻愛婢，心頭溫暖，恨不得立即活捉趙穆，幹掉樂乘，攜美回師。走上通往郭縱府的山路，後方蹄聲驟響，回頭一看，追上來的竟是趙致。項少龍見是她，想起荊俊和滕烏二人不同的提議，立時大感頭痛，放緩速度慢馳。

趙致轉眼來到他身旁，與他並騎而行，目不轉睛深深地注視他道：「董先生像對邯鄲的大街小巷很熟悉呢！」

項少龍知她跟他有好一段路，到現在發力追上來，暗叫不妙，道：「剛才來時，有人給鄙人指點過路途，致姑娘是否到郭府赴宴呢？」

趙致沒有答他，瞪著他道：「先生的聲音怕是故意弄得這麼沙啞低沉的吧！」

項少龍心中叫苦，若她認定自己是項少龍，區區一塊假面皮怎騙得了她，今次想不用愛情手段都不成，暗自歎一口氣，施出絕技，一按馬背，凌空彈起，在趙致嬌呼聲中，落到她身後，兩手探前，緊緊箍著她沒有半分多餘脂肪的小腹，貼上她臉蛋道：「致姑娘的話真奇怪？鄙人為何要故意把聲線弄成這樣子？」

趙致大窘，猛力掙扎兩下，但在這情況下反足以加強兩人間的接觸，驚怒道：「你幹什麼？」

項少龍哈哈一笑，一手上探，抓著她下頷，轉過她的臉，重重吻在她嬌艷欲滴的朱唇上。趙致「嚶嚀」一聲，似是迷失在他的男性魅力和情挑裡，旋又清醒過來，後肘重重在他脆弱的脅下狠撞一記。項少龍慘哼一聲，由馬屁股處翻跌下去，其實雖是很痛，他仍未致如此不濟，只不過是給她下台階的機會。

趙致嚇得花容失色，勒轉馬頭，馳回項少龍仰臥處，跳下馬來，蹲跪地上，嬌呼道：「董匡！你沒事吧！」

項少龍睜開眼來，猿臂一伸，又把她摟得壓在身上，然後一個翻身，把她壓在路旁的草叢處。趙致給他抱壓得身體發軟，又不甘心被他佔便宜，更重要的是到現在仍不敢確定他是不是項少龍，若給他這樣再吻一次，豈非對不起自己暗戀的男子，熱淚湧出道：「若你再輕薄我，我死給你看！」

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貞烈，心生敬意，卻又知道若這麼離開她，情況會更為尷尬，而在未知虛實前，更不可揭開自己真正的身分，惟有仍把她壓個結實，柔聲道：「致姑娘討厭我嗎？」

趙致感到自己的身體一點沒有拒絕對方的意思，又惱又恨，閉上雙目，任由淚水瀉下，軟弱地道：「還不放開我，若有人路過看到，人家什麼都完了。」

項少龍俯頭下去，吻掉她流下的一顆淚珠，摟著她站起來，道：「姑娘太動人，請恕鄙人一時情不自禁。」

趙致崩潰似的淚如泉湧，淒然搖頭道：「你是在玩弄我，否則為何要騙人家，我知道你是他。」

項少龍暗歎一口氣，依然以沙啞的聲音柔聲道：「今晚我到你家找你，好嗎？」

趙致驚喜地睜開烏靈靈的美目，用力點頭。

項少龍舉袖為她拭去淚漬，心生歉疚，道：「來！我們再不去要遲到哩。」

趙致掙脫出他的懷抱，垂頭低聲道：「趙致今晚在家等你。」

項少龍愕然道：「你不去了嗎？」

趙致破涕為笑，微嗔道：「你弄得人家這麼不成樣子，怎見得人。」

躍上馬背，馳出幾步後，仍不忘回頭揮手，送上嫣媚甜笑，那種少女懷春的多情樣兒，害得項少龍的心兒急跳幾下。直至她消失在山路下，項少龍收拾心情，往郭府赴宴去也。

※※※

郭府今晚的宴會，賓客不多，除趙穆、樂乘、韓闖、趙霸外，還有項少龍不願見到的李園，若加上趙雅和他，就是那麼七個人，郭縱的兩個兒子沒有出席，也許到別處辦事去。郭縱對他失去昨晚的熱情，反對李園特別招呼慇勤，似乎他才是主客。項少龍早習慣這種世態炎涼，知道郭縱故意冷淡自己，好爭取李園此位可能成為楚國最有權勢的新貴好感。李園對他這情敵保持禮貌上的客氣，但項少龍卻清楚感到他對自己的嫉恨。也難怪他，昨晚他目睹在歌舞表演時，紀嫣然仍對他親密說話，以他的精明和對紀嫣然的熟悉，不難看出端倪，察覺絕世佳人對他頗有意思。

閒話幾句，趙穆藉故把他拉到一旁，低聲問道：「大王為何召見你？」

項少龍正等待他這句話，正中下懷道：「他們追問昨晚侯爺對我說過什麼話，我當然不會道出真相，只說侯爺和鄙人商量開闢新牧場的事。侯爺！不是小人多心，孝成王那昏君似乎在懷疑你，我看郭開定是暗中出賣你。」

趙穆眼中閃過駭人的寒光，冷哼一聲道：「遲些我教他們知道厲害！」

項少龍知道已迫趙穆走上謀反的路，此時趙霸過來，兩人忙改說閒話。

趙穆笑道：「館主的標緻徒兒今晚不陪同出席嗎？」

趙霸道：「她應該來的，我剛派人去找她。」

環珮聲響，趙雅翩然而至。郭縱向李園、樂乘和韓闖告罪一聲，趨前迎接。趙雅目光先落在項少龍身上，再移往韓闖和李園處，猶豫片刻，朝項少龍走來。項少龍故意不望她，目光轉往別處。這次設的是像紀嫣然在大梁香居的「聯席」，在廳心擺放一張大圓几，共有十個位子。項少龍心中暗數，就算把趙致包括在內，仍空出個座位出來，只不知還有哪位貴客未至。

香風飄到，趙雅與各人招呼後，向剛把頭轉回來的項少龍道：「董先生的馬真快，比人家早到那麼多。」

項少龍瀟灑一笑，算是答覆。就在此時，有人來了。在兩名侍女扶持下，一位刻意打扮過，華服雲髻的美麗少女婀娜多姿地走進來。趙穆等均面露驚訝神色，顯然不知她是何方神聖。

謎底由郭縱親手揭曉，大商賈呵呵笑道：「秀兒！快來見過各位貴賓。」又向眾人道：「這是郭某幼女郭秀兒！」

趙穆訝異地道：「原來是郭公的掌上明珠，為何一直藏起來，到今天才讓我們得見風采。」

項少龍心念一動，想到郭縱是有意把幼女嫁與李園，那將來若趙國有事，可避往與秦隔離的楚國，繼續做他的生意。像郭縱這類冶鐵和鑄造兵器業的大亨，沒有國家不歡迎，但多了李園這種當權大臣的照應，當然更是水到渠成。

現今天下之勢，除三晉外，遠離強秦的樂土首選楚國。齊國鄰接三晉，有唇亡齒寒之險，燕國被田單所敗後，一蹶不振。惟有僻處南方的楚國仍是國力雄厚，短期內尚有偏安之力。一天三晉仍在，楚人都不用操心秦人會冒險多闢一條戰線。烏家成功移居秦國，郭縱這精明的生意人自然要為自己打算。

此時郭秀兒盈盈移至眾人身前，斂容施禮。年不過十六的少女苗條可人，長著一張清秀的鵝蛋臉兒，那對美眸像會說話般誘人，明淨如秋水，更添嬌媚。嘴角掛著一絲羞澀的甜笑，容光瀲艷，差點可和烏廷芳相媲美。包括李園在內，眾人無不動容。

郭縱見狀，大為得意，招手道：「秀兒快來拜見李先生。」

郭秀兒兩眼看到李園，立時亮起來，螓首卻含羞垂下，把嬌軀移過去。眾人登時泛起被冷落的感覺，趙雅的神色亦不自然起來。趙穆瞥李園一眼，閃過濃烈的殺機，旋即斂沒，卻瞞不過項少龍的觀察。

趙雅現在感到芳心更傾向反覆無常的董匡，往他靠近點道：「先生有空可否來舍下看看蓄養的馬兒，讓趙雅能請教養馬的心得。」

趙穆還以為她終於肯聽話去接近「王卓」，笑道：「難得夫人邀約，讓本侯代他答應。」

項少龍怎也不能當眾丟趙穆的面子，無奈點頭。趙雅見他答應得這麼勉強，白他一眼，沒有說出日子時間。鐘聲響起，入席的時刻到了。

※※※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項少龍的座位設在趙雅之旁，趙雅那邊接著是韓闖、郭秀兒、李園、郭縱，項少龍右方則是趙霸、樂乘和趙穆，趙致的座位給取消。現在誰都知道真正的主角是坐在郭氏父女間的李園，此人能說善道，不一會逗得郭秀兒不斷掩嘴輕笑，非常融洽。看樣子只要李園肯點頭，郭秀兒就是他的人。

韓闖顯然對郭秀兒這出眾的美少女很有興趣，可是為了他韓國的外交政策，當然不敢與李園爭短長，專心與趙雅喁喁細語，趙雅故意不理會他此馬癡，親熱地與韓闖說話，不住發出銀鈴般的悅耳笑聲，為宴會增添不少熱鬧與春色。

郭縱為了給李園和愛女製造機會，與各人應酬幾句後，別過臉來和左邊的趙穆、樂乘閒聊，話題不離邯鄲達官貴人間的閒話。趙霸與郭縱私交甚篤，加入這談話的小圈子，項少龍雖裝作興趣盎然地聆聽，但明顯地被郭縱冷落。項少龍心知肚明郭縱轉舵得這麼快，是受到李園的影響，從而推知這實業大亨對趙國的形勢較前悲觀，萌生離意。他的心態自然瞞不過趙王和郭開，所以後者提醒他要小心郭縱。烏家一去，趙國立時顯露出日暮途窮的弱態。趙雅又有什麼打算呢？侍女上來為各人斟酒。

李園捨下郭秀兒，朝項少龍看過來道：「董兄這次不惜萬水千山，遠道來此，只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

眾人聽他語氣充滿挑惹的意味，停止說話，看項少龍如何反應。郭秀兒首次抬起臉，打量這比李園更魁梧威武、外表粗豪的大漢。

項少龍好整以暇地瞇起眼睛看他，以不徐不疾的沙啞聲音淡淡地道：「李兄愛的是美人，董某愛的是駿馬。美人到哪裡去，李兄追到哪裡去，董某則是看哪裡的水草肥茂，就往哪兒跑。只要李兄想想自己，當明白董某人的心意。」答話粗野得恰到好處。

郭秀兒還以為項少龍口中的美人兒是指自己，羞得垂下臉。其他人想不到這老粗的辭鋒可以變得如此凌厲，心生訝異，亦替李園感到尷尬。只有趙穆心中稱快，他不能開罪李園，項少龍代他出手最恰當。

李園面色微變，眼中掠過殺機，冷冷地道：「董兄是否暗示我楚國的水草比不上這裡？」話甫出口立知自己失去方寸，同桌的除韓闖外全是趙人，這句話怎可說出來。果然樂乘、趙霸和早視自己為趙人的趙穆皺起眉頭。

項少龍見幾句話迫得李園左支右絀，心中大樂，像看不到李園的怒意般若無其事地道：「李兄想得太遠了，鄙人只是打個比喻，其實各處的水草各有優點和缺點，南方氣候溫和，養馬容易，不過養出來的馬看是好看，總嫌不夠粗壯，捱不得風寒雨雪；北方養馬困難，可是養出來的馬刻苦耐勞，發生馬瘟的機會少多了。所以匈奴人的戰馬最是著名，正因是苦寒之地，盛產良馬。」

眾人無不動容，想不到項少龍如此有見地，兼且指桑罵槐的暗諷位於南方的楚國耽於逸樂，不謀進取，反之北方諸國，包括強秦在內，雖是連年征戰，卻培養出不少人才，聲勢蓋過曾一度強大的楚人，事實亦是如此。

楚國自給小小一個越國攻入郢都後，國威大挫，兼之策略頻出錯誤，國勢每況愈下。六國的第一次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主，實質參戰的只有韓、趙兩國。韓、趙兩國給秦大敗於韓境內的修魚，齊又倒戈攻趙魏，自亂陣腳。秦因此乘機滅掉巴、蜀，使國境增加一倍以上，與楚的巫郡、黔中相接，從此開始楚人的噩夢，使他們嘗到苦果。

一直以來，秦人最怕的是齊楚的結合，於是秦人以割地誘得楚懷王與齊絕交，得利後旋即食言，大敗楚軍於丹陽，斬首八萬，並攻佔楚的漢中，接著再取沼陵，使郢都西北屏藩盡失。楚懷王的愚蠢行事並不止於此，正當他答應與齊的另一次合縱，再次受到秦人的誘惑，又一次忽然變卦，還和秦國互結婚姻。齊、魏、韓大怒下連兵討楚背約，懷王吃驚下使太子質於秦，請得秦兵來援，三國被迫無奈退兵，空助長秦人氣焰。稍後秦人借口攻楚，軟硬兼施，更騙得這蠢王入秦，給拘押起來，終因逃走不成，病死秦境。到兒子楚頃襄王登位，欲報仇雪恥，可是給秦人虛言一嚇，立即屁滾尿流，不但求和，還向秦國迎親，與父親懷王同樣為歷史多添一筆糊塗賬。

所以項少龍這一番話，正暗示楚人的自毀長城，乃人的問題，非戰之罪也。最厲害處是諷喻李園中看不中用，經不起風浪。趙雅和郭秀兒憑女性敏銳的直覺，打量兩人，都感到李園似如南方好看的馬，而董匡則是北方經得起風霜的良驥，李園在她們心中的地位不由降低少許。郭縱驚訝地瞧著項少龍，重新思索到楚國避秦是不是適當的做法。項少龍從無可辯駁的大處入手，論證楚人優柔寡斷和不夠堅毅耐苦的致命弱點，針針見血。李園的臉色陣紅陣白，卻是啞口無言。人家表面上只是評馬，他能說什麼呢？難道對號入座嗎？

郭縱哈哈一笑，打圓場道：「董先生句句話不離的把馬掛在口邊，不愧馬癡，來！我們喝一杯。」

眾人紛紛舉杯，只有李園鐵青著臉，沒有附和，使人感到此人心胸狹窄，有欠風度。

趙穆喝罷，再舉起女侍斟滿的美酒，舉杯向李園、韓闖兩人道：「為韓、楚、趙三國的合縱，我們痛飲一杯！」

李園不知想到什麼事，神色回復平時的從容灑脫，含笑舉杯，拉緊的氣氛稍放鬆少許。

韓闖道：「聽說齊王對這次邯鄲之會非常重視，相國田單已親身趕來，這兩天就要到達。」

趙穆、樂乘兩人早知此事，其他人卻是初次聽聞，無不動容。田單可說是齊國現今無名有實的統治者，聲名之盛，比之魏國的信陵君毫不遜色。

楚懷王死後八年，楚國國勢疲弱，而齊國則如日方中，隱與秦國分庭抗禮。就在此時，齊竟中了秦人之計，接受秦昭襄王的建議──秦王稱西帝，齊人稱東帝，擺明秦齊平分天下之局。

雖在稱帝兩日後齊湣王終被大臣勸服取消帝號，卻沒打消他的野心，南征北討，先滅宋，又併吞一些小國，侵佔許多土地，但國力卻於征戰中大幅損耗，惹得秦、楚、三晉聯同燕國出師有名，大舉伐齊。燕將樂毅更攻入臨淄，五年間佔據齊國七十餘城，只剩下莒和即墨。

田單就是在這艱苦的環境裡冒起來的著名人物。他是齊王室的支裔，初時做臨淄市官底下的小吏，燕軍破城前，他教族人鋸去車軸的末端，奪路逃亡時不致因車軸撞壞而成功逃去，只此一著，使他嶄露頭角，顯出他臨危不亂，足智多謀的資質。俟燕人圍攻即墨，眾人推他為主將，剛好燕昭王逝世，新即位的燕王中了田單的反間計，以一個無能將軍取代樂毅，此人一去，田單摧枯拉朽般把燕人掃出齊境，最有名是以火牛陣大破燕軍的一役。田單雖因此威名遠播，齊國則從此沉痾難起，直延至此時。

項少龍還想聽下去，身旁的趙雅親自由女侍處取過酒壺，為項少龍几上的空杯添上美酒，秋波盈盈地含笑輕聲道：「董先生！趙雅或有得罪之處，就借一杯酒作賠禮吧！」

韓闖正口沫橫飛，沒有在意，只有李園眼中奇光一閃，動起腦筋來。

項少龍心中暗怒，此女真是朝秦暮楚，剛剛還與韓闖如膠似漆，現在被他的言辭打動，又來討好自己，不過亦不致沒風度得教她當眾難堪，不冷不熱地舉起酒杯道：「夫人多心，何來得罪之有！鄙人回敬夫人一杯！」

趙雅兩眼凝視著項少龍舉杯喝了。韓闖終於注意到兩人暗通款曲，臉上掠過不快之色，假若是在韓國，以他的權勢，定要教項少龍好看，現在卻只能鬱在心裡。

李園哈哈一笑道：「夫人！今天在下尚未與你對酒。」舉起酒杯，遙遙敬祝。

趙雅雖說對他好感略減，仍是頗有情意，昨晚此人對她態度冷淡，現在竟主動來撩撥她，不禁受寵若驚，意亂情迷地舉杯。項少龍明知李園是借趙雅來打擊他，仍是心頭火發，既恨李園又氣趙雅的不知自愛，表面當然不露出絲毫痕跡。

李園並不肯就此罷休，繼續挑逗趙雅道：「夫人酒量真好，不若找一晚讓在下陪夫人喝酒，看看誰先醉倒。」

這麼一說，同席的九個人裡，倒有四個人的表情不自然起來。臉色最難看的是郭縱和郭秀兒，大感他公然兜搭這以放蕩名聞天下的美女，太不顧他們的顏面。韓闖卻將他對項少龍的嫉妒，轉移到此剛出現的情敵的身上。趙穆的臉色很不自然，狠狠瞪著趙雅，要她出言婉拒。

趙雅想不到對方如此大膽，公然在席上約她共渡春宵，拒絕嘛？實在有點不捨得，接受嗎？旁邊這似比李園更有魅力的男子更會看不起自己，妙目一轉道：「李先生如此有興致，趙雅找天在敝府設宴，到時先生莫要推說沒空呢！」美目環視眾人，笑語盈盈道：「各位須來作見證，看看我們誰先醉倒。」

李園微感愕然，想不到趙雅竟不受他勾引，不由首次定神打量她。他的心神自給紀嫣然佔據後，很少留意別的女性，這刻細看下，發覺趙雅有若一朵盛放的鮮花，說不盡的嬌媚風情，楚楚動人，那種成熟的美態，確是別具一格。而且表面看來，她雖是騷媚入骨，艷光流轉，但暗含一種綽約雅逸的神韻，教人不敢輕視，不由怦然心動起來，有點明白韓闖為何那般迷戀她。

李園灑然一笑道：「若定好日子，請通知在下。」

趙霸插嘴起哄，各人轉到別的話題去。

趙雅湊往項少龍處，低聲道：「滿意嗎？」

項少龍大感快意，知道這蕩女終於向他的另一個身分再次投降，尚未有機會說話，郭秀兒站起來，神情木然道：「對不起！秀兒有點不舒服，想回房休息。」

李園臉上泛起不悅之色，沒有作聲。眾人心知肚明郭秀兒在發她千金小姐的脾氣。

郭縱無奈道：「送小姐回房！」

當下有侍女來把這可人兒送出廳外，氣氛再度尷尬起來，沒有郭秀兒，晚宴頓形失色，幸好還有趙雅在撐場面。

趙霸多喝兩杯，談興忽起，扯著項少龍說起劍術的心得道：「現在學劍的人，大多急功近利，徒具架勢，卻沒有穩定的身法馬步去配合，對腰力的練習更不看重，有臂力卻欠腕力，茫不知腰、臂、腕和步法四方面相輔相乘，才能發揮劍法的精華，可知氣力的運用乃首要的條件。」

李園心高氣傲，顯然不把趙國的劍術泰斗放在眼裡，淡淡地道：「我看空有力氣仍沒有用，否則囂魏牟就不會給項少龍宰掉。」

「項少龍」這名字現在已成城內人人避提的禁忌，除韓闖外，人人為之愕然。項少龍則因有人提到自己的名字而心中一驚，他飛快瞥趙雅一眼，見她神情一黯，發起怔來。

韓闖傲然道：「只可惜他溜到秦國去，否則定要試試他的劍法厲害至何種程度。」

趙穆咬牙切齒道：「異日攻入咸陽，不是有機會嗎？」

趙霸給李園搶白，心中不忿，又說不過李園，沉聲道：「李先生以劍法稱雄楚國，不知可否找天到敝館一行？好讓趙某大開眼界。」

李園雙目光芒閃現，點頭道：「在下每到一地，均愛找當地最著名的劍手切磋比試，趙館主有此提議，李園實是正中下懷。」

這次連樂乘對此子的盛氣凌人都看不過眼，笑向趙霸道：「李先生如此豪氣干雲，館主請定下日子時間，好讓我們欣賞到李先生的絕世劍術。」

趙霸顯是心中怒極，道：「趙某頗有點迫不及待，不若就明天吧！看李先生哪個時間最適合。」

李園得意洋洋道：「明天可不行，皆因在下約了嫣然小姐共遊邯鄲，不如改在後天午後時分如何？」

眾人為之愕然，露出既羨慕又嫉妒的神色。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涼了半截。為何嫣然竟肯接受此子的約會？定要向她問個一清二楚。趙雅則神色木然，給紀嫣然奪去風光，當然不好受。宴會的氣氛至此被破壞無遺，趙霸首先藉詞離去，接著輪到趙雅。

韓闖站起來道：「讓本侯陪夫人回府。」

趙雅煩惱得蹙起黛眉，搖頭道：「平山侯的好意心領，趙雅的腦袋有些昏沉，想獨自一人靜靜。」

平山侯韓闖閃過不悅之色，冷冷地道：「夫人愛怎樣便怎樣吧！」

趙穆立起身來道：「一起走吧！我卻是談興正隆，誰願陪我同車。」向項少龍飛個眼色。

項少龍忙點頭道：「橫豎我是一個人來，由鄙人陪侯爺吧！」

趙雅奇怪地看項少龍一眼，對兩人的關係生出疑惑。眾人紛紛告辭，分頭離開。

車內趙穆道：「想不到先生詞鋒如此凌厲，一向能言善辨的李園亦招架不來。只不知你有沒有把握戰勝他手中之劍，據悉此人確有真材實學。」

項少龍皺眉道：「有沒有把握還是其次的問題，不過武場切磋，用的既是鈍口的木劍，又非生死相搏──」

趙穆截斷他道：「我只是想挫他的氣焰，並非要當眾殺他。這小子實在太可恨，若給我把他拿著，定要操他個生不如死。」

項少龍的皮膚立時起了一個個的疙瘩，打個寒顫。

## 第九章落難姊妹

回到行館，滕翼低聲道：「嫣然在內室等你。」

項少龍正要找她，聞言加快腳步。

滕翼追在身旁道：「趙王找你有什麼事？」

項少龍不好意思地停下來，扼要說出情況，笑道：「我們尚算有點運道，在邯鄲再耽多一兩個月應沒有問題。」

滕翼推他一把，道：「快進去吧！你這小子真的艷福無邊。」

項少龍想不到這鐵漢竟也會爆出這麼一句話來，可見善蘭把他改變了很多。笑應一聲，朝臥室走去。剛關上門，紀嫣然夾著一陣香風投入他懷裡，熱情如火，差點把他溶掉。初嘗禁果的女人，分外癡纏，紀才女亦不例外。雲雨過後，兩人喁喁細語。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問起她與李園的事，佳人早一步坦白道：「項郎莫要誤怪嫣然，明天人家答應陪李園到城南的『楓湖』賞紅葉，唉！這人癡心一片，由楚國直追到這裡來，纏著人家苦苦哀求，嫣然不得不應酬他一下，到時我會向他表明心意，教他絕了對嫣然的妄念。」

項少龍聽得紀嫣然對李園不無情意，默然不語。

紀嫣然微嗔道：「你不高興嗎？只是普通的出遊罷了！若不放心，人家請鄒先生同行如何？」

項少龍歎道：「據我觀察和得來的消息，此君的內在遠不如他外表好看，但若在這時說出來，我便像很沒有風度。」

紀嫣然脫出他的懷抱，在榻上坐起來，任由美好的上身展現在他眼前，不悅地道：「難道嫣然會認為你是搬弄是非的人嗎？人家早在大梁就是你的人，有什麼須吞吞吐吐的。」

項少龍把她拉得倒入懷裡，翻身壓著，說出了他利用李嫣嫣通過春申君設下的陰謀，又把今晚席上的事告訴她。

當紀嫣然聽到李園向趙王施壓對付她的「項少龍」，又公然在席上宣佈與她的約會，勃然大怒道：「想不到他竟是如此淺薄陰險之徒，嫣然真的有眼無珠。」

項少龍道：「這人可能在楚國忍得辛苦，所以來到趙國，不怕讓別人知道，遂露出真面目。」

紀嫣然吁出一口涼氣道：「幸得項郎提醒嫣然，才沒有被他騙了。唉！項郎何時可帶人家到咸陽呢？這樣偷偷摸摸非常痛苦。鄒先生很仰慕秦國，希望可快點到那裡去。」

項少龍歎道：「誰不想快些離開這鬼地方，不過現在仍要等待時機。」

紀嫣然依依不捨坐起來道：「人家要回去了，這次不用你送我，給人撞破百詞莫辯。」旋又笑道：「不若我們合演一場戲，劇目叫『馬癡勇奪紀嫣然』，若能氣死李園，不是挺好玩嗎？我們更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膽。人家還可公然搬來和你住在一起呢。」

項少龍坐起身來，勾著她粉項再嘗她櫻唇的胭脂，笑道：「是『馬癡獨佔紀佳人』，又或『董癡情陷俏嫣然』。這想法真誘人，只怕惹起龍陽君的疑忌，那就大大不妙。」

紀嫣然笑著道：「龍陽君最愛自作聰明，只要我們做得恰到好處，似有情若無情，循序漸進，反會讓他釋懷，甚至會使他認為人家和那個項少龍沒有關係，否則怎會對別的男人傾心。」再甜笑道：「項郎的話，措詞是這世上最好聽的。」

飄飄然裡，項少龍想想亦是道理，精神大振，若能驅掉龍陽君對紀嫣然的疑心，日後行動將大為方便。否則若給這半男不女的小人察破他們的私情，可能會立即揭穿他的身分。因為只要仔細驗他的假臉，他立告無所遁形。對趙人來說，讓他得到紀嫣然，總好過白便宜李園。兩人興奮得纏綿起來，然後共商細節。項少龍想起趙致，再三催促下，紀嫣然難解難分地悄然離開。

※※※

項少龍趁紀嫣然走後小睡一個時辰，半夜滕翼來把他喚醒。行館本來是有管家和一群侍婢僕人，但都給他們調到外宅去，免得礙手礙腳。梳洗時，滕翼在他身後道：「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半個時辰前開始埋伏在前街和後巷處，不知是何方神聖，真想去教訓他們一頓。」

項少龍道：「教訓他們何其容易，只要明天通知趙穆一聲，奸鬼定有方法查出是什麼人。」

滕翼道：「你出去時小心點，看來我還是和你一起去好些，至少有個照應。」

項少龍失笑道：「我只是去偷香竊玉，何須照應。」

滕翼不再堅持，改變話題道：「少龍準備何時與蒲布、趙大兩批人聯絡？」

項少龍戴上假面具，道：「遲一步作決定，而且不可讓他們知道董匡就是我項少龍，人心難測，誰說得定他們其中一些人不會出賣我們？」

滕翼鬆一口氣道：「你懂這麼想我可以放心。」

項少龍用力摟他的寬肩，由他協助穿上全副裝備，逾牆離府，沒入暗黑的街道裡。

雖是夜深時分，街上仍間有車馬行人和巡夜的城卒。這時代的城市地大人少，治安良好。一路保持警覺，半個時辰後到達目的地。他仍怕有人盯梢，故意躲在一棵樹上，肯定沒有人跟來，然後潛進趙致家旁的竹林裡。那是座普通的住宅，比一般民居大了一點，特別處是左方有條小河，另一邊是竹林，把宅院和附近的民房分隔開來，這片竹林是進門必經之路。項少龍拋開對荊俊的歉意，心想成大事哪能拘小節，安慰自己後，走出竹林。雄壯的狗吠聲響起，旋又靜下來，顯是趙致喝止牠。趙致的宅院分為前、中、後三進，後面是個小院落，植滿花草樹木，環境清幽雅致。後進的上房與花園毗連，只要爬牆進入後院，可輕易到達趙致的閨房。就在此時，其中一間房燈火亮起，旋又斂去，如此三次後再亮起來。項少龍知是趙致的暗號，心中湧起偷情的興奮。趙致勝在夠韻味，有種令人醉心的獨特風情。特別使人印象深刻是她年不過二十，偏有著飽歷人世的滄桑感，看來她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傷心往事。

項少龍知道時間無多，春宵一刻值千金，迅速行動，攀牆入屋，掀簾入內。入目是間小書齋，布置得淡雅舒適，趙致身穿淺絳色的長褂，仰臥在一張長方形臥榻上，几旁擺奉美酒和點心，含笑看他由窗門爬入來。項少龍正報以微笑，心中警兆忽現，未來得及反應前，背上已被某種東西抵在腰際。他之所以沒有更清楚的感覺，是因為隔著圍在腰間插滿飛針的革囊。

背後傳來低沉但悅耳的女音道：「不要動，除非你可快過機括發動的特製強弩。」

項少龍感到有點耳熟，偏又想不起在背後威脅他的人是誰。

趙致興奮地跳起來，嬌笑道：「人人都說項少龍如何厲害，還不是著了我們姊妹的道兒。」

項少龍心中苦笑，這是第一次被女人騙，女人肯定是男人最大的弱點，總是對美麗的女子沒有戒心。又大感奇怪，趙致若要對付他，只要到街上大喊三聲，保證他全軍盡墨，何用大費周章，私下對付他。難道她對死鬼連晉仍餘情未了？不親自下手不夠痛快？故作驚訝地道：「致姑娘說什麼呢？誰是項少龍？」

趙致怒道：「還要否認！在往郭家的山路時你不是承認了嗎？」

項少龍故意氣她道：「誰告訴過你鄙人是項少龍呢？」

趙致回心一想，他的確沒有親口承認過，但當時那一刻他的神態語氣活脫脫就是項少龍，現在他又矢口不認，分明在作弄自己。

身後那不知是趙致的姊姊還是妹子的女子沉聲道：「你若不是項少龍，我惟有立即殺人滅口，以免洩漏我們的秘密。」

項少龍心中一震，終認出身後的女子是曾兩次行刺趙穆的女刺客，第一次差點誤中副車，另一趟則發生在前晚，給自己破壞。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至此豁然而悟。難怪女刺客能潛入侯府，全因有趙致作內奸接應。歎一口氣道：「那我死定哩，因為鄙人根本連項少龍是誰都不知道，還以為致姑娘對我特別青睞……」

後面的女子厲聲道：「你再說一聲不是項少龍，我立即扳掣！」

項少龍暗笑你若能射穿那些鋼針才怪，冷哼一聲道：「我馬癡董匡從不受人威脅，也不會將生死放在心上，本人不是項少龍就不是項少龍，何須冒認，不信可來檢驗本人的臉是否經過化裝？」他這叫行險一博，賭她們做夢想不到世間竟有這種由肖月潭的妙手泡製出來巧奪天工的皮面具，且面具有天然黏性，與皮膚貼合得緊密無縫，連臉部表情都可顯露出來，不懂手法，想撕脫下來並非易事。

趙致呆了一呆，來到近前，伸手往他臉上撫摸。摸抓幾下，趙致果然臉色劇變，顫聲道：「天啊！你真不是他！」

項少龍道：「我雖不是項少龍，但千萬勿要發箭，否則定是一矢雙鵰之局。」

兩女同時一呆，知道不妙。項少龍在兩女之間閃電般脫身出來，轉到趙致身後，順手拔出腰間匕首，橫在趙致頸上，另一手緊箍著她的小腹，控制局面。女子舉起弩箭，對正兩人，不敢發射。項少龍帶著趙致貼靠後牆，定神打量這劍術戰略厲害得教人吃驚的女刺客。

她比趙致矮了少許，容貌與趙致有七八分相似，更是白皙清秀。兩眼炯炯有神，多了趙致沒有的狠辣味兒，年紀大了點，身段優美又充滿勁和力，此刻活像一頭要擇人而噬的雌豹。

項少龍微笑道：「姊姊怎麼稱呼？」

趙致不理利刃加頸，悲叫道：「大姊快放箭，否則不但報不了仇，我們還要生不如死。」

項少龍放下心來，知道趙致真以為自己是馬癡董匡，慌忙道：「有事慢慢商量，我可以立誓不洩露你們的秘密，本人一諾千金，絕不食言。」

兩人不由面面相覷，此人既非項少龍，絕沒有理由肯放過她們，太不合情理。

項少龍不讓她們有機會說話，先以董匡之名發一個毒無可毒的惡誓，然後道：「大姊放下弩箭，本人立即釋放令妹。」

美女刺客悻悻然道：「誰是你大姊？」一雙手卻自然地脫開勁箭，把強弩連箭隨手拋往一旁，爽快得有點不合情理。

項少龍心想這頭美麗的雌老虎行事乾脆，收起橫在趙致粉頸的匕首。就在此時，他看到此女向趙致打個眼色，心知不妙，忙往橫移，恰恰避開趙致的肘撞。女子嘬唇尖嘯，同時抽出背上長劍，往他攻來。項少龍無名火起，自己為了不想殺人滅口，才好心發毒誓不洩出她們的秘密，可是她們不但不領情，還反過來要滅掉他這活口，血浪閃電離鞘而出。驀地門口那方異響傳來，百忙中別頭一看，暗叫了聲我的媽呀，原來是一頭大黃犬，正以驚人高速竄入門來，露出森森白牙，鼻孔噴著氣，喉間「嗚嗚」有似雷鳴，朝他撲到，登時明白剛才她嘬唇尖叫，是為喚惡犬助陣。

幸好項少龍以前受訓項目內，包括如何應付惡犬，雖未真的試過，但總嘗過與比這頭黃犬更粗壯的軍犬糾纏的滋味，橫劍一掃，盪開對方刺來一劍，矮身側踢，剛好正中已撲離地面那惡犬的下顎處。畜牲一聲慘嘶，側跌開去，滾倒地上，一時爬不起來。趙致不知由哪裡找來佩劍，配合姐姐分由左側和正面攻來，一時儘是森寒劍影。項少龍深悉兩女厲害，不過他早把墨氏補遺的三大殺式融匯貫通，劍法再非昔日吳下阿蒙，趁惡犬尚未再次撲來，猛地閃到大姊身側，施出渾身解數，一劍由上劈下。大姊大吃一驚，原來項少龍這一招精奧奇妙，竟能在窄小的空間不住變化，教人完全尋不出來龍去脈。猛咬銀牙，以攻制攻，竟不理敵劍，往項少龍心窩閃電刺去，完全是同歸於盡的格局。項少龍心中暗讚，不過亦是正中下懷。他曾與她交過手，知她劍法走靈奇飄忽的路子，庸手與她對仗，怕連她的劍都未碰到，便要一命嗚呼。這也是女性用劍的特點，以免和天生較強壯的男性比臂力。當下變招橫劍揮擋。「噹！」的一聲脆響過處，美女刺客的劍給項少龍掃個正著。她要以攻制攻，就必須全力出手，有進無退，反予項少龍機會全力與她硬拚一劍。除了囂魏牟和滕翼外，項少龍的腰臂力可說全無對手，她怎麼厲害仍是個女人，受先天限制，兩劍交擊下，震得她手腕酸麻，駭然退開。項少龍本以為可使她長劍脫手，豈知她終勉強挨過了，冷喝一聲，往地上滾去。趙致怎也想不到馬癡劍術如此驚人，要衝上助陣，給退後的姊姊撞個滿懷，一起踉蹌倒退。這時那黃狗又回過頭來，想撲向項少龍。

趙致驚叫道：「大黃！不要！」

項少龍此時早右手執起弩弓，左手撈起弩箭，以最敏捷的手法上箭瞄準，對準大黃。這頭犬非常機伶，亦曾受過兩女訓練，一見弩箭向著自己，低鳴一聲，縮退兩女身後。

項少龍右手持弩，劍交左手，指著驚魂甫定的兩女，微笑道：「大姊叫什麼名字，讓董某有個稱呼。」

兩女神色驚疑不定，縮在牆角，不敢動彈。在這種窄小的空間和距離內，要撥開以機括射出的箭，簡直是癡人說夢。

大姊的骨頭很硬，緊抿嘴不答他，反是趙致衝口答道：「她叫田柔！」

項少龍愕然道：「不是姓趙的嗎？」

趙致知說漏嘴，臉色蒼白起來。

項少龍與那田柔對視，心想她既姓田，說不定與田單有點親族關係。趙穆一向與田單有勾結，否則不會和囂魏牟暗中往來，想到這裡，有了點眉目，故意扮作睜眉怒目道：「本人原本有意放過你們兩人，可惜你們竟是姓田的，我最憎惡就是這個姓的人，現在惟有拋開憐香惜玉之心，送你們回出娘胎之前那地方去，這麼給你們一個痛快，應感激我才對。」

趙致盯著他手上的弩箭，顫聲道：「你為什麼這麼恨姓田的人。」

田柔憤怒地道：「致致！不要和他說話，要殺便殺吧！」

項少龍暗怪這房子難道只得她姊妹二人，否則鬧到這麼厲害，仍不見有人出現，與趙致相依為命的「父親」躲到了哪裡了呢？想到這裡，只見那給趙致拉著的黃狗耳朵豎直起來，露出注意的神色。心中瞭然，喝道：「不准進來，否則本人立即放箭。」

兩女愕然，想不到他竟然能察覺救兵無聲無息的接近，登時心虛起來，自忖恐怕無法與這人對抗。

項少龍望向趙致，道：「橫豎你們死到臨頭，本人不須瞞你們，我之所以憎恨姓田的人，因為其中有一個人叫田單。」

兩女呆了一呆，定神瞧他。項少龍緩緩移前，弩箭上下移動，教兩女不知他要選擇的位置。一個誘人的想法在心中升起，只要他射殺田柔，再以飛針對付門外的人和趙致，可有十成把握迅速解決三人，那就一了百了，不用為她們煩惱。

門外一把蒼老的聲音喝道：「壯士手下留人，我家兩位小姐的大仇人正是田單，大家是同一條線上的人。」

田柔和趙致齊叫道：「正叔！」

項少龍冷笑道：「這話怎知真假？本人故意告訴你們此事，是要逼自己狠下心來，好殺人滅口，否則若把這事洩出去，給與田單有勾結的趙穆知道，我哪還有命。或者你們還不知道，田單這兩天便要來邯鄲，本人報仇的唯一機會亦到了，絕不容許給人破壞。」

兩女為之動容，顯是不知田單來趙的事。

田柔杏目圓睜，瞪著他道：「你不是趙穆的同黨嗎？」

項少龍喝道：「閉嘴！誰是這奸賊的夥伴，只是為取得他的信任，好對付田單，才虛與委蛇。唉！本人從未殺過女人，今晚只好破戒。」

門外正叔驚叫道：「壯士萬勿莽撞，我們兩位小姐的親族就是被田單和趙穆兩人害死的，這事千真萬確，若有虛言，教老僕萬箭穿心，死無葬身之地。」

項少龍扮出沉吟的模樣，道：「你們和趙穆有深仇，此事不容置疑，可是兩人一在齊一在趙，怎會都成了你們的仇人？」

趙致忍不住熱淚湧出，淒然叫道：「我家為田單所害，逼得逃來邯鄲，那知趙穆這奸賊竟把我們家族一百八十三人縛了起來，使人押去給田單，給他以酷刑逐一屠宰，這樣說你相信了嗎？」

田柔怒道：「不要求他！」

項少龍笑道：「你的名字雖有個『柔』字，人卻絕不溫柔。」

田柔氣得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再道：「為何又剩下你們三人？」

正叔的聲音傳入道：「老僕和兩位小姐因來遲幾天，所以得以避過此劫，七年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立志復仇，壯士請相信我們。」

項少龍鬆一口氣，有點為自己剛才動了殺機而慚愧，活在這視人命如草芥的戰爭年代裡，實在很容易受到感染。項少龍一扳機括，弩箭呼的一聲，在兩女臉頰間閃電般一掠而過，射進牆內。兩女目瞪口呆，想不到他在這種時刻發箭，若目標是她們其中一人，定避不開去。

少龍拋掉弩弓，劍回鞘內，微笑著道：「你們的事本人絕沒有興趣去管，但亦請你們勿來破壞本人的計劃。你們的真正仇人是田單而非趙穆，兼且現在趙穆有了戒備，再動手只是自投羅網，好好想想吧！像你們姊妹那麼漂亮的女孩子，落到壞人手裡，會發生比死還難過的奇恥大辱。言盡於此，告辭了！」

在兩人注視下，項少龍大步離開，與正叔的老儒打個照面，施施然走了。

※※※

項少龍回到行館，離日出只剩下個把時辰，等把整件事說給滕翼聽後，伸個懶腰打呵欠。

滕翼讚歎道：「你這一手非常漂亮，反使趙致不再懷疑你是項少龍。不過照我看這妮子對真正的你並沒有惡意，只是想要挾你去對付趙穆。」

項少龍失聲道：「都用弩箭抵著我的背脊了，還不算有惡意嗎？」

滕翼道：「你兩次壞了人家姑娘的行刺大計，田柔這麼好勝，自是想一挫你的威風。」

項少龍想起在郭家的山路調戲趙致，她欲拒還迎的神態，確對自己大有情意，現在若她「誤以為」佔了她便宜的人，是「董匡」而非「項少龍」，會是怎樣的一番感受呢？想起她「發覺」項少龍竟是董匡時，那失望的樣子絕非裝出來的。

滕翼笑著道：「既是奉旨不用裝勤力，不若大家去好好睡一覺，管他娘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一想也是，返回寢室，倒頭大睡，到烏果來喚醒他，竟過了午飯的時刻，太陽快下山。這些天來，還是首次睡得這麼酣暢。烏果道：「二爺在廳內等三爺吃飯！」

項少龍精神抖擻地爬起來，梳洗更衣後出去與滕翼相見，兩人踞案大嚼。

烏果在旁道：「雅夫人派人傳來口訊，請三爺明晚到她的夫人府赴宴，到時她會派人來接你，希望你早點到她那兒去。」

項少龍記起她昨晚答應李園的宴會，當時還以為她隨口說說，想不到竟認真起來。苦笑道：「你看我們來邯鄲是幹什麼，差不多每晚去和那些人應酬。」

滕翼笑道：「應付趙穆不難，應付這些女人可教你吃足苦頭。」

項少龍道：「我真想大幹趙雅一場，好洩心頭之恨，可是這樣定會給她把我認出來。正如你所說，只要她用鼻子一嗅，小弟便無所遁形，更何況這位男人的專家那麼熟悉我的身體。」

滕翼搖頭道：「我也為你的處境難過……唔！」神情一動道：「並非全無辦法，昨天我閒著無聊，到後園走了一轉，其中有種草樹，若把汁液搾出來，塗少許在身上，可發出近乎人體的氣味，嗅起來相當不錯，比女人用來薰衣的香料自然多了，這可解決氣味的問題，假若你身上沒有痣那類的特徵，吹熄燈在黑暗中幹她，說不定能矇混過去。」

在一旁的烏果忍不住道：「三爺的傢伙必然大異常人，一進去趙雅便會知道。」

滕翼和項少龍給他說得捧腹狂笑起來。

項少龍喘著氣道：「你很懂拍馬屁，不過我只是說著玩兒，並非真要幹她，更不值得如此冒險玩命。唉！那樣把她當作洩憤洩慾的對象，終是有點不妥。」

滕翼強忍苦笑道：「不過那種叫『情種』的草樹汁，搽一點也無妨，那你儘管和趙雅親熱些仍沒有問題，我立即著手炮製。」

烏果一呆道：「竟有個這麼香艷的名字。」

滕翼自得善蘭，人變得開朗隨和多，伸手過去拍拍他肩頭，歎道：「小子可學得東西了，這情種汁有輕微的催情效用，女人很喜歡嗅，鄉間小子如荊俊之輩，約會人家閨女時都愛塗在身上，不過必須以米水中和，否則會惹來全身斑點疹痕。你要試試嗎？」

烏果興奮地道：「回咸陽後定要找個美人兒試試。」

項少龍道：「還有什麼事？」

烏果道：「武士行館的趙館主遣人送帖來，說明天的論劍會改在後天午時舉行，請三爺務要出席。」

項少龍向滕翼道：「那另一個奸鬼李園太可惡，說不定我要狠狠教訓他一頓。」

有人進來道：「龍陽君來見三爺，正在外廳等候。」

項少龍愕然，苦著臉向滕翼道：「有沒有什麼叫『驅妖』的汁液，讓他一嗅立要避往天腳底去。」

滕翼啞然失笑道：「今次是老哥第一次不會羨慕三弟的艷福！」

※※※

見到威武的董馬癡大步走出來，龍陽君以一個「他」以為最美的姿態盈盈起立，還照著女性儀態對他斂衽為禮。

項少龍看得啼笑皆非，又是暗自叫苦，笑著迎上去道：「君上大駕光臨，鄙人受寵若驚。」

龍陽君那對也似會說話的眼睛往他飄來，從容笑道：「本君今天來找董先生，實有事耿耿於懷，不吐不快。」

今天他回復男裝打扮，不過衣飾仍然彩色繽紛，若他真是女子，項少龍定要讚她嫵媚動人，現在則是心顫膽跳，若他的不吐不快是一籮筐的綿綿情話，天才曉得怎樣去應付。

兩人坐好後，龍陽君正容道：「本君認為董先生回歸趙國的決定，實在太莽撞。」

項少龍為之愕然，也暗中鬆了一口氣，不解道：「君上何有此言？」

龍陽君見左右無人，柔情似水地道：「我是愛惜董先生的人才，方不顧一切說出心中想法，趙國現在好比一口接近乾枯的水井，無論先生的力氣有多大，盛水的器皿和淘井的工具多麼完善充足，若只死守著這口井，最終仍難逃井枯人亡的結果。」

項少龍心中一震，一向以來，他不大看得起這以男色迷惑魏王而得居高位的傢伙，現在聽他比喻生動，一針見血指出趙國的形勢，不由對他刮目相看。故作驚訝地道：「趙國新近大勝燕人，怎會是一口快將枯竭的水井？」

龍陽君微笑著道：「垂死的人，總有迴光反照的時候，太陽下山前，最是艷麗。而這全因為趙國仍有兩大名將，硬撐大局。若此二人一去，你說趙國還能拿得出什麼靈丹妙藥來續命？」

項少龍道：「君上說的是不是廉頗和李牧？」

龍陽君道：「正是二人，廉頗年事已高，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近日便有謠言說他攻燕不力，孝成王一向對他心病甚重，所以目下邯鄲有陣前易將之說，誰都不知是否重演長平以趙括換廉頗的舊事。」不容他插話，龍陽君口若懸河繼續說下去道：「至於李牧則忠直而不懂逢迎，做人不夠圓滑，若遇上明主，此乃能得天下的猛將，可惜遇上多疑善忌好大喜功的孝成王，又有巨鹿侯左右他的意向，最終不會有好結果，只可惜他漠視生死，仍戀棧不去，否則我大魏上下君臣，必會倒屣相迎。」

他這麼一說項少龍立知魏人定曾與兩名大將接觸過，李牧拒絕了，卻不知廉頗如何。龍陽君真厲害，若只憑一番說話便去了趙國軍方兩大台柱，趙國還不是任魏人魚肉嗎？

龍陽君見他聽得入神，以為打動他，再鼓其如簧之舌道：「董先生或者奇怪本君為何如此斗膽，竟在趙人的首都批評他們。一來本君並不把他們放在眼內，諒他們不敢動我半根毫毛，更重要是本君對董先生非常欣賞，不忍見你將來一番心血盡付東流，還要淪為亡國之奴。況且秦王與趙人間有深仇大恨，絕不會放過他們。良禽擇木而棲，若先生肯來我大魏效力，本君保證優渥禮遇非是趙國可及，至少不會因李園這麼一個尚未得勢，在春申君下面做個小跑腿的傢伙幾句說話，竟慌得差點要把先生逐走。」

項少龍心叫厲害，知道龍陽君在趙王身邊佈有眼線，所以把握時機，乘虛而入，遊說他改投魏國。不禁佩服岳父烏應元的眼光，給自己馬癡的身分。現時各國皆重馬戰，他的董匡正是各國夢寐以求的人才。裝作感動地道：「君上這番話發人深省，鄙人須仔細思量，還要向族人解說，但暫時……」

龍陽君見他沒有斷然拒絕，喜上眉梢，送他一個「媚眼」道：「奴家最明白男人的心事，董先生不用心急，最好探清趙國情況，當知奴家沒有半字虛語。」

項少龍不由佩服他的遊說工夫，寥寥幾句話，道盡趙國的問題。歎道：「若董某不是趙人，這刻可一口答應。」

龍陽君柔聲道：「對孝成王來說，除趙家外，誰會是趙人呢？若換了不是趙穆和趙雅，於烏家一役之失利，早被他五馬分屍。有才而不懂愛才，項少龍正是最好的例子，若非先生送來一千匹上等戰馬，不出一年，趙國再無可用之馬。」

項少龍心想你的心真夠狠毒，把我拉走，等若打斷趙人的腳。

龍陽君壓低聲音道：「聽說趙霸應李園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要求，後天午時在行館舉行論劍會，只要先生點頭，奴家可使人到時挫他威風，看他還敢不敢盛氣凌人。」

項少龍心中大感驚訝，每次說起李園，龍陽君都是咬牙切齒，照計李園這麼高大俊秀，沒理由得不到龍陽君的青睞，看來是李園曾嚴詞拒絕過他，令他因愛成恨。又或是他不喜歡李園那種斯文俊俏型的美男子，而歡喜自己這陽剛粗豪的……嘿！自己想到哪裡去了？

意外地龍陽君站起來，辭別道：「先生好好想想，有答案立即告訴奴家，那時再研究細節，務使先生走得歡歡喜喜。」

項少龍給他一忽兒「本君」、一忽兒「奴家」弄得頭大如斗，忙把他送出大門，看著他登上馬車，在數十名隨從前呼後擁下去了，苦笑回頭。無論如何，他再不敢小覷這不男不女的人。

※※※

龍陽君走後，項少龍偷得浮生半日閒，獨個兒在大宅的院落園林間漫步，回想當日偷入此處，初遇朱姬的醉人情景。不論朱姬是怎樣的人，他真的感到她對他很有好感，那是裝不來的。忽然間，他有點惆悵和失落，也感到寂寞，而事實上他應比任何人更滿足才對，以一個現代人，來到這陌生又非常熟悉的古戰國時代裡，他的生命比任何一個時代的人至少豐富一倍，因為他經驗多了一個時代。經過這幾年驚濤駭浪的日子，他連想東西的方式，所有的措辭和文字，都大致與當時代的人相若。昨晚他想殺人滅口，辣手摧花，正是烏卓和滕翼兩人認為是最合理的做法。幸好懸崖勒馬，否則一輩子良心都要受到懲罰。想到這裡，不禁暗自抹一把冷汗。

時值深秋，天氣清寒，園內鋪滿落葉，在黃昏的暗沉裡分外有肅殺零落的氣氛。宴會有時也不錯，在那些無謂的應酬和庸俗的歡樂裡，很容易可在自我麻醉中渾然忘我。無由地，他強烈思念著遠在秦國的嬌妻美婢，想著她們日夕盼望他歸去的情景，不禁魂為之銷。忍不住隨口拈來李白的名詩，唸道：「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鼓掌聲在後方近處響起。項少龍嚇了一跳，猛然回過身來，見到滕翼伴著一身盛裝，美得像天上明月的紀嫣然，一起瞪大眼睛瞧自己。俏佳人秀目異采連閃，美麗的小嘴正喃喃重複兩句千古絕詩。

項少龍大感尷尬，迎了上去道：「嫣然你這個樣兒來見我，怎瞞得過別人的耳目？」

滕翼道：「嫣然現在是到王宮赴趙王的宴會，路過行館忍不住進來看你，根本沒打算瞞人。嘿！你剛才作出來那兩句詩歌真是精采絕倫，好了！你們談談吧！」識趣地避開。

紀嫣然嫵媚一笑，投入他的懷抱，讚歎道：「今天李園拿了他作的詩歌給我過目，嫣然已非常驚異他的天份，甚為讚賞，可是比起你剛才兩句，李園的就像小孩子的無聊玩意，有誰比你剖劃得更深刻動人呢？嫣然甘拜下風。」

項少龍老臉一紅，幸好紀嫣然看不見，緊接著她的話道：「不要誇獎我，這叫情人眼裡出西施。」

紀嫣然心中劇震，離開他懷抱，定神看著他道：「天啊！你隨口說出來的話總是這麼精采奇特，還記得你那句『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一句話道盡現今所有國家的問題，連韓非公子都沒有這麼的警句。」說罷情不自禁獻上熱吻，差點把他溶化。分開後，紀嫣然神魂顛倒地道：「項郎啊！作一首詩歌送給人家吧！由人家配上樂章，勢將成千古絕唱。」

項少龍心中苦笑，他能由頭唸到尾的恐怕沒有哪首詩，怎能拿來應酬美人兒，而且佔別人的創作為己有，等同侵犯版權，用口說說也還罷了，若真傳誦千古，豈非預先盜了別人的創作權，苦笑道：「世上無一物事不是過眼煙雲，千古傳誦又如何？」

紀嫣然嬌歎一聲，伏倒他身上，嬌嗔道：「少龍呀！你真害死人家哩，今晚嫣然除了想著你外，還有什麼好想呢？偏又不可和你在一起。人家不理你，由明天開始，你公開追求我，讓嫣然正式向你投降和屈服，這事你絕不可當作是過眼煙雲。」再歎道：「過眼煙雲！多麼淒美迷人，只有你才能如此隨手拈之便成天然妙句。」

項少龍心中叫苦，這叫愈弄愈糟，異日她迫自己不斷作詩作詞，自己豈非成了文壇大盜。

紀嫣然不甚甘願地道：「嫣然走哩，鄒先生在馬車上等我，這樣吧！你若作好詩文，我便配樂只唱給你一個人聽，我知嫣然的夫婿既不好名也不好利。唉！名利確教人煩惱，若沒有人認識紀嫣然，我可終日纏在你身旁。」又微微一笑道：「不准動！」蜻蜓點水般吻他一下，翩然去了，還不忘回眸一笑，教項少龍三魂七魄全部離竅至不知所蹤的境地。

※※※

回到內宅，滕翼道：「現在我完全明白為何紀才女給你手到拿來，那兩句實是無可比擬的傑作，比之《詩經》更教人感動。那些詩歌你定然很熟悉。」

項少龍暗忖除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外，老子對《詩經》一竅不通，只好唯唯諾諾應了。

滕翼道：「孝成王真教人心灰，若你真是馬癡董匡，現在應立即溜掉。你看他因怕了李園，今晚宴請嫣然，有點頭面的人都在邀請之列，獨把你漏掉。」

項少龍恍然大悟，難怪龍陽君匆匆而去，原來是到趙宮赴宴。笑道：「難得有這樣的閒暇，我們不若到這裡的官妓院逛逛，不醉無歸。」

滕翼肅容道：「官妓院內大多是可憐女子，三弟忍心去狎弄她們嗎？」

項少龍想起素女，大感慚愧道：「二哥教訓得好！」

滕翼點頭道：「你真是難得的人，這麼肯接受別人的意見，來吧！我們出去隨便走走看看，亦是一樂。」

兩人坐言起行，出宅去了。步出行館，兩人朝邯鄲城最熱鬧的區域悠然閒逛。街上行人稀疏，有點暮氣沉沉的樣子，比他們離邯鄲前更是不如。烏家事故對趙人的打擊深遠之極，而趙人的首都則直接把事實反映出來。趙人對秦人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長平一役的大屠殺早把他們嚇破了膽。郭縱家業雄厚，當然不可說走就走，但平民百姓哪理會得這麼多，借個藉口溜出城外，可逃到鄉間或索性到別國去。這種遷徙對中華民族的團結有正面的作用，使「國家」的觀念日趨薄弱，有利大一統局面的出現。現在的七國爭雄，頗有點異姓王族各爭短長的意味。

滕翼的說話驚醒了他的馳想，只聽他道：「有人在跟蹤我們。」

項少龍機警地沒有回頭，沉聲道：「多少人？」

滕翼冷靜地道：「至少七至八人，身手相當不錯。」

項少龍苦思道：「怕就是昨晚在宅外監視我們的人，邯鄲誰會這麼做呢？」

滕翼微笑著道：「抓起一個來拷問幾句不就清楚了嗎？」

項少龍會意，隨他轉進一條僻靜的小路去，兩旁是楓樹林，前方有條石拱橋，跨越橫流而過的小河，對岸再見疏落有致的院落平房。尚未走到小橋處，後方急劇的足音響起，有人喝道：「董匡停步！」項少龍和滕翼相視一笑，悠閒停步轉身。二十多名彪悍的劍手，扇形包圍過來，有些由楓林繞住後方和兩側，把他們圈在中心。

項少龍定神一看，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心中一動，喝道：「李園有本事自己來殺我，為何派你們這些小嘍囉來送死？」

眾劍手齊感愕然，看樣子是給項少龍一語中的，揭破他們的身分。那些人仍未有機會反駁，兩人趁對方心分神搖的好時機，拔劍撲出。那些人想不到對方要打就打，先發制人，倉卒拔劍招架。項少龍一聲冷哼，發揮全力，施展殺手，首當其衝的敵人給他盪開長劍，立中一腳，踢在小腹處，那人慘嘶中似彎弓的河蝦般倒跌開去。滕翼那方響起連串金鐵交鳴的清音，兵刃墮地和慘叫接連響起，自是又有人吃了大虧。

項少龍一招得手，不敢怠慢，這些人都是經驗豐富的好手，雖交鋒之始失利，卻無人退縮，兩把長劍如風雷疾發般由左右兩側攻來。項少龍繼續逞威，移往右側向那特別粗壯的大漢橫劍疾掃，「噹！」的一聲，大漢毫不遜色硬擋他一劍。項少龍心叫痛快，施出墨氏補遺三大殺招的以攻代守，猛劈入對方劍光裡，那人亦是了得，移後避開。左方長劍貫胸而來，項少龍使個假身，避過對方凌厲的一擊。此刻他若拔出飛針施放，敵人定難逃大劫，可是他卻要制止這誘人的想法，因為除非能盡殲敵人，再毀屍滅跡，否則可能會給趙人在這上面識破他是項少龍。這個想法閃電掠過心頭的當兒，長劍在腰後掠至，項少龍反手回劍，垂直砍在對方長劍近把手處。那人遠比不上剛才的壯漢，虎口爆裂，長劍亦給鋒利的血浪砍開一個缺口，脫手墮地。項少龍硬撞入他懷裡，好避過壯漢再次掃來的一劍，手肘重擊那人胸脅。肋骨斷折的聲音隨肘傳來，敵人口鼻同時濺出鮮血，拋跌往外，撞倒斜刺裡衝上來的另一敵人。

「噹！」項少龍架開壯漢的一劍，忽地矮身蹲下，橫腳急掃。壯漢哪想得到有此奇招，慘呼一聲，先是兩腳離地而起，變成凌空橫斜，再重重往地上掉去。此時又有長劍交擊而至，全力圍攻。這批人確是悍勇非常，教他應付得非常吃力，若沒有滕翼在旁，只他一人，可就勝敗難測。他無暇再傷那壯漢，展開墨子劍法的守勢，硬把另二人迫在劍光之外。滕翼悶哼一聲，撞在他背脊處，顯是吃了點虧。

項少龍百忙中回頭一看，見到他那方面的敵人已有三個倒在地上，但仍有五、六人狀如瘋虎般撲上來，猛攻滕翼，喝道：「進林內去！」

一劍掃開眾敵，飛腳再傷一人時，給人在左肩劃了一劍，雖沒傷及筋骨，但血如泉湧，血染衣衫。滕翼一聲暴喝，磕飛其中一人的兵刃，鐵拳揮打，那人面門中招，立時暈倒。危機驟減，兩人殺開血路，閃入林內。眾敵給他們殺得心膽俱寒，哪敢追去，一聲呼嘯，扶起傷者，逃往小橋另一方。

滕翼待要追去，給項少龍拉著笑道：「由他們走吧！抓到人還要多做一番無謂功夫，最後還不是動不了李園嗎？」

滕翼道：「你受傷哩！」

項少龍也查看他左腿的傷口，笑著道：「只比你嚴重少許，算什麼呢！不過這批劍手的確厲害，難怪李園如此氣焰迫人。」

滕翼哈哈一笑道：「我們是有點輕敵。」

項少龍搭著他肩頭，嘻嘻哈哈回家去也。心中卻馳想李園看到手下折兵損將而回的難看臉色。

※※※

項少龍包紮好肩頭的傷口，索性不穿上衣，只在外面披著一件長褂，在書齋的長几上練字。來到這時代，首先要克服的是語言、口音和說話方式、習慣、用字等問題，不知是不是他特別有天份，又或是別無選擇，半年多他便可應付過來。不過寫字嘛？到幾年後的今天他的字仍不可見人，這種介乎篆隸之間的古文字，確實把他難倒，尤其要在竹簡和布帛上書寫，更是個大問題。幸好練書法可以視為樂趣，趁現在沒有烏廷芳等纏他，正好偷閒練習。

當完全沉醉在那筆畫的世界中，烏果進來道：「趙致姑娘找三爺。」

項少龍早猜到她會來找他，欣然道：「請她進來吧！」

烏果眼睛落到他歪歪斜斜，忽粗忽細、有如小孩練字的書體，猶豫著道：「要不要小人先給三爺收拾好東西，然後請她進來。」

項少龍知他已很謹慎地用最婉轉的方法點醒他這手字絕不可讓人看見，笑起來道：「我是故意寫得這麼難看的，好讓人知道董匡是個老粗，我真正的字鳳舞龍翔，你見到包要叫絕呢！」

烏果一拍額頭道：「三爺想得真周到，否則就算未寫過字的人拿起筆來，也不至寫成這樣子。」又猶豫道：「三爺是不是過份了點？」

項少龍為之氣結，烏果確相當有趣，笑罵著道：「快給我去請人家姑娘進來！讓人久等就不好了。」

烏果知他生性隨和，從不擺架子，對上下每個人都是那麼好，早和他笑鬧慣了，聞言施禮退出去。不一會烏果領著趙致來到他身後，項少龍仍背著門口，向著窗外月夜下的花園，先吩附烏果關門離開，向趙致道：「來！坐到我對面來。」

他專心寫字，趙致在他几子對面盈盈席地坐下，一對美目落到他蟲走蛇遊的歪斜字體上，「啊！」一聲叫起來。

項少龍擲筆笑著道：「老粗的字就是那樣子的了！趙姑娘切勿見笑，噢！鄙人應稱你田姑娘才對。」

趙致垂下臉，有點不敢和他對視，旋又白他一眼道：「你這人真糊塗，誰說人家姓田呢？」

項少龍愕然問道：「不是姑娘親口告訴我的嗎？為何這麼快忘記，不要明天連董某都不記得了！」

趙致橫他一眼後，拿起筆來疾書一個「善」字，秀麗端正，與出自項少龍的手筆那些字體有若天壤雲泥之別。

項少龍尷尬地道：「原來是我聽錯了。」接著虎軀一震，像是想起什麼重要的事。

趙致卻誤會了他的意思，淒然道：「你終於知道我爹是齊國的大夫善勤，他一心想助大王理好朝政，卻被田單這奸賊認為爹要削他的權，隨便弄些證據說他謀反，害得我們全家連夜逃來邯鄲，以為趙穆會念著一向的交情，收容我們，豈知……」

項少龍想到的卻是嫁了滕翼的善蘭，她的身世，滕翼自然一清二楚，不用直接問趙致，以免洩出秘密。

項少龍道：「趙霸和你是什麼關係？」

趙致拭去眼角的淚珠，道：「沒有任何關係，不過他是正叔的好朋友，正叔乃趙國大儒，幼年時曾隨他親娘在我家為僕，到今天仍以僕人自居，若非他收容我們姊妹，我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早當他是爹，你還是當人家是趙致吧。」

項少龍索性問個一清二楚道：「為何姑娘竟會為趙穆訓練歌姬？」

趙致道：「師傅與郭縱有深厚的交情，郭縱想找人教她的歌姬劍舞，師傅推薦我，趙穆見我教得不錯，要我到他侯府去訓練他的歌姬。我們還以為有機會報仇，卻一再給你救了他。」

項少龍道：「你大姊的身手這麼厲害，是否趙霸教出來的？」

趙致搖頭道：「大姊自少便是有稷下劍聖之稱、自號忘憂先生的曹秋道大宗師的關門弟子，我留下來跟正叔，她卻潛回齊國隨曹公習藝，曾兩次刺殺田單失敗，給逼緊了最近避到這裡來，今次田單來趙，是天賜的良機。」

項少龍奇怪地道：「姑娘這次為何這麼合作，有問必答，言無不盡？」

趙致臉微紅道：「因為人家感激你哩，你竟能以德報怨，真是個好人嘛！」

項少龍笑起來，挨到椅背，伸個懶腰，展露壯健結實的胸肌和纏紮肩脅的多層藥帛。

趙致駭然道：「你受了傷！」接著突然紅了臉，別過臉去道：「你在家總是不愛穿衣服嗎？」

項少龍若無其事地道：「姑娘不習慣面對我這種粗人哩！」

趙致下了決心似的轉過臉來，含羞瞧著他道：「不！先生智計身手均高人一等，我們姊妹很佩服你。」

項少龍失笑著道：「不要代乃姊說話，我不信她會佩服人。」

趙致露出驚訝之色，點頭道：「你真了得，看穿她的性格，她的確沒有說佩服你，不過我卻知道她心底裡對你另眼相看，只是嘴巴仍在硬撐。人家來找你，她沒有反對。」

項少龍不解地問道：「你不用陪師傅出席趙王的宴會嗎？為何還有空來找我？」

趙致道：「正因所有人都到了王宮，我才溜出來，紀嫣然魅力驚人，人人為她神魂顛倒，若她真肯彈奏一曲，或唱首歌，我看更不得了。」

項少龍馳想著刻下正在王宮內上演的好戲，暗忖若由我董老粗公然追求她，結果得手，定然是滿地破碎的眼鏡片，假若古人亦會戴上在那個時代不會存在的眼鏡的話。

趙致見他現出古怪笑容，忍不住問道：「你在想什麼？噢！為何今晚宴會沒你的份兒？人家仍未問你，田單和你有什麼深仇呢？」

項少龍攤手苦笑著道：「你想我先答你哪個問題？」

趙致眼光不由又落到他賁起閃亮的胸肌，嚇得忙把目光移開，嘆氣道：「你像一個謎，教人摸不清測不透，假若你是項少龍，則一切合理。」

項少龍道：「我知項少龍是誰哩，想不到致姑娘是他的女人，此君確是風流。」

趙致臉轉紅，白他一眼道：「人家不單和他沒有關係，他最初還可說是我的仇人，唉！」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致姑娘為何嘆氣呢？」

趙致意興索然道：「我不知道，總之有些心煩。」

項少龍若無其事地道：「你既不是他的女人，就不要想他，橫豎董某人既抱過你又親過你，致姑娘不如從我吧！」

趙致為之愕然，接著整塊臉熊熊燒起來，「啊！」的一聲後猛搖頭道：「不！不！唉！對不起！」

項少龍皺眉道：「我是老粗一個，不懂討好女人，初時還以為致姑娘對我有意，豈知是一場誤會。有什麼對不起的，不愛從我便算了。」

趙致垂下頭去，神情不安，玩弄衣角，輕輕地道：「你不會因此事惱人家嗎？」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他娘的！我老董怎會是這種人。不過你既不是我的女人，便是外人，爹教過我逢著外人絕不可說真話，你休想董某告訴你什麼事。」

趙致給他弄得糊塗起來，無可奈何負氣道：「不說便算，我要走哩。」

項少龍再次舉筆寫字，心不在焉地道：「致姑娘請！不送了！」

趙致像身子生根般動也不動，大感有趣地瞧他：「你生氣啊！」

項少龍故意不望她道：「給女人拒絕難道還要慶祝嗎？致姑娘若再不走，說不定我會強把你抱入房內，那時你不願意都沒辦法。」

趙致嚇得站起來，嗔道：「你這人哩！哪有這麼蠻不講理的，人家是低聲下氣來向你道歉和商量，你卻這般待人。」

項少龍擱筆停書，抬頭瞧著這人比花更嬌、色比胭脂更艷的美女，瞇著眼上下打量道：「我是個正常的男人，你是個可滴出水來的甜妞兒，這處是個無人的靜室，你說董某應怎樣待你才對？」

趙致受不住他的目光，氣呼呼道：「你再這樣，人家真的要走了！」

項少龍放下筆來，笑著道：「我明白姑娘的心意，難怪人家說女人無論心內怎麼千肯萬肯，但嘴巴只會說奴家不肯。」

趙致駭然離座，移到門旁，鬆一口氣道：「你再這樣對我，趙致會恨死你的。」

項少龍轉過身來，洒然笑著道：「恨即是愛，唔！這名句是誰教我的，想不到我董匡終於成功。唉！以前想找個恨我的女人仍辦不到。」

趙致嬌嗔道：「除了馬外，你還懂什麼呢？」

項少龍定神揣想，道：「本來除馬外我真的對什麼都沒有興趣，不過那晚抱過姑娘後，才知女人的身體這麼柔軟迷人，嘿！」

趙致終吃不消，猛一跺足，惱怒地道：「人家恨死你哩！」推門逃去。

項少龍看著關上的門，歎一口氣。他是故意氣走趙致，否則說不定會給她揭破他的秘密，尤其當荊俊回來後，這小子定會在她面前露出馬腳。縱使荊俊神態沒有問題，可是趙致曾與他多次接觸，很容易可看穿他只是多了個面具，其他身型動作處處破綻。她不像田貞，想的只是要和他在一起，若被她姊妹要挾他，迫他助她們完成願望，那就糟糕。不過若她兩姊妹冒險去行刺田單，亦是非常頭痛的事，一時更想不到兩全其美的方法。想到這裡，站了起來，往找滕翼，好弄清楚善蘭與她們的關係。

※※※

次日項少龍起床後，仍是清閒如故。心中好笑，自己一下子由炙手可熱的大紅人，變成個清閒角色，門庭冷落，想不到李園如此有影響力。若他是真的董匡，還不萌生去意才怪。與滕翼談過之後，果然證實善蘭是趙致的二姊，齊人見她生得美貌，收入官妓院，加以訓練，用來作禮物送人。午飯後，趙穆赴宮見孝成王，路經行館順便進來見面。

在幽靜的內軒裡，項少龍說出被襲的事。趙穆沉吟片晌道：「該是李園遣人做的，別的人並沒有理由對付你。」

項少龍早猜到這點，只是希望由趙穆自己口中說出來。

趙穆道：「李園為紀嫣然神魂顛倒，最不好是那天紀才女與你同席，言談融洽，招他妒忌，故在孝成王面前大施壓力排擠你，這事牽涉到兩國邦交，偏又在這種要命的時刻，我也很難說話。唉！紀才女昨天又來找過你，不要說李園妒忌得要命，邯鄲城中自問有點資格追求她的人無不眼熱呢。」再歎道：「這美人兒確是人間極品，昨天一曲洞簫，與席者無不傾倒，李園還哭了出來，若能把她收到私房，你說一個男人還能有什麼更大的奢求呢？」

項少龍默然無語。

趙穆忍不住問道：「她昨天來找你有什麼事？」

項少龍故作苦笑著道：「若我說她看上我，侯爺相信嗎？」

趙穆嘿一聲道：「當然不信。」

項少龍頹然道：「我也很想她來找我是因情不自禁，可惜只是因馬兒病了來請教鄙人。」

趙穆暗忖這才合理，釋然道：「我也要走了，這幾天出外多帶幾個人，莫要讓李園有機可乘。我們的事要待六國合縱的事定下來後進行，暫時不要有任何行動。」

項少龍陪他往府門走去。

趙穆顯然心情甚佳，笑著道：「紀才女不知是否動了春心，這兩天更是嬌艷欲滴。最想不到的是今晚雅夫人的宴會她竟肯賞面，與她在大梁時躲在閨中半步不離的情況大相逕庭。現在邯鄲人人摩拳擦掌，希望能奪美而回，比在戰場大勝一場更使人渴想。」

項少龍皺眉道：「今晚豈非又是人頭湧湧？」

趙穆啞然失笑道：「人頭湧湧？這形容非常精采。你的辭鋒可能比蘇秦、張儀兩位著名雄辯之士更了得。那天一番話逼得李園無辭以對，人人對你刮目相看，趙雅都給你撩起春心，只要加把勁，今晚說不定可登堂入室呢？嘿！這蕩女在榻上的迷人處，只有試過的才知道。」

項少龍差點想掩耳不聽，幸好來到主府前的廣場處，只見侯府的家將足有過百人，蒲布等人首次出現其中。

趙穆冷哼一聲道：「終有一天會給本侯拿著那女刺客，那時我會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批人是我調升的近衛，忠誠方面絕無問題，不過若有失職，我會像以前那批飯桶般把他們全部處死。」

項少龍心中一驚，此人心性殘忍，教人駭慄。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內，只是他可隨意捨棄的工具，若讓他當上一國之君，臣子和人民都有得好受。不過今次卻是有利無害，至少使蒲布他們更接近他。趙穆走後不久，雅夫人派來接他的馬車到達，來的還是趙大。

對趙大他比對蒲布等人更信任，把他請入內軒，笑著道：「趙大你不認得我了嗎？」

趙大心中劇震，往他瞧來，失聲道：「項爺！」慌忙跪下。

兩人相認，均有恍若隔世的感覺，趙大感激零涕，欷歔說道：「小人們一直盼項爺回來，本想溜去咸陽尋項爺，又捨不下夫人。」

項少龍要他坐下後道：「今次我絕不可洩露身分，否則必是全軍盡沒，所以你要連幾位兄弟都瞞過。」

趙大道：「項爺放心，就算把我趙大千刀萬剮，絕不會吐半句關於項爺的話出來。項爺這麼信任小人……」說到這裡，眼都紅了，說不下去。

項少龍道：「今次事成，你們隨我回咸陽吧！邯鄲再非你們久留之地。」

趙大先是大喜，隨之神情一黯，猛下決心似的跪下去，嗚咽說道：「項爺請原諒夫人！她心中到現在仍只有你一個人，她……」

項少龍把他扶起來，感動地道：「我明白你的忠義，不過有很多事情是勉強不來，看事情怎麼發展吧！是了！韓闖這兩天有沒有在夫人處留宿？」

趙大的表情不自然起來，道：「夫人這兩天沒有見韓侯，楚國的李園先生卻來了一趟，夫人請他到小樓說話，他盤桓個把時辰才走。項爺！夫人這麼做，只是想借別人來忘記你，這些日子來我們從沒有見過她真正的笑容。」

項少龍心中大怒，李園根本心不在趙雅，只是借她來宣洩紀嫣然對自己另眼相看的仇恨，而趙雅則是不知自愛。

趙大惶然道：「項爺！小人說的全是真話。」

項少龍正容道：「一對腳踏著兩條船最是危險，趙大你最好由今天開始，全心全意跟隨我項少龍。趙雅善變難測，我總不能把所有人的生命拿去放在她手裡，若她再出賣我們，今次哪還有翻身的機會。」

趙大嚇得跪下去，惶然請罪。項少龍又把他拉起來，勸勉一番。

項少龍塗上「情種」的藥液，然後隨趙大往夫人府去。途中愈想愈恨。現在除趙穆外，他最憎厭的是李園這個卑鄙惡毒的小人。忍不住又怪趙雅賦性淫蕩，意志不夠堅定。既向他的馬癡示好，又不斷與別的男人勾三搭四，禁不住下了懲戒她的心。對付兩人最好的方法，自然是心中的女神紀嫣然。想到這裡，整個人又再度充滿勃勃生機。

※※※

項少龍抵達那天初次來夫人府時等候趙雅的大廳，珍玩飾物依然如前布列櫃內架上，但他已換過完全另一副心境。她為何不把他請到清幽雅靜的園內小樓，厚李園而薄待自己，那不如索性不要他這麼早到。若不論人格，李園確是女人理想的深閨夢裡人，紀嫣然亦曾被他的文采打動，可惜他卻是這樣的人。思索間，雅夫人盈盈而至，侍候身旁的女侍施禮告退。

項少龍心中想的是為何小昭等諸女一個不見，雅夫人來到他身旁席地坐下道：「董先生賞面早臨，舍下蓬蓽生輝。」

項少龍往她看去。這成熟的美女容光煥發，眉眼間春意撩人，體態嬌柔，引人至極，她愈是美艷動人，他心中愈有氣，猜到是因受到李園的滋潤，回復春意生機。粗聲粗氣地道：「夫人的府第勝比王公侯爵居所，何來蓬蓽之說。」

趙雅聽得皺起秀眉，哪有人會把禮貌的客氣話當是真的，雖心中微有不悅，卻沒有像以前般輕易被他氣壞，當然是因為內心還充滿李園的愛情，不以為意道：「先生在藏軍谷的牧場進行得如何？」

項少龍為之愕然，他何等靈銳，看趙雅這時神態，知李園成功奪得她的芳心，甚至把「項少龍」暫時忘掉，回復以前的風采。本應是值得高興的事，至少趙雅因心有所屬暫時不會來纏他，偏是心中很不舒服，很想傷害她，看她難過。旋又壓下衝動，微笑著道：「今天不談公事，夫人為何著鄙人早點來此呢？」

這回輪到趙雅無辭以對。她這樣做自是因為對這馬癡頗有點意思，只不過目下因李園的忽然闖入，獨霸她的芳心，至少在此刻是如此，所以再沒有原先的心情。她仍派人去將項少龍早點接來相見，是因內心處渴望能與他在一起。這董匡別有一股粗豪又充滿哲理思想的獨特氣質，既霸道又溫柔，合起來形成一股對她非常新鮮刺激的感覺。和他在一起，從不知他下一刻會說些什麼話或作出什麼出人意表的行為。而他對自己又是若即若離，似不把她放在心上，但又像對她很有興趣。總言之有他在身旁，她沒有餘暇去想別的事。這種感覺，李園亦無法予她。與李園胡混廝磨，她總忍不住要把他當成項少龍，但這個在某方面酷肖項少龍的粗漢，反使她忘記一切。若與他歡好親熱，會是什麼滋味呢？想到這裡，自己都暗吃一驚，暗裡自責，為何見到他後，李園本來強烈的印象立時轉淡？

項少龍見她臉色明暗不定，怒氣上湧，霍地起立。

趙雅嚇了一跳，抬頭不解地往他望去。

項少龍沉聲道：「夫人是否愛上李園那小子，所以現在對鄙人變得那麼冷淡？」

趙雅嬌軀一震，驚呼道：「噢！不！」此刻她已無暇推斷對方為何能一針見血，說出她的心事。

項少龍微笑著道：「沒有什麼關係，但假設李園偷的是董某人的寶馬，我絕不放過他。」一伸懶腰，「哈」一聲笑著道：「我還是先到街上逛逛，待會再來參加晚宴，免得你眼望我眼，不知道什麼話題好說的。」

趙雅給他弄得六神無主，站起來嬌嗔道：「董先生！你留點面子給趙雅好嗎？人家在你心中竟及不上一匹馬兒嗎？」話出口始知犯語病，豈非把自己當作是他的馬兒嗎？

項少龍淡淡看她一眼，暗感快意，轉身朝廳門舉步，若無其事地道：「那小子偏愛和老子作對，好！讓董某人一顯手段，把紀嫣然搶過來，讓他嘗嘗被人橫刀奪愛的味兒。」

趙雅本要追他，聽到紀嫣然三字後愕然停下。

可是她卻不敢笑他，因為他語氣裡透出強大無比的信心，教人感到他說得出來，一定可以做得到。到項少龍消失門外，她心中仍唸著「橫刀奪愛」四個字。唉！他用語的新鮮和精采，確可與項少龍平分春色。忽然間，她知道李園仍未可完全代替項少龍。想到這裡，意興索然，再不願想下去。

※※※

置身邯鄲的街道上，項少龍想起小盤登位後接踵而來的戰亂，禁不住心生感慨。廣闊的土地，經過數百年的亂局，終到了歷史上分久必合的大變時刻，而他這「外來人」卻一手促成轉變。假設他沒有來，這些事會否不發生呢？任他如何智計過人，可是此問題想想都教他頭痛。

「董兄！」

聽到呼喚，項少龍先是心中茫然，一時想不起董匡是自己，然後醒覺過來，回頭望去。原來是來自韓國的平山侯韓闖，身旁還有七、八名親隨，人人精神飽滿，體型彪悍，雖及不上項少龍的高度，已極是中看。

項少龍訝異地道：「鄙人還以為只有我愛逛街，想不到平山侯亦有此雅興。」

韓闖臉色陰沉，沒有立即答他，等來到他身旁，親切地挽著他手臂邊行邊道：「來！我的行館在轉角處，坐下再說。」

項少龍受寵若驚，想不到他對自己原本冷淡的態度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南轅到了北轍。身不由己隨他進入行館，到廳裡坐下，十多名劍手，仍立在四周沒有離開，弄得氣氛嚴肅，頗有點黑社會大哥談判的味兒。

韓闖連一般斟茶遞酒的禮貌招呼都省去，沉聲道：「李園真混帳，半點面子不給我們，公然來剃本侯的眼眉，可惡之極。」

項少龍恍然大悟，原來他一直派人留心趙雅，見李園主動去找她，逗留一段足夠做任何事的時間，才肯出來，故而暴怒如狂，竟把自己這另一情敵當作是同一陣線的人，不過亦可說韓闖自問外貌、身分、權勢均勝過他項少龍，所以並不將他視作勁敵，李園卻是另一回事。由此看來，韓闖對趙雅是認真的，甚至想把地帶回韓國，好在私房隨意享用，不過如今被李園破壞。一時間找不到可說的話回答。

韓闖眼內凶光閃閃道：「董兄為何不到一盞熱茶的工夫就溜出來？」

項少龍暗忖他是正要去趙雅處興師問罪，見到自己神情恍惚的走出來，改變心意，追著扯他回來，冷哼一聲道：「董某最受不得別人冷淡和白眼，不走留在那裡幹啥，操他奶奶的娘！」

韓闖感同身受，悶哼道：「我平山侯一生不知見過多少人物，卻未見過這麼囂張的小子，他算什麼呢？還不是憑妹子的裙帶關係，真不明白春申君為何這麼看重他，若李嫣嫣生不出兒子來，我看他還有什麼可憑恃的？」

項少龍到現在仍不明白他扯自己到這裡來有什麼用意，以他這類位高權重的人，實不用找他此種閒人吐苦水。

韓闖臉上陰霾密佈，狠狠地道：「本侯為了不開罪楚人，免影響合縱大計，已克制著自己不去和他爭紀才女，豈知他連趙雅都不放過，難怪自他來後，趙雅這淫婦竟對我愛理不理。」

項少龍方曉得韓闖竟迷戀得趙雅這般厲害，歎道：「天下美女多的是，侯爺不要理她好了。所以鄙人偏愛養馬，你對馬兒好，牠們也就對你好，絕無異心，不像女人和小人般難養也。」

韓闖默然頃刻，竟笑起來，拍拍他肩頭道：「和你說話真有趣，不過這一口氣定要爭回來。李園大言不慚，我倒要看看他的劍法如何厲害？」

項少龍吃一驚道：「侯爺明天不是親自下場吧？」

韓闖嘴角逸出一絲陰險的奸笑，雙目寒光閃爍，壓低聲音道：「本侯怎會做此蠢事，我是早有布置，就算教訓了李園，也教他不會知道是我出的手。」

項少龍知他這類玩慣陰謀手段的人，絕不會把細節和盤托出，肯把心意告訴自己已是視他為同路人，故意捧他道：「開罪侯爺的人非常不智。」

韓闖頹然挨在椅背處，無奈的道：「我們對楚人早死心，一直以來，我們三晉與秦國生死鬥爭，他們總是在抽我們後腿，誰說得定李園會否將我們合縱的事通知秦人，那時若秦國先發制人，首當其衝就是敝國。唉！我實在不明白趙王為何這麼巴結他？」接著瞧著他道：「董兄是否明白為何孝成王忽然對你冷淡起來，昨天的宴會沒有請你出席？」

項少龍故意現出忿然之色，點頭道：「還不是因李園這小子！」

韓闖親熱地一拍他肩頭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敝國的歡迎之門，永遠為董先生打開，若要對付李園，本侯可為先生作後盾。」

項少龍心中暗笑，他籠絡自己的目的，是要借他之手，對付李園，裝作感激地道：「鄙人會記著侯爺這番話。」

韓闖沉吟道：「我看嫣然始終會給他弄上手，若能把這絕世美女由他手上搶過來，那會比殺他更令他難受。」

項少龍歎道：「紀才女豈是容易追求，我看李園未必穩操勝券。」

韓闖陰陰笑著道：「若要使女人就範，方法可多著哩，例如給她嘗點春藥，哪怕她不投懷送抱。不過想要和紀嫣然有單獨相處的機會並不容易。但她似乎對董兄的養馬之術另眼相看，說不定……嘿！董兄明白我的意思哩！」

項少龍心中大怒，暗叫卑鄙，這事不但害了紀嫣然，也害了自己。當然！那只是指他真是董匡而言。像紀嫣然這天下人人尊敬崇慕的才女，若有人對她作出禽獸行為，還不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那時韓闖肯收留他才怪。只看此借刀殺人之計，可知韓闖心術之壞。現在他開始明白六國為何終要被秦國所滅，像韓闖這種國家重臣，代表本國來邯鄲密議謀秦，卻盡把心思花在爭風呷醋，置正事於次要地位，怎算得上是個人物。縱觀所接觸的韓、魏、趙、楚四國，儘是小人當道，空有李牧、廉頗、信陵君等雄材大略之士而不用。只不知燕、齊的情況又是如何？

韓闖打個手勢，立即有人遞上一個小瓶子，韓闖把它塞入項少龍手內，以最誠懇的表情道：「本侯這口氣全賴先生去爭回來，女人很奇怪，縱是三貞九烈，若讓你得到她身體，大多會變得對你千依百順，紀嫣然是女人，自然不會例外。嘿！我真羨慕董兄哩！」

項少龍心中暗罵，問明用法，把小瓶塞入懷裡道：「我要看情況而定，唉！我對女人的興趣其實不是那麼大，女人怎及得馬兒好？」

韓闖又再激勵一番，說盡好話，與他同往夫人府赴宴去。

※※※

項少龍待韓闖進府，在外面閒逛一會，遲少許大模大樣地步進夫人府。

夫人府主宅的廣場停滿馬車，趙大把他領進府內，低聲道：「剛才你走後，夫人悶悶不樂呆坐很久，郭開來找她都不肯見，董爺真行。」

項少龍知他仍是死心不息，希望他對趙雅覆水重收，不過既是傾覆的水，怎還收得回來？宴會設在主宅旁一座雅致的平房裡，擺的是郭家那晚的「共席」，一張大圓几放在廳心，團布十多個位子。

郭家晚宴有份出席的人全部在在場，包括嬌艷欲滴的郭家小姐。項少龍本以為郭秀兒經過那晚後，再不肯見李園，現在看來又像個沒事人似的。除這批人外，還多出四個人來。第一個當然是紀嫣然，還有是趙致和郭開，另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衣飾華貴，氣度迫人，只是雙目閃爍不定，予人愛用機心的印象。

尚未到入席的時間，大廳一邊的八扇連門全張開來，毫無阻隔地看到外面花木繁茂的大花園，數十盞綵燈利用樹的枝幹掛垂下來，照得整座花園五光十色，有點疑真似幻般的感覺。項少龍是最後抵達的賓客，大部份人都到園中賞燈飾，廳內只有趙穆、郭縱、樂乘、趙霸和那身分不明的人在交頭接耳。

趙穆見到項少龍，哈哈笑著道：「董先生何故來遲，待會定要罰你三杯，來！見過姬重先生。」

項少龍心中一驚，原來是代表東周君來聯結六國，合縱攻秦的特使，忙迎上去。姬重非常著重禮節，害得項少龍和他行正官禮，客氣兩句，姬重雖看似畢恭畢敬，顯然並不把個養馬的人放在眼內，逕自回到剛說的話題去，大談秦莊襄王乃無能之人，重用呂不韋，必會令秦國生出內亂諸如此類的話。項少龍哪有心情聽他，告罪一聲，往花園走去。步入園裡，三對妙目立時飄向他來。

紀嫣然看到他秀眸不由地亮起來；趙致狠狠盯他一眼後就別過臉，顯是餘怒未消；趙雅卻似一直在等候他的出現，玉臉綻出笑容，欣然道：「董先生快來，我們正在討論很有趣的問題哩！」

項少龍一眼掃過去，見眾人集中到園心寬敞的石橋上，下面一道引來的山泉清溪蜿蜒流過，到離橋丈許處，聚成一個中心處放置一塊奇石的荷池，極具意趣，可看出趙雅除行為浪蕩外，實在是有文采的女子。

紀嫣然悠然自得地倚欄下望，旁邊的李園正向她指點下面游弋的各種魚兒，大獻殷勤。郭秀兒和趙致最是熟絡，齊坐在橋頭不遠處的一塊光滑的大石上，看樣子很欣賞綵燈炫目的美麗花園，前者此時正打量他。韓闖和郭開兩人，伴趙雅站在橋心，剛好在紀嫣然和李園的背後。

項少龍往石橋走去，先向郭秀兒和趙致見禮，趙致勉強還禮，郭秀兒則多贈他一個少女甜蜜的笑容，項少龍雖有點心癢，卻知此女絕對碰不得，說到底烏家和郭家是勢不兩立的大仇人。

當他步上石橋，紀嫣然不理李園，轉過身來笑著道：「董先生啊！我們正談論生死的意義，不知你對此有何高見？」

項少龍知道俏佳人最愛討論問題，上至經世之道，下至此類的生命有什麼意義等等，總愛討論一番。正當百家爭鳴、思想爆炸的大時代，清談的風氣盛行於權貴和名士間，像不久前的老莊孔丘等人，便終日談人生道理。可惜他對這方面認識不多，雖明知紀嫣然在給機會自己去表現，好順利展開對她的追求，卻是有心無力。苦笑著道：「鄙人老粗一名，怎懂得這麼深奧的道理呢？」

紀嫣然還以為他以退為進，尚未有機會答話，李園插嘴道：「可惜鄒先生沒有來，否則由他來說，必然非常精采。嘻！不若我們請教董先生養馬的心得吧！」

有心人無不知他在暗損項少龍，說他除馬兒外，其他一無所知。而在這年代，養馬只屬一種賤業，所以他是故意貶低項少龍的身分。

項少龍心中暗怒，不過更怕他追問有關養馬的問題，他雖曾惡補這方面的知識，始終有限得很，裝作不以為意地道：「你們談了這麼久，定然得出結論，不若讓董某一開茅塞。」

郭開這壞鬼儒生道：「我仍是孔丘那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索性不去想生死以外的事。」

趙雅顯然興致極高，笑著道：「郭大夫最狡猾，只懂逃避，不肯面對人生最重要的課題。」

李園傲然道：「我們做什麼事都要講求目的，為何獨是對自己的存在不聞不問，上天既賦予我們寶貴的生命，像高掛樹上的綵燈般，燃燒著五光十色的光和熱，如此才能不負此生。」

項少龍不得不承認他的說話很有內容和想像力，再看諸女，趙雅故是雙目露出迷醉的神色，紀嫣然也聽得非常出神，橋頭的趙致和郭秀兒則停止私語，留心聆聽。

項少龍心叫不妙，搜索枯腸後道：「李兄說的只是一種對待生命的態度，而非對生死的意義得出什麼結論。」

郭開和韓闖同時露出訝異之色，想不到這粗人的心思和觀察力如此精到細密。

李園哈哈一笑道：「董先生說得好，不過正如莊周所說的『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必迷亂而不能自得。』一天我們給局限在生死裡，始終不能求得有關生死的答案，就像夏天的蟲，不知冬天的冰雪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我們唯一之計，是確立一種積極的態度，免得把有若白駒過隙的生命白白浪費。」

他口若懸河，抑揚頓挫，配合感情說出來，確有雄辯之士使人傾倒感佩的魅力，難怪紀嫣然對他另眼相看。項少龍一時啞口無言，乏詞以對。

李園看他神色，心中好笑，豈肯放過他，故示謙虛求教似的道：「董兄對人生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項少龍自可隨便找些話來說，但要說得比他更深刻動人，卻是有心無力。

韓闖現在和他站在同一戰線上，替他解圍道：「今晚的討論既特別又精采，不若就此打住，到席上再說。」

趙雅埋怨道：「說得這麼高興，竟要趕著入席，趙雅還要聽多些李先生的高論哩！」

紀嫣然輕柔地道：「尚未給機會董先生說呢？」

看著紀嫣然期待的目光，想起自己要公開追求她的任務，怎可表現得如此窩囊？正叫苦時，腦中靈光一現，想起在自己那個時代曾聽來的一個故事，或可扳回此局。遂走上橋去，來到紀嫣然身旁，先深深看她一眼，再向趙雅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微微一笑，轉過身去，雙手按在橋欄，仰首望往夜空。天上的明月皎潔明亮，又圓又遠。眾人知他有話說，只是想不到他會說出什麼比李園在此論題上更高明的見解，遂屏息靜氣，全神傾聽。李園嘴角掛著一絲不屑的笑意。紀嫣然閉上雙眸，她有信心項少龍必可說出發人深省的哲理。對她來說，沒有比思索人生問題更有趣味，這亦是她與鄒衍結成好友的原因。她愛上項少龍，便是由於他說話新穎精警，有異於其他人。

項少龍沙啞著聲音，緩緩地道：「有個旅客在沙漠裡走著，忽然後面出現一群餓狼，追著他來要噬他。」

眾人為之愕然，同時大感興趣，想不到他忽然會說起故事來，活似莊周以寓言來演繹思想般。項少龍的聲音在寂靜的夜空裡震盪，分外有一種難言的詭秘和感染力，尤其內容正是有關秘不可測的生死問題。只聽他以非常緩慢的節奏繼續道：「他大吃一驚，拚命狂奔，為生命而奮鬥。」

郭秀兒「啊」一聲叫起來道：「在沙漠怎跑得快過餓狼，他定要死啦！」

眾人為之莞爾，卻沒有答話，因為想聽下去，連李園都不例外。不過當他看到紀嫣然閉上雙眸又乖又專心的俏樣兒，禁不住妒火狂燃。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不用慌！在餓狼快追上他時，他見到前面有口不知多深的井，遂不顧一切跳進去。」

趙雅鬆一口氣道：「那口井定是有水的，對嗎？」

項少龍望往下面的小溪流，搖頭道：「不但沒有水，還有很多毒蛇，見到有食物送上門來，昂首吐舌，熱切引頸以待。」

今次輪到紀嫣然「啊」的一聲叫起來，睜開雙眸，轉過來，看著他道：「怎辦好呢？不若回過頭來和餓狼搏鬥，毒蛇比狼可怕多了。」

韓闖笑著道：「女孩子都是怕蛇的，紀小姐並不例外。」

項少龍望著紀嫣然，柔聲道：「他大驚失神下，胡亂伸手想去抓到點什麼可以救命的東西，想不到竟天從人願，給他抓到一棵在井中間橫伸出來的小樹，把他穩在半空中。」

眾人沒有作聲，知道尚有下文。

趙雅的眼睛亮起來，在這一刻，她的心中只有這個比李園更特別難測的豪漢。

項少龍道：「於是乎上有餓狼，下有毒蛇，不過那人雖陷身在進退兩難的絕境，暫時總仍是安全的。」

眾人開始有點明白過來。項少龍說的正是人的寫照，試問在生死之間，誰不是進退兩難呢？只聽他說下去道：「就在他鬆了一口氣的時刻，奇怪的異響傳入他的耳內。他駭然循聲望去，魂飛魄散地發覺有一隻大老鼠正以尖利的牙齒咬樹根，救命的樹已是時日無多。」

郭秀兒和趙致同時驚呼起來。

項少龍深深瞧著紀嫣然，像只說給她一個人聽似的道：「在這生死一瞬的時刻，他忽然發覺到眼前樹葉上有一滴蜜糖，於是他忘記了上面的餓狼，下面的毒蛇，也忘掉快要給老鼠咬斷的小樹，閉上眼睛，伸出舌頭，全心全意去舐嘗那滴蜜糖。」

小橋上靜得沒有半點聲息，只有溪水流過的淙淙細響。

項少龍伸個懶腰道：「對老子來說，那滴蜜糖就是生命的意義！」

※※※

沒有人說話，連郭開和韓闖這種只知追求功利名位的人均給勾起心事，生出共鳴。

李園見諸人均被項少龍含有無比深刻思想的妙喻打動，心中不服，打破沉默道：「這寓言出自何處呢？」

項少龍微笑道：「是馬兒告訴我的！」接著哈哈一笑道：「鄙人肚子餓了！」

## 第十章楚國強徒

紀嫣然親提酒壺，盈盈起立，來到對面的項少龍旁跪下，眼中射出不用裝姿作態自然流露的崇慕之色，柔聲道：「嫣然剛聽到一生人中最動人的寓言，無以為報，借一杯美酒多謝董先生。」以一個優美得使人屏息的姿態，把酒注進項少龍几上的酒杯去。

與席者無不震驚。

趙穆大感奇怪地問道：「董先生說了個怎麼樣的精采寓言，竟教我們的紀才女紆尊降貴，親自為他斟酒勸飲？」

姬重露出驚異之色。李園則臉色陰沉，眼中閃動掩不住妒恨的光芒。趙雅露出顛倒迷醉的神情，代之把故事娓娓道出，未聽過的人都為之折服。

回到座位裡的紀嫣然舉盞道：「嫣然敬董先生一杯。」

韓闖心裡雖妒忌得要命，亦喜可打擊李園這更可恨的人，附和道：「大家喝一杯！」

眾人起哄祝酒，李園雖千萬個不願意，惟有勉強喝下這杯苦酒。

項少龍細看諸女，紀嫣然固是遏不住被他激起的滔天愛意，趙雅更是不住向他拋送媚眼，妙目傳情，連正生他氣的趙致亦神態改變，不時偷看他，最意外是郭秀兒也對他眉黛含春。暗叫僥倖，若非自己可隨手借用別人的智慧，今晚定要當場出醜，絕不會是眼前似是一矢四鵰之局。

姬重道：「想不到董先生聽過這麼深刻感人的寓言，教我們拍案叫絕。」轉向李園道：「李先生才高八斗，對此自有另一番見地。」

他這番話是暗貶項少龍，明捧李園，由此可見此人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對他來說，能影響楚王的李園，自然比項少龍遠為重要。

韓闖哈哈一笑，插入道：「那是董兄由馬兒領悟回來的寓言，不過我卻有另一個看法，假設我們六國每個人都忘情於那滴只能甜上一刻的蜜糖，連手對付虎狼之國的秦人，自可從絕境中脫身出來。」

這幾句話明顯是針對楚人來說，只因他們數次被秦國給的少許甜頭而背棄其他合縱國，弄至自己折兵損地，得不償失。趙穆等暗暗稱快，坐觀李園臉色微變。有紀嫣然在場，李園怎肯失態，轉瞬回復正常，把話題扯開去。項少龍知道言多必失之敝，埋頭吃喝。不旋踵李園向紀嫣然大獻殷勤，又不時向趙雅等三女撩撥，一副風流名仕的氣派，若非剛受挫於項少龍，他確是女人的理想情人。紀嫣然卻是無心理會，不時把目光飄往項少龍，恨不得立刻倒入他的懷抱裡。

坐在李園身旁的女主人趙雅給他迫著連乾三杯，臉升起誘人的紅霞，發出一陣浪蕩的笑聲道：「今天你還逼人家喝得不夠嗎？」

眾人為之愕然，往他兩人望來。趙雅知道說漏嘴，赧然垂下頭去。

李園大感尷尬，他今天私下找趙雅，一方面是為向項少龍示威，更主要是好色，趙雅雖比不上紀嫣然的獨特氣質，終是不可多得的美女，放過實在可惜。只是想不到趙雅會在席上洩出口風。乾咳一聲道：「不是說過要比酒力的嗎？」

趙雅偷看項少龍一眼，見他凝望杯內的美酒，似是毫不在意，內心好過些兒，同時有點後悔，恨自己受不住李園的引誘。除項少龍外，李園乃連晉後最使他動心的男人，又說可把她帶離這傷心地，遠赴楚國。只是不知如何，眼前滿腦子特別思想的馬癡，無論舉手投足，均混雜智慧和粗野的霸道方式，予她的刺激更勝於長得遠比他好看的李園，使她不時在反抗和屈服兩個矛盾的極端間掙扎，既痛苦又快樂。

紀嫣然看項少龍一眼，向李園淡淡道：「這叫自古名士均多情吧！」

李園心中叫糟，尚未來得及解說，趙雅抬起臉，微笑道：「嫣然小姐誤會哩，李先生只是來與趙雅討論詩篇，喝酒不過是助興吧！」

郭秀兒顯然極愛詩歌，向心目中的大哲人項少龍道：「董先生對詩歌有些什麼心得呢？」這話一出，眾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項少龍處。郭縱則暗叫不妙，難道乖女兒竟對此粗人生出情意？趙致想起項少龍難以入目的書法，心中暗自感嘆。紀嫣然和趙雅均精神一振，熱切期待他說出另一番有見地的話來。

自古流傳下來的詩歌，經孔子和他的信徒陸續修改，共有三百餘篇。這些詩歌在當時代有著無比實用的價值，特別在權貴間，更成生活的一部份，交際時若不能引詩作裝飾，會給人鄙視。甚至有純以詩文命樂工歌誦作為歡迎詞，名之為「賦詩」，回敬的詩歌叫「答賦」。所以詩篇生疏者很易當場出醜，所謂「不學詩，無以言。」項少龍尚算幸運，不過他的運氣顯然到此為止，終於正面遇上無法解決的問題。

詩篇不單是裝飾的門面工夫和表達修養內涵的工具，時人還有「論詩」的風氣，例如詩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兮。」大意說一個美女，可以施脂抹粉。子貢於是問道於孔子，其後他自解作為「繪畫要在素白的質地上。」因而得到孔子的稱讚，說他有談詩的資格。所以論詩乃宴席間的常事，郭秀兒並非故意為難使她大感興趣的男人。

項少龍差點要叫救命，表面從容道：「董某終是老粗一名，怎有資格說什麼心得？」

郭秀兒想不到此位與眾不同的人物給她一個這麼令她失望的答案，垂下臉，不再說話。紀嫣然亦露出錯愕神色。對她來說，項少龍公開追求她實是個非常有趣的遊戲，可使她進一步瞭解愛郎的本領，哪知他才露鋒芒，又退縮回去，使她欣賞不到他以豪放不羈的風格表達出來的才情，怎知項少龍在這方面比草包還要不如。姬重臉上露出鄙夷之色，更肯定那寓言是項少龍由別人處偷來私用的。郭開、韓闖等均露出訝異神色，董匡的父祖輩終是當官的人，董匡怎會對詩歌毫不認識？

趙穆則猜他不想在目下情況下露一手，哈哈一笑向趙雅道：「不知李先生和夫人今天討論的是什麼題目呢？」

李園見項少龍著窘，心中大喜，答道：「在下和夫人談到詩和樂的關係，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在下又把所作的樂章，奏給夫人指教，幸得夫人沒有見笑。」

一般貴族大臣的交往，離不開詩和樂，李園借此向紀嫣然表明他和趙雅沒有涉及其他。

一直沒有說話的趙致出言道：「董先生似乎把禮樂詩書都不放在眼內哩！」

項少龍差點想把她捏死，她自是暗諷他昨晚對她無禮，也是妒忌紀嫣然對他的示好，有意無意地加以陰損。

李園一聽大樂，笑道：「董先生自小與馬為伍，以馬為樂，對其他事自然不放在心上。」

姬重一向自重身分，迫不得已要和一個養馬的粗人同席，心中早不悅。不過他為人深沉，不會露出心中的想法，乘機巴結李園道：「董先生養馬天下聞名，李先生詩樂精湛，都是各有所長。」

項少龍本不想多事，聞言無名火起，道：「請恕我這粗人不懂，七國之中，若論講學的風氣，看重禮樂，秦人實瞠乎其後，為何獨能成我們六國最大的威脅？」

此語一出，眾人先是臉色大變，接著是無言以對，因為這是個不容爭辯的事實。

項少龍冷冷地道：「有人或者看不起我這種養馬的人，對董某不懂詩書感到鄙夷，不過董某卻可藉畜牧使得國富家強，抵抗外敵。秦人的強大，是因以軍功為首，其他一切擺在一旁。」

眾人知他動氣，默默聽著。

項少龍繼續道：「作為生活的一部份，詩書禮樂自有其陶冶性情，美化一切的積極作用。但在現今的情況下，更重要的是富國強兵，衣食足始知榮辱，若連國家難保，還談什麼詩書禮樂。想當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厲志奮發，最後得報大仇。本人來邯鄲後，發覺人人皆醉心於吃喝玩樂，如此風氣，縱盛倡禮樂，終有日會成亡國之奴。」

最難受的是趙致，給他這麼當面痛斥，黯然垂下臉。李園、韓闖的表情都不自然起來，他們確是縱情聲色，置對付強秦的大事於不顧。趙穆想起「他」出身荒野山區，所以並不為怪，還暗忖將來若自己當上趙國之主，定要重用這只求實際的人。其他三女的感受卻非那麼直接，在這男性為尊的世界裡，捍衛國土自是男兒的責任，反覺得眾人皆醉，唯此君獨醒，大感他與眾不同。

姬重冷笑一聲道：「鹿死誰手，未至最後，誰人可知？」

項少龍對這東周君派來的人已感到極度憎厭，雙目寒芒一閃，盯著他道：「人說凡人只想今天的事，愚人則盡記昨天的事，只有智者胸懷廣闊，想著明天、以至一年或十年後可能發生的事，從而為今天定計。若要等到分出勝負時才看那結果，不若回家摟著自己的女人多睡幾覺好了。」

姬重臉色大變怒道：「董先生這話是什麼意思？誰不為將來籌謀，獨有先生是智者嗎？」

趙雅欲出言緩和氣氛，給項少龍伸手阻止，從容一笑道：「姬先生言重，本人只是以事論事，先生千萬不要以為本人出言是針對姬先生，我這人直腸直肚，現在更是和各位禍福與共，希望獻出力量，保國衛民。可是看看我得到的是什麼待遇，見微知著，鹿死誰手，已可預期。這不是爭論的時候，而是要各棄成見，知己知彼，我們才能與秦人一較短長。」

郭開和樂乘對望一眼，始明白他滿腹怨氣的原因，是怪趙王因李園而冷落他。

趙霸喝一聲「好！」轉向姬重道：「董馬癡快人快語，聽得趙某非常痛快。姬先生不要怪他，他這番話罵盡座上諸人，包括本人在內，不過卻罵得發人深省。」

李園哪會服氣，冷笑道：「既是如此，董先生可索性不來出席縱情逸樂的宴會，為何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項少龍微笑道：「李先生誤會了，宴會乃社交的正常活動，秦人亦不曾禁絕宴會，本人只是借題發揮，指出有些人放開最重要的大事不去理，卻只懂玩物喪志，甚或為私慾專做些損人利己的事而已。」兩眼一瞪，舉手拉著襟頭，一把扯下，露出包紮的肩膊，若無其事道：「李先生可否告訴本人，這劍傷是誰人幹的好事？」

紀嫣然「啊」一聲叫起來，望往李園。李園猝不及防頓時愣住，出不了聲。眾人終明白兩人間怨隙之深竟到了要動刀掄劍的階段。

項少龍又拉好衣襟，微笑道：「李先生當然不會知道是誰幹的，本人也不將偷襲的卑鄙之輩放在心上，只不過想以事實證明給各位看，董某非是無的放矢。」

項少龍這一番說話，是要建立他率直豪放的形象，同時亦在打擊李園，教其再不敢對他動手，否則再想否認，亦是頭痛的事，因他嫌疑最大。李園的臉色變得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趙穆道：「董先生可把受襲的事詳細告訴樂將軍，他可還你一個公道。」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來！讓我敬姬先生和李先生一杯，謝他們肯聽我董老粗的嘮叨。」

眾人舉起杯來，姬李兩人無奈下惟有舉杯飲了。

眾人放下杯子，趙致向項少龍敬酒道：「小女子無知，惹得董先生生氣，借杯酒道歉。」

趙致一向以脾氣硬著名，如此低聲下氣，熟悉她的人尚是第一次見到。

項少龍飲罷笑道：「是我不好才對，哪關致姑娘的事。」

紀嫣然目閃異采，向他祝酒道：「董先生說話不但出人意表，還啟人深思，將來定非池中之物。」

接著杯來酒往，氣氛復常，至少表面如此。李園今晚頻頻失利，給項少龍佔盡上風，連忙極力向另一邊的紀嫣然說話，力圖爭取好感。可惜紀嫣然知他竟卑鄙得派人偷襲項少龍，恨不得把他殺了，只是禮貌上冷淡地應付他。坐在項少龍旁的韓闖在几下暗拍他兩下，表示讚賞。趙穆則向他打個眼色，表示對他的表現滿意。郭開露出深思的神色，顯是因項少龍並不如他想像般簡單，對他重新評估。

趙雅沉默下來，她也想不到李園和董匡有什麼深仇大恨，竟要派人去殺他。她是機伶多智的人，隱隱猜到是因妒成仇，而他來討好自己，說不定有藉以報復董匡的含意，雖然她和董匡至今沒有半點關係，但卻擺著被李園利用。想到這裡，不由有點後悔。驀地見到項少龍長身而起，愕然往他望去。

項少龍瀟灑施禮道：「多謝夫人與眾不同的綵燈夜宴，不過董某人慣了早睡，故不得不先行告退。」

眾人出言挽留，姬重和李園當然是例外的兩個。項少龍再度施禮，退出座位外。

趙霸站起來，道：「明天的論劍會，董兄記得準時來。」

項少龍望往以熱烈眼神看他的紀嫣然道：「在論劍會上會見到小姐的芳駕嗎？」

紀嫣然柔聲答道：「既有董先生出席，嫣然怎能不奉陪。」

此語一出，立時氣壞李園，其他男人無不現出艷羨之色。

項少龍再向眾人逐一告辭，輪到郭秀兒時，嬌嬌女嚷道：「明天秀兒要去一開眼界。」

聽得項少龍和郭縱同時眉頭大皺。對趙致他卻是故意不去碰她的眼神，匆匆施禮後，轉身朝大門走去。

衣袂環珮聲直追而來，趙雅趕到他旁道：「讓趙雅送先生一程吧！」

項少龍知道推不掉，大方道：「夫人客氣！」

趙雅默默伴他在通往主宅的長廊緩行，她不說話，項少龍自不會找話來說。趙雅忽然輕扯他衣袖，停下步來。項少龍驚訝地止步，低頭往她望去。趙雅一臉茫然，雙眸淒迷，仰起臉細心打量他的臉龐。

項少龍給她看得心中發毛，奇怪地問道：「夫人怎麼了！」

趙雅輕搖螓首，落寞地道：「我總是不自禁地把你當作是另一個人，看清楚後才知錯了。」

項少龍心中抹把冷汗，乘機岔開話題冷冷地道：「鄙人和李園沒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吧！不過也幸好如此。」

趙雅仍牽著他衣袖不放，黯然垂首道：「董先生莫要見笑，趙雅只是正不斷找尋那滴蜜糖的可憐女子吧，先生為何總是對人家這麼殘忍？」

項少龍怒火騰升，暗忖你既找到老子這滴蜜糖，為何又忍心把我出賣，嘿一聲道：「你那兩滴蜜糖都在大廳裡面，恕在下失陪。」揮手甩脫她的牽扯，大步走了。

趙雅呆看他背影消失在入門處，天地似是忽然失去應有的顏色，就在此刻，她知道自項少龍後，首次對另一個男人動了真情，旋又心生怨怒，管你是誰人？我趙雅豈是這麼可隨便給你拒絕的。猛一跺腳，回廳去了。

※※※

項少龍走出夫人府，夜風迎面吹來，精神為之一振。剛才他是真的動氣，這些六國的蠢人，終日只懂明爭暗鬥，茫不知大禍將至。也是心情矛盾，他現在雖成為六國的敵人，可是仍對邯鄲有一定的感情，使他為古城未來的命運擔憂。接著想到自己的問題，原本看來很輕易的事，已變得複雜無比。在現今的形勢下，想生擒趙穆後再把他運回咸陽，只屬天方夜譚而已。若還要殺死手握邯鄲軍權的大將樂乘，更是難比登天。來時的堅強信心，不由動搖起來。在邯鄲多留一天，多增一天的危險。最大的問題自然因其他五國的大臣名將均集中到這裡來，使邯鄲的保安和警戒以倍數升級，擒趙穆不是難事，把他運走卻是困難重重。想到這裡，不由重重歎一口氣。蹄聲自後方由遠而近，由快轉緩。

項少龍早猜到是誰追來，頭也不回道：「致姑娘你好！」

趙致清脆的聲音應道：「你怎知是人家跟來？」

項少龍側頭望往馬上英姿凜凜的趙致，微笑道：「若非是趙致，誰敢單劍匹馬來尋董某人晦氣。」

趙致本俯頭盯他，聞言忿然把俏臉仰起，翹首望著邯鄲城長街上的星空，嬌哼一聲道：「猜錯了！趙致沒有閒情和你這種人計較。」

項少龍知她的芳心早向他投了一半降，只是面子放不下來，不過現在他的心只容得下紀嫣然一個人，況且趙致又是荊俊的心上人，他怎麼都不可橫刀奪人所愛，他實在沒法對自己兄弟做出這種事來。日後他和荊俊間是多麼難堪呢？他昨晚那樣迫她走，其實心底絕不好受。這一刻的趙致，特別迷人。哈哈一笑道：「為何又有閒情陪董某人夜遊邯鄲呢？」

此時一隊城兵在寂靜無人的長街馳來，提醒他們延綿數百年仍未有休止希望的戰爭，時刻仍會發生。那些巡兵見到趙致，恭敬地見禮。

趙致策馬與項少龍並排而進，漫不經意道：「你不覺得今晚開罪了所有人嗎？」

項少龍哂然道：「有什麼相干，你們的孟軻不是說過『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嗎？」

趙致驚訝地望下來道：「為何孟軻是我們的呢？」

項少龍差點要刮自己兩巴掌，直到這刻仍把自己當作外來人，尷尬地道：「沒有什麼意思，只是說溜了口吧！」

趙致驚疑不定的瞪著他，好一會後低呼道：「上我的馬來！」

項少龍一呆道：「到哪裡去？」

趙致冷冷道：「怕了嗎？」

項少龍失聲道：「如此共擠一騎，怕的應是致姑娘才對。」

趙致惡兮兮道：「又不見得那晚你會這般為人設想？你是否沒男人氣概，快給本小姐滾上來！」

項少龍知她在諷刺那晚自己跳上她馬背向她輕薄的事，搖頭苦笑道：「你的小嘴很厲害，不過你既有前車之鑒，當知董某人非是坐懷不亂的君子，溫香軟玉，我那對手定會不聽指揮，在致姑娘動人的肉身上作怪一番呢！」

趙致緊繃臉，修長的雙眸狠狠盯著他道：「管得你要做什麼，快滾上馬背來！」

項少龍叫了聲「我的天啊！」一個女人若明知你對她會肆意輕薄，仍堅持予你機會，儘管外貌凶神惡煞，還不是芳心暗許。確是誘人至極，亦使他頭痛得要命。現在勢成騎虎，進退兩難，苦笑道：「這麼晚了！有事明天說好嗎？老子還是回家睡覺算了！」

趙致氣得俏臉煞白，一抽馬韁，攔在路前，一手扠腰，大發嬌嗔道：「想不到你這人如此婆媽，你若不上來，我便整晚纏著你，教你沒有一覺好睡！」

女人發起蠻來，最是不可理喻，項少龍停下步來，歎道：「姑娘不是心有所屬嗎？如此便宜鄙人，怕是有點……嘿！有點什麼那個吧！」

趙致聞言嬌軀一震，俏臉忽明忽暗，好一會後咬牙道：「本姑娘不是屬於任何人的，董匡！你究竟上不上馬來？」

項少龍心中叫苦，看來趙致已把她的芳心，由「那個項少龍」轉移到「這個項少龍」來，今次真是弄巧反拙，攤手擺出個無可奈何的姿勢，把心一橫，嘿一聲道：「是你自己討的！」話尚未完，飛身上馬，來到她香背後。

趙致一聲輕呼，長腿輕夾馬腹，駿驥放蹄奔去。項少龍兩手探前，緊箍在她沒有半分多餘脂肪的小腹處，身體同時貼上她的粉背，那種刺激的感覺，令項少龍立即慾火狂升。趙致卻像半點感覺都沒有，仍是面容冰冷，全神策馳，在寂靜的古城大道左穿右插，往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前進。

項少龍俯頭過去，先在她的粉頸大力嗅幾下，然後貼上她的臉蛋，道：「姑娘的身體真香！」

趙致神情木然，卻沒有任何不滿或拒絕的表示，當然也沒有贊成或鼓勵的意思，緊抿小嘴，像打定主意不說話。

項少龍放肆地用嘴巴揩擦她嫩滑的臉蛋，狠狠道：「你再不說話，董某人要冒犯你哩。」

趙致冷冷道：「你不是正在這樣做嗎？」

項少龍雖是慾火大盛，可是荊俊的影子始終鬼魂般攔在兩人之間，頹然歎一口氣，放棄侵犯她的舉動，只摟著她小腹，坐直身體。竹林在望，原來趙致是帶他回家。

趙致默然策騎，到達竹林，勒馬停定，凝望前方家中隱隱透出的昏暗燈火，嘲弄道：「原來董先生這麼正人君子呢？」

項少龍為之氣結，用力一箍，趙致輕呼一聲，倒入他懷裡去。在竹林的黑暗裡，大家都看不到對方，但氣息相聞，肉體貼觸的感覺，刺激性反因這「暗室」般的情況而加倍劇增。趙致柔軟無力地把後頸枕在他的寬肩上，緊張得不住急促喘氣，項少龍只要俯頭下移，定可享受到她香唇的滋味，而且可肯定她不會作任何反抗。這想法誘人至極，項少龍的理智正徘徊在崩潰的危險邊沿，頹然道：「你不是項少龍的小情人嗎？這樣和董某……嘿……」

趙致仍是以冷冰冰的語調道：「我又不是愛上你，有什麼關係？」

項少龍失聲道：「致姑娘好像不知自己正倒在本人懷抱裡，竟可說出這樣的話來。」

趙致針鋒相對道：「我比不上你力氣大，你硬要抱人，叫人家有什麼辦法？」

項少龍嘿一聲道：「那為何又要在這裡停馬呢？我可沒有迫姑娘這麼做吧！」

趙致刁蠻到底，若無其事道：「本小姐愛停就停，歡喜幹什麼就幹什麼，與你無關。」

項少龍差點給氣得掉下馬去，伸出一手，移前摸上她渾圓的大腿，嘖嘖讚道：「致姑娘的玉腿又結實又充滿彈力。」

趙致一言不發，由他輕薄。項少龍猛一咬牙，暗忖橫豎開了頭，不若繼續做下去，他本是風流慣的人，美色當前，怎還有那坐懷不亂的定力，正要行動，狗吠聲在前方響起，還有輕巧的足音。項少龍忙把怪手收回來，趙致低呼一聲，坐直嬌軀，驅馬出林。兩人沒有說話，但那種銷魂蝕骨的感覺，卻強烈得可把任何男女的身心溶掉。

※※※

在趙致雅致的小築裡，項少龍輕鬆自在地挨在臥几上，善柔和趙致兩姊妹坐在他對面。前者狠狠看著他，後者則仍神情寒若冰雪，垂頭不知芳心所想何事。

善柔硬梆梆的道：「我要妹子請你來，是希望和閣下合作，對付田單！」

項少龍早知會遇上這個棘手的問題，抱頭道：「你們既是想在邯鄲刺殺他，休想老子會陪你們做蠢事，得了手仍逃不掉。」

善柔玉臉一寒道：「你才是蠢人，我們已打聽清楚，田單今天黃昏時抵達城外，只是尚未進城。護送他來的是齊國名將旦楚，兵員達萬人之眾。所以唯一殺他的機會，是趁他輕車簡從來到城內的時刻，這大奸賊身邊的幾個人，特別是叫劉中夏和劉中石的兩兄弟，不但身手高明，且力能生裂獅虎，你看！」伸手拉下衣襟，露出大半截豐滿皙白的胸肌，只是上面有道令人觸目驚心的劍痕。

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大膽，眼光徘徊在她飽滿的酥胸上，點頭道：「你能活著算走運的了。」

善柔拉回衣襟，雙目爍光閃閃道：「田單不是你的大仇人嗎？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田單的事，我曾在他府中當過婢僕，這樣說你明白與我們合作的好處吧！」

項少龍不想再和她們糾纏不清，歎道：「其實我和田單沒有半點關係，只是那晚不想傷害你們兩姊妹，順著你們口氣這麼說。」

善柔和趙致同時愕然。善柔眼中寒芒亮起，項少龍心叫不妙，她迅速由懷裡拔出匕首，雌老虎般往他撲來，匕首朝他胸膛插下。項少龍的徒手搏擊何等厲害，一個假身，不但抓著她握凶器的手腕，還把她帶得滾往臥几另一邊的席上，虎軀將她壓個結實。善柔不住掙扎，還想用嘴來咬他。項少龍把頭仰起，把她兩手按實，大腿則纏緊她那對美腿，同時警戒地望著趙致，見她一面茫然，呆看乃姊在他的身體下叫罵反抗。項少龍雖放下心來，一時卻不知如何收拾殘局。

最大問題是他不能置她們姊妹於不顧，因為已證實兩女確是善蘭的親姊妹。善柔雖比一般女子力氣大得多，可是怎及得項少龍這勁量級的壯男，再掙扎一會，軟化下來，只是胸脯不住高低起伏，兩眼狠狠盯著項少龍，另是一番誘人神態。趙致仍坐在原位，沒有行動，沒有作聲。

項少龍俯頭看這刁鑽的美女，笑道：「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為何小姐如此待我？」

善柔罵道：「騙子！」

項少龍明白過來，原來她是因被騙而暴怒得想殺他，當然亦因為失去他的協助而引來的失望，由此可見她很看得起自己。他清楚聽到她的心跳聲，感覺著她充滿活力的血肉在體下脈動，嗅著她嬌軀發出的幽香。搖頭苦笑道：「還不肯放開匕首嗎？」

善柔狠狠與他對視頃刻，嘴角不屑地牽了牽，鬆手放開利器。拉緊的氣氛鬆弛下來，項少龍立即感到肉體緊貼的強烈滋味。善柔本是瞪著他的，忽地俏臉一紅，星眸半閉。

項少龍大感尷尬，低聲道：「只要你答應不再攻擊我，立即放開你。」

善柔勉強嗯了一聲，玉女思春的情態，出現在堅強狠辣的美女臉上，分外引人遐想。項少龍先把她的匕首撥往牆角，緩緩蹲坐起來，移到一邊牆壁處，靠在那裡。善柔仍平臥席上，像失去起來的能力。衣裳下襬敞了開來，露出雪白修長的美腿。項少龍往趙致望去，動人的妹妹別轉俏臉，不去看他。

善柔貓兒般敏捷跳起來，看也不看項少龍，從牙縫裡洩出一個字：「滾！」

項少龍不以為忤，笑道：「柔姑娘若趕走鄙人，定要抱憾終生。」

善柔來到乃妹身旁坐下，杏目圓瞪道：「你算什麼東西，見到你這騙子就令人生厭。」

趙致垂下俏臉，沒有附和，看樣子她絕不想項少龍就此離去。

項少龍歎道：「兩位姑娘愛你們慘遭不幸的父母嗎？」

善柔怒道：「豈非多此一問？」

她雖不客氣，終肯回答問題，所以她要項少龍滾只是氣話而已。

項少龍盡量平心靜氣道：「可以報仇而不去報仇，可以說是不孝。但明知報仇只是去送死，使父母在天之靈惋惜悲痛，也是另一種的不孝。在這種情況下，雖說忍辱偷生，卻是克制自己，報答父母的另一種形式。」

善柔微感愕然，低聲道：「不用你來教訓我們，回去享受你的富貴榮華吧！」

項少龍心頭微震，知道此女實在對自己頗有情意，所以因被騙而勃然大怒，這刻語氣間又充滿怨懟之意。

趙致往他望來，冷冷道：「現在一切弄清楚，我們兩姊妹再和你沒有什麼相干，董先生請回家睡你的大覺吧！我們就算死了，並不關你的事。」

她的語調與乃姊如出一轍，項少龍心生憐意，柔聲道：「你們不想再見善蘭嗎？」

兩女同時嬌軀劇震，難以置信地朝他瞪視。

善柔尖叫道：「你說什麼？」

項少龍長身而起，來到這對美麗姊妹花前單膝跪下，俯頭看著兩張清麗的俏臉，誠懇地道：「請信任我！善蘭現正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還有了好歸宿，等著你們去會她。」

趙致臉色解寒，顫聲道：「不是又在騙我們吧！她怎會還未遭劫呢？」

項少龍又以董匡的名字發下毒誓。兩女對望一眼，然後緊擁在一起，又是淒然，又是歡欣雀躍。

待兩女平復了點後，項少龍道：「董某絕不會把富貴榮華看作是什麼一回事，至於田單的事，因為我本身與他沒有仇怨，很難處心積慮去殺死他，而且亦屬不智的行為。在現今的情勢下，有命殺人卻沒命逃走，而且成功的機會這麼小，何不先好好活著，再想辦法對付他呢？」

善柔別轉俏臉，望往窗外，雖看似聽不入耳，但以她的性格來說，肯不惡言相向，已是有點心動。

趙致哀求般道：「蘭姊現在那裡？你怎會遇到她的。她……她是不是入了你的家門？」

項少龍微笑道：「致姑娘想鄙人再騙你們嗎？」

趙致氣得狠狠瞪他一眼，嗔道：「我也很想插你兩刀！」

項少龍嬉皮笑臉道：「不若打我兩拳吧！」

善柔回過頭來，控制情緒道：「你怎樣才肯助我們刺殺田單？」

項少龍大感頭痛，剛才那番話就像白說似的，一拍額頭道：「天啊！原來董某的話你完全聽不入耳。」

趙致咬牙道：「假設我們姊妹同時獻身給你，你肯改變主意嗎？」

善柔嬌軀輕顫，卻沒有作聲，咬著下唇垂下俏臉，首次露出嬌羞的罕有神態。

項少龍想不到她竟有此石破天驚的提議，呆楞楞的瞧著正目不轉睛瞪他的趙致，目光不由在兩女玲瓏有致的胴體上下作一番巡視，只感喉嚨乾燥，咳一聲道：「致姑娘說笑了，我真的不是不肯幫忙，而是有說不出來的苦衷，不能分神到別的事上。」

趙致柔聲道：「這樣好嗎！假若真的是毫無機會，我們姊妹絕不會勉強先生和我們一起去送死，但若有機會功成身退，先生可否為我們完成企盼了七年的心願呢？我們既成為先生的人，自不是與先生全無關係。」

項少龍看看善柔，望望趙致，心中叫苦，慘在他若嚴詞拒絕，定會傷透她們的自尊。頹然道：「唉！我真的給你們不惜犧牲的誠意打動，不過卻不想乘人之危，趁機得到兩位小姐嬌貴的身體，這樣吧！先看看情形，再從長計議！是了，為何見不到你們那位正叔呢？」

善柔見他回心轉意，容色大見緩和，董匡身分特別，人又精明，身手厲害，下面又有大批手下，若有他幫手，何愁不能成事。

趙致道：「他的身體不大好，所以除打探消息外，我們其他事不想讓他勞心。」

項少龍伸個懶腰，打呵欠道：「夜深了！我要回去睡覺。」

兩女陪他站起來，忽地三人都為各人間曖昧難明的關係感到手足無措。

項少龍暗忖還是早溜為妙，道：「不必送了！」往門口走去。

兩女打個眼色，由趙致陪他走出大門外，道：「用人家的馬兒好嗎？」

項少龍記起她渾圓結實的大腿，差點要摟著她親熱一番，保證她不會拒絕，卻是無心再闖情關，加上荊俊的因素，強壓下這股衝動，道：「不用了，橫豎不太遠。」

往竹林走去，見趙致仍跟在身旁，奇怪地問道：「致姑娘請回吧！不用送了。」

趙致一言不發，到進入竹林的暗黑裡，低聲道：「你可以不回去的。」

項少龍的心「霍霍」躍動起來，趙致這麼說，等若明示要向他獻出寶貴的貞操，對她這麼一個心高氣傲的人，是多麼難開口的話。不過他卻是無福消受，雖然想得要命。硬著心腸道：「姑娘不須這麼做的，假若你真是傾心董某，我會是求之不得，可是姑娘既心有所屬，又不是真的愛上我這不知書禮的粗人，何苦這般作賤自己？我幫你們絕不是為什麼報酬哩！」

趙致猛地握拳重重在他背脊狠擂兩拳，嬌嗔道：「人家恨死你！」

話完掉頭便走。

項少龍苦笑搖頭，發一會怔，收拾情懷，回家去也。想到明天的論劍大會，又振奮起來。前路仍是茫不可測，但他卻有信心去解決一切。他雖知道這時代一些人的命運，但對自己的將來，則是一無所知。無論如何，在古戰國的大時代裡，生命實比二十一世紀的他所能經驗的多姿多采得多。

※※※

項少龍回到行館，滕翼等候已久，道：「嫣然在房中等你。」

聽得他眉頭大皺，擔心地道：「李園和龍陽君會派人監視她的動靜，這麼貿然來找我，遲早會給人發覺。」

滕翼笑道：「我早問過她同一問題，她說給人偷盯慣了，所以特別訓練兩名替身，好讓她可避開那些癡纏的人去做自己歡喜的事。除非有人敢闖入她閨房裡，否則絕不知誰是假貨。」再壓低聲音道：「三弟真行，我看她愛得你癡了，完全沒法抑制自己。美人傾心，你還不盡享人間艷福？」

項少龍感到紀嫣然的驚人魅力，連這鐵漢都難以倖免被吸引，笑了笑，正要趕回房裡，好把被趙致姊妹挑起的情慾移到紀嫣然美麗的胴體上，卻給滕翼在通往寢室的長廊扯著。他驚訝地往滕翼瞧去，後者臉上現出堅決的神情道：「我很想宰了田單。」

項少龍大吃一驚，想起滕翼的滅家之禍，實是由於囂魏牟背後的主使者田單間接促成，現在滕翼的愛妻善蘭又與田單有亡族之恨，在情在理滕翼都難嚥這口氣，不禁大感頭痛。誰都知田單是戰國時代最厲害的人物之一，不會比信陵君差多少，要殺他難比登天。兼之他們現正自顧不暇，實在沒有節外生枝的條件。

滕翼搭上他肩頭，肅容道：「我知三弟為難處，這事看機會吧！我並非那種不知輕重的魯莽之徒。」

項少龍鬆口氣道：「二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就算要我兩脅插刀，絕不會計較。」

滕翼感動的拍拍他肩頭，轉身走了。項少龍加快腳步，到了內宅，紀嫣然帶著一陣香風投入他懷裡，獻上熱情無比的香吻。

項少龍待要脫下面具，紀嫣然赧然道：「不！人家要你以董匡的身分來與嫣然親熱，你今晚的表現令嫣然心醉不已，唉！要熬到現在才可和你親熱，人家早苦透哩。」

項少龍把她橫抱起來，往榻子走去，坐在榻沿，讓她偎在懷中。紀嫣然的熱情熔岩般爆發開來。

項少龍微笑道：「董某怕是天下唯一可以肯定嫣然不但不是石女，還比任何美女更奔放迷人的幸運兒。」

紀嫣然勉強睜開雙眸道：「儘管取笑人家吧。唉！想不到你不用靠漂亮的臉孔，仍是所有女人的剋星，剛才我看趙雅、趙致和那郭秀兒，無不被你的寓言打動芳心。多麼精采和生動的故事啊！李園嫉忌得要發狂哩。」

項少龍暗叫慚愧，想起一事道：「你和李園交過手沒有？」

紀嫣然從情慾迷惘裡清醒過來，微一點頭道：「嫣然真糊塗，見到你時什麼正事都忘掉。項郎要非常小心這個人，他的劍法靈奇飄逸，既好看又厲害，嫣然雖未曾與他分出勝負，但已知不是他的對手，兼且他是故意留手讓我，所以他的劍術只可以深不可測來形容，我看……唔！」

項少龍愈聽愈驚心，上回他險勝紀嫣然，不要說留手，事實上是拚盡全力亦無法在劍術上佔到上風。如此比較，李園的劍術應比以前的自己更厲害。幸好他得到墨氏補遺後，劍法突飛猛進，否則眼前已可認輸。紀嫣然言雖未盡，其意卻是項少龍及不上李園，只是不忍說出來，心中亦抹了把汗。李園無論文才武藝，都有使紀嫣然傾心相許的條件。只是自己比他先行一步，又借二十一世紀人的識見，把他壓下去。否則在爭奪紀嫣然那仿如戰場的情場上，他必是飲恨的敗將。

紀嫣然見他默然不語，還以為他自尊心受損，歉然道：「同手較量，未至最後難知勝負，但嫣然並不希望你和他交手，不是因認為項郎必敗無疑，而是人家不希望你冒這個險。唉！匹夫之勇算得什麼呢？能決勝沙場的方是真英雄。」

這叫越描越黑，更使項少龍知道紀嫣然在兩人間不看好自己，苦笑道：「情場如戰場，李園文來不成，會來武的，以達到在你面前折辱我的目的。誰都知紀才女要挑個文武均是天下無雙的夫婿，李園正要證明自己是這麼的一個理想人才。」

紀嫣然媚笑道：「情場如戰場，說得非常好。人家現在除你外，對其他人再沒有任何興趣，你當紀嫣然是三心兩意的蕩婦嗎？」

項少龍欣然道：「你當然不會三心兩意，卻是項某和董馬癡共同擁有的蕩婦，想不淫蕩都不行，紀才女反對嗎？」

紀嫣然俏臉飛紅，橫他一眼，湊到他耳旁道：「那嫣然只好認命，出嫁從夫，夫君既羞人家一女事二夫，要不浪蕩都不行，嫣然惟有逆來順受哩。」

項少龍哈哈一笑，摟著她躺倒榻上。紀嫣然果然解脫所有矜持，變成他專用的蕩婦。雲收雨歇，佳人像頭白綿羊般蜷伏在他的懷抱裡，嘴角掛著滿足歡娛的笑意，聽著項少龍溫柔地在她耳邊說她永遠不會嫌多的迷人情話。項少龍身為二十世紀的人，絕沒有當時代視女性為奴僕的大男人習氣，深知女人須要熨貼的至理，所以與他相戀的女子，無不享盡這時代難以得到的幸福。聽他「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我的生命。」諸如此類的話，紀嫣然喜得不住獻上香吻，以示感激。

再一次熱吻後，紀嫣然嘆息道：「若能快點懷有項郎的骨肉，嫣然更感完滿無缺。」

項少龍登時冒出一身冷汗，暗忖這真是個大問題，惟有支吾以對。

紀嫣然正沉醉在憧憬和歡樂中，沒有覺察到他異樣的神態。想起一事問道：「趙雅和你究竟是怎一回事？為什麼李園會認為得到她可打擊你呢？」

項少龍想起與趙雅愛恨難分，情仇不辨那種糾纏不清的關係，苦笑道：「李園或者見到我不時留心和注意她，以為我對她很有意思，其實卻是另一回事，我已告訴你整件事的經過。」

紀嫣然道：「妾身自然明白夫郎心意，也知夫君是個念舊的人，始終對趙雅留下三分愛意。她真不懂愛惜自己，落到人盡可夫的田地，不過這種女人反特別吸引男人，我看李園和韓闖都對她很入迷。」忽然用力抓他肩頭，正容道：「你得留意趙致，我看李園和韓闖對她很有野心，他們那種人若想得到一個女人，會有很多卑鄙的辦法。」

項少龍知道她有很敏銳的觀察力，聞言暗吃一驚。若發生那種事，荊俊會受不起打擊。

紀嫣然羞澀地垂頭看自己的胸口，咬緊嘴唇道：「好不好讓項少龍又或是董匡再來疼愛人家一次呢？」

項少龍失笑道：「兩個一起上好了！看來不用教你也可名符此蕩婦之實。」

紀嫣然大羞下撒起嬌來，登時一室皆春，說不出的恩愛纏綿。

※※※

次晨項少龍睡至太陽過了第二竿才勉強醒來，往旁一探，摸了個空，一驚下完全醒過來，發覺佳人已去。爬起床來，看到榻旁紀嫣然以她清秀灑逸的字體，留下一帛香箋，大意說不忍把他吵醒，故自行離去，其中不免有幾句輕訴難忍分離之苦，希望有一天能永遠相擁至天明那類香艷旖旎的纏綿情話。項少龍揉著腰骨，想起昨夜的荒唐，又喜又驚。喜的是回味無窮，驚的是自己疲累得連對方離去都不知道。昨夜在與紀嫣然廝纏前跟趙致姊妹的一番糾纏，雖沒有真個銷魂，卻不斷被挑起情慾，亦是很易使人勞累的事。梳洗間，韓闖到來找他。

項少龍在外廳接見，坐好後，韓闖拍案笑道：「董兄昨晚表現得真個精采，說不定不靠春藥亦可一親紀才女芳澤，假若事成，可否分本侯一杯羹，使本侯一償宿願。」

項少龍差點想把無恥的色鬼一拳轟斃，表面敷衍道：「侯爺說笑，紀才女只是對鄙人略感有趣，哪稱得上有什麼機會。」不待對方有機會說話，問道：「鄙人走後，李園有什麼反應？」

韓闖高興地道：「這小子的表情才精采，不住轉眼睛，看來是對你恨之入骨。董兄前腳才走，趙致那標緻妞兒匆匆告辭，她是不是要追蹤董兄呢？」

項少龍暗責趙致，想起曾遇過幾起趙兵，要不承認都不行，擺出苦惱的樣子道：「不要以為有什麼艷福飛到鄙人這裡來。追確是給她追上，卻是痛罵我一頓，差點拔劍動手，不過鄙人最厭與婦人孺子糾纏，勉強忍了她。唉！不要再提。」

韓闖聽得鬆一口氣道：「想不到邯鄲會有這麼多頂尖兒的美女，郭秀兒亦相當不錯，便宜李園真是可惜。」

項少龍暗自感嘆難怪韓國積弱至此，全因朝政把持在眼前似此君這類沉迷酒色的人手裡。道：「待會的論劍會，侯爺有什麼可教訓李園的布置？」

韓闖興奮地道：「說來好笑，這次可說是三晉聯合起來對付無情無義的楚人。原來趙穆、龍陽君和本侯都不約而同派出麾下的最佳好手，混在趙霸的人中好教訓李園，看這小子如何避過當場受辱的厄運。」

項少龍想起紀嫣然昨夜與他榻上私語時對李園劍術的高度評價，暗自感嘆結果可能會難如韓闖所願，烏果來報，趙雅來找他。

項少龍自是大感尷尬，韓闖的臉色不自然起來，道：「看來趙雅對董兄頗有點意思。嘿！這騷婦非常動人，本侯得先走一步。」

項少龍當然恨不得他立即滾蛋，但卻知如此做法，韓闖定會心存芥蒂，笑道：「侯爺請留下，好予夫人一個意外驚喜。」要烏果把趙雅請來。

韓闖哪有離去之意，不再堅持，連表面的客氣都免了，可見他如何迷戀趙雅。趙雅在烏果引領下，笑意盈盈的闖進來，令項少龍都摸不著頭腦，難道經昨夜送別時自己的橫眉冷目，反使她更迷上他嗎？兩人起立歡迎。趙雅見到韓闖，微一錯愕，不悅之色一閃即逝，依然微笑道：「原來侯爺也到了這裡來。」

韓闖笑道：「早知夫人來此，就一道來好了，好多點相聚光陰。」

項少龍立知兩人昨晚又攪在一起，氣得想賞趙雅兩個耳光，只恨除了只能在心中想想外，別無他計。趙雅想不到韓闖會當著董馬癡自曝私情，既尷尬羞慚，又心中大恨。昨晚她肯讓韓闖留下，實有點是對董匡作為報復的下意識行為。今早清醒過來，早感後悔，現在被韓闖當項少龍面前揭破，確是難堪至極，垂下螓首。

項少龍勉強擠出點笑容道：「既是如此，鄙人不如讓夫人和侯爺再借此行館，作多點相聚的歡娛。」

韓闖見他擺明姿態，退出這場爭逐，大是感激，笑道：「董兄萬勿如此，夫人今次是專誠來訪，本侯最多算個陪客。」

趙雅回復常態，偷看項少龍一眼道：「我沒有什麼特別事，只是路過此地，怕董先生不懂到趙氏行館的路途，故來與先生一道前去吧。」接而狠狠瞪韓闖一眼，語氣轉冷道：「侯爺若另外有事，請自便吧！趙雅有些養馬的問題向董先生請教呢。」

韓闖想不到昨夜恩愛若夫妻，轉眼間此女反臉無情，不留餘地。心中大怒，回敬道：「原來夫人白天時竟會變成另一個人，既然如此，本侯只好熬到晚上才找夫人。」

不理項少龍的挽留，拂袖走了。剩下兩人，氣氛更是難堪。趙雅給氣得俏面發白，坐下後喝一盅熱茶，仍說不出話來。項少龍則是故意默不作聲，悠閒地品茗。

一會後趙雅忍不住道：「董先生是不是在惱趙雅的不自檢點？」

項少龍慢條斯理地再呷一口茶，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凝視她緩緩道：「夫人多心，夫人昨夜歡喜陪哪個人，只屬夫人私事，鄙人何來過問的資格，更不用說惱怪夫人。」

趙雅一對好看的秀眉蹙起來，苦惱地道：「都是你不好，人家昨晚一心想陪你，卻給你那樣無情對待，人家心中悽苦，便……」

項少龍無名火起，插嘴道：「夫人的話真奇怪，晝間與李園鬼混，竟叫一心相陪嗎？董某雖非自鳴清高的人，亦不會犯賤去淌這渾水。」

這幾句話含有對趙雅極大的侮辱，可是她不但沒有發怒，還秀目微紅，道：「趙雅知錯，假若董先生不嫌人家，趙雅以後會謹守婦道，先生能體會趙雅的心意嗎？」

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低聲下氣，屈膝投降，心中掠過快意，冷笑道：「夫人言重，鄙人何來嫌棄夫人的資格，縱有此資格，亦不會相信徒說空言呢。」霍地立起，淡淡道：「夫人明知李園是要借夫人來打擊董某，仍忍不住對他投懷送抱，誰敢擔保這種事不會再發生。董某若歡喜一個人，絕不會朝李暮韓，三心兩意，夫人請回吧！董某還有很多事等著辦。」

趙雅被他冷嘲熱諷，句句椎心，終於忍無可忍，憤然起立，怒道：「董匡你好！侮辱得趙雅夠了吧！天下間只有你一個男人嗎？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好下場。」轉身憤然離去，沒有再回過頭來。

項少龍大感痛快，不過亦暗責自己為感情作祟，在現今的情況下，開罪這在邯鄲極有影響力的蕩女人，確是無利有害，不過這時亦顧不得那麼多。找滕翼說了一會話後，往趙氏行館去了。

※※※

趙氏行館位於邯鄲城東，佔地甚廣，除由幾個院落組成的土建築群外，還有練武場、騎射場，專為訓練武士而設，經篩選後由行館按才能高下推薦給趙國軍方，所以趙霸無疑是趙國的總教練，有著崇高的地位和實權。論劍會在主宅前的大教場舉行，項少龍抵達時，有行館的武士分作三對以木劍和包紮鋒尖的長矛在練習，一邊立有二百多名武士，另一邊是個大看台，上面設有坐席。龍陽君、趙穆、樂乘、郭開、韓闖、郭縱、郭秀兒等早來了，卻仍未見被他氣走的趙雅，李園和紀嫣然亦未到。另外還有幾名軍方將領和數十名似是家將的武士，分作幾組閒聊，誰都沒有留心場上的表演。

趙霸正與趙穆和郭縱說話，見到項少龍，欣然迎來道：「有董先生在的場合，從不會出現冷場，來！讓我給先生引見本館的四位教席。」領著項少龍往正與趙致站在看台上的四名武士走去。

趙致見到項少龍，小嘴不屑地嘟起來，故意走開去找郭秀兒說話，女兒家的氣惱情態，看得項少龍心生歉意。四位行館的教席見到項少龍，露出注意神情，全神打量他。

趙霸和四人笑道：「這位是我多次向你們提起的董匡先生。」

四人連忙施禮。項少龍客氣兩句，趙霸介紹其中身材最高大魁梧，只比項少龍矮上寸許的漢子道：「戴奉是我們行館的第一好手，劍法在趙境大大有名，今天將由他來試那大言不慚的小子，看他如何厲害。」戴奉體型彪悍，虎背熊腰，年紀在三十左右，神態亦以他最是沉穩，其他三人有些許緊張，遠及不上他的冷靜。項少龍見他劍掛右腰，左手亦比右手來得有力粗壯，顯是慣於以左手應敵。對右手使劍的人來說，左手劍最是難防，反過來左手使劍者卻習慣和右手用劍者對陣。只是這點，左手劍便佔上便宜。另外三人分別是黃巖、成亨和陸志榮，對項少龍很客氣。

成亨低聲道：「聽說董先生曾被李園的人暗襲受創，戴奉會給先生爭回這口氣。」

項少龍暗忖他們定以為自己劍術平平，不過只會是好事，連忙謝過。此時李園來了，伴著他的竟是趙雅，後面還跟了十多個李園的家將，那個偷襲項少龍時使他印象深刻的大漢，赫然竟是其中一人。項少龍心中大怒，李園如此毫不避忌，擺明不把他放在眼內，亦知項少龍奈何他不得。趙雅對李園神態親熱，看得那邊正與趙致和郭秀兒說話的韓闖臉色大變。趙霸向項少龍告罪，領戴奉等四位教席，迎了過去。李園一身武士服，配上肩甲、腕箍和保護胸口及背心的皮革，確是威風凜凜，有不可一世的氣魄。趙致等諸女都看呆了眼。項少龍雖心叫不妙，卻是無可奈何。

趙穆來到他身旁低聲道：「看這小子能威風到幾時？」

項少龍沉聲道：「對付他的有什麼人？」

趙穆得意地道：「本侯派出的劍手叫駱翔，只他一人，應可足夠收拾李園有餘。何況還有龍陽君家將裡的第一高手焦旭和跟韓闖來的韓國著名劍手伏建寅，定要教李園吃不完兜著走。」然後逐一把他們指點出來，都是年輕勇悍的豪漢。

項少龍卻沒有他如此樂觀，若讓這小子或他的手下大獲全勝，那時誰都要丟盡面子。連他自己也有點難以在紀嫣然跟前抬頭做人，想到這裡，不由有點後悔忘記邀滕翼同來。李園含笑逐一與趙霸介紹的人寒暄客套，一副穩操勝券的樣子。他那批家將，則無人不瞪視項少龍，擺出挑惹鬧事的模樣。項少龍心中暗驚，知道李園今天主要的目標是自己，就算用的是木劍，假若有心施展辣手，隨時可把對手弄成殘廢，李園不用說對自己有此心意。

趙穆發現此點，狠狠道：「那些人中是否有伏擊你的人在內。」

項少龍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趙穆忿怒道：「我從未見過比他更囂張的人。」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犯不著與他意氣相爭，正事要緊。」

趙穆欣賞地看他一眼，點頭同意。兩人見到趙雅在李園旁笑語盈盈，均心頭火發，趙穆更低罵聲「賤婦」。李園一直注意項少龍，還故意逗得趙雅花枝亂顫，好向他示威。

趙穆待要招呼項少龍到看台坐下，李園排眾而出，往他們大步走來，施禮後瞅著項少龍道：「董兄劍術出眾，可有興趣和我的手下玩一局。」

他特別抬高聲音，好讓其他人聽到他蓄意侮辱的挑戰。其他人全靜下來，全神察看項少龍的反應。

趙雅和李園的家將來到李園身後，均以不屑的眼光盯他。

項少龍分外受不得趙雅故示輕蔑的目光，勉強壓下怒火，瞪著李園身後曾伏擊他的壯漢微笑道：「這位仁兄高姓大名！」

見到李園頷首示意，壯漢大喝道：「小人樓無心，董先生是否有意賜教？」

項少龍淡淡道：「眼前高手滿座，那輪得到我這只懂養馬的人，所謂獻醜不如藏拙。」

李園等還是首次聽到「獻醜不如藏拙」這語句，略一思索才明白，均發出嘲弄的聲音。

趙雅插入不屑地道：「董先生有自知之明，非常難得。」

項少龍雙目神光一閃，冷然看趙雅一眼，這美女一陣心悸，竟說不下去。她也不是這麼膽小的人，只是董匡的眼神在剎那間極似是項少龍，使她泛起非常異樣的感覺。

樓無心見狀，暴喝道：「誰敢對夫人無禮？」

趙穆為之色變，正要喝罵，李園知機喝道：「無心退下，這裡哪輪得到你說話？」

樓無心退後一步，默然無語，兩眼仍凶光閃閃的瞪著項少龍，似乎對那天殺不了他極不服氣。

李園堆出虛偽的笑容道：「無心一向是那麼直言無忌，董先生切勿放在心上。」

眾人均聽出他明是責怪手下，其實卻暗示手下做得極對，一時火藥味濃重之極。

趙霸來到充滿敵意的兩組人間，打圓場道：「各位不若先上看台，喝杯熱茶如何？」

李園向旁邊的趙雅柔聲道：「夫人請先到台上去，在下尚未與郭先生打招呼呢！」

趙雅柔順地點頭，與李園的家將到看台去了。李園告聲罪，往郭縱旁的趙致和郭秀兒走去。趙穆向趙霸使個眼色，拉項少龍登上看台。

韓闖把兩人招呼到身旁坐下，冷哼道：「這小子愈來愈放恣，真想看到他慘敗後的樣子。」

項少龍本已心平氣和，但看到趙致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竟與李園在遠處談笑風生，又多添另外的一份擔心。除紀嫣然外，所有被邀的人均已到達。蹄聲響起。高牆大門開處，以才藝劍術名聞天下的絕代佳人，一身雪白的武士服，策騎奔進來。李園連忙拋下郭秀兒和趙致，迎了上去。紀嫣然不待李園為她牽馬，以一個無比優美輕盈的姿態躍下馬來，一步不停的由李園身旁走過，朝看台走去。

李園追在她身旁，大獻殷勤，她只是有一句沒一句應著，登上看台，含笑與各人打過招呼，筆直走到項少龍前，笑道：「董先生原來早到了，累得嫣然撲個空呢！」

此語一出，旁邊的李園立時臉若死灰，雙目亮起惡毒的神色。韓闖大樂，連忙起身讓出空位，紀嫣然毫不推辭，喜孜孜坐到項少龍之旁，看得另一端的趙雅臉色也不自然起來，項少龍頓有吐氣揚眉的感覺。眾人紛紛登上看台，把近百個位子填滿，趙致和郭秀兒隨郭縱到李園那方去了，李園悻悻然回到趙雅之旁。

趙霸拍兩下手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笑道：「各位請先看敝館兒郎們的表現，多多指點。」

一聲令下，那邊等待良久的行館武士左手持盾，右手持劍，衝到場中，排開陣勢，在鼓聲中表演各種衝刺、制敵的模擬動作，立時引來一片掌聲。不過眾人卻知真正的好戲，尚未上演。接下來是騎射的表演，均精采悅目，看出趙霸為訓練他的兒郎們，下了一番心血。項少龍暗叫可惜，若非趙國出了個孝成這樣的昏君，應是大有可為的。

紀嫣然湊到他耳旁親切地道：「人家再顧不得了，由現在起跟定你。」

項少龍暗吃一驚，道：「是否快了點呢？你看龍陽君正盯著我們呢。」

紀嫣然笑語道：「他不是懷疑我們，而是妒忌嫣然，誰都知道那不男不女的傢伙最愛像董先生般的粗豪漢子，你對他多說幾句粗話，他才興奮哩！」

項少龍苦笑搖頭道：「讓董某多追求你兩三天吧！否則堂堂美人兒，兩三下子便給男人收拾，實有損才女美人兒的聲望。」

紀嫣然嗔道：「你說怎樣就怎樣吧！不過我要你晚晚都陪人家。」

項少龍欣然道：「董某正求之不得哩！」

鼓聲忽地響個不停，行館武士們紛紛回到看台對面那片地席坐下，只有趙霸立在場心。所有人停止說話，看著武士行館的館主，鼓聲倏歇。

趙霸揚聲道：「敝館今天請得名聞天下的劍術大師李園先生，到來指點兒郎們的功課，實在不勝榮幸，萬望李園先生不吝賜教。」

郭縱呵呵一笑，插嘴道：「今次是切磋性質，各位點到即止，老夫絕不想看到骨折肉破的驚心場面。」

他與趙霸最是深交，自然看出趙霸對李園的狂傲動了真火，所以恃著身分，勸諭雙方諸人。

李園笑道：「郭先生放心，我只是抱遊戲的心情來玩玩，何況還有四位美人兒在座哩！郭先生不用擔心。」

他這麼一說，行館的人無不露出憤然之色。要知當時代武風極盛，人人視比武論劍為至關聲譽的神聖大事，他卻說只當作是遊戲，分明不把對手看在眼內。

趙穆探頭過來探詢紀嫣然的心意道：「紀小姐對李園先生的話是不是以為過份呢？」

另一邊的韓闖悶哼道：「李先生太狂了。」

紀嫣然微笑道：「不過他確有非凡本領，非是口出狂言。」

兩人想不到她對馬癡公然示好後，仍幫李園說話，一時啞口無言。項少龍卻想到紀嫣然思想獨立，不會因任何人而改變觀感，所以除非自己明刀明槍勝過李園，否則在她芳心中他項少龍在這方面始終及不上李園。如此一來，會使這對自己夫婿要求嚴格的美女，引為一種遺憾。

他思忖間，行館的第一教席步出場來，向李園拱手施禮道：「小人戴奉，請李先生賜教。」

李園上下打量戴奉幾眼，淡淡道：「東閭子，落場陪戴奉兄玩兩手！」

眾人哄聲四起，想不到李園只派手下應戰，擺明戴奉尚未有挑戰他的資格。行館由趙霸以下，無不露出憤然之色。

趙穆在項少龍旁低聲道：「糟了！戴奉若輸了，趙霸可能沉不住氣親自向李園挑戰。」

紀嫣然則在項少龍耳旁道：「東閭子和樓無心乃李園手下最負盛名的劍手，在楚國有很大的名氣。」

後面的樂乘湊上來道：「我也聽過東閭子，據說出身於楚墨行會，曾周遊列國，尋師訪友，想不到竟成了李園的人。」

這時一個高瘦如鐵，臉白無須，二十來歲的漢子由李園那邊坐席走下台來，直抵戴奉身前，溫和有禮地道：「戴兄指點！」

戴奉施禮後，自有兒郎拿來木劍，又為兩人穿上甲冑，護著頭臉胸脅和下身的要害，以免刀劍無情，帶來殘體之禍，不過這只能在手下留情的情況下生出作用。對用劍的高手來說，縱是木劍，仍有很大的殺傷力，甲冑都擋不了。

兩把劍先在空中一記交擊，試過對方臂力，退了開去，擺出門戶架勢。一通鼓響，再又歇止。眾人屏息靜氣，凝神觀看。

戴奉踏戰步，試探地往對手移去，木劍有力地揮動，頗有威勢。反之東閭子抱劍屹立，不動如山，只是冷看戴奉。

戴奉疾退兩步，忽然一聲暴喝，閃電衝前，劍刃彈上半空，迅急砸掃，發出破空的呼嘯聲，威不可當。韓闖等喝起采來，為他助威，武士行館的人更是采聲雷動，反而李園方面的人個個臉含冷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坐在李園另一邊的趙致不禁後悔起來，她對李園故示親熱，固然是被李園的丰采談吐吸引，更主要是為氣項少龍。但她終是行館的人，自然不希望己方落敗，偏又坐在李園之旁，不好意思吶喊助威，矛盾之極。

李園顯然明白她的心事，趁所有人目光落到場上，悄悄伸手過去，握著她放在腿上的雙手，湊在她小耳旁柔聲道：「看在小姐份上，李園絕不會傷害貴館的人。」

趙致嬌軀一顫，心頭模糊，竟任由他把纖手握著。

趙雅發覺兩人異樣的情況，挨過去微嗔道：「李先生你真多心！」

李園偎紅倚翠，心中大樂，笑道：「夫人不是喜愛李園的風流倜儻嗎？」

趙雅白他一眼，坐直嬌軀，芳心又湧起董匡那英雄蓋世的威武氣概，不由嘆了一口氣。暗忖為何自己看到李園與別的美女鬼混，竟不怎麼放在心上，偏只是看到紀嫣然坐到董匡之旁，心中便不舒服呢？

「篤！」的一聲，東閭子橫劍化解，同時跨步橫挪，避過戴奉接踵而來的第二劍。

趙穆、韓闖、樂乘等均是用劍的大行家，一看便知東閭子不但臂力不遜於戴奉，戰略上還非常高明，故意不以硬拚硬，好洩戴奉的銳氣。果然東閭子接著全採守勢，在對方連環狂攻下，不住移閃，表面看來戴奉佔盡上風，其實東閭子有驚無險，只等待反攻的好時機。喝采聲四起，為戴奉打氣。

趙致忽然清醒過來，想抽回玉手，豈知李園緊抓不放，掌背還貼在她大腿處，嘴唇揩擦她耳朵道：「致小姐討厭李某嗎？」

趙致生出背叛項少龍和董匡的犯罪感，垂下俏臉道：「別人會看到的呢？」

李園傲然道：「大丈夫立身處世，何懼他人閒言，只要小姐不嫌李園，李某什麼都可擔當。」

此人擅於辭令，又懂討好女人，紀嫣然都差點迷上他，趙致男女經驗尚淺，又怪董匡的無情，一時芳心大亂，任他輕薄。李園知這是公開場合，不宜過份，暗忖待會把她弄回賓館，才為所欲為，故沒有再作進一步行動。

趙致旁的郭秀兒一直留心李園，見到他情挑趙致，臉色大變，心中不悅。戰國時代男女之防，遠不像漢以後儒家倡盛的謹嚴，但男女當眾調情，終是不合於禮，郭秀兒不由對李園的印象更打個折扣。

此時項少龍心念一動，往李園望過去，恰好李園亦往他瞧，雖是隔十多個座位，項少龍仍可清晰地看到李園握著趙致的手，禁不住雙目厲芒一閃，勃然大怒。李園見狀大感得意，微笑點頭。趙致循李園的目光望去，接觸到項少龍的眼神，忽然聯想起項少龍，芳心劇顫，猛一抽手，由李園的魔爪脫出來。李園當然不知她和項少龍複雜的感情關係，還以為她只是臉嫩著窘，反手在她豐滿的大腿撫兩把，坐好身體，不再理會項少龍，繼續觀戰。項少龍鐵青著臉，把目光投到場上的戰況去，心中湧起怒火，首次生出挑戰李園之意。

紀嫣然把一切看在眼裡，耳語道：「萬勿意氣用事，若你給李園傷了，那就因小失大。」

這幾句猶如火上添油，項少龍勉強壓下怒氣，默然半晌後，向趙穆道：「可否派人把鄙人一個家將召來呢？」

趙穆一聽明白，問清召的是誰人，命人去了。

此時戴奉最少發出四十多劍，仍奈何不了東閭子，連打氣的喝采聲都逐漸轉弱。東閭子知時機已至，仰天一笑，由守改攻，挺木劍搶入對方劍圈之內，使出一手細膩精緻的劍法，見招破招，劍圈收得極小，使戴奉走的粗豪路線，大開大闔的劍法更是有力難施。趙穆等固是看得唉聲嘆氣，連對戴奉有絕對信心的趙霸都不禁眉頭大皺。坐在李園旁的趙致見己方勢危，完全清醒過來，暗責自己如此不分敵我，還給李園佔便宜，真是愧對師門。可是這時離開，又太過明顯，一時進退兩難。

場上兩人再激鬥幾招，戴奉早先的威風再不復見，著著敗退。東閭子大喝一聲，劍影一閃，覲准對方破綻，破入對方劍網裡，直取戴奉胸口。戴奉大吃一驚，回劍不及，猛地往後一仰，勉強避過凌厲的一劍。那知東閭子得勢不饒人，飛起一腳，撐在對方小腹下，若非有護甲，這一腳定教戴奉做不了男人，不過亦要教他好受，痛得他慘叫一聲，長劍脫手，踉蹌墮地，兩手按在要害處。

眾人都想不到東閭子看來斯文秀氣，但在佔盡上風時下手竟這麼狠辣，呆了起來，一時全場靜至落針可聞，只有戴奉的呻吟聲。

趙霸臉色大變起立，向左右喝道：「還不把教席扶進去看治傷勢？」

當下有人奔出來扶走戴奉。東閭子沒有半絲愧色，得意洋洋向兩方施禮，交出木劍，回席去了。

趙致一向和戴奉友好，再顧不得李園，狠狠瞪他一眼，追著被扶走的戴奉去了。

李園半點不把趙致放在心上，笑道：「比武交手，傷亡難免，館主若怕再有意外，不若就此作罷，今晚由在下作個小東道，以為賠禮如何？」

今次連紀嫣然都看不過眼，低罵道：「李園你太狂了！」

趙霸那對銅鈴般的巨目凶光閃閃，顯是動了真火，項少龍真怕他親身犯險，推韓闖一把。

韓闖會意，向後面自己那預派出戰的手下打個手勢。

叫伏建寅的劍手應命跳下台去，高聲挑戰道：「伏建寅請李園先生指點！」

全場肅然無聲，看李園會否親自出手。

伏建寅個子不高，卻強橫紮實，臉上有幾條縱橫交錯的劍疤，樣子有點可怖，亦正是身經百戰的鐵證。

李園擺出一副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的姿態，懶洋洋地把半邊身挨在身旁的小几上，漫不經意道：「無心！你去領教高明吧！」

眾人早預了他不屑出手，毫不驚異。

叫樓無心的彪悍壯漢慢吞吞的走下台去，略一施禮，傲然而立，接過木劍，把要為他戴上護甲的人揮開道：「又不是上沙場，要這笨東西幹啥？」

伏建寅見狀喝道：「樓兄既不披甲，伏某也免了。」

龍陽君來到項少龍和紀嫣然間的背後，陰聲細氣道：「天下間還有比楚人更狂的人嗎？對秦人時又不見他們這麼囂張，嫣然妹會下場嗎？」

紀嫣然歎道：「嫣然也很不服氣，只是自問勝不過李園，沒有辦法。」

龍陽君冷哼一聲，沒有說話，退回席位。他自問劍術與紀嫣然相若，若俏佳人不及李園，他當難以討好。同時下決定，不讓焦旭出戰，以免徒招敗辱。

趙穆唉聲嘆氣地對後面的郭開和樂乘道：「若伏建寅敗北，惟有靠駱翔為我們挽回顏面，否則只有讓館主出手，但本侯真不願看到那種情況出現。」

郭開道：「李園為楚國第一用劍高手，下面那些人已那麼厲害，他的劍法可想而知。」

各人一時均感無可奈何。趙穆雖是一流的劍手，他的身分卻不宜下場，因會釀成兩國間的不和。李園好在沒有官爵在身，否則亦不可在沒有王命下隨便與人私鬥。

場上的兩人同時大喝一聲，向對方放手猛攻，只見樓無心運劍如風，大開大闔，劍氣如山，凌厲威猛之極，幾乎甫一交接，伏建寅便陷在捱打之局。

項少龍瞥見滕翼正策騎入門，伸手去推韓闖一把道：「終止這場比武！」

韓闖臉現難色，因為伏建寅是冒趙人的身分落場，若他發言，豈非明示伏建寅是他的人。雙方的人沉著觀戰，沒有像剛才般揚聲打氣，氣氛拉緊得有若拉滿的弦。韓闖這一猶豫，勝負已分。伏建寅輸在後力不繼，稍一遲滯下，給樓無心一劍掃在肩頭處，骨折聲起，慘哼聲中，伏建寅橫跌開去，爬起來時早痛得滿臉淌著冷汗。

樓無心大笑道：「承讓！」

項少龍向下馬走來的滕翼打個手勢，後者會意，隔遠大喝道：「小人龍善，乃董匡門下家將，這位仁兄非常眼熟，未知肯否賜教。」

眾人均無暇理會伏建寅如何被扶走，也沒注意趙致回到場內，坐到同門師兄弟那方的席裡，用神打量不請自來的豪漢。

樓無心不屑地打量滕翼，冷冷道：「若要動手，須用真劍可顯出真本領。」

滕翼大笑道：「有何不可，不過李先生最好先派另一個人上場，待本人也耗了點氣力後，跟你拚起來才公平。」

趙穆歎道：「你的家將是否呆子，有便宜竟不懂撿？」

紀嫣然笑道：「有其主故有其僕，才是真英雄。」

趙穆不由尷尬一笑，暗責自己露出不是英雄的面目。

李園亦怕樓無心未回過氣來，見項少龍沒作任何反應，喜道：「確是好漢子！」打個手勢，他身後另一名臉若古銅的大漢領命出戰。

項少龍向紀嫣然道：「此人是誰？」

在眾人的期待裡，紀嫣然茫然搖頭。

那人來到滕翼前，靜若止水般道：「本人也不愛用假劍，閣下意下如何？」

滕翼冷然道：「兄台高姓大名？」

那人好整以暇道：「本人言復，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

眾人一聽無不動容。

項少龍當然不知他是誰，詢問的目光轉向紀嫣然求教。

紀嫣然神色凝重道：「他本是秦國的著名劍手，因殺了人托庇於楚國，想不到也投到李園門下，可見李園在楚國的勢力膨脹得何等厲害，難怪他這麼驕狂。」

韓闖等又為滕翼擔心起來。

「鏘！」

言復拔出芒光閃爍的利劍，退開兩步，遙指滕翼喝道：「還不拔劍？」

滕翼木無表情，一對巨目射出森森寒光，緩緩道：「到時候劍自會出鞘！」

言復大怒，狂喝一聲，挺劍攻上。

一時寒光大盛，耀人眼目。

誰都想不到權貴間的切磋比武，變成真刀真槍的生死決鬥。

# 第三卷

## 第一章迎刃而解

言復劍出，眾人立知他了得。無論角度與速度，手法或步法，都在此看似簡單卻矯若游龍的一劍顯示出來，不愧是負有盛名的劍手。最精采處是他借腰腿扭動之力發勁，匯聚全身的氣力，迅若閃電，事前又不見警兆，說來就來，有如暴爆火山，霎那間劍鋒直抵凝然不動的滕翼胸前數尺。眾人代滕翼設想，眼下唯一方法，是退後拔劍，不過這會徒令對手氣勢暴張，殺氣更滾滾而來，直至斃命劍下。換言之，無論如何，滕翼已因自恃不先行拔劍而失去先機。

滕翼嘴角逸出一絲笑意，倏地拔劍，卻沒有後退。眾人心中暗自感嘆，郭秀兒和趙雅更嚇得閉上雙眼，不忍目睹這大漢濺血倒地的慘況。

「噹！」在全場目瞪口呆下，滕翼抽離劍鞘只有兩尺的劍柄，竟毫髮無誤地猛撞言復劍鋒。儘管言復的力氣要比滕翼大，劍鋒怎也及不上劍柄用得出來的力道，何況言復的手勁根本不是滕翼對手。言復出道以來，從未見過有人能打開始便以劍柄克敵，整把劍竟給硬蕩上半天，可是前衝的勢子卻沒法停下來，投懷送抱般往滕翼湊去。正叫糟時，滕翼的鐵拳在眼前由小變大。「砰！」言復口鼻鮮血狂濺，往後拋跌，竟給滕翼出的左拳活生生打暈，而滕翼的劍仍只是出了半鞘。「鏘」的一聲，劍又滑進鞘內。

全場人鴉雀無聲，好一會行館的武士爆起漫天喝采聲，為滕翼驚人的技藝和替他們爭回一口氣歡叫如狂。

李園那想得到滕翼厲害至此，鐵青著臉喝道：「把沒用的傢伙抬走！」此語出口，連他旁邊的趙雅都蹙起眉頭，感到李園此人寡恩薄情，對失敗的手下沒有半點同情。言復被迅速移離廣場。

滕翼戟指向樓無心喝道：「輪到閣下！」

眾人目光全落到樓無心身上，看他有沒有應戰的膽量。

項少龍是場內唯一預知戰果的人，滕翼自得到他的墨氏補遺，劍術與武術修養無不更上一層樓，自己都沒有把握穩勝他，何況是言復。此時大笑道：「樓兄若因休息時間太短，氣力尚未回復過來，大可讓東閭子兄或其他人先戰一場。」

樓無心推無可推，霍地起立，冷哼一聲，走入場內。全場霎時靜下來。

紀嫣然湊到項少龍耳旁道：「我從未見過比你二兄更詭奇的劍法，比起李園毫不遜色。」

趙穆則是心花怒放，暗忖難怪「馬癡」如此大言不慚，原來從人裡有能以一擋百的不世劍手。

樓無心拔出長劍，擺開架勢，卻不搶攻，好先認清對方劍路和手法。滕翼仰天一陣大笑，右手按在劍把上，踏前一步，作勢拔劍。樓無心受他氣勢所懾，竟往後退一步，使兩人間仍保持著七至八步的距離。滕翼閃電移前，搶到樓無心左側，長劍離鞘而出，幻出令人難以相信無數朵似有實質的劍花，若攻非攻，有若盤餅毒蛇，昂首吐舌，隨時可猛噬敵人一口，且必是無可解救的殺著。

項少龍拍腿叫好，滕翼這招以守為攻，使得出神入化，盡得墨氏補遺的真髓。樓無心完全看不透對手的劍路，雖叱喝作勢，卻再退一步，任誰都看出他是心生怯意。高手對壘，豈容一再退避。在微妙的感應裡，滕翼驀地劍勢大盛，由以守為攻化作以攻為守，長劍振處，有似長虹，隨著精奇偏險的步法，搶到樓無心左側，強攻過去。「鏘！」的一聲，樓無心吃力地硬架滕翼這無論氣勢力道均臻達巔峰的一劍。

滕翼冷笑道：「不過如是乎！」長劍滑出來，迅又改為橫掃。

「噹！」樓無心惶亂下仗劍一擋，竟給滕翼掃得橫跌開去，全無還手之力。

李園方面的人無不臉色大變，要知樓無心在他們間臂力堪稱第一，那知遇上「龍善」，卻給比下來。此刻眾人無不知滕翼要在力道上挫辱此人，趙霸看得心花怒放，也是心中暗驚，他一向自恃力大過人，見到滕翼的威勢，始知一山還有一山高。

後面的樂乘湊上來道：「你的家將神力驚人，怕可和囂魏牟媲美。」

項少龍心中暗笑，若樂乘知道囂魏牟是給滕翼活活打死，不知有何想法。歷史在重演，剛才是伏建寅被樓無心以一輪重手硬拚，殺得全無還擊之力，直至落敗；今次卻是滕翼步步進迫，殺得樓無心汗流浹背，不斷退避。樓無心亦算了得，到擋得滕翼變化無窮的第二十五劍，才門戶失守，空門大露。滕翼閃電飛出一腳，踢在對方小腹處。樓無心連人帶劍往後拋跌，痛得蜷曲地上，除呻吟外再無力爬起來。眾人受慘厲的戰氣所懾，竟忘記喝采。

李園丟盡臉面，命人移走樓無心，見眾人和龍善的目光全集中到自己身上，心中叫苦。若自己出場，雖非必敗無疑，卻亦沒有制勝的把握，不過此時勢成騎虎，冷哼道：「董先生手下原來有此能人，由此推之，先生必然也是高手，為何不讓我們也玩上一場，免得別人說在下趁貴僕力戰身疲去撿便宜。」他雖是言之成理，但無人不知他其實是對滕翼顧忌非常。

項少龍先招手喚滕翼上到看台來，悠然起立，慢條斯理道：「董某的深淺，李兄早應由你的家將知個一清二楚，不過耳聞怎及眼見，李兄既有此雅興，董某自當奉陪。」

李園想不到他竟肯動手，大喜落場。除李園方面的人和滕翼外，無不為項少龍暗暗擔心。李園號稱楚國第一名劍，觀之樓無心等人的身手，可推知他的厲害。董匡則並不以劍知名，高下可想而知。紀嫣然擔憂得黛眉緊蹙，若項少龍落敗，李園雖未必敢公然取他一命，但傷肢殘體，必不能免。

項少龍解下血浪寶劍，交給旁人，笑向李園道：「我們怎可學兒郎般以命拚命，甲冑大可免了，但仍是用木劍較宜，大家點到即止，貫徹以武會友的精神。」

李園雖不情願，總不能擺明要殺死對方，表面從容笑道：「董先生既有此提議，在下自然遵從。」

項少龍心中暗笑，自己是用慣木劍的人，只此一項，李園便注定有敗無勝，接過木劍，試試重量，雖只及得墨劍的七成，已比一般鐵劍重上許多。

李園隨手揮動木劍，暗忖若能刺瞎對方一目，那就最理想。

項少龍忽地喝道：「趙館主，給我們來點鼓聲助興！」

眾人愕然，負責擊鼓的力士的鼓棍已狂雨般擊下，製造出震耳的鼓聲。李園英俊的臉龐陰冷下來，抱劍卓立，配合他高秀挺拔、玉樹臨風的體型，確有非凡的姿態。項少龍劍柱身前，凝然如山，雙目射出鷹隼般的光芒，鎖定對手。兩人對峙，立顯高手風範，場內各人受風雨來臨前緊張的氣氛所懾，頓時全場肅默。

經過大半年的潛心修劍，項少龍由鋒芒畢露轉為氣定神閒，連多次看過他動手的趙穆等人，亦不能由他的動靜聯想起以前的項少龍。紀嫣然是用劍的大行家，只看項少龍隨便一站，有如崇山峻嶽的氣度，心中大感驚訝，難道上次和自己交手，他竟是未盡全力嗎？怎知項少龍是因得到墨氏補遺，劍法大進。趙致此刻眼中只有一個董馬癡，那種自然流露的英雄氣質，縱是外型比他更悅目好看的李園，亦要稍有遜色。趙雅看看李園，又看看項少龍，感覺雙方均對她生出強大的吸引力，但項少龍那種永不給人摸著底子和酷肖項少龍的氣概，卻非李園能及。郭秀兒則是另一番感受，李園正是她憧憬中的理想夫婿，文武全材，既軒昂又文秀，兼且有身分有地位，雖明知他風流好色，可是所知的男人誰不如此，只好逆來順受，遵從父命，嫁與此君。但董匡的出現卻使她受到另一類男人的引誘力，粗豪奔放中顯出扣人心弦的智慧和與眾不同的識見，令她願意被他征服，處於兩個選擇間的矛盾，值此美少女心亂如麻，取捨兩難。現在兩人終於要一較高低了，這是不是能予她一個決定的機會呢？在這戰爭的年代裡，無人不習技擊，劍法早成為量度一個人本領的標準，劍法高明者，自然會得人看重和欣賞。

李園目不轉睛和項少龍對視，冷然道：「董兄養馬之技固是天下無雙，在下倒要看看董兄的劍技是不是比得上你養馬的本事。」

矮身作勢，木劍遙指項少龍，不住顫震。觀者無不為項少龍冒把冷汗，想不到李園劍法高明至此，竟能氣貫木劍，生出微妙的變化，使人不能捉摸到他出劍的角度。

項少龍仍是劍柱地面，嘴角露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淡淡應道：「李兄還在等待什麼呢？」

他的語氣透出強大的信心，使人清楚感到他沒有半點虛怯。

李園不愧楚國第一劍手，絲毫不被他詞語惹怒，微微一笑，倏地衝前，當項少龍木劍揚起，斜指往他，又退回去，回復先前對峙之勢，距離竟無半分改變，可見李園進退的步法是如何準確，只是這點，已知紀嫣然對李園劍術的評價高於項少龍，是有根有據的。

趙致心中想的是只要項少龍劍法可比得上龍善，兩個人加起來足可進行刺殺任何人的密謀行動，不禁暗怨項少龍的無情。滕翼目不轉睛看著正在劍拔弩張，蓄勢待發的場中兩人，他本有信心項少龍必勝無疑，但當看到李園先作試探的高明戰略和深合法度的步法，也不由有點擔心起來。最有信心的反是項少龍本人，卻絕非輕敵，而是進入墨氏守心的狀態，無人無我，可是敵手的意向卻沒有半絲逃過他洞識無遺的觀察。他知道李園在引他出擊，故不為所動，若雙方均不出手，那丟臉的當然不會是他這個馬癡，而是誇下海口、心狂氣傲的李園。在二十一世紀受訓，他一向注重戰鬥心理學，現在是活學活用，要從李園的性格把握他的弱點。

李園對峙一會後，果然耐不住性子，冷喝一聲，單手舉劍過頭，大步撲前，到長劍猛劈往項少龍，左手亦握上劍柄，變成雙手全力運劍，力道陡增。雖是痛恨李園的人，對他奇峰突出的一招，無不叫好，而且他的一劍凌厲狂猛至極，把全身功力盡聚於一劈之內，若項少龍以單手挺劍招架，極可能一招分出強弱勝敗。

項少龍仍是那副靜如止水的神情，只是雙眉揚起，健腕一翻，竟單手橫架李園此劍。紀嫣然駭得芳心劇跳，纖手掩上張開欲叫的嘴。她曾分別與兩人交手，自然知道兩人臂力不相伯仲。但現在李園是雙手使劍，兼且佔上前衝主動之勢，高下不言可知。唉！項少龍怎會如此不智。

在場諸人只聽李園一劍當頭劈下的破風聲，就知其力道的狂猛，都有不欲再看結果的慘然感覺。李園見項少龍單劍來架，心中暗喜，全力重劈。那知項少龍的木劍忽由橫架變成上挑，重重側撞到對方若泰山壓頂的劍身處，硬架變成借力化解。李園眼看萬無一失的一劍，被項少龍卸往一旁，滑偏少許，只能砍往項少龍左肩旁的空位去。采聲轟然響起，連痛恨項少龍的趙雅和趙致兩個美女都忘情地歡呼鼓掌，幸好李園無暇分神，否則必給活活氣死。

人人以為項少龍會乘機搶先主攻，豈知他反退後一步，木劍循著奇異玄妙的路線，在身前似吞似吐，飄遊不定。以李園的劍法和眼光，亦摸不出他的虛實，無奈下退開去，擺出森嚴門戶，但氣勢明顯地比不上先前。

滕翼放下心來，知道項少龍看準李園要在紀嫣然前大顯神威的心態，故意丟他的臉，好教他心浮氣燥，冒進失利，戰略上高明至極。紀嫣然再不為愛郎擔心，秀眸射出迷亂傾心的神色，看著項少龍動人的身軀，散發無與倫比的氣勢和陽剛的魅力。

秋陽高懸空中，照得廣場的地面耀目生輝。還有一個對項少龍「情不自禁」的是龍陽君，由第一眼見到這粗豪大漢，「他」便為之心動，到此刻目睹他精采絕倫的劍法，更是顛倒，暗下決心，怎也要把項少龍迷倒成為他的情俘。

反之李園那些家將卻愕然無聲，想不到李園這麼厲害的劍法，仍不能佔到絲毫上風。李園勉強收攝心神，木劍上下擺動，組織第二輪的攻勢。項少龍回劍柱地，穩立如山，動也不動。不過再沒有人認為他是托大輕敵。

李園輕喝道：「想不到董兄如此高明，小心！」斜衝往前，倏忽間繞往項少龍身後。項少龍不但沒有轉身迎去，反疾步往前，直抵李園剛才的位置，轉過身來，木劍遙指對手，前後弓步立定，意態自若，真有淵渟嶽峙的氣度，一望而知他並沒有因對手的戰術而亂了陣腳。李園撲個空，來到項少龍的原站處，等若兩人約好般互換位置。

觀戰的人大氣都不敢透出一口，免得影響場上兩人僵持不下的氣勢。

項少龍亦有他的苦處，就是很難放手大幹，如此勢難有任何隱藏，說不定會給看過他出手的人，勾起對他的回憶，那時就算宰了李園仍得不償失。李園見兩攻不下，失去耐性，再揮劍攻去，鋒寒如電，狠辣無倫，又沒有半絲破綻。項少龍知他是求勝心切，暗裡叫妙，在劍鋒及身前，間不容髮中往旁一閃，靜若處子，動若脫兔，且又動作瀟灑，意態超逸，惹來一陣采聲。李園見他躲閃，喜出望外，叱喝一聲，揮劍疾劈。項少龍哈哈一笑，木劍電掣而出，決蕩翻飛，一步不讓地連擋對手五劍，守得穩如鐵桶，且招招暗含後著變化，使李園不敢冒進。木劍交鳴聲連串響起。

眾人看得忘了為己方打氣，兩人劍法若天馬行空，飄閃不定，既驚歎李園莫可抗禦的不世劍法，更訝異項少龍鬼神莫測的招式。趙雅感到馬癡就像他的為人般，叫人莫測高深，從外貌判斷，事先誰也會猜想項少龍是力求主動的人，豈知真實的情況恰恰掉轉過來。

李園雖是主動狂攻，卻給對方似守若攻的劍招制得無法用上全力，同時對手流露出來那種堅強莫匹的鬥志和韌力，更使他不由氣餒，這當然也是兩攻不果，氣勢減弱的負面後遺症，否則他絕不會有如此洩氣的感覺。第六劍尚未擊出，對方木劍忽地幻出數道虛影，也不知要攻向己方何處，李園心膽己怯，自然往後退避。

項少龍哈哈一笑，木劍反放肩上，意態自若地扛劍而立，向退至十步外的李園道：「李兄劍法果是高明，鄙人自問難以取勝，故想見好就收，就此鳴金收兵，李兄意下如何？」

李園楞在當場，俊臉陣紅陣白，雖說未分勝負，但人人都見到他三次被馬癡擊退，面子怎放得下來。若堅持再戰，一來有欠風度，更要命是信心大失，鬥志全消。

猶豫不定時，正擔心項少龍真個打傷李園的郭開長身而起道：「這一戰就以不分勝負論，今天我等確是大開眼界。」

李園心中暗恨，表面惟有堆起笑容，與項少龍同時接受各人的道賀。

紀嫣然迎上項少龍，嬌聲嚦嚦道：「董先生自今開始，養馬技術與劍法可並稱雙絕，不知可肯撥冗到嫣然落腳處，為病了的馬兒調治。」

人人聽得艷羨不已，雖是打著看馬的旗號，但際此大展神威之後公然邀約，誰都知有石女之名的絕代紅粉，再不為自己對這馬癡芳心大動之情作掩飾。正趕上來要向項少龍道賀的其他三女，給紀嫣然搶先一步，大感沒趣，悄悄退開。李園卻是最難受的一個，本以為今天可在比武場上威風八面，卻落得兩名得力手下重傷，自己則是求勝不得，面目無光。最大的打擊是紀嫣然當他面前約會大仇人，心中大恨，匆匆率眾離去。

趙霸開心得不得了，扯著項少龍和滕翼道：「無論如何我也要請兩位當行館的客席教座，千萬不要推辭！」

趙穆歎道：「董先生和龍兄若能早到一年，項少龍那小子休想生離邯鄲。」

項少龍和滕翼交換個眼色，暗感好笑。擾擾嚷嚷裡，項少龍終脫身出來，在眾人嫉妒如狂的目光相送下，隨紀嫣然去了。

※※※

紀嫣然在項少龍、滕翼左右伴持中，策騎離開行館。項少龍記起趙霸力邀他們作客席教座一事，不由想起連晉生前必是有同樣待遇，所以有親近趙致的機會，惹起一段短暫的愛情。趙致不知是不是福薄，初戀的情郎給人殺了，卻又愛上殺她情郎的自己，而他偏因荊俊的關係，不敢接受她的愛意，可是若因此使她憤而投入李園的懷抱，卻又是令人惱恨的事。李園絕不會是個憐香惜玉的人，此子太自私了。

回到熱鬧的市中心，滕翼道：「我想到藏軍谷看看他們，今晚可能不及趕回來。」

項少龍點頭答應，順口問道：「派了人回去見老爹了嗎？」「老爹」是呂不韋的代號。

滕翼答道：「前天去了！」向紀嫣然告罪，逕自往城門方向馳去，他們持有通行令，出入城門不會有問題。

紀嫣然遊興大發，撒嬌道：「人家要你陪我漫步逛街，你會答應嗎。」

項少龍欣然應諾，先策馬回府，然後並肩步出府門，隨意漫步。走了半晌，紀嫣然大吃不消，皆因街上無人不見而驚艷，使她很不自在，迫得她扯著項少龍溜返借作居停的大宅。主人邯鄲大儒劉華生正和鄒衍下棋，見兩人回來，非常歡喜。

劉華生和鄒衍原來是認識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當紀嫣然像女兒般，大家談笑甚歡。

鄒衍一直未有機會與項少龍敘舊，囑紀嫣然代他接下棋局，與項少龍步入幽靜的後園裡，歎道：「自平王東遷，群龍無首的局面持續五百多年，兵災連綿，受苦的還不是群眾百姓，幸好出了你這新聖人，終有偃兵之望。」

項少龍現在再不敢以胡說八道對待這智者的五德終始學說，因為的確若沒有他項少龍，根本不會有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亦不知如何回答他，惟有默言無語。

鄒衍沉醉在廣闊的歷史視野裡，柔聲道：「我知少龍是個追求和平的人，但若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則只能以戰爭來達致目標，捨此再無他途，否則七國如此轉戰不休，遲早會給在西北虎視眈眈的外族再逞兇威，入侵中原，像蝗蟲般摧毀我們的文明。」

項少龍怵然一震，鄒衍這番話是當頭棒喝，使他想起以前未想過的問題。一直以來，他蓄意逃避參與任何攻城略地的戰爭，卻沒有想過長痛不如短痛，以戰爭為大地帶來和平，這還有點是基於自己是外來人的心理。問題是事實上他已經成為這時代的一份子，自然應負起時代的責任。就算秦國不出兵征戰，六國亦不會放過秦人，這根本是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與其任由戰火無限期地蔓延下去，甚且引至外族入侵，不如利用秦人的強勢，及早一統天下，若由他領兵征戰，至少可把無謂的殺戮減至最少，人民受的苦楚亦減輕多了。想到這裡，不由心動起來。

鄒衍凝神打量他一會，微笑道：「天地間千變萬化，始終離不開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運動，輪流興替。天是五行，人亦是五行，外象功用雖千變萬化，骨子裡仍是同一物事。故而天人交感，每當有新興力量，兩德交替，必見符瑞，符瑞所在，乃新時代的主人所在。例如周文王時，有赤烏銜丹書飛落周社，開展周室大一統的霸業，正是應時運而來之祥瑞。」

項少龍忍不住道：「然則現在又有什麼符瑞出現？」

鄒衍欣然道：「記得老夫曾向你提過新星的出現嗎？半年前少龍離趙往秦，那粒星立即消失無蹤，在老夫大感不解時，天圖上秦境的位置竟出現另一粒更大更明亮的新星，光耀夜空。現在老夫已能肯定統一天下者必是秦人，且與少龍有直接關係。」

項少龍愕然無語，愈發不敢輕視這位古代的天文學權威。

鄒衍伸手搭在他肩頭上，語重心長道：「為了天下萬民的福祉，少龍你必須促成秦人的霸業，否則說不定那顆新星又會暗淡下來。不要理別人如何看你，只要抓緊理想，盡力而為，才不致辜負上天對你的期望。一統天下必是由你而來，老夫可以一言斷之。」

項少龍心頭一陣激動，至此明白鄒衍的胸襟是多麼廣闊，充滿悲天憫人的熱情。他的想法是針對實際的情況出發，不像孔孟般整天只論仁義道德，而鐵般的事實正指出「周禮盡在魯矣」的魯國最後只落得亡國之恨。在戰爭的年代裡，只有以武止武一途。

鄒衍道：「嫣然一直有一個念頭，希望扶助明主，統一天下，達到偃兵息戈的目標。」

項少龍心中苦笑，要達到目標的路途漫長而艱苦，不過沒有大秦，亦不會有接踵而來的兩漢昇平局面，更不會有強大的中國出現在二十一世紀裡。想到這裡，猛下決心，決意拋開獨善其身的想法，看看是不是可為小盤幫上點忙。同時暗自感嘆，對他這視戰爭為罪惡的人來說，要一下子把思想改變過來，真不容易。這時紀嫣然和劉華生並肩走出來。

鄒衍笑問道：「此局勝負如何？」

紀嫣然赧然道：「劉大儒見嫣然無心戀戰，放人家一馬！」

眾人笑起來。劉華生並不知項少龍底細，只當他是馬癡董匡，笑談兩句，與鄒衍回去繼續爭霸棋盤，紀嫣然則喜孜孜地領項少龍回她寄居的小樓去。兩名婢女啟門迎接，項少龍認得她們，湧起親切的感覺。紀嫣然帶他登樓入室，揮退侍女，坐入他懷裡，送上熱辣辣的香吻，兩人湧起銷魂蝕骨的感覺。

紀嫣然故作肅容道：「董兄！敢問何時可正式迎娶嫣然過門？」

項少龍笑答道：「紀小姐既有此問，唔！讓我先驗明是否正貨？」

紀嫣然軟倒入他懷裡，不依道：「人家是說正經的，見不到你時那種牽腸掛肚實在太折磨人。」

項少龍深切感受到她對自己的愛戀，歎道：「若所有人知道我得到了你，甚至與你雙宿雙棲，我會變得寸步難行。那時人人都會注意我們，嫣然你也勢將失去超然於男女情慾的地位和身分，對我這次來邯鄲的行動將會大大不利。」

紀嫣然這些日子來為情顛倒，其他都拋諸腦後，現下得項少龍提醒，思索起來，點頭道：「嫣然太疏忽了，完全忘了你是身處險境，人家現在明白哩！」

兩人商量一會，依依分手。項少龍安步當車，回到行館。

烏果在入門處把他截住道：「雅夫人和致姑娘都在等候三爺，我把她們分別安置到東軒和西軒。」

項少龍一聽下立時頭大如斗，正事尚未有任何頭緒，男女間的事卻是糾纏不清，不禁英雄氣短，思忖片刻，決定先見趙致。步入西軒，趙致又乖又靜地坐在一角發怔，聽到足音垂下頭去，不知是表示仍在惱他，還是因被他目睹任李園輕狂而羞愧。項少龍來到她身旁隔几坐下道：「致姑娘不用陪李園嗎？」

趙致臉色變得蒼白無比，咬著嘴唇問非所答道：「師傅著趙致來請董先生到武士館一敘。」

項少龍心內明白她只是借口來找自己，否則趙霸怎會遣個美麗的女徒獨自來約他，那並不合乎禮節。歎道：「過兩天好嗎？現在我的心很煩。」

趙致仍低垂俏臉，以蚊蚋般的聲音道：「有什麼好煩呢？今天你既大顯威風，又贏得紀才女的青睞，我還以為你不會那麼早回來呢？」

項少龍忽然明白她來找自己的心意，是要向他顯示並沒有從李園，對這心高氣傲的美女來說，實是最大的讓步，亦可見她對自己是到了不克自持的地步。

趙致緩緩抬起俏臉，淒然地看著他道：「打我罵我都可以，因為是趙致不對。」

項少龍心中叫糟，當一個美人兒心甘情願讓你打罵，等如是任君處置。假若自己仍斷然拒絕，她除自殺外再沒有可挽回顏面的方法。不禁頭痛起來，長身而起。趙致惶然看他。

項少龍道：「致姑娘在這裡坐坐，我頃刻再來。」

匆匆離開往東軒去，趙雅正憑窗呆望著外面的花園，夕照下花木更帶著濃重的秋意。聽到他的足音，趙雅嬌軀微顫，轉過身來，含笑看他道：「紀才女沒有請先生留宿度夜嗎？」

項少龍冷哼道：「你當她是那麼隨便的人嗎？老子連她的小指尚沒機會碰過呢。」

趙雅知他是借題發揮，暗諷自己對李園隨便，心生羞愧，垂頭歎道：「人家現在來向你賠罪，先生肯接受嗎？」

項少龍心中叫苦，今天實在不應出手，在重武輕文的時代裡，美女無不愛慕劍術高強的英雄，自己逞一時快意，雖挫李園的威風，亦使兩女同時向他傾倒，使他窮於應付。在那麼多急待完成的事情等著他之際，哪還有空去應付她們。趙致還易應付一點，趙雅則使他大傷腦筋，矛盾不已。最大的問題是他對趙雅仍有點愛意，仍迷戀她動人的肉體，所以很易生出妒恨的情緒。而基本上趙雅並非壞人，只是意志不夠堅定。但要原諒她是沒有可能，且亦不敢再信任她，只是過份傷害她有時又於心不忍。苦笑道：「夫人說笑，你又沒有開罪鄙人，有什麼須賠罪的地方呢？」

趙雅婀娜多姿地往他走來，快碰上他時，仰臉無限溫柔地道：「趙雅今晚留下不走好嗎？」

看著她檀口吐出這麼誘人的話，感受她如蘭的氣息，項少龍像回到昔日與她恩愛纏綿的快樂時光中，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趙雅見他神色迷惘，踏前小半步，嬌軀立時貼入他懷裡，意亂情迷地道：「先生對趙雅竟是不屑一顧嗎？」

項少龍一震醒來，暗忖幸好身上塗了點「情種」的汁液，否則說不定趙雅已把他辨認出來。伸手抓著她的香肩，振起堅強的意志，硬起心腸把她推開少許，免得受不了她驚人的誘惑。眼中射出銳利的神色，哈哈一笑道：「夫人怎會有此想法，只要是正常男人，就不會放過夫人。」

趙雅含羞道：「你還等待什麼呢？」

看她擺明車馬，任君品嚐的浪蕩樣兒，項少龍既心動又有氣，眼光放肆地落到她不住起伏聳動的美麗胸脯上，苦笑道：「若李園要你明晚陪他，夫人能拒絕嗎？」

沒有人比他更明白趙雅放浪多情、意志不堅的性格。縱使以前深愛他時，仍忍不住齊雨的引誘而和他鬼混。與趙穆決裂後，現在又甘被奸賊狎弄。所以這句話是重重擊在她要害上。

趙雅果然立即花容慘淡，垂頭道：「不要問這種問題好嗎？人家很難答你的。」

項少龍無名火起，掉頭便走，冷冷道：「夫人回府吧！董某還有客人要招呼！」

趙雅淒然叫道：「董匡！」

項少龍聽她叫得淒涼悲戚，心中一軟，停下來，沉聲道：「夫人還有什麼指教？」

趙雅來到他背後，不顧一切地攬上他的熊腰，貼上他的虎背，忽地痛哭起來，說不盡的淒涼苦楚。項少龍天不怕地不怕，卻最怕女人流眼淚。想起往日的恩情，把她摟到身前來，手忙腳亂地以衣袖為她拭淚。豈知趙雅愈哭愈厲害，一發不可收拾，把他衣襟全染濕了。無論項少龍如何恨她，在這一刻再不忍苛責。

好一會後，趙雅平靜下來，輕輕離開他的懷抱，紅腫的秀眸幽幽看他一眼，低聲道：「趙雅走了！」

項少龍大感愕然，隱隱感到她的失常是因為憶起他項少龍，故悲從中來，並且對其他男人意興索然，一時不知是何滋味。點頭道：「我送夫人到大門吧！」

趙雅神情木然道：「先生不用多禮！」轉過身去，匆匆離去。

項少龍回內宅更衣，同時使人把久候的趙致請入內堂。他有點口渴，著人沖兩盅熱茶，與趙致對坐廳中品茗。趙致受寵若驚，不時偷看他。項少龍心中一熱，暗忖若要佔有她，她定然不會拒絕，只這個誘惑的想法，他便要費很大的理性才能勉強克制內心的衝動。此刻的趙致，另有一股楚楚可憐的神態。事實上連他亦不明白為何自己沒有動這美女，只是為了荊俊的理由似未夠充分，因為她顯然沒有愛上這小子。

趙致輕輕道：「那奸賊入城了！」

項少龍一時沒會過意來，不解道：「奸賊？噢！你在說田單？」

趙致垂頭道：「我真怕柔姊會不顧一切去行刺他。」

項少龍嚇了一跳道：「你須勸她千萬不要魯莽行事，否則悔之不及。」

趙致欣喜道：「原來你是關心我們的。」

項少龍知道無意間洩露心意，苦笑道：「由始至終董某都關心你們。」

趙致俏臉重現生機，白他一眼道：「為何你又處處要對人家冷淡無情呢？」

項少龍沒好氣道：「那晚鄙人一心以為可與致姑娘共嘗交歡美酒，卻落得弩箭指背，差點小命不保，還要我對你怎樣多情呢？」

趙致乃黃花閨女，聽他說得如此坦白，俏頰生霞，又是芳心竊喜，赧然道：「對不起！那只是一場誤會，趙致現在向你叩頭賠罪好嗎？」

竟真的跪下來，嚇得項少龍走了過去，一把將她扶起。

趙致任他扶著香肩逼得坐了起來，滿臉紅暈地橫他一眼，幽幽道：「不再惱人家嗎？」

項少龍感到她的嬌軀在他手裡像吃驚的小鳥般顫抖，憐意大生，柔聲道：「姑娘何苦如此？」

趙致兩眼一紅，淒然道：「趙致幼逢不幸，家破人亡，柔姊又整天想著報仇雪恨，所以人家的脾氣有時不大好，致開罪先生。」

項少龍更是心生愛憐，暗忖其實她所有無情硬話，全是給自己逼出來的，忍不住一陣歉疚，騰出右手捧起她巧俏的下頷，微笑道：「不要說誰對不起誰，總之由現在開始，舊恨新仇，全部一筆勾銷如何？」

趙致臉上紅霞更盛，垂下秀長的睫毛，半遮美眸，在他手上輕輕頷首答允。那種少女的嬌態，誰能不怦然心動。項少龍忍不住湊過嘴去，在她香唇上淺淺一吻。趙致嬌軀劇震，紅透耳根，反應比項少龍那天在馬背上輕薄她，還要激烈。

項少龍衝動得差點要把她按倒席上，合體交歡，不過靈台尚有一絲清明，勉強放開她，問道：「田單在什麼地方落腳，跟他入城的有多少人？」

趙致聽到田單之名，冷靜過來道：「他住進趙宮裡，多少隨從就不清楚，不過通常無論到哪裡去，總有很多親衛貼身保護他。」又道：「今晚趙王會設宴歡迎這奸賊，各國使節都在被邀之列。」

項少龍立刻知道又沒有自己的份兒，現在趙王是擺明礙著李園，故意冷落他。

趙致有點羞澀地道：「先生可否去勸柔姊，我看她肯聽先生的話。」

項少龍無論如何，絕不能讓善柔冒險去行刺田單，爽快地站起來道：「好吧！我們去見你姊姊。」

項少龍與趙致策馬馳出行館，一騎由遠而近，大叫道：「董爺留步！」

兩人愕然望去，赫然是蒲布。

項少龍趁機向趙致道：「你先返回家中等我！」

趙致柔順地點頭，逕自離去。

蒲布來至身旁，喘氣道：「侯爺請董先生立即往見！」

項少龍點頭答應，隨他往侯府趕去。他幾次想向蒲布表露身分，但最後都苦忍住了。半年前和半年後，人的心態說不定會起變化。項少龍在侯府的密議室見到趙穆。

這奸賊神色凝重，劈頭就道：「李嫣嫣真的生了個太子出來！」

項少龍好半晌會意過來，一震叫道：「不好！」

趙穆握拳頓足道：「此回真是給這小賊佔盡便宜，他可以公然成為國舅爺，爹爹卻要耽心給楚王知道那是他的兒子，就此一點，爹已盡處下風。更何況李嫣嫣根本只是利用爹，沒有任何情義，現在她登上后座，要操縱楚王更是易如反掌。李園在楚國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項少龍想起李園的人格和心術，駭然道：「君上危險了？」

趙穆憂色重重道：「你也看出這點，現在李園最大的絆腳石是爹，若我是李園，首先要對付的人是楚王。大王體質一向不好，只要李嫣嫣誘得他夜夜縱慾，保證他捱不了多久。楚王一去，李嫣嫣和李園可名正言順通過小雜種把持楚政。爹又沒有防備之心，還以為他兩兄妹仍是任他擺佈的棋子，那對狗兄妹要害他易如反掌。」

項少龍冷然道：「唯一之法，是趁李園回國之際，由我假扮馬賊把他幹掉，那就一乾二淨。」

趙穆臉上陰霾密佈，久久沒有說話，最後吐出一口氣道：「恐怕沒有那麼容易，李園本身劍術高強，這次隨來的家將侍從接近五百人，實力比你更雄厚，而且他現在聲價十倍，孝成必會派軍送他回楚，途經魏國時魏人也不會疏於照顧，你若魯莽動手，必不能討得好處。」

項少龍心中暗笑，你既有此說，自是最好，省卻老子不少麻煩。

趙穆顯然非常苦惱，唉聲嘆氣後，斷然道：「你有沒其他應付良方？」

項少龍故意道：「讓我立即趕回楚國，向君上痛陳利害，好教他妥為預防。」

趙穆不悅道：「那麼這裡的事誰給我辦，而且爹連我這親兒的話也經常不聽，怎會聽你一個外人的。」

項少龍早知他是個自私得只認利害，不顧親情的人，所以絕不肯放他走。但如此擺擺姿態，可令趙穆更信任他。沉聲道：「那我們須加快行動，否則沒有君上的支持，侯爺縱使登上王位也會惹來別國干預。」

趙穆臉容深沉，皺眉道：「本侯想你為我查清楚一件事。」

項少龍道：「侯爺請吩咐。」

趙穆頹然道：「孝成近半年來，對我冷淡多了，像最近幾次和李園密議，又如今天接見田單，都不讓我參與，其中自是出了點問題。」

項少龍對此也感奇怪，只是沒有深思，隨口道：「是否因郭開在搬弄是非？」

趙穆不屑地道：「郭開算是什麼東西，哪有能力離間我和孝成，我懷疑的是趙雅。因我壞了她和項少龍的好事，所以一直含恨在心，只是想不到有什麼把柄落到她手裡？使孝成對她深信不疑。」

項少龍渾身冒出冷汗，知道自己千思萬慮，卻忽略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曾告訴趙雅趙穆乃楚人派來的間諜這件事。看現在的情況，自然是趙雅把此事密告孝成王，使孝成王動了疑心。於是把郭開由趙穆處收買過來，讓他掉轉槍頭對付趙穆。說不定連樂乘也背叛趙穆，否則孝成王怎安心讓樂乘繼續掌握邯鄲城的軍權。原本簡單的事，忽地變得複雜無比。像趙穆這種長期掌握實權的大臣，即使趙王要動他，亦非一蹴可就的事，必須按部就班的去削他的權力，不讓他參與機密，離間依附他的其他大臣將領，否則會橫生禍亂。尤其在烏家一役後，趙國再經不起另一次打擊。項少龍自問若與孝成王掉換位置，最佳之法莫如拋除成見，設法把廉頗或李牧其中之一調回邯鄲，可穩操勝券。趙國一天有這兩位蓋世名將在，誰想對付趙人恐都要付出慘痛代價。不過李牧和廉頗一在北疆與匈奴作戰，一個則正與燕人交鋒，誰都難以抽身，否則趙穆早就完蛋。可以說廉李任何一人回邯鄲之日，將是孝成王對付趙穆的時刻。

自己的處境亦非常危險，郭開並非虛言恫嚇，趙穆確是連邊兒都不可沾上的人，否則動輒有抄家滅族之禍，那就更是無辜。形勢的複雜還不止於此，李園現在榮升國舅，身價一日間暴漲百倍，孝成王更要看他臉色做人，誰說得定昏君會不會忍痛犧牲自己這養馬人來討好他呢？想到這裡，更是頭痛。

趙穆見他神色凝重，忽明忽暗，還以為他與自己憂戚與共，壓低聲音道：「我看趙雅對你動了春心，以你的才智，定可由她那裡探出口風，看她究竟抓到我什麼破綻，若事情不能補救，我們只好殺掉昏君，只要能控制邯鄲，可以從容對付李牧和廉頗兩人。」

項少龍心中一驚，聽奸賊的口氣，似乎頗有一套把持朝政的方法，並不急於自己登上王位，心中一動，立時想起晶王后。趙穆既懂用藥，又能隨意進出深宮，把這怨婦弄上手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有她與趙穆狼狽為奸，把持朝政，確非難事。乘機問道：「真個出事時，邯鄲有什麼人會站在侯爺一方？」

趙穆猶豫頃刻，道：「真能助我的人只有樂乘和幾個由我一手提拔的大臣將領，幸好有你來了，加上我的二千家將，要攻入王宮應不太困難，不過這只是下下之策，若換了以前，我要殺孝成王是舉手之勞，包保事後沒有人知道是我做的手腳，現在他處處防我，就不是那麼容易。」接著興奮起來道：「你現在應清楚項少龍是誰吧！」

項少龍吃了一驚，點頭應是，不知他為何忽然提起自己。

趙穆道：「我剛接獲秦國來的密告，項少龍正率人來此報仇，待會我入宮見孝成，陳告此事。任項少龍其奸似鬼，也猜不到咸陽竟有與我互通消息的人。」

項少龍很想問他告密的人是誰，隨即壓下不智的衝動，假作奇怪地問道：「項少龍和我們的事有什麼關係？」

趙穆道：「關係大哩，像你和那龍善兩人，體型均與項少龍非常相近，只要佩多把木劍，可冒充他刺殺孝成，倘再解決了逃走的途徑與時間，事後誰都以為是項少龍幹的好事，我們就可開脫關係。」

項少龍暗呼好險，表面上則拍案叫絕道：「君上想得周到，只要孝成王離開王宮，讓我預先知道時間地點，鄙人必能做得妥妥當當，包保不留下任何把柄。」

趙穆興奮起來道：「由今天開始，我們若無必要，盡量不要碰頭。你也要小心點李園，現在不但孝成對他另眼相看，田單知他成為國舅，也撇開我而轉和他接近。你或者尚未清楚田單，這人比信陵君更精明，絕不容易對付。」

項少龍此回是煩上加煩，在爭奪魯公祕錄一事上，他早察覺到楚人和齊人一直祕密勾結，力圖瓜分三晉，現在李園既有機會成為楚國最有權勢的人，田單自因利害關係加以籠絡巴結，亦使自己的處境更是危殆。若被李園和田單兩人一起向孝成王施壓，他的小命更是隨時不保。有什麼方法可應付這艱難的險局呢？趙穆又千叮萬囑他去向趙雅探詢口氣，方讓他離開。

項少龍心內暗自感嘆，這次想不再與趙雅糾纏不清怕都不行，趙穆在邯鄲廣佈線眼，若知他從沒有找過趙雅，必會心中起疑。同時另有隱憂，若趙雅把他上次離邯鄲前曾將與趙穆聯絡的楚使抓起來一事洩漏出來，輾轉入到趙穆之耳，以他的精明厲害，必可從中看出自己很有問題。又想起郭開，他曾說過找自己去逛官妓院，但卻一直沒有實踐諾言，可能正因李園成為新貴，所以孝成王態度再改，郭開是趨炎附勢之徒，對他自是避之則吉。忽然間，他感到在邯鄲優勢盡失，變成四面受敵，孤立無援的人。

※※※

項少龍策騎離開侯府，心中一片茫然。華燈初上的時刻，秋風吹來，不由湧起一陣寒意。滕翼已離城到了藏軍谷，想找個商量的人都沒有，又不宜去見紀嫣然，怎麼辦才好呢？想起趙致的約會，心情好了點。對他來說，每逢在心情苦惱的時候，唯一的避難所就是美女動人的肉體。旋即靈光一閃，暗忖自己雖不可公然去找紀嫣然，總可偷偷地前去會她。旁觀者清，她說不定可為自己想到辦法，好安渡目前的險境。想到這裡，忙策馬回府，換過衣裝，輕易地溜入劉府，在紀嫣然的小樓找到俏佳人。紀嫣然見到他，歡喜若狂，項少龍把從趙穆那裡聽來的事，不厭其詳地告訴她。

美女伏在他懷裡苦思良久，坐直嬌軀道：「嫣然想到一個辦法，雖是不大甘願，卻是應付目前難關的唯一可行之道。」

項少龍心感不妙，連忙問個明白。

紀嫣然道：「最近李園行為失常，全是因嫣然之故，他對你的最大心結，亦因嫣然而起，所以只要我明示對你沒有興趣，還與他虛與委蛇，再設法使他感到若以卑鄙手段對付你，我會不再理睬他，那他雖然恨你，也不敢貿然加害你。」

項少龍大感洩氣，道：「這怎麼行，最怕是弄假成真，李園這種人為求目的，往往不擇手段，像韓闖便給了我一瓶春藥，要我用來對付你。」

紀嫣然忿怒地道：「韓闖竟然這麼無恥！」定定神後，摟緊他道：「嫣然早應付慣各種心懷不軌的男人，對付用藥更別有心得，包保不會讓李園得逞。何況人人均知嫣然不肯與人苟合，李園若想得到我，只有明媒正娶一途，那應是到楚國後的事。」

項少龍更感不妥，道：「現在他成為國舅，自然急於回楚培植勢力，好對付春申君黃歇，若他提出要把你帶回楚國，你若不肯依從會露出底細。」

紀嫣然道：「拖得一天是一天，現在邯鄲人人爭著巴結李園，你的境況愈來愈危險，若不急急穩住李園，可能明天都過不了。希望合縱之約沒有這麼快擬好，那李園就不能在短期內離趙回楚。」

項少龍暗忖最佳之策，莫如立即逃走，不過活擒趙穆的任務勢將沒法完成，回去怎樣向呂不韋和莊襄王交待？自己的血仇亦沒有清雪，為公為私，他也不可在眼看成功的時刻打起退堂鼓。猛一咬牙道：「如此難為嫣然了！」話尚未完，女婢來報，李園來找嫣然一道往趙宮赴宴。項少龍心底不舒服之極，心頭滴血的溜出去。

※※※

項少龍剛抵竹林，那頭大黃犬吠起來。

他今次循正門入屋，由趙正迎他進內，老儒扯著他喟然道：「勸勸小柔吧！她從不肯聽任何人的話，田單的運勢如日中天，老夫實不願見小柔作飛蛾撲火的愚蠢行為。」

項少龍歎道：「我也沒勸服她的把握。」

趙正道：「她表面雖擺出惱恨你的樣子，老夫卻看出她常在想念你，近幾天她不時露出前所未有的惆悵神色，更會不時使性子，顯然是為你氣惱呢。」

項少龍想起那晚她被自己壓伏地上，下裳敞開，露出一對雪白渾圓的美腿，不由吞了口涎沫，朝後進走去，奇怪地問道：「你們沒有書僮婢僕的嗎？」

趙正道：「老夫愛靜，晚飯後婢僕到書院那邊留宿，這對小柔也方便點，她是不可以露面的。」

項少龍恍然而悟，趙正把他送到天井處，著他自己進去。項少龍拋開煩惱，收攝心神，來到門前，剛要拍門，門已拉了開來，換上荊釵裙布，又是另一番動人風姿的趙致像守候夫郎回家的小賢妻般，喜孜孜道：「董爺請進來！」

他忍不住狠狠打量她幾眼，舉步進入小樓的廳堂。

趙致給他盯著看，不但沒有怪他無禮，還喜翻心兒的扯扯他的衣袖，指指樓上道：「姊姊在上面，你去找她好嗎？」

項少龍忍住先與她親熱一番的強烈衝動，奇怪地問道：「你不陪我上去嗎？」

趙致嫵媚地笑道：「人家正在弄糕點來奉侍你這位貴客，希望藉此使你高抬貴手，再不要懲治得人家太厲害，別忘了趙致曾說過任你打罵嘛。」

項少龍給她的媚態柔情弄得慾火大作，更不忍再次傷害她，並知道自己愈來愈對趙致兩姊妹泥足深陷。這叫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兩女的遭遇又這麼令人生憐，只是男人保護女人的天性，足令他疼惜她們。罷了！既來之則安之。項少龍忍不住順手在趙致臉蛋輕輕地擰一把，拾級登樓。趙致紅著俏臉回去弄她的糕點。他來到那天與兩女糾纏的樓上小廳，看不到善柔，目光掃處，右方兩間房子，其一門簾深垂，另一顯是無人在內。項少龍故意脫掉長靴，往門簾處走去。

房內傳來善柔冰冷的聲音道：「誰？」

項少龍應了聲「我」後，掀簾進房。善柔靠在秀榻另一邊的長几上，正坐起身來，在燭光的映照中，玉頰朱唇，加上有點散亂的秀髮，竟有股從未在她身上得見的嬌怯慵懶的動人美態。項少龍雖見慣美女，也不由雙目一亮。

善柔望著他時的眼神很複雜，自然地舉手掠鬢，站起身來，有點不好意思道：「這幾晚睡得不好，剛才靠著小歇一會兒，竟睡著了。」

項少龍還是首次看到她風情無限的一面，暗忖在她堅強的外表下，實是另有真貌。若非親耳聽到，誰猜得出她竟以如許溫柔的語調說話。

善柔見他目不轉睛看自己，俏臉微泛紅霞，語氣卻回復平時的冰冷，不悅道：「董先生請在外面稍等，待我梳理好後……」

項少龍打斷了她道：「哪用梳理，柔姑娘現在這樣子最好看。」

善柔美麗的大眼睛不解地眨幾下，卻沒有堅持，冷冷道：「你真是個怪人，衣髮不整還說更好看。好吧！到外面說話。」

正要跨過門坎，步出廳堂，倏地停下，原來項少龍大手一撐，攔著去路，若她再前移兩寸，酥胸就要撞上對方粗壯的手臂。善柔一點都不明白他為何攔著房門，不讓她走出去，一時忘掉抗議，愕然望他。

項少龍自己也不明白為何對她如此放恣，卻知道若沒有合理解釋，美女刺客絕不肯放過他。隨口道：「是否無論我怎麼說，都不能打消你行刺田單的決定？」

善柔果然給他分了心神，徐徐道：「你並不是我，怎會明白我的感受？那時趙致還小，印象不深，但我卻親眼看到爹娘兄姊和所有平時愛護我的親人忠僕，給鐵鏈像豬狗般鎖成一串長隊，綿延數里，被那些狗賊兵趕押回齊國去，由那時我心中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殺死趙穆和田單。」

項少龍點頭道：「確是人間慘事，假如你只可殺死趙穆和田單其中一人，你會選誰？」

善柔顯然從未想過這問題，秀眸忽明忽暗，好一會道：「我會殺死趙穆。」

項少龍鬆了口氣，也大惑不解，道：「田單不是罪魁禍首嗎？」

善柔露出悲憤的神色，咬牙切齒道：「若非趙穆，我的親族不會遭此滅門慘禍，最可恨他是以朋友的身分出賣我們，行為卑鄙，只為討好田單，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項少龍柔聲道：「好吧！假若你答應沒有我同意，絕不輕舉妄動，我就助你刺殺趙穆，又讓你們姊妹重聚，你肯答應嗎？」

善柔大感意外，現出迷惑之色，打量他好一會，忽地向他直瞪眼睛，射出冰冷的寒芒，冷冷道：「你根本沒有理由來幫助我們，上次連小致在未得我同意下，提出兩姊妹從你的條件，仍不能打動你，為何現在突然改變心意，你不怕毀掉你在邯鄲剛開始的事業嗎？」

項少龍大感難以招架，善柔因己身的遭遇，長期處於戒備的狀態中，絕不輕易信人。自己若沒有令她滿意的答案，怎能取得她信服，遑論還要得到她的合作。看來唯一之法，是揭開自己是項少龍的身分。那會帶來什麼後果，他真的無法知道。思忖間，他的目光無意落到她一對赤裸的纖足上，只見膚色圓潤，粉致生光，極具動人美態，不由發起怔來。

就在此刻，一把鋒利的匕首抵在他脅下，善柔寒若霜雪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道：「你連騙人的話都找不到嗎？我早和致致說過，你只是垂涎我們姊妹的美色，故不將我們舉報，現在終洩出底細。哼！她還為你辯護呢。」

項少龍知她為了報仇，心態有異常人，仍想不到她會動輒出刀子，不過此刻卻有直覺感到她不會不給他辯白機會，便殺死自己。搖頭苦笑道：「若你知道趙穆怎樣在趙王跟前搬弄是非，說我會影響趙楚的邦交，弄到現在我投閒置散，一心要離開趙國，當知我絕對有助你對付趙穆的理由。」

善柔目不轉睛瞪他半晌，收起匕首。項少龍這番話真真假假，但孝成冷落董匡的事，善柔早從趙致那裡得到消息，只想不到是和趙穆有關，倒相信了大半。善柔忽地把嬌軀前移少許，讓充盈生命感覺的豐滿酥胸輕輕地抵在這男人的手臂上，帶點羞澀地道：「若你真能助我們殺死趙穆，善柔便是你的人。」

項少龍感到無比的刺激，他和這美女並不存在與趙致間的「荊俊問題」，使他可放心享受與她任何肉體的接觸。更要命的是善柔平時既冷又狠，一副永不肯馴服的樣兒，忽然竟萬般柔情地來引誘他，格外使人魂為之銷。但他若按捺不住，立即和她成其好事，她定會瞧不起自己。強裝作不為所動道：「董某首先要作出聲明，除非是柔姑娘心甘情願從我，否則我絕不會佔姑娘便宜，若作為一種交易，更可免了，我董匡豈是這種乘人之危的卑鄙之徒。」

善柔呆了一呆，並沒有移開酥胸，反不自覺的更靠緊了點，項少龍雖很想挪開手臂，可是卻欠缺那種超人的意志和定力。一時兩人處在一種非常微妙和香艷的接觸裡，誰都不願分開或改變。

善柔皺眉道：「那你究竟為何要陪我們幹這麼危險的事？」

項少龍愛憐地瞧她輪廓若清山秀水般美麗的容顏，柔聲道：「主要是我真心歡喜你們，也為了我的好朋友，他是善蘭的夫婿，將來你們見到善蘭，會明白一切。」

足音響起。兩人齊嚇一跳，項少龍挪開手臂，善柔則乘勢走出房外。項少龍隨在善柔背後，見到趙致捧著煮熟的酒和香氣四溢的糕點，笑意盈盈登上樓來。善柔把一個几子移到小廳堂中間，項少龍見兩女人比花嬌，大動浪漫之情，把掛牆的油燈摘下，放在几心，儼如燭光晚會。三人圍几而坐，趙致慇勤地為各人斟上熱氣騰升的醇酒，登時香氣四溢。

趙致再遞上糕點，甜笑道：「董先生嘗嘗趙致的手藝，趁熱吃最好。」

項少龍記起尚未吃晚飯，忙把糕點送入嘴裡，不知是否因飢腸轆轆，只覺美味無比，讚不絕口，趙致的笑容更明媚了。

善柔吃了一小塊停下來，待項少龍大吃大喝一輪後，以出奇溫和的口氣道：「董先生可是已有計策？」

項少龍知道若不抖露一手，善柔絕不肯相信他，淡淡道：「趙穆正密謀作反，你們知道嗎？」

兩女面面相覷。

善柔道：「你怎會知道，不是剛說趙穆要陷害你嗎？」

項少龍暗忖要騙這頭雌老虎真不容易，故作從容道：「其中情況，異常複雜。」

忽地皺起眉頭，默然不語。兩女大感奇怪，呆看著他。項少龍心中所想的是應否索性向她們揭露身分，既不用大費唇舌，又免將來誤會叢生。現在形勢非常明顯，只憑善蘭的關係，兩女絕不會出賣他們，何況這對姊妹花對他大有情意，趙致更是同時愛上他兩個不同的身分。

善柔懷疑地道：「你是否仍在騙我們，所以一時不能自圓其說。」

趙致道：「柔姊，董先生不是那種人的。」

善柔怒道：「你讓他自己解釋。」

項少龍猛然下決定，只覺輕鬆無比，仰後翻倒，躺在地席上，搓揉肚皮道：「致致的糕點是天下間最可口的美食。」

善柔沒好氣地道：「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快回答我的問題。」

項少龍兩手攤開，伸展長腿，由几下穿過去，剛好碰到善柔盤坐著的一對小腿。

善柔移開嗔道：「再不答我便殺了你。」

項少龍指著脖子道：「你拿劍架在這裡，我才把真相說出來。」

兩姊妹對望一眼，大感摸不著頭腦，這人的行事總是出人意表，教人莫測高深。項少龍乘兩女視線難及，先背轉身，伏地撕下面具，倏地坐起來，若無其事地伸手拿起另一塊糕點，大嚼起來。兩女初時仍不為意，待到看清楚他時，駭得尖叫起來。善柔往後退開，拔出匕首，回復那似要擇人而噬的雌豹惡樣兒。趙致則目瞪口呆，不能相信地看他。

項少龍一膝曲起，支著手肘，悠閒自若地拿起酒杯，瞇眼懶洋洋地看兩女道：「我的確一直在騙你們，但應諒解我的苦衷吧！」

趙致平復下來，代之而起是滿臉紅霞，直透耳根，垂頭不勝嬌羞地大嗔道：「項少龍，你害慘人了，趙致還有臉對著你嗎？」

項少龍當然明白她的意思，笑道：「放心吧！我絕不會妒忌董匡的，更何況他尚未真對你做過什麼壞事。」

趙致又氣又羞，說不出話來，誰都看出她是芳心大喜。

善柔忽地嬌笑起來，收起匕首，坐下來道：「你這人真厲害，整個邯鄲的人都給你騙了。」

項少龍又把面具戴上，回復董匡的樣子，兩女驚歎不已。

善柔向趙致道：「他這個樣子似乎順眼一點。」

項少龍啼笑皆非，伸個懶腰道：「現在不用懷疑我為何要殺趙穆了吧！不過我卻覺得一劍把他幹掉實在太便宜他，所以要把他活捉回咸陽受刑，希望兩位姑娘不會反對。」

兩女為之愕然。

項少龍道：「善蘭被齊人當禮物般送給呂不韋，幸好呂不韋轉贈給我，她和我的好兄弟滕翼一見鍾情，結成夫婦，非常恩愛。」轉向趙致道：「今天連敗李園兩名手下的就是滕翼，現在你應明白他為何叫龍善。」

善柔喃喃唸著「一見鍾情」，顯是覺得這詞語新鮮動人。

趙致恍然大悟，垂下螓首道：「荊俊在哪裡？」

項少龍為荊俊燃起一絲希望，誠懇地道：「致姑娘是否對我這兄弟很有好感呢？」

趙致嚇得抬起頭來，怕項少龍誤會似的脫口道：「不！人家只當他是個愛玩的頑童罷了！但他是個很熱心的人哩！」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知愛情無法勉強，荊俊只好死掉這條心。

善柔知他是項少龍後，大感興趣，不住看他道：「下一步該怎樣走呢？」

項少龍扼要把形勢說出來，道：「趙穆、田單二人我們只能選擇其一，柔姑娘剛才揀了趙穆，我們便以此為目標，只要迫得趙穆真的作反，我們大有機會把他擒離邯鄲。」

趙致已沒有那麼害羞，欣然道：「我們姊妹可以負責些什麼？」

項少龍心念一動，說出田貞的事，道：「致姑娘可否代我聯絡她，好令她安心。由今天開始，若非必要，不要來找我，我會差荊俊和你們聯絡。」

兩女同時露出失望神色。

善柔倔強地道：「沒有人見過我，不若你設法把我安排在身邊，好和你共同策力。」

項少龍大感頭痛，道：「這或會惹起懷疑，讓我想想好嗎？」

善柔冷冷道：「若兩天內不見你回覆，我便扮作你的夫人，到邯鄲找你。」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善柔傲然仰起俏臉，撒野道：「聽不到就算了！」

趙致楚楚可憐地道：「那人家又怎辦呢？」

項少龍此時悔之已晚，苦笑站起來，無奈地聳肩道：「給點時間我想想。」

趙致驚慌失措地道：「你要到哪裡去？」

這回輪到項少龍大感奇怪地道：「自然是回家哪！」

善柔冷哼一聲道：「不解溫柔的男人，致致是想你留下陪她共渡春宵呀！還在裝糊塗。」

趙致嬌吟一聲，羞得垂下頭去，卻沒有出言抗議。

項少龍終是情場老手，跪了下來，坐在腳踝上，向善柔微笑道：「柔姑娘是不是一起陪我呢？」

善柔長身而起，往房間走去，到了簾前，停步轉身，倚房門道：「我的房就在隔壁，只有這道簾子隔著房門，若你不怕吃刀子，過來找我善柔吧！」

言罷「噗哧」嬌笑，俏臉微紅的掀簾溜了進去。

項少龍打量霞燒玉頰，羞不自勝的趙致，禁不住色心大動，暗忖事已至此，自己不用客氣，何況趙致身世淒涼，愛情方面又不如意，自己豈無憐惜之意。

橫豎這時代誰不是三妻四妾，歌姬成群，只要你情我願，誰可怪我。不過又想到在此留宿有點不妥，輕輕道：「隨我回去好嗎？」

趙致羞得額頭差點藏在胸脯裡，微一點頭，無限溫馨湧上心頭。

項少龍朝善柔的香閨喚道：「致致隨我回去，姊姊有何打算？」

善柔的聲音傳來道：「人家很累，你們去吧！記得你只有兩天時間為我安排。」

項少龍搖頭失笑，挽著趙致下樓去了。

※※※

回到住處，又給烏果截著。

這愛開玩笑的人神色凝重道：「雅夫人剛來找你，神色很不妥，堅持要在內堂等你回來。」

項少龍想不到趙雅芳駕再臨，現在那特為歡迎田單而設的宴會應尚未完畢，為何她會半席中途溜來找他？

柔聲向趙致道：「致致先到東軒等我！」

趙致此時對他千依百順，毫無異議隨烏果去了，項少龍直赴內堂，跨入門坎，趙雅霍地轉過身來，俏臉不見半點血色，一對美眸充滿彷徨絕望的神色。

他看得心頭一震，迎過去道：「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何夫人臉色如此難看？」

趙雅像變作另一個人般，以冷靜得使人吃驚的聲音沉聲道：「董匡！趙雅來和你作個你難以拒絕的交易。」

項少龍生出戒心，眼中射出凌厲的神色，嘴角偏逸出一絲笑意，若無其事道：「即使與董某生死有關，董某也可以拒絕。」

趙雅深切感受到對手的難惹，軟化下來道：「那我換一種形式，算求你幫一個忙。只要你肯答應，由此刻起趙雅唯你之命是從。董先生意下如何？」

項少龍大惑不解，有什麼事可使這女人不惜犧牲一切，拚死相求？皺著眉道：「先說出來聽聽。」

趙雅以跟她蒼白的臉色不相襯的平靜語氣溫柔地道：「董匡你或者不知道你已身陷險境，李園得悉自己成為國舅，正式向大王提出要把你押回楚國，否則休想他會贊成合縱之議。」

項少龍心中大怒，若今午一劍把他殺了，便乾手淨腳，除去後患。

趙雅見他沉吟不語，但神色冷靜，絲毫不露出內心想法，心中佩服，柔聲道：「王兄仍是猶豫不決，他最怕是即使犧牲你，楚人仍像前幾次般臨陣悔約，那就兩方面都大有損失。」

項少龍忽然很想大笑一場，天下荒謬之事，莫過於此。由此可知孝成是多麼自私的一個人，從不當別人是一個「人」般來看待的。若他現在手頭上有支精銳的秦兵，定會立即去找孝成和李園晦氣，兩個都是卑鄙的小人。

趙雅繼續道：「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影響王兄，使你能快活地在邯鄲活下去，所以若趙雅死心塌地的依隨你，可令董先生得到很多好處。」

項少龍記起當日擊敗連晉，趙雅來找他談判時痛陳利害的神情，正是眼前這副樣子，失笑道：「我知夫人在榻上榻外都是妙用無窮，只不過你仍未說出求本人做什麼事。」

趙雅俏目射出堅決的神色，淡淡道：「我要你給我截住一個人，警告他不要來邯鄲，因為大王已得到密報，知道他正在來邯鄲的途上，布下天羅地網等他送上門來。」

項少龍虎軀劇震，瞪大眼睛看趙雅，他終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趙大說得對，趙雅並不能忘情於他，所以當知道趙穆得到秦人的祕密消息，竟不惜一切，要他向項少龍發出警告，免致落入趙人的陷阱裡。

趙雅再鎮定地道：「現在邯鄲只有你董匡一人有那膽色和力量達成此事，你的手下長駐城外，又擅於荒野活動，故惟有你們有本領截著項少龍和他的從人。」

項少龍差點想把她摟入懷裡，告訴她自己正是她要去拯救的項少龍。

趙雅有點受不了他的眼光，垂頭道：「董匡，你快給我一個答案，不過卻要提醒你，若趙雅被拒絕，自己也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的。」

項少龍領教過她厲害的一面，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趙雅呆了一呆，喃喃把兩句話唸幾遍，淚水再忍不住，掛滿臉頰，淒然悲歎道：「因為趙雅再不想第二次出賣他。」

項少龍心頭一陣激動，衝前一把摟住她的香肩，激動地道：「看我！」

趙雅吃了一驚，愕然問道：「董先生為何這麼激動？」

「我就是項少龍」這六個字立時給吞回肚內去。項少龍頹然道：「我絕不是因受你的威脅而答應你，而是被你對項少龍那種不顧一切的愛感動。我董匡可在此立誓，若讓項少龍踏入邯鄲半步，我董匡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趙雅顫聲道：「董匡！你知不知趙雅是如何感激你。」由懷內掏出一卷帛畫，遞給項少龍道：「這是他的圖像，不過他當然會用其他身分和化裝掩人耳目的。」

項少龍接過攤開一看，那形神兼備的傳神肖像，連自己都嚇一跳，道：「誰畫的？」

趙雅道：「當然是趙雅畫的。」

項少龍歎道：「看這張畫就像看著一個真的人，由此可見項少龍在夫人腦海裡是多麼重要。」

趙雅目射奇光，仔細打量他，緩緩道：「你這人的眼力，怕可與少龍相媲美。」

項少龍微笑道：「夫人毫不掩飾對項少龍的愛意，不怕鄙人妒忌嗎？」

趙雅悲戚不已地道：「你是個很特別的人，在趙雅所遇的男人中，只有你可使我暫時忘掉項少龍，這樣說，先生滿意嗎？」

項少龍淡淡道：「非常滿意，夫人請回，我還要安排人手，察看地形，好完成夫人的請求。總之我有絕對把握將項少龍截住，請他返回咸陽去。」

趙雅首次欣然接受他客氣的逐客令，因為芳心內除項少龍的安危外，她再容不下任何其他事物。但若董匡要她留下，她卻不能拒絕。項少龍此時對她恨意全消，陪她往大門走去，一路上兩人默默無言。

到了等候的馬車旁，趙雅忍不住低聲問道：「董先生似是一點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頭。」

項少龍哂道：「生死有命，擔心有他娘的用！」

大笑聲中，回宅去了。趙雅直到他背影消失在門內，驚醒過來，進入馬車內，心中仍迴盪著「生死有命」四個字。

※※※

解開趙雅的心結，項少龍完全回復對自己的信心，有把握去應付強大如李園或趙王般的敵人。整個特種部隊的觀念是以奇兵制勝，以少勝多，以精銳勝平庸。憑高效率的組織，他有把握沒有人可以攔得住他們。只要離開邯鄲城，在曠野裡他們更有自保和逃生的能力。忽然間他拋開一切顧慮，以無所畏懼的態度去迎接茫不可測的將來。今晚他還要去找紀嫣然，告訴她不用敷衍李園這小賊。到了東軒，趙致托著香腮，苦苦候他。

見到項少龍虎虎有生氣地踏入軒來，大喜迎上前去，欣然道：「趙雅走了嗎？」

項少龍拉起她的雙手，穿房過舍，往內宅走去，半路上烏果追上來，偷看含羞答答的趙致兩眼，報告道：「自黃昏開始，府外再次出現監視偷窺的人，我們已摸清他們藏身的位置，共有四個人，分佈在宅前和宅後。」

項少龍冷哼一聲道：「給我把他們生擒回來，加以拷問，我想知道他們的身分。」

趙致大吃一驚，瞪大雙眼瞧著他。烏果則大感興奮，匆匆去了。

項少龍伸手擰擰趙致臉蛋，拖著她繼續未竟之程，微笑道：「致姑娘知不知鄙人要帶你到哪裡去和幹些什麼事？」

趙致脹紅臉蛋低聲道：「知道！」

項少龍笑道：「知道什麼？」

趙致大窘，嬌嗔一聲，給他嬌媚橫生的一眼。含羞道：「你這人的手段真高明，無論化成什麼樣貌身分，也可把人家制得貼貼服服，害得人家這幾天不知多麼慘呢！」

項少龍帶她直抵澡房，早有人為他們燒好熱水，注進池內，另外還有三個大銅煲的熱水，預作添加之需。趙致怎猜到目的地竟是澡堂，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那欲拒還迎的羞樣兒，看得項少龍熱血上湧。遣走手下，關好木門後，項少龍解下血浪，放在池邊，又脫下外袍，露出攀爬的裝備和圍在腰間的飛針囊。趙致感到他只一個人便像一隊軍隊般可怕，壓下害羞之情，溫柔地為他解下裝備。

項少龍柔聲道：「你若後悔，現在仍可拒絕我！」

趙致心如鹿撞，神情卻非常堅決，用力搖頭。澡堂兩邊牆上的燈台，被蒸騰的水氣弄得光線朦朧，別具浪漫的情調。

在趙致熱烈多情的反應下，項少龍不由憶起當日在趙宮與諸女鴛鴦戲水的醉人情景，現在趙妮香魂已渺，趙雅則關係劇轉，前塵往事，襲上心頭，滿懷感觸！在這種情緒下，他感到強烈的需要，對象當然是眼前的可人兒，現在即使有人拿刀架在脖頸處，也難阻他佔有對方的衝動。

※※※

項少龍輕巧地翻進紀嫣然的閨房內，她剛卸下了盛裝，坐在梳粧銅鏡前發呆，見到心中苦思的人出現，大喜撲入他懷裡。項少龍吹熄油燈，擁她登上秀榻，把趙雅與他的交易說出來。

紀嫣然道：「看來她仍未能對你忘情呢！嫣然一直在奇怪，怎有女人捨得把你出賣？」

項少龍迴避這方面的問題，笑道：「不要再與李園那奸徒糾纏不清，這會影響我的情緒，使我難以應付眼前的形勢。」

紀嫣然欣然道：「你抓起郭開派來監視你的四個人，準備怎樣處置？」

項少龍若無其事地道：「明早我會施展手段，迫孝成表態，這昏君一向優柔寡斷，若不給他當頭棒喝，說不定向李園的提議屈服。」

紀嫣然對他說的「當頭棒喝」非常欣賞，同時感嘆道：「起初我還以為李園是個人才，原來只是不顧大局的卑鄙之徒，楚政若落入這種小人手裡，楚國還有什麼希望？」

項少龍想起一事，問道：「你見過田單，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紀嫣然沉吟片晌，輕輕道：「他是個很有氣魄和魅力的人，但卻非常好色，看人時那種眼光像要把你立即吞進肚子裡去，但比起李園，他確有大將之風。」

項少龍笑道：「這麼說，他對你也頗有吸引力。」

紀嫣然道：「可以這麼說，卻與男女私情無關，只是人與人間的一種觀感。」

項少龍失笑道：「不用這麼快表達心意，我豈是心胸狹窄之人。」

紀嫣然嗔道：「你當然不是那種人，但人家是你的女人，當然有交待清楚的必要。」

項少龍想起李園，皺眉道：「李小賊又如何？」

紀嫣然順他的語氣道：「只是人家巧妙地暗示那小賊，讓他覺得嫣然仍未與你有任何關係，已使他精神大振，說話也神氣起來，一路上侃侃而談他將來施於楚國的治理之道，聽來似是很有道理，卻忽略了秦人的威脅，只是妄想如何擴張領土，重外輕內，教人感嘆。」

項少龍道：「是否仍由他送你回來？」

紀嫣然道：「嫣然才不肯這麼作賤自己，與他共乘一車往王宮已很難受，這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項少龍放下心頭大石，纏綿一番後依依惜別。

偷回府邸，帳內的趙致肉體橫陳，擁被而眠，嘴角猶掛無比幸福滿足的笑意。不知是否被重重危險包圍，又或敵人的可恨激起滔天戰意，情場戰場均放手大幹。但這刻亦疲倦欲死，索性什麼都不去想，擁著趙致抱頭大睡。

日上三竿，醒轉過來，見到趙致閉上的秀目上的長睫毛不住抖動，知她定是見自己醒來嚇得立即合眼，故意道：「噢！原來尚未醒，那就再來歡好一次吧！」

趙致嚇得忙睜目求饒。

項少龍哈哈笑道：「看你還敢騙我嗎？」彈起床來，意氣高昂地去洗盥更衣，任得趙致賴在榻上。步出內堂，滕翼、烏卓、荊俊三人遵照他的吩咐，早率領全體「精兵團」三百人回到府邸。

荊俊不知是否因滕翼的囑咐，見他出來立即跪伏地上，感激道：「荊俊知道三哥為五弟照顧致姊，對致姊一事，只有歡喜之心，絕無絲毫妒忌之意。」

項少龍恍然大悟滕翼為何要趕往藏軍谷，是要荊俊再一次表態，好解開自己的心結。趙致乃滕翼小姨，愛屋及烏，他自然不想她們姊妹因曖昧的形勢受到傷害。

項少龍把荊俊扶起來，烏卓在旁笑道：「你不用為小俊煩心，他借口去打獵，卻把附近一條村落內美得可滴出花蜜來的村姑娘弄上手，這幾天不知多麼快活逍遙呢！」

荊俊尷尬不已。

滕翼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今早我們接到消息，立即動程回來。」

項少龍先不答他，望往一旁欲言又止的烏果道：「郭開來了多久？」

烏果歎道：「三爺料事如神，郭大夫在外廳已苦候大半個時辰。」

項少龍和滕翼等說出計劃，又入房吩咐趙致幾句，出廳見郭開。

這滿肚子壞心術的人見到項少龍，堆起笑容道：「董先生恐怕有些誤會，那四人只是派來負責你們的安全而已！」

項少龍哈哈笑道：「要這麼四個蠢材來保護我董馬癡，郭大夫真懂開玩笑，不過我豈會和這些人計較，更何況本人現在要立即離開邯鄲，亦無暇計較。」

郭開失聲道：「先生為何要走？」

項少龍冷然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除趙楚兩地外，天下誰不歡迎我這養馬人？」

郭開臉色大變冷哼一聲道：「董先生既歸我大趙，這麼說走便走，等同叛變，先生最好三思而行。」

項少龍雙目寒芒一閃，瞪眼直視郭開，以最強硬的語氣道：「董某手下有三百死士，都是長年與外族馬賊拚死作戰之輩，無一不可以一擋百，現在我們就闖出城門去，大王儘管派出大軍，看看我手下有沒有半個是貪生畏死之徒，也好讓邯鄲城和天下人民看看大王以怨報德的手段。」

言罷不理郭開呼喚，往府邸的大廣場走去，滕翼等和三百精兵團員，早全副武裝，人人荷戈備箭，整裝待發。

項少龍跨上戰馬，郭開衝過來，牽著馬頭，以近乎哀求的語氣道：「董先生萬勿如此，無事不可商量，現在我立刻和先生到宮內見駕，把誤會解開。」

項少龍冷笑道：「郭大夫若仍想保存雙手完好無缺，立即放手。」

郭開知他劍術厲害，連忙縮手。

項少龍暴喝道：「趙王如此對待董匡，教人齒冷。呸！」吐出一口痰沫，再大喝道：「我們立即出城，誰敢擋路，我們就殺誰！」

三百精兵團的弟兄轟然應諾，遠近皆聞，聲勢驚人之極。府門大開，滕翼一馬當先，領大隊出府而去。郭開心叫不妙，連忙溜出去，往王宮向孝成王告急。大隊人馬，緩緩向最接近的東門開去。在項少龍的刻意安排下，消息迅速傳出，忽然間整個邯鄲城都知道他們的離去，沿途人人爭相圍睹，不少人更哀求他們留下來。烏氏一去，人人視董馬癡為他們的新希望，那千頭戰馬的大禮，像給趙人送了一顆定心丸，現在忽然離開，誰不倉皇失措。東門的守將早接到消息，慌忙關上城門，在牆頭布下箭手，又列兵城門內，準備應付項少龍的闖關。不過城門的設計是防外而非防內，籠裡雞作反，並不能佔多大優勢。樂乘最先率人趕至，增強城防，同時策馬守在通往城門的路上，準備與馬癡談判。滕翼等見到大軍攔路，一聲令下，人人右手持巨盾，左手持弩，純以雙腳策馬，那種氣勢和顯示出來的強大攻擊力，人人見之心寒。

樂乘大喝道：「董先生請來和樂乘對話。」

膝翼一聲令下，三百多人分作兩組，馳往兩旁，各自找屋簷樹木等作掩護物，準備作戰，一時氣氛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只留下項少龍一人高踞馬上，昂然馳向樂乘，大喝道：「董某雖然敬重樂將軍，可是現在情勢有變，將軍若要阻董某離去，惟有兵戎相見，絕不留情！」

樂乘苦惱地道：「先生何事如此大動肝火，萬事可商量解決，不若先和末將往見大王，若得大王點頭，先生自可安然離去，勝過血染城門。」

這時來看熱鬧的人愈聚愈多，擠滿附近的橫街窄巷，當然沒有人敢闖進戰雲密佈的出城大道。

項少龍眼利，見到樂乘身後近城門處忽地出現大批禁衛軍，知道趙王由順貼著城牆的馳道趕到。心中暗笑，大喝道：「樂將軍是不是說笑，董某若貿然入宮，不給縛起來當禮物送回楚國才怪，只恨我老粗一名，有眼無珠，不惜千里迢迢，回大趙效力，以為大趙會秉承孝靈王的傳統，以馬戰震懾天下，自強不息，豈知趙非亡於戰場，而是亡在與楚人的談判桌之上，董某現在心灰意冷，縱使戰死邯鄲，亦要表現出我董某不屈的氣概。」

樂乘一時啞口無言，身後的將領和趙兵無不露出同情之色，士氣低落之極，反之項少龍方面人人露出視死如歸的神情，戰意高昂，只等攻擊令下。

趙兵一陣騷動，孝成王在郭開和成胥的左右陪伴下，策騎而出，一臉堅決的神情，來到樂乘身旁，高呼道：「董卿家萬勿誤聽謠言，寡人絕無把先生送回楚國之意，只是一場誤會。」

項少龍仰天長笑道：「大王勿怪鄙人直言無忌，現在秦人枕兵邊區，匈奴又在北方虎視眈眈，國情危殆，可是我董馬癡卻只能終日閒蕩，只為了不得開罪那些反覆無義的小人。歷史早告訴我們，自毀長城者，最後只是國破家亡之局，勝者為王，豈是可乞求回來的。」

群眾裡竟有人喝起采來，其他人立時受到感染，一時鼓掌聲四起，為項少龍這番話叫好。

項少龍裝出義憤填膺的樣子，高喝道：「大王請移龍駕，鄙人這就要率兒郎們硬闖突圍，若不幸戰死，就當是以死諫大王，若大趙能因董匡之死發憤圖強，不再被心懷叵測的外人左右趙政，董某縱死亦可瞑目。」

這番話硬中帶軟，正是好給趙王下台階的機會。孝成王卻是心情矛盾，對董馬癡又愛又恨，更是心中有愧，因為他確有打算犧牲董匡，以換取李園說服楚王合縱對付秦國的意思。

孝成王縱觀遠近軍民，無不露出對董匡同情之意，暗自嘆氣道：「董卿家一番話發人深省，寡人完全同意，由今天開始，董兄請放開心懷，替我大趙養馬息蕃，先生請留下，寡人絕不會薄待先生。」

四周軍民立時歡聲雷動，首次為孝成王喝采呼嚷。

項少龍大喜道：「君無戲言！」

孝成王無奈道：「絕無戲言！」

項少龍知道戲演到這裡已差不多，翻下馬背，跪叩謝恩。滕翼一聲令下，三百精兵團的子弟兵以最整齊的姿態和一致的速度，躍下馬來，跪伏地上，大呼「我王萬歲」，給足孝成王面子。一場風波，至此完滿結束。當下孝成王和項少龍並騎返宮歡敘，滕翼則率眾返藏軍谷。是日下午，項少龍第二批也是最後一批五百頭戰馬抵達牧場，立時聲勢大壯，教趙王更不敢小覷他的功用。憑著膽色和機會，項少龍一舉化解因李園而來、迫在眉睫的危機。

## 第二章便宜夫人

經此一役，項少龍聲威倍增，當晚趙王特別設宴安撫他，與會的全是趙國的大臣將領。趙雅、趙致均有出席，兩女現在和他關係大是不同，反不用像以前般藉故向他糾纏。

趙穆得個空檔，向他低聲責備道：「這麼重要的事，為何不和我先作個商量？」

項少龍早擬好說詞，懇切答道：「一來情勢危急，二來我是故意不讓侯爺知道此事，那事因與侯爺完全無涉，不會惹起懷疑。」

趙穆雖仍有點不舒服，也不得不讚歎道：「你這一手很漂亮，有你如此人材助我，何愁大事不成？」

項少龍為增加他對自己的信任，同時迫他叛變，低聲道：「我由趙雅處探出口風，事情應是與齊人有關，詳情卻仍未探得清楚，趙雅究竟與哪個齊人關係最為密切？」

趙穆立即為之臉色大變，冷哼一聲道：「定是齊雨，這次他也隨田單來此，哼！枉我還對田單推心置腹，他竟然敢出賣我！」

項少龍這才知齊雨來了，乘機問道：「侯爺為何如此不智，竟把祕密向田單洩露。」

趙穆道：「還不是為了魯公祕錄和項少龍，不過他們並不知道我的真正身分，只知我和爹有密切聯繫，不過若教孝成知道此事，我的處境就非常不妙。」

項少龍剛想探問祕錄的事，趙霸領著趙致走過來，前者笑道：「董先生何時來敝館指點一下兒郎們？」

項少龍知道無法拒絕，無奈與他定下日子時間，正含情脈脈看他的趙致，欣然道：「到時讓趙致來接先生的大駕吧！」

趙穆和趙霸奇怪地瞥趙致兩眼。

趙雅盈盈而至，把他扯到一旁，讚歎道：「我愈來愈發覺你這人的厲害，不用人家便輕易化解危機，不知你的承諾是否仍然有效？」

項少龍拍胸保證道：「大丈夫一諾千金，怎會欺騙你這麼一位美人兒，只要他真是來邯鄲，幾天內定有好消息奉上。」

趙雅疑惑地看他道：「為何董先生像忽然對趙雅愛護備致呢？」

項少龍呆了一呆，搪塞道：「說真的，以前董某因聽過項少龍的事，所以不大看得起夫人，到昨晚才知夫人並不是不重情義的狠毒婦人，遂對夫人生出新的看法。」

趙雅淒然道：「先生罵得好，趙雅真的後悔莫及，若不是尚有點心事，早一死了之，免受生不如死的活罪。」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夫人尚有什麼放不下的心事？」

趙雅瞪他一眼道：「你好像一點不介意我要尋死的樣子。」

項少龍苦笑道：「最難測是美人心，夫人既覺得生不如死，我若勸你不要去死，豈非等若教你多受活罪？夫人反為此，算那碼子的道理？」

趙雅嫵媚一笑道：「和你相處是人生快事，夫人府的門現在永遠為先生敞開，無論先生何時大駕光臨，趟雅必竭誠以待。」

項少龍忍不住道：「那你最好先打跛李園的腳，董某可不願在夫人的寢室外苦候。」

趙雅啞口無言，她自己知自家事，確是很難拒絕李園。昨晚為了項少龍才會情急下對董匡表示唯命是從，卻知很難辦到。幸好此時趙王駕到，各人紛紛入席，使她避過難答的問題。當晚孝成王頻頻向項少龍勸酒，又告誡各大臣盡量協助項少龍發展牧場，到午夜賓主盡歡散去。趙致春情難禁，又隨項少龍返回府邸，共效于飛，害得項少龍想夜探紀嫣然香閨一事被迫腰斬。次日清晨，紀嫣然忍不住過來找他。兩人相見，自有一番歡喜。

紀嫣然扯他到後園，並肩漫步道：「你那一手不但教李園碰了一鼻子灰，田單也開始注意你，認為你是個非常不簡單的人才，看樣子頗想籠絡你呢。」

項少龍不悅道：「你給我的感覺似乎是終日和田單李園兩人混在一塊兒，所以對他們的反應瞭如指掌。」

紀嫣然嬌笑道：「夫君息怒，嫣然確是有點不聽話。目的只是為夫君打探消息，現在田單和李園正向孝成王齊施壓力，迫他由燕國退兵，自然是怕趙國滅燕後版圖聲勢均大幅增加，不利齊楚霸業。田單更是緊張，因為若讓趙人得到燕地，齊人的西北部將給趙人包圍。」

項少龍大吃一驚，忘掉怪責紀嫣然，皺眉道：「那就糟糕，一日趙兵不由燕國退回來，合縱之議休想達成，如果李園等不離開邯鄲，那很易揭穿我吹噓還有大批牲口運來的假局。」

紀嫣然道：「趙穆這兩天頻頻找田單密議，他比你心急多哩。」

項少龍瞪著她道：「這也給你打聽到！」

紀嫣然笑倒在他懷裡，喘著氣辛苦地道：「夫君嫉忌的樣兒，看得嫣然心花怒放！噢！不！應是惶恐萬分才對。嫣然這樣做，是為使夫君不致成為眾矢之的。現在嫣然已成功把李園嫉恨的對象，移到田單身上，所以兩人是貌合神離，爭著向嫣然暢談治國之道，讓人家可輕易探得動靜，好作夫君的情報小兵，若夫君認為嫣然不對，任憑處置。」

項少龍明白紀嫣然性格獨立，雖然迷戀自己，卻不會盲從附和，苦笑道：「你最好小心一點，無論你如何自信，周旋於虎狼之間，終是危險的事，誰不想佔得花魁，享盡艷福。」

紀嫣然嬌癡地道：「項郎真懂哄人，竟可想出『花魁』這麼討人歡喜的詞語。人家又要走哩，你今晚是不是像昨晚那麼狠心，讓嫣然獨守空幃呢？」

項少龍想不到這麼一晚她也會興問罪之師，既頭痛又心甜，再三保證後道：「我現在裝模作樣也要到藏軍谷走一轉，你會到哪裡去？」

紀嫣然道：「晶王后多次約人家入宮，此回是推無可推，怎也要應酬她一次。」

依依惜別後，兩人分頭去了，趙致則自行回武士行館。那晚天黑他和滕翼趕回邯鄲，守城者誰不識他董馬癡，不用看證件讓他們通過。荊俊弄上手那美麗的少女果然百媚千嬌，這小子樂不思蜀，項少龍亦放下心事，任他留在牧場。經過烏卓一番經營，藏軍谷牧場已略見規模，更重要是在各戰略性地區設下據點，又闢了幾條祕密逃路，隨時可翻山越嶺，逃進四周的荒山野嶺中，只要能用計把趙穆引到那裡去，他們有把握將他活擒回秦。

回府路上，滕翼道：「我已使人四處搜羅牲口，當牧場規模初備，就是我們動手的好時刻。」

項少龍點頭同意。

剛進入府門，烏果神色古怪地迎上來道：「三夫人來了！」

項少龍和滕翼面面相覷，一齊失聲道：「三夫人？」

烏果苦笑道：「三爺的夫人，不是三夫人是誰，三夫人美是美矣，脾氣卻大得可以。」

滕翼不悅道：「你在胡說什麼？」

項少龍想起善柔的兩天之限，心中叫苦，這兩天忙個不休，哪還記得她似是戲言的警告。當下拉著滕翼進府，說出此事。

滕翼一聽同感頭痛，歎道：「幸好昨天剛有一批戰馬運來，就當她是隨來的一員好了，這方面我自會安排得妥妥貼貼。」

項少龍失聲道：「你不去勸勸大姨，還要我真當她是夫人嗎？」

滕翼苦笑道：「你先去應付住她，不過我看她對你很有意思，只要軟硬兼施，憑你的手段最後還不是可把她收得貼貼服服嗎？」言罷不顧兄弟情義，一溜煙的離去。

項少龍硬著頭皮，回到內宅。

尚未進入內堂，傳來善柔的聲音嬌叱道：「小婢沒有半個，難道要你們這些粗手粗腳的男人來服侍我，成什麼體統。」

項少龍跨過門坎，腳板尚未落地，善柔嚷道：「相公回來哩，沒你們的事，快給本夫人滾！」

四名可算是勤務兵的精兵團員，如獲皇恩大赦，抱頭鼠竄。善柔換上華麗的盛裝，頭紮燕尾髻，高貴冷艷，明媚照人，看得項少龍睜大的眼再合不起來，只是她叉腰戟指的模樣令人見而心驚。

善柔「噗哧」一笑道：「嘻！人家扮你夫人扮得像不像。」

項少龍負手來到她身後，在她皙白的粉項嗅兩記，暗讚香氣襲人，皺眉道：「兩天之限尚未過，你便急不及待來當我的夫人，姊姊是否春心動了呢？」

善柔仰起俏臉，眸子溜上眼頂瞅他一記，輕描淡寫道：「你怎麼說也好，總之我是跟定你，好督促你辦事。」

項少龍來到她身旁，故意貼她的肩膊，輕推她一下，不懷好意道：「大姊不怕弄假成真，給我佔便宜嗎？」

善柔故意不望他，威武不能屈的昂然道：「你愛怎樣就怎樣吧！成大事者豈拘於小節，就算給乘人之危的小人佔佔便宜，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項少龍拿她沒法，恨得牙癢癢地道：「誰是乘人之危，柔小姐自己心中有數吧！」

善柔甜甜一笑，轉身摟上他的脖子，撒嗲道：「好相公！哪裡找兩個小婢來服侍你的夫人好呢？堂堂董馬癡之妻，總不能有失身分，自己服侍自己吧？」

項少龍又好氣又好笑，也給她親暱的行為迷得方寸大亂，探手箍住她的小蠻腰，苦笑道：「你這小妮子根本一心想嫁我，面子卻放不下來，等多一晚都怕當不成我的夫人，我也只好認命，誰叫你的妹夫是老子的二哥。」

善柔含笑不語，沒有分辯，只是得意洋洋地瞧他，對他的親膩舉動不以為忤。

項少龍探手在她高聳的臀部拍兩記，欣然道：「好吧！我由外宅調兩個丫頭來侍候你，不過你要謹守婦道，不准隨便發脾氣，又或像以前般一言不合亮刀子。唉！有了外人，我恐怕連睡覺時都不能以真面目示夫人了。」

善柔見逼得對方貼貼服服，歡喜地由他懷裡溜出來，嬌笑道：「誰要陪你睡覺，我就住在隔壁的房間，莫怪本夫人不先警告你，若有無知小賊偷進我的閨房，說不定會吃飛刀呢！」

看她消失在通往寢室的走道，項少龍搖頭長嘆，多了這像永不肯屈服的美女在身旁，以後的煩惱會是層出不窮。不過看到她現在歡天喜地的樣子，比之以前日夜被仇恨煎熬的陰沉模樣，自己總做了好事。坦白說，她比趙致更吸引他，或者這就是愈難到手的東西愈珍貴的道理吧。正猶豫好不好跟進去與她戲鬧，烏果來報，趙穆派人找他。項少龍心中大奇，趙穆剛和他約好表面上盡量疏遠，為何忽然又遣人來找他？出到外廳，來的赫然是蒲布。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侯爺找我有何要事？」

蒲布恭敬地道：「小人今早來過一次，原來董爺到了藏軍谷，幸好董爺回來，今晚侯爺宴請田相國，田相國指定求見董爺，請董爺動身！馬車恭候門外。」

項少龍想到即將見到名傳千古的超卓人物，不由緊張起來，旋又想起英雄慣見亦常人，有誰比秦始皇更出名，還不是由他一手捧出來的。至此放開懷抱，匆匆更衣，來到大門外。廣場上近五十名親兵護衛一輛華麗的馬車，極具排場。

項少龍向蒲布笑道：「蒲兄！來！陪我坐車，好有個人聊聊！」

蒲布推辭不得，陪他登車。

閒談兩句後，蒲布壓低聲音道：「董爺真是好漢子，視生死如等閒，我們整班兄弟很仰慕你呢。」

項少龍想不到如此行險一招，會帶來這麼多良好的副作用，包括田單亦對自己另眼相看，謙虛道：「算得什麼，只是迫虎跳牆，孤注一擲吧！」

蒲布道：「小人一生人除董爺外，只遇過一位真英雄，請恕小人不能說出那人的名字。」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知道他仍是忠於自己。

蒲布忽道：「董爺為何挑趙國作投身之地？」

項少龍訝異地道：「蒲兄知否若讓這句話傳出去，你立即人頭落地呢？」

蒲布咬牙道：「當然知道，可是小人知董爺不會是這種人，故有不吐不快之感。」

項少龍伸手摟他肩頭，湊到他耳旁道：「好兄弟！你看人真有一套，因為我正是項少龍！」

蒲布心中劇震，呆了半晌，就要俯身叩頭。項少龍當然不容他如此做，利用機會，向他道出此行目的，同時共商大計。

蒲布歡喜若狂，最後狠狠地道：「趙穆根本不配做人，暴虐凶殘，動輒害得人家破人亡，我們不知等得項爺多麼焦急！」

項少龍淡淡道：「他快要報應臨頭了。」

馬車抵達侯府，兩人約定聯絡之法，步下車去。

※※※

設宴的地方是那次初遇趙墨鉅子嚴平的內軒，抵邯鄲後，再未聽過有關此人的消息，心忖再見到趙致時定要順口問上一聲。剛想起趙致，立看到趙致在上次訓練歌舞姬的地方，對一群姿色極佳的歌舞姬說話。趙致見到他，打個眼色，表示有話要跟他說。

項少龍會意，著領路的蒲布在一旁等他，朝趙致走過去道：「致姑娘你好！」

趙致捨下歌姬，迎了過來，和他並肩走往一旁，低聲道：「田貞姊妹昨晚給趙穆送入宮予奸相陪夜，田單對她們讚不絕口，說不定會向趙穆要人，田貞求你救她們呢。」

項少龍點頭道：「知道了！告訴她們，我怎也不會袖手旁觀的。」話雖如此，他卻全不知道如何拯救她們。

趙致差點把項少龍當作是生神仙，認為只要他答應的事必可做到，歡喜地道：「我早告訴她你是情深義重的人，定會幫助她們。」

項少龍心中苦笑，再迅速說出善柔的事。

趙致掩嘴嬌笑道：「項郎真厲害，我看姊姊是愛得你發狂哩。」

項少龍心中一蕩道：「你呢？」

趙致俏臉一紅，故意擺出思索的姿態道：「人家嘛！唔！一刻都不想離開你。」

項少龍本應心情暢美，可是想起那對美麗的孿生姊妹，心情立即大打折扣，勉強收攝心神，回到長廊，朝內軒走去。

※※※

內軒燈火通明，樂聲隱隱傳來。守衛出奇地森嚴，遠近人影幢幢。只是內軒門外，有十五、六名身形魁梧，態度沉著的齊國武士，如此陣仗，項少龍還是初次在宴會的場地見到。

其中一名身材特別雄偉，神態軒昂、虎背熊腰，相貌頗為俊朗的青年劍手，忽由迴廊外的花園大步走來，躬身施禮，客氣地道：「這位當是田相急欲一睹風采的董匡先生，在下齊人旦楚，乃田相親衛統軍，乘此向先生問好。」

項少龍心中一懍，連忙還禮。善柔姊妹曾向他提過此人，說他是齊國名將，劍法高明，果是名不虛傳，此人有種由骨子裡透出來的威霸之氣，非常罕見。

客氣兩句，旦楚向蒲布微笑道：「蒲兄請把先生交給末將。」

蒲布受他氣度所懾，連忙答應。旦楚擺出引路姿態，請項少龍先行。前方把門的武士退至兩旁，讓項少龍進入內軒。同時有人高聲向內通傳道：「董匡先生到！」

項少龍想起善柔豐滿胸脯上那道觸目驚心的劍痕，暗忖她可以兩次行刺田單仍然活著，實屬奇蹟。項少龍跨過門坎，第一眼便瞥見田單。這不但因他身後柱立兩名矮壯強橫，面貌酷肖，一瞧便知是善柔姊妹提及過，叫劉中夏和劉中石這對兄弟；也並非因他一身白衣，在其他人的華衣美服比對下特別搶眼。而是因他的氣度和容貌，均使人一見難忘。難怪見慣天下英雄人物的紀才女，亦要對他印象深刻。

田單年在四十左右，身材頎瘦，鼻樑骨高聳，有若鷹喙，可是因高起的兩額配合得好，不但沒有孤峰獨聳的感覺，還予人一種豐隆迫人的氣勢。再加上濃眉下眼神藏而不露的銳利隼目，確是領袖一方的霸主人物。難怪他能由一個區區小城吏，攀上天下最有權勢人物之一的寶座。坐在他旁的趙穆雖是一派奸雄模樣，立時給比下去，頗有大巫小巫之別。

圍繞大方几而坐的共有十二個人，另一位最使項少龍意外的竟是艷麗的晶王后，除了宮廷內舉行的宴會外，他還是初次在權貴的宴會遇上她。可見田單身分非同小可，晶王后也要給足他面子。平時慣見的郭開、樂乘、趙霸等均沒有出席，反是郭縱攜郭秀兒來了。其他人是姬重、李園、韓闖、龍陽君和趙雅。還有兩位齊人，其中一個是「老朋友」齊雨，正坐在趙雅左旁大獻殷勤，不過趙雅卻不大睬他，任他說話，了無反應。另一人是個智囊型的文士，外貌文秀俊俏，前額豐隆寬廣，予人天賦才智的好印象。

一隊女樂師本在一旁起勁地演奏，當趙穆聽到項少龍抵達的通報，一下掌擊，十多位女樂師立即由偏門離去，內軒倏地靜下來。

田單的眼神向項少龍利箭般射過來，見到他時，明顯被他的丰神體態打動，隼目亮起，竟長身而起，遙遙向他伸出手來，呵呵笑道：「人說見面不及聞名，我卻要說聞名怎如一見，終於得睹董兄風采，幸會之至！」

其他人除晶王后、郭秀兒和趙雅三女外，見田單起立，被迫站起來歡迎項少龍，最不服氣的當然是李園，不過他的態度明顯改善，大概是因紀嫣然的策略奏效。項少龍對田單的泱泱大度毫沒架子大感心折，若與信陵君相比，純以氣派風度而論，田單還要勝上半籌。他加快腳步，先向晶王后施禮，來到田單身前，伸出兩手和他緊握。田單的手寬厚不見骨，溫暖有力。

名傳千古的人物上下打量他，微笑道：「想不到先生不但養馬有心得，劍術亦高明之極，國舅爺曾向我多次提及！」

項少龍不由往李園望去，後者勉強擠出一絲笑容，略一點頭。

田單向劉氏兄弟溫和地吩咐道：「給董兄在我身旁加個位子！」同時向項少龍介紹齊雨和那叫田邦的軍師智囊型人物，看來應是田單的親族。一番擾攘，眾人坐好。足音響起，田貞田鳳不知由哪裡鑽出來，為各人添酒。趙穆出動兩女來待客，可見他多麼看重田單。田鳳顯然不知項少龍真正身分，雖忍不住偷看項少龍兩眼，絕無半點異樣神態。可知田貞對項少龍唯命是從，連親妹子都苦忍不透露祕密。只從這點，項少龍已感到須對她負上責任。田貞為項少龍斟酒時，纖手竟抖顫起來。

其他人正和旁邊的人交談，卻瞞不過田單的眼睛，奇怪地問道：「小貞因何如此緊張。」

他這麼一說，眾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田貞身上。田貞見到項少龍，就像苦海裡見到明燈，悽苦狂湧心頭，手顫意亂，現在給田單一問，還以為自己洩露出項少龍的底細，魂飛魄散下，銅壺脫手掉在几上，酒花濺上項少龍的前襟。趙穆臉色一變，正要喝罵。

項少龍哈哈一笑，扶著嚇得渾身發抖的田貞，欣然道：「小事小事，美人兒萬勿介意。」接著低頭一嗅，驚歎道：「好酒！」

眾人被他引得笑起來。

晶王后莞爾道：「別人是喝酒，董先生卻是嗅酒。」

田貞給項少龍一手托著粉背，一手抓緊玉手，情緒回復過來，感到她這苦苦相思的男子，定能予她有力的保護。

趙穆心知此時不宜責她，輕喝道：「還不給我退下去。」

兩女跪地施禮，暫退下去。

趙穆不知是不是有話要說，站起來笑道：「董先生且隨本侯來，我看本侯的衣服也應適合你的身材。」

項少龍一聲告罪，隨他去了。

步出內軒，趙穆向他低聲道：「我探聽過田單口氣，他對孝成王甚具惡感，還暗示若我能登上寶座，會全力支持。」

項少龍暗罵蠢材，對田單來說，趙國是愈亂愈好，那他就有機可乘。口上卻道：「齊雨又是什麼一回事，怎會把你們的關係洩露給趙雅知道。」這叫先發制人。

趙穆歎道：「不要看趙雅風流浪蕩，事實上她比任何人都精明厲害，齊雨只要說錯一句話，會給她抓住尾巴。」

到了內堂，趙穆使人拿來尚未穿過的新衣，給他換上。

項少龍乘機道：「侯爺真夠本事，竟能弄來如此美艷，容貌身材無不相同的姊妹花，確是難得的尤物。」

趙穆臉露難色，歎道：「你何不早說？田單昨晚嘗過滋味後，讚不絕口，不用他說，我已答應把兩女送他，如今怎能反悔？」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失望之色絕不是裝出來的。

趙穆現在已視他為頭號心腹和得力手下，皺眉道：「卻非沒有辦法，但能否成功，要看田單對你看重的程度。」

兩人回到席上，歌舞姬剛表演完畢。

龍陽君笑意盈盈地打量項少龍道：「董先生穿起華衣美服，令人眼目一新。」向趙穆拋個「媚眼」道：「侯爺又說要帶董先生來為人家的馬兒看病，為何到現在仍未實踐諾言？」

眾人見到項少龍尷尬的樣子，對他既同情又好笑。

趙穆自知項少龍不好男色，哈哈笑道：「董先生終日往牧場跑，我怎抓得住他呢。」

田單呵呵笑起來，調侃龍陽君道：「龍陽君若只是為馬兒，我手下亦有治馬的能手，當然及不上董兄，不過也可讓低手先出馬，看看可否代高手之勞。」

豈知項少龍從容不迫，淡淡笑道：「馴畜之道，首要是讓牠們對你沒有防備之心，但這也只是一般人的下乘手法。上乘之法則是使牠們把你視作同類，且是愛護有加，那無論如何野性的馬兒，也會變得既聽話又合作。」

說到這裡，忍不住瞥對面坐在齊雨和韓闖間的趙雅一眼，這使他愛恨難分的美女正興致盎然地朝他瞧，見他目光掃來，想起他曾把自己當作一匹馬，芳心不由蕩起異樣的感覺，白他一眼。

田單也給他惹出興趣來，道：「人就是人，畜牲就是畜牲，怎會使畜牲當人是同類？」

項少龍道：「方法多的是，例如畜牲剛出世時首先接觸到的任何生物，牠們會視之如父母，不信可隨便找隻初生的鴨子試試看，當知董某不是虛言。」

這番話並非沒有根據，而是經現代心理學證明的事實。眾人嘖嘖稱奇。

韓闖幫口道：「難怪常有傳聞，說棄在荒野的嬰兒，有被野狼哺乳養大的，竟變成狼人，正因他以為狼是自己的父母，董先生不愧馴養畜牲的大家。」

李園見人人點頭，心中不服道：「田大夫所說的頑童寶馬，卻是早已出生，似再沒有可能令牠把人視作同類，董先生又有何妙法？」

與席諸人，包括田單在內，均知兩人不和，李園出口為難，意料中事，都想看馬癡如何應對。

項少龍微俯向前，壓低聲音，故作神祕地道：「鄙人有一馴馬之法，萬試萬靈，一向挾技自珍，從沒說出來給人知曉，不過今天如此高興，讓鄙人掏出來向田相獻醜吧！」

眾人不自覺地俯前，好聽他說出祕密。

項少龍緩緩道：「這方法一聽就明，但若非真是愛馬的人，卻不易做到。」

眾人給他頻賣關子，逗得心癢難熬。

項少龍知道吊足了癮，方揭祕道：「就是常陪馬兒睡覺，那牠就會盡去戒備之心，甚至視你為同類。」

眾人先是愕然，想了想才知叫絕。項少龍這番理論亦是有根據出處的，那是他以前在看一個電視訪問，一位馴獸師的自白，只有常和猛獸睡在一起，它們才會真的當你是族群友類，否則終是有防備的戒心。這也是現代人和古代人的識見分別，二十一世紀是信息爆炸的年代，只要安坐家中，接上通訊網絡，古今中外的資料無不任你予取予攜。古人則罕有離鄉別井，靠的是珍貴的竹簡帛書，又或口口相傳，比起來，項少龍這在二十一世紀識見普通的人，便成了那時無所不曉的能士。

田單拍案叫絕道：「來！讓我們為董兄由經驗領悟回來的真知灼見喝一杯！」

齊雨也歎道：「現在在下始知先生為何會被冠以馬癡之名。」

眾人舉杯盡歡。

李園屢次碰壁，收斂起來，再不敢小覷對手，心中轉著另外的壞念頭。田貞田鳳再次過來添酒。

待她們退開後，趙穆先向項少龍打個眼色，笑對田單道：「田相和董先生不但意氣相投，連愛好都沒有分別，同為這對越女動心，而董先生得知她們已榮歸田相……」

項少龍哈哈一笑，打斷他道：「美人歸賢士，董某只有恭賀之情，絕無半分妒忌之意。」

趙穆心中叫絕，暗讚他配對得宜，現在就要看田單是不是捨得這對姊妹花。

田單果是非凡人物，大方地微笑道：「董兄既有此情，我就把她們雙雙轉贈，讓董先生在馬兒之外，還另有同眠的伴侶。」

這種互贈姬妾的事，在當時的權貴間是司空慣見，沒有人覺得有何稀奇。項少龍詐作推辭，田單自是不許，於是他渾體輕鬆的拜謝。

趙穆故意向項少龍示好，把兩女召過來，下令道：「由這刻開始，你們兩人由田相改贈董爺，務要悉心侍奉，不准有絲毫抗命。」

兩女均呆了一呆。田貞也算精靈，垂下頭去，免得給人看出內心的狂喜和激動，下跪謝恩。田鳳表現得恰如其分，俏臉微紅，含羞瞟新主人一眼，跪了下去。

趙穆索性道：「你們立即回去收拾衣物，等待董爺領你們回府。」

晶王后笑道：「有了這對如花似玉的人兒，董先生莫要忘記再和馬兒睡覺啊！」

項少龍想起曾抱過她，見她說時眉目含情，不由心中一蕩。

一直沒有說話的郭秀兒，瞪著兩眼好奇地問項少龍道：「董先生真的和馬兒睡過覺嗎？」

項少龍聽她語氣天真，溫柔地答道：「當然，鄙人七歲開始和馬兒睡覺，但卻非在馬廄裡，而是在寢室內。」

眾人聽他說得有趣，哄笑起來。

李園忽地向龍陽君笑道：「我也要為君上向董兄說上句公道話，那天教場試劍後，紀才女勾勾指頭，董兄立即跟去為她診馬，為何竟對君上卻又薄此厚彼？」

田單顯然不知此事，露出注意的神色。龍陽君則「幽怨」地瞅項少龍一眼，害得他的毛管無不根根倒豎。

項少龍歎道：「國舅爺說得對，那天鄙人實不該去的，因紀才女竟和我討論起禮樂詩文，結果自是教她大為失望，董某亦無顏以對。」

眾人知紀嫣然情性，不免有人要代他難過，當然大部份人都卸下了妒忌的心。這董馬癡魅力驚人，無論身在何種場合，總能成為眾人的核心，幸好他終是老粗一名，否則說不定紀嫣然會被他征服。李園見他自動打響退堂鼓，敵意大減，首次主動舉杯和他對飲，氣氛融洽起來。眾人中只有趙雅隱隱感到他和紀嫣然間的事不會是如此簡單。與會者可說代表齊、楚、韓、趙、魏和東周的當權人物，話題很自然又回到秦國這共同大敵上。

姬重分析秦人的形勢道：「我們數次合縱，均攻秦人不下，最主要是因秦人借地勢建立險要的關塞。他們東有函谷關、虎牢關、殽塞，東南則有武關。但只要攻下其中一關，我們便能長驅直進，那時看秦人還有何憑恃？」

春秋時代，車戰是在平原進行，但自步騎戰成為主流，關塞的重要性大增，對秦人更是興亡的關鍵。姬重似是為秦人吹噓，骨子裡卻點出秦人的最強處，恰可以成為致命的弱點。他這樣說，自然是趁機遊說各人同心協力，聯合起來破滅秦國。

田單微笑道：「國家的強大，君權、經濟和軍力是絕對分不開來的，不過依我看秦國現在是似強實弱，白起死後，秦國軍方無人能繼，現在莊襄王由呂不韋把持朝政，與軍方絕不投合，田某敢擔保只要此人一日當權，秦人難以合力齊心，但假若我們現在大舉攻秦，則外侮當前，反會迫得秦人合力抵抗，弄巧成拙，各位同意我的看法嗎？」

姬重為之啞口無言，臉色難看之極。

郭縱道：「然則田相是不是不同意這次合縱之議呢？」

是次合縱，可說是他對趙國的最後希望，若此議不成，只好另找地方躲避。項少龍雖是佩服他的眼光，卻也暗自感嘆無論一個人具有多麼大的智慧，仍不能透視將來的發展，想不到莊襄王只有三年的壽命，到小盤的秦始皇一出，天下再無可與抗衡之輩。

田單柔聲道：「當然不是這樣，合縱乃勢在必行，手段策略卻須仔細商榷，否則本人不須遠道來此。」

他說話時自有一種逼人氣勢，教人不敢出言反駁。同時亦怕說出來後，會給他比下去。

龍陽君尖聲細氣道：「田相對秦人的動靜似是知之甚詳，可否告知我們項少龍近況如何，在座很多人都希望聽到他慘遭不幸的消息。」

項少龍心中一驚，回趙以來，雖偶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莫不點到即止，從沒有人正式把他拿出來當作一個討論的話題。趙穆一聽下立時雙目凶光閃露。趙雅雖是神色一黯，但卻現出渴想知道的神色。晶王后則雙目閃亮，露出留心的表情。齊雨更冷哼一聲，一副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之狀。

反是田單不洩半點內心想法，微微一笑道：「項少龍真不簡單，每能以寡勝眾，我的老朋友無忌兄竟要陰溝裡翻船，給他漂漂亮亮玩了一手，其他的不用我說出來，各位該非常清楚。」

無忌是信陵君的名字。

韓闖看看身旁目透茫然之色的趙雅一眼，呷起乾醋來，不滿道：「田相是否有點長他人志氣呢？我看這小賊怕是有點運道吧！」

田單正容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本人雖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卻絕不敢小覷他。項少龍甫到秦境，大展神威，在秦王和文武大臣前力挫秦國第一悍將王翦，以寶刀連擋他鐵弓射出來能貫牆穿盾的勁箭。依我看他還是手下留情，不想秦國軍方下不了台。秦王當場賜他太傅之職，呂不韋亦因他聲威大振，此子不除，呂不韋如虎添翼，終有一日能把持秦政。」

姬重冷笑道：「如此聽來，秦人應不會缺乏想置他於死地的人。」

田單冷笑道：「項少龍若是如此容易被殺死，他早死過無數次，秦人亦曾對他發動暗襲，只鬧個灰頭土臉，還賠上幾個人。現在烏家在秦聲勢日盛，正是拜項少龍所賜，連秦國軍方裡敵視呂不韋的人，亦對此子另眼相看，希望把他爭取過去。」

郭縱露出艷羨懊惱的神色，一時說不出話來。項少龍則聽得遍體生寒，田單當然不會蠢得把秦國的情報全盤托出，但只是說出來的部份，已極為準確，有如目睹，可知這人多麼厲害。正如他所說的，知彼知己，絕不輕視敵人，才是致勝之道。說不定趙穆有關他來邯鄲的消息，亦是從他那兒得來。

晶王后嬌笑道：「我不信沒有人對付得了他，他又不是三頭六臂。」語畢故意瞧趙雅一眼。

趙雅雙眸閃過怒色。兩個表情，項少龍立知兩女正在勾心鬥角。

齊雨道：「當然有對付他的方法，田相……」

田單不悅地冷哼一聲，嚇得齊雨立即噤口不言。眾人無不盯著田單，知他早有了對付項少龍的計劃。

田單微笑道：「每個人都有他的弱點，項少龍的弱點是過份看重情義，心腸太軟，這將會成為他的致命傷。」

郭秀兒俏目一片茫然，暗忖這應是優點才對，為何變成弱點呢？趙雅想起了項少龍即將前來邯鄲，禁不住又心焦如焚，求助似的瞅董馬癡一眼。項少龍則是既心驚又好笑，聽諸人咬牙切齒的談論如何對付自己，真不是滋味，自己的神情必然相當古怪，幸好沒人注意。宴會至此差不多，田單首先與晶王后和姬重離去，臨行前拉著項少龍殷殷話別，又說找天與他暢談，然後在大批親衛保護下，乘車離府。

趙穆本想留下項少龍說話，礙於耳目眾多，尤怕趙雅看穿兩人關係，只好道：「那對美人兒正在馬車上等候董先生，趁路上有點時間，先生大可詳細驗貨。」

四周的男人無不會心地笑起來。李園本想陪趙雅回府，乘機再親香澤，不過見趙雅神情冷淡，又給郭縱邀往同車，無奈走了。

龍陽君看他們一起登車，笑道：「看來郭家快會多了個當國舅的嬌婿。」龍陽君的座駕剛駛到身前，他回眸白項少龍一眼，嗔怨道：「本想和董先生作伴乘車，不過董先生另有美人相待，不若奴家明天來探望先生吧！」

韓闖立即別過頭去，不忍見項少龍難過之色。

項少龍乾咳一聲道：「真不好意思，明天我還要到牧場督工，嘿！」

龍陽君欣然道：「那就更好，整天困在城裡，不若到外邊走走，天亮時奴家來找你。」

不理他答應與否，登車去了。項少龍頭皮發麻，楞在當場。

趙穆拍他肩頭道：「要不要本侯傳你兩招散手，包可收得他貼貼服服。」

項少龍苦笑道：「侯爺有心，卻請免矣。」

趙穆和韓闖為之莞爾。

一直茫然靜立一旁的趙雅輕輕道：「韓侯請先回去吧！」卻沒有解釋原因。

韓闖見她神色冰冷，本是熱情如火的心立時涼了半截，雖心中暗恨，苦無別法，惟有失望而去。

最後剩下趙穆、項少龍和她三個人，氣氛頗有點尷尬。

項少龍心知雅夫人聽得有關項少龍的消息後，心亂如麻，很想找他傾吐心事，又或問他關於阻止項少龍來邯鄲的布置，但當他想起在府裡那頭雌老虎，哪還敢招惹趙雅回去，誰能估得到會鬧出什麼事來？並且他答應今晚去見紀嫣然，更不可給趙雅纏住，最慘的是明天龍陽君要來找自己，他就算是鐵打的，也不可能接連應付這麼多人。

所以雖是同情趙雅現時的心情，惟有婉轉地道：「夜了！讓鄙人送夫人上車好嗎？」

趙雅幽幽地瞟他一眼，沒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逕自往恭候她芳駕的隨從和馬車走去。項少龍連忙追陪在一旁，可是趙雅直至登上車廂，沒有一言片語。項少龍怕趙穆留他不放，乘機向趙穆揮手道別，鑽上一廂芳香的馬車，投進因田氏姊妹而化作人間仙界的天地裡。

他鑽入馬車，這對孿生姊妹已不顧一切撲入他懷裡，喜極而泣。項少龍一時弄不清楚誰是田貞，誰是田鳳？又疼又哄，兩女才沒有那麼激動。

其中之一不依道：「你們瞞得人家很苦。」

項少龍明白過來，道：「你是田鳳！」

馬車此時早離開侯府有好一段路，忽然停下。

項少龍教兩女坐好，探頭出窗外問道：「什麼事？」

負責護送的蒲布由前方馳回來道：「雅夫人的車隊停在前面，請先生過去。」

項少龍大感頭痛，又無可奈何，伸手安慰地拍拍兩女的臉蛋兒，跳下車去，吩咐道：「你們好好保護馬車，跟著我走。」言罷朝停在前方趙雅的馬車大步走去。

馬車再次開出，取的卻是項少龍府邸的方向。兩人並排而坐，趙雅神情木然，好一會沒有作聲。

項少龍暗叫不妥，趙雅淡淡道：「董匡！告訴我！你絕非好色之人，為何卻對田氏姊妹另眼相看？」

項少龍心中叫苦，知道趙雅對他動疑心，因為他曾和田氏姊妹有糾葛一事，趙雅知之甚詳。他雖重建信心趙雅再不會出賣他，可是事情牽涉到幾百人生死，他總不能因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孤注一擲，更何況到現在仍摸不清趙雅對孝成和王族忠心的程度。

趙雅惟恐他不承認，續道：「明知她們成了田單的人，你還要和趙穆眉來眼去，把她們要回來，不太像你一向的作風吧！否則早該接受王兄贈你的歌姬。」

項少龍一時六神無主，胡亂應道：「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趙雅淒怨地輕聲道：「少龍！你還不肯認回人家嗎？是否要雅兒死在你眼前呢？」

項少龍心內惻然，卻知絕不可心軟，因為她太善變。硬起心腸，故作驚奇道：「天啊！原來你以為我老董是另一個人扮的，來！檢查一下我的臉，看看是否經過易容化裝？」這叫重施故技，欺她從未想過有這麼巧奪天工的面具。

趙雅心中劇震，竟心慌得不敢摸他的臉，顫聲道：「你真不是他？」

項少龍記起身上還擦著「情種」，道：「若還不信，可嗅嗅我的體味，每匹馬氣味不同，人也是那樣，來！」把身體移過去，把頸子送往她鼻端。

趙雅嗅兩下，果然發覺一種從未接觸過但又給人深刻印象的氣味，失望得呻吟一聲，如避蛇蠍般退到另一端，靠窗門顫聲道：「那你為何要把她們弄到手？」

項少龍靈機一觸，道：「還不是為我那頭雌老虎，我此回離開楚國，是想把她撇下一會兒，哪知她遠道孤身的追到邯鄲來，還大發雌威，說沒有婢僕差遣，我見那對姊妹花如此可人，向趙穆要來服侍她，卻不知早送給田單，對我來說，揀過另外兩個人就是，豈知侯爺誤會我的心意，熱心幫忙，弄出這件事來，教夫人誤會。」又好奇問道：「這對姊妹和項少龍有何關係？」

趙雅俏臉再無半點血色，秀眸填滿由興奮的高峰直跌下來的絕望失落，猛地別過頭去，悲聲道：「你走！」

馬車恰於此時停下，剛抵達他府邸的大門前。項少龍暗歎一口氣，下車去了。

※※※

善柔見到項少龍領著兩位容貌相同的絕色美女走進內堂，又面色陰沉，心中不解，不悅道：「你到哪裡去？走也不向人說一聲。」

項少龍正為趙雅意亂心煩，不耐煩的道：「你明明看到我回房換衣服的，你當我不知道你鬼鬼祟祟地窺探我嗎？」

田貞田鳳兩姊妹嚇得花容失色，吃驚地看著兩人。

項少龍知道自己語氣重了，尚未有機會補救，善柔果然叉起蠻腰，鐵青著臉，只差未出刀子，嬌叱道：「誰鬼鬼祟祟？若不滾去赴你的鬼宴會，你就永世不換衫嗎？換衫不可以代表洗澡嗎？不可以代表撒尿嗎？」接著「噗哧」地掩嘴忍不住笑，白他一眼道：「人家不說哩！」

項少龍見狀稍鬆半口氣，他不想田家兩位小姐受驚，她們是孤苦無依的人，最受不得驚嚇。失笑道：「柔姊你扮得真像，連我也當你是我的夫人。」

兩句話出，善柔的臉容又沉下來。

項少龍心中暗喜，故作驚奇道：「你又不准我碰你，但又要做我的真夫人，天下間怎會有這麼便宜的事？」

善柔直瞪著他，像受了傷害的猛獸，一副擇人而噬既凶狠又可愛的神情。

項少龍立即軟化下來，聳肩道：「你承認一句愛我，海闊天空任我們翱翔。」

田貞田鳳終醒悟到她們是在耍花槍，開始感到有趣。

善柔容色轉緩，仍叉起蠻腰，眼光落到這對人比花嬌的姊妹花上，戟指道：「她們是誰？」

項少龍怕她拿兩女出氣，忙來到她身後，試探地扶著她兩邊香肩，以最溫柔的語氣道：「當然是來服侍我馬癡董匡夫人的使女哩！」

田貞田鳳乖巧地跪地行禮。

善柔受之無愧地道：「起來！」又大嚷道：「烏果！」

烏果差點是應聲滾入來，明顯地他一直在門外偷聽。

善柔發號施令道：「立即把門外那些大箱小箱搬到我隔壁的房間去！」又向田氏姊妹道：「進去教他們放好你們的行李。」

田氏姊妹知道「夫人」正式批准她們留下，歡天喜地的去了。只要能和項少龍在一起，她們什麼苦均甘願忍受。內堂只剩下這對真假難明的「夫婦」。

項少龍見田氏姊妹過關，心情轉佳，吻她臉蛋道：「夫人滿意嗎？現在要夫得夫，要婢得婢。」

善柔給他引得笑起來，卻又苦忍著冷起俏臉道：「又不是要去施美人計，找兩個這麼標緻的人兒來幹什麼？看她們嬌滴滴的樣子，我善柔來服侍她們倒差不多。」

項少龍皺眉道：「這是否叫妒忌呢？」

善柔那美麗的小嘴不屑的一撅道：「與妒忌無關，而是理性的分析，狼子之心，能變得出什麼花樣來？」她雖口氣強硬，卻任由項少龍在她身後挨挨碰碰，對她這種有男兒性格的美女來說，其實已擺明是芳心暗許，只是口頭仍不肯承認。

項少龍看穿她的心意，又好笑又好氣，苦惱地道：「好柔柔！聽話點可以嗎？她姊妹真的很可憐，受盡趙穆的淫辱，現在逃出來，我一定要保證她們以後幸福快樂。不信可問我們的小致致，她會把整件事詳細說與你聽。」

善柔有點被感動，垂下俏臉，沒再作聲。項少龍把她扳轉過來，讓她面對自己，湊下嘴去，就要吻她。

善柔猛地一掙，脫身出去，滿臉通紅地跺足道：「你當我是致致，要對你死心塌地嗎？殺了趙穆後我們各走各路，不要以為我非嫁你不可。」

明知她是口硬心軟，項少龍仍感覺受不了，冷笑道：「各行各路便各行各路，難道我要跪下來求你施捨點愛情嗎？小心我發起狠來一怒把你休了，立即逐出董家，哈！」說到最後自己倒忍不住笑起來。

善柔本是臉色大變，但見他一笑，立即忍不住失笑相應，旋又繃起俏臉，故作冷然道：「姑娘再沒興趣應酬你，這就回房安眠，若我發覺有賊子私闖禁室，立殺無赦，莫謂我沒有預作警告。」

言罷挺起酥胸，婀娜多姿地步進通往後進的長廊去。項少龍心叫謝天謝地，若她扯自己入房才是大事不好，待會怎還有力去服侍剛嘗禁果，愈來愈渴求雨露之情的紀才女？就在此刻，他才發覺由見到善柔那時開始，竟在毫不察覺下拋開因趙雅而來的煩惱。善柔的魔力厲害極矣，是最辣的那一種。

※※※

項少龍走到田氏姊妹的房間，烏果和一眾親衛正向兩女大獻殷勤，逗得兩女笑靨如花，見項少龍至，各人依依離去。

烏果經過項少龍旁，低聲道：「想不到天下間竟有像倒模出來的一對美人兒，確是人間極品。」還加上一聲嘆息，領整群「搬工」離開。

兩女早跪伏地上，靜候項少龍的指示。看她們螓首深垂，連著修長玉項由後領口露出來那雪白嬌嫩的粉背，項少龍湧起一陣強烈的感觸，縱使自己助小盤一統天下，建立起強大的中國，可是社會上種種風氣和陋習，卻絕沒有方法一下子改變過來。女性卑微的地位，始終要如此持續下去，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紀，逐漸平反過來。

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是好好愛護身邊的女性，由此更可看到墨翟確是照耀當代的智慧明燈，他的「兼愛」是針對長期以來的社會陋習。只可惜日後當權者打起禮義的幌子，進一步把女性踩在腳下，令問題給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黑暗裡，想起也為女性們寒心。

項少龍把兩女由地上拉起來，柔聲道：「我還未有機會和你們說話，我項少龍並非趙穆，你們不用向我跪拜，在寢室裡更不用執什麼上下之禮，這是我唯一的命令。」

其中之一赧然道：「項公子折煞我們，人家是心甘情願希望服侍公子，討你歡心的！」

項少龍認得她那對較深的小酒渦，像找到有獎遊戲的答案般，驚喜道：「你是田鳳！」

兩女掩嘴「咭咭」嬌笑，模樣兒有多嬌美就有多嬌美，尤其她們神態一致，看得項少龍意亂情迷，目不暇給。

田貞嬌癡地道：「公子！」

項少龍糾正道：「暫時叫我董爺，千萬莫要在人前露出馬腳！」

兩女吃了一驚，乖乖答應。

田貞道：「董爺應累了，讓我們侍候你沐浴更衣，我們都精擅按摩推拿之術。」

項少龍笑道：「我也很想為你們推拿一番，不過今晚我還有要事，你們洗澡後好好休息。」

兩女聽得喜不自勝，享受前所未有既安全又幸福的快樂感覺。

田鳳撒嬌道：「董爺可不知人家一直多麼羨慕姊姊，竟能得承董爺恩澤，自你走後，我們日夕掛念你，沒人時便談你，只有在夢中與你相對，才可以快樂一些。」

項少龍既給奉承得飄飄欲仙，又感奇怪道：「你們和我只有一面之緣，為何卻會對我另眼相看？」

田貞欣然道：「董爺和其他人可不同呢！是真正的愛護人家，而且我們從未見過像董爺般的英雄人物。侯府的人時常私下談論你，當我們知道你大展神威，殺出邯鄲，真是開心。」

田鳳接入道：「本以為永遠都見不到董爺，誰知老天真的垂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終可侍候董爺。」

項少龍差點忍不住想與兩女親熱，可是想起紀嫣然，只好把衝動壓下，暗忖再和兩女親熱，可能結果什麼地方都去不了，趁現在仍有點清醒，趁勢離開為妙。

正要安撫兩句，好抽身而退，善柔出現在敞開的門口處，一臉生寒，冷冷道：「董匡！你給我滾過來說幾句話。」

田氏姊妹到現在仍弄不清楚善柔和項少龍曖昧難明的關係，嚇得跳下榻來，跪伏地上，向善柔這不知是真是假的夫人請罪。

善柔忙道：「不關你們的事，快起來！」

項少龍無奈下安撫兩女幾句，囑她們沐浴安寢，隨善柔到她隔鄰的香閨去。這內進共有四間寬大的寢室，給他和三女佔用三間，還有一間騰空出來。

善柔背著他雙手環抱胸前，看著窗外月照下院落間的小花園，冷冷道：「項少龍，人家睡不著！」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善柔無理取鬧的跺足道：「聽不到嗎？你快想法子讓我睡個好覺。」

項少龍移上虎軀，緊貼她動人的背臀，兩手用力箍她纖細但紮實而富有彈性的腰腹，想起初遇她時曾給誤會是趙穆，殺得手忙腳亂的狼狽情景，心內湧起柔情，吻她的玉項道：「讓我為你寬衣解帶，好哄你這乖寶貝睡個甜覺好嗎？」

善柔任他擠摟輕薄，扭腰嗔道：「誰要你哄，人家只是因你門也不關，親嘴聲我那裡仍可聽個清楚，吵得人家心緒不寧，睡不著覺吧！」

項少龍愕然道：「你若有把門關上，怎會連親嘴的聲音都可聽到？」

善柔俏臉微紅，蠻不講理道：「本姑娘關不關門，干你什麼事？」

項少龍笑道：「好姊姊在妒忌哩，來！讓我們也親個響亮的嘴兒，讓她們給吵得意亂情迷，睡不著覺。」

善柔一矮身游魚般從他的掌握下滑溜開去，大嗔道：「人家正在氣惱上頭，你還要厚臉皮來佔便宜，快給本夫人滾蛋。」

項少龍逐漸習慣她的喜怒難測，伸個懶腰，記起紀才女之約，走過她身旁時，伸手拍拍她臉蛋道：「現在我滾蛋去，還要滾到街上去，柔柔滿意嗎？」

善柔不悅道：「你要到哪裡去？」

項少龍苦笑道：「你當我們在這裡是遊山玩水嗎？莫忘你血仇在身，若要達成心願，夫君不努力點工作怎成。」

大義壓下，善柔一時無話可說。項少龍湊過大嘴，蜻蜓點水般在她唇上輕輕一吻，道過晚安，走出門外。

豈知善柔緊隨身後，他不禁訝然道：「你幹嗎要追著我？」

善柔理直氣壯地道：「我是你的助手和貼身保鏢，自是要追隨左右。」

項少龍大感頭痛，怎可帶她去見紀嫣然呢？倏地轉身，正想把她攔腰抱起，善柔纖手一揚，鋒利的匕首抵著項少龍的咽喉，應變之快，項少龍也為之大吃一驚。

善柔得意地道：「夠資格當你的助手沒有？」

項少龍當匕首不存在般，探手往她酥胸抓去。

善柔駭然後退，避過他的祿山之爪，大嗔道：「你敢！」

項少龍哂道：「做都做了，還要問老子我敢不敢，你給我乖乖滾回去睡覺，若有違背，我立即把你休掉。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要挑戰為夫的容忍力。」

善柔狠狠地瞪他，研究他認真的程度，好一會後可愛的一聳肩，低罵道：「睡便睡吧！有什麼大不了，為何開口閉口要休人呢？」轉身回房。

項少龍感到她善解人意的一面，湧起愛憐，在她跨入門坎前叫道：「柔柔！」

善柔以為他回心轉意，肯帶她同去，旋風般轉過嬌軀，喜孜孜道：「什麼事？」

項少龍深情地看這剛強的美女，張開兩手道：「來！給我抱抱方回去睡覺。」

善柔失望地瞪他，玉頰同時飛起兩朵紅雲，再狠狠瞅他一眼，小嘴不屑地冷哼一聲，回房去了，還大力把門關上，項少龍看得哈哈大笑，離府往紀才女的香閨去了。

※※※

來到劉府外，大感不對勁，原來監視的人手大量增加，附近的幾間民房明顯地被徵用來作哨崗。單憑做到這點，可知龍陽君有趙人在背後撐腰，否則憑什麼隨意徵用民居。附近的幾個制高點，埋伏偵兵，非常隱蔽，若非項少龍是這方面的大行家，兼之又對附近地形非常熟悉，真會疏忽過去。龍陽君看來死心眼之極，認定紀嫣然和項少龍有關係，現在聞得項少龍即將來趙的消息，故加派人手，布下網羅，等他來自投其中。

不過連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龍陽君這一注押得非常準確，唯一的問題是他和呂不韋通過陽泉君等愚弄了所有想擒拿他的人，事實上他早已到達，這成勝敗的關鍵。

他仔細觀察，自知雖可有七成把握潛入紀嫣然的香閨而不被人發覺，這個險卻不值得去冒，正要回去，「颼」的一聲，一枝勁箭由紀嫣然的小樓射出，橫過後園，正中一個隱在牆外高樹上的伏兵。那人應箭跌下來，不知撞斷多少樹幹橫枝，「蓬」聲掉在街頭，無論準頭和手勁，均教人吃驚。四周的埋伏者一陣混亂，有點不知如何應付由小樓裡以箭傷人的敵手。接著在另一方向傳來另兩聲慘哼，又有兩人中箭，分由不同的樓房上滑跌下來，倒頭栽往行人道上。在月色迷濛下，紀嫣然一身黑色夜行勁衣，一手持弓，出現在小樓的平台處，嬌叱道：「若有人敢再窺看我紀嫣然，定殺無赦。」

四周的埋伏者受她氣勢所懾，又見她箭無虛發，特別是伏身高處者，紛紛撤退。項少龍心中大叫精采，想不到一向溫文爾雅的紀嫣然，發起雌威來竟可直追善柔。哪還猶豫，趁敵人的監察網亂成一片，利用攀索和敏捷如豹的身手，迅速越過高牆，借暗影來到紀嫣然小樓之下，發出暗號。接著傳來紀嫣然命婢女回房的聲音，項少龍知障礙已去，由背街那邊攀上二樓平台，紀嫣然啟門歡迎。

美人兒撲個滿懷，又喜又怨道：「見到這麼危險不要來嘛，難道人家一晚都待不了？」

項少龍笑道：「美人有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何況一晚等若三秋，假若才女春情難禁，給別人乘虛而入，我去找誰算賬好。」

紀嫣然仍是一身夜行緊身勁裝，把她玲瓏的曲線顯露無遺，惹得項少龍一對手忙個不停，活像個急色鬼。

這美女給輕薄得目泛春情，呻吟著道：「人家不依，我紀嫣然只會對兩個人動情，一是董匡，又或項少龍，你卻這樣低貶人家，哼！」

男女就是這樣，只要衝破最後防線，就算是貞女和君子，必然一動情就是追求肉體關係，此乃人情之道，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兩人在高張的熱情裡，熱烈相纏，尤其想起外間危機四伏，更感到那種偷歡特別刺激。到兩人均筋疲力盡時，劇烈的動作倏然而止。項少龍仍戴著董匡的面具，仰躺榻上，赤裸的紀嫣然變成溫柔可愛的小羔羊，緊伏在他寬闊的胸膛上，秀髮鋪上他的臉和頸。兩人不願破壞小樓表面那寧靜的氣氛，細聽對方由急轉緩的喘息聲。樓外忽地刮起風來，吹得簾子「噼啪」作響，月兒被烏雲蓋過。

紀嫣然嬌喘細細道：「都是你在害人家，害得人愈來愈放任了。嫣然以後不敢再看不起那些淫娃蕩婦。」

項少龍側耳聽外面呼呼風嘯，溫柔地愛撫她嬌嫩的粉背，簡要地向她說出這幾天內發生的事，包括田氏姊妹、善柔、趙雅，毫不瞞她。

聽到善柔這送上門來的便宜夫人，以紀嫣然的灑脫超然，仍忍不住吃醋道：「那人應該是嫣然才對，人家也要陪你呢！」

項少龍哄了兩句，道：「我看田單此來是不懷好意，要從內部拖垮趙人。」

紀嫣然忘記撒嗲，由他胸膛爬起來，與他共睡一枕，道：「我也有這個想法，說不定燕人是被他慫恿來侵趙。齊國國土與燕趙相鄰，若說田單對燕趙沒有野心，小孩都不會相信。只不過現在包括強秦在內，無人不懼李牧和廉頗，田單亦然，若可借趙穆之手，除掉兩人，當然最理想。」

項少龍點頭道：「孝成王雖是昏君，還有點小智慧，知道廉李兩人乃國家的柱石棟樑，絕不可動搖。但若害死孝成王，變成由晶王后和趙穆把政，勢是另一回事。」

紀嫣然道：「今晚晶王后破例參與趙穆的宴會，說不定是趙穆向田單顯示實力，表示晶王后聽他的話。」再微笑道：「至於嫣然的夫君嘛！更是他要爭取的對象，免得多了另一個李牧或廉頗出來，所以連那雙天下罕有的姊妹，也被迫忍痛轉手。」

項少龍聽她說得有趣，在她粉臀上輕拍兩記，調侃道：「心肝兒你妒忌嗎？」

紀嫣然認真地道：「妒忌得要命，除非你隔晚來陪我，唔！我只是說說而已！太危險哩。」

項少龍心念一動道：「說不定我有辦法解決問題。唉！我又要走了，龍陽君這傢伙明早來找我，我寧願面對千軍萬馬，也不願對著個終日向我拋媚眼和撒嬌的男人，管他多麼像女人。」

紀嫣然失笑道：「在大梁不知有多少好男風者恨不得把他吞入肚子裡，你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項少龍不滿道：「你還來笑我？」

紀嫣然連忙獻上香吻，以作賠禮。纏綿一番，兩人同時穿回衣服，紀嫣然負責引開敵人注意力，好掩護他離去。當這美女策馬持矛，由後門衝出找人晦氣，他早神不知鬼不覺地溜走。

※※※

回到府中，滕翼尚未睡覺，一個人在喝悶酒。

項少龍大奇，陪他喝兩杯，問道：「二哥是否有什麼心事？」

滕翼歎一口氣道：「見到善柔，我便想起她妹子，來趙前她有了身孕，你說我應不應該擔心？」

項少龍大喜道賀，歉然道：「是我不好，使你不能留在二嫂身旁，看孩子的誕生。」

滕翼笑道：「兩兄弟說這些話來幹什麼，縱使回不了咸陽，我也不會皺半分眉頭，只不過人的情緒總有高低起伏，暫時這裡又是悶局一個，無所用心下，自然會胡思亂想，你當我可天天心無旁騖依墨氏之法坐上他幾個時辰嗎？」

項少龍感到這鐵漢自有了善蘭後，的確「人性化」很多，欣然道：「眼下有一件事要請二哥出手。」

滕翼奇怪地問道：「什麼事？」

項少龍微笑道：「扮我！」

滕翼失聲道：「什麼？」旋即醒悟道：「要我扮項少龍還是董匡呢？」

項少龍輕鬆地道：「董匡由我自己負責，只要二哥用飛針傷幾個趙人，再布下逃向魏境的痕跡，便算成功，必會使所有人均為此疑神疑鬼。」

滕翼點頭道：「你可讓烏果這大個子來扮我，就更天衣無縫，但為何不是逃返咸陽，而是溜入魏境？」

項少龍道：「這才是我的性格，怎會未成事便回頭走。」

滕翼失笑道：「誰比你更明白自己？就這麼辦，給我十來天時間，定可辦妥，在山林野地中，誰也奈何不了我。」

兩人再商量一會，已是四更時分，項少龍回房休息，到了門外，想起田氏姊妹，忍不住打著呵欠過去探望她們。兩女並頭甜睡，帳內幽香四溢，若非剛在紀嫣然身上竭盡全力，定會登榻偷香，現在卻只能望帳輕歎。就在此時，大雨傾盆灑下。項少龍忙為兩女關上窗戶，隔鄰善柔房裡也傳來關窗的聲響。項少龍按捺不住對這刁蠻女的愛意，到了善柔房外，先輕叩兩下，全無回應。項少龍心中好笑，推門而進，順手關上房門、下門閂。秀帳低垂下，善柔正在裝睡。項少龍大感刺激，慢條斯理地脫衣並解下裝備，直至身上僅餘一條短褲，掀帳登榻。

果如所料，寒氣迫來，善柔一身貼體勁裝，跳將起來，匕首抵著他赤裸的胸膛，怒道：「想對人家施暴嗎？」

項少龍伸手捻著匕首的鋒尖，移往另一方向，微笑道：「施暴嗎？今天不行，快天亮哩，或者明晚吧！現在只想摟著夫人好好睡一小覺。」

善柔眼睜睜呆看對方把匕首由自己手上抽出來，放到一旁，接著對方探手過來，把自己摟得靠貼在他近乎全裸的懷裡，竟完全興不起反抗的心。

項少龍摟著她睡在榻上，牽被蓋過身子，吻她的香唇笑道：「你睡覺也穿勁裝嗎？」

善柔賭氣道：「人家剛才偷偷跟你出去，你卻走得那麼快，偏找些最難爬的屋簷和高牆，害得人家跟丟了。若你答應給人家那套攀牆越壁的傢伙，善柔可任你摟睡到天明，卻不可壞人家貞節。」

項少龍心中一蕩，再吻她的紅唇，笑道：「無論你答應與否，這一覺是陪定我。」

善柔嗔道：「你再說一次看看！」

項少龍歎道：「算我投降吧，你要風我便給你風，要雨則外面正下雨，來！親個嘴兒再睡覺，要不要我給你脫下衣服，好睡得舒服點？」

善柔慌亂地道：「你敢！人家每晚都是這身穿著的，跑起來方便點嘛！」

項少龍微感愕然，想起她七年來每天活在逃亡的情況裡，心生憐意，柔聲道：「來！乖乖的在我懷裡睡一覺，那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

善柔真的打個呵欠，闔上雙眸，把俏臉埋入他懷裡，不一會發出輕微均勻的呼吸聲。睡意湧襲，不片晌項少龍神志模糊，進入夢鄉。不知過了多久，項少龍驚醒過來。天尚未亮，懷中善柔淚流滿臉，不住叫爹娘，項少龍淒然為她吻掉淚珠，半晌後美女平靜下來，原來只是夢囈。項少龍實在太疲倦了，很快睡著。再醒來時，聽到田氏姊妹向善柔請安的聲音，發覺懷內人兒早起床。

聽得善柔輕輕道：「讓龍陽君等個夠吧！我家大爺昨晚很夜才睡，怎也要多躺一會。」

田氏姊妹哪敢駁她，乖乖應是。

項少龍跳起床來，天已大白，往門口走去道：「我睡夠哩。」

三對妙目飄來，見到他半裸的虎軀，三張臉蛋同時紅起來。田氏姊妹不知見過多少男人的身體，偏是項少龍使她們意亂情迷，借口出去取梳洗的皿具，匆匆溜掉。

項少龍一把摟著善柔可愛的小蠻腰，笑道：「陪我到牧場去嗎？」

善柔搖頭道：「不！今天我有點事。」

項少龍皺眉道：「你想到哪裡去？現在你是我的夫人，若洩出底細，大家都要死在一塊兒。」

善柔杏目圓睜，氣道：「只有你才懂裝模作樣嗎？昨天我是故意先溜出城外，再進城找你，由城衛親自把我送來，打正董匡夫人的旗號。昨晚你到奸賊府飲酒快活，我和滕翼早商量好一切，包保不會給人盤問兩句便壞你的好事。」

項少龍給她迫得招架不及，道：「你還未說今天要到哪裡去呀？」

善柔俏臉微紅道：「致致今天來陪我去找人造裙褂，否則怎配得起你這大紅人。」

項少龍一呆時，妮子趁機溜開，到走廊處還裝腔作態道：「不要一見到人家便摟摟抱抱，我是天生出來給你討便宜的嗎？」

項少龍沒好氣道：「今晚要不要我來哄你睡覺？」

善柔俏皮地道：「待我稍後想想看！」笑著去了。

看到她充滿歡樂的樣兒，項少龍心中欣慰，同時暗暗心驚。田氏姊妹捧著銅盤，回來服侍他盥洗更衣。項少龍繼續剛才的思索，考慮田單對他的評語。他的確是太心軟，絕不適合生活在這冷血無情的時代。正因為心軟，所以這些美人兒一個接一個依附在他的護翼下，甚至對趙雅他亦恨意全消，再不計較她曾出賣過他。雖說在這時代，有點權勢的人總是妻妾姬婢成群，可是他終是來自另一時空的人，思想有異，開始時自是樂此不疲，但當身旁的美女愈來愈多，又不想厚此薄彼，漸感窮於應付。若不計包括田氏姊妹在內的美麗婢女，在咸陽便有烏廷芳、趙倩和婷芳氏。這裡則是紀嫣然、趙致和善柔，雖及不上明代風流才子唐寅八妻之眾，但對他來說已有些兒消受不了。心中暗自警惕，再不可亂種情緣，免致將來晚晚疲於奔命。李牧曾警告他酒色傷身，自己很多時候都把好朋友的忠告忘記。

胡思亂想間，善柔的聲音在外進的內堂處響起道：「你是誰？」

烏果的聲音道：「夫人！這是魏國龍陽君，君上要來看大爺醒來了沒有。」

龍陽君陰柔的聲音道：「原來是剛抵邯鄲的董夫人。」

項少龍怕善柔露出馬腳，匆匆出房迎去。

善柔出乎意外的擺出一副嫻雅溫婉的樣兒，恰到好處的應付直闖到禁地來的龍陽君。項少龍哈哈大笑，隔遠向一身雪白武士服，「人比花嬌」的龍陽君「裝模作樣」地欣然施禮。

龍陽君那對鳳眼亮起來，抱歉道：「奴家忘了夫人剛抵此處，昨晚董兄又得了一雙可人兒，不懂遲點才來，驚擾先生的美夢，請先生見諒。」

項少龍對他的「體貼」暗暗驚心，向善柔道：「為夫要和君上出城，最快也要在黃昏才趕回來。」

善柔乖乖的答應，項少龍盯了正對他露出同情之色的烏果一眼，招呼龍陽君往前宅走去。

龍陽君媚笑道：「嫂夫人長得真標緻，難怪邯鄲美女如雲，卻沒有多少個先生看得入眼。」

項少龍不知怎麼答他好，乾咳兩聲，矇混過去。踏出府門，陽光漫天，昨晚大雨打濕的地面，幾乎乾透。外面至少有近百個龍陽君的親衛正牽馬恭候，看見這般陣勢，項少龍不由發起怔來。

龍陽君的「香肩」挨過來，輕貼他柔聲道：「現在道路不安靖，多幾把劍護行，總是安全點！」

嗅著他熏得花香噴噴的衣服，項少龍不知是何滋味。重返趙國前怎想得到此行如此多姿多采，不但要應付女的，還要應付身旁這男的，最痛苦是絕不可開罪他。邯鄲形勢的複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什麼時候可功成身退呢？

## 第三章扭轉局勢

項少龍和龍陽君並騎出城，前後四周均是護駕高手。自傳出他項少龍即將前來邯鄲的消息，趙都原本拉緊的氣氛，更如拉滿的弓弦，逼得人透不過氣來。雖然人人摩拳擦掌，看似胸有成竹，其實人人自危，怕成為遭到不幸的一個。於此亦可見自己建立起「崇高」的聲譽，無人敢輕忽視之。

龍陽君策馬挨近少許，道：「為何不見貴僕龍善？」

項少龍暗讚龍陽君細心，際此兵凶戰危、人人防備的非常時刻，換過任何權貴，若有滕翼這種高手，必會著他十二個時辰貼身保護，所以項少龍出門不把他帶在身旁，實在不合常理。微笑著道：「內子還是第一趟來到大城市，購物興濃，沒有人陪總是不太妥當。」

龍陽君只是隨口問問，並非起疑心，改變話題道：「李園視董兄為頭號情敵，實在是弄錯目標，教人發噱。」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君上何有此言？」

龍陽君微笑著道：「紀嫣然真正看上的人是項少龍。唉！嫣然自己或者沒有察覺，她看少龍的眼神與看其他人有很大的分別。在那時她可能仍不知道自己愛上項少龍，但我已知道了。」

項少龍心中一懍，龍陽君確是個有敏銳觀察力的人，一不小心會給他由眉梢眼角看破玄虛，自己可要非常警覺。

龍陽君冷哼一聲說道：「我不信紀嫣然和項少龍間沒有密約，只要盯緊紀嫣然，終可由她身上把項少龍挖出來。」

項少龍皺著眉道：「君上不是要對付紀才女吧？」

龍陽君道：「我一直視她為紅顏知己，她投向項少龍是自然不過的一回事。董先生尚未見過項少龍，這人確是不世出的人才，無論談吐見地和襟胸氣概均獨特出眾，本人若非與他站在對敵的立場，招攬他還來不及，現在卻必須不擇手段，務要把他殺死。」

項少龍故意試探地道：「我雖然自知沒有得到紀才女的希望，可是卻也覺得她頗看得起我老董。嘿！憑君上的眼光，她看我的目光比之看項少龍如何？」

龍陽君點頭道：「她的確很看得起你，問題在她是個相當死心眼的人，不會像趙雅般見異思遷，項少龍有先入為主的優勢，你和李園只好死去這條心。」

項少龍笑著道：「事情看來還未絕望，有君上這麼厲害的人對付項少龍，他能活的日子應屈指可數，那時紀才女不是要再行挑選對象嗎？」

龍陽君苦笑著道：「事實早證明所有低估項少龍的人，最後莫不飲恨收場。無論趙人如何布置，我仍深信項少龍有神不知鬼不覺潛入邯鄲的本領。以呂不韋和項少龍的狡猾，怎會任由行蹤給秦國的敵對派系洩露出來，其中定是有詐。」

項少龍背椎生寒，血液直衝腦際。他愈來愈覺得龍陽君不簡單，難怪能成為信陵君的勁敵。現身在邯鄲的諸國權臣中，除田單這重量級人物外，就要數這不形於外的龍陽君。不過他的弱點是，嘿！似乎「愛上」自己，所以推心置腹，希望贏取他項少龍的好感。我的天！這是如何一塌糊塗，錯綜複雜的一回事！此際人馬遠離邯鄲城廓，沿官道往藏軍谷馳去。兩旁山野秋意肅殺，樹木枝葉凋零。龍陽君的親隨似有種到城郊來活動筋骨、輕鬆一下的意味。

龍陽君見項少龍沉吟不語，知他正在思索自己的話，欣然繼續說道：「項少龍最重要的仇人有三個，就是孝成王、趙穆和郭縱，一天項少龍仍在，他們三人恐怕難以安枕。」

項少龍忽地湧起不安的感覺，此為一個職業軍人的警覺，並不需要什麼實在的理由。人馬正要進入一道往藏軍谷必經的窄長山峽，四周儘是茂密昏暗的雨林，若有人偷襲，實是個理想的地方。項少龍倏地把馬勒定。

龍陽君衝前十多步，勒馬回頭來奇怪地問道：「先生有什麼問題？」

其他人見龍陽君立馬停定，連忙停下來。

項少龍凝視前方山峽的入口，皺眉道：「項少龍與君上是不是亦有過節呢？」

龍陽君微感愕然，掉轉馬頭，循他目光望往峽道的入口，向手下喝道：「給我開道！」

當下馳出十多人，朝峽口衝去。那些人的盾牌仍掛在馬側，顯然誰也不相信峽道內隱藏敵人。項少龍也大惑不解，有誰要對付龍陽君呢？難道只是自己神經過敏，擺個大烏龍。

龍陽君輕鬆地看著手下馳進峽谷去，微笑著道：「項少龍若來對付我，肯定是本末倒置。而且他怎知我今天會到藏軍谷去呢？」

項少龍那種不妥的感覺愈趨強烈，自依墨氏補遺的靜養法修練，他的第六感覺靈敏多了，屢次助他逃過大難，否則可能已飲恨於咸陽街頭。秋陽雖掛在天邊，可是他心中卻充滿寒意。

龍陽君忽道：「董先生想清楚本君那天的話嗎？」

項少龍大感頭痛，岔開話題道：「為何你的侍衛們到現在仍未回來？」

話猶未已，蹄聲傳來，龍陽君其中一名手下出現峽口，遙遙向他們打出一切無恙的手勢。項少龍頗感尷尬，暗忖自己杯弓蛇影，太多疑了。

反是龍陽君安慰他道：「小心點總是好的！本君對董先生的小心謹慎非常欣賞。」

人馬續往峽谷開去。

龍陽君以他「嬌柔」的甜膩語調道：「先生有沒有想過縱橫戰場，創一番男兒的不朽事業？」

項少龍暗叫厲害，此人確有一般人所欠缺的敏銳，看出自己並非只是甘心一輩子養馬的人，故另找說詞。此時離峽口只有百多步的距離，項少龍忽然又感覺到某種危機，卻只是隱隱捕捉到點模糊的影子，並不具體。隨口答道：「我除養馬外，對兵法一竅不通，拚拚蠻力或尚可將就，怎能統領三軍，馳騁沙場？」

龍陽君嬌笑道：「先生不用自謙，只看貴屬訓練有素，悍不畏死，便知先生是天生將材，否則田單哪會如此顧忌你。」

現在離峽口只有五十步的遠近，先頭部隊開始進入峽口。一個念頭電光石火般掠過項少龍腦海，抽韁勒馬，狂叫道：「快掉頭！」他終於想到不對勁的原因。剛才龍陽君那個回轉來表示可安全通過的手下，打完招呼立即匆匆返回峽道，實於理不合，因為峽內已有十多名龍陽君的親衛作為開路部隊，自應扼守首尾兩端和峽道內各個重要戰略性據點，好待龍陽君通過，始可撤走。否則若有敵人由兩旁擁出，封死峽口，他們豈非給困死峽道內。項少龍本亦不會因龍陽君那手下一時疏忽而起疑，但因早生警戒，所以才想到對方如此做作是為免處身於埋伏的敵人和他們隊伍中間的險地，故匆匆避入峽道裡。

此時龍陽君和四周的手下們無不皺起眉頭，覺得他疑神疑鬼得太過份。前頭的幾個人竟不理他警告，自行馳進峽道裡。龍陽君禮貌上勉強勒馬停下，正要說話，慘叫聲隱隱由峽道內傳出來。眾人臉色大變，峽內擁出無數敵人，人人手持弩箭，弓弦響處，前方十多人猝不及防，倒栽下馬，同一時間殺聲四起，兩旁茂密的樹林中伏兵衝出，四周儘是如狼似虎的敵人。這些人全是平民服飾，驟眼看去至少有數百人之眾，龍陽君的手下親隨，雖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精銳，但敵眾我寡，弩箭的威力更是難擋，尚未有機會作反抗早潰不成軍，亂成一片。

項少龍矮身避過兩枝弩箭，下面坐騎一聲慘嘶，跳起前蹄。他連看看戰馬何處中箭的時間也沒有，雙腳猛蹴鞍蹬，側身離開馬背，撲往身旁的龍陽君，攬著他的腰飛躍下馬，落到路旁草叢，龍陽君的座騎早頹然倒地，渾體插滿勁箭，龍陽君自是敵人的首要目標。他的頭號手下焦旭和尚未受傷的親衛滾下馬，搶過來保護龍陽君。龍陽君想跳起抗敵，項少龍摟著他直滾入樹林裡，四周雖刀光劍影，全是喊殺之聲，但受樹木所隔，敵人已射過第一輪的弩箭，匆忙間未及重行裝上弩箭，正是逃命的好時機。劍風撲面而來，項少龍背靠草地，飛起兩腳，重重踢在敵人下陰要害處，兩人慘叫聲中，拋跌開去，撞倒另三個撲來的敵人。

「鏘！」項少龍長劍出鞘，又有兩人濺血倒地。當他跳起來時，龍陽君驚魂甫定，拔劍以腰力彈起，一聲「嬌叱」，劍若游龍，撲上來的敵人登時又有兩個仆跌一旁。焦旭等十多人此時且戰且退，移到樹林之內，護著他們。

項少龍只見四方八面全是敵人，知道不妙，迅快地作出對敵人包圍網虛實的判斷，狂喝道：「隨我來！」血浪展出重重劍影，一馬當先衝進林內。他劍勢凌厲，膂力驚人，兼之在林木間敵人又難發揮以眾凌寡的威力，真是所向披靡。「噹！」一名敵人竟被他連人帶劍劈得飛跌開去，嚇得本要撲上來的其他人四散退避。

不過只是曇花一現的好景，隨著後援不斷擁上，無數敵人再度飛撲而至。項少龍進入墨氏守心之法，沉著氣領龍陽君等連殺七八個敵人，深入密林之內。項少龍趁隙看龍陽君等一眼，此時剩下來的隨從除焦旭外只有七個人，人人浴血受傷，形勢危殆，敵人仍是潮水般撲至。龍陽君雖奮勇拒敵，亦已渾身鮮血，只不知哪些是由他身上流出來，哪些是由敵人處濺上他的衣服去。右後肩一陣火辣，項少龍狂喝一聲，反手一劍，透入偷襲者小腹去，接而健腕一抖，架格由左側劈來的一劍，趁對方退閃，就在剎那間的空隙連消帶打，運劍猛刺，硬插進敵人胸膛。敵人見他如此強橫，退了開去，使他倏忽間推進數丈。

「砰！」龍陽君一個蹌踉，撞在他背上，顯然中了敵人毒手，項少龍伸手把他扶起。

龍陽君大喝道：「不要理我！」揮劍殺了另一個撲來的敵人。

「呀！」己方一人重傷倒地，形勢危殆之極。

項少龍血浪劍有若閃電般掣動一下，倏忽間再有一敵倒地斃命，猛扯龍陽君，同時向焦旭等喝道：「隨我來！」硬撞進左方的敵人裡，重重劍浪，迫得敵人紛紛退避。在這等浴血苦戰的時刻，項少龍展現出他本身驚人的耐力、悠長的氣脈和多年來接受特種部隊的嚴格訓練，像個永不會勞累的機器，縱橫敵陣。百忙中他不忘審度四周形勢，見到左方不遠處有道斜坡，立即呼召龍陽君等隨他闖過去。一招「以攻代守」，疾施狂擊。「嗆！」的一聲，敵人之劍只剩下半截，大駭下早中了項少龍側身狂踢，口噴鮮血重重撞在身後大樹處。項少龍閃一閃，再反手一劍，刺入由後側搶上來的敵人左脅，同時虎軀一移，以肩頭撞得對方吐出一蓬鮮血，仰跌地上。

此時他已成功衝殺到斜坡邊緣，壓力頓減，往下偷隙望一眼，下方一道河流，滾滾流過。項少龍大喜過望，沖了回來，閃電出劍，奇準無比地刺入正圍攻龍陽君、焦旭等人其中一個的咽喉去，那人登時氣絕倒地。

項少龍運劍橫掃，迫開敵人，大喝道：「跳下去！是我們唯一逃生的機會。」轉身撲往龍陽君，抱著他隨之滾下斜坡，也不知撞斷多少矮樹，壓碎多少花葉，翻滾而下。焦旭和另外五名親衛，哪敢猶疑，學他們由斜坡滾下去。

「蓬……蓬……」八個人先後跌進河中，立即染紅一片河水。項少龍扯著龍陽君，順急疾的河水向下游泅去，迅即去遠。敵人喊殺連天的沿河追來，前方水響驟增，有若山洪暴發。項少龍等還弄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去勢加速，忽地發覺虛懸半空，原來到達一個高約兩丈的水瀑涯邊，隨著水瀑去勢，往下面水潭墮去。水花高濺，眾人跌得頭昏腦脹，河水又把他們帶往遠方。敵人的喊殺聲給遠遠拋往後方。

※※※

項少龍和龍陽君等由在半途遇上的趙兵護送回邯鄲城，已是三更時分。傷口雖包紮妥當，卻因失血和勞累的關係，眾人臉色蒼白，力盡身疲，其中兩人還發高燒，急需治理。趙穆和樂乘等早得飛報，在城門處焦急地等待他們。趙穆一直與龍陽君私下勾結，項少龍又是他登上王位的希望，自是心焦如焚，樂乘則身為邯鄲守將，若讓龍陽君這魏國重臣出事，他難辭其咎，所以同樣關心。趙穆和樂乘搶上載著項少龍和龍陽君的馬車，見兩人樣子雖嚇人，卻不是致命之傷，鬆一口氣。

龍陽君脈脈含情看項少龍一眼，費力地道：「若非董先生捨命相救，我如今恐難有命再見兩位。」

項少龍心中苦笑，算起來龍陽君可算他死敵之一，可是當時卻無暇去想這個問題，就算有此一念亦不會見死不救。正如田單的批評：「心軟」是他最大的弱點。

樂乘沉聲道：「有沒有見到項少龍。」

項少龍和龍陽君同感愕然。後者皺眉道：「看來不大像項少龍，不過當時形勢混亂之極，我們顧著逃走，借河而遁，根本未有機會看清楚敵人。」

樂乘道：「我已派出精兵，封鎖所有要道，搜索遠近山頭，希望可以有好消息稟知君上。」

龍陽君和項少龍聽他口氣，已知他沒有把握。偷襲者既能神不知鬼不覺潛至邯鄲三十多里的近處，自亦有撤離的本事，誰要幹掉龍陽君呢？

項少龍當然心知肚明不是自己幹的。龍陽君不知是不是因身上多處創傷，臉色深沉，沒有說話的興趣。當下趙穆和樂乘親自分頭護送龍陽君和項少龍回府，善柔和田氏姊妹等早接得消息，在大門處迎他入內。樂乘匆匆告辭去了。

善柔怨道：「早知我陪你去！」

烏果奇怪地道：「是什麼人幹的？」

田貞田鳳用力扶他回內宅，兩對眼睛早哭得紅腫。

項少龍苦笑著道：「讓我醒過來後向你們詳說一切好嗎？」忽然間，他記起龍陽君那個手下在峽口誘他們入局的情景。虎軀一震，他已猜到想取龍陽君一命的是何方神聖，難怪龍陽君的臉色如此難看。

※※※

田氏姊妹和善柔心慌意亂為項少龍敷藥包紮，項少龍心中一動，向烏果道：「有沒有方法把我弄得難看一點，我要讓人以為我傷重得起不了身來！」

烏果搔一會大頭後，善柔不耐煩地道：「讓我給你弄個死魚般的模樣吧，包可把任何人嚇個半死！」

田貞田鳳忍不住掩嘴偷笑。

項少龍道：「尚還不夠，最好弄得我的傷口像有血水滲出來的樣子，若身子也發燒就更精采。」

田鳳笑著道：「這個包在我們姊妹身上，只要在被內暗置個暖袋便成。」

善柔和烏果對望一眼，往他瞧來，均弄不清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項少龍對烏果道：「待會天亮，你立即派人出城，請大哥和小俊精挑一半人回來，另外我還要你立刻找一個人來見我。」

當下說出聯絡蒲布的手法。

烏果知道項少龍將有重大行動，爽快地去了，田氏姊妹則去張羅暖袋。

善柔坐到床沿，在為他的假臉頰抹上一層灰白的粉底前，皺眉道：「你不打算告訴我想幹什麼嗎？」

項少龍想的卻是另一回事，搖頭道：「不行，若有人摸我的臉，豈非黏得整手粉末，那誰都知我是偽裝的。」

善柔一言不發，走了出去，不一會提著個盛滿東西的布囊回來，神色冷然地負氣道：「人家本應不理你，快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否則本姑娘不使出看家本領，教你裝病也無從裝起來。」

項少龍苦笑著道：「先動手弄好再說，否則時機一過，有人闖來探我，妙計立告成空。」

善柔嘟起嘴兒，氣呼呼地由囊內取出七八個大小瓶子，倒出液狀之物，在一個陶盤子裡調弄。

項少龍伸手過去，摸著她的美腿，柔聲道：「我要殺一個人！現在仍未到揭曉的時機！」

善柔嬌軀微顫，往他望來。

※※※

天尚未亮。

孝成王在親隨擁護下來看他。當他見到剛燙得額頭火熱、臉色難看有若死魚般的項少龍，嚇了一跳道：「董卿家！他們又說你傷得並非太重，不行！寡人立即要派御醫來為你診治。」

這回輪到項少龍嚇一大跳，忙沙啞聲音道：「大王恩重，鄙人不勝感激，我只是因浸了河水，受風寒所侵，兼失血過多，只要躺幾天便沒事。何況我手下裡有精通醫術的人，鄙人吃慣他開的藥，若驟然換過別人治理，可能會弄巧反拙哩。噢！」

最後那聲自然是故意裝出來的痛哼，還讓孝成王看到他被子滑下來後露出「血水滲出」的肩脅傷口。

孝成王想不到他情況似比龍陽君更嚴重，發一會呆後，雙目凶光閃閃道：「有沒有見到項少龍？」旋又一拍額頭道：「寡人真糊塗，忘記卿家從未見過這反賊。」

項少龍心中好笑。

沉吟片晌，孝成王又道：「此回全仗董卿，若非卿家捨命保護龍陽君，他定然沒命，那時怎向失掉命根子的安釐交待，今次的和議休想達成。」

項少龍心內苦笑，自己來邯鄲本是為殺人，豈知機緣巧合下，反先後救了趙穆和龍陽君，現在連他也有點不相信自己是項少龍，更遑論其他人。故意問道：「大王必見過龍陽君，他有沒有說是項少龍幹的呢？」

孝成王搖頭道：「龍陽君只比你好一點，精神萎頓，不願說話。不過若非項少龍，誰會如此厲害？亦只有他可與藏在邯鄲的餘黨暗通消息，現在他成為秦人的走狗，自然要對付我們五國的人。」

項少龍聽他口氣，仍不把燕國當作盟友夥伴，由此推之，昏君尚未向李園和田單的壓力屈服。

孝成王見他兩眼睜不開來的樣子，拍拍他燙熱的肩膀，道：「董卿好好休養，寡人會遣人送來療傷聖藥。」站起來繼續道：「原來董卿的本領不只限於養馬，復原後寡人自有安排。」

孝成王走後，項少龍真的支持不住，勞累欲死沉沉睡去，迷糊間，隱隱感到房內人聲吵雜，不住有人來探望他，烏果自然在旁鼓其如簧之舌，把他的傷勢誇大渲染。其實不用他贅言，只是瀰漫房內的傷藥氣味和「不住滲出血水」的傷口，已是最強有力的說明。正午時分，蒲布來了。項少龍抖擻精神，和他商量一番，門人來報趙雅來訪，蒲布忙由後門遁走。

趙雅挨到榻邊，探手摸上項少龍剛燙熱的額角，吃驚縮手道：「你生病了！」

項少龍半睜眼道：「沒什麼事！躺兩天自然會好的！」

趙雅細看他的臉色，吁出一口氣道：「幸好你仍是兩眼有神，否則就糟透。」

項少龍心中一懍，知道趙雅看出他唯一的漏洞，幸好她尚未起疑，亦奇怪她為何對「項少龍的出現」毫不緊張，試探道：「看來項少龍早來了邯鄲，否則為何老子截不住他呢？」

趙雅垂頭輕輕歎道：「偷襲龍陽君的主使者可以是田單、李園，甚或趙穆又或是信陵君，但絕不會是項少龍。我最清楚他，縱對仇人，亦不濫殺。他和龍陽君並沒有解不開的深仇，怎會幹這種打草驚蛇的蠢事。」

項少龍心中暗驚趙雅縝密的心思，也不無感慨，既知自己是個好人，為何又要助孝成王趙穆來害他？項少龍本只疑心信陵君一人，被趙雅如此分析，信念立時動搖。他自然知道此事與趙穆無關，而田單和李園均有殺死龍陽君的動機，都是兇嫌。魏國的權力鬥爭，主要是魏王和龍陽君的一方，跟以信陵君為首那一派系的角力。龍陽君更是安釐的命根子，若他有什麼三長兩短，安釐定會對信陵君生疑，並要置之死地。魏國內亂一起，最大的得益者自然是一直想瓜分三晉的齊楚兩大強國。現在人人認為秦國內部不穩，無暇外顧，想向外擴張勢力，正是其時。

項少龍想起魯公祕錄的事，旁敲側擊道：「項少龍是不是與信陵君有勾結，故來對付龍陽君？」

趙雅斷然回答道：「信陵君恨不得剝項少龍的皮，痛飲他的鮮血，項少龍亦絕不會聽他的命令，怎會有這種可能？」

項少龍故作驚奇地道：「他們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呢？」

趙雅露出狡猾之色，柔聲道：「這是個祕密，先生尚未完成對趙雅的承諾，否則人家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項少龍為之氣結，但又為她對自己的「苦心」有點感動，閉上眼睛道：「我有點累，多謝夫人賜訪。」

趙雅嫣媚一笑，嬝娜去了。她前腳才走，紀嫣然芳駕即臨，見到項少龍可怖的模樣，熱淚立時奪眶而出，到知道真相，始化憂為喜。

項少龍坐起來擁著滿懷芳香的美人道：「你見過龍陽君嗎？」

紀嫣然欣然道：「你這人真厲害！什麼都瞞你不過。唉！我這做妻子的，竟是最後一個知道自己夫君受傷的人。心焦如焚，還要強迫自己先去探問愛扮女人的傢伙，以避嫌疑。且還不止，來見夫君時，又要以野女人的身分拜見自己夫君的如夫人，給她以審犯的目光和語氣攔路盤問，夫君啊！你來給嫣然評評理，還我個公道好嗎？」

項少龍聽得頭大如斗，改變話題道：「遇襲前龍陽君和我大說心事，勸我對你不要癡心妄想，因為紀才女愛上的既不是董匡，也非李園，而是六國的頭號通緝犯項少龍。」

紀嫣然道：「六國頭號通緝犯，少龍你的用語總是新鮮有趣。唔！難怪龍陽君一直盯著人家。」

又道：「少龍猜到偷襲者是哪方面的人嗎？」

項少龍道：「我想聽聽才女的意見。」

紀嫣然沉吟道：「最大的疑凶當然是信陵君，我不信他此回沒有派人來邯鄲，好奪回被你偷去的魯公祕錄。不要說他，我看誰都在打祕錄的主意。」

項少龍苦惱地道：「若祕錄是在郭縱手上，那李園和郭秀兒的婚事必可談攏。」

紀嫣然坐直身子，傲然道：「若我即時絕了李園的心，他們的婚事可一說便合。」

項少龍恍然大悟，像郭秀兒這種家世顯赫的絕色美女，沒有男人會嫌棄的，問題關乎名份。郭縱自然不肯讓女兒屈居人下，更不要說作妾嬪。李園的難處卻是必須虛正室之位以待紀嫣然，這就是與郭秀兒婚事尚未談攏的主要原因。

紀嫣然記起前事，驚疑地道：「我看項郎比魯公更厲害，魯班肯定設計不出你那些使人拍案叫絕的攀爬工具。」

項少龍心叫慚愧，與紀嫣然親熱一番，烏卓等大隊人馬，借探望他作借口回來。俏佳人難捨難離的告辭，烏卓、荊俊、烏果和善柔聚集到房裡來與他商議。趙致亦早來了，隨眾人來看他。

坐好後，項少龍微笑道：「假設今晚樂乘給一批蒙著頭臉的人斬去首級，你們說別人會懷疑是誰幹的呢？」

眾人無不心頭劇震，瞪大眼看他，他的行事太出人意料。

善柔姊妹「啊！」一聲叫起來。

趙致探手過去，緊握善柔的手，感動得眼也紅起來。

荊俊奇怪地道：「兩位嫂嫂和樂乘有深仇大恨嗎？」

項少龍心中暗自感嘆，樂乘一直是趙穆的頭號爪牙，趙穆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怎會欠得他的一份，趙致聽這小子毫無嫌隙地喚她作嫂嫂，欣喜地瞧他一眼，紅著臉垂下頭去。

善柔對「嫂嫂」之稱是一副受之無愧的樣兒，雙目寒光一閃道：「當日來捉拿我善家上下的人正是樂乘，他還──唉！」黯然垂首道：「我不想再提！」旋又抬起頭來，咬牙切齒地道：「我要親手把他的人頭砍下來。」

烏卓慎重地道：「三弟有把握嗎？樂乘狡猾怕死，出入均有大批好手護衛，現在又正值城內草木皆兵之時，恐怕不易得手。」

項少龍胸有成竹地道：「能人所不能，生命才可顯出真趣，刺殺講的是策略，只要準確把握到樂乘的行蹤，我們可精心策劃出整個行動，定下掩人耳目的行刺方法。」

烏卓仍猶豫道：「這樣做是不是打草驚蛇，教人知道我們真的到了邯鄲呢？」

善柔不屑地道：「膽小鬼！」

烏卓登時臉色大變，此人極重榮辱，怎受得起這麼一句話，尤其出自女人口中。趙致大吃一驚，埋怨地搖撼善柔的手臂。

項少龍不悅喝道：「你難道不知我最尊敬烏大哥嗎！竟敢以下犯上，快給我道歉！」

善柔也知自己過份，竟「噗哧」一笑，道：「我說的不是烏大哥，只是見小俊發抖，衝口說他是膽小鬼，教烏大哥誤會。」

荊俊瞪大眼睛，一副被冤枉的神態，及見趙致向他頻打眼色，惟有把死貓硬吞進肚裡去。

烏卓哪會真的和她計較，亦知在善柔來說，可算是變相的道歉，搖頭苦笑著道：「我不是膽怯，而是希望輕重有序，不致因小失大。」

荊俊愛屋及烏，忙打圓場道：「膽小的只是我這小鬼吧！烏大哥神勇無匹，怕過誰來。」

眾人給他誇大的言詞惹得莞爾失笑，氣氛頓時緩和融洽。

項少龍分析道：「樂乘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動輒可使我們全軍覆沒，最大的問題，是誰也弄不清楚他究竟仍忠於趙穆，又或早給孝成王拉攏過去，更大的可能是他只忠於自己，像牆頭上的小草，哪方風大勢強，靠向哪一方。」待眾人完全消化他的說話，繼續道：「假設趙穆明天造反，那今天他就必須向樂乘和盤托出我們跟他的關係，好增強樂乘的信心，免致在調配上出現問題，那時就非常危險，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善柔姊妹、烏果和荊俊均眉頭大皺，顯然把握不到項少龍所指的危險。只有烏卓長長吁出一口氣道：「是的！我明白為何必須先幹掉樂乘，因為假若他是孝成王布置在趙穆陣營內的奸細，自然會立即把我們的底細告知孝成王，那時我們死了仍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善柔等恍然大悟。

項少龍微笑著道：「殺死樂乘，還另有個大大的好處。」

此回連烏卓都要大惑不解。

項少龍淡淡地道：「我們把整個刺殺行動弄成似是而非，看似是我項少龍所為，但細想又覺不像的模樣。憑樂乘牆頭草的特質，趙穆與孝成王必然互相猜疑，均以為對方是借我項少龍作掩飾幹的，你們說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眾人聽得無不傾服，誰人可想得如此周詳呢。

荊俊歎道：「兩人自是疑神疑鬼，摩拳擦掌，立即要作正面衝突。」

烏卓點頭道：「最好昏君立即召回廉頗或李牧其中一人，回師勤王保駕，趙穆被逼馬上發兵叛變，我們勢將有機可乘，在渾水裡捉得趙穆這條大魚。」

善柔皺眉道：「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可砍下樂乘項上的人頭呢？」

項少龍從容一笑，待要回答，手下來報田單到。項少龍心中一驚，現在邯鄲城內，他最顧忌的人，正是田單。

※※※

田單進入寢室，在劉中夏、劉中石兩兄弟左右隨護下，逕直步至榻旁，親切地道：「董兄貴體如何？」

項少龍見他負手身後，卓立榻旁，自有一股威凌天下的氣勢，更是提高警惕，不敢說錯半句話，點首施禮後道：「由於最近生活荒唐，酒色過度，只浸了一會河水，立受寒涼所侵。噢！田相請坐！」

田單微笑搖頭道：「很多時我歡喜站立說話。嘿！看董兄兩眼神光照人，怎會是酒色過度的人？只是一時用盡力道，故易受濕寒吧！」

項少龍知道難以在此人面前作假，真正地苦笑著道：「看來如此。」

田單定神細審他一會，淡淡地道：「董兄手下的兒郎們，是不是由董兄一手訓練出來？」

聽他這麼說，項少龍立即知道那天自己硬闖城門逼孝成王表態，此人必在旁觀察，心下一驚，知他動了疑心，卻若無其事地道：「要養馬，首先要防範別人來偷馬，南方多蠻夷，所以鄙人每天訓練他們，好作防備。」

田單沉吟片晌，點頭道：「若董兄能把我大齊的兵將，練成像董兄手下兒郎們那樣悍不畏死的精英，虎狼之秦何足懼哉？」

項少龍放下心來，原來田單看上自己這點長處，暗叫厲害。他項少龍最大的長處，就是把特種部隊那一套，搬到戰國的時代來，而這長處一下給田單抓個正著。

兩人對視頃刻，項少龍閉上眼睛，好一會後睜開來，瞧著正凝視他的田單道：「鄙人明白，田相請給董某一點時間。」

田單想不到他如此坦白直接，反覺愕然，旋即欣然道：「我明白董兄乃忠於情義的人，否則亦不會捨命救回龍陽君。換了誰在那種情況，只會自行逃命。」

項少龍裝作因傷口牽扯痛得皺一下眉頭，搖頭道：「當時鄙人絕沒有想過其他事，只知同舟共濟，應付危難。」

田單雙目神光一閃，沉聲道：「聽龍陽君說，董兄當時早有所覺，未知董兄為何能有此先見之明？」

項少龍給他的眼光和問題弄得渾身不自在，恨不得他快點離開，裝出疲倦神色，淡淡道：「或者是與馬兒相處久矣，沾染它們敏銳的靈覺，其實每逢有大災難來臨，甚或天氣的突然轉變，上至飛禽走獸，下至蛇蟲螻蟻，均有異樣舉動。」這幾句話似是答案，實在沒有答到田單的問題，即管精明厲害如田單，也莫奈他何。畢竟項少龍並非犯人，他總不能鍥而不捨，問個不休。

田單歎道：「董兄確是非常之人，這次偷襲的主使者不知走了什麼倒霉運，竟遇上董兄，功虧一簣。以董兄如此人才，楚王考烈或者會看走眼，但春申君黃歇怎會把你輕輕放過？」

他雖似在抬捧項少龍，其實步步進逼，誓要摸清對方底細。

項少龍暗叫不妙，此人才智高絕，一不小心，給他抓著尾巴就完蛋？苦笑著道：「春申君恐怕連我的樣子是怎樣都記不清楚，有什麼放過不放過？董某對楚人早心淡，再不願想起他們。」

此回輪到田單暗叫厲害，項少龍「閒話家常」式的答話，教他更覺此人高深莫測，使人難以捉摸。點頭道：「楚人目光短淺，只求眼前安逸，屢錯不改，確是不值一提。但若楚國落入李園掌握中，董兄認為會出現一番怎樣子的局面呢？」

項少龍冷哼一聲，哂道：「李園此人薄情寡恩，心胸狹窄，縱情酒色，靠的是裙帶關係，能做出什麼大事來？」

田單雙目射出如電神光，注視著他，啞然失笑道：「董兄確是識見過人，教田某怎能相信你只是個甘於養馬的人。」

項少龍整條脊骨寒滲滲的，乾咳一聲道：「田相太誇獎董某。」

田單正容道：「董兄若有經世之志，不應留在趙國這垂死之地，應為伏櫪之驥，其志放於千里之外。董兄乃聰明人，當明田某之意。」

項少龍知他仍只是在招攬自己，反放下心來，頹然挨到枕上，搖頭苦笑著，卻不說話。

田單雖乃雄辯滔滔之士，卻拿他沒法，輪到他苦笑道：「董兄可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項少龍裝作辛苦的勉強坐高點，挨著榻子捧額沉吟道：「還不是因為先父遺命，命鄙人回趙設置牧場。生死有命，很多事鄙人並不太放在心上，只不過與田相一見如故，感激田相知遇之恩，才想到應好好思量，希望田相體諒鄙人的苦衷。」

他坦白若此，田單覺察到很難逼他立即表態，深吸一口氣後奇鋒突出道：「偷襲者定然與項少龍全無關係！」

項少龍暗吃一驚，裝傻道：「田相有何卓見？」

田單踏前一步，輕拍他肩頭，微笑著道：「但願有一天董兄能踏足齊境，田某必以上賓之禮款待先生，好好休息！過兩天董兄復元，我希望能到董兄的牧場打個轉。」

竟避而不答項少龍的問題，就那麼走了。累得項少龍滿肚疑問，不知此君葫蘆裡賣什麼藥。

※※※

吃晚飯時，各人因即將來臨事關重大的刺殺行動心事重重，氣氛並不熱烈。趙致隨便吃了點後，放下筷子，呆看項少龍開懷大吃。

荊俊是唯一神情特別興奮的人，逗趙致道：「致姊啊！不吃飽你哪來力氣呢？」

趙致低聲道：「人家不餓嘛！」

善柔低罵道：「真沒有用，又不是有人來刺殺你，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

田貞田鳳過來為各人添酒，烏卓阻止道：「今晚不宜喝酒！」轉向項少龍笑道：「龍陽君派人送兩罈酒來，一是藥酒、一為補酒，哈！我看三弟此回麻煩透頂。」

項少龍對龍陽君的感激和關懷大感頭痛，苦笑無言。

善柔冷哼一聲道：「讓他給人宰掉不是一了百了，偏要捨命救他，惹得一身煩惱。」

趙致惶然道：「大姊啊！」

善柔瞪她一眼道：「你只懂做應聲蟲。」

項少龍惟有和烏荊兩人對視苦笑。

善柔拍拍小肚子，伸個懶腰，粗聲粗氣地道：「今晚的行動千萬不要漏掉我，現在本夫人先去睡一覺好的，乖乖給我準備一副飛牆攀壁的玩意，我要最好的。」

在眾人目瞪口呆中，說做就做，回房睡覺去也。田氏姊妹忙分出一人，服侍她去。

趙致戰戰兢兢向各人道：「諸位大人有大量，切勿怪柔姊，她……」

項少龍笑道：「致致放心，沒有人會真個怪她。」

烏卓點頭道：「不愧是慣於刺殺的高手，懂得行動前盡量休息和鬆弛，我們好應向她學習。」

此時烏果領蒲布的拍檔劉巢來到，苦候消息的眾人大喜，請他坐下。略訴離別衷情，劉巢道：「小人接到蒲布的通知，立即聯絡刻下正在樂乘府內辦事最可靠的幾位兄弟，做了一番工夫，終有點眉目。」

眾人大喜聆聽。

劉巢道：「樂乘是個非常謹慎的人，兼且做盡壞事，怕人捨死報復，所以行蹤隱祕，出入均有大批高手護駕，到現在仍沒有我們的兄弟打進他內圍的圈子裡。」

荊俊愕然道：「你不是說有點眉目嗎？」

劉巢道：「平時是那情況，這兩天邯鄲城內形勢緊張，樂乘抽調大批府內家將，加入他的親衛隊，因此我們有兩個兄弟混進去，否則真是沒有面目來見項爺。」

項少龍皺眉道：「他像是很怕我會對付他似的！」

劉巢愕然道：「項爺和他有深仇大恨，他自該怕得要命。」

這回輪到項少龍奇怪地道：「他和我有何仇恨？」

劉巢一怔道：「什麼？項爺竟不知舒兒是給他和趙穆輪姦致死嗎？他事後還侃侃而談，自詡曾恣意玩過項爺的女人。」

項少龍劇震道：「什麼？」

烏卓怕他過於激動，安慰兩句後問劉巢道：「今晚樂乘會在哪裡？」

劉巢道：「這些天來他為城防問題，大部份時間留在東門旁的指揮所，很少回家，事實上他亦恨不得可以不回將軍府去。」

項少龍壓下心中悲憤，但想起舒兒死狀之慘，熱血上湧，沉聲道：「他怕什麼？」

劉巢道：「樂夫人是孝成王的妹子，趙雅的姊姊，非常厲害，樂乘有點怕她，在外面胡攪鬼混須瞞著她。」

趙致擔心地道：「若他今晚仍留在指揮所，我們何來機會？」

劉巢道：「他另外還有三處別府，放置新弄回來的女人和別人贈給他的姬妾，此人殘忍好淫，最愛淫虐美女，給他弄得殘廢或死去的女子數不勝數。最近邯鄲一位大臣開罪孝成王，由樂乘負責抄家誅族，他私自留下對方兩名美妾，準備享用，而他尚未有暇去做傷天害理的事，所以我們估計他這兩晚定會忍不住溜去一逞獸慾。」

項少龍心下恍然大悟，終明白朱姬對樂乘恨怨的起因，不過現在縱沒有朱姬的囑咐，他也絕不會放過樂乘。烏卓再詢問有關樂乘的一切，包括藏嬌別府的位置，樂乘親衛的情況，與及其他有關的細節，劉巢逐一詳細回答。

烏卓問畢，向項少龍誇獎劉巢道：「劉兄弟確是了得，顯然一直在做工夫。」

劉巢謙虛地道：「自大梁之行，我們一群兄弟誰不願為項爺賣命，在我們眼中，天下英雄人物，無人及得上項爺。」

項少龍回復冷靜，點頭道：「這次事了，你們隨我回咸陽吧！以後有福同享，客氣話不用再說。」

劉巢大喜謝過，項少龍親自把他送出去，叮囑他命令混在樂乘親衛內的己方兄弟，今晚千萬要找個借口，不可隨行，才返回內宅。烏卓等去預備今晚的行動，只剩下趙致和美麗的越國孿生姊妹花，項少龍定下神來，想起命薄的舒兒，心如鉛墜，很不好受。回邯鄲後，他一直接觸到的是樂乘客氣可親的一面，雖明知是虛情假意，總沒有什麼直接的仇恨，現在當然改變過來，恨不得把奸賊碎屍萬段。這種人死了，對人類有利無害。項少龍對這時代最看不過眼處是把女人視作玩物和奴隸的態度，有權勢者若趙雅等，說到底仍是依附男人而生存。人的權利應來自比較客觀公平的法律保障，想到這裡，不禁想起法家的李斯和韓非子，自己可否設法影響他們，使法治能代替專言人治的儒家。但細心一想，只要一天仍是君權至上，真正的法治始終是水月鏡花，毫不實在。

趙致的聲音在他耳旁道：「董爺啊！你現在的臉色很難看，教人擔心。」

項少龍心中一驚，自己這種狀態，實不宜進行刺殺的任務，但又無法排遣因舒兒牽起的情緒激盪。探手摟上趙致的腰肢，柔聲道：「致致今晚留在這裡，好好等我回來。」

趙致一震道：「啊！不！人家要隨在你身旁，不要小覷人家的劍術好嗎？」

項少龍正容道：「你的身手和劍術非常高明，可是你卻從未試過殺人，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乖乖聽我的話，明白嗎？」

趙致想起殺人，打個寒噤，垂頭無語。

※※※

二更時分，城東指揮衛所大門開處，馳出一隊約二百多人的騎士，布成陣形，開上長街，轉左折入靠城牆的快道，沿城巡行。除頭尾各有四個燈籠作照明外，隊伍中間的部份沒入黑暗裡，教人看不真切。兩排各四十人的騎士，列成長形，一個接一個靠外檔而走，像兩堵活動的牆般護衛走在中間的五組騎士，人人手持長盾，向著外側，即使有人在屋簷或道旁放箭偷襲，休想可一下子射中他們，更不用說中間的騎隊。正中那組騎士人數特多，足有五十人之眾，外圍者手持高盾，教人知道組內有重要的人物。其他四組各約二十人，手提長矛，既可衝刺，又可作擲擊之用。

在秋風疾吹下，更見肅殺森嚴之氣。蹄聲踏碎深夜的寧靜，組與組間隔開足有二十多步，就算遇上伏擊，亦很難將他們完全包圍，除非敵人兵力十倍於他們。約半里之後，人馬離開靠城牆的車馬快道，折右回到城裡去。天上厚雲重重，不見星光月色。一直追著他們的精兵團隊員，忙攀往高處，借火光在敵人視線難及處，向最近的隊友發出訊號，指示樂乘隊伍的位置。苦守在樂乘別府外的項少龍等人，迅速判斷出樂乘開來的路線，作出布置。

項少龍等伏在屋簷上，他們頭臉緊裹在黑布裡，只露出一對眼睛，有若一群黑夜出動的幽靈。當看到昏暗的燈籠光暈出現在長街遠處，提到喉嚨的一顆心放下來。假若樂乘不是由這方向馳來別府，今晚的行動只好作罷。蹄聲滴答中，獵物由遠而近。

左旁的烏卓道：「樂乘雖荒淫邪惡，但不愧趙國名將，只看兵陣知他果有實學。」

右旁的善柔低聲道：「樂乘是我的，我要親手割下他的狗頭來。」

項少龍故意挨過去，耳語道：「這是個城市的捕獵賽，誰的本領大，誰可有最大的斬獲。」

善柔秀眸寒芒一閃，別過頭擺出不屑的姿態，卻沒有挪開身體，項少龍泛起銷魂刺激的感覺。此時提燈籠的先頭部隊來到他們埋伏的下方，走了過去。敵人一組、一組地奔過長街，氣氛愈趨緊張。項少龍知是時候，輕撞烏卓一下，有樂乘在內那最多騎士的一組人剛馳至眼下一截街心處。烏卓發出尖嘯，畫破有規律的馬蹄聲。敵人無不駭然大驚，往兩旁望去。「颼颼」聲響個不斷，伏在兩旁屋簷上的精銳團員，弩箭齊發，取馬不取人。戰馬的慘嘶，人的怒喝，震天響起。燈籠墮地，黑暗裡戰馬吃驚跳躍，情況混亂。可是整個隊形仍大致保持完整，足見趙軍確是訓練有素的精兵。

烏卓知是時候，發出攻擊的暗號。項少龍仍未動作，善柔豹子般撲出屋簷，先落下幾尺，然後憑凌空長索，以扣掛腰間的攀爬工具，天兵般在暗黑中滑到大街的上空，其他人紛紛跟隨。同一時間兩旁擲出十多個火球，隱約裡照出敵人的位置，而此刻敵人仍以為攻擊者由兩旁攻來，茫不知大群煞星早到了頭上去，這批天兵擲出的飛刀，準繩力道均無懈可擊，當敵人驚覺時，最少一半人中刀墮馬，本是完整的隊形，立告潰不成軍。失了主人的馬兒更是橫衝直撞，亂成一團。

樂乘那組人因是眾矢之的，受創最重，五十多人被放倒近二十人，餘者紛紛翻下馬背。中刀者多是傷在面門或胸口的要害，剎那間寧靜的長街變成屍橫馬倒的修羅地獄。項少龍等借腰索從天而降，項少龍腳未觸地前，左右踢出，兩名來不及下馬的敵人面門中招，飛墮馬下。到他落在地上，血浪出鞘，三名撲來的敵人登時有兩人了賬，另一人給善柔由後砍了一刀，慘呼著倒向項少龍。項少龍一閃避開，環目一掃，只見地上燃燒的紅光裡，十多名親衛正護著神色仍算冷靜的樂乘，往一旁的巷口退走。長街喊殺震天，精兵團員由兩旁撲出，手持巨斧，趕殺潰不成軍的敵人，使樂乘那組人變得孤立無援。

項少龍與烏卓打個眼色，領四名手下撲殺過去。善柔有若出柙雌虎，劈翻兩人，再擲飛刀，後發先至，竟搶在項烏兩人前頭，射進其中一人咽喉內，不愧第一流的女刺客。

樂乘大喝道：「上！」登時有五人撲前迎往項烏等人，他自己卻繼續退卻。

項少龍大喝道：「樂乘奸賊，讓我項少龍取你狗命。」

樂乘此時退至巷口，心中大定，獰笑道：「有本事就過來吧！」

善柔從項少龍身側掠過，劍芒猛起，先一步迎上敵人。項烏等怕她有失，忙搶前出手，一時刀光劍影，殺氣翻騰。這批人均是樂乘身邊最優秀的劍手，堪堪擋著他們。樂乘正要轉身逃入橫巷，掩護他的人紛紛中箭倒地。荊俊和數人跳將下來，把樂乘等逼得倉皇退回街上。

前方的人再支持不住，紛紛濺血倒地，樂乘無奈下大喝道：「跟我來！」剩下的六個人隨他往項少龍等狂奔過去。

樂乘一聲厲叱，唰的一劍劈出，快逾電閃，轉眼和項少龍交換三劍。他的臂力哪及得上項少龍，到最後一劍，抵擋不住，震得倒退三步。荊俊此時清除攔路的敵人，一個空翻，落地前蹴起一雙飛腳，不分先後，「砰！」的踢在樂乘背心。樂乘蹌踉前仆，頭盔掉地。劍光一閃，剛腰斬一名敵人的善柔不知由哪裡撲出來，搶在項少龍前，嬌叱聲中，樂乘立即人頭落地，身首異處，慘死當場。

烏卓執起首級，發出撤退的號令。橫過長街上空的長索紛被收回，不留半點痕跡。整個行動，不出半盞熱茶的工夫，徹底體現特種部隊高效率的精神和有若爆炸的攻擊力量。熊熊火光中，地上全是屍體和在血泊內呻吟的趙兵。

※※※

趙穆清早來找項少龍，兩眼佈滿紅筋，眼神閃爍不定，顯是亂了方寸。

項少龍確是仍未睡醒，惺忪中掙扎起來，擁被而坐問道：「侯爺為何臉色變得比我還要難看？」

趙穆坐到榻沿，定睛打量他好一會，沉聲道：「你的傷勢如何？」

項少龍試著艱難地活動一下兩條手臂，擺出硬漢的樣子，悶哼道：「其實只是皮肉傷，不過受了風寒，躺足一天一夜已好多哩。」

趙穆並沒有懷疑，事實上在此次有命回來的人中，至今尚沒有人能爬起榻來，項少龍假若龍精虎猛，才是怪事。

趙穆「唉！」的一聲苦惱道：「樂乘昨晚出事！」

項少龍「心中劇震」失聲道：「什麼？」

看著項少龍瞪大的眼睛，趙穆歎道：「昨晚樂乘返回別府途中遇襲，頭給人砍掉，二百多名親衛非死即傷，唉！」

項少龍駭然道：「項少龍真的這麼厲害？」

趙穆冷哼一聲道：「事發時附近民居的人確聽到有人自稱項少龍，不過這批人全體蒙頭蒙臉，無人能看到真面目，事後搜捕的人發覺城東一批城兵亦被人幹掉，只留下些攀城的長索，可是城牆外卻不見足印。」

項少龍「精神大振」道：「那麼說項少龍仍應潛伏城內，侯爺還不趕快挖他出來。」

趙穆氣忿地道：「還用你教嗎？現在整個邯鄲城給翻轉過來，除非項少龍和他的人變成會打洞的耗子，否則定要現形。可是直到此刻連他的影子都摸不到，你能告訴我是什麼一回事？」他顯然心情惡劣，失去平時對董馬癡的器重和客氣。

項少龍心中好笑，裝出沉思的樣兒，好一會後才道：「誰會坐上城守之職？」

趙穆頹然道：「暫時該是成胥！」

項少龍臉色大變道：「此事相當不妙。」

趙穆道：「你明白哩，樂乘一死，最大的得益者是孝成王。對項少龍有什麼好處？項少龍若要殺人，何時輪到樂乘。孝成王這一著確是心狠手辣，說不定是趙雅那賤人教他。項少龍若能來去自如，我和孝成王早沒命了。」

項少龍咬牙道：「先下手為強，侯爺若可通過晶王后下毒，豈非可一舉解決所有問題？」

趙穆苦笑道：「你當晶王后是我的手下嗎？她才不會蠢得直接參與弒殺行動。但假若能殺死孝成那昏君，我會有操縱她的方法，唉！你教我現在該怎麼辦？」

項少龍大樂，終弄清楚奸賊和晶王后的關係，看來他們只是互相利用。

趙穆見他沉吟不語，還以為他在動腦筋為自己籌謀，長長吁出一口氣道：「有些事急也急不來，幸好我尚有你這支無人知道的奇兵，仍未算一敗塗地，但少了樂乘，自是聲勢大弱，田單絕不會像以前般熱心對待我。」站起來道：「先養好傷再說，我還要見見其他人，好安撫他們的心。你設法再由趙雅處探聽消息，看孝成有什麼動靜。」

項少龍道：「侯爺小心有人會變節，人心叵測，很難說哩！」

趙穆沒好氣地道：「這個本侯怎會不曉得，以後有事再找你。」

趙穆去後，項少龍躺在榻上，思潮起伏。田氏姊妹來為他梳洗更衣，善柔神采飛揚以輕快的腳步似小女孩般一蹦一跳走進來，含笑來到他身後，香肩輕碰他一下，得意洋洋道：「最大那頭老虎是誰打的呢？」

項少龍失笑道：「當然是另一頭雌老虎，董某甘拜下風。」伸手往後，把她摟得緊貼背上，香艷刺激。

善柔心情極佳，任他輕薄，出奇溫柔地道：「我們只傷了十多人，真是奇聞罕事，說出來沒有人相信。不若索性把田單幹掉，那時你要人家怎樣從你都可以，像她兩姊妹那樣也行。」

田貞姊妹立時俏臉飛紅。

項少龍大感頭痛，扯開話題道：「你的乖妹子到哪裡去了？」

善柔掙脫他的擁抱，嗔道：「不要顧左右而言他！算什麼好漢子？」

正為他梳頭的田貞輕輕道：「致夫人到外面去探聽消息。哎喲！」當然是給善柔扭了一記。

項少龍轉過身來，捋起衣袖道：「這般霸道的女人，我老董還是首次見到，讓我把馴野馬的功夫，搬來對付你！」

善柔挺起酥胸，來到他身前，杏目圓瞪道：「你敢！」

田貞田鳳知他們又大耍花槍，含笑偷看。

項少龍伸出大手，往她臉蛋擰一下，在她用手撥來前，縮了回去，笑道：「姊姊進步多了，只是動手而不出刀子。」

善柔「噗哧」一笑，白他一眼，樣子既嬌媚又可愛。

項少龍不由色心大動，想把她抱個滿懷，善柔卻溜開去，到房門口，回首嬌笑道：「你還未夠本領令本姑娘心動，回家多學幾年功夫吧！」笑著走了，銀鈴般的笑聲像風般吹回來。

項少龍恨得牙癢癢，田鳳笑語道：「柔夫人其實心中愛煞董爺，平時總愛和我們談你的。」

項少龍挽起兩女腰肢，柔聲道：「那你們呢？」

兩女嬌羞垂首。看著兩女同一個模樣，不同的嬌態，項少龍給善柔撩起的色心化成原始的慾火，暗忖今天邯鄲亂成一片，要探視傷勢的人昨天又來齊了，偷得浮生半日閒，不若和一對玉人兒風流快活一番，也不枉此刻。心到手到，登時一室春意。兩女苦候的恩寵，終在這美妙的時光，降臨到她們身上。

※※※

項少龍醒來時，田貞田鳳動人的身體，仍像八爪魚般把他纏緊不放，故他略動一下，立時把姊妹花驚醒過來。兩女一看窗外，陽光漫漫，嚇了一跳，忙爬起身來。

項少龍被她們玉芽般粉嫩雪白的美麗肉體弄得意亂情迷，差點壓不下想把她們拉回榻帳內的衝動，不過記掛邯鄲的情況，勉強起床。兩女欣然為他梳洗穿衣。看著她們玉臉孕含的幸福快樂，項少龍心神皆醉。大廳靜悄悄的，見不到人影。項少龍甚感寫意，這種寧逸的氣氛，實是罕有，湧起懶洋洋什麼都不想做的感覺，走到一張臥几躺下來。

田貞此時整理著衣衫婀娜多姿地走出來，到他身旁盈盈跪下柔情似水道：「董爺愛吃什麼東西？奴家去弄來給你。」

項少龍給她一提，肚內頓似餓雷打鼓，伸手摸她臉蛋道：「隨便好了！嘿！那頭雌老虎到哪裡去呢。」

田貞忍著笑道：「老虎白天自然是躲在虎穴裡睡覺！小鳳在服侍她。」言罷歡天喜地去了。

項少龍合眼假寐，荊俊和趙致聯袂回來，看兩人沒有芥蒂地言談甚歡，他更感天朗氣清，心懷大放。樂乘一去，整個悶局改變過來，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上。

荊俊和趙致陪他進膳，後者道：「我從未見過邯鄲城變成這個樣子，街上處處趙兵，逐家逐戶搜查問話，我們行館的武士都被徵召去幫手，弄得人心惶惶。」

項少龍一邊狼吞虎嚥，一邊問道：「是否有人認為是我幹的呢？」

趙致以崇慕的眼光看他道：「董爺你最厲害是沒有出動飛針，那已成為你的招牌，所以現下人人疑神疑鬼，我師傅甚至懷疑是李園幹的，嘿！真是好笑！」

荊俊道：「我從未見過致姊這麼開心的。」

趙致橫荊俊一眼，嗔道：「多事！」

荊俊連忙微笑賠罪。

項少龍心想此為一物治一物，道：「大哥到哪裡去？」

荊俊道：「大哥回牧場去了。」壓低聲音道：「趁趙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民居，送那些受傷的兄弟回牧場醫治休息，免得被人發覺破綻。」

項少龍放下心來，烏卓為人精明謹慎，必有瞞天過海之法。

荊俊又道：「大哥本來想找二哥說話，但三哥……嘿！」

趙致杏目一瞪道：「小俊你為何吞吞吐吐，究竟你三哥怎樣了？」

項少龍哪會怕趙致，由几底探手過去，摸上趙致的大腿，嬌娃兒立即住口垂頭。

田鳳捧著一罈酒，由膳室走出來道：「董爺要不要嘗嘗龍陽君送來的補酒？」

荊俊鼓掌道：「三哥最需要是這東西，你也過來陪我們喝兩杯吧。」

兩女的俏臉立時燙起來。

項少龍啼笑皆非，啞然失笑道：「若非虛不受補，凡男人都需要這東西，來！把貞貞喚來，大家高興一下。」

時間就在這種歡樂的氣氛裡度過。到黃昏時，善柔精神奕奕地離開臥室，與趙致到後園拜祭父母親族的亡魂。荊俊最愛熱鬧，率領十多名手下，名之為探聽消息，其實卻是去亂闖閒逛。項少龍沒有阻止他，因為這才合理，他們沒理由對邯鄲的事不聞不問的。心中記掛紀嫣然，卻知自己不宜出門，惟有壓下誘人的想法，找田貞田鳳閒聊，逗得她們心花怒放。其他男人歡喜的只是她們的肉體，哪有人肯聽她們傾吐心事？趙致現在已成他半公開的情婦，索性留下不走，他也不忍拂逆。吃過晚飯，當項少龍以為將可過一個安靜的晚上，忽來不速之客，竟是平山侯韓闖。

在廳內坐下，韓闖細察他的容色，點頭道：「董兄比馬兒還強壯，臉色比昨天好多哩，傷口還痛嗎？」

項少龍道：「侯爺有心，今天確好轉很多。唉！想不到樂乘將軍就這麼去了！」

韓闖露出冷酷神色，不屑地道：「世上有些人假若忽然給人殺掉，事後定沒有人可猜出是誰行兇的，因為被他害過的人實在太多了。若有機會，我也會插他兩劍，昔日樂乘駐守趙韓邊疆，曾多次侵入我境犯事，兩手染滿血腥，哼！」

項少龍一陣心寒，平日見韓闖與樂乘稱兄道弟，骨子裡卻是這麼一回事。故作訝異地道：「原來樂將軍是這麼一個人嗎？」

韓闖道：「不要再提這個人，讓我們商量一下將來的事。」

項少龍心中嘀咕，難道他又要慫恿自己去對付李園？

韓闖接過田鳳遞來的香茗，色迷迷地看她的背影，嚥一口涎沫，然後靈魂歸位道：「董兄今次回趙，不外是希望有一番建樹。但養馬終是養馬，頂多變成第二個烏氏倮，與官爵無望，董兄認為我這番話對嗎？」

項少龍心想就算我真是董匡，也絕不會到形勢更弱於趙國的韓國等死，表面上卻道：「侯爺看得起鄙人，自是不勝感激，只不過……」

韓闖打斷他道：「董兄誤會，當然哩！若董兄要來敝國，本侯定必倒屣相迎，但這次要商量的卻是邯鄲城守因樂乘之死騰出來的空缺。」

項少龍呆了起來，韓闖身為韓人，哪輪得到他來管趙人的事。至於城守一職，等若趙王的護駕大將軍，不是趙王最寵信的人，休想染指，那更是他從沒有想過，包括在夢裡的時刻。

韓闖得意地道：「董兄想不到吧，但若知晶王后乃本侯族姊，便知我對趙國朝政並非沒有影響力。」

項少龍記起晶王后乃在三晉合一的大計下，嫁與孝成王的韓國王族，自然與韓闖多少有點關係，不禁暗責自己疏忽，驚訝地道：「這個鄙人倒不知道哩！」

韓闖傲然道：「只要我在晶王后跟前說上兩句，包保她可影響孝成王的決定。自趙穆失勢後，對孝成王最有影響力的人正是晶王后和趙雅。」

項少龍心中一驚，知道自己像低估龍陽君般看錯韓闖。此人緊纏趙雅，固是因貪她美色，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要通過趙雅擺佈孝成王，從而兵不血刃的兼併趙國。這麼看，趙穆充其量只是晶王后的一隻棋子。在這戰國時代中，誰不為生存而竭盡心智，明裡暗裡作各種圖謀。皺眉道：「孝成王不是挑選成胥代樂乘嗎？」

韓闖不屑地道：「成胥是什麼東西，硬將項少龍的功勞分一半過去，混至今天的位置，聲望能力均不足以服眾，現下是士急馬行田，暫時性的措施吧！」

項少龍大為動心，若真的當上城守，趙穆還不是他囊中之物，但想想卻又覺得孝成王絕不會上這個大當，苦笑道：「鄙人來到邯鄲日子尚短，屁股尚未坐暖，連排列隊末的資格都不夠，韓侯不用費心。」

韓闖興趣不減道：「董兄太小覷自己，目前的你已在邯鄲臣民中家傳戶曉，聲勢如日中天，從千頭戰馬的大禮、以至力挫楚人、硬闖城門、勇救龍陽君，若以你為城守，誰不認為最是稱職。」

項少龍搖頭道：「只是硬闖城門一項，休想大王肯點頭。」

韓闖露出個狡猾的微笑道：「黑可以說成白，白可說成黑，靠的仍是一張嘴巴。若孝成王起用你，正可表示出他的豁達大度，用人唯才。董兄是萬事俱備，欠的只是說話的那張嘴巴。我更可以設法影響趙雅，有她兩人為你說項，何愁大事不成？」

項少龍這次確是目瞪口呆，一顆心活躍起來，怔怔地看韓闖道：「這番恩德，董某應怎樣報答侯爺？」

韓闖見他動心，比他更為雀躍，哈哈大笑道：「大家自己人，還要說這種話嗎！來！我先安排你見晶王后一面，其他遲些再說。」立起身來。

項少龍忙裝作勉強陪他起立，送他出門。

韓闖邊行邊道：「記緊絕不要和趙穆或郭縱牽上任何關係，同時不要開罪趙雅或郭開，那樣城守之位，八成會落在你身上。嘿！孝成王對你救回龍陽君一事，確是非常欣賞！」

項少龍道：「龍陽君好了沒有？」

韓闖道：「若你要躺上一天，那他最少要躺十天才行，噢！那對孿生姊妹花如何？」

項少龍哪還不知醉翁之意，心中暗罵，低聲道：「韓侯要她們陪你還不容易，不過最好盡量不讓人懷疑我們間的關係，到我真個當上城守，便不用懼怕。」

韓闖無奈歎道：「董兄說得對，應是謹慎點的好。晶后那處有消息，我立即通知你。」

送走韓闖後，項少龍差點高聲大叫，以洩出心內興奮之情。誰料得到，幹掉樂乘，竟帶來這樣妙不可言的可能性？

《尋秦記》卷二終

## 第四章城守之位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轉身回府，雅夫人的車隊與韓闖交錯而過，駛進宅前廣場裡。項少龍暗歎一口氣，迎了上去親自為她拉開車門。

趙雅淡淡看他兩眼，柔聲道：「可以起來走動了嗎？」

項少龍陪她登階入府，活動手腳道：「再不爬起來，悶也要悶出病來。」

趙雅笑著道：「你的身子比龍陽君好多哩，到現在他仍賴在榻上，看來沒有十天八天，休想復元過來。」接著壓低聲音問道：「韓闖來找你幹嗎？」

項少龍不想她撞上善柔姊妹，領她往外宅的東軒走去，漫不經意地道：「哪會有什麼好事？這好色的傢伙看上鄙人那對孿生姊妹花，想借去風流快活，給我回絕。哼！他不高興又如何，我董某人最不歡喜這調調兒。」

這話真真假假，「真的」當然是韓闖確有此意，「假的」則是此非韓闖來找他的主因。趙雅哪能分辨，釋然點頭，還低罵韓闖兩句。項少龍暗叫慚愧，認真來說，他並不比韓闖好多少，因為田氏姊妹是他由趙穆處接收過來的，分別處只田氏姊妹是甘心從他吧。

趙雅忽地挽起他手臂，由側門穿出軒外的園林，往園心的池塘走去，低聲問道：「你和趙穆究竟是什麼關係？為何他對你特別照顧？今早又匆匆前來找你？」

項少龍心中一驚，知道趙雅仍是為王兄效力，一聳肩道：「你問我，我去問誰？本人亦無須向任何人解釋為何某某人對我特別好，又或對我特別不好！我董匡管他的娘。」

兩人步至池邊，趙雅拉他坐下來，笑著道：「人家很愛看你生氣的樣子，像個撒野的孩子。」

項少龍沒好氣地看她一眼，其實心底暗驚，以趙雅的仔細，他和趙穆的眉來眼去自是瞞她不過，只不知她有沒有把情況告訴孝成王。

趙雅小鳥依人般靠著他，皺起鼻子道：「唔！你仍是渾身藥味，非常刺鼻！」

項少龍不悅地道：「沒人叫你要黐著我嘛！」

趙雅花枝亂顫般笑起來，狀甚愉快。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你的舊情人闖進城來行兇，你還像很有閒情逸致的樣子，算他娘的什麼一回事？」

趙雅隨手摘下石旁矮樹一塊尚未落下的黃葉，送至鼻端嗅著道：「這片葉子比你香多了。」

項少龍一呆道：「你不是在聽我說話嗎？」

趙雅雙眸往他瞟來，白他一眼道：「你的嗓子既特別又充滿性格，人家想不聽都不行。」「噗哧」笑著道：「董馬癡原來也像其它人那樣，以為是項少龍到來殺人放火。不過不知者不罪，你既然不明白邯鄲的情況，只好像盲人般瞎猜。」

項少龍心中暗笑，表面則大為訝異地道：「難道不是項少龍嗎？那誰與樂乘有如此深仇大恨，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趙雅貼得他更緊，誘人的酥胸大半壓在他臂上，隨手把黃葉拋進池裡，仰望天上明月，柔聲道：「殺人定要有仇恨嗎？想知道是誰有可能殺死樂乘的話，得先告訴我趙穆今早來找你說過什麼？唉！你難道不知人家關心你？」

項少龍苦笑著道：「你真的對我那麼好？我看是怕我有什麼三長兩短，截不住項少龍吧！」

趙雅臉一紅，微嗔說道：「算是兩樣都有好嘛！夠坦白吧！快告訴我。」

項少龍見她神態嬌美可人，勾起以前相處時打情罵俏的甜蜜回憶，一時呆起來。

趙雅斂起笑容，歎道：「你總是獨行獨斷，不理別人，不知現在邯鄲危機四伏，一不小心，就是誅家滅族的大禍，趙雅也保你不住，還要使性子。」

項少龍裝作無奈地道：「他根本沒有什麼機密，只是來向我詢問楚國的情況？我看巨鹿侯頗有點心事，當時我還猜他是給你那神出鬼沒的舊情人嚇怕了。」

趙雅沉吟片晌，幽幽一歎道：「這事本不應告訴你，但人家怕你受趙穆牽連，故迫得須說出來。」

項少龍心中大喜，知自己所料不差，樂乘果然是條兩頭蛇，在趙穆和孝成王間左右逢源，所以兩方面均以為行兇者是對方。

趙雅湊到他耳旁道：「樂乘之死，趙穆的嫌疑最大。」

項少龍裝作大吃一驚，失聲道：「什麼？」

趙雅道：「你知道這點就夠了，莫再追問究竟。唉！趙穆真蠢，以己算人，行錯這步棋，王兄對他僅餘的一點顧念已不翼而飛，否則王兄仍會把事情拖拖拉拉的。」

項少龍皺眉道：「大王為何不立即把趙穆抓起來？」

趙雅冷哼一聲道：「你知不知道樂乘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殺的，二百多人，在不足半盞熱茶的時間內非死即傷，趙穆的手下還未有這種本事，所以定是有人在背後給他撐腰。而且沒有真憑實據，仍不可輕舉妄動。王兄雖很想把廉頗或李牧召回來，但這卻正中行兇者的奸計。唉！我也在為王兄為難呢。」

項少龍暗叫我的天，原來田單無辜地給捲進事件裡，說不定李園亦難以倖免，樂乘之死，確是影響甚廣。想及此點，項少龍故作愕然道：「看來明天我還是到牧場去，可以遠離是非之地，以後專心養馬，空閒時抱抱女人，快快樂樂過了這一生了事。」

趙雅嬌嗔道：「那人家怎麼辦呢？」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夫人的事與鄙人何關？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就像老天爺開恩般漏他娘的一句半句過來，我才不希罕呢！若非念在給你挨挨碰碰時頗舒服，早把你轟出去，還來問董某什麼人家怎辦？」

趙雅不但不以為忤，還笑得差點氣絕，按著小腹辛苦地道：「你完成承諾了嗎？只懂怨人家，唉！和你一起光陰過得真快，只恨我還要入宮見王兄，待會人家來陪你好嗎？」

項少龍苦笑著道：「你若想我身上大小七處傷口迸裂流血，即管來找我吧！這叫捨血陪玉人。」

趙雅嗔道：「你總有借口拒絕人家，趙雅很惹你厭嗎？」

項少龍伸手解衣，哂然道：「不信你查驗一下，順便看看董某的真正本錢。」

趙雅浪笑著把他拉起來，叫道：「你這人呢！沒有半點羞恥之心，不和你瞎纏，送人家到門外好嗎？」

項少龍和她手牽手回到東軒，穿過迴廊，往外宅走去。趙雅心情出奇地暢美，竟哼起項少龍以前聽慣的悅耳小調。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夫人今夜為何興致特高？」

趙雅忽地容色一黯，垂頭不語，直到步出門外，登上馬車，掀簾隔窗召他回來輕輕道：「項少龍走後，人家曾多次想過尋死，但卻覺得太便宜趙穆，且也想為少龍多做點事，現在成功在望，你說人家應不應開懷？」

項少龍對趙雅的惡感再減三分，心內百感交集，脫口而出道：「若趙穆死了，你又怎樣呢？」

趙雅臉忽地燒紅，含情脈脈看他道：「本來還不知道，現在卻曉得自己終找到取代項少龍的人，其它人都不行，這麼說董大人明白嗎？」

簾子放下，隔斷項少龍的目光。直至馬車去遠，他仍呆立廣場處，別有一番難以言述的滋味兒。

回到內宅，廳堂裡只剩下善柔和荊俊，前者正興致勃勃地研究攤開在方几上的地圖，後者頻打呵欠，只是苦於無法脫身。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她們呢？」

善柔不耐煩地道：「誰知你是不是捨得回來，我把她們趕入房內睡覺。」

荊俊苦著臉道：「我又不像大姊般睡足一整天，為何不順便趕我去睡覺呢？」

善柔一手把地圖捲起，瞪他一眼道：「你的腳長在我身上嗎？自己不會回房怪得誰來。」

荊俊失聲道：「剛才我說要去睡覺，是誰拉著我看地圖的？」

善柔自知理虧，猛地推荊俊一把，嬌喝道：「快滾！現在有人陪我。」

荊俊搖頭苦笑，向項少龍投來同情的眼光，一溜煙般遁出內堂去。

項少龍拋開趙雅的事，坐到善柔對面，道：「給我看你畫了些什麼鬼東西出來？」

善柔正要再把地圖攤開，聞言收到背後，杏目圓瞪嗔道：「你再說一遍！」

項少龍退讓，道：「好姊姊！請給鄙人欣賞一下你嘔心瀝血的傑作好嗎？」

善柔化嗔為喜，把帛圖攤在几面，喃喃說道：「嘔心瀝血？你這人最懂誇張其詞。」

項少龍定神一看，立被吸引。

這張邯鄲城內外一帶的地理形勢圖，極為精細，雖及不上二十一世紀借助空中攝影繪畫的行軍圖，已是非常難得，想不到善柔有此本領，這亦是一個出色刺客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善柔見他全神貫注，欣然指手畫腳，解釋起來。項少龍聽得不住點頭，默默記牢。

到善柔說得小嘴都累了之時，外面傳來三更的報時聲。

項少龍伸個懶腰，打呵欠道：「今晚陪我睡覺嗎？」

善柔臉一紅，橫他一眼，珍而重之收起帛圖，搖頭道：「我現在沒有半絲睡意，你自己回房睡個飽吧！致致在我房裡，倘若歡喜就把我這個把你看得比老天爺還大的妹子抱走。」

項少龍故作漫不經心地道：「你睡不睡悉隨尊便！」往寢室走去。

善柔跳起來，叉腰嗔道：「喂！」

項少龍心中好笑，停步而不轉身，背對著她道：「善小姐有何指教？」

善柔道：「你究竟肯不肯助我們姊妹對付田單？」

項少龍扭轉虎軀，把手遞向她道：「來！到我的睡榻上好好商量。」

善柔左右臉頰各飛起一朵紅雲，令這別具風格的美女更是明艷照人，狠狠盯他一會，跺腳道：「去便去吧！若你只是騙人家，我一刀子幹掉你。」

項少龍笑著走過去，拉起她柔軟溫熱的小手，凱旋回房去也。踏入房門，善柔猛力一掙，把纖手由他掌握裡抽脫回來，轉身欲走。

項少龍一個閃身，攔著去路，訝異地道：「不是說好了嗎？」

善柔臉紅如火，小手按到他胸膛上，以免撞進他懷內去，搖頭道：「不！不成！」這才收回玉手，站直嬌軀，垂頭避開他意圖不軌的灼人目光，

項少龍大感刺激，哈哈笑著道：「你又不是未和我在榻上廝混過，有什麼不成的呢？」

善柔猛搖頭，赧然道：「不！我知道此回是不同的。」

項少龍見她仍不敢看自己，失笑道：「原來凶霸如虎的柔姊竟也有害怕得羞答答的動人時刻！」

善柔勉強仰起滿泛紅霞的粉臉，一觸他的眼神，又嚇得垂下去，跺腳嬌嗔道：「你讓不讓路？」

項少龍伸手解她襟結，淡淡地道：「你歡喜就動刀子吧！」

善柔給他的手摸上來，不要說動刀子，連站直嬌軀都吃力異常，顫聲道：「啊！饒過我好嗎？」

對方熟練的手，已解開她上衣的扣子，襟頭敞開來，露出雪白的內裳和隱見乳溝的襟口。善柔整個人抖顫起來，閉上雙眸，呼吸急速，誘人的酥胸劇烈起伏。項少龍把她內衣襟口再往左右拉開，滑至肩膀停下來，使她那道劍傷和一大截粉嫩豐滿、潔白如雪的胸脯和刀削般的香肩，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他眼前。

項少龍左手按著她赤裸的香肩，騰出右手以指尖輕觸那道劍痕，愛憐地道：「是不是仍很痛呢？」

善柔隨他指尖劃過像吃驚的小鳥般顫抖著，「啊！」一聲張開小嘴，呻吟道：「當然痛！你……噢！項少龍！你在欺負人家。」

項少龍把手移上，抓緊她另一邊香肩，俯頭吻在她的劍痕上。善柔哪還支撐得住，發出可令任何男人心動神搖的嬌吟。項少龍順手脫掉她的下裳，將她攔腰抱起，往臥榻走去。善柔兩手無力地纏上他脖子，把俏臉埋在他肩頭，劇烈地喘息。當項少龍揭帳登榻，她才回復點氣力，由他懷裡滾下來，躲到臥榻靠牆的內沿去。項少龍慾火狂升，逼了過去，探手去脫她褻衣，想起那晚和她糾纏後，她下襬敞開，美腿畢露的迷人景象，心內便若燃起一團永不熄滅的野火。在善柔象徵式的推拒下，平日刁蠻凶霸的美女只剩下一件單薄的雪白內衣和香艷的短內褲。善柔忽地清醒，死命拉住襟口，以免春光盡洩，對方的手已撫上她渾圓結實的美腿。

善柔秀眸無力地白他一眼，顫聲求道：「項少龍啊！不能這樣的！你連門都未關好呢！」

項少龍啼笑皆非，遍撫她一對玉腿，爬起榻來，笑著道：「我還以為大姊你天不怕地不怕，原來竟怕一道沒有關上的房門，我順你意思如何！」

當他重回帳內，善柔坐起來，狠狠瞪他。

項少龍嘻嘻一笑，坐到她身前，膝腿交碰，俯前道：「柔柔你忘記帶匕首。」

善柔「噗哧」失笑，橫他嬌媚的一眼，沒好氣道：「即使有刀在手又如何呢？區區一把匕首，可以阻止你這色鬼嗎？」

項少龍肆無忌憚地探手過去，由襟口滑進去作怪，嘖嘖讚道：「你不但是一流的刺客，還是一流的天生尤物。」

善柔一對秀眸迸出情火，兩手無力地按他肩膀，嬌喘道：「你放恣夠了嗎？」

項少龍大感雄風赳赳，充滿征服難馴美女的快意，反問道：「柔姊又夠了嗎？」

善柔哪還睜得開眼來，忽地回手隔衣緊抓著他作惡的大掌，喘息道：「停一停好嗎？」

項少龍還是首次聽到她以哀求的語氣和自己說話，讓右手留在最戰略性的要塞，暫停活動，笑著道：「那又怎樣哩？」

善柔勉力撐起眼簾，盯著他撒嬌道：「人家早說過你今晚要圖謀不軌，你看現在弄得人家成什麼樣子？」

項少龍故作奇怪地問道：「什麼樣子？當然是最誘人可愛的樣子哪！」

又再揉捏不休。

善柔全無抵抗之力，隨他的動作抖顫呻吟，求道：「讓人家再說幾句話好嗎？」

項少龍得意洋洋暫止干戈，以征服者的雄姿道：「這時候還有什麼好說的？你應知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善柔嬌羞不勝，垂首點頭道：「正因知道，所以想和你這大壞蛋作個商量。」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兩軍交戰，一方敗北，除屈服投誠外，還有什麼可以商量的。」

善柔大嗔道：「誰要投降，你只是小戰得利，人家……」

項少龍更感樂趣盎然，收回右手，笑著道：「噢！我差點忘記你仍有土地沒有被佔領，京城尚未失守。」

當他的手沿腿而上，善柔羞急下回復力氣，一個翻滾，脫出他的魔爪，由他身旁滾至外檔榻沿處，嬌笑著道：「不要過來，否則我立即溜到房外去。」

項少龍毫無追趕之意，好整以暇地轉身後移，靠貼著牆舒服地伸展長腿，指頭一勾道：「夫人乖乖的給我過來。」

衣衫不整，釵橫鬢亂、春光大洩的善柔叉腰嗔道：「不！」

見到項少龍胸有成竹地飽餐自己的無限勝景，又軟化下來，可憐兮兮地道：「除非你答應不再侵犯人家。」

項少龍沒好氣地道：「在這時代有哪一場仗是剛嘗甜頭，卻忽然退兵呢？善柔你已長大成人，應知今晚有些事是無可避免。」

善柔幽幽地瞟他一眼，然後認命似的移到他身旁，學他般挨牆而坐，伸展一對美腿，出奇地柔順道：「你該心知肚明，從人家要扮你的夫人開始，善柔便拿定主意從你。但你也要體諒人家嘛！我一向看不起男人的自高自大，最不服氣是像我們女兒家天生出來便是供他們淫辱欺壓，動輒施虐，唉！我不懂再說。」

項少龍心叫慚愧，原來善柔有著這時代其它女性想也不敢想的看法，伸手摟她香肩，湊過去封上香唇，溫柔地讓雙方默享那會使男女魂為之銷的接觸，善柔情意綿綿地反應。唇分，項少龍把她的臉移向自己，看她柔情似水的雙眸道：「我會尊重柔柔的想法，今晚到此為止，你睡在我這裡，我自己找地方睡覺好了。」

善柔發呆半晌，幽幽地道：「你要找致致還是田家姊妹？」

項少龍道：「我不想弄醒她們，不是還有間空房子？我到那裡去好了。」

善柔有點感動地道：「想不到世上有你這種男人，處處為別人設想，好吧！我們一起到那裡去。」

項少龍愕然道：「一起去。」

善柔回復平日刁蠻的樣子，一嘟小嘴道：「待會你對人家作惡完畢，立即給本姑娘滾回這裡睡覺。事後絕不准對任何人提起，更休想我會像致致般對你千依百順，除非是我主動就你，否則再不得對我無禮。」

項少龍一呆道：「這是不是叫掩耳盜鈴？」

這次輪到善柔髮怔道：「什麼是掩耳盜鈴？」

項少龍解釋道：「偷鈴的賊，自己掩上耳朵，聽不到逃走時鈴搖的聲音，以為別人也聽不見，不正像小姐現在的行徑嗎？」

善柔笑得彎起蠻腰，嗔道：「那怎麼同？這裡並沒有供人掩耳的鈴聲？」

項少龍笑著道：「柔姑娘似乎忘掉自己懂得呻吟呢？」

善柔大窘，惡兮兮地大力拉他跨下榻去，狠狠地道：「來！快天亮哩。」

項少龍忍俊不住捧腹狂笑著道：「柔柔你忘了榻上地下，都有你盜鈴的衣衫物證。」

善柔本想發惡，旋即和他笑作一團，辛苦地由各處撿起衣物，面紅耳赤地拉他往空房摸去。

兩顆劇烈跳動的心，在恬寧的深夜，就像鈴聲般使他們感到全世界的人在聆聽、注意，登時泛起作賊偷情的刺激滋味。

※※※

次日清晨，初嘗禁果的善柔果然遵守諾言，若無其事地和趙致到花園練劍，荊俊惦記那美麗村女，天剛亮趕回牧場去，剩下田貞田鳳陪項少龍吃早膳。

烏果此時進來道：「平山侯使人傳來口訊，請三爺午後時分到他的行館去。」

項少龍心念一動，立知想他做城守的不是韓闖而是晶王后自己，否則韓闖哪能這麼容易約到趙國的第一夫人。細心一想，合情合理。現在邯鄲諸將，分別隸屬不同派系，只有他仍尚未與各大派系扯上關係，若被封城守，自然對晶王后生出知遇之心。異日孝成王歸天，晶王后成為掌權的母后，他項少龍立成她最有力的心腹大將。但她為何會看上自己呢？

烏果見他沉吟不語，不敢打擾，正要退下，給項少龍召回問道：「外面的情況如何？」

鳥果恭立稟告道：「平靜多了，但街頭各處仍有趙兵截查行人，孝成王貼出通告，不准居民收留任何陌生人住宿，所有旅館均被趙兵定時盤查。」

田貞、田鳳對烏果很有好感，見他畢恭畢敬的樣子，不住偷笑，烏果每當項少龍看不見，亦對兩女擠眉弄眼，逗得兩女更是開心。

項少龍忽道：「烏果！」

烏果嚇了一跳，連忙應是。

項少龍道：「你給我找人通知紀才女，說我黃昏時會正式去拜會她，希望能和她一起吃晚膳。」

烏果領命而去。趙致和善柔香汗淋漓地回來，坐到項少龍兩旁，田氏姊妹忙起來侍候。

項少龍想起善柔昨晚動人的肉體、狂野的誘人美態，心中一甜道：「你們不要先洗個澡嗎？」

善柔不置可否，趙致卻興高采烈道：「餓得要命哩！」邊吃邊道：「柔姊今天的步法慢了很多，我也跟得上。」

項少龍自然明白步法轉慢的原因，差點把口內的饅頭噴出來。善柔粉臉通紅，狠狠在几底扭項少龍的大腿一把。趙致先是一呆，旋則似有所悟，臉也紅起來，垂首默默吃東西。氣氛尷尬之極。

項少龍心中好笑，在几底各摸兩女一把，拍拍肚子站起來，道：「我要出外走走，活動一下筋骨。」

趙致「啊」一聲叫起來道：「等等人家！我差點忘記師傅囑我帶你到武館去。」

項少龍歎道：「真的要去嗎？」

趙致左右手各拿一個饅頭，笑著道：「當然！唔！人家要到澡房。」

項少龍笑著道：「這是不是一個邀請呢？」

趙致臉飛紅，橫他一眼道：「你的腳又不是長在我身上，誰管得你到哪裡去。」甜甜一笑，再送上媚眼，這才去了。

項少龍向低頭大嚼的善柔道：「我們等姊姊來！」

善柔大嗔，一腳猛掃過來。

項少龍大笑閃開道：「好柔柔，還以為自己的腳法像昨晚般厲害，纏得我差點沒命嗎？」

善柔氣得七竅生煙，取起一個饅頭照面擲來。項少龍瀟灑從容地一手接過，順便咬了口，若有所思道：「怎也不夠柔大姊好吃。」

在善柔瘋虎般跳起來前，他早繼趙致之後，溜進澡房裡去。

※※※

那天早上在武士行會度過，趙霸問起「龍善」，項少龍推說到牧場去了。

趙致指導行會裡的五十多名女兵在教場操練，趙霸把項少龍拉到一旁，親切地道：「昨晚大王把我召進宮裡，問起你的事。」

項少龍愕然道：「什麼事？」

趙霸低聲道：「主要是關於你和貴僕龍善那天力挫李園的情況，我當然是讚不絕口哩！」

項少龍連忙道謝，心內卻是七上八下地嘀咕著。孝成或者尚沒有那種精明能察覺出他的可疑處，但郭開卻是狡猾多智的人，說不定會對他們這批牧馬大軍生出疑心。當然孝成王可能只是想給他安排一個適合的職位，所以向趙國的總教練作出探詢。聽趙霸口氣，孝成似還問他另外一些事，待會要教趙致打聽一下。為了眾人的安危，確須好好籠絡趙雅，好探察郭開的詭謀，橫豎趙雅曾騙過他，他騙回她，蕩女也只好認命。吃過午飯，項少龍把趙致留在行會，獨自往韓闖處去。

邯鄲的氣氛大致回復平靜，行人顯著減少，不時碰到巡城的士兵，見到他無不施禮致敬，比以前當禁衛官更威風。韓闖行館四周刁斗森嚴，佈滿趙兵，項少龍推測是晶王后比他早來一步，她為何如此積極攏絡自己？可見她有所圖謀，急需一個親信為她抓緊邯鄲城的軍權，而他這新來者最適合。記起席間晶王后與趙雅的不和，進一步想到若晶王后推薦其它人，趙雅定會反對，若是薦他董馬癡嘛，趙雅或會持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經通報後，韓闖到大廳歡迎他，先把他引進側廳，神色凝重地道：「待會小心點說話，我的王姊非常精明，說錯半句，你這城守之職便完蛋。」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晶王后這樣與我見面，豈非人盡皆知？」

韓闖道：「此回我來邯鄲，另有任務，是把敝國的七公主護送來與太子舉行大婚，晶王后借口探她，該不會啟人疑竇。」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此次政治婚姻，必是由晶王后一手促成，可見六國裡趙人與韓人特別親近。趁此機會，項少龍問起合縱一事，韓闖苦惱地道：「還不是田單和李園借燕國的事大造文章，兩人互相勾結，把我們三晉視為比秦人更危險的威脅。我和姬重有點懷疑偷襲你和龍陽君的主使者是他們兩人，既要殺死龍陽君，亦想把你除掉。」

項少龍心中一驚，事實上經趙雅提醒，他對初時猜估偷襲者乃信陵君的人的信心已開始動搖。雖說田單想籠絡他，但那只是另一種「除掉」他項少龍的方法。在這時代，不能用者乾脆殺掉，免得便宜別人。

有人來報，晶王后可以見他。項少龍隨韓闖穿過兩重天井，經過一座大花園，在內軒裡見到趙國的第一夫人。施禮後，晶王后向韓闖打個眼色，後者和婢僕侍衛全退出去，剩下兩人對几而坐；華裳美飾襯托下，趙國之后更是雍容華貴，艷色照人。項少龍暗拿她與平原夫人比較，確是各擅勝場，難分軒輊。

晶王后目光灼灼打量他，淡淡地道：「董先生知不知本后今天為何要約見你？」

聽她語氣，項少龍更肯定看上他的是她本人，而非韓闖，後者只是奉命穿針引線，恭敬地答道：「韓侯說過，晶王后知遇之恩，鄙人日後縱使肝腦塗地，定要回報。」

晶王后絲毫不為他的明示忠誠所動，冷冷地道：「本后看得起你，有兩個原因，先生想知道嗎？」

項少龍愕然抬頭，暗忖難道獨守宮禁的美婦看上他的「男色」？

晶王后雙眸深深地瞧他，緩緩地道：「第一個原因，是因田單很看得起你，所以你董匡絕不應差到哪裡去。」

項少龍露出恍然大悟之色，同時好奇心大起，問道：「敢問晶王后另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晶王后輕輕一歎道：「因為我在你身上看到另一個人的影子，他也像你般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可惜時機不巧，他永遠不能為我所用。」

項少龍心中一震，自然知她說的人，正是自己。

晶王后見他沉吟無語，訝異地道：「先生不想知道那人是誰嗎？」

項少龍坦白道：「看到晶王后滿懷感觸，鄙人不敢相詢。」

晶王后對他的善解人意滿意地微微點頭，語氣轉冷道：「你和趙穆究竟是什麼關係，為何他竟千方百計把已送出的田氏姊妹設法轉贈與你呢？」

項少龍知道此刻絕不可有絲毫猶豫，也不能像答趙雅般答她。聳肩道：「巨鹿侯由鄙人進京開始一直恩寵有加，至於是什麼原因，鄙人便不曉得。」

晶王后瞪他頃刻，沉聲道：「由今天開始，董匡你只能對大王和本后盡忠，否則橫禍臨身，莫怪本后不曾提醒你。以先生的才智，不用本后明言，該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暗叫厲害，這女人把孝成王抬出來與她並列，真真假假，確教他難以分辨。她一方面利用趙穆，同時暗防趙穆。

晶王后又道：「巨鹿侯有沒有和你說過什麼特別重要的話？」

項少龍思索半晌，道：「巨鹿侯似乎很不歡喜李園，常問我有什麼對付他的方法，其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晶王后滿意地點頭，改變話題道：「趙雅是否常來纏你？她長得不美嗎？為何你總是對她若即若離。」

項少龍知她是借問此等私事，來測試自己的忠誠，悶哼一聲道：「鄙人不歡喜朝三暮四的女人。」

晶王后笑著道：「本后很歡喜你這種率直的性格，但若你想登上城守之位，必須與趙雅虛與委蛇，就當作本后對你的第一個吩咐。」

項少龍故作為難之色，歉然道：「請恕董某粗人一個，很難蓄意去誆騙別人。晶王后若是命鄙人赴戰場與敵決一生死，鄙人絕不會皺半點眉頭。」這叫以退為進，若他為城守之位，完全違背一向的作風，反會教這毒辣無情的女人看不起他。

果然晶王后絲毫不以為忤，嬌笑著道：「我早知董先生不是這種人，不過蕩婦更易使男人動心，本后不是逼先生去騙她，只是要你向她略顯男性風流本色，當她是個送上門來的歌姬如何。」

項少龍見她媚態畢露，心中一蕩，故意逗她微笑著道：「也是道理，不過我自家知自家事，凡是和鄙人歡好過的女人，事後都難以離開鄙人。」

晶王后本是狠狠瞪視他，旋則花枝亂顫地笑起來，大有深意地橫他一眼道：「為何你們男人說起對女人的本領，總愛自誇自讚，教人怎曉得誰有真材實料？」

項少龍很想說既有懷疑，何妨一試，不過終不敢說出口，啞然失笑道：「聽晶王后這麼說，才知原來其它男人也愛如此自誇的。」

晶王后忽地俏臉飛紅，知道說漏了口，豈非明白告訴對方，自己和很多男人有過一手嗎？項少龍驀地想起近水樓台的成胥，這個忘恩背義的小子，說不定是借晶王后的關係扶搖直上，但為何晶王后不保他續代城守，反選上自己？旋又恍然大悟，若這有野心的女人在朝廷內外都有她的人，自然更易操縱政局。一時間兩人相對無言，氣氛尷尬。

晶王后站起來，臉容回復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冷冷地道：「我走了！此事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否則本后絕不饒你。」

項少龍心中大罵，表面當然做足逢迎工夫，直至把她恭送出門外，始鬆一口氣。向韓闖告辭之時，韓闖大作老朋友狀，堅持要找天和他到官妓所湊熱鬧，這才放他離去。項少龍閒著無事，早點往找紀嫣然，隔遠看到田單的車隊浩浩蕩蕩開進紀嫣然寄居的劉府，嚇得掉頭便走，先回府去。善柔和田氏姊妹不在家，問起來才知善柔去逛街，拉她姊妹去了。

烏果陪他來到寢室門前，低聲詢問道：「樂乘的首級已運至牧場，大爺問三爺如何處置。」

項少龍道：「請大哥看著辦！過幾天風聲沒有那麼緊，把這奸賊人頭送返咸陽給呂相，再由他交給姬后。並要他們不可洩出消息，否則誰都知道樂乘是我們殺的。」

烏果領命而去。項少龍回房倒頭睡足兩個時辰，匆匆趕往劉府去，善柔等仍未回來。日落西山，由於居民沒事的都不敢出門，市容更見慘淡。項少龍大興感觸，暗忖其實全是昏君孝成王一手造成。

不過更可能是命運的安排，否則休想有小盤這個未來的秦始皇出現。唉，或者就是鄒衍所說的天命。

到達劉府，紀嫣然正苦候他，使人把他直接領到小樓見面，鄒衍也在那裡，三人相對，自有一番歡喜。

紀嫣然預備一席精美的酒菜，三人圍几坐下，俏佳人為兩人親自斟酒，對飲一杯，怨道：「到今天才有你的訊息，累人想得多了幾根白髮呢。」

鄒衍哈哈笑道：「你的秀髮若真是這麼不爭氣，我代表天下男人罰你一杯。」

兩人碰杯一飲而盡，項少龍向紀嫣然陪罪，再向美人兒打個眼色，後者會意，揮退服侍的兩個丫環。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你們應知邯鄲前晚發生的大事吧！」

紀嫣然微感震驚道：「果然是你們做的，真厲害，二百多人剎那間非死即傷，不但震動全城，田單李園等亦驚駭莫明，疑神疑鬼。」

鄒衍皺眉道：「不過也暴露你們的行藏，剛才田單來拜訪嫣然，說起此事，他表示懷疑是項少龍做的。」

項少龍心中微懍，知道縱可騙過孝成王和趙穆，卻絕騙不過這一代梟雄，幸好他還有滕翼這著暗棋，足以惑他耳目，點頭道：「他來找嫣然還有什麼目的？」

紀嫣然關切他安危，沒有答他，反道：「怎辦好呢？若他真個懷疑上你們？」

項少龍笑著道：「不用擔心，現在邯鄲城內人人互相猜疑，孝成王等便懷疑是田單和趙穆連手幹的，而且我尚有布置，足可使敵人疲於奔命，草木皆兵。」

鄒衍笑著道：「草木皆兵？這句形容對邯鄲確是非常貼切。我和嫣然研究過樂乘被殺一事，還以為非你下的手，一來因你們人手太少，二來均認為你不會在活擒趙穆前，來這麼打草驚蛇的一手。」

紀嫣然心慌意亂，怨道：「少龍！你太魯莽。」

項少龍道：「我是經過再三思量，故有此一著。趁力戰受傷的當兒，沒人會懷疑到我身上，付諸行動。」接著說出不得不殺樂乘的原因，與隨之而來的後果。同時道：「若有人事後調查，會發覺當時我府內只有百多人，頭號手下龍善又不在城內，誰會相信我們有能力做出這種事來。而且翌晨整批人又完好無恙地出城返回牧場，更令人想不到他們是伏襲樂乘的人。」

紀鄒兩人不能置信地瞪著他，以百多人對付二百多人，竟能不損一兵一卒，此事誰會相信。只是此點，就算精明如田單，亦不應懷疑到他們身上。

紀嫣然輕鬆起來，再為他添酒道：「你這人總是能人所不能，教人吃驚。唉！一天不見你，嫣然也覺日子難過哩！」

項少龍抱歉地道：「可是今天我來找嫣然，卻是要你和我分開一段時間，先一步回咸陽去。」

紀嫣然纖手一震，酒斟到几上去，臉色大變道：「怎也不能答應你，此事沒有商量，什麼理由都不聽。」

項少龍求救的望向鄒衍，大哲學家報以無奈的苦笑。

紀嫣然為鄒衍的酒杯注滿酒，甜甜淺笑著道：「不講理一次也是沒法子的。」

鄒衍幫口道：「少龍為何想我們先到咸陽去？」

紀嫣然夾一箸菜餚放往鄒衍碗內，微嗔說道：「以後不准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項少龍投降道：「好了！我就打消此意吧！紀才女滿意嗎？」

紀嫣然深情地瞥他一眼，會說話的美眸似在說「算你啦！」的樣子。

項少龍惟有與鄒衍對視苦笑。後者道：「邯鄲非是久留之地，你有什麼新計劃？」

項少龍道：「若真能登上城守之位，很多事可迎刃而解，否則只好用計謀把趙穆騙到牧場去，強行將他擒回咸陽。」

紀嫣然道：「先不說趙穆是否有膽量離城，就算肯離城，沒有一二千人護行，他絕不會踏出城門半步，且會步步為營，所以此為下下之策。」

項少龍冷哼一聲道：「現在我正與時間競賽，問題是趙人正在等待我不存在的親族和牲口到達邯鄲的一天。所以我定須在短期內逼趙穆謀反，他若變得孤立無援，還不是任我魚肉，現在最大的難題仍是時間。」

兩人均為他感到煩惱。

項少龍想起田單，再問道：「田單來訪所為何事？」

紀嫣然臉微紅道：「還有什麼好事，他正式向人家提出邀請，要嫣然到齊國作客。」

項少龍暗忖田單倒直接了當，道：「嫣然怎樣答他？」

紀嫣然道：「我告訴他要考慮幾天，因我要問過你才回復他。」

項少龍沉吟片晌，道：「你和我的關係，看來只有龍陽君一人猜到，此情況對我們大大有利。雖仍未知偷襲龍陽君的人是誰，卻間接幫我們一個大忙，解去龍陽君派人監視你的威脅。」

紀嫣然欣然道：「人家不管了，今晚定要去找你，人家有很多心事想和你說嘛！」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什麼心事？現在不可以說嗎？」

鄒衍笑道：「要不要老夫避開一會？」

紀嫣然霞燒玉頰，狠狠在几下跺了項少龍一腳，羞嗔道：「鄒先生也在笑人家。」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明白所謂心事只是說給鄒衍聽的堂皇之詞，其實是捺不住春思，要來和他倒鳳顛鸞。

項少龍看看時間差不多，笑著道：「今晚董某人恭候紀小姐芳駕，噢！你們知不知樂乘的葬禮何時舉行。」

兩人均大搖其頭，他思索片晌，問起李園的情況。

紀嫣然道：「他每天都來串人家門子，聽他口氣，這一輪他和郭縱過從甚密，看來郭縱把女兒嫁他的事已成定局。」

項少龍為郭秀兒這可愛美女的未來命運歎一口氣，告辭離去。有很多事目前急也急不來，惟有看看城守之位會否落到他手上。

※※※

項少龍踏進府門，烏果報上道：「雅夫人來了，我想請她到東軒等你，她卻堅持要到內堂去，她的臉色很難看呢！」

他早看到廣場上趙雅的座駕和趙大等隨從，門外還有隊趙兵，聽到烏果對趙雅的形容，暗呼不妙，道：「柔夫人和致姑娘呢？」

烏果道：「她們回家探望正叔，今晚不會回來。」

項少龍皺眉道：「她們有沒有碰上頭？」

烏果道：「柔夫人親自接待她，致姑娘則躲起來。」

項少龍鬆一口氣，逕自舉步往內堂走去。跨入門坎，憑几獨坐的雅夫人抬起臉往他望來，臉色蒼白。

項少龍到她身旁坐下，小心地道：「你的臉色為何如此難看？」

趙雅冷冷地道：「董匡！你究竟有沒有派人攔截項少龍？」

項少龍著實地嚇一跳，故作不悅地道：「夫人何出此言，我董匡難道是輕諾寡信的人嗎？」

趙雅道：「那為何我們接到消息，項少龍扮作行腳商人，出現在邯鄲東面三十里的一條小村莊，還與當地的守軍發生激戰？」

項少龍放下心來，滕翼終於出手，關心地問道：「有沒有捉到項少龍？」

趙雅搖頭道：「荒山野嶺，誰能拿得他住。」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既是如此，夫人的臉色為何這般難看？」

趙雅微微一怔，垂首淒然道：「我不知道，或者是怕他知道自己行藏敗露，再不會到邯鄲來。」

項少龍明白她心情矛盾，既不想他來但又希望他來，歎道：「其實前天晚上我的手下便截住他，還告訴他我們是奉夫人之命去警告他，至於他為何仍會來到離邯鄲這麼近的地方，就非我所能明白，我剛剛收到消息，故未能通知夫人。」

趙雅懷疑地看他，道：「你不是騙我吧？」

項少龍故作生氣地道：「你在這裡稍候片刻，我去拿證物給你過目，然後再把你轟出府門，永遠不再見你。」

在她說話前，溜回寢室去，取了一枝飛針，回到廳內，把飛針放在雅夫人前面的几上去。

燈火映照下，鋼針閃閃生輝。

趙雅伸出纖指，指尖輕觸針身，情淚奪眶而出，顫聲道：「天啊！你們真的找到少龍，他……他有什麼話說？」

項少龍以衣袖為她抹掉淚珠，道：「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當我的人問他要證物，他由掛滿飛針的腰囊挑一根出來，接著離開。想不到現仍未走，確有膽識。」

趙雅再無懷疑，咬緊下唇，好一會後輕輕地道：「董匡你可否再為趙雅做一件事。」

項少龍奇怪地問道：「什麼事呢？嘿！我差點忘了要把你轟走，你還厚顏來求我做這做那。」

趙雅連他半句話都沒聽進耳內去，以哀求的語氣低聲道：「立即帶我去趕上他好嗎？」

項少龍失聲道：「怎可能呢！」

趙雅如夢初醒般，嬌軀一震，轉身撲入他懷裡，「嘩！」一聲痛哭起來。

項少龍滿懷軟玉溫香，也感淒然；暗自感歎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趙雅哭出心中淒苦，只是香肩仍不住抽搐，默默流淚，累得項少龍胸前濕一大片。正不知如何收拾善後，她倏地平靜下來。哭泣收止頃刻，趙雅坐直身子，垂下螓首任由項少龍為她拭掉淚漬。

項少龍喟然道：「夫人前世定是欠了項少龍很多眼淚，所以今世還個夠本。」

趙雅綻出一絲苦笑，搖首不語，神情異常。

看她哭腫的雙眼，項少龍歎道：「根本沒有人可代替項少龍在你心中的位置，夫人不要再騙自己和我老董了。」

趙雅歉然地伸手摸上項少龍濕透的襟頭，俏目射出灼熱無比的神色，咬著櫻唇道：「我想試試看，董匡，現在我很需要男人，可否抱趙雅到房裡去。」

項少龍心中叫苦，若他再拒絕趙雅，實在於理不合，而且亦有點不想令她脆弱的心再備受打擊和傷害。況且為了城守之位，實不宜得罪她。可是紀嫣然待會來找他，應付完趙雅，哪還有餘力慰藉俏佳人呢？

趙雅俏面燃燒起來，微嗔道：「你還猶豫什麼呢？」

項少龍心中苦笑，把她攔腰抱起來，心神卻回到二十一世紀曾看過的色情片，憑記憶搜索所有片段，參考各種花式，看看可有特別精彩的，否則若仍沿用慣常那一套，定瞞不過曾和自己歡好過無數次而經驗豐富的蕩女。趙雅不知為何，激動得不住抖顫，似乎只是給壯健若項少龍的男人抱著，且不須有任何動作，已春情澎湃，難以自禁。項少龍以醜婦終須見翁姑的心情，踏進房內，掩上房門，把她橫陳榻上。趙雅仰望他，臉紅似火，不住喘息，放浪的樣兒，誘人至極點。項少龍卓立榻旁，心中忽地覺得有點不對勁，一時卻想不起是什麼事。

趙雅柔聲道：「董郎為何還不上來？」

項少龍臨陣遲疑，故意打岔道：「這幾天李園還有來找夫人嗎？」

趙雅微怔道：「在這時候，還要提其它人嗎？」

項少龍不悅地道：「先答我的問題。」

趙雅閉上雙眸，輕輕道：「答案是沒有，近幾天我避到宮內去，不見任何人，心中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董馬癡，另一個你該知是誰。」

項少龍坐到榻旁，猛咬牙齦，毅然為她寬衣解帶，低聲道：「李園在榻上比之項少龍如何？」

趙雅睜開雙眸，苦惱地道：「不要問這種令人難堪的問題好嗎？噢……」

項少龍在她酥胸溫柔地摩挲，柔聲道：「我想知道！」

趙雅被他摸得渾身發顫，扭動著呻吟道：「沒有人及得上項少龍，他是天生最懂愛惜女人的男人，啊！董匡！求你不要再折磨趙雅，好嗎？」

趙雅的反應激烈得近乎瘋狂，事後兩人疲倦欲死。項少龍雖心懸紀嫣然，但一時實無法爬出房門去，幸好雖是荒唐近半個時辰，但時間尚早，希望她尚未來就好了。榻上的趙雅，確是男人無與倫比的寵物，又懂討好男人，比她美的女人不是沒有，比她更狂放嬌癡的女人卻沒有幾個。

趙雅忽然把他纏個結實，當項少龍還駭然以為她想再來另一個回合，美女湊到他耳旁道：「我真的很開心，開心得縱然立刻死掉也無悔！」

項少龍歎道：「我比之項少龍又如何？」

趙雅的香吻雨點般落到他臉上，以令他心顫的眼神深深注視他道：「你是指以前的項少龍嗎？」

項少龍立時遍體生寒，全身發麻，硬著頭皮道：「夫人何出此言？」

趙雅一個翻身，把他壓在身下，香吻再次灑下，熱淚泉湧而出，淒然道：「少龍你不用騙我！今天你忘記塗上香粉，身上的藥味又不濃重，人家剛才伏在你懷裡，把你認出來，所以要和你合體交歡，好作證實，唉！少龍啊！你雖有通天之能本領，在榻上怎瞞得過人家呢？天啊！世上竟有這麼精美的面具，騙得雅兒苦透了。」探手來掀他的面具。

項少龍頹然任由她解開面具，露出真面目，趙雅的淚水珍珠串般滴在他臉上，悲喜交集，泣不成聲。

項少龍心中暗自感歎，愛撫她迷人的頸背，一個翻身，把她壓在體下，深深望進她眼內去，苦笑著道：「田單批評得好，我項少龍最大的弱點是心軟，見到你為我那樣淒涼無助，不顧一切的樣兒，早拋開往事，否則你怎能投懷送抱，拆穿我的西洋鏡？」

趙雅一怔道：「什麼是西洋鏡？」

項少龍暗罵自己糊塗，這時代哪來西洋鏡，含糊道：「總之是給你拆穿。」

此刻趙雅哪會深究，狂喜道：「天啊！你真的原諒雅兒嗎？少龍！求你吻吻人家啊！」

項少龍暗忖此時想不討好她也不行，低頭重重封上她的香唇。趙雅狂野地反應，不知由哪裡來的力氣，肢體纏得他差點透不過氣來，陷進歇斯底里的狀態中。纏綿良久，項少龍終於脫身。

趙雅意亂情迷，喘息道：「少龍！喚我的名字好嗎？雅兒自從幹了大大對不起你的蠢事後，從沒有一刻快樂過，苦透慘透哩。」

項少龍暗忖你和齊雨、韓闖和李園在一起時難道一點不快樂嗎，心雖有此想，卻說不出口來。

趙雅見他神色，明白他的心意，幽幽地道：「雅兒知錯，由今晚此刻開始，假若趙雅還敢做出任何背叛項少龍的行為，教趙雅受盡人間慘刑而亡。」

項少龍不知是何滋味，湊到她耳旁低喚道：「雅兒！雅兒！」

這兩句登時惹起另一場風暴，再雲收雨歇，趙雅伏在項少龍身旁，側頭望他道：「你真了得，只憑百多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殺死樂乘，弄得我們疑神疑鬼。」

項少龍舒服地伸展仰臥的身體，問道：「你們曾懷疑過我嗎？」

趙雅歎道：「當然有啦！不過你的手下次晨精神抖擻地離城，沒有半個受傷的人，使我們疑心盡釋，唉！誰鬥得過你呢？」接而低聲道：「人家可求你一件事嗎？」

項少龍不悅地道：「你是否又要和我作交易？」

趙雅惶然道：「不！雅兒不敢，只是求你。」

項少龍冷冷地道：「說吧！」

趙雅像受驚的小鳥般靠過來，把臉埋入他寬闊的胸膛裡，楚楚可憐地道：「求你不要再用這種語氣和人家說話好嗎？那會使雅兒害怕你再次捨棄我的，當日雅兒肯答應王兄來對付你，是有個不可以傷害你的協議，否則雅兒寧死也不會出賣你的。」

項少龍臉容稍霽，皺眉道：「你還未說出要求。」

趙雅勉強壓下惶恐的情緒，戰戰兢兢地道：「妮夫人之死是趙穆一手促成，王兄事後非常內疚，但米已成炊，那亦是他疏遠趙穆的主因。自烏家和你到秦國之後，他整個人像蒼老十多年般，且病痛纏身，老天早在折磨他。」

項少龍哂然道：「他似乎忘掉自己的女兒。」

趙雅一震道：「你不肯放過他嗎？」

項少龍清醒過來，回復理智，壓下逼趙雅在他和孝成王間選擇其一的不智衝動，歎道：「好吧！看在你份上，我不再和他計較。」跟孝成王計較，該是秦始皇的事。

趙雅大喜道：「少龍你真好，下命令吧！你要人家為你幹什麼都可以。」

項少龍暗想這就叫因禍得福，有趙雅幫助，何愁大事不成。湊到她小耳旁道，「助我取得城守之位。」

趙雅哪敢開罪他，不住點頭。

項少龍記掛紀嫣然，正要溜出去，趙雅欣然道：「事不宜遲，現在雅兒立刻去見王兄，城守之位可包在我身上。唯一會反對的人是郭開，他早有心中的人選。」

項少龍見她這麼賣力，今晚又不再纏他，喜出望外，親自為她穿衣著服，弄了一大輪，把她送出府門。

待她的車隊遠去，掉頭返回府內，烏果迎過來道：「紀才女剛到，嘿！三爺真厲害，換了我便應付不來。」

項少龍心中苦笑，今晚不知如何向紀嫣然交差？

※※※

項少龍醒來時，早日上三竿，還是給善柔弄醒的，渾身乏力，不由暗自警惕，如此下去，鐵打的身子也捱不住。

善柔一臉嬌嗔，捏他鼻子道：「看你成什麼樣子，睡極也不夠，管少你一晚也不成。」

項少龍坐起榻沿，伸手摟她蠻腰笑著道：「昨晚若有你在，我想爬起來都不行呢！」

善柔脫身開去，跺足道：「你不守承諾，又與趙雅鬼混，人家恨死你。」

項少龍愕然道：「烏果告訴你的嗎？」

善柔繃緊臉道：「他敢不說嗎？趙雅跟著還有紀嫣然，也不顧自己的身體。」

項少龍站起來做幾個舒筋活絡的動作，笑著道：「柔柔陪我去練劍好嗎？」

善柔哪曾見過二十一世紀的柔軟體操，驚異地道：「你的練功方法從哪裡學來的？」

項少龍笑指腦袋，問道：「你的妹子呢？」

善柔道：「回武士行館，她是教頭嘛！」

田氏姊妹走進房來，喜道：「董爺終於醒了。」

項少龍心叫慚愧，梳洗更衣，拉善柔到園中練劍。正「劈劈啪啪」對打，滕翼雄壯的笑聲在一旁響起來。項少龍大喜，著烏果代替自己陪善柔，回內堂與滕翼共進早膳，同時把近幾天的發展毫無遺漏地和盤托出。

滕翼聽到他終被趙雅識破身分，啞口笑著道：「我早預估到有此情況，三弟人又心軟，對這蕩女更是餘情未了。幸好對我們有百利無一害，讓她將功贖罪好了。不過你最好著趙大密切監視她，一有不對勁，我們立即逃走。」

項少龍見滕翼沒有怪責他，放下心事道：「既有趙雅之助，我們索性大幹一場，首先要破壞六國這次的合縱之勢，說不定可以乘機狠狠挫折一下田單和李園。」

滕翼訝異地道：「你不是對田單有點好感嗎？」

項少龍給他看穿心事，老臉一紅道：「初時我還肯定偷襲我們的人是信陵君，現在愈想愈不像，極可能真是李園和田單合謀幹出來的好事，意圖破壞三晉合一。待會我去探訪龍陽君，打聽他的口氣。唉！我很易信任人和為人所惑呢！」

滕翼同意道：「這是你的優點，也是缺點。」

烏果來報，雅夫人來了。項滕兩人對望一眼，均想到她定是帶來好消息。

※※※

趙雅像脫胎換骨般，完全沒有了那股淒怨鬱鬱的神態，回復往昔黠慧風流的俏樣兒，神采飛揚，笑靨如花，美目盼兮，明艷照人。看得項滕兩人眼前一亮，難以相信。

她隔遠歛容施禮，嬌呼道：「董爺龍爺兩位貴體安康，趙雅專誠前來拜晤。」

項滕兩人面面相覷，這美女像她跟項少龍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般，在小几一旁嬝娜多姿地坐下來，向兩人甜甜一笑道：「依董爺吩咐，小女子幸不辱命，不知可否將功抵過。」

項少龍失笑道：「請先自行報上，看你立下些什麼汗馬功勞。」

趙雅巧笑倩兮的橫一眼，傲然地道：「大小功勞各有其二，且讓小女子一一道來。」

滕翼笑著為她奉上香茗，歎道：「第一功自然是造就一個董城守出來，對嗎？只此一功，已足抵過。」

趙雅眉花眼笑道：「有龍大哥愛惜，趙雅對未來的擔憂一掃而空！」

項少龍心中湧起無限欣慰，寬恕確比仇恨令人愉快和感到生命的意趣。眼前的趙雅比對起此前的樣子，確有天堂地獄之別，含笑著道：「快報上其它功勞，看可值得我董馬癡多予恩寵。」

趙雅臉上閃耀光芒，喜孜孜地道：「人家已說服王兄，把李牧調回京師，對付趙穆的奸黨，可否算另一大功呢？」

滕翼猛地伸出手來一拍小几，低聲道：「如此一來大事已定，哪到趙穆不立即作反。」

項少龍伸手和他緊握。

當趙雅把纖美的玉手參加這三手的聯盟，項少龍笑著道：「如此大功，足可使董某人患上失憶症，忘了雅兒曾和別的男人鬼混。」

趙雅「啊！」地嬌呼一聲，又羞又喜又不依的白他一眼。

二人收回手後，趙雅道：「那女人果然在王兄前推薦過董爺，王兄還來問人家意見，妾身遂痛陳利害，順帶立下另一功勞。」

項滕兩人驚訝地望向她。

趙雅像只快樂的小鳥般，得意洋洋地道：「人家對王兄說若能以馬癡作城守，因他不隸屬任何軍方派系，趙穆定會加以籠絡，待董馬癡可將計就計，打入趙穆的陣營，盡悉奸黨虛實，說不定可得到他謀反的憑據，那時李牧回來，可將奸黨一網打盡。」

滕項兩人大喜，同聲讚歎。此招確是妙不可言，可使他們立即作出各種布置和進行計劃。

趙雅認真地道：「董爺勿忘放過王兄的承諾，龍善大哥要作證人呢！」

滕翼笑著道：「忘了我是滕翼嗎？喚我作二哥吧！」

趙雅顯然在高漲至極的情緒裡，甜甜的叫聲二哥。

項少龍警告道：「雅兒你若以現在的樣子去見人，等若在臉上寫著我項少龍回來了。」

趙雅飛他一個媚眼道：「董爺不用擔心，本夫人自有分寸。」

滕翼忽地低喝道：「大姨子何不出來一敘。」

項少龍早知她在旁偷聽，趙雅卻大吃一驚，往後廊望去。善柔換過貴婦式的常服，千嬌百媚地走出來，臉繃緊，顯是不高興項少龍與趙雅重修舊好。趙雅的臉色亦不自然起來，善柔木無表情並示威地故意坐到項少龍身旁。

滕翼忙向項少龍打個眼色，後者早胸有成竹，微笑向趙雅道：「有了雅兒這妙計，假設我真的找到趙穆與田單合謀的證據，雅兒認為你王兄敢否對付田單呢？」

善柔「啊」一聲叫起來，精神大振，看著趙雅。

趙雅乃耳聰目明的精靈美女，除項少龍這命中剋星外，善柔哪是她對手，故意賣個關子道：「這事到時再看，若計策得宜，不可能的事也可以變成可能的。」

善柔登時落在下風，在几底狠狠扭項少龍一把，要他為她說項。

滕翼先一步道：「齊國怎也比趙國強，此回田單亦非孤身來邯鄲，過萬精兵佈於城外，我看你王兄只好忍下這口氣。」

趙雅道：「齊國的中興是因田單而來，此人若去，齊國有何足懼，不過逾萬齊兵，又有旦楚統率，確非易與，現在隨侍田單身旁的全是能以一擋百的好手，縱使以你們的實力，恐亦難以討好。」

善柔冷哼一聲道：「只要製造出一種形勢，逼得田單倉皇逃返齊國，我們將有機可乘。」

項少龍道：「此事還須從長計議，現在首先是要找到可令孝成王信服田單確與趙穆合謀的罪證，其它的遲一步想辦法。」

善柔喜道：「你這回可不准騙人呢！」

項少龍苦笑道：「你最好對雅夫人尊敬點，否則她怎肯為你盡心力。」

趙雅趁機道：「董爺怎可以這樣說柔夫人，她對人家很尊重的！」

善柔臉一紅，唯唯諾諾含混過去。項少龍想起樂乘，趁機問起他的葬禮。

趙雅不屑地道：「頭都沒有，怎宜張揚？」

滕翼問道：「魯公祕錄現在是否落在郭縱手上。」

趙雅驕傲道：「當然不是！祕錄現在宮裡雅兒的夫人府內，由小昭她們日夜趕功，多複製一份出來，完成後會把副本逐一交給郭縱，但仍要看情況的發展，若郭縱決意離趙，他不但拿不到魯公祕錄，還要死無葬身之地。」

項少龍恍然大悟，終明白為何見不到小昭這群可愛的婢女，同時也知道李園追求趙雅，非只是向他報復那麼簡單，實是另有圖謀，不禁暗責自己思想不夠精密周到。向趙雅道：「你要小心點，田單李園等無不想把祕錄弄到手上，說不定信陵君也派人來搶回祕錄。他對你恨意甚深，唔！我要派些人貼身保護你才成。」

善柔道：「不若由我們姊妹保護夫人！」

項少龍不悅地道：「你是想找機會行刺田單吧！」

善柔生氣地道：「我善柔是那麼不為大局著想的人嗎，不識好人心。」見到三人無不以懷疑的目光瞪她，善柔可愛地聳肩道：「不信拉倒。」

項少龍站起來道：「趁我尚未當上城守，先去找龍陽君探個口風。唉！我復元了仍不去問候他，實在說不過去。」

善柔冷冷地道：「不要給他迷倒。」

項少龍打個寒噤，狠狠瞪她一眼。

善柔掩嘴偷笑，趙雅盈盈而起道：「雅兒走哩，讓人家順道送你一程吧！」

※※※

龍陽君坐在大廳的一端，地席上加鋪厚毛氈，後靠軟枕，以一張繡上美麗圖案的薄被覆蓋雙腿，有點兒「花容慘淡」地看著項少龍由家將引領進來，柔聲道：「請恕本君不便施禮，董兄不用多禮，坐到奴家身邊來。」

項少龍眼光落到侍候他的四名年輕男僕上，他們長得出奇地清秀俊俏，充滿脂粉味兒。

龍陽君笑著道：「董兄不用奇怪，他們是出色的美女，只不過穿上男裝吧！」

項少龍心中大奇，難道龍陽君也愛女色？這可是「千古奇聞」。坐好後，接過香茗，四個男裝美女和十多名親衛默默退出廳外。

龍陽君眼神深深地瞧項少龍一會，眼裡射出感激的神色，輕輕地道：「董兄救了奴家一命，奴家應怎樣謝你呢？」

項少龍暗忖你唯一謝我的方法，是千萬莫要用你「那種方式」來報恩。口上卻道：「董某只是盡一己之力，何足掛齒？君上好了點嗎？」

龍陽君眼中寒芒一閃，冷哼地一聲道：「他們還要不了我的命。」

項少龍壓低聲音，開門見山道：「究竟是誰指使的，有仇不報非君子，我老董絕不會放過害我的人。」

龍陽君閉上眼睛，沒有說話。

項少龍不悅地道：「君上是否有事瞞我，那天在峽口誘我們入去的是誰？」

龍陽君睜開眼來，淡淡地道：「此人叫夏月，趙人早找到他，只不過給人割斷喉嚨，再不能說出任何話。」

項少龍一怔道：「好狠辣，竟乾脆殺人滅口。」

龍陽君冷笑著道：「殺了他也沒有用，此人本是齊人，投靠我只有兩年，本君見他劍法不錯，人又似乎忠誠可靠，想不到竟是田單派來的奸細。」

項少龍一震道：「真是田單主使的。」

龍陽君悶哼道：「本君早奇怪田單為何親來邯鄲，現在終於明白，他根本對合縱全無誠意，只是希望趁秦政未穩，一舉吞掉我們三晉，他對趙人更是不安好心，想趁李牧出征邊疆、廉頗仍在攻打燕都的有利時刻，進行滅趙的陰謀。說不定他的大軍已分散祕密潛進趙境，甚至以各種身分，躲在城裡，準備裡應外合。」

項少龍從沒有把田單的問題想至這麼嚴重的地步，大吃一驚道：「君上已把這推斷告訴趙王嗎？」

龍陽君搖頭道：「事關重大，我沒有憑據，怎可隨便說出口來。過幾天我身體復元，立刻返回大梁，以免成為被殃及的池魚，董兄若肯和本君一道離去，本君自有妥善安排。」

項少龍奇怪地道：「君上難道坐看趙國給田單滅掉嗎？」

龍陽君嘴角露出一絲陰寒的笑意，平靜地道：「豈有這般容易？董兄尚未回答本君的問題。」

項少龍搖頭道：「君上的好意董某心領，因我的族人和牲口均在來此途中，我怎可說走便走；何況董某始終是趙人，不會坐看趙國落入田單之手。何況這個仇我必定要報的。」

龍陽君緩緩地道：「田單現在實力強橫，恐怕你們大王亦奈何他不得。經項少龍一役後，邯鄲守兵在三萬人間，大半還是老弱之兵，李牧廉頗遠水不能救近火。董兄若想躲過滅族之禍，只有到大梁一途。除非你現在立即向田單投降，否則他定不會放過你，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

項少龍被他說得心生寒意，暗想自己確有點低估田單。幸好還有趙穆這只棋子，否則死了都未知道是何事。站起來道：「君上好好休息！」

龍陽君知無法說服他，閉目再不說話。

項少龍默立片晌，告辭離去。街上陽光漫天，項少龍卻像浸在冰水裡。

街頭寧靜如昔，但他卻湧起危機重重，殺氣四伏的可怕感覺。

與龍陽君一席話，項少龍茅塞頓開，想到很多以前沒有想過的可能性，勾畫出一幅完整的圖畫。

田單是個充滿擴張野心的機會主義者，準確地把握戰國目下的形勢，乘虛而入，希望首先吞併趙國。

烏家堡一役，邯鄲守軍傷亡慘重，根本沒有壯丁補充，只能以老弱及婦女充數。趙國軍方的兩大支柱，廉頗正與燕人交戰，李牧則要應付寇邊的匈奴，無暇分身，故國都空虛，田單遂借到來商量合縱為名，帶來一支雖只萬人左右，卻能威脅趙國存亡的精兵。當然！萬人並不足夠亡趙，龍陽君猜測田單另有大軍潛入趙境，項少龍卻不大相信，因為只會打草驚蛇。而龍陽君有此想法，只是因他尚不明白田單和趙穆的關係。通過趙穆，他將可操控趙政。孝成王一死，晶王后自然成為趙國的幕後操縱者，那時就可用卑鄙手段兵不血刃地害死李牧和廉頗兩名大將。兩人一去，趙國還不是田單的囊中物嗎？至於襲殺龍陽君一事，則是出於外交上的考慮。

其它五國，必不會坐看齊人擴大勢力，併吞趙國，所以田單須爭取他們的支持。燕韓可以不理，前者正與趙人開戰，後者過於積弱，幾乎是每戰必輸的長敗軍，剩下的只有魏楚二國有干預能力。魏趙唇齒相依，勢不會同意趙人的土地變成齊人的國土。楚國卻是另一回事，魏國乃楚人北上的最大障礙，一天沒能收拾魏國，楚國難以揮軍中原。於是田單以此與李園作交換條件，由齊楚分別併吞趙魏兩國，所以有偷襲龍陽君之舉，將他項少龍列入襲殺的對象，自然是李園的主意，可是卻給他破壞，使田李兩人的如意算盤打不響。而更使田單亂了陣腳是樂乘的被殺，原本天衣無縫的傾覆大計，立即受到致命的打擊。因為田單終對公然攻打趙國有上很深的顧忌，那是三晉的其它魏韓兩國絕不容許的事。現在田單只能靠趙穆操控趙國，除掉李廉兩名大將，其它都是下下之策。在這種情況下，若他項少龍登上城守之位，立成整個核心鬥爭和關鍵的人物。

滕翼聽罷他的分析，搖頭歎道：「這就是所謂合縱，教人不勝悲歎。」

項少龍苦笑著道：「我們這次來邯鄲原是要報復，但這樣發展下去，為公為私，都先要設法破壞田單和李園的陰謀。難怪趙穆這麼有把握控制晶王后，全因有田單直接的支持。」

兩人又談了一會，項少龍回房稍息，到黃昏時分，趙王派人來召他入宮，項少龍大喜，立即進宮去見孝成王。這次趙王在內宮接見他，晶王后、趙雅、郭開和成胥四人全在場，行過君臣之禮，孝成王賜他坐到上座，然後輪到郭開和成胥。晶王后和趙雅則坐在對席處，兩女均臉有憂色，顯然城守之位，仍有些障礙。項少龍心中惴然，孝成王以慰問傷勢作開場白，他一一應對，當然表示已完全康復。

孝成王神色有點凝重，沉聲道：「董卿劍法高明，兼深諳兵法之道，只看你手下兒郎，可窺見端倪。卻不知有否想過從軍報國，若能立下軍功，將來晉爵封侯，可以預期。至於牧場之事，可交由你下面的人去做，董卿只須照顧大局，不必為餘事分心。」

項少龍眼角掃視郭開和成胥兩人，見他們均臉有得色，似是知道城守之位沒有他項少龍的份兒。但為何孝成王卻透出有個重要的位置給他的語氣呢？腦際靈光一閃，想到問題所在，及兩女為何眉頭大皺，關鍵仍在成胥。成胥若做了城守，那原本的禁衛頭子之職懸空出來，可以由他擔當。兩個均為重要軍職，但對他項少龍來說卻有天淵之別，相去千里。項少龍心中警惕，知道若任孝成王把決定說出來，此事勢成定局，沒有人可以在短期內改變過來。成胥這小子雖借晶王后和趙雅扶搖而上，但顯然現在已與郭開結成一黨，再不受晶王后控制，難怪晶王后要改為培植他。心念電轉間，項少龍感激地道：「多謝大王知遇之恩，臣下即使肝腦塗地，也要報答大王。所以有幾句平時不敢說出來的話，要向大王陳告。」

這一著奇兵突出，包括晶王后和趙雅在內，無不訝異，不知他有什麼話，要冒死說出來那麼嚴重。

孝成王動容道：「董卿儘管奏來，寡人絕不會怪罪。」

項少龍肅容道：「這次鄙人毅然拋棄一切，返國開設牧場，故因自己身為趙人，亦因承先父遺命，回來落葉歸根，所以義無反顧，只要大王有命，任何安排，絕無怨言。」

孝成王不住點頭，表示讚賞。

項少龍再慷慨陳詞道：「可是經鄙人這些日子來審度形勢，我大趙情況，實勢似累卵，隨時有覆亡之禍。」

眾人無不臉色大變，郭開皺眉道：「董先生是否有點言過其實？」他身為孝成王座前第一謀臣，若看不到項少龍察覺的事，是有虧孝成王的重用，當然大不高興。

孝成王截入道：「董卿放膽說出來，不用有任何顧忌。」

項少龍淡淡地道：「大王可否請其它侍候的人暫且退下去？」

孝成王微一沉吟，揮退所有宮娥侍衛，殿內只剩下他們六個人。趙雅眼中射出迷醉神色，她最愛的就是項少龍這種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晶王后亦雙眸異采連閃，對他更是刮目相看，暗忖自己沒有揀錯人。郭開和成胥的表情都不自然起來，不過卻不信他能說出什麼石破天驚的話來。

項少龍沉聲繼續道：「現時天下大勢清楚分明，因秦政未穩，各國得到喘息之機，力圖擴張勢力，以爭取一統天下的本錢。此回各國使節雲集邯鄲，名之為謀求合縱，其實卻是以爭霸為實，比之在戰場交鋒，更要凶險百倍。」

成胥冷笑著道：「董先生勿要危言聳聽。」

孝成王亦皺眉道：「合縱乃五國之利，縱然有點問題，當不致於壞到這種地步吧！」

晶王后和趙雅不知應如何插口，惟有保持沉默。

項少龍淡淡道：「誠心謀求合縱的，只是我們大趙和魏韓兩國，其它齊楚兩國尚無切膚之痛，何須緊張。」

郭開冷笑著道：「即使齊楚心懷鬼胎，但我大趙剛大敗燕人，聲勢如日中天，韓魏又不會坐視齊楚逞威，況且齊楚始終顧忌秦人，憑什麼來圖我大趙？」

項少龍微笑著道：「憑的當然是陰謀詭計，首當其衝的就是龍陽君，假若他不幸身死，最受懷疑的人當然是信陵君，即使安厘不把賬算到他頭上，但權力均衡一旦崩頹，魏國必然會出現權力鬥爭，魏人哪還有暇去管國外的事。那時最大的得益者將是齊楚兩國，使他們瓜分三晉的大計可邁進一大步。」

孝成王為之動容，他們雖有懷疑過偷襲者可能是田單又或李園，始終止於揣測，沒有項少龍說得這麼肯定和透徹。

成胥插嘴道：「董先生最好小心言詞，若讓這番話洩漏出去，會惹起軒然大波。」

趙雅冷冷地道：「敢問誰會洩漏出去呢？」

成胥登時語塞。

孝成王頗不高興地瞪成胥一眼，神色凝重地道：「董卿對此事是否有真憑實據呢？」

項少龍道：「當時鄙人在龍陽君之旁，自然瞭解整個過程，關鍵是在龍陽君下有一名叫夏月的侍衛做敵人內應，據龍陽君告訴我夏月乃齊人，投靠他不足兩年，事後此人更被割破喉嚨，主使者為何要殺人滅口？當然是不想此人被抓到。若他是信陵君的人，大可隨其它人逃回魏境，又或回魏後神不知鬼不覺幹掉他。不用就地當場處置，正因行兇者仍須留在我大趙境內。」

這回郭開和成胥均無言以對，事發後行兇者把死傷的人全部挪走，留下遍地魏人的屍骸。但因龍陽君並沒有告訴他們有關夏月的事，所以並不知道其中一具屍體是被滅口的奸細，好一會後，郭開道：「龍陽君為何獨要把這種機密事告訴董先生呢？」

項少龍淡淡地道：「鄙人對他有救命之恩，他又希望把鄙人招攬回魏，故不瞞我。」

孝成王臉色大變，說有那麼難看便那麼難看，狠狠地道：「好一個田單和李園！」又冷哼一聲道：「董卿須謹記魏人最不可信。」

項少龍道：「其次是樂將軍被刺之事，樂將軍乃邯鄲城防的中流砥柱，樂將軍一去，若沒有德望均足以代替他的人，定會出現軍心不穩的局面。那時只要田單或李園勾結一些懷有異心的當權大臣將領，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縱有名將如李牧廉頗之輩，卻遠在外地，勢將回天乏力，所以鄙人有此一番陳詞。」

眾人登時想起田單駐在城外的過萬精兵，若邯鄲出現內亂，這批齊兵足可左右整個形勢的發展。假若沒有趙穆和他的奸黨，區區齊兵自不足懼，現在卻是另一回事。郭開和成胥均啞口無言，他們都像稍前的項少龍般，雖看到危機，卻從沒有想過會嚴重到可立至亡國的地步。

孝成王鐵青著臉道：「董卿有什麼奇謀妙計，可扭轉危險的局勢呢？」

項少龍以退為進道：「鄙人一介武夫，哪有什麼妙策，這種大事還是交由郭大夫和成將軍為大王運籌帷幄吧！」

郭開和成胥大感尷尬，一時間教他們拿什麼出來化解如此錯綜複雜、牽連廣泛的危機？

孝成王不悅地道：「難道沒有人可給寡人出主意嗎？」

郭開無奈地乾咳一聲道：「當今之法，微臣認為只有速戰速決，把有懷疑的反賊祕密處死，免去心腹之患，那時田李兩人縱有陰謀，將一籌莫展……」

晶王后截斷他道：「那豈非硬逼奸黨立即策反嗎？烏家堡一役後，實不宜再見動亂。」

成胥道：「此事可交由小將執行，保證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奸黨一網打盡。」

孝成王不滿地道：「成卿家清楚誰是奸黨嗎？可能我們仍在部署，賊子們早動手造反。」

趙雅嬌笑著道：「王兄啊！你現在知道王妹的話有道理吧！只有把董先生委為城守，才能進行計中之計，把奸黨一網成擒。」

孝成王斷然說道：「董卿接命，由此刻開始，你就是邯鄲城守，明天早朝，寡人正式把城守軍符賜與董卿，董卿萬勿令寡人失望。」

項少龍裝作呆了一呆，忙叩頭謝恩。晶王后與趙雅當然歡天喜地，郭開和成胥卻交換了不友善和狠毒的眼神，顯是另有對付項少龍的毒計。一切均瞞不過項少龍的銳目，心中暗笑，任你郭開如何奸狡，絕猜不到他和趙穆間的微妙關係。哈！現在他可公然去和趙穆勾結。世事之奇，莫過於此。項少龍又請孝成王一併把滕翼委為副將，離宮去了。

## 第五章處處逢源

趙穆聽畢項少龍沒有半分隱瞞的說話，興奮得站起來，仰天長笑道：「此回是天助我也，若我有朝一日坐上王位，你將為我的三軍統帥。」

項少龍心中好笑道：「事不宜遲，我們要立即佈局對付孝成王，否則若李牧率兵回朝，就大事不妙。」

趙穆沉吟片晌，問道：「趙雅給你馴服這一點不足為奇，為何晶王后也要為你說話呢？她和成胥早有一手，沒有理由肯平白地助你這個外來人的。」

項少龍笑著把韓闖的事稍作透露，趙穆更是捧腹大笑，愁懷盡解，坐回他身旁道：「本侯須把你和我的關係讓田單知曉，好安他的心。」

項少龍色變道：「萬萬不可，除非侯爺肯洩出自己真正的身分，否則以他的精明，怎肯輕信？不若由我詐作受他籠絡，說不定反可收奇兵之效。與此人共事，等似與虎謀皮，定須防他一手。」

趙穆點頭道：「你想得非常周到，就這麼辦。李牧也不是說回來就可回來的，我們還有充裕的時間。」

項少龍道：「侯爺最好找些人讓我好向昏君交差，如此更能得他寵信。」

趙穆笑道：「縱使把所有人讓他知道又如何？不過此事讓我再想想，定下策略，我們可一步步推動。只要裝成是項少龍刺殺孝成王，兵權又落在我們手上，哪怕晶王后不和我們合作，李牧和廉頗更休想有命再作威作福。哼！樂乘死了亦好，我始終對他有點懷疑。」

項少龍乘機問道：「田單和李園究竟是什麼關係？」

趙穆道：「我看不外是互相利用吧！」

項少龍暗忖田單顯然在這方面瞞著趙穆，不再追問，道：「趁我還未正式被委任，我要設法見上田單一面，好爭取他的信任，侯爺有什麼指示？」

趙穆欣然道：「本侯對你信心十足，放膽去隨機應變，待我想通一些環節，再找你商量大計。」

頓頓續道：「田單黃昏時會到郭縱處赴宴，你看看可否在路上截著他說上幾句。」

項少龍湧起一種荒謬絕倫的感覺，欣然去了。

※※※

項少龍心情大佳，溜去見紀嫣然，順便把事情的發展告訴她，親熱一番，於黃昏時策馬截得田單的車隊，登車與他密話。田單非常小心，劉中夏和劉中石兩大高手，仍在車內貼身保護他。

項少龍開門見山道：「鄙人想好了，決意為田相效力，生死不渝。」

田單大喜，旋又奇道：「董兄你不是說要考慮幾天嗎？為何忽然迅速作出決定？」

項少龍正容道：「因為鄙人剛見過孝成王，他決意破例委我作城守，代替樂乘之職，迫得鄙人作出取捨，決意今晚乘夜率眾離去，另再派人攔截來趙的親族牲口，轉往貴境，以示對田相的忠誠。」

以田單的厲害，亦要呆了一會才定下神來，訝然道：「邯鄲無材至此嗎？為何孝成王竟會起用你這個全無資歷的人？我不信孝成王有此胸懷和眼光。」

項少龍道：「或許是因為鄙人和雅夫人的關係吧，她知道鄙人對孝成王相當不滿，故欲借此職位把我留下來，好教鄙人與她相宿相棲。」他一邊說話，一邊留意對方的神色，只見田單聽到自己與趙雅的關係，眼中不住閃動寒芒，顯然是想到若能通過他董匡控制趙雅，等若把《祕錄》取到手中。

田單驀地伸出有力的手，抓上項少龍肩膀，正容道：「董兄你千萬勿要這麼溜走，你若真的坐上城守之位，對我來說更是有利無害，明白嗎？」

項少龍故示猶豫道：「但是……」

田單加重語氣道：「由今天開始董匡是我田單的好兄弟，禍福與共，決不食言。你安心作邯鄲的城守，過兩天我進一步向你解說。」

項少龍心中暗歎，這時代的人個個睜大眼睛在騙人，田單一方面派人殺他，但一見自己利用價值大增，又再稱兄道弟，若非自己身分特殊，給他騙死仍未覺察。

車隊快要開上往郭府的山路，項少龍忙告辭下車，返府去也。

※※※

翌晨天尚未亮，項少龍與滕翼入宮參加早朝。孝成王當著文武百官，正式把項少龍委作城守主將，滕翼為副將，又把軍符、寶劍和委任狀隆而重之賜與項少龍。郭開知事情已成定局，當然不敢出言反對。而其它親趙穆的官將，又或屬於晶王后或趙雅系統的人更是齊聲附和。原本沒有可能的事，就這麼決定下來。事後眾官將紛紛向兩人道賀，著意巴結，使兩人有今非昔比之歎。早朝後，孝成王親自陪項滕檢視城兵，讓三軍上下無不知道兩人得他寵用，不敢不服。

孝成王和他們兩人談起守城之道，滕翼固是出色當行，項少龍亦憑以前得來的知識，加上守城大宗師墨子的兵法一一應付，令孝成王完全放下心來，深慶沒有任用非人。其它陪侍一旁的將領則無不驚異，皆因兩人隨口道來的守城兵法，很多均是聞所未聞，發前人之所未發，原本心中不服的，此時無不折服。孝成王事了回宮，項滕兩人在另一副將趙明雄的陪侍下，回到東門的兵衛指揮所，當項少龍在指揮所大堂高踞北端的將座，百多名偏將、裨將、校尉、隊長等分列兩旁下跪叩禮，項少龍有如活在夢中，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實。

接下來的幾天，兩人忙個不停，銳意整頓守城兵將，加強武備和訓練，同時把自己的精兵團員安插進來，作兩人的近衛。又把本在城兵中服役的蒲布等四名自己人，雜在一批人中升為裨將，以收如臂使指之效。一切妥當，項少龍往見趙穆。奸人把他召入密室，坐定後開懷笑道：「董將軍你猜郭開有什麼對付你的手段呢？原來這忘恩負義的傢伙透過另一人來向本侯告密，說你是孝成王用來對付我的奸細，要我小心防你，教我差點笑破肚皮。」

項少龍心中勃然大怒，郭開這種小人，為一己私利，妄然置大局於不顧來陷害自己，好讓他一事無成，確是陰險卑鄙之極，冷然道：「我們可否借此事把郭開扳倒？」

趙穆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將來趙國落入我們手裡，我們教他家破人亡，受盡慘刑而死，目下暫讓他得意一時吧！」

項少龍趁機把那天和田單在馬車內的密議說出來。

趙穆歎道：「王卓你這一著非常厲害，難怪田單轉趨積極，頻頻找本侯商議奪取趙政的事，現在萬事俱備，欠的只是一個刺殺孝成王的機會。唉！我有點迫不及待哩。」

項少龍道：「此事萬勿操之過急，我當城守時日仍淺，尚未控制大局，但每過多一天，我便多一分把握。目前最緊要是取信孝成王，幹些成績出來給他看。」

趙穆道：「這個容易，現在我們先洩露點布置予孝成王知曉，還怕他不當你如珠如寶嗎？」

當下兩人仔細推詳，好半天趙穆才說出一堆名字，都是趙國邯鄲以外一些城鎮的城守或將領。

項少龍見他眼神閃爍，心知肚明這些人說不定與趙穆毫無關係，只是趙穆想借他之手陷害他們，心中暗罵，皺眉道：「為何沒有一個是邯鄲城內的人呢？」

趙穆猶豫半晌，始肯透露兩個卿大夫和四名將領的名字，後四人全是負責邯鄲外圍或長城的守將，項少龍以前往大梁時認識的滋縣城守瓦車，赫然列名單上。

項少龍此時更無疑問奸賊是在借刀殺人，當然不會說破，點頭道：「侯爺在宮中的禁衛軍裡絕不會沒有自己人，最好洩露兩個出來，好教昏君深信不疑。」

趙穆此次爽快地點了兩個人出來，其中一個是曾隨項少龍往大梁的營官查元裕，項少龍更是心中好笑，知趙穆欺他不熟邯鄲的情況，豈知他對查元裕比趙穆更清楚其為人，故意戲弄他道：「唔！這樣把我們方面的人暴露身分，終是有點不妥當，不若鄙人避開這些人，找幾個替死鬼來頂罪，如此更能打擊將來反抗我們的力量。」

趙穆登時色變，偏又有苦自己知，若此時改口，不是擺明在欺騙自己的「親信」嗎？忙道：「我看還是過幾天再說，倘你這麼快得到準確的情報，於理不合。」

項少龍心中暗笑，同意道：「鄙人一切唯侯爺之命是從，侯爺認為時機到了，便命鄙人去辦吧！」

趙穆鬆一口氣，又見項少龍當上城守，仍是如此聽教聽話，欣然道：「本侯知道你最近提拔一批人，我也有幾個名字，你可酌量加以重用，可使你更能控制城衛。」

項少龍知道趙穆愈來愈信任他，所以開始透露點真實的資料給他，拍胸保證道：「這個包在我身上，明天我立即把他們安插進重要的位置去。」

趙穆大喜，說出四個偏將的名字來。在城衛的系統裡，最高的官階當然是作為城守的主將，接著是兩名副將，八名偏將和二十名裨將，均有領兵的權力。城衛分為十軍，每軍約三千人，軍以下是裨、校、部、隊和伍。最小的軍事單位「伍」就每「伍」五個人，選其一為伍長，上一級的「隊」是五十人，由隊長率領。一「裨」則是一千人，由裨將帶領，在軍方屬上層將領。偏將的地位更高，有權領「軍」，不過領軍的偏將亦有主副之別，軍與軍間也有強弱之分，所以只要項少龍把此四人安插到主領軍的位置，又讓他們統率較精銳的城軍，等若間接由趙穆控制城衛。項少龍自有制衡之策，並不怕這種安排。

項少龍知道趙穆絕不會將與他勾結的奸黨如數家珍般讓他全盤探悉，心生一計道：「人心難測，侯爺究竟有沒有辦法，可保證下面那些人有起事來，義無反顧地對侯爺作出全力的支持呢？」

趙穆苦笑道：「這種事誰可擔保！」

項少龍想到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合約，笑道：「鄙人倒有一個愚見，就是效忠書，侯爺可教那些人把效忠之語，立下誓狀，交與侯爺，將來萬一侯爺有難，效忠誓書勢將落到孝成王手上，為此他們想不禍福與共也不行，只好全心全意和侯爺作反到底。」

趙穆哪知是計，拍案叫絕道：「有你此條妙計，何愁大事不成。」

項少龍自動獻身道：「第一封效忠書由我董匡立下給侯爺，以示鄙人對君上的感恩和對侯爺的忠誠。」

趙穆歡喜得差點把項少龍摟著親上兩口，連忙使人取來筆墨帛書。項少龍暗忖除個簽名還可勉強應付外，他的字怎見得人，不過事已至此，惟有硬著頭皮寫下「董匡效忠趙穆」歪歪斜斜六個字，畫下花押。趙穆哪會計較，更深信不疑他是出身「蠻族」。兩人關係至此如膠似漆，再無疑忌。離開侯王府，項少龍忙入宮覲見孝成王，當項少龍稟上有密告，孝成王把他引入書齋說話。

項少龍還是首次與趙國之主獨對一室，知對方視他為心腹，恭敬道：「末將已成功打進趙穆的集團去。」

孝成王大訝道：「趙穆怎會這麼容易相信你？」

項少龍道：「一來因為我們一直關係良好，更因是我寫下效忠書。」當下把情況說出來，同時道：「只要我們把這批效忠書取到手，那誰是奸黨，可一清二楚，不怕殺錯人。」

這回輪到孝成王大笑起來，道：「董將軍此著確是妙絕天下的好計，寡人此回真的完全放心，時機一到，董將軍給我把趙穆抄家，搜出這批效忠書，看誰還敢造反？」

項少龍道：「此仍非最佳之策，一個不好，立生內亂。何況還有田單在旁虎視眈眈，我以為先由末將把效忠書弄到手上查看，清除禁衛軍裡的賊黨，無內顧之憂後，再對付軍隊的餘黨，那時縱使趙穆三頭六臂，亦只有俯首伏誅。」

孝成王興奮地不住點頭道：「將軍看著辦吧！這事全權交給你去處理。」

項少龍又把與田單的關係交代出來，聽得孝成王兩眼寒光閃閃，咬牙切齒道：「果真想來謀我大趙，給將軍試探出來。」

項少龍再與他商議一番，這才告退。項少龍剛離開書齋，給一個宮娥截著，說晶王后有請。他早曾聞得孝成王因自己的「問題」，不大管晶王后的事，仍想不到她如此明目張膽，待他甫見過孝成王，竟派人把他攔路請走，無奈下惟有隨宮娥朝內宮走去。像上次般無異，路上所遇的鶯鶯燕燕，無不對他投以飢渴之色，大送秋波。這些天來天未亮他便要入宮早朝，又忙於城務，分身不暇，不但沒有時間見趙雅和紀嫣然，回府後諸女均早已歇息，田氏姊妹雖堅持要候他回來，但他怎忍心這對可愛的人兒捱更抵夜，所以堅決不要她們侍候，更與眾女話也沒有多說幾句。今天稍有空閒，本想往訪紀才女，或是見見趙雅，只恨給晶王后捷足先登，不禁大感苦惱，卻又無可奈何。直到此刻，他仍未真正清楚晶王后和趙穆間曖昧難明的關係究竟達至何等地步，借此機會探探口風也是好的！宮娥把他直帶至御花園東一座清幽的小樓前，沿途禁衛無不向他肅然敬禮，使他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虛榮和風光。

另兩名宮娥把門打開，拋媚眼嬌笑道：「王后在樓上等候將軍呢！」

他尚未有機會反應，兩名俏宮娥跪在兩側，侍候他脫下長靴。項少龍一顆心跳起來，暗想人一世物一世，自己流落到古戰國的時代裡，若能與一國之后攜手尋歡，總是難得的奇逢艷遇。憶起當日她欲拒還迎，最後仍是拒絕他時的媚態，一顆心不由熱起來。但又是不無顧忌，若給孝成王知道，他會怎樣處置自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他登上小樓，每一步像有千斤之重。

晶王后身穿華服，獨自一人斜倚在一張長几之上，背靠軟墊，見到他出現在樓梯盡處，欣然道：「將軍來了，請坐到本后身旁。」

項少龍硬著頭皮，坐到長几旁另一方的邊沿處，吁出一口氣道：「王后何事相召？」

晶王后修長入鬢的鳳眼霎了霎，幽幽一歎道：「董將軍剛見過大王嗎？唉！你大王近年的身體差多哩，又不肯多點休息，真怕他下回發病再起不了榻來。」

項少龍色心立斂，再次領教到她的手段。她語氣雖像關心孝成王，骨子裡卻在暗示孝成王若死，太子登位，由於年紀只和小盤相若，自然唯她之命是從，那時她成為項少龍的主子，所以項少龍若懂時務，刻下定須看她臉色做人。淡淡幾句，恩威並施，還加上親切感和色誘，確令人很難抗拒。項少龍尚未有機會說話，晶王后輕拍手掌，不半刻兩名宮女步上樓來，把燙熱的白酒和酒杯放到兩人間的小几上，又退下去。

晶王后親自把盞，斟了滿滿兩杯，舉起從未做過半點粗活、塗上紅脂油活像春蔥的纖手，遞一杯給項少龍，自己再捧起一杯，向項少龍敬道：「謹以此杯祝賀將軍你榮登城守之位！」

項少龍忙道：「多謝王后提拔！」

「噹！」兩杯在空中相碰，晶王后以袖遮掩，一口氣把酒喝掉，放下杯子，玉頰升起兩朵紅雲，艷色照人。

項少龍再保證道：「董匡絕不會忘記王后恩德，王后放心。」

晶王后嬌媚地瞅他一眼，溫柔地道：「本后自然知道將軍非是忘恩負義的人，呀！你那天的表現非常精采，現在人家對你愈來愈放心。哎！看你這人哪！坐立不安的樣子，是否在怕大王知道你來這裡呢？」

項少龍歎一口氣，坦然道：「我知王后對鄙人恩寵有加，不過這麼相處一室，似乎有點不妥當，若大王誤會王后，鄙人萬死不足以辭其咎。」

晶王后「噗哧」嬌笑道：「你說話倒婉轉，不像你平時的作風，明明是人家召你來，卻說得此事像由你惹起似的。安心吧！大王從不理本后的事，亦不會因此對你不滿，這樣說你放心嗎？」

項少龍愈來愈弄不懂宮幃內的事，一切似乎均非遵照常理而行，正思忖要怎樣探聽她與趙穆的關係，晶王后凝視他道：「趙穆有沒有在你面前提起過我？」

項少龍坦然道：「王后莫怪鄙人直言，趙穆雖沒有明言，卻隱隱暗示王后是他那方的人，此事鄙人當然不敢告訴大王。」

晶王后雙目閃過冷狠的神色，咬牙道：「告訴他又如何？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這麼一說，項少龍自然知道又是與孝成王跟趙穆的性遊戲有關，想不到貴為王后仍不能倖免，可知孝成王是如何荒淫無道。

晶王后幽幽一歎，道：「幸好得董匡你提醒我們，想不到趙穆如此愚蠢，竟然引狼入室，招惹田單。」

項少龍差點高聲歡呼，這是有心算無心，晶王后淡淡幾句話，立即使他知道晶王后確曾有與趙穆合謀之意，現在卻因田單的介入，臨陣退縮，力求自保。這些人的關係，隨利害衝突不住改變，假若趙穆真的得勢，說不定晶王后又會重投他懷抱。

晶王后瞟他一眼，皺眉道：「你為何不說話呢！」

項少龍聽她語氣愈來愈親切，心中一蕩道：「鄙人心中正想，若有什麼事可令王后開懷，即使赴湯蹈火，鄙人在所不辭。」

晶王后格格嬌笑起來，好一會後風情無限地瞅他一眼，柔聲道：「你這人粗中有細，很懂討女人歡心，難怪趙雅那騷蹄子給你迷得神魂顛倒，把齊雨、韓闖和李園三人拒於門外，還神采飛揚，更忘掉項少龍。人家也很想試試那種滋味，好了！本后知你貴人事忙，不再留你。」

項少龍本聽得心花怒放，暗喜終可嘗到高高在上的趙國之后的滋味，哪知對方在最高潮時忽下逐客令，知這狡后又在玩似迎實拒的手段，心中大恨，又無可奈何，惟有施禮告退。離宮前湧起衝動，想借見雅夫人一探小昭諸女，但終把不智的慾望壓下去，逕回指揮所去了。

※※※

回到東門兵衛指揮所，已是黃昏時分，滕翼剛練兵回來，兩人到放滿竹簡帛書的宗卷室說話。

滕翼大致向他報告城防的情況，結語道：「現在邯鄲可用之兵，實際只約二萬人，其它是老弱婦孺又或全無訓練的新兵，有起事來，只會礙手礙腳，徒亂士氣軍心。」

項少龍道：「兵貴精不貴多，二哥設法把新兵和老弱者調往城外幾個營地，讓他們接受訓練和做些預防性質的工作。」

滕翼道：「若要作這種調動，只是三弟手上的一半軍符仍不行，必須得孝成王把另一半虎符授你才成。」

項少龍道：「此事包在我身上。」接著說出趙穆提到那四名偏將的事。

滕翼一聽便明白，笑應道：「曉得！我可保證把他們明升實降，使之一籌莫展。」

項少龍歎道：「若非有二哥助我，只是城防複雜無比的事務，足可把我煩死，真想不通以前樂乘怎可以夜夜笙歌，還藏納這麼多女人？」

滕翼道：「道理很簡單，繁重工作一律由副將趙明雄包辦，功勞當然歸他。趙明雄是個人材，只是因由廉頗提拔出來，一直受到排擠。聽說樂乘數次想換掉他，均被你的雅兒親自向孝成王說項保住，想不到雅兒對孝成王這麼有影響力。」

項少龍沉吟片晌，問起城外的齊軍。

滕翼道：「我派人在駐紮城北二十里的齊軍營地四周設立哨崗，日夜不停監視他們的動靜。表面看來，營地全無異樣，甚至看不到有加緊訓練的情況，但我卻懷疑他們在暗闢地道，由於他們非常小心，所以察覺不到。此事我交由小俊去偵查，很快應有回音。」記起一事，滕翼道：「噢！我差點忘了，龍陽君派人找你，請你有空到他那裡一敘，還有是郭縱今晚在府內大排筵席，這次不但有你的份兒，連我都沒有漏掉。」

項少龍和他對望一眼，搖頭歎息，不勝感慨。

滕翼道：「我不去了，給你在這裡坐鎮大局，現在邯鄲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其實內中殺機重重，一下疏忽也會令人悔之已晚。」

項少龍道：「這裡全仗二哥，唉！你看我們是幹什麼來的，竟為趙人化解起危機來。」

滕翼陪他站起身來道：「孝成王把趙穆拱手送你，三弟自然須作點回報，先回府走一趟吧！我看你這幾天與善柔她們說的話加起來沒有十句呢。」

項少龍苦笑著離開。

※※※

與以烏果為首的眾親衛剛開出指揮所，遇上田單的車隊，項少龍自然知道田單是特意來找他，連忙鑽上他的馬車去。劉氏兄弟仍默坐車尾，項少龍坐到田單身旁，這權傾齊國的人物微笑道：「董兄當城守非常出色，令整個形勢氣象煥然一新。」

項少龍謙讓兩句後道：「為取信孝成王，我派人監視田相的護駕軍士，請田相見諒。」

田單欣然一拍他肩頭，笑道：「我田單豈是不明事理的人。」接而沉聲道：「查清楚是誰暗殺樂乘嗎？」

項少龍差點招架不來，忙道：「若我估計無誤，該是項少龍所為，因為幾天後他在邯鄲附近一個小村落出現。」

田單高深莫測地微微一笑，淡淡道：「此事定是項少龍所為，其它人均沒有非殺樂乘不可的理由。而且樂乘只是他第一個目標，第二個目標若非趙穆，當是孝成。」

項少龍感到整條脊骨涼滲滲的，非常難受。

田單冷哼道：「假設是項少龍所為，便非常有趣，他究竟潛伏在邯鄲城內那個祕密處所呢？誰人作他內應？使他可如此精確地把握樂乘的行蹤。董兄可回答得這些問題嗎？」

項少龍沉聲道：「若我是項少龍，定不會蠢得躲在城裡，至於內應，對他更是輕而易舉，烏家以前在此根深蒂固，自仍有肯為他們賣命的人。」

田單微笑道：「可是他為何要打草驚蛇，殺死樂乘呢？若論仇恨之深，何時輪得到他。」

項少龍心中懍然，完全摸不通田單說起此事的用意，皺眉反問道：「田相有什麼看法？」

田單望往簾外暗黑的街道，一字一字緩緩道：「項少龍早回來了，我感覺得到。」

項少龍大吃一驚，低聲道：「田相知否他在哪裡？」暗忖只要他指出自己，立時出手把他殺了，至於後果如何，再顧不得那麼多。

田單長長吁出一口氣道：「項少龍是我所知的人中最有本領的一個，孝成王平白把他放過，等若錯過趙國中興的千載良機。」

搖搖頭，再歎一口氣，拍拍項少龍肩膀道：「記著我這番話，樂乘的近衛家將裡必有奸細，只要詳細調查當晚樂乘的親衛有哪些人藉故沒有隨行，可知誰是內應，這事你給我去辦好，若能抓得項少龍，我可以用他來作幾項精采的交易。」

項少龍愕然道：「什麼交易？」

田單淡淡道：「例如向趙雅交換她手上的魯公祕錄。」

項少龍不由心生寒意，這人實在太厲害，若非自己有董馬癡的身分，可以用此妙不可言的方式與他玩這個遊戲，說不定會一敗塗地。

馬車駛上通往郭府的山路，車廂顛蕩，田單看似隨意地道：「董兄的守城法是從哪裡學來的？」

項少龍早預料他有此一問，聳肩道：「我老董每件事都是由實際經驗得來，打得仗多，自然懂練兵；與馬兒相處多，便知道它們的習性，實在算不了什麼。」

田單沉吟不語，好一會道：「董兄為何忽然看得起我田單？」

項少龍裝出誠懇之色道：「養馬的人，首先要懂得相馬，田相請勿見怪，以馬論人，在鄙人所遇的人中，無人及得上田相的馬股。」

田單為之啼笑皆非，但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遂欣然受落，道：「你小心點李園，此人心胸狹窄，對你恨意甚深，不置你於死地絕不甘心，尤其近日趙雅投進你的懷抱，使他奪取魯公祕錄的好夢成空，更不肯輕易罷休。」

項少龍此時更無懷疑，偷襲龍陽君者，非田單和李園兩人莫屬。此時郭府在望，項少龍心中暗歎，想回去見善柔和田氏姊妹一面而不得，只不知會否見到紀嫣然、趙雅又或趙致呢。工作確使人失去很多生活的真趣。

※※※

郭府張燈結綵，賓客盈門，氣氛熱烈。項少龍在進府前溜出車外，避免與田單並肩而臨的場面。當他繼田單之後，踏進府內，田單正在郭縱的慇勤歡迎中，逐一與慕名的趙國權貴行見面禮，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項少龍心中暗喜，辭退引路的府衛，溜到主宅前美麗的大花園裡，深深吸幾口清涼的空氣之時，香風飄來。趙雅喜孜孜來到他身旁，一把挽起他膀子，拉他步往位於園內美景核心的其中一座小亭，欣然道：「雅兒還以為董爺沒空來，唉！董爺真行，幾天工夫，弄得邯鄲士氣大振，防務周密，現在再沒有人懷念樂乘。」

步過兩道小橋，他們來到位於小湖之上的亭子，人聲燈光像由另一個世界傳來，這裡卻似是個隔絕凡俗的寧恬天地。項少龍斜挨石欄，伸手摟她的小蠻腰，微笑道：「我決定為你王兄解掉邯鄲的危機，你該怎麼謝我？」

趙雅嬌軀輕顫，靠入他懷裡道：「雅兒只好痛改前非，一心一意做董爺最乖最聽話的女人啦！」接而低聲道：「你真的不念舊惡？雅兒擔心王兄受不起再一次的打擊。」

項少龍淡淡道：「本人自有妙計，保證事後你王兄根本不知項某人曾來過邯鄲，還當上城守。」

趙雅一怔道：「怎麼可能呢？」

項少龍不悅道：「你總是比別人對我沒有信心的。」

趙雅惶然道：「雅兒不敢！」

項少龍見她駭成這樣子，心生憐意，親個嘴兒，笑道：「不用驚惶，只要你言行合一，我怎會不疼愛你。」

趙雅幽幽道：「你真會帶人家走嗎？」

項少龍知她成了驚弓之鳥，最易胡思亂想，作無謂擔憂，正容道：「我董匡有閒情來騙你這個到處找那滴蜜糖的可憐女子嗎？」

趙雅俏臉一紅，跺足嗔道：「人家真不甘心，你變為董匡，人家仍要情不自禁鍾情於你，還要投懷送抱，受盡你的欺壓。」

項少龍開懷大笑，道：「今晚郭府為何大排筵席。」

趙雅奇道：「你忙得昏天黑地，竟不曉得郭財主要把女兒許配李園。」

項少龍一震道：「郭縱真的要走，你王兄肯放過他嗎？」

趙雅歎道：「合縱之議，到現在仍因燕國的問題談不攏，王兄又不肯讓步。郭縱是只講實利的人，哪肯坐在這裡等秦人來攻城略地，現在他有李園作嬌婿，王兄能拿他怎樣？」

項少龍道：「若你也隨我走了，你王兄不是更傷心嗎？」

趙雅秀眸射出茫然之色，緩緩道：「我這王妹對他還不情至義盡嗎？連妮姊之死都不和他計較，還差點把自己最心愛的男人害死，只有他欠我，我還欠他什麼呢？況且我一介女流，可以做出什麼事來？王兄的性格人家最清楚，不要看現在他那麼恩寵你，危機一過，會是另一副臉孔，看廉頗李牧立下這麼多功勞，卻受到些什麼對待。他這個人只有自己，雅兒早心淡。唉！異日王兄不在，讓那女人當上太后，第一個她要整治的人正是我這個可憐女子，不走行嗎？」

項少龍道：「聽你這麼說，我放心多了。」

趙雅不依道：「到現在仍不肯相信人家嗎？以後為了你，就算死，人家絕不會皺半下眉頭。」

項少龍責道：「不准提個『死』字。對了！今晚看來並不像是個婚宴呢！」

趙雅道：「婚宴將在楚國舉行，到時郭縱自然會到楚京主禮，你明白啦！」

項少龍恍然道：「確是高明的策略，好了！我們回去湊熱鬧吧！」大力拍她的粉臀，道：「你先回去，免得人人嫉忌我。」

趙雅嬌癡地道：「今晚到人家處好嗎？」

項少龍想起善柔，眉頭大皺道：「待會再說，紀才女今晚會否來呢？」

趙雅道：「她早來了！還不是來找她的情郎，幸好給雅兒早一步截著，得了先手。」

項少龍啼笑皆非，把她趕走，然後往主宅走去。在園內正進行酬酢活動的賓客，見到他此趙國新貴，紛紛過來巴結打招呼，好不容易脫身，給韓闖扯到一角道：「董將軍真行，本侯從未見過我晶姊這麼看得起一個人的。」

項少龍道：「還要多謝侯爺照拂。」

韓闖道：「這個放心，我已在王姊前為你說盡好話，但你卻要小心郭開這小人，他正散播搖言，說你因和王姊有染，借她關係登上城守之位。嘿！這卑鄙小人自忖成了孝成王的情夫，橫行無忌，我最看不過眼。」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韓闖道：「難怪你不知此事，除宮內的人，這事沒有多少人知道，不過孝成王怎能沒有男人，可惜你不好男風，否則可取而代之。」

項少龍渾身汗毛直豎，乾咳道：「請勿再說！」

韓闖親切地道：「幸好你仍愛女色，我王姊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女，你若能哄得她開開心心，將來太子登位，趙國可任你呼風喚雨，那時千萬不要忘掉我這位老朋友哪。」

項少龍知道他是想通過自己間接控制晶王后，由此可見趙國之后並非對他言聽計從。又怕他再向自己索取田氏姊妹，拉他往主宅走去，邊分他心道：「侯爺出入小心點，偷襲龍陽君的人，說不定出自齊楚的合謀。」

韓闖色變道：「什麼？」

項少龍這時更肯定晶王后並沒有對王弟推心置腹，剛好撞上一群賓客，項少龍乘機脫身，舉步走進宴會的大堂去。

正在堂中的郭縱欣然迎上來道：「董先生榮任城守，老夫尚未有機會親向將軍道賀。」

項少龍環目一掃，仍看不見他的兩位兒子，心知肚明他是重施岳父烏應元故計，先把兒子遣往外地布置，笑向他拱手為禮道：「應向郭先生道賀的是小將才對，先生得此嬌婿，使邯鄲有資格當丈人的，無不恨得口涎直垂。」

郭縱哈哈笑道：「與董馬癡說話，實是人生快事。」

大堂內聚滿賓客，怕不有近千人之眾，很多平時難得一見的夫人貴婦，均盛裝而來，衣香鬢影，誰想得到趙國正深陷在國破家亡的危機中。項少龍眼利，看到大堂另一端處聚著今晚的主角李園，正神采飛揚地與圍著他的田單、郭開、成胥等談笑風生，晶王后鳳駕親臨，卻不見孝成王，顯是表示不滿，只由王后出席。另一邊則是以紀嫣然為中心的一堆人，鄒衍破例出席，傷勢初癒的龍陽君正與之喁喁私語，兩人是老朋友，自然分外親切。趙霸和趙致幫手招呼賓客，後者見到項少龍，美目異采大放，拋下一群貴婦人，快樂小鳥般往他飛過來。項少龍正暗責自己糊塗，兩手空無賀禮，見狀乘機脫身迎上趙致。

此風韻獨特的美女一見面便怨道：「董將軍啊！致致這些天來想見你一面也不得，掂掛死人家哩。」

項少龍湊近她耳旁道：「好丫頭春心動哩！」

趙致俏臉霞升，橫他一眼，一副本姑娘是又如何的動人姿態，低聲道：「我不管你怎麼說，總之致致今晚要來陪你。」

項少龍想起趙雅，苦惱得差點呻吟起來，苦笑道：「陪什麼呢！」

趙致大窘，推他一把，嗔道：「人家不睬你。」扭身落荒逃去，鑽進賓客堆中。

項少龍頭大如斗地朝李園走去，高聲道賀。

李園露出不自然的神色，勉強還禮，道：「董兄如此得貴王和晶王后恩寵，李某要向董兄恭賀才對。」

項少龍見他特別提起正與田單正在一旁的晶王后，知是暗諷自己與她有私情，故作聽不懂地道：「怎及得上國舅爺有位王后妹子呢？」不理李園難看的臉色，向晶王后和田單施禮後，眼尾都不望另一旁的郭開和成胥，轉往紀嫣然那一組人去。

紀嫣然顧忌龍陽君，不敢表現出驚喜之情，淡淡笑道：「像是很久沒有見過董先生哩。」

鄒衍禮貌地循例的招呼。

反是龍陽君向他熱烈祝賀，告了個罪，在紀嫣然絕不願意的眼光下，扯他到一角道：「我派人去找過你，剛好你到宮裡去。」

項少龍心中一動，低問道：「什麼事？」

龍陽君壓低聲音道：「我剛接到大梁來的祕密消息，信陵君派一批高手來邯鄲，看來是要對付我，現在我身旁雖仍有數百親衛，但算得上是高手的卻沒有多少個，總不能從我魏境調一營兵將來守護我，你可否加強城防呢？」

項少龍心中一懍，沉聲道：「有沒有那批人的資料？」

龍陽君苦惱搖頭。

項少龍道：「邯鄲每天由城郊和外地來趕市買賣的人這麼多，又不能關閉城門，除非像項少龍般我們清楚知道目標是什麼人，否則是防不勝防，這樣吧！我由手下裡精挑一批人出來，日夜貼身保護君上，是了！君上沒有什麼事吧！」

龍陽君頗有虎落平陽的感慨，歎道：「現在仍不宜有任何劇烈動作，否則我何用怕信陵君的人？我們大王已派來一旅精兵，好接我回大梁，只要多捱幾天，我便可以走了。」

項少龍道：「君上不理合縱的事嗎？」

龍陽君沉著臉冷哼道：「我早多次表明立場，沒有誠意，不合縱也罷。我會留下個人來聽消息的。」兩眼射出灼熱的光芒，探手過來，暗暗緊握他的手道：「奴家除大王外，從未像對董兄般如此感激一個人，無論發生什麼事，董兄請勿忘記在大梁有個人正盼望你。」

項少龍給他摸得渾身酥麻，既尷尬又難過，但是看到對方那孤苦無依，深情似海的樣兒，又不忍掙脫他的掌握，幸好很多時他都不自覺地把這嬌美的男人當作女人，心理上好受點，安慰地拍拍他肩頭道：「董匡曉得，路上珍重。」

龍陽君識趣地鬆開手，剛好此時韓闖走來，項少龍怕他向自己索取田氏姊妹，忙向龍陽君道：「君上請幫忙纏住此人。」

龍陽君微一錯愕，旋即欣然迎去。

紀嫣然此時借鄒衍之助，由一群仰慕者裡脫身出來，向他嬌嗔道：「董匡！你忙得沒有見人家一面的時間嗎？」

項少龍很想說讓老子今晚來和你上床吧，可是想起趙雅和趙致，偏偏這麼簡單一句足可令俏佳人化嗔為喜的話硬是說不出口來，幸好仍有轉移她注意的妙計，低聲道：「龍陽君剛告訴我，信陵君派的高手來了。」

鄒衍嚇一跳道：「他們來幹什麼？」

紀嫣然氣鼓鼓地道：「人家早說過他定要奪回魯公祕錄嘛！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董匡！你是否不理嫣然。」

此回真是最難消受美人恩，項少龍陪笑道：「你不怕鄒先生笑你嗎？」心中暗歎稍歇幾天，難道今晚又要連趕三場？

紀嫣然嬌媚地看鄒衍一眼，嫣然一笑道：「什麼鄒先生這麼見外，現在他是人家的乾爹呢！沒人在時，你這沒有心肝的人也要改變稱呼呢。」

項少龍訝然望向含笑的鄒衍，笑道：「那我也沒有好顧忌的，今晚董某便來把心肝掏出讓紀才女處置。」

紀嫣然轉嗔為喜。

項少龍乘機問道：「紀小姐用什麼方法，竟能絕了李園那傢伙的癡想，肯迎娶郭家姑娘？」

紀嫣然苦惱地道：「什麼方法都不成，他今天才來找我，說正虛位以待，卻給我把他轟出去。」

李園這時不斷往他們望過來，露出嫉恨的神色。鐘聲響起，入席的時間到。

※※※

眾人入席，項少龍想起剛才紀嫣然隨口衝出的話，愈想愈不妥，溜出去找烏果。此時烏果正與在廣場等候的眾權貴親隨指天罵地胡說八道，見項少龍來，嚇了一跳，尷尬地來到他旁，低聲道：「三爺這麼快便走嗎？」

項少龍哪會和他計較，沉聲道：「立即通知二爺，信陵君遣派一批不知人數多少的高手前來邯鄲，極可能趁今晚入宮偷取魯公祕錄，教他設法防備。」

烏果搔頭道：「禁衛軍和我們城衛涇渭分明，除非有孝成王之命，否則我們踏入宮門半步會給趕出來。」

項少龍一想也是問題，道：「請二爺設法使人監視王宮，若有疑人，跟蹤他們看在何處落腳。唔！都是只動用我們自己的人較好一點，多留心例如地道那一類出口，說不定信陵君有辦法得到王宮祕道的資料，又或藏有內應。」

烏果領命去了。項少龍稍鬆一口氣，返回宴會的大堂去。

主府在望，右側忽傳來一陣甜美的女聲嬌呼道：「董先生！等一等。」

項少龍聽來聲音很是耳熟，訝然望去。在八名女婢眾星拱月中，郭家小姐秀兒一身華貴的大紅袍服，由右側的石板路盈盈而至，顯是到宴堂參與訂婚盛宴。項少龍停下步來，有點不自然地向她道賀。

郭秀兒淡淡還禮，向婢女們道：「我要和董先生說兩句話，你們退到一旁去。」

八婢大感愕然，退往遠處。

郭秀兒往項少龍望來，神情忽黯，輕輕一歎道：「父命難違，秀兒別無選擇，先生可明白秀兒的心意嗎？」

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坦白，呆了一呆，不知應怎樣答她。就算兩人間全無障礙，由於烏郭兩家的仇恨，他亦沒有可能與郭秀兒結合。

郭秀兒淒然一笑，背轉身，轉過來時，郭秀兒手上多了個玉墜，踏前一步，塞入他手裡，深情地道：「秀兒不能把身體獻與先生，由玉墜代替，假若先生對秀兒尚有點情意，請把它掛在身上吧！秀兒死而無憾。」

言罷轉身而去，低頭匆匆走往主宅，眾婢連忙跟上。項少龍緊握尚有餘溫的玉墜，泛起銷魂蝕骨的滋味。舉手攤開一看，原來是隻造型高古的鳳形玉墜，若拿到二十一世紀的古董拍賣行，保證賣得的錢可令任何人一世無憂。想到這裡，不禁暗罵自己。人家嬌嬌女情深義重，他卻偏有這荒謬的想法。搖頭苦笑，順手把玉墜掛在頸項，然後趕去參加盛大的晚宴。

※※※

大堂內氣氛熱烈，以百計的女婢男僕，在酒席間穿梭往來，為客人捧菜添酒。大堂對著大門的一端只設四席，一席是郭縱夫婦和李園郭秀兒，另三席則是晶王后、田單、龍陽君、韓闖、姬重一眾主賓。其它席位陳列兩旁，共有三重，每席四人，中間騰出大片空地，自是供歌舞表演之用。一隊樂師分布大門兩旁，正起勁吹奏，鼓樂喧天，人聲哄哄，氣氛熱鬧。項少龍趁人人注意力集中到剛進場的郭秀兒身上，閃到席後，往前走去，心中暗暗叫苦，自己應坐到哪一席去呢？這時代最講究名位身分，絕不能有空位便擠進去。

幸好郭府管家高帛遙遙看到他，趕上來道：「雅夫人早囑咐小人，要與董將軍同席，將軍請隨小人來。」

項少龍立感頭痛，若與趙穆同席，紀嫣然和趙致自然沒有話說，但若和趙雅坐到一起，兩女定會怪他偏心，撒起嬌來就夠他受了，所以齊人之福，確不易享。硬起頭皮隨高帛往前方的席位處走去，在場賓客，有很多人還是初次見到登上城守之位的傳奇人物，紛紛對他行注目禮。那些貴婦貴女們，更是狠盯這外相粗豪雄偉，龍行虎步的猛漢。但項少龍只感內外交煎，不辨東西的跟著高帛，在這廣闊若殿堂的大空間靠壁而行。

高帛停下來，躬身道：「將軍請入座。」

項少龍定神一看，三對美眸，正以不同神色盯著自己。原來趙雅、紀嫣然、趙致三女同坐在前排第二席處，首席坐的則是趙穆、郭開、成胥和鄒衍。

項少龍精神大振，暗讚趙雅思慮周詳，坐到席末趙致之旁，正是他聰明的地方，若坐到任何兩女中間，總有一人被冷落，但敬陪末席嘛，只顯出他對三女的尊重。一時男的在羨慕他與三女同席，女的卻希望代替三女與這聲名鵲起的人物親近。鼓樂忽止，再起時，一隊過百人的美麗歌舞姬，到堂中心處歌舞娛賓。

趙致湊過來道：「嫣然姊叫我問你溜到哪裡去？」

項少龍苦笑道：「方便也不行嗎？」

趙致又傾側到紀嫣然處，再湊過來道：「方便哪用這麼久的？」

項少龍啼笑皆非，差點把剛塞進口內的佳餚噴出來，忍笑道：「致致何時變成傳聲筒，告訴她凡事可大可小，老天爺都管不著。」

趙致「噗哧」一聲笑出來，苦忍著去傳話。

趙雅和紀嫣然聽罷立時笑作一團，好一會，趙致又喜孜孜轉過來道：「這回是夫人問的，她說郭秀兒和你先後腳進來，神色有異，是否剛給你竊玉偷香，拔了李園的頭籌。」

項少龍暗呼厲害，當然矢口否認。幸好此時歌停舞罷，通傳式的打情罵俏告終。

郭縱起立發言，宣佈把郭秀兒許配李園為妻，正式婚禮在楚京舉行，接著自是主賓互相祝酒，滿堂喜興。項少龍細察郭秀兒神情，只見她像認命似的神色如常，禁不住心頭一陣感觸。若沒有自己的介入，郭秀兒絕不會生出迫於無奈的感覺，因為李園確是女兒家們的理想快婿，不過自己空有奇謀妙計，亦難以為她解困，他們根本注定難以走在一起。對戰國的權貴來說，嫁娶全是政治遊戲。愈有身分的女子，愈是如此。想深一層，烏應元把愛女嫁給自己，還不是一種籠絡手段，只是湊巧烏廷芳戀上他，否則可能是另一出悲劇。趙倩能與他有情人成眷屬，實是罕有的異事。滿懷感觸下，不禁多灌兩杯下肚去。

趙致耳語道：「致致恨不得立把田單碎屍萬段，幸好知道董爺定會為致致作主。」

項少龍暗忖你實在太看得起項某人，柔聲道：「多想點快樂的事不是更好嗎？」

趙致不知想到哪裡去，俏臉紅起來，低聲道：「致致全聽董爺吩咐！」

項少龍發起怔來。趙致和郭秀兒本質上沒有分別，認為男性當家作主乃天經地義的事，縱是違背自己的願望和想法，亦乖乖奉行，分別只是趙致比郭秀兒幸運。由這角度來看，善柔和紀嫣然都是反時代風氣的傑出女性，就像墨子般反對極權和不必要的禮教和奢華。墨子始終是男人，故其言論得以流芳百代。紀嫣然等無論如何思想超卓，人們最終注意她們的還是她的美色。因郭秀兒的被迫嫁與李園，引發項少龍連串的幽思，神思迷惘裡，一陣急劇的足音把項少龍驚醒過來。

整個大廳驀地靜下來，人人注目一名匆匆連滾帶跑奔進大堂內的趙兵，他衝翻一位女婢手捧的酒菜，仍然絲毫不停地衝入無人的堂心，看到項少龍，氣急敗壞地搶到項少龍席前，在全場觸目中下跪稟道：「董將軍不好哩，王宮起火！」

全場為之嘩然。

※※※

趙宮的大火終於熄滅，雅夫人的行宮燒通頂，只剩下包括小昭等在內的三十具焦屍，其中有十多人本是生龍活虎的禁衛軍，卻無一人能逃出災場，身上有明顯的劍傷或箭傷。趙雅哭得死去活來，全賴眾宮娥攙扶。項少龍等匆匆趕回來，禁衛已搜遍整座王宮，仍找不著敵人的蹤跡，只發現行宮附近一條地道有被人闖入的痕跡，負責守衛該處的四名禁衛均被人以辣手活生生勒斃。成胥的臉色比旁邊的孝成王還要難看，他身為禁衛頭領，發生這樣的事，責任自然落在他身上，重則斬首，輕極也要革掉官職。

孝成王氣得雙手發顫，在大批近衛重重簇擁下，暴怒如狂大罵道：「全是蠢材，若賊子的對象不是物而是寡人，寡人豈非……哼！」

嚇得禁衛跪滿遠近，噤若寒蟬。項少龍想起小昭等，整顆心扭痛得可滴出血來。其它郭開等數十文臣武將，不知所措地呆看眼前可怕的災場。項少龍心中充滿復仇的怒火，對方連小昭等也不放過，自是存有報復之念，否則搶去祕錄便已足夠，何苦殺人放火。滕翼此時來到項少龍身後，輕拉他一把，示意有話要說。

項少龍退到遠離眾人處，滕翼低聲道：「找到那批兇徒，他們藏在韓闖的行府裡。」

項少龍劇震道：「什麼？」

滕翼肯定地道：「絕錯不了，小俊率人親自跟蹤他們，看他們進入韓闖的行府，現在他們正密切監視，保證他們即使會飛也走不掉。」

項少龍心念電轉，驀地想起三晉合一的大計，和這偉大構想的三個創始人，趙國的平原君已死，剩下的是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還有另一人應就是韓闖的長輩，因為韓闖無論年紀和聲望都嫩了點，一幅清晰的圖畫立時在腦海裡成形，因平原君之死，趙國再無重臣推行計劃，只剩下魏韓兩國，仍在默默地進行，這亦是韓闖暗中包庇信陵君的人的原因。若信陵君的人不是如此辣手，說不定項少龍會放他們一馬，因為他根本不將魯公祕錄放在心上。但牽涉到小昭諸婢的血仇，就算天王老子也沒得商量。

忽聞孝成王喝道：「董匡何在！」

項少龍先向滕翼道：「立即召集人手，準備行動。」

大步往孝成王走去，此時趙穆、田單、龍陽君、韓闖、姬重、晶王后、李園等全來了，人人木無表情，看孝成王如何處理此事。

孝成王鐵青著臉瞪視項少龍，暴喝道：「你這城守是怎麼當的，連賊人入城都不知道。」

李園、郭開、姬重三人立時露出幸災樂禍的神色。反而韓闖默然垂頭，顯然他事前不知道信陵君的人如此手辣心狠，又牽累項少龍。晶王后花容慘淡，扶著孝成王咬唇不語。項少龍一眼掃去，一絲不漏地收取所有人的反應。

他並沒有像成胥等般跪伏地上，昂然道：「兇手早潛伏城內，只是等到今晚動手而已！」

韓闖震了一震，露出驚惶之態。李園等則掛著不屑的冷笑，嘲弄他推卸責任。因若兇手早便來了邯鄲，那時他還未當上城守，責任自然不在他身上。

孝成王顯已失去理智，戟指罵道：「你怎敢說得如此肯定？」

項少龍愈發清楚孝成王是怎樣的一個人，靜若止水般道：「此事如無內應，實教人難以相信，無論時間、情報、來去無蹤的方式均是天衣無縫，絕非倉卒可乘。所以末將敢斷言，兇徒定是在邯鄲潛伏一段長時間，到今晚覷準時機動手。」

孝成王清醒了點，開始思索項少龍的說話。

田單插入道：「大王何不讓董將軍去主持搜索敵人的行動，好讓他戴罪立功？」

龍陽君出言附和，晶王后則低聲在孝成王耳旁說話。

孝成王抬起血紅的眼睛，瞪著項少龍道：「寡人限你三天之內，把賊子找出來。」再望向伏地抖顫的成胥道：「給我把這蠢材關到牢子裡，若找不到賊人，就拿他作陪葬。」

成胥一聲慘哼，給幾名禁衛押走。

孝成王又望向項少龍，語氣稍轉溫和，輕喝道：「還不給寡人去辦事？」

項少龍漫不經意地環視眾人，看到滿面憂色的趙穆時還從容一笑，淡淡道：「如此小事一件，何用三天時間，明天日出前，宮內失去的東西，將會放在大王案上，兇徒則會一個不漏地給大王拿回來，就算死了也讓大王見到屍首。若辦不到，我董馬癡不用大王動手，無顏再見明天的太陽。」

話畢，在全場各人瞠目結舌下，大步朝宮門走去。韓闖倏地變得臉無人色，趁眾人所有注意力全集中到項少龍遠去的背影，悄悄退出，再由另一出口往項少龍追去。來到宮門的大校場，烏果等百多名親兵早牽馬以待。項少龍面容肅穆，一言不發飛身上馬。韓闖剛剛趕上，大叫請等。項少龍早知他會追來，使人讓出一匹馬，與韓闖並騎馳出宮門。

韓闖惶然道：「董將軍要到何處拿人？」

項少龍雙目神光電射，冷冷看他道：「自然是到韓侯落腳的行府去，韓侯難道以為賊子會躲在別處嗎？」

韓闖劇震道：「將軍說笑！」

項少龍長歎道：「真人面前哪容說假話，念在韓侯恩德，而董某亦知韓侯不知賊子會辣手至此。現在事情仍有挽回的餘地，只看韓侯肯否合作，否則有什麼後果，韓侯不會不清楚吧！」

一夾馬腹，戰馬倏地前衝。烏果等如響斯應，馬鞭揚起，全速追隨。落後的韓闖猛一咬牙，趕馬追去。蹄聲震天響起，驚碎邯鄲城住民的美夢。

項少龍一眾飛騎，逕向把韓闖行府四方八面的大街小巷重重封鎖的精兵團團員處馳去，到達後向滕翼打個手勢，後者會意，忙與另十多名兄弟飛身上馬，隨他們直奔韓闖的行府。後面追來的韓闖大惑不解，這豈非打草驚蛇？不過他這時唯一關心的事就是自己，其它的無暇多想，拍馬趕去。快到行府正門，行府燈火亮起，大批韓闖的手下衝出，擺出看熱鬧的樣子。

項少龍略往後墮，讓韓闖趕上，沉聲道：「侯爺合作還是不合作？」

韓闖肉在砧板上，猛一咬牙道：「你說怎樣就怎樣！」

項少龍暗忖哪還怕你不肯聽話，笑道：「囑你的手下全體出來協助搜捕賊人。」

此時五十多騎剛抵達行府正門，韓闖向手下喝道：「你們全部給本侯出來，好助城守追捕賊黨。」

那些人為之愕然，還以為他是裝模作樣，應喏一聲，回頭奔進府內喚人備馬。

項少龍等則馬不停蹄，直奔出幾個街口之外，向韓闖打個招呼道：「下馬！」

韓闖仍未清楚是什麼一回事，項少龍和滕翼兩人飛身躍下仍在疾馳的戰馬，身手矯若游龍，馬兒則由兩旁的戰士牽帶，馬不停蹄繼續前奔。韓闖無奈下減緩馬速，到可應付的速度時躍下馬來，馬兒隨即被牽走。心中不由佩服，只是這簡單的一著，可看出項少龍的高明。換過自己是信陵君的人，亦不會起疑。在現今這情況下，邯鄲自是追兵處處，若行府聽不到任何動靜，才不合理。項少龍和滕翼兩人閃到一旁，行府衝出一隊三百多人的騎士，朝他們直奔過來，此時韓闖由百多步遠的下馬處走回來。

項少龍道：「著你的手下們直奔過去，一切均須聽我的人吩咐！」

韓闖已騎上虎背，向手下們打出手勢，令他們繼續前進，只截停一人，囑咐兩句，手下滿肚疑問的領命去了。到蹄聲逐漸消失，項少龍從容道：「侯爺，現在整個區域均給我們重重包圍，沒有人可闖進這幾條街的範圍裡，只要侯爺肯與我們合作，我可說是敵人埋伏在雅夫人府後園處，準備行刺雅夫人，給我們逐出來，避往侯爺行府的方向去，侯爺以為計劃行得通嗎？」

韓闖臉色陰沉，半晌後沉聲道：「可以不留下任何活口嗎？裡面尚有十多名婢僕。」

項少龍道：「那些婢僕知情嗎？」

韓闖搖頭。

滕翼明白項少龍心意，接著道：「要看情況而定，胡亂殺人，反會使人起疑。」

韓闖漸漸平復過來，知道項少龍如此甘冒殺頭之險維護自己，算是非常夠朋友，除暗罵信陵君的人暴露行藏壞事，還有何妙計？歎氣道：「一切由你們作主。」

此時荊俊不知由哪裡鑽出來，興奮地報告道：「部署妥當！」

項少龍升起奇怪的感覺，現在就像二十一世紀對付恐怖份子的行動。這些恐怖份子佔據一座建築物，手上擁有珍貴的武器程式資料，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把文件安然無恙的奪回來。最大的優勢則是敵人對即將來臨的噩運一無所覺，更兼有著韓闖這位深悉敵人一切的背叛者。

韓闖不待詢問，再歎一口氣道：「他們共有二十五個人，不過人人身手高明，帶頭者是樂刑，乃信陵君的得力手下。」

項少龍在魏都大梁時曾與樂刑同席吃飯，暗歎一口氣，問清楚他們躲藏的地方，道：「你們的人若要進入他們躲身後院的那座糧倉，須什麼暗號？」

韓闖暗叫厲害，點頭道：「暗號是『魯公多福』，記著不留一人，趙雅處煩請董兄裝模作樣一番。」

烏果剛好和幾名手下回頭來到四人身旁，滕翼把他拉到一邊，吩咐他率人到只隔一個街口的雅夫人府去。

項少龍伸手搭上韓闖肩頭，安慰道：「侯爺放心，在此事上我董匡定與侯爺共進退，事後那些屍體會廣佈在後院、牆頭和街上，何況孝成只要得回祕錄，哪還計較是怎樣得回來的。」

韓闖皺眉道：「最怕你下面的人會洩出祕密。」

項少龍大力一拍他肩頭，才放開他道：「封鎖外圍的是本地的趙兵，參與行動的全是隨我來的族人。打開始知道此事與侯爺有關，我立下決心不顧一切為侯爺掩飾。」

韓闖明白項少龍根本不須這麼做，感激地道：「董兄確夠朋友！」

項少龍卻是暗責自己心軟，縱對韓闖這種壞蛋亦是如此，不過沒有韓闖的幫助，可能得回來的只是被燒成灰燼的魯公祕錄，道：「侯爺請移駕與貴僕們會合，等待消息。」

話畢與滕翼、荊俊往行府潛移過去，韓闖則在幾名精兵團員「護送」下，迅速離開。附近的居民早被蹄聲驚醒，人心惶惶，卻沒有人敢探頭張望，還把門窗關上，怕殃及池魚。項少龍壓下因小昭等諸女慘死而來的悲痛和仇恨，回復平時的沉穩冷靜，好進行反恐怖份子的行動。

※※※

借點月色，項少龍、滕翼和荊俊領著二十多名身手特別出眾的精兵團團員，迅若鬼魅、無聲無息地以一般的攀牆工具，落到行府廣闊的後花園裡。一切寧靜如常，只是街上不住傳來故意安排下陣陣戰馬奔過的聲音，恰恰掩蓋他們行動中發出的任何聲響。後院整齊地攤列三座倉房，中間是目標的糧倉。眾人潛移過去，摸清門窗的方位，各自進入最方便的位置，藏起身形。又有人爬上屋頂，準備由高高在上的氣窗破入倉內。倉內烏燈黑火，聲息全無。接著再有五十多名精兵團員，由各邊高牆借鉤索爬進來，隱伏在花叢林木中，人人手持弩箭，蓄勢以待。項少龍見布置妥當，向滕翼招呼一聲，往倉門走去。兩人拔出寶劍，到達正門前。

「篤篤！」驚心動魄的叩門聲分外刺耳，倉內寂然無聲。

滕翼沉聲叫道：「魯公多福！」

不片晌，有人在門內沉喝道：「什麼事？這時怎可來找我們？」

滕翼回喝道：「快開門！侯爺著我們來有要事相告。」

此人哪知是詐，「咿呀！」一聲，把厚重的木門拉開少許。滕翼伸腳猛撐，開門者慘叫一聲，連人帶門往內倒跌。木門洞開。動手的時刻來臨。

團員通過糧倉上下八個透氣窗戶，先把二十多個剛燃著的風燈拋進去，這種風燈設計巧妙，像一個足球那麼大，燈引在正中處，全燈的燈皮滿佈氣孔，又塗上防燃的藥物，並不會著火燃燒，乃精兵團黑夜突襲的法寶之一。放著十多籮穀物的寬敞糧倉，立時大放光明，把或坐或躺的三十多名大漢的身形位置，完全暴露在眾人眼下。他們一時間由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轉到大放光明的境況，眼睛沒法適應過來，睜目如盲，又兼乍逢巨變，人人不知所措。此正是二十一世紀對付恐怖份子的高明手法，無論是如何窮凶極惡的恐怖份子，說到底仍只是一個人，與其它人的生理無異。所以反恐怖專家針對人的感官設計林林總總的武器，項少龍最擅用的是冷凍束和神經彈。前者可發射攝氏零下二百七十三點十五度的冷凍流，在這絕對零度中，任何有生命的細胞均停止運動，解凍後卻可將敵人完好無恙，活生生地俘虜過來。神經彈籠罩範圍極廣，可暫時地癱瘓對手的中樞神經，當目標處於麻痺狀態，只好任由宰割。

在古戰國時代裡，當然沒有這類威力驚人的武器，但項少龍設計的這種「風燈」，在眼前的情況下，正恰到好處地發揮出同樣的作用，分別只在留不留活口。項少龍和滕翼早有心理準備，當「風燈」擲入倉內，敵人現形的剎那，兩人即滾地搶進倉裡。項少龍順手擲出手上飛刀，刺入被反撞回去的厚木門拍得頭破血流，翻倒地上那人頸側處。在似光還暗的糧倉中，這批雙手染滿血腥的兇手仍是全副武裝，沒有鬆懈下來，有幾個人更戒備地往大門迎來，其中一人項少龍隱約認得正是樂刑。項少龍和滕翼躍起來時，長劍剛由下而上送入兩人腹胸內的至深處。當項滕兩人同時把寶刃左右橫拖，弩箭聲起，慘叫不絕。樂刑和另外那人劍尚未出鞘，發出震倉痛嘶，帶著一蓬鮮血，往後跌退。其它人紛紛中箭，東翻西倒。樂刑和那人蹌踉退跌十多步，仰天翻跌，氣絕斃命。

項少龍想起小昭燒成焦炭的慘狀，哪會留情，衝前連殺兩人，才發覺再沒有能站起來的敵人了，穿窗而入的荊俊比他還多宰掉對方一人。

項少龍撲回樂刑的屍身旁，一輪搜索，找出給他貼身藏好《魯公祕錄》的正本和手抄本。心頭一陣感觸，若非這兩卷東西，小昭等何用送掉性命？

滕翼走過來沉聲道：「你真要為韓闖掩飾嗎？」

項少龍站起來道：「我是否太心軟呢？」

滕翼抹掉刀上的鮮血，淡淡道：「時間無多，我們快布置吧！」

打出手勢，精兵團員迅速把屍體移往街上和園牆外，尚未斷氣的補上一劍，完成項少龍自問沒法子親力親為的事。

※※※

孝成看著桌上的魯公祕錄，龍顏大悅，對項少龍解說如何把潛伏雅夫人府內的人迫出來，如何包圍殲殺，毫不在意。陪侍一旁的晶王后和仍是秀眸紅腫的趙雅，欣慰地看著項少龍。

只有郭開眼珠亂轉，冷冷問道：「董將軍為何如此失策，竟不留下任何活口，好向信陵君興問罪之師？」又向孝成王道：「若安厘得到這批人證，說不定可整治魏無忌，看來偷襲龍陽君者，必有這批人的份兒。」

孝成王得郭開的「新姦夫」提醒，皺眉向項少龍道：「郭大夫言之有理，董將軍有什麼話說？」

項少龍從容答道：「鄙人是別無選擇，必須盡速痛下殺手，否則若教對方自知難以倖免而毀去魯公祕錄，縱使只是毀去部份，我們也得不償失。」

晶王后幫腔道：「龍陽君認出其中幾個人來，更證實帶頭者乃信陵君的食客樂刑，只要把屍體全部送返大梁，我看無忌公子會非常煩惱。」

孝成著緊的只是魯公祕錄，一想也是道理，點頭向項少龍欣然道：「董卿立此大功，寡人自當有賞，唔……」

項少龍跪地謝恩道：「大王愧煞鄙人，鄙人讓兇徒潛伏邯鄲而不察，終是疏忽失責，大王不予計較，是最大的恩典。鄙人提議把這些人示眾三天，公告全城，好安國民之心。」

孝成見他居功不驕，更是高興，不住點頭。

項少龍乘機道：「為城防安全，鄙人想調動人馬增強城防，望大王欽准。」

孝成在此事上卻不含糊，道：「卿家快把計劃遞上來讓寡人一看，若無問題，立即批准。」說話時連續打兩個呵欠。

項少龍趁機告退，天色開始明亮起來。

## 第六章錯綜複雜

馬車內，趙雅蜷伏項少龍懷裡，悲戚不已。

項少龍撫著她香肩柔聲道：「人死不能復生，我們須化悲憤為力量，應付眼前的重重危機。」

趙雅抽搐道：「她們死得很慘，臉貌認不出來，究竟是誰串通這些兇手，為何竟懂得由祕道潛進宮內？」

項少龍心中懍然，此事若追查起來，恐怕會牽連晶王后，若不向趙雅解釋清楚，以她的才智，說不定日後發覺自己在蒙騙她，遂說出韓闖在此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

趙雅聽得心中大恨，不滿道：「你豈可放過韓闖？」

看她秀眸噴著仇恨的怒火，項少龍大感頭痛，歎道：「我是無可奈何，此事勢將牽涉到晶王后，在現今的情勢下，對趙國有害無利。若韓趙交惡，只是白便宜田單和李園，雅兒能體諒我的苦心嗎？莫忘我曾答應過助你王兄度此難關哩！」

大條道理搬出來，趙雅再難追究，伏回他懷裡，低聲道：「少龍，我恨王兄，他除了自己和切身的利益外，再沒有他真正關心的事。」

項少龍暗歎當上皇帝的人恐怕最後都會變成這個樣子，絕對的權力能使任何人絕對地腐化。想到這裡，不由聯想起小盤這位未來的秦始皇，心頭湧起一種莫名的強烈恐懼。

※※※

邯鄲度過一個平靜裡絕不平靜的早上。信陵君一眾手下的授首被誅，全城震動，把項少龍的聲望推上新的高峰。接著的數天項少龍等忙個不休，對城防作出種種必要的措施，實則暗作精密安排，好把趙穆擒回咸陽，完成此行任務。成胥在郭開的說項下，帶罪恢復原職，兩人對項少龍更是妒恨非常，同時奇怪趙穆為何知道項少龍的「陰謀」後，仍沒有任何舉動。田單、李園因信陵君事件，轉趨低調，令人不知他們打什麼主意。韓闖更為避人嫌疑，少有出來活動，更不敢向項少龍提出田貞田鳳兩女侍夜的要求，免去項少龍一項煩惱。龍陽君則決定返回大梁。孝成定下日子，在宮內大排筵席，歡送龍陽君。在送別宴舉行前三天的早上，趙穆派人來找項少龍。項少龍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放下一切，到侯府見趙穆。

奸賊把項少龍引進密室，興奮地道：「效忠書的辦法真了得，立時試出誰對本侯忠誠，誰是搖擺不定、見風轉舵的小人。」

項少龍：「侯爺快把不肯簽效忠書的人的名字予我，讓我好向孝成交待，整治他們。」

趙穆從懷裡掏出名單，攤開在方几上，開懷笑道：「你的想法和本侯不謀而合，看！我早預備好。」

項少龍定睛一看，見上面寫著十多個名字，成胥赫然在內，其它均為城內有身分地位的大臣和將領。

項少龍奇道：「成胥不是郭開的人嗎？為何竟會出現在名單上？會不會是……嘿！」

趙穆兩眼凶光一閃道：「這小子忘恩負義，當初若不是我，他怎有資格坐上禁軍大頭領的位置？你最好加重點語氣，趁現在孝成對他不滿來個落井下石。」

項少龍立時明白成胥根本不是他的人，只是想借刀殺人，好讓他的人有機會取成胥而代之。如此推之，誰最有機會成為孝成的宮衛統領，就可能是趙穆的同黨。

趙穆笑道：「縱然害不倒他，我們並沒有損失啊！」接著臉色一沉道：「孝成真的召令李牧回來，他率領的一旅二萬多人的精兵正在途中，七天內抵達邯鄲。哼！不過他回來只是送死，因為孝成再沒有多少天可活。」

項少龍心中暗喜，知道趙穆定下整個謀朝篡位的計劃，裝作興奮地道：「我一切準備妥當，侯爺準備何時下手？」

趙穆臉肌一陣抖動，那道醜惡的疤痕像條欲擇人而噬的小毒蛇，雙目凶芒爍動地冷冷道：「三天後舉行龍陽君的餞別宴，所有大臣將領集中到王宮裡去，就是動手的好時刻。」

項少龍大惑不解，愕然道：「那亦是宮內保安最森嚴，警覺性最高的時刻，我們何來機會？」

趙穆嘴角抹過一絲陰險的笑意，狠狠道：「只要你設法把忠於孝成的守城將領調往王宮，再代之以我和你的人，讓整個城防落進我們手內，在那種情況下，邯鄲還不是砧上之肉，任由我們宰割。」

項少龍沉聲道：「侯爺可否說清楚一點？」

趙穆點頭道：「我們的好幫手仍是項少龍，我會布下他混進城內的痕跡，那時不用你提出，已成驚弓之鳥的孝成也要迫你搜索賊蹤，你可作出所有調動，乘勢把王宮重重封鎖，另一方面大開城門，讓田單的大軍開進城裡來，那時何懼區區萬多名禁衛軍，更何況禁衛軍中有我的人？」

項少龍皺眉道：「豈非是硬幹嗎？似乎與侯爺的原意有點出入？」再壓低聲音道：「侯爺信任齊人嗎？」

趙穆有點不悅道：「本侯自有分寸，只要你抓牢邯鄲城的兵權，聽我的指示行事，三天後將是孝成歸天的時刻。其它一切不用你操心費神，事成後我保證你成為趙國的三軍統帥，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項少龍知道事情絕不會如他所說般簡單，亦知追問下去，必啟他疑竇，唯唯諾諾應過後，告辭離開，立即入宮晉見趙王。孝成在內宮見他，項少龍怕侍衛裡有趙穆的人，使個眼色，孝成會意，領他漫步於御花園內，侍衛遠遠守護。孝成聽罷項少龍的報告，不禁歎道：「到今天寡人才知李牧和廉頗兩人對我大趙的忠心和重要性，清剿趙穆和他的餘黨後，我大趙內有郭開和董卿，外則有李牧和廉頗，哪還怕不振興國運，更加上有魯公祕錄在手，一統天下，是可預期，董卿好好幹下去，寡人不會忘記你的功勞。」

以孝成的為人，說出這番話來，算是對他推心置腹。假若孝成真能覺今是而昨非，趙國假以時日，確是振興有望。可是聽到這番肺腑之言的項少龍，心中反湧起一種沒來由的不祥感覺，心中很不舒服。或者是不符合孝成一向刻薄寡恩的行為，使他生出突兀之感。

看著孝成蒼白的臉容，項少龍沉聲道：「假若成將軍被免職，大王會起用哪位將領？」

孝成一時不會意，皺眉道：「董將軍為何急想知道？」

項少龍道：「趙穆始終不是對我那麼信任，很多事仍瞞著鄙人，我看他這般有把握，定是禁衛將領中有效忠他的人，倘若成將軍被免職，趙穆的同黨極有可能坐上成將軍的位置。」

孝成搖頭笑道：「只是趙穆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寡人一時也想不出該委任哪個人。人選倒有好幾個，寡人不相信他們均投靠到奸黨的一方。」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設使成將軍忽然出意外，在目前的形勢下，大王必會委人暫時率領禁軍，以免指揮失調，大王心中的人選是誰呢？」

趙宮的禁衛由禁衛統領指揮，下有十名御前帶兵衛，分統禁宮十軍，每軍兵力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人間，專責保護趙王安全，他們均經過精嚴的篩選，訓練優良，遠勝守城和戍外的士卒。在一般情況下，若禁衛統領不能執行職務，自應從作為副手的帶兵衛裡，挑選其一頂上，由於他們熟悉王宮的保安和運作，不致出現問題。

孝成認真地思索一會，歎道：「一時間很難決定。」

項少龍明白他優柔寡斷的性格，不再追問，道：「看來若不把效忠書取到手上，便摸不清楚趙穆的真正布置，這事交由鄙人去辦，大王放心。」

孝成對他信心十足，道：「明天寡人會把另一半虎符交給你，由你全權調動兵馬……」頓了頓又道：「假若田單真的參與意圖推翻寡人的叛變，寡人想趁機把他殺了，董卿有把握做到嗎？」

項少龍沉聲道：「大王想過後果嗎？」

孝成歎道：「寡人思量多天，齊國若沒有田單，等若老虎沒有爪牙，問題是他並非等閒之輩，所以徵詢董卿家的意見。」

看他苦惱難釋的樣子，項少龍猛一咬牙道：「這事包在我身上！嘿！鄙人有個請求，希望大王俯允。」

孝成道：「董卿請說！」

項少龍道：「對付趙穆的事，大王可否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郭大夫在內。」

孝成大感愕然，不悅道：「董卿是否懷疑郭大夫？」

項少龍道：「一天未得到那批效忠書，我們難以肯定誰是奸黨，說不定郭大夫手下裡有趙穆的人。際此關鍵時刻，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小心點總是好的。」

孝成思索半晌，點頭答應。再商量一些行動的細節，項少龍離宮回指揮所，找著滕翼，把事情告訴他。

滕翼的臉色凝重起來，好一會斷然道：「趙穆開始顧忌你哩，唉！你的表現太出色，尤其搶回魯公祕錄一事，若我是趙穆，亦要對你提防。」

項少龍苦惱地道：「不但趙穆因此事顧忌我，照我看最大的問題是我無心插柳地成為樂乘之死的最大得益者，又有郭開在背後弄鬼，現在我的處境是由暗轉明，非常不利。」

滕翼一呆道：「什麼是無心插柳？」

項少龍苦笑解釋後，道：「現在須設法把效忠書弄到手上，弄清楚趙穆的布置，我看這狡猾如狐的老賊定會教我去作先鋒卒，而他卻坐享其成。唉！我要找田單談談。」

滕翼道：「千萬不要這麼做，我看田單亦在懷疑你，你這樣送上門去，說不定會露出破綻。假設他問起魯公祕錄一事，你如何答他呢？他並非孝成，不會輕易信你，況且天才曉得韓闖和他們是什麼關係。還有個李園，最近我們頗疏忽他。」

項少龍聽得心亂如麻、頭大如斗，手下來報，龍陽君找他。項少龍苦笑道：「現在唯一可信任的人，或者是這不男不女的傢伙。」言罷往正堂接見龍陽君。

※※※

揮退隨人，兩人坐到一角，低聲說話。

龍陽君精神轉佳，神采和以前沒有多大分別，且回復昔日的自信，「深情」地細看他半晌，柔聲道：「今早李園找我，說只要我肯連手迫孝成從燕國退兵，合縱一事可一拍即合，否則齊楚將會對趙國用兵。哼！他的口氣真大，當上國舅只那麼幾天，當足自己是楚孝烈的代表。」

項少龍道：「假若齊楚聯合來對付我們，魏國會否出兵助陣？」

龍陽君嘴角飄出一絲笑意，道：「董兄雖然智深若海，終是生性率真，不明白像李園這種奸險小人，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這麼說，只是為掩飾更大的陰謀，你最好教孝成提防一下。唉！奴家真的很為董兄你擔心哩！」

項少龍愕然道：「君上何出此言？」

龍陽君歎道：「我知道你能登上城守之位，晶王后在背後出了很多力。不過我定要提醒董兄，這個女人非常陰險，不動聲息可玩弄人於股掌之上，亦可不費吹灰之力置人於萬劫不復之地。以前信陵君寄居邯鄲，曾和她打得火熱。你現在對她有用，她自會籠絡討好你；到你沒有用處，看她怎樣對付你？」

項少龍暗裡出一身冷汗，他的確沒有把晶王后放在心上。現在回心一想，她確不簡單。在眼前這場鬥爭中，無論那方勝出，得益者依然是她。問題在李牧廉頗兩人一天仍然健在，都沒有人敢動她。項少龍設身處地，為晶王后著想，也恨不得有人代她除去有名無實的大王丈夫，好讓兒子登上王位，自己則在幕後操縱一切，垂簾聽政。那時再重用李牧和廉頗兩大忠臣名將，地位勢必穩若泰山。忽然間他明白自己這城守的重要性，只有他能讓她反控制趙穆和抗衡齊、楚的外來勢力。想到這裡，一隻柔軟的「玉手」搭上他的手背。

項少龍嚇一跳，往龍陽君望去，只見他萬縷柔情般的目光正盯牢自己，誠摯地道：「離開邯鄲吧！否則董兄必死無葬身之地，無論誰得到趙國的王座，最後都要把你誅除。」

項少龍忍受他還可接受的肌膚之親，斷然搖頭道：「董某從不把生死擺在心上，尤其在我國生死存亡的關頭，更不願避而不理，否則下半生鬱鬱難安，愧對先父在天之靈。」

龍陽君見他神情堅決，縮回「玉手」，幽幽長歎，柔聲道：「董兄乃真英雄，奴家不勉強你哩，但有一天董兄若耽不下去，請記著奴家正在大梁等待你。」頓頓續道：「晶王后和郭開雖在城守一職上意見分歧，可是兩人始終因利害關係互相勾結，你要小心提防啊！」

項少龍愕然半晌，無數念頭閃電般掠過心湖，同時暗責自己疏忽，沒及早認識到晶王后處處逢春的手段。龍陽君欲語無言，起身告辭。項少龍有點感動，殷殷把他送到指揮所外的馬車旁，目送他離去。忽然間他知道必須重新部署策略，否則休想有命離開邯鄲，更不要說把趙穆活擒回秦。

※※※

送走龍陽君，項少龍使人祕密找來蒲布，問及趙穆最近的動靜。

蒲布想了想道：「他最近很少時間留在府內，隨侍他的都是追隨他超過十年的親信心腹，我們只負責府內的防衛。」

項少龍道：「那班好兄弟的情況如何？」

蒲布興奮地道：「他們高興得不得了，說項爺言而有信，沒有捨棄我們。你那襲殺樂乘的一手，更是漂亮之極。不過我仍不敢透露董爺你就是項少龍，小心點總是好的。」

項少龍見他如此謹慎，大為放心，道：「趙穆每次回府，有沒有特別到府內的某一地方去？」

蒲布微一錯愕，點頭道：「董爺這麼說，我有些印象哩，近幾天回府後，他總先往府東碧桃園的臥客軒打個轉，又特別命我派人守衛那裡，設置五個哨崗。董爺這麼問起來，定是知道原因。」

項少龍大喜，說出效忠書的事，道：「他該是把這批效忠書藏在那裡。哼！今晚我到那裡把效忠書弄來一看。」

蒲布苦惱地道：「今晚可不成，趙穆約了田單和李園來議事，保安會大為增強，根本沒有可能偷進去不被發覺。」再歎一口氣道：「田單方面有十多名好手混進我們的人裡，現在連我們都提心吊膽，步步為營。若非我是負責四處走動探聽消息的人，怕很難這麼輕易到這裡來見董爺。」

項少龍心中懍然，趙穆顯有要事與田單和李園商量，竟完全把自己瞞著，更證實滕翼的推斷，趙穆已對自己起疑，不像從前般信任他董匡。想想後道：「我晚些才來，那時田單和李園已離開，防守上自會鬆懈下來。」

蒲布搖頭道：「那就更糟，田單之所以派十多人來，主要是因為他送贈二十多頭來自北方匈奴人的巨型惡犬予趙穆，這批惡犬受過訓練，不但嗅覺厲害，聽覺和視覺均非常靈敏，午夜後放出來巡查全莊。它們只聽田單的人指揮，府內的人到午夜後全關上門戶，原本的府衛，躲到分布全府的十多個哨樓上，沒有人敢走下來的。」

項少龍愕然道：「定是田單想出來的奸計，就算府內有孝成的奸細，也將無所作為，當然亦是對付我的方法。哼！讓我今晚趁他們晚宴之時，潛進府內去吧！」

蒲布駭然道：「董爺請三思，府內守衛達二千之眾，把外圍守得水洩不通，屋頂伏布箭手，既防你亦防孝成派人來攻打，你根本沒有可能潛進府內去。」

項少龍大感困苦，皺眉道：「偷看效忠書一事必須瞞過趙穆，始有奇效，這事我再看著辦吧！若太危險，惟有放棄。是了！剛才你說趙穆命你加強臥客軒的守衛，可否安排一些己方的兄弟進去呢？」

蒲布歎道：「那些人均由趙穆親自提名，自從女刺客出現後，府內大小事情必須經他點頭作準。董爺！我看這個險不冒也罷！」稍頓又道：「田單那批手下個個身手高明，能以一擋十，劉氏兄弟更有真材實料，府內那些一向自負的劍手，沒有人是他兄弟十招之敵。聽說旦楚更厲害，兼精通兵法，除董爺外，我看現時邯鄲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項少龍斷然道：「今晚看情況再定吧！」

蒲布從懷裡掏出一卷侯府的鳥瞰圖來，道：「這卷侯府全圖我早便備妥，各處哨樓出口均註明清楚，這處是碧桃園，園內的方塊是臥客軒，千萬別到屋頂上去，那處設布暗哨。」

項少龍見暗哨以花青圈出來，研究一會後道：「只要避過外圍的崗哨，我們便有機會，這道繞著臥客軒的粗線是什麼？」

蒲布道：「是條人工小河，成為天然的屏障，要接近臥客軒絕不容易。」又詳細解釋一番。

項少龍怕他耽擱太久，會惹人懷疑，忙催他離去。送走蒲布，項少龍反覆研究那張地圖，仍想不出任何可神不知鬼不覺潛入侯府的妥善辦法，索性溜去找紀嫣然。

俏佳人見到他，少去往日的歡容，愁眉不展地挨入他懷裡，道：「人家很擔心哩！你雖大展神威，卻惹起各方面對你的懷疑，最奇怪是你為何會派人暗中監視王宮，追殺信陵君手下時又只用你自己的下屬。」

項少龍一下子聽到這麼多破綻，愕然道：「是你自己想的，還是聽回來的？」

紀嫣然伏入他懷裡，慼然道：「嫣然曉得這般想，別人難道不會嗎？幸好任他們怎麼推想，總想不到原來你是項少龍，只以為你與晶王后和韓闖之間祕密勾結，圖謀不軌。誰都知道若沒有韓闖掩飾和供給情報，樂刑他們憑什麼潛入趙宮殺人放火，更不會知道魯公祕錄藏在什麼地方。」

項少龍目瞪口呆，暗責自己當局者迷，才女續道：「李園為破壞你在人家心中的形象，不時借說趙國朝政來派你的不是，說你是趨炎附勢之徒，分別與晶王后和趙雅搭上關係，冀能加官晉爵，也幸好如此，人家在他處探到口風呢。」

項少龍不悅道：「你仍和他不時見面嗎？」

紀嫣然嬌媚地橫他一眼道：「噢！真好！少龍呷人家的醋。多心鬼！人家這麼委屈還不是為你。李牧快回來了，趙穆準備何時動手？」

項少龍把趙穆的計劃說出來。

紀嫣然的臉色凝重起來，沉聲道：「看來他們連龍陽君和韓闖都不肯放過。」

項少籠皺眉道：「趙穆敢在這種形勢下開罪韓魏兩國嗎？」

紀嫣然道：「趙穆只要找個借口，把兩人硬留在邯鄲，待韓魏兩國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已是數個月後的事。那時投鼠忌器，再拖上一年半載，假若他能兵不血刃把李牧和廉頗兩人處死或罷免，又有齊楚在背後撐腰，趙穆要登上王位應不是太困難吧！」

項少龍沉吟片晌，先和這美女親熱一番，弄得她臉紅如火時道：「嫣然聽不聽我項少龍的話？」

紀嫣然仍有三分清醒，嬌喘著道：「只要不是迫人家離開你，什麼都有得商量。」

項少龍道：「我怎麼捨得哩！我還要晚晚摟著你睡覺哩！」

紀嫣然懷疑地道：「你不用陪其它妻妾嗎？」

項少龍自知吹牛吹過了火位，胡混道：「大被同眠不就行嗎？」

紀嫣然嬌嗔地瞪他一眼，旋又忍俊不住地笑道：「大被同眠，虧你想得出來，人家才不像你那麼荒淫無道。喂！你究竟想要嫣然怎樣哩！」

項少龍正容道：「你的家將共有多少人，身手如何？」

紀嫣然道：「我和乾爹的家將加起來共有百多人，可以稱得上高手的有二十多人，忠心方面絕無問題，尤其是嫣然的手下，都是隨人家避難到魏的族人，各有專長，其中一些還是鑄劍的好手。」

項少龍記起她是越國的貴族，與田貞田鳳來自同一地方。暗忖越國美女，確是非同凡響，心中一動，一邊纏綿，邊道：「此回無論成敗，我們也要離開趙國，我想嫣然先找個借口離開……」

紀嫣然劇震中俏臉倏地轉白，坐直嬌軀，堅決地道：「不！人家就算死也要和你死在一塊兒，嫣然早受夠分離之苦。」

項少龍心中感動，柔聲道：「你的離去只是個幌子，現在我當上城守，自有把握掩護你潛回來，好暗中助我。這麼做，只是想把鄒先生和我那對孿生小婢先一步送到安全處所，使我可以再無後顧之憂！」

紀嫣然俏臉回復原本的血色，吁出一口氣道：「算你吧！」沉吟片晌道：「最好的理由，莫如返魏奔喪，剛好人家接到消息，一向視嫣然為女兒的魏王后因病辭世，嫣然以此為借口，後天立即起程回魏，到達魏境，再取道往韓，至於怎樣潛進秦國和重返趙國，由你安排。噢！真開心，嫣然不但可以緊跟著你，還可作你的貼身小卒。」

熱烈的親吻後，商量妥離趙的各種細節，項少龍匆匆趕返指揮所去。

滕翼見到他便道：「韓闖派人來找你，說有急事。」

項少龍暗忖若能像孫悟空般有千萬化身就好，心中一動，把他拉到一旁道：「我今晚要往趙穆處偷東西，到時由你扮我該是萬無一失。」

滕翼皺眉道：「效忠書？」

項少龍點頭應是。

滕翼沉思頃刻，道：「趙穆為防備真正的你，戒備必然周詳嚴密，你定要冒這個險嗎？」

項少龍苦笑道：「為弄清楚趙穆的陰謀，以免我們陰溝裡翻船，捨此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滕翼陪他歎一口氣道：「若要喬扮你，沒有人比烏果更勝任，這小子最擅裝神弄鬼，學人的聲音語調更是唯肖唯妙，再有我在旁掩飾，包保沒人察覺。嘿！不若今晚由小俊陪你去。」

項少龍道：「我從蒲布處知道趙穆部署的詳細情況，這事愈少人參與愈能保持隱密。唉！讓我先去見韓闖，回來後再從詳計議。」想起侯府的森嚴防衛，不禁意興索然。

滕翼知他作出決定，再不多言。

※※※

來到韓闖的行府，此君臉色陰沉，把他領進府內，到了緊閉的內廳門前道：「晶后要見你。」推門而進。

廳堂內只有晶王后孤身一人，背著他們立在一扇大窗前，凝望窗外園林的景色。窗外透入來的光線，把艷麗的美婦映襯得更是高逸優雅，使項少龍一時很難把她和陰謀詭計聯想在一起。兩人躡手躡腳來到她身後。

晶王后緩緩轉過身來，先對項少龍微微一笑，當目光來到韓闖身上時，冷哼一聲道：「若非主事的人是董卿家，此回本后就給你這個莽撞的人累死。」

韓闖是有身分地位的人，被晶王后當著項少龍面前訓斥，大感尷尬，漲紅了臉，卻沒有出言反駁。

項少龍緩和氣氛道：「事情總算過去，晶后請勿怪責侯爺。」

晶王后臉寒如冰，狠瞪韓闖好一會後緩緩道：「這事仍是餘波未了，我早說過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宜和信陵君沾上任何關係，你偏不聽我的話，還差點牽累董卿家。」

韓闖歎道：「晶姊啊！還要我怎樣賠罪，始可息你之怒。我也想不到樂刑他們如此辣手，把事情鬧得這麼大。」

晶王后忽地嬌笑起來，當兩人摸不著頭腦之際，這艷婦道：「唯一的好處是孝成現在更信任董將軍，弄得趙雅那淫婦亦對將軍感激非常。好了！我要和董卿家單獨一談。」

韓闖識趣地離開，順手掩上廳門。

晶王后迎上來，到達項少龍伸手可觸處，停下腳步，柔聲道：「董卿立下這麼大的功勞，要人家怎樣謝你呢？」

雖明知她是以美色籠絡自己，又知她心懷不軌，可是只要想起她貴為趙后，又是這麼性感動人，不由大感刺激，喉乾舌燥地道：「晶后對鄙人有提拔之恩，鄙人自然要為晶后盡心盡力，做什麼事都是應該的。」

晶王后再踏前一步，差點挨進項少龍懷裡，仰起俏臉，秀眸閃耀亮光，溫柔地道：「現在的人都是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像董卿家這樣不顧自身，實踐對本后的承諾，使我非常感動，永遠不會忘記董卿曾為韓晶做過的事。只要韓晶一日還可以掌權，可保你一天的榮華富貴。」

若換過以前，以項少龍易於相信人的性格，必會非常感動，但現在有龍陽君警告在先，心生警惕，只敢姑且聽之，臉上忙裝出感動的神色，輕聲道：「我董匡有恩必報，這只屬小事一件……」

晶王后再移前少許，高挺的酥胸緊貼到他寬闊的胸膛上，呼吸急促起來道：「無論我是不是王后，終還是個女人，須要男人的呵護。你該知道大王的醜事，他亦答應不會管束人家。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尤其近大半年，終日病痛纏身，假若王兒登上帝位，更須董卿家這種傑出的人材扶助我們母子，董卿明白本后這番話的含意嗎？」

項少龍感覺著她酥胸驚人的彈性和誘惑力，暗忖若不明白這含意就是白癡，故意皺眉道：「晶后放心，鄙人對晶后忠貞不二。嘿！晶后請勿如此，唉！我快要抵受不住。」

晶王后花枝亂顫地笑起來，在他臉頰輕吻一下，退回窗台處去，向他媚笑道：「誰要你苦忍呢？做人若不得放手而為，尚有何樂趣？不過現在時間確不容許本后試試董卿有否口出狂言，例如說會使女人離不開你的豪言是否只是空口白話，這樣吧！若來王宮，偷空來探望人家吧！」

言罷擦肩而過，笑著去了，留下項少龍一人咬牙切齒，暗恨她撩起自己的慾火，以至心癢難熬，最糟是他的確想一嘗王后的滋味。想到這裡，不由記起韓闖交給他對付紀嫣然的春藥，若用上一點點，怕是不算過份吧！說不定還可把局面換轉過來，並且反客為主，把這厲害女人控制，省去不少煩惱。想到這裡，一顆心不由活躍起來。

※※※

與滕翼回到行府，烏果迎上來道：「雅夫人正和兩位夫人閒聊。」

項少龍向滕翼打個眼色，後者會意，拉著烏果到一旁說話。

進入內堂，三女坐在一角，喁喁細語，項少龍心中大奇，暗忖善柔為何這麼好相處，侍立一旁的田貞田鳳齊聲叫道：「董爺回來哩！」

三女不約而同往他瞧來，露出笑容，仿若鮮花盛放，加上姿容絕不遜色於她們的田氏姊妹，教他看得目眩神迷，不知身處何鄉。

趙雅笑道：「雅兒帶了些飾物來送給柔姊、致致和小貞小鳳，她們很喜歡哩！」

項少龍心叫原來如此，來到她們旁邊坐下。

田貞過來道：「董爺！可以開飯嗎？」

項少龍點頭道：「我正餓得要命，小俊哪裡去了？」

趙致道：「他今早往牧場去，現在還未回來。」

項少龍站起身來，道：「雅兒！我有話要和你說。」

善柔不悅道：「你當我們是外人嗎？有什麼要左瞞右瞞的？」

這麼一說，嚇得趙雅不敢站起來。

項少龍心中不喜，劍眉皺起來，善柔「噗哧」嬌笑，拉著趙致站起來道：「不要那麼認真，人家只是說笑。」橫他一眼後和妹子到另一角的小几處研究剛到手的飾物珍玩，喜氣洋洋。

項少龍啼笑皆非，坐下搖頭苦笑道：「野馬到底是野馬！」

趙雅道：「我也有話想和你說，剛才王兄找我進宮，問我可否完全信任你。我答他道，董匡怎也比郭開可信吧！」

項少龍好奇心起，問道：「他有什麼反應？」

趙雅道：「他開始時很不高興，但當人家問他是誰捨命救回龍陽君？是誰為他尋回魯公祕錄？他便啞口無言。」

項少龍記起晶王后，順口問道：「郭開是否和晶王后有私情呢？」

趙雅微感愕然，道：「這個我倒不知道，似乎不大可能吧！這女人一向對男女之情非常淡薄，在我記憶中她只和信陵君及趙穆有過曖昧的關係，你是從哪處聽來的？」

項少龍不答反問道：「孝成真不過問她的事嗎？」

趙雅道：「王兄最緊要王后不去煩他，只要她不張揚其事，王兄樂得自由自在，哪有空管她。唉！王兄還有點怕她呢！你還未告訴人家消息從何而來哩！」

項少龍道：「是龍陽君告訴我的，照理他不會騙我這救命恩人吧。」

趙雅愕然片晌，接著臉色凝重起來道：「若我猜得不錯，郭開定曾找過龍陽君，探聽他的口氣，看看有起事來，魏國肯否支持那個女人，所以龍陽君有此推斷。」

項少龍心中一懍道：「是否說晶王后和郭開另有陰謀？」

趙雅苦惱地道：「王兄的健康每況愈下，現在誰不各懷鬼胎，為自己籌謀，有時連我都弄不清楚誰與誰是一黨，更不用說你。」

善柔的呼喚聲傳來道：「快來吃飯吧！飯菜冷哩。」

趙雅站起身道：「你要小心點趙穆，這奸賊最擅用毒，手法更是千奇百怪，給他害了都不知道的。」

項少龍長身而起，一把將她摟入懷裡，湊在她耳旁道：「雅兒有沒有方法在龍陽君的餞別宴前先離開趙境，遲些我脫身後與你會合，那我在安排退路時可更靈活。」

趙雅芳軀一震，咬著唇皮，低垂螓首輕輕道：「給點時間人家想想好嗎？」

項少龍不忍迫她，點頭同意，拉著她來到矮几旁，席地坐下，滕翼進來向他打出個諸事妥當的手勢，坐到他對面。

田貞此時正要給項少龍斟酒，後者道：「今晚我不喝酒。」

善柔看他一眼，露出注意的神色。

項少龍伸手抄著田貞的小蠻腰，道：「貞兒熟悉趙穆的臥客軒嗎？」

田貞乖乖的跪下來，點頭表示知道。

項少龍問道：「軒內有什麼地方可藏起一迭帛書那樣大小的東西呢？」

田貞苦思片刻後道：「那處放的是別人送給那奸賊的珍玩禮物，宗卷文件從不放在那裡的。」

田鳳接口道：「那處沒有櫃子，不過我們離開這麼久，會否不同就不知道。」

趙雅擔心地道：「你想到那裡偷看那批效忠書嗎？現在趙穆有若驚弓之鳥，晚間又以惡犬巡邏，不要去好嗎？」

滕翼道：「府內定有地下祕道和密室那類的設置，你們知道嗎？」

趙雅等茫然搖頭。

田鳳忽地嬌呼一聲，道：「我記起了，府內主要的建築物，都有儲存兵器箭矢的地牢，但臥客軒是否有這個地牢，小婢卻不清楚。」

眾人聽得與祕道無關，剛燃起的希望倏又熄滅下來。

善柔冷笑道：「知道祕道的出入口在哪裡又怎樣，若我是趙穆，必使人把守地道，再加以銅管監聽，就算有蒼蠅飛進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趙致笑道：「少龍快請教柔姊，看她上回用什麼方法進出侯府。」

眾人愕然，想起善柔確曾潛進侯府行刺趙穆，事後又安然逃出來。

善柔嘟起有性格的小嘴不屑道：「人家英雄蓋世，獨行獨斷，哪用小女子幫忙？橫豎我善柔沒有份參與人家的壯舉，不若省回一口氣，好好睡一覺。」

趙雅首先忍不住笑道：「好柔姊，看你怨氣沖天的樣兒，我們的董爺今晚怎可以沒你照顧他呢？柔姊不要多心。」轉向項少龍打個眼色道：「是嗎！大爺！」

項少龍無奈苦笑道：「當然！請柔大姑娘帶我這孤苦無依的小兵卒到侯府內玩耍一下。」

善柔化嗔怨為興奮，橫他一眼道：「是你來求我哩！不要裝成被迫的樣子，雖然設計那些偷雞摸狗裝備的本領我差你一點點，但若論入屋殺人的勾當，當今之世誰及得上我善柔，否則田單不須步步為營。」

趙致色變道：「柔姊啊！現在不是入屋殺人哩！」

善柔不耐煩道：「只是打個比喻。」站起來道：「我要去準備一下。」欲離去時，見到項少龍仍呆看著她，叱道：「還不滾去換上裝備，我還要給你穿上特製的防水衣哩！」

不理仍是目瞪口呆地瞪她的各人，逕自回房。

※※※

夜幕低垂，馬車隊開出行府。由烏果扮的「假董匡」和滕翼兩人，與一眾手下及雅夫人的親衛前呼後擁，策著駿馬隨車護送，真正的項少龍和善柔則躲在車廂裡。兩人換上以鹿皮特製的防水衣服，只露出臉孔、手掌和赤足，有點像二十一世紀的潛水衣。項少龍那套本是善柔為趙致造的，幸好一來趙致生得特別高大，鹿皮又有彈性，所以仍可勉強穿得上去。兩人除攀爬裝備、兵器暗器外，還各攜銅管一枝，以供在水內換氣之用。不過到現在善柔仍未肯透露入府之法，項少龍只好悶在心裡。趙雅細察緊身鹿皮衣下項少龍賁起的肌肉、健碩雄軀顯露出來充滿陽剛魅力的線條，情動下不理有人在旁，伏入他懷裡，嬌喘細細，模樣媚惑誘人。

項少龍一手撫上她溫熱的香肩，張開另一手臂向善柔道：「柔姊不到我這裡來嗎？」

善柔瞪他一眼，還故意移開少許，移至窗旁透簾往外望出去。

項少龍早預估到她不會順從聽話，俯頭湊到趙雅的耳旁道：「雅兒想好嗎？」

趙雅明白他指的是要她先行離趙的事，以請求的語調應道：「這樣好嗎？你走後人家待一段時間後溜往某處會你。唉！若教人不知你的安危而離開，只是擔心足教趙雅受不了。」

項少龍皺眉道：「假若你王兄突然逝世，權力落到晶王后手內，她肯放過你嗎，那時我回到咸陽，鞭長莫及，怎樣助你呢？」

趙雅不屑地道：「她陣腳未穩，憑什麼來對付我，況且她始終是韓人，若剛上場就拿我們王族的人開刀，王公大臣豈會讓她得逞，那時我若要走，她歡迎還來不及哩！唉！少龍！人家害怕的是別的事啊！」說到最後兩句，聲音低沉下去。

善柔顯然聽不清楚，不滿道：「趙雅你說話可否大聲點。」

兩人為之啼笑皆非。

項少龍不理她，轉向趙雅道：「雅兒怕什麼呢？」

趙雅用力摟緊他，神色黯然道：「怕別的人不原諒人家嘛。」

項少龍其實一直頭痛這問題，只好安慰她道：「回咸陽後我會為你做一番工夫，廷芳和倩公主是胸無城府的人，不會記恨，其它人更不用擔心，這叫將功贖罪啊！」

車外傳來滕翼的聲音道：「準備！經過侯王府。噢！真精采，田單的車隊對頭開至。」

車內停止說話，項善兩人避到角落，雅夫人掀起窗簾，往外望去。田單的車隊緩緩而至，雙方均減速停下。烏果的董匡拍馬和滕翼迎去，向田單問好請安。

田單現身於掀起的窗簾後，哈哈笑道：「董將軍辛苦，我們這些閒人去飲酒作樂，你們卻日忙夜忙，不過人的體力終有限度，董將軍可勿忙壞。」

烏果模擬項少龍的聲音，淡然笑道：「我這人天生粗賤，愈忙愈精神，謝田相關心。」無論聲音、神態、語調，均唯肖唯妙，使人絕倒。

以田單的銳目，在閃動不停的燈籠光下亦看不出破綻，頷首微笑，朝趙雅瞧來道：「夫人這幾天容光煥發，神采飛揚，可願告知田某其中妙訣？」

眾人心中懍然，知道田單話裡有話，試探趙雅的口風。

趙雅自有她的一套，嬌笑道：「趙雅可不依哩！田相在笑人家。」言罷垂下簾子。

田單呵呵大笑，向「董匡」和滕翼打個含意曖昧的招呼，下令動程。兩隊人馬交錯而過，項少龍向善柔打出手勢，下車的時間到了。

※※※

兩人藉著夜色，神不知鬼不覺掩到侯府外西南處的叢林裡。項少龍仍不知善柔葫蘆裡所賣何藥，直到隨她抵達一條小河之旁，始有點明白。

善柔著他蹲下來道：「凡有池塘的府第，必有入水口和出水口，這是我善柔的大祕密，上回我是由這裡潛往那奸賊府內的大池塘裡的，若幸運的話，說不定我們還可直通至碧桃園那條人工河去？」

言罷得意洋洋地看著項少龍。

項少龍道：「這裡離開侯府足有百丈之遙，如何換氣？」

善柔橫他一眼，嗔道：「真蠢！人家可以進去，自然有換氣的方法，那枝銅管難道是白給你的嗎？除非剛下完大雨，否則河水和入府的大渠頂間總有寸許空隙，只要把銅管一端銜在口中，另一端伸出水面，不是可解決問題嗎？」

項少龍心中歎服，另一方面亦心中有氣，忽地湊過去封上她香唇，一手緊抓她後項，強行索吻。善柔猝不及防，給他吻個正著，一時措手不及，略掙扎幾下後竟熱烈反應。

項少龍以報復的心態，放肆一番，放開她道：「這是獎勵！」

善柔給他攪得臉紅耳赤，偏又是春心蕩漾，狠狠橫他一眼，率先躍進河裡。轉瞬間兩人先後穿進三尺許見方的暗水道裡，在絕對黑暗中緩緩前進。項少龍心中泛起奇異的滋味，每回當他幹夜行的勾當時，總有由明轉暗的感覺。明暗兩個世界是並行而存，只是一般人只知活在光明的人間，對鬼蜮般的黑暗天地卻一無所知。此回來到這暗黑得只能憑觸覺活動，萬籟無聲的水道內，感覺尤為強烈。此令人步步驚心，充滿危險和刺激的另一世界，確有其誘人之處。一盞熱茶的工夫，兩人由出水口穿出，抵達府後大花園中的荷花池，在一道小橋下冒上水面。四周院落重重，天上群星羅布，月色迷濛，池蛙發出「閣閣」鳴叫，又是另一種氣氛。遠處一隊府衛沿池巡邏過來，兩人定睛一看，特別吸引他們注意是兩大點綠芒，詭異之極。項少龍嚇了一跳，忙拉著善柔潛入水內。他的心悸動著，兩點綠光正是犬隻反映附近燈火的瞳眸，看來這些本應是夜深人靜才放出來巡府的巨犬，因著田單等的來臨，提早出動加強防守。

巡衛過橋遠去，兩人又從水裡冒出頭來，善柔低聲道：「糟了！有這些畜牲在岸上，我們惟有靠水道摸到那裡去。若臥客軒也放了兩頭惡犬在那裡，我們只好回家睡覺。」

項少龍大感氣餒，但中途而廢更是可惜，勉力振起精神，與善柔肯定碧桃園的方向，分頭潛進池水裡。

項少龍曾受過嚴格的潛水訓練，像魚兒般在暗黑的水底活動，憑池水流動的微妙感覺，不片晌找到一個去水口，浮上水面和善柔會合，兩人同時喜道：「找到哩！」不由齊呼不妙。究竟哪個水口可通往碧桃園呢？又或都不是通到那裡去？這事誰也不能確定。更要命是兩條暗水道均設在池底，完全沒有可供呼吸的空間，假設不能一口氣由另一方冒出來，勢被活生生悶死，那才冤枉透頂。

項少龍人急智生，咬善柔耳朵道：「我們分頭進入水道，試探出水道的方向立即回頭，千萬不要逞強。」

善柔應命去了。項少龍深吸一口氣，潛進水裡，穿入水道，前進丈許，發覺水道往左方彎去，連忙按著渠道方石砌成的底部迅速退出，在狹窄的空間裡，要轉身掉頭亦難辦到，兩人再次會合。

善柔道：「我游了足有兩丈，前邊的方向似乎沒有問題，但這裡離碧桃園最少數百步的距離，我們怎能一口氣游到那麼遠的地方。」

項少龍憑記憶思索蒲布交給他那張帛圖，道：「由這裡到碧桃園還有一個池塘，我看水道應先通到那個池塘去的。」

善柔這麼堅強的人也不由洩氣道：「即使池塘剛在正中處，離這裡仍是百多步的距離，我們是到不了那處去。」

項少龍人急智生，喜道：「我有辦法，只要我們把銅管的一端包紮，另一端用手按緊，管內的餘氣可足夠我們換上兩三次氣，不是可潛到那邊去嗎？」

善柔眼中閃著驚異之色，道：「你這人原來並不太蠢，但用什麼東西包紮管口？」

項少龍不懷好意地道：「我的皮衣裡只有一條短褲，你裡面有穿東西嗎？」

善柔大窘道：「你這好色鬼，噢！」

項少龍把她拉到池中心的假石山處，解開她襟口的扣子，探手進內，先滑入她衣裡讓指頭享受剎那的歡娛，撕下大截內裳。善柔出奇地馴服，沒有惡言相向，或者是知事不可免，只好認命。又或為殺死趙穆田單，什麼均可犧牲，何況最大的便宜早就給這男子拔了頭籌。

看著項少龍撕開布帛，紮緊管子，懷疑地道：「會漏氣嗎？」生死攸關，她禁不住關心起來。

項少龍充滿信心地道：「有三層布包裹，濕透後縱或會漏出少許空氣，但那時我們早由那邊出口鑽出去。來吧！」

兩人游到入口處的水面，深吸一口氣，用手按緊沒有包紮那端的管口，由善柔領路鑽進水道裡。

兩人迅速深進，游越三十步許的距離，兩人第一次換氣，到第二次換氣，兩人早暈頭轉向，不辨東西遠近，只覺管內的氣被一口吸盡，大駭下拚命前游。出口在前方出現，隱見光暈。大喜下兩人鑽將出去，浮上水面，靠岸大口吸著平時毫不在乎的新鮮空氣。四周樹木環繞，花木池沼，假山亭榭，是個較小的花園，布置相當不俗。項少龍每次到侯府來，活動範圍只限於幾座主建築物，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雅致的處所。園裡一片孤寂，不聞人聲，只掛著幾盞風燈，把池塘沐浴在淡黃的月色裡。

善柔喘息道：「這次更不妙，我們最多只游過百步的距離，由這裡到碧桃園那條人工小河，少說還有兩百步以上，遠近尚不能肯定，銅管的空氣怎夠用？」

項少龍正為此苦惱，呆看善柔，倏地靈機一動道：「你給我親個嘴，我或許想到辦法。」

善柔愕然半晌，垂頭低聲道：「若是騙我，便宰了你。」伸手纏上他脖子，獻上火辣辣的香吻。

忽地足音傳至，難捨難離下，這對男女沉進水裡去，繼續糾纏不休。到實在憋不住，浮上水面，巡衛去遠。兩人泛起刻骨銘心的動人感覺，尤其在這種危機四伏的環境。

善柔捨不得地緊摟他，喘著氣道：「快說！」

項少龍道：「我們把頭罩割下來，用布條在管口紮緊，不是可多幾口氣嗎？」

善柔歡喜得在他左右臉頰各吻一口，道：「不愧是我善柔的第一個男人，不過此回由我負責，人家不信你的手工。」

項少龍皺眉道：「什麼第一個男人，你大小姐還會有第二第三個男人嗎？」

善柔理所當然地道：「你們男人可以有很多女人，為何女人不可以有很多男人？」

項少龍一呆道：「那誰敢娶你？」

善柔皺起鼻子，扮鬼臉道：「誰要嫁人呢？天下這麼大，若幹掉趙穆田單，我便四處浪蕩，或者有天累透，就來找你吧！那時你要不要人家也沒打緊。」

項少龍發覺自己真的很喜歡她，比起別人，她更接近二十一世紀堅強獨立的女性。

善柔不再理他，由手臂的革囊處拔出匕首，工作起來。

由於上次經驗的前車之鑒，兩人換氣時小心翼翼，駕輕就熟地潛游過二十多丈的地下暗水道，來到碧桃園的人工河處，悄悄由河底往園心的臥客軒潛過去。這道人工小河寬約丈許，繞軒蜿蜒而流，兩岸亭台樓榭，花樹小橋，美景層出不窮。守衛更是森嚴，通往臥客軒的主要通路掛滿風燈，滿佈守衛，園內又有人攜巨犬巡逡，若非有此水底通道，項少龍儘管有二十一世紀的裝備，欲要不為人知摸到這裡來，仍是難比登天。小河最接近臥客軒的一段只有丈許之遙，兩人觀察形勢，找到暗哨的位置，在一座橋底冒出水面。項少龍看準附近沒有惡犬，向善柔打個手勢，由橋底竄出，借花叢草樹的掩護，迅速搶至軒旁一扇緊閉的窗漏旁，項少龍拔出一枝鋼針，從隙縫處插入，挑開窗閂。兩人敏捷地翻進軒內，把窗門關好，下窗閂，均感筋疲力盡，移往一角挨牆坐下。善柔打亮火摺子，項少龍忙用兩手遮掩，避免火光外洩，掩映的火光中，軒內的環境逐漸清楚起來，軒內布置清雅，偌大的空間，放置二十多座精緻木櫃，陳列各式各樣的珍玩寶物。軒心處鋪著地氈，圍著一張大方几擺放四張上蓋獸皮的舒適臥几。

項少龍正暗讚趙穆懂享受，善柔喜道：「你看！」

項少龍循她手指處望去，只見其中兩個珍玩架間放置一個五尺許高的大鐵箱，與整個環境絕不協調，兩人大喜，躡足走過去。

善柔摸上那把鎖著鐵箱的巨鎖，苦惱道：「這種鎖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怎打開它呢？」

項少龍笑道：「讓開鎖宗師來研究。」才把鎖抓在手中，未及細看，人聲忽由正門外傳來。兩人魂飛魄散。

善柔環目一掃，低呼道：「上橫樑！」拔出發射掛鉤的筒子，開門聲剛於此時傳來。

項少龍一把拍熄她手上火苗，善柔射出掛鉤，準確無誤地緊掛在橫架軒頂的大樑柱去。

黑暗中項少龍不敢冒失射出掛鉤，猛一咬牙道：「抱緊我！」抓緊索子，往上攀去。

善柔知事態危急，躍起摟緊他的熊腰，把命運托付在他手裡。

大門洞開，有人叫道：「點燈！打開窗子，侯爺和客人快到哩。」

項少龍大叫倒霉，用盡吃奶之力，往上攀去，善柔則把身下索子不斷收起來。門旁燈火亮起，十多名府衛闖進來，若有人抬頭一看，保證他們無所遁形。幸而他們心中所想的不是點燈就是開窗，一時無人有暇望往屋頂。當兩人驚魂甫定，伏在橫樑和瓦桁間的空隙，下面大放光明，新鮮空氣由窗門湧入，驅走軒內的悶氣。善柔湊過小嘴吻他一口，表示讚賞。

足音響起，然後是趙穆的聲音道：「你們給本侯出去。」

項善兩人的心「卜卜」狂跳起來，知道趙穆要帶田單和李園到這裡來，定是想給他們看看那批可顯示實力的效忠書。說不定還有重要事情商量，不由緊張起來。

※※※

「卡嗦！」巨鎖被開啟的聲音，在寂靜的軒內響起，分外動魄驚心。項少龍和善柔頭貼頭伏在渾圓的巨大樑柱上，借匕首插入柱內，穩定身體，除非有人爬上來看，否則確是最安全的藏身之所。

橫樑承托著與它成九十度角的其它八根較細的桁柱，形成屋頂的架構，離地足有三丈。

項少龍和善柔把頭探出少許，朝下望去，見田單和李園各據一張矮几，而趙穆正探手到打開了的大鐵箱內取東西。劉氏兄弟蹲跪田單身後，其中一人還剛仰頭上望，嚇得兩人忙縮回頭去。趙穆走回自己的矮几去，把整迭效忠書放到几上，跟著傳來翻閱的聲響。

李園笑道：「侯爺了得，竟想出精采若此的方法，使這些人不得不為侯爺效命。」

田單也笑道：「是否侯爺自己想出來的呢？還是你手下獻上的妙計。」

趙穆得意地笑起來道：「只是小事一樁吧！」毫無愧色地把別人的計策據為己有。

項少龍放下心事，知道趙穆並沒有把自己的效忠書拿出來給田單看，否則這厲害人物會立即看出自己有問題。趙穆對李園自是極為顧忌，因為若暴露董匡的「真正身分」，等若把他自己與春申君的關係抖出來。

李園歎道：「想不到趙明雄竟是侯爺的人，一向聽說他屬李牧廉頗的系統，侯爺真有辦法。」

上面的項少龍駭得差點由樑上掉下來，趙明雄乃他的副將，自己和滕翼還對他非常欣賞，想不到竟是奸細。

趙穆得意洋洋道：「他不但是我的人，還有著血濃於水的親族關係，我安排他跟李牧辦事，原意本要對付李牧，豈知鬼使神推下，廉頗竟用他作樂乘的副將，我又故意多次排擠他，趙雅這賤人還蠢得為他向孝成說項，可笑極矣！」

項少龍渾體出了一身冷汗，暗叫好險，那便像養隻老虎在身旁，若不防備，被咬死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也領教到趙穆深藏不露的厲害。再想起今早和孝成談過禁衛統領的問題，假若成胥出意外，趙雅極有可能提名趙明雄作繼任者。那城衛和禁衛兩大系統，均落入趙穆手內。

當項少龍恨不得李園繼續談論效忠者的名單，田單微笑道：「晶后那邊情況如何？」

趙穆得意地道：「誰能識破我倆間的真正關係，孝成不要說，連郭開和趙雅都給我們騙過。韓晶外冷內熱，一旦對男人動真情，便再無反顧，若非她對我死心塌地，一直力勸孝成不要把李牧和廉頗召回來，我恐怕現在難以坐在這裡和兩位說話。」

項少龍聽得更是目瞪口呆，難以相信聽到的是事實。兩人是否一直在演戲呢？還只是趙穆一廂情願的想法。

李園道：「晶后真的可以控制董匡嗎？」

樑上的項少龍更是心臟劇跳，連善柔也覺察出他的震驚。

田單道：「董匡此人表面率直粗豪，其實非常有智計，而且很懂趨炎附勢，只看他背著孝成為晶后解決韓闖勾結信陵君一事，便知他下了重注在晶后身上，期待將來孝成歸天，可以飛黃騰達，這種人絕不可留他在世上。」

李園冷然道：「我要親手對付他。」

趙穆淡淡道：「董匡仍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最妙是他懵然不知晶后和我的關係。哼！此人見利忘義，就算國舅爺不和他算賬，本侯絕不會放過他。」

項少龍此時冷靜下來，迅速盤算，知道是在韓闖一事上露出馬腳。最可恨是晶王后，把他出賣給趙穆，由此可知她和趙穆確是互相勾結的姦夫淫婦。

田單的聲音傳上來，油然道：「兩位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人物。」

趙穆和李園似同感愕然。

田單道：「那就是項少龍，樂乘之死定與他脫不掉關係，只是到現在我仍不明白他為何要先找樂乘開刀。」頓了頓道：「若是孝成派人做的，事後必有蛛絲馬跡可尋，例如他的親信裡會有人因死傷失蹤，現在既不見這種情況，顯非是他所為，此事耐人尋味。」

上面的項少龍和善柔同時色變。

田單又道：「我曾提醒過董匡，著他派人調查樂乘手下裡是否有背叛的人，但他顯然沒有採取行動，又或查不出什麼來。但我們不可插手此事，以免打草驚蛇，壞誤大事。」

李園道：「樂乘之死，最大的得益者是董匡，會否是他幹的呢？」

趙穆斷然道：「他根本不知自己可以當上城守，若非我指使晶后慫恿孝成，何時輪得到他？」

項少龍腦際轟然一震，至此恍悟晶王后為何看上自己。今晚全賴鬼使神差得聽他們的密話，否則死了都要當隻糊塗鬼。

田單道：「董匡可以裝作傷病不起，但看他的手下無一傷亡，當知樂乘之死與他無關。」

趙穆歎道：「樂乘仇家遍天下，究竟是誰幹的，難以判定，來人只要有辦法迅速離城，我們就沒法查出是何方人馬。」

田單肯定地道：「定是項少龍做的，我還知道他正在城內，否則趙雅不會回復生機。剛才我在侯府外遇上她和董匡同行，那種神采飛揚的樣兒，只有受到男人的愛寵滋潤才會出現在女人的身上。」

李園冷笑道：「她是否愛上董匡？」

趙穆色變道：「田相說得對，定是項少龍回來了。我很清楚她的性格，與董匡只是逢場作戲，她心中始終只有項少龍一個人，說不定項少龍正藏在她府內。」

田單動容道：「此事可能性極高，不論事情真假，我們可設法陷害趙雅，只要找到項少龍曾躲藏過的痕跡，任趙雅如何玲瓏剔透，勢將百詞莫辯。趁現在郭開成胥急於在孝成前立功，以免被董匡的光芒蓋過，定不會放過如此良機，侯爺明白我的心意嗎？」

趙穆大笑道：「田相果是智計超凡，算無遺策，我還有更好的提議，是由晶后吩咐董匡去辦這件事，只要放些飛針和血衣一類的東西在趙雅的房裡，搜出來時趙雅怎都脫不了關係；且可測試董匡對晶后的忠誠。哼！很久前我已想整治這賤人。」

樑上兩人聽得面面相覷，冷汗直流。下面三個大奸人想出來的，全是毒無可毒的奸計，就算清楚知道，一時仍難有化解之法。

田單長身而起道：「我們不宜在這裡耽擱太久，否則不像一般的晚宴。侯爺異日登上王位，可莫忘記田某人和國舅爺呢。」

趙穆連忙表示感激。鐵箱關闔上鎖的聲音響過後，三人離軒去了。

府衛進來掩上窗門和吹熄燈火，善柔湊到他耳旁道：「怎辦好！」

項少龍回復絕對的冷靜，輕輕道：「效忠書看不看不打緊，只要我們能安然離去，這場仗便算我們贏。」

※※※

項少龍一覺醒來，精神煥發。昨夜的疲勞倦累一掃而空，還少了很多心事。因為他終於清晰無誤地掌握自己眼前的處境與及趙穆晶王后等人間的關係。

田貞步進寢室，見他醒轉，喜孜孜迎上來道：「董爺！讓小婢來侍候你。」

項少龍欣然起來，換衣梳洗，來到廳堂與正等候著他的滕翼、趙致、善柔三人共進早膳。滕翼昨晚與烏果扮的假董匡故意在指揮所耽至二更後回來，現在與項少龍是自他偷入侯府後的首次碰頭。

項少龍道：「柔柔告訴你整件事的經過了吧？」

滕翼點頭道：「清楚，說到陰謀詭計，我們始終不是趙穆田單等人的對手，若非給你們聽到他們的說話，這一次我們休想有人能活著回到咸陽。」

趙致擔心道：「他們要迫你陷害雅夫人那事怎應付才好呢？」

項少龍暗忖這等於二十世紀的間諜竊聽情報，最是管用。微笑道：「此事可見招拆招，目前對我們最有利的因素，是他們對我董匡的身分尚未起疑，只誤以為我是見風駛舵之徒。更妙的是趙穆不敢揭穿我和他的祕密關係，憑這些優勢，我們有足夠能力和一眾奸人周旋到底。」

滕翼歎道：「想不到趙明雄竟是趙穆的人，枉我這麼看得起他。」

項少龍沉吟頃刻，道：「我始終不相信晶后會對趙穆死心塌地，這女人擅用手段，可能只是利用趙穆來達到目的，若我可以摸清楚她的真正態度，一切好辦。」

善柔皺眉道：「你說這麼多話，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究竟有什麼方法應付他們？說不定待會晶王后便召你去迫你對付趙雅哩！」

項少龍瀟灑地一聳肩頭，匆匆吃掉手上的饅頭，一拍滕翼肩膀，長身而起道：「我們去見雅兒，你們兩個乖乖的等本將軍回來。」

在善柔的嗔罵和趙致的叮囑聲裡，兩人離府。

並肩策馬長街，滕翼道：「城防方面我們應否重新布置？」

項少龍搖頭道：「千萬不要這樣做，否則會惹起趙明雄和趙穆的警覺。二哥待會遣人把小俊召回來，看看他偵察齊軍一事有什麼成績。」

兩人談談說說，夫人府在望，項少龍往找趙雅，滕翼則回指揮所去。正午時分，趙穆派人來找他去見面，項少龍心知肚明這奸賊昨晚和田單李園擬好策略，故此找他。在侯府的密室內，趙穆仍是那副視他如心腹的親切模樣，道：「李園中計哩，竟以為我趙穆肯與他合作。哼！我定教他沒命離開邯鄲。」

這時的項少龍再不相信此君的任何說話，表面卻不得不作大喜狀相詢。

趙穆露出一絲陰險的笑意，道：「遲一步再說，你與晶后和趙雅的關係怎樣，聽田單說他昨晚在街上碰到你和趙雅在一起。」

項少龍微笑道：「趙雅乃天生淫婦，只要能在榻上討好她，哪怕她不對我死心塌地。和晶后的關係更是漸入佳境，鄙人尚未有機會向侯爺報告，那批信陵君的武士實是韓闖勾引來的，我把他們幹得一個不留，既取信孝成，又賣個人情給晶后，一矢雙鵰，所以做起事來得心應手。現在我正慫恿孝成把另一半兵符交我，那時我可全權調動城內兵馬，侯爺還愁大事不成嗎？」

趙穆露出震動的神色，顯然想不到項少龍會向他說出此事。項少龍心中暗笑，奸賊之所以懷疑自己的「真誠」，皆因自己在此事上把他瞞著，使他以為自己投向晶王后，現在自己全盤托出，自是教他意見動搖，把持不定。

趙穆呆看他一會後，沉聲道：「此事你為何不早點向我說出來？」

項少龍若無其事道：「只是件小事，我本沒有想過要特別向侯爺作報告的，只是侯爺問起鄙人與晶王后的關係，順便說出來。眼前最關鍵的兩個人物是晶后和趙雅，只有她們的全力支持，孝成才會不理郭開的反對，將兵權完全交進我手裡，那時邯鄲將是我們的天下。唉！只要能報答春申君對我的恩典，我董匡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趙穆神色數變，皺眉道：「樂乘被殺一事，究竟是不是孝成做的？」

項少龍心中更覺好笑，道：「絕不是孝成幹的，田單曾提醒我去徹查樂乘的近衛，看看是否有人洩露出樂乘那晚的行蹤，從而追查到真正主謀者，此事仍在調查中，應該很快有結果。照我看，那個項少龍的嫌疑最大。」

趙穆再不能掩飾震駭的神態，垂頭默思。

項少龍心中奇怪，為何自己如此坦誠相對，仍不能使趙穆回復對自己的信任，靈機一動，已知其故，壓低聲音故作神祕道：「侯爺不是想除掉成胥嗎？鄙人給侯爺想出一條計中之計。」

趙穆愕然抬頭，問道：「什麼計中之計？」

項少龍淡淡道：「鄙人把效忠書一事透露給孝成知道，還保證可把這批效忠書偷到手上，所以只要侯爺能假造另一批效忠書，包括成胥在內，哪還怕孝成不立即把他罷職，以免養虎為患。」

趙穆聽到他說出把效忠書的祕密透露給孝成時，毫無驚異之色，顯然早由晶后處知道此事。項少龍暗叫好險，若沒有押下此注，休想趙穆肯再次信任他。

果然趙穆疑色盡去，歎道：「王卓你以後再不可做過什麼事而不說給我聽，免致生出重重誤會。」

項少龍故作茫然道：「什麼？侯爺竟懷疑我的忠誠嗎？」

趙穆回復最初的態度，探手過來抓著他的肩頭道：「現在雨過天晴，什麼都不須擺在心上，只要你好好照本侯指示去做，將來定富貴與共。」

頓了頓又道：「現在最重要是把孝成手上另一半兵符弄到手內，再加上手詔，你即可隨意調動人馬……」接著沉吟起來，欲言又止。

項少龍立知他已通知晶王后，教她迫自己陷害趙雅，偏又說不出口來，免致暴露他和晶王后的關係，遂道：「侯爺有什麼心事，儘管吩咐！」

趙穆放開抓著他肩頭的手，點頭道：「以後無論有任何行動，你先來和我商量，始可進行，千萬切記此點。」

項少龍知他對自己仍未完全放心，故意任由晶王后向自己下令，好看看他項少龍會否依命向他報告，答應後道：「侯爺召我來此，究竟有什麼指示？」

趙穆尷尬起來，搪塞道：「主要是想問你近日的情況，唔！遲些再找你商量吧！」

項少龍知道彼此目的已達，告辭離去。

※※※

回到指揮所，處理一般的事務後，找個機會把與趙穆見面的經過告訴滕翼。

滕翼拍案叫絕，道：「假若禁衛和城衛兩股軍事力量都落進趙穆手內，晶王后又肯聽他命令，那他不用田單便可以操縱全局。現在我反奇怪趙穆為何不立即下手對付孝成，有晶王后作內應，要毒殺孝成應非太過困難吧？」

項少龍道：「對這點我也大惑不解，唯一的解釋是顧忌李牧。若孝成忽然歸天，李牧定然生出疑心，甚至舉兵入城對付趙穆，那時連田單亦未必敢與李牧硬拚，趙穆將要好夢成空。唉！我始終不信晶王后這種女人會甘受一個男人控制，兼且她身負三晉合一的使命，又知趙穆是楚人派來的奸細，怎會如此心甘情願地聽他的話。」

滕翼道：「長於深宮的女人，很難以常情去理解她的行為，看她的樣子，就算笑著說話，仍使人感到她心內的冰冷。或者趙穆恰好有方法滿足她的需求，使她肯為趙穆不顧一切。」

項少龍心中一動，似乎捕捉到點對付晶王后的靈感，一時未能具體掌握。改變話題道：「城衛方面的情況如何？」

滕翼吁出一口氣道：「幸好趙明雄的身分發覺得早，今早他交上一份名單，提議各級將領職務上的安排。換過以前，一來對他沒有疑心，二來他對下面的人比我熟悉，自然信任他的提議，現在當然是另一回事。」

項少龍暗叫好險，道：「趙穆不是提過有四個將領是他的人嗎？這定是疑兵之計，我們偏要重用這四個人，那趙穆只好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

滕翼拍案叫絕道：「啞子吃黃連，這比喻非常傳神。二弟你確是妙語如珠，難怪紀才女會因你而動情。」

此時手下來報，韓闖派人找他。兩人當然曉得是什麼一回事，會心對視而笑。

※※※

果如所料，要見他的是晶王后。她在內府一個幽靜的小軒接見他，還設酒菜招待，與他單獨相對，把盞言歡。項少龍得滕翼提醒，留心觀察，發覺她縱是笑意盈盈，眼神始終沒有多大變化，予人一種不大投入的冰冷感覺。難道她是天生冷感的人？想起她曾多次向自己挑逗，最後都是欲迎還拒，更肯定自己的想法。既是如此，趙穆憑什麼去征服她？想到這裡，不由探手到腰囊去，抓著韓闖交給他用來陷害紀嫣然的春藥，心中明白過來。上次與晶王后見面時，也想過以此來對付她，不過那只屬男人的狂想，限於在腦海內的滿足，絕不會付諸實際行動。現在形勢逆轉，心態自是完全不同，他的心臟不受控制地劇烈跳動起來。

晶王后卻誤會他，微笑道：「人家令你那麼緊張嗎？」

項少龍憑著單手，完成把少許春藥取出藏在袖內的連串複雜動作，又盤算如何可在這種你眼望我眼的情況下把春藥餵進艷后豐潤的香唇裡，乾咳一聲道：「晶后今天特別容光煥發，風采迫人。」

晶王后眼中閃過一絲項少龍往昔絕察覺不到的嘲弄神色，但因現在心中有數，再瞞不過他。

她親提酒壺，微俯向前，為他斟滿酒杯，拋媚眼道：「男人都是這樣的，但看多便不會覺得怎樣！」

項少龍心中暗恨，知她以手段來媚惑自己，靈光一閃，先把酒杯拿起，送到鼻端一嗅道：「晶后斟的酒，似是特別香的！」接著不經意地把酒杯移下至對方視線不及的几下處，迅速把袖內春藥滑進酒裡，雙手舉杯道：「讓鄙人敬晶后一杯，祝晶后青春常駐，永遠像眼前此刻般明麗照人。」

有那個女人不歡喜男人哄讚，晶王后並不例外，欣然舉杯道：「本后亦祝董將軍官運昌隆，戰無不勝。」

項少龍故作粗豪地呵呵大笑道：「晶后知否我們族例，凡對酒祝願，必須交臂共飲，願望才會成真。」

晶王后捧酒杯奇道：「什麼交臂共飲？」

項少龍膝行過去，移到她旁，微俯往前，拿杯的手伸將過去，送到她唇邊，微笑道：「手臂互纏，各自喝掉對方的酒，不剩半滴，夢想將會變成現實。」

晶王后俏臉微紅，暗忖此人真個斗膽，但若不順他意，會令對方看出自己對他毫無誠意，無奈下堆起笑容，手臂和他交纏一起，橫他一眼道：「小心點哩！本后可不喜歡太急進的男人。噢！」

項少龍怕嗆了她，把酒溫柔地注進她小嘴裡，同時喝掉她手上的酒。

一杯既盡，項少龍把酒杯反轉覆在几上，抹掉唇邊酒漬，大笑道：「痛快！現在我董匡覺得無論為晶后做什麼事，都是值得的。」

晶王后很少這樣整杯酒灌進喉嚨去，酒氣上湧，嫩滑的臉蛋升起兩朵令男人想入非非的紅暈，取出絲巾，以袖遮臉，抹掉酒漬，放下袖來白他一眼道：「人家很久沒有這麼喝急酒，你這人真是……唔！」

項少龍趁機坐下，賴在她身旁，這時最怕她忽然溜掉，就不知會便宜哪個男人，搭口道：「晶后以前常常豪飲嗎？」

晶王后眼中抹過一絲悵然的神色，像回憶起一些久遠而令人神傷的往事，輕歎一聲，沒有說話，旋又眼中寒芒爍閃，露出怨毒的神色。項少龍立時想起曾和她結有私情的信陵君，暗忖兩人間定是因愛成恨，否則晶王后不會有這種耐人尋味的神情。他既不知只用韓闖所說的一半份量能否起得作用，亦不知藥力何時發作，發作時的情況又是如何？暗懷鬼胎下，沉默不語。一時小廳內寂然無聲，只是外邊園林不住傳來雀鳥追逐鬧玩的鳴唱和振翼飛翔的聲音。

好半晌，晶王后冷冷道：「你是否在想別的女人？」

項少龍嚇個一跳，抬頭朝她瞧著，試探道：「晶后真厲害，鄙人確在想女人，卻不是想別人，而是晶后。」

晶王后俏臉再紅，瞟他一眼後，別頭望往窗外陽光漫天的林木，項少龍知是藥力逐漸生效，否則她不會這麼容易臉紅，神態更不應如此異常。

移近她身後，想撫她肩頭，卻怕她生出反感，只好輕輕道：「晶后有什麼心事嗎？」

趙國之后幽幽一歎道：「有時我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為些什麼大不了的事終日勞心費力，看看外面的樹木花兒，在陽光下無憂無慮，若我什麼都不去想，多麼寫意。」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照計她給餵食春藥，應是情思難禁，主動來向自己求歡才對，為何竟大發幽情，難道韓闖給錯藥，又或因過期故而藥性起變化。旋又醒悟過來，知道自己犯下大錯。假若趙穆一直以春藥那類東西刺激她的春情，服得多了，身體自然會生出抗力。就像吸毒的人，上癮後須不斷增加份量，才能生出所追求的效果。可恨他還減少份量，現在又勢難迫她再多喝兩杯，怎辦好呢？

## 第七章成敗關鍵

項少龍正進退兩難，晶王后倏地起立，當他以為她要拂袖而去，她卻輕移玉步，直抵窗台，呆望窗外日照下的花草亭榭。項少龍跟過去，挨著窗台，細看她輪廓分明的側臉。她臉泛桃紅，俏目卻射出迷醉在逝去的記憶中的神色，忽明忽黯，沉浸在不住湧上心湖的喜怒哀樂裡。項少龍肯定藥力正發揮作用，激起她平時深藏和壓抑的情緒，使她忘記召項少龍來是要迫他陷害趙雅的本意。現在這位趙后的情況有點是像被催眠，又或服食影響精神的藥物，表現出平時不會有的反應，自制力和戒備心大幅下降。

項少龍大著膽子，探手過去，輕撫她柔若無骨的香肩，柔聲道：「晶后在想什麼呢？」

晶王后似是一無所覺，輕搖螓首，幽幽道：「我恨他！」

項少龍愕然道：「誰人開罪晶后？嘿！要不要多喝杯酒？」

晶王后不悅道：「不開心時喝酒，不是更令人難受？」沒別過來瞥他半眼。

項少龍心中有鬼，哪敢開罪她，放開手，點頭歎道：「是的！抽刀斷水水更流，酒入愁腸，嘿！化作相思淚。」不自覺下，他念出唐代詩仙李白傳誦千古的佳句，只不過因記憶所限，改接另一句，變得不三不四。

晶王后喃喃念道：「抽刀斷水水更流，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驀地嬌軀劇震，往他望來，一對鳳目寒光閃閃。

項少龍立時手腳冰冷，暗罵自己扮的是老粗一名，怎能出口成章？

晶王后眸子寒芒斂去，歎道：「想不到你會說出這麼深刻動人的詩句，音韻悅耳感人，這麼多年，人家還是第一趟感覺心動。」話完俏臉更紅。

項少龍暗鬆一口氣，知她剛才或因想起信陵君，故美目生寒，看來信陵君當年定是傷害得她很嚴重，使她多年後仍未能復元過來。她和趙穆鬼混，說不定是一種報復的行為。這麼看，韓闖勾結信陵君一事，她應是毫不知情的。信陵君得到的是她的真愛，趙穆予她卻是變態的滿足和刺激。

晶王后與他對望半晌，神色愈轉溫柔，低聲道：「董匡！你是個很特別的人。」

項少龍試探伸出手去，拉起她修長纖美，保養得柔軟雪白的玉手。晶王后轉過身來，任由尊貴的玉手落到掌握裡。

項少龍正要把她拉入懷內，晶王后一震抽回玉手，秀眸露出醒覺的神色，冷然道：「董將軍知否本后何事召你來此？」

項少龍心中叫苦，知道她藥力已過，回復平日的清明，點頭道：「晶后儘管吩咐，鄙人不會教晶后失望。」

※※※

項少龍離開韓闖的行府，往找趙穆，奸賊不在府內，他留下話，趕回指揮所去，把事情告訴滕翼後歎道：「這叫始料不及，現在惟有靠兵符把事情拖著，我本以為若能挑起這女人的春情，予她男女之欲的滋潤，或可解開趙穆對她的控制，怎知……唉！」

滕翼笑道：「她尚未把陷害雅夫人的證物交給你，那時加重點份量當可水到渠成。」

項少龍搖頭道：「一來她未必會再和我把盞對酌，二來我終不慣用這種手段去對付女人。算哩！還是勸雅兒先離開邯鄲，好使我們少一個顧慮。」

滕翼道：「剛才紀才女派人通知我們，說已知會孝成關於她明早回魏的事。照我看她的離去會惹起震動和揣測，尤其是李園和龍陽君兩人。」

項少龍明白他的意思，李園是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的人，自是不肯失去來到嘴邊的美食，而龍陽君會懷疑紀嫣然離趙的目的是要與他項少龍會合。所以紀嫣然的離去絕不會是順風順水的。

滕翼又道：「你不用擔心嫣然的事，我會妥善安排。」

項少龍擔心道：「你怎樣應付龍陽君和李園？」

滕翼道：「龍陽君絕不敢對紀才女動粗，只會派人暗中監視，充其量是通知魏境的將領密切監視。只要我們不讓他的人有機會回到魏境，一切妥當。」

項少龍點頭稱善，現在他手握兵權，要除掉龍陽君派往通風報訊的人，輕而易舉。

滕翼續道：「照我估計，李園文的不成會來武的，但他總不能盡遣手下出城去幹這種卑鄙的事，惟有請田單幫忙。我會親帶一隊趙兵護送紀才女和鄒先生，抵城外再布假局，使他們改道往韓國去，那就所有問題迎刃而解。」

項少龍笑道：「嫣然絕非弱質女流，有足夠才智和力量保護自己，這事我看由大哥去辦已非常妥當，我還要你在這裡監視趙明雄等人。凡在趙明雄那張名單上的人，我們須格外留神。」

滕翼道：「有件事到現在我依然想不通，就是趙穆何須引齊兵入城，那只會給人拿著把柄。假若晶王后真的唯他之命是從，孝成一死，權力就落到他的手上，要除去李牧和廉頗亦非難事，更何況是郭開成胥之輩。照我看他始終猜疑晶王后，而你只是他想利用的棋子而已，他屬意的人應是趙明雄而非你這外人。事後他可誣諂是你開門讓齊人入城的，甚或他會借此一舉把田單和李園除去，沒有人比趙穆更清楚齊楚兩國對三晉的野心。」

項少龍沉吟片晌，點頭道：「二哥之言很有道理，趙穆不會滿意我獨行獨斷的作風，不過情況太複雜，田單和李園自亦有瞞著趙穆的陰謀，現在我們只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覷準一個機會，立即擄走趙穆，所以目前最急切的是勸雅兒先離邯鄲，一切好辦。」

下人來報，趙穆親自來找他，兩人均感愕然。滕翼避開，親衛把趙穆迎入，陪他來的赫然是久違的趙墨鉅子嚴平，還有八個項少龍見過的親信高手。項少龍倒屣相迎，裝作不認識地和嚴平客氣施禮。想起初會嚴平，正是在趙穆的侯府裡，現在當然猜到嚴平應是趙穆的人。趙墨鉅子清減少許，但眼神更銳利，顯是敗於他劍下後，潛修苦練，不但養好傷勢，功夫尚有精進。項少龍不禁大感頭痛，若有嚴平和趙墨的人貼身保護趙穆，對付這奸賊的難度登時倍增。三人坐好，手下奉上香茗，趙穆的親衛則守護四周。

趙穆乾咳一聲道：「鉅子是本侯特別請來對付項少龍的人，他下面有三百徒眾，人人身手高強，項少龍不來則已，否則休想有命離去。」

項少龍忙裝出滿腔高興的模樣道：「鉅子有什麼用得上我董匡的地方，儘管吩咐。」

嚴平皮肉不動地笑笑，沉聲道：「自從侯爺通知本子項少龍會來邯鄲一事，我們守著各處關口，待他投進羅網裡來，結果摸不著他的影子，此事奇怪之極。據消息說，項少龍目前確不在咸陽。」

趙穆插嘴道：「項少龍在邯鄲附近傷人逃走，鉅子曾率人直追至魏境，仍沒有發現任何痕跡，所以鉅子推測項少龍尚在這裡，樂乘之死應與他有關係。」

項少龍心中懍然，難怪趙穆一直似對自己來邯鄲一事不大著緊，原來另有嚴平和他手下的人在對付自己。幸好趙穆對他回覆信任，遂讓他項少龍知悉嚴平的存在。他實在粗心大意，竟忽略大仇家嚴平。

嚴平雙目寒若冰雪，冷然道：「我們曾遍搜城外附近的山野和村落，均發現不到他的蹤影，唯一的解釋是他已抵城內，還有人包庇他。」

項少龍故作駭然道：「鉅子的推斷有道理，不知鉅子心目中誰人最有嫌疑呢？」

嚴平望趙穆一眼，沉聲道：「只有趙雅既有能力亦有理由包庇項少龍，不過我曾多次進入夫人府，還是一無所得，可是本子深信趙雅嫌疑最大。」

項少龍道：「讓鄙人派手下日夜監視她，我才不信拿不著她的把柄。哼！還說只對我一個人好，原來是拿我作掩飾，暗裡和舊情人私通。」

趙穆道：「鉅子也這麼推斷，不過趙雅的事由鉅子處理，若用你的人，定瞞不過趙雅的家將。」

嚴平長身而起道：「董將軍失陪，本人還有事去辦。」

項少龍陪他往大門走去，嚴平低聲道：「項少龍絕不敢久留在此，我看他這幾天將會出手對付侯爺，只要我們安排得好，哪怕他不掉進陷阱裡來。」

項少龍唯唯諾諾，卻是心中叫苦，若嚴平十二個時辰二十四小時的貼身保護趙穆，他的計劃將是雪上加霜，危乎矣哉！送走嚴平，項少龍回到趙穆身旁，低聲說出晶王后要他陷害趙雅的事，皺眉道：「趙雅這種淫婦殺不足惜，問題在我終是由她推薦給孝成，牽一髮動全身，若孝成不肯將兵符交給我，又或欠她在孝成跟前說話，致影響我們的大計，就非常不妙。」

趙穆顯然對他這麼聽話把晶王后的事告訴他很感滿意，微笑道：「何時取得兵符，何時對付趙雅，晶王后那處暫時拖著。哼！我已部署好一切，隨時可以把整個趙國接收過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孝成防備得很嚴密，禁衛仍給他牢牢握在手上，不過文的不成來武的，總之在李牧回來前送他歸天。」

項少龍聞言恍然大悟，終全盤掌握趙穆的詭計。

「文的」自是指以毒殺的手段，使孝成像因病致死的樣子，那是上上之計。而趙穆和晶王后應是一直設法這樣做，只是到此刻仍未成功。孝成深悉趙穆用藥的手段，當然不會讓他那麼容易得逞；「武的」是發動兵變，強攻入宮，殺死孝成，策立晶王后的兒子。此為下下之策，因他必須倚賴齊人作後盾對付正帶兵趕回來的李牧。

趙穆壓低聲音道：「無論文來武往，我均想出萬全之策，遲些和你說。你這幾天多見孝成，他的耳朵很軟，說多幾句，說不定會把調兵遣將之權全交給你。」頓了頓道：「聽說紀才女要回魏，比龍陽君還要早，你知道此事嗎？」

項少龍裝作大吃一驚失聲道：「什麼？」

趙穆笑道：「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李園定不肯放走這天上下凡來的仙女，若他親自追去動粗，我們將有幹掉他的機會，事後還可推說是喪命於美人劍下，他做鬼也風流哩！」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明白為何到現在孝成仍不敢對趙穆輕舉妄動，因為這奸賊確有他的一套狠辣手段。

※※※

抵達夫人府後，趙雅把他帶到那難忘的小樓去。

項少龍見她秀眸紅腫，顯是剛哭過來，奇道：「發生什麼事？」

趙雅伏入他懷裡嗚咽道：「我剛和王兄大吵一場。」

項少龍勸得她平復下來，趙雅才道：「今早你告訴人家晶后與趙穆暗中勾結的事，我忍不住入宮見王兄，請他小心身邊的人，豈知他以為我怪他搭上郭開，大動肝火，人家一氣下痛陳他不懂知人擅用，他卻說我仍忘情不了你。」

項少龍大叫個妙，緊張地問道：「你有沒有說出晶王后的事？」

趙雅搖頭歎道：「說出來有什麼用？沒有真憑實據，他會認為雅兒誣害那女人。」

項少龍此回來本是要勸她離趙，但現在看她淒涼的模樣，怎說得出口，一時欲言無語。

趙雅抬起頭來，苦笑道：「今次吵得真是時候，雅兒剛回這裡，王兄的詔書便到，命雅兒代表他到大梁去，明天立即起程，可與嫣然小姐作個伴兒。」

項少龍一呆道：「到大梁幹嘛？你不怕信陵君嗎？」

趙雅伸手撫上他的臉頰，愛憐地道：「幸好仍有你擔心人家，否則雅兒情願自盡。此回我到大梁，表面是要將四公主送去嫁給魏國的太子，代替你的倩兒，其實卻是一樁交易，因為嫁妝裡指明要一份魯公秘錄的摹本。龍陽君此回來，其中一個使命是談判這樁婚約。」

項少龍不解道：「為何你王兄要屈服呢？」

趙雅歎道：「他是迫不得已，齊楚兩國對他有很大的壓力，若沒有魏安厘的支持，他只靠韓國怎應付得來。他早想差人家去，可是人家知你回來，不肯答應。現在撕破臉皮，他再不理雅兒是否甘願。」

項少龍道：「那你中途溜往咸陽去吧！一了百了。」

趙雅淒然搖頭道：「雅兒想得要命，但此事關係重大，我要完成此事，才可放心到咸陽去，那時趙雅再不欠王兄任何親情債項。唉！王兄以前並不是這樣的，自妮夫人慘死，他的脾氣便轉壞。」

項少龍想起玉殞香消的趙妮，心若鉛墜，歎道：「信陵君恨你入骨，說不定會設法害你。」

趙雅默然片晌後，輕輕道：「項郎知否晶后和雅兒的關係為何這麼惡劣？」

項少龍一震道：「信陵君？」

趙雅愧然點頭，幽幽道：「人家原不想再提起，信陵君對人家應是餘情未了，否則他的手下不會在明知人家不在宮內時動手，而且龍陽君曾親口保證我們的安全，他會與我們一同起行。」

項少龍一呆道：「後天你王兄不是為他餞別嗎？他怎可明天走？」

趙雅苦笑道：「還不明白嗎？他不相信紀才女真的回大梁去，所以學她借口奔喪，要和你的絕代佳人一道走，此事紀才女仍不知道。唉！少龍啊！嫣然她怎辦好哩！」

項少龍的腦袋立時霍霍作痛，原本簡單之極的事，忽地變得複雜無比，紀嫣然若知此事，定要怨死自己。他要應付的人和事實在太多，教他應接不暇。

趙雅又歎道：「想到我們要分開一段日子，還不知是否有再見之日，雅兒不想活下去，做人為什麼總是這麼痛苦呢？」

項少龍勉強壓下煩惱，提起精神問道：「孝成還有別的兒子嗎？」

趙雅搖頭道：「只得一個太子，所以無論別人怎樣說那女人壞話，都動搖不了王兄。」

項少龍道：「他有沒有其它兄弟？」

趙雅忍不住「噗哧」一聲，破涕而笑道：「你問得真奇怪，問人家有沒有兄弟不就行嗎？是的！趙雅還有兩位兄長，是武城君和高陽君。」

項少龍奇道：「為何從沒聽人提起過他們？」

趙雅帶點不屑地道：「有什麼好說的，王兄一向不歡喜他們，還下旨不准兩人離開封邑，以圖眼不見為淨。我這兩位不爭氣的兄長，除花天酒地外，什麼都不懂。」

項少龍道：「誰的封邑最接近齊國？」

趙雅愕然望向他，好一會才道：「當然是武城君，武城離齊境只有數天路程，快馬兩日可達，你不是懷疑他與田單勾結吧？」

項少龍臉色凝重起來道：「我始終不相信田單樂助趙穆奪權，若我是田單，沒理由相信趙穆能控制晶后，而晶后亦不會輕易除去支撐趙國的兩大名將。所以只有說動武城君，他可借此良機一股腦兒把趙穆晶后和太子等全部宰掉，再把責任推到趙穆身上，又借武城君的手害死李牧和廉頗，那你們的大趙勢成他囊中之物。這種情況下，他定要設法先把我除掉，以他的厲害精明，不會信我肯為他賣命的。」

趙雅色變道：「你這番話很有道理，我這兄長確是個見利忘義，利慾熏心的愚頑之徒，怎麼辦好呢？」

項少龍笑道：「不理此事是真是假，田單可以誣害你，我們也可誣害他。千萬勿把此事告訴任何人，我自有把握應付。現在你拋開一切心事，明天乖乖的離開這裡，盡量留在大梁等我的消息，莫要回來。」

趙雅咬著唇皮道：「今晚你不陪人家嗎？」

項少龍吻她臉蛋，笑道：「來日方長，這幾天乃成敗的關鍵，我不宜耽於逸樂，你知否暗中有人在監視你呢？」

當下把嚴平的事說出來，又安慰她一番，立即進宮謁見孝成。哪知內侍說孝成王身體不適，回後宮休息，項少龍把心一橫，索性去見晶王后。忽然間他醒悟到此回邯鄲之役的成敗，正繫在狡猾的趙國王后身上。

※※※

晶王后在御花園幽靜的小樓上接見他，賜坐後項少龍道：「雅夫人告訴我，明天出使大梁，所以若要依計對付她，今晚是唯一的機會。我只要找個借口，可到她的夫人府行事，晶后預備好證物嗎？」

趙國之后眼中閃過狠毒的神色，猶豫半晌，歎道：「算她走運，此事就此作罷。」

項少龍心中懍然，知道這貴婦和趙穆間必然存在隱密有效的聯絡方法，所以這麼快知道事情起變化。

心中正想著該如何點醒她關於武城君的可能性，晶王后淒然道：「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今天我心裡不斷馳想這動人的句子，什麼都提不起勁來。」

憑著各方面的資料，項少龍已可大約地勾畫出一幅有關趙國第一夫人的圖畫，她嫁入趙國為后，本是負有使三晉和平合一的使命，而她亦爭氣地為趙人生下唯一的太子。一切本應是美滿圓好，可是問題出自孝成身上，因對男人的愛好冷落她。晶王后絕非淫蕩的女人，雖然孝成沒暇管她，她仍是規行矩步，過著宮廷寂寞的生活。這類女人，往往一旦動情，比慣於勾三搭四的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使她動真情的是信陵君，他可能只是因利乘便，逢場作興，又或含有政治目的，不得不敷衍她，真正歡喜的卻是趙雅。當晶王后發現此事，遭受到直至此刻仍未復元過來的打擊和創傷。而趙穆則覷此良機，趁孝成沉迷於各類性遊戲的方便，乘虛而入，借各種藥物，刺激起她的春情，使她沉迷陷溺，自暴自棄，甘於為他所用。

晶王后本身對孝成有很深的怨恨，加上她也不是沒有野心的人，種種利害和微妙的男女關係，使她和趙穆私相勾結，同流合污。無可否認趙穆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對男對女均有一套，否則趙雅不會在愛上自己之餘，仍受不住他的引誘和挑逗。假設他項少龍能把晶王后爭取過來，趙穆將失去唯一的憑借，要佈局擒拿他亦容易得多。想到這裡，不由心中暗歎，要在這時代安然和快樂地生存，只有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晶王后凝視他道：「你有什麼心事？」

項少龍想到自己要不擇手段的心事，一時意興索然，頹然道：「我不知道。」

晶王后想不到對方會如此答她，愕然道：「你倒坦白得很。」

兩人沉默下來，凝視頃刻，晶王后有點抵敵不住他灼熱的眼神，垂頭道：「你真的肯聽我的命令去誣害趙雅？你不是歡喜她嗎？男人都愛她那種最懂在床上逢迎討好他們的女人。」

項少龍明白她的心態，行險道：「要董某去陷害無辜，本人實是不屑為之，寧願一劍把她殺掉，落個乾淨利落，頂多事後立即逃出邯鄲，以報答晶后提拔的恩情。」

晶王后一震往他瞧來，鳳目閃動凌厲的神色，冷然道：「你敢不遵本后之命行事嗎？」

項少龍以柔制剛，道：「我董匡這樣把事業甚或生命送給晶后，晶后還不滿意嗎？晶后和雅夫人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晶王后玉臉一寒，怒道：「我和她之間的恩怨，哪到你來過問。」

見她不再指責自己抗命，項少龍知她已軟化下來，此時勢成騎虎，若不以非常手段，把她制服，後果如何，確是難料。只看趙雅便知這類長於深宮的女人是多麼難以測度，不能以常理猜之。既不能動以男女之情，惟有以利害關係把她點醒過來。

晶王后愈想愈動氣，遽下逐客令道：「若沒有其它事，給本后退下去！」

項少龍站起來，憤然走兩步，背著她道：「晶后知否大禍正迫在眉睫之前？」

晶王后嬌軀微顫，冷笑道：「董將軍若危言聳聽，本后絕不饒你。」

項少龍瀟灑地一聳肩膊，毫不在乎道：「若是如此，請恕鄙人收回剛出口的話。由今天開始，董某人再不欠晶后任何東西，晶后若要取鄙人之命，儘管動手！」

晶王后勃然大怒，霍地起立，嬌喝道：「好膽！竟敢以這種態度和本后說話，信不信本后立即使人把你的舌頭連根勾出來。」

項少龍倏地轉身，眼如寒電般瞪視她，形相變得威猛無倫，回應道：「我董匡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亦非任人魚肉之輩。我若要討你歡心，昧著良心說幾句偽話是輕而易舉。但是董某人騙誰都可以，卻不想騙對我青睞有加的晶王后，故吐出肺腑之言，卻只換來晶后的不滿。罷了！這城守不當也罷，初時還以為可為晶后做點事，可惜事與願違。我立即往見大王，交出兵符，邯鄲的事我再不想理。」

晶王后何曾給人如此頂撞責怪，一時目瞪口呆，但看到他慷慨陳詞的霸道氣勢，竟心中一軟，只緊繃俏臉道：「好吧！看你這麼理直氣壯，給我把所謂肺腑之言說出來！本后在洗耳恭聆。」

項少龍心中暗喜，適可而止地頹然一歎道：「現在鄙人心灰意冷，不想說什麼，晶后喚人來吧！我不會反抗。」

晶王后愕然片刻，離開几子，來到他身前，微仰俏臉細看他好一會，柔聲道：「為什麼對人家發那麼大脾氣呢？就算你不顧自己的生死，亦應為隨你來邯鄲的族人著想。以下犯上，大王都護不住你。」

項少龍知是時候，眼中射出款款深情，搖頭道：「我不明白為何控制不了情緒，只覺得若給晶后誤會，便……嘿！鄙人不知怎麼說。」

晶王后先是一呆，接著發出銀鈴般的嬌笑，探出雙手按在他寬闊的胸膛上，白他一眼道：「你不用解釋，人家當然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感覺到她那對尊貴的手在溫柔的撫摸，項少龍一陣刺激，舒服得閉上眼睛，低聲道：「晶后請勿如此，否則鄙人忍不住要侵犯你哩！」

晶王后「噗哧」笑道：「剛才不是凶霸得想把人吃掉嗎？為何現在又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噢！唔！」

項少龍等候如此良機，感覺上足有數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哪還客氣，略帶粗暴地一把將她摟個滿懷馨香，重重吻在她香唇上。晶王后哪想得到他如此狂野大膽，還以為他會像以前般規矩，想掙扎時，早迷失在這男人的魅力和侵犯下，項少龍熱烈地痛吻第一夫人，一對手在她臀背處肆無忌憚地活動，摟擠得她差點透不過氣來。

只有打破男女間的隔閡，他始有機會減低趙穆對她的控制，那有點像與趙雅的關係相似。這些宮廷的驕貴婦女，一切無缺，但正因物質太過豐足，無不感到心靈空虛，若自己能彌補她這方面的缺陷，等若征服她的芳心，做起事來有天壤雲泥之別，雖說有欺騙成份，但對方何嘗不是以色相手段媚惑他。對他來說，這只是另一個戰場。不旋踵，晶王后熱烈地反應。項少龍慾火大盛，尤其想起她貴為一國之后至高無上的身分。但亦知她因精神飽受創傷，不宜操之過急，吻得兩人均喘不過氣來之時，低聲道：「晶后知否武城君與田單和趙穆勾結？」

雙手仍緊纏著對方的晶王后嬌軀劇震，鳳目內慾火一掃而清，瞪著他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摟她的手緊一緊，柔聲道：「晶后太低估田單和趙穆，你以為他們想不到太子登位後，權力全集中到你手上嗎？設身而處，誰都知你不會蠢得自毀城牆，毀掉李牧和廉頗兩根國家支柱，那時田單等豈非白辛苦一場。正因他們另有陰謀，故而可以把握十足的從中得利。」

兩人雖仍保持在肢體交纏的狀態裡，但晶王后立時完全回復清醒，冷靜地道：「這個消息你是從何處得來的？」

項少龍打醒精神道：「田單由第一次見我開始，一直想收買我，自晶后有意提拔鄙人作城守，鄙人找田單密談，假作想效忠於他，看他有什麼陰謀，由他處得悉秘密。」

晶王后眼中射出銳利的光芒，目不轉睛地凝視他，項少龍一點不讓回望。這美女帶點嘲諷的口氣道：「想不到董馬癡這麼懂騙人，噢……」

原來又給項少龍封著小嘴。

此回項少龍是淺嘗即止，豪氣干雲地道：「為了晶后，騙騙人有什麼打緊。但董某卻有一事不解，大王身體這麼差，怕沒有多少時日，晶后為何不耐心等待一段時間，不是勝似行此險著？」

晶王后給他吻得渾體發軟，喘著氣道：「再等幾年，趙國怕要在這蠢人的手中亡掉。」

項少龍恍然大悟，原來她有此想法，難怪肯與趙穆合作。

晶王后帶點哀求的語氣道：「放開人家行嗎？還有很多事要和你商量哩！」

項少龍暗忖一不做二不休，若不趁此機會征服她，以後只怕良機不再，正要乘勢猛攻，宮娥的聲音由樓梯處傳上來道：「內侍長吉光來報，大王在內廷接見董將軍。」

兩人作賊心虛，駭然分開。

晶王后勉強收攝心神應道：「董將軍立即來，教他稍等一會。」白他一眼，低聲道：「剛才的事，千萬不要讓大王知道，黃昏時到韓闖那裡，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項少龍想不到飛到唇邊的趙國王后仍無緣一嘗，大叫可惜，悵然離去。

內侍長吉光伴著他朝內廷那幢巍峨的建築物走去，低聲道：「大王剛睡醒，聽得將軍候見，立即命小人請將軍。」

項少龍知他為自己瞞著到晶王后處一事，連忙表示感激。

吉光道：「現在宮內上下無不敬重董將軍，若非將軍迅速拿到兇徒，我們不知還有多少人要遭殃。」

項少龍謙虛兩句，乘機問道：「宮內禁衛裡除成將軍外，誰人最可以管事？」

吉光聽到成胥之名，露出不屑的神色，答道：「當然是帶兵衛趙令偏將，他資歷聲望均勝過成將軍，只是不懂得逢迎郭大夫，故而沒有被重用。」

項少龍想不到他肯交淺言深，訝然望向他，點頭道：「內侍長你很夠膽色。」

吉光哂道：「小人只是看人來說話，誰不知現在邯鄲城內，董馬癡不畏權勢，英雄了得。我大趙若再多幾個像董將軍般的人，何懼虎狼強秦。」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內侍長這朋友我董匡交定了，這兩天可能還有事請你幫忙。」

言罷跨過門坎，經過守立兩旁的禁衛，入內廷見孝成去也。

行罷君臣之禮，分上下坐好，不待他說話，孝成吩咐侍衛退往遠處，低聲道：「效忠書的事是否有眉目？」

項少龍細看他臉容，雖疲倦了點，卻不若想像中那麼差勁，應道：「侯府的保安忽然大幅增強，田單又送他十多頭受過訓練、眼耳鼻均特別靈敏的猛犬。除非強攻入府，否則實在無計可施。若我猜得不錯，或是有人把消息漏出去，趙穆對我開始起疑。」

孝成愕然片晌，露出思索的神色，好一會道：「知道此事的只有寥寥數人，寡人又曾嚴令他們守秘，誰敢違背寡人的旨意？」

項少龍道：「或者是我的多疑，趙穆只因形勢日緊，適在此時加強防衛。」

孝成神色數變，沉聲道：「大將軍還有幾天便回來，趙穆若要作反，必須在幾天內行事，董將軍有沒有收到什麼風聲？」

項少龍道：「他曾透露須借齊人之力成事，如此看來，他應有一套完整計劃，讓齊人可輕易潛進城來，噢！不妥！」

孝成大吃一驚道：「董卿家想起什麼事？」

項少龍想到的是趙明雄這內奸，有他掩護，要弄條穿過城牆底的地道應非難事，難怪當趙穆等「以為」他背叛他們，仍是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此事真的大大不妙。雖想到這點，卻不敢說出口來，胡謅道：「照我看趙穆今晚會發動連串襲擊行動，好殺害反對他的大臣將領，擾亂軍民之心，鄙人定要作好準備。」

這亦是大有可能的事，想到這裡，他更是坐立不安，但話未說完，不敢貿然告退。

孝成臉色轉白，駭然道：「先發制人！現在顧不得那麼多，董卿家立即調動人馬，把趙穆擒殺，他不仁我不義，誰也不能怪寡人無情。」

項少龍雖心焦如焚，仍不得不耐著性子解釋道：「大王所言甚是，實在是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問題是到現在我們仍不知城衛和禁衛裡有多少人是奸黨，假若趙穆收到風聲，反先動起手來，加上田單李園裡應外合，勝敗仍是未知之數。今天趙穆給我引見鉅子嚴平，只是這批精擅攻防之道的墨氏行者可教我們非常頭痛，加上趙穆的數千家將，形勢並不樂觀。」

聽得田單、李園、嚴平這些名字，孝成臉若死灰，手足無措地責道：「難道我們這樣呆待他們起兵作反嗎？」

項少龍暗忖趙穆的勢力根本是你本人一手培養出來的，現在卻來怪我，冷靜地分析道：「鄙人雖當上城守之位，但只是負責例行的城防之責，既不能調兵遣將，亦無權調動駐紮城外的兵馬。假若大王賜鄙人軍符，鄙人可全面加強城防，把兵馬集中城內，各處城門要道均換上鄙人相信得過的人看守，那我們便不懼城外的齊軍，說不定還可以順手宰掉田單和李園。」

孝成沉吟片晌，顫聲道：「田單李園分為齊楚重臣，在我和廉李兩位大將軍商量過此事前，萬勿輕舉妄動。」

項少龍暗叫可惜，知他只是託詞，更明白晶王后為何指他是會亡國的昏君，成大事哪能畏首畏尾，出爾反爾。

孝成霍地起立道：「好！寡人立即賜你軍符，俾可全權行事。」

項少龍忙叩頭謝恩。

此時他對趙國之君的仇恨已非常淡薄，代之而起是憐憫和歎息。

※※※

項少龍匆匆返回指揮所，荊俊剛由城外趕回來，正與滕翼在議事廳密談。

滕翼臉色凝重，見到他回來道：「三弟先聽小俊的報告。」

項少龍本以為荊俊溜去陪他美麗可愛的小村姑，原來是辛勤工作，喜道：「讓我看小俊有什麼成績？」

荊俊興奮地掏出一卷帛圖，攤開在几上，上面畫著齊軍布營的形勢圖，雖簡陋一點，但何處是高山，何處是叢林，一目瞭然。

滕翼玩味半晌後讚道：「旦楚不愧齊國名將，只看他依著後面的高山，分兩處高地紮營，可知他確有真材實學。」指著中間主營後的瀑布道：「設營最緊要有水源，現在他們霸著源頭……」手往下移，來到三處營帳間的草原和叢林處續道：「又有草可供戰馬食用，若再在樹林中有適當布置，儘管軍力比他們強上數倍，要攻陷他們仍是非常困難，營側的亂石堆作用更大，可攻可守，旦楚真不簡單，我們萬勿輕敵。」

項少龍道：「有沒有發現地道那類的東西？」

荊俊得意地道：「這卻沒有，但我曾問過附近的獵民，他們說營後這座山叫背風山，剛好擋著北方吹來的冷風，紮營處有個深進山內的天然石洞，出口在山側密林，於是我摸到那裡一看，果然有齊人防守，難怪駐在附近的一些趙兵毫無所覺。」

滕翼指著山側的密林道：「是否指這裡，你入林看過沒有？」

荊俊道：「正是這裡，這片樹林連綿十多里，延展至離邯鄲城西北角五里遠近，若不知洞穴一事，給人來到城邊仍懵然不知。」

項少龍長身而起，道：「來！我們到城牆看看，總勝過在紙上談兵。」

三人登上北城牆的哨樓，守兵們肅然致敬，負責這裡的裨將陳式連忙趕來，聽候吩咐。項少龍裝作若無其事地巡視一番，找個借口遣開陳式，低聲向兩人道：「若只靠內奸開門迎入城內，終是有點不妥當，因為城衛中大部份均是忠心的人。兼且齊人在軍力上終是稍嫌薄弱，這樣萬多人擠著進來，既費時失事，若惹得城外的駐軍來個內外夾擊，對齊軍更是不妙，所以齊人當有秘密潛進城內的方法，那時只要守穩幾個戰略據點，再攻入王宮，邯鄲城將在田單的控制之下。」

滕翼動容道：「三弟之言甚有道理，這麼強來，將激起邯鄲軍民義憤，誓死抵抗，區區萬多齊軍實難討好。」

荊俊道：「若我是田單，可把手下扮成趙人，換上禁衛的服裝，只要配合趙穆，推說郭開成胥起兵叛變，再由趙穆和晶王后出面鎮壓大局，那時孝成已死，三哥又是他們的人，還怕其它人不乖乖聽話嗎？」

滕翼霍然動容。

項少龍凝望城外遠處那片密林，淡淡道：「田單絕不會蠢得熱心玉成趙穆和晶王后的好事，更不會相信我董馬癡，只要他能利用趙穆入城，第一個要對付的人是我，然後輪到趙穆、晶后和太子。猝不及防下，城外的駐軍趕不及回防，他確有控制大局的本領。軍心散亂下，加上邯鄲城衛一半是老弱殘兵，根本沒有頑抗之力。」

滕翼皺眉道：「但他憑什麼可長期佔領邯鄲？李牧回來肯放過他嗎？」

項少龍把對武城君的猜測道出，道：「出頭的將是武城君，只須由他率領手下和齊人假扮的趙軍，充作勤王之師，幹掉趙穆尚可振振有詞地把殺死孝成晶后與太子的事一股腦兒推在奸賊身上。縱使李牧回來，但武城君早登上寶座，又有齊楚在背後撐腰，李牧亦難有作為。假若趙國內亂，田單還出師有名，索性率大軍來攻城略地，那時廉頗被燕人牽制，李牧獨力難支下，亡趙絕非難事，田單將可完成夢想。」

夕陽西下，在遼闊的草林山嶺上散射千萬道霞彩。

滕翼呼出一口氣道：「幸好我們猜出其中的關鍵，否則必然一敗塗地，到地府仍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回頭指著城內一座建築物道：「那是北城的城衛所，乃趙明雄的大本營，若我所料不差，裡面必有通往城外的地道，此事不如交由小俊負責，探清楚出入口的所在。」又向項少龍道：「軍符拿到手沒有？」

項少龍一拍腰囊，欣然道：「軍符詔書，全在這裡，便讓我們秘密調兵遣將，與田單趙穆等一決雌雄，說不定他們今晚就會動手哩！」

滕翼搖頭道：「我看地道仍在日夜趕工中，尤其他們挖地道時必是小心翼翼，不敢弄出任何聲響，免致欲速不達，否則何須拖延時日，因為愈可早日控制邯鄲，愈能應付李牧，所以只要準確計算出地道完成的日子，將可把握到他們動手的時間。」

荊俊低聲警告道：「小心！有人來！」

趙明雄的聲音在身後登上城樓的石階處傳來道：「末將參見城守，不知城守此來，有何囑咐？」

項少龍笑道：「大王剛把軍符交予本人，重任在身，所以四處巡邏，看看可如何加強城防。」

趙明雄知他兵符到手，臉上露出喜色道：「有什麼用得著末將的地方，儘管吩咐。」

項少龍把燙手的山芋推給滕翼，閒聊兩句，與荊俊離開。下城後，荊俊趁黑去查地道的事，他則趕往韓闖處與晶王后見面。現在雙方均與時間競賽，誰能早一步布好陷阱，哪一方便可得勝，此回韓闖沒有把他帶往內宅，改由左側穿過花園，經過後園信陵君手下藏身的糧倉，到達一間似是放置農具雜物的小屋前。

項少龍大訝道：「晶后怎會在這種地方見我？」

韓闖高深莫測地笑笑，道：「董將軍進去自會明白一切。」

木門倏地張開，裡面燈光暗淡，人影幢幢。項少龍戒心大起，提高警覺跨入門坎去，晶王后赫然在內，四周散佈她的親衛和韓闖的心腹手下。在燈火照耀下，一個昏迷不醒，衣衫滿是血污的人給捆縛雙手吊在屋中，頭臉傷痕纍纍，身體有被燒灼過的痕跡，顯是給人剛施過酷刑。

晶王后頭也不回，冷冷道：「除侯爺和董將軍外，其它人給我退出去。」

其它人紛紛離開。

晶王后淡淡道：「董將軍，你知他是誰嗎？」

項少龍移到她旁，搖頭道：「是什麼人？」

後面韓闖插入道：「他是武城君的家將，前天到達邯鄲，押送來一批供郭縱鑄造兵器的銅礦。」

項少龍心中恍然，壓下心中的憐憫，沉聲道：「問出什麼來嗎？」心臟不由霍霍狂跳，假若此人矢口不認，那就糟透。

晶王后倏地歎道：「董將軍說得不錯，武城君這蠢材確是不知自愛，勾結田單，陰謀作反。」

項少龍暗中鬆一口氣，暗讚自己的運氣。

韓闖道：「起始時他還失口否認，但我們卻誑他說有人親眼在齊人營地裡見到武城君，他終於俯首招供。」

項少龍剛放下的心，又提上半天，皺眉道：「這樣做不怕打草驚蛇嗎？他還有其它隨從哩。」

晶王后聲音轉柔，別過頭來瞧他，秀眸充盈著感激，輕輕道：「我們會安排他似是臨陣退縮，不敢參加叛變，悄悄逃走。董匡！本后以後應怎辦哩？」

韓闖道：「王姊和董將軍先回內宅，這裡的事由我處理。」

項少龍知他要殺人滅口，暗歎一聲，陪晶王后返回宅內去。到了上次會面的小廳，親衛守在門外，還為他們關上廳門。晶王后臉寒如水，在廳心處站定。項少龍來到地身後，貼上地香背，伸出有力的手，緊摟她小腹。

晶王后呻吟一聲，玉容解凍，軟靠入他懷裡幽幽道：「董匡！你會騙我嗎？」

項少龍體會出她的心境，先後兩個男人，信陵君和趙穆都欺騙她，使她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其實武城君的事，趙穆都給蒙在鼓裡，只是在如此情況下，晶王后哪能分辨，只好深信項少龍的謊話不疑。

晶王后表現出她女性柔弱的一面，輕輕道：「親我！」

項少龍哪還客氣，熱吻後，晶王后似稍回復平時的堅強，離開他的懷抱，拉他到一角坐下，沉聲道：「他們準備怎樣對付我們母子？應否把此事告訴大王？」

項少龍沉吟半晌，把複雜無比的事大約理出一個頭緒，搖頭道：「若要告訴他，應在向武城君的家將施刑之前，何況大王知否此事並沒有分別。若有風聲漏到趙穆處，更是有害無利。惟今之計，是先把握田單和趙穆的陰謀，覷準他們動手的時間，予他們迎頭痛擊，一舉把叛黨清除。」

晶王后垂下頭去，輕輕道：「聽你的語氣，像很清楚人家和趙穆的關係似的。」

項少龍探手過去，捉著她的柔荑，溫柔地道：「什麼事都不要多想，晶后裝作一切如舊，與趙穆繼續合作，其它的事交給我董匡去辦。」

晶王后擔心地道：「你有把握應付田單嗎？我從未見過比他更陰沉厲害的人。若我是他，第一個要殺的人是你。」

項少龍微笑道：「到這一刻，鄙人首次感到晶后真的關心我。」

晶王后俏臉微紅，橫他一眼後站起來道：「我會通過吉光和你保持聯繫，他與趙穆和郭開兩方的人都沒有關係，對太子最忠心，是個靠得住的人。」

項少龍知她不宜久留，而自己更是諸事纏身，道：「我先走一步，若趙穆有任何消息，就算看似無關痛癢的事，最好通知我一聲。」

晶王后把嬌軀挨入他懷裡，柔聲道：「你是否急欲得到那批效忠書的名單？說不定我有方法看到。趙穆向天借膽，現在尚不敢開罪我。」

項少龍輕擁她一下，親個嘴兒道：「那我更有把握，你信任董匡嗎？」

晶王后微微點頭，項少龍欣然去了，能否爭取到晶王后到他這方來，實是成敗的關鍵。

※※※

還未回到指揮所，半路給蒲布截著，隨行的還有十多名侯府的武士，兩人只能打個眼色，往見趙穆。項少龍心知肚明在兩天內田單和趙穆必會動手，所以急於安排一切，只不知趙穆對自己的信任究竟增加至什麼程度而已。入府後項少龍細心留意，果發現有嚴平的人混雜府衛裡，這些人麻布葛衣、赤腳，非常易認。暗忖若非自己當上城守，又成為孝成的心腹、晶王后的半個情人，單憑手上的力量，正面硬碰硬確非趙穆對手，禁不住心叫僥倖。

趙穆親自出迎，把他領入密室，面有喜色道：「孝成頒下詔告，把另一半軍符賜予你，許你全權調動兵馬，加強城防。」

項少龍謙虛道：「全賴侯爺洪福齊天，鄙人幸不辱命。」

趙穆道：「事不宜遲，李牧幾天內便到，我們要先發制人，否則錯失良機。」

項少龍道：「全聽侯爺指示。」

趙穆嘴角掠過一絲陰冷的笑意，淡淡道：「郭開和成胥正密切監視你的一舉一動，希望能找到你的把柄……」

項少龍故意道：「不若就由我對付他們，保證乾淨利落，一個不留。」

趙穆道：「我還有更重要的事須你去完成，我始終信不過田單。」

項少龍愕然道：「侯爺不是著我打開城門，讓齊人入城助陣嗎？」

趙穆道：「田單要我事成後把武城、觀津、武遂、武恆、徐州、扶柳六個大河之東的大邑割讓給他，這條件怎能接受？所以我決定獨力行事，有你助我，有否田單並不是問題。」

項少龍弄不清楚這番話孰真孰假，皺眉道：「城衛裡除去老弱婦孺，可用之兵只在萬人之眾，還不是每個均肯為我們賣命，怎樣應付成胥的禁衛軍呢？」

趙穆道：「要弄死孝成，盡有各種方法，這方面由我負責。現在我要你借調動兵將之便，把主力移往城外監視齊人，其它人我都信不過，你須和龍善兩人親自負責此事。」

項少龍心內冷笑，明白趙穆始終對自己不是推心置腹，只是在利用自己。點頭道：「侯爺吩咐，鄙人自然遵從，可是若我這樣離城，會惹人懷疑，城中的守兵靠誰指揮呢？」

趙穆笑道：「我早給你找到借口，就是我會找人假扮項少龍在附近現身，那你可大條道理追出去緝兇。況且只是一晚的事，天明時孝成早歸天哩。」接續道：「至於城內的事，即管交給那個趙明雄，他是趙雅和李牧的人，與郭開和成胥的關係更不錯。你們既往城外，他自可名正言順暫代你的職責，誰都不會為此懷疑的。」

項少龍暗叫厲害，若非知道趙明雄的真正身分，又探出齊人有秘密通道，說不定真會墮進趙穆的陷阱中。這樣看來，打開始趙穆便對自己不安好心，又或是自己行事的作風惹起對方的疑慮，這奸賊一直在利用他。

趙穆再壓低聲音奸笑道：「孝成有事時若你不在場，你更不會被人懷疑。」

項少龍皺眉道：「你有把握控制晶王后嗎？」

趙穆點頭讚道：「你的思慮確是精密，晶后為本身利益，不得不和我合作，毒殺孝成將由她親自下手，我則負責殺死郭開和成胥，換上我們的人，那時誰還敢與我趙穆作對。」

敲門聲響。

趙穆不悅道：「誰敢在這時候來煩我。」

項少龍道：「定是有急事要稟上侯爺的。」過去把門拉開。

趙穆的一名手下匆匆來到趙穆旁低聲說了兩句話，奸賊愕然半晌，驀地站起來道：「一切依照我的話去做，董將軍先回去！」

項少龍離開侯府，仍是一頭霧水，不知何事須趙穆要立即去應付。

※※※

項少龍回到指揮所，肚子響叫，記起晚飯尚未有著落，告訴滕翼，要他使人弄飯祭祀五臟廟。

滕翼拉著他往大門走去道：「三弟多捱餓片刻，你的夫人們幾次派人來催你回去。順帶提醒你，由現在到明晚，最緊要小心飲食，假若給趙穆下毒害死，才冤枉呢。我已著人特別留意食水，又把塘魚放進井內測試，小心點總是好的。」

項少龍聽得心中懍然，點頭答應，順口問道：「小俊是否有消息？」

滕翼道：「沒有人比小俊更有資格作探子，不到兩個時辰，就把地道找出來，一端確是在趙明雄的大本營裡，另一端則在北城牆之旁，長約三十丈，兩端打通，現正在以木板和撐柱作固土的最後工夫，明晚應可派上用場。」

兩人來到廣場，自有人牽馬過來。上馬後，近五百名親衛擁著他們開出大閘，聲勢浩大。

項少龍見隨從裡只有十多人是精兵團的兄弟，愕然道：「這批人是怎樣揀來的？」

滕翼笑道：「我把自己兄弟安插到各個崗位去，好能控制城衛的主力。這批人則是由各單位精挑出來，當然避開與趙明雄有關係的人，亦查過他們的出身，應該沒有大問題。現在邯鄲危機四伏，加強實力是必須的。」

項少龍低聲說出趙穆的事，滕翼道：「有這麼準確的情報，要應付田單和趙穆絕非難事，難的只是如何殺死田單，活擒趙穆，再從容逃回咸陽，最考驗功夫。」

項少龍歎道：「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同時完成兩件事，田單是不會親自參與行動，孝成這昏君臨陣退縮，更明令我不准碰李園和田單，明晚的行動，必須有孝成的合作才行，否則敵我難分下，會鬧出岔子。」

滕翼點頭同意道：「我明白三弟的難處，幸好尚有一晚時間，可以從詳計議，小俊現正監視地道的情況，若有異樣，可立即作出迅速的反應。其它地方我派人查過，北牆的地道應是唯一的入口，不過敵人若要由此潛入城來，無論行動如何快捷，就算有幾個時辰，頂多只能得三、四千人通過秘道，只要我們不讓趙穆的人與齊人會合，我有把握盡殲潛進來的齊人。」

項少龍欣然道：「若非有二哥打點，我要手足無措哩！」

談談說說，返抵行府。踏入內堂，赫然發覺趙雅和紀嫣然芳駕全在，正和趙致、善柔姊妹說話。

眾女見他進來，眼光盯上他。

趙致道：「滕二哥呢？」

項少龍坐到趙雅和紀嫣然之間，答道：「他去安置人手，在外府各處佈防，免得給覬覦我致姑娘美色的狂蜂浪蝶闖進來採摘這朵鮮花。」

眾女聽他說得新鮮有趣，蜂蝶採花更是生動逗人，哄笑起來，一掃離愁別緒的壓人氣氛。

項少龍惴然望向紀嫣然道：「嫣然知道哩？」

紀嫣然玉臉一寒道：「龍陽君若夠膽跟著我，本姑娘一劍把他殺掉。」

善柔問道：「要不要再去偷效忠書？」

趙雅道：「武城君的事證實了嗎？那女人是否相信。」

三女各問各話，項少龍惟有把最新的發展如盤奉上，聽得她們目瞪口呆，想不到錯綜複雜至此。

項少龍接著道：「雅兒到大梁一事已成定局，因有協議龍陽君必須陪行，所以嫣然只要待他們起程後動身，龍陽君便沒法跟著你。」

趙雅笑道：「我早告訴嫣然不用擔心，你這城守豈是白當的，照我猜龍陽君這傢伙定會請少龍代他監視嫣然，好讓他擒拿自己。」說完掩嘴偷笑。

項少龍大奇道：「為何你像很開心的哩？」

趙雅道：「對付趙穆和田單的事，你已勝算在握，人家煩憂盡去嘛！何況此回大梁之行，還有位女保鏢陪人家哩！」

項少龍愕然望向善柔，後者指指乃妹道：「不是我！是致致！」

趙致欣然道：「雅姊一個人到大梁那麼淒涼，所以我自動請纓陪她一道去。」

項少龍大喜道：「棒極哩！我本還想勸你和鄒先生一道走。」轉向紀嫣然道：「李園知你回大梁，有什麼反應？」

紀嫣然不屑地道：「哪到他來管我，說來說去不外那些癡心妄想的話，我早聽厭。」

項少龍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今晚我將加強嫣然住處的防守，嫣然須吩咐下面的人小心點，明天由烏卓大哥親自護送，途中嫣然變成個美麗的小兵溜回城裡，我還有重要任務派給你哩！」

紀嫣然眉開眼笑地撒嬌道：「什麼任務快給我說出來，人家急想知道呢！」

項少龍道：「當然是和柔姊陪我一起睡覺。哎喲！」

原來是善柔在几下重重踢他一腳。

趙雅歎道：「真令人羨慕。」

紀嫣然還是首次被男人當眾調戲，俏臉火般赤紅，狠狠瞪他幾眼，偏又芳心竊喜。

善柔戟指嗔道：「誰陪你睡覺，摟著個枕頭都勝過摟著你呢。」旋又「噗哧」失笑，嬌媚橫生。

滕翼這時進來，道：「內侍長吉光找你。」

項少龍劇震一下，剎那間知道使趙穆忙於去應付的人，正是晶王后。

※※※

項少龍當著吉光，扭開以火漆封蓋的木筒，取出帛書密函，上面寫滿秀麗的字體，沒有署名，列著二十多個人名，註明官職。排第一的赫然是城守董匡，接著是趙明雄，看到第三個時嚇了一跳，原來是今早吉光提過僅居成胥之下的帶兵衛趙令。

項少龍一口氣看完，順手遞給滕翼，瞧著吉光道：「宮內保安的情況如何？」

吉光道：「自從信陵君的人偷入宮內殺人放火，大王把軍權拿到手裡，成將軍只是個發佈命令的傳令人，凡有十人以上的調動，均須有大王手諭。現在全體禁軍一萬八千人均在宮內和宮外的四個軍營候命，輪番把守王宮，在防禦上應該沒有問題。」

項少龍暗忖信陵君確害苦趙穆，使他不得不借助齊人的力量。再問道：「大王本身安全的情況又如何？」

吉光道：「這方面更可放心，大王重組親兵團，大多均是王族裡的子弟兵，忠心方面絕無疑問，又把王宮內幾處地方畫為禁區，闖入者立殺無赦，飲食方面更是小心翼翼，膳房水井十二個時辰均在嚴密監視之下。」

滕翼冷哼一聲，把帛書遞回項少龍。

吉光看著項少龍手內的帛書道：「晶后有命，這卷帛書須由董將軍在小人眼前焚燬，不可留下半片。」

項少龍暗讚晶王后心思細密，又細看一遍，打著火石，把帛書焚燬。

吉光看著帛書冒起的煙焰，誠懇地道：「小人知道形勢非常危急，將軍有用得到吉光的地方，請吩咐下來。」

項少龍望向滕翼，後者會意，點頭道：「城衛方面，由下屬負責，禁軍方面，則須將軍親自向大王陳說。」

項少龍長身而起，向吉光笑道：「當然有借重內侍長的地方，現在我要立即進宮見大王，路上再說！」

※※※

孝成知道項少龍來了，忙在寢宮的後堂接見他，緊張地道：「是否有好消息？」

項少龍道：「不但有好消息，還是天大喜訊，鄙人有十足把握把奸黨一網打盡。」

孝成大喜道：「是否把效忠書拿到手上？」

項少龍微笑道：「大王明鑒，若把效忠書拿來，不是教趙穆知道事情敗露嗎？」

孝成心情大佳，不以為忤，笑道：「寡人興奮得糊塗。」接著皺眉道：「你不是說他的府第守衛森嚴，無法進去？為何現在又可偷看效忠書？」

項少龍早有腹稿，把那晚由水道潛進去的經過說出來，道：「鄙人搭通侯府內一些仍忠於大王的人，發覺這幾天趙穆回府後，均先到臥客軒走上一趟，從而推知效忠書必被收藏在那裡，托大王洪福，果然找到效忠書，不過看至大半，有巡衛來，鄙人不敢久留，只好立退遁走。」

孝成皺眉道：「那豈非仍未可立即採取行動。」

項少龍心中暗笑，忖道若立採行動，怎還可進行老子我的陰謀，肅容道：「趙穆現正嚴陣以待，若我們這樣去拿人，傷亡必重，最上之策，莫如待他傾巢而出，起兵叛變，以伏兵迎頭痛擊，那就萬無一失。」

孝成沉吟片晌，點頭道：「卿家言之成理，究竟誰是奸黨？」

項少龍由懷裡掏出由滕翼在出門前默寫下來的名單，跪前奉上，孝成接過迫不及待打開一看，立時色變，失聲道：「什麼？趙明雄竟是趙穆的人，他還是寡人心中城守人選之一，董卿家有沒有看錯？」

項少龍胸有成竹道：「鄙人怕那批效忠書是趙穆假造出來的疑兵之計，所以挑他這最重要的人物作調查，竟發現他暗自在城北的官署下掘了一條地道，通往北牆之外。此事可以查證，請大王立即派人隨鄙人的手下到地道附近，以銅管插入地內，當可聽到地道內傳來的聲音，請大王下令。」

孝成凝望他半晌，道：「寡人不是信不過董卿，而是事關重大，證實後寡人才能安心，但此事須小心進行，不要讓賊子知道。」

說罷舉手召來兩名近衛，由項少龍陪往殿外，吩咐烏果領他們去。

他回轉來時，孝成早看完名單，長長吁出一口氣道：「名單應該沒有問題，除趙明雄和趙令兩人令人驚異外，其它人都是寡人一直懷疑與趙穆有勾結的人，董卿立此大功，寡人會清楚記著。」接著雙眼凶光連閃道：「地道定是為齊人開鑿的，董卿立即把它封了，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拿下奸黨，再把侯府包圍，待大將軍回來，由他攻打侯府，那就萬無一失。」

項少龍早知他有這個想法，低聲道：「鄙人還有一個重要消息，趙穆為堅定鄙人對他的信心，所以透露給鄙人知道勾結了武城君，刻下武城君正在齊人的營地裡。」

孝成色變道：「竟有此事？」

項少龍道：「到此刻鄙人才明白趙穆憑什麼造反，只要他能……嘿！那武城君可登上王座，齊人亦可得到大河以東我們大趙的土地……」

孝成不耐煩地打斷他喝道：「寡人明白，董卿有何妙策？」

項少龍以充滿信心的語調肯定地道：「假若我們先發制人，對付奸黨，勝敗難料。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尚未能把奸黨一網打盡，若有人開門把齊人迎入來，我們縱能獲勝，也不知多少居民生命會被戰火波及。那時既要保護王宮，又要圍困侯府，變成幾面作戰，形勢不利。不若由得齊人由地道潛進來，鄙人反有把握打一場漂亮的勝仗。」又壓低聲音道：「不若我們趁田單仍在宮內，把他幹掉，不是一了百了？」

孝成頹然道：「消息來得太遲，田單于黃昏時分，借口回營地視察，離城去了。」

項少龍愕然道：「為何鄙人不知道的呢？」

孝成苦笑道：「他正是由北門離開，趙明雄自然不會通知你哩！」

這時孝成派去的兩名親衛匆匆回來，向孝成稟告「聽」回來的事實。孝成至此對項少龍更絕對地信任，商量大半個時辰，項少龍離開王宮。踏出殿門的一刻，他知道整個局勢的主動權已操縱在自己手裡，任田單、趙穆和李園如何厲害，休想翻出他的手心。

## 第八章大功告成

回到指揮所，見不到滕翼，卻見到正等待他的龍陽君，兩人已異常熟絡，不再客套，支開手下，龍陽君道：「現在我安心哩，我王派來一師五千人的精兵，由奴家的心腹大將魏柏年率領，今晚應到達番吾，明天可與奴家回魏的隊伍會合，再不怕田單和李園弄鬼。」

項少龍道：「有一事想請君上幫忙……」

龍陽君欣然道：「董兄請吩咐，奴家必盡力而為。」

項少龍道：「請君上照拂雅夫人，讓她可安然回來。」

龍陽君一呆道：「董兄不是真的愛上她吧！」

項少龍淡然道：「我也弄不清楚，不過一夜夫妻百夜恩，她表示甘心從董某人，我自然不想她有任何不幸。」

龍陽君似嗔似怨地橫他一眼，幽幽歎一口氣，無奈道：「董兄放心，只要有這句話，奴家怎也護著她，保她安然無恙。」再歎道：「董兄卻怎樣應付田單、李園和趙穆呢？」

項少龍微笑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董某自會盡力而為。」

龍陽君蹙眉不樂道：「奴家知道很難勸將軍放下邯鄲的事不理，但不要忘記奴家的提議，若知事不可為，立即逃來我國，奴家會打點邊防守將，教他們接應你的。」

項少龍有點感動，道了謝意。

美麗的男人話題一轉道：「董兄是否想立個大功？照我猜想，紀才女此回只是借回魏奔喪為名，實則是去和項少龍會合。奴家現在自身難保，又要陪雅夫人回魏，實在沒有能力和閒暇去理會她。」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君上是否知道嚴平此人。」

龍陽君道：「你說的是墨門鉅子嚴平吧！奴家不但認識他，還頗有點交情，此人精於兵法，是個難得的人材，只是生性高傲，很難相處。」

這麼一說，項少龍立知嚴平是龍陽君招攬的目標之一，可見魏人亦對趙國有著野心。微笑道：「君上可否把對項少龍和紀才女的想法，設法洩露給嚴平知曉。此人與項少龍有深仇大恨，必然會不顧一切追蹤好對付項少龍，那我就不用分神來辦這件事。」

龍陽君笑道：「你不但不用分神，還可大幅削弱趙穆的實力哩！」

項少龍給他戳穿心意，尷尬笑道：「真的很難瞞過君上。」

龍陽君欣然道：「此事包在奴家身上，我還可誇大其詞，好幫上董兄這個小忙。唉！此刻一別，不知還否有再見董兄之日。」

項少龍洒然道：「明天的事，誰可以預知，人生不外區區數十年光景，只要我和君上曾有著生死與共的交情，其他的不用斤斤計較。」

龍陽君欣然起立，笑道：「董兄確是非凡人物，想法與眾不同。」

項少龍把他直送出門外，剛回所內，趙霸來訪。

客套兩句，趙霸道：「大王密令趙某來見將軍，聽候將軍差遣。」

項少龍暗喜孝成果然合作非常，肯依計行事。謙虛一番，把趙霸捧上半天，待他飄飄然之際，道：「鄙人此回與館主說的話，乃最高機密，館主千萬勿透露與任何人知道，尤其是郭縱，館主當明白郭先生和李園的關係吧！」

趙霸露出忿然之色道：「老郭真是糊塗，竟要與李園這種人面獸心的小賊搭上姻親的關係，氣得我這些日來沒有見他，將軍放心。」

項少龍道：「此回請館主幫忙，皆因趙穆暗裡勾結田單李園，陰謀不利於大王……」

趙霸色變道：「什麼！田單和李園竟如此斗膽？」

項少龍道：「我奉有大王之命，不能說出詳情，不知館主的武士行會裡，有多少身手高強，且忠心方面絕無疑問的人可用呢？」

趙霸拍胸道：「精挑五、六百人出來絕無問題，是否用來攻打趙侯府？」

項少龍道：「要看情況而定，館主可否找個藉口，例如以操演為名，明天把這批精兵祕密集中到趙雅的夫人府內，進府之後，不准任何人離開，以免洩漏消息。」

趙霸本身乃好勇鬥狠的人，興奮地答應。商量一番，欣然離去。

此時已是初更時分，項少龍正猶豫應否回府休息，滕翼回來輕鬆地道：「幸好得到那張名單，否則非常危險，原來守南門的兩個裨將甘竹和李明均是趙穆的人，趙明雄故意把他們編到那裡去，不用說是存心不良。」

項少龍雖看到名單上有這兩個人，卻不知他們駐守南門，抹一把冷汗道：「趙穆確是慣玩陰謀的專家，先讓田單的人由地道潛進一批，等城內亂成一團，然後分別打開北門和南門迎入齊人，在那種情況下，由於敵人兵力集中，又有計劃，趙人縱是多上幾倍也發揮不到作用，確是狠辣。」

滕翼笑道：「可是他仍非三弟對手，否則不會有效忠書出現。」一拍他肩頭道：「三弟先回去，這裡由我應付。小俊率人往城外監視齊人動靜，三弟可放心陪伴諸位嬌妻。」

項少龍道：「此仗我們至緊要保存實力，自己的兄弟只用來對付趙穆，二哥有沒有方法祕密集結一隊精銳的城衛，駐進城內幾個據點，好在事發時大收奇兵之效？」

滕翼道：「全賴三弟手中的兵符，剛才我找趙明雄商量人手調動的事，小賊正中下懷，作出種種提議，二哥我也是正中下懷，照單全收。可知他定把屬於他那方的人全集中到北門和南門，反使我可毫無顧慮由其他地方抽調人手，現在我精選近二千人出來，至於老弱殘兵，則用來騙趙穆用去看守齊人，好過在城內礙手礙腳。」

兩人對望一眼，捧腹開懷大笑。

※※※

回到家中，紀嫣然早領著田氏姊妹離開。趙雅則和趙致返回夫人府，只有善柔撐著眼皮子在苦候他，見他回來怨道：「這麼晚回來，人家有話和你說啊！」

不知是否因渴睡的關係，此刻的善柔特別嬌癡。項少龍把她攔腰抱起，走進房內去。尚未跨過門檻，善柔露出本色，一口咬在他肩頭上。項少龍強忍痛楚，把她拋往榻上。善柔得意嬌笑，翻滾到另一邊，舒適地仰臥著，閉上美目，一副任君採摘的模樣。項少龍確須美女來舒緩拉緊的神經，脫掉靴子，爬上善柔身上。她出奇地合作和熱烈，讓項少龍享盡溫柔。雲收雨歇，兩人相擁而眠。

善柔低聲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晚的相處，以後你再不須受善柔的氣。」

項少龍本疲極欲眠，聞言一震醒來，道：「原來你並非只是說說，竟真要和我分手。」

善柔歎道：「人家也很矛盾，但現在看情況田單老賊還氣數未盡……」

項少龍截斷她道：「你若再冒險去刺殺他，教我怎能放心。」

善柔情深地道：「我會比以前更小心，絕不會白白送死。而且殺不了他便自盡，死有什麼大不了。」

項少龍知她心意已決，柔聲道：「千萬不要鹵莽逞強，若知事不可為，來咸陽找我吧！你不想見善蘭嗎？」

善柔不屑道：「知道哩，長氣鬼！」

※※※

天尚未亮，給善柔弄醒過來，嚷道：「快起來，你身為城守，這麼懶惰？」

項少龍知她因今天是「大日子」，興奮過度，啼笑皆非下被她硬扯起來。

善柔扮作他的親衛，一本正經道：「今天本姑娘破例聽你差遣，但怎也要跟定你的。」

項少龍記起請龍陽君騙嚴平的事，不敢怠慢，匆匆梳洗更衣，塞點東西入肚，和烏果等大隊人馬，趕回指揮所去。走到一半時天色大明，回到指揮所，滕翼正忙個不休，看精神卻非常旺盛，不愧是個能頂天立地的鐵漢，教項少龍稱奇不已。

滕翼看到善柔認真的樣兒，笑著逗她兩句，向項少龍報告昨夜擬好的部署，道：「今天我會由城外城內調出約三千人來，作我們克敵制勝的主力，我研究過敵人進退的路線，保證可予他們迎頭痛擊，殺他個措手不及。趙霸那批人更是有用，因為敵人絕想不到我們有此一著。」

項少龍道：「屆時孝成會把一批五千人的禁軍精銳交我們調遣，這樣我們手上的實力肯定可達萬人之眾，清理叛黨後，餘下的城衛分作兩組，一組負責城防和扼守各處街道，另一組則由詐作監視齊人改為鎮守城外的區域，讓田單知道我們準備充足，不敢輕舉妄動。」

善柔忍不住道：「我們怎樣脫身呢？」

項少龍故意戲耍她道：「你不是個只知聽命行事的小兵嗎？長官說話，哪到你來插嘴？」

善柔氣得嘟起小嘴，又狠狠盯了旁邊正在偷笑的烏果，一副遲些本姑娘找你這傢伙算賬的惡模樣。

滕翼顯是心情輕鬆，忍著笑道：「要脫身還不容易，就在攻打侯府一役裡，我等全體轟轟烈烈與敵偕亡，不是什麼都解決？」

善柔和烏果同時聽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道：「今天第一件事是聯絡上蒲布，若沒有他作內應，很多事不易辦妥。」

滕翼答應後，項少龍把嚴平的事說出來。

滕翼笑道：「上回定是教訓得他不夠，這次就教他全軍覆沒，順便為元宗先生報仇。」

研究細節後，項少龍領著善柔，到王宮為龍陽君和趙雅趙致送行。

宮內的保安更嚴密，吉光見到他們，欣然迎上道：「大王和晶后正與龍陽君、雅夫人、致姑娘和郭大夫共進早膳，吩咐若將軍駕到，立即去見。」

項少龍向烏果善柔等打個眼色，著他們在外宮等候，隨吉光深進內宮。

吉光低聲警告他道：「成將軍知道大王和將軍有事瞞他，非常不高興，要小心他一點。」

項少龍心中一懍，暗忖忽視他終是不妥，說不定會出岔子。說到底這小子雖然勢利，仍不算是個壞人，想到這裡，成胥在一批禁衛簇擁下，由長廊另一端迎面走來。吉光乾咳一聲，停止說話。

項少龍隔遠向成胥打招呼，對方勉強應一聲，項少龍已來至他身前，向吉光打個眼色，朝驚異不定的成胥道：「成將軍，可否借一步說話？」

成胥愕然點頭，與他離開長廊，來到外面的御花園裡。

項少龍低聲道：「叛黨謀反在即，成將軍有什麼打算？」

成胥冷笑道：「有董將軍一手包辦，末將有什麼須擔心的？」

項少龍微笑道：「成將軍言重，董某有個提議，假若我們緊密合作，化解大危機，無論在公在私，均有利無害，成將軍以為如何？」

成胥顯然頗為心動，但想起眼前的處境，苦笑道：「現在我這禁衛統領有兵無權，事事均要大王點頭，董將軍不若直接和大王商量。」

項少龍道：「大王總不能自己披甲上陣，最後還不是由成將軍指揮大局，現在董某先去謁見大王，然後再找將軍商議。」接著道：「我董馬癡終是不慣當官的人，此事一了，怎樣也要向大王辭去城守一職，好專心養馬，若成將軍能在此役立下大功，城守一職非將軍莫屬。」伸出手來，遞向一臉難以置信神色的成胥道：「若董某只是虛言，教我不得好死，祖先亦要為此蒙羞。」

想起當日兩人同甘共苦的日子，眼中不由透露出誠懇的神色。

成胥看得心中一震，猛地伸出手來，和他緊握在一起，羞慚地道：「董將軍大人有大量，末將……」

項少龍與他緊握一下，放開他，拍拍他肩頭，轉頭回到吉光處，揮手去了。成胥仍呆立在陽光裡，不敢相信世間竟有這種不愛權勢的人物，心想難怪他叫馬癡。

※※※

到達內宮，早膳剛完，孝成和晶后慇勤把龍陽君送往大隊人馬等待的廣場。項少龍及時趕至，趙雅、趙致和晶王后均對他美目深注，卻是神色各異。晶王后多了幾分溫柔和情意，趙雅兩女自是充滿別緒離情。項少龍知此非密話時刻，來到孝成和龍陽君前，行過大禮，向龍陽君道別。

龍陽君眼中的怨色絕不遜於兩女，在孝成身後的郭開堆起奸笑道：「董將軍若出使大粱，必是最受君上歡迎的貴賓。」

孝成顯然不知道龍陽君和項少龍間的曖昧關係，聞言愕然朝項少龍望去。雖明知今晚後再不用見到孝成，項少龍仍是給他看得渾身不自在。擾攘一番，龍陽君等登上馬車，由升作帶兵衛的老朋友查元裕領五百禁軍護行，當到達城門，會與項少龍派出的一隊城衛會合，動程前往魏境，途中又有魏軍接應，安全上應沒有問題。田單等更不會節外生枝，在這種關鍵時刻去對付龍陽君。

登車前龍陽君覷個空告訴他道：「這次嚴平定會中計，當我告訴他紀才女不肯同行後，他立即借辭離開。」

項少龍不敢多言，與趙雅兩女依依惜別，正要離去，給孝成召回書齋商議，郭開則被拒於齋外。

侍衛退往門外，孝成道：「武城君一事果然不假，寡人把麗夫人召來嚴詞詢問，她終於承認武城君一個月前曾祕密來過邯鄲，逗留幾天才走，不用說是為聯絡一些與他關係密切的人。」

項少龍不知麗夫人是誰，想來應是王親國戚一類的人物，因與武城君關係良好，故捲入漩渦裡。

孝成親自印證此事自是最好，想起成胥，順口道：「大王現在一舉一動，定為奸黨密切注視，有什麼風吹草動，會惹起他們警覺，在這種情況下，成胥將軍反變成一著奇兵，若大王祕密下旨，授他部份指揮權力，可與鄙人緊密合作，一舉粉碎敵人陰謀。」

孝成大感愕然道：「將軍認為他不會壞事嗎？」

項少龍道：「至少我們可肯定他不是趙穆的人，否則趙穆不會教我去陷害他，好讓趙令坐上他的位置。大王放心！成將軍是個人材，那趟失職，實是非戰之罪，說不定正是趙穆把宮內祕密洩漏給信陵君的人知道，好令大王革去成將軍之職。」

孝成一想也是道理，使人召成胥進來，訓諭一番，命他與項少龍緊密合作，若能立功，重重有賞。成胥至此哪還不感激零涕，三人仔細研究今晚對付敵人的細節後，項少龍馬不停蹄，趕往紀嫣然寄居的劉宅去。

※※※

尚未抵劉宅，項少龍等便嚇了一跳，原來宅前車馬不絕，此來彼往，來送別者的座駕排滿街道的兩旁，還有聞風而至的平民百姓，把對著宅門的一截街道擠得水洩不通。

項少龍出現時，人人爭相指著他低議道：「那就是董馬癡。」亦有人高呼道：「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呢。」

項少龍搖頭苦笑，領眾人跳下馬來，這次善柔先發制人道：「我不會在外面等候你，說什麼都是廢話。」

項少龍哪鬥得過刁蠻女，吩咐烏果在宅外維持秩序，與善柔擠進去。

劉府的僕人早得吩咐在此迎他，把他引進內宅，正等候出發的田氏姊妹，見他來到，大喜過望，投進他懷裡，放聲大哭。

項少龍手忙腳亂地安慰二女，紀嫣然不知憑什麼仙法，竟成功溜進來見他，抱怨道：「煩死人家！」見到三人旁邊站著個親兵，定睛細看，認出善柔。

田氏姊妹不好意思地離開項少龍的懷抱，兩對俏目早哭得紅腫。善柔表現出她溫婉的一面，拉著田氏姊妹到一旁加以勸解撫慰。

項少龍笑道：「你怎麼脫身來的？」

紀嫣然沒好氣道：「讓乾爹去應付他們，人家沒有那個精神。」接著低聲道：「韓闖剛才告訴我，李園率領五百多名家將，要送我到魏境去，他們刻下正在城外等候人家，怎樣應付？」

項少龍冷笑道：「放心吧！他只是借送你為名，趁機離開邯鄲，好與今晚城內發生的事畫清界線，事後才返來查看結果。」接著迅速說出嚴平一事。

此時手下來催，起程的時間到了。紀嫣然先使人帶田氏姊妹祕密登上馬車，始由項少龍、烏果等領著數百名城衛前後護駕，開往東門。午前時分，車馬隊穿門出城，朝西面韓境而去，城衛的人數增加至千人之眾。項少龍吩咐烏果如何應付李園，與善柔躲上田氏姊妹的馬車，隨隊出發。走約半里許路，守候在西門的李園率領五百多名家將，旋風般趕上來。

紀嫣然吩咐車隊停下，等李園策馬來到車旁時，不悅道：「國舅爺追來有何貴幹？」

李園跳下馬來，到車窗旁道：「這一條路上常有毛賊出沒，李園放心不下，想親送小姐一程，咦！小姐不是要返魏國嗎？方向有點不對呢？」

後一架馬車內的項少龍偷看出去，見到李園一臉憤慨的神色，顯是認為紀嫣然存心騙他。

紀嫣然甜美的聲音溫柔地在車內響起道：「國舅爺誤會，嫣然先要送鄒先生到韓國，再由那裡取道回魏，國舅爺請回去吧！嫣然懂得照顧自己。」

李園冷笑道：「紀小姐此去，目的地真是大梁嗎？」

紀嫣然聲音轉寒，冷喝道：「紀嫣然的事，哪到你來管。人來！」

烏果高應一聲，拍馬而至。

紀嫣然平靜地道：「若有人敢跟來，給紀嫣然立殺無赦。」

李園色變道：「小姐！」

烏果一聲領命，打出手勢，著車隊繼續上路，自己則領一隊人馬，攔著李園和他的家將。

李園飛身上馬，勃然大怒道：「即使是你們大王見到本人，亦要恭恭敬敬，誰敢攔我。」

烏果哪將他放在心上，冷笑道：「國舅爺儘管試試，若再跟來，休怪末將手上兵器無情。」

李園氣得俊臉陣紅陣白，只是見對方神情堅決，人數又比自己多上一倍，動起手來何來把握。

紀嫣然等逐漸去遠，烏果一聲呼嘯，護後的近千名騎兵隨他往車隊追去，剩下李園和手下們對著馬蹄踢起的煙塵，呆在當場。忽然間，李園知道自己將永遠失去這位絕代佳人。

※※※

半個時辰後，往韓的官道偏離草原，進入林木區，項少龍摟著田氏姊妹，道：「路途上乖乖的聽鄒先生的話，很快你們可到咸陽，那時我們又可以在一起生活。」

兩女含淚點頭，此時馬隊速度轉慢，最後停下來。項少龍和善柔離開馬車，扮成親兵的紀嫣然早在烏果等掩護下，下了馬車。

項少龍來到鄒衍的座駕旁，道別道：「先生珍重。」

布簾掀開，鄒衍哈哈一笑道：「天下間，怕沒有你做不來的事。」

馬隊開動，改由一名精兵團的頭領率軍，同行還有另五十名精兵團的成員，以護送他們到咸陽去。項少龍早為他們預備通行趙境的文書通牒，不用進入韓境，可大模大樣到趙秦兩國交界處，那時只要避開關塞城堡，可輕易回到咸陽。就算在二十一世紀，要越過邊界亦非難事，更何況在這地大人稀的時代。護送的千名城衛留下來，在烏果一聲令下，隱伏密林裡，佔據各戰略要點。

項少龍等藏身密林頃刻，烏卓找上來，道：「三弟猜得不錯，嫣然公然由東門出城，大出嚴平意料之外，現在他們正全速趕來，快要到達。」

紀嫣然笑道：「任他們怎麼想，也猜不到趙人竟會對付他們，還得到孝成的同意。」

善柔道：「李園這小子有沒有回城？」

烏卓笑道：「他自己往齊人營地去，只派十多人來追蹤嫣然，全給我們宰掉。」

蹄聲隱隱從草原的方向傳來，項少龍沉聲道：「我們要殺他們片甲不留，絕不留情。」

烏卓道：「放心吧！千多人去伏擊三百人，又是出其不意，他們哪有活命的機會，就算有人逃掉，回城亦只是送死。」

善柔低呼道：「來了！」

烏卓含笑而去，指揮大局。

項少龍等紛紛取出強弓勁箭，埋伏叢林間，靜候嚴平和他的墨氏行者。

紀嫣然湊到他耳旁，喜孜孜道：「嫣然的苦難終於過去，由今天開始，和夫郎並肩作戰，同進共退，生死不渝。」

項少龍得佳人垂青，說出綿綿情話，心頭一陣感激，忍不住親她一下臉蛋。太陽高掛中天，把林間的官道照得清晰若一個夢境。塵頭滾起，大隊人馬風馳電掣而至。當整隊騎士進入伏擊的範圍，號角聲起，千多枝蓄勢以待的勁箭由強弓射出，雨點般往敵人灑去，一時人仰馬翻，血肉橫濺，大半人摔下馬來。到第二輪勁箭射出，再沒有一個人留在馬上。嚴平和他的手下，甫接觸死傷過半，亂成一團，倉皇四散。項少龍知是時候，拔出血浪，往敵人殺去，善柔和紀嫣然變成兩頭雌虎，傍在左右，見人便殺，擋者披靡。本是平靜安詳的林野，化作血肉屠場。這批趙兵最近被滕翼日夜操練，加上趙人向以勇武名震當世，人人一手持盾護住身形，另一手以長矛重劍等兵器猛攻敵人，趙墨的人雖是人人武技強橫，一來洩了銳氣，又兼負傷者眾，人數更不成比例，哪還有招架之力。

項少龍閃身避過敵劍，振腕砍翻一名敵人後，見到嚴平在十多名行者護持下，硬往林中深處搶去，意欲逃生。想起元宗的仇恨，項少龍雄心陡奮，向兩女打個招呼，猛虎般撲過去，往最外圍的一人舉劍疾劈。那人勉力擋格，只覺敵劍勁道強絕，一條手臂被震得全麻木了，人更被劍勢衝得蹌踉橫跌，善柔衝前乘機一劍了結他。另一邊的紀嫣然一改平時的溫文婉約，嬌叱一聲，人隨劍走，精芒連閃時，又有兩個敵人中劍倒地。項少龍飛腳踢飛另一名被他硬斬斷長劍的敵人，剛好與回過頭來與他打個照面的嚴平四目交觸。

嚴平厲喝道：「董匡！這算是什麼一回事？」

說話間，嚴平身旁再有三人濺血倒地，可知戰況之烈。

項少龍大笑道：「鉅子不知自愛，竟與趙穆合謀作反，大王命本將軍來取爾之命。」

嚴平擋開左右攻來的兩劍，發覺己方再無一能站起來的人，四周給重重圍困，知道大勢已去，暴喝道：「董匡！是英雄的就憑手中之劍來取本人之命。」

項少龍正中下懷，把手下喝退，仗劍欺前喝道：「鉅子既有此意，讓董某人成全你。」劍芒閃動，狂潮怒濤般湧過去。

嚴平早力竭身疲，哪抵擋得住，劍刃交擊中，節節後退。項少龍忽地凝立不動，血浪微振，但人人都感到他人劍合一，透出一股森寒冷厲的殺氣。嚴平終是高手，借此喘過一口氣的良機，改退為進，一劍掃來，帶起呼嘯風聲，勁厲刺耳。項少龍早清楚他的劍路，夷然不懼，竟使出墨氏三大殺招裡最厲害的「攻守兼資」。上次比武，嚴平就是在這招下吃大虧。

不知是否元宗顯靈，嚴平見他使出這招，心頭泛起熟悉的感覺，心神劇震，驀地認出眼前的董馬癡就是項少龍，張口欲叫，眼前劍芒爍閃，項少龍的劍勢有若銅牆鐵壁般當頭壓來。嚴平哪還敢開口，使出巧勁，勉強撥開敵劍，小腹一陣劇痛，原來給對手膝頭重重頂撞一記。他馬步沉穩，沒有跌退，咬牙回劍劈敵，再不顧自身安危。項少龍一聲長笑，運劍架開敵刃，「噹」的一聲大響，震耳欲聾。就趁剎那的空隙，血浪奔雷掣電般插入嚴平的胸膛。

嚴平長劍脫手墮地，全身劇震，不能置信地看著胸前直沒至柄的敵刃，鮮血正由血槽滾滾流出，呻吟道：「你是……」

項少龍哪容他叫出自己的名字來，低聲道：「這一劍是元宗送給你的。」猛地抽出長劍。林內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項少龍看著仇人仰跌身前，仰天默禱道：「元兄！你在天若有靈，好該安息。」心中卻在苦笑，這麼把墨門在趙國的勢力連根拔起，也不知元宗究竟是否真的高興。

※※※

項少龍回到城內指揮所，離太陽下山只有個把時辰，一切平靜如昔，表面上絲毫看不出正在在暗裡洶湧澎湃的怒濤。眾人聚集幽靜的宗卷室內，聽取滕翼的最新報告。

滕翼首先提起蒲布，說已聯絡上他，屆時自會依計行事，接著道：「今天城衛大批調動，我故意弄得亂成一團，其實亂的是趙明雄他們的人馬，我們的人都迅速聚集到指定的地點。更由於我故意把大批兵卒調往城外，除我之外，沒有人可弄清楚真正的分布。」

紀嫣然笑道：「有二哥指揮大局，沒有人會不放心的。」

滕翼道：「天黑後我們立採行動，把叛黨所有將領擒下，又借口三弟來了，實施全城戒嚴，以免發生事時誤傷無辜的老百姓。」

項少龍皺眉道：「為何尚未有我出現的消息傳來？」

眾人啞然失笑。

滕翼笑道：「荊俊已摸清楚北面祕道的情況，趙明雄把出口所在官署的人全調出來，改由自己的親兵把守，他本人坐鎮北門兵衛所，就算我們把趙明雄宰了來吃，他在官署的手下怕仍懵然不知。」

舉凡當時代的城市，城門處均是軍事重地，設有兵衛所以及各類供將領住宿辦事的官署和兵營一類的建築物，長期駐有重兵。邯鄲城最大的兵衛所設在東門，便是他們現在身處的指揮所。

項少龍道：「小俊尚有什麼消息？」

滕翼道：「午後開始，齊人開始穿過背風山的洞穴，悄悄潛入林區，小俊不敢冒險入林探查，但可以想像天黑後他們會在趙明雄的掩護下，渡過護城河，由祕道潛入城內。」

紀嫣然失笑道：「若齊人發覺掩護他們的竟全是我們的人，不知會有何感想？」

項少龍道：「定然深感榮幸！」

烏果這時推門而入，大嚷道：「趙偏將傳來消息，發現項少龍的蹤跡。」

眾人先給他嚇一跳，再又大笑起來。

※※※

大隊人馬由東門開出，在草原斜暉的襯托下，壯觀非常。項少龍和滕翼親自領隊，出城後朝消息裡項少龍出現十五里外的打石村馳去。這批近五千人的城衛，只是作個幌子，到了有林木遮掩行藏的地方，會駐守各處，入黑後再繞到指定地點，由烏果指揮伏擊由南門入城的齊軍。項少龍和滕翼等則掉頭潛返城裡，在暗裡操持大局。他們躲在宗卷室內，聽取雪片般飛來的情報。

太陽緩緩降入古城外蒼茫的大地之下，邯鄲城燈光處處，一切如常。項少龍出現的消息傳到孝成耳內，他立即依計行事，命趙明雄往指揮所代替項少龍負責城防，禁衛軍則在成胥指揮下實施全城戒嚴，人人均知孝成對項少龍已是驚弓之鳥，沒有人懷疑孝成是將計就計，另有目的。由這時起，趙穆對外的聯絡完全被截斷，無論趙明雄等人發生什麼事，他都不會知道。趙明雄不虞有詐，領著百多名親衛，來到指揮所，當他進入大堂，忽地發覺所有隨從均被截在門外，大門「砰」的一聲在身後關上。

趙明雄愕然喝道：「什麼事？」

旁邊的衛士一擁而上，十多枝長矛抵在他身上各處要害，外面傳來弩弓發射聲和慘叫聲。

項少龍、滕翼兩人悠然由側門步出，來到他面前。

趙明雄臉上血色立時退盡，怒道：「董將軍！這是怎麼攪的，下屬並沒有犯錯。」

滕翼冷喝道：「與趙穆勾結齊人，密謀作反，算不算犯錯？」

趙明雄臉色更加難看，顫聲道：「你們莫要誣害我！」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你的官署下面新近建成一條宏偉的地道，趙明雄你不會說不知道吧！」

趙明雄想起家中的嬌妻愛兒，兩腿一軟，跪了下來。

滕翼最鄙視沒骨氣的人，冷喝道：「把他綁起來！」

四周的精兵團員挪開長矛，一擁而上，把他綁個結實。

項少龍來到跪在地上的趙明雄前，冷然道：「若你肯乖乖和本城守合作，我會放你一條生路，送你與家人逃出城外。若我有一字虛語，教董馬癡不得好死。」

趙明雄劇震抬頭，不敢相信聽到的話般瞪著眼前凜若天神降世的大漢。

滕翼道：「但你須把與趙穆通訊的方法交待清楚，只要我們發覺所言屬實，立即讓你由東門逃出城外，還贈予糧食馬匹和通行證件，人來！給我開門。」

大門倏開，趙明雄的家人婢僕男女老幼百多人被押進來，人人神色倉皇，最妙是都換上遠行裝束，背著大小包袱。

趙明雄激動地道：「大恩不言謝，小人服哩，無論董城守有任何吩咐，小人無不遵從。」

項少龍知道心理攻勢奏效，道：「立即放了趙兄！」

綁著趙明雄的索子立被割斷。

趙明雄站起來時，滕翼笑道：「先把趙夫人、公子等送上馬車，護往城外密林處，不得無禮，以免驚嚇夫人。」

眾衛一聲應諾，把趙家的人押出去。

項少龍取出準備妥當的通行證件，交到趙明雄手上，誠懇地道：「這幾天邯鄲自顧不暇，只要趙兄連夜趕程，離開趙境，定可安度餘年，趙兄也不用本人教你怎麼辦吧！」

趙明雄感激零涕道：「小人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項少龍和滕翼對視一笑，有深悉趙穆陰謀的趙明雄全心全意合作，哪還怕趙穆和齊人不掉到他們精心布下的陷阱裡去。

※※※

趙明雄在項少龍等人的挾持下，來到北門兵衛所，把與他同謀的兵將近百人全召到座前，宣佈改向項少龍效忠。

這些人哪還不知事敗，跪滿地上，叩頭請罪。

項少龍道：「若爾等能戴罪立功，只要本城守不向大王說出來，誰都不知你們意圖謀反，但必須絕對聽從本人之命，否則不但人頭不保，更禍及家人親族。」

眾人忙稱效命，路上趙明雄已把整個計劃和盤托出，現在重新控制北門，可說更是勝券在握。這批叛將均知家人全落到項少龍手內，又見他們人人士氣如虹，計劃周詳，知大勢已去，誰還敢不乖乖合作，在趙明雄的吩咐下，分頭辦事去了。項少龍請滕翼留守北城，領著紀嫣然、善柔和清一色的精兵團團員近百人，離開北門，押著趙明雄走上邯鄲大戰前氣氛緊張的寂靜街道上。轉入另一條長街，荊俊領著百多人迎頭馳來，兩隊人馬在街心會合。

荊俊興奮地道：「甘竹、李明、趙令三人均被成胥率領禁軍擒下，現在全城均在我們掌握裡。」

這正是項少龍和滕翼聰明之處，若把所有事情均攬到身上，說不定會惹起孝成的疑懼，但若把任務分出一半去給其他禁衛負責，孝成便少去憂慮。趙明雄見他們著著領先，不禁心中後悔，他所以肯為趙穆賣命，故然因心恨項少龍搶去他城守之位，更重要是認為趙穆的陰謀萬無一失，豈知竟一敗塗地至此。

項少龍的聲音在他耳旁響起道：「現在本城守會使人護送趙兄出城與家人會合，當第一枝訊號火箭衝上天空，我的人自會放趙兄離去。」

趙明雄羞慚地道：「不能在董將軍帳下用命，實是趙明雄一生人最大的遺憾。」

項少龍親切地一拍他肩頭，微笑道：「趙兄保重，一路順風。」策馬而行。

紀嫣然追在他旁，心悅誠服地道：「董將軍的奇謀妙計，令嫣然大開眼界，欽佩不已。」

另一邊的善柔嘟起小嘴道：「這人不過有點鬼門道，嫣然哪須佩服得他五體投地。」

項少龍與紀嫣然交換深情的一瞥，會心而笑。在風燈的映照下，古城的長街一片肅殺，只有蹄起蹄落的清音，分外有種夜深詭祕的感覺。兩美陪侍在側，更使項少龍感到眼前一切如夢似幻，當日初到邯鄲，哪曾想過邯鄲竟會全落到他的指掌裡，由他決定美麗古城的命運。不由又想起二十一世紀的「過去」，神思迷惘間，足音把他驚醒過來。趙霸由暗影處大步走出向他打招呼。

項少龍躍下馬來，笑道：「館主你好！」

紀嫣然怕給他認出來，由另一邊下馬，藏起嬌軀。

趙霸哪會在意，欣然道：「一切布置妥當，侯府已被重重圍困，保證半個人都走不掉。」

項少龍道：「進攻侯府的事，交由館主全權負責，當第一枝訊號火箭在城北射上天上，趙穆的人將會傾巢而出，與齊人分頭攻打王宮，那時才予他迎頭痛擊。但無論形勢如何發展，未見我發出約定的火箭訊號，萬勿攻打侯府，因為我奉有大王之命，要親身潛入府內，生擒趙穆。」

趙霸知道自己成為總指揮，等若項少龍把功勞塞入他手裡，大喜應命。

項少龍道：「今夜的口令由『秦人必敗』改作『吾王萬歲』，切勿放過敵人，好了！時間差不多，讓我們帶起標記。」

打個手勢，手下們由懷中取出準備好的紅布，紮在右臂處。趙霸照辦無誤，欣然去了。項少龍等步行來至可遠眺侯府的地方，此時三千精銳城衛，加上趙霸的數百手下，全進入蓄勢以待的戰略位置，把侯府重重圍困，主力則擺在通往王宮的街道上。人人均在右臂纏上紅布，以資識別敵我。

項少龍心中歎道：「此回看你趙穆能飛到哪裡去。」雄心陡奮，下令道：「小俊！」

荊俊躬身道：「城守請吩咐！」

項少龍忍俊不住笑起來道：「去吧！」

荊俊一聲應諾，領著十多名精兵團團員去了。這時趙霸亦安排妥當，來到他身旁細議，嚇得紀嫣然只好躲進人堆裡去。

趙霸得意道：「我們準備好兩架攻城車，保證幾下子即可撞破趙穆的圍牆，那時他們想死守都辦不到。」

項少龍怕他求勝心切，再三叮囑他要依訊號行事。趙霸早佩服得五體投地，不覺其煩，點頭答應。個多時辰後，項少龍見時間差不多，命趙霸緊守崗位，領著其他精兵團團員，摸往那晚和善柔潛入侯府，位於府外密林的水道入口處。荊俊等人正忙於把預備好的沙包，拋入溪流，堵截溪水，又把溪水引往別處，使不能流進府內。

項少龍想像府內池水正不住降低的情況之時，「砰！」的一聲，城北處一支火箭直衝上天，爆開一朵金黃的煙花，然後點點光雨灑下來，在夜空裡燦爛美麗。

紀嫣然仰望重歸黑暗的夜空，吁出一口氣道：「齊人的先頭部隊來了。」

一陣異響，濕了半邊身的蒲布由水道鑽出來，荊俊等忙把他拉上來。

蒲布道：「趙穆中計哩，一點不知道外間發生的事。」

項少龍問道：「他會否親自率人進攻王宮呢？」

蒲布不屑地道：「膽小鬼怎敢親身犯險，否則不用龜縮在後宅處，那裡有祕道可逃出府外。」

善柔道：「水道出口那邊是否有人把守？」

蒲布道：「所有人全集中到廣場，準備攻打王宮，現在池塘旁沒有人把守。」

項少龍道：「各位兄弟情況如何？」

荊俊過來遞上乾衣，讓蒲布換上，嚇得兩女忙轉過身去。

蒲布一邊換衣，邊道：「他們曉得怎樣應變，最妙是趙穆把他們編成一組，由我和劉巢指揮，進退非常容易。」

侯府內雖聲息全無，但眾人都知趙穆的大軍已經出動，步行往不遠處的王宮，這批人換上禁衛的軍服，定下周詳的進攻計略，若非早有防備，加上內應，成功的機會確是非常高。

項少龍見溪水被阻截，露出河床，下令道：「進去吧！」

荊俊苦候良久，聞言一馬當先，鑽將進去，其他團員魚貫而入。蒲布看見人人身手敏捷，讚歎不已。善柔嬌哼一聲，搶著去了。

項少龍伸手摟著紀嫣然的蠻腰，笑語道：「紀才女有否想過要陪我項少龍鑽水渠呢？」

蒲布這時方知道這小兵是誰，借點月色目瞪口呆地盯著紀嫣然。

這美女溫柔應道：「上刀山落槍坑全沒有問題，何況只是舒服地鑽地洞。」

項少龍默計時間，知道趙穆的人步進趙霸布下的天羅地網內之時，剛好是他們全體潛進入府內的時刻，鬆一口氣道：「該輪到我們哩！」

忽地城北方向殺聲震天響起，不用說自是成胥的禁衛軍和滕翼的城衛正前後夾擊由地道潛進來的齊人，只不知那些齊兵是否由旦楚率領，假若如此，田單將要痛失愛將。今晚的行動，除擒拿趙穆外，他的精兵團並沒有直接參戰，能如此不損一兵一卒，活擒趙穆回咸陽去，是始料不及。紀嫣然推他一下，醒覺過來，收拾心情，跳下河床去。

※※※

紀嫣然和項少龍先後鑽出乾涸的池塘，眾人早蓄勢以待，弩箭裝到弩弓上去。劉巢等五十多名兄弟正恭候他們，人人神情振奮。

項少龍已成天下著名的人物，能追隨得如此良主，他們自是歡天喜地。

善柔不耐煩地道：「快點！」

項少龍正要說話，王宮的方向傳來喊殺之聲，像潮浪般波蕩。

長話短說，項少龍下令道：「不准殺害婢僕婦孺，蒲布領路，去吧！」

蒲布拔出長劍，一馬當先，領項少龍往內府衝去。轉入穿過花園的長廊，牽著惡犬守在那裡的十多名家將忽見來了這麼多人，駭然大驚，弩箭早雨點般灑去，人犬不留。百多人布成陣勢，有如破竹般殺往趙穆藏身所在的內府。守衛猝不及防下，紛紛中箭倒地，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婢僕因奉趙穆之命，留在宿處，反使他們少掉很多顧慮。他們見人便殺，行動迅速，守在內府的二百多人被他們斬瓜切菜般除掉。正在府內苦候勝利捷訊的趙穆仍不知危險已至，見到一群如狼以虎的大漢在蒲布率領下擁入廳內，驚惶失措地站起來，廳內的十多名親衛在弩弓機括響聲中，紛紛倒地，無一倖免。趙穆慌忙拔劍，善柔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竄了上去，乘他驚魂未定，以巧勁挑飛他的長劍，飛起一腳，把他踢翻地上。五、六名精兵團員撲將過去，把他綁個結實。

「啪啪！」善柔賞他兩記耳光，戟指罵道：「奸賊認得本小姐是誰嗎？我就是齊國善大夫之女，記得你害得我家破人亡嗎？」

趙穆雙頰現出鮮紅的掌印，嘴角逸血，迷迷糊糊地看著善柔。

項少龍移到他身前，欣然笑道：「侯爺別來無恙？」

趙穆渾身劇震，狂怒道：「董匡你好！」

項少龍淡淡道：「我並不是董匡！」

趙穆「哎」一聲，又給善柔狠踢一腳，狼狽之極。

「王卓！我早知你是見利忘義的卑鄙之徒！」

項少龍悠然一笑，用回本來的聲音道：「我也不是王卓！」

趙穆愕然盯著他，顫聲道：「你是……」

項少龍伸手撕下假面具，遞給身旁的人，吩咐道：「依計行事。」

趙穆見到他的真面目，慘哼一聲，再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冷笑道：「當日你姦殺我項少龍的女人時，曾否想過有今朝一日？」

荊俊上前，一拳抽在他肚皮上，痛得他跪跌地上。

紀嫣然在一角叫道：「找到地道的入口。」

項少龍向荊俊道：「你先行一步，探清楚沒有問題，我們才來，還不脫下面具。」

「砰！」趙穆又中了善柔一腳，在地上呻吟翻滾，神情猙獰可怖。

荊俊脫下面具，遞給手下，領著十多人進入地道。項少龍拉著善柔，阻止她再毒打趙穆。善柔一聲悲呼，撲入他懷裡，放聲大哭。

項少龍明白她的心情，愛憐地撫她香肩，向手下吩咐道：「將兩塊面具找兩個身形酷肖我和俊爺的人戴上，然後放火把內府焚燒，須小心守在牆外的敵人會回來動手。」

手下們應命去辦。

善柔哭聲漸止，低聲道：「我想殺趙穆。」

項少龍呆若木雞時，善柔噗哧笑道：「看你的樣子，人家只是嚇唬你來玩兒的。」一掙離開他的懷抱，臉紅紅有點因失態而尷尬。

紀嫣然回到他旁，與他共同傾聽王宮方面傳來震天的廝殺聲。劉巢等熟門熟路，不一會搬來大批柴草，堆放各處，只要火起，休想有人能闖進來又或救火。此時荊俊派人來報，地道暢通無阻。項少龍哈哈一笑，命人先把趙穆的口塞著，把他運進地道裡去。一聲令下，眾人把點燃的火把拋到數十堆乾草木柴處，這時代的建築物均以木材為主，如若起火，大羅神仙仍無術挽救。進入地道前，項少龍發出訊號火箭，趙霸攻打侯府的時間到了。

當他們攻入府內時，會發覺內府全陷進火海裡，事後將搜出數百具屍體，難以辨認是否有趙穆在內。又或從屍首中找出似是董匡和小俊的屍體，誤以為他們被困火場，故與趙穆同歸於盡。至於為何火勢會如此一發不可收拾，當然是趙穆在府內預先放置柴草，作反不成，自焚而死，哪知卻禍及他董匡和手下們，以致一個不留。邯鄲上下會懷念他，但不是項少龍，而是叱吒一時的馬癡董匡。假若有一天趙人知道真的董匡仍在楚國，怕他們都不肯相信。至於滕翼，亦會借替身扮成戰死沙場的樣子，除非有人敢對屍體不敬，硬去扯替身的面皮，否則永不會被揭破真相。

※※※

地道的出口在附近另一無人宅院的後園處，眾人興興頭頭地依著早先定下的路線，避過城北和王宮外的兩個戰場，神不知鬼不覺抵達北門。

滕翼領著數十名兄弟在城門處接應，見擒來趙穆，笑道：「侯爺真有心，還有閒來探望我們。」

領著眾人，上馬直出城門，還向守城的將領道：「你們守穩城門，我帶人出去搜捕敵人。」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放蹄馳進廣闊的草原裡。天上繁星廣佈，令人胸懷開朗，只有高聲狂嘯，才能洩出心中舒快之情。出了平原，眾人望西而去，正是秦國的方向。走過五、六里路，項少龍登上一座隆起的小丘，回頭望往邯鄲的方向。城內多處起火，染紅了半邊天。

此時蹄聲響起，烏卓和烏果領著餘下的數十名兄弟，及時趕來與他們會合。見到像粽子般被綁緊在一匹馬上的趙穆，歡聲雷動。

項少龍與眾人對視一笑，揚聲道：「人眾齊嗎？」

各人歡報安全。

項少龍大笑道：「讓我們回家吧！」

馬鞭揚起，輕輕抽在馬屁股上，戰馬應鞭奔下山丘。兩女嬌呼連聲，緊跟而去。眾人齊聲呼嘯，策馬狂追。人馬迅速沒入美麗星夜覆蓋下的原野深處。

※※※

秀麗的羊腸山鬱鬱蔥蔥，匹練似的汾水飄然東去。項少龍目送善柔的孤人單騎，逐漸消失在蒼茫草野中，心中暗暗為她祝禱。

他左旁的紀嫣然輕歎道：「柔姊是個非常堅強和勇敢的女子，嫣然自問沒有她的勇氣。」

右方的滕翼點頭同意，道：「希望她一路平安，有一天到咸陽來找我們吧！」

紀嫣然另一邊的荊俊擔心地道：「三哥去追她回來好嗎？求求她說不定她會回心轉意。」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每一個人也應有權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選擇歡喜的生活方式，否則何有痛快可言。」

當紀嫣然訝然往他望去，項少龍一聲長嘯，策馬掉頭，向小丘西坡馳去。紀嫣然等紛紛催馬追隨，接著是精兵團的兒郎和被押解的奸賊趙穆。塵土像龍捲風般在他們整齊的隊伍後揚上天上，歷久不散。

※※※

眾人兼程趕路，只一日就趕上鄒衍的車隊，雖是短短十多個時辰，已有恍如隔世的感覺。田氏姊妹歡喜若狂，想不到這麼快又可見到項少龍，想起離別時哭得昏天昏地，都有些赧然不好意思。眾人大功告成，自是心情暢美，談談笑笑，渡假似的遊山玩水，兩個多月後終抵達咸陽。呂不韋聞報，率領圖先和肖月潭親到城郊迎迓，見到鄒衍和紀嫣然，原來三人間早有數面之緣。呂不韋當年在各地大做生意，低買高賣，足跡遍天下，又愛結交奇人異士，當然不會放過像鄒衍這種名家和天下聞名的紀才女。一番客套說話，車馬隊往咸陽開去。呂不韋和項少龍共乘一車，由項少龍作出詳細報告。

項少龍正奇怪烏應元等為何沒有來，呂不韋道：「此回少龍最厲害處，是沒有讓人識破真正身分，此事對出征東周大大有利，趁現在六國亂成一團，正是用兵的最佳時機。」

項少龍等恍然道：「原來呂相作好滅周的部署，嘿！為何不見我的丈人呢？」

呂不韋比前更神采飛揚，滿懷信心。高深莫測地笑了笑，才道：「少龍的歸來，乃屬高度機密，趙穆的事更不能宣揚出去，就當來的只是鄒先生和紀才女，否則必讓六國的奸細猜到少龍和他們的關係。只有把六國蒙在鼓裡，我們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借口東周君對我大秦圖謀不軌，把他拔除。」

項少龍心中明白，秦國最重軍功，呂不韋在這方面全無建樹，自是急於立威，以遂晉爵封侯的宏願。東周的國力雖不值一哂，名義上終仍是共主，七國則屬諸侯的身分，假若呂不韋公然出征東周，說不定六國會暫時壓下互相間的爭執和矛盾，聯手伐秦護周，那就大大不妙，所以必須攻其無備，還要速戰速決，以免夜長夢多。

呂不韋道：「滅周在軍事上只是小事一件，卻牽連甚廣，一個不好，將惹得六國聯手來攻之禍。所以我們須在軍事外交兩方面雙管齊下，才可安享戰勝的成果。」

項少龍暗叫厲害，呂不韋果是雄材大略的人，難怪日後權傾強秦十數年之久，順口問起咸陽秦廷的情況。

呂不韋露出一個冷酷的笑容，沉聲道：「以陽泉君為首的一群秦人，四出散播謠言，誣指本相毒害先王，又說太子乃我和王后所出，現正密謀改立大王次子成蟜。哼！我要教他們死無葬身之地，妻妾女兒，全體淪為供人蹂躪的歌姬娼妓，始可洩得我心頭惡氣。」

項少龍聽得背脊生寒，得罪他確不是有趣的事。但回心一想，若呂不韋或自己落到陽泉君手上，遭遇還不是一樣。這根本是個人吃人的時代，誰心軟誰吃虧。

呂不韋續道：「幸好大王對我鼎力支持，又有王后在他面前說項，現在你更擒得趙穆回來，待我滅掉東周後，便一舉把陽泉君等除掉，那時大秦還有誰敢不看我呂不韋的臉色行事。」

項少龍心中暗歎，正是這種心態，最終迫得小盤的秦始皇不得不排斥他，而那時自己只好和他對著硬幹。想起目前他把自己當作心腹親信，將來卻要反目成仇，不禁大生感觸。

呂不韋還以為他在擔心自己的事，欣然道：「旅途辛苦，少龍好好到牧場休息，養足精神，我還有極為重要的任務要你去辦。」

項少龍追問是什麼任務，呂不韋卻沒有說出來，這時車隊剛進入咸陽城的東門內。鄒衍和紀嫣然被送往烏府，他們則押趙穆直赴王宮。項少龍只感心疲力累，同時知道已被深深捲入秦廷的權力鬥爭中。而為了小盤，他更不得不助呂不韋應付陽泉君等人的陰謀。想到這裡，返家的喜悅大為消減，唯一令他安慰的，是很快可以見到烏廷芳、趙倩和婷芳氏等諸女。

※※※

趙穆臉色蒼白有若死人，雙手反綁身後，腳系鐵鏈，被兩名如狼似虎的秦宮衛士押到莊襄王龍座之前，硬迫他跪在地上，扯他的頭髮，令他仰起臉孔。

莊襄王大笑道：「趙侯別來無恙！」

坐在右首的朱姬雙目亮起來，她身旁的小盤則燃燒仇恨的火燄。項少龍雖對趙穆深痛惡絕，但見他淪落如此田地，比對起他以前的威風八面，令人嗟歎。趙穆一言不發，眼中射出怨毒的光芒。

朱姬嬌笑道：「侯爺清減哩！」

趙穆把心一橫，驀地破口大罵道：「你這賤……」

項少龍怕他當眾說出與朱姬有染的事，手按几子，飛身而出，一腳踢在他嘴巴處，奸賊登時齒碎血流，臉頰腫起老高的一塊，痛不成聲。

項少龍喝道：「竟敢辱罵王后，哼！」

他動作之快，那兩名侍衛竟來不及反應。

朱姬聰明剔透，自然明白項少龍出腳的作用。感激地看了返回左方呂不韋下席的項少龍一眼，向莊襄王撒嬌道：「大王！哀家要親自處理這個奸賊。」

莊襄王顯是對朱姬愛寵日增，欣然道：「就如王后所請。給我把這奸賊押下去，等待王后處置。」

衛士領命，把趙穆像頭畜牲般押出去。項少龍乘機打量小盤，不見大半年，他長得更粗壯，雙目閃閃有神，氣度深沉，頗有不怒而威之氣概，瞧得連項少龍都有點心驚。小盤年紀雖小，但是喪母后歷盡艱辛，又要提防身分被拆穿，沒有城府也要變得心懷城府。兩人眼光一觸，同時避開。

莊襄王望往項少龍，龍顏大悅道：「太傅先送回樂乘首級，又擒來趙穆，大大洩了寡人郁在胸口的怨氣，呂相國認為寡人該怎麼賞他呢？」

項少龍忙謙讓道：「此回之能出師告捷，全賴呂相國奇謀妙算，使人為我們造了四塊假面具，方可馬到功成。呂相國是真正立大功的人，少龍只是依命行事。」

呂不韋見他居功不驕，還謙抑相讓，把功勞歸於自己身上，大為高興，笑不攏嘴道：「大王！我大秦得少龍如此人材，實乃大王之福，不過樂乘趙穆之事仍須保密，故不宜在此時重賞少龍，還要裝模作樣，責他辦事不力，好掩人耳目，請大王明鑒。」

莊襄王皺眉道：「寡人雖明知事須如此，可是見到少龍，心中只有歡喜之情，怎忍責他呢？」

呂不韋笑道：「這事由老臣去辦，大王毋須勞神。」

項少龍見莊襄王不喜作偽，更生好感。唉！可惜他只剩下兩年許的壽命。

朱姬插嘴道：「項太傅回來，最高興的是王兒，別人教他劍術兵法，他都不屑學習，說要由項太傅指導才行。」

項少龍微感愕然，往小盤望去。後者正向他望來，本是冰冷的眼神，現出感激熾熱的神色。

呂不韋道：「政太子恐怕要失望，項太傅稍作休息，立即出使六國。」

項少龍、朱姬和小盤同感愕然。

莊襄王歎道：「寡人也捨不得少龍，不過相國說得對，若要亡周，必須軍事外交雙管齊下，才不致惹出禍事。」

朱姬蹙起黛眉道：「大王和相國忍心讓項太傅馬不停蹄地奔波勞碌嗎？累壞了怎辦哩？」

呂不韋賠笑道：「王后放心，出使的事，必須配合出兵的日期，太傅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可好好休息。」

項少龍不解道：「我大秦人材濟濟，微臣在這方面既缺乏經驗，兼之與魏趙勢成水火，可能……」

呂不韋呵呵笑道：「經驗是培養出來的，少龍文武兼資，足可勝任有餘。至於以前的嫌隙，更屬小事，少龍有我大秦在後面撐腰，誰敢不敬。現在六國給少龍巧施妙計，破壞合縱之議，正是人人自危，惟恐我們拿他們開刀，巴結都來不及哩。此事就此作實，少龍莫要謙辭。」

項少龍知道欲拒無從，暗歎一口氣扮作欣然地接下這塊難哽下嚥的骨頭。接著項少龍把在趙國的遭遇，繪影繪聲地說出來，聽得莊襄王等不住動容變色，說到緊張刺激處，朱姬拍著酥胸，小盤則目射奇光。到黃昏時分，才肯放他回烏府。呂不韋親自送他回去。

項少龍望出車窗外，看著華燈初上的咸陽城晚景，不知是何滋味。

旁邊的呂不韋道：「少龍，不要怪我使得你東奔西跑，馬不停蹄。我實是一番苦心，希望能把你培植為我最得力的助手。六國均有與我互通聲氣的人，現既定下由你出使，我會先派人前往打點，為你鋪好前路。」

項少龍只好發出違心之言道：「相國厚愛，我項少龍縱使肝腦塗地，都報答不來。」

呂不韋滿意地點頭，道：「現在對我來說，最緊要是爭取時間，先安內後攘外。只要有一天我在這裡站穩陣腳，將可開展大業。這次少龍的出使，非常重要，務使六國間加深成見，難以聯手來動搖我們。天下人人貪好財貨，無有例外，只要我們不惜財物，賄賂列國大臣，定可破壞他們本國的計謀。少龍明白我的意思嗎？」

項少龍想起烏家正是他這種懷柔手段下的投誠者，確是非常奏效，難怪他視為絕妙良方，但他項少龍卻對陰謀手段頗為厭倦，情願明刀明槍，和敵人在沙場分出勝負。

思索間，呂不韋又道：「對六國的策略各有不同，基本上是包圍三晉，聯結齊楚，孤立燕人。只要三晉淪亡，其他三國不攻自破，天下可達致大一統的局面，結束數百年來群龍無首的僵局。」

說到最後，這位從一個商人躋身而為手握國家權柄的厲害人物，銳目閃爍出憧憬美滿將來的懾人光輝。項少龍暗忖你確是所料不差，只不過料不到統一大業是由小盤完成，而不是你呂不韋。呂不韋所用策略，仍是范雎「遠交近攻」的延續，以兼併鄰國的霸地政策為骨幹，如今第一個祭品就是東周君。歷史亦證明此為最聰明的策略。

車馬隊來到烏府，呂不韋搭著他肩頭親切地道：「我不陪你入府，好好休息，明晚到相府來，讓我們喝酒作樂，祝賀你這次大勝而回。」

呂不韋在親衛簇擁中，離開烏府。項少龍掉頭正要走入府內，烏廷芳和趙倩兩女哭著奔出府門，撲入他懷裡，後面跟隨的是烏應元、陶方、滕翼等人，人人的臉色深沉，似在強顏歡笑。

他摟著兩位嬌妻，不解道：「婷芳氏呢？」

兩女哭得更厲害。

項少龍立時手足冰冷，泛起非常不祥的感覺，朝岳丈烏應元望去。

烏應元歎道：「少龍最重要的是放寬懷抱，婷芳氏三天前病死，唉！她竟等不到你回來。」

※※※

項少龍呆立在穿上殮服的婷芳氏遺體之旁，見她除臉容清減些許外，宛若熟睡過去，心中湧起深沉的悲哀。

烏應元在背後歎道：「自你離去，她鬱鬱不歡，終日苦思，兼之一向身體不好，沒有一個月便病倒，從此時好時壞……」

項少龍熱淚狂湧而出，視線模糊起來。這命途坎坷，一生受盡男性欺壓的美女，還沒享過多少天幸福，就這麼撒手而去。椎心的痛楚和悔疚，噬蝕他的心靈。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何三天前她仍是一個活著能說能動的人，這一刻卻變成一具沒有半點生機的冰冷屍體？

另一邊的滕翼來到他旁，伸手擁他肩頭，沉聲道：「不要太過悲痛，會傷身體的。」

項少龍勉力使聲音保持平靜，緩緩道：「我想把她葬在牧場隱龍別院附近，她最歡喜那裡，同時為趙妮、舒兒和素女她們立塚……」

說到這裡，再沒法說下去，失聲痛哭起來。

※※※

葬禮在三天後舉行，呂不韋和蒙驁親來參加葬禮，莊襄王則遣內侍臣來問唁。項少龍再沒有哭，每天起來，都到墓前致祭默哀。過了十天，他的情緒逐漸平復過來。這天早上，紀嫣然、烏廷芳和趙倩三女如常陪他到墓地獻上鮮花。祭後偕三女在原野中漫步解愁，心中偏是感觸叢生，難以排遣。

紀嫣然柔聲道：「少龍！不要這麼傷心，好嗎！」

項少龍輕擁她一下，放開手道：「黯然魂銷者，惟別而已矣！生有生離，死有死別，為何人生總有這麼不如意的事，是否我的殺孽太重？」

另一邊的烏廷芳道：「項郎！不要說這些話好嗎？廷芳害怕聽哩！」

想起很快又要離開她們，頹然道：「呂相國要我出使六國，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三女同時色變。

項少龍更是心痛，把心一橫道：「不要擔心，我怎也要把你們帶在身旁，永不分離。」

三女舒一口氣，心情轉佳。

紀嫣然道：「有邯鄲來的消息，少龍有興趣聽嗎？」

項少龍振起精神，與三女到附近一個山谷的清溪旁坐下。

紀嫣然道：「你走後，邯鄲亂成一團，田單和李園均知陰謀敗露，連夜匆匆逃返齊楚。孝成王以為你們全體壯烈犧牲，非常悲痛惋惜，祭祀你的亡魂時暈倒當場，現在仍抱病不起，朝政由晶后和郭開把持。」

項少龍往趙倩瞧去，趙國的三公主黯然垂首，顯是對孝成王仍有父女之情，因而傷感。項少龍長長吁出一口氣，仰觀谷坡上蓊鬱古木，其中不乏粗逾十圍的大樹，當風挺立，華蓋蔽天，縱在冬寒時節，仍沒有半點衰頹之態。在綠樹林蔭後是聳出雲表的拜月峰，亦為此地的最高山峰，突兀崢嶸，令人歎為觀止。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我想登上拜月峰看看，倩兒你行嗎？」他必須做點事情，予自己一個目標，才可從哀痛中擺脫出來。

三女先是一愕，接而趙倩點頭道：「倩兒每天都和廷芳練習騎射，操練得不知多麼好哩！怎會有問題呢？」

烏廷芳見丈夫十多天來，還是首次有興趣去做一件事，振奮地跳起來，嚷道：「芳兒去找人牽馬來，好省去點腳力。」言罷欣然奔往谷口。

※※※

當艷陽高掛中天，他們登上拜月峰上，離峰頂卻仍有半里許的路程，但因山勢險峻，惟有作罷。由這裡朝下望去，烏家牧場盡收眼底之下，茫茫芳草，清溪流泉，牛馬羊或聚或散地分布草原上。院落樓房在林木中掩映，風光如畫，教人心爽神馳。寒風呼呼中，層巒疊翠，群山起伏，遠近田疇，歷歷在目。

項少龍一聲長嘯，把鬱結的心情舒發出來，心情轉佳道：「旦楚死了沒有？」

紀嫣然看得心曠神馳，聞言笑道：「率兵入城的並不是他，所以贖回小命，聽說晶王后對你的『死』非常哀痛，連續三天不肯吃東西呢。」

項少龍心頭一陣悸動，沉默半晌，再又問道：「有雅兒和致致的消息嗎？」

紀嫣然道：「尚未有消息，但滕二哥派了人到大梁聯絡他們，假若我們第一站是魏國，很快可以公然與他們會面。」

項少龍搖頭苦笑，當日逃離大梁，若有人告訴他可再大搖大擺返回大梁，打死他都不肯相信。

紀嫣然道：「呂相遣人來請嫣然和乾爹到相府小住，嫣然要陪你，當然不肯去，只好乾爹一人去了。」

趙倩道：「最活躍是小俊，回來不久領劉巢和蒲布他們到城裡胡混，真怕他惹事生非。」

項少龍苦笑道：「就算他們不去惹人，也會有人來惹我們，怎都避不了。」

烏廷芳欣然道：「四哥遣人由北疆送來一批上等的何首烏，說要給項郎浸酒，聽爹說他最近大敗匈奴，戰績彪炳哩！」

項少龍暗忖總算聽到一個好的消息。他對王翦自是信心十足，戰國四大名將「起、翦、頗、牧」，就是白起、王翦、廉頗和李牧，秦趙各佔一半。若非孝成王走錯長平那著棋，以只擅紙上談兵的趙括代替廉頗，秦趙勝敗之數，仍是難以逆料。現在廉頗垂垂老矣，雖有不世將材的李牧鎮著大局，一來無可用之兵，更因朝政落到郭開這不能容物的奸人手內，處處受制，恐亦有力難展，在這種情況下，趙國哪還有振興之望？

白起已死，天下將屬於王翦。

## 第九章出使六國

歸途上，項少龍有著精神煥發的感覺。死者已矣，每個生存著的人仍須堅強地活下去，應付生命中層出不窮的挑戰。終有一天他會在這個古戰國的時代死去，沒有人知道他是來自二千多年後的人類。

紀嫣然見他心情轉佳，趁機道：「隨嫣然來的族人，全是鑄劍造弓的好手，少龍可否作出安排，讓他們繼續在這方面大事發展？」

項少龍記起她和族人均來自滅亡了的越國，在這時代裡，越國的鑄造術天下稱冠，名劍如越女、干將、莫邪等均出自越人之手，埋沒人材實在可惜，點頭道：「這個包在我身上，回去後立即向岳丈提出。牧場這麼大，開礦都行，應該沒有問題的。」

紀嫣然大喜道謝，又撒嬌地道：「少龍你也是高明的巧匠，想到什麼利器，儘管交給他們去製造。要不要和清叔談談，他家世代都是我國最出色的匠人哩！」

項少龍心中一動，想起以前曾上過有關武器火藥製造的基本課程，雖然大部份已遺忘，但仍依稀有點印象，要造把槍出來雖不可能，但只要把意念說出，例如合成金屬一類的意念，說不定可造出比干將、莫邪更厲害的劍刃，欣然道：「你今晚找清叔來見我，讓我和他好好談談。」

紀嫣然笑靨如花道：「少龍啊！你對人家真的很好！」

項少龍振起頹唐和失落近半個月的意志，領頭往隱龍別院馳去。晚膳時，別院的主廳內自這十多天來首次聽到歡笑的聲音。滕翼、烏卓、烏果和陶方四人亦有出席。

項少龍先把紀嫣然的提議告訴陶方，讓他負責處理，問起荊俊，滕翼笑道：「這小子最愛和相國府的人廝混，呂相府現在成為天下奇人異士的樂園，每天都有人慕名往投，人數已過四千，情況還會持續下去。」

項少龍心中暗歎，呂不韋不斷招攬外人的做法，怎會不招秦人之忌，若沒有莊襄王的支持，只怕他一天都耽不下去。這時田氏姊妹來為他斟酒。

項少龍問道：「習不習慣這裡的環境？」

田貞含羞點頭道：「這裡既安靜又美麗，各位夫人又很疼愛小婢，很好……貞貞真的很好。」

那邊侍候陶方的春盈笑道：「貞貞剛學會騎馬，不知玩得多麼開心哩！」

項少龍忽又想起婷芳氏，幸好陶方恰於此時打斷他的思路，道：「老爺吩咐，待少龍你精神好點，便回咸陽城，大王和呂相想見你呢。」

項少龍苦笑應了，膳罷，各人散去。項少龍回到內宅，紀嫣然正和清叔閒聊，介紹兩人進一步認識後，故意離開，留下兩人詳談。

一個時辰後，當紀嫣然回來，清叔正聽得目瞪口呆，問道：「怎樣把這種叫『鉻』的東西加工到劍身上去呢？」

項少龍眉頭大皺道：「須用一種特別的東西配合才行，不過仍可做到，屆時由我來辦。」

紀嫣然訝然道：「少龍你真教人吃驚，我從未見過清叔這副模樣的。」

項少龍心想幸好小弟只是遷就來說，否則恐怕要把這巧匠嚇暈過去哩。

※※※

接下的五天，項少龍拋開一切，終日和妻婢遊山玩水，極盡賞心樂事，到離開牧場，雖仍有惆悵之情，精神已大是不同。返抵咸陽的第二天晚上，呂不韋在相府設宴款待他們，烏應元、滕翼、荊俊和紀嫣然均有出席。陪客則有蒙驁和他兩個兒子、圖先、肖月潭和正在那裡作客的鄒衍。美女總是最受歡迎的，何況是才藝均名懾眾生的絕代佳人，方步入廳堂，便成了呂不韋等大獻殷勤的對象，高踞上座。

蒙驁兩個兒子蒙武、蒙恬，年紀比荊俊小了點，均生得虎背熊腰，英偉不凡。酒過三巡，蒙驁忽命兩個兒子出來以真劍對打助興，只見龍騰虎躍，劍氣生寒，在爆竹般連串金鐵交鳴的清音中疾走數十回合，分開來，仗劍向席上各人施禮，臉不紅、氣不喘的返回父親的一席。眾人轟然叫好，荊俊與他們混慣，叫喊得更是厲害。項少龍想起蒙恬乃繼王翦王賁父子後的秦室名將，更是特別留神。

與紀嫣然對席而坐的呂不韋笑道：「少龍看兩個小子還可以嗎？」

項少龍衷心讚道：「蒙將軍兩位公子英武過人，將來必繼將軍之後，成為一代名將，少龍敢以項上人頭保證必是如此。」

蒙驁大喜向兒子喝道：「你們兩個還不拜謝太傅！」

蒙武蒙恬立時走出來，在項少龍席前叩頭拜謝，累得項少龍忙離席而起，扶著兩人，心中隱隱感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回席坐好，果然呂不韋道：「兩個小子十三歲隨蒙將軍出征行軍，不過蒙將軍仍嫌他們只懂舞劍弄槍，見識不廣，更不通兵法謀略，所以希望把他們付託少龍管教。」

蒙驁誠懇地道：「本將閱人千萬，從未遇過像太傅般超凡人物，若不見棄，太傅此次出使六國，讓小兒們作個隨從。」

項少龍知道推辭不得，笑道：「蒙將軍厚愛，少龍敢不從命？」心中同時想到呂不韋正全力培養人材，顯然不只是想當個相國那麼簡單。

蒙武蒙恬兩人叩頭後，事情就這麼定下來。

呂不韋正要說話，忽有一名家將匆匆進來，到呂不韋耳邊說話，引得人人側目。

呂不韋聽得不住動容，失聲道：「趙孝成王病死哩！」

一時廳內靜至極點。

※※※

當晚眾人回到烏府，隨他們回來的鄒衍找項少龍去說話。

在寧靜的偏廳裡，閒話兩句後，鄒衍道：「呂不韋現在對少龍倚重之極，少龍有何打算？」

項少龍知他學究天人，眼力之高，當世不作第二人想，語出有因，沉吟片晌，歎道：「我很矛盾……噢！下雪哩。」

窗外黑夜裡雪花紛飛，說不盡的溫柔飄逸。鄒衍站起來，走到窗漏前，負手欣賞遲來的初雪，有若神仙中人。項少龍來到他旁，鄒衍雅興大發，提議到園內的小亭賞雪。兩人迎著雪絮，到小亭處並肩而立。

鄒衍長長吁一口氣，道：「這七、八天呂不韋終日扯著老夫，詢問有關氣運之說，又希望老夫為他先父找尋福地遷葬遺骸，此人野心極大，少龍小心點。」

項少龍打心底佩服起他來，不用說呂不韋對鄒衍的千言萬語，不外是想知道自己是否真命天子，而鄒衍卻看出他只是條假龍，所以有此警告，怕自己日後給他牽連。

鄒衍又油然道：「呂不韋數次出言央我主持他《呂氏春秋》的編撰，被老夫以堂皇的藉口拒絕，少龍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項少龍知這智者正以旁敲側擊的方法點醒自己，謙虛道：「乾爹請說。」

鄒衍笑道：「你還是第一次主動喚我作乾爹，會否有點不習慣？」

項少龍尷尬一笑，鄒衍續道：「呂不韋絕非肯聽人說話的人，他看似禮賢下士，事實上所有人只是他的工具，好去完成他心中的美夢。以《呂氏春秋》為例，他只是希望反映出個人的想法。」

項少龍雖曾聽李斯說過有關這給小盤參考的古代百科全書的內容，但只是水過鴨背，怎都記不牢，順口問道：「他那一套究竟行不行得通？」

鄒衍不屑地道：「什麼『德治仁政』為主、『刑賞』為輔，還不是孔丘不切實際的一套。那是倒退，而非進步；只有進步，才可脫穎而出。秦國自商鞅以來，崇尚法治戰功，與呂不韋的一套可說是南轅北轍，將來定會出問題，少龍小心。」

項少龍低聲道：「乾爹果是高瞻遠矚，若我所料不差，呂不韋將來必出亂子，不得好死。」

鄒衍身子劇震，往他望來，沉聲道：「原來少龍早看出此點，老夫是白擔心。」

項少龍暗歎一聲，正是因為知道未來的發展，才使自己享受不到眼前的富貴榮華，命運還是不知道的好。雪愈下愈大。

※※※

次晨呂不韋召他到相國府去，在書齋內接見他，劈頭道：「待會少龍和我到宮內見大王。唉！我為你推搪十多天，差點給姬后怨死。」接而正容道：「姬后雖對你頗有好感，但記緊千萬不要沾上她半根手指，否則連我都護你不住。」

項少龍苦笑道：「相國放心！」

呂不韋點頭道：「我也相信你把持得住，只因過於關心，忍不住提上一句。」沉吟半晌後道：「我決定親自出征東周，以蒙驁為副將，少龍抵達韓境，東周應已雲散煙消，正式結束周室的統治。由那刻開始，天下將是群雄爭霸的局面。」頓頓續道：「孝成一死，趙國權力落入韓晶和郭開手內，政局不穩，我要重新部署策略，好把握機會。陽泉君授首之日，將是我大秦開展霸業之時，所以少龍定要在這之前為我穩住六國，若因滅周而惹得六國聯手，對我大大不利。」

項少龍暗歎一聲，眼前若對呂不韋不利，等若對他不利，暫時來說，他和烏家的命運，已和呂不韋掛鉤，若有禍事，必受株連。假若陽泉君成功改立成蟜，朱姬和小盤都要沒命，惟有點頭答應。且再加思量，六國的統治階層中誰不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之輩，與他們講仁義，只是自討虧吃。

呂不韋雙目閃動銳利的精芒，思索道：「此行除在上回有面具掩護相貌的人外，必須全數換過新人，否則只要有一個人被辨認出來，會給聯想到你乃董馬癡，徒使事情更為複雜。幸好人手方面不成問題，我會由家將裡撥一批忠貞不二和劍法超凡的高手作你親隨，配以一隊千人的精銳騎兵，足可應付旅途的凶險，肖月潭會同行為你打點。」

項少龍心中懍然，在某一角度上看，這些來自呂不韋的心腹家將，亦是監視他的眼線。心中一動道：「呂相可否在隨從名單上，加上李斯先生？」

呂不韋奇怪地看他一眼，遲疑片刻道：「既然少龍有此提議，如你所請。好了！現在我們入宮見大王吧！」

表面雖看不出什麼來，但從他略有遲疑的態度看，呂不韋其實是心中不喜。至於原因是他不喜歡李斯，還是不喜歡他項少龍自有主張，很難肯定。

※※※

透過車窗，咸陽變成純白色的美麗世界，雪花仍是永無休止地灑下。第一次下雪總是教人歡喜的，況且天氣仍不太冷，有些小孩跑到街上玩雪嬉戲，轉入咸陽宮的大道，更看到有群年輕的女子擲雪球為樂，什麼三步不出閨門的情況，在這時代完全派不上用場，可見是漢代崇儒以後，女性才被自私的男人進一步壓制她們的自由。而在戰國，若論開放程度，又要數剛擺脫蠻夷身分的秦國最厲害。

呂不韋沉默起來，兩人各有所思。項少龍忽然想到呂不韋於此時出兵，實在大有深意。風雪原為軍事行動的大忌，但對付東周這等弱小的國家，卻有兩大好處。首先是令人意想不到，由於有風雪掩護，可能兵臨城下東周君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其次轉眼隆冬，行旅絕跡，等若隔斷消息，到六國知道此事，已是事過境遷。就算早一步風聞消息，亦惟有望雪興歎，難施援手。只由策略去看，呂不韋這人是既大膽又好行險，將來反目成仇，必須留神他這種性格，否則必吃大虧。

※※※

呂不韋到達秦宮，像回到自己的家內般，直入內廷。至內外廷間的御花園下車，不用通傳領路，在十多名身形彪悍的親衛簇擁下，大搖大擺朝後宮走去。比之項少龍大半年前離秦赴趙，呂不韋在秦宮的地位又大大提高。莊襄王那種重義崇情的性格，遇上呂不韋這心懷叵測的野心家，想不被他控制擺佈，是沒有可能的。迴廊前方隱約傳來木劍交擊的聲音。

呂不韋臉上現出一個欣慰的笑容，道：「太子在練劍。」

項少龍看到他的神情，真想告訴他小盤並非他的兒子，好看他會有什麼反應。迴廊盡處，豁然開朗。在兩座王宮的建築物間，一個小廣場上，雨雪飄飛下，小盤正與另一名年紀相若的小孩以木劍對拚。在旁觀戰的除莊襄王和朱姬外，還有秀麗夫人和王子成蟜，此外是十多名內侍宮娥、兩個看似是劍術教練的武士、和一位貌相堂堂的大臣。四周還滿佈禁衛，氣氛莊嚴肅穆。

莊襄王等尚未看到兩人，呂不韋低聲對項少龍道：「陪太子練劍的是王翦的兒子王賁，宮內同年紀的孩子裡，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項少龍心中一動，仔細打量未來的無敵猛將，果是生得非常粗壯，樣貌精靈，有點和王翦相肖。行動進退間極有分寸，處處留有餘地，若是三歲可定八十，則這十二、三歲許的孩子這時便有大將之風。他仍不明白王宮內的情況，例如為何王賁竟能有此陪小盤練武的殊榮，不過此事應出自呂不韋的主意，是他籠絡王翦這新一代名將的手段。

此時莊襄王見到他們，欣然召他兩人過去。項少龍看到莊襄王的歡喜神情，心生感觸，好人是否永遠要吃虧呢？莊襄王全心全意厚待把他扶作一國之主的大恩人，有否想過是在養虎為患？不過此時不暇多想，收拾心情，朝莊襄王走去。

「噗！」的一聲，小盤的木劍被小王賁掃得盪開去，空門大露。

小王賁收劍急退，跪倒地上，嚷道：「政太子恕小賁魯莽。」

小盤見到項少龍，哪還有興趣打下去，竟懂得先上前扶起小賁，在他耳邊親熱地細語，只不知在說什麼。項少龍也不知應高興還是心寒，這未成人的小秦始皇，已懂得收買人心。

※※※

項少龍和呂不韋趨前向莊襄王等施禮，呂不韋呵呵笑道：「少龍尚未見過徐先將軍吧！」

徐先是典型秦人的體格，高大壯碩，只比項少龍和呂不韋矮上少許，穿的雖是文臣的官服，但若換上甲冑，必是威風凜凜的猛將。

此人眼睛閃閃有神，只是顴骨略嫌過高，削弱他鼻柱挺聳的氣勢，使人看上去有點不大舒服。年紀在三十許間，容色冷靜沉著，恰到好處地與項少龍客套兩句，淡淡道：「聞太傅之名久矣，惜小將駐守邊防，今天始有機會見面。」

項少龍感到對方語氣冷淡，說話前掠過不屑之色，對呂不韋沒有恭順之狀，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也不多言。

朱姬尚未有機會說話，姿色略遜她少許，風情卻拍馬難及的秀麗夫人微笑道：「徐將軍乃我大秦名將，與王齕將軍和鹿公被東方諸國稱為西秦三大虎將。」

徐先連忙謙讓，神色間不見有何歡悅。項少龍見狀，心中已有計較，卻不知鹿公是何許人也。徐先似非陽泉君和秀麗夫人的一黨，但對呂不韋顯然沒有多大好感，連帶鄙視自己這頭呂不韋的走狗，真是冤哉枉也。

呂不韋表面對他卻非常尊重，笑道：「識英雄重英雄，不若找天到本相處喝杯水酒，好讓少龍向徐將軍請益。」

徐先微笑道：「呂相客氣！」轉向莊襄王請辭告退，對呂不韋的邀請不置一詞就溜掉。

項少龍暗對這不畏權勢的硬漢留心。

小盤領小賁來向他這太傅請安，後者叩頭後，歡喜地道：「爹對項太傅讚不絕口，不知項太傅可否在教政太子劍術時，准王賁在旁觀看。」

聽得眾人笑起來，只有那成蟜不屑地瞥項少龍一眼，再不看他，顯然聽慣身邊的人說他壞話。忽有內侍到來，傳話說太后要見小盤。莊襄王忙著小盤隨內侍往見華陽夫人，小盤雖不情願，亦是別無他法，悵然去了。莊襄王向王后和愛妃交待兩句，與呂不韋和項少龍到書齋議事，項少龍始知道此次入宮非是只談風月那麼簡單。在書齋分君臣尊卑坐好，侍衛退出去，剩下三人在齋內。

居於上首的莊襄王向席地坐在左下方的項少龍微笑道：「少龍確是情深義重之人，寡人雖渴想和你飲酒談心，惟有耐心等候，現在精神好點嗎？」

項少龍對他更生好感，他那種關心別人的性格，在戰國的國君裡，應是絕無僅有，連忙告罪謝恩。呂不韋出奇地沉默，只是含笑看著項少龍。

莊襄王眼中射出回憶的神情，輕歎道：「寡人長期在趙作人質，命運坎坷，不過亦讓寡人體會到民間疾苦，現在當上國君，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必須體察民情，為政寬和。唉！寡人本不願登位未久，便施征伐，不過呂相國說得對，你若不犯人，人便來犯你。在這眾國爭霸的時代，唯一生存之道，是以武止武。唉！」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動，暗忖若不是呂不韋的慫恿，莊襄王絕不會對東方用兵。而呂不韋之所以能把他說服，皆因東周約從諸侯，密謀滅秦。無意間，自己幫了呂不韋一個大忙。

呂不韋插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東方諸國均有亡秦之心，絕不可任其凶焰日張。東周雖只擁有區區河南、洛陽、谷城、平陰、偃師、鞏和、緱氏七縣之地，卻擋住我們往東必經之路，我不亡他，他便來亡我，請大王明察。」

莊襄王嘴角洩出一絲苦笑，沒有說話，氣氛沉重起來。

呂不韋正容道：「一念興邦，一念亡國，大王在此事上，萬勿猶豫。趁現在孝成剛身故，韓人積弱，實乃千載一時的良機，若平白錯過，其禍無窮。」

莊襄王淡淡道：「這點寡人早明白，滅周的事，相國放手去辦。」轉向項少龍道：「寡人和呂相國商量過，滅周的事，對韓桓惠王有切膚之痛，空口白話，休想安他的心，不如省點氣力，把目標放在其他各國。寡人知道少龍才智過人，故此任你權宜行事。」

呂不韋提醒道：「五國中，燕趙正在交戰，自顧不暇，可以不理。其他三國，尤其齊楚兩國，我們必須說得他們相信滅周一事，只是自保，非是外侵的前奏。而齊楚兩國中，又以楚人較易對付。少龍可向孝烈示好，若能結成聯盟，更是理想。政太子年紀漸長，應為他定下親事，聽說孝烈幼女生得花容月貌，只比太子長上兩、三歲，如可定下婚約，更能安楚人的心。」

項少龍雖點頭應是，心中卻叫苦連天，豈非明著去害楚國小公主嗎？而且睜眼睛說謊話，目的又是去害對方，雖說自己不是純潔得從未試過害人，但以前卻都有著正確的理由和目標，例如擒拿趙穆，又或為自保，不像現在主動出招的情況。旋又安慰自己，田單、李園、信陵君、韓闖、龍陽君之輩，誰不是為己國的利益，每天在害人利己？想到這裡，不由苦笑起來。

莊襄王一直在留意他的神色，見狀歉然道：「寡人知道少龍英雄了得，非不得已，不愛施陰謀詭術，只恨際此非常時勢，你不坑人，人來坑你，唉！有很多事寡人並不想做，可是卻仍不得不為之。」言罷長長歎一口氣。

呂不韋皺眉道：「大王是否想到陽泉君哩？」

莊襄王臉上現出無奈的神色，點頭道：「說到底他終是太后的親弟，當年若非有他出力，太后未必會視寡人為子，說動王父策立寡人為嫡嗣，現在寡人卻要對付他，太后會非常傷心。」

呂不韋移出坐席，下跪叩首道：「大王放心，不韋會小心處理此事，除非左相國真的謀反，否則不會先動干戈，還會設法勸導化解，務必以和為貴。縱然避無可避，不得不兵戎相見，亦會保左相國之命，讓他安享晚年。且說不定能把太后瞞過，不擾她寧和的心境。」

項少龍見狀惟有陪他跪伏莊襄王前，心中暗呼厲害，呂不韋懂得如此鑒貌辨色，投莊襄王之所好，難怪他可以保持與秦君的良好關係。

他當然知道呂不韋正在說謊話，以他的手段，必有方法迫得陽泉君作反叛變，只要到時褫奪了陽泉君的一切權力，殺不殺他已是無關痛癢。

莊襄王果然龍顏大悅，著兩人平身回席，欣然道：「有呂相國這幾句話，寡人放心。」

呂不韋向項少龍道：「少龍到此雖有一年多，但因留在咸陽的時間不長，所以未知目前的情況，不過現在不宜為此分神，我已為你預備好一切，三天後你立即動程赴魏，好配合我們征伐東周的大計。」

項少龍心中暗歎，連忙答應。有內侍來報，說太后華陽夫人要見項少龍，三人同感愕然。

※※※

項少龍在內侍的引領下，到秦宮內廷東面的太后宮，步進太后所在的小偏殿，赫然瞥見除小盤外，美貌與紀嫣然各擅勝場的寡婦清竟陪侍在太后華陽夫人的右側，忙跪倒參見。華陽夫人年在四十五、六間，華服襯托下更見高貴雍容，雖是美人遲暮，脂粉亦蓋不過眼角處的皺紋，但仍可使人毫無困難地聯想到當年受盡愛寵時千嬌百媚的風韻。她右旁的琴清仍是一副冷漠肅穆，似對世上事物毫不關心的樣子，項少龍的到來，沒有惹起她半分情緒波動。

華陽夫人溫柔慈和的聲音道：「太傅請起！」

項少龍一顆心七上八落的站起來，茫然不知這改變秦國命運的太后為何召見自己。只恭敬地俯首垂頭，不敢無禮的與她對望。

令人不安的沉默後，華陽夫人柔聲道：「太傅請抬起頭來！」

項少龍正中下懷，仰面望往高踞石階之上的華陽夫人，卻故意不看寡婦清和小盤。兩人目光相觸。

華陽夫人雙眸亮起來，歎道：「如此人材，確是人中之龍，莫要以為我是以貌取人，有於中乃形於外，心直者眼自正，當年我見到大王，知他宅心仁厚，會是愛民如子女的好君主，遠勝先王原欲策立驕狂橫蠻的子傒，遂向先王進言道：『妾幸得充後宮，可惜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嫡嗣，以托妾身。』先王遂與我刻玉符，約以子楚為嗣。旁人卻以為我只因私利，豈知我實是另有深意。」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想不到華陽夫人是位饒有識見的女中豪傑，而她亦選對人。唯一問題是忽略呂不韋這對統一天下有利，卻對秦廷不利的人物的存在。

華陽夫人道：「項太傅請坐。唉！三天後是先王忌辰，哀家特別多感觸，教項太傅見笑。」

項少龍楞兮兮的在下首坐下來，自有宮娥奉上香茗，偏殿一片安寧詳逸的氣氛，外面是被白雪不住淨化的天地。琴清這充滿古典高雅氣質的絕色美女，一直垂首不語，尤使人感覺到她不需任何外物、安然自得的心境。她像一朵只應在遠處欣賞的白蓮花，些許冒瀆和不潔的妄念，會破壞她的完美無瑕。到此刻項少龍仍弄不清楚華陽夫人為何要召他來見，忍不住往小盤望去，後者正瞪著他，見他望來，微一搖頭，像是教他不用擔心的表情。殿內靜得令人不想弄出任何聲響去破壞氣氛。

項少龍正縱目欣賞殿內雕樑畫棟的美觀環境，華陽夫人輕輕道：「今天哀家見太傅，主要是想看看能給跟琴清齊名的紀才女看上眼的男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現在終得到滿意的答案。」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連忙謙讓。

一直沒有作聲的琴清以她比出谷黃鶯更好聽的聲音發言道：「紀小姐來此十多天，琴清仍無緣一見，項太傅可否安排一下？太后亦希望可與紀小姐會面。聽說鄒衍先生學究天人，若他可抽空一行，琴清必竭誠款待。」

只聽她代華陽夫人說出邀請，可知她在太后宮的超然地位。項少龍忍不住往她瞧去，兩人目光首次交觸，美女淡然不讓地與他對視。

項少龍心中有氣，微微一笑道：「只不知琴太傅款待的客人裡，有否包括鄙人在內？」

琴清呆了一呆，俏臉掠過一絲不悅，避開他的目光，垂下頭去。

華陽夫人笑起來，道：「項太傅勿怪清兒，自喪夫以後，清兒從不接觸年輕男子。」

項少龍歉然道：「多有得罪，請琴太傅原諒則個。鄙人尚要回家準備出使外國一事，太后若沒有其他吩咐，少龍告退。」

華陽夫人神情一動道：「項太傅何時起程？」

項少龍說後，華陽夫人沉思半晌道：「項太傅行程裡有否包括楚國在內？」

項少龍想起她原是楚國貴族，當年莊襄王初見她之時，呂不韋便著他身穿楚服，以打動她的故國情懷。莊襄王由異人改名子楚，亦為此因，忙表示會途經楚國。

華陽夫人道：「這兩天我會使人拿點東西給太傅，太傅到楚後，請代我送給秀夫人，唉！若非身體支撐不來，我真希望能回楚一行。」

項少龍答應後，告辭離去，再沒有瞧琴清半眼。

甫出殿門，走了十來步，小盤從殿內追出來，累得負責他安全的親衛氣喘喘地追著來。

小盤向十多名親衛喝道：「站在那裡，不准跟來！」

眾衛果然全體立正，指頭不敢動半個。

小盤發威後，若無其事扯著項少龍橫移入園林間，兩眼一紅道：「師傅！我殺了趙穆哩！不要怪責我，這是小盤最後一次喚你作師傅，以後不敢。」

項少龍正為未來秦始皇的威勢暗暗驚心，聞言一呆道：「你殺了趙穆？」

小盤出奇地忍著熱淚，冷靜地道：「我在他耳旁說出我是誰，殺他是為母報仇，一刀刺入他的心臟，項太傅不是說過那處中劍必死無救嗎？哼！他死時那驚異的樣子，真是精采，娘應可死而目瞑。」

項少龍暗冒寒氣。小盤離開邯鄲時不過十三歲，現在應是十四歲吧！不但有膽殺人，還清清醒醒地知道怎樣可置人於死，雖說是對付殺母仇人，但他那種冷狠，和事後漫不經意描述經過的神態，確是教人心寒。

小盤見項少龍默然不語，還以為項少龍怪他，忙道：「太傅不用擔心，殺他後，我投進母后懷裡，哭著說我為她報仇，保證沒有人懷疑，他們還以為我那麼疼愛母后呢？」

項少龍更是瞠目結舌，無以為對。

小盤低聲道：「但我真的很疼愛母后哩！」

項少龍終懂說話，道：「我們不要耽擱太久，你父王、母后和相國在等著我們吃午膳……」

小盤一把扯著他衣袖道：「太傅！在你出使前，可否再來看我？」

項少龍點頭答應，小盤才肯隨他離開太后宮。

項少龍返回烏府，已是黃昏時分。

剛下馬車，下人報上李斯來找他，正在偏廳等候，忙趕去見他。

一番客氣，坐好後李斯感激地道：「此回李斯能追附太傅驥尾，出使六國，全賴太傅提攜，李斯不知該怎樣才可謝過太傅的恩德。唉！相國府的生活差點把我悶出鳥來。」

項少龍想不到他會說粗話，失笑道：「李兄何用謝我，我還要倚重李兄呢！兼且多清楚六國的布置，李兄將來必可大展抱負。」

李斯猶豫片晌，終忍不住道：「在下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太傅這麼看得起李斯？我根本連表現的機會也從未曾有過……」

項少龍笑拍他的肩頭道：「我項少龍絕不會看錯人的，李兄收拾好行裝沒有？」

李斯老臉微紅，有點尷尬地道：「收到相國的命令，在下立即作好一切準備哩！」

兩人對望一眼，同時大笑起來，充滿知己相得的歡悅。

項少龍向將來輔助秦始皇得天下的大功臣道：「相請不若偶遇，李兄不若留下吃頓便飯。」

李斯哈哈笑道：「來日方長，途中怕沒有機會嗎？」

項少龍知他是為避呂不韋的耳目，故不勉強。把他送往大門，順口問道：「李兄對目前咸陽的形勢清楚嗎？」

李斯低聲道：「上路後再和太傅詳談。」

看他消失大門外的背影，項少龍湧起一股荒謬無倫的感覺，以李斯目前懷才不遇的落魄樣子，誰猜得到他日後會是強秦的宰相呢？

※※※

項少龍把紀嫣然和鄒衍送往太后宮，找到小盤和王賁，先要他兩人在內廷側的練武場對打一回，然後著兩人同時向他進擊。

兩個小子大為興奮，仗木劍往他攻來，倒也似模似樣，特別是小王賁，秉承乃父驚人的神力，武功根底又好，且愛行險著，即便是項少龍，在不能傷他的情況下，確是很難應付。此時項少龍橫移開去，躲過小盤的一劍，劍勢吞吐，迫得小王賁急忙退避，豈知他竟是假退，待項少龍格開小盤木劍，倏地欺身而上，揮劍迎頭照項少龍劈來。項少龍叫聲「好」後，運劍迎架，「鏘」的一聲，小王賁給震得手臂酸麻，還想逞強，項少龍舉起右腳，似欲出腳，嚇得小王賁跌退開去，收劍而立，一面憤然之色。

項少龍叫停後，笑向小王賁道：「小賁是氣我不守規矩，竟出腳來踢你？」

小王賁嫩臉一紅，垂頭道：「小賁不敢！」

項少龍柔聲道：「假若你現在是對陣沙場，能怪敵人拿腳來踢你嗎？」說到後一句，聲色轉厲。

小王賁猛地一震，撲跪地上，叩頭大聲道：「小賁受教！」

項少龍心中歡喜，大叫道：「還不給我滾起來動手！」

小王賁倏地化跪為立，往前衝來，木劍當胸疾刺。小盤大為興奮，由左側向他攻來。項少龍一聲長笑，飛起一腳，正中小盤木劍鋒尖處，接而側身避過小王賁的凌厲攻勢，伸腳一勾，小王賁立時變作倒地葫蘆，木劍脫手。項少龍見小盤空門大露，運劍刺去。眼看小盤中招，小王賁借腰力彈起來，擋在小盤身前。

項少龍忙抽回木劍，定睛瞧小王賁，淡淡道：「小賁想以血肉之軀來擋利劍嗎？」

小王賁昂然道：「爹曾教小賁，寧死也要護著太子。」

項少龍心中感動，微笑道：「若你剛才劍沒脫手，可用劍來擋格，是嗎？」

小賁興奮地道：「太傅真厲害，爹從不懂得在比劍時踢我。」

項少龍失笑道：「怎可如此比較，來！讓我先教你們捱打的功夫。」

小盤記起以前給項少龍摔得東跌西倒的往事，一時忘形，喜叫道：「啊！那最好……」

見到項少龍眼中射出凌厲之色，連忙住口。

一陣掌聲由左方傳來，朱姬在一眾宮娥內侍簇擁下，盈盈而至，笑語道：「項太傅有空和我閒聊兩句嗎？」

項少龍望向因尚未能盡興，而致失望之情溢於臉上的小盤和小王賁，心中暗歎，點頭道：「姬后有此懿旨，少龍怎敢不從？」

※※※

小盤和小賁兩人練劍的交擊聲和叱喝不住由廣場傳來，項少龍卻和朱姬對坐御園的小亭裡，宮娥內侍宮衛均遠遠避開去。每次面對風情萬種、騷媚在骨子裡，又狡猾多智的秦國艷后，項少龍總有點不自然和緊張，要不住提醒自己規行矩步，抑制某一種可使他萬劫不復的衝動，而朱姬亦似在做同樣的事。

他感覺到朱姬對莊襄王混雜感激和愛的真摯感情，而自己與她之間，卻是另一種的刺激和情慾的追求，建立於兩人充滿傳奇的接觸和交往中，那是被苦苦壓抑的情緒，分外誘人。

朱姬淡淡地瞄他兩眼，輕歎道：「見你不到幾天，你又要走，教人惆悵。唉！我該怎麼感激你哩？你不但救了我兩母子，又為人家向樂乘和趙穆討回公道。」

項少龍不敢望她，恭敬地道：「是少龍的份內事嘛！姬后有命，完成不了的話，是鄙人的失職。」

朱姬微嗔道：「連你也來和我耍這一套，現在人人對我又敬又怕，若你這知己也是誠惶誠恐，教我向誰傾吐心事，不韋已對我如避蛇蠍，你也要學他那樣？」

項少龍歎道：「天下最可怕的地方，莫過於宮廷，姬后難道不曉得有人日思夜想要取你們母子之位而代之嗎？」

朱姬嘴角飄出一絲笑意，輕描淡寫的道：「說到玩手段，我朱姬怕過誰來，項太傅放心。」旋又「噗哧」笑道：「不要時常擺起一副防人家引誘你的戒備模樣好嗎？宮廷的生活有時雖悶了點兒，但只要看政兒日漸成長，我已感到滿足快樂，其他一切並不介意。」

項少龍暗忖再依循這方向聊下去，定不會有什麼好事出來，改變話題道：「現在究竟有哪些人在覬覦王位呢？」

朱姬白他一眼，沉吟片刻，帶點不屑地道：「現在秦廷內沒有多少人對我兩母子看得順眼，主要是以高陵君和陽泉君為首的兩批人，其他不是給不韋收買就是觀風之輩，我不信他們能有多大作為。」

項少龍問道：「誰是高陵君？」

朱姬道：「高陵君就是嬴傒，大王的寶座本應是屬於他的，卻因華陽夫人的干預，改立大王，嬴傒雖獲封高陵，但受奸鬼杜倉的影響，一直含恨在心，四處散播不韋和大王合謀害死先王的謠言，意圖不軌，說到底不過是想自己當秦君。」然後續道：「至於陽泉君則與秀麗夫人祕密勾結，又得到軍方部份不知死活的將領支持，希冀能改立成蟜作太子。幸好兩黨人各有所圖，陽泉君和高陵君又一向不和，勢若水火，否則大王和不韋更頭痛。」接而微嗔道：「不要談這些令人心煩的事好嗎？」

項少龍苦笑道：「我不過在關心姬后，究竟大將軍是否支持陽泉君呢？」

朱姬沒好氣地瞪他一眼，似乎不想答他，又歎一口氣，道：「你說王齕嗎？他只忠於大王，又看不起陽泉君，除非有人能拿出證據，證明小政不是大王的骨肉，否則大將軍絕不會站在陽泉君的一方。嘻！這事有什麼方法證實哩！難道他們敢迫大王滴血認親嗎？即使要認我也不怕。」

項少龍立時嚇出一身冷汗，朱姬或者不怕，他卻是怕得要命。這種古老的辨認血緣方法，說不定真的有效，那就糟透。

朱姬見他臉色微變，不悅道：「難道你也認為政兒不是大王的骨肉嗎？」

項少龍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忙道：「姬后誤會！嘿！少龍還要回去打點行裝。」

朱姬打斷他大嗔道：「你再諸多藉口躲開人家，朱姬會恨死你哩！我又不是迫你私通，只不過說些心事話兒，有什麼好怕的。」

項少龍苦笑道：「你不怕大王不高興嗎？」

朱姬嬌軀輕顫，回到冷酷的現實裡，幽幽的看他一眼，輕輕道：「大王什麼都好，又寵愛人家，唉！我不想再說。少龍！祝你一路順風，好安然地回來見人家。」

項少龍心中暗歎，早猜到有這種情況。朱姬一向過著放蕩的生活，雖說是迫於無奈，但事實如此。初抵咸陽，因新生活和得回愛子的刺激，故能暫時不把男女的歡好滿足看作是一回事。但經過整年的宮廷生活，當上王后的興奮和新鮮感消失，感覺上便完全不同。她說的苦悶，其實是因莊襄王滿足不了她的性生活，若非為小盤，恐怕她已勾三搭四，不禁更暗自驚心。他不敢再留下去，乘機告辭，朱姬不留他，不過她那對水汪汪的幽怨眼神，卻差點把他溶掉。

※※※

烏府的主廳裡，舉行出使前最重要的會議。

烏應元首先道：「未來一年，會是我們到咸陽後最艱苦的一段時間，不但少龍出使六國，呂相亦要東征周室，相國府只剩下圖先座陣，恐怕撐不住大局，幸好近年來我打通很多人事上的關係，只要低調一點，應可安然度過。」

滕翼向項少龍道：「剛才我們商量過，烏卓大哥和烏果留下照料府務，以防有起事來，不致全無抗手之力。且在這段時間裡，大部份人遷到牧場去，好避開咸陽城的風風雨雨。」

項少龍道：「不若二哥也留下吧！二嫂臨盆在即，二……」

滕翼斷然打斷他道：「休要再提，此行表面雖看似凶險不大，但六國形勢詭變難測，要我留在這裡，怎可安枕睡覺？」

聽到「臨盆」兩字，眾人的神情不自然起來，尤以烏應元為甚。項少龍亦心中不舒服，自己不能令烏廷芳等懷孕一事，愈來愈成明顯的問題。若在二十一世紀，他還可去驗出原因來，在這時代，任何人都是一籌莫展。

烏卓歎道：「我不能隨三弟出使，確是遺憾，又沒有其他方法，唉！」

陶方接著道：「你兩位兄長為你在家將中挑出十二名武技高明的人，作你的親隨，這批高手人人能以一擋十，可成你的好幫手。少龍千萬不要落單，很多人恨不得能把你拔除。聽說陽泉君會派出高手，在途中行刺你，一來可拔掉他們的眼中釘，又可打擊呂相的威信，少龍千萬要小心。」

項少龍頷首受教，烏應元歎道：「少龍真要帶廷芳和倩公主同去嗎？」

陶方道：「把春盈等四人都一併帶去吧？好讓她們侍候三位少夫人。」

項少龍欣然答應，這時才有閒情想到來自陽泉君的威脅。

烏應元道：「呂相剛和我商量過出使的事宜，呂相會撥出一批珍寶和三千黃金，供你送禮之用。我們則精挑百匹良驥，一批歌姬，另外再加三千金，足可夠少龍應付很多貪得無厭的人。」

荊俊聽得吁出一口涼氣道：「足夠我揮霍十世！」

滕翼聽到要送歌姬，臉色沉下去。

項少龍歎道：「送什麼也沒有問題，但小婿卻怎也不慣以歌姬作禮物，岳丈大人可否收回此項？」

烏應元微感愕然，瞪他好一會，點頭道：「少龍既有此古怪想法，我不會勉強。」

各人再商量一會，結束會議。項少龍先陪滕翼探看善蘭，然後返回內宅。紀嫣然剛好回來，正和烏廷芳趙倩兩女閒聊，談的是高傲冷漠的寡婦清。不知如何，項少龍有點不想聽到關於她的事。婷芳氏的早逝使他愈來愈覺得感情本身實在是一種非常沉重的負擔，以一個來自二十一世紀慣於一夫一妻制的人來說，只是眼前三位嬌妻已讓他享盡艷福，何況還有遠在大梁的趙雅和趙致。夠了！他再不想為情苦惱。只希望扶助小盤登上王位，控制秦國，他可退隱園林，快快樂樂度過此生。忽然間，他感到非常疲倦。

※※※

次日他起來後，到王宮去訓練小盤小賁兩個小子徒手搏擊的技巧，好讓他們在他離開後可以繼續練習。雨雪在昨晚停下來，天色放晴，白色的世界美麗得使人目眩。其他人或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但在他這來自另一時空的人來說，鋪滿積雪古色古香的宮廷建築，確令他心動神迷，不能自已。過去像一個夢，眼前卻是活生生的另一個夢境。

他坐在亭內，呆看小盤和小賁兩人拳來腳往，打得不亦樂乎，身後響起琴清甜美的聲音道：「唉！項太傅！政太子又耽誤時間。」

項少龍嚇得從沉思裡驚醒過來，回頭一看，琴清一身素黃的絲服，外罩一件雪白毛茸茸的長披風，神色平靜地瞧著小盤兩人。

項少龍忙站起來，施禮道：「琴太傅早安，讓我立即把太子喚來。」

琴清眼光移到他處，襝衽回禮，搖頭道：「難得太子興高采烈，項太傅又遠行在即，讓他缺一天課好了。」

項少龍想到明天又要開始勾心鬥角的生活，頹然坐下來，淡淡道：「琴太傅請坐！」

琴清出奇地聽話的在石桌另一邊坐了下來，輕輕道：「太子像對太傅特別依戀，有你在之時他特別興奮，平時卻沉默得不像他那年紀的孩子，總像滿懷心事似的，教人看得心痛。」

項少龍想起趙妮，心中一痛，說不出話來。這時小賁已制著小盤，但因不敢把太子擊倒，反被小盤摔一跤，四腳朝天，小盤得勝，興奮得叫起來。

項少龍大喝道：「過來！」

小賁敏捷地彈起來，和小盤歡天喜地奔到亭前。

項少龍向小賁道：「你剛才明明佔上風，為何白白錯過機會。」

小賁尷尬地看小盤一眼，垂頭道：「小賁怕誤傷太子，會殺頭哩！」

小盤愕然道：「什麼？誰要你讓我？」

項少龍失笑道：「誰叫你是太子！不過只要依著我的方法練習，絕不會受傷。下回你們近身搏鬥，可在地上加鋪數層厚席，那什麼問題都沒有。練習前須做足熟身的動作，更萬無一失，清楚了嗎？」

兩小子轟然應諾，又搶著去練劍。

項少龍回頭向琴清笑道：「小孩子是最可愛的，不過只要想到有一天他會變成像我們一般，再不懂以單純的方式去享受生命，我就感到現實的殘酷。」

琴清呆了一呆，沉吟半晌道：「項太傅似乎很厭倦眼前的一切哩！」

項少龍大生感觸，歎一口氣，再沒有說話。

琴清反忍不住道：「琴清從未見過人敢以你那種態度和政太子說話，都是巴結都來不及的樣子。項太傅是否真不重視正掌握在手上的名位權力呢？」

項少龍心中暗驚，琴清似乎對自己生出興趣，此情確不可助長。只不知是否通過昨天與紀嫣然的接觸，她對自己有了不同的看法。想到這裡，隨口應道：「人生不外區區數十寒暑，那理得這麼多，想到對的事便去做，否則有何痛快可言。」長身而起，施禮道：「鄙人要回去收拾就道，琴太傅請了。」

琴清想不到他主動告辭，有些兒手足無措地起立還禮。

項少龍步下小亭，往小盤處走了兩步，琴清在後面喚道：「項太傅！」

項少龍愕然轉身，琴清垂下螓首道：「那個關於一滴蜜糖的寓言確是精采絕倫，琴清受教，項太傅一路平安！」俏臉微紅，轉身盈盈去了。

項少龍心中苦笑，待會定要審問紀嫣然，看她向與她齊名的美女，還洩露過他的什麼祕密。

※※※

在呂不韋統領大軍，出征東周的前三天，以項少龍為首的使節團，在一千名精銳秦兵護翼下，離開咸陽，踏上征途。除紀嫣然、烏廷芳、趙倩和滕翼、荊俊等人外，嫡系的烏家子弟只有十二人，但這批人無不身手高強，人數雖少，實力卻不可小覷。呂不韋方面除李斯和肖月潭外，還有精挑出來的三百名家將，直接聽命於肖月潭，幸好這渾身法寶的人與項少龍到此刻仍是關係極佳，故不會出現指揮不靈的情況。當然還有蒙驁的兩位小公子蒙武蒙恬，兩人年紀還少，對項少龍非常崇拜，滕翼等很疼愛他們。負責領軍的是一名叫呂雄的偏將，屬呂不韋一族，表面上雖對項少龍畢恭畢敬，但眼神閃爍，項少龍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但既要共乘一舟，惟有虛與委蛇。比之上回到趙國去，人數雖增多，項滕等反覺實力大不如前。

這天將入韓境，抵達洛水西岸。河水曲折東流處，山嶺起伏，風光怡人。由昨夜開始，停了五天的雨雪開始由天上飄下來，人人披上毛裘斗篷，紀嫣然三女在雪白的毛裘裡，更像粉妝玉琢的美麗洋娃娃。她們因可以陪伴上路，心情開朗，不住指點沿途的美景談笑，春盈等四婢追隨身後。

一路上李斯都混在肖月潭的呂府兵將裡，以免給肖月潭等看破他和項少龍的特殊關係。黃昏時分，他們在洛水和一片紅松林間的高地臨河結營，準備明早渡河。呂雄派出數百人伐木造筏，砍樹叱喝之聲，不時在樹林間響起來。

趁諸女去打點營帳，項少龍和滕翼兩位好兄弟，沿江漫步。儘管天氣嚴寒，長流不休的洛水卻沒有結冰，天寒水暖，水氣由河面升起，凝結在河畔的樹枝上，成為銀白晶瑩的掛飾，蔚為奇觀。美景當前，兩人不想說話。踏足之處，腳下鬆軟的白雪喀喀作響，頭上雪花飄舞，林海雪原，教人濾俗忘憂。不覺下，走出營地外河水的上游處。足響傳來，兩人轉頭望去，皚皚白雪中，李斯來了。項少龍和滕翼對望一眼，均知李斯不會只是來找他們閒聊的。

滕翼笑道：「冷嗎？」

李斯兩手縮入綿袍袖內，張口吐出兩團白氣，來到項少龍側，看漫天飛雪裡銀白一片的天地，回首望向紅松林，道：「紅樹加工後極耐腐蝕，乃建築和傢俱的上等材料，又含有豐富松脂，可作燃燈之用。」

滕翼訝道：「我出身山野，知道此樹並不出奇，想不到李兄竟如此在行。」

李斯笑道：「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我自幼愛好四處遊學、尋朋訪友，問得多自然知得多，滕兄見笑。」

項少龍聽他言談高雅，見多識廣，心中佩服，暗忖難怪他能助小盤統一天下，輕拍他肩頭道：「讓我們隨意逛逛！」

李斯欣然點頭，三人沿河而上。

滕翼指著掛滿樹上的冰雪道：「太陽高昇時，枝梢滿掛的雪會如花片飄落，那將是難得見到的奇景。」

項少龍見李斯如若不聞，暗自沉吟，知他有話要說，誠懇道：「都是自家兄弟，李兄有什麼話，放心說出來吧！」

李斯微笑道：「兩位大哥均是識見高明的人，對六國興衰，究竟有什麼看法？」

滕翼笑道：「李兄乃飽學之士，不若由你點醒我們兩個粗人。」

李斯謙讓兩句道：「兩位大哥請勿笑我，我這人最愛胡思亂想，但有一事卻想極也不通，就是現今齊、楚、燕、趙、魏、韓六國，除韓國一直落於人後外，其他諸國，均曾有盛極一時的國勢，兼且人材輩出，為何總不能一統天下？」

項滕兩人同時一呆，道理看似很簡單，打不過人自然難以稱霸，但真要作出一個答案，卻是不知從何說起。

李斯停下來，俯視下方奔流的河水，雙目閃動智慧的光芒，跌進回憶裡悠然道：「三年前某個黃昏，我在楚魏交界看到一個奇景，就在一口枯乾的井內，有群青蛙不知如何竟惡鬥起來，其中有幾隻特別粗壯的，一直戰無不勝，到弱者盡喪，它們終彼此交手，由於早負傷纍纍，最後的勝利者亦因失血過多而亡。於是恍然大悟，明白六國就像那群井內之蛙，受井所限，纏鬥不休，結果盡敗俱死，這才動心到秦國一碰運氣，當時我心中想到的是只有秦國這只在井外觀戰的青蛙，才能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項滕兩人無不點頭，比喻生動地指出秦國為何可後來居上，凌駕於他國的原因，正因她僻處西陲，從未受過戰火直接的摧殘。

李斯一直沒有展露才華的機會，說起興頭，口若懸河道：「六國裡最有條件成就霸業的，本是楚人。楚國地處南方，土地肥沃，自惠王滅陳、蔡、杞、莒諸國後，幅員廣闊，但正因資源豐富，生活優悠，民風漸趨靡爛，雖有富大之名，其實虛有其表，兵員雖眾，卻疏於訓練，不耐堅戰。」

滕翼點頭同意道：「李兄說得好，楚人確是驕橫自恃，不事實務，歷代君主，均不恤其政，令群臣相妒爭功、或諂諛用事，致百姓心離、城池不修。」

項少龍想起李園和春申君，不由歎氣。

李斯續道：「若只以兵論，六國中最有希望的實是趙人，國土達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以萬計，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到趙武靈王出，不拘成法，敢於革新，胡服騎射，天下無人能敵，可是此後卻欠明君，空有廉頗李牧，仍有長平之失，一蹶不振，最是令人惋惜。就若井內之蛙，無論如何強大，只要有一個傷口流血不止，即成致命之傷。」

項滕兩人心中奇怪，李斯來找他們，難道是要發表這些高見嗎？

滕翼道：「韓人積弱，燕人則北臨匈奴，後方夾於齊楚之間，現在雖繼四公子後出了個太子丹，仍是難有作為。剩下只有魏齊兩國，前者有信陵君，後者有田單，均是不世出的人材，李兄有什麼看法？」

李斯傲然一笑道：「強極仍只是兩隻負傷的井蛙吧！」頓了頓淡然自若道：「信陵君傷在受魏王所忌，有力難施；田單則傷於齊人的心態。」

項少龍想起他曾在齊國拜於荀子門下，心中一動道：「願聞其詳！」

李斯背負雙手，往上游繼續走去。

項滕兩人交換個眼色，均覺這位落泊文士忽然間像變成另一個人般，有種睥睨天下的氣概，忙跟在兩旁。

李斯完全不知自己成為主角，昂然仰首，深深吁出一口長郁心內的豪情壯氣，道：「齊人最好空言闊論，嘿！說真的，在下也曾沾染這種習氣。別的不說，只是稷下學士，多達千人，要他們評論政治，遊藝講學，天下無人能及，但若要出師征戰，則誰都沒有興趣和本領。田單雖因勢而起，救國家於將亡之際，可是事過境遷，那些只愛作空言者，誰都提不起爭霸的勁頭。」轉向項少龍道：「太傅此回出使諸國，目的在於化解他們合縱之勢，若從齊國先入手，必能事半功倍，只要齊人龜縮不出，楚人哪敢輕動干戈，齊楚既然袖手，趙人又與燕國纏戰不休，魏國還有可為嗎？」

項滕兩人恍然大悟，至此明白李斯說出這麼一番話的真正目的，是指出此行的第一個目標，非是魏國而是齊人。

他們雖急於去與趙雅和趙致會合，但事關重大，把私事暫放一旁，應沒有什麼大礙。但這麼一個轉變，各方面必須重作新一番的部署才行。

項少龍歎道：「李兄確是識見高明，項某人有茅塞頓開的感覺，讓我們改道往齊，再到楚國，好完成大王交下的使命。」

三人再談一會有關齊國的事，回到營地去。項少龍立即把肖月潭和呂雄兩人召到主帳，說出改道往齊的事，卻故意不解釋理由。

肖月潭沉吟道：「既是如此，我立即派人先往齊國遞交文牒，知會此事，但趙國有別於韓，我們應否先打個招呼，好借道而行，但過門不入，徒招趙人之忌。」

這番話合情合理，項少龍倉卒決定改變行程，一時間哪想得這麼周詳，聞言不禁大感頭痛，難以決定。現在趙齊交惡，他若如此明著去攏絡齊國，置趙人不理，說不定晶王后把心一橫，派李牧來對付他們，那就糟透。

呂雄臉色微變，道：「呂相曾明令指示，此行先到之處，乃魏京大梁，行程早安排妥當，太傅這麼說改就改，怕會影響策略和軍心。而且前途凶險難測，太傅可否打消念頭？」

不知是否過於敏感，項少龍隱隱感到有點不大妥當，一時卻說不上來，沉吟不語。

肖月潭卻是站在他的一方，道：「呂將軍怕是誤會相爺的意思，相爺曾吩咐肖某，離開咸陽後，一切由太傅權宜行事，太傅改道赴齊，其中必有深意，呂將軍還是研究一下，看看如何作妥善安排。」

項滕均感愕然，想不到肖月潭對呂雄如此不留情面。

呂雄的反應卻更奇怪，反堆起恭順之色，點頭道：「小將有點糊塗，這就去找屈斗祁商量，等有了初步行軍部署，再來向太傅和肖先生報告。」言罷出帳而去。

肖月潭看著他離去，雙目現出不屑之色，冷哼一聲。

項少龍忍不住道：「肖兄似乎不大滿意此人。」

肖月潭搖頭道：「我不明白以呂爺的精明，為何揀此人來負責領軍，此等只知諛媚弄巧之輩，德能均不足服眾，當年我和圖爺為呂爺奔走，他們這群呂氏族人，不知廁身何處，現在呂爺榮登相國之位，他們卻爭著來巴結邀功，相爺偏又重用他們。」

項少龍終於明白他們間的關係。如此看來，即使呂不韋之下，亦可大致分作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圖先和肖月潭為首的家將派系，另一則是包括呂雄在內的呂不韋本族之人，正為權力而致互相傾軋。

呂雄剛才提起的屈斗祁，是領軍的另一偏將，本身雖是秦人，卻是蒙驁的心腹手下，名雖為呂雄的副手，但在軍中的資歷威望，均非呂雄這被破格提拔的人能望其項背。鬥爭確是無處能免，只是這小小一個千許人的使節團，情況已非常複雜。

肖月潭壓低聲音道：「少龍為何忽然改變行程？是否怕陽泉君勾通韓人，會在路上伏擊我們？」

項少龍倒沒有想及這方面的問題，亦知剛才和李斯密話，這位老朋友定會大感不舒服，乘機道：「這只是原因之一，剛才我找到李斯先生，問他有關齊國的形勢，發覺齊人最易說話，遂改變主意，決定先往齊國。」

肖月潭欣然道：「原來如此，少龍真懂用人，李斯見多識廣，對天下形勢瞭若指掌，只可惜不為相爺所喜，未得重用。」又微笑道：「到現在我才明白少龍為何指定李先生隨行哩！」

滕翼插嘴道：「呂雄靠得住嗎？」

肖月潭道：「非常難說，基本上怕沒有什麼問題，此行若出事，誰都不能免罪。」頓了頓續道：「少龍是自己人，我也不怕坦白說出來，此回在出使人選上，曾經發生過很大的爭拗，我和圖爺均力主由你出使，呂雄他們的呂氏一族，卻主張應由呂夫人的親弟諸萌擔當，只是相爺權衡輕重，終採納我們的意見，但已鬧得很不愉快。」

項少龍暗忖不揀我可最好，但現在米已成炊，騎上虎背，怨恨只是白費精神，陪他歎了一口氣，苦笑起來。

肖月潭誠懇地道：「我和圖爺知少龍淡薄功名利祿，可是現在我們和以諸萌為首的呂家親族勢成水火，少龍一定要為我們爭這一口氣。」

項少龍知道自己成了圖先一派爭取的人，更是啼笑皆非。此時帳外忽傳來兵刃交擊的聲音和喝采聲，大奇下，三人揭帳而出。主營外的空地處，一身戎裝的紀嫣然，正與蒙恬互持長矛對打練習，好不激烈。烏廷芳、趙倩、蒙武、荊俊和一眾親衛，則在旁吶喊助威，熱鬧非常。紀嫣然雖佔盡上風，可是蒙恬仍苦苦支撐，似模似樣。項滕均想不到十七歲許的小子如此了得，不由齊聲叫好。蒙恬見項少龍在旁觀戰，精神大振，一連三矛，使得矯若游龍，挽回少許頹勢。

紀嫣然倏地把對手的重矛橫拖開去，待蒙恬微一失勢，退開去，矛收背後，嬌笑道：「假以時日，恐怕嫣然不是小恬的對手哩！」

蒙恬連忙施禮謙讓，令人大生好感。足音響起，呂雄臉有得色地領著一臉忿然的屈斗祁，往他們走來。三人交換個眼色，知呂雄從中弄鬼，煽動屈斗祁來作出頭的醜人。

兩人來到三人身前，正要說話，項少龍先發制人，微笑道：「這些日來，尚未有機會和屈偏將說話，請！」

轉身入帳。

屈斗祁微一錯愕，跟了進去。

呂雄想入帳內，卻給滕翼攔著，客氣地道：「呂將軍對改道之事，必已胸有成竹，太傅有命，著本人與將軍商量，不若到本人帳內談談吧！」

呂雄無奈下，惟有隨他去了，剩下肖月潭一人在拈鬚微笑。

## 第十章滔天之恨

主帳內。兩人席地坐好，屈斗祁緊繃臉道：「太傅是否要臨時改變行程，未知是何緣故？」

項少龍暗忖連莊襄王都放手任自己去辦事，現在竟給你這麼個偏將來質詢，可知自己在秦國軍方內沒有什麼地位，充其量只是秦君的一個寵臣、呂不韋的親信而已。忍氣道：「屈偏將有否聽過陽泉君派人來對付我們的事呢？」

屈斗祁故作恍然道：「若是為此事，太傅放心，蒙帥早有吩咐，所以十多天來末將一直放出偵騎，如有什麼人跟蹤我們，保證逃不過我的耳目。」

項少龍微笑道：「屈偏將對此趟的行程，是否早便擬定下來？」

屈斗祁是精靈的人，聞絃歌知雅意，道：「雖是早定下來，但除末將、領軍和太傅等數人外，呂相亦不知詳細規劃，所以太傅不用擔心會漏出消息。」

項少龍很想說老子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哪到你來說話，終還是忍下這口氣，淡淡道：「只要屈偏將手下裡有一人是奸細，可沿途留下標記，讓敵人銜尾巴追來，找尋適當地點偷襲我們，特別在毗連韓境的地方，最是危險。」

屈斗祁若無其事道：「若是如此，改變行程亦沒有作用，他們大可在我們進入趙境前對付我們，倒不若依照原定路線，打不過總逃得了。」

項少龍奇道：「屈偏將似乎很介意我改變行程，未知是何因由？」

這一著非常厲害，假若屈斗祁說不出原因，項少龍自可責他不從軍令之罪。

屈斗祁微一愕然，雙目閃過怒意，冷冷道：「蒙帥既把太傅安危交由末將負責，末將自然以安全為第一個考慮因素。」

項少龍心頭發火，冷笑道：「現在我實弄不清楚屈偏將和呂將軍誰是負責的人？他剛剛接下我的軍令，現在屈偏將顯然沒把我的吩咐放在眼內，屈偏將可解釋一下嗎？」

屈斗祁微微一震，知道項少龍動了真火，軟化點卑聲道：「末將怎敢不依太傅指示，只不過……」

項少龍不耐煩地打斷他道：「明天我們便要渡河，你派人泅水過去察看過嗎？」

屈斗祁一呆道：「木筏尚未做好，河水那麼冷……」

項少龍長身而起，到達帳門處，大叫道：「荊俊！」

正和蒙武運劍練習對打的荊俊走入帳來，道：「太傅有何吩咐？」

項少龍道：「立即找幾個兄弟，泅水過河去看看對岸的情況，最要緊的是祕密行事，若有什麼發現，千萬不要驚動敵人，明白嗎？」

荊俊欣然領命去了，屈斗祁低垂頭，但看神情卻是不滿之極。項少龍這麼做，分明指他辦事不力，最要命的是這確是一個疏忽。項少龍心中暗笑，此回他們是有備而來，其中一套法寶，是依照善柔的方法，制了一批防水皮衣，想不到這麼快派上用場。本來他沒想過探察對岸的動靜，一來因早先給肖月潭提醒，陽泉君說不定會借韓人之手殺害自己，此刻與這不尊重自己的屈斗祁針鋒相對，靈機一觸，想出這挫折對方銳氣的方法。既然有理都說不清，不若以硬碰硬，教他屈服。軍令不行，乃行軍大忌。若屈斗祁或呂雄仍是陽奉陰違，索性憑莊襄王賜下的軍符，把兩人革職，改以滕翼代替，一了百了。他再無興趣與此人糾纏下去，冷然道：「沒事了，屈偏將可繼續辦你的事，改道一事，除你和呂將軍兩人外，不得說予第三者知道，否則以軍法處置，明早我會告訴你採哪條路線前進。」

屈斗祁一言不發，略施敬禮，怏然走了，天剛黑齊。

※※※

主帳內，項少龍與妻婢們共進晚膳。

紀嫣然聽罷他改赴齊國的因由，驚異地道：「李斯先生識見不凡，對諸國形勢的分析一針見血，對齊人愛好放言高論的風氣，更是透徹若神明，想不到相府竟有如此人物，少龍可否引介與嫣然一晤？」

項少龍知她性格，樂得有人陪她聊天，點頭道：「待會我請他過來，與嫣然見面。」

紀嫣然欣然道：「不過更令我驚訝的是少龍你的眼光，竟懂得指名要李斯先生隨行。」

項少龍暗叫慚愧，他哪來什麼眼光？

趙倩擔心地道：「可是項郎早派人通知在大梁的雅姨，著她和致姊在那裡候你，這樣先到齊楚，豈非至少要她們呆等一年半載嗎？」

項少龍苦笑道：「這是無可奈何，我會使荊俊先往魏國找她們，當我們由齊赴楚，她們可和我們在途中會合，至多三數個月的光景。」

趙倩一想也是，沒再說話。夏盈為項少龍添飯，後者笑問她旅途是否辛苦。

另一邊的秋盈笑道：「小姐在咸陽之時，每天教導我們學習騎射，這點路算什麼哩？」

烏廷芳笑起來，得意地道：「有本大師傅指點，幾個丫頭不知變得多麼有本領。」

帳外忽傳來擾攘人聲，滕翼的聲音在外響起道：「三弟出來一會！」

項少龍聽他沉重的語氣，心知不妙，忙揭帳而出。外面的空地處擠滿人，呂雄、屈斗祁等全來了。

剛回來的荊俊興奮地道：「項太傅！我們擒了個敵人回來，莫要怪我，剛上岸就面對面撞上這傢伙在小解，迫得出手。」

項少龍心中一懍，望往屈斗祁等一眾軍將，人人臉色凝重，屈斗祁更是頗有愧色。由烏家十二名子弟組成親衛團裡的烏言著和烏舒兩人，把一名綁捆雙手，渾身濕透，冷得臉如死灰，身穿牧民裝束的漢子推到項少龍身前，按跪地上。

滕翼沉聲道：「你是何人？」

漢子嘴唇一陣顫動，垂頭惶然道：「小人鄧甲，只是韓國牧民，途經此地，你們為何動粗把小人擒拿？」

仍是身穿水靠的荊俊道：「不要信他，身藏兵刃弓矢，絕非好人。」

滕翼將一把劍遞給項少龍，道：「看兵器的形式，極可能來自燕國。」

在一旁默聽的肖月潭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亦呆了一呆，想不到來敵竟與燕國有關，心中湧起古怪的感覺，沉吟半晌下令道：「先為他換上乾衣，再由我親自審問他。」

烏言著和烏舒一聲領命，押他去了。

項少龍向圍觀的軍士冷喝道：「你們還不給我去緊守崗位，兩位偏將請留步。」又回頭對紀嫣然等道：「你們回到帳內等我。」

待空地處只剩下滕翼、荊俊、肖月潭、屈斗祁、呂雄五人，項少龍淡淡道：「若這人真是燕國來的，我們便非常危險。」

人人臉色沉重，默然無語。在昏暗的營燈掩映下，天上雪粉飄飄，氣氛肅穆。

屈斗祁乾咳一聲，跪下來道：「末將疏忽，願受太傅罪責。」

呂雄迫於無奈，亦跪地請罪。

項少龍心中叫妙，想不到誤打誤撞下，竟挫折兩人銳氣，不過形勢險惡，快樂不起來，搶前扶起兩人道：「只要大家衷誠合作，應付危難，這等小事本人絕不會放在心上。」

他也變得厲害了，言下之意，假若兩人不乖乖聽話，絕不會客氣。兩人像鬥敗的公雞般，垂頭喪氣地站著。

肖月潭道：「一切待拷問鄧甲再說吧！不過我若是他，認就是死，不認反有一線生機，故怎也不會招供。」

滕翼微笑道：「幸好天寒未久，待我到附近的地穴找找有沒有我想要的幫手傢伙。」

言罷在眾人大惑不解下，出營去了。

※※※

果如肖月潭所料，鄧甲矢口不認。項少龍深悉滕翼性格，知他必有辦法，阻止屈斗祁等對他用刑，只把他綁在一個營帳內，派人看守。未幾滕翼拿著個布袋回來，裡面軟軟蠕蠕，不知藏有什麼東西。

坐在帳內的項少龍等呆看布袋，只有荊俊明白，大笑道：「讓我去拿小竹簍來！」欣然去了。

滕翼冷然入帳，向手下喝道：「拿他站起來！」

烏言著兩人忙左右把他挾持立起。

鄧甲露出駭然神色，盯著滕翼高舉在他眼前，不知有什麼東西正蠕動其中的布袋。

屈斗祁道：「滕先生準備怎樣對付他？」

滕翼毫無顧忌地探手袋裡，熟練地取出一隻毛茸茸的灰黑田鼠，遞到鄧甲面前，笑道：「你招不招供？」

看著在滕翼手內正掙扎吱叫的大田鼠，連項少龍、肖月潭這等足智多謀的人都一頭霧水，不知他怎可憑此令鄧甲屈服？

鄧甲昂然道：「我只是個畜牧之人，有什麼可招的？」

肖月潭冷笑道：「還想不認，你不但語帶燕音，且牧人怎能在此等情況下仍昂然不懼，你還想騙人嗎？」

鄧甲一聽，知露出破綻，硬撐道：「我根本不明白你們說什麼，若仍不信我是對岸鄧家村的人，可派人去一問便知。」

荊俊拿竹簍回來，嚷道：「給他脫褲子！」

眾人齊感愕然。烏言著等兩三下動作，鄧甲下身立時光禿禿的，盡露眾人眼下。荊俊親自把竹簍口覆蓋在他下體處，以繩索繞過他臀部縛個結實。

鄧甲駭然道：「你們想幹什麼？」

滕翼笑道：「很快你會知道。」向烏言著兩人吩咐道：「按他坐在地上！」

眾人終於明白，無不叫絕，感到比毒打他一頓還要殘忍百倍。滕翼揭起小竹簍另一端的蓋子，把田鼠放入簍內，再蓋好簍子。裡面立時傳來田鼠竄動的聲音，簍子和鄧甲同時抖動起來。

鄧甲尖叫道：「項少龍你好毒！」

呂雄蹲下來道：「鄧甲兄你怎知他是項少龍？」

鄧甲知說漏口，不過已無暇辯駁，眼珠隨籮子裡田鼠的走動一起同時轉動。帳內諸人裡，當然只有他一人「切身體會」到田鼠的動作。

項少龍學呂雄般蹲在另一邊，拍拍他臉頰，柔聲道：「乖乖說吧！若證明你說實話，我們走一段路後把你釋放。」

滕翼冷然看他正急速起伏的胸口，沉聲道：「田鼠走累哩！快要吃東西，你不是想待到那時才說吧！」

荊俊笑道：「那時可能遲了，你愈快點說，你生孩子和小解的傢伙愈能保持完整。」

其實不用他們軟硬兼施，鄧甲早崩潰下來，一臉恐怖神色，呻吟道：「先把那東西拿出來再說！」

屈斗祁搖頭道：「你不說，那東西永遠留在小簍裡。」

肖月潭冷笑道：「還不懂爭取時間？蠢材！」

不知是否給抓一記還是噬一口，鄧甲慘叫道：「小人招供，這次是奉太子之命，呀！快拿出來！」

項少龍知他完全崩潰，向滕翼打個眼色，著他把田鼠拿出來。說實在的，他自己都很怕這小傢伙，要他動手去拿，內心難免發毛。

滕翼搖搖頭，喝道：「還不快說！」

鄧甲無奈下，立即以可能是拷問史上最快的速度，把整件事說出來。當滕翼把田鼠拿出來，儘管天寒地凍，鄧甲仍是屎滾尿流、渾身被汗水濕透，可見「毒刑」如何厲害。

他的供詞，不但揭破燕人的陰謀，還使項滕兩人弄清楚當日在邯鄲外龍陽君遇襲的事。原來燕國太子丹因廉頗圍困燕國京城，他只能苦守，無力解圍，惟有使出橫手，派手下著名家將徐夷亂率領三千勇士，衝出重圍，分散祕密潛入趙境，希望製造混亂，令趙人自動退兵。於是先有刺殺龍陽君一事，事敗後又把收買的齊人殺死，好嫁禍田單。此計不成，又另生一計。太子丹交遊廣闊，深謀遠慮，在各國均有被他收買的眼線，知道項少龍出使魏國，立即通知藏在趙境的徐夷亂，著他設法扮作趙人襲殺項少龍。要知項少龍代表的是莊襄王，若他被殺，秦人不會坐視不理，只要秦人對趙用兵，燕人京師之圍自解，這一著確是厲害。徐夷亂是智計多端的人，在項少龍赴魏途上布下崗哨，等待機會，終決定趁他們明天渡河時，扮作韓軍乘虛偷襲。那時項少龍過河不成，又不敢深進韓境，惟有被迫轉往趙境，徐夷亂可藉優勢兵力，憑險伏擊，務要置項少龍於死地，使陰謀成功。

各人聽得眉頭深鎖，燕人在別人地方行兇，全無顧忌，而他們此事又不敢驚動趙人和韓人，以免橫生枝節，實在頭痛。更兼除徐夷亂這批人外，說不定陽泉君的人又與韓人勾結來對付他們，以他們過千人的浩蕩隊伍，在對方有心襲擊下，目標明顯，確是無處可逃。若找有利防禦之地築壘防守，則成困獸之鬥，結果什麼地方都去不了，更是不妥。項少龍等人在帳外商量一會，一時間想不出什麼應付良方來。

屈斗祁提議道：「現在我們既知徐夷亂的人藏在對岸一處山頭，不若暗潛過去，摸黑夜襲，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肖月潭道：「太冒險哩，我早聽過此人之名，善用兵法，必會派人密切監視，而且鄧甲失蹤一事，會惹他生疑，對方人數又是我們的三倍，這麼做等若送死。」

呂雄臉青唇白，顫聲道：「不若我們立即連夜離開，留下空營，到燕人發覺，早追不及。」

項少龍雖鄙夷此人，但他提出的確是唯一可行之法，點頭道：「走定要走，但怎麼走卻須從長計議，這麼上千人的隊伍，縱使行動迅速，但由於有大河阻隔，遲早會給他們追上。」

屈斗祈點頭道：「最糟是我們無論進入趙國又或韓境，必須小心翼翼，派出偵騎探路，以避開趙韓之人，所以路線必然迂迴曲折，行軍緩慢，以徐夷亂這等精明的人，可輕易追上我們。」

一直默然不語的滕翼道：「我有一個提議，是化整為零，兵分多路，如此敵人將不知追哪一隊人，我們逃起來亦靈活多了。」

眾人靜默起來，咀嚼他的說話。

項少龍斷然道：「此是唯一可行之法，就這麼決定。」

雨雪愈下愈大，荒野內的殺機更趨濃重。

※※※

雪粉仍不住從天而降，在暗黑的雪野裡，使節團全體動員，默默拆掉營帳，準備行裝。項少龍和滕翼、荊俊、肖月潭、李斯五人和十二名烏家子弟，伏在岸緣，察看對岸的動靜。黑沉沉的山林處，死寂一片，若非抓到鄧甲，又由他口中知悉敵人的布置，真難相信有多達三千名心存不軌的敵人，正虎視眈眈地在對岸窺伺。

肖月潭冷哼道：「為解趙人之圍，燕人實在太不擇手段。」

項少龍心中暗歎，在這戰國的年代裡，當權者誰不是做著這樣的事？

呂雄來報告道：「太傅！一切結束妥當，可以動程。」

項少龍下達出發的命令，一千秦軍遂分作兩組，每隊五百人，牽馬拉車，分朝上下游開去，風燈閃爍，活像無數的螢火蟲。紀嫣然諸女和三百名呂府家將，則悄悄摸黑退入紅松林內。黑夜裡，車行馬嘶之聲，不住響起，擾擾攘攘，破壞雪夜神聖不可侵犯的寧靜。

滕翼凝望對岸黑漆一片的山林，笑道：「若我是徐夷亂，現在必然非常頭痛。」

肖月潭沉聲道：「他會中計嗎？」

荊俊低聲道：「很快會知道。」

由於黑夜裡難以認路，行軍緩若蝸牛，整個時辰後，兩隊人馬分別遠去。按照計劃，二十天後他們會在趙韓間沁水旁的羊腸山會合，若等三天仍不見，便直赴齊趙間另一大山橫龍嶺去。秦軍訓練精良，人人精擅騎射，加上人數大減，在這等荒野擺脫追騎，應是易如反掌。

滕翼低呼道：「有動靜！」

對岸一處山頭異響傳來，足音蹄聲，接著亮起數百火把，兩條火龍沿河分往上下游追去。徐夷亂知道影跡敗露，再無顧忌。

火龍遠去，項少龍道：「小俊你先過河探察形勢，若敵人真的走得一個不剩，明早我們立即渡河。」

小俊一聲領命，率領十二名烏家親衛，把早擺在岸旁的兩條木筏推入水裡，撐往對岸去，李斯和肖月潭兩人也跟著去了。項少龍和滕翼兩人輕鬆地朝紅松林走去，燕人這著突如奇來的伏兵，確教他們手忙腳亂好一陣子，不過現在事情終於暫時化解。

項少龍正要說話，忽地目瞪口呆看著前方，滕翼亦劇震道：「不好！」

只見紅松林處忽地亮起漫天紅光，以千計的火把，扇形般由叢林邊緣處迅速迫來，喊殺聲由遠而近，來勢驚人。兩人同時想起陽泉君派來對付他們的人，大驚失色下，拔劍朝遠在半里外的紅松林狂奔過去。來犯者兵力至少有五千人，無聲無息地由密林潛行過來，到碰上呂府家將布在外圍的崗哨後，明目張膽狂攻過來。打一開始，就把密林和上下游三面完全封死，就算他們想逃生，亦給大河阻隔，全無逃路。如此天寒地凍，若跳下河水裡，還不是另一條死路？可見對方早存著一個不留的狠毒心態，且處心積慮，待至最佳時機，對他們痛下殺手。

殺聲震天，人馬慘嘶中，紀嫣然指揮眾家將，護著烏廷芳、趙倩、春盈四婢和蒙家兩兄弟倉皇朝大河逃去。若非林木阻格，兼之地勢起伏，又是夜深，使敵人箭矢難施，否則他們想逃遠點都不行。不過被敵人迫至河邊之時，亦是他們喪命的一刻。數也數不清那麼多的敵人由四方八面湧過來，呂府家將雖人人武技高強，臨死拚命又奮不顧身，但在我寡敵眾下，仍是紛紛倒地。出林不久，春盈一聲慘叫，給長箭透背而入，僕斃草叢裡，烏廷芳諸女齊聲悲呼。

紀嫣然最是冷靜，拉著趙倩，高叫道：「快隨我來！」穿過邊沿區的疏林，往一座小丘奔上去，另一邊是河旁的高地。

她們身旁只剩下百多名家將，其中一半回頭擋敵，另外六十多人保護她們且戰且退，朝山丘衝去，只恨雪坡難走，欲速不能。後方全是火把的光芒，把山野照得一片血紅。橫裡衝來十多名身穿獵民裝束的敵人，紀嫣然殺紅眼，手上長矛橫挑直刺，連殺數人，衝破一個缺口。一人橫切入來，朝緊隨紀嫣然的趙倩一劍劈去，絕不因對方是女性而手下留情。紀嫣然長矛剛刺入另一敵人的胸膛，見狀救之不及，護在她左翼的蒙恬倏地衝起，長劍一閃，那人早身首異處。眼看快到丘頂，一陣箭雨射來，家將中又有十多人中箭倒地。敵人緊緊追來，對中箭者均補上一刀。秋盈腳下一絆，倒在地上。夏盈和冬盈兩人與她情同姊妹，忙轉頭去把她扶起，就是那麼一陣遲疑，一群如狼似虎的敵人攻破了他們的後防，湧將上來，一輪亂劍中，三婢同時慘死，教人不忍目睹。

烏廷芳等看得差點暈倒，全賴蒙武、蒙恬兩人護持，抵達丘頂。餘下的三十名家將憑著居高臨下之勢，勉強把敵人擋著，不過也撐不了多久。項少龍和滕翼剛剛趕至，見不到春盈諸女，已知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大喝道：「快到大河去，荊俊在那裡！」

烏廷芳悲叫道：「項郎！」早給蒙武扯著蹌踉去了。

紀嫣然尖叫道：「不要戀戰！」領著四人朝大河狂奔下坡。

滕翼早衝到丘頂，重劍大開大闔，擋者披靡。項少龍則截著十多名要窮追紀嫣然的敵人，大開殺戒，戰況慘烈至極。

數以百計的敵人潮水般湧上丘來，只聽有人大叫道：「項少龍在這裡！」

項少龍剛劈翻兩名敵人，環目一掃，見到敵人紛紛由後方殺至，身旁除滕翼外，己方的人死得一個不剩，知道若不逃走，只有到閻皇爺處報到，大喝一聲，展開劍勢，硬闖到滕翼旁，叫道：「走！」

此時兩人身上均負著多處劍傷，滕翼會意，橫劍一掃，立有兩人濺血倒跌，其他人駭然後退。兩人且戰且退，可是給敵人緊纏，欲逃不能。

眼看敵人由紅松林方面不住搶上丘坡來，項少龍叫道：「滾下去！」一拉滕翼，兩人一個倒翻，由丘頂翻下斜坡，滾跌下去。幸好落了數天大雪，積雪的斜坡又滑又軟，剎那間兩人滾至丘底的雪地。敵人發狂般由丘上追下來，兩人剛爬起來，滕翼一個踉蹌，左肩中箭。兩邊又各有十多名敵人殺至，項少龍拔出飛針，連珠擲出，那些人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已有六、七人中針倒地，其他人駭然散開。忽然火光暗下來，原來雪坡極滑，不少持火把者立足不穩，滾倒斜坡，火把登時熄滅。

滕翼伸手往後，抓著長箭，硬是連血帶肉把箭拔出來，橫手一擲，插入左後方一名敵人的咽喉。由於有甲冑護體，利箭只入肉寸許，傷不及內臟，否則這一箭就要教他走不了。趁著視野難辨的昏黑，兩人再衝散一批攔路敵人，終脫出重圍，往大河奔去。無數火把的光點，由後面三方圍攏過來，喊殺聲不絕於耳。

剎那間兩人到達岸旁高地處，荊俊撲過來，大喜道：「快走！」

領著兩人，奔下河邊去。載著紀嫣然等的木筏剛剛離岸，另一個木筏正等待他們。三人跳上筏子，立即往對岸划去。當兩隻木筏抵河心之際，敵人追至岸旁，人人彎弓搭箭，往他們射來。十二個烏家子弟兵築成人牆，揮劍擋格勁箭。慘叫連起，其中一人中箭倒在項少龍身上。

項滕一聲悲呼，大叫道：「蹲下來！」

兩筏上再有三人中箭，筏子終離開敵箭的射程，到達彼岸。敵人雖叫囂咒罵，卻是無可奈何，想不到在這種一面倒的形勢下，仍給他們逃掉。項少龍剛跳上岸，烏廷芳搶天呼地的撲入他沾滿鮮血的懷內。

荊俊忽地慘叫道：「三公主！」

項少龍劇震望去，只見趙倩倒在紀嫣然懷裡，胸膛透出箭鋒，早玉殞香消。

※※※

傷口雖包紮妥當，可是項少龍的心仍淌著血。當他以為自己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心愛的女子之時，敵人就在他眼前殺害她們。在這可悲的年代裡，絕大部份的女人都是依附男人生存，若她們的男人遇禍，她們不是被其他更強的男性接收，就是遭遇到種種更淒慘的命運。素女、舒兒、趙妮三女的橫死，又或婷芳氏的病逝，項少龍都是事後知道，雖是悲痛，卻遠沒似現在般看著趙倩和春盈五女被活生生的殺害。想起她們生前時笑語盈盈，不由湧起強烈的疚恨。假若他沒有把她們帶在身邊，這人間慘劇就不會變成眼前殘酷的事實。

命運一直在眷顧著他，由初抵邯鄲與連晉的鬥爭、出使大梁盜魯公祕錄而回、助烏家和朱姬小盤逃往咸陽、以至乎活擒趙穆，幸運一直在他那一方，使他有著即使遭遇任何危險均可順利應付的錯覺。五女之死，卻粉碎他的美夢。此回他們輸的不是策略，而是命運。

看著隆起的新墳，想起屍骨無存的春盈四女，過河時以身體為他擋著利箭的四名烏家子弟，與及三百名來自呂府的好漢，項少龍湧起前所未有的強烈仇恨！他絕不會放過陽泉君，更不會放過燕人，只有血才能清洗這化不開的仇恨！烏廷芳在噙著熱淚的紀嫣然懷裡哭得死去活來，聞者心酸。

肖月潭來到默然無語的項少龍旁，低聲道：「項太傅一定要節哀順變，異日回京，我定要相爺作主，討回這筆血債。」

荊俊匆匆穿林來到這隱蔽的林中墓地，焦急道：「東南方有敵人出現，除了陽泉君的人外，還有韓人的兵馬，人數約達五百人，還帶著獵犬，我們快走。」

項少龍心中填滿悲痛，茫然道：「到哪裡去？」

滕翼道：「往羊腸山儘是平原河道，我們沒有戰馬，定逃不過敵人的搜捕，唯一之計，是攀山到荊俊原居的荊家村，在那裡不但可取得駿馬乾糧，還可以招來些身手高明的獵人，增強實力，我和荊俊熟悉路途，應可避過敵人。」

項少龍勉力振起精神，目光投向紀嫣然、烏廷芳兩位愛妻，以及蒙家兄弟、肖月潭、李斯、荊俊、滕翼和餘下的八名烏家子弟兵，斷然道：「好！我們走，只要我項少龍有一天命在，陽泉君和他的同黨休想有一天好日子過。」

※※※

日夜趕路，二十五天後，歷盡千辛萬苦，捱饑抵餓，終於到達荊家村。在雪地獵食確是非常困難，幸好滕翼和荊俊乃此中能者，才不致餓死在無人的山嶺裡。途中有幾次差點被追兵趕上，全憑滕荊對各處山林瞭若指掌，終於脫身而去。到得荊家村，連項少龍和滕翼這麼強壯的人都吃不消，更不用說肖月潭、李斯和烏廷芳這嬌嬌女。幸好人人練武擊劍，身子硬朗，總還算撐持得住，但都落得不似人形，教人心痛。

荊家村由十多條散佈山谷的大小村落組成，滕翼一直是村民最尊重的獵人，這裡的小伙子無不曾跟他學習劍術騎射，見他回來，高興極了，竭心盡力招呼他們，又為他們四出探查追兵。休息三天，眾人脫胎換骨地精神奮發，重新生出鬥志和朝氣。時間確可把任何事情沖淡，至少可把悲傷壓在內心深處。

這天眾人在村長的大屋內吃午膳，滕翼過來把項少龍喚出屋外的空地，三十八名年青的獵人，正興奮地和荊俊說話，見他兩人出來，立即肅然敬禮，一副等候挑選檢閱的模樣。

項少龍低聲道：「二哥給我拿主意不就行嗎？」

滕翼答道：「讓他們覺得是由你這大英雄挑揀他們出來不是更好嗎？」接著歎道：「他們本非荊姓，整條荊家村的人都是來自世居北方蠻夷之地的一個遊牧民族，過著與世無爭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因趙國不住往北方擴張，北方又有匈奴肆虐，他們被迫往南遷徙，經過百多年定居這裡，但又受韓人排擠，被迫改姓，所以他們對趙韓均有深刻仇恨。」

年輕獵手人人臉露憤慨神色。

荊俊道：「我們這裡人人習武，不但要應付韓兵的搶掠，還要對抗馬賊和別村的人的侵犯。」

滕翼道：「這批人是由村內近千名獵手中精挑出來，若再加以訓練，保證不遜於我們烏家的精兵團。」

項少龍問道：「你們願意追隨我項少龍嗎？」

眾獵手轟然應諾。

項少龍道：「由今天開始，我們禍福與共，絕不食言。」

眾人無不雀躍鼓舞。

回屋去時，滕翼道：「我們明天起程到橫龍嶺去，不過我們文牒財貨全丟失在紅松林內，這樣出使似乎有點不大妥當。」

項少龍黯然道：「那些是其次了。」

那晚淒慘痛心的場面，以及強烈的影像和聲音，再次呈現在他們深刻的回憶中。

※※※

烏廷芳尖叫著驚醒過來，淚流滿臉。項少龍忙把她緊摟懷內，百般安慰。另一邊的紀嫣然醒轉過來，把窗漏推開少許，讓清冷的空氣有限度地注進房內。

烏廷芳睡回去後，項少龍卻睡意全消，胸口像給大石梗著，提議道：「今晚的月色不錯，不若到外面走走！」

紀嫣然淒然道：「芳兒怎可沒人伴她，你自己去吧！」

項少龍隨便披上裘衣，推門而出，步入院落間的園林，只見一彎明月之下，肖月潭負手仰望夜空，神情肅穆。

項少龍大訝，趨前道：「肖兄睡不著嗎？」

肖月潭像早知他會出來般，仍是呆看夜空，長歎道：「我這人最愛胡思亂想，晚上尤甚，所以平時愛摟著美女來睡，免得專想些不該想的事，今晚老毛病又發作。」

項少龍心情大壞，隨口問道：「肖兄在想什麼哩？」

肖月潭搖頭苦笑道：「我在想呂爺，自從成為右丞相後，他變化很大，使我很難把以前的他和現在的他聯想起來。」

項少龍苦笑道：「千變萬變，其實還不是原先的本性，只不過在不同的環境中，為達到某一目標，壓下本性裡某些部份，可是一旦再無顧忌，被壓下的本性顯露出來，至乎一發不可收拾。這種情況，在忽然操掌大權的人身上至為明顯，完全沒法抑制，因為再沒有人敢管他或挫折他。」

肖月潭一震往他望來，訝道：「聽少龍的語氣，對呂爺似沒有多大好感。」

項少龍知說漏嘴，忙道：「我只是有感而發，並不是針對呂相說的。」

肖月潭沉吟片晌，低聲道：「少龍不用瞞我，你和呂爺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我可以完全信任你，但呂爺嘛？我和圖爺雖算是他心腹，可是對著他時卻要戰戰兢兢，惟恐惹怒他。」又道：「而且他擴展得太快，初到咸陽，食客門生只有七百多人，現在人數已超過五千，怎不招秦人之忌，此回我們松林遇襲，正是因此而來。」

項少龍想起犧牲的人，一時無言以對。

肖月潭知勾起他心事，再歎道：「我們可說共過生死，所以不該說的也要說出來，以少龍這種重情義的性格，將來必忍受不了很多呂爺做出來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項少龍默然點頭。為了小盤，注定他將會成為呂不韋的死敵，這或者就是命運吧！趙倩等的慘死，堅定他助小盤統一六國的決心，只有武力才可制止武力，雖然達致法治的社會仍有二千多年的遙遠路程，但總須有個開始，那將在他和小盤這始皇帝的手內完成。口中應道：「夜了！明天還要一早趕路，不若我們回去休息。」

肖月潭道：「你先回去吧！我還想在這裡站一會。」

項少龍笑道：「那不若讓我們借此良宵，談至天明，我也很想多瞭解咸陽的形勢。」

肖月潭欣然道：「肖某當然樂於奉陪！」

那晚就這麼過去，天明時五十多人乘馬出發，朝橫龍嶺馳去。

※※※

連續急趕二十多天路，橫亙於齊趙交界處的橫龍嶺，終於矗然屹立在地平的邊際，起伏的峰頂堆積白雪。一路上各人心事重重，難展歡顏，再沒有剛由咸陽起程時的熱烈氣氛。偶有交談，都是有關如何隱蔽行蹤，或對追兵展開反偵察行動等計議。走到半途，已甩掉敵人的追騎。肖月潭出奇地沉默和滿懷心事，自那晚項少龍與他一夜傾談，更感覺到他有些事藏在心裡，難以啟齒。不知是否敏感，愈接近橫龍嶺，項少龍愈有心驚肉跳的不祥感覺。昨晚他還做了一個夢，夢見趙倩和春盈四婢，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笑臉如花，硬要來扯著他回咸陽去，驚醒過來時早淚流滿臉，心若刀割。所以滕翼雖想多趕點路，項少龍卻堅持找一個背山面臨平原的山丘紮營，爭取休息和思索的時間。

黃昏前，荊俊和他的荊家軍及蒙氏兄弟打野味回來，架起柴火燒烤，為避免暴露行藏，入夜後他們從不點燈或生起篝火，在這深冬時節，那是多麼令人難以忍受的一回事。目的地在望，荊俊等年輕的一群，興奮起來，三三兩兩地聊著。紀嫣然、烏廷芳兩人躲在帳內私語。肖月潭拉著李斯，到靠山處一個小瀑布旁說話，神色凝重。滕翼和項少龍兩人呆坐在營旁一堆亂石處，看著太陽緩緩西沉下去。

忽然李斯回來，請兩人過去。項滕兩人對望一眼，心中不解，隨李斯到肖月潭處，後者凝視匹練般由山壁瀉下的清泉，雙目隱泛淚光。李斯搖頭歎一口氣。滕翼這麼有耐性的人，仍忍不住道：「都是自家人，肖兄有什麼心事，為何不直接說出來？」

肖月潭深沉地吁出一口氣，看看項滕兩人，滿懷感觸地道：「那晚我不是告訴少龍，我最愛胡思亂想，只恨我愈想下去，愈覺得自己不是胡思亂想，而且『是與否』的答案就在那裡。」猛地伸手，指著遠方的橫龍嶺。

項少龍和滕翼全身劇震，手足冰冷。

李斯喟然道：「剛才肖老找著在下對紅松林遇襲一事反覆推研，發覺很多疑點，最後得出一個非常令人震駭的結論，恐怕我們都成為呂相國的犧牲品。」

項滕兩人對望一眼，均看出對方眼中駭然的神色。

肖月潭道：「其實此回出使，應是一份好差事。六國根本一直在互相傾軋，更加上最近齊楚謀趙一事，怎也難以聯成一氣，所以出使一事只是多此一舉，何況呂爺正竭力培養自己的族人，更不應放過大好讓族人立功機會，反平白送給少龍。唉！有很多事本來不應放在心上，但現在出了岔子，細想下去，發覺許多不尋常的地方。」

滕翼的臉色變得無比蒼白，沉聲道：「我一直不明白敵人對我們的突襲在時機和形勢上為何可掌握得如此無懈可擊，剛好是呂雄和屈斗祈兩隊人馬及燕人離開之後、我們的戒備鬆懈下來的一刻。儘管他們不斷有人偵察我們，但在如此深黑的雪夜裡，怎能如此清楚地知道我們會藏在林內呢？所以定有內奸。」

項少龍只感頭皮發麻，脊骨生寒，深吸一口氣，壓下波蕩的情緒道：「這樣做，對呂相有什麼好處？我們是他的人，還有三百個是由他挑選出來的家將，若蒙恬和蒙武喪命，蒙驁豈非悲痛欲絕嗎？」

肖月潭舉袖拭去眼角的淚漬，沉聲道：「我肖月潭跟隨呂爺足有二十年，最明白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性格，做生意如此，爭天下如此。」頓了頓反問道：「假設真是陽泉君遣人做的，對他有什麼好處？」

這個原本直接簡單的問題，此刻說出來，卻沒有人可以答他。莊襄王一直念著陽泉君對他的恩情，所以封呂不韋作右丞相之時，亦把左丞相之位留給他，更阻止呂不韋去對付陽泉君。假若項少龍等被人襲殺，由於事前早有風聲傳出陽泉君要對付他們，而死的全是呂不韋的親信和家將，自然誰都不會懷疑是呂不韋自己策劃的事。莊襄王和朱姬兩人無不對項少龍非常寵愛，若相信陽泉君使人殺死項少龍，陽泉君哪能免禍，連華陽夫人怕都保不住親弟。那時呂不韋就能一舉除去心腹大患，獨掌朝政。誰人比他和莊襄王及朱姬的關係更密切？

肖月潭看著臉上再無半點血色的項少龍，沉聲道：「我所識的人裡，沒有人比呂爺更懂玩陰謀手段，若此計成功，更可一石數鳥。」接著激動地道：「首先他可以除去你項少龍，你實在太鋒芒畢露，不但大王姬后對你言聽計從，政太子也對你特別依戀，後面又有家當龐大的烏家作後盾，假以時日，說不定呂不韋的光芒會給你蓋過。秦人最尊崇英雄，又重軍功，他們需要的是像你般智勇雙全的人，呂不韋怎可以全無顧慮。」

他再不稱呂不韋作呂爺，而直呼其名，三人體會到他心境上的變化，明白到他感覺被主子出賣的悲痛憤慨。

李斯接口道：「他還可令蒙將軍因愛子慘死，和他站在同一陣線對付陽泉君和他的同黨，又可把精銳無敵的烏家子弟收為己用，增強實力。犧牲些家將親信，算得是什麼一回事？這次同來的三百家將，全屬與圖管家和肖先生有多年關係的人，可算是老一輩家將的系統，他們的戰死松林，會令相府內呂族的勢力在此消彼長下，更形壯大。」

「啪嘭！」滕翼硬生生把身旁一株粗若兒臂的矮樹劈折。眾人默然呆對，心中的悲憤卻是有增無減。他們全心全意為呂不韋辦事，卻換來這種下場和結果。

肖月潭道：「事實是否如此，很快可以知道，若真是呂不韋當貨物般出賣我們，在橫龍嶺那邊等待我們的，絕不會是呂雄或屈斗祁，而是那晚在紅松林襲擊我們的人。若我猜得不錯，必是由諸萌親自主持，如此將不怕洩露消息，事後只要把這批有份動手的人留在咸陽之外，便不怕給人識破。」

項少龍回想起當日改變路線，呂雄過激的反應，一顆心直沉下去。

李斯道：「諸萌此人極攻心術，給我們逃出來後，還故意扮韓兵來追趕我們，教我們深信不疑是陽泉君與韓人勾結，直教人心寒。」

滕翼出奇地平靜道：「三弟你還要出使齊國嗎？」

項少龍連苦笑都擠不出來，緩緩道：「現在我只有一個興趣，就是要要證實這確是呂不韋的所為，再設法把諸萌殺死，讓呂不韋先還點債給我項少龍。」

次日黃昏時分，項少龍、滕翼、荊俊三人面色陰沉地由橫龍嶺回來，喚了李斯和肖月潭到瀑布旁說話。紀嫣然兩女亦知此事，參與他們的商議。不用說出來，各人均知道結果。

李斯沉聲問道：「有多少人？」

滕翼道：「約有千許人，換上秦軍裝束，還打著屈斗祁和呂雄的旗號，肖先生猜得不錯，這批人正是由諸萌率領，給荊俊認出來。」

荊俊點頭道：「我還認出幾個呂族的人來，哼！平時和我稱兄道弟，現在卻是反臉無情。」

烏廷芳一聲悲呼，伏入紀嫣然懷裡去，後者美目圓瞪道：「這筆賬，我們怎也要和呂不韋算個清楚。」

肖月潭道：「屈斗祁和他的人恐怕都完蛋了，這事自然賴在韓人身上，好堅定大王討伐韓人的心。經過這麼多年，肖某人到今天才醒覺一直在為虎作倀。」

李斯道：「這事怎也要忍他一時，我和肖老可拍拍手離開，但項太傅肩上還有個烏家，欲走無從，幸好大王和姬后支持你，只要不撕破臉皮，呂不韋一時仍難奈何你。」

肖月潭道：「表面上，少龍你定要扮作深信此事乃陽泉君勾結韓人做的，瞞著所有人，包括呂不韋在內。然後韜光養晦，如此定能相安無事。到時機適當，就把家業遷往邊疆遠處，看看這無情絕義的人怎樣收場。」說到最後，咬牙切齒起來。

紀嫣然輕撫烏廷芳抖顫的香肩，皺眉道：「可是現在我們應怎樣應付諸萌的人呢？若如此一走了之，豈不是教人知道我們已起疑嗎？還有小武和小恬兩人，若把事情告知蒙驁，呂不韋會知道我們已洞悉他奸謀，以他現在每日在不住擴張的勢力，要弄倒烏家和少龍，應該不會是件困難的事。」

滕翼道：「這個我反不擔心，我們先作布置，預備好逃路，再依照原定聯絡的方法，告知那些惡賊我們的位置。他們定會像上次般在晚上摸來襲營，我們就殺他們一個痛快淋漓，然後返回咸陽去，正如少龍所說，先向他預支點欠債。」

荊俊由袖內取出一卷帛圖，上面粗略畫出橫龍嶺的形勢，其中三支旗，代表敵人分布的形勢，指著其中一處谷嶺道：「這處有一塊險峻的高地，三面斜坡，長滿樹木，後靠橫龍嶺東南的支脈，離開諸萌立營處只有兩個時辰的路程，若我們在那裡設置捕獸陷阱，又趁這幾天陽光充沛，樹上積雪溶掉的良機，取脂油塗在樹身處，以火攻配合，怎也可使諸萌栽一個大觔斗。」

滕翼指著後山道：「我們實地觀察過，只要預先設下攀索，可以輕易翻過山嶺，由另一邊的平原迅速離去，肖兄和李兄兩人可偕廷芳和蒙家兄弟先在那裡等候我們，亦好看管著馬兒糧秣。」

項少龍長身而起道：「就這麼決定，現在最重要是爭取時間，只要有數天工夫，我們可要諸萌好看。」

夕陽終沉在野原之下，雪白的大地充滿荒涼之意。

※※※

銅鏡反映太陽光，向著諸萌的營地，連續發出連串閃光，停下後隔了片時，又再如法施為，連續三趟後，項少龍收起小銅鏡。這是臨別時項少龍和屈斗祁、呂雄兩人定下的聯絡手法，屈呂兩人看到訊號，應派人來找他們，現在當然不會有這種事。項少龍等三個結拜兄弟，領著八名烏家子弟和精擅野戰之術的三十八名荊氏獵人，帶備大批箭矢，攀上後山，藉著山石高崖的掩護，隱蔽好身體，靜待魚兒來上釣。山下設立五、六個零星分布的營帳，藏在坡頂的林內，若敵人由遠方高處看來，難知虛實。

看著太陽由中天緩緩下移，項少龍禁不住百感交集。雖知和呂不韋遲早會勢不兩立，但哪猜得到事情來得這麼快呢？想到莊襄王命不久矣，呂不韋將掌權達十年之久，他便一陣心悸，這麼長的一段日子，他和烏家可以捱過去嗎？這方面全要看朱姬這位將來的太后，只要呂不韋不敢明來，他有把握應付他相府的家將兵團。回咸陽後，他將會祕密練兵，並設法引進二十一世紀的煉鋼技術改良兵器。他以前從未認真想過這方面的事情，現在為求自保，卻要無所不用其極。由此刻開始，他將會和呂不韋展開明裡暗裡的鬥爭，只要小盤地位穩固，就是呂不韋授首的時刻。歷史上雖說呂不韋是自殺而死，但以呂不韋這種人怎肯自殺，說不定是由他一手包辦。他雖恨趙穆，但兩人打開始便站在敵對的情況下，不像呂不韋這麼卑鄙陰險，笑裡藏刀，尤教人痛心疾首。

身旁的紀嫣然靠過來，低聲道：「你在想什麼？」

項少龍湧起歉意，歎道：「教你受苦！」

紀嫣然柔聲道：「算得什麼呢？像你這種人，到那裡去都會招人妒忌，嫣然在從你時，鄒先生早預估到有這種情況出現，嫣然眉頭都沒皺一下哩！」

項少龍輕擁著她，充滿感激之意。

這秀外慧中的美女幽幽道：「當日我聽你說過姬后曾多次單獨找你傾談心事，我便覺得很不妥當，現在呂不韋之所以能對大王和太子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全因有姬后在旁幫忙。她對你不尋常地示好，正促起呂不韋殺你的動機，只有這樣，方可使姬后全心全意助他對付陽泉君和鞏固權力，這種事我看過很多，誰不是這個樣子呢？」又道：「那晚我們到相府作客，呂不韋有幾次看我們時的眼神很奇怪，嫣然對這方面最有經驗，那是妒忌的眼光。」

天地此時暗黑下來，一彎明月升上山頭，照得雪地爍爍生輝，橫龍嶺積雪的峰岳更是透明如玉。

另一邊的滕翼看著下方的密林，低聲警告道：「來了！」

※※※

敵人像上回般，由三面斜坡摸上來，沒有亮起火把，完全沒有半點聲息，只是間有枝葉斷折的聲音，可見來者是經驗豐富的好手。項少龍等屏息靜氣，勁箭搭在弓弦上。在這等居高臨下，又有山石掩護的地方，他們是立於不敗之地，問題只是能殲滅對方多少人吧。陷阱布置在營地四周，斜坡和丘上的林木均塗上臨時搾取的松脂油，燒起上來，可不是鬧著玩的。差不多整個時辰，枝葉斷折聲靜下來，只有北風仍在呼嘯。

滕翼冷笑道：「到哩！」

話猶未已，無數火把在丘坡處熊熊燃起，接著殺聲四起，數百計的人往丘林內的營帳撲去，箭矢雨點般穿營而入，殺氣騰騰。接著卻是人倒慘叫之聲不絕於耳，營地四周的陷阱，是由荊族獵人精心布下，連猛獸都難以倖免，何況是人。火把脫手拋飛下，樹木立時獵獵火起。在北風勁吹中，火勢迅速蔓延。下方的敵人亂成一團，不分方向。項少龍一聲令下，四十多枝火箭先射往高空，再投往斜坡處的密林去。大火波及整個山頭，慘叫奔走的聲音不絕於耳。

項少龍等哪還客氣，湧起舊恨新仇，勁箭雨點般灑下去。在火光裡，敵人目標明顯，又無路可逃，湧上丘頂、僥倖沒墮進陷阱的數百人，卻躲不過火燒和利箭貫體的厄運。當整個山頭全陷在濃煙和火燄，項少龍等也抵受不住，連忙藉著預先布置好的攀索，由後山逃去。總算稍舒心中深刻的恨意。

※※※

二十天後，重返韓境。先不要說項少龍現在對出使各國的事意冷心灰，根本所有財物和文牒均在紅松林一役失去，又與秦軍斷絕聯絡，這樣兩手空空去拜訪各國君主，只成天大的笑話。

這天安好營帳後，預備晚膳，眾人正奇怪不見了肖月潭，李斯氣急敗壞地趕來道：「肖老病倒哩！」

眾人大駭，不過此事早有預兆，肖月潭這幾天滿臉病容，問他卻說沒有什麼，到現在終撐不住。眾人湧入帳內，嚇了一跳。

肖月潭臉若死灰，無力地睜開眼來，苦澀笑道：「我不行哩！」

烏廷芳和一向與他友善的蒙家兄弟忍不住流下淚來。

紀嫣然淒然道：「肖先生休息兩天，會沒事的。」

要給他把脈，肖月潭拒絕道：「肖某精通醫道，病況如何自家曉得，我想和少龍單獨說幾句話。」

眾人惟有黯然退出帳外，到只剩下項少龍一個人，肖月潭竟坐起來，目光神滿氣足，臉容雖仍是那種死灰色，感覺上卻完全不同，項少龍目瞪口呆，醒悟到他是以易容術在裝重病，高興得一把抓著他的手，說不出話來。

肖月潭歉然道：「真不好意思，累得廷芳哭了，但不是如此，又怕騙不過小武和小恬。」

項少龍會意過來，低聲道：「肖兄準備不回咸陽。」

肖月潭點頭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以笑臉迎對那奸賊，他此回是全心把我除去，好削弱圖爺的勢力，以他呂族的人代之。但又不敢明目張膽這麼做，怕人說他不念舊情。」由枕下掏出一個封了漆的竹筒，塞入項少龍手中道：「我詐死的事，除李斯、滕翼和少龍你外，只可讓圖爺一人知道。少龍請把信親自交給圖爺，他看過便會明白，同時請他為我遣散家中的妾婢僕人，幸好我無兒無女，否則想走也很難辦到。」

項少龍想起自己亦沒有兒女的負擔，此刻看來，竟是好事而非壞事。

可是聽到這足智多謀的人語調蒼涼，回想起當年在邯鄲初會時的情景，不由滿懷感觸，頹然道：「肖兄準備到哪裡去？」

肖月潭微笑道：「天下這麼大，何處不能容身？我肖月潭還有些可出賣的小玩意，想要求一宿兩餐，應該沒有問題，總好過與虎同室。」

項少龍點頭無語。

肖月潭道：「當我有落腳之處，自會使人告知少龍。記著回去後，千萬要裝作若無其事。陽泉君的野心雖給呂不韋誇大，本身亦非善男信女，藉機除掉他，應是好事，至於會牽連多少人，就非我們能控制。」頓了頓續道：「呂族的人裡，若諸萌在橫龍嶺一役果然喪命，那呂族將暫時沒有可成氣候的人，只要他一天仍倚重圖爺，圖爺應可照拂你們。記得回咸陽後立即引退，沒有必要，千萬不要見姬后和政太子，此乃保命之道。」

項少龍想起小盤，心中暗愁，他怎可完全置他不理？偏又不能把原因解釋給小盤聽，怕他負擔不來。

肖月潭壓低聲音道：「今夜由你們掩護我祕密溜掉，就把整個營帳燒掉，說是我的遺命，少龍！小心點，李斯在呂不韋眼中乃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回去不會有事。想不到此人才智學養均如此高明，異日將可成為你有力臂助。」

項少龍想起李斯異日登朝拜相的風光場面，腦際又同時現出秦人征討六國、千軍萬馬對陣交鋒的慘烈情況，心中不禁湧起豪情壯氣。項少龍啊！你千萬不能意志消沉，否則休想活著見到那些場面。黯然神傷下，項少龍回到咸陽，呂不韋早接到消息，在城外迎上他們。

眾人恨不得在他肚皮處插上幾刀，不過他身旁的百多名親衛，人人身型彪悍，非是等閒之輩，顯見他在未知虛實的情況下，亦在防備他們。同來的還有蒙驁，見到眾人垂頭喪氣而回，屈斗祁、呂雄、肖月潭、一千秦軍和三百相府家將影跡全無，大為訝異，不像呂不韋般是裝出來的。蒙武和蒙恬兩人脫難歸來，終是年幼，見到親爹立即撲下馬來，衝進蒙驁懷裡，哭著把事情說出來，省卻項少龍不少工夫。當說到橫龍嶺一役，呂不韋明顯地鬆一口氣，以為奸謀尚未敗露。

聽到肖月潭的「因病逝世」，呂不韋捶胸頓足地悲歎道：「此事我會為月潭討回公道。」轉向項少龍道：「少龍！此事非你之罪，我立即和你入宮向大王面稟此事。」

若在以前，項少龍必會心生感激，這時當然是另一回事。各人分作四路，蒙驁向項少龍表示衷心的感激，領兩子回府去了。滕翼、紀嫣然、烏廷芳等逕返烏府。李斯在幾名呂不韋的親衛護送下，到相國府去。呂不韋則和項少龍並騎進宮。蹄聲嘀嗒中，項少龍很想找些話穩住呂不韋，偏是心內只有滔天血仇，說不出半個字來。

呂不韋還以為他在擔心莊襄王會怪罪下來，假言安慰道：「是我不好，想不到有燕人徐夷亂這著伏兵，否則不致教少龍落至這等田地，妻喪婢亡，待我在府內精挑幾個美女予你，以前的事，忘記它算了。」

項少龍的心淌著血，道：「呂相萬勿如此，是了！東周的事如何？」

呂不韋立即眉飛色舞，昂然道：「區區東周，還不是手到拿來，在我提議下，大王已把東、西二周故地合併為三川郡，三川即河、洛、伊三條大河，還封我作文信侯，負責管治此郡，食邑十萬戶。」再興奮地道：「陽泉君此人當然不可放過，韓人與他勾結，亦是罪無可恕，現在再無東周妨礙阻撓，我立即請大王對韓用兵，際此六國自顧不暇之時，盡量佔領韓人土地，然後輪到趙魏兩國。」

項少龍暗暗心寒，肖月潭說得對，若論心狠手辣、陰謀手段，確沒有多少人是呂不韋對手。說到這裡，宏偉的宮門出現眼前。項少龍心內苦歎，莊襄王對自己這般信任，自己偏要硬起心腸騙他，人生為什麼總有這麼多無可奈何的事！

※※※

莊襄王在後宮書齋內接見項少龍，聽罷後龍顏色變，顯是動了真火，沉吟不語。

與小盤居於右席的朱姬悲呼道：「陽泉君如此膽大妄為，害得少龍痛失嬌妻，損兵折將，大王定要為他討回這筆血債。」

小盤亦雙目噴出怒火，緊握小拳，因他對趙倩有著母子姊弟般的深刻感情。

呂不韋更以最佳的演技喟然道：「老臣一直遵照大王吩咐，對左丞相抱著以和為貴的態度，怎知人心難測，縱使他對大王有恩在先，但大王對他已是仁至義盡，他竟敢如此以怨報德，唉！臣下真不知說什麼話好。」

項少龍低垂頭，以免給呂不韋看穿他心中鄙屑之意。

莊襄王再思索半晌，朝項少龍道：「此次出使，所有殉難的人，家屬都可得十兩黃金。唉！人死不能復生，少龍你一定要節哀順變，先是婷芳氏病逝，繼而是倩公主遇害，寡人感同身受，少龍有什麼請求，儘管說出來，寡人會設法為你辦到。」

朱姬和呂不韋兩人忙向他打眼色，教他求莊襄王為他主持公道。

項少龍詐作看不見，下跪叩頭道：「少龍一無所求，只希望暫時退隱山林，悼念亡妻。」

莊襄王、朱姬、呂不韋和小盤同感愕然，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朱姬心中升起異樣的感覺，蹙起黛眉，苦思原因。她最清楚項少龍恩怨分明，怎肯放過陽泉君？呂不韋不知奸謀敗露，見他心灰意冷，反心中暗喜。小盤則大感愕然，暗忖難道師傅不再理我。幸好他最清楚項少龍對趙倩深刻的感情，故雖不開心，卻不怪他。

莊襄王還以為項少龍怕自己難做，故連大仇都擺在一旁，心中一熱道：「少龍先休息一下也好，這事上寡人絕不肯就此不聞不問，待會去見太后，先向她打個招呼。」

朱姬失聲道：「大王千萬勿如此做，太后雖不喜陽泉君，說到底仍有骨肉之情，若驚動陽泉君，驀地發難，只會害苦百姓。」

呂不韋也離座叩頭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大王請立即下令，由臣下指揮，把奸黨一網打盡，為大王立威。」

莊襄王凝視跪在座前的項少龍和呂不韋兩人，猛地咬牙道：「好！此事交給相國去辦，但雖留左丞相一命，待我稟知太后，再作定奪。」

呂不韋忍著心中狂喜，大聲答應。

項少龍心中卻忖道：「好吧！現在即管讓你橫行一時，但終有一天，我要教你這大奸賊命喪於我這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人手裡。」

※※※

回到烏府，上下人人臉帶悲色，愁雲籠罩。陶方在大門處截他，拉他到花園裡，長嗟短歎，卻欲語無言。

項少龍大感不妥，顫聲道：「什麼事？」

陶方搖搖頭道：「趙魏間發生很多事，雅夫人怕不會來。」

項少龍一震道：「她不是……」

陶方苦笑道：「死倒沒有死，只不過和信陵君舊情復熾，這種水性楊花的女人，忘掉她算了。」

項少龍反放下心來，只要她是自願的，不會怪她。自認識她以來，她一直是這種放蕩多情的性格，信陵君無疑是個很吸引人的男人，只是想不到他們間發生這麼多事後，仍可泡在一塊兒。

陶方的聲音又在耳旁響起道：「韓晶當上太后，掌握趙國的大權，竟派人知會魏王，要他將趙雅處決，幸好龍陽君通知趙雅逃走，趙雅於是避到信陵君府內，得他維護逃過難關，趙雅感恩圖報，暫時不會離開信陵君。但她卻使人來告訴你，她真正愛的人只有你一個，希望你能體諒她。」

項少龍哪想得到其中這麼多曲折，龍陽君果是言而有信，比很多人都強多了，並不因他董馬癡「死了」而不照顧趙雅。沉聲道：「趙致呢？」

陶方道：「她早回來，現正在府內。」

項少龍鬆一口氣，道：「我還以為是什麼事，陶公剛才你的神色差點嚇壞我。咦！為何你的臉色仍是那麼難看？」

陶方頹然道：「翠綠和翠桐兩人聽得三公主遇害，一起偷偷上吊，我們發現時剛斷氣，身子仍是暖的。」

幾句話像晴天霹靂般，轟得項少龍全身劇震，淚水奪眶而出，再看不清楚這殘酷無情的現實。

※※※

在內宅偏廳處，木無表情的項少龍把肖月潭囑托的信交給來弔祭趙倩和諸婢的圖先。圖先一言不發，拔開活塞，取出帛卷，默默看著，神色出奇地沒有多大變化。

看罷立即把帛書燒掉，到成了灰燼，淡然道：「十多年來，我圖先從沒有把肖月潭當作是下屬，甚至比親兄弟更要好。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沒有說出來，只有他去辦的事，我才會放心。到了這種時候，他仍肯給我一封信，我總算沒有錯交這好兄弟。」

項少龍搖頭無語。

圖先瀟灑地一聳肩頭，若無其事道：「鳥盡弓藏，此乃古今不移的至理，共患難容易，共富貴則難若雪中送炭，我們這群老臣子，錯在知道太多呂爺的事，尤其關乎到他和姬后之間。其實在看這封信前，我已找李斯問清楚一切，所以一點不覺驚奇。」

項少龍恍然大悟，為何圖先表現得那麼冷靜。

圖先冷然道：「呂不韋雖然有手段，我圖先又豈是好惹的人，諸萌到現在仍未回來，應是凶多吉少，呂雄則剛回來。你小心點蒙驁，若讓他知道真相，以他剛直的性格絕藏不住心事，徒教他給呂不韋害死。現在陽泉君被囚禁起來，株連者達萬人之眾，秦國軍方大半人已向呂不韋投誠，若是明刀明槍，我和你鬥不過他半個指頭。」

項少龍點頭道：「圖兄準備怎麼做？」

圖先嘴角露出一抹冰寒的笑意，低聲道：「和你一樣，在等待最好的機會。」

哈哈一笑，舒盡心中的憤慨，起身去了。項少龍呆坐在那裡，直至烏應元來到他旁坐下，才清醒了點。

烏應元道：「呂相教我來勸你，他正在用人之時，蒙驁將軍馬上要出征韓國，少龍肯做他的副將嗎？」

項少龍誠懇地道：「岳丈信任我嗎？」

烏應元微一錯愕，點頭道：「還用說嗎？我對你比自己的親兒更信任。」

項少龍低聲道：「我每件事都是為烏家著想，包括這次退隱山林，終有一天岳丈會明白小婿為何這樣做，但現在卻請千萬勿追問原因。」

烏應元劇震一下，色變道：「你有什麼事在瞞著我？」

項少龍虎目淚水泉湧，緩緩道：「岳丈不是想為烏爺爺在咸陽建一個風風光光的衣冠塚嗎？假若十年後我項少龍仍有命在，必可完成岳丈心願。」

烏應元目瞪口呆好一會，長長吁出一口氣，點頭道：「我明白了！明天我們立即遷出咸陽，無論如何，我們岳婿之情，永不改變。」

# 第四卷

## 第一章始皇立威

咸陽宮西殿議政廳，小盤高踞三級台階最上一層的龍席，負責文書紀錄的李斯的席位設於他後側。次一層坐著太后朱姬，其他大臣分列兩旁，席地而坐。一邊是呂不韋、蔡澤、王綰和蒙驁，另一邊是徐先、鹿公、王齕三人。當討論到鄭國渠一事，昌平君神色凝重地進來稟告，說項少龍有急事求見，眾人大感愕然。小盤自然心中有數，立即命昌平君傳召項少龍。

項少龍昂然進廳，行過君臣之禮，把整件事陳說始末，然後道：「此事本屬臣下職權範圍內的事，可是呂雄口口聲聲請呂相評理，由於事關呂相清譽，臣下不敢私自處理，故報上來望由儲君、太后和呂相定奪。」

呂不韋氣得臉色發青，大怒道：「混賬傢伙現在哪裡？」

只聽這麼一句話，可知呂不韋的專橫。在眼前情況下，理該在身為儲君的小盤表示意見，方輪得到其他人說話，呂不韋如此霸氣迫人地發言，已犯不分尊卑先後之罪。而他雖然表示出對呂雄的不滿，卻仍是以家長責怪下輩的口氣，非秉公處理的態度。

小盤早有準備，從容道：「右相國請勿動氣，首先讓我們把事情弄個一清二楚。」轉向朱姬道：「太后！王兒這麼做對嗎？」

朱姬望著階下傲然挺立的項少龍，鳳目射出無比複雜的神情，又瞥了正瞪著她打眼色的呂不韋，幽幽歎道：「照王兒的意思辦。」

在這種情況下，她只有支持自己的愛兒。鹿公徐先等露出訝異之色，想不到年輕的儲君，竟有應付複雜危機的大將之風。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出，此事牽涉到呂不韋和項少龍的鬥爭，事情可大可小。

小盤壓下心中興奮，不理呂不韋，向項少龍平靜地道：「呂邦所以尚未犯下淫行，是因及時被人揭發，故尚未得手，此乃嚴重罪行，不知項卿家是否有人證？」

項少龍道：「受害夫婦正在廳外候命，可立即召來，讓儲君問話。」

蔡澤插入道：「儲君明鑒，此等小事，盡可發往都律所處理，不用勞神。微臣認為當前急務，應是弄清楚呂副統領是否出於誤會，一時意氣下與項統領發生衝撞，致冒犯項統煩。都騎都衛兩軍，乃城防兩大支柱，最重要是以和為貴，化干戈為玉帛，請儲君明察。」

這番話擺明幫呂雄，蔡澤乃前任宰相，地位尊崇，換過在一般情況，小盤會給他一點情面，但現在當然不會就此了事。本要發言的徐先和鹿公，一時間只好把到咽喉的話吞回肚內去。

呂不韋容色轉緩，當其他人除李斯和項少龍外，均以為小盤會接受蔡澤的提議，未來的秦始皇一拍龍几，昂然長身而起，負手步下龍階，直抵朱姬席前，冷然道：「蔡卿家此言差矣！我大秦自商鞅變法，將兵謹遵軍法，稟守尊卑之序，故能上令下行，士卒用命，使我軍縱橫無敵，稱雄天下。」再移前步下最低一級的台階，銳目環視眾臣，從容自若道：「若有人違反軍法，公然以下犯上，而我等卻視若罔見，此事傳開去，對軍心影響之大，誰能估計？故對此事寡人絕不會得過且過，如證實呂副統領確有犯下此等重罪，定須依軍法處置，不可輕饒。」

廳內人人聽得目瞪口呆，想不到仍是個大孩子的儲君，如此侃侃而論，言之成理，充滿一代霸主的氣概。呂不韋和朱姬像首次認識小盤般，愕然聽著。只有俯頭作卑微狀的李斯眉飛色舞，因為兩番話的撰稿人是他。

鹿公振臂喝道：「好！不愧我大秦儲君，軍令如山，賞罰分明，此正為我大秦軍屢戰不敗的憑依。」

小盤微微一笑，見人人目光全投在自己身上，不由一陣心怯，忙回到龍席坐下，稍有點洩氣地道：「眾卿有何意見？」

蔡澤被他間接臭罵一頓，怎敢作聲？噤若寒蟬地垂下頭。呂不韋雖心中大怒，對「兒子」又愛又恨，終還是不敢當眾人公然頂撞他，而事實上他亦心知肚明小儲君言之有理，惟有往朱姬望去，希望由她解圍。

朱姬明知呂不韋在求她相幫，若換過不是項少龍，她會毫不猶豫地這麼做，現在只好詐作視如不見。

蒙驁乾咳一聲，發言道：「少龍和呂副統領，均是微臣深悉的人，本不應有此事發生。照微臣猜估，其中可能牽涉到都騎都衛兩軍一向的嫌隙，而由於兩位均上任未久，一時不察，致生誤會，望儲君明鑒。」

朱姬終於點頭道：「蒙大將軍之言有理，王兒不可魯妄行事，致傷軍中和氣。」

呂不韋見朱姬終肯為他說話，鬆一口氣道：「這事可交由本相處理，保證不會輕饒有違軍法的人，儲君放心。」

小盤、項少龍和李斯三人聽得大叫不妙，一直沒有作聲的徐先長身而起，走到項少龍身旁，淡然道：「微臣想和少龍到外面走一轉，回來後始說出心中的想法，請儲君賜准！」

除項少龍三人外，其他人大為錯愕，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項少龍欣然隨徐先去後，王綰待要趁機說話，給小盤揮手阻止道：「待左相國回來再說。」

王綰想不到小盤如此威霸，只好把說話吞回肚內去。議政廳在奇異的靜默裡，眾人不由把眼光投到未來的秦始皇小盤身上，首次認識他般打量。他仍帶童稚的方臉露出冷靜自信的神色，坐得穩如泰山，龍目生芒，教人摸不透他心內的想法。朱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兒子長大了，這些天來，她正如項少龍久旱逢甘露的形容般，與嫪毐如膠似漆，旦旦而伐，極盡男歡女愛，好借情慾麻醉自己，避開冷酷的現實。在她傳奇性的生命裡，最重要的四個男人是莊襄王、呂不韋、項少龍和眼前的愛兒，命運卻使她與他們形成複雜難言的關係。尤其是呂不韋下毒手害死莊襄王，使她不知如何自處，令她愧對小盤和項少龍。最要命的是切身的利益迫得她不得不與呂不韋聯成一氣，力保自己母子的地位。只有嫪毐能令她忘掉一切。在這剎那，她直覺感到與兒子間多了一道往日並不存在的鴻溝，使她再難以明白自己的儲君兒子。

呂不韋則更是矛盾，一直以來，他和小盤的「兒子」保持非常親密的關係，對他戳力栽培，望他成材，好由父子兩人統治大秦，至乎一統天下，建立萬世不朽的霸業。這亦是他要不擇手段置項少龍於死地的原因，他絕不容任何人瓜分了小盤對他的敬愛。可是他卻從未想過小盤會因王權而與他發生衝突，在這一刻，他卻清楚地感覺到。他此時仍未看破整件事是個精心設計的佈局，只以為小盤在秉公處理突發的事件。呂雄的無能和愚蠢，他早心中有數，否則不會以管中邪為主，呂雄為副。諸萌命喪於項少龍之手，對他的實力造成嚴重的打擊，使他在人手上的安排上陣腳大亂，現在終給呂雄攪出個難以收拾的局面來。他此際心中想到唯一的事，是殺死項少龍，那他的霸業之夢，再不受干擾。

至於蔡澤和王綰兩個傾向呂不韋的趨炎附勢之徒，則有如給當頭棒喝，首次認識到小盤手上操縱的王權，始終凌駕於呂不韋之上，不是任由太后和權相操縱。隨著他的成長，終有一天他會成為主事的君王。

蒙驁的想法卻較為單純，他之所以有今天，全拜呂不韋所賜，對呂不韋死心塌地，現時他手中兵權之大，比之王齕有過之無不及，成為呂不韋手上最大的籌碼。無論發生什麼事，他只會向呂不韋效忠。

王齕的想法則比他複雜多了，這位秦國的大將軍是個擴張主義者和好戰的軍人，只有南征北討，方可使他感到生命的意義。此令他逐漸靠向呂不韋，因為在呂不韋膽大包天的冒險精神下，使他可以盡展所長，東侵六國。但忽然間，他體會到尚未成年的儲君，已隱焉表現出胸懷壯志、豪情蓋天的魄力和氣概，使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鹿公乃軍方最德高望重的人，是個擁護正統的大秦主義者，打開始便不喜歡外人呂不韋。且由於項少龍的關係，使他釋去懷疑，深信小盤乃莊襄王的骨肉，現在見到小盤表現出色，更是打定主意，決定全力扶助未來的明主。

殿內眾人各想各的，一時間鴉雀無聲，形成怪異的氣氛和山雨欲來前的張力。頃刻後徐先和項少龍回來，項少龍到了王齕旁止立不前，剩下徐先一人直抵龍階之下。

徐項兩人施禮後，徐先朗朗發言道：「稟告儲君太后，微臣可以保證，此事非關乎都騎都衛兩軍的派系鬥爭，致生誤會衝突。」

呂不韋不悅道：「左相國憑何說得這麼有把握？」

徐先以他一向不亢不卑、瀟灑從容，令人易生好感的神態道：「呂邦在咸陽街頭，曾當眾調戲人家妻子，為微臣路過阻止，還把呂邦訓斥一頓，當時已覺呂邦心中不服。剛才微臣往外走上一轉，是要看看那對小夫妻是否微臣見過的人，現經證實無誤，可知此事有其前因後果，不是都騎裡有人誣害呂邦，製造事端。至於呂雄硬闖都騎衙署，強索兒子，先拔刀劍，以下犯上一事，更是人證俱在，不容抵賴。」

眾人至此方明白他往外走一轉的原因，蒙驁也啞口無言。呂不韋則恨不得親手捏死呂邦，經徐先的警告，這小子仍是色膽包天，幹出蠢事。

小盤冷哼一聲道：「呂邦是要在事後殺人滅口，故敢如此不把左相國的話放在心上。」

眾人心中一寒，知道年輕儲君動了殺機。此正是整個佈局最微妙的地方，由於有徐先的指證，誰都不會懷疑是荊俊蓄意對付呂雄父子。

朱姬蹙起黛眉，沉聲道：「呂邦是蓄意行事，應無疑問，可是左相國憑什麼肯定呂雄確是首先拔劍，以下犯上？」

徐先淡淡道：「因為當時嬴盈和鹿丹兒均在場，可作見證。」

鹿公一呆道：「小丹兒怎會到那裡去？」

呂不韋冷笑一聲道：「確是奇怪之極，不知少龍有何解釋？」

眾人的眼光，全集中到立於左列之末的項少龍身上。

徐先道：「微臣早問過少龍，不若把昌文君召來，由他解說最是恰當。」

小盤下令道：「召昌文君！」

守門的禁衛立時將上諭傳達。候命廳外的昌文君走進殿來，下跪稟告，把嬴盈和鹿丹兒守在宮門，苦纏項少龍比鬥一事說出來。

呂不韋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撲將出來，下跪道：「儲君明鑒，呂雄如此不分尊卑上下，違抗上級命令，微臣難辭罪責，請儲君一併處分。」

項少龍見呂不韋把事情攬到身上，不知如何應付，朱姬是不會容許小盤令呂不韋難以下台的。朱姬果然道：「相國請起，先讓哀家與王兒說幾句話，才決定如何處理此事。」

呂不韋心知肚明朱姬不會讓小盤降罪於他，仍跪在地上，「痛心疾首」地道：「太后請頒布處分，微臣甘心受罰！」

朱姬見他恃寵生驕，心中暗罵，偏拿他沒法，低聲對小盤道：「右相國於我大秦勞苦功高，更由於日理萬機，有時難免管不到下面的人，王兒務要看在相國臉上，從寬處理此事。」

小盤臉無表情的默然不語，好一會後在眾人期待下道：「既有右相國出面求情，呂雄父子死罪可免。但此事關係到我大秦軍心，凡有關人等，包括呂雄在內，全部革職，永不准加入軍伍。呂邦則須當眾受杖五十，以儆傚尤。管中邪身為呂雄上級，治下無方，降官一級，至於統領一位，則由項卿家兼任，右相國請起。」

朱姬固是聽得目瞪口呆，呂不韋亦失了方寸，茫然站起來，一時忘掉謝恩。項少龍趨前跪倒受命，暗忖這招連消帶打，使自己直接管治都衛的妙計，必是出自李斯的腦袋。

小盤猛地立起，冷喝道：「就如此決定，退廷！」

眾人忙跪倒地上。小盤把朱姬請起來，在禁衛和李斯簇擁下高視闊步的離開。項少龍心中湧起怪異無倫的感覺，同時知道廳內一眾秦國的重臣大將，如他般終於體會到「秦始皇」睥睨天下的氣魄和手段，而他卻只還是個未成年的大孩子。

項少龍為怕給鹿丹兒和嬴盈再次糾纏，故意與鹿公、徐先、王齕等一道離開。

踏出殿門，呂不韋和蒙驁在門外候著，見到項少龍出來，迎過來道：「這次的事，全因呂雄而起，儲君雖赦他的死罪，本相卻不會對他輕饒，少龍切勿把此事放在心上。」

鹿公等大為訝異，想不到呂不韋如此有度量。只有項少龍心知肚明因呂不韋決意在由後天開始的三天田獵期內，務要殺死自己，故意在眾人前向他示好，好讓別人不會懷疑他的陰謀。當然，那個由莫傲和管中邪兩人想出來的殺局，必定是天衣無縫，毫無破綻痕跡可尋。

項少龍裝出不好意思的樣兒，歉然道：「小將是別無他法，呂相萬勿見怪。」

呂不韋哈哈一笑，與鹿公等閒聊兩句，親熱地扯著項少龍一道離宮，氣得守在門外的鹿丹兒和嬴盈只有乾瞪眼的份兒。看著呂不韋談笑自若，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神態表情，項少龍不由心中佩服。笑裡藏刀最是難防！

呂不韋堅持送項少龍一程，後者欲拒無從下，惟有坐上他的豪華座駕。

車子經過大致完成，只欠些修飾的新相國府，呂不韋躊躇志滿地指點道：「田獵大典後，我會遷到這風水福地來，此為咸陽地運的穴眼，不過鄒老師卻說由於天星轉移，八年後地氣將會移進咸陽宮上，哈！正是儲君加冕的時刻，多麼巧！」

項少龍對風水一竅不通，對歷史卻有「未卜先知」的能耐，聞言呆起來，對鄒衍的學究天人，更是驚歎。

呂不韋伸個懶腰，笑道：「有八年當頭的鴻運，可給我完成很多事。」

項少龍不由心中佩服，呂不韋剛打了一場敗仗，眼下卻像個沒事人般，一副生意人的本色，不怕賠本的生意，只要能從別處賺回來就行。

呂不韋忽然探手親切地摟他的肩頭，微笑道：「新相府萬事俱備，只欠位好女婿，少龍明白我的意思吧！現在你見過娘蓉，還不錯吧！我呂不韋最疼惜是這寶貝女兒。」

項少龍心中暗歎，這將是最後一次與呂不韋修好的機會。以大商家出身的秦室權相，最初是因利益與他拉上關係，亦因利益而要以辣手對付他，現在再次把他拉攏，仍是「利益」兩個字。他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只論利害關係，其他的可以擺在一旁。換過別人，遭到剛才的挫折，多少會有點意氣用事，他卻毫不計較，反立即對項少龍示好。以此類推，即使成為他的女婿，又或像小盤的「親生骨肉」，在利害關係下，他均可斷然犧牲，呂雄正是個例子。項少龍直覺感到，呂不韋不但要通過小盤把秦國變成他呂家的天下，說不定還會由自己來過過做君主的癮兒。

呂不韋見他沒有斷然拒絕，只是沉吟不語，還以為他已心動，拍拍他肩頭道：「少龍考慮一下，下回給我一個肯定的答案。無論如何，呂雄的事不用放在心上。」

馬車停下來，原來已抵達衙署正門。項少龍道謝後走下馬車，心裡明白，呂不韋將會於田獵時再問他一次，若答案是「否」的話，會按照原定計劃在田獵時對付自己。

回到衙署，人人對他肅然致敬，項少龍想到這回不但小盤立威，自己亦在都騎軍內立威，以後指揮起這些出身高貴的都騎，試問誰敢不服？滕翼和荊俊早回到署內，三人相見，禁不住大笑一番，暢快至極。呂雄的政治前途就此完蛋，實比殺他更令這滿懷野心的人難過。

滕翼笑罷，正容道：「這次連帶將管中邪都給害了，管小兒必定心中大恨。」

項少龍苦笑道：「有一事將會使我和他更是勢成水火，因為呂不韋剛向我重提婚事，限我在下次見他時答覆。」

荊俊眨眼道：「呂娘蓉可算美人胚子，不若把她娶過來玩玩，先報點仇。」

滕翼怒喝道：「你當你三哥是什麼人？」

荊俊立時閉口。

項少龍歎道：「這事確令人頭痛，坦言拒絕的話，呂不韋可能受不了，不過亦顧不得那麼多。」

滕翼待要說話，近衛來報，嬴盈和鹿丹兒又找上門來。

項少龍與兩女放騎馳出城門，沿官道奔下山坡，來到一望無際的平原，際此仲春時節，漫野翠綠，又有兩位刁蠻的美女作伴，不由煩憂盡去，心懷大放。

嬴盈興奮地來到他旁，指著地平處一座小山巒道：「那是著名的『歇馬坡』，山上有株參天古柏，旁有清泉，我們以那裡為目標，誰先抵達算誰贏，以後見面，要執下屬之禮，為期三個月。」

另一邊的鹿丹兒嬌笑道：「當然不止是比賽馬力那麼簡單，比賽者可以用任何方法，阻止對手得勝，但可不准傷害對手或馬兒，明白嗎？」

項少龍愕然道：「馬兒跑得那麼快，哪來餘暇對付別人？」

嬴盈橫他媚態橫生的一眼，長腿一夾馬腹，馳了開去，嬌笑像春風般吹回來道：「那我們便不知道哩！」

鹿丹兒同時馳出。項少龍慣了她們的「不擇手段」，更沒有時間計較兩女「偷步」，策著疾風，箭般追去。說到騎術，項少龍屬半途出家，比起王翦似可在馬背上吃飯睡覺的人，當然萬萬不及。但若只比速度，憑著疾風，應該不會輸於任何人，問題是念在兩女在倒呂雄一事上幫了個大忙，今天好應讓她們贏回一仗，好哄兩位小姐開心。在美女前認認輸，可視為一種樂趣。有這想法，再無爭雄鬥勝之心，作個樣子，遠遠吊著兩女的馬尾，朝目的地輕鬆弛去，草原山野在蹄起蹄落間往後方退去。項少龍不由想起趙雅，假若成功殺田單為善柔報仇，回來時她應抵達咸陽。經過這麼多波折，他要好好待她，使她下半生過點舒適幸福的日子。

前方兩女沒進一片疏林裡，項少龍的思索又來到琴清身上，感情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往往愈是克制，誘惑力愈強大，他和琴清間的情況正是這樣。根本不用男歡女愛，只要兩人相對時那種微妙的感覺，已有偷吃禁果的動人滋味。假設永遠不逾越那道無形的界限，這種形而上之的精神偷情，實在更是美麗。問題是若有某一剎那忽然一發不可收拾，就糟糕透頂。假若仍在二十一世紀，有人告訴他自己會在美色當前時苦苦克制，他絕不會相信，現在終於發生，可知他的轉變是多麼厲害。神思飛越中，林木掩映間，人馬闖進疏林。

兩女的背影在疏林深處時隱時現，這時代的女子出奇地早熟，或者是由於十四歲已可嫁人的關係，風氣如此，像嬴盈和鹿丹兒不過十五、六歲，已是盛放的鮮花，更因自少學習騎射劍術，體態健美，比之別國美女，多添一份矯捷輕盈的味兒，要說她們不誘人，只是捫著良心說謊話。但項少龍卻絕不想招惹她們，一來是因既無暇亦無心於搞新的男女關係，尤其是鹿丹兒，更是儲妃人選之一，若他拈手，便是與小盤爭風，是他絕不肯做的事。現下並非二十一世紀，一夕之緣後可各散東西。特別是有身份地位的貴女，弄上手必須負上責任，而他項少龍現在最怕的是對美女負責任，只是個琴清，已使他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善處。

正思索間，忽感不妥，眼角黑影一閃，項少龍警覺望去，一面網子似的東西迎頭罩來，撒網的人卻躲在一叢矮樹後。項少龍本能地拔出血浪，一劍劈去。豈知網子倏地收緊，把血浪纏個結實，還往外猛扯。項少龍心中暗笑，儘管兩女加起上來，恐仍難敵自己的神力。想也不想，用力抽劍，還使下巧勁，欲順勢把特製的怪網割斷。豈知一股無可抗拒的大力狂扯而來，項少龍大惑不解時，連人帶劍給拉下馬去，跌個四腳朝天。疾風空馬馳出十多步後，停下來，回頭奇怪地瞪他。對方扯力不斷，項少龍無奈下惟有放手，任由從未脫手的佩劍被人奪走。兩女的嬌笑聲立時由草叢後傳來。

項少龍心中明白，對方借馬兒之力，以巧計奪劍，為之氣結，索性躺在草地上，看樹頂上的藍天白雲。不旋踵，兩女的如花玉容出現上方，俯頭往他這敗將看下來，笑得花枝亂顫，得意洋洋。

嬴盈雀躍道：「原來你這般不中用，以後我們再沒有興趣理會你。」

項少龍感受著疲倦的脊骨平躺地上舒服入心的滋味，微笑道：「不再理我嗎？小弟求之不得。」

鹿丹兒把奪得的血浪插在他臉旁，不屑道：「臭美的男人，人家稀罕你嗎？真不明白紀嫣然為何要嫁你，竟保不住佩劍。」

嬴盈跺足嗔道：「丹兒！你還要和他說話嗎？你是否耳朵聾了，聽不到他說恨不得我們不理睬他。走吧！以後我不要再見到他。」

鹿丹兒略作猶豫，早給氣苦的嬴盈硬扯著去了。待蹄聲遠去，疾風馳回來，低頭察看主人。項少龍苦笑坐起來，暗忖也好，怕只怕兩個刁蠻女仍不肯放過他。

嬴盈這麼受不得他的說笑，其實正因是稀罕和看重他，故份外下不了氣。就在此時，疾風露出警覺的神色，豎起兩隻耳朵。

完全基於戰士的直覺，項少龍一掌拍在疾風的馬股上，大喝道：「走！」

疾風與他心意相通，放開四蹄，往前奔去。同一時間，項少龍取劍撲地滾入剛才兩女藏身的矮樹叢中。機括聲響，十多支弩箭勁射入樹叢裡。項少龍已由另一邊滾出來，橫移到一顆大樹後，順手由腰內拔出兩枚飛針。對方應是一直跟在他們身後，俟兩女離開，現身施襲。他沒有防範之心，皆因呂不韋理該不會在這種微妙的時刻使人襲擊自己。因為若他遇襲身亡，最大的兇嫌非他莫屬。

風聲響起，一支弩箭由左側樹後電射而來。項少龍猛一閃身，弩箭貼臉而過，插在身後樹上，其險至極。他一個翻騰，就地向箭發處滾過去。樹後的蒙面敵人正要裝上第二支弩箭，項少龍的血浪透腹而入。眼角人影閃掠，項少龍轉頭看一眼的時間也沒有，揮手擲出飛針，兩聲慘叫，先後響起。

項少龍知道不可停下來，就勢滾往一堆草叢裡，剛才立身處掠過四支弩箭，可見敵人的凶狠和置他於死地的決心。足音後方響起，來犯者不會少於二十人。項少龍收起長劍，左右手各握兩枚飛針，憑聲往後連珠擲出，又橫滾開去。一聲淒厲的慘叫由後方傳來，四枚飛針，只一枚建功。敵人紛紛找尋隱起身形的戰略地點。直到此刻，敵人仍只是以弩箭對付他，幸好敵人對他的飛針非常顧忌，不敢強攻，否則他早已送命。不過這並非辦法，敵眾我寡下，只要敵人完成包圍網，他必死無疑。他唯一的優點，是召來疾風，只要翻上馬背，便有希望逃生。

項少龍再往前滾去，快要來到另一株大樹，大腿火辣般劇痛，一枝弩箭擦腿而過，連褲子帶走大片皮肉，鮮血立時涔涔淌下。他悶哼一聲，移到樹後。步聲驟響，項少龍探頭後望，一個蒙面大漢，正持弩弓往他撲來，忙擲出飛針。那人面門中針，仰後翻倒，弩箭射到半空。三枝弩箭由樹後疾射而至，幸好他及時縮回來。鮮血不受控制地狂流出來，劇痛攻心。項少龍知道此是關鍵性的時刻，振起求生的意志，勉力往前滾去，躲到一堆亂石之後，頭腦一陣暈眩，知是失血過多的現象，忙拔出匕首，割下一截衣袖，紮緊傷腿。

敵人處傳來移動時帶動草葉的響聲。項少龍心中大愁，現在他的行動力因腿傷大打折扣，更無力在偷襲者完成包圍網前，逃出去與疾風會合。就在此時，他看到前方兩樹間連接著一條絆馬索。

項少龍心念電轉，明白是嬴盈和鹿丹兒兩女布下對付他的第二重機關。再環目一掃，竟發現另外還有兩條絆馬索，把前方去路攔著。足音再次迫來，項少龍又氣又喜，暗忖幸好疾風沒有經過此處，更知道是目下唯一的逃生機會，精神大振，跳了起來，往前狂奔而去，同時嘬唇發出尖銳呼喚疾風的哨聲。風聲勁起，項少龍飛身撲過絆馬索，翻滾而去。勁箭在頭頂呼嘯而過。他再彈起來，疾風的蹄聲由遠而近。

後方一聲呼嘯，敵人再顧不得隱起身形，扇形般狂追而來。項少龍在樹叢間左穿右插，把速度提至極限，引誘敵人發放弩箭。要知為弩弓裝上弩箭，既費力又耗時，很多時還要借助腳力，所以發放一箭，敵人若不想讓他溜走，必須暫時放棄裝上弩箭，好全力追趕他。少去弩箭的威脅，比的就是腳力，疾風此時出現在左前方百丈許外，全速奔來。項少龍由於腿傷的關係，走得一拐拐的，愈來愈慢，幸好不出所料，弩箭攻勢停下來，只餘下敵人急驟的奔跑聲。接著是驚呼倒地的叫響，當然是給絆馬索摔倒。

項少龍趁機大叫道：「敵人中伏！快動手！」

後方一陣混亂，疾風奔至身前，項少龍撲上馬背，打橫衝出。

順勢回頭瞥一眼，只見蒙面敵人翻倒七、八個在地上，未倒下的仍有六、七人，其中一人的身形非常眼熟，正擲出手中長劍，往疾風插來，手勁與準繩，均無懈可擊。

項少龍揮劍橫格，同時大笑道：「旦楚將軍不愧田相手下第一猛將！」一夾疾風，一片雲般飛離險境。

烏府內，滕翼親自為他包紮傷口，駭然道：「箭只要歪上一寸，三弟莫想逃回來。」

荊俊此時回來道：「查過了！旦楚仍沒有回來，兩位刁蠻小姐安全歸家。」

項少龍皺眉苦思道：「我敢肯定今日有份與會的大臣裡，必有人與田單暗通消息，否則他怎能把握到這麼好的時機。」

一旁的陶方點頭道：「假若少龍遇害，人人以為是呂不韋下的手，那時秦國就有難。」

荊俊插口道：「會不會真是呂不韋通過田單向三哥下毒手，事後大可推說是別人陷害他。」

滕翼道：「應該不會，對方擺明不放過嬴盈和鹿丹兒，只因她們走早一步，沒遇上旦楚和他的人吧！」

項少龍暗吁出一口涼氣，剛才情況的凶險，乃平生僅遇，若非因兩女布下的絆馬索，再詐得敵人陣腳大亂，現在休想安坐在此。

陶方道：「幸好箭上沒有淬毒，可見由於事起倉卒，旦楚等準備不足，否則結果完全兩樣。」頓了頓又道：「只要我們查出有哪位大臣，離開議政廳後立即找田單，當知是誰與田單暗中勾結。一天找不出這人，始終是心腹之患。」

項少龍道：「我看不會那麼容易查出來，為掩人耳目，他們會有一套秘密的聯絡手法，不愁被人看破。」

滕翼接入道：「只憑他猜到嬴盈和鹿丹兒會纏你到城外較量，可知此人不但深悉咸陽城的事，還須是與嬴盈等相當接近的人。若立論正確，呂不韋和蒙驁均該與此事無關。」

荊俊正想發表高見，烏舒奔進來道：「牧場有信到！」

項少龍大喜，取過竹筒，拔開蓋子，把一封帛書掏出來，果然是那封冒充春申君寫給李園的偽信。眾人看過，歎為觀止。

陶方道：「少龍準備怎樣把偽信交到李園手上？」

項少龍微笑道：「備車，今天要由你們扶我去見鹿公。」

步下馬車，項少龍領教到滋味，當受傷的左腿踏到地上去，傷口像裂開來般痛入心脾。烏言著和另一鐵衛荊別離，忙左右扶持，朝鹿公將軍府的主宅走去。門衛訝然看他，項少龍報以苦笑，登上門階，到廳內坐下，令兩人到門外等候他。俏婢兒奉上香茗，瞪著好奇的大眼偷瞥他，有點欲言又止的樣兒。項少龍心中奇怪，想問她時，一團黃影，旋風般由內進處衝出來，到他幾前坐下，得意洋洋地看他，原來是聞風而至的鹿丹兒。

只見她小嘴一翹，神氣地道：「想不到堂堂都騎大統領，只不過摔一跤，就那麼跌斷狗腿子，真是笑死天下人。」

項少龍看她嬌俏的模樣，苦笑道：「你們不是打定主意不理睬沒用的手下敗將嗎？為何丹兒小姐還這麼有興致？」

鹿丹兒微一愕然，接著大發嬌嗔道：「誰理睬你，只是你摸上門來！還要說這種話？」

項少龍微笑道：「算我不對，丹兒小姐請勿動氣。」

鹿丹兒氣鼓鼓地瞪他，向身旁掩嘴偷笑的美婢道：「看什麼！給滾入去！」

嚇得小俏婢慌忙溜掉。

此時氣氛頗為微妙，兩人不知說些什麼話好，刁蠻美麗的少女更是進退兩難，項少龍心中一軟，為她解圍道：「後天是田獵大典，丹兒小姐作好準備嗎？」

鹿丹兒愛理不理地道：「誰要你來管我的事。哼！你這人最不識抬舉，累得盈姐哭了，我絕不會放過你的。」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鹿丹兒愈想愈氣，怒道：「什麼什麼的？你當自己是什麼東西？我們要來求你嗎？我恨不得一劍把你殺了。」

項少龍暗自心驚，眼前的鹿丹兒，乃咸陽琴清外絕對碰不得的美女，因為她是儲妃人選之一。愛的反面是恨，像嬴盈和鹿丹兒這種心高氣傲的貴女，份外受不起別人的冷淡，尤其這人是她們看得上眼的人。正不知說什麼好，鹿公來了。

鹿丹兒低聲道：「項少龍！我們走著瞧。」一陣風般溜掉。

鹿公在上首坐下，搖頭歎道：「小娃子很難侍候，我也拿她沒法兒。」

項少龍惟有以苦笑回報。

鹿公正容道：「你的腿是什麼回事？不是給丹兒弄傷吧。」

項少龍低聲把遇襲的事說出來。

鹿公勃然大怒道：「田單好膽，到這裡仍敢行兇，欺我秦國無人耶？」

項少龍道：「此事很難追究，呂不韋亦會護著他。」由懷裡掏出偽造的書信，交給鹿公過目。

鹿公看後，點頭道：「我今晚把信送到李園手上，最近有位原本在春申君府作食客的人來投靠我，就由他作信使，保證李園不會起疑心。」

項少龍大喜道：「最好哩！」

鹿公沉吟片晌，有點難以啟齒地道：「小丹真令我心煩！」

項少龍訝道：「孫小姐有什麼問題呢？」

曉公道：「你不知道了，近幾天小丹除你外，還找上管中邪，對他的劍法和人品氣度讚不絕口，這小子又懂討女兒家的歡心，你說我應否心煩？」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沉，皺眉道：「婚嫁之事，不是由你老人家作主嗎？」

鹿公搖頭道：「我大秦族自古以來，一直聚族而居，逐水草以為生計。男女自幼習武，更有挑婿的風俗，任由女子選取配得上自己的情郎，有了孩子才論婚嫁。自商鞅變法後，情況雖有改變，但很多習慣仍保留下來，所以若丹兒真的看上管中邪，老夫很難阻止。」

這次輪到項少龍大感頭痛。此乃管中邪打進秦人圈子的最佳方法，若給他把鹿丹兒弄上手，成為鹿公的孫女婿，鹿丹兒固當不成儲妃，他的身份地位將大是不同，對付起來困難多了。這種男女間的事，外人無權過問。管中邪無疑是很有魅力的人，自己沒有把握在這方面勝得過他。苦笑道：「鹿公不是有意把孫小姐嫁入王宮嗎？」

鹿公歎道：「是徐先和騰勝的主意吧，丹兒往時也有入宮陪儲君讀書，這兩天纏上管中邪，失去興致。呂不韋此招很辣，使我再不敢向太后提出丹兒的婚事。」跟著雙目閃過殺機，沉聲道：「我派人警告管中邪，若他真的敢碰丹兒，就算有呂不韋作他靠山，我也要找人把他生閹，問題是幾乎每次都是丹兒自己送上門去，教我無計可施。」頓了頓忽道：「少龍和他交過手嗎？」

項少龍搖頭表示尚未交手。

鹿公道：「此人劍術非常厲害，昨晚在送別龍陽君的宴會上，大展神威，連敗各國著名劍手，連田單的貼身衛劉中夏都敗在他手上，大大的露了一手。現在咸陽已有傳言，說他的劍法在你和王翦之上，嘿！好小子！」

項少龍動容道：「鹿公看過他出手，覺得怎樣？」

鹿公沉聲道：「他的劍法非常怪異，以緩制快，以拙克巧，比起你的劍法，可說各擅勝場，但我卻怕你在膂力上遜他一籌。」

項少龍開始感到管中邪對他的威脅，這種形勢極可能是莫傲一手營造出來的，此人不除，確是大患。假若嬴盈和鹿丹兒兩位咸陽城的天之驕女，給他弄上手，那他將融入秦人的權力圈子裡，對他項少龍更是不利。只要呂不韋派他再打兩場勝仗，立下軍功，更加不得了。想深一層，如果自己拒絕呂娘蓉的婚事，肯定呂不韋會把愛女嫁給管中邪，而此君將會成為呂不韋手下的第二號人物。

是否該把他幹掉呢？那會是非常困難和危險的事，或者要和他來一次公平的決戰，不過只是想起他比得上囂魏牟的神力，勝過連晉的劍法，項少龍便心中打鼓，難以堅持「解決」的方法。離開上將軍府，他強烈地思念妻兒和愛婢，不過礙於拐行的左腳，怕她們擔心，不得不放棄衝動。而他深心處，隱隱知道自己其實很想再見到琴清，縱使沒有肉體的接觸，只要看到她的音容笑貌，雅致的丰姿，已是最大的享受。

回到烏府，項少龍告知滕荊兩人鹿公府之行的情況，提到鹿丹兒和管中邪的事，歎道：「呂不韋這一招實令人難以招架，男女間的事誰都插手不得，最糟是秦女風氣開放，又可自選嬌婿，父母都管她不著。」

荊俊聽得心癢癢地道：「鹿丹兒和嬴盈均為不可多得的美女，若全被管中邪弄上手，令人想起心中不服氣，唉！我說起來總是個堂堂副統領，為何她們不來尋我開心？」

滕翼沉聲道：「不要說無聊話，現時來說，我們根本沒有餘暇去理會這方面的事，亦不到我們理會，還有一天是田獵大典，我們要擬好計劃，對付莫傲，同時要應付呂不韋的陰謀。」

項少龍道：「小俊摸清楚田獵場的環境嗎？」

荊俊興奮起來，取出一卷帛圖，攤在几上，陶方剛好返來，加入他們的密議。

荊俊解釋道：「田獵場佔地近百里，界於咸陽和梁山之間，一半是草原和縱橫交錯的河流，其他是山巒丘谷，營地設在田獵場最接近咸陽城東端一處高地上，涇水由東而來，橫過北方，檢閱台位於營地下方的大草原，分早獵和晚獵，如要動手，當然是在有夜色掩護時最佳。」

陶方擔心道：「少龍的腿傷，多少會有些影響。」

項少龍道：「我們是鬥智而非鬥力，而且坐在馬背上，腿傷應沒有太大影響。」

滕翼道：「田獵有田獵的規矩，首先是禁止使用弩弓，亦不准因爭逐獵物而進行私鬥，人數方面也有限制。最受人注目是第三天的晚獵，由狩獵最豐的多個單位派出人選，到西狩山行獵較量，該處盛產虎豹等猛獸，誰能取回最多的獸耳，就是勝利者。」

所謂單位，指的是軍中的單位，例如禁衛軍、都騎軍、都衛軍是三個獨立的單位，其他如上將軍府、左右丞相府，是不同的單位，用意在提拔人材，像一場比拚騎射的考試。為展示實力和激勵鬥志，像田單這些外人亦會被邀參加，好比拚高低。

荊俊道：「佈置陷阱並不困難，問題是如何把莫傲引到那裡去，這傢伙的壞心術最多，恐怕很難令他上當。」

項少龍道：「有些什麼陷阱，可否說來聽聽？」

荊俊精神大振道：「其中一著，是把一種取自蜂后的藥液沾點在莫傲身上，只要他經過蜂巢附近，保證可要他的命。」

陶方皺眉道：「若他穿上甲冑，恐怕只手臉有被螫的可能，未必致他於死。」

滕翼道：「陶公有所不知，在西狩山一處斜坡旁的叢林裡，有十多巢劇毒的地蜂，只要叮上十來口，人就要昏迷，多幾口的話，神仙難救，問題就是怎樣誆他到那裡去，因為他只是文官，不會直接參與狩獵，此計對付管中邪反容易一點。」

陶方色變道：「這麼說，呂不韋對付少龍亦應不是太困難。」

項少龍苦笑道：「只要想想毒計是由莫傲的腦袋裡鑽出來，便知不是容易對付的，看來我應暫且拖著呂娘蓉的婚事，待殺掉莫傲，才與他計較，始是聰明的做法。」

滕翼歎道：「三弟肯這樣做嗎？」

項少龍雙目神光一閃道：「兵不厭詐，否則就要吃大虧，或者佯作答應後我們再利用管中邪，破壞呂不韋的如意算盤，此事隨機應變好了。」

陶方省起一事道：「我差點忘了，圖先著你明天黃昏時分去會他，應有新的消息。」

滕翼長身而起道：「夜了！少龍早點休息！若仍走得一拐一拐的，怎樣去與圖先會面。」

項少龍在兩人扶持下，朝寢室走去，心中一片茫然。由與呂不韋鬥爭到現在，雖然不斷落在下風，但從沒有像這刻般的心亂如麻，無論是呂娘蓉、鹿丹兒又或嬴盈，每個都令他大感頭痛，有力難施。他清楚地感覺到，即使成功除去莫傲，管中邪仍有可能使他一敗塗地。這刻他只希望能摟著紀嫣然她們好好睡一覺，自己未來的命運實太難以逆料。

翌日起床，腿傷疼痛大減，傷口消腫。

項少龍大讚滕翼的山草藥了得，滕翼警告道：「這兩天你絕不可作激烈的動作，否則傷口爆裂，恢復期就要拖得很長了。」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我想到最佳應付莫傲和管中邪陰謀的方法，是因傷退出狩獵，橫豎說起打獵，我比你們差遠了。」

滕翼笑道：「那會使很多人失望。」

又道：「牧場有消息傳來，方叔已依你的方法，製成你提議的摺疊弩弓，可收藏於衣服內不被覺察，目下仍須改良，要十多天時間始可大功告成。」

項少龍大喜，摺疊弓威力不遜於一般弩弓，卻易於收藏，是由他二十一世紀的靈活腦袋想出來的厲害玩意之一，憑仗越匠的手藝，乃改善精兵團裝備一個努力的方向，現在終告初步有成。

吃早點時，呂不韋忽然派人召他往見。項少龍想起呂娘蓉的事，大感頭痛，無奈下匆匆趕往相府。

在府門處遇上前往南門都衛衙署的管中邪，後者全無異樣神態地向他執下屬之禮，笑道：「這幾天很想找項大人喝酒聊天，只恨公私兩忙，抽不出時間，今天出門遇貴人，相請不若偶遇，不如今晚由我請客，加上昌文君兄弟，大家歡敘一夜。」

由於兩人間微妙的關係，反使項少龍難以拒絕，無奈答應，裝出抱歉的神態道：「因呂雄的事，害得管大人降官一級，我……」

管中邪哈哈一笑，拉著他走到一旁低聲道：「項大人勿將此等小事放在心上，呂雄是自取其咎，怨不得任何人，小弟降職是難卸罪責。」

項少龍聽得心中生寒，此人城府之深，確教人心中懍然。定下今晚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項少龍往書齋拜見呂不韋。

呂不韋正在吃早點，著項少龍坐下與他共進早膳，肅容道：「聽城衛的報告，少龍昨天黃昏在城外遇襲，受了箭傷，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知否是誰做的？」

項少龍道：「他們蒙著頭臉，不過假若我沒有猜錯，其中一人應是田單手下的猛將旦楚。」

呂不韋臉色微變，借吃糕點掩飾心中的震盪。項少龍明白他動容的原因，因為假設田單成功，最大的嫌疑者將是他呂不韋本人，等若田單在陷害呂不韋。

項少龍索性坦然道：「田單已識破我董馬癡的身份，由於我有位好朋友落到他手上，他竟以此威脅我，幸好當時給我看穿那位朋友早給他害死，所以一時氣憤下，當著他的臉說要殺他報仇，他自然要先發制人。」

呂不韋沉吟不語，好一會道：「他怎能把時間拿捏得如此天衣無縫，就像我為呂雄這蠢材的事，心懷不忿，派人去找你算賬的模樣。幸好當時我是和你一道離開，在時間上趕不及遣人吊著你和兩個刁蠻女，否則我也脫不掉嫌疑。」

項少龍心中佩服，呂不韋無論氣魄風度，均有使人為之懾服、甘心向他賣命的魅力，像眼前這番話，充滿推心置腹的坦誠味道。

項少龍道：「當日在邯鄲，田單曾暗示在咸陽有與他勾結的人，還表示蠻有對付我的把握，那人當然不應是指呂相，該是昨天與會的其他六位大臣之一。」

呂不韋點頭道：「鹿公、徐先、王齕和蒙驁四人應該沒有問題，餘下的只有蔡澤和王綰兩人，其中以蔡澤嫌疑最大，說到底他仍是因我而掉了宰相之位，哼！竟然擺出一副依附於我的模樣，看我如何收拾他。」

項少龍吃了一驚道：「還是查清楚一點再作決定。」

呂不韋冷笑道：「我自有分寸，是了！娘蓉的事你決定好嗎？」

項少龍想起「無毒不丈夫」這句話，把心一橫道：「呂相如此看得起我項少龍，我怎敢不識抬舉，此事……」

就在此時，窗外傳來一聲嬌叱道：「且慢！」

兩人同時嚇一跳，愛穿紅衣的呂娘蓉像一團烈焰般推門而入，先對呂不韋道：「爹不要怪守衛有疏職守，是我不准他們出聲的。」

項少龍忙站起來行禮。

呂不韋皺眉道：「爹和項統領有密事商量，蓉兒怎可在外面偷聽？」

呂娘蓉在兩人之前亭亭玉立，嬌憨地道：「只要是有關娘蓉的終生，娘蓉就有權來聽，入鄉隨俗，秦人既有挑婿的風俗，娘蓉身為堂堂右相國之女，自應享有權利，娘蓉有逾禮嗎？」

呂不韋和項少龍面面相覷，不知應如何應付這另一個刁蠻女。

呂娘蓉眼神移到項少龍臉上，露出不屑的神情，傲然道：「若想娶我呂娘蓉為妻，首先要在各方面勝得過我，才可成為我呂娘蓉的選婿對象之一。」

呂不韋不悅道：「蓉兒！」

呂娘蓉跺足嗔道：「爹！你究竟是否疼惜女兒？」

呂不韋向項少龍攤攤手，表示無奈之意，柔聲道：「少龍人品劍術，均無可挑剔，還說爹不疼愛你嗎？」

項少龍卻是心中暗笑，剛才他並非要答應婚事，只是希望以詐語把事情拖到田獵後再說，亦好使呂不韋不疑心是他殺死莫傲，豈知曾被他拒婚的三小姐竟躲在窗外偷聽，現在到來一鬧，反正中他下懷。

呂娘蓉蓮步輕搖，婀娜多姿地來到項少龍身前，仰起美麗的俏臉打量他道：「我並沒有說一點也不喜歡他呀！只是有人更合女兒心意，除非他證明給我看他是更好的，否則休想女兒挑他為婿。」

她對著項少龍，卻是只與她爹說話，只是這態度，就知她在有冤報冤，向項少龍討回曾被拒婚的屈辱。

她雖是明媚動人，但由於與呂不韋的深仇，項少龍對她並沒有愛的感覺，微微一笑道：「三小姐心中的理想人選是誰？」

呂娘蓉小嘴微翹，惱恨地白他一眼道：「我的事哪到你來管，先讓我看看你在田獵的表現吧！」

項少龍向呂不韋苦笑道：「恐怕要教小姐失望。」

呂不韋皺眉道：「蓉兒不要胡鬧，少龍受人暗算，傷了大腿，明天……」

呂娘蓉不屑地道：「連自己都保護不了，有什麼資格作女兒的丈夫，爹！以後不可再提這頭婚事了，女兒寧死不會答應。」

嬌哼一聲，旋風般去了。項少龍心中大喜，表面當然裝出失望的神態。

呂不韋著他坐下後歎道：「這女兒是寵壞了，少龍不須放在心上，過幾天我再和她說說看。」

項少龍忙道：「一切聽呂相吩咐！」心中卻在想要設法使管中邪知道此事，他會有方法使呂娘蓉不對他「變心」，例如把生米煮成熟飯那類手段，那自己可化解呂不韋這一招。

呂不韋沉吟片晌，低聲道：「少龍是否真要殺死田單？」

項少龍苦笑道：「想得要命，只是相當困難，當時是氣憤衝口而出，事後才知太莽撞。」

呂不韋點點頭，苦思頃刻，待要說話，下人來報，李園有急事求見。

呂不韋大感愕然，長身而起道：「此事容我想想，然後找你商議，我要先去看看李園有什麼事？」

項少龍忍住心中喜意，站起來，李園終於中計。

離開相府，項少龍立即入宮謁見小盤，大秦的小儲君在寢宮的大廳接見他。侍候他的宮女年輕貌美，有兩三個年紀比小盤還要小，但眉目如畫，已見美人兒的坯形。

小盤和他分君臣坐好，見他對她們留神，低笑道：「是各國精挑來送給我的美人兒，全都是未經人道的上等貨色，統領若有興趣，可挑幾個回去侍候你。」

項少龍想起當日自己制止他非禮妮夫人的侍女，不禁感觸叢生，搖頭道：「儲君誤會，我只是怕你沉迷女色，有傷身體。」

小盤肯定地道：「統領放心。」伸手揮退眾宮娥，淒然道：「自娘受辱慘死，我立誓把心神全放在復仇之上，再不會把精神荒廢在女人身上。」

項少龍暗忖這或許是小盤能成為一統天下的霸主原因之一，環顧其他六國君主王太子，誰不耽於酒色逸樂，只有小盤因母親妮夫人之死，立下復仇壯志，視身旁美女如無物。點頭道：「女人有時可調劑身心，最重要的是要有節制。」

小盤道：「受教了，琴太傅常提醒我這方面的事。」又道：「聽昌文君說你受了箭傷，去探你時師傅卻早睡覺，害得我擔心一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把事情說出來，小盤亦想到呂不韋指出的問題，動容道：「這事必有內奸，否則不會曉得兩個女娃子會纏你出城比鬥？」

項少龍道：「此事交由呂不韋去煩惱。是了！昨天你擺明不聽你母后的話，事後她有沒有責怪你。」

小盤冷笑道：「她自搭上嫪毐，有點怕我，教訓是教訓幾句，還著我借田獵的機會，把管中邪升回原職，我已答應，犯不著在小事上和她爭拗。」

提起管中邪，項少龍記起鹿丹兒的事，說了出來。

小盤眼中閃過森寒的殺機，冷然道：「呂不韋膽大包天，竟敢派人來和我爭女人，看他日後有什麼好下場。」

項少龍暗忖當然是給你迫死。順口問道：「你歡喜鹿丹兒嗎？」

小盤笑道：「她是個相當難服侍的丫頭，若論美麗，我身邊的女人比得上她的大有人在，只不過不是鹿公的孫女吧！哼！我不歡喜任人安排我的婚姻，話事的人該是我這儲君才對。」

項少龍皺眉道：「我看太后是不會由你自己拿主意的。」

小盤得意地道：「我早有應付之策。」

項少龍待要追問，李斯捧著大疊卷宗公文來奉駕。

行禮後，李斯將文件恭敬地放到几上，道：「儲君在上，微君幸不辱命，趕了兩晚夜，終弄好外史的職權，請儲君過目。」

項少龍想起外史是自己根據包公想出來給內史騰勝的新職位，想不到牽涉到這麼繁重複雜的文書工作。

小盤欣賞地望著李斯道：「那個燕國美女是否仍是完璧？」

李斯偷看項少龍一眼，尷尬地道：「微臣這兩天找不到看她一眼的時間。」

項少龍聽得一頭霧水，小盤欣然道：「大前天呂不韋送了個燕女來給寡人，寡人遂轉贈李卿家，哪知李卿家為了公事，竟可視美色如無物，寡人非常欣賞。」

李斯忙下跪謝小盤的讚語，感動之情，逸於言表。至此項少龍明白有明君才有明臣的道理，換過別人，怎會從這種地方看出李斯的好處。

坐定後，小盤伸手按著几上的卷宗道：「此為寡人和太后的交易，我送她的姦夫一個大官，且附贈大屋，她自然要在寡人的婚事上作出讓步。那個楚國小公主，寡人可收之為妃嬪，至於誰作儲妃，則要待寡人正式加冕再作決定。」

項少龍心叫厲害，秦始皇加上李斯所產生的化學作用，確是擋者披靡，至少歷史已證明這是「天下無敵」的組合。

李斯關心地道：「聽說項大人受了箭傷哩！現在見到你才安心點。」

小盤插入道：「項卿不若由御醫檢視傷口好嗎？」

項少龍婉言拒絕，正要說話，昌文君來報，呂不韋偕李園求見。三人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項少龍遂與昌文君一道離開，李斯則留下陪小盤見客。

溜出後殿門，來到御園，昌文君把項少龍拉到一角，不安道：「是我妹子不好，扯你到城外，害少龍遭人暗算。」

項少龍笑道：「怎可錯怪令妹，誰都想不到呀！」

昌文君道：「我本想找你去逛青樓，但你受傷後提早就寢。今晚由我請客，管大人說你已答應。哼！若讓我找出是誰做的，保證他人頭落地。」

項少龍道：「話不要說得這麼口響，敢對付我的人不會是善男信女，嘿！你的好妹子怎樣了？」

昌文君歎道：「昨天由城外回來後，關上門大發脾氣，又不肯吃飯，你也知我們兄弟倆公務繁忙，爹娘又早死，我們哪來這麼多時間去哄她。」接著有點難以啟齒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苦笑道：「我只是承認被打敗，請她們高抬貴手再不要理會我，令妹大發嬌嗔，扯著鹿丹兒走了。」

昌平君喜上眉梢道：「看來她真的喜歡上你，嘿！你對她有意思嗎？」

項少龍歎道：「自倩公主慘遭不幸，我已心如死水，只希望專心為儲君辦事，再不願有感情上的風波。」

昌平君同情地道：「三年前我的一名小妾因病過世，我也有你這種心情，不過男人是男人，很快會復原過來，或者少龍需要多點的時間，只要你不是對她全無意思就成。不過我最明白嬴盈的性格，報復心重，她定會弄些事出來，使你難過，唉！我也不知該怎麼說。」

這回輪到項少龍來安慰他，昌平君把項少龍送至宮門，兩人分手。

項少龍返回衙署，滕荊兩人均到西郊去，聯同昌文君佈置明天田獵大典的事宜。

他處理一些文書工作後，有人來報，周良夫婦求見。項少龍還以為他們今早被送離咸陽，此時知道他們仍留在衙署裡，忙著人把他們請進來。坐定後，項少龍訝道：「賢夫婦為何仍留此不去呢？」

周良不好意思地道：「小人和內人商量過，希望追隨項爺辦事，我家三代都是以造船為業，不知項爺有沒有用得上小人的地方？」

項少龍凝神打量兩人，見他們氣質高雅，不似普通百姓，禁不住問道：「賢夫婦因何來到咸陽？」

周良道：「實不相瞞，我們原是宋國的王族，國亡後流離失所，她……」看乃妻一眼後，赧然道：「她並非小人妻子，而是小人的親妹，為旅途方便，故報稱夫婦。這次到咸陽來是碰碰運氣，希望可以弄個戶籍，幹點事情，安居下來。」

項少龍為之愕然。

周良的妹子垂首道：「小女子周薇，願隨項爺為奴為婢，只希望大哥有出頭的日子。」

項少龍細審她的如花玉容，雖是不施脂粉、荊釵布裙，仍不掩她清秀雅逸的氣質，難怪呂邦不肯放過她，心中憐意大起，點頭道：「賢兄妹既有此意思，項某人自會一力成全，噢！快起來！折煞我也。」

兩人早拜跪地上，叩頭謝恩。項少龍這二十一世紀的人最不慣這一套，忙把他們扶起來。深談一會，手下來報，太子丹來了，項少龍命人把周良兄妹送返烏府，由陶方安置他們，到大堂見太子丹。與太子丹同來的還有大夫冷亭、大將徐夷則和風度翩翩的軍師尤之。

親衛退下後，項少龍微笑道：「太子是否接到消息？」

太子丹佩服地道：「項統領果有驚人本領，李園真個要立即趕返楚國，不知統領使出什麼奇謀妙計？」

項少龍避而不答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只不知太子是否決定與項某共進退？」

太子丹識趣地沒有尋根究底，把手遞至他身前。項少龍伸手和他緊握好一會，齊聲暢笑，兩對眼神緊鎖在一起，一切盡在不言之中。對太子丹來說，眼前最大的威脅，並非秦國，而是田單這充滿亡燕野心的強鄰。

放開手，太子丹道：「此事我不宜出面，若我把徐夷亂的五千軍馬，交與統領全權調度，未知統領是否覺得足夠？」

尤之接入道：「鄙人會追隨統領，以免出現調度不靈的情況。」

項少龍喜出望外，想不到太子丹這麼乾脆和信任自己，欣然道：「若是如此，田單休想保著項上人頭。」

又商量行事的細節，太子丹等告辭離去。項少龍心情大佳，忽然強烈地思念嬌妻愛兒和田氏姊妹，遂離開衙署，往琴府去也。

## 第二章東郡民變

趕到琴府，寡婦清在大廳接待他，道：「嫣然妹她們到城外試馬，準備明天田獵時大顯身手，我有點不舒服，沒有陪她們去。」

項少龍關心地道：「琴太傅沒有事吧？」表面看來，她只是有點倦容。

琴清垂首輕搖道：「沒有什麼！只是昨夜睡不好。」抬起頭來，清澈若神的美目深深注視他道：「我有點擔心，昨天黃昏時我由王宮返來，遇上到咸陽來參加田獵的高陵君，打個招呼，他表現得很神氣，真怕他會弄出事來。」

高陵君就是那位因華陽夫人看上莊襄王，致王位被奪的子傒。項少龍暗吃一驚，知道由於自己忙於對付田單，忽略此人。龍陽君曾說高陵君與趙使龐暖有密謀，當時並不太放在心上，究其原因，皆因沒有把龐暖當是個人物，現在給琴清提醒，不由擔心起來。

琴清道：「或者是琴清多疑，有你保護儲君，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項少龍暗忖高陵君若要公然起兵叛變，怎也過不了自己這一關，最怕是陰謀詭計，防不勝防。唔！此事應該通知呂不韋，分分他的心神，對自己亦是有利無害。他應比自己更緊張小盤的安危。

琴清見他沉吟不語，幽幽一歎道：「昨天陪太后共膳，嫪毐整天在身旁團團轉，惡形惡狀，真不明白太后為何視他如珠如寶。」

項少龍苦笑道：「他是名副其實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可惜沒有多少人像琴太傅般，可看穿其中的敗絮。」

琴清嬌軀微顫，秀眸亮起來，訝然道：「難怪嫣然妹說和你交談，永遠有新鮮和發人深省的話題兒，永遠不會聽得厭倦哩！」

項少龍心中一熱，忍不住道：「琴太傅是否有同感？」

琴清俏臉一紅，赧然白他一眼，垂下螓首，微微點頭。成熟美女的情態，動人至極。項少龍的心神被她完全吸引，又有點後悔，一時間無以為繼，不知說什麼話好。

琴清低聲道：「項統領吃過午點嗎？」

項少龍衝口而出道：「吃過！」

琴清「噗哧」嬌笑，橫他風情萬種的一眼道：「終給我抓著統領說的謊話，現在是巳時，哪有這麼早開午膳的？不想陪琴清共膳，找個什麼公務繁忙的藉口，便不用給琴清當場揭破。」

項少龍大感尷尬，期期艾艾，一張老臉火燒般紅起來。

琴清出奇地沒有絲毫不悅，盈盈而起道：「我沒時間理你，現在琴清要把膳食送往城外給你的眾嬌妻們，項統領當然沒有空一道去吧！」

項少龍愈來愈領教到她厲害起來時咄咄逼人的滋味，囁嚅道：「確是有些事……嘿！琴太傅請見諒則個。」

琴清綻出個含蓄但大有深意的笑容，看得大開眼界的項少龍失魂落魄，又回復一貫清冷的神情，淡淡道：「項統領請！」竟是對他下逐客令。

項少龍隨著她手勢的指示，往大門走去，琴清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默不作聲。項少龍湧起惡作劇的念頭，倏地停下來，琴清哪想到一向謹守禮數的人有此一著，嬌呼一聲，整個嬌軀撞在他背上，那感覺要怎樣動人就那麼動人。

項少龍在這剎那間回復初到貴境時的情懷，瀟灑地回身探手挽著她不盈一捻的小蠻腰，湊到她耳旁低聲道：「琴太傅！小心走路。」

琴清不知多久沒有給男人的手探到身上來，渾體發軟，玉頰霞燒，像受驚的小鳥般抖顫，兩手伸來推他。

項少龍不敢太過份，乘機放開她，一揖到地說：「請恕項少龍無禮，琴太傅不用送客。」

在琴清一臉嬌嗔、又惱又恨的表情相送下，項少龍心懷大暢的離開。在這一刻，他恢復浪子的心情。由於縛手縛腳的關係，這些日子來他給琴清、嬴盈、鹿丹兒諸女弄得左支右絀、暈頭轉向、反擊無力，到現在終有出一口氣的感覺。想起剛才摟著她纖柔腰肢的享受，一顆心登時躍動起來。這或者就是情不自禁。忽然湧起的衝動，最是難以控制啊。

項少龍來到相府，接見他的是圖先，後者道：「平原郡發生民變，相國接到消息，立即趕入王宮見太后和儲君。」

項少龍心中一懍，平原郡是由趙國搶回來的土地，在這時候發生事情，極可能是龐暖一手策劃的，其中有什麼陰謀？呂不韋的反應，當然是立即派出大軍，趕往維護自己一手建立的郡縣，否則說不定毗鄰的上黨和三川兩郡，有樣學樣，同時叛變，若再有韓趙等國介入，形勢可能一發不可收拾，那東方三個戰略重鎮，將要化為烏有，白費心血。為應付這種情況，呂不韋必須把可以調動的軍隊全部派往平原郡鎮壓民變，那時咸陽將只剩下禁衛、都騎、都衛三軍。

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是三軍已有足夠力量把守咸陽城，但若在田獵之時，朱姬和小盤移駕無城可恃的西郊，勢是另一回事。假設高陵君能布下一支萬人以上的伏兵，又清楚兵力的分佈和小盤的位置，進行突襲，並非沒有成功的機會。愈想愈心寒，又不便與圖先說話，遂起身告辭。圖先把他送出府門，低聲提醒他到那間民房見面，項少龍忙朝王宮趕去。

快到王宮，一隊人馬迎面而至，其中最觸目是嬴盈和鹿丹兒兩女，左右伴著管中邪。項少龍雖對兩女沒有野心，仍禁不住有點酸溜溜的感覺。兩女若論美色，可說各有千秋，但嬴盈的長腿、纖幼的腰肢和豐挺的酥胸，卻使她更為出眾，誘人之極。兩女見到項少龍，裝出與管中邪親熱的神態，言笑甚歡，對項少龍當然是視若無睹。管中邪自不能學她們的態度，隔遠領十多名手下向他行禮致敬。

項少龍回禮後，管中邪勒馬停定，道：「平原郡出事，儲君、太后正和呂相等舉行緊急會議。」

兩女隨管中邪停下來，擺出愛理不理的惱人少女神態，不屑地瞪項少龍。

項少龍心中好笑，先向她們請安，說：「管大人要到哪裡去？」

管中邪從容瀟灑地道：「兩位小姐要到西郊視察場地，下屬陪她們去打個轉，順道探訪昌文君他們，天氣和暖，出城走走是樂事。」

項少龍哈哈笑道：「有美相伴，自然是樂事。」不待兩女有所反應，策騎去了。

唉！若非與呂不韋如此關係，管中邪應是個值得結交的朋友，那時他只會為朋友有美垂青而高興。但現在卻感到棋差一著，給管中邪佔盡上風，而他則是束手無策。

抵達王宮，會議仍在議政廳內進行。

昌平君把項少龍拉到一角道：「你見到嬴盈嗎？」

項少龍點點頭。

昌平君道：「是否和管大人在一起。」

項少龍再點頭，道：「聽說是要到西郊視察田獵場的地勢。」

昌平君歎道：「今早我給左相國徐大將軍找去訓話，要我管教妹子，不要和呂不韋的人親近，這回我是左右做人難，項大人能否救救我？」

項少龍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苦笑道：「你該知管中邪是個對女人很有辦法的人，本身條件又好，無論體魄外貌劍術談吐，均無可挑剔，明刀明槍我亦未必勝得過他，何況現在貴妹子視我如大仇人，還是聽天由命罷。」

昌平君愕然道：「怎能聽天由命，我們一輩的年輕將領，最佩服是徐先的眼光，他看的事絕錯不了，若嬴盈嫁了給管中邪，將來受到株連怎辦好。呂不韋現在的地位還及不上以前的商鞅君，他不是也要給人在鬧市中分屍嗎？外人在我大秦沒多少個有好收場的，官愈大，死得愈慘。」

項少龍倒沒從這個角度去想問題，一時間啞口無言。兩兄弟之中，以昌平君較為穩重多智。昌文君則胸無城府，比較愛鬧事。

昌平君歎道：「現在你該明白我擔心什麼，問題是與管中邪總算是談得來的朋友，難道去揪著他胸口，警告他不可碰嬴盈，又交待不出理由嗎。」

項少龍為之啞然失笑，昌平君說得不錯，難道告訴管中邪，說因怕他將來和呂不韋死在一塊兒，所以不想妹子和他好？

昌平君怨道：「枉你還可以笑出來，不知我多麼煩惱。」

項少龍歉然道：「只是聽你說得有趣吧！說到婚嫁，總要你們兩位兄長點頭才能成事，管中邪膽子還沒有那麼大。」

昌平君忿然道：「像你說得那麼簡單就好，假若呂不韋為管中邪來說親，甚或出動太后，我們兩個小卒兒可以說不嗎？」

項少龍一想也是道理，無奈道：「你說這麼多話，都是想我去追求令妹吧！何不試試先行巧妙及婉轉點地警告管中邪，鹿公已這麼做了。」

昌平君苦笑道：「鹿公可倚老賣老，不講道理，四十年後我或者可學他的一套，現在卻是十萬個行不通。嘿！難道你對我妹子沒有點意思嗎？在咸陽，寡婦清外就輪到她，當然，還有我們尚未得一見的紀才女。」

項少龍失笑道：「你倒懂得算賬。」

昌平君伸手接著他手臂道：「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怎麼樣？」又看著他手臂道：「少龍你長得非常粗壯。」

項少龍心中實在喜歡昌平君這朋友，無奈道：「我試試看！卻不敢保證會成功。」

昌平君大喜，此時會議結束，呂不韋和蒙驁、王齕神色凝重地步下殿門，邊行邊說話。呂不韋見到項少龍，伸手召他過去。

項少龍走到一半，呂不韋與蒙王兩人分手，迎過來扯他往御園走去，低聲道：「少龍該知發生什麼事，現經商議，決定由蒙驁率兵到平原郡平定民變。王齕則另領大軍，陳兵東疆，一方面向其他三川、上黨兩郡的人示威，亦可警告三晉的人不可妄動。」再道：「這事來得真巧，倉卒間駐在咸陽的大軍都給抽空，又碰上田獵大典，少龍你有什麼想法？」

項少龍淡淡道：「高陵君謀反！」

呂不韋劇震道：「什麼？」

項少龍重複一次。

呂不韋回過神來，沉吟頃刻，來到御園內一條小橋的石欄坐下來，示意他坐在對面，皺眉道：「高陵君憑什麼策反平原郡的亂民呢？」

項少龍坐在另一邊的石欄，別過頭去看下面人工小河涓涓流過的水，隱見游魚，平靜地道：「高陵君當然沒有本領，但若勾結趙將龐暖，可做到他能力以外的事。」

呂不韋一拍大腿道：「難怪龐暖葬禮後匆匆溜掉，原來有此一著。」雙目閃過森寒的殺機，一字一字緩緩道：「高陵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再轉向項少龍道：「他若要動手，必趁田獵的大好良機，這事交給少龍去處置，若我猜得不錯，高陵君的人將會趁今明兩天四周兵馬調動的混亂形勢，潛到咸陽附近來，高陵君身邊的人亦不可不防，那可交給中邪應付。」

項少龍心中暗笑，想不到高陵君竟無意中幫自己一個大忙，呂不韋怎麼蠢也不會在這微妙的形勢下對付自己，這當然亦因他似是答應呂娘蓉的親事有關係。

呂不韋站起來道：「我要見太后和儲君，少龍要不時向我報告，使我清楚情況的發展。」

項少龍扮出恭敬的樣子，直至他離開，策馬出城，往西郊趕去。項少龍偕十八鐵衛抵達西門，剛好遇上紀嫣然等回城的車隊。馬車在寬敞的西門大道一旁停下，項少龍跳下馬來，先到烏廷芳、趙致、田氏姊妹和項寶兒所乘坐的馬車前問好。

烏廷芳等俏臉紅撲撲的，使項少龍感覺到她們因大量運動帶來的活力。項寶兒見到項少龍，揮小手喚爹。

趙致怨道：「你很忙嗎？」

項少龍陪笑道：「田獵後我找幾天來陪你們。」

烏廷芳嬌憨道：「致姐莫要管他，我們和清姐遊山玩水，不知多麼寫意。」

項少龍伸手入窗擰她和項寶兒兩張同樣嫩滑的臉蛋，又關心地與田氏姊妹說幾句話，然後往另一輛馬車走去。簾子掀起來，露出紀嫣然和琴清的絕世容姿，後者俏臉微紅，狠狠的盯他，似嗔還喜，項少龍看得心跳加速。

紀嫣然露出一個千嬌百媚的甜蜜笑容，柔聲道：「你到西郊去嗎？」

項少龍點頭應是，順口向琴清道：「平原郡發生民變，平亂大軍將於明天出發，此事極可能與高陵君有關，現在呂不韋已知此事，著我全權處理，琴太傅可以放心。」

琴清抵敵不住他的目光，垂下俏臉，情況非常微妙，充滿男女間的張力。

紀嫣然嬌軀微顫，低聲道：「呂不韋近幾天是否不斷對你示好！」

項少龍想起他重提婚事，點點頭。

紀嫣然湊到他耳旁以僅可耳聞的聲音道：「他真的要殺你！所以作出種種姿態，使人不會懷疑到他身上，你若不信，可向太后和政儲君試探，當會發覺呂不韋清楚地給他們這種錯覺，唉！夫君你太易相信別人。」

項少龍心中一懍，仍有點不太相信，茫然點點頭。

紀嫣然伸手重重在他手臂捏一把，嗔道：「想想吧！以呂不韋的精明，怎會不密切監視高陵君，何須你去提醒他？高陵君如果造反，最高興的人是他哩！」

這幾句話琴清亦聽到，露出注意關懷的神色。

項少龍虎軀一震，終於醒覺過來，施禮道：「多謝賢妻指點，項少龍受教。」

紀嫣然望往琴清，後者正怔望著項少龍，被紀嫣然似能透視人心的清澈眼神射過來，作賊心虛的再次粉臉低垂。

紀嫣然嗔怪地白項少龍一眼，深情地道：「小心！」

待車隊遠去，項少龍收拾情懷，往西郊趕去，心情與剛才已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出城後，項少龍策騎疾風，領十八鐵衛，沿官道往田獵場馳去。運送物資到獵場的車隊絡繹不絕，非常熱鬧。道旁是原始林區，數百年樹齡的老松、樺樹聳立遠近。離城三里許，地勢開始起伏不平，每登上丘巒，可見到涇水在東南方流過，隱見伐下的木材順水漂往下游的田獵場，以供搭建臨時營地之用。際此春夏之交，長風陣陣，拂過草原山野，令項少龍頓覺神清氣爽，耳聽樹葉對風聲的應和，心頭一片澄明。

涇河兩岸沃野千里，小河清溪，縱橫交錯。森森莽莽、草原遼闊，珍禽異獸，出沒其中。穿過一個兩邊斜坡滿佈雲杉的谷地，眼前豁然開朗，涇水在前方奔流而過，林木蔥蔥鬱郁，松樹的尖頂像無數直指天空的劍刃。在如茵的綠草坪上，搭起大大小小的營帳，井然有序，以千計的都騎和禁衛軍，正在河旁忙碌，兩道木橋，橫跨涇水。項少龍在一座小丘上停下來，縱目四顧。草浪隨風起伏，疏密有致的樹林東一遍西一塊，不時冒起丘巒，一群群的鹿、馬、羚羊等野生動物，聚在岸旁處溜躂，不時發出鳴叫，一點不知道明天將會成為被追逐的獵物。太陽移向地西，山巒層疊高起，那就是盛產猛獸的西狩山。

項少龍暗忖若要在這種地方隱藏一支軍隊，由於有丘谷樹木的掩護，該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他以專家的眼光，默默審視地勢，到心中有點把握，馳下山坡，往近河高地的主營方向奔去。犬吠馬嘶之聲，在空中蕩漾。繡有「秦」字的大纛，正隨風飄揚，與天上的浮雲爭妍鬥勝。工作中的人員，見到統領大人，均肅然致敬。與眾鐵衛旋風般馳過一座座旗幟分明，屬各有身份地位重將大臣的營房，來到高起於正中處的主營。昌文君正監督手下在四周斜坡頂設立高達兩丈的木柵，加強對主營的保護。在這平頂的小丘上，設置十多個營帳，除小盤和朱姬外，其他均是供王族之用。

項少龍跳下馬來，道：「為何現在忽然加上高木柵？時間不是緊迫點嗎？」

昌文君道：「是呂相的意思，今早接到平原郡民變的消息後，他下令我督建木柵，限我明早前完成。」

項少龍暗叫好險，紀嫣然說得不錯，呂不韋對高陵君的陰謀早智珠在握，還裝模作樣來騙他，好教他失去防備之心，以為呂不韋仍倚重他。

昌文君指著近河處的一堆人道：「兩位副統領正在那裡與獵犬戲耍為樂，我的刁蠻妹子也在該處，穿白色捆綠邊武士衣的就是她，黃紫相間的是鹿丹兒。」接著低聲道：「大哥和少龍說了嗎？」

項少龍微一點頭，道：「咸陽多年青俊彥，令妹沒一個看得上眼嗎？安谷傒是個比我更理想的人選。」

昌文君歎道：「谷傒確是個人材，與少龍各有千秋，問題是他們自幼一起玩耍，像兄妹多過像情侶，所以從沒涉及男女之事。」頓頓續道：「我們大秦和東方諸國很不相同，婚娶前男女歡好是很平常的事，嬴盈亦和不少年青小子好過，沒有一段關係是長久的，到遇上你後才認真起來。」

項少龍哂道：「她對管中邪認真才對，你兩兄弟硬把我架上場，做吃力不討好的事。」

昌文君陪笑道：「我兩兄弟欣賞你吧！嘿！我們都不知多麼寶貝這妹子。其實老管也不錯，看他的身手多麼矯捷，他只是錯跟呂不韋。」

遠處傳來喝采聲，管中邪戴起甲制的護臂，閃動如神地與其中一頭獵犬戲耍。

項少龍召來疾風，道：「我去了！」

昌平君忙教人牽馬來，陪他往眾人圍聚處馳去，在大隊親衛追隨下，兩人在人堆外圍處下馬。

滕翼正聚精會神觀察管中邪縱躍的步法，見到項少龍，神色凝重地走過來，與昌文君打個招呼，示意項少龍隨他遠遠走開去，來到河邊一堆亂石旁，道：「這傢伙城府極深，在這種情況下仍可把真正的實力收藏起來，非常可怕。」

項少龍回頭望去，點頭同意道：「他是我們所遇的劍手中最危險的人物，使人莫測高深，我從未見過他動氣或有任何震驚的表情，只是沉著的修養，我已自問不及。」

滕翼微笑道：「但你的長處卻是不會輕敵，換是荊俊，怎都不信有人可勝過他。」

項少龍笑道：「是了！這小子到哪裡去了。」

滕翼道：「探場地去了，愈能把握田獵場的形勢，愈有對付莫傲的把握，你的腿傷如何？」

項少龍道：「好多哩，仍是不宜奔走，否則會爆裂流血。」

滕翼道：「今早我給你換藥，見已消腫，以你的體質，過兩天該好的。」

項少龍欣然道：「現在我倒要多謝齊人一箭，呂不韋要殺我，怕沒那麼輕易。」

滕翼愕然道：「三弟不是說呂不韋想與你修好嗎？」

項少龍歎一口氣，把紀嫣然的話說出來，順帶告訴他東郡民變和高陵君的事。

滕翼沉吟片晌道：「高陵君的事交由我去辦，必要時可動用我們的精兵團，這個功勞絕不能讓管中邪搶去。」

說時兩人眼角瞥見管中邪、昌文君、鹿丹兒和嬴盈等朝他們走過來，滕翼向他打個眼色，低聲道：「我去找小俊！」先一步脫身去了。

昌文君隔遠向他擠眉弄眼大聲道：「項大人，我們到箭場去試靶看，管大人有把鐵弓，聽說少點力氣都拉不開來。」

項少龍心中叫苦，昌文君當然是想製造機會，好讓他在兩女前一殺管中邪的威風，只是他卻有自知之明，他的箭術雖可列入高手之林，但實遜於王翦或滕翼，甚至及不上死鬼連晉。管中邪只要差不過連晉，出醜的會是自己。

管中邪瀟灑地舉手以示清白道：「我絕無爭勝之心，只是兩位小姐和嬴大人興致勃勃，亦想項兄給小將一開眼界。」

項少龍心中暗罵，裝出抱歉的表情道：「怕要教管大人失望，我腿上的傷口仍未復原，不宜用力，還是由管大人表演身手。」

管中邪愕然道：「請恕小將魯莽，小將見大人行走如常，還以為沒有什麼大礙。」

嬴盈俏臉一寒道：「項大人不是砌詞推搪吧！」

鹿丹兒則低聲吐出「膽小鬼！」三個字，拉著嬴盈，不屑地掉頭而去，並向管中邪嬌聲道：「管大人！我們自己去玩耍。」

管中邪謙然施禮，隨兩女去了，剩下項少龍和昌文君兩人對視苦笑。項少龍想起圖先的約會，乘機告辭，返咸陽城去。在路上想起兩女不留情面的冷嘲熱諷，並不覺得難受，只奇怪自己變了很多。以前在二十一世紀混日子，什麼都爭強鬥勝，酒要喝最多，打架從不肯認第二。現在好勝心已大大減弱，事事均從大局著想，不會計較一時的成敗得失。所以兩女雖對他態度惡劣，仍不覺得是什麼一回事。或者這就是成熟吧！

回到咸陽，趁尚有點時間，先返烏府，向陶方問得周良兄妹住處，往見兩人。他們給陶方安置在東園供鐵衛住宿的一列房舍其中之一內，環境相當不錯。項少龍舉步進入小廳，秀美的周薇正在一角踏著紡布機在織布，周良則坐在一張小几旁把弄一個似是手鐲的奇怪鐵器，見他進來，兄妹忙起立施禮。不知是否出於同情心，項少龍特別關懷他們，先向周薇笑道：「周小姐是否為令兄織新衣哩！」

周薇俏臉倏地紅起來，垂頭「嗯！」的一聲。

項少龍大感奇怪，卻不好意思追問她畏羞的原因，坐到几子的另一邊，著兩人坐下，向周良問道：「周兄把弄的是什麼寶貝。」

周良把鐵器遞給他，道：「是供獵鷹抓立的護腕，你看！」

捋起衣袖，把左腕送至他眼下，上面縱橫交錯十多道疤痕。

項少龍大感有趣道：「原來周兄除造船外，還是養鷹的專家。只是既有護腕，為何仍會給鷹兒抓傷了？」

周良道：「護腕是訓練新鷹時用的，到最後練得鷹兒懂得用力輕重，才算高手，這些疤痕是十五歲前給抓下來的，此後再沒有失手。」

項少龍道：「這麼說，周兄是此中高手。」

周良頹然道：「是以前的事，現在我有點愧對鷹兒，在它們迫人的目光下，我再不敢作它們的主人。」

項少龍思忖一會道：「由今天起，周兄再不用為口奔波，更不怕被人欺負，應繼續在這方面加以發展，說不定會對我有很大幫助。」

周良興奮起來，雙目發光道：「項爺吩咐，小人無不遵從，嘿！以後喚我作小良便成，小人不敢擔當給項爺喚作周兄哩！」

項少龍正容道：「我從沒有把周兄視作外人，你不該叫我作項爺才對。敢問養鷹有什麼秘訣，要多久可培養出一隻獵鷹來，它們可幹些什麼事？」

周良整個人立時神氣起來，傲然道：「首要之事是相鷹，只有挑得鷹中王者，能通人性，不致事倍功半。接著是耐性和苦心，養鷹必須由幼鷹養起，至少一年的時間方成。嘿！使它打獵只是一般的小道，養鷹的最高境界，是培育出通靈的戰鷹，不但可在高空追蹤敵人，偵察虛實，還可攻擊偷襲，成為厲害的武器。」

這回輪到項少龍興奮起來，道：「事不宜遲，周兄明天立即去尋找鷹王，我派幾個人陪你，使你行事上方便一點。」

周良欣然領命。

項少龍見時間差不多，道別離去，剛步出門口，周薇追上來道：「項大人！」

項少龍轉身微笑道：「周小姐有何指教？」

周薇垂著俏臉來至他身前，赧然道：「大哥有著落，周薇做些什麼事好哩？」

項少龍柔聲道：「令兄是養鷹高手，小姐是第一流的織女，不是各司其職嗎？」

周薇的粉臉更紅，幽幽道：「妾身希望侍候大人，請大人恩准。」

只看她神態，就知不是侍候那麼簡單，而是以身侍君，這也難怪她，自己確是她理想的對象，加上她又有感恩圖報的心意。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太委屈你，讓我想想吧，明天再和你說。」

周薇倔強地搖頭道：「除非項大人真的嫌棄我，怕妾身粗手粗腳，否則妾身決意終身為大人作牛作馬，侍候大人。」

給這樣秀色可餐的女孩子不顧一切地表示以身相許，要說不心動，實在是騙人的事，項少龍大感頭痛，暗忖暫時答應她吧！以後再看著辦。輕歎一聲道：「真的折煞我項少龍了，暫時照你的話辦！不過……」

話尚未說完，周薇喜孜孜地截斷他道：「謝大人恩准！」盈盈一福，轉身跑回屋內，項少龍惟有苦笑著出門去。

到達會面的民居，圖先早在恭候，兩人見面，自是歡喜，經過大段共歷憂患的日子，他們間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生死與共的交情。若非有圖先不時揭呂不韋的底牌，項少龍恐怕已死於非命。

圖先笑道：「少龍你對付呂雄的一手確是漂亮，使呂不韋全無還手餘地，又大失面子。回府後，老賊大發雷霆，把莫傲召去商量整個時辰，不用說是要重新部署對付你的方法。」

項少龍道：「呂雄父子如何？」

圖先道：「呂雄雖沒像兒子般皮開肉裂，卻被呂不韋當眾掌摑，臭罵一番，顏臉無存。現在給呂不韋派去負責造大渠的工作，助他搜刮民脂。最高興的人是管中邪，呂雄一向不服從他的調度，與他不和，呂雄去了，他的重要性相應提高，只要再有點表現，呂娘蓉該屬他的。」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管中邪不過是求權求利，圖兄認為有沒有可能把他爭取過來？」

圖先正容道：「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此人城府之深、野心之大，絕對比得上呂不韋，而且他清楚自己始終不是秦人，只有依附呂不韋，才可出人頭地。且由於連晉的事，他與你之間仇怨甚深，該沒有化解的可能，少龍還是不要在這方面白費心思。」

項少龍點頭答應，圖先乃老江湖，他的看法當然不會錯。

圖先道：「近日我密切注視莫傲的動靜，發現他使人造了一批水靠和能伸出水面換氣的銅管子，我看是要來對付你的工具。」

項少龍心中懍然，這一著確是他沒有想及的，在田獵場中，河湖密佈，除涇水跨設木橋外，其他河道要靠木筏或涉水而行，若有人由水底施以暗算，以莫傲製造的特別毒器，如毒針一類的事物，確是防不勝防。深吸一口氣道：「幸好我的腿受箭傷，什麼地方都不去就成。」

圖先失笑道：「確是沒有方法中的辦法，不過卻要小心，他要對付的人裡，包括滕兄和小俊在內，若他兩人遇上不測，對你的打擊將會非常巨大。」又續道：「我雖然不知他們如何行事，但以莫傲的才智，應可製造出某種形勢，使他們有下手的機會，此事不可不防。」

項少龍暗抹一把冷汗，他倒沒有想過滕荊兩人會成為對方刺殺的目標，現在得圖先提醒，暗責自己粗心大意。

圖先沉聲道：「莫傲最可怕的地方，是躲在背後無聲無息的暗箭傷人，又懂得保護自己，不貪虛名小利，真乃做大事的人。」

項少龍道：「他難道沒有缺點嗎？」

圖先答道：「唯一的缺點是好色，聽說他見到寡婦清後，神魂顛倒，不過在此事上呂不韋無計可施，否則呂不韋自己早把寡婦清收入私房。我尚未告訴你，呂不韋對少龍得到紀才女，非常妒忌，不止一次說你配不上她。」又道：「比較起來，管中邪的自制力強多了，從不碰呂府的歌姬美婢，每天大部份時間用來練習騎射劍術，又廣閱兵書，日日如是，此人意志的堅定，教人吃驚。最厲害是從沒有人知道他渴望什麼，心中有何想法。他或者是比莫傲更難應付的勁敵，若有機會把他也幹掉，如此你我睡可安席。」

項少龍聽得心驚肉跳，比較起來，自己是好色和懶惰多了。像管中邪這種天生冷酷無情的人，是最可怕的對手。莫傲至少還有個弱點，是寡婦清，或者足以使他喪命。

圖先歎道：「呂不韋的勢力膨脹得又快又厲害，每日上門拍他馬屁的官員絡繹不絕，兼之通過嫪毐間接控制太后，如此下去，秦國終有一天會成為他呂家的天下。若非他防範甚嚴，我真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杯毒酒把他殺掉。」

項少龍笑道：「嫪毐這一著，未必是好事哩１遂把捧嫪毐以抗呂不韋的妙計說出來。

圖先聽得目瞪口呆，好一會道：「少龍你可能比莫傲更懂耍手段，嫪毐確是只顧自己、無情無義的人。」

項少龍心叫慚愧，問起呂娘蓉。

圖先道：「在呂府內，我唯一還有點好感的是這妮子，呂不韋另外的三個兒子沒有什麼用，只懂花天酒地，其他兩個女兒又貌醜失寵，只有呂娘蓉最得呂不韋歡心，誰能娶得她，等若成為呂不韋的繼承人，若你能令她喜歡上你，將會教呂不韋非常頭痛。」

項少龍苦笑道：「縱是仇人之女，我亦不能玩弄她的感情，何況我根本爭不過管中邪，連我都覺得他很有吸引人的魅力。」

圖先道：「管中邪若想謀取一樣東西，無論是人是物，有他一套的手段，最難得是他謙恭有禮，從不擺架子，不像莫傲般難以使人接近，故甚得人心，呂娘蓉身邊的人盡給他收買，呂娘蓉更不用說，給他迷得神魂顛倒，你確是沒有機會。」旋又皺眉苦思道：「實情又似不全是這樣，自你拒婚後，三小姐反而對你因不服氣而生出興趣，她最愛劍術高明的人物，若你在這方面壓倒管中邪，說不定她會移情別戀。」

項少龍歎道：「那可能比由他手上奪得呂娘蓉更困難，他們間是否有親密的關係。」

圖先道：「管中邪絕不會幹這種會令呂不韋不快的蠢事。」看看窗外漸暗的天色，道：「少龍這三天田獵之期，最重要的是打醒精神做人，首要自保，莫要教呂不韋陰謀得逞，現在呂不韋前程最大的障礙是你，千萬別對他有任何僥倖之心。」

項少龍點頭受教，兩人分別離開。

項少龍走到街上，剛是華燈初上的時刻，咸陽城的夜生活及不上邯鄲、大梁的熱鬧，但街上仍是行人熙攘，尤其是城中青樓酒館林立的幾條大街，行人比白天還要多。約會的地點是咸陽城最大的醉風樓，是間私營的高級妓院，項少龍雖不清楚老闆是何許人，想必然是非常吃得開的人物。項少龍以前雖常到酒吧和娛樂場所混日子，但在這時代還是首次逛民營的青樓，不由泛起新鮮的感覺。穿著普通的武士服，徜徉於古代的繁華大道，既是自由寫意，又有種醉生夢死的不真實。四年哩！小盤的秦始皇由一個只知玩樂的無知小孩，變成胸懷一統天下壯志的十七歲年輕儲君。現時東方六國沒有人把他放在眼內，注意的是呂不韋又或他項少龍，但再過十年，他們將發現是錯得多麼厲害。思索間，來到醉風樓的高牆外，內裡隱見馬車人影。守門的大漢立時把他這大紅人認出來，打躬作揖地迎他入去。

尚未登上堂階，有把熟悉的聲音在後方叫嚷道：「項大人請留步！」

項少龍認得是韓闖的聲音，訝然轉身，只見韓闖剛下馬車，朝他大步走來，到他身旁，一把扯著他衣袖往門內走去，低聲道：「好個董馬癡，把我騙苦了。」

項少龍喪失否認的氣力，暗忖自己假扮董馬癡的事，現在可能天下皆知，苦笑道：「是誰告訴你的？」

韓闖待要說話，一名衣著華麗的中年漢子，在兩位風韻極佳，打扮冶艷的年輕美女陪伴下，迎上來施禮道：「項大人首次大駕光臨，還有韓侯賞光，小人伍孚榮幸之至。」

右邊的艷女笑語如珠道：「賤妾歸燕，我們樓內的小姐聽到項大人要來的消息，人人特別裝扮，好得大人青睞。」

韓闖失聲道：「那我來竟沒有人理會嗎？」

另一位艷姝顯然和韓闖混得相當稔熟，「哎唷！」一聲，先飛兩人一個媚眼，暱聲道：「韓侯真懂呷醋，讓妾身來陪你好嗎？」又橫項少龍一眼道：「賤妾白蕾，項大人多多指教。」

韓闖乃花叢老手，怎肯放過口舌便宜，一拍項少龍道：「蕾娘在向項大人畫下道兒哩！否則何須大人指教？」

兩女連忙恰到好處的大發嬌嗔。伍孚大笑聲中，引兩人穿過大廳，到內進坐下，美婢忙奉上香茗，兩女則分別坐到兩人身旁。

項少龍有點摸不著頭腦為何要坐在這裡，伍孚一拍手掌，笑道：「項大人初臨敝樓，小人特別預備一點有趣的東西，小小禮物，不成敬意。」

項少龍心中好笑，暗忖貪污賄賂之事，古今如一，自己身為都騎大統領，等若咸陽城的治安防務首長，這些風月場所的大阿哥，自然要孝敬自己，好在有事時得到特別照顧。

韓闖笑道：「伍老闆知情識趣，項大人怎可錯失你這麼一個朋友。」

白蕾半邊身壓到韓闖背上，撒嬌地嗲聲道：「韓侯才是真的知情識趣，我們老闆望塵莫及。」

另一邊的歸燕挨小半邊身到項少龍懷裡道：「項大人要多來坐坐，否則奴家和樓內的姑娘不會放過你呢。」

溫柔鄉是英雄塚，項少龍深切地體會到其中滋味。他這兩年來對妻妾以外的美女退避三舍，一方面固是心感滿足，更主要是怕負上感情的承擔和責任。野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即食的方式。大家擺明車馬，事後拍拍屁股即可走人，沒有任何負擔，確可作為生活的調劑。只是項少龍初抵邯鄲，給人扯去官妓院，第一次遇上素女的慘劇，在他心裡留下深刻的傷痕，使他對青樓有種敬而遠之的下意識抗拒，更怕知道樓內姑娘們淒慘的身世。不過這刻看來，私營的妓院與官妓院大不相同，充滿你情我願、明買明賣的交易氣氛。記起當年落泊的苦況，若非得陶方收留，無論是殺手或男妓，可能都要被迫去做。

歸燕湊到他耳邊道：「項大人為何總像心不在焉的樣子，讓我找美美陪你，男人見到她，魂魄都溜了。」

項少龍暗忖為何「美美」的名字如此耳熟，腦筋一轉，記起是嫪毐的老相好單美美，就是她把烏廷威迷住，害得他出賣家族，慘被處死，心中一陣討厭，哂道：「有只美燕子陪我便夠，何須什麼美美醜丑呢？」

白蕾嬌笑道：「原來項大人也是風流人物，哄我們女兒家的手段，比得上韓侯哩！」

韓闖笑道：「項大人真正的厲害手段，你兩個美人兒嘗到時才真知了得哩！不用像現在般生硬的吹捧。」

接著當然是一陣笑罵。

伍孚奇道：「原來韓侯和項大人這麼熟絡的。」

項少龍和韓闖交換個會心的微笑，這時四個美婢，兩人一組，分別捧著一把長達丈半的長槍和一個高及五尺，上平下尖的鐵盾，走進內廳。項少龍大感意外，本以為他送的必是價值連城的珍玩，誰知卻是副兵器。伍孚站起來，右手接過長槍，左手拿起護盾，吐氣揚聲，演幾個功架，倒也似模似樣，虎虎生威，神氣之極。

歸燕湊在項少龍耳旁道：「這是我們醉風樓鎮邪辟魔的寶物，三年前一個客人送贈給我們的，老闆知項大人要來，苦思良久，最後才想起來。」

項少龍暗忖哪有客人會送這種東西給青樓的，定是千金散盡，只好以兵器作抵押。在這時代裡，寶刀一類的東西，可像黃金般使用，有錢未必可買到。

韓闖起身由伍孚手中接過槍盾，秤秤斤兩，動容道：「這對傢伙最少可值十金，想不到伍老闆竟私藏寶物。」

項少龍暗讚伍孚，以兵器送贈自己，既不落於行賄的痕跡，又使自己難以拒絕，欣然站起來，接過長槍一看，只見槍身筆挺，光澤照人，隱見螺旋紋樣，槍尖處鋒利之極，鋼質特佳，這麼好的槍，還是首次得睹。

伍孚湊過來，指著槍身道：「項大人請看這裡，刻的是槍的定名。」

項少龍注意到近槍柄盡端處鑄著兩個古字，他當然看不懂。

幸好韓闖湊過頭來讀道：「飛龍！哈！好意頭！項大人得此槍後，定可飛黃騰達。」

伍孚恭敬地道：「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歸燕倚著項少龍道：「項大人啊！讓奴家親手為你縫製一個槍袋好嗎？」

項少龍取起鐵盾，舉了兩記，試出盾質極薄，偏又堅硬非常，拿久亦不會累，心中歡喜，向伍孚道謝。

歸燕撒嬌道：「項大人仍未答奴家哩！」

伍乎笑道：「項大人又沒有拒絕，限你三天內製出槍囊，那時載著飛龍槍一併送到項大人府上去。」

歸燕緊挨項少龍一下，神情歡喜。

伍孚歉然道：「耽誤兩位大人不少時間，兩位君上和管大人正在後園雅座等候項大人，韓侯是否和項大人一道的。」

韓闖道：「我約太子丹來喝酒的，伍老闆若不介意，我想和項大人說上兩句私話。」又湊到白蕾耳旁道：「待會輪到你。」伸手到她臀部重重拍一記。

白蕾誇張地哎唷一聲。

歸燕則偎入項少龍懷裡，暱聲道：「待會記緊要奴家陪你哪！」橫他一記媚眼，和伍孚、白蕾去了，還為兩人關上門。

項少龍重新坐下，仍有點暈浪的感覺，盡使對方是虛情假意，但一個這麼懂討男人歡心的美女曲意逢迎，沒有男人不動心的。

韓闖低笑道：「伍孚這傢伙真有手段，弄了兩個醉風樓最有騷勁的娘兒來向你灌迷湯，雖明知他在討好你，我們也要全盤受落。」

項少龍心有同感，想做清官確非易事，點頭道：「韓兄還未說為何知我是董馬癡哩！」

韓闖道：「有人見到你去見田單，若還猜不到你是誰，我也不用出來混。聽說你見完他後臉色很難看，田單則匆匆往相府找呂不韋，是否出事呢？」

項少龍對韓闖自不會像對龍陽君般信任，淡淡道：「只是言語上有點衝突吧！沒有什麼的。」

韓闖誠懇地道：「若項兄要對付田單或李園，切勿漏我的一份。」

項少龍道：「若有需要，定找侯爺幫手。」

韓闖忽地狠聲道：「項兄認識嫪毐嗎？」

項少龍記起嫪毐因偷他的小妾，迫著逃亡到咸陽來，點頭表示認識。

韓闖咬牙切齒道：「這狗雜種忘恩負義、禽獸不如，我以上賓之禮待之，哪知他不但和我最心愛的小妾夾帶私逃，還把我的小妾在途中勒死，免她成為累贅，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我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只是他終日躲在相府，使我無從下手。」

項少龍知他仍未得悉嫪毐搭上朱姬的事，看來他在醉風樓出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志在嫪毐。歎道：「侯爺怕要死去這條心，現在嫪毐到了宮內辦事，甚得太后寵愛，你若動他半根毫毛，休想安返韓國。」

韓闖劇震一下，雙目紅起來，射出悲憤神色，好一會頹然道：「兄弟明白，明天我便返回韓國，項兄異日若有什麼用得上兄弟的地方，只要能力所及，定不會教你失望。」又低聲道：「在邯鄲時項兄已有大恩於我，到現在兄弟仍是心中感激。」

項少龍想不到他會有真情流露的時候，忍不住道：「韓兄放心，我敢以項上人頭擔保，不出七年，嫪毐必死無葬身之地，韓兄的仇可包在我身上。」

韓闖不敢相信地看他一會，點頭道：「若這話由別人口中說出來，我必會嗤之以鼻，但出自董馬癡之口，我卻是深信不疑。」

兩人站起來，韓闖道：「晶姊現在雖搭上龐暖，但她真正愛上的人，卻是死去的董馬癡，此事我並不打算向她揭破。」

項少龍心中一顫，腦海裡冒出趙國當今太后韓晶的艷容。

在兩名美婢引路下，項少龍經過一條長廊，踏入一座院落，前院的樂聲人聲，漸不可聞。雖在燈火之下，仍可看到院落裡種著很多花卉，佈置各式各樣的盆景，幽雅寧靜，頗具心思。院落中心有魚池和假石山，綠草如茵，蟲鳴蟬唱，使人想不到竟是妓院的處所，就像回到家裡。兩個領路的美婢，不時交頭接耳，低聲說話和嬌笑，更頻頻回頭媚笑，極盡挑逗的能事。項少龍自知頗有吸引女人的魅力，加上堂堂都騎統領的身份，出來賣笑的女子，自然以能與他攀上關係為榮。自當上人人艷羨的職位，項少龍公私兩忙，接觸平民百姓的工作，讓手下去做，今天總算親身體會「民情」，感受到都騎統領的社會地位和榮耀。難怪這麼多人想當官。像蒲布、劉巢這類依附他的人，平時必然非常風光。

轉過假石山，一座兩層的獨立院落出現眼前，進口處守著十多名都衛和禁衛，是昌文君和管中邪等人的親隨，平時見慣見熟。他們雖只許站在門外，卻毫不寂寞，正和一群俏婢在打情罵俏，好不熱鬧。見項少龍單人匹馬到，肅立致敬，忍不住泛起驚訝神色。項少龍在女婢報上他的來臨聲中，含笑步進燈火通明的大廳。寬敞的大廳內，置了左右各兩個席位，放滿酒菜。管中邪、昌平君、昌文君三人各佔一席，見他到來，欣然起立致禮，氣氛融洽。侍酒的美妓均跪地叩禮，態度謙卑。

管中邪笑道：「項大人遲來，雖是情有可原，卻仍雖先罰三杯酒，好在酒意上大家看齊，否則喝下去定斗項大人不過。」

項少龍愈來愈發覺管中邪口才了得，言之有物，微笑道：「管大人的話像你的劍般令項某人感到難以抵擋，哪敢不從命。」

坐好，自有美人兒由管中邪那席走過來，為他斟酒。

項少龍看著美酒注進酒杯裡，晶瑩的液體，使他聯想到白蘭地，一時豪興大發，探手撫上側跪一旁為他斟酒的美妓香肩柔聲道：「小姐怎麼稱呼？」

對面的昌平君哈哈笑道：「確是咸陽城的奇聞，原來少龍竟是花叢裡的高手。」

昌文君插口道：「少龍自是高手，否則怎把紀才女收歸家有，大兄說的應是青樓的老手才對。」

美妓向項少龍拋個媚眼，含羞答答道：「奴家叫楊豫，項大人莫要忘記。」

項少龍感到整個人輕鬆起來，這幾天實在太緊張，壓得他差點透不過氣來。現在他需要的是好好享受一下咸陽聲色俱備的夜生活，忘記善柔，把自己麻醉在青樓醉生夢死、不知人間何世的氣氛裡。舉酒一飲而盡。一眾男女齊聲喝采，為他打氣。

坐在他下首的管中邪別過頭來道：「且慢，在喝第二杯酒前，請項大人先點菜。」

項少龍愕然看著几上的酒菜，奇道：「不是點好嗎？」

眾人登時哄堂大笑。

昌文君捧著肚子苦忍笑道：「點的是陪酒唱歌的美人兒，只限兩個，免至明天爬不下榻到田獵場去。」

管中邪接口道：「樓主已把最紅的幾位姑娘留下來暫不侍客，正是等項大人不致無美食可點。」

這話又惹起另一陣笑聲。

昌平君道：「我們身邊的人兒們少龍也可點來陪酒，見你是初到貴境，讓你一著如何！」

他身旁的兩女立時笑罵不依，廳內一片吵鬧。

項少龍雙手正捧著楊豫斟給他的第二杯酒，啞然失笑道：「我沒有迫你讓給我呀！勉強的事就勿做，今晚我只點歸燕姑娘陪酒，因為頭更鐘響，小弟便要回家交差。」

旁邊的楊豫和三人旁邊的美妓、跪在後方的俏婢，一起嬌聲不依。

管中邪歎道：「項大人除非忍心仗劍殺人，否則今晚休想本樓的姑娘肯眼白白放你回家睡覺。」

楊豫為他斟第三杯酒，放輕聲音道：「讓奴家今晚為項大人侍寢好嗎？」

項少龍把酒一飲而盡，苦笑道：「非不願也，是不能也，小弟腿傷未癒，實在有心無力，請各位仁兄仁姐體諒。」

管中邪歉然道：「是我們腦筋不靈光，應全體受罰酒。」

項少龍心中暗罵，你這小子分明想借此測探我腿傷的輕重，表面當然不露痕跡，敬酒聲中，舉杯喝了。

楊豫低聲道：「大人莫忘還要再來找奴家。」這才跪行著，垂頭倒退回管中邪的一席去，動作誘人之極。

昌文君道：「有一個菜式少龍不能不點，否則我兩兄弟和管大人都會失望，就是咸陽城無人未聞芳號的單美美姑娘。」

項少龍知管中邪正注視他對名字的反應，好用來判斷他是否知道單美美媚惑烏廷威一事，故意不露出任何破綻，啞然失笑道：「我是身在咸陽耳在別處，為何我從未聽過有這麼一位美人兒？」

妒忌單美美的眾女登時為他喝采鼓掌，情況混亂熱鬧。

管中邪咋舌道：「幸好單美美的耳朵不在這裡，否則休想她肯來，可能以後聽到項大人的大名，她都要掩香耳報復。人來！給項大人請歸燕小姐和單美美兩位美人來。今晚我是主人，自然該以最好的東西奉客。」

這幾句話雖霸道點兒，卻使人聽得舒服，無從拒絕。俏婢領命去了。

管中邪大力拍三下手掌，廳內立時靜下來。坐在門旁的幾位女樂師雖上了點年紀，但人人風韻猶存，頗具姿色，難怪醉風樓被稱為咸陽青樓之冠。若非他們在此地有頭有面，恐怕沒有資格坐在這裡。女樂師應命奏起悠揚的樂韻，大廳左右兩邊側門敞開，一群歌舞妓載歌載舞地奔出來，輕紗掩映著內裡無限的春色，像一群蝴蝶般滿場飄飛，悅目誘人，極盡聲色之娛。項少龍細察她們，年紀在十八、九歲間，容貌姣好，質素極佳。在這戰爭的年代裡，重男輕女，窮等人家每有賣女之舉，項少龍初遇陶方，後者正四處搜羅美女，眼前的年青歌姬，可能是這麼來的。想到這裡，不禁想起病逝的婷芳氏，心中一陣淒苦，恨不得立即離去。神思恍惚中，樂聲悠悠而止，眾歌姬施禮後返回側堂。美婢上來為各人添酒。

門官唱道：「歸燕姑娘到！」

項少龍收拾情懷，朝盈盈步入廳內的歸燕看去，暗忖這個名字應有點含意，說不定歸燕是別處人，思鄉情切下，取此名字。

歸燕逐一向各人拜禮，喜孜孜走到項少龍一席坐下來，眾女均露出艷羨神色。

項少龍尚未有機會說話，歸燕已膝行而至，半邊身緊挨著項少龍，為他斟酒，笑臉如花道：「大人恩寵，奴家先敬大人一杯！」

管中邪三人立時大笑起來。

昌文君道：「這叫迷湯酒湯雙管齊下，少龍小心今晚出不了醉風樓，腿傷發作哩！」

歸燕吃驚道：「大人的腿受傷嗎？」

項少龍嗅著由她嬌軀傳來的衣香髮香，暗忖女人的誘惑力不可小覷，尤其當她蓄意討好和引誘你的時候，當日趙穆便強迫趙雅用春藥來對付自己，美人計是古今管用。想到這裡，記起當說起單美美時管中邪看望自己的眼神，登時暗裡冒出冷汗。自己真的疏忽大意，若剛才的酒下了毒，自己豈非已一敗塗地。莫傲乃下毒高手，說不定有方法使毒性延遲幾天發作，那時誰都不會懷疑是管中邪使人作的手腳。

歸燕見他臉色微變，還以為他的腿傷發作，先湊唇淺喝一口酒，送至他嘴邊道：「酒能鎮痛，大人請喝酒。」

項少龍見她真的喝一口，放下心來，湊在她手上淺喝一口。同時心念電轉，要收買青樓的姑娘來對付自己這都騎統領，絕非易事，因為那是株連整個青樓的嚴重罪行，而且必會掀起大風波。管中邪更不會隨便把陰謀透露給別人知道。所以若要找人下手，只有單美美這個可能性，因為她早給嫪毐迷倒，自是聽教聽話，想到這裡，已有計較。

昌文君笑道：「歸燕這麼乖，少龍理應賞她一個嘴兒。」

歸燕嬌羞不勝地「嚶嚀！」一聲，倒入項少龍懷裡，左手緊纏他沒有半分多餘脂肪的熊腰，右手摟上他粗壯的脖子，仰起俏臉，星眸半閉，緊張地呼吸。給她高聳豐滿的胸脯緊迫著，看到她春情洋溢的動人表情，項少龍也不由心動，低頭在她唇上輕吻一口。眾人鼓掌喝采。

歸燕依依不捨地放開他，微嗔道：「大人真吝嗇。」又垂首低聲道：「大人比獅虎還要粗壯哩！」

門官這時唱喏道：「單美美小姐到！」

大廳靜下來，所有目光集中往正門。環珮聲中，一位身長玉立的美女，嬝娜多姿舉步走進來。項少龍一看下，不由動容。單美美年齡在二十左右，秋波流盼、櫻唇含貝、笑意盈面。最動人處是她有種純真若不懂世事般的氣質，使男人生出要保護疼惜她的心情。相比之下，廳內眾美妓登時作了只配拱奉單美美這明月的小星點。管樂聲適時奏起來，單美美盈盈轉身，舞動起來。在燈火映照裡，身上以金縷刺繡花鳥紋的襦衣裳袂飄飛，熠熠生輝，使她更像不應屬於塵世的下凡仙女。

咸陽最紅的名妓在廳心攬衣自顧，作出吟哦躑躅的思春表情，檀口輕吐，隨著樂音唱起歌來。她的聲音清純甜美得不含半絲雜質，非常性感。項少龍大約聽懂歌詞，說的是一位正沐浴愛河的年輕女子，思念情人，忽然收到愛郎托人由遠方送來的一疋綢子，上面織著一對對鴛鴦戲水的繡飾，使她既是心花怒放，又是情思難遣。配合她舞姿造手、關目表情，單美美把個中情懷，演譯得淋漓盡致，項少龍亦為之傾倒。她的氣質容色，比之紀嫣然和琴清，也只是稍遜一籌，想不到妓院之內，竟有如此絕品。項少龍心中奇怪，如此色藝雙絕的美女，理應早被權貴納作私寵，為何仍要在這裡拋頭露臉？出賣色相？

她唱道：「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歌聲樂聲，悠悠而止，眾人魂魄歸位，轟然叫好。單美美分向兩邊施禮，然後輕舉玉步，往項少龍走過去。

項少龍提醒自己，眼前美女，實是披著仙女外表的蛇蠍，鼓掌站起來，笑道：「歡迎單姑娘芳駕？」

單美美嫣然一笑，美眸飄到項少龍臉上，倏地亮起來，閃過揉集驚異、欣賞、矛盾和若有所思的複雜神色。項少龍更無疑問，知道單美美確是管中邪和莫傲用來暗害自己的工具，否則她的眼神不會這麼奇怪。她的眼睛太懂說話，落在項少龍有心人的眼中，暴露心內的情緒。見到項少龍，自然使她聯想起情人嫪毐，而她吃驚的原因，是他項少龍整體予人感覺比嫪毐更勝一籌，有一種嫪毐無法企及的英雄氣魄。單美美下意識地避開項少龍的眼光，垂下螓首，來到項少龍另一旁，跪拜下去。項少龍偷空瞥管中邪一眼，見他緊盯單美美，一對利如鷹隼的眼睛首次透射出緊張的神色，顯是發覺單美美給項少龍打動芳心的異樣神情。

項少龍俯身探手，抓著她有若刀削的香肩，把她扶起來。

單美美仰起俏臉，櫻唇輕吐，呵氣如蘭道：「單美美拜見項大人！」旋又垂下頭去，神態溫婉，我見猶憐。項少龍卻知她是心中有鬼，所以害怕自己清澈的目光。

昌平君笑道：「我們的單美人是否見項大人而心動，變得這麼含羞答答，欲語還休的引人樣兒。」

昌文君接口道：「項大人的腿傷是否立即好了。」

又引來哄堂大笑。

項少龍扶她一起坐下，管中邪道：「英雄配美人，單美人還不先敬項大人一杯，以作見面禮。」

項少龍留心單美美，見到她聞言嬌軀微顫，美眸一轉，不禁心中好笑，知道管中邪怕夜長夢多，迫她立即下手。

莫傲此招確是高明，若非項少龍知道單美美乃嫪毐的姘頭，給害死仍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單美美猶豫片刻，由廣袖裡探出賽雪欺霜的一對玉手，為項少龍把盞斟酒。看她頭上綴著玉釵的墮馬髻，秀髮烏閃黑亮，香氣四溢，項少龍不由恨起管中邪來，竟忍心要這麼一位美麗的女孩子去幹傷天害理的勾當。單美美一對玉手微微抖顫。

另一邊的歸燕湊到項少龍耳邊低聲道：「大人忘記奴家哩！」

項少龍正心有所思，聞言伸手過去，摟著歸燕的蠻腰，在她玉頰吻一口。

單美美捧起滿斟的酒杯，嬌聲道：「美美先喝一半，餘下的代表美美對大人的敬意，大人請賞臉。」

一手舉杯，另一手以廣袖掩著，以一個優美無比的姿態，提杯而飲，沒有發出任何聲息。

項少龍留神注意，見她沒有拿杯的手在袖內微有動作，還不心頭雪亮，知她是趁機把毒藥放入酒裡。廣袖垂下，改以兩手捧杯，送至項少龍唇邊，眼光卻垂下去。昌平君等鼓掌叫好。項少龍看著眼前剩下半盞的美酒，心中閃過無數念頭。他是否該當場揭破毒酒的玄虛？這或者是對付管中邪的最佳良機。

## 第三章死而復生

項少龍細察單美美送至唇邊的半杯美酒，卻看不出任何異樣情狀。他不信藥末可以不經攪拌而遇酒溶解，只是在古時代油燈掩映的暗光下，根本難以看清楚酒內的玄虛。他旋即放棄借揭發毒酒來對付管中邪，非此事不可行，因為只要抓住單美美，不怕她不供出在後面主使的是管中邪。問題是那等若和呂不韋公然撕破臉皮，失去一直以來爾虞我詐的微妙形勢。只要想想呂不韋仍有七、八年的風光日子，該知是如何不智。假設此事牽連到嫪毐身上，那就更複雜。同時想到假若自己詐作喝下毒酒，那管中邪和莫傲將再不會另定奸計陷害自己，事後還會疑神疑鬼，以為自己不畏毒酒，又或單美美沒有依命行事，瞎自猜疑，豈非更妙。這些想法以電光石火的高速掠過項少龍腦際，心中已有定計。

項少龍一手取過毒酒，另一手摟上單美美動人的小蠻腰，哈哈笑道：「美美小姐須再喝一口，才算是喝了半杯。」

身子背著歸燕和下席的管中邪諸人，硬要強灌單美美一口酒。

單美美立時花容失色，用力仰身避開去，驚呼道：「項大人怎可如此野蠻哩！」

項少龍趁機鬆開摟她腰肢的手，單美美用力過度，立時倒在席上。趁對席的昌平君等人注意力全集中到單美美身上，項少龍手往下移，把酒潑在几下，又藉把蛇蠍美女扶起來的動作，掩飾得天衣無縫。單美美坐直嬌軀，驚魂甫定，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大笑道：「害小姐跌倒，是我不好，該罰！」舉杯詐作一飲而盡。

對面的昌平君歎道：「原來項大人這麼有手段，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美美小姐肯當眾在席上乖乖的躺下來。」

場內自是爆起一陣笑聲。項少龍放下酒杯，見單美美詐作嬌羞不勝地垂下頭去，免得給人看破她內心的驚惶，神情微妙之極。左邊的歸燕為他斟酒。

管中邪笑道：「項大人若能忍一時之痛，今晚說不定可得到美美小姐另一次躺下來的回報。」

昌平君兄弟一陣哄笑，諸女則扮出嬌羞樣兒，笑罵不休。

項少龍探手再摟緊單美美柔軟的腰肢，把酒送至她唇邊，柔聲道：「這一杯當是陪罪。」

單美美仰起香唇，神色複雜地望他一眼，默默的把整杯酒喝掉，眾人轟然叫好。

另一邊的歸燕不依道：「項大人厚此薄彼。」

項少龍見管中邪沒有生疑，心中大喜，道：「我最公平，來！讓我侍候歸燕姑娘喝酒。」

昌文君怪叫道：「喝酒有啥意思，要嘴對嘴餵酒才成。」

歸燕一聲嚶嚀，竟躺到他腿上去，一副請君開懷大嚼的誘人模樣，幸好沒有壓著後側的傷口。項少龍眼前腿上雖是玉體橫陳，心中卻沒有任何波動，一來心神仍在單美美和管中邪身上，暗察他們的反應；另一方面總認為歸燕只是奉命來討好自己的京城軍警首長，曲意逢迎，儘是虛情假意。歸燕的姿色雖比不上單美美，但眾女中只有侍候管中邪的楊豫可與她比拚姿色，占佔她便宜亦是一樂。於是銜了一口酒，低頭吻在歸燕的香唇上度過去。歸燕嬌喘細細，熟練合作地喝下去，如此仰身喝酒並不容易，可真虧了她呢。在眾人怪笑喝采下，項少龍正要退兵，給歸燕雙手纏個瓜葛緊連，香信暗吐，反哺半口酒過來。項少龍不由湧起銷魂滋味，放開懷抱，放肆一番，才與玉頰火燒的歸燕分開來。昌平君等鼓掌叫好。

歸燕嬌柔無力地靠近他，媚態橫生道：「項大人今晚不要走好嗎？奴家保證你腿傷不會加劇。」

由於她是耳邊呢喃，只有另一邊的單美美聽到，後者神情一黯，垂下螓首，顯是因項少龍「命不久矣」，而自己則是殺他的兇手。

項少龍輕吻歸燕的粉頸，笑道：「這種事若不能盡興，徒成苦差。」又探手過去摟單美美的纖腰，故作驚奇道：「美美小姐是否有什麼心事呢？」

單美美吃了一驚，言不由衷地道：「項大人只疼惜燕姊，人家當然心中不樂。」

管中邪忙為單美美掩飾道：「項大人能使我們眼高於頂、孤芳自賞的美美小姐生出妒意，足見你的本事，這回輪到我等兄弟們妒忌你。」

項少龍暗罵誰是你的兄弟，昌文君笑道：「另一口酒項大人絕省不了。」

項少龍暗忖一不做二不休，逗逗兇手美人也好。遂銜了另一口酒，俯頭找上單美美的櫻唇，事後仍不放過她，痛吻起來，陳倉暗渡中，以二十一世紀五花八門的接吻方式，對她極盡挑逗的能事。單美美原本冷硬的身體軟化了，生出熱烈的反應。項少龍心中暗歎，知道在這種異乎尋常，又以為自己命不久矣的刺激下，單美美心中歉疚，反動真情。唇分，單美美眼角隱見淚光，顯見她以毒酒害他，是迫不得已。項少龍反不想急著離去，怕人發覺幾卜未干的酒漬。歸燕又來纏他，項少龍靈機一觸，詐作手肘不慎下把仍有大半杯的酒碰倒席上，蓋過原本的酒漬。

一番擾攘，單美美出乎眾人意外的托詞身體不適，先行引退。少了最紅的姑娘，昌平君兩兄弟興致大減，項少龍乘機告辭。歸燕不知是真情還是假意，把他直送到大門停泊馬車的廣場，千叮萬囑他定要回來找她，又迫他許下諾言，方肯放他到昌平君的馬車上。忽然間，項少龍亦有點愛上這古代的「黑豹酒吧」。

回到衙署，見到值夜的滕翼，說起剛才發生的事，後者也為他抹把冷汗。

滕翼歎道：「我們的腦筋實在不夠靈活，總在想莫傲的奸謀是在田獵時進行，豈知竟在今晚暗施美人計，若能知道藥性，少龍可扮得迫真一點。」

項少龍肯定道：「毒藥該在田獵後才發作的。」

滕翼訝道：「三弟怎麼這般有把握。」

項少龍道：「圖先告訴我莫傲造了一批可在水底進行刺殺的工具，該是用來對付你和荊俊的，事後若我再毒發身亡，烏家想報復也無人可用。」

滕翼大怒道：「我若教莫傲活過三天田獵之期，改跟他的姓。」

項少龍忽然臉色大變，道：「我們一直想的都是己方的人，說不定莫傲的行刺目標包括鹿公和徐先在內，那就糟糕。」

滕翼吁出一口涼氣道：「呂不韋沒那麼大膽吧？」

項少龍道：「平時該不敢如此膽大包天，可是現在形勢混亂，當中又牽涉到高陵君的謀反，事後呂不韋大可把一切罪責全推到高陵君身上，有心算無心下，呂不韋得逞的機會非常高。」想到這裡，再按捺不下去，站起來道：「我要去見鹿公，向他及早發出警告。」

滕翼道：「我看你還是先去見徐先，論精明，鹿公拍馬都比他不上，他若相信我們，自會作出妥善安排。」

項少龍一想確是道理，在十八鐵衛和百多名都騎軍護翼下，裝作巡視城內的防務，朝王宮旁徐先的左丞相府去了。由於現在他身兼都衛統領，除了王宮，城內城外都在他職權之內。因剛才的宴會提早結束，現在只是初更時分，但除了幾條花街外，其他地方行人絕少，只是偶有路過的車馬。

到了左相府，徐先聞報在內廳見他，西秦三大名將之一的超卓人物微笑道：「我早知少龍會在田獵前來見我的。」

項少龍大感愕然道：「徐相為何有這個想法？」

徐先道：「我們大秦自穆公以來，躍為天下霸主之一。可惜東向的出路，一直被晉人全力扼住，故只能掉過頭來向西戎用兵，結果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駕崩之時，渭水流域的大部份土地均落入我們手上。可是由那時始，直至現在建立東三郡，二百多年來我們毫無寸進。究其原因，與其說出路受阻，不若說是內部出了問題。我若強大，誰可阻攔？故仍是個誰強誰弱的問題。」

項少龍對那時的歷史不大了了，只有點頭受教的份兒。

徐先談興大起，喟然道：「三家分晉後，我們理該乘時而起，可惜偏在那四十多年間，朝政錯出常軌，大權旁落亂臣手上，粗略一算，一個君主被迫自殺，一個太子被拒不得繼位，另一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弒，沉屍深淵。魏人乘我國內亂，屢相侵伐，使我們盡失河西之地。」

項少龍開始有點明白徐先的意思，現在的呂不韋正在這條舊路上走著。無論呂不韋是否奪權成功，甚或廢了小盤，最後的結果是秦國始終不能稱霸天下，這正是徐先最關心的事。

徐先長身而起，沉聲道：「少龍！陪我到後園走走！」

項少龍心內起個疙瘩，知他必是有秘密要事須作商量。明月高照下，兩人步入後園，沿小徑漫步。

徐先歎道：「我們秦人與戎狄只是一線之隔，不脫蠻風，周室京畿雖建於此地，只是好比覆蓋襤褸的錦衣，周室一去，襤褸依然，至今仍是民風獷野。幸好孝公之時用商鞅變法，以嚴刑峻法給我們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又重軍功，只有從對外戰爭才可得爵賞，遂使我大秦無敵於天下。可是給呂不韋這麼一搞，恣意任用私人，又把六國萎靡之風，引入我大秦，使小人當道，群趨奉迎、互競捧拍之道，於我大秦大大不利。他那本呂氏春秋我看過，哼！若商鞅死而復生，必將它一把火燒掉。」

項少龍終於聽到在鹿公的大秦主義者排外動機外另一種意見，那是思想上基本的衝突。呂不韋太驕橫主觀，一點不懂體恤秦人的心態。他接觸的秦人，大多坦誠純樸，不愛作偽，徐先、鹿公、王齕、昌平君兄弟、安谷傒等莫不如是。比較起來，呂不韋、莫傲、管中邪、嫪毐等全是異類。秦人之所以能無敵於天下，正因他們是最強悍的民族，配以商鞅的紀律約束，真是誰與爭鋒？呂不韋起用全無建樹的管中邪和呂雄，於後者犯事時又想得過且過，正是秦人最深惡痛絕的。小盤以嚴厲果敢的手段處置呂雄，這一著完全押對。

徐先停下來，灼灼的眼光落到項少龍臉上，沉聲道：「我並非因呂不韋非我族類而排斥他，商君是衛人，卻最得我的敬重。」

項少龍點頭道：「我明白徐相的意思。」

徐先搖頭道：「呂不韋作繭自縛，以為害了大上，秦室天下就是他的。豈知老天爺尚未肯捨棄我大秦，出了政儲君這明主，所以我徐先縱使粉身碎骨，亦要保儲君直至他正式登上王座。」

項少龍暗吃一驚，道：「聽徐相口氣，形勢似乎相當危急。」

徐先拉著他到一道小橋旁的石凳坐下來，低聲道：「本來我並不擔心，問題是東郡民變，呂不韋遣派蒙驁和王齕兩人前往鎮壓，一下子把京師附近的軍隊抽空，現在京師只有禁衛、都騎、都衛三軍在支撐大局，形勢之險，實百年來首次見到。」

項少龍皺眉道：「據我所知，東郡民變乃高陵君和趙將龐暖兩人的陰謀，呂不韋沒有說清楚這事嗎？」

徐先臉上陰霾密佈，悶哼道：「話雖然這麼說，可是高陵君有多少斤兩，誰都心中有數，十個高陵君都鬥不過半個呂不韋，怎會到事發時，呂不韋才猛然驚覺，倉卒應付？」

項少龍心中冒起一股寒意，囁嚅道：「徐相的意思是……」

徐先斷然道：「此事必與呂不韋有關，只要呂不韋把奸細安插到高陵君的謀臣內邊，可像扯線公仔般把高陵君控制在手上，製造出種種形勢。」再肅容道：「只要呂不韋在這段期間內，把你和兩位副統領除掉，都騎都衛兩軍，都要落進呂不韋手內，那時你說會出現什麼情況？我之所以猜到你今晚會來見我，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假若你確非呂不韋的人，以你的才智，必會發覺不妥當的地方，少龍明白嗎？」

項少龍暗叫好險，要取得徐先的信任確不容易，直至剛才，徐先仍在懷疑自己是呂不韋一著巧妙的棋子，或可說是多重身份的反間諜。有點尷尬地道：「多謝徐相信任。」又不解道：「縱使呂不韋手上有都騎都衛兩軍，但若他的目標是政儲君，恐怕沒有人肯聽他命令。」

徐先歎道：「少龍仍是經驗尚淺，除非呂不韋得到全部兵權，否則絕不會動儲君半根毛髮，此乃愚不可及之舉，可是只要他把我和鹿公害死，再把事情推在高陵君上，那時秦室還不是他的天下嗎？蒙驁不用說，王齕這糊塗鬼在那種情況下孤掌難明，加上又有太后護著呂不韋，誰還敢去惹他呢？」接著雙目厲芒一閃道：「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受制於人。呂不韋一天不死，我們休想有好日子過，大秦則是重蹈覆轍，受權臣所陷。」

項少龍差點呻吟起來，站在徐先的立場角度，策略上完全正確。問題是項少龍知道在小盤登基前，沒有人可要呂不韋的命。若要不了他的命，自然是自己要丟命，此事怎博得過？只恨他不能以這理由勸徐先打消此意，難道告訴他史書寫明呂不韋不會這麼快完蛋嗎？

正頭痛時，徐先又道：「只要政儲君肯略一點頭，我可保證呂不韋活不過三天田獵期。」

項少龍歎道：「徐相有否想過後果？」

徐先冷哼道：「最大問題的三個人，是姬太后、蒙驁和杜壁。最難搞的還是杜壁，呂不韋一去，他必趁機擁立成蟜，若非有此顧慮，先王過身時，我和鹿公早動手了。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王齕從中反對。所以我希望由你說服儲君，現在他最信任的人是少龍你。」

項少龍道：「我卻有另一個想法，首先要通過滴血認親，正式確認儲君和呂不韋沒有半絲瓜葛，其次是殺死呂不韋手下的第一謀士，此人一去，呂不韋將變成一隻沒有爪牙的老虎，惡不出什麼樣兒來，第三……」

徐先揮手打斷他道：「你說的是否莫傲？」

項少龍訝道：「徐相竟聽過此人？」

徐先輕描淡寫道：「沒有這點能耐，如何敢和呂不韋作對。最好把管中邪一起幹掉，更是妥當。只是現在的情況是你在防我，我也在防你，若非公然動手，誰奈何得了對方？」

項少龍知道單憑此點仍未足以打動這位智者，低聲道：「第三是把嫪毐捧出來與呂不韋打對台，只要拖到儲君加冕之日，呂不韋這盤棋就算輸了。」

徐先雄軀一震，不解道：「嫪毐不是呂不韋的人嗎？」

項少龍把計畫和盤托上，道：「我還提議儲君給呂不韋封上一個仲父的虛街，以安他的狼子野心。」

徐先深吸一口氣，像首次認識他般打量好一會，雙目精光閃閃道：「說到玩手段、弄詭謀，恐怕莫傲也要讓你一點，難怪到今天你仍活得健康活潑。」

項少龍暗叫慚愧道：「幸好今晚少喝了一點酒，否則真不敢當徐相這句話。」

徐先追問下，他說出今晚發生的事。

徐先聽罷點頭同意道：「你說得對，一天不殺莫傲，早晚給他害死。照我估計，這杯毒酒該在七天後發作，孝文王當日就是喝下呂不韋送來的藥湯，七天後忽然呼吸困難窒息致死，由於從來沒有一種毒藥可在七天後突然發作的，所以我們雖覺得內有蹺蹊，仍很難指是呂不韋下的毒手，當然也找不出任何證據。唉！現在沒有人敢吃呂不韋送來的東西。真是奇怪，當日害死孝文王的藥湯，照例曾經內侍試飲，內侍卻沒有中毒的情況？」

項少龍暗忖莫傲用毒的功夫，怕比死鬼趙穆尚要高明數倍，要知即使是慢性毒藥，總還是有跡可尋，吃下肚後會出現中毒的徵兆，哪有毒藥可在吞入腹內七天後使人毒發呢？儘管在二十一世紀，恐怕亦難辦到，除非毒藥被特製的藥囊包裹，落到肚內黏貼胃壁，經一段時間後表層被胃酸腐蝕，毒藥瀉逸出來，致人死命。想到這裡，心中一動，恨不得立即折返醉風樓，查看一下自己把毒酒潑下處，會否有這麼一粒包了某種保護物的毒藥。

徐先見他臉色忽晴忽暗，問道：「你想到什麼？」

項少龍道：「我在想如何可請求徐相暫緩對付呂不韋？」

徐先笑道：「我徐先豈是徒逞勇力的莽撞之徒，少龍既有此妙計，我和鹿公暫且靜觀其變。不過假若你殺不死莫傲，便輪到我們動手對付呂不韋，總好過給他以毒計害死。」

項少龍拍胸口保證道：「給我十天時間！說不定我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教他死得不明不白！」

徐先愕然瞪著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靈巧地翻過高牆，落到醉風樓的花園裡。剛過二更天，醉風樓主樓之後的七、八座院落，仍是燈火通明，笙歌處處。項少龍好一會辨認出管中邪剛才招呼他的那座雅院，只見仍是燈光燦然，不禁叫起苦來，同時心中奇怪，難道他走後，又用來招呼另一批貴客嗎？好奇心大起下，他借夜色和花草樹木的掩蔽，無聲無息地竄過去，到了近處，駭然伏下，心兒忐忑狂跳。原來正門處有一批大漢在守護，其中幾個赫然是呂不韋的親隨。難道是呂不韋駕到？留心細看，院落四周有人在巡逡守衛，嚴密之極。當然難不倒他這懂得飛簷走壁的特種戰士，察看形勢後，他選了院落旁的一棵大樹，迅速攀上去，再射出索鉤，橫度往院落人字形的一邊瓦面上，小心翼翼，沿索滑到簷邊，探頭由近簷頂的通風口朝內望去。一瞥下立時魂飛魄散，手足冰寒，差點由屋頂掉下來。燈火通明的大廳裡，站了管中邪、莫傲、醉風樓的樓主伍孚，歸燕和單美美五個人，正在研究被移開的長几下地席上的酒漬。

伍孚歎道：「莫先生確是奇謀妙算，先教我贈項少龍以寶物，好教他不起提防之心，又使他以為下手的是我們的好美美，誰知要他命的卻是我們的歸燕姑娘。」

管中邪道：「對莫兄的高明，我管中邪是沒話說的。最妙是這小子還以為自己逃過大難，再不起防範之心，確是精采絕倫。」

大門洞開，呂不韋春風滿臉，神采飛揚的走進來。

在項少龍瞠目結舌、全身血液差點冰凝之下，單美美乳燕投懷的撲入呂不韋懷內去，嬌聲道：「美美為呂相立下大功，呂相該怎麼賞人家哩！」

呂不韋的手由她的纖腰落到她的隆臀上，大力拍兩記，邪笑道：「讓我今晚好好酬勞你吧！」

莫傲伸手摟著歸燕道：「呂相莫忘我們的好歸燕，若非靠她那條香舌，項少龍怎會中計。」

上面的項少龍全身發麻，差點要撲下去給呂不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天啊！自己的肚內竟有了隨時可取自己一命的毒囊，這時代又沒有開刀的手術，他項少龍豈非必死無疑。

呂不韋摟著單美美，到了那片酒漬旁，俯頭細看一回，哈哈大笑道：「任你項少龍智比天高，也要著我呂不韋的道兒，卻還以為反算我們一著，到喉嚨被藥液蝕開個口兒，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呢。」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動，燃起希望。若藥囊只是黏在喉嚨處，將有取出來的機會。

管中邪道：「美美姑娘的表演才精采哩，我差點給她騙過。」

呂不韋俯頭吻在單美美的香唇上，弄得她咿唔作聲，春意撩人。

管中邪伸手按在伍孚的肩頭上，笑道：「此事成功，伍樓主當的這個官，必定非同小可。」

伍孚欣然道謝，又有點擔心地道：「那東西會不會無意間給他吐出來？」

倚著莫傲的歸燕嬌笑道：「樓主放心，那東西不知黏得多麼緊，若非給他的舌頭捲過去，奴家還不知該怎辦好。」

莫傲接口道：「這東西最不好是會黏在杯底，否則我的小燕子就不用犧牲她的香舌，給這傢伙大佔便宜。」

管中邪笑道：「只是佔了點小便宜吧！大便宜當然還是留給莫兄。」

一時男的淫笑，女的不依嬌嗔。項少龍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時離開，想方法把毒囊弄掉。此著妙計確是厲害，當時舌頭交纏，意亂情迷，哪想得到竟是死亡之吻。自己確是大意，以為對方不知道自己識穿單美美是他們的人，還一番造作，教人笑穿肚皮。

呂不韋笑道：「春宵苦短，莫先生該到小燕的香閨，好好答謝美人。」轉向伍孚道：「伍樓主此回做得很好，我呂不韋必不會虧待你。」

哈哈一笑，擁著單美美去了。項少龍知道再不會聽到什麼秘密，悄悄離開。

項少龍慘哼一聲。滕翼由他張開的大口裡，把拗曲的幼銅枝抽出來，尾端的小圓片上黏著一粒烏黑色的藥丸，只有蒼蠅般大小。旁邊的陶方、荊俊、蒲布、劉巢等人齊鬆一口氣，抹掉額上的冷汗。項少龍嚥著被刮損的咽喉，說不出話來。滕翼把毒丸移到眼前，眾人俯近研看。

荊俊狠狠道：「有什麼方法把毒丸送進莫傲的喉嚨裡去呢？」

項少龍清清喉嚨，沙啞聲音道：「毒丸若是混在酒裡，會黏在杯底，可是在毒死孝文那碗藥湯裡，卻沒有這種情況。」

陶方大喜道：「那即是說，只要我們得到那條藥方，當可找到其中某種藥物，可以中和它的黏性，到進入喉內才會黏著，如此一來，要毒殺莫傲再非難事，這藥方必然會留有紀錄的。」

滕翼一震下望往項少龍，兩人同時想起圖先，旋又搖頭。

若圖先可輕易向莫傲下毒，早把他毒死。

蒲布頹然道：「找到可中和毒丸黏性的方法並沒有用，難道捧碗藥湯哄他喝下去嗎？」

項少龍道：「我們大可隨機應變，毒丸由我隨身攜帶，再相機行事。夜了！我們盡量睡一覺好的，否則明天恐沒有精神去應付莫傲另一些陰謀詭計，二哥和小俊更要打醒十二個精神。」

眾人無不同意，各自回房休息。

項少龍回到後堂，不由想起紀嫣然等眾嬌妻，神思恍惚間，嬌聲暱暱在耳旁響起道：「大爺回來了！」

項少龍愕然望去，只見周薇和衣躺在一角地席處待他回來，看樣子是剛給他吵醒過來，看她釵橫鬢亂海棠春睡後的神態，心中大叫不妙。

自趙倩和春盈諸女去世，他飽受折磨，整整一年有如活在噩夢裡，英雄氣短，偏又步步落在下風，使他再不願有男女間新的責任和感情上的承擔。對琴清如是，對嬴盈如是。他雖答應昌平君兄弟對嬴盈勉力而為，卻是敷衍的成份居多，絕不熱心，亦自知未必鬥得過管中邪。不過都及不上眼前的周薇使他頭痛。看她行事作風，顯是自尊心極重和死心眼的人，敢愛敢恨。幸好現在和她關係尚淺，還有轉圜的餘地，乾咳一聲道：「這麼晚，還不回去睡嗎？」

周薇起身施禮，溫柔地為他脫下外袍，欣然道：「早睡過了，現在不知多麼精神，陶公安排最尾後那間房子給我，現在讓小婢侍候大爺沐浴好嗎？」話完早紅透雙頰。

項少龍心中叫糟，自己已多晚沒有妻婢相陪，今晚又曾偎紅倚翠，挑起情慾，若說不想女人，只是在欺騙自己，給她這麼以身相陪，後果實不敢想像。若斷然拒絕，她受得了嗎？

幸好周薇要為他寬衣時，腳步聲響。

項少龍回頭望去，見來的是荊俊，大訝道：「小俊！有什麼事？」

荊俊仍以為周薇是周良的妻子，奇怪地瞪她。

項少龍低聲吩咐周薇退避入房，道：「什麼事呢？」

荊俊看著周薇消失處，奇道：「她怎會在這裡的？」

項少龍解釋她和周良的兄妹關係，荊俊雙目立時亮起來，嘿然道：「三哥真好艷福，周薇若非荊釵布裙，不施脂粉，艷色絕不會遜於田鳳和田貞。」

項少龍心中一動，著他在一旁坐下後，笑道：「小俊對她似乎有點意思哩？」

荊俊赧然道：「三哥說笑，小俊怎敢來和三哥爭女人。」

項少龍欣然道：「她並非我的女人，假設你有意思的話，不如多用點功夫，三哥我絕不介意，還非常感激你哩！」

荊俊大喜道：「嘿！讓我試試看！說到哄女孩，我比以前進步多了。」

項少龍道：「此事就這麼決定，你不去休息卻來找我，究竟為什麼事？」

荊俊道：「三哥的腿還可以再出動嗎？」

項少龍道：「只要不是動手過招，沒有問題。你有什麼好主意？」

荊俊道：「現在離天明尚有兩個多時辰，要殺死莫傲，這是唯一的機會。」

項少龍皺眉道：「莫傲身旁能人眾多，呂不韋又在那裡，怎麼下手？」

荊俊道：「硬來當然不成，不過我對醉風樓的環境非常清楚，更知道單美美和歸燕的閨房在哪裡，只要我們摸到那裡去，或有辦法把那顆毒丸餵入莫傲的喉嚨裡，然後再輕輕鬆鬆等待他毒發身亡，豈非大快人心？」

項少龍喜道：「計將安出？」

荊俊攤開手掌，現出一截三寸許黑色樹枝似的東西，得意洋洋道：「這是由迷魂樹採來的香枝，燃點後的煙只要吸入少許，立即昏昏欲睡，若在熟睡時吸入，保證掌摑也醒不過來，三哥明白吧！」

項少龍沉吟片晌，斷然道：「你最好通知二哥，若這麼令人快慰的事少了他，我們兩個都要挨罵的。」

憑著勾索，三兄弟悄無聲息地潛入醉風樓東，躲在花叢暗處。樹木掩映中，隱見燈光。

荊俊這識途老馬道：「竹林內有四座小樓，分別住著醉風樓的四位大阿姐，就是單美美、楊豫、歸燕和白蕾，合稱醉風四花，歸燕的小樓位於左方後座，只要過得竹林一關，就有機會摸入樓內，若我沒有記錯，每座樓旁都種有香桂樹，躲躲藏藏應是易如反掌。」

滕翼皺眉道：「既有呂不韋在內，防守必然非常嚴密，竹樹更是難以攀椽，只要有人守著竹林間的出入口，我們怎進得去？」

項少龍道：「另一邊是什麼形勢？」

荊俊苦笑道：「仍是竹林，所以這地方有個名字，叫『竹林藏幽』，只要過得這關，莫傲就死定了。」

腳步聲響，兩名武士提著燈籠走過來，邊走邊談笑著。三人屏息靜氣，傾耳細聽。

其中一人道：「這四個妞兒確是花容月貌，又夠騷勁，連我們的管大爺也動心，留宿在楊豫的小樓裡。」

另一人道：「聽說還有個白蕾，不知她今晚是否要陪人，若沒有的話，由我兩兄弟招呼她好了。」

先前的大歎道：「你付得起渡夜資嗎？何況聽說縱有銀兩，她未必肯理睬你哩！」

直至他們去遠，項少龍心中一動道：「白蕾陪的該是韓闖，說不定會有機會。」

話猶未已，人聲由前院方向傳來，其中一個隱隱認得是老朋友韓闖，還有女子的嬌笑聲，不用說該是白蕾。

滕翼大急道：「怎樣瞞過白蕾呢？」

此時一群人轉入這條花間小徑，領路的是兩個提著燈籠的美婢，接著是四名韓闖的近衛，然後是摟摟抱抱的韓闖和白蕾，最後是另八名親兵。看到這種陣勢，項少龍亦是一籌莫展。

荊俊忽地湊近滕翼道：「白蕾並不認得二哥的！」

項少龍靈機一觸道：「二哥可冒充太子丹的人，韓闖剛和他喝完酒。」

這時韓闖等剛路過他們藏身處，轉上直路，朝竹林方向走去。

滕翼先解下佩劍，硬著頭皮竄出去，低嚷道：「侯爺留步，丹太子命小人來有要事相告。」

韓闖等整隊人停下來，近衛無不露出戒備神色。滕翼大步走去，眾人雖見到他沒有佩劍，仍是虎視眈眈，手握劍柄。

韓闖放開白蕾，冷冷道：「丹太子有什麼說話。」

滕翼心知韓闖的手下絕不會任自己靠近他們主子的，遠遠立定，施禮道：「小人龍善，乃丹太子駕前右鋒將，韓侯這麼快忘了小人嗎？」

龍善是當日滕翼在邯鄲時用的假名字。

韓闖呆了一呆，醒覺過來，哈哈笑道：「記起了記起了！右鋒將請恕本侯黑夜視力不佳。」轉身向白蕾道：「小蕾兒先回房去，本侯立即來。」白蕾哪會疑心，叮嚀韓闖莫要教她苦候，偕兩個丫環先去。

在韓闖的掩護下，三人換上他手下的外裳，無驚無險地進入守衛森嚴的竹林，到了與歸燕閨樓只隔一棵香桂樹的白蕾居所。韓闖向三人打了個眼色，逕自登樓。白蕾的四名貼身美婢，分兩人來招呼他們。項少龍、荊俊和滕翼怕給小婢認出來，早向韓闖的手下關照，其中兩人匆匆把兩婢拖到房內，不片晌已是嬌吟陣陣，滿樓春聲。

在韓闖布在樓外的親衛放哨把風下，三人先後攀上桂樹，到達歸燕的小樓瓦頂處。房內傳來鼾聲。若論飛簷走壁的身手，項滕兩人都及不上荊俊，由他覷準機會穿窗進房，頃刻後莫傲的鼾聲變成沉重的呼吸。項少龍示意滕翼留在屋頂，自己翻進去。荊俊正蹲在榻旁，向他打出一切順利的手勢。項少龍心中大喜，竄了過去。

在幾頭的油燈映照下，荊俊已捏開莫傲的大口，項少龍忙取出毒丸，以銅枝送入他的喉嘴裡，肯定黏個結實，正要離去，足音在門外響起。項少龍和荊俊大吃一驚，同時跨過榻上兩人，躲在榻子另一端暗黑的牆角里。

敲門聲響，有人在外面道：「莫爺！呂相有急事找你。」

莫傲和歸燕當然全無反應。項少龍人急智生，伸手重重在莫傲腳板處捏一記。幸好荊俊的迷暈香只夠讓莫傲昏上一陣子，莫傲吃痛下，呻吟一聲，醒過來。

那人又喚道：「莫爺！」

莫傲剛醒過來，頭腦昏沉地道：「什麼事？」

叫門的手下道：「呂相剛接到緊急消息，刻下正在樓下等候莫爺。噢！呂相和管爺來了。」

項少龍和荊俊暗叫不妙，卻苦在莫傲已坐起來，想冒險逃走都辦不到。

幸好呂不韋的聲音在門外道：「我們在外廳等你。」

莫傲推推歸燕，見她毫無反應，在她雪白的胸脯捏一把，起身穿衣，腳步不穩地推門外出。這次輪到項少龍和荊俊兩人喜出望外，忙蛇行鼠步直抵房門處，貼耳偷聽。

呂不韋首先道：「剛接到消息，短命鬼項少龍竟去找徐先，商量整個時辰，然後返回烏府去。哼！莫先生認為他們會弄些什麼陰謀出來呢？」

莫傲顯然因曾受迷魂香的影響，腦筋遠及不上平時靈活，呻吟道：「不知是否因太高興下多喝點酒，我的頭有些痛。」

管中邪道：「莫兄先喝杯解酒茶，定定神便沒事的。」

接著是斟茶遞水的聲音，聽聲息，外面應只有呂不韋、莫傲和管中邪三人。

好一會後，呂不韋道：「莫先生是否肯定那狗雜種會在最後一天晚獵時才毒發？沒有高陵君襲營的掩飾，則誰都會猜到是我們動的手腳。」

莫傲舒一口氣，道：「呂相放心，我曾找了十多個人來作實驗，保證時間上不會出差錯。」

管中邪笑道：「沒有項少龍，他們必然陣腳大亂，而我們則是準備充足，到時我們先護著儲君和太后渡河，等輪到鹿公和徐先，就弄翻木橋，再在水底把他們刺殺，乾手淨腳，誰會懷疑我們呢？」

呂不韋道：「最怕是徐先和項少龍等先發制人，提前動手，我們就要吃大虧。」

莫傲胸有成竹道：「放心好了！一天沒有弄清楚高陵君的虛實，他們哪敢動手，以免徒便宜了高陵君，諒他們的膽子仍沒有這麼大。」

呂不韋道：「現在最頭痛是政兒，他似是一點不知道自己乃是我呂不韋的親生骨肉。唉！是朱姬那賤人不好，我多次催她去和政兒說個清楚，她竟一口拒絕。又不肯接受封我為攝政大臣的提議，哼！嫪毐真地沒用，些許小事都辦不到。」

管中邪道：「我看關鍵處仍是項少龍，有了他，太后不用完全倚賴呂相。」

莫傲啞然失笑道：「我忽然想出一計，既可討太后歡心，使她接受封呂相為攝政大臣，又可掩人耳目。」

正在門內偷聽的荊項兩人好奇心大起，暗忖莫傲果是詭計多端。呂不韋大喜追問。

莫傲笑道：「只要讓太后知道呂相和項少龍再無嫌隙，將可消除她心中疑慮。所以只要化解她這個心結，她對呂相自會言聽計從。」

管中邪微帶不悅道：「莫兄不是又要娘蓉佯作嫁給項少龍吧！」

莫傲失笑道：「管兄不是要和一個只有三天命的人爭風呷醋吧！」接著壓低聲音道：「呂相明天可請太后親自宣佈三小姐和項少龍的婚事，同時把呂相封為攝政大臣，把這兩事合而為一，等若明示太后只要肯讓呂相坐上此位，就拿最疼愛的女兒出來作為保證項少龍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太后為了項少龍，自然會讓步的，當然還要著嫪毐下點工夫。」

室內的項少龍到此刻仍未弄得清楚攝政大臣和宰相有何分別，照想該是進一步削去小盤的自主權，管中邪再沒有出言反對。

呂不韋欣然道：「確是妙計，中邪！由你對娘蓉做點工夫！這妮子最聽你的話，上回你教她來大鬧一場，她的表演確是精采。」

室內的項少龍方才知道呂娘蓉進來大吵大鬧，破壞婚議，竟是有預謀的行動，不由心中大恨。呂娘蓉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自己不用再對她有憐惜之心。正如荊俊所說，玩玩她也好，等若向呂不韋和管中邪各捅一刀。

呂不韋道：「事情就這麼決定，快天亮了……」

項少龍兩人哪敢再聽下去，慌忙離去。想不到神推鬼使下，竟得到這麼關鍵性的情報。整個局勢立時不同。

天尚未亮，韓闖被迫拖著疲乏的身體，好掩護項少龍等離開醉風樓。到了街上，兩批人分道揚鑣。回到烏府，天已微明，項少龍三人哪敢怠慢，匆匆更衣，滕荊兩人先返衙署，準備田獵大典的諸般事宜，項少龍則趕赴王宮。途中遇上徐先的車隊，被徐先邀上車去，原來鹿公亦在車內，當然是在商討應付呂不韋的方法。兩人雖全副獵裝，卻無盛事當前的興奮。

鹿公見他兩眼通紅，顯是一夜沒睡，點頭道：「少龍辛苦。」

項少龍欣然道：「身體雖累，心情卻是愉快的。」

徐先訝道：「少龍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不知又有什麼新的進展？」

項少龍壓低聲音，把昨晚夜探青樓，聽到呂不韋三人陰謀與密議的事說出來。兩人大歎精采難得。

鹿公拍腿叫絕道：「黏到喉嚨的毒丸都教少龍弄出來，可見老天爺對我大秦確是另眼相看。」

徐先道：「既是如此，我們就依少龍之議，以嫪毐制呂不韋，實行以毒攻毒。說真的，呂不韋治國的本領確是不錯，讓他得意多幾年，到將來儲君登位，再把他收拾。」

鹿公道：「期間我們須牢抓軍權，用心培養人材，對付起這傢伙來，更得心應手。」

項少龍道：「小將有一建議，就是王翦……」

徐先笑著打斷他道：「這個不用少龍提醒，我們早留心此子，讓他再歷練多點時間。唉！王齕老得有點糊塗，好應由後生小子取代。」

鹿公顯然心情大佳，笑語道：「少龍是否準備接收呂娘蓉，好氣死呂不韋和管中邪呢？」

項少龍失笑道：「為這事頭痛的該是他們。」

徐先道：「攝政大臣的權勢非同小可，那時他等若儲君，沒有他點頭，什麼政令都批不下來。」

項少龍道：「徐相還記得我提過『仲父』的虛銜嗎？就拿這來騙騙呂不韋，三天後莫傲歸天，那時輪到他陣腳大亂，加上嫪毐又當上內史，呂不韋到時才知是什麼一回事呢。」

此時車隊進入王宮，三人心懷大暢，恨不得立即過了未來的三天，好看看惡人有惡報那大快人心的一幕。項少龍原本沉重緊張的心情，已被輕鬆歡暢的情緒替代。好！就讓老子拿這些人開心一下，連鹿丹兒和嬴盈這兩個靠向管中邪的丫頭也不放過，令生命更多采多姿。

王宮教場上旌旗飄揚，人馬薈聚。有份參加田獵者，若非王侯貴族，就是公卿大臣的親屬家將，又或各郡選拔出來的人才，人人穿上輕袍帶革的獵裝，策騎聚在所屬的旗幟下，壯男美女，一片蓬勃朝氣，人數約在五千人左右。一萬禁衛，分列兩旁，準備護衛王駕，前赴獵場。

昌平君、昌文君和管中邪三人忙個不了，維持場中秩序。項少龍離開馬車，騎上疾風，領著十八鐵衛，以閒逸的心態，感受大秦國如日初升的氣勢。其中一枝高舉的大旗書了個「齊」字，使項少龍記起「老朋友」田單，不由心中好笑。若呂不韋告訴田單已經收拾了他的話，田單不但白歡喜一場，還會疏於防範，教自己更有可乘之機。徐先、呂不韋、鹿公等宿將大臣，均聚集在校閱台的兩側，貴客如田單、太子丹等亦在該處，卻見不到韓闖，想來他該已起程回國。最觸目的是嬴盈等的女兒軍團，數百個花枝招展的武裝少女，別樹一幟地雜在眾男之中，不時和旁邊的好事青年對罵調笑，帶來滿場春意。

但最惹人注意的卻非她們，而是他自己的嬌妻美婢和琴清，她們沒有旗幟，在數十名家將擁衛下，站在一側，使得遠近的人，不論男女都伸頭探頸地去看她們過人的風采。紀嫣然和琴清當然不在話下，烏廷芳和趙致亦是千中挑一的美女，而田貞田鳳這對連他也難以分辨的姊妹花，也是教人歎為罕見，議論紛紛。

項少龍哪按捺得住心中的情火，策馬來到眾女旁，笑道：「你們這隊算作什麼軍哩？」

紀嫣然等紛紛奉上甜蜜的歡笑。

琴清反神色冷淡道：「太后特別吩咐，要我們這三天陪她行獵，項大人說該算什麼軍呢？」

項少龍見她神態冷淡，猜她是因自己上次惡作劇討她便宜，惹怒了她，又或對自己這登徒浪子生出鄙視之心。暗歎一口氣，淡淡一笑，沒有答話，來到烏廷芳和趙致間問道：「寶兒呢？」

烏廷芳興奮得俏臉通紅，嬌笑道：「真想抱他同去打獵，卻怕他受不起風寒，只好留在清姊處由奶娘照顧。」

趙致道：「項郎啊！讓我給你介紹兩位新奶娘好嗎？」

後面的田氏姊妹立時玉頰霞燒，不勝嬌羞，看得項少龍心頭火熱、想入非非，烏廷芳在馬上湊過來道：「項郎啊！今晚到我們帳內來好嗎？人家想得你很苦哩！」

項少龍食指大動，忙點頭答應。此時鼓聲急響，小盤和朱姬在禁衛簇擁下，登上檢閱台。全場登時肅然致禮，齊呼我王萬歲。田獵在萬眾期待下，終於開始。

田獵的隊伍，連綿十多里，聲勢浩蕩。沿途均有都騎兵守護道旁高地，防範嚴密。為顯示勇武的國風，小盤朱姬一律乘馬，在禁衛前呼後擁下，領頭朝田獵場開去。呂不韋、徐先、鹿公、王綰、蔡澤等公卿大臣，則伴在小盤和朱姬左右。項少龍陪烏廷芳等走一會後，李斯特意墮後來找他。兩人離開官道，沿路側並騎走著。

李斯低聲道：「每次當我見到琴太傅，都覺得她比紀才女更動人；但當見到紀才女，又感到琴清及不上她。現在終於同時看到她們，終於明白什麼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項少龍道：「李兄今天的心情很好哩！」

李斯搖頭道：「只是苦中作樂吧！三天田獵外弛內張，危機重重，小弟的心情可以好得到哪裡去。」仔細打量項少龍一會，續道：「項兄昨晚定是睡得不好，兩眼紅筋密佈，又聲音嘶啞，教人擔心。」

項少龍苦笑道：「我根本沒有睡過，何來睡得好不好呢？至於聲音嘶啞，則是因喉嚨給刮傷，但若沒此一傷，就要小命不保。」接著簡要的說出昨晚驚險刺激、峰迴路轉的經過。

李斯聽得合不攏嘴來，興奮地道：「待會定要告訴儲君，唉！我愈來愈佩服項兄。」又道：「難怪剛才呂不韋來向太后和儲君稟告，說要把女兒嫁與項兄，請太后和儲君作主，太后當然高興，儲君和我卻是大惑不解，原來個中竟有如此微妙曲折。嘿！項兄當不會拒絕吧！」

項少龍失笑道：「你說我會嗎？」

兩人對望一眼，齊聲暢笑。

李斯道：「我大秦一向慣例，是在田獵時頒布人事上的安排和調動，或提拔新人。項兄向儲君提議封呂不韋為仲父之計，確是精采，既可堵住他的口，又可使他更招人猜疑。儲君準備當太后再迫他任命呂不韋為攝政大臣，以此法應付。」

項少龍眼角處瞥見管中邪策馬趕上來，連忙把話題岔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

管中邪雖是一晚沒睡，卻比項少龍精神許多，神采飛揚地來到項少龍另一邊，先向李斯打個招呼，隨口道：「李大人自入宮侍奉儲君，我們少有聚首機會，趁這三天大家該好好相聚。」

項少龍心中一動，暗忖呂不韋若要完全控制小盤，必須以例如莫傲這樣的人去代替李斯，所以李斯或會是這次呂不韋要剷除的目標之一，自己為何以前卻沒有想及此點？說到底，皆因己方缺乏一個像莫傲般頭腦清明的謀士。李斯本是最佳人選，但由於要助小盤日理萬機，分身不得。想到這裡，不由想起紀嫣然，禁不住暗罵自己空有智比孔明的賢妻，竟不懂事事求教，讓她發揮。

管中邪的聲音在耳旁響起道：「項大人為何心神恍惚？」

項少龍生出頑皮作弄之心，向李斯打個眼色，道：「管大人請借一步說話。」

李斯有點明白，一聲告罪，歸隊去了。

管中邪訝道：「項大人有什麼話要和卑職說？」

項少龍歎道：「剛才李長使來告訴我，呂相有意把三小姐下嫁於我，說不定今天會由太后正式頒布。但我卻知三小姐傾心的是管兄，坦白說！無論我將來和管兄各自立場如何，但對管兄的胸襟氣魄和劍術是衷心佩服的，亦不會計較管兄異日因立場不同與我對立；要嘛就明刀明槍拚個高下。所以只要管兄一句說話，我項少龍立即去向太后和儲君表明立場，不敢誤了三小姐的終身。」

管中邪本來雙目厲芒閃閃，聽畢後沉吟不語，臉上透出複雜的神色。項少龍亦心中佩服，因他大可一口否認，自己也拿他沒法，但那樣就顯出他是睜眼說謊的卑鄙小人。現在形勢之微妙，除了局內的幾個人外，誰都弄不清楚。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務要置對方於死地，那已成暗著來做的公開事。

在管中邪看來，項少龍有半隻腳踏進鬼門關內，誰都救不了他，只是項少龍自己以為已避過大難吧。故此項少龍這麼表白心跡，擺明不欲以此來佔呂娘蓉的大便宜，可見項少龍乃真正的英雄，不會因自己以毒計害他而利用呂娘蓉來打擊自己，他管中邪豈能無愧於心。項少龍卻是心中暗笑，等待最強對手的反應。

管中邪忽地苦笑起來，道：「虛飾的話我管中邪不想說，不過三小姐下嫁項兄一事，卻非我可以作主的，更不可因我而破壞。有所求必有所失，人生就是如此。三小姐年紀尚幼，好使性子，但憑項大人的本領，定可使她甘心相從，項大人莫要再為此心煩。」

一聲告罪，拍馬去了。項少龍心中暗歎，圖先說得不錯，管中邪始終不是正人君子，縱對著自己這個在他認為必死的人，仍不肯說一句半句真誠的話，可見他是如何無情。不過這正是他所預期的，當三天後他項少龍尚未死，而呂娘蓉則成為自己的未過門妻子，偏又是管中邪勸呂娘蓉接受安排，那時他的悔恨，將對他造成心理上嚴重的打擊。當年他在他師弟連晉手上把烏廷芳和趙雅橫刀奪過來，使連晉失去理智，進退失據下，為他所乘。想不到同一樣的情況，會在管中邪身上重演。那時他會採取什麼激烈的行動呢？

想到這裡，忙趕上紀嫣然，好向她詳述一切。琴清、紀嫣然諸女，正與太后朱姬走在一塊兒，談笑甚歡，再前點是小盤和呂不韋等人的行列。項少龍怕見朱姬，惟有隨在後側，找尋機會。

有人叫道：「項大人！」

項少龍別頭望去，見到嫪毐離開內侍的隊伍，到他身旁恭敬施禮。

項少龍回禮後欣然道：「嫪大人神采飛揚，必是官運亨通。」

嫪毐壓低聲音道：「全賴項大人厚愛提攜，儲君更明言是項大人全力舉薦小人的。」接著興奮起來道：「儲君這兩天會正式任命小人作內史，以後與項大人合作的機會多著哩１

項少龍知他的感激出自真心。對嫪毐來說，要的只是權力財富，哪管服侍的對象是何人。以前須聽呂不韋的話，是為了得到晉身的機會。對他這種寡情薄義、心毒如禽獸的人來說，哪會念呂不韋的舊情。

項少龍低聲問道：「呂相知悉此事嗎？」

嫪毐忿然道：「他昨天才知道，還在太后跟前大發脾氣，幸好給太后頂回去。」

項少龍故作愕然道：「嫪兄陞官發財，他理該高興才對，有什麼反對的理由？」

嫪毐狠狠道：「他當然不會說反對我當內史，只說我因犯事入宮，如今連升數級，必會惹人閒言。嘿！說到底，還不是想我一生當奴僕。」

項少龍心中暗喜，知道他和呂不韋的矛盾終於明顯化，正容道：「嫪兄放心，我已在徐相和上將軍前為你打點過，保證他們會支持嫪兄。」

嫪毐目瞪口呆道：「嘿……這……這……」竟是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忍住肚內的笑聲，沉聲道：「呂不韋一向是這樣的人，你的官愈大，太后和儲君愈看重你，他愈妒忌你。但嫪兄暫可放心，一天他除不去我項少龍，便無暇理你。」

嫪毐渾身一震，露出深思的表情。這時田貞看到他，墮後來會。項少龍拍拍嫪毐的肩頭，迎了上去。嫪毐這粒對付呂不韋的奇異種籽，終於發芽。

涇水西岸營帳連綿，旌旗似海。項少龍和紀嫣然、烏廷芳、趙致、田氏姊妹置身在王營所在的平頂小丘上，俯覽遠近形勢。今趟雖非征戰，但行軍立營，無不依據軍規兵法。在六國中，以秦人最重武力，男女自幼習武不在話下，對於行軍佈陣，更是人人熟習。由於這裡地勢平坦，平原廣澤，無險可恃，所以設的是方營。小盤所據的木寨為中軍，等於指揮總部，寨內有近二十個營帳，小盤和朱姬兩帳居中，其他營帳住著王族內侍，又或像琴清這類身份特別、又與王室親近的人。

以木寨為中心，平頂丘左右兩旁的營帳名為左右虞侯，分由昌平君和昌文君率禁衛駐紮，屬由小盤直接掌握的機動兵力，負責中軍的安全。至於其他人等，分東西南北四軍，布成方陣，眾星拱月般團團圍著中軍，作其屏衛。至於項少龍的都騎軍，則在遠方設營，遙遙保護整個方營，有點似戍邊放哨的味兒。除中軍外，營帳十個一組，每組間留下可供八馬並馳的走道。每軍的中心處，又留下大片空地設有馬欄和練習騎射的廣場，讓田獵者舒展筋骨，又或比拚騎術，射箭練劍，非常熱鬧，有點像個遊藝大會。

此時距黃昏田獵的時刻仍有兩個多時辰，人人興高采烈，聚集在六個大廣場處戲耍。王營下方的主廣場，變成嬴盈等女兒軍的天下，有意追求這批刁蠻秦女的年輕貴胄，擁到這裡來找尋機會，其盛況自非其他騎射場可比。一時馬嘶人聲，響徹三千多個營帳的上方。長風拂來，旗幟獵獵作響，倍添軍旅的氣氛。

紀嫣然盡悉近日發生的所有事故，微笑道：「高陵君來襲時，必會先使人燒王營的木寨和離河最遠的營帳，由於近日吹的是東南風，火勢濃煙迫來，我們惟有渡河往涇水北岸去躲避。」項少龍和諸女看著橫跨涇水的兩道木橋，生出寒意，若兩道橋樑給破壞，後果不堪想像。縱使橋樑仍在，一時間亦不容那麼多人渡過，所以登不上橋的人只好各自游往對岸去，在那種混亂的形勢下，呂不韋要刺殺幾個人，確非難事。

可以預想到時管中邪會「大發神威，鎮定從容」地護著朱姬和小盤由橋上撤走，而項少龍則「毒發身亡」，事後管中邪還「立下大功」，莫傲這條毒計確是無懈可擊。際此春雨綿綿的時節，放火非是易事，但高陵君乃是內奸，其營帳正是在王營下東南方的一處營帳內，弄點手腳乃輕而易舉的事，所以此法確是可行。尤其那時正值田獵的重頭戲登場，大部份人均到西狩山進行晚獵，防備之心薄弱，乃偷營的最佳時刻。若昌平君兄弟都給幹掉，可能禁衛軍的指揮權亦會被呂不韋搶過去。

項少龍吁出一口涼氣道：「嫣然高明，一眼看穿高陵君的策略，所以只要密切監視，看看高陵君或呂不韋的人何時為營帳塗上火油一類的東西，當知道他們發動的時刻。」

紀嫣然得夫婿讚賞，喜孜孜地以甜笑回贈。

蹄聲響起，昌文君策馬而至，嚷道：「我們到下面騎射場去湊熱鬧啊！」

諸女回頭往他望去，這傢伙正狠狠地瞪著紀嫣然和諸女，露出傾慕迷醉的神色，欣然道：「諸位嫂子福安，唉！我對少龍真是妒忌得差點要了我的小命。」

烏廷芳聽得「噗哧」嬌笑，露出比鮮花更艷麗的笑容，道：「昌文君忙完了嗎？」

昌文君裝出個忙得透不過氣來的表情，道：「太后和儲君剛安頓好，琴太傅被太后召去說話，囑小將來通知各位嫂子。」

項少龍打個呵欠，道：「你去湊熱鬧吧！我想回營好好睡上一覺。」

昌文君哈哈一笑，策馬由項少龍和紀嫣然間穿進去，探手牽著項少龍的馬韁，硬扯他奔下坡去，招呼諸女道：「我們玩耍去！」

諸女看到項少龍被扯下去的無奈表情，嬌笑連連中，策馬追去。

「颼！」的一聲，三枝勁箭連珠迸發，正中三百步外箭靶紅心，圍觀的近千男女，爆起一陣喝采聲。

射箭的嬴盈得意洋洋地環視全場，嬌叱道：「下一個輪到誰啊？」

眾男雖躍躍欲試，但珠玉在前，假若不慎失手，立即當場出醜，一時間沒有人敢應她。

管中邪哈哈笑道：「我們女兒軍的首席射手神箭一出，誰還敢來獻醜？」

嬴盈得他讚賞，忙飛他一個媚眼，看得諸公子心生妒意，卻更是沒有人敢行險一試。項少龍剛下馬，看到嬴盈箭法如此厲害，倒吸一口涼氣。要射中紅心，他自問可以辦到，但三箭連珠發射，就沒有把握，難怪嬴盈如此自負。眾女兒軍看到項少龍，均露出不屑表情，可是看到紀嫣然，卻無不露出既羨且妒的神色。

鹿丹兒排眾而出，嚷道：「項統領的腿傷好了嗎？聽說你擋箭的劍術天下無雙，不知射箭的功夫如何？」

近千道目光，立時落在項少龍身上，然後移到他身旁的紀嫣然身上。

紀嫣然當然知道項少龍的箭法非其所長，更明白秦人重武，假若項少龍托傷不出，對他的形像大有損害。一聲嬌笑，解下外袍，露出內裡素白的緊身勁裝，輕舉玉步，來到場心，以她比仙籟還好聽的聲音道：「先讓嫣然試試好嗎？」她那種慵慵懶懶，像不把任何事物放在心上，偏又是綽約動人的風姿，不論男女都給她勾出魂魄來。

語畢，呆看著她玲瓏浮凸、優美曼妙至無可挑剔的體態的諸男，才懂得歡呼喝采。嬴盈狠狠地瞪紀嫣然兩眼，有點不甘願地把強弓遞與她。紀嫣然見她腳下擺出馬步，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悠然但又迅捷的探手抓著強弓一端，使下巧勁，嬴盈尚未有機會發力，強弓落到這美麗得令她自愧不如的才女手上。此回管中邪也露出驚異之色。

項少龍旁邊的昌文君低聲道：「煞煞我妹子的傲氣也好！」

嬴盈想不到紀嫣然看破自己的陰謀，失措地退到鹿丹兒旁。在場的都騎軍內奔出兩人，榮幸地向紀嫣然奉上長箭。紀嫣然仍是那副若無其事，漫不經心的俏美模樣兒，嘴角掛著一絲可迷倒天下眾生的笑意，背著三百步外的箭靶，接過三枝長箭，夾在指隙處。全場肅靜無聲。倏地紀嫣然旋風般轉過嬌軀，在眾人瞠目結舌下，三枝勁箭連珠迸發，一枝接一枝向箭靶流星逐月般電射而去。

發第一箭時，她仍是背著箭靶，只是反手勁射，到第三箭，變成正面對靶。「篤！」的一聲，第一枝箭命中紅心，接著兩枝箭都分別命中前一箭的尾端，神乎其技處，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登時把嬴盈的箭技比下去。全場采聲雷動，久久不竭。紀嫣然心恨嬴盈和鹿丹兒等「欺負」大君，眼尾也不看她們，向眾觀者施禮，凱旋而歸。項少龍卻知道這個「仇」愈結愈深。此時有近衛來報，儲君召見項少龍。

進入木寨的大閘，一隊女將策馬由後方馳來，帶頭的赫然是呂娘蓉，其他是她的貼身女衛。呂娘蓉看到他，神情複雜，小嘴驕傲地翹起來，故意加鞭，旋風般由項少龍旁經過。項少龍不由對她生出鄙夷之心，此女明知自己「吞了毒丸」，仍對自己沒有絲毫同情之心，可知虎父無犬女，她也好不到哪裡去。哼！遲些她就知道滋味。

主營前的空地處傳來開氣揚聲的叱喝聲，原來小盤在射箭，呂不韋、徐先、鹿公、昌平君等一眾大臣將領在旁助威喝采。

李斯見他到來，移到他旁道：「是時候了！」

項少龍當然知道李斯指的是取血以「不認親」一事，看李斯神色緊張，明白他正在擔心小盤說不定是呂不韋的兒子，那就糟透。項少龍擠到站在後方的鹿公和徐先身旁，摸出取血的針，向兩人打個眼色，兩人的呼吸立時深重起來。小盤這時射了十多箭，有四枝正中紅心，其他落在紅心附近，已超出他平日的水準，難怪群臣喝采。其實只要他射中箭靶，各人已非常高興。

王賁向他奉上另一枝箭，小盤見到項少龍，轉身舉著大弓興奮地走過來，欣然道：「太傅！寡人的成績還不錯吧！」

項少龍知他在給自己製造取血的機會，致禮道：「若儲君多用點手，少用點眼，成績當會更好。」

小盤訝道：「射箭最講究眼力，多用點手是什麼意思？」

不但小盤不解，其他人都不明白項少龍在說什麼，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去。呂不韋旁的呂娘蓉和莫傲，狠狠盯著他。項少龍恭敬地請小盤轉過身去，藉著糾正他的姿勢，把針尖輕輕地在他頸側的血管刺下去，由於小盤運動後血氣運行，一股鮮血立時湧出，流進針尾的小囊去。由於他身後是徐先、鹿公和昌平君，他三人固是看得一清二楚，其他人卻看不到。

小盤「唉！」一聲，往後頸摸去，故意道：「有蚊子！」

項少龍反手把針塞入徐先手裡，道：「儲君莫要分心，射箭之道，手眼固須配合，但以手瞄卻勝過以眼瞄，這是由於眼看到目標，還要通知自己的心，再由心去指揮手，隔了多重。但若以手去瞄準的話，便少去重重阻隔，看！」

隨手拔出五根飛針，閃電般往二百步外的箭靶擲去。眾人哪想得到他是擲針而非射箭，齊感愕然，五枝飛針一排的釘在箭靶上，中間的一根正中紅心，針與針間相隔均是一寸，分毫無誤，其結果連項少龍也沒有夢想過。他的飛針絕技雖然著名，各人仍是首次目睹。只看他能在二百步的距離達到如此神乎其技的準繩，可知他不但手勁驚人，且有獨特的手法，否則休想辦到。呂不韋父女和莫傲同時露出駭然之色。這時眾人才懂得喝采叫好。呂不韋和莫傲對視一笑，顯是想起項少龍命不久矣，無論如何厲害也不用擔心。

小王賁興高采烈地想去拔回飛針，好送回給項少龍，小盤見狀喝止道：「讓飛針留在靶上，寡人要帶回宮內作個紀念，這三天就讓它們像現在那樣子。」

小盤露出崇慕之色，道：「難怪太傅的飛針如此既快且準，原來是用手的感覺去擲。」

項少龍雖成了都騎統領，可是仍是職兼太傳，故可教導小盤。

項少龍暗察呂不韋和莫傲，亦有留心呂娘蓉，只見她眼內驚異之色久久不退，顯然被自己一時忘我下露的漂亮一手所震懾，坦白說，若要蓄意而為下再擲一次，他反全無把握。說真的，他平時練針，也是以眼去瞄準，只有剛才方是用手去瞄。

鹿公讚歎道：「少龍這一手飛針，空前絕後。」

呂不韋呵呵笑道：「蓉兒！現在你該知項大人的本領。」

呂娘蓉垂下俏臉，以免讓人看到她矛盾複雜的神色。

小盤乘機道：「太傅請到寡人帳內一談！」

領著李斯，返回主營去。

項少龍待要跟去，鹿公扯著他道：「見儲君後即到我營帳來。」又向他打眼色。

項少龍一時間不明他究竟是取得呂不韋那滴血，還是另有事商討，帶著疑問去了。

王帳內，小盤歎道：「太傅這手飛針絕技，定要傳我。」

李斯亦道：「難怪項大人能屢脫險境，實非僥倖，這些飛針比弩箭更難閃躲，更不用說拿劍去擋格。」

項少龍在厚軟的地氈坐下來，苦笑道：「儲君和李大人不用誇獎我，昨晚我剛從鬼門關打個轉回來，卻全靠僥倖。」

小盤訝然追問下，項少龍把昨晚的事說出來。

小盤聽到高陵君謀反的事和呂不韋的陰謀，勃然大怒道：「這兩人的膽子一個比一個大，究竟視寡人為何物？」

李斯忙道：「儲君息怒，項大人對此事必有妥善應付之法。」

小盤望向項少龍，後者點頭道：「既知高陵君叛黨襲營的時間，我自可調動兵馬，將他們一網打盡，教他們全無用武之地。而營地這邊，微臣希望儲君能親自掛帥，調軍遣將，一方面把高陵君的人全體成擒，另一方則把呂不韋制個貼伏，露上一手，那以後還有人敢不把儲君放在眼內嗎？」

這番話可說對正未來秦始皇的胃口，他最愛由自己一顯手段顏色，點頭道：「項大人果是胸有成竹，不知計將安出。」

項少龍道：「這事須憑精確情報和當時的形勢釐定，微臣會與李大人保持聯繫，摸清形勢，再由儲君定奪。」接著暗裡向他打個眼色。

小盤心中會意，知道屆時項少龍會把詳細計劃奉上，再由自己發號施令，心中大喜，小臉興奮得紅起來，點頭道：「一切照項卿家所奏請的去辦吧！」接著道：「今天太后對寡人說，呂不韋要把最疼愛的三女兒委身於項卿家，寡人還以為呂不韋轉了性子，原來其中竟有如此狠辣的陰謀。哈！莫傲這傢伙死到臨頭仍不自知，真是笑破寡人的肚皮。」

李斯和項少龍聽他說得有趣，知他心情大佳，忍不住陪他捧腹笑起來。

此時門衛報上嫪毐求見，三人忙收止笑聲，看著他進來跪稟道：「太后有請儲君。」

小盤眼中射出鄙夷之色，道：「知道了！內侍長請回，寡人立即來。」

嫪毐退出帳外後，小盤壓低聲音道：「項卿家是否準備迎娶呂不韋的寶貝女兒呢？」

項少龍冷笑道：「呂不韋若見我死不了，絕不會把女兒嫁我，不過此事由他頭痛好了。」

小盤明白他的意思，點頭道：「寡人知道怎麼辦。」長身而起。

項李兩人忙跪伏地氈上。

小盤趨前扶起項少龍，湊到他耳邊道：「師傅小心，若你有什麼三長兩短，這天地將了無生趣。」

這才去了。

## 第四章田獵風雲

小盤那滴血由囊尾回流出來，從針孔滴在碗內的藥水裡。接著徐先把載著呂不韋血液樣本的針囊掏出，湊到碗口上，卻不立即把血滴下去。眾人凝視小盤那滴血在藥水裡化作一團，無不露出緊張神色。在鹿公這座帳營裡，擠了十多人，全部是軍方德高望重的人物，除鹿公和徐先外，還有王陵、賈公成、王族的雲陽君嬴傲和義渠君嬴樓等，可見小盤是不是呂不韋所出，會決定軍方是否支持他。

項少龍擠在圍觀的人裡，問道：「呂不韋這滴血怎得來的呢？」

雲陽君嬴傲道：「我拉他出去射箭，鹿公和王將軍則在旁詐作斗耍，取了血他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鹿公這時哪有興趣聽人說話，沉聲道：「徐先！」

徐先猛一咬牙，把血滴往水裡去。帳內鴉雀無聲，各人的心全提到咽喉處，呼吸不暢。血滴落入水裡，泛起一個漣漪，然後碰上小盤原先那團血液。像奇跡般，兩團血立時分開來，涇渭分明，一副河水不犯井水的樣子。眾人齊聲歡呼，項少龍立感身輕似燕。未來就是這麼可怕，明知小盤必過此關，但身在局中，總是不能自已。

項少龍的私帳裡，紀嫣然諸女小心翼翼的為項少龍清洗傷口和換藥，滕翼回來坐下欣然道：「終於找到高陵君的人！」

項少龍大喜道：「在哪裡？」

滕翼似乎心情甚佳，一邊由懷裡掏出帛圖，邊說笑道：「秦人的所謂田獵，對我這打了十多年獵的人來說只是一場鬧劇，百里內的虎狼都要被嚇走。」

項少龍助他拉開帛圖，笑道：「二哥為何不早點告訴我老虎早給嚇得避難，那我就準備大批虎耳，以十倍價錢出售，讓這批業餘的獵者不致空手而回，保證供不應求，大大賺他娘的一筆。」

紀嫣然諸女立時爆出震營哄笑。

滕翼捧腹道：「業餘獵者！這形容確是古怪。」

項少龍喘著氣道：「高陵君的人躲在哪個洞裡？」

滕翼一呆道：「竟給三弟誤打誤撞碰對。」指著圖上離營地五十里許的一處山巒續道：「此山林木深茂，位於涇水上游，有七個山洞，鄉人稱之為『七穴連珠』，高陵君想得周到，就算明知他們藏在那裡，也休想可找得著他們。我們只知他們在那裡，但卻沒法把握到他們有多少人。」

烏廷芳天真地道：「二哥真是誇大，把整個山區封鎖，然後放火燒林，不是可把他們迫出來嗎？」

項少龍最愛看烏廷芳的小女兒家嬌憨神態，微笑道：「春霧濕重，這時候想燒林該是難比登天，噢！」一手抓著烏廷芳打來的小拳頭，他仍口上不讓道：「除非燒的是烏大小姐的無名火，那又另當別論。」

紀嫣然失笑道：「我們的夫君死而復生，整個人變得俏皮起來。」

趙致伏到烏廷芳背上，助她由項少龍的魔爪裡把小拳頭拔回來。

滕翼探頭察看他傷口痊癒的情況，邊道：「不過他們若離開七穴連珠，絕逃不過我們荊家獵手的耳目。嘿！我看該出動我們的兒郎，讓他們多點機會爭取實戰的經驗。」

項少龍伸手按著滕翼肩頭，笑道：「這等事由二哥拿主意好了，幸好杜壁不在咸陽，否則形勢將更複雜。嘻！橫豎在呂不韋眼中，我只是個尚有兩天半命的人，無論我在兩天半內做什麼，他都會忍一時之氣，還要假情假意，好教人不懷疑是他害我，更重要是瞞著朱姬，在這種情況下，我若不去沒事找事，就對不住真正的死鬼莫傲所想出來的毒計。」

趙致正助紀嫣然半跪席上為他包紮傷口，聞言嗔道：「項郎你一天腿傷未癒，我們姊妹不容許你去逞強動手。」

項少龍故作大訝道：「誰說過我要去和人動手爭勝？」

紀嫣然啞然笑道：「致妹他在耍弄你啊！快向他進攻，看他會不會逞強動手。」

正鬧得不可開交，帳門處烏言著報上道：「琴太傅到！」

項少龍心中浮起琴清的絕世姿容，就在這剎那，他醒悟到今天大家這麼開懷的原因，是因終成功算計了莫傲。此人一日不除，他們休想有好日子過。自把毒丸送到他的咽喉內，他們立即如釋重負，連一向嚴肅的滕翼亦不時談笑風生。不過世事無絕對，莫傲一天未斷氣，他們仍須小心翼翼，不能讓對方看出破綻。此時田貞田鳳兩姊妹剛為項少龍理好衣服，琴清沉著玉臉走進帳內來。

與琴清交往至今，她還是首次找上項少龍的「地方」來，他這時泛起的那種感覺頗為古怪。不過鑒貌辨色，卻似是有點兒不妙。

烏廷芳歡呼道：「清姊又不早點來，我們剛來了一場大決戰哩！」

紀嫣然心細如髮，皺眉道：「清姊有什麼心事？」

滕翼和琴清打過招呼，乘機告退。

琴清在紀嫣然對面坐下來，輕輕道：「我想和你們的夫君說兩句話。」

諸女微感愕然，紀嫣然亭亭起立，道：「過河的時間快到，我們在外面備馬等候你們。」語畢領著烏廷芳、趙致和田氏姊妹等出帳去。

項少龍訝然望著琴清，道：「什麼事令太傅這麼不高興哩？」

琴清瞪著他冷冷道：「琴清哪敢不高興，還應恭喜項大人，娶得呂不韋如花似玉的寶貝女兒！」

項少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啞然失笑道：「琴太傅誤會，這事內情錯綜複雜，呂不韋既不想把女兒嫁我，我也不會要這種女人為妻。」

琴清愕然道：「那為何太后告訴我，呂不韋請她頒布你們的婚事，又說是你同意的？」

項少龍微笑看她，柔聲道：「琴太傅能否信任我一回呢？田獵後你可由嫣然處得知事情始末。」

琴清緊繃緊俏臉，不悅道：「為何項大人說話總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藏頭露尾，你當琴清是什麼人？」

項少龍原是言者無心，但聽者有意的「那聽者」，竟心中一蕩，衝口而出道：「琴太傅想我項少龍當你是什麼人呢？」

琴清左右玉頰立時被紅暈佔領，大嗔道：「項大人又想對琴清無禮嗎？」

項少龍立時想起那天摟著她小蠻腰的醉人感覺，乾咳一聲道：「項少龍怎有這麼大的膽子。」

琴清見他眼光游移到自己腰身處，更是無地自容，螓首低垂，咬著唇皮道：「你究竟說還是不說？」

項少龍看著她似向情郎撒嬌的情態，心中一熱，移了過去，挨近她身側，把嘴湊到她晶瑩似玉的小耳邊，享受著直鑽入心的陣陣髮香，柔聲道：「此乃天大秘密，不可傳之二耳，所以琴太傅勿要怪我這樣的和你說話兒。」

琴清嬌軀輕震，紅透耳根，小耳不勝其癢地顫聲道：「項大人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這是琴清首次沒有避開他，項少龍大感刺激，哪還記得琴清乃碰不得的美女，作弄地道：「那我說還是不說呢？」

琴清不敢看他，微一點頭。

項少龍強制心中那股想親她耳珠的衝動，卻又忍不住盯著她急促起伏的胸口，輕輕道：「因為呂不韋使人對我下毒，估量我絕活不過兩天，所以詐作將女兒許配與我，還要昭告天下，那我若有不測，將沒有人懷疑他，至少可瞞過太后。」

琴清劇震一下，俏臉轉白，不顧一切別過頭來，差點兩唇相碰。

項少龍嚇得仰後半尺，旋又有點後悔地道：「教琴太傅受驚，幸好我識破他的陰謀，破去他下毒的手法，但此事呂不韋卻懵然不知，仍將女兒嫁我，事後定然千方百計悔婚，那時太后就知他在騙她，所以我佯作應允。」

琴清如釋重負地舒一口氣，捧著胸口猶有餘悸道：「差點嚇死人家。」旋又俏臉生霞，那情景有多動人就那麼動人。

項少龍欣然道：「多謝琴太傅關心。」

琴清雖紅霞未退，神色卻回復正常，微微淺笑，溫柔地道：「算我這回錯怪你吧！與你剛才想藉故對我無禮兩下扯平，以後不許再犯。唔！弄得人家耳朵怪癢的。」

項少龍心神俱醉，笑著點頭道：「琴太傅既明言不准我對你無禮，我會考慮一下，遲些告訴你我的決定好嗎？不過這又是天大秘密，不可傳於二耳。」

琴清「噗哧」嬌笑，嫵媚地白他一眼，盈盈而起道：「你這人哪！教人拿你沒法。」

項少龍陪她站起來，攤手道：「只要琴太傅不再整天為我動氣便謝天謝地。」

琴清幽幽歎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吧！什麼事都不和琴清說清楚，不迫你不肯說出來。是了！剛才你一擲五針的事，傳遍軍營，人人皆知，我由太后帳內出來時，見到管中邪和嬴盈等在研究靶上的飛針。」

接著垂首輕輕道：「項大人可否送一根飛針給琴清呢？」

項少龍毫不猶豫探手腰間，拔出一根飛針，自然地拉起她不可觸碰的纖美玉手，塞在她掌心裡，柔聲道：「再恕我無禮一次好嗎？」

琴清猝不及防下被他所乘，大窘下抽回玉手，嗔道：「你……」

項少龍手指按唇，作個噤聲的姿勢，又指指外面，表示怕人聽到，笑道：「這是不想我項少龍把琴太傅當作外人的代價，以後我有空會來找我的紅顏知己說心事話兒，什麼有禮無禮都不理。」

琴清現出個沒好氣理睬他的嬌俏神情，往帳門走去，到了出口處，停下來冷冷道：「你有手有腳，歡喜來找琴清，又或不來找琴清，誰管得你！」這才把嬌軀移往帳外。

項少龍搖頭苦笑，看來他和琴清雙方的自制力，是每況愈下，終有一天，會攜手登榻，那就糟了。可是若可和她神不知鬼不覺的「偷情」，不也是頂浪漫迷人嗎？

田獵的隊伍緩緩渡河，在徐先的指示下，加建兩道臨時的木橋，現在共有四道橋樑。獵犬的吠叫聲響徹平原，養有獵鷹者把鷹兒送上天空，讓它們高空盤旋，揚威耀武。項少龍想起周良的戰鷹，對獵鷹大感興趣，暗忖著遲些弄頭來玩玩，既有實用價值，該算有建設性的玩意。紀嫣然諸女隨琴清加入朱姬的獵隊，他自己則伴小盤卸駕出獵。這些日子來，他和朱姬盡量避免見到對方，免得尷尬，也可能是朱姬恐怕嫪毐嫉忌他。

當他抵達岸邊，小盤在群臣眾衛簇擁下，渡過涇水。項少龍和十八鐵衛趕到隊尾，遇上殿後的管中邪。

項少龍笑道：「還以為管大人加入女兒軍團哩！」

管中邪知他暗諷自己整天和鹿丹兒及嬴盈混在一起，淡然道：「公務要緊，再不把她們趕跑，恐怕項大人降罪於我。」

項少龍心中一懍，知道他因決定除去鹿公，認為鹿丹兒對他再無利用價值可言，故語氣冷淡。至於嬴盈，本是他以之聯結昌平君兄弟的棋子。不過若項少龍、鹿公等在高陵君來襲時被殺，那負責安全的禁衛和都騎兩軍均不能免罪，呂不韋定會借此革掉昌平君兄弟和一眾都騎將領，好換上他自己的心腹手下。反是都衛軍留守咸陽，與此事無關，可以置身事外。故此無情的管中邪，再沒有興趣理會嬴盈。

莫傲想出來的毒計，均非他項少龍應付得了。這次佔在上風，全因幸運。

管中邪見他不作聲，以為他不高興，忙道：「項大人一擲五針，力道平均，教人傾佩。」

項少龍漫不經意道：「彫蟲小技吧！」

兩人並騎馳過木橋，蹄聲隆隆作響。平原長風吹來，項少龍精神一振，太陽往西山落下去，陽光斜照，大地一片金黃。

管中邪道：「差點忘了，呂相有事找項大人呢。」

項少龍應一聲，馳下木橋，往前方大旗追去。

涇水東岸的平原廣及百里，一望無際，其中丘巒起伏，密林處處，河道縱橫，確是行獵的好地方。過萬人來到大平原，只像幾群小動物，轉眼分開得遠遠的，各自尋覓獵物。小盤這隊人數最多，由於其中包括朱姬和王族的內眷、公卿大臣，故只是流連在離岸不遠處湊熱鬧，應個景兒。

呂不韋領項少龍馳上一座小丘，遙觀一群獵犬狂吠著往下面一座密林竄去，後面追著小盤、王賁和貼身保護的昌平君兄弟與一眾禁衛，欣然道：「我和太后說了，待會野宴由她親自宣佈少龍和娘蓉的婚事。」

項少龍不由佩服他的演技，仍是如此迫真自然。

呂不韋問道：「少龍該沒有異議吧！」

項少龍淡淡道：「我只怕自己配不上三小姐。」

呂不韋呵呵笑道：「我最歡喜少龍的謙虛，待我搬到新相府，立即擇日為你兩人成親，好了卻心願。」

項少龍心中暗笑，到時你這奸賊就明白什麼是進退維谷的滋味，只看看他們奸父毒女的狼狽樣子，已心懷大快。

呂不韋道：「高陵君方面有什麼動靜？」

項少龍作出擔心的樣子道：「我已著人暗中監視他，不過卻發覺不到他另有伏兵，或者是我們多疑。」

呂不韋道：「小心點總是好的，這事全權交給你處理。」接著輕輕一歎道：「少龍！你是否仍在懷疑我的誠意呢？」

項少龍猝不及防下，呆了一呆，囁嚅道：「呂相何出此言？」

呂不韋苦笑道：「少龍不用瞞我，那晚中邪請你到醉風樓喝酒，見到你把單美美敬的酒暗潑到幾下去。唉！你以為那是毒酒嗎？」

項少龍心中叫絕，卻不能不回應，也以苦笑回報道：「正如呂相所言，小心點總是好的吧？」

兩人對望一眼，齊聲笑起來。

呂不韋按在項少龍肩頭上，喘著氣笑道：「娘蓉成了你項家的人，少龍是我的好女婿，那時該可放心喝酒。」

項少龍暗叫厲害，呂不韋這番話一出，既可使自己相信單美美那杯根本不是毒酒，只是自己多疑，又可在自己「臨死」前騙得他項少龍死心塌地。不用說是「真正快要死的」莫傲想出來的妙計，免得他和徐先等先發制人，壞他的陰謀。想到這裡，真心的笑起來。星月覆蓋下，營地洋溢一片熱鬧歡樂的氣氛。

狩獵回來的收穫，給燒烤得香氣四溢，一堆堆的篝火，把廣及數里的營地照得溫熱火紅。獵獲最豐的十個人，被邀請到王營接受朱姬和小盤的嘉賞，並出席王營的野宴。烏廷芳收穫最佳，與趙致和田氏姊妹興高采烈的泡製野味，紀嫣然則和琴清在一旁喁喁細語。項少龍循例和昌平君兄弟巡視王營，提醒守衛莫要樂極忘形，稍有疏懈，滕翼和荊俊這時回來了，由兩人處知道自己烏家精兵團這支奇兵已進入戰略性的位置，監視高陵君的人。項少龍放下心來，與兩人商量妥當，正要去找徐先，剛踏入寨門，給嬴盈截著。

妮子神色不善，冷冷道：「項少龍！你隨我來！」

項少龍摸不著頭腦的隨她走下山坡，到了營帳重重的深處，廣場處傳來的人聲和掩映的火光，份外顯得此地暗黑幽清。嬴盈靠著營帳，狠狠地瞪他。她的秀髮垂下來，仍未乾透，身上隱隱傳來沐浴後的香氣，不用說是在附近的河溪作美人出浴。他心中同時想起各種問題，自認識嬴盈後，雖被她糾纏不清，恩怨難解，但由於公私兩忙，他從沒有認真去想兩人間的關係。此刻去了莫傲這心魔，他終有餘暇思索。若站在與呂不韋對敵的立場上，他理該不擇手段的由管中邪手上把嬴盈奪過來。橫豎在這人人妻妾成群的年代，多她一個實在沒什麼大不了，何況她長得如斯美麗誘人。到那時他和昌文君兄弟的關係將更密切，秦國軍方和王族會把他視作自己人，亦對管中邪造成打擊。因為假若鹿公等死不了，昌平君兄弟又沒有罷職，管中邪當然會爭取嬴盈，好藉姻親的關係去鞏固自己在咸陽的地位。至於鹿丹兒，由於鹿公的反對，管中邪不無顧忌，此事怕連朱姬都幫不上忙，嬴盈便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無論是他或管中邪去娶嬴盈，都是基於策略上的考慮。想到這裡，不由心中苦笑。娶得這刁蠻女不知是福是禍，自己確是有點不擇手段。若要弄嬴盈上手，這兩天是最佳機會，因為管中邪以為她失去利用價值，對她冷淡。時機一過，他就要正面和管中邪爭奪。說真的，他哪有閒情去和管中邪爭風呷醋。

這些念頭電光石火般閃過腦際，嬴盈惱恨地道：「項少龍！我嬴盈是否很討你的厭，找你較量，總是推三推四，又賴腿傷不便，怎麼在儲君前卻能表演飛針絕技，現在誰都知道你不給面子人家，這筆賬該怎麼和你算？」

項少龍恍然大悟，知她在看過自己那手超水準的飛針，心中生出愛慕之情。表面雖是來興問罪之師，暗裡卻隱存投降修好之意，所以撇開其他女兒軍，獨自前來找他。

項少龍踏前兩步，到離她不足一尺的親密距離，氣息可聞下，微笑道：「好吧！算我不對，不過腿傷確非憑空捏造，我大可脫下褲子給你檢查！」

嬴盈俏臉飛紅，跺足大嗔道：「誰要檢查你？我要你再擲給我們看。」

項少龍大感頭痛，若擲不回上次的水準，他就要露出虛實，苦笑道：「今天我擲針時，傷口又迸裂開來，讓我們找別的事兒玩。」

嬴盈果然對他態度大有好轉，天真地道：「玩什麼好呢？」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蕩，想起她兄長曾說過秦女上承遊牧民族的遺風，婚前並不計較貞操，而嬴盈更是風情得很，眼光不由落在她比一般同年紀女孩豐滿多了的胸脯上，道：「你的營帳在哪裡？」

嬴盈整塊俏臉燒起來，大嗔道：「你在看什麼？」退後小半步，變成緊貼後面的營帳。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哪個男人不愛看女人的身體，嬴大小姐何用大驚小怪？這樣吧！初更後我到你的營地來找你，到時給足你面子，好讓你下了這口氣。」

嬴盈高興起來，伸出屈曲的尾指，笑靨如花道：「一言為定。」

項少龍也伸出尾指和她勾著，俯前細看她那對美麗的大眼睛道：「到時不要又布下陷阱來害我，哼！」

嬴盈明知這男人對自己驕人的酥胸意圖不詭，仍挺起胸脯不屑地道：「誰有閒情去害你哩！記著！假若你失約的話，嬴盈一生一世都會恨你的。」

項少龍運力一勾，嬴盈嬌呼一聲，嬌軀往他倒過來，嚇得她忙往橫移開去，脫出他的懷抱，卻沒有責怪他，白他一眼道：「我的營帳在王營之西，旗是紫色的，帳門處繡了一朵紫花，切莫忘記。」再甜甜一笑，小鳥般飛走。

項少龍想不到這麼輕易與她和解，喜出望外，暗忖難怪秦人歡喜田獵，因為田獵正是求偶的絕佳時節也。

晚宴的場所選上露天的曠野，四周是林立的營帳、木寨和寨壁。小盤和朱姬的主席設在北端，其他三方擺下三排共六十多席，每席四至六人，席與席間滿插著火把，烈火熊燒，充滿野火會的氣氛。酒當然是這種場合不可缺的東西，食物則全是獵獲物，飛禽走獸，式式俱備，肉香盈鼻，感覺上火辣辣的，別饒風味。除高陵君和田單托詞不來外，王族公卿全體出席，其中除了像鹿丹兒、嬴盈、紀嫣然這類貴胄將官的親屬外，就是田獵時表現最佳的入選者。

紀嫣然、烏廷芳和趙致三女與琴清同席，害得鹿公都不時要朝這居於朱姬左側處的首第三席望過來，其他定力差得多的年輕人更不用說。首席處坐的是太子丹和徐夷則，不時和朱姬談笑。紀嫣然仍是那副舒逸閒懶的風流樣兒，像不知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小盤還是初次主持這麼大場面又是別開生面的宴會，正襟危座，神情有點不大自然。但最緊張的仍要數坐在朱姬後側侍候的嫪毐，因為朱姬剛告訴他：待會儲君會公佈擢升他為內史。不過最慘的卻是項少龍，被安排到小盤右側呂不韋那第一席處，一邊是呂不韋，另一邊則是木無表情的呂娘蓉和神態從容的管中邪，莫傲照例沒有出席，既因職份不配，也免惹人注目。各人先向小盤祝酒，由呂不韋說出一番歌功頌德的話，接著小盤舉盞回敬群臣，宴會開始。

呂不韋起立向隔了徐先那席的鹿公敬酒，坐下來向小盤道：「聽說儲君你射下一頭大雁，此乃天大吉兆，我大秦今年必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小盤欣然舉杯道：「右相國，寡人和你喝一杯。」

呂不韋忙舉杯喝了。旁邊的項少龍看得心中喝采，呂不韋的演技固可取得終身成就獎，小盤大概亦可以得個最佳男主角，因為他正是這戰爭時代的正主兒。

管中邪的聲音傳來道：「項大人待會在儲君主持的晚藝會上，肯否再表演一次五針同發的驚世秘技？」

項少龍心中暗罵，別過頭去，立時發覺他兩人間夾著一個面無表情的呂娘蓉那種尷尬僵硬的氣氛，先向呂娘蓉點頭微笑，對管中邪道：「獻醜不如藏拙，我還未看過管大人鐵弓的威力，管大人可否償我所願？」心中暗笑，今晚不愁你管中邪不顯示實力，好在秦人前露上一手，就像他那五根仍插在箭靶上的飛針。

管中邪哈哈一笑道：「只要項大人吩咐，下屬怎敢不從命，若非大人腿傷，真想和大人切磋兩招，享受一下受高手指教的樂趣。」

他這麼一說，項少龍猜到管中邪會於晚宴後在坡下主騎射場舉行的晚藝會上一展身手。

湊到後面的呂不韋俯近項少龍背後向呂娘蓉道：「娘蓉你給爹好好侍候項大人。」

呂娘蓉白項少龍一眼，淡然道：「項大人可沒有和娘蓉說話啊！」

呂不韋大力拍拍項少龍肩頭，責怪道：「少龍！快給我哄得娘蓉開開心心的。」

項少龍感到朱姬和紀嫣然、琴清等人都在注視他們，更感渾身不自在，苦笑道：「曉得。」

呂不韋和管中邪各自找人鬥酒談笑，好給他們製造機會，可說是「用心良苦」。

項少龍望向呂娘蓉，剛好她也朝他看來，項少龍勉強擠出點微笑道：「三小姐今天獵到什麼回來呢？」

呂娘蓉本亦擠出點笑容，待要說話，豈知與項少龍灼灼的目光甫一接觸，立即花容黯淡，垂下頭去，搖搖頭道：「今天我沒有打獵的興致。」

項少龍心道：「算你還有點良心吧！心中懂得不安。」口上卻道：「不是我項少龍破壞三小姐的興致吧？」

呂娘蓉嬌軀微顫，抬起俏臉，打量他兩眼，神情複雜矛盾。在火光下的呂娘蓉，更見青春嬌艷，比得上嬴盈的美麗，只是身材體態沒有嬴盈般惹人遐思。忽感不妥，原來呂娘蓉一對眸子紅起來，淚花愈滾愈多。

這時呂不韋也發覺異樣，趕過來焦急道：「娘蓉！要不要回帳歇歇？」

呂娘蓉倏地站起來，引得朱姬、小盤、琴清、紀嫣然諸女和鹿公、徐先這些有心人，眼光全落在她身上，哭道：「我不嫁他了！」言罷不理呂不韋的叫喚，掩面奔往後方的營帳去。由於野宴場猜拳鬥酒的吵鬧聲凌蓋一切，知道這事發生的人只屬有限的少數，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更沒影響到現場的氣氛。呂不韋和管中邪呆望她遠去的背影沒入營帳間的暗黑裡，均是無可奈何。反是項少龍對她略有改觀，暗忖她終和乃父不同，做不慣騙人的事，同時猜到她對自己不是全無好感。嫪毐此時奉朱姬之命過來，請呂不韋去，後者向管中邪打個眼色，應命去了。

管中邪剛要去尋呂娘蓉，給項少龍一把抓著，道：「讓她去吧！這種事是不能勉強的。」

管中邪臉上露出個古怪神情，坐回席上，苦笑道：「項大人說得對！」

呂不韋這時走回來，沉聲道：「暫時取消婚事，遲些再說。唉！少龍！我不知該怎麼說。」

項少龍卻是心中暗喜，詐作黯然道：「呂相不用介懷。嘿！我想……」正要找借口溜走，嫪毐又來了，這回是請項少龍過去。

項少龍最怕見朱姬，聞言硬著頭皮走過去，到朱姬席旁，朱姬淡淡道：「少龍不用多禮，請坐！」

項少龍在她左後側處蹲坐下來，低聲道：「太后有何賜示？」瞥一眼坐在朱姬後方五步許處的嫪毐，正豎起耳朵聽他們說話，但由於場內吵聲震天，理應聽不到他們那種音量。

朱姬受嫪毐的滋潤，更是容光煥發、艷色照人。幽幽的目光注在他臉上，歎道：「少龍！你和政兒都變了。」

項少龍想不到朱姬會這麼說，嚇了一跳道：「太后！」

朱姬微怒道：「我不想聽言不由衷的話，唉！你們是否心中在怪我呢？」後一句語氣軟化下來，帶著幽怨無奈。

項少龍生出感觸，自己其實確可以使她避過嫪毐的引誘，只是基於命運那不可抗拒的感覺，又不能以自己代替嫪毐，才放棄這個想法，使朱姬泥足深陷，心中豈無愧意，一時說不出話來。

朱姬湊近點，以蚊蚋般的聲音道：「每次我都是把他當作是你，明白嗎？」

項少龍虎軀一震，往她望去。

朱姬秀眸一紅，避開他的目光，語氣回復平靜道：「項統領可以退下！」

項少龍發怔半晌，退回呂不韋那席去。尚未有機會和呂管兩人說話，鹿丹兒和嬴盈手牽著手跳跳蹦蹦的走過來，要拉管中邪到她們的貴女群中去鬥酒，目光卻在他項少龍身上打轉。

管中邪哪有心情，婉言道：「我奉項大人之命，待會要活動一下。」接著向項少龍道：「項大人若想看末將獻醜，請代我接過兩位小姐的挑戰。」

項少龍害怕呂不韋追問自己和朱姬說了什麼話，哈哈一笑道：「管大人真會說話！」轉身隨二女由席後的空地，繞往另一端去。

鹿丹兒大感意外，毫不避嫌地挨著他，邊行邊道：「算你識相，我們講和好嗎？」

項少龍心中好笑，知道嬴盈並沒有把剛才和自己的事告訴這個刁蠻女，瞥嬴盈一眼，正要說話，前方有人攔著去路，原來是昌文君和荊俊兩人。

荊俊笑道：「兩位大小姐想灌醉我三哥嗎？得先過我這關才成。」

兩女見他左手提壺，右手持杯，停了下來，齊叫道：「難道我們會怕你小俊兒？」

項少龍想不到荊俊和她們這麼稔熟，猜到荊俊定曾撩惹遇她們。

昌文君向項少龍笑道：「項大人收到小妹和丹兒的紅花嗎？」

兩女的俏臉立時飛紅，狠狠瞪昌文君一眼。

鹿丹兒叉腰嗔道：「給他有用嗎？一個跛子做得出什麼事來？」

項少龍一頭霧水地道：「什麼紅花？」

荊俊怪笑道：「花可以給三哥，行動則由小弟代為執行。」

兩女齊聲笑罵，俏臉興奮得紅紅的，在火把光掩映下更是嬌艷欲滴。

昌文君湊近項少龍解釋道：「是我們大秦的風俗，田獵之時，未嫁少女若看上心儀男子，便贈他一朵手繡的紅花，持花者三更後可到她帳內度宿，嘿！明白吧！」

項少龍想不到秦女開放至此，說不出話來，目光卻不由逡巡到兩女身上。

嬴盈跺足嗔道：「二兄你只懂亂說話。」

鹿丹兒卻媚笑道：「我還未決定把花送誰，待晚藝會時再看看。」

項少龍大感刺激，秦女的開放，確非其他六國能及，向荊俊笑道：「小俊！丹兒小姐在提點你。」

昌文君道：「那是否由你五弟取花，實際行動卻由你執行？」

嬴盈和鹿丹兒雖被三個男人大吃其豆腐，卻沒有介意，只作嬌嗔不依，教人更涉遐想。

荊俊最愛對美女出言挑逗，笑道：「若我得到兩位美人兒的紅花，就把嬴小姐的送給三哥，丹兒姑娘的留下自享，噢！」

鹿丹兒一腳往他踢去，荊俊原地彈起，仰後一個倒翻，兩手一壺一杯，竟沒半點酒淌下來，四人都看呆了眼。右方晚宴仍在熱烈進行，二百多人鬧哄哄一片，他們這裡卻是另有天地。

昌文君還是初睹荊俊的身手，吁出一口涼氣道：「只這一手，丹兒就要把紅花送你。」

鹿丹兒驚異不定地瞪著荊俊道：「小俊猴兒！再翻兩轉來看看。」

荊俊臉上掛著一貫懶洋洋惹人惱恨的笑意，瞇眼放肆地打量鹿丹兒道：「若你變作雌猴，我就扮雄猴帶你到樹上翻觔斗。」

鹿丹兒怒叱一聲，搶前揮拳猛打，荊俊竟一邊飲酒，一邊閃躲，你追我逐下，沒入營帳後去。項少龍看得心中大動，荊俊雖非秦人，卻是自己和王翦的結拜兄弟，又有官職，說不定鹿公會同意他和鹿丹兒的交往。鹿丹兒這般年紀的女孩最善變，她對管中邪生出興趣，只是基於崇拜英雄的心理，若荊俊有更好表現，又有鹿公支持，加上兩人年紀相若，又都那麼愛鬧，說不定玩鬧下生出情愫，可化解管中邪利用鹿丹兒來與秦國軍方攀關係這著辣招。

此時鐘聲敲響，全場肅靜下來。三人立在原地，靜聽小盤說話。

小盤挺身而立，先向母后朱姬致禮，然後公佈今天田獵表現最出色的十位兒郎，全部封為裨將，立准加入隊伍。十位年青俊彥大喜，趨前跪謝君恩，宣誓效忠。接著小盤從容不迫地宣佈一連串的人事調動，包括升騰勝為新設的外史、嫪毐為內史的事。

有些大臣雖覺嫪毐作內史有點不妥，可是嫪毐乃太后身邊的紅人，鹿公徐先等又沒反對，誰敢作聲。然後「戲肉」來了，小盤先頌揚呂不韋設置東三郡的功績，最後封呂不韋為「仲父」，還說了一大串有虛榮而無實質的職責，不用說是由李斯的超級頭腦創造出來。先不說呂不韋權傾秦廷，只要徐先和鹿公兩位最德高望重的人沒有異議，此事立成定局。最後君臣舉杯互祝下，宴會宣告結束。昌文君一聲告罪，趕去侍候小盤和太后離席。

嬴盈像有點怕項少龍般的退開兩步，嬌聲道：「莫忘記你答應過的事。」

項少龍哂道：「承諾作廢，又說講和修好，剛才竟公然在我眼前找別的男人，人家拒絕才拿我作代替品。」

嬴盈跺足嗔道：「不是那樣的，人家其實是想來……啊！你算什麼？我為何要向你解釋？」

項少龍見她氣得雙目通紅，淚花打滾，又急又怒，更見眾人開始離席，打圓場地哈哈笑道：「好吧！當我怕了你大小姐，做代替品就代替品吧！」

嬴盈氣得差點拔劍，大怒道：「都說你不是代替品了，人家一直……不說了！你試試看不來找我！」轉身忿然而去。

項少龍大嚷道：「那朵紅花呢？」

嬴盈加快腳步溜掉。

項少龍轉過身來，剛好和來到身後的紀嫣然打個照面，好嬌妻白他一眼道：「夫君回復以前的風流本色了。」

項少龍歎一口氣，拉她往一旁走去，解釋情挑嬴盈的原因。

紀嫣然歎道：「夫君小心一點，剛才管中邪一直在注視你們，他或會加以破壞，嬴盈始終是王族的人，管中邪得她為妻該是有利無害。」

項少龍喟然道：「自倩公主和春盈等離世，我已心如死灰，只希望和你們好好的渡過下半生。假若嬴盈要投入管中邪的懷抱，由得她吧。」

紀嫣然拉著他步入營房間的空地，以避過朝主騎射場湧去的人潮，輕輕耳語道：「你敢說對清姊沒有動心嗎？」

項少龍老臉一紅道：「你為何提起她呢？」

紀嫣然道：「剛才你們兩人在帳內說些什麼話？為何她離開時耳根紅透、神情曖昧？」

項少龍苦笑道：「我像平時般說話吧！只是她的臉皮太嫩。」

紀嫣然微嗔道：「清姊是個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只是對你動了真情，變得臉皮薄了。」

項少龍道：「是我不好！唉！為何我總會惹上這種煩惱？」

紀嫣然笑道：「誰叫你人長得俊，心地又善良，口才更了得，否則我也不會給你的什麼『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那類花言巧語騙上手。」

項少龍失聲道：「這種至理名言竟當是花言巧語，看我肯饒你不？」

紀嫣然媚笑道：「誰要你饒哩！」

項少龍心中一蕩，荊俊神采飛揚地找到來，道：「晚藝會開始，三哥三嫂還在卿卿我我嗎？」

笑罵聲中，三人往寨門走去。項少龍乘機問他和鹿丹兒的事。

荊俊回味無窮道：「這妮子夠騷勁，給我摸了幾把還要追來，後來我抱頭讓她揍一頓，她表面凶巴巴的，下手不知多麼顧著我，真是精采。」

項少龍一邊和四周的人打招呼，邊道：「要奪得美人歸，須趁這兩天，你可明白。」

荊俊會意點頭，閃入人叢裡，剎那間不知去向，看得項紀兩人對視失笑。

四名年輕小子策駿馬，由主騎射場的東端起步奔來，抵場中處加至全速，然後同時彎弓搭箭，動作整齊一致，漂亮悅目。旁觀的過萬男女均以為他們要射場心的箭靶時，吐氣揚聲，竟借腳力側翻至近乎貼著地面，由馬肚下扳弓射箭，「颼！」的一聲，四箭離弦而去，插在箭靶的內圈裡，只其中之一偏離紅心少許。箭尾仍在晃動，四人借腰力拗回馬背上，猛抽馬韁，四騎人立而起，騎士們別過頭向對著依王營而建的看臺上小盤朱姬和一眾公卿大臣致禮。全場掌聲雷動。

大半人坐在王營與騎射場間的大斜坡上，居高臨下，比看臺的人看得更清楚。四名騎士去後，人人均被他們精采的騎射震懾，自問比不上他們的，不敢出來獻醜，一時間再無表演活動。

小盤站起來，拋出四枝長箭到騎士們的馬腳前。四位年輕俊彥大喜若狂，跳下馬來，跪地執箭，再步上看臺接受小盤的封賞。

項少龍和三位嬌妻、兩位愛婢、滕翼、琴清和十八鐵衛坐在斜坡之頂，遠遠看望。這時他開始明白到秦人為何如此重視三天的田獵。它就是秦人的奧林匹克，平時有意功名者，須為這三天好好練習，以得到晉身軍職的機會，受到王室和大將重臣的賞識。更甚者是得到像嬴盈、鹿丹兒一眾貴女的青睞，功名美人兩者兼得。每年一次的田獵會，鼓動整個秦國的武風，不過卻非任何人都可參與，除了咸陽城的將士和公卿大臣的後人外，其他各郡要先經選拔，方有參加田獵的資格。三位嬌妻裡烏廷芳最愛熱鬧，小手都拍痛了，叫得力竭聲嘶。

項少龍想與旁邊的滕翼說話，見他神思恍惚，奇道：「二哥有什麼心事？」

滕翼定了定神，沉聲道：「我正在想，呂不韋為何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他難道不怕你偕同鹿公等人，一舉把他擒殺嗎？隨他來田獵的雖是一等一的高手，但人數只在百人之間，就算多上幾個管中邪也沒有用。」

項少龍道：「問題是他知道我使不動禁衛軍，何況他還以為儲君會護著他這仲父，那我們豈敢輕舉妄動？」

滕翼搖頭道：「這不像莫傲的作風，一直以來，他步步掌握主動，而我們只是苦苦的化解抵擋，在這麼重要的時刻，他怎會現出漏洞？」

項少龍想想亦是道理，不禁苦思起來。

滕翼瞪著斜坡對開騎射場另一邊坐在朱姬旁的呂不韋，然後目光再移往他旁邊的田單和太子丹，訝然道：「這麼重要的場合，為何卻見不到田單的愛將旦楚？」

項少龍伸手招來烏言著和烏舒兩名愛將，著他們去探聽齊人的動靜，笑道：「空想無益，只要我們提高警戒，不用怕他們。」

另一邊的烏廷芳伸手推他道：「好啊！項郎快看！輪到小俊登場。」

項滕兩人精神大振，目光落往場上去。只見在荊俊率領下，操出百多名都騎軍，其中一半是來自烏家精兵團的親衛，人人左盾右槍，只以雙腿控馬，表演出各種不同的陣勢和花式。荊俊更是神氣，叱喝連聲，指揮若定，惹來陣陣喝采叫好之聲。擠在看臺左側的數百名女兒軍，在嬴盈和鹿丹兒帶領下，像啦啦隊般為小子助威。台上鹿公等軍方重員，不住點頭，稱賞指點談論。這時代最重戰爭，一隊如臂使指般靈活的軍隊，才可使他們動容。

趙致探頭過來興奮道：「小俊真了得哩！」

忽然百多人分成兩軍，互相衝刺，擦騎而過，劈劈啪啪打起來，來回衝殺幾次，觀眾叫得聲音嘶啞了。再一次互相衝刺，兩股人合在一起，奔至看臺前，倏地停定，帶頭的荊俊持著槍盾，雙腳先立到馬背上，凌空一個翻騰，越過馬頭，人仍在空中，左盾在身前迅速移動護著身體，長槍虛刺幾招，然後落在地上，跪拜在小盤下的看臺邊，動作如流水行雲，不見分毫勉強。全場爆起自遊藝會以來最激烈的采聲，連坐在紀嫣然旁一直冷然自若的琴清也不住拍手叫好。小盤見是項少龍的兄弟，身手又如此驚世駭俗，興奮得跳起來，竟拔出佩劍，拋下台去。荊俊大喜執劍，叱喝一聲，百多人逕自奔出場外，他則到台上領賞去。

項少龍見場內的人對這次表演仍餘興未了，探頭往坐在滕翼旁的紀嫣然道：「紀才女若肯到場中表演槍法，保證喝采聲不遜於小俊。」

紀嫣然和琴清同時別過頭來看他，兩張絕美的臉龐一先一後的擺在眼前，項少龍不由心顫神蕩。

紀嫣然白他一眼道：「嫣然只須夫君你的讚賞就行，何需眾人的采聲呢？」

項少龍的目光移到琴清的俏臉上，後者有意無意地橫他一眼，才把注意力投回場內去。再有幾批分別代表禁衛和都衛的武士出來表演後，輪到嬴盈的女兒軍。論身手她們遠遜於荊俊的都騎，但二百名美少女訓練有素的策騎佈陣，彎弓射箭，卻是無可比擬的賞心樂事。旁觀者中，女的固是捧場，男的更是落力鼓掌，當然贏得比荊俊更熱烈的回應。

鐘聲響起。鹿公站起來，先向太后儲君施禮，然後以他洪鐘般嘹亮的聲音宣佈晚藝會最重要的環節，就是以劍技論高低。

在全場肅然中，他老氣橫秋，捋鬚喝道：「凡能連勝三場者，儲君賜十塊黃金，酌情封升，我大秦的兒郎們，給點真功夫讓我們看看！」

在歡聲雷動中，兩人搶了出。昌平君和十多名禁衛，立時上前為兩人穿上甲冑，每人一把木劍。致禮後，運劍搶攻，不到三招，其中一人給劈了一劍。鐘聲響起，由負責作公正的徐先宣判勝敗。十多人下場後，只有一個叫桓齮的青年連勝三場，得到全場的采聲。

項少龍一邊找尋管中邪的蹤影，邊向滕翼道：「二哥會否下場試試管中邪的底細？」

滕翼微笑道：「正有此意。」

兩人對視而笑，又有一人下場，竟是嫪毐。秦人認識他的沒有幾個，但見他虎背熊腰，氣度強悍，都怵然注目，到他報上官職姓名，才知他是太后身邊的紅人，剛榮升內史的嫪毐。另有一人出場，項少龍等一看下大叫精采，原來竟是呂不韋麾下管中邪之外兩大高手之一的魯殘。

滕翼大喜道：「今天有好戲看，呂不韋分明是要煞嫪毐的威風，不教他有揚威的機會。」

項少龍往看臺望去，只見小盤、朱姬、鹿公、徐先等無不露出關注神色。心下欣慰，呂不韋和嫪毐的矛盾和衝突終於表面化，若非有軟甲護下身，呂不韋必教魯殘給他那話兒來上一劍，廢去他討好朱姬的本錢。

魯殘形如鐵塔，皮膚黝黑，外貌凶悍，使人見而心寒。兩人穿好甲冑，繞著打圈子，均非常小心。

紀嫣然歎道：「呂不韋深悉嫪毐長短，派得魯殘下場，必定有七八分把握。」

項少龍見魯殘木無表情，使人難測深淺，點頭道：「這人應是擅長強攻硬打的悍將，以攻為主，呂不韋是想他甫出手就殺得嫪毐招架無力，大大出醜，貶低他在朱姬和秦人心中的地位。」

話猶未已，魯殘大喝一聲，仗劍搶攻。

琴清不由讚道：「項大人料敵如神，才是高明。」

眾人無暇答話，全神貫注在場中的打鬥上。木劍破空呼嘯之聲，不絕於耳，人人屏息靜氣，觀看自比劍開始後最緊張刺激的拚鬥。嫪毐不知是否自問膂力及不上魯殘，又或誘他耗力，以迅捷的身法靈動閃躲，竟沒有硬架。到魯殘第四劍迎頭劈來，嫪毐暴喝一聲，連連以劍撩撥，仍是只守不攻，采化解而非硬格。魯殘殺得性起，劍勢一變，狂風驟雨般攻去。嫪毐改變打法，嚴密封架，採取游鬥方式，且戰且退，在場內繞圈子，步法穩重，絲毫不露敗象。高手過招，聲勢果是不同凡響。嬴盈的女兒軍見嫪毐丰神俊朗，帶頭為他喝采，每當他使出奇招，都瘋狂地叫嚷打氣，為他平添不少聲勢。

滕翼歎道：「魯殘中計。」

項少龍心中明白，魯殘和嫪毐兩人相差不遠，前者勝於膂力，後者步法靈活，可是目下在戰略上，嫪毐卻是盡展所長，而魯殘則是大量的耗洩氣力，力道減弱時，將是嫪毐發威的時機。

趙致訝道：「為何呂不韋不派管中邪下場？」

項少龍朝她望去，瞥見田貞和田鳳緊張得掩目不敢看下去，禁不住笑道：「若派管中邪下場，那就是不留餘地。」

魯殘求勝心切，愈攻愈急，眾人噤聲不語，注視戰況。木劍交擊之聲，響個不住。

嫪毐忽地再不後退，狂喝一聲，木劍宛似怒龍出海，橫劍疾劈，「啪」的一聲激響，竟硬把魯殘震退半步。接著使出進手招數，如排空巨浪般向魯殘反攻過去。

采聲又如雷響起，吶喊助威。

滕翼搖頭歎道：「樣子長得好原來有這麼多好處。」

場中的嫪毐愈戰愈勇，木劍旋飛狂舞，迫得魯殘節節後退，不過此人亦是強橫之極，雖落在下風，仍沒有絲毫慌亂，看得好武的秦人，不論男女，均如癡如醉。

就在這刻，嫪毐忽地抽劍猛退，施禮道：「魯兄劍術高明，本人自問勝不過。」

全場倏地靜下來，魯殘愕然半晌，才懂回禮，接著兩人面向看臺跪拜。項少龍和滕翼駭然對望，均想不到嫪毐耍了如此漂亮的一手，既可保存呂不韋的顏面，更重要是在佔到上風才功成身退，否則下一個挑戰者是管中邪就糟透。徐先判他兩人不分勝負，每人各賞五金，觀者都有點意興索然。幸好接下來出場的都是高手，分別代表都騎和禁衛，連番比拚後，最後由大將王陵的副將白充連勝兩局，只要再勝一場，就可獲賞。

項少龍見出場的人愈有身份，嚇得原本躍躍欲試的小子都打消念頭，向滕翼道：「管中邪快要出手！」

滕翼道：「不！還有個周子桓！」

話猶未已，比魯殘矮了半個頭，粗壯猶有過之的周子桓步出騎射場。眾人見白充輕易連敗兩人，這默默無名的人仍敢搦戰，報以喝采聲，把氣氛再推上熾熱的高峰。在眾人注視下，周子桓拿起木劍，在手上秤秤重量，忽然拔出匕首，運力猛削，木劍近鋒的一截立時斷飛，只剩下尺半的長度。

眾人看得目瞪口呆，驚奇的不單是因他用上這麼短的劍，更因要像他那麼一刀削斷堅硬的木劍，縱是匕首如何鋒利，所須的力度更是駭人。

周子桓向小盤請罪道：「請儲君饒恕小人慣用短劍。」

小盤大感有趣，打出請他放心比武的手勢。白充露出凝重神色，擺開門戶，嚴陣以待，一反剛才瀟灑從容，著著搶攻的神態。

項少龍等卻知他是心怯。所謂「一寸短、一寸險」，周子桓敢用這麼短的劍，劍法自是走險奇的路子，教人難以勝防。呂不韋只是下面兩大家將高手，已使人對他不敢小覷，何況還有管中邪這超級人物。

場中傳來周子桓一聲悶哼，只見他閃電移前，木劍化作一團幻影，竟像個滿身是劍的怪物般，硬往白充撞去，如此以身犯險的打法，人人均是初次得睹。白充亦不知如何應付，大喝一聲，先退半步，橫劍掃去。「篤！」的一聲，周子桓現出身形，短劍把白充長劍架在外檔，同時整個人撞入白充懷裡去。白充猝不及防下，被他肩頭撞在胸口，登時長劍脫手，跌坐地上。誰都想不到戰事在一個照面下立即結束，反沒有人懂得鼓掌喝采。

王陵和白充固是顏面無光，鹿公等也不好受，氣氛一時尷尬之極。好一會後由呂不韋帶頭拍掌叫好，白充像鬥敗公雞般爬起來走了。項少龍看得直冒涼氣，暗忖周子桓必是埋身搏擊的高手，恐怕自己亦未必能討好。全場肅然中，周子桓不動如山地傲立場心，等待下一個挑戰者。

過了好半晌，仍沒有人敢出場，項少龍看到呂不韋不住對朱姬說話，顯因自己手下大顯神威而意氣風發，心中一動道：「小俊在哪裡？」

滕翼也想到只有荊俊的身手可以巧制巧，苦惱地道：「這傢伙不知溜到哪裡去了，沒有我們點頭，他怎敢出戰？」

此時徐先在台上大聲道：「有沒有挑戰人？沒有的話，就當呂相家將周子桓連勝三場。」

場內外立時靜至落針可聞。項少龍心中暗歎，若讓周子桓如此的「連勝三場」，都騎和禁衛兩軍以後見到呂不韋的人，休想抬起頭來做人。

就在此時，人叢裡有人叫道：「項統領在哪裡？」

一人發聲，萬人應和。自項少龍與王翦一戰後，他在秦人心中已穩為西秦第一劍手，而更因他「同族」的身份，在這種外人揚威的情況下，自然人人希望他出來扳回此局，爭些面子。一時「項少龍」之聲，叫得山鳴谷應。項少龍見前後左右的人均往他望來，心中叫苦，縱使沒有腿傷，要戰勝周子桓仍很吃力，何況現在行動不便？

看臺上的呂不韋和田單均露出頗不自然的神色，想不到項少龍如此受到擁戴，而呂不韋更深切感到秦人仍當他和家將是外人的排外情緒。忽然間，他心中湧起一點悔意，若非與項少龍弄至現在如此關係，說不定秦人會更容易接受他，也不用弄個嫪毐出來。這念頭旋又給他壓下去，項少龍只有兩天的命，什麼事都不用介懷。

小盤見項少龍在這些兵將和年輕一代裡這麼有地位，穩壓呂不韋，自是心中歡喜，但卻擔心項少龍因腿傷未能出場，會教他們失望。在此人人期待吶喊的時刻，由女兒軍處一個人翻著觔斗出來，車輪般十多個急翻，教人看不清楚他是誰人，卻無不看得目瞪口呆。接著凌空一個翻身，從容地落在看臺下，跪稟道：「都騎副統領荊俊，願代統領出戰，請儲君恩准。」

小盤大喜道：「准荊副統領所請。」

眾人見他身手了得，先聲奪人，又是項少龍的副手，登時歡聲雷動，等看好戲。

荊俊仍沒有站起來，大聲陳詞道：「這一戰若小將僥倖勝出，所有榮譽皆歸丹兒小姐。」

小盤大感訝然，與另一邊一面錯愕的鹿公交換個眼色，大笑道：「好！准你所請。」

秦人風氣開放，見荊俊如此公然示愛，大感有趣，一時口哨囂叫助興之聲，響徹整個平原。女兒軍更是笑作一團，嬴盈等合力把又嗔又羞又喜的鹿丹兒推到場邊去，好讓她不會漏掉任何精采的場面。周子桓神色不變，緩緩望往呂不韋，只見他微一點頭，明白是要自己下重手，挫折對方的威風，微微一笑，以作回應。雙目厲芒電射，朝正在穿甲接劍的荊俊望去。

豈知荊俊正嬉皮笑臉地瞪著他，見他眼光射來，笑道：「原來周兄事事要向呂相請示。」

周子桓心中凜然，想不到對方眼力如此厲害，淡淡道：「荊副統領莫要說笑。」

親自為荊俊戴甲的昌文君聽到兩人對話，輕拍荊俊道：「小心點！」領著從人退往場邊，偌大的場地，只剩下兩人對峙。一片肅然，人人屏息噤聲，看看荊俊如何應付周子桓那種怪異凌厲的打法。雖是萬人注目，榮辱勝敗的關鍵時刻，荊俊仍是那副吊兒郎當、懶洋洋的灑脫樣兒，木劍托在肩上，對周子桓似是毫不在意。但代他緊張的人中，最擔心的卻非項少龍等人，而是鹿丹兒。她剛才雖給荊俊氣個半死，但心中只有少許嗔怒，現在對方又把勝敗和自己連在一起，輸了她也沒有顏面，不由手心冒汗，差點不敢看下去。

忽然間兩人齊動起來，本是周子桓先動劍，可是像有條線把他們連繫著般，他木劍剛動的剎那，荊俊肩上的劍亦彈上半空。周子桓的短劍往懷內回收，前腳同時往前標出。荊俊一個觔斗，翻上半空。周子桓大感愕然，哪有這種怪招式的？他實戰經驗豐富無比，知道荊俊像他般以靈動詭奇為主，哪敢有絲毫猶豫，立即改變戰略，滾往地上去，陀螺般直抵荊俊的落足點下方，只要對方落下，立施辣手掃斷他腳骨，誰都怪不得自己。如此千變萬化的打法，看得所有人都出不了聲。

斜坡頂上的滕翼對項少龍笑道：「若周子桓年輕幾年，今晚小俊定不能討好。」

項少龍微一點頭，凝神注視場心比鬥的兩人，沒有回答。荊俊在周子桓上空凌空兩個翻騰，落下時竟一手攬著雙腳，膝貼胸口，同時手中長劍閃電般往下面的周子桓劈下去。周子桓借腰力彈起來，腰肢一挺，反手握著短劍，由胸口彎臂揮出，畫個半圓，重擊荊俊由上而來的長劍。這幾下交手，著著出人意表，看得人人動容，卻又不敢聲張。

荊俊知他想以重手法磕開自己長劍，好乘虛而入，一聲尖嘯，竟一腳就往周子桓面門撐去，又快又狠。周子桓想不到他身手靈活至此，哪還理得要盪開對方的長木劍，回劍往他的腿削去，同時往後急移，好避過臨臉的一腳。豈知荊俊猛一收腳，周子桓登時削空。此時全場爆出震天吶喊，轟然喝好。

荊俊在落地前又蜷曲如球，長劍重擊地面，借力往周子桓下盤滾去。周子桓不慌不忙，猛喝一聲，蹲身坐馬，手中短木劍爆出一團劍影，在火把光照耀下，面容冷硬如石，確有高手風範。不過只要知道在呂不韋的八千家將中，他能脫穎而出，便知他絕不簡單。

荊俊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下，竟箭般由地上斜飛而起，連人帶劍，撞入周子桓守得無懈可擊的劍網上。「柝！」的一聲，木劍交擊。周子桓如此硬橋硬馬的派勢，仍吃不住荊俊彙集全身衝刺之力的一劍，整個人往後彈退。眾人看得忘形，紛紛站起來，揮拳打氣，叫得最厲害的當然是鹿丹兒和她的女兒軍，其次是都騎軍，把呂不韋方面為周子桓打氣的聲音全壓下去。

荊俊愈戰愈勇，一點地，又是一個空翻，長劍如影附形，往周子恆殺去。周子桓被迫採取守勢，身影電閃下猛進急退，應付荊俊詭變百出，忽而凌空，忽而滾地，無隙不尋的驚人打法，首次遇上剋星。

在荊俊狂風驟雨的攻勢裡，周子桓銳氣已洩，縱或偶有反擊，宛似曇花一現，未能為他挽回敗局。「柝柝柝！」一連三聲，荊俊借長劍之利，重重打在周子桓的短劍上，讓他吃盡苦頭，手腕麻木。人人聲嘶力竭地為荊俊助威，更使周子桓既慚且怒，又感氣餒。

雙方再迅速攻拆十多招，周子桓的短劍終架擋不住，給盪開去，心中叫糟，荊俊閃到身後，飛起後腳，撐在他背心處。一股無可抗拒的大力傳來，周子桓清醒過來時，發覺正好頭額貼地。鹿丹兒興奮得直奔出來，與荊俊一起向全場狂呼亂喊的觀者致禮，再沒有人注意正羞慚離場的落敗者。

一番擾攘後，徐先欣然道：「荊副統領是否準備再接受挑戰？」

荊俊恭敬答道：「剛才一場只是代統領出戰，小將希望見好即收，以免給人轟出場去。」

登時惹起一陣哄笑，卻沒有人怪他不再接受挑戰。

徐先笑道：「副統領辛苦，休息一下吧！」

荊俊向看臺行過軍禮，領著鹿舟兒躲回女兒軍陣裡去。斜坡上的項少龍和滕翼會心微笑，荊俊露了這麼一手，鹿舟兒早晚定會向他投降。

滕翼沉聲道：「今晚看來管中邪不會再出手，因為只要他沒有擊敗荊俊和你，在旁人的心中他始終不是最佳的劍手。」

項少龍點頭同意，就在此時，烏舒神色惶然來到兩人背後，焦急道：「齊人正收拾行裝，準備遠行。」

項少龍和滕翼同時劇震，往看臺看去，只見呂不韋和田單都失去蹤影。忽然間，他們醒悟到已中了莫傲和田單的殺手鐧，落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田單選在今晚離開咸陽，正好命中項少龍唯一的弱點和破綻。

呂不韋正是要他追去，既可遣開他兵力達四千人的精兵團，更可讓他「死」在路途上，乾手淨腳，事後還可派他有虧職守，罪連烏家，使呂不韋可獲大利。紀嫣然諸女更會落到他的魔爪去，一石數鳥，毒辣非常。沒有項少龍在指揮大局，這幾天他行事自然容易多了，一旦管中邪升回原職，而他項少龍又缺席的話，縱使滕翼和荊俊留下來，呂不韋也可以右相國的身份，把都騎的指揮權交予管中邪，那時還不任他為所欲為嗎？可是他項少龍怎能坐看田單施施然離去？此人自派人偷襲他後，非常低調，原來早定下策略，可見他一直與呂不韋狼狽為奸。在城郊遇襲傷腿一事，呂不韋雖說自己沒時間通知田單，那只是滿口謊言，事實上根本是他通知田單的人幹的。呂不韋這一招叫苦肉計，讓人人以為是呂不韋的敵人借殺死項少龍來陷害他，其實卻真是他出的手。自己一時大意，給他瞞過，還懷疑是王綰或蔡澤之中有一人和田單勾結，致有今夜的失策。

滕翼沉聲道：「讓二哥去吧！你留在這裡應付呂不韋的陰謀。」

項少龍搖頭道：「呂不韋雖抽調不出人手送田單離開，可是田單現時兵力達四千之眾，與我們的總兵力相若，但若要對付高陵君，我最多只能分一半人給你，在這種情況下，說不定兩方面均不能討好。別忘了呂不韋有八千家將，誰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來。」

滕翼頹然不語。

項少龍低聲道：「事情仍未絕望，我要去說服太子丹，只要他肯設法在楚境纏上田單十天半月，我們便可趕上他，安谷傒曾答應過會把楚人和齊軍迫離邊界十多里的。」

此時場內再無出戰者，在熱烈的氣氛中，徐先宣告晚藝會結束。

燕國太子丹的營帳裡，聽完項少龍的請求，太子丹有點為難道：「此事我們不宜直接插手或單獨行動，一個不好，齊楚兩國會借口聯手對付我們，三晉又分身不暇，我燕國危矣！」

項少龍淡淡道：「田單不死，貴國才真的危矣。我並非要太子的手下正面與田單交鋒，只要在田單離開秦境後，設法把他纏上幾天，我便可及時趕去。」接而加強語氣道：「我會派人隨太子的手下去與貴屬徐夷亂會合，到時魏人和把關的安谷傒將軍會從旁協助。」

一旁聽著的軍師尤之道：「此事該有可為，只要我們採取設置陷阱和夜襲的戰略，使田單弄不清楚我們是不是項統領方面的人，縱然田單僥倖脫身，應不會想到我們身上。」

大將徐夷則進來道：「沒有跟蹤項統領的人。」

太子丹放下心來，斷然道：「好！我們設法把田單與齊軍或楚人會合的時間延誤十天，若仍不見項統領到，只好放過田單。」

項少龍大喜道謝，暗忖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徐夷亂這著奇兵，任莫傲想破腦袋也猜不到，何況他的腦袋快要完蛋。

離開太子丹的營帳，項少龍在營地間隨意閒逛，篝火處處，參加田獵的年輕男女，仍聚眾喝酒唱歌跳舞，充滿節日歡樂的氣氛，沒有人願意回營睡覺。正要返回營地，左方傳來陣陣女子歡叫聲，循聲望去，見到一枝紫色大旗在數百步外的營帳上隨風拂揚，不由記起嬴盈的約會。嬴盈會否在那繡有紫花的小帳內等他呢？不過現在離約好的初更尚有整個時辰，她該在營外與鹿丹兒等戲耍。今晚給田單這麼的一搞，他拈花惹草的興趣盡失，何況還要回去與滕翼商量，看派何人隨尤之去會合徐夷亂，好配合對付田單的行動。還是順步先去打個招呼吧！

想到這裡，借營帳的掩護潛過去，最好當然是只和嬴盈一個人說話，否則被那批可把任何人吃掉的女兒軍發現纏上，休想可輕易脫身。由於人群聚集到每簇營帳間的空地去，兼之大部份營帳均在火光不及的暗黑裡，所以項少龍毫無困難地移到可觀察女兒軍的暗角處。廣達百步的空地上，生起十多堆篝火，鹿丹兒等百多個嬌嬌女，正與人數比她們多上兩倍的年輕男子，圍著篝火拍手跳舞，高歌作樂，放浪形骸，獨見不到嬴盈。項少龍歎一口氣，今晚怕要爽約，往後退時，身後其中一個營帳隱有燈火透出，並有人聲傳來，卻聽不真切。項少龍循聲望去，赫然發覺該帳門外有朵手掌般大的紫花，與旗上的花朵式樣如一。項少龍大喜走過去，正要叫喚嬴盈，又改變念頭，暗想橫豎下決心要把她弄上手，不如就進去給她來個突襲，橫豎她開放慣了，必不介意。那就可快刀斬亂麻把她得到，免卻夜長夢多的煩惱。心中一熱，揭帳而入。

倏地一個高大人影由帳內地氈上閃電般彈起來，猛喝道：「誰？」

項少龍與他打個照面，兩人均為之愕然，風燈掩映下，原來竟是全身赤裸的管中邪。管中邪見到是他，眼中殺機一閃即沒，移到一旁，拿衣服穿起來。項少龍眼光下移，只見嬴盈駭然擁被坐起來，臉色蒼白如紙，不知所措地看著他，像頭受驚的小鳥兒，露在被外的粉臂玉腿雪般晶瑩白皙。

項少龍哪想得到兩人此時會在帳內歡好，苦笑道：「得罪！」惘然退出帳外。

走了十多步，管中邪由後方追來，道：「項大人，真不好意思，她說約了你在初更見面，卻估不到你會早來。」

項少龍心知肚明他是攔腰殺人來破壞自己和嬴盈的好事，更恨嬴盈受不住他的引誘，擋不住他的手段，瀟灑一笑道：「害得管大人不能盡興，還嚇了一跳，該我陪罪才對。」

管中邪訝道：「項大人尚未見到呂相嗎？我來前他正遣人尋你呢。」

項少龍隨口道：「我正四處遊逛，怕該是找不到我。」

管中邪和他並肩而行，低聲道：「秦女婚前隨便得很，項大人不會介意吧！」

項少龍心想你這麼一說，無論我的臉皮如何厚，也不敢娶嬴盈為妻，遂故作大方地哈哈笑道：「管大人說笑了。」

管中邪欣然道：「那就順道去見呂相吧！」

項少龍心中一陣茫然。自己著著落在下風，分析起來就是比不上對方為求成功，不擇手段的做法。自己既講原則，又多感情上的顧慮，如此下去，就算殺了莫傲，最後可能仍是栽在呂不韋和管中邪手上。看來須改變策略。

## 第五章錯有錯著

項少龍和管中邪到達呂不韋的營地，他正在帳外聽兩名絕色歌姬彈琴唱歌，陪他的是莫傲和十多名親衛，魯殘亦在，卻不見呂娘蓉和周子桓。呂不韋裝出高興的樣子，要項少龍坐到他身旁，首次介紹他認識魯殘和莫傲。

項少龍裝作一無所知地與莫傲和魯殘寒暄幾句，呂不韋把兩名美歌姬遣回帳後，挨近項少龍道：「田單走了，少龍有什麼打算。你若要對付他，我會全力助你，他既敢借行刺少龍來陷害我呂不韋，我再不用對他講情義。」

莫傲等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來，使項少龍有陷身虎狼陣中的感覺。他們既以為自己吞下毒囊，心中必在暗笑自己死到臨頭而不自知。

腦袋同時飛快運轉，假若自己推三搪四不肯去追殺田單，當會使莫傲起疑，推斷出自己另有對策，但若答應的話，則更是不成，此刻是進退兩難。

幸好想起「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兩句所有梟雄輩的至理名言，裝出尷尬的神色道：「此事說來好笑，我之所以要對付田單，皆因懷疑他殺害了我在邯鄲遇上的一名女子，誰知竟是一場誤會，昨天我收到她的音信，所以哪還有餘暇去理會他田單，不過嚇嚇他也好，這傢伙一直想害死我，只是不成功罷。」

這些話當然是編出來的，好使呂不韋難以迫他去對付田單，而他更是理所當然不用去追殺齊人。好在田單已離開，再無對證，憑他怎麼說都可以。

呂不韋、莫傲，管中邪和魯殘無不現出古怪的神情，面面相覷好一會，管中邪插入道：「當時項大人為何會以為那女人被田單害了呢？」

這麼一說，項少龍就知道田單沒有把詳情告訴他們，心中暗喜，把看到畫像的善柔眼神不對的事說出來，最後苦笑道：「不知是否由於過度關心的關係，當時我從沒想過會猜錯。直至收到她托人帶來的一封書信，方知是一場誤會。她確曾行刺田單，卻成功逃走，不過我當然不會再和田單解說哩！」

呂不韋搖頭歎道：「我們早知是一場誤會，事實上田單並不明白你為何一見畫像，就怒斥他殺了那女人，不過他當然不會向你解釋。」

莫傲插口道：「那畫像是當日田單座下一個見過那女人的畫師憑記憶畫出來的，畫錯眼神毫不稀奇。」

這回輪到項少龍劇震道：「什麼？」

見眾人均愕然望向自己，忙胡亂地道：「呂相既清楚此事，為何卻不早告訴我？」施盡渾身解數，勉強令心中的狂喜不致湧上臉上來。天啊！原來善柔真的未死，只是一場誤會。

呂不韋若無其事道：「當時我想到田單或許是滿口胡言，說不定是想借我傳話來誆你，所以我並沒有放在心上，現在當然證實他的話並非騙人。」

項少龍想想亦是道理，不過在那種情況下，田單自不須向呂不韋說謊，且田單亦非這種肯示弱的人，所以善柔仍活著的機會該很大。

呂不韋見說不動項少龍去追田單，難掩失望神色，站起來道：「少龍！你到娘蓉的帳內看看她好嗎？說不定你可令她回心轉意？」

項少龍哪有興趣去見呂娘蓉，與莫傲等一同站起來道：「明天還要早獵，讓三小姐早點休息，明天待她心情好點再見她好了。」

呂不韋不知是否奸謀不成，故心情大壞，並不挽留，讓他走了。項少龍回到位於王營後方斜坡下的都騎軍營地，滕翼、荊俊和劉巢正在營地的一角低聲密議。他先拉滕翼到一旁，告訴他善柔可能未死的事。

滕翼大喜若狂，旋又皺眉道：「那麼是否還要對付田單？」

項少龍決然道：「只是為了二哥和善柔三姊妹的家仇，我們便不能放過田單。況且田單多次謀算我，又與呂不韋勾結，這些事就一併向他算賬吧！今天的機會，錯過了永不回頭，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奸賊活生生的回齊國去。」再微笑道：「兼且我曾誇下海口，殺不了他我要改喚作龍少項，這名字難聽點吧！」

滕翼啞然失笑，招手叫荊俊和劉巢兩人過來，吩咐劉巢道：「你自己說吧！」

劉巢低聲道：「我們偵查到高陵君的人在上游偷偷的造木筏，又收集大量柴草，應是用來燒橋的。」

荊俊道：「若在木筏上築台架，疊起大量柴草，淋以火油，黑夜裡像座火山般由上游衝奔下來，無論聲勢和破壞力都相當驚人，我們應否先發制人把他們宰掉呢？」

項少龍道：「這次我們是要製造一個機會，讓政儲君顯示出他的軍事才華，確立他在所有秦人心中英明神武的地位，這是個形象的塑造。只有這樣，我們才可長期和呂不韋鬥下去，直至儲君二十一歲舉行加冕禮的一刻。」

滕翼笑道：「你的用語真怪，什麼英明神武、形象塑造，不過聽來似乎有點道理。」

荊俊興奮地道：「我明白了，所以我們要把握到對方的陰謀，然後定好全盤計劃，再由儲君裝作是隨機應變的本領，好鎮壓所有懷有異心的人。」

劉巢道：「所以此仗不但要勝，還要勝得漂亮。」

項少龍知道善柔該尚在人世，心情大佳，笑道：「正是這樣！」又贊荊俊道：「要像小俊勝周子桓那麼漂亮揮灑就合格了。」

荊俊連忙謙讓，卻是難掩得意神色。

滕翼笑道：「得到鹿丹兒那朵紅花吧？」

荊俊苦惱地道：「這妞兒真難服侍，摟摟摸摸都肯了，剩是守著最後一關。」

劉巢亦是好漁色的人，聞言興奮地道：「俊爺會不會因經驗尚淺，手法上出了問題。」

荊俊笑罵道：「去你娘的！我經驗還不夠豐富嗎？手法更是第一流。問題在此事又不能和你找她來比試，哼！快糾正你錯誤的觀點。」

三人捧腹大笑，項少龍心想男人在遇到這方面的事，古今如一，是沒有人肯認第二。

滕翼的心情天朗氣清，頓時記起一事道：「嫣然等到王營伴陪寡婦清，廷芳要你回營後，去把她們接回來。」

荊俊笑道：「三哥也好陪陪嫂子們，其他沒那麼辛苦的事由我們這些當兄弟的負責吧！」

項少龍笑罵一聲，喚來十八鐵衛，策馬朝王營去。剛進入木寨，火把閃跳不停的焰光中，徐先在十多名親衛簇擁下正要出寨，見到項少龍，拍馬和他到寨外坡頂上說話。平原上營帳遍野，燈火處處，涇水流過大地的聲音，與仍未肯安寢的人的歡笑聲相和應。

徐先低聲道：「高陵君這兩天不斷來遊說我和鹿公，勸我們合力剷除呂不韋和他的奸黨，還保證他對王位沒有野心，只是不想秦室天下落入一個外族人手內。」

項少龍道：「高陵君已沒有回頭路走，他的謀臣裡定有呂不韋派過去的奸細，而他仍懵然不知，只是這點，他已遠非呂不韋的對手。」

徐先道：「我有點奇怪於此關鍵時刻，為何杜壁會離開咸陽？看來他是早知道高陵君會舉兵叛變，所以故意置身事外，冷眼旁觀，這人的膽色計謀，遠高於高陵君。」接著道：「少龍有把握應付嗎？須防呂不韋會在暗中弄鬼。」

項少龍充滿信心道：「儲君將會親自處理這次動亂，保證呂不韋無所施其技。」

徐先皺眉道：「儲君年紀尚少，又沒有軍事上的經驗，恐怕……」

項少龍笑道：「儲君只要懂得知人善用便成。」

徐先何等精明，啞然失笑道：「當是給他的一個練習吧！到時我和鹿公將伴在他左右，好讓人人知他得到我們的效忠，少龍看看應如何安排。」

項少龍大喜點頭。

徐先道：「你那五弟身手了得，又懂造勢，大大挫折呂不韋的氣焰，實在是難得的人才，我和鹿公對他非常欣賞。是了！田單的事你是否打消原意？」

項少龍自然不能洩出與太子丹的關係，道：「我會請魏人設法阻延他入楚的行程，只要幾天時間，我便可趕上他。我去後都騎軍會交由荊俊節制，徐相請照看著他。」

徐先訝道：「魏人怎肯為你出力？」

項少龍道：「東方六國除楚一國外，沒人對田單有好感，兼之我放回魏太子的關係，龍陽君怎也要幫我這個忙的。」

徐先不再追問，拍拍他肩頭表示讚賞，兩人各自離開。到了寨門處，門衛通知小盤召見他，遂到王營謁見秦國之君。小盤正與李斯密議，神色興奮。見項少龍進帳，把他招過去，同時觀看攤在几上的地圖，圖內以符號標記點出營帳的佈置，高陵君位於王營後的十多個營帳更以紅色顯示。項少龍明白他的心態，心中更為他歡喜，能有大展軍事才能的機會，對他來說實是難逢的良機。

小盤道：「剛才寡人把荊卿家召來，問清楚他高陵君那支叛兵的位置，現正和李卿商討對策，李卿你來說吧！」

李斯正要說話，給項少龍在幾下踢一腳，立即會意道：「微臣只是稍表意見，主要全是儲君擘劃出來的，還是恭請儲君說來較清楚一點。」

小盤精神大振，笑道：「高陵君唯一有望成功之計，是要出其不意，好攻我們的無備。現在既事事均在我們計算中，若寡人讓他們有一人漏脫，就枉費習了這麼多年兵法。」伸手指著涇水道：「寡人代高陵君設身處地去想，首無是利用天然環境，例如把貫入涇水的幾條河道先以木柵濕泥堵截，到時再毀柵讓暴漲的河水沖奔而下，立可把四道臨時木橋沖毀，如能配合整個戰略適當運用，確可以生出決定性的作用。」

項少龍心中一震，想到劉巢偵察到高陵君的人伐木，說不定便是行此一著，那比火燒更是難以抵擋，加設攔水的木柵也沒有用。想到這裡，不由往李斯望去。

李斯澄清道：「確是儲君想出來的，與我無關。」

小盤得意地道：「李卿猜的是火攻，寡人卻認為水攻更為厲害一點。若能在水內放上一批巨木，什麼橋樑都要給它撞斷，再派人乘筏攻來，只是發射火箭即可燒掉沿河的營帳。」

項少龍登時對小盤刮目相看，這回真的給未來的秦始皇一次大發神威的機會。接著小盤指點地圖說出高陵君進攻的各種可能性，更指出呂不韋會如何利用種種形勢，達到殺死反對他的人的目的。說來頭頭是道，聽得項少龍和李斯呆起來，對他思考的精到縝密，驚歎不已。

最後小盤苦笑道：「寡人最大的問題，是想到太多的可能性，只覺我們處處破綻，不知該用哪種方法應付，才最有效，兩位卿家可為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嗎？」

項少龍忍不住笑道：「兵法中最厲害的一著叫隨機應變。儲君放心，只要我們把握到他發動的時刻，先發制人，定可把高陵君和他的人一網打盡。而呂不韋也只能乾瞪眼兒。這事交給我和昌平君兄弟去準備，到時儲君親自發號施令，向所有不知儲君厲害的人顯點顏色。」

小盤拍幾歎道：「沒有人比太傅和李卿家更明白我的心意，照這樣去辦吧！」

李斯恭敬道：「微臣和項大人會不斷把最新的消息稟上儲君，再由儲君定奪。」

小盤欣然點頭，忽地岔開話題道：「太傅的五弟荊俊身手既了得，人又忠心坦誠，寡人非常喜歡他，項太傅給寡人想想，有什麼可以獎勵他的？」

項少龍忍不住搔頭道：「他的官職已相當高，且時日尚淺，理該讓他多點歷練，才可考慮陞遷的問題。」

小盤笑道：「他是否對鹿丹兒很有意思？假設鹿公不反對，寡人可玉成美事，免得落入管中邪手上。」

項少龍不由想起管中邪由赤裸的嬴盈橫陳肉體上彈起來的醜惡形狀，心中像給針刺了一記，道：「儲君點頭便成。」

小盤欣然道：「寡人樂得如此，暫時寡人仍不想有婚嫁之事，因等著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離開小盤的主帳，碰上昌文君，給他一把抓著，扯到一角道：「我的妹子對少龍態度大有改善，快乘勝追擊，速戰速決，好了卻我們兄弟倆梗在胸口的心事。」

項少龍心中一陣不舒服，幸好自己對嬴盈並沒有泥足深陷，否則感情上的打擊會頗不易抵受。同時想到若以二十一世紀的開放來說，嬴盈的行為無可厚非，男女均有同等去風流快活的權利，問題只在管中邪是明著針對自己而去得到嬴盈。

向昌文君苦笑道：「我輸了，此事暫且不提好嗎？」

昌文君一呆道：「管中邪？」

項少龍微微點頭，拍拍他肩頭當作致歉，逕自去了。

琴清的營帳位於主營的後方，與朱姬的太后鸞帳為鄰，十多個營帳，住的全是王族內有地位的女性，四周特別以木柵欄與其他營帳分隔開來，守衛嚴密。

項少龍雖有資格通行無阻，仍不敢壞了規矩，報上來意，由禁衛通傳，不一會琴清的一名貼身小婢走出來，告訴他紀嫣然諸女剛離開，琴清則已就寢。

項少龍明白到琴清不想在這種情況和時刻見自己的心情，聳聳肩頭離去。

天尚未亮，項少龍給田貞田鳳兩姊妹喚醒，前晚沒闔過眼，昨天辛勞整天，這一覺熟睡如死，剛摟緊烏廷芳，人事不知，直至此刻。到了帳外，在日出前的黯黑下，紀嫣然三女為他的傷口換藥，發覺已大致痊癒，只是以後難免會留下一道箭疤。他身上早傷疤處處，也不在乎多一道戰績。

荊俊領一名青年來見他，介紹道：「他叫桓齮，項統領該記得他，桓齮不但是第一天田獵成績最佳的人，昨晚又連勝三人，儲君封他作偏將，調到我們都騎軍來服役，請項統領指派他工作。」

桓齮跪下施禮道：「桓齮叩見統領大人。」

項少龍心想難怪這麼眼熟，溫和地道：「站起來！」

桓齮矯捷如豹地彈起來。

項少龍見他眉清目秀，兩眼精光閃閃，極有神氣，身形高挺，虎背熊腰。又見他有紀嫣然諸女在旁，仍是目不斜視，心中歡喜道：「桓齮你出身何處，有沒有從軍的經驗？」

桓齮不亢不卑地道：「小將乃北地人，自幼學習兵法武技，曾在王翦將軍麾下戍守北疆，職級至裨將。」接著露出懇切神色，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此回是王將軍命小將代表北戍軍回來參加田獵，王將軍曾指點小將，若僥倖獲賞，必須要求跟隨項統領大人，可有望一展抱負。」

項少龍微笑道：「以桓兄弟這種人材，到什麼地方都應沒有人能掩蓋你光芒的。」

桓齮神色一黯道：「統領大人有所不知，小將先祖乃犬戎人，所以無論小將如何勇猛效死，論功行賞總沒我的份兒。若非王將軍另眼相待，我最多是個小伍長。王將軍雖有意把小將升為偏將，但文件到了京城就給壓下去，所以王將軍著我來京城碰機會，還點明我務要隨統煩大人辦事。」

項少龍至此明白在秦人中，仍有種族歧視，心中同時大喜，王翦看得上的人，還差到哪裡去？更明白王翦已從大哥烏卓處知道自己的情況，故遣此人來襄助自己。此時腿傷包紮妥當，大喜而立，伸手抓著他肩頭道：「桓兄弟可以放心，我項少龍不會理會任何人的出身來歷，只要是有才能的忠貞之士，我絕不虧待。由今天起你就是副統領，這兩天會有正式文書任命。」

桓齮想不到項少龍這麼重視自己，感激零涕下要跪地叩首。

荊俊硬扯著他，向項少龍笑道：「我和桓兄弟一見如故，早告訴他若統領大人知是王將軍遣來的人，必會特別關照。」

項少龍正容道：「小俊失言了，我只是深信王將軍絕不會看錯人，而且這次田獵桓兄弟表現出色，理該給他一個展露才華的機會。」

荊俊向項少龍打個眼色道：「這兩天怎樣安排桓副統領的工作呢？」

項少龍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該不該把高陵君和呂不韋的事告訴他。默思半晌，想到王翦著他來助自己的意思正是如此，把心一橫道：「既是自家兄弟，什麼事均不須隱瞞，如此桓兄弟始有表現的機會。」

桓齮感動得差點掉淚，被荊俊帶去見滕翼。

紀嫣然來到項少龍身邊道：「若嫣然沒有猜錯的話，秦國又出一位猛將。」

田獵的隊伍和獵犬，浩浩蕩蕩的通過四道橫跨涇水的木橋，注入廣闊的獵場去。呂不韋、徐先、王陵、鹿公、王綰、蔡澤等公卿大將，與項少龍、昌平君、管中邪等護駕將領，伴在小盤四周，陪他行獵。朱姬除首天黃昏出動過，便不再參加田獵的活動。昌文君和滕翼負責留守營地，而荊俊則和桓齮去了偵察高陵君伏兵的動靜。

這支田獵的大軍還有一眾王族的人，包括高陵君和他的十多名隨從，另外是琴清和項少龍的三位嬌妻兩名愛婢，還有太子丹和他的手下們，形成散佈草原的隊伍。小盤領頭策馬朝前方一個大湖奔去，神采飛揚，興致勃勃。項少龍、管中邪和昌平君三人拍馬追在他身後，接著是一眾大臣。

項少龍看著小盤逐漸長成的龍軀，感覺著他那異於常人的容貌和威勢。他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高起和渾圓的兩邊顴骨，使人看上去極具威嚴，不怒而威。不知是否要長期隱瞞心事，他閃閃有神的眼睛予人深邃莫測、複雜難明的感覺，給他注視時，連項少龍這深知道他底蘊的人亦有些心中發毛。他的兩唇頗厚，使他外觀並不英俊，可是稜角分明、有如刀削的唇邊，卻表現出一種堅毅不拔，不臻成功，絕不放棄的性格。這使他的樣貌與眾不同，隱有威霸天下的氣概。隨著逐漸的成長，這種氣質愈趨強烈，項少龍已很難再由他身上聯想到當年邯鄲王宮那個頑童小盤。未來秦始皇只是一般人的高度，可是肩膊厚而寬，手足比一般人粗大，行動間真具龍虎之姿，顧盼生威。若有相可看的話，他確是生具帝皇之相。此時因小盤的臨近，一群水鵰由湖旁飛起來，向高空逃竄，小盤彎弓搭箭，颼的一聲沖天而去，卻是射了個空。

小盤大笑道：「好鳥兒！誰給我射它一頭下來。」

項少龍對這麼殺生毫無興趣，其他人卻紛紛張弓搭箭。

「鏘！」的一聲，項少龍耳鼓震響，旁邊的管中邪取出鐵弓，趕在所有人前，連發兩箭，卻只像弓弦響了一下，可知他射箭的驚人速度。百多枝勁箭隨之沖天而起，水雕慘鳴中，落了二十多頭下來。侍衛忙放出獵犬，由它們去把獵物銜回來，一時群犬奔吠，響徹原本平靜安逸的湖岸原野。小盤大喜，策騎沿湖疾馳，累得眾人苦追其後。到了一處可俯瞰整個大湖的小丘上，小盤停下來。

眾人紛紛在他身後勒馬，呂不韋靠得最近，差點與他並騎，大笑道：「儲君的騎術原來如此了得！」

太子丹等人追上丘頂。

小盤笑道：「多謝仲父讚賞，你看我們大秦的景色多麼美麗，沃原千里，物產富饒。」又指著地平處橫亙的西狩山道：「眾卿可看到那道著名的西狩飛瀑嗎？由百丈高山飄瀉而下，像一疋長長的白綢緞，寡人可以想像到當瀑布落在下方的巖潭，千萬顆晶瑩閃亮的水珠往四方濺散的壯觀情景。」

後方的項少龍凝望野趣盎然、美得如夢如詩的清晨景色，平湖遠山，墨翠蔥蒼，層次分明，猶若畫卷。而小盤已由一個靦靦腆腆的小孩，完全把自己代入秦國之主的角色去，睥睨天下，豪情萬丈。

鹿公來到小盤的另一側憧憬地道：「老將曾多次到那裡去行獵，水瀑衝到崖下往東奔騰，然後忽然拐彎，洶湧澎湃的激流穿過兩座山峰間的窐谷，往西南奔去，形成西狩河，流經十多里後，始注入涇水，令人歎為觀止。」

項少龍環目四顧，只見人人面上露出嚮往神色，獨有太子丹神色凝重地盯著小盤的背影，心中一震，想起荊軻刺秦這一千古流傳的事跡，暗忖太子丹要刺秦始皇的心意，不知是否在此刻開始萌芽呢？

小盤油然神往道：「今天那裡將是我們的目的地，如不目睹西狩飛瀑，寡人今晚休想能夠安寢。」

徐先笑道：「那麼儲君須及早起程，來回足要三個時辰之久呢。」

侍衛由獵狗的口處取來被箭射下來的水雕，共有二十七隻，由於箭矢均刻有各人的標記，故此是誰射下的，略一檢視，即可清楚知道。其中竟有兩箭，貫穿著兩隻水雕，名副其實一矢雙鵰。獵物放在地上，眾人團團圍著觀賞。項少龍見那一矢雙鵰的兩箭，形制相同，不由心中劇震，朝管中邪望去。其他人的目光亦落到那兩支箭上。

小盤訝然道：「是哪位卿家的箭法如此出神入化？」

管中邪跳下馬來，伏地道：「儲君在上，是微臣斗膽獻醜。」

鹿公和徐先對望一眼，均露出駭然之色。要知同發兩箭，無一虛發，已是難得，更驚人是他必須眼明手快至可從數百隻激舞天上的水雕，在發箭的剎那間尋到可貫穿兩雕的角度與機會，如此箭法，誰不驚歎？項少龍心中冒起寒意，若與此人對敵，只是他的箭便難以抵擋，看來滕翼的箭法也在腰手的膂力和速度上遜他一籌。

小盤掠過不自然的神色，勉強裝出欣然之狀道：「管卿箭法非凡，寡人該如何賞他，眾卿可有意見？」

呂不韋哪肯放過機會，笑道：「儲君若把他回復原職，將是最好的賞賜。」

小盤早答應過母后此事，故意賣個人情給呂不韋，好安他的賊心，點頭道：「由這刻起，管卿官復原職，以後好好給寡人管治手下。」

管中邪忙叩頭謝恩。

小盤以馬鞭指著遠方的西狩山奮然道：「讓寡人和眾卿比比馬力！」

帶頭策馬，衝下斜坡。

午後時分，小盤的隊伍滿載而歸。快到營地，項少龍偷了個空，向李斯說出桓齮的事，後者自是大拍胸口地答應，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儲君和項少龍的親密關係。項少龍想想都覺得好笑，當年被時空機送到古戰國的時代，一心要找到落魄邯鄲作質子的秦始皇，好傍著大老闆飛黃騰達，享盡榮華富貴，豈知事情七兜八轉，結果是由自己泡製了個秦始皇出來，世事之離奇荒誕，莫過於此。烏廷芳和趙致趕到他身旁，快樂小鳥兒般吱吱喳喳，向他述說行獵的趣事，項少龍自是大大誇讚她們一番。紀嫣然、琴清和田氏姊妹亦趕上他們。談笑間，眾人渡過涇水，回到營地。

到達主騎射場，只見人頭湧湧地在輪候登記獵獲，烏廷芳和趙致忙擠進去湊熱鬧。

紀嫣然眼利，告訴項少龍道：「小俊回來了，在場邊與鹿丹兒說話。項郎你且伴著芳妹和致致，我想回營地小睡片時，醒來後你再陪我到清溪沐浴好嗎？」

項少龍知她有午睡的習慣，點頭答應。紀嫣然與琴清和田貞姊妹去後，項少龍跳下馬來，囑烏舒等牽馬回營，眼睛找到荊俊，見他不知說了什麼調皮話，鹿丹兒正拿粉拳往他擂去，小子別轉身來，任由背脊挨揍，而鹿丹兒果然愈打愈沒有力道，附近的女兒軍笑作一團。

項少龍看得心中欣慰，旁邊傳來桓齮的聲音道：「統領大人！」

項少龍別頭望去，笑道：「桓兄弟為何不隨小俊去湊熱鬧？以你如此人材，必大受女兒軍的歡迎。」

桓齮致禮道：「現正是桓齮為國家盡力之時，故不敢有家室之慮、情慾之嬉。嘿！統領大人叫桓齮之名就可以。」

項少龍暗忖這就是桓齮和荊俊的分別，一個是專志功業，後者則全情享受人生，微笑道：「你今年多少歲？」

桓齮恭敬道：「小將今年十九歲。」

項少龍道：「你比小俊大一歲，我就喚你作小齮吧！」領他離開騎射場，到了營地內的僻靜角落，問道：「今天有什麼發現？」

桓齮道：「小將和荊副統領深入山內探察敵情，照小將觀其動靜，人數約在萬人左右，可是陣勢不固，旗號紊亂，士氣散渙，行動遲緩，氣色疲憊，兼之近日天朗氣清，無霧可隱，如此未戰已逞敗象之軍，只要給小將一枝千人組成的精兵，可將他們擊潰，絕無僥倖。」

項少龍大奇道：「小齮怎麼只去了半日已摸清他們的虛實？」

桓齮變成另一個人般道：「臨戰必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小中覷大，則知其虛實來去，從各種徵兆看出問題。高陵君的軍隊雖藏在密林之內，但只要看何處有鳥獸停留，何處沒有，立知其營帳分佈的情況和人數多寡。再看其塵土揚起的情況，更知對方在伐樹搬石，欲借上游之利圖謀不軌。」

說到興起，蹲在地上隨手布放石子，解說對方分佈的情狀，大小細節，無一遺漏，顯示出驚人的記憶力和觀察力。

項少龍動容道：「假設我予你一支二千人的精兵，你會怎麼辦？但必須待他們發動時方可動手。」

桓齮站起來，用腳撥亂地上的石子，肅容道：「偵察敵人除了留心對方的糧草儲備、兵力強弱外，最緊要是測估對方的作戰意圖，針對之而因勢用謀，則不勞而功舉。現今對方為得憑河之險，駐軍於交通不便、低濕而荊棘叢生之地，又戒備不周，兼之軍卒勞累，士氣消沉，可采雙管齊下之策，分水陸兩路伏擊之，縱使讓他們毀去木橋，於我亦無絲毫損傷，我們還可憑河而守，立於不敗之地。」

項少龍登時對他刮目相看，荊俊雖在其他方面或可勝過他，但在才智和軍事的認識上卻遠落其後。這番話若是出自鹿公、徐先之口，乃理所當然，但桓齮只十九歲，竟有此見地，除了用天才兩字來形容，實再無可替代。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見到他時你要把全盤計畫向他解說清楚，對於你日後的事業，會大有幫助。」

桓齮愕然道：「見誰？」

項少龍搭著他肩頭，推著他往王營舉步走去道：「當然是政儲君。」

桓齮劇震下停步，垂頭低聲道：「不若由小將把心中愚見告訴統領大人，再由大人親自獻奉儲君好了。」

項少龍繼續推他前行，笑道：「那不是給我冒領你的功勞嗎？休要扭扭捏捏，我項少龍只喜歡爽快的漢子。」

桓齮感動得眼紅了起來，嗚咽道：「難怪王將軍常說統領大人胸襟過人，乃我大秦第一好漢，大人的恩德，小將沒齒難忘。」

項少龍笑道：「那是你應得的，我只是負起引介之責，不過記緊這次我們是要讓儲君大展神威，而非我們去藉機顯威風，明白嗎？」

桓齮哪還不心領神會，連忙點頭。

項少龍把桓齮留在王帳內與小盤和李斯說話，匆匆趕回騎射場去接兩位嬌妻，哪知兩女早回營地去了。待要離開，人叢裡閃出嬴盈，扯著他衣袖，硬把他拉往涇水去。

項少龍見她花容慘淡，顯是心神備受煎熬，頓時心情矛盾，再沒有使性子的意思。

嬴盈一直沒有說話，直至來到河旁一處疏林處，才放開他，背轉身嗚咽道：「我知你定會看不起人家，怪嬴盈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

項少龍走上去，抓著她有若刀削的香肩，把她輕輕扳轉過來，按在一棵樹身處，細察她如花的玉容，見她淚水珍珠串般一顆連一顆的滾下玉頰，微笑著以衣袖為她拭淚道：「怎會怪你呢？男人可以風流，女人自亦可以風流，更何況你尚未與人定下名份，你大小姐不是常說樣樣事都要勝過男人嗎？為何在這一項上如此洩氣？」

嬴盈一呆道：「你真的不怪責我？」

項少龍瀟灑地聳肩道：「人的身體最是奇怪，天生很難拒絕挑逗引誘，一時衝動下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但假若大小姐連那顆心都交給管中邪，那我只會祝福你們，再不插身其中，以免招惹煩惱。」

這一番確是肺腑之言，他以前在二十一世紀，哪一個與他鬼混的女孩不是有過或同時擁有一個以上的男朋友，那時的項少龍已不計較。現在秦女又素性開放，他更不會計較。當時雖很不舒服，那只是自然反應，過後早趨平淡。

嬴盈回復生氣，垂頭道：「昨晚人家本是一心等你來的，哪知他卻來了，糊里糊塗的就和他好了。真對不起，你不怪人家嗎？」

假若可以選擇，項少龍怎都不想再有感情上的糾纏，但現在為對付呂不韋和管中邪，卻不該放棄嬴盈，而且事實上他並不計較嬴盈的私生活，俯頭在她唇上香一口，道：「我還是歡喜你刁蠻神氣的樣兒，那才是嬴大小姐的真正本色。」

嬴盈赧然道：「可是我卻覺得自己犯錯，我總是先認識你啊！那天見你在市集懲治那些流氓後，便忘不了你，只是你太驕傲和不近人情吧。唉！怎辦好呢？若他再來找我，人家怕拒絕不了他哩！你可幫我嗎？」

項少龍心中暗歎，知道管中邪目的已遂，憑手段征服嬴盈的肉體，使她生出抗拒不了他的感覺，假若懷孕，更是只好嫁入他管家。那時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首先受害的是昌平君兄弟，因為小盤會因此對兩人生出顧忌，致他們宦途堪虞。唯一的方法，自然是在男女情慾上予嬴盈同樣或相差不遠的滿足快樂，又予她正式名份，那就不怕管中邪再來作祟。

項少龍歎道：「嬴小姐試過在野外作戰嗎？」

嬴盈一呆道：「什麼野外作戰？」

項少龍湊到她小耳旁，揩著她耳珠輕柔地道：「就是在野外干在帳內的事！」

嬴盈立時面紅及耳，低頭猛搖。

項少龍故意逗她道：「小姐搖頭是表示未試過還是不想試？」

嬴盈像火山爆發般縱體入懷，玉手摟上他頸子甜笑道：「想試！但不能夠！人家女兒的紅事剛來。」

項少龍喜道：「那更不怕，因為是安全期。」

嬴盈愕然道：「什麼安全期？」

項少龍暗罵自己胡言亂語，也不解釋。摟著她動人的肉體，親熱一番，放過被他逗得臉紅耳赤的風流蕩女，自回營地去。紀嫣然剛睡醒，與烏廷芳等興高采烈地扯著他馳出營地，到附近一個小谷內的清溪戲水沐浴，十八鐵衛則當把風的崗哨，以免春光外洩。諸女沒有全裸，但小衣短褌，肉光緻緻，已足把項少龍迷死。溪水清淺，溪旁怪石纍布，野樹盤根錯節，儼然天然盆景，到夕陽西下，陽光由枝葉間灑來，溪水凝碧成鏡，更是金光爍閃，仿似離開人世到了仙境。聽眾女的歡樂和鬧玩聲，項少龍浸在水裡倚石假寐，確有不知人間何世的感覺。

紀嫣然來到他旁，倚入他懷裡道：「夫君此回去追殺田單，是否把嫣然算在內呢？致致已表示為報毀家之仇，她怎都要跟去的。」

項少龍想起趙倩之死，猶有餘悸道：「那豈非廷芳都要去。」

紀嫣然道：「錯了！她會留下來照顧寶兒，小貞和小鳳當然不會去。」

項少龍摟著她親個嘴兒，笑道：「你們原來早商量好，我怎敢反對？」

紀嫣然想不到他這麼好說話，向趙致喜呼道：「致致！夫君大人答應哩。」

趙致一聲歡呼，由水底潛過來，纏上項少龍，獻上熱情的香吻。項少龍忽地想起善柔，若她知道自己為她去對付大仇人，必然非常高興。伊人究竟身在何方？

晚宴之時，滕翼回到營地來，低聲告訴他蒲布和太子丹的尤之已於今早上路去與徐夷亂會合，護行的有百多名烏家精兵團的好手。

項少龍把桓齮對高陵君那支叛軍的估計告訴他，道：「看來高陵君並沒有多大作為，到時只要調兩千都騎軍當可把他打個落花流水，這邊的高陵君和他的親衛由禁衛對付，只要亂起即平，呂不韋將無所施其技。該不用出動我們的精兵團，免得暴露實力。」

滕翼大感意動道：「既是如此，不若我領人先一步起程，吃著田單的尾巴追去，不過最好得到儲君的手諭，免得與沿途的駐軍發生誤會。三弟你可以脫身時，立即來會。」

項少龍道：「就這麼辦，二哥今晚連夜起程，小心了！」

滕翼哂道：「我從不會輕敵大意的。」

兩人又找來荊俊，研究諸般細節，項少龍忙趕往王營赴宴。剛登上王營的斜道，遇上來找他的禁衛，隨之到主營見小盤。小盤正憑幾獨坐，研究几上的帛圖。見他進來，招手道：「沒人在，師傅快坐下來。」

近日他們很少有兩人相處的機會，項少龍心中湧起溫暖，坐在另一邊道：「見儲君這麼奮發有為，微臣心中非常高興。」

小盤道：「師傅看人的眼光不會錯，李斯如此，王翦如此，桓齮亦非常不錯，可以造就。」

項少龍低聲道：「嫪毐不是給造就了嗎？」

兩人對視發出會心的微笑。

項少龍奇道：「為何儲君會忽然提起王翦？」

小盤道：「剛才我問起桓齮有關王翦的情況，始知他把土地向西北擴展數百里，趕得匈奴狼奔鼠竄，又修築長城，立下無數汗馬功勞，卻給呂不韋一手壓著，數次申請調回咸陽，呂不韋一概推擋。哼！此人一日不除，終是大患。」

項少龍苦口婆心道：「儲君最重要的是忍一時之氣，若現在對付呂不韋，說不定會給他反咬一口。就算除掉他，難保再無叛亂。上上之計，仍是由他把所有反對勢力清除，我們再對付他。」

小盤皺眉道：「只看嫪毐剛坐上內史之位，立要顯露鋒芒，當知此人野心極大，只怕日後難以制伏。由於他與母后關係密切，宮內說不定有人會依附於他。」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儲君何不成立一枝特別調遣部隊，直接由儲君親自指揮，平時藉訓練為名，駐守咸陽附近，有起事來，儲君一聲號令，他們可進王城平亂。」

小盤精神大振道：「對！這就是師傅說的什麼槍桿子出政權。不過我只信任師傅一個人，師傅又要主理城防。唉！這確是最佳方法，就算都騎軍和禁衛軍內，仍有呂不韋的羽翼在其中，遲些還加上嫪毐的奸黨，只有由外地抽調回來的人，才最可靠，那時可不怕蒙驁護著呂不韋。」

項少龍道：「不若起用桓齮，再輔以王賁，如此將萬無一失。」

小盤一呆道：「小賁只得十七歲，不嫌太年輕嗎？」

項少龍道：「正因桓齮和小賁那麼年輕，滿腔熱血，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故不會害怕呂不韋。現在我們有徐先和鹿公兩人支持，便借口高陵君的事，成立這支應變部隊，時機成熟儲君再把王翦調回來，代替年事已高的蒙驁和王齕，收拾呂不韋還不是舉手之勞？那時所有軍權政權均集中在儲君手上，誰還敢不聽儲君的話呢。」又哈哈一笑，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續道：「那時文的有李斯，武的有王翦王賁父子，再加上一個桓齮，天下還不是儲君的嗎？」

小盤奇道：「師傅為何不提自己？」

項少龍伸手輕輕拍他的龍肩，欷歔歎道：「你母親死後，又有倩公主的慘劇，我早心灰意冷，只是對你仍放不下心來，但當你大權在握，我會離開這裡，遠赴北方，過點自由自在的生活。」

小盤劇震道：「師傅你怎可以離開我？」

項少龍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壓低聲音道：「師傅代表著的是你的過去，只有我離開，你可真正與過去的小盤斷絕關係，成為威凌天下、前所未有的第一個始皇帝。你若尊敬我的話，必須遵從我最後的意見。」

小盤呆望他，好一會喃喃念了兩遍「始皇帝」，大訝道：「為何師傅隨口說出來的名詞，總是含有很深刻的意思？」

項少龍真情流露道：「相信我！日後天下必是你的。」

小盤凝神想一會，道：「師傅是否準備去追擊田單？」

項少龍記起滕翼今晚便要起程，忙把詳情稟上，小盤自是一口答應。此時昌平君來催駕，晚宴的時間到。

今晚項少龍比昨夜舒服和自然多了，與昌平君兄弟同席，另一邊還有李斯，居於小盤左方內圍的第五席。紀嫣然等今晚沒有參宴，昨晚若非朱姬的請求，素喜自然清靜的紀才女，亦不會出席。琴清更是芳蹤渺然，今年還是她首次參與田獵，只不知是為紀嫣然等人，還是為小盤或項少龍。太子丹成了唯一的外賓，居於小盤右手下的首席，接著是呂不韋和高陵君兩席。高陵君身材頎長，面容有點蒼白，予人耽於酒色紈褲子弟的感覺，一對眼睛沒有什麼神氣，陪著他是兩個幕僚式的中年人，看服飾該是王族的人。

呂不韋不時和身旁的管中邪耳語，出奇地呂娘蓉出現席上，還不時偷瞥項少龍。周子桓、魯殘在後席處，另外還有兩個呂府有地位的食客，項少龍均曾見過，一時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人數大約與昨夜相若，鹿丹兒、嬴盈等女兒軍在最遠一端的外圍處湊了四席，可見儘管是秦廷，亦因她們本身尊貴的出身，默許女兒軍的存在。只是席中沒有紀嫣然和琴清兩位絕代佳人，怎也要失色不少。燒好的野味酒菜流水般由禁衛端上幾桌，空氣中充盈肉香火熱的味道。為防止有人在酒食裡下毒，禁衛中有專人負責這方面的保安。朱姬不時和小盤說話，只不知她是否藉此機會與兒子修補出現裂痕的關係。

由於杯盤交錯和談話聲喧天震耳，李斯湊到項少龍耳旁道：「儲君對大人引介的桓齮非常滿意，此人的兵法謀略，不同凡響，難得他尚如此年輕，假以時日，必是我大秦一員猛將。」

項少龍大感欣慰，有王翦、紀嫣然和李斯三人同時稱賞此人，桓齮絕不會差到哪裡去。這正是他對抗呂不韋的長遠辦法，是起用秦人裡有才能的人，既易於為秦國軍方接受，又隱然形成一個以秦人為骨幹與呂不韋和嫪毐打對台的軍政集團，同時鞏固小盤的君主地位。太子丹舉杯向小盤和朱姬祝酒，眾人連忙和應。

項少龍放下酒杯，輪到昌平君傾身過來道：「儲君已和我們說了有關叛黨的事，就讓我們兄弟打醒精神，你主外我主內，把叛黨一舉掃平。」

項少龍笑道：「你這小子弄錯哩，是內外均由儲君作主，我們只是聽命行事。」

昌平君一呆道：「儲君尚未足十五歲，這樣……」

項少龍道：「你難道不知儲君乃天生的軍事政治天才嗎？不是要由儲君親自提醒你吧？」

昌平君乃才智過人之士，聞言會意道：「噢！是我一時糊塗，嘿！來！喝一杯！」

昌文君湊過來道：「昨晚項兄說輸了給管中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昌平君知談的是有關嬴盈的事，神情立即凝重起來。

項少龍暗忖只為兩位好朋友，犧牲自己也沒話可說，何況嬴盈如此尤物，坦誠地道：「我剛和令妹說過話，以前的事不再提，日後如何發展，仍難逆料。因為令妹對管中邪並非無情，田獵後我要離開咸陽一段時間，誰都不知在這段日子裡會發生什麼事。」

昌平君斷然道：「不如先定下親事，若管中邪仍敢來逗小妹，我們可出面干預。」

項少龍把心一橫道：「假設嬴盈肯答應，就這麼辦吧！」

昌平君兩兄弟大喜，亦是心中感動，明白到項少龍有大半是看在他們的情面上。昌文君最衝動，立時退席往找嬴盈去。

呂不韋忽然起身向太子丹敬酒，同時道：「嘗聞貴國劍法專走輕盈險奇的路子，不知可否讓我們見識一下？」

場內立時靜下來，人人均把目光投向太子丹。項少龍心中一震，知道多次和太子丹接觸的事，已落入呂不韋耳裡。現在他是藉故公開挫折燕人，好向自己示威。假若自己被迫動手，正中他下懷。現在誰能擊敗他項少龍，立可成為大秦的第一劍手。

坐在大夫冷亭和親將徐夷之間的太子丹聞言後沒有露出任何驚訝神色，微微一笑道：「聽說貴府管中邪先生曾大發神威，連敗齊國高手，不知今天是否又派他出來顯威風？」

像太子丹這類掌握實權的王位繼承人，見慣場面，經慣風浪，明知在這種宴會比武是退縮不得，不但會給人看作膽怯，若是國與國交往，說不定更因示弱而招來亡國大禍。反而勝敗乃兵家常事，輸了雖是顏面無光，卻是人人可接受的事。他亦是厲害之極，出口點明呂不韋想藉折辱他燕人立威，好教管中邪露上一手。若呂不韋仍好意思派管中邪下場的話，可表現出他太子丹料事如神。若出場的不是管中邪，那呂不韋手下四大高手中，嫪毐算是脫離他的門戶依附太后而獨立。周子桓昨晚敗於荊俊之手，該不會出常剩下來的就只魯殘一人，由於太子丹昨晚看過他的劍路，自可針對之而選派人手應戰。寥寥三幾句話，顯出太子丹絕不簡單。

呂不韋想不到太子丹反應如此敏捷，詞鋒更是厲害，哈哈一笑，向管中邪打個眼色，後者會意，也仰天一笑，步出席外場心處，向太子丹施禮謙恭地道：「得丹太子如此誇賞，中邪愧不敢當，豈能不從尊意，請太子派出貴國高手，讓我們一開眼界。」

這回輪到太子丹心中叫苦，呂不韋連消帶打，反使人感到他原本不是要派管中邪下場，只因太子丹的說話，惹了他出來。眾人見有比武可看，又可挫折燕人，紛紛叫好。管中邪的劍術厲害雖已在咸陽不脛而走，隱有蓋過項少龍之勢。更兼兩箭四雕的傳奇，直與項少龍的五針同發分庭抗禮。但絕大部份人均未正式見過他與人動手，故均興奮的期待，好目睹他的武功風範，一時場內鬧哄哄一片，氣氛熱烈。不過只看他比項少龍還要雄偉的身形，不動如山、淵渟嶽峙的氣度，已是先聲奪人。

項少龍忍不住朝遠方的女兒軍望去，只見諸女包括嬴盈和鹿丹兒在內，無不忙於交頭接耳，露出顛倒迷醉的神色。心中劇震，明白到若讓管中邪大顯神威，說不定嬴盈和鹿丹兒兩個善變的少女，會重投入他的懷抱內。自己的腿傷已癒，但應否出戰呢？假若敗了，聲譽上的損失，將是巨大得難以計算的。但若因怕輸而不出場，心理上的影響將更是嚴重，會使自己生出技不如他的頹喪感覺。心念電轉，太子丹裝作欣然的點派坐於後席的一名劍手下場。此人報上名字叫閻獨。場內立時一陣騷動，顯是因此君大有來頭，非無名之輩。

項少龍禁不住向昌平君詢問，後者興奮地道：「此人是燕國最有名氣的三大劍手之一，我們一直不知他隨太子丹來咸陽，據說他的燕翔劍快如閃電，可斬殺急飛的燕子，你說多麼本事。」

項少龍細看閻獨，身材高挺瘦削，兩鬢太陽穴高鼓，眼神充足，年在二十五六之間，算不上英俊，卻是氣度非凡。而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一身黃色勁裝，鼻鉤如鷹，予人一種陰鷙冷酷的感覺。不過管中邪更是奪人眼目，一身雪白的武士服，頭上以紅巾綁個英雄髻，其身材比常人高的閻獨還要高上半個頭。若說閻獨是嚴陣以待，他便是好整以暇，悠然自得。他那有若由堅硬的岩石鑿刻出來的奇偉容貌掛著一絲睥睨天下的笑意，難怪嬴盈雖先愛上項少龍，仍對他情難自禁。兩人此時均面向小盤和朱姬的主席，請求准許比試。

小盤雖不知這次比試暗中針對的是項少龍，卻不想管中邪有趁機發威的機會，但朱姬已在旁催促，無奈下道：「兩位比武，乃友好間的切磋交流，點到即止，切勿讓寡人見到傷亡流血的場面。」

兩人下跪接旨，不過誰都知道這類比武用的是真刀真槍，想不傷人，確難辦到。

當下有人出來為兩人穿上甲冑，管中邪微笑道：「不用甲冑，閻兄請自便。」

閻獨只好拒絕穿甲戴冑，免得影響身手的靈活度。兩人劍尚未出鞘，在火把光照耀下屹立如山，對峙間立時殺氣瀰漫全場。眾人均屏息靜氣，怕擾亂兩人的專注。

「鏘！」閻獨首先拔出他的燕翔劍，橫胸作勢，大有三軍披靡之慨。高明如項少龍等卻看得出他是吃不住管中邪的壓迫，要借拔劍挽回劣勢。那是只有高手對峙方會出現的情況，就像兩軍對壘，只看軍容陣勢和士氣，可大約測出誰勝誰敗。

管中邪哈哈一笑，左手一拍掛在右腰的劍，從容道：「管某劍名『長擊』，乃出自越國名匠所鑄，劍長五尺四寸，比一般劍長上一尺有多，閻兄莫要輕忽它的長度。」

「鏘！」的一聲，長擊刃被右手閃電拔出來，當眾人的腦海中留下劍指星空、閃耀輝爍的深刻印象，一劍揮出，同時配合步法，搶至閻獨身前七步左右。項少龍見他以左手拍劍，心中隱隱感到點什麼，卻無法具體說出來。同時招手喚來鐵衛，著他暗中回營去取墨子劍。

此時閻獨的燕翔劍如乳燕翔空，與管中邪硬拚一記。「噹！」的一聲，兩人同時收劍後退，眈眈虎視對手。

眾人大氣不敢透出一口，剛才的一劍只是試探性質，好戲仍在後頭。項少龍見閻獨持劍的手微微抖顫，知他在膂力比拚上吃了暗虧，不過閻獨的底子已是非常硬朗，可惜對手是管中邪。

管中邪臉上露出一絲自信的笑意，冷喝一聲，再一劍劈去，角度力道似乎和上一劍毫無分別，可是旁觀的人無不感到此劍凌厲無匹，隱含驚天動地的奧理，任誰身當其鋒，都有難以招架的感覺。閻獨大喝一聲，燕翔劍由內彎出，畫了一道優美的弧線，「鏗！」的一聲，激彈在對方的長擊刃上，竟是後發先至，不愧燕翔之名，縱是如此，仍被震得退後小半步。管中邪正要搶攻，閻獨再喝一聲，喳喳喳連退三步，燕翔在對手身前不住迅速的畫著小圓，反映火光，像一把火焰虛擬出來的劍，全無實體的感覺。如此劍法，確是驚世駭俗，眾人不由打破止水般的靜默，爆出如雷采聲。

管中邪想不到對方劍法精微至此，封死所有進路，大振雄心，一聲長嘯，劍勢略收，再化作長虹，分中猛劈，劍吟之聲，破空而起，只是其勢，已可使三軍辟易。而他則威武如天兵神將，令人生出永不能把他擊敗的感覺。那種感覺是如此強烈，連閻獨亦不例外，氣勢頓時減弱兩分。金鐵交鳴聲連串響起，接著兩人倏地分開來，劍招快如閃電，大部分人看不真切，更遑論分出誰勝誰敗。

「鏘！」的一聲，管中邪劍回鞘內，仍目注對手，劍鋒像長了眼睛的毒蛇般回到鞘內窄小的巢穴裡，看得眾人瞠目結舌。嬴盈等更是為他吶喊得力竭聲嘶。

閻獨的燕翔劍仍遙指對方，但臉色轉白，額角滲出豆大的汗珠，一陣搖晃，劍撐地上，顯是因用力過度而虛脫。然後他額頭打橫現出一道整齊清楚的血痕，傷的只是表皮，雖然是管中邪劍下留情，但傷的是這位置，恐怕以後會留下代表奇恥大辱的標記。

管中邪抱拳道：「承讓！」

當下有人奔出來把眼含怨毒的閻獨扶走。在眾人喝采聲中，管中邪分別向小盤和太子丹致禮。太子丹和冷亭仍是神態從容，徐夷亂和其他人都臉露憤慨，顯是怪管中邪這一劍太不留餘地。

呂不韋大笑道：「中邪你違反儲君吩咐，劍下見血，理該罰你一杯。」

這回連太子丹和冷亭都臉露不愉之色，呂不韋實在欺人太甚。

坐在呂不韋下席的蔡澤道：「中邪的劍法把我們的興頭引出來，不知昨晚大展神威的荊副統領何在，可否讓我們看看誰高誰低。」

管中邪接過手下奉上的酒杯，先向小盤和朱姬致敬，再向四方舉杯敬酒，眾人紛紛舉杯和他對飲。項少龍這時更無疑問知道呂不韋是在針對他，照他猜想，呂不韋一向認為小盤對自己另眼相看，皆因小孩崇拜英雄的心理，所以希望在自己「死前」當眾折辱他項少龍，好把小盤崇拜的目標移到管中邪身上去。

蔡澤這一開腔，他再難保持緘默，淡淡道：「副統領有任務在身，未能出席，要教蔡大人失望。」

蔡澤早有定計，接口道：「昨晚不是有位桓齮連勝三場嗎？讓我們再看他的本領吧！」

依附呂不韋者立時起哄，支持建議，那即是說大部份人都在推波助瀾。

昌平君看出不妥，湊到項少龍耳旁道：「他們在針對你呢！哼！」

項少龍知道這一戰避無可避，他絕不能教桓齮出戰，若給管中邪以辣手毀了他，不但對不起王翦，也使小盤建立快速調遣部隊的好夢成空。而且就算桓齮沒有大礙的傷勢，亦會使他辛苦建立出來的聲譽，毀於今夜。順眼往嬴盈諸女望去，見她們無不對管中邪目露癡迷之色，知道若再不出手，不但嬴盈會投向管中邪，荊俊也要失去鹿丹兒。想深一層，假如自己又推說桓齮有任務，那以後呂不韋的人可振振有詞說他項少龍害怕管中邪。不由往小盤望去，後者正向他射出期待的眼神。

項少龍心內豪情奮起，一聲長笑，站了起來，悠然道：「管大人既這麼有興致，讓我來陪你玩上兩招！」

全場先是忽然靜至落針可聞，只有火把燒得噼啪作響，然後歡聲狂起，采聲不絕。

管中邪含笑看他道：「項大人切勿不顧腿傷，強行出手，否則末將怎擔當得起。」

太后朱姬亦出言道：「少龍萬勿勉強！」

項少龍解下血浪，交給來到後方的烏舒，接過墨子劍，湧起無可匹敵的鬥志，暗忖遲早要與此人見個真章，不如就在今晚比劃。微微一笑道：「若管大人可令我傷口復裂，算我輸吧！」

眾人見他說來霸氣迫人，均鼓掌叫好，情緒熱烈。項少龍和太子丹、冷亭交換個眼色，來到場心與管中邪並肩而立，朝小盤叩禮。

小盤視項少龍的劍法有若神明，毫不擔心地欣然道：「刀劍無眼，兩位卿家小心。」

項少龍心中明白，小盤是要自己把他殺掉，心中一動，想到致勝的訣竅。管中邪以為自己必死，所以怎都不肯與自己同歸於盡，只是這點，已可教他吃個大虧。而另一優點，是自己看過管中邪的出手，而對方則對他的劍法一無所知，極其量是由別人口中聽來，假設自己把墨子劍法融匯無跡地使出來，必教他大為頭痛。想到這裡，已有定計。

兩人分開，在全場默注下，凌厲的眼神緊鎖交擊，決戰一觸即發。這時場邊來了很多聞風而至的人，擠得外圍水洩不通，盛況空前。紀嫣然諸女由於烏舒回營取墨子劍，吃驚下匆匆趕至，到昌平君那席處擠坐，琴清也來了，加入她們那席去，人人的心都懸到半天高。朱姬雖不擔心管中邪會傷害項少龍，仍是花容慘淡，差點不敢看下去。

管中邪謙虛地道：「可與項大人一較高下，是中邪平生快事。」

項少龍從容道：「未知管大人今天會不會使出看家的左手劍法？」

此語一出，登時全場嘩然。

誰想得到管中邪多次與高手對招，仍沒有使出真實本領。

管中邪首次臉色微變，乾笑道：「項大人的眼力確是非凡。」

項少龍要的就是他剎那的震駭，哪會放過，托在肩上的墨子劍彈上半空，一聲看劍，劍隨人走，借墨子劍重量之利，朝管中邪面門電射而去。

「鏘！」管中邪果以左手拔劍，沉腰坐馬，閃電般挑上墨子劍。項少龍不進反退，施出墨氏補遺三大殺招之一的「以守為攻」，木劍吞吐無定，管中邪見他似攻非攻，似守非守，更兼剛才心神被他所分，一時間生出無從下手之感，不由地後撤兩步，回復劍鋒相峙之勢。眾人見項少龍高手出招，果是不同凡響，登時獻上一陣采聲。

項少龍此時進入墨氏心法裡，把勝敗生死拋諸腦後，心中一片澄明，對敵人的動靜全無半點遺漏，眾人見兩人均是威風凜凜，狀若天神，大感緊張刺激。嬴盈等初睹項少龍驚人的身手，都目瞪口呆，心醉不已，一時間不知該捧那邊的場才對。

管中邪感到對方的氣勢和信心不住增長，嘴角竟逸出一絲笑意，冷喝一聲，似拙實巧的一劍擊出。這一主動出擊，各人立時看出他的左手劍確優於右手。首先他無論頭手腰腿都配合得完整一致，不可分割，雖是左手出劍，卻可感到他是用整個身體去完成這動作，並不僅是手臂的移動。那種整體力道的感覺固是驚人，但最使人心寒是他這一劍明明快如雷奔電掣，偏偏有種清楚分明的樸拙，使你可以把握到劍鋒的意圖，還要生出欲避無從的頹喪感。如此劍法，臻達劍道大成之境，寓快於慢，拙中藏巧。

人人在為項少龍擔心時，項少龍劍交左手，臉容有如不波古井，墨子劍天衣無縫地斜劈在管中邪離劍鋒三寸許處。這正是項少龍高明之處，憑著堅如鋼石的重木劍，堪堪抵銷管中邪較他略為優勝的膂力，而刻下所取劈擊點，更是對方力道薄弱之處，登時把管中邪的長擊刃盪開去。

管中邪首先想不到項少龍改用左手劍，以致原先想好的後著全派不上用場，更想不到木劍的力道如此沉雄凝聚，大吃一驚下，項少龍一連三劍，唰唰唰的連續劈至。管中邪腳步不移，穩守中門，招招強封硬架，仗其驚人的體力和速度，抵消項少龍狂風暴雨般的凌厲劍法。眾人看得如醉如癡、狂呼亂喊，不知為哪一方打氣助威，場面激昂熾熱。

劍來劍往，響聲不絕。三劍後再來七劍，壓迫得觀者透不過氣來之際，兩人分了開來，再成對峙之局。項少龍固是須時間回氣，管中邪何嘗不是給重木劍擊得氣浮意躁，不敢冒進。

項少龍不由心中佩服，他曾和囂魏牟交手，一向又慣與膂力驚人的滕翼對打練習，所以應付起像管中邪這類體魄過人之士，特別有心得，剛才他利用物理學上的原理，以拋物線和螺旋的方式融入劍勢去，仍不能把管中邪迫退半步，可知對方的防守是如何無懈可擊，韌力驚人至何等地步，尤可慮者自己是趁對方落在下風時乘勢強攻，猶未能破他劍局，只是這點，自己便難有勝望。不過這只是指在一般情況下而言，戰果往往決定於心理因素和策略，而他卻是這方面的高手。

管中邪亦被他攻得心驚膽震，一向以來，他的劍法以攻為主，但剛才十劍，卻只能苦守，在他確是破題兒第一趟遭遇到的事。全場一片肅然，靜待兩大頂尖高手第二輪的交鋒。管中邪比項少龍快一線回復過來，長擊刃先往下潛，身隨劍去，斜標往上，挑向項少龍的心窩。

橫劍挺立，穩如山嶽的項少龍，一聲長嘯，竟看也不看挑來之劍，側身進步，一劍朝管中邪額頭閃電劈下。場中登時驚呼四起，項少龍是有苦自己知，他剛才與管中邪一輪硬拚，尚未回過氣來，若強行封格，必給對手蓄滿勢道的一招震退，那時對方展開劍勢，要扳平將是難比登天。但此一劈卻非魯莽之舉，要知他先側身避開要害，而對方要改變劍勢更須有剎那空間，就是這緩衝，他的墨子劍將可先一線劈中對方，自己雖仍不免重傷，對方必一命嗚呼，再無別的結果。

管中邪還是首次遇上這種以命博命的打法，正如項少龍所料，他怎肯為一個死人犧牲自己，忙回劍上格。「噹！」的一聲，響徹全場。項少龍渾身吃奶之力，再加上墨子劍的重量，全由管中邪消受。這巨漢全身一震，吃不住力道的衝擊，終退一步。

項少龍抓到如此機會，豈肯放過，使出一直深藏不露的三大殺招最凌厲的「攻守兼資」，突然劍光大盛，奇奧變化，長江大河般往管中邪攻去。管中邪見他一招之中，含蘊無窮變化，長嘯一聲，全力反擊。旁觀諸人，由小盤而至侍衛兵卒，無不高聲吶喊，聲如潮湧。

項少龍殺得性起，把墨子劍法也忘掉，招招有若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他的身體有如虎豹，既靈動如神，又是彈躍快速，更無一招不是以命博命，狠辣至極。管中邪雖不情願，腳下仍是騰騰直退。到退第七步，因項少龍力道稍竭，他憑著一套有如織女穿梭、細膩綿密的手法把下風之局扳回來，堪好擋著項少龍的攻勢。項少龍再劈一刀，倏地退後，意態悠閒地把木劍扛在肩上。管中邪鬆一口氣，當然不敢冒進，兩人再成對峙之局。

呂不韋難掩臉上驚惶的站起來，高聲道：「停戰！」

一時所有人的目光全移到他身上去。

## 第六章兩虎爭雄

呂不韋尚未有機會說話，項少龍先發制人的大笑道：「痛快痛快！若仲父是要我和管大人中途罷手，那麼末將怎也不會同意。我看場內亦沒有誰人會同意。」

全場各人立即爆起一陣喝采聲，支持項少龍不肯罷休的意向。呼叫聲此起彼落，呂不韋這時就算說話也沒有人聽得到。

呂不韋想不到項少龍公然不給他面子，擺明要和管中邪分出生死，心中暗怒，卻又是無可奈何。說到底此事確由他一手策動，迫項少龍出手，哪知項少龍如此厲害，逼得管中邪屢屢落在下風。更教人吃驚是項少龍那種視死如歸、以命博命的打法。他呂不韋明知項少龍活不到明天此刻，怎肯於此際白白賠上個管中邪。而使他氣惱的是項少龍竟棋高一著，不管他說什麼話，有理沒理的先硬說他呂不韋是想中斷比武。更使人人認為呂不韋是怕管中邪會落敗受傷，自然大大滅了管中邪的威風。

管中邪雖明白呂不韋是一番好意，但在這種如火如荼的氣氛下，知道假若退縮，此生休想再有顏面向項少龍公然挑戰，大吼一聲向呂不韋恭敬施禮。眾人知他有話要說，倏地靜下來，所有眼光轉移到管中邪身上。

管中邪臉容肅穆，平靜地道：「末將明白仲父心意，是不想見到項大人和末將有流血場面出現。仲父請放心，項大人和末將只是切磋較技，點到即止，末將希望繼續與項大人比試。」

各人立即爆起震天采聲，知道好戲仍繼續登場。項少龍托劍含笑而立，心懷大暢。他終於克服了技不及管中邪的心理障礙，同時明白到若今晚勝不過管中邪，以後休想贏他。最有利的因素，莫過於現在這可怕的對手絕不肯和自己「同歸於盡」。試問以後還哪來如斯妙不可言的形勢。

呂不韋臉色數變，知道再不能阻止比武的進行，同時想到項少龍下了拚死收拾管中邪的決心，不由暗歎一口氣。事情發展至此，確是他始料不及。他求助的往朱姬望去，赫然發覺秦國太后正癡癡迷迷地呆瞪項少龍，完全察覺不到他的眼色，正把心一橫，鹿公適時振臂喝道：「政儲君請指示比武該不該繼續下去。」事情立即交到小盤手上，再由不得呂不韋作主，等若當眾摑呂不韋一巴掌。

小盤環視四周擠得水洩不通的秦人，眼睛亮了起來，出奇平靜地道：「仲父請先坐下！」

呂不韋亦是非常人物，哈哈一笑道：「各位誤會，這麼精采的劍賽，我呂不韋怎捨得把它中斷，只不過想掛個采頭，誰若是得勝者，我就把女兒嫁給他。」

此語一出，全場立即起哄，氣氛更趨熱烈。呂娘蓉想不到乃父有此提議，呆了一呆，旋即霞燒粉臉，手足無措，不勝嬌羞。在這種情況下，她是欲拒無從。管中邪則雙目精芒大盛，要知若勝的是項少龍，那呂娘蓉嫁他一事勢成定局，縱使他明晚毒發身亡，日後呂娘蓉即使回復自由之身，亦勢不再嫁給他這個失敗者。所以呂不韋此語一出，實迫得他今晚非勝不可，一時鬥志昂揚，再不像先前的顧慮多多，認為不值得與對方以生死相拚的心情立即一掃而空。

項少龍一直在留意呂不韋，見到他向雜在人群裡圍觀的莫傲互打眼色，而莫傲則手指微動，向呂娘蓉指點，不由暗叫厲害。莫傲才智之高，確是不作第二人想，竟看出管中邪不是技不如他，而是少了全力拚搏的心。現下推了呂娘蓉出來，變成關乎到管中邪一生的得失榮辱，形勢全面逆轉過來。項少龍自加入特種部隊後，多年來受到最嚴格的軍事訓練，心志堅毅無比，並沒有因此洩氣，反激起更強大的鬥志，微微一笑，望向小盤。

小盤亦看出管中邪像變成另一個人般渾身揮散殺氣，不過此時包括他在內都是勢成騎虎，揮手喝道：「如仲父奏請，兩位卿家繼續比武。」

鬧哄哄的聲音立即斂去，全場肅靜，目光集中在場中的兩大劍手身上。在旁觀戰的琴清、紀嫣然、荊俊等人更是緊張，只恨在這種情況下，誰都不能插手或幫忙。

管中邪面容冷酷，兩目神光若電，貫注項少龍身上，手中長刃緩緩擺開要搶攻的架勢，一時殺氣騰騰。人人感到他手中長刃透露出即將猛攻的徵兆，同時知道只要他出手，必是威猛之極。單是管中邪能使觀者生出這種難以說明的感覺，可知他的氣勢是如何強大和清晰。

項少龍頓時感到自己的氣勢遜色一籌，心念一動，想起最重氣勢的東洋刀法，假若自己擺出那種架勢，必能教從未見過東洋刀法的管中邪摸不清自己的劍路，達到使敵生疑的目的。當下雙腳分開，不丁不八地傲然穩立，左右手握上劍柄，變成雙手握劍，先朝前指向管中邪，再緩緩升起，高舉頭上，作了個大上段的架勢，倒也似模似樣。不但管中邪大感愕然，全場亦響起嗡嗡細語，顯然對項少龍這史無先例的起手式，完全摸不著頭腦。

管中邪頓覺無論自己如何進攻，對方的木劍勢將由頭上閃電劈下，且由於項少龍雙手握劍，這一劈必是凌震天下，勢若雷霆，一時間使他如箭在弦的一劍，竟發不出去。他的劍法最重氣勢，這一窒礙，使他如虹的鬥志，立時削弱三分。

項少龍知道對方中計，哪肯放過千載一時的良機，冷喝一聲，腳步前標，頂上墨子劍閃電般往管中邪劈去，使的仍是墨子劍法的其中一式，不同的只是雙手握劍。管中邪知道退縮不得，但又不能厚顏學他般雙手運劍，悶哼一聲，運聚手勁，長擊刃往上挑出，斜斜削往急劈而下的墨子劍去。

「噗！」的一聲，墨子劍給挑得微彈起來，豈知項少龍得機不饒人，竟趁勢連續五劍像五道閃電般全力疾劈下來，震得管中邪蹬蹬蹬連退數步，若非他膂力確勝過項少龍，早就拿不住樁子，給墨子劍狂猛的力道衝翻地上。為項少龍打氣的采聲震天響起，場內佔了七、八成的人都希望見到他們心中的英雄得勝。呂不韋和莫傲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想不到項少龍有此奇招，教膂力過人的管中邪完全發揮不出本身的優點。不過項少龍卻也暗自心驚，因為管中邪長擊刃反震之力，也令他非常難受。更兼對方用的全是卸力的抵禦方法，雖似落在下風，自己卻比他更要耗力。若非自己用的是墨子劍這類重劍，休想把他迫退半步。

項少龍知道管中邪仍未看破自己的窘境，見好就收，哈哈一笑，往後退開，劍交右手，遙指著驚魂甫定的管中邪道：「管大人果是不凡，承讓了！」

管中邪大失面子，眼中閃過森寒的殺機，冷冷道：「項大人佔了上風，為何忽然收止攻勢，是否腿傷發作？」

項少龍乘機回氣，微笑道：「管大人說笑，我們又非真要分出生死，自然該有來有往，我攻你守，我守你攻，互展所長，為今晚的宴會助興，也好讓娘蓉小姐看清楚我們的本領。」

眾人見他兩人雖停劍暫時罷鬥，但唇槍舌劍，仍是繼續交鋒，大感刺激，不覺半點悶場。

管中邪輸在因顏面受損而動氣，知道自己在言語上失了風度，忙暗自警惕，再不敢輕視對手，微笑道：「既是如此，中邪只好奉項大人之命進擊。」

言罷目光如電，罩視對方。項少龍心加肚明管中邪不但膂力勝過自己，若論老練深沉，亦比他勝上一籌。尤幸自己連番施計，重挫對方的銳氣，否則恐怕早負傷落敗。際此生死勝敗的時刻，哪敢怠慢，立即排除萬念，凝神守志，無論動作和心靈都不露出絲毫破綻空隙，擺出墨子三大殺招的以守代攻，門戶森嚴地靜候對手的攻勢。管中邪知道這是唯一挽回頹局的機會，最理想當然是漂漂亮亮的敗敵於劍下，否則也要迫得對方進退失據，否則只好棄劍認輸。一向以來，他有可穩勝項少龍的信心，但今晚交手以來，他雖未曾真敗，卻是連番受挫，使他強大的信心為之動搖，發揮不出全部的實力。

圍觀者愈聚愈多，已過三千之數，卻不聞半點聲息，從而可知現場的氣氛是如何緊張凝重。管中邪長擊刃微微晃動，當氣勢蓄至巔峰，雙眉聳豎，大步前跨，一股徹骨的劍氣，立即潮湧而去。項少龍雄立如山，虎目寒芒閃閃，使人感到他氣勢強如峭壁，絕不怕驚濤駭浪的衝擊。

管中邪再跨前一步，離開項少龍只有十步左右的距離，氣勢更見強勁，冷然道：「項大人是否必要與小將分出勝敗，好奪得美人歸呢？」

項少龍心中暗罵管中邪卑鄙，明知自己並不甘願娶呂娘蓉為妻，卻偏這麼說，目的當然是見自己氣勢強大，故欲以此分自己心神，假設他項少龍想到贏了便須娶呂娘蓉，爭勝之心自然會因而減弱，氣勢自是水退船低，大幅減弱。這也是莫傲教呂不韋以呂娘蓉為彩注的毒計最微妙之處。攻人者攻心為上，莫傲深明個中道理。

項少龍收攝心神，朗聲笑道：「娘蓉小姐國色天香，管大人不正是為她全力求勝嗎？」

這兩句話是針鋒相對，只要管中邪想到他項少龍明天便要毒發身亡，能否娶到呂娘蓉已是無關痛癢，而他管中邪卻是輸不起，心神一分，將難以發揮全力。管中邪因心有所求，果然微一愕然，劍尖立透出一股肅殺之氣，顯是求勝之心大起，自然而然流露出來。項少龍不驚反喜，「嚓」地跨前一步，墨子劍似吞若吐，籠罩對手。這是趁管中邪於心存雜念時出手，但因他仍是守勢，故沒有違反任對方主攻的承諾。眾人見兩人無論才智劍法，均在不同的層面上交鋒，無不看得如癡如醉，歎服不已。管中邪再無選擇，清嘯一聲，長擊刃化作一道精芒，電掣而去，直取項少龍面門。這一出手，威勢強猛無儔，有若風雷並發，看得眾人忘掉呼叫。項少龍正是要引對方提早發劍，不慌不忙，墨子劍疾出如風，於嚴密封架中作反擊。

剎那之間，長擊刃和墨子劍交擊十多記，「噗噗」之聲使人聽得心弦震撼、狂跳不止，兩人愈打愈快，眾人眼花神搖，竟忘了喝采助威。項少龍借助重劍的優點，使出硬封硬砍的打法，務要挫折對手的信心和銳氣。墨子劍法除了三大殺招外，本是重守不重攻，以王道之氣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最厲害是每一守式均暗含反攻之勢，寓攻於守，使管中邪每一劍都難以盡展攻勢，不能暢施連消帶打的妙著。當年墨家鉅子元宗指點項少龍劍術，只是虛晃劍招，便輕輕鬆鬆地迫退項少龍，可知墨子劍法守勢之妙。項少龍剛才雖盡展智謀策略，說到底仍是對管中邪屢攻不下，難以取其性命。故退而求其次，利用墨子劍法以守代攻的妙著，既守且攻，在這情況下，只要管中邪破不了他的守勢，還要應付他的攻勢，那任何人都該覺得勝的是他。最妙的是由於尚未真正分出勝負，那他就不用娶呂娘蓉為妻。今晚項少龍為應付大敵，展盡智慧與渾身解數，在策略上確是無懈可擊。

管中邪這時愈打愈心驚，別人看他長擊刃旋飛似雪，勁氣鼓蕩，威猛無儔，但他卻心知肚明自己由於主攻的關係，力量損耗的速度遠遠快於對方，可是三十多劍後仍未能把對手迫退，這樣打下去，力道盡時，就是對方再作凌厲反攻的時刻。他乃劍道的大行家，心知不妙，故意手中劍緩了一線，露出空間，引對方反擊。豈知項少龍來自元宗的墨子劍法乃仁者的劍法，根本沒有乘隙取敵的意向，雖不知是詐，仍沒有把握時機立施反擊，嚇得管中邪汗流浹背，以為對方看破自己的詭謀，氣勢頓時再削弱一分。四周的人終忍不住吶喊鼓噪，發出震耳欲聾打氣助威的聲音。

「噗」的一聲清響，管中邪終於無功而退，趁力竭之前收手，免得山窮水盡，給項少龍的木劍奪掉小命。項少龍並非不想殺他，而是體力方面也好不上多少，縱想反攻亦力有不逮。同時心中駭然，若管中邪可堅持多半刻，說不定敗的會是自己。兩人又成遙對之局，全場靜至落針可聞。兩人均難以隱藏地劇烈喘息。

徐先長身而起道：「讓微臣作個公證人，此戰以不分勝敗作罷，娘蓉小組花落誰家得另作安排。」

全場響起如雷采聲，表示對這場精采的比劍歎為觀止，久久不歇。

項少龍回席，受到嬌妻和眾人英雄式的歡迎。但他卻知道自己的雙腿仍在不受控制的抖動，而無論體能和劍法，均遜管中邪半籌，他之所以能一直領前，皆因戰略合宜和得重劍之利，換了使的是血浪，此仗必敗無疑，所以心中絕沒有絲毫歡欣之情。對面的燕太子丹向他頷首示意，對他出手挫折管中邪的威風，表示感激。

回到呂不韋一席的管中邪木無表情，默默接受呂不韋諸人的道賀。不過他雖然自感顏臉無光，但實質上他已成了王翦之外，第二位能與項少龍擷抗的高手，使他的身價頓然不同，有增無損。

此時擠在四方的人仍是議論紛紛，不肯離去，朱姬見宴會的氣氛亂成一片，宣佈宴會結束。項少龍待小盤、朱姬離席後，返回營帳。紀嫣然等為他檢視腿傷，發覺滲出血水，忙為他洗滌傷口，換藥敷治。荊俊仍興奮地和趙致及烏廷芳討論剛才驚心動魄的一戰。

項少龍向紀嫣然問起滕翼，知他在宴會剛開始時起程，歎道：「管中邪確是高手，韌力驚人，我不是不想殺他，只是辦不到。」

荊俊笑道：「但他也奈何不了你。」

紀嫣然搖頭道：「小俊錯了，管中邪今晚落在下風的原因，只為開始時他沒有痛下殺手，以為項郎橫豎活不過明天，他怎肯甘冒眾怒殺死項郎呢？」

眾人聽得心情沉重起來，這麼說，管中邪雖未必可勝過項少龍，但至少該可與他平分秋色。

趙致道：「別人卻不會這麼想，我看包括呂不韋和管中邪在內，都以為我們夫君大人因不想娶呂娘蓉，遂在佔盡優勢時改攻為守，所以到現在仍摸不清項郎的虛實。」

紀嫣然欣然道：「致致言之成理，總之這一仗對雙方既有利亦有害，項郎要努力了，管中邪遲早會借呂娘蓉再向你挑戰，假設你那種既怪異又快速的打法能發揮更大威力，說不定管中邪終要敗下陣來。」

項少龍心中大動，暗忖假若能鑄制一把東洋刀，更有把握。

此時在外當值巡視的桓齮匆匆回來，到項少龍旁低聲道：「高陵君的人開始移動。」

在小盤的王帳內，桓齮報告了高陵君叛軍的情況，正要說出自己的判斷，項少龍截斷他道：「儲君對敵人的調動，有什麼看法？」

李斯露出讚賞之色，暗忖秦廷之內，恐怕最懂揣摩儲君心意的是項少龍。項少龍卻是心中好笑，他對小盤實在有雙重的感覺。一方面，他是看著小盤由少長大的人，深明他的個性，清楚他因母親妮夫人受辱自盡，性情大變，心中充滿仇恨和懷疑，明白到生存之道，是要掌握權力。即使是他最信任的項少龍，若事事為他代勞作主，遲早會生出問題。另一方面，是項少龍更知小盤將會是未來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威凌天下，故不期然地信任他的能力，不會像其他人般當他是個未成熟的孩子。這兩個因素合起上來，使項少龍對小盤既疼愛又尊敬，盡量予他發揮的機會。

小盤聞言欣然道：「桓卿家對敵情的掌握非常翔確，應記一功，事後寡人當重重有賞。」

桓齮大喜叩頭謝恩，暗想跟儲君做事確是不同，若同一番話向王翦說出來，能換來微微點頭已喜出望外，何有功勞可言？

小盤略一沉吟道：「高陵君既把人馬沿河下移，看來仍不出火攻水淹兩種手段，由於我們軍力在叛軍三倍以上，故他必須製造種種形勢，使我們陷進亂局裡，而有可乘之機。」

桓齮見未成年的儲君分析起來頭頭是道，禁不住生出遇上明君的感覺，折服不已。他那歎服崇敬的眼光，比任何拍馬屁更有效力。縱是對他關懷愛護的項少龍，亦從未以這種目光看過他。

小盤信心大增，沉吟片晌道：「可推知高陵君發動的時候，必是先使人燒自己的營帳，由於風勢關係，火又是往高處蔓延，首先波及的是木寨後的營帳，那時只要再對木寨內發射火箭，為了寨內太后和王眷的安全，我們必會倉忙往涇水撤去，以為渡過涇水之後，就可安全。」

今次項少龍也露出欣賞神色，未來的秦始皇確是材料，如有先見之明般洞悉一切。在發動火攻之時，高陵君只要使人在寨後的營帳和草地澆上火油，火起後休想撲熄。假若完全不知道禍之將至，高陵君成功的機會頗大。

小盤續道：「高陵君的目標主要是寡人，所以他必使人扮作禁衛，隱在附近，暗中找尋下手的機會，那他必須製造第二個混亂。」

李斯和桓齮均知趣地沒有作聲，好讓他把心中所想到的說出來。

項少龍故意道：「儲君認為高陵君會運用什麼手段呢？」

小盤興奮地道：「當然是水攻，高陵君將會在火勢上風處虛張聲勢，好迫使我們倉皇率眾逃過對岸，當人群爭先恐後渡河之時，再在上游放下儲滿的水，夾雜巨木，一舉把四道橋樑淹沒撞毀，假若寡人剛好在橋上，高陵君立可奸謀得逞；如若不然，也可把我們的軍力破成兩截，首尾難顧，那時只要叛軍順流而來，以火箭同時往兩岸發射，便可趁混亂形勢登岸來行刺寡人，裡應外合下敵人的計策既毒辣又是可行的。」

桓齮忍不住讚歎道：「儲君英明，小將佩服得五體投地。」

小盤立即飄飄然起來道：「那時只要呂不韋派幾個像管中邪那樣箭術高明的人，又使人潛伏水中，要射殺哪個人不是易如反掌。更由於項卿家其時該是剛毒發身亡，都騎軍群龍無首，於是呂不韋和管中邪可以在事後護主立功，從於叛亂中身亡的鹿公、徐先等人手上把軍權接掌過去，那時我秦室天下，立要落入呂家之手。哼！」

三人當然明白小盤意思，呂不韋因為深悉高陵君的計劃，屆時要殺哪一個人便殺哪一個人，要提拔誰人就提拔誰人。功勞和權勢全屬他們的，罪衍則由高陵君這被人利用了尚不知是什麼一回事的糊塗鬼承受。莫傲想出來的計策，高明得教人心寒。幸好他明天就要死了，否則項少龍遲早給他害死。這也是命運，否則將沒有秦始皇。

天尚未亮，田獵的隊伍出發。隊伍裡少了太子丹的人，不知是否因被呂不韋故意羞辱，故沒有顏臉參加田獵，又或藉此以作抗議。呂不韋神采飛揚地主動向項少龍示好和打招呼，當然因他認定這是項少龍最後的一天。管中邪與項少龍碰頭，少了點往日信心十足、穩吃住對方的神氣，卻多了兩分尊敬和三分惋惜。劍術臻達管中邪的境界，難尋對手，而像項少龍如此旗鼓相當的對手，今晚便要「一命嗚呼」，試問管中邪怎會不心情矛盾，為自己永無擊敗項少龍的機會而「惋惜」。朱姬、琴清和紀嫣然諸女都在這場早獵裡缺席，由小盤之下至昌文君等人無不心神悠閒，虛應故事般打些飛禽走獸，收隊回營。至於其他人不知就裡，仍在大草原上盡情放獵。

回途時呂娘蓉故意策騎來到項少龍身旁，瞪了李斯一眼，嚇得後者忙藉故後退，道：「項少龍，你是否故意不取勝，免得要娶你心內討厭的人為妻？」

項少龍大感頭痛，這仇人之女的脾氣既剛烈又反覆，既說明不願嫁給自己，更明知自己過不了今晚，偏又執著於自己是否討厭她，但無論如何也可由此清楚她對自己並非全無愛意，否則何須斤斤計較。苦笑道：「非不願是不行也，嚴格來說我還算是輸了。因為管大人迫得我腿上傷口復裂，只不過我因怕失去爭逐三小姐的資格，捫著良心不說出來吧！三小姐可滿意嗎？」

呂娘蓉給他盯得俏臉微紅，聞言先露出些微喜意，旋又神色一黯，垂下頭來，咬著唇皮，欲言又止，說不出話來。項少龍明白她正飽受良知的煎熬，更怕她忍不住告訴自己被下毒一事，正要岔開話題，呂不韋在前方揮手喚呂娘蓉過去，旁邊還有莫傲，顯是和項少龍有著同樣的恐懼。

呂娘蓉瞥他一眼，輕歎一聲，趕了過去。接著輪到昌文君來到他旁，苦笑道：「嬴盈的事，項大人不須再放在心上，我昨晚向她提及與你的親事，她卻諸多推搪，唉！這種事看來勉強不得，但我兩兄弟對少龍仍是非常感激。」

項少龍不但沒有受傷害的感覺，還輕鬆起來，暗忖管中邪必然在肉體上予嬴盈極大的滿足和快樂，所以她在未試過自己的能耐前，不肯以身相許。真想不到和管中邪既要在戰場上分出高低，還要和他在情場上見過真章。唉！坦白說，自己哪還是以前般喜愛爭風呷醋的人？她嬴大小姐愛嫁誰嫁誰好了，他項少龍才不放在心上呢。回到營地，項少龍剛安排了親衛保護諸位嬌妻，鹿公遣人來找他。到了鹿公帳內，徐先、王陵和幾位心腹將領正在密議，敗在周子桓手下的白充亦在其中。

鹿公欣然著他在身旁坐下，親切地拍他肩頭道：「昨晚少龍的表現精采絕倫，殺得管中邪那傢伙全無還手之力，又先發制人阻止自居仲父的老賊中斷比武，著著領先。教人大為歎服，若你領軍沙場，必是無敵的猛將。」

王陵皺眉道：「少龍昨晚為何不趁機把管中邪幹掉？若他今晚躲在暗處以冷箭傷人，恐怕我們這裡有很多人會沒命。」

項少龍明白管中邪兩箭四雕的絕技，已震驚大秦。而自己昨晚則成功營造劍壓管中邪的偽象，所以目下亦不宜說出自己根本沒有本事殺死管中邪的真相，苦笑道：「我因腿傷復發，不得不反採守勢，至於管中邪無論箭術如何高明，休想有發放冷箭的機會。」當下順便將小盤對高陵君的估計說出來，同時道：「此回應敵之策，全由儲君一手策畫，我們只是遵令而行吧！」

鹿公歎道：「老夫總共先後侍奉過我大秦五位君主，卻無人及得上政儲君般以弱冠之年，便顯露出一代霸主的識見、手段和氣魄。我大秦有望了，只不知老夫能否在有生之年，見到天下統一在政儲君手上。」

項少龍聽得心中欣慰，知道小盤由於這一段時日表現出色，又經證實不是呂不韋的賊種，已贏得秦國以鹿公為首本地傳統和保守的軍方將領竭誠效忠，只是這些籌碼，已可保他穩坐秦君之位。

徐先也讚道：「以政儲君的年紀，不但事事合度，最難得是有膽有識，深藏不露，在兩位君主連續被人毒害的危急之時，我大秦出了如此明主，確是我大秦的福氣。」

王陵加入讚了兩句後，道：「對付高陵君還容易，但由於有莫傲為呂不韋暗中策劃，屆時使出我們意想不到的手段來，確是防不勝防，為何少龍卻不太把呂不韋放在心上？」

項少龍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現在既對高陵君的佈置動靜瞭若指掌，呂不韋有多少人手，又全在我們的掌握內，到時莫傲更要毒發身亡，我則安然無恙。那在政儲君的領導下，縱使孫武復生，亦難以為呂不韋挽回頹局。」

徐先沉聲道：「我們應否布下陷阱，讓呂不韋露出狐狸尾巴，好把他乘機除掉？若證據確鑿，蒙驁也要無話可說。」

項少龍大感頭痛，幸好鹿公道：「若要同時對付呂不韋，會把事情弄得非常複雜，我們恐怕應付不來。現在蔡澤、王綰那批傢伙，都靠往這他娘的什麼仲父，一下吃他不住，給反咬一口，又有太后站在他那邊，好事恐怕反變成壞事。老徐你最好多點耐性，莫忘了杜璧那方的勢力亦是不可小覷。」

王陵道：「現在蒙驁領軍在外，他對呂不韋是死心塌地，若聞變造反，又或擁東三郡自立，我們便麻煩了。」

徐先歎一口氣，沒有堅持下去。項少龍愈來愈明白什麼叫命運，明明眼前有個可殺死呂不韋的機會，偏是動彈不得。眾人再商量一些細節後，鹿公、徐先和王陵三人齊往謁見小盤，而項少龍因怕惹人注目，沒有隨行，逕自離開。剛出營地，迎面遇上鹿丹兒和嬴盈二女，兩人應是今早田獵時大有所獲，故趾高氣揚。見到項少龍單身一人，俏目都亮了起來。

鹿丹兒頑皮地施禮道：「大劍客你好！」

嬴盈因拒絕他的提親，神情有點尷尬道：「我正想找你。」轉向鹿丹兒道：「丹兒！先讓我和大劍客說幾句話好嗎？」

鹿丹兒不依道：「你不能把他霸著哩！」又捂著小耳朵嗔道：「快說吧！」

嬴盈拿她沒法，拉著項少龍走開兩步，耳語道：「人家不是不想嫁給你，只是事情來得太快，給點時間人家想想好嗎？」

項少龍暗忖你想給管中邪點時間才真，沒有好氣地盯她一眼。

嬴盈頓足道：「不要歪想，我絕非你想像中那回事哩！」

項少龍歎道：「你若要拒絕一件事，自然可找到藉口，以後我若不再理你，嬴大小姐最好莫要怪我無情。」

嬴盈吃了一驚，仔細看他，鹿丹兒早衝過來，扯著項少龍道：「來！我們到河邊釣魚，今天不知是否所有人都失常了，連小俊那頭頑猴都說沒空陪我們，由你項大人來代替他好了。」

項少龍縱是有閒，也不想和她們鬼混，何況現在情況是每過一刻，多添一分緊張，說盡好話，脫身溜了。午前時分，出發田獵的隊伍陸續回來，自然有一番熱鬧。禁衛軍和都騎軍，前者主內，後者主外，默默地進入戒備的狀態，以應付即將來臨的動亂。當然不會讓人見到大規模的調動佈置，以免打草驚蛇，把高陵君的人嚇走。荊俊成為小盤的探子頭頭，以來自烏家精兵團的親衛，組成一個籠罩營地內外的偵察網，監察高陵君和呂不韋等人的動靜。這個偵察網仍是處於半靜止的狀態，因為任高陵君如何膽大妄為，絕不敢在晚獵前人人整裝以待之際，前來偷襲。兼且若在白天燒營，只是笑話鬧劇一場而已。

午膳在平靜的氣氛裡度過。有資格參加晚獵的人，都到營內小休片刻，好養精蓄銳。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當號角聲響，田獵的隊伍奉召到王營前的主騎射場集合，氣氛開始緊張起來。小盤、朱姬偕一眾大臣，在看臺處檢閱前往西狩山晚獵的隊伍，看著精神抖擻的參加者逐隊開出，知情的人無不感到山雨欲來前的壓力。嬴盈等一眾女兒軍，亦隨大隊出發去了。太陽逐漸往西山落下去，營地的燈火亮起來，炊煙四起，木寨內更見熱鬧，禁衛在準備晚宴的場地和食物。此時太子丹和從屬突然離去，返回咸陽。這一著出乎呂不韋意料之外，但仍沒有惹起他的警覺，只以為他因昨晚手下受挫，故沒有顏臉參加今晚的宴會。

暮色蒼茫中，行動終於開始。首先調動的是由桓齮指揮的都騎軍，部份悄悄渡過涇水，在兩岸高處的隱蔽點佈防，所有人均不准離隊，以免洩漏風聲。營地內的禁衛軍，則暗中加強對王營的防守。荊俊的偵察隊伍活躍起來，營地內外盡在他們耳目的嚴密監察下。這批人曾受過項少龍這精通間諜偵察的人的訓練，對此並不算困難的任務自是應付自如。進入晚宴場地前，項少龍、鹿公兩人，站在木寨外的斜坡頂上，感受原野的長風朝涇水吹去，看著落日下昏茫的大地，大感興奮。

鹿公歎道：「白起之後，我大秦再無天資橫逸的勇將，現在終於有了少龍，令我大感欣慰。」

項少龍汗顏道：「鹿公切勿誇我，來秦之後，我尚未曾正式領車出征，何堪鹿公讚賞？」

鹿公笑道：「小處觀人，最見真章。當年白起初出道，亦像少龍般大小事情無有遺漏，人人折服，將士用命。少龍雖未正式征戰沙場，但既能令上下人等均樂意為你賣命，正是作為一個名將的基本條件。」頓了頓道：「為將之道，首要治兵，只看少龍現在悠悠閒閒的樣子，便知你深懂將帥之道。所謂紀律不嚴，何以能整？非練習嫻熟，何以能暇？若非既整且暇，何以能萬戰萬勝而無敵於天下乎？只看這幾天少龍好整以暇的樣子，就使我想起當年的白起。」

項少龍聽得發呆起來，鹿公的一番話確是妙論，即使當年在邯鄲對付趙穆，自己因為手下既有滕翼、荊俊兩位兄弟班的猛將，精兵團又是訓練精良，兼之趙穆府內更有劉巢等伏兵，定下計策後，確是好整以暇，只是沒有想過此為當名將的條件。孫子兵法中的「擇人而任勢」，該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鹿公談興大發道：「天生賢才，自是供一代之用。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人而不能用。少龍先後向儲君推薦李斯、桓齮，又對王翦另眼相看，可知少龍的眼光是如何高明，這方面恐怕白起都要遜你一籌。」

項少龍暗叫慚愧。這時手下來請兩人到寨內赴宴，遂結束談話。太陽終消沒在西山下，莫傲的死期亦快到了。

宴會的氣氛仍是熱烈如常，高陵君當然是隨便找個借口沒有出席。紀嫣然諸女全體出席，與琴清共席，她們是抱著看戲的心情前來，況且眼下最安全的地方，是這座木寨。包括小盤在內，所有公卿大臣仍是全副獵裝。最後一天的宴會，依慣例將會通宵舉行，以等待晚獵的隊伍在天明前趕回來。荊俊、桓齮、昌文君各有任務，沒有在場。小盤意氣飛揚，兩眼神光閃閃，顯是在非常亢奮的狀態中。呂不韋同樣神采照人，不住向朱姬敬酒談笑。不知是否想親眼看著項少龍毒發身亡，又或不須再隱藏身份，莫傲亦有出席宴會，與魯殘和周子桓等居於後席。坐在呂不韋和管中邪間的呂娘蓉一直低垂著頭，沒有往項少龍望來。

當一群挑選自禁衛的高手表演過精采的劍舞，熱烈鼓掌聲中，荊俊的得力手下兼同村兄弟荊善來到項少龍後側，低聲稟告道：「高陵君的人開始把火油澆在寨後的營帳外，俊爺故意派人在附近巡邏，教他們只能在有限的營帳間做手腳。」

項少龍低聲道：「呂不韋的人有什麼動靜？」

荊善道：「呂不韋的三百家將逐一離開營地，潛往涇水去，俊爺估計他們仍是採取在水中伏擊的策略，當橋被衝斷後，兵荒馬亂之時，他的人自可為所欲為。」

荊善走後，項少龍向身旁的昌平君道：「兄弟！是時候了！」

昌平君和他交換個興奮的眼神，悄悄退席，另一邊的李斯移近到項少龍旁，低聲道：「看呂不韋的神色，似奇怪你的毒怎會仍未到發作，嘿！真是有趣之極。」接著續道：「不過我仍不明白，呂不韋任得高陵君的人胡作非為，不怕玩火自焚，自己都給人幹掉嗎？」

項少龍這時看到周子桓和魯殘先後溜走，微微一笑道：「首先高陵君的手下中，必有呂不韋派去的內鬼，使呂不韋對高陵君的行動瞭若指掌，其次呂不韋身邊雖只得數百人，但他另外的一批從外地抽調回來的手下卻可趁混亂掩來此處進行陰謀，加上到時我該已身亡，管仲邪乘機把指揮權搶過去，那只要呂不韋傍在太后和儲君身旁，又有莫傲給他出主意，誰敢不聽他仲父的話呢？」再一歎道：「不冒點險，怎會有好的收成？」

李斯忍不住笑道：「如此複雜的情況，我確是未曾想過。嘿！你看儲君的精力多麼旺盛，昨晚最多只睡了兩、三個時辰，今天又忙了整天，現在仍是那麼神氣，先王比他差遠哩。」

項少龍心中同意，能成大事者總是精力過人之輩，否則哪有精神辦事和應付各方面的壓力。小盤既是秦始皇，精力當然比一般人旺盛。管中邪這時離開席位，繞了個圈去找嫪毐說話。

項少龍差點想派人去偷聽，終按下強烈的衝動，同時心忖不知呂不韋今晚的刺殺名單裡，嫪毐是否榜上有名呢？

荊善又來道：「依據燈號傳訊，高陵君藏在上游密林的人已把巨木和筏子推進水裡，只要營地火起，立即會配合攻來。周子桓和魯殘兩人一個到了涇河去，另一個則離開營地，看來是要與另一批呂不韋的手下會合，俊爺已使蒲布去跟蹤他，若有異動，立殺無赦。」

荊善走後，項少龍側身向李斯道：「是時候了，李大人立即去知會儲君，我則過去找呂不韋搞玩意兒。」

兩人分頭行事，昌平君佈置好一切後回轉頭來，碰上項少龍道：「所有王族的內眷均被撤至安全地方，一切妥當，現在我去保護太后和儲君，少龍小心。」

兩人對視一笑，各自去了。

項少龍繞了個圈，首無來到管中邪和嫪毐處，微笑道：「兩位大人談什麼談得這麼興高采烈呢？」

事實上兩人神情肅穆，沒有絲毫興高采烈的味兒，聞他這麼形容，均知項少龍話裡有話。

管中邪尷尬一笑道：「沒有項大人在，說話總不夠勁兒，來！我們喝兩杯去！」

這一席設於呂不韋下首，隔開三席，但由於項少龍、管中邪和嫪毐都是身形雄偉，引得正和朱姬說話的呂不韋訝然望來。

項少龍舉頭望往天上的一彎新月，搖頭道：「今晚明月晦暗，最利偷襲，我身負保安之責，不宜喝酒，這兩杯管大人還是饒了我吧！」

以管中邪的冷狠深沉，仍禁不住臉色微變。

嫪毐顯是毫不知情，笑道：「有項少龍在，誰敢來偷營，必要栽個大觔斗。」

項少龍暗忖不趁此時挫挫管中邪的信心，更待何時，語重心長的道：「世事的離奇怪異，往往出人意表，所謂人算不如天算，管大人以為我這番話還有點道理嗎？」

管中邪大感不妥，臉色再變，項少龍含笑去了。項少龍朝呂不韋和莫傲走去，心中百感交集，思潮起伏。自倩公主和春盈四婢遇襲慘死，他一直處於絕對下風，縱有千般怨恨憤慨，只有硬壓在內心深處，自悲自苦。到烏廷威間接被呂不韋害死，對自己情深義重的莊襄王一命嗚呼，他最期待的事就是把利刃捅進呂不韋肚皮內的一刻。可是由於知道呂不韋「氣數未盡」，熱切的期待遂變成深刻的淒楚。使手段令呂雄掉官，只稍洩積在心頭的少許惡氣，仍未有較大的快慰感覺。但今天絕對不同，因為死的會是莫傲。假若沒有莫傲，呂不韋會不會以這樣毒辣的手段來對付自己，尚在未知之數，所以莫傲實乃罪魁禍首。今夜之後，他再不會對呂不韋客氣。只有放手大幹一場，才能令他捱到小盤加冕的一天。而在莫傲死前，他定要把呂不韋和莫傲盡情戲弄一番，當是先討點欠債。想著想著，來到莫傲一席處。

坐在前席的呂不韋和呂娘蓉訝然回頭往他望來，前者堆出笑容道：「少龍快來和我喝酒？」

朱姬的美目亦向他瞟來，見他神情肅然，大感奇怪。管中邪追在身後來到項少龍身旁，見他冷然盯著莫傲，臉色再變。此時宴會中各席間互相鬥酒談笑，氣氛融和熾烈，而鹿公、徐先、王陵等已接到暗號逐一溜掉。小盤則神態自若，與朱姬親熱說話，但兩人眼光都凝定在項少龍身上。

項少龍目光掃過呂不韋和呂娘蓉兩人，嘴角逸出一絲笑意道：「我這次過來，是要向莫先生表示謝意。」

以莫傲的才智，仍測不透項少龍話裡玄機，總知不大妥當，愕然站起來，一臉茫然道：「項大人為了何事要謝莫某人呢？」

秦人的宴會，輕鬆隨便，不少人是站著鬧酒，所以三人雖站著說話，兼之又是後席，所以並不矚目。朱姬和小盤停止說話，豎起耳朵來聽他們的對答。

呂不韋也感到那異樣的氣氛，捧著酒杯長身而起，移到他們中間來道：「少龍要謝莫先生什麼事呢？我也心急想聽聽呀！」

項少龍看了臉色凝重的管中邪一眼，從容道：「首先要謝的就是莫先生使醉風樓的伍孚先生贈我以飛龍，日後項少龍必以之馳騁沙場，以紀念莫先生贈槍之德。」

「噹！」

呂不韋大手一震，酒杯滑落地上，跌成碎片，三人同時色變。

項少龍看著地上的破碎酒杯，哈哈笑道：「落地開花，富貴榮華，好兆頭，僅祝仲父長命百歲，身體健康。」

這幾句話一出，不但呂不韋等吃不消，朱姬亦花容劇變，看出個中不妥。

莫傲驚疑不定地道：「伍孚樓主贈項大人寶槍，於我莫某人究竟有何關係？」

呂不韋臉色沉下來，剛才項少龍祝他長命百歲，擺明是反話，但念在他命不久矣，當然不會蠢得在朱姬和小盤面前和他衝突。鄰席的蔡澤、王綰等人，開始感到他們間異樣的氣氛，停止交談，朝他們望來。小盤知道項少龍在給他製造機會，借口如廁，遁了開去。呂不韋等不是不知小盤離開，只是項少龍語出驚人，使他們再無暇去理這之外的事。

項少龍雙目寒光一閃，盯著莫傲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只說伍孚贈我飛龍，卻沒有說是槍是劍，為何莫先生卻知飛龍是寶槍呢？」

莫傲愕然以對，管中邪沉聲道：「項大人第二件要謝莫先生的，又是什麼事呢？」

項少龍仰天笑道：「當然是歸燕小姐深情一吻，莫先生嘗慣美人香吻，當然比小弟更知箇中滋味。」

呂不韋三人因控制不住，同時臉色大變。

莫傲終是才智過人，倏地摸著喉嚨，大駭道：「你……」

項少龍仰首望天，喟然道：「時間差不多了，莫先生一向精於計算，對自己的生時死忌當不會有失誤。」接著雙目射出兩道寒芒，罩定莫傲，一字一字道：「算人者人亦算之，莫先生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

呂不韋冷喝道：「少龍！」

項少龍冷然與他對視，沉聲道：「周子桓和魯殘兩人到哪裡去了？現在外面情況混亂，不要被人錯手殺掉就好了。」

呂不韋臉色再變，暴喝道：「項統領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

「呀！」

莫傲臉色劇變，兩手緊握喉嚨，「呵呵」的說不出話來，兩眼射出恐懼的神色。

管中邪搶前把他挽著，駭然道：「什麼事？」

莫傲搖晃一下，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流下，嘴角逸出血絲，形狀可怖至極點。

項少龍向管中邪道：「管大人最好不要離開這裡，否則莫怪我以軍法治你以擅離職守之罪。」再轉向呂不韋淡淡笑道：「今晚月色暗晦，仲父走路過橋時小心點。」

當莫傲倒入管中邪懷內時，項少龍早昂然遠去。火光和喊殺聲同時由木寨背河一方傳來，小盤接位後的第一次叛亂終於開始。

與會的數百公卿大臣、王族眷屬正慌惶失措的時候，小盤在徐先、鹿公、王陵三名大將陪同下，威風凜凜的回到場地，大喝道：「高陵君叛亂作反，寡人立即親自出戰，爾等各人留在原席，待寡人收拾亂賊，再來和各位卿家喝酒。」

眾人雖聞陣陣喊殺火燒之聲，但只局限在寨後遠處，更見周圍的禁衛軍陣容整齊，心下稍安，齊呼萬歲。

朱姬長身而起，瞥了面無血色的呂不韋和呆抱著毒發的莫傲的管中邪一眼，顫聲道：「王兒！這是什麼一回事？」

小盤冷然道：「太后放心，一切有王兒處理，人來！先扶太后回營休息。」

朱姬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實在不宜向這個莫測高深的兒子追問，茫然在內侍宮娥禁衛簇擁下，回營去了。

小盤轉向呂不韋道：「仲父和三小姐受驚了，請到寡人帳內小休片刻，亂事敉定後，寡人再請仲父出來喝杯祝捷酒。」

呂不韋有點不知所措地望向已是出氣多入氣少的莫傲，十多名禁衛來到他處，請他到王帳歇息。此時涇水上遊方向傳來隆隆水響和巨木撞橋的可怕聲音，更把緊張惶懼的氣氛推上巔峰。不過看到小盤指揮若定，胸有成竹的樣子，眾人又稍覺安心。呂不韋知道如若違令，立即是人頭落地之局。頹然一歎，回頭再看管中邪和莫傲一眼，與呂娘蓉隨禁衛去了。

禁衛準備好戰馬，小盤再安慰群臣幾句，在鹿公等大將和禁衛前呼後擁下，昂然跨上戰馬，蹄聲轟隆中，馳出木寨去。莫傲此時剛嚥下最後一口氣。管中邪只覺全身發麻，首次感受到與項少龍對敵的可怕感覺。今晚他們已一敗塗地，現在呂不韋和呂娘蓉父女等若給軟禁起來，自己更成眾矢之的。假若離開席位，週遭的禁衛軍將群起攻來，把自己亂劍斬殺。同一時間，他知道魯殘和周子桓已完蛋了，項少龍絕不會放過他們。

火勢剛起時，昌平君兄弟率領伏在兩旁的五千禁衛軍，殺進高陵君的營地，擒殺叛黨。救火的隊伍把預備好的沙石覆蓋在草地樹叢之上，隔斷火勢的蔓延。高陵君潛進來的三千多人，被禁衛重重圍困，打一開始就成困獸之鬥，陷於一面倒的形勢下。荊俊則領二千都騎軍把由魯殘接應而來的近千呂不韋的人截個正著，先是一陣驟箭，射得他們人仰馬翻，接著再由兩旁殺出，下手當然絕不留情。這時四道木橋均被撞得中分而斷，乘筏隨水而下的高陵君叛兵，被伏在上游兩岸由桓齮率領的五千都騎軍以矢石作居高臨下的截擊，登時潰不成軍。木盾雖可擋開勁箭，但哪堪由投石機彈出的巨石，兼且河道上無險可守，數百條木筏被打沉近半，其餘匆匆靠岸，給深悉兵法的桓齮率人斬瓜切菜般斬殺。小盤則縱橫於兩個戰場之間，以燈號指揮進退，一派威凌天下的「小霸主」氣概。

項少龍自領兩千都騎軍，沿河搜索，卻找不到周子桓和呂不韋那幾百家將的蹤影，知道對方見勢色不對，游過對岸潛走，不禁暗歎呂不韋氣數未盡，若周子桓和這批家將被一網成擒，那縱使呂不韋口才和演技如何了得，都要百詞莫辯，可見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只不知他項少龍這個角色，是不是天意中的一個環扣。

朱姬和呂不韋被請出來，鹿公等重新入席。紀嫣然等見愛郎無恙歸來，都眉花眼笑，連一向吝嗇笑容的琴清，亦破例的向他甜甜淺笑。群臣全體向小盤下跪，高呼萬歲，小盤興奮得臉都紅了，與對他敬酒的公卿王族舉杯痛飲。項少龍心中欣慰，知道經此一役，小盤已確立他在秦人心中的地位。荊善又來報告道：「給魯殘溜掉，由他接應的人均是來自外地，非呂不韋在咸陽的家將。」

項少龍暗忖這才是道理，以莫傲的才智，怎會留下把柄給人抓著。想到這裡不由望向呂不韋一席處。莫傲已給抬走，管中邪木無表情，但呂不韋不但神態如常，還頻頻向小盤和朱姬勸酒，不禁打心底佩服他的演技。叱喝聲中，給捆綁的高陵君和十多個將領，推到場心，被押送的昌平君和禁衛硬迫跪了下來。全場立時肅靜無聲。

小盤先向朱姬請示，朱姬歎道：「王兒看著辦吧！」

高陵君披頭散髮，身上沾滿血污，眼睛噴射怨恨的毒火，怒瞪小盤。

禁衛正要把他的頭按在地上，小盤伸手阻止，淡然道：「叛上作反，陰謀不軌，高陵君你可知罪。」

高陵君破口大罵道：「呸！你這野種何來……」

還沒說完，旁邊的昌平君把預備好的布團塞進他口內，另一邊的禁衛一掌劈在他的背脊上，高陵君慘哼一聲，痛倒地上，狼狽之極。

小盤若無其事的向呂不韋道：「犯上作反，仲父以為該治以何罪？」

呂不韋慷慨激昂道：「自是罪該萬死，儲君先把他收入監牢，再昭告天下，擇期行刑。」

小盤在全場肅然中，點頭道：「仲父所言甚是，不過何須擇日行刑，給我把他們全部推到涇河旁立即斬首，死後不得安葬，任由屍身曝於荒野，以佐猛獸之腹。」

眾人哪想得到仍未成年的儲君如此狠辣，要知高陵君身份尊崇，若非莊襄王異人的介入，差點就作了秦君，現在竟死無葬身之地，聽得人人噤若寒蟬，被未來的秦始皇威勢震懾。高陵君一呆下掙扎抬頭，卻苦於雙手反綁，口內又塞了東西，說不出話來。和他同時被擒的手下中有幾人抖顫得軟倒地上。昌平君一聲令下，眾禁衛牽羊趕狗般把高陵君等押出木寨行刑去。

小盤仍是那毫不動容的樣子，冷冷道：「凡與亂黨有關的家屬，男的發往西疆開荒，女的充為官婢，高陵君子子孫孫全體處死，凡有異心者，均以此為戒。」

整個宴會場中數百大臣與權貴內眷均鴉雀無聲，靜得落針可聞。項少龍聽得心中不忍，但只要看看身旁的李斯等人個個若無其事，便知道這種禍及親族的不仁道手法，實在是當時的常規。假若換了小盤作階下之囚，同一樣的事情會發生在小盤和他身上，沒什麼話可說的了。這種一人犯事全族當誅的做法，正是君權至上的社會壓制人民的方法，如此情況下，誰敢不規行矩步？

小盤續道：「這次功勞最大者，是剛加入都騎軍的桓齮，全賴他先一步識破叛黨的陰謀，寡人得以從容佈置，將賊子一網成擒，應記首功。寡人把他破格升為將軍，而王翦薦人有功，兼之在北疆戰績彪炳，擢升為大將軍，立時生效。」

小盤挾清除叛黨的餘威，作此人事上的陞遷，即使朱姬亦難以異議。呂不韋更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這些事均早徵得鹿公、徐先和王陵同意，他們當然更不會反對。桓齮和荊俊仍在外四處追截叛黨的逃兵，暫時未能知道這大大的喜訊。小盤這番話有真有假，目的還是在依項少龍之言，以桓齮為首成立一支直接由小盤指揮的快速應變部隊，用於將來對付嫪毐和呂不韋兩股大勢力。小盤本想把項少龍同時升為大將軍，但卻被項少龍以尚無戰功婉言拒絕，因他根本對權位沒有興趣。

小盤續道：「桓齮將軍將留守京師，成立訓練營，專責訓練由各地精選送來的新兵，提拔人才，為我大秦將來一統天下打好根基。王賁此回勇猛殺敵，斬敵首二十，立下大功，寡人任他為桓將軍副將，同為我大秦出力。太后、仲父、上將軍、大將軍和眾卿家可有異議？」

朱姬感到自己的寶貝兒子成長了，但與自己的隔膜亦增多。今晚的事，分明由項少龍一手策畫，而呂不韋則暗有陰謀，可是兩方面都不向自己透露任何風聲，心中不由茫然若有所失，忍不住往嫪毐望去，暗忖他是否自己唯一能夠倚賴的人呢？

小盤又道：「太后！孩兒在聽你的指示。」

朱姬感到一陣疲累襲上心頭，搖頭道：「王兒自己拿主意。」

呂不韋乘機道：「禁衛、都騎、都衛三軍，有足夠實力作京城防衛的支柱，是否還需要另立新軍？請儲君明察。」

鹿公先在心裡罵了兩聲你娘的仲父，呵呵笑道：「仲父正說出問題所在，禁衛、都騎和都衛若只論守城，實力綽有餘裕，但若以之平定京城以外的動亂，卻力有不逮，像這次為了平東郡之亂，把京城附近的駐軍全抽空了，令高陵君有可乘之機，故此新軍實有成立之必要。」

徐先接著道：「現時我大秦與三晉勢成水火，說不定要同時在幾條戰線與敵周旋，有了這支精銳的新軍，就不怕再有像東郡那種動亂和民變。」

呂不韋為之啞口無言，這正是他最大的弱點，說到底他仍是文官，沒有蒙驁在旁，實在沒有資格在軍事的題目上和秦國這批軍方資歷最深的人爭辯。由此可知鹿公等對小盤的支持多麼重要。

小盤作出決定道：「就依此安排，項統領接令。」

眾人均感愕然，不知項少龍要接什麼令？鹿公、李斯等則是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

項少龍離席來到小盤朱姬席前跪下。

小盤取出令符，使侍臣送交項少龍道：「高陵君能以萬人之眾，神不知鬼不覺潛來京城，途中必有接應之人，項統領立即離京，徹查此事，若發覺有任何人曾為叛黨出力，立殺無赦，統領在京的職務暫由荊副統領代行。」

項少龍高聲領命。

小盤大喝道：「今晚宴會至此而止，諸卿先休息一會，待橋修好後，再和寡人到涇河迎接晚獵回來的大隊人馬，檢閱他們的豐富收穫。」

小盤恭送朱姬離席，所有人均心悅誠服地跪地相送。項少龍心中一陣感動，多年來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由今晚開始，小盤建起他未來秦始皇的威信。秦朝的權力再不在權臣手上，呂不韋更要給他牽著鼻子走。自己殺了田單回來後，只要手段夠高明，可坐觀嫪毐和呂不韋兩人鬥個你死我活。辛苦了這麼久，該可以享點清福吧？

## 第七章跨嶺入楚

當晚眾獵者由西狩山回來之時，項少龍已領著紀嫣然、趙致和十八鐵衛匆匆上路，趕往秦楚邊界與滕翼會合。自趙倩、春盈等遇襲身亡，他從未有一刻比現在更輕鬆舒暢。莫傲已死，小盤得到軍方全面支持，勢力大盛。朱姬又因嫪毐的關係，開始與呂不韋生出問題。在種種的形勢轉變下，自己大概可以有些安樂的日子可過吧！可是心中又隱隱有抹揮之不去的陰影。當日與趙倩等上路出使前，何嘗想過會遇到凶險，但噩夢忽然降臨，直到這晚狠狠打擊了呂不韋，才算喘定口氣。對於茫不可測的命運，他已成驚弓之鳥。他依照早先與滕翼定下的路線，日夜兼程趕路，七天後越過東嶺，地勢轉趨平坦，這晚在一條小河旁紮營生火。不知為何項少龍總是心緒不寧，對著烏言著、荊善等一眾鐵衛打回來的野味提不起勁。

紀嫣然訝道：「項郎有心事嗎？」

趙致笑道：「是否掛念芳妹和寶兒他們哩？」

項少龍凝望正噼啪熊燒的火焰，沉聲道：「不！我有種很不安寧的感覺，事實上自離開咸陽後，便有此感覺，只不過今晚特別強烈。」

紀嫣然色變道：「項郎乃非常人，若有預感必有不平常事會發生。」轉向正圍著另一堆篝火燒烤著獵獲的烏舒等道：「你們聽到嗎？」

荊善站起來道：「我們立即去偵查一下。」

眾鐵衛均奉項少龍有若神明，聽他這麼說，哪還不提高戒備，分頭去了。

鐵衛們去後，趙致訝道：「照說理應沒有人會跟蹤我們圖謀不軌的，特別是呂不韋方面的人全在小俊和禁衛的監視下，想動動指頭亦相當困難，這事確是非常難解。」

紀嫣然柔聲道：「項郎心裡那種感覺，會不會是因別的事引起哩？因為表面看來確應沒有人會跟蹤我們的！」

項少龍苦笑道：「我還沒有那麼本事，能對別處發生的事生出感應。只不過基於長年處在步步驚心的險境裡，對是否有伏兵或被人跟蹤特別敏感。還好很快可以知道答案，荊善的鼻子比獵犬還要厲害。」

趙致有點軟弱地偎入他懷裡，低聲道：「我有點害怕！」

項少龍知她想起當日趙倩等遇襲慘死的往事，憐意大起，摟著她香肩道：「有我在，絕不會教人傷害到我的致致半根毫毛。」

紀嫣然望往天上的夜空，輕輕道：「假若有人一直在追蹤我們，那項郎今晚的不安感覺特別強烈，就非常有道理，因為這裡地勢較為平坦，而且……」

「啊！」

一聲慘叫，劃破荒原星野的寧靜，更證實項少龍的擔心不是多餘的。

趙致色變道：「這不是烏達的聲音嗎？」

烏達乃十八鐵衛之一，人極機伶，身手敏捷，他若如此輕易遇襲，那敵人若非身手極為高強，就是在佈置上極為巧妙。項少龍和兩女跳了起來，各自去取箭矢兵器和解開繫著的馬兒。卻不敢把篝火弄熄，否則就要和其他鐵衛失去聯繫。那燃燒著的火焰，正似有力地告訴他們即將來臨的危險，因為他們已成為敵人進攻的目標。直至這時，他們對敵人仍是一無所知，完全找不著頭緒。此時荊善等倉皇回來，人人臉現悲憤之色，烏達被烏言著背著，中了兩箭，分在背上和脅下，渾身鮮血，氣若游絲。趙致見本是生龍活虎的烏達變了這個模樣，激動得掉下眼淚來。

烏舒正想過去把篝火弄熄，給項少龍制止，道：「嫣然先給烏達止血，截斷箭桿，卻千萬不要移動箭簇。」

紀嫣然不待他吩咐，早動手施救起來。烏言著等鐵衛均和烏達情同兄弟，個個眼都紅了，噴著仇恨的火焰。

項少龍知此乃生死關頭，絕不可粗心大意，冷靜地問道：「來的是什麼人？有何佈置？烏達怎會受傷的？」

眾人眼光集中到烏言著身上，顯然是因他和烏達一夥，而其他人尚未遇上敵人。

烏言著深吸一口氣，硬壓下悲傷道：「我和烏達往東摸去，想攀上一座丘頂居高下望，冷箭便來了。」

項少龍一聽下立時心跳加劇，東向之路正是通往楚境的路途，這麼說，眼前神秘的敵人應已完成對他們的包圍。不過現在黑漆一片，諒敵人在天明前不敢謬然動手。

可是曙光來臨之時，卻將是他們的末日。

趙致忽地失聲痛哭，眾人心知不妙，往躺在地上的烏達望去，果然已斷了氣。

項少龍心中一動，攔著要撲過去的諸衛，冷喝道：「讓我盡點人事！」

他想起的是二十一世紀學來的救急方法。烏達一向身強力壯，利箭亦未傷及要害，這刻忽然噎氣，可能是因失血過多，心臟一時疲弱下失去功能，未必救不回來。當下使人把他放平，用手有節奏地敲擊和按壓他的心臟，只幾下工夫，烏達渾身一震，重新開始呼吸，心臟回復跳動，連做人工呼吸都省掉。紀嫣然等看得瞪目以對，不能相信眼前事實。

項少龍取出匕首，向烏達道：「千萬不可睡覺，否則你就沒命。」

他狠著心，把箭簇剜出來，紀嫣然等立即給他敷上止血藥。然後指使眾人砍削樹幹以造擔架床，烏舒等見他連死了的人都可弄活過來，哪還不信心大增，士氣激振。

紀嫣然和趙致為烏達包紮妥當後，來到項少龍旁，後者崇慕地道：「夫君大人真有本領，竟把死去的人救活過來。」

紀嫣然道：「我對我們夫君層出不窮的本領，是見怪不怪。」秀眸環顧深黑的山林荒野，低聲道：「我們一直疏忽了一個人，項郎猜到是誰嗎？」

項少龍正苦思脫身之計，聞言脫口道：「杜璧！」

趙致「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紀嫣然道：「正是此人，這次高陵君的人馬能神不知鬼不覺前來舉事，必有他在背後大力支持。」

項少龍恍然道：「我明白哩，他一直在旁窺伺，假若高陵君成功，他就出來混水摸魚。可是現在卻以為我真的是奉命出來調查與高陵君勾結的人，遂乘機吊著我們的尾巴，找尋殺死我們的機會，哼！」

紀嫣然輕歎道：「由於我們從沒有想及杜璧那方面的人，故而粗心大意，致陷身眼前田地。不過亦可由此看出這次跟蹤我們的不應該有太多人，但卻無一不是高手。」

趙致臉色煞白，咬著唇皮道：「還有兩個多時辰就天亮了，怎辦好呢？」

此時烏言著、荊善等弄好擔架，把烏達放了上去，正等候項少龍的指令。

項少龍湊過去吻紀嫣然的臉蛋，欣然道：「就憑嫣然的一句話，救了我們所有人。」再向眾人道：「今天敵人之所以要射殺烏達，是由於本身人手不多，不能把整個山林徹底封鎖，故施下馬威，好教我們不敢逃走。」

眾人聽得精神一振，不過旋又感到頹然，現在四週一片黑暗，既不利敵人進攻，也不利他們逃走，因為誰都看不清楚路途方向。

項少龍沉聲道：「敵人若想以有限的兵力阻截我們，必須佔據高地以控下，我們就沿溪涉水從低地溜走，既不怕迷路，更可利用溪澗兩邊高起的泥阜躲避敵人箭矢。」再微微一笑道：「若沒有燈火，盲目發箭何來準繩可言？」

眾人牽著馬兒，涉著深可及腰的溪水，緩緩前行。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盡顯眾鐵衛幾年來軍事上的嚴格訓練，沒有半點白費。為掩人耳目，烏家精兵團八成的集訓均是在晚間摸黑進行，這麼的涉水而行，只是非常小兒科的事。更難得是二十多匹戰馬一聲不響，乖乖地隨著眾主人逃生。在前方的是高舉木盾的烏舒和荊善兩人，後者最擅長山野夜行，由他探路最是妥當。另有兩人負責運送身受重傷的烏達，一人牽引馬兒，其他人包括紀嫣然和趙致在內，無不手持弩箭，只要任何地方稍有異動，立即撥動機括，毫不留情。

無驚無險、不動聲色地潛行十多丈後，眾人知道關鍵的時刻來了，把警覺提高至極限。猶幸地勢微往下斜去，溪流更有高低，流水淙淙，把他們涉水之聲掩蓋。四周林木高密，樹頂雖隱見星輝，可是溪內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溪旁泥土腐葉的味道，充盈空氣間。

荊善憑像野獸般靈銳的感覺，領著眾人緩緩前行。再走十多步，溪床低陷下去，兩岸在爾消我長下，土崖高出水面足有丈許之多。這處的林木更趨濃密，不見半點星光，令人睜目如盲，使人只能藉聽覺和感覺去移動。就在此時，強烈的咳嗽聲在左岸近處響起來。眾人嚇得停下來，提高戒心。他們雖一直有心理準備會碰上敵人，但卻沒想到會如此突如其來，事前沒有半點徵兆。在凹陷下去的地勢裡，若敵人居高發動亂箭攻擊，他們肯定無人能活著離去。此時只要其中一匹馬兒輕嘶一聲，大夥兒都要完蛋。幸好現在他們固是看不到敵人，敵人也見不到他們。

右處另一起聲音響起，先罵兩句，才道：「想嚇死人嗎？把遊魂野鬼都要咳出來。」

左岸另一人低笑道：「你們都給項少龍嚇怕了，整晚在提心吊膽，照我看被我們射倒他的人後，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他都不敢再亂撞亂闖，更何況我們在主要的地方布下拌馬索，連水道都沒有放過。」

河裡一動都不敢動的諸人聽得汗流浹背，大叫好險。荊善趁岸上敵人低聲說話，心神分散的最佳時刻，把木盾交給烏舒，自己拔出匕首往前摸去，一連割斷三條拌馬索，清除所有障礙。正要繼續潛行，足音由左方山林傳至。

不一會敵人的傳信兵抵達道：「白爺有命，天亮時立即照早先定下路線進攻。誰能割下項少龍人頭，賞五百金，生擒紀才女者，賞一千金，清楚了嗎？」

溪裡諸人聽得呆了起來，想不到紀嫣然的身體比項少龍的人頭價值竟高出一倍。但這時哪還有心情和敵人計較身價，在荊善帶路下，各人愈去愈遠。

天明時，各人離開險境足有兩里之遙。他們爬上一座山丘之頂，遙遙窺視敵人。烏達的情況穩定下來，使各人心情轉佳。眾鐵衛分散四方，荊善等更爬上樹頂，擴闊視野。山下草原無垠，林海莽莽，草浪中隱見河道，一群群的飛鳥，際此春光明媚的時刻，橫空而過，構成一幅生氣盎然、有聲有色的大自然圖畫。

項少龍和兩位嬌妻伏在一塊大石後，暗歎雖是美景當前，卻無觀賞之閒，紀嫣然在他耳旁細語道：「昨晚敵人不是提過他們的頭領是姓白的嗎？杜璧的家將裡有個叫白飛的人，在秦國相當有名，本是縱橫北方的馬賊，但因開罪匈奴王，後來投靠杜璧。這人最擅追蹤暗襲之術，若真是此人，我們將非常危險。」

項少龍訝道：「嫣然為何對杜璧的人這麼熟悉呢？」

紀嫣然柔聲道：「人家關心你嘛！你沒時間做的事，只好由為妻代勞。別看清姊深居簡出，事實上她很留心國內國外的所有事情，杜璧的事是由她那裡探問回來的。」

項少龍凝神看著昨夜紮營的地方，沉聲道：「若是如此，我們將有暗算白飛的機會，只要看是誰領路往這邊追來，那人定是此君，覷準機會給他來記冷箭，將會去掉我們所有煩惱。」

太陽在東方地平露出玉容之時，遠方人聲馬嘶中，約五百多敵人分成五組，穿林越野往他們追來。領頭的一組人數最少，只約五十多人，行動迅速。更令人驚異的是他們只在項少龍等人捨溪登岸處逗留半盞熱茶的工夫，便準確無誤地循著他們走過的路線追躡而來，看得他們心生寒意。不過白飛既是馬賊裡的佼佼者，這點本領不足為奇。

紀嫣然持著的是特製的強弩，須以腳蹬上箭，射程可及千步，現在居高臨下，射程自然大幅增加。由於白飛理該帶頭領路，所以只要看到誰走在最前頭，便知這一箭該送給誰。看著敵人由遠而近，各人的心都提到咽喉處，呼吸困難。若不能射殺白飛，由於對方乃追蹤的大行家，人數多逾廿倍，個個身手高強，他們又因有烏達的累贅，情勢的凶險，縱使是最沒有想像力的人，也可想到面臨的險惡情況。兩里多的路程，白飛只略停三次，逕直進入射程之內，但因林木的掩阻，始終沒有發箭的機會。白飛亦是非常人物，總在有林木遮掩的地方穿行，教人無法找到下手的良機。白飛這類殺戮無數的凶人，活到今天自有他的一套本領。

就在此時，白飛剛到達一座疏林裡，紀嫣然哪還猶豫，忙扳機括。豈知機括聲響的同時，白飛竟翻身避開，弩箭在馬背上掠過，投進草叢裡。機括連響，烏言著等眾鐵衛的弩箭飛蝗般投去，白飛的座騎立時中箭倒地，卻再看不到白飛的蹤影。這時才知白飛的耳朵和他的眼睛、鼻子同樣厲害。敵人一陣混亂，紛紛躍下馬背，四散躲藏。

項少龍心中一歎。未來的日子將會在貓捉老鼠式的艱辛中度過，一個不好，就要栽在杳無人跡的荒野裡。

戰馬一聲長嘶，前蹄先往下跪，才往地上傾山倒柱般仆下去，把趙致拋在草原上。項少龍等紛紛下馬，把早疲乏不堪的趙致扶起來。項少龍吩咐把給綁在馬背擔架上的烏達放下來，心中不由一陣茫然。他們日夜不停地逃了三天三夜，仍沒法撇下時近時遠、緊追不捨的敵人，現在最令人擔心的事發生了，終有戰馬支持不住。在地平線遠處是橫亙前方的秦嶺，佈滿摺皺紋的山嶺，使人更感心疲力累。但只要能逃到那裡去，生存的機會勢將大增，不似在平原上躲無可躲，避無可避。只恨要到那裡去，即使戰馬處在最佳的狀態裡，沒多來個三天三夜絕辦不到。看著秦嶺一個連一個積雪的峰頂和把他們分隔開的草原，眾人禁不住生出望洋興歎的頹喪感覺。

偵察敵情的荊善返回來報告道：「看塵頭敵人仍在五里之外，速度減緩下來。真氣死人了，我們已經以種種手法佈置蠱惑他們，但均被白飛那渾蛋識破，沒有上當。」

項少龍心煩神困，過去看望正由紀趙二女負責換藥的烏達。

紀嫣然起來把項少龍拉到一旁道：「烏達全身發熱，神智迷糊，若再顛簸趕路，我怕他會捱不到秦嶺。」

項少龍煩上加煩，朝秦嶺望去。連綿數百里的大山脈，像由大自然之手般畫下秦楚間的國界，只要能到那裡去，大有機會憑地勢且戰且走，往與滕翼等會合去。但由於要躲避敵人，故未可依照原定路線行軍，現在究竟身在何處？誰都弄不清楚。

紀嫣然見他呆望秦嶺，明白他的心意，指著其中一個明顯高出的積雪峰頂道：「若我沒有猜錯，那該是秦嶺第一高峰太白山，照這麼看，我們往東偏離原本路線近百多里，難怪沒有追上滕二哥。」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絕世美女仍不失她慵懶優雅的楚楚嬌姿。聽著她令人舒服至直入心脾的悅耳聲音，項少龍鬆弛下來，同時豪情湧起，吩咐各人暫作休息，拉著紀嫣然走上附近一處小丘之上，縱目四顧。太陽沒在秦嶺之後，扇射出千萬道夕照的餘暉。東北方來的敵人顯然並不比他們好多少，停了下來，隱隱傳來馬嘶之音。一道河流由西北而來，朝東而去，在左後方蜿蜒而過。

紀嫣然道：「聽說太白山上有神泉，溫度可用來煮食，又可療傷生肌，若能到那裡去，烏達或有希望。」

項少龍道：「那是溫泉水，泉水吸收死火山岩漿的熱力，又含有大量的礦物質，故功效神奇。」

紀嫣然一呆道：「什麼是死火山和礦物質？」

項少龍知又說漏嘴，摟著她香肩道：「遲些給你解說，當今首務，是要設法逃到秦嶺去。」指著往秦嶺流去的大河說：「假若嫣然是白飛，看到這麼交通方便的一條河，會有什麼主意？」

紀嫣然的俏目亮起來道：「當然怕你伐木造筏，順河溜掉。」

項少龍道：「你會怎辦呢？」

紀嫣然道：「我會雙管齊下，一方面派人趁夜色摸黑過來，另一方面亦伐木造筏，好能以最快方法趕過來，假如先一步趕抵前方，我們將陷於前虎後狼、插翼難飛之局。」

此時遠方一處疏林宿鳥驚起，在天上旋飛亂舞，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嫣然伐木為筏一句話，可使我今晚穩操勝券。」

紀嫣然愕然道：「你真要造筏逃生嗎？只是這裡林木稀疏，要造幾條可載這麼多人馬的筏子，沒有整晚工夫休想完成，那時敵人早來哩。」

項少龍的手移到她柔軟的腰肢處，貪婪地揉捏著，故作漫不經意的道：「我們不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嗎？怎麼紀才女這次竟猜不中為夫的心意呢？」

紀嫣然嬌吟一聲，投入他懷裡，用盡力氣抱緊他，心迷神醉道：「心有靈犀一點通，還有什麼情話可更令人著迷呢。」

芳心同時知道，愛郎在經過三日三夜有若喪家之犬的逃亡後，終於回復信心。事情起得太突然了，因失於戒備以致一時措手不及。但在這生死存亡的絕境裡，項少龍終於被激起鬥志。

今晚的月亮比三天前逃出險境之時，大上了一個碼，但由於厚雲積壓，夜色濃重，林野間更是殺機四伏。項少龍等伏在大河離敵較遠的對岸，勁箭上弩，蓄勢以待。戰馬被帶往遠處，盡量予它們休息的機會。當彎月抵達中天，宿鳥在敵人方向激飛天上，顯示敵人的地面部隊正潛往他們的方向來。此時雙方的戰馬均到了油盡燈枯的境地，欲行不得，靠的惟有是人的腳力。水聲響起，只見上游處出現十多條木筏的影子，順水飄來。果然是水陸兩路同時攻至。

項少龍等因有大河之險，完全不把對方陸路的攻勢放在心上，更因他們早前故意在另一邊離岸半里許處的疏林弄出聲響，營造出伐木造筏的假象，敵人不知就裡下，定以該處為進攻目標，待知道中計，他們已有足夠時間收拾沿河攻來的敵人。若他們與敵比賽造筏的速度，由於人數上太吃虧，可說必輸無疑。現在看對方在短短幾個時辰內造了十多條筏子，當知其況。不過對方雖多達五百人之眾，但要有此效率，則必須把全部人手投進去，而且筏子造好立即發動攻勢，中間全無休息的時間，更兼急趕三日三夜路，可肯定對方定是人人疲不能興。而他們至少多休息幾個時辰，只是在這方面的比較，對他們已非常有利。

不用項少龍吩咐，所有箭鋒都朝向敵筏，居高臨下，佔盡優勢。他們雖只有二十人，卻廣佈在近百丈的崖岸上，以石頭樹叢隱起身體，先立於不敗之地。

木筏上隱見幢幢人影，他們俯伏筏上，外圍者以盾牌護著身體，內圍者則彎弓搭箭，嚴陣以待。項少龍等悶聲不哼，任由敵人自遠而近。五丈、四丈、三丈……第一條筏子進入近距離射程，其中兩人左右撐出長竿，以免筏子撞到岸旁的大石去，尤其是這段河水石頭特多、水流湍急。項少龍揀這河段埋伏，自有一定的道理。

對岸那故弄玄虛的疏林處，忽地響起漫天喊殺聲，火把熊熊地燃點起來，照紅半邊天。項少龍知道是時候了，一拉機括，弩箭破空而下，第一條筏子上那站著撐竿的敵人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被勁箭帶得倒跌入河水裡，揭開這邊的戰爭序幕。敵人驚而不亂，紛紛高舉盾牌，勁箭盲目的往兩岸射去，當然射不中任何人。項少龍正是要他們如此，再沒有發射弩箭，只是吆喝作態。

驀地慘叫紛起，只見第一條筏子上的人紛紛翻騰橫飛，掉往水裡去。原來項少龍在河流彎道處以十多條巨籐攔河而系，筏子上的人撞上巨籐，加上筏子有若奔馬的速度，哪還留得在筏上。弩箭這才發射。

第二條筏子的人遇上同樣的命運，紛紛給撞進水裡，盾牌弓箭都不知掉到哪裡去了。一排排的弩箭射進河中，鮮血隨慘叫聲不斷湧出來，和那兩艘空筏子同時往下游流去。第三條筏子見勢色不對，忙往一旁靠去，豈知後來之筏留不住勢子，猛撞在前一筏上，登時又有人掉進水裡去，筏上的人東翻西倒。箭如雨發下，加上對方人人身疲力盡，紛紛中箭倒下。

河道寬不過兩丈，給兩條筏子橫攔在前，尾隨的十多條筏子立即撞成一團，加上慘叫連連，人心惶惶下，紛紛跳水逃命。再有兩條空筏飄往下游去。項少龍知是時候，打個招呼，領著眾人凱旋而去。狂奔近半里路，遇上在下游的烏光和烏德兩人，後者喜報道：「鉤到四條筏子，可以走哩。」

筏子順流而去，趙致興奮得狂吻項少龍。

紀嫣然歎道：「這一著克敵借筏之計，只有項郎才可以想出來，這回除非白飛真的會飛，否則休想再追上我們。」

項少龍仰首觀看天上壯麗的星空，微笑道：「別忘了他們仍有近十條木筏，不過若以每筏十五人計，他們最多只有百多人繼續追來，幸好我們無一人不是能以一擋十之輩，儘管來的全是高手，我們打個折扣以一擋五，又欺他們身疲力怠，就在秦嶺處再教訓他們一頓，便可乘機好好休養，留點精神欣賞秦嶺的冰川，亦是一樂。」

旁邊的烏言著等聽得目瞪口呆，想不到項少龍大勝後仍不肯罷手。旋又摩拳擦掌，因為這幾天實在受夠了氣。忽然間，他們反希望敵人追上來。愈往秦嶺去，林木愈趨茂密。本要三日完成的路程，只一晚就走完。清晨時分他們棄筏登岸，故意走了一段路，安置妥當烏達和馬兒後，留下趙致和烏光兩人看守，其他人折回登岸處，以裝妥的弩箭恭候敵人大駕。

項少龍和紀嫣然兩人舒適地靠坐在一推亂石後，肩頭相觸，不由湧起同甘共苦的甜蜜感覺。

項少龍見嬌妻眼睛亮閃閃的，問道：「我的才女想著些什麼呢？」

紀嫣然把頭枕到他肩上去，嬌癡地道：「我在想假若當年人家不放下矜持，厚顏以身相許，現在仍是悶在大梁，且還要苦念著你，那就慘透。」

項少龍一陣感動道：「我定會被沒有紀才女為嬌妻這大缺陷折磨終生。」

紀嫣然哂道：「你才不會呢？男人不但以事業為重，又天生見一個愛一個的性情，不要哄人家哩。」

項少龍失笑道：「這麼想於你沒有半點好處，而且我說的全是肺腑之言，別忘記你比我的頭顱還要多值一倍的黃金呢。」

紀嫣然憤然道：「杜璧竟是這麼一個人，要了人的命還不夠，還想辱人之妻，遲些我定要找他算賬。」

鳥鳴暗號傳至，敵人終於來了。

不知是否昨晚在碰撞下壞掉幾條筏子，來的只有七條木筏，每筏上擠了足有二十人，壓得筏子全浸在水裡去，速度緩慢。筏子剛拐彎，立即撞上項少龍等棄下故意橫擱河心三條綁在一起的筏子去，登時亂成一團，七條筏子全攪到一塊兒。其中三條筏子更傾側翻沉，狼狽不堪。一翻擾攘下，敵人紛紛跳下水裡，往岸邊爬上來。

項少龍一聲令下，伏在四周的諸鐵衛立即發箭。正如項少龍所料，敵人三日三夜未闔過眼睛，再勞累整晚，士氣大降，驟然遇上伏擊，人人四散逃命，失去頑抗之心。鮮血染紅了河水，登岸的人固避不開弩箭，水裡的人更逃不過大難，轉眼間近二十人中箭，百多人潰不成軍，紛往上游逃去。混亂之中，亦弄不清楚誰是白飛。

項少龍拔出血浪，領頭撲出，向僥倖爬上岸來的十多人殺去。敵人不知是否懾於項少龍威名，一見他出現，更是無心戀戰，一個不留的跳回水裡，拚命往上游泅逃，情況混亂之極，預期的激戰並沒有發生。項少龍阻止手下追殺敵人，施拖然離開。四日來的追殺，終於告一段落。

秦嶺上高澗流泉，草木繁茂，最奇特是高山上的湖，使人馳想著不知在若干年前，當冰川消退後在冰斗槽谷內集水而成的奇妙過程。愈往上走，氣候愈冷，風疾雲湧，青松宛如飄浮在雲海之內。由於偏離原本路線不知多少里，這時其實早迷了路。不過在重創敵人之後，心情興奮，更怕敵人後援追來，不得不倉卒入山，抱著只要越過秦嶺，便可抵達楚境的心情，到時再作打算。黃昏前左攀右轉，在一個霧氣濃重的低谷紮營。人人換上禦寒皮裘，努力工作，眾鐵衛有些劈樹生火，一些取出草料餵飼馬兒。紀嫣然兩女負責為烏達換藥。烏達醒轉過來，知已脫離險境，高興和感動得掉下淚來，心情大有好轉。

荊善和烏舒兩人打了一頭山鹿回來，興奮地報告在谷外發現溫泉，更添歡騰熱烈的氣氛。紀嫣然和趙致一刻的耐性都沒有，命令荊善、烏光兩人抬起烏達，扯著項少龍往最大的溫泉出發。出了谷口，眼前豁然開朗。無數山峰聳峙對立，植物依地勢垂直分帶，一道泉水由谷口流過，熱氣騰升，他們逆流而上，不到二百步在老松環抱間發現一個闊約半丈的大溫池，深十餘尺，有如山中仙界，瑰麗迷人。溫泉由紫黑色的花崗岩孔中涓涓流出，看得眾人心懷大暢。

「噯喲！」趙致猛地縮回探入泉水裡的手，嬌嗔道：「這麼熱！怎能洗澡啊！」

烏舒恭敬地道：「讓小人回去拿桶子來，只要取水上來，待一會水冷了，便可應用。」

紀嫣然一臉惋惜道：「若不把整個人浸在池內，會大失情趣哩！」

項少龍笑道：「才女和致致請放心，我們只是走錯方向，若往下走，泉水必另有結聚之處，由於暴露在空氣中久了，所以溫度該會適合。」

兩女心情登時好起來，帶頭往下流尋去，往低處走近五百多步，攀過幾堆分佈有致的大石，一個翠綠色的大潭仿似一面天然寶鏡地嵌在一個石台上，四周林木深深，潭水清澈，熱氣大減。兩女一聲歡呼，探手湖水，發覺項少龍所料不差，果然是人類能忍受的溫度，差點便要躍進潭水去。烏光兩人放下烏達，兩女為他脫掉上衣，取溫潭之水為他洗濯傷口。

項少龍見他傷口痊癒了七、八成，心懷大開道：「只要小達退了燒，該很快復原。」

烏達被熱水沖洗傷口，舒服得呻吟道：「兩位夫人，小人想整個浸到潭內去行嗎？」

紀嫣然俏臉微紅地站起來，向荊善兩人道：「聽到你們兄弟的要求嗎？還不來侍候他。」

兩個小子應命而至，為他脫衣服時，項少龍和兩女移到潭子另一邊的高崖處，悠然坐下，欣賞廣闊壯麗的山景。泉水下流處，是個深達百丈的峽谷，懸崖峭壁對峙兩旁，松柏則矗立於峭壁之巔，在昏暗的夕照餘暉中，陣陣霧氣在峰巒間飄搖，景色之美，令人心迷神醉。兩女在左右緊挽項少龍臂膀，一時說不出話來。

看了一會，項少龍道：「嫣然曾到過楚國，對她的歷史熟悉嗎？」

紀嫣然橫他既嗔且媚的一眼，沒有說話，項少龍正摸不著頭腦，不知自己說錯什麼之時，趙致解圍道：「夫君大人竟敢懷疑嫣然姐胸中所學，該被痛打一頓。」

背後傳來烏達舒服得直沁心脾的呻吟聲，項少龍扭頭看去，赫然發覺包括荊善和烏光兩人在內，都赤條條浸浴潭內，還向他揮手表示個中快慰的情況，啞然失笑道：「好娘子紀才女請原諒為夫口不擇言，請問楚國有何輝煌的歷史呢？現今的國勢又是如何？」

紀嫣然回嗔作喜，以她清甜的聲音道：「楚國確曾強極一時，幾乎霸佔了南方所有富饒的土地。」接著眼中射出惘然之色，不知是否想起自己亡故了的國家，因為越國最後正是給強楚吞併的。

項少龍俯頭過去吻她臉蛋，愛憐地道：「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往者已矣！嫣然不要多想。」

紀嫣然和趙致同時動容。項少龍又知自己盜用「後人」的創作，苦笑長歎。

紀嫣然讚歎道：「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寓意深遠，使人低徊感慨，誰可比夫君大人說得更深切呢？」

趙致意亂情迷道：「夫君坐對夕陽，出口成章，真是了得。」

項少龍心叫慚愧，岔開話題道：「嫣然還未說出目下楚國的形勢哩！」

紀嫣然美目淒迷，遙觀夕照，像夢遊般囈語道：「楚懷王末年，秦用商鞅變法致強，其連橫兼併政策節節勝利，楚的合縱抗秦卻是著著失敗。丹陽、藍田二役，均為秦大敗，最沉重的打擊是失掉漢中和商於六百里之地，而魏則乘機攻打楚鄰的鄭國，至此楚國把整個國策改變過來，此後有得有失，夫君大人須知道其中細節嗎？」

她的描述精簡扼要，項少龍雖不知丹陽、藍田，又或漢中和商於在什麼地方，亦可猜出個大概。點頭道：「橫豎那三個小子怎也不肯這麼快爬上來，我們便當是閒聊。」

趙致不知道烏光和荊善都進了潭水，忍不住扭頭望去，一看下俏臉飛紅別回頭來。項少龍暗忖若窺看的是趙雅或善柔，定不會像她般害羞，說不定還會調笑兩句，不由念起她們，心中火熱。

紀嫣然道：「楚懷王受騙來秦，困苦而死，楚國自此一蹶不振。頃襄王登位，再無力往東北擴張，像以前般不斷蠶食土地，轉而開拓西南，派大將莊蹻循沅江入滇、出且蘭，克夜郎，建立起一群受楚統治的諸侯國。就是靠滇地的支援，楚人續向西南擴展，佔領巴、蜀兩國大片土地，勢力直達大江兩岸。」

項少龍開始明白為何楚人屢次在諸國抗秦一事上臨陣退縮，皆因無暇北顧。

趙致奇道：「對楚人該是好事，為何嫣然姐姐卻說他們有得有失呢？」

紀嫣然道：「國土大增，固是好事，卻須有強大的軍力作支持，楚人為秦人所迫，先後三次遷都。像秦人佔領巫、黔兩郡後，莊蹻等楚貴族各自稱王，滇、夜郎、岷山，且蘭、笮等候國互不統屬，頃襄王雖曾向秦反攻，奪回江旁十五邑以為郡，仍然處於挨打的局面。所以現今孝烈王被迫納州於秦以求和，失去一半國土，還須向東南遷都於巨陽。此後雖再滅魯國，但對著秦兵時仍是頻頻失利，地方勢力又大盛，只得再往東南移都於壽春。青陽以西之地盡入大秦之手，現在只能苟延殘喘，所以每當李園向我說及他振興楚國的計劃，我半句都聽不入耳。」

趙致道：「李園真糊塗，茫不知嫣然姐最不喜歡楚人。」

紀嫣然道：「也不可以這麼說，雖說有亡國之恨，但這數百年來一直是強國吞併小國的歷史，若以滅國多少論，楚人大可稱冠，統一東南半壁江山，在中原文化上影響最為廣闊深遠，亡我越國後，影響力更沿大江擴展到下游以至淮、泗、南海等地。」稍頓續道：「中原沒有任何一國的文化比楚人更多姿多采，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楚人吞併幾十個國家和部族，透過通婚把各種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在政治上卻成為負擔，現今各國之中，以楚國的地方勢力最是強大，很多時孝烈王也不能說做就做，楚國在抗秦一事上反覆搖擺，背後實有說不出來的苦衷。」

與嬌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項少龍的思域立時擴大至整個在當時代仍不存在的「中國」去。想到將來小盤的秦始皇把這麼多不同的國家、文化、民族和人才統一在他旗幟之下，頓感天遙地闊，頗有因自己一手造就秦始皇出來那睥睨天下波瀾壯闊的感覺。

獵獵聲中，烏達等三人浴罷為他們點起火把，以紅光代替昏黑的天色。兩女歡叫著跳起來，烏達像脫胎換骨般容光煥發，已能在攙扶下離去，看得項少龍嘖嘖稱奇。現在這溫潭成為他們私有的天地，看著兩女寬衣解帶，項少龍立時燃起愛火，隨她們投進火熱的潭水內去。

攀高折低，上坡下坡。

在秦嶺趕近五天路後，眾人才真的知道迷了路。秦嶺雖仍是峰峰成景，景景稱奇，但他們已失去欣賞的心情，尤其晚上野狼嗥叫聲忽近忽遠，就像無時無刻不在旁窺伺，更使他們睡不安寧。唯一的好事是烏達逐漸康復過來，可以自己走路，大大減輕實質和心理上的負擔。項少龍本身有豐富的行軍經驗，曉得認準了日月星辰，朝著東南方而去，才心頭稍定。知道橫越秦嶺之日，應是抵達楚境某處之時。

再兩日行程，跌死兩匹戰馬後，地勢始往下延伸，氣候溫暖起來，再見不到使人心寒體冷的原始冰川。松樹再不積雪，使他們心情轉佳。這晚他們找了個靠山的台地紮營，吃過晚膳，除值夜的人外，其他人躲進營裡去。山中無事，項少龍放開心情，和兩女更是如魚得水，毫不寂寞。紀嫣然與項少龍獨處時雖是浪漫多情，但在項少龍與其他妻婢前卻非常矜持，更不要說同室歡好。但在眼前這種特殊的情況下，更由於與趙致再無隔閡，亦把自己開放了來接受帳幕裡的現實，教項少龍享盡艷福。

當他們相擁而眠，趙致道：「今晚的狼群為何叫得特別厲害呢？」

項少龍側耳細聽，發覺狼嗥的聲音集中在東南方的低坡處，雖感奇怪，但若要他離開溫暖的被窩、動人的嬌妻和帳幕，卻是絕不會幹的事。遂笑道：「或許是因知道有長著最嫩滑嬌肉的兩位可口佳人，快要離開它們，所以特別舉行一個歡送會吧！」

兩女乘機撒嬌，在被窩裡扭作一團，個中情景，實不可與外人道。不可開交之時，狼嗥聲中，忽傳來有人喝叫的聲音，混亂之極。項少龍跳將起來，囑兩女留在營中，匆匆趕出去。兩女不是不想跟去，只恨仍是疲軟無力，惟有乖乖留下。

項少龍撲出帳外，全體人均到了帳外候命，項少龍吩咐其他人留下看守營地，點著火把，與荊善、荊奇、烏光、烏言著和烏舒五名最得力的手下，朝人聲來處趕去。

攀過一座山頭，眾人手持弩箭，走下長坡，狼嗥狽號的聲音清楚起來，使他們知道狼群正在對某一目標物展開圍攻。尚未抵達長達三十丈的坡底，十多條狼嗅到他們的氣味，掉頭往他們撲來。它們全速飛撲，像十多道電火般朝他們衝至，白森森的牙齒，反映著火光的瑩綠色眼睛，看得他們毛骨悚然。六枝弩箭射出，六頭野狼於慘嘶聲中倒跌回坡底的幽谷去，仍有近十頭狼蠻不畏死往他們衝來。時間再不容許他們裝上弩箭，人人抽出配劍，向狼群照頭照面劈去。鮮血激濺，野狼慘號。

那些野狼靈動之極，幸好六人個個身手高強，重要部位更有護甲保護，但仍感窮於應付。項少龍剛斬殺一頭野狼，另一頭狼已由側離地竄起，往他咽喉噬去。項少龍大喝一聲，右腳撐出，正中惡狼胸口，豈知惡狼竟低頭咬在他靴子上，幸好回劍畫中惡狼雙目，惡狼慘嘶跌退，靴上已多了兩個齒印，可知狼牙如何鋒利。荊善和荊奇兩人狩獵慣了，最是了得，不但絲毫不懼，還大喝衝前，劍揮腳踢，藉著斜坡居高壓下之勢，加上霍霍揮舞的火把，把其他新加入搶上來的惡狼硬趕回去。烏光一聲悶哼，給一頭由側撲來的惡狼衝倒地上，這小子一向自恃力大，使出狠性，硬把整只惡狼拋飛往斜坡旁，撞在一堆亂石處，但手臂衣衫盡裂，鮮血流下。

項少龍一腳踢翻另一頭想撲噬烏光的惡狼之時，十多頭狼已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了。環目一看，除荊善外，無一人不或多或少被咬傷抓傷，禁不住心中駭然，想不到這些野狼如此悍狠厲害。狼嗥聲明顯減少，坡底隱隱傳來呼叫聲。

眾人想不到會在深山窮谷遇到別的人，好奇心和同情心大起下，不顧惡狼的凶悍，結成陣勢，搭上弩箭，趕下坡去。坡下地勢平坦，四面環山，近百條餓狼聚在東端，不斷要往石坡上衝去。坡頂隱見火光，但卻接近柴盡火滅的地步。由於藏在暗影裡，只聽到人聲，卻不見人影。

餓狼見有人趕至，戒備地散開去，幾頭衝來的都給弩箭射倒。這次眾人學乖了，一邊以火把驅趕狼群，一邊裝上新弩箭，連珠發射。惡狼一隻接一隻倒下，當荊善和荊奇兩人帶頭來到矮石坡底，狼群散往遠處，不敢靠近。荊善等卻殺出癮頭，不住追逐射殺，大大出了先前那口惡氣。

項少龍知狼群怯了，放下心來，往上大叫道：「上面是何方朋友，有人受傷嗎？」

一個人影現身坡頂，抱拳道：「多謝各位壯士援手之恩，我們有三人被狼咬傷，幸均沒有生命之險，只要再取枯枝，生起火頭，當可捱至天明。」

項少龍聽他措詞得體，但卻似是有難言之隱，又或對他們生出提防之心，所以沒有邀他們上去見面，亦不見怪，大聲道：「既是如此，我們負責把狼群趕走，讓兄台可以下來取樹生火。」

向眾人打個招呼，繼續趕殺狼群去也。

次晨醒來，兩女早起身離帳。項少龍因昨晚殺狼驅狼，辛勞半晚，到太陽升上半天方爬起身來。仍在梳洗當兒，有人客來了。那人生得方面大耳，形相威武，一身武士服，顯是身手高明之輩，包紮著左臂，該是昨晚抗狼的戰績。

知道項少龍是頭領，那人趨前道：「鄙人莊孔，不知壯士高姓大名，昨晚未曾請教恩公大名，後受夫人重責，今早特來請罪。」

項少龍見他依然沒有表露身份，更悉對方有女眷隨行，大訝道：「兄台既不肯表露身份行蹤，為何又要上來探聽我們的來歷，不如大家各若萍水相逢，就此分道如何。」

莊孔想不到項少龍如此直接了當，又點出自己故意隱瞞來歷，大感尷尬，不過他也是非常之人，汗顏道：「恩公責怪得好，只恨奉了夫人嚴命，不得隨意表露身份。不過我一見恩公，便心中歡喜，可否讓鄙人先向夫人請示，回頭再見恩公。」

紀嫣然和趙致拉著手由林木處回到營地來，看得莊孔兩眼發呆，顯是想不到能在此等地方，見到如此絕代佳人。

項少龍笑道：「此事大可免了，我們有急事在身，須立即起程，就這麼算了吧！祝莊兄和貴夫人一路順風。」

莊孔嚇得收回目光，懇切地道：「恩公是否要進入楚境呢？」

紀嫣然兩女見項少龍和人說話，已知事情大概，站在一旁靜心聆聽。

項少龍一呆道：「這處下去不是漢中郡嗎？應仍屬秦國的土地才對。」

莊孔愕然道：「恩公怕是迷路了，此處乃秦嶺支脈，橫過漢中、南陽兩郡，直抵楚境，若方向正確，還有五天路程，鄙人曾走過兩趟，定不會錯。」

項少龍不禁心中大罵杜璧，若非給他的人迫離路線，早在十天前該趕上滕翼，現在卻到了這鬼地方來。想起來時的艱辛，再沒有回頭的勇氣。現在惟有先進楚境，再設法去與滕翼會合。歎道：「你們也是要到楚國去嗎？」

莊孔道：「正是如此，若壯士不嫌棄的話，可結伴同行，路上大家好有個照應。」

項少龍暗忖對方給昨夜的狼群嚇怕，沉吟片晌後道：「你們共有多少人？」

莊孔道：「除夫人外，還有五名女眷，一個小孩和包括鄙人在內的十五名侍從。」

項少龍心想若沒有莊孔帶路，尚不知要走上多少冤枉路。只要一出秦嶺，立道再見珍重，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遂點頭答應。莊孔大喜，連項少龍姓甚名誰都略過不問，約定一會後在坡底會合，匆匆去了。

紀嫣然含笑而來道：「看他衣著款式，說話口音，此人乃楚國貴族，夫君大人小心點。」

項少龍笑道：「暫時我叫項然，你是大夫人，致致是二夫人，這次到楚國是做生意，他們不相信也沒有法子。」

項少龍等拔營牽馬下坡，莊孔等十五男五女和一個小孩早在恭候。十五男中有小半人負傷，其中兩人頸面均見狼抓之痕，令人看得觸目驚心。若只憑觀察，稱得上好手的，除莊孔外，只有兩個人可勉強入圍。眾女大半戴上斗篷，以紗遮臉，雖隱約見到輪廓，卻不真切。沒遮臉紗的兩婦粗壯如牛，容貌不算醜，卻毫不起眼。另三女姿態娉婷，一眼望去便知是出身高貴的仕女，在半遮半掩的臉紗裡，有種朦朦朧朧的神秘美艷。其中一婦身材特高，年紀亦以她最大，該已三十出頭，看來應是莊孔口中的夫人。小孩生得眉清目秀，雙目精靈，約在十一至十二歲之間，見到項少龍等人，張大好奇的眼睛打量他們。五女見他們到來，躬身施禮，眼睛卻落在紀嫣然二女身上。

夫人先發言道：「妾身夫君姓莊，壯士昨夜援手之恩，妾身沒齒不忘，未知先生高姓大名，好教妾身銘記心頭。」

項少龍來到她身前，依足禮數還禮，笑道：「在下項然，這兩位是我的妻子，這回是要到楚國去碰碰運氣，看看可否購得高質的黃金，想不到竟迷了路途，不過若非迷路，亦遇不上夫人和貴屬，這位小哥兒是否令郎呢？」

莊夫人在輕紗後的眼睛盯著項少龍道：「是小兒莊保義，她兩人是妾身的三妹和四妹尤翠之和尤凝之，其他是來自我府的僕從。」

兩女害羞地微一福身。

莊夫人目光落在紀嫣然臉上，似是若有所思，卻沒說出來，只道：「想不到山裡的野狼如此悍不畏人，我們已有防備，仍差點遭狼吻，幸有壯士解困。現在有壯士們同行，心裡踏實多了。」

項少龍看看天色，微笑道：「今天起身遲了，不若立即起程吧！」

莊夫人點頭答應，莊孔忙命人牽馬來，讓莊夫人三姊妹和小孩登上馬背，莊保義年紀雖小，卻在馬上坐得穩若泰山，毫無懼意。眾人於是開始下山，莊孔確沒有吹牛，果是識途老馬，省卻項少龍等不少工夫力氣。但因三女一孩均要人牽馬而行，故速度甚緩，這也是沒法子的事。一路上兩隊人間再沒有交談，只那莊孔不時指點路途上的風光，使項少龍有參加旅行團的優悠感覺。到晚上宿營之時，莊夫人等均躲在帳裡進食，更沒有說話的機會。這樣地走了五天路，楚境終於在望。

這晚如常紮營休息，項少龍則和紀嫣然二女和一眾鐵衛，圍著篝火，一邊燒烤打來的野味，隨口談笑。莊孔等則在營地另一端吃他們的乾糧，婉拒項少龍禮貌上的邀請。滿月高掛中天，照得附近山野一片金黃，遠方的雪峰，更是閃爍著神秘詭奇的異芒。間有狼嗥傳來，又使人感到寧靜平和的山野仍是危機四伏。

趙致如釋重負地道：「再過兩個山頭，我們可以踏足平地，真恨不得現在立即天明。」

紀嫣然挨近項少龍輕輕道：「他們很緊張呢。」

項少龍望向莊孔等，果然發覺他們沉默得可以，又有點坐立不安，點頭表示同意，卻找不到可說的話。人家既不肯告訴你，問來也沒有用。況且到達楚境，自顧尚且不暇，哪還有本領去理別人的閒事。

附近傳來一陣狼嗥，烏光向荊善笑道：「你的老朋友來哩，還叫你動手時不要留情，否則會用牙齒來和你親熱。」

荊奇神色凝重道：「我看狼群是來報仇。」

荊善亦皺眉不語。

烏言著奇道：「你當狼是人嗎，竟懂得記仇。」

荊奇道：「此事一點不假，馬有馬性，所以認得誰是主人；狼有狼性，故知道誰是仇人有啥稀奇。」

趙致膽子最小，心寒起來道：「那你們還不快想些應付的辦法出來。」

項少龍亦是心驚肉跳，因為所處雖是靠崖台地，但三面斜坡，樹木繁茂，若竄幾十頭或幾百頭狼出來，確非是鬧著玩的一回事，有一挺重機槍會較保險些兒。

烏舒在眾鐵衛中最是冷靜多智，微笑道：「二夫人吩咐，敢不從命，不過可否待我們填飽肚子，有了力氣才去工作。」

趙致嬌嗔地向項少龍投訴道：「烏舒這小子在耍人家，致致又沒說不讓他吃東西。」

項少龍哈哈笑道：「羊腿快給烤焦，還不取下來上盤，我的二夫人有東西吃，什麼都可忘掉。」

紀嫣然嬌嗔道：「致致是饞嘴鬼嗎？說得她這麼不堪，我要為她討回公道。」

時間如此過去。膳後荊善等興高采烈去佈置陷阱，一副惟恐惡狼不來的樣子，教人又好氣又好笑。紀嫣然兩女亦去湊熱鬧，反是項少龍偷得空間，一個人坐在篝火前發呆，思前想後，喜怒哀樂一一掠過心頭。就在此時，莊夫人揭帳而出，向項少龍盈盈而來，身穿素白的長襦衣，加上件白色的長披風，戴著一頂綴上明珠的帽子，垂下面紗，活像由幽冥來的美麗精靈。

項少龍有點愕然地望著她，直至她來到身旁施禮坐下，道：「莊夫人何故尚未安寢？」

在氣息可聞的近距離下，藉著火光，薄紗再無遮蔽的作用，只見她面上線條輪廓有種古典的優雅美態，雖及不上琴清的驚心動魄，已是難得一見的美人兒。

她水汪汪的眼睛反映篝火的光芒，爍動變化，專注地凝視項少龍，忽地幽幽一歎道：「心中有事，怎睡得好呢？」

這麼多天來，項少龍尚是首趟和她如此接近地對話，不由湧起異樣的感覺。點頭道：「夫人的事不必告訴在下。」

莊夫人見他盯著自己的臉龐，低聲道：「壯士是否可以看到妾身的模樣。」

項少龍有點尷尬道：「在這角度和火光的映照下，確多少看到一點。」心巾卻在嘀咕，這些話頗帶有點男女挑情的味道，難道她要色誘自己，好使他去為她辦某一件事？莊夫人使他聯想到平原夫人和晶王后，像她們這種成熟和年紀較大的美麗女性，再不像少女時代的純潔，想法實際，最懂利用本身的條件，以美色去達到某一目的。

莊夫人垂下螓首，幽幽道：「壯士這次往楚，真的是去收購黃金嗎？」

項少龍想不到她這麼直接了當，不敢遲疑答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是為了黃金，誰願長途跋涉，僕僕風塵呢？」

莊夫人默然不語，似在咀嚼他「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兩句精警句子，好一會抬起頭來道：「項壯士出口成章，言之有物，當是非常之人，況且兩位夫人均為人間絕色，氣質高雅，貴屬更無一不是高手，若說會為區區財貨四處奔波，妾身應該相信嗎？」

項少龍矢口不認道：「黃金豈是區區財貨，夫人說笑。」

莊夫人輕紗後的美目一眨不眨盯著他，緩緩道：「既是如此，只要項壯士把我們護送往滇國，我便以千面黃金酬謝壯士，妾身可立下毒誓，絕不食言。」

項少龍心中一震，想起紀嫣然說過由於楚人東侵受挫，故轉向西南開發，而主事者的大將莊蹻，正與莊夫人的夫君同姓。後來楚勢轉弱，莊蹻與其他諸侯坐地稱王，莊蹻不正是滇王嗎？愕然半晌後，淡淡道：「不知夫人和滇王莊蹻是何關係？」

莊夫人低聲道：「先王乃妾身家翁。」

項少龍暗忖看來又是一宗爭奪王位的王室悲劇，哪還有心情去聽，歎道：「夫人的提議，確令人心動，不過千兩黃金並不易賺。我更不願兩位本是隨在下來遊山玩水的嬌妻冒上生命之險，恕在下有心無力。」

莊夫人也歎一口氣，柔聲道：「我只是試試你吧！項少龍有烏家作後盾，哪會把千兩黃金放在眼內？」

項少龍苦笑道：「原來你早知我是誰，卻故意來耍我。」

莊夫人「噗哧」笑道：「像你那種相貌體型的人，固是萬中無一，紀才女更是瞞不過人，你們又都那麼名遍遐邇，妾身真奇怪項先生竟以為可以騙過我們。」又微笑道：「若換過是一般男人，妾身或會以身體來換取你的幫助，但卻知這一著對你毫不管用。故而不若明賣明買，大家作個對雙方均有利的交易好嗎？」

項少龍忽然湧起古怪的感覺，莊夫人不但有平原夫人和晶王后的特質，還包含了趙雅在內的混合體，一副不怕你不合作的俏樣兒，使人既感刺激又充滿挑逗性。深吸一口氣，收攝心神道：「坦白說，我倒看不出你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和我交易。」

莊夫人胸有成竹道：「項先生這次來楚，目標究竟是李園還是田單呢？若是後者的話，妾身不愁你不答應交易。」

項少龍立時瞠目結舌，須知自己對付田單一事，雖是很多人知道的秘密，亦只限於咸陽軍方與王族的一撮小圈子裡，莊夫人怎會知悉秘密？

莊夫人輕輕道：「項先生若知華陽夫人乃我的親嬸母，當不會如此吃驚。」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道：「夫人是否由咸陽來的呢？」

莊夫人避而不答道：「先生請先告訴我這次是否為田單而來，若答案是『否』的話，妾身再無可與先生交易的條件，此事就此作罷。」

項少龍心念電轉，聽她語氣，似乎在田單一事的背後上大有文章，不由有點心動，歎道：「夫人厲害，不如說來聽聽。」

莊夫人欣然道：「妾身信任先生是正直君子，縱使知道妾身的秘密，儘管不作交易，亦不會洩漏出去，是這樣嗎？」

項少龍苦笑道：「難道我項少龍會害你這些婦人和孺子嗎？」

莊夫人精神一振道：「我之所以知道這麼多秘密，皆因李園的心腹裡，有我的人在，先生現在明白吧！」

項少龍恍然大悟，莊夫人本身是楚人，又是莊蹻的媳婦，更是華陽夫人的近親，李園的心腹裡有來自她那系統的人，絕非不合理的事，難怪她會知道自己是要對付田單。

莊夫人微微笑道：「項先生可否拉起妾身的遮面紗，妾身要面對面告訴你一個夢想不到的秘密。」

項少龍皺眉道：「夫人乃身有所屬的人，我這麼做，恐怕於禮不合吧？」

莊夫人黯然道：「先夫已於五年前被叛軍在鬧市中斬首，妾身現在不屬於任何人，否則何須離鄉背井，避難秦國？若不是得華陽夫人維護，妾身早給楚人擒回去。」

項少龍歎一口氣，揭起她的面紗，一張宜喜宜嗔，充滿成熟美女風韻的俏臉，呈現眼前。她的玉臉稍嫌長了點，可是由於粉頸像天鵝般優美修長，卻配合得恰到好處，形成一種特具魅力的吸引力。再加上下頷一顆有如點漆的小小美人痣，把一切平衡得完美無缺。她的眼睛果然是水汪汪的，可令任何男人見而心跳。古典的美態雖遜於琴清，卻多了琴清所沒有的大膽和野性，使人生出一見便想和她上床的衝動。難怪她要以面紗遮臉。

莊夫人見他目不轉睛打量自己，大感滿意，含羞道：「先生覺得妾身的容色尚可入眼吧！」

項少龍暗自警惕，她雖開宗明義表示不會色誘自己，其實一直都在這樣做著，不過也難怪她，以她如此一個弱質女流，為了復國和讓兒子重登王位，除去天賦的本錢外，還可倚靠什麼呢？可想像由亡國到現今的一刻，她必然曾多次利用美麗的身體，來換取男人的幫助。不由苦笑道：「夫人何須妄自菲薄，你還未說出那天大的秘密哩！」

莊夫人眼中掠過驚異之色，輕輕道：「到這時我才明白為何寡婦清會對先生情難自禁，說話正代表一個人的胸懷修養，只聽先生談吐別出心裁，當知先生非常人也。」

項少龍暗叫慚愧，苦笑道：「復國為重，夫人千萬別看上在下，致自招煩惱。」

莊夫人掩嘴媚笑道：「你對自己很有信心，但人家欣賞你也要心驚膽跳嗎？且還出言警告，唉！世間竟有你這類怕令女子傾心的男人，說出去絕不會有人相信。」

項少龍愈接觸莊夫人，愈感覺到她的誘惑力，此時忽然覺察到莊孔等都到斜坡處幫忙，營外的空地只暇下了他們這對孤男寡女，暗暗心驚，正容道：「在下洗耳恭聽。」

莊夫人斂起笑容，輕輕道：「田單現在應已抵達楚都壽春。」

項少龍劇震道：「什麼？」

莊夫人好整以暇地道：「田單由於國內國外均仇家遍地，所以身邊常帶著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替身，知道你不肯放過他後，當日混在李園的隊伍裡一起上路，後來你見到的只是他的替身吧！」

項少龍登時出了一身冷汗，難怪田獵時田單這麼低調，又盡量不出席公開場合，原來其中竟是這般的原因。自己終是棋差一著，鬥不過這頭老狐狸。還須立即通知滕翼和徐夷亂，免得被楚人反撲下全軍覆沒。想到這裡，什麼心情都沒有了。以後自己的名字還要倒轉來寫，這回確是一敗塗地。忽地感到莊夫人的臉龐在眼前擴大，他仍是神智迷糊之際，莊夫人的聲音在耳旁響起道：「你助我復國，我幫你刺殺田單。」

項少龍一呆道：「你自身難保，如何助我？」

莊夫人肅容道：「李令這奸人之所以能弒主賣國，皆因有孝烈王在後支持，現在孝烈已死，壽春和滇國支持我們的大有人在，整個形勢截然不同，否則我怎敢回楚去。」

項少龍愕然道：「孝烈王過世的消息，你不是由李園處聽回來的吧？」

莊夫人道：「當然不是，我們莊家在楚蒂固根深，莊孔特地由楚遠道來通知我們，並接我們回去的。」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孝烈王真的死了？」

莊夫人不解地看著他。

項少龍的震盪仍未過去，想不到誤打誤撞下，竟真的造就李園及時趕回去奪權，否則李園恐怕仍在咸陽。

世事之奇，確是出人意表。

深吸一口氣後，斷然道：「好吧，若我能殺死田單，就全力助你的兒子重掌王位。」

## 第八章破浪長淮

原本的如意算盤，忽然全被打亂。當晚沒有狼來，經過討論後，紀嫣然亦相信莊夫人該不是在說謊，因為田獵時田單的表現確是太失常，而且以田單的深謀遠慮，絕不會處於那種一面倒的被動局面裡，要靠呂不韋來保護他。在很大的程度上，田單根本不會相信呂不韋可以弄死項少龍，雖然呂不韋差點辦到。所以旦楚返楚的軍隊必安排好妥善的接應，甚至反布下陷阱來應付尾隨的敵人，不過他們當然不曉得徐夷亂這著奇兵的存在。最後項少龍決定派剛痊癒的烏達和另一來自蒲布、劉巢系統的鐵衛丹泉兩人，乘快馬全速往截滕翼，教他們改變整個作戰計劃，只設法拖住田單的軍隊，而非是殲滅對方。這樣可延誤田單返齊的行程，使他們多點刺殺他的機會。由於劉氏兄弟和旦楚均不在田單之旁，田單這段時間內的保護網可說是最脆弱的。

次日清晨拔營起程前，莊夫人領著她兩個「妹子」過來商量到壽春的細節。她們脫去面紗，尤翠之和尤凝之果是貌似姊妹，姿色出眾，但比之莊夫人獨特的迷人風姿，卻遜了半籌。

莊夫人笑道：「她們確是我的妹子，只不過非是親妹，而同是莊家的人吧！」又與紀嫣然兩女親熱地打招呼，說了一番仰慕的話，轉入正題道：「李園的手下裡，不乏認識項先生的人，紀才女更是壽春街知巷聞的著名人物，所以要靠一些障眼法來瞞過楚人。」

項少龍摸著臉頰和下頷道：「我可以長滿鬍鬚，到晚上出動，那樣該可避人耳目。」

莊夫人道：「避人耳目絕非難事，問題卻在於若行動不便，將更難找到行刺田單的機會，幸好我兩位好妹子最懂易容之道，可在項先生臉上弄點手腳，那除非面對面碰上熟人，否則該可矇混過去。」

紀嫣然道：「那他以什麼身份去見人呢？」

莊夫人道：「充作我的親兄弟萬瑞光如何？他於當年兵變時受了重傷，雖逃出楚境，卻一直沒有好過來，三個月前過世，壽春該沒有認識他的人。」

她說來雖語調平淡，但眾人都聽得出其中洗不清的深仇血恨。

趙致惻然道：「這次夫人回滇對付仇人，究竟有多少分把握？」

莊夫人若無其事道：「本來沒有半分把握，只是抱著必死之心，趁楚國自顧不暇時我母子們回去與賊子拚個死活，但現在有了項少龍，卻有十分把握。」

項少龍苦笑道：「夫人太看得起在下。」

莊夫人微笑道：「你最好由現在開始改稱我作大姊，我則喚你作瑞光，到壽春還有整個月的行程，我詳細地把瑞光的身世遭遇告訴你。幸好瑞光乃西北方著名悍將，一向有威武之名，最適合你冒充。由於我們本是滇人，並沒有楚音，只要你努力點學習，該可瞞過楚人。」

項少龍暗忖上次扮的是董馬癡，這次扮的是悍將萬瑞光，若都能把田單騙倒，就非常精采。

紀嫣然最是細心，道：「莊夫人這次以什麼名義回楚京的？」

莊夫人道：「春申君乃家翁好友，當年孝烈王因怕我們滇國坐大，成為西南之霸，故策動李令聯結夜郎人推翻我們莊家，一夜間我們莊族被殺者近萬人，春申君曾力阻此事，只不過爭不過孝烈王，而若非得他派人接應，我們休想逃離楚境，所以我們這次理該先到春申君府去。」

項少龍和紀嫣然對望一眼，放下心事。

現在孝烈王已死，楚國變成春申君和李園爭霸的場所，對傾向春申君的莊夫人來說，殺了與李園勾結的田單自然不算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精神大振道：「好了！起程吧！」

趙致嗔道：「夫人仍未說我和嫣然姐該扮什麼哩！」

項少龍笑道：「當然是我萬瑞光的嬌妻，只要遮上塊厚點的面紗，可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向以來，直至強秦興起前，諸國之中，楚國以地處南方，附近又無勁敵，所以無論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有著別國所欠缺的安全和穩定。加上南方土地肥沃，洞庭湖外是無窮盡的沃野，只等著楚人去開發，故富足無憂。在最盛之時，楚人屬地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坦之以鄭林，綿之以方城，幾乎統一了南方。戰國開始之時，乃首屈一指的大國。除了吞併眾多的小國外，還大量開拓東夷、南蠻和西南夷的疆土，把她們置於楚邦文化的影響下。不過正如紀嫣然的分析，要管治這麼多的民族和如斯廣闊的疆土，必須一個強大有為的政府。可惜楚人自悼王、宣王之後，再無有為君主，懷王更困死於秦。中央既失去制衡的力量，地方勢力自是乘時興起。孝烈王策動滇國的兵變，正是對地方勢力的一個反撲。不過事實並無任何改變，只不過由莊姓之王改為李姓之王罷了。現在孝烈駕崩，紛亂又再出現。項少龍等陰差陽錯，被迫趕上這個「盛會」。驟聽楚國似是亂成一團，事實卻非如此，秦人由於國內連喪兩王，小盤又年幼，軍方和呂不韋的鬥爭成了拉鋸戰，且須集中全力去防衛東三郡，楚國遂得偏安南方之局。由於經濟的蓬勃，楚人的生活充滿優遊閒適的味兒，和北人的嚴肅緊張成為強烈的對比。當離開秦嶺，再翻了兩天起伏不平的山路之後，終抵達漢中平原。丹泉和烏光兩人在莊夫人一名家將帶路下去會滕翼，眾人則朝壽春出發。

紀嫣然與項少龍並騎而行，談起楚國文化道：「楚人雖是我的亡國仇人，但我對楚人的文化卻一向傾慕，像他們的始祖，並非胼手胝足的農神，而是飛揚縹緲的火神，河神更是位妙目流盼的美女。其他的神祇，或是綵衣姣服的巫女，又或桂酒椒漿的芳烈。楚辭更是音節委婉，詞藻繽紛，充滿哀艷纏綿的情緒。」

項少龍有少許妒忌地道：「不過我在李園身上卻完全看不到這些聽著蠻美麗的東西。」

紀嫣然「噗哧」嬌笑，橫他一眼，忍俊不住道：「他又不是追求你，哪有時間大拋文采。」吁出一口仙氣，得意洋洋地道：「真好！很少聽到夫君大人以這麼酸溜溜的口氣說話。」

莊夫人使人來喚，要他們墮往後方，好趁旅途無事時，教他們學習滇地的鄉音。項少龍等只好苦著臉去學習。當時戰國最流行的是周語，各國王族和有點身份的人都以此作為交流的言語。因地域的不同，周語自然夾雜了各地的方言和用語。所以只聽口音，可知大概是哪個地方的人。差異最少的是趙、魏、韓三國，這是由於她們都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秦人則因本身文化淺薄，又與三晉為鄰，所以口音用語非常接近三晉。差別最大的是楚國，直至此時，楚人仍被譏為「南蠻」，用詞上分別更大，所以項少龍等要學習帶著滇音的楚語，自是吃盡苦頭。

楚人的根據地，以長江兩岸的廣闊地域和碧波萬頃的洞庭湖為中心，再朝南開發。壽春位於長江之北，淮水西岸，比之最初位於洞庭湖西北角的舊都「郢」，足足東移過千里，雖遠離秦人，但亦明擺出沒有臥薪嘗膽、以身犯險的勇氣，難怪楚國雖大，卻是三晉人最看不起的一國。

走了五天路後，越過桐柏山，到達淮水西端的大城「城陽」。眾人找得旅館住下，再由莊孔出外奔走買船，以減旅途跋涉之苦。由於他們入城時須報上身份名字，到旅館剛安頓好行囊馬匹，府令屈中率人來拜會。項少龍自是由得莊夫人去應付，在房內與兩位嬌妻調笑取樂，好享受「回到人間」之樂。

不一會莊夫人過來，席地坐下欣悅地道：「解決了船的問題，這裡的府令屈大人知我是誰後，非常幫忙。」

換上常服的莊夫人，又是另一番風姿。

她穿的是這時代最流行的「深衣」，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衣襟右掩，接長了一段，作成斜角，由前繞至背後，美女穿起來別有一種韻味。她梳的是墮馬髻，把挽束的秀髮盤結於顱後，垂得很低，真有點像由馬上墮下來的姿態，加上她嫵媚的神采，折腰式般的步姿，確是我見猶憐。項少龍暗中警告自己，絕不可對這美女動心，否則將會添加很多煩惱。而且他終是二十一世紀的人，能擁有多位嬌妻，早心滿意足，理該對紀嫣然等「忠誠」。

紀嫣然也在打量這風韻迷人的美女，似乎感到少許威脅，淡淡道：「我曾在壽春住過一段短時間，不知現在是否仍是斗、成、遠、屈四族的人勢力最大呢？」

項少龍立時想起屈原，原來此君竟是楚國四大族中的人，難怪可以當上大官。

莊夫人美目掃過項少龍，道：「四大族的勢力已大不如前，現在興起的是李園的一族，那是四大族外最有勢力的一族，且由於李嫣嫣生下太子，李族更如水漲船高。現在李嫣嫣成為掌實權的太后，誰不在巴結李族的人？」

項少龍見莊夫人對壽春的事如此清楚，忍不住問道：「李園是否娶了郭開的女兒郭秀兒回來？」

莊夫人點頭道：「正是！聽說她還有了身孕，頗得李園愛寵。」

項少龍的注意力不由落在掛在胸膛的鳳形玉墜處，這是當年郭秀兒奉父命下嫁李園前，送與自己之物。往者已矣，心中不由有點神傷魂斷的感覺！莊夫人深望他一眼，垂下頭去，似乎窺破他和郭秀兒間的私隱。

紀趙二女知道他和郭秀兒的關係，反不在意，前者道：「郭縱有沒有把他的生意移過來呢？」

莊夫人皺眉道：「這個我不大清楚。」

項少龍感到氣氛有些異樣，岔開話題道：「王族裡是否有位秀夫人？華陽夫人曾囑我把一件禮物交給她，後來我卻沒有到楚國去。」

莊夫人點頭道：「本還想不起是誰，但若與嬸母有關係，那定是清秀夫人。她的美貌在楚國非常有名，嫁了給大將斗介，本極受愛寵，後來斗介迷上大夫成素寧的小妾燕菲，清秀夫人一怒下搬到城郊淮水旁的別院隱居，不准斗介踏進大門半步，否則立即自盡，她的剛烈，贏得國人的尊敬。斗介從此失寵於孝烈王，不過現在他依附李族，宦途又大有起色。」

趙致奇道：「燕菲既是大夫成素寧的愛妾，為何會和斗介鬼混？」

莊夫人鄙夷地道：「成素寧最沒骨氣，斗介乃軍方重臣，使個眼色他便把燕菲乖乖奉上。這次我們莊家復國，最大障礙是以李園為首的一群人，因為李令正是李園的堂兄。」

項少龍不由大感刺激，正要說話，烏言著敲門求見，進來後神色凝重道：「有點不對勁，剛才發現有形跡可疑的人在附近偵查我們，後來府令屈申離開，在兩條街外和其中一名疑人躲在車上說了一番話，然後那些可疑的人全部撤走。」

莊夫人聽得玉容微變。

項少龍從容笑道：「看來他們準備在船上對付我們，只要鑿沉船隻，他們的人可在水裡刺殺小公子，我們的復國大計也要完蛋，想得很周到。」

莊夫人道：「怎辦好？船上的船夫和舵手都是他們的人。」

紀嫣然俏皮地道：「只要離開城陽，我們可要船不要人，看屈申能奈何得我們什麼？」

翌晨府令屈申親來送行，大船揚起三桅風帆，順水開出。

船上共有船夫三十人，人人粗壯慓悍，雖是神色恭敬，卻一看便知不是善類，不過當然不會被項少龍放在心上，派出眾鐵衛十二個時辰輪番監聽他們的動靜，一邊學習滇音楚語，同時盡情休息，好在抵達壽春後，以最快時間幹掉田單，立即溜走。

他並不太擔心會給人識穿身份，因為熟識他的田單、李園等人均身份尊貴，縱是自己這「亡國之將」蓄意求見，仍恐難有機會，所以碰面的機會微乎其微。唯一的困難，是如何去把握田單的行蹤。

南方的景色，比之西北方大是不同，秀麗如畫，迷人之極。際此春夏之交，大船放流而下，平山遠林，分綴左右，一片恬靜中惟粼粼江水，滔滔而流。沿江而下，不時見到漁舟在江中打魚，使人很難聯想到戰國諸雄那永無休止的鬥爭。江水蜿曲，每拐一個彎兒，眼前會出現一個不同的畫面，使人永無重覆沉悶的感覺。

有外人在，紀趙兩女戴上小帽面巾，多添了使人心癢的神秘美感。那些不懷好意的船夫，灼灼的目光不時掃視她們的身體，顯然存心殺人外，對船上的女人都起了不軌之心。

不知是否因偏安的關係，楚人在風俗上大異於三晉和秦國，最明顯是已婚的婦人出門時戴上各式各樣的面紗，一點不怕累贅和不通氣。除了戴冠垂紗外，亦有以頭巾扎髻，再延長下來遮著臉龐，這種頭巾均是孔眼稀疏，以紗羅製成，但由於質地輕薄，覆在臉上時，內中玄虛若現若隱，更添引人入勝的誘惑力。給紀嫣然和趙致這等美女戴上後，更是不得了，害得項少龍也希望夜色快點降臨。

項少龍經過這些日子，臉上長出寸許長的鬍鬚來，不但改變了他的臉形，也使他更添陽剛威霸之氣。

留鬚在那時代乃非常普遍的事，特別是文官，多蓄長鬚；武將則較多留短髯，所以臉白無須，反是異常。

當項少龍偕二女在船頭欣賞美景，莊孔來到他身旁低聲道：「在到達上游期思縣前，有一段水流特別水深湍急，險灘相接，危崖對峙，賊子若要動手，那處該是最佳地點。」

項少龍沉聲道：「什麼時候到得那裡去？」

莊孔答道：「入夜後該可到達。」

莊孔去後，項少龍望江而歎。

趙致訝道：「夫君大人不是為這些小毛賊而煩惱吧？」

項少龍苦笑道：「他們雖是小毛賊，卻破壞了今晚我和兩位嬌妻的榻上狂歡大計，怎能不憤然怒歎。」

兩女吃吃笑起來，說不出的媚惑誘人。

黃昏忽來驟雨，下了小半個時辰，雨勢漸歇，仍是毛絲絲地下個不絕，天空蓋滿厚雲，一片淒迷沉重的感覺。項少龍和兩位嬌妻，與莊夫人、尤翠之、尤凝之及小孩莊保義聚在主艙共膳。自相遇後眾人還是第一趟共進膳食，顯示雙方的關係又再密切了一點。

莊保義不時以既崇慕又渴望的眼光瞧著項少龍，紀嫣然最疼愛孩子，忍不住問道：「小公子想到什麼事兒哩？」

莊保義小臉立時脹紅，垂頭道：「保義想拜項先生為師，學習劍術。」

莊夫人和尤翠之兩女均含笑不語，靜待項少龍的反應。

項少龍哪忍傷一個小孩子的心，何況他的境遇如此淒慘，微笑道：「你怕吃苦頭嗎？」

莊保義挺起小胸膛昂然道：「保義是最吃得苦的，不信可問娘親。」

莊夫人大喜道：「能得西秦第一劍手，秦王之師指點保義，小女子感激零涕，保義還不立即行拜師大禮。」

當下一番揖讓，行過拜師之禮，氣氛更見融洽，但項少龍則知道自己對莊家又再多三分道義和心理上的照顧責任。想起莊保義將來即使成為滇王，也逃不了再被自己另一個徒弟小盤滅國之禍，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莊夫人固是不時把美目往他掃來，其他尤翠之兩女亦偶送秋波，幸好她們出身高貴，否則會更是媚眼亂飛、言挑語逗的局面。項少龍絕不介意逢場作興，但更重要是須尊重紀趙兩位嬌妻，故在神態言語上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逾越，所以這一頓飯吃得既刺激又是有苦自己知。

烏光這時闖進來，到項少龍後側耳語道：「我們在底艙處發現鑿船的工具和幾大壇火油，看來這批羔孫子是要沉船放火，雙管齊下。」

莊夫人等細聆烏光和項少龍的對話。

項少龍道：「有沒有偷聽到他們的話。」

在項少龍的設計下，他們有各式各樣的原始竊聽工具，例如被名為「隔壁耳」、狀若喇叭的銅筒，按貼壁上可以把隔壁的聲音擴大，易於偷聽。

烏光口不擇言道：「當然聽到，連他們的方便撒尿的聲音都瞞不過我們。」

眾女聽得俏臉飛紅，趙致嗔道：「小光你檢點一下好嗎？」

項少龍笑道：「快說出來！」

烏光先向趙致謝罪，道：「他們的頭兒叫成祈，似乎是大夫成素寧的親戚，聽口氣他們早知道夫人們會在這幾天經此到壽春去，故已在這裡等候整個月，奉命一個不留。嘿！我也很想對他們說同樣的話。」

莊夫人聽得臉色微變，低頭不語。

項少龍道：「還有什麼？他們有沒有說何時下手。」

烏光得意洋洋道：「當然有哩，那瞞得過我們這些大行家，他們準備把迷藥放進水裡去，迷倒我們後，會將所有女的污辱，接著沉船放火，手段毒辣之極。」

莊夫人等三女聽到「污辱」這種敏感的字眼，俏臉都紅起來。

這次連紀嫣然都啐罵道：「烏光你滿口污言，非常失禮。」

趙致擔心的卻是另一回事，問道：「現在我們喝的水有問題嗎？」

烏光道：「當然沒有問題，下了藥的水會有一陣異味，須以茶味掩飾，待會若他們拿壺茶來招待夫人，千萬不要喝。」

烏光的低級風趣令項少龍想起烏果的高級風趣，不由更想起趙雅，未知烏果是否已順利的把趙雅迎回咸陽？這美女實在吃了太多苦頭。笑罵聲中，烏光給趙致逐出去，紀嫣然則為烏光的粗言俗語向莊夫人等致歉。

莊夫人毫不介懷，反道：「光小哥這種人方是真性真情的人，道貌岸然、滿口仁義的人妾身見得多，給他們在暗中害了尚未知是什麼一回事。」

紀嫣然道：「夫人回楚京一事應是秘密，為何成素寧卻得到風聲，還派人到這裡謀害你們？」

莊夫人淒然道：「現在我已弄不清楚誰是敵人。」

忽然有人叩門而入，跪地稟道：「小人特來奉上城陽特產『安神茶』，味道雖有點古怪，但喝後卻不畏風浪，是府令屈大人特別孝敬夫人和小公子的。」

莊夫人裝作欣然的答應。

此人去後，項少龍湊到趙致的小耳旁道：「他們真合作，我們今晚仍有無限的春光哩！」

趙致哪想到項少龍會在「大庭廣眾」前與她說這種頑皮話兒，登時俏臉飛紅。莊夫人看到他們的情景，那對本已水汪汪的美目更似要滴出汁液來。

戰鬥幾乎尚未開始，就已結束。當項少龍他們詐作喝下藥茶暈倒，眾賊子露出猙獰臉目，眾鐵衛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他們全體擊倒制服，捆縛起來，大船落入他們的掌握裡去。項少龍陪著莊夫人到甲板上，著鐵衛把這批兇徒一字排開，進行審問。江水兩岸一片黑沉，雨雖停了，仍不見半點星光。

項少龍冷冷道：「誰是成祈！」

三十名被五花大綁的敵人想不到他們竟知道成祈之名，齊感愕然，但仍人人緊抿著嘴，沒有說話，一副難道你敢殺我嗎的神氣。

項少龍暗歎一聲，低聲向莊夫人道：「夫人請別轉頭不要看！」

莊夫人堅強地道：「我不怕！」

項少龍打出手勢，守在俘虜後的烏舒一腳撐在其中一人的背脊，那人由於手足均被縛連在一起，立即蹌踉前跌，滾倒地上。

項少龍身旁搶出荊善，用腳挑得他仰躺在甲板上，「鏘！」的一聲拔出長劍，在他眼前比畫著道：「最後機會，誰是成祈！」

那人仍不肯屈服，「呸！」的一聲，露出不屑神色。

荊善冷笑一聲，長劍猛揮，那人立即咽喉血濺，立斃劍下。

「咚咚！」兩聲，俘虜中有兩人嚇得軟跌地上，數人則雙腿抖震，無人不血色盡褪，想不到對方狠辣無情至此。

莊夫人亦看得俏臉煞白，估不到真會殺人，下意識地把嬌軀靠向項少龍。荊善若無其事地在被殺者身上抹拭劍刃血漬，才讓人把屍身拖往一旁。莊孔等莊夫人的侍從，均瞪大眼睛，呆在當場。雖說在這時代，對武士來說殺人絕非什麼大事，可是荊善那種在殺人前後漫不經意的態度，卻對敵我均帶來很大的震撼。項少龍當年揀選十八人當隨身鐵衛，其中一項要求是堅毅的心志，只有不怕殺人和不怕被人殺，方有資格入選。際此弱肉強食的戰爭年代，對敵人仁慈，是對自己的殘忍。若這次被擒的是他們，想這樣痛快的死掉也沒有可能，特別是紀趙一眾美女們。

項少龍指著另一人，淡淡道：「誰是成祈？」

那人雙腿一軟，學早先兩個同夥般坐跌地上，眼光卻投往其中一個特別粗壯陰沉的漢子。

那漢子知露了底，移前少許大聲道：「不用問了，我就是成祈，若你們敢……」

「砰！」

烏光一腳踢出，正中他下陰。痛得他立時蝦公般彎倒地上，痛不成聲。

項少龍笑道：「帶他到艙底大刑侍候，看他口硬到何時。」

當下烏舒、荊善等興高采烈地押著他去了。其他俘虜人人臉如土色，渾身發抖。

項少龍道：「把這些人分開審問，然後再對口供，誰人有半句謊言，又或故意隱瞞，立殺無赦。」

莊孔等人一擁而上，和其他鐵衛把俘虜帶到不同角落審問去了。

莊夫人的嬌軀軟弱無力地靠貼項少龍，輕輕道：「到今天我才見識到這種雷霆萬鈞的手段，先夫以前對人實在太心軟。」

項少龍輕擁她香肩一下，柔聲道：「回艙歇息吧！明天早膳之時，會有審訊得來的消息。」

莊夫人像是很留戀挨著項少龍的感覺，低聲道：「如何處置這些人呢？」

項少龍苦笑道：「我很想把他們全數釋放掉，但卻是最愚蠢的行為，尤其他們見到我們的手段，會生出疑心，莊夫人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天明時，船上再無半個俘虜，血跡均被洗刷乾淨。

在主艙進早膳時項少龍對莊夫人道：「這事背後的主使者不但有成素寧，還有斗介和一個叫方卓的人，夫人有什麼印象嗎？據說正是方卓把夫人會到壽春的消息通知斗介和成素寧的。」

莊夫人俏臉轉白道：「我當然認識，方卓是春申君府中食客之一，一向負責與我們通消息，想不到竟出賣我們。」

尤翠之顫聲道：「春申君會否是背後的主謀呢？」

莊夫人堅決搖頭道：「春申君絕不會這樣做，何況若保義能夠復位，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害，他更非這種卑鄙小人，看來方卓該是給成素寧收買了。」

紀嫣然道：「成素寧和斗介為何要置小公子於死地？」

莊夫人道：「現在楚境之內，共有十多個諸侯國，其中以滇、夜郎、岷山、且蘭四國最是強大，兵員均達上萬之眾，故深遭楚王顧忌。不過他雖有廢侯之意，卻不敢輕舉妄動，怕激得眾侯國聯手抗楚。而眾國中又以我們莊家聲望最高，隱有眾侯之長的威望。所以孝烈第一個要對付的是我們，卻不敢明目張膽，只敢策動奸賊李令作反，可是滇國的子民仍是心向我們莊家，其他侯國亦對莊家復辟一事大力支持，故此李園所代表的李族怎肯讓我們回國呢？」

趙致道：「既是如此，夫人這番往壽春去，豈非送羊入虎口。」

莊夫人道：「現在壽春話事的人，仍非李園，而是春申君。兼且四大家族裡除了像斗介和成素寧一眾投靠李族的無恥之徒外，大多數人均不滿李令做滇王，即管李園亦不敢公然說支持李令。這次妾身一行人先往壽春，就是要正式向楚廷投訴李令背主叛變的不合法行為，因為先家翁是正式受朝廷王命策封的。」

項少龍心中叫妙，道：「這就最好，我看李園必會設法把事情拖著，因為他若明示李令背叛有理，勢將使諸侯國人人自危，更增離心之意，假若我們有什麼三長兩短，人人曉得是誰幹的。所以事情通了天，我們反反危為安。」

尤凝之「噗哧」嬌笑道：「項先生的用詞真怪，什麼『三長兩短』，『通了天』，但聽懂又覺非常貼切精采。」

項少龍當然知道自己這方面的問題，含糊的胡混過去道：「這幾天我們該可輕鬆一下。」

莊夫人笑道：「不！該是為你裝扮的時間了。」

項少龍坐在艙房內的梳妝幾前，看著銅鏡的反映，鼻端嗅著尤翠之和尤凝之的體香衣香，如入眾香之國。

尤翠之親熱地按著他兩邊寬肩，跪在他背後由左肩膀探出頭來，陪他看著銅鏡的反映道：「娥姊並沒有誇大，我們兩姊妹曾從楚國第一化妝巧手蘇六娘習藝，任何臉孔到了我們手上，均可變妍為媸或變媸為妍。」

項少龍感到她的酥胸慷慨地壓在背上，大吃不消，又不好意思要她挪後一點，同時老實說亦很覺享受，惟有道：「可是我是男人哪！」

坐在另一側正翻弄幾個化妝箱的尤凝之嬌笑道：「楚國的男人最愛妝扮，我們以前每天都給大王妝扮哩！」

說罷神色微黯，顯是念起先夫。

尤翠之道：「敷臉的粉，大致可分兩類，一種是以米粒研碎後加入香料製成；另一種是糊狀的臉脂，叫鉛粉。後者較能持久，所以只要我們每天給你敷面一次，保證沒有人可把你認出來。」

項少龍暗忖難怪「粉」字從「米」從「分」，原來這時代的粉是由米做的，口上應道：「難道沒有人見過萬瑞光嗎？」

尤翠之對項少龍愈看愈愛，差點把臉蛋貼上他左頰，媚眼如絲地道：「萬瑞光是滇人，屬最大的滇南族，娥姊便是滇南第一美人，娥姊曾隨先君到壽春見過楚王，萬瑞光於逃秦前則從未踏出滇南半步，李令亦未見過他，壽春想找個認識他的人就難哩。」

項少龍心想難怪莊家這麼得滇人支持，原來採用和親的政策，莊夫人不用說是族長之女那類有身份的人，難怪楚人怕莊保義回滇。尤凝之來到項少龍前面，用神端詳他的臉孔。

項少龍道：「還有三天才到壽春，兩位夫人不用立即動手吧？」

尤凝之媚眼一拋，嗔道：「我們要試試哪種方法最能改變你的樣貌嘛！還可能要特別配方，幾天的時間怕不夠用呢。」

背後的尤翠之吹一口氣進他耳內，暱聲道：「不歡喜我們姊妹侍候大爺嗎？我們學過推拿之術，最懂侍候男人。」

話完就在他肩肌處搓揉起來。無可否認，那是非常高的享受，而且她肯定是此中高手，項少龍不由自主地嘻哼作聲。

尤凝之橫他嬌媚的一眼，取起一個小盅，不一會弄了小杯漿糊狀的白色東西，以小玉杵攪拌著道：「你的皮膚比較黝黑，待奴家為你弄成好像很久沒見過太陽的樣子，那別人更不會起疑心。」接著小心翼翼把鉛粉抹到他臉上去，涼浸浸的，加上她纖柔的玉指輕輕撫揉，項少龍一時不知人間何世。

背後的尤翠之與乃妹商量道：「我看最好用胭脂把他的唇色改淡一點，眉毛則加粗一些，再染了他的鬚髮就更妥當。」

項少龍大吃一驚道：「若日後改不回原先的樣子，豈非糟糕之極。」尤翠之笑得整個人伏在他背上喘氣道：「愛美的男人啊！你只要用特製的藥水一洗，保證可以回復原狀。」

項少龍仍不放心，看著銅鏡裡逐漸化出的「另一個人」，苦笑道：「若我變成個濃妝艷抹的男人，休想我白天出街。」

兩女笑得彎下腰去，尤凝之乘機埋首入他懷裡。

尤翠之道：「最高的妝扮之術，是使人不覺得上了妝，不信看看我們和娥姊吧！」

項少龍看兩女幾眼，果如她所言，並不覺上了濃妝，放下心來，專心享受兩女香噴噴的服務。

尤凝之給他弄好面妝，開始為他畫眉，情深款款地道：「項先生是我姊妹見過的男人中最守禮的君子，不過知不知道奴家姊妹都心甘情願侍候項爺呢。」

後面的尤翠之開始為他解下頭上的英雄巾，聞言道：「想起回滇後我們要和項爺分開，奴家便有神傷魂斷的感覺。但念到先君對我們情深義重，奴家的得失又算什麼哩！」

項少龍想不到她們會公然示愛，同時也有點感動，若沒有遇上他項少龍，莊夫人一行是必死無疑，而且三女更會受盡凌辱，但三女為替先夫復國，仍義無反顧的回楚，只是這種忘我的勇氣，已教人肅然起敬。正不知如何回答她們，莊夫人偕趙致進來看他。

趙致差點認不出自己的夫君來，大訝道：「翠姊和凝姊確是神乎其技，看來我和嫣然姊也好該改變一下樣子。」

莊夫人道：「你們只要把頭髮染得花白一些，讓年紀看上去大上十年左右，加上面巾，保證沒有人可認得出你們來。」

項少龍看著銅鏡裡的自己，信心不斷增長，暗忖就算面對面撞上李園或田單，若再換上滇人的裝束，保證對方認不出自己來。

楚國自秦將白起攻入郢都，楚襄王往東敗走，兩次遷都，離秦愈遠。淮東之地本屬陳，為楚征服，於是襄王收陳地兵得十餘萬，回過氣來後再由秦人手上奪回淮北十五郡，聲勢復振。到去年聯同其他四國攻秦，大敗蒙驁之軍，秦人閉關不敢應戰，楚國似乎又在一夜間回復了春秋時的霸主姿態。說到底，楚國雖失去大片國土，但由於幅員廣闊，秦人要來攻楚又是不便，所以才能成其偏安中興之局。

壽春位於淮水之南，與另一軍事重鎮下蔡成夾江對峙之局，由於交通方便，楚人在這區域又有深厚的根基，人力物力不虞缺乏，故亦有一番盛況，在當時的聲勢實在其他東北方諸國之上。壽春都城特大，城作箕形，周圍約三十多里，外郭則達五十餘里，可說是當時最偉大的城市之一，規模僅次於咸陽，還建有四個附城，以作屏護。人口多達二萬戶，繁盛非常。加上河谷土壤肥沃，糧食充足，使壽春成為繼郢都之後楚國最繁華的都城。所有重要的建築集中在位於中央的內城，宮殿、台榭、倉廩、府庫、祖廟、祀土神的社、祀谷神的稷，宮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使臣居住的客館，均位於此處。外城是縱橫交錯的街道，井然有序地分佈著民居、墟市、旅館、店舖。壽春城防極嚴，城郭入口處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外有護城河，日夜有楚軍把守，凡通過城門者，均要納稅。項少龍等抵達城外的碼頭，在江上給楚戰船截著，到莊夫人亮出朵兒，才准他們泊到碼頭去，卻不准他們登岸，另外派人入城飛報。眾人惟有悶在船上耐心等待。這時的項少龍換上一身寬鬆的袍服，遮蔽他健美的體型，髮鬚有點未老先衰的花斑灰雜，容色蒼白，眉濃掩目，比以前的董馬癡更不像項少龍。等足整個時辰，終見一隊車隊離城而至，帶頭的是個大胖子，身穿官服，年在五十左右，眼細長而鼻大，有點像上承祖蔭，被酒色侵蝕了靈魂和肉體的二世祖。

正在船上恭候的莊夫人低聲向身旁的項少龍道：「那胖子就是春申君黃歇。」

項少龍心中打個突兀，起先還以為是黃歇的家將食客那類人物，怎知卻是黃歇本人。戰國四公子中項少龍雖只見過信陵君，但看來應以此人外型最差，難怪在四公子裡以他的聲譽最低。想起曾幹掉他一點也不像他的兒子的趙穆，心中禁不住生起古怪的感覺。

另一邊的紀嫣然低聲道：「比我上次見他之時，又胖了一點。」

項少龍心中一寒，記起紀嫣然曾來過這裡，假若她給春申君一眼看出，由於自己乃他的殺子仇人，一切立時完蛋大吉。幸好化了妝和換過楚服的紀嫣然和趙致一點不像原來的樣子。

楚國的女服和別國相比，顯得特別寬敞和華麗，曳地的連身長裙，腰繫白色寬帶，衣領斜交，延結褶疊於背後，袖和下襬均有寬沿。帽子圓頂結纓，結帶於頷下，加上重粉敷面，另有異國的情調。至於兩女的髮型，與莊夫人等看齊，額髮梳得平齊，並由兩鬢束成長辮垂於腦後，直至頸部，髮辮復結成雙鬟。只是在髮型上的改變，若項少龍在不知情下，亦會一時認不出她們來，更何況花白的髮腳，使她們看來年紀至少老了二十年。

五女的楚服分別以朱紅、絳紅、金黃、素綠、青藍為主色，加上龍、鳳、鳥等刺繡，輔以枝蔓、草葉、花卉和幾何紋，構圖奇特生動，充分顯示楚人遼闊的想像力和充滿神話色彩的文化。男服較為樸素，衣長而露腳，右衽交領寬袖，袖口處略為收束，衣沿和袖口處飾以紋邊，以棕、黑、褐、白等色為主，最奪目是束腰寬帶，以不同的對比顏色相間雜。眾鐵衛則全換過楚國的武士服，上衣過腰，下穿束腳褲，腳蹬長靴，於重要部位綴上輕甲，髮型全改變了，戴上楚帽，模樣相當有趣。

此時春申君來至岸旁，打手勢著人請他們上岸。莊夫人在兩個粗壯女僕扶持下，婷婷的帶頭步上岸去。不知是否項少龍多心，他感到春申君的細眼亮起來，狠狠盯著蠻腰楚楚、似欲經不住輕風吹拂隨時會斷折的莊夫人萬青娥。黃歇等紛紛下馬，施禮迎接。

莊夫人剛施過禮，立時失聲痛哭道：「君上要為妾身犬子作主啊！」

黃歇登時慌了手腳，道：「萬王妃請勿悲傷，一切回府後從長計議。」

望向項少龍，雙眼瞇緊了點，眼睛掠過懾人精芒，道：「久仰萬先生之名，果是一表人才，本君好生歡喜。」

項少龍體會到盛名之下無虛士的道理，春申君雖是耽於酒色，但只看他的眼神，便知他胸有城府，不像他外型和面貌所予人的感覺。連忙壓沉聲音，以剛學來帶有滇音楚語的流行周語應對道：「君上威名震天下，該是瑞光感到榮幸才對。」

黃歇眼光掠過紀嫣然等諸女，莊夫人收止啼聲，一一替他介紹。

黃歇見紀、趙兩女已達「入暮之年」，沒有多加注意，只用神打量尤翠之和尤凝之二女，目光最後落到莊夫人身上，聲音轉柔道：「王妃不若先到敝府歇息，其他一切慢慢商議。」

項少龍忽地想到這次若不是遇上自己，那莊夫人和尤氏姊妹唯一可用上的就是美人計，以美色達到目的。因為看春申君現在的神態，顯然對助她們復國一事，並非熱心。只看他對莊保義毫不在意，即可見一斑。黃歇身後有幾個食客模樣的人，其他全是慓悍的武士。食客的其中一人身量高頎，留著一把美鬚，長及於胸，臉長鼻曲，唇片極薄，雙目閃著驚異不定的神色，留心打量己方諸人，特別是滇國流亡小儲君莊保義。

身後的莊孔見項少龍注意此君，低聲道：「那是方卓！」

項少龍微一點頭，莊夫人鶯聲嚦嚦道：「不用打擾君上，妾身只想返回滇王府去。」

項少龍等均微感愕然，首次知道壽春竟有莊家的府第。

春申君臉露古怪神色，乾咳一聲道：「這事也待回到敝府後再說好嗎？」

莊夫人嬌軀微顫，面紗後的秀目盯著春申君道：「請問君上，有什麼問題呢？」

春申君道：「自滇國亂起，王妃和小公子避往秦地，滇王府的婢僕四散潛逃，丟空多年，最近左令尹李闖文見了頗為心喜，強行搬進滇王府去，本君雖曾多次與他交涉，可是他仗著先王的默許，一概不理睬，本君也極為不滿。」

莊夫人嬌軀劇顫，怒道：「天理何在，君上須為妾身討回公道。」

春申君嘴角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低聲道：「早晚本君會使這小子受到教訓，不過現在形勢微妙，不宜輕舉妄動。王妃舟車勞頓，不若先回敝府休息吧！」

項少龍卻是心中叫妙，現在壽春要置莊保義於死地的固是大有人在，可是由於牽涉到十多個諸侯國，卻是沒有人敢動手。所以只要佔在有道理的一方，自可大鬧一場以營造聲勢，哈哈一笑道：「君上好意心領，此回我們來壽春，正是要討回公道，若膽怯怕事，何能完成復國大業？君上請先回府，我們自有主意。」

春申君愕然望向項少龍。萬瑞光乃滇南名將，更是滇南族的著名領袖，文武兼資，在楚國有一定地位，但仍想不到他如此敢作敢為，擺明要把滇王府奪回手上。莊夫人也嬌軀一顫，差點出言阻止，幸好想起項少龍乃非常人，自有非常手段，臨時把到口的話吞回肚子裡。

春申君不愧戰國四大公子之一，沉吟頃刻後道：「李闖文這一莽撞行為，很多人看不順眼，就是李族中人亦有微言，諸侯國派駐此處的使臣曾聯名上書抗議，只是給先王一直拖著，萬將軍若要把王府奪回，無人敢說半句話，只不過李闖文府內家將中高手如雲，發生衝突後果難料，萬將軍還請三思，而本君更不便真接參與。」

項少龍心中大喜，若情勢如此，更不可放過為莊家揚威的機會，當所有人均認為他們有復國的能力，由於滇國乃楚國諸侯之首，就算掌權的是李園，在衡量形勢下，仍不得不賣他們賬，冷喝道：「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君上可否先遣人通知李闖文，說我們要立即收回滇王府，來個先禮後兵。」這孟子的名句，是他中學時念回來的東西，恰好在此時此景派上用場，學以致用。

春申君雙目亮起奇光，點首道：「萬先生果是真豪傑，我黃歇服了，人來！」

方卓自動請纓，踏前施禮道：「這事由小人去辦吧！」

項少龍心中暗笑，當然知道方卓是去教李闖文集齊高手，與他們打場硬仗。但由於他們中有莊夫人和莊保義兩個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在，任李闖文有多少家將，也絕不敢以眾凌寡，一個對一個，就要教他好看。

滇王府位於內城中心，與王宮比鄰，整列街道不是外國使節的賓館，便是諸侯國的行府，所以滇王府被李闖文強佔，確是非常礙眼的事，亦是過世的孝烈王以之削減侯國聲威的手段。現今孝列王已死，李闖文的行為，立時失去憑依，間接造成莊家奪回己府的聲勢。一直以來，楚王廷都推說李令謀反乃滇國內部之事，與楚廷沒有半點關係。當然表面上亦不承認李令的地位，以免惹起其他諸侯國的反感甚至叛離。若諸侯國歸附強秦，楚國將頓失西南屏障，國勢危矣。因著種種形勢，項少龍決意放手大幹，第一個拿李闖文來開刀。

由於不能真的動手殺人，所以項少龍從春申君處取了一批重木棍，藏在莊夫人車底，然後往滇王府開去。到達滇王府外，只見府門大開，二百多名武士排列府前廣場內，擺開陣勢迎接他們這區區一行四十多人，其中還包括婦孺和小孩。此乃午後時分，街上行人眾多，不乏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又或來弔祭孝烈王的東北方諸國和諸侯國的有關人等，見到滇王府前這種陣仗，無不圍在府外觀看，不片刻人山人海，氣氛熱烈。項少龍一馬當無，領眾人便要進入滇王府。

有人在主府長階上平台處，大喝道：「來人止步，何故亂闖我府。」

項少龍等好整以暇地跳下馬來，只見對方二百多名武士布成鉗形之勢，封擋他們所有進路，主力集中在府門處。抬頭望往已換了「李令尹府」的大橫匾，冷笑道：「何人霸佔我滇王的府第，給我萬瑞光報上名來。」

那顯然是李闖文的人一身武服，生得頗有威勢，只可惜一臉俗氣，眼睛不合比例的細小，手握劍柄哈哈大笑道：「真是好笑，滇王因不擅治國，早於五年前被當地民眾殺死，還哪裡找個滇王出來。」

項少龍更是放下心事，即使李族之人，也不敢明目張膽承認李令繼位，以免造成眾諸侯國群起作反一發不可收拾的惡果。莊夫人等仍留在車內，由紀趙兩女貼身保護，莊孔等負責守護馬車，使他們動起手來再無後顧之憂。

項少龍兩眼寒芒一閃，大喝道：「好膽，我家儲君在此，誰敢說滇王不在，你這強佔滇王府的狂徒，可敢和我到大王座前理論，查看有關國璽文書令符，以證我儲君方是滇國之主。」

李闖文獰笑道：「你才是狂妄之徒，誰知你是否亂臣賊子，弄些假證物來招搖撞騙，快給我滾出大門去，否則我就把你們的狗腿子敲斷。」街上登時一陣嘩然，旁觀者都對李闖文橫蠻的行徑表示不滿，亦可見此人平時必是橫行霸道，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項少龍知是時候，故意露出膽怯之態，道：「你既不相信，我這就去面謁太后大王請求評個公道。」

李闖文得勢豈肯饒人，大笑道：「走得這麼容易嗎？待我把你們綁往見太后吧！」

府外又是一陣起哄，李闖文實在太過份。項少龍早知李闖文不會如此容易罷休，更加他覬覦剛才自己所說國璽令符等物，冷笑中打出手勢。此時兩旁的李府武士已開始往他們迫近過來，烏舒等立由馬車底抽出長棍，迅速拋送到各人手上。

李闖文終於大感不妥，喝道：「動手！」

項少龍早大棍在握，甩掉外袍，露出一身武士勁裝，撲前揮棍左挑右打，敵人手中長劍立被磕飛幾柄。慘哼聲中，圍上來的武士在諸鐵衛反擊下，紛紛變作滾地葫蘆，腿骨手骨斷折的聲音連珠響起。數千圍觀者人人都有鋤強扶弱的心理，又一向憎厭李闖文，一時歡聲雷動，更添項少龍一方的聲勢。這批武士一向養尊處優，本身的實力又與項少龍和眾鐵衛有段遙不可及的距離，加上重木棍佔盡長兵器的優勢，縱是人數在對方十倍以上，在措手不及下立時潰不成軍。項少龍和諸鐵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放倒廣場上七十多名武士，結成陣勢，向高踞階上的李闖文和百多名武士攻去。

李闖文哪想得到來人如此厲害，狂亂揮舞長劍，拚命驅使手下衝前攔敵。項少龍如出柙之虎，踏著倒地呻吟的敵人身體，長棍一記橫掃千軍，硬將兩人掃飛尋丈之外，登上最上的一級台階。烏舒等大呼過癮，見人就打，衝前來者若非腿骨折斷，就是血流披面的倒往四方，其中十多人更被當場打得半死。

項少龍擋者披靡的直迫李闖文而去，其他武士見勢色不對，紛紛散開。李闖文見狀大驚，在十多名家將護翼下，退進府門內。項少龍伸腳撐跌一人，人棍合一的旋風般衝入主府大堂裡。府外則倒下最少過百名李府武士。

李闖文回過身來，項少龍與烏舒、烏光、烏言著、荊奇等人已附影而來。氣勢如虹下，在李闖文身前倉皇佈陣的武士再被斬瓜切菜的擊倒地上。李闖文呆立當場，手中雖仍握著長劍，卻不知應動手還是放棄反抗。

項少龍收棍而立，微笑道：「原來你不但是狂徒，還是膽怯之徒！」

李闖文臉色數變，終是還劍入鞘，還口硬道：「我乃大楚令尹，你若敢動我半根毫毛……」

話尚未完，項少龍打個手勢，兩支木棍重重敲在他小腿骨處，骨裂聲中，李闖文慘嘶倒地。

項少龍下令道：「將所有霸佔我滇王府的狂賊，全給我扔出街外。」

眾鐵衛轟然答應。

收復滇王府後，接著發生的事，連項少龍都感到出乎意外。首先來賀的是春申君，接著是被逐離滇王府不久的一眾婢僕武士，再就是各諸侯國來弔祭孝烈王的代表甚或侯王，以及東方各國的使節和一向崇敬莊家的名將大臣，弄得莊夫人和項少龍為應酬接見忙個不停。黃昏時太后李嫣嫣發旨下來，召見莊夫人和莊保義，卻不包括項少龍在內。項少龍知道造勢成功，放心讓莊夫人母子在春申君陪同下，入宮見李嫣嫣和只有兩歲多的小儲君。幸好尤氏姊妹仍在，遂陪他接見客人，以免露出馬腳。

忙得暈頭轉向之時，下人報上道：「魏國龍陽君求見！」

項少龍大喜，囑咐尤氏姊妹繼續應付其他來人，使人把龍陽君引進內堂。

龍陽君正為這安排感到茫然，至抵達內堂，見到項少龍，一時呆在當場，項少龍離席起迎道：「這回又瞞倒你！」

龍陽君不能相信地瞪大「秀眸」，失聲道：「項少龍！」

項少龍拉著他到一角坐下，笑道：「不是我是誰？」

龍陽君大喜道：「你可知道田單到這裡來了！」

項少龍含笑點頭。

龍陽君歎道：「你真有通天徹地之能，先是董馬癡，現在則是萬瑞光，害我還為你擔透心事，三天前我到此時赫然發覺田單神滿氣足的在這裡擺風光，還以為你給他殺掉呢。」

項少龍當下把事情和盤托出，不知為何，他全心全意地信任這位「男朋友」。

龍陽君聽得田單借替身遁走一事，恍然道：「怪不得劉氏昆仲和旦楚等人一個不見，不過你能嚇得他如此不風光的溜掉，足可自豪。」

項少龍道：「君上是否來參加孝烈王的喪禮？」

龍陽君道：「名義上當然是這樣，實際上卻希望從田單手上把楚人爭取過來，現在我們知道田單、李園和呂不韋定下密議，要瓜分天下。」

項少龍道：「只要君上助我殺死田單，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

龍陽君一想也是道理，點頭道：「若你能使滇國小儲君復位，那便可牽制楚國，教楚人不敢有異心。不過事情挺複雜哩！最後我們仍是要對付你們秦國，不是非常矛盾嗎？」

項少龍道：「那是日後的事，若不解決呂不韋的陰謀，立即大禍臨頭，所以殺田單乃對你對我均有利的事。」

龍陽君苦笑道：「天下間怕只有一個項少龍是我拒絕不了的，遲些你還會見到很多老朋友呢。」

項少龍道：「韓闖！對嗎？」

龍陽君道：「韓闖這人不大靠得住，你最好不要讓他知悉身份，否則說不定他在某些情況下會出賣你。」

項少龍問起趙雅，龍陽君道：「她已隨貴屬返咸陽去，在此事上太子為你奔走出力，因為韓晶始終不肯放過她，女人嫉忌起來，是不顧大局的。」

項少龍放下心頭大石，順口問道：「各國還有些什麼人來？」

龍陽君數著手指道：「趙國來的是郭開，他現在非常得寵，有他弄鬼，我看廉頗快要相位不保。」

項少龍曉得他作此猜測，背後必發生過一些事，方如此肯定，不由心中暗歎，卻是愛莫能助。

龍陽君續道：「燕國來的應是太子丹，但到現在仍未有信息，確是奇怪。」

項少龍亦大惑不解，假設太子丹的人以快馬經魏境到壽春報信，至少該比自己快上十天，沒有理由到現在仍沒有消息。一般使節往來，均必先遞上正式文書，假設現在太子丹仍未有信息到來，可能趕不及半月後楚王的大殮。

項少龍道：「秦國有人來嗎？」

龍陽君道：「秦國一向和楚國關係較密切，現在又是罕有的和平時期，當然會派人來，不過奇怪是派來者不是呂不韋，而是左丞相徐先。」

項少龍心中劇震，隱隱間大感不妥。

龍陽君訝道：「有什麼問題？為何少龍臉色變得這麼難看？」

項少龍道：「現在還不知有什麼事，君上可否幫我一個忙，查察徐先取什麼路線到壽春來，此事至關緊要。」

龍陽君立時明白過來，色變而起道：「此事我立即遣人去辦，若是經過我大魏，我會派軍保護他。哼！這一著可能是嫁禍我大魏的陰謀。」

項少龍倒沒有想起此點，徐先到壽春，不出取韓或取魏兩條路線，若呂不韋使人在任何一國刺殺徐先，均可牽起軒然大波，而呂不韋更可乘機對韓或魏用兵。想不到莫傲死了，呂不韋仍如此計出不窮。至此兩人均無心說話，龍陽君匆匆離去。

送走所有賓客，天已入黑。項少龍肚子餓得咕咕發叫，忙返入內宅他的院落去，紀趙二女剛洗過澡，候他進來吃晚膳。滇王府規模中等，是由一座主府加上六個四合院落組成，四周圍以高牆。每個四合院均以庭院為中心，四周圍以房屋而成，佈局內向，幾乎所有門窗均開向庭院，府內遍植大樹，故即使際此炎夏時節，仍是非常陰涼。入口均設於南方，左右對稱，有明顯的中軸線。對著正門的房子是正房，左右則是東西廂房。項少龍和眾鐵衛佔了兩個四合院落，地方寬敞舒適，有若回到家中。項少龍吃飽肚子，歎一口氣，把見過龍陽君和對徐先的擔心說出來。紀嫣然聽後色變無語。

趙致道：「徐相乃西秦三大虎將之一，該有辦法保護自己吧！」

紀嫣然道：「最怕他手下裡有呂不韋的奸細，徐相又想不到出手的是李園潛往韓魏境的人，那就非常危險。」旋又皺眉道：「雖說秦楚關係密切，但只要派個王族的人來，比徐先更加適合，可知其中必有原因。」

項少龍道：「只要隨便找個政治藉口，例如要與楚人另簽和約，可迫得徐先非來不可，太后雖對呂不韋的不滿與日俱增，但暫時仍很難不倚賴他這臭仲父辦事，因為秦國軍方一向看不起她這個太后。」

紀嫣然對徐先極有好感，憂慼慼地道：「現在一切只好聽天由命！」

此時莊孔過來相請項少龍，說莊夫人回來想與他面談。項少龍只有收拾情懷，隨莊孔去了。

莊夫人身穿燕尾長褂衣，衣裾處被裁成數片三角，疊疊相交，形同燕尾，故以此名。她斜倚在靠中央庭院的一扇窗漏旁的臥几上，神采飛揚地看著項少龍進來。秀髮挽成墜髻，以一枝金釵把髮型固定，在燈火裡金釵閃閃生光，使她更顯高貴優雅，亦非常誘人。腰上掛著一串形狀不同的玉珮，倍添瑰麗富貴的貴婦身份。

莊孔離去，莊夫人盈盈起立，移到項少龍身前，甜甜一笑道：「妾身早回來了，但要待沐浴更衣後見你，嗅到人家身上的浴香嗎？」言罷傲然挺起酥胸。

項少龍暗忖滇南土族的女人必是特別開放，誘惑起男人來既直接又大膽，同時知她因感激自己，故更添愛意。微微一笑道：「看夫人的樣兒，便知這次楚宮之行大有所獲，在下有說錯嗎？」

莊夫人舉起一對玉掌，按在他胸口上，媚笑道：「少龍！你的心跳加速。」

項少龍大感尷尬，莊夫人放開雙手，以動人優雅，似是弱不禁風的步姿，嬝娜移到窗旁，背著他看著外面月夜下的庭院，柔聲道：「項少龍果是名不虛傳，只虛晃一招，立時震動整個壽春，現在再沒有人敢小覷我們這些亡國婦孺，眾諸侯國都表明立場，支持我們復國，唯一的障礙仍是楚廷。」

項少龍來到她身後五步左右立定，問道：「李嫣嫣對你態度如何？」

莊夫人道：「我本以為李嫣嫣是個非常厲害的女人，但出乎意料之外她只給人溫柔多情的感覺，還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哀傷淒艷，人當然是絕色尤物，甚至可與你的紀才女相媲美。而更使我奇怪的是她在春申君和李園之間，她似乎更傾向於春申君，確是令人費解。」

項少龍聽得呆起來，李嫣嫣竟會是這樣我見猶憐的女子嗎？

莊夫人轉過身來，倚窗而立，嘴角帶著個迷人的笑容，眉梢眼角則是無盡的風情，雙肩輕聳道：「李園和春申君對妾身的身體都很有意思，妾身該怎麼辦呢？」

項少龍苦笑道：「夫人要我給些什麼意見呢？」

莊夫人淒然一笑道：「這種男人的嘴臉我早見慣，若非遇上你，妾身定不會吝嗇身體，以爭取他們的支持，但現在卻感到要徵求你的意見。天下之間，除你之外，再沒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妾身所有的信任。」

項少龍正思忖她是否在迷惑自己，莊夫人移步過來，貼入他懷裡，用盡氣力摟緊他的熊腰，俏臉埋入他寬肩裡，呻吟道：「擁抱我好嗎？我須要一個強大的男人支持我。」

要說在這種情況下，對這樣一位身份高貴、千嬌百媚的尤物投懷送抱不動心，定是騙人。項少龍不由把她摟個結實，愛撫著她豐盈和充滿彈性的背肌，柔聲道：「夫人不必如此，就算我們沒有肉體的關係，我項少龍決不會食言，定會助小王儲登上王位。」

莊夫人仰起俏臉，甜甜一笑道：「你以為妾身當你是其他的男人嗎？不！你錯了，人家昨晚便在夢中見到你，唉！只可惜我們的一段情，到王兒登基後就要一刀兩斷，想起來便感到人生沒有什麼味道。」

忽然離開他的懷抱，拉著他到一旁席地坐下，肅容道：「現在李嫣嫣已確認我和王兒的合法地位，但李園卻以強秦壓境為藉口，拒不出兵助我母子，春申君不知是否怕開罪李族，亦搖擺不定，神態曖昧。別人所說的支持，只是口上說說，不會有實質的行動，所以我們母子的命運，仍是操在少龍手上。」

項少龍為安她的心，低聲道：「我在秦楚邊界有支實力強大的部隊，到時可扮作滇人，攻入滇京。但若我殺死田單，便得立即秘密溜走，否則恐怕難以離開壽春。現在李園唯一對付你的方法，是把你們母子軟禁楚京，又可玩弄你的身體，一舉兩得。」

莊夫人色變道：「我倒沒有想過這問題。」

項少龍忍不住摟著她的香肩，低聲道：「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裝出急需援手的姿態，不妨跟李園和春申君虛與委蛇，擺出一副若果楚廷不肯出兵，就全無辦法的樣子，定可以騙倒所有人。」

莊夫人咬著唇皮道：「你是否暗示我要犧牲自己的色相呢？本來我早有此意，但有了你後，我又不想那麼作賤自己。」

項少龍見她對自己確似動了真情，自己又風流慣了，忍不住親吻她的臉蛋，柔聲道：「凡是容易上手的東西都不覺珍貴，所以你要對所有對你有野心的人欲迎還拒，若即若離，弄得他們心癢難熬時，我們早離開楚京。假若我在楚王大殮前殺不死田單，惟有放棄，全心為你復國好了。」

莊夫人現出迷醉的神情，暱聲道：「愈和你接觸，愈覺你有本領，偏偏你卻是個情深義重的豪傑，這感覺真教人矛盾。少龍啊！人家這麼易上你的手，你會不會看不起人家呢？」

項少龍心道尚未入室登榻，那算上了手，口上當然不可這麼說，柔聲道：「在小儲君復國之前，我們不可以發生肉體上的關係，那會使我們沉迷慾海之中，誤了正事，我們必要抱上臥薪嘗膽的態度，只有刻苦砥勵，方可成其大業。」

莊夫人差點是呻吟出來道：「你室有美女，怎算是臥薪嘗膽，用這來形容人家倒差不多。」

項少龍放開她道：「女人若在男女之事上得到滿足，會在神態上給李園和春申君這些花叢老手看出來的，那時夫人便難以玩弄手段，此事微妙至極，夫人定要聽我忠告。」

莊夫人驚醒過來，坐直嬌軀道：「妾身明白，但不要忘記你的諾言，復國事成，人家絕不肯放過你的。」項少龍心中暗歎，處身於此生死懸於一髮的險境裡，他不想有任何因素影響他的大計，包括男女的關係在內。十五天內若殺不了田單，他立即溜走，絕不會猶豫。殺死田單雖重要，卻遠及不上紀趙兩女和眾鐵衛的生命，何況家中還有烏廷芳、項寶兒和正在苦候他的薄命女子趙雅。他終於明白什麼是英雄氣短。

## 第九章歷史重演

「鏗鏘」之聲，響個不絕。項少龍、紀嫣然、趙致和一眾鐵衛，加上尤氏姊妹，看著滇國小王儲莊保義和荊善劍來劍往，打得倒也似模似樣。眾女當然頻頻為小孩子打氣，荊善則憑其靈活的身手，只守不攻。「噹！」莊保義終是人小力弱，一下握不住劍柄，掉在地上。可是他毫不氣餒，滾身地上，拾劍再打。

項少龍心中暗讚，喝停後傳他幾個基本功，著他自行練習，便到尤氏姊妹處讓她們為他化妝，紀嫣然等亦避返內堂，以免給人見到她們的絕世姿容。尤氏姊妹昨天目睹他大展神威，更是傾慕，熱情如火，幸好項少龍意志堅定，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事來。項少龍終究是曾受嚴格軍事訓練的人，知道在行動之際，若荒淫過度，對精神身體均有害無益。兩女亦由莊夫人處明白項少龍的苦衷，所以只止於一般的親熱和言語上的示意。化好妝後，兩女仍不肯放他離開，硬迫他躺在臥几上，為他按摩推拿。只推了幾下，項少龍舒服鬆弛得睡了過去。醒來時，兩女正在一左一右的為他推拿腳板，使他如在雲端，好不自在。

尤翠之笑道：「睡得好嗎？」

尤凝之道：「龍陽君來找你，在外面等了整刻鐘哩！」

項少龍嚇了一跳，坐起來道：「為什麼不喚醒我？」

尤翠之過來服侍他穿上外裳，柔情似水地道：「不捨得嘛！今晚項爺沐浴時，由我們再給你推拿吧！」

項少龍習慣了她們無微不至和毫不避男女之嫌的悉心侍候，點點頭坐起來。

尤凝之扯著他衣袖幽怨道：「項爺不獎賞我們姊妹嗎？」

項少龍想起這時代的男人誰不是隨處攀折美女，自己的行為已近似異類，盛情難卻下，摟著兩人痛吻一番，然後一步高一步低的出去見龍陽君。

不知是否因重會項少龍，今天美麗的男人特別容光煥發，項少龍坐好後接過手下奉上的香茗，呷了幾口，龍陽君道：「田單的事非常棘手，因為田單現在住進楚宮，與李園為鄰，所以守衛森嚴，我看除非把握到他離開王宮的時間，否則休想行刺他。」

項少龍大感頭痛，道：「有沒有方法弄張王宮的地形圖來呢？」

龍陽君為難地道：「假若多點時間，說不定可以辦到，但依我看於孝烈王大殮後，田單會立即起程返齊……唉！」

項少龍道：「楚宮防衛方面情況如何呢？」

龍陽君道：「不大清楚，不過只是環繞王宮的護河、高牆和哨樓，均是不能解決的難題。何況現在尚未弄清楚田單住在宮內什麼地方。」

項少龍道：「凡是王侯巨宅府第，必有逃生秘道……」

龍陽君打斷他道：「不用想這方面的可行性，像我們的魏宮，有人十二個時辰輪番監聽地底的動靜，否則掘條地道進宮，不是要宰誰誰就沒命嗎？」

項少龍道：「田單總要參加宴會吧？只要知道他何時會到何地赴會，不是可在中途截殺他嗎？」

龍陽君頹然道：「楚人雖被稱為南蠻，但比之我們北方諸國更是守禮，楚王大殮前，理該禁止一切宴會喜慶之事，所以你這一著仍是行不通。」

項少龍苦惱地道：「那誰可以把田單由王宮引出來呢？唉！只要知道田單住在王宮何處，說不定我會有辦法。」

這時他腦內想的，自是通往趙穆宅中的下水道，不過由於楚宮大多了，又沒有內應，楚宮的下水道更不知是否那麼方便，所以此法仍是行不通的居多。

龍陽君忽壓低聲音道：「滇王妃是否非常美麗？」

項少龍奇道：「確是非常動人，君上難道……」

龍陽君「俏臉」微紅，「嬌嗔」道：「不要誤會，只是昨晚我到春申君府上之時，李園和春申君都大讚滇王妃，說這樣狐媚的女人確是萬中無一，當時田單、韓闖和郭開全體在座，人人動容，所以我想到滇王妃說不定可以美色引誘田單上當呢！不過卻是想易行難。」

項少龍道：「他們有說起我嗎？」

龍陽君「橫」他一眼道：「怎會漏了你，他們對你的身手和果斷的行為大感驚異，不過任他們想破腦袋，也不會聯想到項少龍來，奴家既認不出你來，其他人更休想了。」

項少龍最少把龍陽君當作半個女人，又因著相互間「深厚」的交情，無論他作什麼女兒嬌態，只覺親切，而不會生出反感。笑道：「李園說起萬瑞光的時候，有沒有咬牙切齒？」

龍陽君道：「這倒沒有，照我看李族內爭權奪勢非常激烈，李園昨晚大罵李闖文不知進退，活該給人打斷腿骨。」

項少龍糊塗起來，問道：「春申君和李園是什麼關係？」

龍陽君道：「好到不得了，李園見到春申君時像老鼠見到貓，逢迎恭敬得過了份。我看李園暗中必有對付春申君的陰謀，否則不須如此卑躬屈膝。」又道：「你可見過李嫣嫣？我看除紀才女，沒有人比她更清秀明麗，不過她眉眼間總有股化不開的哀愁，教人心痛。」

項少龍苦笑道：「可惜她全無見我的意思，否則我可和君上分享觀感。」

龍陽君沉吟片晌，道：「我派人去偵查徐先的行蹤，不過恐怕已遲了一步，急死奴家哩。」

項少龍輕拍他肩頭道：「只要有我項少龍在，定不教秦軍入侵魏境。」

龍陽君大喜道：「這事拜託你。」

兩人商量一會，發覺一時間實難找到行刺田單的方法，龍陽君惟有先行告退。龍陽君甫離去，李園和春申君相偕而至。項少龍當然由得莊夫人去應付，不過尚未回到紀趙二女的院落，莊孔來請他出主府見客，他惟有硬著頭皮去了。由後進舉步走入主廳之時，他故意改變了一向行路的姿勢，迎面走向正和莊夫人分賓主坐下的春申君和李園，廳的四周均守立著兩人的親衛。果如龍陽君所料，李園沒半點懷疑地站起來迎接他這個萬瑞光，春申君則自重身份，安坐如故。

李園施禮道：「萬將軍果是非常之人，難怪一到壽春，立時成為家傳戶曉的人物。」

項少龍還禮，以改變了聲調和帶著濃重滇音的周語道：「比起君上和太國舅，我萬瑞光只配作提鞋抹席的小廝，太國舅客氣了。」

莊夫人見李園毫不懷疑，放下心事，欣然道：「太國舅今天登門造訪，是要來見瑞光你哩！」

項少龍暗忖兩人是找借口來與你這萬中無一的女人親近才真，含笑坐在居左的李園下首。

李園深深望了莊夫人一眼，別過頭來對項少龍道：「萬將軍乃滇南名將，不知對復國一事有何大計？」

項少龍正在注意莊夫人的動靜，見到李園望她之時，她有點慌亂和下意識地垂下目光，心中叫糟，知道李園憑著俊朗的外型、充滿魅力的談吐和風度，擾亂了莊夫人的芳心，所以她有這種失常的舉止。口中應道：「此正為我們到壽春來的目的，若大王能撥一批軍馬讓小臣指揮，可望一舉破賊，收復滇地。」

春申君乾咳一聲道：「此事還須從長計議，由於先王新喪，儲君年紀尚幼，一切該待大殮後再作決定，希望王妃和萬先生能體諒箇中情況。」

項少龍暗忖這樣最好之時，又見李園以眼神去挑逗莊夫人，春申君卻沒有見到。

李園向莊夫人展露一個項少龍亦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笑容，柔聲道：「太后對滇王妃一見如故，加上先王大殮前心情困苦，著我來邀請王妃和小儲君到宮內小住，好讓我們一盡地主之誼。」

項少龍大吃一驚，心叫不妙。若讓莊夫人和莊保義住到王宮去，再要出來勢非自己可以作主。況且憑李園的手段，莊夫人又是久曠之軀，要得到她確是易如反掌，那時會有什麼後果，實在難以逆料。忙向莊夫人打個眼色。

莊夫人會意，垂首黯然道：「太后心意，青娥心領，青娥乃亡國之人，一天滇國未復，難消愁慮，青娥怎敢以愁容侍奉太后，希望國舅爺能向太后陳說青娥的苦衷。」

李園登時語塞，惟有點頭表示同意。

春申君顯然亦在大打莊夫人主意，柔聲道：「王妃不若到我府小住兩天，免得在這裡觸景傷情，只要先王入土為安，一切復常，本君定會全力支持小儲君復位。」

莊夫人當然明白春申君說話背後的含意，想起項少龍所說的欲拒還迎，先幽幽地橫了春申君嬌媚的一眼，垂下螓首，輕輕道：「過了大殮之期後好嗎？奴家在來京途中小病一場，到今天仍未康服，希望可以休息數天，養好身體再說。」

看著她我見猶憐的神態，想起昨晚的親熱，項少龍立即腦袋發熱，春申君和李園自是露出色授魂與的表情。美女的魅力確是沒有男人能抵擋的，特別是尚未到手的美女。

李園關切地道：「待會我找宮內最好的御醫來給夫人看病。」

莊夫人推辭不得，只好道謝。春申君和李園找不到再留下的藉口，惟有站起來告辭。

項少龍正鬆一口氣，李園親熱地扯著他衣袖道：「還未曾好好與萬將軍說話，不若到敝府吃一餐便飯吧！」

項少龍一則以喜，一則以驚。喜的當然是有機會到宮內去，驚的卻是怕沒有莊夫人在旁照應，會露出馬腳來。但無論如何，都知道是難以脫身。只是不明白李園為何要籠絡他。

項少龍和李園坐在馬車內，春申君則自行回府去了。

李園微微一笑道：「萬兄對復國一事，心中成數如何？」

項少龍苦笑道：「滇地叛亂之時，我們莊家和萬家能逃出來的就那麼多人，雖說滇地各族都希望我們回去，但由於李令得到夜郎人撐腰，假若沒有外援，我們成功的機會仍然不大。」

李園狠狠道：「李令此人我早看不順眼，雖說同族，我卻和他沒有半點親情。此人自得勢之後，舉兵四處侵佔別國土地，顯然狼子野心，不過若要太后點頭派出大軍，卻不容易，何況滇地實在太遠了，若不能一下子攻克滇京，戰事蔓延，形成亂局，恐秦人會乘機來侵，於我大楚非常不利。」

項少龍恍然大悟，明白到儘管李族裡也分成至少兩個派系，那麼斗介和成素寧，該是支持李令的一派。由於李園沒有把握說服乃妹李嫣嫣，可知李嫣嫣正秉承孝烈王的遺旨，希望通過李令把諸侯國收服，重新納入楚國版圖。但李園卻看穿李令的野心，知道李令只是想另樹勢力，對李園自是構成威脅。其中情況可能更複雜，不過那可是項少龍想像力之外的事。項少龍愈來愈深切體會到表面看去的表象和真正的事實，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李園見項少龍呆若木雞，還以為他正為復國希望愈來愈黯淡而神傷，抓著他肩頭，裝出懇切的神色道：「說出來或者萬兄不會相信，反對出兵滇國最力的人物，正是春申君黃歇。」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李園道：「所以我說萬兄很難相信吧！現在的形勢大大不同，諸侯國擁兵自重，王令難行，朝廷又鞭長莫及，難以討伐。所以春申君反對貴國的復辟。」

項少龍苦笑道：「太國舅很坦白。」

李園道：「我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諸侯國已是既成事實，若要去之只是徒增亂事，最後不但勞而無功，還會培植出更多像李令這種新勢力，所以我對滇國復國一事，是完全支持的。」

項少龍反相信他的話。因為正是春申君的食客方卓把莊夫人母子到壽春的消息通知成素寧，若說沒有春申君在背後首肯，方卓這麼做對他有何好處？春申君表面做足好人，暗裡卻在扯莊家的後腿，政治本就是這麼卑鄙的一回事。李園也非心腸特好，只是因著某種原因，李嫣嫣現在似乎較傾向於春申君，甚至李族裡也有人站在春申君的一方，使李園大感威脅，現因見到他英雄了得，所以大力拉攏，使項少龍加入他的陣營，背後當然更另有陰謀。

項少龍把心一橫道：「其實我對太國舅的話深信不疑，因為我們在來此途中，差點為奸人所害。」

遂把成素寧使人假扮船夫，意圖毀船殺人的事說出來。

李園大喜道：「如此我不必多費唇舌，萬兄如肯與我合作，保證你可以復國，只不知萬兄有沒有那種膽量？」

項少龍哪還不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故作昂然道：「只要能還我滇土，我萬瑞光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李園沉聲道：「那就必須先殺死春申君。」

項少龍立時聯想起信陵君曾哄他去行刺魏君的舊事，想不到歷史又在重演。

楚宮的規模，在項少龍曾見過的宮殿中，僅次於咸陽宮，守衛之森嚴，卻猶有過之。宮城環以高牆，牆高三丈，四隅各有一座精巧的角樓。牆外護城河環繞維護，寬達五丈，水清見底，最厲害是河心設有高出水面的尖木柵，想潛游過去亦難以辦到。共設兩座城門，憑可隨意升降的懸門以作出入通道。高牆內殿宇重重，分外朝、內廷兩大部份。中間以連接兩座鐘鼓樓的內牆為分界。設置內宮門，為貫通外朝內廷的通道。佈局中軸對稱，一條大道貫通南北城門和內宮門，八座巨殿和近六十個四合院落依中軸線井然有序的分佈在大道兩旁，綴以花石魚池，小橋流水，參天古樹，瑰麗堂皇。

項少龍與李園由北門入宮，先是一個方形廣場，然後一道小河橫貫其間，過橋後到達兩座主殿「議政」和「儀禮」，均築在白石台基之上，四周有圍欄台道，氣氛莊重華貴。其他六座較小的宮殿，四座位於外朝，兩座座落於內廷，均以楚國神話中的人物為名，分別是外朝的「火神」、「河神」、「刑神」、「司命」。內廷則是「芳烈」和「巫女」兩殿。聽著李園的介紹，項少龍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巫女殿，只是這些名字，已知楚人實乃諸國中最有創造力和浪漫的民族，在其他諸國休想有這類大膽創新的殿名。同時心念電轉，剛才李園提出必須殺死春申君後，便岔開話題，似乎是給點時間自己消化這難嚥下去的提議，不過他已想到李園的不安好心。春申君畢竟掌權已久，又是門下食客數千，在諸國有很高威望，各方面均是實力雄厚、蒂固根深。若李園動手把他殺死，說不定會惹起大動亂，所以自須尋找一代罪的羔羊，那人就是自己。

他項少龍甫到壽春，立以強硬手段逐走霸佔滇王府的李闖文，似是完全不顧後果，落在李園眼中，便是有勇無謀之輩。假設他能驅使自己去刺殺春申君，自可把罪名全推到他萬瑞光身上，亦可化解了莊家要求復國的圖謀，甚至可順手把莊夫人據為己有，一石三鳥，沒有計策比這更狠毒。站在楚人的立場，誰都希望借李令之手，把諸侯國敉平，土地重新納入楚國國土內。如此看來，李園、春申君都是和李令蛇鼠一窩，只是在敷衍莊夫人這美人兒。

馬車通過內宮門進入內廷，那是楚王處理日常政務及起居的地方，主要的建築物是巫女和芳烈兩殿及東西六宮，每宮由四座四合院落組成，另有三座花園，即中路的御花園與東西兩路的東園和西園，景色怡人，勝境無窮。李園所學甚博，逐一為他介紹殿名所代表神祇的傳說，談吐高雅，確有引人入勝的魅力。難怪莊夫人雖心屬他項少龍，又明知李園不是好人，對他仍有點情不自禁。

此時他說到河神和巫女，笑語道：「我們最美的兩位女神河神和巫女，不是居住於楚境之內，而是韓境的洛水和秦境的巫山。含睇宜笑、虛緲若神，居住於遠方長河深山之處，想想已教人神往。」

項少龍道：「剛才太國舅所說有關春申君的事……」

李園親切地拍著他肩頭道：「遲些再說，我想萬兄花點工夫，先認識清楚春申君的真面目，明白到我李園不是誣蔑好人，萬兄再作決定。但萬兄請切記這是我們男人家的事，若給女流知道，不但怕她們神態間露出破綻，還徒令她們終日憂心，有害無益。」

項少龍暗呼高招，當然點頭答應。李園在騙自己，自己何嘗不在騙他，兩下扯平，大家都沒好怨的。此時馬車轉往東路，只是不知田單身在何院。

李園笑道：「我在宮外有座府第比這座要大上十倍，不過我仍喜住在宮內，大部份時間在這裡度過。」

項少龍心想你要在近處設法控制李嫣嫣才是真意吧。衛士拉開車門，項少龍收攝雜念，隨李園步下馬車。

李園和項少龍在主廳內分賓主坐下，俏侍女奉上香茗。項少龍環目一掃，不由暗讚李園果然是有品味的人。朝合院中央庭院望去，是一排十八扇有窗漏的木門，平台水池，池中尚有小亭假石山，以一道石橋貫通，庭院深闊達五百步，遍植茶花、香桂。際此炎夏之時，茶花盛開，桂樹飄香，紅白相映，一派鬥艷爭春的景象。廳內家俱全用雕鏤精細的香梨木，地席鋪以織錦，裝飾的古瓷、掛雕、屏風一應俱全，項少龍便自問沒有這種心思。若非自己得到紀才女的芳心在先，又因著種種特殊的形勢，說不定在那場角逐裡會敗在他手上。由於北廳背陽，又臨水池，故清爽涼快，消暑解熱。項少龍與李園安坐廳心，品嚐香茗，一時間感到很難把這風神俊朗、貌似正人君子的李園當作敵人。這小子也恁地厲害，竟懂得以親如家人兄弟的手法，對浪蕩無依的「亡國之徒」展開攻心之術，自己當然不該讓他「失望」。

裝作感激要說話之時，李園輕拍手掌，發出一聲脆響道：「萬兄先用點時間去觀察形勢，再考慮我的話。唉！李園之所以不怕交淺言深，只是基於義憤和我大楚的前途，捨此再無其他。」

隨著他的掌聲，四名身材曼妙，身穿楚服，高髻環帽垂巾的美女由側門踏著舞步走出來，到了兩人座前下跪行禮，屈膝以優美的姿態坐在兩人伸手可觸的近處。遮面的紗羅，更使她們引人入勝。到此時項少龍終體會到紀嫣然的話，若此子蓄意討好你，確有過人手段。禁不住為紀才女沒有被他追到手而抹了一額冷汗，全虧李園只懂詩經楚辭，而不懂什麼「絕對權力絕對腐化」那類警句，又或是「蜜糖的故事」。

李園道：「吾人交友，不是以美女就是以黃金示意，此四女來自不同地方，各有風情，但均是千中挑一的標緻人兒，且全是未經人道的懷春少女，萬兄可逐一揭開她們掩面紗巾，看看哪個最合眼緣，好作為我對萬兄的見面禮。」

項少龍心呼厲害，李園可能是他所遇到的人中裡，最懂心理戰術的一個。如此去揭開四女的面紗予以挑選，不但大增好奇心，還有種侵犯私隱的高度刺激。自己雖無心收納美女，仍有很強烈的衝動去揭紗一看，但他當然不可以這樣做。臉色一沉道：「太國舅的好意心領，可是我萬瑞光一日未復滇國，其他一切不會放在心上。」

李園聞言不怒反喜，哈哈一笑，揮走四女後道：「不知萬兄是否相信，剛才李某是故意相試，看看萬兄會否見色起心。如此我更放心。」

再拍手掌，俏婢奉上精美酒食，兩人把盞淺酌，暢談起來。李園口角風生，不住問起滇地情況，表示極大關注，幸好李園對滇地比他更不清楚，答不上來項少龍隨口編些奇風異俗出來敷衍他，倒也沒有什麼破綻。當年他受軍訓，曾到過中國不少地方，加上對中國地勢風土的認識，說起來自是似模似樣。吃至一半，門衛報上太后駕到。

項少龍嚇了一跳，正要迴避，李園不慌不忙，先著人搬走酒食，扯著他到一角的屏風後道：「萬兄躲在這裡，當聽我問起有關助貴國復國之事，萬兄當知是誰從中作梗。」

項少龍失聲道：「若給太后發現了怎辦？」

李園拍胸保證道：「舍妹和我說話之時，不會有其他人在旁，若有什麼事，我自會一力承擔，不會讓萬兄受到任何委屈，但記緊只能耳聽，不可眼望。」

上次做董馬癡是要扮粗豪，今次的萬瑞光則由李園定型為有勇無謀，項少龍只好傻楞楞的接受了荒謬的安排。環珮聲響，「迷死了」孝烈王的絕代嬌嬈終於到達。

關門聲響，聽足音果然宮娥侍衛均退出門外去。項少龍想起龍陽君和莊夫人對李嫣嫣的形容，哪還理會得李園的吩咐，把眼睛湊到屏風隙縫處，朝廳心望去。一看下，立時呼吸頓止。他不能相信地看到一位無論秀麗和氣質均足以與紀嫣然和琴清匹敵的美女。平心而說，若論嫵媚清秀，她仍遜紀嫣然半籌，高貴典雅亦不及琴清。可是她卻有一股騷在骨子裡，楚楚動人，弱質纖纖，人見人憐的氣質。這時她盈盈俏立廳心，輕蹙黛眉，只要是男人，就會興起把她擁入懷裡輕憐蜜愛的強烈衝動。她是那種正常男人見到便想拉她登榻尋歡，但又不忍稍加傷害傾國傾城的可人兒。莊夫人說得對，她清麗脫俗的玉容上籠罩著淡淡一抹難以形容的哀愁，似是人世間再沒有事情能夠令她快樂起來。

李嫣嫣頭結雲髻，連額髮處理也作成雲形，瀟灑地擱在修長入鬢的黛眉之上，確堪當「雲髻凝香曉黛濃」的形容。她的鬢髮被整理成彎曲的鉤狀，卻是輕薄透明，雲鬢慵梳，縹緲如蟬翼，更強調了她完美的瓜子臉型和含愁默默的美眸。修長優美，纖穠合度的嬌軀，配上鳳冠翠衣，更使她有種超乎眾生、難以攀折、高高在上的仙姿美態。她身上佩帶著各式各樣的飾物，最奪目仍是掛在粉頸垂在酥胸的一串項鍊，上層由二十多顆鑲有珠寶的金珠構成，最下由一顆滴露狀的玉石作墜飾，與頭頂珠光寶氣的鳳冠互相輝映，澄澈晶瑩，光彩奪目，但卻一點不能奪去她清秀脫俗，超越了所有富貴華麗的氣質。

項少龍不由生出驚艷的感覺。若她肯和自己上榻，項少龍肯定自己會立即付諸行動。此時李園來到她身後，溫柔地為她脫下外袍，露出刺繡了精美鳳紋、地黑紋金的連身垂地長裾，腰束玉帶，透出一股高貴華美的姿致。當李園指尖碰到她香肩，貴為楚太后的美女明顯地嬌軀一震，還垂下目光，神情古怪之極。項少龍心中劇震，暗忖難道他們並非親兄妹的關係，但又知道若是如此，怎瞞得過春申君呢？像李嫣嫣這等舉國聞名的美人，要冒充也冒充不來的。

李嫣嫣豐潤性感的紅唇，輕抖一下，輕輕道：「大哥為何會在這裡呢？我約好秀兒來看她最新的刺繡哩！」

聲音嬌甜清脆，還帶著鏗鏘和充滿磁力的餘音，上天實在太厚待她。項少龍經過多年來的禍患經歷，對縱是莊夫人、嬴盈那等誘人美女，也可如老僧入定般不動心，可是此刻偷看到李嫣嫣，仍要敗下陣來。同時心發奇想，李園矢志要得到紀嫣然，是否因只有紀才女才能替代李嫣嫣在他心中的位置，難道他兄妹竟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時代裡，一夫多妻乃當然的制度。有身份地位的人，女子嫁給他們，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會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媵妾，更不要說陪嫁的婢女。更可異的是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都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除此之外，王侯大臣可隨時把看上的女人收到宮中府裡，姬妾之多可想而知。

多妻家庭最是複雜，很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亦很容易出現有乖倫常的亂事。李園和李嫣嫣很大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兄妹，郎才女貌，加上李園狼子野心，想借李嫣嫣重施呂不韋的詭計，還哄得春申君以為自己寶刀未老，晚年生子，再轉嫁孝烈王這另一個糊塗鬼，可想像孝烈王見到李嫣嫣之時，連老爹姓甚名誰都忘了，哪會想得到李嫣嫣肚內的「奇跡」，乃李園一手一腳炮製出來的呢？若非項少龍從趙穆處知悉李園、李嫣嫣、春申君和孝烈王的關係，又明白李園不擇手段的性格，斷不能只看兩人間一個動作和片刻的神情，竟得出如此駭人聽聞的推論。李園若知道的話，殺了他亦不肯予項少龍偷看兩人獨處的機會，想到這裡，呼吸不由急促起來。

李園著李嫣嫣坐下，柔聲道：「秀兒正在東廂刺繡，難得有這等機會，讓大哥和嫣嫣說句話兒好嗎？」

這麼一說，項少龍便知李園看似無意地遇上李嫣嫣，其實卻是故意的安排，好教自己聽到不利於春申君的對話，以堅定自己成為他刺殺春申君的工具。因為李園該早知道李嫣嫣會在午膳後來看郭秀兒的刺繡，而刺繡因未完成的關係，必是不好搬運，所以楚國現時最有權力的太后只好紆尊降貴到這裡來，亦可見她和郭秀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

李嫣嫣歎道：「說吧！」

李園在妹子面前頗為戰戰兢兢，乾咳一聲，清了清喉嚨道：「滇王妃母子請我們出兵助他們復國一事，我想和嫣嫣商量一下。」

李嫣嫣冷冷道：「大哥是看上滇王妃吧。」

李園因「萬瑞光」正在偷聽，立時大感尷尬，不悅道：「嫣嫣怎可如此看你大哥，我只是為大楚著想，先君新喪，若我們對滇王妃母子的要求無動於衷，說不定會惹起眾侯國叛離之心，若他們靠向秦人，楚國危矣！」

項少龍心中好笑，李園這麼慷慨陳詞，對自己是一片苦心。

李嫣嫣默然片晌，淡淡笑道：「這事不是由你和我決定便可成事，還須詢問軍將大臣的意見，否則必起爭端。大哥有和春申君提過這方面的意見嗎？」

孝烈王去世，春申君立時成為楚廷軍政兩方面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亦是基於這理由，莊夫人不遲勞苦趕回壽春，央求春申君伸出援手，豈知春申君正是背後策畫要毀掉她母子的人。

李園正中下懷，昂然道：「當然說過，可是春申君仍是一意孤行，決意用李令來平定諸侯，還說除滇王妃可留下外，其他一切人等均要除掉。唉！李令若得勢，肯遵服王命而行嗎？所以大哥不得不向太后進言。」

他還是首次稱李嫣嫣為太后。正凝神偷看的項少龍暗叫厲害，這番話不論真假，但李園當著楚太后說來，假也要變成真。若他是如假包換的萬瑞光，必會深信不疑，橫豎也是死，自會依李園的命令去博他一鋪。

李嫣嫣沉吟片晌，緩緩道：「我教大哥去請滇王妃母子入宮小住一事如何？若她們來了這裡，就沒有人可傷害她們。唉！寡婦孤兒，教人憐惜。」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動，耳內傳來李園解釋莊夫人母子為何拒絕的因由，心想原來李嫣嫣的心腸這麼好，看來她一切作為，都是被以李園為首的族人迫出來的。難怪她這麼不快樂，不由憐意大起。

神思迷惘間，只聽李嫣嫣柔聲道：「大哥你現在立刻給我去見滇王妃，無論如何也要把她母子和所隨人員請到宮內來，就算我們不能出兵替他們復國，亦絕不容他們給人害死。莊蹻於我大楚功勳蓋世，對忠良之後，怎也該有憐恤之情吧！」

李園深慶得計，長身而起，才發覺李嫣嫣半點站起來的意思都沒有，大奇道：「嫣嫣不是要去看秀兒嗎？」

李嫣嫣淡淡道：「我想一個人在這裡靜靜想點事情，誰也不得進來打擾哀家。」

李園忍不住回頭瞪了屏風一眼，嚇得項少龍立時縮回頭去。

李嫣嫣不悅道：「大哥還猶豫什麼呢？」

接著是門開門闔的聲音，可以想像無奈離開的李園是多麼惶急苦惱。項少龍也非常痛苦，假設這美人兒冥坐一個時辰，他就要給活生生悶壞。

李嫣嫣的聲音響起道：「不論你是誰，立刻給我滾出來！」

項少龍一聽下立時汗流浹背，若這樣給李嫣嫣斬了頭，確是冤哉枉也之極。

項少龍龍行虎步般由屏風後昂然走出來，隔遠跪拜地上，沉聲道：「亡國之臣萬瑞光罪該萬死，請太后賜罪。」

李嫣嫣冷冷望著他，淡淡道：「抬起頭來！」

項少龍心中暗喜，抬起頭深深望進她眼裡，一副視死如歸的慷慨模樣。

李嫣嫣秀眸射出銳利的神光，肅容道：「現在我問你一句你答一句，若稍有猶豫，我立即喚人進來把你推出去斬首，不要欺我是女流之輩，哀家自幼學習騎射劍術，等閒幾個人休想近得了我。」

項少龍暗忖難怪你這麼大膽子，歎道：「太后不若把我幹脆斬首好了，若問及有關太國舅爺的事，我怎可未經他允准便說出來。」

李嫣嫣不悅道：「現在我大楚究竟誰在當家作主？」

項少龍知道不能太過火，黯然道：「我萬瑞光只是亡國之臣，這次返回壽春，早不存活望，只求為國盡得點心力而死，已心滿意足。」

李嫣嫣怒道：「你想死嗎？我偏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派你一個意圖行刺哀家的罪名，使你禍連親族。」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說到底，原來是太后要亡我莊家，好吧！我萬瑞光認命如何。」

他並非有意和她抬槓，只是眼前形勢複雜，李園和李嫣嫣的關係更是令人莫名其妙，若乖乖屈服，出賣李園，定會使她心中鄙夷。不若試一試她對莊家的同情心達至何種程度，反更划算。李嫣嫣狠狠盯著他，臉色忽晴忽暗，顯是對這充滿英雄氣概、泯不畏死的軒昂俊偉男子拿不定主意。

項少龍見好就收，在地上重重叩三個響頭，道：「這是謝過太后剛才對我莊家的維護之情。現在太后若改變心意，小臣仍是非常感激，只望能以一死息太后之怒，望太后高抬貴手，放過莊蹻僅存的一點香火。」言罷迅捷地彈退兩步，再跪下來，抽劍便要自刎。

李嫣嫣嬌喝道：「且慢！」

項少龍當然不會自殺，若李嫣嫣不喝止，他只好撞破後面的窗漏，以最高速度逃回莊府，再設法逃命。暗叫好險，像電影的凝鏡般橫劍頸項，苦笑道：「太后尚有什麼吩咐？」

李嫣嫣道：「先把劍放回鞘內，到我身前坐下。」

項少龍一言不發，還劍鞘內，移到她身前十步處舒適地坐下來，神態不亢不卑。這時代最重英雄，項少龍是不是英雄自有定論。但因他是來自人人平等的二十一世紀，今雖入鄉隨俗，依足禮數，但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氣魄，使他給人與眾不同的昂揚感覺。

李嫣嫣端詳他好一會，幽幽歎道：「大哥是否曾指使你去行刺春申君呢？」

這次輪到項少龍大吃一驚，想不到李嫣嫣如此高明，竟由李園囑他躲在屏風後偷聽，又故意說春申君壞話，從而推出這麼樣的結論來。故作沉吟道：「太國舅爺或有此意，但尚未正式對小臣說出來。」

李嫣嫣聲調轉冷道：「殺了春申君，你想你們莊家仍有人可活著嗎？」

項少龍有點摸不清她究竟是站在李園的一方還是春申君的一方，道：「當然我會成為代罪羔羊哪！」

李嫣嫣呆了一呆，奇道：「代罪羔羊，哪有這麼古怪的詞語，不過聽來倒很貼切。羔羊確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項少龍這時已非常熟悉宮廷中人的心態，李嫣嫣等若另一個朱姬，寂寞難耐，所以於忽然遇上自己這麼一個人，順手拿來消遣一下，靈機一觸道：「這又叫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是否更貼切呢？」

李嫣嫣一時仍未明白，想了想後，「噗哧」一聲笑起來，旋又知有失莊重，玉容收斂，但語氣已轉溫和，淡淡道：「你這人並非如表面看來般有勇無謀，只懂動劍。唉！你走吧！說到底，並不關你的事，我只是氣你竟膽敢偷看哀家。」

項少龍不敢露出歡喜之色，叩頭謝恩，站起來道：「請太后指點一條離去的明路。」

李嫣嫣道：「我離開後，你可由偏門經中庭從後廂離開，你若不想人頭落地，最好不要將我的話透露給太國舅爺知道，否則絕不饒你。」

項少龍將她的話當作耳邊風，隨便應一聲，便要往後退到中庭去。

李嫣嫣不悅道：「站住！你究竟有沒有聽到我的話。」

項少龍坦然道：「小臣因不大把自己的人頭當作一回事，所以並沒有十分在意。但若太后說這樣哀家會不高興，那縱使五馬分屍，我也會至死凜遵。」

李嫣嫣先是杏目怒睜，但聽到最後幾句，神色漸轉柔和，柔聲道：「你若非大奸大惡的人，就是坦誠正直者，滇國出了你這種人材，復國有望。去吧！以後我再不想見到你。」

項少龍愕然道：「太后剛才不是著太國舅爺命我們入宮嗎？」

李嫣嫣沒好氣地道：「你當那麼容易見到我嗎？快滾！」

項少龍苦笑道：「若太后真的要我滾出去，我情願給你殺了。太后有聽過士可殺不可辱嗎？」

李嫣嫣顯是從未聽過，只覺此人妙語如珠，引人入勝，平生罕見，更不宜和他多接觸，一副給他氣壞的樣子，轉身往大門走去。項少龍乘機退到庭院裡，快步來到後廂處，心中仍被李嫣嫣的倩影填滿之時，推門便要出去，香風飄至，一道人影朝他直撞過來。心神恍惚下，項少龍只知對方是一名女子，哪敢讓對方撞入懷內，伸手去按對方香肩。那女子驚呼一聲，伸手按上他胸口，借點力往後退開去。後廂中傳來數聲女子喝罵的聲音。項少龍和那差點撞個滿懷的女子打個照臉，吃了一驚，不是嫁給李園的郭秀兒還有何人。

隨在郭秀兒身後的婢女聲勢洶洶地一擁而上，給郭秀兒一手攔著，嬌喝道：「不得無禮，這位是萬瑞光將軍，太國舅爺的朋友。」大有深意地狠狠看項少龍一眼，施禮道：「先生請恕妾身走路時沒帶眼睛。」

項少龍隱隱感到郭秀兒識穿他的身份，但又不知破綻出在何處，大感頭痛，可又是心中欣悅，還禮道：「請太國舅夫人恕我冒犯之罪。」

郭秀兒向身後四婢喝道：「還不給我去侍候太后去？」

四婢少有見到溫婉嫻雅的夫人如此疾言厲色，邊嘀咕此人不知是何來頭，匆匆領命而去。

郭秀兒柔聲道：「讓妾身送將軍一程吧！」

領路而行，到了後門處，對把守後門的兩個門衛道：「給我去為萬將軍喚輛馬車來。」

其中一人應命去了。

郭秀兒找個借口支開另一守衛，到只剩下兩人，低聲道：「項少龍！我想得你好苦，你為何會到這裡來呢？是否想對付秀兒的夫君呢？」

項少龍心想她果然看穿自己的偽裝，歎道：「你怎知道我是項少龍？」

郭秀兒低聲道：「我剛才手按到你的胸口，摸到那鳳形玉墜子，我自幼把玩它，當然認得！秀兒很高興，你真的一直懸著它。」

項少龍恍然而悟。

郭秀兒幽幽道：「少龍可否放過秀兒的夫君？」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動，郭秀兒若要他死，只要嬌呼一聲，他立即完蛋，可是她縱是猜他來刺殺李園，仍不肯這麼做，只是向自己求情，可知她是打定主意不肯出賣自己。忍不住道：「他疼你嗎？」

郭秀兒肯定地點點頭，旋又歎道：「那又有什麼用，他太多女人哩！」

項少龍當然知道李園風流自賞，認真地道：「秀兒放心，我這趟來絕非為了他。」

到馬車遠去，郭秀兒神傷魂斷的返回院內去。

馬車馳出宮門，兩騎飛至，其中一人項少龍認得是斯文秀氣的東閭子，此人曾在邯鄲的比武場上大出風頭，與另一劍客樓無心乃李園手下最著名的兩大高手。

東閭子恭敬地勒馬問好，道：「太國舅爺在偎紅樓等候萬爺，讓小人領路。」

另一人早吩附御者改道，項少龍笑道：「何用領路，車子不是正朝那裡去嗎？這位壯士高姓大名。」

東閭子有點尷尬，在壽春他們已慣了這種橫行無忌的作風，乾咳一聲，為那人報上名字。此時蹄聲響起，一隊二十多人的騎士迎面而來，帶頭者年約二十許，身穿貴族的武士服，面相粗豪，身形壯碩，一看便知是勇武過人之輩，雙目盯到東閭子，立時射出兩道寒芒，神情興奮。

東閭子見到這青年，冷哼一聲，低聲對項少龍道：「萬爺！這是春申君第七子黃戰，為人好勇鬥狠，在壽春論騎射劍術乃數一數二的人物，太國舅爺曾有嚴令，禁止我們開罪他，他若有言語上的不敬，萬爺請多多包涵。」

項少龍暗忖原來是壽春的貴族惡霸，黃戰已在前方攔著去路，從人左右散開，竟把整條路的交通截斷。

東閭子施禮道：「東閭子向黃公子請安問好。」

黃戰悶哼一聲，策馬而出，來到東閭子旁，一臉傲氣，瞥了項少龍一眼。

東閭子忙道：「這位是滇國的萬瑞光將軍，剛抵壽春。」

黃戰精神一振，呵呵笑道：「原來是把李闖文硬掃出門口的萬瑞光，不若找個地方，讓黃戰領教高明，免得被外人譏我壽春無人。」

項少龍心中好笑，原來只是個徒逞武力、有勇無謀之輩，難怪李園會得勢。

東閭子沉聲道：「黃公子……」

黃戰不留情面地打斷他道：「狗奴材！哪裡到你來說話。」

東閭子垂頭不語，顯然心中狂怒。

黃戰不屑地盯著項少龍，嘲笑道：「萬將軍不是心怯吧？」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黃公子抬舉在下，在下更不會狂妄得以為壽春無人，不過在下手中之劍只用於沙場卻敵，又或保衛社稷田園，公子自當深明此理。」

黃戰色變道：「你在嘲笑我不懂沙場征戰嗎？」

項少龍這時更清楚他只是好勇鬥狠之徒，從容道：「黃公子若有興趣，可擇日公開切磋比試，不過此事必須先得尊君同意，公子請！」

這番話軟硬兼備，擺明我不怕你。黃戰何曾遇過如此厲害的人，發愕半晌，喝道：「就此一言為定，姓萬的不要到時臨陣退縮。」

項少龍仰天大笑道：「公子放心，能與高手比武，正是我萬瑞光求之不得的事。」

聽到他笑聲裡透露出來的豪情和信心，黃戰愕了一愕，轉向東閭子道：「芳烈閣的小珠兒是我黃戰的人，東閭子你以後最好不要再到那裡去。」

言罷一聲呼嘯，領著隨人策馬而去，這時街上兩方排滿車龍和馬龍。

東閭子射出怨毒神色，盯在黃戰背影，待他們轉上另一條街，深吸一口氣道：「真希望萬將軍可一劍把這小子宰掉。」

壽春是項少龍來到這時代後，最多徵歌逐色場所的地方，只是最繁盛的鄰靠內城以酒神命名的芳烈大道，有上百間大小妓寨、歌台舞榭和酒館，且是私營的，其興旺可知。據東閭子說，大部份歌姬來自各被征服國家，其中以越女身價最高。「貨源」可直接從那些被楚國王族長期剝削的地方「採購」，又可向政府購買被俘虜的亡國奴，只是想想箇中情況，項少龍已聽得搖頭歎息。偎紅樓是壽春最具規模的歌舞樓之一，其餘兩間是神女齋和黃戰警告東閭子不要去的芳烈閣。

偎紅樓是一組圍以高牆的院落組群，園林內分佈著七、八座四合院，主樓樓高兩層，憑窗後望，可看到不遠處殿宇森森、金碧輝煌的楚宮和內城牆、護河與壽春著名的園林勝地郢園，位於園中央的郢湖像一塊嵌在林木間的明鏡，景色怡人，項少龍居住的滇王府在郢園的東端。項少龍在東閭子的引路下，登上主樓二樓，四名綵衣美婢跪地恭迎，遞上兩盆清水，侍候他們濯手抹臉，那種排場確非三晉和強秦能及。管事的是個叫叔齊的大胖子，這人拍馬屁的功夫一流，難得的是恰到好處，連項少龍都覺得須對他加以打賞，才能心安理得。

李園此時正在靠郢園的一邊其中一間廂房內喝酒，陪他的還有兩名曾是滕翼手下敗將的樓無心和言復。見到項少龍來，請他入席，神色凝重道：「太后有沒有發現萬兄躲在屏風之後？」

項少龍心念電轉，知道必須作出該出賣李園還是收買李嫣嫣的抉擇。苦笑道：「太后曾有嚴令，不准我把事情說出來，不過我萬瑞光豈是怕死之人，太國舅爺又對我們莊家如此盡心盡力。是的，太后不知如何竟會知道我躲在屏風之後。」他終決定買李園，原因說來好笑兼諷刺，皆因李嫣嫣本性善良，開罪她尚有轉圜餘地，李園卻是不折不扣的奸人，若讓他知道自己說謊，自然大是不妙。

李園欣然道：「萬兄這般看得起我，我李園自然會盡力保著萬兄，萬兄可以放心。嘿！你猜她為何知道你躲在屏風後呢？我也是事發後想到答案。」

項少龍確不知道，搔頭道：「大國舅爺請說原委！」

李園道：「原因有兩方面，首先她早從門衛處知道我和萬兄在喝酒談心，其次是地上的足印，當太后著我離開之時，我回頭一看，見到地上足印由深至淺延往屏風處，便知露出破綻。」

項少龍暗叫好險，若諉稱太后只是在那裡發了一陣呆就溜掉，就要當場給李園識破他在作偽。

李園笑道：「萬兄！李園敬你一杯。」

樓無心、言復和東閭子等齊齊舉杯。

酒過三巡，項少龍自動獻身道：「太后似乎隱隱知道太國舅爺故意問起敝國之事，是要讓我清楚誰是阻我莊家復國之人，還嚴詞訓斥我一頓。」

李園若無其事道：「萬兄請把與太后見面的整個過程，一字不漏的述說出來，此事至關重要，千萬不要有絲毫隱瞞的遺漏。」

項少龍立即半盤托出，真真假假的作其描述，其中最關鍵的地方，例如李嫣嫣看穿李園要他項少龍去刺殺春申君那類言語，自須隱瞞。

李園皺眉沉思頃刻，又反覆問過其他細節，迫得項少龍連拔劍自刎都說出來，神情古怪道：「我最清楚我太后妹子的性格，少有與人說這麼多話，最奇怪是一點沒有責罰萬兄。」轉向其他人道：「你們有什麼看法？」

樓無心等三人神情古怪，卻不敢說出心中所想。

李園拍幾怒道：「我著你們說就說呀！難道我猜不到嗎？只是想跟你們印證一下而已。」

樓無心垂頭恭敬地道：「說到底太后仍是個女人，可能是……嘿！大爺明白我的意思吧！」

李園瞥項少龍一眼，哈哈笑道：「你看他們身為男兒漢，說起女人來竟要這麼吞吞吐吐，不是挺可笑嗎？」

這時輪到項少龍奇怪起來，難道自己猜錯，若李園和美麗的妹子有乖逆倫常的關係，對她看上第二個男人，多多少少會有妒忌之意，但看他現在如此開心，於理不合。

李園舉杯道：「我們再喝一杯！」

項少龍糊里糊塗的和各人舉杯對飲。

李園放下杯子，眼中閃著懾人的異采，神情充滿憧憬地道：「我的太后妹子終於耐不住寂寞，為萬兄而心動。男女間的事最難解釋，只不過實情確是如此，萬兄這次復國有望。」

項少龍心中暗罵，早先是要自己作刺客殺手，這回卻是想自己當舞男。搖頭道：「太國舅爺誤會，太后只是關心我們莊家的事，故和我多說幾句話，亦因此放過在下，不該涉及男女之私。」

李園興奮地道：「當然大有可能是空歡喜一場。不過我會用言語向她試探，我太清楚她，她可以瞞過任何人，絕瞞不過我。」

項少龍正容道：「太國舅爺要我萬瑞光提劍殺敵，在下絕不皺半下眉頭，可是……」

李園打斷他道：「好！不愧好漢子。但萬兄有沒有想過成大事者，不但要不拘於小節，還須無所不用其極，否則萬兄就不用到壽春來，乾脆殺返滇國，看看可否憑手中之劍把奸黨殺盡。」

項少龍為之語塞，同時大惑不解道：「在下有一事不明，說到底李令是太國舅爺李族之人，為何春申君反要維護他，而太國舅爺卻要對付他呢？」

李園歎一口氣，向言復打手勢道：「言復你來說！」

言復肅容道：「萬將軍有所不知，即使李族之內，亦有不同黨派。最具實力的當然是我們大爺，另一黨則以大爺的親叔太祝李權為首，他專掌國內一切祭祀之事，最近與相國春申君狼狽為奸，李令和李闖文屬他們一黨，故與大爺不和。」

項少龍終於明白。表面看來，春申君和李園似甚融洽，內裡卻是暗爭劇烈。春申君於是拉攏李族內與李園敵對的勢力，以之打擊李園。正為此原因，所以春申君改變立場，由支持莊家復國變成反對和破壞，說到底沒有一個是好人。在這種情況下，李嫣嫣自然成為最關鍵的人物，誰取得她的支持，誰就能在最後勝出來。

楚廷最有權力的職位，首先當然是右相國春申君和左相國李園，其次是太祝、太宗、太正和太史。後四者中又以兼掌律法的太祝權力最大，右相國與太祝聯手，難怪李園處在劣勢。這麼看來，李園倒非全沒為莊家復國之意，因為復國後的莊家，將變成李園的心腹勢力，既可助他穩定其他諸侯國，亦可使他勢力大增，壓倒其他反對的力量。

李園道：「這次太后想把滇王妃及王儲請入王宮，實是出於李權的主意，表面的理由雖是冠冕堂皇，其實只是不想你們和其他諸侯國聯繫及達成密議，不利於李令吧！萬兄現在明白嗎？」

項少龍裝作感激零涕道：「多謝太國舅爺指點。」

李園又沉吟半晌，續道：「此事自有我向太后推搪，春申君一事則可暫擱一旁，目前最緊要的事，是弄清楚太后是否對萬兄有意思，可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長身而起道：「我現在先回王宮，讓他三人陪你飲酒作樂。這裡的姑娘姿色出眾，保證萬兄滿意。」

項少龍哪有興趣嫖妓，站起來施禮道：「太國舅爺的好意端光心領，亡國之臣，哪有閒情開心玩樂。」

李園見他除復國一事外，對其他事再無半絲興趣，欣然道：「讓我先送萬兄一程吧！」

相偕去了。

項少龍回到滇王府，只見大門外守著十多名禁衛軍，入門後，弄清楚是李嫣嫣親自下令派這些人來保護王府的。剛進府立刻給莊夫人請去說話，聽畢項少龍的敘述，莊夫人忿然道：「想不到春申君是這樣的人，想我先家翁當年如何待他，怎想到現在竟與李族的人聯手來害我們。」

項少龍早見慣這種事，安慰道：「有多少個人不是見利忘義的，幸好我們根本不用倚靠任何人，只要幹掉田單，我們立即遠離是非之地，盡力作復國之謀，任得他們自相殘殺好了。」

莊夫人幽幽歎氣，低聲道：「幸好我還有你可以倚賴。」

項少龍暗暗心驚，岔開話題問道：「今天有什麼特別的事？」

莊夫人精神一振道：「我們這次可說是來得合時，各地侯王不是派出重臣，就是親來弔喪，他們都很懷念先家翁的恩德，除了支持李令的夜郎人外，都表示若我們舉事，可在軍餉和物資上支助我們，近年來夜郎人勢力大增，人人希望我們能夠復國，把夜郎人的野心壓下去，聽說這次夜郎王花刺瓦亦會來弔唁呢？」

項少龍皺眉道：「李令會不會來？」

莊夫人有點茫然地搖搖頭，苦笑道：「若楚廷肯接受他來壽春，那代表楚人正式承認他的身份，李園該不會容許此事發生的。」

項少龍沉聲道：「我看他來的機會很高，否則春申君不會故意請你回來，又派人在中途行刺你。照我看他定是和夜郎王花刺瓦聯袂而來，李闖文的霸佔滇王府，正是要為李令造勢，只不過想不到我們仍活得好好的。孝烈王一死，壽春陷進各大勢力的鬥爭之中，李嫣嫣就是因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故而派人來守衛滇王府。」

莊夫人色變道：「少龍！我終是婦道人家，遇上這種情況心中六神無主，該怎麼應付好呢？」

項少龍道：「現在還要弄清楚一件事，是為何太祝李權建議我們搬進王宮去？不過其中的一個可能性，該是讓李令可大模大樣住進滇王府去，而春申君則以安全理由，把我們軟禁在王宮內，既可阻止我們和其他侯王接觸，又可公然明示天下，李令已正式成為滇國之主，手段確是卑劣之極。」

莊夫人怒道：「李嫣嫣難道任由他們擺佈嗎？」

項少龍道：「李嫣嫣是個怎樣的人，我們還未真正摸清楚，不過照我看，她還是比較遠李園而親春申君和李權的，否則李園不會因李嫣嫣對我另眼相看而欣喜若狂。」

莊夫人細看他一會，點頭道：「你確是個能令女人心動的男人，李嫣嫣一向憎恨男人，說不定會因你而改變。」

項少龍失聲道：「憎恨男人，她是愛搞同性戀嗎？」

莊夫人愕然道：「什麼是同性戀？」

項少龍知道又失言，解釋道：「即是歡喜與同性別的女人相好，嘿！」

莊夫人抿嘴一笑道：「這倒沒有聽過，只知她由懂事開始，凡男人用過的東西絕不去碰。對男人更是不假辭色，否則李園不會因她和你說了一會話，竟猜到那方面去。」

就在此時，莊孔連門都不拍闖進來道：「太后和太祝來了！」

項少龍和莊夫人愕然對望，既大感意外，更不知如何是好。

臉垂重紗的李嫣嫣，高坐於滇王府主廳向門一端的主席上，太祝李權手捧朝笏，恭立一旁，慓悍的禁衛軍林立廳外兩旁，直排到入門處，氣氛莊嚴肅穆。

莊夫人、項少龍領著莊保義叩頭施禮，隨來的禮儀官高喝道：「平身！」

莊夫人等站起來。項少龍留心偷看太祝李權，此人臉型窄長，身形高瘦，美鬚垂胸，年紀在四十左右，頗有點仙風道骨的格局，可惜臉容蒼白，一副酒色過度的樣子，兩眼更是轉個不停，顯是滿肚子壞水。

太后李嫣嫣平靜地道：「未知太國舅是否來見過王妃和儲君，傳達哀家的意思？」

莊夫人當然不能睜著眼說這種絕瞞不了人的謊話，正不知如何是好，項少龍乾咳一聲道：「太后明鑒，太國舅爺曾……」

太祝李權冷喝一聲，打斷他的話道：「太后在詢問滇王妃，哪到其他人代答。」

項少龍差點拔劍衝前把他宰了，此君實在欺人太甚。

莊夫人冷冷道：「我弟萬瑞光的話，等若我的說話。」

李權冷哼一聲望向臉藏在深紗之內的李嫣嫣。

李嫣嫣淡淡道：「萬將軍請說。」

項少龍暗忖若不施點顏色，他們連在壽春立足的地方都沒有了，從容自若道：「請問太后，奸徒李令，是否正和夜郎王聯袂前來壽春的途上。」

李嫣嫣和李權同時一震，愕在當場。氣氛尷尬難堪之極。

項少龍雙目厲芒閃動，沉聲道：「太后請回答小臣。」

李權回過神來，大喝道：「萬瑞光你竟敢對太后無禮？」

項少龍沒好氣地奇道：「李太祝請恕愚魯，小臣詢問的乃關於我們滇國的事，何無禮之有？」

李權一向比李園更橫行霸道，罕有給人頂撞，但在這情況下又不可以不講道理，一時語塞起來。項少龍冷冷望著他，嘴角飄出一絲令李權不寒而慄的森冷笑意，轉往李嫣嫣，索性擺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氣，靜候她的答覆。

李嫣嫣平靜地道：「李令確曾要求來此，給哀家一口拒絕，至於他有沒有隨花刺瓦同行，哀家並不清楚。」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我敢以項上人頭作賭注，花刺瓦和李令狼狽為奸的兩個人，均已抵達壽春，否則何用勞動太后和太祝親臨，把我們請入王宮去。」

李權登時色變，大喝道：「好大膽子！」

項少龍仰天狂笑道：「有何大膽可言，楚既要亡我滇國，我等也不願再忍辱偷生，太后請回宮吧！我們祭祀了歷代先王后，立即全體自盡，不用太后再為我等費神。」

李權臉色再變，假若發生此事，必使諸侯離心，說不定會靠向強秦，那就大大不妙，而此正是楚人最害怕發生的事。李嫣嫣嬌軀微顫，不知如何去應付這個局面。莊夫人跪下來，把莊保義摟入懷裡，反是這小子仍昂然而立，沒有露出半點害怕的神色。項少龍目如鷹隼，緊盯李嫣嫣。他當然不會蠢得去自殺，必要時自然是立即遠走高飛，總好過給軟禁宮內，任人宰割。且最怕是給人發現他身上的飛針，那時連李園都要來殺他。

就在此時，門外響起一連串兵器交擊之聲，接著李園直闖進來，怒喝道：「誰敢阻我！」

守在門處的八名禁衛長戟一挺，截著他的進路。

李嫣嫣嬌叱道：「讓太國舅進來！」

長戟收起，李園還劍鞘內，確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項少龍見到莊夫人美目盯著李園，露出迷醉神色，暗叫不妙，一時又全無辦法。

李園大步來到項少龍旁，施禮後剛站起來，李權已冷笑道：「太國舅爺……」

李嫣嫣冷然截斷他道：「此事待哀家處理！」

李園不屑地瞅李權一眼，沉聲道：「恕我李園不懂逢迎之道，若太后再任由奸人唆擺，亡國之禍，就在眼前。」

李權不理李嫣嫣的指示，厲聲道：「左相國此話何意，定須還本太祝一個公道。」接著向李嫣嫣跪下來，叩頭道：「太后請為老臣作主，即使先王在世之日，亦從沒有對老臣有半句侮辱之言。」

項少龍暗忖李權確非什麼像樣的人物，難怪會被春申君收買，想不到秦、楚、趙三國，權力都到了太后手上，原因則各有不同。趙孝成王是生活過於靡爛，受不住壓力而亡，秦莊襄王給呂不韋毒死，而楚孝烈王則大概是喪命於李嫣嫣的肚皮上。

李嫣嫣因粉臉藏於面紗後，使人高深莫測，難猜其意，沉默好一會，緩緩道：「太國舅爺莫要危言聳聽。」

事實上到現在項少龍仍弄不清楚李嫣嫣的真正立場，她似乎相當維護莊家，當然也可能是在演戲。但肯定在莊保義復位一事上她是站在李權和春申君的一方，否則此刻不會出現在滇王府內。今早她吩咐李園把莊家全體人等接進宮內，應已得到李令前來壽春的消息。

李園頹然道：「要說的話，我早說了。先聖有言，逆人心者，無有不敗。現在李令勾結夜郎人，凌迫鄰國，實存虎狼之心。可笑是竟有人視而不見，還一心一意玉成其事，令諸侯國心存離意，只看滇王儲到壽春後人人爭相拜訪，該知人心所向，我說太后受小人唆擺，楚亡在即，絕非虛語。假若西南屏藩盡去，強秦大軍將長驅直進，不出一個月時間可兵臨壽春城下，那時再對侯國安撫，為時已晚。」

項少龍開始感到李園對莊家復國一事，並非全無誠意。無論李園是如何壞透的一個人，但他終仍是愛國和愛家族的。在某一程度上，假設自己仍要留在壽春，他的命運就要和李園掛上鉤。若李園被人幹掉，他也不能再活多久。此事確是始料難及，就算當代預言學大師鄒衍親口告訴他，他亦不會相信。

仍跪在地上的李權帶著哭音陳情道：「太后切勿誤信讒言，老臣一切作為，無不秉照先王遺命而行，太后明鑒。」

就在這一剎那，項少龍把握到李嫣嫣的立場。她並非對李令有什麼好感，又或特別靠向李權或春申君，而是遵循楚孝烈王的遺命，希望通過李令把眾諸侯國重新歸納入楚國的版圖內。而李園則看出此事行不通之處，加上李族內兩系的鬥爭，變成現在僵持的局面。項少龍設身處地，不禁為李嫣嫣要作的取捨而頭痛。比較起來，李園確是高明多了，至少有不受孝烈王亂命的勇氣。莊夫人仍靜靜地跪在地上，眼光不時巡視項少龍和李園兩人，可能也有點難以取捨。

李嫣嫣蹙起黛眉，為難的道：「此事遲點再說，哀家要回宮了。」

李權惶急叫道：「太后！」

項少龍哈哈笑道：「李太祝最好和奸賊李令說一聲，無論他帶來千軍萬馬，我萬瑞光誓要取他項上人頭。」

李嫣嫣嬌軀劇震，站了起來。項少龍、李園和莊保義忙依禮跪伏地上。

李嫣嫣緩緩道：「李令到京之事，確沒有得到哀家同意，李權你命他留在夜郎王府，不准踏出府門半步，若這樣都給人殺了，怨他命苦吧。」轉向李園道：「太國舅爺給我調來一團禁衛軍，十二個時辰把守滇王府，若有任何人敢來冒犯，立殺無赦。」

擺駕回宮聲中，在八名宮娥前後護擁下，楚域的第一美人出門去了。李權怨毒無比的眼光掃過李園和項少龍，追了出去。

莊夫人親自為李園和項少龍把盞斟酒，向李園媚笑道：「到今天妾身才知道誰是為我莊家盡心盡力的人，讓我姊弟向太國舅爺敬一杯。」

李園舉杯道：「若有一天我李園能鬥得過朝中權奸，必保滇王儲能安坐滇王之位，就以此杯起誓。」

莊夫人秀眸湧出感激的熱淚，酒盡後垂首道：「太國舅爺如此高義隆情，妾身盡使為牛為馬，亦心甘情願。」

李園雙目亮起來，極有風度地道：「滇王妃休要折煞李園。」

項少龍雖對莊夫人沒有野心，但看她願意任李園大快朵頤的格局，亦頗不舒服。幸好他心胸廣闊，喝一杯後把心事拋開。

莊夫人偷偷望項少龍一眼，嘴角逸出一絲笑意，柔聲道：「瑞光你再喝一杯就該歇了。」

轉向李園道：「我這小弟最受不得酒，但怎麼喝也不會臉紅。」

項少龍吃了一驚，暗讚莊夫人細心，自己臉上鋪上厚粉，確是怎麼喝都不會臉紅的。

李園微笑道：「滇王妃請勿怪李園冒瀆，我想和萬兄私下說幾句密話。」

項少龍和莊夫人同時愕然。莊夫人柔順地點了點頭，離開廳堂，還為兩人關上門。

李園怔怔地望著項少龍，好一會後長歎道：「項少龍！我李園服了你啦！」

項少龍立時魂飛魄散，手按到劍柄去。

李園舉高雙手道：「項兄切勿緊張，我若要對付你，不會來此和你喝酒。」

項少龍驚魂甫定，苦笑道：「你是如何把我認出來的？」

李園道：「我第一眼見到項兄之時，已覺眼熟，但由於這事太不可能，兼且你長了鬍子，臉形改變，髮色膚色均大異從前，加上你語帶滇音，故以為真的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又搖頭失笑道：「剛才其實我早來了，只是在門外偷看項兄只手扭轉乾坤的精采表現，那時你不但忘記掩飾聲調，連一貫的神態都顯露出來，那是天下只你一家，別無分號，我除非是盲了或聾了，否則怎會不知你是項少龍呢？」

項少龍奇道：「李兄和小弟是敵非友，為何現在卻像故友重逢，款款深談呢？」

李園俯前道：「我與項兄之隙，實始於紀才女，那時我恨不得將項兄碎屍萬段，但現在米已成炊。唉！」李園眼中射出深刻的痛苦，喟然道：「事情總要過去的，殺了項兄又有什麼用，徒使紀才女恨我一生一世，若她殉情自盡，我更痛苦。」

項少龍破天荒第一次接觸到李園多情的一面，有點感動地道：「想不到李兄有此襟懷，小弟失敬。」想不到來壽春短短兩天，分別給郭秀兒和李園認出來，看來易容術作用不大。幸好除了田單、韓闖、郭開等有限幾人外，壽春再沒有人認識自己。

李園顯是滿懷感觸，長嗟短歎，以充滿譏嘲的語調道：「不知項兄相信與否，就算項兄走到街上，大叫我是項少龍，保證沒有人敢動你半根毫毛。現在誰不知秦王儲和太后視你為心腹，秦國軍方更是奉你為神明，若今天把你殺掉，明天秦國大軍就會開來，項兄只是自己不知道吧！天下間現在只有呂不韋和田單兩人敢碰你。」

項少龍沉聲道：「這正是我橫梗心中的事，李兄不是與田單結成聯盟嗎？」

李園狠聲道：「不要再說這忘恩負義的老狐狸，來到壽春後，發覺春申君的形勢比我好，立即倒戈相向，靠向他們那一方，昨天才搬進春申君府去，還把我的計劃向春申君和盤托出，幸好我在春申君府裡有人，否則死了都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恍然笑道：「原來如此！」

李園老臉一紅道：「項兄怎麼會知道田單到這裡來呢？」

隱瞞他再沒有意思。項少龍把事實和盤托上，聽得李園不住大歎他好運氣。

弄清楚來龍去脈後，李園正容道：「要項兄完全信任我，當然不容易。現在項兄應知我形勢惡劣，而我亦知項兄要殺田單和為滇人復國兩事均是難之又難。但假若我們兩人聯手，說不定所有這些沒有可能的事，均會迎刃而解。」

項少龍點頭道：「這樣兩全其美的事，誰能拒絕？但我卻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李兄是否知道呂不韋要借你楚人之手殺死徐先的陰謀？」

李園道：「當然知道，但我李園怎會中呂不韋之計，假設徐先死於我楚人手上，而徐先還是因弔祭先王而來，後果確是不堪想像。」

換了以前，項少龍定不會相信李園的話，但現在已清楚他的立場，更知在壽春能呼風喚雨的人仍是春申君而非李園，再沒有理由懷疑他。此刻的李園最關心的事，首先是保命，然後談得到奪權。只看今午春申君第七子黃戰對東閭子的氣焰，可見其餘。

李園忽地劇震道：「不好！」

項少龍嚇了一跳道：「什麼事？」

李園臉上血色退盡，拍案大怒道：「春申君真不識大局，為了討好田單和呂不韋，竟做出這種蠢事來。」

項少龍的心直往下沉。

李園臉如死灰道：「十五天前春申君第六子黃虎率領三千家將，坐船西去，那是我們收到徐先來壽春的消息後的一天，我當時已有懷疑，但想不到春申君如此臨老糊塗，不知輕重。」

項少龍歎道：「事實上春申君和田單一直互相勾結，你或許尚未知趙穆實是春申君第五子，當年囂魏牟便是應春申君請求到魏國來殺我。」

李園聽得目瞪口呆，始知被田單利用。而自己還推心置腹，妄想借助齊人之力對付春申君。

項少龍伸出手來道：「這個盟約締成了！」

李園大喜，伸手和他緊握著道：「我是絕對信任項兄的。」旋又有點尷尬地道：「但我卻知項兄仍不敢完全信任我，現在我向天立誓，若有違此約，教我萬箭穿身而亡。」

項少龍心中暗讚，因為李園若不能贏得他完全的信任，他定要處處防他一手，那麼這樣的合作便不完美。想想也覺好笑，不太久前兩人還是你要我死，我想你亡，現在形勢利害所迫下，卻變成戰友。

李園精神大振，道：「第一步我們先殺死李令，給他們來個下馬威如何？」

兩人對望一眼，同時大笑起來，充滿棋逢敵手的味兒。

## 第十章險死還生

項少龍把李園送到宅外，三十多名親衛等得頸都長了，李園上鞍前，低聲道：「嫣然是否來了？」

項少龍微微點頭。

李園沉吟片晌，苦笑道：「我真的很羨慕項兄。」

項少龍道：「想見她嗎？」

李園先是露出驚喜之色，旋又搖頭道：「相見等如不見，項兄請代我向她問好，告訴她紀嫣然是我李園心中最敬愛的女子。」

仰天一笑，登上馬背，領著眾親隨旋風般馳出大門外。

項少龍慨然一歎，搖搖頭，返回宅內去，正想回去見紀嫣然，向她報告此事，半路給莊夫人截著，把他扯到一間無人廂房去，低聲道：「李園和你說了什麼？」

項少龍想起她剛才對李園意亂情迷的態度，心中有氣，冷冷道：「都是些動刀動槍的事，沒什麼特別的。」

莊夫人俯過來細審他的眼睛，看得他渾身不自然的時候，笑靨如花柔聲道：「少龍妒忌哩，妾身真高興。」

項少龍索性把脾氣發出來道：「並非妒忌，而是沒有一個男人喜歡聽女人當著他臉說願為另一個男人為牛為馬，這是尊重或不尊重的問題。放開你的手好嗎？」

莊夫人挽得他更緊，湊到他耳旁吐氣如蘭道：「若我要說的對象，是項少龍而非李園，同樣的話就該改作為妾為婢。少龍明白其中的分別嗎？」

項少龍哂道：「我豈是那麼易騙易哄的人，夫人敢說對李園沒有動心？」

說到這裡，心中一動，知道自己確是對莊夫人動了點心。對女人他可說是非常有風度，絕少責罵或傷害女性，甚至像單美美和歸燕的蓄意謀害，他亦從沒有要找她們算賬的念頭。給他罵得最多的女人是趙雅，但最後他還是原諒她，像以前般疼她。但他為何卻要向莊夫人發這麼大的脾氣呢？項少龍因曾飽受打擊，更不想學當時代的男人般對女人多多益善，廣納姬妾。不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反是女人不斷向他投懷送抱，心甘情願加入他的妻妾群內。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加上他對女人又容易心軟，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不想涉足男女之事內。到目前為止，真正令他情難自禁的只有琴清一女而已，對其他的他很有克制力。但莊夫人的情況卻很特別。無論她復國成功與否，都不會成為他的姬妾。這是身份的問題，莊夫人和兒子已成為滇國人人承認的正統和象徵，一旦莊夫人嫁了給人，這象徵將給澈底破壞。她可以和男人發生肉體關係，在其時是非常平常的事。所以項少龍和莊夫人即使發生男女之情，亦注定是短暫的，當莊保義登上王座，項少龍離滇之時，這段男女之情便要宣告壽終正寢。正是因為沒有心理障礙，兼之項少龍又對這對孤立無援的母子有極大憐惜，所以在不自覺下，他逐漸地接受莊夫人，或者是日久生情吧。只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直至現在大發脾氣，猛然醒覺是什麼一回事。

莊夫人雖被責罵，卻沒有絲毫受責的應有反應，反正容道：「你說得不錯，李園確是個令我心動的男人，而且不理他的真正用心怎樣，表面上他仍是對我莊家仗義支持。假設我沒有遇上你，我必會以身體作出報答。但現在卻不會這樣做，因為怕你會看不起人家。這樣剖白心跡，你該滿意吧！」

項少龍搖首道：「但你現在撩起李園的心，恐怕事情不是可以由你控制。」

莊夫人道：「我對應付男人早經驗豐富。」接著狐媚一笑道：「剛才我是故意的，好看看你這鐵石心腸的人會有什麼反應，現在終於知道答案。唉！少龍！今晚讓妾身侍寢陪你好嗎？」

項少龍想起紀嫣然和趙致，硬著心腸道：「別忘了我們早先的協議，大事要緊，男女之情只好暫擱一旁。」

莊夫人感動得眼也紅了，垂頭道：「妾身還是首次遇上第一個不是為我的姿色而幫助我的男人。」說時靠得他更緊更擠。

項少龍忙把身份被識破，又與李園結盟的事告訴她，莊夫人自是聽得目瞪口呆，大喜下迫項少龍和她纏綿一番，方肯放他離去。項少龍回到住處，把事情向紀趙兩女重覆一趟，兩女亦是聽得目瞪口呆，想不到事情會有如此出人意表的發展。

紀嫣然欣然道：「李園雖是個自私自利、心胸狹窄和做事不擇手段的人，但終是有識之士，在這種情況下與你結盟是最聰明的做法，況且有了你這朋友，說不定可影響秦國不以楚國作為第一個征服的目標呢。」

項少龍苦笑道：「在此事上我是很難發言的，你不去打人，人就來打你，不要說朋友可以成敵人，父子兄弟也可反目成仇，紀才女精通歷史，對這該有一番體會。」

趙致點頭道：「夫君大人說得對，何況現在項郎處處都有朋友，想幫都不知該幫哪一國。」

項少龍坦白道：「我是個只愛和平不好戰爭的人，將來儲君登位，我們遠赴他方，找個山明水秀的原野或幽谷終老，那不是挺寫意嗎？」

兩女感動得投入他懷內去。此時荊善來報，說內城官屈士明求見。項少龍大訝，問起紀嫣然，才知內城官等若禁衛統領，忙一肚狐疑地出前堂會客。屈士明年在三十左右，神態穩重，一臉和氣，生得挺拔高大，面目英俊，予人很好的印象。不過這只是表面的假象，因為項少龍總覺得他眼睛內藏有另一些與其外象截然相反的東西，使他直覺感到屈士明是那種笑裡藏刀的人。

寒暄過後。屈士明道：「太后命我前來，請萬將軍入宮，萬將軍可否立即起程？」

項少龍暗忖現在光天化日，到王宮走的又是通衢大道，該不怕他弄花樣，且有起事來在人潮熙攘的大道上逃也逃得掉，點頭答應，隨他策騎往王宮去。一路上屈士明對沿途景物和建築指點談笑，令他得到不少情報，至少知道王宮旁一組宏偉的建築群是春申君府，李園的左相府則在春申君府斜對面。李園在宮內宮外均有居室，與李嫣嫣的關係自是比其他李族人或春申君更親密。難怪雖惹起春申君的妒忌，但至目前為止仍奈何不了他。但隨著李令入壽春，田單和春申君公然勾結，平衡終被打破。入宮後，眾人下馬。

屈士明低聲道：「太后想在她東宮的養心別院見萬將軍，那是她彈琴自娛的地方，她心情好之時，說不定會奏一曲給先生聽呢。」

項少龍暗忖難道李嫣嫣真的看上自己，但想想又不大可能，一個憎恨男人的女人，怎會只兩天改變過來。不過多想無益，只好隨屈士明去了。八名禁衛在前開路，另十六人隨在後方，對他的保護可說過份了一點，可見李嫣嫣對他的維護。二十四名禁衛顯然是特別的精銳，人人身型彪悍，項粗肩厚，均是孔武有力的大漢，假若楚兵全是這種水準，連秦人都非其對手。此時項少龍和屈士明在前後簇擁下，穿過東園一條碎石鋪成的小路，四周花木繁茂，小亭小橋，流水魚池，點綴得園內生氣盎然。左方草樹外有一列房舍，卻不覺有人在內。四周靜悄無人。

屈士明指著房舍道：「萬將軍請看！」

項少龍循他指引望去，奇道：「看什麼？」

就在此時，忽感右腰給尖銳硬物重重插擊一下，發出叮的一聲。項少龍立知是什麼一回事。屈士明以匕首暗算他，卻刺中他插滿飛針藏在腰處的針囊。想也不想，一肘強撞在屈士明脅下處。

屈士明於匕首甩手掉地、脅骨折斷聲中，慘然傾倒往旁，仍不忘大叫道：「動手！」

先動手的是項少龍，換了劍鞘以掩人耳目的血浪寶刀離鞘而出，前方最近的兩人立被畫中頸項，濺血倒地。項少龍知道不宜力敵，側身撲入一堆小樹叢裡，再由另一方滾出來，敵人的攻勢全面展開。左右各有兩人奮不顧身殺來，悍如瘋虎。項少龍知道絕對退縮不得，振起無與匹敵的鬥志，先往前衝，也不知踏毀多少鮮花，卻避過被圍困的危險，猛然旋身，血浪閃電劈出。這些禁衛果是千中挑一的高手，首當其鋒那人運劍硬架他凌厲的一擊，卻避不開項少龍由下方疾踢過來的一腳，下陰中招，慘嚎倒地。後面衝來的兩人收不住勢子，給拌得差點掉在地上。項少龍劍光暴漲，漩飛一匝，兩人撒劍倒跌，立斃當場。此時更多人由前面三方蜂擁而至，都是由草叢花樹間鑽出來。不過卻沒有人吆喝作聲，只是一聲不吭的攻來。項少龍心中一動，一邊大聲叫喊，一邊往左方房舍狂奔過去。奔上一道小橋，後方風聲響起，項少龍心知不妙，滾落橋上，一把長劍在上方破空而過。項少龍在橋上跳起來，使出一招以攻代守，幻出重重劍浪，照著衝上來的兩人疾施反擊。

「嗆！」的一響，左方那人的長劍竟只剩下半截。可惜項少龍卻沒有殺他的機會，順勢迫退另一人，只見敵方七、八人橫過穿流橋底的小溪，想趕往橋的另一邊攔截。項少龍放過眼前敵人，跳上橋欄，再凌空翻個觔斗，落到一片草地上。兩名敵人立即聲勢洶洶撲過來。項少龍心中叫苦，這些人個個武技強橫，以眾凌寡，足夠殺死自己有餘。若給攔著苦戰，自己必無倖理，猛一咬牙，由地上滾過去。那兩名敵人雖是勇悍，但何曾見過這等打法，慌了手腳，其中一人已經給項少龍雙腳絞纏下肢，翻倒地上，另一人則被血浪透腹而入。

四方儘是人影劍光。項少龍放過倒地者，往旁邊一棵大樹滾過去，撞到樹身彈起來，三把長劍由不同角度朝他砍刺過來。項少龍知是危急關頭，若不能破圍而出，今日必喪身於此，一聲狂喝，使出壓箱底的「攻守兼資」，三把劍盡劈在他畫出的劍光上，更被他似有無限後著的劍勢迫退。眼角瞥處，其他人瘋了般追來，已成合圍的死局。項少龍仰頭一看，見上方有條伸出來的橫枝，再上處更是枝葉繁密，心中大喜，趁敵人尚未攻來之時，劍回鞘內，離地躍起，雙手抓在粗若兒臂的橫枝上。敵人見狀躍起揮劍攻來。項少龍兩腳左右飛出，掃在兩人劍身處，兩把劍立時盪開去。雙腳再連環踢出，兩人面門中腳，血光迸現下，踉蹌倒跌。借一下腰力，翻上橫丫之時，下方已滿是敵人。三把劍脫手往他擲來。項少龍貼往樹身，避過長劍，往上迅速攀去。敵人亂了方寸，在下邊手足無措地看著，這時只能悔恨沒有帶得弩箭在身。到了樹頂，離地足有八、九丈。

項少龍心花怒放，擘大喉嚨像哨樓上的哨兵般狂呼道：「造反了！造反了！」

四名敵人開始往上爬來。項少龍不驚反喜，拔出血浪，迎了下去。以居高臨下之勢，斬瓜切菜的把四人劈下樹去，眼看都活不成。

此時屈士明按著脅下骨折處辛苦地來到樹下，亦是無計可施，進退失據，喝道：「斬樹！」

項少龍大笑道：「辛苦你們哩！」

要以長劍斬斷這一棵人抱不過的大樹，沒有半個時辰休想辦到。就在此時，無數禁衛由四方八面湧進園裡來。

屈士明臉色大變，喝道：「走！」

不過已走遲一步，禁衛把人和樹團團圍著，見到竟是上司屈士明，都呆了起來。

「太后駕到！」眾衛忙跪在地上。在樹頂處的項少龍不便施禮，自是免了。終於度過一次被刺殺的危險，靠的卻是幸運。

太后宮。

屈士明和十七名偷襲項少龍的手下雙手被反綁，跪伏李嫣嫣鸞台之下，其中五人受了輕重不一的劍傷，渾身血污，形相淒厲。包括屈士明在內，二十五名刺殺者被項少龍幹掉七個。李權和正在王宮內辦事的大臣聞訊趕至，其中兩人正是大將斗介和大夫成素寧。斗介本是依附李園的人，後來見春申君勢大，又投向春申君和李權。成素寧則一向是李權的爪牙，當日便是由他派出侄兒成祈，和家將假扮船夫，意圖在淮水害死莊夫人母子。斗介和成素寧均年近四十，前者長相威武，頗有大將之風；後者高頎蒼白，一看便知是耽於酒色之輩。另外還有外城守武瞻和專責保護太后和王儲的禁衛長練安廷。項少龍悠然自得地站在李權下首，接著是武瞻和練安廷，對面是斗介和成素寧。屈士明臉如死灰，垂頭不語。

李嫣嫣頭頂鳳冠，沒有以重紗覆臉，艷絕楚境的玉容罩上一層寒霜，鳳目生威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究竟是何人指使？」

屈士明垂頭稟上道：「萬瑞光來壽春，橫行無忌，視我大楚有若無人，今天又在滇王府冒犯太后，更明言殺人，小人心生憤怨，才要下手教訓他一頓，絕沒有人在背後指使。」

李園的聲音在入門處響起，長笑道：「萬瑞光怎樣橫行無忌？若你屈士明的家被人佔據，你該怎麼辦呢？」

眾人目光投往入門處，只見李園神采飛揚地快步而來，先向李嫣嫣施禮，移到項少龍旁，擺明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李權冷笑道：「左相國此言差了，兩件事怎可以相提並論，李令尹佔據滇王府之時，先王尚在，亦沒有出言反對，分明……」

李嫣嫣冷叱截斷他道：「太祝！」

李權瞪了李園和項少龍一眼，悶哼一聲，沒有再說下去。但人人都知他要說的是李闖文強佔滇王府一事，是得到死鬼孝烈王的同意和默許的。

斗介乾咳一聲道：「屈士明瞞著太后，在宮廷內動手犯事，確是有違軍紀，但他只是激於義憤，故仍是情有可原，願太后從輕發落。」

他乃楚國軍方重臣，說出來的話即使貴為太后的李嫣嫣亦不得不予以考慮，由此可見春申君現在的實力，實有壓倒性優勢。

成素寧也求情道：「屈士明只是想挫折一下萬將軍的氣焰，並無殺人之心，太后明鑒。」

項少龍哈哈笑道：「這真是奇哉怪也，各位當時並不在場，為何卻能一口咬定屈將軍只是想對在下略施教訓，難道你們早就商量好嗎？」

成素寧為之語塞，雙眼射出怨毒神色，狠狠盯著項少龍。

禁衛長練安廷躬身道：「太后明鑒，當微臣率人趕至東園，屈大人等人人手持利刃，不是一般鬧事打架的情況，而死去的七人，屍體分佈在園內，顯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打鬥和追逐。」

李權冷笑道：「此事是否正中禁衛長的下懷哩？」

練安廷顯是涵養極深，雖被李權明諷他覬覦高他一級的內城守之位，仍神色不動道：「李太祝言重，末將只是依實情稟上太后，假若蓄意隱瞞，便是失職。」

李園笑道：「故意歪曲事實，不但有失職之嫌，還是欺君之罪，李太祝莫要太過忘形。」

李權怒道：「左相國……」

李嫣嫣打斷他，向尚未發言的外城守武瞻道：「武將軍對此事有何看法？」

武瞻掌握城衛，權力極大，地位與斗介同級，立場一向不偏不倚，所以他的說話份外有影響力。

狀若雄獅的武瞻銅鈴般的巨目一睜，射出冷厲的神色，落在屈士明身上，沉聲道：「王宮之內，妄動刀劍，已是大罪，況是逞兇殺人，更是罪無可恕，不過既然屈大人堅持只是一般鬧事打架，我等理該把事情弄個一清二楚。太后只要把犯事者由末將盡數帶走，分別審問箇中情況，保證可真相大白。」

李權、斗介等立時色變，想不到武瞻一點不看他們的情面，若把他們這批背後的主使人抖出來，就更糟糕。

門官此時唱道：「春申君到！」

春申君左右各跟著一名武將，其中一人赫然是七兒子黃戰，聲勢洶洶的闖進殿來。施禮時，李園低聲告訴項少龍另一武將是春申君的第三子黃霸。

春申君到了斗介的上首處，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竟戟指大罵屈士明道：「屈士明你身為內城守，負責禁宮安全，竟知法犯法，是否知罪。」

項少龍和李園交換個眼色，均知春申君要殺人滅口。

屈士明還以為春申君想以另一種手段為他開脫，忙道：「末將知罪！」

春申君轉向李嫣嫣道：「老臣請太后立即下旨，將犯事者全部斬首。」

屈士明渾身劇震，愕然抬頭叫道：「君上！這事……」

春申君後的黃戰竄出來，一腳踢在屈士明嘴上，後者登時齒碎唇爆，慘嚎一聲，滾倒地上，再說不出話來。

春申君回頭瞪了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屈士明一眼，不屑道：「身犯死罪，還敢出言辱罵太后，萬死不足以辭其咎。」

輕輕數語，就將把黃戰封口的行動帶過去。

李嫣嫣冷冷看著春申君，好一會後，冷然道：「來人！給哀家把這些人推出殿外，立即絞死，禁衛長負責監刑。」

練安廷跪地接旨，命禁衛押著屈士明等人去了。李權等均臉無血色，但又知這是對他們最有利的解決方法。

李嫣嫣美目掠過眾人，當眼光落在項少龍身上，略停半晌，閃過令人難明的複雜神色，最後來到武瞻處，柔聲道：「武將軍認為內城守之職，該由何人擔任？」

項少龍對猛將武瞻甚有好感，很想聽聽他的提議。春申君等無不露出戒備神色，可見內城守之位，對兩派鬥爭，極有關鍵性的影響。反是李園神態從容，嘴角含笑。

武瞻肅容道：「現在壽春正值多事之秋，宮禁之地亦不能免，末將認為不宜大變，由練大人升上一級，而禁衛長之位，則由副禁衛長獨貴補上，太后以為是否可行？」

李嫣嫣在春申君等人反對前，早一步道：「武將軍提議，甚合哀家之意，就此決定，其他人不得異議。」接著又道：「萬將軍受驚？請留貴步，退廷！」

李嫣嫣在後廷單獨接見項少龍，侍衛婢女給她趕出去後，絕美的太后露出罕有的笑容，向坐在下首的項少龍道：「萬將軍應比現在出名得多才是合理哩！」

項少龍心中一懍，故作不解道：「太后何出此言？」

李嫣嫣橫他一眼道：「剛才要刺殺你的全是禁衛裡出類拔萃之輩，人人均可以一擋十，但蓄意偷襲下，仍給萬將軍斬殺七人，而先生卻不損分毫，教我想起一個人來。」

項少龍整條脊骨涼浸浸的，問道：「太后想起哪個人呢？」

李嫣嫣岔開話題道：「今早與將軍見面後，我去看秀兒夫人刺繡，她心神恍惚，接連出錯，還刺傷指頭。我問起下人，方知將軍離宮時曾與秀兒碰過面，還由她安排馬車送將軍離開。當時我仍沒有想到什麼，但見到將軍後來在滇王府和宮內的表現，想法自是不同。」

項少龍暗叫不妙，知她對自己動了疑心。

李嫣嫣秀眸亮起來，狠狠盯著他道：「天下間，能令秀兒一見便失魂落魄的男人只有一個，萬將軍能否告訴我那人是誰呢？」

項少龍知道身份已被識破，郭秀兒乃李嫣嫣的閨中密友，定不時向她說及關於自己的事，所以李嫣嫣發覺到她神態有異，自己又出奇地行為詭秘，身子厲害，終給這秀外慧中的美女猜出自己是項少龍來。自己這趟偽裝可說處處碰壁，一塌糊塗，幸好田單尚未知道自己來了。而李嫣嫣遣開其他人後，方迫自己表露身份，事情該還有轉圜的餘地。歎一口氣，回復平日的從容瀟灑，淡淡道：「她有沒有告訴你『蜜糖』的故事呢？」

李嫣嫣微一點頭，玉臉轉寒道：「項少龍！你好大膽，這次是否奉秦人之命，來蠱惑我大楚眾多諸侯國？」

項少龍苦笑道：「我項少龍怎會是這等卑鄙小人，亦不屑做這種事。要嘛，就在沙場上見個真章。這次我來是要殺死田單。現在既給太后揭穿身份，只好返回秦國，唯一要求只是希望能領滇國的孤兒寡婦安然離開。」

李嫣嫣寒聲道：「走得這麼容易嗎？」

項少龍含笑看著她，先飽餐一輪秀色，平靜地道：「要殺要剮，悉隨尊便，但若在下被殺，再加上春申君派人行刺徐先一事，即使有呂不韋也難阻止秦人大軍壓境之禍。」

李嫣嫣勃然大怒道：「實在欺人太甚，你當我大楚真是怕了你們秦國嗎？秦國正值東郡民變，自顧不暇，還敢來凌迫我大楚？」這番話外硬內軟，明眼人都知她心怯。這也難怪，現在誰不是談秦色變。

項少龍微笑道：「秦國現在是自顧不暇，但東郡民變算什麼一回事，兵到亂平，藥到病除。反是大楚因滇國之事，諸侯思變，人心向亂，秦國現在或者仍沒有滅楚之力，但只要迫得太后再次遷都，後果不言可知。」

兩人目光不讓地對視頃刻，李嫣嫣冷冷道：「剛才你說春申君派人襲擊徐先的使節團，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心中暗喜，知道事情有了轉機，沉聲道：「這實是田單和呂不韋要傾覆楚國的一個天大陰謀，春申君以為殺徐先可討好呂不韋，豈知卻是掉進陷阱去。」

遂把事情始末說出來，特別強調呂不韋和田單狼狽為奸，先慫恿李園，見其不為所動，故捨李園而取春申君一事說出來。順便把在秦嶺遇上莊夫人，後來又給成祈假扮船夫意圖謀害的過程都詳細說了。李嫣嫣那對美目不住睜大，玉容忽明忽暗，顯是非常震驚。

最後項少龍道：「太后現在該知道我對大楚沒有半點不軌之心。」

李嫣嫣苦惱地道：「春申君為何如此糊塗？竟冒大不韙去襲殺秦人來弔唁的使節團，我必須阻止此事。」

項少龍道：「可以阻止的話，我早阻止了，徐先乃秦國軍方的核心人物，若有不測，而呂不韋又透露出是春申君所為，那唯一能平息秦國軍方怒火的方法，是獻上春申君的人頭。那我或可設法為大楚開脫。」

李嫣嫣愕然道：「我怎可以這樣做。唉！我雖身為太后，仍沒有能力這樣輕易的把春申君斬首。」

項少龍知她已經心動，低聲道：「只要太后不反對就成，我會和太國舅爺設法的。」

李嫣嫣一呆道：「太國舅知你是項少龍嗎？」

項少龍點了點頭。

李嫣嫣顯是很清楚兩人間的往事，沉聲道：「他不是和你有奪愛之恨嗎？」

項少龍聳肩道：「李兄現在只能在楚國陷於內亂、秦軍來犯與殺死我之間作一選擇，李兄終是愛家愛國之士，自是選擇與我合作。」

李嫣嫣沉思頃刻後，露出倦容，嬌柔不勝地道：「萬將軍請退下，待我好好想一想。」

她的軟弱神態，看得項少龍怦然心動，忙壓下歪念，退了出去。

剛步出殿門，給李園請去宮內他的別院說話。

項少龍把李嫣嫣識穿他的事說出來，李園喜道：「此事甚妙，若有小妹站在我們這一方，我們將勝算大增。」

項少龍故意試探他的誠意，道：「太后似乎對李兄和春申君的態度均非常特別，究竟內中是否另有隱情？」

李園呆了一呆，深深歎一口氣，露出痛苦的神色，道：「項兄雖一向是李某人的強仇大敵，但無論我或是田單，心中都非常佩服項兄，甚至以有你這樣一個對手為榮，假若此話由別人來問，我只會搪塞了事，但現在卻不想騙你，更相信項兄會為我李家守秘。」

項少龍心中一沉，知道所料不差，李嫣嫣果然涉及有乖倫常的事。

李園默然半晌，才緩緩道：「嫣嫣十四歲之時，已長得非常美麗，爹娘和我這作兄長的，視她如珠似寶，卻沒想到不但外人垂涎她美色，族內亦有抱著狼子野心的人。」

項少龍大感愕然，看來是自己猜錯李園和李嫣嫣的關係，亂倫者是另有其人，但為何李嫣嫣對李園的態度如此奇怪。

李園道：「詳細的情況我不想再提，事情發生在嫣嫣十六歲那一年，人面獸心的人就是李權，李令亦有份參與，李族中當時以李權的勢力最大，我們敢怒而不敢言，爹娘更因此含恨而逝，嫣嫣則整個人變了，完全不肯接觸男人，終日躲在家裡，只肯見我一個人，有種異乎尋常的依戀。」

項少龍大奇道：「若是如此，她理應恨不得殺了李權才對，為何仍對他如此寵信？」

李園痛心地道：「因為她也恨我！」

項少龍愕然望著他。

李園一掌拍在几面上，眼中射出仇恨的火焰，咬牙切齒道：「就由那刻開始，我決定不擇手段也要殺死李權和李令。到嫣嫣二十歲，李權這禽獸不如的人，竟公然三番四次來向我要人，我給他迫得沒法，想出一計，就是把嫣嫣送與春申君，如若懷孕，再由春申君送給大王，項兄該明白我的意思吧！只有這樣，李權才不敢碰嫣嫣，而我則既可取得春申君的寵信，也有可能變成國舅爺。」

項少龍呆望李園，想不到其中過程如此複雜，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同時可看出諸國之中，不但以楚人家族勢力最雄厚，也以他們最淫亂。

李園道：「我費了十天工夫，痛陳利害，終於說服嫣嫣，而她肯答應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楚國，因為若大王無子，他死後會立生大亂。但她卻有個條件，是孩子的父親必須是我，她只肯為我生孩子。」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李園一對俊目紅起來，神態消沉，緩緩道：「我佯作答應她，到行事時換入一個體型與我相近的家將，可惜百密一疏，事後給她發現，她大怒下竟以護身匕首把他殺掉。翌日一言不發隨我到春申君府去，自此再不與我說話，到她成為太后，才對我好了一點。她故意寵信李權，是為了要傷害我，到現在我方完全明白她不平衡的心態。所以當我知道她對你另眼相看，會這麼歡喜，是希望她可以回復正常。」

項少龍明白過來，為何李園和李權兩人會同族操戈，而李權又能如此恃寵生驕的樣子，其中竟有這種畸異和變態的關係。深吸一口氣，道：「李權現在和太后，嘿！還有沒有……」

李園搖頭道：「絕對沒有，嫣嫣自那事後對男人深痛惡絕，只肯和我一個人說話，而後來她卻迷得春申君和大王神魂顛倒，連我都大惑不解，不知她為何能忍受他們。」

項少龍道：「她是為了你，因為只有這樣，你才不會被李權害死。」

李園渾身劇震，一把抓著項少龍的手，喘息道：「真是這樣嗎？」

項少龍道：「真的是這樣。她肯為此放任的去侍候兩個男人，是為了報仇。但她卻知你現在仍不是春申君和李權的對手，所以故意親李權而冷落你，只看她許你住在王宮內，便隱有保護你的心意。」

李園道：「那她為何不向我解說清楚？」

項少龍道：「因為她的確仍恨你，那日我在屏風後偷看你們，已發現了這微妙的情況。」

李園把事情說出來後，舒服多了，點頭道：「項兄之言大有道理，現在項兄該明白我要合作的誠意，只要能殺死春申君、李權和李令，其他一切不再放在我心上。」

現在連項少龍都很想殺李權和李令這兩個禽獸不如的人。問道：「現在壽春究竟是誰在掌握兵權？」

李園回復平靜，道：「壽春的軍隊主要分外城軍、內城軍和外防軍。原本內城軍和外防軍都操縱在春申君和李權手上，但屈士明已死，內城軍由練安廷負責，獨貴則升作禁衛長，兩個都是我的人，所以內城軍已牢牢掌握在我手上。想不到武瞻這麼幫忙我。」

項少龍道：「武瞻原是哪一方面的人？」

李園道：「武瞻只對王儲和嫣嫣忠心。若非有他撐著大局，舍妹早落在春申君和李權的控制下，連我都難以維護她。內城軍人數在一萬左右，我會把屈士明的餘黨全部撤換，只有保住舍妹和王儲，我才有和他們周旋的本錢。」頓了頓續道：「外城軍達三萬人，負責壽春城防和附近四個附城的防務。外防軍的統帥就是忘恩負義的傢伙斗介，當年我大力推舉他擔當此一要職，豈知我由邯鄲回來，他卻投向春申君和李權。外防軍負責水陸兩方面的防務和修築長城，人數達五萬之眾，實力最雄厚，否則我早把李權幹掉。」

項少龍道：「春申君和李權的私人實力呢？」

李園道：「李權毫不足懼，但春申君三子黃戰、黃虎和黃霸均是悍勇無敵的猛將，加上五千家將，在壽春沒有人的勢力比他更大，我手下只有二千家將，比起來差遠了。」

項少龍道：「現在黃虎領三千人去刺殺徐先，實力大減，所以要動手就應在這幾天，否則若讓黃虎回來，春申君定會立即對付我們。」

李園點頭道：「我也想到這點，但夜郎王和李令一到，整個形勢立即不同，他們來了近二千人，其中高手如雲，若非滇王府有禁衛把守，而春申君對舍妹現在又非常顧忌，李令早率人攻入滇王府去。項兄須要小心一些。」

項少龍大感頭痛，問道：「有沒有辦法把武瞻爭取過來？」

李園道：「先不說那是近乎沒有可能的事。若武瞻真的站在我們的一方，將由暗爭轉作明鬥，於我們有害無利，所以最佳方法，是把春申君、李權、李今、斗介等以雷霆萬鈞的手段，一股腦兒殺個乾淨，再由舍妹出面收拾殘局，只恨現在我們仍沒有足夠的力量這麼做。」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李兄有沒有方法弄一幅夜郎王府的形勢圖給我，如若可行，今晚我就去把李令殺掉，以免夜長夢多。」

李園拍胸道：「這個容易，項兄先返滇王府，我稍後再來找你。」

兩人步出廂門時，剛巧碰到郭秀兒，三人同時一愕。

李園尚不知郭秀兒識穿項少龍的身份，笑道：「秀兒快來拜會萬瑞光將軍，他乃滇王妃之弟。」

郭秀兒不敢望看項少龍，低頭盈盈施禮。項少龍百感交集，客氣兩句，由李園派人送回滇王府去。一路上項少龍心中仍不時閃動郭秀兒俏秀的玉容，想不到只是邯鄲數次接觸，她對自己仍念念不忘。到壽春後，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自己的本意只是刺殺田單，再離開壽春到滇國去，完成匡助莊夫人復國的承諾。豈知先後給郭秀兒、李園和李嫣嫣識破身份，深深捲進楚都壽春的權力鬥爭裡去。他真心真意要幫助李園，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郭秀兒。因為若李園坍下台來，郭秀兒的命運將會非常淒慘。另一方面是激於義憤，李權和李令這兩個禽獸不如的人，實在太可惡。至於春申君，撇開滇國的事不說，只就他派人去對付徐先一事，已是不可原諒。問題是即使加上李園的人，他們仍沒有收拾春申君和李權的力量。唯一的方法是迫李嫣嫣站到他們這邊來，只有殺死李令，向她展示實力，才可望使她改變主意。他怎都不相信李嫣嫣不想報那改變了她的性格和一生的恥辱與仇恨，否則她不會處處維護李園和莊家。想到這裡，已抵達滇王府。項少龍猛下決心，定下在今晚到夜郎王府刺殺李令，否則可能永遠沒有機會。

剛踏入府門，荊善迎上來道：「滕爺來了！」

項少龍大喜過望，衝進內堂，滕翼正和紀趙二女在說話。滕翼跳了起來，真情流露，與他緊擁在一起。

坐下後，紀嫣然笑道：「原來我們與滕二哥失諸交臂，丹泉和烏達只兩天馬程便遇上滕二哥。」

滕翼道：「我們先後七次衝擊旦楚的軍隊，都給他擋著，這人的智謀兵法均不可小覷，現在蒲布和徐夷亂負責把他們拖著。我怕三弟不夠人用，帶了三百人來，他們都扮作由魏境來的商販，分批入城，是我們精兵團最好的人手。」

項少龍大喜道：「我本來正為刺殺李令的事頭痛，現在好了，二哥先挑選數十人出來，扮作滇王的舊部，到來尋找他們的主公，負起保衛滇王府的責任。」

滕翼忙召來荊善及剛到的烏達和丹泉去負責安排。項少龍遂向滕翼解釋當前形勢，當滕翼知道大仇家李園竟成為戰友，眼都睜大了，到項少龍說出給李嫣嫣識破身份，趙致駭得伏往紀嫣然背上去。這時李園來了，三人進入靜室商議。李園見援軍到，又素知烏家精兵團的厲害，三百人足可抵數千軍力，自是精神大振，充滿信心。攤開圖卷商議之時，春申君派人送來請柬，請莊夫人、莊保義、和萬瑞光三人到春申君府赴晚宴。三人眉頭大皺。

李園遣人回府，看看自己有沒有在被邀請之列，再接下來道：「宴無好宴，這事該怎樣應付？」

項少龍道：「我可肯定李兄亦是被邀請者之一。因為經過今天的刺殺失敗，春申君已失去耐性，尤其李兄因屈士明之去而勢力暴漲，所以他決定一舉把我們兩人除去。」

滕翼笑道：「那就不如將計就計，順手在今晚把春申君幹掉。」

李園見他說得輕鬆，苦笑道：「但我們總不能帶數百人去赴宴，若不去的話，又似乎不大妥當，直至現在，表面上我和春申君的關係仍是非常良好的。」

項少龍道：「這個宴會我們是非去不可，這樣才使他們想不到我們竟會偷襲夜郎王府，李兄手下裡，有多少可稱得上是真正高手的人呢？至少也該是言復、東閭子那種級數。」

李園道：「該可挑十至十二人出來。」

項少龍道：「那就成了。由我手下再多撥十二個人給你，我們各帶二十四人。另外李兄再命手下在府內嚴陣以待，若見有訊號火箭發出，立即殺往春申君府去，索性和他們一決生死。」

滕翼道：「要防李令會派人來偷襲滇王府呢？」

項少龍道：「正怕他不來哩！這裡由……嘿！由嫣然負責指揮大局，由於錯估我們的實力，保證來犯者活著來卻回不了去。」

滕翼道：「李令的小命交給我負責。照我看四十八個人實力仍是單薄了點，最好再多上十來人，負責在外看管車馬，有事起來，立即裡應外合，那會穩妥多呢。」接著一拍褲管，笑道：「我裡面暗藏的『摺弩』，將會是決定勝敗的好幫手。」

項少龍喜出望外，原來滕翼帶來剛研製成功的摺疊弩弓，令他們在這次刺殺行動更是如虎添翼。

這時樓無心來報，李園果然收到今晚春申君府宴的請柬。三人商量行事的細節後，李園問清楚「摺弩」的性能用法，和滕翼聯袂去了。項少龍則去找莊夫人。

到了莊夫人的北院，莊孔迎上來道：「清秀夫人來了，正在廳內與夫人敘舊。」

話猶未已，環珮聲響。

兩名小婢開路下，莊夫人和另一麗人並肩步出廳來。由於戴上面紗，他看不到清秀夫人的樣貌，但只瞧其纖穠合度的身材、裊裊動人的步姿，可知她是不可多得的美女。斗介倒是艷福不淺，不知他會不會因戀上成素寧的小妾致失去美人的事而後悔？項少龍忙和莊孔退往一旁施禮。

莊夫人道：「夫人！是舍弟萬瑞光。」

清秀夫人透過輕紗的目光瞥項少龍一眼，施禮道：「萬將軍你好！」再沒有另一句說話，蓮步不停的由莊夫人送出府外。項少龍見對方對自己毫不在意，並不介懷。因為沒有男人可妄求所有女人都會看上他的。

莊夫人回來後，拉他進內堂去，還掩上門，神色凝重道：「清秀夫人來警告我，春申君、李權、斗介、成素寧、李令和夜郎王結成一黨，準備除去我們和李園，要我們立即逃走。」

項少龍皺眉道：「她不是和斗介分開嗎？怎會知道這件事？」

莊夫人道：「她的侄女是黃戰的妻子，黃戰此人最是口疏，在家中大罵你和李園，洩出秘密。」

項少龍伸手摟著花容慘淡的莊夫人，笑道：「就算他們不動手，我也會迫他們出手的。」接著扼要的說清楚現在敵我的形勢。

莊夫人吁一口氣道：「原來你們早已知道，那今晚我和保義應否去赴宴呢？」

項少龍道：「當然不該去，到時我隨便找個藉口向春申君說好了。我看他早預計你們不會去的。」

莊夫人擔心地道：「人數上我們是否太吃虧呢？」

項少龍道：「人數的比例確大大吃虧，實力上卻絕對是另一回事，我的人精通飛簷走壁之能，當夜郎王府起火，保證春申君等手足無措，那時我們將有可乘之機。我決定在今晚與春申君攤牌，若能一併殺死田單，就最理想。」

莊夫人縱體入懷道：「少龍！我真的很感激你。但什麼是攤牌呢？」

項少龍解釋後道：「怕就怕春申君今晚的目標只是你母子兩人，那我們就很難主動發難。皆因出師無名，那時惟有將就點，只把李令和夜郎王宰掉了事。」

莊夫人「噗哧」嬌笑道：「你倒說得輕鬆容易，李令和夜郎王身邊不乏高手，切勿輕敵啊！」

項少龍見她一對水汪汪的眸子亮閃閃的，非常誘人。湊過去輕吻她一口道：「什麼高手我沒見過？最厲害的是攻其無備，他們的注意力必集中到李園的家將處，怎想得到我另有奇兵，知己不知彼，乃兵家大忌，夫人放心。」

莊夫人道：「有項少龍為我母子擔戴，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人家只是關心你吧！」

項少龍見她楚楚動人，忍不住痛吻一番，然後去預備一切，誰都想不到這麼快就要和敵人正面交鋒。精兵團的隊員來了七十二人，都是攀牆過樹的秘密潛入滇王府。紀嫣然知獲委重任，大為興奮，指揮若定，先把莊夫人等婦孺集中起來，再在府內各戰略位置佈防，樹杪都不放過。趙致成了她的當然跟班兼勤務兵。

樓無心奉李園之命而來，向項少龍報告形勢道：「現在全城都是春申君和李權的眼線，嚴密監察相府和滇王府的動靜，防止有人逃走，反是夜郎王府非常平靜，閉戶不出，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舉動。」

項少龍道：「閉戶不出，便是不同尋常，也叫欲蓋彌彰，他們今晚必會來襲滇王府，只有通過外人的手，春申君等才可在太后前推卸責任。」

樓無心道：「據我們布在春申君處的眼線說，今晚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行動，但黃戰卻誇下海口，說要在宴會時迫你比武，又說會痛下殺手，我們全體兄弟都等著看好戲哩！」又沉聲道：「春申君府以黃戰劍術最高，若能把他幹掉，對春申君會是很嚴重的打擊。」

項少龍淡淡道：「只要把他打成殘廢或重傷已足夠。」

樓無心捧腹笑道：「為項爺辦事，確是不同……」

還要說下去，荊善來報，太后召項少龍入宮。項少龍心中大喜，知道李嫣嫣終於意動。

宮娥奉上香茗退下，臉容深藏輕紗內的李嫣嫣默然無語，使得坐在她下首右席的項少龍，只好自喝悶茶。這是後宮一座幽靜院落的廳堂，關上院門，院內庭園杳無人跡，天地間似就剩下他們兩個人。

想起李嫣嫣剛成年時所遭遇到的恥辱和不幸，現在又要為畸戀著的親兄和楚國的大局與敵人虛與委蛇，不由對她生出憐惜之心。她雖貴為太后，卻一點不快樂。只要想想她要迫自己去曲意逢迎春申君和孝烈王兩個老醜的男人，便知她的辛酸和痛苦。現在一切已成過去，卻又受到權臣掣肘，事事都抬出先王遺命來壓制她這弱質女流，強她去做違心的事。想到這裡不由歎息一聲。

李嫣嫣冷冷道：「先生為何歎氣？」

項少龍聽出她語氣裡有戒備之意，知她由於過往的遭遇，特別敏感，絕不可把她當作一般人應付，低聲道：「我平時很少靜心去聽某種東西，但剛才我的注意力卻集中到院內風拂葉動的聲音去，發覺其音千變萬化，悅耳若天籟，只是我平時疏忽了。於是幡然而悟，很多美好的事物一直存在於身旁，只不過因我們忘情在其他東西上，方失諸交臂，錯過了去。」

李嫣嫣嬌軀輕顫，沒有說話，由於面紗的遮蓋，項少龍看不到她的神情反應。好一會後，李嫣嫣低聲道：「太國舅是我同父異母的兄長，爹就只得我們兩個，由少到大他都很維護我，我……我還記得十四歲那年，在一個本族的宴會裡，有李族小霸王之稱的李令夥同其他人在園內調戲我，大哥與他們打起來，一個人抵著他們十多人，雖被打得遍體鱗傷，仍誓死相抗，最後驚動大人來解圍。事後我服侍他七天七夜，他才醒轉過來。」

項少龍可以想像到其中的悲苦，欷歔不已，也想到她們的「兄妹之情」，不是沒由來的。而李嫣嫣後來的慘禍，說不定就是由那時種下來的。

李嫣嫣夢囈般道：「在李族內，一向沒有人看得起我爹，害得我們兄妹常受人欺負，幸好大哥從不氣餒，每天太陽出來前苦練劍術和騎射，又廣閱群書。在我心中，沒有人比他的劍術更高明，比他更博學多才。」

項少龍知道她因為立下非常重要的決定，所以提起往事，好加強對自己決定的信心。現在她雖似是以他為傾吐的對象，事實上只是說給自己聽的。

李嫣嫣徐徐吐出一口氣，吹得輕紗飄開少許，柔聲道：「知不知道哀家為何向你說及這些事嗎？」

項少龍柔聲道：「因為太后信任在下，知道我項少龍不會是那種拿這些事去作話柄的卑鄙小人。」

李嫣嫣緩緩道：「只是部份原因，當大哥由邯鄲鬧得灰頭土臉的回來，我由郭秀兒口中知道原來他竟是敗在董馬癡之手，當我問清楚情況，又派人調查真正的董馬癡，才知道大哥給你愚弄，到這次大哥由咸陽回來，證實了這猜測，還告訴秀兒。那時我就在想項少龍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為何能以區區數百人，把大哥、田單這等厲害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還敗得不明不白。以呂不韋那種權傾秦廷的人物，仍奈何不了你？今天終於弄個一清二楚。」

項少龍苦笑道：「在下只不過是有點運道吧！」

李嫣嫣低垂螓首，輕輕道：「你坐到哀家身旁好嗎？」

項少龍楞了好半晌，來到她右側旁三尺許處坐下。

李嫣嫣低頭解下面紗，再仰起絕美的俏臉，原來已滿頰熱淚。

項少龍心神激盪，失聲道：「太后！」

李嫣嫣閉上眼睛，淚水不受控制的流下來，語氣卻出奇的平靜，一字一字地道：「項少龍！替哀家把李權、李令和春申君全部殺了，他們都是禽獸不如的東西。」

項少龍心痛地道：「少龍謹遵太后懿旨！」

李嫣嫣緩緩張開秀目，那種梨花帶雨、楚楚可憐的美態，看得項少龍忘掉上下男女之防，伸出衣袖，溫柔地為她拭去吹彈得破的粉臉上猶掛著的淚珠。

李嫣嫣視如不見，一動不動的任他為自己拭淚。

項少龍收回衣袖，沉聲道：「太后放心，我定會保著太國舅爺，不使他受到傷害。」

心中不由升起荒謬絕倫的感覺，當日在邯鄲，李園可說是他最想殺的人之一，哪想得到現在竟全心全意去與他並肩作戰。

李嫣嫣秀眸射出柔和的神色，凝注在他臉上，以靜若止水的聲音道：「武瞻剛有報告來，說斗介私自調動外防軍，把一支直屬的軍隊由淮水上游移近壽春城十里，又命一組由二十艘戰船組成的艦隊開到壽春城旁，擺明是威脅我不得輕舉妄動。故我除苦忍外別無他法，若非有武瞻在撐持大局，我和大哥早完蛋了，而大哥還似是不知我的苦衷。」

項少龍微笑道：「攻城軍隊的人數，必須在守城的人數兩倍以上，方有點威脅，假若要攻的是自己王城，又出師無名，只會累得軍隊四分五裂，斗介似強實弱，太后不用介懷。」

李嫣嫣白他一眼微嗔道：「你倒說得輕鬆，只恨我們城內亦是不穩，現在外城軍都集中到外圍的防守去，禁衛軍又調回來守護宮禁，若春申君等發難對付你們，教哀家如何是好？」

項少龍哈哈笑起來，透露出強大無倫的信心，再從容道：「兵貴精而不貴多，要擔心的該是李權和李令等人才對。」

李嫣嫣狠狠盯著他道：「項少龍！你是否另有人潛進來壽春呢？」

項少龍微笑道：「太后請恕我賣個關子，明天天明，李令該已魂兮去矣，便當是先為太后討回點公道。」

李嫣嫣嬌軀劇顫，厲聲道：「是否大哥把我的事向你說了，否則你怎會說這種話。」

項少龍想不到她敏感至此，訝然道：「太后剛才不是說過李令欺負你們兄妹嗎？還打得你大哥昏迷了七日七夜。」

李嫣嫣的胸脯不住急促起伏，淚花又在眼內滾轉，直勾勾看著項少龍的眼空空洞洞的，忽地「嘩」一聲哭出來，撲入項少龍懷內。項少龍輕撫她強烈抽搐的香肩和背脊，感覺襟頭的濕潤不住擴大，心中淒然，知道她多年來苦苦壓抑的情緒，終衝破了堤防，不可收拾地爆發出來。他沒有出言安慰，只是像哄嬰孩般愛撫她，其中當然沒有半點色情的味道。這時他的心湖被高尚的情操和憐惜的摯意填滿，只願能予一向被偽裝出來的堅強外殼掩飾著的弱質女子一點慰藉和同情。

好半晌後，李嫣嫣收止哭聲，在他幫助下坐直嬌軀，任他拭掉淚水，垂頭輕輕道：「今晚哀家等待你的好消息。」

項少龍一言不發站起來，悄悄離開，整個襟頭全被她的珠淚濕透。項少龍與李園提早少許出發，先在一條橫街會合，交換最新的消息。

兩人躲在馬車裡，李園問道：「太后找你有什麼事？」

項少龍一邊留意窗外的情況，漫不經意道：「她想我殺死李權、李令和春申君。」

李園精神一振道：「她真的這麼說？」

項少龍微哂道：「我難道要騙你嗎？她為何這麼恨春申君呢？」

李園頹然歎道：「她恨所有沾污過她身體的男人，包括孝烈王在內。」

項少龍道：「你那方面有什麼新情況。」

李園道：「看來春申君最多只是用比武下毒那類招數對付我們。因為今晚被邀的嘉賓遍及各公卿大臣，另有外國或侯國來的使節侯王，任春申君和李權的膽子如何大，也不敢在這情況下湧幾百人出來宰我們。」

項少龍沉聲道：「賓客名單中有沒有夜郎人呢？」

李園道：「沒看到夜郎王的名字。不過這並不代表他不會來，春申君該知道我要看他邀請的嘉賓名單，乃輕而易舉的一回事。」

項少龍淡淡道：「我決定在宴會上與春申君和李權分出勝負，否則不可能有另一個機會。若我沒有猜錯，明天一俟斗介動調好軍隊，春申君就會發難，裡應外合地以壓倒性的兵力控制壽春。因為內城軍落到你手上，對他們實有切膚之痛。這宴會正是要把我們拖在那裡，更因壽春最重要的人物雲集該處，一時間沒法作應變調動，自然是對他們最為有利。」

李園愕然道：「可是春申君府家將達二千之眾，我們只得區區六十人，一些還要留在外面廣場處，動起手來，能逃命已叫僥倖，怎還能置敵於死地？」

項少龍微笑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李兄聽過這兩句至理名言嗎？」

李園念了兩遍，雙目亮起來，顯是有點明白。

項少龍道：「我差點忘記至關緊要的事，田單是否在賓客名單上呢？」

李園搖頭道：「我正要告訴你這件事，自今早他和春申君吃過早膳，田單便失去蹤影，我看他可能已離開壽春。」

項少龍的心直往下沉，苦惱地道：「若他出城，當瞞不過守城的人，為何你完全不知道呢？」

李園無奈地道：「若有斗介為他安排，連武瞻都難以過問，所以把田單秘密掩護出城外，實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

項少龍猛下決心道：「出了這件事，我們更不得不動手，只有從春申君口中，方可知道田單到了哪裡去。」

李園明白他的意思，假若田單返齊的話，項少龍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解決壽春的事，再兼程追去。道：「項兄因我的事而延誤自己的大事，小弟真不好意思。唉！話說回來，其實我們今晚的勝算並不高哩！」

項少龍含笑搖頭道：「非也非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現在我又有新的主意，索性把李兄的隨員都換上我的人，只要春申君不知道我們暗攜弩弓，這一場仗我們至少有七成勝算。這是名副其實以己之長，制敵之短。以弩弓克長劍；以效率、速度和避重就輕的策略應付對方的人多勢眾。」接著湊到他耳邊說了一番話。

李園歎道：「即使孫武復生，也難勝項兄妙算！」

項少龍心中暗笑，這正是特種部隊的信條，以精銳勝平庸。只要抓到敵人最弱的一環，就像捏住毒蛇的咽喉，任它如何厲害，也只有俯首就擒。

兩人分手後，李園先入宮見李嫣嫣，稟告一切，而項少龍則逕赴春申君的宴會。進入外門，只見主宅前可容千人操練的大廣場停滿車馬，燈火通明。主宅設在白石台基之上，迴廊環繞，連接左右和後方的建築物，建築群間古樹參天，環境雅致。項少龍心生感觸。楚君的地位顯然遠及不上秦君。當年莊襄王停柩期間，咸陽停止一切宴會喜慶的活動。但這裡的人卻完全兩樣，就此點即可看出秦勝於楚的一個主因。

項少龍與眾手下躍下馬來，其中六人負責看管馬匹，另二十四人隨他往主宅走去。一般權貴赴宴，帶上十來個家將乃平常之事，二十四個是多了一點，但在這情況下，春申君絕不好反對，何況他怎會把二十四個人放在心上。主宅的台階上下佈滿春申君府的家將，春申君和兩子黃戰、黃霸迎接賓客。

項少龍朝長階舉步走去，在半途時後方有人叫道：「啊！請留步！」

項少龍愕然止步，回頭望去，與追上來的人打個照臉，同感愕然。

來的是韓闖，只見他露出古怪神色，乾咳一聲道：「對不起！我認錯人。」

項少龍心知肚明他由背影認出自己是項少龍，但由於自己整個樣子變得太厲害，所以當韓闖見到他正面的尊容，再不敢肯定。笑道：「在下現在是萬瑞光，侯爺你好！」

韓闖立時明白過來，眨了眨眼睛，轉往找其他楚臣打招呼。項少龍心中溫暖，韓闖這人雖是缺點多多，卻很夠朋友。

步上石階，春申君笑裡藏刀地趨前來歡迎道：「得萬將軍光臨，本君不勝榮幸，為何卻不見滇王妃和小儲君呢？」

項少龍依足規矩行謁見之禮，歉然道：「小主公身體不適，滇王妃只好留下照拂他，請君上見諒。」

春申君忙道：「我立即遣人去為小儲君診治，保證藥到病除。」

項少龍掃視了正狠狠瞪著他的黃戰、黃霸和一眾家將，心中暗笑，想著任你們如何眼利，也估不到世上會有可摺起來藏在褲管內的弩弓，這就是「高科技」的好處。口中應道：「君上好意心領。小主公剛吃了藥，明天若仍未見好轉，再勞煩君上照拂吧！」

當下有家將引領項少龍進入大堂裡。那是個比得上宮廷的廣闊廳堂，兩旁各有四根巨木柱，撐起橫過屋頂的四道主梁，氣象萬千。主席設在對正大門的南端，左右各排三列席位，約略一數，至少達百席之多，前席坐的自是主賓，後方席位則是為家將隨人而設。大半席位均坐上賓客，由百多名身穿綵衣的侍女在席間穿花蝴蝶般侍候，一片喜慶熱鬧的氣氛。項少龍瞥見左方首席處坐的是久違了的郭開，此君當上趙相，脫胎換骨的神采飛揚，春風得意，正與鄰席的龍陽君談笑。

領路的家將道：「萬爺請！」

項少龍隨他來到右方第四席處。荊善等則擠到後面兩席去，分幾排坐下來。斜對面的龍陽君和他交換個眼色，郭開便打量著他，但顯然認不出他是項少龍。此時廳內鬧哄哄的，來賓趁宴會開始前的時刻，互相寒暄和詢問近況，獨是項少龍的一席無人過問，只是間有侯國來的使節和他揮手打招呼。一名女婢過來為他斟酒，項少龍瞅她一眼，見她膚色頗黑，左頰還有小方胎痣，容貌平凡，再沒有多看的興趣，轉而打量起其他人來。李權剛好在他對面，不屑地看他一眼，和下首的成素寧說話，眼尾都不望他，好像他已變作死人，再不會對他生出任何影響。

項少龍心中冷笑，耳內傳來一陣熟悉的悅耳聲音道：「死鬼！又在裝神弄鬼。」

項少龍虎軀劇震，差點衝口叫出善柔的芳名。正要再看席前的婢女一眼，善柔低叱道：「不要瞧我，你後面有道暗門，貫通外面的迴廊，小心點！」

說罷盈盈離去，項少龍得與令他夢縈魂牽的紅顏知己重逢，精神大振，整個世界立即充滿生氣、色彩和熱烈的期待和渴望。同時又心中懍然，大堂表面看去，只在中間開有兩道側門，連接外面的迴廊和直通左右院宅的長廊，若非得善柔提點，真不知席後設有暗門，春申君這一著非常厲害，他差點便要著了道兒。忙揮手召來荊善，告訴他這件事。荊善退回去後，心中仍填滿善柔的倩影。這美女確是神通廣大，竟然可混到春申君府來當婢女，找尋刺殺田單的機會。善柔又奉上佳餚，低聲說「外面迴廊底下藏有長矛」後，又轉到另一席去。項少龍放下心來，對方顯然仍不敢動用弩箭那類長程武器，自是怕射不中目標，誤傷其他人。這時賓客來得七八成，門官逐一報上來人的名字，大部份項少龍都不認識，只是從銜頭知悉來人不是王族就是重臣，身份顯貴。

斗介、武瞻、練安廷和獨貴四個握著壽春兵權的人物均沒有出現，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壽春內張外弛，斗介的大軍正與內外城軍互相對峙，互相牽制，暫時誰都奈何不了誰。屈士明暗算他項少龍不成，乃春申君和李權方面最大的失策，使內城軍的控制權落到李嫣嫣和李園手上，迫得敵人只好另用險招來對付他們。

門官唱喏道：「且蘭王駕到！」

項少龍往大門望去，首先入目是肉光緻緻的玉臂和美腿。它們的主人是充滿野性美、青春迫人的性感美女。此女身穿以薄皮革綴成的衣服，秀髮垂肩，坦胸露臂，誘人至極。最引人處是她流波顧盼，毫不吝嗇甜甜的笑容和媚眼，登時吸引全場的注意力。項少龍好不容易把眼光移到她身旁的且蘭王處，他頭頂羽冠，披上長袍，身形矮胖，五官像擠到臉孔中間處，走路時左搖右擺，正與旁邊的春申君說話。身後的十多個親衛無不比他高上至少個半頭，均露出粗壯的腿臂，使人感到異族蠻風的特色。當春申君往他的一席指點，項少龍知道且蘭王正向春申君問及自己，果然且蘭王那對細眼朝他望來，擺脫春申君，大步帶頭往他舉步走來。項少龍忙起立施禮。

且蘭王隔遠大笑道：「萬瑞光不愧滇南第一勇士，甫到壽春，立即把斗膽佔據滇王府的鼠輩趕走，大快人心之至。」

這番公開表示支持的話，登時令全場賓客側耳側目。李權重重發出一聲冷哼，表示不滿。且蘭王不知是真聽不見，還是聽而不聞。逕自來到席前，舉起右掌。項少龍早受過莊夫人教導，忙舉右掌，與他互擊三下。

且蘭王向那迷人女郎道：「采采快來見過萬勇士，哈！這是小女娜采采，我這次是要帶她來見識一下大楚的繁華景象。」

娜采采盈盈施禮，勾魂的眸子送他一記秋波，未語先笑道：「萬將軍非常強壯哩！」

這句話立時惹起一陣嗡嗡低語，如此大膽和肆無忌憚地對初識男人評頭品足的美女，確是罕見。

春申君趕了上來，正要引他坐到右方首席處，且蘭王指著項少龍上首的一席道：「我就坐這一席。」

春申君眼中閃過不悅之色，仍是無奈地答應。

正擾攘時，門官唱道：「夜郎王到！」

且蘭王完全不顧儀態，「呸」的一聲側頭吐出一口涎沫，表示不屑聽到夜郎王之名，這才領著火辣辣的且蘭公主娜采采坐到項少龍上首那席去，擺明和項少龍扮的萬瑞光站在同一陣線。春申君無暇理會他，往迎夜郎王去了。夜郎人的服飾以黑為主色，配以金銀鑲嵌的冠帽和腰帶，新月形的彎刀，非常觸目。加以人人粗壯高挺，臉容強悍，使人聯想到肆虐邊塞的馬賊，難怪如此為其他侯國深惡痛絕。夜郎王花刺瓦左方的一名青年長得最雄偉，身上的金飾比夜郎王還要華麗，背上掛著一對巨斧，每斧至少有五十斤之重，只是這等威勢，已教人心生怯意。夜郎王膚如黑炭，臉孔瘦長，雙目凶光閃閃，神態陰沉，靜心聆聽春申君的話，目光卻落在項少龍身上。春申君引他坐到龍陽君和李權間的一席，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剛好對正項少龍這死敵，氣氛立時異樣起來，平添不少火藥氣味。那個夜郎青年狠狠盯著娜采采，一副想把她生吞下去的饞嘴模樣。項少龍不由往娜采采望去，只見她故意挺起酥陶，作了個慵倦不勝的姿態，看得那夜郎青年眼珠差點掉了出來。

娜采采知項少龍在看她，回眸拋他一個媚眼，低聲笑道：「那是夜郎王的三王子花奇，人稱餓豹，姦淫婦女無數，若萬將軍能宰了他，采采陪你一晚。」

項少龍嚇了一跳，善柔又到他旁邊，故意隔斷兩人目光，低聲怒道：「你再勾搭她，我就殺掉你。他們預備了鉤網等東西來對付你。」

又轉身走了。項少龍確怕開罪善柔，正襟危座，眼角都不敢再望向鄰席的且蘭公主。此時大批春申君的家將分由側門進入大堂，排列在席後，更添隆重緊張的氣氛，亦牢牢控制全場。

韓闖此時入場，到了右方上首一席坐下，接著是黃戰、黃霸的一席。

春申君在十多名家將陪同下，列主席坐下，眾家將則守立席後，防備森嚴。

除項少龍下方李園一席外，全部席位都坐滿人。賓主加上隨員，足有六百多人之眾。酒過三巡，接著是例牌的歌舞表演，此時李園才到，向項少龍打了個一切部署妥當的眼色。

歌姬退下，夜郎王一陣長笑，凶光畢露的雙目落到項少龍處，舉杯道：「先敬萬將軍一杯，然後再有一事相詢，請萬將軍指教。」

項少龍與李園交換個眼色，知道好戲開鑼，且是首先由敵人發動主攻。

## 第十一章閉門之戰

項少龍一動不動，沉聲喝道：「我萬瑞光一向不和是敵非友的人祝酒，故酒可免了，侯王有什麼事，即管賜教！」

整個宴會場立時肅靜下來，人人感覺到劍拔弩張的氣氛。

且蘭王冷哼一聲，怒瞪夜郎王。理應出言化解的春申君卻是好整以暇，一副隔岸觀火的神態。李權和成素寧則臉露得色，顯然早知道夜郎王會在席上尋項少龍鬧事。那夜郎王子花奇一臉殺氣地瞪著項少龍。

夜郎王點了點頭，連叫兩聲「好」，以凶睛瞅著項少龍陰惻惻地道：「聽說萬瑞光你今天曾在太后跟前誇下海口，公然表示想要滇王李令的命，小王聞言後大感奇怪，萬瑞光你手上兵力不過五十之數，保護婦人孺子仍力有未逮，所以想請教你究竟有何能耐，敢出此狂言，萬瑞光你可否解說一二。」

這番話登時惹起夜郎人、李權、黃戰等一陣哄笑，極盡揶揄羞辱的能事。笑聲過後，大堂立時鴉雀無聲，充滿一觸即發的火藥味。李權、成素寧、黃戰、黃霸等一眾對立黨派的核心人物，欣然旁觀夜郎王花刺瓦公然羞辱項少龍。

項少龍見慣大場面，呂不韋、田單等人物都不放在眼內，哪會懼他區區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夜郎自大」的小小侯王，故作訝異道：「侯王真愛說笑，滇王刻下正在滇王府內，亦沒有改姓換名叫作什麼李令，侯王是否給三杯水酒就灌得糊塗起來？」

夜郎王登時語塞，正要說話，李園接口哈哈笑道：「花刺瓦侯王不但弄錯人，還僭越我大楚君權，私下對奸徒加以封贈，不知夜郎王現在和這叛主禍國的奸徒，是什麼關係呢？」

這番話更是難以擋架。要知李令篡奪滇王之位，雖得孝烈王默許，卻從沒有被楚廷公開承認。這刻連老謀深算如春申君者亦一時難以插口。

且蘭王乃夜郎王死敵，落井下石道：「異日花刺瓦你給人篡奪王位，看來本王也可以享受一下私自封賞王位的樂趣。」

夜郎王惱羞成怒道：「眼下誰坐上滇王之位，就是不折不扣的滇國之主，此乃不爭的事實，只有無知之徒，方會斤斤計較名份之事。」

人人感到他是理屈詞窮。

龍陽君「嬌笑」道：「侯王此言差矣，所謂名不正，言不順，李令正因名不正，故侯王言不順，此乃先賢所說，難道先賢們也是無知之徒嗎？」

此語一出，除項少龍外，全場均感愕然。因為龍陽君代表的是魏王，身份尊崇，說出來的話自是代表魏國的立場。現擺明反對李令當滇王，自是教人大感訝異。

韓闖接口笑道：「龍陽君之言有理，背主叛國之徒，怎能登上正統？」

春申君等無不面面相覷，想不到魏韓兩國代表，齊對夜郎王百般奚落。夜郎王隨來的十多名高手，無不手按劍柄，一副擇人而噬的模樣。郭開則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龍陽君和韓闖為何要「義助」萬瑞光。

項少龍重見善柔，渾身是勁，早手癢起來，笑道：「現在萬某人除了一把劍和幾個不會賣主求榮的從人外，拿得出來見人的東西並不多，侯王若有興趣，不妨遣人出來見識一下本人究竟有何能耐，不是更直接了當？」

誰都想不到他會改採主動，公然宣戰，大堂靜至落針可聞，最響亮仍是夜郎王的呼吸聲，他顯然快給氣炸了肺。一聲暴喝下，夜郎王席上撲出個三王子花奇，左右手各提一斧，兩斧互擊一下，發出一下脆響後，大喝道：「夜郎王第三子花奇，請萬瑞光落場比試。」

項少龍心中大喜，正要出場重創此子，豈知後席的荊善比他手癢得更厲害，搶出來躬身道：「小人萬善，請萬爺賜准出戰。」

項少龍卻是心中暗喜，首先因荊善的身手僅次於荊俊，足可應付此子。其次卻是免了因宰掉此子，惹來且蘭公主娜采采陪他一晚的煩惱。

不過他尚不肯放過春申君，微笑向他道：「君上該瞭解眼前這場比武可非一般較量，動輒流血送命，壞了歡宴的興致，說不定還會形成群鬥的局面，故若君上反對，我可不接受挑戰。」

夜郎王還以為項少龍膽怯，冷喝道：「生死有命，若萬瑞光你有能力損我孩兒半根毫毛，我花剌瓦絕不會因此事糾纏不休。」

春申君怎會因項少龍兩句話壞了今晚的大計，呵呵笑道：「三王子既如此有興致，黃歇怎會做掃興之人，萬將軍請自行決定。」

花奇運斧擺個花式，確是舉重若輕，一派強手格局，暴喝道：「若萬瑞光你叩頭認錯，這一場可以罷休。」

項少龍哈哈笑道：「好！」向荊善作個有殺無赦的手勢，道：「刀劍無眼！大家小心！」

荊善大喜，一個箭步搶出去，來到花奇前十步處，劍仍在鞘內。

黃戰忽然站起來，喝道：「且慢！」

眾人愕然望向他。

項少龍乘機環掃全場，找尋善柔的蹤影，只見女婢都站列席後，與春申君府的家將站在一起，一時間哪找得到狡猾多智的可人兒。

黃戰的聲音傳來道：「若萬將軍方面敗了這場，是否又命手下兒郎上場送死？」

這兩句話實在迫人太甚，現在連不知情的人均曉得春申君和夜郎在聯手欺壓項少龍。

卻沒有多少人敢作聲，只有且蘭王冷笑道：「這一場尚未分出勝負，黃公子是否言之過早？」

項少龍與李園對視而笑，前者懶洋洋地道：「黃公子有何高見？」

黃戰暴喝道：「下一場何不就輪到你和我比試？」

項少龍笑道：「公子少安暴躁，看過這一場再說不遲，比武開始！」

花奇早等得不耐煩，聞言發出焦雷般的大喝，雙斧齊揚，威猛之極，連環揮劈，一派凌厲招數，如排空巨浪般向荊善捲去，果是不可一世的勇將，看得人人動容，連李園都為荊善擔心起來，娜采采更捧著胸口，緊張得不得了。荊善夷然無懼，長劍閃電擊出，靈巧處有若毒蛇出洞，沉穩迅疾之勢則如風捲殘雲。或挑或架或劈或刺，每一劍都針對著對方的破綻和弱點，加上閃動如飛，充滿舞蹈美感的輕盈步法，采的竟全是硬擋反迫的招數。斧劍交擊之聲不絕於耳，荊善倏進倏退，花奇竟佔不到半分便宜。

夜郎人和春申君等立時變色，想不到項少龍隨便派個人出來，竟可與有夜郎第一勇士之稱的花奇平分秋色。而且膂力比花奇只強不弱，怎不驚駭欲絕。花奇這時銳氣已過，又兼斧重耗力，竟滯了一滯，此消彼長下，荊善劍芒暴張，迫退花奇兩步。花奇顏臉大損，暴怒如狂下，奮不顧身拚死反攻。荊善一聲長笑，閃電移前，竟以劍柄硬撞在向他左邊太陽穴揮來的斧鋒處，險至極點地把花奇最凌厲的右手斧盪開去，再一矮身，讓花奇左手斧掠頂而過，手中長劍化作電芒，斜斜由下方雷奔電掣般標射花奇胸口。花奇魂飛魄散，雙斧甩手飛出，抽身猛退。

荊善還劍鞘內，冷冷看著花奇退身往後。由兩人交手開始，場內一直是鴉雀無聲，此時人人眼光集中到花奇身上，知他已受重創，只是不知會不會危及他的生命。花奇再退兩步，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砰一聲仆跌地上。

夜郎王霍地站起，狂喊道：「孩兒！」

夜郎人早群集而出，撲出去看仰躺地上的花奇，只見胸腹處鮮血泉水般湧出來。荊善若無其事的返回己席去，經過娜采采旁時，給她一把摟著，吻了他的大嘴一口，這才放他回席。這時春申君、黃戰等均離席去看花奇。

驀地夜郎王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狂叫，在花奇身邊站起來，戟指道：「萬瑞光！這殺兒之仇，我要你千萬倍還回來給我。」

場內大部份人露出不屑神色，都看不起他剛才還說什麼生死有命，絕不糾纏，現在立刻食言。春申君親自把夜郎王拉回席內，花奇的屍身則由後門抬出去，只是地上仍是血跡斑斑，教人觸目驚心。歡宴的氣氛至此蕩然無存，卻沒有人怪責項少龍，因為這情況全是夜郎王和春申君一手造成的，且人人知道好戲尚在後頭。

且蘭王打破僵寂的氣氛，仰天笑道：「萬將軍有此神勇下屬，可喜可賀，收復滇土，將乃指日可期之事。」

夜郎王噴著火焰的凶眼瞪著且蘭王，氣得說不出話來。

黃戰由後堂走回來，手按劍柄，來到場心，沉聲道：「萬瑞光！該輪到你和我了。」

李園奇道：「這事真個奇哉怪也，明明是滇國和夜郎國兩國之間的事，為何黃公子卻像給人害了爹娘的樣子。我也手癢得很，不若由我陪公子玩玩吧！」

此語一出，包括春申君在內，眾人無不色變，知道李園正式和春申君決裂。

黃戰自知劍術及不上李園，惟有苦忍這口氣，冷冷道：「這不關李相的事，萬瑞光！是否又要別人來代你出戰？」

項少龍微笑道：「黃公子盛怒之下，實不宜比武較量，更何況在下曾說過，除非君上同意，否則在下絕不與公子動手。」

眾人的眼光自然移往春申君處去。春申君卻是有苦自己知，現在擺明不動手則已，動手便是分出生死始能罷休之局。萬瑞光的手下已這麼厲害，本人更是深不可測。但問題是夜郎王已損一子，自己若不讓黃戰出戰，怎樣向他交待？不由暗恨沒有早點發動突襲，於現在這情況下，若施暗殺手段，會教天下人看不起他。事實上他今晚雖有佈置，主要仍是為防患未然，並不是定要把項少龍和李園當場格殺，只是希望拖到天明，好配合斗介一起發動。否則這樣殺掉李園，難保李嫣嫣不會立即命禁衛發動反噬。

心念電轉時，黃戰已道：「請爹賜准孩兒出戰！」

春申君暗歎一口氣，點頭道：「孩兒小心！」

場內眾人立時精神大振，佔了絕大部份人都希望看到黃戰授首於項少龍劍下。此人一向仗著父親寵護，在壽春橫行無忌，雙手染滿血腥，只是無人奈何得了他吧！項少龍哈哈一笑，卓然而起，步出席外，以手輕拍三下劍柄，發出準備摺弩的暗號。

同時淡然自若道：「君上還是收回成命如何？黃公子現在滿腔怒恨，殺氣騰騰，在下縱想手下留情，怕亦難以辦到。」

眾人都覺他口氣過大，不過只看他隨隨便便站著，已有君臨天下的威勢，把黃戰遠遠比下去，又覺他這麼大口氣乃理所當然。

黃戰不待春申君回答，狂喝道：「誰要你手下留情。」

揮劍衝前迎頭猛劈。項少龍知他一向恃勢橫行，目無餘子，所以故意撩起他的怒火，此刻見計得逞，忙收攝心神，血浪離鞘而出。「噹！」聲震全場。項少龍抱劍傲立，黃戰則連人帶劍蹌踉跌退，竟是給項少龍只一招便硬生生劈退。

項少龍長笑道：「黃公子！此戰就此作罷好嗎？」

春申君站起來喝道：「戰兒！」

立於席後春申君的家將人人手按到劍柄處，使堂內氣氛更趨緊張。荊善等趁人人目光集中到場中去的千載良機，暗在幾底把弩箭裝好。席上各人則無不目瞪口呆。

要知黃戰一向以勇武神力著稱楚地，李園之下便數到他，哪知一個照面竟狼狽地落在下風，試問誰不駭然。

旁邊的李園眼力高明，知道黃戰因暴怒之下心浮氣躁，而項少龍這一劍又大有學問，劈中來劍的時間恰好是對方最難保持平衡的一刻，故有此近乎神奇的戰果。更明顯地是項少龍的膂力實勝於黃戰。

黃戰退了足有十二步，勉強穩住退勢，豈知項少龍又重複道：「黃公子！就這麼算了吧！」

黃戰哪有可能於這種顏臉蕩然無存的屈辱情況下退縮，狂叫道：「我要宰了你！」再撲上來。

項少龍在對方來至中途，倏地前移，一招攻守兼資，毫不留情地強攻過去，以硬碰硬。倏地響起女子的喝采聲和掌聲，原來是娜采采一人在唱獨腳戲。由於這並非一般風花說月的比武，所以人人屏息靜氣，故娜采采的喝采和掌聲分外刺耳，不過這時沒有人有暇理會她。金鐵交鳴聲連串響起。兩人錯身而過。項少龍倏然止步，背著黃戰還劍鞘內。

黃戰仍向前多衝五步，然後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長劍掉在地上，左手緊握著右手，跪倒地上，這時眾人才發覺他右手齊腕被斬斷，連著劍掉到地上。

項少龍仰天長笑道：「誰想殺我萬瑞光，當以此子為誡。」

春申君大喝道：「萬瑞光！」

項少龍頭也不回道：「我早勸君上不要讓令郎出戰，可惜君上殺我的心太過迫切，至會自食其果，君上怨得誰來。」

夜郎王霍地起立，狂喝道：「殺了他！」

春申君亦大喝道：「冤有頭債有主，各位請勿離座！」伸手拿起酒杯，便往地上擲去。「彭！」杯碎成粉。

春申君身後十多人潮水般湧出，七人護在他旁，另八人擁往堂中扶起倒地的黃戰。其他家將紛由四邊席後湧出，攔在席前，組成人牆，隔斷項少龍李園和一眾賓客的連繫，也成其合圍之勢。反是本在項李兩人席後的春申君家將，退往兩旁，其中二十多人來到且蘭王一席處，壓得他們難以插手。長劍出鞘之聲不絕於耳。

春申君在人牆後大笑道：「想不到吧！若你立與手下棄劍投降，說不定我還可饒爾等狗命。」

李園安坐席上，對周圍閃閃發亮的長劍視若無睹，冷笑道：「君上真大膽，這樣不怕誤傷賓客嗎？是否想造反了！」

項少龍仍卓立場心，神態從容，哈哈笑道：「黃歇你這一著實是大錯特錯。」

春申君笑道：「我們走著瞧吧！」

「砰砰！」聲響，所有門被關起來。

項少龍見到龍陽君、韓闖等紛紛握著劍柄，大喝道：「諸位請勿插手又或站起身來，這事由我和黃歇私下解決，動手吧！」

此時荊善等四十八人仍坐在席位間，人人木無表情，教人看得心冒寒意。

春申君喝道：「動手！」

「砰！」荊善等席後的暗門倏然大張開來，一下子擁入幾十個持矛大漢，往荊善等攻去。賓客們想不到春申君有此一著，娜采采首先失聲叫起來。荊善等這才動作，四十八人像彈簧般由地上滾散彈起，四十八道白光離手飛出，原來均是暗藏手內的飛刀。慘叫聲中，撲入者紛紛中刀倒地。這才輪到弩弓，一排排的弩箭準確無誤的射出來，使另一批從暗門外撲上來的敵人猝不及防下，一排排的倒下去，攻勢再冰消瓦解。四十八人以閃電般的手法不斷裝箭，不斷發射，不但把由暗門撲進來的敵人迫出屋外，還把其他原在堂中的家將迫返席後，要以眾嘉賓作掩護。不片晌地上滿是在血泊中痛苦呻吟的敵人，情況慘烈至極。項少龍和李園則往春申君撲去，被他的數十家將拚命擋著。荊善、烏舒等四十八人散往全場，扼守所有戰略位置，只以弩箭射殺膽敢撲上來的敵人。眾賓客則儘是正襟危座，不敢動彈，怕殃及池魚。

李園長劍閃電刺入黃霸的胸膛，一腳踢開他的屍身，善柔的尖叫響起道：「全部停手，否則我宰了黃歇。」

雙方立往春申君望去，才發覺他給個女婢挾到牆角，鋒利的匕首橫在他肥頸上，臉若死灰。全場倏地停下來。項少龍和李園齊齊搶前，左右護著善柔。

善柔厲聲叫道：「拋下長劍！」

眾家將你眼望我眼，都手足無措，黃戰重傷，黃霸被殺，再無可以作主的人。

夜郎王狂喝道：「給我殺！」

他的手下們才跳起來，兩排弩箭早已射至，包括夜郎王在內，十多人無不中箭身亡。其他人卻是動也不敢動。

善柔再叱道：「還不棄劍！」不知是誰先帶頭，鏗鏘連聲轉眼間地上全是丟下的長劍。荊善等把全部家將趕往春申君席位的後方處，而善柔、項少龍和李園則把春申君押到大門那一邊去。李權和成素寧都給揪出來，與春申君捆在一塊兒。精兵團顯示出高度的效率，一進一退，均井然有序，絲毫不亂。眾人只能瞠目結舌地看著眼前意想不到的變化。

李園湊到項少龍耳旁道：「到現在我才明白什麼是擒賊先擒王，小弟服了項兄哩！」

項少龍心中好笑，望了正瞪著他只有一分像善柔的她，笑道：「大姐厲害。」

善柔嬌哼一聲，得意洋洋。

春申君顫聲道：「你們想怎樣？」

項少龍向全場賓客施禮道：「累諸位虛驚一場，我萬瑞光非常過意不去，諸位嘉賓可以離場，不過仍請靜待片刻，待我們先肅清道路。」

話猶未已，屋外殺聲震天，好一會後方沉寂下去，聽得人人色變。

敲門暗號響起，負責把門的烏言著將門拉開，樓無心撲進來道：「幸不辱命！」

李園笑道：「各位可以離開，我們為大家押陣。」

欣然望向項少龍，雙方均知今晚已是勝券在握。

項少龍等押走春申君三人後，春申君府內餘下的家將傾巢而出，豈知剛抵街上，給埋伏街道兩旁的李園家將在瓦面上居高臨下以勁箭狂射，一時人仰馬翻，潰不成軍。接著在樓無心、東閭子等家將頭領指揮下，數百人由兩旁衝出，以長矛向人心惶惶的春申君家將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衝擊戰，敵人雖仍在人數上多上一倍，卻是群龍無首，士氣渙散，甫一接戰，立即四散逃竄。樓無心等乘勝追擊，殺進春申君府去。他們奉有嚴令，絕不濫殺婦孺或投降者。這時夜郎王府烈焰沖天，濃煙直上清朗的夜空。十多組建築物，有四組起火，喊殺之聲震耳不絕。而滇王府的戰鬥卻在一刻前結束，來犯的是李令百多名手下，由左右高牆攀進府內，本以為可手到拿來，豈知四面八方箭發如雨，霎眼工夫射倒大半數人，其餘的成功闖入府內，卻遇上紀嫣然和趙致率領的精兵團員，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哪還說什麼殺人放火。

在李嫣嫣的命令下，獨貴穩守王宮，新升任內城守的練安廷則把內城封鎖起來，又以內城禁軍在街上設置關卡，同時保衛各外國使館的安全，一切井然有序。他們雖沒有直接參與兩系的鬥爭，但卻阻止其他人的干預。夜郎王府被李園、項少龍組成的聯軍圍得水洩不通，凡衝出來的都被強弓射回去。聯軍人人在頭盔處扎上紅巾，以資識別。內城雖是鬧得如火如荼，外城卻全不受擾，這時武瞻接到李嫣嫣命令，不得干預內城的事。城外的斗介和他的大軍，卻給隔斷消息，尚以為火焰是來自被李令遣人攻打的滇王府。春申君三人分別囚在三輛馬車上，由鐵衛貼身看守。

項少龍和李園這對關係複雜的戰友，並肩站在夜郎王府外，觀察形勢。戰號聲起，近千名李園家將分作兩組，持盾由前後門攻入夜郎王府內，又爆起一場更激烈的戰鬥和喊殺聲。不過這回很快趨於平靜，滕翼雄偉的身軀出現在府門處，後面烏光等押了一個人出來，直赴項少龍和李園身前，推得他跌在地上。烏光箭步衝前，抓著他頭髮，扯得他仰起臉孔，跪了起來。在火把光下，此人現在雖臉容扭曲，但仍可看出本來五官端正，道貌岸然，哪知由少到大，從未做過好人。

李園兩眼放光，哈哈大笑道：「李令老兄！別來無恙啊！」

「砰！」

李園一腳抽在他小腹上，痛得他蜷曲起來。

項少龍怕李園活活把他打死，喝道：「把他綁起來，押到車上，我們回滇王府去。」

滕翼來到他旁道：「這些夜郎人和李令的滇兵窩囊得很，府內又無特別防禦佈置，給我們以強弩火箭逐屋衝殺，阻擋半刻都辦不到，只輕傷我們十多人。」

項少龍暗忖精兵團就是二十一世紀不折不扣的特種部隊，由自己依當時代的方法一手訓練出來。在城市戰中最能發揮效率和威力，夜郎王和李令的人既無防備之心，又輕敵大意，兼之遠程來此，尚未有休息時間，人困馬乏下，哪是對手。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在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

李園走過來，搭著兩人肩頭道：「今晚的事，我李園會銘記於心，無論將來秦楚發生什麼事，我仍是兩位的朋友。」

項少龍道：「我和李兄沙場見面的機會微乎其微，且我還有盡早退隱之意，李兄不用擔心。」

李園呆了一呆，待要追問，樓無心和一批家將飛騎而至，叫道：「找不到田單，據說他今早已離開壽春，這事須問春申君才行。」

項少龍和滕翼對望一眼，雖明知後果會是如此，仍大感失望。

李園道：「旦楚等仍未抵此處，他理該尚未返齊，唉！不過也難說得很。」

樓無心道：「內城已在控制之下，可開始搜捕奸黨的行動。」

李園正要答應，給項少龍拉到一旁，用心良苦地道：「李兄可否把打擊的對象，局限在春申君等幾個人身上？報仇雪恨始終不是最佳的解決辦法。」

李園沉吟半晌，點頭道：「若連這樣的事都辦不到，怎報得項兄的恩典，一切照項兄的意思辦吧！」向樓無心道：「你負責為我通知內城所有大臣將領，今天之事，只是春申君、李權和成素寧三人意圖謀反，與其他人全無牽連，除這三人的直系男子親屬外，婦女可以安返娘家，婢僕則另行安置。」

樓無心大感愕然，露出古怪神色，半晌應命去了，夜郎王府的大火剛被撲熄，內城回復平靜的景象，只是陣陣蹄聲，仍在提醒城中人正在發生的事。

「啪啪！」

莊夫人揮手給跪在廳心的李令兩記耳光，戟指痛罵。李令知道大勢已去，頹然無語，像頭鬥敗的公雞。尤翠之和尤凝之姊妹滿臉熱淚，撲上去加入莊夫人的怒打行列。莊孔等見奸人被擒，小王復位有望無不熱淚盈眶，不可能的事終變成事實。善柔早來了，與紀趙二女摟成一團，親熱到不得了。見項少龍回來，扯了他到內堂說話。春申君三人則分別被囚禁起來，等候發落。

到內堂坐好，善柔喜孜孜地對項少龍道：「算你這人有點良心，終肯來對付田單。」

項少龍道：「你怎會混到春申君府去的呢？」

趙致歡天喜地的代答道：「柔姊一直追蹤田單，猜到他由咸陽回齊時必會道經壽春，又知他與春申君有勾結，於是賣身為婢，到春申君府伺候。」

項少龍苦惱道：「現在田單到了哪裡去呢？」

善柔道：「他是去與旦楚會合，據說他正循淮河坐船東下，人家正苦惱不知如何措置，幸好你來了。」

滕翼進來道：「查到田單的去向，他今早秘密出城，坐船到城陽去與旦楚的傷兵殘軍會合，沒有十天半月，都回不到齊國，我們還有足夠時間準備。」

此時烏光的大頭在滕翼肩後探出來，道：「太后在外堂等候項爺！」

李嫣嫣臉罩重紗，身披棗紅長披風，面窗而立，凝望著窗外夜空上的明月，使人難測其心意。隨來的禁衛長獨貴和百多名禁衛，奉命留在屋外。項少龍知她心情複雜，沒有打擾她，靜立一旁。這時荊善等押了李令和李權兩人進來，迫他們跪倒地上。

李權見到李嫣嫣，如獲救星，哭道：「太后請為老臣作主……」

李嫣嫣冷喝道：「閉嘴！」

李權還想說話，給烏舒照嘴打一拳，登時打落兩隻門牙，說不出話來。

李嫣嫣柔聲道：「除萬將軍外，其他人請出去。」

荊善等望向項少龍，見他打出照辦的手勢，遂放開兩人，走出廳外。

李嫣嫣令人心寒的聲音夢幻般響起道：「你們兩人還記得五年前發生的事嗎？」

李權和李令交換個眼色，現出恐懼驚惶的神色。李嫣嫣緩緩轉過身來，揭開冠紗，隨手丟在地上，露出風華絕代的秀美嬌容，但一對秀目卻寒若冰雪，射出熾熱的怨恨。

李權口齒不清地張闔著滿是血污的嘴，顫聲道：「嫣嫣！別忘記我是你的堂叔，一向都疼愛你……」

李嫣嫣搖頭道：「正因為一個是我的堂叔，一個是我的堂兄，我才終身忘不了你們禽獸不如的行為。若是外人，我或者還能忍受下來。我作踐自己的身體，為的就是今天。李權你給我滾過來。」

李權魂飛魄散，不住叩頭道：「太后饒命！」

李令「呸」的吐了一口涎沫，鄙夷地道：「什麼太后，還不是給我李令騎……」

「砰！」項少龍飛出一腳，正中他面門，李令仰天倒地，再說不出話來。李嫣嫣感激地瞥項少龍一眼，緩緩朝李權走去。

李權感覺不安，駭然仰望，李嫣嫣衣袖揚起，露出粉嫩的小臂和手上亮閃閃鋒帶藍芒的淬毒匕首，閃電般插入李權胸口。李權一聲慘叫，帶著匕首仰跌身亡。李嫣嫣轉身撲入項少龍懷裡，不住喘氣，卻沒有哭出來。

到情緒平靜了點，李嫣嫣離開項少龍，要求道：「你給我殺李令好嗎？」

項少龍苦笑道：「我不慣殺沒有還手之力的人，讓我找別人代勞如何？」

李嫣嫣深深看他一眼，垂首道：「你是個真正的好人，好吧！」

退回窗旁去，背轉嬌軀。項少龍看了仍在地上呻吟的李令一眼，心想此人壞事做盡，確是死有餘辜，推門剛要喚人，李園和莊夫人聯袂而至。

項少龍不想他們知道李嫣嫣親手宰掉李權，低聲道：「太后心情不好，讓她靜靜吧！李權完蛋了，李令就交給你們。」

李嫣嫣出現在項少龍身後，戴回鳳冠面紗，斷然道：「不！我要親眼看著他被處決！」

項少龍返回內宅，剛過四更，紀嫣然、趙致和善柔三女，仍在興致勃勃地細訴別後的一切，後者抹去化裝，回復本來面貌。項少龍像由一個世界走到另一個世界般，告別了他憎厭但又無可避免的鬥爭仇殺，來到溫馨甜美的小天地。在這裡，他要尋找的並非肉慾上的滿足，而是心靈的平靜和寧謐，尤其在經過這麼血腥的一晚，心身疲累已極，那是為了生存和保護所愛的人必須付出的代價。三女的美眸不約而同往他飄過來。善柔仍是一副不服氣的樣子，瞇了瞇那雙明眸，斜兜著他，神態迷人如昔。

項少龍坐到善柔旁，尚未說話，善柔伸指按著他的嘴唇，認真地道：「不要問我別後的情況，想知道就問她們兩個吧！本姑娘絕不會重覆的。」

項少龍湧起熟悉親切的溫馨感覺，笑而不語。

善柔挪開手指，忽地重重吻他嘴唇一下，媚笑道：「真的很掛念你，每個月至少想一次。」

見作弄了項少龍，又和趙致笑作一團。

紀嫣然柔聲道：「外面情況如何？」

項少龍道：「現在只等斗介明天上朝，李園派了個斗介信任的人去告訴他，訛稱我和李園均給春申君殺了，好誆得他沒有戒備下進城。」

紀嫣然道：「斗介孤掌難鳴，還有什麼作為？王城豈是這麼容易攻破，下面的人亦不肯陪他把身家性命孤注一擲，誰的家族親人不是居於城內。」

項少龍躺到地席上去，歎道：「真舒服！」

趙致道：「夜了！夫君不如沐浴休息，今晚讓柔姊陪你。」

善柔大窘，跳起來道：「他算什麼東西，誰陪他？」

項少龍童心大起，勉力爬起來道：「現在還到你作主嗎？」

善柔尖叫一聲，往內堂逃去。

項少龍剛闔了半晌眼，便要離開善柔昨晚使他顛倒迷醉的肉體，與莊夫人和莊保義趕往出席早朝。李園身穿官服，在大批禁衛簇擁下，於宮門外等候他。

施禮後，李園讓莊夫人母子先行，與項少龍並騎而進，興奮地道：「斗介中計了，剛進城便給武瞻拿著，現在武瞻執掌軍符，出城接收他的軍隊。」

說不了幾句，到達主殿正門處。四人一起進殿，春申君、斗介和成素寧三人五花大綁，跪倒高坐鸞台上的李嫣嫣階下。群臣大多有份參加昨晚宴會，既知春申君確有殺死李園和萬瑞光之意，更知壽春城已落入李園控制下，誰還敢為他們求情。李嫣嫣使人宣讀三人罪狀，春申君不但犯了行刺太國舅和莊家遺臣之罪，更指使兒子黃虎率人往襲徐先，此事揭了出來，人人嘩然。斗介犯的是私自調動軍隊，意圖謀反之罪，成素寧則是同謀。讀罷罪狀，三人立即推出殿外斬首。接著李嫣嫣宣佈李園升為右丞相，還有連串其他人事調動。最後是重新確認莊保義為滇國儲君的地位，下令派軍助他們母子復國。

散朝後，李嫣嫣召見莊夫人母子，李園自是忙得不可開交，項少龍則一身輕鬆，乘機與紀嫣然、趙致和善柔三女微服出遊，飽覽壽春的名勝美景，滕翼則去安排對付田單的預備工夫。黃昏時，四人興盡回府。踏入府門，立覺不妥。

李園、龍陽君和韓闖都來了，人人神色凝重，一副大禍臨頭的樣子。

項少龍湧起強烈不祥的感覺，沉聲問道：「徐先是否出事了！」

李園點項道：「不但徐先出事，田單原來連春申君都騙了，暗裡由陸路潛返齊國。」

龍陽君道：「他是怕給捲入這次暗殺中，所以先行溜走。」

善柔叫道：「快追！我知道如何可以把他截著。」

項少龍頹然坐倒，想起徐先不屈不撓的硬漢性格，音容笑貌，淚水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

想不到又給呂不韋算了一著，咸陽辛苦取得的勢力平衡一下子給破壞掉。

在尤氏姊妹的妙手之下，項少龍看著銅鏡內的自己回復原貌。兩女均充滿離愁別緒，再沒有往常調笑的心情。項少龍亦因徐先之事憂心不已。

事情是由黃虎親自說出來，他事成回來，被李園在城門處一網擒下，去時是三千多人，回來只剩下七百人，可知戰況如何激烈。大刑侍候下，黃虎供出由於徐先的五百隨員中，暗藏有呂不韋的奸細，使他們能準確地在魏境一處峽谷伏擊徐先，由黃虎親自命中他一箭，秦軍拚死反撲下黃虎亦傷亡慘重，倉卒逃走，有些人還給俘虜了，所以李園如此苦惱。龍陽君則因事情發生在魏境，怕呂不韋以此為借口，出兵對付魏國。歸根究底，罪魁禍首仍是田單和呂不韋。更可恨是田單，蓄意攪風攪雨，希望從中混水摸魚，享漁人之利。項少龍知悉整件事後，反心情轉佳，至少徐先是否真的死了，尚是未知之數。不過他已決定天明時起程去追殺田單。

田單離壽春時只有百多名親隨，由於他要避開楚國的關卡要塞，必須繞道而行，所以他們雖落後兩天，但因有楚人領路，專走捷徑，在田單進入齊境前截著他們的機會仍然很大。當他起身欲離，尤氏兩女忍不住撲入他懷裡，千叮萬囑他有機會又或路過時必須來滇國探望她們，才以淚眼送他出去。

莊夫人在門外把他截著，拉他到房內，淒然道：「今晚一別，可能再無相見之日，項郎啊！為何你對妾身情薄如此，妾身想侍候寢笫，亦不可得！」

項少龍苦笑道：「事情的發展，確是出人意表，不過夫人不須如此傷心，滇國離秦不遠，說不定我偷得空閒，便來探望你們。」

莊夫人大喜道：「君子一言！」

項少龍道：「快馬一鞭！」心底湧起萬縷柔情，低聲道：「不要哭，應該笑才是，好好照顧保義，我相信我們必有再見的一日。」

莊夫人道：「我後天就要回滇了，你可否在返秦時順道來看望我們，那我會笑給你看。」

日夕相對共歷患難這麼長的一段日子，若說沒有萌生感情就是騙自己的，雖恨不得立即撲殺田單和飛返咸陽，但眼前情況下，仍不得不答應。親熱一番，項少龍脫身出來，眾人已備好行裝，隨時起程出發。

李園正和龍陽君、韓闖、滕翼在說話，見他來了，拉他到一旁道：「我剛見過嫣然，心裡反而舒服點，確是只有你配得起她。我這人太熱心追求名利權勢。」

項少龍無言以對，拍拍他肩頭道：「是我運氣好一點，比李兄早一步遇上她吧！事實她對你一直很欣賞的。」

李園歎道：「在胸襟一項上，我已比不上你。嘿！秀兒要我對你說，祝你一路順風。」

項少龍想起郭秀兒，心中惻然。

滕翼來催道：「起程哩！」

各人一起出門，跨上戰馬，紀嫣然等以輕紗遮臉，不讓人看到她們的絕世姿容。龍陽君、韓闖和李園親自送行，在楚軍開路下，向內城門馳去。這時天仍未亮，黑沉沉的天色，使人倍添別離那令人黯然神傷的滋味。誰說得定是否還有再見之日？尤其秦和東南六國處於和戰不定的情況，想到或要對仗沙場，更教人惆悵。

項少龍徹底的痛恨戰爭，但又知是其時最無可避免的事。快到王宮，一隊人馬護著一輛馬車全速衝出來，把他們截著，原來是李嫣嫣來了。

禁衛長獨貴馳過來道：「太后想見萬爺，請萬爺登車。」

頭戴竹笠的項少龍點了點頭，登上李嫣嫣的馬車，人馬開出內城門。

李嫣嫣揭掉項少龍的竹笠，怔怔打量他好一會，欣然道：「項少龍比萬瑞光好看多了，難怪秀兒對你念念不忘。噢！我並不是說她貪你俊俏，而是你現在的樣子和氣質，更能配合你的言行和英雄氣概。」

項少龍微笑道：「太后不是拿定主意不來送行嗎？為何忽然改變主意？」

李嫣嫣猛地撲入他懷裡，用盡氣力摟緊他，喘息道：「這就是答案。只要想到或許再無相見之日，嫣嫣便要神傷魂斷，假若有一天，少龍發覺鬥不過呂不韋，我大楚之門永遠為你打開的。」

美人恩重，尤其想起她淒涼屈辱的過去，項少龍心中一熱，低頭找到她灼熱的香唇，痛吻一番，大興感觸道：「我很少會對男女之事生出悔意，但卻知將來的某一天，我必會因錯過和你同衾共枕的機會，和不能享受那種無聲勝有聲、春宵一刻勝千金的良辰美景而心生悔恨。」

李嫣嫣心神皆醉道：「沒有人比你的情話更好聽，不過何用後悔呢？以現在的車速，到城外的碼頭，至少還有一個時辰，可以干很多事哩！」

項少龍愕然道：「這似乎……嘿！」

李嫣嫣貼上他的臉頰，淒然道：「誰會知道呢？項少龍！你不是說春宵一刻值千金嗎？」

項少龍摟著這位戰國最年青美麗的太后，心中百感交集。他認識她只不過幾天工夫，便有和她相處了半輩子的感覺，恐怕除李園外，就數自己最清楚她的遭遇和內心的世界。他仍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愛她多些還是憐惜她多一點，但無疑她的美麗已足夠使他情不自禁地生出愛慕之心。最淒艷浪漫是這注定是一段不可能有結果的愛情，所以她拋開太后的尊嚴，不顧一切來送行和爭取最後一個機會，好讓生命不致因失去這一段短暫但永恆的回憶而黯然無光。忽然間，他給融化了。車廂內的一切都不真實起來，就像一個深酣的美夢。茫然不知身在何處，只瀰漫著最熾熱的情火和愛焰。

落日西斜裡三艘大船放流東下，順淮水望楚國另一大城鍾離而去。

項少龍找到獨立在船尾處的善柔，奇道：「柔大姊在這裡幹麼？」

善柔沒好氣道：「想一個人靜一靜都不行嗎？」

項少龍過去試探地摟她香肩，見她只橫自己一眼，再沒有其他反抗的動作，放心地吻她玉頰，柔聲道：「若今趟成功殺死田單，柔姊肯和我們回咸陽去嗎？」

善柔軟玉溫香的靠入他懷裡，輕輕道：「我過慣四處為家的流浪生活，恐怕很難呆在一個地方。若天天見著同樣的人，是多麼乏味呢？家庭的生活並不適合我。」

項少龍點頭道：「這個我明白的，浪蕩天涯，確是一種迷人的生活方式。」

善柔奇道：「我這麼說，你難道不生氣嗎？」

項少龍瀟灑笑道：「為什麼要生氣，你說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不住重複地去做某種事或吃同樣的東西，山珍海味也會變得味如嚼蠟，不過你也該到咸陽探探善蘭和她的孩子，你妹子很掛念你哩！」

善柔道：「我總會到咸陽去的。不過我答應過一個人，事完後去陪他一段日子，到時再說吧！」

項少龍苦笑道：「是你的新情郎嗎？」

善柔低聲道：「本不應告訴你的，卻不想騙你。離開你後，不知是否給你挑起情芽，我有過幾個男人，但沒有半個可以代替你，這個我想去陪他一段日子的男人，曾冒死救下我性命，治好我的嚴重傷勢，我對他有大半是因感恩而起的。」

項少龍心中滿溢酸澀之意，但回心一想，自己既可和不同的女人相好，善柔自然有權享受與不同男人的愛情，洒然笑道：「悉隨大姊之意，就算你嫁人生孩子，也別忘記到咸陽來探我們。更須在秦王儲登基加冕之前，否則可能再找不到我們。」

善柔別過頭來，定睛打量他好一會，訝道：「你這人真特別，其他男人知道我心內有另一個人，無不嫉妒如狂，只有你全不介懷，是否你根本不在乎我哩！」

項少龍失笑道：「這又不對，那又不是，你想我怎樣了？」

善柔臉上露出古怪的神色，道：「正因你是個不折不扣的怪人，累得我善柔沒法忘掉你。那是很痛苦的感覺！可是我更不能放棄我遍游天下的理想，或者有一天我累了，會來找你們，那時你會嫌棄我嗎？」

項少龍放開摟著她的手，對江伸個懶腰，淡淡道：「不要多心，只要你七年內肯到咸陽來，定可見到我們。」

善柔跺足道：「我不依啊！」

項少龍少有見她這種女兒嬌癡的神態，訝道：「你不依什麼呢？」

善柔一面嗔怨道：「你為何一點沒有別些男人的反應，好像我來不來找你根本不當作是一回事。」

項少龍大笑道：「你不是要自由嗎？我現在完全不干涉你的生活方式，你反要怪責我，這算是那門子的道理？」

善柔想了想，「噗哧」嬌笑，撲上來摟貼他，仰起如花俏臉，媚笑道：「你和所有人都不同，難怪我在乎你。」

項少龍柔聲道：「柔大姊好好去享受你的生命吧！那是每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若說我不妒忌，只是騙你。可是我覺得沒有權去管束你，因而壓下私心，尊重你的自由。」

善柔感動地道：「這是我首次由男人那裡聽回來像樣點的說話，但你會不會因這而不似以前般那樣疼人家呢？」

項少龍坦然道：「我對你的疼愛是永不會改變的，但卻會迫自己不去想你那麼多。因為我會很自然的想到你可能正摟著另一個男人，那會使我心中非常不舒服，人總是自私的。」

善柔柔情似水地道：「你倒坦白得很，事實上我也因同樣的理由很怕想起你，我真後悔告訴你事實。直到與你分手，人家才知道一點都忘不掉你。」

項少龍柔聲道：「既然是事實，我和你只好接受。晚膳的時間到了，我們回艙好嗎？」

善柔倔強地搖頭道：「不！我有點怕終有一天會失去你對我的愛寵。」

項少龍失笑道：「大姊莫要騙我，你怎會是這種人？你只是不甘心我對你和別個男人的事並沒有你預期中的反應，所以迫我投降吧！」

善柔跺足道：「我恨死你，快說你妒忌得要命。」

項少龍笑彎了腰道：「好了！我快妒忌死了。」

善柔欣然道：「這才像樣！嘻！我剛才的話全是騙你的。根本沒有別個男人令本姑娘可看得上眼，但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那也包括你在內，來吧！」

緊拉著項少龍的手，回艙去了。

風燈照射下，項少龍、滕翼、紀嫣然、趙致和善柔圍坐席上，研究攤在小几上描繪楚齊邊界的帛圖。

滕翼道：「田單回齊的可能路線，經過我仔細思索，該不出三條。第一條是他棄舟登陸，飛騎往符離塞，再在鍾離買船由水路返齊。第二條路線則在符離塞換馬後，由陸路沿官道經彭城、蘭陵、開陽直抵齊境。第三條路線可迂迴曲折多了，是取東路經羽山返國。我在圖上畫下不同的色線，大家一看便明。」

項少龍等正玩味著那三條路線，善柔斷言道：「不用想了！田單這人最貪舒服，選的定是水路。兼且鍾離的城守夏汝章與他一向關係親密，而田單更不知道我們會咬著他的尾巴追來，豈會捨易取難。」

紀嫣然道：「若是如此，說不定我們抵達鍾離之時，他仍未登船呢？」

各人點頭同意，因為當天田單詐作坐船到城陽去，逆流往西，遠離壽春十多里後棄舟登陸，又要到鄉間購買可供百多人策騎的馬匹，再繞道東往符離塞和鍾離去，如此一番轉折，自然要多費時間。這人確非常狡詐卑鄙，誆了春申君去作刺殺徐先的行動，立即溜走，任得楚人自己去應付一切後果，而他卻可安然置身事外。

趙致道：「我仍有點不明白田單為何這麼急趕回去？」

紀嫣然忽地色變道：「不好！我看田單是要對付燕國。」

滕翼一震道：「太子丹危險了！」

項少龍明白過來。呂不韋和田單的勾結，完全築基在利益之上。呂不韋最怕的是東方六國的合縱，所以一直向田單示好，希望齊國不但置身於合縱之外，還可破壞其他五國的聯盟。最近的五國聯軍壓境而來，秦軍幾乎無力相抗，更堅定他的策略。同時他亦知道楚國由於曾有切膚之痛，最終都不會任由三晉給秦蠶食，於是捨楚而取齊為盟友。田單不是不知道呂不韋的野心，但他更知道靠人不如靠己的道理，只有齊國強大，才是唯一的出路。際此戰爭的年代，成為強國的方程式就是蠶食他國、擴張領土，擺在眼前的大肥肉是因與趙國交戰以至實力大為削弱的燕國。田單對呂不韋當然不安好心，像這回他要刺殺徐先，使秦國內部鬥爭更趨激烈，於齊實是有利無害。而呂不韋當然須有回報，其中之一是把太子丹害死於秦境內，燕國失去這中流砥柱式的人物，無論士氣和實力兩方面的打擊都是難以估計，田單可更輕易侵佔燕人的土地。忽然間，他們弄清楚田單和呂不韋的陰謀。

紀嫣然肅容道：「這次我們若殺不了田單，燕國就完了。」

善柔咬牙道：「這次他絕逃不掉！」

紀嫣然道：「鍾離的夏汝章既與田單關係密切，說不定會在打聽到我們行動後向他通風報信，著他改由陸路逃走，那時要追他將更困難。」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既是如此，不若我們將計就計，故意嚇夏汝章一嚇，弄清楚田單在哪裡後，他休想活著回齊國。」

兩日後午前時分，三艘大船，駛進鍾離的主碼頭，夏汝章聞報而來。負責管理艦隊的楚將叫李光，是李園的心腹，人極精明，得到項少龍的指示，下船在碼頭處和他會面。

讓夏汝章看過李嫣嫣簽發的軍令和文件，李光低聲道：「這次我們東來，負有秘密任務。」

夏汝章嚇了一驚道：「究竟是什麼事？」

李光把他拉到一旁道：「壽春的事，將軍該早有耳聞。」

夏汝章苦笑道：「不但風聞，昨天還收到正式的通知，想不到春申君會落得如此收場，他是臨老糊塗。」

李光道：「他不是臨老糊塗，而是誤信奸人之言，不但派人刺殺秦人來弔祭先君的使節，還意圖謀反，太后和李相對此非常震怒，故命我等率軍來追捕此人。夏將軍該知我所指的是何人吧！」

夏汝章神色數變，沉聲道：「李將軍可否說清楚點？」

李光道：「除了田單這奸賊還有何人，夏將軍有沒有他的消息呢？」

夏汝章的手腳顫一下，困難地啞聲道：「沒有？」

李光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卻不揭破。低聲道：「田單必是由水路逃走，夏將軍請立即命人給我們三艘船預備一切所需的補給，我希望於黃昏時可以起航。」

夏汝章當然不迭答應，李光再不理他，返回船上去。夏汝章吩咐手下後，匆匆回城去了。項少龍等早潛入城裡，同行的還有穿上男裝的紀嫣然、善柔、趙致三女，滕翼、荊善、烏光、烏言著、烏舒等十八鐵衛和李光的副將蔡用，由於他們有正式的通行證，進出城門全無問題。夏汝章回城後，馬不停蹄趕回府裡去。光天化日下，將軍府又門禁森嚴，項少龍等只好望高牆興歎，分散守著各個出口，等待黑夜的來臨。幸好不到半個時辰，換上便服的夏汝章與兩名家將由後門溜出來，往南門馳去。眾人大喜，遠遠吊著。夏汝章直出南門，穿林越野，到黃昏時分，來到一座密藏林內的莊院。林外有河自西北而來，在五里外的下游處匯入淮水，往東流去。那處尚有個小碼頭，泊著四艘大型漁舟。眾人大喜。

滕翼道：「我負責去收拾碼頭和船上的人。三弟入莊對付田單，小心點，田單的親隨不是好惹的人。」領一半鐵衛，往碼頭去了。

項少龍吩咐紀嫣然道：「嫣然帶致致留在莊外，以弩箭阻截或射殺逃出來的人，我和柔大姊潛進莊內，看看田單是否在裡面。」

紀嫣然答應一聲，與其他人散開去。項少龍向善柔打個招呼，迅如鬼魅般潛入林內，不一會無驚無險來到莊院東牆外的草叢處。這座莊院由於高牆環繞，到近處反瞧不見內中的情況。此時夜色早降臨大地，天上群星羅布，月色迷濛，只莊院處透出黯弱的燈火。兩人借攀索跨過高牆，悄無聲息的落到牆後方形的露天院子裡。項少龍和善柔攀上最接近的房子的屋脊，屋宇重重，一時不知從何處入手。

善柔湊到他耳旁低聲道：「田單最愛住向南的屋子，讓我們到那一座看看。」

項少龍循她指示瞧去，莊院南處是一片園林，花木池沼，假山亭榭，相當幽美，一道小溪，在園內流過，有石橋跨過小溪，另一邊有好些樓台房屋。看莊院便知是權貴避暑避靜的莊院，極有可能是夏汝章的產業，借來給田單暫住。兩人也不打話，一口氣越過數重屋宇，落到園中，小橋另一邊隱有人影人聲，兩人不敢大意，繞到遠處，憑著飛索，由樹頂橫過抵達小溪對岸另一棵高樹上，再落回地上，避過守衛，攀上一座燈火通明的屋宇頂上。人聲由下面傳上來。

田單的聲音道：「此事是否當真？照理李園該鬥不過春申君才是。」

另一把應是夏汝章的聲音應道：「絕對不假，昨天我正式收到太后的命令，著我嚴守關隘。並諭示李權、李令、斗介和成素寧均被斬首示眾。」

兩人聽得大喜，不由對吻一口。千辛萬苦下，終追上田單老賊。

田單默然半晌，冷哼道：「李園好大膽子，竟敢派人來追殺我，汝章！不若你隨我返齊。」

夏汝章歎道：「我的親族和家業都在這裡，怎能說走就走？這事容後再說。現在最重要是如何安排田相安然返國。」頓了頓續道：「他們猜你取水路返齊，假若田相由陸路離開，將可教他們撲個空。我看田相不要再等待旦楚將軍，只要田相平安回齊，諒李園有個天大的膽子，亦不敢損旦楚他們半根毫毛。」

項少龍再沒有興趣聽下去，再吻善柔一口，道：「二哥該收拾了碼頭的人，我們現在要製造點混亂，準備好了嗎？」

善柔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低聲道：「當然準備好了，我等足十多年哩！」

項少龍揚手發出訊號火箭。點燃了的煙火沖天而起，在天上爆出一朵血紅的光花。

項少龍和善柔以勁箭強攻，伏在屋脊居高臨下，連續射殺十多人，滕翼等已破門攻入莊內。兩人不見田單由屋內逃出，立即想得是什麼一回事，迅以攀索由天窗躍入屋內，很快找到田單等人遁走的秘密地道的入口，忙追了進去。地道寬敞筆直，以木柱和泥板固土，還設有通氣孔，設置周詳。兩人不敢燃亮火把，貼壁摸黑前行，不一會由另一端洞口鑽出去，原來位處樹林邊緣，林外就是那小碼頭，漁舟全給沉到水裡去，十多道黑影，正沿岸往上游逃去。項少龍再發出訊號火箭，偕善柔全速追前。一陣狂奔，對方六個人墮後下來，拔出長劍，掉頭殺至。項少龍哪有閒暇和他們胡纏，拔出飛針，借夜色掩護，兩手連揮，六人紛紛倒地。前方剩下的七個人想不到他們如此厲害，己方六人連擋他兩人一陣子都辦不到，一聲發喊，離開河岸，分散往河旁的小坡和密林逃去。項少龍再發兩針，登時又有兩人倒地，善柔髮了狠性，擲出飛刀，另一個剛奔上土坡的人背後中刀，翻滾下來。此時善柔認出奔上坡頂的其中一人正是田單，不知哪裡來的腳力，越過項少龍箭般衝上坡頂，趕上敵人。項少龍怕她有失，忙提氣追上去。兵刃交擊聲連串響起，善柔的嬌叱夾雜著對方的慘叫，迅即回復平靜。項少龍來到坡頂時，交戰雙方經已分開，兩人滿身是血，善柔的左臂和右肩背均滲出鮮血。田單手提長劍，與善柔對峙，胸口急速起伏，在月照下臉若死灰。

田單一眼瞥見項少龍，慘然笑道：「好！你終於趕上我！」

善柔厲聲道：「田單！你知我是誰嗎？」

此時蹄聲響起，滕翼等手持火把，策馬而來，團團把三人圍在中間。

趙致一聲尖叫，撲下馬來，厲喝道：「當日你誅我三族之時，曾否想過有今天的一日？」

善柔冷叱道：「他是我的，我要親手殺他！」

項少龍退到趙致身旁，低聲道：「讓你柔姊動手吧！」

趙致「嘩」一聲，伏在項少龍肩上，激動得哭起來。

田單仍是神態從容，哈哈笑道：「我田單生平殺人無數，哪記得曾殺過什麼人？項少龍！算你本事，我田單服你了！」

反手一抹，劍鋒在頸上拖過，往後傾跌，當場畢命。善柔全身抖顫起來，跪倒地上。趙致撲過去摟緊她，兩女抱頭痛哭，哭聲響徹林野。一代梟雄，終於隕命。

滕翼跳下馬來，割下田單首級，大喝道：「我們走！」

項少龍心中一片茫然，那是難以形容的感覺。一方面固因善柔姊妹和滕翼得報滅門大仇而歡欣，自己也完成本是不可能達到的目的。但看著千古名傳的人物自刎眼前，總有些失落的感覺，又隱隱感到不對勁，田單竟是這麼容易被幹掉嗎？

回船後，立即起航回壽春去。那晚眾人喝得酩酊大醉，次日睡了整天，先後醒過來。項少龍頭重腳輕地來到艙廳，三女正在喁喁細語，神色歡暢。

趙致喜叫道：「項郎！柔姊肯陪我們回咸陽哩！」

項少龍大喜道：「那天你說的是騙我了！」

善柔擺出嬌蠻樣兒道：「早說過是騙你的，想來真氣人！你竟一點不著急。」

紀嫣然笑道：「柔姊莫要氣惱，我們的夫君大人什麼事都藏在心內，口硬心軟，你切莫見怪啊！」

善柔不屑道：「他是你們的夫君大人吧！與我善柔何干？」旋又「噗哧」嬌笑，送他一個甜蜜的笑容。

眾人知她性格，當然沒人會對她的說話認真。逆流而上，舟行轉慢。比來時多費一天，始抵壽春。項少龍因答應莊夫人路經滇國時花幾天時間去看她，所以沒有停留，直赴城陽。登岸後，與等候他們的精兵團會合，南下往滇國去。

陪莊夫人母子回滇是新委任為將軍的樓無心，率領八千楚兵，已收復大部份由叛軍佔領的地方。滇人知莊保義回來，紛紛起義，組成新滇軍，聚眾二萬人，與楚軍把滇都高澤重重包圍。高澤地處高原，背山依勢而築，形勢險要，兼之水源糧食充足，聯軍一時莫奈他何，還折損了數千人。眾諸侯國見夜郎王新喪，紛紛發難，且蘭王更率眾攻入夜郎國都，另立新主，凱旋而回，夜郎人從此再無力欺壓鄰國。項少龍等抵達高澤的聯軍營地，攻城軍剛吃了一場敗仗，死傷枕藉。樓無心和莊夫人知項少龍守諾而來，大喜過望，把眾人迎入營裡。樓無心欲設宴為眾人洗塵，給項少龍婉言拒絕，立即在主帳內舉行會議，研究破城之法。

聽罷樓無心細說高澤城的形勢和環境後，項少龍淡然道：「此城最厲害處是靠山之險，我們就由這處入手，保證三天後便可破城，因為世上沒有一座山是爬不上去的。」

莊夫人、樓無心等將領無不瞪目以對。

當晚項少龍等漏夜行軍，來到高澤城背靠的大石山後，結營佈陣。到次日清晨，項少龍和滕翼研究山勢，擬定五條路線，派人攀上去設置固定的鐵圈，佈置攀索。這些都是精兵團久經訓練的基本項目，設備齊全，到天黑之時，項少龍等已可借攀索和嵌入石壁的腳蹬，迅速來到巉巖不平，雜樹叢生的山頂上。廣達七、八里的高澤城，在腳下延展開去。而樓無心則指揮大軍，日夜攻城，好引開叛軍的注意力。喊殺和矢石破空之聲，不絕於耳。紀嫣然三女這時亦爬上來，嬌喘細細地蹲在項少龍和滕翼之旁。此處離下面足有七十丈的距離，普通人看下去確是觸目驚心，但對一向以烏家牧場附近比這處高出足有三倍的拜月峰作練習場地的精兵團員來說，這座石山實屬小兒科之極。

滕翼一聲令下，身手特別了得的荊善、烏舒、烏言著和丹泉四人，立即由垂下的攀索往下落去，找到落足點，再設置釘圈，設置新的攀索。他們的設備依足二十一世紀爬山專家的設計，靠著腰間的套圈，向下滑去，快若閃電，似玩遊戲般輕鬆容易。剎那間四人抵達山腳的草叢內，與高澤城南的後城牆只隔了一條護城河。城牆上的守衛都到了另三堵城牆協防，只在幾座哨樓處有人把守，但都看不到燈光難及的暗黑下方。滕翼再度發令，烏家特種戰士照足平時訓練，藉著峭壁上雜樹的遮蔽和夜色的掩護，一批批往下滑去，此時荊善等四人穿上水靠，渡過護城河，設置橫渡河上的索子。

紀嫣然凝望城內像蟻般忙碌的守城軍民，道：「單看情況便知道它只是一個靠武力維持的政權，居民都是被鞭子強迫去做搬運的勞工。」

眾人仔細一看，果如紀嫣然所指，城民只是在監視和鞭打下被迫負起種種守城的任務，一派無可奈何神氣。一隊人策馬由另一端巡邏過來，提著風燈往城下和後山照射。眾人嚇了一跳，紛紛躲起來，荊善四人伏到牆腳處，最糟是那四條橫過河面的長索，只要對方稍為留神，定可發覺。索子雖漆上了不會反光的黑油，終非是隱形之物。項少龍人急智生，當那批人的燈光快要把索子納入光照暈裡，撮唇發出一下尖銳的夜梟叫聲。那些人自然舉燈往後山照來，當發現不到什麼，早越過索子，迅速遠去。眾人抹了一把冷汗。

善柔湊過來道：「算你這傢伙有點辦法！」

荊善等射出鉤索，掛上城頭，迅速攀上去，靈活如猴，分別潛往解決哨樓內的守衛。烏家戰士一批一批的渡河攀城，動作敏捷，乾脆利落，表現出驚人的效率。項少龍看得自豪不已，縱是二十一世紀的特種部隊，也不外如此水平。此時有近千人落到山腳，到達城上者則取出弩箭，扼守城牆上所有戰略位置。

滕翼低笑道：「二哥手癢，要先行一步。」

項少龍道：「一起下去吧！」

當項少龍等抵達牆頭，過千烏家精銳分作四組，準備沿城牆分左右兩方殺過去和攻進城內。滕翼射出訊號火箭，通知攻城的樓無心他們已成功進入城內。項少龍派人把守各個登城的關口，領著三女和五百戰士，來到城內。滕翼則負責佔領牆頭。號角聲起。

驀地全體戰士齊聲吶喊道：「城破了！城破了！」

城內軍民一齊愕然，殺聲震天而起，只見後城牆處高插「莊」字大旗，數以百計的戰士從城牆上飛將軍般殺下來。

被迫的城民一聲發喊，丟下正搬運的滾木石頭等東西，四散逃走，還大嚷道：「城破了！城破了！」

混亂像瘟疫般散播開去。項少龍等由城牆的梯級蝗蟲般湧下來，弩箭如雨飛射，敵兵紛紛倒地，轉眼控制了後城門的廣場和附近的建築物。項少龍命人打開城門和放下吊橋，同時指揮手下佔領屋頂，佈防堅守。衝前來的敵人都給射回去，己方的人卻源源不絕從城門湧進城來，還送進長矛高盾等重武器。滕翼等趁敵人陣腳大亂之際，勢如破竹地攻佔西北各小半截城牆。樓無心的攻城隊伍則全力攻擊東門，把敵人的主力牽制在那裡。佔領了西北城牆的己方部隊，居高臨下，以強弓勁箭，廓清在城內下方奔走攔截的敵人。項少龍見時機已至，揮臂發令。一排排的烏家戰士，在勁箭的掩護下，持矛挺戟地往東、西、北三門殺去，戰況淒厲慘烈。

牆上的烏家戰士又高喊道：「棄械蹲地者不殺！棄械蹲地者不殺！」不斷重覆，當然是學過現代心理戰的項少龍想出來的妙計。多處房舍均著火焚燒，烈焰從屋頂冒起老高，再往四方房舍蔓延開去，把整座城沐浴在火光之內，濃煙蔽天，星月黯然無光，守兵紛紛拋兵棄甲，與城民一批一批的蹲在城角或廣場通衢之間，士氣全消。城內已成混戰之局，烏家戰士結成一個個組織嚴密的戰陣，不住擴大佔領的範圍。城牆上的戰士更不斷挺進，殺得頑抗者血流成河，屍伏牆頭。受傷者均被迅速運返南牆，由專人救治，一切井然有序。這次是這支特種部隊首次在大規模戰爭中初試身手，果然非同凡響。

在一批盾手和箭手打頭陣下，項少龍領著三女和十八鐵衛，成功破入內城，此時西、北兩門剛落入控制中，並打開城門，讓己方人馬狂湧入城。守內城的敵兵苦苦抵抗，項少龍等衝殺進去，不半晌突破內城門的防守，朝王宮殺去。敵兵知大勢已去，紛紛棄械投降。項少龍使人把降兵集中到一處看管，樓無心和莊孔率領數千精兵，衝了進來，兩股人馬會合，更是勢如破竹，不到一盞熱茶的工夫，攻進王宮內。宮內亂成一片，哭聲震天，宮娥婦孺摟作一團，抖顫求饒，守兵則紛紛跪地投降。項少龍心生憐惜，著人好好安撫和照顧他們。

「砰！」主殿門被硬生生撞開來，一群三十多個敵方將士，舉劍團團護著中間一名身穿王服、頭頂高冠的青年，氣氛悲壯激烈。外面的喊殺打鬥聲逐漸疏落，顯示高澤城已落入攻城軍的手上。項少龍等在這群人前重重排列，數十張弩箭直指殿心的敵陣。

莊孔大喝道：「立即投降，否則殺無赦！」

那王服青年昂頭喝道：「我乃李令之子李期，寧死不降！」

樓無心湊到項少龍耳旁道：「此子作惡多端，曾姦淫婦女無數，死不足惜。」

項少龍苦笑道：「你倒知我心意，這處由你主持吧！」

歎了一口氣，招呼三女掉頭走出殿外，後面傳來密集的箭矢破空聲和慘叫聲，然後一切漸歸靜默。

收復高澤的三天後，項少龍辭別依依不捨的莊夫人母子和尤氏姊妹等人，趕回咸陽去。這次入楚可說是收穫完滿，不但成功殺死田單，又為楚國和滇國做了好事。但由於徐先的生死未卜，太子丹被陷咸陽，故眾人凱旋而歸的氣氛大為減弱。老朋友安谷傒親自把他們迎入關內。項少龍見秦軍人人臂纏白紗，心知不妙。

果然安谷傒慘然道：「徐相遇襲重傷，死在返回咸陽的歸途中。」

項少龍湧上滔天恨意，呂不韋確是比豺狼更惡毒，為一己私利，完全妄顧秦國的大局，凡是阻礙他的東西，都不擇手段地加以清除。自己和他本是有恩無怨，只因莊襄王、朱姬和小盤親近他，就要來害死自己。現在又以卑鄙手段置徐先於死地，更教人切齒痛恨。

安谷傒歎道：「此事已證實是春申君所為，楚人雖把春申君首級送上，又允割讓五郡以求和，但我們豈肯就此罷休？」

項少龍與他並騎而行，痛心地道：「若是如此，就正中呂不韋的奸計。現在他是要利用國家危急的形勢，擴大自己的權力。殺徐相的真兇是呂不韋，春申君只是被他扯線的傀儡吧！」

安谷傒色變道：「什麼？」

翌日項少龍立即起程，趕回咸陽去。十八日後，咸陽終於出現眼前。這時剛過立冬三天，氣候轉寒。不知不覺間，他們離開咸陽足有五個月。精兵團自行返回烏家牧場，而項少龍、滕翼，紀嫣然三女和十八鐵衛則強撐著勞累的身體，回到咸陽城去。入城時又聽到另一個不幸的消息──鹿公病倒了，病是給氣出來的。徐先遺體運回咸陽，鹿公對屍狂哭，當場暈倒，自此一病不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項少龍等急匆匆趕往上將軍府去。踏進府門，大感不安。府內擠滿了王陵等將領大臣和鹿公的親族，哭聲陣陣。

項少龍還以為鹿公已去世之時，王陵把項少龍拉進內堂去，沉痛地道：「快去見上將軍最後一面！他一直牽念著你，不肯嚥下最後一口氣。」

項少龍熱淚奪眶而出。忽然間，他知道事實上他不但把鹿公當作一位可敬的朋友和長者，深心中還把他當作親人，對他有種兒子對父親的親切和依戀。

鹿公躺在榻上，臉色蒼白如紙，雙目緊閉，困難地呼吸著。小盤站在榻旁，緊握他的手，神情肅穆得教人吃驚。鹿丹兒跪在榻子的另一邊，哭得昏天黑地，兩位看來是她長輩的貴婦在照顧她。荊俊、昌文君、昌平君、呂不韋、管中邪、李斯、嫪毐等全來了，守在門外處。眾人見到項少龍，都露出驚喜神色。

呂不韋還擺出欣然之貌，摟上項少龍肩頭，低聲道：「少龍回來就好了，快進去見上將軍最後一面。」

項少龍恨不得立即把他宰了，想掙開他的摟抱，呂不韋放開他。

荊俊撲上來，抓著他肩頭，叫了聲「三哥」，忍不住失聲痛哭，聞者心酸。

小盤龍軀一震，別過頭來，見到項少龍，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神態卻是出奇的平靜，只緩緩道：「太傅快進來！」

榻上的鹿公「啊」的一聲，醒轉過來。

小盤沉聲道：「扶丹兒姑娘出去。」

鹿丹兒站起來要抗議，雙腿一軟，昏倒在兩婦懷內，荊俊忙衝了過去，把她抱離現場。

項少龍移到榻旁，此時房內只剩下小盤和項少龍兩人，由於小盤沒有命令，其他人不敢進來。唯一敢在這情況下闖入去的呂不韋又心中有鬼，選擇留在房外。鹿公猛一睜目，眼光掃過兩人，臉上現出一片紅暈，竟掙扎要坐起身來。項少龍和小盤對望一眼，均感不妙，知他因見到項少龍而迴光反照，命難保矣。兩人扶他坐起來。

鹿公眼角瀉下熱淚，啞聲道：「徐先是否被那奸賊害死的。」

項少龍淒然點頭，熱淚不受控制的淌下來。

鹿公分別緊抓著兩人的手，顫聲在兩人耳邊道：「保儲君，殺奸賊，為我和徐先報仇，緊記！緊記！」

隨即嚥下最後一口氣，撒手歸天。

## 第十二章勢力平衡

不見半年，小盤更成熟了，更懂隱藏內心的感情。離開上將軍府，項少龍隨小盤返回王宮。滕翼和紀嫣然等返回烏府去，至於鹿公的身後事，交由小盤派來的司禮官全權負責。

到書齋內只剩下小盤和項少龍之時，小盤一掌拍在几上，狂怒道：「這奸賊萬死不足以辭其咎。」

項少龍頹然在他下首坐下來，沉聲道：「為何會派徐先到壽春去呢？」

小盤似怕給他責怪地解釋道：「呂不韋力陳必須連楚齊攻三晉的策略，堅持遣派徐先去與楚人修好，又要我娶楚公主為後。太后不知是否受嫪毐所惑，與王綰、蔡澤等大力支持呂不韋，我迫於無奈下，只好同意。當時只以為呂不韋是想把徐先調離咸陽一段時間，使鹿公不敢動他，哪知楚人如此膽大包天，竟敢襲殺代表寡人的使節。」

項少龍首次對朱姬生出怨恨，默然無語。鹿公、徐先、王齕，一向是軍方三大支柱，現在只剩下王齕，此人又傾向呂不韋，辛辛苦苦建造出來的形勢，竟毀於一夜之間。軍方重臣中，勉強還有個王陵是站在他們的一方。其他的如蒙驁則是呂不韋直系分子，杜璧心懷叵測，局勢之險，是來秦後從未有過的。

小盤歎道：「現在最令人煩惱是徐先死後空出來的左丞相一職，呂不韋舉薦王綰，太后亦傾向他的提議，我實在很難反對。論資歷，除蔡澤外，沒有人比王綰更有當左丞相的資格。」

項少龍道：「此事關係重大，無論用上什麼手段，我們絕不容許左相之位落到呂不韋的人手上，否則秦室不出三年將成呂不韋的囊中之物。」

轉向小盤道：「儲君心中有什麼人選？」

小盤道：「若任我選擇，我會破格提升李斯，此人的才能十倍勝於王綰。」

項少龍搖頭道：「論能力，李斯完全沒有問題，可是他卻非秦人，縱使沒人反對，也不該在你陣腳未穩時如此提拔外人，徒令秦人離心。」

小盤默然片晌，點頭道：「師傅說得對，眼前確不該這麼做，唉！你回來就好了！終有人可為我拿主意。」

項少龍道：「你已做得非常好，把事情拖到現在。」站了起來，來回踱步，可是腦中仍是一片空白，喃喃道：「這個人選，首先須是秦人，且是我們可絕對信任的，另一個條件是他年輕而有大志，不會輕易讓呂不韋收買過去，同時要很清楚我們和呂不韋的關係，又要得到軍方的支持，這個人到哪裡去找呢？」

小盤歎道：「這個人就是師傅你，但我卻知道你定會拒絕的。」

項少龍一震道：「我想到了，此君就是昌平君！」

小盤愕然半晌，捧頭道：「他是否嫩了些兒呢？」

項少龍道：「當然是嫩了點，但這一招卻叫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明的是昌平君，暗的卻是李斯，昌平君乃王族公卿，王綰很難和他爭持。」

小盤一頭霧水道：「明修棧道這句話我大概明白，陳倉卻是什麼東西？」

項少龍暗罵自己又說錯話，因為這是發生在很多年後的楚漢相爭之時，小盤自然不知道，胡謅道：「那是指一個陳舊空置、不為人所注意的倉庫，總之實際上是由李斯當丞相，昌平君則是站出來當幌子。」

小盤仍在猶豫，苦惱地道：「可是昌平君的寶貝妹子正和管中邪過從甚密，若嬴盈嫁了給管中邪，會否出問題呢？」

項少龍道：「若在以前，多少會有點問題。但只要讓昌平君兄弟知道徐先是被呂不韋害死，那就算管中邪娶了他兄弟的娘都沒有用。」

小盤捧腹苦笑道：「師傅莫要逗我，現在實不宜大笑。」

項少龍想起徐先和鹿公，意興索然，肅容道：「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必須把王翦調回來，憑他來對抗王齕、蒙驁和杜璧，我敢斷言他必可成為我大秦軍方的中流砥柱。再配以桓齮，輔以王陵，會比徐先和鹿公更厲害。」

小盤霍地站起來，道：「太后那關怎麼過？她會以昌平君經驗未夠而拒絕此議。」

項少龍呆了頃刻，斷然道：「此事由我親自去和她說。」

小盤搖頭道：「太后已非以前的母后，目下太后對嫪毐更是迷戀，且覺得我愈來愈不聽她的話。我看師傅對她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而呂不韋現在很拉攏嫪毐，否則母后不會支持呂不韋。」

項少龍微笑道：「那我便和嫪毐說吧！我才不信他肯讓呂不韋總攬大權，現在我回來了，他再非孤掌難鳴，該有背叛呂不韋的膽量。」

小盤點頭道：「一切照師傅的意思去辦，假若所有方法都行不通，索性把呂不韋和管中邪召入宮來，由師傅安排人手，把他們用亂箭快劍一股腦兒殺了，然後隨便派他們一個罪名以收拾殘局。」

項少龍苦笑道：「此乃下下之策，現在大部份兵力集中於蒙驁手上，這麼做誰都不知會惹來什麼後果，而且宮內處處是呂不韋的眼線，一個不好，吃虧的會是我們。」

小盤歎了一口氣，說不出話來。項少龍想起太子丹，問起此人情況。

小盤若無其事道：「呂不韋把他請到新相府去，竟把他扣押起來，現時生死未卜，而他的手下就給軟禁在賓館處，不准踏出大門半步，由管中邪的人負責看管。我覺得這事沒什麼大不了的，自己要煩的事又太多，所以一直沒有過問。」

項少龍愕然看著他，心底直冒寒氣。秦始皇畢竟是秦始皇，講功利而淡仁義。只看小盤的神態，知他一點不介意呂不韋殺了太子丹，好除去統一天下的其中一個障礙。想到這裡，已知若要打動小盤，使他在此事上幫忙，惟動之以利。想了一會，長歎一聲道：「儲君這樣做，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小盤一呆道：「有問題嗎？」

項少龍正容道：「假若儲君對此事不聞不問，那儲君在田獵平亂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威望，將會盡付東流，使人人知道現在咸陽作主當家的人是那臭仲父呂不韋。所謂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人家遠道來弔祭你王父，竟硬給呂不韋把人拿去，罪名卻由你承擔。以後東方六國還肯信你這不守道義的人嗎？」

小盤愕然道：「為何師傅說的話和李斯說的如此近似？看來果然有些道理。但太子丹說不定已給呂不韋殺了哩！」

項少龍搖頭道：「呂不韋怎捨得這麼容易殺死太子丹。此事擺明是針對我而來，另一方面則好讓死鬼田單可對付燕國。」接而冷哼道：「莫傲給我當眾弄死，去了老賊的首席軍師，使他顏面受損，以他這麼好勝心重的人怎下得這一口氣。但又苦無直接對付我的方法，惟有從太子丹處入手，最好是我強闖相府要人，那他就可佈局殺我又或治我以罪。」

小盤冷靜地道：「此事暗中得到母后的支持，因為鹿公和徐先曾多次提出異議，都給母后和呂賊壓下去。嘿！我也很難置喙啊！」

項少龍大感頭痛，小盤說得對，不見大半年，看來朱姬真的變了很多。

小盤道：「由明天開始，師傅務要參加每天的早朝。唉！現在愈來愈少人敢反對呂不韋。」又道：「應否把安谷傒調回來呢？」

項少龍搖頭道：「現在我大秦的重兵全集中在疆界，七成落到蒙驁、王齕和杜璧的手上，其他則操於王翦和安谷傒之手，假若將兩人全調回來，我們將變得外無援應，故萬萬不可。」順口問道：「桓齮的應變部隊弄出個什麼規模呢？」

小盤爽快答道：「桓齮和小賁兩人親自到各地挑選人材，現在已組成近萬人的新軍。李斯給這支軍隊找了個名字，叫做『速援師』，聽起來也過得去吧！」又冷哼道：「但呂不韋卻對桓齮諸多留難，表面什麼都答應，其實卻是陽奉陰違。我想把李斯再升一級當軍政院的司馬大夫，卻給太后和呂不韋硬擋著，使寡人動彈不得，師傅定要為我想辦法才行。」

項少龍大感頭痛，沒有了徐先和鹿公，而對方則有蒙驁和王齕，自己對用軍和施政又一竅不通，怎鬥得過呂不韋？想到這裡，心中一動，暗忖假若能把蒙驁爭取過來，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此事雖是困難，但因呂不韋曾有殺蒙驁兩子之心，所以要策反他並非絕無可能，但定要由蒙武、蒙恬兩兄弟處入手。觸動靈機，心中已有計較。

項少龍總結道：「暫時當務之急，是要把左相國之位弄到自己人手上，同時把王翦委以重任，以代替蒙驁、王齕兩人，至於太子丹的事交由我處理。」

再商量了一些細節，特別是關於太子丹方面的事，項少龍離開小盤的書齋。踏出齋門，一時間不知該到哪裡去才是。最渴望的本是返烏府去見趙雅，但道義上則理該去慰問太子丹的手下徐夷則等人，而關鍵上最應見的人卻是嫪毐，好煽動他聯手對付呂不韋。

一顆心七上八落之時，李斯的聲音在耳旁響起道：「項大人！」

項少龍回過神來，大喜道：「李兄！」

李斯一把扯著他，通過側門步往御園去。此時是午後時分，天上烏雲密佈，似正醞釀著一場大風雪。

到了一座小亭裡，李斯放開他，頹然道：「呂賊很有手段，幾下手腳，我們又處於下風。嘿！已幹掉田單嗎？」

項少龍點了點頭。

李斯立即雙目放光，興奮地道：「此事對我大秦統一天下，勢將大大有利，而呂不韋再不能與田單互為聲援，以操控東方六國。」

項少龍乘機問道：「現在呂不韋手上除了軍方的蒙驁和王齕外，尚有什麼實力呢？」

李斯道：「比較起來，軍隊方面反是呂不韋最弱的一環，至少在咸陽城我們的力量便要較他為優。」

項少龍眉頭大皺道：「我對朝廷的機制非常糊塗，李兄可否解釋一二。」

李斯愕然看他好一會，點頭道：「若真要詳說清楚，恐怕項大人今晚不用回家，但簡單來說，最主要可分三個階層，最高層的當然是政儲君，加上像我這般的輔政小臣，成為內廷，嘿！只是內廷已非常複雜。」

項少龍道：「我對內廷反為最清楚，李兄不用解說，儲君以下是右丞相和左丞相，究竟兩人職權上有什麼分別？」

李斯耐心解釋道：「這要由孝公時商鞅變法說起，當時國君下設庶長和大良造，至惠文王之時，商鞅的大良造兼庶長集軍政於一身，功高震主，惠文王忌之，遂將商鞅車裂於市，從此集權於君，再置相以代庶長制，置將以代大良造制，把政軍分開來。而相則為百官之首，後來又因丞相職務過重，分為右丞相和左丞相，大致上以右丞相管政，左丞相管軍，故前者就像以前的庶長，而後者就是大良造。」

項少龍聽得頭大起來，問道：「那為何呂不韋總要管軍隊的事？」

李斯苦笑道：「軍政本就難以分開來，由於左右丞相直接輔佐國君，所以凡由國君決定的事，自然須徵詢他們的意見，現在政儲君年紀尚幼，太后又臨朝親政，形勢更趨複雜。」

項少龍更感頭痛，皺眉道：「這兩個丞相究竟是如何運作？」

李斯從容答道：「左右丞相是通過四院去管治國家，四院是軍政、司法、稅役和工務，分由司馬、司寇、司徒、司空四位大臣執掌，現時左承相管的是軍政和工務，右丞相管的是司法和稅役。鹿公本是司馬，現在這位置自是騰空出來。」

項少龍待要再問，一名內侍來到亭外施禮道：「太后有請項大人！」

項少龍和李斯對望一眼，均感不妙。大雪此時開始飄下來。

太后宮內，朱姬高坐鸞台之上，四名宮娥、四名內侍立於左右兩後側，而禁衛林列，排至殿門。

項少龍一見這等陣仗，便知不妙。因為朱姬是一方面擺明不肯和他說私話，另一方面則顯示她心向嫪毐，故不願獨會項少龍，免惹嫪毐不快。

果然項少龍施禮平身，朱姬鳳目生寒，冷喝道：「項大人，你是否不把我這太后放在眼內，一去大半年，回來後也不來向哀家請個安。」

項少龍知道唯一招數就是以柔制剛，苦笑道：「太后息怒。只因……」

朱姬打斷他道：「任你如何解釋，也難以息哀家之怒，項少龍，告訴哀家你和儲君在搞什麼鬼，什麼事都鬼鬼祟祟，把哀家瞞在鼓裡。當日田獵高陵君謀反，你們顯然事前早得到消息，為何不讓哀家知道？」

項少龍心忖她是要算舊賬，道：「微臣縱有千言萬語，在這耳目眾多的情況下，也難以向太后一一道來，難道我可直告太后先王怎樣，儲君怎樣，呂相怎樣，徐相怎樣嗎？」

朱姬美目深注地看他好一會，軟化下來，點頭道：「好吧！所有人給我出去，誰敢偷聽的話，立殺無赦。」

轉眼間，一眾侍從禁衛走得一乾二淨，還關上所有殿門側門。

鸞座上的朱姬歎一口氣，聲音轉柔道：「早知拿你沒法的，說吧！」

項少龍踏前兩步，把心一橫，索性在階台邊坐下來，淡淡道：「呂不韋殺死徐相，害了鹿公，假若可再置我於死地，下一個必輪到嫪大人。」

朱姬見他竟無禮至背著自己坐在台階處，本要出言斥責，豈知項少龍語出驚人，劇震道：「你說什麼？」

項少龍把臉埋入手掌裡，沉聲道：「凡是擋在呂不韋權力之路上的障礙物，早晚要給他一腳踢開。除他自己外，什麼都可以犧牲，太后該比我更清楚這點。」

朱姬的呼吸沉重起來，好一會道：「楚人把春申君的首級送來，為徐先之死請罪，這事究竟與呂不韋有什麼關係？你若不說清楚，哀家絕不饒你。」

項少龍大怒而起，猛一旋身，瞪著朱姬道：「殺死徐先對春申君有何好處？若非田單慫恿，呂不韋在背後支持，許以種種好處，楚人哪敢如此膽大妄為？哼！你不饒我嗎？找人來拿我去斬首好了，看看我項少龍會不會皺半下眉頭。」

朱姬眼中射出森寒殺機，可是與他目光交鋒不到片刻，立即敗下陣來，垂下目光，輕輕道：「算我說話重了，何用發這麼大的脾氣哩！」

項少龍見好即收，但橫豎說開了頭，斷然道：「現在左丞相一位，人人眼紅，假設再落入呂不韋之手，不單我項少龍死無葬身之地，太后身邊的人也沒多少個可以壽終正寢。」

朱姬柔聲道：「假若少龍肯當左丞相，我會大力支持。」

項少龍回復冷靜，微笑搖頭道：「不是我，而是昌平君。」

朱姬愕然道：「昌平君怎能服眾？為何不考慮王陵？」

項少龍道：「因為我們需要王陵代替鹿公去管軍政院，好駕御王齕、蒙驁、杜璧等人，昌平君雖德齡都差了點，但他乃王族貴胄，任他為相，實是安定大秦軍心的最佳方法。太后別忘記西秦三虎將已去其二，王齕不但投向呂不韋，目下的聲勢更不及蒙驁，世間每多趨炎附勢之徒，到人人都靠向呂不韋之時，太后和儲君還有立足之地嗎？」

朱姬眼瞪瞪看他好一會，頹然道：「為何我總是說不過你呢？但此事非同小可，我還要考慮一下，你退下吧！」

項少龍知道她要和嫪毐商議，心中暗歎，卻又無可奈何，悵然去了。

嫪毐的府第位於王宮之旁，對面是宏偉如小王宮、樓閣連綿的呂不韋新賊巢，外牆高厚，入口處是座高達三丈的石牌樓，鐫刻「仲父府」三個大字，只是這種與國君爭輝的霸道氣勢，就像商鞅為惠文王所忌般，犯了小盤這未來秦始皇的大忌，必招損敗無疑，只可惜那是六年以後的事。要捱過六個艱危的年頭，就必須與逐漸成「奸型」的嫪毐虛與委蛇。在那出秦始皇的電影裡，朱姬最後完全站在嫪毐的一邊，不但與呂不韋作對，也密謀推翻自己的兒子嬴政。電影內的解釋非常簡單，一切歸咎在朱姬對嫪毐的迷戀上。但項少龍卻知道最少多了兩個原因，就是朱姬分別對他和小盤的因愛成恨。其原因複雜異常。

他項少龍是因命運的不可抗拒，所以故意任得朱姬在嫪毐的愛慾操縱下愈陷愈深，致終於不能自拔。他由於問心有愧，又明知朱姬再離不開嫪毐，所以下意識地去疏遠朱姬，更添朱姬的怨恨，終落至今日的田地。小盤則因一向視朱姬為母，自然地把她代替妮夫人，亦希望她像妮夫人般謹守婦道。在內心深處，他除莊襄王外，只能接受項少龍作他的父親。現在朱姬不知自愛，戀上聲名狼藉的嫪毐，一下子粉碎了他的美好印象，隨之而來的失望化成深刻的憎厭，故對朱姬不但態度大改，還含有強烈的恨意，使兩人關係日趨惡劣。在這種情況下，朱姬自然而然地更傾向嫪毐和呂不韋，變得像小盤正和項少龍在聯手對付她那樣，這是誰都不能改變的事實和形勢。項少龍唯一的手法是挑起嫪毐和呂不韋間的衝突和爭端，並使朱姬只站在嫪毐的一方，不再支持呂不韋。來到嫪毐的內使府，報上名字，嫪毐聞報，欣然迎出門來。

這狼心狗肺的壞傢伙一身官服，脫胎換骨般神采飛揚，隔遠微笑施禮道：「聞得項大人遠行歸來，正想登門拜候，怎知大人竟大駕光臨，下官怎擔當得起。」

項少龍暗中罵他的娘，因她竟生了這麼一個喪盡天良的賊種出來。但表面當然做足工夫，迎上去拉著他的手笑道：「我剛見過太后和儲君，方知咸陽發生這麼多的事。來！我們找個地方仔細談談。」

嫪毐顯然知道他見過太后的事，不以為異地把他引到東廂去，沿途遇上多起婢僕和家將，可見他是如何風光。

兩人坐下，婢僕退出去，喝過奉上的茗茶，嫪毐道：「太后和項大人說過什麼密話呢？」

項少龍知他最忌的是朱姬對自己餘情未了。若不能釋他之疑，休想爭得合作機會，低聲道：「我告訴太后，徐先是春申君奉呂不韋之命刺殺的。」

嫪毐愕然望著他。

項少龍扼要地作了解釋，然後歎道：「若讓左相之位落入呂不韋的人手內，那時儲君和太后都要被他牽著鼻子走。」

嫪毐怔了一怔，沉思起來。這正是項少龍的高明處，要知嫪毐野心極大，而他的唯一憑藉是朱姬。假若朱姬失勢，他不但權勢盡喪，還得像以前般要仰呂不韋的鼻息做人。

人性就是那樣，未嘗過甜頭還好，嘗過後就很難捨棄。若要嫪毐再做回呂不韋的奴材，比殺了他更令他難受。

項少龍微笑道：「假若我沒有猜錯，呂不韋和管中邪現在一定用盡方法來籠絡大人，就像他以前籠絡我那樣。」

嫪毐瞅他一眼道：「請恕嫪某直言，項大人為何打一開始就對我那麼看重？」

項少龍以最誠懇的表情道：「原因我只可以告訴嫪兄一人，為的是太后，我和儲君都希望她不感寂寞，加上我對嫪兄又一見喜歡，這樣說，嫪兄該明白我的心意吧１

嫪毐忍不住道：「項兄是否想在下支持你登上左相之位？」

項少龍暗罵他以小人之心度自己君子之腹。臉上卻裝出不甘被誤解的神色，忿然道：「若我要當左丞相，先王在位時早已當了，嫪兄該不會不知道此事吧１

嫪毐當然知道此事，忙道：「項兄請勿誤會，我只是在想，除了你外，誰還有資格和王綰爭相位呢？」

項少龍知他意動，歎道：「讓我先說幾句題外話，所謂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項少龍親手把太后和儲君帶到秦國來，本想就此歸隱，與嬌妻美婢們安享田園之福，這可說是我的夢想。豈知呂不韋這老賊多番欲置我於死地，又害得我妻婢慘死，所以我不得不與呂不韋周旋到底。呂賊授首的一天，就是我項少龍離秦之日，若違此誓，天誅地滅，嫪兄清楚我的心意嗎？」

嫪毐呆看著他，伸出手道：「我明白了１

項少龍知他已被徹底打動，伸手與他相握，沉聲道：「昌平君為左相，王陵代鹿公，嫪兄同意嗎？」

嫪毐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離開嫪府，領著十八鐵衛，來到門禁森嚴太子丹寄居的行府，十多名都衛立即攔著入門之路，其中領頭的都衛長施禮道：「管大人有命，任何人不得進府。」

項少龍斜睨著他道：「見到我項少龍竟敢無禮攔阻，你叫什麼名字？」

那都衛長方知大禍臨頭，惶然下跪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一時沒看清楚是項統領。」

咸陽城內，可說沒有人不知項少龍乃儲君最親近的大紅人，又掌咸陽兵權，要動個小嘍囉，呂不韋也護不住，嚇得眾衛全體下跪。

項少龍哪會和他們計較，冷喝道：「給我開門！」

眾都衛豈敢反對，乖乖的把門打了開來，原來府內的廣場另外駐有一營都衛軍。項少龍跳下馬來，吩咐眾鐵衛把守府門，自己則大模大樣地舉步入宅，都衛懾於他威勢，沒人敢吭半聲。太子丹的大將徐夷則、大夫冷亭、軍師尤之和包括敗於管中邪手上的閻毒在內的十多名高手聽到聲息，齊到主宅大門來迎接他。見到項少龍，人人現出悲憤神色。

到主廳坐下，徐夷則憤然道：「項大人要給我們作主。」

還是尤之冷靜，問道：「幹掉田單了嗎？」

項少龍點頭應是。徐夷則等均鬆了一口氣，要知若田單仍然在世，燕國將大禍臨頭。

尤之冷哼道：「怎也想不到呂不韋竟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把太子扣押起來，現在太子生死未卜，害得我們不敢輕舉妄動，否則縱使全體戰死，亦要出這口鳥氣。」

項少龍道：「諸位放心，呂不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傷害太子半根毫毛，否則將失信於天下。我看他只是答應田單，要把太子扣押一段時間，好讓死鬼田單奸謀得逞吧！這事包在我身上，若不能明迫著他放了太子，我暗裡也要把太子救出來。好了！各位立即收拾好行李，到我烏府去，否則說不定呂賊雖肯放太子回來，但卻另使手段殺了各位，仍是糟透。」

徐夷則等見項少龍這麼講義氣，完全不介意開罪呂不韋，無不感動，命人立即去收拾行裝。不一會百多人集合在廣場上，負責把守的都衛眼睜睜看著，卻沒有人敢上前干涉。此時蹄聲傳來，一隊人馬旋風般由外大門捲進來，帶頭的自是管中邪。

只見他神色冷然，飛身下馬，來到項少龍身前，昂然道：「項大人且慢，下屬奉有仲父之命，府內之人，不准踏出圍牆半步。」

徐夷則等一齊拔出長劍，刀光劍影下，氣氛立即拉緊。

項少龍哈哈一笑道：「請問管大人有沒有仲父簽發的手令文書一類東西？」

管中邪愕在當場。

他得手下飛報項少龍闖府的消息，立即由官署趕來，根本尚未有機會見到呂不韋。強撐道：「下屬奉有仲父口諭，項大人若不相信，可向仲父面詢。」

項少龍「鏘」的一聲拔出長劍，笑道：「那就成了。我也奉有儲君口諭，來此把人帶走。管大人如若不信，可面詢儲君。誰若敢阻我，有違君令，立殺無赦。」

眾鐵衛紛紛拔劍，把管中邪和十多名親衛圍個密不通風。管中邪臉色微變，知道若再出言頂撞或攔阻，立即是血濺當場的結局。再看自己外圍處一眾手下，人人臉如土色，噤若寒蟬，動起手來，保證沒人敢上前插手。

再看項少龍，只見他眼露殺機，擺明想趁機會把自己除去，君子不吃眼前虧，微笑退往一旁，淡淡道：「項大人誤會了，下屬只是怕大人遠道歸來，不明現況，既是如此，此事就由仲父與儲君處置。大人請！」

項少龍暗叫可惜，還劍入鞘，微笑道：「那就最好。我還以為管大人不放儲君在眼內，只忠於仲父一人。」

管中邪心中一懍，想起呂不韋最大的弱點，是他終非秦君。所以只要秦儲君有項少龍支持，除非呂不韋公然造反，否則不得不遵從王令。徐夷則等和眾鐵衛，紛紛收起兵刃，跨上馬背。

項少龍眼尾不看管中邪，領著眾人馳出府門。心中一動，命烏舒把徐夷則等帶返烏府，立即與其他人直赴王宮，到內廷找到正和李斯議事的小盤，施禮道：「儲君若要一殺呂賊的氣焰，樹立君權，眼前有個千載一時的良機。」

小盤和李斯同感愕然，面面相覷。

儲君出巡聲中，百多騎禁衛在前開路，昌文君、昌平君、項少龍、李斯前後左右簇擁小盤，三百多騎聲勢浩蕩的馳出王宮，往仲父府開去。

剛好呂不韋由管中邪處得悉項少龍帶走太子丹的人，怒氣沖沖奔出仲父府，要到王宮找朱姬算項少龍的賬，豈知在路上撞個正著。

管中邪等忙避往道旁跪下，剩下呂不韋一人策馬來到小盤等面前，向小盤施禮，先瞅項少龍一眼，沉聲道：「未知儲君要到何處巡視？」

小盤暗罵我的事哪到你來管，表面從容道：「正是要到仲父府上去。」

呂不韋愕然道：「儲君找老臣所為何事？」

小盤淡淡道：「聽說丹太子到了仲父府盤桓，寡人忽然很想見他，仲父請立即安排他與我相見。」

呂不韋呆了一呆，眼中閃過森寒殺意，冷然道：「丹太子近日頗有去意，不知是否仍在老臣府內。」別過頭向跪在路旁的管中邪喝道：「管統領還不為儲君去查看一下嗎？」

小盤與項少龍交換一個眼色，冷笑道：「仲父的說話很奇怪，人是否在府上你也不知道嗎？要知丹太子是為弔祭先王遠道來此，乃我大秦貴賓，如果招待不周，寡人也要擔上責任。」再喝道：「昌平、昌文！你兩人陪管大人去一看究竟！」

呂不韋想不到項少龍回來後，小盤立即變成另一個人般，不但不賣他的賬，還語帶責怪之意。啞口無言下，昌平君和昌文君兩人挾著管中邪去了。小盤一夾馬腹，往仲父府馳去，大隊人馬繼續前行，呂不韋只好隨在小盤之旁。項少龍、小盤和李斯三人心中好笑，呂不韋這次最吃虧的地方，在於道理上站不住腳，所以只好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道上人民見到儲君出巡，紛紛拜伏路旁，向威名日盛的年輕儲君致敬。尚未抵達仲父府，昌平、昌文君兩人護著臉色蒼白的太子丹由府內出來。

小盤拍馬趨前，哈哈笑道：「丹太子別來無恙，寡人招待不周之處，請太子大量包涵，萬勿見怪！」

太子丹見到項少龍哪還會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說了幾句客套話，向鐵青著臉的呂不韋發話道：「半年多來得仲父慇勤款待，異日必有回報。」

呂不韋知他在說反話，冷哼一聲，沒有回答，連演戲的興趣都失去。

小盤轉對呂不韋道：「仲父不是要入宮嗎？只不知是要見太后還是想見寡人呢？」

呂不韋差點語塞，想不到小盤這麼厲害，若說要見朱姬，擺明要在朱姬前搬弄儲君的是非，但若說想見他，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尷尬地道：「老臣只是想與儲君及太后商量一下左相和大司馬兩個職位的人選。」

小盤冷然道：「寡人已有主意，明天早朝將有公佈，此事不用再說，仲父請！」

呂不韋愕然望向項少龍。項少龍微微一笑，沒有說話，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心中暗笑呂不韋終領教到未來秦始皇的霸氣。

呂不韋為之氣結，小盤下令道：「我因忽然想起一事，不便久留，丹太子先由少龍替寡人好好款待，我要回宮了。」

策馬便去。昌平、昌文君、李斯等慌忙伴隨。

項少龍見呂不韋呆看著小盤的背影，淡然道：「仲父請！末將告退！」

再不理呂不韋，領著太子丹和眾鐵衛走了。同時知道從這一刻起，將進入與呂不韋正面對抗的形勢，再沒有另外的選擇。返烏府途中，路經琴清府，差點要溜進去找美麗的寡婦一敘，不過既有太子丹在旁，又記掛著雅夫人和烏廷芳等，只好把念頭硬壓下去。

項少龍與太子丹回到烏府，徐夷則等做夢都想不到他轉個身便救回主子，無不大喜如狂、感激零涕。項少龍心懸趙雅、烏廷芳、寶兒等，告了一聲罪，把招呼太子丹的責任交給陶方和滕翼，忙往內宅走去，遇上的婢僕，見他回來，人人神情歡喜，恭敬施禮。穿過花園的迴廊，竹林後的小亭處傳來男女說話的聲音，卻聽不清晰。

他哪有理會的閒情，走了兩步，腳步聲響，一陣女聲在竹林小徑間嬌呼道：「大爺回來！」

項少龍別頭望過去，原來是周薇。她可能因生活寫意，豐滿了少許，比之前更是迷人，盈盈拜倒地上，俏臉微紅，神情慌張古怪。

項少龍正奇怪她在與誰說話，人影一閃，往大梁接趙雅回來的烏果由竹林小徑處追出來，還叫道：「小薇薇你！噢！項爺！小人！嘿！」跪倒周薇之旁，神色尷尬。

項少龍心中恍然，知道烏果這傢伙看中周薇，正著力追求。

當日自己曾鼓勵荊俊追求周薇，看來荊俊已把目標轉移到鹿丹兒身上去，給烏果這個可愛的傢伙冷手執個熱煎堆，心中大感歡喜。

周薇見烏果差點是肩碰肩地貼著她跪下，先狼狽地瞪烏果一眼，惶恐道：「大爺！小薇……」

項少龍趨前扶起兩人，欣然道：「小薇不用解釋，見到你兩人在一起，我只有歡喜之情，哪有怪責之念。」

周薇俏臉通紅，垂頭道：「大爺！不是那樣哩！」

項少龍見她說話時不敢望自己，哪還不明白她對烏果大有情意，想說話時，烏果跳起來，歡呼聲中，翻一個觔斗，抓著周薇的玉臂搖晃道：「小薇薇！我說得不錯吧！項爺定不會怪責我們的。」

周薇掙脫他的掌握，大嗔道：「你快給我滾，人家要服侍大爺。」

項少龍哈哈笑道：「小薇不用再服侍我。由今天開始，改由烏果服侍你吧！」

言罷舉步去了，留下烏果向周薇糾纏不清。快到後宅，香風撲至，田貞、田鳳兩人直奔出來，投入他懷裡，喜極而泣，像兩隻抖顫的美麗小鳥兒。項少龍擁緊兩人，進入大廳。烏廷芳與紀嫣然正在談心，快兩歲的項寶兒正依戀在後者的懷內。烏廷芳見到項少龍，什麼都忘掉，跳起身往他撲來。項少龍放開田氏姊妹，把她摟個滿懷。

烏廷芳一邊流淚，一邊怨道：「你這人哪！現在才肯回家！」

項少龍對她又哄又逗，紀嫣然抱著項寶兒過來，交到他臂彎內去。項寶兒箍著他頸項，以清脆響亮的童音叫了聲：「爹！」喜得項少龍在小臉上吻如雨下，心中填滿家庭的親情和溫暖。

紀嫣然笑道：「好了！快進房看雅姊吧！她該睡醒哩。」

項少龍知道趙雅沒有睡午覺的習慣，一震道：「雅兒怎樣了。」

紀嫣然神色一黯道：「她身體很虛弱，快去看她！她等得你好苦呢。」

項少龍把項寶兒交還紀嫣然，順口問道：「致致和柔姊呢？」

烏廷芳欣然道：「她們三姊妹相會，沒有閒暇去理會別的人。」

項少龍吻了烏廷芳的臉蛋，田氏姊妹興高采烈地左右扯著他朝東廂走去。到達其中一間幽靜的房內，趙雅仍熟睡未醒，一名俏婢在旁看護。田氏姊妹識趣地拉走那名俏婢，待房內只剩下他和趙雅，他坐到榻沿旁，心中高燃愛火，仔細打量多災多難的美人兒。趙雅明顯地消瘦了，容色帶著不健康的蒼白，少去往日的照人艷光，卻多添三分憔悴的清秀之色，看得他的心扭痛起來。

項少龍伸手撫上她面頰，心痛地叫道：「雅兒！雅兒！」

趙雅緩緩醒轉，張開眼見到是項少龍，一聲嬌吟，掙扎要坐起來。項少龍把她摟入懷裡，湊上她的香唇，痛吻起來。

趙雅不知哪裡來的氣力，把他摟個結實，熱烈反應，接著仰起俏臉，欣然笑道：「我的男人終於回來，噢！為什麼哭了？人家都沒哭嘛！」

項少龍倒在床上，與她相擁而眠，歎道：「雅兒你瘦了！」

趙雅吻他鼻尖，欣然道：「我為了你那對頑皮的手著想，已每天強迫自己吃東西，還要責怪人家嗎？唔！記著不可翻人家的舊賬，一句都不准說。」

項少龍見她美目異彩漣漣，心中歡喜，道：「雅兒你定要康復過來，好陪我去遊山玩水，盡情享受。」

趙雅微笑道：「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但只要在最後一段日子能和我最心愛的人在一起，老天爺再不欠我趙雅什麼。」

項少龍湧起強烈的不祥感覺，責道：「不准說這種話，你定會痊癒的，我對你的愛就是天下間最好的仙丹妙藥，勝過所有大醫師。」

趙雅「噗哧」嬌笑，俏眼閃亮，再獻上香吻，才道：「扶人家起來吧！睡得人家累死了。」

項少龍事實上捨不得離開舒服得他直沁心脾的榻子，無奈下把她攔腰抱起，並坐床沿。

趙雅勉力摟著他脖子，嬌柔無力道：「到外面走走好嗎？看！下雪哩！」

項少龍望往窗外，果然雪花飄降，不忍拂忤她，找來斗篷厚披風，把她裹個結實，擁著她往院落間的小亭去，摟著她坐在石凳上，愛憐地道：「雅兒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呢？」

趙雅貼上他臉頰，看著亭外雪白的世界，微笑道：「你是說以前嗎？我感覺自己完全沒有氣力，坐和站會頭暈，有時想起你，心會痛起來。但現在一切很好，還很想吃東西哩！」

項少龍離開她少許，道：「我教人弄東西給你吃好嗎？愛吃什麼呢？」

趙雅眼中射出海漾深情，含笑搖頭道：「不！那只是一種感覺，現在我只要你抱著雅兒，讓雅兒知道項少龍仍是那麼疼我，雅兒已心滿意足。」

項少龍細審她的玉容，只見她臉色紅潤起來，一對秀眸閃爍著令人驚心動魄的奇異神采，失去了的艷光似又重現粉臉之上，心中歡喜，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趙雅柔聲道：「趙大他們對雅兒忠心耿耿，你看看有什麼事適合他們的，讓他們給你效力吧！他們均尚未成家立室，這心願要靠你為雅兒完成。」

項少龍終大覺不安，劇震道：「不准說這種話，你很快就會好過來的。」

趙雅淡淡笑道：「看！大雪多麼美麗，把人世間一切醜惡的事都淨化了。雅兒有過很多男人，真正愛上的只有少龍一個，其他都忘記了。本來我在大梁早該死去，只是知道還有機會再見你，方能堅持苦撐到此刻，剛才若非你喚我，恐怕再醒不過來。少龍啊！不要哭好嗎？」伸手以衣袖為他抹拭熱淚。

項少龍全身冰冷，心如刀割，柔腸寸斷，顫聲道：「雅兒不要嚇我，你定要堅持下去，天下間尚有很多美妙的東西，等待你去品嚐享受。」

趙雅柔情似水地微笑道：「美麗的東西總是短暫的。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邯鄲街頭見到你，那時你衣衫襤褸，一副落魄模樣，可是那種比任何王侯貴胄更驕傲的爽颯英姿，使雅兒無法按得下心中的情火。」眼中射出無比熾熱神色，輕吟道：「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記得你在人家小樓說過的兩句美麗的詩文嗎？那是雅兒一生人中聽過最美麗動人的情話。人家之所以狠下心留在大梁，正是因著這兩句話，不過最後仍是忍不住來見你。」接著死命擁緊他道：「少龍啊！你就是趙雅那滴蜜糖！求你吻吻人家好嗎？」

項少龍的心碎作萬千片，神傷魂斷中，封上她灼熱的香唇。趙雅熱烈地反應，呼吸出奇的急促。然後她軟倒項少龍懷裡，唇皮轉冷。項少龍駭然離開她香唇，發覺她竟斷了氣。可是她嘴角猶掛著幸福滿足的笑意，秀眸輕閉，像只是酣睡過去。但他卻知道她永遠都不會甦醒過來。她能延命到今天，只因要強撐著見他最後的一面！

趙雅的逝世，使項少龍感到自己在邯鄲的過去也隨之而埋葬在時間的洪流裡。與自己有關係的三位趙國王族美女，先後死去，每一趟都狠狠打擊他，到這刻他已有麻木不仁的感覺，他實在太傷感勞累。同一天內，他目睹鹿公和趙雅的先後辭世，兩者都是突如其來，教他再受不起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把趙雅的後事交給陶方去辦理，他依趙雅遺命安撫趙大等人，實在支持不住，躲回房裡痛哭一場，沉沉睡去。

醒來時發覺烏廷芳蜷睡懷內，忙哄她起來，匆匆梳洗，朝王宮趕去。滕翼、荊俊、十八鐵衛負責護行。現在與呂不韋的鬥爭愈趨激烈，隨時有被伏擊行刺之險，所以各人每次出入均非常小心。項少龍尚是首次參加朝會。在一般的情況下，像他這種守城的武官，根本沒有參加早會的可能。禁衛、都騎、都衛三大系統，專責王城安全，在中央集權的情況下，理論上全歸內廷指揮，而嫪毐的內史，則是負責聯絡的中間人，雖非三大軍系的上司，但卻有資格出席朝會。幸好項少龍另一個身份是太傅，傳統上當儲君尚未成年，太傅在特別欽准下，是可以出席朝會的。剛進宮門，昌平君和昌文君兄弟把項少龍截著，走到一旁說話。兩人又驚又喜，顯是知道了在他提議下昌平君被挑作左丞相的候選者。

眾人下馬，昌平君苦笑道：「我也不知該感激你還是該揍你一頓，儲君昨晚漏夜找我去說話，說你推薦我代徐相。唉！為何你自己不干呢？若你肯做左相，我們這批人無不心服口服。」

昌文君更有點懷疑地道：「大哥若把事情弄得一塌糊塗，將變成因福得禍。」

滕翼笑道：「想不到你兩個小子平時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反怕了陞官發財，真是笑煞旁人。」

荊俊捧腹道：「有儲君和我們在背後撐你們的腰，確是不行時就打回原形好了，有什麼大不了哩！」

昌平君氣道：「你們倒說得容易，呂不韋現在權傾朝野，人人均趨炎附勢，爭相捧拍和仰他鼻息說話。少龍你自己躲在一旁，卻教我去與他抬槓作對，以後我還有安樂日子過嗎？」

項少龍摟著他肩頭，淡淡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嘿！什麼苦其心志，放心吧！有李斯在後面給你打點出主意，呂不韋又沒有了莫傲，還怕他什麼？來！我們該進去了。」

昌平君懷疑地道：「李斯的公務這麼繁忙，何來時間助我？」

項少龍向滕翼等打個道別的手勢，扯著昌平君兄弟去了。

百官跪拜行禮中，小盤穩坐王座，朱姬坐於其右後側處。大殿王座的台階共分兩層，小盤的親衛由昌平君、昌文君兩人統率，由王座下的台階直排至殿門，氣氛莊嚴肅穆。除禁衛外，入殿者均不准攜帶兵刃。七十多個文臣武將，穿上整齊官服，雁列兩旁，右邊以呂不韋為首，接著是王綰、蔡澤、賈公成、雲陽君嬴傲、義渠君嬴棲等一眾文臣，李斯和嫪毐分別排在第十七和第十八位，官職算相當高了。另一邊則以王陵為首，跟著是王齕、蒙驁、杜璧。項少龍身為太子太傅，地位尊崇，居於杜璧之下，打後還有近三十人。

小盤首先表示對鹿公的哀悼，宣佈大殮於七日後舉行，當然是由他親自主持。項少龍見小盤從容自若，隱有未來秦始皇的氣概，心下欣悅。

各人正待稟奏，呂不韋首先發言道：「太后、儲君明鑒，我大秦現今正值多事之秋，先有東郡民變，接著徐相在魏境遇襲身亡，鹿公又因憂憤病故，誠宜立即重整朝政，填補空缺，勵精圖治，再張威德。」又冷哼道：「血債必須血償，否則東方小兒，會欺我大秦無人矣！」

王齕怒喝道：「楚人實在欺人太甚，以為送上春申君首級，割讓五郡，可以平息我們的怒火，確是太天真了。」

眾臣紛紛附和。聲勢浩蕩。

小盤冷冷審視眾人的反應，淡然道：「是否須向楚人討回血債，因此事內中另有隱情，暫且按下不提。至於徐相和上將軍空出來的兩個遺缺，寡人與太后商量過後，已有主意。」

呂不韋大感愕然，望向朱姬，見後者毫無反應，心知不妙，沉聲道：「徐相遇襲致死一事，楚人坦承不諱，未知尚有何隱情？請儲君明示。」

小盤不悅道：「寡人剛說過暫把此事擺在一旁，就是擺在一旁，仲父難道聽不清楚嗎？」

這幾句話說得極不客氣，呂不韋臉色微變，向王齕和蒙驁使個眼色，閉口不言。沒有了朱姬的支持，他哪敢直接頂撞小盤。王齕等想不到小盤如此強硬，一時間不敢冒失發言。自商鞅改革秦政，君主集權力於一身，故若朱姬不反對，小盤確可為所欲為，除非把他推翻，否則他的話就是命令。小盤卻是暗中稱快，自項少龍離秦後，在朱姬和呂不韋的壓力下，他一直在忍氣吞聲。現在項少龍回來，無論在實質上和心理上，他都感到形勢大改，哪還不乘機伸張君權，借打擊呂不韋來達到震懾群臣的目的。他若非這樣的人，日後哪輪得到他來作始皇帝？大殿內一時靜至落針可聞。

朱姬首次發言道：「軍政院大司馬一位，由王陵大將軍補上，眾卿可有異議？」

項少龍聽得心中暗歎，想到若這番話由小盤這未來秦始皇說出來，哪會徵詢各人意見。

王齕乃王陵同族之人，聞言欣然道：「王陵大將軍確是最佳人選。」

呂不韋本屬意蒙驁，但在這情況下，朱姬既開金口，已是無可奈何，不由狠狠盯項少龍一眼，知道是他從中搗鬼。

蔡澤恃老賣老，躬身道：「左相國之位，事關重大，若非德高望重之人，必不能教人傾服，未知太后和儲君心中的人選是誰呢？」

這回輪到朱姬說不出話來。因為若說德高望重，何時輪得到昌平君。

項少龍望向站在階台上守衛一側的昌平君，只見他垂頭不語，脹紅了臉，顯是心中驚惶，知道若這時不為他製造點聲勢，待群臣全體附和蔡澤，說不定朱姬會拿不定主意。哈哈一笑道：「蔡公說得好，不過微臣以為尚未足夠，愚意以為有資格補上徐相此位的人，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接著轉向小盤和朱姬躬身道：「太后、儲君明鑒，可否讓微臣陳舒己見？」

小盤大喜，向朱姬請示後，欣然道：「項太傅請直言，不須有任何顧忌。」

呂不韋等均心叫不好，偏又無法阻止。杜璧則臉帶冷笑，在他的立場來說，倒寧願左相國之位，不是落到呂不韋手下的人去。王齕雖傾向呂不韋，但終屬秦國軍方本土勢力的中堅人物，對項少龍亦有好感，所以只要項少龍說得合理，他自會支持。此中形勢，確是非常微妙。眾人眼光全集中到項少龍身上。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用人惟才，首先此人必須有真材實學，足以擔當此職。至於德望是培養出來的，在目前反非那麼重要。就以呂相為例，在任相位之初，大家都知是什麼一番情景，但現在誰不心服口服，由此可知微臣提出這第一個條件背後的道理。」

眾人均啞口無言，蓋因項少龍硬將此事扯到呂不韋身上，若還出言反對，反變成針對呂不韋。呂不韋差點氣炸了肺，他最恨人提起他的過去，此刻偏是有口難言。

蒙驁臉色沉下來，冷冷道：「請問項大人，另外兩個條件又如何呢？」

項少龍從容道：「左相之位，轄下大部份均為軍政統屬，故此人必須來自軍方將領，且為了穩定軍心，此人須像徐相般乃出身自我大秦本土的軍將，如此可教我大秦兵將心悅誠服，此條件至關緊要，絕不可草率視之。」

這麼一說，等若把王綰或蒙驁當左丞相的可能性完全否定。而完全符合兩個條件的，只有杜璧和王齕，昌平君仍差了一點點。呂不韋氣得臉色發青，卻又是欲語無言，因為項少龍確佔在道理的一方。秦國的軍方將領，自王齕打下，無不頷首同意。

小盤拍案道：「說得好！現在連寡人都很想知道第三個條件。」

項少龍先謝了小盤的允同，微笑道：「第三個條件，是此人必須年青有為，以能陪伴儲君一同成長，藉以保證政策的延續。這立論雖似大膽，但其中自有至理，只要細心一想，便知箇中之妙。」

坦白說，這本是項少龍三個條件中最弱的一環，群臣登時起哄，議論紛紛。

呂不韋呵呵一笑道：「項太傅這最後一個條件，實大有商榷之餘地，未知太傅心中人選是誰呢？」

小盤哈哈笑道：「項太傅之言，正合寡人之意，昌平君接旨！」

大殿倏地靜下來。昌平君跑了出來，跪伏龍階之下。

小盤肅容道：「由今天開始，昌平君就是我大秦的左丞相。寡人之意已決，眾卿家不得多言，致另生枝節！」

項少龍心中暗笑，看也不看氣得臉無人色的呂不韋，帶頭跪拜下去。原本沒有可能的事，就這樣變成事實。關鍵處自是先取得嫪毐和朱姬的支持，而如此一來，嫪毐和朱姬的一方，亦與呂不韋公然決裂，再沒有轉圜的餘地。

就在昌平君成為左丞相的同一天，太子丹率眾返回燕國，項少龍使劉巢、蒲布兩人率都騎護送，以免呂不韋再使陰謀手段。與太子丹等依依惜別後，項少龍離城返回牧場去，好安葬趙雅。由於家有喪事，所以依禮沒有參加鹿公葬禮。至諸事辦妥，已是十天之後。小盤三次派人來催他回城，項少龍此時逐漸從悲痛中回復過來，決定明早回城。這天自黃昏開始，一直下著大雪，項少龍偕紀嫣然拜祭過趙雅，並肩歸家。

紀嫣然握緊他的手，柔聲道：「這次回城，你最好先去看望清姊，否則她會很不高興哩！」

項少龍愕然道：「你見過她嗎？」

紀嫣然點頭道：「見過了！她知道雅夫人去世的事，否則早不肯原諒你。」

項少龍苦惱地道：「你不是說過要我不可碰你清姊嗎？為何現在又似鼓勵我去找她呢？」

紀嫣然幽幽歎道：「或者是因為出於我對她的敬愛吧！我看她對你是愈來愈沒有自制力，否則不會在你回來後第二天即紆尊降貴前來找你。表面她當然說得像只是來找我！可是當知道你去參加朝會，整個人立即變得沒精打采，唉！我也不知怎麼說好了。」

此時剛跨進後院，人影一閃，善柔攔在兩人身前。兩人嚇得放開緊牽著的手。

善柔伸手擰一下紀嫣然臉蛋，露出迷人的笑容道：「美人兒！本姑娘要借你的夫君大人一會呢！」

紀嫣然想不到給善柔作弄，又好氣又好笑，嗔道：「借便借吧！我紀嫣然稀罕他嗎？」嬌笑著去了。

善柔主動拉起項少龍的手，到達園內的亭子裡，轉身抱緊他，歎道：「項少龍！我要走哩！」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善柔推開他，別轉嬌軀，微嗔道：「說得這麼清楚，你還聽不到嗎？我要走！」

項少龍移前箍著她的小蠻腰，沉聲道：「柔大姊要到哪裡去？」

善柔搖頭道：「不要問好嗎？總之我明天就要返齊國去。或者將來某一天，會再來找你也說不定。」

項少龍想起在楚國時她說過的話，當時她雖曾於事後半真半假的否認過，但照現在的情況看來，說不定是真的。想到她因某種原因要投進別個男人的懷抱去，不禁大感洩氣，偏又無可奈何，一時說不出話來。

善柔低聲道：「為什麼不說話，是否心中惱人家哩！」

項少龍放開箍著她的手，苦笑道：「我哪有資格惱你，柔大姊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吧！哪到我項少龍干涉？」

善柔旋風般別轉身來，雙手纏上他脖子，秀眸射出深刻的感情，以前所未有的溫柔道：「讓致致代表我善柔侍候你好了，但今晚我善柔只屬於你項少龍一人的，只聽你的差遣和吩咐，同時也要你記著善柔永遠都忘不了項少龍，只恨善柔曾對別人許下諾言，細節其實早告訴你。」

項少龍望向亭外漫天飄舞的白雪，想起苦命的趙雅，心中的痛苦掩蓋了對善柔離開而生出的憤怨，點頭道：「我明白的，柔姊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吧！人生總不會事事如意，我項少龍只好認命。」

善柔一言不發，伏入他懷裡，終給項少龍破天荒首次看到在她美眸內滾動的淚光。

翌晨醒來，善柔已悄然遠去。

項少龍硬迫自己拋開對她的思念，起身練劍。

紀嫣然興致勃勃地取槍來與他對拆，烏廷芳、田貞姊妹和項寶兒在旁鼓掌喝采，樂也融融。

紀才女的槍法確是了得，施展開來，任項少龍盡展渾身解數，仍無法攻入她槍勢裡，收劍笑道：「本小子甘拜下風。幸好我還有把別人欠我的飛龍槍，待我這兩天到醉風樓向伍孚討回來，再向才女領教。」

紀嫣然橫槍笑道：「家有家規，你若想為妻陪你度夜，必須擊掉人家手上之槍才行，廷芳等是見證人。」

烏廷芳等拍手叫好，一副惟恐天下不亂的樣子。

項少龍不懷好意地笑道：「若紀才女自問抵擋得為夫的挑情手段，儘管誇下海口。」

紀嫣然霞燒玉頰，大嗔道：「若項少龍是此等卑鄙小人，我就算身體投降，卻絕不會心服的。」

項少龍知她是一番好意，借此以激勵自己用功上進，正容道：「放心吧！我只是說笑而已！才女請給我三年時間，我必能把你收服。」

紀嫣然杏眼圓睜，失聲道：「三年？」

項少龍大笑移前，把她擁入懷裡，安慰道：「三天我也嫌長，怎捨得讓才女作繭自縛，守三年生寡，哈……」

此時荊善來報，烏應元回來了。項少龍大喜，烏廷芳早搶先奔出去迎接。到得主宅大廳，神采飛揚的烏應元正給烏廷芳纏得老懷大慰，陶方則向他匯報最近發生的事情。一番熱鬧擾攘，烏應元抱起項寶兒，坐下來與項少龍和陶方說話，烏廷芳主動為乃父按摩疲倦的肩肌，洋溢著溫暖的親情。

烏應元誇獎項少龍幾句，笑道：「我這次遠赴北疆，看過烏卓所揀的地方，果然是風水福地、人間勝境、水草肥茂，現在烏卓建起一個大牧場，又招納了一些被匈奴人欺壓的弱少民族來歸，聲勢大壯，但也須多些人手調配，否則恐怕應付不了匈奴人。」

項少龍道：「我正有此意，因為王翦很快會被調回咸陽，若失去他的支援，一切要靠我們自己的實力。」

烏應元道：「我和小卓商量過，最少要調二千人給他才行，有問題嗎？」

項少龍道：「沒有問題，就這麼決定。」

烏應元放下心事，轉向陶方道：「陶公你負責安排一下，我想把烏族的人逐步撤離秦境，那裡確是最好的安居之所，我們以後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做人。」

三人又商量了些細節，項少龍偕諸女和鐵衛返咸陽去。

回城後，項少龍第一件事是入宮見小盤。

小盤見項少龍到，大喜，如常在書齋見他，坐下後，劈頭便道：「廉頗丟官哩。」

雖說早在算中，項少龍仍湧起難過的感覺，趙國從此變為郭開和龐暖的天下，只不知李牧的命運又是如何？

小盤顯是對廉頗忌憚非常，如釋重負道：「沒有廉頗，趙人等若失去半壁江山，若連李牧都給趕走，趙人完了。」

項少龍知他對趙人怨恨至深，對此自己亦難以改變，沉聲道：「趙人殺了廉頗嗎？」

小盤淡然道：「廉頗老謀深算，一見勢色不對，立即率族人逃往大梁去，聽說他給氣病了，唉！他實在太老，無復當年之勇。」

項少龍聽得心情沉重。

小盤歎道：「只恨李牧在雁門大破匈奴，看來他還有段風光日子，只要一天有李牧在，我們休想亡趙，現在只好找韓魏來開刀。」

項少龍想起韓闖、韓非子和龍陽君這群老友，心情更是低落。

他最關心的當然是龍陽君，道：「若魏人起用廉頗，恐怕攻魏不是易事。」

小盤誤會他的意思，低笑道：「師傅放心，這叫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年初時廉頗率師攻魏，取了魏人的滎陽，魏安厘王對他恨之入骨，這次他到大梁去，不宰他來下酒，已是非常客氣，哪還會用他呢？」

項少龍啞口無言，小盤岔開話題道：「現在呂不韋聘用韓人鄭國來為我大秦築渠，工程開始了年餘，計劃從仲山引涇水至瓠口，使水向東行，入北洛水。此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使我們暫時無力大舉東進，只有能力對韓人用武，蒙驁現在密鑼緊鼓，徵集新兵，加強實力，但我卻有另一個想法，希望由師傅親自帶兵出征，若能立下軍功，可把蒙驁和王齕等壓下去。」

項少龍暗吃一驚，忙道：「現在尚不是時候，若我走了，說不定呂不韋會弄些什麼花樣出來，至少要等昌平君站穩陣腳才成。」

小盤歎一口氣，顯是覺得項少龍的話很有道理，不再堅持。旋又興奮起來道：「想想那天早朝我和師傅一唱一和，把呂不韋等人壓得抬不起頭來，確是精采絕倫。」

項少龍道：「呂不韋定不會服氣的，這幾天來又弄了些什麼把戲出來？」

小盤苦笑道：「他的手段教人防不勝防，你返牧場的第二天，呂賊懸千金於咸陽市門之上，還誇下海口，說若有人能增損他那娘的《呂氏春秋》一字者，立以千金賞之。使得人人爭相研讀他張貼出來的《呂氏春秋》，師傅也知道這部鬼書只是方便他奪我王權的工具吧，真教人氣惱。」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奸賊真懂得賣廣告，如此一來，他等若控制了秦人的思想，同時大大損害商鞅改革以來的中央君主集權制。他來自二十一世紀，比小盤更明白鼓吹思想和主義的厲害。

這招不是動刀使槍可以解決的事，不由想起心愛的紀才女，長身而起道：「儲君不用慌張，我先去打個轉，回來後再把應付的方法告訴儲君。」

小盤大喜道：「我早知師傅定有應付的方法。快去！我在這裡等你的好消息。」

項少龍其實是抱著姑且一問的態度，至於聰慧若紀才女是否有應付良方，實在沒有半分把握，但現在見到未來秦始皇充滿期待的樣子，惟有硬著頭皮答應著去了。步出書齋，想起李斯，暗忖要應付「呂不韋主義」的散播，此人自然比自己有辦法得多，遂往官署找他。李斯正埋首案牘，見項少龍來到，欣然把他迎入室內。

項少龍笑道：「你在忙什麼呢？是否忙昌平君的事？」

李斯拉他憑几坐好，老臉一紅道：「今早忙完他的事，現在卻是忙別的。」

項少龍奇道：「為何李兄卻像有點不好意思說出來的樣子呢？」

李斯低聲道：「少龍萬勿笑我，半年來小弟一直在研究商鞅的改革，發覺在官制方面仍有很多破綻和漏洞，所以下了點工夫，草擬出一個更理想的制度，若能施行，必可達致大治。縱使將來一統天下，仍可應付得來。」

項少龍喜道：「快說來聽聽！」

李斯立時雙目放光，精神大振道：「首先就是左右丞相的問題，現今職權重疊，難以分明，誰人權大，便可管別家的事，像呂不韋專愛管軍政，但若能把他限制在某一範圍之內，他將難以像現在般橫行無忌，亦解決了權臣誤國的問題。」

項少龍拍案道：「我明白了，李兄之意，實是針對《呂氏春秋》而作，對嗎？」

李斯點頭道：「正是如此，只可惜李某識見有限，只能從政體入手，仍未能創宗立派，以抗衡呂不韋集諸家而成的呂氏精神。若撇開敵對的立場，呂不韋確是一代人傑。」

項少龍道：「李兄先說說你的方法。」

李斯欣然道：「我的方法簡單易行，是設立三公九卿之制。所謂三公，是只保留一位丞相，為百官之長，主掌政務；然後改左丞相為太尉，專責軍務；再在這兩職之外，設立御史，為儲君負責往來文書和監察臣下。丞相、太尉、御史，是為三公，不相統屬，只向儲君負責，最終裁決權全歸於儲君。」

項少龍為之動容，暗忖三公九卿聽得多了，原來竟是出自李斯的超級腦袋，難怪李斯能名垂千古。同時亦看出李斯的私心，這御史一位，分明是他為自己度身定造。但想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立告心下釋然。

李斯續道：「所謂九卿，大部份屬我大秦原有的官職，只不過職權劃分得更清楚。三公只負責劻助政儲君治理國務，各方面的具體工作，則由諸卿分管。例如奉常，是主理宗廟禮儀，下面還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等官員；其他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等八卿亦莫不如是。像現在的禁衛、都衛、都騎三個系統，改制後將全歸於衛尉指揮統理，免去現在各系統互相傾軋之蔽。」

項少龍當然明白李斯對自己大費唇舌的用心，說到底是想自己把計劃推薦給小盤。他也樂於作這個對小盤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順水人情，點頭道：「李兄儘管預備得好一點，待會我再入宮，和李兄一起向儲君進言。」

李斯大喜道：「項兄確是我李斯的良友和知己，若得儲君採納，也不枉我多年的努力。」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欣然而去。心想自己大可以頸上人頭擔保此事必成，否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就不會對三公九卿這名詞耳熟能詳。

# 第五卷

## 第一章五德終始

路經琴府，項少龍雖渾身欠閒，終抵不住相思之苦，溜進去找府中主人。把門的家將無不清楚他和琴清的關係，不經通報地把他迎入府內。

管家方叔在府門處把他領進主廳，正要去通報琴清，項少龍笑道：「我只是匆匆路過，讓我向琴太傅打個招呼便成。」問明琴清所在，穿過迴廊，往後廂走去。

幾位俏婢正在園中鏟雪為樂，見到項少龍，都交頭接耳、抿嘴偷笑，又為他指點路途。跨過東廂門檻，只見琴清斜靠臥几，一身素綠裙褂，外加鳳紋紫色披肩，秀髮以一根玉簪固定頭上，有幾絲散垂下來，襯以她的絕世姿容，竟透出平時罕見的嬌冶風情，以項少龍的定力，仍看得呆了起來。她一手執帛，一手持針，專心刺繡。

琴清哪想得到項少龍會忽然出現眼前，吃了一驚，有點手足無措地伸手掠鬢，坐起來道：「噢！是你！」

項少龍見到她這更添風情的動作，心中一蕩，迅速移前，放肆地坐到臥几邊沿處，差點貼著她的腿側，俯前道：「琴太傅你好！請恕項少龍遲來問候之罪。」

琴清往後稍仰，拉遠兩臉的距離，卻沒有怪他無禮，似嗔非嗔，動人至極點。

項少龍注意到她把手中刺繡，有意無意地收到身後，似是怕給他見到，大奇道：「琴太傅繡的是什麼圖案紋飾？」

琴清立時玉頰霞燒，低垂螓首，嗔道：「項大人檢點些好嗎？怎可與琴清共坐一席呢？」

項少龍知她臉嫩，暗忖刺繡可能與自己有關，心甜如蜜，柔聲道：「我只是來打個招呼，立即要走，即使是無禮也只片刻之事，琴太傅可否縱容在下一會兒？」

琴清赧然道：「你這人哩！偏要這麼闖進來，人家又是衣鬢不整的。」

項少龍湊近少許，俾可以享受到她如蘭的芳香氣息，微笑道：「我卻一點不如是想，若非如此，便欣賞不到琴太傅嬌慵動人的姿采。」

琴清回復平常的清冷，只是紅霞仍未盡退，由另一邊離幾而起，把刺繡放到擺在一角的漆盒子裡去，珍而重之地摺疊整齊擺放妥當，剛關上盒蓋，項少龍已來到她旁，學她般跪下再坐到小腿上，柔聲道：「見到我安然回來，心中歡喜嗎？」

在這角度，剛好欣賞到美女充滿古典和感性美的側面輪廓，項少龍心迷神醉，自然而然說出大有情意的話來。

琴清默然半晌，別過俏臉深深看他一眼，幽幽歎道：「項大人不是還有很多事趕著去辦嗎？莫要把光陰浪費在這裡。」

兩句話就像是整桶冷水照頭淋下，項少龍立時頭腦清冷，熱情盡退，發了一會怔，再忍受不住兩人間那種難堪的沉默，兼之心中有氣，點點頭，一言不發地站起來，略施禮後，往門口走去，心中同時發誓永遠不再踏足琴府半步。

尚未跨出門檻，琴清低呼道：「項少龍！」

項少龍停下來，冷冷道：「琴太傅有何指教？」

足音輕響，琴清來到他背後，柔聲道：「你惱了嗎？」

項少龍苦笑道：「若你是我，會高興嗎？」

琴清繞過他，移到他身前，淡淡道：「當然不高興哪！可是你知否剛才的行為，實在太不尊重人家呢！」

項少龍呆了一呆，自省其身，暗忖若兩人間並無情意，剛才的所為，對琴清實是無禮之極，但若郎情妾意，又算什麼一回事呢？如此推之，琴清看來只把自己當作知己，而非情人，這麼說他和紀嫣然都會錯意了。想到這裡，不由心灰意冷，兼之想起趙雅和善柔，更是萬念俱灰，頹然道：「是我不對！琴太傅請見諒。」話畢繞過她，踏出門外。

琴清的聲音在後方響起道：「項少龍，答琴清一個問題好嗎？」

項少龍再次止步，冷淡應道：「琴太傅請下問。」

琴清猶豫半晌，幽幽道：「你究竟使了什麼手段，使太后同意讓昌平君當上左丞相呢？」

項少龍恍然大悟，原來琴清誤會自己，由於她在宮內耳目眾多，得知自己與朱姬獨處後立即得到朱姬的支持，故以為自己用的是美男計，故對他心存鄙視，於是變得如許冷淡。不由搖頭苦笑道：「琴太傅原來對我項少龍這般沒有信心，罷了！你愛怎麼猜就怎麼猜，橫豎我也給你誤會慣了。」

再不理琴清的呼喚，迅速離開琴府。

剛與十八鐵衛馳出琴府，迎頭碰上嬴盈和幾位女兒軍的少女，想避都避不了。

兩隊人馬在道旁勒馬停定，嬴盈顯是心中有鬼兼有愧，神情尷尬道：「項大人你好！為何回來這麼多天，仍不來探望人家呢？」

項少龍此時心情大壞，又知嬴盈終日與管中邪鬼混，哪有興趣敷衍她，冷冷道：「嬴大小姐有空嗎？」

再不理她，拍馬去了。回到烏府，忙往找紀嫣然。才女剛做完她最心愛的兩件事，就是小睡醒來、洗個熱水浴，香噴噴的挨在小几上，背靠軟墊，身上還蓋了張薄被，一個人悠然自得地在看簡書，懷中還擱著一支晶瑩的玉簫。這幅動人的絕世佳人休憩圖映入眼簾，項少龍立即忘記了今天不愉快的一切，毫不客氣地鑽入她的錦被內，埋進她的香懷裡去。

紀嫣然欣然放下簡書，任由項少龍嗅吸她的體香，徐徐道：「夫君大人是否受到挫折，否則怎會一臉忿然之色？」

項少龍舒適地歎一口氣，先把呂不韋懸賞市門的事說出來。

紀嫣然蹙起黛眉，交疊雙腿，把幾條垂松的秀髮攏拂著，淡然道：「呂不韋這一手非常厲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新聖人的樣子；但也非全無應付的辦法，噢！不要親人家那裡好嗎？教人怎為你籌謀呢？」

項少龍把貪婪的大嘴移離她的秀項，不情願地坐起來，細審嬌妻黑白分明的秀眸，喜道：「早知你定有辦法的。」

紀嫣然白他一眼，美眸泛出笑意，油然道：「我也看過呂氏春秋，確是本不朽巨著，但最弱的一環，卻是呂不韋拾人牙惠的理論；比起我乾爹，他是差遠了。最致命處是不合時宜，只要我把乾爹的五德終始說搬出來，保證可蓋過他的高調空言。」

項少龍皺眉道：「乾爹的五德說不是一種預言學嗎？怎派得上用場？」

紀嫣然伏入他懷裡，嬌笑道：「夫君大人糊塗得可愛，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的目的，是要為自己的聖人身份造勢，以壓倒秦人的君主集權。只要我們把五德終始說活用，例如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能克火，故無所不勝。自然可把儲君變成應運而生的聖人，何時輪得到呂不韋抬頭？」

項少龍大喜，將散發著浴後體香，嬌慵無力的紀嫣然整個抱起來，哈哈大笑道：「紀才女陪我入宮見駕如何？」

紀嫣然抗議道：「人家現在這麼舒服，明天入宮好嗎？」

項少龍笑道：「不！出嫁從夫，紀才女要立即陪我去才行。」

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田貞來報，琴清來了。

紀嫣然掙脫他的懷抱，親他一口道：「你去招呼清姊，人家換好衣服，再陪你入宮吧！誰叫我紀嫣然嫁了給你哩！」

笑著開溜。

項少龍步入主宅的大廳，琴清正背著他靜觀園內滿鋪白雪的冬景，優美高雅的嬌軀，是那樣實在，帶著說不出來的驕傲，絲毫不受世俗沾染。來到她身後，項少龍湧起歉意，暗責自己的器量太窄，累得她要紆尊降貴來找自己。輕歎道：「對不起！」

琴清的嬌軀顫抖一下，用力地呼吸兩口氣，似是要竭力壓下波動的情緒，出奇平靜地道：「項少龍！琴清今趟來拜訪，是要和你弄清楚一件事。」

項少龍很想抓著她香肩，把她拉入懷裡，可是琴清那種孤清高絕的美麗，總有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味道，使他不敢造次。再歎道：「若只是違心之言，就不要說好了，我已不再騙自己，但望琴太傅也向我這好榜樣多多學習，哈！」

琴清轉過嬌軀，秀眸閃著亮光，大嗔道：「琴清何時說過違心之言？」

項少龍知道經過此一誤會，兩人的關係親密了很多，不過由於琴清長期守寡，無論心理和生理都很難接受「得寸進尺」式的冒犯，適可而止道：「那就最好，現在我要和嫣然入宮覲見儲君，琴太傅和我們一道去嗎？」

琴清忘了自己的事，訝道：「什麼事要勞動我們的紀才女呢？」

紀嫣然盛裝而至，三人邊說邊行，坐上馬車，入宮去了。

在小盤的書齋內，聚集著小盤的權力集團裡最重要的幾個人物──項少龍、李斯、昌平君、王陵、琴清，與小盤一起聆聽得到鄒衍真傳的紀才女詳述五德終始說。

紀嫣然坐到小盤右方首席，以她一貫灑脫恬逸的風姿，娓娓為各人道來說：「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所以能一統天下者，必須得到五行中其中一德才成。五德是金木水火土，每德到了一定時期就會衰落，而另一德代之而興。黃帝得的是土德；接著是木克土，故夏禹得木德；金克木，商湯得金德；火克金，周文王得火德；現今周朝衰敗，乘時而起的，該是克火的水德。」

小盤聽得目射奇光，喃喃念道：「水克火！水克火！」

王陵生性謹慎，道：「老臣知道鄒大家學究天人，但終是一家之言，未知是否有任何根據呢？」

紀嫣然美目流轉，登時使室內包括小盤和項少龍在內的男人，無不心迷神醉。淡然自若道：「五行之說，早見於《尚書》之內，所謂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也。自古以來，便有『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說，五味是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故音有五，是為角、徵、宮、商、羽；味有酸、甘、苦、辛、鹹；色則青、赤、黃、白、黑，均與五行相配合，相生相剋，循環不休。」

坐在她旁的琴清接入道：「孟子也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故『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正是五德交替的現象。』」

李斯哂道：「孔子頂多只是個賢人，哪有資格稱王者，我看該是輪到儲君了。」

小盤大喜，但又有點擔心自己非是「新聖人」，皺眉道：「誰是孟子口中所指每五百年多便出世的王者，只是空口白話，怎樣方可拿來打擊呂不韋的謬言？」

項少龍笑道：「靠的當然是宣揚的手法和才女乾爹鄒先生的權威，試問誰比鄒先生更有資格判斷誰是新聖人，哪到別人不心服。」然後肅容道：「我們利用五德終始之說，同時推行李大人草議三公九卿的新官制，定可重整朝政，不讓呂不韋肆無忌憚的橫行下去。」

紀嫣然笑道：「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呂氏春秋》採的是各家之言，其中包括乾爹的五德終始在內，其中的《應同》篇便記載了『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等語。又說『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所以只要我們借呂不韋宏揚《呂氏春秋》之勢，只採其五德之說，明褒實貶，呂不韋只好有苦自己知。」

小盤拍案叫絕道：「如此就好辦了。」

王陵仍有保留，懷疑地道：「剛才紀才女不是說過五德轉移，新聖人出世，必有符瑞之應。如黃帝見大螻，文王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若儲君不得符瑞，恐怕仍不能令天下人心服。」

項少龍來自二十一世紀，最清楚這類宣傳和愚民手法；暗想什麼漢高祖斬白蛇起義，說穿了不過是這類手段，靈機一觸道：「這事容易之極，只要儲君往祭某河之時，我們使人炮製一條能在河面翻騰的黑龍，像尼爾斯湖怪……嘿！沒有什麼，只要略露背脊，我們即可指其為符瑞，那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有了支持。」

昌平君皺眉道：「這事說來容易，但假若被人揭穿，豈非是天大笑話。」

項少龍想起周薇的兄長周良這造船專家，又想到紀嫣然的越國巧匠團，笑道：「黑龍只要有幾下動作，迅即隱去，我們便大功告成，保證沒人可以看破。」

小盤眉開眼笑道：「拜託太傅。」轉向紀嫣然道：「寡人若得水德，定須有儀式和各方面的配合才成，請才女為寡人擬定計劃，以便到時執行。」旋又肅容道：「此事只限今天與會之人知悉，若寡人發覺任何人漏出消息，必會追究，絕不饒恕。」

眾人俯首領旨。項少龍又湧起荒謬絕倫的感覺，想不到與呂不韋的鬥爭，竟會轉到宣傳造勢這方面去，直是另一場的心理和精神之戰。

歷史性的會議結束後，昌平君硬把項少龍由絕不情願的紀嫣然和琴清兩女手上搶去，到了昌平君在宮內的左丞相官署，昌文君早在恭候他的大駕。

關上門後，昌文君拍案罵道：「管中邪這小子真是可惡，迷得大妹神魂顛倒，政儲君借李長史之口知會我們，著我們管束大妹，這事如何是好？」

昌平君伸手摟上項少龍肩頭，笑道：「看來連琴太傅都對少龍你動了春心，區區一個嬴盈你還不是手到拈來，少龍定要給我們由管中邪手上把大妹搶回來。」

善柔的生離，趙雅的死別，加上徐先和鹿公先後過世，對項少龍造成連串的嚴重打擊，此時除了一個琴清外，他對女人確是心如止水。嬴盈的任性和善變，若放在他剛到這個時代起始的一段時間，會是刺激有趣的事，但自妮夫人香消玉殞和趙雅的背叛，他需要的只是深厚的感情和信任。此刻聽他們提起嬴盈，心中只覺煩厭，但又不忍心傷害兩位好友，頹然道：「此事我實是有心無力，不知管中邪和呂家三小姐娘蓉有什麼新的發展？」

昌平君道：「聽說呂娘蓉自己堅持要管中邪和你再拚一場，勝了後才肯嫁給他。」

昌文君道：「少龍你怎也要幫我們兄弟這個忙，否則若管中邪將來謀反，恐怕大妹脫不了關係，那可不是說笑的一回事。」

項少龍苦笑道：「這種事可是勉強不來的，你想我怎麼辦呢？」

昌平君道：「現在我們擺明是要和呂不韋對抗，不若大干他一場，先挫掉管中邪的威風，大妹怎也不會和敗軍之將相好的，一切均可迎刃而解。」

項少龍淡淡道：「若要我打敗管中邪而去娶呂娘蓉，我情願輸掉算了。」

昌文君笑道：「放心吧！殺了呂不韋他都不肯把寶貝女兒送你，也不用公開和管中邪比武決勝，只要在某方面硬壓下管中邪的氣焰，增加少龍的聲勢，大妹該知誰才是真正的威風人物。」

昌平君以哀求的語氣道：「現在咸陽最霸道的人，是仲父府的人，人人敢怒不敢言。少龍順帶一挫他們的威風，是大快人心的事。事實上我們這批人，無不等待你回來為我們出一口氣的。」

項少龍勉力振起精神，想了想苦笑道：「好吧！今晚你們給我在醉風樓訂個酒席，指明要單美美和歸燕兩人陪酒，我們就去大鬧他娘的一場，順便討回我應得的飛龍槍。」

兩人大喜，忙去安排一切。項少龍乘機脫身回府，問起周良，方知他出門尋找心目中的鷹王，尚未回來，算算日子，這傢伙去了足有半年，擔心起來，找周薇來問話。不知是否受到烏果的愛情滋潤，周薇神采飛揚，美艷驚人，見到項少龍，頗有點不好意思。

項少龍囑她坐好，問道：「周良兄為何去了這麼久呢？」

周薇道：「大哥為了找尋最好的獵鷹，必須遠赴北疆，來回至少四個月，尚要費時尋找，還要看看有沒有運道哩！」

項少龍苦惱道：「我正要找他幫忙，怎辦好呢？」

周薇精神一振道：「家兄曉得的事，小薇亦懂得一二，不知是哪方面的事情呢？」

項少龍懷疑地細察她充滿信心的神情，道：「你懂得造船嗎？但又非是造船那麼簡單，而是……嘿！我不知怎麼說了。」

周薇欣然道：「大爺放心說出來，我們周家世代相傳，男女均熟知水性和造船之事，小薇不會差過家兄多少呢。」

這回輪到項少龍精神大振，把做假黑龍的計畫說出來。

周薇聽得眉頭大皺，好一會道：「若是由人在水底操縱，此事並不困難，難就難在如何在水底換氣，若冒出頭來，豈非要立即給人揭穿。」

項少龍道：「我早想過這方面的問題，卻是不難解決，若使操龍的人頭臉全給龍體罩著，只在龍身開個呼吸的氣孔，加上遠離岸邊，任誰都難以識破，但此龍必須有很好的浮力，可以在水中裝組和拆除，便可不留痕跡。」

周薇奮然道：「交給小薇去辦。啊！真好？小薇終可以為大爺出力。」

項少龍欣然道：「烏果不是待你更好嗎？」

周薇玉頰霞飛，跪伏地上道：「一切由大爺作主。」

項少龍笑道：「那就成了，烏果好該成家立室。」

回到內堂，向烏廷芳說出烏果和周薇的事，鳥廷芳欣然領命，負起安排兩人嫁娶的重任。項少龍逗著項寶兒玩了一會，又去誇獎紀嫣然，才由田氏姊妹侍候沐浴更衣，趕回官署去。此時都騎軍上下均視項少龍為英雄偶像，見到他態度極為恭敬。到了辦公衛署，卻見不到荊俊。

滕翼道：「小俊去找鹿丹兒了，噢！差點忘了，小俊央我求你為他說親，今趟看來他是非常認真哩！」

項少龍喜道：「只要鹿丹兒不反對，一切該沒有問題，不過最好由王陵提親，比由我去說項更適合。」

滕翼道：「鹿丹兒現在愛小俊愛得瘋了，怎會有問題？但我認為最好由你和王陵一起去向鹿丹兒的父母說，給足女家面子。」

項少龍坐下來，點頭答應。

滕翼道：「我給趙大他們安排了優差，昌平君已批下來，幸好是他當左丞相，否則恐怕沒有一件事可以順利獲准。」

項少龍笑道：「我們還有更厲害的手段去削呂不韋的權威。」

接著把假龍的事說出來。

滕翼讚歎道：「這一著比硬捅呂不韋幾刀更厲害，自呂不韋懸金市門，我便擔心他會公然謀反。此事宜早不宜遲，你打算何時進行？」

項少龍道：「一俟黑龍的事解決後，立可擇日進行，看來應是春祭最適合，所以定要在兩個月內炮製一條黑龍出來。」

滕翼道：「都衛控制在管中邪手上始終不大妥當，最好能把他掃下來，聽小俊說仲父府的人愈來愈霸道，不時有欺壓良民的事，管中邪當然包庇他們，想想就教人氣憤。」

項少龍想起以前在二十一世紀鬧事打架的日子，笑道：「他們硬嗎？我們比他們更硬，今晚二哥有沒有興趣陪我到醉風樓鬧事？」

滕翼哈哈大笑，欣然道：「我正手癢得很，這半年來我比你勤勞多了，正想找管中邪來試劍，只怕他作縮頭烏龜吧。」

項少龍一看天色，道：「一個時辰後，我們在醉風樓見面，現在我想找蒙驁談談心事，只要能令他對呂不韋生出半點懷疑之心，便算成功。」

遣退下人，蒙驁定神看項少龍一會，歎道：「若項大人是來說仲父的不是，最好免了。」頓了一頓，眼中射出歉然神色，淡淡道：「我蒙驁本是齊人，昭王時入秦，一直受秦人排擠，受盡辛酸悲苦。至仲父主事，始有出頭之日，仲父可說待我恩重如山，他縱有百般不是，即使要了我父子三人之命，我蒙驁也絕不會皺上半下眉頭。若非念在少龍曾捨命保著武兒和恬兒，我今天絕不肯讓你跨入我將軍府的門檻，但也是最後一次。」

項少龍愕然道：「大將軍原來早知那件事。」

蒙驁眼中射出悲痛之色，緩緩點頭道：「當日我曾反覆問起武兒和恬兒洛水旁密林遇襲一事，自然知道其中別有隱情，不過事情已成過去，現在不願重提，項太傅請吧！」

項少龍想不到他對呂不韋愚忠至此，不由心中火發，長身而起，淡淡道：「人各有志，項某人難以相強，只望大將軍分清楚侍秦和侍呂不韋之別，免致禍及子孫親族。告辭了！」

言罷大步往正門走去。

蒙驁暴喝道：「留步！」

項少龍停了下來，冷笑道：「大將軍不是想留下我項少龍頸上的人頭吧！」

蒙驁霍地起立，沉聲道：「我蒙驁一向恩怨分明，更不慣使卑鄙小人的行徑，仲父雖是熱中權利，說到底仍是為了保命。試看歷代入秦當權之士，誰有好的下場？仲父只是迫不得已吧！若少龍肯捐棄前嫌，我可代少龍向仲父說項……」

項少龍搖頭苦笑道：「太遲了，自倩公主等給他害死開始，我和他之間只能以鮮血來清洗血債。而他後來毒殺先王，使人害死徐相，氣死鹿公，更與儲君和秦國軍方結下解不開的深仇，蒙大將軍現在只能祈望他能成功謀朝篡位，否則將是株連三族的大禍。話至此已盡，本人以後也沒有興趣再提此事。」

蒙驁顯然不知呂不韋毒殺莊襄王和害死徐先的事，色變道：「你說什麼？」

項少龍哈哈一笑，透出說不盡的悲憤，再不理蒙驁，大步走出廳外。

人影連閃，蒙恬蒙武兩兄弟左右撲出，跪在他身前，齊聲道：「太傅！」

項少龍愕然道：「你們在門外偷聽嗎？」

兩人雙目通紅，憤然點頭。

項少龍扶起兩人，低聲道：「千萬不要讓你爹知道，遲些來找我。」

這才走了。

項少龍踏入醉風樓，一位風韻猶存的中年美婦在四名俏婢的簇擁下迎上來，諛笑道：「奴家春花，歡迎項大人大駕光臨！」

四婢擁上來，為他脫下外衣，服侍周到。

項少龍淡淡道：「伍樓主是否急病去世，為何見他不到呢？」

春花尷尬道：「伍樓主確有急病，但只是在家中休養，過兩天該沒事的。」

項少龍心中暗笑，知道伍孚故意避開，同時知他必會通知呂不韋，求他保住自己這條小命，轉頭向眾鐵衛道：「今天伍樓主請客，你們可到樓下盡情玩樂，但卻千萬不要吃下有毒的酒菜。」

荊善等哪還不會意，齊聲歡呼，擁入樓內，累得春花慌忙遣人招呼，又惶恐地道：「項大人說笑了，酒菜怎會有毒呢？」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那要問你們的歸燕姑娘才知道，她不也是病了吧？」

春花垂頭低聲道：「管大人包下歸燕姑娘，今晚只陪他一個人。」

項少龍微笑道：「那單美美是否由仲父包了呢？」

春花惶然道：「包她的是嫪大人。」

項少龍聽得呆了一呆，冷哼道：「這事我自會問他們兩人，不過你最好與伍樓主說一聲，若我在半個時辰內見不到他，他的醉風樓以後不用開門，而明年今日就是他的忌辰，哼！」

心中暗笑下，大步往前走去。春花玉容失色，抖顫顫的在前引路。

今趟晚宴的地方，是醉風樓主樓二樓的大廳，也是醉風樓最豪華熱鬧的地方，不像後院獨立的別院，二十多席設於一廳之內，有點像二十一世紀的酒樓，只不過寬敞多了。項少龍登樓之時，圍坐十多組客人，鬢影衣香，鬧哄哄一片。在廳子四角，均設有爐火，室內溫暖如春。見到項少龍上來，近半人起立向他施禮。項少龍環目一掃，赫然發覺管中邪和嫪毐均是座上客，而不知有意還是無心，兩席設於昌平君那一席的左右兩旁。但最令他生氣的是嬴盈竟在管中邪那一席處，與歸燕左右傍著管中邪。嬴盈顯然想不到會在這種場合遇上項少龍，手足無措地低垂俏臉，不敢看他。項少龍心中暗恨，知是管中邪故意帶她來，好令昌平君兄弟和自己難堪。項少龍哈哈一笑，舉手邊向各人打招呼，邊往自己那席走去。荊俊也來了，正向他擠眉弄眼。

嫪毐捨下身旁的單美美，迎上項少龍笑道：「稀客稀客！想不到竟會在這裡碰上項大人哩！」

項少龍親熱地抓著他手臂，拉到一角的爐火旁，笑道：「待我先猜猜，嫪大人必是忽然接到單美美的邀請，故到此赴會的，對嗎？」

嫪毐愕然道：「項大人怎會猜到的？」

項少龍輕鬆地道：「怎會猜不到呢？因為小弟今晚來是要找伍孚晦氣，單美美和歸燕都脫不了關係，自是要找人來護花。假若我和嫪大人公然衝突，就正中隱身單美美幕後的呂不韋下懷，嫪大人明白嗎？」

嫪毐發了一會怔，咬牙切齒道：「美美這臭婆娘竟敢玩我，我定要她好看。」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切勿動氣，只要嫪大人明白就成，我今晚看在嫪大人臉上，暫不與單美美計較，大人放懷喝酒吧！」

嫪毐感激地點點頭，各自回席。經過嫪毐那一席之時，單美美螓首低垂，眼角都不敢瞧他。同席的還有幾個看來是剛加入嫪毐陣營的幕僚食客一類人物，人人擁美而坐，見到項少龍態度非常恭敬，其他姑娘對他更是媚眼亂飛。

項少龍停下來，一一與各人打過招呼，含笑道：「不見半年，原來美美忘掉我哩！」

嫪毐此時一臉不快之色，席地坐回單美美之旁，冷哂道：「美美就是這事不好，記性差透了，所以無論對她做過什麼好事，她轉眼就忘掉。」

這麼一說，項少龍立知嫪毐不快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單美美把和呂不韋相好的事瞞著他。

單美美嬌軀輕顫，仰起俏臉，淒惶地看項少龍一眼道：「項大人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這等小女子計較，美美真個感恩不盡。」

項少龍雖明知她在演戲，但仍難以明著去欺壓她，瀟灑一笑，往隔鄰的己席走去。

管中邪霍地起立，笑道：「項大人怎能厚此薄彼，不來我們處兜個圈兒，閒聊兩句？」

項少龍目光往他那一席掃去，除了嬴盈、歸燕和侍酒的姑娘外，還有荊俊的手下敗將周子桓，另外是魯殘和三個面生的劍手，該是呂不韋這半年招攬回來的新血。只觀他們氣定神閒的態度和強健的體魄，便知是高手無疑。嬴盈的頭垂得更低，反而歸燕泛起迷人笑容，一點不似曾向他下過毒手的樣子。項少龍與滕翼等打個眼色，來到管中邪一席處。男的全站起來，朝他施禮。

管中邪笑道：「讓我為項大人引見三位來自各地的著名劍手，這位是許商，來自楚國的上蔡，有當地第一劍手之稱。」

上蔡乃楚國西北的軍事要塞，能在這種地方稱雄，絕不簡單。項少龍不由留心打量了這年在二十許間、生得頗為軒昂英俊的年青劍手幾眼。

許商抱拳道：「項統領威名聞之久矣，有機會請項統指點一二。」

另一位矮壯結實，渾身殺氣的粗漢聲如洪鐘地施禮道：「本人連蛟，乃衛國人。」

項少龍淡淡道：「原來是管大人的同鄉。」

連蛟眼中掠過森寒的殺意，冷冷道：「連晉是本人族弟。」

管中邪插入道：「項大人切勿誤會，連蛟雖是連晉族兄，但對項大人劍敗連晉，卻只有尊敬之心。」

項少龍眼中寒芒一閃，掃連蛟一眼，沒有說話。

剩下那貌如猿猴、身形高瘦的人，三人中數他最是沉著，只聽他冷漠地道：「在下趙普，本是齊人，曾在魏國信陵君門下當差，是項大人到大梁後的事。」

歸燕笑道：「項大人為何不坐下再談呢？好讓歸燕有向大人敬酒的榮幸哩！」

項少龍哈哈笑道：「歸燕姑娘說笑，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下怎敢造次。」

轉向管中邪道：「管大人的時間拿捏得很好，一知道在下今晚要踏足醉風樓，立把歸燕姑娘包了下來，不過我看管兄最好擁美歸家，藏於私房，那小弟就真的爭不過你。」

以管中邪的深沉，歸燕的演技，聽到項少龍這麼充滿威嚇味道的說話，亦不禁色變。嬴盈終於覺察到項少龍和管中邪、歸燕間的火藥味，嬌軀劇顫，仰起俏臉往項少龍望來。

項少龍含笑道：「嬴小姐你好！」

嬴盈秀目射出惶然之色，香唇微顫，欲語無言。

項少龍哪有興趣理會她，向管中邪笑道：「為何不見娘蓉小姐陪在管兄之旁？回來後尚未有機會向三小姐請安問好，惟有請管兄代勞。」

哈哈一笑，不理嬴盈、管中邪和歸燕的臉色變得多難看，逕自返回昌平君那席去了。項少龍坐下後，昌平君和昌文君兩人氣得鐵青著臉，一半是為嬴盈的不知自愛，一半是為單美美和歸燕兩人明不給他們面子。要知兩人均為秦國王族，先不說昌平君剛登上相位，只憑禁衛統領的身份，咸陽便沒有多少人敢開罪他們。由此可見呂不韋實是權傾咸陽，小盤在朱姬和項少龍支持下，還可在一些人事的聘用上與他唱反調，但在事情的執行上，又或在王宮以外，實在沒有人能把他的氣焰壓下去。全廳十多席，只他們一席沒有侍酒的姑娘。

春花戰戰兢兢地坐在項少龍身旁道：「奴家喚白蕾和楊豫來侍候各位大人好嗎？」

醉風樓四大紅阿姑中，以單美美居首，其餘三人是歸燕、楊豫和白蕾。

昌平君冷喝道：「你給我滾得遠遠的，今晚若單美美和歸燕不來，其他人也不要來。」

春花嚇得臉無人色，慌忙退下。

滕翼冷冷瞥管中邪那席一眼，沉聲道：「管中邪今晚是有備而來，擺明要和我們對著幹。」

荊俊輕鬆地道：「他們在樓下還有二十多人，全是仲父府家將裡臭名遠播的霸道人物，若我們能狠狠教訓他們一頓，保證咸陽人人拍手叫好。」

項少龍淡淡道：「這個容易，荊善他們正在樓下喝酒，捎個信給他們就行，要鬧事還不容易嗎？」

荊俊大喜，起身去了。一陣嘻鬧聲由管中邪那席傳來，各人為之側目，原來管中邪摟著嬴盈灌酒，嬴盈知有項少龍在旁觀看，大窘下怎也不依。昌平君知管中邪在故意挑惹他們，反沉下氣去。

昌文君卻是忍無可忍，霍地立起，喝道：「大妹！你給為兄到這裡來。」

管中邪放開嬴盈，雙手抱胸，笑而不語。

嬴盈偷瞥項少龍一眼，垂首應道：「有什麼事呢？回家再說吧！」

昌平君怕鬧成僵局，硬把昌文君拉得坐下來，歎道：「真教人頭痛。」

項少龍呷一口酒，懶洋洋地道：「我們愈緊張，管中邪愈得意。不過我曾明言若伍孚半個時辰不來見我，我就拆了他的狗窩，這就是管中邪致命的弱點。」

昌平君和昌文君兩人聞言，臉色好看了一點。

荊俊由樓下回來，瞥嬴盈一眼，低聲道：「丹兒告訴我其實兩位老兄的寶貝妹子心中非常矛盾和痛苦，因為她真的是歡喜三哥，只因既怕寂寞又愛玩鬧，兼之管中邪這傢伙對女人又有一套厲害手段，才在三哥離去這段時間愈陷愈深。不信你看她現在的表情吧！痛苦比快樂大多了。」

昌平君忿然道：「我昨天和她大吵了一場，嘿！我怎都要當好左丞相的，只要是能令呂不韋不快樂的事，我都要做，看老賊怎樣收場。」

項少龍道：「你辦妥調王翦回來的事嗎？」

昌平君道：「仍是給呂不韋硬壓下去，王陵對呂不韋相當忌憚，又被呂不韋通過蒙驁和王齕向他施壓力，說北方匈奴蠢蠢欲動，故一動不如一靜。太后聽得慌張起來，不敢支持儲君，所以這事仍在拖延著。」

荊俊道：「桓齮更慘！軍餉的發放，全操在呂不韋手上，給他左拖右拖，做起事來又礙手礙腳，此事定要為他解決才行。」

項少龍笑道：「放多點耐性吧！當黑龍出世之日，就是呂賊退敗之時，那時只是嫪毐就可弄得他煩惱纏身。」

昌文君和荊俊並不知黑龍的事，連忙追問。

滕翼道：「回去再說吧！」伸指指往後方，笑道：「三弟的老朋友來哩。」

眾人望去，果然是伍孚來了。他一邊走來，一邊與客人寒暄，神色如常，沒有半點驚懼之色，顯是因有管中邪作大靠山在庇蔭他。經過嫪毐那一席，這傢伙特別熱情。當往項少龍這席走來時，隔遠一揖到地，卑聲道：「知項大人召見小人，嚇得病都立即好了，唉！小人實愧見大人，因為槍盾均被夜盜偷走，我的病也是因此而起的。」

眾人聽得面面相覷，想不到此人如此無賴，不過亦想到是呂不韋和管中邪的主意，偏不讓飛龍槍盾落到項少龍手上。否則權衡利害下，伍孚實犯不著在這等小事上堅持。

項少龍淡淡道：「既然寶物失竊，本統領自有責任追查回來，伍樓主請隨我們回官署一行，提供線索，待我都騎兒郎把槍盾找回來好了。」

伍孚臉色微變，暗忖若到了都騎官署，哪還有命，忙道：「項統領好意心領，我打算不再追究此事，何況那是發生在贈槍的那個晚上，是半年前的事了。」

荊俊叱喝道：「好膽！槍盾已屬項統領之物，追究與否，哪到你來決定，你現在擺明不肯合作，若不是有份偷竊，就是縱容盜匪，蓄意瞞騙。」

昌文君冷冷接入道：「根據大秦律法，不告奸者腰斬，伍樓主竟敢視我大秦律法如無物，公然表示縱奸橫行，罪加一等，更是死有餘辜。」

伍孚嚇得臉無人色，雙腿一軟，跪倒地上，眼睛卻往管中邪望去。

管中邪想不到項少龍等拿著伍孚一句話來大做文章，長身而起道：「中邪身為都衛統領，城內有事，實責無旁貸，請項大人將此事交下屬處理，必有一個完滿的交待。」

此時廳內各人察覺到他們間異樣的氣氛，人人停止調笑，靜心聆聽。樓內寂然無聲，只餘管中邪雄渾的聲音在震盪著。

昌平君微笑道：「從槍盾失竊的時間，此事極有可能是針對項大人而來，且必有內奸，此事可大可少。兼且說不定賊人早把槍盾運出城外，照本相看，此事應交由項大人親自處理為宜，管大人不必多事。」

以管中邪的陰沉，亦不由臉色微變。要知昌平君貴為左相，比管中邪高上數級，又專管軍政，只要他開了金口，若管中邪還敢抗辯，便可治其以下犯上之罪。一時間，管中邪有口難言。伍孚想起腰斬之刑，忍不住牙關打戰，渾身發抖。嬴盈對各人關係，一直糊里糊塗，此刻猛然發覺管中邪所代表的呂不韋一方，與項少龍和兩位兄長代表的儲君一方，竟是勢成水火，互不相容，自己夾在中間，處境尷尬之極，不由生出後悔之意。

就在此刻，單美美離座而起，來到伍乎之旁，跪了下來，嬌聲道：「若說知情不報，本樓所有人均犯下同樣的罪，丞相和項統領就把我們一併治罪好了。」

歸燕忙走過來，跪倒伍孚的另一邊。這回輪到昌平君等大感頭痛，總不能為失去點東西，小題大作地把整個醉風樓的人問罪。嫪毐大感尷尬，說到底在此刻單美美總算是他的女人，若給項少龍拿去斬了，他本人亦感面目無光。管中邪坐回席位去，嘴角帶著一絲冷笑，一副隔岸觀火的神態。

項少龍仍是舒適閒逸的樣子，淡淡道：「冤有頭，債有主，醉風樓內，伍孚乃主事之人，槍盾既由他送我，若失去了，理應由他通知本人，既是知情不報，現在又不肯合作，當然是犯了縱容盜匪之罪，兩位姑娘硬要置身事內，究竟有何居心？」

單美美和歸燕想不到項少龍辭鋒如此厲害，登時啞口無言。

伍孚心知不妙，失去方寸，顫聲道：「請大人寬限小人一段時間，必可把飛龍槍追尋回來。」

滕翼哈哈大笑道：「這麼說，槍盾只是給伍樓主藏起來吧！否則怎有把握定可尋回來呢？」

伍孚知說漏嘴，不斷叩頭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管中邪等心中暗恨，差點要把伍孚分屍。

嫪毐發言道：「項大人可否把此事交由本官調停，只要伍樓主交出槍盾，此事就此作罷好嗎？」

項少龍乘機下台道：「既有嫪大人出面，就這麼辦吧。」

嫪毐打個手勢，立有兩名手下走了出來，挾起伍孚去了。單美美和歸燕似是這時方認識到項少龍的威勢，幽幽地瞥他兩眼，各自歸席。尚未坐好，樓下傳上來打鬥和杯碟箍地的吵聲。項少龍等會心微笑，知道荊善等人動手發難。

樓下大堂亂成一團，地席上全是翻倒的几子杯盤酒菜，狼藉不堪。

十八鐵衛有一半人帶傷，但都是無關大礙，管中邪的人卻慘了，二十三個人全受了傷，過半人爬不起來；雖沒有可致命的傷勢，卻是斷骨折腿，狼狽不堪。且還是烏言著等人手下留情。

管中邪看到這種情況，怒喝道：「發生什麼事？」

一名似是那群手下中的帶頭大漢，一手掩著仍不住淌血的鼻子，憤然指著荊善道：「這小子竟敢向我們席上的姑娘眉目傳情，我們便……」

管中邪厲喝道：「閉嘴！」

烏光攤手向項少龍道：「是他們動手在先，我們只是自保。」

管中邪雖心知肚明是荊善等故意挑惹，卻是無可奈何，因為先動手的終是自己的人。嬴盈退到兩位兄長之間，而昌平君兩兄弟卻對她視若無睹，更不和她說話。

管中邪喝令手下將傷者帶走，向項少龍肅容道歉，冷冷道：「上回田獵之時，中邪與項大人一戰，勝負未分，只不知大人何時有閒賜教，以決定三小姐花落誰家？」

鬧哄哄擠滿當事者和旁觀者的大廳，立時靜下來。人人均知管中邪動了真火，索性公然向項少龍挑戰。秦軍本嚴禁私鬥，但因此事牽涉到呂娘蓉的終身，又有先例在前，小盤亦難以阻止。

項少龍微笑道：「管大人請說出時間地點，縱使立即進行，本人亦樂意奉陪。」

各人目光全集中到管中邪身上。

管中邪尚未有機會說話，嬴盈一聲尖叫，搶了出來，攔在項少龍和管中邪之間，厲聲道：「不要打！」

眾人齊感愕然。嬴盈在咸陽一向出了名愛逗人比武，又愛看別人比武，她這麼插身阻止，實令人難以理解。

項少龍瀟灑地聳肩道：「此戰進行與否，主動並不在項某人，嬴大小姐若要阻止，可私下向管大人說話，恕項某人難以應承。」

嬴盈淒然望他一眼，悲切地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你大可不接受挑戰，誰可以勉強你？偏要對人家說這種風涼話，你今晚還不夠威風嗎？」

項少龍無名火起，冷笑道：「大小姐力圖阻止，是否因我們並非為你而戰呢？」

嬴盈猛一跺走，「嘩」的一聲哭出來，掩面狂奔奪門而去。滕翼向荊俊使個眼色，後者忙追著去了。

管中邪神色不變，淡然道：「下月二十日，乃呂相大壽吉日，我們就在席上比武，順便為壽宴助興。」

腳步聲響，嫪毐的兩名家將把伍孚又押進來，還提著飛龍槍盾。

項少龍接過槍盾，哈哈大笑道：「就此一言為定，到時我或以此槍上陣，讓它們見識一下管大人的絕技。」

圍觀者立時爆起一陣采聲。管中邪臉色微變，經上次交手，他早摸清楚項少龍的劍路，半年來日夕苦修，全是針對項少龍的劍術來施展應付之法。可是項少龍改劍用槍，立時把他原本的計劃全破壞了。項少龍卻是心中暗笑，現在離決戰之日仍有個多月，有足夠時間讓他從嫣然處學得她精妙絕倫的槍法。亦只有這種重型攻堅武器，不懼管中邪的驚人膂力，這正是戰術的靈活運用。上次他靠戰略佔到上風，這回致勝之法，靠的仍是戰術，再沒有其他方法。

翌日起來，項少龍拜祭了鹿公和徐先，又入宮見過小盤，交待要與管中邪決戰的事，便到琴府去見琴清。琴清正在園內賞雪，見他到來，神情歡喜，但又含羞答答，不大敢看他，神態動人之極。兩人並肩在鋪滿積雪的花徑內漫步，雖沒有任何親熱動作，但卻感到比以前接近了很多。

項少龍淡然道：「下個月呂不韋壽宴之時，將是我和管中邪分出生死勝敗的一刻。」

琴清嚇了一跳，嗔道：「你這人哩！怎犯得著和那種人動刀動槍呢？」

項少龍道：「這個人文武兼資，智勇過人，又緊握都衛兵權，若不把他除去，我們始終沒有安樂日子過。」

琴清把斗篷拉下來，停步道：「若你敗了……唉！真教人擔心。」

項少龍轉過身來，俯頭細審她有傾國傾城之色的玉容，微笑道：「若我項少龍不幸戰死，琴太傅會怎樣呢？」

琴清臉色倏地轉白，顫聲道：「不要這麼說好嗎？你還嚇得人家不夠嗎？」

項少龍堅持道：「琴太傅尚未答我。」

琴清白他一眼，垂首輕輕道：「最多拿琴清的命來陪你吧！滿意嗎？」

項少龍一震道：「琴太傅！」

琴清搖頭歎道：「想不到我琴清終忍不住要向一個男人說這種話，但我知道你是不會輸的，對嗎？項少龍！」

項少龍微笑道：「當然不會輸啦！假若沒有信心，就索性認輸好了，他能奈我何？」稍歇後續道：「今天我是來專誠邀請琴太傅到牧場去小住一個月，因為我定要拋開一切，專心練武，為下一個月的決戰作好準備。可是我自問拋不開對你的思念，為免相思之苦，只好來求你陪在我身旁。」

琴清立即連耳根都紅透，垂首大窘道：「項少龍你可知對琴清作出這樣的要求，等若要琴清獻身於你呢？」

項少龍伸手抓著她蓋上雪白毛裘的香肩，柔聲道：「當然知道，請恕項某人不懂偽飾，我除了想得到琴太傅動人的肉體外，還要得到太傅的心，二者缺一，我均不會收貨。」

琴清象徵式地掙一下，大嗔道：「你怎可當人家是一件貨物？」

項少龍俯頭在她左右臉蛋各吻一口，徐徐道：「什麼也好，總之我是要定你。我們以後不用再自己騙自己，生命有若過眼雲煙，錯過了的事物永遠不能回頭，我想通想透後才來找琴太傅的。」

琴清的秀頷垂得差點碰到胸脯去，以蚊蚋般的聲音道：「你什麼時候回牧場去？」

項少龍大喜道：「明早立即起程。」

琴清輕輕道：「先放開人家好嗎？」

項少龍愕然鬆手。

琴清一陣風般飄開去，到離他至少有十步的距離，正容施禮道：「明天琴清在這裡等候項太傅大駕光臨。項太傅請！」

橫他千嬌百媚、情深如海的一眼，轉身盈盈去了。項少龍神魂顛倒地看著她消失在花徑盡處，始能魂魄歸位，返官署去了。

都騎衙署門外，一騎橫裡衝出來，把他截著，原來是嬴盈，只見她容色憔悴，顯然昨晚沒有睡好，見到項少龍，劈頭道：「項大人，我要和你單獨說幾句話。」

項少龍向琴清正式示愛，又得到妙不可言的答覆，心情轉佳，點頭道：「到裡面說。」

嬴盈倔強地搖頭道：「不！我們到城外走走！」

項少龍生出警戒之心，徐先和鹿公先後身死，現在自己成了呂不韋最渴欲除去的眼中釘，這會否是管中邪透過嬴盈來布下的陷阱？旋又推翻這個想法，因為無論嬴盈如何糊塗任性，卻絕不會要害死自己，遂道：「好吧！」轉頭正要吩咐荊善等自行到衙署，烏言著先一步道：「項爺！請恕我等難以從命，眾夫人曾有嚴令，囑我等寸步不離項爺。」

項少龍發了一會怔，讓步歎道：「好吧！你們跟在我後面。」

言罷與嬴盈並騎出城。馳出城門，立即精神一振。往日草浪起伏的原野變成一片皚皚白雪，無盡的雪原，寧謐無聲，雪光閃耀。十八鐵衛策馬踏在二百步許的或方，徐徐而行，有種悄悄戒備的意味。項少龍打量嬴盈，她本已驚心動魄的誘人身材更豐滿了，可見管中邪對她滋潤有功。不過項少龍聯想到的卻是假若天香國色的琴清受到他本人的滋潤，又會是怎樣一番情景呢？當這個念頭湧上心田，項少龍憬然悟到自己對嬴盈只是有興趣而沒有愛意。

嬴盈輕輕道：「項少龍！不要和中邪比武好嗎？只要你肯公開表示因想把呂娘蓉讓給他，而拒絕比武，誰都不會因此說你是害怕他。」

項少龍心想這確是個解決的好辦法，由於田獵晚宴的一戰，自己佔了點上風，加上有讓愛作借口，當然沒有人會因此而認為自己是怯戰。但問題卻是他和管中邪已到了一山不能藏二虎、勢難兩立的情況。就像他和呂不韋，只有一個人可以活下去。

嬴盈見他沒有回應，提高聲音怒道：「你根本不歡喜呂娘蓉，爭來幹嗎？」

項少龍正欣賞官道旁樹枝上銀白晶瑩的雪凍，淡然道：「大小姐對管中邪確是用心良苦，這麼處處為他籌謀著想。」

嬴盈聽出他諷刺之意，氣道：「我難道不為你著想嗎？半年來你在外朝夕奔波，中邪他卻每天苦練劍法，每天在等待與你決定勝負的一日，你還妄想可穩勝他嗎？」

項少龍不以為忤，微笑道：「嬴小姐究竟想我和你的中邪誰人勝出呢？」

嬴盈氣得俏臉轉白，惱道：「我希望你兩個都死了就最好。」

項少龍哈哈笑道：「嬴大小姐不如請回城吧！再不用多費唇舌。」

嬴盈勒停駿馬，鐵青著俏臉，怒瞪他好一會，反軟化下來，淒然道：「是嬴盈不好，三心兩意，難怪你這樣對我。當是我求你好嗎？」

項少龍肅容道：「嬴盈你最好理智一點，看清楚眼前殘酷無情的現實，那並非只是個人意氣之爭，而是牽涉到大秦整個權力的鬥爭，外人與本土兩股勢力的傾軋較量，敗的一方將會是抄家株族的命運。對管中邪來說，你只是他其中一隻棋子，而你卻仍是只懂得怨你兩位兄長管束你的自由。但你有否為他們對你的安危擔憂設想過呢？你只是任性地要別人來逢迎你的想法和要求。」又傲然道：「生死勝敗，還要在比武場上見個真章，呂不韋和管中邪想殺我，並非始於今天，而你則只懂活在自己編織出來的夢想世界裡。現實卻是事與願違，假若你下嫁管中邪，只好望老天爺保佑呂不韋奪權成功，不過那卻代表你的兩個兄長不得好死。若呂不韋失敗，你或者可以身免，但你為管中邪所生的子女必無倖理。這就是現實，政儲君也不能改變分毫，而形成現在這種形勢的罪魁禍首，正是呂不韋，管中邪和莫傲則是幫兇。莫傲死了，這次該輪到管中邪，你明白嗎？」

再不理她，掉頭回城去。

尚未回到衙署，項少龍的心神早轉到琴清身上，想到明天可奉准對她無禮，心中有若燒起一爐熊熊焦炭，恨不得時間走快一點。

返抵衙署，滕翼低聲道：「圖先著你申時到老地方見他。」

項少龍喜道：「我正要找他。」

滕翼道：「寒冬一過，蒙驁會對韓人用兵，你的老朋友韓闖慘了。」

項少龍無奈道：「這事誰也沒有辦法，若勢弱的是我們這方，攻來的將是韓人的大軍。不過一天未建成『鄭國渠』，我們恐仍未有能力東侵，頂多再在東方三晉之地增設一、兩個郡縣，到大舉東伐之時，我們早溜到遠方去，眼不見為淨。」

滕翼道：「我知三弟對戰爭沒有一點興趣，但我看遲早你要帶兵出征，此乃無可避免的事。」

項少龍笑道：「那時須靠二哥，我看你已熟得可把墨氏補遺上的兵法倒轉頭念出來。」

滕翼失笑道：「你說話真誇大。」

項少龍問道：「小俊是否出巡去了。」

滕翼道：「他哪有這麼勤力，只是溜去陪鹿丹兒，我告訴他你肯為他向鹿丹兒的父母提親，小子高興得不得了，更沒有興趣理會公務。」

項少龍道：「鹿丹兒仍在守孝，這事待我宰了管中邪後再辦吧！明天我回牧場後，二哥有空便來陪我練武。」

滕翼忽記起一事，道：「少龍你還記得渭南武士行館嗎？」

項少龍想了想，記起武士行館的館主叫邱日昇，當年與楊泉君勾結，還派出三大教席之一的「疤臉」國興伏擊荊俊，把他打傷，後又在街上行刺自己。點頭道：「怎麼樣？」

滕翼道：「楊泉君被呂不韋弄死，邱日昇見勢不妙溜了到別處去，不知如何最近回來，還得到嫪毐包庇，最近大展拳腳，招納武士，氣得小俊牙癢癢的，我看終會鬧出事來。」

項少龍早知嫪毐不但不是好人，還是最卑鄙無恥之徒，這種招攬黨羽之舉，早在計算中，淡淡道：「二哥一定要阻止小俊，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到黑龍出世，我們站穩陣腳，才和敵人周旋到底。」

滕翼笑道：「小俊怎都不敢不聽我的話的。三弟的眼光真厲害，看出嫪毐不甘蟄伏，如此公然包庇邱日昇，等若不給呂不韋面子。」

項少龍點頭道：「只要儲君建立起權力的班底，文的有昌平君和李斯，武的有王翦和桓齮，再加上掌握禁衛、都騎、都衛三軍，我們可以退回牧場，由得嫪毐和呂不韋鬥生鬥死。」

滕翼皺眉道：「如此發展下去，終有一天太后和儲君會站在敵對的位置。」

項少龍苦笑道：「這是誰都不能改變的命運，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滕翼還要說話，手下來報，王齕請項少龍到大將軍府見面。兩人同感愕然，猜不到王齕找項少龍有什麼事。

項少龍與十八鐵衛抵達大將軍府，府前的廣場鬧哄哄一片，聚集近百名大漢，在看王齕射箭。王齕際此天寒地凍之時，仍赤膊上陣，盤弓拉箭，接連三箭命中紅心，惹來轟天采聲。西秦三大名將碩果僅存的人物，見項少龍到，含笑打過招呼，披上錦袍，精光瞿瞿的眼神掃視荊善等人，漫不經意道：「聽說少龍這些兒郎人人身手高明，橫豎有閒，不若陪我的人對拆幾招遣興。」

項少龍怎能不給他面子，無奈下答應。王齕微微一笑，領他進入主宅大廳去。廳堂寬敞舒適，牆上掛滿獸皮兵器，頗有殺氣騰騰的感覺。最奇怪是座南處橫放著七面大屏風，把後進之路完全擋著，看上去非常怪異。項少龍不由想起當日在屏風後偷看楚太后李嫣嫣，給她由足印發覺形跡的過程，自然而然往地上望去，立時汗流浹背，手足冰冷。原來地上隱見無數水痕，不用說皆因有多人剛從外面入廳，躲到屏風後面去，因著鞋底沾了外面的積雪，所以留下水跡，而且是因自己的到來，剛佈置好的。不用說是不懷好意，只要推倒屏風，十多把弩弓一齊發射，自己休想活命離去。

王齕到屏風前的主家席坐下，打手勢請他坐在右下首處，想先發制人的箝制著他亦沒有可能。項少龍心念電轉，猛一咬牙，坐了下來，暗中抽出五支飛針，藏在手裡。從未有一刻，他感到死神是這麼接近他。王齕最高明處，是不露痕跡的使人牽制著荊善等人，使他變得孤立無援。他為什麼要殺死自己呢？要知王齕並不同於蒙驁，他本身是秦人，不管怎樣欣賞崇拜呂不韋，最終只會對小盤一人盡忠。想到這裡，心中現出一線希望。兩名婢女來奉上香茗，退下後，剩下兩人之時，王齕凝望他好一會，喟然歎道：「這年來的變化太多了，先有高陵君因亂伏誅，接著徐先、鹿公先後辭世，令人難以接受。」項少龍摸不清他說話背後的目的，遂以不變應萬變，默然不語。

王齕眼中射出傷感的神色，感歎道：「鹿公最希望見到我大秦統一東南六國，豈知就在剛有眉目的時刻，撒手而去，尤令人惋惜不已。」

項少龍忍不住淡淡道：「一天我大秦內部不靖，休想一統天下。」

王齕雙目閃過精芒，沉聲道：「這正是我找少龍來說話的原因，自仲父入秦，先是親滅東周，再遣蒙驁伐韓，建立三川郡，此乃兵家必爭之地，自此我秦界直迫大梁，威懾東方。若非得此據點，我和蒙驁便難以進軍三晉，由趙人手上重奪太原。後來五國聯軍來攻，又得少龍獻策，以反間計迫走信陵君，化危為安。此後鹿公、蒙驁和老夫先後對三晉用兵，再設東郡，我大秦形勢之佳，確是未之有也。偏在此時，國內動盪，使我等有力難施，少龍教我該如何辦呢？」

項少龍終於明白王齕是希望能化解他和呂不韋間的嫌隙。可知他由於終年在外征戰，並不清楚秦國權爭的原因，不過由於他對呂不韋有先入為主的肯定，要說服他站到自己這一邊來，絕非易事。假設自己仍然堅持，不用說屏風後的狙擊手會立即把自己幹掉。由此可以看出王齕並非唯呂不韋之命是從的人。沉吟半晌後，平靜地道：「當今之世，人人說起齊國，只知道有田單此人；說起趙國，則只記得太后韓晶；至於我大秦，不用說只有呂不韋，好像三國根本沒有君主的存在。這叫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最後四句，他是剛由李斯處學來的，在這危急之時，派上用場。

王齕不耐煩地打斷他道：「此為形勢使然，非人之罪也。主少國疑，若沒有重臣輔政，國家必亂。我大秦歷來廣攬人才，謹尊墨翟尚賢的主張，對賢才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此乃我大秦一向傳統，故孝公以來，先後有商鞅、張儀、范雎和仲父拜相，若非如此，我大秦何有今日之盛世。」

項少龍進一步明白王齕心中想法，正考慮是否該把呂不韋害死莊襄王、徐先的事告訴他，王齕又道：「鹿公和徐先一直懷疑仲父先後毒殺兩位先王，此乃因他們懷疑政儲君實是呂不韋和太后所生的孽種，後既證實政儲君與呂不韋沒有血緣關係，當可知此是空穴來風，是有心人中傷仲父的謠言吧。」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始知有一利亦有一弊，竟因滴血認不了親，致使王齕再不懷疑呂不韋這大奸賊。而自己反變成王齕欲誅除的罪魁禍首，皆因視他為阻礙大秦一統天下的絆腳石。

王齕又道：「仲父實為不世之才，只看其《呂氏春秋》即可見一斑，懸千金於市門之上，求改一字至今而不得，我看就算商鞅復生亦難以辦到。」

項少龍豁了出去，哂道：「世上怎會有一字不能易的著作，照我看是人人畏懼仲父的權勢才真。有一事我縱然說出來大將軍亦怕不肯相信，徐先雖死於楚人之手，卻是出於田單的慫恿，而田單為何這樣做？只要想想徐相身死後我大秦的最大得益者是誰，大將軍當知是何人在背後主使。」

王齕劇震道：「這話可有證據？」

項少龍苦笑道：「這種事哪有什麼證據，鹿公正因此而急怒攻心給氣死，臨死前親口叮囑儲君和我為他報仇。現在形勢明顯，大將軍只可以在對儲君盡忠和臣服於呂不韋兩者間作一選擇。呂不韋於此時宣揚《呂氏春秋》，正是為他書內所說的『禪讓』制度造勢。我項少龍若是為了私利而和呂不韋作對，就不會兩次把相位讓給別人。」此乃生死關頭，說話再不用藏頭露尾。

王齕臉色數變，眼中透出厲芒，凝望著他。

項少龍冷冷與他對視，不亢不卑，心中卻想著如何翻幾擋箭，好逃過一劫。

王齕目光上移，望往大宅頂的主梁，眼中露出思索的神色，有點迷失了般道：「我和徐先、鹿公，一向欣賞少龍，否則今天不會找你來說話。但一時間我仍很難接受你的說法，但無論如何，我只會對政儲君一人盡忠，有機會我會親向仲父勸說，希望他不會像商鞅般落得裂屍於市的下場。」

項少龍一呆道：「此事萬萬不可，若大將軍讓呂不韋知道你對他生出疑心，必招大禍。我只希望大將軍能主持公道，凡有利於我大秦的事均一力支持，那將是我大秦之福。」

王齕動容道：「少龍你確非卑鄙小人，若你一意想說服我對付呂不韋，你今天定難生離此處，因為你今天與蒙驁說的話，已由蒙驁向呂不韋說了，只是以下犯上的誣陷之罪，呂不韋立可把你先斬後奏。」

項少龍抹過一把冷汗，暗責自己輕忽大意，想不到蒙驁竟對呂不韋愚忠至此，而王齕分明是奉呂不韋之命來處決自己的。此事既由王齕執行，事後小盤和朱姬亦無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王齕苦笑道：「所以我一是殺你，一是和你站在同一陣線，沒有第二個選擇。若我和蒙驁聯手，你那區區都騎軍，根本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不過放心吧！至少你沒有試圖煽動我去對付呂不韋，而呂不韋則確是一心想把你除去。但只要我不同意，縱有天大的膽子他仍不敢動手。哼！若我王齕有心防範，呂不韋能奈我何？」

項少龍舒一口氣後，忍不住道：「大將軍不是剛說過很難接受我的話嗎？為何忽又改變過來？」

王齕眼中露出笑意，溫和地道：「因為我忽然想到少龍你毫無戒心的來見我，還侃侃而言，皆因問心無愧。而且由先王至乎儲君、徐先、鹿公、王陵，又或昌平君、王翦等人，均對少龍鍾愛信任，正因為你有這種毫無私心的態度。所以我突然間警醒過來，不致犯下大錯。雖然對少龍的話仍有保留，卻再不會像以前般完全信任呂不韋。」

項少龍心中一陣激動。在這一刻，他知道因徐先和鹿公之死而被破壞了的均衡，又因王齕的轉變巧妙地建立起來，否則他根本無法保命，更不要說對付呂不韋。王齕放棄殺他的主因，是清楚明白到小盤和呂不韋已到了勢不兩立的境況，而他終選取忠於自己的君主，因為說到底他仍是秦人，怎能助外人來謀朝篡位呢？

## 第二章牧場之戰

小盤聽畢項少龍敘述剛才在王齕府內死裡逃生的經過，吁出一口涼氣道：「好險！」

項少龍已很久沒有見過他像此刻般真情流露的關切表情，歡喜道：「萬事皆有前因，若非徐先和鹿公一向看得起我，王齕怕不會予我說話的機會。兼且秦國軍方一向忠於儲君，所以王齕懸崖勒馬，否則呂不韋這次可全盤致勝。唉！說到底仍是命運。」

小盤點頭道：「黑龍的事，師傅該快著手進行，若呂不韋使個藉口，調走王齕，只是蒙驁便有足夠力量對付你，唉！師傅仍要返回牧場嗎？我怕呂不韋會使人來侵犯牧場呢。只要他命人扮作馬賊，我很難入他以罪。」

項少龍心中懍然，同時下了決定，不但要加強防衛，暫緩分出一半兵力去支援塞外的烏卓，還要特別在偵察和情報上做工夫，否則動輒是家破人亡之局。

小盤苦惱地道：「呂不韋藉口建鄭國渠在在須財，拒而不發餉銀予桓齮的新軍，致使到現在只能徵集到數千人，武器盔冑均不完備。否則我可以遣他駐守牧場附近，好和師傅有個呼應。」

項少龍笑道：「儲君放心，我有足夠保護自己的力量，有了王齕牽制呂不韋和蒙驁，他們只能做些小動作，總之在黑龍獻瑞前，我們須把王齕留在咸陽，令呂不韋無所施其技。」

小盤歎一口氣，頗有點無可奈何的神態，岔到新的話題去道：「太后今早把我召去，訓斥一頓，責我事事瞞她。真是氣人，她自己其身不正，教我怎樣尊重她呢？這樣的母親不如沒有了更好。」

項少龍知他與朱姬的分歧愈來愈大，也迫使朱姬愈倚賴嫪毐，而其中微妙的原因，是小盤因受妮夫人印象的影響，無法容忍朱姬與嫪毐的姦情，這心態只有他項少龍清楚。

小盤又道：「師傅是否準備納琴太傅為妻？琴太傅剛來向我和太后說，明天要隨你到牧場小住兩個月。嘿！我聽後心中很歡喜，若給嫪毐又或呂不韋得到琴太傅，我怕會氣得立即吐血。」

項少龍明白他逐漸將孺慕之情轉移到琴清身上去。妮夫人之死，可說是小盤一生人中最大的遺憾。所以先是朱姬，接著是琴清，都是他希望得到的補償。

小盤又欣然道：「半年來，嫪毐和呂不韋均在找種種藉口去親近琴太傅，幸好琴太傅從不予他們任何顏色。嘻！琴太傅最歡喜和我談你。說起你時神態不知多麼動人哩！哼！呂不韋不時向我獻上各國美女，給我一律拒絕，我是不會中他的計的。」

項少龍微笑道：「我若公然娶琴太傅為妻，不但呂不韋和嫪毐會嫉忌死了，國內亦怕會有很多人不甘心。」

小盤搖頭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師傅成為我大秦英雄的象徵，只要師傅能率軍贏他……哈……贏他娘的兩場勝仗，我再封師傅作個什麼君和侯，那時娶琴太傅，誰敢說半句話？」

項少龍失笑道：「儲君的粗話必在心內蹙了很久哩！這事遲些再說，假若黑龍出世，我們乘機更換官制，儲君可否提升李長史作御史大夫呢？」

小盤沉吟片晌，苦惱道：「我怕太后不肯支持，我心中的人選卻是師傅。」

項少龍嚇了一跳，自知難以勝任這類工作，忙道：「我仍是直接領軍較適合。放心吧！黑龍的威勢保證無與倫比。我們已遣人入蜀把鄒衍請回咸陽，到時由他的口宣佈天命盡在儲君，挾此威勢，太后也難以阻擋，保證儲君可輕易把權力拿到手上。此後只須以嫪毐加上太后去牽制呂不韋，便一切妥當。到儲君加冕之日，我們可一舉將他們全部除去。」

小盤苦笑道：「可是師傅那時將離開我。」

項少龍正容道：「成大事者，豈能斤斤計較私情，只要儲君重用李斯、王翦，必能一統天下。儲君還要將一切有關與我的事抹去，不留痕跡，那儲君便可完全不受過去的陰影困擾。」

小盤兩眼一紅，啞聲道：「師傅為什麼對我這麼好？沒有一點私心。」

項少龍黯然道：「你自己該最清楚原因。」

小盤感動地道：「我明白！事實上我早把師傅視作真正的父親。」

項少龍湧起想大哭一場的衝動，只要想想小盤由一個籍籍無名的趙國小兒，最後成為統一天下、建立中國的秦始皇，已是令人心神震盪的一回事，何況自己還與他有這樣親密的關係。就在此時，內侍來報，太后召見項少龍。兩人面面相覷，均猜到事情與琴清有關。

朱姬在太后宮的幽靜內軒接見他，下人奉命退出，她站起來走到項少龍身前，目光閃閃打量他好一會，輕柔地道：「項少龍，你坦白給哀家說，我朱姬有哪一方面比不上琴清？」

項少龍心中叫糟，女人妒忌起來，最是不可理喻。朱姬愈表現得平靜，心中的憤怨愈厲害。只好低聲下氣道：「太后切勿誤會，琴太傅是因想有嫣然作伴，故到牧場小住，根本沒有太后所說的那種意思。」

朱姬狠狠瞪他一會，背轉嬌軀，道：「少龍還想騙我嗎？女人最知女人家的心事，只看琴清喜上眉梢的春意神情，明眼人都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你和政兒現在都把我當作陌路人，是嗎？」

項少龍湧起要把朱姬豐滿誘人的身體摟入懷裡的強烈衝動，苦苦克制自己後，柔聲道：「太后請勿多心，微臣和政儲君仍是像以前般那麼敬愛你的。」

朱姬淒然搖頭道：「不用騙我！唉！我朱姬究竟犯了什麼錯，老天爺要這麼懲罰我，所有男人都要離開我，現在連兒子都不把我放在心上。」

項少龍暗忖她的話不無道理，先是呂不韋把她送給莊襄王，接著是莊襄王給人害死，而在某一情況上又似再由自己把她送予嫪毐，累得小盤再不視她為母親，所以她現在雖是掌權的太后，心境卻絕不快樂。他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朱姬猛地轉回身來，臉寒如冰道：「項少龍！我對你已完全絕望，以後休想我再像從前般支持你。」

項少龍暗歎這叫因愛成恨。若非朱姬有嫪毐，她絕不會變得這麼厲害。而且肯定嫪毐表面雖和自己關係良好，其實暗中卻不斷離間他和朱姬。說到底，嫪毐只是個卑鄙小人。禁不住心中有氣，冷然道：「太后言重，由邯鄲來此後，我項少龍有哪件事不是為太后和儲君著想，今天竟換來太后這幾句責備話。」

朱姬勃然大怒道：「好膽！竟敢挾恩來指責我！」

項少龍亦無名火起，憤然道：「我項少龍何時挾恩要求過太后什麼事？太后說一件出來給我聽！」

朱姬登時語塞，旋又變臉叱道：「你是什麼身份，竟敢這樣和哀家說話？」

項少龍氣道：「你是太后，我是臣屬，什麼身份都沒有，但太后明知我心中對你是怎樣的，只是礙於形勢，又念著先王恩典，故而不敢作出逾越的非份之想，你卻偏要怪我忘情負義，這又算是什麼呢？」

朱姬怒瞪著他，高聳的胸脯劇烈起伏，顯是心中非常激動。

項少龍一點不讓地回望她，心中更是憤怨難平。

好一會後，朱姬平靜下來，垂下頭去，幽幽道：「對不起！我竟會這樣向你大發脾氣，人家心中確是充滿怨恨。」

項少龍心生歉疚，不好意思道：「是我不對和無禮。唉！我真不明白為何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朱姬移前三步，到了和他氣息可聞的距離，仰起俏臉，美目亮閃閃地看著他道：「少龍！我們可否重新開始，你該清楚人家對你的心意。無論你怎樣頂撞我，我始終難對你狠下心來。」

項少龍愕然道：「嫪大人怎辦呢？」

朱姬嬌軀劇震，玉容變色，由美夢和幻想中掉回冷酷的現實裡。項少龍知她對嫪毐已是泥足深陷，比嬴盈對管中邪的迷戀還要厲害，心中雖有解脫之感，卻難禁心頭一股悵惘無奈的情緒。

朱姬神色數變，最後回復先前冷傲的神色，點點頭道：「哀家確是失態，聽說你要和管中邪再決勝負，假若勝了，是否打算娶呂娘蓉為妻？」

項少龍淡淡道：「呂不韋肯把寶貝女兒嫁我嗎？」

朱姬徐徐道：「哀家累了，少龍你可退下。」

項少龍離開王宮，馬不停蹄趕回烏府，與十八鐵衛換過衣服，喬裝為平民百姓，在他們放哨掩護下，神不知鬼不覺赴圖先之約，不一會兩人在那幢房子見面。

圖先欣然道：「少龍你非常本事，莫傲給你算掉老命，現在呂不韋被迫事事均倚重圖某人，使我更清楚奸賊的佈置。」接著神色凝重道：「但少龍最大的失策，是找蒙驁說話，今早呂不韋把王齕、王綰和蔡澤找來商議，看來很快會有所行動，我很為你擔心。」

項少龍先認了錯，接著把王齕一事說出來。

圖先呆了起來，好一會道：「看來少龍仍是鴻福齊天，一失一得。不過千萬小心，呂不韋的性格囂張衝動，一計不成，必有另一計隨來。」

項少龍冷笑道：「只要他不敢公然舉兵，我怕他什麼？圖管家放心。」

事實上，圖先對他非常有信心，話題一轉道：「你自那天在田獵場大挫管中邪的威風，呂娘蓉對管中邪冷淡多了，使呂賊和管中邪均非常苦惱，怕她會歡喜上你。妮子驕縱慣了，像嬴盈般從不顧大局，少龍可設法利用她，說不定可收奇效。」

項少龍歎道：「管中邪可以不擇手段，我哪有他這種本事？」

圖先肅容道：「對不起！我忘了少龍乃守正不阿的正人君子。」再道：「少龍這次追殺田單，竟徒勞無功，教人惋惜。」

項少龍搖頭道：「是誰說的？我在楚境追上他，還把他幹掉，過程非常順利。」

圖先愕然道：「怎會是這樣的？昨天田單使人捎信來給呂賊，說他已和旦楚安然返回齊國，與呂賊約定他攻燕之時，呂賊則攻打韓國，使趙、魏難以援燕。」

項少龍立即遍體生寒，想到又給田單算了一著。田單不愧老奸巨猾，事實上離開壽春之時，早和替身掉包，他自己與旦楚等由陸路溜回齊國，而替身則連楚人都瞞騙，而這正是田單突然離開壽春的原因。替身不但樣貌像田單，聲音亦沒有破綻，又肯為田單獻上生命，使自己變了個要把名字倒轉來寫的大傻瓜。

圖先見他神色不對，追問下得知事情的經過，安慰他道：「不可能每事盡如人意的，少龍你破了齊楚的聯盟，已對田單和呂不韋做成非常沉重的打擊。若李園有見地的話，會牽制田單，教他不敢攻燕。」

項少龍心中擔心的卻是善柔，一個不好，她說不定會真的落到田單的魔爪裡。想到這裡，剛稍為平復的心情又被破壞無遺，還要立即通知小盤等各人，讓他們知道追殺田單的任務，終於徹底失敗。

圖先安慰他幾句，續道：「管中邪半年來每天早晚花上整個時辰練劍，準備雪去被你迫和之恥，此人心志之堅毅，乃圖某人平生僅見，少龍若沒有把握，索性托詞不想娶呂娘蓉為妻，放棄與他比武，沒人敢說你半句不是。」

項少龍心中苦笑，圖先和嬴盈說話的口徑如出一轍，顯是管中邪劍術大進，令圖先和嬴盈均怕他不但輸掉這場比武，還要把命賠上。

項少龍雖然知道他兩人的勸告不無道理，但更清楚知道，若因怕輸而不敢應戰，那他以後休想在呂不韋和管中邪面前抬起頭來做人。想到此處，心中湧起強大的鬥志，微笑道：「不！我一定會贏的！」

返抵官署，剛把田單尚未授首一事告訴滕翼，後者為之色變，荊俊匆匆來到，劈頭道：「呂不韋準備進攻牧場，正在調動人手。」

兩人再無暇去想田單的事，駭然道：「你怎會知道？」

荊俊坐下道：「剛才小恬偷偷來找我，說他聽到他老爹吩咐一名心腹將領，著他由親兵中調集三千人，與呂老賊的家將組成聯軍，扮作馬賊搶掠牧場，務要將我們殺得一個不剩，哼！想不到蒙驁愚蠢至此，我們不可以放過他。」

滕翼神色凝重道：「這非是愚蠢，而是夠狠夠辣，若讓他們得逞，有呂不韋在隻手遮天，誰能奈得他們何？若都騎軍落到呂不韋手上，那時還不是任他們為所欲為嗎？幸好我們一直在加強牧場的佈置和防衛，他們對我們的真正實力又一無所知，牧場最近更加建圍牆，所以我們絕非沒有一拚之力。」

項少龍道：「蒙驁深悉兵法，手下儘是能征慣戰之士，呂府家將又達八千之數，若調五千人來，兵力剛好在我們一倍之上。若非有小恬通風報信，驟然發難，我們說不定會吃大虧，現在情況當然是另一回事。」

滕翼色變道：「不好！蒲布和劉巢兩人今早率領的二千人，剛出發到塞外去，現在我們實力大減，形勢非常不妙。」

項少龍一震道：「什麼？這麼快就走了。」

滕翼歎道：「是烏大爺的意思，大哥急需援軍，所以匆匆整頓好行裝，立刻上路。」

荊俊道：「不若在都騎或禁衛中秘密抽出人手去幫忙吧！」

項少龍斷然道：「萬萬不可！只要略有異動，定瞞不過呂賊耳目，況且我們的精兵團亦不宜雜有外人，致減低作戰效率。倘若牽連到小恬，更不妥當。」

荊俊點頭道：「我差點忘了說，小恬只是想我們立即逃命，他根本沒想過我們有能力應付他的老爺子。」

滕翼湧起豪氣，沉聲道：「我現在立即趕返牧場，疏散婦孺，好好佈置，三弟和小俊明早裝作若無其事的回來，千萬勿要驚動任何人，更不可不接寡婦清到牧場去。這一仗的勝數全在當敵人認為他們是以有心算無心，而我們反算他們一著。」

項少龍平靜下來，點頭道：「我明白，這次我們就讓呂不韋、蒙驁、管中邪一起栽個大觔斗好了。」

項少龍返家，將田單未死的事和呂不韋先策動王齕來對付自己，又準備偷襲牧場的事告訴三位嬌妻，紀嫣然亦聽得為之變色。趙致好夢成空，加上擔心善柔安危，飯也吃不下去，躲入房內垂淚。項少龍勸慰她一會，出來與紀嫣然及烏廷芳計議。

紀嫣然歎道：「田單的替身太懂作態，音容神態更是唯肖唯妙，輕易把我們騙過。」

烏廷芳苦笑道：「若非幾可亂真，假田單沒有可能在田獵時瞞過這麼多人。」

項少龍心中大恨，若比奸謀，自己確遜老賊一籌，不過這招移花接木之計，主要針對的卻是楚人而不是他，豈知自己卻偏中此奸計，可見天意難測。

紀嫣然勉強振起精神道：「幸好清叔他們一直在牧場中製造少龍發明的種種兵器，這次將可試試它們是否有實效。」

項少龍想起那些加了料的兵器和甲冑，為之精神一振，此時周薇挾著一卷帛圖，容色疲倦、但秀目卻透出興奮之色地來見他。

紀嫣然欣然道：「小薇接到你的指令，日夜不停地去設計假黑龍，看來終於有成績。」

周薇謙虛道：「全賴夫人提點！」

項少龍接過帛圖，打開一看，上面畫滿令人驚歎的設計。

周薇坐下來，解釋道：「黑龍共分十八截，以牛皮製成，每截藏一人，只要用手拉著，可連成一條黑龍，在水面上載浮載沉，但造出來後，必須經過一番操練，方可不出漏子。」又解釋道：「在龍脊下藏有氣囊，注滿氣之時，可輕易在江面載浮載沉，但若戳破氣囊，可由水底離開。」

項少龍大喜，與紀嫣然和周薇研究了整整一個時辰，想遍所有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作出改善，回房睡覺。次日醒來，項少龍和荊俊率領都騎內的烏族親衛，連同紀嫣然、烏廷芳、趙致、項寶兒、田氏姊妹等浩浩蕩蕩起程回牧場去，都騎交由烏果負責。項少龍先行一步，與十八鐵衛往接琴清。琴清正在府內等候，見他到來，欣然隨他動身起程。充盈古典美態的絕世嬌嬈，一身雪白的斗篷毛裘，還掛上擋風的面紗，其風姿綽約處，把荊善等都看呆了眼。

項少龍與她並騎而馳，暫且拋開呂不韋的威脅，笑道：「琴太傅今天特別美呢！」

琴清若無其事道：「儘管向我說輕薄話吧。」

項少龍開懷道：「琴太傅掛上面紗，是否怕給我看到羞紅了的粉臉兒？」

琴清一生貞潔自持，何曾有人曾這樣直接逗她，大嗔道：「你給我規矩些，否則人家在路上再不肯和你說話。」

項少龍嚇了一跳，連忙把下面的話吞回肚內去。

琴清「噗哧」嬌笑，欣然道：「原來項少龍的膽子並非那麼大的，昨天太后又找你去說些什麼呢？」

項少龍愕然道：「看來宮內沒有什麼事能瞞得過你。」

琴清淡淡道：「太后在宮內畢竟時日尚短，宮內大多數仍是華陽夫人的舊人，所以項少龍你若做出口不對心的行為，定瞞我琴清不過，現在勉強算你合資格。」

項少龍油然笑道：「琴太傅勿要怪我言語冒犯，照我說琴太傅才是口不對心，你那顆芳心其實早繫在項某人身上，偏是小嘴兒卻硬不肯承認。哈！」

琴清絲毫不為所動道：「男人總愛自狂自大，項太傅亦未能例外，今天之行，我只是為陪嫣然、廷芳和致致，項大人怕是誤會了，方會如此滿門胡言，琴清念在此點，不與你計較，但勿要太過份。」

項少龍失笑道：「看來我是要強來方成。」

琴清嬌嗔道：「你敢！」

項少龍見城門在望，一夾疾風，增速趨前，大笑道：「原來和琴太傅打情罵俏如此精采，項少龍領教。」

出到城外，與紀嫣然等全速趕路，到了晚上，揀選一處險要的高地，安營造飯，享受野營的樂趣。

這晚天色極佳，滿天星斗下，雪原閃閃生輝，整個天地神秘不可方物。

琴清顯是心情甚佳，與紀嫣然等喁喁私語，仍不時送來一兩個動人的眼神，教項少龍全無受到冷落的感覺。飯後，烏廷芳、趙致兩位做母親的去哄項寶兒睡覺，田貞、田鳳則幫手收拾。項少龍陪著紀嫣然和琴清，到達一處斜坡，鋪上毛氈，安坐後仰觀夜空，徹底迷失在宇宙秘不可測的美麗裡。項少龍躺下來，紀嫣然在左，琴清在右，芳香盈鼻，一時心神俱醉，只希望時間能永遠停留在這一刻。好一會後，紀嫣然隔著項少龍跟琴清閒聊起來，兩女的聲音像天籟般傳入他耳裡。奇怪地，他一點不知道她們談話的內容，亦不願去聆聽，只在靜心品嚐她們動人悅耳的聲音，像聽立體聲的曼妙音樂般。明月緩緩升離樹梢，悄悄地把溫柔的月色灑在他們身上，坡頂偶爾傳來戰馬的叫聲和人聲，一切是如此和平寧靜。項少龍舒服得歎息一聲。

紀嫣然深情地低下頭來俯視他，柔聲道：「我們的項大人在看什麼呢？」

項少龍伸展四肢，有意無意地碰到琴清神聖的玉腿，雖忙縮回來，但後者已嬌軀輕顫，輕輕低呼。

紀嫣然詐作聽不到，微嗔道：「我在和你說話啊！」

項少龍的心差點溶掉，伸手輕握紀嫣然的玉手，憧憬地道：「我在想，不若今晚我們三人睡在這裡，看著無盡無窮的蒼穹，一顆一顆星去數它，累了就睡，看看能否在夢裡探訪天上的星辰。」

琴清大感興趣地道：「蒼穹怎會是沒有窮盡呢？」

項少龍微笑道：「若有窮盡，那界限是什麼東西哩！若是一堵牆的話，牆後又是什麼東西？」

紀嫣然秀眸異采閃閃，凝望夜空，輕輕道：「夫君大人這番話發人深省，也使嫣然想糊塗了，乾爹說過，每個人都是天上下凡來的星宿，死後回歸天上去，這個想法真美。」

項少龍望往琴清，美女正仰望星空，美麗的輪廓像嵌進天空去，在月色下肌膚像絲綿般潔滑柔亮，心中一熱，忍不住探出另一手，把琴清的纖手也緊緊掌握。琴清嬌軀再顫，低頭白他一眼，掙兩下要把手抽回去，接著放棄，整塊俏臉火般燃燒起來。項少龍感覺自己忽然間擁有了整個美麗星夜，一切像夢般實現。想起初抵戰國時代的慘痛遭遇，受盡趙穆等惡人的欺凌，全賴自強不屈的奮戰精神，不但培養了個秦始皇出來，還得到當時代最美麗的幾位女子的芳心，人生至此，夫復何求。對二十一世紀認識他項少龍的人來說，他是早命喪黃泉，誰猜得到他竟在二千多年前的戰國享受著另一段生命。算否是另一個形式的輪迴呢？或者死後正是這麼在時間和空間中循環往復，只不過他因那時空機器而能保持著身體和記憶的完整吧！

紀嫣然微嗔道：「為何你們兩個人都不說話。」

琴清再掙了一下，知道無法脫離項少龍的魔爪，輕聲道：「不知為什麼，現在我懶得什麼都不想說。」

項少龍忍不住衝口而出道：「夜半無人私語時，此時無聲勝有聲。」

兩女同時一震，低下頭來望他。

紀嫣然歎道：「這兩句話的意境真美，很貼合現在的情景，再沒有更美麗的形容。」

琴清顯然動了真情，反手把他抓緊，低聲道：「再作兩句給琴清聽聽好嗎？」

項少龍自知胸中墨水少得可憐，知道的都是從中學國文課本學來的東西，且很多時是硬湊出來，苦笑道：「這只可以是妙手偶得的東西，要特別作出來腦筋不會靈光。」

琴清動容道：「『妙手偶得』四字已道盡作詩的竅訣，唉！項少龍，你的腦袋怎能這麼與眾不同？」

紀嫣然笑道：「若項少龍平平無奇，清姊也不肯這麼坐在他旁邊，連他邀你陪他共眠賞星，仍沒有怪他冒犯。」

琴清立時玉頰霞燒，嬌吟道：「嫣然妹你真是的，誰答應陪他……啊……人家不說了。」

紀嫣然催道：「夫君啊！快多說兩句美麗的情話給清姊聽，我也想看她為你心動的樣子哩！」

項少龍本想念出「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旋又想起這是趙雅病逝前念念不忘的詩句，立即心如刀割，說不出口來。

琴清正細看他，訝然道：「項太傅是否不舒服？」

項少龍坐起來，大力喘幾口氣，壓下因思憶趙雅而來的悲痛，搖頭道：「沒有什麼？」

紀嫣然挨貼過來，柔情似水道：「現在除我和清姊外，不准你再想其他東西。」

項少龍腦內一片空白，茫然看著遠近被灑遍金黃月色的山野，點點頭。

琴清道：「嫣然若有帶那枝玉簫來就好哩。」

紀嫣然笑道：「我現在只想聽項少龍說的迷人詩句，清姊不想聽嗎？」

琴清大窘嗔道：「項少龍欺負得人家還不夠嗎？還要多了你這可惡的紀才女。」

項少龍心情平復下來，靈光一閃，吟道：「何處高樓無可醉？誰家紅袖不相憐？我項少龍何德何能，竟能同得當代兩位才女垂青，故可作此豪言壯語。」

兩女同時動容，眸光像被磁石吸攝般移到他臉上去。此時荊俊的聲音由後方傳來道：「找到他們了！」接著是烏廷芳和趙致來尋夫，嚇得琴清忙把手甩開。

翌晨天還未亮，項少龍醒了過來，忙披上外袍，摸黑而出，鑽入琴清的芳帳內。漆黑的帳內，傳來琴清均勻的呼吸聲。

不過項少龍瞬即發覺不對勁處，原來腹部抵著一把匕首，耳內傳來紀嫣然的低喝道：「誰？」

琴清的呼吸屏止片刻，顯是給驚醒過來。

項少龍大感尷尬，低聲道：「是我！」

紀嫣然「噗哧」嬌笑，收起匕首，倒入他懷裡，喘著笑道：「對不起！嫣然實罪無可恕，竟破壞夫君大人偷香竊玉的壯舉。」

琴清雖一聲不響，但項少龍卻恨不能打個地洞鑽進去好得永遠躲在裡面。

天剛亮眾人拔營起程。琴清一路上離得項少龍遠遠的，項少龍心中有愧，與荊俊趕在大隊前方，全速趕路。午後時分，終抵牧場。只見所有高處和戰略地點，均有堡壘式的暗哨，守衛森嚴。滕翼正指揮精兵團在各處出入口設置陷阱和障礙，項少龍和荊俊加入他們，紀嫣然和諸女則逕自返回牧場的宅院去。

滕翼領著兩人巡視牧場的防禦佈置，邊策騎徐行，邊道：「由於牧場太大，要防衛這麼長的戰線，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所以我把力量集中在院落的防守上，由於無險可守，只好加強圍牆的堅固度，增設哨樓，和在圍牆外加設陷坑等障礙物，至於畜牲則趕往別處避難，只留下數百頭擺著作個樣子。」

三人馳上一座小丘之頂，俯視廣闊的牧場。「隱龍別院」座落牧場院落之內，牧場建築物由最先十八組擴建至六十多組，四周圍以高牆，就像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城。但若以二千人去防守這條足有兩里長的戰線，實嫌不足。敵人自是有備而來，到時只要揀一兩處狂攻猛打，可輕易攻進來。

項少龍把想到的說出來，最後提議道：「這次我們必須從墨子補遺裡偷師，就給他們來一招『攻守兼資』，若我們在外面布下奇兵，事起時裡應外合，必教他們措手不及。」

滕翼皺眉道：「我也想過這方面的可能性，問題是若蒙驁親自來攻，此人深悉兵法，必不會把所有兵員全投進攻擊裡，而會把主力布在高地處，派人輪番來攻，那我們在外的奇兵，反變成孤軍，形勢會更不利。」

項少龍胸有成竹道：「那高地必就是我們現在立足之處。」回首指著山腳一片廣闊的雪林，道：「若能造出一條地道，由樹林通到這裡來，我們可一舉動搖敵人的主力。」

荊俊咋舌道：「沒有一兩個月的時間，休想可建成這樣的一條地道。」

項少龍暗責自己糊塗，改口道：「不如建一個可藏人的地壘。」

滕翼苦笑道：「若只藏十來人，根本起不了作用，且以蒙驁的精明，說不定會給他一眼看破。」

項少龍大動腦筋，剛好看到牧場處炊煙裊裊而起，靈光一現叫道：「我想到哩！」

兩人愕然望向他。

項少龍凝望著炊煙，油然道：「只要我們在丘底處設幾個隱蔽的地坑，裡面堆滿火油柴枝和耐燃的東西，最好能發出惡臭，燃點或釋放出大量濃煙，其中總有幾個的風向會正確地從下方送上丘頂，在敵人驚亂下，我們再配合奇兵突襲，保證敵人陣腳大亂，不戰自潰。」

荊俊和滕翼同時動容。

項少龍暗忖這該算是古代的化學戰，續道：「敵人自該於晚上來襲，只要我們的人小心一點，點火後應可趁亂脫身，屆時以濕巾敷面，可以不怕煙嗆。」

荊俊興奮道：「我曾在附近見過一種叫『毒橡』的樹，燒起來會發出很難聞的氣味，現在我立即去砍他娘的一批來！」言罷策馬去了。

滕翼驚異道：「三弟智計百出，我們亦可在關鍵處多設幾個……嘿……幾個這種煙霧機關，到時再看風勢該點燃哪幾個好了。現在我立即找人設計機關，你先返別院休息吧！」

當晚吃飯，滕翼仍在外忙著。項少龍和烏廷芳到主宅陪烏應元夫婦進膳，琴清則由紀趙二女相陪於隱龍別院。項少龍返來之時，紀嫣然和琴清正在琴簫合奏，他對音律雖所知甚淺，仍聽得油然神往。紀嫣然忽然提出由項少龍陪琴清到處走走，出乎意料之外，琴清竟然答應。項少龍大喜過望，知道琴清沒有怪他今早「偷營」之舉，忙伴著佳人出宅門去。

牧場處處燈火通明，二千烏家戰士與牧場的數千烏家牧人，正趕緊修築各項防禦工程，而煙霧阱則成為首要的專項。木欄內的牲口出奇的安靜，一點不知道戰爭正逐漸迫來。項少龍與琴清沿著貫通牧場各處的碎石路漫步而走，到了一個水井旁，項少龍打一桶水上來，喝兩口，涼得血脈差點凝固。

琴清道：「牧野的生活真動人，住在城內總給人以不真實和沒有血肉的感覺。」

項少龍在井沿坐下來，拍拍身旁的空位置，笑道：「歇歇腳好嗎？」

琴清柔順地在他身旁坐下，垂下螓首輕輕道：「項太傅知否為何琴清肯陪你單獨出來嗎？」

項少龍湧起不安的感覺，深吸一口氣道：「說吧！什麼我也可以接受的。」

琴清搖頭道：「並不是你想的那樣壞，我絕沒有絲毫怪責太傅之意。事實上琴清亦是情不自禁，才會隨你到這裡來。正如你所說的，我一直在騙自己，為此受了很多苦，但由今夜開始，琴清再不會這麼愚蠢。」

項少龍喜出望外，湊過去細看她絕世的姿容，心迷神醉道：「琴太傅的意思是……」

琴清羞不可抑，微嗔道：「沒有任何意思，你們為何整天不停工作？是否有人要來襲擊牧場呢？」

項少龍心知若對琴清太過急進，定要被她扣分，最妙無過於是由她自己忍不住投懷送抱，那就精采。遂耐著性子，把呂不韋的陰謀說出來，然後道：「琴太傅會怪我令你擔驚受險嗎？」

琴清斷然搖頭道：「怎麼會呢？人家只會心中歡喜，因為你終把琴清視為……噢！沒有什麼。」

項少龍忍不住仰天大笑道：「琴太傅是否想說我項少龍終把你視為自己的女人呢？」

琴清大窘嗔道：「哪有這回事，不過腦袋是你的，你愛怎麼想悉隨尊便。」

項少龍伸手過去抓緊她的玉手，拉著她站起來道：「讓我為琴太傅介紹一下這裡的軍事佈置？免得琴太傅又怨我事事瞞你。」

琴清略掙兩下，接受了玉手的命運，羞人答答地微一點頭，又為後一句話狠狠橫他一眼，怪他在算舊賬。項少龍整顆心融化了，強忍吻她碰她的衝動，領著她夜遊牧場去。

回到隱龍別院，項寶兒早由奶娘哄了去睡覺，烏廷芳和趙致兩女在下棋，田氏姊妹在旁觀戰，紀嫣然和清叔在研究如何製造周薇設計的假黑龍。見到項少龍和琴清回來，清叔忙恭敬施禮。紀嫣然看看琴清神色，向項少龍露出會心微笑，後者惟有聳肩表示什麼都沒幹過的清白。琴清見他兩人眉來眼去，目標顯然是自己，赧然回房去。

項少龍加入討論，到清叔完全掌握他們的需要，項少龍順口問道：「清叔懂否製造煙花爆竹那類東西？」

紀嫣然得意洋洋道：「清叔擅長鑄劍，說到煙花爆竹嘛！虛心點向我紀嫣然請教吧！」

項少龍訝然道：「你懂得火藥嗎？」

紀嫣然傲然道：「當然哪！我還懂得很多東西，試試來考較我。」

項少龍方知才女之名，非是偶然，正盤算是否該請清叔鑄造一把原始的手槍來防身，旋又放下這念頭，因為如此簡陋的一把槍，遠及不上弩箭的威力，而且彈藥方面始終有問題，笑道：「我何來資格考較你？」

清叔告退後，紀嫣然肅容道：「那就由我來考較你，快給我回房睡覺。由明早開始，我負起訓練你成為用槍高手的責任。在與管中邪決鬥前，夫君大人只准一人獨睡，不准有房事行為。」

項少龍心叫救命，那豈非空有琴清這鮮美的寶貝在眼前而不能起箸嗎？咕噥道：「據調查報告，房事絕不影響運動員的體能。」

紀嫣然黛眉緊蹙道：「你在說什麼鬼？」

項少龍舉手投降道：「一切謹遵賢妻命令。」苦笑去了。

接著的五天，項少龍每天在雞啼前起來，接受紀嫣然嚴格的訓練，又主動到附近的大河游冬泳，閒來則與琴清和妻婢們騎馬閒遊為樂，豈知反贏得琴清對他的傾心，覺得項少龍非只是貪她美色，兩人關係更如水乳交融。滕翼等則努力加強防衛工事，牧場人人士氣高張，摩拳擦掌，恭候敵人大駕光臨。到得第六天，又下大雪。探子在五里外的一處密林，發現敵人的先頭部隊，氣氛立即緊張起來。項少龍領著穿上戎裝的三位嬌妻和琴清，到城牆上視察，清叔正在城牆上指揮手下安裝固定的重型弩弓機。這種弩弓機是照項少龍的要求而設計，依據機關鎗的原理，可連續放射十二枝弩箭，射程達千多步，比普通手持弩弓的射程遠了近倍，唯一缺點是不便移動，但以之守城卻是最理想不過。項少龍極目遠眺，四方一片迷茫，正是利攻不利守的天氣。

紀嫣然道：「敵人會趁雪停前來攻，如此匆匆而來，準備與休息當不會充足，兼且蒙驁為人高傲自負，不會把我們放在眼內，就是他這種輕敵之心，我們將可穩操勝券。」

果然到黃昏時分，探子來報，敵人在東南角出現，人數在萬人間，卻只有十多輛撞擊城牆城門的檑木車。眾人放下心來，進入全面備戰的狀態中。布在外面的兵員全體撤回城裡，荊俊率領五百精兵團員，藏在那座高丘後早建好了的隱蔽地堡裡。餘下的一千五百名精兵團團員，在牆頭枕戈以待。其他三千多牧場的烏家族人，男女老幼，全體出動，預備到時擔任救火和支援牆頭的戰士，戰意高昂，充滿山雨欲來前的氣氛。

項少龍向旁邊的琴清問道：「冷嗎？」

琴清搖頭表示不冷，呼出一團白氣道：「人家還是首次處身戰事裡，或者因有你在身邊的關係，竟沒有半點害怕。」

項少龍想起她的丈夫葬身沙場上，順口問道：「琴太傅討厭戰爭嗎？」

琴清沉吟片晌，訝道：「我生平尚是首次聽到有人問這奇怪的問題，在大秦戰爭乃男兒顯本領、至高無上的光榮事。但細想下，鬥爭仇殺不知令多少人失去家園父母丈夫子女，確令人生出倦厭，項太博怎麼看待此事？」

項少龍苦笑道：「我雖不想承認，但戰爭似乎是人類的天性，國家和民族間的鬥爭，固是亂事的由來，但人與人間總存在競爭之心，亦造成弱肉強食的原因，那並非只是爭圖利益之心，而是人人都希望把別人踩在腳下，想想也教人心寒。」

烏廷芳移過來，嬌癡地靠入他懷裡，崇慕道：「項郎說得非常透澈。」

紀嫣然點頭道：「這正是乾爹和嫣然一直盼望有新聖人出來的原因，只有在大一統下，才有希望出現止戈息武的局面。」

項少龍默默看著在火光映照中飄飛的雪粉，想起一事笑道：「諸位賢妻知否我最愛聽琴太傅喚我作項太傅，若她稱我做項統領或項大人，情況就很不妙。」

琴清大嗔道：「你這人哩！總要記著舊事。」

趙致挽著琴清的玉臂調侃道：「清姊何時改口學我們叫他作項郎又或……嘻……你知我想說什麼吧！」

琴清大窘，又捨不得責怪她，臉紅如火不知如何是好，敵人來了。

果如滕翼所料，敵人先在高丘佈陣，然後把檑木衝車和雲梯移至離城牆二千步外，準備攻城。項少龍等擺出猝不及防的假象，城上士卒奔走，號角驚響，似是措手不及，一片混亂，好引敵人來攻。

紀嫣然笑道：「守城之要，首在上下一心，視死如歸；次則組織得當，人盡其用；三須防備充足；四要糧食無缺。現在我們的牧場的圍牆雖不夠堅厚，但勝在城外處處陷坑，可補不足，故四個條件無不兼備，所以此戰可穩勝無疑。」

滕翼此時來了，接口道：「嫣然仍漏掉守城必須劫寨此一至理，謂之以攻代守。」

紀嫣然笑道：「要看小俊的本領。」

戰鼓忽起，扮作馬賊的敵人開始移動衝車，分作四組從正面攻來。

滕翼笑道：「蒙驁想欺我乎，正面的攻勢，只是在牽引我們的主力，真正來犯者，必是由後而至，我們就陪他們先玩一場。」

話猶未已，轟隆一聲，敵方其中一輛衝車掉進陷坑去，一時人仰馬翻，狼狽不堪。這些陷坑全在弩箭機射程之內，滕翼一聲令下，立時箭如雨發，敵人衝來由千多人組成的先頭部隊，紛紛中箭倒地，旋即又有另一輛衝車翻進佈滿尖刀的陷坑內。戰鼓再起，左方和後方殺聲震天，敵人終於展開全面的攻城戰。矢石火器在空中交飛。由於弩箭機射程極遠，又是居高臨下之勢，硬把一波一波衝上來的敵人殺退。整個時辰後，方有兩輛衝車勉強捱到城下，卻給投石機投下巨石，硬生生砸毀。偶有火箭射進城裡，都給迅速撲滅。人人均知若給敵人破城而入，將是屠城局面，故而無不用命，殺得敵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此時敵人已成功以木板橫過陷坑，以巨盾護身，推著餘下的五輛衝車攻來，聲勢驟盛。

項少龍知是時候，發出命令，號角聲揚。數十股濃煙立時由煙霧坑內冒出來，順著風勢向城外和丘上的敵人掩去，一時嗆咳之聲大作。滕翼叱喝督戰，加強反擊。項少龍分別吻了烏廷芳、趙致的臉蛋，吩咐他們留守城內，最後來到琴清身前。琴清俏臉通紅，側起臉蛋，含羞待吻。豈知項少龍伸手逗起她下頷，重重在她唇上吻一口，大笑著與滕翼和紀嫣然兩人下城去了。

濃煙漸斂，遠方丘頂處喊殺和箭矢破空之聲卻不絕於耳，顯然是荊俊和手下依計在濃霧外向敵人發動箭攻。大門處一千烏家戰士，早在馬上靜候，到項少龍三人上馬，一通擂鼓，大軍隊型整齊的殺出城外，依著安全的路線，利刃般直刺入敵陣。項少龍一手持飛龍盾，一手持飛龍槍，身先士卒，見人便挑，殺得早被煙嗆得失去戰鬥能力的敵人更是潰不成軍。烏家戰士表現出強大的攻擊力，人人奮不顧身，有若虎入羊群，轉眼間衝破一個大缺口，往丘頂的敵方主力攻去。此時丘上敵人早因濃煙和荊俊的突襲亂成一團，再給烏家戰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強勢衝擊，哪吃得住，人人士無鬥志，四散逃生。

城門再開，另一隊三百人的烏家戰士在烏言著的領導下衝出來，配合城上的攻勢，殺得敵人狼奔鼠竄，只顧逃命。項少龍這時與荊俊的軍隊會合，聯手追殺敵人二十餘里，收兵折返牧場。

此戰大獲全勝，殲敵三千，俘敵二百。己方只死了三十二人，傷者不過二百，雖可說戰績彪炳，但項少龍仍不覺開心，對他這愛好和平的人來說，戰爭傷亡始終不是愉快的事。天明後，烏族的人走出來收拾殘局。荊俊則負責把俘虜立即押返咸陽，好給呂不韋製造一點煩惱。

滕翼和項少龍巡視劫後的戰場，惋惜道：「只恨拿不著蒙驁和管中邪，否則呂不韋將百詞莫辯。」

項少龍早知小盤登基前，沒有人可以動搖呂不韋的地位，歎息一聲，沒有說話。

滕翼道：「被俘的人不是蒙驁的親兵，就是呂不韋的家將，我很想知道呂不韋可以如何解釋此事。」

項少龍沉聲道：「不要小看呂不韋，我猜他定有應付的方法，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兩天後，答案回來了。荊俊派人回報說，當他們剛抵咸陽城，就在城門給管中邪的都衛截著，然後呂不韋親自出馬，把俘虜接收過去，表面當然說會嚴懲犯者，追究元兇。但際此呂不韋凶焰遮天的時刻，小盤難以說話，最後自是不了了之。荊俊早在項少龍指點下有充份的心理準備，只將由紀才女寫成的報告交給王陵，依足規矩轉送給左丞相昌平君，由他在早朝奏上朱姬和小盤。奏章厲害處是沒有一句直接指控呂不韋，但也沒有一句不暗含這意思。無論呂不韋如何膽大包天，短期內休敢派人來犯。

項少龍這天練槍份外精神，因為琴清特別早起來看他。「劈劈啪啪」聲中，首次把紀嫣然迫得要全力施展，才勉強架得住他。項少龍見把心愛的紀才女殺得香汗淋漓，哈哈大笑，收槍疾退，倏地立定，威武有若下凡的天將。

烏廷芳、琴清諸女拍爛手掌聲中，紀嫣然欣然道：「夫君大人孺子可教也，只短短數天，便能把握槍法的神髓，嫣然甘拜下風。」

滕翼此時來了，手提清叔剛鑄出來的長刀，哈哈笑道：「二哥來了，好見識一下是你的飛龍槍厲害，還是由清叔依少龍提議設計出來的刀厲害。少寵萬勿掉以輕心，這刀內含有那種叫『鉻』的東西，我試過用它連斷十多把長劍，鋒口竟沒有絲毫破損。」

紀嫣然天生對新事物好奇心重，更兼此乃夫婿設計出來的寶貝，忙向滕翼討過長刀，研究一會後歎道：「確是馬戰的好寶貝，真不明白少龍是怎麼想出來的，若在戰場上，策馬執劍向敵人衝擊，由於馬速太快，主要靠揮臂劈砍攻擊敵人，而不是用劍向前推刺。這樣一來，尖長的劍鋒作用不大，雖兩側均是鋒刃，卻因劍身狹窄，最厚的地方只能安排在中脊處，鑄制難度既高，砍劈時又容易折斷，現在這把刀只一側有刃口，另一側是厚實的刀脊，不但極難折斷，利於砍劈，而且更好用力。唔！嫣然也要清叔鑄一柄給人家把玩才行。」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他之所以請清叔鑄一把刀出來，主因是一直很欣賞日本的東洋刀，哪想到竟有這麼一番道理。

烏廷芳由紀嫣然手上接過長刀欣賞，細看後驚異地道：「這把刀鋒沿的紋真美，噢！刀柄還有名字，叫『百戰』。百戰百勝，意頭真好！啊！百戰刀很重哩！」

滕翼解釋道：「清叔鍛劍的方法乃越國歐冶子秘傳的『百煉法』，分多次火煉，再重疊反覆鍛打多次，又淬以烈火而成，故遠勝一般兵刃。」再對紀嫣然笑道：「若嫣然想弄一把這樣的寶刀，恐怕得多等一年，但亦未必及得上百戰寶刀。這是清叔嘔心瀝血的傑作，一年半來失敗無數次，忽然老天爺開眼般煉成這麼的一把。好了，少龍來吧！」

眾人大感興奮，退往一旁。雪花紛飛下，滕翼提刀而立，氣勢不凡。項少龍大喝一聲，飛龍槍活了過來般彈上半空，靈蛇百頭鑽動地籠罩著滕翼胸腹位置。

滕翼知他怕因兵器長了一倍，容易錯手傷他，哂道：「竟對二哥沒有信心，快放馬過來。」

烏廷芳等見滕翼說得豪氣，忙對項少龍噓聲四起，琴清也不例外，可知美人兒已完全投入項少龍的生活去。項少龍哈哈一笑，沉腰坐馬，長槍閃電般刺向滕翼小腹。亦只有這等長兵器，可取這麼刁鑽的角度進擊，絲毫不怕敵刃覷上空檔反擊。滕翼冷哼一聲，百戰寶刀猛劈而下。項少龍改刺為挑，「噹！」的一聲，竟挑不開百戰寶刀，駭然下收槍防身，化作一片槍影，滕翼衝前搶攻，一時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每一次刀槍交觸，長槍都給盪開去，若非飛龍槍是全條以精鋼打成，換了一般木槍桿的話，早折斷十多次。

十八鐵衛和善蘭聞聲而至，加入喝采的行列，更添熱鬧。再一下重擊，兩人分開來，均有力竭之感。

紀嫣然鼓掌道：「這次可說是平分秋色，但只要二哥有日來時間，熟習刀性，敗的必是我們無敵的項少龍無疑。」

項少龍仰天長笑，將飛龍槍隨手拋掉，大喜道：「我都是不用槍哩，下個月就以此百戰寶刀，取管中邪的小命。」

滕翼欣然把刀拋給他道：「祝少龍百戰百勝，無敵於天下。」

項少龍接過寶刀，揣起放下，秤秤它的斤兩，讚歎道：「這寶貝刀的重量差點比得上我的墨子劍，外表卻看不出來，必教管中邪大吃一驚，後悔要與我決鬥。」

滕翼笑道：「由今天開始，你的墨子劍是我的，用過百戰寶刀，其他兵刃除墨子劍外都變得索然無味。」

兩人相視大笑，那邊的紀嫣然剛聽過烏光的報告，奮然叫道：「烏光說拜月峰發現一個大溫泉，我們立即趕去。」

烏廷芳、趙致、田貞、田鳳等齊聲歡呼。

項少龍愕然道：「今天不用練習嗎？」

紀嫣然展露出迷人的甜笑，柔聲道：「有了把百戰無敵的寶刀，休息一天有什麼打緊哩！」

項少龍心中湧起強大的信心，說到底，自己之所以能活到現在，皆因多了二千多年的識見，手上這把刀是最好的明證。

熱氣升騰中，整個石池籠罩在熱霧裡，加上從天而降的雪粉，有若人間仙界。灼熱的泉水由一邊石壁的三個泉眼瀉出來，注入池裡，水滿後，再流往五丈下較小另一層的溫池去，那處則成為荊善等人的天地。在拜月峰這人跡難至的深溪內，一切人為的規限再不復存。紀嫣然、烏廷芳、趙致、田貞、田鳳諸女露出凝脂白玉的天體，浸浴在溫泉中，再不肯離開，在沒有電熱水爐的古代，值此冰天雪地的時刻，沒有比這更高的肉體享受。琴清脫掉鞋子，把纖美的秀足浸在溫泉內，對她來說，已是能做到的極限。

項少龍不好意思與諸女看齊，陪琴清坐在池邊浸腳，笑道：「琴太傅不下池去嗎？我可以避到下面去的。」

琴清抵受著池水的引誘，歉然搖首道：「項太傅自己下池去好了，我這樣已很滿足。」

項少龍見她俏臉微紅，動人至極，心中一蕩，逗她道：「你不怕看到我赤身裸體的無禮樣兒嗎？」

琴清知這小子又在情挑自己，大嗔道：「快滾落池裡去，人家今天再不睬你，上次還未和你算賬哩！」

項少龍知她指的是吻她香唇一事，湊過去肆無忌憚地吻她的臉蛋，接著把她摟個結實，琴清正要掙扎，已和項少龍一起掉進溫熱的池水裡。

紀嫣然五條美人魚歡呼著游過來，笑聲、嗔聲和雪粉熱霧渾融為一，再無分彼此。

晚膳後，趁琴清和諸女去和項寶兒玩耍，紀嫣然把項少龍拉到園內的小亭欣賞雪景，欣然道：「我從未見過清姊這麼快樂的，你準備好正式迎娶她嗎？」

項少龍沉吟片晌，道：「我看還是留待與管中邪的決鬥後再說。」

紀嫣然道：「我為你想過這方面的問題，最好待黑龍出世、棄舊迎新之時，那縱使清姊的身份有變化，不致惹起秦室王族的反感。」

項少龍大喜道：「嫣然很為我設想，有了清姊，我再不會有其他妄求。」

紀嫣然正容道：「要清姊答應嫁你，仍非易事，你最好對她嚴守男女之防，噢！我指的是肉體的關係，因為清姊最不喜秦國女子婚前苟合的行為，夫君大人該明白嫣然的意思。」

項少龍苦笑道：「現在我連你紀才女也沒有碰，怎會去冒犯琴清？」

紀嫣然媚笑道：「間中碰一次半次，看來該沒有什麼大礙，只要節制點便成。」

項少龍喜出望外，拉起紀嫣然的玉手，歎道：「你定是知我蹩得很辛苦，故格外開恩。」

紀嫣然柔聲道：「是那溫泉在作怪，但今晚受你恩寵的卻不該是我，法由嫣然所立，所以我只好做最後的一個。」

大雪飄飛下，項少龍手提百戰寶刀，卓立雪原之上，身後是烏家牧場。不知是否因新得寶刀，十多天來，他幾乎是刀不離身，設法把墨氏三式融入刀法內。在一輪靜坐後，他心中澎湃著如海的情緒，似乎即要參破刀法的秘密，偏又差一點點才可作出突破。往事一幕幕掠過腦際，當他想起趙倩等慘遭殺害，熱血沸湧，再按捺不住，揮刀望空猛劈。百戰寶刀破空之聲，響個不絕。忽感順手之極，自然而然使出墨子劍法，但卻側重砍劈的招式，不知如何，仍總有差一點點的感覺。驀地腦際靈光一閃，明白問題所在。原來他忽然想到墨子劍法是主守不主攻，而百戰寶刀因著刀的特性，卻是主攻不主守。所以若妄圖把全套劍法融入刀法裡，自然不是味道。想到這裡，忙把整套劍法拋掉，只取其進擊的招數，一時刀芒閃閃，氣勢似雷掣電奔，暢快之極。

刀光倏斂。項少龍岩石般屹立不動，內心掀起萬丈波濤。他想到以前曾學習過的空手道和改良的國術，都是合乎科學原理，例如直線出擊，又或以螺旋的方式增加勁道，更或在適當的距離以拋物線擊拳，諸如此類，其實均可融入刀法內。又想起日本的劍道，來來去去只有幾式，卻是威力無窮。想到這裡，劍法刀法豁然而通。墨子既能自創劍法，自己於吸收他劍法的精粹後，配合自己對各國武術的認識，為何不能另創一套更適合自己的刀法出來？項少龍只覺心懷倏地擴闊至無限，感動得熱淚盈眶，仰天長嘯，百戰寶刀幻起無數刀影，隨著他的移動在雪花中翻騰不休。

忽然刀影收斂。項少龍毫無花巧地劈出幾刀，竟生出千軍萬馬，縱橫沙場的威猛感覺。項少龍一震跪下，知道自己已掌握刀法的竅要，目下差的只是經驗和火候。

回到家中，忙把滕翼、紀嫣然拉了去試刀。

紀嫣然手持飛龍槍，見項少龍擺出架勢，大訝道：「夫君大人發生什麼事呢？為何今天你只是提刀作勢，人家便生出無法進擊的頹喪感覺。」

項少龍大笑道：「這叫信心和氣勢，小乖乖快來，我現在手癢得緊。」

看著他那種天生似的英雄豪氣，琴清諸女無不露出意亂神迷的神色。紀嫣然一聲嬌叱，飛龍槍若長江大河般向項少龍攻將過去。項少龍精神大振，全力封格，手、眼、步配合得無懈可擊，腰扭刀發，每一刀均力貫刀梢，由以前的攻守兼備，轉變成全攻型的打法，絲毫不因飛龍槍的重量和長度有絲毫畏怯。刀芒到處，飛龍槍節節敗退，紀才女再無反擊之力。

紀嫣然湧起無法匹敵的感覺，長槍一擺，退了開去，大嗔道：「不打了！」旋又喜孜孜道：「項少龍啊！到今天我紀嫣然才對你真的口服心服。」

滕翼二話不說，撲將出來，墨子劍巨浪驚濤般朝項少龍攻去。項少龍打得興起，大喝一聲，揮刀疾劈。這一刀表面看去沒有任何出奇之處，但厲害在刀勢凌厲至極，使人生出雞攖其鋒的感覺。以滕翼的驚人膂力和木劍的重量，硬架下仍被他震退半步。滕翼大感痛快，正要反擊，項少龍唰唰劈出兩刀，寒芒閃動下，滕翼竟生出有力難施的感覺，連退五步，勉強應付了他這兩刀。項少龍得勢不饒人，刀刀搶攻，一時刀光四射，看得諸女和眾鐵衛心膽俱寒。滕翼終是了得，鏖戰十多招後，方再退兩步。項少龍收刀後退，隱有君臨天下的威勢。

滕翼哈哈笑道：「若三弟有心取我性命，怕我已非死即傷。」

荊善咋舌道：「這是什麼劍法？」

項少龍正容道：「這非是劍法，而是刀法！」

紀才女拍手道：「這是項少龍自創的百戰刀法，比墨子劍法更要厲害，管中邪這次有難哩！」

歡笑聲中，眾人返宅內去了。

「篤！篤！篤！」

琴清甜美的聲音由房內傳來道：「誰？」

項少龍乾咳一聲道：「是項少龍，可以進來嗎？」

琴清應道：「可以！噢！不！」

項少龍早啟門而入，奇道：「琴太傅為何先說可以，跟著又說不呢？咦！琴太傅在幹什麼活兒啦？」

琴清由地席上站起來，由於閨房燃起火坑，溫暖如春，身上只是普通絲質白色裙褂，外披一件湖水綠的小背心，配上她典雅的玉容，確是美賽天仙。地席上放滿一片片的甲片，主要是方形、縱長方形和橫長方形，有些下襬呈尖角，邊沿處開有小孔，琴清正以幼索把它們小心地編綴在一起，已做好前幅，但仍有三十多片等待她處理。

琴清俏臉通紅，怨道：「你不是要去射箭嗎？為什麼這麼快回來。」

項少龍看著地上的甲片，來到她身旁，微笑道：「是否清叔造的甲片？嘿！琴太傅是為在下編製鎧甲，對嗎？」

琴清紅透耳根，赧然點頭，還要辯道：「琴清見閒來無事，廷芳和致致又要陪寶兒玩耍，嫣然則為黑龍的事擬定改革的大綱，我便把工作接過來。唉！不要用那種眼光看人好嗎？」旋又垂首道：「知否這是琴清的閨房呢？」

項少龍欣然道：「幸好我沒有當這是行人止步的禁地，否則就沒有機會感受到琴太傅對我的心意，異日只要穿上這鎧甲，就若如……嘿！若如琴太傅在……」

琴清跺足道：「求你不要說下去好嗎？」

項少龍湧起甜似蜜糖的感覺，柔聲道：「那天我闖進府內找琴太傅，當時太傅把手中刺繡的衣物藏起來，不知……」

琴清大窘走開去，移到紗窗前背著他，垂首不語，顯然默認是為項少龍而繡的新衣。項少龍熱血沸騰，來到她身後，猛下決心，探手抓上她有若刀削的香肩。琴清嬌軀抖顫一會，平靜下來，出奇地沒有掙扎。

項少龍湊前貼上她嫩滑的臉蛋，嗅著她的髮香體香，柔聲道：「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琴太傅，是在政儲君的書齋外，當時給太傅你嚴詞斥責，罵得我兩個狗血淋頭，那時我已對琴太傅驚為天人，心生愛慕。」

琴清給他親熱的廝磨弄得嬌體發軟，往後靠入他懷裡，呻吟道：「你的用詞誇大卻新鮮，什麼狗血淋頭，驚為天人，人家只是照事論事吧！你兩人卻毫不正經，還要惹人發噱，琴清當時差點給你氣死。」

項少龍毫無隔阻地感覺到她背臀的彈性，滿懷芳香，雙目則飽餐她古典美姿的輪廓，想起她的貞潔矜貴，登時湧起銷魂蝕骨的滋味，勇氣倍增道：「琴太傅！嫁給我吧！」

琴清嬌軀劇震，眼中先是射出歡喜的神色，接著神情一黯，搖了搖頭。

項少龍立時手足冰冷，愕然道：「琴太傅原來並不想嫁我嗎？」

琴清吃了一驚道：「不！唉！不要誤會人家好嗎？若不願從你，現在琴清不會任你溫存。琴清只是為項太傅著想，這些年來，向琴清提親的王族和大臣將領，數都數不清有多少人，均被琴清以心如止水作理由，逐一嚴拒。若我忽然改變態度，嫁了給你，必會惹起別人妒忌，就算一時不能拿你怎麼樣，有機會定會害你一把。更可慮是太后，她似乎對我和你的關係非常猜妒哩！」

項少龍鬆一口氣，傲然道：「別人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我項少龍怕過什麼人來？」

說時扳轉她的嬌軀，將她擁個結實。琴清張開小嘴，急促地呼吸，星眸半閉，那種不堪情挑的嬌姿美態，有那麼動人就那麼動人。

國色天香的俏佳人勉力睜著眼睛，呻吟道：「項少龍啊！假若你有一天真要如你說的遠赴塞外，琴清寧死也要陪侍在旁，但卻千萬不要為琴清致觸犯眾怒。唉！人家肯隨你到這裡來，早把你視為丈夫，啊！」

項少龍貪婪地品嚐她的香唇，引導她享受男女親熱那毫無保留的愛戀纏綿，到離開她香唇，嬌貴自持的美女完全給他融化，玉手主動纏上他粗壯的脖子，身體卻是癱瘓乏力，又是灼熱無比。

愛火欲焰熊熊的燃燒著。

琴清在他耳邊呢喃道：「表面我們仍一切保持原狀好嗎？暗裡項郎想怎樣，琴清無不遵從。啊！」

項少龍哪還忍得住，將琴清攔腰抱起，往她香暖的秀榻走去。

項少龍醒過來，天已入黑。琴清美麗的嬌軀，仍是和他肢體交纏，難分難解。

項少龍忍不住雙手又不規矩起來，琴清悠然醒來，發覺項少龍向她施展怪手，羞得無地自容，不可開交之時，駭然坐起來，露出無限美好的上身，大嗔道：「糟了！都是你害人，錯過晚膳的時間，人家怎還有臉見嫣然她們呢？」

項少龍笑嘻嘻坐起來，把她擁入懷內，柔聲道：「男歡女愛乃人倫之常，誰敢笑我們的琴太傅，來！待我為太傅穿衣。琴太傅的衣服是我脫的，項某人自須有始有終，負上全責。」

琴清雖與他有肉體關係，仍是吃不消，嗔道：「你給人家滾出去，探聽清楚，才准進來報告。」

項少龍一聲領命，跳下榻子，匆匆穿衣，一會後返來，琴清正坐在銅鏡前整理秀髮，給項少龍抓著她的手道：「不要梳理，我最愛看琴太傅秀髮散亂，衣衫不整的誘人樣兒。何況所有人早睡覺去了，只有田貞姊妹仍撐著眼皮在伺候我們。我吩咐她們把晚膳捧進房來，琴太傅可免去見人之窘。」

此時田貞、田鳳兩女嘴角含笑推門進來，為兩人佈置好膳食好，退了出去。

琴清「嚶嚀」一聲，倒入項少龍懷裡，嬌吟道：「項少龍呵！人家給你累慘哩！」

項少龍奇道：「我怎樣累慘你呢？」

琴清眼中射出萬縷柔情，含羞道：「還不是累人嗎？以後琴清沒有你在身旁，日子會很難度過哩！」

項少龍抱起她到了擺滿佳餚美酒的長几前，席地坐下，搖頭道：「小別勝新婚，那才是最精采的情況。」

琴清喃喃念了「小別勝新婚」，歎道：「難怪以嫣然之才，對你仍要情不自禁，項郎說的話是世上最動聽的。」

項少龍心叫慚愧，柔聲道：「讓我餵琴太傅吃東西好嗎？」

琴清赧然點頭，接著自是一室皆春，此時真個是無聲勝有聲。

接著的十多天，項少龍以最大的自制力，克制情慾，專心刀道，進步更是神速。

這天與十八鐵衛逐一較量，打得他們甘拜下風，紀嫣然神神秘秘的把眾人拉到牧場外的河旁，停下馬來，煞有介事道：「近日河裡出現了一條黑蛟龍，夫君大人敢否入水除害？」

旁邊的滕翼笑道：「假設真除了這條蛟龍，看清叔肯否放過你們。」

項少龍大喜道：「黑龍製成了嗎？」

琴清叫道：「看！」

眾人連忙望去，只見一個怪頭驀地由水面冒起來，兩眼生光，接著長達十多丈的龍脊現在龍頭之後，確教人見之心寒。豈知黑龍的威勢保持不到半刻鐘，尚未游過來，已斷成兩截，潰不成龍。

紀嫣然大嗔道：「沒用的傢伙！」

黑龍散成十多段，水花四濺中，龍內的人紛紛往岸旁游過來。烏廷芳等笑得花枝亂顫，差點掉下馬去。

滕翼苦忍著笑道：「不用擔心，只是龍身間的勾子出了問題，天氣也冷了點，多練習幾次便成。」

項少龍已大感滿意，誇獎紀嫣然兩句，策馬歸家時歎道：「這個多月如若白駒過隙，轉瞬即逝，想到要返去面對那臭仲父，食慾都要失去。」

滕翼道：「小俊剛好相反，要他留在牧場卻是千萬個不情願。」

烏廷芳笑道：「當然哩！沒有鹿丹兒，他還有何樂趣哩！」

紀嫣然道：「現在離呂不韋大壽尚有十天，夫君大人準備何時回去？」

項少龍想了想，歎道：「後天吧！」

琴清道：「小心呂不韋會在路上偷襲我們。」

項少龍道：「這個可能性應該不大，但琴太傅說得對，仍是小心點好。」

滕翼傲然道：「此事我早有安排，今次返咸陽的路線將捨近取遠，事先派人踩清楚路上的情況，一切交由我負責。」

趙致回頭笑道：「這次我要去看項郎大展神威，把管中邪宰掉。」

烏廷芳拍掌贊成。

紀嫣然皺眉道：「假設呂不韋要把女兒嫁給夫君大人，怎辦好呢？」

琴清笑道：「這正是呂不韋要遣眾來攻牧場的原因，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呂不韋也怕管中邪會輸的。所以可知儘管項太傅贏了，呂不韋也會想方設法不把女兒許配給項太傅的。」

項少龍拍馬衝出，大笑道：「誰管得那麼多，至緊要先宰了管中邪，其他一切到時再頭痛好哩。」

豪情紛湧中，眾人紛紛拍馬急追，在雪地留下長長的蹄印。得到百戰寶刀，項少龍對任何人再一無所懼。

## 第三章太后遷宮

項少龍剛進入城門，接到小盤的諭旨，立即進宮見駕。

小盤在內政廳與呂不韋、昌平君等一眾大臣議事，項少龍在書齋枯等半個時辰，小盤才來見他。坐下後小盤微笑道：「師傅認識馮劫這個人嗎？他是專責我大秦律法的大夫。」

項少龍以微笑回報道：「為何儲君特別提起這個人來呢？」

小盤淡淡道：「此人頗有風骨、不畏權勢，寡人他也敢出言頂撞。只是不知他是否受《呂氏春秋》的影響，竟忽然批評我大秦律法過於嚴苛，殊失聖人教化之義。」

項少龍訝道：「如此說來，儲君理應很不高興才對。為何說起此人，反有欣然之意？」

小盤哈哈一笑道：「師傅最瞭解我，只因此人說及一些其他的事情，卻非全無道理。例如他指出各國為君者，每根據形勢變化，隨時發佈新政策，朝令夕改，使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趨，犯者則因法出多門而得售其奸，確是正論。所以法令必需一統，捨此再無強國之術。」

項少龍呆望著快滿十八歲的未來秦始皇，心湧敬意，並非因小盤把握到明法制的重要，而是他容納諫言和被批評的胸襟。

小盤低聲道：「我初時還以為他投向呂不韋，可是見他說話的軒昂神態頗肖師傅你，後來又拿著你的盜賊申訴書嚴詞詰問呂不韋，方知他只是像師傅你的不怕死。哈！此人雖不宜掌律法，但卻是當御史大夫的好料子。」

項少龍暗吃一驚，如此豈非令李斯好夢成空嗎？忙道：「儲君最好三思，李長史亦是個合適人選。」

小盤搖頭道：「若說合適，最好由師傅你來擔任。你聽過李斯正面頂撞過任何人嗎？論識見，李斯十倍勝於馮劫，而其刑名之學，比之商鞅亦有過之而無不及。故他最合做由他創出來的三公九卿裡廷尉一職，出掌律法。而寡人可以借他之學，統一和強化全國律法，為將來一統天下打下堅實的根基。」

項少龍為之啞口無言，說到治理國家，他怎敢和日後統一中國的超卓人物爭辯。幸而廷尉乃九卿之一，李斯該滿足吧。同時可以看出自己對小盤的影響有多大，小盤只因馮劫語氣神態酷肖自己，而判別出他仗義執言。成功非僥倖，正因小盤知人善任，日後的天下終於落入他手內。

小盤忽然興奮起來，壓低聲音道：「小俊已把牧場一戰詳細告訴寡人，過程確是精采絕倫，師傅或許比白起還厲害。日後若師傅領軍出征，必可戰無不勝。」

項少龍心中苦笑，那可是自己最害怕的事，小盤有此想法，自己定難逃此任，幸好非是迫在眼前的事，岔開話題道：「呂不韋如何推諉罪責？」

小盤眼中閃過冷酷的殺機，沉聲道：「當然是審也不審而全體釋放，再胡亂找些人來殺掉以首級充數，不用愁我們認出身份來。若非有黑龍這一招，說不定我會召他進來，親手把他幹掉。哼！蒙驁罪該萬死，幸好他還有兩個好兒子。」再向項少龍道：「黑龍該製成了吧！」

項少龍道出詳情。

小盤歎道：「幸好師傅想出此一妙絕天下的計策，否則不知如何可以壓制呂不韋。嘿！我嬴政之有今日……」

項少龍打斷他道：「不要說這種話，儲君乃上天注定一統天下的人物，微臣充其量只是玉成其事吧！」

小盤露出感動的神色，好一會後，歎一口氣道：「太后昨天搬往甘泉宮去！」

甘泉宮是座落城北的王室小行宮，與咸陽宮遙遙相對，朱姬搬到那裡去，離開兒子，自因兩人關係轉趨惡劣。

項少龍皺眉道：「你是否和她爭吵過呢？」

小盤一臉被冤枉的神色，搖頭道：「剛巧相反，近日我照師傅吩咐，蓄意與太后修好。她堅持要搬往到甘泉宮，我也曾苦苦挽留她，可是她卻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那麼說搬便搬，真是奇怪？嘿！其實她離宮更好，因為寡人可眼不見為淨。」

項少龍知他指的是朱姬和嫪毐的姦情。心中奇怪，照理朱姬若要保持對朝政的影響力，自該以留在宮中最屬明智。為何她要搬離咸陽宮呢？想到這裡，心中一動，想到剛和自己發生肉體關係的絕色麗人琴清，憑她的消息靈通，當是暗查此事的最佳人眩順口問道：「她還有沒有參加早朝會和議事呢？」

小盤苦笑道：「她怎肯放手？雖不是常常出席早朝，但事無大小，均要先經她審閱，比以前更難應付。最氣人的仍是嫪毐，這賊種氣焰日張，一副太后代言人的神氣，不但說話多了，還不斷向太后打報告和搬弄是非，恨不得把他一刀斬了。」

項少龍默思片時，微笑道：「既是如此，我們不若來招順水推舟，把嫪毐變成太后的代言人。以這傢伙的狼子野心，必會與呂不韋爭權爭個焦頭爛額，我們便可坐山觀虎鬥。」

小盤憤然道：「可是我只要見到嫪毐，立即無名火起……」

項少龍笑著打斷他道：「若要成大事，必須有非常襟胸和手段，能人所不能。說到底，嫪毐只是個小腳色，頂多是結黨營私，禍害遠及不上呂不韋。只是有太后為他撐腰，才能攪風攪雨。且因他在別人眼中，始終是呂不韋一黨，他若弄至神憎鬼厭，於呂不韋更無好處。儲君還是多忍耐他幾年吧！」

小盤頹然道：「師傅說得對。一天我未正式登位，仍要看太后臉色做人。嘿！太后離宮前要我把嫪毐封侯，我當時婉言拒絕。豈知太后由那天開始，便不肯在我簽發的政令上加蓋璽章，害得文牘積壓。唉！看來只好如她所願。」

項少龍道：「這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儲君可向太后晉言，待春祭之後，萬象更新，方為嫪毐封侯賜爵的好時機。」

小盤苦惱道：「事情仍非如斯簡單，太后還要把嫪毐的幾個奸黨，提升要職。例如內史之位，嫪毐要由他的族人嫪肆接任。此外還有令齊、韓竭兩人，一文一武，均是嫪毐新結的黨羽，太后著我許他們出掌要職，教人心煩。」

項少龍早知事情會是如此，而若非這樣，將來嫪毐亦沒有造反的能力。安慰道：「無論他如何擴張勢力，始終難成氣候。為得到太后支持，儲君只好忍一時之氣。何況！呂不韋要比儲君的頭更痛哩！」

小盤想了想，笑起來道：「不知為何，任何事落到師傅手上，總變得輕輕鬆鬆的。師傅的話，我當然言聽計從。」

兩人再商量一會，項少龍離開王宮，往找琴清。

琴清見分手不久，項少龍便來找她，神情歡喜，在內軒見他。

兩人自那天發生關係後，因項少龍專志練刀，再沒有作行雲布雨之事。此刻在琴清府內相見，不禁生出既親密又陌生的微妙感覺，對新的關係有種既新鮮又不知如何自處的動人情況。

還是由項少龍拉起她的玉手，步出後庭詢問道：「太后搬到甘泉宮一事，琴太傅曉得嗎？」

琴清黛眉緊蹙，低聲道：「我剛回府便知道，但因這次太后帶往甘泉宮的人，全是她的親信，故少龍若要人家去調查，恐怕要教少龍失望。」

項少龍拉著她走上一道小橋，在橋欄坐下來，另一手摟緊她的小蠻腰，苦惱道：「太后搬離王宮必有原因，令人費解。」

琴清給他一摟，立時嬌柔無力，半邊身挨往他，雖際此冰天雪地之時，俏臉仍紅如夏日的艷陽，半喜半嗔道：「項大人檢點些好嗎？下人會看見哩！」

項少龍哈哈一笑，將她擁坐腿上。琴清驚呼一聲，失去平衡，斜仰起嬌軀，香唇早給封貼。

一陣銷魂蝕骨的纏綿，項少龍意足志滿道：「這是懲戒你又喚我作項大人，琴太傅甘願領罰嗎？」

琴清既甜蜜又羞不可抑，風情萬種地白他一眼，嗔道：「霸道！」

項少龍給她的媚態弄得三魂七魄無不離位。暗忖只恨自己來到這時代，不知如何竟失去令女人懷孕的能力，否則若能弄大了像琴清又或紀才女她們的肚子，必是很幸福美滿的一回事，想到這裡，虎軀劇震。

琴清見他臉色大變，駭然道：「什麼事？」

項少龍兩眼直勾勾看著前方，微呻道：「糟糕！我想太后是有喜哩。」

踏入府門，聽得鄒衍回來，項少龍大喜，問得鄒衍正在內堂由紀才女親自招呼，忙趕去見面。鄒衍神采如昔，見到項少龍，自有一番歡喜之情。此時紀嫣然已把請他老人家回來一事的背後原因詳細說與他知，晚飯後，鄒衍與他到園中小亭說話，相伴的當然少不了紀才女，燈火映照下，雨雪飄飛，別有一番滋味。

項少龍先不好意思道：「為了我們的俗事，竟要勞動乾爹仙駕，我們這些小輩真……」

鄒衍洒然一笑，打斷他道：「少龍為何變得這麼客氣，更不用心中過意不去，因為老夫久靜思動，正要返齊一行，好看望那群稷下舊友。」

項少龍想起善柔，正要說話，紀嫣然已道：「你不用說，嫣然早請乾爹代我們尋找柔姊，憑乾爹在齊的人脈關係，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項少龍正為善柔擔心，聞言喜出望外，心想善柔的劍術出自稷下，鄒衍找她自該是水到渠成之事。

鄒衍在石凳坐下來，雙目異采閃閃，沉聲道：「想不到我鄒衍在風燭之年，仍可製造個新聖人出來，世事之出人意表者，莫過於此。」

紀嫣然輕輕向項少龍道：「乾爹已完成了他的不世傑作《五德書》，還把它賜給我代他暫作保管。」

項少龍心中泛起奇異的感覺，隱隱明白到鄒衍透視未來，知道將來天下必由小盤統一，故把嘔心瀝血的傑作留在秦國，否則說不定會毀於戰火。心中一動道：「乾爹想怎樣處理《五德書》，儘管吩咐下來。」

鄒衍雙目射出欣悅之色，微笑道：「將來黑龍出世，少龍你負責把此書獻上給政儲君，那比由老夫親說更有力百倍。」

紀嫣然愕然道：「乾爹不準備留到黑龍出世後動身嗎？」

鄒衍搖頭歎道：「天數有定，乾爹恐怕不能等那麼久。這次就算你們不來找我，我也會回來探看你們，然後順道返齊。」

紀嫣然臉色立變，淒惶地看項少龍一眼，駭然道：「乾爹！」

鄒衍哈哈一笑，灑脫道：「春去夏來，此乃天理常規，人生無常，仍只是自然之象，嫣然難道還看不通嗎？」

紀嫣然畢竟是非常人，強擠出笑容道：「乾爹責怪得好！嫣然受教。」

項少龍點點頭，衝口而出，引用宋代大家蘇軾的名句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乾爹說得對。」

鄒衍目露訝色，與紀才女一起瞪他好一會，讚歎道：「少龍比老夫看得更透徹。」然後續道：「呂不韋仍有點氣運，在儲君加冕前，少龍至緊要忍讓一點，避免與他正面交鋒，那老夫就放心哩。」

項少龍打從真心露出敬意，鄒衍可說是當代最具明見的人。但亦只有他項少龍才真正明白這宗師級人物洞識天機的智慧，難怪他的五德說影響如此深遠，廣及政治和學術文化的不同層面。

鄒衍仰望茫茫雪夜，沉吟不語。

紀嫣然柔聲道：「乾爹啊！我們這樣製造一條黑龍出來，是否有點像在騙老天爺呢？」

鄒衍啞然失笑道：「確是有點取巧，但天命已明，新聖人正是由少龍一手培養出來的政儲君。現在東方六國雖仍有點聲勢，卻是不知自愛，只懂互相攻訐，日後只要政儲君大權在握，六國滅亡之日，已是屈指可數。」

項少龍訝道：「說到底乾爹身為齊人，為何卻一點不為己國的命運擔心？」

鄒衍從容道：「齊國只是老夫出身之地，老夫放眼卻是統一後的天下。兼之現今齊王建昏庸誤國，只要想到他老夫就心中有氣。」

紀嫣然接入道：「乾爹和嫣然都有同一看法，就是只有天下歸於一主，人民方有和平安樂的日子。不過只要想起少龍說過『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兩句話，最怕政儲君將來會變質，再不若現在的知人善任、俯察下情。」

項少龍忍不住洩漏天機道：「只有當由人民推舉領袖的制度出現，情況才可以真個改善過來，不過那可是二千多年後的事。」

鄒衍和紀嫣然聽得面面相覷，後者大奇道：「怎可能有這樣的制度？夫君大人為何敢肯定是二千年後的事呢？」

項少龍心中大罵自己，搔頭尷尬道：「我只是隨便猜估。」

鄒衍微笑道：「少龍常有驚人之語，蓋因你非是普通人也。否則我這乖女兒不會對你死心塌地。」再望往不見星月、只見雪花的天空，語帶蒼涼道：「夜了！我也要早點休息，明天我便動程往齊國去。」

項少龍與紀嫣然對望一眼，均明白貫通天人之學的大師，掌握到自己陽壽將盡。此回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聚。

翌晨項少龍、紀嫣然等把鄒衍送出城外，陪他走十多里，依依道別。鄒衍哈哈一笑，領著百多家將，在烏果的一千都騎護翼下，洒然去了。項少龍返回咸陽，已是黃昏時分。昨晚停下的雨雪又灑下來。項少龍想起等若永訣的別離，禁不住黯然神傷。與這位開整個中國術數之學先河的大宗師的交往，令他心中百感交集。若非鄒大宗師，他不但不會得到紀才女，可能早在大梁便送掉小命。

踏入府門，陶方迎上來道：「嬴盈在東廂等待你足有半個時辰。」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向眾嬌妻告罪，來到東廂。

嬴盈正等得不耐煩，見他怨道：「你究竟到哪裡去呢？」

項少龍心中閃過明悟，知道縱使嬴盈回心轉意，他也再不會接受她，原因並非她曾是管中邪的女人，因為對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他來說，根本不把女子的貞操放在心上。他以前起過追求嬴盈的心，主要是看在昌平君兄弟情面，亦有點貪她美色。可是經過多番接觸，對她僅燃起的一點愛火，已因她反覆善變、不分輕重和是非的性格而熄滅。現在就算有人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他都不肯沾惹嬴盈。弄清楚自己的心意後，項少龍客氣地請她坐下，道：「嬴小姐找項某人有什麼事？」

嬴盈聽出他語氣中的冷淡和距離，楞了好一陣子，垂首蒼然道：「人家知你心中惱恨，唉！嬴盈不知該怎麼說。三天後是你和中邪決戰的日子，真為你擔心哩！」

項少龍見她不是來勸自己罷鬥，稍生好感。想起百戰寶刀和新悟出來集古今大成的百戰刀法，微笑道：「多謝小姐關心，人生總是充滿大大小小的挑戰，如此生命方可顯出動人的姿采。」

說真的，若不是有管中邪的壓力，恐怕迫不出這套百戰刀法來。

嬴盈微抬俏臉，秀目射出茫然之色，輕輕道：「我不知為什麼要來找你，中邪每天不斷練劍，已研究出種種破槍之法，唉！人人知你根本不擅用槍，故縱有飛龍槍，恐怕……唉……人家很擔心哩！」

項少龍淡淡道：「你難道不擔心管中邪嗎？」

嬴盈淒然點頭，低聲道：「最好當然不用比武，但我知道沒有人可以改變你們的決定。」又垂下頭去，幽幽道：「很多謝那天你對我說的那番話，我已考慮清楚，答應了楊端和的婚事，不過尚未告訴大兄和二兄，你們決戰後，端和會正式提親。」

項少龍大感愕然，也放下心事。楊端和是王齕手下最年青有為的將領，很得鹿公、徐先的器重，只不知原來他在追求嬴盈。眼下之勢，誰娶得嬴盈，對仕途均大有裨益，只有管中邪是例外。

嬴盈有點惶然地偷瞥他一眼，試探道：「你是否心中不高興？」

項少龍怎敢表露出如釋重負的心情，同時想到她真的曾對管中邪生出愛意，所以儘管不嫁給他，亦不願入自己之門。肅容道：「這是個明智的抉擇，楊端和會是位很好的夫婿。」

嬴盈幽怨地瞧著他，沒有說話。

項少龍苦笑道：「小姐既決定終身，絕不可三心兩意。」

嬴盈淒然道：「你不怪我嗎？」

項少龍歎道：「你要我說什麼好呢？」

這句話顯是恰到好處，嬴盈平靜下來，想了想道：「你得小心點！」俏立而起。

項少龍把她送出府門，臨別時，嬴盈低聲道：「若我可以選擇，我會希望你贏，不但是為自己，也為了我們大秦，嬴盈終於想通。」

話尚未說完，熱淚早奪眶而出，淒然無奈地瞧他一眼，掩面飛身上馬，放蹄去了。項少龍呆望風雪中的咸陽，想著這突然終結的一段情，暗下決心，以後再不招惹任何美女。不過回心一想，又知這麼想是一回事，命運的安排卻又是另一回事。莊夫人和李嫣嫣，不正是兩個好例子嗎？

項少龍返回內宅，與項寶兒玩耍一會，滕翼和荊俊兩人回來，前者容色嚴峻，後者則一面憤然。紀嫣然看出不對勁，出言相詢。

滕翼坐下後，拍幾罵道：「我已千叮萬囑要這小子忍一時之氣，不可招惹國興，哪知他仍是忍不住一見面就動手。」

項少龍笑道：「二哥且莫動氣，小俊你來告訴我是什麼一回事。」

眾人見項少龍若無其事的樣子，無不大訝，荊俊也愕然道：「三哥最明白我。唉！我並非說二哥不明白我，只是兩種明白是不同的。」

滕翼啞口失笑，烏廷芳忍不住「噗哧」笑道：「不要吞吞吐吐，快說！」

荊俊作個無辜的可憐模樣，攤手道：「這次惹事的絕不是我，剛才我到醉風樓逛逛，剛巧撞著渭南武士行館那批奸賊，當然少不了『疤臉』國興。我本打定主意對他們視若無睹，豈知他們故意說些冷言冷語給我聽，還辱及三哥，那些話我不想重覆，總之他們恃著嫪毐在背後撐腰，沒有一點顧忌。我什麼都可以忍，但就不可以忍他們散播損害三哥清譽的謠言。」

趙致皺眉道：「他們究竟說些什麼話？」

滕翼沉聲道：「那些人確是過份，說三弟是呂不韋的男寵，嘿！真虧他們說出口來。」

紀嫣然秀眸厲芒閃動，冷然道：「若給嫣然聽到，必會立即取他們狗命。」

烏廷芳憤然道：「小俊你怎樣教訓他們？」

荊俊苦笑道：「我們只有八個人，他們卻有十多個，國興的劍法又非常高明，所以我們佔不了多少便宜，還給他們打傷兩個人。剛巧嫪毐來到，把他們喝退，只是敷衍的叫他們道歉了事。我遵照二哥的吩咐，避開和嫪毐衝突，忍氣走了，二哥還要怪我。」

滕翼氣道：「我是怎麼吩咐你的，早叫你不要去逛青樓，偏不聽教。」

項少龍反是心平氣和，因早預料嫪毐會愈來愈囂張的。問道：「渭南武士行館究竟有些什麼人物？」

荊俊搶著道：「最有本領的當然是館主邱日昇，我朝有不少將領均是出於他門下，接著是包括國興在內的三大教席，另兩人一名常傑，一叫安金良，都是咸陽有名的劍手。嫪毐籠絡他們，等若多了數百名親將，這些人希望通過嫪毐的關係，搭通太后，好能入朝任職。聽說呂不韋對渭南武士行館重開一事非常不滿，只是礙著太后，沒話可說吧！」

滕翼補充道：「渭南武士行館有很多從各國來的劍手，良莠不齊，但其中卻不乏好手，現在人人都以少龍你為假想敵，因為若勝過你，立時可成大秦第一劍手，聲價百倍。唉！這些人總以為少龍之所以能成為儲君身旁的第一紅人，全因劍法高強所致。」

項少龍暗忖這就是武俠小說內成為天下第一高手的無謂煩惱，若非由於自己有官職在身，出入大批親衛護駕，恐怕早有人攔路搦戰。點頭道：「他們愛怎麼想怎麼說由得他們，清者自清。但若他們太過份，我們亦不宜忍讓，但一切該待與管中邪決戰之後。除非不動手，若是動手，就要教邱日昇永不超生。」雙目寒芒一閃，瞪著荊俊道：「你已有了鹿丹兒，好該收心養性，勤力習武，否則異日對著渭南武士行館的高手，只會丟我們的臉，清楚嗎？」

項少龍少有這麼對荊俊疾言厲色，嚇得他汗流浹背，俯首應是。

項少龍目光掃過眾人，哈哈笑道：「找一日我們索性摸上行館去，既可讓他們嘗嘗二哥的墨子劍，嫣然的天龍槍，也讓他們見識一下什麼叫做百戰刀法。」

次日清晨。項少龍展開百戰刀法，一時丈許方圓之地，儘是寒芒閃閃，威猛無儔。即使以滕翼的本事，亦施展不開墨子劍法，不過墨劍主守，故仍能憑著強大的臂力和重木劍，堅守著一個極狹小的圈子，苦擋著似從四方八面進擊而來、精芒四射的百戰寶刀。首次見識到百戰刀法的荊俊、陶方等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竟有這麼可怕的兵器和凌厲迅捷的刀法。刀劍相交，總發出一下下響亮的金木鳴聲，更添激烈之勢。自項少龍出刀以來，兩人鏖戰數百回合，滕翼仍找不到百戰寶刀的破綻，予以反擊。項少龍卻是暢快之極，由於利用了二十一世紀武術那種吻合物理科學的自然之法，再配合上寶刀善於砍劈的特性，利用百戰刀本身的重量和腰步的輔助，故使起刀來耗力極少，如此猛烈的攻勢，似乎可以無限期的持續下去，造成對方心理上難以抵抗的感覺。故以滕翼之能，仍要處於完全的下風。

驀地烏廷芳尖叫道：「住手！」

項少龍不明就裡，聞言收刀後退。眾人愕然往她望去。

烏廷芳俏臉微紅，尷尬地道：「不要這麼看人家嘛！我真怕項郎當二哥是管中邪哩！」

項少龍與滕翼對望一眼，哈哈大笑起來。

滕翼看著自己正因力竭抖顫的右手，喘著氣道：「廷芳叫停叫得非常合時，否則說不定我要當場出醜，百戰寶刀固是厲害，但真正厲害的卻是三弟的刀法，來來去去只是直砍斜劈橫掃的幾式，卻變化無窮，角度刁鑽，如有神助，不愧百戰之名。」

項少龍向荊俊笑道：「小俊要不要來玩上兩手？」

荊俊苦笑道：「明天好嗎？現在我看寒了膽，連動手的念頭都起不了。」

眾人少有見到荊俊這麼謙讓，登時爆出一陣哄笑。

陶方道：「看過少龍的威勢，現在我反恨不得即可見到少龍與管中邪的決鬥。」

烏光走到項少龍身旁，低聲說了兩句話，項少龍把百戰刀交給趙致，向滕翼、荊俊和各嬌妻告罪一聲，朝內堂走去。

滕翼追上他，問道：「什麼事？」

項少龍低聲道：「小武和小恬偷偷的來了。」

施禮坐好，蒙武心悅誠服道：「項大人用兵如神，湯毅乃我爹手下第一勇將，又佔上壓倒性的優勢，竟仍給你們殺得大敗而回。」

蒙恬接道：「爹氣得大發雷霆，卻又無可奈何，不過我們最清楚爹的脾性，他是絕不肯就此罷休的。」

原來蒙驁沒有以身犯險，親自帶兵。

蒙武苦惱道：「到現在我們仍不明白為何爹對老賊如此死心塌地。」

蒙恬憤然道：「定是呂不韋送來那個婆娘媚惑阿爹，使爹連娘的話都不肯聽。娘親多次叮囑我們，呂不韋豺狼成性，絕不會有好下場。爹雖糊塗，但我們卻不會學他那樣的。唉！」

項少龍等開始明白兩人這麼靠向他們，除了有一段共歷患難的交往和曾受呂不韋的迫害外，還牽涉到家庭的內部糾紛。

荊俊與他們最是相得，拍胸道：「儲君已知你們兩人的忠義，無論你爹做下什麼錯事，都不會累及你們。」

項少龍點頭道：「小俊沒有說錯，我已將你們的事坦白告訴儲君，他會破格重用你們。而你們現在最關緊要的事，是不讓你爹識破你兩兄弟存有異心，將來可以接掌你爹麾下的人。」

兩人又喜又驚，蒙武淒然道：「儲君是否要對付爹呢？」

項少龍暗忖現在呂不韋最大的助力來自蒙驁，故可以支撐到小盤加冕後才敗亡，如此推之，蒙驁這幾年應該沒有問題，遂道：「你爹在儲君加冕前該沒有什麼事的，你們只要在未來五年多好好帶兵，做好本份，將來儲君加冕後一切難題自會迎刃而解。我會請儲君看在你兩兄弟份上，不會太過難為你爹的。」

兩人感激零涕，跪下叩頭。項少龍搶前扶起兩人，想起蒙恬乃王翦後秦國威望最高的大將，心中充滿憐惜和奇異的滋味。又叮囑兩人一番，著他們離開。

到達府門，蒙武擔心地道：「項大人後天對著管中邪時要小心點，昨天他到我們處找人試劍，我們兄弟先後下場，卻只有捱揍的份兒，他比田獵時厲害多了。」

蒙恬插入道：「項大人可否不給管中邪扳平的機會呢？那可硬生生把他和呂老賊氣死了。」

荊俊笑道：「我三哥乃天神降世，管中邪縱可長出三頭六臂，也難逃敗局。」

兩兄弟懷疑地瞪著項少龍。

滕翼摟著兩人，笑道：「小俊今天非是像平時般大吹牛皮，你們的項叔叔現在把我也壓伏得要俯首稱臣，你們等著看一場精采的比拚。」

兩人自知滕翼的厲害和不作誑語，稍稍放下心事。

蒙恬忽地雙目轉紅，垂頭道：「這次我們不肯站在爹的一邊，除了因呂老賊想殺我們和娘的吩咐外，更因我們要為倩公主和春盈姐她們報仇，將來對付老賊，定要算上我們兄弟的一份。」

項少龍想起當日他兩兄弟和諸女間的融洽之情，心中劇痛，搖頭苦歎。滕翼和荊俊知他被勾起傷心往事，適時送走兩人。接著三人返回官署，吃午飯之時，王齕來了，項少龍放下箸子，到大堂會他。

項少龍請王齕在上位坐下，道：「大將軍何用紆尊降貴到這裡來？只要吩咐一聲，少龍自會到大將軍府受教。」

王齕微笑道：「你不怕我忽然改變主意，又佈局坑你嗎？」

項少龍洒然笑道：「大將軍若想要我項少龍的小命，只是舉手之勞。」

王齕搖頭道：「你的小命並非那麼易取，至少呂不韋和蒙驁便為你鬧了個灰頭土臉，焦頭爛額。」接著眉頭深鎖，肅容道：「呂不韋確有謀反之心，借口動用軍隊修築鄭國渠，問儲君和太后取得兵符，調動兵員，若非我力阻他動用我的人，恐怕現在咸陽已落入他和蒙驁手上。可是我遲早領兵出征，那時鞭長莫及，儲君的形勢會凶險非常，少龍可有什麼對策？」

項少龍很想告訴他這情況只要捱到黑龍出世便可以改變，但感到此事愈少人知道愈好，反口問道：「大將軍有什麼提點？」

王齕沉吟片晌後，歎道：「因為我拒絕殺你，和呂不韋鬧得很不開心。你該知若田單攻燕，呂不韋定會遣我和蒙驁攻打三晉，那將是呂不韋作反的好時機，只要咸陽的守軍全換上他的人，太后和儲君只有由他魚肉。」

項少龍鬆一口氣道：「那至少是明年春暖花開的事，燕國處於偏北之地，冬季嚴寒，田單又須時間預備，所以我們仍有一段緩衝的日子。」

王齕不屑道：「齊自以管仲為相，變革圖強，本大有可為，豈知齊人只愛空談，不修武備，還妄稱東帝，卻給個小小燕國差點滅掉，雖說出了個田單，保命尚可，哪有回天之力？若非有趙國給他們擋著我大秦的軍隊，他早給蕩平。」

項少龍順口道：「現在趙國沒有廉頗，趙人仍足懼嗎？」

王齕露出凝重之色，道：「說到兵精將良，天下莫過於趙，若非孝成王昏庸，錯用趙括，白起亦難有長平之勝。廉頗雖去，還有李牧在，此人在兵法上有鬼神莫測之機，比趙武靈王更精於用騎兵，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異日若少龍遇上此人，千萬勿輕敵，否則必吃大虧。」

項少龍心中祈禱勿要發生此事，心中同時湧起對這位連敵人也要折服的絕代名將由衷的敬意。想起他當日豪氣干雲贈自己以血浪劍，還囑他逃到這裡來，並表明異日若在沙場相見，大家絕不要容情。那種心胸氣魄，豈是他人能及。

王齕喟然道：「一天有李牧在，我們大秦休想亡趙。」

兩人各想各的，都是欷歔不已，反忘了迫在眼前的凶險形勢。

王齕忽然道：「少龍知否成蟜被封於長安後，不但與趙將龐暖暗通款曲，又在杜壁的協助下，秘密招兵買馬。所以只要咸陽有事，他必會回來搶奪王位，由於支持成蟜的人仍有很多，此事不可不防。」

項少龍大感頭痛，原來小盤的秦始王是在這麼艱難的情況產生出來的。點頭表示知道，道：「這事呂不韋該比我們著急，杜璧和成蟜要殺的第一個人是呂不韋，至少要再殺幾個人才排得到我，呂不韋必不會坐視不理的。」

王齕苦笑道：「說到玩權謀，我和你均非呂不韋的對手，這幾天我每晚找王陵喝酒，提起此事，老陵說呂不韋是故意縱容杜璧和成蟜，好存此威脅，迫使太后和儲君不得不倚重他。」

項少龍早猜到這點，問道：「杜璧和秀麗夫人究竟是什麼關係？」

秀麗夫人是莊襄王另一寵妃、成蟜的母親。

王齕道：「他們是堂兄妹，但我們都猜他倆有不可告人的關係。」顯是覺得岔得太遠，正容道：「我有一個想法，聽說你現在和楚人關係轉佳，可否設法說服李園，向他指出若田單亡燕，會向楚人開刀此一利害關係，使楚人陳兵齊國邊境，那可保證田單不敢貿然攻燕。」

項少龍為之拍案叫絕，薑畢竟是老的辣，這等若圍魏救趙的翻版，妙在李園最忌的是田單，皆因秦國被東三郡的事給三晉緊緊牽制，無暇理會楚國。何況李園亦非善男信女，自然對齊國有土地上的野心，所以此著確是妙不可言。點頭應道：「這個容易，我立即修……嘿！找人修書一封，送予李園，此事應該沒有問題。」

王齕正容道：「事關重大，少龍千萬別以為可純憑私情打動李園。」

項少龍恭敬受教道：「少龍曉得。」

王齕欣然道：「只要暫緩齊燕之爭，待王翦回朝，桓齮和小賁又練成他們的速援部隊，老夫可以放心出征了。」

項少龍得到最少掌握秦國四分一兵力的當權大將的支持，整個人輕鬆起來，記起荊俊的事，懇詞說起來。

王齕哈哈笑道：「怎會有問題？今天我找王陵一起到鹿府說親，你等待我們的好消息吧！」

旋又神情一黯，顯是想起鹿公和徐先。好一會後，喟然道：「少龍知否鹿公原不性鹿，只因他田獵時獵鹿最多，先王戲稱他為鹿王，於是他改姓為鹿，封邑也叫鹿邑。自那時開始，人人叫他作鹿王，後來改稱鹿公吧！」

項少龍苦笑道：「大將軍可知我現在也不應叫項少龍，而應叫龍少項，因我曾誇下海口，若讓田單逃回齊境，須把名字倒轉來寫。」

王齕呆了一呆，接著哈哈大笑去了。

王齕走後，項少龍把荊俊喚來，告訴他王齕答應與王陵去為他向鹿府提親，喜得小子連翻幾個觔斗，呼躍去了。項少龍與滕翼兩個當兄長的，欣然相視而笑。滕翼眼中射出思憶的神情，項少龍見他虎目內隱見淚光，知這鐵漢又想起慘死的妻兒親族，也覺淒然。

滕翼歎道：「若非當日之禍，小俊沒有今天的風光，老天爺的意旨令人無從測度。但無論如何，我們五兄弟之情，可以比照日月。」

項少龍暗忖或者老天爺並非無從測度，只是沒法改變吧！自己現在便是活在絕對宿命的過去歷史裡，但卻半點不明白為何會是這樣的。

滕翼忽道：「三弟還是回家休息，這裡的事有我打點就成，咸陽除仲父府的人愛鬧事外，治安一向良好。」

項少龍記起周良兄妹在市場內被人追打，搖頭歎道：「管中邪其身不正，如何治好下面的人，待本大人後天把他順手革職，由你或小俊去管都衛，那就真的天下太平。」

滕翼失笑道：「若讓那些認定你會輸給管中邪的人聽到這番話，保證他們會聽得目瞪口呆，以為三弟大言不慚，只有我這領教過你那把百戰寶刀的人，明白你是如何謙虛。」

項少龍想不到滕翼這麼富幽默感，大笑而起，道：「要在世上愉快點做人，少做點功夫都不行，到目前為止，先後有與連晉和王翦的兩次比武，每次都改變了我的生命，只不知後天的決戰，又會為我帶來怎麼樣的命運？」

滕翼站起來，陪他步往署門，邊走邊道：「該說少點智慧都不成，真不明白少龍怎能設計出這樣可怕的兵器來。在牧場的時候，那天你自己去了外面練刀。我和嫣然、琴清她們談起你，均覺得你深不可測，似有透視未來的能力。記得那晚到琴府的事嗎？琴清只說了呂不韋因嫪毐對她無禮要處罰他，你竟一語道破呂不韋的陰謀，那根本是沒有可能猜得出來的。」

項少龍心叫慚愧，苦笑道：「只是靈機一觸吧！二哥莫要當作是什麼一回事。」

到了署門，項少龍一拍滕翼肩頭，笑道：「多謝二哥提醒，我現在先去琴清的香懷內打個轉，際此冰天雪地的日子，沒有比美女的懷抱更溫暖的地方。」

荊善等早牽來疾風，在大笑聲中，項少龍翻身上馬，迎著北風，馳上行人稀少、鋪滿積雪的大道，往琴府的方向馳去。滕翼看著項少龍遠去的背影，心中湧起奇異的感覺。這個肝膽相照的好兄弟，不但改變了週遭所有人的命運，還正在改變著整個天下的形勢。

見到琴清，後者神色凝重道：「太后身懷嫪毐孽種一事，恐怕項太傅是不幸言中，昨天太后遣人往雍都，據說太后準備搬到那處的大鄭宮去，不用說是怕將來給人看破秘密。」

猜想歸猜想，事實歸事實。當想法間接被證實，項少龍心神劇顫，頹然坐下。這時代的婦女，若不想為男人生兒育女，會借山草藥的土法避孕，所以朱姬在邯鄲這麼多年，終日應付趙穆、郭開等人，仍無所出。現在她竟心甘情願為嫪毐生子，可知她完全被這奸賊操縱。亦可說她已斷了對小盤的母子之情，以後將一力扶持嫪毐，希望他取小盤而代之。琴清知他心情，默默在他旁坐下。

項少龍沉聲道：「雍都在哪裡？」

琴清答道：「雍都乃我大秦舊都，與咸陽同在渭水之北，位於咸陽上游百里許之處，船程三天可達。雍都極具規模，城內有大鄴宮和蘄年宮，是宗廟所在之地。」

項少龍倒入琴清懷裡，頭枕上她動人的玉腿，仰望絕世佳人典雅秀逸的臉龐，歎道：「嫪毐怕快要變成另一個呂不韋。」

琴清怨道：「不是你一手促成的嗎？」

項少龍滿肚子苦水。試問他怎可告訴琴清，因為早知命運如此，所以只有順水推舟，任由嫪毐坐大，好像歷史所記載般牽制呂不韋呢？事情確由他一手玉成，一切進行得很理想，但由於他對朱姬深厚的感情和歉疚，感覺卻絕不好受。一時間他欲語無言。

反是琴清安慰道：「對不起！我語氣太重，說到底並不關你的事，你只是因勢乘便。若嫪毐事事聽從呂不韋吩咐，那包括你在內的很多人早送掉性命。」

項少龍伸手勾著琴清粉頸，迫得她俯下俏臉，享受她香唇甜吻，伸個懶腰道：「今晚我在這裡不走哩！」

琴清正羞不可抑，聞言吃驚道：「怎行呢？」

項少龍早知她不肯如此明目張膽，只是開她玩笑，聞言坐起來，抱著她柔聲道：「不是說過任我為所欲為嗎？」

琴清赧然道：「至少也該待項大人決戰之後嘛！否則嫣然她們會怪我哩！」

項少龍喜道：「就此一言為定，若琴太傅到時食言，莫怪我給你一招霸王硬上弓。」

琴清訝道：「霸王硬上弓！噢！你這人壞透了，噢！快滾！我不再和你說話。」

看到她既窘且喜的動人神態，項少龍陰霾盡去，再佔她一番便宜，神舒意暢的離開琴府，見天色尚早，順道入宮找李斯，把小盤欽定他作九卿之一的廷尉的消息告訴他。

本以為他會失望，豈知李斯臉露喜色道：「小弟其實心中本渴望當此一職，但卻怕爭不過馮劫，如此當更理想。」

項少龍自知很難明白這類有關官職權力的事，但總知道李斯將來是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大功臣，所以理該官運亨通。

李斯感激地道：「李斯之有今天，全拜項兄所賜，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方可表達出心中感激之情。」

項少龍謙虛道：「珍珠無論到哪裡都是那麼光亮，我充其量只是把蓋著珍珠的禾草挪開，而李兄正是這麼的一顆珍珠，將來儲君一統天下，正因有李兄之助。」

李斯苦笑道：「項兄太抬舉李斯，我大秦自簡公推行租禾之政，獻公行改革，孝公用商鞅變法，惠文王再加鞏固，大秦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均有長足發展。際此天下久亂思治的時刻，我們比以前任何時間更有統一天下的機會，唯一的障礙是儲君尚未真正掌權，事事均要太后蓋璽允准。但只待儲君行了加冕典禮正式登基，以儲君氣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必可完成史無前例的壯舉，李斯只是給儲君提提鞋兒，牽牽衣腳吧！項兄休要捧我。」

項少龍歎道：「只是李兄不居功的態度，難怪可以得儲君器重。」

說到這裡，忽有所覺，轉頭往入門處望去，赫然見到昌平君正陪小盤站在那裡，後者雙目異采連閃，顯是聽到李斯這番話。兩人嚇得下跪施禮。

小盤大步走來，扶起李斯，感動地道：「李卿勿怪寡人不請自來，若非如此，便聽不到李卿的肺腑之言，李卿只要盡力辦事，寡人不會薄待你。」

李斯卻是汗流浹背，若剛才錯說半句話，一切完蛋。

項少龍與昌平君一道離宮，均讚歎李斯鴻運當頭，這麼一番話，將使小盤對他推心置腹，而項少龍更從歷史中知道，小盤的秦始皇一生人均對李斯言聽計從，原因說不定就因這十來二十句話。兩人並騎馳出宮門，轉入咸陽大道，過了宮牆護河，兩旁儘是王侯公卿將官的巍峨大宅，其氣勢確非關中諸國能及。不禁歎了口氣。

昌平君油然道：「少龍剛到過楚國，應知該地的情況，南方富饒，更勝我大秦，若非我們得到巴蜀之地，根本沒有比較的資格，但亦正是楚國之『富』，累死楚人。」

項少龍聽得大感興趣，放緩馬速，訝道：「富總好過貧，為何偏是禍而非福？」

昌平君惋惜地道：「楚人既得海鹽、銅之利，雲夢之饒，又有皮革、鮑、竹、金、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富，且因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墮贏蛤，不待賈而足，地沃食饒，無饑饉之患，故人人耽於安逸，欠積聚而多貧乏。遇上戰爭，兵無戀戰之心，故勢大而不強，否則天下早是他們的。」

項少龍心下同意，李園便是文采風流的人物，卻絕非刻苦耐戰之士。順口問起自己最熟悉的趙國，自己當年曾以南馬北馬對楚趙作出生動的比較。

不知為什麼原因，昌平君心情頗佳，侃侃而談道：「趙國土地亦廣，但山多地高，北部近林胡，民多強悍，像定襄、雲中、五原，本是由戎狄搶回來的土地，人民好射獵而不事農商。至於位於原晉國的邯鄲、太原、上黨等地，又多舊晉的公族子孫，愛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生活奢靡。像趙君的後宮妃嬪以百數計，婢妾被綺緞，酒肉有餘，而民則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故雖有天下無敵之精兵，上卻無懂得運用之人，又妒嫉人材，否則不會有趙括代廉頗而引來的長平之失。」

項少龍想不到昌平君如此有識見，刮目相看道：「這番話對趙人確是一針見血，其他列國的形勢又如何？」

昌平君得項少龍稱許，意氣飛揚道：「燕國地處東北，窮山僻壤，僅薊都似點樣子，可以撇開不論。韓國環境惡劣，人民大多居於山區，想積點糧貨也有心無力，若非有趙魏在背後支持，早給我們亡掉。」

項少龍未去過燕韓都城，不知詳情，但想起韓非當年到大梁借糧一事，知昌平君非是虛語。

昌平君續道：「魏國一向是我大秦的勁敵，當年起用吳起為河西郡守，我們只有吃敗仗的份兒。又廣泛結盟，硬阻我們東進。到遷都大梁，已擁地千里，帶甲三十餘萬。幸好魏人給勝利沖昏頭腦，竟恃強拔邯鄲，遂與趙人交惡，更犯眾怒，致有桂陵之敗，大將龐涓被俘虜，自此一蹶不振，否則現在當非這番局面。」

項少龍記起趙人間流傳「魏人最不可靠」之語，又想到魏安厘王派人假扮馬賊，肆虐趙境，暗忖魏人之敗，實是咎由自取。點頭道：「東方諸國給君上道盡虛實，只剩下齊國。」

昌平君想了半晌，故作神秘地道：「少龍知否齊人除了荒誕空談外，最流行的是什麼東西？」

項少龍哂道：「我怎會知道呢？說吧！」

昌平君笑道：「我雖當了左丞相，卻沒有半點威嚴，人人都像你這般對待我，哈！但我卻歡喜這個樣子。」

項少龍知他生性隨和，啞然失笑。

昌平君道：「現在臨淄最盛行的是高利貸，最富有的是一個放高利貸叫仲孫龍的大奸商，他比以前的呂不韋還要富有，看來沒有多少人能和他比身家。由此可知齊人是多麼驕奢淫逸，上面的人終日吹竽鼓瑟，鬥雞賽狗；下面卻是生活困苦，流亡者眾。否則以齊人漁鹽之利，商賈之盛，怎會給燕人差點亡掉。若非出了個田單，齊國更是不堪。」

項少龍衷心道：「這叫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揀了你這小子作左丞相，看來是誤打誤撞碰對了。」

昌平君大笑道：「少龍竟來耍我，不過大妹因你一番話肯嫁給楊端和，就是你揍我幾拳，我也只好乖乖消受。」

項少龍終明白他為何心情大佳，正要說話，道旁忽地一陣混亂，行人爭相走避，原來竟有兩幫人持劍追鬥。

昌平君大喝道：「給我把人拿下！」

十八鐵衛和昌平君的三十多名親兵紛紛下馬，蜂擁而去。

打鬥的兩幫人，人數相差頗遠，一邊是三十多人，另一邊只有五個人，但教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是佔上風的竟是那五個人。而他們之能迫得對手狼奔鼠竄的原因，皆因其中一名大漢身手驚人。此人年約二十五、六，長得高大俊朗，閃移時步法如風，劍法狠辣，幾乎每一出劍，對手不是兵器被磕飛，就是中劍負傷。這種對手如何可以對抗？殺得人數較多的那方大漢狼狽不堪，只有逃命的份兒。那五人卻不肯放過對方，咬著尾巴追擊敵人。不過他們下手頗有分寸，敵人中劍者只是倒地受傷，失去移動的能力。長街上兩組人且戰且走，街上留下一個個倒地呻吟的大漢。荊善等搶到纏戰處，那五個人傲然收劍，雖見到來的是軍兵，卻是夷然無懼。另一邊尚未倒下的十多人，聚在一處，人人雙目噴火，怒瞪五人。項少龍和昌平君對望一眼，均看出對方心中駭然之意。看人多那邊的人的衣著服色，知是仲父府的家將，那五人究竟有何所恃，竟不畏懼仲父府的權勢？

昌平君凝望身手最厲害的俊朗漢子，吁出一口涼氣道：「此人劍法，怕可與管中邪一較短長。」

項少龍微一點頭，策馬衝前，喝道：「當街廝鬥，王法何在，給本統領報上名來。」

俊朗大漢卓立如山，自具不可一世的高手氣勢，向項少龍微微施禮，顯示出他並不把項少龍放在眼內，淡然自若道：「本人韓竭，乃內史府的人，這批人公然打著仲父府旗號，在酒樓上強迫賣唱女陪酒，本人看不過眼，故出手教訓。」

荊善等見他神情倨傲，本要喝令他跪下，但聽到是嫪毐的人，忙把話吞回肚內去。

昌平君來到項少龍旁，低聲道：「韓竭來自韓國，是嫪毐在韓時的朋友，有韓地第一高手之稱，果是名不虛傳。」

項少龍亦省起小盤曾提過此人的名字，與另一個叫令齊的一武一文，均是朱姬要舉薦為官的人。

仲父府家將裡走了個帶頭的出來，眼閃怨毒之色，卻連禮都免了，昂然道：「項大人和左相明鑒，韓竭只是胡言亂語，我等兄弟正喝酒取樂，他們內史府的人卻來橫加干涉，此事我等必會奏與管爺，由他主持公道。」

韓竭冷哼一聲，寒聲道：「手下敗將，何足言勇，我們走著瞧吧！」

再向項少龍兩人微一躬身，掉頭走了。仲父府那群大漢像鬥敗公雞般，抬起傷者，垂頭喪氣地離開。荊善等人你眼望我眼，呆立一旁，皆因項少龍和昌平君兩人沒有發出指令。項少龍首次嘗到呂不韋和嫪毐兩人府將的目中無人和霸道，卻是無可奈何，惟有耐心等候黑龍出世的一天。但亦心中暗喜，呂不韋和嫪毐的對抗，終至勢不兩立的地步。怕自己都該有些安樂日子過吧！

這晚的月亮又大又圓，項少龍與嬌妻愛婢，到園內賞月，荊善等生起爐火，燒烤美食，充滿野火會的氣氛。項寶兒已懂得走路，由於步履未穩，每有失足，惹得眾人喝采嘻笑，非常熱鬧。善蘭、滕翼和愛兒來參加，兩個小子自是玩在一塊兒。滕翼和項少龍坐在小亭裡，看著兒子們玩鬧，心中湧起滿足和幸福的感覺。同時想到眼前的安逸，是他們以血和汗換回來的。以前是如此，以後亦會是如此。

滕翼有點感觸地道：「再過兩晚，就是你和管中邪決戰的時刻，那傢伙這些天來足不出戶，更沒有到醉風樓去，可知他是志在必勝。」

項少龍想起韓竭，順口問道：「二哥原居韓國，又曾參軍，可有聽過韓竭嗎？」

滕翼眼中精芒一閃，訝道：「三弟為何竟知有此人？」

項少龍把今天的事說出來，滕翼露出凝重神色道：「當今之世，若論劍術，無人之名可過於有稷下劍聖之稱、自號忘憂先生的曹秋道大宗師。據說他的劍法達出神入化之境，能不戰而屈之兵。這次鄒先生到齊去，主要是為見他一面。善柔正是他的關門弟子。」

項少龍早由趙致之口聽過這位近乎神話的人物，奇道：「曹秋道和韓竭有什麼關係？難道韓竭又是他的弟子嗎？那韓竭豈不是柔姊的師兄？」

滕翼道：「曹秋道雖在稷下開設道場，但收徒極嚴，所以徒弟不出百人之數，而據說他曾告訴齊王，在他收的徒弟裡，只有三人得他真傳，其中一個是韓竭，可知這人絕不簡單。」

項少龍想起他那柄沒有人是他一合之將、鬼神莫測的劍，駭然道：「曹秋道今年多大年紀？」

滕翼道：「據說他最善養生練氣之道，所以看來遠比真實年紀輕，他成名時我剛懂事，這麼推斷，他至少該有六十歲。」

項少龍想起武俠小說裡的天下第一高手，悠然神往道：「真希望可去向他請安問好，只恨田單不會歡迎我。」

滕翼訝然失笑道：「看來你對曹秋道的興趣，比對韓竭大多了。不過曹秋道似乎對徒弟的品格不大介意，韓竭此人在韓聲名狼藉，動輒殺人，恃著自己是王族，曾壞過不少良家婦女名節，與嫪毐屬一丘之貉。這次來秦投靠嫪毐，說不定是因走投無路，惟有離國避難。」

項少龍笑道：「愈多又壞又高明的對手，我的百戰寶刀愈不感孤單，二哥你也該手癢哩。」

滕翼笑道：「若你不宰掉管中邪，他們兩人首先會鬥上一場，管中邪和連晉的師傅照劍齋曾由衛往齊挑戰曹秋道，給斬斷尾指。兩派人自此勢成水火。」

項少龍失笑道：「怎會有人叫作照劍齋呢？是否故弄玄虛。」

紀才女的聲音傳來道：「以齋為號，照劍齋非是第一人，夫君大人萬勿掉以輕心，若論劍名，忘憂先生之下就要數他，否則教不出管中邪這徒弟來。」

項少龍笑應道：「還有個叫連蛟的，剛抵咸陽，擺明是來找碴子的。」

紀嫣然移至兩人身後，倚欄斜挨，仰頭看著天上明月，柔聲道：「嫣然才真的手癢，嫁予你這夫君後，什麼都給你先架住了，真不公平。」

項少龍和滕翼聽得面面相覷，紀嫣然油然道：「可以想像後天晚上，就是呂不韋、嫪毐和我們項大人三大勢力的正面交鋒，秦人以勇力為貴，誰派勝出，勢將聲望大增，至少對一般士卒來說，實情確是如此。」

滕翼心中一動道：「雖說不大可能，但呂不韋會否鋌而走險，索性在壽宴上設局一舉殲滅所有反對他的人？只要蒙驁能緊握兵權，挾持儲君和太后雖會大亂一場，卻非是全無機會。」

項少龍皺眉道：「除非他得到王齕支持，否則呂不韋絕不敢如此孤注一擲。自商鞅變法以來，沒有一個國家的將士比秦軍更忠於王室，只要禁衛和都騎嚴陣以待，呂不韋絕不敢輕舉妄動。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明天我和昌平君及王齕研究一下，以策安全。」

紀嫣然道：「夫君大人後天須讓我們出席，好看看你如何大展神威。」

項少龍笑道：「怎敢不帶我們的紀才女去呢？」旋又歎道：「真想到齊國一遊，一方面可以探望柔姊，另一方面則可見識一下天下第一名劍究竟厲害至何等程度。」

滕翼道：「想想就可以，若你離秦，定瞞不過呂不韋，他甚至會猜出你說不定是到齊行刺田單，那時齊人還不布下天羅地網等你去嗎？」

項少龍知他非是虛言，苦笑搖頭。

紀嫣然忽然道：「清秀夫人到秦國來哩！」

項少龍一時想不起清秀夫人是誰，愕然望向她。

滕翼更是一頭霧水，問道：「誰是清秀夫人？」

紀嫣然道：「清秀夫人是楚國大將斗介的原配夫人，由於斗介要了大夫成素寧的小妾，她一怒下離開斗介，立誓若斗介踏入她隱居處一步，立即自盡，記得嗎？」

項少龍這才恍然，原來是華陽夫人美麗的侄女，當年華陽夫人還托自己帶禮物給她，只是自己有負所托。

滕翼道：「她幹嗎來這裡？」

紀嫣然道：「當然是李嫣嫣派她來的，希望能憑著她和華陽夫人的關係，緩和秦人因徐相被殺而仇楚的情緒，亦想順道把楚國的小公主迎回楚國。」

滕翼道：「華陽夫人現在對秦廷還有什麼影響力？」

紀嫣然含笑橫項少龍一眼，別有深意道：「怎會沒有影響力？別忘記我們的琴太傅是華陽夫人一系的人，而她至少可以影響我們的項統領項大人。清秀夫人現在寄居清姊家中，剛才清姊使人來請她的項太傅明天到她家去見清秀夫人哩！夫君你怎都不可推托呀。」

項少龍苦惱道：「你清姊沒告訴她我早盡了力，儲君不會因此事對楚用兵的。」

滕翼笑道：「一個盡說什麼你的琴太傅，一個卻開口閉口你的清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與紀嫣然對望一眼，笑了起來。

紀嫣然離去前，微嗔道：「不理你們哩，夠膽便違背清姊的吩咐吧！」

次日項少龍參與早朝。朱姬仍有出席，也看不出什麼異樣之處，可見應只是剛有身孕，加上袍服的掩飾，幾個月內不怕會給人看破。百官集中討論鄭國渠和因而牽連到的種種問題，特別是財力和人力上的調動，更有數千民戶受到影響，須安排遷徙。項少龍對此一竅不通，聽得頭昏腦脹，更不要說插口。

好不容易捱過，退廷時王齕和王陵把項少龍拉到一邊說話，前者欣然道：「幸不辱命，明天喪期過後，少龍可帶小俊親到鹿府拜會鹿大夫，詳談聘禮及有關細節。」

王陵道：「真是巧合得教人心寒，鹿公喪期剛在呂不韋壽辰同一日滿了。」

項少龍也覺毛骨悚然。

王齕道：「昌平君告訴我，昨天你們見到仲父府和內史府的人當街惡鬥，是嗎？」

項少龍點頭道：「兩邊的人均視我們如無物，真恨不得下手宰他們。」

王陵道：「都衛統領之職怎也要搶回我們手上，不過卻不容易。」

王齕皺眉道：「此事遲些再說，少龍那封信送出了嗎？」

項少龍道：「昨天已派人送往楚國。」

王陵道：「嫪毐現正招兵買馬，又派人往東方各地招募劍手，因有太后為他撐腰，我們不敢說話。這假太監很多言行舉動，比呂不韋更要使人生厭。最近因要擴建內史府，硬把鄰宅的土地收歸己有，教人氣憤。」

項少龍歎道：「現在儲君由於事事均須太后支持，所以怎也要多忍一會。」

此時瞥見李斯在遠處向他打出小盤召見他的手勢，再多謝兩人，順帶說出滕翼昨天怕呂不韋會乘機發難的疑慮，匆匆見小盤去。

書齋內除了小盤外，尚有昌平君；項少龍和李斯施禮坐在下首，小盤欣然道：「寡人先讓三位卿家見一個人。」

項少龍等三人大感愕然。

小盤傳令下去，不半晌有人進入書齋，到小盤座前施禮，再站起來，此人年約四十，身形頎長，留著濃密的山羊鬚，似屬智士謀臣一類的人物。

小盤客氣道：「先生請坐。」

眾人自是一頭霧水，小盤介紹項少龍諸人後，解釋道：「這位是齊國稷下名士茅焦先生，乃嫪毐遣人由齊請來咸陽，至於茅先生為何來此，寡人請先生親自道來。」

茅焦淡淡笑道：「茅某這次來秦，非是鬧事卑鄙之徒，而是想看看大秦的威勢，為何能震懾東方？」

李斯大興趣道：「不知先生有何看法？」

茅焦冷然道：「茅某和政儲君暢談半天，仍是一句話，一天呂不韋、嫪毐不除，秦室休想一統天下。」

小盤笑道：「寡人本想請先生任職朝廷，但回心一想，若先生肯屈就嫪毐，更能發揮作用，難得先生一口答應。」

項少龍心中叫妙，呂不韋府已有圖先作內應，現在若再有這看來比圖先更狡猾多智的茅焦作臥底，嫪毐還能飛出他和小盤的掌心嗎？同時看到小盤日漸成熟，開始懂得用計。李斯和昌平君拍案叫絕，各人仔細商量妥聯絡之法，茅焦退下去。項少龍記起蒙武蒙恬，把他們的事說出來，明示他們只忠於儲君。小盤幼時曾與他們一起習武，頗有交情，現在得項少龍保薦，哪會有問題，但想了半晌，卻找不到合他們的職位。

項少龍靈機一觸道：「假若明晚我幹掉管中邪，都衛統領一缺自是空了出來，無論我們提出任何人選，看來呂不韋都不肯接受，甚至嫪毐亦不希望城軍三大派系盡入我們掌握之內，惟有在蒙武、蒙恬中選其一人，才不會遭到反對，另一人由他隨老爹作戰，那麼有任何風吹草動，都瞞不過我們耳目。」

這次輪到小盤拍案叫絕，向昌平君道：「左相設法安排兩個小子來見寡人，待寡人好好鼓勵，以安他們之心。」

項少龍離開王宮，記起清秀夫人的事，忙趕往琴府去。琴清正和清秀夫人在廳內閒聊，見他依召而來，欣然介紹兩人相識。清秀夫人身穿項少龍最欣賞的楚式袍服，寬袍大袖，花紋華美，最引人是綴滿寶石的束腰寬帶，閃閃生輝，說不出的惹人遐想。不知是否項少龍來得突然，清秀夫人沒有戴上覆臉的輕紗，終給項少龍看到她嬌美的玉容。可能因婚姻的不如意，她的容色有點不健康的素淡，但卻一點沒有損害她秀麗的氣質，反使她的風姿有點與別人不同。她的眼神寧恬清澈，使人感到她是莊重自持，謹守禮法的女子。

三人分賓主坐好，清秀夫人以她悅耳的柔細聲音說了幾句禮貌的開場白，感激地道：「琴太傅把現時的情況告訴妾身，幸好有項大人為我們在儲君面前說項，使秦楚不因此妄興干戈，妾身謹代表敝國感謝項大人的濃情厚義。」

項少龍心中嘀咕，既是如此，為何還要我來見你？表面當然謙讓一番。

清秀夫人淡淡道：「事實上我們早見過面，是嗎？」

項少龍暗忖此事極端秘密，該不會是李嫣嫣又或李園透露給她知道，訝然道：「夫人何有此言？」

清秀夫人仍是那種淡然自若的神態，道：「這次請得項大人大駕來見妾身，固是妾身要親自向大人道謝，還有是順帶把太后和秀兒夫人囑妾身帶來的兩份禮物交給大人。因曾聽琴太傅所言，項大人剛由壽春回來不久，現在見到大人，妾身自可把大人認出來。」

項少龍頗感尷尬，偷偷望向琴清，幸好她只是白他一眼，並沒有怪他到處留情，放下心事，道：「既給夫人認出來，項某人怎會否認。嘿！夫人的慧眼真厲害，當時似乎正眼都沒有看我，竟就認出是我項少龍。」

清秀夫人露出一絲動人但冷漠的笑意，伸手召來女侍，捧出兩個錦盒，道：「妾身起程來前，太后把妾身召進宮去，千叮萬囑不可讓人知道此事，希望項大人瞭解。」

由於李嫣嫣和郭秀兒的身份地位，她們只好把感情藏在內心深處，實在令人惆悵。驀地警覺到身前兩女正仔細端詳自己的反應和表情，忙岔開話題道：「李相國近況如何？」

清秀夫人似是不願談李園，輕描淡寫道：「尚算托福，李相請項大人若有空閒，可到壽春探他，必竭誠以待。」

項少龍對著似乎對事事漠不關心、口氣冷淡的美女，再找不到任何話題，打響退堂鼓道：「夫人準備何時回楚？」

清秀夫人道：「今晚見過姬太后，明天立即動程回楚，妾身不太習慣這裡的天氣。且妾身知項大人貴人事忙，不敢再留項大人。」

項少龍暗忖美人兒你真懂得什麼叫合作愉快，偷偷向琴清打個眼色，施禮離去。

## 第四章大戰前夕

項少龍回到官署，進入靜室，把錦盒打開一看，原來是兩件刺繡精美的袍服，心中湧起溫馨旖旎的感覺。在這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女子要幸福快樂真不容易。郭秀兒和李嫣嫣是兩個明顯的例子，她們雖身份尊貴，但都不能隨心所欲地去追尋嚮往的事物。她們的命運，仍是操縱在男人的手上。百感交集之時，滕翼使人來喚他。項少龍收拾情懷，到大堂去。

滕翼道：「又出事了，剛才在城門處因渭南武士行館的人由外地運兵器回來，給守城的軍官詰問，一言不合，竟打傷那軍官，給管中邪逮著，但嫪毐出面，管中邪被迫放人，可見呂不韋現在仍苦忍嫪毐。」

項少龍笑道：「倒要看他能忍多久。是了！找個機會通知小俊，他和鹿丹兒的婚事該沒有問題，與管中邪決鬥後，我們正式提親下聘。」

滕翼大喜，忙遣人去通知荊俊。

項少龍道：「有了鹿丹兒，他好該心滿意足。二哥最好管得更緊一點，不要讓他涉足風月場所。現在咸陽龍蛇混雜，呂嫪兩黨的人鬥爭益烈，我們最好避免牽涉在內。」

滕翼苦笑道：「我對他不知說盡多少話，這小子天性愛風流熱鬧，兼之交遊廣闊，要他呆在家中，除非打斷他的腿吧。」

項少龍苦笑乏言。荊俊早晚會鬧出事來，但只要沒有傷殘損命的情況，其他事自己該可擔當得起，點頭道：「那只好加強他護從的實力，有起事來不致吃上大虧。」

滕翼道：「若他成為鹿家之婿，地位立時不同。鹿公在文武兩方有極大的影響力，當今秦室有點名堂的將領，誰不出於他帳下，荊俊作了鹿公的孫女婿，任何人想動他，都要三思而行。」

項少龍暗忖若鹿公仍在，說不定會反對這門親事，說到底荊俊仍非秦人。

滕翼續道：「只要小俊不踏足醉風樓，該可無事，現在嫪毐和呂不韋正明裡暗裡以醉風樓作為較量的場所，伍孚慘透了。」

項少龍想起單美美和呂嫪兩人糾纏不清的關係。單美美確是琴清和紀嫣然外最美的女人，姿色尤在嬴盈、鹿丹兒，甚或烏廷芳和趙致之上。如此尤物，縱然沒有呂不韋和嫪毐，亦是人人想收歸私房的寶貝。不知如何，自己對她沒有好感。可能是受過趙雅、平原夫人或晶王后的教訓，最怕口不對心的美女。

滕翼一拍額頭道：「我差點忘記圖管家著你申時末到老地方見面，他該有重要消息告訴你。」

項少龍點頭道：「呂不韋怕是要謀反了。」

一個時辰後，項少龍與圖先在老巢見面，後者額際處的髮腳花白斑駁，而這變化只是最近幾個月的事，可見他活在很沉重的壓力下。

圖先豎起拇指讚道：「少龍了得，打得蒙驁和呂不韋的人大敗而回，這次最失面子的是蒙驁，呂不韋卻不敢怪責他，亦把呂不韋的大計部署全盤打亂。」

項少龍知自己猜得不錯，呂不韋性情暴躁，並非有耐性之人，怎肯坐看小盤權勢愈來愈大？笑道：「他是否準備造反？」

圖先冷笑道：「造反他仍未夠斤兩，奪權卻是游刃有餘，本來他已牢牢抓緊軍政兩方面的大權，只要除了你，其他如嫪毐一類假太監成什麼氣候？王翦和安谷傒又遠戍邊防。可是他卻偏奈何不了你，王齕現在更靠往你那邊去。昨晚他在管中邪和蒙驁前大罵你和王齕，非常激動。此人豺狼成性，一點都記不得自己做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

項少龍想起一事，問道：「王齕究竟有沒有告訴他，鹿公等曾對他和儲君滴血認親，確定儲君和他並沒有父子關係？」

圖先還是首次聽到此事，問清楚詳情，色變道：「少龍你真大膽，連我都不敢確定儲君究竟是異人還是呂不韋的兒子，你卻敢去博這一鋪。若真是呂不韋的兒子，豈非把以前贏回來的全賠掉嗎？」

項少龍當然不會告訴他其中真相，歎道：「若我諸多推托，豈非更使鹿公等肯定儲君是呂賊的孽種？這次總算押對了。」

圖先仍是猶有餘悸，好一會道：「王齕該仍沒有將此事告訴呂不韋，因為每次受氣回來，他都是罵朱姬多一點，可見他恨的是朱姬沒有把他乃真正父親一事告訴儲君。真奇怪，以呂不韋的精明，該不會連自己是否儲君的父親都不知道？而且在他把朱姬送給異人前，早處心積慮要讓自己的兒子成為大秦之主，怎會弄錯？當年他曾親口告訴我儲君是他的兒子。」

項少龍忍不住道：「朱姬卻親口告訴我，她弄不清楚儲君是出自先王還是呂不韋。」

圖先哂道：「即使心知肚明，這有野心的女人豈肯把真相說出來，若非儲君遠她而近你，她亦不會像現在般縱容嫪毐，說到底仍是權力作祟。」

項少龍心中一震，首次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朱姬。若這話是其他人說出來，他定不會像現在般放在心上，但圖先早在她仍是呂府歌姬時便認識她。朱姬名字裡的「姬」字，指的正是她這身份，所以有人稱她作趙姬，意思即趙國的歌姬。當年莊襄王在位之時，她能安守婦道，自是知道只有這樣始可享受富貴和權力，何況異日自己的兒子就是秦王，更是心安理得。到呂不韋害死莊襄王，她看穿若靠向呂不韋，充其量只是呂不韋的一隻棋子，故希望籠絡他項少龍，但卻發覺他只忠於小盤和先王，所以與嫪毐混在一起，既貪他的男色，亦希望藉嫪毐培植自己的勢力。到最近發覺自己的兒子疏遠她，遂把心一橫，全面投向嫪毐，又暗地為他生兒子，說到底，正是不肯放棄權力。想到凡此種種，登時輕鬆起來，心中對朱姬的歉疚之情大大減少。至此心情轉佳，問道：「現在呂不韋有什麼打算？」

圖先道：「一天有你在，呂不韋仍不敢輕舉妄動。加上現在王齕擺明投向你和儲君，蒙驁也沒成事的把握。不過當有一天他同時調走王齕和蒙驁，我們便要小心。蒙驁去了可以回來，兼且手握兵符，呂不韋又有家將八千，隨便找個藉口，可殺盡所有反對的人，我想對此事少龍該心中有數。」

項少龍微笑點頭。

圖先續道：「現在呂不韋和蒙驁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管中邪明晚和你的比武上，可以說若管中邪得勝，少龍你必死無疑，少龍你要三思才好。」

項少龍哈哈笑道：「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圖先仍不放心，歎道：「請恕圖某直言，管中邪半年來日夕苦修，無論體能劍術均處於巔峰狀態，少龍實犯不著拿性命來和他賭博，此戰成敗的影響太大。」

項少龍知道老朋友關心自己，抓著他肩頭道：「請對我有信心一點，明天等著看好了。」順口問道：「三小姐情況如何？」

圖先歎道：「呂府內，我唯一尚有點感情的就是她，她對我也顯得比別人好，只可惜她錯生為呂賊的女兒。這些天來，她一直心事重重，我看她還是向管中邪多過向你。我起先還相信是她堅持要你們兩人再鬥一場的，最近方知根本是呂不韋和管中邪的詭計。那次田獵比劍，表面你雖似佔在上風，但管中邪卻指出皆因他不願殺你，故讓你得逞，否則你必敗無疑。嘿！所以我對你屢次相勸，可以不動手，最好不動手。」

項少龍低聲道：「坦白告訴你，那天我是保留起實力，管中邪才得以身免，明天我將不會那麼客氣。」

圖先愕然道：「真的？」

項少龍為安他的心，胡謅道：「當然！否則後來我為什麼只守不攻？」

圖先半信半疑地瞪他好一會，道：「現在呂不韋和嫪毐競賽似的從各地招攬頂尖好手來加強家將的陣容，嫪毐方面除拉攏渭南武士行館，還多了個叫韓竭的人，此人據說得稷下劍聖曹秋道的真傳，管中邪對他頗為忌憚，少龍你須留意此人。據說他精擅刺殺之道，燕國有幾個權貴命喪於他的手上。」

項少龍見過韓竭的劍法，確可與自己或管中邪爭一日之短長。

圖先道：「呂不韋新招的人中，以許商、連蛟和趙普三人最出色，其中最厲害是有上蔡第一劍手之稱的許商，此人現在是管中邪練劍的對手，看來並不比管中邪遜色多少。膂力確及不上管中邪，但其劍法的靈巧，卻可補這方面的不足。呂不韋有意讓他補上都衛副統領的空缺。」

項少龍笑道：「呂不韋當然有他的如意算盤，不過我倒不信他打得響。是了！還有沒有肖老的消息。」

圖先欣然道：「人才去到哪裡都是人才，現在月潭在韓頗為得意，化名邊談，當上韓相的幕僚，我也為他高興。」

兩人再聊一會，先後離開。那晚項少龍和滕荊兩位兄弟在官署吃飯，荊俊得知說成婚事，自是眉飛色舞，得意洋洋。

項少龍趁機道：「以後沒有什麼事，不要到醉風樓去，現在呂不韋和嫪毐爭單美美爭得焦頭爛額，我們犯不著混這淌濁水。」

荊俊呆了一呆，尷尬道：「今晚剛巧給昌文君約了到那裡喝酒聽樂，還有楊端和與白充。唉！頂多我怎麼都忍了他，保證不會犯事。」

滕翼淡淡道：「你不去惹人，人家不會來惹你嗎？莫忘記田獵時你折辱過周子恆，呂家的人無不含恨在心，摩拳擦掌要挫你威風。加上國興等人又恨你入骨，他們現在有嫪毐撐腰，若非你身居要職，早給他們宰了。自己仍不懂檢點嗎？」

荊俊不敢和滕翼爭拗，求情的目光移注項少龍。

項少龍念他仍是年輕，心中一軟道：「橫豎沒有什麼事，不若我們也去湊湊興，好看看那裡的情況。」

滕翼愕然道：「三弟莫忘了明晚要和管中邪動手，今晚若仍去胡混，嫣然等肯放過你嗎？」

項少龍笑道：「我正想讓管中邪知道我並不把明天的比武放在眼內，還可使他掉以輕心，以為可穩操勝券。只要早點押小俊回家，該沒有什麼問題。否則只是擔心這小子，我就要睡不著。」

荊俊感動地道：「三哥對我真好！嘿！不！二哥對我當然也很好。」接著興奮得跳起來，嚷道：「我要找昌平君，知道二哥三哥去而不喚他，他必會怪我。」

看著荊俊旋風般走了，兩人只好對視苦笑。兩人談了一會，遣人通知紀嫣然等須夜點回家，正要出門，桓齮來了。這年青有為的新扎將軍雖是滿臉風塵，精神卻比前更好，顯是因大有作為，故心境愉快。桓齮一見兩人，拜了下去。兩人忙把他扶起來。

滕翼奇道：「小齮你不是正忙於訓練速援軍嗎？為何連夜趕回咸陽？」

桓齮道：「有小賁看著，有什麼放不下心的。最重要的是要回來為項大人明天之戰搖旗吶喊、喝采助威。唉！我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才勸得小賁留下。我回來的事，已得左相批准，沒有犯規。」

滕翼笑道：「這也難怪，聽說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不惜遠道而來，還千方百計托人關照，好能參與明天的壽宴。」

桓齮道：「剛才在路上碰上屯留的名人蒲鷊，他的陣仗才厲害，家將多達五百人，還帶來大批歌姬，我很不歡喜這個人。」

昌平君的聲音響起道：「我也不歡喜這個人，大家是英雄所見略同。」三人正在大門處說話，回頭看去，竟是昌平君和李斯聯袂而至，隨護的人比平時多上三倍。桓齮並不像對項少龍和滕翼般與昌平君言語不禁，無拘禮節，慌忙施禮。

擾攘客套一番，李斯歎道：「想起項大人明晚之戰，儲君和我均無心政事，忽然小俊來找昌平君說你要約他到醉風樓去預祝明天的勝利，我正悶得發慌，所以也來湊興。」接著壓低聲音道：「儲君也來了！」

項少龍、滕翼和桓齮齊齊嚇一大跳，往那隊仍高踞馬上的衛從望去，見到昌文君和荊俊伴著小盤，而這未來的秦始皇在下頷黏上一撮假鬍子，換上普通武士服，正向三人微笑點頭。

項少龍和滕翼仍未及反應，桓齮跪叩下去，給昌平君一把撈起，道：「儲君有令，不須遵君臣之禮，否則若讓人知道，必不輕饒。」

桓齮忙站起來。

小盤策馬而出，哈哈笑道：「時候不早，我們立即動程。」

項少龍等連忙飛身上馬，伴著小盤馳上華燈初上的大道，朝醉風樓進發。眾人中只有項少龍敢與小盤並騎而馳。

小盤顯是心情大佳，笑吟吟道：「師傅不會怪我當上儲君，仍愛胡鬧吧？」

項少龍怎忍掃他的興，笑道：「就算正式登了基，有時也須輕鬆一下的。」

小盤目下唯一怕的人是他，見他不怪責，欣然道：「聽得師傅決戰前夕仍要去花天酒地，寡……嘿！我只有高興之心，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太后剛才還找我去說話，要我阻止這場比武，說你贏面不高。哼！天下間只有寡……不！只有我知道沒有人可勝過師傅。」

項少龍知他自少崇拜自己，而他項少龍無敵於天下的形象，早深植他心內，誰都改變不了。幸好自己新得百戰寶刀，兼悟出百戰刀法，否則現在的壓力會大得吃不消，淡然道：「看來儲……嘿……究竟我該叫你作什麼好呢？否則說不定待會露出馬腳。」

小盤興致盎然地看著街上的行人和房舍，油然道：「不若叫秦始吧！秦當然是我大秦國，師傅曾說我將來一統天下後該稱作始皇帝，所以叫秦始好了！哈！名字相當不錯。」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小盤召來昌平君，著他通知各人他新起的名字。

小盤又別過頭來道：「師傅剛才想說什麼？」

項少龍壓下因聽到「秦始」兩字而生的荒誕情緒，想了想，記起想詢問什麼，道：「我想問你明晚是否會到呂不韋的壽宴去？」

小盤奇道：「這個還用問嗎？我現在恨不得可立即到了明晚，太后也會去呢，現在咸陽誰都不肯錯過這機會。聽說還有人開出盤口來賭你們勝負。哼！據昌文君調查回來的報告，大多人都認為由於管中邪準備充足，必可雪前恥，只有我敢肯定勝的必然是師傅你。」

項少龍心中好笑，暗忖這個「賭」字必是自有文字以來就存在，因為那似是人類天性的一個主要成份，說到底是要預知未來。

此時醉風樓的大招牌已然在望，小盤興奮地左顧右盼，又道：「剛才桓齮說的蒲鷊是屯留的首富，有人更說他是我大秦除你烏家外最富有的人，專做鹽鐵生意，還做得很大。此人野心極大，以前是陽泉君的人，現在則和杜璧很親近，我們對他要留神。」

昌平君此時趨前道：「儲……嘿！不！秦兄，我們究竟要去清靜點的別院，還是到大堂湊熱鬧？」

小盤理所當然道：「當然是到大堂去，我還要叫齊醉風四花來陪酒，看看她們究竟有何姿色絕藝，竟可迷倒這麼多人。」

此語一出，項少龍和昌平君登時面面相覷，暗忖今晚想低調點都不行。

醉風樓今晚特別熱鬧，大門外車馬絡繹不絕，人們要排著隊進去。

項少龍和小盤研究過後，決定只帶十八鐵衛和另十八名御前高手入內，免致人們只看陣勢，看破有異平常。好不容易進入高牆內，未來秦始皇見到偌大的主樓和別院群無不燈火輝煌，一片盛世之象，登時心花怒放，與眾人指指點點，好不高興。剛巧一座別院處正有姑娘和客人在放煙花取樂，弄得滿天斑斕彩花、色光迷人，更添熾烈的氣氛。

樓主伍孚正在大堂入門處迎賓，見來的竟是昌平君和項少龍等人，雖是分身不暇，仍抽身迎上，一揖到地道：「大人莫記小人過，小人有時雖是口不對心，只因身不由己，請左相、項大人和諸位達官貴人，原諒則個。」

項少龍等心中叫絕，伍孚這麼來個「坦誠相對」，他們難道還要和他計較嗎？此時十多名姿色可人的俏婢簇擁上來，笑語盈盈中，為眾人脫去禦寒的外衣，又奉上熱巾拭臉抹手，服侍周到。趁此空檔，伍孚謙卑地逐一招呼拜見。此人顯是對朝廷人事瞭如指掌，聽到李斯、桓齮之名，立即肅然起敬，說了番得體的場面話。

項少龍介紹小盤，這傢伙聽到「秦始」之名，顯是一頭霧水，摸不著腦袋。不過見他既能和昌平君和項少龍等權貴一起來尋歡作樂，眾人又對他態度恭敬，兼之這突然冒出來的人樣貌雖老嫩難分，但方面大耳，不算英俊，卻自具一股威懾眾生的氣度，且雙目瞪來，自己立即湧起下拜的衝動，哪敢怠慢，忙恭敬道：「秦大官人一表人材，世所罕見，必非池中之物，請多多關照小人。」

這幾下馬屁拍得恰到好處，小盤本對他只有惡意而無好感，聞言立即改觀，哈哈一笑道：「伍樓主客氣，今晚寡……哈！今晚秦某遠道而來，正是要見識一下貴樓醉風四花的色藝，樓主給我好好安排。」

他們說話處乃醉風樓的迎客大堂，由於項少龍等人多勢眾，十八鐵衛和十八名貼身保護小盤的御衛又散佈開來，形成人造保護罩，登時佔去半個大廳。剛進來的客人，見到是項少龍、昌平君這種當權的猛人，大多「安守本份」，悄悄繞道而行。只有一群彪悍武士進來後，見到伍孚只顧侍候眾人，停了下來，臉現不滿之色。十八鐵衛還好一點，十八名御衛一向服侍的是秦國之主，哪會把任何人放在眼內，均虎視眈眈，對這十來個武士毫不客氣。

伍孚聽到小盤的要求，臉露難色，可是小盤自有種教人不得不聽從他那種理所當然的說話威勢，忙不迭道：「這事有點困難，待小人安排一下，怎也設法讓她們抽身來侍奉各位大人一會。」

荊俊瞥那群武士一眼，心中大樂，湊近項少龍道：「『疤臉』國興來了，還有常傑。哈！這群混蛋定是活得不耐煩，竟在掙眉突目呢。」

項少龍回頭望去，首先認出國興，當然因他額角和面額均有疤痕，而事實上他亦生得比其他人壯碩，氣度沉凝，一看便知非是易與之輩。國興雖與俊俏無緣，卻頗有男性的魅力。國興等顯亦認得項少龍，見到是他，均感意外，仍毫不畏懼地與他對望。

小盤感到氣氛有異，別過頭來朝他們望去，見到國興等囂張的態度，冷哼道：「這些是什麼人物？」

昌平君忙恭敬道：「是渭南武士行館的教席國興和常傑。」

伍孚何曾見過昌平君對人說話恭敬至此，眼中閃過驚異之色。

小盤正要使人把他們拿下來，項少龍湊到他耳旁道：「今晚是來作樂啊！」

小盤驚醒過來，他仍有點小孩心性，哈哈笑道：「對！對！我們進去玩耍。」

尚未舉步。把門的唱喏道：「屯留蒲大爺到！」

項少龍、小盤等興趣大生，立時停下腳步，回頭往入門處望去。開道的是十二名同樣裝束的軒昂武士，接著是個高冠博帶的中年漢子，這人比常人足足高出一個頭有餘，及得上項少龍的高度，寬大的錦袍襯托出他不凡的氣勢。最出色是他一對眼睛，淡淡掃視大堂，便似成竹在胸，對一切瞭然於心。他不但沒有半分商家的俗氣，相貌還高古清奇，只是神情倨傲，對正在旁相迎獻媚的鴇婆春花愛理不理的。伴著他的尚有兩名衣服華美的年青武士，看來該是第一流的劍手。伍孚大感為難，蒲鷊乃秦國東方舉足輕重的地方名人大豪，一時間可不知逢迎招呼哪一方才好，何況還有正等他等得不耐煩的國興等人。

項少龍乃挑通眼眉之人，笑道：「伍樓主儘管去招呼貴賓，我們自行上樓便成。」

這番話怕只有項少龍敢說出來，換了即使貴為左相的昌平君，仍不敢放准伍孚不招待儲君而去侍候其他人。伍孚如獲王恩大赦，一邊打恭作揖，一邊召來另一手下，引領眾人上樓。

項少龍等舉步往內進走去，準備登樓，國興排眾而出，大步追來道：「諸位大人請留步！」

小盤雙目厲芒一閃，掠過殺機，停下步，項少龍伸手過來輕拍他一下，示意他勿要動怒，方與眾人轉過身來，面向正大步走過來的國興。眾御衛一字排開，阻止他走得太近。遠處則是伍孚慇勤地招呼蒲鷊。

國興停下來，施禮道：「小人謹在此祝項大人明晚旗開得勝、盛名不墜。」

項少龍知道只是開場白，冷冷道：「國兄有何指教？」

國興掃了攔在身前的眾衛一眼，臉容上怒意一現即收，昂然道：「敝館上下對項大人的劍術非常欣佩，若改天大人有空，請到敝館一行，好讓小人們有機會受大人指點。」

項少龍暗忖這等若公然搦戰，只不知是否出自嫪毐意思，還是渭南武士行館館主邱日昇想把領導地位爭取回來的私下行為。昌平君等無不冷哼連聲，表示不悅。「疤臉」國興卻是一無所懼，眉頭不動半下，一派硬漢本色，靜待項少龍的答覆。

項少龍淡淡笑道：「貴館一向這麼關心我項少龍，我早想登門拜訪，這樣吧！看看我的心情哪一天比較壞一點，就來找你們見識見識。」

國興聽他說得這麼不留情面，雙目閃過森寒的殺氣，小盤鼓掌道：「說得好！到時項大人勿漏了我。」

國興愕然望向小盤，當然不知他是何方神聖，厲喝道：「閣下何人？」

「鏘！」

十八御衛一起拔劍，卻只發出一下聲響，可知這些人能榮任貼身御衛，不但武技高強，還訓練有素。

其中一御衛冷喝道：「竟敢對……嘿！對公子無禮，給我跪下。」

那群武士行館的人見勢不妙，擁了過來，幸好國興知道除那「公子」不知是什麼人外，其他人都是惹不起的，忙把眾人攔著。蒲鷊和伍孚等均愕然瞧來。

項少龍哈哈笑道：「秦兄何須為這等人敗了雅興，我們還是尋樂去吧。」

再不理氣得變色的國興等人，引著小盤登樓而去。同時心中暗笑，他等若救了國興等的小命，否則縱是嫪毐親來，朱姬駕到，他們也難逃腰斬之厄。步入樓上寬敞的大廳，眾人顯是早得風聲，知項少龍仍有閒情來喝酒，一時全場肅靜，所有目光均集中在這明天即要決戰管中邪的人身上去。小盤怕給人認出，墮後走在眾人之間，由滕翼和桓齮等擋著別人視線。楊端和、白充兩人早到了，一時仍未看到小盤，欣然起迎，頻說：「稀客」。換了任何人，明天對著管中邪那樣的可怕對手，今晚豈敢出來胡混？荊俊先一步搶前，低聲告訴他們儲君來了，但千萬不要下跪見禮，兩人臉上的肌肉完全不受控制的透出驚愕神色，手足無措，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樣。他們的席位設於大廳一邊臨窗處，只有十個席位，小盤含笑親切地和楊端和兩名將領打過招呼，背廳而坐，免得給人看到他的臉孔。眾人紛紛坐下。

由於今晚特別熱鬧，座無虛席，先前又想不到小盤會來，三十六個鐵衛御衛都沒有坐位。幸好席間極為寬敞，趕上來的春花早得伍孚指點，盡心服侍，忙急就章的使人在旁加設兩席，擾攘一番，回復先前熱鬧酣暢的情況。侍女穿花蝴蝶的上來奉上美酒。

小盤點了果餚，笑道：「各位兄台隨便談笑，像平時那樣。」

話雖如此，卻沒有人敢透出一口大氣，情況異樣之極。

項少龍見狀笑道：「楊將軍和白將軍早來了，為何卻不喚姑娘陪酒？」

楊端和乾咳一聲，尷尬地道：「項大人上來前，酒樓內人人在談論大人明天一戰的勝負，有人甚至吵得臉紅耳赤，我們聽得入神，其他的事都忘了。」

白充垂頭不敢看小盤，低聲道：「當有人傳來項大人已抵迎客廳的消息，廳內哄動起來，有人說項大人必是穩操勝券，又有人說項大人不知……嘿不知……唉！都是不說了，總之現在沒有人敢再說半句話。」

滕翼笑道：「是否不知自愛呢？」

白充不好意思地點點頭。項少龍正游目四顧，發現幾席熟人，一席是呂府的著名高手，除了周子恆、魯殘外，新來的許商、連蛟和趙普都在，出奇的竟是圖先陪著他們。許商、趙普、圖先見項少龍往他們瞧來，含笑打招呼，但周子恆、魯殘兩個舊人和連蛟這個連晉的族兄兼師兄，均表現出不屑理會的神態。他們身旁各有一名姑娘侍酒，卻沒有像單美美、楊豫、歸燕、白蕾那種頂級的紅阿姑。

另一席是嫪毐的人，離他們只隔三席，除英偉軒昂的韓竭外，還有兩個人，經荊俊指點，知是嫪毐最得力的嫪肆和令齊。嫪肆外型和嫪毐差遠了，又矮又肥，不過雙目靈動，顯是狡猾多智的人物。令齊則一表人材，外貌儒雅風流，是個典型的謀士類型。此時國興等走上來，加入到他們那一席去。

小盤亦在偷偷巡視廳內諸人，見到一些平時道貌岸然的大官，正擁美調笑，大感有趣，對眾人道：「各位可隨便召姑娘陪酒，不要因我而掃興。」

風流如荊俊也惟有報以苦笑，有小盤在，能呼吸暢順已是本事，誰還敢召妓相陪？若那些不知情的美人兒，爆出自己平日的風流行徑，那才累事呢。

伍孚此時登上樓來，顯是親自招呼蒲鷊到其中一所別院去，一路和各席客人打哈哈，直走過來，畢恭畢敬道：「楊豫姑娘唱畢一曲，立即過來相伴，她聽到項大人來了，其他客人都忘記了。」

項少龍暗忖這等小人，憎厭他是浪費精神，遂拋開舊事，笑道：「今晚主客是遠道而來的秦公子，楊豫是來陪他，而非陪我。」

伍孚拍馬屁拍到馬腿上，哈哈笑道：「大人放心，小人已分別通知美美、小蕾和燕燕，她們可以分身之時，立即來見秦公子，任公子罰酒罰唱。」

伍孚不愧歡場中吃得開撐得住場面的人，這麼一說，眾人都不好怪他。

驀地一聲冷哼來自國興那席，只聽有人冷言冷語道：「官當得大確是不同凡響，無論多紅的姑娘都要委屈相從。」

這句話明顯是針對眾人而來，各人無不色變。看來嫪毐的人要比呂不韋的人更有所恃，囂張得教人難以相信。要知項少龍此席他們認識的無一不是當朝紅人，昌平君更貴為左相國，比嫪毐高了數級，而他們仍敢出言嘲諷，自是由於有朱姬作他們的大靠山之故。眾御衛人人手按劍柄，只等小盤一聲令下，立即過去斬人。小盤終親身體會到嫪黨的氣焰，龍顏寒若冰雪，兩眼厲芒閃爍，看得眾人和伍孚心生寒意。在這劍拔弩張，千鈞一髮的時刻，李斯含笑站起來，朝韓竭、國興那席走過去。全場靜下來，觀望雙方形勢的發展。不但國興等不知李斯過來幹什麼，小盤和項少龍等亦大惑不解。

李斯直抵國興一席，俯身低聲說了一番話，只見國興、韓竭等人人色變，噤若寒蟬，然後瀟瀟灑灑地走回來。廳內立時響起嗡嗡細語，當然是各人均在猜測李斯究竟變了個什麼把戲，竟能使氣焰沖天的嫪黨立即收斂。

李斯坐下後，在眾人詢問眼光中，若無其事的道：「在下只是如實告訴他們，儲君下了嚴令，在決戰前誰若斗膽干擾項大人，立斬無赦，故特別派出御衛貼身守護，負責執行命令。」

伍孚亦在俯身聆聽，聞言與眾人一起拍案叫絕，他尚以為李斯只是假傳聖旨。小盤龍顏大悅，一方面是李斯急智過人，更因國興等終懾於他的威勢，不敢逾越。

就在此時，有人隔遠笑道：「本來還不相信，原來真是少龍來了，我們兩個老傢伙沒有白走一趟。」

眾人望去，原來到的是王齕和王陵，顯是正在其中一所別院作樂，現在聞風而至。

眾人暗呼不好，兩個秦國重將來至近前，一見小盤，同時失聲道：「儲君！」

當全場聞得「儲君」而往他們望來，一直半聲不吭的桓齮霍地起立大聲道：「兩位大將軍說得對，正是儲君著我等陪項大人來散心，兩位大將軍請坐。」

眾人一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為之釋然。王齕和王陵此時注意到小盤下頜那撮假鬚，又見他穿的是一般貴族的武士服，醒悟過來，入席坐下。忽聞牙關打顫之音，原來伍孚臉青唇白，不知應否下跪才好，顯是看穿小盤是誰。眾人又叫不妙，伍孚雙腿一軟，跪了下來。滕翼人急智生，一手探出，就在他雙膝著地前，扯得他側坐到身旁來，像是坐入席內的姿態。

昌平君湊到他耳旁道：「若伍樓主外尚有人知道儲君來此之事，我就把你的醉風樓封了，再抄你的家，清楚嗎？哼！不准叩頭。」

伍孚嚇得手軟腳軟，失去點頭的力氣。

小盤輕聲讚歎道：「只看眾位臨危不亂，應變有方，便知我大秦之興，指日可待。」

項少龍知有伍孚在，不便說話，溫和地道：「伍樓主只要依命行事，我項少龍可擔保你沒有麻煩，還不去打點一切，記得絕不可暗中通知四位姑娘。」

伍孚勉強爬起來，打恭作揖後，滾著去了。

王齕舉杯想向小盤敬酒，記起一事道：「這些酒驗過沒有？」

坐在他身後那席的御衛道：「報告大將軍，全檢驗過。」

王齕這才向小盤敬酒。眾人均不敢舉杯，到小盤示意各人，才轟然痛飲。經過一番「驚險」，氣氛又熱烈起來。小盤順口問起，原來王齕和王陵均是應蒲鷊之邀來見面的。

王陵冷哼道：「蒲鷊心懷叵測，甫坐下便批評朝政，盡說呂不韋的不是，又隱隱牽連到太后。話不投機半句多，後來我們見伍孚前來通知侍酒的白蕾和楊豫說項大人來了，要召她們去，我們乘機告退。」

小盤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王齕笑道：「少龍的魅力真大，兩位姑娘聽到被召，均恨不得立即溜走，卻給伍孚阻止，只許輪流來此。目下楊豫回去更衣，該快到哩。」

小盤訝道：「兩位大將軍是否看錯，她們不是呂不韋的人嗎？」

王齕道：「說到底，她們只是無主之花，誰的權勢大，便依附誰人。但姐兒愛俏，少龍現在又是我大秦的英雄人物，更得紀才女委身下嫁，天下女子，誰不希望與他親近？」

小盤欣然舉杯向項少龍勸飲，後者慌忙喝了，眾人均對小盤的風度暗暗心折。環珮聲響，在伍孚親自引路下，兩名小婢伴著盛裝的楊豫到，玉步輕移下，確是婀娜多姿，綽約動人。

小盤大樂道：「果然名不虛傳！」

忽然有人嚷道：「豫姑娘請留步！」

眾人愕然望去，原來是有上蔡第一劍手之稱、年青英俊的呂府新人許商發話。只見他一臉不悅之色，走了過來。楊豫停下步來，蹙起黛眉，看看項少龍這邊，又瞧瞧正大步走來的許商，有點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態。最焦急的是伍孚，向兩婢示意，要她們把楊豫拉到小盤那席去，卻給楊豫揮開兩婢。

反是小盤大覺有趣，笑道：「難得這麼多人到青樓來，正因有這種你爭我奪的樂趣。」

許商臉上像外面的大地般覆上一層寒冰，先冷冷對伍孚道：「伍樓主剛才不是說豫姑娘給杜將軍預約，為何現在又可出來侍酒？」

楊豫顯然對許商頗有好感，湊到許商旁說了幾句話，又指點項少龍這一席，說的當然是好話。

王齕乃秦室軍方現時的重量級人物，冷哼道：「這小子是誰？是否活得不耐煩了，儘管呂不韋來，也不敢不給我臉子。」

項少龍笑道：「大將軍莫要為這種人動氣，呂不韋的人一向橫行慣了，遲些我們才和他們一起算賬。」

王齕悶哼一聲，沒再說話。

伍孚再匆匆走來請罪，尚未說話，小盤已道：「此事與樓主無關，樓主不用自責，豫姑娘愛來便來，不來就拉倒。」

伍孚哪想得到秦國之主如此好相處，大感愕然。昌平君拉他說了幾句話，伍孚又匆匆去了。許商此時似仍欲要往他們走來，卻給楊豫扯著，隱隱中聽她提及王齕之名。

楊端和乃王齕手下第一號大將，勃然色變，霍地立起，正要喝罵，給另一邊的李斯扯得坐下來，後者笑道：「楊將軍何用與這種人一般見識？」

此時許商狠狠瞪項少龍一眼，返回己席去，楊豫則盈盈而至，未語先笑，登時沖淡不少劍拔弩張的氣氛。楊豫在項少龍指示下，一頭霧水地坐到小盤之旁，雖然只知小盤姓秦名始，卻不知是何方神聖，但總知此人能令昌平君、王齕、項少龍等對他恭恭敬敬，剛才伍孚又千叮萬囑她要悉心服侍，自是不敢怠慢。展開渾身解數，敬酒陪笑，口角生風，不半晌服侍得小盤妥妥貼貼，氣氛融洽熱鬧，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般。不一會歸燕也來了，場中其他賓客不感意外，只是王齕一人，便有足夠資格要兩位紅阿姑來侍候。

歸燕親熱地坐到項少龍之旁，先敬過各人，最後敬項少龍時，低語道：「項大人大人有大量，再不要與小女子計較好嗎？」

項少龍暗忖就算以兵刃架頸，再不敢輕信她，表面當然客客氣氣的接受。

此時楊豫告辭離去，臨行時大有深意地幽幽的瞧項少龍一眼，不一會換了白蕾來，但四花之首的單美美仍是芳蹤杳然。四女中，以白蕾與項少龍等最沒有過節，對小盤逢迎周到，使氣氛更是融洽。

歸燕湊到項少龍耳旁道：「項大人今晚留下來好嗎？讓奴家盡心侍候。」又飛他一個媚眼。

項少龍心想人說家花不及野花香，老子的感覺卻剛好相反，而且哪知你會否再來害我，婉言拒絕。

歸燕難掩失望之色，伍孚一臉苦惱回來，欲言又止道：「美美怕不能來了。」

昌平君皺眉道：「美美竟敢不給我們面子嗎？」

伍孚大吃一驚，搖手道：「不！只是她被召了到仲父府去，我三次派人去請，都給趕出來。唉！我又不能說出……嘿！沒有什麼。」

眾人均感意興索然。

小盤雙目寒芒一閃道：「這事就此作罷，今晚亦到此為止。哈！很不錯的一晚哩！」

伍孚放下心來，歸燕和白蕾卻是連聲不依，媚態畢呈。

豈知這些對任何男人都有效的招數，到小盤身上卻一點都派不上用場，未來的秦始皇淡淡一笑，站了起來，負手便去，眾人慌忙追隨左右。

項少龍勾著歸燕的脖子，吻她臉蛋，柔聲道：「美人兒若想幸福快樂，安享大好年華，要好自為之。」

歸燕神色一黯，垂頭道：「燕燕定會謹遵大人之命，只望大人能有三分憐惜之意，燕燕已感恩不淺。」

項少龍向另一邊的白蕾含笑回禮，洒然而去。

回到家中，荊俊仍非常興奮，甫進大廳，扯著正想各自溜回嬌妻處的項少龍和滕翼道：「伍孚這混蛋真懂見風駛舵，見到王齕王陵等擁戴儲君，出門時竟偷偷對我說遲些要親來拜候三哥，哈！這混蛋真行。」

滕翼哂道：「我卻看他是夾在呂不韋和嫪毐之間，兩邊都不敢開罪，故苦不堪言，剛才白充告訴我，呂不韋有意收單美美為妾，伍孚自是非常苦惱。」

項少龍笑道：「今晚似乎是胡混了一場，其實卻是意義深遠。首先儲君清楚瞭解到呂嫪兩黨的鬥爭，其次是無意知道蒲鷊正和杜璧圖謀不軌。而另外有三個得益之人，二哥不慕富貴，可以不論。李斯和桓齮剛才表現出來的急智，深得儲君之心，於他們的官運勢將大有裨益。」

再談半晌，項少龍酒意上湧，支持不住，回房睡覺去也。眾嬌妻愛婢不免責他幾句，糊里糊塗間，醒來已是日上三竿。田貞田鳳服侍他起床穿衣，取出百戰寶刀，找滕翼鬆了筋骨後，只覺氣爽神清，充滿活力。

紀嫣然訝道：「為何夫君昨夜才花天酒地，酩酊而回，今天卻是神采飛揚，尤勝往昔，真不合常理。」

項少龍一擺百戰刀，笑道：「若說我不把管中邪和今晚勝敗放在心上，就是騙你，但昨晚這一醉卻恰到好處，使我忘卻一切，因而得到這些天來難得的鬆弛，又睡得比平時多點，現在自是狀態不差。」

滕翼咕噥道：「還說只是不差，劈得我差點連墨劍都丟掉。」

眾女齊聲嬌笑，喜形於色。談笑間，陶方和荊俊陪著烏應元到。喜氣洋洋下，眾人共進早膳，一點沒有山雨欲來前的緊張氣氛。荊俊和滕翼兩人返回官署治事，項少龍陪著岳丈在廳中閒聊，談起烏卓在塞外建立的大牧場，聽得項少龍心向神慕，恨不得明天是小盤加冕之日，後天就可去過自己的新生活。說著說著，項少龍竟然就在地席上睡著了。

他發了個奇怪的夢，夢見趙雅、趙倩和春盈等四婢，齊向他慇勤勸酒，預祝他旗開得勝，大敗管中邪，正陶醉其中，又隱隱知道是在造夢，給烏廷芳拍醒他。

項少龍愕然坐起來，烏廷芳道：「儲君派人來召你進宮，不知什麼事呢？他該讓你多點時間養精蓄銳才對。」

趙倩過世後，烏廷芳是滕翼外唯一知道小盤身世的人，說話間對小盤自沒有其他人般尊重。項少龍伸個懶腰，只覺精神和體能均處於最巔峰的狀態，暗奇自己大戰當前，竟仍能入睡。不過已無暇多想，匆匆沐浴更衣，入宮見駕。小盤照常在書齋接見，另外還有昌平君和李斯兩人。

小盤道：「五日後為立春，寡人決定是日到渭河春祭，項太傅那條黑龍沒有問題吧！」

項少龍道：「一切準備就緒，只要清楚知道祭河的地點，可預作安排。」

小盤雙目亮起來，旋又歎道：「始終仍有太后那關最難闖過，看來不和她作點交易是不成的。」

李斯道：「最緊要是抓牢軍權，其他的讓她一步半步，該無大礙。」

小盤苦惱道：「只要想起要給那假太監封侯賜爵，寡人心中首先不服氣，現今太后到了甘泉宮，寡人對她和嫪毐間的事一無所知。」

昌平君安慰道：「嫪毐若有異動，茅焦自會暗通消息，儲君請放心。」

小盤怒道：「試問寡人怎能放得下心來，現在朝廷奸黨處處，人人各懷異心，若非還有這條黑龍，索性把他們全召進宮來，一股腦兒殺了，然後再想辦法收拾殘局。」

昌平君見他氣在頭上，哪敢說話。

項少龍笑道：「儲君息怒，別忘了今晚尚有場精采表演，只要斬掉管中邪，可以重新安排都衛的統領人選。」

小盤終於消氣，又商量了黑龍一事的細節後，各人先後辭出。項少龍和昌平君離開之時，均感到不斷成長的小儲君威嚴日增，自具不怒而威的氣勢，發起怒來當然更使人心寒膽顫。項少龍這「看著他大」的人都有此感覺，其他人的感受更是可以想見。剛步出書齋，一位俏宮娥截著項少龍，報上琴太傅有請。昌平君一臉羨慕識相地走先一步。項少龍隨宮娥穿廊過殿，暗忖朱姬搬往甘泉宮，小盤則尚未立後，宮內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琴清。

來到後宮一座幽雅的四合院前，宮娥跪下道：「項太傅請進。」

項少龍欣然內進，琴清正倚門待他，哪還客氣，擁到懷裡纏綿一番，琴清掙著仰後嬌軀，仔細端詳他好一會，欣然道：「算你吧！精神很好！你這人呢，昨晚仍要到醉風樓鬼混，弄得全城皆知。」

項少龍早知她耳目靈通，挽著她的小蠻腰，到一旁坐下，琴清服侍他脫去外衣，又為他按摩肩頭的肌肉。項少龍舒服得有若飄遙雲端，暗忖有了肉體關係，享受與前確有天淵之別，以前想碰碰她的小手已是難得，現在她的小手卻是自動送上門來。

琴清輕責道：「千萬不要輕敵啊！與管中邪接近的人都說他的劍法又上一層樓，劍法差點的人只要見他擺出架式，便心志被奪，不敢進擊。少龍雖得百戰寶刀，又練成絕世刀法，但若輕忽大意，說不定也會失手哩。」

項少龍心想自己確有點輕敵，不過亦正是因為不大在意，故而可以像目下般輕輕鬆鬆、氣定神閒。欣然受教道：「多謝琴太傅提醒，項少龍不會掉以輕心。」

琴清見他聽教聽話，喜孜孜道：「琴清沒有挑錯情郎，大多男人得到我們弱質女流的身心後，都像變了個人似的呼呼喝喝、頤指氣使，只有項郎永遠是謙謙君子。」

項少龍笑道：「琴太傅對這種事似乎見多識廣哩！」

琴清嗔道：「你想到什麼？人家只是聽得多嘛。」

項少龍慌忙道歉，琴清回嗔作喜道：「今晚的咸陽城，上至儲君，下至庶民，無不翹首苦待你和管中邪一戰的戰果。很多本來買你勝出的人，知你昨晚仍到醉風樓喝酒召妓，轉過來賭管中邪勝。」

項少龍呼冤道：「喝酒是真的，至於召妓只是儲君要見識一下醉風四花的姿色，喚到席上來亮相吧！」

琴清笑道：「人家可不是這麼想，況且傳言總是誇大的，街頭巷尾都有人傳你先來一場與醉風四花的大戰，看你還敢否不檢點自己的行為？」

項少龍忍不住哈哈大笑。

琴清又道：「現在開出的盤口，賭管中邪勝是三賠一，可知他的行情比你看漲多了。」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琴清笑得伏在他虎背上，嬌歎道：「若琴清是好財貨的人，定要落重注在你身上，好大大賺上一筆。」

項少龍道：「究竟是何人在主持賭局，沒有點本錢和信譽，誰會信他？」

琴清道：「你聽過蒲鷊嗎？他在屯留有幾間大賭場，若非咸陽禁賭，他早來開設賭場，現在便是他在此暗中主持賭局。」

項少龍訝道：「他不是昨天才到咸陽嗎？」

琴清道：「他是昨天才到，但他的手下三旬之前便來這裡開賭局，說到鑽錢，沒有人比他更本事。」

項少龍好奇心起，問道：「蒲鷊究竟是何等樣人？」

琴清道：「我不大清楚，只知他在東三郡很有影響力，與杜璧和趙將龐暖有很深的交情，這次他到咸陽來，四處活動送禮，是為給長安君成蟜造勢疏通。」

項少龍沉吟半晌，啞然失笑道：「好不好讓我們先賺他一大筆呢？說到財力，我烏家絕不比任何人差。若他不敢接受賭注，登時威望盡失。哼！一賠三，我看他怎賠得起。」

琴清忽然情動起來，從後把他抱個結實，嗲聲道：「項少龍啊！你的信心是否天生出來的呢？似是從沒想過自己會敗北的。」

項少龍把她摟到身前，一輪熱吻，依依不捨地離開。回到家中，把賭賽一事告訴烏應元，後者大感興趣，找陶方去商議。而項少龍則返回後堂，爭取休息的時間，與眾女愛兒調笑耍樂，不一會已是黃昏時分。

桓齮、昌平君，荊俊、滕翼、李斯、楊端和、白充等人不約而同齊集烏府，好與他一起赴會，以壯聲勢。項少龍沐浴更衣，換上琴清親手為他縫造的武士服，內加護甲，確是雄姿英發，神采飛揚。他使人把百戰寶刀和飛龍槍用布包著，交由荊善等運送，以惑呂府之人的耳目。一切妥當下，領著三位嬌妻，還破例把田貞田鳳帶在身邊，在眾好友前呼後擁下，朝仲父府出發，烏應元和陶方自然也在大隊之中。走在燈火特別輝煌、兩邊儘是王族公侯大宅的咸陽大道之時，項少龍感慨萬千。當初孑然一身來到這時代，哪想得到有今天的風光。可是他同時看穿繁華背後那殘酷無情的特質，即使小盤將來亦會因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專制。任何事往某一理想邁進，是最動人的時刻。但成功之後，為了繼續保持權勢和利益，在那種情況下，感情再無容身之地。至少他知道日後的李斯會變得比任何人更厲害，而他最不願是見到這些痛心的變化。就在此刻，他再下決心，只要剷除嫪毐和呂不韋後，立即飄然引退，絕不遲疑。

宏偉的仲父府終於在望，斜對面則是嫪毐的內史府。兩處地方代表著小盤登基前的兩大勢力。而他將是在兩大勢力間暢遊的得水魚兒。想到這裡，雄心奮起，差點要仰天嘯叫，洩出滿懷豪情壯氣。

新近建成的仲父府，乃咸陽宮外最宏偉的建築組群，規模尤勝朱姬新遷往的甘泉宮。仲父府遙對王宮，四周有高牆，進入大門是可容千人操練的大廣場，三座威嚴莊穆的主宅由長廊貫通，並排而立，坐北向南，土木結構，大屋頂，四面坡，雙楹柱，氣勢懾人。主宅組群接著就是呂族的宗廟，由此以宗廟的前後門作中軸，近三十組庭院依次分佈，左右對稱，佈局完整。主宅組群和祖廟間置有廣闊園林，環境優美，顯是出於名家設計，亦可見呂不韋的物力財力如何雄厚。

這晚咸陽城有頭有臉的人全來了，加上知道項少龍和管中邪兩個頂級劍手惡戰難免，人人抱著看好戲的心情，更是氣氛熱烈。仲父府點起以萬計的紅燈籠，大門處和園內更裝設賀壽的燈飾，一片喜慶的景況。數十名家將穿上一式的整齊武士服，把守大門，防止有閒人混進去看比武。入門後，則有專收取和登記賀禮的接待處，佈置周詳，故賓客雖魚貫不絕，一切均井井有條，沒有混亂的情況。一主二輔三座大堂，全開放了來接待賓客，當然以正中一座最大，擺下可容千人的席位，另兩座作輔翼的，亦設下五百人之席。被安排到輔宅者都是無可奈何，但又自知斤兩，到時只好看看如何擠入主宅觀戰。

項少龍等到達之時，賓客尚未正式入席，分散在宅內宅外和中庭處閒聊敘舊，鬧哄哄的聲音直衝霄漢。今晚天公造美，不但沒有下雪，還星月交輝，兼之尚有五日立春，天氣回暖，令盛大的壽宴更是錦上添花。不過知情者均曉得在融洽熱鬧的表象後，正醞釀著大秦國史無前例的激烈鬥爭。而項少龍更清楚鬥爭的成敗，不但主宰戰國七雄的命運，還決定中國以後的歷史。他項少龍正是處身鬥爭核心的關鍵人物。項少龍等大隊人馬馳入仲父府的大外門，立時惹起一陣哄動，人人爭著來親睹他的風采。

昌平君策馬來到項少龍旁，笑語道：「賭你輸的人，聽得你昨晚大戰醉風四花，仍能穩坐馬上，必是大大失望。」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今晚我若輸了，恐怕以後休想踏進烏家之門，因為岳丈大人在我身上押下重注，假如累他輸錢，你說會有什麼後果？」

昌平君愕然道：「原來貴丈人亦愛豪賭。」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不是愛賭，而是愛看蒲鷊輸得損手爛腳，看他還憑什麼去籠絡那些貪財的王親國戚、公卿大臣。」

昌平君哈哈大笑，跳下馬來。

負責迎賓的圖先迎上來，一邊吩咐下人牽馬，同時低聲向項少龍道：「那小子身內暗穿來自越國巧匠的軟甲，最好攻他頭臉，否則拚著捱你一槍，他仍可置你於死地。」

項少龍低聲道：「我今晚何來什麼槍呢？」

圖先愕了一愕，似明非明，不過因有其他人靠近過來，只好悶在肚子裡，改說其他場面話。中宅處隱有鼓樂聲傳來，應是剛有重要人物進宅去了。陶方等忙於送上賀禮，眾人都不願這麼快進宅去見呂不韋，留在擠滿一堆堆賓客的廣場上閒談，順便欣賞燈飾和晴明的夜空。琴清剛剛抵達，加入紀嫣然諸女那一堆去，還有幾位王族公卿家的貴婦貴女，傳出陣陣嬌笑，惹得人人頻頻注目，一方面因她們的美色，更奇怪是明知項少龍要與管中邪進行決戰，仍能那麼從容自在，談笑風生。秦人風氣開放，遇上這種場合，最愛鬧就是像嬴盈鹿丹兒那種出身尊貴的美少女，也是年青一族求偶的最佳時光。個中美景，實難以盡述。項少龍與眾人笑談有關蒲鷊帶來咸陽的賭風，鹿丹兒不知由哪裡鑽出來，隔遠勾著手指示意荊俊過去。

剛好一群穿上新衣的男女小孩提著燈籠在他們與鹿丹兒間走過，荊俊沒注意到這美少女，卻給項少龍瞥見，頑皮心起，走過去故作嚴肅道：「快嫁人哩，見到長輩，卻不來恭敬行禮請安，成什麼體統？」

鹿丹兒兩手叉腰，大嗔道：「哼！你是誰的長輩，我嫁不嫁人關你什麼事？咦！」她這才記起項少龍乃荊俊的三哥，立時滿面飛紅，跺足不依道：「你壞死了！竟欺負我。」

項少龍哈哈大笑，把剛滾過來的荊俊推給鹿丹兒，得意洋洋道：「好丹兒！我項少龍等著喝你那杯跪著奉上來的喜酒呢！」

鹿丹兒落在下風，不敢駁他，扯著荊俊溜掉。

搖頭歎息之時，嬴盈的聲音在旁響起道：「項大人！」

項少龍別頭一看，嚇一跳道：「你的臉色為何這麼難看？」

嬴盈苦笑道：「幾晚睡得不好，唉！事到如此，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項少龍淡淡道：「今晚無論發生什麼事，事情對你應該是告一段落，以後你心中只該有端和兄，好好相夫教子，安份守己做個賢妻良母。」

嬴盈靠近少許，輕輕道：「告訴我，若沒有管中邪，你是否會娶我呢？」

項少龍苦笑道：「到了此時此刻，我們似乎不應再說這種話吧！」

嬴盈堅持道：「不！我若不問個清楚，絕不甘心。」

項少龍迫於無奈道：「我確曾歡喜過你。」

嬴盈黯然垂首，低聲道：「今晚若你有不測，我會為你守……噢！我不說了。啊！」

看著她掩面疾走，項少龍搖頭苦笑，看來嬴盈是認定自己必輸無疑。

項少龍自然不會把她的想法放在心上，回到昌平君、滕翼等人處，昌平君問道：「大妹說什麼？」

項少龍道：「沒有什麼？」

昌平君冷哼道：「怎會沒有什麼？她雖說肯嫁給端和，對管中邪仍是難捨難離，又說你非是他對手，真氣死人。」

此時賓客開始進入一主二輔的三座巨宅，烏應元不好意思留在外面這麼久，過來招呼各人隨他入內。既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各人自然遵從。呂不韋、呂娘蓉和呂不韋其他幾個兒子均在大門迎賓，賀喜之聲不絕於耳。

昌平君可能是大秦開國以來最沒有架子和派頭的左丞相，像根本不知自己身份般和項少龍並肩隨在烏應元之後，向呂不韋道賀。烏應元乃交際老手，漫不經意般便說出一大堆祝頌之詞。項少龍想起烏家以前和呂不韋的關係，比對起現在大家口蜜腹劍、勢成水火，頗為感觸。

呂不韋不知是以為項少龍今晚必死無疑，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光輝盈臉，談笑顧盼間自有不可一世的氣魄，當他目光落到項少龍身上，立時亮起來，舍下其他人，迎過來道：「今夜我呂不韋可算雙喜臨門，既賀壽誕，又將得佳婿，人生至此，尚有何憾？」

項少龍心道你最大的遺憾，是當不上秦國之君，表面當然做足工夫，與眾人同向他賀壽。在呂不韋尚未有機會說下去，項少龍反手在背後打個手式，眾人立即呼嘯而過，免去做戲之苦。

走不了幾步，人影一閃，呂娘蓉攔在項少龍身前，臉帶寒霜道：「項大人，娘蓉有幾句私話和你說。」

桓齮、滕翼等自然識趣，逕自隨領路入席的府僕去了。

呂娘蓉淡淡道：「項大人請隨我來！」

項少龍知她不會有什麼好說話，深具戒心，隨她穿過酒席，由一處側門到達中庭的園林，停下來道：「在這裡說好嗎？否則恐怕會惹人閒言。」

荊善等十八鐵衛，亦步亦趨跟在他背後，此刻散往四方，防止有人接近。

呂娘蓉回轉身來，冷冷道：「項少龍的膽子何時變得這麼小，竟會怕惹閒言，何況今晚項大人若有命在，娘蓉就是你的人，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項少龍聽她語帶嘲諷，雖心中有氣，亦犯不著和她針鋒相對，微笑道：「三小姐喚在下來此，應不會只是揶揄一番？」

呂娘蓉美目厲芒一閃，沉聲道：「當然！本小姐並沒有那種心情，只是想問項大人兩句話，你既然對娘蓉沒有意思，為何卻要接受中邪的挑戰？」

項少龍忍無可忍，冷笑道：「待會只要三小姐當眾宣佈只願下嫁管大人，那我項少龍無論如何厚顏無恥，也不致於仍要堅持動手比試。」

呂娘蓉玉容轉冷，狠狠瞪他好一會，緩緩點頭道：「好！就讓我呂娘蓉看看今晚你的下場。」

猛一跺足，逕自回大堂去了。香風過後，項少龍心中暗歎。說到底呂娘蓉雖神色不善，卻是一番好意，想勸自己放棄比武，因為她也像嬴盈般以為自己必敗無疑。但為殺死管中邪，只好漠視她的好意。回到大堂，大多數人已入席坐好，人人交頭接耳，見到他的如獲至寶地指指點點，看來話題離不開他和管中邪轟動咸陽的一戰。

由於人多的關係，除向南一端的三圍主席外，其他坐席布在兩邊，分內外四重，共四百席之多，每席四位，面向大堂剩出的廣闊空地而坐，方便觀看歌舞表演和劍鬥。項少龍和荊善等正找尋該坐的席位，一名府僕迎上來，領他們入席。項少龍的一席居於右首第八席。首席自然是昌平君，接著是王陵、王齕等大將。對面坐首席則是王綰、跟著是蔡澤、嫪毐、呂族和仲父府中有身份地位的人，卻沒有見到管中邪。

項少龍在滕翼、荊俊、烏應元旁坐下，發覺三位嬌妻與琴清居於上首一席，正甜甜的向他送上迷人的笑容，不禁心懷大放。目光移後，便是因模樣兒相同，又是同樣美麗和惹人注目的田氏姊妹花，不知如何陶方竟坐到她們那席去。十八鐵衛自是居於後席。項少龍與烏應元閒話兩句，朝大門望去。門旁兩邊那隊近三十人的樂隊，停止奏樂，而呂不韋、呂娘蓉等卻不見蹤影，只有圖先在打點。忽地烏應元暗裡推了他一把，項少龍醒覺望去，原來對面的杜璧和蒲鷊正離席往他們走過來，項少龍、滕翼、荊俊三人只好隨烏應元站起來施禮。蒲鷊目不斜視，杜璧卻狠狠盯了紀嫣然和琴清幾眼，射出熾熱之色，他雖裝作出只是隨意看望，卻瞞不過擅於觀察的項少龍。

兩邊的人隔著酒席，作了介紹和見面的禮數，蒲鷊精明的目光上下仔細打量項少龍，呵呵笑道：「項大人果是威武不凡，天下罕有，難怪烏爺敢在你身上押下重注，若站在朋友立場，自是希望大人旗開得勝，但若以做生意的立場，卻是另一番盤算，蒲某心中矛盾得要命呢！」

項少龍開始有點明白為何桓齮不歡喜他，因為這人說話的神態和內容，都有種拿別人是生意財貨的感覺，看人的目光，更有這種味道。

烏應元乃應對交際的老手，笑道：「蒲爺言重，烏某區區賭注，怎會放在蒲爺眼內，當然也不會因財失義，忘記朋友的立場。」

項少龍和兩旁側耳傾聽的紀嫣然諸女，均聽得心中叫絕。

杜璧笑道：「烏大爺辭鋒凌厲，若項大人的劍也是那麼了得，今晚必可穩勝無疑，那時蒲爺恐怕要賣田賣地，以償還賭債。」

項少龍失笑道：「到今晚才知大將軍這麼愛說笑，蒲爺富甲天下，只要隨便往囊中一探，已夠我等晚晚到醉風樓作大豪客。」

眾人聽他說得誇大，無不捧腹。紀嫣然等更是花枝亂顫，看得遠近留意她們的人眼都呆了。

此時門官唱喏道：「太后、儲君聖駕到！」

鼓樂聲喧天而起。正穿花蝴蝶般來回酒席間侍奉客人的過百美婢和府僕首先跪下來。蒲鷊和杜璧施禮別過，回席去了。場內過千人紛紛下跪迎駕。

荊俊不忘提醒項少龍道：「坐在嫪毐和韓竭間那人就是渭南武士行館的館主邱日昇。」

項少龍朝斜對面嫪毐那席望去，找到邱日昇。剛巧邱日昇和韓竭均往他瞧來，眼光相觸，大家都感到有點尷尬。項少龍這次是第二次見邱日昇，第一次是在與王翦的比武之時，隔遠一瞥，印象不深，今晚用上了心，只見這位在咸陽有宗師級地位的劍手相貌清奇，手足均比一般人修長和予人靈活敏捷的感覺，年在三十五、六間，一對眼炯炯有神，氣度不凡，只是外表，使他感到此人是個可怕的對手，難怪嫪毐刻意籠絡他。他還看到茅焦這被小盤安排在嫪黨的大臥底，與令齊、國興等居於後席，身份仍及不上邱日昇、韓竭和另一坐在前席的嫪肆。

門官又再唱喏，鼓樂聲更加緊湊，十六名御衛在前方兩旁側身俯首開道，朱姬、小盤和呂不韋並排步入大堂。後面跟隨的是昌文君和另十六名御衛，接而是呂府包括呂娘蓉在內諸人，管中邪赫然在其中。

不見多時，管中邪變得更可怕了，穩定的步履顯示出強大的自信，顧盼間雙目神光電射，懾人之極，在一眾家將裡，除了不遜色於他的上蔡劍手許商外，其他人都給他比下去。項少龍的眼光找到他，管中邪的目光亦尋上他，兩人目光一觸，有若閃電交擊，好一會才分開。

由於呂不韋乃今晚的主角，兼又貴為仲父，朱姬和小盤為表尊敬，堅持讓他居於中席。呂不韋作狀推讓一番，終坐了下來，管中邪等紛紛入席。眾人平身坐好，注意力不由集中到管中邪身上。氣人的是呂娘蓉竟然坐在管中邪之旁，擺明呂不韋一點不給項少龍面子，還隱然有管中邪必得美人歸之意。管中邪的席位於嫪毐之下，同席的還有連蛟和趙普兩大劍手，而魯殘和周子恆這些舊人，只能居於後席，可見由於在田獵時不能為呂不韋吐氣揚眉，已失愛寵，被新人取代昔日的地位。

呂不韋正是這種不念舊情的人。小盤循例說了一番口不對心頌揚呂不韋功德的話，壽宴終在熱烈和期待的氣氛中開始。

## 第五章相府爭雄

呂府歌舞姬團充滿挑逗性的大型歌舞表演過後，在蒙驁、王綰和蔡澤的領頭下，眾賓客輪番向呂不韋祝酒賀壽，把宴會的熱鬧氣氛推上高峰。接著呂不韋在管中邪、呂娘蓉等人簇擁中，到兩邊輔宅接受其他賓客祝賀。由於小盤和朱姬仍在，雖上千人的宴堂，仍不覺喧嘩嘈吵，只是紛紛交頭接耳，話題均以項管兩人即將來臨的比武為主。對面的嫪毐向項少龍舉杯示意，預祝他勝利，項少龍含笑回應，當然是淺嘗即止，作個樣兒。

忽然烏廷芳打手勢召他過去，項少龍心中奇怪，移到嬌妻旁，低聲問道：「什麼事？」

紀嫣然湊過少許，沉聲道：「呂不韋非常卑鄙，剛才小恬經過我們身邊，匆匆說出『烏府門前有齊人伏兵』，可知呂不韋今晚是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務要把夫君大人去之而後快。若管中邪殺不了你，就由其他人下手，只是我弄不清楚為何會是齊人。」

有伏兵狙擊自己毫不稀奇，此乃呂不韋一貫慣於冒險和膽大包天的手段，但對為何會是齊人的伏兵，項少龍亦是一頭霧水。想與另一邊的琴清調笑兩句，見朱姬正注視他們，嚇得把到口的話吞回肚子內，返席低聲通知滕翼和荊俊。

滕翼冷哼一聲，到後席找荊善等人說話，片刻後烏言著離開宴堂，佈置一切。鼓樂聲再次喧天而起，呂不韋人未到洪鐘般笑聲先至，在管中邪一眾擁持中，由大門眾星拱月地昂然而入。眾人紛紛起立致禮。

呂不韋得意之極，倏地立定堂心，由從人斟滿杯子，舉杯遙向朱姬和小盤高聲道：「先敬太后、儲君一杯。」

項少龍旁的烏應元冷哼道：「我看這無情無義的賊子得意到何時？」

項少龍冷眼看著小盤、朱姬與呂不韋舉杯互祝，心中豈無感慨。此刻可說是呂不韋最風光的時刻，可是當待會欲殺項少龍而不得，稍後又黑龍出世，改朝換制，粉碎他禪讓奪權的美夢，他的權力將被逐步削弱，其中一個因素自是嫪毐勢力的膨脹。

此時呂不韋等來至他們席前，管中邪從祝酒的大隊中移過來，舉杯朝項少龍道：「今晚不論勝敗，我管中邪對項大人仍是打心底裡敬服，其他多餘話不說哩。」

項少龍看著頑強的敵手，微笑回禮。兩人淺嘗即止。

待所有人重歸己席，呂不韋站起來宣佈道：「齊相田單今天特別派遣一個雜耍百戲團來給我賀壽，團內無一不是奇人異士，保證各位大開眼界。」

眾人本以為他宣佈的是項管兩人的比武，微感失望中，一隊百多人的雜耍團，聲勢浩大的湧進來，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惹來熱烈的掌聲和喝采聲。項少龍等心下恍然，齊人的伏兵，指的該就是眼前的雜耍團。

雜耍團甫進場已先聲奪人，外排各十多個壯漢大翻觔斗，一組由三十多人疊羅漢而成的人陣，輕鬆地在一名動作詼諧的侏儒生動的引領下，像一堵牆般跑進來。最精采是除底層的八名力士外，接著三層的全是性感的美女，最頂處的齊女更是美賽天仙，雖及不上紀嫣然等那種絕色，已屬不可多得的美人兒。其他繞著羅漢陣的團員則邊行邊表演各種難度極高的動作。在樂隊起勁的吹奏裡，賓客的采聲笑聲中，羅漢陣花朵般撒往地上，四名力士滾往四方之際，上面三層的十一位美人流水般灑下來，或臥或坐，表演柔若無骨又充滿挑逗意味的誘人姿態。高立羅漢陣之頂，最美的齊女翻下來後，幾個翻騰直抵呂不韋席前，獻上一個以黃金打製而成的壽果。

負責小盤和朱姬安全的昌文君最是緊張，與眾御衛對這批雜耍員虎視眈眈，防止有人心懷不軌。項少龍和滕翼等聚精會神觀察待會將伏擊他們的敵人，見他們不論男女身手不凡，均心生戒懼。若非有蒙恬通風報訊，猝不及防下，說不定要吃上大虧。種種表演中，最逗笑是那個詐作四處占女人便宜，但總是犯錯被打的侏儒。十一位美女在八名有若崇山的力士襯托對比下，施展柔骨絕技和精采的舞姿，引得全場歡聲雷動。雜耍團退下後，眾賓客仍是議論紛紛，對軟骨美人們懷念不已。

呂不韋再次站起來的時候，眾人知道好戲來了，倏地靜下來。大堂內近千對目光，全集中到權傾一時的冒險家身上。

呂不韋乾咳一聲，正要說話，嫪毐含笑而起，向呂不韋遙遙施禮，眾人正大惑不解，嫪毐已微笑道：「若下官猜得不錯，仲父是否要宣佈項管兩位大人的比武爭美呢？」

呂不韋呵呵笑道：「嫪大人真懂揣摩別人心意，事實正是如此，不知嫪大人是否另有高見？」

他語帶嘲諷，暗指嫪毐擅於逢迎朱姬，頗為陰損抵死。

嫪毐就算不高興，亦不會表露出來，淡淡道：「好事成雙，主菜上席前，也該有些可口小點。不若先由下官家將與仲父手下高人，來一場點綴助興，湊湊熱鬧，仲父意下如何？」

眾賓客哪想得到會橫裡殺出個嫪毐，公然向呂不韋挑戰。秦人好武，宴會比武乃家常便飯，好事者紛紛喝采叫好。小盤見嫪毐說話前，沒有先向自己請示，知他恃著朱姬，並不把自己放在眼內，比呂不韋更囂張狂妄，心中暗怒。

烏應元向項少龍低聲道：「嫪毐是不甘寂寞。」

項少龍含笑點頭，他當然明白烏應元意之所指。自周室式微，諸侯稱霸，各國權貴均盛行養士之風，不單是搜羅人材，以為己用，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權貴間家將卿士的比武，代表著門客實力的較量。嫪毐得太后朱姬支持，勢力日增，自是希望趁此機會，揚威立萬，一顯威風，假若他派出的門客高手勝過呂不韋的人，不但勝出的手下聲價百倍，還可突顯出他嫪毐現時的權勢地位，一舉兩得。在某一程度上，項管之戰中嫪毐可能仍是看好管中邪，所以若能先勝上一場，縱然管中邪擊敗項少龍的西秦第一劍手，管中邪仍未可算無敵，因為嫪毐仍擁有一位勝利者，不讓呂不韋專美。項少龍目光掃過嫪毐手下門客，見令齊臉有得色，立知此計必是出於此君腦袋，遂對此人留上了心。

呂不韋呵呵再笑，顯是看穿嫪毐心意，別轉身來，向小盤恭敬道：「比武助興，既可增添熱鬧，更可顯揚我大秦武風，請儲君示准。」

嫪毐和朱姬同時臉色微變，知道呂不韋故示尊重小盤意見的姿態，自是用心不良，冀圖加深朱姬嫪毐方面和小盤的分歧，裝出好像只有他尊重小盤的樣子。整個大堂肅靜無聲，千百道目光全集中到未來秦始皇的身上去。

小盤也是了得，像絲毫不明白呂不韋的暗示般，含笑對嫪毐道：「嫪卿家會派出哪位劍手來讓我們一開眼界？」

韓竭由嫪毐旁霍地立起，大步走到堂心，下跪道：「內史府客卿韓竭，請太后、儲君賜准獻技。」

這番話既自負又倨傲，特別強調要得到朱姬的允准，擺明針對呂不韋剛才沒有把朱姬的太后放在心上。近月來韓竭在咸陽聲名大噪，直迫項少龍和管中邪兩大頂尖劍手，各人見嫪毐派的人竟然是他，登時興奮起哄。呂不韋微微一笑，坐了下來。

小盤笑向朱姬道：「一切由太后作主。」

這麼一說，眾人更是興奮，此一道主菜前的美點，已是勢在弦上，難道朱姬會和深得她恩寵的嫪毐抬槓嗎？

果然朱姬輕柔地道：「韓竭乃有稷下劍聖之稱的忘憂先生曹秋道的得意門生，劍法超群，不過仲父手下能人無數，必可派出人選，好迫得韓先生抖出絕藝，讓我等見識一二。」

滕翼見朱姬擺明捧嫪毐壓呂不韋，雖對後者絕無好感，仍忍不住低聲對項少龍等道：「真想去把韓竭的龜卵子捏他娘的出來。」

項少龍聽得好笑，回答道：「二哥總有機會的，何不現在借呂不韋的人，看看龜卵子有何本領。」

荊俊肯定地道：「呂賊必會派許商出來，除他和管中邪外，怕沒有人是龜卵子的對手。」

事實上除他們外，堂內人人都在猜測呂不韋會派何人出來應戰。此等勝敗關乎到呂不韋的面子和榮辱，呂不韋自不敢輕忽對待。

呂不韋的目光果然落到許商身上，豈知就在此時，與韓竭有師門之辱的連蛟冷哼一聲站起來，恭身道：「請仲父允許連蛟出戰。」

連蛟亦是當今咸陽炙手可熱的劍手，曾多次在宴會場合顯露身手，眾人見他自動請纓，登時鼓掌喝采。

呂不韋顯然對他頗有信心，呵呵笑道：「好！記著點到即止。」

只有管中邪和許商同時皺起眉頭，顯然並不看好連蛟。鼓聲轟然響起，眾人均知好戲立即開場。

兩人隔開丈許，並排面向主席位的小盤、呂不韋和朱姬，先致以武士敬禮，隨即轉身面向對手，四目接投。韓竭平時雖予人倨傲無禮的印象，這時卻像變成另外一個人般，非常沉著，全神貫注打量對手，沒有半點輕敵或疏忽大意。他右手握劍柄，穩定而輕鬆，兩腳微分，不動如山，雖沒有擺出架勢，卻比任何姿態更有震懾人心的高手風範，項少龍和滕翼等也暗暗為他喝采。他的眼神變得劍般銳利，沒有透露出分毫心中的情緒，使人覺得他深不可測，難以猜度。大堂內鴉雀無聲，人人屏息靜氣，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感覺，非是各人今晚特別有耐性，而是沒有什麼特別大動作的韓竭，已足以生出強凝的氣勢，鎮懾全場。最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是他竟清楚傳達出一種信息，是他不出手則已，否則必是石破天驚的攻勢。

滕翼在烏應元後側過來奇道：「這小子與善柔同出一門，為何劍路上卻完全不同呢？」

項少龍剛和紀嫣然交換個心生驚異的眼神，聞言道：「只從曹秋道能調教出兩個不同的徒弟出來，可知曹秋道確已達大宗師級的境界。」

滕翼點頭同意。要知若是一般下乘劍匠，只知照版煮碗地把自身技藝授與徒兒，很容易培造出另一個自己來。只有博通劍術的宗師級人物，才懂得因材施教，令徒兒發揮出本身的優點和特長。善柔以快為主，劍走飄靈。韓竭則以穩為重，劍法求勢求狠。從兩者的分別，可以推測出曹秋道的成就。

另一邊的連蛟雖一向狂妄囂張，際此生榮死辱的關鍵時刻，變得氣度沉凝，嚴陣以待。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他落在下風，還拔出長劍，橫在胸前，威勢十足，可是眾人總有他給劍尚未出鞘的韓竭比下去的感覺。兩人對峙半盞熱茶的工夫，韓竭忽地微微俯前，像只尋到獵物弱點的斑豹般，雙目厲芒劇盛，凝注對手。事實上兩人的距離沒有絲毫改變，但眾人卻猛地感到韓竭已主動出擊，個中情勢，確是難以言喻。果然身在局內的連蛟在對方驚人的氣勢壓迫下，不得不立即發難，爆出震撼全場的一聲咆吼，手中劍化長虹，在暗含奧理的步法配合下，越過近丈的距離。長劍變化幾次，最後斜挑韓竭握劍柄的手。

明眼者知他劍勢的每一個變化，不但以之迷惑敵人，還藉而加速增勁，使攻至敵人時氣勢力道均臻達最巔峰的一刻。而他直取對方握劍的手，更是厲害，務令韓竭不能全面發揮劍招。縱使傷不到人，但高手交戰，只要一旦失勢，絕難平反敗局，所以無論在劍術上或戰略上，連蛟無疑已可躋身第一流劍客的行列。這時包括項少龍等人在內，都覺得韓竭過於托大，暗叫可惜。

「鏘！」韓竭右腳移前，身子奇異扭側，寒光閃閃的劍滑一截出來，在燈光照耀下爆起一團耀人眼目的異芒，一分不誤地只憑露出半截鞘的劍刃硬擋連蛟迅若閃電、厲若雷霆的一劍。連蛟想不到對方膽大至此，已來不及變招。韓竭再踏前一步，右肩一聳，往連蛟胸口撞去，右手同時用力把劍推回鞘內，神乎其技地夾著連蛟的少許刃鋒。全場各人無不動容，如此劍法，世所罕見。這樣當然鎖不死連蛟的長劍，但已足使他劍勢頓挫，若被對方肩頭撞上胸口，更要當場出醜，駭然下連蛟抽劍猛退。驚天動地的攻擊，立時冰消瓦解，還慘失主動之勢。

「鏘！」韓竭那把光華流動得有若幻象的寶刀，終於出鞘。只要不是瞎子，該知是把不可多得的利刃。項少龍自問亦知韓竭的劍更勝李牧贈給他的血浪。

滕翼歎道：「連蛟完了！」

「停手！」

眾人齊感愕然。韓竭的寶劍本要乘勢追擊，聞言只好倏然立定，劍回鞘內。連蛟仍被韓竭氣勢所懾，雖未露敗象，但只看他連退七步，當知他形勢頗為不妙。眾人定過神來，循聲望去，發話者原來是管中邪。

管中邪哈哈一笑，道：「敢問韓兄，這把寶劍出自何人之手，叫什麼名字。」

若換了別個人說這番話，必會惹得全場起哄，怪管中邪取巧為己方的連蛟解困，可是管中邪自有一股理所當然的風度，教人不敢妄評他在施展詭計。韓竭剛好面對管中邪的一方，微微一笑，劍再離鞘，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竟甩手擲出，風車般向管中邪旋去，由於運勁巧妙，長劍到達管中邪身前三尺許時，剛好是劍柄的一方向著管中邪。眾人目瞪口呆，管中邪輕輕鬆鬆，漫不經意的探出巨手，指曲成虎爪，拇指在下，準確無誤地捨劍柄而捏著刃身。時間似若停頓下來，本是狂旋的寶劍餘勢全消，乖乖的給鎖死在管中邪的五指關內。管中邪橫劍眼前，嘖嘖稱善。

韓竭見管中邪露這一手，像其他人般為之動容，道：「劍名破軍，乃敝師珍藏七大名劍之一，出自歐冶子之手。」

全場立時起哄。歐冶子乃鑄劍大師，古今除干將莫邪夫婦外無人能及，只此一劍，隨便可換來足夠普通人一世用之不盡的錢財。最尷尬的是連蛟，呆立堂心，進退不得。

管中邪又欣賞半晌，將劍拋還韓竭，笑道：「劍好人更好，這一仗是敝師弟輸了，異日若有機會，必向韓兄請教高明。」

眾人掌聲轟起，卻非為韓竭的絕世劍術，而是對管中邪的風度心折。嫪毐等自然不大是味道，項少龍等卻是心中佩服，管中邪耍出漂亮的一手，既技驚四座，救回連蛟，更壓下了韓竭的鋒頭，一舉三得，真虧他的應變能力。

眾人望望管中邪，又瞧瞧項少龍，顯都感到管中邪的鋒芒，突然間把項少龍全蓋過去。

呂不韋顯然對得力手下應變避辱的手段非常欣賞，舉杯道：「來！讓我們為這場別開生面的比試喝一杯！」

眾人歡呼聲中，舉杯回敬。連蛟一言不發，返席去了。韓竭則接過僕人遞上的美酒，飲勝後施施然回席，擺出勝利者的姿態。

呂不韋再要說話，嫪毐後席的國興忽然站起來，先向小盤等施禮，大聲道：「剛才一戰，雖是精采，卻未能盡興，小人斗膽，想請一位高人下場陪小人玩上一場，以竟餘興，請太后、儲君和仲父賜准。」

此語一出，頓時全場肅然，暗猜他欲挑戰何人。

嫪毐也皺起眉頭，顯是此事並未先得他同意。只有邱日昇等渭南武士行館諸人，人人臉有得色，不用說是早有預謀，想借此機會，重振行館在咸陽的聲威。項少龍腦際靈光一現，已知道國興要挑戰的人。

在嫪毐的人之中，以邱日昇為首渭南武士行館中人，實與嫪毐門下其他客卿有顯而易見的分別，因為他們並不須倚賴嫪毐而存在，而是秦國本土的一股勢力。邱日昇等現在須依附繆毒，皆因開罪呂不韋，故一旦陽泉君失勢，他們只好掩旗息鼓，躲了起來。可是本身仍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勢力，與秦國軍方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利害關係下，他們借助嫪毐的蔭庇重開場館，而嫪毐亦因他們而實力倍增。雙方純為一種利益的結合，不存在誰是主子的問題。故現在國興出場欲藉比武重新樹立行館的威望，雖是早有預謀，卻連嫪毐在這刻之前仍給蒙在鼓裡。項少龍只憑嫪毐和邱日昇截然不同的兩個表情，立時推斷出他們間的真正關係。

聽得國興擺明要挑戰某人，呂不韋還以為又是針對他旗下的人，心中暗喜，打定主意，無論他說出的是何許人，亦要以劍術能與管中邪並駕齊驅的上蔡第一劍手許商上陣，好大挫嫪毐和邱日昇的氣焰。迫不及待下，哪還有閒情向朱姬或小盤請示，哈哈笑道：「國先生確是豪氣干雲，只不知所說高人，指的是哪一位高人？」

國興再一施禮，目光掃視全場，最後落到荊俊臉上，冷然道：「國興借此良機，願請荊副統領指教。」

此語一出，登時全場起哄。

荊俊先是呆了一呆，接著喜上眉梢，正欲大聲答應，一陣比天籟仙樂還好聽的女聲響起道：「不行！這場比試該是我的。」

眾人循聲望去，包括國興在內，無不愕然以對。原來說此豪語者，竟是與琴清以色藝冠絕當代，美艷不可方物的才女紀嫣然。眾人雖知紀嫣然武技高強，可是知道儘管知道，總是難以相信如此美麗嬌柔的尤物，會是赳赳男兒的對手。國興乃渭南武士行館館主邱日昇之下最著名的人物，向負盛名，無論嬌滴滴的才女如何高明，體能氣力各方面理該難以和這種頂級的劍手比較，故驟聽下全都呆了。荊俊自不能讓嫂子冒險，欲反對之時，卻給旁邊的滕翼制止。

國興則頗感尷尬，呆望紀嫣然好半晌，說話困難地道：「唉！紀才女身嬌肉貴，小人怎敢冒犯不敬，更沒有這個膽量，嘿！」

項少龍對紀嫣然要出手，並不太感意外，因為日前當好嬌妻聞知國興言語中傷他項少龍，曾大發雷霆，表示要教訓國興，現今有這麼千載一時的良機，豈肯錯過。他同時注意到朱姬正狠狠盯著紀嫣然，眼中射出包括嫉忌在內的複雜神色。

廳內人人默然無聲，靜觀事情的發展。紀嫣然仍是那副嬌慵倦懶的動人樣兒，一點不像即赴戰場的女武士，先向項少龍甜甜淺笑，盈盈而起，走出席位，來到大堂中央處。平時眾人望她，均須遮遮掩掩，現在有此機會，無不狠盯著她，飽餐秀色。紀嫣然先向主家席的小盤、呂不韋和朱姬致禮，忽然解下華美的外袍，隨手揮送地上，露出一身把她山巒起伏、美不勝收的體態表露無遺的緊身白色武士服，全場登時響起歎為觀止的聲音。項少龍想起當日杜璧派人追殺他們，曾意圖活捉紀嫣然，不由乘機朝他瞧去，只見杜璧固是目不轉睛，他旁邊的蒲鷊更是瞳仁差點瞪得掉下來，垂涎欲滴，登時恍然大悟。場內不論男女，均被紀嫣然傾國傾城的艷色震懾。

只聽她口吐仙音道：「國先生請勿小覷我們女兒家，否則若吃大虧，莫怪嫣然沒有預先警告。給我拿槍來。」

負責掌管飛龍槍的烏光，連忙解囊取槍，忙個不了。

國興給紀嫣然妙目一掃，登時失魂落魄，渾身發軟，歎道：「這場算小人輸了吧！國興實無法興起與才女動劍弄槍之念。」

紀嫣然一把接過烏光跪獻的飛龍槍，先不理國興，揚槍灑出一片槍影，再收窄槍圈，登時滾滾槍影，在嬌軀四周煙花般爍動不停，好一會變回橫槍胸前的靜態。喝采聲轟然響震，小盤和呂不韋都報以熱烈掌聲。國興臉上首次露出凝重神色，耳聞哪若目見，他終於清楚紀嫣然之能名震大梁，自有真材實學。邱日昇等行館之人，均面面相覷，自問若設身處地，亦不知該如何應付這種驚心動魄的槍法。

驀地一聲長笑，轉移眾人注意力，蒲鷊撚鬚笑道：「無論換哪一個人下場，此仗必敗無疑，試問誰可狠下心腸，冒犯我們的紀才女。」

掌聲再起，顯示各人贊同蒲鷊的話。

紀嫣然微微一笑，眼尾都不掃向得意洋洋的蒲鷊，欣然道：「既是如此！請國先生擋嫣然十槍，若嫣然無功而還，算國先生勝出。」

事實上在場諸人無不希望她顯露一下身手，但又不希望她有任何損傷，聞此解決方法，登時采聲四起。

滕翼低笑道：「國興今天有難哩！」

項少龍暗忖即使換了自己，若是只守不攻的話，恐怕三數槍便要吃不消，點頭同意。

國興尚未有機會回答，小盤冷然道：「國先生搦戰在先，現在有人應戰，自不許臨陣退縮。為免國先生故意落敗，若先生擋不了這十槍，國先生將永不被寡人錄用，國先生好自為之。」

邱日昇等無不聞言色變。要知加入武士行館的人，最終目標是借此階梯，晉身軍隊仕官級的職位，假若國興永不被錄用，那他的前途立即完蛋。各人此時均知小盤對國興公然向項少龍方面的人挑戰一事，動了真怒，同時也感受到未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霸氣。

嫪毐和朱姬隔遠交換個眼神，互相看出對方的驚駭和怒火。因著嫪毐的關係，朱姬和小盤的分歧愈來愈大。不過這次嫪毐完全是無妄之災，站在他的立場，現下最大的敵人乃呂不韋而非項少龍，說他不惱邱日昇等，就是騙人的。這些資料和分析全給冷眼旁觀的項少龍一一收進腦袋，好尋找可瓦解武士行館和嫪毐的夥伴關係的計策。

國興施禮後，「鏘！」的一聲拔出佩劍，向紀嫣然敬禮道：「嫣然小姐請賜教。」

紀嫣然淡淡道：「嫣然這十槍只攻先生手中之劍，保證不會傷及先生身體，先生可拋開所有顧慮，全力防守。」

在場之人，包括國興在內，均聽得先是怔在當場，旋又心中折服，感受到美麗才女高尚的情操。只要是有眼睛的人，可看出紀嫣然的槍法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而長槍本就是遠距離的攻擊武器，如果以劍對槍，任由長槍把利於強攻的特性發揮殆盡，想不落敗只是天方夜譚。國興雖是紀嫣然心中因其言語辱及夫君而痛恨的敵人，但因事情牽涉到國興畢生的榮辱前途，所以她故意放他一馬，令國興能放手抵擋，不用因要顧著防護要害，致處處受制。由此衍生的利害優劣，實有天壤雲泥之別。而在另一方面，紀嫣然並沒有順應小盤的指示，乘勢使國興顏臉盡失，永不超生。可見才女特立獨行，絕不會因任何人的影響而失去本身行事的原則。說到底，國興他們並沒有如呂不韋般與項少龍方面有解不開的仇恨。席內的邱日昇卻臉色陰沉，冷哼一聲，絲毫不領情。

反是國興露出感激之色，深深向紀嫣然鞠躬致敬，然後擺開架式斜挺長劍，道：「請小姐賜教！」

宴堂上鴉雀無聲，等待才女出手。另兩個輔廳擁至愈來愈多的賓客，擠得席位外圍處水洩不通，插針難下。今夜事情的發展，在在出人料外，教人無法猜估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紀嫣然雖有點「違背君意」，可是由於紀嫣然乃項少龍嬌妻，又是小盤最欣賞的美女之一，大秦國儲君一點不以為忤，趣味盎然地全神觀戰。朱姬眼內嫉忌之色更濃了，近墨者黑，朱姬與卑鄙小人嫪毐混在一起，性情在不知不覺中起了不良的變化。

呂不韋卻是更恨國興。剛才管中邪耍了無比漂亮的一手，把劣局平反過來，壓下嫪毐的威勢，本是非常圓滿，只要管中邪能再擊殺項少龍，今晚便是大獲全勝。豈知給國興這麼出來亂搞一通，惹出紀才女，項少龍方面立時聲威大振，把他和嫪毐全比下去。坐在管中邪旁的呂娘蓉呆瞪著紀嫣然，透射出茫然之色，忽然下面管中邪穩定有力的手探過來，抓起她的柔荑。呂娘蓉芳心抖顫，想起或者就是這隻手把項少龍殺死，不由朝對面的項少龍望去。只見他深情地凝望有若天仙下凡的紀嫣然，半點沒留心自己，心中湧起一陣失落的感覺，忙把管中邪的手緊緊回握。

「噹！」槍劍交擊，響震全場。紀才女終於出手。長槍由紀嫣然手中電疾射出，看似標刺國興面門，其實取點卻是稍高一些，斜掠國興紮著武士巾的髮髻，揭開此戰的序幕。

若要國興去猜紀嫣然的第一槍會是如何使出，他定會猜武技高明的俏佳人以其靈活的槍法，虛虛實實的惑他耳目，使他在難以封格下，退而避之，失去憑膂力一出手便壓制長槍的機會。事實上剛才紀嫣然示威性的槍法表演，早把這印象鑄刻在國興的腦海裡，故看似簡單直接的一槍，確是大出他意表，紀嫣然這把飛龍槍，與一般長槍的最大分別是罕有的全鋼槍，沒有木桿槍剛柔兼備的特性，份量沉重多了，更不虞被削斷，鏢刺時不但速度特快，亦佔了本身重量的便宜，力道非是一般木桿槍可比。且由於國興惑於先入為主的印象，想不到對手捨巧取拙，故到發覺她棄繁取簡的一槍攻來，登時失去預算，倉卒間只好沉腰坐馬，揮劍挑格，與飛龍槍毫無花假地硬拚一記。

管中邪卻是心中暗喜，全神留意飛龍槍的特性和槍法。誰都知項少龍不擅用槍，若要以槍來對付管中邪，自須向以用槍名著天下的紀才女取經。故管中邪愈能在這難得的機會上把握她的槍法戰術，等若先觀項少龍預演一場，識破敵手的虛實，更能勝券在握。

國興的劍格上長槍，雖發出一下脆響，但卻駭然發覺飛龍槍的力道並非想像般中的狂猛，還有種似無實質的感覺，使他感到難以發力。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但卻又是最合情理的。長槍應劍往上彈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國興自應乘勢搶往紀嫣然近處，發劍進擊，以近身肉搏的方式，瓦解對手長兵器的優勢，可是因為國興可守而不可攻，故縱然對方有此破綻，他亦惟有坐失良機。

在千百對目光注視下，紀嫣然踏著奇異的步法，纖腰一扭，把飛龍槍單手拖回來，再雙手握槍，借腰馬之力又把飛龍槍送出去。國興因剛才錯估紀嫣然的力道，長劍多往上移近尺，才能回收，就是這麼的慢了一線，飛龍槍像條活過來的毒蛇閃電般直擊他掛在右腰的劍鞘。國興至此親身體會到紀嫣然槍法的厲害，迫於無奈下後退橫移。

全場立時采聲雷動，除行館和嫪黨的人保持沉默外，人人均為紀嫣然打氣，荊竣烏言著、昌平君等屬項少龍方的人，更是叫得喉嚨差點破了。項少龍看著美賽天仙、靈動如神的絕世佳人，想起自己正是擁有她的男人，心中那種志得意滿的感覺，更是令他心醉神迷。連他也想不到只是第二槍，紀嫣然就把國興迫得倉皇退避。

紀嫣然嘴角逸出一絲無比動人的笑意，令人感到她仍是游刃有餘。但她手中的槍卻一點沒有閒著，在迅快的步法下，直刺的槍改變角度，電射往移退後國興右方的空檔。包括國興在內，眾人均為之愕然，不明白刺空的一槍能對國興構成什麼威脅。豈知紀嫣然嬌軀行雲流水般飄前兩步，槍桿變得緊貼腰身的一刻，身子急旋，借轉動之力，飛龍槍由直刺變成橫掃，取的仍是國興的劍鞘。國興若給掃中，保證要橫跌地上，但卻不會傷到他的身體，因而沒有違背她許下的諾言。

眾人看得如癡如醉，顛倒不已。紀嫣然每一槍都是那麼出人意表，但又是那麼動人悅目。尤其是她嬌軀在動作時表現出的活力，令人更是心弦震動，歎為觀止。

國興先失兩著，本打定主意怎也要貨真價實地與紀嫣然硬拚一招，憑男性比女性更強的體能瓦解她一槍比一槍厲害、延綿不絕的驚人槍法。可是面對紀嫣然借整個身體的旋動力量掃過來的一槍，國興只好打消原有主意，使出卸勁，長劍斜斜由上劈往飛龍槍，同時往後再退一步。就在劍槍快要交觸，飛龍槍靈動如神跡般往上跳起，幻出漫空槍影，晃動跳躍間，長江大河般往國興面門湧過去。如此槍法，即使管中邪這種高手亦看得心中歎服，其他人更是瘋狂吶喊，為她助威，一時堂內沸騰著掌聲人聲，把氣氛推上熾熱的高峰。像

「噹！」國興也是了得，竟在重重槍影中找到真槍所在，可是因變招倉卒，力道不足，清音激響後，不由再退一步，手臂給震得又酸又麻。至此紀嫣然總共擊出四槍，而國興則連連失利，認真來說半槍都守不住，雖未可算敗，已大失面子。國興暗忖如此下去，恐怕再擋兩槍，保證劍刃脫手，猛一咬牙，往大堂進口一方的廣闊空間疾退開去。

堂內立即噓聲四起，但確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紀嫣然已絕對地掌握主動之勢，把國興戲弄於股掌之上，唯一扳回劣勢的方法，是離開飛龍槍所籠罩的勢力範圍，以重整旗鼓、站穩陣腳，同時讓被飛龍槍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手臂爭取復原的空隙。

紀嫣然嬌叱一聲，竟滾往地上，左手緊握在飛龍槍槍尾處，借勢下槍頭先撞地面，然後彈起來，如影附形的趕上急退的國興，挑向他的鞘底。高手如管中邪、韓竭和許商等此時無不敬服，此槍最巧妙處是借拍地的力道，使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這一槍絕傷不了國興，但只要觸及國興劍鞘，當然該算他輸了。國興更是魂飛魄散，也虧他了得，硬是順勢一個觔斗，翻騰往後。但眾人均知他已輸了，當紀嫣然再由地上彈起來，陣腳大亂的國興更加不濟，除飲恨槍下外，再無其他結局。邱日昇等均露出不忍卒睹的表情，今晚武士行館勢將顏臉無存，以後還憑什麼作為大秦訓練劍手的最高機構？

國興心叫「完了」時，紀嫣然彈立而起，槍收背後，含笑而立，那種由極動轉作極靜的對比，配合上她一貫嬌慵俏逸的從容風姿，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國興落地後蹌踉再退三步，橫劍胸前，胸口急劇起伏，訝然望著美麗誘人的對手。

聞名天下的才女仍是氣定神閒，盈盈淺笑道：「嫣然攻了五槍，先生擋過五槍，而嫣然之所以能著著領先，皆因先生遵諾只守不攻，不若就此作罷，算我們不分勝負。」

小盤鼓著掌站起來，大笑道：「好一位紀才女，誰能不心悅誠服，由今天開始，才女就是寡人太傅。」再轉向國興道：「國先生能緊守寡人之命，只守不攻，亦是難得，就賜你為都騎第三副統領之職，歸項統領管轄。」

紀嫣然喜孜孜的和臉有愧色的國興下跪謝恩，項少龍心中生出既奇異又欣慰的感覺。

小盤終於長大成人，不但識破武士行館和嫪毐間只是利益的結合，還壓下心中的喜惡，以非常的手段把國興收納過來，豈是一般俗子凡夫能有的心胸氣魄。誰都估不到此事會以喜劇收場，一時采聲四起，但均是為紀嫣然歡呼。「才女」之聲，喊個不絕。只有邱日昇仍是臉寒如水，眼露凶芒，一言不發。

呂不韋也恨得牙癢起來，暗忖只要幹掉項少龍，其他人還何足道哉，倏地起立，大笑道：「怕該是主菜上席的時候。」

坐著立著的逾千賓客，立時靜下來，目光集中到權傾大秦朝的人物身上去。

呂不韋躊躇滿志，準備宣判項少龍的死期般頒告兩人的決戰，呂娘蓉倏地站起來，斬釘截鐵道：「不用比武了，女兒決定嫁給中邪，只好辜負項大人的美意。」

此語一出，呂不韋的笑容立即凝固，呆在當場。管中邪則雄軀一震，眼中厲芒閃閃，朝正愕然向呂娘蓉瞧來的項少龍望去，誰都知道這一向沉穩冷狠的人失去方寸。其他人更無不面面相覷。如此一來，這場萬眾期待的一戰，豈非就此告吹。杜璧、嫪毐等更難掩失望之色，因為無論兩人中誰飲恨收場，對他們均是有利無害。而嬴盈、昌平君、王齕等卻是如釋重負，鬆了一口氣。

秦國一向嚴禁將士私鬥，項少龍和管中邪同為軍方將領，苦無藉口下，縱是恨不得項少龍殺死管中邪的小盤，亦不能自壞規矩，硬要他們鬥上一場，否則法何以立？宴堂肅默無聲。呂娘蓉坐回去，低垂螓首，酥胸高起低伏，處於激動的情緒裡。

項少龍凝神瞧呂娘蓉好一會，不知該好氣還是好笑，暗忖剛才因開罪她，所以她故意在眾人前掃他的面子，籌碼則是她的終生大事。但說到底，呂娘蓉便像嬴盈般，還是較傾向管中邪。

呂不韋氣得臉都紅了，責怪地狠狠盯呂娘蓉幾眼，眼珠一轉，呵呵一笑坐下來，向右邊的小盤笑道：「小孩子總是拿不定主意，不過本仲既有言在先，此事理該由老夫作主，否則豈非失信於天下，諸君意下如何？」

呂娘蓉嬌軀猛顫，抬起頭來，正要說話，管中邪在下面握緊她的手，湊近沉聲耳語道：「娘蓉切勿再令仲父難堪。」

呂娘蓉呆了一呆，偷瞥項少龍一眼，又垂下俏臉。

小盤好整以暇道：「仲父言之成理，何況比武挑婿，我大秦自古已有此風尚，故假若仲父認為這場比武不宜取消，太后又沒有意見，寡人自然全力支持。」

眾人的目光全轉移到朱姬處，候她出言，氣氛緊張得像引滿的強弓。

這握有實權的大秦太后一對美眸射出複雜難明的情緒，先深深瞥嫪毐一眼，再朝項少龍望去，忽然俏臉血色盡退，口唇微顫下嬌喝道：「項管兩位卿家的比武，就如仲父所請，如期舉行。」

采聲震天而起，整個華堂沸騰起來。項少龍的心卻像給利刃狠狠剜割一下，知道在嫪毐和他之間，朱姬已選擇毫無保留地投向嫪毐。現在凡是深悉管中邪實力的人，均認定他項少龍必敗無疑，朱姬的支持比武，正代表她希望自己給管中邪殺死，一了百了。自己和朱姬的關係發展到此等地步，只有歎一句「造化弄人」，除此還有何話可說？

呂不韋雄壯嘹亮的笑聲再次響起，大喝道：「少龍、中邪之戰，立即開始！」

宣佈惹來另一陣高潮的采聲。鼓聲喧天而起，更添熱烈的情緒。管中邪低聲安慰呂娘蓉兩句，長身而起，全場立即靜下去。這聲名直迫項少龍的超級劍手只是隨便一站，便有種不可一世的氣概，教人心生敬畏。

管中邪步出席外，含笑接受眾人的注視和喝采，當到達大堂中心空地處，從容立定，向主家三席敬禮道：「能得太后、儲君和仲父恩准與項大人比武較技，實中邪生平快事，微臣死而無憾。」

眾人聽他說得豪氣，又隱含分出生死始肯罷休之意。情緒再高漲起來，拍得手掌都爛了，吶喊得聲音嘶啞。項少龍的臉色卻頗為難看，當然不是為比武一事，而是對朱姬的轉變感到無比痛心。眾人卻以為他是怯戰，大感奇怪。項少龍深吸一口氣，壓下洶湧波動的情緒，站了起來。就在此刻，他知道自己已被朱姬的絕情深深地傷害了。項少龍生性重情重義，為了朋友，完全置自身的安危榮辱於不顧，所以贏得像李園、龍陽君、韓闖、圖先等人生死與共的交情。他對朱姬更是情深義重，豈知最終卻換來此等對待，哪能不心生怨悵。在萬眾注目中，他來到管中邪旁丈許處立定，施禮後目光落在朱姬臉上。兩人目光一觸，朱姬立即垂下頭去。

項少龍化悲痛為力量，哈哈一笑道：「拿刀來！」

眾人聞「刀」而愕然，管中邪虎軀一震，眼中厲芒爍閃，往他望來。荊善走了出來，跪地奉上仍插在鞘內的百戰寶刀。項少龍接過百戰刀，交往左手拿著。訝異之聲四起，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這式樣奇怪的兵器上去。

小盤禁不住大奇道：「項卿家手上兵器，究竟是什麼東西？」

項少龍手握寶刀，立有神彩煥然的感覺，因朱姬而來的滲淡情緒一掃而空，萬丈豪情由心內湧起，朗聲答道：「此乃微臣親自設計的兵器，稱之為『刀』，名曰『百戰』，取的是孫子兵法中『百戰不殆』之意。」

眾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恨不得他立即把百戰刀拔出鞘來一看，偏是項少龍毫無此意。

呂不韋驚異不定道：「少龍不是說過要以飛龍槍應戰嗎？為何出爾反爾？」

昌平君哈哈笑道：「仲父此言差矣，兵家之道，正在於詭變無常，教人揣摩不定，少龍明是槍、暗實刀，深合兵家之旨，為何仲父反有出爾反爾之責？」昌平君這幾句毫不客氣的反駁話一出，眾人泛起非常特別的感覺。昌平君雖當上左相，但由於德望未足，故一直受人輕視，而他本身亦如履薄冰，戰戰兢兢，頗為低姿態。現在他侃侃而言，主動為項少龍辯護，可知他已逐漸建立當左相的信心和地位，敢與呂不韋爭一日之短長。

對昌平君，小盤自是全力支持，微笑道：「左相國之言有理，項卿家能設計出這種史無先例的奇異兵器，更使人迫不及待，好一睹百戰寶刀的威力，若仲父再無說話，寡人宣佈比武開始。」

呂不韋壓下心中怒火，暗忖待收拾了項少龍，才來慢慢整治你昌平君，肅容道：「請儲君宣佈！」

小盤目光落在項少龍握於左手仍深藏鞘內的百戰寶刀，欣然道：「比武開始！」

鼓聲再次驟起。把各人的心弦全拉緊了。支持項少龍而又不知百戰刀威力的人，一顆心都提到喉嚨頂。一來他們對新鮮出爐的怪異兵器毫無信心，二來更由於項少龍向以劍法稱雄，忽然換了柄從未上場的新穎兵器，火候和技法方面均應有問題，實是不智之極。最高興的卻是蒲鷊，若比武不成，他最多是把原銀奉還各大小賭客，但假若項少龍得勝，由於有烏應元的賭注，將使他損失慘重。現在見項少龍竟以這麼一把不稱手的怪傢伙應戰，自是喜形於色。自古以來，劍在所有人心目中早建立起至高無上的地位，乃近身格鬥的王者，隨之而來的是源遠流長的劍術文化，一時間誰都不能扭轉本是根深蒂固的想法。除紀嫣然等知情者外，只有小盤對項少龍最有信心。那來自孩提時對項少龍的崇拜，沒有任何力量可轉移他這種心態。另一個不敢小覷百戰刀的人是項少龍的對手管中邪。基於一流劍手的敏銳直覺，他首當其衝地感受到項少龍握上百戰刀時立即隨之而來的強凝氣勢和信心，故一點不敢學其他人般生出輕視之心。

鼓聲倏歇。宴堂內聲息全消，有的只是沉重的呼吸聲和間中響起的咳嗽。此時所有人全湧到宴堂內，席位間插滿全神觀戰的人。兩人緩緩轉身，面面相對。

管中邪左手握在長擊刃的劍把上，躬身施禮道：「項大人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令人驚喜無窮，不論勝敗，下屬仍是真心折服。」

項少龍感受著刀鞘傳來奇異的感覺。這載有中國第一把刀的鞘子絕非凡鞘，而是由清叔以鉻混和後製成的鋼鞘，質地遠勝一般劍鞘，又不會像時下劍鞘般容易生銹，本身可作格擋的武器，此事管中邪當然不會知道，但他卻沒打算瞞他，以微笑回報道：「管大人留心，我這把百戰刀的鞘子也可當作武器般用的。」

管中邪眼中閃過複雜的神色，點頭道：「多謝項大人提點，請大人賜教。」

項少龍嘴角飄出一絲笑意，虎目掃過正目不轉睛看他們的嫪毐等人，其中的韓竭更專注得像是他上場那樣。過兩席的呂娘蓉則花容失色，茫然望著他們，接觸到項少龍眼睛，櫻唇輕顫，卻沒有躲避他的眼光。

項少龍的目光最後回到管中邪身上，從容笑道：「管大人準備好了嗎？」

管中邪退後三步，「鏘」的一聲拔出長擊刃，擺開架勢，刃尖斜舉胸前，遙指項少龍。一股凜冽的殺氣立時瀰漫全場，生出凶險無匹的可怕感覺。

「咿唉！」項少龍微俯往前，虎目神光電射，凝視對手，同時以右手把百戰刀抽出少許，立時光芒爍現，生出另一股強大氣勢，堪堪籠罩對手。所有人立時呼吸頓止，靜待隨時展開的惡戰。

項少龍道：「管大人請！」

管中邪雙目厲芒亮起，肅然道：「項大人請。」

外人還以為管中邪故作謙讓，只有項少龍知他因未能摸透百戰刀的虛實，故採守勢，以靜制動。

項少龍低吟道：「刀名百戰，戰無不勝，管大人小心。」

「鏘！」百戰刀終離鞘而出，卻沒多少人能清楚看到這寶貝的樣兒，更沒有人可想像得到百戰刀會是如此霸道。即使曾試過寶刀厲害的滕翼等人，亦想不到在實戰時毫無保留的情況下，百戰刀有如此威力。在萬眾期待中，百戰刀像陽光長虹般由鞘內拔出來，隨項少龍前衝的勢子，化為迅雷急電，劃過兩人間丈許的空間，往嚴陣以待的管中邪劈去。觀者人人張口瞠目，卻沒有人能叫出聲來。

管中邪也吃了一驚，想不到項少龍一出手就是捨身猛攻的姿態，忙橫移一步，沉腰坐馬，運劍擋格。

「噹！」一聲激響，震懾全場。先是刀風破空的急嘯聲，牽引所有人的聽覺，到刀劍交擊，管中邪隨著響音，虎軀劇震，雖化解了項少龍凶厲無匹的一刀，但絕非輕鬆容易。這一刀因全無留手，故能造成如此可怕的威勢，但弊處卻是後著難繼。

項少龍心中驚懍，本以為這一刀至少可把管中邪劈退半步，豈知對方的腳像生了根的硬生生把驚天動地的一刀擋格過去。管中邪武功確是大有進步，難怪熟悉管中邪情況的人不看好他項少龍。

像管中邪這種高手，已臻達人類體能極限所能攀上的巔峰狀態，要進步談何容易。目下他這近乎奇蹟的更上一層樓，項少龍正是大功臣。若沒有他作為激勵管中邪的目標和對象，管中邪絕難臻目下的境界。

管中邪竭盡全身之力，硬架項少龍這一刀，心想若讓對方展開刀法，那還得了，覷準他舊力衰竭、新力未生的一刻，借身子前衝之力，長擊刃迫壓著百戰刀不放，強往項少龍推去。

「嘎！」刀劍摩擦下，發出一聲難聽之極的聲響。項少龍力道始終及不上管中邪，給他推得倒退兩步。紀嫣然等立時花容失色，果然管中邪把握得時機，長擊刃迴旋而出，借身體的橫移，避過百戰寶刀籠罩的空間，由項少龍左側標刺他脅下露出的破綻。更因管中邪使的是左手劍，這一著無論在角度、速度和機會的拿捏上，均到了妙若天成的至境。

就在愛護項少龍的人慘不忍睹，而恨他者或買他輸者大喜若狂之時，「鏘！」的一聲，項少龍左手刀鞘以一招「以守代攻」，硬架管中邪必殺的一劍，還餘勢未盡，迫得管中邪於駭然中急退開去。全場各方人等，無不為項少龍這出人意表的一招目瞪口呆。以劍鞘禦敵並非什麼奇事，但像項少龍般能以左手運鞘像正常兵器般使出完整精采的招數，就是未之曾有。這正是項少龍暗中想出來的奇技，以補百戰刀攻強守弱的弊病。當然，若對手非是管中邪，只是百戰刀長江大河的攻勢，足可教對方落敗身亡，但若似剛才的情況，百戰刀鞘可發揮救命的妙用。尤其墨子劍法乃天下最厲害的守勢劍術，棄之不用實在可惜，這方面的缺陷，就由百戰刀鞘繼承。而若非百戰刀鞘因混了鉻而堅硬難毀，亦擔當不了如此重任。種種條件加起來，就是項少龍此刻的百戰刀法。

管中邪生平所遇劍手中，惟有項少龍在先後兩趟比武均可硬生生把他迫退，心中叫糟，眼前電光疾閃，刀氣滾騰，百戰寶刀已如驚濤駭浪般乘勢攻來。

「當當」之聲不絕於耳。項少龍展開領悟得來的刀法，在眨幾下眼的工夫下向管中邪連劈七刀，每一刀所取角度均是刁鑽無倫，像一道道的激電閃劈而來，在刺耳的刀風呼嘯中，刀劍不住交觸，以管中邪之能，初遇這種揉合了科學玄理和武學精華、史無先例的刀法，亦給殺得只有招架之力，不住後退。此時眾人才懂得狂嘶猛叫。叫得最厲害的是田貞兩姊妹和十八鐵衛，如癡如狂。

高手如韓竭、許商之輩，亦為項少龍威勢所懾，臉色大變。最慘的是蒲鷊，哪想得到項少龍比傳說中的他還要高明百倍。每次百戰刀劈中管中邪，長擊刃都崩開一個小缺口，而它的主人卻軀體劇震，有如被裂岸的驚濤拍擊，震得東歪西倒。管中邪到擋第七劍，已略摸清楚項少龍的百戰刀法，只覺每一刀劈來雖有破綻，但由於刀法太兇猛太凌厲，加上沒有一定的成法，根本是無從反擊。這亦是刀劍之別，一般劍法中的擋格招數，遇上以砍劈為主的刀，更由於這是剛發明的兵器，措手不及下，即使管中邪這種級數的劍手，也要大大吃虧。

百戰寶刀就像變成急電和疾雷，滔滔不絕的化成一道道芒光，畫過兩人間的空間，每一刀都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劈往管中邪。項少龍則變成充滿懾人力量的天神，把領悟出來的百戰刀法發揮殆盡，著著搶攻，既不用留手，更不須防範對方的進擊。管中邪偶有還手機會，百戰刀鞘就會施出墨子劍法，把破綻縫補得無隙可尋。觀者只覺項少龍的刀法有若羚羊掛角，去留無跡，完全把握不到刀勢的取點和下著。身在局內的管中邪更是苦不堪言。

「噹！」的一聲巨響，管中邪雖展盡渾身解數，再擋他一擊，可是終吃不消此暗合物理一刀的衝擊，給劈得連人帶劍跌退兩步，步法紊亂。項少龍知是機會來臨，大喝一聲，如影附形搶前三步，百戰刀高舉過頭，當踏出第三步，百戰刀由上疾劈而下，猛砍往管中邪額頭正中處。

管中邪臨危不亂，這時退已不及，除了運劍硬格，別無他法。「噹！」刀劍交擊。不堪砍劈的長擊刃當中折斷，就在百戰刀破額而入前，管中邪表現出他驚人的身手，閃退尺許。

項少龍心中一歎，收刀而立，並不進擊。

管中邪再蹌踉退了一步，握著只剩下半截的長擊刃，額際現出一道淡淡的血痕，只是被刀氣所傷。喝叫打氣之聲，倏地消去。兩人目光交擊，天地似若剎停下來。

片晌後管中邪露出一絲苦澀笑意，拋開手中斷劍，躬身道：「項大人的百戰刀確是厲害，下屬甘拜下風。」

他不說項少龍武技高強，只讚他的百戰寶刀，表明敗因只在對方手中兵刃，故並非完全心服，而事實確是如此。歡聲雷動中，小盤等無不暗叫可惜，若非管中邪長擊刃斷成兩截，保證管中邪已變成淌在血泊內的死屍。呂不韋鐵青著臉，一言不發。呂娘蓉的俏臉再無半點血色，茫然看著場內兩人。

小盤偷瞥神情木然的朱姬一眼，笑道：「此戰確是精采絕倫，項太傅自創的寶刀和刀法，使人歎為觀止。」

項少龍和管中邪忙向小盤敬禮。眾人眼光不約而同集中往呂不韋，看他會否即場宣佈把呂娘蓉許配給項少龍。

在呂不韋在不知如何應付之時，朱姬乾咳一聲，冷冷道：「此戰雖借娘蓉之名，其實卻非為她而戰，故婚約之事，大可取消，少龍可有異議？」

項少龍當然不會反對，點頭應道：「一切由太后作主。」

王齕長身而起，走了出來，到了項少龍前，接過百戰寶刀，把弄半晌，轉身朝小盤道：「少龍創出此種教人膽喪的兵器，實是非同小可，若用於馬戰衝刺戰術，將大大加強我大秦軍旅近身馬戰的威力，功勞之大，比之攻城佔地，更是影響深遠，已等似立下軍功。故老將提議擢升少龍為大將軍，負責訓練三軍，同時統率禁衛、都騎、都衛三軍，保衛朝廷，名為都統大將軍，請儲君恩准。」

呂不韋和嫪毐等的臉色同時變得難看之極，偏是別無他法，因為以王齕的身份說出這麼一番言之成理的話來，確教人無從反駁。

小盤心中大喜，差點要抱著王齕吻上兩口，讚他識得體察龍心，欣然道：「大將軍所說正合寡人之意，請太后賜示！」

朱姬方寸大亂，朝嫪毐望去，猛一咬牙，沉聲道：「升少龍為大將軍，實至名歸，至於都統一職，牽涉到都城兵制改變，事關重大，還應從長計議。」

小盤心中大罵，蓋王齕提議最厲害處，是把咸陽守軍的兵權，全歸於項少龍直接管轄之下。朱姬這麼來一記避重就輕，只讓項少龍升為大將軍，小盤雖恨在心頭，卻又是無可奈何，惟有只宣佈升任項少龍為大將軍。

壽宴至此人人意興闌珊，輸得損手爛腳的蒲鷊更是空有滿席佳餚，難以下嚥。項少龍接受眾人祝賀，小盤當眾宣佈五日後到渭河旁主持春祭，沖淡因比武勝敗而引來的敗興氣氛。項少龍見對面的蒲鷊臉無人色的頻頻與杜璧交頭接耳，忍不住問岳丈烏應元，究竟在自己身上押下多少賭注。

烏應元忍著笑，先欣賞蒲鷊的大輸家表情，低聲道：「只不過三千兩黃金吧！」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對一般人來說，百兩黃金該可閤家人優哉悠哉活過這輩子，三千兩黃金已屬天文數目，再加上蒲鷊以一賠三輸掉的數字，難怪大富豪也要消受不起。

宴會結束，呂不韋親把小盤和朱姬送往大門，其他人輕鬆起來，紛紛過來向項少龍道賀，管中邪和呂娘蓉則雙雙悄悄溜走。滕翼和荊俊趁機先行一步，準備應付齊人的伏兵。

賓客逐漸散去，項少龍在烏應元、王齕、王陵、昌平君、桓齮等人的簇擁下，往大門走去，紀嫣然、琴清諸女隨行在後。

昌平君笑道：「照我看由今天開始，再沒有多少人敢正式向少龍挑戰。」

項少龍心中苦笑，二十一世紀所有武俠小說、電影或電視劇中的第一高手，無不週身煩惱，只希望自己是例外的一個。

項少龍與紀嫣然諸女策馬馳至離烏府幾個街口的通衢處，滕翼和數十名精兵團的戰士正在等候他們。眾人紛紛下馬。

滕翼走到項少龍旁，低聲道：「我們的人比這批田單派來的死士更先一步進入隱蔽的戰略要點，所以現在對敵人的形勢瞭若指掌，只不知少龍想把來人全部殲殺，還是要盡量生擒敵人？」

項少龍凝望著長街黑沉沉的另一段街道，其中一截在到達府門前的路上由於兩邊都是參天古樹，故特別幽暗，正是敵人伏擊他們的最佳地點。沉聲道：「二哥有什麼主意？」

滕翼道：「要生擒敵人，自是要多費手腳，但由於我們人數比他們多上數倍，故可以在他們驚覺事敗逃走，布下天羅地網擒捕他們，小俊已把城內駐紮的一團五百人都騎軍調來助陣，保證沒有人能溜掉。」

項少龍點頭道：「一切照二哥意思辦，田單這老狐狸真厲害，甫回齊國，立即派出一個暗殺團到咸陽來，而因有呂不韋的掩護，我們直至壽宴，始知道有這麼一個雜耍團的存在，亦可見我們的情報網上有著致命的漏洞，此事之後，必須設法補救。」

滕翼點頭答應，道：「我們去吧！」

項少龍、紀嫣然、十八鐵衛隨著滕翼和他的人，沿長街燈火不及的暗影迅速而行，不一會到達那截藏有伏兵的路段外。除了烏府門前兩盞大風燈，整段路沐浴在星月黯淡的光暈裡，有種荒涼淒美的感覺。

項少龍湊到紀嫣然的小耳旁道：「才女今晚顯盡威風。」

紀嫣然把香噴噴的玉臉貼上他的大嘴，喜孜孜道：「哪及得上夫君大人？不過百戰寶刀厲害得過了份，否則管中邪就老命難保，這是否叫過猶不及呢？」

滕翼也覺好笑，道：「怎會有厲害得過份這回事，應是管中邪氣數未盡、命不該絕。不過這人實在身手驚人，竟能在劍斷的一刻，避過百戰刀的疾劈。」

此時十八鐵衛等五十多人分散到各戰略要點，甚至攀往附近房舍樹木的制高點，把這端路段完全封鎖。

項少龍沉聲道：「事後我回想起來，管中邪是故意讓我砍在缺口上，好斷劍保命，此人的智計確是驚人。」

滕翼和紀嫣然同時倒抽一口涼氣，在那種情況下，管中邪仍能臨危不亂，以這種駭人聽聞的方法保命逃生，確是了得。有人來報，一切預備妥當，隨時可以動手。眾人等待項少龍的指令。

項少龍微笑道：「敵人現在銳氣正盛，我們索性等他一個半個時辰，到他們驚疑不定，心慌意亂，將是我們出手的好時機。」

滕翼和紀嫣然齊聲叫絕，前者道：「既是如此，我就使人去張羅些網索一類的東西，好擒拿敵人。」

滕翼行事去也，項少龍攜紀嫣然到一棵大樹下坐好，笑道：「今晚確是充滿刺激和驚險的一夜，以呂不韋的性格，如此大失面子，可能更激起他謀朝篡位之心，幸好我們還有黑龍這著絕活，否則會很頭痛。」

紀嫣然仰望星空，眼中閃耀幸福的光華，挨緊他暱聲道：「有夫君大人在，呂不韋能有什麼作為。若說行軍打仗，王齕比徐先和鹿公兩人更厲害，只要保住他不被呂不韋害死，呂不韋和蒙驁一天難以公然舉兵，且秦人的忠君愛國，天下知名，哪到呂不韋隨意操縱。我反更擔心杜璧和蒲鷊，他們既有長安君成蟜這張可拿出來與儲君抗衡的妙招，又可利用秦人反呂不韋的情緒，加上地方勢力和東方三郡的人心不穩，兼與趙人勾通，除非不發動，一發動必釀成大禍，故不可不防。」

項少龍對愛妻的識見，一向佩服得五體投地，點頭受教道：「多謝才女提醒，明天我入宮和儲君、李斯、昌平君等商量，免致有起事來，猝不及防，亂了手腳。」

紀嫣然悠然輕歎，把頭枕到他寬肩上，夢囈般道：「嫣然一生人中最感激老天爺的事，是嫁得項少龍為夫婿，自國破家亡，每逢失意之時，總不時想到了結沒有意義的生命，幸好沒有那麼做，否則就不會有今夜既凶險又美麗的一刻。」

項少龍伸手環抱她香肩，感動地道：「才女垂青我項少龍，該是我感激零涕才對。」

紀嫣然坐直嬌軀，喜上眉梢道：「這正是我們夫君大人獨特之處，從沒有像其他男人般視自己的女人為奴為婢。唔！清姊在此刻定是和廷芳、致致和小貞小鳳秉燭夜談，說的必離開不了你。」

項少龍正想說話，「砰！」的一聲，在那截路的上空爆開一朵煙花，照亮昏黯的街道。在古代的照明彈下，隱見十多人正沿街狂奔過來。兩人站了起來，發出命令，戰爭開始。一時殺聲貫耳，戰事轉瞬變成你逐我走的追捕戰。在項少龍方面張開的天羅地網下，敵人不死即傷，又或當場被擒。附近居民被驚醒過來，當然沒有人敢出來觀看。蹄聲人聲，粉碎這地區的安寧。當項少龍回到烏府門外，被擒下的齊人全體五花大綁，集中在主宅前的廣場處。

荊俊報告道：「殺了二十五人，生擒六十七人。嘿！看來那最美的軟骨女和侏儒都沒有參與行動，唉！事實上裡面沒有半個是我們曾見過的齊人。」

項少龍馳入府門，只見被擒者雖疲倦沮喪，但人人臉帶寧死不屈的神色，不禁心中暗歎。自己該怎樣處置他們？

正躊躇間，蹄聲由遠而近，管中邪領著一隊人旋風般衝進來，施禮道：「下屬來遲一步，請項大人恕罪。」

項少龍等自知來者不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項少龍跳下馬來，淡淡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群小賊陰謀不軌，管大人儘管把他們帶走，如何發落，由管大人呈來報告，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不但是管中邪，滕翼、荊俊和紀嫣然也感愕然。誰都知項少龍不會這麼好對付，只是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

管中邪呆了半晌，正想說話，項少龍不耐煩地揮手道：「把人帶走！明早給我一份報告，好讓我知道是否有人在背後指使和弄清楚這批人的來歷。」

管中邪雖驚疑不定，但還有什麼話好說的。立即指揮手下把人押走，屍體都不放過。

項少龍與滕翼等步入大廳，荊俊奇道：「三哥為何無端端放過扳倒呂不韋的大好機會？」

項少龍笑道：「這批人沒有一個曾在今晚的雜耍表演中現身，可知呂賊早有佈置，即使這些人給我們逮著，亦不會洩出呂賊與此事有關。」

紀嫣然點頭道：「若非如此，呂不韋就是大笨蛋，上次牧場之戰，事後的餘波弄得呂不韋一身麻煩，這次自然學乖了。」

滕翼皺眉道：「可是三弟也不須將人交給管中邪，只要我們嚴刑拷問，至少可套出這批人如何進入咸陽，從而發現可尋之跡，讓呂不韋頭痛一下也是好的。」

四人在大廳坐下，侍女奉上熱茶，眾鐵衛守護四方。

項少龍微笑道：「這次讓管中邪收押兇徒，目的是要釣他這條大魚，可以想像在明天的報告裡，呂不韋必會諉過別人，這是他們早擬好的策略，好能在除去我後，仍可借而打擊別人。」

紀嫣然恍然道：「杜璧！」

滕翼拍案叫絕道：「我明白了，管中邪任由這麼多人進入咸陽，自是有虧職守，我看他怎保得住都衛統領之職。」

項少龍淡淡道：「若沒有蒙武、蒙恬兩子妙棋，恐怕仍動不了管中邪，但現在有小武或小恬去當都衛統領，呂不韋哪犯得著堅持下去。從明天開始，都城三大軍系全落在我們手上，呂不韋想造反就更困難了。」

紀嫣然讚歎道：「夫君大人算無遺策，但卻要防嫪毐要爭奪這位子，在太后支持下，他非是全無機會的。」

滕翼笑道：「由呂不韋去和他爭個焦頭爛額好了。」

此時遠處隱隱傳來車馬之聲，紀嫣然欣然俏立而起，道：「定是廷芳等回來。」

言罷朝大門走去。

荊俊神情興奮起來，低聲道：「三哥不是說過要去武士行館找邱日昇的晦氣嗎？今晚天色這麼好，明天定是風和日麗，我們千萬不要浪費這麼好的日子。」

項少龍和滕翼同時啞然失笑。

滕翼抓著荊俊的肩膊道：「莫忘記我們的項大將軍明天要帶你這小子到鹿府正式提親，你竟只想到打打殺殺。」

荊俊喜動顏色，自刮一巴掌，赧然應是。

一名女侍來到項少龍旁，低聲道：「大人喝茶。」

項少龍沒有留心，隨手接過她遞過來的茶杯。驀地刀光一閃，侍女右手一翻，纖腰猛扭，手上現出一把寒氣森森的匕首，閃電抹往項少龍咽喉。完全出於本能的反應，項少龍仰跌後方，避過致命的一擊，茶杯同時拋往後方。滕翼和荊俊同時大喝跳起來，荊善等大駭撲至。

侍女一個翻騰，射出手中匕首，同時往側門處逸去，身手之快捷靈活，教人歎為觀止。

項少龍剛躍起來，匕首插胸而入，慘叫一聲，倒回地上去。滕荊兩人魂飛魄散，齊往項少龍搶去。眾鐵衛此時已把刺客截著，激戰起來。滕翼和荊俊扶起項少龍，撕開匕首插中處的衣衫，只見內裡穿上由清叔打制、琴清縫紉的護身甲冑，匕首只能透穿少許，登時鬆一口氣。

項少龍透出一口氣，驚魂未定道：「不要殺她！」

滕翼大喝道：「項爺沒事，生擒她好了！」

一聲尖叫，侍女被烏光撲倒地上。項少龍把匕首拔出來，鋒尖只沾少許刺破皮肉的鮮血。鐵衛把女侍押到三人身前。項少龍定睛一看，赫然是雜耍團的台柱，最美麗的柔骨美妞兒。

## 第六章後患無窮

縱是在眾多如狼似虎的鐵衛挾持下，嬌滴滴的柔骨齊女仍是毫無懼色，以帶點不屑的神態看著項少龍，冷笑道：「原來項大人內穿不畏兵刃的甲冑，難怪這麼奮不顧身，力克強敵。」

不知為何，項少龍升起很不對勁的感覺，一時又想不出問題的所在。由於荊善和烏光兩人分別抓著她柔軟的胳膊和以另一手鎖緊她的肩胛骨，照理她該再難有任何作為。

滕翼顯然亦有他那種異常感覺，這鐵漢並不像荊俊和其他鐵衛般，眼睛只忙於向她因雙臂被扭而特別顯露的高挺酥胸巡逡，冷喝道：「跪下！」

荊善和烏光用力一按，柔骨美女哪吃得住，跪了下去，連僅能活動的美腿也失去作用和威脅性。大門處人聲響起，紀嫣然等進入廳內。就在這剎那間，項少龍靈光一閃，想到問題所在。她實不應這麼容易被擒拿的，以她早先在呂不韋壽筵上表現出來的身手，眾人要活捉她絕非易事。且她剛才已先一步逸往窗門，怎會如此輕易給鐵衛們手到擒來？其中當然有詐。原因是她見他未死，又聽到自己命人不要對她下殺手，遂故意被人擒回來，好進行再一次的刺殺。此時眾人均自然地別頭朝大門處望去。

項少龍詐作分神。果然柔骨女檀口忽張，一縷光影立即激射而出，朝項少龍臉龐奔來。滕翼等驚覺過來，同時駭然大震。項少龍從容一閃，避過暗器，柔骨女的身體奇異地扭了幾下，竟像一條滑不溜丟的魚兒般，由荊善和烏光兩人的鐵爪下溜出來，再泥鰍般由兩人間滾身到眾人的包圍圈外，身手之迅捷滑溜，教人歎為觀止。眾人驚喝怒罵中，柔骨女手捧雙膝，曲成一團，像個大皮球般眨眼間滾至大廳一側的窗台下，在眾人截上她前，彈了起來，穿窗去了。眾鐵衛大失面子，狂追而去。項少龍等面面相覷，均想不到柔骨女如此了得。接著昌平君、昌文君、桓齮等聞風而至，一時府內府外鬧哄哄一片。

項少龍一覺醒來，精滿神足，昨夜的勞累一掃而空。

他坐起身來，一向貪睡的紀嫣然給他弄醒，慵懶地撲入他懷裡，撒嬌道：「天還未亮嘛？陪人家多睡一會兒好嗎？」

項少龍把她摟緊，輕憐蜜愛一番，柔聲道：「由今天開始，每天我也要在雞啼日出前，起來苦練百戰刀法和拳腳功夫，只看昨晚那柔骨女刺客，可知天下間能人無數，一不小心，就會吃大虧。」

紀嫣然想起昨晚由女刺客吐出來的牛毛針，猶有餘悸道：「真是駭人，將這麼一支針藏在口裡，仍可從容說話，教人絲毫不起提防之心。」

項少龍大力打地一記粉臀，笑道：「好嬌妻你再睡一會。」

紀嫣然一臉嬌嗔地坐起來，怨道：「給你這麼打了，什麼睡意都不翼而飛哩！」

項少龍目光自然投往她因衣襟敞開而顯露的春色，只覺觸目動心，差點要把誘人的美女按回床上，忙暗自警惕，勉力離開她。

不由記起李牧的警告，自己只要一不小心，耽於男女之欲，便有負趙國絕代名將的期望。

紀嫣然跳下塌來，笑靨如花地欣然道：「讓小女子服侍項大將軍梳洗更衣好嗎？」

天空露出曙光之際，項少龍趕進王宮。小盤正在吃早餐，見他來到，邀他共膳。聽到他說出昨晚發生的事，龍顏震怒道：「呂不韋這狗賊，寡人將來必教他死無葬身之地。明知師傅你是寡人最敬重的人，仍敢如此膽大妄為。」

項少龍笑道：「儲君非是第一天知他的心術吧！生氣只是白生氣，這次幸虧有小恬報訊，不過那女刺客確是第一流的高手。」

小盤呆了半晌，忽然失笑道：「若這番話出自別人之口，寡人必會氣上加氣。但由師傅說出來，寡……嘿！我只覺心中暖融融的，非常受用。哈！我這一番話確是沒話找話來說。不過我仍不明白為何師傅把那批人交給管中邪？」

項少龍當然不會告訴他因明知未來數年扳不倒呂不韋，所以不做無謂的事。淡淡道：「城內發生亂事，自該有負責的人。我們不是苦於無法弄個要職給小武和小恬嗎？」

小盤龍軀一震，眼射喜色，叫絕道：「師傅這一著確是厲害，尤其昨夜管中邪在師傅劍……嘿……不是劍下，而是師傅刀下俯首稱臣，聲望大跌，這該叫……叫什麼好呢？」

項少龍知他心情興奮，所以說起話來有點詞難達意，接口道：「該叫趁他病取他命！」

小盤一拍長几道：「正是趁他病取他命。只要都衛落進我們手內，那任由呂不韋和嫪毐長出三頭六臂，也難有作為。」

此時內侍到來奏報，早朝的時間到。兩人對視一笑，上朝去也。

大殿內氣氛莊嚴肅穆。咸陽城昨夜的風風雨雨，多少有點傳進眾人耳內，均知此事難以善罷。項少龍被封為大將軍，地位大是不同，列位於王陵、王齕、蒙驁和杜璧四人之後，穩坐軍方的第五把交椅。現在秦國名列大將者，除他們五人外，就只有王翦和安谷傒。高據於層層升起的龍階上的三個人，以小盤精神最好，側坐左右兩旁的朱姬和呂不韋均容色疲倦，顯是昨夜睡得不好。朝禮過後，小盤首先發難，向項少龍問起昨夜的事。

項少龍有條不紊地把整件事勾畫出來，向管中邪道：「請管大人呈上有關審訊兇徒們的報告。」

立於桓齮下方的管中邪踏前半步，躬身奏報道：「兇徒全體毒發身亡，事後發現他們人人口內暗藏毒丸，咬破後毒藥流入肚內，到我們發覺時已救之不及。」

如此的報告立時惹起一陣哄動。項少龍當然不會相信，擺明是呂不韋殺人滅口的手法。

不過不用他說話，站於斜對面的嫪毐肅容道：「儲君明鑒，都城之內，竟然混入大批兇徒，行刺大臣，分明是早有預謀，行事周密，故絕不可輕忽處理。我們不但要追拿背後元兇，更重要是徹查都城防衛為何會出這麼大的漏子？否則這麼多人潛進城內，而我們竟然懵然不知呢？」

眾人紛紛點頭同意，項少龍和小盤心叫不妙。看嫪毐借題發揮、大興問罪之師的態度，知他和朱姬已有默契，要把都衛統領一職搶到手中。呂不韋、管中邪和蒙驁看穿他心意，同時色變。

昌平君一時卻未想到這麼遠，質問管中邪道：「管大人難道對這批人的來歷沒有半點頭緒嗎？」

管中邪淡淡道：「臣下曾向仲父請示，由於內情異常複雜，故仲父指示須待調查清楚，再向儲君報告。」

杜璧冷哼一聲道：「管大人忙了整夜，竟得一句無可奉告嗎？其實只是從他們所用兵器，又或衣著裝備，該足以推斷出他們的身份來歷，把背後指使的元兇找出來。」

呂不韋哈哈一笑道：「杜大將軍說得好，刺客所用兵器，均來自屯留蒲鷊的兵器鑄造廠，老臣因見太過沒有道理，怕是有人栽贓嫁禍，故著中邪再作深入調查。若杜大將軍認為這便算證據確鑿，可請儲君下令，把蒲鷊立即處以極刑。」

杜璧勃然色變，大怒道：「呂相太過份了！」轉向小盤，正要說話。

小盤從容道：「杜大將軍不須為此動氣，寡人清楚明白有人是故意要嫁禍蒲先生哩！」

杜璧容色稍緩，狠狠盯呂不韋幾眼，再不說話。小盤當然不是對杜璧或蒲鷊有什麼好感，而是在現今的情勢下，怎也要待黑龍出世，站穩陣腳，然後從容對付杜璧和蒲鷊一黨。否則亂事一起，呂不韋會乘亂擴大勢力，甚或趁亂奪權，那就得不償失。以成蟜為中心，杜璧和蒲鷊作為代表人物的軍事集團，主要的基地是民心不穩的東三郡，若再勾結趙人，驟然有起事來絕不容易應付。

呂不韋搶著發言道：「這次有賊子潛進城來搞風搞雨，當然是有人掩護，故過得城門關防。所以目下要追究的，並非誰人該負上責任，而是誰是背後的主謀者。像田獵時高陵君的叛兵能遠道潛來謀反，其中必有人沿途掩護接應。項大將軍奉命調查，不知有何成果呢？」

這幾著連消帶打，確是難以抵擋，忽然又把矛頭改為指向項少龍。

項少龍不由心中暗恨昨夜沒有抓著那柔骨美女，不然現在看呂不韋如何對答，正要說話，小盤冷然道：「項大將軍奉寡人之命作調查，豈知途中被人狙擊，以致迷失路途，寡人正在查究此事，應該快有結果。」

小盤把事情攬到身上，呂不韋只好乾笑兩聲，沒再說話。氣氛忽地變得尷尬僵持，若有任何人仍苦苦要在誰該負上責任一事繼續糾纏，等若明著要和呂不韋過不去。項少龍雖和呂不韋壁壘分明，仍不願弄至這等田地。

一直沒有發言的朱姬柔聲道：「仲父既然認為不須苦苦追究責任，哀家自然尊重仲父意見。但加強城防，卻是當務之急，且任務繁重，恐非管卿家一人應付得了，故都衛副統領一職，不宜懸空，嫪卿家身為內史，最熟悉城防方面種種問題，未知心中可有適當人選？」

小盤、項少龍、昌平君一方和呂不韋一方各人同呼不好，朱姬這麼叫嫪毐選人，豈非擺明要他任用私人，以削管中邪之權？朱姬已開金口，即使小盤和呂不韋也不敢反對。

果然嫪毐打蛇隨棍上，欣然道：「微臣的客卿韓竭，來我大秦前曾參與韓都城防事務，乃難得人才，若說都衛副統領人選，沒有人比他更適合。」

朱姬喜道：「嫪卿家的提議，甚合哀家之意，眾卿若無異議，就這麼決定。」

呂不韋沉聲道：「現時都騎有副統領三人，都衛亦宜增設副統領一人，好與韓竭共輔中邪，老臣心中亦有適當人選，就是來自上蔡的許商，得他輔翼，都城防務，可萬無一失。」

項少龍、小盤、李斯、昌平君等面面相覷，誰都預估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般田地。幸好禁衛軍的要職一向只委任王族的人，否則恐怕嫪毐和呂不韋也要分上一杯羹，將更令人頭痛。王綰、蔡澤和蒙驁立時同聲附和。嫪毐既推薦韓竭，這時亦難再和呂不韋爭此要職。項少龍等苦在不能主動推薦蒙武或蒙恬，否則必引起呂不韋疑心，等若因加得減。最後結果仍是由許商當選，項少龍惟有大歎倒霉，但已是米已成炊之局。這次不但扳不倒管中邪，還增添呂不韋和嫪毐的勢力，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有了副統領的官銜，在嫪毐和呂不韋的分別支持下，韓竭與許商大有升上軍方要職的機會，那時更是後患無窮。

早朝後，項少龍心情大壞，匆匆離宮，經過琴府，心中一動，往找琴清。俏佳人正在園內修花，際此冬去春來之際，風和日麗，天氣回暖，正在生氣勃勃的花樹間工作的琴清，素淨的裙褂襯托著如花玉容，自有另一番引人之處。琴清見項少龍百忙中仍抽空來看她，喜出望外，拋下手中工作，與他攜手漫步園林內。

項少龍愛憐地握著她柔荑，歎道：「在下今次來此，是要謝過琴太傅救命之恩。」

琴清微笑道：「你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人家何時曾救你一命呢？」

項少龍把昨夜得她縫製的護甲擋了行刺一事說出來，聽得琴清花容失色道：「天下間竟有這麼可怕的女刺客，以荊善的身手了得仍拿她不住，唉！少龍啊！人家很擔心啊！」

項少龍笑道：「不用擔心，女刺客所以能逃掉，故因身具奇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凡男人都好色，又慣於小覷女人，予她有可乘之機。若換過是男刺客，荊善那班傢伙早饗以老拳，把他打得像個腫豬頭，渾身癱瘓，哪輪得到她連番出手行刺。」

琴清聽他說來有趣，笑得花枝亂顫，伏到他肩頭上去，良久歎道：「有你在身旁，琴清總要笑個不停，唉！你這人哩！把人家的魂魄都勾了去。」

項少龍還是首次聽到琴清不顧矜持的心底話，心中一熱，把她擁入懷裡，大喜道：「琴太傅切莫忘記曾答應過我的話。」

琴清仰起嬌艷欲滴的俏臉，奇道：「我曾答應過你……噢……人家不和你說了。快放開我，給人見到成何體統。」

項少龍心情轉佳，看著她欲拒還迎的動人情態，笑道：「琴太傅終記起曾答應在我與老管之戰後，任我胡為的承諾。嘿！今天天氣這麼好，不若我們……」

琴清大窘，猛力一掙，脫出他的魔爪，跺足嗔道：「不准你再說下去，否則我使人將你逐出門外。」

項少龍哈哈大笑，樂不可支，張開雙臂道：「我的小乖乖，快到我懷裡來吧！」

琴清紅燒耳朵，又喜又嗔，當然奈何不了他。秀眸一轉，柔聲道：「春祭後琴清陪你好嗎？咦！你今天不是要陪小俊去鹿府提親嗎？為何卻盡在這兒磨蹭？」

項少龍記起荊俊正在官署苦候，忙告辭離去。回到官署，荊俊正等得坐立不安，昌平君和桓齮都來了，項少龍還想坐下喝杯熱茶，已給荊俊扯了起來，於是大隊人馬，打道往鹿府而去。街上人潮熙來攘往，熱鬧昇平。項少龍已是咸陽城中街知巷聞的人物，秦人一向崇拜英雄，知他昨晚大勝管中邪，見到他無不欣然指點，當他禮貌地向一群追著來看他的少女展露笑容，迷得她們差點昏倒過去。

昌平君雖身為左相，風頭仍遠及不上他，大為艷羨道：「少龍昨夜一戰，威震咸陽，我等與有榮焉。昨晚回家後，嬴盈對你讚不絕口，真怕她改變心意來纏你，不肯嫁給端和。」

項少龍心裡大感欣慰，總算幫上好朋友的一個大忙。順口問另一邊的桓齮道：「小齮何時返回營地？」

桓齮恭敬答道：「儲君著我春祭後回去，唉！現在我的速援軍裝備不齊，餉銀不足，很多事有心無力。今早朝會後，呂不韋找我去說話，希望把蒙武和蒙恬安排到我軍內去當副將，但我怎能答應呢？」

項少龍等無不精神一振。

昌平君低笑道：「怕什麼呢？儘管應承他好了！」

桓齮愕然望向昌平君。

項少龍低聲道：「左相的話沒錯，小恬和小武是我們的人。」

桓齮大喜道：「我的速援軍有救哩。」

後面的滕翼大笑道：「還不快去應諾！」

桓齮正要離隊，給昌平君一把扯住，吩咐道：「小齮你若能扮作向呂不韋屈服投靠的樣兒，儲君會更為高興。」

桓齮乃不善作偽的人，聞言臉現難色。

項少龍道：「小齮只要照自己一向的行事作風辦就成，太過份反會招呂賊之疑，明白嗎？」

桓齮點頭受教，欣然去了。轉過街口，鹿府在望，荊俊反心怯起來，躲到眾人背後。眾人大笑聲中，項少龍一馬當先，進府而去。能為自己兄弟締造幸福美滿的將來，實是人生最大樂事。

是夜烏府大排筵席，慶祝荊俊說成婚事。順帶恭賀項少龍一戰成功，狠狠挫敗呂不韋的詭謀。除己方的人和琴清外，外人有昌平君兄弟、王齕、王陵、桓齮、李斯、楊端和等人。最妙是鹿丹兒偷偷溜來參加，自然成為眾人調笑的對象，倍添熱鬧。

酒酣耳熱之際，烏應元欣然道：「最近老夫贏了一筆大錢，對怎樣花掉它頗為頭痛，各位有何提議？」

王齕笑道：「這是所有賭徒的煩惱，有錢時只想怎樣花錢，囊裡欠金時卻又要苦苦張羅，當然哪！烏爺富可敵國，自是只有先一項的煩惱。」

眾人哄然大笑，只有桓齮抿嘴不笑。

項少龍見狀心中一動道：「不若把這筆錢花在小齮的速援軍上去吧！」

眾人齊聲叫好，又覺得有點不妥當。

昌平君問道：「小齮尚未有機會說出見呂不韋的經過呢！」

桓齮頹喪地道：「說到玩手段，我哪是老奸巨滑的對手。我雖應允他明早朝會時提出須增添兩名副將，他仍藉口為建鄭國渠，只允逐步增加速援軍的經費，擺明是要留難和控制我。」

眾人大感頭痛，由於呂不韋抓緊財政開支，等若間接把軍隊控制在他手上，任何軍隊的增添裝備或遠程調動，沒有他點頭，將難以實現。

李斯最熟悉國家的財務，提議道：「烏爺不若把這筆贏來的大財，獻給儲君，再由儲君納於廷庫之內，那未有甚特別開支，可以不經呂不韋而直接應付各種需求。」

烏應元豪氣干雲道：「這個容易，我還可另外捐獻一筆錢財，那廷庫就相當可觀。只要令呂不韋奸謀難逞，我烏應元是絕不會吝嗇的。」

眾人齊聲叫好。

再商量妥當行事的細節，情緒高漲之時，王齕歎道：「我王齕一生只佩服三個人，就是白起、廉頗和李牧。白起狠辣奇詭，廉頗穩重深沉，但若說到用兵如神、高深難測者，仍以李牧為首，趙國縱去了廉頗，但一天有李牧此人在，我大秦仍未可輕言亡趙。」

王陵奇道：「今晚晚宴人人興高采烈，老齕你為何忽然生出如許感歎？」

王齕在眾人好奇的目光下，苦笑道：「因為我剛收到由魏國傳來的消息，安厘王病倒了，故聯想到廉頗時日無多，故心生感觸。」

荊俊不解道：「聽說安厘王一直不肯起用廉頗，若他去世，對廉頗該是有利無害才對，為何他反變為時日無多？」

陶方亦訝道：「廉頗現正寄居信陵君府內，顯然與無忌公子關係密切。安厘王若去，信陵君成為魏國最有影響力的人，水漲船高下，廉頗的行情只有向好而不會變壞，為何大將軍竟有此言？」

王齕見眾人一頭霧水，惟紀嫣然若有所思，秀眸射出黯然之色，喟然道：「人說物以其類，我與廉頗雖屢屢對陣沙場，仍對他落得如許收場，心中惋惜。至於我為何有此看法，紀才女必已有悟於心，有請才女代為說出來。」

人人均知紀嫣然曾在大梁長居過一段時間，深悉大梁情況，目光轉到她身上去。

名著天下的才女美目泛起淒迷之色，香唇輕吐道：「安厘王若病危，信陵君亦命不久矣。廉頗既失靠山，惟有離魏投楚。楚人雖有李園，卻慣戀偏安之局，故廉頗再難有作為。」

眾人恍然而悟。以魏安厘王的性格，必會在病逝前施辣手先迫死信陵君，因怕魏太子王位難保。這種權力王位之爭，絕沒有人情可講的餘地。項少龍想起龍陽君，他是太子增的一黨，可想而知因安厘之病，龍陽君正陷身激烈的鬥爭中，那是全勝或是全敗之局，其中沒有絲毫轉圜的間隙。

桓齮正容向王齕請教道：「王老將軍剛才說白起比李牧尚差少許，不知為何會有此看法。要知白起一生戰無不勝，三十七年揚威沙場，攻取城池七十有餘，料敵應變，層出不窮，未嘗一敗，長平一戰，採取後退誘敵、分割圍殲的策略，更是一戰功成，使趙人由強轉弱，何人尚能與其爭一日之短長。」

桓齮顯然對白起這前輩名將非常崇拜，忍不住出言為其爭辯。

王齕眼中射出緬懷之色，徐徐道：「當年長平之戰，白起為主將，我王齕為裨將，此事在當時乃最高機密，其時先王有令：「有敢洩武安君白起者斬』，故趙人初時並不知主持大局者，實是武安君，此正為白起一向慣用的手段，為求成功，不擇手段。」

項少龍心中生出頗為特別的感覺。以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來到古戰國的時代裡，聽著王齕的一代名將娓娓敘述戰國後期最關鍵性和最慘烈的一場攻防戰，這種滋味，確是難以言宣。長平之戰是當時最為人討論的話題，除趙人不願提起傷心往事外，其他人都樂此不疲。但耳聽王齕這位當年曾參與其事的秦方大將親口說出來，眾人的感受更大是不同，既心生敬畏，又是意趣盎然。

王齕歎道：「廉頗確是老而彌堅，知道我強他弱，稍一失利，立采築壘固守、疲憊我軍的戰略，看似保守，其實卻是明智之舉。要知長平坐擁天險，實是無可比擬的堅固要衝。在長平一戰前，白起和老夫定下策略，先攻韓國，由白起攻佔韓魏交界的軍事重鎮野王，老夫則北向攻擊上黨一帶，貼迫長平，而在此時坐鎮長平的廉頗已有先見之明，下令構築防禦工事，準備充足的兵力和糧草，要和我們打一場持久戰。」

王陵點頭道：「廉頗確是有謀略的人，弄到我方大軍不但面對堅城而無用武之地，還因其不斷派人擾亂我們的糧援部隊，使我方出現軍需補給閒雜的危機，當時由我負補給後援之責。反之廉頗卻是以逸待勞，在長平城東側建立了一個非常堅固的陣地，鞏固防軍和首都邯鄲的聯絡，使我們陷於非常不利的境地。若非趙孝成年輕氣盛，以為廉頗老而怯戰，遂中了武安君反間之計，改以魯莽輕敵、高傲自恃的趙括代廉頗，敗的大有可能是我們。所以長平之勝，敗因在於孝成王陣前換將的錯著，武安君的運籌帷幄，只屬次要。」

王齕解釋道：「老夫對白大將軍非常欽佩，但有名主始有名臣，當年先王打開始破格重用白起，由左庶長起，隔兩年已升為大良造，而武安君亦沒有令先王失望，領軍的第二年，在伊闕之戰中，以他名震天下的鐵騎衝鋒軍，憑不到三分一的兵力，一舉攻破韓魏二十四萬聯軍，虜獲其帥公孫喜，使魏國西方五鎮全部淪陷，接著的一年更連續攻佔魏人舊都安邑和附近六十一座城池，至此本是最強大的魏國只落得苟延殘喘的處境。」

昌文君雙目射出崇敬之色，歎道：「如此功業，世所罕有，為何仍及不上李牧？」

王齕搖頭苦笑道：「武安君之所以有此史無前例的戰果，皆因手段之殘酷亦是史無前例，每次戰勝，必盡屠對方降軍，以削弱對方實力。這雖是最有效的方法，卻非其他人辦得到，且有傷天和，遠及不上李牧之從容大度，故比較起來，仍是差了一點。」

眾人終於明白為何在王齕心中，白起仍比不上李牧。而李牧能使敵方大將折服，亦可知他是如何了得。

李斯歎道：「長平一戰，實是我大秦強弱的轉折點，誰想得到當年曾大破我軍的趙奢之子，竟是如此不濟。趙奢那一戰該是武安君唯一的敗績。」

桓齮赧然道：「我一直沒有把該戰當是白起的敗仗。」

王齕向項少龍語重心長地道：「老夫這次向儲君提議升少龍作大將軍，是針對李牧而發，眼下環顧我大秦諸將，只有你和王翦可與李牧爭一日之短長，我和蒙驁名份雖高，卻缺乏了你那種能使將士效死命的本領。」

項少龍心中苦笑，對著其他人還可說，若對的是李牧，縱使能硬著心腸，怕也難以討好。可恨這卻是早晚會發生的事。

昌平君點頭道：「大將軍的話非是無的放矢，李牧最近殲滅匈奴騎兵十餘萬，又降服東胡、林胡多個部落，趕得匈奴王單于狼狽北竄，短期內再無力犯趙，際此天下大亂的時刻，無論晶王后和郭開如何猜忌李牧，迫得要把他調回來守衛東疆。」

李斯淡淡道：「本來趙國除李牧外，尚有司馬尚和龐暖兩大主將，故現時郭開雖全力壓制李牧，可是當司馬尚和龐暖兩人都吃敗仗之時，應是李牧出馬的時刻。」

項少龍深心中愈發景仰李牧，只要看看王齕這等猛將，說起他時仍頗有談虎色變之感，可見他確是英勇不凡。各人再談一會，興盡而散。

次晨醒來，項少龍先苦練一輪刀法，與紀嫣然一起出門，後者是領人到春祭的渭水河段，為黑龍出世作安排和預演，否則若出了差錯，將會變成天下間最大的笑話。由於早有李斯通知小盤關於烏應元獻金和桓齮的速援軍須作財政和人事上的安排，所以他不用先見小盤，而是直接往赴朝會，省掉不少時間。項少龍忽然感到無比的輕鬆，自莊襄王被害死，先是田獵，接著是到楚國去，還有前日的決戰，好事壞事，一波接一波地洶湧過來，教他應接不暇，喘口氣也有困難。但在這一刻，壓力大大減輕。至少在可見的將來，沒有什麼特別傷腦筋的事。自己也算可憐，除了初到貴境時與美蠶娘一起過的那段日子，他從未試過全心全意去享受在這古時代裡自己那種奇異的生活。正胡思亂想，後方蹄聲驟響。項少龍和十八鐵衛同時回頭望去，原來是嫪毐來了，後面跟著韓竭、令齊兩人和大群前後開道的親隨。只論氣派，項少龍確是瞠乎其後。

嫪毐轉瞬來到他旁，笑道：「項大人昨晚設宴歡飲，為何竟然漏了小弟呢？」

項少龍大感尷尬，借與韓竭和令齊打招呼，爭取到少許緩衝時間，匆匆間想好答案，微笑道：「那算什麼宴會，只是昌平君臨時要為我搞個祝捷宴，還把兩位王大將軍似拉夫般拉來，吃的卻是由我提供的酒菜，佔盡便宜，所以嫪大人勿要怪我，要怪就怪左相那小子吧！」

嫪毐、韓竭、令齊和其他人聽他說得有趣，大聲哄笑起來，氣氛至少在表面上融洽了很多。

嫪毐停不了笑地喘著氣道：「項大人的詞鋒可能比得上蘇秦和張儀，教小弟再難興問罪之師。順道向項大人道個歉，前晚邱日昇膽大妄為，自作主張，已給小弟嚴責，希望項大人不要放在心上。」

項少龍暗中叫好，知道嫪毐因認定呂不韋是頭號敵人，所以這麼卑躬屈膝地來向自己修好，笑道：「下邊的人有時是不會那麼聽話的，是啦！為何仍未見國興來向我報到呢？」

後側的韓竭笑道：「這事問我就最清楚，沒有十天半月，休想做好官服印綬等物，他怎敢妄去報到呢？」

宮門在望，嫪毐出其不意道：「長話短說，醉風樓最近來了個集天下美色的歌舞姬團，項大人今晚定要和我到醉風樓歡醉一宵，若是推托就不當我嫪毐是朋友。」

項少龍心中暗道老子從沒把你當過是朋友。當然不會表露心聲，苦笑道：「若項某人的嬌妻因在下夜歸而揍我一頓，要惟內史大人是問。」

嫪毐啞然失笑道：「原來項大人說話這般風趣，唉！真恨不得快點入夜，好與項大人把盞言歡，今晚黃昏小弟在醉風樓恭候大駕。」

項少龍暗叫倒霉，他的希望剛好和嫪毐相反，是希望永遠是白天，那就不用和嫪毐虛情假意地磨它整個晚上。

桓齮的速援部隊，在咸陽王族和權臣的鬥爭中，實是關鍵所在，若給小盤掌握著這麼一支精兵，任何人生出異心，首要顧慮到他們的存在。由於速援部隊的兵員是從外地挑選而來，集中訓練，自成體系，絕不像禁衛、都衛或都騎般易於被人收買或滲透。所以呂不韋千方百計，軟硬兼施，也要把人安插到速援部隊內去。幸好他揀的是蒙武和蒙恬兩人，其中亦包含討好他們老子蒙驁的心意，小盤和項少龍等自然是正中下懷。當桓齮在殿上提議須增添兩名副將，呂不韋一黨的人立即大力舉薦蒙氏兄弟，小盤裝模作樣，磨蹭一番後「無奈」的答應。嫪毐措手不及下，一時難以找到資歷和軍功比兩人更好的手下，只好大歎失著，更加深他對呂不韋的嫌忌。

項少龍自是暗中偷笑，現在他的唯一願望，是在黑龍出世後，過幾年太平安樂的日子，等到小盤登基，呂不韋氣數已盡，一舉把呂嫪兩黨掃平，然後飄然引退。他去志之所以如此堅決，除了源出於對戰爭的厭倦，不忍見大秦覆亡六國的情景，更有一個連自己都不願清清楚楚去思索的原因，那就是小盤的變質。在歷史上的秦始皇，種種作為，既專制殘暴，又是窮奢極侈，假若他仍留在小盤身旁，試問怎忍受得了，所以唯一方法是眼不見為淨。他在影響歷史，而歷史亦返過來在影響他，其中的因果關係，恐怕老天爺出頭仍弄不清楚。早朝後，呂黨固是喜氣洋洋，小盤等亦是暗暗歡喜。項少龍被小盤召到書齋去，與昌平君、李斯等研究黑龍出世的行事細節，然後離開王宮。

經過琴府，忍不住又溜進去找她，豈知琴清正在指示下人收拾行囊，見他來到，拉他往一旁含淚道：「我正要使人找你，華陽夫人病倒，我要立刻趕往巴蜀，唉！」

項少龍方寸大亂道：「你竟走得這麼急。」

琴清靠入他懷裡道：「夫人待我恩重如山，近年來她身體日漸衰弱，撐到現在已是難得。所以琴清須在她這最後一段日子，陪在她身旁。諸事一了，我會回到你身邊來，不要再說使人家更難過的話好嗎？」

項少龍平復過來，問道：「儲君知道嗎？」

琴清道：「剛使人通知他和太后。」

項少龍還有什麼話好說。千叮萬囑下，親自送她上路，到了城外十多里處，依依惜別，返回咸陽城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刻，想起嫪毐的約會，無奈下匆匆赴約去。

踏入醉風樓，伍孚迎上來，親自領他往嫪毐訂下的別院，恭敬道：「內史大人早來了。」

項少龍順口問道：「還有什麼人？」

伍孚道：「大都是內史大人的常客，只有蒲爺教人有點意外。」

項少龍愕然止步，失聲道：「蒲鷊竟來了？」

此時兩人仍在園林內的小徑上，不時有侍女和客人經過，伍孚把項少龍扯到林內，見左右除鐵衛外再無其他人，低聲道：「大將軍可否聽伍孚說幾句肺腑之言？」

項少龍心中暗罵，肯信伍孚這種人有肺腑之言的若不是蠢蛋就是白癡。表面當然裝作動容的道：「伍樓主請放心直言。」同時打出手勢，著荊善等監察四周動靜。

伍孚忽然跪伏地上，叩頭道：「伍孚願追隨大人，以後只向大人效忠。」

項少龍只感啼笑皆非，說到底伍孚亦算有頭有臉的人，乃咸陽最大青樓的大老闆。這般卑躬屈膝的向自己投誠，確教人不知如何是好。

忙把他扶起來，道：「伍樓主萬勿如此！」

豈知伍孚硬是賴著不肯爬起來，這傢伙演技了得，聲淚俱下道：「伍孚對於曾加害項大將軍，現已後悔莫及，希望以後為項大人盡心盡力做點事。若大人不答應，就不若乾脆一……嘿！一刀把小人殺掉算了。」

項少龍哪還不明白他的心態。像伍孚這種小人，像牆頭長出來的小草，哪股風大，就被吹向哪一方。

以前他以為真命主是呂不韋，於是依附其下來陷害他項少龍，但現在逐漸察覺他的不好惹，到前數天更忽然發覺到他和儲君竟親密至齊逛青樓，又得王齕王陵一眾重臣大將的支持，兼之自己更挫敗管中邪，榮升大將軍，這麼下去，到呂不韋敗亡之時，他伍孚輕則被趕離咸陽，重則株連親族，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方法是向項少龍表態效忠。亦可看出伍孚買的是以小盤為中心的政軍團體最終可獲得勝利。所以伍孚雖只是個從市井崛起的人，但卻比很多人有遠見。

項少龍沉吟片晌，正容道：「若要我項少龍把樓主視作自己人，樓主必須以行動來證明你的誠意，而且以後要全無異心，否則我絕不會放過你。」

伍孚叩頭道：「大將軍請放心，說到底我伍孚仍是秦人，當日只是一時糊塗，以為仲父乃儲君寵信的人，而大將軍卻是……卻是……」

項少龍已不知給人騙過多少次，怎會三言兩語立即相信他，心中煩厭，喝道：「給我站起來再說！」

伍孚仍是叩頭道：「這次小人甘冒殺身之險，要向大將軍揭破嫪毐的陰謀。」

項少龍早知他手上必有籌碼，方會這樣來向自己投誠，但仍猜不到關係到嫪毐，半信半疑道：「嫪毐若有陰謀，怎會教你知曉？」

伍孚道：「此事請容小人一一道來。」

項少龍低喝道：「你若再不站起來，我立刻掉頭走。」

伍孚嚇得跳起來。

項少龍拉他到園心一座小橋的橋欄坐下，道：「說吧！不許有一字謊言，否則你將不會見到明天的太陽。」

伍孚羞慚道：「小人還怎敢欺騙大人……大將軍。」然後續道：「內史府最近來了個叫茅焦的齊人，此人聲名極盛，尤以用藥之學名著當世。」

項少龍嚇了一跳，茅焦豈非小盤的御用內奸嗎？為何竟會牽連到他身上去呢？難道竟是個反間諜。

伍孚見他沉吟不語，哪猜得到箇中原因，以為他不相信，加強語氣道：「此人曾當過齊王御醫，乃有真材實學的人。」

項少龍眉頭大皺道：「嫪毐要他用藥來害我嗎？那可能比行刺我更困難。」

伍孚沉聲道：「嫪毐要害的是儲君。」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伍孚恭謹道：「自那天見過儲君，我一直忘不了儲君的氣概，儲君那對眼睛掃過小人，小人好像什麼都瞞他不過似的。最難得是他面對美色，絕不像呂不韋、嫪毐等人的急色失態。所以當昨晚美美侍候嫪毐回來，得意洋洋地告訴小人，嫪毐不久可取呂不韋而代之，雖再無其他話，但我已留上心。」

項少龍感到正逐漸被這個一向為自己卑視的人說服。唯一的疑點，是嫪毐羽翼未豐，此時若害死小盤，對他和宋姬並無好處，於呂不韋亦是不利。無論呂不韋或朱姬，權力的來源始終是小盤。

項少龍淡淡道：「嫪毐若要幹這種罪誅三族的事，怎會輕易告訴任何人？」

伍孚道：「美美和嫪毐關係匪淺，已相好多年，只是礙於有呂不韋在，以前只可偷偷摸摸，現在嫪毐當上內史，仍鬥不過呂不韋，加上最近呂不韋有納美美為妾之意，嫪毐著急起來，向她透露點秘密，是理所當然。」

項少龍早聞得嫪毐和單美美間的關係，心底又多相信幾成。皺眉道：「害死儲君，對嫪毐有什麼好處？」

伍孚肅容道：「要害死儲君，根本不須用到茅焦這種用藥高手，儲君身邊有很多內侍是嫪毐的人，而妙在儲君若發生什麼事，所有人都會把賬算到呂不韋身上去。」

項少龍點頭道：「情況確是如此。」

伍孚見項少龍開始相信他，興奮起來，卻把聲音盡量壓低道：「美美說完那番惹起小人疑心的話，就回小樓去。小人知她一向藏不住心事，必會找她的心腹小婢秀菊密談，於是偷聽整晚，終於找到蛛絲馬跡。」

見到項少龍瞧他的那對眼不住瞪大，伍孚尷尬地補充道：「項大人請勿見怪，在紅阿姑的房中暗設監聽的銅管，乃青樓慣技，且都不為她們知道。幸好如此，小人才能查識嫪毐卑鄙的陰謀。」

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若非伍孚親口說出來，哪猜得到在與醉風四花顛鸞倒鳳之際，可能會有人在洗耳恭聆。

伍孚續道：「美美告訴秀菊，嫪毐著茅焦配出一種藥物，只要連續服用多次，人會變得癡癡呆呆，終日昏沉欲睡，時好時壞，只要給儲君用上幾服，儲君將難以處理朝政，那時太后大權在握，嫪毐還不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嗎？」

項少龍登時汗流浹背。

這條計策確是狠絕非常，最微妙是縱有人生疑，只會疑心到呂不韋身上去，皆因呂不韋早有前科。

正心驚膽顫，伍孚又道：「其實美美對大人也有點意思，只因大人對她毫不動心，她方轉愛為恨。她是小人養大的，自少心高氣傲，等閒人不放在眼內，別人要給她贖身都不肯，但現在看來她應是對嫪毐死心塌地。」

項少龍哪還有心情理會單美美對自己有意還是無情。順口問道：「楊豫是否和許商纏上？她不是管中邪的女人嗎？」

伍孚冷笑道：「管中邪從來只把女人當作洩慾的工具，那有閒情去管楊豫。小豫一向多情，小人看她對大人比對許商更有意思呢！若大人有興趣，小人可把她送給大人，四個女兒除歸燕外，都很聽小人的話。」

項少龍失笑道：「不要故意說些話來哄我開心，為何獨是歸燕敢違抗樓主的命令？」

伍孚苦笑道：「這個女兒一向任性，自莫傲死後性情大變，終日想著向大人報復，我多次規勸她竟敢充耳不聞，望大人勿與她計較。」

項少龍想不到伍孚有慈悲的一面，微笑道：「要計較早計較了。」想到不宜逗留太久，正容道：「此事我會如實報上儲君，異日嫪毐授首之時，必不會漏了樓主這份天大的功勞。」

伍孚千恩萬謝的拜倒地上。項少龍把他扯起來，繼續朝嫪毐等候他的別院走去。心內不由百感交集，嫪毐這麼做，勢須先得朱姬首肯。人說虎毒不食兒，想不到朱姬竟為了情夫，狠下心腸去害自己的「親生兒子」。由這刻起，他再不用對朱姬存有疚歉之心。

抵達別院，項少龍著荊善等在外進小廳等候，與伍孚舉步進入大堂裡。

六個幾席分投大堂兩邊，見項少龍駕到，嫪毐露出欣悅之色，領著蒲鷊、韓竭、令齊、嫪肆等起立施禮，陪侍的小姐則拜伏地上，執禮隆重周到。項少龍還禮的當兒，虎目一掃，發覺醉風四花全在場，陪蒲鷊的是白蕾、單美美和楊豫均在嫪毐的一席，歸燕則坐在嫪肆之旁，韓竭和令齊均各有另一名姑娘侍酒，雖比不上白蕾諸女，已是中上之姿。

項少龍見他們仍未舉饌，知在等候自己，歉然道：「請恕小弟遲來之罪，但千萬莫要罰酒，否則小弟不但遲來，還要早退。」

眾人聽他妙語如珠，哄然大笑，柔美的女聲夾雜在男性粗豪的笑語中裡，自有一番難以替代的風流韻味。

後側的伍孚引領項少龍坐入嫪毐右方上席，嫪毐欣然笑道：「只要一向不好逛青樓的項大將軍肯賞臉光臨，我們這群好色之徒，已感不勝榮幸，哪還敢計較大將軍是早退還是遲到。」

項少龍坐下來，剛好面對大奸商蒲鷊，後者舉杯道：「這杯並非罰酒，而是賀酒，那晚我輸得連老爹姓什麼都忘了，竟忘記向大將軍祝賀，故以此杯作補償。」

眾人轟然舉杯勸飲。項少龍沾唇即止，蓋因想起茅焦，若說沒有戒心，就是欺騙自己。

伍孚見狀附身低聲道：「酒沒有問題，全是新開的。」這才退出去。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項少龍感到楊豫和單美美看他的眼光，與以前稍有不同，似乎並非只有恨而無愛。

嫪毐放下酒杯，先介紹韓竭身旁的姑娘丹霞和令齊身旁的花玲，繼而笑道：「項大人莫要怪我多情不專，下官身旁兩位美人兒，其中之一是專誠來侍候大人的。我只是代為照顧，以免美人寂寞，現在物歸原主，任大人挑眩」

項少龍當然不會把女人當作貨物，不過這可是此時代人人習慣的看法，有主之花固是男人的私產；無主之花更是可供買賣送贈的財貨。所以單美美和楊豫均欣然受之，不以為忤。還目光漣漣地含笑看著項少龍，有點爭競意味的等候項少龍選擇。項少龍糊塗起來，不聽伍孚的話還好，有他那番話入耳，再分不清楚自己對兩女應持的態度。

幸好他清楚知道雖未致乎要對她們「如避蛇蠍」，但仍以「敬而遠之」最是妥當，從容笑道：「項某怎敢奪嫪大人所好，大人兼收並蓄，才是美事，項某不若另召姑娘吧！」

兩女立即既作狀不依，又向嫪毐撒嬌，弄得滿堂春意，恰到好處。同時討好嫪毐和項少龍，不愧歡場紅人。

蒲鷊大笑道：「項大人確有本事，輕耍一招，輕易避過開罪我們其中一位美人兒之失。蒲某若早點知道大人的本領，便不會因大人在比武前仍來玩樂而錯下判斷，累得囊空如洗，要靠嫪大人接濟才能與我的乖小蕾親熱親熱。」言罷摟著白蕾當眾親個嘴兒。

白蕾欲拒還迎後狠狠在蒲鷊大腿捏了一記，惹來眾男的邪笑。不知是否因知悉嫪毐陰謀的緣故，項少龍發覺自己完全投入不到現場的情緒和氣氛去。想起曾在二十一世紀花天酒地的自己，驀然知道自己變得多麼厲害。到此刻他仍弄不清楚蒲鷊和嫪毐的關係，照理蒲鷊既是杜璧的一黨，自是擁成蟜的一派，支持的是秀麗夫人，與嫪毐的太后派該是勢成水火，但偏偏卻在這裡大作老友狀，教人費解。看蒲鷊的眼神模樣，在在顯示他乃深沉多智，有野心而敢作敢為的人。但擺出來讓人看的樣子，卻只是個耽於酒色財富的商家，只從這點，便知此人大不簡單。

坐在蒲鷊下首的令齊笑語道：「蒲老闆最懂說笑，誰不知道大老闆的生意橫跨秦趙，愈做愈大。」

蒲鷊歎道：「說到做生意，怎及得上大將軍的岳丈大人，現在關中、巴蜀和河東盡成他囊中之物，縱使不計畜牧，只是桑、蠶、麻、魚、鹽、銅、鐵等貿易往來，賺頭已大得嚇人，怎是我這種苦苦經營的小商賈所能比較。」

嫪毐失笑道：「蒲爺不是想博取同情，要項大人勸烏爺把贏了的錢歸還給你吧！」

這次連項少龍都失笑起來，蒲鷊自有一套充滿魅力的交際手法。

令齊淡淡道：「蒲爺的大本營，只論三川，自古就是帝王之州，其他太原、上黨，都是中原要地，又是東西要道，物產豐饒，商賈往來販運，經濟發達。蒲爺竟有此說，是否有似『妻妾總是人家的好』呢！」

這番話登時惹起哄堂大笑。項少龍暗中對嫪毐的謀士留上心，雖只區區幾句話，足看出令齊是個有見識的人。小盤欽定的內鬼茅焦沒有出現，可能是因時日尚淺，仍未能打入嫪黨權力的小圈子內。待他害小盤的陰謀得逞，情況才會改善。此時陪嫪肆的歸燕發出一聲尖叫，原來是嫪肆忍不住對她動起手腳來。醉風四花是當今咸陽最紅的名妓，身家地位稍差點的人，想拈根手指都難比登天。儘管權貴如呂不韋、嫪毐之流，也要落點功夫，方能一親芳澤，而這亦是顯出她們身價不凡的地方。現在嫪肆如此急色，可進而推之此君只是俗物一件，全憑嫪毐的親族關係，方有望進窺高位。嫪毐和嫪肆，就像呂不韋和被罷職的呂雄，可見任用親人，古今如一，每是敗破之由。

忽然間項少龍後悔起來。當年因貪一時之快，扳倒呂雄，實屬不智。若任他留在都衛裡，可藉以牽制管中邪。想到這裡，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都要在嫪毐坍台前好好的「善待」嫪肆。

嫪毐狠狠瞪嫪肆一眼，舉杯向歸燕謝罪。這個痛恨項少龍的美女表面回嗔作喜，事後當然會在姊妹間罵臭嫪肆。項少龍聯想起有法寶可偷聽這類對話的伍孚，覺得既荒謬又好笑。

蒲鷊為了緩和氣氛，歎道：「若說做生意，仲父才是高手，只看他《呂氏春秋》內對農耕技術的記述，廣及辨識土性、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又重視間苗，除草、治蟲、施肥、深耕細作、生產季節等，便知他識見確是過人。」

韓竭冷笑道：「若我韓竭有他的財力權勢，也可出部《韓氏春秋》過過癮兒，現在大秦人才鼎盛，什麼東西弄不出來？」

項少龍自然知道蒲鷊存心不良，好加深嫪呂兩黨的嫌隙，卻不禁暗裡出了一身冷汗。自想到以《五德終始》對抗《呂氏春秋》後，他便把《呂氏春秋》忽略一旁。其實這本劃時代的巨著正深深影響當代的知識分子，那是一種思想的轉移，大概可稱之為「呂氏主義」。所以縱使嫪毐奸謀得逞，得益的最有可能仍非是嫪毐而是呂不韋。在朝野的擁持下，呂不韋可輕易製造聲勢，蓋過朱姬。當他正式登上攝政大臣的寶座，憑他在文武兩方面的實力，他項少龍和嫪毐將大禍臨頭。

在神思恍惚、魂遊太虛間，嚦嚦鶯聲響起道：「項大將軍神不守舍，又酒不沾唇，是否貴體欠安？」

項少龍驚醒過來，見眾人眼光集中在自己身上，而關心自己的正是伍孚形容為多情的楊豫，順水推舟道：「昨晚多喝兩杯，醒來後仍是有些頭昏腦脹腳步飄飄的……嘿！」

正想乘機藉詞溜掉，嫪毐已搶著道：「倘茅先生非是被儲君召了入宮看病，可著他來看看項大人。茅先生向以醫道名著當世，保證藥到醉除。」

項少龍登時再出一身冷汗。

小盤召茅焦到宮內去，自是借診病為名，問取情報為實，但弊在茅焦是嫪毐陰謀的施行者，倘以花言巧語，又或暗做手腳，騙得小盤服下毒藥，豈非大禍立至。

但想想小盤既是秦始皇，自不應會被人害得變成白癡，只是世事難測，怎能心安，想到這裡，立時心焦如焚，霍地起立，施禮道：「請各位見諒，項某忽然記起一件急事，必須立刻前去處理。」

眾人無不愕然朝他望來。

嫪毐皺眉道：「究竟是什麼急事？可否派遣下人去做？眼下餚饌還未陳上，何況還有我特別為大人安排的歌舞表演。」

蒲鷊也道：「項大人身子尚未坐暖，竟趕著要走，我們怎都不會放過你的。」

項少龍暗罵自己糊塗，這事確可差人去辦，烏言著是最佳人選，只要由他通知滕翼，再由滕翼找昌平君商議便成。陪笑道：「是我一時急得糊塗，立即去吩咐下人，請各位原諒。」

嫪毐等釋然，放他離去。項少龍步出大堂，來到外進的小廳堂，荊善等正在大吃大喝，又與侍候他們的俏妓打情罵俏，樂不可支，偏是見不到烏言著。

問起烏言著，烏光惶恐道：「言著大哥溜了去找他的老相好，項爺莫要怪他。」

項少龍怎會見怪他，本想改派荊善，但想起可趁機到外面鬆弛一下，問明烏言著要去的地點，正要出去，眾衛慌忙站起來。項少龍早厭倦終日有人跟在身後，又見他們正吃喝得不亦樂乎，勸止他們，一個人溜了出去。踏步林中幽徑，立時精神一振，想起家有嬌妻愛兒，卻要在這種勾心鬥角的場合與人虛與委蛇，大歎何苦來由。不一會轉上通往主樓的大道，一來夜幕低垂，二來他是孤身一人，故雖不時碰上提燈往其他別院去的婢僕客人，都以為他是一般家將從衛之類的人物，沒對他特別留心。快到主樓，忽然見到伍孚匆匆趕出來，沒有提燈，就在他身旁不遠處低頭擦身而過，轉入一條小路去，一點不知他的存在。項少龍心中一動，閃入林裡，遠遠躡在他身後。若非見他是朝醉風四花居住的那片竹林奔去，他絕不會生出跟蹤的興趣。因為四花現在全體出席嫪毐的晚宴，伍孚又該忙於招呼賓客，實在沒有到那裡去的理由，除非是有人在等候他。能在任何一花的閨閣等候伍孚去說話的，若不是呂黨就是嫪黨的人，其他人怎敢和這兩黨的人爭競。眼下嫪毐等在別院裡，豈非是呂不韋方面的人在那裡等著嗎？

項少龍展開特種部隊的身子，緊躡在伍孚身後，不片晌抵達竹林。只見入口處人影幢幢，把伍孚迎進去。項少龍生出望洋興歎的頹喪感覺，上次是因有韓闖掩護，故能潛入咸陽所有好色男人都渴望能留宿一宵的「竹林藏幽」內。現在自己連一條攀爬的勾索都沒有，要潛進去只是癡人說夢。正想離開，腦際靈光一閃。伍孚不是說過可以偷聽醉風四花的說話，而她們卻懵然不知嗎？想來該不會是假話，因為只要項少龍加以查證，立可揭破伍孚是在說謊。這種監聽工具，極可能是像在信陵君臥房內那條能監聽地道內聲息的銅管一類的設備，自不應裝在林內四座小樓任何一幢內，否則早給識破。但亦該裝設在附近，否則距離過遠，傳真度會大打折扣。

項少龍哪還遲疑，沿竹林搜尋過去，不一會在竹林另一方發現一排四間擺放雜物的小屋，後面是高起的外牆。忙打亮火熠子，逐屋搜尋起來，不一會發現其中一間的內進特別乾淨，裝設四個大櫃，與其他三間堆放雜物的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而且還全上了鎖。項少龍急忙取出飛針，不片刻把其中一個簡陋的鎖頭弄開來，拉開櫃門，忍不住歡呼起來。一根銅管由地上延伸上來，尾端像個小喇叭，剛好讓人站著時可把耳朵湊上去。總算伍孚這小子沒有在這裝設上欺騙他。

不過這根銅管顯然不是通往伍孚要到的那座小樓去，因為聽不到半點的聲息。項少龍再試著弄開其他櫃門，到第三個時，其中一根隱聞聲氣，忙把耳朵湊上去。聲響傳來，似乎是酒杯相碰的聲音。好一會後，一把男人的笑聲響起來。由於人聲通過長達十多丈的銅管，不但聲音變質，還不太清晰，所以一時無法辨認出是伍孚還是其他人。

一個男人說話道：「仲父的妙計真厲害，項少龍雖然其奸似鬼，仍給小人騙得深信不疑。」

項少龍哪還認不出伍孚在說話，恨得牙都癢起來。

另一把男聲笑道：「主要還是靠伍樓主的本領，仲父這條連環妙計方可派上用場，異日儲君若出事，誰都不會懷疑到我們身上去。」

只聽語氣，便知說話的是管中邪。項少龍暗叫好險，若非神差鬼使，教自己聽到他們的說話，這個觔斗就栽得重了，可能會永不超生。由此可見小盤確是真命天子秦始皇，故鴻福齊天。而呂不韋輸的卻是運氣，又或可能存在於虛緲中的天命。同時也感心中煩厭，呂不韋的陰謀毒計不但層出不窮，還要接踵而來，自己何時有點安閒日子過？惟有寄望黑龍的出世。

呂不韋的聲音由銅管傳入他耳內道：「美美仍在陪反骨賊子嗎？」

伍孚答道：「仲父請放心，項少龍給我嚇得三魂不聚，很快會找借口離開，好去通知儲君。而且小人早告訴嫪毐，美美今晚只可留到戌時末，屆時小人會去把美美接回來的。」

呂不韋冷哼一聲，不屑道：「這假閹賊竟敢和我呂不韋爭女人，敢情是活得不耐煩。」

項少龍聽了一會，知道再聽不到什麼特別東西，把櫃鎖還原，匆匆溜走。

回到嫪毐等所在的別院，赫然見到邱日昇和渭南武士行館的三大教席──國興、安金良、常傑全來了，坐在新設的四席處，同時多了四位陪酒的美妓，姿色又稍遜於侍候韓竭和令齊的丹霞和花玲。見他回來，首先發難的是楊豫和單美美，嫪毐和蒲鷊等同聲附和，責他藉詞逃席，否則怎會這麼久回來。項少龍比之剛才可說是判若兩人，心情大異。先與邱日昇等客氣打招呼，接著洒然自罰一杯，平息「公憤」。

邱日昇與他對飲的神態出奇地冷淡，安金良和常傑則仍帶有敵意，反是國興這既得利益者執足下屬之禮，雖仍稍欠熱情，但項少龍已感覺到他有感激之心。嫪毐對邱日昇等人的態度顯然並不滿意，頻頻以眼色示意，邱日昇卻裝作看不見，氣氛登時異樣起來。項少龍又發覺單美美看自己時俏目隱含深刻的仇恨和憎惡，暗忖心理的影響竟是如斯厲害，因再不相信伍孚的話，所以觀感完全改變過來。現時大堂八個酒席，就只項少龍一人沒有侍酒的姑娘。餚饌此時開始端上，用的是銀筷子，以防有人下毒。

嫪毐笑道：「蒲爺一向不會空手訪友，這次來咸陽，帶來個集天下美色的歌舞姬團，以供我等大開眼界，其台柱三絕女石素芳，更是聲，色、藝三絕，顛倒眾生。」

項少龍心中大訝，聽嫪毐這麼說，這顯然是個職業的巡迴歌舞團，並不附屬於任何權貴。在此處處強權當道的時代，石素芳如何仍能保持自由之身，可以隨處表演呢？在古戰國的時代裡，無論個人或團體，除一般平民百姓外，都含有某種政治意味或目的。照理歌舞團亦不例外。只就它與蒲鷊拉上關係，便大不簡單。

蒲鷊得意洋洋道：「本人費了兩個月時間，親到邯鄲找到團主金老大，甘詞厚幣，始說得動他帶團到咸陽來，已安排好在春祭晚宴上表演助興，今晚可說是先來一場預演。」

邱日昇插口道：「聽說『三絕女』石素芳與那晚在仲父府技懾全場的齊國『柔骨美人』蘭宮媛，以及燕國有『玲瓏燕』之稱的鳳菲，合稱三大名姬，想不到今天的咸陽一舉來了兩姬，我等確是眼福不淺。」

項少龍心忖原來那晚行刺自己的柔骨女名叫蘭宮媛。三大名姬內，至少有一個是出色當行的女刺客。其他兩個又如何？項少龍不禁生出好奇之心。

嫪肆邪笑道：「仲父想必嘗過柔骨美人的滋味，不知蒲爺可曾試過石素芳的房內三絕，又是否可透露一二。」

所有男人都笑起來，眾女則嬌嗔笑罵，她們都習慣了男人這類露骨言詞，亦知道怎樣作出恰當的反應。項少龍卻是心中暗笑，嫪毐重用這種只懂風月之徒，實已種下敗亡之因。

蒲鷊先陪眾人笑一會，道：「假若這麼容易可一親香澤，石素芳恐怕已給人收於私房。石素芳每到一地，均要有人保證不會被逼賣身，此回的保家是蒲某人，試問蒲某豈能作監守自盜的卑鄙之徒？」

坐在邱國升下席的安金良正嚼著一片雞肉，含糊不清地咕噥道：「太可惜哩！」

登時又惹起一陣哄笑。

楊豫此時站起來，提著酒壺來到項少龍旁，雙膝先觸地，然後坐到小腿上，笑靨如花道：「項大人，讓奴家敬你一杯！」

項少龍瀟灑舉杯，讓她斟酒。

嫪毐笑道：「豫姑娘既對項大人有意，項大人不若把她接收過去吧！保證她的榻上三絕，不會比石素芳遜色。」

眾人再次起哄，推波助瀾，只有邱日昇等臉露不屑之色，對項少龍仍是心存芥蒂。

項少龍見這風韻迷人的美女赧然垂首，不勝嬌柔。就算當作她是在演戲，仍感一陣強烈的衝動。這是男人與生俱來對美女的正常反應，尤其想到她可能毒如蛇蠍，更添另一番玩火般危險刺激的滋味。

哄笑聲中，楊豫仰臉橫他千嬌百媚的一眼，旋又垂下螓首，櫻唇輕吐道：「若項大人能騰出少許空間，楊豫願薦枕席。」

這兩句話，由於音量極細，只有項少龍得以耳聞，倍增暗通款曲的纏綿滋味。

項少龍目光落在她起伏有致的酥胸上，差點脫口答應。幸好最近每天雞鳴前起來練劍，把意志練得無比堅毅。咬牙低聲道：「心結難解，請豫姑娘見諒。」

楊豫以幽怨得可把他燒溶的眸子瞅他一眼，退回嫪毐一席去。項少龍主動舉起酒杯，向各人勸飲，眾人哄然舉杯，邱日昇方面除國興外，其他人的神態勉強多了，只是敷衍了事，熱情欠缺。接著邱日昇和蒲鷊對飲一杯。項少龍正奇怪為何嫪毐似乎一點控制不了邱日昇，剛巧見到蒲邱兩人交換個大有深意的會心微笑，靈光一閃，想通嫪毐和邱日昇的關係。

邱日昇以前是陽泉君的人，傾向小盤之「弟」成蟜。現在他仍是成蟜派，但卻改為與杜璧和蒲鷊勾結。杜璧和蒲鵑勢力雖大，卻是集中於東三郡方面，那亦成成蟜的根據地。這是呂不韋一手做成，故意留下這條尾巴，使朱姬和小盤不得不倚仗他去應付。但杜璧等亦希望插足到咸陽來，於是才有邱日昇詐作投靠嫪毐，使呂不韋亦礙著朱姬奈何不了他們，奇怪複雜的關係如此形成了，他當然不會把觀察得來的寶貴資料透露給嫪毐知道。呂不韋在玩權力平衡的遊戲，他只好奉陪。有了新的體會後，項少龍登時知道自己成了蒲鷊、杜璧和邱日昇一方首要攻擊的對象。若能除去他項少龍，立即破壞咸陽各大勢力已是險象橫生的均衡局面。對蒲杜等人來說，自然是愈亂愈好。

現在秦國軍方反對呂不韋的人絕非少數，只要杜璧能聯結其中最大的幾股力量，例如王齕、王陵、王翦，又或昌平君、安谷傒等，成蟜將大有把握與呂不韋表面支持的小盤爭一日之短長。只要去掉小盤這最大障礙，成蟜便是大秦的當然繼任者。而首要之務是幹掉他項少龍，使咸陽陷進亂局中，他們可混水摸了小盤這條大魚。

就在此時，他看到邱日昇頻頻用眼色向國興示意，好一會後，國興不大情願地道：「大將軍這兩天不知是否有閒情到我們行館表演一次刀法，可讓我們大開眼界呢？」

同一樣意思的話，比起決戰前那晚國興在醉風樓說出來的，已完全沒有了那種劍拔弩張的味道。可知紀嫣然的感之以義，小盤的誘之以利，大大的打動他。說到底，以小盤為首的政治集團，始終是當時得令，國興以前因先依附楊泉君，苦無門路加入項少龍的一方。現在得此良機，要他再為邱日昇犧牲實是何其難矣。

項少龍尚未說話，嫪毐故作訝然道：「大將軍如有神助的刀法，國大人不是曾親眼目睹嗎？為何仍要多此一舉，再見識多一次呢？」

這幾句話極不客氣，顯示嫪毐非常不高興。

邱日昇哈哈一笑道：「正因為項大人刀法如神，我等才要請大人到行館指點一下手下兒郎，內史大人誤會了。」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若邱館主答應明天親自下場，我項少龍怎也會到行館去領略教益。」

此語一出，包括蒲鷊在內，眾人同時色變。這幾句話雖是客客氣氣道出來，但擺明項少龍有殺死邱日昇之心，而且事後誰也不敢追究，因是邱日昇咎由自討。蒲鷊和邱日昇色變的原因，是感到項少龍已看穿他們和嫪毐的真正關係，故如此不留情面。嫪毐等色變的原因，是項少龍此語既出，以邱日昇的身份地位，就算明知必敗，也只有挺身應戰，再無轉圜餘地。單美美等諸女卻是被項少龍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震撼，芳心悸動。

果然邱日昇仰天長笑，豪氣干雲道：「近年來從沒有人像項大人般肯與本館主玩上兩手，明天午時，邱某人在館內恭候大駕。」

話畢霍地站起來，向蒲鷊和嫪毐等人略一施禮，拂袖去了。國興等只好匆匆施禮，隨他離去。大堂的氣氛一時尷尬之極。

眾人面面相覷，想不到邱日昇氣量如此淺窄，伍孚一臉疑惑地走進來，還頻頻回頭朝邱日昇消失的方向望去。

項少龍笑道：「伍樓主是否要來接美美去與仲父相見呢？」

嫪毐和伍孚同時劇震變色。

## 第七章三絕美人

伍孚雙膝一軟，跪了下來。事實上，他一時之間仍弄不清楚眼前究竟發生什麼事，只知自己心中想著的事，被項少龍一口揭破，由於作賊心虛，有點像一個以為把自己包藏在密封厚衣內的人，忽然發覺自己赤身裸體地讓人一覽無遺。項少龍看穿的雖只一點，但伍孚在感覺上卻像所有事全給看破。一時間他雖仍未意識到確實的後果，但潛意識中卻知道若自己卑鄙的行為被識破，等若開罪儲君和項少龍，必將惹來滅族大禍。所以他跪下來乃是近乎下意識的反應。

嫪毐勃然色變的原因是伍孚騙他。早先伍孚謊稱單美美身體不適，必須早退，當然今晚不能陪他度夜，豈知竟是因要去陪呂不韋，此事確是孰不可忍。他雖奇怪項少龍為何會知道美美去陪呂不韋一事，但憤怒卻蓋過求知心。除單美美猜到一點點外，其他人都愕然望著跪伏地上的伍孚，弄不清楚發生何事？

項少龍訝道：「伍樓主不是做了什麼錯事吧？所謂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樓主看來卻剛剛相反，聽了區區一句話立即跪下來，所為何事呢？」

伍孚是老奸巨猾的人，定過神來，暗罵自己膽小心虛，忙爬起來，乾咳道：「小人只是一時失足，閃得跪跌下來，教各位大人爺們見笑。」

嫪毐冷哼一聲道：「樓主來此，不是有如項大人所言，要把美美送與仲父吧？」

伍孚對嫪毐，遠不如對項少龍的畏忌，忙道：「實情確是如此，不過若內史大人不高興，小人這就回去推掉仲父。」

伍孚此時驚魂未定，只想迅速離開，以查證為何項少龍竟會拆穿這件事。其中一個可能性，自然是因項少龍的人發覺呂不韋駕到。

單美美發出一陣清脆的嬌笑，沖淡不少凝重的氣氛後，嬌嗲地道：「項大將軍剛才出去打了一個轉，是否恰巧碰到仲父？」

項少龍知道單美美是藉機通知伍孚，教他不用憂心，以為給項少龍識破所有機密。只從這點，可知單美美實在是呂不韋的人。淡淡道：「我沒有見到仲父，但我的手下卻見到他的隨從，所以隨口一猜，怎知卻害得伍樓主摔一跤。」

伍孚和眾人明白過來，項少龍則心中好笑。

嫪毐探手過去，挽著單美美的小蠻腰，向伍孚喝道：「樓主該知眼下應怎麼做吧？」

伍孚垂頭應是，狼狽地退出堂外。

蒲鷊舉杯笑道：「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這極有意思的詞句我蒲鷊尚是初次得聞，項大人妙語如珠，蒲鷊敬你一杯。」

眾人均有同感，齊齊舉杯向項少龍致敬。

項少龍心中苦笑，知道自己又引用了超越時代的名句。蒲鷊故意重提兩句話，自是看穿伍孚作賊心虛。

此時各人都有幾分酒意，嫪毐笑道：「不若讓我們暫忘明天要發生的事，先欣賞三大名姬之一的石素芳色聲藝三絕的精采演出吧！」

項少龍舉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愁來明日當，我們再喝一杯。」

包括單美美等諸女在內，人人屏息靜氣，等待石素芳的出場。項少龍也懾於她的三絕聲名，生出期待之心。

一隊由十八名女子組成的樂隊，此時置身近門的一端，一邊吹奏敲擊各式樂器，一邊訓練有致地擺舞身體，舞姿曼妙，教人悅目賞心。她們莫不綺年玉貌，身穿綵衣，配上舞樂，引人之極。忽然鼓樂一變，兩隊各八人的美艷歌姬，手持羽扇，身穿輕紗，分由兩邊側門舞進堂來，乍合倏分，變化出各種不同的人造圖案，看得在場男女，均歎為觀止。秦國雖是當時頭號強國，但若論文化風流，哪是其他六國對手。單美美等已是秦國第一流的歌舞姬，但見到來自東方的歌舞團，亦只好自愧不如。最精采是輕紗下隱見淡紅色的褻衣短褂，香肩勝雪，玉臂粉腿，搖曳生姿，看得眾男兩眼放光，色慾之徒如嫪肆者更是口涎直流。

項少龍乘機觀察眾人反應，嫪毐和令齊、韓竭等雖未像嫪肆的失態，但亦是目瞪口呆。只有蒲鷊神色沉冷，可知此人擺出來的姿態，只是眩惑別人的一種假象。

兩隊舞姬，在千變萬化後，由分而合，聚成一個大圓，櫻唇輕吐，發出曼妙無倫的歌聲。項少龍半句也聽不到她們在唱什麼，正思量間，眾舞姬忽地蝴蝶般飛散四方，一位絕色美女赫然出現在眾女的正中處。眾人都不知俏佳人何時駕到，如何不為人知的躲在歌姬陣中，到蒲鷊帶頭鼓掌喝采，如夢初醒般附和起來。美女身穿鮮黃繡花的羅裙，足登絲織錦花繡鞋，頭上的釵簪以玳瑁鑲嵌，雙耳戴明珠做的耳璫，粉頸掛上寶石綴成的珠鏈，混身光華流轉，配起她顫顫巍巍的聳挺酥胸，纖細得僅盈一握的腰肢，潔白如絲緞的皮膚，胖瘦適中的身材，妖艷婀娜，動人至極。

瓜子般的俏臉上嵌了一對顧盼生妍的明眸，在兩個美麗的酒窩襯托下香唇像一抹由老天爺那對妙手勾畫出來的丹紅胭脂，艷麗濃郁，卻一點不落於塵俗。

她雖坐在地上，未有任何動作，但只坐姿已使人感到她體態嫻雅，輕巧無倫。

最令項少龍印象深刻的是她長秀而潔白的脖子，那使她在妖艷中透出無比高貴的氣質，比之琴清和紀嫣然，亦不會遜色多少。

石素芳這一亮相，宛如艷陽初升，光華奪目，不論男女，均被她美絕當世的扮相震懾得不能自已。其他舞姬以她為中心坐下來，輕輕遙向她揮動羽扇，使人清楚知道她是歌舞團的核心和靈魂。石素芳像一點不知自己成為眾人眼光的唯一目標，像獨坐深閨之內，顧影自憐地作出幾個使人心跳情動的姿態表情，幽幽唱起來。石素芳的紅唇綻放出縹緲優美、如雲似水的歌聲，反覆如波推浪湧，彷彿勾留在氤氳纏綿的氣氛中，不但自己欲捨難離，也教人走不出去。

項少龍本是不懂音律之人，近年因受紀嫣然的影響，已略諳一二，聽到她的淒幽的歌聲，腦海泛起一幅美麗的圖畫，若似夢境裡有位活在深邃幽谷內的仙子，正徘徊水畔，對著自己美麗的倒影深情詠吟，其動人處比之紀嫣然的簫音不遑多讓。

她唱的是詩經中的《采薇》，是描寫將士出征的寫懷詩，不斷重唱「采薇采薇」，然後是一段將士感懷的描寫，那種纏綿哀怨的歌聲感情，誰能不為之傾倒。她的歌聲雖是若斷若續，似實還虛，但偏是異常清晰，咬字明確，教人聽得一字不漏。當她唱到「若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聲音轉細，與樂音同時消沒，化入千山萬水外的遠處，眾舞姬又把她圍攏遮掩起來，羽扇顫震間，全體退出門外去。眾人感動得連拍掌喝采都忘掉。項少龍亦神為之奪，傾倒不已。

眾人迷醉無言之時，一名四十餘歲的華服大漢走進來，一揖倒地道：「金成就參見蒲爺和各位大人。」

蒲鷊回過神來，笑道：「這位是金老大，全賴他的苦心訓練，各位得以聽到剛才比仙籟還動人的歌聲。」繼而把各人介紹給金老大。

嫪毐欣然道：「人來，給我賞金老大十兩黃金。」

當下，自有人拿錢給金老大。項少龍暗忖嫪毐近來定是刮了很多銀兩，否則怎能隨手大筆打賞。

金老大千恩萬謝，蒲鷊識趣地道：「石姑娘今晚心情如何？可否請她來陪我們閒聊兩句，好讓我等表達仰慕之情。」

金老大顯然應付慣此類場面，故作神秘地壓低聲音道：「我這女兒絕不能對她操之過急。待小人找到時機，再安排她和諸位大人見面，此事可包在小人身上。」

眾女均鬆了一口氣，單美美等醉風四花更露出不屑之色，表面似不值石素芳擺的架子，骨子裡自然因為對她傾倒眾人妒忌得要命。若論姿色，單美美比之石素芳，實是各勝擅長，但若論聲藝卻至少遜了一籌。至於包裝形象，更輸了一大截，假如這是由金老大這個「經理人」設計出來，那金老大就大不簡單。

金老大轉向項少龍道：「我這女兒一向眼高於頂，但對項大人卻特別留心。今晚因知道大人有份出席，特別開心，還唱出她的首本名曲。」

項少龍連忙謙讓，同時心中大罵，剛才石素芳唱曲之時，眼尾都沒看過自己，而金老大卻偏要這麼說，擺明是蒲鷊的囑附，以挑起嫪毐對自己妒忌之意，其心可誅。

果然嫪毐雙眼閃過嫉恨之色，哈哈笑道：「既是如此，金老大只須安排石小姐和項大人私下相見，有我們這些旁人在，反為礙事。」

項少龍恨不得痛摑金老大兩巴掌，同時暗懍蒲鷊兵不血刃的毒辣手段。這一招離間計，用在什麼人身上都比不上用在嫪毐身上生效。因為嫪毐一向妒忌項少龍和朱姬的關係，所以金老大幾句話命中他要害。

項少龍別頭向身側的嫪毐苦笑道：「嫪大人切勿對金老大的話認真，我看石小姐對任何人都不在意才是真的。」

嫪毐乾笑兩聲，顯是仍難以釋然。最高興的當然是蒲鷊，舉杯勸飲。金老大乘機退出去。

不一會伍孚回來，還有呂不韋、管中邪和許商三人，且把金老大硬扯回頭。眾人均大感意外，愕然以對。

呂不韋來到堂心，眼光掃過各人，最後落到嫪毐身上，哈哈笑道：「我今天來是要罰內史大人三杯酒。」

嫪毐、項少龍等紛紛起立施禮，單美美諸妓拜伏地上。

嫪毐一向在呂不韋淫威下過活，近來雖因有朱姬撐腰，飛皇騰達，可是舊主餘威猶在，不見面時還可逞威風，現在面對著面，立時像矮去半截似的，囁嚅道：「仲父為何要對卑職興問罪之師呢？」

呂不韋捋鬚長笑道：「少龍、蒲老闆和諸位美人兒可作見證，讓我逐項罪一一數出來，看是否罰得有理。」

在呂不韋身後的許商喝道：「還不給內史大人先斟第一杯罰酒？」

呂不韋欣然道：「美人們請坐！」

眾女依言坐下。單美美和楊豫一人提壺，另一人取杯，斟滿一杯酒，遞到像見到貓的老鼠般的嫪毐手上。

項少龍不由心中暗讚，呂不韋甫一入場，憑其身份氣勢把各人全壓下去，完全地操控主動之權。被「押」回來的金老大則一頭霧水的站在伍孚之旁，弄不清楚目下究竟發生什麼事。嫪毐的手下韓竭、令齊、嫪肆等見項少龍和蒲鷊啞口無言，更是沒有插嘴的餘地。卓立呂不韋另一旁的管中邪則臉帶微笑，神態自若，令人一點看不出幾天前他曾敗在項少龍的百戰寶刀之下。

呂不韋負手身後，悠然舉步來到嫪毐席前，微微一笑道：「首項罪名，是明知本仲父來了醉風樓，竟不過來打個招呼，何時我們的關係變得和陌路人沒有任何分別？」

嫪毐大感尷尬，哭笑不得應道：「該罰！該罰！」舉杯飲盡第一杯罰酒。

蒲鷊看著單美美為嫪毐斟第二杯罰酒，哈哈笑道：「仲父第一杯罰酒，罰的該是我們全體才對。」

呂不韋搖頭笑道：「本仲父怎敢怪蒲老闆，但責怪小嫪卻是理所當然，是嗎？內史大人？」

嫪毐眼中怒火一閃即逝，這幾句話當然是暗指他忘恩負義。垂頭沉聲道：「仲父的話自然錯不了，只不知第二杯罰的是什麼？」

呂不韋目光落到項少龍身上，微笑道：「少龍料事如神，不若由你來猜猜看。」

項少龍與嫪毐交換個眼色，苦笑道：「仲父行事出人意表，教我如何猜測？」

呂不韋大感得意，在眾人注視下於場心來回踱起方步，最後來到大堂向門的一端，環顧全場笑道：「第二杯仍是與第一杯罰的事有關，剛才碰上金老大，問起來始知小嫪私下安排在此欣賞三絕女的聲色藝，如此難逢的機會，小嫪怎可漏了我呂不韋的一份兒？」

管中邪附和道：「我當然沒有資格責罰小嫪，卻忍不住要怪小嫪不夠朋友。」

嫪毐給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揶揄奚落，又口口聲聲像從前般喚他作小嫪，臉色開始難看起來，但又苦於形勢仍遠及不上呂不韋，惟有硬嚥下這口惡氣，忍氣吞聲地把第二杯罰酒喝掉，歎道：「第三杯罰酒，恕卑職真的想不到原因。」

蒲鷊皺眉看著呂嫪兩人，一頭霧水，顯然想不通為何呂不韋要來公然落嫪毐的面子。只有項少龍隱隱猜到原因，皆因呂不韋以為已通過伍孚蠱惑了項少龍，成功陷害嫪毐，故蓄意製造出聯手打擊嫪毐的聲勢，矛頭更是直指朱姬。

假若小盤肯和呂不韋聯起手來對付嫪毐，即使朱姬都包庇不了他。再想深一層，呂不韋顯然是在試探項少龍是否中了他的反間之計。

想到這裡，項少龍心中一動道：「若第三項罪名是與美美小姐有關，可否請仲父暫時放過內史大人，不說出來，那就皆大歡喜，大家可以各自快樂地回家睡覺。」

這下輪到呂不韋、管中邪等臉色微變，顯是給項少龍說中心事。

單美美花容失色，瞥了項少龍一眼，跪伏地上，嬌軀微顫。

嫪毐立即恍然大悟，知道呂不韋是要公開宣佈納單美美為侍妾，那他若仍要和呂不韋爭奪美人，自是罪大惡極，有負呂不韋提拔之恩。堂內一時靜得落針可聞。

呂不韋終是一代人傑，提得起放得下，向項少龍豎起拇指讚道：「還是少龍了得，就因你這兩句話，本仲父收回第三杯罰酒。」

接著冷喝道：「美美你先回小樓，轉頭本仲父來見你。」

單美美惶然望了氣得臉色鐵青的嫪毐一眼，低頭站起來，忽然淚如泉湧，掩臉飛奔出去。韓竭手按到劍柄上，望向嫪毐，顯是只要嫪毐一個眼神，立即動手。管中邪和許商亦手握劍柄，卻故意不看韓竭，裝出不屑之狀。大堂內立即殺氣騰起。

嫪毐雙目凶光一閃，倏又斂去，歎一口氣，緩緩道：「夜了！大家早點休息也好。」

呂不韋仰天打個哈哈，向蒲鷊和項少龍分別打個招呼，掉頭便走，管許兩人隨他去了。

嫪毐沉吟半晌，搖頭苦笑道：「現在我只想到外面吸兩口清新的空氣。」

項少龍歎一口氣，卻是因心情輕鬆而發，因為知道呂不韋和嫪毐的對抗和衝突，終因單美美這條導火線而趨表面化。

嫪毐和項少龍兩人並騎而馳，在咸陽的古代大街緩緩而行。十八鐵衛在前方開路，嫪毐的親衛隨在身後。由於不久前發生過暗刺事件，故人人提高警覺，不敢掉以輕心。韓竭、嫪肆和令齊三人緊跟於後，不過仍隔開一段距離，好讓兩人放心說密話。甫離妓寨，嫪毐最後一絲的卑容立時消失，臉寒如冰，一言不發。

走了半盞熱茶的路，嫪毐呆望前方燈籠光映照下的街道，沉聲道：「呂不韋實在欺人太甚。」

項少龍慣性地細聆蹄聲的響音在空廣無人的長街迴盪，道：「目前形勢下，內史大人還是忍一時之氣，犯不著為一個女人與他正面衝突。」

嫪毐咬牙切齒道：「項兄看到美美的無奈和痛苦嗎？她的心是向著我的。」

項少龍想起單美美哭著離開時瞥他的眼神，不由勾畫出一幅這位美女美麗的胴體被緊壓在呂不韋臭體下的情景，苦笑著欲語無言。

嫪毐像自說自話般低吼道：「我要殺呂不韋！」

項少龍別頭往他望去，剛好嫪毐的目光往他射來，兩人對望一會，項少龍道：「先不說能否殺死他，但若呂不韋真的死了，秦國會立即陷進亂局裡，嫪兄還請三思。」

嫪毐嘴角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頹然一歎。項少龍亦心中暗歎，自己實在太重感情，雖明知嫪毐是狼心狗肺的人，對他項少龍更是不安好心，但現在見到他被呂不韋多方迫害，仍興起同情之念。看來自己真的不是搞政治的料子，竟對敵人這麼容易心軟。

此時來到一個十字街頭，左方可通往城南的甘泉宮，向前則是項少龍歸家之路，嫪毐勒馬停定，整隊人隨之停下來。項少龍心知肚明嫪毐要往甘泉宮去找朱姬，好在臥榻上向她訴苦，心中立時不舒服起來。

嫪毐勉力振起精神，道：「項兄明天是否打算殺死邱日昇？」

項少龍怎也不能不在此事上給他一點面子，微笑道：「此事由嫪兄作主。」

嫪毐想不到項少龍如此肯賣賬，一震道：「項兄很夠朋友，我是明白的。邱日昇實在太過份，但此人目前對我仍有點用處，項兄給池一些挫折吧！」

項少龍淡淡道：「一切依嫪兄之言。」乘機問道：「嫪兄和蒲鷊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

嫪毐皺起眉頭，好一會道：「現在他致力巴結我，我見沒有什麼害處，便敷衍一下他。此人在秦趙均有龐大的勢力，以前一直和陽泉君勾結，現在失去靠山，又見杜璧沒有什麼作為，自然要另外找人支撐。」

這麼一說，項少龍立知蒲鷊給了他很多好處，也不揭破。

兩人道別後，各自走了。

回到烏府，已是二更時分，宅內燈火通明，大多數人仍出奇地尚未就寢，原來是護送鄒衍出境的烏果回來了。此君乃烏家的開心果，上上下下無不歡喜他，此時正在大廳內口沫橫飛的說起旅途的趣事見聞，聽得紀嫣然諸女和趙大等人不時爆出哄笑，他就是那種能把完全不好笑的事弄得令人忍俊不住的說話高手。周薇小鳥依人般依在他旁，神情歡喜，眾人中以她和田氏姊妹笑得最厲害。只要烏果來個表情，不用說話她們早笑彎了蠻腰。滕翼和善蘭則坐在一角，感受著廳內融洽的氣氛。荊俊今晚因要值夜，故不在此。經過外間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回到溫馨小天地的項少龍心中頓生溫暖。

烏果見他回來，忙起立致敬道：「項爺巡夜回來哩！」

此語一出，眾人再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滕翼站起來，笑道：「夜了！明天再談！」

烏果一把拖著周薇的纖手，嚷道：「對！大家睡覺去！」

周薇在眾人的笑聲中，掙脫烏果的手，羞紅著小臉溜往後宅，而烏果卻裝出個急色的模樣，追著去了。眾人一哄而散，只剩下紀嫣然諸女和滕翼夫婦。

紀嫣然白他一眼道：「我還以為夫君大人今晚不回來呢。」

項少龍呼冤道：「賢妻以為我想去與嫪毐這種人鬼混嗎？不過今晚卻有盛大收穫。」

滕翼追問下，項少龍把今晚發生的事合盤托出。

善蘭怒道：「呂不韋卑鄙無恥，嫪毐亦非好人，最好是他兩個都死掉。」

烏廷芳關心的卻是別的事，問道：「石素芳是否長得很美？」

項少龍識相答道：「算相當不錯的，但總不及芳兒的明艷。」

烏廷芳立時眉開眼笑，不再糾纏。

滕翼沉聲道：「明天三弟真的要為嫪毐而放棄剷除邱日昇的良機嗎？」

項少龍道：「想深一層，現在仍不宜除去邱日昇，多個人與呂不韋作對該是好事。」

岔開話題，問起紀嫣然試演黑龍的情況。

紀嫣然秀眸閃亮，油然道：「有嫣然主持，夫君大人放心。」

滕翼伸個懶腰道：「大家早點休息，養足精神，明天便到那破行館大鬧一場，使人知道我們絕不好惹。」

趙致笑道：「現在我們的項爺慣了在開戰前到醉風樓逛逛，不過這次恐怕沒有人敢再下重注買項爺輸。」

嘻笑聲中，各人回房去也。

次日早朝，由於立春將至，新的一年快將來臨，秦廷上下集中討論有關財政開支的各項問題。呂不韋掌管財務，準備充足，於一個月前向小盤提交洋洋萬言的「預算案」。總的來說，呂不韋是加重賦稅以增加國庫收入，主要用以應付即將而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建造鄭國渠的開支。這些天來小盤、李斯、昌平君和王陵不時密議，集中討論財政的預算。項少龍對此一竅不通，又因要應付管中邪之戰，故免了參與之苦。呂不韋再詳細解釋一趟整個預算案，文武百官已站了足有兩個時辰，小盤格外開恩，使人搬來地席，賜各人坐下來。

呂不韋述說完畢，意氣風發道：「理財之道，在於應加則加，應減得減，用得其所。今我大秦國庫充盈，積粟如山，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自應多開財路，廣增賦稅，奮勇東進。只有多佔土地，我大秦方可繼續強國強兵的策略，此實我大秦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統一天下的良機。」

朝臣紛紛附和。朱姬始終非是這方面的專門人才，只有點頭的份兒。項少龍聽出呂不韋隱有秦國之所以有今日，全歸他功勞之概。他當然不希望秦國全力東進，不過卻沒有駁斥呂不韋的口實，只有暗暗氣惱。幸好小盤顯然與李斯等商議後另有想法，一直沒有表示同意。

蔡澤、王綰等紛陳己見，歌頌呂不韋的英明神武、治國有方，小盤淡淡道：「左相有何意見？」

昌平君振起精神，站起來移到殿心，面向朝階上高踞而坐的小盤、朱姬、呂不韋三人道：「我大秦朝自孝公敗楚魏之師，舉地千里，惠文王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牧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昭襄王強公室，杜私鬥，蠶食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至今更新得東三郡，誠宜先行富民之策，鞏固所得之地。兼之現在鄭國渠築建在在需財，大批農民因被征作渠工，致荒廢生產，故增賦之議，還請儲君三思。」

小盤尚未有機會表示意見，王綰冷笑一聲道：「左相此言差矣，我大秦乃天府之國，進可攻，退可守，關中左淆、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兵源糧草補充無缺，建鄭國渠只是九牛一毛，只巴、蜀兩郡已足可應付。請儲君明鑒。」

蒙驁接口道：「我大秦自昭襄王以還，奮力東進，不僅取得趙、魏、韓、楚的大片土地，且大少戰數百次，殲敵將士百萬以上，大大削弱東方諸國的戰鬥力量。目下東方六國民不聊生，族類離散，亂極思治，際此眾弱而我獨強之時，我大秦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勢，若不趁機舉財擴軍，錯失良機，豈對得起諸先王乎？」

項少龍見昌平君不住色變，心知不妙。

昌平君雖是饒有智謀之士，但礙於經驗，仍非是呂不韋、王綰等人的對手，到達辯論的某一階段，便難以為繼。這次呂不韋的新財政預算案，實在是個奪權的周詳計劃，使呂不韋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徵收賦稅，添加新稅項及擴展軍隊。一旦小盤和朱姬批下來，呂不韋將可為所欲為，利己損人，像桓齮這類將領，則更要看他臉色做人。小盤或可管得到咸陽的三大軍系，但咸陽外的軍隊，則變相地由呂不韋控制，所以在此事上是非爭不可。

昌平君發一陣呆，忽地哈哈笑道：「有請李斯大人把研究所得，奏稟儲君。」竟把李斯擺上台來。

項少龍和小盤登時放下心事，知此乃沒有計策中的最佳計策。本來以李斯的長史身份，只等若小盤的秘書長，負責為小盤處理文書，但昌平君既點名由他出來表達意見，旁人很難反對。王齕、王陵等屬武將，帶兵點將，自是出色當行，但說到政治經濟，遠非呂不韋、王綰等的對手，像項少龍般幫不上忙。只有李斯這名垂千古的名臣，是最適合的人選。

李斯心中暗喜，欣然走出來，到了殿心，代替昌平君後，先依足禮數，然後油然奏稟道：「統一天下，乃我大秦國策，此事當無人心懷異議。惟施政有若怒海操舟，稍一不慎，重則舟覆人亡，輕亦民變禍連，故絕不可操之過急，其要在體察民情，因情施政。」

蔡澤顯然一點看不起李斯，帶點不屑口吻道：「老臣等在仲父指示下，遍察我大秦各郡，因地制宜，釐定賦稅，絕不會輕忽從事，長史大人實在過慮。」

呂不韋捋鬚笑道：「長史大人若有機會親體政情，方能明白本仲父這次呈上儲君的建議書，確為窮無數人力物力而得來千錘百煉的成果，我大秦之興，盡在其中矣。請儲君太后賜准，好立即推行。」

眾臣紛紛附和，昌平君等則眉頭大皺。只有項少龍心中篤定，知道李斯必有反擊妙法。

果然李斯從容笑道：「所謂體察民情，必須有實據支持，始能令人信服。若照仲父提議，諸郡之中，以巴、蜀兩郡增稅最苛，此便是萬萬不行。」

呂不韋想不到李斯竟敢公然頂撞他這個舊老闆，色變不悅道：「富者增之，貧者減之，此乃賦稅之金科玉律，巴蜀乃天府之地，我大秦資其富，用兼天下。長史何有此言？」

李斯絲毫沒有被他的疾言厲色嚇倒，好整以暇地昂然辯道：「巴蜀不但是我大秦根本，還是戰略重地，其地兵甲，若由岷江順流而下，五天可達楚郢，乃統一西南和伐楚的必爭之地，為可鞏固巴蜀，必須因情施政，改採優寵之策。但微臣卻在仲父的建議書看不到此點。」稍歇後更胸有成竹般道：「要知巴蜀雖資源豐富，卻是地廣人稀，民智較低，很多地方還是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階段，若驟增其賦，恐怕一旦超過其負擔能力，反因加得減。其次巴蜀土著種族眾多，強悍善戰，若激起民變，縱能平定，必大傷元氣，加深仇隙。故不若減輕賦租，使人心歸向，始是上策。微臣之議，立足點在於巴蜀的戰略性更勝於其經濟上的考慮，請儲君、太后和仲父明察。」

小盤龍目立時亮起來，奮然道：「李卿所言有理，先還富於民，然後再取富於民，始是正略。爭天下豈在乎一年兩年之短長，何況左相言及鄭國渠耗費一事，絕非九牛一毛，若抽空巴、蜀兩地資源，會激起民變，那寡人就愧對先王。」

項少龍暗暗叫絕。李斯厲害處就是改由戰略方面批評呂不韋，且集中彈藥只攻一點，但卻予人感覺到整份建議書處處漏洞，皆因未能體察民情之故。小盤更不愧未來一統天下的名主，打蛇隨棍上，藉機以鄭國渠來否定呂不韋的增稅政策，他這麼說出口來，除了呂不韋等有限幾人外，誰還敢堅持異議。

呂不韋仍未有機會說話，李斯續道：「現今初得東三郡，只是減稅，仍未足以安民，微臣之議，最好減輕刑罰。我大秦目下不是患無刑，而是患刑重。盜一錢者重罰，知情不報者罪同，輕罪重罰，刑何以苛，對巴、蜀等蠻夷眾多又或新郡新民之地，刑苛只會釀成民變，於我大秦一統天下大大不利。」

這番話已超出呂不韋建議書的範疇，但在一統天下的大前題上，卻沒有分毫離軌，顯示出李斯的見識，實非呂黨能及。

呂不韋雙目凶光連閃，手足無措，李斯侃侃續言道：「富國之策，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用之得所是也。像巴、蜀之地，地廣人稀，人才缺乏，但如能徙富民於巴蜀，刺激工商、資我本土，兩地振興有望。我大秦始能得其利，足用之以並天下。」

小盤聞之大喜，拍案叫絕道：「李卿之言對極，眾卿還有何話可說？」

呂不韋等措手不及，面面相覷，無詞以對，出乎眾人料外，嫪毐離座而出，跪伏地上，恭敬道：「李大人之賢，可比商鞅而尤有過之。微臣斗膽請儲君破格賜准李卿，依仲父之議，重新釐定賦財之策，請儲君明鑒。」

此語一出，立時全殿嘩然。只有項少龍明白嫪毐如此幫忙，實是要報呂不韋昨夜的三箭之仇。呂不韋雙目厲芒電射，狠狠瞪著嫪毐，恨不得把他生吞下肚。王綰等此時方知一向低調的李斯的高明手段。自入秦以來，李斯直到此刻終吐氣揚眉，大放異采，奠定以後屹立不倒的政治地位。

小盤哪還不知機，忙向朱姬請示。

朱姬雖覺得這樣擺明削呂不韋的權勢，大是不妥，但卻不得不支持嫪毐，點頭道：「皇兒看著辦好了。」

小盤大感痛快地欣然道：「李卿立即著手進行此事，完成後須一式二份，分別呈上寡人和仲父，待寡人和仲父商量後，再在廷上商討。」

項少龍心中暗讚，小盤雖是明削呂不韋之權，但卻予呂不韋下台的機會，保存了他少許顏臉。此時人人目光均集中到呂不韋身上，看他是否肯接受。

呂不韋顯然理屈詞窮，再難找到駁斥李斯的說話，不過他終是頭老狐狸，竟仍能呵呵笑道：「長史大人果然不負本仲父所望，為我大秦立下大功，理該獎賞，不若就到本仲父處來負責賦役之務，使長史得以盡展抱負。」

小盤微微笑道：「仲父所言甚是，不過寡人心中早有更適合李卿的職位，春祭時會有公告。」接著朗聲道：「今天到此為止，其他事留待明天稟上，退廷！」

項少龍醒覺過來，知道早過了與邱日昇約好的午時。這回廷議出奇地精采，亦出奇地冗長，足有五個時辰，亦即十個小時。

小盤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心情大佳，邀得一眾心腹大臣共晉午膳，除桓齮提早離開咸陽未能參與外，連正興高采烈在殿外苦候項少龍去武士行館鬧事的滕荊兩人都邀來。尚有王齕、王陵、昌平君兄弟，李斯當然是座上客。午宴在後宮的內廷舉行，沒有朱姬，小盤要怎樣就怎樣，痛快之極。宮娥奉上酒饌，立被趕出去，好讓眾人暢所欲言。小盤和各人衷心讚賞李斯後，輪到項少龍把昨夜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詳細道出。

聽到呂不韋玩的把戲，王齕勃然大怒道：「這麼說以前鹿公和徐先指責呂賊毒害先王之事，非是無的放矢。現在竟敢故技重施，不若我們先發制人，把呂賊和奸黨殺得半個不剩，請儲君賜准。」

小盤道：「若可以如此容易，寡人早把他召入宮內，令人把他亂刀斬殺。只是現在呂黨勢大，又有杜璧、蒲鷊等人虎視眈眈，亂事若起，杜璧等勾結外人作亂，首先東三郡難以保存。最忌的尚有蒙驁，一天不削去他軍權，吾等仍未可輕舉妄動。」

王陵的穩重派也道：「現今之計，最佳莫如待黑龍出世，再捧嫪毐以制呂不韋，雙管齊下，方是妙策。」說到一半，只見李斯等朝他猛打眼色，醒覺過來，立即臉如死灰。

王齕果然愕然道：「什麼黑龍出世？」

小盤曾有嚴令，禁止任何人透露黑龍之事，現在王陵發覺說漏了口，自是嚇得臉無人色。

小盤笑道：「陵卿不用介懷，但只此一回。」

王陵鬆一口氣，離席跪叩謝罪。項少龍見小盤威勢日增，既驚又喜，自己都弄不清楚那感受。

小盤親向王齕解釋這件事，王齕大喜向項少龍讚道：「只有少龍才有這種異想天開又確切可行的妙計，以嫪毐牽制呂不韋更是妙不可言，剛才已有實例。異日任嫪毐聲勢如何增大，閹狗始終是閹狗，不能像呂不韋般收買人心，就算他三頭六臂，絕飛不出老將的指縫。」

王齕乃蒙驁外掌握最大實力的大將，自不會把嫪毐放在眼內。呂不韋的厲害皆因在文武兩方都生了根，若在尚未部署妥當時動搖他，必出亂子。而嫪毐說到底只是朱姬的男寵，除去他並不會帶來什麼後果，充其量只是一場動亂，尤其現在小盤安插了茅焦到他身旁，還怕他亂得出什麼樣兒來。

昌平君冷哼道：「反而邱日昇是個禍根，少龍你橫豎下午有閒，雖答應嫪毐不殺他，但挫挫他的威風亦是快事。」

項少龍到現在仍弄不清楚武士行館的意義，順口問起來。

王陵道：「行館之風，是由陽泉君自楚國引入我咸陽來的，主要是訓練劍手，以供公卿大臣僱用，乃武士晉身軍階的捷徑，故頗為興旺，亦有公卿大臣把子女送往行館受訓。少龍對上邱日昇，切勿掉以輕心，因行館常要應付各地來的劍手挑戰，邱日昇能穩坐館主之位，有其真材實學。」

小盤笑道：「他難道比管中邪更高明嗎？」

眾人一想也是，舉杯痛飲，眾人話題轉往三大名姬上，談談笑笑，到午膳完畢，項少龍飲飽食足，哪還有興趣去找邱日昇動手動腳而又不能殺他，遂回官署去也。酒意上湧，項少龍在官署睡了個午覺，醒來時，荊善來報，內史府有人找他。項少龍出廳一看，原來是嫪肆。滕翼正在有好氣沒好氣的聽他說話，見項少龍來到，忙藉機遁走。

嫪肆見到項少龍，一面諂媚道：「小弟今天是奉兄長之命而來，專誠約大將軍到內史府出席晚宴。」

項少龍暗中叫娘，難道今晚又要面對嫪毐捱他媽的一個晚上，連忙動腦筋找藉口推辭。

嫪肆俯近了點，故作神秘道：「今晚兄長約了三絕女石素芳來喝酒，自然不可漏掉大將軍的一份哪。」

項少龍腦際立時「嗡」的一聲，亂成一團，說再不動心，就是騙人。

像石素芳和「柔骨美人」蘭宮媛那類罕有的絕色，縱是敵對的立場，但若有機會接觸，包括他項少龍在內，沒有多少個男人能狠心拒絕。嫪毐當然不會那麼大方，肯製造他項少龍與石素芳親近的機會，其中定有例如石素芳指定須他出席，方肯答應這次邀約等一類的條件，想到這裡，不由大感自豪。唯一的問題，是昨晚剛到醉風樓胡混整晚，今夜又去見石素芳，嬌妻們會怎樣看自己呢？

項少龍道：「令兄好意，恕我無福消受。因今晚我要在家中陪伴妻兒，請告訴令兄，我項少龍覺得他很夠朋友就是。」

嫪肆臉色微變，非常失望，顯見項少龍所猜的雖不中亦不遠矣。嫪肆落足嘴頭仍不得要領，無奈走了。項少龍心裡忽地強烈的思念著家中的嬌妻愛兒，忙返家去。回到烏府，紀嫣然差不多同一時間回來，原來是到了渭水操演後天便要「獻世」的黑龍。與嬌妻愛兒在後園裡享受黃昏前和煦的陽光，項少龍早把石素芳一事拋諸九霄雲外。不知是否年歲長了，又或經歷過太多生離死別的打擊，他現在非常戀棧暖得人心融化的家庭之樂。與紀嫣然、趙致和烏廷芳三位嬌妻閒話家常，看著田貞、田鳳兩女與剛學曉走路的項寶兒在草地上嬉玩，那種樂趣實非任何東西所能替代。烏廷芳可能由鐵衛處得來消息，知道早朝曾有爭吵之事，問了起來。項少龍怎會隱瞞她們，把早上發生的事一併說出來，還告訴她們今晚推掉可與石素芳共膳的機會。

烏廷芳奇道：「項郎不怕開罪嫪毐和那位沒有任何男人不想親近的美人兒嗎？只看柔骨女蘭宮媛的姿色，可想見石素芳的才藝。」

項少龍此時與三女坐在亭內，田氏姊妹和項寶兒的笑聲，不時由亭外的草地上飄送耳內，心中充盈幸福的感覺，衷心誠意地道：「只要有三位賢妻任何一位相伴，我項少龍已心滿意足，何況現在竟得老天爺開恩，教我區區凡夫得擁三位來自天上仙界的仙子，我項少龍還怎敢另有妄求呢？」

三女嬌軀同時輕顫，美目纏來，亮出熾熱情火。

趙致心迷神醉道：「得夫如此，夫復何求，與項郎在一起，每天都像剛開始相戀那樣子，啊！致致開心得不知怎麼說哩。」

紀嫣然歎道：「可惜清姊到了蜀郡去，否則這一刻將更完美無缺，希望夫君大人永遠不用出征，離別的滋味真不好受。」

秦軍法紀，出征的將士均不可帶同妻妾，故出征是所有妻子最害怕的事。項少龍想起戰爭的殘酷，深深歎一口氣。

烏廷芳移過來，坐入他懷裡，摟上他脖子道：「少龍這次爽約，邱日昇必振振有詞，會說你怕了他呢！」

紀嫣然冷哼道：「凡見過我們大將軍百戰刀法的人，只會認為邱日昇不知行了什麼好運呢。哼！我紀嫣然已對國興手下留情，這些人仍不知感激，夫君大人若往武士行館，嫣然也要去！」

項少龍豪興大發道：「那不若明天朝會後去找他算帳吧！」

烏廷芳和趙致同時叫好，紀嫣然「哎喲」一聲道：「要晚點才行！儲君要人家明天到王宮教他讀書，唉！清姊不在，只好由嫣然頂替。聽說清姊對儲君是很嚴苛的，但我卻是不行！要我板著臉孔太辛苦哩。」

項少龍記起她也被封作太傅，同時心生感觸。小盤雖沒有表現出來，但事實上他對亡母妮夫人的思念，是深刻之極的創痛，故而極需代替的對象，先是朱姬，接著是琴清，現在則是紀嫣然。否則以他現時的才智，哪須旁人來教他讀書？

烏廷芳吻了項少龍的臉頰，香軟的紅唇，雖只蜻蜓點水的一觸，已令他舒服心甜得直沁心脾，只聽仍像少女般嬌癡的美妻子柔聲道：「項郎知否清姊在巴蜀有很大的生意，清姊對賺錢是非常有本事的。」

項少龍對琴清的出身來歷一直很模糊，只知她是王族的人，大訝下追問起來。

此事紀嫣然最清楚，答道：「清姊本是巴郡大族，其祖得丹砂之穴，可作藥物和染料之用，故累數世之積，到清姊時琴族已成巴郡的首富。秦人為與其修好，遂以王族顯貴向清姊提親。卻想不到丈夫婚禮剛成，便要領兵出征並客死異地，清姊為了躲避其他權貴的糾纏，返回巴蜀，主理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到儲君由趙返秦，方在華陽夫人提議下，返回成陽，作儲君的太傅，更遇上你這多情郎君，致再陷情關。」

項少龍終於明白琴清的身份地位為何如此超然，不但因華陽夫人和小盤的寵信，更因她在巴蜀有家族作大靠山。正如李斯所說，對巴蜀這種地方勢力龐大的特殊地區，只有采懷柔的政策才行。同時亦明白她為何與華陽夫人這來自楚國的美女關係如此密切，皆因巴蜀地近楚境，像琴族那種富甲一地的大族，自然與楚王朝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娶得琴清，不但可得到千嬌百媚的人兒，還可得到她龐大的家財，試問誰不眼紅，所以琴清不敢公然和自己相愛。即使琴清之嫁來咸陽，成為王族，底子裡仍是一項充滿政治味道的婚姻交易。神思飛越之時，烏光來報，國興來找他。項少龍歎一口氣，走出亭外，抱起項寶兒親親他的小臉蛋，交給田貞，往大廳去見國興。

正在喝茶的國興見他來到，竟跪下來連叩三個響頭，嚇得項少龍忙把他扶起來，心中明白道：「國先生折煞項某。」

兩人坐好，國興苦笑道：「今天卑職來此，本是不懷好意的。」

項少龍心知肚明他有投誠之意，但已學曉不輕易信人，微笑道：「副統領是否奉邱館主之命來尋我項少龍的晦氣？」

國興顯然和邱日昇在拗氣，冷哼道：「他憑什麼來找大人晦氣，今天大人因朝會遲了，他表面雖裝出不滿狀，其實誰都看出他是如釋重負，還趁機和蒲鷊溜了到郊外打獵，我們都知他是怕項大人會尋上門去。看過項大人的百戰刀法，誰還有膽量來捋項大人的虎鬚？」

項少龍訝道：「那他為何又著你見我？」

國興愧然道：「實不相瞞，我們本都是暗中為二王子出力的人，行館的開支亦是由蒲鷊暗中支持，否則沒有了陽泉君，早關門大吉。但表面上卻不得不依附內史大人，呂不韋數次要取締行館，都由內史大人一力架著。」又道：「呂不韋很有辦法，把我們的武士大量吸納過去，又明裡暗裡表示朝廷不會選用我們訓練出來的人。累得我們銀根短缺，到嫪大人關照我們後，行館始略有起色。」

項少龍知他不明白自己和嫪毐的關係，故說到嫪毐，語氣尊敬，小心翼翼。在目下的情況，他當然不會把實情透露給國興知道，點頭道：「國兄以後有什麼打算？」

國興再撲跪地上，叫道：「國興以前做過很多對不起項爺的事，又曾以卑鄙手段傷了荊爺，罪該萬死。只希望以後將功贖罪，為項爺盡心盡力辦事，死而無悔。」

有了伍孚的教訓，項少龍再不會因對方幾句話而盡信不疑。先把他扶起來，道：「國兄有話好說，再不要如此。」

國興激動道：「自那天紀才女手下留情，我國興已想了很多天，現在咸陽城誰不知項爺義薄雲天，薄己厚人，項爺請讓小人追隨你吧！」

項少龍苦笑道：「原來我的聲譽那麼好嗎？」

國興道：「項爺兩次有機會當丞相都輕輕放過，又提拔李斯、桓齮和昌文君，對由邯鄲隨你來的舊人恩寵有加，義救燕國太子丹，豪事義行不勝枚舉，我們早心中有數。只因被私利蒙蔽眼睛，但紀才女那幾槍使我完全驚醒過來，只望以後追隨項爺左右，再不用整天與人勾心鬥角，更不用愁明天會給別人出賣。」

項少龍認真考慮一會，點頭道：「好吧！我便如你所願，但記著我絕非可輕易欺騙的人，若發覺你有一字口不對心，立殺無赦。」

國興大喜，撲往地上。

項少龍讓他叩頭後，命他坐好，道：「剛才你似乎有些話想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國興神色凝重起來，壓低聲音道：「這些事我完全是憑一些跡象猜測出來的，因為我尚未有資格參與杜璧、蒲鷊和館主他們的密會，可是有很多事卻須交下來由我們去做，所以給我猜出個大概。」

項少龍是經慣風浪的人，淡然道：「說吧！」

國興道：「他們應訂下周詳的計劃，好讓二王子取儲君之位而代之，關鍵處仍在東三郡，蒲鷊雖是秦人，但一向在秦趙間左右逢源，加上家族勢力龐大，又分別與趙王室和我大秦王室通婚，故於兩地均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若非他大力支持，二王子亦不能到那裡落地生根。」

項少龍恍然大悟。就像異人是呂不韋的奇貨，成蟜便是另一大商家蒲鷊可居的奇貨。當年誰都想不到小盤可回來霸佔成蟜的儲君之位，所以蒲鷊、杜璧、陽泉君等一直全力巴結秀麗夫人和成蟜。豈知小盤成功離趙返秦，立即粉碎他們的美夢。初時他們可能仍不大看得起呂不韋，到陽泉君被呂不韋害死，始知形勢不妙，但他們亦無法轉舵，而唯一的出路是助成蟜把王位奪回來。若小盤的朝廷穩若泰山，他們當然難有可乘之機，偏是目下的秦廷分裂成儲君黨、呂黨和嫪黨三大勢力，互相傾軋，於是蒲鷊等蠢蠢欲動。

國興續道：「蒲鷊最厲害的手段，是勾結現在趙國炙手可熱的大將龐暖，我雖不知詳細情況，但聽館主的口氣，龐暖正秘密連結三晉、楚人和燕人，以破呂不韋和田單的秘密結盟，同時助二王子登上王位。而可以想像的，是杜璧必須在咸陽製造一場動亂，若呂不韋有異動，那就更好，因為那會引致秦國軍隊的分裂，屆時會有將領投往二王子的旗下去，配合趙人的支援，聲勢大大不同。」

項少龍暗感自豪，自己早先的猜想，和現在國興所說的相差不遠，只沒想到龐暖正密密籌備另一次楚、燕、趙、魏、韓聯盟的密謀。同時亦暗自神傷，李園、龍陽君、太子丹雖和自己稱兄道弟，但在國對國的情況下，一點個人間的私情都不存在。現實正是那樣殘酷。

國興沉聲道：「要製造一場大亂，最佳莫如把項爺刺殺，那時人人把賬算到呂不韋的身上去，後果可以想見。」

項少龍微笑道：「想殺我的人絕不會少呢！」

國興正容道：「項爺切勿輕忽視之，蒲鷊和龐暖籌備良久，在各地招攬了一批奇人異士，又集中在趙國訓練刺殺之術，現在正分批潛來咸陽，其中有三個人是由我親往接應，都是第一流的好手，其中一人叫『赤腳仙』寇烈，乃楚墨近二十年最出類拔萃的高手，只看他竟穿上鞋子，便知他抱有不惜殉身以刺殺項爺的決心。」

項少龍倒抽一口涼氣，若整天須提防一批又一批的死士來行刺自己，做人還有什麼樂趣？問道：「蒲鷊那個歌舞團，是否亦暗藏刺客呢？」

國興道：「應該是這樣吧，不過我所知有限，並不清楚。」

項少龍道：「你接應的三個人，現在是否仍和你保持聯絡？」

心中同時感到，楚國肯派人來參與這趟刺殺自己的行動，必須得李園同意，那豈非李園也要殺他嗎？頓時心中不舒服起來，再不敢推想下去。但忍不住又猜想起來，李園要殺他還沒有什麼，若龍陽君也要殺他，他項少龍便很難消受。或者此是各地劍手的個別行動吧！

國興答道：「掩護他們入城後，他們便自行隱去。」又道：「我們的行館亦來了幾個生面人，當上館主的貼身隨從，應為隱藏真正身份的高手。」

項少龍暗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在秦人成為東方諸國的公敵，在戰場既討不了好，惟有潛進來搞顛覆，這類事古今如一，並沒有分別。

國興道：「這次我奉邱館主之命來此，是要約期再戰，不過卻是在十五日後，我猜他以為有這段日子，那批死士該可成功刺殺項爺。」

項少龍道：「那就告訴他，項某人要到時看心情來決定是否赴約。嘿！你逗留這麼久，不怕他們起疑嗎？」

國興笑道：「我會推說項爺擺足架子，害我苦候半個時辰。回去後，我盡量刺探有關刺客的消息，再設法通知項爺。」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要通知我還不容易嗎？快點來報到幫忙吧！國副統領。」

兩人相視大笑，國興歡天喜地的離開。

回到內堂，把事情告訴了三位嬌妻，著她們出入小心，紀嫣然道：「他們的目標並不是你，而是政儲君，說要殺你只是掩人耳目的煙幕。」

項少龍如夢初醒地一震道：「我真糊塗，只要殺了儲君，立即引起真正大亂，成蟜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繼承人。」

說真的，他反而放下心來，因為若小盤死了，歷史上就沒有秦始皇，中國恐怕亦不會出現。

紀嫣然道：「此事我們必須採取主動，只恨城衛被緊握在管中邪手中，否則事情就易辦多了。」

項少龍正沉吟之時，鐵衛來報，嫪毐大駕光臨。

項少龍苦起臉來，烏廷芳笑道：「若推辭不了，敷衍他一晚吧！我們最信任項郎的。」

項少龍只好出去見嫪毐。

嫪毐站在廳中處，陪他的還有韓竭和四名親衛。陶方負起招呼之責，見項少龍來了，退入內廳。

嫪毐劈面歎道：「少龍你怎可這麼不夠朋友？」

項少龍與韓竭等打個招呼，把他扯往一旁低聲道：「這種美人兒，小弟還是不接觸為妙。昨晚金老大故意在我們兩兄弟面前暗示石素芳對小弟有意，擺明是要引起嫪兄嫉忌之心，更使我深感戒懼，所以要推今晚的約會，嫪兄明白我的苦心嗎？」

嫪毐愕然半晌，老臉一紅道：「我倒沒有想過這點，嘿！石素芳充其量不過是較難弄上手的藝妓，何來資格離間我們，項兄不要多心。」

項少龍心知肚明他是言不由衷，並不揭破，低聲道：「照我看是蒲鷊的毒計，千萬不要小看美麗的女人，可使人國破家亡，妲己、褒姒都是這種傾國傾城的尤物，有時比千軍萬馬更厲害，更使人防不勝防。照我看，若我到貴府赴宴，石素芳必會作狀看上我，同時又勾引嫪兄，倘我們心中沒有準備，你說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呢？」

嫪毐既充好漢子，自不能半途而廢，硬撐道：「少龍放心，我嫪毐在花叢裡打滾長大，什麼女人未碰過。她來媚惑我，我自有應付的手段，保證不會因她而傷害我們的感情。哈！不若我們拿她來作個比試，看誰可把她弄上手，卻絕不准爭風妒嫉，致著了蒲鷊的道兒。若能俘擄她的芳心，就可反知道蒲鷊暗裡的勾當。」

項少龍心中暗笑，知道嫪毐始終不是做大事的人，見色起心，不能自制。哈哈一笑道：「此正為我要推嫪兄今晚酒局的理由，俾可讓嫪兄施展手段，把石素芳弄上手。」

嫪毐歎道：「現在我當然不會怪責少龍，只是石素芳指明要有少龍在，才肯來赴宴，以她一向的脾性，到時拂袖就走，豈非掃興之極。」

項少龍正容道：「看！蒲鷊設計的陷阱，不愁我們不上當。你究竟要我怎麼辦？」

嫪毐有點尷尬道：「我現在希望少龍走上一趟，看看石素芳可弄出什麼把戲來，說不定我會弄點藥給她嘗嘗，使蒲鷊偷雞不著反蝕把米。」

項少龍暗罵卑鄙，不過想起自己亦曾餵過趙后韓晶吃藥，雖不成功，亦不敢那麼毫無保留地怪責嫪毐，因為說到底石素芳是不安好心。道：「若這麼容易弄她上手，她早被人弄上手很多回了。出來拋頭露臉的女人，自有應付這些方法的手段，給她揭破，反為不妙。」

嫪毐拉著他衣袖道：「時間無多，少龍快隨我去。」

項少龍在「盛情難卻」下，只好隨他去了。

離開烏府，所取方向卻非嫪毐的內史府，項少龍訝然詰問，嫪毐歎道：「早先知道少龍不肯來，我便使人通知蒲鷊，由他去探石素芳的心意，豈知她立即說不來了。嘿！所以我不得不來求少龍出馬。現在是到杜璧在咸陽的將軍府去，至於石素芳是否肯見我們，尚是未知之數。」

項少龍暗忖男人是天生的賤骨頭，美麗的女人愈擺架子，愈感難能可貴。嫪毐一向在嬰宛界予取予攜，現在遇上一個不把他放在眼內的石素芳，反心癢難熬。和蒲鷊接觸多了，愈發覺他手段不凡。項少龍經過多年來在古戰國時代中掙扎浮沉，又不時由紀嫣然處得到有關當時代的知識，已非初抵貴境時的「初哥」。更因他是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人，可以從一個超然的角度去看待一切。

三晉建侯和商鞅變法可說是眼前時代的大轉折時期，變化之急劇，即使後來的二千多年，除了鴉片戰爭後列強侵華那段淒慘歲月，亦難有一個時期可與之比擬。在大轉變的時代裡，春秋諸霸先後蛻去封建的組織而變成君主集權的戰國七雄。而更重要的是好些在春秋末葉已開始的趨勢，例如工商業的發達、都市的擴展、戰爭的激化、新知識階級的崛興、思想的解放，到此時加倍顯著。其中最影響深遠的是大商家和大企業的出現，這些跨國的新興階級，憑著雄厚的財力，跑南奔北、見多識廣，又是交遊廣闊，對政治有著無可比擬的影響力。表表者當然是有異人而奇貨可居的呂不韋，其他如自己的太岳烏氏倮，鐵冶成業的郭縱，以及正密謀推翻小盤的蒲鷊，都是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叱吒風雲由商而政的大商家。甚至琴清亦因承受擅利數世的丹穴，擠身成為秦室王族，可獨立自主，保持貞潔，得到秦人敬仰，若換過是個普通女子，有她那種美麗，早成為不知哪個權貴的姬妾。

為應付戰爭和政治的競賽，文與武逐漸分途，一切開始專業化起來，王翦和李斯是兩個好例子。若要把兩人的職權調換，保證秦政大亂，而匈奴則殺到咸陽城下。專業化之風吹遍各地，在兵士方面，戰國之兵再非像春秋時代臨時征發的農民兵。至乎有像渭南武士行館那種團體的出現，專習武技和兵法以供統治者錄用。所以無論外戰內爭，其激烈度和複雜性均非以前可以相比。

小盤日後之所以能統一六國，皆因其出身奇特，使他沒有一般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繼承者諸般陋習，固能在這變化有若奔流湍瀨的大時代脫穎而出，雄霸天下。不過像他般雄材大略的人確是世聽罕有，所以他死後再沒有人可壓下種種改變的力量，致大秦朝二世而亡，非是沒有原因。

思量間，已到了位於城西杜璧的將軍府大門外。項少龍也很渴望可以再見到石素芳，美女的引誘力確是非凡，縱然明知她心懷不軌，但仍忍不住想親近她，這正是蒲鷊此計最厲害的地方。成功的商家最懂揣摩買家顧客的心意，古今如一。

大廳正中，擺了一圍方席，繞著方席設置六個席位。項少龍較喜歡這種團團圍坐的共席，傾談起來較為親切。杜璧親自把項少龍、嫪毐和韓竭三人迎入廳內，眾衛留在外進，另有專人招呼。杜璧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熱烈，使人很難想像他以前冰冷和吝於言笑的態度。項少龍當然明白他的心意，假若他們成功刺殺小盤，嫁禍給呂不韋，可設法爭取項少龍這集團的人過去，因為那時成蟜已變成合法的繼承者。王齕、王陵等人在無可選擇下，只好支持成蟜。至於嫪毐，一來他現在很有利用價值，二來杜璧根本不大把他放在眼內，像王齕般不信他能弄出什麼大事來，所以一併巴結。

嫪毐最關心的是石素芳會否出席，問道：「石小姐……」

杜璧笑道：「蒲爺已親自去向石小姐說話。唉！女人心事難測，她其實對內史大人也有很好印象的，只是有點惱項大人爽約，擺擺架子吧！內史大人切勿見怪。」

嫪毐挽回少許面子，回復點自信，登時輕鬆起來。此時蒲鷊來了，隔遠打出一切妥當的手勢，杜璧忙邀各人坐下來，只空出項少龍和嫪毐中間的位子，當然是留給石素芳的。

俏婢們先奉上酒饌，又有美麗的女樂師到場助興，絃管並奏。不旋踵舞姬出場，妙舞翩翩，可惜項少龍、嫪毐和韓竭三人志不在此，無心觀賞。舞罷，眾姬和樂師退出大廳，剩下侍酒的六個華衣美女，都是上上之姿。比較起來，咸陽的公卿大臣，除呂不韋外，沒有人在排場及得上杜璧。

韓竭順口問道：「蒲爺在咸陽有什麼生意呢？」

蒲鷊笑道：「有少龍的岳丈大人在，哪到我來爭利。」

眾人自知他在說笑，杜璧笑道：「我這位老朋友做生意，就像伊尹、呂尚治國之謀，孫武、吳起的兵法，商鞅之為政，教人佩服得無話可說。」

蒲鷊謙讓道：「還說是老朋友，竟要昧著良心來吹捧我，不過說到做生意，蒲某最佩服的有三個人，第一個是少龍的太岳烏氏倮，他養的牛馬多至不能以頭數，而要以山谷去量。第二位是魏國經營谷米和絲漆業的白圭，荒旱時間問他借糧，比向大國借貸還要方便。第三位是猗頓，他倉庫裡的鹽足夠全天下的人吃上幾年。至於呂不韋嗎？仍未算入流。」

項少龍心道：「來了！」蒲鵑的厲害正在於不著痕跡。像這番蓄意貶低呂不韋的話，既漂亮又有說服力。

韓竭笑道：「不過呂不韋卻是最懂投機買賣的人，押對一著，終生受用無窮。」

眾人知他意之所指，哄然大笑。

韓竭自那晚呂不韋壽宴露過一手，一直非常低調，似怕搶了嫪毐的光芒，但其實識見談吐，均非嫪毐能及。

項少龍淡淡道：「蒲爺不也是投機買賣的專家嗎？」

蒲鷊苦笑道：「項大人大人有大量，不要再揭我蒲鷊的瘡疤，這次我真的輸得很慘，早知學齊國的仲孫龍，改行專放高利貸，只要聘得有項大人一半本事的高手去負責收賬，可保證錢財滾滾而來，免了遇上賭林高手如令岳的危險。」

這次項少龍忍不住笑起來，生意人的口才果是與眾不同、生動有趣。

嫪毐卻只關心石素芳，問道：「石小姐會否不來呢？」

杜璧笑道：「大人放心，愈美麗的女人愈難侍候，石小姐雖寄居敝府，但到現在我只見過她兩臉，像現在般同席共膳，尚是首次！全靠沾了三位的光哩！」

嫪毐見秦國大將這麼推捧他，大感光采，忙舉杯勸飲。項少龍只作個狀，沒有半滴酒入唇。

蒲鷊訝道：「項大人是否嫌酒不合意呢？我可使人換過另一種酒。」

項少龍微笑道：「若蒲爺前幾天給人伏擊過，恐怕亦會像在下般淺嘗即止。」

蒲鷊尚要說話，嫪毐的眼亮起來，直勾勾看著內進入門的方向。眾人循著他眼光望去，包括項少龍在內，立即目瞪口呆。石素芳在兩名女婢扶持下，嬝娜多姿地步入廳堂。最要命是她看來剛沐浴更衣，只把烏亮的秀髮往上一挽，以一支木簪固定，不施脂粉，身上一領薄薄的白羅襦，袖長僅及掌背，露出水蔥般的纖指，下面是素黃色的長裙，長可曳地，再沒有任何其他飾物，但卻比任何姿色遜於她的女子的華服濃妝要好看上百千倍。眾人不由自主站起來，均泛起自慚形穢之心。

石素芳神情冷淡，微一福身，在項嫪兩人間席位坐下，各人魂魄歸竅，陪她坐下來。嫪毐揮退要上來侍候的艷婢，親自為她斟酒，看來色授魂與下，早把項少龍的警告全置於腦後。項少龍嗅到她身上的浴香，不禁憶起初會紀嫣然時美人浴罷的醉人情景，登時清醒過來，同時瞥見杜璧亦是神魂顛倒，但蒲鷊卻在暗中觀察自己，心中大懍，愈發不敢低估長袖善舞、識見過人的大商家。人的野心是不會滿足的，呂不韋的商而優則仕，正代表蒲鷊的心態，所以置美色於不顧。杜璧一向對紀嫣然暗懷不軌之心，自然亦擋不了石素芳驚人和別具一格的誘惑力。石素芳低聲多謝嫪毐，接著清澈晶亮的秋水盈盈一轉，不獨是嫪毐，其他人無不生出銷魂蝕骨的感覺。嫪毐一直苦候她光臨，但到她坐在身旁，一向對女人舌粲蓮花的他竟有不知說什麼話好的窘迫感覺。

石素芳主動敬眾人一杯，別過頭來淡淡道：「項大人為何忽然又有空呢？」

項少龍給她明媚如秋陽的眼神迫得有點慌了手腳，舉杯苦笑道：「我因不想說謊話來搪塞石小姐的垂問，只好自罰一杯，請小姐放過項某人。」

蒲鷊大笑道：「石小姐若知項大人是冒著生命之險來喝這杯酒，必會心中感動。」

項少龍痛飲一杯，放下酒杯，石素芳眼中掠過異采，接著避開他的目光，追問蒲鷊剛才那番話的原因，待蒲鷊解釋清楚，石素芳欣然道：「是素芳失禮，陪項大人飲一杯吧！」

說是一件事，做又是另一件事。嫪毐見石素芳的注意力全集中到項少龍身上，酸溜溜的要向她勸飲。

杜璧笑道：「且慢！我們的石小姐向有慣例，每逢飲宴，只喝三杯，現在已有兩杯之數，嫪大人定要珍惜。」

嫪毐更不是味道，又不敢表現出有欠風度，惟有乾笑兩聲，改口稱讚起她的歌藝來。石素芳不置可否地聽著，當嫪毐讚得太過份，淺淺而笑，看得嫪毐這花叢老手渾身內外都癢了起來，偏又拿她沒法。韓竭劍術雖高，在這情況下亦幫不上忙。

當嫪毐說到石素芳歌舞之精，前無古人，石素芳「噗哧」笑道：「嫪大人實在太過譽素芳，比之先賢，素芳的歌舞不過靡靡之音，只可供大人等消閒解悶之用。先賢舞樂，卻有定國安邦之義。舜作『韶』，禹作『大夏』，武王作『大武』，被孔丘列為六藝之一，豈是我等女子可以比較。」

嫪毐顯在這方面所知有限，愕然陪笑，再說不下去。項少龍在這方面比之嫪毐更是不如，心中微懍，隱隱感到石素芳的出身來歷大不簡單。

石素芳平靜地道：「各位聽過這個故事嗎？楚文王死後，遺下一位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苦於沒有門徑，於是在她宮室旁，起了一所別館，天天在那裡舉行執羽的萬舞，希望把她引出來。一天，她終於出來了，公子元還以為引得她動心。」

說到這裡，賣個關子，住口不說。她說話口齒伶俐，口角春生，抑揚頓挫，恰到好處。項少龍也不由聽得入神，嫪毐更不用說。不過美女風格獨特，渾身是刺，並非那麼容易相處。在她面前，很易令人生出自卑的感覺。

杜璧歎道：「楚文王的遺孀當然沒有心動，公子元怕是表錯情了。」

美女當前，杜璧忍不住表現一下，好博取她一個好印象。唯一可說的話，都給杜璧說了，嫪毐再沒有插口附和的機會。項少龍暗叫不好，嫪毐已被這美女完全控制於股掌之上，若再來一招向自己示好，表示單獨垂青於他，必會惹起嫪毐的妒意，破壞自己和嫪毐現在「蜜月期」式的良好關係。

韓竭微笑道：「請小姐開恩，告訴我們故事的結局吧！」

石素芳那對勾魂的翦水雙瞳，滴溜溜的掃過眾人，柔聲道：「那夫人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現在公子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公子元聽罷，羞慚無地，馬上帶領六百乘車去攻打鄭國。」

眾人均感愕然，她這故事隱含暗貶自己的歌舞乃墮落之音的意思，故不堪別人讚賞。含意既深遠，又充滿哀傷的味道，使人對她立即改觀，很難只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出色歌姬。

蒲鷊哈哈一笑，沖淡不少僵著的沉凝氣氛，道：「石小姐識見之高，迥異流俗，蒲某受教。」

石素芳的美眸轉到項少龍處，淡淡道：「素芳來前，不知諸位大人在談論什麼話題呢？」

項少龍正在用心細嚼石素芳那個故事，揣測令他莫測高深的美女所說故事背後的用意，聞言如夢初醒，忍不住搔頭道：「嘿！好像是有關做生意的事吧！」

眾人見他神情古怪，哄笑起來。

石素芳亦掩嘴而笑，神態嬌柔道：「話題定是因蒲爺而起的哩。」

嫪毐看得妒意大作，搶著道：「小姐料事如神，正是如此。」

項少龍心中苦笑，石素芳甫一出席，便把場面控制，像嫪毐這種平時口舌便給、辯才無礙的人，對著她只能間中附和兩句，而自己亦感到不知說些什麼好。這樣的女人，尚是首次遇上。

杜璧笑道：「蒲老闆說起他最佩服的三個生意人，就是烏氏倮、白圭和猗頓，不知石小姐最佩服的又是哪三個人？」

石素芳抿嘴一笑道：「有這麼多高賢在座，何時輪得到小女子發表意見？不如請嫪大人先說吧！」

嫪毐看她看得神不守舍，一時間竟不知她和杜璧在說什麼話，尷尬地支吾以對。

韓竭見主子有難，連忙拔刀相助，道：「不如由我先說，在下最佩服的是孫武，不但留下稱絕古今的兵書，當年還以區區數萬吳軍，巧施妙計，深入險境大破兵力十倍於他們的楚兵，直搗郢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項少龍不由心中暗念「前不見來者，後不見古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名句。暗忖只有親身體會過當時代戰爭的人，方明白孫武那場仗是多麼了不起。

杜璧嘿然道：「哈！竟給韓大人把我心裡的話說了出來，我生平也是最佩服孫武。」

石素芳明媚的秀眸來到嫪毐臉上，後者忙道：「孫武雖是絕代兵法大家，但始終只是效力於某君某主，嫪毐最服的卻是晉文公，安內攘外，成就霸業，其功業尤在齊桓之上。」

石素芳無可無不可地道：「原來嫪大人是胸懷大志的人。」

蒲鷊和杜璧交換個眼色，顯像項少龍般聽出石素芳在暗諷嫪毐想當國君。嫪毐還以為石素芳讚賞他，洋洋自得起來。

項少龍感到有點氣悶，酒席裡的六個人，人人各懷異心，沒有半點開心見誠的味道，不但話不投機，還有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情況。忍不住道：「我和嫪大人剛剛相反，胸無大志，我佩服的人多不勝數，卻很難舉出單一個人來。好了！輪到石小姐。」

蒲鷊卻搶先笑道：「我最佩服的是項大人，揮灑自如得教人無處入手，難怪連管中邪都要在你百戰刀下俯首稱臣。」

嫪毐臉色微變，雖明知蒲鷊捧項抑己，但項少龍確是處處奇兵突出，絲毫不因石素芳厲害的言詞落在下風，而自己則進退失據，要不起妒忌的心，難矣哉！

韓竭插入道：「不知石小姐心中的人，是哪位明君猛將？」

眾人均大感興趣，等待石素芳的答案。

石素芳秀眸像蒙上一層淡淡的薄霧，輕吟道：「師之所處必生荊棘，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明主猛將，背後代表的只是人民的苦難，怎會有使素芳心服的人。」

現在連杜璧都告吃不消，啞口無言。

反是項少龍忘了眾人間敵我難分的情況，訝然道：「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戰爭從來只屬少數人的榮譽，想不到小姐有此體會。嘿！為何你們都以這樣古怪的眼光望我？」

他說出頭兩句之時，石素芳已嬌軀一震朝他瞧來，蒲鷊等無不動容。至此項少龍又知一時口快，盜用「後人」的名句。他對詩詞雖所知有限，但知道的都是流傳最廣，也是最精采的名句。

韓竭皺眉道：「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兩句話道盡戰爭的殘酷，只是不知無定河究竟在何國何境？」

項少龍避開石素芳瞪得大無可大，異采漣漣的秀目，老臉一紅道：「那可以是任何一條河，所以叫作無定河。」

杜璧仔細看他一會，長歎道：「難怪紀才女獨垂青於項大人。一將功成萬骨枯，不過戰爭自古以來從未平息過，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誰也沒有辦法。」

嫪毐見項少龍引得石素芳霍然動容，大感氣餒，亦難壓妒心，岔開話題道：「石小姐仍未說出心中服膺的是哪個人哩。」

石素芳緩緩由項少龍處收回目光，淡淡瞥嫪毐一眼，然後望往堂頂橫樑處，幽幽道：「在楚國有一個人，據說楚王知他才德，派人去聘他為相。他便問來使道：「聽說楚王有一隻神龜，死去三千多年了，楚王把它藏在小筒裡。這只龜究竟寧願死了留下骨頭受人珍貴呢？還是寧願活著在爛泥裡拖尾巴？』來使於是答道：「當然是寧願活在爛泥裡拖尾巴。』那人便說：「去吧！我要在爛泥裡拖尾呢？』」

眾人聽得面面相覷，不明白她為何忽然說出另一個故事來。

項少龍心念電轉，暗忖究竟有哪位先賢會有個這麼灑脫於名利的故事，只恨所知有限，除了儒墨道法的幾位大家尚記得名字，驀地靈光一閃，拍案叫道：「原來小姐心儀的是最善用詭奇譬喻解說玄妙道理的莊周，難怪這麼愛說故事。」

眾人終想起莊周，登時對項少龍刮目相看。石素芳更是目泛異采，訝然朝他頻行注目之禮。這正是今古之別，在其時竹書帛書均要靠人手抄寫，故流傳不廣，只屬少數人的專利，哪像二十一世紀的人不但可輕易得到任何書刊，更有電子書，與古代的知識難求，實有天淵之別。

石素芳奇道：「原來項大人對莊周大有研究，小女子環顧古今，尚未找到有人如他般的超卓明見，只有他真的悟透人生，泯視生死、壽夭、成敗、是非、毀譽的差別，超脫世間一切慾望的束縛、一切喜怒哀樂的縈擾，視自己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再不有『我』或『非我』之分。」

這次輪到項少龍等齊齊動容，只從她對莊子的理解，可推知美女的智慧是如何超卓。

韓竭肅然起敬道：「敢問小姐是何方人士？」

石素芳秀眸射出無盡的哀色，輕柔地道：「亡國之民，再也休提。」

本是帶著一腦色慾之想而來的嫪毐，此時亦邪欲全消，心神顫動。

石素芳忽地站起來，退後兩步，施禮道：「雖尚欠各位一杯酒，但只好待異日補上，素芳現在只想退往靜處，思索一點問題，各位請了。」

蒲鷊欲言又止，終沒有出言挽留，神情複雜之極。項少龍望著她無限美好的背影，暗忖此女無論才學和美貌，均足以與紀嫣然和琴清相比，但顯然沒有她們的好運道。他驀地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不與她再接觸，因為他已對她生出敬重之心，故不忍因敵對的關係而傷害她。雖然她成功惹起嫪毐對自己嫉忌之心，他亦無心計較。嫪毐要怎樣對付他就任他怎樣好了。

## 第八章黑龍出世

返回烏府，項少龍心中仍不時浮起石素芳這個奇怪的女子。滕翼、荊俊、烏果、趙大四人正和紀嫣然在商議，人人神色凝重。

紀嫣然見夫君這麼乖，肯在初更前回來，露出一絲笑容道：「我們正在研究如何把潛來行刺政儲君的刺殺團找出來，若任由他們行動，太危險了。」

滕翼皺眉道：「問題是我們不能把事情公開，只可以暗中去做，愈少人知道愈好，否則國興的身份會暴露出來。」

荊俊冷哼道：「我不信任國興。」

紀嫣然抿嘴笑道：「我們也不會輕易相信國興，但總該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證實自己的話。」

項少龍在荊俊旁坐下，笑道：「這叫棄暗投明，改邪歸正，浪子回頭金不換。小俊要記著寬恕比仇恨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愛心。」

眾人哪聽過這類詞句和說話，呆了起來。

紀嫣然欣然道：「夫君大人今晚心情不錯，是否得到石素芳的青睞？」

項少龍想起石素芳，道：「石素芳只可以奇女子去形容，我看她對男女之情沒有半點興趣，她喜愛的是莊周，不屑於自己的歌藝，對事物有深刻獨到的看法，弄得嫪毐像老鼠拉龜、無處著手，沒趣之極。而小弟則敬而遠之，報告完畢，才女滿意嗎？」

聽他說到「老鼠拉龜」，紀嫣然早笑得喘不過氣來，荊俊等無不莞爾，不過對項少龍層出不窮的新詞妙句，他們早習以為常。

烏果歎道：「有誰比項爺的說話更生動？幸好我隨項爺久了，拾了點牙慧，成功把小薇薇追上手，不負荊爺之望。」

項少龍這才曉得烏果追求周薇，原來有荊俊在後面支持，轉向趙大道：「你和一班兄弟在咸陽過得寫意嗎？」

趙大露出感激之色，點頭道：「我們從未嘗過這麼風光的日子，只要亮出項爺的名堂，仲父府的人都要給我們面子，芳夫人又讓我們挑選美姬，成家立室。唉！夫人太早離開我們哩！」說到趙雅，眼睛紅起來。

滕翼怕勾起項少龍的傷心事，岔開話題道：「我們決定把一批人調入咸陽，負責找尋這批危險的死士。另外又通知昌文君，要他立即把事情報上儲君，後天是春祭之期，我怕敵人會在春祭趁儲君離宮時下手。依照慣例，到渭水的路線早經擬定，不能更改，刺客若要雜在夾道歡迎的民眾內，是極難被發現的。」

項少龍忽地虎軀一震，想起自己在二十一世紀時曾多次保護政要，可說是反恐怖行動的專家，在此事上豈非可學以致用，大派用場？眾人見他神情古怪，還以為他想到什麼驚人的事，愕然看他。

項少龍無意識地揮揮手，興奮地道：「這次春祭的保安措施，由我全權負責，明天早朝後，小俊陪我去視察出巡往春祭地方的路線，讓我們和來自各國的刺殺精英，各師各法地正面大鬥一場，看看誰有更高的神通。」

見眾人呆瞪著他，項少龍微笑道：「蒲鷊此招最毒辣處，是假若儲君在赴春祭場時出事，我和昌文君將是殺頭之罪，一石數鳥，照我看蒲鷊的厲害處，絕不下於呂不韋，只是欠了點運氣，像我和管中邪那次決戰般，押錯成蟜吧！」接著站起來伸個懶腰道：「今趟他們仍是欠缺運氣，乃是因遇上我項少龍。」

次晨項少龍如常在雞鳴前起來練刀，然後到王宮去，由於特別早了點，所以爭得少許時間，往見小盤。小盤或許是秦室歷來最勤勉的君主，一邊吃早點，一邊聽李斯的報告，以應付一會後的廷議。

見項少龍到，小盤忙免去禮節，著他坐在下首處，肅容道：「蒲鷊和杜璧真斗膽，竟敢對寡人圖謀不軌，國興將功補過，大將軍看看該怎樣賞賜他。」

項少龍與李斯對望一眼，笑道：「微臣還是歡喜儲君喚我作太傅，喚微臣作大將軍，好像要隨時帶兵打仗的樣子。」

秦國內，恐怕只有項少龍敢這樣和小盤說話。

小盤哈哈笑道：「只要見到太傅，寡人愁懷盡去。」轉向李斯道：「李卿！給太傅看看我們應黑龍而發的新幣。」

李斯欣然把新錢幣送到項少龍几案上。項少龍拿起一看，錢作圓形，中間有圓孔，文為半兩，隱見抽象的龍紋，卻與心中的龍有頗大的分別。

李斯退回席去，歎道：「紀才女確是名不虛傳，其改朝換制的建議書，不但切實可行，還顧及整個政治經濟的革新，且訂下進行的日期，輕重緩急，無不恰到好處，絕不擾民，請告訴才女，李斯佩服得五體投地。」

小盤顯然極寵李斯，笑道：「李卿太謙讓了，整個建議李卿亦出了很多力，與紀太傅同樣立下大功。」

李斯忙跪叩謝恩。

小盤沉吟片晌，對項少龍道：「這次刺客來咸陽，太傅有什麼方法應付？」

項少龍欣然道：「儲君放心，賊子唯一可乘之機，是趁儲君明天祭河神時行動，以有心算無心。但現在既讓我們得悉此事，整個形勢扭轉過來。微臣會與昌文君緊密合作，粉碎敵人的陰謀，保證儲君不損半根毫毛，還可讓六國有份參與此事之徒，認識到我們的手段。」

小盤對他敬若神明，大喜道：「有太傅負責此事，寡人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項少龍道：「但儲君須答應明天將由微臣全權處理，否則妙計難施。」

小盤哈哈笑道：「那寡人明天便做太傅一天的下屬，任憑太傅吩咐。」

李斯感受到兩人間毫無懷疑的信任和真誠，露出會心的微笑。早朝開始得無風無浪，但到呂不韋提出要把鹽鐵官一分為二，立即引起激烈的爭論。項少龍聽了半天，勉強明白個大概。原來在孝公以前，秦國幾乎所有工商業均由官府壟斷，但由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經濟結構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最重要是私人經營的崛起。為了應付局面，秦室成立官署機構，分門別類去管理各種工商業，其中最重要的是鹽鐵官，分別關係到民生和軍事兩方面的問題。隨著秦國的擴展，東方一些先進的冶鐵中心，逐一落入秦人之手，鹽鐵宮事務日趨繁重，更有走私鹽鐵以謀暴利的情況，兼且鹽和鐵基本上是兩不相干的事，呂不韋故有此議。問題在呂不韋的提議主要是想起用他的人來負責秦國經濟軍事的兩道命脈，所以昌平君、李斯等出言拖延，好等黑龍出世，借勢一舉把兩個職位囊括過來。拖延自比反對容易，最後仍是沒有定論，小盤下令再作研究，早朝就此結束。項少龍離營回署，滕翼和荊俊整裝以待，候他去探察明早小盤出巡的路徑。

項少龍道：「情況如何？」

滕翼道：「國興剛來報到，烏果陪他去見其他將領頭目，據他說對刺客一事，仍未有眉目。」

荊俊道：「我和昌文君商量過，他說可隨便找個藉口，例如有內侍偷了王宮的東西私逃，把全城封起來逐家逐戶搜索，自商鞅的連坐法生效，知情不報者罪同，應該很容易把有問題的人找出來，但若這些人躲在杜璧的將軍府又或某些大臣府內，當有一定的困難。」

項少龍道：「千萬勿要輕舉妄動，我們要裝出對此事完全不知情的樣子，更要教國興不要去偵察，以免打草驚蛇。」

滕翼笑道：「三弟對明天儲君的安全問題，似乎很有把握呢？」

項少龍微微一笑，把趙大找來，吩咐他依言去通知昌文君和國興，與滕翼和荊俊出發上路。離開咸陽城，沿官道往渭水上游進發，見草原小丘，無窮無盡地伸展，連結蒼穹，不由精神一振，溜目四顧，一時差點忘掉此行的目的。碧綠的小湖與青蔥的綠草，流光溢彩，清麗迷人。草原上不時見到牧人趕著一群群的牛羊和馬，使大地充滿生氣和熱鬧。

滕翼指著一座長滿樹木的小石丘道：「若藏身其上，暗置強弩，可射中由官道經過的任何目標。」

項少龍由迷人的景色驚醒過來，吩咐荊俊在帛捲上記下各處可供刺客利用的戰略地點。雖是午後時分，但當來到穿越密林的路段，晨霧仍未盡散，空氣中水分充盈，視野有點模糊不清。

滕翼色變道：「看天氣明日將有大霧，對我們非常不利。」

項少龍淡然道：「我看卻並非完全無利，至少我們知道敵人該趁去程之時霧最濃的一刻下手，而不會揀選回程，其次是霧大有利於黑龍的出世。」

荊俊崇慕地道：「三哥顯是胸有成竹。」

項少龍欣然道：「我的兩位好兄弟，你們聽過誤中副車的故事嗎？」

滕荊愕然齊聲道：「誤中副車？」

項少龍想起「誤中副車」發生在小盤成為秦始皇之後，張良以力士運巨石錘錯車子，忙補救道：「那將是明天會發生的事，只要儲君躲在另一輛車內，我們可安心把敵人引出來，加以殲滅。」

滕荊兩人同時叫絕，至此再無心情察看沿途地勢，虛應其事一番，到渭水與正在那裡負責操演黑龍的紀嫣然會合，一起返城去。

回到烏府，已是黃昏。踏入大門，陶方通知他伍孚剛來了，正在東廳等他。

紀嫣然半認真地道：「刺探的人來了，不過勿要隨他到醉風樓去，莫忘你兩晚沒有陪伴我們，再不早點休息，看你哪還有精神去應付刺客。」

項少龍哂道：「就算我有足夠精神，也不會浪費在那些女人身上，我項少龍早擁有全個天下，除卻我的嬌妻們外，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使我動心。」

紀嫣然甜甜一笑，放他去了。

到了東廂，看到伍孚等得坐立不安，心中好笑，迎上去道：「伍樓主實不該來的，說不定會給嫪毐和呂不韋的人懷疑呢？」

伍孚早備好說詞，謙卑道：「項大人放心，小人非常謹慎小心。」

坐下後，伍孚低聲道：「儲君知道那事後，有什麼反應？」

項少龍心中好笑，淡然道：「當然是龍心大怒，但礙在太后份上，只能暗中提防，待找到證據，才與嫪毐算帳，那時看太后怎樣護他。」頓了頓道：「儲君對樓主的忠義，非常欣賞，正考慮怎樣賞你。」

伍孚大喜道：「只要可為儲君和項大人辦事，小人便心滿意足，絕不會計較賞賜。」

項少龍故意道：「不若弄個職位讓樓主過過做官的癮吧！但你的醉風樓卻須交給別人打理，因為從沒有當官的人可兼營妓院副業的，說出來也不好聽，況且樓主早賺夠了！」

伍孚喜翻心兒，眉開眼笑道：「那只是件小事，蒲爺一直想買我的醉風樓，如若事成，小人把賣出的錢分一半給大人，小人知項大人不會把些許錢財放在眼內，只代表小人一點心意。」

項少龍暗忖這個禮也算重了。忽然心中一動，想到伍孚此子其實是想處處逢源，那無論何方得勢，他亦可得到利益。有了這樣的理解後，便覺得這「小人」不是沒有利用的價值。尤其當明天黑龍出世，必會震驚朝野，此長彼消下，小盤聲望劇增，像伍孚這種看風駛舵的人，自該明白該靠向哪一方。

伍孚又諂媚道：「項大人若對小人樓內哪位姑娘有興趣，只要一句話，小人立即把她送來侍候大人，即使美美我也有辦法。」

項少龍訝道：「你不怕呂不韋嗎？」

伍孚歎道：「怕都沒法子，美美現在以死威脅，不肯作呂不韋的姬妾。當然啦！若我有美美的姿色，亦不肯嫁入仲父府去。」

項少龍大感意外，原來單美美只是畏於呂不韋的權勢，而非心甘情願隨他，登時恨意全消，湧起憐意，問道：「呂不韋怎樣處理此事？」

伍孚苦笑道：「他有什麼辦法？不就是對我威逼利誘。可憐嫪毐又對我諸般威嚇，小人夾在其中，晚上沒有一覺好睡，項大人只須看看我的樣子便清楚。」

項少龍細察他臉容，果是兩眼陷而黑，非常憔悴，微笑道：「既知如此，何必當初？呂不韋何有人性可言，但樓主卻偏要幫他來騙我，是否自尋煩惱？」

伍孚先是呆了一呆，接著臉上血色盡退，顫聲道：「我不明白大人的說話。」

項少龍微笑道：「莫傲也騙不到我，伍樓主自問比之莫傲高下如何？」

伍孚撲跪地上駭然道：「項大人誤會小人，若小人有欺騙……」

項少龍截斷他道：「千萬不要又生又死的誓神劈願，否則說不定我會替天行道，還你公正的誓願。」

伍孚慘然道：「請相信小人，小人真的……」

「鏘！」

百戰寶刀離鞘而出。伍孚嚇得滾了開去，滿額豆子般大的冷汗，臉若死灰。

項少龍好整以暇把寶刀放在身旁几上，若無其事輕鬆地道：「實不相瞞，呂不韋和嫪毐身邊均有我布下的人，所以本人方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只要樓主再說一句謊話，我項少龍就拿這刀把你的頭斬下來，拿到鬧市示眾，犯的當然是欺君之罪。」

伍孚發呆半晌，頹然道：「小人服了！」

立春日。天尚未亮，咸陽城大部份的子民百姓，人人換上新衣，扶老攜幼，往渭水上游處參與盛大的春祭。道上絡繹不絕，卻是井然有序。在滕翼、荊俊、國興三人指揮下，都騎軍全體出動，沿途守衛，維持秩序。所有可偷襲路上車隊的掣高點均有人把守，戒備森嚴。若有刺客，只有利用道旁的林木掩護來進行刺殺行動。朱姬、呂不韋和一眾公卿大臣，天尚未亮便到王宮與小盤會合，先在祖廟祭祀先王，乘輿出發。小盤在昌文君和一眾禁衛高手的掩護下，依計沒有坐上插有王旗的華麗馬車，化身成其中一名禁衛，混在大隊中出發。王輿內換上假扮小盤的荊善，此子身手的靈活可媲美荊俊，實為應付突變的最佳人選。項少龍還怕他有失，特別在馬車廂壁內加上鐵板，像二十一世紀的避彈車。大隊開出宮門，出城後沿渭水而上。人民夾道歡呼，表示對君主的支持和愛戴。兩隊分別有近百多人的禁衛軍，牽著惡犬，徒步在官道兩邊的山野密林，先作地氈式的搜索，防止敵人藏身林內，發放冷箭。烏家戰士則化裝成平民，雜在眾人間，像二十一世紀的便裝密探般監視群眾內可疑的人物。項少龍策騎在王輿之後，不斷指揮禁衛的行動，把二十一世紀學來的一套，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大隊禁衛軍開路下，王輿領先而行，所到處群眾紛紛讓路，跪地叩拜。車隊兩旁由兩行禁衛保護，外一排手持高盾，內一排備有弩箭，在防守上可說無懈可擊。項少龍墮後十多個馬位，與小盤、李斯、昌文君等並騎而馳。

小盤欣然望著左方山丘上的都騎正向他們打出表示安全的旗號，欣然道：「太傅的佈置，教寡人大開眼界。」

李斯笑道：「任刺客三頭六臂，照我看亦要無從下手，知難而退。」

項少龍望往上方，看著繚繞空際的晨霧，微笑道：「敵人既是精心策劃，必有應變之法，照我猜主要的突擊會來自上方，只要攀上樹頂，可以矢石一類的武器突襲攻擊，假若我們沒有準備，在混於群眾裡的刺客支援下，又有明顯的目標，他們說不定真能得手呢。」

小盤、李斯和昌文君望往沒入迷霧裡的樹頂，無不心中生出寒意。

項少龍續道：「前面有個雲杉林，無論下手或逃走，均為最理想的地點，若要動手，該是那處。」

小盤大感刺激，眼中射出熾熱的光芒，反是李斯和昌文君緊張起來，再沒有興趣談笑。項少龍暗忖秦始皇畢竟是秦始皇，膽量比一般人大得多。一夾馬腹，往王輿追上去。

先頭部隊開進雲杉參天的官道內。霧氣更濃，視野到十多步外開始模糊不清。大隊未至，鼓樂聲首先傳來，民眾紛紛拜倒路旁，候車馬經過。歡頌聲中，王輿開進林內。禁衛們早得吩咐，打醒精神，準備應付突然而來的襲擊。項少龍反平靜下來，眼睛找到混在群眾內的烏果，交換個眼色，知他沒有發現，並不奇怪。敵人若沒有偽裝的本領，根本不用來。當一批高手下了死志，要決定行刺某一目標，將成為一股可怕之極的力量。

項少龍向四周的鐵衛發出命令，烏言著等立即散開少許，追在王輿後，提高警惕。半里長的林路，像世紀般漫長。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到林木逐漸稀疏，快將出林，仍未有刺客出現。渭水流動的聲音，在前方隱隱傳來。接著前方豁然開朗，大河在前方流過，霧氣只是薄薄一層的似為大地蒙上輕紗。

項少龍正鬆一口氣，異變突來。奇異的鳴聲起自道旁，項少龍仍弄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護翼王輿的禁衛紛紛掉下馬來，接著是速度驚人的硬物猛撞在車廂壁上的可怕響音。駕車的御者不知給什麼可怕武器連頭都劈去，倒下車來，拉車的八匹馬浴血倒地。車廂外壁碎裂飛濺，聲勢駭人。道上的群眾立時亂成一團，四散奔逃，一時哭聲震天，敵我難分。

項少龍大喝一聲，拔出百戰寶刀，朝前衝去。幾個人由道旁撲出來。「轟！」的一聲，其中一人以重鐵棍硬把車門搗開，此時最接近王輿而未有傷死的禁衛仍在十步之外。「呀！」其中一個想衝往車上的人面門中箭，仰翻地上。眾鐵衛弩箭齊發，偷襲者紛紛中箭斃命，只其中兩人翻身往後，沒入疏林內，避過弩箭。

項少龍等圍了過去。十多道人影分由兩旁逃走，朝渭河奔去。蹄聲轟鳴中，眾衛狂追而去。

項少龍來到被撞開的車門旁，大叫道：「穩定群眾！」

眾人依令執行，項少龍瞥往車內，荊善探出再沒有半點血色的臉孔，咋舌道：「幸好嵌了鋼板，否則小子再沒有命。」

項少龍定睛一看，只見地上散佈十多片圓形的鐵輪，鋒緣又薄又利，閃閃生輝，不過此時都崩開缺口。再望往倒在車旁地上血泊內的近三十名禁衛，無不當場斃命，怵目驚心，破裂的盾牌散佈道上。這種以臂力擲出的圓輪，比弩弓的殺傷力更驚人，盾牌竟不起作用。再看馬車廂壁，木板碎散，露出被撞凹的鐵板，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其中兩個鐵輪飛進車內，反撞時割開荊善的甲冑，幸好只是割損少許皮肉。大隊停下，受驚的群眾被趕到一旁，遠離現場，由烏果負責察查，看看是否有刺客混在其中。小盤等來到項少龍旁，見到劫後的慘況，大感駭然。此時昌文君遣人來報，刺客跳進大河裡，游往對岸，只擊斃三個人。項少龍跳下馬來，檢視被射殺的四名刺客，每人至少中了三箭，當場殞命，沒有什麼可供追查的線索。

王齕、王陵、嫪毐、呂不韋等公卿大臣這時慌忙趕到，見到荊善由車內走出來，大感愕然。

小盤脫掉頭盔，露出龍顏，臉寒如冰地對管中邪道：「立即給寡人搜城，若再有兇徒留在城內，你這都衛統領就不用當了。」目光落在遍地的屍身上，慘然道：「給寡人厚葬撫恤！」

不忍再看，拍馬朝春祭場馳去。雖是發生刺殺慘劇，但大部份人都不知道這處出事，氣氛依然熱烈。當小盤、朱姬、呂不韋和一眾公卿大臣登上祭臺，鼓樂喧天而起，分佈在左岸近十萬群眾，伏地齊聲高呼「萬歲」！滕翼和荊俊指揮都騎，負責維持秩序。自商鞅變法，戰國七雄中，要以秦人最守規矩和聽話。縱是這種場面，仍是秩序井然。項少龍等因有「前車」之鑒，怕再有刺客混在群眾內，築起人牆，把所有人隔在安全的距離之外。

霧氣趨濃，在大河上凝結不散，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神秘迷離的一面。在台下的項少龍留心觀察台上杜璧和蒲鷊的表情，只見兩人雖神情如常，但卻不時有些顯示內心不安的小動作，知道兩人對刺殺失敗，正不知所措，茫然若失。

「蓬！」小盤接過火把，燃著台上巨鼎內的火種，烈焰沖天而起，煙屑送上天空，沒入水霧裡。全場肅靜無聲。小盤展開祭文，朗讀起來。他昂然而立，氣度沉凝，確有君臨天下的威儀。

滕翼來到項少龍之旁，低聲道：「聽說小善差點沒命，想不到刺客如此厲害。」

項少龍猶有餘悸道：「若目標是我，恐怕我早沒命了，誰想得到對方竟有如此可怕的武器。」

滕翼凝望迷霧鎖江的渭河，完全看不到對岸的情景，推他一把道：「來了！」

項少龍本來什麼都看不到，給他提醒，溜目四顧，果然發現河水不知給什麼攪動，竟開始翻騰起來，煞有氣勢。近岸的人開始發覺異樣的情況，駭然指點。台上呂不韋等人人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地朝河水看過去，站在較後的群眾紛紛翹足觀看，小盤朗讀祭文的聲音漸被哄亂人聲蓋過。驀地一條黑黝黝的龍尾在霧中深處探出水面，冒上近半丈，猛地拍回水面，濺起漫空水花，濃霧竟像給拍散了。項滕兩人想不到紀嫣然會來此一招，其生動處比之以前初演時的「死龍」，實有天淵之別，齊嚇一大跳。岸上群眾和台上的將領大臣為之駭然大震，嘩聲四起。更有人嚇得雙膝發軟，或跪或坐，倒在地上。眾衛仍是驚魂未定，慌忙攔在小盤身前，更有人拔劍彎弓。

小盤大聲喝止，喊道：「水出神物，不得妄動，違令者斬。」

昌文君等當然制止諸衛，以免「發生慘劇」。河水旋又平靜下去，十多萬君民，人人屏息靜氣，呆瞪湖面。倏地驚叫連起，只見在濃霧深處，見首不見尾的黑龍再現神蹤，載浮載沉，翻波激浪，好一會後沒進水裡去。

項少龍等一齊喊破喉嚨的叫道：「黑龍出世，天降神物，我大秦得水德以興。」昌平君帶頭先跪下來，接著人人學他跪下，連呂不韋、管中邪等也被現場激烈的氣氛感染得跪下去。沿河近五里的岸邊，全是對江膜拜的人。最後只得小盤一人昂然立在台上，面對大河，高舉雙手，形像突出至極點。在萬眾期待中，黑龍又再出現。

巨大的龍頭，在小盤前三丈許處冒出來，又再沉下，如是者三次之後，整條龍浮上了水面，長達十多丈，尾巴不住拍打河水，看得人人膽顫心驚。黑龍忽地發出石破天驚的吼叫聲，連項少龍等明知只是多人齊聲喊叫的效果，亦為其神似而歎為聽止。黑龍兩眼突然噴出火焰，向小盤叩頭般把龍頭上下擺動三次，然後施施然沒入水裡。

王齕乘機大叫道：「水出祥瑞，儲君萬歲。」

眾人回過神來，齊喊：「黑龍萬歲！儲君萬歲！」

歡呼聲潮水般起落漲退，山鳴谷應，十多萬人沸騰起來，氣氛熱烈至極點，黑龍卻再沒有出來。呂不韋、管中邪、杜璧、蒲鷊、嫪毐等人面面相覷，瞪目以對，一時間不知該怎樣去看待眼前令人驚心動魄的異事。

打鐵趁熱，朝內朝外對黑龍祥瑞甚囂塵上之際，在小盤返宮途中，紀嫣然扮作聞風趕來，向小盤攔路獻上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戲劇性的攔途獻書掀起另一番哄動，此時朝臣和人民的情緒再也不受任何人控制。一批批的朝臣將領主動入宮參見小盤，宣誓效忠，咸陽城鞭炮處處，人民在街上歌舞歡呼，輪番到王宮大門外跪拜。在項少龍的提議下，小盤把王宮的閱兵場開放，還三次出來接受民眾的歡呼。保安當然是嚴密至極點。呂不韋和嫪毐措手不及下，雖心中懷疑，亦束手無策。黑龍的出現，比十套《呂氏春秋》加起來的威力更凌厲，小盤的聲望一下子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巔峰。

當日未時末申時初，王綰、昌平君、李斯、王齕、王陵一眾重臣大將入宮見小盤，建議秦室正式採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作為國書，並請正式策封紀嫣然為尊貴的「女師」，負責起草改朝換代、以應祥瑞的「新政」。整件事的策劃者項少龍，想不到黑龍的威力如此厲害，連很多本投向呂不韋的朝臣，亦改而投向小盤。小盤立即召開臨時朝會，在廷上由紀嫣然宣讀新政。廷內文武百官，人人神色興奮，呂不韋和朱姬卻是驚異不定。不過在這種被蒙上神秘迷信色彩的氣氛裡，誰都不敢忤逆得到天命的小盤。

美絕人圜的紀才女穿上華麗暗金紋的黑色長服，頭戴高冠，寶相莊嚴的首先宣佈渭水為「德水」。由於渭水乃黃河的一截河道，換言之整條黃河都變成德水。因冬季屬水德，故以冬季開始的十月份為歲首，作為一年的第一個月。接著是「色尚黑」。五行配五色，水為黑色。於是服飾、旌旗改以黑為主色。跟著是「度以六」。五行水與術數之六相應，故以後各種器物用「數六」以為度。例如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項少龍眼看著由自己一手策劃出來的盛事，激動得頭皮發麻。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此事對秦王朝的深遠影響，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千載不滅的痕跡。秦統一中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正因三十六乃六的自乘數。又如遷天下富豪於咸陽的數目為「十二萬戶」，十二萬正是六的兩萬倍。最後是最關鍵的改政，借紀嫣然之口，實行李斯精心構想出來的「三公九卿」制，以強化小盤的中央集權。把以前因呂不韋弄權而導致的官制紊亂，王令難行的局面扭轉過來。表面看去，大多數人仍能保持本身的權力，嫪毐甚至權力大增，但暗裡卻成以嫪毐制呂不韋之勢，而小盤則再次抓牢兵權和財政。

呂不韋仍任丞相，昌平君改左丞相為太尉，馮劫當上御史大夫，合稱三公。三公職權分明。丞相乃文官之長，上承君主命令，掌金印，佩紫綬，協助秦主處理全國政務。等若變相否定呂不韋充滿攝政大臣意味的「仲父」身份，丞相並非是作為君主的對立體而出現，而是處處上承君王的旨意，加強王權的權威性。

昌平君的太尉則是協助小盤掌管全國的軍務，使秦國的軍隊有了統一的指揮，無形中削掉蒙驁、杜璧等對屬下軍隊的自主權。改革等若把以前左丞相一職和大司馬結合，又等若把徐先和鹿公兩人的權力並為一職，通過昌平君，小盤可以直接控制天下最強大的秦軍。此職同是金印紫綬。

三公之末的御史大夫更是李斯的超級腦袋嘔心瀝血構思出來削呂不韋權力的妙策。表面上，御史大夫似是李斯以前的長史，為小盤處理一切奏章命令，只多了監察臣下的職權。但當紀嫣然詳述職權，指明舉凡丞相有權處理之事，御史均可過問，而御史監察之權，卻非呂不韋丞相所有。於是變成以御史大夫牽制丞相，明捧暗削地減低呂不韋的影響力。馮劫以前掌管律法，為人公正不倚，由他來擔當此職，無人敢作異議。由此可看出小盤用人精到之處。

嫪毐則由內史升為九卿之首的奉常，掌管宗廟禮儀，下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和六令丞。這是個位高但卻沒有實權的職位，最適合嫪毐「假閹宦」的身份，同時給足朱姬面子，以免惹起她的反感。

嫪毐原本的內史一職，由嫪毐的兄弟嫪肆替上。小盤從項少龍處得知此人不學無術，只是個好漁色的庸材，故一點不擔心他。況且內史一向只管都城三大軍系與王宮的文書往來，要作惡也作不出樣子來。

昌文君當上九卿次席的郎中令，負責整個都城的防務，換言之禁衛、都衛和都騎三軍變成他的統屬。其他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七卿中，以廷尉、治粟內史和少府三職最重要，分別由李斯、王綰和蔡澤出任。李斯等若連升數級，掌管全國的刑罰司法，為全國最高的司法官，下有正、左、右三監。嫪毐的客卿令齊和茅焦分別坐上左、右監之位。治粟內史是財務大臣，負責全國賦稅和財政開支。少府管國內工商業，亦是要職，像蔡澤這種重臣，小盤不得不好好安撫他。

對外戰爭方面，王齕、蒙驁、王陵和王翦被策封為四大上將軍，而項少龍、安谷傒和杜璧三人仍為大將軍，只有他們七個人有率領大軍征戰的權力。這是個含有妥協性的政治改革，最得益的是小盤，其次是嫪毐，呂不韋卻如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但因現在朱姬和王綰等一眾大臣支持小盤，呂不韋惟有黯然消受。黑龍此一著天馬行空般的奇兵，加上接踵而來的「攔途獻書」，一下子把呂不韋從權力的極峰至少摔下幾級，以後再不能像以前般隻手遮天，為所欲為。小盤宣佈退廷，群臣高呼「萬歲」，接著人人趕回家去，沐浴更衣，好參與今晚在王宮舉行的春宴。而立冬日也成為秦國的新年。

項少龍本想溜走，卻給升了官興奮得要死的李斯硬扯他去見小盤，紀嫣然卻沒他們好氣，自行返家。今趟雖未可言全勝，卻是天大的轉機，王齕、王陵、昌平君、昌文君等情緒高張，擁著大功臣項少龍入內廷見小盤。小盤見眾人來到，由龍座走下來，兩眼感動得紅紅的。

項少龍有點神智迷糊的看著小盤龍行虎步、氣勢迫人的朝他走來。忽然間他感到小盤非常陌生，但又親近得像自己的兒子。那種極端相反的感覺，激起他無比奇異的情懷。尚有幾年，小盤便要加冕為王。而他與未來的秦始皇的關係，將要畫上休止的符號。他是不能不走，因為他不想沾染六國軍民的鮮血，對戰爭他已深感厭倦。

小盤的實際年齡是十九歲，完全具備一代霸主高踞眾生之上的威儀和氣概。他雖比項少龍矮大半個頭，但肩寬背厚，手足粗壯，方面大耳，尤其是一對龍目，項少龍被他望來時都感心寒。以前的徐先、鹿公在知道他不是呂不韋的孽種，立即死心塌地；現在的王陵、王齕對他矢志效忠，自非無因。蓋小盤正是那種天生具有服人魅力的政治領袖。可想見當他正式加冕為王，將更不得了。

小盤來到項少龍身前，一把緊執著他雙手，喜叫道：「太傅啊！我們成功了。」

李斯等圍著兩人，高聲道賀，人人都有點胡言亂語。一直以來，君主和權臣的鬥爭，鮮有可在不動干戈下完成的。但正因耍出黑龍漂亮的一招，立即把呂不韋辛苦經營多年的勢力削減大半，又把他可能暗中策劃的叛亂粉碎。如此兵不血刃的取得驕人成果，誰不感動莫名。在現今的情勢下，要舉兵作亂，根本是沒有可能的，咸陽的平民定會起義來支持小盤，更不要說一向忠於王室的軍隊。

項少龍微笑道：「臣下也好該休息一下，請儲君賜准。」

小盤歎道：「寡人雖是千萬個不情願，只好如太傳所願，不過一旦有事起來，太傅定要回來助我。」

項少龍如釋重負道：「文有昌平君和李廷衛，武有兩位上將軍，儲君看著辦吧！」

眾人哄然大笑。因項少龍等若說，沒有事最好不要來煩我。

李斯笑罵道：「項大人不要笑在下，在項少龍跟前，李斯永遠是你由趙國回來時在城外初遇的李斯。」

小盤道：「太傅準備何時回牧場暫休？」

聽到他特別在「暫休」兩字加重語氣，各人均露出會心微笑。

項少龍反手握緊小盤的雙手，感到兩人的血肉連結在一起，答道：「待掃平邱日昇的武士行館和小俊成婚後，我便回牧場去，依儲君之言暫休，該仍有十多天會留在咸陽。嘿！我要回家沐浴更衣，好參加今晚的春宴。」

小盤依依不捨放開項少龍的手，感觸道：「我嬴政之能有今日，實拜太傅所賜。」

以他一國之君的身份，肯說出這種話，眾人無不動容，只有項少龍明白他意之所指。當日只知調戲婢女的頑童，誰想得到竟是日後一統天下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宮門外擠滿來「朝聖」的群眾，見項少龍出來，立即歡呼四起。蹄聲響起，國興領著一隊親兵，由旁邊衝出來，隔遠向他施禮。項少龍見國興一身軍服，像變成另一個人般威風凜凜，不禁記起荊俊初穿官服的樣子，心裡不由對國興多生幾分親近的感覺。

國興來到他旁，陪他往烏府馳去，低笑道：「卑職在門外等了一段時間，剛才嫪毐和呂不韋分別出來，群眾都大喝倒采，氣得兩人臉都黑了。但項大將軍出來，卻博得最多的采聲。」

項少龍看著穿上新衣的小孩在道旁放擲鞭炮和互相追逐，心情前所未有的閒適舒暢。小盤終於穩固他的王位，以後只有他找人算帳，像呂不韋、嫪毐之徒，適堪配作給他練拳的對手。

國興道：「項爺請相信小人，小人以後是死心塌地跟定大人。」

項少龍聽他改變口氣，擺出家將的姿態，欣然道：「十來日後我會返回牧場，由小俊暫代我的職位，你好好跟著小俊干吧！這是你和他最佳的修好機會。」

國興點頭答應，壓低聲音道：「那些刺客有五個人逃出來後，到了杜璧的將軍府去躲避都衛的搜捕。聽邱日昇的口氣，他們會化作我們武士行館的人，今晚去參加春宴。」

項少龍奇道：「難道他們以為今晚還有機會行刺？又或不知道入宮赴宴者是不准攜帶武器的嗎？」

國興道：「邱日昇還沒這麼大膽，只是希望借這批人來重振行館的威風。」

項少龍淡淡道：「也好！就讓我今晚落落邱日昇的臉吧！若非礙於嫪毐，今天我就去把他的行館拆掉。」

國興聽得心驚膽跳，暗忖幸好自己「改投明主」，否則將是受盡凌辱的其中一個。

國興又道：「聽說今早單美美想上吊自盡，幸好給人救下來。」

項少龍現對單美美只有同情而無惱恨，但此事卻不宜插手，只好歎一句心有餘而力不足。忍不住問道：「單美美的心是否向著嫪毐？」

國興神秘地道：「這事恐怕只有她本人清楚，但醉風樓婢僕間流傳著一個消息，是單美美真正看得上眼的人是項爺你。」

項少龍嚇了一跳，失聲道：「這事定是弄錯，否則為何我沒有任何感覺。」

國興聳肩道：「女人心最難測的，或者是傳錯吧！」

這時已到烏府，國興施禮走了。項少龍想起自己幸福溫暖的家庭，立時把單美美的事置諸腦後。

剛踏入府門，手下告訴他醉風樓的紅阿姑楊豫來找他，正在東廳等候。項少龍大感愕然，隱隱猜到該與自殺不死的單美美有關，心中暗歎。他差點想使人去把楊豫遣走，但終硬不起心腸，矛盾地掙扎一番，到東廳去。

美女洗盡鉛華，身穿素服，樣子比她濃妝艷抹更順眼，雖比小上前晚的石素芳，但其清秀之色已屬罕有。到現在他仍弄不清楚這位歡場美女心底內的玄虛，她是否只因屈於呂不韋的權勢，不得不暗害自己？抑或她真的愛上管中邪或許商，甘心為虎作倀。在這充滿陰謀詭計的環境裡，他早學會不輕信任何人。同時亦學懂以種種手段去對付敵人，例如伍孚和國興。

楊豫見他來到，大喜離座迎來。項少龍真怕她縱體入懷，那若給婢僕看到，報與烏廷芳諸女知道，那就跳進黃河德水內也洗不清。人的心理是這樣，他去醉風樓胡混，紀才女等可以不知為不見，但若把風流帶回家裡，將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項少龍慌忙施禮，道貌岸然道：「豫姑娘請坐。」

楊豫乃揣摩男人心意的專家，甜甜一笑，橫他大有深意的一記媚眼，退返座內，待項少龍在側旁坐下，蹙起黛眉，輕歎道：「美美今早上吊自盡，幸好我們一直防她作出蠢事，及時把她救回，但頸項處多了一道可怕的瘀痕，會有好一陣子不可以出來見客。」

項少龍皺眉道：「豫姑娘來找項某人，難道認為我可為她效勞嗎？」

楊豫道：「妾身也知這樣來找項大將軍，不給你掃出門外已對妾身非常客氣。只是美美和妾身比親姊妹還要好，其他人又畏懼呂不韋權勢，噤若寒蟬。現在咸陽城內，只有大將軍一個人不把呂不韋放在眼內，美美和楊豫走投無路，惟有厚顏來求項大人。」

項少龍苦惱道：「美美不是一向和嫪大人相好嗎？現在他權勢大增，假若他肯娶美美，而美美又心甘情願的話，呂不韋該很難反對。」

楊豫露出不屑之色，呸一聲道：「嫪毐算什麼東西？充其量只是太后的面首男寵，他出來鬼混可以，一個月前有人送了他兩個歌姬，結果給太后派人活生生打死，大將軍請說還有誰敢嫁入他的內史府去。」

項少龍聽得愕然以對，想起呂不韋壽筵時朱姬充滿妒意的怨毒眼神，整個人寒浸浸的。朱姬變得太可怕了，自莊襄王被呂不韋害死，她的心理便很有問題，但仍想不到她變成這麼的一個女人。

楊豫續道：「何況美美對他只是虛與委蛇，本來她確是迷上了他英俊的外表和風采，但自聽過白蕾說及有關他以前喪盡天良的壞事，現在只餘下憎厭之心，再無歡喜之情。」

項少龍心想白蕾定是由韓闖處聽來有關嫪毐的惡行，以韓闖的為人，必會添鹽加醋，口舌不饒人。

不過嫪毐亦是「罪有應得」。

楊豫神情忽轉溫柔，含情脈脈的瞧著他道：「只有項爺的聲譽最好，就算是你的敵人，也說不出項爺做過什麼壞事。初時我們是不明白，後來見我們這麼一再開罪項爺，項爺仍體諒我們是迫不得已，還和顏悅色相待，我們心中非常感激。」

項少龍苦笑道：「好人最難做，坦白說，呂不韋要納美美為妾的事，我實在很難插手，且沒有插手的理由。」

楊豫胸有成竹道：「項爺至少有兩個方法可幫助美美，最簡單當然是由項爺把美美納為小妾。不過我也知是強人所難，還會使項爺和嫪大人不和。」

項少龍歎道：「另一個辦法又如何？」

楊豫咬著下唇道：「助她逃離秦國。」

項少龍不解道：「助她離國對我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我吩咐下去已可辦到，但問題是像她這麼動人的美女，到任何一處都會有人垂涎她的美色，豈非逃出虎口又進狼口嗎？若遇上盜賊或流氓，她的遭遇更不堪想像。」

楊豫喜道：「項爺肯點頭就成，美美在魏有位仰慕她的王族公子，曾多次派人來求美美到大梁去，只要項爺使人給他送出消息，教他派人到邊境來迎接，美美的安全不會有問題。」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那王族公子是誰？」

楊豫壓低聲音道：「是以前在咸陽當質子，後來逃回大梁的增太子。」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看來單美美並非真的喜歡他，但若成為太子妃，怎都好過當呂不韋的洩慾工具。

項少龍自己知自己事，絕不能硬著心腸見死不救，苦笑道：「好吧！你教美美在小樓裝病，誰都不要見，今晚趁所有人去參加春宴，我派人來把她連夜送走。另外我再遣派快馬去知會太子增和龍陽君，唯一要動腦筋的地方，是要佈局成美美自行逃走的樣子，以免牽累豫姑娘和其他人。」

楊豫大喜撲入他懷裡，眼都紅了。

項少龍駭然道：「若你想感謝我，快給我坐好。」

楊豫不顧一切在他嘴上重重吻一口，移開少許，熱淚泉湧地嗚咽道：「妾身和美美啣環結草，仍不足以報項爺不念舊惡的大恩大德。」

項少龍敢肯定不是另一個陷阱，否則楊豫便是演技派的超級巨星。況且此事自己根本不用親身參與，想害自己亦無此可能。

與楊豫商量了聯絡的細節，順口問道：「你為何不和美美一道走呢？」

楊豫忸怩地瞧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後垂下螓首，秀臉紅紅的，神態誘人之極。

項少龍恍然道：「原來豫姑娘愛上管中邪。」

楊豫搖頭道：「怎會是他呢？他是個冷血無情的人，每次和人家歡好後，立即將人家趕走，說不慣與人同眠，這樣的男人，只有呂三小姐會看上他。」

項少龍哂道：「對呂娘蓉他自然不會這樣，我知道了，定是許商那個傢伙，他的確長得很好看。」

楊豫咬著唇皮沒有作聲，神情卻是苦惱和無奈，好一會道：「到哪裡還不是一樣，假設呂不韋迫我作妾，我只好認命。但美美比我堅強多了。唉！說出來恐怕項爺不會相信，我不願有任何事欺騙項爺，美美的上吊只是我和美美想出來的假局，好拖延呂不韋。」

項少龍頹然道：「我已非常小心，仍給你們騙倒。」

楊豫誓願道：「現在再沒有隱瞞，本來妾身根本不敢奢想來找項爺，但美美卻說只有項爺有能力幫她，而且定會幫她，因為她明白項爺是天生俠義的真正英雄。」

項少龍再次苦笑道：「她看得我這冤大頭準確極了。」

楊豫拭去淚漬，露出迷人的笑容，道：「美美說，若項爺不要她，就把她送走好了，唉！現在咸陽城誰家女子不想入項爺的門？」

項少龍心叫厲害，像楊豫這類「專業」女性，要討好一個男人，確是出色當行，叫人明知是假話，仍感到非常受用。至少還有歸燕、呂娘蓉，甚至嬴盈都不想嫁給他項少龍。項少龍見時間無多，既要安排單美美逃離咸陽的事，又要趕往王宮赴宴，更怕紀嫣然等誤會，忙把楊豫送出門外。楊豫翩然去後，項少龍第一件事是找來趙大，由於他曾隨趙雅在大梁住過一段長時間，熟悉當地的情況，讓他去負責這件事最合適。單美美開溜，最不幸的人是伍孚，將可迫他進一步靠攏自己，成為另一隻在呂不韋集團內的有用棋子。趙大還以為是什麼危險任務，聽到只是把單美美送往魏境，欣然答應。到項少龍回到後宅，還以為紀嫣然等盛裝以待，豈知眾妻婢正逗兒為樂，且身穿便服，沒有任何去參加春宴的意思。

項少龍奇道：「你們不去湊熱鬧嗎？」

紀嫣然懶洋洋躺在臥几上，斜靠軟墊，慵倦不勝道：「夫君大人好像忘掉是誰舉起龍尾拍打整個早上的德水，又在廷上罰站罰唸書罰足整個時辰。本來也想去的，但浴罷忽然失去力氣，只想什麼都不做，更沒有閒情去想夫君大人為何和醉風樓的姑娘閒聊大半個晚上。」

項少龍既是憐意大起，又是差點給氣壞，跪下來在她臉頰香一口，向烏廷芳道：「你們呢？」

趙致撇撇小嘴道：「嫣然姐不去，我們還哪有興致？」

項少龍心中有點明白，舉手投降道：「神明可鑒，我項少龍與楊豫往日沒有任何私情，今天亦是如此，她之所以……」

紀嫣然探手掩著他的嘴，笑道：「不要疑心，我們只是鬧著玩吧！」

烏廷芳吃吃嬌笑，媚態橫生道：「但不去赴宴卻是真的，見到呂不韋我便想起……唉！都是不說了。」

見她神情一黯，項少龍立即想起趙倩和春盈等心愛的人兒，明白她的意思。田貞、田鳳兩人走過來，把他挽起，服侍他沐浴去了。

穿著妥當，來到大廳，滕翼和荊俊正和陶方閒聊著等候他。

項少龍道：「單美美的事趙大通知了你們嗎！」

滕翼點頭道：「只是小事一件，能氣氣呂不韋，害害伍孚，總是樂事。」

荊俊哂道：「單美美正因看清楚這點，不愁你不答應，不過她真的長得很美。」

項少龍給他提醒，立時對楊豫打個折扣，自己太容易朝好的一方面設想。

陶方道：「剛才我見過圖先，他問我黑龍是否少龍你想出來的，我不敢瞞他，圖先要我告訴你，他真的服你了，這絕計比捅呂不韋兩記百戰寶刀更厲害。呂不韋回府後暴跳如雷，也猜到我們在裝神弄鬼，卻全無辦法，圖先說以呂不韋的性格，可能會鋌而走險，教我們更要小心。」

項少龍心中一懍，頷首受教，因為自己確有點被勝利沖昏頭腦的飄飄欲仙，非常危險。

滕翼笑道：「管中邪抓了一批人，不過據我看都是無辜者，他還想拿這批人去頂罪，卻給我們的廷尉大人接收過去，不准他毒打成招，這次管中邪也算失威了。」

荊俊苦惱道：「我只要見到國興就心中有氣，三哥還偏要我去教他辦事，唉！」

項少龍抓著他胳膀扯他過來，正容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小俊當作做一次好心，給他一個機會吧！」

滕翼長身而起道：「時間差不多，我們入宮吧！」

項少龍道：「記得帶你的墨子劍，今晚會是好戲連場。」

陶方訝道：「怎會有這種事？這是大秦的國宴，沒有儲君點頭，誰敢生事？」

項少龍一拍掛在腰上的百戰寶刀，笑道：「我們就是有儲君點頭的人，好省下異日去挑武士行館的腳力。」

滕荊兩人終告明白。

項少龍帶頭朝大門走去，哈哈笑道：「黑龍出世，乃天命的安排，際此大喜日子，我們提早給邱日昇開年如何？」

滕荊陶三人笑著追上來，與他跨出門外。十八鐵衛和滕荊陶三人的親隨早備馬等候。四人上馬，旋風般馳出大門，望王宮的方向趕去。整個咸陽城籠罩在迷離的夜霧裡，詭異得有若鬼域。項少龍想起即可返回牧場享點清福，心情豁然開朗。自趙倩等不幸命喪客地，他從未嘗過像眼下般忘憂無慮，再沒有像被無形的重擔子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項少龍與滕、荊兩位兄弟及陶方四人在親衛護翼下，朝王宮進發，忽地前方蹄聲驟起，暗霧中一騎在前方狂馳而來，後面追著十多名騎士，似把長街當作競賽的走道。

滕翼大喝道：「來人停馬！」

前面騎士已來至燈籠光映照的範圍內，只見他滿身鮮血，大叫道：「大將軍救我。」

眾人定睛一看，赫然竟是國興。國興想伸手勒馬，顯已支持不住，側身由馬上墮往左方。

就在戰馬煞停，國興快要肩撞地上之際，弓弦聲響，一支勁箭由後邊騎士手上發出，準確得難以置信的由國興後頸透入，前頸穿出，到國興掉到地面，已成為一具毫無生命的屍體。縱使以項少龍一向的反應迅捷，仍看得頭皮發麻、睚眥欲裂。十八鐵衛全體掣出弩弓，迅速上箭。

那批人奔至國興倒地處，紛紛勒馬停定，帶頭者管中邪正把強弓掛回馬背上，大聲道：「項統領見到了，國興畏罪潛逃，下屬不得不執行王令，把他射殺。」

項少龍渾身冰冷，同時湧起滔天怒焰，「鏘！」的一聲拔出百戰寶刀，冷喝道：「管中邪你竟敢當著本人眼前，射殺我都騎副統領？」

管中邪的親衛立舉鐵盾，擋在他面前，形成盾牆。

管中邪好整以暇笑道：「項統領請勿誤會，且聽我詳細道來，卑職奉有儲君之令，追緝今早蓄意刺殺儲君的兇徒，竟發覺兇徒由武士行館館主邱日昇勾結前來咸陽。現在邱日昇和兇徒全體落網，由仲父親自審問，只有國興拒捕逃走，項統領清楚看到，若認為卑職有失職之處，大可在儲君、仲父和太后駕前提出來說。」接著喝道：「給我搬屍！」

項少龍一時不知該如何應付，大喝道：「不准動他！」

管中邪佔盡上風，大笑道：「項統領有命，卑職怎敢不依，我們走！」

拍馬掉頭便去。那批都衛策馬緩退十多步後，齊聲呼嘯，紛掉馬頭，追著管中邪去了。項少龍等面面相覷，目光最後落到勁箭貫頸，倒斃血泊中的國興屍身旁。

陶方歎道：「我們終是低估呂不韋，這一著毒辣之極，不但殲滅武士行館，同時落了我們和嫪毐的面子；還可把矛頭直接指向嫪毐，甚或杜璧和蒲鷊。」

滕翼肅容道：「呂不韋說不定乘機借此事鬧大，對付嫪毐和他的手下。」

項少龍搖頭道：「他絕對動不了嫪毐，小俊你著人為國興處置身後事，同時保護他的家人，我立即進宮面見儲君，看看該如何應付此事。」

一夾馬腹，往前馳出，再不忍見國興的慘狀。一直以來，管中邪雖是他的敵人，但他對管中邪尚存三分惺惺相惜的心意。在這一刻，他只想將他碎屍萬段，再沒有絲毫可惜的感覺。

通往王宮的大道上車水馬龍，公卿大臣們似像一點不曉得咸陽城刻下的腥風血雨，興高采烈的往赴春宴。

抵達宮門，遇上昌文君，後者神色凝重，迎上來道：「儲君正要找少龍。」

項少龍驀地記起一事，登時汗流浹背，向滕翼道：「咸陽城今晚定是插翼難飛之局，趙大和單美美……」

滕翼劇震道：「我曉得了！」掉頭便去。

項少龍忙吩咐昌文君派出一隊禁衛，跟去保護滕翼，然後入宮見駕。心中對國興的死仍是難以釋然，自己確被勝利沖昏頭腦，也不想想在咸陽城內呂不韋的勢力是多麼龐大。以他的精明，怎會想不到小盤的被刺，杜璧、蒲鷊兩人一定脫不了關係。現在呂不韋拿下邱日昇，擺明是要對付嫪毐。不過他卻清楚知道，或者由歷史上早知道在嫪毐公然作反前，呂不韋仍奈何不了嫪毐。與呂不韋對敵，一個不小心，立要吃上大虧。想到國興剛棄暗投明，卻給管中邪活生生在自己眼前射殺，那種憤恨及無奈的感覺，使他恨不得立即盡起烏家精兵，殺進仲父府去。

小盤此時正在書齋內，和昌平君、李斯、王齕、王陵四個心腹大臣大將說話，神色出奇地冷靜，見他來到，欣然道：「太傅免禮。」

項少龍勉強壓下心中波濤洶湧的情緒，在王齕下首坐好，沉聲問道：「眼前情況如何？」

王齕答道：「管中邪剛才對武士行館發動突襲，常傑和安金良當場被殺，邱日昇給他們用棍把右手骨敲碎，行館的二百多名核心武士全被擒拿，另外還審訊了兩名受傷的刺客，證據確鑿，使邱日昇沒得抵賴。」

對面的李斯道：「那些人被送到我那裡去，包括邱日昇在內，都一口咬定是嫪毐指使的。由於渭南武士行館之所以能夠重開，全賴嫪毐大力保薦，所以嫪毐這次很難置身事外。」

小盤道：「我要找太傅，是要大家商量一下，是否正好藉此事除去嫪毐？」

項少龍心中恍然，小盤雖被迫接受自己安排以嫪制呂的妙計，事實上他對嫪毐鄙屑厭恨至極點，因為嫪毐等若把朱姬由他身邊搶走。在很大的程度上，小盤恨不得有機會深深的傷害朱姬，以洩心中怨憤。現在黑龍出世，他再不像以前般那麼懼怕呂不韋，所以更覺這想法極具誘惑力。只要他項少龍略一點頭，小盤傳令下去，比小盤更恨嫪毐的呂不韋會立即派人殺盡嫪毐的家將，真個閹了他，再屈打成招，然後交給李斯的大法官處理。朱姬本身並無實力，若小盤不站在她那一方，呂不韋確可為所欲為。

項少龍沉聲道：「嫪毐現在哪裡？」

昌文君答道：「他和大批心腹家將躲進甘泉宮去，太后曾兩次派人來召儲君，均被儲君婉拒。」

項少龍至此方知形勢險惡，事情來得太快，呂不韋肯定早知邱日昇與此事有關，故竟揀了春宴舉行之前動手，教所有人措手不及。眾人目光落到他身上，顯是知道小盤心意，故既不敢反對，可能亦不想反對，特留待他說出能左右未來秦始皇的決定的話，事實上項少龍也找不到反對的有力理由。只見小盤龍目生輝，一眨不眨瞪著自己，充滿渴望和期待。小盤對他終有異於對其他人，儘管威權日增，最後仍是死心塌地的尊重他的看法。歎一口氣，把管中邪當著自己面前射殺國興的事說出來。眾人同時色變。

王陵大怒道：「太過份了！」

項少龍冷靜地道：「這裡沒有半個人會為嫪毐之死歎一口氣，但我們卻不能不思量接續而來的後果。」

接著向李斯使個眼色，這是要李斯表現他是否夠朋友的機會。現在小盤最信任的人，除他項少龍外，當數李斯，其他人都差一截。

李斯乃極為精明的人，自知項少龍心意，肯定地微一點頭，道：「若此刻除去嫪毐，最受打擊的當然是太后，若事情發生，太后將威信蕩然，再難親政主事，在那種情況下，只要呂不韋聯結朝中大臣，說不定可真的成為輔政大臣，那我們憑黑龍辛苦弄出來的形勢，將盡付東流。」

王齕沉聲道：「我們大可推舉少龍以太傅身份輔政，尤其少龍今早護駕有功，兼之有黑龍出世，王綰和蔡澤等該知誰是真主，呂不韋要扭轉形勢，仍是有心無力。」

昌平君同意道：「沒有人比少龍更適合做輔政大臣了。」

項少龍苦笑道：「儲君和諸位看得起我，我自然很高興，不過呂不韋這次驀然向嫪毐發難，固是怕我們革除管中邪之職，但亦未必真把矛頭直指太后，可見定是另藏禍心，最後目的仍是要對抗我們那條寶龍。」

小盤沉吟片晌，點頭道：「我們既曉得邱日昇和杜璧、蒲鷊暗中勾結，呂不韋沒有理由不知道，但這次他只針對嫪毐，一句不提杜璧和蒲鷊，其中確有點問題。」

李斯色變道：「會不會是呂不韋已與杜璧和蒲鷊達成秘密協議，犧牲邱日昇以扳倒嫪毐和太后，那只要再……嘿！」

眾人同時色變。

昌文君失聲道：「廷尉大人的話絕非沒有依據，因為蒲鷊由祭場返回來之時，被呂不韋邀上他的車同座，說不定他們在車內達成協議。」

這就是政治。儘管看似不可能，但在形勢劇變下，敵對的人會因權衡利害而變成合作者。在呂不韋的立場來說，他與嫪毐和朱姬已是勢不兩立，以小盤和項少龍為首的政治集團更是和他仇深似海。若他不是有蒙驁的實力在支撐他，早連性命都丟掉。但假若他與以成蟜為中心的利益集團結合，聲勢自然大是不同。

小盤神色凝重道：「寡人倒沒有思及此點。」

王陵吁出一口涼氣道：「自黑龍出世，呂不韋和杜璧等慌了手腳，在力圖扳回大勢下，這樣做毫不稀奇。現今的問題在於我們對嫪毐看不順眼，是否該乘機放倒他而已？」

眾人眼光再次落在項少龍身上。項少龍開始又感到宿命的無可改變，嫪毐是注定了不會這麼快敗亡的，所以眾人忽然有個這樣的想法冒出來。

對呂不韋來說，成蟜的威望比小盤至少差幾條街，杜璧和蒲鷊亦遠比不上王齕、李斯和自己等人，所以假若成蟜取代小盤為秦君，就只有被他操控的份兒，而絕無自主之力。由此可見他對小盤這「兒子」已澈底失望。微微一笑道：「嫪毐算什麼東西？眼前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呂不韋，故暫時最聰明的做法，仍是留嫪毐以制呂不韋，然後再設法清除成蟜等人，那時就毋需愁呂不韋還有什麼作為。」

小盤仍有些不甘心，皺眉道：「我們有什麼方法對付成蟜？」

項少龍笑道：「那還不簡單，著他領兵出征趙國，他和趙人的關係將無所遁形。」

眾人同時拍案叫絕。這就是情報的重要，若非項少龍深悉蒲鷊和趙國大將龐暖的關係，便難以想出這條妙計來。

小盤呆了一呆，接著哈哈大笑道：「沒有更簡單直接的方法，卻須等待時機，現在黑龍出世未久，寡人仍須一段時間去鞏固形勢。」

李斯當上廷尉後，身份大是不同，一改以前的韜光養晦，發言道：「既是如此，我們該讓嫪毐清楚知道呂不韋要毀了他，那他和呂不韋更勢成水火。」

王陵慎重地道：「此事有利有弊，可以想見太后會由這次事件，清楚嫪毐的力量太過單薄，故會在以後不顧一切為他爭取更大的權力。」

王齕哂道：「無論她如何力爭，總輪不到他去當大將軍，可以有多大作為？」

小盤長身而起，眾人慌忙肅立躬身。

小盤意氣飛揚道：「寡人立即去主持春宴，項太傅可帶一隊禁衛，把太后和那假閹宦護送來宮，參與春宴，今天算他氣數未盡。」

接著冷哼一聲，逕自去了。眾人忙追隨左右。項少龍想起要去見朱姬，立感頭痛。誰想得到忽然節外生枝，希望自己「放大假」的計劃，不要因此而被打亂便可以謝天謝地。

項少龍領著十八鐵衛和小盤最精銳的其中一個五十人組成的禁衛兵團，風馳電掣來到甘泉宮外，一隊都衛橫裡衝出，攔著去路。項少龍早知管中邪會著手下包圍甘泉宮，拔出百戰寶刀，大喝道：「誰敢阻我項少龍。」鐵衛禁衛一聲吶喊，掣出盾牌、弩弓、長矛，組成陣勢，把項少龍護在正中，弓矛前指，疾衝過去。都衛哪敢反抗，雞飛狗走，散往兩旁。甘泉宮的吊橋升起來，宮門緊閉。項少龍等來到護著宮城的小河旁，勒馬停定。

管中邪領著許商和五、六十名都衛迎上來，前者冷然道：「項統領不是去參加春宴嗎？」

項少龍想起國興，恨不得一刀把他殺掉，待他來到近處勒馬停下，微笑道：「假若項某向管大人擲出飛針，不知管大人有多少成把握可以避過？」

管中邪和許商同時色變，目光落在他故意垂貼馬身的右手去，前者勉強擠出一個笑容，道：「項統領說笑，卑職當然只有受死的下場。」

項少龍淡淡道：「兩位最好不要妄動，我項少龍更非說笑，你們這樣把甘泉宮團團包圍，已犯下冒犯太后的大罪，我若要把你們處決，誰敢說我做得不對。」

許商回復冷靜，從容道：「項大將軍誤會，我們只是奉仲父之命來保護太后。」

項少龍裝作恍然道：「原來如此，那你們給我立即撤走，保護之責，由此刻交給本大將軍好了。」

管中邪閃過怒容，垂頭道：「謹遵大將軍之命。」大喝道：「全部撤走！」一扭馬頭，轉身馳去。蹄聲驟起，瞬眼間所有都衛走得一乾二淨。

項少龍朝甘泉宮門叫道：「嫪大人請放下吊橋。」

軋軋聲中，吊橋降下。項少龍囑眾人收起武器，帶頭昂然馳入宮內。甫進宮門，嫪毐和韓竭、令齊、嫪肆等迎上來，人人全副武裝。

項少龍跳下馬來，伸手與嫪毐相握，笑道：「嫪大人請恕少龍來遲之罪，太后是否受驚了。」

嫪毐現出感激神色，低聲道：「這事……」

項少龍著手下在廣場等候，搭著嫪毐肩頭，朝主殿走去，輕鬆地道：「我知道邱日昇的事後，立即進宮見駕，力陳邱日昇勾通外人行刺儲君之事，絕對與嫪大人無關，儲君方知錯怪大人，命我立即來接太后和嫪大人入宮參與春宴。」

嫪毐劇震道：「少龍真夠朋友，我嫪毐必不會忘記，唉！我真不明白邱日昇為何竟會做出如許蠢事來，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項少龍低笑道：「對他當然大有好處，對杜璧和蒲鷊更是大大有好處，只是嫪兄沒有半分好處。」

嫪毐恍然大悟道：「天殺的狗種，被人捉了還想陷害我。」

兩人步入殿內，見朱姬立在殿心，俏臉含霜，鳳目生威，狠狠盯著項少龍，似要把怨氣全發洩在他身上。

項少龍拜倒地上，行了君臣之禮，朗聲道：「項少龍奉儲君之命，特來迎接太后到王宮主持春宴。」

朱姬冷笑道：「那忤逆子還記得我嗎？」

嫪毐嚇了一跳，賠笑道：「太后……」

朱姬冷喝道：「不用你插嘴！」

嫪毐大感尷尬，同時噤若寒蟬，再不敢搭嘴，垂首立在一旁。

項少龍站起來，微微一笑道：「太后誤會儲君，他是剛知此事，故派出微臣和禁衛到來迎駕。」

朱姬仍下不了這口氣，光火道：「項少龍你身為都騎統領，見到有人斗膽包圍哀家的甘泉宮，竟不把這些人當場拿著，還有臉來見哀家？」

項少龍深深看進她眼內，苦笑道：「太后也不是第一天認識呂不韋吧？太后若怪責儲君和我項少龍，豈非親者痛仇者快？若太后連嫪大人和小臣都不信任，還可相信什麼人？」

嫪毐忙道：「是的！少龍確是微臣肝膽相照的朋友。」

朱姬愕然半晌，幽幽地瞅項少龍一眼，好像在說我總是鬥不過你的那模樣，又淒然道：「是的！哀家可以信賴的人愈來愈少，不過哀家再沒有赴宴的心情，你和嫪奉常去吧！但我卻要你立誓保證奉常的安全。」

項少龍斷然道：「少龍敢以項上人頭擔保儲君已明白邱日昇一事與嫪大人絕無關係，但少龍仍要懇請太后入宮赴宴，否則徒教卑鄙小人暗中得意，以為成功損害太后和儲君間的和諧關係。」

朱姬嘲弄地道：「和諧關係，唉！不過哀家也好應和王兒詳談一下。」

項少龍催促道：「請太后起駕！」

朱姬猶豫半晌，再歎一口氣道：「少龍你陪我坐車，哀家有些話要問你。」

項少龍偷眼往嫪毐望去，只見他垂下頭去，而妒忌之色，則難以遮掩的一閃即逝。不由心中歎息，嫪毐你的心胸實在太窄，怎辦大事呢？我這救命恩人你亦如此對待，可知你的本性是多麼要不得。

## 第九章聯軍壓境

朱姬吩咐項少龍坐到她身旁，透過簾幕凝望窗外流水般逝去的咸陽夜景。主街上擁滿慶祝春祭和因黑龍出世而雀躍歡欣的秦人，家家戶戶張燈結綵，鞭炮之聲不絕於耳，份外襯托出朱姬空虛無著的心境。自從莊襄王異人過世，朱姬從未快樂過。她的一生是由呂不韋造就出來的，亦因呂不韋而被毀去，恐怕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和呂不韋間的恩怨。嫪毐雖看似非常風光，但由始至終他只是被各方面利用的一隻棋子。想不到以朱姬的精明厲害，一旦迷戀起男色來，糊塗至此。

正心中感歎，朱姬香唇輕吐道：「少龍！我往後該怎麼辦呢？」

恍惚間，項少龍像再鑽入時空機器裡，回到昔日在邯鄲和朱姬初相識的那段日子，心中一顫道：「太后……」接著不知該說什麼話。

朱姬別轉嬌軀，定神瞧他道：「對不起！」

項少龍愕然道：「太后何出此言？」

朱姬垂下螓首，淒然道：「我自己都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但有些時候，我真恨不得有人可把你殺了。」

項少龍知道她是指允准管中邪和自己決鬥一事，搖頭道：「我絕不會怪太后的，無論怎樣，我都不會怪你。」

朱姬嬌軀劇顫，抬頭往他望來，好一會，忽然道：「那條黑龍究竟是真是假，求你不要瞞我。」

項少龍立時無名火起，知道朱姬仍在為嫪毐打算，冷冷道：「當然是真的，要假能假得來嗎？」

朱姬呆望他一會，又別過頭去瞧往窗外，苦笑道：「少龍你生氣了，有時我真希望你可以打我罵我，那人家還會好受一點。」頓了頓續道：「我太熟悉你。從你剛才答話的神態，知道那是條假龍，這麼厲害的計策，定是你想出來的，沒有人比你更會裝神弄鬼。」

項少龍心中一熱，湧起連自己也難以明白的情緒，湊到她小耳旁，柔聲道：「此刻我真想狠狠揍太后一頓！」

朱姬嬌軀劇顫，「啊」！的一聲轉過嬌軀，眼中射出複雜難明的神采。項少龍差點要封上她香唇，馬車倏地停下，原來已抵達王宮。項少龍心中暗歎，命運畢竟是不能有分毫更改的。

朱姬抵達宴場，小盤、呂不韋和群臣如常地熱烈歡迎她，大家像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般。蒲鷊、杜璧均有出席，神色平靜。假若邱日昇有機會到此一看，定會為自己的犧牲覺得不值。

項少龍卻因國興之死心情大壞，坐入李斯和昌平君那席之時，沉聲問道：「管中邪在哪裡？」

李斯兩人聽他語氣不善，嚇了一跳，齊問道：「少龍想怎樣？」

項少龍此時已找到坐於他下方隔開五席的管中邪，正和呂娘蓉、許商、連蛟並坐細語。

昌平君為緩和氣氛，笑道：「三絕才女果是名不虛傳，一曲雖罷，但我耳內仍像繚繞著她動人的歌聲。」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道：「我要殺死管中邪！」

兩人大感愕然，一時無言以對。李斯只能道：「少龍三思！」

此時小盤、呂不韋和一眾大臣正輪番向朱姬敬酒，剛告一段落，各自坐好，千多人的大殿堂靜下來，等待朱姬說話。項少龍怒氣上湧，倏地起立。眾人眼光立時被吸引，集中到他身上去。

項少龍豪氣沖天而起，揚聲道：「微臣上回與管大人比武一事，因管大人劍斷而止，今見管大人另佩寶刃，忽感手癢，望能與管大人再比試一場，以作助興，請儲君與太后賜准。」

大殿突然靜下來，人人臉現錯愕神色，顯是沒想到項少龍會有此一著。事實上前兩次比武，項少龍都是被迫作戰，只有今天因心憤國興之死，主動出擊。就在此刻，每個人都知道項少龍是對管中邪動了真怒，決意把他殺死。

呂不韋臉色微變，冷哼一聲，搶在小盤和朱姬之前答道：「今晚乃大喜之日，不宜妄動刀兵，少龍若因私人恩怨……」

一聲長笑，起自嫪毐之口，只聽他陰惻惻道：「仲父此言差矣，上回難道是仲父大悲之日嗎？為何仲父卻一力主戰？」

呂不韋雙目厲芒爍閃，狠狠盯嫪毐兩眼，正想回敬，管中邪立起身來道：「項統領果然眼利，看出卑職新佩的齊國名劍『射日』非是凡品，不易折斷，故動了雅興，若儲君、太后和仲父賜准，中邪樂於奉陪。」

小盤哈哈一笑道：「這才是我大秦的好男兒，請太后賜准。」

朱姬定睛看項少龍好一會，秀眸射出感激之情，點頭道：「我大秦向以武力衛國，兩位卿家正體現了我大秦的尚武精神，准予所請。」

項少龍知道朱姬會錯了意，以為自己是因她受辱而要拿管中邪出氣，不過這時豈管得那麼多，謝旨後，與管中邪同時離席往殿心走去。所有人都感受到那種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凝重氣氛，這是兩人第三次交手，管中邪兩次落在下風，今天能否扳回敗局？在某一個程度上，項少龍這次確是冒險了一點，或可說不值得去冒這麼的一個險。管中邪第一次勝不了項少龍，皆因他認為犯不著因一個他以為命不久矣的人而受傷。第二次卻輸在對百戰刀法全無認識而措手不及，但仍能借劍斷逃生，甚至分毫無損。現在管中邪已對百戰刀法有了應付的經驗，而且定然拚力死戰，冀能保命，在這種情況下，鹿死誰手，確是未知之數？所以李斯勸他三思。但這時的項少龍卻完全忘掉生死榮辱，只感到若任由殺死國興的兇手繼續在眼前逍遙自在，便很對不起剛要效忠自己的手下。在這一刻，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劍士，其他一切全不在考慮之列。管中邪並非呂不韋，沒有任何一部歷史書或電影說過他可以活過今晚夜。

座上的呂娘蓉臉色蒼白如死，沒有人比她更清楚項少龍此刻不殺管中邪誓不罷休的心態。剛才管中邪和許商、連蛟三人才在談論當著項少龍眼前射殺國興一事，那時她便渾身不安，知道項少龍絕不肯嚥下這口氣，但仍想不到項少龍甫進場即向管中邪憤然搦戰。

項少龍尚有一個考慮的因素，是管中邪的箭術殺傷力太大，若將來公開對陣，只要他扳開強弓，己方便不知誰能保命，故若可早點除去他，等若先救回自己或滕翼、荊俊等某一人的性命。這在潛意識裡深藏的恐懼，促使他不惜代價，務要先殺死管中邪。

兩人向小盤和分坐左右的呂不韋、朱姬施禮，分了開來，各按劍柄刀把，隔開丈許，冷然對峙，由於兩人身份特別，故在王宮內可佩帶兵器。直至此刻，仍沒有人發出任何聲音。刀劍尚未出鞘，整座大殿卻因眾人的肅默和山雨來前的凜冽氣氛，變得寒冷肅殺，似乎口鼻之間壓力陡增，使人難以呼吸暢順。兩人像研究獵物般，狠狠對視一會，管中邪微微弓起背脊，催發氣勢，更使人心情拉緊得透不過氣來。

項少龍雙目寒芒閃動，卻沒有像上回般把百戰刀連鞘握在手上，使人想不通他為何竟不學上次那樣把刀鞘派上用場。只見他猛地踏前一步，管中邪整個背脊弓起來，像一頭要擇人而噬的惡獸，比上次對上項少龍，信心與氣勢都以倍數增強。項少龍夷然無懼，這些天來，他每天在雞鳴前起來練刀，覺得自己的狀態，達到自從乘坐時空機前來之後，從未曾臻達的最高峰。假若今晚勝不過管中邪，以後休想勝過他。當然！這只是一種純粹的感覺，實情或許不是如此。

就在此刻，項少龍百戰寶刀離鞘而出，化作精電激芒，畫破虛空，卻予人一種輕靈飄逸的奇異感覺，與上趟的雷霆萬鈞，似若雨暴風狂之勢相比，更令人感到難以形容。管中邪顯然大出意外，不過他當然不可以像其他人般去細意揣摩欣賞，立往前標出，拔劍運劍，迅速格架。兩人的出手，迅似奔電，使人差點看不清楚。

「噹！」管中邪猛退三步。但高手如韓竭、許商等輩，均看出管中邪是故意後退，以靈巧的步法和戰術，化解和損耗項少龍驚人的百戰刀法。所以管中邪雖連退三步，卻沒有露出絲毫敗象。項少龍想不到管中邪會採取這種戰術，不由窒了一窒，待要接連強攻，管中邪雙目厲芒一閃，舌綻春雷，狂喝一聲，有若平地起了個焦雷，跨步欺身，射日劍疾施反擊，先沉腕往下，再斜挑而起，取的竟是項少龍小腹，使項少龍難再以砍劈應付。一直屏息靜氣的近千觀者，見管中邪這一劍去勢凌厲無匹，大感駭然，難以作聲。

項少龍冷哼一聲，橫移一步，幻出重重刀浪，封閉胸腹的空間。「嗆」的一響，兩人乍合倏分，誰都佔不了絲毫便宜。

管中邪心中狂喜，知道已掌握應付項少龍驚人刀法的戰略，就是避免硬拚，以輕靈翔動去對付他的堅凝沉實。當下哪還猶豫，射日劍趁主攻之勢，使出細膩綿密，有若織女穿梭的手法，水銀瀉地的向項少龍攻去。項少龍神情肅穆，沉腰坐馬，心中湧起因悲國興之死而來的慘痛情緒，竟硬以百戰刀橫砍直劈，把管中邪迫在刀影之外。一時刀光大盛，奇奧變幻，使人無從捉摸。管中邪雖竭力避免與他的寶刀相碰，仍不免刀劍交擊。

場中雖只是兩雄相爭，但眾人仿似在旁觀看千軍萬馬的慘烈衝殺，而至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淒厲景況。這時項少龍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要迅速殺死管中邪，其他一切再不重要，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內。他不知呂不韋的奸謀有多少是與管中邪有關，但此人的才智不會遜於莫傲，否則單憑勇力，呂不韋豈肯把呂娘蓉下嫁給他。一天殺不死管中邪，他休想有好日子過。所以每一招無不是進手殺敵的招數，以命博命。「鏗鏘」之音響澈殿堂。由小盤以下，無人不為兩大高手慘厲的戰況而看得膽顫心驚。

「噹！」一聲特別的激響後，管中邪終被項少龍的以攻為守迫退開去。

項少龍在氣機牽引、彼退我進下，一聲長嘯，挺刀攻去，森森刀浪，隨他衝前的步伐，潮湧浪翻般捲往管中邪。管中邪心中首次湧起無以為繼的感覺，剛才那番急攻，本有十分把握可置項少龍於死地，可是對方每一招都是以命換命的打法，所以雖是破綻處處，但除非自己肯陪項少龍一起送命，根本無法利用那些破綻乘隙進攻。旁人或者不明白項少龍為何捨刀鞘而不用，但他卻痛苦地清楚知道，此正是項少龍高明之處。因為上回自己敗北之後，曾痛定思痛，一直在鑽研如何對付項少龍右刀左鞘的奇異戰術，而且還頗有成果。因為刀攻鞘御進退間難以專注，亦影響攻守的靈動，這使他想得破解之法。但這次項少龍捨鞘不用，登時又使他早擬好的如意戰術落空。但他亦是了得，當機立斷，先退後攻，爭回主動，不讓項少龍發揮出百戰刀的驚人威力。豈知項少龍穩守三尺之地，竟硬生生憑凶厲無匹的刀法，應付了他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到他攻勢已至強弩之末，再難以保持強勁，終給項少龍一刀劈退。此消彼長下，怎還擋得住項少龍長江大河、驚濤裂岸的百戰寶刀。

森寒殺氣，隨項少龍的寶刀，籠罩而來。那種駭人的感覺，凝成重若泰山的心理壓力，緊鎖管中邪的靈魂和肉身，首次使他泛起難以力抗的感覺。忽然間，他清楚知道項少龍已到了刀法大成的宗師境界。殿內的人更是呼吸頓止，靜得落針可聞。百戰寶刀又由無數刀影化合為一，疾劈敵人。管中邪心膽已怯，一時間竟看不出項少龍的後著變化。

「噹！」人影乍分。管中邪蹌踉急退，項少龍刀光再盛，著著搶攻，絲毫不予對方扳回敗局的機會。呂不韋方面人人色變。

呂娘蓉尖叫道：「停手！」竟撲了出來，不理其他人喝止，朝兩人奔去。眾人無不大驚失色。

「鏘、鏘、鏘！」項少龍倏地飛退。管中邪顯然中招，長劍脫手墜地，步履蹌踉，仰後剛好倒入呂娘蓉懷裡，兩人同時坐倒地上。項少龍大叫可惜，這一刀傷得管中邪雖重，但卻仍要不了他的命。皆因怕誤傷呂娘蓉，故提早在對方仍有餘力之時痛下殺手，為此予管中邪一線之機，差了一點點方能取他性命。兩人身上同時現出血漬。管中邪的血漬在左胸口，連甲冑都被砍破，可見他是在危急時勉強避開貫心之厄。但沒有幾個月工夫，休想復原過來。項少龍的血漬則在左臂彎間和大腿處。

呂娘蓉尖叫道：「中邪！你怎樣哩！」

管中邪臉色蒼白如死，卻咬緊牙關，朝項少龍道：「中邪受教，此刀永不敢忘。」

呂不韋跳起來喝道：「還不趕快救人治傷。」

項少龍心中一陣疲累，想不到在這樣的優勢下，仍給呂娘蓉一記意外的變化打破他的如意算盤，以後恐難再有這麼理想的機會。

翌日項少龍藉口療傷休養，率領嬌妻愛兒和十八鐵衛返回牧場，滕翼親自帶兵護送，且又得到小盤和昌平君同意，項少龍不在之時，由滕翼代掌軍符，同時以烏果接替國興的職務。若在以前，必過不了呂不韋那一關。但現在只要小盤不反對，軍職的委任調動便操在昌平君的太尉手上。當然，呂不韋仍是有實權的丞相，只不過由於現在的職務界線分明，有些事他若要插手便是越權。沒有人肯放棄已得的權力，所以呂不韋才作最後掙扎，要與杜璧和蒲鷊聯成一氣。鬥爭仍是方興未艾。

馳出咸陽城，紀嫣然拍馬來到項少龍身側，關心地道：「她們要我詢問夫君大人的傷口是否還在疼痛？」

另一邊的滕翼笑道：「嫣然自己不想知道嗎？」

紀嫣然嬌嗔道：「二哥笑人家！」

項少龍見她神態百媚千嬌，動人之極，不由心曠神怡，微笑道：「些許皮肉之傷，何足掛齒。」

滕翼若有所思地道：「你們回牧場後，至緊要小心戒備，我怕呂不韋鋌而走險，再施暗襲，又或通過杜璧和蒲鷊遣人來對付你們。」

紀嫣然道：「儲君和昌平君正研究如何落實兵制，自從呂不韋登場，妄用先王對他的寵信，使將兵不遵鞅君定下來的規法，又私掌璽符，調動車隊。若革此陋習，呂不韋休想再遣兵來對付我們。要嘛！只好出動家將門客。」

秦國自商鞅變法，君主對軍隊控制極嚴，施行璽、符、節的制度。璽即君主的御印，任何軍令政務，沒有蓋上御印，均屬無效。但由於小盤尚未加冕，故必須加蓋太后朱姬的璽印，才算有效。符是虎符，以銅鑄成，背刻銘文，一分兩半，分由君主和將官持有，必須由君主發給，驗合無誤，方可調動兵將，但因呂不韋的專橫，又借興築鄭國渠和應付連綿戰事等為藉口，使蒙驁等綰符不還。很多時更以他的相印代替小盤和朱姬的印璽，擾亂和取代君主的權力。節是指君主發出的通行證，凡遠程的軍隊調動，須持節方能暢通無阻。璽、符、節本是三者缺一不可，否則不能生效。凡五十人以上的軍隊調動，均須遵行此法。但呂不韋權高壓主，由莊襄王時代開始，逐漸打破成規，現在小盤借黑龍的聲勢，終得入手撥亂反正。

滕翼皺眉道：「對蒙驁這類長期屯守邊塞的大將，仍是沒有多大作用。」

紀嫣然笑道：「雖管不到璽符節俱備的戍邊將領，但至少我們不用擔心會有大軍來侵犯牧場，加上桓齮的速援師，怕也該有些好日子過吧！」

項少龍開懷笑道：「不過若紀才女想用溫泉滑水洗凝脂，路途上還是小心點好。」

紀嫣然吟哦道：「溫泉滑水洗凝脂，唉！夫君哪！」

項少龍意興大發，高唱「溫泉滑水洗凝脂，正是初承恩澤時」，一邊拍馬去了。

接著的一段日子，項少龍過著寫意的時光，每日練刀後與妻婢愛兒遊山玩水，又或勤練騎射之術，閒來則研習墨氏補遺上的兵法，或和紀才女討論天下形勢，增加各方面的知識和認識。看著寶兒一天比一天強壯增高，那種滿足快樂確非其他事物可以替代。岳父烏應元則忙於照應塞外的烏卓，不時外出辦貨。陶方每隔一段時間親返牧場，告訴他咸陽最新的消息。期間他返回咸陽兩趟，分別為主持荊俊和鹿丹兒盛大的婚宴、參加楊端和與嬴盈的婚禮。

不知不覺間夏去秋來，這天王陵和昌平君忽聯袂來牧場見他，久別相逢，大家自是非常高興。

晚宴後，王陵和昌平君與他在大廳閒聊，前者正容道：「儲君還有個許月足十七歲，該是納儲妃的時刻。呂不韋力主納齊國的小公主為妃，我們正極力反對。」

項少龍早知兩人遠道而來，必有天大重要的事情，聞言道：「太后心意如何呢？」

昌平君苦笑道：「該說是看嫪毐有什麼看法和想法，上月太后忽然到了雍都去，而在此之前她已有十多天沒有參與朝會，嫪毐變成她的代言人。」

項少龍心中暗歎，當然知道朱姬是避往雍都，以免替嫪毐產子一事給人察知。沉聲問道：「嫪毐有陪她去嗎？」

王陵搖頭道：「沒有！現在他與呂不韋爭持激烈，怎肯輕易離開？」看兩人臉色，就知他們對朱姬忽然離開咸陽一事，生出懷疑。

他試探道：「你兩人心中的儲妃人選是何家小姐？」

王陵道：「王齕孫女美秀，今年剛滿十五歲，生得花容月貌，又品性嫻淑，知書識禮，沒有其他女子比她更適合做儲妃。」

項少龍同意道：「若是如此，確非常理想，不過最好先安排儲君和她見上一面，儲君看得入眼，我們才好說話。唯一擔心是太后不同意。」

昌平君道：「這正是我們來找少龍的原因，我們曾就此事多番請示太后，而太后臨離咸陽之際，曾對儲君說她不在之時，一切事可由少龍為她代拿主意。」

項少龍愕然道：「竟有此事！」

王陵道：「這是儲君親口說的，太后還告訴儲君，她最信任的是少龍的眼光和識見。」

項少龍忽地省悟過來，知道定是嫪毐心中另有人選，朱姬拗他不過，又知若依嫪毐之言，必會與小盤關係更趨惡劣，故將此事推到自己身上。在眼前的情況和關係下，即使嫪毐亦不得不賣賬給他項少龍。

項少龍欣然道：「那就照你們的主意辦，唉！你們是否要把我押返咸陽呢？」

兩人聞言莞爾。

昌平君忽又岔開話題道：「信陵君和安厘王先後於兩日內死了。太子增繼位為魏王，王后是單美美。」

項少龍心中一顫，他和信陵君雖是敵非友，但仍為他的死訊而神傷。此後平原夫人和少原君的日子定不好過。

王陵道：「廉頗果然潛逃楚國，據說是龍陽君放他一馬，否則恐怕要成為無忌公子的陪葬品。」

項少龍竭力不去想這些無奈的事，問道：「呂不韋最近有什麼動靜？」

昌平君歎道：「呂不韋現在和嫪毐三日一小吵，十日一大吵。蒙驁則領兵攻韓，連取十五城，威望劇增。燕人和趙人又開戰了，趙人用李牧為帥，燕人哪是對手，武遂和方城先後給李牧攻下。幸好趙王怕李牧勢大，下令他按兵不動，否則說不定早攻入燕京去。」

項少龍想起太子丹，頭都大起來，訝道：「齊燕沒有開戰，反是趙燕爭鋒，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王陵道：「我們弄不清楚，照看仍是土地之爭。燕人自從連楚制齊，又想取回以前給趙人奪得的土地，故再起爭端。」

昌平君補入道：「現在蒙驁密鑼緊鼓，在呂不韋的支持下準備進攻魏國，我們極不贊成，因此事遲早會惹來另一次五國合縱，但蒙驁在外，呂不韋力言若不繼續用兵，將難以保持強勢，東三郡亦難以穩守，我們很難駁倒他。兼且韓魏兩國結成聯盟，確是蠢蠢欲動，心懷不軌。王齕現在趕赴趙國邊境坐鎮，以令趙人難以妄動。」

昌平君道：「儲君曾多次提起，希望少龍領軍出征，免致蒙驁聲勢日盛，使我們更難動搖呂不韋。」

項少龍苦笑道：「讓我們先處理好儲君納妃一事。杜璧和蒲鷊近來又有些什麼把戲？」

王陵道：「仍是在戳力擴張，成蟜藉口應付邊防，不斷招兵，兼之背後有蒲鷊的財力支持，終有一天會出亂子。現在我們在東方戰事頻繁，誰都沒空去理會他們。」

項少龍歎道：「喝酒吧！這些事終有一天可完滿解決，明天我和你們回咸陽如何。」

兩人大喜。

三個月後朱姬由雍都返回咸陽，真個接受項少龍的意見，不顧呂不韋反對，讓小盤冊封王齕孫女王美秀為儲妃，舉行婚禮。事了後項少龍返回牧場。

翌年蒙驁在王齕和楊端和的支援下，大舉進攻魏國，連取酸棗、燕、虛、桃人、雍丘、山陽等二十城，置東郡，使原本的東三郡多添一郡。同期間燕王喜派出大將劇辛攻趙，為趙將龐暖所殺。趙人正要攻燕，聞得魏人為秦兵大敗，驚懼下與燕人議和。此時齊人亦蠢蠢欲動，龐暖見勢不妙，深恐前後受敵，主動奔走各國，再一次組成趙、楚、魏、燕、韓的五國合縱軍，在魏國發動攻勢，大敗蒙驁，而威震當時的絕代名將李牧，則兵壓王齕，教他不敢往援，軍情頓呈緊急，秦國朝野震動。

小盤接報後立即遣人急召項少龍回咸陽，忽然間，項少龍年多來的安樂日子，終告結束。紀嫣然等知他這回免不了要帶兵出征，怎也要隨他同返咸陽，希望與他多廝聚一些時刻。甫進城門，遇上同是久休復出的管中邪。

他雖比以前消瘦，但神采如昔，健康完全恢復過來，更難得是見到項少龍仍露出笑容，淡然道：「卑職奉命在此恭候大將軍，請大將軍立即入宮見駕。」旋又低聲道：「大將軍那一刀教會卑職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項少龍很想問他「例如是什麼東西」？終還是忍住了，囑妻兒們返回烏府，與管中邪並騎馳往王宮。咸陽城的氣氛明顯地緊張起來，路人行色匆匆，處處可見巡邏的軍隊和運載糧草的隊伍，頗有山雨欲來前的緊張氣氛。秦人對五國聯軍，是前敗未忘，新敗又正臨身，實有談虎色變之感。

管中邪又道：「卑職定了下月迎娶三小姐，恐大將軍喝不到卑職那杯喜酒。」

項少龍苦笑道：「希望有命回來喝管大人和三小姐的羌酌吧！」

管中邪雙目閃過嘲弄之色，笑而不語。項少龍心中暗恨，卻又奈不得他何。誰都知道這次迎戰壓境的五國聯軍，幾乎是處於完全捱打、有敗無勝的局面。能將敵人勉強擋著，已可還神作福。最不妙的是蒙驁剛被聯軍打敗得一塌糊塗，士氣消沉，自己此時去接手掌兵，困難處可想而知。兩人再沒有交談，直抵王宮。小盤獨自在書齋等他。

未來的秦始皇名義上是十八歲，還差三年加冕正式為王，長得更威猛壯健，見項少龍來到，離座搶前緊握他雙手，遣退下人，拉他到一旁坐下，沉聲道：「師傅救我！」

項少龍失色道：「沒有那麼嚴重吧！」

小盤苦笑道：「形勢不妙之極，五國軍隊會師函谷關外，七戰七勝，大破蒙驁，現在函谷失守。最不利是王齕在趙國邊境對著李牧頻頻失利，處於苦守狀態下，若這次若師傅不能擊退聯軍，我大秦勢危矣！」

項少龍忽然間又感到小盤變回六年多前在趙宮那個頑童，心中湧起濃烈的感情，很自然地引用諸葛亮《出師表》的名句道：「臣鞠躬盡瘁，死而後矣！」

小盤劇震道：「千萬不要提個『死』字，現在只有師傅能力挽狂瀾。」

內侍來報，太后和眾臣齊集內廷，恭候聖駕。兩人忙離開書齋，來到內廷。除朱姬外，與會者包括呂不韋、馮劫、昌文君、王陵、李斯、王綰、蔡澤、嫪毐、雲陽君嬴傲和義渠君嬴樓，後兩人近年外遣到地方上治事，這次聯袂返回咸陽，可見形勢非常危殆。朱姬見到項少龍，一對美目立時亮起來。她胖了少許，體態更是惹人遐思。呂不韋見到項少龍，表面神態欣然，但項少龍卻清楚感到他心中正存有幸災樂禍之意。

行過君臣之禮，義渠君嬴樓報告道：「這次聯軍會師，分別是趙軍八萬、楚軍十五萬、魏軍十二萬、燕軍五萬、韓軍十萬，總兵力達五十萬之眾，攻破函谷後按兵不動，築壘堅守，等待後援物資，現在蒙上將軍後撤三百里，憑德水天險緊守河道，若再失守，敵人可長驅而入，如若沿水而來，三十天可抵咸陽。」

項少龍方知形勢險惡至如斯地步，於秦而言，實未之有也。

昌平君接道：「現在我們在各地調動兵員，集師十五萬，加上蒙上將軍手上的十二萬兵，總兵力達二十七萬人之眾，以之堅守可算有餘，退敵卻嫌不足。」

小盤皺眉道：「沒法抽調更多人馬嗎？」

王陵稟報道：「敵人計劃周詳，由趙人、楚人分別牽制王上將軍和安大將軍，使他們難以分兵馳援，老臣想盡辦法，勉強揍集這麼多人，其中很多還是老弱和訓練未足的新兵。」

項少龍一聽下倒抽一口涼氣，暗忖蒙驁的敗軍加上這批新兵老兵，這場仗還用打嗎？

朱姬道：「項大將軍對此形勢有何看法？」

項少龍不答反問道：「未知聯軍是否有劃一指揮的統帥？」

呂不韋沉聲道：「我們對聯軍的情況所知極少，其兵力多寡只是大約的猜測，據看該是以趙將龐暖為帥，此人精通兵法，是李牧之外我大秦的最大勁敵。加上他們籌備多時，又有上回未竟功而退的教訓，故這次我們再難以用計退敵，一切全要仰仗少龍。」

項少龍心中叫苦，忽地想起若此仗敗北，敵人勢將兵臨咸陽，但此事顯然從未在歷史上發生過，那豈非說此仗必贏無疑。想到這裡，立時信心劇增。說到底，他最怕的人是李牧，至於龐暖卻至少沒有畏懼心態，當然也不敢輕視。再想深一層，既然命運注定此戰怎麼都不會輸得兵臨咸陽，自可放手大幹。自己出身自特種部隊，頗懂奇兵之道，以精銳勝平庸。不若依足一貫作風，或有些微勝算。想到這裡，豪氣橫生，哈哈笑道：「微臣已有定計，只不知各國統兵將領又是何人？」

眾人見他忽地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大感訝異。

小盤答道：「趙人是龐暖和司馬尚，楚人是武瞻，魏人是新崛起的大將盛年，燕將韓將分別是徐夷則和韓闖。」

項少龍苦笑道：「除了龐暖、司馬尚和盛年外，其他都是熟人。」

幸好沒有龍陽君。在這個時代，最好的朋友隨時會變成想致自己於死地的敵人。

呂不韋驚疑不定，又難以置信地道：「少龍似是胸有成竹，不過要知敵人勢大，以蒙上將軍之能，亦連吃敗仗，少龍萬勿輕敵。」

馮劫亦道：「龐暖最近大顯威風，大破燕軍並斬燕方大將劇辛，絕不能輕忽視之。」

雲陽君嬴傲道：「項大將軍究竟有何破敵之計？」

聽他語氣，顯然並不看好項少龍。其實連昌平君、李斯和王陵這些一向對項少龍信心十足的人，亦在為他擔心。秦人雖是天下無敵，但早給合縱軍打怕。項少龍無意間望了朱姬一眼，剛好她正緊盯著他，目光一觸，兩人同時迴避。

嫪毐看在眼內，神情立時不自然起來，插口道：「項大人從未試過正式領兵出征，若掉以輕心，恐怕會招致敗績。」

只聽他說話神態從容自若，便知他權力大增，信心十足。

項少龍暗忖我在二十一世紀受訓之時，你這傢伙還不知在哪裡投胎做人，哪輪得到你來評我，表面當然謙和道：「要敗敵實難比登天，退敵則非難事。」

眾人大訝。

朱姬問道：「若不敗敵，如何退敵？」

項少龍淡然道：「關鍵處仍在田單，現在五國聲勢大壯，他自然不敢妄動，但假若五國失利，他會乘機入侵燕趙，那時燕趙勢將被迫退兵，合縱軍不攻自破。此事仲父該最清楚，不如由他解說。」

呂不韋知他暗諷自己與田單勾結，心中大恨，強笑道：「少龍的一番話不無道理。」

蔡澤道：「大將軍尚未說出使合縱軍陷於不利之法！」

項少龍暗叫天才曉得，表面則信心十足道：「戰爭勝敗，非是空口白話可道個分明，否則擅於作紙上談兵的趙括當不會有長平之敗，不過若儲君任微臣為統帥，先要允准微臣三個請求，否則此仗有敗無勝。」

未待小盤發言，朱姬欣然道：「少龍有話請說。」

嫪毐眼中妒色更濃。壞蛋終是壞蛋，在這種國事為重的情況下，項少龍又於他有大恩德，但他仍只是為私人的利益緊張著意。

項少龍豪氣橫生，正容道：「首先是將兵的問題，我要滕翼和桓齮兩人作微臣左右副將，同時在都騎和速援師分別抽調一萬和兩萬精騎，至於已調集的十五萬人，微臣則要去蕪存菁，減至七萬人，就此十萬之數，足可破敵。」

眾人想不到他竟會自請裁減兵員，大感愕然。

嫪毐恨不得有機會在朱姬面前挫折他，皺眉道：「敵人兵力龐大，五十萬之數還是初步估計，說不定對方仍在陸續增兵，現今少龍還把兵力裁減至十萬，儘管加上蒙上將軍的十二萬兵員，總兵力仍未及敵人之半，這一仗如何能打？」

呂不韋點頭道：「嫪奉常這番話不無道理，少龍三思才好。」

項少龍心中湧起頗覺荒謬的感覺，他休假前呂嫪兩人鬥生鬥死，為何忽然間又似同一鼻孔出氣？

小盤對項少龍的信心近乎盲目，道：「大將軍必有他的道理，可否解說一二。」

項少龍從容笑道：「兵貴精而不貴多，五國聯軍人數雖眾，始終各軍互不統屬，在指揮和合作上肯定問題叢生，所以臣下針對此點，精簡兵員，不但可提高效率，又可增強士氣。何況用兵講求鬼神莫測、兵不厭詐之術。人多兼兵員質素低，只會使微臣指揮不靈，反而致招敗績。」

昌平君和王陵首先表示同意，兩大軍方要員表態，其他人哪還有話可說。

李斯問道：「對於蒙上將軍的十二萬人，大將軍是否會重新編整？」

項少龍斬釘截鐵道：「這是必然的，不過微臣須要親自察看他們的情況，方可作出決定。」

朱姬對項少龍的信心僅次於小盤，欣然道：「少龍的第一個請求通過了，不知第二個請求是什麼呢？」

項少龍淡淡道：「第二個請求是必須把蒙上將軍由前線召回咸陽，指揮之權全交到微臣手上，否則此戰不打也知必輸無疑。」

這下連王陵和昌平君都要面面相覷。要知蒙驁雖連吃敗仗，但卻未曾敗得難以翻身，可算非常了得。兼之他用兵經驗遠勝項少龍，有他在前線助陣，縱使項少龍兵敗，亦不致任敵人長驅而來，所以誰都不敢輕率同意。

呂不韋臉上現出怒容，正要說話，小盤冷然道：「大將軍此說有理，軍無二帥，寡人完全同意。」

呂不韋急道：「老臣認為應調遣蒙上將軍退守第二線，始是萬全之策。」

王綰、嫪毐、蔡澤等表態贊同此議。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由函谷到咸陽都是最前線，何有第二線可言？只有放手給微臣展開敵人意想不到的戰術，微臣才可以少勝多，擊退強敵。」

朱姬道：「少龍究有何妙法退敵？」

項少龍恭敬答道：「這正是第三個請求，兵書有云，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故敢請太后、儲君和仲父予微臣絕對的信任，無論聽到什麼風言風語，均一概不予理會。因為此役將會出現先敗後勝的局面，又是敵先長進而後慘退之局。故在戰爭開始的階段，切勿因小敗而失去對微臣的信心。至於微臣所採禦敵之策，請恕微臣賣個關子，否則洩漏出去，就要不靈光。」

小盤拍案歎道：「大將軍確是非常之人，兵未動已對全盤形勢估計入微，三天後寡人登壇拜將，我大秦國的興亡，全交到大將軍手裡。」

就是這幾句話，使項少龍肩上指揮全面大戰的重任。

臨時會議完畢，項少龍再和小盤、呂不韋、昌平君開了一個小組會議，研究在作戰各方面有關糧食、後援等的細節，又議定由烏果負責運送補給，項少龍才能脫身。

剛出宮門，嫪毐在後方追來，客氣過後，嫪毐與他並騎而馳，裝出歉然之色道：「剛才小弟只是以事論事，少龍切勿介懷。」

項少龍心中暗罵，嘴上答道：「嫪兄太小覷我項少龍，算得什麼一回事呢？」

嫪毐歎道：「但有一事，我真的在怪責少龍。」

項少龍愕然道：「什麼事？」

嫪毐苦笑道：「少龍為何把美美送往大梁？至少該知會小弟一聲呀！」

項少龍以苦笑回報道：「因為我怕嫪兄反對，當時擺明嫪兄爭不過呂不韋，與其便宜奸賊，不若讓美美到她歡喜去的地方。嫪兄還要怪我嗎？」

嫪毐沉吟半晌，點頭道：「少龍坦白得令我難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唉！想不到現在我權勢大增，反得不到心愛的女子，一得一失，教人惆悵。」

項少龍明白他暗指要看朱姬臉色做人，首次觸感到他內心的感受。無論嫪毐如何壞透，總是一個人，有他內在的真誠和感觸。生命總有很多無奈的事，例如他面對的敵人，其中有很多是曾經把盞言歡的好友。最密切的莫如韓闖，假若要被迫殺了他，自己會有何感覺？

回到官署，找到滕翼，著他派人去急召桓齮回咸陽商議。豈知荊俊此時聞風而至，知道自己沒份隨行，怎也不肯干休。任項滕兩人軟硬兼施，例如說他新婚燕爾，不宜出征；又或須要他在京統率都騎一類的話，都打他不動。最後項滕兩人只好屈服，由項少龍再入宮面見小盤，任命荊俊為另一副將，都騎則由昌平君兼管，以趙大暫代為副統領，把此事平息。接著到城外軍營，挑選精兵，老弱者一概歸還地方，新兵交由蒙武、蒙恬訓練。

那晚桓齮趕來，三兄弟加上桓齮和烏果，攤開地圖，只是行軍的細節，研究足一晚。早上各人小睡片晌，分頭行事。項少龍入宮再與小盤舉行會議，除昌平君和呂不韋外，還有王陵、嫪毐和太后朱姬。呂不韋雖恨不得殺死項少龍，可是為切身利益，絕不想項少龍輸了這場關係到秦室強弱存亡的關鍵性戰役，故表現得非常合作。到此刻，項少龍才知秦國是多麼富強，在糧食武器車馬各方面的供應沒有一點問題，任他項少龍要多少，有多少。

會議完畢，呂不韋、朱姬和嫪毐先後離開，項少龍向小盤、昌平君和王陵道：「現在敵人連戰皆捷，五國齊心，氣勢如虹，若我貿然與敵決戰，必敗無疑。唯一之法，是先令敵人生出自大之心，然後誘之深進，兼以焦土之法，把沿途鄉縣的人完全撤離戰線。待敵人補給線無限地拉長，遠離後勤基地，可利用險峻的山地密林，以奇兵突襲，勝則窮追猛打，打不過則迂迴撤走，藉此摧毀敵人銳氣，待時機成熟，再與敵人主力展開決戰，這一仗就至少有九成勝利的把握。」

三人的眼睛同時亮起來。

項少龍道：「敵方主將中，大半是深悉微臣的熟人，知我一向勇猛不畏死，聞我領軍而來，必會猜我立即搦戰，我就如他們所願，並小敗而退，佯作築壘緊守。此時夏天將盡，秋冬即來，敵人不想錯過時機，必在冬季前發動猛攻，希望至少攻下逼近咸陽的外圍戰略城市，我就在蕞城佈置一切，候他們在冬季前來攻，只要勝上一場，他們必因懼怕路上積雪難行，給斷去補給，所以必須立即退卻，那將是我們銜尾窮追的機會。」

王陵擊節歎道：「難怪鹿公生前常推許少龍為白起以後猶有過之的猛將，只聽少龍所說的戰術，便知你用兵如運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項少龍苦笑道：「說來容易，實行起來卻要小心翼翼，不容出錯。幸好聯軍主帥並非李牧，否則必不會中計。」

小盤欣然道：「太傅就算對上李牧，我看仍不遑多讓，唉！寡人今晚該有一覺好睡。」

昌平君道：「少龍凱旋回來，我會在醉風樓擺十來席酒，為少龍祝捷。」

談笑一會，項少龍返回官署，赫然見到項寶兒在廣場和眾都騎玩耍，愛妻愛婢全由牧場來了，還有久違了的周良，見到他立即跪伏地上，高聲道：「周良幸不辱命，帶了鷹王回來。」

項少龍大喜道：「鷹王在哪裡！」

周良昂然而起，嘬唇發出充滿音樂感的嘯叫，破風聲由上而至。項少龍嚇了一跳，仰頭上望，一隻雙翼展開達五尺的灰黑獵鷹，俯衝而下，靈巧如神地落在周良肩上，精光駭人的鷹目冷冷觀察週遭的人與物。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道：「鷹王不須以鐵鏈鎖足，頭眼蒙罩嗎？」

周良傲然道：「當然不用，否則怎算鷹中之王，小人費了一年工夫，把它尋到，再費上兩年工夫日夕訓練，才敢帶它回來見項爺，剛聽得項爺後天要領大軍出戰函谷，周良願追隨項爺，憑鷹王為項爺探敵虛實，保證可建奇功。」

烏廷芳拉著周薇來到項少龍旁，笑道：「鷹王生具靈性，好像懂得周良的話似的，我們剛才無論躲到哪裡去，都給這頭神鷹輕易找出來，連躲在屋內，它都懂由窗門看進來，好玩極了。」

項少龍暗忖等若多了個間諜衛星，在高空偵察敵情。大笑道：「既有鷹王，這場仗可立於不敗之地。」

周良再大叫一聲，鷹王振翼而起，望空衝去，瞬眼間變成一個盤旋的小黑點。

鷹王在晴空盤旋飛舞，下方林野間是延綿無盡的秦國大軍。秦國的兵種，主要分為陸軍和水軍。而後者無論在發展和重要性上，因著實際的需求，遠遠及不上前者。陸軍又細分為車兵、騎兵和步兵三個兵種。車兵在戰國時代，比之春秋時期的作用已大大減弱，但在某些情況特別是平原作戰，作用仍在，例如衝陷敵陣，打亂敵軍隊形，又或以之布成活動的壁壘，抵擋敵軍的衝擊等等。不過項少龍針對函谷至咸陽一帶以山地為主的形勢，他本身又不擅用車兵，故在這次出征完全棄而不用，只以騎兵步兵為主。

自項少龍的百戰寶刀面世，小盤命人依其形制，大量生產，經清叔親自指點工匠，煉製出一批厚背長刀，雖遠及不上加了鉻料的百戰刀，已大大增強秦國騎兵衝鋒陷陣時的斬劈能力，此回尚是首次派上用場。出征的十萬人，騎兵占三萬餘，來自都騎和速援兩師，還有是一千烏家的精兵團子弟兵。這批騎兵，正是項少龍的主要作戰力量。

步兵分輕裝步兵和重裝步兵兩種，他們是在各自郡縣經過一定嚴格訓練的正規軍。輕裝步兵不穿鎧甲，持弓、弩等武器，戰時居前排，專事遠距離殺敵之責。重裝步兵身著鎧甲，以戈、矛、鉞、鈹等長兵器與敵人近身搏殺。在項少龍的遠征軍中，輕裝步兵占三萬人，重裝步兵佔四萬人。

在當時代戰爭的優劣勝敗，除整體的策略運用外，更要看將帥如何發揮出各個兵種的特長和相互間的協調。至於軍隊的編組，則取部曲制：五人為一伍，五十人為一屯，以此而上，到五千人成一曲，五曲為一部。故一部是二萬五千人，項少龍的軍隊實力就是四部了。

依照秦制，各級軍將均可擁有自己的直屬衛隊，一般為所統兵力的十分之一，像現在項少龍便可由以前的三千親兵增至一萬人。由於戰事頻繁，統軍大將如蒙驁和王齕，縱使兵歸朝廷，親兵團仍不會解散，其作用是保護將帥級人馬的安全，所以當年蒙驁可以調人襲擊牧場。故一旦成為領軍大將，不但地位提升，手上實力亦大幅增強。

項少龍的軍事知識，主要來自二十一世紀，雖有研玩墨子兵法，卻不守成規，把混合兵種分開來，與荊俊、滕翼領騎兵先行，桓齮率步兵在後，接著是烏果統領的輜重騾馬隊。由於他打定主意誘敵深入，桓齮和烏果的主力軍，到蕞城便留下來，一邊堅固防務、築壘布阱，另一方面由桓齮訓練兵員熟習地勢，既免去長途行軍之苦，又可疏散附近鄉村的住民，讓他們安全撤往後方的高陵、芷陽等大城邑。

行軍本是戰爭的頭等大事，幸好直至前線，走的是秦國境內安全的官道，加上有鷹王探路，所以長驅直馳，迅捷異常。五天後，項少龍的騎隊越過蕞城，右方是酈山、竹山等大山脈，前方遠處則是華山，地勢開始起伏不平。項少龍為了保持軍隊的士氣體力，每天清晨出發，午後紮營休息，所以士卒並不辛苦。由蕞城朝東再走十天，終抵華山。若抱著遊玩之心，沿途確是勝景無窮。際此夏日炎炎之際，翠樹爭榮、野花吐艷、景色幽絕。可惜眾人無心觀賞，在這峰巒拱持、溝壑縱橫的險要路途上，有時一邊是斷崖峭壁聳入青天，另一邊則是可使人馬粉身碎骨的萬丈深溝，德水在左方遠處腳下轟隆流過，只好小心翼翼，以免行差踏錯。

周良變成項少龍的貼身隨從。鷹王不時飛回來落在他肩上，人畜的親密令項少龍大為欽羨。他現在愈發明白為何秦人攻東方六國易，而六國攻秦則難比登天。秦國憑的是腳下的天險，而他這次之所以能巧施妙計，憑的亦是險惡的地勢。

五國其實亦處在戰爭的情況中，互相猜疑。只因秦人威脅太大，暫時罷戰，聯手攻秦，這樣的組合，勢將難以持久。所以換過他是龐暖，縱沒有氣候的問題，也要一有機會，立即揮軍直攻咸陽，以免夜長夢多，不戰自潰。故此他是不愁龐暖不入彀的。

走了五天山路，來到一處地勢較平坦處，在山花爛漫的原野上，遇上蒙驁奉召回京的隊伍。項少龍、滕翼、荊俊和蒙驁在帥帳內舉行移交兵符文書的簡單儀式。蒙驁明顯比以前衰老，滿臉風霜，黑首轉白，神態客氣而保持距離。他不厭其詳地細述前線敵我的形勢，語氣頗不樂觀。到最後下結論道：「龐暖此子不愧東方有名的兵法家，現在枕兵函谷，擺明是等我們大軍來援，然後一舉擊破，接而乘勢直搗咸陽，現在見到少龍只是輕騎而來，可見已看穿龐暖心意，不會與他全面交鋒，老夫甚感欣悅。」

項少龍暗讚他不愧名將，一眼看穿他的意圖，微微一笑，沒有答話。

蒙驁忽地歎一口氣，低聲道：「我可否和少龍說上兩句私話。」

滕翼等是知情識趣的人，忙退往帳外。

蒙驁仰望帳頂，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神態，好一會後，再歎一口氣道：「我蒙驁從不肯低聲下氣求人，故一向不為秦人所喜，直至得仲父提拔，有機會大展抱負，縱橫沙場，南征北討，建下功業。」

項少龍點頭道：「每個人有他的遭遇和立場，這個我是明白的。」

蒙驁收回往上望的目光，深深凝注著他道：「我蒙驁只得兩個兒子，少龍曾救了他們一次，老夫希望少龍在將來不要捨棄他們，老夫自會有所回報。」

項少龍心神劇震，知道蒙驁看穿蒙武和武恬投向自己。

蒙驁苦笑道：「呂不韋終鬥你不過，龐暖這次亦不能討好，但少龍必須小心李牧，此人乃軍事上不可多得的良材，百戰百勝，從未有過敗績，縱使長平之後，我們仍不敢輕言攻趙，正因有此人在。少龍此戰若勝，儲君必委以攻趙重任，遇上此人，可得千萬小心。」

項少龍聽得頭皮發麻，王齕是這麼說，現在蒙驁又這樣講，回咸陽後須立即教小盤把王翦調回來，那自己就不用和這值得任何人尊敬的絕代名將對陣沙場。蒙驁再歎一口氣，起身告辭，出帳去了。

次日拔營出發，到了離秦軍退守處五十里許的連綿山丘，項少龍下令結營為陣，構築防禦工事，截斷西行的唯一通道。此時前線的守將程均聞訊趕來，拜見新任的頂頭上司。眾人在一個坡頂視察形勢，程均作簡略報告。

項少龍道：「若我估計無誤，合縱軍會於我們抵達後發動猛攻，盡力破壞防禦，打擊我軍的士氣，所以這幾晚你們須分批撤退。」

程均駭然道：「萬萬不可，若我軍後撤，由於士氣低落，誰都不願留下來等死，只要敵方再加猛攻，必不戰而潰。且敵人輕騎迅捷，銜尾追來，我們恐有全軍覆沒之險。」

項少龍微笑道：「程將軍所言甚是，不過我正是要讓他們以為我經驗不足，故犯此致命的錯失。而最大的問題，是要退而不亂、退而不損。」

程均愕然，滕翼道：「我們第一批撤退的只是傷病老弱的兵員，同時向我軍宣揚援軍已至，還要誇大為二十萬大軍，由王翦與我們項大將統率，如此必能安定軍心，不致產生混亂情況。」

程均聽得目瞪口呆。縱使兵不厭詐，但騙的總是敵人，如此連自己人都要欺騙，確是少有，但又不得不承認是穩定軍心的妙法。項少龍乃大秦家傳戶曉的傳奇式英雄人物，雖無赫赫軍功，卻是秦軍崇拜的對象，聲譽極隆；而王翦則是戰功彪炳，名震西北疆域，若此兩大名將聯手領軍來援，還不士氣大振。

項少龍微笑道：「我和滕將軍會陪程將軍在入夜後潛回營地，安排一切，程將軍和貴屬盡量爭取休息時間，養足精神，才好行事。」

程均明白過來，欣然去了。項少龍和籐荊兩人，領周良、十八鐵衛和烏家子弟兵，馳出營地，研究附近的地形，看看如何設伏，以在撤兵的情況下，抵禦敵人輕騎的追擊。到黃昏時返回營地，吃過飯後，與程均朝前線陣地潛去。鷹王飛上星空，先一步搜索敵人的偵騎探子，竟先後發現八起敵人，都給他們先一步避開。程均見天下間竟有這麼靈動的飛行哨探，登時拜服不已，對項少龍更是信心大增。

秦軍的營寨設在一處高丘之上，緊扼往西入秦之路，背山面原，只見十許裡外燈火如星光，漫山遍野儘是敵營，使人見而心寒。項少龍抵達後，程均如命發出項少龍作為先頭部隊領軍先來，王翦大將隨後將至的消息，果然士氣大振，人人摩拳擦掌，準備反攻。此時滕翼和周良率領一千精於攀山越嶺、黑夜作戰的烏家精兵團，隱伏於山隘要道，憑藉鷹王的銳目，將敵人攀山越林潛來的探子進行清剿，以免洩出撤兵的秘密。

項少龍把百多將領全召到身前來，鼓勵一番，下令立即把傷病老弱者撤走，眾人還以為他是體恤下情，歡天喜地領命去了。

到天明時，項少龍送走近三萬人，只留下九萬較精壯的隊伍，守在高壘深溝的最前線。程均陪他到處巡視，登高處極目遠眺，敵我雙方的形勢展現眼前。敵我都在丘陵高處立營設寨，利用樹林山勢亂石坡丘等種種天然條件，砍木立柵，成為有效抵禦矢石的防守工事，又挖出長達數里的壕坑，形成彼此對峙之局。

蒙驁所揀立寨之處，非常有利，一邊是黃河，以水為障，另一邊是懸崖峭壁，飛鳥難渡，河崖間近五里的山地，全是一重又一重的柵欄和壕溝，每個高起的山頭，設立堅固的木寨，近百個木寨互相呼應，防守上可說無懈可擊，難怪能和合縱軍對峙多月。

程均指著靠近敵營大河處泊著的十多艘樓船，道：「是魏人的船隻，把糧食、裝備、兵員源源運來，其中有大批攻營破寨的器具，使我們此處的形勢不妙之極。」

滕翼道：「他們發動過多少趟大規模的攻擊呢？」

程均道：「只在開始時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強攻，給我們千辛萬苦擊退了，雙方傷亡很重。」

項少龍目光越過分隔雙方一望無阻的平原，馳想著程均所說慘烈的攻防戰，又想起韓闖、徐夷則等老友可能正在彼方窺視他們，不由百感交集。

滕翼看著敵方延綿無盡的營帳和如海旌旗，深吸一口氣道：「難怪蒙上將軍要吃敗仗，看敵人的營寨佈置，可知敵方主事者深悉兵法。現在敵人兵力在我方五倍以上，只要施行火攻加上夜襲，不出十天可攻破我們的壘寨，由此推知他們按兵不動，只是等待我們援軍的來臨，好趁人疲馬乏之時，一舉擊敗我們而已！」

項少龍望往高空上盤旋的鷹王，程均則指點出五國的兵力分佈和旗幟的式樣。

項少龍猛吸一口氣，拋開所有令他煩擾的念頭，下令道：「事不宜遲，大後晚我們佯作大軍剛到，引敵來攻，並在寨內堆放柴草，放火燒寨以阻截敵軍，然後分批撤退。」

滕程兩人轟然領命。

次日滕翼折返由荊俊把守的後防基地，安排後天疑軍來援的事宜。

項少龍照例巡視營地，登高觀察敵陣，見對方安靜得不合情理，奇道：「他們是否一直是這個樣子？」

程均恭敬答道：「只是近十天變得這麼安靜，此前日夜都不停的派兵來滋擾，但多是不過兩三萬人的小股行動。」

項少龍大感不對勁，心中一動道：「敵人若到了對岸，是否可遠遠繞往上游，再渡河包抄我們的背後？」

程均道：「蒙上將軍早想及此點，故沿河設置烽火台，若見敵蹤，會立刻示警。何況德水河闊水急，兩岸處處高崖，又沒有橋樑，敵人縱有此心，怕亦難以辦到。」

項少龍始終放不下心來，向另一側的周良道：「派鷹王到對岸四處看看，能夠飛遠點更好。」

周良欣然領命去了。有了鷹王，周良像脫胎換骨般變成另一個人。程均見項少龍不相信自己的判斷，神色不自然起來。

項少龍見狀笑道：「程將軍勿將此事放在心上，戰爭之道，千變萬化，總離不開『出奇制勝』四字真言。龐暖既享有盛名，自是有本領的人，所以我要防他有我們意料之外的奇兵。若我沒有猜錯，龐暖定在敵後我們探子難以抵達的河段，架起臨時的浮橋，以粗索對抗湍流，完成渡河壯舉後，又把浮橋收起，移往我們後方上游的對岸去，依樣葫蘆地架起浮橋，讓軍隊迅速渡江。哈！難怪他們怎都要等我們援軍開來才進攻。」

程均聽得啞口無言，暗忖你是大將軍，自然愛說什麼都可以。

項少龍指著右方一處靠山的密林道：「若我是龐暖，會使人先把戰車等重型器物藏在林內，覆以樹枝樹葉，到攻襲我們時可把距離縮短一倍。」

程均道：「末將會留神的。」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程將軍有否想過一把火把它燒了呢？」

程均愕然道：「那片密林地近敵陣，陷坑戰壘，處處皆是，如何可以接近放火？」

項少龍遙指左方的高山道：「爬上那座山就可以投下火種，不過此策運用的時機最重要，假若在敵人來攻時發動將可生出最大的效用。」

程均一震道：「末將明白。」

兩人又研究了抵擋敵軍的種種策略。因為至少在接戰時尚要撐上幾天，始可佯作敗退，否則誰會相信？

此時周良帶鷹王回來，興奮的道：「大將軍料事如神，看鷹王盤飛的範圍，對方至少有近十萬人潛近對岸我們後方上游十五里處，正準備渡河過來偷襲。」

程均立時汗流浹背，羞愧道：「末將立刻去加強那處的防禦。」

項少龍笑道：「且慢！豈非等若告訴對方我們識破他們的秘密行動嗎？」伸手想撫摸鷹王，只見它鷹嘴立時轉過來作出要啄咬的架勢，嚇得項少龍連忙縮手。

周良歉然道：「是小人蓄意教導它不要接近其他人，大將軍請見諒。」

程均卻急切敵方奇兵偷渡的事，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問道：「末將該怎麼辦？若讓敵人潛到後方，斷我退路，再前後夾擊，情況險惡至極點。」

項少龍暫不答他，向周良道：「周兄負責監視對岸敵軍動靜，白天可以休息，入夜後須加倍留神。」

周良欣然道：「小人現在是否該回帳和鷹王睡覺去呢？」

項少龍大笑道：「正是如此！」

周良去後，項少龍對程均道：「程將軍不用擔心。燒林和對付渡河敵兵由我安排，你只要管好營寨，著所有人白天輪流休息，到晚上才有精神應付敵人。」

驀地一陣鼓響，來自敵陣。只見數百輛戰車，衝了出來，後面跟著以萬計的步兵，緩緩迫近。

項少龍道：「敵人已知我們的援軍到了，所以開始疲勞攻勢。」轉向程均道：「現在程將軍明白為何只許輪流休息。」

程均心悅誠服道：「末將受教。」

項少龍心中好笑，自己勝在多了二千多年的軍事知識。隨便在古代的著名戰役挑一兩條妙計出來，就可順利應用。當下與十八鐵衛潛出營地，沿岸往上游馳去。果如程均所說，每隔十里許憑高築有烽火台，台高約五丈，台頂豎一三丈木桿，桿頂吊有橫板，可上下仰俯，供燧卒攀高望遠。橫板每端綁有一個塞滿柴草的大籠，若見敵蹤，白天發煙，晚上舉火，按預定信號顯示來敵人數與距離、遠近等情報。台上又設有擂鼓，都是遠程通信的有效手段。

不過在項少龍特種部隊的立場來說，趁月黑風高之際，只要借浮木等物，橫過黃河，要解決這些烽火台的燧兵並非不可能的事，想到這裡，心中一震，已知道敵人在等待什麼。他們在等月黯無光、烏雲蓋天的黑夜。只有在那種環境下，他們才可進行奇兵渡江的突襲行動。項少龍來至周良所指上游二十里許處的地方，發現該處水流轉緩，崖岸亦沒有若他處險峻，最適合建立渡江的臨時浮橋。而那裡正好有一座烽火台，可見蒙驁在設立烽火台上確曾下過一番心思。

他心中有數，趕返營地去。敵我雙方的喊殺聲響徹前線，不過營地裡的秦兵早習以為常，獲准休息者人人倒頭大睡，對震耳戰鼓聲和廝殺聲置若罔聞。項少龍四處巡視，鼓舞打氣，感到自己就像到前線勞軍的國防部長，所到處人人歡呼，士氣陡增。在古代的戰役裡，士氣可以直接決定戰爭的成敗。回到帥帳，周良以鮮兔肉餵飼鷹王，原來他怎麼都沒法入睡。

項少龍笑道：「不用擔心，一日天氣晴朗，敵人都難以渡江，所以不用緊張。」

周良舒一口氣道：「那就好多了。」

項少龍返帳倒頭大睡，夢到紀嫣然諸女和項寶兒，又夢到久無音信的琴清，醒來時才知思念之苦。當晚敵人加強攻勢，以投石機擲出巨石，摧毀秦軍第一重木柵，又把陷坑填平，秦軍被迫撤往半里後的第二重防線，加強實力，勉力把敵人擊退，雙方互有死傷，當然以敵方主攻者的傷亡數字大得多。次日黃昏，荊俊率領一支二千人的都騎精銳，來到營地，向他報告諸事就緒，撤走的傷兵病兵，已在往蕞城的路途上，大軍可於今夜開來。

項少龍與荊俊說了敵人渡江之事，荊俊道：「朝霞風、晚霞雨，看天色這兩晚定會下雨，要來該是這兩晚。這事可交給我去辦，敵人沒有一晚工夫，怎都建不起長可橫江的大浮橋。」

旁邊的程均道：「荊將軍準備怎樣做？」

荊俊想了想，道：「我會把該處烽火台的燧兵撤走，敵人若夠膽子渡河過來，我就趁他們在河中進退不得時發動猛攻，只要在那裡布上數十台投石機，必可教他們飲恨德水。」

項少龍讚道：「小俊果然長進多了，此事交由你去全權負責。記緊要帶同周良去。」

又把荊善召來，囑他和烏光、烏達和丹泉三人，帶備火種，入夜後攀山過去放火燒林。兩組人分別出發，滕翼的「疑兵」來了。

漫山遍野燈火點點，其中大半是綁在空騾上的風燈，以數千人製造出數萬人的聲勢。是夜果是烏雲蓋天，卻又密雲不雨，最利偷襲。

項少龍登上前線高台，敵方眾集大批車馬步兵，投石機以千計，正準備大舉進攻，偏是左方密林處全無動靜，可想像在交戰當兒，若忽然由那裡殺出大批生力軍，必可突破己方堅固的防線。戰鼓聲響，魏軍帶頭進攻，由右方緩緩迫來，氣氛立時吃緊。接而左方靠岸處，韓兵亦開始朝己陣推進，立時聲勢大增。五國聯軍經過不斷合作，在配合上確是無懈可擊，難怪每趟對壘秦軍要吃敗仗收場。戰鼓再起，敵陣衝出近千乘戰車，由中路殺來，後面隨著以萬計的弓箭手，由於沒有投石機一類笨重裝備，後發先至，轉瞬趕過兩翼的韓軍和魏軍，直迫而來。

戰車長闊均在十尺上下，兩側有兩個大輪，由四匹駿馬拖拉，速度奇快，予人有很大突破力的感覺，轉瞬間衝過填平的陷坑，越過被破壞的第一重防線，登上平原遠處的坡丘。項少龍正要下令迎頭痛擊，敵車忽然停下來，且把駿馬解下，再將一輛輛戰車聯結起來，形成一道長達兩里的營壘。最奇怪是每隔三丈許，就露出一道可容三人攜手通過的間隙，使人難以明白有何作用。對方的步兵飛奔而至，躲在車陣後，彎弓搭箭，防止秦人出寨反擊。由於車陣在矢石射程之外，項少龍等毫無對抗辦法。

程均歎道：「大將軍所料不差，敵人此舉，旨在斷去我們前路，若敵兵從後方攻來，我們定難逃全軍覆滅的命運。」

此時又見有車隊開來，卻非一般戰車，而是笨重的運糧車，只看其緩慢的速度，八頭騾子都拖得舉蹄艱辛，便知車上是裝滿石頭一類的東西。項少龍和程均終於明白早先車陣留下的間隙通道，是要讓石頭車通過，好建立另一重更迫近己陣的車陣。若讓對方建立起車壘，恐怕第二重防線今晚就要崩潰。由於對方有戰車和箭手掩護，對方的築車為陣確有成功的機會。殺聲由兩翼傳來，左右兩邊的敵人開始發動強攻。

項少龍縱目四顧，約略估計，敵人至少投入二十萬人於今晚的衝擊戰中，實力在己方一倍以上，若被衝破營壘，己軍確只餘待宰的份兒。敵方處五色帥旗高起，擺開陣勢，可想像韓闖正是其中一人。程均等十多將領人人臉色發白，顯為敵人高明的戰術和壓倒性的兵力震懾。

項少龍計算時間，下令道：「召集一批萬人的盾牌兵和弓箭手，預備投石車，當左方密林起火，立即出寨進擊，破去敵人車陣。」

當下有人領命去了。殺聲再起，一隊近千人的步兵由車陣後衝出，以火箭射來。秦軍營地立時矢石齊發，抵擋敵人。形勢慘烈之極，本是黑沉沉的天空全被火炬光照得血紅一片。

項少龍還是初次身歷古代的大型攻防戰，既熱血沸騰，又是心中愴然，那感覺怎都不能作出具體的描述。敵方百多輛運石車和投石車穿過車陣迫來，右方密林忽地起了幾處火頭，迅速蔓延。果如項少龍所料，無數伏兵由林內驚惶奔出，機動性最強的騎兵佔上多數。程均等精神大振，對項少龍信心陡增，反之敵方則慌亂起來。秦軍戰鼓驟起，寨門大開，盾牌兵分成三組，佈陣於前，箭手居後，趁敵人車陣未結成之前，發動反擊。左右同時衝出兩隊各萬人的騎兵，對敵人展開衝殺，以牽制敵人兩翼的大軍。一時數萬人投入鏖戰，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項少龍到此刻才知秦軍的勇猛和精銳，甫一接觸，立時把敵人的先頭部隊衝散，殺得對方棄車而逃，最要敵人命的是他們的運石和投石車反成了己方的屏障，使箭手能迫近對方的戰車陣後，向陣腳未穩的敵人作遠程攻擊。

戰鼓再起。秦軍箭手此時蜂擁而出，接應己方騎兵撤返營地，留下橫七豎八的石車和仍被焚燒的戰車，瓦解了敵人第一波的攻勢。

項少龍知道對方為配合渡河攻來的突襲軍，必然不肯罷休，而己方前線的木柵和木寨亦有多處被投來的大石摧毀或被火箭焚燬，遂下令把主力撤往最後的第三重防線。此時右方的密林全陷進熊熊烈焰裡，照得整個戰場火般通紅。敵人退卻後，布在中場的五、六萬敵軍，又在擋箭車、檑木車、衝擊車的掩護下，分由左右中三路攻來，發動第二階段進攻的浪潮。

攻防戰在這種驚心動魄的情況下進行不休。傷兵不斷被運離營地，第二重防禦線快要失守，天已大明，敵人筋疲力盡下，只好退卻。荊善等此時安然歸來，使項少龍放下心頭大石。接著後方傳來捷報，荊俊於敵人架設浮橋渡河之際，發動猛襲，摧毀浮橋，還令對方折損近萬人。秦軍聞此消息，立時士氣大振。但項少龍心裡自知敗局已成，肯定捱不過另一個晚夜，下令分批撤走，卻不忘虛張聲勢，不讓敵人看破己方的意圖。剛吃過早飯，敵人又發動攻勢，顯然尚未知道渡河兵吃了大虧。

撐持到黃昏，第二重防線終被攻破，全面撤退的時間終於來臨。

項少龍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人，整個營寨陷進火海裡，還蔓延往附近山頭，教敵人難以追擊。亦只有這等險惡山地，方可以這種手段阻延追兵。合縱軍果然中計，銜尾追來。項少龍又在扼守往西通道的第二線堅壘硬擋合縱軍五天，待大軍撤往安全地帶，燒營逃走，沿途以陷阱尖樁遍佈道路，教敵人快騎難以全速追趕。此後數次接戰，均佯作敗退，到退返蕞城，項少龍已知勝券在握。

## 第十章蕞城之戰

桓齮出城三十里來迎接他們。這時原本由一萬都騎和兩萬速援部隊組成的騎兵隊，只剩下二萬許人，可見沿途追逐戰的激烈。離開山區，踏足於蕞城向東的廣闊平原，四面群山環繞，黃河的渭水河段在北方五十里外由西往東流去，由於山嶺重重，除非攀上高峰，否則便看不到大河奔湍的壯觀情景。由函谷關至此，足有三百里的路程。

項少龍和桓齮並騎而行，大軍朝蕞城開去，前者見沿途的防禦工事做足工夫，所有制高點均設有以土石築成的堡壘，滿意道：「小齮果然有本領，只看這裡顯示出來的陣勢，足可教龐暖心驚肉跳。」

桓齮得他讚賞，歡喜道：「大將軍在前線出生入死，我怎能躲在這裡只享清福，現時蕞城加入後撤回來的軍隊，總兵力達十五萬之眾，人人養精蓄銳，更清楚大將軍親自殿後，好讓他們安抵蕞城，又知大將軍旨在誘敵西來，使敵人變成疲軍，再予痛擊，故現在人人摩拳擦掌，願為大將軍效死命。」

後面的荊俊一向與桓齮言笑不禁，笑罵道：「小齮原來這麼狡猾，竟懂得散播謠言，幸好謠言有激勵士氣的作用，否則定要依軍法把你處置。」

眾人笑了起來。

桓齮向少龍身後的周良打個招呼，讚道：「周兄這次立了大功，現在軍中人人稱你作鷹神，只要見到你，沒有人憂心會給敵人突襲。」

周良笑得嘴都合不攏，摸著肩上的鷹王，謙虛一番。談笑間，項少龍等越過護城河，由放下的吊橋進入城內。入目的場面立時嚇了項少龍他們一大跳，城內軍民全擁到主街兩旁，夾道歡呼，如癡如狂。就像他們已大勝凱旋而回，事實上真正的大會戰尚未發生。

三天後，合縱軍的先頭部隊到達蕞城平原東面的地區。桓齮趁他們人疲馬乏，又不熟地形的弱點，不分晝夜對他們輪翻衝擊突襲，又放火燒營燒糧，合縱軍硬被迫退二十多里，勉強站穩陣腳，但已折損過萬人，對士氣的打擊尤為嚴重。

項少龍等藉此爭取到休息復元的空間，終日在蕞城外排練陣法。項滕兩人從墨子兵法內，選取最有利於在這種封閉式環境中發揮的「螃蟹」陣，就是不將兵力按常規集中於正面作「正兵」，而是將兵力集中於兩翼來發動進攻的「奇兵」。由於他們是背城而戰，「正兵」可借助高牆上的投石機和居高臨下的弩箭增加防衛力，故不懼敵方作正面主力的衝擊。而兩翼的奇兵，則由最精銳的都騎與速援兩支騎兵作主力，他們的厚背大刀，最適合這種衝鋒砍劈的任務。

敵人這次西來，沿途儘是山區，笨重的攻城車和投石機都要棄置途中，減少被秦軍的牽制威脅。目前唯一對合縱軍有利的條件，只在佔優的人數上。現在已進入秋季，合縱軍若不能在嚴冬來臨前攻破蕞城，勢要陷身於冰封雪蓋的窘境中，動輒是全軍覆沒之局，所以項少龍不愁他們敢築壘堅守。所以只要項少龍肯出城應戰，龐暖等只會謝天謝地，希冀速戰速決。

十天後，合縱軍再次往蕞城推進，緩緩進入蕞城之外廣闊達五十里的平原上，在邊緣山區設營立帳，又以戰車結成防禦柵壘。項少龍下令停止一切擾敵的攻擊，任由敵人立穩腳步。大戰即來的氣氛，拉緊敵我雙方每一個人的神經。再三天後，五國聯軍全部抵達，項少龍等在城牆上望去，表面看來，對方確是軍容鼎盛，全無疲憊之態。

桓齮留神看了一會，笑道：「若論兵將質素與訓練，合縱軍除趙軍外，其他四國均遠不及我，這次蒙上將軍之所以會吃敗仗，皆因連年交鋒，他的作戰方式早給龐暖等摸透。所以很容易採用種種針對性的措施，從而獲得勝利。」又道：「王翦上將軍曾說過，縱觀近代名將，只有白起和李牧兩人作戰從無成法，又不遵成法，教人無從測度，其他人總是有跡可尋。而現在王上將軍應該把項大將軍加進這名將榜上去。」

項少龍笑罵道：「小子愈來愈懂奉迎捧拍之道。」

眾人說笑一會，氣氛輕鬆起來，滕翼道：「敵人雖有損折，兵力仍有五十萬之數，不過我並不因此擔心，對方始終各懷異心，難以衷誠合作。兼之這裡天氣水土，尤不利於例如楚人的南方軍，我們又把附近的溪流水井以沙石堵塞，使他們這些疲兵更是困苦，故雖有五十萬人，其實可以二十萬的兵力視之，與我們相去不遠。而我們則有堅城作護持，不怕久戰。而對方必須倉猝發兵，盡力爭取時間，優劣之勢，不言可知。」

桓齮極目遠眺，道：「敵陣中傳訊騎兵由中往左右兩方馳去，顯是去召集將領，聚往中軍會議，看來敵人快要大舉進攻。」

項少龍心中一動，淡淡道：「照我猜只是擺個樣子出來給我們看的，若我是龐暖，又真的兵強馬壯、士氣如虹，何不索性擺出疲弱之態，引我們出城進攻，現在這樣擺出威猛姿態，適足顯示他們內心虛怯，怕我們去攻襲他們。」

程均這時已對項少龍視為天將，聞言同意道：「兵書有云：「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整齊反示我以不戰。』大將軍的看法極具明見。」

桓齮、滕翼、荊俊同時動容。荊俊立即請命出戰，項少龍怕他有失，命桓齮作為輔翼。半個時辰後，城門大開，兩人各領一隊兩萬人的步騎與投石車混合組成的部隊，越過平原，衝擊敵陣。項少龍和滕翼則領軍押陣，好於必要時掩護他們退卻。戰至黃昏，連破敵方數個營寨，收兵回城。

翌日輪到敵人派軍前來擂戰，秦軍閉門不出，只以箭矢回答，敵人無奈退去。進行了三天這種互有傷亡的拉鋸戰，到第四天清晨，合縱軍終失去耐性，以新造好的攻城車、檑木車發動全面的攻城戰。項少龍仍堅守不動，等到敵人勢疲力乏，全面退卻，然後傾巢而出，在城外布成早先定好的陣勢。合縱軍此時雖不願意作戰，但因不想放過會戰的良機，更懼怕給秦軍衝擊，遂全面出動，在平原另一邊布下戰陣。

項少龍和滕翼登上中軍的一座小丘上，觀察敵方佈置。朝陽升離東山，陽光普照下，敵我雙方的兵器甲盔閃爍生輝，點點精芒，漫布兩邊平原，瀰漫著大戰一觸即發的氣氛。合縱軍的兵力明顯減少，約有四十萬之眾，分成五大陣。兵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以步兵為主，前方是戰車，後陣為騎兵，成前中後三陣。左右兩陣則是快速的騎兵。中央的步兵又依兵種分作九個小陣，最前三陣是盾牌兵和輕裝步兵，其他六陣是攻擊主力的重裝備步兵，每陣達二萬人，分持弩、槍、劍、盾、拒馬、矛、戟等遠程防禦或攻堅的武器。每隊佔地大小、相互間的距離，均諳合某一戰陣法規，非是烏合之眾。

滕翼歎道：「三弟雖是初次領兵，但每趟均料敵如神，像眼前般避開敵人中央的主力，把重兵置於兩翼，確是高明之致。現在儘管龐暖知道不對勁，亦難以變陣。何況他更不知我們的騎兵每人至少具有百戰刀一半厲害的厚背大刀，保證可讓對方兩翼持劍作戰的騎兵吃上大虧。」

敵陣戰鼓忽轟天而起，集結在前陣的三組近三千乘戰車，在步兵的緊隨下，一聲發喊，開始推進。周良肩上的鷹王感染到那種兵凶戰危的氣氛，拍翼低鳴。項少龍下令堅守，鼓聲立響，傳訊兵則以旗號知會兩翼的桓齮和荊俊。快將進入射程之時，三千輛分六排而來的戰車，前兩排忽地加速，朝前衝來。每乘戰車除御手和乘車兵卒外，還跟了一隊車屬步兵，各有職責。御手驅車，乘車兵則配備弓、弩、矛、鉞等兵器，距敵遠時用弓弩，近戰則以矛、鉞格鬥；而車屬步兵則緊隨戰車，與戰車密切配合，互相掩護接應，以擴大殺傷和防禦力。戰車上的御手和戰士因不用步行，均戴重盔穿堅甲，不怕一般箭矢，戰馬亦然，在戰場上確有任意縱橫莫之能御的氣概。若給它們衝入陣來，戰鬥隊形休想再能保持完整，此時若對方後援繼續攻來，不敗者幾稀矣。

一時雙方鼓鳴人喊，箭矢交飛，殺聲震天。敵方兩翼的騎兵各分出一萬人來，掩護中鋒隊的兩翼。大戰終告拉開序幕。項少龍待對方完全進入射程內，下令城上的投石機發動。漫天巨石，立時往敵人衝來的戰車投去。人仰車翻下，仍有近百輛戰車衝近陣前來。

項少龍一聲令下，前線秦軍潮水退後，露出後方無數陷馬深坑，敵車哪想得到秦軍有此一著，登時車翻人陷，給秦軍乘勢擊殺。城上箭如雨下，失去戰車掩護的徒步兵卒紛紛倒地，慘狀令項少龍不忍卒睹，又無可奈何。在戰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何來仁心容身之地。

敵方兩翼騎兵殺至。項少龍再著旗手打出旗號，左右兩翼騎兵群集而出，人人手持大刀，把持劍的敵騎砍劈得潰不成軍，人仰馬翻，狼狽不堪。秦軍鐵騎一向優於東方士卒，現加上最利馬上衝擊的新武器，更是勢不可擋。項少龍中軍在粉碎敵人首輪攻勢後，開始推進，向敵人第二輪攻來的戰車步卒推進數百步，又布成陣勢，以投石機和箭矢對敵人進行遠距離攻擊。

敵方兩翼騎兵狼狽潰敗，敵方中央軍怕失去兩翼掩護，陷進三面受敵的窘境，連忙撤退。豈知戰車在前衝時雖勢不可擋，但轉動卻不靈活，近半戰車在急忙掉頭下碰撞一團，混亂之極。這也難怪合縱軍，誰估得到兩翼的騎兵敗得這麼快和慘。

項少龍知道時機來臨，下達全面進攻的命令。首先是桓齮和荊俊的左右兩支騎軍各兩萬人咬著敵人敗軍的尾巴由兩翼殺去，接著是兩翼的六萬步兵隨在騎兵後由兩側向敵陣推進。項少龍由四萬步兵、一萬騎兵和一千烏家子弟組成的中央軍，開始對敵人後撤的中軍加以衝擊，殺得敵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慘厲至極。兩翼騎兵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入敵陣，合縱軍慌亂起來，亂勢像波浪般擴展，波及全局。

龐暖等心知不妙，擂鼓鳴號，下達全軍繼續挺進抗敵，由主動變成被動。當合縱軍堪堪將秦軍抵擋著，項少龍和一千烏家子弟如飛殺出，立如虎入羊群，擊潰合縱軍最具實力的中軍。合縱軍敗勢已成，就算孫武復生，白起重臨，亦難挽回敗局，只半個時辰，楚軍首先後撤，這一舉動立使合縱軍變成四分五裂之勢，陣勢大亂。合縱軍紛紛棄械捨甲而逃，再沒有頑抗之力。

秦軍銜尾窮追二十餘里，斬敵達八萬之眾，俘擄二萬餘人。五國合縱擊秦，從未嘗過如此慘敗。當夜項少龍在山地紮營，準備養足精神，明天繼續追擊敵人，好收復所有失地。忽然手下來報，擒到敵方的大將。

項少龍來不及穿好盔甲，出營一看，赫然見到滿身血污的韓闖垂頭喪氣地被押至帳前，見到項少龍慘然笑道：「項兄請給我一個痛快。」

項少龍大吃一驚喝道：「立即鬆綁！」

手下對他無不敬若天神，聞言立即割斷繩索。項少龍使人為韓闖療治傷口，一切妥當，邀他入帥帳用膳。

韓闖苦笑道：「少龍此戰，將名動天下，聲威直追白起當年，我韓闖敗得口服心服。」

項少龍歎道：「各為其主，這一戰大家都是無可奈何。韓兄今晚就睡在這裡，明早乘馬返回貴國。」

韓闖一震道：「少龍私放敵將，罪名可大可小，我怎過意得去？」

項少龍誠懇地道：「此事哪還理得這麼多。我會將韓兄的隨從一併交還韓兄，韓兄必須盡快逃離秦境，現今之勢，我們是不得不乘勝追擊。」

韓闖本就是貪生怕死的人，得此生機，感激涕零，道：「要走不若今晚走，唉！少龍真夠朋友。」

項少龍當夜送走韓闖和他近千親衛，到次日清晨，一邊把俘虜遣往蕞城，一邊銜尾追敵。途中龐暖雖重整合縱軍，但由於士氣渙散，兵器、糧食同缺，不三天被全部擊退。項少龍長驅直進，以有如破竹之勢重奪函谷關，粉碎東方五國合縱抗秦的美夢。項少龍使人重築工事，加強函谷關的防守力，過了冬天，小盤派來特使，宣讀由小盤和朱姬簽發的聖諭，把項少龍策封為上將軍，其他將官全加官一級，桓齮和程均同時升為大將軍，滕荊兩人亦晉身將軍之列，周良則破格被提升為副將，其他人無不論功行賞，士兵獲發三倍餉銀，登時皆大歡喜。除程均留守函谷外，項少龍等被召回咸陽述職。此戰使項少龍名揚天下，聲勢尤在王齕、蒙驁之上，與王翦並列為西秦兩大新虎將。

項少龍等登上小盤遣來的樓船隊，逆流駛往咸陽，免去路途跋涉之苦。隨船而來的竟有紀嫣然、趙致、周薇和鹿丹兒，令項少龍、烏果和荊俊喜出望外。烏廷芳愛子如命，為了要在家陪伴項寶兒，沒有隨來，田氏姊妹自然也要留下。眾人暢敘離情。

在艙廳晚宴，項少龍問起琴清，紀嫣然神色一黯道：「華陽夫人上月去世，清姐有信回來，說要為夫人守孝一年，順便處理她家族生意，暫時不回咸陽。」

正和荊俊交頭接耳，卿卿我我的鹿丹兒得意地道：「三哥還未謝我，這次若非我鹿丹兒纏得儲君難以推拒，你現在哪能左擁紀才女，右抱致姊姊呢？」

眾人見她已為人婦，仍是那副少女的天真神態，為之莞爾。

周薇歎道：「自你們出征後，我們不用說了，事實上整個咸陽由上到下都擔心得要命，街上的人失去笑容，怕合縱軍兵臨城下，直到捷報傳來，全城歡喜若狂，人人擁往街上，澈夜歌舞，不斷高叫儲君和項爺的名字，更深信是黑龍護佑，故有奇蹟般的戰果呢。」

眾人深覺榮耀和感動。

鹿丹兒的矛頭忽然指向桓齮，擺出長輩大姐姿態道：「小齮你這次回咸陽，應該成家立室，此事我自有安排，你只要聽我吩咐就成。」

烏果失聲道：「若聽荊夫人的安排，豈非是盲婚啞嫁？」

登時惹來哄堂大笑。

鹿丹兒狠狠瞪著烏果，紀嫣然道：「聽說呂不韋聞得你們大勝的消息，連續三天食不下嚥，在我們起程前他率人到新設的東郡去，但我們卻懷疑他另有圖謀，說不定是去見成蟜和杜璧等人。」

滕翼問道：「呂不韋現在和嫪毐的關係如何？」

鹿丹兒搶著答道：「他們兩人倒沒有什麼，在管中邪和呂娘蓉婚宴上還態度親密，有說有笑，但下面的人卻鬥個不亦樂乎，現在都衛軍明顯分作兩個派系，一邊是管中邪和許商，一邊是韓竭。而許商和韓竭又因爭奪醉風樓的楊豫，吵鬧不休。」轉向項少龍道：「昌平君教我先告知各位，他要在醉風樓為你們設祝捷宴。」

桓齮最關心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速援師，問起蒙氏兄弟和小王賁的情況。

趙致道：「小賁被儲君升為將軍，派去東疆馳援王齕。李牧確是非凡，每戰皆捷，若不是王上將軍坐鎮，恐怕東方四郡早告陷落。」

滕翼問起蒙驁，紀嫣然歎道：「他被召回咸陽後病倒了，呂不韋這無情無義的人對他非常冷淡，現在呂不韋大力栽培管中邪、許商、趙普和連蛟，最近派管中邪和趙普等去攻打韓國，聽說還佔了一座城池呢。」

項少龍大感頭痛，呂不韋始終有權有勢，現在又勾結上成蟜等人，更是難以對付。管中邪乃文武全材，若變成另一個蒙驁，異日作反起來，為禍更烈。眾人談了一會，各自回艙房休息。

兩女歡天喜地侍候項少龍沐浴更衣，到了榻上，紀嫣然低聲道：「太后又到雍都去，陪行的還有嫪毐和茅焦，夫君可猜到是什麼事？」

項少龍劇震道：「她又有喜了嗎？」

這是她為嫪毐生的第二胎。

項少龍等在咸陽城外渭水旁的碼頭登岸，樂隊奏起歡迎的樂曲，小盤與昌平君等文武百官，早在岸上恭候多時。返回王宮路上，人民夾道歡呼喝采，鳴放鞭炮煙花，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氣氛熾烈，沸騰著秦人的感激和熱情。儲君和項少龍的名字，被叫個不絕。在小盤的領導下，各人先往祖廟拜祭秦室的列祖先君，並為陣亡戰士致哀，然後宣佈當晚舉行國宴，同時犒賞三軍。接著小盤在內廷和項少龍舉行會議，參加的還有小盤另外三個心腹王陵、李斯和昌平君。小盤這時名義上是十九歲，實際是二十一歲，已完全是個成年男子的模樣。他長得雖比項少龍要矮上半個頭，但以一般人標準來說已算軒梧。且由於他肩寬背厚，沉著自信，目光深邃莫測，那種君臨天下的威勢，確能教人懾服和甘於為他賣命。他只是隨便坐下，其迫人而來的氣度，足可使人生出俯首跪拜的衝動。

眾人再向項少龍祝賀，小盤欣然道：「項卿究竟喜歡寡人稱你為太傅還是上將軍？」

眾人哄聲大笑。

項少龍失笑道：「還是太傅聽來順耳一點。」

小盤搖頭歎道：「勝而不驕，我大秦恐只太傅一人而已，太傅此戰奠定我大秦統一天下的基礎，又為寡人挽回天大面子。現在誰都不敢在背後說寡人待太傅過厚。」

昌平君笑道：「呂不韋在少龍厚待韓闖一事上大造文章，儲君只回他一句絕無此事，就擋著呂不韋的唇槍舌劍。異日有人問起，少龍也可以此名句作答。」

項少龍心中湧起暖意。

小盤道：「只是小事一件，放了韓闖又如何？此人能有多大作為，適足顯示太傅非若呂不韋那種無情無義的人。但異日若拿到李牧，太傅千萬不可以放過他。」

項少龍想起說不定要和最可敬與可怕的李牧在戰場相見，不由心中一沉。

王陵知他心意，笑道：「暫時該不會有這種情況，現在李牧正移師攻齊，不但擊退想趁機奪取趙人土地的齊兵，還攻下齊人的饒安，使王齕得以喘一口氣，李牧確是了得，此人一天不除，終成我們東進的最大障礙。」

李斯道：「這次少龍大展神威，儘管孫武復生，這一仗怕都不能勝得更乾脆漂亮。」

項少龍謙讓一番，心中一動道：「現在儲君君威大振，該是把王翦召回來的時候。」

昌平君道：「儲君正有此意，所以準備派蒙武、蒙恬兩兄弟到魏國作戰，待他們有了經驗，接替王翦。但若於此時輕舉妄動，說不定這握有戍邊大兵權的要位會落入呂不韋和嫪毐的人手上去。」

小盤壓低聲音道：「現在蒙驁病得很厲害，前天寡人去探望他，他說了一番稱讚太傅的話，看來頗有悔意。」

項少龍遂把蒙驁當日請自己照顧蒙武兄弟的事說出來。

小盤興奮起來，道：「待太后回來，寡人要為太傅封侯，太傅的權位怎都不可以低過呂不韋。」

項少龍見有外人在座，不好說出拒絕之言，淡淡應了。還有三年將是小盤舉行加冕禮的大日子，只希望在那一天來臨之前，不用與李牧對陣沙場，便可謝天謝地。脫身後，趁離國宴尚有三個時辰，項少龍返回烏府。烏府外擠滿歡迎他的鄰里人士，剛進大門，廣場上鞭炮轟鳴，充滿喜慶的氣氛。

烏應元親領族人出迎，搶前抓著項少龍的手激動道：「我烏家終出了一位威震當世的名將，我高興得不知該說什麼。」

項寶兒捂著耳朵，衝入他懷內。烏廷芳和田氏姊妹也連哭帶笑撲過來，項少龍又疼又哄，擁著妻婢愛兒，進入宅內，先拜祭烏家祖宗，沐浴更衣，再到大廳接受族人恭賀。

紀嫣然、趙致、善蘭、鹿丹兒等換上華服，出來招呼親友。滕翼、桓齮、趙大等全回來了，更增一片喜慶的氣氛。周良因鷹王建功，在烏家身份大是不同，鷹王更成了比項少龍更受注目的主角，孩子圍著它指點讚歎。烏廷芳纏在項少龍旁，不住撒嬌撒癡，他這位嬌妻雖年過二十，但容貌神態仍嬌癡若初遇時的少女模樣。

項少龍找個機會，與滕翼商量道：「我準備向儲君提議，辭去都騎統領一職，以後得要仰仗二哥。」

滕翼笑道：「三弟該知我對仕途沒有興趣，照我看不若由小俊接手，另外輔之以烏果和趙大，同時還可多提拔兩個人。」

項少龍道：「就是周良和烏言著吧！其他鐵衛亦可安插到都騎裡，不用隨我們返牧場以致無所事事、荒於嬉戲。」

滕翼點頭同意，事情決定下來。

烏應元走過來把兩人扯往一角道：「我上月由塞外回來，你們的義弟王翦確是智勇雙全的猛將，匈奴人全不是他的對手。」頓了頓道：「匈奴人在北塞一向縱橫無敵，男女老少皆長於騎射，勇猛凶悍，來去如風，又耐苦寒。豈知先敗於李牧之手，再重挫於你們四弟。現在烏卓已在貝加爾湖附近建立山城，附近一向受匈奴欺凌的弱少民族均來依附，最好再調一千我們的子弟兵去，增強實力，將更有發展的把握。」

項滕兩人不迭點頭答應，露出嚮往的神色。只有在自己的國度家園，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當晚在王宮內由小盤主持祝捷宴，全城居民均獲贈酒食。對小盤來說，項少龍打勝仗就像他自己打勝仗，特別滿足和高興。項少龍自然成為宴會中主角，杯來盞去，宴會舉行至一半早醉得不省人事，怎樣離開都不曉得。次日醒來，發覺睡在未來秦始皇的龍榻上，原來是小盤堅持要如此相待。紀嫣然等留在宮裡，等候他起來。到小盤回來，與項少龍等共晉午膳，頗有一家人相敘的親切味兒。

項少龍向小盤提出由荊俊當都騎統領，烏果、周良、趙大為副的提議，小盤一口答應，笑道：「區區一個都騎統領，實不該由上將軍兼領。」

項少龍又乘機提出想返回牧場好好過一段安適日子，小盤雖不願意，無奈下答應。膳後項少龍率妻兒返回烏府，睡了一個午覺，醒來時精神大振。紀嫣然三位嬌妻和田氏姊妹正坐在榻旁閒話家常，說的是項寶兒的趣事，樂也融融，聽得他的心都融化了，倍感甜蜜溫馨。比對起戰爭的冷酷殘忍，這實在是個溫暖情深的天堂。眾女見他醒來，忙侍候他起身。

紀嫣然低聲在他耳旁道：「圖管家約你黃昏到老地方見面，昌平君今晚則在醉風樓訂了個別院，囑你今晚去赴宴。唉！昌平君難道不知你回來後尚未有時間在家陪伴妻兒嗎？」

旁邊的烏廷芳嬌嗔道：「你今晚不回來，芳兒不會上榻睡覺。」

項少龍差點要立下誓言，保證早去早回，兩女才回嗔作喜。久別勝新婚，箇中情況，可以想見。又和項寶兒玩了一會，遂「微服出巡」，往會圖先。

在秘巢見面後，圖先寒暄幾句，轉入正題道：「少龍這次大展神威，擊退五國聯軍，亦打亂呂不韋的部署和陣腳，兼之蒙驁病重，使他不得不改變策略。現在他不但勾結上杜璧、蒲鷊等人，更設法拉攏嫪毐，要作垂死掙扎。」稍頓續道：「老賊對儲君已完全死心，知道儲君加冕之日，將是他敗亡之時，所以他定會在那日之前，孤注一擲叛上作反，此事不可不防。」

項少龍皺眉道：「現在儲君威權日增，嫪毐亦不會輕易信他。呂賊能弄出什麼把戲來？」

圖先歎道：「有利則合，問題是嫪毐亦想作反。要知嫪毐實乃怙惡不悛的流氓和無賴狂徒，雖得朱姬恩寵，但在秦人心中，只是由家奴而躍居披著宦者外衣的幸臣，除了像呂不韋這麼別有居心，還有誰肯依附支持他。在這種情況下，呂嫪兩人再次狼狽為奸並非絕無可能。他們的關係當然不會持久，謀反成功之日，就是他們決裂之時。」

項少龍苦惱道：「難道朱姬會坐視嫪毐陰謀去推翻自己的兒子嗎？」

圖先歎道：「朱姬已是陷溺極深，而且嫪毐對女人有特別手段，朱姬又貪一時的風流快活，陰差陽錯下，使嫪毐聲勢日盛，結黨迎私。少龍出征後，嫪毐以眾卿之首的身份，事無太少，均積極參與，還以『假父』自詡，其心可見。」

項少龍啞然笑道：「假父？真虧他想得出來，先是呂不韋，後是嫪毐，難道沒想過要騎在國君頭上，只會招來殺身之禍嗎？」

圖先欷歔道：「有多少人像少龍般懂得功成身退，避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結局。聽陶公說，儲君加冕之日，你們將避隱塞北，不知肯否讓我圖先一族，依附於少龍驥尾之後呢？」

項少龍正容道：「能與圖總管並騎馳騁於漠北大草原之上，是少龍求之不得才對。」

圖先感動地伸手與他緊握，一時說不出話來。

項少龍問起仲父府的情況，圖先道：「我差點忘掉一件事，齊國最近來了兩位劍手，均為稷下劍聖曹秋道的弟子，一名任千里，另一名房永，很少出外露臉，態度神秘。若我沒有猜錯，他們該是田單應呂不韋請求，派來咸陽準備在必要時刺殺少龍的高手。」

項少龍訝道：「既是如此，他們怎會讓圖兄得悉他們的身份？」

圖先哈哈一笑道：「皆因我廣佈線眼，偷聽得許商和他們的私話，據此猜到田單那方面去，現在呂田兩個最恨的人是少龍，縱然不為利益，亦要去少龍而後快。」

項少龍失笑道：「想殺我的人還少嗎？是了，許商是否在和韓竭爭奪楊豫呢？豈非呂嫪的美美之爭，由他們延續下來？」

圖先冷哼道：「還有什麼好爭的，呂不韋已嚴令許商不得與韓竭爭風，故此我猜到呂不韋是要勾結嫪毐。哼！韓竭這小子當了官後，愈發囂張，一言不合就出手傷人，由於有嫪毐撐腰，儲君都不敢拿他怎樣。不過現在韓竭已對楊豫失去興趣，因為醉風樓來了一位姿容更勝單美美的美人，此女確是我見猶憐，兼且又聲明賣藝不賣身，哪個男人不想得之而後快。」

項少龍失聲道：「真有賣藝不賣身這回事嗎？誰能保得住她呢？」

圖先道：「只憑她『玲瓏燕』鳳菲之名，足可保住她的清白，不過她來的時候真巧，是在少龍回咸陽的前三天。現已在公卿大臣間引起很大的哄動，人人爭相擁往醉風樓去。」

項少龍皺眉道：「圖兄是否在暗示她是來對付我的呢？」

圖先歎道：「鳳菲乃三大名姬之首，很得各國權貴敬重，聽說是宋國的公主，不知為何會淪落風塵，照說該沒有多少人能唆使得動她，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少龍還是小心點好。現在東方六國，最想殺的人是少龍你。」

項少龍苦笑道：「問題是我今晚要到醉風樓去，希望那群損友不是挑了她來陪我吧。」

圖先笑道：「若她肯來陪酒，少龍更要小心，因為她到咸陽這麼久，仍未試過答應為誰陪酒。」

項少龍苦笑一會，呻吟道：「美女就是有那種魔力，我們男人雖明知對方不安好心，但不管怎樣，總是試圖發掘她們另有好處，而忘了她們可能只是徒具美貌，實藏歹心。」

圖先微笑道：「你見過鳳菲就明白了。她肯定是內外俱美，蘭質慧心的絕色尤物，或者只因立場不同，遂變成居心叵測的敵人。幸好少龍對美色一向極有定力，鳳菲縱有陰謀，亦將派不上用場。」

再談兩句，兩人告別分手。項少龍忽然很想往探正病重中的蒙驁，但因要赴昌平君的宴會，只好把此事擱至明天。

項少龍與十八鐵衛來到醉風樓，伍孚親自恭迎，把他請進偏廳，遣走下人，跪地叩頭。

項少龍早見慣他的小人作風，昂然而立，沒好氣道：「樓主免禮，這次又有什麼把戲？」

伍孚惶然起立，恭敬道：「小人哪還敢在上將軍前作奸使詐，今天是有重要消息，要向大爺面陳。」

項少龍坐下來，道：「坐下說！」

伍孚戰戰兢兢地坐下來，先左顧右盼，生怕仍有人留在偏廳內的樣子，低聲道：「呂不韋有陰謀要害死王齕和大爺你。」

項少龍失笑道：「他當然這麼想，但辦不辦得到卻是另一回事。」

伍孚很委婉地道：「小人是在長期偷聽下，一點一滴地串連起來，方能識破他們的陰謀。」

項少龍想起他偷聽的銅管，半信半疑道：「單美美成為魏國王后，呂不韋還來這裡幹嗎？」

伍孚道：「大爺有所不知，半年前我在楚國以重金買來一位國色天香的越女白雅雅，呂不韋對她頗為迷戀，故不時到醉風樓來盤桓。現在雅雅已代替美美，成為四花之首。唉！美美的離開，害得我差點沒命，當然！小人絕不敢怪項爺，小人是該受罰的。」

項少龍不耐煩地道：「不要拐彎抹角，快說！」

伍孚壓低聲音，湊近了點道：「首先他們是要對付王上將軍，由於王上將軍在趙境作戰，各方面都要靠杜璧和成蟜支援，而呂不韋正是要借杜璧之手，在李牧與王齕作戰之際，抽王上將軍的後腿，後果可想而知。」

項少龍由於不知那處的情況，從沒有想過這種可能性，色變道：「李牧不是去了和齊人作戰嗎？」

伍孚道：「只是誘王上將軍深入趙境的毒計。」

項少龍駭然道：「你為何不早點將這麼重要的事說出來，就算我不在咸陽，你也可找昌平君說呀！」

伍孚歉然道：「一來小人只聽得一鱗半爪，未敢肯定。到前天楊豫告訴小人，許商在她面前誇口大爺你命不久矣，我的思想清晰起來。許商當時說大爺你此仗之勝，正種下你將來敗亡之果。楊豫不解問他，他只說任大爺如何本事，總鬥不過李牧，便沒有再說下去。於是小人想到只有害死王齕，大爺你方須與李牧在短期內一決雌雄，所以……」

項少龍霍然起立，道：「你去告訴昌平君，我要遲點到。」

言罷匆匆離去，飛馬入宮求見小盤。小盤正和愛妃王美秀下棋取樂，見他這般惶急來到，知有急事，立即在內廷接見他。

當項少龍把伍孚的猜測說出來，小盤色變道：「此計確是歹毒之極，可見一天不除成蟜，寡人仍是地位難穩。」

小盤接著召來近衛，吩咐立即派出快馬，持節趕往上川，警告王齕小心防範。諸事妥當後，未來秦始皇神色凝重道：「若王上將軍發生不幸，我們立即對付成蟜和杜璧，好去此心腹之患，那時寡人就要看呂不韋怎樣收場。」接著露出笑容，低聲道：「儲妃有喜了！」

項少龍忽然驚覺他確已長大成人，衷心賀喜。

小盤苦惱道：「趁現在呂不韋和太后不在咸陽，最好先和孩子取個好名字，那就輪不到他們來取了，師傅有什麼提議？」

項少龍衝口而出道：「那定是叫扶蘇。」

小盤愕然看他半晌，項少龍心中叫糟，未來秦始皇點頭道：「名字倒也特別。但還須一個女兒的名字，那時無論生男生女，都有名字。」

項少龍鬆一口氣道：「我只想到男孩的名字，看來這胎該是男嬰，所以不用另想女名。」

小盤默默把扶蘇念了數遍，欣然道：「若生的是兒子，就叫扶蘇吧！」

項少龍又知自己以所知的歷史去影響未來的歷史，心中怪怪的，乘機告辭離宮，趕到醉風樓，已比原來約定的時間遲了大半個時辰。出乎料外地除昌平君兄弟，李斯、桓齮、荊俊、王陵、烏果、周良等人外，還有王綰、蔡澤、嬴傲和贏樓在列，顯示這些人已靠攏往以小盤為首的政治派系。滕翼因要陪伴妻兒，來了片刻便走了。楊豫、歸燕和白蕾與醉風樓有點姿色的美妓全體出動，採人盯人策略，每女侍候一人，氣氛熱烈。項少龍位居首席，越國美女白雅雅早在候他到來，此女身穿楚服，年約十八，長得果是花容月貌，不比單美美遜色，不但氣質絕佳，最動人是溫婉可人，一對俏目總含著無限情意，兼之聲音甜美溫柔，確是不可多得的尤物，難怪伍孚能以她去應付痛失單美美的呂不韋。但想起她最終的命運可能是成為呂不韋的姬妾，又心中惻然。

項少龍尚未坐好，給人連罰三杯，駭得他舉手投降道：「再喝下去，恐怕項某要立即給抬走，請各位格外開恩，饒了我這回。」

王綰笑道：「昨晚項大人喝了超過二十杯才倒下來，今晚怎都要再喝七杯，我們或可饒你遲來之罪。」

正爭持間，白雅雅嫣然一笑道：「讓雅雅代上將軍喝這幾杯罰酒吧！」

眾人轟然叫好。

蔡澤笑道：「罰酒必須先進項上將軍之口，然後由我們的雅雅代喝。」

眾人又再起哄。白雅雅嚶嚀一聲，倒入項少龍懷裡，秀眸半閉，俏臉霞燒，一副小鳥投懷的模樣。項少龍雖經慣這類戰國式的風流陣仗，但由於這青春煥發的美女充滿新鮮熱辣感，亦大感刺激，借點酒意，在眾人鼓掌喝采中，荒唐一番，飽嘗她香唇的銷魂滋味。眾人終於放過他。

嬴傲笑道：「聽說龐暖戰敗後，其他合縱國均指他冒失深進，白白錯失挫敗我大秦的良機，以致聲威大跌，看來他們很難再組成另一次合縱。」

嬴樓接口道：「輸了敗仗，人人推卸責任，這次蕞城會戰，走得最快的是楚人，成為其他人責難的目標，弄得很不開心，五國該有好一段日子難有協調。」

李斯拍掌道：「今晚只談風月，不談公事。太尉為少龍安排的一場玲瓏燕舞，該可開始吧！」

昌平君向坐於末席的伍孚打個眼色，後者忙去安排。

荊俊笑道：「只看我們廷尉大人比三哥還緊張，當知鳳菲的吸引力。」

眾人同聲附和，弄得一向不涉足風月場所的李斯不知所以、尷尬萬分。項少龍整個人輕鬆起來，感受到各人間洋溢著的交情。

白雅雅此時靠過來，湊在他耳旁道：「項爺不念舊惡，助美美小姐去當她的魏後，我們醉風樓的姊妹非常感激呢。」

項少龍低聲道：「此事豈非全城皆知。」

白雅雅含笑道：「好事傳千里嘛！現在只要項爺勾勾指頭，人人都會爭著來為項爺侍寢哩！」

項少龍怎會相信，只是歸燕便對自己恨之入骨。

白雅雅橫他一記媚眼，含羞道：「只不知雅雅能否得項爺恩寵？」

項少龍見她媚態橫生，最要命她看來又是如此秀逸嫻雅，不由心中一蕩，低聲道：「今晚不行，待我看看吧！」

白雅雅吹了一口氣到他耳內，輕嚙他耳珠道：「白天也可以的，那項爺的夫人就不會知曉。」

項少龍想起家中賢妻，立時清醒過來，剛要婉言拒絕，伍孚一臉無奈走進來，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昌平君知道不妙，道：「美人兒是否怪我們遲到？」

伍孚苦著臉道：「看來是這樣子。菲小姐回了別院睡覺，小人說盡好話也不起作用。」

出奇地眾人不但一點不覺得她在擺架子，還甘之如飴地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

昌文君笑道：「都是少龍惹出來的禍，開罪了我們的玲瓏美人兒，我提議由少龍去道歉，把她哄回來。」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李斯不知如何興致特高，竟贊成道：「玲瓏美人後天要到魏國去，少龍你快去設法。」

桓齮大訝道：「你們究竟是賀項上將軍還是只為見玲瓏燕？」

昌平君等齊聲大笑，場面混亂之極，相當有趣。

項少龍生出好奇心，勉為其難地長身而起，歎道：「小弟儘管去試試看，若給轟回來，你們可不能怪我。」

眾人鼓掌聲中，項少龍隨伍孚出門而去，走了幾步，荊俊、烏果和昌文君三人追出來，要到門外隔岸觀火。項少龍給那種愛鬧的氣氛感染，振起當年二十一世紀鬧事打架的豪情，昂然領著三人，由伍孚帶路，朝後宅去了。

在醉風樓後院一個幽靜的角落，池塘旁零零捨捨有座小木樓，花香飄送中，古雅別緻。

伍孚道：「鳳菲住在那裡，她的貼身小婢很凶，是她把我擋著。」

荊俊訝然道：「她難道不知你是大老闆嗎？怎敢對樓主不客氣。」

伍孚道：「她是儲妃特別請回來在太后壽宴上表演助興的，小人怎敢開罪她們？」

項少龍明白過來，放下一半心事，乾咳一聲道：「你們看我的！」

走了一步，給昌文君一把扯著，叮囑道：「聽說鳳菲身輕如燕，頗有兩下子的，上將軍莫要被她踢落池塘。」

三人同時幸災樂禍的笑起來，形狀惹厭之極。項少龍低罵一聲，拂開昌文君，挺胸朝小樓走去。木門應手而開，樓下小廳靜悄無人，項少龍虎目一掃，見到通往二樓的樓梯，深吸一口氣壯壯色膽，一逕拾級登樓。木梯在腳下「咿呀」作響，確令人有點提心吊膽。

上面傳來清脆的聲音喝道：「誰？」

項少龍故意不答，待來至二樓，剛好一個俊秀童子由房間掀簾走出來，與他打個照面，兩人同時愕然。項少龍想不到撞上的非是俏婢女而是俏男童，對方卻想不到會有個陌生男人摸上樓來。項少龍瞬快瞥內裡一眼，但因門簾深垂，自然看不到什麼。想想也覺好笑，短短兩年間，先後遇上三大名姬，至少其中之一是要取他項少龍之命，然後她們又走了。

春秋戰國是個輝煌獨特而又非常開放的時代，縱使大家征伐不休，但分分合合間，齊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南來，楚人北上，出賣所學以求功名富貴，又或遊歷講學，百家爭鳴，萬花齊放。像鳳菲這類名重當世的名姬，超然於國爭之上，到什麼地方都備受尊崇，愛發脾氣就發脾氣，要擺架子就擺架子，若非親眼目睹，確很難想像。三大名姬先後造訪咸陽，正代表咸陽成為天下文化薈萃的中心之一，引得她們因種種原因到這裡來。

思量間，俏童子怒喝道：「你是誰，怎可隨便闖入人家小姐閨房？」

項少龍見「他」充滿敵意的守在房門處，神色不善，微微淺笑道：「在下項少龍，特來向鳳姑娘請罪。」

那顯是女扮男裝的俏童子呆了一呆，定睛打量他好一會，轉身撥開少許簾子，低聲稟告道：「小姐！是項少龍呢！」

裡面沒有任何反應。項少龍早預料她會擺架子，並不感尷尬，朝俏童子踏前兩步，差點碰上她的面龐。俏童子眉頭鼻子同時皺起來，生似嫌項少龍身帶異味似的，卻沒有罵出口來。例如怪他無禮，俏臉似嗔非嗔，非常可人。

項少龍不由心中一蕩，低聲道：「若姑娘肯讓路，我便進去見鳳小姐，但若姑娘不允許，在下只好立即離開。」

他故意提高聲浪，好讓裡面的鳳菲聽得一清二楚。俏童顯然不是項少龍的對手，立時手足無措，不知該怎樣對待他。

一陣溫柔嬌美的女聲在房內響起道：「小妹請讓項大人進來一敘。」

俏童應了一聲，垂首退往一旁，讓出進房之路。項少龍報以微笑，跨過門檻，掀簾入房。想不到內間比外廳還闊大，三面軒窗，左方以竹簾隔開秀榻所在的起居處。鳳菲席地而坐，背靠軟枕，身前放了張長几，上面擺著張五絃琴，予人優雅寧逸、舒適溫馨的感覺。三大名姬之首正仰起一張瓜子型的面龐朝他瞧來，寶石般的明眸配上白裡透紅的皮膚，那種有諸內而煥發於外的秀氣迫人而來，看得項少龍眼前一亮。但她最引人處卻是一股楚楚動人、我見猶憐的氣質，那使他深深地想起遠在楚境壽春的李嫣嫣。只要是懂憐香惜玉的男人都不忍心傷害她。她只是隨便坐在那裡，已把女性優雅迷人的丰姿美態表露無遺，嬌少玲瓏的動人胴體，更使人泛起把她覆蓋在體下的念頭，難怪連圖先都對她大感心動。在誘惑男人這一項上，她確勝過石素芳和蘭宮媛。

兩人互相打量，外面女扮男裝的小妹道：「小姐！要茶還是酒呢？」

項少龍搖頭道：「不用客氣，我是特來向小姐請罪，不敢打擾小姐的清淨心。」

鳳菲「噗哧」笑道：「清淨心？人在塵世，何來清淨心呢？項大人請坐。小妹給客人奉茶。」

項少龍坐下來，壓下要渾身打量她的慾望，眼觀鼻鼻觀心，正要說話，鳳菲柔聲道：「項大人這次來請罪，並不似大人一向作風，不知是被人迫來，還是自願要來呢？」

項少龍愕然道：「我和小姐乃初次見面，為何小姐卻像對項某非常熟悉？」

鳳菲盈盈一笑，徐徐道：「項少龍乃東方六國權貴間最多人談論的人物，鳳菲早耳熟能詳。何況來秦前又曾聽魏國美美夫人提起大人，怎都該對大人有個印象吧！」

項少龍一呆道：「鳳小姐這次故意拒絕表演，是否……嘿！是否……」

鳳菲似是大感興趣，鼓勵道：「大人何必吞吞吐吐？有甚麼放膽直言好了。」

項少龍苦笑道：「我想問小姐是否故意使手段引我前來一見，我因怕唐突佳人，所以欲言又止，教小姐見笑。」

鳳菲發出一陣銀鈴般的嬌笑，黑白分明們又似朦朦朧朧的眸子橫他一眼，舉起春蔥般的左手，低頭看著尾指光閃閃的精巧銀戒，柔聲道：「項大人猜得沒錯，但怕仍估不到鳳菲此來是不安好心。這銀戒乃魏國巧匠所製，能彈出毒針，把毒液注入人體，若部位恰當，中針者迅即毒發身亡。」

項少龍愕然道：「既是如此，鳳小姐為何要告訴我？」

鳳菲若無其事的脫下指環，扔在地上，含情脈脈似地道：「因為我改變主意哩！直至來秦見過嬴政，妾身明白為何先後有商鞅、公孫衍、張儀、甘茂、樓緩、范雎、蔡澤、李斯、呂不韋、項少龍眾多人才，甘為秦室所用。而趙國空有李牧、廉頗而仍連場失利，信陵君落得飲毒酒而死，韓非則在韓國投閒置散，燕人無自知之明，齊人奢華空想，楚人耽於逸樂。東方六國大勢去矣，我鳳菲何必要枉作小人，還得賠上性命？」

項少龍想不到她說出這麼一番有識見的話來，搖頭歎道：「鳳小姐確是奇女子。不過我仍不明白小姐為何如此坦白，若小姐不說出來，此事誰都不會知曉。」

鳳菲欣然道：「你這大傻瓜，因為人家已看上你！所以提醒你。現在項大人乃東方諸國欲殺之而後快的對象，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曾施以恩惠的朋友在內。」

項少龍愕然看著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鳳菲抿嘴笑道：「大人切勿誤會，看上你並不等於傾心於你，只是覺得你確是名不虛傳的英雄人物，日後我亦很難忘記你，就是那樣吧。」

項少龍既鬆一口氣，又感到有點失落。鳳菲比三絕女石素芳更令人難以揣摩。

鳳菲目光移往窗外，柔聲道：「夜了！項大人除非要鳳菲侍寢，否則妾身就要到夢鄉尋找在亂世所欠的美夢。明天清晨，我將起程離秦。」

項少龍差點衝口而出要她留下來，以免失去錯過了可能抱憾終生的機會，假想起家中賢妻，惟有起身告辭。李斯今晚恐怕要失望。

剛走下樓梯，荊俊撲進來道：「蒙驁過世了！」

蒙驁喪禮後，荊俊正式升為都騎統領。由於他現在入贅鹿家，軍方各大要員看在鹿公面上，無不大力支持。烏果、趙大和周良為副，使都騎清一式屬儲君的系統，不像都衛般由呂不韋和嫪毐兩黨互相牽制，互相抗衡。當然！假若呂嫪勾結，又自當別論。十八鐵衛卻因小盤慧眼賞識，成了他的禁衛頭領，地位大大提高。桓齮仍然負責速援師的訓練，蒙武和蒙恬辦妥父喪，立即領兵出征魏國，以報魏人參加合縱軍之仇。基本上，秦國仍是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就是安撫楚齊燕三國，只對三晉用兵。項少龍乘機倦勤，與滕翼兩家人返回牧場，每天練刀術習騎射，閒來遊山玩水，弄兒為樂，好不寫意。春去夏來，這天回到隱龍別院，收到琴清派人送來的書信。原來俏佳人定下歸期，將在秋初返回咸陽。信中雖無一字談情，但偏是情焰愛火溢於言表，可見這美女修養之高，使項少龍更添愛慕之情。

陶方不斷把消息帶到牧場來。呂不韋甫回咸陽，又到巴蜀去，令人大惑不解。嫪毐和太后朱姬亦返回咸陽，嫪毐態度更是囂張，不把昌平君和王陵等一眾重臣放在眼內，事事抬出朱姬，小盤惟有苦忍。管中邪在韓地打了幾場勝仗，獲升為大將軍，隱隱代替了蒙驁的地位，但聲威和實權當然仍有所不及。蒙武兄弟在魏連戰皆捷，攻下魏人的朝歌，聲望大振，成為新一代戰將的新星。

最令項少龍擔心的是王齕果然中計，趁李牧移師攻齊，出兵攻打趙人的上黨，項少龍只望小盤派出的人能及時警告王齕，否則腹背受敵，情況不妙之極。就在他憂心忡忡之際，五月尾噩耗傳來，王齕在上黨被李牧大敗，王齕當場戰死，王賁和楊端和領著殘軍退守上川。項少龍最不希望的事終於發生。呂不韋再次奸謀得逞，而項少龍幸福的日子亦告完蛋大吉。

項少龍飛騎來到咸陽宮，感到一片愁雲慘霧。自十六年前信陵君率領五國聯軍在邯鄲城外大破秦軍，秦人從未曾有過像王齕那種級數的大將陣亡於戰場上，這次打擊的巨大實是難作估量。項少龍來到書齋，王陵、李斯、昌平君、嫪毐、王綰、蔡澤等一眾大臣在門外等候小盤召見。王陵雙目通紅，整個人像衰老了幾年般，使項少龍清楚感受到他的年邁衰朽，那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使他很不舒服。

他迎上項少龍低聲道：「儲君不肯見我們，只說先等你來再說。我看你先進去見儲君，再喚我們進去吧！」

嫪毐顯是在偷聽，憤然道：「這是大家該好好商量的時候，儲君怎可反把自己關起來，讓我和少龍一起進去。」

眾人泛起厭惡神色。

項少龍拍拍嫪毐肩頭，沉聲道：「讓我先代各位進去探聽情況，儲君的心情就是我們現在的心情，大家應諒解的。」

無論嫪毐如何專橫，暫時亦不敢開罪項少龍，打消主意道：「我們在這裡等候，太后也該來了。」

項少龍聽他沒幾句話就搬朱姬出來，心中鄙惡，逕自入書齋去。小盤背著門口面窗而立，動也不動。

項少龍尚未說話，小盤淡淡道：「我們的人還是去遲一步，教奸徒毒計得逞。」

項少龍想不到小盤不但沒有半點哀傷，還比平常更冷靜，一時反說不出話來。

小盤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道：「我剛發出命令，命成蟜和杜璧立即率兵進攻上黨，待會師傅離開書齋，請告訴他們寡人因悲痛王齕之死，忽生急病，嫪毐必會派茅焦借治病為名來探察虛實，我們便可利用茅焦之口把嫪毐騙倒。」

項少龍一震道：「呂不韋真的和嫪毐勾結嗎？」

這可是在史書上從沒說過的事呢！

小盤冷笑道：「太后要我封嫪毐為長信侯，與呂不韋同級，而呂不韋竟不反對，師傅說這是什麼一回事？」再道：「我數次要召王翦回來，給呂不韋和嫪毐聯手阻止，沒有太后的允准，我這身為人君的沒有一件事可以做出來。現在我們的軍隊全被牽制在三晉境內，咸陽除了三大軍系外，就只有速援師，總兵力只在十二萬人間，根本無力征討成蟜和杜璧，所以只有假病引他們來攻，再由師傅收拾他們，捨此再無別法。」

項少龍歎道：「儲君真的長大了。」

小盤仰望上方，淒然道：「自娘被人害死，我的一切都給人迫出來的，再沒有任何人情道理可說。」

項少龍陪他歎一口氣，步出書齋，眾人圍攏起他，項少龍頹然道：「儲君病倒了！」

小盤這一「病」，詐足三個月，早朝交由朱姬處理。項少龍則和桓齮大事徵兵，把速援師增至五萬人，終日在咸陽城外操練，又以成蟜東來的假想行軍路線，鞏固防禦措施和通訊系統。到溶雪時節，消息傳來，成蟜聽得「乃兄」病重的消息，不但違命不攻上黨，還與趙人議和，接著與杜璧集兵十五萬，悄悄繞過沿途城市，遠程奔襲咸陽。成蟜的叛軍乘船先抵咸陽之北，方潛往咸陽。

項少龍一直密切注意他們的動靜，連夜抽調兩萬都騎，加上五萬速援師，在預定好的理想地點伏擊成蟜大軍。另外又放出煙幕，說咸陽的軍隊開赴蕞城演習。所以當成蟜大軍臨境的消息傳來，整個咸陽城震動起來。小盤這時真的要躺在榻上，只有昌平君、李斯等心腹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嫪毐和朱姬顯得不知所措，顯示他們並不知道成蟜和杜璧會舉兵公開作反。呂不韋仍是避地巴蜀，使人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總之不會有什麼好事。

咸陽的亂況自然由線眼報告給成蟜和杜璧知道，使他們更加輕敵疏忽。這也難怪他們，誰猜想得未來秦始皇早在四個月前便知道他們會作反呢？對付像杜璧這等能征慣戰的將領，要在某處埋伏突襲，根本是沒有可能的。因為他必有先頭部隊，肯定前路沒有問題，主力大軍才會繼續推進。項少龍卻有他的妙策，他把大軍一分為二，由桓齮和荊俊各領一萬人，布在咸陽城外隱蔽之處。而他和滕翼則率領餘下的五萬精兵，藏在遠離成蟜行軍路線的密林裡，靜候獵物的來臨。

這天天氣良好，成蟜的先頭部隊來到咸陽城北百里許的地方，由於聽到守軍不會出城迎敵，只準備死守城池的消息，成蟜和杜璧並沒有特別加強戒備。此時項少龍正和滕翼在一處坡頂的草叢內，遠眺在五里外經過，像一條長蛇般壯觀的敵軍情況。

滕翼笑道：「假若呂不韋知道現在成蟜是打正『討伐呂嫪，拯救王兄』的旗號進軍咸陽，必會氣得吐血而亡。」

項少龍細察對方鼎盛的軍容，盔甲鮮明，旗幟飄飄，隊伍井然有序，搖頭道：「我看呂不韋早猜到成蟜是養不熟的，故意要借成蟜之手除去儲君和我們，也除去嫪毐和太后。那時他可召回管中邪和蒙氏兄弟兩支大軍，一舉幹掉成蟜和杜璧，他便可自己坐上王位去。」

滕翼失笑道：「還是三弟比較瞭解奸賊，說到玩弄手段，除三弟外，沒有人是他對手。」

項少龍微笑道：「今趟該說是呂不韋非是儲君的對手才正確。」

滕翼喟然道：「他終於長大了。」

周良領鷹王來報，敵人的後衛部隊終於經過。項少龍知時機已至，一聲令下，全體騎兵出動，借密林掩護，吃敵軍尾巴掩去。他們計算得非常精確，當敵人歇下來生火造飯，就是他們布圍停妥的時刻。

成蟜的後衛部隊果然完全不虞有敵來攻，竟在一處山坡之地結營，位處往咸陽的官道，兩旁長滿鬱鬱蒼蒼的樹林，五萬人的營帳密佈坡頂和坡腳。在他們尚未有機會在高處設置望哨，項少龍和滕翼的五萬精騎無聲無息的沿林而至。

項少龍是受過嚴格軍訓的人，知道在眼前情況下絕沒有仁慈容身之所。故狠下心來，下達全殲敵人的命令，趁暮色蒼茫之際，把五萬敵軍團團圍了個水洩不通，然後等待攻擊的時機。東方發白，敵人起身活動，吵吵嚷嚷地大聲說話談笑，一邊準備用早飯。項少龍一聲令下，擂鼓聲響，五萬精騎，由密林衝殺出來，發動全力以赴的猛攻。戰事變成一場幾乎沒有反抗的屠殺，敵人扔下手中的飯碗，馬都來不及牽，隻身倉皇逃命。幾次衝擊，後衛部隊潰不成軍，所有人徒步奔跑逃命。

後衛部隊的潰敗立即牽連到中軍近九萬人的主力部隊，他們正要回師救援，桓齮和荊俊各領一萬精騎分從左右夾擊先鋒部隊，使成蟜軍腹背受敵，陣腳大亂。項少龍和滕翼以有如破竹之勢，由後殺來，稍一衝擊，成蟜軍立即陷進瘋狂的混亂裡。成蟜和杜璧乃眾矢之的，和數千親衛被團團包圍起來。項少龍手持百戰寶刀，領頭殺進敵陣，親手把杜璧斬殺。同時依小盤吩咐，當場處決成蟜，去了這條禍根。此役項少龍方面只傷亡萬多人，可算是戰績輝煌之極。成蟜的叛軍被殺者達四萬之眾，其餘逃不掉的八萬人全部投降。項少龍到翌晨遣人向小盤報捷，小盤大喜，親自率人前來慰勞軍隊，當晚住進項少龍的帥帳裡。

用過飯後，小盤興致大發，與眾人登上高處，欣賞月夜下壯麗神秘的原野美景。

未來秦始皇看得豪興大發，長笑道：「誰人替寡人把蒲鷊誅除？」

項少龍聽到這個「誅」字，登時想起遠在齊國的善柔，心中一震，哪敢答話。荊俊、滕翼和桓齮惟項少龍馬首是瞻，他不說話，亦保持沉默。

王陵踏前一步，冷哼道：「此事讓老將去辦！」

包括小盤在內，全體愕然。王陵近來因悲痛王齕之死，身體極差，只是行軍之苦，恐已難以應付。而且蒲鷊在屯留有龐大勢力，絕不肯俯首就擒，兼之他又與趙人有緊密聯繫，所以此事雖表面看似容易，實際上卻大不簡單。王陵多年沒有出征，這次請纓，是含有為王齕報仇之意。小盤大感後悔，但王陵話已出口，他若拒絕，就會有嫌他老邁之意，那會是對秦人最大的侮辱。

小盤只好裝作欣然道：「寡人任王上將軍為主帥，以桓齮大將軍為副帥，你們盡速起程好了。」

王陵和桓齮兩人忙下跪接旨。

小盤正容道：「此仗成敗，在於能否速戰速決，殺蒲鷊一個措手不及。否則若讓他憑屯留城之固，又有趙人支援，此事將艱辛之極。」

眾人點頭同意。項少龍愈發感覺到未來秦始皇的雄材大略，料事如神。而他比自己更優勝的地方，是只計較利害，絕不理仁義感情，亦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能在戰爭的年代裡成為天下霸主。回到帥帳，小盤找來項少龍單獨說話。

小盤苦笑道：「我很擔心王陵，怕他捱不住征戰之苦。」

項少龍知他有點怪責自己沒有首先答應，道：「你想我怎麼辦？」

小盤歎道：「我就算怪任何人，都不敢怪責師傅你。在我騎馬前來時，我曾想過回師之際，一舉把呂嫪兩黨完全蕩平。當呂不韋回來之時，就在城門處把他當場處死，好一了百了，師傅認為此計可行嗎？」

項少龍道：「此乃險著，首先我們是師出無名，而呂嫪兩黨牽連太廣，只兩府家將加起來便達兩萬之眾，要誅除的人絕對不少，且管中邪等領兵在外，都衛軍又在他們手上，加上仍有蒲鷊這條禍根，我們在咸陽的兵力更嫌不足，儲君三思才好。」

小盤苦惱道：「我知道現在尚非是時機，不過難道我真的要等到冠禮之後動手嗎？不要說還須等兩年多，現在我兩天都嫌得太長了。」

項少龍道：「成大事者必須能忍，假若呂不韋聞得風聲，憑他的影響力和手段，說不定能據巴蜀作反，那就非我大秦之福。何況他該有充份準備，好於成蟜造反成功時與他爭王位。所以我們若在此時動手，秦國必會大亂。」

小盤點頭同意，沉吟片晌後道：「怎樣可以把王翦召回來？」

項少龍道：「就是儲君行加冕禮之前吧！那時儲君快要大權在握，誰都不敢對儲君的命令有異議。到時暗下密詔，可辦成此事。」

小盤龍目寒光一閃，道：「就這麼辦，我要王翦來了，奸賊們都不曉得，那時我要教他們好看。」

項少龍沉默片晌，忽然低聲道：「小盤！我要你答應我項少龍一件事。」

小盤龍體劇震，入秦以來，項少龍還是第一趟喚自己作小盤，又自稱項少龍。

小盤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點頭道：「師傅請說，小盤在聽著。」

項少龍肅容道：「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你仍要善待太后。」

小盤呆了一呆，垂首想了一會，斷然道：「師傅的吩咐，小盤怎敢不從，但此諾只限於母后一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包括在內。」

項少龍知他下了決心，要殺死朱姬為嫪毐生的兩個孩子。他亦知很難插手這方面的事情，苦笑道：「好吧！儲君！」

小盤移近過來，探手摟著他肩頭，大力擁抱他，激動地道：「師傅！不要離開小盤好嗎？你難道不想目睹小盤統一天下，成就千古未之有也的不世功業嗎？」

項少龍反手把他抱緊，淒然道：「師傅是必須離開的，你還要把所有關於師傅的記載，全部湮滅，使師傅不會在史書上留下痕跡，這是注定了的命運。就算我不教你這麼做，你終也會這樣做的。」

小盤愕然離開一點，呆看著他道：「怎會是這樣的，我絕不會這麼做，沒有人該忘記師傅的豐功偉業。」

項少龍平靜下來，抓著他寬厚的肩頭道：「自趙宮初見，我項少龍一直把你當作是我的兒子，看著你長大成人，還成為天下最有權勢的霸主，心中的欣慰，實在難以形容。但正因這種關係，所以我一定要離開你，一方面是我已完成對你母親的心願，把她兒子培育成材。另一方面是追尋我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只有在我走後，你可以把以前的關係完全割斷，放手追求你的夢想，明白嗎？以後我們再不可因此事作討論。」

小盤一對龍目紅起來，像個孺慕父親的小孩童，伏到他寬敞的胸膛上，再沒有話說。

## 第十一章高手交鋒

三天後小盤、項少龍等班師回朝，太后和嫪毐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看神情，朱姬的歡容是發自內心，而嫪毐則相當勉強。嫪毐非是蠢人，還是非常奸狡的卑鄙小人，他自然知道自己是被排擠在儲君的政治集團外的人。異日儲君登位，太后朱姬失去輔政大權，將是他失勢的一刻。項少龍再一次穩住咸陽，一躍而成軍方最有實力的領袖，亦使小盤的王位更為穩固，只要蕩平蒲鷊，餘下來的只餘呂嫪兩黨。不過呂不韋在近十年間，於各地大力培植黨羽，任用私人，實力仍是不可輕侮。

咸陽雖是都城，始終在許多方面需要地方郡縣的支持。王朝的地方軍隊，由郡尉負責。郡守只掌政事，而郡尉專責軍政。理論上軍隊全歸君主一人掌握，有事時由君主發令各郡遣派兵員。至於軍賦，則按戶按人口徵收，每一個到法定年齡的男子須為國家服役兩年：一年當正卒；一年當戍卒，守衛邊疆，通稱為常備軍。亦另有職業軍人，是為大秦的主力。呂不韋因著建鄭國渠之便，得到調動地方常備軍的權力，亦使他加強了對地方勢力的控制。直至黑龍出世，小盤設立三公九卿，這由呂不韋壟斷一切的局面始被打破。但呂不韋早趁這之前的幾年在地方上培植出自己的班底，若作起亂來，比成蟜或嫪毐要難應付得多。所以他根本不怕成蟜奪王位成功，因為他那時可打正旗號撥亂反正。只是他發夢未想過對手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絕代霸主，比他更厲害的秦始皇。

回咸陽後，循例是祭祖歡宴。翌日早朝後，朱姬召項少龍到甘泉宮去。項少龍別無他法，硬著頭皮去見朱姬。

秦國聲名日壞的當權太后在內宮的偏廳接見他，遣退宮娥，朱姬肅容道：「長信侯嫪奉常說這次平定暴亂，他沒有任何參與出力的機會。我這作太后的亦被瞞在鼓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害得我們平白擔心一常」

項少龍暗忖這種事你何不去問自己的兒子，卻來向自己興問罪之師。但當然不會說出口來，恭敬地道：「文武分家，長信侯不知道是正常的事。」

朱姬鳳目一睜，不悅道：「那為何都衛亦不知此事？韓竭便不知道你們到了城外迎戰，完全無法配合。」

管中邪領兵出征，韓竭升為正統領，以許商為副。

項少龍淡然道：「這次之所以能勝，就在『出奇制勝』四個字，而之所以能成奇兵，必須有種種惑敵之計，使敵人掌握錯誤資料。由於敵人在城內耳目眾多，所以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請太后明鑒。」

朱姬呆了半晌，幽幽一歎道：「不要對我說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好嗎？你和政兒可以瞞過任何人，但怎瞞得過我呢？你們不想長信侯知道的事，我是不會告訴他的。」

項少龍想不到朱姬忽然會用這種語氣神態和自己說話，湧起深藏的舊情，道：「儲君日漸成長，再不是以前的小孩子。現在他關心的事，是如何理好國家，統一天下。凡阻在他這條路上的障礙，終有一天會被他清除，這是所有君王成長的必經歷程，歷史早說得很清楚。」

朱姬俏臉倏地轉白，顫聲道：「少龍你這番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政兒會對付我嗎？」

項少龍知她是因為與嫪毐生下兩個孽種，故作賊心虛，苦笑道：「儲君當然不會對太后不孝，但對其他人，他卻不須有任何孝心，無論仲父或假父，一概如此。」

朱姬茫然看他一會，垂首低聲道：「告訴朱姬，項少龍會對付她嗎？」

項少龍大生感觸，斬釘截鐵道：「就算有人把劍橫加在我項少龍的脖子上，我也不會傷害太后。」

朱姬輕輕道：「長信侯呢？」

項少龍愕然片晌，以自己聽來亦覺諷刺的口氣道：「只要他忠於太后和儲君，微臣可擔保他不會有事。」

命運當然不會是這樣。嫪毐之亂是秦始皇冠禮前的最後一場內部鬥爭，呂不韋因遭此牽連而敗亡。忽然間，他知道自己成為能左右秦朝政局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朱姬亦要不恥下問，垂詢他的意向。而他更成為小盤唯一完全信任的人，甚至義釋韓闖，小盤都不放在心上，換上別人，則若非革職，必是推出去斬頭的結局。朱姬嬌軀輕顫，抬起頭來，欲言又止。

項少龍輕柔地道：「太后還有什麼垂詢微臣嗎？」

朱姬淒然道：「告訴我，人家該怎麼辦呢？」

項少龍捕捉到這句話背後的含意，是她對嫪毐已有點失控，故心生懼意。說到底，小盤畢竟是她的「兒子」，雖然兩人間的關係每況愈下，但她仍不致於與姦夫蓄意謀害兒子。而嫪毐則是想保持權力，但誰都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當小盤大權在握，嫪毐就只有黯然下場的結局。項少龍沉吟片晌，知道若不趁此時機說出心中的話，以後恐怕再沒有機會，至於朱姬是否肯聽，是她的事。

站了起來，移到朱姬席前，單膝跪地，俯頭細審她仍是保養得嬌艷欲滴的玉容，坦然道：「太后若肯聽我項少龍之言，早點把權力歸還儲君，帶奉常大人返雍都長居，那太后和儲君間的矛盾，可以迎刃而解。」

朱姬嬌軀再震，低喚道：「少龍，我……」

驀地後方足音響起。兩人駭然望去，只見闖進來的嫪毐雙目閃著妒忌的火焰，狠狠盯著兩人。項少龍心中暗歎，造化弄人，他終是沒有回天乏力。

返回烏府途上，項少龍腦海內仍閃動著嫪毐怨毒的眼神。冰封三尺，非是一日之寒。嫪毐對他的嫉忌，亦非今日開始。他是那種以為全世界的女人均須愛上他的人，只懂爭取，不懂給予。比較起上來，呂不韋的手段確比他高明多了。在某一程度上，呂不韋這個仲父，小盤尚可接受，但卻絕不肯認嫪毐作假父。只是這一點，嫪毐已種下殺身之禍。

歷史早證明凡能成開國帝皇者，必是心狠手辣之輩，小盤的秦始皇更是其中佼佼者。當年他手刃趙穆，雙目閃亮地向他報告，他便認識到小盤的胸襟膽略，而他那時仍只是個十五歲許的孩子。這次他佈局殺死成蟜和杜璧，同時命人去剷除蒲鷊，可知他思慮的周到和沉狠無情的本質，這當然與他的出身背境和遭遇有關。

胡思亂想之際，與親衛馳進烏家大門。廣場處泊了輛馬車，幾個琴清的家將正和烏家府衛在閒聊，見他來到，恭敬施禮。

項少龍喜出望外，跳下馬來，大叫道：「是否琴太傅回來？」

其中一人應道：「今早回來的。」

項少龍湧起滔天愛火，奔進府內。大堂內，自己朝思暮想的絕世佳人，一身素裳，正和紀嫣然諸女談笑，另外尚有善蘭，周薇和孩子們。見到項少龍，琴清一對秀眸立時亮起難以形容的愛火情焰，嬌軀輕顫，神色仍是一貫的平靜，顯見她在克制自己。

烏廷芳笑道：「清姐掛著我們其中的某個人，所以提早回來。」

琴清立即俏臉飛紅，狠狠瞪烏廷芳一眼，神態嬌媚之極。

項少龍遏制把她擁入懷裡的衝動，硬插入她和趙致之間，笑道：「琴太傅清減了，但卻更動人哩！」

琴清歡喜地道：「琴清雖不在咸陽，但上將軍的聲威仍是如雷貫耳，這次回來得真巧哩！剛好是上將軍凱旋榮歸之時。」

善蘭笑道：「你兩人不用裝神弄鬼，這處只有自己人，偏要那麼客氣見外。」

紀嫣然為琴清解窘，岔開話題對項少龍道：「清姊說呂不韋到了她家鄉去，還落力巴結當地大族，最無恥是減賦之議出自李斯，他卻吹噓是他的功勞。」

周薇道：「最可恨他還多次來纏清姊，嚇得清姊避往別處去。」

項少龍微笑道：「因為他打錯算盤，以為成蟜可把我們除去，所以再不用克制自己。」湊近琴清道：「明天我們便回牧場去，琴太傅可肯去盤桓這下半輩子嗎？」

琴清小耳都紅了，大嗔道：「你的官職愈來愈大，人卻愈來愈不長進。不和你說，人家還要去見太后和儲君哩！」

項少龍肆無忌憚的抓著她小臂，湊到她耳旁道：「不理琴太傅到哪裡去，今晚太傅定要到這裡來渡夜。」

烏廷芳正留神傾聽，聞言笑道：「清姊早答應了，但卻是來和我們幾姊妹共榻夜話，嘻嘻！對不起上將軍哩！」

項少龍點頭道：「那就更理想。」

眾女一齊笑罵，鬧成一片。項少龍這時已把朱姬、嫪毐，至乎所有仇隙鬥爭，全拋於腦後。在這一刻，生命是如斯地美好，他的神思飛越到塞外去。想起當年在二十一世紀受訓時曾到過的大草原。藍天白雲、綠草如氈，一望無際，大小湖泊猶如一面面點綴其上的明鏡，長短河流交織其中，到處草浪草香。若能和妻婢愛兒在大自然的牧場上，安安樂樂渡過奇異的一生，再不用理會人世間的鬥爭和殺戮，生命是多麼動人？

翌日他和滕翼兩家人返回牧場，同行的當然少不了琴清。兩人飽受相思之苦，再不理別人怎樣看待他們。十天後王陵和桓齮集結十萬大軍，進擊屯留，而蒲鷊亦打出為成蟜復仇的旗號，叛秦投趙。王賁和楊端和屢被李牧擊退，改採守勢，勉力穩住東方諸郡，形勢凶險異常。同時韓桓惠王病死，太子安繼位為王，韓闖一向與太子安親善，坐上丞相的位置，成為韓國最有影響力的人。而龍陽君在魏亦權力大增，兩國唇齒相依，聯手抗秦，壓止了管中邪和蒙氏兄弟兩軍的東進。項少龍卻與滕翼在牧場過著優哉悠哉的生活。離小盤的冠禮尚有兩年許的時間，但在這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裡，誰都猜不到會出現什麼變數。這天昌文君和李斯聯袂到牧場來探訪他們，各人相見，自是非常歡喜。

項少龍和滕翼領著兩人在黃昏時到處騎馬閒逛，昌文君道：「呂不韋剛回來，他和嫪毐的關係明顯改善，不時一起到醉風樓飲酒作樂，還把白雅雅讓給嫪毐。」

李斯冷冷道：「照我看他是想重施對成蟜的奸計，就是煽動嫪毐謀反作亂，說不定還擺明支持他和太后生的孽子登上王位，然後再把嫪毐除去，自立為王。由於現在呂不韋在地方上很有勢力，故非是沒可能辦到的。」

昌平君接著道：「但有一事卻相當奇怪，少龍走後，太后找了儲君去說話，主動交出部份權力之後避居雍都，嫪毐現在不時往返雍都和咸陽，不過一些重大的決策或人事陞遷，仍要太后點頭才成。」

項少龍心中欣慰，朱姬總算肯聽自己的話，使她和小盤間的關係大有轉機。

滕翼道：「茅焦那方面有什麼消息？」

昌平君冷哼道：「他說嫪毐正在雍都培植勢力，有一事你們還不知道，令齊當上雍都的城守。雍都由於是太廟所在，故為嫪毐的職權所管轄，可以說雍都已落入他的掌握內。」

項少龍早知嫪毐必會爭到點本錢，否則何以興兵作反。滕翼又問起王陵和桓齮的戰況。

李斯歎道：「儲君亦心中擔憂，蒲鷊策反屯留軍民，堅守不出，王上將軍一時莫奈他何，最怕是冬季即臨，利守不利攻，何況還有李牧這不明朗的因素存在著。」

昌平君歎道：「不知呂不韋有心還是無意，藉口鄭國渠完工在即，抽調了地方大批人手去築渠，使我們更無可調之兵，我們正為此頭痛。」

項少龍不由湧起悔意，若當日自己一口答應小盤領軍遠征屯留，便不用王陵這把年紀去勞師遠征。可是這已成為不能改變的現實，心中隱隱泛起不祥的感覺。

昌平君和李斯來到牧場見項少龍的一個月後，項少龍不祥的預感終於應驗。李牧奇兵忽至，在屯留外大敗秦軍，王陵和桓齮倉皇退走，撤往屯留西南方約百里、位於潞水之端的長子城，折損近三萬人。王陵憂憤交集，兼之操勞過度，到長子城後兩天病發身亡。黑龍出世時的四位上將軍，除王翦外，蒙驁、王齕和王陵先後在兩年間辭世，對秦人的打擊實是前所未有的嚴重。現在秦國的名將只剩項少龍和王翦兩人。其他如桓齮、蒙武、蒙恬、楊端和、管中邪仍未到獨當一面的地步。至此秦國的東進大計，暫時被徹底粉碎。若非項少龍大破五國的合縱軍，又平定了成蟜和杜璧之亂，秦室還可能要學楚人般遷都避難。

項少龍和滕翼被召返咸陽，他們均不願妻兒奔波勞碌，力勸她們留在牧場。紀嫣然等已開始習慣他們離家出征的生活，但由於這次對上的可能是當代最棘手的名將李牧，千叮萬囑，才讓他們趕回咸陽。項少龍如常直接到王宮見小盤，滕翼則去找久未見面的五弟荊俊。

小盤在書齋單獨見他，神情肅穆，迎面便道：「這次王陵是給呂不韋害死的。」

項少龍愕然道：「竟有此事？」

小盤負手卓立，龍目寒電爍閃，看得項少龍心生寒意，未來的秦始皇冷哼道：「寡人早已顧慮趙人會去解屯留之圍，故命管中邪攻打趙人，牽制李牧。豈知呂不韋竟無理阻止，又得嫪毐支持，多番延誤，導致有屯留之敗。這筆賬寡人將來定要和他們算個一清二楚。」

項少龍皺眉道：「這些事到他們管嗎？」

小盤怒道：「當然不到他們管，只恨寡人曾答應太后，凡有十萬人以上的調動，均須她蓋印同意。據茅焦說，寡人送往太后的書簡，嫪毐故意令人阻延十天才遞到太后手上，送回來時又拖了半個月，賊過興兵，什麼軍機都給延誤了。寡人事後本要追究責任，太后又一力護著嫪毐。王上將軍死得很冤枉。」

項少龍苦笑道：「原來太后聽我相勸，搬到雍都，卻會有這種弊病。」

小盤搖頭道：「不關師傅的事，問題出在呂不韋和嫪毐身上，一天有這兩個人在，我們休想一統天下。自古以來，必先安內才可攘外，現今內部不靖，怎可平定六國，成千古大業？」又道：「現在我們對著李牧，幾乎每戰皆敗，此人一日不除，我們休想攻入邯鄲。」

項少龍道：「現在趙國的權力是否仍在太后韓晶手上。」

小盤答道：「現在的趙王比之孝成王更是不如，沉迷酒色，人又多疑善妒。哼！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終有一天他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而且不會是很遠的事。韓晶雖精明厲害，終是個女人，只懂迷戀郭開，讓此小人把持朝政，干擾軍務，否則李牧說不定早打到這裡來。」

項少龍訝道：「不是有傳言說龐暖乃韓晶的面首嗎？」

小盤對趙人特別痛恨，不屑道：「韓晶淫亂宮禁，找多幾個男人有啥稀奇？」接著歎道：「我真的不願讓師傅出兵屯留，只不過再沒有更適合的人選。而這正是呂不韋和嫪毐最渴望的事。」

項少龍不解道：「儲君為何這麼說呢？」

小盤像不敢面對他般，走到窗旁，望往正灑著雪粉的御園，背著他徐徐道：「因為我明白師傅和李牧的關係，所以除非師傅答應我絕不會存有任何私情，否則不會讓師傅出征。因為李牧非是龐暖、韓闖之流，師傅你若稍有心軟，必敗無疑。」

項少龍劇震一下，說不出話來。正如他對小盤瞭解甚深，小盤亦同樣把他摸得一清二楚。他最不想在戰場面對的人是李牧，只是這種心態，已使他難以揮灑自如。不過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他必須與李牧決一死戰。否則不但桓齮不能活著回來，王賁和楊端和也大有可能與東方諸郡一起陷落在李牧手上。他能勝過李牧嗎？這是王翦都沒有把握的事。小盤的呼吸沉重起來。

項少龍猛一咬牙，斷然道：「好！我項少龍就和李牧在戰場上見個真章，不論誰存誰亡，就當是戰士當然的結局好了。」

小盤旋風般轉過身來，大喜道：「有師傅這幾句話，足夠我放心了。」

項少龍道：「儲君可給我多少人馬？」

小盤心情轉佳，思索道：「怎也要待到春天，師傅始能起行，近來呂不韋蓄意調動大批兵員往建鄭國渠，使能用之人並不很多，幸而師傅要的只是訓練精良的戰士，唔……」

項少龍聽得眉頭大皺。李牧的趙兵在東方最是有名，旗下的二萬鐵騎，連精於騎射的匈奴人都要甘拜下風，自己的烏家精兵團現在又只剩下兩千人，我消彼長下，要勝李牧談可容易。

小盤計算一輪，肯定地道：「我可給師傅兩萬騎兵，三萬步兵，都是能征慣戰的兵伍，副將任師傅挑選，再加上桓齮在長子城的部隊，總兵力可達十二萬之眾，該可與李牧估計在十萬間的部隊相抗衡。」

兩人再談一會，小盤召來昌平君，商量妥當，項少龍和昌平君聯袂離開。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鄭國渠的建造真是拖累得我們這麼慘嗎？」

昌平君歎道：「鄭國渠固是耗用我們大量人力物力，但主要是呂不韋想以地方對抗中央，以另一種形式去操縱我大秦的軍政。尤其現在他與嫪毐互相利用，變成太后很多時都要站到他們那一方去，儲君亦是無可奈何，像王陵便死得很冤枉。」

項少龍想起王齕和王陵，舊恨新仇，狂湧心頭。還有兩年，他將可手刃大仇。

昌平君與他步出殿門，低聲道：「茅焦傳來消息，在呂不韋暗中支持下，嫪毐正秘密組織死黨，此事太后亦被瞞著。」

項少龍愕然道：「什麼死黨？」

昌平君道：「那是個非常嚴密的組織，入黨者均須立下毒誓，只對嫪毐盡忠，然後嫪毐就設法把他們插進各個軍政職位去，俾能在將來作亂造反時，替他興波作浪。」

稍頓續道：「據儲君預料，嫪毐和呂不韋的陰謀將會在儲君進行加冕禮時發動，因為按禮法儲君必須往雍都太廟進行加冕，而嫪毐則可以奉常的身份安排一切，由於雍都全是他們的人，造起反來比在咸陽容易上千百倍，不過我們既猜到他們有此一著，自然不會教他們得逞。」

項少龍苦笑道：「他們的陰謀早發動了，先是王齕，然後是王陵，若非桓齮亦是良將，恐怕亦難以倖免。呂不韋始終是謀略高手，兵不血刃地把我們的人逐一除掉，現在終於輪到小弟。」

昌平君駭然道：「少龍勿說這種不祥話，現在我大秦除少龍和王翦外，再無人是李牧對手，少龍定要振起意志，再為儲君立功。」

項少龍想起李牧，頹然道：「盡力而為吧！」

昌平君提議道：「不若我們去找李斯商量一下好嗎？」

項少龍搖了搖頭，告辭回到都騎官署去。

滕翼、荊俊聽他報告情況後，滕翼道：「儲君說得對，在戰場上絕沒有私情容身之地。因為那並非兩個人間的事，而是牽涉到千萬將兵的生命。還有他們的妻子兒女，還有國家的命運榮辱。」

項少龍一震道：「我倒沒有想得那麼多。」

滕翼沉吟片晌，正容道：「我有一個提議，是立即挑選精兵，然後把他們集中到牧場，像我們的精兵團般嚴加訓練，由我們的子弟兵例如荊善、烏言著等作軍侯，每侯領兵五千，那我們就如臂使指，發揮出最大的作戰能力。」

項少龍精神一振，想起二十一世紀特種部隊的訓練方式，大喜答應。接著的十天，項少龍和滕翼親自在京城的駐軍中，分由速援師、都騎、都衛和禁衛內挑選四萬五千人，分成九曲，由荊善等十八鐵衛作正副軍侯，再每三曲成一軍，以荊俊、烏果和趙大三人任軍統領，而自己則以其餘的兩千烏家精兵團作親衛，為大統帥，滕翼為副，周良當然成為探子隊的頭領。這批人大多曾隨項少龍兩次出征，聞得由項少龍帶軍，均士氣如虹，願效死命。呂不韋和嫪毐出奇地合作，自是恨不得他早去早死，永遠回不了咸陽。

項少龍於是請准小盤，全軍移師牧場，利用種種設施，日夜練軍，希望趁春天降臨前嚴寒的三個月內，練成另一支龐大的精兵團。

這天由於大雪，戰士都避往牧場去，項少龍與妻兒吃晚飯時，紀才女道：「說到底，兵法就是詐騙之術，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下兵攻城。又能而示之而不能，近而示之以遠。孫子更開宗明義倡言兵不厭詐，現在嫣然觀夫君大人練兵方法，無不別出心裁，教人驚異。尤其隱藏作戰的方式，天下無出其右。但卻未聞夫君大人有何制敵奇策。」

琴清溫柔情深地道：「嫣然非是無的放矢，蒲鷊在東方諸郡勢力龐大，屯留又經他多番修建，城高河闊。現在他是不愁我們去攻他，固能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觀之以王陵桓齮之深悉兵法，又有大秦精兵在手，仍落得敗退之局，可見蒲鷊非是趙括之流。不會有長平之失。加上李牧在側虎視眈眈，少龍不可以只逞匹夫之勇。」

項少龍聽得汗流浹背。這次戰術既要攻堅城，更要應付李牧的突襲，若以為可憑常規戰術取勝，實是妄想。最大問題是桓齮現在統率的是新敗之軍，自己又嫌兵力不足，根本沒有可能同時應付兩條戰線，分頭作戰。何況蒲鷊一向高深莫測，李牧則是經驗無可再豐富的用兵天才，此戰不用打幾可預知結果。

烏廷芳獻計道：「可否先派人混入屯留城內？」

紀嫣然道：「敵人怎會不防此著，兼且屯留本是趙地，秦人更難瞞人。」

項少龍遍搜腦袋內「古往今來」二千多年的攻城戰記憶，差點想爆腦袋，一時仍想不出任何妙計，只好作罷。

膳後項少龍躺在地席，頭枕烏廷芳的玉腿，又再思索起來。

紀嫣然等不敢打擾他思路，默默陪在一旁。

項寶兒則隨田氏姊妹上榻去了。

四角燃著了熊熊爐火，使他們絲毫不覺外面的寒雪侵體。

項少龍想起《墨氏補遺》上所說的「圍城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引敵突圍」之語，但顯然並不適用於屯留城。因為有李牧在側，他根本沒有資格把城困死。

說到底，攻城不外乎越河壕，衝擊城門城牆，攀城和最後巷戰的四部曲。

而由於敵方得城壕保護，又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加上可隨時反守為攻，出城突擊劫寨，故己方若依常規，必會招致重大傷亡。若自己是李牧，更會在秦軍身疲力累的時刻領軍來攻，那時能不全軍覆沒已可感謝蒼天。

如何改變這種被動的形勢呢？

只恨蒲鷊不愛木馬，否則大可重演西方的木馬屠城記。

忽地靈光一閃，大喜坐起來，振臂嚷道：「我想到了！」

帛圖攤開在地席上，滕翼、荊俊和眾人全神觀看，但仍不知項少龍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項少龍指著趙境一個名中牟的大城道：「此城乃趙人南疆重鎮，趙都邯鄲在北面一百二十里，而屯留則在西北一百三十里處，所以無論由中牟到兩者之任何一處去，路途都差不多遠近。但中牟東面就是通往邯鄲的官道，快馬三日即可至邯鄲。如若我們能奪下此城，你們說趙國王廷會有什麼反應呢？」

滕翼拍案叫絕道：「當然是大驚失色，怕我們去攻都城哩！郭開是什麼材料，我們最清楚。」

琴清皺眉道：「中牟位於趙魏交界，一向防守嚴密，怎會輕易被你們攻下？何況邯鄲之南還有延綿百里的護都長城，趙人長期駐軍，你們那四萬多人若孤軍深入，實在非常危險。」

紀嫣然笑道：「夫君大人必另有妙計，清姊請細聽下去。」

項少龍對琴清笑道：「且聽為夫道來！」

琴清見他以夫君自居，又羞又喜，狠狠還他一眼。

項少龍道：「這次我們是一不做二不休，現在管中邪枕兵韓人的泫氏城，離屯留只有八十里，到中牟則是百餘里。我們索性向儲君取得秘密詔書，到泫氏去褫奪管中邪的兵權，把他的十三萬兵員據為己有，那就可聲勢大壯，最妙是趙人仍會以為我們是北上到長子城與桓齮會師，再北進攻打屯留。所以必會把兵力集中在上黨，好來應付我們。」

荊俊狠狠道：「最好順便把管中邪斬了。」

琴清道：「那等若要迫呂不韋立即作反，別忘記管中邪現在是呂不韋的愛婿哩！」

項少龍道：「到了泫氏後，我們分明暗兩路進軍，使趙人以為我們是要到長子城去，其實卻是渡河潛往中牟，攻其不備，以我們的烏家精兵於黑夜攀牆入城，只要能控制其中一道城門，可把中牟劈手奪過來。」

滕翼點頭道：「最好是先使人混入邯鄲，到時製造謠言，弄得人心惶惶，趙人只好把李牧召回來保衛京城，那屯留再非那樣無可入手。」

紀嫣然奮然道：「同時還要教小賁和端和兩軍同作大舉反擊，牽制龐暖和司馬尚兩軍，那李牧被召離屯留，該成定局。」

項少龍道：「這事最考功夫是如何行軍百里，由泫氏渡河往中牟而不被敵人察覺，否則只落得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攻城戰。」

紀嫣然細察地圖道：「你們可詐作先往長子城，當抵達潞水南岸，兵分兩道，由此至中牟全是無人山野，只要行軍迅速，就算給人見到，亦趕不及去通知中牟的城守，所以人數不可太多，精簡的輕騎先行，步兵隨後，周良的鷹王，該可在這種情況下發揮最大的功效。」

眾人至此無不充滿信心，恨不得立即攻入中牟。

滕翼道：「若我們派出五萬人到長子城與桓齮會師，人數將達十二萬之眾，但要攻下屯留，恐仍非一兩個月間辦得到。最怕那時趙人摸清我們虛實，派兵來攻，腹背受敵下，我們仍是難以樂觀。」

項少龍道：「蒲鷊始終是個大商家，只是依仗趙人，又知若一旦被擒就是抄家滅族的下場，遂奮起反抗。城內的兵士都是倉卒成軍，所以我們只要成功營造恐慌流言，又故意留下生路，保證屯留城不戰自潰，難以死守。」

趙致道：「第一個恐慌自然是趙人會捨他們而去，接著拿什麼嚇唬他們？」

項少龍微笑道：「方法很簡單，是採取鄉鎮包圍城市的策略，把附近的鄉村全部佔領，移走住民，使屯留斷去糧草供應。再在屯留城外築壘設寨，建造種種攻城器具，擺出長期圍攻的格局，保證不到十天半月，蒲鷊會設法溜走。」

荊俊笑道：「如若不溜，就攻他的娘好了。」

烏廷芳責道：「小俊你口舌檢點些好嗎？」

琴清見眾人目光往自己望來，聳聳香肩道：「我早習慣了！」

眾人為之莞爾。

項少龍道：「我們再把整個計劃想得清楚點，然後派人立即去通知小齮、小賁和端和，此事必須嚴守秘密，洩出來就不靈光。」

此時雖已夜深，但項少龍三兄弟哪睡得著，諸女休息後，仍反覆研究，到天亮鳴金收兵，分頭辦事去了。

全盤大計既定，項少龍等改變訓練的方法，把大軍一分為二，二萬騎兵專習隱蔽偽飾的行軍戰術。項少龍把二十一世紀學來的東西，活用在這隊騎兵上。轉眼冬盡春至，小盤登壇拜將，親身送行，項少龍再次踏上征途。大軍乘船順流而下，在武遂登岸往東北行，直抵管中邪駐軍的泫氏城。

管中邪、連蛟、趙普三人領軍出城迎接，表面上當然執足尊卑之禮。

項少龍教烏果、荊俊等紮營城外，為了不讓管中邪生疑，只和滕翼領一千親兵入城，到達帥府，拿出小盤詔書，命管中邪立即交出兵符，同時回京述職。

管中邪看罷詔書，色變道：「這是什麼意思，仲父為何沒有指令？詔書亦欠太后璽印。」

項少龍故作驚奇道：「管將軍為何如此緊張，儲君只是體念管大人勞苦功高，又屯駐外地經年，故讓管將軍回咸陽小休，這等更換將領，何用勞煩仲父和太后？」

此時滕翼見連蛟往後移退，一聲令下，隨來的親衛立時取出摺弩，控制場面。

管中邪哪想得到項少龍有此一著，見他面含冷笑，手按百戰刀鞘，知道只要說錯一句話，立即是身首異處的結局。舉手制止手下作無謂反抗，換上笑容道：「上將軍教訓得好，事實上末將亦希望回去見娘蓉。」

項少龍笑道：「君命難違，我只是依命行事，管將軍肯合作最好。」

他是不愁管中邪不聽教聽話，除非他要立即作反，否則此為必然的結局。翌日項少龍使荊俊名之為送行，實在是把管中邪和他的三千親兵親將押解往武遂，看著他們登上戰船，然後返回泫氏城。此時項少龍已完成對管軍的編整，遠征軍騎兵增至五萬人，輕裝步兵五萬人，重裝甲兵八萬人，登時實力大增。在泫城再苦練一個月兵，然後離開泫城，沿河朝長子城北上。他們的行軍穩而緩，務使兵員得到充足的休息，保持體力。到了潞水南岸，十八萬大軍停軍紮營，等待晚上的來臨。

桓齮聞訊趕來，眾人相見，又悲又喜，敘述離情，與項少龍、滕翼、桓齮、周良、烏果、趙大等到帥帳舉行會議。

桓齮先報告屯留的情況，分析道：「屯留城內只有千許人是杜璧和成蟜的舊部，其他是蒲鷊的家將和本是趙人的叛民，情況有點和幾年前東郡民變相似，志氣有餘，實力卻不足。不過最大問題是有李牧的十萬趙軍駐於屯留東西四十里趙境內的路城，互為呼應，不但使屯留有所依恃，亦使我們不敢放手攻打屯留。」說到李牧，他露出猶有餘悸的表情。

滕翼沉聲道：「那場仗你們是怎樣輸的？」

桓齮沉痛地道：「李牧打仗像變魔法似的，上將軍和我已全神留意趙境的動靜，廣設警哨，豈知警報才起，李牧的鐵騎已來至營寨，那晚星月無光，李牧使人先攻佔高地，再以火箭燒營，屯留的叛軍乘勢衝出，持炬擊鼓來攻，我們未捱到天明便潰退了，我領著一支萬人隊伍，死命斷後，否則傷亡恐怕會更多呢。」

眾人聽得直冒寒氣。

桓齮奮然道：「王上將軍過世後，我藉著哀兵的士氣，三次攻打路城，都給李牧出城擊退，他的陣法變化無方，將士用命，訓練優良，難怪能名震當世。」

荊俊道：「無論李牧如何厲害，但有良將而無明主，仍是沒有用，小齮有派人去察看中牟那方面的情況嗎？」

桓齮精神一振，掏出一卷地圖，攤在席上，道：「我趁大雪之時，遣人探察敵情，敵人並不知情。中牟乃趙人長城外最重要的軍事重鎮，本屬魏人，四年前落入趙人之手，使他們在長城外有了個據點，故而極受重視。」讓各人研究好一會，續道：「他們在城外長期駐有兩隊趙軍，人數皆在萬許之間，分處南北，互為呼應，本意該是應付魏人。至於城內守軍約在二萬之間，在趙國的城池來說，這樣的兵力已是罕見。若有起事來，長城內的兵員還可出兵來援，所以魏人數次與趙人開戰，仍無法收復中牟。」

項少龍道：「所以此戰必須以奇兵襲之，攻其不備，否則我們將無功而回。」

桓齮道：「趙人在中牟外圍數處高地築起百多個烽火台，日夜有人放哨，若大軍進襲，縱是晚上，亦會被偵知，很難瞞過對方耳目。」

荊俊拍胸保證道：「這個由我負責，保證沒有一個高地上的烽火台有機會發出警報。」

項少龍道：「今晚我們的四萬精騎，將於入夜後分四批出發，由荊俊率百人作清除烽火台的先頭部隊。其他十四萬人在此再留三天，然後分作兩軍，每軍七萬人，一軍往長子，一軍往中牟。當李牧回師之日，就是小齮行動的時刻。記緊擺出持久作戰的格局，絕不可冒進攻城，否則若李牧明退實進，返過頭來重演當夜之戰，就敗得很不值得。」

桓齮動容道：「難怪兩位上將軍生前如許推舉項上將軍，末將反沒有想過此點，聞之立時出了一身冷汗呢。」

烏果笑道：「吃飯的時間到。」

眾人一齊笑罵。

出帳時項少龍向桓齮道：「你攻下屯留，立即修築防禦工事，而我們則佯攻分隔趙魏邊境間的長城，再突然退走，教趙人難以追擊。」

桓齮心悅誠服，點頭受教。

當晚入黑，周良放出鷹王，肯定沒有敵人潛伏的探子，荊俊那隊由烏家精兵組成的特擊軍首先出發，不片晌四隊人馬先後開出，緩騎而行。到第三天早上，大軍潛抵中牟城外四十里的密林內，在四方設置崗哨，等待黑夜的來臨。

中牟城在地平遠處，城高牆厚，果是堅固的軍事要塞，城外的林木均被剷平，要接近而不被發覺，確不容易。項少龍和滕翼觀察良久，均感氣餒，又想不到有什麼好辦法。眾人不敢生火造飯，只吃乾糧。到了黃昏，忽地狂風大作，大雨灑下。項少龍等大叫天助我也，立即出動。烏果和周良各領一軍，攻打城外的趙營。荊俊則率領一千烏家子弟，橫渡護城河，攀牆進城。

項少龍和滕翼的兩萬主力軍，潛往最接近城池的隱蔽點，準備城門打開，立即殺進城內去。雨愈下愈大，還不時雷電交加，視野模糊不清，雷聲把馬嘶蹄音全掩蓋過去。荊俊的千人精兵團把戰馬綁在城外，用了個多時辰，潛過護城河，開始攀城。項少龍和滕翼則提心吊膽地苦候，此刻若給敵人發覺，荊俊等肯定無一人能倖免。城頭的燈火給暴雨掩去，正焦急等待中，面西的城門敞了開來，吊橋隆隆降下。

項滕兩人大喜如狂，一聲令下，全軍蜂擁而出，兩萬匹戰馬的奔馳聲，驚碎中牟城軍民的美夢，不過一切都遲了。烏果和周良的軍隊同時對城外兩個趙軍的營寨進行突襲。城內城外，一時殺聲震天。暴雨雖停下來，可是戰爭卻更趨激烈。大軍殺進城內，嚇得人人緊閉門戶，大半守軍脫甲棄械，躲入民居保命，餘下的開城逃亡，完全失去反抗的意志。到天明之時，趙國在南方最具戰略性的重鎮，已落入項少龍手上。

接著的十天，趙大率領的七萬步軍陸續抵達，帶來大批的攻城器械和物資糧食，並建立起由泫氏城來此的補給線。項少龍嚴令不得擾民，並善待降將降兵，採取安定民心的政策。滕翼在城外設營立寨，構築防禦工事，又截斷趙魏官道的交通，擺出大舉進侵趙都邯鄲的模樣。一個月後，趙人兩次來犯，均被擊退。魏人生出警覺，在邊境嚴密戒備，但由於秦軍據有堅城，魏人只是採取觀望姿態。對項少龍這位秦國的名將，已沒有人敢抱輕視之心。

這天烏言著由長子城來見項少龍，帶來重要消息，據邯鄲的線眼情報，郭開果然怕得要死，力勸趙王和太后調回李牧，守衛長城內的城堡番吾。趙王發出命令，竟給李牧拒絕。項滕兩人暗叫厲害，知道給李牧看穿他們的圖謀。兩人商量過後，決定對番吾發動一次猛攻。

等一切準備充足，十天後項少龍發動八萬大軍，由官道北上番吾，在趙人長城外佈陣立寨，先日夜派人衝擊城牆，趙人數次出城劫營，均被鷹王先一步察覺，給打了個落花流水。攻打十八天，終於破開一截城牆，但仍給敵人擊退，兩方死傷慘重。但項少龍等卻知道已完成任務，這次不愁趙王廷不召李牧回守番吾。說實在的，他們現在的兵力，根本沒有進攻邯鄲的資格。

只一天時間趙人便把城牆補好。項少龍收兵不戰，好讓戰士有回氣的機會，死者就地火葬，傷兵送返中牟。這時項少龍對戰場的生生死死，早心同槁木，否則根本不能當秦軍的統帥。小盤說得好，戰場上從來沒有仁慈存身的地方。每個人都是一顆棋子，吃掉人或被吃掉都是常事。不過可以做到的，他都設法做到。例如關懷下屬，善待降兵降民等等。趙人不知是否被打怕了，再不敢出城反擊，兩軍陷進膠著的狀態。

桓齮則依項少龍之言，虛張聲勢，且不斷派軍來援，加重趙人的危機感。步入夏季的第二個月份，李牧終於屈服在趙王的軍令下，回師邯鄲。項少龍忙下令加強防禦，準備應付李牧的反擊。他最不想發生的事，終迫於眉睫之前。

這天項少龍、滕翼和荊俊三人在長達五里的木寨作例行巡視，荊俊笑道：「任他李牧三頭六臂，都難以攻下我們的營寨，最多是扯個平手吧。」

滕翼道：「魏人那邊有動靜嗎？」

荊俊道：「魏人那邊有烏果應付，不過若非攻下中牟，我們此時早被擊退。」

那晚項少龍發了個可怕的夢，夢到李牧來夜襲，營內四處是他名震天下的鐵騎，所有營帳同時起火，項少龍衝出帳外，想呼喚滕翼、荊俊，卻叫不出聲來，想拔刀，百戰寶刀卻不翼而飛，大駭醒來，天仍未亮，自己渾身冷汗、不住喘氣。項少龍強烈地思念家中的妻婢愛兒，恨不得拋下一切，立即返回咸陽。驚魂甫定，披上外衣，舉步出帳。值夜的親兵慌忙追隨左右。

他的帥帳位於營地最高處，環目一掃，星空覆蓋下燈火點點，似直延往天際的盡頭。五里外的趙國長城亦是燈火通明，極為壯觀。

項少龍想起當日由邯鄲出使往大梁，路經該處時還參觀過那裡的城牆，負責作介紹的番吾城守叫什麼名字早忘記了，想不到多年後的今日，自己竟是攻打此長城的主將。世事之變幻難測，莫過於此。又想起當日自己護送的兩位心愛玉人兒，趙倩趙雅先後亡故，不由神傷魂斷，差點痛哭一場，以洩出心頭悲苦。

晚風吹來，吹散心頭鬱抑，感覺上好了一點。遠眺長城，想起長城後遠處的古城邯鄲，又是百感交集。戰爭最令人畏懼的地方，就是那不可測知的因素。像此刻的他，完全不知道連綿百里的長城之後正發生著的任何情事。只能估計，或作測度。要知己知彼，確是談何容易。現在李牧究竟在哪裡呢？兩個曾經是肝膽相照的朋友，終要在沙場上成為死敵，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到天色大明，項少龍收拾心情，回帳休息。日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

一個月後，捷報傳來，蒲鷊終棄屯留城逃往趙境，途中被桓齮伏兵擒拿，押返回咸陽去。出奇地李牧直至此刻仍沒有動靜，項滕亦不太訝異，若李牧是奉召守衛邯鄲，自然不會到番吾來。兩人以目的已達，經商議後，決定立即撤軍，還在晚上進行。他們照樣留下空營燈火，入夜後分批撤往中牟。項少龍和周良負責殿後，由於有鷹王的銳目，他們並不懼敵人銜尾追來。荊俊領二千烏家精銳先行，接著是滕翼的軍隊。

項少龍待至三更，率餘下的二萬人悄悄撤走。不片刻大隊來到往南的官道上，迅快朝中牟進發。明月高掛左方天際，在每人的右方拖出黯淡的影子。項少龍在隊伍中間，與周良並騎而馳。

周良歎道：「這次能攻下屯留，全賴上將軍的奇謀妙計，連李牧都給上將軍算了一著。」

項少龍歉然道：「李牧並沒有給我算倒，只是趙王廷給我算倒吧。」

周良笑道：「戰爭只論成敗，沒有人理會是如何勝的，但怎樣敗卻人人會拿來當話柄。」

項少龍點頭道：「這番話很有道理。」

周良仰首望天，道：「還有個半時辰天明，那時可全速行軍，只要回到中牟，可攻可守可退，完全不用擔心，何況儘管被敵人圍城，也有桓齮的軍隊前來支援。」

項少龍登時輕鬆起來，有點完成此行責任的舒暢快感。希望這是最後一場對外的征戰，以後是等待小盤加冕禮的來臨。空中傳來鷹王振翅的熟悉響音，眾兵齊齊舉頭仰望。只看它的姿態，就知後無追兵。周良嘬唇發出呼嘯，喚它下來休息。豈知鷹王突然發出一聲嘯叫，在頭頂兩個盤旋，再衝空而去，疾飛往右方樹林之上。周良立即色變，凝目注視鷹王的動靜。項少龍大感不對勁，極目望去。鷹王在明月下的遠空不斷打轉，飛行的路線奇怪難解。

周良劇震道：「這是沒有可能的，有大批敵人由左方衝來，速度極快。」

項少龍在電光石火間，已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李牧的鐵騎終於來了，可能由於馬蹄包了布，竟沒聽出任何聲息。這名不虛傳的名將，打開始就識破項少龍的戰略。雖迫於無奈放棄屯留，但卻不肯放過他們。這兩個月來關閉不出，是要使項少龍等誤以為他駐守邯鄲。其實他早來了，還布下伏兵，等待他們撤退的一刻。

項少龍現正重蹈成蟜和杜璧敗亡一戰的覆轍，唯一優勝是他憑鷹王先一步知道敵人的來臨。假若他現在立即逃走，結果亦不會與成蟜軍的敗亡有何分別，就是在全軍到達中牟以前，被李牧殺得全軍覆沒。他奮力迎戰的話，那至少荊俊和滕翼可安返中牟。項少龍再不猶豫，下令全軍退往左方密林，全力阻敵。陣勢尚未布好，以萬計的趙兵由右方密林殺出官道，往他們衝殺過來。箭如飛蝗般往敵人射去，對方騎兵一排一排的倒下，但尚未換上另一批箭矢，敵人已殺入陣中來。剎那間前方儘是敵人。

項少龍一聲發喊，拔出百戰寶刀，帶頭衝殺出去。一時間長達十餘里的官道，儘是喊殺之聲。二萬秦兵正堪堪把敵人抵住，近趙境的一方突然大亂起來，另一隊敵人不知由哪裡衝殺出來，硬生生把項少龍的護後軍衝成兩截。項少龍領著周良和二千多親兵，死命抵擋敵人一波又一波的進擊。後方林木忽地噼啪作響，火頭竄起，截斷秦軍西退之路。項少龍知道難以倖免，拋開一切，連斬數十敵人，深深殺進敵軍陣內去。

項少龍剛衝散一股敵人，身旁慘叫傳來，他駭然望去，見到周良翻身墮馬，給一支長矛戳穿盔甲，從背心入透胸出，可見敵人擲矛者的力道如何狂猛。他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狂叫，要勒馬殺回去，卻給左右隨從死命扯著他馬韁，拉他逃走。

一名敵將率著大隊人馬由後趕至，大喝道：「項少龍哪裡走！」

項少龍環目一掃，只見身旁的親衛，已減至不足百人，而四周林木則全是火炬的光芒，也不知有多少敵人殺至。現在既給敵人躡上，更難倖免。正要在死前提刀回去為周良報仇，一聲厲嘯，鷹王由天空疾衝而下，撲在那趙將臉上，鋒利的鷹喙往那趙將的眼睛狂啄。趙將發出使人驚心動魄的慘嘶，棄下待要擲出的另一枝長矛，伸手抓著鷹王，人鳥同時墮下馬來。追兵因主將驟遭厄運，登時亂成一團。

項少龍知道那趙將和鷹王都完了，知道機不可失，策馬狂竄。奔出七、八丈，數十名趙兵左右穿出，舉著明晃晃的長矛，厲喝連聲，往他們的坐騎狂刺。左右親衛紛紛倒地，成了敵人屠戮的目標。疾風在此時表現出它的不凡能耐，竟能倏地加速，衝出重圍，忽然間，項少龍發覺自己變成了孤零零一個人。

項少龍熱血沸騰，湧起滿胸殺機，朝左方衝來的十多名趙國騎兵奮力殺去。幸好在這林木處處的地方，不利箭矢攻擊，否則不用交手他項少龍早給射倒。四周喊殺連天，慘烈之極。項少龍由一叢大樹後策騎疾衝入敵陣中，揮刀朝敵將猛劈。他的目標是對方持火炬照耀走在前頭的敵人，百戰刀斜劈在對方肩上，那人立時鮮血飛濺，倒下馬去。火炬落到草地上，立時熊熊燃燒起來。敵人驚呼聲中，項少龍刀勢加疾，衝入敵陣之內，揮刀砍削。敵人忙運劍格擋，豈知百戰刀過處，長劍立即斷成兩截，寒芒透體，趙將翻身倒斃。項少龍衝散敵人，自然而然朝火光最弱處衝殺過去。此時敵人已佔了壓倒性的上風，四周雖仍有零星的廝鬥，但已不能改變當前的形勢。

項少龍泛起勢窮力竭的感覺。

目睹周良和眾多手下的慘死，他生出了不想獨活的念頭，猛一咬牙，抽過馬頭，反朝殺聲最激烈處奔去，不片刻衝出樹林，到達林外的曠野。疏落的林木間，一隊數百人的秦兵，正在前方被以千計的敵人圍攻，捨命死戰。項少龍怒憤填膺，殺機大盛，決心豁了出去，見人便斬，氣勢陡盛，遇上他的敵人一時間只有捱刀送命的份兒。秦軍見主帥來了，人人士氣大增，竟隨他一鼓作氣，突破敵人的圍困，朝著一處山丘奔去。

後方殺聲大作中，前面小丘倏地亮起以百計的火把。只見無數趙兵蜂擁由丘頂殺奔下來，人人持著遠距離格鬥的兵器，正是項少龍們這種騎兵的致命剋星。項少龍心中暗歎，知道李牧算無遺策，早在林中設下重重圍堵，務要一舉把自己擒殺。這時誰都知到大勢已去，不用他發令，大半人往兩旁四散逃去。項少龍阻止不及，卻心知肚明敵人正是蓄意迫己方往兩旁逃走。忽然間，他清楚知道只要能衝上山丘，便有逃進群山中脫身的生機。

他身邊只剩下五十多人，立即狂喝道：「要逃命的隨我來！」反手將寶刀插回背上，拔出腰間飛針，夾馬衝前，兩手連環擲出，敵人紛紛中針倒地。危亂間，項少龍至少擲出近百支飛針，到兩臂酸麻，飛針已擲完。後方伏滿死屍，令人不忍卒睹。他身邊只剩下十多人，不過已成功登上丘頂。數百名敵兵如狼似虎的向他們狂攻不捨。項少龍再拔出百戰寶刀。這時他身上大小十多個傷口一起淌血，但他卻感不到任何痛楚。

寶刀揮出，慘叫起處，右邊敵人屍橫就地。項少龍看也不看，拖刀後劈，又把另一個由後側攻來的敵人砍死。前方一人徒步持矛，直刺疾風的頸項。項少龍無奈下，脫手擲出寶刀，穿過那人胸膛，把他釘到地上。驀地肩胛處傳來錐心劇痛，也不知給什麼東西刺中。項少龍痛得伏倒馬背，護衛拚死衝殺過來，把他掩護。項少龍心叫完了。

在這剎那間，他想起遠在咸陽的嬌妻愛婢，也想起妮夫人、趙稚、趙倩等無數人和事。際此生死關頭，他感到疾風左衝右突，不斷加速奔馳。

喊殺聲逐漸被拋在後方遠處，四周儘是茫茫的黑暗。他死命摟著疾風的馬頸，感到人馬的血肉合成一體。當意識逐漸模糊，終於失去知覺。意識逐漸回到腦海裡，驟然醒了過來，感覺渾身疼痛欲裂，口渴得要命。不由呻吟一聲，睜開眼來。碧空中一輪秋陽，掛在中天處。一時間，項少龍不但不知身在何地，更不清楚曾發生過什麼事。勉力坐起來，駭然見到疾風倒臥在丈許遠處，頭頸不自然扭曲，口鼻間滿是凝結了的口涎污物。

項少龍渾身劇震，終記起昨晚昏迷前發生的事。疾風背負他逃離戰場，為救他的命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自紀嫣然贈馬後，他和疾風在一起的時間，比之和任何一個心愛的女子相聚的時間還要多。它對自己的忠誠，從沒有一刻改變或減少過。項少龍再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摟著疾風的屍體灑下英雄的熱淚。

他敗了，敗給當代的不世名將李牧，那並非因他的失著，而是李牧太高明了。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已成功把李牧拖著，不讓他在滕荊兩人率領的大軍返抵中牟前給追上，否則他們這支佯攻邯鄲的軍隊將會全軍覆沒。幸好這次主事的是成熟穩重、經得起風浪的滕翼。若換過是荊俊，必回師援救，那就等若送死。自己這次逃出死劫，是個奇蹟。可以想見李牧必發散人馬來搜尋他的蹤影。

想到這裡，項少龍湧起強烈的求生慾望，先檢視自己的傷勢，不禁感謝清叔為他打制、琴清為他縫綴的護體甲冑，雖中了數箭，又多次被兵刃擊中，但只有三處破開缺口，傷及皮肉，其中又以在後肩胛的傷口最深，其他傷口都在手足處，乃皮外之傷，並不影響行動。他由疾風屍身解下革囊，取出裡面的衣物，忍痛把身上的革冑武服連著凝成硬塊的血肉脫下，扯破衣服把傷處包紮妥當，換上日常穿著的武士服，又綁上攀爬的腰索，心情才好了一點。喝乾疾風所攜帶水壺內的清泉後，他取下插在馬鞍間的後備寶刃「血浪」，想起此乃李牧送贈的名劍，不由又生一番感觸。此時天已黑齊，他本想費點力氣安葬疾風，至少拿些泥土把它蓋著，但遠方不知何處隨風傳來馬蹄之音，只好恭恭敬敬向疾風躬身致意，帶著令人神傷魂斷的悲哀心情，踏上逃亡之路。

對在山野疾行他早駕輕就熟，起初每登上高處，都看到追捕者的火把光芒。它們像是催命符般緊纏他，使他無法辨認往中牟的方向。到天明之時，他雖暫時撇下追兵，但已迷失路途，只懂朝山勢險峻處奔去。當他在一處坡頂的密林中坐下來休息，全身骨頭像要散開似的，不但心內一片混亂，肉體更是疲憊不堪。身上多處傷口滲出血水，疼痛難耐，那種虎落平陽的感覺，確使人意志消沉。若非他受過特種部隊的嚴格訓練，這刻便撐不下去。但他卻知目下是逃亡的最重要關頭。

由於敵人很容易發現疾風倒斃之處，所以必會趁他徒步走得不會多遠的這段時間全力搜尋他，假若他在此刻睡過去，醒來時恐已落入敵人手上。項少龍咬緊牙關，提起精神，待恢復了一點氣力後，依墨子心法斂神靜養。不一會他整個人寧靜下來，身體放鬆，迅速回復精力，如此大約半個時辰，他跳將起來，以絕強的意志驅策疲倦的心身，繼續逃亡。他專揀人獸難越的崇山峻嶺以索鉤攀爬翻越，這一著必大大出乎敵人料外，否則若取的是平原莽野，怎快得過馬兒的四條健腿。到入夜後，他在一道瀑布旁躺下來，全身疼痛，指頭都欠缺移動的能耐。不片刻沉沉睡去，醒來時已是晨光熹微的時間。

耳際首先傳來瀑布飛瀉的「轟隆」聲，其中夾雜蟬鳴鳥唱，四週一片寧謐。項少龍睜眼坐起來，左方瀑布由高崖上奔瀉如銀，旁邊的水潭受瀑布衝擊，白浪翻滾如雪，由此而下，崖壁陡然而降，再傾瀉而下，迴旋激濺，壯觀異常。再環目四顧，群山環伺，奇巖異石，數之不盡，野樹盤根錯節，奇景層出不窮。

項少龍不禁嘖嘖稱奇，為何昨天一點不覺得這裡的景色有什麼特別呢？在這充滿生機的環境刺激下，他湧起強大的鬥志，誓要活著回去與深愛和關心自己的人相聚。他當日因遇馬賊與陶方在趙境失散後，曾有過一段在山野遊蕩的日子，這時自能熟門熟路地採集野菜充飢。想起自己可能是首次踏足這窮山僻地的人類，心中更泛起滿足的感覺。他被李牧偷襲的地點是趙國南方長城外趙魏兩國邊界處，所以目下以身在魏境的可能性大一點。只要登上附近的高峰，居高一望，那時倘能找到最易辨認的德水黃河，又或當年由趙往魏的路途，便可擬定潛返中牟的大計。想到這裡，心情豁然開朗，認定附近一座最高的山峰，咬緊牙齦朝上攀去。不由慶幸年來每天都勤力練武，否則此刻體力已捱不下去。

當見到峰頂山鷹盤旋，又忍不住想起戰死的周良和為主人盡忠的鷹王，熱淚奪眶而出。人是否天生自私的動物？為了種種利益，打著捍衛國家民族的旗號，殘殺不休，這一切是何苦來由，最可恨自己亦是殺戮戰爭中的一分子。戰爭裡根本是沒有真正全贏的人，即使是戰勝者亦須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情況自古已然，誰都不能改變。戰爭仍是永無休止的繼續下去。即使在一個統一的政權中，鬥爭仇殺亦從未息止。

黃昏前，他登上其中一座高峰，大地盡收眼簾。一看下立時呆了眼睛，在夕陽淒艷的餘暉下，山原草野無窮無盡地在下方延展往地平極處。後面則是陡崖峭壁，險秀雄奇。雖見有河道繞山穿谷而過，卻肯定並非黃河。左方遠處隱見一處山坡有梯田疊疊，於此秋收時節，金黃片片，在翠綠的山野襯托下，格外迷人。山坡後炊煙裊裊而起，看來該是村落一類的處所。

項少龍心中躊躇，肯定自己從未來過這裡，唯一方法只有問道一途，那說不定會暴露自己的行蹤。當晚就在一塊巨石的隙縫內瑟縮一晚，次晨覓路下山，才明白什麼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難。幾經艱辛折騰，午後抵達山腳的丘原。他終決定到那村莊去看個究竟，連夜趕路，這時他的衣服勾破了多處，兼之多天未刮鬍子，一副落泊的流浪漢模樣。雖說是逃亡，但在山野之中，不時見溪河縈繞，兼之秋林黃紅交雜，景致極美，稍減孤清寂寞之感。

炊煙升起處，在山峰上看來很近，但走了半天，村子仍在可見不可即的距離。他趁天黑前摘了些野葉充飢，在一個小湖旁過夜。睡到深夜，忽有犬吠人聲傳來。項少龍驚醒過來，知道不妙，連忙就近削了一節竹筒，躲進湖內水草茂密處，通過竹筒呼吸。躲好不久，一隊百多人組成的隊伍扯著獵犬來到湖旁，眾犬於他睡覺處狂吠猛嗅。

只聽有人道：「項少龍定曾到過這裡，聞得犬吠聲再逃之夭夭，這次若我們能將他擒拿，只是賞金便夠我們一世無憂。」

項少龍聽他們口帶韓音，心中一震，曉得疾風一輪疾奔，竟把他送入韓境，所以只要往西續行，遲早可回到秦境去。回心一想，韓人既肯定他在境內，自然把往秦國之路重重封鎖，這麼往西行，只會自投羅網。唯一方法是先避風頭，待敵人鬆懈下來，然後設法潛返秦境。此時有人來到小湖旁，高舉火炬，照得湖面一片通紅。

其中一人笑道：「若你是他，還不趕快溜之大吉嗎？」

又有人道：「但犬兒仍是吠個不休，或許他尚躲在附近。不若放狗兒去追趕，我們不是更省氣力嗎？」

此議立得眾人同意。系索一解，五、六頭獵犬立時箭般撲進湖旁的樹林去，接著傳來狼嗥犬叫爭逐廝鬥的混亂聲音，逐漸遠去。追兵們知道是誤中副車，獵犬追的是附近的一隻野狼，而非項少龍，一齊呼嘯尋犬去也。

項少龍濕淋淋的爬回岸上，知道自己已成東方六國懸紅通緝的頭號戰犯，除非回到秦國，否則天下雖大，再無容身之所。哪敢停留，打消到村莊問路的念頭，轉身朝東而去，離秦國更是愈來愈遠。這晚他逃回山區去，重施故技攀山越嶺，猶幸韓國境內大部分是山地，否則早給敵人追上。既知道身在韓境之內，留心觀察下，逐漸認出其中一些高山河流的形勢，心中大喜，遂朝荊俊出身的荊家村奔去。三天後，荊家村親切的景象出現眼前。此時他已瘦得不成人形，體虛氣弱，心中放鬆下來，再也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昏睡過去。

## 第十二章兵行顯著

項少龍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村屋內的木榻上，身上的傷口均被敷上傷藥，換過清潔的麻布衣服，那種舒服的感覺，確是難以形容。在榻旁侍候的村婦見他醒來，忙奔出房去喚人。

不一會，村長荊年和村中的幾個長老來了，人人對他敬若天神，待聽他說清楚情況，荊年道：「我們曾派人出外探聽風聲，官兵仍在搜索項爺，聽說若能擒得項爺，可得百塊黃金，所以非常盡力。」

項少龍坐起來，一邊吃著遞上的食物，一邊沉吟道：「我來到這裡的事，是否全村的人都知道呢？」

荊年道：「我們怎會那麼沒有分寸，人心難測，幸好發現項爺昏倒村外的是小人的兒子，所以項爺的事只限於我們幾個人知曉。」

另一長老荊雄道：「項爺放心在這裡養好身體，到風聲過後，我們再派人把你送回秦國。」

項少龍搖頭道：「由這裡回秦國會是難比登天，而且這裡更不宜久留，否則會為你們惹來彌天大禍。」

荊雄道：「我們索性全族人陪項爺回秦好了。」

眾長老熱烈點頭。

項少龍道：「你們要到秦國去，我自然無任歡迎，但現在卻非是時候，只有待我回秦後再進行，那才不會出事。」

另一長老問道：「現在該怎辦呢？」

項少龍苦思半晌，道：「煩你們先派出身手敏捷，又可完全信賴的人，先往中牟通知滕翼和荊俊，說我安然無恙，但須一段時日方可回去，囑他們統率好軍隊，耐心等候。」

荊雄道：「這個容易，我們村裡常有人到中牟附近採藥，不但熟悉路途，還與那處的人打慣交道，不會惹人懷疑。」

項少龍放下一件心事，道：「官兵遲早會搜索到這裡來，追蹤我的人中不乏高手，你們可用我的衣服等物，製造出我已逃往別處的幌子，如此可拖延兩、三天的時間，而我亦該復原過來，能動身逃跑。」

再商量了一會，荊雄和眾長老退出房去。項少龍倒頭大睡，醒來時已是夜深人靜，聽著外面的風聲和犬吠聲，心中不禁思潮起伏。他第一次來此時正值寒冬，當時同行的還有金枝玉葉的趙國三公主趙倩，那晚恩愛纏綿，怎想得到兩人的緣份會因趙倩的慘死而結束。不由心中湧起對呂不韋深刻的仇恨，心中狂叫無論如何！我項少龍也要活著回咸陽去，親睹小盤登上王位，並要親眼目睹呂不韋慘淡收場。

天明時，荊年來了，帶來令他欣悅的消息。原來他的二萬護後軍雖全軍覆沒，但卻犧牲得很有價值，使大部份的秦軍安返中牟，現在李牧的大軍正圍攻中牟，聽說死傷不輕。項少龍鬆了一口氣，當日他們曾預估過趙人會對中牟反攻，故早儲下大批糧草，加固城廓，何況有桓齮的大軍支援，縱是李牧也休想輕易取回中牟。以李牧的精明，最後只好退返長城。

荊年又道：「昨天我派人到中牟去，此事不會有問題，唉！……」

項少龍知他心中有事，微笑道：「年老有話直說無礙。」

荊年道：「項爺說得沒錯，五十里外的尚家村昨天來了一隊兵馬，又搜又搶，還打傷幾個人，尚家村的人見他們人多，敢怒不敢言。」

項少龍道：「由那處到這裡來要多少時間？」

荊年道：「至少要兩天，項爺可待至明早動身。」又道：「據說韓王安由都城新鄭派出一隊精擅荒野追蹤的人來搜捕項爺。我們剛有人從新鄭回來，說趙韓兩國已有密議，怎都要把你拿著。」再由懷裡掏出一卷地圖，遞給項少龍道：「這是我為項爺親手繪成的地圖，雖是粗陋，但敢說大致上不會出錯。」

項少龍大喜，穿衣下榻，發覺體力回復大半，若再有一天的休息，更有把握逃走。兩人來到一角席地坐下，攤開地圖研究。

荊年指著圖中間的十字標誌道：「這是我們的荊家村，右上角東北方百許裡處是韓都新鄭，再往東北二百里，就是魏人的都城大梁。」

項少龍道：「我看完這地圖會立即燒掉，否則若讓人拿到帛圖，會知道是你們包庇我。」

荊年臉色微變，他倒沒想過此點。

項少龍讓荊年詳細解釋地圖上河流山川的形勢，把地圖收起來，道：「我的逃走路線，最好連年公都不曉得，那就不會有洩露之虞，致惹起別人異心。」

荊年欣然點頭。那天項少龍盡量爭取休息，醒來後苦記地圖，經過反覆思量，終決定兵行險著，往魏境逃去，再潛返自己最熟悉的趙國，然後西行往屯留，與桓齮會合，完成千里逃亡的壯舉。待肯定自己已熟記地圖上所有細節，把地圖燒掉。吃過晚飯，項少龍決定趁黑趕路，荊年早為他預備好乾糧、食水、衣物和籌集得來的少許銀兩。

最妙的是荊雄送了一隻兔子給他，用竹筐載著，解釋道：「這是對付獵犬的簡單手法，由於獵犬對兔子的氣味最敏感，故可以蓋過人體發出的氣味，若獵犬聞兔追來，只要放掉兔子，任它竄走保證可引得獵犬追錯方向。」

荊年道：「我們商量過了，項爺走後，我們將棄村到山中避禍，小俊等到秦國一事，多多少少都有風聲漏出去。官兵既到過尚家村，說不定會查悉此事，那就算項爺沒有來過，他們也會拿我們來洩憤。」

項少龍歉然道：「你們準備何時走呢？」

荊年道：「事不宜遲，項爺走後，我們立即收拾離開。」

依依惜別後，項少龍背著可能成為代罪羔羊的兔子，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項少龍策著荊年送贈的健馬，朝東北大梁的方向急趕一程，不想馬兒太過勞累，停了下來，讓馬兒休息。後方的荊家村仍隱見燈火。馬兒很有靈性，靜靜在草原上憩息，沒有嘶叫作聲。他只打算和此馬相處三天，穿過平原，他將徒步進入山區，那將會安全多了。說真的，他並不相信有人可在山區跟蹤他。但若非有荊家村這能令他緩一口氣的避難所，又得到食物、馬匹和弓箭一類必需品的補給，他說不定已給韓人追上，人的能力始終有個極限。心情不由開朗起來，馳想著與滕荊等人重聚的情景，至乎安返咸陽，受到妻婢愛兒的歡迎。蹄音忽在前方響起，項少龍大吃一驚，飛身上馬，先馳往附近一處坡頂，好看清楚形勢。只見遠方五里許外，一條由火炬形成的火龍正蜿蜒而來，目的地該是荊家村。

項少龍立時手足冰冷。荊年的擔心沒錯，敵人果然從尚家村處聽到消息，知荊家村有人到了咸陽去。這時代荊姓的人並不多，很容易可猜到荊俊、荊善這條線上，否則敵人怎會連夜全速趕來。若項少龍是個自私自利的人，此刻就會不顧一切立即逃走，有那麼遠逃那麼遠，但他項少龍怎能獨自逃生呢？

正方寸大亂間，靈機一觸，覷準形勢，策馬馳向敵人往荊家村必經的一處密林，取出火熠子，燃起多處火頭。若在春夏之際，此計必不可行。但現在風高物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片晌火勢擴大，烈焰沖天而起。這場火不但可阻截敵人前進，還可向荊家村的人發出最有力的警告，催促他們早點離去。項少龍還怕對方不追蹤自己，故意發出急劇蹄音，在草原上朝東北方急馳而去。他寧願自己送命，也不願荊家村有半個人受到傷害。

到翌日天明，項少龍仍在一望無際的草原山野中策騎而馳，但已放慢速度。這次他是故意暴露行蹤，好引敵人因追他而無暇對付荊家村的人，若對方有追蹤的高手，他此一著確是非常危險。路上不時遇上河溪擋路，這些平時能令人樂於觀賞的美景，此時對他反成障礙。幸好直至此刻仍未見有敵人追來，只要保持這情況，他可安抵韓魏邊境的無人山區。魏人哪會想得到他不朝西返秦，反會東去魏境，所以該沒有防範之心，那時他可取道魏境繞往屯留。

馬兒此時口吐白沫，項少龍無奈停下，守在一處高地，讓馬兒在坡下的小溪喝水吃草。他並沒有吃東西的胃口，但為了保持體力，只好迫自己吞掉兩塊乾肉，味道竟然相當不錯。這些年來，他已少有獨自一人，且是在荒野流竄，不禁又思索著自己顛倒時空的奇遇。

轉眼七年了。這些年來，即使親密如紀嫣然和滕翼等人，他亦只好把自己乃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人這天大秘密藏在心底。至於小盤的秘密，還有滕翼和烏廷芳兩人知曉。他最清楚小盤的命運，因為小盤就是建設起大一統中國的秦始皇。但他最不清楚卻是自己的命運，連能否活著返回咸陽，到此刻仍屬未知之數。左思右想，蹄聲又在遠方響起。項少龍大吃一驚，極目望去，立時色變。三里許外的疏林處塵頭大起，五十多匹健馬全速馳至，其中只有一半坐著人，其他都是無鞍的空馬。從這批空馬不用牽引，竟懂跟在大隊之後疾跑，兼且隊形整齊，可知馬兒們不但是千中選一的良駒，還是訓練有素的戰馬。經過多年經驗，他已培養出觀人策馬的眼光，二十七個騎士在崎嶇陌生的環境中仍可策騎左穿右突，縱躍自如，可知均是第一流的騎手。最要命是自己的騎射乃最弱的一環，在平原之地，對方又有後備健馬替換，若給追上，將只餘待宰的份兒。敵人這麼快追上來，自是追蹤的能手，說不定正是荊年聽回來的那批特別奉了韓王安之命來追捕自己的高手。項少龍環目四顧，猛一咬牙，衝下斜坡，跳上馬背，暗叫一聲「馬兒對不起」，驅馬繞過小丘，亡命奔逃。目的地是地平盡處的一片密林，只要能捱到那裡，就利用那處的環境和敵人決一生死。他絕不肯束手待斃，斷喪二十一世紀最精銳特種戰士的威名。

項少龍由馬兒身上卸下裝備，又用布包了兩塊等若他重量的石頭，掛在馬鞍處，再以利刃刺入馬股。馬兒慘嘶一聲，負著石頭奔進密林去。此刻追騎迫近至半里之內，若非項少龍踏著溪流走近半里路，使敵人失去有跡可尋的蹄印，恐怕此刻已被追上。不過敵人仍能跟來，可見敵人確是出類拔萃的追蹤能手。哪敢遲疑，忙背起行囊，朝樹林深處竄去。走了一炷香許的時間，蹄聲由後方掠過，迅速去遠。

項少龍鬆了一口氣，加速朝心目中林內一個高起山坡奔去。縱是遇上樹籐當路，他也不敢拔劍劈開，恐怕會留下線索。豈知走了不過百丈的距離，蹄聲忽又像催命符般從消失的方向折返回來，直朝自己的位置趕來。項少龍這時反冷靜下來，身為特種精銳部隊，在危險來臨時保持鎮靜乃必要的守則和鐵律。

他冷靜地分析，從敵人發覺有詐所需的時間，可知他們不是只靠足跡蹄印追蹤自己，正大惑不解，狗吠聲傳來，由遠而近。而聽聲音，則只得一頭。項少龍恍然大悟，不驚反喜，藏入一個茂密的樹叢處，蹲坐地上，取下背上裝著兔兒的大竹筐，耐心等候。此時天色逐漸暗黑下來，項少龍取出匕首，透過枝葉全神貫注外面林木間的動靜。犬吠聲靜止下來，只聞急驟的足音，自遠而近，敵人棄馬徒步而至。不片刻十多道黑影分散由前方三十多丈外的林木間迫近過來，其中一人牽著一條纖巧的小犬，對著自己藏身處狂吠而至。

項少龍悄悄打開筐子。兔兒早給狗吠聲嚇破了膽，見有路可逃，箭般竄出來，向左方溜去。

那頭犬兒果然如響斯應，轉向那方向狂吠奔撲。拉狗的人大叫道：「快！點子朝那裡去了！」

敵人立即群起追去。項少龍聽清楚敵人全體去後，跳了起來，躡著敵人的尾巴趕去，暗忖莫要怪我心狠手辣，在這種情況下，再沒有什麼仁慈可說。

項少龍手執血浪，追上墮後的其中一名敵人，從後一手捂著他的嘴巴，血浪由頸側刺入，那人掙兩下，立即氣絕身亡，項少龍順手取了他的弩機羽箭。前方的敵人注意力全集中到那頭犬兒追趕的方向，兼且天色暗至僅可辨路，毫不覺察死神正從後方迫至。當他以同樣手法解決另一名敵人，其他敵人停了下來，扇形散開包圍著一處草叢密樹，再前方處則是一堆高及丈餘的巖巉亂石，阻堵去路。兔兒顯是躲在其中，累得犬兒不住撲跳狂吠。

有人喝道：「點火把！」項少龍藉樹木的掩護，潛到其中一人背後，把他拖過來，送他歸西，又奪過他手持的弩箭。五把火炬熊熊燃起，把密林染得血紅一片。四周古木參天，由於高樹長年阻擋陽光，林內的地上只能長些蔓生的草本植物，惟有靠亂石處有一堆廣披十多丈的矮樹叢，目標特別明顯。餘下的二十四名敵人掣出弩弓利劍等武器，蓄勢待發。

敵方帶頭者對草叢大喝道：「項少龍你今天休想逃掉，乖乖的給我們出來，否則我們就一把火將你燒個屍骨不全。」

犬兒被主人低喝一聲，停止吠叫，還伏下來，非常聽話。

項少龍審度形勢，見那些人靠得很近，又有火光映照，知難再重施從後逐一襲殺的故技，取出勾索，在火炬燃點發出的「噼啪獵獵」聲掩護下，射出鉤子，掛到身旁樹上一個橫丫處。

草樹叢裡的兔兒當然不會有任何反應，但那些人對放火顯是投鼠忌器，不敢貿然展開行動，喝罵一會，其中一人環目四顧，「咦」了一聲道：「莫成到哪裡去了？」

項少龍由樹後移出來，答道：「我在這裡！」

敵人愕然朝他望來，他左右手分持的弩箭機發出使他們魂飛魄散的響聲，兩名持火把的敵人被弩箭貫入胸膛，拋跌開去，火炬掉往地上。到敵人倉捽髮箭還擊，他早移往大樹後，攀索而上，藏在茂密的枝葉裡。

眾人以為他還躲在樹後，紛紛散開，也躲往樹後去。落地的火炬燃起兩處火頭，迅速蔓延，放出大量濃煙。項少龍先收回索子，射往兩丈許外另一棵大樹的橫丫上，固定好後，居高臨下，等待敵人的反應。咳嗽聲大作，犬兒則發出陣陣嘶鳴。四名敵人被煙火所迫，閃了出來，正要往他原先藏身的樹後攻去，弩箭由項少龍手中射出，兩敵立時中箭倒地。此時火勢大盛，濃煙處處，項少龍的視線受到影響，等再射倒另一名敵人，忙凌空憑索子橫移到另一棵大樹去。敵人此時亦藉濃煙來到他原先藏身的樹下，赫然發覺沒有人蹤，又給他射倒三個。

二十七個敵人，被他以出其不意的戰術，放倒九個，其他人則被嚇破了膽，四散躲避，再沒有先前的銳氣。項少龍知目的已達，凌空翻到更遠的樹上，敏捷的回到地上，迅速朝早先敵人馬蹄聲歇止的方向奔去。

只兩刻多的時間，他終抵達林外，近五十多頭戰馬繫在林外徜徉。這時已是夜半，明月高掛，大地瀰漫著森幽神秘的氣氛。項少龍揀取其中一匹健馬，斬斷其他馬兒的系索，再將馬兒一匹匹的繫在一起，以血浪輕插馬股，馬兒痛嘶聲中，你牽我扯的整群走了。

項少龍跳上挑選的戰馬，好一會才控制得它受驚的情緒，放蹄而去。三天後他無驚無險的越過草原，棄馬進入魏韓交界的邊區，心情至此大是不同，竟然頗有點遊山玩水的意味。此時中牟只在正北百里許外處，項少龍須有很大的自制力，壓止直接投奔中牟的強烈慾望，那當然是最不智的魯莽行為。

天氣漸轉寒冷，幸荊年為他備有冬衣，使他不用捱冷受苦。走了五天，他抵達毗連山區的外沿區域。旭日初升中，陽光灑在山區外的原野上，在草樹間點染金黃，呈現一片生機無窮的氣象。不遠處有座大湖，當寒風吹過，水紋蕩漾，岸旁樹木的倒影變化出五彩繽紛和扭曲了的圖案，看得項少龍更是心曠神怡，渾忘逃亡之苦。叢莽的原始森林和茂密的灌木、延展無盡的草地和沼澤中的野生植物，把如若一面明鏡的大湖圍在其中，實是人間勝景。湖旁的草地上豎起十多個帳幕，還有成群的馬羊，正在草原間悠閒地吃草，氣氛寧洽。

項少龍觀看好一會，收拾心情，朝大梁的方向進發。他當然不會自投羅網的往大梁奔去，而是準備到達大梁的郊野後，循以前由趙往大梁的舊路返回趙境。雖然要繞個大圈，卻是他可以想出來最安全和熟悉的路線。

一個時辰後，他已深入魏境的草原。想起當晚遇伏，由疾風背著他落荒逃走，最少跑近三百里的路程，從他現在的位置沿此奔至趙魏兩國交界處，再繞到邇近荊家村山區內的山野，力竭倒斃。目下他是重回舊地。

往東北走近三個時辰，蹄聲在前方響起，項少龍忙躲起來，不片刻一隊約二十人的魏兵，直馳而至，到了附近一處高丘上，竟紮營放哨。項少龍看得頭皮發麻，心叫不妙。魏人顯是收到風聲，知他或已逃來此處。要知由這裡無論朝中牟或大梁的方向走去，都是平原之地，所以熟悉自己國境的魏人，只要在地勢較高處設置哨崗，他若稍一疏忽，便顯露行藏，難逃被發現的後患。敵人顯然仍在著手佈置的初期階段，一俟設妥哨崗，會對整個平原展開水銀瀉地式的搜索，在快馬加上獵犬搜弋下，自己休想有逃生的機會。最要命是抵達大梁之前有幾條擋路的大河，魏人只要配備獵犬，沿河放哨，縱是晚上，自己恐仍未可偷偷潛過河道。

想歸這麼想，但除非掉頭回到山區，否則只好繼續前進。現時無論折返韓境，又或南下楚域，危險性並不會因而減少。問題是應否把心一橫，直接北上中牟，那至多兩天時間，可以回去與滕荊兩人會合。這想法比早前有更驚人的誘惑力，而那亦是最危險的路線。

直至太陽西下，項少龍仍在該往何處去的問題上進行著激烈的內心鬥爭。最後終於把心一橫，決定先往中牟的道路試探，假設確沒有方法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改為東行折往大梁，依原定的計劃入趙返秦。下了決定，反輕鬆起來，多費半個時辰繞過敵人的哨崗，北上中牟。在到達中牟之前，尚要經魏國另一大城「焦城」。他當然不會有入城的打算，還得格外留神，免給魏人在那裡的守軍發現。

以特種部隊的敏捷身手，天明前他走了近三十里路，跑得腿部酸了，最後躲到一處密林內休息。他還不放心，費了點工夫爬到一棵大樹枝葉濃密處，半臥在橫丫上，閉目假寐。這棵大樹長在地勢較高和密林的邊沿，可俯瞰外面的平野和通往焦城的大道，不半晌便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蹄音和人聲把他吵醒過來。

項少龍睜眼一看，大吃一驚，林內林外俱是魏兵，少說也有千人之眾，正展開對這一帶的搜索。立時汗流浹背，知自己因過度疲勞，直至敵人來到身下方才醒覺，若非睡處是在三條粗樹幹形成的凹位處，說不定早在酣睡中掉到樹下去。他指頭不敢動半個，直到魏兵在樹下經過，始敢探頭觀察形勢。林外的官道先後馳過兩隊騎兵，更遠處一座高丘上另有人馬，似乎是這次搜索行動的指揮部。看敵人這種規模，便知自己曾對他有恩的魏王增已下了不惜一切，也要把他擒殺的命令。這批至少有二千人的部隊，很大可能是來自焦城的駐軍，且只是整個搜索隊伍的一部份。以這樣的兵力和魏人對自己國土的熟悉，他如今確是寸步難行。不禁頗感後悔，假若不是因歸心似箭，想偷往中牟，而是繞道往大梁，便不至陷身如此危險境地。眼下最明智的做法，莫如折返韓境內的山區，躲他十天半月，待風頭過後，那時無論逃往何處，都會容易多了。

犬吠聲此時在林內某處響起，項少龍更是頭皮發麻，只能聽天由命。這一刻由於人多氣雜，他還不太擔心會給獵犬靈敏的鼻子發現，但若在晚間單獨奔走，又是夜深人靜，便難以保證能否避過犬兒的耳目。見到敵人的陣仗，他哪還敢往焦城去，待邏卒過盡，由北上改為東行，朝南方大梁潛去。施盡渾身解數，避過重重追兵，這晚來到著名大河「賈魯河」的西岸。

驟眼看去，兩岸一片平靜，不見人蹤，但項少龍可以肯定必有敵人的暗哨，設置在某處密林之內，監視河道的動靜。他細心地觀察，假設了十多個敵人可能藏身的地方，然後躲往樹上去，靜待黑夜的來臨。

疲累下很快即入睡，醒來時天地化作一個純美的白色世界，臉上身上雖沾有雪花，卻並不感到寒冷，初雪終於降臨。項少龍撥掉身上的雪粉，心情怔忡的看著仍灑個不休的雪花。

風雪雖可掩蔽行藏，卻不宜逃亡，若此時跳進水中，又濕淋淋的由河裡爬出來，說不定可把他活生生凍死。而且雪停時留下的足跡，更難瞞過敵人的追躡。目下他只有三個選擇，首無是砍木作筏，好橫渡大河。不過此法既費時失事，又非常危險，徐非他肯定敵人崗哨的位置不在附近，否則若驚動敵人，那時身在河心處根本沒有動手頑抗的機會。其次是沿河往上游奔去，依荊年的地圖，此河源頭起自中牟西南方的山區，不過若這樣做，繞過河頭時已非常接近中牟南郊這極度危險的區域。且若要再往大梁去，路程將比早先定下的路線遠了近五百里，並不划算。

剩下的方法是朝下遊走，那樣雖離大梁愈來愈遠，卻較易離開險境。若到達下游位於數條大河交匯處的安陵，既可找尋機會乘船渡河，甚或可改道南下楚境，即使給楚人逮著，說不定李嫣嫣和李園肯念點舊情，把他釋放。

下了決定，遂匆匆上路，沿河南下。走到天明，大雪終於停下。項少龍回頭一看，只見足跡像長長的尾巴般拖在後方的雪原上，不由暗暗叫苦。再走一段路，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會給追兵發現，靈機一觸，停了下來，先視察形勢，定下計劃，忙朝附近一片樹林趕去。入林後拔出血浪，劈下了一株精選的榴樹，再以匕首削成兩條長達五尺的滑雪板，板頭處依足規矩翹起少許，中間偏往板尾處亦前後高起少許，剛好可把自己連靴的腳板踏進去，成為固定的裝置。又鑽出四個小孔，把勾索割下兩截，穿孔而過，可把鞋頭和樹板綁束穩妥。最妙是在板底處刮出一道貫通頭尾的導向槽，一切似模似樣。到黃昏時，中國的第一對滑雪板終於面世。

項少龍在二十一世紀當特種部隊時曾受過精良的滑雪訓練，此時自可駕輕就熟。完成滑雪板，接著是製造滑雪杖。雪杖頭寬尾尖，近尖端三寸許處，扎有一根橫枝，充作「雪輪」。

一切妥當，已是夜深。由於削割堅硬如鐵的榴木，花了他大量氣力，休息了一會，然後展開行動。他把滑板雪杖掛到背上，徒步朝河岸跑去。雖仍是舉步維艱，但心情和先前已有天淵之別。近天明時，他走了足有三里路，至大河岸邊而止。還故意攀到水緣處，留下清晰的足跡，才倒後踏著原先的足印，回到河岸上去。然後穿上滑板，綁紮妥當，一聲呼嘯，開始滑雪壯舉。

他利用起伏不平的地勢形成的斜坡，不住加速，由緩而快，繞了個大圈子，兩耳生風的回到剛才的密林，然後藏在一棵高出附近林木的大樹頂。只覺精神無比亢奮，要經好一段時間，才能靜下心來閉目假寐。到了正午時分，敵人終於來了。項少龍聞聲睜目一看，大吃一驚。只見漫山遍野全是魏國騎兵，少說也有過千之眾。他們沿著他留下的清晰足跡，朝樹林全速奔來。項少龍看著他們穿過樹林，往河岸追去，到了他足跡終止處，倏然停下來商議。不一會魏兵紛紛下馬，伐木造筏，忙個不休。

這時又下起雪來，比上一趟更大。一球球的雪團似緩似快的由灰黯的天空降下來，只片晌掩蓋了原先留下的蹄印足跡。項少龍暗叫天助我也，如此一來，當敵人在對岸再發現不到他足跡，勢將分散搜索，愈追離他愈遠。大雪本對他最是不利，現在反成為他的護身符。

正心中欣然，犬吠聲在遠方響起。一隊百多人的徒步魏兵，拖著十多頭獵犬，沿河而至。項少龍心中恍然，知道這隊伍與正在岸旁造筏的騎兵隊本是一隊，但因馬快，又發現他留在雪地上的足印，匆匆趕過去，所以獵犬隊伍落後近一個時辰。不禁暗叫好險，若剛才先到的是這隊獵犬隊，自己的妙計可能不靈光，現在只憑大雪已足可沖掉自己的所有氣味。待至黃昏，魏人全體渡過大河。項少龍又耐心靜待兩個時辰，爬下樹來，趁著月黑風高、雪花漫天的良機，掣起雪杖，鳥兒般在漫無止境的雪地飛翔，掉頭朝賈魯河馳去。有了「雪地飛行」的工具，他決定冒點險偷往中牟，逃亡至今，他首次對前途充滿希望。

項少龍伏在草叢，細察敵人的營帳。只兩天工夫，他便完成平常最少要走十天的路程，直抵中牟南方十里許處的趙軍軍營。他原本頗有信心偷過敵人的防線，潛往中牟。可是當見到實際的情況，美夢已像泡沫般抵不住現實的陽光而破滅。最頭痛是李牧把附近一帶能提供遮掩的密林全砍掉了，又在向著他這方面的平原挖掘長長的陷坑，通道處均有人把守。縱使他可通過陷坑，還須經過三重柵寨，方可進入趙營。何況縱能潛過連綿數十里的營帳，還有中牟外一片全無掩蔽的廣闊平原。以李牧的佈置，是絕不容許任何人往來中牟。現在的他，像餓得半瘋的貓兒，見到美味可口近在咫尺的魚兒，偏是吃不進肚子內去，那種痛苦，難以形容。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李牧雖把中牟圍得水洩不通，顯然仍對中牟這堅城毫無攻破的良方。他最清楚中牟的情況，守上個一年半載，絕非難事。

現在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照原定計劃回到大梁去，再潛往趙境，由那裡返屯留與桓齮會合。另一方法是繞越中牟，再偷過趙人的邊防，逕回秦國去。後一選擇當然危險多了，以李牧的算無遺策，必在邊境廣設哨站，防止秦國援軍東來。若他沒有滑雪板，這樣做只等於自投羅網，但現下卻非沒有成功的機會。慾望像烈焰般燃燒著他的心，一陣蹄音犬吠聲，由西南方傳來。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就在此刻，他放棄誘人的想法，爬了起來，朝大梁的方向逃去。

翌日黃昏，他到達魏都大梁城的郊野。重回舊地，想起已作古人的信陵君魏無忌，不禁百感交集。此時他早吃盡乾糧，既饑且累。而大梁城的防禦明顯地加強，所有制高點均設有崗哨，最令他洩氣的是攔路的幾條大河和人工築成的河溝。

觀察一會，他知道必須先渡河到大梁，然後再越過大梁另一邊的河溝方能奔赴趙境。這樣便得先購買足夠的糧食帶在身邊，因際此天寒地凍之時，再不能像以前般可摘取野果充飢。他目前最大的優勢，是魏人並不知他到了這裡來。所以要越過大梁奔赴趙境，並非不可能辦到的事。打定主意，他先把滑雪板、滑雪杖、弩弓等物找一處地點埋下，立了標誌記認，才爬上一棵大樹，掃掉積雪，在樹丫處瑟縮一團，苦候天明的來臨。到午夜時分，雨雪紛紛的從天而降，冷得他直發抖。飢寒交迫下，他只好咬牙苦忍。自遇襲逃亡，他一直靠堅強的意志屢次從敵人的羅網中脫身。但現在沒有了敵人步步進逼的威脅，反而胡思亂想起來。例如荊年派出的人，是否能通知滕翼等有關他的消息？又假如遠在咸陽的愛妻美婢們，知道他的情況，會有什麼反應？種種憂慮，似如千斤重擔般緊壓著他的心頭，令他完全沒法放鬆下來。肉體的痛苦，實遠及不上心靈的負擔。

忽地打兩個寒戰，腦際昏昏沉沉，意識逐漸模糊。再醒來時，渾身酸痛，發覺自己已由樹上掉下來，身上堆滿雪花。冬陽早出來了，軟弱無力的陽光由樹頂灑進林內。他好不容易爬起來，只覺臉額火辣辣般燒著，意志接近崩潰的邊緣。他竟在這要命的時刻病倒，項少龍只覺無論心靈肉體均是無比的軟弱，但又知若不繼續行程，到寒夜來臨，他休想有命再見明天的太陽。

想起嬌妻愛兒，他勉力站起身來，跌跌撞撞，倒下又爬起來的往密林邊緣踉蹌而去。勉強來到林木稀疏的邊沿處，終支持不住，倒了下來。也不知昏迷了多久，醒過來時，車輪磨擦雪地的吵音傳入耳際。他睜目一看，林外往大梁的官道處有一隊騾車隊經過。陽光早消失了，天空烏雲密佈，正醞釀另一場大雪。項少龍知道此刻正值生死關頭，覷準無人注意，勉力竄出去，趕到其中一輛騾車後，爬上車子，鑽入布帳緊蓋的拖卡去，倒在軟綿綿似是麥子一類的東西裡，然後失去一切意識。

車外的人聲把項少龍驚醒過來，雖仍是陣寒陣熱，身體酸痛，頭重如鉛，但感覺已比先前好上一點，不過喉嚨卻像火般灼熱，極需喝大量冰涼的茶水消解。項少龍掀開覆蓋拖車的帳蓬一看，只見大雪漫天中，兩旁屋舍臨立。就像在一個噩夢中，忽然到了大梁城內。騾車緩緩而行，朝某一個目的地進發。項少龍正拿不定主意該否溜下車去，騾馬隊轉入一條橫巷，進入一座宅院。項少龍運集所餘無幾的鬥志和力量，等候機會。騾車隊最後停在宅後一列倉庫前。

天已黑齊，運貨者顯然並不打算立即卸貨，解下騾子，各自散去。項少龍暗叫僥倖，待了一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讓自己由車上掉到積雪的地上。他伏在地上提起精神觀察週遭的形勢，見到倉庫這邊黑沉沉的，但前院的方向卻是燈火通明。以他的角度看去，亦知宅院必是魏國某一權貴的大宅，被高牆團團圍住。目下置身處是個長方形的廣闊露天後院，除了停下來載著貨的十多輛車子外，再無他物。院子的一邊是馬騾的廄子，另一邊看來是下人住宿的房舍，緊貼院牆。

一聲犬吠，在前院某處響起來，項少龍立時魂飛魄散。當時代權貴之家大多飼養惡犬，睡覺後放出來巡邏莊院。以項少龍現在的體能，要攀牆而去，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唯一的方法是找個地方躲起來，待明天再設法離開。

不知哪裡來的氣力，項少龍爬了起來，往倉庫那邊摸過去。在此刻他似感到自己的體力正在回復的當兒，精神亦好多了。到了其中一個倉庫前，發覺重門深鎖，無法進入。項少龍心焦如焚，逐道倉門摸過去。到了尾端的一座倉庫，發覺惟有這個倉門是沒有上鎖的，大喜下推門而入。

才關上門，隔斷前院映過來的燈光，一個火辣辣的女體突然投進懷裡來，低聲怨道：「還以為你不來了？少奶奶不是要你駕車送她回娘家嗎？竟這麼快回來了。」

項少龍心中叫苦，原來竟撞上婢僕間的偷情韻事，正不知該否說明，春情勃動的女人一對纖手纏上他的脖子，獻上香吻。卻之不恭下，項少龍只好帶病消受。

女子離開他的唇，身子顫抖，低聲道：「你不是史齡，你是劉傑，休想騙我。」

項少龍含糊的應一聲，怕她叫嚷，反手把她摟緊，主動吻上她豐潤的櫻唇。女子顯在動情時刻，只象徵式掙扎兩下，熱烈地反應。不知是否肉慾上的刺激，項少龍原先頭重腳輕的感覺竟大幅削減，最妙是再不覺得那麼寒冷。最令他感到飛來艷福的特別刺激之處，是他連對方是何模樣都不知道，只能憑觸覺知道對方身材豐滿，而且對男女間事很有經驗。項少龍對女人雖頗有定力，卻絕非拘謹守禮的人，此刻給激起慾火，一發不可收拾，更兼若不滿足她，就須把她制服或殺死，權衡輕重之下，自取前者，希望可胡混過去。一對手隨著在她身上摸索起來，展開挑情手段。女子登時呼吸急速，身子變得又軟又熱，若有光線，定可看出她霞燒玉頰的風姿。在指尖的探索下，他感到她外衣裡的衣服出奇地單薄，溫暖滑膩的大腿更是結實豐滿，使他知道她非常年輕，不會超過二十歲。她的動作反應像火焰般熾烈，身體不住在他懷裡蠕動揉纏，不斷撫摸他的項背，口中發出使人魂銷魄蕩的嬌吟聲，誰都知道她渴求的是什麼。尤其她明知他非是正在等待的情郎，仍表現得如此放浪，可見她對男女間事相當隨便，所以他項少龍亦不須有負上任何責任之感。

有了這想法後，項少龍不再客氣，放心享受與她抵死纏綿的樂趣。那女子忽地離開他，拉著他的手往倉庫的暗黑處摸索而行。沒有了她灼熱的身體，他又感到身體虛寒軟弱，不禁心中好笑，想不到女人竟可成為醫治自己疾病的特效藥。片刻後兩人倒在一堆厚軟的麥桿子處，上面還鋪上一張薄被子，可知此女曾在倉庫內多次和人偷情，故而準備完善。臥倒在這麼舒服的「床」上，項少龍再不願爬起來。女子站起來，窸窸窣窣地迅快脫掉衣服，撲下來時已成了一個光滑溫暖的胴體。她替他脫衣服時，項少龍出奇地發覺自己有著強烈的反應。

正暗笑自己人窮而色心未窮，女子在他耳邊催道：「你這死人，平時已色迷迷地打量人家，也不知你給了史齡什麼好處，竟讓你代他到這裡來欺負人家，還不快來。」

項少龍一個翻身，半抱半壓的把她摟著。

女子道：「喜歡我嗎？」

項少龍咕噥應了一聲，集中精神去享受男女間肉體接觸的歡樂。倉庫內一時春色無邊。項少龍努力片晌，感到體力難繼，改為由那女子作主動。

到那女子頹然伏在他身上，項少龍先把她摟緊，湊在她耳旁低聲道：「我也不是劉傑！」

女子劇震道：「你是誰？」

項少龍早擬好答案，輕柔地道：「我叫陳武，是隨騾車隊送糧來的人，想進倉內看看情況，卻遇上大姐你，老天爺對我太好了。大姐你叫什麼名字？」

女子猶豫片晌，忽地咭咭的浪笑連連，好一會道：「你這死人呢！竟佔了人家的大便宜。我叫秋琳，是大少爺的小婢。唉！你這人哩！不過你比大少爺和史齡都好多了，劉傑看來也沒你那麼壯健。」

項少龍放下心來，問道：「有沒有辦法弄點吃喝的東西來，千萬不要讓人曉得。」

女子坐了起來，愛不釋手的愛撫他寬闊的胸膛，柔聲道：「放心吧！若讓人知道這事，我也要沒命呢。」

言罷穿衣去了。項少龍忙穿回衣服，再躺下時怎抵受得住一再勞累，沉沉睡過去。不知多久後，他給秋琳弄醒過來。她點燃了一盞小油燈，正目瞪口呆的看他。項少龍坐了起來，同時打量對方。秋琳的姿色當然遠不及上咸陽的妻婢，但亦屬面貌娟好，最引人是她飽滿玲瓏的肉體，正散發動人的青春活力，難怪史齡拚死都要勾搭上她。無論在哪一方面，艷女可當得上惹火尤物的讚語。

秋琳伸手摸上他長滿鬍子的面頰，喘著氣道：「我從未見過像你那麼威武英俊的人呢！只是瘦了點。」

項少龍把她摟過來，道：「有什麼吃的好東西帶來？」

秋琳打開攜來的包裹，取出一壺茶和十多個饅頭。

項少龍看得饞涎欲滴，狼吞虎嚥一番，秋琳問道：「你這個連著腰帶的鉤子是作什麼用的？」

項少龍胡謅道：「是用來搬貨的。」

秋琳顯然非是思慮精密之輩，深信不疑道：「你這樣溜進來，趕糧的謝老大不會怪你嗎？」

項少龍道：「我告訴他去找朋友，該不會有問題的。」

秋琳吃吃笑道：「哪是找什麼朋友，你想去嫖才真，只是碰巧嫖上人家。」

項少龍見她淫蕩風騷，心中一熱，差點又要把她拉過來大快朵頤，心中同時大喜，知道經此一「鬧」，出了一身大汗，病情竟大有轉機，早先哪能料想得到。

秋琳作出幽怨之色，瞟他一眼道：「以後我不理史齡，只盼永遠和你相好！」

項少龍笑道：「你不想和我好也不成。」接著隨口套問，很快弄清楚宅院的主人是魏朝的一個大官，還有他家中大概的情況等等。

秋琳歎道：「大少爺快回來了，我要走了呢！你……」

項少龍把她摟入懷裡，柔聲道：「什麼時候你可再來？」

秋琳意亂情迷道：「要看情況才行，但怎樣告訴你呢？」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為了秋琳姐，我陳武什麼都肯幹，橫豎沒事，我就在這裡等你，有機會琳姐便來找我。但記緊要帶些吃喝的東西來，若有衣服更好。」

秋琳正戀姦情熱，哪會想及其他，吻如雨下般落在他臉上，不斷點頭答應。項少龍還怕她向人查問自己，吩咐她不要這麼做，放她離開。把這臨時的安樂窩借燈光搬到倉庫一角的隱蔽處，躺下來休息。倉內放的是木柴一類的東西，這在嚴冬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暫時可以輕鬆一點，不但有女為伴，還不虞會給魏兵尋到。只待養好身體，立即可趁夜憑鉤索攀牆離開。不過人的體能始終有限，際此天寒地凍的時刻，假如日夜都要在冰雪的世界中度過，恐怕捱不了多少天就要給活活凍死。趙國在魏國北方，天氣更寒冷。自己當時急於回返中牟，想錯一著，捨南取北，實屬不智。若往南方的楚國去，將不用陷身於眼前進退維谷的境況。不知不覺睡了過去。次日有人來搬走幾捆柴枝，一點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黃昏前，秋琳送來食物，歉然道：「武郎你將就一點吧！大少爺的衣服又不合你穿，像你那麼高大的人很少有呢！」

項少龍心滿意足，與她溫存一番，讓她離去。他的體力回復大半，暗忖不宜久留，遂趁惡犬放出來前，偷偷攀牆離開，來到街上。天上雪花飄舞，街上行人稀少，縱有路人亦是匆匆而行。項少龍把從薄被撕下的一截布塊蓋著頭臉，依記憶朝北門趕去。當城牆在望，深慶得計，驀地大吃一驚，原來城牆結滿厚冰，滑不溜丟，縱使在巔峰狀態，亦休想可以攀越。他還心有不甘，找到一截城牆，試了十多次仍沒法鉤緊牆頭，頹然而返。至此明白為何很少有人在冬天打仗攻城，這時縱想回到倉庫，亦因巡犬而有所不能。無奈下只好找了一條橫巷，瑟縮一晚，到天明試探地往城門的方向走去。

雪在午夜時分停下，天亮時陽光又從天際灑下來。項少龍走在街上，生出無遮無掩的赤裸感覺。自己一向引以為傲的體型，此時恰好成為最大的負擔。他專揀橫街窄巷以避人耳目，來到一處空地，一群小孩正在踢毽子為樂。

其中一個小孩瞥見他，忽地臉色大變，高呼道：「強盜來了！」

其他孩子見到他，驚惶四散。項少龍心中苦笑，難道自己長得像強盜嗎？忽地虎軀劇震，明白到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了。

項少龍再顧不得洩露身份，匆匆朝北門趕去。假若他猜得不錯，那些小孩之所以喚他作「強盜」，皆因曾見過張貼在某處的懸賞榜文，認得他的圖像，故有此反應。現在他已成為魏人的公敵，如果那些小孩回家告訴父母曾見過他，那不用片刻會驚動整個大梁城。所以現在他若不立刻離城，錯失良機後便插翼難飛。這時他已無暇責怪自己疏忽，猶幸老天又開始烏雲蓋日，城門在望之時，雪花漫天飛舞，為他提供了點掩護。當到達可清楚觀察城門的位置，他躲到路旁一棵大樹後，靜候出城的機會。

城門處眼見到大約有近三十個守軍，對進出的人車作例行的檢查，並不似特別謹慎嚴格。項少龍放下心來，找尋機會。若遇上像上次進城來那樣的騾馬隊，他可以輕易離城。只恨待了近半個時辰，不但沒有出城的車馬隊，商旅也只得幾起人。際此天寒地凍的時刻，實在不適合出門。旅人稀少，是最合理的事。就在此時，急驟的蹄聲轟然響起。一隊過百人的魏國騎兵，全速馳來，到了城門處紛紛下馬，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風雪中，項少龍隱隱聽到有人提及自己的名字。一顆心直沉下去，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終於發生。魏人已知他人在城內，而他卻不能及時離開。

雪愈下愈大。項少龍在一間銅鐵鋪買了一些小工具，再潛回倉庫躲起來，然後在鞋底做手腳，把一把尖利的小鋸和兩枝幼鐵枝藏在挖空的鞋底處，才再將底層黏回去，除非被人脫掉鞋子仔細研究，否則休想發現內有乾坤。他現在還不知這些小玩意會有什麼用途，只是作為未雨綢謀的措施。弄好一切，秋琳又來了。項少龍躲起來，硬著心腸不理她的呼喚。秋琳失望離開，他靜心等待，到了黃昏時分，離開倉庫，回到風雪漫天的街道上。路上不時有魏軍馳過，通衢處還設有關卡，盤問經過的路人。項少龍知道魏人已展開嚴格徹底的搜查，於是憑著鉤索攀牆越屋，幾經辛苦，到了魏國獨有的御道處。兩旁排列得似若士兵站崗的青槐樹，均已枝殘葉落，代之是晶瑩的冰掛。項少龍耳內仍像響著信陵君介紹御道的話，腦海泛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槐樹依然，人事全非，不禁湧起神傷魂斷的感覺。只不知平原夫人是否安好？

一陣蹄聲，驚破他深情的回憶。項少龍收拾心情，借風雪夜色的掩護，朝公卿大臣府第集中的王宮區潛去。由於這裡住的非富則貴，反不見往來巡邏搜索的魏兵。項少龍以特種部隊的身手，忽停忽跑，時緩時快地在街巷左鑽右轉，最後在一所宏偉的府第前停下來。

門匾上雕有「龍陽君府」四個大字。項少龍深吸一口氣，沿牆往後宅的方向奔去。到了後院，逾牆而入，肯定沒有巡邏的惡犬，落到地上去。他並不急於去找尋龍陽君，看清院子的形勢，揀取一棵靠牆的大樹，徒手攀上去，射出勾索，掛到外牆頂上。佈置妥當，把血浪、匕首等物全放在樹丫處。接著回到地上，一口氣潛過數重屋宇，來到後宅的大花園裡。由於大雪的關係，宅內的人都躲進屋子裡，提供他無比的方便。他穿過花園，沿著一條石板路，步過一道石橋，來到一座高樓之前。只看這三層高樓位於後院屋舍的正中間和其迫人的氣勢，便知是龍陽君起居的地方。這時已是午夜時分，但三層樓均透出燈光，還隱有人聲傳出來。

項少龍躡足掩到樓側的一扇窗旁，悄悄望進去。裡面是個大廳，兩名僮僕坐在門旁打呵欠。他見此情景，知龍陽君尚未回來，所以兩個可憐的僮僕撐著眼皮苦候主人回府。他項少龍來到大梁的消息，龍陽君自然知曉，刻下說不定正在王宮與魏王增議論此事。項少龍沉吟半晌，猛下決心，徒手往上攀去，到達最高一層，推窗入內，來到他認為該是龍陽君的臥室。這間房的佈置非常女性化，秀榻帷帳低垂，還以香料薰過，弄得滿室春意。在靠窗几上一盞油燈的映照下，室內陳設高雅，其中一個櫥架擺滿小玩意，惟只牆上掛的寶劍顯示出主人尚武的精神。

項少龍毫不客氣揭帳躺到榻上去，倒頭便睡。不知過了多久，足音把他驚醒過來。項少龍坐起來，凝神瞪著正敞開來的房門。

龍陽君像腳下拖著千斤重擔似的舉步走進房來，道：「你們去睡吧！」

後面的僮子應了一聲，自行去了。

龍陽君茫然的走進來，「幽幽」歎一口氣。

項少龍低喚道：「君上！」

龍陽君「嬌軀」劇震，駭然朝帳內望過來。

項少龍揭帳而出，低笑道：「君上別來無恙！」

龍陽君「花容失色」道：「少龍！你真的來了！」

項少龍作了個噤聲的手勢，低聲道：「千萬不要驚動任何人。」

龍陽君回過神來，淒然道：「少龍你為何會到大梁來，還暴露行藏，現在大王從城外調來一師二萬人的精兵，正要逐屋逐巷去搜索你的影蹤。」

項少龍微笑道：「你大王好像忘掉他之能夠有今天，又娶得心愛玉人為後，全因有我項少龍。」

龍陽君「秀目」閃過複雜無比的神色，苦笑道：「為了保住他現在所有的一切，大王連父母都可犧牲，何況是你。」又道：「少龍你太厲害，亦把我們打怕了。現在六國的人認識到有項少龍在的一天，我們就有難保國土的威脅。在國破家亡的陰影下，設身處地，少龍請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項少龍深深望進他眼內，淡然道：「那龍陽君你呢？」

龍陽君微顫一下，垂首道：「就算我要賠上一命，對少龍仍是義無反顧。」

項少龍道：「君上果然沒有令我項少龍失望，現在我在大梁可說舉目無親，只君上有辦法神不知鬼不覺的送我出城。」

龍陽君道：「你要到哪裡去？」

項少龍沉吟片晌，答道：「我想到趙國去，那處環境我熟悉多了，要回秦國也將容易得多。嘿！有沒有辦法先弄點吃喝的東西來。」

龍陽君道：「這個容易，我吩咐下人弄些吃的來，就當是我肚子餓吧。」

項少龍道：「不要驚動任何人，只要有些清水和糕點便成。」

龍陽君一震道：「你難道不信任奴家嗎？」

項少龍歉然道：「不要多心，小心點總是好的。現在樓內有沒有其他人？」

龍陽君答道：「只有兩個僮子，該在二樓睡覺。你在這裡待一會，我到樓下取糕點來給你。」

言罷推門而去。項少龍見他步出房門時兩手微顫，心中暗歎，知道這次可能是來錯了。沒有龍陽君的幫助，他完全想不到逃離大梁城的辦法。刻下還要提防龍陽君找人來逮捕他，幸好他早預定些可能性，留下迅速逃走的後路。心中一動，又推窗攀出去，來到樓下，龍陽君剛好回到樓內。透過窗戶，只見龍陽君在廳中默默流著苦淚，不知由哪裡取來一個小瓶，從瓶子傾瀉出一些粉末，倒進茶盅裡。

項少龍目睹「好友」的行動，手足冰涼起來，深深後悔此行。不過他是別無選擇，迫不得已下來找龍陽君。而直至此刻，他仍沒有半點怪責龍陽君出賣他。片刻後，項少龍重回三樓龍陽君的閨房內，裝作若無其事的靜待他回來。拭乾淚漬的龍陽君推門而入，捧著的托盤放著那盅加了料的清茶，還有幾件精美的糕點。

兩人在一角的長几坐下，項少龍狼吞虎嚥的掃清糕點，忽地裝出傾聽的神色，沉聲道：「好像有人來了！」

龍陽君皺眉道：「怎會有人來呢？」

項少龍道：「我剛才好像聽到窗外有人聲，你看看是否我聽錯了。」

龍陽君不疑有他，起身移往窗門處。

項少龍趁機把盅內的茶潑在幾下地席和牆腳間處，然後放回几上去。

龍陽君探頭左看右瞧，自然毫無發現，返回席上，坐下道：「沒有人啊！」

項少龍歎道：「這叫杯弓蛇影，現在我聽到風吹草動，會以為是追兵。」

言罷取起茶盅，裝模作樣的一飲而盡。龍陽君眼中射出哀怨之色，默然無語。

項少龍拍拍肚皮道：「李牧反攻中牟的戰況如何？」

龍陽君苦笑道：「你該比我更清楚，除了你外，誰能像反掌般容容易易一舉攻陷中牟。聽說李牧為你折損大批兵員。現在天降大雪，秦人援兵難以東來，等到春暖花開，秦軍一至，李牧只有退返長城內去。」

項少龍放下心事，摸摸額頭，奇道：「不知是否太過疲累，我有點昏昏欲睡哩！」

龍陽君低聲道：「睡一回吧！明天我會設法把你送往城外。」

項少龍裝作舉步維艱的站起來，由龍陽君扶到榻上睡好。他呻吟兩聲，扮作昏迷過去。

龍陽君喚他兩聲後，伏在他身上悲泣道：「少龍莫要怪我，為了大魏，我沒有其他選擇。」

到龍陽君推門去後，項少龍跳了起來，迅速逸去。

翻過牆頭，落往地上，項少龍感到無比的孤獨和無助。現在最佳的躲藏地點莫如王宮，因宮禁森嚴，地大人多，更沒有人敢去搜查，可是王宮特高的城牆和護城河卻使他望而卻步。想到這裡，心中一動，記起自己熟悉的那所信陵君生前居住的大宅和下面的地道。魏無忌雖被安厘王拉了去陪葬，可是府第仍在。假若換了主人更理想，說不定新主人根本對下面的地道毫不知情。哪敢猶豫，忙趁大雪未歇的當兒，朝不遠處的信陵君府狂奔而去。

若他是龍陽君，見他失蹤，絕不會張揚開來，只能啞子吃黃連的把整件事吞進肚內去。否則魏王增說不定會治龍陽君以失職之罪。半個時辰後，他來到信陵君府南牆外的密林，找到地道的入口。想起當日負著美麗的趙國三公主趙倩由這裡逃出來，想起她溫婉的性情，一點沒有沾染趙宮的齷齪氣，百般感覺，湧上心頭。神傷魂斷下，他摸著地道入口鐵蓋的邊沿，試探的往上掀起。鐵板應手而起，項少龍不由呆在當場。

他只是存著姑且一試的心，並不以為真個可拉開地道的封蓋。所有地道的設計，均是供人在危急時逃生的，故只能由內開啟。現在的情況，顯是有人曾從這裡逃出來，而事後沒有人從內將出口鎖上。只從這點推斷，可知現時大宅該已換過新主人，並且不知道地道的存在。項少龍心中大喜，鑽了進去，關上入口。從囊中取出火石，燃著火熠子。在閃動的火焰光線照射下，地道無限地延展開去。

項少龍記起那支貫通地道和信陵君臥室的銅管，遂放輕腳步，躡手躡足的往另一端摸去。這次特別留心，發覺除了通往少原君當日居住小樓的出口外，另外還有三個出口，當然是通往府第內不同的屋舍。走了十多丈，忽有所覺，朝地上瞧去。兩錠黃澄澄的金子，正反映著火光。項少龍俯身撿了起來，放在手中，心中恍然。當日信陵君被賜毒酒，自知難逃大難，於是下令愛妾親信一類的人從地道的寶庫各取珍寶逃亡，由靠石山密林一端的出口溜走。可想像當時人人心亂如麻，倉皇逃命，遺下了金子仍懵然不覺。他項少龍現正懷內欠金，有了兩錠金子，自然大是不同，至少可輕易買一匹馬兒來代步。把金子納入囊裡，繼續前進，最後來到敞開的寶庫大門前。

裡面一片凌亂，金銀珠寶一類可攜帶的物品半件不留，剩下的是玉馬、寶鼎、兵器一類的大型珍玩，其數量足可在二十一世紀作一個重量級的古物展覽。室內四壁裝設油燈，一角還放置裝著燃油的大瓶子。

項少龍心中欣然，吹熄火熠，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室內靠壁坐下來。至少在此刻他是絕對安全，但怎樣才能逃出魏國的都城呢？尚有兩個多月嚴冬才會過去，他難道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方躲他兩個多月的時光嗎？若每天都要出外去偷取食物，上得山多終遇虎，遲早會給人發覺。不過他現在已沒閒暇去想種種令人困苦的問題。只有在夢鄉中，他才可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嬌妻愛兒們聚首共歡。為了他們，他定要奮鬥到底，好好的活著回去與她們相會。

# 第六卷

## 第一章大梁驚魂

項少龍睜開眼來，眼前仍是漆黑一片，不辨晝夜，頭腦則昏昏沉沉，還想繼續睡下去。他是被別人說話的聲音驚醒過來的，初時大吃一驚，以為有人來搜捕他。及見地道毫無異樣，聲音只來自密室一角，方恍然大悟聲音是由銅管傳下來。那支銅管既可監聽密室的動靜，那上面的聲息自可由銅管傳下來。項少龍打著了所餘無幾的火熠子，然後點燃其中一盞油燈，銅管赫然入目。它被裝在入口側旁，閃閃生輝。項少龍提起精神，小心翼翼的移到銅管旁，把耳朵貼上去。冰涼的感覺和人聲同時傳入耳內。

只聽一陣男聲淫笑道：「你的身材愈來愈豐滿，難怪昨晚大王目不轉睛地打量你。」

一個女子的聲音不依道：「若君上你把人家送給大王，奴家情願自盡。」

項少龍心中叫絕，此女深明男人心理，明知也接受主子要把自己送予別人，仍要表現得一副不情願的樣子。果然上面房內傳來親嘴纏綿的聲音。

女子撒嬌道：「君上不是去赴晚宴嗎？竟偏要在這時刻逗人家。」

項少龍一聽下大吃一驚。假若現在是晚宴的時刻，那自己豈非睡了半夜加一天，少說也有十個時辰亦即是二十個小時，怎會這樣渴睡？一時間他忘記去聽上邊男女的對話，逕自苦思。旋即醒悟過來，知道地道雖有通氣口，但始終是空氣不流通，自己若非給驚醒過來，說不定會因缺氧在睡夢中茫然死去。忽聞「項少龍」三字傳入耳內，忙又傾神細聽。

那君上道：「現在滿城風雨，什麼大宴小宴都給項少龍鬧得取消了。大王有令，凡窩藏項少龍或知情不報者，均要抄家滅族，哈！沒有一條死屍比項少龍更值錢，只屍首可得賞五百金，害得人人在找尋這傢伙。」

女子道：「奴家看他早已離城遠去，否則為何整個大梁給翻轉過來，仍找不到他半根毫毛？」又歎道：「這人真了得，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誰都對他莫奈何。」

那君上陪她歎一口氣道：「他走得輕鬆容易，卻累死城守范大人，這次抓不到項少龍，所有罪責都落到他的身上去。剛才他還來央我向大王說情，現在大王在氣頭上，我才不會笨得為他惹禍上身。」旋又道：「項少龍來得真不是時候，害我錯失欣賞鳳菲精采表演的機會，明天她起程到齊國去，不知何時回來？我明天定要去送行。」

項少龍聽到三大名姬之首的鳳菲刻下正在大梁，心中一動，再無心聽下去，離開寶庫，溜出地道，藏到宅後的山林內，好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外面果然是日暮時分，還下著綿綿細雪。吸入大量新鮮的空氣，項少龍腦筋回復靈活，仔細思量。

現時大梁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這條地道，但若給人發現，休想脫身。龍陽君顯然仍未將見到他的事洩露出來，否則剛才那君上不會不提。不過儘管如此，對他仍沒有什麼幫助。他又想起鳳菲。這位風格獨特的美女，若肯幫忙，說不定可帶他離城。但由於他們只有一面之緣，交情淺薄，她會否冒生命之險來救他呢？最頭痛是他根本不知她住在何處。縱是知道，要偷到她閨房去亦非易事。一時想得心亂如麻，突有犬吠聲自後院處傳來。

項少龍嚇了一跳，急忙鑽回地道去，憑記憶推度上面屋舍形勢，由其中一個出口闖上去，來到一座四合院中間的花園裡。這座四合院只前堂亮起燈光，東西後三廂黑沉沉的。項少龍估計巡宅的惡犬這時仍關在後院未放出來，遂安心活動。憑著鉤索和敏捷的身手，他一口氣越過數重房舍，避過幾起婢僕，先到膳房趁沒有人在偷取足夠的食物，又載一壺熱茶，溜回地道裡，醫好肚子，鬥志回復旺盛。無論地道或大梁，都是不宜久留。問題在他仍沒想出可安全離開的辦法。當魏人在城內城外遍尋他而不獲，定會猜到他是在某一隱蔽處躲起來。魏朝不乏才智之士，龍陽君本身便是非常精明的人，遲早會想到這幢他項少龍曾逗留過的信陵君故宅，亦會想到宅下會有未經被發現的地道。自己偶而潛出來偷一餐半餐菜餚或點心果腹，該不會出問題，但長此下去，定會惹起懷疑。有了這兩個顧慮，他下了決定，必須在兩日內離開大梁，否則可能永遠都不用走。

肯定寶庫上的臥室無人後，他又偷上去，翻開箱子，取了一套禦寒的斗篷及厚袍衣物，正要離去，房外面足音傳來，接著是有人在廳中坐下談笑的聲音。項少龍心中一動，移到門旁，拉開少許，透過隙縫往外望去。一看下不由大吃一驚。外面坐了三個人，另有近十名似是親隨一類的人物，人人隱透緊張神色。其中一人赫然是龍陽君，他臉色蒼白，驟然間似若老了幾年的樣子，形神憔悴，再不像以前般「嬌艷欲滴」。另兩人一是身穿武服的將軍，一為大夫服飾的中年男子。

那將軍首先發言道：「這次我們來找平丘君，是為了搜捕項少龍的事。」

項少龍心中一寒，知道龍陽君已猜到自己躲到這裡來。

平丘君大訝道：「范將軍找項少龍，為何竟會找到我這裡來呢？」

他一開腔，項少龍認出他是早先在臥室和姬妾胡混的男人。他們不在大廳見面，反避入內廳，不用說是怕洩漏風聲，那等若說他們推斷到自己藏在地道裡。可以想像這位大梁城守范將軍，必已派人把整個信陵君府團團包圍起來。不過他仍不太擔心，因為地道的出口在後山的密林裡，遠離信陵君府，不容易被發覺。

龍陽君道：「范將軍敢以人頭擔保，項少龍仍未離城，假如他仍躲在城內，那最有可能是藏在這裡。」

項少龍聽他說得有神沒氣的，知他因為要逮捕自己這個「老朋友」而飽受折磨，不禁心中暗歎。

平丘君色變道：「沒有可能的。我曾著人把府內每寸的地方都徹底搜查過，若他在這裡，絕瞞不過我們，更瞞不過狗兒靈敏的鼻子。」

范將軍道：「我們問過信陵君以前的手下，證實項少龍當日該是由地道一類的通道逃出這裡，不過卻沒人知道地道的出入口在何處。」

龍陽君接口道：「平丘君可詢問府內各人，看看有沒有忽然少了食物衣服一類的事，便可知項少龍是否藏在下面的地道。」

項少龍暗叫厲害，哪還敢再偷聽下去，忙退回入口，關好蓋子，拉過原先的草蓆子遮好，回到地道去。然後毫不猶豫從後山的出口溜出去。茫茫雪夜中，只見魏兵點起火把，把信陵君府圍得水洩不通，幸好出口處剛好在重圍之外，否則這次插翼難飛。不過他並非已脫離險境，而是剛陷進險境內。一隊魏兵正朝他藏身處趕來，火把光和狗吠聲，確令人心膽俱顫。項少龍把偷來的衣物結成一個大包裹，掛在背上，依以前帶趙倩離開的舊路，朝鄰近的房舍潛去。邊行邊看，不由暗暗叫苦。原來附近的街道全有魏兵設下關卡，最要命是屋頂設置崗哨，監視信陵君故居附近街道的情況。項少龍生出寸步難行的無奈感覺，伏在路旁的草叢內。不過他很快便知此亦非安全之計。

一隊五十多人的魏兵，正沿街而來，以長矛插入草叢，進行水銀瀉地式的徹底搜索。項少龍無可選擇下，趁火光還未照到身上的時刻，爬往對街，攀上對面一間房舍的簷頭處。這所房舍由於比附近的房子矮上一截，所以並沒有敵人放哨。魏兵過後，他正猶豫應否藏入屋內，馬蹄聲響，一輛華麗的馬車從魏兵遠去的那邊駛來，前後均有騎兵護送。項少龍觀察形勢，落回地上，閃到路旁一棵大樹，迅速攀到其中一枝橫伸出路面的粗幹上，手足緊纏結了冰的干身。

假若現在不是正下著大雪，他絕不敢冒這個險。這是一場賭博。只要那十多名護從有一人抬頭上望，保證可發現他的存在。但大雪照面打下來的時刻，誰都只會低頭看路面。當他的心跳到咽喉頂的緊張關頭，馬車駛到下方。

項少龍先卸下背上包袱，垂手輕拋到尚差少許才來到正下方的馬車頂上，然後放開雙腳，足尖點在包袱上，鬆手落下去。因隔著包袱的關係，他點地無聲的踏足車頂，再伏下身來，完成在一般情況下難以完成的行動。馬車在這被變成了雪白世界的古都城緩緩而行，朝某一目的地出發。他完全不知道馬車會帶他到哪裡去，但卻知暫時離開險地。經過一處關卡，魏兵不但沒有問話，還肅然致敬，任由馬車通過。車內那人的身份必是非同小可，否則怎能受到這種優待。現在連他都很想知道裡面坐的是什麼達官貴人。馬車內似有一聲歎息響起。

項少龍生出好奇心，把耳朵貼到廂頂處，結積的冰雪凍得他立即放棄。改而略撐起身體，往外望去。一看下立時呆了眼睛。我的天！原來馬車正轉入御道，朝王宮的正門駛去。

馬車在護衛前後簇擁下，從放下的吊橋越過護城河，進入主宮門。在這時代裡，王宮無論規模設施，均等若一座內城。為君者無不竭盡心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王宮在各方面成為一個超級的軍事據點，城堡中的城堡，既是要防範外敵的攻擊，更重要是防止內敵叛上作反。項少龍這次糊里糊塗來到王城，要離開就更頭痛。他又驚又喜的進入宮門，依然躺在車上一動不動，任由雪花把他覆蓋，若非如此，城牆或哨樓上的守車居高臨下瞧來時，他就要無所遁形，這是他最擔心的問題。

這麼大的雪並不常有，異日他要重施故技離開王宮，肯定行不通。他藏在雪底下，頭臉貼在壓扁的包袱上，那可說是目下唯一稍有溫暖的地方。眼雖不能見物，耳朵仍可聽到聲音。輪聲和馬蹄聲響中，他感到車子在宮內左彎右曲，該是朝內宮的方向駛去。

馬車終於停下來，隨護紛紛甩蹬下馬，四周足音紛起，只聽內侍宮娥齊聲叫道：「王后萬安！」

項少龍差點驚呼出來，忍不住略翹起頭顱，偷望下去。車門被拉了開來。大雪飄飛下，單美美熟悉的動人背影，穿上華麗的袍服，頭戴鳳冠，像一個夢般出現在他眼底下。內侍一手打起傘子，一手曲肘橫舉，讓她扶著，緩緩往一座宮殿的台階走去，前後簇擁著十多名宮娥內侍，禁衛則林立兩旁。那種氣勢派頭，教人無法想像她以前只是在咸陽任憑權貴採摘的妓女。

項少龍呆看她的背影盈盈消失在台階之上，心中百感交集。縱是明知單美美不會出賣他，他也難以和現時貴為王后的美女接觸。太危險了，而且說不定單美美會像龍陽君般出賣他。馬鞭揚起，項少龍再繼續免費的旅程。刻下馬車不用說是朝馬廄駛去，那時拖車的四匹健馬解入馬廄，車子則會送入倉庫，立即洗刷冰雪，如不在這之前脫身，自己便要暴露行藏。項少龍正苦無下車之計，馬車來到一條兩邊大樹林立的路上。項少龍暗叫天助我也，小心翼翼蹲起來，夾好包袱。趁駕車的御者注意力全集中到前方，他站了起來。身上的冰雪似沙石般灑下，他已探手抓著一枝橫斜伸出來的樹幹，離開既把他帶出險境，但又送入另一險境的車子。

項少龍憑鉤索和大雪的掩護，翻過兩重殿宇，落到一座院落內的草叢中。這是單美美剛才進入那座宮殿後方的房舍，該是宮娥內侍一類人物居住的地方。他並不擔心會遇上侍衛或巡犬，那只會布在內宮的外圍區域。

無論趙宮、秦宮、楚宮、君主和王后的寢宮都是各自獨立的殿宇群。除非魏王要來寵幸單美美，否則他不會撞上魏王。眼前當務之急，是要找個藏身之所，再趁機找尋食物和想辦法脫身。現在他認為最佳的辦法，莫過先躲藏個十天半月，待風聲稍緩然後偷離王宮。不過正如龍陽君所言，假若他長時期的偷吃偷喝，遲早會惹人起疑。

最理想當然是可冒充宮內某一內侍，但他那比任何人都要高挺俊拔的體型，要冒充體態陰柔的內侍，等如癡人說夢而已！

項少龍環目四顧，風雪中四周寂然無聲，各廂房透出燈光。剛才他翻過重重殿宇，已對環境瞭然於胸。這以後宮為主的屋宇群，被外牆團團圍起來，自成一個獨立的天地。除了圍牆的四角設有哨樓外，就只有前後入口處有守衛，其它地方是不設防的。單美美當然有一定數目的親衛，但他們卻是不會亦不容許進入她起居的地方。所以若他能夠潛入這美女的寢宮，該會是最安全的地方。

刻下置身的方形露天花園裡，西首和南首各有一道門戶，全是緊緊關閉。擬定好行動的方針，他再不猶豫，再次翻上屋脊。這些內宮房宇，雖是結滿冰雪，卻不似城牆般高了至少三倍以上，且有可供鉤子掛搭的簷蓬脊頂一類的東西，故雖不容易扳騰上落，仍難不倒他。再落下來，已到達後宮後方的園林裡。當時代各國王宮的建設，大多是參考周室在鎬和洛邑兩地的都城制度而成。魏王宮基本上是依中軸線排列的建築組群，大致可分前中後三個區域，呈長方形，坐北朝南，北區共有十五組建築物，乃王室的居住區，並以帝后的寢宮為主，位於此區正中。中區是三朝所在。三朝是大朝、外朝、內朝。名稱雖不同，但其實都是君主和朝臣處理政務的地方。南區是王宮的正門和校兵場所在，以五層門戶把它和正中的主殿群分隔開來。

項少龍之所以會如此留神於王宮的佈局，皆因他想起凡王宮必有秘密的地道，此為古代權貴必備的逃生快捷方式。可以推想魏王寢宮下必有這麼一條逃生地道，若能找到，可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王城。單美美的寢宮可能亦有這麼一條地道，且至少該有九成的機會。憑他鞋底的「開鎖工具」和曾受過的開鎖訓練，當時代的鎖頭機關絕不能把他難倒。想到這裡，等若在絕對的黑暗中看到一線希望的曙光，一顆心登時活躍起來。只要尋到單美美的寢宮，他有可能安然離去。

他靜心地藏在一堆草叢內，留心觀察後宮的情況。單美美回來不久，自應先沐浴更衣，然後返寢室休息。現時後宮只前進處燈火通明，可推知單美美仍未返回寢室。大雪逐漸稀疏，項少龍心叫不妙，決意立即潛進宮裡，先一步摸入單美美的繡房去。遂從藏身處竄出來，移到一所似是儲物房子的窗下，肯定內裡無人，取出鞋底的幼鐵枝，探入窗扇間的隙縫，挑起窗閂。跨入屋內，把窗門關好。

習慣了房內的光線，只見房門外有燈光透入，移身過去，貼耳門邊查聽外面動靜。門外沒有一點聲息，他正想推門外看，足音由左方傳來。項少龍嚇了一跳，暗叫好險，往後急退，躲在一個大櫃之側。足音過後，項少龍又走出來，推門試探看去。外面是一道長廊，兩旁各有三道門戶，看來該是專責侍候單美美那組內侍宮娥的居室。

項少龍心中叫苦，若這麼硬闖出去，撞上人時將避無可避。但假若現在不冒點險，待會服侍單美美的人要撿拾或拿取什麼東西之時，他碰上人的機會大多了。項少龍猛一咬牙，闖了出去。後宮共分前後兩進，中間是個露天花園，現在他置身後進處，而最大的問題是他不知單美美的寢室究竟是前房還是後室，否則就不用現在似瞎子般亂摸亂撞。他迅速來到右方一個廊道交接的岔路處，正要往前院的方向搶去，兩名宮娥朝他走來，離他只有丈許的近距離。項少龍縮身回去，順手推開最近的一扇門，不理是否有人，躲了進去。尚未有機會看清楚形勢，門再被人推開，兩名宮娥走進來。無奈下項少龍急忙躲在敞開的門扇後，祈禱她們千萬不要把門關上。燈火亮起，方知道躲到後宮的膳房裡來。兩女顯是來取食物去侍候單美美，逕自在櫥櫃灶籠間撿拾搬弄，一點沒有注意到他這不速之客的存在。

其中一名宮娥道：「她的心情非常不好，我還是首次見她罵人罵得這麼凶哩！」

另一宮娥膽小多了，低責道：「不要亂說話，給那些愛搬弄是非的小人聽到就糟糕。」

不一會兩女托著香茗糕點等物離去。

項少龍撲了出來，順手牽羊取去餘下的糕點，躡手躡足追著兩女去了。

項少龍展開渾身解數，蛇行鼠竄，忽快忽慢，避過幾起內侍，來到前進一座大廳。前頭兩名宮娥由大廳的後門進入該是內廳的地方去。他肯定單美美寢宮的位置後，連忙翻上屋頂，直抵簷沿處，再以鉤索降下，弄開窗門，閃了進去。那是座較小的側廳，佈置華麗，呈長方形，鋪著厚厚的地氈，踏足其上，頗感舒服。由於廳角的火爐沒有燃點，所以他可放心單美美不會到這裡來。向南處有道大門，照方向該是通往內廳去。現在他對後宮的佈局已大致把握。北面大門入口處是正堂，接著是兩重的廳子，又有東西二廂。而單美美的寢宮該在南面的那座大院子，兩鄰則是下人居住的地方。

他把耳朵貼到門旁，留神傾聽。隱有聲息傳來，卻聽不到有人說話。若要找尋地道，這是最好的機會，否則若讓單美美回到寢室，將要錯失良機。項少龍於是又從側廳溜出來，片刻後他終於來到單美美的寢室裡。這是間寬大而陳設華麗的房間，一角處燃起爐火，室內溫暖如春，正中靠牆處放置一張特別巨大的繡榻，地上鋪著厚氈。與爐子相對的另一角擺放一面大屏風，不用說是解衣方便的地方。其它梳妝台銅鏡小几等物自是一應俱全，佈置有序。項少龍大感頭痛，要在這麼一個地方找條地道出來，不是辦不到，卻休想瞞過別人。

首先他要把地氈全揭起來，甚至把榻子或家俱移開，那和搬屋怕沒有多大分別，怎能瞞過別人的耳朵？縱是所有人聾了，但單美美隨時會進來寢息，自己哪有時間把搬亂了的對象還原。最頭痛還是即使自己發現地道，但進入地道後將無法整理上面的凌亂局面，使人覺察不到有人移動過東西，那等若向魏人公告他是從地道離開的。

正叫苦不已，房門敞開。魂飛魄散下，項少龍沒有時間穿窗而去，只好閃到屏風之後，蹲了下來，伴著他的正如所料是個精美的銅製夜壺，幸好壺子極其巧飾清潔，不會發出異味。他從隙縫往外望去，見到來的果然是貴為魏后的單美美，後面跟著一位宮娥，有點眼熟，記起是她以前在醉風樓時的貼身俏婢。單美美出落得更標緻了，在華冠麗服的襯托下，透出以前所欠的富貴氣質。她盈盈立在銅鏡之前，讓婢子為她卸下盛裝。

女婢低聲道：「娘娘！不要擔心吧，項爺吉人天相，他又那麼本事，自有脫身之法。」

項少龍先是聽聞自己之名大吃一驚，接著是心頭一陣感動。想不到一位風塵女子，與自己又一向不大和睦，只因自己舉手之勞般幫了她那麼一回，反比龍陽君更是情深義重。

在燈火下，單美美秀麗的玉容不見半點喜怒哀樂之色，淡淡道：「擔心有什麼用，小卿，我不要房間這麼光亮。」

小卿吹熄四盞燈後，室內的燈火黯淡下來，另有一種柔和氣氛。

項少龍心念電轉，最後終放棄向單美美求助的強烈衝動，因為他不想破壞單美美目前所擁有的一切。待會她登榻睡覺，他便溜出去找個地方躲它一晚，明天再返來找尋地道的入口。打定主意，他又從屏風後往外瞧去。單美美只剩下單薄的貼身衣服，把她玲瓏飽滿的曲線表露無遺。項少龍暗道難怪會有這麼多見慣世面的男人迷戀她，因為她確是有充足天賦本錢的尤物。單美美幽幽歎一口氣，打破室內那似若凝成實質的沉寂。

小卿輕輕道：「大王今晚怕不會來了。」

單美美輕輕道：「現在他只想得到項少龍的人頭，怎還有閒心到這裡來，夜了！你回去睡吧！」

小卿施禮後推門去了。單美美轉身朝屏風走來。項少龍頭皮驟感發麻，單美美已和他來了個兩臉相對，四目交投。單美美低呼一聲，忙以手掩著自己檀口，不能置信地瞠目搖頭。

項少龍苦笑道：「美美可是受驚了？」

單美美驚魂甫定後，伸出玉手，拉起他的大手，往榻子走去。片晌後兩人在溫暖的繡被內擁個結實。

單美美獻上熱烈的香吻，低聲道：「你要人家怎樣幫你呢？唉！項爺真是神通廣大，竟有辦法來到這裡找人家。」

項少龍本意並不是想來找她的，有點尷尬道：「美美到屏風後去不是要……嘿……」

單美美俏臉一紅，橫他一眼，摟緊他的腰，夢囈般道：「好了，終可以和你睡在一塊兒。」

項少龍訝道：「美美真的垂青於我嗎？」

單美美不好意思地道：「我是很易鍾情於有本領的男人的，不過很快又會厭倦，但對你確有些不同。你該知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再不必口不對心。初時我很恨你，你這人哩！總不肯把人放在眼裡，想不到楊豫姐沒有說錯，你這人是外冷內熱，只有你才肯那樣幫我的大忙。人家尚未有機會親口謝你哩！」

項少龍笑道：「你剛才不是『親口』謝了我嗎？」

單美美霞燒玉頰，又主動和他熱吻一番，然後神色微黯道：「你對我沒有興趣嗎？為何毫無反應呢？」

項少龍知她對男人經驗豐富，察覺自己對她沒有正常的生理反應，故而自苦自憐。歉然道：「一來我覺得美美你已是有主名花，不該侵犯。最重要是現在身陷險境，正憂心如何離開，所以難以放開懷抱，和美美你享受魚水之歡。」

單美美釋然，旋又蹙起秀眉道：「你既能來，自然也有本事離開吧？」

項少龍苦笑著把來此的經過如盤奉上。

單美美聽罷咬著下唇道：「你既然找到我門上來，我自然也要把你安全送走。」

項少龍享受著那「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溫馨感覺，一顆心像溶化了般，咬著她小耳道：「這樣你可太危險了，而且有太多不可測知的變量在內，我不會讓你冒這個險。」

單美美一陣感動，歎道：「世上恐怕只有項少龍肯這麼為人設想。項少龍啊！快想想辦法吧，只要我單美美辦得到的，我就肯去為你辦。」

項少龍把她摟個結實，把臉埋到她秀髮裡，嗅吸著她的香氣，整個人鬆弛下來，柔聲道：「你大王有沒有告訴你後宮內有逃離王城的地道？」

單美美嬌軀劇顫，嬌呼道：「我差點忘了！確有這麼一條地道，就在寢室內。」旋又苦惱道：「但開鎖的鑰子卻掌管在內侍長手上，我打不開來哩！」

項少龍大喜道：「那就更好，就算我走後給人發覺，你也可推個一乾二淨。」

單美美奇道：「你懂得開鎖嗎？」

項少龍挪開一點，細審她在柔和燈光下的如花玉容，微笑點頭，又輕吻她香唇，道：「你知不知道地道的出口在哪裡呢？」

他心情轉佳，開始感受到在被窩裡廝磨的引誘力，生出肉慾的衝動。

單美美顯是感受到他的壓迫，春意盎然地瞅他兩眼，再赧然埋入他寬闊的胸膛道：「大王說地道的出口在離東城城門不遠處一個養馬廄的天井處。」

項少龍心中稱妙，如此就可憑快馬逃生。不過仍有東門那一個關口，心中一動，又問起她剛才到哪裡去。

單美美用力抱緊他，閉目呻吟道：「我是去看一位姊妹，明天她要到齊國去。唉！項少龍啊！你不用這麼快走吧！王宮的生活太刻板苦悶，可以活活把人悶死的。」

項少龍苦笑道：「後悔嗎？」

單美美睜開美目，神色茫然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昨晚我夢見醉風樓，和豫姐像往常般在花園裡玩拋球，唉！她們怎樣了？」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酸，問道：「他對你好嗎？」

單美美呆了半晌，低聲道：「我真的弄不清楚，自登上王位，他變得很厲害，有時夢中也會叫著要殺某個開罪了他的大臣的名字。若非人家有身孕，說不定會央你帶我走呢。」

項少龍的慾火立時退得一滴不剩，清醒過來。暗忖在這等時刻，怎也得保留體力，自己前幾天曾大病一場，更不適宜和單美美顛鸞倒鳳。岔開話題道：「你剛才去見的姊妹，是否三大名姬之首的鳳菲？」

單美美點頭道：「是的！我們還曾說起你來，她很欣賞你哩。」接著興奮起來道：「不若求她掩護你出城好嗎？她是很有辦法的人。」

項少龍斷然搖頭道：「不！我不想牽累任何人？她為何要到齊國去？」

單美美答道：「是為了齊王的五十大壽，聽說石素芳和蘭宮媛都應邀到那裡去。包括秦國在內，各國都會派代表去賀壽。」

項少龍聽得糊塗起來，訝道：「燕趙兩國不是和齊國交戰嗎？為何忽然和好起來？」

單美美搖頭道：「對這種事我不太清楚。聽大王說，好像齊王到現在仍決定不了誰當太子，其中牽涉到田單的權力，所以大王很熟衷於齊國太子策立的問題。」

項少龍現在自顧不暇，哪有心情去理會齊人的內政，低聲道：「乖美美！快告訴我地道的入口在哪裡？」

單美美駭然道：「不要那麼快走好嗎？我有辦法把你藏上幾天哩！待風頭火勢過後再走，不是更安全嗎？」

項少龍斷然道：「不！我定要趁現在大雪時走，雪停後更走不了。」

單美美不捨地把他摟緊，淒然道：「摟著你，就像把往昔最可貴的全擁有了，你卻那麼不停嚷著要走，項少龍啊！不要對人家那麼無情好嗎？」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觸，知道單美美並不是真的愛上自己，那是一種混雜了感激和懷念的複雜心情，加上深宮寂寞，所以渴望自己留下來陪她。他心中也不無憐惜之意，在她溫軟香滑的紅唇上輕輕啜一下，柔聲道：「我怎捨得無情待你呢？不過我現在須保留體力，以應付艱苦的逃亡生涯。」

單美美回吻他一口，臉泛紅霞道：「我不再逼你，但你總該有點表示，例如摸摸人家的身體，那將來就不致會輕易忘掉美美。」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蕩。說真的，這麼摟著一個豐滿而充滿青春活力的動人胴體，兼之陣陣幽香隨著被窩的溫熱送入鼻中，若說不血脈賁漲，就是騙人的。不由探手在她背臀間來回愛撫，單美美登時呼吸急促起來，水蛇般在他懷裡蠕動揉貼，更挑起項少龍的情焰慾火。項少龍的手擴大了活動的範圍，由她的大腿上移至俏臉，其中不可對人言的過程，令這對男女生出既銷魂又刺激的偷情滋味。項少龍此時如箭在弦，不得不發，正要翻身把她壓著，單美美推開他，嬌喘細細道：「地道入口在大衣櫃裡，下面是塊活板，揭起它可見到死鎖了的地道入口。」

項少龍驚醒過來，心中感激，知她是怕影響自己體力，所以強自克制。和她來了個熾烈得可把兩人熔掉的熱吻後，他跳下榻來，正要拉開櫃門，想起一事道：「究竟有沒有別的入口？」

單美美道：「御園內有兩個入口，宮內的人都知道。」

項少龍摟她一下，道：「那就更好，因入口既多，我走後縱使給人發覺，仍不會懷疑到你頭上來。」

再纏綿一番，踏上逃亡之路。

項少龍無驚無險從地道鑽出來，那是個養馬廄旁的大水井，出口在井壁中間，離開水面有七、八尺，還有石隙供踏足登上井口。他由井口探頭出來，雪已停下，天際微現曙光，一列馬廄排列左方處，還有幾間養馬人起居的房舍。這類養馬廄非常普遍，有公營的，也有私營的。馬匹多來自城外的牧場，供權貴和付得起錢的人購馬租馬。項少龍摸到馬廄裡，正猶豫該不該順手牽羊偷他一匹，但又怕目標過於明顯。忽然有人聲傳來，嚇得他忙躲到一角，以餵馬的禾草掩蓋自己。來的是兩個人。

其中一人道：「張爺放心，上頭早有關照，要小人揀最好的四匹馬給你們。唉！現在我們大梁誰不想看到你們小姐稱絕天下的歌舞？小人可以為她盡點心力，是莫大的榮幸。」

姓張的漢子顯然很會擺架子，只是悶哼一聲，來到項少龍藏身附近的馬柵處，道：「這匹看來不錯，牙齒整齊雪白，是什麼種的馬？」管馬房的道：「這是來自北方鹿原的純種馬，既好看又耐勞，張爺真有眼光。」

張姓漢子沉吟片晌，道：「我著你們找的御者找到了嗎？這次我們真是多事，好好一個人竟會忽然病死，害得我要四處找人。」

馬房的頭兒道：「為小姐和張爺做事，小人怎會不竭盡全力，我已找得個叫沈良的人，曾為無忌公子駕過車，又精通武技，樣子還相當不錯，絕對吻合張爺的條件。」接著低聲道：「他是小人的老朋友，張爺該明白，現在大梁沒有人敢起用無忌公子的舊人，否則憑沈良那種技術，怎會賦閒了整整兩年。」

張姓漢子冷哼道：「他在哪裡？」

馬房頭兒陪笑道：「他不知張爺會這麼早來，此刻怕仍在睡覺，張爺先到屋內喝口熱茶，小人去喚他來叩見張爺。」

張姓漢子道：「我哪有時間喝茶，你先給我拉馬出來，我立即給你付錢，然後你再召那傢伙來，來遲了休怪我不等他，要知我們並非沒有其它御者可用。」

接著是牽馬的聲音，兩人到另一馬廄去了。項少龍暗叫天助我也，連忙取出偷來的衣服換上。這套衣服在那平丘君的箱子裡是最不起眼的，很適合沈良這種落難豪門僕人的身份穿用。把舊衣藏到密處，那馬房頭兒已離開馬廄，朝房舍那邊走去，顯是要把沈良弄醒。

項少龍閃了出去，見張爺正審視四匹健馬，乾咳一聲，迎上去一揖到地道：「小人沈良，請張爺恕過遲來之罪。」

張爺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上下打量他幾眼，閃過滿意的神色，目光落到他的血浪劍處，淡淡道：「我叫張泉，是鳳小姐的正管事，你曾當過魏無忌的御者，當然知道規矩。每月五兩銀子，若鳳小姐滿意的話，你還可以長期做下去。」張泉年在三十左右，一臉精明，樣子卻頗為庸俗，唇上留了兩撇濃胡，一副酒色過度的模樣。

項少龍忙不迭答應。

張泉道：「時間無多，我們走吧，快下雪了。」

項少龍暗叫謝天謝地，戴上斗篷，牽馬隨他離開。

離城的過程出奇地順利。最諷刺是來送行的達官貴人多不勝數，而他這大逃犯置身在他們中間。尚未抵達城門，大雪從天而降，戴上斗篷，箍上擋風口罩的他低垂著頭，兼且這恰是御者的正常裝束，自然誰都不生懷疑。最妙是因他坐在御者的位置，使人察覺不到他雄偉的身型。本來他還怕鳳菲會把他認出來，卻幸好他根本沒有和鳳菲照面的機會。此時的他滿面鬍鬚，鳳菲若非留神看他，不會輕易識破他是項少龍。說來好笑，他本不想驚動單美美，但終是賴她的幫助逃離王宮。他更不欲牽連上無甚交情的鳳菲，最後仍是靠她闖過東城大門的難關。

這次可謂絕處逢生，希望自此一帆風順，安然歸秦。他當然不是想到齊國去，只要覷準機會，會立即開小差溜掉。魏人對鳳菲非常禮遇，派出一隊五百人的輕騎兵，沿途護送，由一名叫敖向的偏將領隊。鳳菲的歌舞團人多勢眾，坐滿十多輛馬車。舞姬樂師加上婢僕，數達二百人，只是支付每人的薪酬便不得了，可見鳳菲的收入是多麼豐厚。心中不由想起在他身後車廂內的絕色美女，更記起當日和她在小樓內喁喁私語的動人情景。她等若二十一世紀歌壇的超級巨星，不過能欣賞到她歌舞卻是權貴的專利，一般平民百姓均無此福緣。

車馬隊離開大梁，渡過大溝，朝北直走，到達濟水，早有五艘雙桅巨舶在等候。項少龍這才知道為何要趁早起程，因為此時已時近黃昏。當他見到魏兵陪同登船，不禁心中叫苦。倘就是如此這般被迫著到齊國去，那真是糟透了。順流而下，只四、五天便要進入齊境，那時想折返趙境，又要費一番手腳。不過他再無其它選擇，硬著頭皮登上船去。

五艘大船，魏人占三艘船，鳳菲這邊佔兩艘，使項少龍因不須朝夕對著魏兵而鬆一口氣。他乘的是鳳菲起居那艘船，他的身份在這舞伎團裡屬最低下的階層，被分配到底艙只有一個小窗的房裡，還要與其它御者僕役擠在一起，六個人共享一房。其它御者不知是否因他搶去為鳳菲駕車的榮耀，連手起來排擠他，他們進房後立即開賭，卻沒有邀他加入。項少龍樂得如此，晚飯後鑽到一角蓆子上的被窩裡，蒙頭大睡。那些人還故意說些風言風語，其中有些辱及他的「主子」信陵君，指桑罵槐，項少龍心中好笑，又確實事不關己，很快睡得不省人事。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地大腿處一陣劇痛，睜眼一看，原來是其中一個叫谷明的御者重重踢他一腳。

項少龍大怒坐起來，喝道：「什麼事？」

另一名御者富嚴抱著雙膝，一副流氓無賴的樣兒般靠壁坐在一角笑道：「沈良你是哪年出生的，是否肖豬，否則怎會睡得像條死豬般？」

其它人一起附和哄笑，充滿鄙屑嘲諷的味道。

另一個叫房生的，他是唯一沒有取笑項少龍的人，低喝道：「不要耍人。沈良！天亮了，隨我來吧！」

項少龍按下心頭怒火，隨他出房去了。來到艙板上，天空放晴，兩岸一片雪白，心情豁然開朗，把剛才不愉快的事拋諸腦後。眾僕役正在排隊輪候煮好的飯菜，另有一堆人在一邊取水梳洗，鬧哄哄一片，別有一番生活的感受。一名頗有點秀色的美婢，在兩名健婦的陪伴下，正與張泉說話，見到項少龍比別人雄偉的身材，露出注意的神色，仔細打量他幾眼。

項少龍心中有鬼，給她看得渾身不自然起來，房生的聲音在耳旁響起道：「她是二小姐董淑真的婢子小玲姐，我們叫她小辣椒。恃著得二小姐愛寵，最喜作威作福，沒有什麼事最好不要招惹她。」

項少龍心中苦笑，自己一向高高在上，想不到婢僕間亦有階層派系之分。隨房生洗過臉，輪得兩砵飯菜，蹲在一角吃喝起來。

房生道：「你還為剛才的事生氣嗎？其實他們惱的是張泉，谷明是副管事沙立的人。大管事要殺他們的氣焰，故意聘你這外人回來頂替這個人人爭奪的職位。若非他們怕太過份會惹怒大管事，還有你好受的呢。」

項少龍方明白為何放著有這麼多人，偏要僱用他，心中暗呼幸運。房生見他默然無語，再不說話。

項少龍心中過意不去，道：「房兄跟隨小姐有多久？」

房生道：「三年了。」

項少龍很想問他鳳菲的底細，終感不適合，改而問道：「房兄有家室嗎？」

房生嘴角抹過一絲苦笑，道：「亡國之奴，那談得到成家立室，若非小姐見憐，我房生可能早冷死街頭。」

項少龍呆了半晌，低頭把飯吃完，同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向房生套問歌舞團的情況。

一名壯健的男僕來到項少龍旁，冷冷道：「你是沈良嗎？」

項少龍記起自己的身份，忙站起來道：「這位大哥有什麼吩咐？」

壯僕傲然道：「我叫昆山，是張爺的副手，叫我山哥便成。聽說你懂得使劍，把劍給我看看！」

項少龍雖不願意，無奈下只好拔劍交到他手上去。

豈知昆山臉色一變道：「你另一隻手廢了嗎？」

項少龍差點要一拳把他轟下濟水去，只好改為雙手奉上。鳳菲這些男僕大多佩有長劍，昆山當然不例外，但比起血浪無疑是差遠了。昆山捧劍一看，眼睛立時亮起來。

項少龍知他動了貪念，先發制人道：「這是故主送我的寶劍，劍在人在，劍亡人亡。」先一步堵住他的口。

昆山一臉羨慕之色，把玩良久，才肯歸還項少龍，板起臉道：「張爺要見你，隨我來！」

項少龍暗忖真正做大官的，都沒這些人般擺足架子。心中苦笑，隨他登往上層的平台。船長約三十丈，比秦國最大的「大翼」戰船長了近一倍，這是由於船隻是用來運載人貨，不求靈活快捷，只求能載重。船身修長，寬約兩丈餘，首尾翹起，兩座帆桅一設於船首，一在船尾。兩組帆桅中間處是船艙，分作三層，上兩層建在甲板上，底層在甲板下。鳳菲和一眾有身份的歌舞姬，自然居於舒適的最上層，次一級的管事婢女住下一層，像項少龍這類身份低下的，就擠在環境最惡劣的底層。連水手在內，這艘船載了近百人，鬧哄哄的，自有一番熱鬧境況。

水運的發展，在這時期已非常發達，致有「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的說法。尤其江河密佈的南方水網地區，一向以水運為主要交通方式，當戰事頻繁之際，建立水軍乃必然之舉，連帶民用船隻亦大行其道。項少龍以前每趟坐船，都是「高高在上」，只這次嘗到「屈居人下」的滋味。

張泉在平台倚欄眺望，身旁還有兩名保鏢模樣的劍手，看來非常神氣。項少龍舉步來到他身前施禮，張泉像不知道他已來到般，仍迎著寒風，沒有瞧他。項少龍心中好笑，張泉自己如此，難怪下面的人個個要擺架子立威。剛才和房生閒聊中，他已對歌舞團有了大致的認識。高高在上的，當然是三大名姬之首的鳳菲，接著是伴舞伴唱的十二位歌舞姬，都是第一流的美女，其中又以被稱為二小姐的董淑貞居首。董淑貞之所以能身份超然，皆因她是鳳菲外唯一懂得作曲編樂的人。正管事張泉和副管事沙立，亦屬這個級數，兩人專責團內所有大小事務。後者專管御者腳夫等僕役，這次張泉插手親自聘用為鳳菲駕車的御者，明顯是插手沙立的職權範圍內，進行著小圈子內的權力鬥爭。

歌姬管事以下，輪到資深的樂師和歌舞姬的貼身侍婢。由於她們都是接近鳳菲和眾歌舞姬的人，所以雖無實職，事實上卻有頗大的權力。資深樂師裡以雲娘居首，像樂隊的領班。她是退休了的歌舞姬，負責訓練新人，甚得鳳菲器重，故無人敢去惹她。婢女中以鳳菲那名項少龍見過，給鳳菲叫她作小妹的俏婢小屏兒，和適才見到董淑貞的婢子小玲姐兩人最有地位，甚至張泉等亦要仰她們的鼻息辦事。自周室立邦，禮樂一向被重視，這類歌舞團遂應運而生，著名者周遊列國，巡迴表演，處處受到歡迎，像鳳菲這種出類拔萃者，更是貴比王侯，基本上不受戰爭的影響。

張泉讓項少龍苦候片時，沉聲道：「聽說谷明那些人多次挑惹你，是嗎？」

項少龍不知他葫蘆所賣何藥，應道：「他們確不大友善，不過小人可忍受得了。」

張泉旋風般轉過身來，不屑道：「你不是精通武藝嗎？照理亦該見過很多場面，給人踢了屁股，竟不敢還手，算什麼漢子？」

其它兩名保鏢和立在後側的昆山討好兼附和地冷笑連聲。

項少龍摸不著頭腦道：「我是怕因剛到便鬧出事來，會被張爺責怪，故不敢還手。假若張爺認為還手不會有問題，下次我會懂得怎麼做。」

其實他是有苦自己知，最怕是事情鬧到鳳菲那裡，給她認出自己來，否則這將是脫身妙計。最好是沙立立刻把他革職，便可在船泊岸時揚長去了。單美美雖說鳳菲很欣賞他，但人心難測，始終是未可知的變數。他千辛萬苦由追捕網內逃出來，絕不想重墮進追捕網內去。張泉聽他這麼說，容色稍緩。

他左方那名高個子的保鏢道：「張爺看得起你，給你佔了這肥缺，你自然該有點表現，不能削了張爺的威風。」

項少龍來到了這時代後，打跟隨陶方開始，每一天都在權力鬥爭中度過，此刻聽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登時明白過來，暗呼張泉厲害，這著確是殺人不見血的妙著。自己之所以會被聘用，是張泉故意惹怒副管事沙立那個派系的人的妙著，最好鬧出事來，讓上頭知道沙立在排擠欺壓新人，張泉便可乘機編派沙立的不是。而沙立現在正乘坐另一艘船，連辯白的機會都欠缺，這一招不可謂不絕。只憑張泉聘用他的行動，便可大殺沙立的威風，向一眾下人顯示只他張泉是最話得事的人。誰想得到這麼一件事，竟牽涉到歌舞團內的權力鬥爭呢？歌舞團的壽命絕不會太長，一旦鳳菲倦勤又或嫁人，立須結束。當然歌舞團上下人等可以獲得豐厚的遣散費，而那正是房生告訴他對歌舞團最大的期待。

身後的昆山插口道：「就算弄出人命來，只要不是你先惹事，張爺也可會幫你頂著的，明白嗎？」

項少龍還有什麼話好說，無奈點頭。

張泉語氣溫和了點，道：「只要你對我忠心，我張泉絕不會薄待你。看你皮黃骨瘦的樣子，這兩年必吃了很多苦頭，用心辦事吧！你既曾服侍過魏無忌，自然明白我在說什麼。」

項少龍聽得心中一動，自己的樣子的確改變了很多。除多出一臉鬚髯外，還瘦了不少。所以即使面對鳳菲和小屏兒，恐怕她們都不會認得自己。那晚在小樓見面，燈光昏暗，兼之大部份時間又是坐下交談，現在形象全改，確有瞞過她們的可能。想到這裡，心懷大放。

張泉揮退他後，項少龍回到次層的甲板處，房生卻不知到哪裡去了。正要往船頭找他，經過艙側窄小的走道，有人攔路喝道：「張管事沒告訴你規矩嗎？下人不准到船頭來。驚擾小姐們，有你的好受。」

項少龍嚇了一跳，往前望去，只見一名亭亭玉立的俏婢杏目圓瞪的狠狠盯著他，兩手叉腰，就像頭雌老虎。他忙賠不是，退了回去，索性返到底艙倒頭大睡。醒來時上方隱有樂聲傳來，該是鳳菲等在排練歌舞。午後的陽光從小窗透射入來，房內只得他一個人。

項少龍擁被坐起來，靠在艙壁，正想著自己恐怕錯過了午飯時刻，房生捧著一碗堆滿葷菜的白飯推門而入，遞到他手上道：「我見你睡得這麼好，不忍吵醒你，留下一碗給你。」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動，接過後扒了兩口，咀嚼道：「房兄有別的親人嗎？」

房生在他旁坐下，默然片晌，淡淡道：「都在戰亂中死了！」

聽他的語氣，項少龍便知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房生談吐不俗，顯是出身良好的人。說不定是某小國的宗室之後，國破家亡時逃了出來，輾轉加入了鳳菲的歌舞團，當了御者。

房生又道：「我現在別無他望，只想多賺幾個子兒，然後找個清靜的地方建一間屋子，買幾畝田地耕作，以後再不用看那些小人的嘴臉。」

項少龍見他滿臉風霜，年紀雖與自己相若，卻是一副飽歷憂患的樣子，心中淒然，衝動下差點把懷裡兩錠金子掏出來送給他，使他可以完成夢想。但卻知這樣做非常不智，壓下誘人的想法，繼續吃飯。

房生道：「黃昏時船將抵達谷城，明天再起航，我們作個伴兒，到岸上尋兩個妞兒作樂，沈兄若沒錢，我可先借給你。」

項少龍訝道：「你不是要儲錢買屋置田嗎？」

房生道：「儲錢歸儲錢，我們這群低三下四的人，又不像張泉他們般可打那些大姐的主意，有需要時只好忍痛花點錢。不過得小心點避開谷明那班人，剛才我見他們和幾個家將交頭接耳的，又提到你的名字，怕是要對付你呢？」

項少龍聽得無名火起，冷哼一聲，再不說話。暗忖若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以後的日子怎樣過？旋又暗罵自己糊塗，有此良機，還不乘機開溜，就是大笨蛋。

船抵谷城城外的碼頭，天仍未黑。

房生興高采烈的扯著項少龍要下船去胡混，給張泉叫著項少龍道：「鳳小姐要用車，你去準備一下。」

項少龍愕然道：「車在哪裡？」

張泉不悅道：「你的眼睛長出來是用來瞧屁股嗎？碼頭上不見泊著輛馬車嗎？」

項少龍話才出口，便知要挨罵。馬車雖在另一艘船上，這時該已駛下來，只不過他心中焦急難以逃遁，遂胡亂說話。房生暗地扯他一把，他知機的隨房生由踏板走下船去。方寸大亂間，忽地有人在背後向他猛力一推，他失驚無神下，失去幹衡，往前跌去，撞到房生背上。兩人踉蹌滾下跳板，直跌到碼頭的地上，若非跳板兩邊有扶手圍欄，說不定會掉進河裡去。項少龍爬了起來，房生捧著左腳，痛得冷汗直冒，面容扭曲。船上響起哄然大笑。只見谷明等一眾御者，擁著個矮橫力士型的壯漢，正向他們捧腹嘲笑。

有人叫道：「看沈良你個子高大結實，原來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給我們巫循大哥無意輕碰一下立即跌個四腳朝天，還說什麼精通武技。」

項少龍認得說話的人叫富嚴，乃谷明那一黨御者的中堅分子，同時暗暗記著那叫巫循的家將。

張泉出現在船欄處，向谷明他們怒喝道：「什麼事？」

谷明好整以暇道：「他兩人不會走路，怪得誰來。」

接著爭先恐後奔下碼頭，呼嘯去了。

張泉怒瞪跌得灰頭土臉的項少龍一眼，罵了聲「沒用的傢伙」，轉身去了。

項少龍動了真怒，默默扶起房生，房生仍慘叫連連，道：「我的腿斷了！」

項少龍恨不得立即去追谷明等人，把他們殺得一個不留，歉然道：「是我害了你！」

房生苦笑道：「他們原是要弄傷你，教你不能駕車，唉！今晚我和你都不用去尋樂子了。」

有幾名御者奔下來，協助項少龍把房生扶上船去。

快到甲板，有女聲嬌喝道：「你們在弄什麼鬼，竟敢阻著鳳小姐的路。」

項少龍心叫不妙，低頭躬身，扶房生移往一旁。

偷眼一瞥，戴了面紗的鳳菲盈盈俏立眼前，旁邊是那仍穿男裝的小屏兒和另四名俏婢，在十多名家將簇擁下，美女們正打量自己。

小屏兒顯然認不出他來，一臉怒容道：「發生什麼事？」

張泉和另一人不知由什麼地方鑽出來，待要說話，旁邊那長相頗英俊的中年人搶著道：「只是發生無意的碰撞。」接著向項少龍喝道：「你就是那新來的傢伙嗎？真沒用！還不快滾下去，難道要大小姐等你嗎？」

張泉聽他指桑罵槐，臉色大變。

鳳菲那妙比仙樂天籟的聲音在面紗內響起道：「沙副管事！」聽來隱帶責怪的口氣。

沙立目的已達，得意洋洋的閉口不語。

鳳菲瞧項少龍一眼，淡淡道：「以後小心點，扶房生回房，再下來給我套車吧！」

項少龍抹過一把冷汗，知道她們主僕果然認不出自己來。看著她在前呼後擁中步下跳板，心中只能苦笑。這麼一來，他休想開溜。何況房生一天腿傷未癒，自己也該留下來照顧房生，這是他項少龍做人的原則。

不知何時，雪粉又開始降下來。在黃昏的朦朧光線下，細雪輕柔無力地飄舞，似很不情願才落到地上結束了那短暫而動人的旅程。一切放緩，一切被淨化。項少龍策著健馬，載美而行。前方四名家將開路，後面還隨著八名家將。魏兵的指揮偏將敖向帶同十多名親隨，伴侍兩旁，益發顯出鳳菲備受各國權貴尊重的身份。她就像二十一世紀色藝雙絕的藝人，譜出的曲詞均盛行一時，不是一般出賣色相的歌伎所能相比。在這種前呼後擁的情況下，項少龍縱沒有房生的負擔，亦溜不了。不是沒有可能，而是會教敖向生疑。最妙是敖向自然以為項少龍是已替鳳菲辦事多年的御者，故對他半點不起疑心。

他完全不知目的地在哪裡，只知追在前方家將的馬後。蹄聲嘀嗒中，車馬隊暢通無阻的開入陷在一片白茫茫的古城裡。大多店舖均已關門，但仍可從招牌看出此城以木工、繡工、織工和縫工等工藝為主。項少龍雖非對文化有深厚認識的人，但因觀察力強，感覺此城比之以前到過任何的城市，都多了幾分書香和古色的氣氛。

此時敖向策馬來到馬車旁，垂頭向鳳菲說話道：「昔年舊晉韓宣子來到魯國，看到魯太史所藏典籍，大歎『周禮盡在魯矣』，鳳小姐故地重遊，當有所感。」

項少龍心中一動，暗忖此城原屬魯國，魯亡後不知何時落入魏人之手。孔夫子是在這土地上出生，難怪會有一種他國沒有的文化氣息。

鳳菲幽幽一歎道：「正因此壞事，若非我們魯人頑固守舊，抱著典籍禮樂不放，也不致始受制於齊，繼受制於吳、越；雖得君子之邦的稱譽，還不是空餘亡國之恨。敖大人過譽了。」

項少龍聽她語氣蕭颯，心中一陣感慨。原來她不是宋國公主，而是魯國公主。不過魯宋相鄰，說不定兩國都和她有點關係。

敖向這著馬屁拍錯地方，尷尬地東拉西扯兩句，見鳳菲全無說話的興趣，知機地退回原處。馬隊左曲右轉，逐漸離開大道，朝城西偏僻處走去。在風燈的光芒中，淒風苦雪之下，就像在一個永無休止的夢境中前進。

項少龍感受到身後美女重回故國的黯然神傷，想像著將來小盤統一天下，敖向等都會變成像她般的亡國之人，禁不住又是另一番感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或許可作現時東方六國的寫照。

馬隊穿過一片疏林後，在一處陵寢停下來。項少龍心中恍然，原來鳳菲到這裡來是要祭祀某位先祖故人。鳳菲等魚貫下車，由敖向陪伴朝陵墓走去，沒在林木後。項少龍和一眾家將魏兵留在原地，不一會隱有哭聲傳來。當她們回頭，除鳳菲被面紗遮掩看不見臉容，小屏兒等都哭腫了秀眸。

回到船上，已是夜深。谷明等全溜到岸上花天酒地，剩下一臉憤慨的房生。

項少龍見他的左腳胡亂紮了些布帛，問道：「怎樣了？」

房生兩眼一紅道：「若我的腳好不了，就要找他們拚命。」

項少龍曾受過一般接骨駁骨的跌打醫術訓練，將紮著的布帛解開來，摸捏研究一番，鬆了一口氣道：「只是骨節移位，來！忍點痛。」

房生慘叫一聲，淚水奪眶而出，項少龍亦完成壯舉。

房生站起來試著走了兩步，大訝道：「沈兄確有一手。」

項少龍拍拍身旁的蓆子，笑道：「坐下來，我有些話想和房兄說。」

房生這時的心情和剛才已是天淵之別，欣然坐下道：「沈兄請說！」

項少龍由懷裡掏出那兩錠黃金，用手掌托著，送到他眼皮子下。

房生的眼睛立時瞪大至極限，呼出一口涼氣道：「天！這是黃金。」

只這麼兩錠金子，足夠普通人一世無憂。

項少龍把金子塞入他手裡，低聲道：「這是你的。」

房生猶豫一下，搖頭道：「我怎可受沈兄的金子呢？」

項少龍騙他道：「我共有十錠這樣的黃金，是無忌公子自知大難難逃的時候分贈給我的，房兄儘管要了它們，然後詐作跌斷了腿，離開小人當道的歌舞團，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房生抓緊金子，訝道：「沈兄身家如此豐厚，何用來到我們這裡混日子？」

項少龍胡謅道：「實不相瞞，我這次是藉機離開大梁，自無忌公子死後，我們這些舊人無人敢用，我又不甘於平淡，遂乘機到齊國來碰碰運氣的。」

房生感激零涕道：「大恩不言謝，有了這兩塊金子，加上兩年來的積蓄，明早我立即向小姐請辭。」想了一想又道：「不若我們一起走吧！沙立那人心胸狹窄，定不肯放過你，張泉則只是利用你，儘管沈兄死了，他不會掉半滴眼淚。」

項少龍微笑道：「房兄走了，我再無後顧之憂，我們那一跤絕不會白摔的。」

房生呆望著他，就在這刻，他感到項少龍活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當晚房生已迫不及待，向張泉表示了因腿傷而要離團。張泉毫無挽留他的意思，借口是他自己離職，隨便給他微不足道的十來個銅錢，著他明早離船。房生憤然告訴項少龍，本該有一筆可觀的安休費給他，不用說已落入張泉的私囊裡。當然他不會真的把此事放在心上，因為那兩錠金子已令他心滿意足。翌晨項少龍送他下船，正猶豫好不好隨他一同失蹤，谷明等人回來了，經過時對兩人冷嘲熟諷一番，然後登船。項少龍又見碼頭間滿佈魏兵，船上的張泉則是虎視眈眈，被迫與房生道別，壓下心中的衝動，返回船上去。

船隊開出。項少龍見其它僕人御者，如避瘟神般不敢與他交談，張泉那批人又當他是廢物般不再理睬他，心中好笑，取過早飯，躲到甲板一角吃起來。心中卻在盤算如何狠狠鬧他一場，好迫鳳菲把自己辭退，便可大搖大擺地的離開，誰都不會對他生疑。不過時間須拿捏恰當，最好是要在下一站補充食物用水之前生事，便可順理成章於泊碼頭時給趕下船去。初時他還對搶了人家的飯碗有點內疚，現在卻知是幫那人擋了一場災禍。谷明那些人顯是奉了副管事沙立之命，誓要把他迫走。

沙立賣相不俗，可能正是憑此天賦條件，勾搭上某一個頗有權力的婢子，實力增加後就來謀奪張泉可鑽錢的大肥缺。左思右想之際，眼前出現一對小靴子。項少龍愕然上望，剛好給人家姑娘胸前的插雲雙峰擋著視線，看不到她的模樣兒，吃了一驚下立起身來，原來是二小姐董淑貞的近身寵婢小玲姐。

她似笑非笑地瞅他兩眼，冷哼道：「你就是那愛鬧事的沈良？」

項少龍已決定了在下一站離船，那還須賣她的賬，回復以前叱吒風雲的氣概，微笑道：「小玲姐過獎，沒有人起哄，鬧得出什麼事來呢？」

小玲姐怎料得到項少龍敢如此針鋒相對，一愕下變臉道：「好大膽！你知不知道在和誰說話。」

項少龍雙手環抱胸前，淡然自若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萬事都逃不過一個理字，我現在孤身一人，人家卻是成群成黨，小玲姐給我來評評看，誰有鬧事的資格？」

小玲姐登時語塞，說到雄辯滔滔，她怎是見慣大場面的項少龍的對手，氣得臉都脹紅了，狠狠盯他幾眼，叉腰嬌叱道：「你是否不想幹了！」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這怕該由張管事或鳳小姐決定吧？」

小玲姐一向只有她罵人，何曾給項少龍這種身份的下人頂撞過，氣得七竅生煙，跺足走了。項少龍看著她走到另一邊谷明那群人處，把谷明召了入艙，心知肚明好戲正在後頭，暗覺好笑，掉頭欣賞停雪後兩岸的美景。他幾乎可肯定沙立勾上的人是這個頗有姿色的婢女小玲姐，背後可能更得到歌舞團內第二號人物董淑貞的支持，才敢挑戰張泉的權力。當他正思索逃回秦境的路線，肩頭給人拍了一記。項少龍別頭看去，入目是一名家將，也是昨晚護送鳳菲到城內祭祀的其中一人。

家將道：「張爺要見你！」

項少龍見他說話時雙目不敢直視自己，哪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微笑道：「這位大哥怎麼稱呼？」

那人道：「我叫許然，隨我來吧！」

## 第二章歌姬之首

項少龍跟著許然，舉步進入船艙，來到一道門前。

許然停下來，把門向內推開少許，示意道：「張爺在裡面，你自己進去吧！」

廊道上出奇地沒有人，上層卻傳來曼妙的樂聲歌聲，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對付他項少龍，就算打得他殺豬般慘叫，也不虞有人聽到。項少龍微微一笑，猛地以肩頭用力撞在許然肩上。許然猝不及防下，驚呼一聲，蹌踉跌進艙房裡。一個黑布袋蓋了下來，把許然的頭臉罩個結實，接著許然被拖入房內，谷明、富嚴等四、五名御者，加上巫循等三名家將，撲了過去，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

項少龍閃入艙內，順手把門關上，許然已頹然蜷臥地上，痛得彎曲成似一隻煮熟了的蝦般的可憐樣兒。這些人也太性急緊張，竟然分辨不出無論衣服體型，許然和項少龍都有很大的分別。谷明首先瞥見站在入門處的不是許然而是項少龍，駭然張口，指著他卻說不出話來。其它人始發覺打錯人。

項少龍搖頭歎道：「你們真不知自己做了什麼錯事嗎？」

驀地標前，欺到巫循矮壯的身側，一記膝撞，頂在他腹下。早在二十一世紀，項少龍便是鬧事打架的高手，深明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之道。巫循那種體型，肩寬脖粗，最具勇力，否則也不能推得下盤穩紮的項少龍滾下跳板去，所以他一出手，就以巫循為第一個目標，且命中他的要害。他勝在速度，教巫循不及擋架。下一刻他已到了另兩名家將中間，左右開肘，狠撞在兩人肋下處。這種近身戰術，最適合在狹窄的環境施展，亦教對方摸不著他的位置，並以敵人的身體作掩護。兩名家將痛得慘叫側跌。項少龍轉撲到富嚴身前，側頭避開他照面打來的一拳，兩手箍上他的脖子，連續兩下膝撞，頂在他腹下。又側飛一腳，把另一名御者踢得飛跌開去，「砰」一聲撞上艙壁。

上層的樂聲恰巧奏至高潮澎湃的精采處，似在為項少龍助威。不知誰人從後箍著項少龍，項少龍放開富嚴，任他跪倒地上，再使下柔道的身法，蹲身把後面的人摔過頭頂，擲往窗門的方向。

「砰！」的一聲，那人背脊狂撞在窗門旁的艙壁上，滾倒牆角。谷明和另兩名御者撲上來，項少龍施展擒拿手法，一把扭著其中一名御者的手腕，曲膝連續在他腰眼處凌空以腳側掃了兩記，痛得那人整個彎曲起來。項少龍用力一扯，被制的御者蹌踉與另一名御者撞作一團。

谷明撲到項少龍前，先前中招的兩名家將剛爬起來，卻呆若木雞，變成一對一的局面。谷明面容扭曲，雙目凶光四射，由懷裡拔出匕首，當胸搠至。項少龍使了一下假身，避過匕首，撮手成刀，狠狠劈在他手腕。谷明匕首墮地，失勢前跌，項少龍乘機一拳轟在他背心。橫行霸道的御者登時跌了個四腳爬爬，狼狽之極。

「鏘鏘！」兩名回過神來的家將激起凶性，拔劍撲到。血浪離鞘而出，化作漫天劍影。那兩人怎想得到世上竟有人使劍使得如此神乎其技，驚呼聲中，手中長劍甩手丟地，腕口鮮血標出。項少龍還劍入鞘，迫了上去，鐵拳左右開弓。骨折聲和慘叫合奏般響起，只三數拳，兩人再爬不起來。谷明掙起來之時，給項少龍壓到艙壁去，重重在小腹打了四拳，立時口逸鮮血，貼著艙壁滑坐地上，痛不成聲。艙門倏地推開來，接著是小玲姐的尖叫聲。此時艙內除項少龍外，再沒有人能以自己的氣力站起來。

項少龍好整以暇的拍拍雙手，微笑道：「小玲姐你好！還不去告小人一狀，好革掉小人的御者之職？」

小玲姐俏臉血色褪盡，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的一切，嘴唇顫震，卻是說不出話來。其中一名家將勉力跪起來，旋又咯出一口血，再倒回地上去。項少龍一對虎目射出冷酷無情的光芒，向小玲姐迫去。小玲姐尖叫一聲，亡命逃了。項少龍伸個懶腰，暗忖離船的時間怕該到了吧！

寬大的艙廳裡，項少龍昂然立在廳心。鳳菲仍戴著輕紗，女扮男裝的小屏兒肅立其後。歌伎團的第二號人物董淑貞首次亮相，坐在鳳菲之側，旁邊是仍有餘悸的小玲姐。董淑貞年在二十左右，生得美貌異常，眼如點漆，非常靈活，一副精明厲害的樣子。樂師之首雲娘亦有在場，坐在鳳菲另一邊，半老徐娘，但姿色仍在，反多了幾分年輕女子所欠的成熟風情，性感迷人。張泉側坐一旁，神情興奮。沙立亦被從另一艘船召過來參與這場「審判」，坐在張泉對面，雙目凶光閃爍，一副要擇人而噬的模樣。兩男三女的座位，像一面張開的扇子般對著卓然而立的項少龍。

至於昆山等一眾家將，則排在兩旁和入門處，二十多人肅靜無聲，使氣氛更是沉重。谷明、富嚴、巫循、許然等人包紮妥當，虛弱無力地頹然坐在一旁，像一群鬥敗了的公雞，可憐亦復可笑。

董淑貞首先發言道：「沈良！這是什麼一回事，自你來後，屢生事故，可知我團嚴禁私鬥？」

她的聲音清越嘹亮，餘音鏗鏘，唱起歌來必是非常動聽。

項少龍環視全場，見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惟只鳳菲有點莫測高深，淡淡一笑，故意沉下嗓子道：「若想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何不問問小玲姐，她是策劃的人，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沙立插入怒喝道：「沈良你是什麼身份，竟沒上沒下的，還不給我跪下。」

項少龍雙目寒芒亮起，冷冷瞪著沙立，卻不說話。家將中屬沙立派系的立時群情洶湧，怒喝連聲。

風菲嬌喝道：「給我住嘴！」

眾人靜下來。

項少龍手按劍柄，仰天大笑道：「士可殺不可辱，男兒膝下有黃金，若要我為沙立這種卑鄙小人折腰，那可要殺了我才辦得到。」

沙立霍地起立，手按劍把，怒喝道：「讓我來取你這大膽奴才的狗命。」

項少龍油然笑道：「你若是我十招之敵，我向你叩十個響頭。」

沙立氣得一張俊臉陣紅陣白，只是不敢拔劍。

張泉推波助瀾道：「沙副管事若有真本領，我張泉樂於一開眼界。」

一直沒作聲的雲娘道：「這麼吵吵鬧鬧的，成什麼體統，更不能解決事情。」

沙立乘機下台，氣鼓鼓的坐回席位去。

鳳菲柔聲道：「好了！讓我們平心靜氣來把事情弄清楚，巫循你乃家將之首，告訴我是什麼一回事。」

巫循顯是頭腦簡單的人，不擅言詞，愣了片晌，脹紅了臉，卻無辭以對。

谷明搶著道：「這事是由沈良惹起，我們一眾兄弟在艙內耍樂，沈良卻……」

小屏兒嬌叱一聲，打斷谷明，怒道：「小姐問的是巫循，怎到你這奴才插嘴？」

谷明委屈地把餘下的話吞回肚子裡。

巫循醒覺過來，顫聲道：「是的，沈良闖進來沒頭沒腦的對我們拳打腳踢，就是這樣子。」

張泉失笑道：「他怎會知你們躲在那個艙房內耍樂呢？」

巫循再次語塞。

沙立大怒道：「大管事是否要縱容兇徒，現在擺明沈良是行兇傷人，只看現在他大膽無禮的樣子，當知此人的狂妄。」

董淑貞正用神打量項少龍，皺眉道：「你們給我先靜下來。」轉向項少龍道：「沈良你有什麼話說？」

項少龍哪會作甚解釋，瀟灑地攤手道：「我沒有話好說，只要二小姐一句話，我便自行離去，把事情了結。」

張泉色變道：「你怎可全不辯白而退出。」

項少龍冷冷瞅他一眼，悶哼道：「張爺肯聘用我，是出自私心，現在我沈良醒悟了，再不會被你利用，還留在這裡幹嘛？」

張泉勃然大怒，額角青筋跳現，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小玲姐冷笑道：「你這以下犯上的奴才，打傷了人，走得那麼容易嗎？」

董淑貞打斷她道：「小玲住嘴！」

小玲姐一向得董淑貞愛寵，少有給她這麼當眾責罵，嚇得噤若寒蟬，再不敢說話。項少龍本心中好笑，悠然靜待被趕離歌舞團的判決。他故意將決定送到董淑貞手上，是看準她要維護自己的丫頭，現在聽他喝止小玲姐，立時暗叫不妙。艙廳內鴉雀無聲，只有張泉和沙立沉重的呼吸聲。

董淑貞先望了出奇地沉默的鳳菲一眼，再環顧諸人，最後目光來到項少龍臉上，輕蹙秀眉道：「現在已非誰動手傷人的問題，而是沈良你目無尊卑的態度。」頓了一頓續道：「你顯然並非平凡之輩，但這只是一個歌舞伎團，容納不下你這種人，所以……」

項少龍正心叫謝天謝地，鳳菲打斷董淑貞的話道：「且慢！」

眾人愕然朝她望去。項少龍心中叫苦，若鳳菲認出是他，那就糟糕之極。自己已故意改變聲音神態，樣子又變得厲害，她對自己更是只有一面之緣，理該可把她瞞過的。

鳳菲在眾人目光中，幽幽道：「想不到我們小小一個歌舞伎團，竟然生出這麼多事故。這事罪不在沈良，而在於管事的人。一向以來，我都忍著不出聲，豈知現在你們變本加厲，我再不能不說話。」

項少龍放下心來，但又知道不妙，若不被趕走，豈非要隨團到齊國去？張泉、沙立和小玲姐同時色變。董淑貞也感到不大自然，鳳菲這麼說，顯也有怪責自己的意思。

鳳菲淡然道：「沈良你放心為我駕車，以後若有任何人敢惹你，可以直接向我報告。」

項少龍愣在當場，恨不得痛哭一番，以表示心中失望。若他堅持離開，就是於理不合。以為他是沈良的張泉現正恨他入骨，說不定更會生出疑心或壞心，只好施禮謝恩。鳳菲接著朝張泉和沙立兩人望去，緩緩揭開面紗，露出可比擬紀嫣然和琴清的絕世玉容。不過此時她鳳目生寒，神情不悅。

張泉嚇得跪下來，叩頭道：「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沙立不知是否有恃無恐，竟仍硬撐道：「大小姐，事發時小人並不在船上……」

小玲姐尖叫道：「你竟敢說這種話？」

董淑貞怒喝道：「小玲跪下，由今天起，我再不用你侍候！」

小玲姐嬌軀劇顫，哭倒地上。沙立知道不妙，終於跪下來，不迭叩頭。

鳳菲淡淡道：「待會船泊碼頭，沙立你立即給我滾得遠遠的，否則休怪我辣手無情。」

轉向張泉道：「念在你跟了我這麼多年，亦肯知機認錯，便讓你降級為副管事，有關錢銀往來的事，暫改由雲娘負責。至於谷明等犯事者，一律扣起這個月的工錢，異議者立即逐走。」

言罷不理沙立的哀求，起身離去，包括董淑貞在內，都嚇得跪伏地上。項少龍無奈跪下，心中卻在盤算應否和沙立一起「滾得遠遠的」。鳳菲如此精明果斷，確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經此一事，項少龍的身份大是不同，首先被安排搬離底層，到中層與四名家將同房，不用對著谷明那幾個御者。更重要是誰都不敢再來惹他，又或言語上敢對他不客氣。這並非因有鳳菲的警告在前，而是因為有巫循等前車之鑒，誰都不敢再開罪他。在某一程度上，他成為團內的英雄，使一向受慣張泉、沙立和小玲姐三人的氣焰者大感痛快。在團內的鬥爭裡，他反客為主，成為勝利者；但在逃亡大計上，他卻是失敗者。他當然不甘心就這麼到齊國去，但總不能在這種天寒地凍的時刻跳河逃走。但對於應否在下次登岸時溜走，則仍有點舉棋難定。吃晚飯時，仍沒有人敢主動和他說話，但已有人肯和他點頭為禮，神態較為友善。項少龍樂得清清淨淨。

當大多數人都因避風回到了艙內，他獨自一人坐在船尾一堆雜物上，呆看星夜下大河兩岸的景致。後方緊隨另三艘大船。他想起離開咸陽的嬌妻愛兒愈來愈遠，又想起周良和鷹王的慘死，以及戰士一個接一個在他身旁倒下去的慘烈情景，一陣淒酸湧上心頭，難過得想放聲大叫。李牧使他嘗到戰敗的苦果，但他卻不能恨他，亦生不出報復的心態。李牧說過的「將來在戰場上相見，必不留情」之語，就像是昨天說的。言猶在耳，他們已在戰場上拚個你死我活。小盤對他的失蹤，是否既感失落但又暗中稱慶呢？說到底，項少龍代表的是小盤的過去。沒有了項少龍，小盤才真真正正不用有任何顧忌的去當他的秦始皇，這想法使項少龍深感戰慄。小盤每天在改變，在中國的歷史上，所有功高震主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除非搶了皇帝來做。在此事上他已非常小心，不敢居功自滿。但自然而然地他成了一個權力中心，可以左右小盤的決定。他和小盤從小建立的關係，能否逃過這條功高震主的定律？

正深深思索之時，一陣溫柔的女聲在耳旁響起道：「你在想什麼呢？」

項少龍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別頭一看，原來是權力大增的樂師之首雲娘，忙跳起身施禮。

雲娘移到他身旁，和他並肩而立，歎道：「是否因為船上的人都怕了你，所以你只好孤零一個人在這裡看河景。大小姐和我在上艙看到你在這裡，她著我來問問你呢。」

項少龍瞥她一眼，這女人的年紀怕也有二十七、八吧！但保養得很好，皮膚像少女般滑嫩，臉上輪廓極美，只是多了點歲月刻上的風霜，但也使她更有女人的味道，一時不由看得癡了。

雲娘見他目光灼灼盯著自己，微笑道：「看你剛才侃侃而談的神態，便知你以前在信陵君府時有過一番風光。想信陵君府食客三千，能為他駕車，該已是莫大的榮譽，現在誰都不敢小覷你。」

項少龍想起信陵君和自己間的恩恩怨怨，虎目射出傷感的神色，看得雲娘多年來平靜無波的芳心劇烈顫動一下，感到這男人對她生出強大的吸引力。

項少龍見雲娘忽地避開自己的目光，暗忖難道連她都怕了我嗎？淡然道：「人見人愛，又或是人見人怕，兩者究竟哪種較好呢？」

雲娘發覺自己很難把這個男人當作下人對待，而他的說話亦引起她的興趣，撥好被風吹亂的秀髮，想都不想道：「還用說嗎？當然是人見人愛好了。」說完不由俏臉微紅。

項少龍搖頭道：「這只是少年人少不更事的想法，最好是既教人怕，又教人愛。但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寧可被人怕，至少那會比較安全。」

雲娘聽得呆起來，好一會道：「你的想法很特別，但不能說沒有道理。很多時傷害我的人，都是愛我的人。唉！以你這等人材，怎甘於只當一個御手呢？」

連她自己都不明白，為何肯和一個下人談起心事來。項少龍當然沒有「自卑」的問題。對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世上每個人基本上是平等的。聽她這樣問，苦笑道：「這就叫人有三衰六旺。」

雲娘怎會明白他真正的含意，好一會始把握到他的意思，動容道：「這句話形容一個人的時運際遇，確是非常貼切。」接著有點依依不捨道：「我來久了，要回去向小姐報告哩。」

項少龍乘機問道：「船還會泊岸嗎？」

雲娘應道：「你想學他們般到岸上散心嗎？這次可不行。明天到達歷下時只會停留一個時辰，除上岸辦貨的人外，其它人一律不准離船。我走了！」

看著她搖曳生姿的背影，項少龍只好報以苦笑，只好寄望在再下一個站有逃走的機會。

次日船泊碼頭，項少龍來到甲板上，只見碼頭上滿佈從城中來想一睹鳳菲風采的齊國官民，城守大人更親自上船來向三大名姬之首請安，使項少龍更是毫無逃走的機會。他已開始生出不耐煩之心，這艘船對他來說只是個開放式的河上監獄。唯一安慰的是經過這一段優悠的日子，他的精神體力完全恢復過來，人也比逃亡時好看多了，不再予人皮黃骨瘦的感覺。回房時在艙廊與張泉撞個正著，對後者怨毒的眼光，他只是一笑置之。他這時已和同房的三名家將級團友混熟，遂問起他們下一站船停處。

一個叫費淳的笑道：「沈兄在想娘兒們了。」

費淳中等身材，即是說比項少龍要矮上整個頭，相貌平凡，但性格隨和，使人感到和他在一起很輕鬆。四名家將中以他年紀最大，剛好二十出頭。

家將馮亮道：「大後天的翟城是到臨淄前最後一站，要耍樂得把握時機。因聽說臨淄物價高漲，要玩都輪不到我們哩。」

馮亮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長得高大精壯，只比項少龍矮上兩、三寸，四人中數他最有識見。

另一名家將叫雷允兒，比馮亮還少上兩歲，手長腳長，形如猿猴，頗有形格，與上層的一個俏婢相好，頗為自負，對項少龍雖友善但亦帶點妒意。悶哼道：「泡妞兒不一定要用錢吧？到時看我的手段。」

費淳和馮亮立時起哄，三人鬧作一團。項少龍想起二十一世紀時自己和隊友小張、蠻牛、犀豹等人的情景，心中洋溢著一片溫暖，男人的話題總離不開女人和金錢。翟城可說是最後一個溜走的機會，若到了齊都臨淄，便危險多了。只是田單的手下，認識他的大有人在。最糟是他身為鳳菲的御手，若整天載著她往來於權貴的府第，暴露身份的機會大增，其中險況，可想而知。所以縱是跳水逃走，亦絕不可到臨淄去。

快要席地就寢，敲門聲響，一名婢女來找項少龍，說鳳菲要見他。項少龍頗感受寵若驚，又是心中打鼓，不知鳳菲因何要紆尊降貴的見他。

領路的俏婢有點眼熟，旋即想起正是那天喝止自己到船頭去的刁蠻惡婢，遂道：「這位大姐怎麼稱呼？」

婢子冷哼道：「問東問西的，這麼多話？待會見到大小姐，你最好守規矩，惹怒了她，你就要吃不完兜著走。」

項少龍給她一輪搶白，推測她或許是小玲姐那邊的人，又或是好朋友之類，所以對自己充滿敵意，豈會和她計較，微笑不語，隨她登往上層去。

鳳菲沒有戴上面紗，神色安然的坐在艙廳中特為她設的席位裡。項少龍施過晉見之禮，依她指示在離她半丈許處的軟墊坐下。惡婢退了出去，廳內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男女間的吸引，乃與生俱來的天性。項少龍忍不住暗地飽餐秀色。

只是她的坐姿已非常動人，高雅素淨的絲袍寬大的下襬把她下肢完全掩蓋，裙腳拖往地席左旁，雖是坐著，她的腰肢仍挺得筆直，使她酥胸的曲線更為突出，既驕傲又嫻雅。只要是正常男人，都會泛起若能摸上一把，必似如登仙界的醉人感覺。她的秀髮在頭上結成雙環髻，絕世玉容平靜無波，教項少龍不由憶起圖先對她「內外俱美」的讚語。她身旁放置一張五絃琴，木色沉鬱，襯托起她淺白底淡黃鳳紋的寬大袍服，顯得她更是綽約多姿。這確是幅動人的美女坐圖，如詩如畫般益顯秘不可測的美麗。

廳裡火爐內柴炭在燃燒著，偶而送來劈啪之聲，配合河水撞上船身的響音，交織成有若仙籟的交響曲。以項少龍這麼有自制力的人，一顆心亦不由被美女強大的感染力融化。不愧是三大名姬之首！難怪這麼多公卿大臣、王侯將相，要傾倒在她的裙下。不要說能一親芳澤，只要她肯回眸一顧，已是天大恩寵。

鳳菲淡淡道：「無忌公子是怎樣死的？」

項少龍立時提高警覺，垂首黯然道：「若大小姐這句話是在大梁問我，小人定不敢如實給出答案。」接著如若目睹般勾畫出當時情景，又感同身受地道：「安厘那昏君當時病得快要死了，龍陽君和太子增帶了大批禁衛來到我府，送來一杯酒。接著君上逐批的找我們去吩咐後事，然後喝掉毒酒，唉！」他知道若說得不夠詳細，必會啟蘭質慧心的美女之疑，索性編小說般詳細道出經過，免得她追問細節詳情。

鳳菲果然不啟疑竇，幽幽歎一口氣，沉吟不語。項少龍心念電轉，知她對自己已動疑心，甚至可能懷疑自己是項少龍，故來盤問他。但他卻頗有過關的自信，先不說她對自己的模樣只是在某一環境匆匆留下的印象；且當時燈光既暗，自己的服飾神態又與今大異，再加上他項少龍此時滿臉鬍髯，人又至少瘦了十多斤。而最重要的是張泉是通過魏國的官家馬廄把他聘回來的，誰想到其中竟有如此轉折。

鳳菲的目光又再落在他臉上，柔聲道：「沈良你真的只是無忌公子的御手嗎？」

項少龍微一愕然，思出另一套釋疑之法，頹然道：「大小姐的眼光真厲害，小人本是趙國廉頗大將軍的手下，隨廉大將軍離趙往投無忌公子，被無忌公子看中收為客卿，還以為可再有一番作為，豈知人算不如天算，最後落泊大梁。經此兩次變故，小人對功名已淡若止水，只希望賺一筆錢，找個窮鄉僻壤，以清茶淡飯安度餘生算了。」

鳳菲動容道：「人算不如天算，這句話說得很好，其中包含了多少無奈和失意。沈兄的遭遇令人感慨惋惜，若不怕大材小用，可安心為我管理歌舞團。」

項少龍裝出汗顏之色，垂首道：「怎當得大小姐沈兄之稱，況且我只是初來甫到的新丁，難以服眾，大小姐千萬不要抬舉小人。」

鳳菲微笑道：「我周遊列國，閱人無數，只看你亢而不屈，在大庭廣眾從容自若的神態，看出你不是慣為奴僕的人。唉！你使我想起在咸陽遇到的一個人，若非張泉肯定你的身份，我就會認錯你是他。」

項少龍吃了一驚，裝出大感興趣樣兒，問道：「我是否長得很像他呢？」

鳳菲定神打量他一會，眼中射出茫然之色，夢囈般道：「確有點相肖，尤其是你的眼神。不過現在就算沒有張泉的肯定，也知你不會是他，因為中牟傳來消息，他已安然回去。可笑魏人差點把大梁翻轉過來，原來竟是一場誤會，當然拿不到人啦！」

項少龍醒悟過來，知道滕荊兩人接到荊家村送去的消息，清楚了他的處境，故意放出煙幕，說他已安返中牟，好教敵人放棄追捕他的行動。這一著高明之極，只要找例如烏果那類身形酷肖他的人，加點易容法，遠看去確可以瞞過人。而唯一知道他到過大梁的龍陽君，則是有口難言，不敢把真相說出來。說到底，龍陽君的心仍是向著他。在這種順水推舟的情況下，只好閉口不言，幫他一把。至於王宮秘道的破綻，該至今仍未被發現，又或發現了亦不會懷疑到他身上去，因為事情實在太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想到這裡，立時陰霾盡去，頗有再世為人的感覺，口中卻道：「原來大小姐指的是秦國的項少龍。」

鳳菲深深望他一眼，秀眸射出緬懷之色，沒有說話。在這一刻，項少龍知道鳳菲對另一個自己生出微妙的感情，大感榮幸。

鳳菲柔聲道：「這次到臨淄，完成我遍游各國都城的宏願，之後我打算把歌舞團解散，返回南方，過點平淡的生活。」

項少龍一震道：「原來大小姐要榮休了。」

鳳菲露出一絲笑意，輕柔地道：「或者我是不甘寂寞的人，既不能以力服人，便改而以歌舞去打天下，把先賢傳下來的詩歌舞樂發揚光大。不過此趟臨淄之行確不容易應付，不知何人把我要解散歌舞伎團的消息洩露出去，現在人人對我的去向虎視眈眈，沈兄該明白我的意思。」

項少龍不解道：「既是如此，大小姐索性不去臨淄，豈非一切可迎刃而解嗎？」

鳳菲淡淡道：「漏了臨淄，我又不甘心，何況人生總要面對各種挑戰的，若我臨陣退縮，下半生難免深抱遺憾。」再道：「像你這種人材，可遇而不可求，不若我以自己的願望和你的願望來作個公平的交易。假若沈兄可保我鳳菲安然離齊，不致淪為別人姬妾，我會予沈兄二十錠黃金，使沈兄安渡下半生。」

項少龍頭皮發麻，先不說他絕不肯到臨淄去，就算鬼使神差令他到了那裡，亦只會惟恐不夠低調。假若成為歌舞伎團的「公關經理」，終日面對面應付田單一類齊國權貴，還要用盡手段周旋其間，好保鳳菲的清白，那等若要他把脖子送上去給人宰割。同時他亦明白到鳳菲的處境，一天歌舞伎團在巡迴表演，她仍可保著超然不可侵犯的地位。但若舍下這身份，那人人都希望她這朵鮮花可落往自己的榻上去。這是一種微妙的心態，鳳菲若能與所有人保持距離，方可以孤芳自賞的姿態傲然獨立，一旦息演，自然群起爭奪。她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只好苦笑道：「大小姐太抬舉在下。」

這是絕不能應承的事，問題是拒絕更不合理，看來只好狠下心騙她一次好了，心中矛盾至極。

鳳菲平靜地道：「你若做不來，張泉做得來嗎？至少你是那種不易被收買的人，對張泉我則沒有半分信心。」又歎道：「我們終是婦道人家，應付那些像蝗蟲般的男人，只能倚靠你們男人。」

項少龍皺眉道：「大小姐若能把解散歌舞伎團的事保持秘密，不是可免去諸般煩惱嗎？」

鳳菲露出傷感神色，淒然道：「我是故意透露給一個親近的人知道，但又令她以為尚有其它人知道，好試探她對我的真誠。現在終於清楚，故雖身陷險境，仍覺值得。」

項少龍一震道：「是二小姐嗎？」

鳳菲回復平靜，點頭應是，道：「她一直想取我之位而代之，在男人當權的情況下，我們女子很難建立自己的事業，歌舞伎團可算是異數，她一向屈居我下，自然想去我而後快。」

項少龍道：「那不若把歌舞伎團送給她算了。」

鳳菲道：「那牽涉到很多問題，我曾答應跟隨我的人，當歌舞伎團解散之時，每人贈予一筆豐厚的遣散費。唉！誰都知道以色藝示人的活是幹不長久的，有了錢後還不乘機引退？所以董淑貞她只有設法在正式遣散前，與人合謀把我從歌舞團攆走。」頓了頓續道：「事實上你已幫了我一個大忙，使我可以逐走沙立，但現在董淑貞又拉攏張泉，沈兄該明白我的處境。」

項少龍是有苦自己知，但又不能不睜著眼說謊的答應她。那種矛盾和痛苦，實非任何筆墨所能形容。他怎忍心這麼一個才華橫逸、色藝雙全的美女，受奸人所害，落到她不喜歡的人的魔爪內呢？

翌晨鳳菲召集眾歌舞姬和團內像張泉那種管事級人員，當眾宣佈破格提升項少龍為正管事，負責團內大小事宜。董淑貞和張泉均大為錯愕，偏又不敢反對。

首先恭賀他的是雲娘，還在他耳邊道：「這次你該好好謝我。」使項少龍知道雲娘乃鳳菲心腹，暗中向鳳菲舉薦他，真是哭笑不得。他尚是首次見到董淑貞之外的十一位歌舞姬，無不國色天香，體態撩人，看得他眼花繚亂。不過她們大多對鳳菲重用他不以為然，神情冷淡。其中一位叫祝秀真的長腿美姬，更露出不屑之色。

歌舞團上下共有一百八十人。鳳菲當然是高高在上。接著是歌舞姬和樂師，兩者分以董淑貞和雲娘居首，由一群婢女僕婦侍候。除樂師有小部份是男性外，其它清一色是女兒家。總管整個團對外對內事務的就是他這位大管事和降為二管事的張泉。家將、御者、男僕、腳夫歸他二人管治，儼若一個政治團體的統率者。家將、御者等各有頭子，前者是張泉的心腹昆山，後者則是谷明。只是這兩個人，加上含恨在心的張泉，項少龍便要頭大如斗。最糟是他立即便要逃跑，現在肩負重責和鳳菲的期望，弄得他進退兩難，苦得差點痛哭一場。最大的好處則是張泉給調到另一艘船去和他可獨佔第二層的一個房間，但當雲娘來找他，便知有其利也必有其弊。雲娘是打著移交職務的旗號來找他，令他欲拒無從。

交待一切後，雲娘充滿挑逗性的目光大膽地瞅著他道：「好了！現在沈管事該怎麼樣謝人家哩！」

她的目光令他想起朱姬和莊夫人的眼神，像她們這類飽經男女之事的成熟女性，一旦對異性動情，幾乎立即是肉慾的追求，不會轉彎抹角。一方面是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亦是因年紀大了，少去少男少女的幻想和憧憬，而趨向於取得實質的收穫。站在男人的立場，項少龍絕不介意和風韻迷人的成熟美女來一場友誼賽，那會是一次令人醉心傾倒的美麗經驗。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又偷走在即，則不宜惹上感情上的牽連。他自己知自己事，一旦和女人發生肉體的關係，很難沒有感情上的負擔。若那麼的飽食遠颺，定會心生歉疚。除非她是明賣明買的妓女，自當別論。

眼前若斷然拒絕，他又辦不到，只好采拖延戰術，一邊遏制被她挑起的慾念，一邊岔開話題微笑道：「自然是心中感激，不過我仍有一個問題，須請教雲大姐！」

雲娘欣然道：「說吧！只要人家知道的，都會告訴你。」

看她神態，聽她語氣，擺明一副任君大嚼的姿態。項少龍更感頭痛，亦有些把持不住，暗暗警告自己，正容道：「歌舞伎團所到處，自然會惹來狂蜂浪蝶。鳳小姐不會是問題，因為人人都知道她不會陪侍人，但假若有人看中其它歌姬，那我該如何應付呢？」

雲娘橫他別有意思的一記媚眼，道：「你所說的事常有發生。不過我們的小姐們不是妓女，那些男人若想一親香澤，要下點工夫，例如先邀她們參加宴會，討得她們歡心，再設法試探她們的心意，這方面的事大小姐一向不管，你更管不到。」

項少龍道：「有沒有中途離團嫁人的呢？」

雲娘點頭道：「有！但卻不多。嫁給那些公卿大臣有什麼好，未得手前當你如珠如寶，得手後便似再不值一顧，回到家裡還要給其它眾多妻妾視作敵人，怎及得在歌舞伎團的寫意。將來賺足了錢，回到鄉下要嫁誰都可以啦。」

項少龍點頭道：「一入侯門深如海，你們懂得這麼想確是聰明。」

雲娘雙目亮起來，讚歎道：「一入侯門深如海，這句話棒極了，定要告訴小姐，她正編寫一首深閨怨婦的舞曲，說不定可加進這一句。」

項少龍惟有報以苦笑。

雲娘興奮起來，移到長裙碰上他膝頭的親近處，低聲道：「這次到臨淄去，還有與其它兩個名姬較量之意，所以大小姐非常緊張，絕不希望分別在桓公台和稷下學宮的兩場歌舞，會給蘭宮媛和石素芳比下去。」

項少龍想起這兩個與自己有過瓜葛的美女亦會到臨淄去，稷下學宮不用說是稷下劍聖忘憂先生曹秋道的大本營，桓公台卻不知是什麼地方，遂請教雲娘。

雲娘吐氣如蘭道：「桓公台又稱環台，是齊宮內一座壯麗的大殿，當年桓公最愛在此宴會賓客、聚召群臣，遂以他為名。未曾到過桓公台表演的歌姬，便不算有身份。」

項少龍聽得悠然神往，齊國乃春秋戰國的超級大國，文化源遠流長，自己過門不入，實在可惜。不過小命要緊，何來旅遊的閒情，只好不去多作遐想。

雲娘上身俯過來，柔聲道：「這次齊王的出手很大方哩，兩場歌舞共二百錠黃金，到時由你去收錢。」

項少龍嚇了一跳，二百錠金子是當時代的天文數字，可見齊人的窮奢極侈。若把這些錢用往軍隊去，足可支付五百人的一隊兵將一年的餉銀。

雲娘微嗔道：「人家什麼都告訴你，你還未說會怎樣酬謝人家。」

項少龍暗忖既是避無可避，惟有拋開一切好好享受飛來的艷福。伸手摟著她蠻腰，正要擁入懷裡，船身微顫，緩慢下來。兩人大訝，明天才可抵達翟城，為何船卻像要停下來的樣子？燈火由前方映照過來。項少龍乘機跳起來，移往窗旁，探頭外望，見到前方有一艘大船，正在減緩船速，好讓他的船隊趕上。雲娘擠到他旁，嬌軀緊貼著他俯前張望。

項少龍道：「是誰的舟駕？」

雲娘細看對方插在船尾的旗幟，忽地叫道：「談先生來了！他乘的是韓國上大夫的船。」

項少龍見她興奮得發亮的俏臉，猜到談先生與她的關係非比尋常，否則她不會興奮得像頭發情的叫春貓。

男人就是這樣，他本以雲娘的癡纏為苦，對她只有好感而無愛意。這時見有了「情敵」，不由掠過些微嫉忌之意，有點酸溜溜的問道：「談先生是何方神聖？」

雲娘歡喜得什麼都不再有理會的興趣，雀躍道：「談先生是南梁君府中最懂詩辭音律的人，更是守信的人，說過會到臨淄看我們的歌舞，現在果然來了。我要告訴鳳姐！」言罷置項少龍不顧，旋風般出門去了。

項少龍只好對「砰」一聲關上的房門報以苦笑，同時心中升起一種奇異感覺。南梁君的名字為何有點耳熟，究竟曾聽誰人提起過呢？兩艘大船緩緩靠近。

鳳菲和一眾歌姬到了甲板上來，欣然靜候，顯示同道中人的談先生，在她們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雲娘更是不停的與其它歌姬頻頻揮手。在燈火和月照下，對方船上靠近這邊的船沿處，站了十多人，也在不斷揮手回應，氣氛熱烈。連著鉤子的繩索拋了過來，項少龍忙指揮家將接著，把對船緩緩拉近，船速更緩。到清楚看到對方臉貌的距離，項少龍虎軀一震，他見到一位闊別多年的朋友。那人亦遊目到項少龍處，呆了半晌，以劇震回應。

赫然是肖月潭。

項少龍終記起「南梁君」之名，是聽自圖先。肖月潭到了韓國，投靠南梁君府當客卿，此人多才多藝，難怪如此得歌舞伎團眾姬的歡心。「隆」的一聲，兩船因輕微的碰撞抖顫了一下，合成一塊兒。

對方船上伸出跳板，搭到這邊船上，肖月潭一馬當先，帶頭領著幾個隨人舉步走過來，先朝項少龍打個眼色，呵呵笑著來到鳳菲身前，施禮道：「去春一別，至今竟年，鳳小姐妙絕天下的歌舞，仍縈繞夢域，想不到今夕竟能相逢河上，談某真的要感激老天爺的恩賜。」

鳳菲領著眾姬還禮，微笑道：「昔日在韓，暢談竟夜的美事我們仍是回味無窮，更感獲益良多，今夜再巧遇先生，怎能不竭誠以待，請談先生和貴介們到艙廳用茶。」

肖月潭打出手勢，教他船上的手下收回繩索跳板，領著隨人與鳳菲進艙去了。恨不得立即與肖月潭詳談的項少龍只好壓下心中的衝動，同時心中欣慰。只看肖月潭的架勢，便知他在南梁君府內非常得意，否則怎能如此乘船應約，到臨淄來看三大名姬同場較藝的盛事。心中的些許妒忌之心更是不翼而飛，看來老小子風流如故，不知他除雲娘外，還弄了哪個歌姬上手？兩船分開來之時，項少龍鑽入大艙去，好看看肖月潭的情況。到艙廳正門處，肖月潭正向鳳菲等介紹隨來的三人，都是南梁君府的重要客卿，只看他們模樣，便知是學富五車的人。

鳳菲與眾姬和雲娘坐在左邊的席位，肖月潭等則坐在另一邊，氣氛熱烈。雲娘親自向四人奉茶，還不斷向肖月潭拋媚眼。肖月潭瞥見他，當然要裝出不大留神的樣子。

項少龍感到自己與廳內的氣氛格格不入，正躊躇應否進去，一名本站在祝秀真身後的婢子移過來，厭惡地道：「小姐說這裡沒有你的事，管事去打點其它事情吧！」

項少龍聽得無名火起，向祝秀真望去，只見她眼尾都不望向自己，只是嘴角露出不屑的神色，不由向那婢子低聲冷喝道：「滾開！」

婢子怒極朝他瞧來，看到他雙目射出森寒的電光，花容失色，退了兩步。項少龍心想這就是寧要人怕不要人愛的效果，大步走進廳內。

鳳菲見他進來，亦覺有點不合他的身份，蹙起黛眉介紹道：「沈良是我們歌舞伎團的新任管事，快來見過談先生。」

肖月潭長身而起，與項少龍同行見面之禮，笑道：「沈兄長相非凡，以後我們要多多親近。」

三個隨他來的客卿均感奇怪，肖月潭一向恃才傲物，少有對人這麼親熱，何況對方只是歌舞伎團區區一個管事。就算是創辦三絕女石素芳那歌舞團的金老大金成就，地位仍難和石素芳相媲，在權貴眼中只是一個較有地位的奴材而已。董淑貞、雲娘、祝秀真等亦心中奇怪，不明白肖月潭為何如此禮待項少龍。兩人則是心知肚明，難掩異地重逢的狂喜。

肖月潭請項少龍在身旁的席位坐下後，為避人嫌疑，不敢交談，與鳳菲等暢聊起來，話題自離不開音律詩歌的題材。項少龍對此一竅不通，想插口說上一句都辦不到。

只聽其中一名叫幸月，生得嬌小玲瓏，姿色比得上祝秀真的美姬道：「聽說談先生常到民間采風，收集民謠，而《齊風》在《詩經．國風》裡乃精采的部份，想這次先生必不會空手而回。」

陪肖月潭過船來的一名叫仲孫何忌的英俊儒生正和其它兩人神魂顛倒地瞧著鳳菲，聞言笑道：「談先生近數年曾經兩度到齊國，早滿載而歸。」

項少龍聽得有悟於心，知肖月潭因厭倦骯髒的政治遊戲，故縱情詩歌文藝，反贏得超然的地位。

董淑貞欣然道：「那更要向談先生請益。」

肖月潭一捋垂須，神態瀟灑，令項少龍想起在邯鄲初會他時的情景。這麼多年了，他怕該有四十歲左右。但看來仍是年輕而有活力，難怪雲娘這麼迷戀他。

他謙讓兩句，油然道：「來自民間里巷的采風，不外描寫風土民情，表現民間的悲歡離合，但數最感人的，仍是描寫戰爭和男歡女愛的詩歌。所謂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將，苦難中每見真情，誠不爽也。」

雲娘微笑道：「民間的情歌率直大膽，齊人居於大海之濱，思想一向奇詭開放，齊歌當更加精采，談先生可否唱兩首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

肖月潭在眾女渴求的目光下，拍幾唱道：「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於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這首曲描述的是在靜謐的夜色裡，幽室內一對戀人密會的動人情景，抱怨是那可恨的公雞因日出鳴叫吵醒他們的甜夢。女的催男走時，男的卻說那只是蒼蠅在叫。女子又說東方亮了，男的卻指那仍是月亮的光芒。女的沒法，惟有說若那是蒼蠅的嗡嗡聲，我願陪你再共諧好夢，但若你應該歸去而仍不走，會惹其它人說你不是。此曲旋律素樸自然，內容熱烈誠摯，描寫生動，充滿生活氣息。由肖月潭那帶點嘶啞又充滿磁性的嗓子唱出來，誰不動容。

項少龍心迷神醉之時，天籟般的動人聲音由鳳菲的檀口吐出來，接下去唱道：「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此歌描寫的是另一對男女幽會的情景，以男方作第一人稱自述，說的是當東方的太陽初升時，一位美女溜到我的屋內，輕輕伴隨我的腳步。她為何來呢？或者只是偶然來到，見我正沉吟擲躅，故才伴我同行吧！

項少龍尚是首次親聆她的歌聲，只覺風格奇特，與蘭宮媛和石素芳並大不相類，其它以前聽過的歌姬更是絕不能與之媲美。她不但唱得極好，還有種不守成規，離經叛道的意境。就像在彩虹般色澤的流雲似水中，浮載著沉鬱而濃得化不開的深情。歌聲變化萬千，抑揚頓挫，呼氣吸氣與歌聲結為一體，無限地加強了詩歌的感染力。她一字一句的輕柔地把整個情景安置在音樂的空間裡，奇異的篤定更使人感懾得不敢不全神靜聽。唱罷項少龍跟著肖月潭等轟然叫好。

肖月潭一點沒因自己的光采被鳳菲完全掩蓋而不悅，誠切問道：「此曲從未得聞，不知是否鳳小姐新作。」

鳳菲淡淡道：「正是鳳菲新作，讓四位先生見笑了。」

肖月潭等人讚歎不已。

肖月潭方面另一叫游吉的壯漢歎道：「得聞鳳小姐天籟之音，頓起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慨。」

鳳菲謙讓道：「游先生過譽。」

至此項少龍方明白鳳菲能得享盛名，備受各國王侯尊崇，確有道理。對這麼一位多才多藝的美女，誰能不愛惜？當然，假若她要引退，當是另一回事。在她的光芒下，董淑貞等只能算作陪襯明月的小亮星。

肖月潭的聲音響起道：「我們四人無不羨慕沈兄，若你的管事之位可以讓出來，保證我們要爭得頭破血流。」

項少龍從沉思驚醒過來，苦笑道：「談先生真會說笑，小弟還是首次聽到大小姐的歌聲哩！」

四人大訝，肖月潭的驚訝當然是裝出來的。雲娘為他們解釋清楚。

仲孫何忌乘機試探項少龍的深淺道：「沈管事有何評語呢？」

項少龍隨口應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今趟連鳳菲都為之動容。

項少龍心叫慚愧，赧然道：「小弟對音律是門外漢，但大小姐的歌聲確教小弟顛倒迷醉。」

游吉大訝道：「難怪精通相人之道的談先生要對沈兄刮目相看？沈兄用辭運語之炒，是游某生平罕遇，什麼『門外漢』、『顛倒迷醉』，無不刻劃得入木三分，更不要說『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這可傳誦於世的絕句。」

項少龍知道不宜鋒芒太露，不敢再說話，更不敢接觸包括鳳菲在內許多正向自己灼灼而視的目光。

董淑貞道：「談先生剛才隨手拈來的齊曲非常迷人，難怪孔丘當年到齊，耳聞目睹韶樂的演奏盛況，有『三月不知肉味』，又有『盡善盡美』的讚語。」

肖月潭笑道：「上次看完董小姐的九韶妙舞，談某到現在仍不知肉味如何哩！」

眾人笑了起來。董淑貞更是神情歡暢，大感爭回不少面子。項少龍暗忖原來董淑貞擅舞，怪不得能坐上歌舞伎團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不知不覺已是三更時分，肖月潭等仍是依依不捨。

雲娘更是捨不得他走，歎道：「若這艘船大一點就好了，那樣在到臨淄的幾天途程中，可和談先生暢論古今曲樂。」

游吉熱切地道：「只要有一角之地，我們於願足矣。」

董淑貞道：「怎可委屈四位先生，大可教人讓出幾間房來，四位若不嫌棄……」

仲孫何忌等喜出望外，連聲答應。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我那間房只得小弟一人，若……」

肖月潭乃跑慣碼頭的老狐狸，哪還不會意，大笑道：「就讓談某和沈兄同居一室，好多聽點沈兄的絕妙言詞，明早再教人送來我們的衣物用品。」

回到房裡，吹熄油燈，兩人坐在地席一角暢敘離情。

肖月潭聽畢他逃亡以來的遭遇，讚歎道：「少龍率領著千軍萬馬之時，固然把東方諸國弄得人仰馬翻，人人驚懼；想不到其後單槍匹馬，亦到處搞得天翻地覆。現在韓趙魏三國在少龍西返之路上重重佈防，如若貿然回去，風險實在太大，你更不值得冒這個險。」

項少龍道：「楚人有什麼反應？」

肖月潭道：「完全沒有反應。但人心難測，楚境亦非絕對安全。照我看，少龍該先避避風頭，使三晉深信不疑你確已回到中牟，再從容由我掩護你回秦好了。」又道：「我會使心腹回報咸陽圖管家，再由他向嫣然等報平安，你可放心到齊盤桓一段時間。」

項少龍苦笑道：「你可認我出來，別人難道不可以嗎？」

肖月潭細看他一會，道：「你留了須後加上消瘦不少，樣子確變得很厲害。我也因你呆瞪著我，兼之我兩個月來一直擔心你的事，才認了你出來。我精通易容之術，只要做點手腳，修飾一下你現在雜亂無章的鬍子，又改變你的發形，加上頂冠，保證田單與你面對面都認不出你來。說到底，誰像我般認識你那麼深呢？」旋即笑道：「讓我傳你口吃之技，那就更沒有破綻。以你現在的身份，接觸的頂多是田單下面的人，何須擔心。」

項少龍一顆心登時活躍起來。說真的，他實在有點不捨得離開鳳菲，那不是有什麼不軌企圖，而是很想看看她的歌舞，並盡保護她平安離齊之責。忽又頹然道：「你若改變我的形貌，歌舞伎團的人會怎麼想？」

肖月潭輕鬆地道：「我可以逐點逐點改變你的樣子，那就誰都不會覺察，還以為你因髮鬚的改變而看似有點怪異，放心吧！少龍該知道我肖月譚的本領。」

項少龍心懷大放，笑道：「我怎敢不信任你的本領，對你的風流本領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肖月潭道：「你是說雲娘和淑貞嗎？兩個女人都是騷媚入骨，不信你可試試看。」

項少龍失聲道：「董淑貞都給你弄上手？」

肖月潭道：「董淑貞和很多人都有一手，此事有何出奇？不過她的陪夜費是她們中最昂貴的，和她溫存一趟夠你肉疼。」

項少龍皺眉道：「那她們和妓女有何分別？」

肖月潭道：「當然有分別，你要先哄得她們歡心，還要千求萬請，方可一親芳澤。嘿！以前搭線的是張泉那小人，現在豈非換了你嗎？」

項少龍愕然道：「我豈非變成扯皮條的龜公？」

肖月潭不解道：「什麼是扯皮條？什麼叫龜公？」

項少龍苦笑道：「不要談這些沒趣的問題，這次究竟還有些什麼人會到齊國來賀壽？」

肖月潭冷笑道：「呂不韋正是其中一人，你知該不會有什麼好事吧！」

項少龍心中一震，想起單美美說過齊國未定太子人選的話。在這瞬間，他已知道奇異的命運，正以最奇異的方式，把他捲進這個漩渦裡。秦國不是正和東方五國交戰嗎，為何呂不韋可大搖大擺地出使來齊。同時想起久無音訊的善柔。他會在臨淄遇上她嗎？

項少龍盤膝坐在席上，讓半跪於身後的肖月潭在他頭上弄手腳。

老朋友低笑道：「我雖精通裝神扮鬼的易容術，但自己真正用上的機會卻不多，反而是在你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確是異數。」稍頓續道：「我改變你束髮的方式後，再把你的鬚鬢分多次染得變成有少許花白，使你的年紀看上去大一點。」

項少龍擔心道：「豈非不能用水洗髮？」

肖月潭傲然道：「我調出來的染料，哪有這麼容易沖洗掉，若能不時加染，更不會有問題。」又笑道：「還有幾天才到達淄水，你最辛苦是要改掉說話的習慣，以前扮董馬癡時的故技當然不可重用。就改為帶點口吃，包保沒有人可聽出破綻。」

項少龍苦笑道：「說不擔心可是騙人的，最怕就是給見過我的人由身形識破真相。」

肖月潭哈哈笑道：「齊國原屬東夷，大多人身形雄偉，高大如少龍者雖不多，卻不是沒有。少龍只要裝得偃淒猥瑣一點，走起路來時不要昂首闊步，保證不會出漏子。」

項少龍想起齊人是山東人，出名強悍高大，也就釋然。

肖月潭瞥了窗外天色一眼，低聲道：「快天亮了，我們談足整晚，卻是愈說愈精神，很少這麼暢快的。自被呂不韋遣人偷襲後，我……」見項少龍沉默下來，歉然道：「我不該提起這件事的。唉！想起那事，我便睡不安寢。」

項少龍斷然道：「政儲君登位之日，就是呂不韋敗亡之時，誰都不能改變這命運。」

肖月潭當然不會明白他話內具有歷史宿命的含意，提醒道：「少龍千萬勿要輕敵，呂不韋在秦掌權這麼久，絕不會眼睜睜看著自己掙來的權位化作烏有。」壓低聲音道：「我這次來齊，本是要找機會把他刺殺，好為三公主和自己報仇，現在有了少龍，更有把握。」

項少龍心中叫苦，因為歷史書上寫明呂不韋是死於小盤登基之後的秦國，若要趁呂不韋來臨淄的機會行刺他，注定必敗無疑。這想法當然不可說出來，只好道：「這事須得從長計議，而且這樣幹不夠痛快。我要親眼看到他辛苦建立和得來的一切被我一點一點的毀掉，等若逐塊的削掉他的肉，如此方能消我的心頭之恨。」

肖月潭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哈！完成了。你看來更不像項少龍！待會我弄方銅鏡來給你照照看。趁還有點時間，我們還是睡上一會吧！」

睡了不到半個時辰，項少龍給開門聲驚醒過來，偷眼一看，在昏暗日出前的光線中，雲娘躡手躡足摸進來，嚇得連忙詐睡。雲娘認清誰是誰後，鑽到肖月潭的被窩裡，接著響起肖月潭被弄醒的抗議咕噥，旋又被親嘴的聲音代替。項少龍心中苦笑，若不是肖月潭來了，現在享受與雲娘親熱的該是自己。同時醒覺到身份地位的重要，自己以前有身份有地位，加上出眾的外表，在情場上自然戰無不利，奪得多位美人芳心。但現在一派落泊模樣，又只是個當奴僕的下人，自然吸引力大減。聽著另一邊傳來相互調笑的挑逗聲音，他卻心如止水，不片刻重返夢鄉，與遠在咸陽的妻兒相會，出奇地竟是肖月潭把他喚醒。

此時天色大明，項少龍因近來睡得很多，所以昨晚雖少睡兩個時辰，並不覺得辛苦。可是肖月潭仍是精神翼翼，禁不住大奇道：「我還以為你會爬不起來。」

肖月潭尷尬道：「這女人真飢渴，幸好我是愈多女人愈有精神那種人。船快要泊碼頭，我會安排手下持密函到咸陽交給圖總管。你放心吧！我和總管有一套秘密的暗語，密函落到別人手上，亦看不懂的。」

項少龍由溫暖的被窩鑽出來，笑道：「你辦事，我怎會不放心？」

兩人穿衣後分頭行事。不久船泊碼頭，項少龍首次執行管事之職。幸好鳳菲派出愛扮男裝的俏婢小屏兒幫忙指點，一起到岸上採購所需。除食用之物外，其它是絲緞和胭脂水粉等物。忙了大半天，到黃昏返回船上去。小屏兒對他頗為傲慢，項少龍暗忖自己在她眼中只是個較有身份的下人，遂不以為意。

策馬回程，走在前頭的小屏兒忽然墮後少許，與他並騎而馳，神色平和道：「小姐教我提醒你，雖然升為管事，卻更須檢點行為，不要像張泉和沙立般破壞團內的良好風氣。」

項少龍愕然道：「小人不明白小姐的話意何所指？」

小屏兒嘟起小嘴冷哼道：「你自己知自己事，昨晚有人見到雲娘到你房內去。談先生是君子，當然與他無關。哼！勾上人還要抵賴。」

項少龍啞口無言。他自然不會出賣肖月潭，破壞他在鳳菲眼中的君子形象，只好把這只「死貓」一口吞掉。小屏兒露出鄙屑神色，不再理他，策馬領先去了。

晚飯後，項少龍回到房中，肖月潭坐在席上，憑幾專心研磨染料，笑道：「奔走半天，張羅到這些東西。我準備把你臉上的皮膚弄得黑一點，使你看起來更粗獷。」

項少龍在他旁坐下，笑道：「知不知道我給你頂了黑鍋。」

肖月潭訝道：「什麼事？」

項少龍遂把俏屏兒的話複述出來。

肖月潭沉吟片晌，啞然失笑道：「高傲的妮子在嫉忌呢！少龍確有魅力，竟能令她著急。」

項少龍苦笑道：「肖兄莫要說笑。」

肖月潭欣然道：「少龍智計過人，想不到卻會在陰溝裡翻船，中了這個小妮子的狡計。想想吧！這幾天天氣這麼冷，誰會在人人睡熟時四處走動，親眼看到雲娘摸到我們房裡來。定是給雲娘的貼身小婢發覺主子離開房間，遂告訴這愛穿男裝的漂亮丫頭。於是她猜到雲娘找你偷情，豈知一試就試出來，只不過弄錯對象。」

項少龍為之啞口無言。

肖月潭捧腹道：「除了鳳菲外，舞伎團有何良好風氣可言。你當鳳菲不知道我和雲娘有一手嗎？我是出名風流的人。只是屏兒那丫頭心生妒意，故意借鳳菲來壓制你。」

項少龍恨得牙癢癢道：「我遲早要整治這丫頭。」

肖月潭笑道：「最好在被窩內整治她，讓她在你胯下稱臣。」

項少龍苦笑道：「現在我哪還有拈花惹草的閒情？不過是想有機會時作弄她一下來消氣，而且我認為她根本看不起我。」

肖月潭道：「若她不著急，只會來個不聞不問。你是箇中能手，當知女人的心最不可理喻。愈是針對你，愈是對你有意。」

項少龍不想討論下去，改變話題道：「為何不見你那幾位同伴回來呢？」

肖月潭道：「你指仲孫何忌他們嗎？我使了點手段，教他們留在我那艘船上，免得他們對我兩人過於親近而起疑心，用的自是小屏兒那招假傳旨意的手法。」

兩人對視失笑。

肖月潭把磨好的染料藏入剛帶來的衣物箱裡，拍拍手道：「鳳菲今晚排演歌舞，囑我去給點意見，要一道去看看嗎？」

項少龍躺了下去，道：「若我今晚起來時不見你，是否可在雲娘房中找到你呢？」

肖月潭搖頭苦笑的去了。不一會上層傳來舞樂之音，項少龍卻是思潮起伏。想不到重重轉折後，終仍是要到齊國去，不知是禍還是福。戰國七雄的齊、楚、燕、趙、魏、韓、秦中，除燕韓兩國首都未到過外，其餘都在他的時空旅程之內。回程時，很大可能會隨肖月潭到韓京去，卻該與燕國無緣。從燕國聯想起太子丹與其它人，最後龍陽君的「嬌容」浮現，不禁睡意大減。明早會繼續航程，會不會在臨淄又遇上曾是患難與共的「叛友」呢？在戰爭的時代，每個人都為自己效忠的國家或人盡力謀取利益，自己何嘗不是如此。某一程度上，他項少龍其實是為歷史盡忠。一切早給命運之手安排好，而他只是一個忠實的執行者。問題來了！假設沒有他，歷史仍會如此嗎？照道理當然是完全兩回事。至少小盤便當不上秦始皇。沒有秦始皇，可能便沒有大一統的中國。像秦始皇這種雄材大略的人，即使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常見。

或說秦國發展到這時刻，誰當上皇帝都可統一中國，他卻絕不同意。事實上他由於此時身歷其境，更明白那只是事後孔明的說法。勝敗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假若秦國沒有王翦、李斯，嘿！沒有自己這個關鍵人物，要征服六國只是癡人說夢。既是如此，為何歷史上卻沒有寫下自己這號人物？

想到這裡，立時渾身出冷汗。以前想到這問題，總是一閃即逝。惟有此刻沒有人令他分神，又閒得要命，故能對此作出進一步深思。他曾向小盤提出過要他把一切有關自己的事徹底抹掉，是基於一個可怕的想法。假若不是出於自己主動提議，而是由小盤主動地做，那就大為不妙。說到底，現在唯一能影響小盤當皇帝的漏洞，就是他那不可告人的身世。呂不韋精明厲害，又是知道「內情」的人，見到小盤完全不把他當作父親，難保不會生疑。當日圖先便對自己膽敢讓鹿公等對小盤和呂不韋進行滴血認親而驚駭欲絕，所以小盤身世的保密工夫，不是全無破綻。

想到這裡，更是汗流浹背。現在只有朱姬和他兩個人知道收養真正嬴政的那家人所在，如若朱姬把秘密洩漏給繆毒知道，小盤立即陷身在很大危機中。以小盤的性格，絕不會讓任何人來動搖他的寶座。他或者不會殺自己。但朱姬呢？

「咯！咯！」

敲門聲響。

項少龍訝然坐起來，道：「誰！」

「咿呀！」

門開。

一位小婢溜進來，笑臉如花道：「沈管事好！」

項少龍認得她是美歌姬祝秀真的隨身小婢小寧，昨天還想把自己趕離艙廳，現在卻是眉目含情，春意盎然，不解道：「小寧姐有什麼事？」

小寧眼角含春地移到他旁坐下，微笑道：「人家是賠罪來呢！噢！沈管事這麼早睡覺嗎？」

項少龍見她神態親暱，生出戒心，正容道：「小寧姐不是要侍候秀真小姐嗎？」

小寧湊近了點，吐氣如蘭地低聲道：「人家奉小姐之命來見你，唉！旅途寂寞，小寧想找個人聊聊啊！」

項少龍皺眉道：「你小姐找我有什麼事？」

小寧蹙起黛眉道：「不要將人家當作仇人般好嗎？嘻！不過你發怒時的樣子很有霸氣，看得人心都動了，好想任由你懲罰處置。」

項少龍終是男人，不由心中一蕩，仔細打量起這個俏婢來。

她年紀絕不超過十八歲，雖只中人之姿，但眉梢眼角洋溢春情，胸脯脹鼓鼓的，腰細腿長，皮膚滑嫩，要說不對她動心就是騙自己。

正思量該否拖她入懷，旋又大感不妥，心中矛盾，小寧低聲道：「不過現在可是小姐想你，小寧只好耐心苦候。」

項小龍嚇了一跳，失聲道：「你小姐……」

小寧點頭道：「你該知小姐在哪間房吧。今晚初更過後，小姐在房裡等你，只要推門進去便可以。嘻！事後莫忘謝我這穿針引線的人呢。」

話完一溜煙的走了。項少龍目瞪口呆的坐著，祝秀真在眾歌舞伎中姿色僅次於鳳菲和董淑貞，以前擺出一副憎厭自己的高傲樣子，原來卻是對自己暗動芳心。飛來艷福，自己是否應該消受？若給鳳菲知道，會如何評量自己這個人。

自離開咸陽後，除了在大梁時和秋琳有過一手，一直過著苦行僧式的獨身生活，此刻鬆懈下來，又給雲娘那蕩婦挑起綺念，突然有這麼送上門來的風流艷姬，自然有點心動。這時更是睡意全消，不用說風情頗佳的小寧是和祝秀真共居一室，今晚若去偷香，很可能會一矢雙鵰。忽又湧起羞愧之心。家中的紀才女等正為自己擔心，而他卻在這裡風流快活，怎對得住自己的良心。秋琳還可說是迫不得已，但要惹祝秀真卻沒有任何借口。猛地下了決心，躺回臥席去，拉被蓋個結實。肖月潭此時哼著小調回來，神情欣然。

項少龍奇道：「雲娘怎肯放你回來？」

肖月潭神色迷醉的手舞足蹈，應道：「這是我的養生之道，色不可無，但不可濫。告訴你，董淑貞很想和我再續前緣，還暗示我可做她好姊妹祝秀真的入幕之賓，看來她們是有事求我。」

項少龍聞語默然，大感沒趣。原來祝秀真只是這麼一個女人。

肖月潭見他神態有異，打量片晌奇道：「你睡不著嗎？」

項少龍歎道：「本要睡的！卻給人吵醒！」

肖月潭坐下，訝問其故。

項少龍把事情說出來後，肖月潭沉吟片晌，忽然道：「好險！肯定是個陷阱！」

## 第三章齊都之旅

項少龍一震道：「何有此言？」

肖月潭微笑道：「若論玩權謀手段，沒有多少個可及得上你老哥我。早在你告訴我如何坐上執事之位，我便知不對勁。所以暗下留心，發覺不但張泉對你嫉恨極深，以董淑貞為首的一派歌姬也恨不得去你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祝秀真竟送上門來，不是陷阱才怪。」

項少龍清醒過來，暗罵自己疏忽，點頭道：「便宜莫貪，幸好我根本不打算去。」

肖月潭一呆道：「項少龍何時變得這麼好對付。所謂安內才可定外，若不趁此機會狠狠挫折對方氣焰，女子小人聯合想出來的毒計，會教你防不勝防。更何況你曾答應鳳菲助她應付對她有野心的男人，不在這種時刻顯點手段，如何建立她對你的信心。」

項少龍尷尬道：「我不太習慣對付女人，總是狠不下心來。而且更不知怎樣利用這脂粉陷阱反過來對付她們。」

肖月潭胸有成竹道：「首先讓我分析形勢，昨晚我由雲娘處早探清楚各人關係，原來董淑貞暗裡和張泉有一手，沙立則是祝秀真的面首。不要以為他們間真的郎情妾意，其實只是一種利益和色慾的結合。現在沙立給你趕走，張泉又因而降職失勢。你可說同時開罪董祝兩女，面對的惡劣情況可想而知。」

項少龍擁被苦笑道：「原來鳳菲利用我來重整舞伎團的形勢，否則怎會忽然信任起我這麼一個陌生人來呢？」

肖月潭同意道：「鳳菲是個很有手段的美人兒，比狐狸還要狡猾，你確變成她一著棋子。不過她仍不想太過開罪董淑貞，否則會把張泉掃了出去。哈！究竟祝秀真擺下的是什麼陷阱呢？量她沒有殺人的膽量。看來只會誣你偷入她房裡圖謀不軌，使鳳菲不得不逐你出團。」

項少龍喜道：「那倒非常划算，若我可以離團，可改為由你聘我做御者諸如此類等下役，那時將不用擔心會給人識破。」

肖月潭失笑道：「到我那裡反更危險。我船上的人大多看過你的畫像，相處久了，難保不會有人起疑。此是我遣走仲孫何忌等人的原因，待我改好你的容貌，你方可以和他們接觸。」

項少龍歎道：「現在該怎辦？」

肖月潭搖頭笑道：「祝秀真來來去去不過是喊賊捉賊的招數，少龍有沒有興趣真的去玩這個女人，保證滋味極佳，不會令你失望。」

項少龍湧起刺激的衝動，旋又壓下衝動，拒絕道：「我不習慣與沒有感情的女人歡好，更不想用手段征服她。而且若讓鳳菲知道我和她有關係，更不知她會怎麼看我，所以此計萬萬不行。」

肖月潭點頭道：「我忘了你是正人君子，既是如此，就採取威嚇手段，給這個蕩婦來個下馬威如何？」

接著低聲說出計劃。

河風呼呼中，項少龍由艙窗鑽出去，利用索鉤攀往上層，踏著船身突出的橫木，壁虎般往祝秀真的房間游過去。幸好船壁結的冰因近兩天氣候回暖溶掉，否則縱有鉤索之助，仍是非常危險。船上岸上均靜悄悄的，在這種天氣下，誰都要躲進被窩內去。每逢經過代表一間房子的艙窗，他須俯身而過。這邊十多間艙房只有兩、三個窗子仍透出昏暗的燈火，祝秀真的閨房當然不在其中。最接近船頭的三間艙房，分別住了鳳菲、董淑貞和祝秀真三位團內最有地位的女性，而雲娘則在另一邊的艙房。由於項少龍的房間靠近艙尾，所以要攀爬好一截船身，才可到達祝秀真那扇窗子。房內和船艙外壁絕對是兩個不同世界，那不單是冷暖的分別，而是感覺的兩樣。

項少龍心中好笑，自己像成了武俠小說中描寫能飛簷走壁的高手，只不過不是去行俠仗義，而是為自己的命運掙扎求存。肖月潭對鳳菲的評語，使他對這美女生出戒心。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自己實在太容易相信別人說的話，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心中早定了她們內在與外表同樣美麗。最難測是婦人心，祝秀真正是眼前活生生的例子。

他收回索鉤，再次射出，掛到上方艙頂更遠處，借力橫移，如是者重複幾趟，移到祝秀真的艙房外。房內悄無聲息，正要拔出匕首，挑開窗門鑽進去，前方董淑貞房間處隱隱傳來女子的嬌呼聲。項少龍一陣心跳，大感好奇，不由移了過去，來到那扇窗外，貼耳細聽。究竟誰會在董淑貞房內呢？一聽之下，立時呆在當場。原來房中翻雲覆雨者都是女人，可能正在最要命的時刻，兩女叫得聲嘶力竭，極盡挑逗之能事。原來董淑貞不但愛男人，也愛女人。

正要離開，董淑貞沙啞的聲音響起道：「秀真你真好。」

項少龍大吃一驚，怎麼祝秀真竟會到了董淑貞的房間去，那在祝秀真房中的是誰？雲娘不是告訴肖月潭董淑貞和祝秀真分別與張泉和沙立搭上嗎？那董淑貞該與祝秀真處於對立的位置，為何兩女竟成為同性戀人呢？

茫然不解之時，祝秀真的聲音喘息著道：「這時刻還要逗人家，那傢伙該快來了，這樣搞法連門響都聽不到。」

董淑貞嬌笑道：「只要聽到幸月的尖叫就行。」

祝秀真道：「今天我和幸月調房子，立即出事，大小姐會不會生疑？」

董淑貞笑道：「精采處正在這裡，就算鳳菲懷疑我們在弄鬼，仍清楚沈良只是個好色的奴材。當執事沒兩天已搞三搞四，哪能委以重任。而對我們更是無可奈何，沒有我們她怎能和蘭宮媛她們爭一日之短長。」

祝秀真默然片晌，低聲道：「我不明白以談先生那種身份地位和有真材實學的人，對沈良這奴材竟會另眼相看。」

項少龍本想離開，聞言留下續聽。

董淑貞道：「這個傢伙確有點特別，身手又厲害得教人吃驚，若非覺得他難以收買，給他佔點便宜應是值得的。」

項少龍仍弄不清楚董淑貞要弄出這麼多事來究竟為了什麼？很想她自己說出來。但兩人沉默下去，不片刻再傳出祝秀真輕輕的呻吟聲。項少龍沒興趣聽下去，返回自己的艙房。

肖月潭聽畢，也覺好笑，沉吟片晌後拍腿道：「我有一將計就計之法，不但可反過來害祝秀真，還可增添你的光采。」

項少龍連忙問計。

肖月潭壓低聲音道：「你可揮筆寫下一信，內容當然是表示你多謝祝秀真垂青於你，可是你卻不能接受，請她見諒諸如此類，再放入那換了是幸月的房間內。如此不但可拆穿她們的詭計，還可以表現出你並非易受引誘的人。」

項少龍苦笑道：「此計絕對行不通，舞刀弄棒是我本行，賣文弄墨卻是另一回事。」

肖月潭呆了一呆，失笑道：「我倒沒想過這方面的問題，不過只要你畫個押就成，其它由我代勞，但千萬不要錯手寫了項少龍上去。」

項少龍如釋重負，陪他笑起來。

次日清晨，船隊繼續航程。兩人在房內用過早膳，肖月潭往船頭與眾姬湊興欣賞兩岸景色，項少龍則忙個不休，學習處理團內的事務。小屏兒照例從旁指點。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小屏兒態度友善了點，陪他到底艙清點沿途買來的東西，忽然道：「你為何要給人背罪？」

項少龍摸不著頭腦：「背什麼罪？」

小屏兒俏臉微紅道：「昨天我聽人說原來雲娘找的是談先生，然後知道誤會了你，但為何你不辯白呢？」

項少龍故意氣她道：「你不是說談先生是不欺暗室的正人君子嗎？而且小屏姐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幸好清者自清，小屏姐不會再鄙視我吧？」

小屏兒大窘，岔開話題道：「為何近兩天你像是忽然老了點，鬚髮都有些花白了。」

項少龍暗吃一驚，表面裝作若無其事的笑道：「有人一夜白髮，我只是白了少許，已算幸運。」

小屏兒還以為他意指因自己誤會他，為此而苦惱得白了髮鬢鬚髭，嗔喜交集的橫他一眼，又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兒，指點他做該打理的事。項少龍暗喜過關，又覺得這樣逗逗俏妞兒，是人生樂事。午膳時，鳳菲破例召他去陪席，幸月也有參與。項少龍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扮作毫不知情。

鳳菲隨口問他接手張泉工作後的情況，開門見山道：「沈執事是否知道差點給人陷害？」

項少龍故作愕然道：「小人不明白大小姐的話。」

對面的幸月笑道：「我昨天因秀真的請求與她對調房間，所以沈執事那封情詞並茂的信來到我手上，這樣說沈執事明白了嗎？」

項少龍裝出吃驚的樣子，憤然道：「原來她是佈局來害我。」

鳳菲露出一絲溫和的笑意，道：「幸好你沒有令我失望。以往無論我聘用任何人，最終都被她們勾引過去，沈執事是唯一的例外。」

幸月讚道：「想不到沈執事還寫得一手好字。」

項少龍坦然道：「那是我央談先生代筆的。我除了可勉強畫押外，其它的都見不得人。」

鳳菲點頭道：「你肯坦白說出來，更是難能可貴。可是聽沈執事出口成文，妙句橫生，怎會是不通文墨的人？」

項少龍暗想哪能告訴你真相。只好道：「書我倒看過幾本，卻疏於練字。」

幸月奇道：「沈執事必是出身於官宦之家，一般人哪有機會碰到書哩？」

項少龍面對前所未有的「身份挑戰」，要知這時印刷術尚未發明，流行的只有人手寫的帛書和竹書，罕有珍貴。若非以前有專為權貴效力的儒者流落到民間，設館授徒，識字只屬權貴的專利。所以假若兩女問起他看過哪本書，只要追問兩句，立時可拆穿自己的西洋鏡。惟有胡謅道：「以前我跟隨廉大將軍，曾接觸過幾本書而已！」

鳳菲倒沒有生疑，含笑道：「祝秀真此回做的只是小事一件，以後就算有人在我面前說你是非，我也不會相信。」

幸月似乎對他頗有好感，道：「我們排演歌舞的時候，沈執事最好在場，好清楚人手的編排以及我們須準備的東西，好嗎？」

項少龍連聲應是。鳳菲忽然歎氣，蹙起靈秀的黛眉。項少龍雖見慣美女，仍不得不承認她的一對秀眉非常好看。就像老天爺妙手偶得的畫上去般，形如彎月，絕無半點瑕疵。

幸月也陪她歎一口氣，低聲道：「又勾起大小姐的心事，這次臨淄之行，怎都不能給三絕女和柔骨娘比下去的。」

項少龍無話可說。要他和人比劍還可以，但這方面他卻完全幫不上忙來。看鳳菲的表情，便知她在歌舞編排上遇上難題。像鳳菲這種搞創作的人，自然希望能有突破。那代表著向過去的自己挑戰，自然非常困難。鳳菲有點意興蕭條，再沒有說話。反是幸月談興甚濃，還特別囑他今晚記得看她們排演。

告退後，正想返房去找肖月潭夾口供，後面有人叫道：「沈良！」

項少龍轉過身來，原來是「穿針引線」害他的騷婢小寧。

她由長廊另一端趕過來，大嗔道：「昨晚為何不見你來，害得小姐白等一晚。」

項少龍笑道：「昨晚我累得睡著了，請小寧姐見諒。」

小寧忍著怒火道：「你這人真是，現在小姐惱了你呢！」

項少龍瀟灑地聳聳肩，裝出個無奈的表情，看得小寧呆了一呆，他轉身往下層的木梯走去。

小寧追上來一把扯著他衣袖道：「你怎可以這樣開溜，還不想想有什麼方法可將功贖罪？」

項少龍為免她糾纏，索性道：「其實我歡喜的是小寧姐你，不若你來陪我吧！」

小寧顯早諳男女之事，白他一眼道：「想我給小姐趕走嗎？唉！見你這人還不錯，讓我替你想個辦法補救吧！」

項少龍不耐煩起來，低聲道：「男女間的事哪能勉強，小寧姐不用為此煩惱，不若你今晚來我處吧！」

小寧見計不得授，急道：「怎行嘛？你房內還有談先生。」

項少龍伸手往她臉蛋捏了一把，笑道：「談先生是明白人，不會介意的。」

言罷心中好笑的揚長而去。

回到房中，告訴肖月潭先前情況，兩人均感好笑。肖月潭又為他染鬚染髮，忙個不停，有人來喚肖月潭去見鳳菲，嚇得他們手忙腳亂地把東西收好。項少龍正要睡午覺，出奇地張泉竟來找他，還和顏悅色，與以前判若兩人。

坐好後，張泉正容道：「沈兄以前跟過無忌公子，不外求利求財。所以希望與沈兄作個商量，看看有沒有法子談得攏。」

項少龍早知他此來另有目的，淡淡道：「張兄請說！」

張泉道：「當初我聘沈兄當御者，確是另有居心。事實上很難以此怪我，這個職位你以為容易擔當嗎？到了臨淄沈兄會知道其中滋味。那些公卿大臣根本只把我們這種人視作奴材，一不小心立要惹禍。他們在大小姐處受了氣，往往遷怒於我們。但假若沈兄肯合作，我會像兄弟般的在旁照拂，說到底我總當過近兩年的正執事。」

項少龍心中暗笑，道：「張兄有話直說。」

張泉眼睛轉了幾轉，湊近道：「沈兄與我合作還有一大好處，是可享盡艷福，除了幾個碰不得外，我可為你穿針引線的包括二小姐在內。」

項少龍故作驚奇道：「張兄莫要逗我。」

張泉忙誓神劈願保證沒有吹牛皮，然後道：「只要沈兄肯依我之言，我可以先給你五錠金子，事成後再給你十錠。」

項少龍心中一震，十五錠金子可不是少數目，足夠揮霍數年，張泉何來這等財力？想到這裡，已猜到他是被對鳳菲有野心又財雄勢大的人收買了。

項少龍見他說話兜兜轉轉，卻仍未入正題。知他是想自己先表態，始肯把來意說出來，道：「我的確很想賺這筆錢，更不想與張兄成為仇敵，可是大小姐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可反過來害她？」

這番話說得很婉轉，卻擺明車馬不會與張泉同流合污。

張泉奸笑道：「沈兄誤會！我怎會害大小姐？雖然因給她降職煩惱了一陣子，但想想終是自己行差踏錯在先，沒有可抱怨的。」

項少龍大訝道：「那張兄究竟要我幹什麼呢？照計若我做得來的，張兄你不亦可辦到嗎？哪用將黃澄澄的金子硬塞進我的私囊裡？」

張泉湊近低聲道：「你可知小屏曾暗中對人說歡喜上你。」

項少龍皺眉道：「那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才不相信她會這麼對人說。」

張泉笑道：「她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卻愛和人談論你，以她的性格，已表明她對你很有意思。」

項少龍大感頭痛，在現今的情況下，他絕不能沾惹感情上的事。而自己對女孩子又特別容易心軟，糾纏不清只是自招煩惱。心中暗自警惕，口上應道：「張兄不用說下去，若是要利用小屏姐來達到目的，我更不會幹。這樣好嗎？我設法求大小姐把你升回原職，而我則退居副手之位。大家和和氣氣，豈非勝過終日爭爭鬥鬥。」

張泉見他神情決絕，露出不悅神色道：「沈兄太天真了，你以為大小姐給你坐上我的位子是因為看得起你嗎？她只是拿你作替死鬼吧！其實她暗裡已有意中人，臨淄之行後會與他退隱於密，雙宿雙棲。若我估計不錯，她會裝作看上你，好轉移其它人的注意。那時你死了都要做只糊塗鬼。」

項少龍愕然道：「那人是誰？」

張泉歎道：「若我知那人是誰，就不用來求你，除小屏兒外，沒有人知道鳳菲的事。」

項少龍對鳳菲的好感又再打了個折扣，因為張泉這番話合情合理。鳳菲乃絕頂聰明的人，怎會認為自己有能力將她安然帶離臨淄，卻偏要這麼說，分明是要激起自己男性保護女性的英雄氣。而事實上，她暗中已定下退隱的計劃。而張泉卻是被某人收買，要來破壞她的大計，讓那人得暗下把她收進私房。就算得不到她的心，也要得到她的人。像鳳菲這種絕色尤物，乃人人爭奪的對象，雖誰都不敢明刀明槍來強佔，暗裡卻施盡法寶。形勢確是非常微妙，而不幸地自己卻給捲進漩渦裡去。

張泉還以為他意動，從懷裡掏出錢袋，傾出五錠黃金，伸手搭上他肩頭親切地道：「我背後的人在齊國無論身份地位，均非同小可。沈兄只要為他好好辦事，說不定可獲一官半職。而且他對大小姐一片癡心，只會令她享盡榮華富貴，說起來我們還是為大小姐做好事呢。」

項少龍怎會信他。不過換過他自己是張泉，亦會謊稱後面的靠山是齊國的權貴，因為那才有威懾之力。

項少龍淡淡道：「讓我弄清楚情況，才作決定。這些金子張兄先收起來。唉！你怎都該給我一點考慮的時間嘛。」

張泉見他神情堅決，點頭道：「好吧！到達臨淄，你必須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張泉離開後，項少龍仍在發怔。鳳菲真的只是拿自己來作替死鬼嗎？看她高貴嫻雅的美麗外表，很難使人相信暗裡她是那麼卑鄙。

起始時他還以為張泉只是董淑貞的走狗，但剛才聽他的語氣卻又不似是如此。否則沒有理由一邊千方百計的要趕走他，而另一方面卻收買他。想得糊塗，肖月潭回來了。

聽項少龍說畢張泉的事，肖月潭皺眉道：「我倒沒想到鳳菲的退隱會生出這麼大的問題。還好像有人不惜巧取豪奪，也要獨得美人歸。不過張泉的話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鳳菲備受各國王侯公卿尊重，只要她肯開口，保證肯作護花者大不乏其人。但偏要這麼神秘兮兮的，可見她該是另有見不得光的意中人，而此人更是身份低微。若給人知道他得到鳳菲，立生橫禍。」

項少龍知他比自己更清楚權貴的心態，問道：「鳳菲是否真的那麼卑鄙利用我作替死鬼？」

肖月潭笑道：「靜觀其變什麼都可以弄個一清二楚。少龍你不是好欺負的人，誰要玩手段，我們便陪他們玩一次如何。」

項少龍啞然失笑。事前豈想得到一個小小的歌舞伎團中，竟牽涉到如此般複雜的鬥爭？

見到歌舞伎團的排演，項少龍明白到詩、歌、樂、舞是渾成一體的。以往他看歌舞，不是漫不經心，就是注意力只集中到最美麗的台柱身上，少有像這刻般身歷其境的全神欣賞。只是雲娘率領那隊近三十人的樂師隊便夠好看。雲娘負責的編鐘由大至小共八件，代表原始的八音，掛起來佔去艙廳五分之一的空間，而她敲鐘的姿勢更充滿令人眩迷的曼妙姿態和舞蹈的感覺，難怪如此令鳳菲器重。不由想到鳳菲會不會私下告訴她舞伎團解散的事，因為看她對肖月潭投懷送抱的情況，可能正是她在替自己找尋好歸宿。人的年紀大了，總會變得更實際。換了自己是她，也會挑「有成就」的肖月潭而不會揀「落泊」的自己。

大廳充盈著由石磬、編鐘、陶填、銹、鐃、鈴、銅鼓等組成的和諧樂聲，溫柔敦厚，絕不會使人生出嘈吵的感覺。幸月、祝秀真等十個歌姬隨樂起舞。鳳菲和董淑貞則立在一旁，觀看眾伎舞姿，不時交頭接耳的研究，在外表看絕不知兩者正勾心鬥角。其它婢子負責為各女換衣遞茶，各有各忙，平添不少熱鬧。這次鳳菲並沒有邀肖月潭來給意見，所以項少龍只好獨自作個旁觀者，幸好只是眾姬已足可使他飽餐秀色，目不暇給。尤其幸月常常不忘向他拋來兩記媚眼，使他並不覺得被冷落一邊。祝秀真卻擺出仍在惱他的樣子，只狠狠瞪他一眼，沒有再看他。

忽地一陣冷冰冰的聲音在旁響起道：「你在看誰？」

項少龍愕然望去，只見仍是一身男裝的小屏兒繃緊粉臉瞪著自己，神色不善。呆了一呆，才懂得答道：「當然是在看排舞！」

小屏兒哂道：「我看你只是在瞪著幸月小姐吧！」

項少龍暗忖關你的鳥事，表面只好忍氣吞聲道：「小屏姐不覺她的舞姿特別好看嗎？」

小屏兒跺足道：「你分明對她別有居心，所以看得那麼入神。」

項少龍聽她口氣妒意十足，而自己卻仍是與她沒有半點感情關係，不禁心生反感，故意氣她道：「見色起心，人之常情。若幸月小姐在大庭廣眾前表演，小屏姐豈非把數百人逐個去罵嗎？」

小屏兒俏臉倏地脹紅，負氣走了。項少龍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此女天性善妒，橫蠻無理，還是不惹她為妙。

此時鳳菲招手喚他過去，問道：「沈管事覺得這首新編的舞樂還可以嗎？」

董淑貞的目光落到他臉上，灼灼注視。雖明知此女非善女，但既知她是可採摘的花朵，又聽過她放浪時的呼聲，現在可於觸手可及的距離細看她，不由泛起非常刺激的感覺。

項少龍乾咳一聲道：「我對音律毫不在行，不過仍覺非常悅耳。雲娘的編鐘更是清脆嘹亮，像統帥般駕御全軍。」

董淑貞媚笑道：「沈執事還說不懂音律，兩句便點出樂隊的重心，編鐘的金石之聲是固定的清音，負起音準和校音的重要任務。無論引序收曲，均少不了它們。而在琴、瑟、管、簫等絲竹之樂演奏主旋律為歌者伴奏時，鐘音更有點睛之效，渲染出整個氣氛來。」

項少龍見她對自己眉目傳情，雖明知她弄虛作假，仍有點受寵若驚，只好唯唯諾諾的作洗耳恭聽狀。嗅著兩女迷人的幽香，置身於鶯燕滿堂的脂粉國，於這艘古代的大船上，漫航於冬夜的長河中，誰能不感動心。

鳳菲出奇溫柔地道：「詩言其志，舞動其容，歌詠其聲，三者渾為一體，組成此特為齊王賀壽的『仙鳳來朝』，可惜我的主曲遇上點困難，只希望可趕在壽宴前完成，否則將大為遜色。」

董淑貞的美眸掠過奇怪的神色，項少龍雖心中訝異，卻無從把握她心中所想。

項少龍目光回到正在歌舞中幸月等諸女身上，隨口道：「是否每節舞蹈配以不同的曲詞，表達不同的情節，最後以主曲帶起高潮，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鳳菲和董淑貞不能控制地嬌軀劇顫，兩對美眸異采漣漣，不能相信地杏目圓瞪的看他。

項少龍感到有異，回頭看到她們的表情，大感尷尬道：「小人只是隨口亂說，兩位小姐萬勿放在心上。」

兩人仍未能作聲。這次輪到項少龍心中一震，恍然而悟。對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以歌舞表達某一情節或故事，是所有歌劇的慣常手法，沒啥半點稀奇。但在古戰國的時代裡，從韶樂脫胎出來的樂舞，仍保留在原始祭舞的形式，並不著重「劇情」，那要到宋元時漸趨成熟。所以這番話對鳳菲自然可說是石破天驚之語。

鳳菲動人的酥胸急劇地起伏幾下，吁出一口氣道：「你的想法非常特別，唉！沈良你本身是個很特別的人。」

董淑貞道：「他的想法不但特別，還非常新鮮，大小姐可用作考慮。」

鳳菲那對能勾人魂魄的美眸閃爍動人的光采，目光在項少龍臉上留連片刻，香唇輕吐道：「淑貞你也想想看，我要回房休息一會。」

言罷逕自去了。

項少龍不知所措中，董淑貞靠近的酥胸差點碰上他的手臂，低聲道：「從沒有人能令鳳菲如此動容的，沈良你是第一人。」

項少龍不好意思道：「二小姐不要損我。」

董淑貞笑臉如花，以腳尖輕鬆地撐高嬌體，湊到他耳旁道：「人家也為你動心呢！」說完還吹了一口氣到他耳內去。

項少龍明知她在色誘自己，以遂其某一不可告人的目標。但仍泛起想碰碰她的衝動，忙壓下誘人的想法，苦笑道：「二小姐勿要如此，給人看到不太好的！」

董淑貞嫣然一笑，挪開少許，白他一眼道：「有空可到人家房中來，那時只有我們兩個人，不是可放心交談嗎？」

項少龍心想那豈非是「送羊入虎口」，墮進你的色慾陷阱。口上答道：「小人不敢，更恐大小姐怪責。」

董淑貞甜笑道：「你的拳頭這麼硬，想不到膽子這麼小，大小姐怎會管我的事？唔！你不是對大小姐生出妄想吧！」

項少龍一怔道：「二小姐說笑，小人是下人身份，怎敢生出賴蛤蟆吃天鵝肉這種非份之想。」

董淑貞嬌軀一顫道：「蛤蟆吃天鵝，這種形容的語句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項少龍又知此兩俚句仍未被發明，尷尬道：「只是隨口說吧！」

董淑貞像首次認識他般用神打量他，好一會道：「你每有驚人之語，又是發人深省，這般人材，埋沒了實在可惜，沈良你究竟有沒有為自己將來的前途著想過？」

此時樂聲倏止，眾姬停下來嬉笑，等候董淑貞的指示。只有幸月立在一旁，帶點妒意的在瞧兩人親密地交談。小屏兒則不知到哪裡去了。

項少龍只好道：「小人當上執事之職，已心滿意足，啊！她們在等候二小姐的指示呢！」

董淑貞低聲道：「告訴你一個秘密，歌伎團很快便要遣散，知情者無不在為自己找尋後路歸宿，像我這種不想淪為貴族姬妾的更是煩惱。沈良你若有志向，來找人家談談吧！」又伸手捏他的手臂，輕笑道：「你真壯健。」含笑到了眾姬處。

項少龍不敢看幸月的反應，匆匆走了。回房途中，他首次對董淑貞生出同情之心。她或者只是忠於藝術的人，不希望這麼年輕就失去了這時代女性唯一可享有的事業。在某一程度上，鳳菲是相當自私，她只為自己打算。若她如張泉所說是找自己作替死鬼好轉移其它人的注意，就更不可原諒。假若有個方法可使董淑貞成為鳳菲的接班人，而鳳菲則可安然作她的歸家娘，那豈非皆大歡喜。這是很難辦到，卻非沒有可能辦到。問題仍在鳳菲處。回到房中，肖月潭配合新的染料，為他動手易容。

項少龍告訴他小屏兒差點看破他改裝的事，後者笑道：「保證沒人可看出破綻，最妙是你瘦了至少十斤，連眼形都改變了，所以你最好不要吃那麼多東西，若養胖了反為不好。」

項少龍苦笑道：「我已很有節制，現在頭痛的是小屏兒和幸月都似看上我，董淑貞更對我擠眉弄眼，你說該怎辦？」

肖月潭笑道：「項少龍畢竟是項少龍，你既能使紀才女為你傾心，其它鶯鶯燕燕不為你顛倒才怪。嘿！給你看一樣東西。」

項少龍朝他撐開的手掌看去，見到一顆似是某種果物堅硬的核心，大小如指頭，奇道：「是什麼？」

肖月潭道：「這是什麼不打緊，只要你放到舌底下說話，可把語氣聲調改變過來，完全不似項少龍。」

項少龍皺眉道：「若讓鳳菲她們聽到，豈不非常古怪？」

肖月潭道：「你還以為自己是以前的身份嗎？當鳳菲和外人交談，你在場的機會是絕無僅有，縱然在場亦沒有插口的資格。當遇上熟人，先把果核往口一塞，保證可瞞過任何人。」

對肖月潭的週身法寶項少龍早見怪不怪，接過果核依指示放在舌底，在肖月潭指點下「牙牙學語」起來，果然音質都改變少許。肖月潭聽得連連失笑，敲門聲響，忙去開門。

項少龍見肖月潭似給人扯出門外，正大惑不解，肖月潭回到他身旁低聲道：「今晚我到雲娘房裡風流他一晚，你若要解寂寞，可把幸月等其中一人弄來。幸月的功夫如何我不曉得，卻可保證董淑貞在榻上精采絕倫。好自為之吧。」

房門關上，項少龍只有苦笑。旅途寂寞，有美陪寢自是人生樂事，不過他卻過不了自己的一關。呆坐一會，他收拾心情，鑽入被窩睡覺。現在他最大的樂趣，是到夢裡去會嬌妻愛兒。快要睡著，驀地驚醒過來。耳內響起關門的輕響。項少龍探手到枕旁握上血浪的把手。香風隨來，一個火辣辣的動人胴體鑽進他被內，八爪魚般將他纏個結實。

由於項少龍休息了頗一會，神經鬆弛過來，感官特別敏銳，更加上連對方是董淑貞、幸月、祝秀真，甚至較小可能的小屏兒都弄不清楚，那種刺激確是難以抗拒。費了很大的定力，閃脫對方的香唇，湊到她耳旁道：「你是誰？」女子嬌喘細細道：「有很多女兒家這樣來找你嗎？」

項少龍仍認不出她蓄意改變了的聲音，笑道：「恰恰相反，假若以前有女孩子這麼來過，我會誤把你當作是她，何用問你是誰？」

女子用力摟緊他的腰，把俏臉埋到他胸膛上，以蚊蚋般聲音道：「也可以是因你有很多女人，所以一時弄不清楚是誰來相就。」

項少龍已可肯定此女絕非小屏兒或幸月，因為前者正生自己的氣，而後者則該知自己「守身如玉」，不受引誘。順手在她身上摸幾把，低笑道：「若是如此，我應在你鑽入被內時立即以手認人，何用問你？」

女子咿唔作聲，頗為情動。項少龍按捺不住，一個翻身，半抱半壓地把她摟個結實，同時探手到一旁的小几上拿火種點燈。

女子嬌吟一聲，把他的手扯回來，嗔道：「你難道不怕人難堪嗎？現在哪是點燈的時候？來吧！」

只要有點星光，項少龍也可勉強看到她的臉貌輪廓，偏在這寒冬之夜，又在船艙被窩之內，使他睜目如盲。而偏是這種情況，特別使他容易燃起情慾之火。尤其想到她是董淑貞、祝秀真又或小寧兒三女之一，無不是煙視媚行的惹火尤物，一顰一笑，皆使人欲醉，這種至為刺激的感覺，更使他難抵肉慾的誘惑。幸而隔著幾重衣物，否則可能已把持不住。項少龍隱隱覺得假若這樣佔有對方，只代表自己與其它好色的男人毫無分別，是某一種形式的投降。

所以對方在懷內的扭動廝磨雖帶來強烈的誘惑，而自己亦起了生理上的反應，仍強壓下狂升的慾火，上身仰起一點，故意騙她道：「我知道你是誰。」

體下的女人嬌軀微顫，道：「我是誰呢？」

憑她震驚的微妙反應，便知她以為自己沒法猜中她是誰的。這麼她便不該是董淑貞又或祝秀真，因為兩女對他早有撩逗，一再暗示以身相就，不該有此信心。

一個令他大吃一驚的想法湧上心頭，駭然道：「大小姐？」

女子頓時靜下來，噓氣如蘭地柔聲道：「正是鳳菲，你不歡喜嗎？」

項少龍一陣傷心，慾火消退，暗忖張泉說得不錯，她只是找自己作替死鬼，所以紆尊降貴的來獻身給他這個下人。若非如此，怎樣騙得他自以為是她的情郎呢？一向以來，他心目中的鳳菲高不可攀，這麼一來，自然在他心中大為貶值。

項少龍冷然道：「大小姐為何要這樣做？」

女子以帶點哀求的語氣輕輕道：「不要問這問那好嗎？好好的疼人家吧！」

項少龍忽然鬆一口氣，如釋重負道：「原來你並非大小姐，而是小屏姐。」

若非她仍不敢以平常的聲音說話，他可能會繼續猜錯下去。小屏兒回復正常的聲音語調，嬌吟一聲，香唇再湊上來，熱烈地吻他。項少龍以一半的心神駕輕就熟的應付，另一半的心神卻在盤算思量。照理小屏兒應該與主子鳳菲共進退，換句話說她無需要像幸月等有急尋歸宿的要求。那她現在把自尊拋到一旁，向自己投懷送抱，一是她真的對自己情不自禁，而更有可能是奉鳳菲之命而來犧牲色相，好控制和駕馭他項少龍。他的想法不是沒有根據，雖然他仍把握不到鳳菲的退隱大計，更弄不清楚為什麼定要使自己變成替死鬼，肯定一點是鳳菲一直以謊言騙他，鳳菲沒有理由將她的前途幸福擺到他這陌生人手上去。

油燈燃亮起來。小屏兒抗議地「嗯」了兩聲，星眸半閉，不堪燈火的刺激，好一會才睜開美目。項少龍仰起上身，仔細打量換回女裝，秀髮披散枕上的美女，驚覺她的艷色實不遜於董淑貞諸女，只是平時被她的男裝和不假辭色的模樣瞞過。兩人目光相觸，小屏兒泛起既羞且喜的表情，灼熱的眼神裡隱含某種令人難解的迷悵。項少龍心中暗歎，更堅定自己的懷疑。低頭吻了她兩片朱唇，柔聲道：「你是否第一次和男人親嘴？」

小屏兒赧然點頭。

項少龍咬牙苦忍肉體緊貼廝磨所帶來的高度刺激，冷冷地道：「大小姐要你這麼做嗎？」

小屏兒立時杏目圓睜，吃了一驚，好一會方寸大亂的答道：「你怎會這麼想的？」

只從她的反應，項少龍立知自己的猜測雖不中亦不遠矣。若她因自己情不自禁來向他投懷送抱，聽他這麼說，自然大受傷害，不是大怒而去，就是一副含冤受屈的可憐樣兒。像現在般的反應，只表示她確心中有鬼，故出言反駁，希望能瞞過他。項少龍近年來差不多每天在鬥爭中度過，一個年輕的女孩自遠不是他的對手。項少龍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的瞧她。一滴清淚由眼角瀉下，沿嬌白粉嫩的臉蛋，滑到枕上去。

小屏兒別過俏臉，避開他無情的目光，神志崩潰似的默默灑淚抽泣，悲切道：「你不歡喜我？」

項少龍睡到她側旁，舉袖為她拭淚，淡淡道：「其實我該早猜到是小屏姐，換過是其它人，在鑽入我的被窩前，該懂得先脫掉衣服。」

小屏兒停止抽泣，無助地道：「你這人很精明，人家投降了，好嗎？」

項少龍心中一軟。自己是否太殘忍呢？竟以這樣的手段對付如此嬌癡可愛的一個少女，而她只不過是盡忠於主子。為緩和她的情緒，項少龍遂道：「你這樣很好看啊！為何整天要以男裝示人呢？」

小屏兒淒然道：「若我常以色相示人，現在你懷內的不會是完璧之軀。」

項少龍感到兩句話內所包含的無限辛酸，心中暗歎，道：「你惡兮兮的樣子也是裝出來唬人的哩。」

小屏兒露出一絲笑意，秀目閃亮道：「開頭是裝的，但慢慢就習慣了。唉！你有點像另一個人。」

項少龍生出輕微妒意，道：「是你的情郎嗎？」

小屏兒有點不滿地嗔道：「你想到哪裡去！那人我只見過一面，不過也像你般最懂咄咄迫人，眼睛像是可看進人心內去那樣。小姐對那人印象也很深呢！」

這回輪到項少龍吃驚，知她說的正是自己，哪敢再問下去。

小屏兒赧然道：「剛才你抱得人家很舒服，原來男女間的滋味是這樣的，難怪雲娘要找談先生到她房內去。」

項少龍失笑道：「小屏姐今年貴庚？」

小屏兒含羞道：「足十七哩！十三歲時鬻身給大小姐。」

項少龍硬著心腸緊迫道：「大小姐為何要你這麼做？」

小屏兒淒然道：「不要迫人家好嗎？小屏兒現在矛盾死了。唉！我該怎麼辦呢？」

項少龍半扶半抱的讓她坐起來，咬著她耳珠柔聲道：「可以怎麼樣呢？老實的回去告訴大小姐，她的計謀已給我識破，這個他奶奶的什麼正執事我不想幹了。」

說到最後一句話，他像放下心頭大石。那確是他難以勝任的工作，而且風險太大。

小屏兒駭然道：「怎麼行？」

項少龍溫柔的愛撫她動人的玉背粉頸，微笑道：「你把這番話回去向小姐直說就可以，其它的不用你煩心。」

小屏兒顯是非常沉醉於他的撫摸，夢囈般顫聲道：「你如何猜到是小姐差使我來的呢？」

項少龍坦然道：「因為根本不像你一向的作風。」

小屏兒像變成另外一個人似的，不依道：「人家的確有些兒喜歡上你嘛。」

項少龍失笑道：「你也懂說只是有些兒歡喜。來！乖乖的回去，我不想在你奉命的情況下得到你。」

小屏兒「嚶嚀」一聲，投入他懷裡，心顫神迷的道：「小姐說得不錯，你是個很特別的人，與其它男人不同。」

項少龍滿懷軟玉溫香，不禁又激起欲焰，吃了一驚，暗知絕不可神迷失守，否則不能辭去執事之職，半強迫地把她抱起來，送到門口。小屏兒忽然大膽地伸展雙臂，摟著他脖子，獻上熱吻。纏綿一番，小屏兒帶著幽怨得可把他的心絞碎的眼神，依依不捨的離開。項少龍下了門閂，強迫自己什麼都不想，倒頭大睡。

天明時，肖月潭神態舒暢的回來，聽到他昨晚的艷遇，大訝小屏兒的行為，點頭道：「給鳳菲辭退不失為明智之舉。這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始終不明白她為何這樣做。咦！」

項少龍見他一臉驚容，嚇了一跳道：「什麼事？」

肖月潭變色道：「你說雲娘昨夜來找我，是否也是出於鳳菲的指示，否則小屏兒怎知我到了雲娘處。」

項少龍舒了一口氣道：「不要嚇小弟好嗎？現在我是驚弓之鳥，即使如此，並不值大驚小怪。」

肖月潭啞然失笑道：「因為倘若如此，雲娘的話就不很可靠，我從她處得到的大有可能是假消息。」

項少龍憑窗外望，道：「管得他是真是假，總之我是不幹的了。」

「咯咯！」

肖月潭道：「誰？」

小屏兒的聲音在門外應道：「談先生早安，大小姐召見沈執事。」

項少龍與肖月潭交換個眼色，推門出去。小屏兒避開他的目光，領路朝長廊一端走去。她不但回復男裝，且緊繃俏臉，似乎昨晚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項少龍很想逗她兩句，卻知只是自尋煩惱，遂壓下衝動。

項少龍尚是首次踏足鳳菲在船上的閨房，那比項少龍的房子大上一倍，分前後兩進，被一道垂簾分隔，外面是個小廳的擺設。鳳菲當然不會在秀榻上等他，她側臥在一張鋪著獸皮的臥几，上身斜倚軟墊，頭髮有點剛醒來的凌亂，玉臉朱唇，透出一股誘人的嬌慵美態，看得項少龍怔了半晌，始懂施禮。暗忖難怪美女可傾國傾城，像她這種絕色，以女人為私產的權貴誰不想據為己有，不你爭我奪方為怪事。小屏兒關門退出房外。

鳳菲容色平靜，指指身旁一張小席道：「請坐！」

項少龍見她毫無慍色，摸不著頭腦的坐下來，鼻內立時充盈由她身體傳來的雅淡幽香。

鳳菲微微一笑道：「小屏兒絕非你的對手，否則怎會被你幾句詐語立即露出破綻？」

項少龍想不到她如此坦白直接，立感不易招架，乾咳兩聲道：「我可否說句真心話呢？」

鳳菲淡淡道：「若是要辭職不幹，最好不要說！」

項少龍有點手足無措，又大惑不解道：「小姐留我還有什麼意思？」

鳳菲眸子一轉，道：「昨天張泉找你說話，是否想收買你？」

項少龍苦笑道：「不用我說，你也該知他想的是什麼。我不明白為何要把他留下，將他和沙立一起逐走，不是更乾淨利落嗎？」

鳳菲嫣然一笑，鳳目生輝的柔聲道：「讓我們慢慢的來說，現在我只有兩個願望，你想聽嗎？」

項少龍收攝心神，沉聲道：「若是小姐的秘密，最好不要說出來。」

鳳菲不以為忤，笑意盈盈道：「你不但是個特別的人，還是個非常古怪的人。我所認識的人中，儘管是所謂淡薄名利的高士，他所以能自鳴清高，皆有本身的條件，例如不愁衣食，生活豐足等；可是你這人連御者的微薄酬勞都不肯放過，但偏又擺出毫不在乎，不怕餓死的樣子。沈良你來告訴我是什麼一回事好嗎？」

項少龍暗暗心驚，知道自己因心切離開，露出破綻，惹起狡猾美女的疑心，忙補救道：「唉！正是我的性格使然，既不肯低聲下氣求人，更不願被人像呆子般牽著鼻於走。哈！大不了餓死街頭，我並不在乎呢。」

鳳菲細看他好半晌，似乎要從他的神色觀察他說話的真假，片刻後道：「看你現在的坐姿神態，便知你不是慣於屈居人下的人，不如你坦白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好了？」

項少龍心中狂顫，知她可能疑心自己是「項少龍」，但又未敢肯定，最主要原因是張泉確是通過魏人的官辦馬廄聘他回來的，這可是鐵般的「事實」。

他知道此刻絕不可露出絲毫猶豫之態，皺眉道：「小人不是早告訴大小姐嗎？坦白說！我之所以生出去意，是怕小命不保。以前我還以為大小姐會在背後撐我的腰，到昨晚才知大小姐是同一個模樣像其它人般對我暗使手段。小人豈能不心寒？」

鳳菲不悅道：「誰對你使手段？人家只因你達成鳳菲第一個願望，可編出壓倒兩個大對頭的歌舞，差使小屏兒去陪你一晚，解你寂寞，同時更怕你受不住董淑貞引誘，對我倒戈相向。但你卻不識好人心。」

項少龍怕愈說愈露出自己是項少龍的破綻，不敢辯駁，苦笑道：「那我是誤會了！」

鳳菲柔聲道：「當然是誤會。何況我不會強迫小屏兒去做不甘願的事，我也希望替她尋個好的歸宿。」

項少龍記起自己的下人身份，還有什麼好說的。

鳳菲淡淡道：「只要你助我安離臨淄，我不但可予你一世無憂的豐厚報酬，還可把小屏兒許你。」

項少龍不解道：「你以後不用她侍候嗎？」

鳳菲美目掠過淒迷之色，輕輕道：「誰想一世當婢僕奴材呢？唉！你好像對小屏兒看不上眼，我不明白你。」

項少龍道：「像小屏姐這般標緻的女孩子，沒有男人會不動心。不過我追求的是男兒的功業，暫不願有家室的牽累，望大小姐體諒。」

鳳菲白他一眼道：「又是個不知戰爭可怕的人。這樣吧！事成後我就給你一封薦書，你要在哪裡得到個晉身的機會都沒有問題。至於將來能否立得功業，須看你的本領和造化。」

項少龍還有什麼好說的，只好裝出千恩萬謝的樣子走了。離去時靈機一觸，想起當年肖月潭的詐死脫身，心想說不定肖月潭可調配出像《殉情記》裡朱麗葉所吞服能令人假死之藥，自己便可以脫身。想到這裡，登時燃起希望，腳步輕鬆起來。

走不了兩步，前方一扇門「咿丫」聲中張開，祝秀真以舞蹈的曼妙姿態，蓮步輕搖的走出來，攔住項少龍的去路，眼神幽怨，乞憐的道：「沈執事有空嗎？」

項少龍當然不會蠢得相信這些歌姬的任何表情，蓋因她們無不是演戲的第一流專家。不過縱使董淑貞和祝秀真曾佈局害他，現在比較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後，他對她們不但沒有怨懟，還大感憐惜。說到底，她們都是在男權當道的社會中追求自己理想掙扎求存的女子，雖然手段過份，仍是因迫不得已。只恨自己身為東方各國的頭號公敵，自顧不暇，縱想幫她們亦是有心無力。此刻他想到的只是如何脫身，不用捲入牽涉到多方面的漩渦裡。他尚未來得及回答，祝秀真已扯著他衣袖，硬把他拉進房內去。

忽然間，項少龍清楚感到自己成為舞伎團內分別以鳳菲和董淑貞為首的兩大派系間鬥爭的關鍵。無論鳳菲想脫身退隱，又或董淑貞要繼承鳳菲的位置，均須通過他這掌管一切的「下人」去部署安排。而他更是對外接觸的橋樑，他現時的角色有點像二十一世紀超級巨星的經理人，又或劇團的經理。若沒有他的合作，鳳菲和董淑貞都變得無牙無爪，變不出來花樣。以前張泉和沙立得以一親董淑貞和祝秀真的香澤，原因正在於此。豈知給鳳菲利用張泉和沙立間的鬥爭，連消帶打地一下子粉碎了董淑貞和祝秀真的優勢，把最重要的職位交到他項少龍的手上去。

這時他更有點明白為何鳳菲容許張泉留下來，此乃非常厲害的一著棋。因為張泉與董淑貞既有曖昧關係，使董淑貞很難當著張泉的眼前明目張膽的來勾引項少龍。唯一方法只有聯合張泉來迫害他，那自然會迫得項少龍更靠攏鳳菲。假設董淑貞真的撇掉張泉，後者走投無路下，說不定反會向鳳菲投降，出賣董淑貞的計劃和秘密。至於祝秀真本是倚仗沙立，沙立一去，遂變得孤立無援，只好投向董淑貞，任她擺佈。可是只要她再有憑恃，可能又會與董淑貞爭奪繼承者的位置。不過可能鳳菲、董淑貞和祝秀真皆不知道的是張泉早被人收買，正密謀不軌。目下的形勢是鳳菲籠絡不了他，董淑貞試圖陷害他又告失敗，張泉當然更不能打動他，一時成膠著之局。最可笑是他一心只想脫身。

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電光般掠過他腦際，祝秀真關上房門，轉身把他摟個結實，俏臉埋入他胸膛裡，情深款款的道：「你怎可對秀真如此無情？」

項少龍清楚感覺到她動人肉體高度的誘惑力，心中泛起憐意。雖明知她是虛情假意，不由生出同情之心。

他沒有反擁她，沒有把她推開，昂然站立，淡淡道：「秀真小姐不須如此，有什麼吩咐，儘管說好了。」

祝秀真仰起俏臉，竟已梨花帶雨，淒然道：「我很害怕！」

項少龍想不到她有此一招，心中一軟道：「秀真小姐！」

祝秀真把俏臉埋在他比一般人寬闊得多的胸膛上，悲切地哭起來，把他襟頭全染濕了。項少龍慌了手腳的連哄帶勸，扶到她在軟席坐下，任她摟緊脖子坐入懷中，又為她拭掉熱淚，她才止泣收聲，只偶而香肩抽搐。他幾可肯定她是戲假情真。情當然不是愛他之情，而是對己身命運茫然不知的驚憂之情。

祝秀真淒然道：「你該清楚大小姐已準備解散舞伎團，且準備把我們送人套交情，好使自己可以安然脫身。」

項少龍愕然道：「竟有此事？」

祝秀真道：「此事絕對不假，以前團內有好幾位姊妹，離團嫁入豪門後，遭遇很淒慘，有人活生生給大娘打死，有人因主子丟官抄家成為官伎，遭受冷落已是天大幸運。秀真情願死去好了，這樣的活罪太難受。」

項少龍皺眉道：「你們是大小姐買回來的嗎？」

祝秀真淒然點頭，悲切道：「不要看她表面待我們這麼好，只因我們尚有利用的價值，可助她博得天下第一名妓的美名。事實上她只會為自己打算，而我們則是她的工具。」

項少龍知她六神無主，遂如此傾訴心內的恐懼。心中暗歎當時代女性的悲慘地位，又大感有心無力，道：「你這麼坦白，不怕我向大小姐出賣你嗎？」

祝秀真苦笑道：「什麼男人我沒見過，你是那種天生正義的人，開始時人家看錯你，現在再不會犯同一錯誤，所以來厚顏求你。」又歎道：「我們小女子對團外的事一無所知，離團後寸步難行，只能任人擺佈。」

項少龍道：「可是你終要嫁人啊！」

祝秀真在他懷裡仰起猶帶淚漬的俏臉，輕輕道：「最好當然是不用嫁人，我們人人有豐厚積蓄，足可一世衣食無憂，但卻須人為我們做妥善安排，現在沙立給大小姐趕走，只好求你。」旋即垂頭赧然道：「就算要嫁人，誰希望被對方知道自己當過歌舞姬？秀真寧作窮家子的正室，死不作豪門的籐妾賤婢。」

項少龍心中恍然大悟，此正是關鍵所在。歌伎團內有野心者如董淑貞，目的是要取鳳菲而代之，沒野心的如祝秀真，則希望憑這些年來的床頭金，過點自己選擇的理想生活。無論何種目的，都是想獨立自主，把命運盡量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首次認真考慮縱使可輕易脫身，是否狠得下心腸離開，置她們於不顧？最佳選擇是安排她們到秦國安身立命，一來那處不會直接受到戰爭的蹂躪，更重要是他只要說一句話便沒人敢欺負她們。這群姿色出眾的美女，若願意的話，他還可為她們安排好歸宿。問題是他眼前自身難保，團內又明爭暗鬥，加上張泉的內鬼，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他是否仍有相助之力？

他決意先試探祝秀真的真誠，輕輕道：「沙立是因我而被逐走，你沒有想過為他向我報復嗎？」

祝秀真嬌軀微顫道：「原來給你看穿，難怪不肯來哩！秀真此賠罪，任憑處罰。」

項少龍當然不會「處罰」她。還下了決心不可與團中任何女子發生肉體關係，以免惹上情孽。就在此刻，他下決心盡力令歌舞伎團的可憐女子，各自達到心頭的願望，當是為這時代的男人補贖少許罪過。他好言婉拒祝秀真的獻身，回房把事情向肖月潭說出來。

肖月潭點頭道：「雖要冒點風險，但大丈夫立身處世，自該有不畏艱難的膽色胸懷。事實上我很同情她們，可是自問又力不足以保護她們。假若能安排她們安全地到咸陽去，不但你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她們亦可獲得安身之所，確是兩全其美的事。」

項少龍皺眉苦思道：「鳳菲顯然有她的打算，她是不肯告訴我們的。」

肖月潭笑道：「她這麼倚仗你，自然在她的計劃裡你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只須看她吩咐你做什麼事，該可尋出蛛絲馬跡。現在首要之務，是要與團中所有人混熟，像你指揮軍隊般如臂使指，做起事更方便。」

項少龍歎道：「現在沙立的人投向張泉，大部份人視我如仇敵，表面尊敬，暗裡恨不得我塌台。此為眼前最大的煩惱，沒有一段時間，怎贏得他們的信任。」

肖月潭哂道：「張泉的小腳色，拿什麼來和我們鬥。只要我一句話，可教他永遠消失。不過最好先找出他為誰辦事，知己知彼，才能取勝。」

項少龍道：「除非用刑，否則他怎肯招供？」

肖月潭尖笑道：「若說陰謀手段，還是老哥我比你在行。用刑乃下下之策，況且他胡亂拿個人出來搪塞，我們難辨真偽。哈！我有個精采的方法，不但可去掉張泉，還可收買人心。」接著附耳對項少龍說出一番話。

項少龍聽畢歎道：「幸好打一開始你是我的好朋友，否則我可能已輸給呂不韋。」

午後大雪從天而降。船隊此時離臨淄只有十個時辰的水程，明早便可抵達齊國文化薈萃的大都會。項少龍改變主意，設法掌握舞伎團的運作，過往的賬簿也不放過，始知原來歌舞伎團不但收入豐厚，只是各國權貴的禮物竟裝滿四十多個箱子。誰娶得鳳菲，等若平添一筆幾達天文數字的財富，名副其實的財色兼收。張泉雖說鳳菲有秘密情郎，可是他卻不太相信，或許是張泉的想當然吧。晚飯後趁鳳菲排舞的時刻，項少龍主動去找張泉說話。

張泉見他來，喜出望外道：「我正要去找你。」

項少龍接過他遞來的茶盅，低聲道：「今早大小姐找我去，許以百錠黃金的報酬，又說可推薦我到齊國做事。坦白說！人不外求名求利，加上大小姐又對小弟有提拔之恩，換了張兄是我，肯拒絕嗎？」

張泉臉色微變，好一會道：「我背後的人是出得起資財的人，其身家更非鳳菲能比，不過我要向他先作請示，才可以肯定報酬的數目是多少，保證不會少於一百五十錠黃金。」

項少龍暗忖此人若非齊人，必是來臨淄賀壽的某國使臣，否則張泉怎能向他報告此事。

他當然不會滿足於是項情報，搖頭道：「張兄不用多此一舉！錢財雖重要，但功名更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大小姐交遊廣闊，誰都要賣點面子給她……」

張泉打斷他道：「沈兄是明白人，當知現時若論強大，莫過於秦，我的主子正是秦國舉足輕重的人物，沈兄若要謀得一官半職，只有隨我去投靠他，否則恐怕位子未坐穩已成亡國之奴。」

項少龍心兒劇跳，幾可肯定此人是呂不韋。以呂不韋的好色和佔有慾，鳳菲又曾到過咸陽，這傢伙不見色起心才怪。憑他的財勢，要收買張泉這種小人物還不是手到擒來。而呂不韋剛好要到臨淄去，各方面情況吻合下，故可斷定此人必是呂不韋無疑。巧取豪奪，不擇手段，正是他的本色。不過他有田單照顧，應付起來確不容易。裝作大訝道：「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張泉道：「若可以說出來，我早說出來。但若我張泉有半字虛言，教我不得好死，如此沈兄可放心吧！」

項少龍道：「狡兔死，走狗烹。若他得到大小姐後反口食言，我和張兄豈非不但一無所有，還要賠上小命兩條。」

張泉歎道：「你的形容非常生動傳神，不過卻大可放心。此人出名滿門食客，比你的舊主無忌公子還愛招羅各方名士豪傑，怎會沒有容人之量，沈兄不用擔心。」

項少龍道：「此事張兄只能以空言保證，這樣吧！先教他下一半訂金，收妥後，我才放心和張兄合作。」

張泉如釋重負道：「該不會有問題。不過莫說我沒有警告在先，若沈兄收了金子卻沒有為他辦事，保證不能生離臨淄。」

項少龍笑道：「大丈夫一諾千金，幸好我仍未答應大小姐，只是在敷衍著。」

張泉欣然道：「這樣最好。現在沈兄不妨與大小姐虛與委蛇，弄清楚誰會幫她，又或誰是她的姘頭，那我見到那人，好有點交待，向他索財會容易一些。」

項少龍笑道：「收到錢，我自然把得來的消息奉上，張兄是明白人，當知交易的規矩是一手收錢，一手交貨。」

張泉拿他沒法，只好答應。項少龍心中好笑，想不到來到齊國，還要暗裡和呂不韋鬥上一場，此事保證可令肖月潭非常興奮。他們是深悉呂不韋性格和手段的人，已有了孫子兵法所說「知己知彼」的有利條件。反是呂不韋對他們這對敵手卻一無所知，故雖有田單幫手，仍未必可佔上風。更精采是田單本身正陷於本國的鬥爭中，加上鳳菲乃人人爭奪的目標，若他和肖月潭好好利用形勢，說不定可大玩一場，勝他漂亮的一仗。想到這裡，哪還有興趣和張泉糾纏下去，告辭離開。踏出房門，走不了兩步，給人在背後喚他，原來是繃著冷臉的俏屏兒。

項少龍停下步來，小屏兒來到他身前，冷冷道：「你是否由張泉處出來？」

項少龍只好點頭。

小屏兒不悅道：「你究竟在弄什麼鬼，是否想出賣大小姐？」

項少龍看她神情，知鳳菲已把今早自己的表態告訴了她，使她大受傷害。不過長痛不如短痛，只好任她如此好了。低聲下氣道：「我怎會是這種人？這處不宜說話，小屏姐是否有事找我？」

小屏兒雙目一紅，跺足道：「誰要找你這狠心的人？是小姐找你。」

項少龍心中一軟，柔聲道：「聽我解說好嗎？我……」

小屏兒掩耳道：「我不要聽。」

話尚未完，情淚奪眶而出，哭著去了。項少龍只好搖頭苦笑，狠心亦要來一次，他實在不想再有感情上的牽纏負擔。鳳菲不是在排舞嗎？為何要見他呢？

## 第四章周旋到底

鳳菲這出「仙鳳來朝」作出很大的改動，表現出清楚動人的故事性，歌舞連場中更是變化萬千，不過鳳菲只作好眾姬和唱的序曲，內容說的是諸仙在天界上，喜聞得凡間正有盛事的情景。鳳菲在歌樂舞上的天份是不容置疑的，只是欠缺啟發沖激，現在給項少龍略一提點，靈感立時像衝破了河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

項少龍和其他婢女鼓掌叫好，鳳菲雙目發亮的來到他旁，興奮地道：「沈良！現在是否好多了？」

項少龍衷誠地道：「大小姐的樂舞就像古代一個神秘的咒語，織綿帛般把主旋律反覆織入樂舞的每一個片段裡，鋪陳出一種綺膩纏綿的氣氛，倘再加上大小姐的歌聲，必令頑石也要點頭。」

鳳菲秀目掠過難以形容的彩芒，破天荒首次牽著他的袖角，扯他到了遠離其他人的一隅，先打手勢吩咐董淑貞她們繼續排演，帶著前所未有的感情道：「鳳菲從來沒聽過比你的讚美更動聽的話。唉！頑石會因動心而點頭嗎？那真是歌者最大的榮耀。沈良啊！我該怎麼對待你這個人呢？」

項少龍暗罵自己「不檢點」，刻下又重蹈當年以「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一語挑起紀才女的情絲般敲動鳳菲的芳心。不過亦證明張泉的猜測大概不假，鳳菲實是暗中有個情郎，否則何用唉聲歎氣，心中矛盾。他當然不屑橫刀奪愛，更不想惹上這個他無法不承認使他頗為動心的美女，謙虛道：「我是給大小姐的樂舞引發出來，有感而言吧。」

鳳菲狠狠看著他的眼睛，香肩輕觸他的臂膀，像小女孩般雀躍道：「我的主曲已大致擬好，只還差一點修飾。老天待我真的不薄，竟在我退隱前遇上你這個知音人。」

項少龍乘機道：「大小姐若能完全的信任我，什麼都不隱瞞，我沈良可用性命擔保，必教大小姐達成願望。」

鳳菲一震道：「你以為我有很多事瞞著你嗎？」

項少龍深知若不顯點手段，絕不能使她聽教聽話，眼中射出森厲的寒芒，直瞧進她秀氣得已達至令人驚心動魄的美目裡，冷然道：「大小姐可知張泉背後的主子是誰？」

鳳菲不敵他的目光，垂下眼簾道：「不是淑貞嗎？」

項少龍冷笑道：「二小姐不過是個受害的可憐女子，為自己的命運而奮戰。」

鳳菲愕然不悅道：「你在說什麼？」目光與項少龍一交觸，又垂下去，以帶點哀求的語氣道：「不要瞪著人家好嗎？」

項少龍大感滿意，知道她再難把自己當作一隻任意擺佈的棋子，步步進逼道：「張泉已成為呂不韋的走狗。」

鳳菲變色道：「什麼？」

項少龍重複一次，道：「大小姐正身陷險境，呂不韋一向與齊人關係密切，而因秦國勢大，誰都不敢真的開罪他，他若想得到大小姐，絕非沒有可能的事。」

鳳菲顯已因聞呂不韋的惡名而失去方寸，伸手抓住項少龍臂膀道：「怎麼辦呢？不若我立即把張泉趕走。」

給她的小手捏著，項少龍的心差點融化，忙壓下綺念，正容道：「大小姐必須作出選擇，一是全心全意信任我，一是再不用我。假若仍是舉棋不定，則後果難料。假如呂不韋派人來把大小姐強行擄走，又對外宣稱大小姐榮休後嫁入他呂家，恐怕沒有多少人敢公然干預和反對。大小姐該知只是一晚光景，情況將完全改變。」

鳳菲六神無主道：「你有什麼辦法應付他？」

項少龍微笑道：「當然還是利用張泉，只要讓他告訴呂不韋大小姐的情郎是一個在目下的形勢中他惹不起的人，那他只好待你偷偷離開時出手攫奪，我們將得有緩衝的時間。」

鳳菲呼出一口涼氣，凝神打量他半晌，幽幽道：「你的膽子很大，竟一點不怕呂不韋，又像對他的為人非常熟悉的樣子。唉！現在人家不倚靠你，還有誰可倚賴呢？」

項少龍知她回復冷靜，淡淡道：「大小姐是倚賴我而非信任我，既不能得到大小姐的推心置腹，我沈良只好於明天抵臨淄時離開，免致死得不明不白。」

鳳菲怔怔瞧他好一會，歎氣道：「愈與你相處，愈發覺你不簡單，好吧！到我房中再說。」

項少龍心中暗喜，在連番軟硬兼施下，美女終於肯作出讓步。

鳳菲坐在他旁，神情溫婉，柔聲道：「你想我告訴你什麼呢？」

項少龍道：「大小姐敢到臨淄去，必有照顧的人，請問此人是誰？」

鳳菲道：「確有這麼一個人，可否到適當的時刻，我才告訴你呢？」

項少龍不想迫人太甚，點頭道：「這也無妨。但舞伎團解散後，大小姐準備怎樣安置其他舞姬，而大小姐又何去何從？」

鳳菲猶豫片刻，輕歎道：「我已安排好她們的去處，沈執事不要理這方面的事好嗎？」

項少龍不悅道：「怎能不理。眼前之所以會弄出到這種不安局面，正因她們在擔心將來的命運。我沈良雖是山窮水盡，但仍有幾分骨氣剩下來，絕不肯助大小姐出賣她們的幸福。」

鳳菲秀目掠過怒色，旋又軟化下來。淒然道：「大家都是迫不得已，有很多事更不得不妥協。但若非淑貞這丫頭把我要退隱的事洩漏出去，也不會出現令人進退兩難的情況。」

項少龍道：「你或者錯怪二小姐了，照我看是張泉透露給呂不韋知道，再由呂不韋傳播開來，那他可公然來掠奪你這美人兒回家。」

鳳菲露出深思的表情，不一會神情堅決地道：「但我已答應別人有關淑貞她們歸宿的問題，此事再難改變，而這個更是我開罪不起的人。」

項少龍不以為意道：「世上有什麼事是不能改變的，不過此事暫且擱置一旁，大小姐尚有一個問題未曾答我。」

鳳菲微嗔道：「定要回答嗎？只要你能把我神不知鬼不覺地送離臨淄，自有人會把我接走。你不單可以回復自由，又得到一筆夠你終生受用不盡的酬金。」

項少龍拂袖而起道：「說到底，你仍不是肯信任我，現在只因知道田單牽涉在內，而你那所謂肯幫你的人，恰正是田單，故此害怕起來，故對我稍假辭色！算了！由現在開始，休想我再為你賣命。」

鳳菲大吃一驚，情急下一把抱著他，淒然道：「真的什麼都瞞不過你哪，天啊！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再坐下來細談好嗎？」

項少龍冷笑道：「這是簡單的推理，若臨淄那人真能助你，要我沈良來有何作用？」

鳳菲把俏臉貼著他寬壯的胸脯，有點意亂情迷地道：「若非你清楚呂不韋和田單的關係，怎作得出這樣的猜測。唉！這次如非呂不韋親口保證田單會照顧我，人家亦不會到臨淄來。怎想得到呂不韋竟包藏禍心？」

項少龍笑道：「莫忘記我曾追隨過廉大將軍和無忌公子，怎會不清楚呂不韋與田單的關係。兩人均是好色之徒，而你們歌伎團內人人都是罕見的絕色，誰能不起覬覦之心？甚至那另一個肯接你走的人，除非真是你的情郎，否則說不定亦在騙你。」

鳳菲顯已六神無主，死命抱緊他，淒然道：「我怎辦好呢？」

自知張泉後面的主使者是呂不韋，她平時的信心和冷靜早不翼而飛。

項少龍把她扶起來，淡淡道：「先告訴我，除呂不韋外，還有誰想得到你？」

鳳菲不好意思地在他面前站直嬌軀，情緒複雜的白他一眼，苦笑道：「當然是些有來頭的人，我們到了齊國，最令人擔心的就是仲孫龍，他雖無官位，但在齊國勢力卻不下於田單，手下能人異士無數，一直支持二王子田建，與擁戴大王子田生的田單是死對頭。我在大梁之時，他曾特別遠道來找我，給我嚴詞拒絕後悻悻然離去，聲言若得不到我，其他人休想得到我。」

項少龍皺眉道：「是否那個專放高利貸的仲孫龍。」

鳳菲對他的消息靈通，見多識廣已不以為怪，點頭道：「正是此人，據傳他現在的身家比以前的烏氏倮還要豐厚。各國都有他的耳目爪牙和欠他錢財的人，所以我會那麼驚惶不安。」

項少龍道：「那個敢得罪仲孫龍的人又是誰？」

鳳菲低聲道：「這人叫韓闖，你該聽過他吧！」

項少龍失聲道：「韓闖？」

鳳菲大訝道：「你認識他嗎？」

項少龍掩飾道：「我只聽過他名字，只是想不到是他，此人出名好漁色，你怎可以信任他？」

鳳菲道：「他雖貪色，但人本身卻不錯，索性一併告訴你吧！我說好把淑貞她們送給他，以酬謝他的相助，現在人家沒有事情瞞你哩。」

項少龍道：「尚有一件事，大小姐究竟花落誰家呢？」

鳳菲沉吟半晌，忽然伏入他懷裡抱著他的肩腰柔聲道：「我可以告訴你，但你卻須立誓不可告訴任何人。」

項少龍心中一蕩，強壓下想反擁她的強烈慾望，立下誓言。

鳳菲夢囈般道：「這人非常有名，最近鬧得東方六國亂成一團。」

項少龍聽得頭皮發麻。難道鳳菲暗中心儀自己，離團後要赴秦找他嗎？

鳳菲續道：「他就是項少龍，東方六國最驚懼的人。」

雖明知她會說出自己的名字來，項少龍仍忍不住心中一震，道：「他愛你嗎？」

鳳菲仰起俏臉訝道：「你為何問得這麼奇怪？」

項少龍心中湧起明悟，知道她仍緊守著最後一關，故意拿個人出來搪塞敷衍。心念電轉，已知她的意中人絕不會是自己，否則單美美不會不告訴他。這人極可能是秦人，那只要項少龍把她送回咸陽，她可與情郎相會。微笑道：「那我豈非該把你送到中牟。」心中同時明白她不得不保密的理由，因為若洩露出去，說不定她的情郎會被呂不韋害死。她當日表示奉某人之命來刺殺自己，忽又改變主意。說不定正因鍾情於新歡，因而動了退隱嫁人之心。

果然鳳菲道：「不！他著我到咸陽等他，只要你把人家送到咸陽就成。」

項少龍心中有氣，一把將她擁個結實，發洩的狂吻在她香唇上。鳳菲猛地掙扎，不旋踵軟化在他的熱吻中，雖不致熱烈反應，總是接受了。

離開她的香唇，看著她霞生玉頰嬌艷無倫的玉容，項少龍歎道：「這是對大小姐仍不肯完全坦白的懲罰。不論你是如何恨我，但目下只有我沈良有能力助你不致成為仲孫龍的禁臠，其他的人均是別有居心。」

鳳菲嬌體發軟倒在他懷內道：「你不也是存心不良嗎？」

項少龍見她沒有否認說謊，心中略生好感。擁著她香肩道：「若我是存心不良，現在就該揮軍直進，得到大小姐尊貴的身體。好好的想想吧！」言罷揚長而去。

項少龍出奇地暢快，自被李牧打得落荒而逃，什麼悶氣都在這長長的一吻中消掉。他回復以前扮董馬癡往邯鄲擒拿趙穆的豪情壯氣。只不過這次除了肖月潭外，他就只有腰間的劍。而這劍還不可帶在身旁，否則給認出來就不得了。在這一刻，他決定再跟呂不韋和田單玩上一場。無論如何，他要令這些受盡男人壓迫的女子，達成各自的理想。這樣生命才有意義，不論對人或對己。

齊國的開國君主是呂尚，周武王滅紂後建立西周，封呂尚於齊，是為姜太公，建都營丘，後名臨淄。歷經西周、東周時期，齊國均為大國，興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國勢興盛。不過齊國之所以能成春秋霸主，最關鍵處是齊桓公立，任管仲為相，進行只有秦國商鞅始能媲美的改革，國力驟增，一躍而成首屈一指的大國。另一關鍵是清除了肆虐邊境的萊夷，早在太公建國時，佔了齊人大半海疆的萊夷族，給齊人來個迎頭痛擊。此後與齊國的鬥爭時斷時續，直至公元前五六七年齊人滅萊為止。從此齊國不獨去了歷久的邊患，使國土增加一半以上；而且真正成為臨海之國，不像以前般只擁有萊州灣的一半。

齊人向以強橫著稱，不但欺壓鄰近的魯國，還不斷兼併週遭的小國，更牽制著南方的強楚，遂有召陵之盟，迫楚人從鄭國縮手。楚人因有齊人攔路，不得志於北方，轉為往東南擴展，齊人方無可如何。召陵之盟，標誌著齊人霸業的極峰，也是齊桓公和管仲的事業頂峰。兩人死後，五公子爭位，齊國失了重心，輪到其他大國登場。到戰國時期，齊人起用孫臏，依他之計圍魏救趙，直搗大梁，次年魏軍被齊大敗於馬陵，使齊代魏而成東方領袖，三晉君主都向他來朝。

齊人野心再起，趁燕人內亂起兵入侵，佔據燕都達三年之久才肯退兵。用齊宣王自鳴得意的話「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這樣的武功，秦人都沒有試過。及楚由盛轉衰，三晉分裂，齊、秦遂在列國中成了東、西突起的兩大勢力。正當齊人威風八面，東征西討，國力損耗之際，與齊仇深似海的燕人，覷準機會，聯合秦、楚和三晉伐齊。燕將樂毅攻入臨淄，把三十年前齊軍在燕京的暴行照搬一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被搜劫一空，若非有田單扭轉乾坤，逐走燕軍，齊國怕早亡了。不過齊國已被蹂躪得體無完膚，由極盛而驟衰。

當項少龍來到臨淄的一刻，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舊事，田單亦由極盛踏進權力被挑戰的暮年。臨淄城建築於淄河西岸，西依時水，由大小兩城巧相銜接而成，總面積達六十多平方里。城內建築宏偉，交通大道以小城北的宮殿為中心，宗廟、官署和各級官吏的住宅，均集中在宮殿附近，城內街道兩旁古樹參天，不過這時結滿晶瑩的冰掛。雖說曾受戰火，可是此刻的臨淄仍是一片興旺，人口眾多，經濟繁榮。船隊在城東泊岸，臨淄的達官貴人幾空巢而出，來歡迎名聞天下的名姬。恭候一旁的儀仗隊奏起歡迎的樂曲，鳳菲在小屏兒的攙扶下，儀態萬千的步下岸來，其風姿儀態和容貌的優美，看得齊人歎為觀止。接著是董淑貞等十二名歌姬，無不使人目不暇給。

項少龍早看到歡迎者中赫然有田單在，慌忙雜在家將之中，免得被田單驟眼間認出來。不過可能性卻不大，在肖月潭的指示下，他穿上一般侍從的褐衣，外加犬羊之毛雜織而成的羊皮襖，在衣內腰間處緊束布帶，不但掩蓋他的熊腰，還使他像多了個鼓然大腹似的。在碼頭上田單等一眾權貴，穿的是以鹿皮、貂皮等製成的皮裘，外加褐衣，不使獸毛外露，影響美觀。人重衣裝，只是衣飾的轉變，便使項少龍不起眼多了。且經過肖月潭的妙手，他的臉上肌膚變得較為粗黑，年紀至少大上十年，當項少龍看到銅鏡的反映，亦很難聯想起自己以前的英俊模樣。肖月潭和鳳菲是第一批下船的人，與歡迎者自有一番客套寒暄。由於天空仍在下著細雪，所以鳳菲旋即登上馬車，在齊兵開路下，立即進城。

項少龍不敢乘馬，鑽入肖月潭的馬車去，笑道：「看來你在這裡相當受尊重。」

肖月潭謙虛兩句，然後道：「這叫有心算無心，剛才我很留意田單，這傢伙除鳳菲外，像看不到其他人的樣子。唉！他的樣貌比上回見時蒼老很多。」

馬車隨大隊開出，緩緩進城。

肖月潭道：「大城共有八座城門，橫貫東西的兩條大街是東大街和西大街，縱貫南北的大道也有兩條，就叫南大街和北大街，非常易記。」

項少龍望出窗外，暗忖終於來到臨淄，希望可活著離開吧！風雪中，行人不多，都是匆匆而過，對車隊投以好奇的目光。

肖月潭道：「東西向兩條大道和南北向兩條大道交叉的區域，有小臨淄之稱，最是熱鬧繁榮，是來此者必遊之地，今晚我帶你去湊湊熱鬧。」

項少龍苦笑道：「我不該這麼拋頭露面吧！」

肖月潭道：「你愈是閃縮，愈惹人生疑，就算外人不覺，張泉和他的手下總會有人思疑。」

項少龍只好道：「依你之言吧！」

肖月潭自從知道呂不韋是張泉背後的指使者，心情興奮，此刻更是興致昂揚，指著沿途的大宅院道：「這些是富民的宅第，院落數重，瓦頂白牆，單層院落，與街巷聯排的普通民居，有很大的分別。」

項少龍留心觀看，見到刻下行走的東大街，寬達兩丈，可通行四輛馬車，兩邊盡為店舖。巷裡則是次一級的道路，為居民的住宅地段，只供人行。整個城市街衢整齊，入目多是高牆大宅，門面非常講究，不愧大國之都的氣象。忽然間，他有不虛此行的感覺。

肖月潭指點道：「小臨淄店舖林立，你能想出來的賣買在此應有盡有，該處的卜命師更是天下聞名。」

項少龍因「天下聞名」而想起稷下劍聖曹秋道，問道：「稷下學宮在哪裡？」

肖月潭欣然道：「在城西稷門外，是座令人歎為觀止的宏偉建築，到這裡來講學炫顯學問的被尊為『稷下先生』，門徒則被稱為『稷下學士』，人數達數千之多。」頓了頓續道：「我也曾被請到那裡傳授曲樂醫藥之學，所以備受尊敬。」

項少龍低聲道：「鄒衍是否到了那裡？」

肖月潭皺眉道：「這個我不太清楚。」

項少龍忽又想起善柔，若找到她就好了。

肖月潭道：「能成稷下先生，都非同小可，其特出者均被奉為上大夫，可不治而論政，鄒衍正是其中一人，我只要問問便可告訴你答案。」

項少龍問道：「曹秋道又是怎樣的人。」

肖月潭露出尊敬的神色，卻壓低聲音道：「此人在齊國地位超然，是齊王的師傅，公卿大臣見到他都要叩頭請安。他獨自居於稷下學宮外的一間小屋裡，清茶淡飯。今年怕都該有五十歲，但望之只像三十出頭的人，一般人想見到他都不容易。」

項少龍本想從他處打聽善柔的行蹤，現在聽到情況，只好打消念頭。

肖月潭續道：「此人的劍術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近年來少有與人動手，皆因根本沒有膽敢挑戰他的人。」

項少龍道：「以前常有人向他挑戰嗎？」

肖月潭道：「誰能擊敗他，可登上稷下劍聖的寶座，立即名震天下。不過此人的劍從來不講人情，戰敗者非死即傷，所以現在再沒有人肯去比試。」

項少龍暗忖若有百戰寶刀在手，又不怕洩露身份的話，倒要試試他的劍法了得至何等程度。當然他抱的只是切磋之心，而非生死相拚。馬車隊駛進東大街專為接待貴賓而建的十六座賓館之一的「聽松別館」，紛紛停下。項少龍知道是自己辦事的時候，慌忙下車，在張泉的陪伴下，與主理別館的管事接頭，安排上下人等入住，忙了半天，到一切安頓妥當，已是鳳菲赴王宮晚宴的時刻。田單親自來接鳳菲，肖月潭亦為陪客。項少龍故意出來打點，昂然與田單及他的兩大保鏢劉中夏、劉中石兄弟打個照面，不過三人都對他這個「下人」不以為意。送走鳳菲，項少龍心懷大放。假若精明厲害如田單者認不出他來，其他人更是不用擔心。

吃過晚飯，董淑貞諸女依鳳菲的吩咐在大廳排演歌舞，他則往東院找張泉，關上房門，項少龍道：「我已套取珍貴的消息，假若張兄肯付訂金，小弟可如實相告。」

張泉喜道：「那就最好。不過我們的主子仍未抵此處，訂金一事要稍遲兩天，沈兄可否先透露少許。」

項少龍故作神秘道：「原來答應助她的人，竟就是剛才來接她去赴宴的相國田單，此人權傾齊國，很不好惹。」

張泉其實早知答案，只是拿此來試探他的忠誠。聽他如此說來，自然不會當作是一回事，淡淡應道：「我自有分寸，不用怕他。」

項少龍見他擺足款子，心中好笑，道：「不過我們主人的對手除田單外，還有個非同小可的人，叫仲孫龍，張兄聽過沒有。」

張泉色變道：「什麼？」

項少龍加鹽添醋道：「是小姐親口告訴我的。張兄該知在大梁之時，仲孫龍曾來找過她，迫她下嫁，被拒後聲言不惜一切，也要把她弄到手。」

張泉當然知道此事，再不敢懷疑項少龍的情報，眉頭大皺道：「這消息非常重要，必須盡早通知主子，否則恐怕會橫生枝節。」又吁出一口涼氣道：「此人是專放高利貸的吸血鬼，心狠手辣，公卿大臣都不敢開罪他。最頭痛是他手下能人無數，非常難應付。」

項少龍想起的卻是昨晚半強迫下得到鳳菲珍貴的香吻，不知如何竟慾念微動，忙收攝心神。

張泉逕自沉吟，好一會道：「沈良兄你非常能幹，得到這麼多有用的消息，不知是否已查得大小姐的情人是誰？」

項少龍微笑道：「我是信任張兄，方肯透露一二，至於其他，張兄是明白人，請恕我要賣個關子。」

張泉拿他沒法，歎道：「我們最好衷誠合作，否則一個不好，不但完成不了主子吩咐的任務，還要死無全屍。唉！我寧願開罪齊王，不願得罪仲孫龍。」

忽地敲門聲響。張泉啟門一看，門外站了十多名家將御手，說要找沈執事。

項少龍走出房門，帶頭的是曾與他同房，形相似猿猴的後生小子雷允兒，他道：「我們閒著無事，想到街上逛逛，請執事賜准。」

項少龍見到眾人期待的目光，知道若不批准，立即激起不滿，微笑道：「我怎會阻各位去找樂子，記緊莫要生事，天明前回來。」

眾人大喜，哄然去了。

旁邊的張泉道：「你怎可答應他們？仲孫龍正虎視眈眈，說不定會拿他們來出氣。」

項少龍歎道：「時刻提心吊膽終並不是辦法，不過在大小姐演的兩台歌舞之前，仲孫龍該不會生事。他怎都該給齊王和田單一點面子吧！」

張泉道：「齊襄王已老得糊塗，明明立了大王子田生為太子，卻因小事把他廢掉，弄得人心惶隍，現在仲孫龍正竭力舉薦二王子田建為太子，與田單鬥個不亦樂乎。這次請來包括大小姐在內的三大名姬為齊王賀壽，是田單討好襄王的手段，所以說不定仲孫龍會蓄意破壞。」

項少龍還是首次聽到此事，登時感到不對勁，告罪一聲，匆匆去了。走到大門處，問清楚守衛家將雷允兒等人離開的方向，急步追去。雨雪紛飛下，踏足華燈初上的臨淄街頭，他清楚感覺自己深深的被捲進了齊國王位之爭的漩渦裡。

項少龍沿街疾走，愈接近廓城中心區的小臨淄，行人愈多，燈火輝煌中，落下的雪粉像天上精靈灑往人間的仙粉，疑幻似真。行人大多三五成群，各操不同口音，看來都是仰慕三大名姬而來的各國或外鄉人士，本城居民反而只佔少數。據肖月潭說臨淄人口達七萬戶三十多萬人，比之咸陽的人口，少了一大截。正焦急追不著雷允兒等人，有人在對街向他招手，原來是另一家將費淳和五個御手。

項少龍待兩輛馬車馳過，橫過車道，到了六人身前，道：「其他人呢？」

費淳道：「逛窯子去了！我們正要找地方喝酒，沈執事一起來吧！」

項少龍道：「知不知道他們到哪間窯子去？」

另一人笑道：「昂貴的當然沒他們份兒，沈執事只要看哪一間門面最簡陋，保證可找到他們。」

費淳等均哄然發笑。

項少龍見他們正在興頭上，又見四周沒有可疑的人，不忍掃他們興，著他們移到一角，以免阻塞交通，道：「事情有變，張副執事告訴我大小姐開罪了這處一個有勢力的人，怕他雖不敢碰大小姐，卻拿我們這些下人開刀，所以你們略為遣興之後，得立即回去。」

費淳等為之色變，點頭答應。項少龍匆匆繼續尋找雷允兒等人，走了一段路，只見無論青樓酒館，都是門面講究，暗忖這等若二十一世紀北京的王府井，沒有點斤兩都難以在這種地王區設肆營生，除非改到橫街窄巷去，否則休想找到廉價的窯子。不由心中後悔，他終是欠缺管理下人的經驗，因為他從沒有把任何人看作是可呼來喝去的下人，所以只希望能盡量讓他們自由高興。在眼前不明朗的形勢下，實不宜放人出來亂闖。他的擔心並非無的放矢，惱羞成怒的仲孫龍必不會放過令鳳菲難過的機會。假設剛抵臨淄立即鬧出事來，誰還對他這新任執事有信心？而他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再無任何兵器，萬一要動起手來將大大吃虧。正心急如焚，只見一所青樓外聚了一群人，正交頭接耳的對青樓指點說話。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舉步走前，湊到其中一堆人中，問道：「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人語帶嘲諷道：「欠了仲孫爺銀子還膽敢來逛窯子，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樣寫的。唉！像一群狗兒般被人拖走，真是羞人。」

項少龍暗叫完了，問清楚被押走的人的衣著外貌，肯定是雷允兒等人，道：「那些人是我的朋友，現在只好拿錢為他們贖身，請問仲孫爺的府第在哪裡？」

豈知眾人齊齊變色，不但沒有回答他，還一哄而散，累得他呆立當場。

剛好有一人閃閃縮縮由窯子走出來，項少龍一把扯住他，道：「兄台……」

那人大吃一驚道：「千萬不要告訴我夫人……」

項少龍哪有心情發笑，道：「兄台誤會，我只是要問路。」

那人定神一看，知不是熟人，撫著胸口道：「差點給你嚇死，問路也不用拉著人的衣衫嘛！」

項少龍見他年在二十五、六左右，衣飾華麗，相貌不俗，顯是官宦子弟，偏是這麼懼內，沒好氣道：「我只是心切找仲孫龍大爺的府第，小弟是他的遠房親戚，特來向他問好。」

那人吁出一口氣道：「仲孫府在南大街，剛好是我家的斜對面，讓我送你一程吧！唉！我也要快點回家。」

項少龍暗喜竟會遇上這麼友善的人，對他好感大增，隨他走過對街。在一座酒館外，停了一輛馬車，兩人舉步而行，一名御者由車廂鑽出來，坐到前面御手的位置去。

那人得意道：「我特意要馬車停在這裡，好使沒有人知道我逛青樓去。嘿！還未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項少龍道：「我叫沈良，兄台呢？」

那人道：「我叫解子元，來！上車吧！」

馬車開出，解子元舒適的挨在坐位內，讚歎道：「蘭蘭的皮膚嬌嫩得像錦緞，又順得人意，只恨不能留在那裡度宿。」

項少龍冷靜下來，一邊盤算如何向仲孫龍討人，隨口應道：「貴夫人長得很醜嗎？」

解子元受了冤屈般抗辯道：「當然不是！蘭蘭雖有點姿色，但比起她來仍差遠了。」

項少龍好奇心大起，道：「解兄為何還要到外邊拈花惹草？」

解子元頹然道：「不要以為我對她日久生厭，事實上我對她是愈看愈愛，也愈是怕她。而有起口角爭執，娘總是幫她不幫我，皆因為她替娘生下兩個白白胖胖的孫兒。」

項少龍同情地道：「解兄之所以要到外邊偷偷胡混，怕是要嘗嘗貴夫人所欠缺的柔順滋味吧。」

解子元拍腿道：「還是沈兄明白我，哈！沈兄可否幫我一個大忙。」

項少龍奇道：「我可以怎樣助你？」

解子元湊到他耳邊，惟恐給人知道般低聲道：「你能否詐作是我不見多時的朋友，遠道前來探我，那我自然要竭誠招待，如此我就可溜出來久一點了。嘿！我自然不會薄待你，沈兄的花費全包在小弟身上。」

項少龍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道：「這兩天我很忙，怕不能到貴府拜訪。」

解子元哀求道：「只要花一點時間就成，明晚好嗎？申時後我在舍下等待沈兄的大駕。」

項少龍無奈道：「我盡量抽時間來吧！」

解子元大喜道：「沈兄真夠朋友。唉！說出來恐怕你不肯相信，我解子元怎麼說都是位居司庫大夫的官兒，可是卻無人敢陪我到青樓去，縱然有美相伴，但獨酌無友，總令人掃興，現在有沈兄相陪就好哩。」

項少龍心叫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此子竟是齊國的重臣，難得全無架子，語氣坦誠，教人打心底歡喜他。笑道：「你的朋友是否給尊夫人罵怕了。」

解子元低聲道：「是打怕了。」

項少龍大感愕然，駕車的大漢轉身喚道：「大少爺！快到仲孫爺的府第。」

解子元又低聲道：「解權現在是唯一仍忠心於我的人。」說罷回應解權道：「先送沈爺進去，然後我們回家。」執著項少龍的手歉然道：「恕小弟雖把沈兄送到這裡，卻不能久候，因我必須於亥時前回去，惹翻了她，小弟有禍哩！」

馬車在一座院落重重的巨宅前停下，接著解權向把門的武士報上解子元之名，立即中門大開，任他們長驅直進。

項少龍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問道：「解兄似和仲孫大爺非常稔熟。」

解子元笑道：「算是有點關係吧！」又歎道：「人與人間是要講點機緣的，不知如何我一見沈兄，便心中歡喜，更曉得沈兄是交得過的朋友。嘿！明晚記得來啊！」又指點他府宅的位置地點。

馬車此時在院內主建築物的台階前停下，幾名大漢迎上來，帶頭者拉開車門，恭敬道：「小人鮑光，請解大人下車。」

解子元道：「本官只是送仲……」

項少龍忙在他耳旁道：「我不是他的親戚。」

解子元呆了一呆，接下去道：「是送本官的一位好友沈良來拜見仲孫大爺，仲孫大爺在家嗎？」

鮑光微感愕然，道：「原來是沈爺，大爺正在接見楚國來的貴客。小人這就進去通傳，不知沈爺想小人如何向大爺報上。」

項少龍不想解子元知道他這麼多事故，先轉向他道：「不耽阻解兄，明晚我定會來的。」

言罷逕自下車目送解子元離去。解子元離去時，還不住揮手，一點不介意項少龍曾向他說謊。仲孫府內的主建築物是座豪華的四合院，建於白石台階之上，正門處有磚雕裝飾的門樓和照壁。門樓上方有書著「仲孫府」三字的門第牌匾，氣象萬千，顯示出主人高貴的身份地位。主宅兩旁有左右別院，宅後則是大花園，至於裡面還有多少院落，就不是項少龍所處的角度能察見。項少龍環目一掃，見到整個院落組群均被高牆圍起，剛才進來處是個古城堡式的門樓。在雨雪飄飛中，數十盞八角型宮燈照得主宅前的廣場明如白晝，一邊還停了一輛馬車，馬兒卻已給人牽走，大概這就是楚國來客的座駕。

鮑光見他神態從容，自具氣勢，不敢怠慢，道：「沈爺請進去先避風雪再說吧！」

項少龍點頭隨他登上台階。仲孫龍不愧富甲天下的大豪，主宅用料之講究，令人歎為觀止，簷梁用的是整條的楠木，斗拱飛簷，石刻磚雕，精采紛呈。

到了外進處坐下，項少龍道：「鮑兄請通知仲孫大爺，說我是為鳳菲的事來見他的。」

鮑光大感錯愕，欲言又止，猶豫好一會，到廳內報告去。項少龍靜心等待，假若仲孫龍不肯見他，該怎辦好呢？用武只是白白送命。不過他卻頗有把握，因為仲孫龍若真是對鳳菲一片癡心，不到黃河不肯心死，便怎都要弄清楚他來此所為何事。

等待好一會，鮑光回來道：「大爺請沈兄進去。」

項少龍見這麼順利，反感訝異，不過此時無暇多想，忙起身隨鮑光入內。

鮑光低聲道：「大爺知道沈爺是解大人朋友，方肯接見沈爺。」

項少龍知他曾幫忙出力，連忙道謝。經過一條穿越園圃的碎石徑，來到大堂的正門外，四名武士分立兩旁守衛。

鮑光停下來，大叫道：「沈爺到！」

項少龍見這種氣派，亦有點頭皮發麻，不過豈是可臨陣退縮的事。深吸一口氣，跨過門檻，大廳富麗古雅，一排古樸的紗隔將廳堂分隔為南北兩個部份，寬敞明亮，傢俱用材均選上等紅木，紗隔的另一邊，隱見兩人席地對座，俏婢侍候兩旁，另有兩批武士分立兩人身後，令人覺得來客身份大不尋常。項少龍在鮑光的指示下，越過紗隔，首先看到是一個瘦若猴頭，年在四十左右的錦衣大漢，正目光灼灼的注視自己。當項少龍眼神轉往另一人，立時嚇得魂飛魄散，差點要拔足狂逃。竟是久違了的李園。

這時他最後悔的事，是沒有把果核先放在舌底下，好得說話時不教李園認出他的聲音來。不過只看李園的神情，就知道什麼易容裝扮都是多餘的事。在這種臉對臉、四目交投的狀況下，李園一眼掃過來，立即虎軀微震，俊臉掠過不能掩飾的意外神色。一來項少龍為了要與仲孫龍談判，所以在步法氣度上沒有掩飾，二來是沒有其他人給他作掩護混淆，三來是李園比之田單等更熟悉他，所以一眼給認出來。項少龍心叫我命休矣，李園竟向他打個眼色，使他燃起一線希望。若論品性，龍陽君該比李園「純良」多了，不過世事常會出人意表。

挨著軟墊，背後有兩名千嬌百媚的美女正為他瘦削的肩背把捏推拿，以放高利貸致成巨富的仲孫龍斜眼兜著他道：「坐！」

項少龍神不守舍的施禮，在兩人對面像監犯般坐下來。心想原來仲孫龍是這副樣子，難怪鳳菲的天鵝，看不上他這丑蝦蟆。

仲孫龍突高的眉稜骨下，雙目卻是精光四時，沒有多少兩皮肉的臉肌更是出奇的表情豐富，濃而長的眉毛一聳下，得意怪笑道：「李相國可知我為何既肯立即接見這籍籍無名的人，又肯讓他對坐。」

項少龍起始時還以為仲孫龍在和自己說話，原來卻只是對李園說，還帶著對自己侮辱的意味，極不客氣。

李園神情古怪的道：「龍爺行事總是出人意表，我怎猜估得到。」

仲孫龍眼尾不看項少龍，逕自道：「皆因此人是由解子元送來，所以我必須有所交待。使得將來解子元問起來，不會怪我沒有看他的情面。」別過頭來瞇眼瞪著項少龍道：「報上身份來意，與解子元是何關係，若我覺得你有半句謊言，保證你永遠不能憑自己兩條腿離開這裡。」

項少龍驚魂甫定，與看來比龍陽君夠義氣的李園再交換個眼神，仰天大笑起來。仲孫龍身後的七、八名武士人人手握劍把，目露凶光，只等仲孫龍一聲令下，立即過來動手揍人。

仲孫龍則雙目亂轉，怒喝道：「有什麼好笑？」

項少龍倏地止笑，雙目射出森厲神色，瞪著仲孫龍道：「我笑的是原來名動天下的仲孫龍，只是個恃強凌弱的人，難怪鳳菲小姐看不入眼。」

仲孫龍尚未有機會說話，站在項少龍後方的兩名武士從左右後側撲上來，看樣子是要把項少龍由席位揪起來，並迫他跪在地上等諸如此類的動作。李園正露出不忍目睹的神色，項少龍已使了兩下身法，左右扭著搭上他肩頭的粗暴大手，肩身不動的把兩名壯漢借勢摔倒身前。仲孫龍身後的武士紛紛怒喝連聲，拔劍衝出。

眼看大戰難免，李園暴喝道：「停手！」

眾武士愕然止步。兩名倒地的武士，捧著手爬起來，痛得臉青唇白，顯然被項少龍扭斷肘骨。

仲孫龍呆了一呆，喝道：「退回去！」

眾武士返回原位，兩名受傷武士退出廳外，大廳回復平靜，氣氛卻像扯滿的弓弦。項少龍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般，冷冷與仲孫龍對視。

仲孫龍壓下怒火，對李園道：「李相國為何阻止我教訓這個狂妄的傢伙？」

李園一掃他身後的武士，淡淡道：「若我是龍爺，會教這些擅作主張的奴材全體挨棍子，怎可在龍爺尚未有說話之前，邀功動手，那說不定會害了龍爺一命。」

仲孫龍吃了一驚道：「害我一命？」

項少龍這時已可肯定李園不會出賣自己，心懷大放，回復豪氣，大笑道：「還是李相國高明，看！」

閃電拔出綁在腳上唯一的匕首，朝仲孫龍身前擺滿酒菜的長几擲去。

「卜！」

在眾人瞠目結舌和妾婢驚呼聲中，匕首深深插進堅硬的紅木裡。仲孫龍瞧著微顫的匕首柄頭，臉色倏變，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大堂鴉雀無聲，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匕首上。更沒有人敢移動，誰知項少龍會不會發出第二柄匕首。尤其是李園剛才指出沒有命令而行動，理該受罰，更沒有人再敢造次。這麼厲害準確的手法固是駭人聽聞，但最能鎮壓住仲孫龍的是項少龍所表現出來的強大信心與豪氣。

項少龍淡淡道：「現在我們可以好好一談吧！」

仲孫龍可能還是首次感到小命被操縱在別人手上，深吸一口氣道：「好！就憑你這手玩藝，說吧！」

項少龍先對李園笑道：「李相國高明，竟看出我沈良尚有後著。」

李園微笑道：「只看沈兄神態冷若冰雪，便知你是個第一流的刺客。」

項少龍的眼神轉回仲孫龍臉上，從容道：「我沈良乃鳳菲小姐手下的管事，助她打理團內的大小事項，至於與解子元則是肝膽相照的好友，但若龍爺要動手分生死，卻不須把這點關係放在心上。我沈良既敢來此，已抱著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心。」

李園一震道：「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這兩句話很有意思。」

仲孫龍等為之動容，更感到項少龍視死如歸的氣概。這是個重視人才的時代，不論貧賤富貴，只要有才有藝，就能得人尊重。仲孫龍何曾遇過項少龍此等人物，給他在李園的合作下，連番施展手段，又感到小命受威脅，登時凶焰大減。

他等若威鎮一方的黑道霸主，見慣場面經慣風浪，坦然道：「你確有說話的資格，不過若妄想與我仲孫龍對抗，實屬不智。」

李園插入道：「龍爺可否聽李園作中間人說句公道話。」

仲孫龍當然不敢開罪李園這位有整個楚國在後面撐腰的權貴大臣，客氣道：「李相國請說。」

李園為了緩和氣氛，油然道：「我想先請沈兄保證不再發暗器，大家才坦誠對話。」

項少龍知道純是給仲孫龍下台階的機會，何況自己身上根本再無可發的匕首，欣然道：「相國吩咐，我沈良怎敢不從，何況我一向仰慕龍爺，這次只是迫不得已，萬望龍爺大人有大量，原諒在下。」

以項少龍剛才表現出的強悍不屈，現在說出這麼低聲下氣的話，馬屁拍得份外見效，仲孫龍登時神色放緩，沉聲道：「李相國對此有何高見。」

李園和聲道：「沈兄此來，未知所因何事？」

項少龍淡淡道：「只是來向龍爺求個人情，望他高抬貴手，放回在下幾名夥伴，免致鳳菲小姐為難。」

仲孫龍不由暗暗後悔讓這叫沈良的人進入大廳來。要知鳳菲乃天下人人尊重的名姬，他若擺明要為難她，李園會怎樣想？他一向強橫霸道，本是要在李園前顯點手段整治項少龍，當然不肯輕易罷手，但若硬不答應，連他自己都不知該如何收拾此事。他最初的構想是打折項少龍的兩條腿，使人把他抬回去，一來可殺田單的威風，又可讓鳳菲知道他不怕任何人，好迫鳳菲向他就範。但在眼前對方隨時可取自己之命的形勢下，怎還敢作如是想。

正沉吟間，李園笑道：「這中間怕是有誤會吧！龍爺怎會和那些奴材計較。」

項少龍和李園一拍一和，見仲孫龍臉色數變，都心中好笑。

仲孫龍無奈下，只好向手下喝道：「誰把鳳小姐的手下拿起來？究竟是否真有此事。」

其中一名機警手下應道：「剛才確有人在青樓鬧事，還和我們的人發生衝突，故把他們拿了回來，準備明早送官，卻不知原來是沈管事的人。」

仲孫龍佯怒道：「還不立即盡數釋放，給我送回鳳小姐處。」

手下領命去了。

李園起身告辭，向項少龍道：「沈管事身手不凡，膽色過人，我李園非常欣賞，不若由我送沈兄一程，順便聊聊。」

項少龍心中感激，知道如此一來，仲孫龍將不會公然對他報復。仲孫龍神態大改，變得非常客氣，親送兩人出門。項少龍發覺仲孫龍身材極高，差不多與自己平頭。這吸血鬼站起來要比坐著有氣勢多了。

直至馬車駛出仲孫府，項少龍鬆一口氣，但已出了一身冷汗。

李園一拍項少龍的假肚腩，笑道：「若非看見你的神色也像我般驟然大吃一驚，說不定會給你的假肚腩瞞過，你的樣子變化很大。」

項少龍坦然道：「我當然要吃驚，怎知你會不會出賣我。」

李園不悅道：「我李園怎會是這種卑鄙小人，在戰場上分高低，死而無怨，但哪能在此時刻落井下石？」

項少龍歎了口氣，想起龍陽君，但又不能從他而聯想到卑鄙小人的形容詞。

李園訝道：「看你的神情，似乎真有老朋友曾背叛你。」

項少龍望往車窗外的齊都大道，心中百感交集，一時說不出話來。以前他對李園的信任，實遠及不上龍陽君。不過李園之所以仍能這麼講義氣，皆因李園的楚國，尚未有三晉那種首當秦國之衝的切膚之痛。

李園伸手摟著他肩頭道：「今午我見過韓闖，他對你當日在戰場上冒殺頭之險，將他釋放，仍非常感激。只憾君命難違下，難對你施以援手。不過我卻不大相信他，這傢伙耽於酒色財氣，生活靡爛，說不定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見項少龍神情落寞，續道：「少龍非常了得，打敗仗都敗得那麼漂亮，還避過三晉人的重重追捕。現在人人都相信你已回到中牟去，哪猜得到你搖身一變，竟成了鳳菲的管事，還到了臨淄來。」

項少龍收攝心神，問道：「你為何會有空到這裡來呢？」

李園笑道：「你該猜到點端倪吧！兩次合縱，齊人不但沒有參加，還在扯我們後腿，所以我們五個合縱國聯合起來，希望可以捧起二王子田建當齊君，扳倒大王子田生和田單的一黨。我去見仲孫龍，正為此事。」

項少龍道：「這麼說，呂不韋則是為支持田單而來。」

李園雙目寒芒閃過，冷哼道：「呂不韋仍以為自己有以前的聲威，確是癡心妄想。現在誰都知道，秦國真正掌權的人，是少龍你而非呂不韋。哈！你知不知道快要可以神神氣氣地以項少龍的身份隨處走動呢？」

項少龍愕然道：「此話怎說？」

李園歎氣道：「現在我們五個合縱國，在少龍手上敗得一塌糊塗，無力再戰。不能戰只好求和，所以各國分遣密使入秦說項，希望不會被你們選作第一個攻擊的目標，少龍須在此事上幫小弟一個忙。」

項少龍道：「這個不用你說我也會幫你。說真的，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會領兵攻打你們。」

李園歎道：「少龍便是這樣一個人，否則豈肯放過韓闖！」

項少龍苦笑道：「儘管談成和議，但想要我小命的人仍有很多。」

李園笑道：「和議若成，那時只要你大大方方的出來亮相，讓所有人知道項少龍在此，保證沒有人敢動你。你是嬴政最尊敬的人，誰敢開罪你致招來報復。」接著續道：「前些時因你生死未卜，嬴政大發雷霆，下令全力攻趙，命桓齮、楊端和、蒙武、蒙恬四人趁李牧被牽制在中牟的時機，大舉侵趙，每戰均不留降卒，殺得趙人叫苦連天，還損失大片土地，偏是韓魏袖手不理，韓晶、郭開等不知多麼後悔曾支持蒲鷊，弄至這等田地。」

項少龍大生歉疚，卻又感無能為力。

李園忽又興奮道：「照少龍看，可否讓呂不韋永遠回不了咸陽呢？齊人雖會保護他，但我們卻可在途中伏擊，殺他個全師覆沒。」

項少龍雖大為心動，卻知呂不韋仍是死期未至，沉聲道：「呂不韋已時日無多，我們不用多此一舉。而且誰都不希望呂不韋死在自己的國境裡，還是集中精神弄倒田單吧。」

李園提起田單，心頭火發，怒哼道：「田單當日聯同春申君來害我，此仇此恨我定然要跟他清算。」旋又壓低聲音得意道：「這次襄王廢去田生的太子身份，皆因愛妃寧夫人指田生對她有不軌企圖。哈！少龍可知寧夫人是何人，她就是清秀夫人的親妹子。」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看來應是誣陷居多，李園把這麼秘密的事告訴自己，可知他是絕對地信任他項少龍。

李園又道：「你該沒有忘記清秀夫人吧？她到咸陽時還見過你，這次也特地來了，現在住到王宮去，我則住在你隔鄰的別館。」

項少龍當然不會忘記這個像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男人沒有絲毫興趣的美女，沒料到忽然間大家又共處在同一座城市裡。

李圓笑道：「鳳菲該是少龍的囊中之物吧！」

項少龍失笑道：「不要胡猜，我和她絕無男女之私，不過此事或要請李兄幫忙，因為除了仲孫龍外，呂不韋亦對她有所圖謀。」

李園欣然道：「這個容易，只要我們一道回楚，誰敢來動我。」

項少龍正容道：「李兄千萬莫要輕敵，呂不韋和田單不是可任人擺佈的，說不定會發動陰謀，讓田生登上王位。」

李園露出凝重神色，點頭道：「少龍說得對，我確有點失於輕狂。」

項少龍見聽松別館在望，道：「最好讓我在此下車，因我不欲太過張揚。」

李園依依不捨道：「可否約個時間明天敘敘，我還未知道你為何會來到這裡，且成為鳳菲的管事。」

項少龍道：「明天怕不行，我看情況吧！」

兩人約好聯絡之法，項少龍溜下車去。

項少龍踏入聽松別館，守門的眾家將均肅然起敬，神態與以往截然不同。

項少龍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其中一人道：「雷允兒等剛被送回來，只受了點皮肉之傷。沈爺真行，竟可使仲孫龍乖乖地聽你的話放人。」

項少龍道：「大小姐回來了嗎？」

另一家將躬身道：「回來了有小半個時辰，還命沈爺立即去見她。」

項少龍順口問道：「談先生有沒有一道回來？」

家將答道：「談先生到了他下腳的聽梅館去，怕明天才會回來。」

項少龍知肖月潭去為他打聽消息。點了點頭，逕自往內院找鳳菲。

跨入鳳菲所居內院主樓的門檻，小屏兒迎上來，冰冷的俏臉掩不住驚喜神色，道：「你終回來了。」

項少龍生出憐意，低聲道：「多謝小屏姐關心。」

小屏兒故意沉下臉去，垂頭道：「誰關心你？不過小姐正等得心焦。」

項少龍很想把她摟入裡，好言安慰。可是心中實再容不下其他女人，只好不發一言，依她指示登往樓上。

鳳菲鉛華盛裝盡去，換上便服，坐在小廳一角，見他到來，不知是否想起昨晚被他強吻一事，俏臉微紅，仍是欣然道：「你回來了！教人擔心死哩，快坐下！」

項少龍規規矩矩地在她對面席地坐下，微笑道：「大小姐定把齊國王室迷得神魂顛倒了。」

鳳菲狠狠白他一眼，令他心中一蕩，俏佳人道：「你究竟憑什麼手段，竟可令存心惹事的仲孫龍放人？」

項少龍淡淡道：「憑的當然是三寸不爛之舌，大小姐可滿意答案。」

本是無心之言，聽在鳳菲耳內卻完全變成另一回事。粉臉刷地飛紅，大嗔道：「人家尚未和你算昨晚的賬，你竟……我……」

項少龍知道犯了語病，尷尬道：「我真沒有那個含意……嘿……」

鳳菲更羞得無地自容，垂下紅透耳根的螓首，不知所措，一副六神無主的誘人樣兒。項少龍不知該如何應付這個場面，鳳菲的誘惑力絕不在紀嫣然或琴清之下，若非知她心有所屬，項少龍自己實在沒有把握按捺得住。

好一會鳳菲稍復常態，幽幽道：「我實在不該和你獨處一室的，偏是我們說的話不可讓別的人聽到。」橫他一眼道：「你須恪守規矩。」

項少龍心中苦笑，若她再以這種神態和自己說下去，天曉得自己的定力可以支撐多久。吁出一口氣道：「田單對大小姐態度如何？」

鳳菲俏臉仍紅霞未退，怔了半晌，答道：「表面當然是客客氣氣的，但我卻知他在探我口風。我哪能像從前般信任他呢？自然不會告訴他實話。唉！現在鳳菲已弄不清楚和你的主從關係。是你害人不淺。」

言罷垂下頭去。項少龍不由後悔昨晚一時衝動，強索她的香吻，弄得雙方關係曖昧，氣氛尷尬，又充滿強烈的挑逗意味。假若她昨晚不是謊稱自己是她的秘密戀人，無論她說出何人，他都不會有異常之舉。兩人一時不知說什麼話好。

鳳菲終打破沉默，輕輕道：「你教人莫測高深，以仲孫龍一向在臨淄的目中無人、橫行無忌，怎會賣你的賬？但你卻不肯告訴人家，鳳菲應不應該懷疑你與他達成什麼秘密協議，出賣鳳菲？」

項少龍不悅道：「你不信任我。」

鳳菲別有含意地瞅他一眼，嬌柔的垂下眼簾，出奇地溫柔道：「剛才赴廷宴時，鳳菲曾誠心向談先生詢問和你相處多天後，覺得你的人品如何。談先生精擅相人之道，言出必中。以前曾警告我說呂不韋絕不可信，所以鳳菲對他的看法非常重視。」

項少龍心中好笑，肖月潭是否精於相法，他仍不大瞭解，而他對呂不韋的看法自是不會出錯。淡然道：「他怎麼說。」

鳳菲秀眸閃過奇異的神色，低聲道：「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我不敢苟同，第二句卻令我生出非常古怪的感覺。」

項少龍再不像從前般怕給人發現自己的身份。大不了可托庇於李園，這裡又是齊人作主，誰敢冒開罪秦楚兩國之險來對付他項少龍？即使是呂不韋，在表面上都要維護他，否則小盤必不會讓他脫罪。故此聞言好奇心大起，道：「願聞其詳！」

鳳菲幽幽的白他一眼道：「談先生說你是個守正不苟的君子，可以絕對的信任你。」

項少龍失聲道：「正人君子就不可和美人兒親嘴嗎？若我是正人君子，你自可毫無保留的予以信任，有什麼好奇怪的？」

鳳菲本在緊繃俏臉，旋已忍不住「噗哧」嬌笑，又像怪他引她發笑般盯他一眼，微嗔道：「正人君子自可以親女兒家的嘴，但強迫女兒家親嘴的卻絕非正人君子，既然非是正人君子，我為何不能懷疑你與仲孫龍秘密勾結。」

項少龍不懷好意的笑起來，瞧著她玲瓏浮凸的上身，油然道：「若我不是正人君子，鳳小姐昨晚勢要貞操不保。」

鳳菲本回復正常的如花玉容又再飛起紅霞，大嗔道：「你愈來愈放恣。」

項少龍洒然聳肩道：「正因我是這樣一個人，因而弄到窮途末路。對我來說，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本身可享有相同的權利，所謂尊卑上下，只是職位和責任不同吧！大小姐如不喜歡，小人佯裝回未吻過你前的樣子好了。」

鳳菲大發嬌嗔的道：「你可否不再提這件事呢？」

項少龍深深享受兩人間糾纏不清的樂趣，攤手道：「這可是你先提起的，不要說過了又拿來責怪我。」

鳳菲拿他沒法，歎道：「算我做主子的怕了你的惡執事，當是人家求你，快說明仲孫龍究竟為什麼肯放人？否則鳳菲今晚豈能安寢？」

項少龍遂把整件事和盤托出，只瞞過李園認出自己是誰，使鳳菲聽起來就像他仗義幫忙般。

鳳菲杏目圓睜道：「你知不知道解子元是什麼人？」

項少龍不以為意道：「當然知道，他的官職看來不低。」

鳳菲責怪的道：「怎止如此，他不但是一品大官，還是著名的才子。蘭宮媛的歌舞大部份是他編的，此人更是二王子田建的陪讀侍郎，所以仲孫龍不得不給他面子。」

項少龍露出原來如此的神色，當然不會大感震驚。

鳳菲訝然瞧他道：「為何你好像一點不以為意的樣子，你求財之外不是也求功名嗎？李園或解子元任何一人都可令你飛黃騰達，而你卻一點不放在心上似的。」

項少龍心中叫糟，知道已露出不可彌補的馬腳，乾咳一聲道：「當時我只想救人，倒沒想得這麼遠。」

鳳菲神色回復往昔的清冷，秀目生輝道：「沈執事可想知道談先生說我可絕對信任你時，為何我心中會生出非常怪異的感覺呢？」

項少龍知她對自己的疑心已像黃河氾濫的一發不可收拾，苦笑道：「大小姐最好不要說。」

鳳菲嗔道：「我偏要說，你這人最沒上沒下的，告訴你吧！當談先生說這話時，就像認識了你十多年般，不經半點思索，沒有絲毫猶豫。」

項少龍心中叫苦，男人始終不及女性心細。大處尚可穩守，小處則破綻百出，肖月潭這老江湖仍不例外。

鳳菲狠狠盯著他道：「昨晚鳳菲更親身體會到你可恨的風流手段，明白你不是不愛女色的人。而你卻偏能對屏兒、淑貞、秀真她們不屑一顧，這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心慌意亂的招架道：「怕是大小姐對男女之事經驗尚淺，把我的九流的招數當作是天下無敵的神功吧！」

鳳菲羞不可抑大嗔道：「還要胡言亂語。」

項少龍舉手投降道：「我們曾有君子協定，不再提親嘴這件事的，你偏又先提起來。」

鳳菲紅得像喝醉了酒的俏臉現出似嗔似怨，嬌艷無倫的神態，佯怒道：「不准你再胡扯，告訴人家為何今天你忽然會多了個小肚腩出來，又長出這麼多花白的鬚髮？」

項少龍豁了出去，訝道：「你昨晚感覺不到這陪伴我多年的肚腩嗎？我的白髮是因知道大小姐另有情郎，深歎無望而一夜白頭的。」

鳳菲忽然垂首，默然無語。項少龍則不知所措的靜待。

像過了整個世紀的漫長時間，鳳菲回復平靜，輕輕道：「為何鳳菲不早點遇上你呢？我活了二十一年，從未試過像剛才般投入忘憂的境界。」

項少龍歎了一口氣，無言以對。剛才自己亦忘掉遠在咸陽的妻兒。

鳳菲吁出一口仙氣，淡淡道：「你確是個正人君子，否則此刻就會乘虛而入，得到人家的身體。現在人家的命運已和你連繫在一起，可以坦白告訴我你是想瞞過什麼人嗎？」

項少龍暗鬆一口氣，知她仍未猜到自己是項少龍，道：「自然是要瞞過趙人，若被他們知道我在這裡，定會不擇手段來對付我。至於談先生，則是在邯鄲時便是素識，大小姐現在該明白小人的苦衷。」

鳳菲哂道：「不要再在我面前裝作『下人』的神態好嗎？鳳菲什麼人未見過，但卻沒有人比你更有自制力，見色不亂。唉！夜了！你也辛勞整天，回去休息吧！」

項少龍如獲皇恩大赦，連忙施禮起身，急著離去。

鳳菲大嗔道：「你好像很急於離開的樣子。」

項少龍知她心情矛盾，不過她的嬌媚神態確令他再難以像鳳菲所稱道的那麼有自制能力，移了過去，半蹲下來，伸手逗起她下頷道：「大小姐可知這句話會帶來什麼後果？」

鳳菲像失去反抗意志般任他完成輕薄的動作，星眸半閉道：「你不會的。是嗎？」

項少龍重重吻下去，痛快地享受她熱烈反應的一吻，以最堅強的意志悄悄離開。到樓下時，小屏兒背著他坐在一角。暗歎一口氣，終硬著心腸走了。

## 第五章偎紅倚翠

聽松別館是庭院式佈局，前堂後寢，左右對稱，由大門起，依次排列是小廣場、門廳、正廳、後廳。兩側是花廳、書室等休閒之地。接著是個大花園，然後是三進式內宅，由八個四合院落組成，尊卑有序。院落前後間以亭園，花木作點綴。鳳菲的主樓設在八個四合院正中處，四周疊假山，鑿泉池，栽花植樹，布列盆景，環境優美。

項少龍離開主樓，大雪方停，月亮在雲後露出半邊臉蛋，金黃的色光灑在變成銀白色世界的園林裡，頓使項少龍緊張的心情鬆弛下來。若和鳳菲在主樓上共度春宵，豈非人間大快事。想到這裡，項少龍嚇了一跳，停在林木間，暗忖這麼下去，終有一晚會把持不住，和鳳菲發生男女歡好之事。看著週遭怡情養性的勝景，更感宦海的險惡。

正心生感慨，祝秀真甜美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沈執事何事在這裡欲離不去？」

項少龍轉過身去，美女像月夜中的仙靈般，盈盈而至，到兩體快要相觸，止步仰起吹彈得破的粉臉，含情脈脈地等待答案。

他當然不會告訴他心中所思，胡謅道：「我在欣賞園林的佈局，設計者是高手，把裡裡外外的人工美和自然美合為一體，在有限的空間創造出無限的意境。」

就在此刻，他察覺到主樓上鳳菲閨房的窗子燈光明滅的閃了一下，醒悟到樓內人移到窗前，又閃到一旁，遮蔽燈光，造成這般情況。哪還不知她正偷聽他們兩人說話。

祝秀真聞言露出迷醉的神情，讚歎道：「沈執事形容得很好，我只想到花木可寄情，例如對芭蕉以聽雨，觀果樹以賞秋實，粉牆竹影，卻從沒想得像沈執事般透澈深入。」

項少龍微笑道：「秀真小姐為何尚未就寢？」

祝秀真牽著他衣角走到遠離主樓一個水池旁，低聲道：「今天沙立來找我。」

項少龍皺眉道：「為何我不知道的？」

祝秀真解釋道：「他是由谷明開了後門讓他來秘密見人家。秀真終和他曾有一段情，很難狠下心不見他一面。」

項少龍腦海浮起沙立被逐前狠毒的眼神，沉聲道：「他有什麼話說？」

祝秀真歎道：「我本不該說出來，但他不是說著玩的，故不得不向你報告。他說要把你和張泉碎屍萬段，聽他口氣，似乎有人在背後撐他的腰。」

項少龍想起谷明、富嚴等一眾他的舊手下。登時回復以前與人鬥爭的悍勁，暗忖若不先發制人，清除內奸，說不定一個疏忽下，會陰溝裡翻船，吃個大虧。冷然道：「你沒有套出在他背後撐腰的是什麼人嗎？」

祝秀真惶然道：「他不肯說。唉！你可否放過他呢？他已變得一無所有。」

項少龍啞然道：「若你夠愚蠢，他至少還擁有你和你的財富，只看他背後一直有人在撐腰，當知他一直在利用你。」

祝秀真羞慚的垂下頭去。

項少龍拍拍地香肩道：「回去睡吧！我會處理此事，以後千萬別再單獨見他，有問題立即來找我商量。」

祝秀真扯著他袖角赧然道：「今晚讓人家陪你好嗎？現在你已成了團內的大英雄。」

項少龍伸手在她臉蛋捏一把，笑道：「我累得差點沒命，還嚇得出過幾次冷汗，現在只想倒頭大睡，小姐的好意留待下日吧！」

祝秀真追在他身後獻媚道：「我最懂推拿之法，讓人家侍候你好嗎？保證你會不知不覺的酣然睡去。」

項少龍大為意動，不過自忖剛被鳳菲挑起火頭，若給祝秀真推拿之手再加燃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持不住時就要破了自定的戒律。想到這裡伸手把她摟到身前，柔聲道：「有你這標緻的人兒在榻上，我哪能不動心呢？何能酣然入睡？」

祝秀真嬌喘連連道：「你不歡喜人家，故不讓人家服侍你。」

項少龍又哄又吻，好不容易脫身離開，未到房門，給張泉截著，扯入房內，道：「你怎樣說服仲孫龍放人的？是否答應了他某些條件。」

對他自不能像對鳳菲般坦白，項少龍裝出抹一把冷汗的神色，低聲道：「幸好當時有楚相國李園在，他知道我是大小姐的人，從旁說項，仲孫龍怕得失他，方肯放人。」

張泉皺眉道：「李園該不是對大小姐有野心吧？這次差點弄出禍來，皆因你沒有事前向我請教管束下人之道，下次不要這樣了。」

項少龍倒同意此點，不過若非如此，也不能知道李園情義仍在。心中一動道：「你知不知道誰在背後撐沙立的腰？」

張泉顯是不知道沙立曾秘密來見祝秀真，聞言大吃一驚道：「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含糊地道：「大小姐告訴我有人見到沙立在附近出現。」

張泉思索半晌，搖頭道：「我不大清楚，沙立本身是趙人，說不定是為趙國某權貴服務。」

項少龍暗忖這資料已非常管用，遂告辭回房。

踏入房中，一陣似有若無的清香傳入鼻內。

項少龍怕是悶香一類的東西，立即閉起呼吸，待要點燈，董淑貞嬌柔的聲音從臥榻傳來道：「人家不要燈光嘛！」

項少龍大感頭痛，他今晚已先後被鳳菲和祝秀真挑起慾火，定力每況愈下，而董淑貞只是個最高級的名妓，攀摘了並不須負上情債，一時間使他的心更是蠢蠢欲動。

董淑貞狐媚的聲音又響起道：「還不過來！」

項少龍苦笑著走過去，淡淡月光由窗外透入，兼之他習慣了房內的暗黑，已可隱約見物。

揭開帳帷，董淑貞擁被而坐，媚笑道：「不要誤會，人家只是有密話要和你說。」

項少龍暗忖那被內該不會是個赤裸的胴體，竟隱隱湧起一陣失望。

項少龍脫掉鞋子，隨手把脫下的外衣拋在椅上，鑽入帳去，盤膝面對她坐下，道：「有什麼話得在榻上說出來。」

董淑貞氣質雖及不上鳳菲，卻也所差無幾，足可與單美美媲美。而且青春年少，方在妙齡，無論哪一點都是教人情難自禁的惹火尤物，兼之項少龍早被挑起慾念，說不動心是騙人騙己。董淑貞兩手鬆開，任由棉被滑下，露出曲線無限美好的赤裸上身，在朦朧的月色中，特別強調了挺秀的鼻子，高聳的酥胸，勾畫出無比動人的輪廓。最要命是她有點緊張的急促呼吸著，使上身豐滿的肌肉微微顫動，更形成使項少龍魂為之銷的誘惑節奏。項少龍心中一蕩，董淑貞光滑溫暖的肉體鑽入他懷裡，讓他享受到滑膩香軟的女體黏貼磨擦的高度刺激。

項少龍雖情不自禁地把她擁緊，心中仍是保持澄明清醒，低聲道：「你先說清楚來意好嗎？」

董淑貞不依的一陣扭動，登時更令項少龍心搖神蕩，須咬牙苦忍，勉強集中精神道：「你若是想以身體來收買我，只會令我生出鄙視之心。」

他少有以這種殘忍的語氣對付女性，卻知若不如此，勢守不住瀕陷的一關。董淑貞果然嬌軀劇震，離開了他。項少龍腦海中仍充滿摟著她光滑柔軟的蛇腰迷死人的感覺，忍不住湊過嘴去，飽嘗索吻的滋味。不一會董淑貞重新纏上他粗壯的脖子，但唇分之後，再沒有故意挑逗的行動。

董淑貞見他沉默不語，幽幽道：「你不歡喜淑貞嗎？」

就算明明不歡喜她，項少龍怎能說得出口來，何況只是違背良心的話，苦笑道：「不歡喜你的男人，就是不正常的。可是現在形勢險惡異常，前門有虎，後門有狼，若我和你一旦相好，卻又搞不清楚彼此的利害關係，會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有害無益。」

董淑貞坐直嬌軀，歉然道：「我倒沒有如此去想，只是希望獻身於你後，能得多一點你的歡心和憐惜。你很有本事，仲孫龍竟要賣賬給你。」

項少龍奇道：「為何你不像其他人般，以為我私下和仲孫龍有秘密交易呢？」

董淑貞甜笑道：「因為我知道你不是這種人。」

項少龍泛起知己的感覺，仍怕她只是討好他，低聲道：「假若我可使大小姐安然退隱，而你則繼承她的事業，組成自己的舞伎團，你意下如何？」

董淑貞嬌軀劇顫，旋則淒然搖頭道：「沒有可能的。我剛聽到消息，大小姐已將我們作了送人的禮品，而這人在東方六國裡有很大的影響力，現在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人安排我帶點細軟私下離開，到哪裡去都不要緊。」

項少龍微笑道：「你該早知有這樣的事而不是剛探聽得來的吧！」

董淑貞點頭道：「你的推測不錯。但直至今天，我終猜到那人竟是韓國的當權侯爺韓闖，他交遊廣闊，與二王子田建關係密切，我們怎鬥得他過，還妄想脫離他的魔爪。」

項少龍心中一震道：「你怎知是他？」

董淑貞冷笑道：「今午韓闖曾秘密來過，只是你不知道吧！若鳳菲不是與他有勾結，怎肯私下見這好色的傢伙。他在榻上的醜態，想起來便令淑貞作嘔。」

項少龍方曉得韓闖亦是董淑貞的入幕之賓，難怪對她念念不忘。柔聲道：「我自有辦法把事情弄妥。」

董淑貞怔怔地瞧他好半晌，道：「這種事，憑你一句空口白話教我如何相信？若你拿不出具體的事實，我只好自己想辦法。」

項少龍怕她著寒，摟著她躺到被窩裡，咬著她耳朵道：「若你倚賴張泉，只是與虎謀皮，此人品格低下、心腸歹毒。至於我如何幫你的細節，除非你向我清楚表明心跡，否則很多事我都不會跟你詳說。」

董淑貞誤會他的意思，擁著他深吻道：「你要我怎樣做都可以。」同時伸手捏摸他的背肌。

項少龍大感吃不消，制止道：「我不是要你這樣，而是想你清楚說出你和張泉或其他人的關係等諸如此類的實情。」

董淑貞停止挑逗他，蹙起黛眉道：「我怎知你不是一心只為大小姐效力，說真的，論財富我遠及不上大小姐，姿色更遜於她，而你對人家的身體又不感興趣似的，教人有什麼信心以為可縛住你的心呢？」

項少龍訝道：「你剛才不是說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董淑貞苦笑道：「可是你對人家的印象一向不大好嘛！」

項少龍誠懇的道：「現在早改變了，事實上我根本不須騙你。因為我早知你和張泉的關係，只是要你親口說出來以表誠意而已。」

董淑貞道：「好吧！我曾陪過他幾晚，他這人很有辦法，大小姐很忌憚他。他要我把大小姐這次兩台歌舞的歌譜抄一份給他，然後他可以安排我平安留在齊國，不用到韓國去。」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旋則醒悟歌譜定是交給田單，因為蘭宮媛是田單的人。只要蘭宮媛先鳳菲表演，旋律有點肖似，就可沉重地打擊擾亂鳳菲的陣腳，此計非常卑劣。

董淑貞再深吻他一口，得意地道：「你想不到吧！只要傷害鳳菲的事，我都不怕做。我還會在表演前溜走，好教她知道光榮並非憑她一個人掙回來的。」

項少龍急道：「那你已把曲譜交給張泉嗎？」

董淑貞道：「若交了他就不敢說出來，現在我什麼都對你說出來，沈爺你會拿什麼出來哄人家呢？」

至此項少龍深深領教到這些名姬的心腸手段。最厲害處是她們懂得男人的心理，扮出可憐兮兮極須同情保護的模樣，又不吝嗇身體，軟語相求。其實無論是董淑貞或祝秀真，都各有自己的一套計倆。像董淑貞現在使出來的等若變相的威脅。她認定項少龍是鳳菲的人，所以透過他向鳳菲傳遞訊息，若不肯放人，鳳菲便要在這場歌舞拚鬥中敗於另外兩大名姬之手。當然她會有特別手段，不怕鳳菲逞強施壓。至於她為何會忽然知道韓闖牽涉在此事內，當然是祝秀真告訴她。而祝秀真卻是由沙立處聽來，但祝秀真卻把這麼重要的消息瞞著他項少龍。幸好項少龍知道兩女的親密關係，從而推斷出來。她們仍是在合作無間，只不過各盡其力，分頭進行。對董淑貞和祝秀真來說，已認定他項少龍私下被仲孫龍收買了，故能令仲孫龍放人。她們當然毫不在乎鳳菲的命運，祝秀真索性不問，而董淑貞還贈他一件高帽，弄得他飄飄欲仙。連鳳菲這表面擺著完全信任他的美女，亦在見韓闖一事上瞞他，足可以「居心叵測」來形容。

項少龍想得頭大如斗，呻吟道：「你的所謂坦誠相告，實在可怕。唉！二小姐，你知不知道就這麼一句話，令我首次起了一走了之，什麼都不管的想法。」

董淑貞又熱情地獻上香唇，低笑道：「淑貞知沈爺不是有首沒尾的人。」

項少龍暗忖你看得很準。驀地發力抱得她差點折了腰肢，在她小耳旁冷哼道：「董淑貞，若你當我只偏幫大小姐，再向我使手段，終有一天你們會悔恨終生的，相信嗎？」

董淑貞吃驚的低呼一聲，嗔道：「人家只是向大小姐使手段，你嘛！只求你憐惜人家吧！」

項少龍感到她又像一條水蛇般在懷裡扭動，大感吃不消，推開她少許，柔聲道：「若我是鳳菲，一旦發覺你們存有這麼一份曲詞，只要把你和秀真兩人抓起來，必可找出那份曲詞的下落，要不要賭一鋪看看。」

董淑貞像受驚小鳥般抖顫一下，使項少龍知道命中她的要害，那就是她和祝秀真的連盟關係。祝秀真是一面倒的軟功，董淑貞卻是軟中帶硬，都是針對項少龍而施展的手段。換了項少龍定力稍差，早已沉迷於她們股掌間，再難自拔。幸好他先前打定主意，不肯墮進溫柔陷阱裡，故可保持清醒。說不定兩女跟沙立早有協議，聯起來對付他和鳳菲。在董淑貞和祝秀真的立場，誰能予她們最大的利益，她們就靠向誰。若項少龍以為她們對他另眼相看，是不折不扣的傻瓜。兩人在昏暗的室光裡互相對視。

好一會董淑貞幽幽道：「你為何會這麼想呢？」

項少龍歎道：「你回去想想好嗎？曲詞一事，我絕不會代你告知大小姐，要說自己去說。當有一天你肯無條件的信任我，不再暗中去勾結像張泉、沙立那種卑鄙之徒，你便來向我說一聲，那時我會真的幫助你們，且不要求任何回報。」

董淑貞還要狡辯，項少龍怒喝道：「給我滾！」

兩行淚珠由董淑貞眼角瀉下，默默離榻。項少龍看著她在帳外窸窸窣窣的用衣服遮蓋羊脂白玉似的胴體，差點忍不住喚她回來，最後還是狠起心目送她離去。

項少龍一覺醒來，已是辰末巳初，還是肖月潭把他喚醒的。項少龍這時成了團內的特權階級，教人把早點送進房來，兩人邊吃邊談。

到項少龍把昨夜發生的事告訴肖月潭後，肖月潭抹了一額汗道：「幸好李園夠義氣，否則你昨晚就完了。有了李園的支持，形勢大改。現在縱然你暴露身份，齊人仍不敢碰你，李園也不會讓齊人這樣做。」

項少龍道：「探到什麼消息嗎？」

肖月潭道：「只是舉手之勞吧，鄒大師仍然健在，現居於稷下學宮，齊人對他奉若神明，若要表露身份，最好是透過他，只要他對齊王說一聲若殺害你必生橫禍，保證用劍指著襄王的咽喉，他都不敢動你半個指頭。」

項少龍大喜道：「我要先見他一面，再決定該怎樣做，肖兄可否安排。」

肖月潭道：「這個沒有問題，待會我去求見他。呂不韋今午會來，我將派人嚴密監視張泉，他一拿到錢，便是他倒霉的一刻。」

項少龍道：「不要傷得他太重，我還要利用他來間接推測呂不韋的動靜。」

肖月潭冷哼道：「這種人殺了他都嫌把手沾污，少龍放心。」又笑道：「還記得我們的人裡有個叫仲孫何忌的嗎？他是仲孫龍的堂侄，我會請他打聽仲孫龍的舉動，他一向不滿堂叔，又對鳳菲非常崇慕，必肯仗義幫忙。不過少龍若肯亮出朵子，保證以仲孫龍的強橫，亦不敢輕舉妄動。唉！若知你能回秦國去，誰敢冒得罪你之險。包括三晉在內，雖然誰都希望對方向你出手，但要任何一國負上殺你之名，卻是休想。」

項少龍點頭同意。當日自己落荒而逃，三晉齊心合力來追殺自己，現在銳氣已過，又正向小盤求和，誰仍肯來對付他項少龍呢。最妙是齊人表面上定要擺出全力維護他的姿態，以保持和秦國的良好關係。對齊人來說，首要目標是世仇燕國，而非秦人或項少龍。再加上李園這大靠山，項少龍隨時可重見天日，不用躲躲藏藏的做人。

項少龍頗有吐氣揚眉之感，不過仍有點捨不得目下所扮的角色，笑道：「楚國是李園，韓國是韓闖，秦國是呂不韋，其他三國來的是誰？」

肖月潭油然道：「魏國自然是你的老朋友龍陽君，趙國則是郭開。至於燕國，太子丹當然不敢親來，到的是他的大將徐夷則，此人升了官，還被燕王喜封作陽樂君。」

項少龍苦笑道：「果然全是老朋友，這裡最大的青樓是哪一間，不若在那裡擺上兩席，開個敘舊聯歡會。」

肖月潭欣然道：「少龍開始有說笑的心情。」

就在此時，敲門聲響，有小婢來報道：「石素芳的金老大來了，想見沈執事。」

項少龍大感愕然，肖月潭笑道：「此人有點豪氣，不是壞蛋，少龍不妨看看他有什麼事。」

項少龍把果核放進舌底，到前廳與金老大見面。

金老大雖曾在咸陽見過項少龍，但明顯地完全認不出是他。尤其項少龍語調帶點口吃的古古怪怪，更不惹疑。

寒暄過後，兩人分賓主坐下，侍女奉上香茗，項少龍以他的「果核之聲」斷斷續續道：「不知金老大找小弟有何貴幹？」

金老大笑道：「自然是要來祝賀沈兄當上執事之職，若是張泉那傢伙仍據此位，休想我踏入此處半步。」

項少龍毫不奇怪，因為張泉正是人人鄙視的小人。不過金老大乃跑慣碼頭的人，理應不會開門見山的數別人長短，這麼說是試探自己居多。微笑道：「希望將來金老大不會因有我沈良在，而不屑光臨。」

金老大微俯過來，低聲道：「現在外面謠言滿天飛，說鳳小姐臨淄之行後退隱田園，不知此事是否屬實。」

項少龍苦笑道：「你教我怎樣答你，是否想迫我說謊？」

金老大欣然道：「我明白哩！這次我特地來訪，是想安排素芳與鳳小姐見面打個招呼，素芳一直很仰慕鳳小姐的才藝。」

項少龍道：「我雖不能為大小姐作主，但應該沒有問題，老大請說出時間來吧。」

金老大道：「不若在午後時分！最好我們兩人在場。」

項少龍心中一動，知道並非閒敘那麼簡單，否則金老大何須在旁。金老大的身份與自己正執事的身份，可說是判若雲泥。人家乃一團之主，石素芳地位雖超然，但名義上仍只是他旗下的正印當家花旦，而他項少龍則是個大跑腿。他說希望自己在場，只是客氣話吧！

項少龍道：「這個我明白，老大可否透露少許玄虛，教我好向大小姐傳話。」

金老大點頭道：「煩請告知鳳小姐，說有人全心求勝，不擇手段便可以。」

項少龍想起柔骨美人蘭宮媛，恍然道：「我這就去通知大小姐。」

金老人欣然告辭。項少龍想找肖月潭，但他剛剛離開，又給張泉扯著問長問短，敷衍了他，脫身到鳳菲的主樓去。鳳菲等正在內廳排舞，董淑貞和祝秀真都有點花容憔悴，項少龍猜董淑貞定是離開他的房間後，去找祝秀真商量，說不定還干了假鳳虛凰那回事，所以自不能精神弈弈。小屏兒見他來到，故意避到一角，不與他打照面。幸月則連飛媚眼，擺出請君大嚼的誘人樣兒。而其他美姬對他態度大改，顯示經昨晚一事後，他的地位大為改觀。

鳳菲正在指點雲娘一眾樂師，見項少龍來到，嬝娜多姿地走到他旁，低聲問道：「金老大來找你作什麼？」

項少龍說出來，淡淡道：「韓闖來找你作什麼呢？」

眼角到處，董淑貞等無不偷偷注視他們的神情。

鳳菲不悅道：「你要管的事愈來愈多。」

項少龍心中有氣，冷冷道：「肯否讓我管，決定權當然在大小姐手上，大小姐一句話即可使我捲鋪蓋到街頭去度宿。」

鳳菲美目生寒，盯著他嘲弄地道：「有解子元和李園等大貴人看顧，沈大爺何用落泊街頭？」

項少龍知她其實心中淒惶，軟化下來道：「算我語氣過重，你有事瞞我，我當然不高興。」

鳳菲呆了片晌，歎道：「你愈來愈像鳳菲的夫君大人，為何我每一件事都要告訴你呢？」

這次輪到項少龍有點理屈辭窮。理論上，鳳菲確沒必要告訴他曾見過某人或某人。問題是事情牽涉到董淑貞等人的命運，所以項少龍會關心，是一個立場的問題。

項少龍無奈道：「好吧！我以後再不理你這方面的事。」

鳳菲默然片刻，低聲道：「為何我們晨早第一次見面，便要吵架呢？」

項少龍衝口而出道：「因為我們在擔心對方。」

鳳菲嬌軀一震，把門的家將唱喏道：「魏國龍陽君到！」

項少龍登時頭皮發麻，鳳菲已欣然道：「請君上進來！」

只看鳳菲神態，便知她和龍陽君關係密切，龍陽君或者是鳳菲唯一不用擔心會對她有非份之想的「男人」。項少龍避無可避，龍陽君在一群從衛前呼後擁中，踏進內廳。包括鳳菲在內，全體姬婢樂師福身曲膝，半跪迎接魏國的紅人，只有項少龍怎都「曲」不下去。龍陽君一眼看到他，「嬌軀」劇震，呆在當場，不能置信的目瞪口呆。鳳菲等無不大感愕然。

項少龍一聲長笑，抱拳道：「君上別來無恙。想當年沈良在無忌公子府作客卿，曾與君上把酒夜話，想起時光流逝，實令人不勝感慨。往者已矣！沈良差點把往事都忘記哩。」

龍陽君掠過羞慚之色，恭敬回禮道：「難得沈兄肯不記舊事，本君沒齒不忘，無忌公子之事，本君只是迫於形勢，事後恨不得立即自盡，唉！我不知該怎麼說下去。」

兩人借信陵君魏無忌一事，解決恩怨，一方表示諒宥，一方則認錯求情。除了龍陽君身旁熟悉項少龍的高手焦旭外，其他人似明非明，一頭霧水。

鳳菲等固然驚訝至極，駭然沈良原來這麼有身份地位。龍陽君的手下卻是大惑不解，怎都不明白當日弄掉信陵君後還要擺酒席慶祝的主子，竟是心中後悔。情況確是非常微妙。

鳳菲站直嬌軀，欣然道：「原來君上和敝執事沈先生竟是素識。」

項少龍環目一掃，見由鳳菲以至小屏兒，上上下下的眼光無不透出異樣神色，又尷尬又叫苦，知道她們都在懷疑自己和龍陽君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關係。最糟是自己從未向她們任何一人證明自己是「正常男人」，而「不正常」卻屢有表現，使情況更為曖昧。小屏兒更露出恍然釋然的神態，教他更是難堪，他從未想過會陷進如此處境中。

龍陽君神態忽地變得無比輕鬆，舉步走過來，同時向眾姬笑道：「各位小姐請勿因本君在而影響排練，當本君是個旁觀者好了。」

董淑貞狠狠瞪項少龍一眼，與眾姬繼續研練舞技。

龍陽君來到項少龍前，先伸手與他緊緊一握，鬆開手對鳳菲道：「鳳小姐有沈兄為你辦事，一切煩惱當可迎刃而解。」

項少龍心中一震，終於知道龍陽君方是鳳菲的真正保家。而韓闖只是另一隻棋子，換了他是鳳菲，亦會只相信龍陽君而非好色的韓闖。不過鳳菲若想安然往咸陽去會神秘情郎，最好是同時有魏韓兩國的有勢力人士照應，而龍陽君當然有能力監管韓闖。

鳳菲嬌軀微顫，看了看項少龍，又瞧瞧龍陽君，顯是弄不清楚龍陽君的含意，低聲道：「君上見過韓侯沒有？」

項少龍心知肚明，這等若問龍陽君知不知道有呂不韋牽涉在內的最新發展。果然龍陽君道：「當然見過，也知道小姐的心事，不過有智計過人的沈兄為你運籌謀算，呂不韋將吃不完兜著走。」

鳳菲由訝異變為大吃一驚，怔在當場。

龍陽君知道因得項少龍的原諒而太過興奮，說話過於「老實」，補救道：「沈兄的才智確令我這曾是他對手的人亦佩服得五體投地。」

陪龍陽君前來的焦旭伸手緊捏項少龍的臂膀一下，頗有識英雄重英雄的意味。在經歷這麼多苦難，項少龍湧起滿腹辛酸的感覺。鷹王殉主的情景，再活現心潮。鳳菲見到他一對虎目射出神傷魂斷的神色，還以為他思憶故主，芳心升起無法形容的滋味。

龍陽君瞥了正試演舞步的諸姬一眼，向鳳菲道：「本君想與沈兄借一步說話，再向鳳小姐請安。」

鳳菲哪能說不，只好答應。

項少龍和龍陽君到了側廂，遣走下人，龍陽君湧出熱淚哭道：「我真的不是人，少龍這麼待我，我卻……」

在項少龍百般勸慰下，他好過了點，「秀目」紅腫的道：「我將此事告訴韓闖，給他罵了個狗血淋頭，說在戰場上分生死無話可說，卻怎能在你落難時不施援手？」

項少龍大奇道：「你怎可以把事情告訴韓闖，你信任他嗎？」

龍陽君愧然道：「憋在心內太辛苦了，我情願被人責罵出賣，不過我除了少龍，嘿！除了少龍外，就數他可說點心事，他還有很多事要倚靠奴家。」

項少龍很想說發夢都想不到韓闖這麼有義氣，但說出來怕更傷「沒有義氣」的龍陽君的「芳心」，道：「那你代我通知他一聲，講明我在這裡的身份，因為我還要請他高抬貴手，放過董淑貞諸女。」

龍陽君顯是清楚韓闖和鳳菲間的交易，點頭答應，道：「現在你除了要提防田單和呂不韋外，更要小心郭開，他特地把你的『怪兵器』帶來齊國獻與襄王作賀禮，好拖齊人下水。弄得襄王進退維谷，接禮則怕開罪嬴政，不接又怕人笑他害怕秦人。」

項少龍聽得牙癢起來，狠狠道：「你可否給我打聽找這把『百戰寶刀』的下落，我必須把它弄回手上。」

龍陽君點頭答應，然後道：「令儲君剛派來特使，警告我們三晉誰若敢損你半根毫毛，必會不惜一切發動報復，嚇得我們立即取消所有搜捕你的行動。趙人最慘，被你們連下五城，李牧又不敢離開中牟，而我們新敗不久，想助趙人亦有心無力，所以現在郭開對我們恨之入骨。昨晚在招呼你鳳小姐的筵席上，還對我和韓闖冷嘲熟諷，態度惡劣。」

項少龍問道：「田單現在的情況如何？」

龍陽君道：「他仍握有實權，最大的弱點是他捧的田生昏庸無能，遠不及二王子田建的受人擁戴。田建雖不算什麼人材，卻懂籠絡人心，不似田生的驕傲自負。現時觀之，太子之位落在誰的手上，仍是未知之數。」接著有點尷尬道：「少龍怎能先知先覺的離開敝府，成為鳳菲的執事。」

項少龍本不想說，但怕他疑心自己不肯原諒他，所以作出簡略交待，當然對曾入魏宮之事隻字不提。

龍陽君聽罷羞悔交集，道：「少龍打算何時亮相，那就可名正言順的取回寶刀。」

項少龍躊躇道：「我好像有點不習慣回復自己身份，看情況再說吧！」

龍陽君道：「若不須暴露身份，就不宜暴露。所謂『齊國多狂士，稷下多狂徒』，稷下那些狂人縱情放志，看不起天下人，文是如此，武更如是。尤其曹秋道一向護短，他那些得意門生，確有幾個得他真傳，在臨淄一向稱王稱霸。現在少龍已隱為曹秋道外天下第一名劍，若你來此一事傳開去，必惹來無謂煩惱。這些比武之事齊王恐怕難以阻止，而且如果可以在公平決戰裡殺死你，嬴政怕亦有口難言。」

項少龍哪還有爭雄鬥勝之心，點頭道：「君上說得對，田單、呂不韋和郭開肯定會乘機煽風點火，我若惹出曹秋道，說不定我會像呂不韋遇上我般吃不完兜著走，那就糟透。」

龍陽君忍不住「噗哧」「嬌笑」，舒暢地道：「今晚奴家可以好好睡一覺，自那晚後，人家鬱痛得心兒都碎了。」

項少龍見他確是一副「為情消瘦」的樣子，憐惜道：「由始至終，我並沒有怪你。」

龍陽君仍不想離開，給項少龍催道：「我們不宜傾談過久，你自己回去向鳳菲交待，我也該去看看幾個給仲孫龍手下打傷的同伴。」

龍陽君愕然道：「仲孫龍這麼快便來行兇嗎？」

項少龍再費唇舌把事情說出，龍陽君羞愧道：「我竟連李園都比不上，真不算是人。」

項少龍再好言安慰一番，龍陽君依依不捨的去了。

龍陽君走後，鳳菲出奇地沒找他說話，到吃過午膳，小屏兒奉命來召他去相見。

項少龍隨在小屏兒身後，往內廳走去，多天不肯和他說話的小屏兒忽和顏悅色道：「原來你是好男風而不愛女色，小屏兒死心哩。」

項少龍為之啼笑皆非，明知不該否認，卻又不能不否認，正容道：「實情如何，小屏姐終有一天會明白的。但我卻有一事不明，小屏姐不是該與大小姐共進退嗎？為何卻好像……好像……嘿！」

小屏兒掩嘴笑道：「你是想說為何我好像很想找人來嫁的樣子吧？事實上我從沒想過嫁給你，只是不滿你不當人家是人的樣子，小姐常說女人的第一次最重要，定要找個懂憐香惜玉的人才行。我當然不會離開小姐，但在這方面小姐卻予人家自由嘛。」

項少龍心中一蕩道：「若有了身孕怎辦？」

小屏兒俏臉微紅道：「這個何用你來擔心，團中誰都懂得防避之法，唔！你對女人還有興趣嗎？為何要問這種羞人的事。」

項少龍見她認定自己好男色不好女色，暗忖這次跳下黃河都洗不清，只好閉口不言。

內廳一側擺滿樂器，除鳳菲外靜悄無人，小屏兒退下，項少龍在鳳菲旁坐好，道：「大小姐以前和石素芳見過面嗎？」

鳳菲不大感興趣的搖搖頭，道：「金成就是個人材，八面玲瓏，頗受人尊敬，可惜我遇不上這等人，否則現在不用受你的氣。」

項少龍道：「大小姐仍是餘怒未消？」

鳳菲垂首嬌笑道：「誰敢惱你這個龍陽君要肅然起敬的人呢？何況你歡喜時就把人又抱又吻，惡起來便罵個不休，幸好現在鳳菲再不用擔心你會要人陪夜，否則睡難安寢。」

項少龍洩氣道：「竟見連你都那麼想？」

鳳菲搖頭道：「不！只是她們那麼想吧！幸月失望得哭著回房去，但我卻知道你非不愛女色，至少我曾親身體會過。這樣說只是氣不過你那副可恨模樣，故意挖苦你。」

項少龍苦笑道：「你對我真好。」

鳳菲道：「現在我愈來愈摸不清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龍陽君保證你可以絕對信賴，與談先生如出一轍，可知你信譽昭著，鳳菲再不會三心兩意，很想聽聽你的計劃。」

項少龍淡淡道：「先安內再攘外，此乃不二法門。若大小姐可授我全權，我會先對付張泉、沙立和他們的餘黨，只要安然抵達咸陽，一切大功告成。」

鳳菲淒然道：「你好像忘記呂不韋在咸陽的勢力有多大。」

項少龍故作驚訝道：「大小姐的情郎不是項少龍嗎？呂不韋能奈他什麼何？」

鳳菲知道說漏了嘴，大窘道：「但他現在身處戰場，最怕還未見到他，先給呂不韋找到。」

項少龍心中好笑，耍她道：「這方面沒有問題，只要通知烏家，他們自會護著大小姐的。」

鳳菲脹紅著臉道：「萬萬不可，我和他的事沒有人知道，唉！到時再說好嗎？」

項少龍放過她，看看天色道：「石素芳該來了，我先到大門接她，大小姐還有其他吩咐嗎？」

鳳菲道：「今晚有其他事嗎？」

項少龍搖頭道：「今晚我要去拜訪解子元，有什麼事呢？」

鳳菲道：「沒事了！我本想你陪我去赴齊王和田單歡迎呂不韋的廷宴，讓你可在旁看看他，現在算了。」

項少龍暗叫好險，自給龍陽君和李園認出來後，再沒信心面對呂不韋。肖月潭提出易容建議之時，並沒有想過他會面對面的與這兩人照臉，所以不能怪他。

鳳菲大有情意地白他一眼道：「今晚到人家臥室來好嗎？人家還有很多事想請教你呢。」

項少龍知她開始信任自己，欣然去了。步出大門，石素芳的車隊來了。項少龍忙佝僂起身子，又把果核放到舌底，迎了上去。神采依然的石素芳從容步下車來，項少龍和一眾鳳菲那邊的人，自然而然被她絕世容色所懾，躬身施禮，不敢平視，兩個俏婢為她整理好披風，石素芳在金老大的陪伴下，來到項少龍身前。

美女不施脂粉，秀髮集中頂部，然後編成一條短辮，下垂於腦後，有種說不出的輕盈寫意，與她一向獨異的作風配合得天衣無縫。在禦寒的披風中，她在襦衣上加上一件背心，兩肩有襠，襠上施帶，加上腰間各綴三條腰帶，形成明顯的細腰，又強調了她的酥胸的線條美，使她更是綽約多姿。項少龍不由暗讚她聰明。若純論美麗，恐怕只有紀嫣然、琴清又或李嫣嫣可堪與鳳菲媲美。但石素芳利用自己獨特的優點，立時顯得並不比鳳菲遜色。兩女表面是友好拜會，其實無可避免地暗中較量起來。石素芳顯然認不出項少龍，金老大介紹兩人相識，她只是禮貌的還禮。項少龍連忙在前引路。

金老大踏前兩步，和他並肩而行，道：「剛才我收到消息，沈兄曾獨闖仲孫府，向他要回被擒的手下，可是真有其事？」

項少龍心想原來在臨淄消息竟可流傳得這麼快，答道：「只是一時僥倖。」

金老大登時對他刮目相看，豎起拇指道：「難怪鳳小姐委沈兄以重任，不過仲孫龍此人一向霸道，失了的面子定要討回來。我看沈兄沒有佩劍，待會我使人送來好了。若趁手的話，以之傍身吧！你若推辭，是不當我金成就是朋友。」

項少龍笑道：「那我唯一選擇只有衷心致謝。」

石素芳悅耳的聲音由後傳來道：「仲孫龍之子仲孫玄華乃忘憂先生曹秋道最得意的四名弟子之一，沈先生小心呵。」

金老大亦苦口婆心道：「我雖不知沈兄劍法如何，不過此人在臨淄確是未逢敵手，與田單旗下的第一劍手旦楚齊名。沈兄若遇上他，沒有把握可棄劍認輸，稷下劍手均極重聲名，不會對認輸的人出手。嘿！交淺言深，沈兄勿要怪我。」

項少龍生出好感，點頭道：「兄弟感激還來不及，怎會怪你？」

背後的石素芳訝道：「想不到沈先生胸襟如此廣闊，竟一點不因金爺認為你比不上仲孫玄華而不高興。」

項少龍心中微懍，岔開話題道：「稷下多名劍，除兩人外，該還有很多出類拔萃之輩。」

金老大道：「善劍的人多不勝數，稱得上出類拔萃者，不過數人而已。像麻承甲和閔廷章均極負盛名，專愛找人比試，沈兄昨夜露了一手，說不定會惹來麻煩。」

石素芳柔聲道：「給他們天大膽子，都不敢闖到這裡來生事，但假若沈先生到外面去，便難保他們不來挑惹。」

項少龍道：「多謝小姐指點。」

此時已抵鳳菲所居的主樓階梯前，鳳菲出門相迎，兩女打個照臉，用神打量對方，不肯放過任何微細處。

鳳菲嬌笑道：「聞得石妹子艷名久矣，今天終於得會。」

石素芳行了後輩之禮，迎上去拉著鳳菲的纖手道：「菲姐莫要抬舉素芳，剛才見到菲姐時，幾疑為天人下凡哩！」

鳳菲發出銀鈴般的動人笑聲，挽著石素芳步進廳堂。項少龍見金老大仍被鳳菲的絕世容色震懾得呆若木雞，撞他一記，方懂得隨項少龍入廳。鳳菲項少龍和石素芳金老大兩組人分坐兩邊，小屏兒奉上香茗。項少龍忽然生出奇怪的感想。在某一程度上，呂不韋不擇手段要得到鳳菲，實存有與項少龍比較之意。因為紀嫣然已是他項少龍的，呂不韋追求琴清又告觸礁，除非得到鳳菲，否則在這方面要被項少龍比下去。實情是否如此，恐怕呂不韋自己也不自覺。

客氣一番，石素芳謙虛地道：「金爺有他想說的話，素芳卻是誠心來向菲姐請益，如何可若菲姐般顛倒眾生呢？」

鳳菲明知她是謙虛之語，因為石素芳正是另一個顛倒眾生的名妓，仍感受用，和顏悅色道：「妹子勿要抬舉鳳菲，我們這些賣藝者，不外『妙舞清歌、皓齒明眸、因人獻藝、拿手絕活』十六個字，更要謹記我們既是歌舞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傳播者。」

石素芳欣然道：「十六字真言，素芳願聞其詳。」

鳳菲美目轉到項少龍身上，淡淡道：「不若由沈執事代我解說。」

石素芳和金老大難掩訝色，一向心高氣傲的鳳菲，怎會讓一個下人來代她說話？

項少龍當然知道鳳菲是考較他，卻是心中叫苦，現在他舌底多了一粒果核，只要一開腔，立會使鳳菲這聰明女發覺自己怕石素芳認出他的聲音來，若還不生疑，就是怪事。只好道：「我剛才咬損了舌頭，不便說話，還是大小姐……嘿！」

見到三人無不瞪大眼睛看他，只好收口，尷尬的攤了攤手。

見到他聳肩攤手的瀟灑動作，石素芳泛起似曾相識的感覺，一時仍未想到眼前此人是項少龍，奇道：「原來沈先生竟是行家，有機會倒要請教。」

金老大笑道：「我也給大小姐引出興趣來哩。」

鳳菲狠狠盯項少龍一眼，油然道：「妙舞清歌，皓齒明眸，指的不過是色藝兩事。兩者合而為『風致』，以閑靜溫雅為理想，才能使人入迷。妹子不要考較人家嘛！你自己便是箇中能手啊！」

石素芳搖頭道：「菲姐萬勿謙讓，我們三大名姬中，論色藝才情，見者無不推菲姐為首，可見早有公論。故聞得菲姐要退隱田園，怎都要來拜會菲姐，恭聆清誨。」

金老大道：「敢問大小姐因人獻藝，拿手絕活又作何解？」

項少龍看看鳳菲，瞧瞧石素芳，飽餐秀色，毫不覺悶，還願時間愈長愈好。想不到極難對付的三絕女石素芳，在鳳菲面前表現得這麼虛心，若不是真想偷師，就是別有居心。不過鳳菲也是厲害之極，石素芳想從她身上佔便宜，絕非易事。

鳳菲淡淡道：「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審美趣味。若演出於宮廷，當以喜慶吉祥為主；文墨之士，則偏愛清幽的格調、悠深纏綿的情思；當觀者只是普羅大眾，必須著重熱烈的氣氛，加強悲歡離合的渲染，才能激起觀者的情緒。」

金老大擊幾歎道：「只這幾句話，素芳終生受用不盡。」

石素芳欣然道：「拿手絕活當如菲姐般，建立起自己個人的丰神格調，任人怎麼學只是形似而神非。」

項少龍想起鳳菲離經叛道，別樹一格的唱功，不由心中舉腳同意。

鳳菲不以他們的讚美為意般淡淡道：「閒話說過，金老大這次偕妹子來，究竟有什麼可指點鳳菲之處？」

金老大肅容道：「不知大小姐有否聽過以風流著稱叫齊雨的名公子呢？」

鳳菲皺眉道：「略有耳聞，聽說此人是公卿之後，憑著一張俊臉和三寸不爛之舌，迷倒無數可憐女子，不知老大為何忽然提起此人。」

項少龍聽到齊雨，想起當年趙穆透過他迷倒趙雅，如今伊人已逝，先是心中一痛；接著見鳳菲說「三寸不爛之舌」時粉臉微紅，知她想到自己，又是心中一蕩。兩種不能相容的感受紛至沓來，教他不知是何滋味。

金老大續道：「此人現在與柔骨女蘭宮媛打得火熱，前兩晚在這裡最大的青樓倚雅院酒醉後還大發狂言，說這次蘭宮媛必可蓋過大小姐的光芒，且使大小姐飲恨收場，言語奇怪。」

鳳菲在這種情況下顯示出她的修養，玉容仍是平靜無波，只是露出深思的神色。

石素芳柔聲道：「我們不禁為菲姐擔心起來，他的話只提菲姐而不說素芳，似乎正進行某種陰謀，且更似成功在望，教人奇怪。」

項少龍聽得大為懍然，猜到是與曲詞洩出一事有關，但照理歌譜該仍在董淑貞手上，齊雨怎能這麼有把握呢？愈想愈是不安，哪還有心情坐下去，長身而起。三人均訝然瞧來。

項少龍告了個罪，逕自離開去找董淑貞，她正在房中休息，項少龍直闖進去，遣走婢女後，劈面道：「你秘密抄下的歌譜在哪裡？」

董淑貞不悅道：「你是否想動刑迫供？」

項少龍壓下怒火，坐下道：「齊雨公然聲稱可令大小姐飲恨收場，若非有歌譜在手，怎敢出此狂言？」

董淑貞臉色微變，接著堅定的搖頭道：「歌譜仍在這裡，唉！人家剛向秀真要回來，正準備交你燒燬哩！」

項少龍道：「立即拿出來吧！」

董淑貞憤怨的瞪他好一會，移到一角的箱子前，取出一個竹筒子，發脾氣的朝他擲來。項少龍輕鬆接著，拔起塞蓋，取出一卷帛書。打開一看，立時色變，駭然道：「上面為何沒有一個字？」

這次輪到董淑貞臉色劇變，淒惶地挨了過來，一看下呻吟道：「天！誰人把歌譜掉了包？」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除非鳳菲能在表演前的十天內另創新譜，否則只能跟在人後重唱舊曲，自是大為失色，因為新譜是專為賀齊王之壽而作的。

董淑貞臉如死灰地顫聲道：「這是沒有可能的，秀真和我已非常小心。」

項少龍歎道：「現在唯有向大小姐坦白說出來，看看有沒有補救辦法。」

董淑貞撲入他懷裡，渾身抖顫道：「沈良救我！」

董淑貞和祝秀真兩女跪在鳳菲身前，垂頭喪氣有若死囚，但到現在仍不明白給誰以偷龍轉鳳的手法，盜去歌譜。鳳菲俏驗再無半絲血色，嘔心瀝血的創作給蘭宮媛據為己用，對她打擊之大，可想而知，這時她連處罰兩女的心情都失去。

項少龍亦是一籌莫展，道：「只要大小姐能演頭場，就不怕歌譜落在蘭宮嬡手上。」

鳳菲搖頭道：「早說好由我作壓軸表演，何況此事田單一手安排，既有陰謀存在，怎容我們更改。」

項少龍道：「大小姐可否另創歌譜？」

鳳菲苦笑道：「除非可在一天內想出來，否則何來練習的時間，如何能有精采的演出，唉！內奸難防，不過鳳菲也該負上責任。」

董淑貞和祝秀真聞言哭倒地上。項少龍不由對鳳菲湧起敬意，這美女雖是自私了一點，但仍能在這種情況下自省其身，襟胸實異於常人。

鳳菲朝項少龍瞧來，眼中射出絕望的神色，語氣卻出奇的平靜道：「獻醜不若藏拙，我曾答應會以新歌賀壽，怎也無顏以舊曲新詞交差，看來只好裝病辭演一法。」

項少龍忽然虎軀猛顫，雙目放光，沉聲道：「我曾試作一曲，假若我把調子哼出來，不知可否刺激大小姐的靈思，改成適合的歌譜？」

事實上他哪懂作曲，只不過在二十一世紀，常到卡拉OK唱歌，有十來首特別滾瓜爛熟，希望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刻拿出來充數。曲子與古調雖截然不同，不過落在鳳菲這古代的音樂天才手上，自能編成當時代的出色音樂。

鳳菲道：「唱來聽聽。」

項少龍苦笑道：「我只懂哼，不懂唱。」

鳳菲顯然並不把他作的曲放在心上，沒好氣的道：「哼來聽吧！哼！又說咬損了舌頭，現在說話不知多麼流利。」

項少龍那有閒心理會她算舊賬，揀了首當時最流行的《我不能離開他》，哼了起來。他的哼聲確令人不敢恭維，旋律仍大致沒有走樣。起始兩句，鳳菲仍不以為意，但到項少龍尷尬地哼至一半，她由動容變為驚訝，董淑貞兩女收止哭聲，不能置信的直瞪著他。

一曲既罷，項少龍手足無措，老臉通紅道：「怎麼樣？」

鳳菲呆若木雞的瞧他好一會，吁出一口氣道：「你總能教人驚異，這麼怪的調子我還是初次得聞，不過卻非常悅耳，只是調子太哀傷了，不適合歡樂的氣氛。」

項少龍急道：「我還作有另一曲。」

鳳菲一呆道：「你不是說只作過一曲嗎？」

項少龍只好道：「剛才我是亂說，事實上我作了十多首曲。」

鳳菲動容點頭，似記起某事般轉向兩女喝道：「還不給我滾出去。」

兩女慌忙離開，臨走時看項少龍的眼光，可令任何男人陶醉上幾年。項少龍又揀了首輕快的《海軍進行曲》哼出來。

鳳菲聽罷長身而起，投入他懷裡，把他摟個結實道：「就算你想要鳳菲的身體，鳳菲也會立即獻給你，只求你把所作的歌曲全部哼出來，這次我要蘭宮媛這賤人敗得口服心服。」

項少龍離開鳳菲的主樓，像剛發了一場夢。他當然不會乘人之危佔有鳳菲，卻清楚知道憑著這十來首歌把鳳菲的芳心徹底征服。並非說鳳菲就這麼愛上他，而是鳳菲對他若如他對李牧的心服口服。項少龍雖感慚愧，但要助鳳菲打敗蘭宮媛的熱情蓋過一切。離開主樓的花園，給董淑貞兩女截著。

項少龍想起解子元的約會，好言安慰她們，又著她們莫要驚擾正努力編曲的鳳菲，道：「你們最好想想有誰知道你們歌譜的藏處，此人必須給揪出來。」

祝秀真道：「此事惟有張泉曉得，但他若曾到我房來，理該瞞不過下人的耳目。」

項少龍道：「他只要收買你們的侍女，不是可輕易辦到嗎？」

祝秀真露出醒悟的神色，項少龍乘機告退。來到大廳，金老大答應贈他的劍剛剛送到，項少龍拔劍一瞧，雖及不上血浪，但劍質上成，且劍身沉重，頗合他意，不由對金老大更生好感。肖月潭說得不錯，金老大是個有豪氣的人。安排把鳳菲今晚所有的約會推掉後，項少龍加蓋衣帽，離開聽松院。雨雪飄飛下，街道行人稀疏。想想都覺好笑，難怪別人覺得自己深不可測，智計才藝層出不窮，皆因有二千多年的文化遺產在撐他的腰。今晚自己若要對鳳菲動口動手，佔點便宜，保證她會「逆來順受」。不過自己當然不肯這麼「乘人之危」。佔佔便宜當然是快事，但玩出火來，奪人所愛，就非是他所願見的。像現在般與諸女保持親密但沒有肉慾的關係，反另有一番動人滋味。當初兵敗逃亡，哪想得到會有今天的日子。鳳菲再次排演歌舞，實須做點保密的工夫，以免珍貴的知識產權再被盜版。雖然他也是盜版別人的版權，幸好不會產生利益衝突的問題，因為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所有古曲都散失了。而想深一層，即使蘭宮媛再得到新曲，亦來不及練習，所以鳳菲她們以新譜唱舊詞，蘭宮媛只能徒呼奈何。想到這裡，後方蹄聲驟響。

他本不以為意，但當蹄聲到了離他十多丈時放緩下來，他立即生出警覺之心。矛尖震盪的聲音隨即響起，他的手握到金老大新送的長劍把手處，收攝心神。來人只是單槍匹馬，但聽馬蹄的節奏，便知對方是訓練有素的戰士。項少龍嘴角抹過一絲笑意，頭也不回，放慢腳步，從容自若的在雨雪中漫步而行。金老大警告過的挑戰，終於發生。

項少龍的心神進入止水不波的境界，步伐穩定而暗合某一種節奏，準確地估計得對方接近的速度和距離。自從坐時空機器來到古戰國的年代後，他沒有一天不摸著兵器過活，對各類型的兵器均非常熟識。此刻細心聆聽，立即推翻起始時認為來襲者是持矛的想法，而肯定對方用的是長戟。戟可說是直刺的矛和橫砍的戈的混合體，既可扎刺，又能勾擊，衝刺時發出的響音，明顯與矛或戈不同。項少龍很想回頭看上一眼，但卻知若如此做了，就會失去自己高深莫測之勢，而且會引發對方全力加速衝刺。

一陣風迎面吹來，雨雪打得項少龍幾乎要閉上眼睛。風聲使戟音蹄聲模糊起來。這時後方來騎到了兩丈之內，略一發力，可在眨眼的工夫對他展開攻擊。驀地一聲「沈良受死」有若平地起了個焦雷般在後方響起。

項少龍猛地閉上眼睛，往右橫移，到了馬道之中，右手放開劍柄，改以左手拔劍。要知他一直靠左方的行人道緩步而行，又以右手握劍，換了任何人由後方攻來，必然以為他會移往左方，好拉長距離，再以右手拔劍擋格。誰知他竟反其道而行，右移到馬道之中，使敵人的長戟完全攻錯方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何況是生死相博的時刻。

那人驚呼一聲，想把長戟攻擊的方向改變，已遲了一步。項少龍頭也不回，反手一劍刺在衝過了頭的馬股上。戰馬痛嘶一聲，狂竄往前，差點把騎士甩下馬來。看對方一人單騎，逃命似的消失在風雪裡，項少龍心中好笑。此仗得勝看來輕鬆容易，其實個中包含了膽量、時間的拿捏，身法步法各方面的配合，最妙是那陣突來的風雪，他項少龍固然受影響，但對迎風策馬奔來的敵人影響更大，否則他項少龍恐難施展適才的策略。

項少龍回劍入鞘，轉入一條橫巷，急步走一段路，認準解府的方向，不半個時辰終於到達目的地。他對把門的家將報上姓名，被領入府內，在外廳等候。奉茶伺候的小婢以奇怪的眼光打量他，又交頭接耳，恍似他像頭不知由哪處鑽出來的怪物。

項少龍給看得渾身不自在，解子元臉青唇白的來了，揮退下人，坐到他身旁低聲道：「此回揀的真不是時候，不知誰把我昨夜去逛青樓的事告知內人，剛才她大發雷霆，只差未動手打我。沈兄快溜，現在說什麼她也不會相信的。」

項少龍同情地道：「那麼過兩日我再來找解兄吧。」

解子元把他拉起來道：「快點！」

兩人急步朝大門走去，一聲嬌叱傳來，喝道：「哪裡走！」

解子元渾身一震，像被點了穴般動彈不得。項少龍亦是虎軀劇震，不能相信的呆在當場。

環珮聲響，解子元的惡妻來到兩人身後，冷笑道：「要到哪裡去？你當我不知道你兩個人的把戲嗎？」又嬌喝道：「解權你給我滾出來，我要你把昨夜的事一字不漏的說出來，萬事有我擔保。」

解子元如遭雷殛，原來連他最後一個「忠僕」都給收服。

解權不知由哪裡鑽出來，跪倒地上，顫聲道：「少爺！小人是被迫的。」

解子元機械化的轉過身去，哭喪著臉道：「這事全是我想出來的，不關沈兄的事。」

項少龍仍背對解子元的夫人，心中百感交集，因為他從聲音認出解子元的夫人正是他曾經深愛過的善柔。她終於放棄到處流浪的夢想，落葉歸根的作瞭解家婦，還生下兩個兒子。這時他最想做的事，是頭也不回的離開解府，使善柔永遠不曉得他曾來過。他亦明白解子元為何既愛她又怕她，說實在的，那正是善柔予男人最大的「樂趣」。直至今天，他對與善柔相處的每一刻仍是回味無窮。解子元的「義氣」，把責任全攬到自己身上，更使他心中感動。想走是一回事，卻無法舉腳踏出半步。

善柔的矛頭指向他了，喝道：「你就是那個沈良？看你生得人高馬大，卻是膽小如鼠，竟不敢正眼看人嗎？」

眾婢僕立時發出「嗡嗡」笑聲。

項少龍平靜地道：「解夫人可否把其他人請出廳堂，沈某想私下替解兄說兩句話。」

解子元急道：「不關沈兄的事，夫人啊！放沈兄離去好嗎？要罰罰我好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善柔亦像被點了穴般，不言不語的在發呆。項少龍感到善柔的目光刺在他背上，真不知是何滋味。

人人莫名其妙，善柔道：「所有人給我滾出去。」

解子元愕然道：「為夫也要出去嗎？」

善柔大發嬌嗔道：「為你的什麼夫，你第一個給我滾出去！」

不片晌所有人走得乾乾淨淨，空廣的大廳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善柔急促的呼吸聲在他身後響起，項少龍緩緩轉過身來，四目交投，雙方觸電般抖顫一下。她豐滿了少許，艷麗更勝往昔。善柔朝他衝前兩步，旋又停下，辛苦地克制自己要投入項少龍懷內的衝動。項少龍喉頭打結，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一聲長歎，搖頭苦笑，步往大門。

善柔追了兩步，低喚道：「少龍！」

項少龍硬著心腸不應，走出門外。十多道目光立時落在他身上，婢僕家將們對他能「衣冠皮肉完整無缺」的走出來，驚訝得合不攏一眾張大的嘴巴。

解子元橫裡撲出來，摟著他肩頭，朝外門走去，興奮地道：「沈兄和她說了些什麼話？」

項少龍胡謅道：「嫂子雖是霸道了點，卻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我向她解釋了壓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強的道理，假設她任解兄出去胡混，保證不須太久解兄會厭倦。」

解子元道：「我怎會厭倦呢？她怎麼答你？」

項少龍道：「她說要好好想想。」

解子元大喜道：「這是天大的轉機，沈兄留下陪我聊聊好嗎？」

項少龍此時肝腸像打了結般難受，哪有興趣和他閒聊，投其所懼的恐嚇道：「你最好乖乖的入去陪伴嫂子，若她以為你又在打鬼主意，說不定把想想省回去。」

解子元大吃一驚，忙放開摟著項少龍的手，神情教人發噱。項少龍揮手作別，走出解府，來到風雪漫天的大道。心中一片茫然。到臨淄後，他一直想方法找尋善柔，卻從沒想過會在這種情況下遇上她，而她還是別人的妻子。解子元該是好夫婿，唉！當年美蠶娘改嫁別人，他並沒有多大感觸，說到底皆因感情基礎薄弱，但他確曾深愛過善柔。

他尊重善柔的選擇，而且自己已有幸福美滿的婚姻和家庭，只不過來到齊國這陌生的地方，容易生出孤單落寞的感覺，才會因善柔再難和自己繼續前緣而神傷。風雪打在臉上頭上，既寒且痛，使他像從一個夢中醒過來般。再歎一口氣，項少龍舉步朝賓館走回去。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他誠心為拋棄了仇恨的善柔祝福。

回到賓館，肖月潭恭候多時，見他這麼早回來，訝道：「我聽你的手下說你會很晚回來，正要離開，咦！你的臉色為何這麼難看？」

項少龍拉他入房，坐下道：「你該聽過善柔吧！她是致致的親姊，曾與我有一段情，現在竟成瞭解子元的妻子。」

肖月潭愕然道：「又會這麼巧的。」

項少龍不想磨在這事上，岔開話題問起鄒衍，肖月潭神色古怪道：「鄒大師不知到何處去尋找自己的墓穴，已有十多天沒有回家。」

項少龍聽得心都抽搐了一下，無言以對。

肖月潭壓低聲音道：「呂不韋今午乘船抵此，同行的尚有韓竭和許商。」

項少龍奇道：「韓竭不是嫪毐的人嗎？」

肖月潭道：「只此一事，可知呂不韋和嫪毐暗中結成一黨。韓竭乃『稷下劍聖』曹秋道四大弟子之一，有他穿針引線，稷下出身的劍士說不定會站在呂不韋和田單的一邊，那形勢將截然不同。」頓了頓續道：「以呂不韋的手段，必可令齊王深信倘改立田建，將會破壞和秦國的關係，若再加上曹秋道站在大王子田生和田單的一邊，這場王位之爭，輸家不是田建才怪。」

項少龍無可無不可的道：「誰輸誰贏，是齊人的家事。現在我關心的是如何為歌舞伎團的諸位美人兒完成她們的夢想，呂不韋愛怎麼搞便怎麼搞好了。」

肖月潭訝道：「我很少見到少龍這麼意氣消沉的，你難道不覺得扳呂不韋的後腿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嗎？你今晚好好睡上一覺，明天醒來時或者會改變想法。」

項少龍苦笑道：「除非我以項少龍的身份出現，否則如何左右齊王的決定；不過如此一來，等若明請呂不韋來對付我，噢！差點忘記告訴你，李園和龍陽君已識穿了我。」

肖月潭連忙追問，到項少龍解釋清楚，肖月潭興奮地道：「若是如此，形勢會完全不同。現今齊人最怕的是楚人與三晉聯手，抑制他們對燕國的野心，只要田單不敢明目張膽的對付你，我們便容易應付多了！」

項少龍苦惱道：「有其利必有其弊，若我公然以項少龍的身份面世，呂不韋、田單，甚至郭開都會暗施手段來對付我，但假若我仍在充作沈良，則又須應付仲孫龍和齊國劍手的挑惹。正是左右做人難。」

敲門聲響，原來是小屏兒奉鳳菲之命請他去說話，肖月潭低聲說了明天見，告辭離開，而項少龍則隨小屏兒去見鳳菲。

鳳菲在主樓二樓的廳內撥弄絃琴，發出似有若無，仿似由九天之外傳來的仙音，神情專注。直待項少龍在她對面坐下，仍像覺察不到他的來臨，小屏兒退往樓下，項少龍舒適的半臥半坐地倚在軟墊上，既飽餐美女的絕世容色，又耳聞天籟仙音，因善柔而興的失意惆悵，不由減少三分。

鳳菲纖手操琴，再爆出幾個清音，倏然而止，仰起俏臉往他望來，鳳目生輝道：「沈先生可認得這段樂章嗎？」

項少龍呆了一呆，茫然搖頭。

鳳菲甜甜笑道：「這正是由你那些小調變化而來的曲譜，你這人呢！竟會聽不出來。」

項少龍搔頭尷尬道：「真的一點聽不出來，怎會是這樣的。」

鳳菲柔聲道：「人家當然不能一板一眼跟足你的曲調，變化幾趟後，成了這樣子！歡喜嗎？」

鳳菲從未以這種撒嬌式的神態語氣跟他說話，項少龍受寵若驚道：「大小姐確是高明，不知是否已為這次賀壽的樂曲全換上新調呢？」

鳳菲美眸望往窗外的雪夜，歎道：「你知不知道人家直到這一刻才驚覺到外面下著大雪，自聽到你那些怪調後，鳳菲像著了魔的一首接一首把新曲譜出來，想不到竟可如此容易。」

項少龍大喜道：「恭喜大小姐。」

鳳菲的目光移回到他臉上，美目深注道：「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項少龍笑道：「有手有腳，有眼耳口鼻，和任何人沒有什麼大分別。」

鳳菲道：「可是在我眼中，你是從仙界下凡的神仙，拯救遇上困苦的世人。唉！若真有神仙，那該是多麼美麗的一回事。人世間實在太多事令人生厭，有時我甚至會憎厭自己。」

項少龍思量片刻，點頭道：「有很多事確會令人不耐煩的，不過大小姐可知在別人眼中，你正是高不可攀的天之驕子，以能拜倒在你裙下是無比光榮的事。」

鳳菲斜椅墊上，嬌笑道：「你的用詞真怪，什麼『高不可攀的天之驕子』，『拜倒裙下』，唉！鳳菲只是個平凡的人，只有在創作和表演時，我才感到自己有少許的不平凡。」接著秀眸閃閃的瞧著他道：「今晚在這裡陪人家談話好嗎？每逢作成一曲，我很難入睡，卻又苦無傾談的對象。」

項少龍嚇了一跳，怔怔的道：「我終是下人，大小姐這樣留我在閨房裡，不怕別人閒言閒語嗎？」

鳳菲哂道：「你前兩晚的勇氣到哪裡去了？換過是別的男人，在眼前情況，恐怕趕都不肯走吧？」

項少龍苦笑道：「自得知大小姐的情郎是項少龍後，我愈想愈驚，將來到咸陽時，若有人向他通風報訊，知道我曾在大小姐房內留了一晚，就算什麼事都沒有做過，恐怕亦要小命不保，大小姐以為然否。」

鳳菲呆了起來，無言以對。項少龍心中好笑，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她的「項少龍」來壓自己真正的「項少龍」，實是荒謬絕倫。

好一會鳳菲苦惱道：「男人不是色膽包天的嗎？為何你其他事這麼膽大妄為，偏在此事上如此膽小。」

項少龍故作驚訝道：「聽大小姐的口氣，似乎除了想和小人秉燭談心之外，還有別的下文？」

鳳菲「噗哧」嬌笑，風情萬種的橫他一眼，欣然道：「和你這人說話很有意思，一向以來，只有我鳳菲去耍男人，想不到現在卻給你來耍我。來吧！」

項少龍愕然道：「來什麼呢？」

鳳菲嘴角含春嬌媚地道：「先為人家脫掉靴子好嗎？執事大人。」

項少龍呆瞪她半晌，囁嚅道：「大小姐不是認真的吧？這種事開始了就很難中止，那時大小姐想反悔都不行。」

他的話並不假，像鳳菲這種比得上紀嫣然和琴清的美女，蓄意色誘一個男人，恐怕坐禪的高僧亦要把持不住，何況是他項少龍。忽然間，外面的風雪，室內掩映的燈光，火爐傳來的暖意，都以倍數的強化了那本已存在著浪漫溫馨的氣氛。看她的如花玉容，眉梢眼角的風情，聳胸細腰，誰能不躍然動心。

鳳菲白他一眼道：「沈執事想到哪裡去了，人家要登榻睡覺，自然要脫掉靴子，剛巧小屏兒不在，只好由你代辦。」

項少龍差點給氣死，猛一咬牙，移身過去，探手拿起她右足。

鳳菲驚呼一聲，皺眉道：「沈執事你溫柔一點好嗎？」

項少龍感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來，左手托著她纖足，右手滑上去，愛撫她完美無瑕的小腿，歎道：「羊脂白玉，不外如是。」

鳳菲嬌軀抖顫起來，星眸半閉的柔聲道：「你若答應我不再往上推移，我便任你就這樣佔點便宜，當作是報答你令我度過難關的酬勞。」

項少龍氣道：「大小姐這麼說，豈非在提醒我要繼續深進嗎？」一邊說，手已毫不客氣的往上移去。鳳菲感到項少龍的手越過膝頭，正探索自己不可侵犯的大腿，嬌吟一聲，伸手把項少龍的手隔裙按個結實。項少龍把手抽回來，一本正經地為她脫下兩足的綿靴，然後拿她雙足一陣搓揉，弄得鳳菲嬌體發軟，媚眼如絲。項少龍一把將她抱起，往她閨房走去。

鳳菲摟緊他脖子，在他耳邊吐氣如蘭地道：「你害死鳳菲呢！」

項少龍奇道：「怎樣害你？」

鳳菲道：「你若令人家愛上你，不是害死人家嗎？」

項少龍清醒過來，暗叫好險，自己確不宜與這心有所屬的美女發生關係，否則徒使事情更為複雜和難以預料其後果。

將她安放榻上，項少龍俯頭在她香唇吻了一口，柔聲道：「大小姐放心，只要我想起你是項少龍的人，縱有天大的膽子我都不敢碰你。」

言罷逃命似的跑掉。

## 第六章餘情未了

剛離開鳳菲的閨房，給手下截著報告，張泉在大門外給人打了一頓，只剩得半條性命。

項少龍心知肚明是肖月潭使的手段，卻不能不去慰問他。到了張泉房外，撞著他的心腹昆山，這小人一臉憤慨的道：「定是仲孫龍派人幹的，臨淄真是野蠻人當道的地方，全無法紀。」

項少龍暗忖你們這麼想最好，可省去我不少唇舌，低聲問道：「傷得怎麼樣？」

昆山道：「主要是頭臉中了幾拳，眼腫得差點看不到東西，唇角也爆裂，那樣子令人看得心中難受。」

言罷唉聲歎氣的走了。步入房內，出奇地董淑貞和兩個俏婢正為張泉敷治傷處。果如昆山所說的，張泉那副被打得像豬頭的樣子，短時間內休想出來見人。這是肖月潭狠辣之處，務要令張泉難以為呂不韋工作，不得不進一步倚賴他項少龍。

董淑貞坐在榻邊，幽幽的橫他一眼，歎道：「那些人真狠心，看！打得副執事變成這個樣子。」

張泉呻吟道：「是否沈兄來了！」

項少龍想起千嬌百媚的董淑貞曾陪這卑鄙的人睡過幾晚，心中一陣煩厭，有點不客氣的對董淑貞道：「你們出去一會，我有話和張兄說。」

董淑貞不悅的蹙起黛眉，吩咐兩婢退下，斷然道：「有什麼話是淑貞不能聽的。」

張泉艱苦地道：「二小姐請出去片刻。」

董淑貞呆了一呆，忿然去了。

現在輪到項少龍坐在董淑貞的位置，俯頭低聲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張泉腫得像豬唇的嘴巴吐出含糊不清的話道：「我其實沒有什麼，他們只是打我的頭，又迫問我為何去見主子，我當然死都不肯說。唉！最可恨是主子給我的錢都被搶走！那些錢本是要給你的。」

此正是肖月潭的計謀，張泉不但沒錢來收買項少龍，還不能再去見呂不韋。

項少龍道：「張兄要去見的是誰？」

張泉道：「現在還不能對你說。唉！想不到有仲孫龍插手在這件事情內，現在我們整團人全在他的爪牙嚴密監視中，你也要小心點。」

項少龍哪有心情和他說下去，立起身來道：「張兄好好休息。」

張泉一把拉著他衣袖，焦急地道：「你怎都要幫我這個忙，遲些我再去弄錢回來給你。」

項少龍道：「我可為張兄做些什麼事？」

張泉道：「設法成為鳳菲的心腹，打探她和龍陽君的關係。」

項少龍苦笑道：「若你是鳳菲，即使我成了你的心腹，你會把與自己終身有關的事洩漏給我知道嗎？」

張泉辛苦地道：「鳳菲是不會相信任何人的，包括龍陽君在內。因為魏王對鳳菲亦有野心，所以鳳菲最後只能倚賴你，明白嗎？」

項少龍怔了半晌，點頭道：「好吧！我看看怎麼辦，可是一天未收到錢，張兄休想我肯與你合作。」

揮開他的手，逕自出房。

董淑貞恭候門外，見他步出房門，將他扯到園內的小亭去，幽怨地道：「你是否在惱人家呢！」

項少龍哂道：「小人怎敢，二小姐無論怎樣騙我和不信任我，我這小執事只好逆來順受。」

董淑貞「噗哧」笑道：「看你怨氣沖天的樣子，淑貞給你賠罪好嗎？唉！人家現在不知該怎樣方可討你歡心，你是否只好男風不愛女色的？」

項少龍苦笑道：「是否凡認識龍陽君的人，都變成只好男風？」

董淑貞整個嬌軀貼上來，玉手纏上他的脖子，笑道：「還要瞞人，只看他瞧你的媚樣兒，雙目噴火似的，便知你是他的男人。因為你若非他的男人，他怎會以這種態度對你。現在淑貞唯一的希望，就是你除了男人外，也歡喜女人。」

項少龍呆了起來，心想這次確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冤屈。探手下去大力打一下她的香臀，無奈道：「當我是你想的那樣好了。請問二小姐，可以放我回房休息嗎？」

董淑貞誇張的痛呼哎喲，用力把他抱緊，咬他耳朵道：「你若不歡喜正路，淑貞可以奉陪。」

項少龍抓著她香肩，把她推開少許，正容道：「二小姐的好意，小人心領。不過你仍未弄清楚一件事，即使你和秀真沒與我有親密關係，我沈良仍會為你們安排好一切，絕不教你們淪為權貴的姬妾，此事若有一字虛言，教我沈良不得好死。」

董淑貞平靜下來，怔怔的凝視他半晌，輕聲道：「你為何肯這麼做？知不知道動輒會惹來殺身之禍？若教鳳菲知道你要破壞她的計劃，第一個不放過你的正是她。」項少龍道：「你說我是傻子笨蛋什麼都可以，但我卻決定了要這麼做，只要你們肯乖乖聽話，我便有辦法。」

董淑貞嬌媚橫生的扭動著嬌軀道：「我們還不夠乖嗎？」

項少龍哂道：「乖得太過份，不但對我乖，還對張泉和沙立乖，誰有利用價值便對誰乖。但我要求的並不是這種乖，你回去好好想想。時間無多，表演過後，將是行動的時刻，若錯過時機，莫要怪我沒有幫你。」

董淑貞渾身一顫，伏入他懷內道：「沈良啊！你說得人家六神無主呢！可否清楚點告訴淑貞你為人家作的是何打算呵？」

項少龍愛憐地吻她臉蛋，誠懇地道：「你們若再不肯對我推心置腹，恐怕我沒有辦法幫助你們。我的打算是把你捧為繼承鳳菲的另一名姬，而鳳菲則可安然歸隱，過她自己選擇的生活。」

董淑貞淒惶地道：「你說的當然是最理想的安排。但怎辦得到呢？鳳菲現在視我如敵人，絕不會答應，縱是答應，也須眾人都肯承認才行。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項少龍胸有成竹道：「鳳菲方面包在我身上，至於你能否成為鳳菲以外另一名姬，須看你自己的本領。」

董淑貞愕然道：「我的本領？」

項少龍道：「我會說服鳳菲讓你在其中一出歌舞擔正主姬的角色，只要你的表演不太遜色，而我又能在例如龍陽君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為你美言幾句，甚至邀你到某幾個權貴處表演，哈！你說那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董淑貞劇震一下，倏地離開他，一對美眸閃動著前聽未有的神采，顫聲道：「你有把握說服鳳菲嗎？」

項少龍伸手捧起她的臉蛋，有點情不自禁地痛吻她的香唇，直至她嬌喘連連，放開她道：「給我三天時間，我會教鳳菲親口向你說，你卻須和秀真放棄一切不軌行動。現在乖乖的去睡覺。」

董淑貞給他吻得嬌體發軟，媚眼如絲的暱聲道：「今晚讓人家陪你好嗎？淑貞給你攪得身子滾熱了。」

項少龍慾火大熾，暗怪自己不該挑起對方情慾，硬下心腸把她扭轉嬌軀，推得她走前十多步，到了通往她宿處的迴廊，笑道：「你不是說我只愛男風嗎？去找秀真告訴她這個消息吧！切記不可予第三個人知道，否則不靈光！」

說完匆匆溜回房去。

翌日醒來，還未吃早點，手下來通知解子元找他，項少龍心中暗驚，最怕是善柔告訴了他和自己的關係，見面時將非常尷尬。

好在來到前廳，解子元熱誠如昔，先著他遣退侍奉的婢僕，興奮地道：「沈兄真行，內人昨晚不但沒有怪責我，還准我和你交朋友。她說有你看管我，偶而出去胡混都沒有關係，啊！沈兄真是我的救星和朋友。」

項少龍心中叫糟，知是善柔對他餘情未了，所以有此轉變，使解子元欣喜若狂。不由問道：「解兄不用上早朝嗎？」

解子元道：「大王昨晚著涼，故休朝一天。嘿！沈兄今晚有空嗎？」

項少龍見他像沒有繫頸的猴頭般興奮，警告道：「小心尊夫人是試探你的呢？」

解子元拍胸保證道：「我的夫人說得出來的話一定做得到，不會是騙我的。她今晚要請沈兄到舍下吃飯，膳後我們可把臂出遊，讓小弟好好招呼沈兄，哈！」

項少龍苦笑道：「你好像一刻都等不來的樣子。」

解子元毫無愧色道：「當然，只有躺伏在陌生美女的懷裡，嗅吸她們的香氣，我的腦筋才會靈活起來。唉！你不知大王催得我多麼緊，若我不寫好柔骨女的賀壽詞，這次就真的糟糕。」

項少龍暗忖原來如此，心中一動道：「近兩天有沒有看過蘭宮媛的排演？」

解子元苦著臉道：「我怎敢見她，昨天在宮內撞到她的相好齊雨，他還對我冷嘲熱諷，若非我脾氣好，定要教他好看。」似是記起另一件事般，忽然又道：「沈兄和仲孫龍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簡略的說出來，解子元懊惱道：「這就糟了，昨天他派人來試探我和沈兄的關係；我不虞有他，照實說是新相識的朋友，唔！待會我要親身去找他說話，再不然找二王子出頭，不信仲孫龍敢不賣賬？」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解兄不用插手此事，徒使事情更複雜，我自有應付之法。」

解子元懷疑道：「沈兄知否仲孫龍在這裡的勢力可比得上王侯，他若這麼吃了沈兄的虧，是絕不會輕易罷手的。」

項少龍道：「放心吧！若真須解兄幫手，我當然會求解兄！」

解子元道：「以後有什麼事儘管對我說。現在我要趕回官署辦事，今晚我來接你好嗎？」

項少龍還有什麼話好說，只好點頭答應。

解子元歡天喜地的站起來，忽聽門官唱喏道：「大小姐到！」

解子元嚇了一跳，與項少龍恭立迎接。鳳菲身穿黃底白花常服，外披一件綿背心，在數名侍婢簇擁下，輕步進入大廳，高雅雍容、艷光四射，看得解子元眼亮起來。

鳳菲先狠狠橫項少龍一眼，蹙起黛眉瞪著解子元道：「解大人是怎麼的？人說過門不入，解大人卻是入門都不向鳳菲打個招呼！鳳菲是如此令大人不屑一顧嗎？」

解子元也真絕，毫不掩飾地一揖到地道：「鳳小姐錯怪在下，自宮宴見過小姐，在下便給小姐勾去魂魄，直到今天回復正常，試問在下還怎敢造次。」

鳳菲和眾婢忍不住笑起來。

項少龍童心大起，一手摟他肩頭，另一手掩著他眼睛，推他往大門走去，笑對鳳菲道：「小人護送解大人走好了。」

鳳菲笑得花枝亂顫，駭得項少龍忙收回眼光，怕像解子元般失掉魂魄。把解子元推出府門，放開掩他眼睛的手。

解子元吁出一口氣道：「如此尤物，世所罕見。難怪仲孫龍不擇手段，務要把她弄上手。」

項少龍道：「解兄心動了？」

解子元正容道：「說來沈兄或不肯相信，每次我回到家中，會將外邊的女人忘得一乾二淨。」

項少龍欣然道：「這就最好，我明白了！解兄只是為了作曲填詩去清樓胡混的。」

解子元歎道：「沈兄確是我的知己。」

送走解子元，鳳菲在廳內候他共進早膳，頗有點妻子侍候夫郎的神態，看得項少龍暗暗心驚。

侍候的小屏兒給鳳菲差走，這美女問道：「解子元見到你時像換了另一個人般，神情又這麼興奮，究竟他因什麼事找你？」

項少龍故意賣個關子道：「男人的秘密，大小姐最好不要知道。」

鳳菲大嗔道：「你愈來愈不將人家放在眼內，小心我會對你不客氣。」

項少龍微笑道：「大小姐息怒，我們只不過約了今晚到青樓鬼混而已！」

鳳菲愕然道：「男人是否都是天生的賤骨頭，放著這裡美女如雲，卻要付錢去討好那些庸姿俗色。」

項少龍訝道：「大小姐是否暗示包括你自己在內一律可任小人一親香澤呢？」

鳳菲又氣又惱道：「你還要說這種話！」

項少龍大感快慰道：「大小姐莫忘了每次都說自己是被逼的！」

鳳菲差點氣得動手揍他，旋又平靜下來，歎道：「看來是奴家給你勾去魂魄才真。好像你想我開心，鳳菲便要開心；要人家苦惱，人家就要苦惱。告訴鳳菲好嗎？你如今究竟想人家怎樣呢？」

項少龍柔聲道：「自然是想大小姐乖乖聽話，讓我完成宏願。」

鳳菲回復冷靜，輕輕道：「說吧！」

項少龍正容道：「我希望能依團內每個人的願望，玉成他們理想。」

鳳菲歎道：「我開始相信你確有這種誠意。但問題是你沈良憑什麼資格辦得到？這不是我答應就成，還牽涉到其他的人與事。」

項少龍淡淡道：「最關鍵處是大小姐肯否點頭，其他的由我解決。」

鳳菲哂道：「好吧！算我答應好了。你如何去應付韓闖、仲孫龍、呂不韋和田單這麼多有權有勢的人？」

項少龍正要答話，下人來報，韓闖駕到。

韓闖隔遠向兩人施禮道：「鳳菲小姐好，沈良兄好！」

項少龍放下心事，知韓闖由龍陽君處得到消息，有備而來，不虞會洩漏自己的秘密。

鳳菲大訝道：「侯爺也認識沈良嗎？」

韓闖大步走來，笑道：「當年在邯鄲，沈兄還曾幫了我幾個大忙，怎會不認識？」

鳳菲倒沒有懷疑，但項少龍在她心中顯然大大加重份量，欣然道：「那鳳菲須要避席讓侯爺先和老朋友敘舊嗎？」

當然只是客氣說話，豈知韓闖猛地點頭道：「鳳小姐真懂體貼我們。」

鳳菲為之愕然，似乎項少龍在韓闖眼中比她鳳菲更重要，只恨話已出口，收不回來，與上來侍候的小屏兒一齊退出廳外。

韓闖坐到項少龍身旁，喜道：「得知少龍無恙，我高興得整晚睡不著！」

項少龍聽得呆了起來，一向以來，他都不大喜歡韓闖，卻想不到他對自己的交情，竟超越對國家的忠誠。苦笑道：「別忘記小弟乃貴國要除之而後快的人啊！」

韓闖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大家各為其主，異日說不定尚要在沙場上見個真章。但現在又不是打仗，我們自然仍是肝膽相照的朋友！」苦笑一聲，韓闖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緩緩道：「當日我戰敗遭擒，自忖必死，豈知少龍想也不想地放了我，我韓闖一生人裡從未曾那麼感動過。現在就算有人拿劍威脅我，我也絕不肯做任何對不起少龍的事。」

項少龍低聲道：「政儲君正式登基之日，將是我離秦遠赴塞外引退之時，所以侯爺該不會再有與我對陣的機會。」

韓闖一震道：「嬴政怎肯放你走？沒有你，秦國等若斷了一條臂膀。」

項少龍道：「這是我和政儲君的約定，但你絕不可因此而疏忽大意。秦國猛將如雲，王翦、桓齮、蒙武、蒙恬無一是好惹的人。」

韓闖哂道：「我不信有人及得上你。」

項少龍失笑道：「別忘了我給李牧打得灰頭土臉、落荒而逃！」

韓闖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你敗得漂亮，保存了主力，未算真敗。事後我和李牧談起此事，他也表示佩服。他本有把握盡殲你們深入境內的孤軍，豈知硬給你牽制著他，害得他無法在滕翼大軍回到中牟之前銜尾窮擊，致痛失良機。否則說不定我們可乘勢組成另一支合縱軍，直殺到咸陽！唉！勝勝負負，只這麼的一步之差。」

項少龍笑道：「那你該恨我入骨才對。」

韓闖尷尬道：「少龍勿要耍我，這已是既成事實，我今天能在這裡風流快活，全拜少龍所賜。」

項少龍點頭道：「大家既是兄弟，客氣和門面話不要說，你這次來臨淄，不只是賀壽那麼簡單。」

韓闖笑道：「少龍最明白我，否則齊王壽辰關我屁事，但我卻絕不介意來這裡，你試過齊女沒有，確是精采。」

項少龍失笑道：「你是死性不改，到那裡就胡搞到那裡。」

韓闖老臉一紅道：「莫要笑我，這叫得快活時且快活，異日若你秦軍東來，第一個遭殃的是我們韓國，那時我想胡搞亦不成呢。」

項少龍道：「我只是說笑吧！」

韓闖鬆了一口氣道：「說真的，我確有些怕你，或者該說是尊敬你吧！所以你說話最好留情些，若嚇得我再不敢去鬼混，那就糟糕。」

兩人對望一眼，忍不住開懷大笑，感受到兩人間再無半點隔閡的友情。

韓闖想起一事道：「你知不知道郭開那傢伙將你的怪兵器獻了給齊王作賀禮，害得齊王接也不是，拒絕更不是。最後不知是誰出的主意，齊王把那東西賜給曹秋道，供奉在稷下學宮的大堂裡。」

項少龍恨得牙癢癢的道：「今晚我去把我的百戰刀偷回來。」

韓闖駭然道：「千萬不可！曹秋道這老頭兒愈老劍法愈出神入化，少龍雖是厲害，遇上他絕不能討好。」

項少龍笑道：「我只說去偷，並非去搶，怕什麼呢？」

韓闖仍是擔心，提議道：「少龍回秦後，只要求嬴政修書一封，請齊人把刀歸還，保證齊人乖乖從命，何用去冒這個險？」

項少龍道：「讓我自己仔細想想，嘿！能活動一下筋骨也不錯。是了！你是否和鳳菲有密約？」

韓闖尷尬道：「原來你知道了，是否有什麼問題？」

項少龍定神瞧他好半晌，微笑道：「看來你真有點怕我。」

韓闖苦笑道：「現在李牧都有些怕你，何況是我。有什麼話就說吧！我從來猜不透你的。」

項少龍道：「鳳菲這次請你幫忙，許給你什麼好處？」

韓闖歎道：「本是公平的交易，不過看在少龍份上，我惟有忍痛放棄一親鳳菲香澤的機會！」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韓闖奇道：「你竟不知此事嗎？早知如此我就不說出來。」

項少龍心中翻起滔天巨浪，一直以來，無論他或董淑貞等，都被鳳菲騙得深信她要把董淑貞等送與韓闖，以換取韓闖的幫助，此事合情合理，故項少龍深信不疑，怎想得到只是鳳菲放出的煙幕。她為何要說謊，這三大名姬之首究竟在玩什麼把戲？當日鳳菲說過奉某人之命來毒殺他，後來又放棄了，這幕後的指使者說不定是她的真正情郎。他項少龍仇家遍天下，太多的可能性使他無從猜估。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好令頭腦清醒點，低聲道：「鳳菲要你怎樣幫她的忙？」

韓闖道：「她說要在我韓國的一所別院躲上三個月，待別人淡忘對她的事後，她就會離開。」

項少龍道：「她是否講好要和你一起離開臨淄？」

韓闖道：「當然是這樣，有我保護她誰敢不賣賬。」

項少龍又多發現鳳菲的另一項謊話，因她曾表示過須項少龍送她離開臨淄，再與韓闖會合。她究竟在玩什麼手段？

韓闖歎道：「唉！想不到會有少龍牽涉在其中，我和龍陽君的好夢都要成空！」

項少龍一震道：「你們不是真心幫她的嗎？」

韓闖惋惜的道：「這種世所罕有、色藝雙絕的大美人，誰肯放她歸隱。唉！其實我和龍陽君約好了先由我享用她一段時間，再由龍陽君接她到魏國獻給魏王，現在當然不敢這麼做，龍陽君正為此苦惱哩。」

項少龍倒吸一口涼氣，問道：「你知不知道鳳菲的秘密情郎是誰？」

韓闖愕然道：「她竟有情郎？難怪變得這麼風情撩人的！」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你何時感到她的轉變？」

韓闖思索一會，緩緩道：「該是她咸陽之行後的事。」

項少龍拍案叫道：「那她的情郎必是在咸陽時認識的，亦因此動了歸隱嫁人之心。可是她為何要來到這裡才退走？以她的才智，難道不知你們所有人都對她有不軌企圖嗎？」

韓闖苦笑道：「我也給你弄得糊塗，現在你要我怎辦好呢？」

項少龍沉吟道：「你裝作什麼都不知情，照以前般與她虛與委蛇，不要洩漏任何事，遲些我再和你商量。」

韓闖道：「好吧！現在我去和她說兩句話離開。你可知我落腳的地方嗎？就是隔兩間的聽梅館，有什麼事隨時可來找我。」

韓闖到後院找鳳菲，項少龍仍留在廳中沉思。假若鳳菲的情郎是在咸陽結識的，且又是那情郎指使她來害項少龍，那她的情郎極可能是屬於呂不韋集團的人，究竟是誰？能令鳳菲傾心的人，絕不會是平凡之輩，會不會是管中邪，又或是蔡商？細想又不大對勁。因為若是如此，呂不韋何用收買張泉來查探鳳菲的情人是誰？且無論是管中邪或蔡商，均不會為鳳菲捨棄大好的前途。若不是呂系的人，究竟會是誰？項少龍想得頭都大起來，小屏兒來請他去見鳳菲，他方知韓闖走了。

鳳菲在閨樓上的小廳見他，小屏兒退往樓下，口不對心的美女美目深深地瞧著他道：「看來各國有頭有臉的人，全是你的老朋友。如此我更是奇怪，憑你的交遊廣闊，為何要落泊大梁兩年之久，最後竟淪落至當了個小御手？」

項少龍心中篤定，因為張泉確是從大梁的官家馬廄把他「聘」回來的，淡淡道：「正因為他們是我明友，我不想他們為難。」

鳳菲不解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項少龍正容道：「因為我和趙相郭開勢成水火，若非有我居中奔走，廉大將軍難以安然離趙。所以若任何人收留我，會成為郭開的仇人。」

鳳菲呆了半晌，幽幽道：「你和各國權貴有這麼多不清不楚的關係，教人家怎敢信任你？」

項少龍哂道：「有什麼分別？你根本從來沒有信任我。」

鳳菲俏臉轉寒，不悅道：「除了開始的一段時間，我怎樣不信任你了！」

項少龍把心一橫，冷然道：「大小姐的情郎究竟是誰？」

鳳菲愕然道：「人家不是說了給你知嗎？」

項少龍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雙目寒芒大盛，緩緩搖頭道：「那只是你用來敷衍我的手段吧！否則大小姐不會不去中牟，而要到咸陽城。」

鳳菲沒好氣的道：「憑這點便指我騙你，沈執事是否太過魯莽？」

項少龍心念電轉，淡淡道：「不如讓小人來猜猜大小姐肯與之共效于飛的情郎是誰好嗎？」

鳳菲一派安詳的道：「嘴巴長在你身上，你愛怎麼猜怎麼說都可以。」

項少龍知她根本不認為自己可以猜中的。而事實上自己確是不知道，只是作勢哄嚇，笑著道：「大小姐以為很難猜嗎？」

鳳菲白他一眼道：「再說廢話，看我把你趕出去。」

項少龍滿懷信心道：「大小姐不會這麼做的，因為你最愛玩遊戲手段，有我這麼一個對手，你不知多高興。」

鳳菲嗔道：「你竟敢這樣看人家！」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大小姐自己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我這話是對是錯。」

鳳菲一呆道：「雞食放光蟲？哪會有這樣的蟲，虧你想出來。」接著苦惱的道：「快說吧！不要兜兜轉轉。」

項少龍大樂道：「這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憑你這句話，已知大小姐的情郎不是項少龍。」

鳳菲小嘴不屑的一撇，淡淡道：「我只是好奇你胡思亂想下想出什麼東西來，我何時作過這樣的承認或否認。」

項少龍移到她身後，伸手攬著她沒有半分多餘贅肉的動人小腹，略一用力，鳳菲嬌聲呻吟，軟倒在他懷內。

項少龍咬著她的小耳珠，嗅吸她鬢髮的香氣柔聲道：「你的情郎定是秦人，卻不是項少龍，而且是他的對頭。」

鳳菲嬌軀猛顫，仍堅持道：「你想到哪裡去，有什麼根據？」

項少龍貼上她嫩滑的臉蛋，笑道：「道理很簡單，因為那時你以為我和張泉有勾結，故想借我之口，使呂不韋誤以為你的情人是項少龍。」

鳳菲道：「可是你又憑什麼指那人是項少龍的對頭？」

項少龍知自己露出馬腳，暗罵自己求勝心切，太好逞強。因為鳳菲奉命害項少龍一事，只他項少龍知道，當然不可以說出來。眉頭一皺，胡謅道：「因為這等若加深呂不韋對項少龍的仇恨，若非你的情郎是項少龍的死敵，你怎會這樣去害他。」

鳳菲嗔道：「不要胡說，首先我從不懷疑你會和張泉勾結，而我的情郎亦真的是項少龍。唉！不過現在我也有點糊塗，先不說這些，你來親親人家好嗎？」

項少龍淡淡道：「大小姐是否害怕我說下去？」

鳳菲猛地掙脫他的摟抱，別轉嬌軀向著他道：「說吧！看你可以說出什麼荒誕的想法來？」

項少龍用指頭逗起她的下頷，在她唇上蜻蜓點水的輕吻一口，微笑道：「那就更易猜哩！在咸陽敢與項少龍一系為敵的只有呂不韋和嫪毐兩大集團，而此人能令大小姐傾心，必然是既有身份地位，又是智勇雙全，呂不韋和嫪毐可以不論，因若是他們，大小姐就不須左瞞右騙。既是這樣，此人是誰，可呼之欲出。」

鳳菲露出震駭的神色，轉瞬又回復平靜，垂首道：「不要胡猜，鳳菲從了你沈良吧！」

項少龍哂道：「害怕嗎？否則何用說違心之言。」

鳳菲氣道：「人家說的是真心話，不信就給我滾。」

項少龍霍地站起，再唬嚇道：「我知道他是誰了。」

鳳菲平靜地道：「我很累，不管你知不知道，我只想靜靜的休息一會。」

項少龍朝樓梯走去，忽然劇震轉身，回頭狠狠盯緊她道：「他是韓竭吧？」

鳳菲猛地一抖，臉上再無半點血色。

鳳菲雖不肯承認，但項少龍幾可肯定她的情郎必是韓竭無異。可以想像鳳菲在咸陽認識韓竭，兩人熱戀起來，卻明白若讓呂不韋或嫪毐知道的話，必會從中阻撓。最糟是呂不韋和嫪毐暗中勾結，嫪毐點頭也沒有用處。所以兩人相約來齊，進行例如私奔等諸如此類的大計。因為韓竭乃曹秋道的得意弟子，故大可陪呂不韋前來臨淄。在這種情況下，項少龍這執事的作用就大了，因為鳳菲需有人為她安排和掩飾，讓她安然離齊。既然鳳菲的情人是韓竭，那當日鳳菲要殺他該是繆毒和呂不韋聯合策劃的陰謀。鳳菲臨時改變主意，皆因生出與韓竭遠走高飛之意，故犯不著冒這個殺身之險。再往深處推想，鳳菲說不定是奉田單之命，再由呂不韋安排她以毒指環來加害自己，只要是慢性毒藥，多日後他項少龍才毒發身亡，又或毒盲眼睛諸如此類。陰謀得逞之後，那時鳳菲早安然離開。項少龍雖仍未清楚其中細節，仍清楚把握了大概的情況。尚未步出前廳，碰上來找他的肖月潭，兩人避到幽靜的東廂去。

項少龍道：「有沒有辦法給我弄一份稷下學宮的地形圖？」

肖月潭嚇了一跳道：「你要來作什麼？曹秋道可不是好惹的。」

項少龍道：「我只是去把自己的東西偷回來，齊王將我的百戰刀賜了給曹秋道，掛在稷下學宮的主堂裡。」

肖月潭道：「我正想來告訴你這件事，誰說給你知的？」

項少龍把今早韓闖來找他的事說出來。肖月潭眉頭大皺，沉吟良久，道：「少龍勿要怪我多言，韓闖這人我知之甚深，既好色又貪心，自私自利，為求目的，做事從不講原則。就算你對他曾有大恩，亦毫無分別。」

想起今早韓闖誠懇的樣子，項少龍很難接受肖月潭的看法，但肖月潭又是一番好意，一時使他說不出話來。

肖月潭語重心長的道：「少龍萬勿鬆懈下來，你現在只是由一種險惡形勢，轉到另一種險惡形勢裡。若我是你，絕不相信三晉的任何人，反是李園較為可靠，說到底楚人並沒有三晉人那麼感覺到嬴政的威脅。」

項少龍苦笑道：「現在我孤身一人，韓闖或龍陽君要對付我還不容易。」

肖月潭搖頭道：「你太易信人，首先韓闖等知此事絕不可張揚。若讓齊人知道真相，說不定齊王會把你奉為上賓，還恭送你返回咸陽。」又道：「又或者乾脆下毒手殺你滅口，這事誰都不能確定。」

項少龍默然無語。

肖月潭續道：「現在誰敢擔當殺害你的罪名？今天殺了你，明天秦國大軍兵臨城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一回事。」

項少龍道：「秘密殺了我又誰會知道呢？」

肖月潭道：「起碼會有李園知道，韓闖和龍陽君豈無顧忌。」再笑道：「要殺你是那麼容易嗎？誰不知項少龍劍法蓋世，而且一旦讓你走脫，這裡又非三晉地頭，哪個人有把握可再度擒殺你？若我是他們，首先要教你絕不起疑，然後把你引進無路可逃的絕境，再以卑鄙手段，教你在有力難施下中伏身亡。」

項少龍出了一身冷汗，心中仍不大願意相信，口上敷衍道：「我會小心。」

肖月潭只是以事論事，點頭道：「或者是我多慮吧！小心點總是好的。照理龍陽君已害了你一次，很難再狠下心腸下第二次手。但人心難測，尤其牽涉到國家和族人的利害，少龍好好的想想。」

項少龍拍拍肖月潭的肩頭，感激道：「在這裡老哥你是我唯一完全信任的人，鳳菲的問題現在更是複雜。」

肖月潭忙問其故，項少龍說出心中的推斷，肖月潭眉頭緊鎖道：「我雖不認識韓竭，但觀他不遠千里往咸陽追求榮華富貴，竟肯為了個女人放棄一切嗎？」

項少龍同意道：「據說韓竭乃韓國的貴族，在韓時早和嫪毐認識，既肯和嫪毐這種人相交，很難會是個好人，若他是騙鳳菲而非愛鳳菲，問題將更嚴重。」

肖月潭笑道：「這種事我們作外人的很難明白，鳳菲確是那種可使男人肯犧牲一切的女人。少龍不妨一試，好過白白便宜韓竭。」

項少龍搖頭道：「知道她的情郎是韓竭，我更不會碰她。」

肖月潭拍案道：「我想到哩，鳳菲必是打算潛返咸陽，作韓竭的秘密情人，而此事已得嫪毐首肯，只是要瞞過呂不韋。」

項少龍歎道：「鳳菲真個狡猾，當日我告訴她說張泉背後的主子是呂不韋，她還裝出震駭不已、慌惶失措的姿態表情，騙得我死心塌地，原來我竟是給她玩弄於股掌之上。」

肖月潭道：「我還探聽到另一件會使你頭痛的事，你要知道嗎？」

項少龍苦笑道：「我早麻木了，說出來亦不會有太大的不安。」

肖月潭道：「仲孫何忌照我的話去找仲孫龍打聽消息，原來這吸血鬼暗中派人通知稷下那班狂人，說你自恃劍法高明，不把齊國劍手看在眼內。唉！這人如此卑鄙，因怕開罪李園和解子元，故此在暗裡施展卑鄙手段。」

項少龍聳肩道：「早有人來找過我，還吃了暗虧。若是明刀明槍，倒沒什麼可怕的，總不會是曹秋道親來找我吧！」

肖月潭道：「你要小心麻承甲和閔廷章兩個人，他們最愛撩事生非，一副惟恐天下不亂的性子，但確有真實本領。」

話猶未已，家將費淳慌張來報：「執事不好，有群劍手凶神惡煞的來了，指名道姓的要見執事。」

兩人愕然互望，暗忖又會這麼巧的。

項少龍不想肖月潭捲入這種麻煩事裡，更不欲暴露兩人的親密關係，堅持一個人去應付來鬧事的人。自於今早與韓闖的一席話推斷出鳳菲一直在瞞騙他，他對自己的「一番好意」大感心灰意冷。對韓竭這堪與他項少龍匹敵的劍手，他雖無好感亦無惡感，但若要歸類，此君應該是「好人有限」之輩，可是鳳菲卻被他英俊的外表迷倒，在他心中鳳菲的地位因而急劇下降。他雖對鳳菲沒有野心，但總希望她托付終身的是個有品格的人。現在他心情大改，只希望能安排好董淑貞等人的去路，便功成身退，返咸陽去與嬌妻愛兒相會，再耐心等待小盤的登基和與呂繆兩大集團的決鬥。肖月潭雖指出韓闖不太可靠，但他卻有信心韓闖對他的交情是超越了人性卑劣的一面。直到此刻，他仍對人性的善良有近乎天真的信念，因為他自己正是這麼的一個人。沒有人比他更痛恨仇殺和鬥爭，但在這時代裡，這一切平常得就像呼吸的空氣。左思右想間，項少龍跨過門檻，踏入前院主廳。

五名高矮不一的齊國年青劍手，一字形的排開在大廳正中處，十道目光在他甫進來的剎那，射到他身上去。他們穿的是貴族的武士服，只看他們華麗的佩劍，便知若非公卿大臣之後，就是富商巨賈的兒子。張泉的親信昆山和家將馮亮、雷允兒等一臉憤然之色的站在一旁，顯是被這些傲慢無禮的人激怒了。說實在的，項少龍現在心情大壞，很想找這些送上門來的人開刀。但卻知如此一來，只會把事情愈鬧愈大，最終是惹來像仲孫玄華、旦楚、麻承甲、閔廷章那種高手的挑戰。眼前這五人絕沒有這類級數的高手，從氣勢神態可作斷定。但也不宜太過忍讓，否則對方得寸進尺，使自己在臨淄沒有立足之地。如何在中間著墨，最考功夫。

其中最高壯的青年冷喝道：「來人可是自誇劍術無雙的狗奴才沈良。」

項少龍冷哼一聲，直迫過去。五人嚇了一跳，手都按到劍把去。

項少龍在五人身前丈許止步立定，虎目一掃，霎時間把五人的反應全收入腦內，微笑道：「這位公子高姓大名，為何一出言便犯下兩個錯誤。」

那高壯青年顯是五人的頭領，雙目一瞪，聲色俱厲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快劍』年常就是本公子，我犯的是什麼錯？」

只聽他的語氣，便知他給自己的氣勢壓著，心中好笑，淡淡道：「首先我從沒有認為自己的劍術有什麼了得，其次我更不是狗奴才。」

另一矮壯青年嘲笑道：「歌妓的下人，不是狗奴才是什麼東西？」

其他四人一起哄笑，更有人道：「叫你的主子來求情，我們就放過你。」

昆山三人和隨項少龍進來的費淳都露出受辱的悲憤神情，又知這些人是惹不得的，無奈之極。

項少龍從容自若，裝作恍然的「啊！」一聲道：「原來替人辦事的就是狗奴才，那齊國內除大王外，不都是狗奴才嗎？」

五人均是有勇無謀之輩，登時語塞，說不出辯駁的話。

項少龍語氣轉趨溫和，施禮道：「敢問五位公子，何人曾聽過沈某人自詡劍法無雙，可否把他找出來對質，若真有此事，沈某立即叩頭認錯。」

五人你眼望我眼，無言以對。

昆山乘機道：「小人早說必是有人中傷沈執事哩！」

年常有點老羞成怒的道：「橫豎我們來了，總不能教我們白走一趟，沈執事露一手吧！」

項少龍笑道：「這個容易，沈某的劍法雖不堪入五位大家之眼，但卻有手小玩意，看刀！」

猛喝聲中，左右手同時揚起，兩把早藏在袖口內的匕首滑到手裡，隨手擲出，左右橫飛開去，準確無誤的分插在東西兩邊的窗框處，高低位置分毫不差。包括昆山等在內，眾人無不駭然色變。最難得是左右開弓，均是那麼快禮和准。

項少龍知已鎮懾著這幾個初生之犢，躬身施禮道：「沈某尚有要事辦理，不送了！」從容轉身，離開廳堂。

項少龍借肖月潭馬車的掩護，離開聽松院，往找「最可靠」的李園。

肖月潭讚道：「少龍真懂齊人愛面子的心態，這麼一來，五個小子哪敢說出真話，只會揚言你向他們認錯，弄到誰都再沒興趣來找你。」

項少龍搖頭歎道：「仲孫龍既是愛面子的齊人，怎肯罷休。」

肖月潭道：「你這次找得李園出馬，仲孫龍怎都要忍這口氣的。」又低聲道：「知不知道剛才鳳菲和小屏兒在幾個心腹家將護送下由後門離開呢？」

項少龍愕然道：「你怎知道？」

肖月潭答道：「雲娘見到嘛！是她告訴我的。」

項少龍皺眉道：「會否是去見韓竭？我若可跟蹤她就好了。」

肖月潭道：「你在這裡人地生疏，不給人發現才怪。」

此時蹄聲驟響，數騎從後趕來。

項少龍探頭出去，原來是金老大金成就和幾名手下策馬追來，叫道：「沈執事留步。」

肖月潭吩咐御手停車。

金老大來到車窗旁，道：「沈執事有沒有空說幾句話？」

項少龍哪能說「不」，點頭答應，對肖月潭道：「老哥記得給我弄稷下宮的圖則，我會自行到李園處。」

步下馬車，金老大甩蹬下馬，領他到附近一間酒館，找個幽靜的角落，坐下道：「沈兄！你這次很麻煩呢。」

項少龍苦笑道：「我的麻煩多不勝數，何礙再多一件。」

金老大豎起拇指讚道：「沈兄果是英雄好漢，我金老大沒交錯你這朋友。」

項少龍心中一熱道：「金老大才真夠朋友，究竟是什麼事？」

金老大道：「昨晚田單為呂不韋舉行洗塵宴，我和素芳都有參加，我恰好與仲孫龍的一個手下同席，閒聊中他問我是否認識你，我當然不會透露我們間的真正關係。」

項少龍笑道：「不是懸賞要取我項上的人頭吧！」

金老大啞然失笑道：「沈兄真看得開，但尚未嚴重至這個地步，你聽過『稷下劍會』這件事嗎？」

項少龍搖頭表示未聽過。

金老大道：「每月初一，稷下學宮舉行騎射大會，讓後起者有顯露身手的機會，今天是二十七，三天後就是下月的劍會，照例他們會邀請一些賓客參加。嘿！那只是客氣的說法，其實是找人來比試。」

項少龍道：「若他們要我參加？我大可托病推辭，總不能硬將我押去吧！」

金老大歎道：「邀請信是通過齊王發出來的，沈兄夠膽不給齊王面子嗎？聽說仲孫龍的兒子仲孫玄華對沈兄震怒非常，決定親身下場教訓你。他雖不敢殺人，用的只是木劍，但憑他的劍力，要打斷沈兄的一條腿絕非難事。」

項少龍立時眉頭大皺，他怕的不是打遍臨淄無敵手的仲孫玄華，而是怕到時田單、呂不韋等亦為座上客，自己不暴露身份就是奇蹟。

金老大低聲道：「沈兄不若漏夜離開臨淄，鳳小姐必不會怪你。」

項少龍大為意動，這確是最妙的辦法，但董淑貞她們怎辦呢？如此一走了之，日後會成一條梗心之刺，休想心中安樂。

金老大再慫恿道：「仲孫龍勢力在此如日中天，有身份地位的公卿大臣也畏之如虎，沈兄怎都鬥他不過的。」

項少龍歎道：「多謝老大的提點，這事我或有應付之法。」

言罷拍了拍金老大肩頭，往找李園去了。

項少龍來到李園客居的聽竹別院，與聽松別院只隔了兩個街口。由此可見鳳菲的地位竟可比得上貴為相國的李園。

他在門官處報上沈良之名，那人肅然起敬道：「原來是沈大爺，相爺早有吩咐，不過相爺剛出門，沈爺有沒有口訊留下呢？」

項少龍很想說著他來找我吧！但想想這似非自己目下的身份該說的話，遂道：「煩先生你告知相國我來過便成。」

此時中門大開，一輛華麗馬車在前後十多名騎士簇擁下馳出大門，但因車窗被垂簾阻隔，看不到裡面坐的是什麼人。馬車遠去後，項少龍壓下詢問門官的衝動，踏上歸途。這日天朗氣清，寒冷得來卻很舒服，項少龍雖在人車爭道的熱鬧大街信步而行，心底卻感到孤單寂寞。在逃亡途中，他所有精神時間盡用在如何躲避敵人的思量上，反是到了臨淄，遇上這麼多新知舊友，他竟會有寂寞的感覺。他溜目四顧，看著齊都的盛景，深切體會到「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意境滋味。除了肖月潭外，他再無可以信任的人。最痛苦是他根本無可用之兵，否則只要派人密切監視韓闖，可知他會不會出賣自己。例如假設他不斷去見郭開，便可知道他對自己不忠實。三晉關係一向密切，郭開的老闆娘更是韓闖的族姊韓晶，若要對付項少龍，兩人必會聯合在一起。在那種情況下，龍陽君怎敢反對。他們唯一的阻礙可能是李園，但他肯否冒開罪三晉來維護自己，恐怕仍是未知之數。

想得頭都大時，心中忽生警兆，一騎迎面而至，馬上騎士俯下來道：「這位兄台怎麼稱呼？」

項少龍愕然望向對方，肯定自己從未見過此人，戒心大起道：「有什麼事呢？」

那人非常客氣，微笑道：「敝主人是清秀夫人，小人奉她之命，前來請先生往會，因夫人沒有把先生的高姓大名告訴小人，不得不冒昧相詢。」

項少龍恍然剛才離開聽竹別院的是清秀夫人的座駕，暗忖若非李園曾告訴她自己來了臨淄的事，就是自己的裝扮糟透。於是報上沈良之名，隨騎士往見曾受過婚姻創傷的美女。

項少龍登上清秀夫人恭候道旁的馬車，這個把自己美麗的玉容藏在重紗之內的美女以她一貫冰冷的聲音道：「上將軍你好！請坐到清秀身旁來。」

項少龍見不著她的真面目，心中頗為失望，更知坐到她身旁的邀請，不是意欲要親近一點，只是方便說密話，忙收攝心神，坐了下來。一股女兒家的芳香沁入心脾，馬車開出，在繁榮的古都大道上緩緩前進。忽然間，他再不感到寂寞，當因馬車搖晃使兩人的肩頭不時碰在一起，不由想起當年在大梁，與紀嫣然共乘一輿的動人情景。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將軍的裝扮很奧妙，若非清秀從李相爺處得知上將軍來了臨淄，恐怕認不出來。」

項少龍心下稍安，苦笑道：「希望李相爺不會逢人便說我來了齊國吧。」

清秀夫人不悅道：「李相爺怎會是如此不知輕重的人，只因清秀乃琴太傅的至交好友，所以不瞞人家吧！」

項少龍衝口而出道：「我尚以為夫人與李相爺的關係不太好哩！」

清秀夫人隔簾望往窗外，默然片晌，柔聲道：「又下雪了，只不知牛山現在是何情景，上將軍有興趣陪清秀到那處一遊嗎？」

項少龍想不到她竟突起遊興，還邀自己相陪，訝道：「牛山？」心中湧起受寵若驚的滋味。

天色暗沉下來，朵朵雪花，飄柔無力的降下人間。

清秀夫人若有所思的凝望窗外，輕輕道：「牛山春雨乃臨淄八景之首，不過近年斧斤砍伐過度，致有牛山濯濯之歎，幸好經過一番植樹造林，據說又回復了佳木蔥鬱、綠茵遍地的美景，現在是隆冬，當然看不到這情況哩！」

項少龍這才知道「牛山濯濯」的出處，點頭道：「夫人既有此雅興，項某敢不奉陪。」

清秀夫人發出開赴牛山的指示，以充滿緬懷的語氣道：「清秀少時曾隨先父到過牛山，時值陽春三月，淄水湍湍，泉水從山隙間流瀉而出，潺流跌巖，水氣蒸騰，如雨似霧，望之宛若霏霏煙雨，到今天仍然印象深刻。」

項少龍聽她言談高雅，婉轉動人，不由一陣迷醉。暗忖她的面紗等若牛山的煙雨，使她深具朦朧的迷人之美。

清秀夫人續道：「清秀很怕重遊一些曾留下美好印象的勝地美景，因為深怕與心中所記憶的不符。」

項少龍訝道：「這次為何重遊舊地？」

清秀夫人緩緩搖頭道：「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是因有名震天下的項少龍相陪吧！」

項少龍道：「原來項某在夫人心中竟有點份量。」

清秀夫人朝他望來，低聲道：「剛才妾身見上將軍隻影形單的站在府門，比對起上將軍在咸陽的前呼後擁，竟生出滄海桑田、事過境遷的感觸。最後忍不住停下車來與上將軍一見，上將軍會因此笑人家嗎？」

項少龍愕然道：「原來夫人竟對項某生出同情之意。」

清秀夫人搖頭道：「不是同情，而是憐惜，上將軍可知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

馬車此時穿過城門，朝南馳去。

項少龍苦笑道：「夫人此話必有依據，少龍洗耳恭聽。」

清秀夫人淡淡道：「上將軍的灑脫和不在乎己身安危的態度，乃清秀生平罕遇，就算不看在琴大姐臉上，清秀也要助你。」

項少龍壓低聲音問道：「你這些侍衛靠得住嗎？」

清秀夫人道：「上將軍放心，他們是隨侍妾身十多年的家將，況且他們根本不會想到你是項少龍哩！」湊近少許，在他耳旁吐氣如蘭，臉紗一顫一顫的道：「昨天李相爺入宮找我的妹子寧夫人，神情困苦，在妾身私下追問，說出你的事來。」

項少龍一震道：「那就糟了，他還有什麼話說？」

清秀夫人道：「他哪會真的向妾身傾吐，但妾身可肯定他確把上將軍視為肝膽之交。問題是他身為楚相，很多時都得把個人得失愛惡拋在一旁，處處以國事大局為重，否則何須苦惱？」

似乎有點不堪與他距離太近般，別過俏臉遙望窗外，歎了一口氣。項少龍陪她歎一口氣，一時找不到說話，暗想李園初見他時真情流露的情況過後，自會開始考慮到實際的問題，又或因韓闖的壓力而煩惱起來。除了肖月潭外，自己還可信誰呢？

清秀夫人一字一字地緩緩道：「若不是這等天氣，妾身會趁現在把車開往城外，勸上將軍不如一走了之，乾乾淨淨。」

項少龍想起到大梁時那場大病，兼之人生路不熟，猶有餘悸的歎道：「我尚有些責任未完成，不過縱有人要對付我，我亦不會束手就擒。唉！在夫人警告少龍之前，我已想到有這種情況出現的。」

清秀夫人點頭道：「事實早證明項少龍是應付危險的能者，況且真正的情況如何，根本沒有人知道，或者妾身只是白擔心吧！」

忽又欣然指著窗外遠方一處山麓道：「看！那就是輔助桓公稱霸的名相管仲埋骨之處。」

項少龍自然挨貼過去，循她目光往外望去，山野銀霜遍地，樹梢披掛雪花，素淨純美得使人心靜神和。雪白的世界更似和天空連接起來，再無分彼此。不遠處屹立一座大山，淄河、女水兩河纏繞東西，岸旁數百年樹齡的松樹、樺樹直指空際，景致美不勝收。大山南連另一列層巖疊嶂的山巒，景色使人歎為觀止。

清秀夫人垂下頭來，輕輕道：「上將軍，你……」

項少龍發覺自己胸口貼緊她一邊肩背，尷尬地挪開一點，顧左右而言他道：「沒有舟楫渡河，恐怕不能登山遠眺！」

清秀夫人淡淡道：「我們得回去哩！若妾身想找上將軍，該怎辦呢？」

項少龍見她語氣變得冷淡，激起傲氣，低聲道：「夫人最好不要牽涉在事件內，生死有命，若老天爺不眷顧我項少龍，我又有什麼法子，人算哪及天算。」

清秀夫人輕顫道：「人算不及天算，上將軍真看得開，妾身不再多事了！」

回到聽松別院，項少龍心中仍填滿清秀夫人的倩影，揮之不去。他不明白為何她會對自己這麼有影響，或者是因為她那種對世情冷漠不關心的態度，又或因她的驕傲矜持而使自己動心。幸好這時的他充滿危機感，趁著有空閒，仔細研究聽松院的形勢，以備有事發生時可迅速逃命，又把鉤索等東西取出來，繫在腰間，慌虛的心落實了點兒。處理了一些團中的日常事務，又探問臥榻養傷的張泉，返回房間小息，快睡著時，董淑貞來了。

項少龍擁被坐起身來，董淑貞坐到榻沿，吃了一驚道：「沈執事不是冷病了吧！」

項少龍笑道：「老虎我都可打死兩頭，怎會有事呢？二小姐光顧有何指教？」

董淑貞驚魂甫定的拍拍酥胸道：「嚇死人哩！」又橫他一眼道：「定要有什麼事才可來找你嗎？來！讓我為你推拿，保證你睡得好。」

項少龍翻轉身伏在榻上，欣然道：「讓我試試二小姐的高明手法。」

董淑貞脫下外衣，踢掉綿鞋，坐到他背上，伸手為他揉捏肩肌，低聲道：「找到是誰把曲譜偷龍轉鳳了。」

項少龍想也不想的道：「小寧。」

小寧是祝秀真的貼身侍婢。

董淑貞大樂道：「沈執事這回錯了，偷的人是張泉自己，小寧曾見過他在附近鬼鬼祟祟的，入房後又見有些東西擺亂了，當時不以為意，給秀真問起才說出來。」

項少龍搖頭道：「我不信，那只是小寧諉過於人吧！噢！這處捏得真舒服，我要睡了！」

董淑貞急道：「不要睡，你答應過人家的事有什麼下文？」

項少龍知她問的是鳳菲肯否讓她有獨擔一曲的事，心中叫苦，坦白道：「尚未有機會和她說，明天告訴你好嗎？」

董淑貞伏下來，把他摟個結實，咬他耳朵道：「聽說韓闖和你是老朋友，你會不會幫他來害人家呢？」

項少龍對韓闖再沒有先前的把握，苦笑道：「和他只是有點交情吧！那談得上是老朋友，二小姐放心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都會為二小姐盡力。」

董淑貞一顫道：「沈良你為何語調悲觀，以前胸有成竹的定力到哪裡去了？」

項少龍一個大翻身，把她壓在體下，貪婪地吻她的香唇，直至她咿唔嬌喘，放開她道：「世事每每出人意表，誰可真的胸有成竹，只是盡力而為，所以我需要你們真心信任。」

董淑貞媚眼如絲的瞧著他，秀目射出灼熱的神色，啞聲道：「原來你並不只是歡喜男人的。」

項少龍苦笑道：「誰說我歡喜男人呢？」

心中同時湧起慾火。自知道有可能被韓闖等出賣後，他的情緒陷進難以自拔的低潮裡，很想找尋一些刺激，好轉移自己的精神心事，而董淑貞正是送上門來的刺激。或者只有她動人的肉體，可使他忘掉所有不如意的事。

董淑貞探手勾著他的脖子軟聲道：「空口白話有什麼用？用行動來證明你是喜歡女人吧！」

項少龍的意志崩潰下來，低頭要再嘗地唇上的胭脂，有人在門外叫道：「沈爺，解子元大人來了，在大廳等你。」

項少龍生出不對勁的感覺，現在離黃昏尚有個多時辰，解子元為何這麼早到？

## 第七章稷下劍聖

解子元的臉色頗難看，一副心事怔忡的樣子，見到項少龍一把扯著他往大門走去，道：「小弟忽然有急事，怕不能在約好的時間來接沈兄，所以提早來了。」

項少龍道：「解兄既有急事，大可改作另一天。」

解子元搖頭道：「那解子元就有禍了，我本想遣人來接你，但細想下還是不妥當，橫豎順路，待沈兄到舍下後，請恕小弟失陪一會。」

兩人步出大門，廣場中三十多名家將，正和馬車恭候他們大駕。項少龍是第一次見到解子元如此陣仗駕勢，愕然道：「解兄好威風。」

解子元搖頭歎道：「我並不想這麼張揚，是仲孫龍迫我這麼做的，上車再談。」

從衛拉開車門，兩人登車坐好，馬車開出院門，解子元歎道：「不要看臨淄表面熱鬧繁榮，其實人人自危，恐怕朝不保夕。」項少龍低聲問道：「解兄指的是否兩位王子的王位之爭？」

解子元訝道：「原來沈兄知道內情。」

項少龍道：「略知一二，看解兄愁眉不展，是否有什麼突變，令解兄煩惱？」

解子元再歎一口氣，沉聲道：「有些事沈兄知道了不會有益處。沈兄先到舍下與內人聊聊，小弟見過仲孫龍，立即回來會沈兄。嘿！今晚怎都要出外逛逛，沈兄懂得怎樣和內人說項哩！」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我還以為解兄忘了。」

解子元苦笑道：「小弟現在比之以往任何一刻，更須到青樓解悶。」

項少龍關心善柔，自然愛屋及烏，關心起解子元來，也知解子元不會隨便將王室的鬥爭向他這外人說出來，心念電轉，已明其故，試探道：「不是呂不韋在玩手段吧？」

解子元一震道：「沈兄怎會曉得？」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我曾在咸陽逗留過一段日子，與秦廷的一些重量級人物非常稔熟，深悉呂不韋的手腕，故而一猜即中。」

解子元愕了一愕，玩味道：「重量級人物，這形容的詞句小弟還是初次聽到，細想又非常貼切，沈兄認識些什麼人？」

項少龍隨口說出李斯、昌平君兄弟等人的名字，當然包括自己在內。

解子元聽得瞠目結舌，吁出一口氣道：「沈兄竟然和嬴政身邊一群近臣有交情？其中最有本領的當然是項少龍，呂不韋千方百計尚扳不倒他，順口一問沈兄，嬴政究竟是不是呂不韋和朱姬的兒子？」

項少龍肯定道：「當然不是！否則他們的關係不用鬧得那麼僵。究竟呂不韋用了什麼手段，害得解兄如此煩惱？他是否對你們大王說了些話？」

解子元顯然是好心腸的人，搖頭道：「這種事動輒是抄家滅族的大禍，小弟怕牽累沈兄，沈兄最好勿要理會。」

項少龍知不宜迫他，心忖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把善柔的家抄了。一時卻苦無良策，因為根本不知箇中情況。

解子元岔開話題道：「看來鳳菲很器重沈兄！」

項少龍想起與鳳菲糾纏不清的關係，隨口應一聲，心中轉到齊國的王位之爭上。本來與自己全無關係的事，卻因善柔的緣故而變得直接有關。田單和呂不韋是玩陰謀手段的專家，仲孫龍、解子元等一系的人，雖有各國之助，但能否成為贏家，仍屬未知之數。鄒衍若在就好了，由他這位以預知術名震天下的大宗師指著星星月亮說上兩句話，比其他任何人的雄辯滔滔對齊王更管用。

馬車抵達解府，項少龍下車後，解子元足不著地的原車離開，到仲孫龍的府第與自己的黨人密議。小婢領項少龍到內府見善柔，而項少龍則在心中不斷自我警惕，告訴自己善柔已作人婦，絕不可再續前緣，否則怎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善柔始終是善柔，沒有一般女子的軟弱扭捏，神態如常的將下人趕出偏廳，劈面道：「我嫁人後變成會吃人的老虎嗎？一見到人家立即拚命逃跑，是否這一段時光逃慣了？」接著「噗哧」一聲，橫了他充滿少婦風情的一眼，喘氣笑道：「壞傢伙到那裡都是壞傢伙，竟敢串通子元來騙我，若不是看在致致份上，看我不打折你的狗腿。」

項少龍見善柔「凶神惡煞」的模樣，反放下心來，毫不客氣坐下來，微笑道：「不抱兩個白白胖胖的兒子來給我看看嗎？小弟對任何長得像柔大姐的小傢伙，都好奇得要命，他們是否剛出世便懂舞拳弄腳打人踢人？」

善柔笑得似花枝亂顫的倒在地席上，嗔道：「很想揍你一頓，唉！作瞭解夫人，想找個敢還口或還手的人並不容易，師傅現在又不肯再舞劍弄棒，他那班徒弟更是窩囊，害得人怪手癢的。」

項少龍駭然道：「難怪解兄要遭殃呢！」

善柔狠狠瞪著他道：「不要把我說得那麼可怕，不若我們拿木劍對打玩兒好嗎？」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你師傅有四個最得意的弟子，我知道其中兩人是韓竭和仲孫玄華，其他兩人是誰？」

善柔一臉不屑道：「什麼四個得意弟子？恕我沒有聽過！只知師傅最疼我善柔，仲孫玄華這龜蛋只懂縮頭縮腦，每次要他動手過招，總是推三推四，真想把他的卵蛋割下來。嘻！」

項少龍聽得捧腹大笑，刁蠻美女做了母親，仍不改一貫本色，確令他欣慰。順口問道：「田單知道你成了解夫人嗎？」

善柔冷哼道：「知道又如何？我不去找老賊算賬，他應該拜祖酬神。唉！真奇怪，殺掉那假貨後，我心中所有仇怨都消了，田老賊雖仍是活生生的，我竟可將他當作死人辦。」

項少龍正容道：「談點正事好嗎？你清楚韓竭的為人嗎？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品性如何？」

善柔撅起可愛的小嘴道：「可以和嫪毐狼狽為奸的，會有什麼好人？我一向對他沒有好感，不過手下尚算有兩下子。」忽又皺眉道：「你為何仍不滾回咸陽，致致要擔心死了。」

項少龍苦笑道：「我是走投無路下溜到這裡來，你當是來遊山玩水嗎？」

善柔點頭道：「聽說道路河道給十多天的連綿大雪封了，離開火爐便做不成人似的，遲些我著子元使人把你送走。」

項少龍大吃一驚道：「萬萬不可，千萬莫要讓解兄知道我的身份，否則將來事情傳出去，他要犯上欺君之罪。」

善柔傲然道：「憑他解家的地位，最多是不當官，官有什麼好當的？」

項少龍知她因父親當官遭抄家而對此深痛惡絕，同意道：「解兄人太善良，確不適合在官場打滾。」

善柔笑道：「他和你並非好人，整天想到外邊鬼混，你差點成為幫兇。」

項少龍淡淡道：「愈得不到手的東西愈珍貴，你試試迫他連續出去胡混十晚，保證他厭倦至以後不再去。而且他到青樓去，似乎是要找作曲的靈感，不是真的胡來。」

善柔杏目圓瞪道：「是否他央求你來向我說項求情？」

項少龍事實上如解子元般那麼懼怕善柔，舉手投降道：「柔大姐該明白我是站在哪一方的吧！」

善柔解凍地甜甜笑道：「當然知道啦！你來了真好，這樣吧！子元到外面胡混時，你來陪我。」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善柔道：「這才公平嘛！」

項少龍苦笑道：「坦白說，現在我每一天都為保全自己的小命想辦法，我……」

善柔嗔道：「算了！你是寶貝嗎？誰要你陪？兩個都給我滾得遠遠的，否則莫怪我手下不留情。」

項少龍聽得啞口無言。

善柔卻橫他一眼，「噗哧」笑道：「只是唬你吧！人家怎捨得趕你走？項爺是小女子的第一個情郎，這麼小小面子都不給你，你還如何在子元面前神氣起來。好吧！今晚准你們去勾三搭四，初更前必須回來，否則子元要到你那裡去睡。」又摸摸肚子嚷道：「不等子元！要吃東西哩。」

膳罷，解子元仍未回來，項少龍乘機告辭回聽松院，剛跨入院門，把門的手下道：「楚國李相爺派人來找沈爺，但沈爺不在，只好走了。嘿！沈爺的人面真厲害，我們這班兄弟以後要跟著你呢！」

項少龍暗忖自身難保，哪有能力照顧諸位兄弟，敷衍兩句，這位叫池子春的年青家將壓低聲音道：「小人有一件事須告訴沈爺，沈爺心中有數便成，千萬不要洩漏是我說出來的。」

項少龍訝道：「什麼事？」

池子春道：「今天我見到谷明、房生兩人鬼鬼祟祟的溜出街外，吊著尾跟去看看，原來他們竟是去見沙立，看來不會有什麼好事，最怕他們是要對付沈爺你呢。」

項少龍心想自己又非三頭六臂，怎能同時應付多方面的事。上上之策是立即動手做另一對滑雪板，趁城外雪深至腰千載一時的良機，立即「滑走」，保證縱使東方六國追兵盡起，亦拿他不著。這個想法誘人之極，問題是他過不了自己的一關，更何況解子元那邊的事仍未知情況，教他怎放心一走了之。拍拍池子春肩頭，勉勵幾句，朝內院走去。

池子春卻追上來，拉他到一角道：「尚有一事說給沈爺你聽，谷明回來後去見二小姐，接著二小姐和秀真小姐出門去了。」

項少龍心中大怒，董淑貞和祝秀真竟如此不知好歹，仍與沙立勾結，枉自己為她們冒生命之險而留下來。

回到內院，肖月潭在臥室所在那座院落的小偏廳等候他，欣然道：「你要的東西，老哥已給你辦妥，看！」由懷裡掏出一卷帛圖，打開給他過目，正是項少龍要求的稷下學宮簡圖。

項少龍喜道：「這麼快弄來了！」

肖月潭道：「費了我兩個時辰繪畫呢。」指著圖上靠最右邊的城門道：「這是大城西邊的北首門，又叫稷門，學宮在稷門之下、系水之側，交通便利，且依水傍城，景色宜人，故學宮乃臨淄八景之一，是遊人必到之地。」

項少龍細觀帛圖，歎道：「稷下學宮看來像個城外的小城，城牆街道應有盡有，若胡亂闖進去找一把刀，等若大海撈針。」

肖月潭指著最宏偉一組建築物道：「這是稷下學堂，乃學宮的聖殿，所有儀典均在這裡舉行，你的百戰刀掛在大堂的南壁上。」

項少龍猛下決心道：「我今晚去把刀拿回來。」

肖月潭愕然道：「該尚未是時機吧！少龍何不待離開齊國前方去偷刀？」

項少龍斷然道：「我今晚偷刀，明早離開，免得韓闖等人為我費盡心思，左想右想。」

肖月潭駭然道：「大雪將臨淄的對外交通完全癱瘓，你怎麼走？」

項少龍信心十足的道：「我有在大雪裡逃走的方法，否則也來不到這裡，老哥放心。」

肖月潭皺眉道：「立即離開是上上之策，可是你不是說過要幫助鳳菲、董淑貞她們嗎？」

項少龍冷哼道：「只是我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事實上我不過是她們的一隻棋子，現在我心灰意冷，只好只為自己打算。」

這番話確是有感而發。目下他唯一不放心的是善柔，不過齊國的內部鬥爭，豈是他所管得到，留下來於事無補。下了明天即離的決定，他整個人變得無比輕鬆。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既然鳳菲、董淑貞等當自己是大傻瓜，他再沒有興趣去多管閒事。

肖月潭道：「我現在去為你預備衣物乾糧，明早來掩護你出城。」忽又想起一事似的皺眉道：「今晚你怎樣去偷刀？除非有特別的通行證，否則誰會給你打開城門？」

項少龍一拍額頭道：「我忘記晚上城門關閉呢！」不由大感苦惱，想起積雪的城牆根本是無法攀爬的，但心念電轉，暗忖既然額菲爾士峰都被人征服，區區城牆，算是什麼？心中一動道：「老兄有沒有辦法給我弄十來把鐵鑿子？」

肖月潭有些明白，欣然道：「明天我到鄰街那間鐵鋪給你買吧！是否還需要一個錘子呢？」

項少龍笑道：「橫豎是偷東西，我索性今晚一併去偷錘偷鑿，省得事後給人查出來。」

肖月潭同意道：「若是要走，宜早不宜遲。」伸手拉起他的手道：「呂不韋塌台後，或者我會隨你到塞外去，對中原我已厭倦得要命。」

肖月潭離開後，項少龍把血浪取出來，又檢查身上的攀爬裝備，一切妥當，仍不放心，在兩邊小腿各扎一把匕首，休息半晌，穿衣往後院門走去。大雪仍是無休止地降下來，院內各人避進屋內去。院門在望，項少龍心生警覺，忙躲到一棵大樹後。院門張開，三道人影閃進來。項少龍借遠處燈火的掩映，認出其中兩人是鳳菲和小屏兒，另一人則是個身形高挺的男子，卻看不到樣子。

鳳菲依依不捨的和那人說了幾句話，那人沉聲道：「千萬不要心軟，沈良只是貪你的財色。」

項少龍心中一震，認出是韓竭的聲音。知道是一回事，確定又是另一回事。忽然間，他有點恨起鳳菲來，以她的智慧，竟看不穿韓竭英俊的外表下有的只是豺狼之心。鳳菲欲言又止，沒有答話。到韓竭走後，兩主婢返樓去了。項少龍心中一動，尾隨追去，在暗黑的巷道裡，韓竭送鳳菲回來的馬車剛正開出。由於巷窄路滑，馬車行速極緩。項少龍閃了過去，攀著後轅，無聲無息的爬上車頂，伏了下來。他並不知道這麼做有任何作用，純是碰碰運氣，若馬車走的不是他要去的方向，他可隨時下車。在這樣的天氣裡，偷雞摸狗的勾當，最方便不過。

馬車轉入大街，速度增加。項少龍瀏目四顧，辨認道路，心想這該不是往呂不韋所寄居相國府的方向，韓竭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他本意只是利用韓竭的馬車神不知鬼不覺的離去，以避過任何可能正在監視著聽松院的人，此刻好奇心大起，索性坐便宜車去看個究竟。長夜漫漫，時間足夠他進行既定的大計。他拉上斗篷，心情舒暢輕鬆。自今早得肖月潭提醒，被好朋友出賣的恐懼形成一股莫名的壓力，使他困苦頹唐。幸好猛下決心離開，恐懼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蹤。唯一擔心的是善柔，假若解子元在這場鬥爭中敗陣，以田單的心狠手辣，善柔將要面對另一場抄家滅族的大禍。對此他是有心無力，徒呼奈何。

馬車左轉右折，最後竟駛入解府所在的大街去。項少龍心中大訝，韓竭到這裡要見誰？馬車在仲孫龍府第的正門前停下來，接著側門打開，一個高挺的人閃出來，迅速登車，馬車又緩行往前。項少龍心中奇怪，要知韓竭是隨呂不韋來臨淄，該算是田單一方的人，與仲孫龍乃死對頭。為何韓竭竟會來此見仲孫龍府的人，還神秘兮兮，一副怕給人看見的情狀。想到這裡，哪還猶豫，移到車頂邊沿，探身下去，把耳朵貼在廂壁處全神竊聽。

一陣低沉有力的聲音在廂內道：「師兄你好，想煞玄華。」

原來竟是有臨淄第一劍美譽的仲孫玄華、仲孫龍的得力兒子。

韓竭的聲音響起道：「你比以前神氣，劍術必大有進步。」仲孫玄華謙虛幾句，道：「師兄勿要笑我，咸陽的情況如何？聽說師兄非常風光哩！」

韓竭笑道：「嫪毐用人之際，對我自是客氣。不過此人心胸狹窄，不能容物，難成大器。反是呂不韋確是雄材大略，如非遇上個項少龍，秦國早是他囊中之物。」

仲孫玄華冷哼道：「項少龍的劍法真是傳言中那麼出神入化嗎？」

韓竭歎道：「此人實有鬼神莫測之機，教人完全沒法摸清他的底子，你該看過他的百戰刀吧！誰能設計出這樣利於砍劈的兵器來？」仲孫玄華同意道：「師尊收到大王送來那把刀後，把玩良久，沒說半句話，我看他是心動了。近十年來少有看到他這種神情。」

韓竭道：「先說正事，你們要小心田建與田單達成協議。」

車頂的項少龍心中劇震，終於明白解子元為何像世界末日來臨的樣子。果然仲孫玄華歎了一口氣道：「我們已知此事，想不到田單竟有此一著，師兄有什麼應付的良策？」

韓竭道：「這事全由呂不韋從中弄鬼，穿針引線，把田單和田建拉在一起。唉！田單始終是當權大臣，若他肯犧牲田生，讓田建登上王位，不像以前的勝敗難測，你們現在的處境的確非常不利。」

仲孫玄華憤然道：「我們父子為田建做了這麼多工夫，他怎能忽然投向我們的大對頭？」

韓竭歎道：「朝廷的鬥爭一向如此。對田建來說，誰助他登上王位，誰是功臣，況且……唉！我不知該怎麼說好。呂不韋向田建保證，只要田單在位，秦國不單不會攻齊，還牽制三晉，讓他全力對付燕人，你說條件是多麼的誘人。」

仲孫玄華冷哼道：「只有傻子會相信這種話。說到底，仍是秦人遠交近攻的一套。」

偷聽的項少龍糊塗起來，弄不清楚韓竭究竟是哪一邊的人。韓竭忽地壓低聲音說了幾句話，聽不清楚的項少龍心中大恨，仲孫玄華失聲道：「這怎麼成，家父和田單勢成水火，怎有講和的可能。而且以田單的為人，遲早會拿我們來做箭靶的。」

韓竭道：「只是將計就計，田建最信任的是解子元，若你們能向田建提出同樣的條件，保證田建仍會向著你們。」

聽到這裡，項少龍沒有興趣聽下去，小心翼翼翻下車廂，沒入黑暗的街巷，偷鐵鑿去也。

項少龍找得西城牆一處隱蔽的角落，撕下一角衣衫包紮好錘頭，把一根根鑿子不斷往上釘到積雪的城牆去，再學攀山者般踏著鐵鑿登上牆頭。巡城兵因避風雪，躲到牆堡內去。項少龍借勾索輕易地翻到城外，踏雪朝稷下學宮走去。大雪紛飛和黯淡的燈火下，仍可看出高牆深院的稷下學宮位於西門外一座小山丘之上，房舍連綿，氣勢磅礡。項少龍已不太擔心解子元在這場齊國王位之爭中的命運。既然田建最信任解子元，儘管田建投向轉軌的田單，當然繼續重用解子元，犧牲的只是仲孫龍和大王子田生。拿了百戰寶刀立即逃得遠遠的想法，令他無比興奮。有滑雪板之助，頂多三十來天便可回到咸陽溫暖的家裡，世上還有更為愜意的事嗎？

他由稷下學宮左方的雪林潛至東牆下，施展出特種部隊擅長的本領，翻入只有臨淄城牆三分一高度的學宮外牆內去。認定其中的主建築群，項少龍打醒十二個精神朝目標潛去。接連各院的小路廊道在風燈映照下冷清清的，不聞喧嘩，遠處偶爾傳來弄簫彈琴的清音，一片祥和。此時快到初更，大多數人早登榻酣睡，提供項少龍很大的方便。到達主堂的花園，見三個文士裝束的人走過。項少龍忙藏身樹叢後，豈知三人忽然停下來賞雪，害得項少龍進退不得，還要被迫聽他們的對答。

其中一人忽地討論起「天」的問題，道：「治國首須知天，若不知天道的運行變化和其固有的規律，管治國家就像隔靴搔癢，申公以為然否？」

叫申公的道：「勞大夫是否因見大雪不止，望天生畏，生此感觸？」

另一人笑道：「申公確是勞大夫的知己，不過我卻認為他近日因鑽研荀況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方有此語。」

暗裡的項少龍深切體會到稷下學士愛好空言的風氣，只希望他們趕快離開。

勞大夫認真地道：「仇大人這次錯了，我對荀況的『制天命而用之』不敢苟同。荀況的『不治而議論』，只管言不管行，根本是脫離現實的高談闊論。管仲的『人君天地』則完全是兩回事，是由實踐的迫切需要方面來認識天人的關係。」

申公呵呵大笑道：「勞大夫惹出我的談興來哩！來吧！我們回捨煮酒夜話。」

三人遠去，項少龍暗叫謝天謝地，閃了出來，蛇行鼠伏的繞過主堂外結冰的大水池，來到主堂西面的一扇窗下，挑開窗扇，推開一隙，朝內瞧去，只見三開間的屋宇寬敞軒昂，是個可容百人的大空間，南壁的一端有個祭壇似的平台，上方掛有長方大匾，雕鏤著『稷下學堂』四字。最令項少龍印象深刻是堂內上端的雕花梁架、漆紅大柱，襯托得學堂莊嚴肅穆，使人望之生畏。大堂門窗緊閉，惟平台上有兩盞油燈，由明至暗的把大堂沐浴在暗紅的色光裡。

虎目巡逡幾遍，發覺百戰刀高懸東壁正中處，跳將起來，該可剛好碰到刀把的尾端。項少龍心中大喜，跨過窗台，翻進堂內，急步往百戰刀走去。大堂內似是靜悄無人，項少龍心內卻湧起一股難以形容的感覺，非常不舒服。項少龍手握血浪劍柄，停下步來。

「咿呀」一聲，分隔前間和大堂的門無風自動的張開來。項少龍心叫不好，正要立即退走，已遲了一步。隨著一陣冷森森的笑聲，一個白衣人昂然步進廳來，他的腳每踏上地面，發出一下響音，形成一種似若催命符的節奏。最奇怪是他走得似乎不是很快，項少龍卻感到對方必能在自己由窗門退出前，截住自己。更使人氣餒心寒的是對方劍尚未出鞘，已形成一股莫可抗禦和非常霸道的氣勢，令他感到對方必勝的信心。如此可怕的劍手，項少龍尚是初次遇上。

項少龍猛地轉身，與對方正面相對。這人來到項少龍身前丈許遠的地方，油然立定。烏黑的頭髮散披在他寬壯的肩膊上，鼻鉤如鷹，雙目深陷，予人一種冷酷無情的感覺。他垂在兩側的手比一般人長了少許，臉膚手膚晶瑩如白雪，無論相貌體型都是項少龍生平罕見的，比管中邪還要高猛強壯和沉狠。他的眼神深邃難測，專注而篤定，好像不需眨眼睛的樣子。黑髮白膚，強烈的對比，使他似是地獄裡的戰神，忽然破土來到人間。

項少龍倒抽一口氣道：「曹秋道？」那人上下打量他幾眼，點頭道：「正是本人，想不到曹某今午收到風，這晚便有人來偷刀，給我報上名來，看誰竟敢到我曹秋道的地方撒野？」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知道他來偷東西的，只有韓闖和肖月潭兩人，後者當然不會出賣他，剩下來的就是韓闖，這被自己救過多次的人，竟以借刀殺人的卑鄙手段來害自己，教他傷心欲絕。站在三晉的立場，項少龍最好是給齊人殺了，那時秦齊交惡，對三晉有利無害。項少龍打消取刀離去的念頭，但求脫身，連忙排除雜念，收攝心神，「鏘」的一聲拔出血浪，低喝道：「請聖主賜教！」

他知此事絕難善了，只好速戰速決，覷準時機逃之夭夭，否則若惹得其他人趕來，他更插翼難飛。

曹秋道淡淡道：「好膽色，近十年來，已沒有人敢在曹某人面前拔劍，閣下可放手而為，因曹某下了嚴令，不准任何人在晚上靠近這座大堂。若有違令者，將由曹某親手處決，而閣下正是第一個違規者。」

項少龍見對方劍未出鞘，已有雄霸天下、擋者披靡之態，那敢掉以輕心，微俯向前，劍朝前指，登時生出一股氣勢，堪堪抵敵對方那種只有高手才有的無形精神壓力。

曹秋道劍眉一挑，露出少許訝色，道：「出劍吧！」

項少龍恨不得有這句話，對這穩為天下第一高手的劍聖級人物，他實心懷強烈的懼意，故見對方似不屑出劍的托大，哪會遲疑，施出墨氏補遺三大殺招最厲害的攻守兼資，隨著前跨的步法，手中血浪往曹秋道疾射而去。項少龍實在想不到還有哪一式比這招劍法更適合在眼前的情況下使用，任曹秋道三頭六臂，初次遇上如此精妙的劍式，怎都要採取守勢，試接幾劍，方可反攻，那時他可以進為退，逃命去也。

曹秋道「咦」了一聲，身前忽地爆起一團劍芒。

項少龍從未見過這麼快的劍，對方手動，劍芒立即迫體而來，不但沒有絲毫採取守勢的意思，還完全是一派以硬碰硬的打法。心念電轉裡，他知道對方除了劍快外，劍勢力道更是凌厲無匹，奧妙精奇，比之以往自己遇過的高手如管中邪之輩，至少高上兩籌。那即是說，自己絕非他的對手。這想法使他氣勢陡地減弱一半，再不敢硬攻，改採以守為攻，一劍掃出。

「噹！」項少龍施盡渾身解數，橫移三尺，又以步法配合，勉強劈中曹秋道搠胸而來的一劍。對方寶劍力道沉重如山，不由被震退半步。

曹秋道收劍卓立，雙目神采飛揚，哈哈笑道：「竟能擋我全力一劍，確是痛快，對手難求，只要你再擋曹某九劍，曹某任由閣下離開。」

項少龍的右手仍感酸麻，知對方天生神力，尤勝自己，難怪未逢敵手。因為只要他拿劍硬砍，已沒有多少人吃得消，何況他的劍法更是精妙絕倫至震人心魄的地步。在這劍道巨人的身前，縱使雙方高度所差無幾，他卻有矮了一截的窩囊感覺。不要說多擋他九劍，能再擋下一劍實在相當不錯。項少龍明知若如此沒有信心，今晚必飲恨此堂，可是對方無時不在的逼人氣勢，卻使他大有處處受克的頹喪感。他已如此，換了次一級的劍手，恐怕不必等到劍鋒及體，便心膽盡裂而亡。曹秋道之所以能超越所有的劍手，正因他的劍道修養，達至形神一致的境界。

曹秋道冷喝道：「第二劍！」

唰的一聲，對方長劍照面削來。項少龍正全神戒備，可是曹秋道的一劍仍使他泛起無從招架的感覺。此一劍說快不快，說慢不慢，速度完全操控在曹秋道手裡，偏偏項少龍卻感到曹秋道劍上貫足力道。以常理論，愈用力速度愈快，反之則慢。可是曹秋道不快不慢的一劍，偏能予人用足力道的感受。項少龍心頭難過之極，更使他吃驚是這怪異莫名的一劍，因其詭奇的速度，竟使他生出把握不定、對其來勢與取點無所捉摸的彷徨。他實戰無數，還是首次感到如此的有力難施。吃驚歸吃驚，卻不能不擋格。幸好他一向信心堅凝，縱使在如此劣勢裡，也能迅速收拾心情，回復冷靜。直覺上他感到假若後退，對方的劍招必會如洪水缺堤般往自己攻來，直至他被殺死。別無選擇下，項少龍坐馬沉腰，畫出半圈劍芒，取的是曹秋道的小腹。理論上，這一劍比之曹秋道的一劍要快上一線。所以曹秋道除非加速，又或變招擋御，否則項少龍畫中曹秋道腹部之時，曹秋道的劍離他面門該至少仍在半尺之外。

曹秋道冷然自若，冷哼一聲，沉腕下挫，準確無誤的劈在項少龍畫來的血浪劍尖處，仿如項少龍配合好時間送上去給他砍劈似的。項少龍暗叫不好，「叮」的一聲，血浪鋒尖處少了寸許長的一截，而他則虎口欲裂，無奈下往後退開。

曹秋道哈哈一笑，劍勢轉盛，喝道：「第三劍！」當胸一劍朝項少龍胸口搠至。

項少龍此時深切領會到名聞天下的劍術大宗師，其劍法已臻達出神入化的境界，看似簡單的招數，無不暗含玄機，教人防不勝防。就像此似是平平無奇的一招，卻令人感到他把身體所有力量，整個人的感情和精神，全投進一劍去，使本是簡單的一劍，擁有莫可抗衡的威懾力。以往項少龍無論遇上什麼精湛招數，都能得心應手的疾施反擊，反是現在對上曹秋道大巧若拙的招式，卻是縛手縛腳，無法迎架。問題是項少龍此刻正在後退的中途，曹秋道的劍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來，使他進退失據，由此可見曹秋道對時間拿捏的準確。自動手之始，項少龍處處受制，這樣下去，不屍橫地上才怪。項少龍猛一咬牙，旋身運劍，底下同時飛出一腳，朝曹秋道跨前的右足小腿閃電踢去。

曹秋道低喝道：「好膽！」

項少龍一劍劈正曹秋道刃上，卻不聞兵器交擊的清音，原來曹秋道在敵劍碰上己刀時，施出精奧無倫的手法，持刃絞卸，竟硬把項少龍帶得朝前蹌踉衝出半步，下面的一腳踢勢立時煙消瓦解。項少龍心知要糟，劍風勁嘯之聲倏然響起，森森芒氣，從四方八面湧來，使他生出陷身驚濤駭浪裡的感覺。際此生死關頭，項少龍把一直盤算心中的逃走之念拋開，對曹秋道的兇猛劍勢視若無睹，全力一劍當頭朝曹秋道劈去。

在生死懸於一發的形勢下，他只能以最快的速度，選最短的路線，迫對方不得不硬架一招，否則即管高明如曹秋道，亦要落個兩敗俱傷。

但他仍是低估曹秋道。驀地左胸脅處一寒，曹秋道的劍先一步刺中他，然後往上挑起，化解他的殺著。項少龍雖感到鮮血泉湧而出，對方劍尖入肉的深度只是寸許，但若如此失血下去，不用多久，他會失去作戰能力。由於對方劍快，到這刻他仍未感到痛楚。

曹秋道大笑道：「第四劍！」

項少龍心生一計，詐作不支，手中血浪頹然甩手墮地，同時往後蹌踉退去。曹秋道大感愕然，項少龍退至百戰寶刀下，急跳而起拿著刀鞘的尾端，把心愛的寶刀取下來。

曹秋道怒喝道：「找死！」手中劍幻起重重劍芒，隨著衝前的步伐，往項少龍攻去。

項少龍把久違的寶刀從鞘內拔出，左手持鞘，右手持刀，信心倍增。「噹！」出乎曹秋道意料之外，項少龍以刀鞘子硬擋曹秋道一劍，接著健腕一揮，唰唰唰一連三刀連續劈出，有若電打雷擊，威勢十足，凌厲至極。曹秋道吃虧在從未應付過這種利於砍劈的刀法，更要命是對方先以刀鞘架著他的劍，方疾施反擊。不過他並沒有絲毫慌張失措，首次改攻為守，半步不讓的應付項少龍水銀瀉地般攻來的刀浪，刀劍交擊之聲不絕於耳。項少龍感到對方像一個永不會被敵人攻陷的堅城，無論自己的刀由任何角度攻去，對方總有辦法化解。這感覺對他的心志形成一股沉重壓力，但自己能使他只可固守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足可自豪。

項少龍一聲長笑，再劈出凌厲無匹的一刀，往後退走，叫道：「第幾劍哩？」

曹秋道愕然止步，記起早過了十劍之約。

項少龍順手撿起血浪，穿窗逃逸。

走了十來步，項少龍雙腿一軟，倒在雪園裡，中劍處全是斑斑血漬，滲透衣服，開始感到劇痛攻心。他勉力爬起來，腦際一陣暈眩，自知剛才耗力過巨，又因失血的關係，再沒有能力離開這裡。假若留在這天寒地凍的地方，明天不變成僵直的冰條才怪。遠方隱有人聲傳來，看來是兩人的打鬥聲，驚動了宮內的人，只因曹秋道的嚴令，故沒人敢過來探查。項少龍取出匕首，挑破衣衫，取出肖月潭為他旅途預備的治傷藥敷上傷口，包紮妥當，振起精神，爬了起來。先前的人聲斂去，一片沉靜。

項少龍把血浪棄在一處草叢內，把百戰刀掛好背上，忍著椎心的痛楚，一步高一步低的往外圍摸去。經過數重房舍，項少龍再支持不住，停下來休息。心想這時若有一輛馬車就好了，無論載自己到哪裡去，他都不會拒絕。以他目前的狀態，滑雪回咸陽只是癡人作夢。想到這裡，忙往前院的廣場潛去。照一般習慣，馬兒被牽走後，車廂留在廣場內，他只要鑽進其中一個空車廂，捱到天明，說不定另有辦法離開。

片刻後他來到通往前廣場的車道上，四周房舍大多烏燈黑火，只其中兩三個窗子隱透燈光，不知是哪個學士仍在燈下不畏嚴寒的努力用功。項少龍因失血耗力的關係，體溫驟降，冷得直打哆嗦，舉步維艱。就在這刻，車輪聲由後傳來。項少龍心中大訝，這麼夜了，誰還要乘車離宮呢？忙躲到一旁。馬車由遠而近，正是韓竭的座駕，項少龍還認得御者的裝束。項少龍叫了聲謝天謝地，趁馬車過時閃出去，奮起餘力攀上車頂，任由車子將他送返臨淄古城。

當夜他千辛萬苦摸返聽松院，倒在席上立即不省人事，直至日上三竿，仍臥在原處，喚醒他的是肖月潭，駭然道：「你的臉色為何這麼難看？」

項少龍苦笑道：「給曹秋道刺了一劍，臉色怎會好看。」肖月潭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把昨晚的事說出來，然後道：「現在終於證實兩件事，首先是鳳菲的情郎確是韓竭，其次是韓闖出賣我。」

肖月潭苦惱道：「以你目前的狀態，能到哪裡去呢？」

項少龍道：「有三天時間我當可復原，屆時立即遠走高飛，什麼事都不去管。」

肖月潭道：「讓我去告訴其他人說你病了。三天內你盡量不要離開聽松院，這裡總比外面安全。」

項少龍苦笑道：「希望是這樣吧！」

肖月潭走後，項少龍假裝睡覺，免得要應付來問病的人。

午未之交，肖月潭回來為他換傷藥。低聲道：「真奇怪，稷下學宮那邊沒有半點消息，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但至少他們該傳出百戰刀失竊的事。」

項少龍沉吟道：「你看曹秋道會不會猜出昨晚偷刀的人是我項少龍呢？」

肖月潭拍腿道：「該是如此，只有慣用百戰刀者方可把該刀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亦只有項少龍有本領把曹秋道殺得一時難以反擊。」旋又皺眉道：「若曹秋道把你在此地的事告訴齊人，將使事情變得更複雜。」

項少龍道：「橫豎我要走的，有什麼大不了。最精采是沒有人敢明目張膽來對付我，韓闖便要假借他人之手來殺我。」說到這裡，不由歎氣。被好朋友出賣，最令人神傷心痛。

肖月潭明白他的感受，拍拍他道：「李園他們有沒有遣人來探聽消息？」

項少龍搖頭道：「照道理李園知道我曾找他，該來看看我有什麼事。」

肖月潭沉吟片刻，道：「或者他是問心有愧，羞於面對你。唉！曹秋道真的那麼厲害嗎？」

項少龍猶有餘悸道：「他的劍術確達到突破體能限制、超凡如聖的境界，我對著他時完全一籌莫展，只有挨打的份兒。」

肖月潭道：「你知不知道一般所謂高手與他對陣，站都站不穩，不用動手而擲劍認輸。」

項少龍感同身受道：「我也有那種感覺。」

肖月潭思索道：「假設打開始你用的是百戰刀，勝負如何？」

項少龍苦笑道：「結局肯定是小命不保。」

肖月潭訝道：「你是真正的謙虛，且不把勝負放在心上。照我看你落在下風的最大原因，是因知道被好友出賣，心神震盪下無法凝起鬥志，又一心想溜，所以發揮不出平時一半的實力，假若換了環境，用的是百戰寶刀，你當是曹秋道的勁敵。」

項少龍的自信早在昨晚給曹秋道打跑，歎道：「現在我只想走得遠遠的，以後不再回來。以前無論在多麼凶險惡劣的情況下，我從沒有想過會死，但曹秋道那把劍卻似能不住撩起我對死亡的恐懼。劍道達到這種境界，令人驚佩。」

肖月潭岔開話題道：「鳳菲來過沒有？」

項少龍答道：「所有人都來過，就只她不聞不問，我對她早心淡了。」

這時董淑貞知他「醒」過來，要來見他，肖月潭乘機離去。

美女蓮步姍姍的在榻沿坐下，伸手撫上他臉頰，秀眸射出深刻的感情，幽幽道：「好了點嗎？唉！好好一個人，怎會忽然病倒呢？」項少龍很想質問她為何搭上沙立這卑鄙小人，終還是忍下衝動，有神沒氣道：「這事要問問老天爺才成。」

董淑貞忽伏在他胸膛上，悲切的哭起來。

項少龍明白她的心情，伸出沒受傷的左手，撫上她香肩，愛憐地道：「現在豈是哭泣的時候，二小姐為了自己的命運，必須堅強起來。」

董淑貞淒然道：「我的命運，由你們男人來決定，現在你病得不明不白，教人家怎辦？」

項少龍氣往上湧，哂道：「又不是只得我一人幫你，二小姐何用淒惶至此？」

董淑貞嬌軀一顫，坐直身體，淚眼盈盈地愕然道：「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我和秀真現在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再沒有三心兩意。」項少龍不屑道：「若是如此，昨天為何仍要和沙立暗通消息？」董淑貞惶急道：「是誰造的謠，若我或秀真仍有和沙立勾結，教我們不得好死。」

項少龍細審她的神色，知她該非做戲，心中大訝，同時省悟到池子春是沙立的人，故意說這些話，既可誣捏董祝兩女，又可取得自己的信任，以進行某一陰謀，自己竟差點中計。不過另一個頭痛的問題又來了，若兩女的命運全交在自己手上，他豈可獨自一走了之。可是現在他是自身難保，何來能力保護她們？

董淑貞秀眸淚花打轉，滾下兩顆豆大的淚珠，苦澀的道：「我和秀真現在是全心全意信任你，你……」

項少龍伸手按在她豐潤的紅唇上，截斷她的話，低聲道：「你有沒有法子通知龍陽君，教他來見我。」

董淑貞點頭道：「我明白了，此事淑貞立即去辦，不會教人知道。」

董淑貞去後，似對他不聞不問的鳳菲來了。不知如何的，項少龍感到她的神情有點異樣，眼神裡藏著一些他難以明白的東西。

她以慣常優美動人的風姿，坐在他旁，探出右手，撫上他的額頭，柔聲道：「幸好只是有點熱，有談先生為你診治，很快該可痊癒。」

項少龍想起韓竭，歎道：「多謝大小姐關心，歌舞排練的情況如何？還有五天是齊王壽宴舉行的時候呢。」

鳳菲苦澀地道：「聽你說話的口氣，像個陌生人般，我們的關係為何會弄成這樣子的？」

項少龍發覺她的鬢髮有點凌亂，一副無心打理的模樣，舉手為她整弄秀髮，順口道：「小屏兒今天沒為你理頭梳妝嗎？」

鳳菲苦笑道：「聽到你好生生一個人忽然病倒，還有什麼心情。」說到這裡，自然地舉起一對纖手撥弄秀髮。項少龍的目光首先落在她因舉手而強調酥胸玲瓏浮凸的線條上，接著目光上移，立時給她纖指上精緻的銀指環吸引整個心神，心中劇震。

鳳菲停止整理秀髮的動作，訝道：「你的臉色為何變得這麼難看？」

項少龍心中翻起滔天巨浪。銀指環正是那只秘藏毒針的暗殺利器，當日在咸陽醉風樓，鳳菲曾向他坦然承認有人教她以此環來毒殺他項少龍，後來她將指環棄於地上，以示打消此意。現在危險的指環忽然出現在她的五指上，不用說是韓竭逼她來殺自己，以顯示她對韓竭的忠誠，難怪她的神情有異平常。

鳳菲當然不知他看破了她的陰謀，微嗔道：「為何不答人家？」項少龍壓下心中波濤洶湧的情緒，同時大感頭痛。假若鳳菲以環內的毒針來刺殺他，他該怎辦呢？這一針他當然不能硬捱，但若揭破，等若告訴她自己是項少龍，此情此況確是兩難之局。

在他呆若木頭之際，鳳菲撲在他胸膛上，淒然道：「為何鳳菲竟會遇上你？」

項少龍知她是有感而發，不過他關心的卻是她玉指上的殺人凶器，忙一把抓著她想摟上他脖子的「毒手」，同時分她神道：「為何大小姐會看上肯與嫪毐同流合污的人？」

鳳菲心中有鬼，嬌軀猛顫，坐直身體，把「毒手」抽回去，裝出生氣的樣子怒道：「不要瞎猜！人家根本不認識韓竭。」

項少龍把心神全放在毒指環上，嚴陣以待道：「還要騙我？大小姐想不想知道昨晚韓竭送你回來後，去了見什麼人？」

他這話只是順口說出來，話出口時，心神一顫。仲孫龍不是欲得鳳菲而甘心的人嗎？韓竭去見仲孫龍的兒子，是否有什麼問題？鳳菲「啊」的一聲叫起來，瞪著他啞口無言。

項少龍放下心來，知她絕不會在未弄清楚韓竭去見的是什麼人前暗算自己。微微一笑道：「大小姐若仍否認，我們不用談下去。」

鳳菲垂下俏臉，低聲道：「他去見誰呢？」

項少龍淡淡道：「仲孫玄華。」

鳳菲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伸手拍拍她的臉蛋，含糊地道：「大小姐好好的去想吧！我累得要命，須睡他一覺。只有在夢中，我沈良才可尋找躲避這充滿欺詐仇殺的人世的桃花源。」

鳳菲愕然道：「什麼是桃花源？」

項少龍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娓娓道出，人物和時代當然順口改了。

鳳菲忽地淚流滿臉，想說話時泣不成聲，再次撲入項少龍懷裡，悲切道：「人家現在該怎麼辦？」

項少龍坦白道：「此事還有待觀察，韓竭去見仲孫玄華，並不代表什麼，大小姐可否給點時間讓小人去查看查看。」

鳳菲搖頭道：「他至少該告訴我會去見仲孫玄華啊！」

項少龍歉然道：「很多男人習慣不把要做的事情說給女人聽的。」

鳳菲默然片晌，幽幽道：「若換過是別人，在這種情況下，絕不會為韓竭說好話。唉！沈良啊！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項少龍苦笑道：「你還不明白嗎？我只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傻瓜，明知大小姐騙我害我，仍不忍見你傷心落淚。」

鳳菲坐直嬌軀，任由項少龍為她拭掉淚珠，神情木然。項少龍不知該說什麼，幸好龍陽君來了，打破僵局。

當鳳菲的位置換上龍陽君，項少龍若無其事道：「我差點給韓闖害得沒有命見君上。」

龍陽君駭然道：「這話怎說？」

項少龍知道龍陽君由於對自己的「感情」，絕難作偽，判斷出他真的不知道此事，遂把昨晚的事說出來。

龍陽君不斷色變，沉吟片晌，斷然道：「雪剛停了，待這兩日天氣好轉，奴家立即送你離開臨淄。」

項少龍道：「萬萬不可，否則君上將難逃貴國罪責。我現在只想知道韓闖有沒有將我的事告訴郭開。」

龍陽君道：「我會設法查探，現在回想起來，韓闖確曾在言語上向我試探，這賊子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教人鄙視。」

項少龍道：「我不會怪他，他這麼做是迫於無奈，憑著大家的交情，應付他亦不困難，最怕是他通知郭開，那就危險多了。」

龍陽君站起來道：「奴家立即去查，只要我向韓闖詐作想害你，保證他什麼都說出來。」

龍陽君去後，項少龍心情轉佳，傷勢竟像立即好了大半。這一著他是押對了，以龍陽君和他的交情，很難狠下心來第二次害他。想著想著，沉沉睡了過去，給人喚醒，已是黃昏時分。解子元來了。

解子元坐在榻旁的軟墊上，搔頭道：「你怎會忽然病得臉無人色似的，小弟還想找你去逛逛呢。」

項少龍愕然道：「你的事解決了嗎？」

解子元道：「就算解決不了，小弟都要為蘭宮媛寫成最後壓軸的一曲，這次糟了，最怕大王怪責我。」

項少龍為他著急道：「只有五天時間，怎辦好呢？你自己去不行嗎？」

解子元苦笑道：「內人只信任你一個人，我若不帶你回家給她過目，什麼地方都去不了。」

項少龍獻計道：「你說要去仲孫龍處商量要事不就成嘛。」解子元歎道：「仲孫玄華那傢伙怎敢瞞她，只一句就知我在說謊。」項少龍推被而起道：「小弟只好捨命陪君子，抱病和你去胡混吧。」

項少龍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只因失血太多，故而臉色蒼白。經過半晚一天的休息，體力回復過來，只是傷口仍隱隱作痛。

到瞭解府，善柔見到他的模樣，嚇了一跳，支開解子元，私下問道：「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苦笑道：「給你的師傅捅了一劍。」

善柔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以最快方法，扼要地把昨挽的事說出來，善柔尚未來得及說話，解子元回來，兩人只好改說其他事。

離開解府，解子元有若甩繩野猴般興奮道：「我們到蘭宮媛的玉蘭樓去，這妮子對我應有點意思。」

項少龍心想蘭宮媛應比鳳菲和石素芳更認不出自己，點頭道：「今晚全聽解兄的吩咐。」

解子元雀躍道：「只要我告訴柔骨美人今晚是為了作曲而到她那裡去，怎樣沒空她都要來向我獻媚的。」

項少龍提醒道：「別忘記初更前回家，否則沒人可救得你。」

解子元正容道：「小弟到青樓去，只是想感受那種煙花地的氣氛，用以提起心思，絕非有什麼不軌企圖，有這麼的兩個時辰盡可夠樂了！」

項少龍笑道：「原來如此，我放心了。」

解子元忽地歎氣，瞧往車窗外雪後一片純白的世界。

項少龍瞭解地道：「還在為政事心煩嗎？」

解子元苦笑道：「說不心煩是違心之言，今早我見過二王子，唉！這些是不該對你說的。」接著精神一振道：「到了！」

在從衛前呼後擁中，馬車駛進臨淄聲名最著的玉蘭樓去。在熱烈的招待下，兩人被迎入樓內。際此華燈初上的時刻，玉蘭樓賓客盈門，非常熱鬧。

兩人被安排到二樓一個佈置華麗的廂房，婢女自然是侍奉周到。項少龍奇道：「為何樓內的人像對解兄非常熟絡和巴結的樣子？」

解於元自豪道：「一來小弟的作品乃這裡必備的曲目，二來我昨晚特別請仲孫龍給我在這裡訂房，在臨淄誰敢不給他面子。」

那叫蘭夫人的青樓主持來了，未語先笑大拋媚眼道：「媛媛知道解大人肯來探她，開心得什麼人都忘記。刻下正沐浴打扮，立即就來，解大人和沈爺要不要點多兩個女兒來增添熱鬧？」

她雖是徐娘半老，但妝扮得體，又有華麗的羅裳襯托，兼之身材保持得很好，故此仍頗為惹眼，最誘人是她縱情言笑，自有一種嬌媚放蕩的神態，最使男人心猿意馬，想入非非。項少龍亦不由讚一聲齊女不論老嫩，均是非同凡響，善柔和趙致正是其中佼佼者。

解子元聞言笑得合不攏嘴來，忙說：「不用了！我們是專誠為媛小姐來的。」

蘭夫人帶著一股香風到解子元身旁，在兩人席間坐下，半個人挨到解子元身上，把小嘴湊到解子元旁咬著耳朵說起密話。項少龍見解子元陶醉的樣子，便知蘭夫人說的必是男人最愛聽和受落的說話。

接著解子元和蘭夫人齊聲笑起來，後者方有閒把美目移到項少龍身上，媚笑道：「媛媛今晚是解大人的，沈爺要不要奴家為你挑個女好兒呢？」

項少龍忙道：「在下今晚只是來作陪客。」

蘭夫人也不勉強，煙視媚行的去了。解子元卻真個精神百倍，由懷中掏出一卷布帛，令侍婢給他取來筆墨，即席作起曲來。項少龍不敢擾他，半臥在軟墊上，閉目假寐。兩名善解人意的年青美婢，不用吩咐便來為兩人推拿揉捏。項少龍心中有另一番感觸，至此深切體會到身份地位的重要。自己仍是那個人，但因身份的不同，再不若以前般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成為眾人注意的核心人物，像蘭夫人顯然對自己不在意。想著想著竟睡了過去，朦朧中他似是聽到一陣柔軟得像棉絮的女子歌聲，從天外處傳入耳內。他雖聽不清楚對方在唱什麼，卻感到她吐字之間流洩出無限的甜美，彷彿飄逸得有若輕煙迷霧，使曲子似如在憂傷的水波中不住晃動，清柔得像拂過草原的微風。項少龍還以為自己在做夢，睜眼時發覺南宮媛來了，正伏在解子元背上輕輕詠唱他剛出世的曲子。對面席上還多了個挺拔雄壯的年青男子，見他醒來，隔席向他打招呼，又全神貫注到蘭宮媛和解子元處。

一曲既罷，年青男子鼓掌道：「曲既精采，媛小姐又唱得好，玄華佩服佩服！」

項少龍心中一震，此人竟是仲孫龍之子、名震臨淄的劍手仲孫玄華。

解子元倒入蘭宮媛懷裡，斜目往項少龍瞧來，喜道：「沈兄醒來了，我們喝一杯，今晚不醉無歸。」

蘭宮媛的美目落到項少龍身上，轉了兩轉，又回到解子元處，不依道：「不准解大人提這個『歸』字，今晚讓人家好好侍候你嘛！」解子元和仲孫玄華對視大笑。

項少龍坐直身體，不好意思的道：「小弟睡了多久？」

仲孫玄華笑道：「我來了足有整個時辰，沈兄一直睡著。若非媛小姐肯開金口，否則怕誰都喚不醒沈兄。」

蘭宮媛親自為三人斟酒，柔骨美女在，登時一室春意，整個氣氛都不同了。酒過三巡，蘭宮媛挨回解子元懷裡，對他癡纏得令人心生妒意。

仲孫玄華向解子元歎道：「佳人配才子，小弟從未見過媛小姐肯這麼順從人意，小弟從未嘗過媛小姐如此的溫柔滋味。」

解子元一副飄然欲仙的陶醉樣兒，不知人間何世。

仲孫玄華將承繼自乃父的窄長臉龐轉往項少龍，雙目寒芒電閃道：「家父對沈兄的飛劍絕技念念不忘，不知小弟能否有一開眼界的機會？」

項少龍心叫來了，微笑道：「至少要待小弟病癒才成。」暗道那時我早溜掉。

仲孫玄華點頭，語帶諷刺道：「這個當然。哈！沈兄該正是鴻運當頭，有解大人這位好朋友。」

蘭宮媛訝道：「什麼飛劍之技？仲孫公子不要打啞謎似的好嗎？」

解子元笑道：「只是一場誤會，媛小姐知不知道沈兄是鳳大小姐的團執事。」

蘭宮媛愕然朝項少龍望來，秀眸明顯多了點不屑和看不起項少龍的神態，「嗯」的一聲，沒有說話。

項少龍卻渾身不自然起來，正打算托病脫身，蘭夫人來了，親熱地挨坐仲孫玄華身旁，呢聲道：「奴家想借媛媛片刻光景，請三位大爺給奴家少許面子，萬勿介意。」

蘭宮媛嬌嗔道：「他們不介意，奴家可介意呢！不過蘭姨這麼疼媛媛，媛媛怎麼介意，只好勉為其難！」

項少龍心中叫絕，這些名姬無一不是手段厲害，這麼和蘭夫人一唱一和，他們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仲孫玄華亦非易與，淡淡道：「是否齊雨兄來了？」

蘭夫人嬌笑道：「仲孫公子一猜就中，來的尚有秦國的大人物呂大相國。」

仲孫玄華雙目電芒閃動，冷哼道：「若論秦國的人物，首推項少龍，呂不韋嘛！哼！」

蘭宮媛忽然有感而發的歎一口氣，從解子元懷裡站起來，柔聲道：「妾身打個招呼，立即回來。」

解子元忙起立恭送，並向項少龍打個眼色道：「媛小姐不用介懷，在下亦到回家的時候。」

蘭宮媛不知是真情還是假意，不依道：「妾身不會讓公子走的，若是這樣，人家留在這裡好了。」轉向蘭夫人問道：「仲父那邊來了多少人？」

這次輪到項少龍大吃一驚，忙道：「媛小姐不去招呼一下，那可不太好吧！」

蘭夫人笑道：「仲父聞得解大人和仲孫公子在這裡，正要過來打招呼！」言罷去了。

項少龍哪敢猶豫，施禮道：「小弟有點頭暈腳軟，先一步告退，三位請了。」

不理三人奇怪的目光，大步朝門口走去，剛把門打開，蘭夫人挽著神采飛揚的呂不韋，迎面而至，後面跟著齊雨、旦楚和韓竭三人。雙方打個照面，呂不韋雄軀猛顫，愕然止步，不能置信地瞪著項少龍。韓竭、齊雨和旦楚顯然尚未認出項少龍，訝然望著兩人。

蘭夫人更不知什麼一回事，笑道：「真巧呢！奴家是剛好碰見仲父和三位大人走過來呢。」

項少龍心中叫苦，進退不得，硬著頭皮微笑施禮道：「沈良見過仲父！」

呂不韋眼中掠過複雜無比的神色，旋即恢復常態，呵呵笑道：「沈先生像極呂不韋的一位故友，真給嚇了一跳。」

韓竭則聞沈良之名，眼中掠過殺機。項少龍卻知呂不韋已認出自己，只是不揭破吧！退入房去，免得攔在門口。忽然間，他湧起滔天鬥志，再沒有任何顧忌。說實在的，他已非常厭倦偽裝別人的把戲。呂不韋帶頭進入房內，仲孫玄華等忙起立致禮。此子剛才還表示不把呂不韋放在眼內，但看現在不敢透出一口大氣的樣子，便知他給呂不韋的威名和氣勢震懾。解子元讓出上座，自己移到項少龍那席去，房內只有四個座席，故此須兩人共一席。蘭夫人見蘭宮媛仍纏在解子元旁，遂親自侍候呂不韋。

蘭宮媛擠在項少龍和解子元中間，忽然挨到項少龍處，低聲問道：「沈爺為何又不走？」

項少龍苦笑道：「這麼走太沒禮貌了。」

呂不韋先舉杯向各人敬酒，接著的一杯卻向著項少龍道：「鳳小姐有沈良兄為她打理團務，是她的福氣！」

項少龍知他看穿自己暗中破壞他對鳳菲的圖謀，微笑舉杯回敬道：「那裡那裡，小弟只是量力而為！」

眾人大訝，若論身份，兩人相差十萬八千里。可是呂不韋進來後，注意力似乎全集中到項少龍身上去。

齊雨、韓竭和旦楚等三人與項少龍接觸的機會少之又少，當然無法像呂不韋那樣一個照面認出項少龍來，無不心中納悶，為何呂不韋竟像是認識和非常重視這個小人物呢？

蘭夫人邊為呂不韋斟酒，邊訝道：「仲父和沈先生是否素識？」呂不韋眼中閃過深沉的殺機，淡淡道：「確曾有過來往，異地重逢，教人意想不到。」

眾人聽呂不韋語氣裡充滿感慨，顯是非常「看重」沈良，無不對此人刮目相看。

項少龍心知肚明呂不韋現在腦袋裡唯一的念頭是如何殺死自己，心念電轉道：「這次來臨淄，哪想得到會見到這麼多老朋友。」

呂不韋聞言大感愕然，沉吟不語。項少龍當然明白他的難題，儘管給他以天作膽，絕不敢公然行兇殺死他這上將軍。因為只要小盤事後知道呂不韋曾在這裡見過他，然後他項少龍又忽然給人殺了，他呂不韋休想脫罪。所以只有在誰都不知項少龍是沈良的情況下，呂不韋方可逞兇，他甚至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以免日後會洩出消息。尤其是齊人，因他們絕不想負上殺害項少龍的罪名。

仲孫玄華對項少龍的態度完全改觀，試探道：「沈兄原來相識滿天下，難怪與韓侯和龍陽君那麼稔熟。」

這麼一說，項少龍立知團內有仲孫龍的線眼，說不定是沙立一系的人。呂不韋則雄軀微顫，顯然知道失去殺害項少龍的機會，甚至還要保護他不被別人加害，否則將來可能要蒙上嫌疑或負上罪名，情況不妙之極。眾人呆瞪項少龍，不明白一個鳳菲歌舞團小小的新任執事，為何得到各國公卿大臣的器重。

項少龍舉杯道：「是各位給的面子，小弟敬各位一杯。」

眾人弄不清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一臉茫然的舉杯回敬。

呂不韋卻知項少龍在警告自己莫要輕舉妄動，喝罷正容道：「沈兄這兩天是否有空？可否找個時間再碰碰頭，又或呂某親來拜候。」此番話一出，各人驚訝得合不攏嘴，這是什麼一回事？以呂不韋的身份地位和一向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的高傲自負，怎會紆尊降貴的去見這個沈良？

項少龍微笑道：「相見不如不見，仲父三思才好。」

眾人一聽下由驚訝變成震駭，知道兩人的關係大不簡單。原本以酥胸緊挨著呂不韋臂膀的蘭夫人，忘情的坐直嬌軀。蘭宮媛則美目一眨不眨的在旁邊凝視項少龍。

呂不韋眼中閃過怒火，低頭看看手上的空杯子，沉聲道：「沈良畢竟是沈良，那天呂某聽到沈先生獨闖仲孫府，早該猜到沈先生是故人。」

仲孫玄華立即不自然起來，乾咳一聲。項少龍心中暗罵，知呂不韋不單要挑起仲孫家和自己的嫌隙，還想把自己真正的身份暗示出來，最好的結果當然是像仲孫玄華那類劍手慕名來向他挑戰，若在公平決鬥下殺死自己，小盤難有話說。但當然呂不韋不可直接揭穿他是項少龍，所以說得這麼含糊。室內靜至落針可聞，遠方傳來管弦絲竹之音，氣氛奇異之極。

項少龍淡淡道：「那天全賴仲孫兄的令尊高抬貴手，又有李相爺在旁說項，否則小弟恐難在這裡喝酒和聽媛小姐的仙曲。」

仲孫玄華見項少龍給足面子，繃緊的臉容放鬆下來，舉杯敬道：「哪裡哪裡，只是一場小誤會！」

解子元終於有機會說話，笑道：「真的只是小小誤會，大家把這杯喝了。」

旦楚等仍是一臉狐疑，心神不屬的舉杯喝酒。蘭宮媛先為項少龍添酒，再為各人斟酒。

項少龍趁蘭宮媛離席，兩人間少了阻隔，湊過解子元處低聲道：「別忘了嫂夫人的囑咐。」

解子元一震嚷道：「各位見諒，小弟要趕回家去！」

## 第八章劍聖戰書

項少龍回到聽松院，居心叵測的池子春在主堂前迎上他道：「小人又有要事須向執事報告。」

項少龍虛與委蛇道：「什麼事？」

池子春左顧右盼，低聲道：「不若借一步到園內說話，不虞給人看見。」

項少龍皺眉道：「這麼晚了！誰會看到我們？」

池子春煞有介事的道：「其實我是想領執事到園裡看一對狗男女幽會。」

項少龍愕然半晌，暗忖難道今早還誓神劈願的董淑貞在說謊話，壓低聲音道：「是二小姐嗎？」

池子春點頭道：「還有沙立，若非我一直留意谷明等人，仍不知他們安排沙立偷進來。」

項少龍心中無名火起，冷冷道：「帶路！」

池子春喜色一掠即逝，帶路繞過主堂，沿小徑朝後園走去。踏入花園，四周寂靜寧謐，明月高掛天際，不覺有人。

項少龍心生疑惑，問道：「人呢？」

池子春指著後院遠方一角的儲物小屋道：「在柴房裡，我們要小心點，谷明等會在附近給他們把風，執事隨小人來吧！」

不待他答應，逕自繞過後院小亭左方的花叢，看來是想由靠後牆的小徑走去。項少龍大感不對勁，董淑貞若和沙立勾結，私下見面並不稀奇。但在目前的形勢下，他今早又曾懷疑過她和沙立的關係，照理怎都不會仍要在這麼侷促的地方幽會。想到這裡，腦海浮現出池子春剛才的喜色，那就像因他中計而掩不住得意之情的樣子。

池子春走了十多步，見他木立不動，催道：「執事快來！」

項少龍招手喚他回來，把他帶到一叢小樹，道：「我尚有一事未弄清楚。」

池子春道：「什麼事？」

項少龍指指他後方道：「那是誰？」

池子春愕然轉身，項少龍抽出匕首，從後一把將他箍著，匕首架上他咽喉，冷喝道：「還想騙我，二小姐仍在她的閨房裡，我親眼看到的。」

池子春顫聲道：「沈爺饒命，小人不知道二小姐返回房間。」

只兩句話，便知池子春心慌意亂，根本分不清楚項少龍在說詐語。

項少龍以毫無情緒的語調冷冷道：「誰在那裡伏擊我，只要你敢說不知道，我立即割開你少許咽喉，任你淌血致死。」

池子春的膽子比他預估的小許多，全身打震，哆嗦道：「沈爺饒命，是沙立迫我這麼做的。」

項少龍想起仲孫玄華對他們的事瞭如指掌，心中一動問道：「仲孫龍派了多少人來助沙立？」

池子春完全崩潰下來，顫聲道：「原來沈爺什麼都知道，小人知罪。」

項少龍終弄清楚沙立背後的指使者，整個人輕鬆起來，沙立若非有人在他背後撐腰，祝秀真和董淑貞怎會將他放在眼內，跟紅頂白如谷明、富嚴之徒，更不會聽他的命令。若非身上負傷，就去狠狠教訓沙立和那些劍手一頓。可是不藉機會懲治他們，又太便宜這些卑鄙之徒。項少龍抽出池子春的腰帶，把他扎個結實，撕下他的衣服弄成布團塞滿他的大口，才潛出去，採另一方向往柴房摸去。潛蹤匿隱本是他特種部隊的例行訓練，直到迫至柴房近處，敵人仍一無所覺。項少龍留心觀察，發覺柴房兩扇向著花園的門窗半敞開來，屋頂處埋伏兩人，手持弓箭，假若自己貿然接近，不給人射個渾身箭矢才怪。再留心細看，樹上也藏了人，確是危機四伏。項少龍心中好笑，閃到柴房後，悄悄把後面一扇窗的窗閂以匕首挑開，再將窗門推開少許，朝內望去。很快他習慣了柴房內的黑暗，借點月色，隱約見到每面窗均伏有兩人，正嚴陣以待的守候著。

沙立的聲音響起道：「池子春那狗奴才怎辦事的，和狗什種躲在那裡幹什麼？」

另一人沉聲道：「似乎有些不對勁。」

項少龍沒有聽下去的閒情，躲到一旁打燃火熠，竄到窗旁，探手朝其中一堆似是禾草的雜物拋去。驚叫聲在屋內響起，一片慌亂。木門敞開，數名大漢鼠竄而出，往後院門逃去。

項少龍屋後撲出，大喝道：「哪裡走！」認準沙立，匕首躑出。沙立慘嚎一聲，仆倒地上，小腿中招。樹上的人紛紛跳下，加入逃跑的行列，轉瞬由後門逸走。項少龍施施然走出去，來到沙立躺身處，用腳把他挑得翻轉過來。

沙立慘叫道：「不要殺我！」

柴房陷在熊熊烈焰中，將沙立貪生怕死的表情照得纖毫畢露、醜惡之極。

鳳菲大發雷霆，將所有與沙立勾結和暗中往來者立即掃出歌舞團。沙立則給五花大綁，扎個結實，準備明早送上齊王，務要求個公道。

沙立被押走時已過三更，鳳菲請項少龍隨她回閨樓，到了樓上的小廳，鳳菲語帶諷刺道：「沈執事不是病得爬不起來嗎？為何轉眼又和解子元溜了出去鬼混，更大發神威，擒凶懲惡？」

項少龍疲態畢露的挨坐席上，淡淡道：「剛才我見到你的情郎。」

鳳菲背著他瞧往窗外，平靜答道：「由今晚開始，鳳菲再沒有情郎，以後都不會有。」

項少龍感受到她語調裡哀莫大於心死的意態，道：「不是這麼嚴重吧！」

鳳菲搖頭道：「你不明白的。我曾向他提及仲孫龍的事，請他憑仲孫玄華師兄弟的身份，說幾句話，給他一口回絕，並明言不會私下去見仲孫玄華。唉！」接著幽幽道：「鳳菲現在心灰意冷，只想找個隱僻之地，靜靜度過下半生，什麼風光？一概與我無關。」

項少龍苦笑道：「這正是本人的夢想，我對戰爭和仇殺，早深切厭倦。」

鳳菲別轉嬌軀，狠狠盯著他道：「終於肯說出真心話嗎？鳳菲早知你是這樣的人。」

項少龍淡然道：「什麼人也好，假設大小姐肯答應讓二小姐作接班人，我可保證助大小姐完成你的夢想。」

鳳菲哂道：「你憑什麼保證能辦得到呢？」

項少龍微笑道：「項少龍三個字足夠嗎？」

鳳菲香軀劇震，秀眸烈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呆瞪他好半晌，頹然倒坐，嬌呼道：「不是真的？」

項少龍苦笑道：「若不是我，今天大小姐來探病，小弟怎會見毒指環而色變，逼著將韓竭見仲孫玄華的事說出來。」

鳳菲羞慚垂首，六神無主的道：「鳳菲那樣對你，為何你仍肯幫人家呢？」

項少龍道：「大小姐本身並非壞人，只是慣了與對大小姐有狼子野心的人周旋，故不敢輕易信人。」

鳳菲幽幽道：「人家現在該怎辦好？」

項少龍道：「呂不韋今晚已認出沈良是項少龍，我再隱瞞身份對自己有害無益，明天我索性以項少龍的身份，晉見齊王，那時誰想動你，均須考慮後果。」

鳳菲一震道：「你不怕給人加害嗎？」

項少龍哈哈笑道：「若我在這裡有什麼事，齊人豈能免禍。我已厭倦左遮右瞞的生活，現在歸心似箭，只想盡早回家與妻兒相聚。大小姐若要在秦國找個安居的地方，我可給你辦到。」

鳳菲垂下熱淚，低喟道：「鳳菲的心早死了，一切聽從上將軍的安排。」

翌晨項少龍尚未睡夠，給人喚醒過來，說仲孫玄華在大廳等候他。

項少龍記起沙立的事，心中明白，出廳見仲孫玄華，果然他客套一番，立即轉入正題道：「小弟有一不情之請，萬望沈兄給點面子我仲孫家。」

項少龍心中明白，知他昨晚見呂不韋如此對待自己，知道自己大不簡單，又發覺解子元和他項少龍交情日深，故生出退縮之意，再不斤斤計較「飛刀之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微笑道：「仲孫兄既有這番話，我沈良怎敢計較，沙立交回仲孫兄，其他話不必說。」

仲孫玄華豈想得到他這麼好對付，伸出友誼之手道：「我交了沈兄這位朋友。」

項少龍探手與他相握道：「小弟一直當仲孫兄是朋友。」

仲孫玄華尚要說話，費淳神色慌張地來報道：「秦國的仲父呂不韋爺來找執事！」

仲孫玄華想不到呂不韋真的來找項少龍，而且是在項少龍明示不想見他的情況下，大感愕然，呆瞪項少龍。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仲孫兄該猜到沈良是小弟的假名字！遲點和仲孫兄詳談。」

仲孫玄華一面疑惑的由後廳門溜了。呂不韋的大駕光臨，令整個歌舞團上上下下震動起來，惟只鳳菲心中有數，其他人則不明所以。

名震天下的秦國仲父甫進門便要求與項少龍單獨對話，其他人退出廳外，呂不韋喟然長歎道：「少龍本事，竟可化身沈良，躲到臨淄來。」

項少龍淡淡道：「仲父怕是非常失望？」

呂不韋雙目寒芒一閃，盯著他道：「少龍何出此言？儲君不知多麼擔心你的安危，現在老夫遇上少龍，自會全力保護少龍返回咸陽，這次來只是看少龍的意向為何。」

項少龍斷然道：「此事遲一步再說，現在我再沒有隱瞞身份的必要，故請仲父正式向齊王提出本人在此的事，好讓我以本來身份向他晉見。」

呂不韋沉吟片晌，輕輕道：「為何我們間的關係會弄至如此田地？」

項少龍語帶諷刺道：「似乎不該由末將負責吧？」

呂不韋道：「是我錯了，只不知事情是否仍有挽回的地步。只要我們同心合力輔助政儲君，天下將是我大秦囊中之物。」

項少龍心中大懍，他太清楚呂不韋的性格，堅毅好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絕不會認輸，更不肯認錯。現在肯這麼低聲下氣的來說話，只代表他另有一套撒手鑭，故暫時要將自己穩住。那會是什麼可怕的招數？

項少龍淡淡道：「由始至終，我項少龍是愛好和平的人，只是被迫應戰。我們之間的事已非只憑空口白話可以解決。」

呂不韋裝出誠懇的樣子道：「本仲不會怪少龍會這麼想，當日本仲想把娘蓉許配少龍，正是表示修好的誠意。只因刁蠻女兒不聽話，使事情告吹。」跟著凝望他緩緩道：「現在本仲立即去把少龍的事告知齊王，少龍好好想想本仲剛才的話。無論少龍怎樣不肯原諒我，本仲決定放棄與少龍的爭執，讓時間來證明一切。」

呂不韋走後，項少龍仍呆坐席上。他可以百分百肯定呂不韋擬定好對付他的殺著，故矯情作態，假若不能識破他的手段，說不定會一敗塗地。不過只是殺死他項少龍，一日有小盤在，呂不韋仍未算獲得全勝，想到這裡，登時渾身出了一身冷汗。他已猜到呂不韋的撒手鑭是什麼，那就是他項少龍和小盤唯一的致命破綻──小盤的真正身世。若嫪毐由朱姬口中得知過程，又由朱姬處得到那對養育「真嬴政」的夫婦的住址，把他們帶返咸陽，抖了出來，不但小盤王位難保，他項少龍更犯了欺君大罪。不過回心一想，若此事真的發生，歷史上就該沒有秦始皇。現在猜到呂不韋有這麼一著撒手鑭，在時間上已來不及阻止，只好聽天由命，信任歷史的不能改移。想歸這般想，心中的焦慮，卻使他煩躁得差點捶胸大叫，以宣洩心中的不安。

此時鳳菲來了，柔順的坐到他身旁，低聲道：「現在和淑貞她們說清楚好嗎？」

項少龍壓下波蕩的情緒，點頭同意。歌舞團的事在幾經波折下完滿解決，他自己的事，卻是方興未艾。刻下他完全失去留在臨淄的心情，只希望盡早趕返咸陽，與小盤一起應付「身份危機」。何時有安樂的日子過呢？

肖月潭神情肅穆的為項少龍回復原貌，後者亦心事重重，使房內的氣氛相當沉重。

項少龍終覺察到肖月潭的異樣，訝道：「老兄有什麼心事？」

肖月潭道：「我太清楚呂不韋的為人，他怎都不會讓你活著回到咸陽，愈是甜言蜜語，手底下愈是狠辣。」

項少龍擔心的卻是小盤的身份危機，暗責自己確是後知後覺，一旦呂不韋和嫪毐聯手，必會想到這個破綻上去，更糟是此事想請人幫手也不行。

肖月潭續道：「在現今的情況下，我很難幫得上忙。假若一邊是李園、韓闖、郭開等要對付你，另一邊的呂不韋和田單又想要你的命，你的形勢比前凶險百倍。只要製造點意外，例如塌屋、大浪、大風沉船，儲君很難入任何人以罪。」

項少龍想起龍陽君，暗忖他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救星，只不知為何他仍未有消息來，照理他去試探韓闖後，該第一時間來告知他箇中情況，難道又另有變數？口上反安慰肖月潭道：「至少我在臨淄應是安全的，因為誰都不敢公然對我行兇。」

肖月潭道：「很難說！假若田單使人通過正式挑戰的方式，把你殺死，政儲君便沒法子報復。你的傷勢如何？」

項少龍看看銅鏡中既親切又陌生的原貌，活動一下臂膀，道：「最多兩三天，我可完全復原過來。」

肖月潭道：「我不宜常來找你，否則會惹起韓闖懷疑，唉！事情的發展，令人擔心。」

此時手下來報，龍陽君來了。

項少龍在東廳見龍陽君，後者知道他要揭開自己的身份，閃過吃驚的神色，苦惱道：「這樣事情會複雜多了。」

項少龍不想費神在此令人心煩的事上，問起他韓闖的反應。龍陽君先垂首沉吟片刻，抬頭瞧著他道：「曹秋道會不會碰巧是在你偷刀時剛好在那裡呢？」

項少龍肯定的搖頭道：「絕對不會，他親口對我說得到有人盜刀的消息。究竟韓闖怎樣說？」

龍陽君雙目閃過不安之色，低聲道：「奴家照計劃向韓闖提出應否對付你的問題，卻給他痛罵一頓。看來並不是他出賣少龍，會不會是少龍忘記曾把此事告訴其他人呢？」

項少龍想起肖月譚，當然立即把這可能性刪除，道：「韓闖會不會高明至可識穿君上是在試探他呢？」

龍陽君道：「看來他並非裝姿作態，這麼多年朋友，他很難瞞過奴家，真教人摸不著頭腦。」

項少龍生出希望，假若有李園、韓闖、龍陽君站在他這一邊，他要安抵咸陽，自是輕而易舉。

龍陽君道：「少龍不用擔心，無論如何奴家也會站在你的一邊，不若我們今晚就走，只要返回魏境，奴家有方法送你回秦。」

項少龍大為心動，道：「鳳菲她們怎辦呢？」

龍陽君道：「只要你留下一封信交給韓闖或李園，請他代你照顧她們，那無論他們心中有什麼想法，只有照你的吩咐去行事。」

項少龍更為意動，旋又想起道路的問題，龍陽君道：「近兩天天氣轉暖，沒有下雪，河水該已解凍，我隨便找個藉口，用船把你送走，事後儘管有人想追你，亦追你不到。」

一來項少龍心切回家，二來臨淄實非久留之地。他終同意龍陽君的提議，約定今晚逃亡的細節。此時韓竭和旦楚聯袂而至，入宮見齊王的時間到了。

項少龍由大城進入小城，乘輿朝子城北的宮殿而去，沿途的建築比以民居為主的大城建築更有氣勢。公卿大臣的宅第、各衙門的官署林立兩旁，說不盡的富麗堂皇，豪華壯觀。旦楚和韓竭兩人表面裝得必恭必敬，客氣有禮，前者還負起介紹沿途景物之責。抵達王宮，呂不韋和田單聯袂相迎，執足禮數。

寒暄過後，田單不失一代豪雄本色，呵呵笑道：「無論是上將軍的朋友或敵人，無不對上將軍佩服得五體投地。天下間若沒有上將軍這等人物在，會使人大感乏味。」

項少龍回復往昔的揮灑自如，微笑道：「人生如遊戲，得田相有此雅量，佩服的應屬少龍才是。」同時注意到田單已老態畢呈，無復當年之勇。

呂不韋扮出真誠親切的模樣，道：「大家是老朋友，大王正心急要見少龍，有什麼話，留待田相設宴款待少龍時再說吧。」

齊襄王接見項少龍的地方在宮殿內最宏偉的桓公台，是三日後鳳菲表演的壽宴場所。桓公台是王殿區最宏偉的建築組群，位於小城北部偏西處，距小城西牆只有八十餘丈，是一座宏偉的高台，長方形的高台南北長達二十五丈，東西二十許丈，高度五丈有餘，其磅礡之勢可想而見。登上高台，可俯瞰在桓公台和金鑾殿間可容萬兵操演的大廣場。桓公台本身非常有特色，似若一座平頂的金字塔，台頂有兩層，東、西、北三角陡斜，南面稍緩，建了登台石階百多級，台頂四周砌以灰磚矮花牆，台頂中間再有一個高出五尺許的方形平台，檯面鋪的是花紋方磚，典雅貴氣。

齊王在桓公台下層的「點將殿」接見項少龍，陪見的還有大王子田生和二王子田建。齊襄王年在七十左右，既矮且胖，一副有神沒氣的樣子，使人擔心他隨時會撒手歸西。田生和田建兩位王子均是中等身材，樣貌肖似，雖五官端正，卻頗為平凡，望之不似人君。比較起來，田生一副酒色過度的二世祖模樣，而田建則有精神多了。氣氛出奇的輕鬆親切，禮儀過後，項少龍和呂不韋坐於齊王下首，另一邊是田生、田建和田單。

齊王以他那對昏花老眼仔細打量項少龍，在台階上的王座處呵呵笑道：「昔日張儀作客楚國，宴會時傳看當時楚人視為鎮國之寶的『和氏璧』，傳來傳去，忽然不翼而飛，有人懷疑是張儀偷的，把他打了一頓。張儀回家時，問妻子看看他舌頭還在否，說只要舌頭還在，什麼都不用怕。哈……」

眾人慌忙陪笑，卻不明白他為何會說起這故事來。

齊王欣然道：「張儀憑沒有被人割去的三寸不爛之舌，封侯拜相；項上將軍則憑手中之劍，成了上將軍，一舌一劍，可謂先後互相輝映。」

項少龍初次領教到齊人荒誕的想像力，應道：「大王的比喻真妙。」

田生笑道：「不過大將軍已改用自創的長匕首，棄劍不顧哩。」

齊王瞪了田生一眼，不悅道：「難道寡人不曉得嗎？寡人已命人去把上將軍的寶劍取回來。」

這次輪到項少龍大感尷尬，張口欲言，卻不知該怎說好，難道說自己早把刀偷回來，還給曹秋道捅了一劍嗎？同時亦明白到齊王與大王子田生的關係非常惡劣，難怪田單臨時轉頭，改投田建。不過看田單的衰老樣子，絕不會比齊襄王長命多久。

齊襄王談興極濃，侃侃而言道：「自先王提出『尊王攘夷』，我大齊一直抱著一匡天下、和合諸侯之志。至貴國商君變法，我們齊秦兩國，隱為東西兩大國，合則有利，分則有害，其形勢顯而易見。此回仲父親臨，又有上將軍作客，我們更加多三分親近，實為最大的賀禮。」

殿內諸人神態各異。田生剛給王父責怪，低頭噤若寒蟬。田建則以熱切的眼神，望向項少龍。呂不韋雖然陪笑，神情卻不太自然。田單仍是那副胸懷城府、高深莫測的樣子。此時有一近臣走上王台，跪地把一個信筒呈上齊王，還說了幾句話。

齊王聽得臉露訝色，向項少龍望來道：「曹公說已把寶器歸還上將軍，還有帛信一封，請寡人轉交上將軍。」

田單大訝道：「是什麼一回事，上將軍見過曹公嗎？」

項少龍大感不對勁，含糊點頭。

齊王那內侍臣將信筒送到項少龍手上，項少龍取出帛書看後，微笑道：「承曹公看得起，約末將於壽宴後一天在稷下學宮的觀星台切磋技藝，末將不勝榮幸。」

田單和呂不韋喜色一閃而沒。齊王則龍軀劇震，臉色更轉蒼白。項少龍則心中好笑，三天後他該已安抵魏境，別人若笑自己怕了曹秋道，他也不會在意。現時他最不想遇上的兩個人，一個是李牧，另一個就是可怕的曹秋道。

項少龍甫離桓公台，給解子元截住，扯到一旁道：「上將軍騙得小弟好苦，原來你……」

項少龍先向解子元以眼色示意，再向田單、呂不韋等施禮道：「不敢再勞遠送，讓末將自行離去吧！」

田單道：「這幾天大家找個時間敘敘。」言罷與呂不韋去了。

解子元細看項少龍現在的尊容，欣然道：「項兄果然一表人材，不同凡響。」

兩人並肩朝宮門舉步走去時，項少龍淡淡道：「解兄的消息真快。」

解子元傲然道：「宮中有甚風吹草動，休想瞞得過我。」

項少龍笑道：「那你知不知道曹秋道剛向小弟下了挑戰書，約定四日後子時在稷下的觀星台比武，屆時不准任何人在旁觀戰？」

解子元色變道：「我的娘？唉！你還可以笑得出來。」

項少龍暗忖若非今晚可以溜走，絕笑不出來，現在當然是兩回事。安慰他道：「大不了棄刀認輸！難道他可以殺了我嗎？」

解子元愕然道：「項兄若這麼做，不怕嬴政責怪嗎？」

項少龍想起自己代表的是秦人的榮耀，棄刀認輸當然不行，溜走卻是另一回事，總好過給一向劍下不留情的曹秋道一劍殺了。壓低聲音道：「兄弟自有應付之法，解兄不用擔心。」

解子元苦笑道：「不擔心就是假的，曹公的劍道已到鬼神莫測的境界，不知多少名震一方的超卓劍手，對著他就像小孩碰著個壯漢，招架乏力。」

項少龍深有同感，這時來到停車處，侍從拉開車門，讓兩人登車。坐好後，馬車開出。

項少龍問道：「到哪裡去？」

解子元道：「去見仲孫龍，他要親自向項兄請罪。」

項少龍心中一陣感觸，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莫此為甚。一旦回復項少龍的身份，整個世界立即改變。像歌舞團上下人等，無不對自己奉若神明，紛來討好。反是扮作沈良，感覺上自然得多。

解子元又道：「仲孫龍父子得知你是項少龍後，非常興奮，央我來求項兄一同對抗呂不韋，有項兄說幾句話，二王子說不定會改變心意。」

項少龍道：「解兄可否安排我在今天與二王子碰碰頭，並非為他們父子，而是為解兄做的。」

解子元感動地道：「項兄真夠朋友，就今晚如何？」

項少龍望往窗外的街道，家家戶戶在掃雪鏟雪，嚴寒的冬天終於過去。

仲孫龍父子在府門倒屣相迎，熱情如火。項少龍現在成為他們唯一的救星，對齊人而言，沒有比與秦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更重要。如此齊國可安心兼併宿敵燕國，擴張領土，進而一統天下。田單之所以能從仲孫龍手上爭取田建，皆因他有呂不韋這張皇牌。假若比呂不韋對嬴政更有影響力的項少龍站到仲孫龍這邊來，田建哪還用改投一向支持他王兄的田單。在這種情況下，仲孫龍自是對項少龍情如火熱。

在大廳坐好，仲孫龍先向項少龍致歉，要說話時，項少龍先一步道：「在公在私，我項少龍亦會為解兄和龍爺盡心盡力，所以客氣話不用說。」

仲孫龍父子大喜過望。

解子元道：「現在小弟立即入宮見二王子，安排今晚的宴會，在什麼地方好呢？」

仲孫龍思忖片刻，道：「不若到玉蘭樓去，會比較自然一點。」

解子元喜上眉梢道：「確是好地方。」

仲孫玄華向項少龍道：「玄華精選了一批一流的劍手出來，撥給上將軍使用，他們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上將軍在臨淄期間，他們只會聽上將軍的差遣。」

項少龍道：「仲孫兄想得很周到，不過此事可否明天開始？」心想明天我早已走了。

仲孫玄華恭敬道：「一切聽憑上將軍吩咐。」接著皺眉道：「聽說師尊向上將軍下了約戰書，這確是令人頭痛的事。待會玄華去謁見師尊，看可否央他收回成命。」

項少龍搖頭道：「不必多此一舉，令師決定的事，你們大王也無法左右，小弟亦想見識曹公的絕世劍法。」

仲孫龍緊張的道：「曹公平時雖和藹可親，但劍出鞘後從不留情，假設上將軍有什麼損傷，那就……唉！」

換了未領教過曹秋道的本領前，假如有人像仲孫龍般以認為他必輸的口氣向他說出這番話，他會大為生氣。現在當然不會，笑道：「我有自保之法，龍爺不用擔心。」

仲孫玄華靈光一閃道：「不若我和師妹一起去見師尊，他最疼愛師妹，說不定肯破例只作為切磋玩玩了事。」

項少龍心中另有打算，微笑道：「不用你們費神，仲孫兄本身是劍手，當知劍手的心意。」

仲孫玄華頹然點頭，道：「上將軍真是了得，師尊對比武這類事早心如止水，只有上將軍可以令他動心，看來是上將軍那把寶刀害事。」

仲孫龍道：「項兄太出名了，我看玄華你最好去警告麻承甲和閔廷章兩個撩事鬥非的人，他們若來挑戰項兄，是很難拒絕的。」

仲孫玄華雙目寒芒爍動，冷哼道：「他們若想挑戰上將軍，首先要過得我仲孫玄華的一關。」

項少龍心想今晚即走，隨口道：「讓我試試刀也好，仲孫兄有心了。」

仲孫玄華露出崇慕之色，肅然起敬道：「難怪上將軍威震咸陽，只看上將軍的胸襟氣魄，便知上將軍刀法已達至何等高深的境界，玄華甘拜下風，有機會希望上將軍指點玄華兩招。」

項少龍失笑道：「仲孫兄手癢了，還是想秤秤小弟的斤兩，看是否須向尊師求他放過我。」

仲孫玄華給他看破心事，老臉一紅，尷尬道：「上將軍說笑，玄華確是誠心求教。」

仲孫龍忽道：「我仲孫龍特借此機會，向上將軍表明心跡，對鳳菲小姐本人再不敢有非份之想。若有違此言，教我仲孫龍暴屍荒野，請上將軍代為轉達此意，並為我仲孫龍向大小姐致歉。」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小弟可能會先大小姐一步離開臨淄，麻煩龍爺給小弟照顧大小姐。」

仲孫龍拍心口保證道：「包在我仲孫龍身上，請上將軍放心。」

採花者竟成了護花人，可知世事往往出人意表。

解子元一震道：「不若項兄在與曹公比武前，找個藉口回秦，一切不是立可迎刃而解嗎？」

仲孫玄華首先贊成，提議道：「不若說貴岳病重，那誰都不會怪上將軍失約。」

項少龍心中十萬個同意，暗叫英雄所見略同，欣然道：「過了今晚，看看和二王子談得怎麼樣才說吧。」

眾人見他沒有拒絕，登時輕鬆起來。項少龍起立告辭，仲孫龍「依依不捨」地直送他到大門，再由仲孫玄華和解子元兩人陪他返回聽松院。

項少龍返抵聽松院，費淳迎上來道：「報告項爺，張泉、昆山兩人走了。」

項少龍早忘記兩人，聞言愕然道：「有沒有攜帶行囊？」

費淳垂手恭敬答道：「裝滿兩輛騾車，大小姐都知道這件事。」

項少龍暗忖落得乾乾淨淨，正要先回房去，費淳有點尷尬的道：「項爺，歌舞團解散後，一眾兄弟可否追隨項爺？」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歌舞團不會解散，你們該盡心盡力扶持二小姐，周遊列國，好過悶在一個地方。」說罷舉步登上主堂的台階。

費淳追在他身後道：「大小姐、二小姐都請項爺去見她們，還有幸月小姐，噢！差點忘掉，談先生在東廂等候項爺，說有十萬火急的事。」

項少龍見自己變得這麼受歡迎，頭大起來，當然是先往見肖月潭。

肖月潭正在窗前，負手呆看窗外的園景，到項少龍來到他身後，平靜地道：「少龍！我有個很壞的消息。」

項少龍嚇了一跳，問道：「什麼壞消息？」

肖月潭道：「今天我易容改裝跟蹤韓闖，這忘恩負義之徒竟偷偷去見郭開，商量整個時辰離開。」

項少龍心中湧起淒酸的感覺，我不負人，人卻負我，還有什麼話好說的。這傢伙愈來愈高明，連龍陽君都給他瞞過。無奈道：「沒有所謂哩！我今晚就走，龍陽君已安排好一切。」

肖月潭轉過身來，探手抓著他兩邊肩頭，肅容道：「怎麼走？水陸兩路交通完全被大雪癱瘓下來，龍陽君和韓闖是一丘之貉，都是想要你的命。」

又道：「我之所以心中動疑，皆因龍陽君來見韓闖，兩人談了片刻，韓闖便去找郭開，你說是什麼一回事。」

項少龍色變道：「什麼？」

肖月潭歎道：「少龍你太信任朋友，可是當利益涉及國家和整個家族的生死榮辱，什麼交情均會給撇在一旁。對三晉的人來說，你項少龍三字已成了他們的催命符，只有把你除去，他們方可安心。」

項少龍頭皮發麻，若不能走，他豈非要面對曹秋道的神劍和其他種種煩事。決然道：「那我自己走好了。」

肖月潭道：「你的臂傷仍未痊好，這麼走太危險哩。」頓了頓續道：「聽說曹秋道已向你下了戰書，你難道不戰而逃嗎？」

項少龍苦笑道：「我還有什麼辦法呢？老兄的消息真靈通。」

肖月潭道：「不是我消息靈通，而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播，弄得舉城皆知，使你難以避戰。唉！你有沒有想過這麼的開溜，對你會造成很大的損害，呂不韋必會大肆宣揚，以影響你在秦軍心中的神聖地位。」

項少龍愕然道：「明知是送死，還要打嗎？」

肖月潭道：「若憑你現在這種心態，必敗無疑。但只要看他親自約戰，可知他認定你是能匹配他的對手。」

項少龍苦笑道：「也可能是韓竭奉呂不韋之命，請他來對付我。」

肖月潭道：「你並不瞭解曹秋道，根本沒有人能影響他。此人畢生好劍，弱冠之年，周遊各地，找人切磋劍藝，聽說二十五歲後，從未嘗過敗北的滋味，贏得劍聖美名。」

項少龍失聲道：「那你還要我接受他的挑戰？」

肖月潭正容道：「這只是以事論事，秦人最重武風和劍手的榮譽，你輸了沒話好說；但若不戰而逃，對你威望的打擊卻是難以估計。或者你可用言語誆他只過十招，說不定可圓滿收場，大家和氣下台。」

項少龍大為心動，點頭道：「不若我正式向齊王提出，表面當然大說風光話，什麼不希望見有人受傷諸如此類。」

肖月潭沉吟片晌，道：「不若直接修書給曹秋道，老傢伙對上趟留不下你，必心生不滿，故必肯應承。假若無人知道此事的話，而你確能捱得過十招，那人人都當你把老曹逼和，對你的聲名當是有益無害。」

項少龍暗忖曹秋道可能已摸清他百戰刀法的路子，不若上趟般猝不及防，頹然道：「十劍可不易捱，無論速度、力道和刁鑽，我都遜於他。」

肖月潭抓著他肩頭的手猛力一搖，聲色俱厲道：「項少龍！你看著我，現在是你的生死關頭，假若你仍認定必輸無疑，就永遠回不了咸陽去見你的妻兒。只要三天後你有命從稷下宮的觀星台走下來，那晚你立即離開臨淄，回秦後全力對付呂不韋，否則你以前所有的努力盡付東流。」

項少龍渾身冒出冷汗，驚醒過來，虎目神光閃閃，回望肖月潭沉聲道：「我明白了，項少龍絕不會有負肖兄的期望，我項少龍一定可活著回到咸陽的。」

肖月潭放開抓著他的手，道：「我現在到你房中寫信，畫押後親自給你送到曹秋道手上，然後看他有沒有這豪情。」

項少龍步入後院的大花園，鳳菲等在剷去了積雪的露天廣場排演舞樂，由董淑貞試唱壓軸主曲。他現在頗為識貨，發覺董淑貞比之鳳菲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味道，不像鳳菲的放任慵懶，而是帶著如詩如畫的清麗情味，但在怨郁中卻搖曳某種難以形容的頑皮與熱情，非常動人。

眾女均全神投進曲樂去，項少龍踏入園裡並沒有引起注意，只鳳菲來到他旁，低聲道：「當淑貞唱罷此曲後，就由上將軍宣佈鳳菲退隱嫁入項家，淑貞則成為鳳菲的繼承者，稷下宮那一台由淑貞擔正。」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鳳菲「噗哧」笑道：「什麼什麼的？你化身沈良，不是要勾引人家嗎？」

項少龍知她只在說頑皮話，岔開話題道：「韓竭來找過你嗎？」

鳳菲白他一眼，幽幽道：「人家正為此事找你，他說去見仲孫玄華是想探聽仲孫龍對我的事，還指天誓日的說不會辜負鳳菲，說得人家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項少龍苦笑道：「這種事外人很難幫忙的，不過仲孫龍已保證不會對你有不軌之念，還保證護送大小姐到任何地方去。」

鳳菲嬌軀一震道：「聽你的語氣，好像龍陽君和韓闖全都靠不住似的，又似暗示我不要跟韓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此時歌聲樂聲攀上最高潮，充盈歡娛喜慶的氣氛，炫麗燦爛，活力充沛，再在一記編鐘的清響裡，一切倏然而止，餘韻繚繞不去。董淑貞帶領眾姬，來到項少龍和鳳菲身前，盈盈拜倒，嬌聲問好。項少龍深切感受到整個歌舞團的氣氛都改變了，人人鬥志激昂，充滿對前途的憧憬和生機，想起今晚若不告而去，對她們的士氣會造成嚴重的打擊，不由雄心奮起，像她們般鬥志昂揚，把對曹秋道的懼意全置諸腦後。董淑貞站起來時熱淚盈眶，秀眸射出說不盡的感激之意。此時下人來報，燕國大將徐夷則求見。項少龍心中暗歎，知道又要應付另一種煩惱。

徐夷則便服來拜候他，沒有從人，論派勢遠及不上龍陽君等人。不見多年，他臉上加添不少風霜，似是生活並不好過。

客氣話後，兩人分賓主坐下，這位燕國大將喟然道：「今日我們把盞談心，明天可能對陣沙場，教人欷歔不已。」

項少龍也頗有感觸，問起太子丹的近況。

徐夷則歎道：「與虎狼為鄰，誰能活得安逸，齊人對我們的土地野心，上將軍不會不知道。這次我們本不想派人來，但郭開卻慫恿丹太子，說若能扶起田建，壓抑田單，說不定形勢有變。所以太子遣末將來齊，更認識到無論誰人當權，都不會息止野心。」

項少龍心中暗歎。趙人和燕人還不是恩怨交纏，當年他乘時空機器初抵貴境，燕入侵趙的大軍剛被廉頗打敗，直攻到燕人的薊都去。那時魏、韓、齊、楚等聯手向趙人施壓，逼趙人退兵，曾幾何時，又輪到齊人對燕用兵，這次卻輪到楚人去扯齊人後腿，皆因三晉在強秦的威脅下，無力應付齊人。整個戰國史是大國兼併小國的歷史，誰不奉行擴張政策，借蠶食別國土地來壯大國勢、加強實力，誰就要給別人吞滅。假設燕人比齊人強大，那現在苦著臉的會是齊人。自被趙人大敗，燕人就在亡國的邊緣上掙扎，若非日後太子丹派出荊軻去刺殺小盤，恐怕沒有多少後人對燕國留有印象。

徐夷則續道：「丹太子現在駐馬武陽，那是武水旁的大城，比較接近南方，以應付齊人的威脅，上將軍若有空，丹太子會非常歡喜見到老朋友。」

項少龍苦笑道：「現在我對能否活著回到咸陽都欠缺信心，哪還談得上其他事。」

徐夷則正容道：「上將軍是否指曹秋道約戰一事，此事必有田單、呂不韋在後推波助瀾，上將軍須小心應付。我們曾派出幾個一流劍手挑戰曹秋道，好挫齊人威風，豈知連仲孫玄華那一關都過不了，想起也教人氣餒。」

項少龍心知肚明此事是因韓闖陷害他而惹出來的，不想再談，岔開話題道：「徐兄何時回燕？」

徐夷則答道：「本打算壽宴翌晨立即離開，現在當然要等看到上將車挫敗曹秋道才走。」

項少龍搖頭道：「徐兄對我期望太高了。」

徐夷則微感愕然，道：「尚未交手，為何上將軍卻像沒有什麼信心似的。」

項少龍當然不會告訴他領教過曹秋道的厲害，只好含糊其詞，改談其他事。

徐夷則閒聊兩句，轉入項少龍最害怕的正題道：「這次夷則來拜候，有一事相求。」

項少龍只好道：「徐兄請直言無礙。」

徐夷則正容道：「我們之所以會參加合縱軍攻打貴國，實非所願，皆因為勢所迫，否則在齊人威脅下，將變得孤立無援，假若去此心腹之患，敝國絕不會參與合縱之舉。」

項少龍皺眉道：「事關重大，徐兄可作得主嗎？」

徐夷則歎道：「不是可不可以作主的問題，而是敝主的願望。現在田單和呂不韋遙相勾結，貴國軍隊壓得三晉無力北顧，予田單北犯我境的機會。只要上將軍向齊人暗示不會坐看他們擴張領土，那齊人縱有天大膽子，都不敢像現在般放恣。只是一句說話，上將軍可為貴國贏得敝國的友誼。」

項少龍尚是首次捲入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他雖能影響小盤，皆因他一直不存私心，事事為他著想。要知秦國自商鞅以來，訂下遠交近攻的國策，聯齊楚而凌三晉。至於燕人，自燕昭王築黃金台聘來樂毅等破齊名將，曾威風過一陣子後，秦人從不把僻處東北的弱燕放在眼內，故怎會為燕人開罪齊人。另一方面，他更要為善柔打算，助解子元將田建爭取回來，在某一程度上他勢要許諾田建呂不韋答應他的事，自然包括燕國這塊肥肉在內。他深切感受到自己並非搞政治的人，當然他可輕易騙得徐夷則的心，佯作答應，然後陽奉陰違，只恨他不是這種人。

項少龍苦笑道：「我要答應此事，只是一句話那麼容易，卻恐怕不易辦得到。」

徐夷則臉色微變道：「或者是小將誤會，還以為上將軍是丹太子真正的朋友。」

項少龍坦言道：「徐兄言重。朋友就是朋友，絕不會改變。但問題現在我不是正式出使來齊，又有呂不韋在旁牽制，並沒有說話的機會，所以不敢輕率答應，可否待我想想再說。」再歎一口氣道：「假若我給曹秋道一劍殺掉，說什麼都沒用。」

徐夷則容色稍緩，有點不好意思道：「是小將太急躁，一切自該留待上將軍由稷下宮凱旋歸來再說。」

徐夷則言罷起立告辭，剛把他送到府門，李園來了。往日項少龍清閒得可抽空睡午覺，現在卻是應接不暇，忙得差點沒命。

項少龍請李園到大廳等他，先趕去為肖月潭寫好的信畫押，再匆匆朝大廳去，給小屏兒截著道：「大小姐有十萬火急的事，囑你立即去見她。」

小妮子眼含怨懟，一面幽淒，看得他的心痛起來，卻又沒有辦法，他已下決心，再不納任何姬妾，感情實是最大的負擔。自倩公主死後，使他動心的，只有琴清和李嫣嫣兩女。

項少龍苦惱道：「李園正在大廳等我呢！」

小屏兒道：「那亦要先去見小姐，因為清秀夫人偷偷到了她處。」

項少龍方知道清秀夫人原來和鳳菲有交情，權衡輕重，趕去見這美人兒。

清秀夫人仍是臉垂重紗，不肯以玉容相示，鳳菲識趣避開，清秀夫人開門見山道：「上將軍可知你的處境非常險惡？」

項少龍點頭沉聲道：「夫人有什麼新的消息？」

清秀夫人道：「李相當然不會將他的事告訴我，不過我已命人留心他，近兩天韓闖不時來找他密談，上將軍觀人於微，當知韓闖不是善類，李相一向不大歡喜韓闖，忽然變得如此親密，自是令人起疑。」

項少龍歎道：「我明白了。多謝夫人，項某非常感激。」

清秀夫人淡淡道：「此事我只是為嫣嫣做的，否則她會怪我。我們這些婦人女子，只知上將軍有大恩於李相，而李相若以怨報德，是大錯特錯，其他的事不想理會。不敢再耽阻上將軍的正事！上將軍請自便吧！」

項少龍早習慣她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施禮告退，往見李園。李園獨坐廳內，默默喝茶，神情落寞，不知是否因要出賣項少龍而心境不安。

項少龍在他旁坐下，忽然怒氣上湧，冷冷道：「麻煩李兄通知有關人等，今晚小弟決定不走。」

李園劇震道：「項兄今晚要走嗎？」

項少龍細察他神情，怎看都不似作偽，奇道：「韓闖那忘恩負義的傢伙沒告訴你嗎？」

李園叫屈道：「我真不知此事，這次我來找你，就是要告訴你韓闖這傢伙給郭開說服要害你，同時嫁禍給呂不韋，好惹起貴國的內亂。咦！難道你誤會我會和他們一鼻孔出氣嗎？若是如此，我李園還是人嗎？嫣嫣更會怨我一世。」

項少龍糊塗起來，分不清楚誰忠誰奸，道：「這兩天為何不來找我，若我今晚真的走了，豈非落進韓闖和郭開的陷阱嗎？」

李園慚愧道：「韓闖頻頻來找我說話，我也曾想過好不好對此事不聞不問，最後鬥不過自己的良心，少龍勿要怪我，是小弟的意志不夠堅定。」

項少龍歎道：「你們有沒有想過，有我一日在秦與呂不韋互相牽制，秦國將難以全力攻打你們。否則會是怎麼樣的情況，你們當可想見。」

不由又想起小盤的身份危機，那會使他和小盤陷在絕對的下風，或許昌平君等仍支持小盤，但已失去往日合法的理據。

李園苦笑道：「其實龍陽君並不想出賣少龍，只因他一時口疏告訴韓闖他曾在大梁見過你，事後沒有報知魏增，被他以此威脅，怕被揭發出來累及親族，逼得要與他合作。他對你的感情，比任何人來得深厚，故最痛苦的是他。項兄該明白我的意思。」

項少龍怒道：「韓闖這傢伙可太過份了，表面滿口仁義道德，難怪他特別怕我，因為內心有愧，哈！既是內心有愧，那他這人仍不算太壞。」

李園苦笑道：「想不到項兄仍有心情說笑，韓闖的確非常苦惱，這麼做有一半是被郭開迫出來的。問題是韓闖身邊有人對郭開通風報訊，使事情洩漏出來，現在韓國最不敢得罪的是趙人，韓闖更顧忌韓晶，怕她向韓王進讒，那他就糟透了。」

項少龍怒火稍消，笑道：「早知如此當日一劍將郭開宰掉，當不會有現在的煩惱。」

李園道：「換過誰都不會有分別，為掙扎求存，誰不是不擇手段，只是我做不出這種事吧！照我看，韓闖不用你吩咐都會把今晚送你離臨淄城的陰謀取消，因為借曹秋道的劍，總好過用他自己的手。」

只一句話，項少龍可斷定李園應沒有參與陰謀，否則該知道逃走的事是由龍陽君負責，表面上韓闖並不知情。心情稍佳，道：「那至少在與曹秋道比武前，我是安全的。」

李園歎道：「理該如此，不過我卻側聞臨淄的劍手躍躍欲試，想先秤秤你的斤兩。」

項少龍冷哼道：「我目下的心情不太好，他們最好不要來惹我。」

李園沉吟道：「曹秋道確是曠古爍今的劍術大師，少龍有把握嗎？」

項少龍想起肖月潭的「十招之計」，心下稍安，點頭道：「自保該沒有問題。」

李園大訝，沒再作追問，還想說下去，這次輪到解子元來找他，李園知不宜在旁，匆匆走了。

項少龍把解子元迎入廳裡，後者苦笑道：「約是約好了，可小弟卻有個難題，夫人她不信我今晚和你在一起，要見過你才肯信。」

項少龍心知肚明善柔只是找藉口見他，苦笑道：「今趟由我到府上接解兄如何？」

解子元喜道：「項兄真夠朋友，二王子知道可與項兄見面，興奮得不得了，說你的一句話，在嬴政面前比呂不韋的十句話更管用。」

項少龍暗忖齊國之亡，皆因這種心態而來。

解子元道：「今晚要再找柔骨美人來陪酒，給她挨著不知多麼舒服。」

項少龍道：「她不是田單的人嗎？讓她知道我們說什麼不太好吧！」

解子元道：「放心好了，她是出名不理政事的。而且說出去沒什麼打緊，只要讓二王子知道有你支持我們就成。」

項少龍想起今早齊王毫不給面子的斥責大王子田生，暗道難怪人人看漲田建的行情。

解子元壓低聲音神秘兮兮道：「據傳大王會在壽宴上正式宣佈繼位的太子人選，肯定是二王子無疑，所以我們須借項兄壓壓田單和呂不韋的氣焰。」

項少龍哪想得到自己會以這種形式與呂不韋和田單進行政治鬥爭，可見政治手段確可殺人不見血。自己由一個「一無所有」的人，變成不但可影響秦國政壇，還能左右別國政局，確是始料難及。解子元告訴他約定的時間，又匆匆趕去通知仲孫龍父子。項少龍返房把密藏的百戰刀取出，掛在腰際，心想若曹秋道不答應十招之數，便在壽宴那晚諸事停當後和鳳菲溜之夭夭。小命要緊，什麼劍手的榮耀均屬次要。想起曹秋道出神入化的劍法，早前給肖月潭激勵起的鬥志，此時又不翼而飛。不過老曹肯以十招為限，則不妨陪他玩玩，自己怎不濟都可捱過他十招。他當然明白肖月潭是為他著想，不戰而逃會在他光榮的武士生涯裡留下一個大污點，尤其在小盤鬧身份危機時發生，更屬不智。但自己知自己事，曹秋道的劍法並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為了妻兒，又覺得這樣送命太不值得，所以生出避戰之意。到現在為止，他仍弄不清楚龍陽君是否真的出賣自己。只要今晚看看他會否取消離開臨淄的安排，即可清楚。

他有點想到園中練習刀法，但暗忖假若老曹不肯答應十招之請，練也是白練，沉吟間，幸月帶著一股香風擠入他懷裡，把他摟個結實，嬌喘細細道：「上將軍騙得我們很苦呢！」

項少龍擁著她豐滿動人的嬌軀，面對如花玉容，大感吃不消，更不想傷害她的芳心，只好道：「幸月小姐不是在綵排歌舞嗎？」

樂聲隱隱從花園傳來，故項少龍會有此語。

幸月俏目生輝地凝注他，暱聲道：「大小姐在指點二小姐的唱功做手，奴家惦掛上將軍，所以趁機溜來看你嘛！」

最難消受美人恩，項少龍一向對這美歌姬並無惡感，怎忍心硬是拒絕她，只好顧左右而言他道：「你是否會繼續追隨二小姐？」

幸月道：「這個當然，我們做周遊歌姬的有個不成文的傳統，是莫要嫁入豪門，要嫁就嫁布衣平民，又或獨身終老。唉！我們什麼男人沒見過呢？對男女之事早心淡了。」

項少龍先是愕然，旋即放下心來，輕鬆地道：「不過像你們那樣能為自己作主的歌姬並不多，豪門養的歌姬沒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幸月媚笑道：「起始人家以為你是沈良，又見歌舞團解散在即，真想從了你，現在則只想好好侍候上將軍，今晚人家到你處來好嗎？你現在的樣子非常帥。」

項少龍大為意動，可是大感對不起紀嫣然等賢妻，婉拒道：「現在我必須保留體力，以應付與曹秋道那老傢伙一戰，若還有命，你不來找我我也會找你呢。」

幸月欣然道：「一言為定。」

幸月走後，項少龍看看天色，心想不若到街上逛逛，安步當車到解府去見善柔和接解子元，好過坐在這裡胡思亂想。打定主意，換上武士服，外披擋風長綿襖，戴上帽子，溜了出去。這日天色極佳，在此日落西山的時候，街上人車往來，好不熱鬧。他的劍傷大致痊癒，加上有百戰寶刀在手，除非大批武士來圍攻他，否則總能脫身，但當然不會有人敢公然來殺他。若是單打獨鬥，倒可借之練刀。

起始時他提高警覺，用了種種方法測探是否有人跟蹤他，仍是一無所覺，放下心來，全情享受漫步古都的情趣。

齊國婦女的開放程度，僅次於秦趙兩國。

秦國因蠻風余緒，婦女仍充滿遊牧民族的味道；趙國則因男丁單薄，王室鼓勵男女相交，所以趙秦兩國的女子不怕男人，活潑多情，至乎在街上與陌生男子打情罵俏。齊女卻似是天生多情，不知是否臨海國的特性，很少有害羞的。項少龍獨行街上，不時遇上結伴同游的齊女秋波拋送，眉目傳情，充滿浪漫旖旎的氣氛。他所到之處，要數楚女最保守，較極端的例如清秀夫人，不肯讓男人看真貌，神態語氣擺明只可遠觀，不可隨便採摘，不由又想起莊夫人，她乃南方小數民族，作風又大膽多了。在輕快的腳步裡，項少龍踏入解府，不用通傳，下人把他帶到善柔居住的庭院。

善柔把他扯到偏廳，大嗔道：「你怎能答應師傅的挑戰，這麼快忘掉給他捅了一劍嗎？」

項少龍苦笑道：「現在是他來惹我，小弟只是受害者。」

善柔跺足道：「你這人呢！你項少龍有什麼斤兩我善柔不清楚嗎？這樣去等若送死。輸便輸吧！有什麼大不了的。」

項少龍歎道：「我現在代表的是秦國武士的榮辱，不過話說回來，比武不是都要殺人才可了結吧！」

善柔怨道：「你太不明白師傅，只要一劍在手，從來不講情面，誰都左右不了他。以往對上他的不死即傷，你上次只著了輕輕一劍，不知多麼走運。」又道：「我剛去見過師傅，請他收回成命，豈知他說難得有你這樣的對手，怎也不肯改變心意。氣死人哩！」

項少龍不忍她擔心，先叮囑她千萬不要說向人知，把肖月潭的十招之計說將出來。

善柔聽罷吁出一口涼氣道：「師傅克敵制勝，每在數招之間，你當十招易捱嗎？」

項少龍一拍腰間寶貝，傲然道：「若捱不過十招，現在還有命站在這裡任你怨怪嗎？」

善柔見到他的百戰寶刀，立時秀眸亮閃，毫不客氣抽出來把玩，喜道：「久未與高手過招，就找你來試。」

項少龍當然知她厲害，忙道：「現在不成，給小弟多一晚時間，讓傷口痊癒，再和你較量。」

善柔狠狠道：「明天本姑娘來找你，到時若推三推四，我會揍你一頓。」言罷「噗哧」嬌笑，神態有多麼迷人就那麼迷人。項少龍心中暗歎，善柔是他誠切想留在身邊的女子，現在卻是人家之婦，成為人生裡一件無可奈何的憾事。像楚太后李嫣嫣，打開始便知只是一夕之緣，心中早有準備，反不覺傷心，還留下美麗的回憶。

善柔湊近他少許肅容道：「若可使田老賊失勢，那比殺了他還教他難過，我也算報了大仇。所以我一直不准子元那混賬傢伙投靠田單，可笑仲孫玄華還以為我對他們父子另眼相看。」

項少龍點頭道：「我明白的，怎都要幫柔姐出這口氣。」

善柔笑臉如花嬌嗲的道：「早知你是好人來哩！」

這時解子元回來，換過衣服，善柔送他們出門，還不忘提醒項少龍明天會找他練武。

馬車開出解府，解子元警告道：「在臨淄無人不給我夫人打怕，仲孫玄華都怕給她逼去比試，項兄小心點。」

項少龍歎道：「若連她那關都闖不過，還憑什麼去見曹秋道他老人家呢？」

解子元一想也是，大笑自己糊塗。聽著蹄音輪聲，項少龍閉上眼睛，心神飛返咸陽溫暖的家中去。

抵達玉蘭樓，仲孫龍父子恭候多時，情意殷殷，與以前當然是天淵之別。這次設宴的場所及氣派大是不同，仲孫龍訂的是最華麗的院落，由包括蘭宮媛在內的八名美姬親自款待，少不了蘭夫人從旁打點。

蘭宮媛看到回復原貌的項少龍，迎了上來，挽著他到上席坐下，湊到他耳旁低聲道：「上趟明明刺中你，為何竟絲毫沒有事的呢？」

項少龍暗叫厲害，輕描淡寫的一問，輕易把兩人間的仇恨化成似男女間的兒嬉，微笑道：「媛小姐為何聽命於田單？是否因為齊雨的關係？」

蘭宮媛淡淡道：「媛媛身為齊人，自須為我大齊盡點心力。不過對上將軍奴家卻是非常仰慕的。」

此時下首的仲孫玄華哈哈笑道：「媛媛今晚移情別戀，只顧與上將軍說親密話，是否該罰一杯？」

蘭宮媛媚眼斜兜正與另一美姬打得火熱的解子元一眼，笑靨如花的道：「移情別戀的另有其人，罰的該是解大人而非妾身。」

解子元舉杯笑道：「該罰該罰。但媛媛也該罰，且須以曲代酒，哈！」

項少龍心中好笑。解子元甫進入青樓，立時興致勃勃，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不過只要看他對蘭宮嬡這種超級美女毫不留戀，可知他是逢場作興，不會真個沉溺於酒色歡逐裡。對於三大名姬，蘭宮媛一點不能令他生出遐想，原因或者是對她的狠辣手段深存戒懼。說到底她大批的團友夥伴因自己喪身咸陽，若說沒有心懷怨恨就是奇事。鳳菲雖對他有高度的誘惑力，但因屢次騙他，甚至下毒手殺他，他早心淡。反是石素芳的作風特別、難以相處，令他有些兒憧憬。嬉笑聲中，眾人舉杯對飲。

仲孫龍坐在項少龍對席下首，左擁右抱，向項少龍舉杯敬酒，奇道：「二王子為何竟會遲來呢？」

這問題當然沒有人能回答，解子元提議道：「不若派人去催催看？」

仲孫玄華立即命人去辦此事，然後對項少龍道：「聽解大人說，柔師妹明天會來找上將軍試劍。若上將軍不介意，玄華可否忝陪末席，見識上將車的威風。」

項少龍暗怪解子元多口，欲拒無從，道：「彫蟲小技，怕不堪入玄華兄之目。」

仲孫龍呵呵笑道：「上將軍太謙虛了！」

項少龍心中明白，仲孫玄華這不情之請，是想來探探自己的斤兩，看看是否能在乃師劍下保住性命。假若自己力有不逮，他們當要另想其他辦法，免得自己一命嗚呼，使他們的什麼大計付諸東流。

蘭宮媛又湊到他耳旁道：「上將軍見過曹公嗎？」

項少龍當然不會告訴她事實，搖了搖頭，正要說話，三個人大步走進來，其中一個赫然是蘭宮媛的面首齊雨，另兩人年紀相若，分作武士打扮和文士裝束。那武士外型高大彪悍，肩厚頸粗，麻皮臉，目若銅鈴，獅子鼻，頗為醜陋，但卻非常具有男人的陽剛氣概。文士裝束的男子高瘦精明，樣子頗像田單，使項少龍很容易猜到他是田單的兒子田邦，不禁大感驚愕，這似乎不該是他應該來的場合。仲孫龍等亦呆了一呆，不知怎樣應付才對。眾女已盈盈跪拜。

田邦帶頭立定拱手致敬，向項少龍笑道：「田邦聞得上將軍大駕在此，特來一睹尊容，希望上將軍莫要怪我等唐突。」

項少龍起立還禮，目光落在齊雨臉上，這小子眼中掠過深刻的恨意，嘴角露出一絲冷笑道：「項兄別來無恙，聞說雅夫人客死咸陽，此事確令人遺憾。」

項少龍明知他是故意提起雅夫人，來勾起他曾被奪愛的舊恨，心中仍忍不住抽搐一下，勉強一笑，沒有答他。

那武士的態度更是囂張，抱拳道：「在下麻承甲，一向對上將軍的劍法極為神往，不知可否在上將軍與曹公一戰前，讓在下先領教絕藝？」

仲孫龍父子和解子元同時色變，麻承甲這麼公開向項少龍挑戰，不但很不給他們面子，同時擺明認為項少龍必會命喪曹秋道之手，故現在要爭取機會。只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實在很難插口。仲孫玄華本身非是善男信女，暗忖只要項少龍出言婉拒，他立即向麻承甲約戰，務要取他狗命。仲孫龍則心想縱使有田單庇護他，也要找人打斷他兩條狗腿。院內一時呈現劍拔弩張的氣氛。置身在二十一世紀，項少龍一向是撩事打架的性子，只是現在「年紀大了」，收斂火氣，又覺得爭鬥沒有什麼意義，故不願與人動手，卻絕非怕事之輩。

現在見到田邦、齊雨和齊國著名劍手麻承甲一副欺上門來的姿態，不由火上心頭，卻竭力壓抑，淡淡一笑道：「麻兄既然那麼有興趣，項某人陪你玩兩手也無不可，不過現在卻非適當時候，不如……」

齊雨搶著截斷他道：「項兄若是等候二王子，就不用費精神，仲父和韓大人剛去見二王子，怕二王子不能抽空來哩。」

仲孫龍等無不色變，豈非田建明示已投向田單和呂不韋嗎？只有項少龍推想得夠透切，明白到田建是怕他命喪於曹秋道之手，使他的注碼押錯，遂暫採觀望態度，避嫌不來出席。此刻呂不韋和韓竭自是大鼓如簧之舌，極力對他煽動。

麻承甲呵呵笑道：「既是如此，請上將軍立即出劍，讓我麻承甲領教高明。」

項少龍早因被韓闖、龍陽君等出賣憋了一肚子悶氣，又見田建勢利如隨風擺動的牆頭草，現在更被不知天高地厚的麻承甲蓄意挑釁，怒從心起，猛地脫去外袍，露出比麻承甲更強悍的體型，喝道：「既是相迫不已，動手吧！」

眾人哪想得到他如此悍勇，立即便要出手，大感意外。眾女瞧著他勁裝包裹著肩寬胸闊、腰細腿長的出眾體型，加上他睥睨昂揚的氣概，無不露出迷醉的神色，蘭宮媛亦不例外。

項少龍此時手握百戰刀柄，大步走出場中，形成一股懾人的魄力。田邦和齊雨都有點慌了手腳，忙亂的往後退開，更添加他猛龍出洞式的威勢。麻承甲想不到他立即動手，此時首當其衝，更感項少龍的威脅。但勢不能請對方暫停片刻，遂冷哼一聲，下意識往後退開，藉以擺開架勢。

項少龍實戰經驗何等豐富，知道不經意間製造出先聲奪人之勢，哪肯容麻承甲有喘息之機，見他後退，仰天大笑，「鏘！」的一聲，拔出百戰寶刀，直往對方迫去。刀剛離鞘，堂內立時寒氣滲滲，教人心生冷意。麻承甲始記起對方用的並不是他慣於應付的長劍，心底不由更是虛怯，往後再退兩步，好看清楚對手兵器的走勢。

項少龍豈肯放過機會，步伐沉穩的繼續前進，百戰刀往頭上舉起，左手同時握在刀把上，暴喝道：「拔劍！」

麻承甲立感宛如對著千軍萬馬殺過來般，倉忙應聲拔劍。項少龍箭步前標，已到了上方最高點的百戰刀鋒，化成寒芒，如雷電擊閃般全力往氣勢已失、進退失據的麻承甲當頭劈去。

麻承甲若是聰明的話，此時唯一化解的方法，是往後疾退，甚至奔出門外，到了院落間的空地再接戰，當可避過這驚天動地的一刀。偏是他身為挑戰者，剛才又把話說得那麼滿，此刻在眾目睽睽下，哪肯在人家甫使出第一刀作其縮頭烏龜，咬緊牙齦，揮劍橫架。

項少龍見對方倉皇招架，用的是單手，心中暗笑，全力下擊。

「鏘！」的一聲，麻承甲的長劍應刀中斷，眾人齊聲驚呼時，項少龍退了開去，還劍入鞘。

麻承甲的臉色比死人更要難看，手持斷劍，呆若木雞的立在場中，由髮際至眉心呈現出一道血痕，鮮血涔涔淌下，可怖之極。眾人知是項少龍是手下留情，卻更驚懍項少龍刀法的尺寸和精到，誰猜得到只一刀就使名震臨淄的麻承甲一敗塗地？只怕曹秋道仍難以辦到。項少龍則暗叫僥倖，若自己用的是血浪，恐怕要費很大氣力，才可收拾此子。一時間場內鴉雀無聲。麻承甲驀地一聲怪叫，棄下斷劍，羞愧得無地自容般狂奔而去。

仲孫玄華長身而起，舉杯歎道：「難怪上將軍名蓋咸陽，連師尊都動了要和你比試的心，如此刀法，實世所罕見。」

田邦和齊雨臉如土色，有點難以相信的瞪著項少龍，啞口無言，留既不是，退更不是，尷尬之極。

項少龍環目掃視眾人，見人人尚是一副驚魂未定的樣子，知道自己在機緣巧合下立威，微微一笑道：「二王子既然不來，我們不若早點回家睡覺！」

剛跨進門檻，給鳳菲召去。

在主樓上層的小廳裡，這出色的美女正對琴發呆，見他到，回過神來，拉他到一角坐下，幽幽道：「韓竭來找過人家，說盡好話，奈何我已心灰意冷，怎都聽不入耳。真是奇怪，以前我只要想起他，心裡甜絲絲的，現在只覺他空得個英俊的外表，為何我對他的看法會變化得這麼大呢？」

項少龍暗自心驚，只望鳳菲不是移情別戀愛上自己，試探道：「大小姐有什麼打算？」

鳳菲秀眸透出淒茫神色，語氣卻是出奇地平靜，柔聲道：「現在我只想靜靜過一段風平浪靜的日子，上將軍可為我作出安排嗎？」

項少龍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道：「應付過曹秋道，我立即帶你返回咸陽，在那裡有我保護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鳳菲訝道：「我知你劍法高明，但在齊人心中，曹秋道已是天神而非凡人，為何你仍成竹在胸的樣子。曹秋道的劍從不留情，若你有什麼三長兩短，人家怎……怎……唉！鳳菲不想活了。」

項少龍倒沒誤會她的意思，明白她的不想活，指的是失去憑依，不如乾脆自盡。

他當然不會逢人和盤托出「十招之約」，微笑道：「曹秋道只是個凡人，不過劍法比任何人都要厲害吧！我不是要硬充好漢的人，若沒有保命的把握，今晚就和你開溜。」

鳳菲半信半疑道：「莫要過於自信，齊人的形容或有誇大之處，但曹秋道橫掃東南六國，卻是不爭事實。」目光落到他的百戰寶刀處，輕輕道：「韓竭怕人家移情於你，說了你很多壞話，使我心中更鄙視他。」

項少龍早預料韓竭如此，毫不介懷道：「誰能令全天下的人都歡喜呢？只好笑罵由人。咦！大小姐似乎對小弟這把刀很有興趣？」

鳳菲給他逗得露出笑顏，昵聲道：「對你這把寶貝有興趣的是曹秋道和齊國的劍手，我只對你的人有興趣。鬥爭仇殺有什麼樂趣？偏是你們這些男人樂此不疲，把我們弱質女流牽累其中。韓竭臨行前說你可能沒命去見曹秋道，不過鳳菲卻沒給他唬倒。」

項少龍微笑道：「你聽過麻承甲嗎？」

鳳菲帶點不屑的口氣道：「不但聽過，還在田單的相國府見過他，除仲孫玄華和旦楚外，論劍術，要數他和閔延章。」旋則皺眉道：「為何提起他呢？這人相當可厭，態度囂張，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又以為自己很受女人歡迎，我只要看到他的模樣便覺嘔心。」

項少龍笑道：「原來你對男人的喜惡這麼強烈。不過恐怕你有段時間會見不著他，他剛才尋上門來挑釁，給我一刀便在他臉上留下永遠磨滅不了的回憶。」

鳳菲失聲道：「只是一刀？」

項少龍淡淡道：「是小弟誇大，我還走了幾步。」

鳳菲倒入他懷裡，嬌嗔道：「人家恨死你這得意洋洋的可憎樣兒，你卻偏是對人家不動心。」

項少龍坦然道：「我動心得要命，唉！誰能不對你動心？只是感情的擔子太重，我家有三位賢妻，實在不敢再向別人用情。」

鳳菲幽幽道：「人家早明白哩，雅夫人和倩公主對你造成很大的打擊，是嗎？」

項少龍訝道：「你怎會知道的？」

鳳菲道：「自然有人告訴我。」

項少龍心湖中浮現出清秀夫人的倩影，難道是她告訴鳳菲？若是如此，那這美女的內心便非若外表般對自己的冷漠。

鳳菲伸出纖手，撫上他的臉頰，愛憐地道：「上將軍累了，不若今晚留宿在鳳菲處吧！」

項少龍正要答話，樓梯足音響起，嚇得兩人忙分開來。

小屏兒的聲音傳上來道：「龍陽君求見上將軍。」

項少龍記起今晚和龍陽君的約會，心中冷笑，暗忖且看看這老朋友能找到什麼藉口，以取消逃走的計劃。

鳳菲代他應了後，輕輕道：「無論是多麼晚回來，記得來人家處。鳳菲求的不是什麼名份責任，只是一夕之緣吧！」

## 第九章信心盡復

項少龍鑽入車廂，馬車開出。

龍陽君情不自禁的挨了半個「嬌軀」過來，「秀眸」生輝，興奮地道：「奴家藉口夜賞淄水，取得出城的通行證，只要坐上大船，揚帆西上，誰都奈何不了我們。」

項少龍大感意外，皺眉道：「聽說河道仍被冰雪封閉，如何可以行舟？」

龍陽君道：「奴家早派人打聽清楚，陸路雖是人馬難行，河道昨天卻剛解凍，還有船東來臨淄。」

項少龍聽得大感茫然，難道肖月潭說謊嗎？照道理若龍陽君與韓闖勾結來害自己，於獲悉曹秋道挑戰自己後，理應立即放棄任何陰謀詭計，先看看自己會否命喪於老曹之手，再作其他打算。可是看現在龍陽君的認真樣子，似乎真的要領自己逃離臨淄，其熱情更不似偽作，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對於朋友，他一向口直肚直，忍不住道：「君上不怕韓闖的威脅嗎？」

龍陽君「嬌軀」劇震，臉色轉白，失聲道：「少龍怎會知道的？」

項少龍淡淡道：「原來確有其事。」

龍陽君默然半晌，沉聲道：「闖侯是迫不得已，皆因手下有人把消息洩漏予郭開那個奸鬼。不過現在少龍公開身份，頓使郭開陣腳大亂、手足無措。」

項少龍細看龍陽君的神態，奇道：「我們今晚溜走的事，韓闖是否知道？」

龍陽君答道：「當然不會讓他知道。奴家豁了出去，不讓少龍喪命於曹秋道之手。奴家曾見過老傢伙出手，他的劍確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威力。」

項少龍忍不住摟著他的「香肩」，欣慰的道：「知道君上沒有出賣我，小弟心中的快樂，非任何言語所能表達，但我不能牽累君上，驅車回去吧！」

龍陽君一震道：「少龍萬勿逞強，據奴家所知，韓闖等人曾密見曹秋道，力勸他務要把你除去，否則齊國永無寧日，所以切勿認為曹秋道肯劍下留情。」

項少龍微笑道：「聽說曹秋道連齊王都左右不了他，韓闖算得是什麼東西？」

龍陽君愕然片晌，感動地道：「奴家知少龍是為我著想，不過奴家自有手段應付韓闖。說到底，他有很多事仍須倚仗奴家，不敢真的胡來。」又歎道：「奴家不是為他說話，事實上他非常為難，他對少龍是有份真切情誼的。」

項少龍此刻全無溜走的打算，斷然道：「要走就待與曹秋道一戰後走。事實上我曾和他交過手，這把百戰寶刀是在那趟交手搶回來的，否則也不知韓闖想殺我。」

龍陽君失聲道：「你曾和他交手？」

項少龍柔聲道：「君上先命人把車駛回去，在路上讓我告訴君上詳情。」

項少龍醒來，天剛微亮。一來天寒地凍，兼且昨晚很遲就寢，他捨不得從溫暖的被窩鑽出來。昨晚他硬著心腸沒有到鳳菲那裡去，皆因不想因男女關係而令事情失去控制。他的如意算盤是打算捱過老曹十招後由解子元安排他溜之大吉，鳳菲則由仲孫龍父子負責她安全離去。憑自己的威望，此處又非呂不韋地盤，眾女該沒有危險。回到咸陽後，他再不會領兵出征。現在唯一的願望，是小盤的身份危機只是自己的過慮，但隱隱知道是一廂情願的樂觀想法。以呂不韋的精明，兼之此事頗有漏洞，難有僥倖。忽然嘈吵聲自前院方向傳來，接著有人慘哼痛叫。項少龍愕然擁被坐起來，善柔旋風般衝進來，劈胸抓著他叱道：「懶小子快給我滾下床來，明知大後天要對上師傅，還磨著不起來。」

被善柔打得臉青唇腫的費淳、雷允兒等此時狼狽萬狀的擁入房內，見堂堂大秦上將軍一臉無奈的給惡女揪著胸衣，無不愕然止步，不知所措。

項少龍苦笑介紹道：「這是曹秋道都要喊頭痛的解夫人，下次碰上，各位該知應採什麼態度。」

項少龍卓立院內，心與神合，百戰寶刀從不同的角度劈出，每一刀均把善柔猛厲靈活的攻勢完全化解，使她難以組織連續的攻勢，就像揮刀斷水般，每次把水流沒有可能地中斷。經過近年轉戰沙場的經驗，他的刀法趨於成熟，再沒有任何斧鑿之痕。善柔再十多劍無功而還，終於力竭，往後退開，橫劍而立，杏目圓瞪的狠狠盯著他。在旁觀戰的除了一眾家將及諸姬婢等人，還有仲孫玄華和他的十多名侍從。眾人壓下鼓掌喝采的衝動，皆因怕惹怒超級惡女。

善柔玉容忽爾解凍，「噗哧」笑道：「小子果然大有長進，算你吧！看來怎都該可捱得師傅幾招的。」

項少龍怕她將十招之約揭露出來，忙抱刀致敬禮道：「多謝解夫人指點。」

眾人這才敢喝采歡呼。

仲孫玄華拔出佩劍，來到項少龍身前笑道：「玄華手癢多時，請上將軍指點。」

項少龍面對齊國曹秋道以下、與旦楚齊名的出色劍手，不敢托大，橫刀守中，微笑道：「玄華兄請！」

旁觀者懾於仲孫玄華的威名，大氣不敢透出半口。仲孫玄華神情靜若止水，挺劍跨前兩步，項少龍立感到對手生出一股凌厲的氣勢，豈敢怠慢，雙眉一軒，刀往後收。仲孫玄華雙目神光大盛，凝注項少龍，驀地大喝揚聲，出劍疾刺。項少龍心底湧起感觸，仲孫玄華的劍法比之管中邪毫不遜色，但卻遠及不上曹秋道。可見曹秋道在劍道上的天份乃老天爺所賜，他最出色的徒兒只能得其形而失其神。「鏘」的一聲，項少龍運刀架著。仲孫玄華被百戰寶刀的強勁力道所迫，竟使不出後續的變化招數，退了開去。項少龍怎容對方重組攻勢，一揮百戰寶刀，重重刀影如濤翻浪捲，往仲孫玄華攻去。仲孫玄華吃虧在摸不清百戰寶刀的路子，一時間只有招架之力，節節後退。

項少龍打得興起，忽而大開大闔，長擊遠攻；一會兒施展近身肉搏的招數，刀刀凶險。看得全場人人屏息靜氣、呼吸似止。兩人刀鋒劍刃過處，莫不間不容髮，眾女更有人緊張得嬌呼顫抖，尚以為他們假戲真做，要藉機取對方之命。只有高明如善柔者，看出項少龍因控制主動，處處留有分寸，似是毫不留手，只是想透過仲孫玄華的劍法，間接來測探曹秋道的造詣。忽然形勢又變，項少龍每一刀都似緩慢無比，但仲孫玄華應付得更為吃力。項少龍完全恢復了被曹秋道嚇跑的信心，進退攻守，渾然天成，仲孫玄華雖屢屢反攻，都給他迅速瓦解，壓得有力難施。在眾人眼中，縱使不懂劍法如董淑貞諸女，也感受到項少龍的刀法變化萬千，可剛可柔，有種君臨天下，睥睨當世的氣概。「噹噹噹！」項少龍踏步進擊，連劈三刀，每次都準確無匹的劈在仲孫玄華手中劍的同一缺口上，任仲孫玄華寶劍如何變化，結果仍是一樣，神乎其技得令人難以相信。長劍中分而斷。

項少龍還刀入鞘，笑道：「兄弟是佔上兵刃的便宜。」

仲孫玄華英雄了得，棄下手中斷劍，大笑道：「上將軍果然名不虛傳，小弟放心了。」

鼓掌聲來自遠處。

鳳菲和肖月潭聯袂而來，前者欣然道：「鳳菲備有早點，款待各位嘉賓，請移駕到前廳。」

膳罷眾人各散東西，善柔趕回家去看兒子，有軍職在身的仲孫玄華忙他的公事去也。鳳菲諸女則為兩天後的壽宴排演，剩下肖月潭和項少龍兩人留在廳裡密話。

肖月潭低聲道：「曹秋道不愧一代宗師，一口答應十招之約。不過看他的樣子，似乎有把握十招內把你放倒。」

項少龍如釋重負道：「那就理想不過，殺了我都不信捱不過區區十劍。」

肖月潭眼中閃過奇異之色，有點猶豫的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少龍最好不要在滿十招時立即收刀，說不定曹老鬼會趁機多劈兩劍。」

項少龍輕鬆笑道：「不會這樣吧！老曹乃一代劍術大宗師，自然恪守信諾，那晚他便眼睜睜任我溜走。」

肖月潭似略感焦急的道：「總之你要答應我小心防範，當是百招千招之約好了。」

項少龍奇道：「老兄似乎相當肯定老曹會悔約呢？」

肖月潭乾咳一聲，瞧著他坦然道：「你一向信任我，多信這一趟吧！」

項少龍雖心中嘀咕，卻沒有真的懷疑。改變話題，將李園和龍陽君的情況告訴他，乘機問道：「你又說河道仍給冰封雪鎖，是否消息有誤？」

肖月潭有點尷尬和不自然地道：「我只是聽人說罷，或者龍陽君的消息正確些。」接著岔開話題道：「你昨晚一刀擊敗麻承甲之事，轟傳齊都。城內很多原本賭你輸的人紛紛改賭你勝，使賠率由一賠十三跌至一賠五，可見你已行情大漲哩！」

項少龍想起當年與管中邪一戰前的賭況，想不到在臨淄重演，失笑道：「一賠五相當不錯。不過昨晚我勝來是靠了點機緣和僥倖。真奇怪，摸著百戰刀，我的信心立時回來了。」

肖月潭欣然道：「你剛才劈斷仲孫玄華長劍那幾刀確是精采絕倫，神乎其技。難怪臨淄開賭的人以『刀君』來尊稱你，與劍聖互相輝映，誰都壓不下誰。」

項少龍苦笑道：「自家知自家事，刀君實非劍聖的對手，若非有十招之約，我這兩晚就要開小差溜了。」

肖月潭又掠過古怪神色，正容道：「千萬不要氣餒，否則恐怕十劍都捱不了。你已擬好離開臨淄的計劃嗎？照我看如今反是仲孫龍比較可靠點。」

項少龍沒有在意肖月潭的神情，點頭道：「我對這位劍聖已有很深的認識，仲孫玄華雖遜了他幾籌，終亦有個譜子，使我獲益良多。」又續道：「昨晚我和解子元和仲孫玄華說了，比武後他們會安排我離開這裡。」

肖月潭放下心事，道：「最好請仲孫龍父子監視郭開等人的動靜，否則一下疏神，就會中了暗算。」

項少龍暗讚他老謀深算，點頭答應。此時下人來報，金老大來找他，肖月潭趁機告辭。

項少龍親自出迎，金老大甫見面哈哈笑道：「我還以為哪處忽然鑽了個英雄好漢出來，原來竟是名震西北的項少龍，上將軍騙得我好苦。」

項少龍歉然道：「事非得已，老大見諒。」

金老大挽著他手臂跨進廳內，低聲道：「上將軍昨晚一刀把麻承甲劈得名聲掃地，齊人大失面子，這兩天定有不畏死的人來挑釁，上將軍須小心提防。」接著又道：「外面那批武士不似是齊人的兵員，誰派來的？」

項少龍記起仲孫玄華派人作他的侍從，應道：「是仲孫家的武士，我也不知他們來了。」

兩人坐好，金老大語重心長的道：「仲孫龍父子不是善類，一旦上將軍失去被他們利用的價值，他們隨時會掉轉槍頭對付上將軍。」

項少龍苦笑道：「有呂不韋前車可鑒，對此我早有慘痛難忘的體會。錦上添花人人樂做，像老大對小弟的雪中送炭，才是難得。」

金老大老臉一紅道：「上將軍莫要抬舉我，我只是順著性子做，屢吃大虧都改不了這性格。是了！素芳聞悉你的真正身份，很不是味兒，央我來求你去與她一敘，自上次咸陽一會，她對你有很深的印象哩！」

項少龍心中奇怪，石素芳一向對男人不假辭色，怎會渴望見自己。當年自己與她的會面，是通過蒲鷊的安排，現在蒲鷊已因叛亂被處死，她仍要向自己示好，實在沒有道理。正如肖月潭所說，防人之心不可無，還是不見她妥當點。

金老大又道：「我知上將軍與曹公決戰前，定要養精蓄銳，不宜飲宴，不若把約會訂在上將軍旗開得勝後的翌日黃昏，上將軍尊意如何？」

項少龍暗忖那時自己早溜了，即使答應也該沒有什麼問題，到時只要傳個口訊，諒石素芳不會怪他，笑著答應。兩人再閒聊兩句，金老大識趣地告退。項少龍送他出門，出乎意料之外，二王子田建在解子元陪同下來訪。

田建先向項少龍致歉昨晚爽約之事，藉口是父王忽然身體不適，卻不知齊雨等早洩漏出原因，但項少龍當然不會揭破他。除仲孫龍父子和解子元外，陪來的還有個態度狂傲來自稷下的大夫晏向。

眾人入廳按尊卑坐下，寒暄幾句，位於上座的田建道：「盛名之下無虛士，上將軍昨晚一刀敗退麻承甲，今早又以奇技劈斷玄華手中寶劍，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

項少龍明白他再次轉舵的原因，是因為自己顯示出足可與曹秋道抗衡的實力，連忙謙讓一番，仲孫龍等自然在旁為他說盡好話。

豈知稷下先生晏向斜眼兜著他插入道：「現今大秦國，究竟誰在真正掌權？」

項少龍故作驚奇道：「當然是政儲君，難道尚有其他人嗎？」

晏向好整以暇道：「可是聽貴國呂仲父之言，政儲君一天未登基，仍是王位不穩，上將軍有什麼看法？」

項少龍登時整條脊骨涼浸浸的，這口不擇言的稷下狂士，無意間透露出呂不韋確在懷疑小盤的真正身份，否則絕不會以此打動田建。換言之呂不韋已派人去邯鄲找尋那對曾撫養嬴政的夫婦，若他以此扳倒小盤，或作成脅小盤的籌碼，會是非常難以應付的一回事。

田建見他神情有異，問道：「上將軍對此有何看法？」

項少龍心念電轉，回復冷靜，淡淡道：「晏先生這話使項某聯想到有人會叛亂作反，不過蒲鷊等的下場，該是對他們的當頭棒喝。」

解子元笑道：「當頭棒喝？嘻！這詞語頂新鮮哩！」

晏向又道：「不知上將軍對我大齊印象如何？」

項少龍大感頭痛，他不慣拍人馬屁，只好道：「從晏先生能如此在二王子前侃侃而談，可知貴國君主制度開明，特重人才。故稷下學宮遂應時而生，這是區區愚見，先生勿要見笑。」

晏向口若懸河道：「我大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乃四塞之地。不過若治之不當，儘管縱橫二千餘里，帶甲百萬，堆粟如丘山，也如虎之無牙，難以爭雄天下。故自桓公管仲以還，廣開言路，對敢言之士，奉以車馬裘衣，多其資幣，以延納天下賢士。我大齊有今天之盛，確非僥倖。」

項少龍首次領教到稷下狂士脫離現實，仍陶醉在齊國桓公霸業時的美好昔日、滿口狂言的滋味。只見田建眼中射出熾熱的光輝，顯是對晏向的一番話非常自豪，心中暗歎，表面只好唯唯諾諾，表示同意。

田建搖頭晃腦的道：「上將軍觀察精到，看出我大齊的興衰，實與稷下學宮的興旺有關。昔日桓公曾問管仲，如何可『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忘。』管仲答道：「黃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堯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故此有學宮的產生。」

項少龍心中感歎，各國王室後人，或多或少沉溺在往昔某一段光輝的日子裡，像齊人開口閉口離不開桓公管仲，而不知必須時刻砥勵，自創局面，以適應不同的時勢。他說齊國君主開明，換另一角度說是齊國君權脆弱。要知在這戰爭的世紀，強大的君主集權制實是稱霸爭雄的首要條件。小盤冒充的嬴政，便完全沒有其他王室後人那種心理感情的負擔，只知全力抓權，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反成了最有為的明君。秦國之力可殲滅六國，一統天下，不是無因，皆因沒有任何君主有他的出身和背景。

仲孫龍岔開話題道：「政儲君倚重上將軍，此事人盡皆知，際此諸國爭雄的時刻，未知上將軍有何劻助大計？」

項少龍想起太子丹和徐夷則，心中一陣為難。仲孫龍這麼引導自己說話，自然是想自己作出類似呂不韋向田建的保證，好把田建從田單手上爭取回來。不過回心一想，無論自己說什麼，都左右不了「已存在的歷史」，為自己為善柔，他不得不作出承諾。環目一掃，迎上眾人期待的目光後，正容道：「政儲君年紀尚幼，明年才正式登基，所以把精神全用於內政上，聘鄭國建渠是目前的頭等大事，至於對外用兵，都是處於被動之勢。這次項某順道來齊，正是欲與貴國修好。」

晏向尖刻地道：「自嬴政歸秦，先滅東周，又下韓地成臬、滎陽；接著取趙太原建新郡，更取魏三十七城，似乎與上將軍所說不符。」

項少龍正是要引他說出這番話來，從容不迫道：「誰滅東周，大家心裡有數，這些年來大部份的土地都是蒙驁只手奪回來的，而蒙驁為何能獨攬軍權，不用項某點出原因吧！」

田建立時臉色微變。項少龍這番話有真有假，說到對領土的野心，小盤這位未來秦始皇比之呂不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因他年紀尚幼，自然可輕易把責任推在有攝政之名，而無輔政之實的仲父身上。尤其近幾年的軍事行動，主要均由小盤自己親自策劃，外人卻不知道。

晏向倒坦誠得可愛，點頭道：「上將軍說得對，田單是臨老糊塗，看不穿呂不韋的本質，二王子該知所選擇。」

這麼一說，仲孫龍等喜上眉梢，田建卻大感尷尬，乾咳一聲道：「與上將軍一席話，田建茅塞頓開，嘿！待上將軍與曹公比試後，田建再設宴與上將軍共敘。」

大家再沒有什麼話好說。晏向走後，仲孫玄華留下來，介紹了派來那群武士中叫姚勝的頭兒，道：「姚勝是這裡土生土長的人，上將軍有什麼事，儘管囑咐他去做，絕不須經我們同意。」又對姚勝囑咐叮嚀一番，這才走了。

項少龍細觀姚勝，他年在三十左右，雙目精靈，長相頗佳，神態又夠沉穩冷靜，心中一動道：「我想姚兄多替我監視韓闖和郭開兩方人馬的動靜，但切勿讓對方覺察。」

姚勝恭敬道：「喚我作姚勝就可以，上將軍折煞小人。此乃小事，上將軍的吩咐，必可辦到。」言罷領命去了。

項少龍趁機回房休息，睡了個把時辰，醒來時原來韓闖已久候多時。項少龍心想這個沒有義氣的小子找自己該不會有什麼好事。又想到他是不能不來，否則足可使自己對他起疑，梳洗後往前廳見他。

韓闖早等得不大耐煩，來回踱著方步，見到項少龍，喜道：「少龍終於醒了。」

項少龍見他毫無愧色，心中有氣，冷然道：「無論多長的夢，總有夢醒的時刻，虧你還有臉來見我。」

韓闖色變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前天龍陽君才拿言語來試探我，今天少龍又這麼毫不留情的責備我，我韓闖做錯什麼事呢？」

項少龍來到他身前，虎目生輝盯著他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到稷下宮偷刀的事就只你一個人知道……」說到這裡，眼角瞅到鳳菲正要進廳來，揮手道：「大小姐請迴避片刻，我要和這忘情負義的小子算賬。」

鳳菲見兩人臉紅耳熱，嚇得花容失色的急退出去。

項少龍續道：「若非你通風報訊，曹秋道怎會收到風聲？在那裡等我送去給他試劍。」

韓闖焦急道：「的而且確不關我的事。記得我還勸你不要去嗎？唉！怎會是這樣的。」

項少龍暗忖這傢伙倒是演技了得，本來他打定主意和韓闖虛與委蛇，來個爾虞我詐，怎知見著「老朋友」，立即氣往上湧，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一步不讓地喝道：「難道你該勸我去嗎？姑且不論此事，為何你近幾天頻頻與郭開密斟，又威脅龍陽君來對付我。」

韓闖色變道：「是龍陽君說的嗎？」

項少龍冷笑道：「這個你不用理會，假若你敢動龍陽君半根毫毛，我回咸陽後就把你精心策劃的鄭國渠陰謀揭破，翌天立即領兵直搗你的老巢。

韓闖劇震道：「原來你連這事都洞悉無遺，為何卻要瞞著嬴政？」

項少龍歎道：「你這忘情負義的傢伙還不明白嗎？只有建渠一事，可把秦國的大軍拖住，十年八年內無力東侵。我正因不想我的朋友變成亡國之奴，忍住不以此事去打擊呂不韋，但看你怎樣待我呢？」

韓闖崩潰下來，跌坐席上，熱淚泉湧道：「我是迫不得已，不知誰把我見到你的事洩漏出去，被郭開軟硬兼施，威脅不放。但我已盡了力，暗示龍陽君立即助你離開臨淄。少龍！相信我吧！我一直在拖延郭開，今天來正是想警告你小心他。」

項少龍發覺自己已很難再像從前般信任韓闖，因為他的演技實在太精湛了，道：「那偷刀之行洩漏一事，你又有什麼解釋？」

韓闖涕淚交流泣道：「若我有向人洩出此事，教我活不過明年今日，少龍於我有大恩，我韓闖怎樣無良心，仍做不出這種卑鄙的事。」

項少龍定了定神，心想難道是隔牆有耳。這時他的氣早過了，在韓闖旁坐下來道：「堂堂男子漢，不要哭得像個婦人家好嗎？」

韓闖以袖拭淚，搖首淒然道：「我這幾天無時無刻不在天人交戰，那種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現在給少龍臭罵一頓，心中反舒服多了。」

項少龍拍拍他肩頭道：「回去吧！我們兩個都該靜心想想。」

韓闖道：「有件事少龍切勿輕視，郭開已勾結呂不韋和田單，準備不擇手段要你回不了咸陽。齊國說到底仍是田單的地盆，你一不小心就會為他所乘。」

項少龍淡淡道：「只要不是朋友出賣我，我便有把握應付。這件事形勢微妙，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則會被郭開誣陷。」又冷哼道：「好像我項少龍特別好欺負似的，郭開是嫌命長了。」

韓闖吁出一口涼氣道：「到剛才我始真正領教到少龍的胸襟手段。不過一天你與曹秋道生死未分，呂不韋和郭開都不會動你。但若你勝了，形勢就不同！」

項少龍把他扯了起來，推著往大門走去，道：「回去告訴郭開，說我為了秦國劍手的名譽，不得不接受曹秋道的挑戰。」

韓闖吃了一驚道：「你不打算提早走嗎？」

項少龍笑而不答，把他直送出門外。揭開韓闖的假面目，他反而心安理得，龍陽君說得不錯，韓闖雖非什麼好人，但對自己仍有幾分真摯的感情，這發現足使他大感安慰，感到人性總有光輝的一面。現在他已給身邊的人誰個是真誰個是假弄得一塌糊塗，除了善柔和肖月潭外，他絕不會全心全意相信任何人，包括李園和龍陽君在內，誰說得定他們不會忽然變心，又或一直在騙自己。這種敵友難分的形勢，他尚是首次遇上。

剛跨過門檻，鳳菲迎上來道：「你和闖侯間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微笑道：「沒什麼，現在雨過天晴哩。」

鳳菲幽幽地白他一眼，怨道：「昨晚為何不來呢？我鳳菲難道不堪上將軍一顧嗎？」

項少龍苦惱道：「恰恰相反，我是怕嘗過大小姐的迷人滋味，難以自拔，那對我們的逃亡大計將多出難測的變化。」

鳳菲板起粉臉氣道：「不要事事都牽連到那方面好嗎？現在形勢清楚分明，縱使恨你入骨的人，亦很難對你下手。你不歡喜人家，乾脆說出來！」

項少龍立時頭大如斗，牽著她衣袖朝內院方向舉步走去，岔開話題道：「淑貞她們不是在排演嗎？沒有你大小姐在旁指點怎行？」

鳳菲「噗哧」嬌笑道：「你這人哩。總是在緊要關頭左閃右避，現在人家失掉情郎，說不定會忍不住鑽進你的被窩裡，看看你的心是否鐵鑄的。」

項少龍心中一蕩，微笑道：「大小姐不是說自己心灰意冷嗎？為何忽然又情如火熱？」

鳳菲撇撇可愛的小嘴，媚態橫生的瞅著他道：「都是你惹的，常有意無意的引誘人家，歡喜便摟摟抱抱，愛親嘴便親個夠的，又時時語帶挑逗，鳳菲只是個普通的女人，給你這般撩撥，自然想得到你的愛寵哩。」

項少龍聽得心癢起來，卻知這種絕代尤物惹不得，幸好只要想起她曾和韓竭好過，立時意興索然。他已非剛抵此地時的項少龍，過了純為肉慾可和女人相好的年紀，凡事考慮後果。遂強壓下心中的衝動，正容道：「像我們現在的關係不是挺好嗎？一旦有了肌膚之親，會是另一回事，徒使你將來恨我無情。」

來到鳳菲閨樓的石階前，她停下蓮步，秀眉輕蹙的思索半晌，逸出一絲笑意道：「上將軍說得不錯，假設你得到人家的身體，又不納鳳菲為妾，雖說早有明言，鳳菲心裡總難釋然的。」

項少龍見她這麼明理，欣然道：「不若我們只限於摟抱親嘴，噢！」

鳳菲已一把推開他，狠狠瞪他一眼，又報以甜笑，登階入樓去了。項少龍煞住尾隨她進屋的強烈衝動，掉頭走了。為避免無謂的爭鬥，項少龍整天留在聽松院中，不過卻避不了諸女的糾纏，其中當然少不了董淑貞和祝秀真，其他如幸月和雲娘亦爭相獻媚。幸好他立下決心，捱了曹秋道那十招後立即溜之夭夭，否則這麼下去，說不定會一時失控，陷身在溫柔鄉里。

黃昏時肖月潭來見他，兩人到園裡漫步，項少龍把韓闖來訪的事說出來，肖月潭色變道：「少龍實不應揭穿鄭國渠的事，說不定會迫韓闖下決心除掉你。」

項少龍嚇了一跳，道：「不會吧！他當時涕淚交流，真情流露呢！」

肖月潭歎道：「人是這樣，一時衝動下顯露真情，但經深思熟慮，便不得不考慮現實的利益，為了國家大事，什麼私人感情都得擺在一旁。」

項少龍點頭道：「老哥的話總有道理，幸好我不用靠他。仲孫龍現在和我有利益關係，該比較可靠吧！」

肖月潭苦笑道：「這正是我今次來找你的原因，還記得仲孫無忌嗎？他告訴我今天韓竭帶呂不韋去拜會仲孫龍父子，至於他們談的是什麼，他就不知道。」

項少龍愕然道：「呂不韋不怕田單不滿嗎？」

肖月潭冷笑道：「少龍還不認識老賊的為人嗎？田單年紀大了，已非昔日的田單，兼之功高震主，為王室猜忌。齊王之所以要廢田生，正因他對田單唯命是從。呂不韋一向謀事不擇手段，什麼事做不出來。」

項少龍笑道：「仲孫龍亦非好人，不過現在我的利用價值對他比呂不韋大得多，他理該不會變心吧！」

肖月潭皺眉道：「不要小覷呂不韋，他若沒有幾分把握，絕不會貿貿然去找仲孫龍說話。你只要看看仲孫龍會不會主動把呂不韋過訪的事告訴你，可知他們是否仍倚重你。」

項少龍心中一震，想起小盤的身份危機，假若呂不韋向仲孫龍父子透露此事，說不定仲孫龍父子會靠向呂不韋的一方。其中一個問題是韓竭身份曖昧，有他從中穿針引線，很難說會不會出現另一番局面。仲孫龍終是對鳳菲野心不息，假若認為自己只是頭紙老虎，這只只講利害關係的吸血鬼，可能會把心一橫，做出不可測的事來。說到底齊人與其他東方五國是同一心態，就是視他為頭號大敵。當年白起令他們慘痛難忘，而他項少龍則是今天的另一個白起，誰不想把他去掉？如此一來，他的如意算盤再難打響，且還不知誰人可信。若他只是孤身一人，該還易辦，問題是他不能撇下鳳菲等不理。

肖月潭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道：「我們好好想想，看看有什麼方法可神不知鬼不覺的溜走。」

項少龍心知這足智多謀的人亦一籌莫展，形勢之劣，可想而知。看來唯一可行之計，是自己一個人先行溜掉，然後再找解子元保護鳳菲。他有這樣的能力和把握嗎？

那晚仲孫玄華來見他，閒話兩句，問項少龍道：「玄華有一事不解，自貴國儲君由邯鄲返回咸陽，人人言之鑿鑿盛傳他為呂不韋的私生子，貴朝的公卿大臣不會未聽聞此事，為何仍肯如此擁護他？」

項少龍心中劇震，暗叫不好。並非因為仲孫玄華問的問題，而是他發問背後的動機。以前他只是懷疑，現在已肯定呂不韋把握到他和小盤的致命弱點。以呂不韋的勢力，要到邯鄲軟硬兼施把撫養真嬴政那對夫婦「請」回咸陽，作為威脅小盤的人證，是輕而易舉之事。至此不由暗恨起朱姬來，但回心一想，連她都可能沒在意小盤並非自己的兒子，給嫪毐軟語相哄，洩漏出來毫不稀奇，否則對她並沒有任何好處。這確是呂不韋平反敗局的唯一機會，若此事暴露出來，小盤和他項少龍立即成為騙子。與他們有關的整系人馬將受到最沉重的打擊。在秦國勢力已根深蒂固的呂不韋，只要迫得朱姬出面，聯手公然廢了小盤，再另立王室內的一個無能者，權力將全落在他呂不韋手上，那時他再一腳踢走嫪毐，誰能與其爭鋒？雖說歷史不能改變，但他此時身在局中，就不會作此肯定想法，那就像命運，不到事情發生，誰敢信命運定會是這樣子的安排。此時他內心的焦憂可想而知。呂不韋該是向仲孫龍父子透露了這件事的端倪，仲孫玄華遂特地來試探自己的口風，以決定該投向呂不韋？還是仍依賴他項少龍。

表面上他當然仍是從容自若，不洩漏出絲毫內心的感受，訝道：「此事早有定論，當年鹿公因生疑而滴血辨親，終證實儲君和呂不韋沒有絲毫血緣關係。」

仲孫玄華神秘笑道：「聽說儲君的血還是上將軍親取的呢！」

項少龍故作驚訝道：「竟連這等事都瞞不過玄華兄？」

仲孫玄華有點不自然地應道：「是田單傳出來的。但又使人生出另一疑問，據說貴國姬太后並不敢肯定政儲君是出自呂不韋還是出自令先王異人，為何上將軍仍敢去嘗試？若辨出來確是呂不韋的，上將軍如何是好？」

項少龍早猜到他有此一問，甚至可能是呂不韋慫恿他來向自己詢問，只要自己略有猶豫，仲孫玄華立知呂不韋之言不假，且知呂不韋可借此扳倒小盤，那他當然會站到呂不韋那邊來對付自己。在仲孫龍的立場來說，最好秦國亂成一團，由盛轉衰，讓齊人有機會起而稱霸。倘再藉曹秋道殺了他項少龍，小盤頓失臂助，更鬥不過呂不韋。

當下強裝作沒事一般，漫不經意道：「只是太后在當時放出來的煙幕，那時呂不韋獨攬大權，太后怕他對兒子不利，故把事情弄得含含糊糊，其實儲君千真萬確是先王的兒子。」

仲孫玄華沉吟片晌，壓低聲音道：「有件事，玄華不知該否說出來，如有得罪，上將軍幸勿怪責。」

項少龍已心知肚明他要說什麼，更猜到是呂不韋教他說的，一方面可察探自己的反應，另一作用是擾亂他的心神，使他精神受影響下命喪曹秋道之手。微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玄華兄請直言，不須任何顧忌。」

仲孫玄華欲言又止，好一會道：「我們在田單處布有眼線，據說呂不韋告訴田單，他已掌握到證據，有一對住在邯鄲平民區的夫婦，可以證明令儲君的真正身份。」

項少龍終於百分百地肯定呂不韋的陰謀，心中直沉下去，表面卻裝出愕然之狀，然後哈哈笑道：「呂不韋是愈來愈糊塗，他指的是暗中撫養儲君的義父母吧！儲君早已安排，把他們接到咸陽安居，不過此事極端秘密，沒有多少人知道而已，呂不韋是否患了失心瘋呢？」

這番話高明之極，等若告訴仲孫玄華，縱有問題，但問題已不再存在。

這次輪到仲孫玄華大感愕然，呆了好半晌，賠笑道：「我亦覺得事情理該如此，若我是令儲君，自然要把養育自己多年的義父母接到咸陽享清福。」

項少龍心中暗歎，自己終非搞政治的人物，不夠心狠手辣。換了是其他人，在離開邯鄲前，定會順手將那對夫婦滅口，免留下今天的大患。自己當時根本沒想及這方面問題，事後想起亦漫不經心，因為那對夫婦的姓名住處，只他、朱姬和小盤三個人知道，怎想得到會由朱姬處洩漏出去。仲孫玄華失了談下去的興趣，東拉西扯幾句，告辭離開。

項少龍幾可肯定他是去見呂不韋，心中一動道：「玄華兄明天會不會見到解大人。」

仲孫玄華點頭道：「有什麼事須玄華轉告他？」

項少龍胡吹道：「只是有樣東西想玄華兄轉交給他，玄華兄請稍待片時。」

話完匆匆回房，換上夜行攀爬裝備，蓋上外衣，回去對仲孫玄華歉然道：「我忘了可遣人送到解大人府上，不用勞煩玄華兄。」

仲孫玄華倒沒起疑，連說沒關係，匆匆走了。

項少龍罩上斗篷，從側門溜出去，徒步追在仲孫玄華的馬車後。小盤的身份問題，不但關乎到他與小盤的榮辱，還關係到多個家族的存亡生死。不由使他深切體會到龍陽君、韓闖等人為何會如此矛盾。在二十一世紀，誰犯事誰負責任。在這個時代，若他出了問題，不但妻兒難以倖免，整個烏氏族和滕翼、荊俊等族人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所以愈多知一點有關這方面的消息，愈能令他知道如何去應付這場大危機。自古以來，收集情報乃軍事第一要略。此時既無電話可供竊聽，他唯有親自出馬，去看看呂不韋對仲孫玄華會說出什麼陰謀。幸好他以前經過特種部隊的訓練，使他成為偷入別人居處的專家，當時代的房舍比之二十一世紀的摩天大廈，對他來說就像不設防的遊樂場，除了顧忌家將和惡犬之外，可說是來去自如。

仲孫玄華輕車簡從，由於路上頗多車馬往來，故車行甚緩，項少龍加快腳步，遠遠吊著他。照他猜估，若呂不韋約了仲孫玄華見面，該不會是在他居住的相國府。說到底田單和仲孫龍父子乃死對頭，不論呂不韋如何狂傲，總不能當著田單眼皮子下與仲孫龍勾結。是夜天朗氣清，雖仍寒冷，但比早前大雪紛飛回暖不少，至少沒有了刺骨的寒風。由於商業的興旺，愈來愈多像仲孫龍這種能影響朝政的大商家出現，自己的烏家、呂不韋、蒲鷊、仲孫龍，甚至乎琴清，都是這種身份。左思右想時，仲孫玄華的馬車出乎他意料外停了下來，項少龍看清楚那宅院，登時整條脊骨都寒浸浸的，竟然是李園離聽松院沒多遠的聽竹院。

馬車開進門內，他早駕輕就熟，由側牆攀進去。十多所專用來招呼外賓的院落組群，設計劃一，所以熟悉了聽松院，等若對聽竹院瞭若指掌。項少龍施展出特種部隊的身手解數，忽快忽慢地潛過側園，避過幾起李園的巡邏手下，攀上可俯瞰前後院的主宅屋脊，仲孫玄華剛被人迎進主宅，可見他的攀援身手足如何迅疾快捷。不片晌仲孫玄華從主宅後門穿出，踏上通往東廂的迴廊，項少龍忙借勾索滑下去，利用花叢草樹的掩護，移到微透燈光的東廂西隅一扇窗下，蹲下身子靜靜竊聽，由於內明外暗，故不虞會給人發現他的影子。

李園的聲音響起道：「玄華坐下說。」接著是奉茶款坐的聲音。

項少龍暗責自己思慮不密，自己這次第一次見到李園，他正與仲孫龍密談，可知兩人關係密切。清秀夫人先後兩次警告自己小心李園，可是自己給他三言兩語，騙得死心塌地，深信他而不疑。皆因自己總以己心度人，愛往好處去想。事實上無論李園、韓闖，甚或龍陽君，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凡事先顧實利，交情感情放在其次。龍陽君可能還好一點，但李園嘛，只看他當年在壽春可輕易拋開奪愛之恨，轉而和他攜手合作，該知他重視的只是權勢功名，其他均為次要。假若這次一時偷懶沒有跟來，可能被他害死仍懵然不知是什麼一回事。李園最厲害處是把韓闖出賣他一事說出來，使他還以為這人是真的眷念舊情。下人退出門外的足音遠去，響起品茶或喝酒的聲音。

聽聲音該不止是李園和仲孫玄華兩個人，果然仲孫龍的聲音道：「項少龍有什麼解釋？」

仲孫玄華歎道：「事情可能不是呂不韋這老奸巨猾所說的情況，項少龍不但沒有半分驚訝，還說那對夫婦早給嬴政接回咸陽……唉！」

另一人失聲道：「呂不韋不是說那對夫婦落到他手上嗎？」

項少龍渾身劇震，不但是因這句話，更因說話的人正是今天剛向他痛哭涕零、誓神賭咒的韓闖。

一陣陰柔熟悉的聲音不徐不疾的響起道：「玄華先把整個過程說出來，我們再下判斷，看看究竟是項少龍說謊，還是呂不韋在胡言。」

項少龍的心直沉下去，因為他認出說話者是死敵郭開。現在已肯定清秀夫人含蓄和有保留的警告：李園、郭開和韓闖正互相勾結來對付他，只想不到還會有仲孫龍夾在其中。

想來仲孫龍父子和他們湊到一起，應是後來的事，甚或是呂不韋拜訪仲孫龍後的事，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釋前此兩父子對待他的態度。

想到這裡，仲孫玄華已把事情交待出來，只聽他道：「項少龍不但沒有絲毫惶急之態，還似覺得極其可笑的模樣，換了我是他，不立即色變才怪。」

廳內傳來失望的歎息聲。

郭開惋惜道：「若真是如此，我們將痛失一個扳倒嬴政的機會。這小子精明厲害，手段狠辣，野心又大，有他一天坐穩秦君之位，我們休想安寢。」

李園道：「項少龍最擅作偽，又有急智，說不定他心內震驚，表面卻一點不洩露出來？」

仲孫龍苦惱道：「若非我收買的人全給他逐走，現在當可知他事後的反應。」

韓闖分析道：「看呂不韋向龍爺說話的語氣，他該是在離咸陽前從嫪毐處得到那對夫婦在邯鄲的住址，否則咸陽早鬧得天翻地覆，他更沒有閒情到臨淄來。所以是否找到真的人證，他並不知道。」

仲孫龍頹然道：「那麼說，項少龍該不是說謊。」

郭開狠狠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項少龍活著回咸陽，沒有了他，嬴政就變成沒牙的老虎，說不定會栽在呂不韋和嫪毐之手，那時秦室將永無寧日，無力東侵。」

仲孫龍忙道：「此事還須斟酌，呂不韋的意思是只希望將他的雙眼弄盲，好讓他活著回去承受欺君騙主之罪。」

窗外的項少龍聽得又驚又怒，偏是毫無辦法。

韓闖微歎道：「希望他在曹公劍下一命嗚呼算哩，怎忍心看他變成瞎子？」

李園冷靜地道：「國事當前，絕不能講個人交情。怪只能怪他成了秦國的另一個白起，若他命喪曹公之手，就一了百了，否則我們怎都要將他毀了。我為這件事，沒一晚睡得好。但想起我們東方各國的百姓子民，將以千萬計的被虎狼之秦荼毒，所有友情恩情都要擺到一旁。」

郭開陰陰道：「小心龍陽君那小子，我看他不像李相和闖侯般明白大體。」

仲孫玄華道：「此事必須小心處理，假若嬴政仍穩坐王位，那項少龍在臨淄出事，我們齊國就脫不了責任。」

郭開笑道：「只要設法把事情弄成是呂不韋做的，可使嬴政把仇恨集中在呂不韋身上，最好他們先鬥個兩敗俱傷，我們便可舉杯慶祝。」

李園提醒仲孫龍父子道：「此事切勿透露給二王子和解子元知道，否則恐怕有不測變數。我已著寧夫人向二王子暗示，他父王之所以不喜大王子，皆因不喜見他依附田單，所以二王子該知所選擇，項少龍再起不了什麼作用。兼且我曾對二王子說，有田單一日當權，齊楚都難以修好，二王子是聰明人，該不會再考慮田單的提議。而且大事已定，齊王剛下命令，要大王子在壽宴前離開臨淄，不用明言，當知是什麼一回事。」

仲孫龍父子連忙應諾道謝。

李園再吩咐道：「你們必須把項少龍騙得死心塌地，使他深信田單和呂不韋正合謀害他，又安排他與曹公一戰後助他秘密溜走，再在途中使人暗襲，最好在暗襲時犧牲一些人手，又依呂不韋之言只弄瞎他，就可引起秦廷的一場大亂子。」

郭開道：「最好明白告知項少龍是呂不韋要讓他活勾勾的回咸陽接受罪責，那更使事情撲朔難辨。」頓了頓續道：「此事必須把龍陽君瞞著，若洩漏了點風聲給項少龍知道，以他鬼神莫測的身手，說不定能私下溜掉，放著他活在世上，龍爺那時亦不敢輕易打鳳菲的主意。」

這回輪到項少龍心中冷笑，他已對韓闖和李園完全死了心，暗忖你們想動我項少龍，豈是易事。聽到這裡，知道不宜久留，忙悄悄溜走。現在最大的煩惱，是如何安全帶走鳳菲，因為在不想牽累龍陽君、善柔和解子元的情況下，他可信託的人，只有肖月潭一個人。

善柔嬌呼道：「不打了！」收劍後退。

項少龍把刀背擱在肩頭，微笑道：「想不到解夫人生下兩個孩兒，身手仍這般了得。」

善柔疑惑地看他，奇道：「不要瞎捧我。為何你今天竟然比昨天更要利害，每一刀都能教人看不透摸不著。」

項少龍知自己是因眼前危機的激發和被朋友出賣的傷痛，湧起為自己生命和家人的未來奮鬥的強大意志，決定把自己豁了出去，再沒有以前的顧忌，在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情況下，發揮出強大的潛能。由於他的吩咐，今天再不若昨晨般有大批觀眾，對著曾和自己有親密關係的美女，項少龍特別精神。昨夜返來後，出奇地一睡天明，在善柔來前已練了一會百戰刀法，所以使得特別純熟。對後晚與曹秋道的比武，他並不放在心上，只要對方恪守十招之數，自己便有把握過關。而知悉仲孫龍、李園等人的陰謀後，身邊的形勢較前明朗，使他覺得更有把握去應付。或者是清楚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又知小盤的身份危機不可倖免，反使他澄清疑慮，不用疑神疑鬼，故睡得安穩。那不是說他已有應付呂不韋和嫪毐的方法，而是隱隱覺得歷史是不會改變的，小盤終於會成為秦始皇。後世既沒有人提及他項少龍的名字，當然更沒有人說及關於他偷龍轉鳳的勾當。可想見小盤的身世定能保住，沒法保證的是他項小龍的性命能否在這連場鬥爭中平安保住而已。不知如何，項少龍愈想愈感心寒，幸好小屏兒來了，說鳳菲請他們到她的閨樓進早膳。鳳菲仍弄不清楚善柔和項少龍是什麼關係，兩人該是初識，但又是熟絡得過了份。善柔不把項少龍當是東西的態度，尤使她大感困惑，不管怎說項少龍都是秦國權傾一時的當紅大將。

沒有肖月潭和仲孫玄華在，善柔更無顧忌，瞇眼瞧瞧項少龍，又瞥瞥鳳菲，向她道：「這小子很懂勾引女人，你有沒有給他弄上手？」

鳳菲立時連耳根都紅透，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項少龍對善柔的肆無忌憚大窘道：「解夫人怎可說這種話。」

善柔「噗哧」笑道：「為什麼人人怕聽真話呢？只答我有或沒有不就可以嗎！」

她「少女式」的純真笑容，確使人很難真的惱怪她。

鳳菲強忍嬌羞，以她一向的老練世故回復冷靜，低聲道：「鳳菲和上將軍清清白白，沒有男女之私。解夫人錯怪上將軍，他是真正的君子。」反問道：「解夫人和上將軍是否素識？據聞解夫人的劍法比得上仲孫公子，可為我們女子爭光不少。」

善柔毫不賣賬道：「我就是我，為何要和男人比才有光采，哼！我要走了，我還要到王宮打個轉。」

舉袖拭嘴後，頭也不回的走了。項少龍和鳳菲兩人愕然互望，均感好笑。

鳳菲低聲道：「聽說解夫人本姓善，被田單害得家破人亡。不過現在她甚得宮中諸貴妃和王子妃所喜愛，央她傳授劍法，兼之解子元當時得令，故田單雖常被她數說奚落，亦奈何她不得。」

項少龍方曉得善柔在臨淄的地位，難怪仲孫玄華那麼顧忌她。

鳳菲又道：「我們是否後天晚上離開這裡？人家對韓竭的糾纏非常厭倦，只希望盡快離開。」

項少龍猶豫片晌，仍決定不了是否可信任鳳菲。女人感情的變化最難捉摸，今天她說討厭韓竭，說不定明天又重投他懷抱，洩露出他的秘密，那時他就要瞎著那對招子返回咸陽。

鳳菲見他臉色數變，吃了一驚道：「事情是否有變？」

項少龍點頭道：「大小姐想不想在稷下宮那場表演後，離開臨淄呢？」

鳳菲呆了一會兒，道：「橫豎要走，為何要多留五天？」

項少龍故意道：「主要是為了二小姐她們，大家一起走我會安心點。」

鳳菲何等細心，道：「看你欲言又止的樣兒，似乎有點說不出來的苦衷。」

項少龍知道若是否認，反會惹她生疑。點點頭道：「我是有點擔心郭開，此人心術極壞，倘我們成功溜掉，他可能把怒氣出在淑貞她們身上。」

鳳菲愕然道：「有仲孫龍照顧淑貞她們，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項少龍無奈之下，決然道：「不要追問，我決定待稷下宮那場表演後大家一起走，免得掛惦。你難道不關心她們的安危嗎？」

鳳菲沒有作聲，垂下頭作無聲抗議。

項少龍知自己語氣重了，移過去摟著她香肩，柔聲道：「是我不對，大小姐原諒。」

鳳菲櫻唇輕吐道：「上將軍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壞哩？鳳菲還是第一趟見你無原無故的發脾氣。」

項少龍暗忖自己怎會有好心情，現在恨不得大砍大殺一番，以出積在心頭的惡氣，正要說話，鳳菲愧然道：「鳳菲知你是因人家昨天偷偷去見韓竭，所以再不信任人家。但就算分手，好應作個交待嘛！」

項少龍想不到誤打誤撞下生出奇效，使鳳菲把見韓竭的事自動剖白的洩露出來，這麼說，她本是打算瞞著自己的。

鳳菲幽幽瞧著他道：「上將軍是否想知道鳳菲和他說過什麼話？」

項少龍淡淡道：「他是否說你跟著我只會落得悲慘的下場。」

鳳菲嬌軀猛顫，駭然道：「你怎會知道的？」

項少龍見她連耳根都紅了，故意詐她道：「我不但聽到你們說話，還聽到你們親嘴的聲音呢。」

鳳菲無地自容道：「是他強來吧！人家是不願意的。但那是白天啊！你躲在哪裡呢？」

項少龍強撐下去道：「車底不是可藏人嗎？」

鳳菲信以為真，淒然道：「你該知我當時為了哄他，很多話是口不對心的。」

項少龍心中一動，想起呂不韋昨晚去見仲孫龍，該是因韓竭由鳳菲處探聽到消息所引起，皺眉道：「但你怎可將我們何日離開臨淄，且是由仲孫龍安排的事告訴韓竭？大小姐難道不知韓竭和呂不韋蛇鼠一窩嗎？」

鳳菲這時對他的話深信不疑，解釋道：「韓竭原是嫪毐那邊的人，這次來臨淄是為了我，雖說他曾瞞著我關於他與仲孫玄華來往的事，但鳳菲確曾傾心於他，更與他私下有密約，這麼一下子撇開他，會令我很為難的。」又幽幽橫了他一眼道：「鳳菲本想借上將軍來忘記他，可是上將軍卻不肯賜寵。」

項少龍明白到鳳菲將是他今後與敵人周旋中的一隻重要棋子，決意把她爭取過來，冷笑道：「你可知道讓韓竭知悉了我們和仲孫龍父子的關係，呂不韋和韓竭當晚去遊說仲孫龍父子呢？」

鳳菲色變道：「竟有此事？」

項少龍正容道：「不知你是否相信，假若大小姐仍不住把消息洩漏給韓竭知道，不但我項少龍死無葬身之地，大小姐亦要面對悲慘的命運。韓竭對你或有愛意，但他這種人在利字當頭下，說不定會把你忍痛犧牲。跟隨呂不韋和嫪毐的人，誰不是自私自利之輩１

鳳菲愧然道：「鳳菲也該算是自私自利的人，現在該怎麼辦？」

項少龍道：「還是待稷下宮那場表演之後，我們一塊兒離開，到了咸陽，你歡喜跟誰都可以。但在目前，決不可隨便把我們的事洩露給任何人知道。」

鳳菲道：「我明白了。由現在起，鳳菲只信任上將軍一個人。」

項少龍暫時仍想不到如何利用鳳菲這著有用的棋子。再囑咐她幾句，告辭離開。這可算是意外的收穫，弄清楚韓竭實是一條兩頭蛇，同時與仲孫家和呂不韋勾結。若他估計不錯，表面上他雖然是嫪毐的得力手下，其實暗裡早給呂不韋收買。而他對呂不韋亦非全心全意，至少在鳳菲一事上瞞著那奸賊。韓竭究竟打算如何安置鳳菲？恐怕他自己仍是舉棋不定。男女間一旦生情，總會糾纏不清，難以一刀切斷，他和趙雅何嘗不是如此。際此明天就是壽宴獻技的日子，院內出奇地平靜，多天的排演歇了下來。項少龍雖心事重重，卻不得不裝作若無其事，還與費淳、雷允兒等一眾比較友好的家將閒聊，才知道鳳菲已親自發放給他們每人一筆可觀的遣散費，但大部份人決定留下來，繼續追隨一向比鳳菲更懂收買人心的董淑貞。歌姬中只有幸月決定回鄉息隱，雲娘則仍未定行止，看來她是等待肖月潭的意向。更有人探聽能否能追隨項少龍，給他一一婉拒。現在他自身難保，不願別人陪他冒險，更不想削弱歌舞團的保衛力量。他們對上仲孫龍那種人物雖毫不起用，但對付一般小賊劫匪，仍是卓有裕如的。

忽聞仲孫玄華來找他，項少龍心中有數，到大廳見他，仲孫玄華果然以幾句過場閒話，如說二王子怎樣欣賞他後，轉入正題道：「我們已為上將軍安排了一艘性能優越的風帆，後晚在稷下宮接了上將軍，立即登船。只不知大小姐會不會和上將軍一道走，還是大小姐遲走一步，待稷下宮的表演後始起行呢？」

項少龍裝出苦惱的樣子道：「這正是令人頭痛的地方，她堅持要待兩場表演完滿結束後離開。我怎放心一個人先行呢？」

仲孫玄華顯然已從韓竭處得到消息，知道鳳菲定下比武當晚和項少龍一道離開，不禁愕然道：「你們不是說好的嗎？」

項少龍正是要令他對韓竭疑神疑鬼，歎道：「本來是說好的，但不知如何今天她忽然改變主意。哼！她怎瞞得過我，一方面和我相好，其實又與別的男人有私情。她有眼線，難道我沒有嗎？」

仲孫玄華顯然不知道韓竭和鳳菲的真正關係，問言色變道：「誰是她的男人？」

項少龍搖頭道：「這是大小姐的私隱，恕我不能透露。不過也差不在遲上幾天，我就等稷下宮的表演後離開。」

仲孫玄華立時陣腳大亂，急道：「呂不韋決定在上將軍與曹公決鬥後的翌晨起程回國，上將軍不想先一步回去嗎？」

項少龍知他死心不息，仍在試探自己，奇道：「早些回去幹什麼？何況我早遣人回咸陽，告訴儲君有關我的情況，還告訴他我若在什麼地方出事，就與該國有關，囑他為我報仇。我才不信呂不韋和田單敢親自出面動我，他們必是煽動其他人作替死鬼。」又冷哼道：「我烏家高手如雲，誰害了我，必難逃被追殺的命運，想害我的人該有此顧忌，所以玄華兄請放心。」

仲孫玄華心中有鬼，怎能放心，聽得臉色數變，欲語無言。李園等何嘗敢親自下手對付項少龍，只像呂不韋般煽動仲孫龍父子作替死鬼而已。自邯鄲烏家堡一戰，誰不知烏家戰士的厲害。若事後洩出是仲孫龍父子干的，不但齊國王室怪罪，只是烏家復仇的死士，已足使他們父子寢食難安。

項少龍當然不會放過對仲孫玄華繼續施壓的機會，道：「若我是呂不韋，會找些像麻承甲那類的蠢人，教他來殺我。事成後，再把消息洩露開去，那時我們秦國會正式要貴國大王交出麻承甲的人頭，你說貴國大王交還是不交呢？」

仲孫玄華忍不住抖震一下道：「確是借刀殺人的毒計。」

項少龍心中好笑，知他終看穿呂不韋表面像是背棄田單，其實只是一石二鳥的先借他父子害項少龍，然後再利用此事除掉他們父子。舉一反三，他們自該想到若出了事，李園等亦只會諉過在齊人身上。仲孫龍本非蠢人，否則不能掙到今時今日的財勢地位，皆因以為嬴政和項少龍地位不保，才致亂了主意。怎知項少龍得到風聲，又偷聽到他們昨晚的密議，談笑間立令仲孫玄華醒悟到被呂不韋、李園等人，甚至韓竭利用了。仲孫玄華忙趕回去與乃父商量，哪還有興趣說話，惶惶然的溜了。

項少龍伸個懶腰，回頭去找鳳菲。若他猜得不錯，仲孫玄華今天會找韓竭質問，而韓竭則會追問鳳菲，呂不韋大後天清晨走，韓竭自須隨行，無論是為他自己還是為呂不韋，韓竭絕不容鳳菲落到仲孫龍手上。現在他卻知道儘管仲孫龍有天大的膽子，再不敢妄動鳳菲。即使仲孫龍仍要對付自己，諒他不敢留此把柄，那等若明白告訴別人他是為鳳菲來對付他項少龍的。事情像忽然生出轉機，李園等騙得他死心塌地，他誓要以牙還牙，好好騙回他們一趟。

鳳菲似乎對韓竭死了心，對項少龍的指示言聽計從，兩人出奇地融洽。到肖月潭來找他，項少龍離開主樓，在前院偏廳把昨天和今早的事詳細向他道出。

肖月潭拍腿歎道：「項少龍畢竟是項少龍，對方稍有錯失，立即被你把握到漏洞。仲孫玄華經驗尚淺，被你幾句話把底子抖出來。」然後盯著他道：「可是少龍真不擔心呂不韋找到那對養育嬴政的夫婦嗎？」

項少龍知他在懷疑小盤。不過此事現在除烏廷芳、滕翼外，親如紀嫣然亦不知曉。故心理上實不容他再透露給任何人知道，肖月潭亦難例外。遂裝出坦然之狀，若無其事道：「找到又如何，除非他們被呂不韋重金收買，捏造誣告，否則有什麼須擔心的？」

肖月潭訝道：「其實老哥一直想問你，圖總管寫給我的信中，提及你曾與秦國軍方元老合作，對呂不韋和儲君進行滴血辨親，證實兩人沒有血緣關係，儲君和你方得到軍方元老全力支持，壓制呂不韋。可是少龍為何那麼有把握，肯定儲君不是呂賊的骨肉？」

這是當日圖先的問題，亦是項少龍最怕面對的問題，毫不猶豫的答道：「我曾親口問過朱姬，儲君究竟是誰的孩子？她說自己都弄不清楚，那即是說有五成機會是呂賊的，但也有五成機會不是。在那種情況下，若我拒絕鹿公的提議，豈非立即失去秦國元老之心，所以咬牙博它一鋪，豈知竟押對了。」

肖月潭點頭道：「一賠一的賭率，確是博得過。但現在你的情況不是如此樂觀，仲孫龍給你這麼唬嚇，可能再不敢作別人的行兇工具，但你也不可依靠他。」又微笑續道：「幸好我們的關係尚未給人察覺，人人以為我是鳳菲的知音人。目下唯一之計，仍是少龍你一個人先走為妙。只要你可安然離開，鳳菲她們就安全了！」

項少龍暗忖鳳菲等可交由善柔和龍陽君兩人聯手維護。若齊王明晚宣佈田建成為新太子，解子元的地位自然大是不同，仲孫龍父子更要巴結他，而田單則更顧忌他。李園等樂得做順水人情，免與他撕破臉皮，大家沒有好處。若鄭國渠一事給抖出來，韓闖的大功立時變成大禍，所以關鍵處只是他如何活著離開回咸陽。

肖月潭老謀深算，提醒他道：「韓竭大不簡單，本身是韓國貴族，又拜在曹秋道門下學藝，看是嫪毐一黨，卻與呂不韋關係親密。現更加上因鳳菲而來的嫉忌因素，說不定會鋌而走險，糾集稷下感到受辱的劍手向你偷襲，此事倒是不可不防。」

項少龍斷然道：「與曹秋道戰後，我立即遠遁，好在稷下宮是在城外，方便得很。」想起逃生的必需工具滑雪板，壓低聲音道：「時間無多，肖兄可否為我張羅一塊上等木材，讓我製作一對在雪地逃生的工具。你到時把它與乾糧埋在稷下宮附近某處，我起出來便可迅速逃生。」

肖月潭本身是妙手巧匠，大訝之下追問詳情，到項少龍把滑板滑桿描繪出來，他驚訝得合不攏起嘴，愕然道：「你是怎麼想出來的，這是雪車的原理。老哥我立即動手找材料趕製，保證比你畫出來這對更實用，時間該仍來得及。」

肖月潭前腳跨出聽松院，解子元來了，興奮地道：「上將軍若沒有特別事，不若一道去湊熱鬧，看柔骨美人綵排小弟編作的歌舞。」

項少龍本全無興趣，但想起得裝作充滿閒情逸致，一點不擔心有任何事會給呂不韋揭穿，正是重要策略之一。遂擺出欣然之狀，陪解子元去了。

## 第十章恩怨難分

坐上解子元的馬車，聽他哼著輕鬆的調子，項少龍定下神來，回想過去這幾天內發生的事。可以想像當初李園在仲孫家碰上自己，心中只有友情而無歹念。直至他忍不住向韓闖透露，遂興起應否除去他這個大患的念頭。至於以後如何搭上郭開，則無從猜估。他們知道龍陽君對他有特別感情，且曾後悔出賣過他，故把此事瞞著龍陽君，龍陽君是因找鳳菲而碰上他的。到韓闖親來找他，知道他會去曹秋道處偷刀，可能仍未決心害他，尚在舉棋不定。可是當韓闖把事情告訴李園或郭開，終引發他們欲借曹秋道之手除去他的詭計。當見曹秋道殺他不死，韓闖知道事情敗露，所以避不見他，只由李園來探他口風。李園不愧高手，故意暴露韓闖與郭開勾結的事，好騙取他的信心，而自己還蠢得把龍陽君安排他逃走的事洩漏。龍陽君則明知李園等人要害他，苦在無法說明，故準備不顧一切送他離開臨淄，只因自己反悔而拒絕他的好意。若不是昨天偷聽到他們的密話，恐怕一世弄不清楚其中種種情況。奇怪是他只感到痛心，卻沒有恨意。因為誰都是迫於無奈。

解子元道：「你和許商熟識嗎？據說他是上蔡人，很有本領。」

項少龍記起他是呂不韋這次來齊的隨員，只因沒有碰頭，故差點忘記他，點頭表示認識。

解子元道：「現在他和齊雨爭蘭宮媛爭得火熱，呂不韋似乎對許商非常縱容。」

項少龍道：「若我猜得不錯，蘭宮媛和許商的戀情，該是當年在咸陽開始的，嘿！你知不知道蘭宮媛曾扮婢女行刺我？」

解子元訝道：「竟有此事，不過她確曾受過訓練，身手非常了得。」

項少龍遂把當時事情說出來，解子元神色凝重道：「那個雜耍團該是邊東山的『東州雜耍團』，一向周遊列國表演，難怪忽然銷聲匿跡，原來已全體喪身咸陽。」

項少龍問道：「邊東山是誰？」

解子元歎道：「曹秋道四大弟子中，以邊東山居首，接著是仲孫玄華、韓竭和內人。邊東山最擅騰挪跳躍之術，是第一流的刺客，一向在田單門下辦事。」

項少龍道：「可能他也在那一役中死了。」

解子元搖頭道：「上幾個月我還聽仲孫玄華說見過他。據說他剛到燕都刺殺了一個燕將，燕人對他是談虎色變。上將軍雖是厲害，但暗殺是不擇手段的，不可不防。」

項少龍苦笑道：「要刺殺我，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解子元正容道：「在這裡反不用擔心，邊東山對大齊忠心耿耿，絕不會令大王為難，但若離開齊境就很難說。燕人稱邊東山作百變刺客，可知他裝龍像龍，扮鬼似鬼，誰都不知他會變成什麼身份樣貌見人。」

項少龍哪有閒暇去理什麼邊東山，記起張泉偷譜的事，說與解子元知道，並說鳳菲已另譜新曲，就算她演奏出來，再打擊不了鳳菲。

解子元憤然道：「定是齊雨指使的，此人曾追求過鳳菲，卻給拒絕，故此懷恨在心。哼！我解子元絕不容許媛媛作出這種丟人的事。」

馬車開進玉蘭樓，此時青樓尚未開門營業，偌大院落寧靜得像個隱士居住的世界，只後院某處隱隱傳來樂聲。兩人走下馬車，朝後院特別宏偉的歌樂殿堂舉步走去。

解子元低聲道：「以前大王沒那麼多病的時候，常愛到歌樂殿堂聽歌看舞，說歌姬在這裡都活潑多了。當然啦！入到王宮，誰不怕出不來，無論是一時獲罪賜死好，又或給大王留下，做只隔一夜就給忘掉的宮娥妃嬪，實際上沒多大分別。」

項少龍暗忖比起上來，小盤的自制力好多了。

解子元歎道：「大王有個願望，是三大名姬同時在他眼前表演，所以務要我們為他辦到。這是他死前唯一的期待。為此而撐到此刻，否則可能早已……嘿！」

項少龍終明白這次盛事的來龍去脈，由此可知齊人不但愛空言，還愛安逸。這種苟安的心態，使堂堂大國不但成不了東方諸國的領袖，還不斷在破壞唯一能真正抗秦的合縱之策。悠揚的樂韻愈是清晰，眾姬同聲頌詠，調子優美，項少龍不由聽得入神。

解子元得意道：「這是我那晚在廂房內寫的一曲，應是小弟生平的代表作。」

項少龍笑道：「是否說排演已到了尾聲？」

解子元哈哈一笑，跨進歌樂殿堂去。殿堂中心處近六十名歌姬揮揚著各色綵帶，千變萬化的圖案像一片片彩雲般環繞中心處盛裝的蘭宮媛載歌載舞，使人見之而神迷心醉。此時蘭宮媛正一人獨唱，看她柔軟的嬌軀作出各種高難度的曼妙舞姿，歌唱出抑揚頓挫，宛如天外仙音的樂曲，令人幾疑誤入仙子群居的仙山福地。佈於一隅的四十人大樂隊，正起勁吹奏，殿內充滿歡樂的氣氛。觀者除齊雨外，還有一群十多個項少龍不認識的人，許商赫然在其中。一曲既罷，齊雨等鼓掌喝采。

蘭宮媛舍下其他人，往解子元和項少龍迎過來，笑臉如花道：「解大人和上將軍為何這麼遲來呢？」

解子元不知是否記起剛才項少龍講及「偷曲」一事，告罪後把蘭宮媛拉往一角，說起話來。齊雨等則朝項少龍走過來，其他歌姬，無不對項少龍露出注意神色，交頭接耳，低鬟淺笑，情意盎然。

許商依秦法向項少龍施軍禮，肅容道：「尚未有機會正式向上將軍請安，上將軍請恕末將無禮之罪。」

項少龍笑道：「這處又非咸陽，一切從簡好了。」

齊雨有點驚疑不定的偷瞥遠處正板起臉孔與南宮媛說話的解子元，心神不寧的對項少龍道：「聽說上將軍對音律極有研究，未知對剛才一曲，有何評價？」

項少龍知他是由張泉處聽到消息，心叫慚愧，正容道：「齊兄說笑。對音律小弟乃門外漢，不過即使不懂音律如我者，也覺剛才一曲精采絕倫，令人神馳意動。」

在齊雨旁一名體型彪悍的年青武士插入道：「在下閔廷章，見過上將軍。」

項少龍暗忖原來你就是與麻承甲同時在齊國劍壇崛起的人物，口說幸會，留心打量他幾眼。閔廷章比較起來，要比麻承甲斯文秀氣，樣子亦較為順眼。閔廷章目光落到他的百戰刀處，項少龍索性連鞘解下，遞給他過目。這著名劍手露出意外神色，接過後與其他好奇的人研玩起來，嘖嘖稱賞。剩下齊雨、許商和項少龍三人，有點不知說什麼好的尷尬。幾名大膽的美歌姬擁了過來，爭相向項少龍招呼施禮，眉目傳情，又笑著飄開去。幸好解子元和蘭宮媛回來，後者神態委屈，顯是給解子元數說一頓，但看情況她是甘於受責的。齊雨用眼色向她詢問，蘭宮媛卻故意不看他，看來是把氣發洩在他身上。

許商移到蘭宮媛旁，奇道：「媛媛似乎不開心呢？」

蘭宮媛目光落在項少龍身上，道：「媛媛尚未有機會向大小姐請安，不知上將軍是否直接回聽松院？」

除解子元外，其他人均感愕然。項少龍想不到解子元對蘭宮媛這麼有影響力，微笑點頭。

蘭宮嬡問道：「可否立即起行？」

齊雨等無不錯愕，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閔廷章聞言將百戰刀雙手遞回給項少龍，讚歎道：「聞說這奇兵乃上將軍親自設計，確是巧奪天工，令我等大開眼界。」

項少龍知道自己一刀敗走麻承甲，已贏得這個本來目空一切的劍手尊敬，謙虛幾句，待要和解子元、蘭宮媛一道回聽松院，閔廷章卻邀請道：「明天是稷下宮每月一趟的劍會，上將軍可肯撥冗蒞臨，指點一下我們這些小輩？」

項少龍露出為難之色，誠懇地道：「說實在的，這麼與曹公見面，是有點尷尬的。」

另一人興奮地道：「曹公近十年都沒有出席劍會，上將軍可以放心。」

項少龍暗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道：「明天再說吧！」又大感奇怪道：「劍會不是在初一舉行嗎？為何推遲了？」

齊雨道：「皆因大王壽辰，故延期舉行，還會比平時隆重，上將軍記緊要來！」

當下有人向他說出時間地點，項少龍不置可否，在齊雨和許商嫉忌的目光下，偕蘭宮媛和解子元離開。到達正院，解子元表示要返官署，不能隨行，讓出馬車，騎馬離去。

項少龍想不到會和柔骨美人單獨相處，生出戒心，道：「媛小姐坐車吧！我騎馬好了。」

蘭宮媛白他一眼，淡淡道：「妾身也久未騎馬，不若一起借馬兒的腳力。」

姚勝等忙讓出兩匹健馬，蘭宮媛雖盛裝在身，翻上馬背卻靈巧得像狸貓，惹來一陣采聲。項少龍跨上馬背，與蘭宮媛並騎馳出玉蘭樓，登時吸引了街上所有行人的目光。姚勝派出四騎為他們開路，其他人分佈兩側和後方，令人頗有陣仗不凡的感覺。

蘭宮媛策馬湊近他身旁道：「上將軍是否很不安呢？最後仍是要和妾身並騎說話。」

項少龍心想這該叫惡人先告狀，微笑道：「我尚沒忘記媛小姐曾想取項某人的小命呢！」

蘭宮媛默然片晌，輕輕道：「在這世上，有三個人是媛媛欠了人情的，上將軍有興趣聽聽嗎？」

項少龍道：「第一個該不難猜，是否解大人呢？」

蘭宮媛欣然道：「和你這人說話可以少費很多精神。試試猜第二個吧！他是喪命在上將軍手上的。」

項少龍苦笑道：「難怪你要來殺我。」

蘭宮媛若無其事道：「上將軍猜不到的哩！那人是囂魏牟，媛媛所以有今天，全賴他把人家交給一個姓邊的人栽培訓練，否則說不定早餓死街頭。」

囂魏牟其實是給滕翼活生生打死的，他當然不會說出來，恍然道：「是邊東山嗎？難怪你的身手如此了得，他該是你第三個感激的人吧！」

蘭宮媛出乎他意料地咬牙切齒道：「恰恰相反，他是妾身最痛恨的人，他對我做的惡事媛媛卻不想提起。」

項少龍大訝道：「可是咸陽之行，你不是奉他之命行事嗎？」

蘭宮媛淡淡道：「那只是一場交易，只要奴家依計行事，不論成敗，以後再和邊東山沒有任何關係。而妾身肯答應，亦當是報答囂魏牟的恩惠，以後再不欠他什麼。」

項少龍點頭道：「每個人都有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不過你這個險冒得太大，嘿！想不到囂魏牟竟然會做好事。」

蘭宮媛不屑道：「他和邊東山只是看上妾身的容貌吧！有什麼好心腸可言。不要說他們，上將軍來猜猜看第三個人是誰好嗎？」

項少龍搔頭道：「囂魏牟我已猜不到，第三個更難猜，不過該不是我認識的人？難道是田單？又或是呂不韋？」

蘭宮媛不斷搖頭，喜孜孜的像個小女孩般道：「都不對。」

項少龍心想柔骨女相當有趣，認輸道：「不猜啦！」

蘭宮媛抿嘴淺笑道：「是項少龍！」

項少龍失聲叫道：「什麼？」

他們一直的聲調壓低至僅兩人可耳聞，到失聲一叫，姚勝等聽見，均訝然往他們瞧來。

蘭宮媛欣然道：「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真是你呢！自刺殺不遂，到漏夜離開咸陽，我都預備會給你拿去殺頭，豈知你竟放過人家，你說蘭宮媛怎不感激你？當時呂不韋也說城防全是你的人，他很難庇護我。」

項少龍愕然半晌，道：「你不用感激我，說到底你只是一顆棋子，被人利用來對付我，殺你於我沒好處。」

蘭宮媛正容道：「項少龍就是這樣一個人，田相、旦將軍等雖視你為敵人，但對上將軍的品格卻相當敬重，反而對呂不韋頗為不屑。」

項少龍有感而發道：「品格有個屁用，現在誰不是利字當頭，凡於我有所畏忌者，均不擇手段除之而後快。」

蘭宮媛「噗哧」失笑道：「上將軍很少用這種語氣說話的，可見你對媛媛有點改變。人家今天只是借見鳳菲為掩飾，目的卻是希望有單獨與你說話的機會。上將軍要小心身邊這群仲孫家的武士，他們原是土匪流氓，專替仲孫龍收爛賬，我一些好賭的姊妹給他們害得不知多麼慘。不信的留心看看，誰不在豎起耳朵來偷聽我們的密語？」

最後兩句她故意提高聲浪，嚇得姚勝等下意識地離開少許，讓項少龍領教到她的狠辣處。三大名姬確是各有特色，其中以蘭宮媛的行事最不檢點。不知是否因少女時的不幸遭遇，頗有點自暴自棄，對男人抱著遊戲的態度，其實心底裡恩怨分明，令人敬服。

蘭宮媛發出一陣銀鈴般的嬌笑，引得路人側目，又向他湊近點低聲道：「上將軍見媛媛肯和齊雨這些卑鄙小人在一起，是否心存鄙視？唉！世上有多少個好人，齊雨至少生得好看，又懂哄人。不過偷曲一事人家是無辜的，齊雨還騙人說是他撰作的呢。」

項少龍笑道：「這才像蘭宮媛嘛！」

聽松院已然在望，蘭宮媛輕輕道：「上將軍要小心石素芳，她一向和蒲鷊關係密切，說不定會視你如仇人！」

項少龍苦笑道：「不差在多她一個吧！」

蘭宮媛離開後，鳳菲不屑道：「聽說她只要是男人就行，上將軍對這種女人有興趣嗎？」

項少龍正與她步返主樓，聞言失笑道：「我何時表現過對她有興趣？淑貞的狀態如何？」

鳳菲傲然道：「鳳菲調教出來的，會差到哪裡去？不要岔開話題，你是怎樣搭上她的？」

項少龍苦笑道：「不要用『搭上』這麼難聽的字眼好嗎！小弟和她沒有半點關係，人家說來向你賠罪，難道我說不行嗎。看你剛才的樣子，對她比親姊妹還親熱，掉轉頭就把她批貶得體無完膚。」

鳳菲掩嘴嬌笑道：「女人妒忌起來是這個樣子，你不理睬人家，人家也不准你理睬其他女人，否則和你沒完沒了。」這時剛抵主樓台階下，項少龍欲要離去，鳳菲扯著他衣袖，把他拉進樓內，轉身投入他懷裡，低聲道：「上將軍是否想棄下鳳菲不顧，自行離去？」

項少龍滿懷軟玉溫香，心情卻是苦不堪言，他確是計劃先行獨自借滑板溜掉，然後再央人照顧鳳菲她們。豈知竟給蘭質慧心的美女識破，眼下騙她不是，說出來必會掀起軒然大波，他該如何選擇？

鳳菲仰起絕世玉容，淒然道：「不用說出來，你的反應已告訴人家使人傷心的答案。」

項少龍正容道：「你知不知道只要我安全，沒有人敢動你半根毫毛？」

鳳菲哂道：「你不是說仲孫龍會照顧我們嗎？」

項少龍道：「問題是你的舊情人和仲孫家關係太密切，我剛收到消息，在韓竭穿針引線下，昨天呂不韋與仲孫龍密談整個時辰，你說會有什麼好事？」

鳳菲呆了半晌，幽幽道：「既是如此，你仍要將人家撇下嗎？」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不若你先我一晚走，遲些我再來和你會合，龍陽君可作安排。」

鳳菲緊摟他道：「未知你的生死，鳳菲怎能離開臨淄，好吧！你愛怎樣處置人家就怎樣處置吧。鳳菲認命了。」

項少龍深切體會得她所感到的「孤苦無依」和失落，憑她的色藝，天下男人誰不拜倒裙下。可是天妒紅顏，先是遇人不淑，又碰上個對她沒「動情」的自己，哪教她不芳心破碎。百般安慰，待鳳菲「回復正常」，他溜回房去，只休息片晌，仲孫玄華又來找他。

在東廂坐下，仲孫玄華道：「上將軍可知呂不韋來找過我們？」

項少龍知他回去與乃父和手下謀臣商議後，推斷出自己再不信任他，故來作補救。可是仲孫玄華當然仍不會說出與郭開、李園等人的關係。微微一笑道：「就算眼睛看不到，亦可以想見。呂不韋什麼手段我項少龍未見過，加上韓竭是你師兄弟。是了！韓竭現在和你究竟是什麼關係？」

仲孫玄華給他奇兵突出的問題戳在要害處，登時陣腳大亂，支吾道：「玄華也說不上來，說到底仍算有點交情。」

項少龍淡淡道：「韓竭該比呂不韋更想殺我，因為呂不韋還以為有把柄在他手上，可以害得我身敗名裂，韓竭則是對我嫉忌得瘋了，瘋子做事自然沒有分寸。」

仲孫玄華並非蠢人，早猜到鳳菲的真正情人是韓竭，否則為何常會知悉關於鳳菲的消息，臉色立變，垂首以掩飾，眼望地下沉聲道：「上將軍決定什麼時候走嗎？」

項少龍心中好笑，知自己巧施手段，弄得他兩父子彷徨無主，正容道：「我細想之後，還是正式向你們大王和二王子辭行，再請他們派出兵員保護，大大方方的回秦，勝過鬼鬼祟祟的，徒然惹人話柄。」

仲孫玄華點頭道：「玄華絕對同意，上將軍可以托解大人傳達，一切可以安排得妥妥當當。」

只幾句話，便知仲孫龍父子權衡利害後，再不敢涉入害他的陰謀裡。假若他是由齊王室派人護送離開，那李園或呂不韋兩方人馬，都難再指使他們動手。不過這並非解決善法，齊王總不能派千軍萬馬保護他，且其中又說不定兼有臥底，防不勝防下，他哪有命越過三晉或楚人的國境。名為保護他的齊人更不會為他拚命，有事起來不落荒而散才怪。但對鳳菲來說卻是很好的安排，項少龍心想真要找田建研究這個問題，好了卻這樁心事。

仲孫玄華又皺眉道：「剛才閔廷章來見我，說上將軍答應參加明天舉行的劍會，我已一力把這種無聊的事壓著，為何上將軍反會答應他。」

項少龍失笑道：「誰答應過他？我只是敷衍說到時再看看吧！」

仲孫玄華憤然道：「這小子真可惡，連我都不怕，定要給他點顏色看。」

項少龍道：「我怎會去呢？」

仲孫玄華道：「去亦無妨，誰敢惹上將軍，首先要過得我這一關。玄華會警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哪個令上將軍不高興，等若令我仲孫玄華不高興。」

項少龍知他因先前失策，所以現在故意討好自己。隨口道：「明天再算吧！」

仲孫玄華道：「今晚……」

項少龍截斷他道：「這兩晚不宜夜遊，否則哪有精神應付曹公的聖劍。」

仲孫玄華清楚感到項少龍再不若以前般對他親切信任，知道呂不韋一事在他們間投下陰影。無奈下快怏去了。

項少龍細心思量，遣人去把解子元請來，開門見山道：「小弟有一事請解兄幫忙。」

解子元欣然道：「項兄請說。」

項少龍坦然將情況說出來，以免因不清楚而出現不必要的意外。瞞了仲孫龍父子暗中與李園等勾結一事，只暗示三晉和楚人都不可靠，密謀令秦齊交惡。

解子元聽得吁出一口涼氣道：「仲孫龍難道不知大王和二王子心意嗎？誰都該知呂不韋將來沒什麼好結果的。」

項少龍提醒他道：「你表面須裝作若無其事，暗中通知二王子我或會不告而別，請他照顧鳳菲和董淑貞她們。」

解子元拍胸膛答應道：「這事包在小弟身上。項兄去後，我請二王子把她們接進王宮暫住，稍後再派人送她們到咸陽。」接著露出依依惜別之情歎道：「沒有了項兄，日子過得恐怕沒有那麼多姿多采。」

項少龍笑道：「是怕不可以去胡混嗎？」

解子元老臉微紅道：「內人對小弟的管束放鬆很多，希望項兄走後繼續如此就謝天謝地。」

兩人談笑一會，解子元離開。

項少龍又找來董淑貞說話，交待清楚後，董淑貞兩眼紅起來，惶然道：「現在我們非常擔心你後晚與曹秋道的比劍呢。」

項少龍明白她感到自己像在吩咐後事般，對她們的將來作出安排，故生出不祥之感，幸好自己從沒感到會命喪於曹秋道之手。笑著安慰她道：「人總是要面對不同的挑戰，現在你只須專心練好歌舞，將來再到咸陽表演給我看。」

董淑貞感激的撲入他懷裡。抱著她動人的肉體，項少龍首次感受到兩人間沒有男女的私慾在作怪，有的只是一種超越了男女愛慾的高尚情操。若非自己把持得定，現在休想享受到曼妙如斯的感覺。心中不由湧起強烈的鬥志，為人為己，他會奮戰到底，絕不放棄或屈服。

這晚歌舞團上下聚在大廳舉行預祝宴，人人表現得意氣昂揚，不像以前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情況。席間項少龍宣佈正式邀請由董淑貞繼承的歌舞團到咸陽表演，所有費用自然由他烏家負責，眾人更是雀躍。鳳菲像個沒事人的與眾同樂。有項少龍的支持，等若有個可信賴的大靠山，對歌舞團的發展有百利而無一害，唯一的陰影是項少龍後天與曹秋道的比武，不過當然沒有人敢提起此事。很多人都醉倒了，包括鳳菲在內。項少龍卻滴酒不沾唇，將鳳菲送回房後，獨自一人到後園練刀。

他感到自己在刀道上的修養大有長進，應是被曹秋道迫出來的。和這威震天下的一代劍術大宗師交過手，使他窺見武道上以前難以想像的境界，精神和劍術渾成一體所營造出來的氣勢，予人的壓力比靠凶悍或拚死力之輩不知高明多少倍。項少龍以往之能勝過一般劍手，除了體魄和氣力外，主要是因懂得墨氏劍的心法，故能在對陣時保持絕對的冷靜，發揮出劍法的精華。曹秋道卻進一步啟發他從鬥志、信心和某種難以形容的精神力量合營出來的氣勢，這正是勝敗的關鍵因素。

是晚他靜坐大半個時辰然後入睡，一覺睡至天光，醒來時精足神滿，大有可赤手應付老虎信心，起來便到園裡熱身練功。他想起日前一刀克敵，殺得麻承甲棄刃而逃，除時間拿捏得準確外，主要是因用兩手握刀，學足東洋刀的運劍方式，使力度倍增。心中一動，暗忖這或會是應付神力驚人的曹秋道的唯一妙法。但何時運用，怎樣運用，卻是關鍵所在。區區十劍，他不信自己捱不過去。任曹秋道三頭六臂，但自己刀和鞘配合使用，該可支持過十劍的短暫時間。想起當日落敗，竟欠缺擋十劍的信心，不禁好笑，暗暗感激肖月潭這位良師益友。早前的消沉、逃避的心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切均安排妥當，明晚無牽無掛的和曹秋道玩完那場遊戲，他乘夜遠走高飛，返咸陽與妻兒相會。在強敵的壓迫下，項少龍在練功中把生命的潛力發揮出來，每劈出一刀，生命似攀上某一個高峰，其感覺是前所未有的。他忽似陷身在萬軍衝殺的戰陣中，身邊的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周良慘死眼前，鷹王撲敵為主報仇，心中充滿慘烈憤怒之氣。又憶起好朋友因立場不同，一一將他出賣背棄。大感人事變遷無常，惟有手中百戰刀始是永恆良伴。再虛劈一刀，天地似若靜止不前。

善柔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今天不比了！好小子愈來愈厲害。」

項少龍回刀入鞘，來到善柔身旁，笑道：「柔大姐害怕嗎？」

善柔一肘打在他腰脅處，痛得他慘哼一聲，哂道：「去見你的大頭鬼，外面閔廷章等正在恭候大駕，要送你這小子到稷下宮參加劍會，否則看本姑娘怎樣把你打回咸陽去。」

項少龍撫著痛處皺眉道：「麻煩你告訴他們，我今天要閉門在家，養精蓄銳……」

善柔截斷他道：「不准退縮，本姑娘剛在興頭上，很想撩人打架，你就做我的跟班去湊熱鬧好了。」

項少龍尚未有抗議的機會，早給她扯得蹌踉去了。

五百多名稷下劍手表演開場的「禮劍」儀式，他們的動作劃一整齊，漂亮好看。項少龍坐在學宮正廣場的上賓席位，右面是呂不韋、田建，左邊是田單，善柔則不知鑽到哪裡去。臨淄的達官貴人、公卿大臣全體出席，情況非常隆重。來湊熱鬧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密密麻麻圍在廣場四周，少說有三、四千人。禮劍完畢，鼓樂聲中，田建意氣飛揚的代表齊襄王宣讀訓勉的話，身為稷下導師的仲孫玄華在十多名導師級劍手簇擁下，落場考較劍手騎射各方面的技藝，閔廷章是導師之一，頗為神氣。田單旁邊的是解子元，隔著田單向他打個眼色，表示所托之事經已辦妥。

正和田建說話的呂不韋湊過來道：「明天黃昏，我來送少龍到稷下宮吧！事關我大秦的榮耀，必須隆重其事。」

項少龍暗忖你由前門來，我由後門走，看你到時如何下台，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豈知田建聽到，插入道：「該由我和仲父一起接上將軍以壯行色。」

項少龍心中叫苦，無奈下只好答應。

另一邊的田單笑道：「大小姐該到了宮裡，為今晚的盛典預備哩！」

項少龍心中好笑，知他是找話來說，應了一聲，目光落到場中，剛巧一名武士射出的箭命中二百步外箭靶的紅心，惹起一陣采聲。比起秦國田獵的氣氛，稷下劍會遜色多了，可見齊人武風及不上秦國。有人走到田單身旁，低聲向他說了幾句話。那人去後，田單笑向呂不韋道：「有人對仲父上蔡第一劍手的劍法很感興趣，不知仲父有沒有意思讓許商下場玩玩？」

項少龍心中一動，猜到是齊雨弄鬼，希望挫折情敵的威風。接觸過柔骨美人，他感到無論是齊雨或許商，若以為能令她愛上他們，恐怕要失望。不過許商乃管中邪級的高手，即使仲孫玄華或閔廷章下場，未必可以討好。

呂不韋微笑道：「放著上將軍這位大行家在這裡，稷下諸君們怎會退而求其次？」

田建正容道：「父王剛下嚴令，無論在上將軍與曹公比試切磋的前後，均不准有任何人挑戰上將軍，麻承甲已因此被責。」

呂不韋「呵呵」一笑，以掩飾心中的尷尬和不安。田單的臉色亦不好看，因為麻承甲的事他要負上責任。

項少龍心想這才像樣，更猜到有田建在其中出力。故意道：「定是齊雨兄想和許統領玩玩哩！」

呂不韋和田單心知是項少龍聞得兩人爭風呷醋的事，表情不自然起來。呂不韋待要發言，場上忽然爆起一陣熱烈的采聲。眾人目光投往場心，項少龍、田單和解子元同時變色。

善柔昂然出現場中處，嬌叱道：「較技的時間到了，善柔請田邦指教。」

田單劇震一下，知道善柔恃著夫君解子元聲勢日增，欺上門來，要拿自己的寶貝兒子作報仇對象。田邦的劍術雖不錯，但比起曹秋道的關門得意弟子，則只餘待宰的份兒。若田邦怯戰不出，那他以後休想再抬起頭來做人。尤其對方說到底只是女流之輩，情況更嚴竣。仲孫玄華等負責主持劍會的大弟子，一時慌了手腳，不知該如何應付。坐在高台後排的田邦立即臉如死灰，換了挑戰的是普通稷下劍士，他大可派人出場，只恨對方是堂堂解夫人，又是指名挑戰，他不得不親自上場。

田建「呵呵」笑道：「柔夫人確是豪勇更勝男兒。」

他開腔說話，更沒有人敢反對。

田邦正要站起來，旁邊的旦楚扯著他，自己長身而起，冷然道：「柔夫人既然這麼有興致，不若讓旦楚先陪柔夫人玩一場吧！」

這次輪到解子元和項少龍一起色變，善柔終是生過兩個孩子，體力及不上以前，對著第一流的高手如旦楚，說不定會吃大虧。

項少龍別無選擇，在善柔答應前，大笑道：「我也手癢，柔夫人把這場讓給小弟吧！」

全場立時爆起震耳欲聾的采聲，把善柔不依的抗議聲音全蓋過去。

旦楚在原位肅立不動，沒有半點下場的意思，項少龍亦安坐席位裡，眾人叫得聲嘶力竭，見到情況奇異，終逐漸收止喝采叫好的嚷聲，以至完全靜止下來，項少龍與場中氣鼓鼓的善柔對視，露出微笑。他在揚聲之初，早猜到旦楚不會應戰。旦楚是犯不著冒這個險，沒有蓋世神兵百戰寶刀前的項少龍，已是那麼厲害；現在的項少龍，更使旦楚沒有把握。放著明天有曹秋道親手對付項少龍，他這個險怎冒得過？

果然旦楚致禮道：「大王頒下嚴旨，除曹公外，不准任何人與上將軍比武，末將怎敢造次？」

旁觀群眾立時傳來一陣失望的噓聲。

坐在田建另一邊的仲孫龍站起來大喝道：「大王之旨，誰敢不從！」

群眾立即靜下來，令人對仲孫龍的「權威」生出異樣的感覺。

善柔得意地道：「那旦將軍就落場施展身手吧！」

旦楚求援地望向田建。

田建明白他的進退兩難，笑道：「柔夫人劍法厲害，臨淄無人不曉，旦將軍剛才是一時情急下自動請攖。現在得上將軍提供緩衝之機，怎可再下場，此戰作罷。」

這番話總算得體，暗示田邦非是善柔對手，給足善柔面子。善柔曉得未來齊王開了金口，怎都打不成。狠狠瞪項少龍一眼，失望回座。項少龍心知善柔不會放過他，卻一點不擔心，給善柔打打罵罵，正是人生樂事。解子元向他投來感激的眼色，劍會繼續進行，雖有比武，眾人總覺不是味兒，在午時前匆匆收場，挑戰許商一事不了了之。

項少龍與田建、田單、呂不韋等在稷下宮共晉午膳，項少龍忍不住覷隙問仲孫玄華道：「為何其他各國使節一個不見，玄華兄沒邀請他們嗎？」

仲孫玄華扮作老友狀，神秘兮兮的答他道：「前兩天大王和各國使臣晤面，大家各持己見，鬧得很不愉快。所以今天他們避不出席，否則會熱鬧一點。」

這麼說，項少龍醒悟到談的必是有關合縱抗秦的事，而齊國仍堅持過往策略，跟東方諸國當然談不攏。想起自己是擊潰兩趟合縱大軍的人，第一次是暗施橫手，放魏增回國，惹起魏王對信陵君的疑忌，強行把他從戰場調走，弄至群龍無首。第二趟則是親自領軍大敗合縱軍於進軍咸陽的途中，使合縱軍功敗垂成。在東方五國的人眼中，自己是罪大惡極，難怪李園等老朋友倒戈來對付他項少龍。席間，項少龍乘機向田建說出鳳菲今晚乃她歸隱前最後一場告別演出，希望他當眾宣佈此事。

田建道：「父王最欣賞大小姐的演出，不若由他宣佈更佳。」

項少龍道：「這就更好哩！今晚末將道賀後，回去休息，以應付明晚之戰，請二王子給我先向大王代致謝忱。」

田建表示明白，答應他的請求，項少龍趁機告退。

回到聽松院，歌舞團全體移師王宮，只剩下幾個看門的婢僕，靜悄冷清。

項少龍正要登上主堂的台階，姚勝從後面趕上來道：「上將軍，小人有要事向你報告。」

項少龍省起曾囑他監視郭開和韓闖，後來因發覺仲孫龍父子暗裡與這些人勾結，而姚勝卻是仲孫家派來的人，遂不將此放在心上。

兩人在一角坐下，姚勝神情凝重的道：「最近兩天，三晉和楚燕五國的使節不斷碰頭，其中最頻密是趙燕兩國，經我發散人手偵查下，兩國均有劍手混在各地前來觀賞賀壽盛況的人潮裡，進入淄城。」

項少龍首先問道：「你有把事情告訴龍爺和玄華兄嗎？」

姚勝搖頭道：「少爺早有吩咐，在跟隨上將軍的一段日子，什麼事都不用對他說，所以他們全不知情。」

項少龍讚道：「只有你們這些諳熟臨淄情況的人，才可察覺出魚目混珠的燕趙劍手。」

姚勝壓低聲音道：「燕國的徐夷則和趙國的郭開昨天黃昏聯袂到稷下宮遊覽，據跟蹤的人觀察，他們似在勘察地形。」

項少龍心中懍然，難道郭開等高明得猜到自己會在明天溜走，所以準備伏擊自己，當然只會在他過了與曹秋道比試的一關後發生。為了國家利益，人人不擇手段。徐夷則亦是如此，假若能在齊境混充齊人幹掉他項少龍，秦齊不交惡才怪。

姚勝道：「上將軍不知是否知道，曹公已請大王頒下王命，在他與上將軍決戰之時，不准任何人在遠近搔擾觀望，所以在比武有結果前，所有人須留在城裡，我們都不得踏入學宮的範圍。」

項少龍心想如此情況雖有利於逃走，卻對想暗殺自己的人提供最大的方便。皺眉道：「有沒有看到他們在什麼地方特別停留過？」

姚勝取出一卷畫上稷下宮形勢的帛圖，詳細指出郭開和徐夷則所到之處，連在某處停留多久，都清楚指出。

項少龍訝道：「跟蹤他們的人心思相當仔細哩！」

姚勝喜道：「小人知道事關重大，所以親身去觀察他們的行止。」

項少龍衷心讚他幾句，並吩咐他不可將此事洩露給任何人知曉。

姚勝憤然道：「我早知燕人沒多少個是好人，這次擺明是陰謀不軌，想破壞我們和貴國的邦交，上將軍不若直接向大王說出這件事，由他安排人手保護上將軍，又或特別批准我們到觀星台下等候上將軍榮歸回城。」

項少龍另有打算，當然不會聽他的提議，笑著拍他肩頭道：「他們不敢在學宮附近動手，照我看該是埋伏在回城的路上，那裡沿途雪林密佈，最利偷襲，你可否給我準備些煙花火箭，我回城時施放煙花，召喚你們來接應我呢？」

姚勝同意這是最佳方法，仍忍不住道：「上將軍難道對此事不感憤慨嗎？」

項少龍歎道：「徐夷則和郭開是與我有過交情的朋友，這回要在戰場上見個生死是無可奈何的事，若可避免正面衝突，將就點算了。」

姚勝露出敬佩神色，退了出去。項少龍獨坐廳內，思潮起伏，呆坐片時，回後院去。沿途清冷寂寥，頗有人去樓空的淒涼感覺。幸而想起明晚可起程返回咸陽，項少龍整個心又灼熱起來。回去後，定要好好慰藉嬌妻愛婢們。想起當年由趙返秦，婷芳氏已暝然長逝，不禁又焦慮不安，百感叢生。

「好小子！終於找到你！」

項少龍愕然轉身，善柔如飛趕來，找他晦氣。

項少龍愁懷盡去，攤手道：「柔大姐想拿小弟怎樣？」

善柔劈手抓著他襟口，杏目圓瞪道：「竟敢破壞本姑娘的好事，誰要你出頭，你比我厲害嗎？」說到最後，她忍不住嬌笑起來。

項少龍忍不住拍拍她嫩滑的臉蛋，笑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仍是喜愛打打殺殺，柔大姐好該為解兄想想，不要再隨便找人廝拚。」

兩人在臨淄，尚是首次有這樣親密的接觸，善柔俏臉微紅，嗔道：「信不信我把你碰我的手砍掉。」

項少龍頹然道：「明晚我就要走了，佔多少便宜該可以吧！」

善柔一震道：「為何不早點告訴我。」

項少龍低聲道：「我決定不久，此事萬勿告訴其他人，捱過你師傅十招，我立即遠遁。」

善柔透露出對項少龍的關懷，問道：「除了河道外，離開臨淄的道路仍被大雪封閉，明晚你是萬人注目的對象，怎能悄悄乘船逃走？是誰給你佈置安排的？」

項少龍拉她到園裡，道：「我自有萬全之策，否則不能避過三晉人的千里圍搜，你有什麼話要我帶回去給兩個好姊妹？」

善柔「噗哧」笑道：「告訴她們我絕不會比田單早死，且每天都在欣賞他的沒落和受苦。」忽地俏臉微紅，垂頭咬著下唇道：「橫豎無人，不若我們到房裡去親熱一番。」

項少龍大吃一驚，駭然道：「怎麼行，解兄是我的好朋友。」

善柔嗔道：「我故意放他出去胡混，正因我要和你胡混，兩下扯平，最是公平不過。」

項少龍苦笑道：「你誤會解兄，他只有在青樓那種環境裡，才能靈思泉湧的譜出新曲，不真是有什麼胡混之舉。」

善柔呆了半晌，湊過香唇深情地道：「只好親個嘴兒吧！算是為你明晚的比武壯行色，亦當是向你道別送行。」

善柔剛走，解子元便到。項少龍暗呼「好險」。

解子元仔細看他一會，鬆一口氣道：「小弟還以為她會揍你一頓！玄華告訴我她知你回府後，氣沖沖的離開。」

項少龍昧著良心道：「嫂夫人並非蠻不講理的人，只是有時脾氣大點吧！」

解子元坐下道：「此時沒有其他人，反落得清靜，可以談點心事。」

項少龍坐在他旁，訝道：「解兄有什麼心事要說？」

解子元歎道：「說來你不相信，我想辭官不干哩！只怕二王子不肯。」

項少龍奇道：「解兄官場得意，為何忽生退隱之心？」

解子元苦笑道：「做官的沒多少個有好下場，官愈大，樹敵愈多。你位高權重之時，沒有人奈何得你；一旦勢子轉弱，其他人就來爭你的位置。不單要應付下面的人，還終日惶恐，不知上面怎麼想你，這樣過日子有啥意思。內人常說我不是當官的料子，不夠心狠手辣。像仲孫龍父子便令我很失望，竟私下和呂不韋碰頭，卻沒有告訴我。」

項少龍陪他歎一口氣道：「辭官不是沒有辦法，詐病就可以了。」

一言驚醒夢中人，解子元兩眼登時放光，拍案道：「項兄果是智計過人，就這麼辦。說不定遲些我可到咸陽探望項兄，還有紀才女。嘿！有項兄從中引介，說不定可見到寡婦清。」

項少龍知他並不清楚自己和琴清的關係，拍胸保證道：「這個包在小弟身上。」同時記起小盤的身份危機，心中不由抽搐一下。

解子元看著廳外的天色，道：「我要早點入宮，待會讓我再差人來接項兄。」

項少龍婉言拒絕，送他出門，返房躺在臥榻上研究姚勝留下給他的帛圖。若自己是徐夷則和郭開，必在稷下宮和城廓間那段約里許長的官道旁中段處布下伏兵，倘從兩旁雪林密集放箭，猝不及防下，自己必死無疑。假若自己裝作返回臨淄城，接著忽然往雪野遠處逸去，負責放哨監視自己的敵人會怎辦呢？敲門聲響，進來的是肖月潭。項少龍跳了起來，把地勢圖遞給他，轉述姚勝的報告。

肖月潭指著稷下宮外西南方一處道：「明天我會將遠行裝備和雪板放在這座小山丘上，在這道向西的斜坡頂，方便你滑下來。」

項少龍喜道：「製造好了嗎？」

肖月潭道：「還差一晚工夫，今晚我不赴壽宴，免得給呂不韋認出來。」

項少龍不好意思道：「豈不可惜？」

肖月潭微喟道：「風花雪月的事有什麼打緊，只有少龍安返咸陽，才可對付呂老賊。明天你可能見不到我，老哥此刻是特別來向你道別的。」

項少龍伸手握緊他的手，感激地道：「大恩不言謝，我不知說什麼來表示心中的感受。」

肖月潭微笑道：「遲些時或者你不會這麼想，總言之我是為了你的利益。給老哥傳話與嫣然她們知曉，說老哥心中常惦掛她們。」

項少龍不解道：「老兄為何有此奇怪言語，無論如何，我項少龍都不會怪你的。」

肖月潭深深凝視著他道：「人心難測，不要真的只打十招算數了事，須防他老羞成怒，忽然反悔。」

項少龍點頭道：「經過李園、韓闖的教訓，我還會輕易信人嗎？」

肖月潭聞言整個人輕鬆下來，叮嚀道：「只要你渡此難關，安然返抵咸陽，你便獲全勝，否則一切前功盡廢。」

項少龍心道還有小盤的身份危機，苦於說不出來，肅容應道：「我不會輸的。」

肖月潭欣然道：「少龍終回復信心。」

項少龍沉吟道：「真奇怪，百戰寶刀失而復得，我感覺上截然不同，像從沒有給李牧打敗過那樣，有一段時間我確是很消沉的。」

肖月潭站起來道：「不用送我，珍重了。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會同赴塞外，面對大草原的挑戰。」

目送肖月潭的背影消失在迴廊盡處，項少龍想起在邯鄲初見肖月潭的情景，這多才多藝的人剛談完正事，立即要求烏家送他歌姬陪夜，使他留下不良印象。想不到卻是個豪情俠慨的人物，大家更成為生死之交，人生的道路確是曲折離奇。唉！今晚早點過去就好了。自逃亡以來，沒有一天他不想回家去，只有在那裡，他才能尋到睽違已久的幸福和安逸。

當項少龍看到往宮城的路上塞滿赴會的車馬，彼此擠得緩若蝸牛，不禁慶幸自己策輕騎的選擇。與姚勝等時而越上行人道，時則在馬車間穿插，靈活迅快的朝王宮馳去。他所到處人人矚目，貴女宦婦紛紛揭簾來爭睹他的風采，看看令紀才女傾心的男子究竟生就怎樣一副長相。項少龍當然不會使她們失望，頭紮武士巾，勁裝外面瀟灑的披上長大的風氅，挺直的軀幹，俊偉的儀容，掛在唇角似有若無不經意的笑容，加上腰間佩著名聞天下的百戰寶刀，確有今天下美女著迷的魅力。姚勝等大感與有榮焉，人人份外挺胸拔背，好不威風。他們逢車過車，進入內城，守城門的御衛均肅然致敬。項少龍卻是心如止水，無憂無喜。動身前他靜坐整個時辰，沐浴更衣，感到自己的精氣神攀上前所未有的巔峰，對未來充滿渴望和信心，感到可以把眼前一切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生命的大忌是永無休止的重覆。可是他自出咸陽踏進戰場，每一刻都活在巨大的壓力和危機中，逃亡之後，每天更無時無刻不面對生與死的抉擇，到現下則是即將與劍道巨匠決勝於稷下宮觀星台的一戰，接著是返回千山萬水外的溫暖家中，生命於此刻攀上最濃烈的境界。他感到以後永不會忘掉赴宴的一刻，人聲車馬聲似乎近在耳旁，又像是九天雲外的遙不可及。所有景象都有種似非實質的感覺，只有他和馬兒的運動，才擁有真正的血肉。他深陷在奇異的時空之夢的至深處，無法自省，無能自拔，不願甦醒過來。

驀地一聲「上將軍」，驚碎他清醒的夢。項少龍減緩馬速，朝聲音來處回頭瞥去，後方第三輛馬車的車窗有人探出頭來向他招手，赫然是郭開。護在郭開前後左右的趙國騎士，均向他施禮致敬。

項少龍策馬停定，馬車好不容易從後方趕上來，郭開歎道：「終於與少龍見面，在壽春我是面對面不認識，現在大家相對言歡，晶太后很掛念你哩！」

郭開老了不少，兼且胖得臉孔變圓，無復當年的瀟灑。項少龍雖不歡喜他，又知他正密謀對付自己，仍裝出老相識的親切態度，笑道：「郭相養尊處優，心廣體胖，若在街上碰上，可能認不出你來哩！」

郭開目光落在他的百戰寶刀上，感觸良深的道：「當年先王一念之差，誤信趙穆，否則今天我和少龍不但該是好友，還是同心合力共抗外敵的夥伴。」

項少龍策馬與他的馬車同速緩行，時進時停，姚勝等伴侍前後，惹得路人圍觀指點。到了內城，越感受到普城同慶的氣氛，家家戶戶張燈結綵，鞭炮響鳴。

項少龍苦笑道：「可惜命運並沒有『如果』這回事，就像人死了，永不會復生。縱使你重活在過去的某一刻，人事仍不會從頭改變。」

郭開怎想得到是他的切身體會，有點意猶未盡的道：「緬懷舊事，總令人不勝感慨。不過傑出的人才，到那裡都會出人頭地，少龍是最好的例子。」

項少龍心中一動，感到郭開由於以為明天若自己不死於曹秋道之手，亦會死在他的安排底下，所以現在特別多感觸和表現出罕有出現在他身上的坦誠。他為何那麼有把握呢？是否真的猜到自己準備明晚會溜走？除非歌舞團內有人走洩消息，說出自己像吩咐後事般安排好各人的將來，否則外人該沒法作出這樣的猜測。想到這裡，登時心中一懍，記起祝秀真的侍婢小寧，自己曾懷疑歌譜是由她偷給張泉的，但始終未能證實。假設郭開搭上張泉，可輕易掌握得自己的動靜。郭開一向智計過人，見微知著，又清楚自己的性格，自可制定出對付他的天羅地網。若是如此，自己明晚的危險性將會大幅增加，燕趙的伏兵將不止限於設置在回城的路上。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可以幫他的忙，只有靠自己孤軍作戰。

郭開訝道：「少龍在想什麼呢？」

項少龍淡淡道：「我在想假設郭相要派人殺我，我也絕不會心生怨恨。」

郭開劇震道：「可是在我心裡卻會很不舒服，當年在邯鄲質子府時若非少龍劍下留人，我郭開何來今天的風光？這種發展確令人心有所憾。」

項少龍想不到他仍記得此事，對他增添幾分好感，一時卻不知說些什麼好。

郭開忽道：「妮夫人身故後，遺有一子，是否跟從少龍到了咸陽呢？為何從未聽過他的消息？妮夫人是個令人懷念的好女子，可惜天妒紅顏。唉！」

項少龍壓下心中翻起的滔天巨浪，知道呂不韋洩出小盤的身份問題，就像在平靜的水面投下巨石，引發了其他聯想，例如郭開便在懷疑小盤是嬴政。此事非同小可，若讓呂不韋知道，配合從邯鄲抓回來那對夫婦，他們更難有辨白機會。口上卻應道：「那孩子痛母之逝，途中茶飯不思，兼之旅途勞碌，早病死了。」

郭開「哦」的一聲，表情像是早猜到你會這麼說的模樣。項少龍再沒興趣和他纏下去，一聲告罪，驅馬加速，連越數十輛馬車，進入王宮。

齊宮內盛況空前，王席和主賓席設於桓公台上，筵開近百席，桓公台下的廣場則更擺開過千席，供較下級的文武官員和各地縉紳人士列席。表演歌舞的地方是桓公台中的大平台，樂隊則佈於平台下朝向王座。宮內到處人頭湧湧，人人盛裝出席，女士免不了爭妍鬥麗。齊王擁被臥在桓公台下的點將殿內，神情興奮的接受眾人祝賀。比他更興奮的是田建，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眾人對他爭相巴結奉承，不知情的人都可清楚瞧出他是盛會中的得意人物。項少龍向齊王行過朝賀之禮，目睹仲孫龍爭著向田建獻媚，反是田單不屑的卓立一旁，與呂不韋和郭開閒聊，難免想起小盤。誰當上君主，誰就會因權力和臣子的諛媚而腐化，愈難招言納諫，這種效應似乎已成定律。小盤顯然變了許多，他對自己的感情尚可維持多久？

李園的聲音在他耳旁響起道：「少龍！我們到靜處談談。」

項少龍笑道：「還有清靜的地方嗎？不用走幾里路吧？」

李園笑起來，扯著他朝殿門走去，經過聚在一側的妃嬪群，眾女無不打量他兩人。項少龍想起清秀夫人和善柔，虎目一掃，卻找不到兩女蹤影。擠出擁迫的殿堂，兩人登上桓公台，內侍宮娥正忙碌地預備陳設壽筵的美酒果點，好不熱鬧。

他們來到桓公台遠離王席可遠眺城牆外原野的邊沿處，在輝煌的燈火映照下，李園倚欄道：「少龍打算何時回咸陽，願和小弟同行嗎？」

項少龍發覺自己心中真的沒有惱恨他，淡淡道：「不必勞煩，我還是取道魏境快捷得多，坐船又舒服。」

李園同意道：「確可快上一半時間，安全上有問題嗎？」

項少龍道：「我會正式要求齊人護送，再加上仲孫龍在旁護翼打點，該沒有什麼問題。」

李園緊跟不捨地追問道：「準備何時起程？」

項少龍道：「怎都要待稷下宮那場歌舞結束後才可起行，否則我總難放心。」

李園壓低聲音道：「明晚你要小心點，我有信心少龍能安然過得曹公一關，但齊人是輸不起的，聽說暗裡已有稷下狂徒準備若你真的贏了，會趁你歸程時偷襲你，不若我親來接應你好嗎？你可用燈號和我聯絡。」

項少龍暗叫厲害，假若自己不知他與郭開是同謀，不落進陷阱才怪。不過他這麼說，也可能是試探自己會不會乘夜逃走，這樣的好意，不答應是不合情理，遂與他約定燈號的方式。

項少龍故意道：「回壽春後，請代向令夫人和太后問好。」

李園眼中閃過沉痛的神色，一把抓著他肩頭，叫道：「少龍……」

項少龍心頭一陣激動，平靜地道：「什麼事？」

李園如夢初醒的鬆開手，搖搖頭道：「沒什麼，只是想起不久又要各處一方，異日還可能在沙場上決戰生死，一時激動吧！真的沒有什麼。」

項少龍心中暗歎。

韓闖的笑聲傳來道：「原來李相和上將軍躲到這裡，少龍確是不同凡響，三大名姬輪流問我美男子項少龍在哪裡，累得小侯嫉妒得差點要自盡呢。」

若非是處於敵對的立場，韓闖會是位徵歌逐色的好夥伴。心想也該去激勵一下歌舞團的士氣，特別是初挑大樑的董淑貞，問道：「她們在哪裡？」

韓闖來到兩人面前，答道：「在最下層的慈懷殿，須小侯領路嗎？」

項少龍道：「我去見過她們，之後覷得機會，會先一步離開。」

李園諒解道：「該是這樣的，好好休息，我們陪你一道去。」

項少龍和他們並肩而行，趁機道：「無論將來國與國間發展如何，請兩位看在小弟面上，好好照顧淑貞。」

韓闖歎道：「若連這點都辦不到，我們還算人嗎？」

項少龍倒相信他。步入慈懷殿，項少龍不由一呆，原來大殿以布幔分隔開三區，裡面人影幢幢，不斷傳出女子嬌笑鬧玩的聲音。

項少龍道：「我們在這裡分手，我想單獨和她們見面。」

李園和韓闖有點心情沉重的和他拉手道別，前者道：「明天我們會送你出城。」

項少龍苦笑道：「不必了！我早跟呂不韋和二王子有約。」

鳳菲獨坐銅鏡前，雲娘和小屏兒則為她作最後的補妝。

項少龍動容道：「難怪大小姐能高居三大名姬之首，只是這身裝扮，幾使人疑為天人下凡。」

鳳菲甜甜一笑，怨道：「沒你在旁欣賞，什麼天人都沒意思哩！別忘了這是人家最後一場表演啊！」旋又笑道：「不要理人家怨言多多，還是上將軍明晚一戰重要，乖乖的早點登榻睡覺，明日鳳菲整天陪你。」

項少龍眼角瞥處，見祝秀真的小婢小寧兒此時藉故走過來，更肯定自己的懷疑，知她想偷聽自己和鳳菲的對話，故意道：「待小弟得勝回來，陪大小姐四處逛逛。」

鳳菲欣然答應。

項少龍又過去董淑貞處，問道：「心情緊張嗎？」

旁邊的祝秀真笑道：「二小姐整天不說話，怕影響聲音，上將軍說她緊張不？」

董淑貞暗裡抓緊他的手，湊到他耳邊道：「後晚我來陪你。」

項少龍苦笑離開，繞場一周，見團中諸人個個士氣昂揚，哪用他去激勵，滿心歡喜揭幔而出，剛好撞著金老大，給他硬拖去見石素芳。石素芳披著斗篷，幽靈般站在一角，默默的看著她的團友在進行各種活動，似乎她與其他人全無半點關係，也沒有人敢來打擾她的寧靜。

金老大在項少龍耳旁道：「這女兒自小性格孤僻，她的天份卻是不作第二人想。她什麼都不看在眼內，卻什麼都一學就會，而且比任何人好，生平只佩服鳳菲一個人。」

項少龍暗忖看來她並不把紀才女放在眼內，否則為何不見她去拜訪嫣然。

金老大領著項少龍來到石素芳側，低喚道：「素芳！素芳！上將軍來探望你哩！」

聽到上將軍一詞，石素芳嬌軀微顫，空洞的秀眸回復平時的神采，別轉俏臉，往項少龍瞧來。這時團內諸女與上下人等均停止原先的活動，好奇地盯著項少龍，要金老大揮手作勢，不情願地繼續補妝的補妝、調理樂器的調理樂器。

金老大拍拍項少龍道：「你們談談吧！」

石素芳顯然厭惡人人不斷偷偷朝他們張望，輕輕道：「上將軍請隨素芳來！」

揭開身後布幔，原來是特別區分開來的一個小空間，地上鋪了地席，還有坐墊，銅鏡和掛滿戲服的架子。兩人席地坐下，四周雖是鬧哄哄一片，還不時響起樂器調試的音符，這裡卻是個封閉和寧洽的小天地。

石素芳淒迷的美目緩緩掃過項少龍，然後落在布幔處，淡淡道：「上將軍歡喜孤獨嗎？」

項少龍細心想想，小心翼翼的回答道：「有時我也需一個人靜靜獨處，好去想點東西。」

石素芳幽幽道：「想什麼呢？」

項少龍愕然道：「倒沒有一定，看看那時為什麼事情煩惱吧！」

石素芳點頭道：「你很坦白，事實上將軍是素芳生平所見的男人中，最坦誠而不偽飾的人。其他人總愛吹噓自己如何了得，惟恐素芳不覺得他們偉大，令人嘔心。」目光回到他臉上，以令他心顫的眼神瞧著他道：「咸陽之會，上將軍在素芳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素芳在想，上將軍是不是可傾吐心事的人呢？」

項少龍忍不住道：「聽說蒲鷊先生和小姐關係非常密切哩！」

石素芳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垂下目光，平靜地道：「不是你殺我，便是我殺你，況且人總是要死的，死後重歸天上的星宿，有什麼須用上心神的。」

項少龍默默咀嚼她話內的含意，悲灰的語調，一時說不出話來。

石素芳像陷進為自己編造卻無法自拔的夢境中般，柔聲道：「素芳唯一的願望是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簡單一些，不會牽涉那麼多的人和事。唉！大多數的人和事都像浮光掠影，既流於浮面又沒有意義。我希望可以變成一棵樹，獨自在原野裡默默生長，需要的只是陽光、雨水和泥土。」

項少龍歎道：「難怪小姐歡喜莊周。」

石素芳道：「還有李耳，無為而無不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多麼透徹的人生見地。繁榮財富只會帶來社會的不公平，君臣上下，只是永無休止的紛爭，上將軍以為然否。」

項少龍尚是首次在當時代遇到一個持全面否定人類進步文明的人，且還是一位女兒家，點頭道：「現在的情況仍未算嚴重，到了人口大量繁衍，草原變成城市，大地的資源被無休止地消耗至匱乏，野獸變得無處棲身，那情境才教人害怕。」

石素芳劇震道：「上將軍比素芳想得更遠哩。」

項少龍苦笑道：「這是必然的發展，打開始人類的文明便處於與大自然對立的那一邊上，與草木禽獸截然不同。」

石素芳默然片刻，意興索然道：「上將軍何時回秦？」

項少龍道：「該是幾天內的事，嘿！我要走了。」

石素芳微微點頭，沒再說話，陷進沉思中。項少龍長身而起，悄悄離開。

## 第十一章稷下之戰

當晚鳳菲等人三更後回來，人人興高采烈，顯然表演非常成功。諸女均悄悄進房來看項少龍，他忍著起來的衝動，假寐應付過去。到後院大致靜下來，他改為盤膝靜坐，依墨子教下的養生之法吐納呼吸，臨天明時，提著百戰刀到園內操練。他慶幸自己昨晚沒有待壽宴終結方始離開，故仍能把精神體力保持在最巔峰的狀態。他反覆練習雙手持刀的動作，盡量簡化，以速度為主，假想敵自是曹秋道。對著劍聖，墨子大巧若拙的招式仍是無用武之地。

他只能依靠科學化的現代技擊，提取最精華的部份，融入刀法裡。眾人這時不是仍醉得不省人事，就是酣睡未醒；他樂得專心一意，作戰前的熱身準備。接著到澡房洗了個冷水浴，精神翼翼的回房靜坐，小屏兒到來找他。

眾姬全體出席，還有雲娘的首席樂師和其他幾位較有地位的樂手。

鳳菲先代表眾人向項少龍表示感激，眼中射出回憶的神情道：「當淑貞一曲既罷，建太子宣佈鳳菲退隱的消息，場中盛況，教人畢生難忘。」

雲娘笑道：「人人以目睹大小姐表演最後一場的歌舞為榮。」

祝秀真興奮道：「昨晚大小姐的表演精采絕倫，聽得我們如癡如醉，完全被大小姐的歌聲迷倒。我們還擔心二小姐會給壓得抬不起頭來，幸好二小姐亦有超凡的演出，使整出歌舞完滿結束。」

項少龍苦惱道：「你們是想我後悔嗎？」

眾女一陣哄笑。

董淑貞感激道：「楚國的李園、韓國的闖侯、魏國的龍陽君，紛紛邀約我們去表演……」

幸月截入道：「就只上將軍方面沒發出正式的邀請。」

眾女又笑起來，氣氛輕鬆融洽，皆因以為歌舞團會解散的憂慮，已千真萬確的成為過去。

項少龍笑道：「大家是自己人嘛？你們到咸陽來當是回到家中好了，咦！我不是已發出邀請了嗎？」

眾女又嬌笑連連。

董淑貞道：「大小姐和上將軍覺得費淳人品如何？」

兩人知她在挑選執事的人選，叫好贊成。膳後項少龍和鳳菲到園內漫步，雙方有點不知該說什麼的感觸。

鳳菲平靜地道：「暫時我不會到咸陽去！」

項少龍愕然道：「大小姐打算到哪裡去？」

鳳菲仰望天上飄浮著一朵特別大團的白雲，道：「鳳菲想隨清秀夫人回楚小住一段時間。奴家已厭倦嚴寒的天氣，想享受一下秀麗的南方景色。」

項少龍想到她是要避開韓竭，點頭道：「換換環境也好，咸陽的冬天很不易捱的。」

鳳菲橫他一眼道：「不要以為已撇開我，說不定人家有一天會摸上你項家的門，然後賴著不肯離開。」

項少龍知她在說笑，哈哈笑道：「這是沒有男人可以拒絕的事情，還是大小姐記著莫忘了來探訪小弟。」

鳳菲幽幽道：「上將軍是否今晚走？」

項少龍沉聲道：「若能不死，我確是不宜久留。」

鳳菲喜道：「上將軍終於真正的信任鳳菲，只要想起此事，奴家以後再無遺憾。」接著輕聲道：「鳳菲寧死也會為項少龍守秘的。」

項少龍想起兩人由互不信任，互相欺騙，發展到這刻的視對方為知己，心中大感欣慰。生命動人的地方，或者正因美好和醜惡同時存在。人性是凹凸不平的立體，從不同的角度看去，會得出不同的印象。例如他很難把李園、韓闖歸類為壞人。每個人自有他們的立場，遇上他因利益關係來損你，你自然會對他深痛惡絕。

鳳菲忽道：「快到溶雪的時候哩！唉！想起不知和上將軍是否還有相見之日，教人神傷不已。」

肖月潭來找項少龍，中斷兩人的離情別話。

到了東廂，肖月潭掏出一疊帛書，笑道：「這是我今早給你擬好的，分別給呂不韋、齊王、新封太子的田建、解子元，當然還有李園、龍陽君、韓闖和仲孫龍，其中又以給李園和韓闖的比較精采，你看過沒問題就畫押，待你成功離開，我會交由鳳菲代你送出。」

項少龍擔心道：「你不怕給呂不韋認出你的筆跡嗎？」

肖月潭道：「我精擅不同書體，保證他認不出來。」

項少龍讚歎道：「呂不韋有你這等人才而不懂用，實是愚蠢之極。」

肖月潭狠狠道：「他是故意犧牲我，使別人不會懷疑到他身上去，同時藉機削弱舊人的勢力。」

肖月潭是最重情義的人，故特別痛恨呂不韋的忘情負義。像這次他義無反顧的來助項少龍，正因他是這麼一個人。

項少龍隨意抽出其中一書，攤開細看，上面寫著：「字奉闖侯足下，侯爺賜讀此書之時，少龍早在百里之外。今日不告而別，情非得已，侯爺當心中有數，不會責少龍無禮。人生不外悲歡離合，愛恨情仇。此別之後，不知後會何期，願侯爺諸事順遂，長命百歲。」

項少龍捧書哈哈笑道：「韓闖看此書時，必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有苦難言。」

肖月潭得意地抽出另一紙書信，遞給他道：「給李園的。」

項少龍捧起讀道：「李相國園兄大鑒：世事峰迴路轉，遇合無常。想與兄當年並肩作戰，肝膽照應，義無反顧，至今記憶猶新。可惜時移世易，此情難再，令人扼腕歎息。如今小弟已在歸家途上，並誠心祝禱相國官場得意，縱橫不倒。」

項少龍拍案道：「可否再加兩句，但怎麼個寫法卻要由老哥這文膽來斟酌。我喜歡那種冷嘲熱諷的語調。」接著把李園昨晚說要接應他的事說出來。

肖月潭備有筆墨，忍著笑在尾後加上「相國接應之舉，恕小弟敬謝不敏，更不敢有須臾忘記。」

項少龍再拍案叫絕。其他給齊王、仲孫龍等的書信很一般，沒什麼特別刻畫，對龍陽君則最是客氣，情詞並茂，顯示出肖月潭的才華。

項少龍細看肖月潭的眼睛道：「老哥昨晚定是一夜沒睡，早上還要寫這幾封信。」

肖月潭笑道：「不睡一晚半晚，有什麼大問題？最緊要是使你無後顧之憂，這些信會比任何話更能激勵你的鬥志，因為若你今晚敗了，這些信只好燒掉。」

項少龍拍案而起，仰天長笑道：「放心吧！我現在戰意昂揚，管他劍聖劍魔，也會跟他全力周旋，絕不會讓他得逞。」

肖月潭拈鬚微笑道：「我這就改裝出城，到指定地方安放你今晚逃生的工具，明天再為少龍發信好了！」

肖月潭走後，剛升任執事的費淳來向他道謝，項少龍心中一動道：「你找人偷偷監視小寧，假若她今天在我起程赴稷下宮前，藉外出去見其他人，立即告訴秀真小姐把她辭掉，亦不必懲罰她。」照他估計，小寧若是內奸，今天怎都要向收買她的人匯報他最後的情況，故再加上一句道：「若無此事，當我沒有說過這番話。」

費淳醒悟過來，領命去了。項少龍伸個懶腰，感到無比輕鬆。一些本來難以解決的事，最後均得到圓滿解決。只要今晚過了曹秋道這關，避過燕趙高手的伏擊，憑著滑雪板，可趁溶雪前趕回中牟，與滕翼諸兄弟會合，打道回秦，苦難將成為過去。當然仍有小盤的身份危機急待解決，但現在他只好堅信歷史是不能改動分毫的。至少在歷史上，從沒有人提過秦始皇既非異人之子，亦非呂不韋之子。令他一直不解的是也沒提及他這名動天下的人物。苦思難解時，龍陽君兩眼通紅的來了，不用他說項少龍也知他昨晚睡不好。兩人到園內的小亭說話，龍陽君歎了一口氣，似有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

項少龍反過來安慰他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若老天爺沒注定我死，十個曹秋道都奈何不了小弟。」

龍陽君苦笑道：「少龍或者以為曹秋道會劍下留情，但昨晚我聽到消息，田單曾找曹秋道密談整個時辰，你猜他會說什麼呢？」

項少龍心中篤定，心想他既親口應承肖月潭，自然沒有人可以左右他的決定。一拍百戰刀把，淡淡道：「他想要我的命，先要問過我的好拍檔。」

龍陽君勉力振起精神道：「奴家不是想挫少龍的銳氣，只是來提醒少龍不要輕敵，可戰則戰，反之則退。他終是上了年紀，怎都該跑不過你。」

項少龍失笑道：「說到底，你仍是怕他殺死我。」

龍陽君端詳他片晌，大訝道：「少龍確是非常人，換過別人，面對如此強敵，誰能像你般從容自若？」

項少龍坦然道：「擔心是白擔心，不若把精神留在比武時使用最為上算。」

龍陽君倚在圍欄處，垂首道：「李園和韓闖……」

項少龍截斷他決然道：「君上不要再說下去，由現在到見到曹秋道前，我不想聽到關於他們的任何事。」

龍陽君劇震道：「少龍……」

項少龍微笑道：「一切盡在不言中。君上回去好好休息，什麼都不要想，明天我再和你說吧！」

龍陽君緩緩移到他身前，輕擁他一下道：「少龍強大的信心，使奴家感到你可應付任何困難，珍重了。」

看著龍陽君逐漸遠沒在林木掩映的背影，項少龍湧起無限的暖意。

歌舞團上下人等，在鳳菲和董淑貞的率領下，全體在廣場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道別，目送項少龍登上新太子田建和呂不韋的馬車。旗幟飄揚下，齊兵隊形整齊的馳出聽松院，為三人的輿駕開路，聲勢浩蕩。由百騎御衛護翼的隊伍馳出大街，人民夾道相送，不知是為曹秋道打氣，還是因項少龍的「勇氣可嘉」而叫好。包括項少龍在內，從沒有人想過曹秋道會輸，問題只是項少龍能否僥倖不死。這輛馬車特別寬敞，座位設在靠車廂尾的位置，可容四人並坐，而項少龍這位主角，拒絕不得下，自然坐到田建和呂不韋中間去。近年來，他罕有與大仇人呂不韋那麼親熱，感覺上很不自在，只望馬車快些出城。

他先向田建道賀，田建笑得合不攏嘴，呂不韋插入道：「剛才老夫和太子討論治國之策，太子提出管仲在《牧民》篇中所說的『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確是真知灼見，有建太子登位，大齊之盛，可以預期。」

田建喜不自勝的道：「治國常富，亂國必貧。可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項少龍忍不住問道：「太子有什麼富民之策？」

田建呆了片晌，沉吟道：「強兵和富國是分不開的，不強兵，國家沒有保障，不富國，兵就強不起來，此乃千古不移之理。」

項少龍心中暗歎，知他根本沒有治國良方，只是因循管子之論，尚於空言。他來臨淄雖時日不長，但從仲孫龍的存在，已知齊國表面繁榮，卻是貧富懸殊。這是君主縱容貴族與商賈圖謀資財、爭相開設賭館青樓和放高利貸的後果。當然民智不齊，教育不夠普遍亦是重要原因。可是田建無視種種情況，空言強兵富民，令人可笑。小盤之所以遠勝他國君主，正因他體察民情，又有李斯等智士之助，凡事從實際出發，而非空談理論。

呂不韋大拍馬屁道：「太子之見，可上比管仲齊桓！」

田建連聲謙虛，其實心卻喜之，照單全收。

快到城門，聚集道旁的人更多，有人大叫道：「曹公必勝！曹公必勝！」

轉瞬生出連鎖效應，千百齊民同聲喊叫，令人心神震盪。田建露出不自然神色，沒再說話。

呂不韋偷偷觀察項少龍的神情，見他容色波平如鏡，笑道：「少龍的鎮定功夫非常到家。」

項少龍心中好笑，這類似一隊球隊在客場出賽的情況，主隊佔盡地利人和，若自己受不住喝倒采的聲音，這場球不用踢也輸了。微微一笑道：「一個劍手若受外事影響他的鬥志，怎還有資格出戰？」

呂不韋兩眼一轉，裝出忘記某件事般道：「差點忘記告訴少龍一事，老夫與太后和小毐商量過，派人到邯鄲把撫育儲君成人那對張氏夫婦請回咸陽，好讓他們安享晚年，照時間計，他們該已抵達咸陽１

項少龍心中大恨，知他是故意於此時提出此事，好擾亂他的心神，使他因擔憂而不能集中精神應付曹秋道的聖劍，用心歹毒之極。幸好仲孫玄華因要試探此事，已先一步說給他聽。否則驟然證實心中所想，說不定會亂了方寸。田建露出注意神色，可知早有人曾向他提及此事。

項少龍故作驚訝道：「仲父定是沒有先向儲君請示。」

呂不韋呵呵笑道：「我和太后的用意是要給儲君一個驚喜嘛！怎可事先說明？」

項少龍歎道：「若仲父問過儲君，便不用多此一舉！政儲君早差人把張氏夫婦接回咸陽，只不過瞞著太后，沒有張揚吧！」

這回輪到呂不韋臉色大變，驚疑不定。鞭炮聲中，車隊馳出城門。李園、韓闖、郭開、徐夷則、龍陽君、仲孫龍父子、閔廷章等和一眾齊臣，早聚集在城門外的曠地上，組成送行團。

馬車停下。項少龍首先下車，接受眾人的祝頌，齊臣當然不會祝他什麼「旗開得勝」、「一戰成功」諸如此類的話。擾攘一番，在仲孫玄華和閔廷章的陪同下，由八名稷下劍士穿上禮服，持燈籠前後映照，策騎往稷下宮馳去。

仲孫玄華肅容道：「送上將軍入宮後，我們須立即回城，此乃大王應師尊而下之嚴令，要待師尊放出火箭，我們才可到稷下宮一看究竟。」

項少龍訝道：「難道稷下宮現在除曹公外再無其他人嗎？」

另一邊的閔廷章答道：「正是如此，據師尊所言，他這不情之請，皆因怕有其他人在場，會為他歡呼喝采，影響上將軍的心情，看剛才的情況，可知師尊所慮，不無道理。」

此時正馳上地勢較高處，只見稷下學宮除正門掛有燈籠外，整個地區烏黑一片，唯東南角透出燈光。

仲孫玄華以馬鞭遙指燈火通明處道：「那是觀星台所在，位於東門空地，樓高三層，最上是個寬達二十丈的大平台，師尊在那裡恭候上將軍的大駕。」

項少龍目光落在燈火映照處，心中忽地想起龍陽君的話。打不過時，就要逃了。

項少龍甩蹬下馬，舉步踏進雪林小徑。想到曹秋道天生異稟，雖年過四十，但健步如飛，想打不過就逃，絕非易事。而且在高台上，逃起來很不方便，只要曹秋道攔著下台的去路，立成困獸鬥的局面。思索到此，心中一動，暗忖這刻離約定時間尚有小半個時辰，曹秋道身為前輩，自重身份，該不會如仲孫玄華所說，早到一步恭候他，那他該還有時間作點佈置。忙加快腳步，穿林過徑，一座「桓公台式」用白灰粉刷的台基，赫然巍峨屹立眼前。項少龍既有圖謀，哪敢遲疑，一口氣由北面長階奔上台頂，只見平台三面圍以石欄，每隔丈許，豎立一支鐵柱，一些掛上旗幟，一些掛上風燈，照得台上明如白晝。

他見不到曹秋道，鬆了一口氣，走到對著登上石階另一端的石欄盡處，解下腰索，往下垂去，雖仍差丈許才觸及地面，但憑他特種部隊的身手，又有腰索的幫助，滑下去易如反掌。遂把另一端扣緊在其中一條石柱上，佈置妥當，盤膝坐下，一番吐納，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帶著奇異節奏的足音把他驚醒過來，首先入目的是密佈晴空的星斗。項少龍心中訝然，剛才自己來時，一點感覺不到星空的壯觀，為何現在心神澄明，為夜空的美麗所感動。想到人事雖有變遷，宇宙卻是永恆不滅，若人人都可想到這點，人世間很多不必要的鬥爭，將會大幅減少。曹秋道雄偉的身形逐漸在台階處出現。項少龍長身而起，拱手敬禮。曹秋道仍是長髮披肩，身上換上灰色的武士袍，還加上一對寬翼袖，使他本已雄偉的身型更為高猛。

曹秋道回禮道：「上次拜領上將軍絕藝，曹某回味無窮，今晚務請上將軍不吝賜教。」

項少龍哈哈笑道：「本人乃曹公劍下敗軍之將，何足言勇，請曹公手下留情。」

曹秋道臉容冷若冰雪，不透露出絲毫心中的感受，平靜地道：「敗的是曹某才對，當晚上將軍用的不是趁手兵器，曹某能挫上將軍，只是僥倖。」

項少龍略感愕然，聽他口氣，似乎自認十招內收拾不了自己，那是否還肯和自己玩玩就算呢？

曹秋道從容道：「曹某劍出鞘後，從不留手，只有以生死相搏，才能表達劍手對劍的敬意。上將軍這把刀有名字嗎？」

項少龍深吸一口氣，奮起雄心，解下百戰寶刀，左手持鞘，右手持刀，微笑道：「刀名百戰，請曹公賜教。」

曹秋道凝望他手中寶刀，連連點頭，淡淡道：「十多年來，除了一個人外，再無其他人能在曹某面前站得如此穩當。對手難求，上將軍可知曹某的欣悅。」「鏘！」長劍到了手上。

項少龍心想那人定是管中邪的師傅那個叫什麼齋的大劍客，自己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一時忘了，只不知他們是否亦是挑燈夜戰？想起挑燈夜戰，心中猛動，往刀鞘瞧去。

曹秋道伸指輕抹劍沿，低吟道：「這把劍乃曹某親自冶煉，劍名『斬將』，上將軍小心。」

項少龍心有定計，卓立不動，淡淡道：「曹公請先出手。」

曹秋道仰天大笑道：「總有一人須先出手的，看劍！」

「看劍！」之聲才起，台上立時瀰漫森森殺氣，戰雲密佈。皆因曹秋道已舉步往他迫來，配合出長靴觸地發出的「哧哧」之音，氣勢沉凝懾人之極。項少龍收攝心神，貫注在對手身上。他知曹秋道決勝在幾式之間，十招並不易捱。上次他是佔上奇兵之利，但對方乃武學大行家，經過上次接觸，該摸清他的刀路，故再難以此欺他。他讓曹秋道主動攻擊，不是托大，而是另有妙計。對他這二十一世紀的人來說，戰略是無比重要，若能智取，自不宜純憑死力廝拚。

曹秋道的步法深含著某種奧妙，令他很難把握他迫近的速度和時間。項少龍心神進入止水不波的清明境界，無憂無喜，四大皆空。驀地曹秋道加速迫至，「斬將」幻出大片劍影，倏然現出劍體，閃電橫削而來，凌厲無比。項少龍感到對方「斬將」劍隱隱封死自己百戰寶刀和刀鞘的所有進路，教他只可運刀封架。他早領教過曹秋道驚人的神力，知若硬架對方全力一劍，不虎口痛裂才怪，再不用打下去。不過他卻絲毫不懼，略擺刀鞘朝向的角度，刀鞘反映著燈火之光，立時映上曹秋道的雙目。

正如曹秋道剛才灑出一片劍光，是要擾他眼目；項少龍這下借刀鞘反映火光，起著同樣的作用，難易卻有天壤雲泥之別。項少龍只是擺擺手，已達到目的。無論曹秋道劍法如何出神入化，仍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只不過天份比別人高，潛能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火光映上他雙目，他習慣了台上明暗的眼睛不由稍瞇起來，至少有剎那的時間看不到任何東西。彈指即過的時間不足以讓項少龍克敵取勝，卻儘夠他避過雷霆萬鈞、無可抗禦的一劍，同時疾施反擊，爭取主動，克破曹秋道決勝於數式之內的穩妥安排，又重重打擊他滿溢的信心。項少龍閃往斬將劍不及的死角，先以劍鞘卸開敵劍，右手百戰寶刀不教對方有任何喘息之機，迅疾劈出。

「噹！」的大響一聲。曹秋道絞得項少龍差點刀鞘脫手，還能及時回劍，擋開他的百戰寶刀。曹秋道雖成功擋開項少龍重逾泰山的一刀，但也心知不妙，想錯身開去，爭取剎那的間隙，以重新掌握主動，項少龍的百戰寶刀已發動排山倒海的攻勢。項少龍每一刀劈出，步法天衣無縫的配合著。每一刀的角度和力道都不同，忽輕忽重，雖以砍削為主，其中卻包含卸絞黏纏等奧妙的手法，把刀的獨有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最驚人的是刀刀均是捨命搶攻，著著進逼，完全無視於生死。

這正是項少龍早先定下的策略，仗的是自己比曹秋道年輕，故甫上場立即迫他打消耗戰，更希望在十招之內令對方無法像上次般完全控制大局。上次項少龍因懾於曹秋道的氣勢，落在下風，這次卻是用計減弱他的氣勢，反客為主。以曹秋道之能，一下失著，亦被項少龍連續三刀劈得左閃右避，到第四刀，方找到機會，反守為攻，欺入刀影內，眼看要把項少龍斬於劍下，又給項少龍以刀鞘解圍，且刀削下盤，迫他回劍擋卸，形成平分秋色之局。

曹秋道雙目掠過寒芒，顯是首次動氣，舌綻春雷，大喝一聲，盪開刀鞘，望空處一劍劈下。項少龍正大感奇怪，曹秋道的斬將劍已中途變招，由上劈改為前搠，斬將劍像有生命的靈物般，疾取項少龍咽喉，劍招之巧，令人由衷驚歎。項少龍刀鞘一擺，鑲在刀鞘上寶石反映的火光再次映上曹秋道的厲目。曹秋道發覺刺在空處，項少龍移到他左側，反手劈出另三刀。曹秋道錯身開去，畫出一圈劍芒，外圈處剛好迎上項少龍第一刀。項少龍虎口劇震，知對方學乖了，應付起來比上次高明。「當當！」項少龍兩刀均劈在對方劍上，他想重施故技，希望能三刀都劈在對方寶劍同一處，卻事與願違，不能辦到。

八招已過，尚餘兩招。縱是落在少許下風，可是曹秋道的氣勢仍是堅強無匹，使項少龍完全找不到可乘之隙。

曹秋道忽然旋動起來，渾身像刺蝟般射出無數劍芒，龍捲風般往項少龍旋轉過去。項少龍知道退讓不得，否則兵敗如山倒，勢將捱不過餘下兩招。此時他把什麼刀法戰略全忘了，且由於對方正急轉著，藉火光映照擾目之策無法派上用場，故只能憑本能的直覺反應，以應付對方出神入化的劍術。兔起鶻落間，兩人錯身而過，剎那間交換兩招。項少龍左臂血光迸現，被斬將劍劃出一道兩寸許長的血痕，不過只是皮肉之傷。他的百戰刀鋒卻削下曹秋道轉動時隨著旋舞的長髮，在兩人間隨風飄散，緩緩落下。

曹秋道大為錯愕，停了下來，哈哈笑道：「好刀！曹某從未曾如此痛快過。」

項少龍以為他就此罷手，鬆了一口氣，道：「項某實非前輩對手，現在十招之數已足，大家可止息干戈！」

曹秋道雙目厲芒激閃，冷喝道：「笑話，什麼十招之數？上將軍乃我東方諸國頭號大敵，你以為我曹秋道會放你活著回去嗎？」

項少龍呆了一呆，原本對他的尊敬立時煙消雲散，心想你原來只是個沒有口齒的卑鄙小人，憑什麼喚作劍聖？不過已無暇多想，人影一閃，曹秋道的攻勢怒濤狂刮的疾擊而至。項少龍百戰刀上下翻飛，寒芒電射，堪堪擋了曹秋道三劍，到第四劍，因給對方震得手臂酸麻，緩了一線，正要以左手刀鞘爭取喘一口氣的時光，豈知正中曹秋道下懷，立即運劍絞擊，又借旋身之力，項少龍受了傷的左臂再拿不住刀鞘，脫手飛出，掉往後方，危急下也不知掉到哪裡去。項少龍際此生死關頭，發揮出生命的潛能，刀把下挫，硬撞在曹秋道順勢橫削他左臂空門大開處的一劍。「噹！」的一聲，曹秋道想不到項少龍有此臨危怪招，無可奈何往後退開。

曹秋道哈哈笑道：「失去刀鞘，看你還玩得出什麼花樣？」

項少龍知是生死開頭，若讓曹秋道再組攻勢，主動進擊，不出十劍，自己必血濺當場。哪敢猶豫，如影附形地往曹秋道迫去，同時由單手改為雙手握刀，高舉過頭，隨著似能蹈敵之虛的步法，當頭疾往曹秋道劈去。

曹秋道疾止退勢，冷喝一聲「找死！」運劍微往前俯，項少龍出乎他料外的躍空而起，奮全力的一刀往他劈至。

借躍空之勢，又是雙手運刀，其氣勢之盛，力道之強，再非先前任何一刀能夠比擬。百戰刀破空而下，發出尖銳破空的刀嘯聲。以曹秋道之能，當然可後退避開，不過這不但有失身份，還會使項少龍氣勢更盛，再要把他壓伏，須大費功夫。曹秋道猛一咬牙，運劍躍起接刀。一下清響，山鳴谷應，傳遍稷下宮的每一角落，在城牆上遠處觀戰的呂不韋等都清楚可聞。事實上自兩人交手後，刀劍交擊之音便隱隱傳來，但都及不上這一擊嘹亮。

兩人交換位置。曹秋道喘氣之聲，傳入項少龍耳內。項少龍的消耗戰終於奏效，一個旋身，雙手緊握百戰刀把，用的卻是旋轉的離心力和運腰生出的勁道，從左肩斜劈剛正面朝向他的曹秋道。曹秋道仍是從容自若，至少表面如此，橫劍硬擋他一刀，然後錯身開去，好重整陣腳。不料項少龍卻如影附形地再反手一刀，畫向他的背脊。曹秋道哪想得到項少龍的變招迅疾至此，首次露出少許慌亂，勉強回劍把百戰刀盪開。項少龍得勢不饒人，狂喝聲中，雙手不住運刀，每刀都高舉過頂，時而直劈，時而斜削，不求傷人，只求迫得對方以劍格守。

「叮噹」之聲不絕於耳。曹秋道氣力雖勝項少龍，卻是相差不太遠。可是現在項少龍是以雙手運刀，用的除了腕力臂力外，最主要是腰勁，且是由上而下，著著似泰山壓頂，又若狂濤卷體，曹秋道登時給他劈得連連後退。最妙是項少龍故意和他保持一段距離，十刀下來，至少有六刀劈在他劍鋒運力難及之處，此正為項少龍聰明的地方。

若論招式精奧細膩，他實非曹秋道對手。但這等大開大闔的砍劈，卻最可以發揮刀的優點，顯現出劍的弱點。此消彼長下，曹秋道被迫處在守勢裡。不過優勢並不能保持長久，初時每一刀都把曹秋道逼退一步，漸漸曹秋道憑著種種手法，扳回劣勢，項少龍要很吃力才可把他迫退一步。項少龍心中有數，到曹秋道一步不退，將是他反攻的關鍵時刻，不再保留，全力急劈三刀。

「叮！」的一聲。斬將劍不堪砍擊，終斷去兩寸許長的一截劍鋒。曹秋道被他劈得雄軀劇震，一聲狂吼，運劍猛刺，卻忘了斷去小截劍鋒，當只觸及項少龍胸衣時，去勢已盡，使項少龍憑毫釐之差逃過大難。項少龍已然力竭，往後急退。迅速將兩人間的距離拉至三丈有餘，亦使他離後方「逃命索」只有五丈許的距離。

曹秋道低頭細審手中寶刃，搖頭歎道：「縱是斷劍，仍可取君之命。」

項少龍心中明白，剛才那輪狂攻，已使自己成了疲兵，無復先前之勇。

不過當然不會從神情上表現出來，深吸一口氣道：「曹公請三思，剛才若項某要求個兩敗俱傷，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曹秋道淡淡道：「以曹某之命，換上將軍之命，非常划算。」

項少龍話中有話道：「這該由我來決定，而非由曹公決定。」

曹秋道怒哼一聲，冷笑道：「你以為可激怒曹某嗎？倒要看看你還有什麼本領。」

提起斷去鋒尖的寶刃，一邊運腕左右掄轉，同時舉步往項少龍迫去。項少龍撻刀前指，調整呼吸，同時往後退開。兩人一進一退，轉眼項少龍抵達石欄邊沿。

項少龍大喝道：「且慢！」

曹秋道愕然道：「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項少龍挽刀施禮道：「多謝曹公賜教，小弟走了。」

曹秋道醒悟過來，運劍衝前。項少龍一個翻身，沒在石欄之外。

項少龍觸地，立即貼靠牆角的暗黑處，聽著曹秋道遠去的足音，知他在盛怒下，要循石階奔下來追殺自己。目光一掃，百戰刀的刀鞘在腳下不遠處，忙撿拾起來，把刀掛在背上，再奮力一躍，循索爬返台上去。台上當然不見曹秋道，項少龍匍匐而行，偷往下望，見曹秋道在下方飛奔而過，同時看到左右兩方枝動葉搖，顯是有敵人伏在暗處，因摸不清他的藏身所在而彷徨失措。他暗叫好險，假若貿然逸走，說不定會落在伏兵手上。

重回觀星台之計，確是高招，既可觀察敵勢，亦可藉機休息片刻，包紮傷口。片刻後，他由東南角滑下觀星台，取回勾索，藉著林葉掩映，直抵稷下宮南牆。他對稷下宮附近的形勢已有深刻的認識，知道牆外是茂密的樹叢，對逃走極為有利。他氣力回復小半，動手雖必吃虧，逃走仍勝任有餘。翻過高牆，抖手射出李園給他的火箭，接著全速往肖月潭放置滑雪板的方向奔去。

此著疑兵之計，是要把敵人引來火箭發射之處，最好是以為他因傷無法逃走，不得不召援兵來救。一口氣奔出十多丈，項少龍膝頭髮軟，仆倒地上。原來地上仍是積雪盈尺，走起來非常吃力，項少龍體質雖勝常人，可是力戰之後，又曾受傷失血，一口氣轉不過來，登時眼冒金星，差點脫力昏厥。貼臉的冰雪令他清醒過來，四周黑茫茫一片。幸好後方遠處觀星台的燈光，若迷航者的燈塔，指示他正確的方向。

項少龍勉力爬起身來，蹌踉踏雪移到附近一處草叢，鑽了進去，趺坐休息。星夜仍是那麼美麗，但他心中一片憂急紊亂，身體則疲憊欲死，再無欣賞的閒情。他閉上眼睛，忍受陣陣因缺氧而引致令他幾欲昏去的衝擊，咬緊牙關堅持下去。好不容易呼吸平復下來，睜目一看，立時叫糟。

星光月照下，他蹌踉走來時留在雪地上的足印，觸目驚心的一直延展過來，清楚告訴敵人他正確的位置。這時他只勉強支持不讓自己昏迷過去，要站起來提也不用提。雖仍是深冬，他仍渾身冒汗。足音由遠而近。

十多道人影出現在數丈外的密林處，正一步高一步低的踏雪前來。他們沿著足跡，筆直往他藏身處迫近。項少龍暗叫我命休矣，看著敵人愈來愈近，卻是毫無辦法。只差三十多丈，潛過另一座疏林，他便可抵達放置滑板的小丘。功虧一簣，是多麼令人不值。

這時他就算勉強舉步，亦比不過敵人的腳力，不若留口氣給先發現自己的敵人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好洩點怨氣。遂拔出綁在腿上的兩把飛刀，藏在手立。若非敵人不敢舉火，這時該可看到他。蹄音忽起，眾敵同時愕然。

一騎橫立馳出，大喝道：「爾等何人？」

項少龍認得是曹秋道的聲音，收好飛刀，大喜下爬起身來。「嗤嗤」聲響，那批人手上弩箭齊發，盡往曹秋道射去。曹秋道怒喝一聲，舞出一片劍光，弩箭紛被撥落，竟奈何他不得。

項少龍勉力站起來，朝他的目標奔去。後方慘叫連聲，顯是盛怒下的曹秋道大開殺戒。項少龍不知哪裡來的神力，轉眼鑽入疏林去，才再跌倒。腳步聲與蹄聲來迴響起，可見「敵人」正四散奔逃。項少龍心中稍安，心想敵人逃走弄得足印處處，再非前此般只有自己的「處女印痕」。項少龍俯伏半晌，爬起來緩緩前行，蹄聲響起，從後趕至。項少龍大駭，蹲在一棵樹後。林內幽黑，不比外面空曠，故不虞對方看見足印。看來曹秋道匆忙下沒帶火種在身，否則此時好應拿出來點起火把或樹枝以作照明。他大氣不敢透一口，因為曹秋道正策馬來到他藏身大樹的另一邊，正急促喘息。若非劍聖懂得找馬兒代步，這時他該倒在項少龍另一邊。

「嚓！」

項少龍暗叫不妙，知自己估計落空，因此正是打著火熠子的可怕聲音。項少龍哪敢遲疑，拔出飛刀，移身閃出朝曹秋道的坐騎頸側擲去。健馬狂嘶躥跳，登時把曹秋道翻下馬來，火熠子脫手甩飛，掉到遠處，林內回復暗黑。

項少龍大笑道：「你中計了，看刀！」

滾動聲音傳來，曹秋道一時不知急躲到何處去。項少龍見計得逞，忙奮起餘力，往目標小丘悄無聲色的爬去。說到潛蹤匿跡，十個曹秋道都非他的手腳。他的氣力逐漸回復過來，離開疏林，登上小丘東面的斜坡，快到坡頂，後面傳來曹秋道的怒喝聲。

項少龍怒火狂升，隨手找到一塊重約數十斤的石頭，勉力往追上來的曹秋道擲去。石頭橫過五尺許的空間，無力地墮在坡上，朝下滾去。曹道秋往旁一閃，雪坡濕滑，雖避過石頭，卻立足不穩，失去平衡，直滾至坡底，狼狽之極。項少龍心道你也應嘗嘗灰頭土臉的滋味，忙往丘頂攀去，剛抵丘頂，一對精巧的滑雪板和滑雪杖，正靜靜躺在一個包紮整齊的小包袱旁。項少龍心中同時向肖月潭和老天爺道謝，竭盡全力奔過去，迅速把腳套入肖月潭以粗索織成的腳套裡，像穿靴子般紮緊。

背上包袱之際，曹秋道出現後方，大喝道：「這次看你走到哪裡去？」

項少龍長身而起，大笑道：「當然是回咸陽去，秋道小老兒我們後會無期！」

曹秋道這時離他不足一丈，項少龍弓身猛撐雪杖，滑下丘頂，一陣風般衝下斜坡，回頭看望，曹秋道雄壯的身形，在坡頂呆若木頭，完全失去追趕的意圖。

項少龍不住運杖，耳際風生下，剎那間把曹秋道拋在遠方的黑暗中。他心懷大暢，雖仍渾身疼痛，心中卻在唱著也不知是解子元還是鳳菲所作的曲子。這時他只想起咸陽，其他的人和事再與他沒有任何關係。

晨光熹微下，項少龍俯身小溪，掬水連喝幾口，舒服了些，坐在溪旁一塊大石上，把肖月潭為他預備的包袱打開，想取出食物醫治空虛的肚子。

入目是一張帛圖，繪畫了往中牟的路線，還有足夠的盤川，其餘是食物、衣服、刀傷藥和火種等物，安排得非常周到。攤開地圖，內中捲了一張帛箋，寫滿文字，卻沒有署名，上書道：「少龍看到書箋，該已安然離開臨淄，並擊敗曹秋道。老哥有一事只可在此刻告知你，少龍與曹秋道十招之約，只是老哥虛張之事，那封信並沒有送到曹秋道手上。若非如此，少龍根本不敢應戰。若不戰而逃，對你聲譽的損害，比死在曹秋道手上更嚴重。少龍亦失去與呂不韋鬥爭中賴為最大憑藉的信心，在儲君心中再非那寧死不屈的英雄。假如少龍看到此信，當然不會怪我。假若看不到此信，則是萬事無須再提。老哥情願看到你命喪曹秋道劍下，亦不想你被人譏為懦夫和膽小鬼，後會有期。」

項少龍看得頭皮發麻，既吃驚又好笑。其實此事早有蛛絲馬跡可尋，否則肖月潭每次提到十招之約，不會提醒自己小心曹秋道爽約，又神態古怪，肖月潭可說是拿自己的小命去賭博，幸好他賭贏了。自己雖沒有勝，但亦沒有敗，至少曹秋道不得不承認自己有令他兩敗俱傷的能力。

填飽肚子，他小睡片刻，跟著沿河如飛朝西南方滑去。到黃昏時找個小洞穴生火取暖，大睡一覺，醒來繼續行程，如此五天之後，項少龍進入魏境，朝中牟潛去。當他抵達黃河北岸，河水已是冰消凍解。心想只要見到淇水，可乘船沿河北去，至多一天時間，將可到達中牟。現在他唯一擔心的事是滕翼等已撤出中牟。那他便要再費工夫撐到咸陽去，糧食方面有可能出現短缺的問題。際此溶雪季節，天氣寒冷得教人無論穿多少衣物都有消受不起的感覺，換過體質較差的人早冷病了。正憂心忡忡，三艘大船在夕照下順流駛來。

項少龍心中一動，伏在一塊大石後用神遠眺。看清楚來船的旗幟，項少龍大喜撲出，站在最突出一塊大石上，點起火種，向來船打出秦軍慣用的訊號。船上的秦人立時驚覺，不斷有人擁上甲板，向他嚷叫。三艘船緩緩往岸旁平坦的泥阜處靠近。項少龍欣喜若狂，就像終生離鄉的浪子見到最親近的家人，甩掉滑雪板，拋下滑杖，沿岸狂奔迎去。前頭的巨舟首先靠岸，十多枝長桿撻過來，撐著岸阜，以免碰撞。

一陣雄亮的聲音隔遠傳下來道：「少龍！少龍！是我們啊！」

項少龍劇震下仆跌地上，認得是滕翼親切的聲音。接著更令他難以置信的是聽到紀嫣然、趙致的嬌呼和泣叫，還有昌平君的呼喚聲。項少龍乏力地把臉埋在泥土裡，心叫終於回到家了。

巨舟掉頭逆流而上，船艙的大廳裡，項少龍換上新衣，群星拱月般被眾人圍在正中處。紀嫣然和趙致因思念他而消瘦，此時又哭又笑，悲喜交集。

項少龍喝著兩女奉上的熱茶，對滕翼和昌平君道：「現在我明白什麼叫恍如隔世，我曾想過永遠再見不到你們。」

趙致又伏入他懷裡飲泣，嚇得他連忙好言撫慰。

紀嫣然的自制力比趙致好多了，平復過來，幽幽道：「我們曾想過自盡殉節，幸好接到消息，知你到了臨淄，大家歡喜得發狂。嫣然和清姊遂不顧一切晉見儲君，請他派人去齊國接你回來……」

昌平君激動的插入道：「儲君比任何人都緊張，立即要小弟拋下一切，趕往臨淄。只恨河水結冰，不過幸好如此，否則可能會互相錯過，我們成了白走一趟。」

滕翼道：「荊家村雖有人來報訊，可是我們怎麼等都不見到三弟回來，還以為三弟出事了。」

項少龍問道：「其他人好嗎？」

昌平君道：「我們與趙人達成和議，自中牟退兵，現在荊俊和桓齮仍在屯留。少龍此戰既平定蒲鷊之亂，又大挫趙人銳氣，功業蓋世。」

項少龍歎道：「功業若真能蓋世，周良和這麼多兄弟就不用客死異鄉。」

滕翼沉聲道：「戰爭就是這樣子，無論是勝是敗，難免會有傷亡，三弟不必自責。唉！李牧確是個人物。」

昌平君道：「呂不韋不是到了臨淄嗎？他當然不知你在那裡吧。」

項少龍苦笑道：「恰恰相反，我不單曾和他同席喝酒，還由他親送我往稷下宮與曹秋道決戰。」

眾人齊齊失聲道：「什麼？」

項少龍把臨淄的事娓娓道出，聽得各人心驚膽跳，瞠目結舌。其中關於小盤的身份危機，他當然仍瞞著不說。

趙致被引出興趣，忘了哭泣，本仍纏在他懷裡不肯離開，直至聽到善柔已作人婦，坐起來大發嬌嗔道：「柔姐怎會這樣許身別人又不告知我們的？」

項少龍忙解釋解子元乃理想夫婿，善柔作出很好的選擇，可是趙致總難釋然。

紀嫣然奇道：「你沒見到乾爹嗎？難道……」

項少龍繼續說他那曲折離奇的故事，到結束時，伸個懶腰道：「現在我只想好好睡一覺，更希望醒來時已身在咸陽。」

項少龍換上戎裝，卓立船頭，身旁除昌平君、滕翼、紀嫣然、趙致外，還有領大軍在途中與他會合的荊俊。近百戰船，在河道形成壯觀的隊伍。咸陽在一個時辰的船程內。白雪鋪蓋大地的景色換上初春的美景。白雲冉冉，江水粼粼，兩岸翠峰簇擁，綠樹幽深。項少龍凝望岸旁因船隊經過驚起的一群長尾藍鳥，想起過去數月的逃亡生涯，此刻不禁有像鳥兒們般海闊天空、任我翱翔的興奮感覺。唯一擱在他心頭的問題，是小盤尚未知吉凶的危機。

項少龍隨口問道：「近日有什麼大事發生？」

昌平君道：「韓王剛過世，由安太子繼位，遣使向我們求和。儲君著韓王安派韓非入秦，不知韓王安肯答應否？」

項少龍點頭道：「儲君一向欣賞韓非兄的治國理論，若韓非兄能在秦一展抱負，該是好事。」

紀嫣然卻歎了一口氣，但沒有說話。

項少龍欲問其故，昌平君壓低聲音道：「嫪毐更得太后寵幸，被封作長信侯後，俸祿與呂不韋相同，囂張得令人難以忍受。」

項少龍暗忖今年是小盤舉行加冕禮的時候，嫪毐和呂不韋大限亦至，只是他們不知道吧。靜心一想，朱姬和嫪毐的關係更形密切，可能是由兩個原因促成。首先是朱姬開始懷疑小盤不是她的兒子，其次是以為自己死了。朱姬無論在心理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一個男人作倚仗。

荊俊笑道：「這次三哥無恙歸來，必教一些人非常失望。」

趙致興奮地道：「夫君離家快兩年！你會想不到寶兒竟長得這麼般高大的。」

紀嫣然欣然道：「若不是為了寶兒，芳妹定會和我們同行，還害得小貞和小鳳不能隨行，她們為此哭了好幾天。」

項少龍又問起王翦。

昌平君低聲道：「這事見到儲君再說。」

項少龍愕然望向昌平君，後者向他打個眼色，項少龍只好把疑問悶在心裡。咸陽城出現前方。

項少龍悠然神往道：「終於回家了！」

小盤早得消息，親自出城迎接。

未來的秦始皇終於長大成人，留了一臉短鬚，胸背厚實，舉手投足，均具睥睨天下的帝皇威勢，驟眼下項少龍感到似乎在看著個陌不相識的人。昌文君、李斯、管中邪、烏廷芳、琴清和眾多公卿大臣傾巢而來，熱鬧隆重，卻不見嫪毐。鼓樂鞭炮齊鳴中，項少龍在眾人簇擁下，棄船登岸。

小盤排眾而出，扶起下跪施禮的項少龍，細審他消瘦了的容顏，歎道：「上將軍辛苦了！」

項少龍心中湧起奇怪的感覺，似乎兩人間再沒有以往那種親切的關係。這不但因小盤沒有預期中的激動，更因小盤的眼神內藏蘊某種令他難以索解的神色。其他人紛紛擁上來道賀，烏廷芳則不顧一切撲入他懷裡，琴清當然不能當眾這麼做，但眼內射出的情火，卻把項少龍的心燒熔了。

小盤與項少龍並排騎馬入城，接受夾道歡迎的人民歡呼，微笑道：「上將軍失蹤的消息傳回來後，家家戶戶為上將軍求神許願，希望上將軍早日安全回來，現在終給他們盼到。」

項少龍很想對他說及呂不韋的陰謀，卻知此時此地均不適宜談這天大的秘密，只好把說話忍在心裡，道：「呂不韋尚未回來嗎？」

小盤冷笑道：「他當然要趕在上將軍之前回來，上將軍在稷下宮的一戰確是精采絕倫，為我大秦爭得最大的光榮。你走後曹秋道親向齊王請罪，承認無能把你留下。上將軍知不知道齊王聽到此事後，當日就氣得病倒呢。」

項少龍訝道：「呂不韋回來了，那……唉！到宮內再說。」

小盤嘴角逸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一面揮手向群眾示意，淡淡道：「一切都在寡人掌握之內，回去才說吧！」

項少龍心中再泛起先前那種奇怪的感覺。闊別兩年，小盤威嚴大增，城府更深，再非昔日會說「師傅救我」的孩子。

在王宮的正廣場上舉行閱兵儀式後，項少龍和小盤避到書齋密話。

當說出有關邯鄲張力夫婦的事，小盤龍目生寒道：「好大膽！這奸賊竟敢向外人洩出此事，萬死不足蔽其咎。」

項少龍大訝道：「儲君好像早知會有此事似的。」

小盤微笑道：「別忘了寡人在嫪毐處布下茅焦這著棋子，嫪賊的一舉一動，怎瞞得過我。」

項少龍放下心頭大石，道：「儲君自該早有對策。」

小盤得意道：「若在知情之後，方派人去邯鄲，便趕不及了。幸好多年前寡人早想到此點，已解決了這件事。」

項少龍自心底生出寒意，沉聲問道：「儲君為何沒有告訴我？」

小盤避開他的目光，淡然道：「上將軍當時遠征外地，所以寡人一時忘了。」

項少龍窮追不捨道：「儲君怎樣處置他們？」

小盤有點不耐煩的道：「當然是予他們足夠的報酬，再把他們安置別地，教人找不到他們。」

項少龍直覺感到小盤在說謊，但若追問下去，大家會鬧得很不愉快，只好默默不語。兩人間一陣難堪的沉默。

好一會小盤打破僵局，歎道：「師傅不高興嗎？」

這句「久違了」的「師傅」，令項少龍心中一軟，有感而發道：「你變了很多。」

小盤虎虎生威的銳目往他瞧來，與他對視半晌，點頭道：「我是不能不變，要坐穩這個位置，更是不能不變，但對上將軍我則仍是那個小孩子。」接著有點難以啟齒的道：「除上將軍外，還有誰知道寡人的事呢？」

項少龍知他一直想問這句話，到此刻趁機問個明白。略一沉吟道：「除廷芳外，再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此事。」

他自然不肯將滕翼供出來。

小盤吁出一口氣，挨在王座處，仰首凝視上方的樑柱，輕輕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現在外面必是謠言滿天飛，若讓寡人知道有任何人提及此事，不理是誰，必殺無赦，還要抄家滅族，看誰再敢多言。哼！呂不韋、嫪毐！」

項少龍心中大懍，這句話雖似並非針對他，卻是小盤作的暗示，警告自己勿要再告訴第三個人，心中登時很不舒服。

小盤沒有再解釋，俯前低聲道：「寡人已秘密把王翦調回來，兩個月內返抵咸陽。」

項少龍皺眉道：「此事儲君沒請示太后嗎？」

小盤雙目寒芒閃閃，不屑道：「她既不把我當作兒子，我為何仍要看她的臉色做人。她在雍都更是肆無忌憚，與嫪毐的事弄到街知巷聞，天下誰不以此為笑柄，使我大秦蒙羞。」

項少龍知他痛恨朱姬洩出張力夫婦的事，淡淡道：「儲君該記得曾經答應過我的事。」

他指的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小盤都不得傷害朱姬一事。

小盤憤然往他瞧來，怒道：「到現在上將軍仍要維護她嗎？」

項少龍亦虎目生寒，盯緊他道：「是的！她總曾全心全意愛護你，扶持你，你亦曾把她視為生母，你若肯設身處地為她想想，該知她這麼做對她沒有半分好處，她仍然去做只是人之常情。」

小盤不知是否仍有點怕他，移開目光，看著堆滿案上的卷宗文件，道：「這裡大部份報告都或多或少與鄭國渠有關，最近寡人收到消息，鄭國可能是韓王派來的人，上將軍對此有何看法？」

項少龍見小盤故意岔到別的事上，不肯續談朱姬的事，強忍住怒氣，沉聲道：「臣下累了，想回家休息。」

小盤歎一口氣，苦笑道：「太傅動氣了！很多事我都不想這麼做的，但不這麼做卻是不成。太傅亦好應設身處地為寡人想想。」

他以另一官銜稱呼項少龍，立時又把兩人的距離再次拉近。

項少龍消了點氣，正容道：「儲君今年七月正式加冕為王，那時大權集於一身，太后還於儲君有何影響力呢？」

小盤沉下臉去，一字一字緩緩道：「上將軍可知那賤人將印璽交給嫪毐隨意使用，使寡人每晚睡難安寢？」

小盤真的變了，和朱姬的關係亦到了不可縫補的惡劣地步，否則怎會直呼其為「賤人」？項少龍為之愣然無語。

「砰！」小盤寬厚的手掌重重拍在案上，咬牙切齒道：「賤人為嫪毐生下兩個賊種，一個叫嫪政，一個叫嫪龍，上將軍說這是什麼意思？若非嫪賊與呂不韋勾結在一起，牽連太大，寡人忍不到七月就要將他碎屍萬段。」忽然怒容斂去，啞然失笑道：「上將軍可知嫪毐以『假父』自居，還說我這『假子』時日無多，他日將由他這假父加冕。哈！這蠢材瞪大眼睛都可做夢，寡人倒要看他怎樣收場！」

這番話他笑吟吟的說出來，比咬牙切齒更令項少龍心寒。忽然間他真的覺得很累，應付小盤竟比應付呂不韋還要吃力和辛苦，這怎是他把小盤帶來咸陽時想像得到的呢？

項少龍在一眾好友如李斯等前呼後擁下返回烏府，見到田氏姊妹各人，自有一番激動狂喜。項寶兒剛滿五歲，長得比一般小孩粗壯。纏著項少龍問這問那，說個不停，逗得他父懷大慰。烏應元領家人拜祭祖先，當晚大排筵席，張燈結綵，好不熱鬧。

酒酣耳熱時，對座的昌文君笑道：「無敵的曹秋道終非無敵，稷下學宮觀星台一戰，劍聖之外多了少龍這個刀君，看看東方六國還有什麼可拿來壓我大秦的？」

紀嫣然、琴清等帶同眾女眷向項少龍、滕翼、荊俊等遠征回來的諸將敬酒，項少龍等忙還禮回敬。

項少龍見到其中有與烏果結成夫婦的周薇，勾起乃兄周良與鷹王殉職的心事，慘然道：「可惜周良兄……」

周薇神色一黯，垂下頭去，輕輕道：「先兄一生人最大的抱負是訓練一頭鷹王出來，好在戰場上助大軍爭雄鬥勝，現在心願達成，死應無憾。上將軍不用介懷，他是不會抱憾泉下的。」

說到最後，秀目紅起來。

眾人知項少龍最重感情，忙設法岔開話題。成為荊俊夫人並育有一女的鹿丹兒問道：「上將軍會不會留在咸陽，還是返回牧場去呢？」

李斯打趣道：「荊夫人是否太善忘哩？別人或可稱少龍作上將軍，可是你卻要喚三哥或是三伯才對。」

眾人哄笑聲中，鹿丹兒卻把氣出在荊俊身上，狠狠瞪他一眼，低罵道：「是你不好！」

這話自是惹來滿堂哄笑，大大沖淡傷感的氣氛。宴後，眾人告辭離去，烏家的一眾領袖則聚在密室商議。紀嫣然於項少龍不在時，烏家一切對外事務實際全由她這智囊負責，故成唯一參加的女眷。

陶方首先發言：「少龍回來我們就安心。我曾見過圖先多次，證實呂不韋確與嫪毐是表面裝作不和，其實在暗中勾結，加上太后在背後支持，勢力膨脹得極快。而在呂不韋挑撥下，嫪毐長期留在雍都，所住宮苑與日用衣物、出門車馬，處處比照國君；凡須太后蓋璽的詔令，均先經他那對賊眼看過始發佈。」

紀嫣然點頭道：「由於太后的關係，雍都事實上已落在嫪毐手裡。在呂不韋的默許下，他秘密組織死黨，從各國招來大批死士，準備在七月儲君舉行加冕禮時舉事，此事確令人頭痛。」

項少龍道：「儲君早在嫪毐的陣營內布下茅焦這著厲害棋子，故對嫪毐奸黨所有舉動瞭若指掌，現已秘密召王翦回京，準備與嫪毐展開決戰。」

滕翼劇震道：「如今既有少龍在，何用召王翦回來？」

項少龍呆了一呆，首次想到這個問題，心中湧起寒意。眾人目光集中在他身上。

荊俊道：「儲君既肯親口告訴三哥此事，該沒有問題吧？」

紀嫣然秀目掠過複雜的神色，沉聲道：「每逢牽涉到王位權力，父子兄弟都沒有人情道理可言。夫君最大的問題是得人心，看看夫君這次回來，人民夾道相迎的盛況，可見一斑。」

烏果怒道：「儲君的天下是姑爺給他掙來及保住的，怎可……」

烏應元乾咳一聲，將他打斷道：「不要再說廢話，烏果你真不長進，經歷過趙人忘本的事後，仍有這種天真的想法。少龍現在等同另一個白起，想想白起是怎樣收場的！」然後續道：「幸好多年前我們已有決定，要遠奔塞外，建立自己的王國，現在終抵最後階段，殺呂不韋後我們立即離開秦國，此事由少龍全權處理。」

陶方也乾咳一聲道：「近來不知是誰造的搖，說儲君實非先王之子，亦非呂不韋之子，而是少龍秘密弄回來的，嘿，這些話太荒唐！」

紀嫣然奇怪的瞥項少龍一眼，垂下螓首，神情奇特。

滕翼是知道內情的人，一震道：「聽到謠言的人是否相信？」

陶方正容道：「現在秦國上下，除別有用心者，人人深信儲君乃承天命受水德的真命君主。區區謠言，能起什麼作用？問題是怕儲君聽到後心中不舒服吧！」

項少龍斷然道：「正如岳丈剛才所言，我們烏家的命運再不能隨別人的好惡喜怒決定，一切須掌握在自己手上。」

接著研究推敲全面撤走的細節，其後眾人各自回房休息。

紀嫣然卻將項少龍拉往園裡去散步，這蘭質慧心的美女道：「夫君是否感到儲君這兩年改變很大呢？」

項少龍正欣賞天上的明月，歎道：「當上君主的，誰能不變？」

紀嫣然道：「說得好！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不是你的警世名句嗎？儲君威權日增，性格愈趨陰沉難測。唉！李斯也變了很多，再不像以前般和我們烏家親近，少龍你若像以前般坦誠待人，很容易會吃上大虧的。」

項少龍呆了一呆，紀嫣然垂首道：「是廷芳告訴我的！」

項少龍愕然往她瞧去。

紀嫣然委屈地瞟他一眼道：「當日聽到你兵敗失蹤的消息，廷芳情急下把儲君的身份說出來，說儲君定會因此關係全力救你，所以你是不可為此怪責她的。唉！想不到你竟連我這作妻子的都瞞著。」

項少龍色變道：「還有誰知道此事？」

紀嫣然道：「當然還有致致知道，我已吩咐她嚴守秘密。少龍啊！若沒有此一事實，任他謠言滿天飛，仍不能影響你和儲君的關係，但現在當然是另一回事，少龍不可不防。」

項少龍點頭道：「多謝嫣然提點，這事我早心裡有數。夜了！我們回房休息吧！」

翌日項少龍、滕翼和荊俊三人天未亮起床趕赴早朝，到達議政殿，赫然發覺不但呂不韋在，嫪毐亦從雍都趕來，登時大感不對勁。群臣見到項少龍，紛紛過來問好，不過都有點欲言又止，神色古怪。

嫪毐擠到項少龍旁，把他拉到一角說話道：「聽得少龍遇險，我和太后擔心得要命呢。」

項少龍當然知他口不對心，卻不揭破，裝作感激道：「有勞嫪兄和太后關心。」

嫪毐忽地湊到他耳邊，還特別壓低聲音道：「不知是誰造的謠，這幾個月來，不斷流傳儲君非先王所出，而是少龍弄來的把戲。於是我向太后求證此事，經商議後，決定把在邯鄲曾收養儲君的窮家夫婦請回咸陽，以去天下之惑。」

項少龍裝作若無其事的答道：「結果如何？」

嫪毐雙目寒光一閃，盯著他道：「結果發覺在年半前，張力夫婦和左鄰右里數十戶人家，全部喪身在一場突然而來的大火中，四百多人不論男女老幼，無一生還，此事在邯鄲非常哄動，成為令人不解的懸案。」

項少龍立時手足冰冷，腦內一片空白，茫然無措。

嫪毐的聲音似在天外遠方般傳來道：「剛才我和仲父談起此事，仲父說少龍曾告訴他儲君早把張力夫婦接回咸陽享福，為何事實竟是如此？」

以項少龍的急智，一時亦無詞以對，幸好鐘聲響起，各大臣忙于歸班，項少龍答句「此事的確非常奇怪！」乘機脫身。

到小盤高踞龍座，接受文武百宮朝拜，項少龍仍是心神不寧，想著嫪毐剛才透露的可怕消息。他也猜到小盤會殺張力夫婦滅口，但做夢想不到左鄰右里無一倖免，可見小盤為保密而不擇手段，說不定去為他辦此滅口之事的人亦給處死。現在小盤心中，只有他項少龍和烏廷芳知道他身世的秘密，他會不會不顧恩情，把他幹脆滅口，好得後顧無憂呢？經歷過臨淄被眾好友出賣的經驗，他對人性有更深入的瞭解。小盤再非以前他認識的小盤，只看他在龍座上以帝君的姿態向群臣盛讚他項少龍平定蒲鷊之亂，以作為早朝的開場白，知他完全把握作為君主以威德服人的手段。

接著是呂不韋作他臨淄之行的冗長報告，說到一半，小盤揮手打斷他的報告，皺起龍眉道：「田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上台後，田單仍可保持他的權勢嗎？」

呂不韋的長篇大論被小盤硬生生打斷，臉上閃過不悅神色，沉聲道：「田建和田單均不足慮，唯一可慮者，是齊楚的結盟，這次田建能穩坐王位，楚人在背後出了很多力，所以老臣……」

小盤有點不耐煩地截斷他道：「田建此人究竟是野心勃勃之輩，還是只屬貪圖苟安的懦夫？」

項少龍心中大為懍然。小盤確是變了，變得更實事求是，不尚空言。只看他問這幾句話，都予人一矢中的之感。

呂不韋愕然半晌，皺眉道：「此事還有待觀察。」

小盤的目光落到項少龍處，聲調轉作溫和恭敬，柔聲道：「上將軍可否為寡人解此疑難？」

項少龍心中暗歎，只要自己幾句說話，即可決定齊人的命運，其中還可能包括自己深愛的善柔和好朋友解子元在內。

不過卻不能不答，尤其他現在和小盤的關係如此微妙。深吸一口氣，從容道：「田建現時實際上已是齊國的君主，一切事務由他主理，自然是希望有一番作為，可惜卻受齊國一貫崇尚空談的影響，對國內種種迫切的問題視而不見，更力圖與我修好，再無以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志。」

小盤大力一拍龍座的扶手，歎道：「有上將軍此言足矣，太尉何在？」

李斯應聲踏前一步，捧笏叩首道：「儲君賜示！」

小盤道：「立即給寡人選個說話得體的人，再挑選一團聲色藝俱佳的歌舞姬，送往臨淄給田建，賀他榮登太子，並贈之以寡人恭賀之詞。」

李斯領命回位。

小盤長笑道：「自桓公以來，齊人力圖和我大秦爭一日之短長，而三晉、楚、燕等不是聯我抗齊，就是聯齊攻我。這事遲早要作一個了斷，卻該是我們平定三晉和楚人後的事。」

眾臣在王綰領導下紛紛出言道賀，呂不韋和嫪毐則是臉寒如冰，不言不語。項少龍心中明白，小盤是在向群臣顯示誰是真正當權的人，同時故意落呂不韋的面子，暗有迫他們加速造反之意。此時呂不韋忽向旁邊的嫪毐打個眼色，而後者則向隔了十多個人的另一位大夫錢直暗施手勢。

錢直猶豫片刻，踏前叩首道：「微臣有一事稟上儲君。」

殿內立時靜至鴉雀無聲。

位於項少龍上首的昌平君湊到項少龍耳旁低聲道：「他是嫪毐的人，由太后下詔一手從低層提拔上來當大夫的。」

小盤不動聲息地平靜道：「錢卿有什麼話說？」

錢直口唇微顫兩下，誠惶誠恐地道：「近日咸陽有很多蜚短流長、風言風語，中傷儲君。微臣經調查後，發覺這些謠言蠱惑民心，影響很大……為此！微臣奏請儲君，可否任命微臣對此事作出調……」

小盤冷冷地打斷他道：「錢大夫究竟聽到什麼風言風語，寡人並不明白。」

錢直臉上血色立時退盡，跌跪地上，重重叩頭道：「微臣不敢說。」

小盤怒喝道：「幾句話都不敢說出來，如何助寡人處理國家大事？」

嫪毐見勢色不對，推呂不韋一記。

呂不韋迫於無奈，又恨錢直的不管用，乾咳一聲，正要說話，小盤大喝道：「任何人等，均不得代這蠢材求情，快把搖言給寡人從實道來。」

錢直早叩得頭破血流，顫聲道：「外面傳儲君不是先王所……微臣罪該萬死。」

小盤哈哈笑道：「原來是此事。」接著龍顏一沉道：「謠言止於智者，東方六國心怯，故意散播流言，誣蔑寡人，而錢直你竟將謠言當作事實，還說什麼影響人心？」

錢直嚇得屁滾尿流，叩首悲叫道：「微臣並沒有誤信謠言，微臣……」

小盤暴喝道：「給寡人立即把這奴材推出宮門斬首，族中男的全發放往邊疆充軍，女的充作官妓。」

在眾臣噤若寒蟬下，頻呼儲君開恩的錢直就那樣給昌文君和如狼似虎的禁衛拖出去，只餘下殿心一灘因叩破頭顱留下的血跡。呂不韋和嫪毐的臉色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殿內落針可聞，無人不因小盤難測的天威驚懍。還有幾個月小盤正式加冕為秦國一國之君，誰敢在這等時刻出言冒犯。項少龍整條脊骨涼沁沁的，小盤變得太可怕。

小盤回復平靜，淡淡道：「現在無稽的謠言終於傳至殿上，仲父認為該怎樣處理？」

呂不韋回復冷靜，沉聲道：「儲君說得好，謠言止於智者，只要我們不作理會，自會止息。」

小盤微微搖頭，表示他的不同意，再向眾人問道：「眾卿可有什麼良策。」

昌平君在項少龍耳旁道：「到我出場。」這才踏前稟告道：「臣下認為此事必須從速處理，請儲君降下聖諭，賜示萬民，以後不准有人私下談論此事，凡有違論者，罪及全族，告發者重重有賞，如此謠言自然平息。」

項少龍心中恍然，知道小盤早和李斯、昌平君等幾個近臣立下默契，要以雷霆萬鈞的高壓手段，平息風波。

小盤欣然道：「卿家此言甚合寡人之心，寡人登基在即，凡有人再談此事者，無論官職大小，均是居心叵測之徒，立斬無赦。」接著大喝道：「退廷！」

眾臣跪倒地上，恭送威權日盛的儲君。

小盤去後，項少龍待要離開，給昌平君扯著道：「儲君要見你。」

## 第十二章嬴政登基

小盤負手立在書房向著御園的大窗前，背著門口淡淡道：「寡人單獨和上將軍說幾句話，其他人在門外等候。」

李斯和昌平君領命退出，侍衛把房門在項少龍身後關上。

項少龍沒有施禮，氣定神閒地來到小盤身後，低聲道：「邯鄲那場燒死幾百人的大火，是否儲君遣人幹的。」

小盤歎道：「寡人是別無選擇，否則現在就不是寡人殺人，而是我兩個被人殺。」

項少龍立時無言以對，若從實際的角度去看，小盤這狠辣的手段是必要且是有效的，他項少龍亦想不到其他更乾脆的方法。那數百條人命，他項少龍須直接負起責任。若不是他以小盤冒充嬴政，這場災禍就不會發生。此時已是後悔莫及！又或者這就是命運？自捧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尚是首次感到後悔。

小盤柔聲道：「師傅現在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千萬不要惱我，沒有上將軍的支持，寡人會感到很孤獨的。」

他的稱謂由「師傅」和「我」，最後轉變回「上將軍」和「寡人」，有種非常戲劇性的變化味道。剎那間，項少龍似是經歷小盤由一個頑劣的小孩，轉變為威凌天下的秦始皇的整個過程，心中感到無與倫比的衝擊。

項少龍強壓下翻騰不休的激動情緒，淡然道：「今天微臣是來向儲君辭行的，待會微臣返回牧場，靜候大典的來臨。」

小盤劇震道：「上將軍仍不肯諒解寡人的苦衷嗎？」

項少龍搖頭苦笑道：「我怎會怪你，事實上你在政治的舞台上，做得比以前所有君主更出色，天下誰勝得過你？」

小盤重重舒出一口氣，轉過身來，龍目射出前所未有的異采，急促地道：「還有四個月，我正式登位，師傅若不怪我，請助我清除呂、嫪兩黨。」

項少龍心中一軟，歎道：「既有王翦，哪還須我項少龍？」

小盤嘴角逸出一絲充滿懾人魅力的微笑，搖頭道：「師傅誤會哩，我把王翦召回來，是因為他應該回來，且一旦師傅在齊有什麼三長兩短，寡人可賴王翦為上將軍報仇。」

項少龍沉吟片晌，道：「微臣回牧場，是想好好休息一段日子，也可以多點時間陪伴妻兒，儲君切勿想歪。」

小盤啞然失笑道：「只有上將軍敢叫寡人不要想歪，別人怎敢說。」接著正容道：「上將軍是否仍打算在寡人冠禮後退往北塞？」

項少龍凝望小盤威稜四射的龍目，沉聲道：「此為微臣最大的心願，儲君切莫阻撓。」

小盤苦笑道：「上將軍是寡人唯一不敢開罪的人，教寡人可以說什麼呢？現在寡人只有一個要求，是請你替寡人除去呂不韋和嫪毐。」

項少龍斷然道：「好吧！一個月後臣子重返咸陽，與他們的決戰將會展開。」

項少龍與荊俊、滕翼策馬馳上牧場內最高的山丘，俯瞰遠近暮春的美景。四周的景色猶如畫卷，駝馬牛羊自由自在的在廣闊的草原閒蕩，享受著豐沃土地提供的肥美水草。在清晨縹緲的薄霧下，起伏的丘陵谷地墨綠蔥蒼，遠山隱約朦朧，層次無限。間有瀑布從某處飛瀉而下，平添生趣。

滕翼仰望天際飛過的一群小鳥，歎道：「終於回來。」

項少龍卻注目正在策馬追逐為樂的紀嫣然、鹿丹兒、善蘭諸女和項寶兒等孩兒，油然道：「這次出征，最大的收穫不是立下什麼功業，而是學懂兩件事。」

荊俊大感興趣地追問。

項少龍道：「首先是學懂接受失敗，那可以是在你自以為勝券在握、萬無一失時發生的。」

滕翼猶有餘悸道：「李牧用兵如神，一日有此人在，我軍休想在趙境逞雄。」

項少龍歎道：「李牧在戰場上是不會輸給任何人的，儘管王翦亦難奈何他，可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終有一天他要敗於自己國中昏君奸臣之手，這是所有功高震主的名將的下場！」

滕翼愕然道：「少龍似乎很有感觸，可否說清楚點呢？」

項少龍道：「這正是我臨淄之行學到的第二件事，政治從沒有道理可言，為了個人和國家的利益，最好的兄弟朋友也會將你出賣。」

滕翼和荊俊露出深思神色。

項少龍道：「所以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否則一旦大禍臨頭，會在措手不及下把辛苦得來的東西全賠進去。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到時後悔就遲了。」

紀嫣然此時獨自馳上山丘，剛巧聽到項少龍最後兩句話，讚賞道：「夫君大人這兩句話發人深省，隱含至理，嫣然聽到可以放心！」

項少龍心中湧起無限柔情，看著來到身旁的紀嫣然，豪情奮起道：「最後一場仗我們必須打得漂漂亮亮，既幹掉呂賊，又可功成身退，到塞外安享我們的下半輩子。」

滕翼道：「不過假若儲君蓄意要對付我們，他將沒有任何顧忌，並不容易應付。」

荊俊劇震道：「不會這樣吧？」

紀嫣然向項少龍道：「我看夫君大人還是坦白告訴小俊為何會有這可能的情況吧！否則小俊會因把握不到形勢的險惡而出問題。」

荊俊色變道：「這麼說，謠言並非謠言。」

項少龍緩緩點頭，把小盤的身世說出，然後道：「此事必須嚴守秘密，小俊更不可告訴任何人，包括丹兒在內。」

荊俊吁出一口涼氣道：「只要看看那天儲君怒斬錢直，當知他為保住王位，是會不惜一切的。」

項少龍沉聲道：「我被人騙得多，很懷疑儲君亦在騙我，你們聽過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嗎？」

紀嫣然雖博覽群書，卻當然未聽過此事，一呆道：「是怎麼來的？」

項少龍暗罵自己又說多餘話，解釋道：「當兔子全被宰掉，主人無獵可狩，就把獵犬用來果腹。現在我們的情況亦是那樣，當呂、嫪兩黨伏誅，我們便變成那頭獵犬，最要命是我們乃知悉儲君真正身世的人，會威脅他王位的安穩。」

滕翼點頭道：「三弟有此想法，二哥我就放心。我們應否及早離開呢？沒有我們，呂不韋亦不會有好日子過。」

項少龍道：「若我們現在便走，保證沒有半個人可活著去見大哥。」

三人同時動容。

項少龍極目遠眺，苦笑道：「他是我一手帶大的，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心態。當年他尚是孩提之時，已懂用詐騙親手把趙穆刺斃，事後談起還得意洋洋。照我猜測，我們烏家的人中，定有人因受不起引誘，成為他的臥底，所以若有什麼風吹草動，絕逃不過他的耳目。」

荊俊雙目寒光爍閃，道：「如給我找出叛徒，立殺無赦。」

紀嫣然道：「兵不厭詐，若我們可尋出此人，該好好利用才對。」

項少龍道：「我們唯一逃走的機會，是趁儲君往雍都對付叛黨的天大良機，否則將是插翼難飛。」

滕翼哈哈笑道：「此言正合我心意。」

項少龍道：「儲君忌的是我，所以只要一天我仍在這裡，其他人要離開他絕不會干涉。我們盡量利用此一有利形勢，將包括廷芳、寶兒等大部份人先一步撤往塞外，儲君是沒法反對的，因為至少在表面上，他已許諾讓我離開。」

紀嫣然皺眉道：「但當我們要走，將不是那麼容易。」

項少龍向荊俊道：「現在我們烏家可用之兵有多少人？」

荊俊道：「加上新來依附的族人，去除出征陣亡者，共有二千一百多人，不過由於要護送婦孺往塞外去，留下者將少於此數！」

項少龍滿意地道：「人多反不便逃走，只要留下三百人該足夠；但這三百人必須是最精銳的好手和在忠誠上絕對沒有問題的人。此事由二哥和五弟去辦，我們人少一點，儲君更不會著意提防。」

紀嫣然沉吟道：「夫君大人有沒有想過，清剿叛黨之際，儲君會調動大軍，將雍都和咸陽重重包圍，那時我們人力單薄，有起意外變故來如何逃走？」

項少龍淡淡道：「儲君若要殺我，絕不會假他人之手，難道他可命四弟、昌平君、桓齮等來對付我嗎？試問他有什麼藉口呢？唯一的方法，是把責任歸於呂、嫪兩黨身上，例如通過像茅焦那種嫪黨的內鬼，布下陷阱讓我自己踩進去。只有到迫不得已之時，才會親自領兵來對付我，事後再砌詞掩飾。」

滕翼道：「三弟這番話極有見地，假若儲君全心對付我們，而我們中又有內奸，確令人難以應付。」

項少龍忽地岔開話題道：「我們怎樣可秘密在這裡作點安排，倘有猝變，可躲回牧場，再從容離開？那既可避過大軍襲擊，又可使儲君以為可以秘密地到這裡來處決我們。」

紀嫣然歎道：「逃走的最佳方法，當然是挖掘地道，問題是如何能夠保密？」忽又嬌軀輕顫道：「嫣然想到哩。」

三人大喜往她瞧來。

紀嫣然指著東南角近郊處妮夫人諸女的衣冠塚道：「若我們表面重建這座衣冠塚，內裡則暗建地道，用的是小俊新來的兄弟和嫣然的人，保證除鬼神之外誰都能瞞過。」

項少龍苦惱道：「問題是儲君知道我擅於用計，只要在攻打前派人守著各處山頭，我們能逃得多遠，由現在到加冕只餘四個多月，絕不能建一道長達數里的地道出來。」

荊俊獻計道：「這個易辦，以前尚是小孩時，我們敵不過鄰村的孩子，會躲進山洞裡。所以只要從地道逸走，再找個隱秘處躲上他娘的幾天，待大軍走後悄悄溜走，這方面由我負責。」

項少龍大喜道：「立即著手進行。」

當天下午，在烏應元主持下，舉行烏族的最高層會議，商定進行撤退計劃的所有細節。之後項少龍拋開一切，投進歡娛的家庭生活中。想起過去兩年的遭遇，就像一場大夢。不過夢仍未醒，只要記起二十一世紀時的自己，便難以不生出浮生如夢的奇妙感覺。三天後，琴清來了。項少龍忍不住將她擁入懷裡，以慰相思之苦。琴清臉嫩，更因有烏廷芳、趙致、田氏姊妹和紀嫣然等在旁偷看，掙又掙不脫，羞得耳根紅透。紀嫣然等識趣離開內廳，好讓兩人有單獨相談的機會。

項少龍拉她到一角坐下，愛憐地道：「清姊消瘦了！」

琴清垂首道：「人家這次來找你，是有要事奉告。」

項少龍一呆道：「什麼要事？」

琴清白他深情的一眼，接著肅容道：「最近政儲君使人在歌姬中挑選一個人，又命專人訓練她宮廷的禮儀，此事非常秘密，人家是在偶然一個機會下，見到廷匠為她縫製新衣，無意得悉此事的。」

項少龍皺眉道：「此事有什麼特別？」

琴清臉上現出害怕的表情，顫聲道：「這歌姬無論外貌體型，均有七、八分酷肖太后，噢！少龍，我很心寒呢！」

項少龍張臂抱著撲入懷裡的琴清，只覺整條中樞神經涼沁沁的。他立時把握到琴清猜想到的是什麼，小盤決定殺死朱姬，卻因朱姬終是他名義上的親母，殺她乃不孝不義的事，故以此偷天換日、李代桃僵之法，以惑其他人耳目。殺朱姬後，再以此女冒充朱姬，禁之於宮苑之內，瞞過秦國的臣民。琴清之所以害怕，因她並不知道朱姬實非小盤的生母。小盤再非昔日的小盤，他已變成狠辣無情的嬴政，舉凡擋在他前路的障礙，他都要一手去掉。當年他曾答應放過朱姬，現在他顯然並不準備守諾。自己該怎麼辦？對朱姬他仍有很深的內疚和感情。可是在現今情況下，他還可以有什麼作為？

琴清幽幽道：「儲君改變很大。」

項少龍沉聲道：「他對你怎樣？」

琴清道：「他對我仍是很好，常找人家談東談西，不過我卻感到他對你有別往昔。以前他最愛談你的事，但自你從臨淄回來後，他從沒在我面前說起你的事。唉！他不說話的時候，我不知他在想什麼。」

項少龍再一陣心寒，問道：「他知道你來牧場找我嗎？」

琴清道：「怎敢瞞他？他還囑我帶一批糕點來給你們。」

項少龍苦笑道：「殺我的頭都不敢吃他送來的東西。」

琴清猛地坐直嬌軀，色變道：「他敢害你嗎？」

項少龍抓著她香肩，柔聲道：「不要緊張，糕點該沒有問題，告訴我，若我到塞外去，你會隨我去嗎？」

琴清伏入他懷裡，抱著他的腰道：「你項少龍就算到大地的盡頭去，琴清也會隨伴在旁，永不言悔。」

緊擁她動人的香軀，項少龍的心神飛越萬水千山，直抵遠方壯麗迷人的大草原去，只有在那裡，他才可過苦盼足有十年的安樂日子。琴清小住三天，返回咸陽。現在項少龍完全清楚小盤的心意，為保持王位，他對殺人是不會手軟的。雖然仍很難說他敢不敢對付自己，但經過臨淄的教訓，項少龍再不敢掉以輕心。他保持每天天亮前起床練刀的習慣，勤習騎射。從烏家和荊族的子弟兵中，他們挑出三百人，當然包括烏言著、荊善這類一級好手，配備清叔改良後鑄制的鋼刀強弩，又由項少龍傳他們鋼針之技，日夜操練。烏應元等則開始分批撤走，今天輪到烏廷芳、趙致、周薇、善蘭、田氏姊妹、鹿丹兒、項寶兒等人，臨別依依，自有一番離情別緒。項少龍、滕翼、荊俊和紀嫣然陪大隊走了三天，折返牧場，忽覺牧場登時變得冷清清的，令人很不自在。

晚膳之時，滕翼沉聲道：「烏應恩是那個叛徒。」

眾人均感愕然。烏應恩乃烏應元的三弟，一向不同意捨棄咸陽的榮華富貴，不過仍沒有人想到他會作小盤的內奸。

紀嫣然道：「我一向很留意這個人，二哥怎可如此肯定？」

滕翼道：「因他堅持要留下來管理牧場，待到最後一刻撤走。這與他貪生怕死的性格大相逕庭，所以我特別派人秘密監視他和手下家將的動靜，發覺他曾多次遣人秘密到咸陽去。於是我通知陶公，著他差人在咸陽跟蹤其家將，果然是偷到王宮去作密報。」

荊俊狠狠罵道：「我從來不歡喜他。」

項少龍道：「幸好我們早有防備，不過有他在這裡，做起事來終是礙手礙腳，有什麼法子可把他和他的人迫走？」

紀嫣然道：「他只是受人蠱惑，又貪圖富貴安逸，故作此蠢事。只要我們針對他貪生怕死的性格，加以恫嚇，並讓他明白儲君絕不會讓人曉得他在暗算你的秘密，保證他會醒悟過來。」

滕翼皺眉道：「不要弄巧反拙，假若他反向儲君報告此事，儲君立知我們對他有提防。」

紀嫣然秀眸寒芒閃閃，嬌哼道：「只要我們將他的妻妾兒女立即全部送走，他還敢有什麼作為？這事交由嫣然處理。」

項少龍見紀嫣然親自出馬，放下心來，道：「明天我們回咸陽去，誰留在牧場看顧一切。」

紀嫣然苦笑道：「讓嫣然留下吧！否則烏果恐難制得住三爺。」

項少龍雖然不捨得，卻別無他法，時間愈來愈緊迫，尚有三個月就是小盤登基的大日子，屆時一切應在幾天內解決。

項少龍回到咸陽，第一件事是入宮見小盤。小盤如常地在書房接見他，還有李斯陪侍一旁。

行過君臣之禮，小盤道：「李卿先報告目下的形勢。」

李斯像有點怕接觸項少龍的眼神，垂頭翻看几上的文卷，沉聲道：「呂不韋大部份時間不在咸陽，名之為監督鄭國渠最後階段的工程，事實上是聯繫地方勢力，好在朝廷有變之際，得到地方的支持。」

項少龍故意試探他道：「管中邪呢？」

李斯仍沒有朝他瞧來，垂頭道：「管中邪剛被儲君調往韓境向韓人施壓，除非他違令回來，否則儲君加冕之日，他理該仍在遠方。」

小盤淡淡道：「他的箭術太可怕，有他在此，寡人寢食難安。他身旁的人中，有寡人布下的眼線，只要他略有異舉，將有人持寡人的聖旨立即將他處決。」

李斯迅快瞥項少龍一眼，又垂下頭去，道：「現在雍都實際上已落入嫪毐手上，他的部下人數增至三萬，盡佔雍都所有官職。」

小盤微笑道：「寡人是故意讓他坐大，使他不生防範之心，然後再一舉將他和奸黨徹底清剿。哼！讓他風流快活多一會又如何？」

李斯首次正眼瞧著項少龍道：「照儲君的估計，呂不韋會趁儲君往雍都加冕的機會，與嫪毐同時發動，控制咸陽。由於都衛軍仍控制在許商的手上，而昌文君的禁衛軍又隨儲君到雍都去，變起突然下，呂賊確有能力辦到此事。」

小盤接口道：「呂賊和嫪賊手上有太后的印璽，其他人在不明情況下，很易被他們所愚，作了幫兇都不曉得。」

項少龍淡淡道：「咸陽交由我負責，保證呂不韋難以得逞。」

小盤和李斯愕然互望。

好半晌小盤沉聲道：「沒有上將軍在寡人身旁，寡人怎能心安，咸陽該交由滕荊兩位將軍處理，上將軍須陪寡人到雍都去。」

項少龍早知他會有如此反應，心中暗歎，表面卻裝作若無其事道：「儲君有令，微臣怎敢不從。」

小盤皺眉瞧他好半晌，轉向李斯道：「寡人要和上將軍說幾句話。」

李斯看也不敢看項少龍一眼，退出房外。書房內一片令人難堪的靜默。

小盤道：「上將軍是否不滿寡人？很多事寡人是別無選擇，在迫於無奈下採取非常手段的。」

項少龍深深地凝視他，感覺卻像看著個完全陌生的人，輕描淡寫的道：「儲君打算怎樣處置太后？」

小盤一點不畏縮地與他對視，聞言龍目寒光大盛，冷哼一聲道：「到今時今日，上將軍仍要為那淫亂宮幃、壞我秦室清名的女人說話嗎？」

項少龍亦是虎目生寒，盯著他冷然道：「這是臣下對儲君的唯一要求，你要殺誰我不管，只請你念在昔日恩情，放過太后。」

小盤龍目殺機一閃即逝，卻不知是針對朱姬抑或是他項少龍而發。旋即回復冷靜，沉吟道：「只要她以後不再理會朝政，留在宮中，寡人絕不會薄待她，這樣上將軍可滿意吧。」

若沒有琴清透露出來的消息，說不定項少龍會相信他的說話，現在只感一陣心寒。

假如項少龍是孑然一身，無牽無掛，這一刻索性豁出去，直斥其口是心非。但想起滕翼、荊俊、紀嫣然等數百條人命，甚至烏族和荊族的人命都繫在自己身上，不得不忍下眼前這口惡氣。伴君如伴虎，一個不小心，立要招來殺身和滅族之禍，未來的秦始皇可不是容易對付的。

小盤語調轉柔，輕輕道：「師傅不相信我嗎？」

項少龍滿懷感觸地沉聲道：「儲君對應付呂、嫪兩黨的事早胸有成竹，哪還需要我效力？不若我今晚就走１

小盤劇震道：「不！」

項少龍亦是心中劇震，他這幾句話純是試探小盤的反應，現在得出的推論自然是最可怕的那一種。

小盤深吸一口氣道：「師傅曾答應我目睹我登基後才離開的，師傅要遵守信諾。」又歎道：「你不想手刃呂賊嗎？」

項少龍心知肚明如再堅持，可能走不出宮門去。裝出個心力交瘁的表情，苦笑道：「我若守信諾，儲君也肯守信諾嗎？」

小盤不悅道：「寡人曾在什麼事上不守承諾呢？」

項少龍暗忖兩年的時間變化真大，使自己和小盤間再沒有往昔的互相信任，還要爾虞我詐，口是心非。

他當然不會笨得去揭破小盤對付朱姬的陰謀，微笑道：「儲君若沒有別的事，微臣想返家休息。」

離開書房，李斯肅立門外，見到項少龍，低聲道：「讓我送上將軍一程好嗎？」

項少龍知他有話要說，遂與他並肩舉步，哪知李斯卻直至走到廣場，長長的整段路沒有半句說話。荊善等見到項少龍，牽馬過來。

李斯忽地低聲道：「走吧！少龍！」

接著神色黯然的掉頭回去。項少龍心中立時湧起滔天巨浪，久久不能平復。李斯乃小盤現在最親近的寵臣，憑他的才智，自能清楚把握小盤的心意，甚至從種種蛛絲馬跡猜出小盤的身份，至乎他兩人的真正關係，且推斷出小盤不會放過他項少龍。沒有朱姬，沒有項少龍，小盤可永遠保持他嬴政的身份。其他人怎麼說都不能生出影響力。這更是一種心理的問題，當未來的秦始皇見到他或朱姬，心中很自然會記起自己只是冒充的假貨。李斯才智高絕，故意在小盤前與自己畫清界線，暗下卻冒死以語帶雙關的「走吧！」兩字點醒自己。他心中升起一股暖意，感到不枉與李斯一場朋友。馳出宮門，有人從後呼喚。

項少龍回頭望去，昌文君單騎由宮門直追上來，道：「我們邊走邊說！」

項少龍奇道：「什麼事呢？你不用在宮內當值嗎？」

昌文君神色凝重道：「少龍是否要到塞外去？」

項少龍淡淡道：「我是個不適合留在這裡的人，因我最怕見到戰爭殺戮之事，你認識我這麼久，該知我是個怎樣的人。」

昌文君默然半晌，欲止又言的道：「儲君對這事似乎不太高興，說這樣會動搖軍心。」

項少龍心中一痛，低聲道：「不要勸我，我現在唯一後悔的事，是沒有在兩年前走，那我對大秦的記憶，將會是我在大草原上馳騁時，最值得回味的。」

言罷一夾馬腹，加速馳走，把愕然勒馬停下的昌文君遠遠拋在後方。烏舒等眾鐵衛忙加鞭趕來，一行十多騎，逢馬過馬，遇車過車，旋風般在日落西斜下的咸陽大道全速奔馳。項少龍到此刻終於對小盤死心，現在他心底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是如何助朱姬逃過殺身之禍。

自來到古戰國的世界裡，他每天面對的是各式各樣的鬥爭，鍛煉得心志比任何人都要堅強，縱使對手是秦始皇，他也絲毫不懼。但他絕不會低估小盤，因為他是當時代最明白他可怕處的人。在歷史上，秦始皇是個高壓的統治者，所有人最後無不要向他俯首稱臣。諷刺的是這歷史巨人，卻是由他一手培養出來的。項少龍很想仰天大叫，宣洩出心頭的怨恨。

他當然不可以這樣做，他還要比以前任何一刻更冷靜，更沉著。只有這樣，他方有希望活著到塞外去過他幸福的新生活。假設朱姬肯跟他走，他會帶她一起離開，以補贖欺騙她多年的罪疚。

項少龍前腳踏入烏府，已給陶方扯著往內廳走去，不由大奇道：「什麼事？」

陶方神秘兮兮地微笑道：「老朋友來了！」

剛步入內廳，滕翼正陪兩位客人說話，赫然竟是圖先和肖月潭。項少龍大喜奔過去，拉著兩人的手，歡喜得說不出話來。

圖先雙目激動得紅起來，道：「我事先並不知道月潭忽然到咸陽來，所以沒有先通知各位。」

肖月潭亦是眼角濕潤，微笑道：「老哥曾在臨淄拿少龍的命去作賭注，少龍不會怪老哥吧！」

滕翼笑道：「賭贏自然是另一回事！」

項少龍苦笑道：「老哥對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要大。幸好我跑得快，否則今天將不能在此和兩位握手言歡。這叫三十六著，走為上著。」

眾人一陣哄笑。

圖先歎道：「說得真好，走為上著，我們剛才正是研究如何離開這風雨飄搖的是非之地。」

陶方笑道：「坐下說！」

到各人坐好，肖月潭道：「這次我來咸陽，是要親眼目睹呂賊如何塌台，不過剛才與滕兄一席話後，始知少龍處境相當不妙。」

項少龍見到肖月潭，心中的愁苦一掃而空，代之是奮起的豪情，哈哈笑道：「能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是真正的好漢子，現在有肖兄來助我，何愁大事不成。」

圖先欣然道：「見到少龍信心十足，我們當然高興，縱使形勢如何險惡，我們仍是鬥志高昂，現在呂賊敗勢已成，問題只在如何安抵塞外，好過我們的安樂日子。」

陶方接口道：「剛才圖管家詳細分析呂賊的處境，他現在僅餘的籌碼，只有仍握在手上的都衛軍、管中邪的部隊、一萬五千名家將和與他同流合污的嫪黨，至於其他一向與他勾結的內外官員，有起事來都派不上用場，所以只要我們作好部署，定可將他迫上絕路，報卻我們的深仇。」

肖月潭肅容道：「問題是我們如何可在手刃呂賊後，安然離開。」

項少龍微笑道：「本來我還沒有什麼把握，現在老哥大駕到，當然是另一回事。」

肖月潭苦笑道：「不要那麼依賴我，說不定我會教你們失望。」

項少龍壓低聲音道：「老哥有沒有把握變出另一個項少龍來呢？」

眾人齊感愕然。

項少龍欣然道：「烏果此人扮神像神，裝鬼似鬼，身型與我最為相近，只要老哥有方法將他的臉孔扮成我的模樣，我有把握騙倒所有人，以暗算明的去對付敵人。」

肖月潭在眾人期待下沉吟半晌，最後斷然道：「這是對我肖月潭的最大挑戰，雖然難度極高，我仍可保證不會讓少龍失望。」

項少龍一掌拍在几上，哈哈笑道：「有老哥這句話，整個形勢頓然改觀。我們第一個要殺的人是管中邪，此人一去，呂不韋就像沒牙的老虎，再不能作惡。」

滕翼點頭同意道：「對！若讓此人拿起弓矢，不知有多少人可以活命？」

陶方道：「可是現在我們擔心的，卻非呂不韋而是嬴政。」

項少龍淡淡道：「這正是我需要有另一個項少龍的原因。」

肖月潭嘴角飄出一絲微笑，與圖先交換了個眼色，笑歎道：「少龍確是了得，騙得我們那麼苦。」

就在這一刻，項少龍曉得肖月潭和圖先已猜到了小盤不是真的嬴政，而這正是小盤要殺自己的原因。凡是深悉內情者，均知空穴來風，非是無因。只有當項少龍不在人世，小盤始能根絕害得他早晚不安的禍患。他和小盤的決裂，是命運早注定的，沒人能夠改變。

接著的十多天，項少龍如常上朝，卻謝絕一切應酬，全力訓練由三百人組成堪稱特種部隊中的特種部隊的精銳。他們的裝備是當時代最超卓的，原先的設計來自他這二十一世紀的裝備專家，再經過清叔為首的越國巧匠多番改良，使他們變成類似武俠小說描寫中的高手，精擅使用諸般厲害暗器、武器以及攀牆越壁、潛蹤匿跡之術。這天黃昏，紀嫣然偕烏果從牧場來了，帶來好消息。

美麗的才女道：「烏應恩在嫣然軟硬兼施下，終承認暗中向儲君提供消息，卻辯稱全是為烏家著想，因為儲君只是要求他設法令我們打消退往塞外的念頭。」

滕翼冷笑道：「叛徒自有叛徒的藉口。」

紀嫣然道：「嫣然倒相信他的話，因當嫣然指出儲君可能因夫君功高震主，動了殺機，他駭得臉青唇白，還把與他接觸的人供出來。」

項少龍沉聲道：「是誰？」

紀嫣然道：「那人叫姚賈，夫君認識這個人嗎？」

項少龍點頭道：「他是李斯的副手，專責聯絡各國的責任，最近剛由齊國出使回來，是個很有才智的人。」

紀嫣然道：「恩三爺現在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答應全面與我們合作。為了安全起見，嫣然把他原本的家將和手下全體送往塞外，免得其中有人私下被姚賈收買。」

項少龍道：「烏應恩最大的作用，是可令儲君以為我們待諸事完成後，才會撤往塞外。」

滕翼沉聲道：「若我是這個忘恩負義的小子，會在雍都借嫪毐之手把你除掉。那時他還可借為你復仇為名，對嫪黨大事討伐，一舉兩得。」

項少龍笑道：「總言之我們不可讓他知道我們殺呂不韋後立即開溜，便達到惑敵的目的。」轉向紀嫣然道：「嫣然的思慮比我兩兄弟縝密得多，可否編造一些消息，一點一點地在冠禮前這段時間內，慢慢漏給姚賈知道。最好是要他經一番推敲，始猜得出我們須他轉告儲君的故事。」

紀嫣然白他一眼道：「不要猛捧嫣然，人家盡力而為吧！」

滕翼道：「尚有兩個多月，便要到雍都去，三弟究竟有何殺呂不韋後從容脫身的妙計。」

項少龍歎道：「我先要見朱姬一面，再決定細節。」

紀滕兩人大吃一驚。

滕翼勸道：「現在嫪毐視你如眼中釘，假設你到雍都去，說不定會出事。且若被儲君知道，更激起他的凶念。」

紀嫣然亦道：「太后不是以前那個太后，甚至會誤會你殺她的真正兒子來偷龍轉鳳，故你不宜去見她。」

項少龍倒沒想過這一點，心中一陣不舒服，說不出話來。

滕翼拍拍他的肩頭安慰道：「只要對得住天地良心，哪管別人怎樣看我們。」

項少龍苦笑道：「我正是為自己的良心，故想去見朱姬一趟，希望使她得免大禍。」轉向紀嫣然道：「可否把清姊請來，我希望能透過她秘密約見朱姬。」

紀嫣然玉臉一寒，氣道：「你這人想定的事，總是一意孤行。朱姬為嫪毐生下兩個野種，難道她肯捨棄兩個兒子陪你走嗎？現在我們自顧不暇，你仍要節外生節？廷芳和致致走時，曾著我千萬不可讓你去作危險的事，若你要去見那女人，先將紀嫣然休了吧１

項少龍自認識紀嫣然那天開始，尚是首次見她如此疾言厲色，嚇得噤若寒蟬，不敢辯駁。

滕翼點頭道：「這次二哥也幫不了你，尤其此事關係到家族的存亡，三弟務要聽嫣然的話。」

項少龍無奈下只好答應。紀嫣然這才消氣。接著的一段日子內，項少龍一面全力訓練手上那支三百人的勁旅，另一方面指導烏果如何扮作自己，務求要連小盤、李斯等熟人也可瞞過。唯一的破綻是聲音，幸好紀嫣然想出一計，是由項少龍在適當時候裝病，那就算聲音沉啞一點仍不會啟人疑竇，更可不用說那麼多話，一舉兩得。這晚肖月潭由牧場回來，借去一套項少龍的官服，把烏果關到房裡，眾人則在外面靜心等候，看看烏果會變成什麼樣子。眾人到現在仍不大清楚項少龍為何要找烏果喬扮自己，荊俊忍不住說出心中疑問。

項少龍答道：「我第一個要騙的人是呂不韋，儲君打定主意要呂不韋留守咸陽，以呂不韋的作風，定趁這時機設法除去二哥和五弟，只要我……咦！」

紀嫣然、滕翼和荊俊齊吃一驚，瞪著臉色微變的他。

項少龍神色凝重地道：「你們說會不會管中邪也用同一方法潛回咸陽來呢？否則在此離加冕禮只有一個月的關鍵時刻，他怎肯仍留在外地？」

滕翼道：「沒有肖兄的妙手，憑什麼變出另一個管中邪來？」

紀嫣然道：「若呂不韋早有此計，要找個與管中邪相似的人，再由旁人加以掩飾，當可魚目混珠，所以夫君大人所猜的，是大有可能。」

項少龍向剛進來的陶方說出他的猜測，道：「通知圖總管，請他留意此事，只要我們把握到管中邪的行蹤，行事時第一個殺的就是他，然後輪到韓竭等人。」

荊俊道：「剛才三哥的意思，是否想讓呂不韋以為三哥是陪儲君到了雍都，其實你卻是留在咸陽對付他？」

項少龍點頭道：「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我可以不在儲君的監視下放手而為。」

滕翼道：「但我們須作出周詳的部署，設法把烏果從雍都接走，否則恐怕這小子性命難保。」

肖月潭的聲音響起道：「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只要假少龍變回真烏果，逃起來方便多了。」

眾人心大心小的朝敞開的房門瞧過去，只見肖月潭和另一個「項少龍」緩步而出，無不拍案叫絕。

烏果扮的項少龍向各人唱一個喏，作狀摸往並不存在的百戰寶刀刀柄，喝道：「呂賊你給我跪下，我項少龍等著斬你的臭頭，等足七年哩！」竟見連聲音語調都裝得有七、八分相似。

眾人轟然大笑。

紀嫣然嬌笑道：「沒有可能的，怎可會肖似成那樣子？」

烏果朝紀嫣然訝道：「娘子你竟不認得夫君大人，糊塗至此，小心為夫休了你。」

當然又是逗得哄堂大笑，陶方更辛苦得捧腹彎腰。

紀嫣然喘著氣笑道：「你敢休我，我一劍宰掉你。」

項少龍看得心生感觸，烏府兩年多來還是首次這麼洋溢著歡樂的笑聲。

烏果擺出個吃驚狀，失聲道：「娘子那麼凶，為夫遷就點認錯好哩。」

紀嫣然沒好氣和他瞎纏下去，對肖月潭道：「肖先生不愧天下第一妙手，竟弄得如此神乎其技？」

肖月潭愛不釋手地欣賞自己的傑作，輕描淡寫的道：「我費五天工夫，以木材雕出少龍的頭像，再以秘方配製出膜料複製出這張假臉，上色和一番手腳後，另一個項少龍立告面世。」

荊俊讚歎道：「以後我若未驗明對方的正身，再也不敢相信對方是否真的是那個人。」

肖月潭笑道：「沒有烏果，任我三頭六臂，都無計可施。這傢伙的體型大致和少龍相若，只是肩頭窄些兒，於是我在他衣服內加上墊子，掩飾破綻。」

紀嫣然掩嘴嬌笑道：「不過他仍要學習怎樣走路才成。」

烏果仰天打個哈哈，大步踏出，學著項少龍的姿態來回走動，果然唯肖唯妙。

項少龍整個人輕鬆起來，忽然間，他知道主動重回手上，再不是處於完全捱打的劣勢裡。

項少龍和肖月潭兩人坐在亭內，同賞園上美麗的星空，無限感觸。

肖月潭歎道：「生命真奇怪，上一刻我們似乎仍在臨淄，忙於應付各式各樣的人物和危機；這一刻已置身咸陽，同樣是想著如何溜走。但這一趟卻有一了百了的感覺，心情好多哩。」

項少龍點頭道：「有老哥在旁指點，我更是信心十足，有把握安然抵達塞外，去過我們渴求已久的新生活。」

肖月潭沉吟片晌，正容道：「我們知道嬴政絕不會讓呂不韋這深悉他身份隱情的人活下去，我雖然很想看呂不韋如何黯然收場，可是那多多少少要冒上風險，那我們是否該早一步離開？豈非可省去很多煩惱嗎？」

項少龍道：「我曾想過同一的問題，卻因兩個原因打消念頭。首先是家族的撤退仍須一段時間可以徹底完成，其次是我怕嬴政暗中另有佈置，只要我露出離開的動靜，會在途中攔截我們，那時儘管幹掉我，仍可向外宣稱我已離開。所以我們必須等待最佳時機溜走，那該是嬴政行加冕禮的一天，而為自保，我們必須對呂不韋主動出擊，否則將死無葬身之地。」

肖月潭點頭同意道：「都是少龍想得周詳。」

項少龍苦笑道：「我的思考怎及得上老兄，只不過沒人比我更明白嬴政的厲害和狠辣，一個不小心，會有舟覆人亡之險。」

肖月潭道：「你準備怎樣對付呂不韋？」

項少龍正容道：「正要向先生請教。」

肖月潭捋鬚微笑道：「該說向圖公請教才對，世上還有誰比他更明白呂不韋的虛實和手段，他靜候這麼多年，等待的是這一刻。」

項少龍欣然道：「那此事全交由兩位籌謀策劃，我們則為整裝候命的兵將。」

仰頭望往燦爛的夜空，心想以圖先的老到，肖月潭的智謀，該很快可瞧見塞外的星空。

翌晨天未亮烏府各人早已起來，聚在園中練武。項少龍耐心指導烏果使用式樣與百戰寶刀相同，由清叔特別打製的另一柄寶刀。此刀鋼粹雖仍與百戰刀有一段距離，已勝過清叔的其他製品。烏果本身是特級高手，無論姿態氣勢，都似模似樣。滕翼拿著墨子劍和他對打，這傢伙到百多招後，始露出敗象。烏言著、烏舒、荊善等鐵衛拍手叫好。

項少龍把烏言著召到身旁，道：「眾鐵衛以你最沉著多智，這次你們陪烏果到雍都去，記得保命要緊，若見勢色不對，借勾索之便，立即逃回來。」

烏言著道：「項爺放心，陶公在兩年前已派人潛往雍都，不但摸清形勢，還做下種種佈置，可以在危急時接應我們。」

旁邊的紀嫣然笑道：「烏果詭計多端，從來只有他佔人的便宜，想暗算他是難比登天，少龍放心。」

項少龍對烏果信心十足，否則不會讓他去冒這個險。卻特別提醒烏言著道：「儲君必會等到最好時機，才會對我施展暗算的手段，那當是在與嫪黨正面衝突時發生，否則怎能把責任推到嫪黨身上去。」

紀嫣然插入道：「若有方法把面具安到另一具身形酷肖夫君大人的屍首處，那就可暫時把儲君騙過。」

烏言著精神一振道：「這事我們看著辦，不一定是沒有可能的。」

這時烏果氣喘喘的來到三人身前，得意洋洋道：「我的百戰刀法如何？」

紀嫣然笑道：「你項爺哪有如你般喘得像快要斷氣的樣子呢？」

烏果嘻嘻笑道：「別忘記我的病仍未痊癒，喘些氣是正常嘛！」

紀嫣然點頭道：「還是你了得，我差點忘哩。」轉向項少龍道：「夫君大人最好讓肖先生弄點病容出來，讓儲君看到，到要裝病倒時當更有說服力。」

烏果道：「初時只須裝出疲累的樣子，然後逐分加重病容，更是萬無一失。」

項少龍暗忖這叫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正要答話，陶方領著一人急步走來，眾人愕然瞧去，無不喜出望外。來的竟是久違的王翦，秦國縱橫無敵的絕代神將。

王翦比以前黝黑結實，整個人變得更有氣勢和沉著，顧盼間雙目神光電射，不怒而威，不愧蓋代名將的風範。

這時他臉上掛著真誠的笑意，先把項少龍擁個結實，長歎道：「三哥可知小弟是如何掛念你們？」

滕翼和荊俊齊撲過來，四個義兄弟摟作一團，使人感動得生出想哭的衝動。

王翦哈哈一笑，分別與滕荊擁抱為禮，道：「少龍瘦了點，神采卻更勝昔日我離開咸陽之時。」轉向紀嫣然道：「三嫂也漂亮了。」

眾人圍攏過來，紛紛與縱橫無敵的神將拉手致意。

項少龍道：「四弟何時回來的，見過儲君嗎？」

王翦道：「看看我這身便服，當知我是秘密回來，不知如何，我總覺先來和你們打個招呼，然後去見儲君會妥當一點。」

眾人大訝，紀嫣然道：「四叔為何有此想法？」

王翦沉聲道：「事實上三天前我早回來，卻苦忍著留在城外秘處，只遣人回來打聽消息，為的是怕呂嫪兩黨假傳旨意召我回來，豈知聽到的卻是別的消息，三哥和儲君近來似乎不大融洽。」

滕翼問道：「四弟聽到什麼消息？」

王翦道：「首先是儲君似是不贊成三哥與族人往塞外去，其次是儲君和三哥疏遠，不像從前般事事找三哥商量。」

荊俊歎道：「四哥的耳目非常靈通。」

項少龍心內下個決定，道：「我們進去再談。」

在內廳坐好，王翦冷哼一聲道：「這次我帶了三萬精兵回來，都是十中挑一的精選，且無人不為我王翦效死力，區區賊黨，只要我動個指頭，保證他們全軍覆滅。」又歎道：「但我卻擔心儲君，更擔心他會對三哥不利，儲君隨著年歲的增長，變得令人難以捉摸。」

眾人心知肚明，王翦必是聽到有關嬴政身世疑團的消息，始會有此推論。只不過怕項少龍尷尬，同時也為表白對項少龍的信任，所以不直接說出來。嬴政斬殺錢直的事，轟動全國，王翦沒有理由不知道。陶方、紀嫣然、荊俊、滕翼、烏果五個人十隻眼睛，全集中到項少龍身上，由他決定怎樣對王翦說這件事。

項少龍微微一笑道：「四弟不愧大秦頭號猛將，甫回咸陽就把情報做得這麼準。」

這等若肯定王翦的推測。

王翦雙目寒芒烈閃道：「我對付的只是懶用腦筋的匈奴，三哥面對的卻是東方五國的聯軍，怎到我王翦當頭號名將。」又斬釘截鐵的道：「三哥想要我這四弟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放心說吧！」

項少龍哈哈大笑，探手抓著他寬厚的肩頭，欣然道：「我要四弟蕩平呂嫪兩黨，再助嬴政統一天下，建立秦朝大業，而四弟則成曠古爍今的不世名將。」

王翦與他對視片晌，啞然失笑道：「英雄好漢，永遠是英雄好漢，各位兄嫂快看看我的三哥，誰比他有更廣闊的胸襟，更能不為功名利祿所困，小弟自愧不如。」

眾人心中感動，明白王翦的意思。要知現在秦國的兩位上將軍，正是項少龍和王翦，兩人在秦國朝內朝外聲望崇高，情況在軍中尤甚。如若兩人聯手起來，肯定有對抗嬴政的力量。項少龍卻一口的回絕王翦的提議，使秦國免去內戰的危機。他們卻不知項少龍早從歷史已發生的事實認識到，根本沒有人可鬥得過秦始皇的，所以想都不敢朝這方向想。

如此地贏得王翦的讚美，項少龍汗顏道：「四弟勿要捧我，我還有很多地方倚仗你呢。」

王翦肅容道：「儲君可能是我大秦歷來最具手段謀略的君主，李斯更可比得上商鞅。可是決勝沙場，我王翦除三哥和李牧外，誰都不怕。不過玩陰謀手段，卻是防不勝防，三哥有什麼打算？」

項少龍道：「四弟知不知道儲君的軍力佈置？」

王翦乾脆地答道：「儲君的主力仍是禁衛軍和都騎軍，近年禁衛軍不斷招納新人，兵力達五萬之眾，無論訓練、裝備和俸祿，都遠勝他人，且對儲君忠心耿耿，三哥要防的應是他們。」

項少龍想起那天昌文君由皇宮追出來，勸自己勿要離開，給自己斷然拒絕的情景。想到昌平君和昌文君終是王族，血濃於水，有事起來將站在小盤的一方。

王翦續道：「儲君這次對付叛黨，本應把桓齮調回來方是正理，他卻反把安谷傒從楚邊界召回，只從這點，我便推知他確有對付三哥的念頭。」

滕翼愕然道：「安谷傒回來了，為何我們全不曉得？」

王翦沉聲道：「此乃儲君的一著暗棋，我仍弄不清楚谷傒兵力的多寡，只知他離開邊疆，駐紮在咸陽和雍都間某處，只要接到王令，在一天時間內可到達咸陽或雍都。」

安谷傒像昌平君和昌文君般，是王族的人，有事起來，只會站到嬴政的一邊，難怪王翦看出嬴政有對付項少龍的心意。

項少龍從容道：「管他有什麼佈置，只要四弟可保著假的項少龍從雍都溜走，其他一切我們有應付的能力。」

烏果笑道：「那即是要翦爺好好照顧小子脆弱的小命。」

王翦瞠目結舌的看著烏果，紀嫣然迅快地用她悅耳的聲音解釋一遍。

王翦擔心地道：「若給人看破，三哥豈非犯下欺君之罪？」

滕翼苦笑道：「這個險是不能不冒的，若四弟看過烏果的扮相，必然信心倍增。」

紀嫣然接入道：「何況你三哥還會裝病，更易掩飾。」

王翦道：「最好在中途調包，便萬無一失！」

項少龍欣然道：「有四弟之助，我們信心十足，四弟不宜久留。」

雙方研究如何保持緊密聯繫的方法後，王翦悄悄離開。項少龍往找肖月潭，後者正坐在銅鏡前把自己扮成個老頭兒，遂把王翦的情況向他報上。

肖月潭點頭道：「只看他的氣度相格，知此人著重義氣，不畏強權。有他暗中出力，我們逃走的勝算將以倍數增加。」

旋又奇道：「你不用上早朝嗎？」

項少龍道：「這正是我來找你的原因，麻煩老哥給我塗點什麼的，好讓我看來似是發病的樣子。

肖月潭啞然失笑道：「少龍太低估嬴政，若聞知你病倒，派個御醫來表面為你治病，實則卻是查探你有沒有弄虛作假，少龍立要無所遁形。」

項少龍大吃一驚道：「那怎辦好！」

肖月潭瞧瞧天色，道：「幸好尚有一點時間，因為嬴政怎都要待早朝後，才能命御醫來此，我立即去弄一些草藥回來，服後保證你的脈搏不對勁，卻不用傷身，愚弄嬴政，教他不起疑心。」

對肖月潭的知識和手段，項少龍早佩服得五體投地，暗暗慶幸若非呂不韋害得他生出異心，今日勢將成為自己的心腹大患。當日下午，小盤果然不出肖月潭所料，派兩名御醫來為項少龍診病，陪同的還有昌平君。兩名御醫輪流為他把過脈，一致判定他是過於勞累，患上風寒。項少龍心中一動，又再細心誘導，更使他們深信病根是在兵敗逃走，亡命雪地時種下的。御醫退出房外，昌平君坐到榻沿，歎一口氣，愁容滿臉，欲言又止。

項少龍裝作有氣無力的道：「君上有什麼心事？」

昌平君歎道：「唉！現在我心情矛盾得很，既想少龍繼續臥病在榻，但又希望少龍即時回復健康，唉！」

項少龍心中一熱，握緊他的手，壓低聲音道：「一切我明白，君上不用說出來。」

昌平君劇震道：「你……」

項少龍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沉聲道：「伴君如伴虎，此事自古已然。我們不要再談這方面的事，嬴盈開心嗎？端和待她如何？」

昌平君熱淚盈眶，毅然道：「我們之有今日，全賴少龍的提攜，若我兄弟在少龍有難時袖手旁觀，仍算是人嗎？何況根本是儲君不對。」

項少龍心中感動，柔聲道：「這種事沒有對錯的問題，也不該因此對儲君生出憤怨之心，小弟自有保命之計。」

昌平君以袖拭去淚漬，沉吟片刻後道：「少龍要小心一個叫尉僚的人，他是魏國大梁人，入秦後成為儲君的客卿，現在尚未有任何官職，極得儲君看重，很多不讓我們知道的事，都與他商量。此人智計過人，精於用兵，曾著有《尉僚子》的兵書，主張『並兼廣大，以一其制度』，甚合我大秦一統天下的主張。儲君或者是受到他的影響，故把統一放在大前題，一切妨礙統一大業的人事均要無情剷除。」

項少龍明白過來，昌平君是暗示小盤為保持王權，故不擇手段的把自己除去，證諸他希望自己臥病下去，正是點出自己如若隨同小盤往雍都去，必然性命難保。項少龍又聽出尉僚雖沒有官職，卻是小盤欽定來處理自己的人，因為小盤其他得力手下，無不與自己有過命的交情。所以要對付自己，必須借助「外人」之力。

昌平君又道：「少龍有沒有發覺李斯變得很厲害呢？我們現在都不歡喜他，此人太過熱衷權勢。」

項少龍再一陣感動，明白昌平君是要自己提防李斯。只有他真正明白李斯，李斯其實是熱衷於統一天下的理想，那是他最重視的事，所以不得不對小盤曲意逢迎。不過只要看他冒死勸自己逃走，可知他內心仍對自己有著不顧一切的真摯感情。

項少龍拍拍昌平君的手背，微笑道：「回去向儲君報告吧！告訴他無論如何我都會隨他到雍都去的。」

昌平君目瞪口呆時，見項少龍向他連眨眼睛，雖仍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總知道項少龍胸有成竹，會意過來，茫然去了。

接著的三天，小盤每日派御醫來瞧他。這時離出發雍都尚有十天時間，項少龍裝作漸有起色，帶著少許病容，入宮謁見小盤。小盤知他到來，親自在宮門迎接，演足了戲。一番噓寒問暖，小盤把他接到書房，閉門密議。

未來的秦始皇鬆一口氣道：「幸好上將軍身體復元，否則沒有上將軍在寡人身邊運籌帷幄，對付奸黨，那就糟透。」

項少龍深深地瞪了由自己一手帶大的秦君一眼，心中百感叢生，一時不知是愛是恨，糾纏難分，依肖月潭的指點沙啞著聲音問道：「一切預備好嗎？」

小盤點頭道：「萬事俱備，王翦回來哩，手上共有三萬精兵，人人驍勇善戰，寡人著他先潛往雍都附近，好依計行事。」

項少龍皺眉道：「依什麼計？」

小盤有點尷尬的道：「據茅焦的消息，嫪毐準備在加冕禮的當晚，趁舉城歡騰，人人酒酣耳熱之際，盡起黨羽，發動叛變，那時王翦將會把雍都圍困，教嫪黨沒有半個人逃得出去。」

項少龍故作不滿道：「王翦回來，為什麼竟不來見我？」

小盤忙道：「是寡人吩咐他不得入城，上將軍勿要錯怪他。」

項少龍道：「呂不韋那方面有什麼動靜？」

小盤龍目一寒，冷笑道：「他敢有什麼動靜嗎？不過當寡人率文武百官赴雍都後，情況將會是另一個局面。」又有點不敢接觸項少龍的眼光般垂下頭去，沉聲道：「寡人和上將軍去後，中大夫尉僚會留在咸陽主持大局，對付呂不韋，他將持有寡人虎符，守城三軍盡歸他調度，明天寡人會在早朝時宣佈此事。」

項少龍立時無名火起，他雖然說來好聽，實際上等若同時削掉滕翼和荊俊的兵權。要知秦軍一向效忠王室，如若滕荊沒權調動都騎兵，那時他項少龍憑什麼去對付呂不韋？而且對誰要殺要宰，一切操縱在尉僚手上。

項少龍搖頭道：「此事於理不合，現在都衛軍的將領，均是呂嫪兩黨的人，新人登場，又無戰功威望，何能服眾？且會動搖都騎兵的軍心，故此事萬萬不可，儲君請收回此意。」

小盤顯然仍有點害怕項少龍，兼之心中有鬼，沉吟片刻解釋道：「其實寡人此舉，只是針對呂不韋而發，如若他試圖調動都衛軍，等若叛變，尉僚可在裡應外合下，一舉把呂黨殲滅。嘿！這當然要滕荊兩位將軍配合。」

項少龍虎目寒芒爍閃，語調卻是出奇地平靜，淡淡道：「那就乾脆讓尉僚任都衛統領吧！」

小盤苦惱道：「如此擺明針對呂不韋，那賤人怎肯同意？」

項少龍好整以暇道：「既是如此，儲君索性把虎符交給滕翼，只要冠禮吉時之後，儲君便成秦國之君，那時再不須太后同意，亦可操控咸陽諸軍，豈非勝於現在般打草驚蛇。」

他明白小盤為哄他到雍都去，絕不會在此時與他正面衝突，在心理上他亦乏此勇氣，所以乘機開天索價，看小盤如何落地還錢。事實上小盤想控制的是都騎兵，都衛兵怎會放在他眼內，偏是無法說出口來。

好半晌後，小盤讓步道：「既是如此，一切依舊，我會使尉僚領兵駐在咸陽城外，若有什麼風吹草動，隨時增援滕荊兩位將軍。」

項少龍心中暗笑，任尉僚三頭六臂，由於不知有自己在暗中主事，必會吃個大虧。他這時再沒有和小盤閒聊的心情，借病體未癒為托詞，返家去也。

回到烏府，琴清正和紀嫣然在內廳喁喁細語，兩女均是神色凝重，見項少龍回來，勉強露出笑容。

項少龍坐下訝道：「什麼事這般神色緊張？」

紀嫣然道：「儲君正式頒發諭旨，著清姊隨駕到雍都去處理冠禮的大小事宜，清姊正為此煩惱，去又不是，不去又不行。」

項少龍劇震道：「知我者莫若嬴政，一招命中我的死穴要害。」

琴清愁容滿臉地幽幽道：「不用理我不就成嗎？諒他尚未有遷怒於我的膽量，以後看情況奴家才到塞外來會你們好哩！」

項少龍回復冷靜，決然搖頭道：「不！要走我們必須一起走，否則只是牽腸掛肚的感覺，足可把我折磨個半死。」

聽到項少龍這麼深情的話，琴清感動得秀眸通紅。

紀嫣然道：「嫣然可扮作清姊的貼身侍婢，若有變故，亦可應付。」

項少龍呆了半晌，作出反應道：「這是個可行的辦法，且教別人想像不到。必要時我還可使荊俊親到雍都接應你們。講到飛簷走壁之術，有誰比得上他？」

琴清赧然道：「我也想學懂攀牆越壁的方法，你們肯教人家嗎？」

項少龍和紀嫣然聽得面面相覷，琴清這麼嬌滴滴的斯文美人兒，若學精兵團般攀高爬低，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晚上肖月潭施施然回來，眾人忙聚到密室商議。

肖月潭道：「若非有圖公在旁默默監察呂賊，我們可能直抵黃泉之下，仍是一隻隻的糊塗鬼。」

眾人同時色變，追問其故。

肖月潭道：「呂不韋愈來愈欠缺可用之人，所以不得不再次重用以圖公為首的舊人，使圖公得以清楚把握到呂賊的陰謀。」

紀嫣然道：「近來呂不韋非常低調，一派無力挽狂瀾於既倒的樣子，原來竟是裝出來的。」

荊俊狠狠咒罵道：「這次我們定要將他碎屍萬段。」

肖月潭笑道：「我們忽略了呂不韋最後一招殺手鐧，是東方六國的助力，現在六國的君臣，誰不視嬴政為洪水猛獸，只要可以扳倒嬴政，他們什麼都樂意去做。最好是由嫪毐登位，更合他們之意。」

項少龍色變道：「難道他竟敢開放邊防，任聯軍入關嗎？」

肖月潭笑道：「他有這個膽量也沒有用，秦軍人人忠心愛國，豈肯遵行。況且三晉和楚、燕五國給少龍殺得元氣大傷，打開關門諒他們仍未有揮軍深入的豪氣，不過六國卻分別選出四批死士，人人均為以一擋百的高手，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進行精心策劃的刺殺行動。已定的四個目標是嬴政、少龍、昌平君和李斯。」

嬴政和項少龍成六國必殺的對象，當然不在話下。昌平君和李斯是陪著嬴政出身的文武兩大臣，若有不測，會令文武百官在無人統領下，使呂不韋有可乘之機。項少龍暗忖最要殺的人當是王翦，不過可能呂不韋到現在仍未知王翦已潛回咸陽。秦國正在大時代轉變的關鍵時刻中，只要小盤登上寶座，呂嫪兩黨人人死無葬身之地。

陶方沉聲問道：「這批人現在是否已身在咸陽？」

肖月潭道：「他們為隱蔽行蹤，目下藏身在附近的山頭密林處，飲食均由圖公負責供應，各位該明白這點對我們多麼有利。」

紀嫣然道：「圖總管知不知道他們行動的細則？」

肖月潭道：「這方面由許商的都衛統領負責，只要生擒此人，肖某自有手段教他乖乖招供。」

滕翼道：「只要許商肯走出城門，我們有把握將他生擒，交由先生迫供。可是若他留在城內，我們除非和他正面衝突，否則難奈他何。」

許商本身是第一流的劍客，寄居仲父府，出入有大批親衛，城內又是他都衛的勢力範圍。要殺他可能仍有點機會，要將他生擒，自是難比登天。

肖月潭由懷裡掏出一軸圖卷，攤在几面，道：「這是仲父府的全圖，包括所有防禦設施和密室，假若只以智取，不以力敵，並非全無生擒許商以至乎刺殺呂不韋的可能。」又道：「圖公已準備一種烈性麻醉藥，只要放在仲父府的幾口水井裡，喝下者三天內休想醒過來。」

荊俊喜道：「果是妙著！」

項少龍問道：「圖老既有參與呂不韋的密議，是否探悉得他的全盤計劃？」

肖月潭冷笑道：「圖公縱使沒有與聞其事，但呂賊的動靜怎瞞得過圖公。呂賊的計劃是要雙管齊下，當嫪黨在雍都舉事，他就在咸陽起兵，盡殺反對他的人。」跟著續道：「關鍵處是能否殺死嬴政，只要嬴政身死，他可以討嫪為名，將大秦軍權握在手裡。」

陶方皺眉道：「假設嫪毐失敗，呂賊豈不是好夢成空？還落得背上作反的臭名。」

肖月潭道：「所以呂賊特命管中邪潛往雍都，配合六國的高手，主持刺殺的行動，憑此人高超的箭術，並非全無可能成事，說到底雍都不是嬴政的地頭。」

眾人心下懍然，若不先一步除掉此人，確是最可怕的威脅。

項少龍歎道：「此事不幸給我們猜中，有沒有辦法可以知道他的行蹤？」

肖月潭搖頭道：「他是老賊最後一著厲害棋子，故除呂不韋之外，沒有人清楚他的行蹤。呂賊的成敗，全繫在能否刺殺嬴政的關鍵上，而他卻不是沒有成功的機會。」

紀嫣然道：「烏果豈不是險上加險？」

烏果臉色轉白，不過只要想想管中邪的蓋世箭術，沒有人會怪他膽怯。

肖月潭捋鬚笑道：「諸位關心則亂，其實管中邪非沒有可尋之跡。首先，他第一個要刺殺的必是嬴政，又或四項刺殺同時進行。否則打草驚蛇下，刺殺行動就不靈光。」

烏果登時鬆一口氣。

紀嫣然道：「那麼刺殺行動該集中在雍都才對，只有那樣，方可把責任全推到嫪毐身上。」接著微笑道：「善戰者，鬥智不鬥力，呂嫪兩黨最大的問題是互不信任，互相暗算。照嫣然猜估，呂不韋該把刺殺行動瞞住嫪毐，而儲君身邊的近衛裡，亦有呂賊的內奸，只要我們將消息洩漏給嫪毐知道，說不定可收奇效。」

項少龍絕不擔心小盤的龍命，否則歷史上將沒有秦始皇其人，亦不擔心昌平君和李斯，其理相同，他擔心的只有烏果。

滕翼道：「最可靠的還是先一步殺死管中邪，而我們須顧及自身的安危，因為若我和小俊有什麼不測，呂賊可公然把都騎軍接收過去。」

管中邪智勇雙全，有他暗中主持六國的刺客聯軍，誰敢掉以輕心。

肖月潭忽然道：「烏果扮成少龍，少龍亦可扮成烏果，如此更萬無一失。」

眾人齊聲叫絕。

陶方懷疑道：「時間趕得及嗎？」

肖月潭欣然笑道：「早在製作假面時，肖某心中已有此念，故而兩張臉皮一起製作，否則怎須那麼多天的工夫呢？」

眾人紛紛讚歎，對肖月潭的智計佩服得五體投地。接著商量行事的細節，決定把追查管中邪行蹤列為首要之務，定下種種應變計劃。當夜項少龍好好睡一覺，翌晨故意在早朝現身，讓呂不韋等看到他的病容，並聽到他沙啞的聲音。那天的討論集中到即將來臨的冠禮上去。呂不韋主動提出留守咸陽，小盤裝作拗他不過，勉強接受。早朝後，小盤與項少龍、昌平君、呂文君和李斯四人在書房商議。昌平君和李斯先後作出報告，都是關於往雍都和冠禮的程序。

小盤聽畢後道：「眾卿均知冠禮是呂嫪兩黨最後一個推翻寡人的機會，在這方面眾卿有什麼對策？」

昌文君道：「微臣已有周詳計劃，首先這次開赴雍都的船隊，不但式樣如一，且全部掛上王旗，教敵人難以辨識哪一艘是儲君的座駕舟。再配以輕便的小型戰船開路，沿岸更於戰略點駐紮精兵，可保旅途的安全。」

小盤點頭讚好，然後道：「不過最危險的卻是在抵達雍都之後，嫪賊佈置多年，等待的便是這一刻，我們不可粗心大意。」

昌平君道：「谷傒會先領一萬精兵進駐雍都，把關防完全接收過來，微臣不相信嫪毐敢於此時抗命。」

項少龍皺眉道：「安大將軍何時回來的？」

小盤乾咳一聲道：「由於上將軍臥病在家，寡人不敢驚擾，所以沒將此事告訴上將軍。」

李斯等三人垂下頭去，噤若寒蟬。

項少龍光火道：「儲君已胸有成竹，哪還須臣下籌畫，不若臣下留在咸陽養病好哩。」

李斯三人的頭垂得更低。

小盤不慌不忙的道：「上將軍萬勿誤會，現在寡人正是要向上將軍請教。」

項少龍斷然道：「若不早一步給臣下知悉所有佈置，手上有可用之兵，此仗必敗無疑。」

小盤四人同時愕然。項少龍心想這就叫語不驚人死不休，得到從圖先來的珍貴情報，他更有把握應付這場前門有呂嫪兩黨，後方有小盤這寡情薄義的小子的兩面戰爭。

小盤肅容道：「上將軍何出此言？」

項少龍心知肚明小盤重視自己說話的原因，皆因從少到大，小盤一直視自己為天人，縱橫不倒。而自己屢次助他渡過難關，成功在他心中建立無可比擬的智勇形象。換過其他人，儘管是王翦、李斯等，休想可把未來的秦始皇嚇倒。

項少龍不答反問，淡淡道：「安大將軍這次從楚境調動多少人回來？」

小盤猶豫片刻，無奈道：「是五萬人。」

項少龍看看其他人的表情，知小盤沒有在這項事上說謊，悠然道：「其他的四萬兵員駐在哪裡？由何人統率？」

他怎還不明白這批大軍要對付的除呂不韋外，尚有滕、荊和烏族的戰士，藉機會故意迫小盤說出來。

小盤有點不敢看項少龍似的，詐作翻看几上文件，若無其事的道：「這是應付緊急情況的後備部隊，由尉僚指揮，可從河道迅速增援雍都或咸陽。」接著有點不耐煩的道：「上將軍仍未答寡人剛才的提問？」

天下間怕只有項少龍一人膽敢這樣和小盤對話，李斯等不敢插口。

項少龍淡淡道：「任呂嫪兩黨如何猖狂，亦不敢以卵擊石的公然作反，所以他們定是先採暗殺的手段，只要行刺儲君成功，天下大亂，奸黨才能混水摸魚，得到最大利益。」

昌文君忍不住道：「這點我們早想到，且有對付的方法。」

項少龍沉聲道：「假設刺殺行動由管中邪暗中主持，參與行動者乃六國派來千中挑一兼經過嚴密訓練的第一流刺客，而且在冠禮時儲君又不得不亮相，兼且禁衛內侍中密藏內應，君上是否仍那麼有把握呢？」

包括小盤在內，各人無不色變。當年小盤赴德水春祭途中被外來刺客襲擊，幸好誤中副車一事，仍是記憶猶新。現在多了個箭法驚人的管中邪，誰敢拍胸保證不會出事。

昌平君愕然道：「根據消息，管中邪該仍在韓境與韓人疆持不下。」

項少龍道：「那只是障眼法，際此緊要關頭，呂不韋怎會不把愛婿召回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他的話有強大的說服力，不怕眾人不信。

小盤龍目寒光爍閃，盯著項少龍道：「上將軍的消息從何而來？」

項少龍早知小盤必有此問，微笑道：「呂不韋在六國有朋友，微臣何嘗不是。」

小盤呆瞧他半晌，點頭道：「上將軍有什麼應付之策？」

項少龍打蛇隨棍上道：「儲君首先要將虎符賜給微臣，讓微臣有調兵遣將的能力，微臣方有辦法處理此事。」

這正是項少龍最厲害的一著，且不由小盤不答應。在秦國，凡是帥將級的人物，例如項少龍、王翦、安谷傒、昌平君等，都獲賜半邊虎符，另一半則由小盤掌握。遇有領兵出征，率兵將領獲賜另一半的虎符，如此才是合法獲授兵權。不同級數的將領，持著的是反映身份的虎符，規限帶兵人數的多寡。在大將軍級數以上的將帥，不但沒有兵員數目的限制，還可在各地調動和招募新兵。一旦征戰回朝，另一半虎符重歸朝廷，兵員回到中央，各將領依官階大小擁有自己的親兵，兵權回歸君主手上。項少龍乃僅有的兩位上將軍之一，如若持有完整的虎符，等若軍方的最高統帥，那時除小盤外，誰也不能收回他的虎符。所以假若項少龍手握完整的虎符，等若將軍權握在手裡，那時小盤若要對付他，絕不能派出像尉僚那種低級的新將領，唯一之法是小盤親自處理他，由此可見虎符之事關係重大。項少龍不愁小盤不答應，是基於三個原因。首先，小盤會想到項少龍陪侍在側，抵雍都後，仍可從容算計他，不怕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況出現。其次是項少龍蓄意製造出一種形勢，令小盤不得不以此來誆騙他和安撫他。最後的原因更微妙，因為小盤對他才幹的信心根深蒂固，確信他這樣做會對他有利無害。所以項少龍不愁他不答應，還不可以查根究底，顯示出對項少龍的不信任。

果然小盤只呆了剎那光景，即微點其龍首答應道：「如上將軍所請。」

項少龍壓下心中的狂喜，淡淡道：「儲君冠禮之日，就是微臣獻上管中邪首級之時，否則儲君可以軍法治我以罪。」

小盤眼中掠過複雜之極的神色。項少龍心中暗歎，乘機辭退。

昌文君從後追上來，與項少龍並排在街上緩騎而行，眾鐵衛和呂文君的親隨全神貫注遠近的動靜，一些持長身革盾護持左右，一些弩弓在手，以防刺客，氣氛緊張。

項少龍輕鬆地道：「你不用侍候儲君嗎？」

昌文君搖搖頭，問道：「少龍打算怎樣對付奸黨，可否透露一二，讓我可以配合你的行動。」

項少龍淡然自若道：「是否儲君囑你追上來問我的呢？」

昌文君現出愕然之色，答不上來。

項少龍微笑道：「不用說是或否，我明白你的為難處。」

昌文君神色一黯，羞愧地道：「少龍可否幫我這個忙？」

項少龍道：「告訴儲君，我已掌握到一些線索，可望將管中邪和六國來的刺客一網打盡，但此事必須絕對保密才能靈光，所以愈少人知道愈好。」

昌文君忙道：「少龍求得虎符，究竟作何用途？」

項少龍暗忖懷內的虎符當然是作保命之用，口上卻答道：「因我須調動三萬都騎，以清剿潛入我境的敵人。」反問道：「尉僚現在的身份是什麼？」

昌文君露出為難神色，垂首道：「我不太清楚。」

項少龍心中一歎，昌文君始終不似乃兄般那麼有義氣。共富貴容易，共患難卻是另一回事。想到這裡，哪還有興趣和他磨下去。一句「請回吧！」逕自和眾鐵衛加速走了。

返抵官署，立即召來滕翼、荊俊和烏果三人，說出虎符的事，道：「現在我們已立於不敗之地，除非嬴政親率大軍來殺我，否則其他人均不敢動手。」

滕翼皺眉道：「嬴政可頒下敕旨，以褫奪三弟的兵權。」

項少龍微笑道：「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為借我對付管中邪，在冠禮之前嬴政絕不敢收回虎符。到他要對我不利時，忽然發覺我根本不在雍都，那時我們至少有一至兩天的時間為所欲為，全力對付呂不韋。」

烏果點頭道：「所以我必須在冠禮完成前溜掉。」

荊俊道：「我們是否真的要去剿滅管中邪呢？」

項少龍道：「當是我們臨別前贈給嬴政的最後一份大禮吧！」

滕翼同意道：「我們是不得不這樣做，否則如讓呂賊奸謀得逞，我們的日子不會好過。」

項少龍道：「只要我們能將隱伏其中一處山野間的外來刺客一網成擒，再由圖先瞞著呂不韋，可通過用刑迫供，掌握到管中邪的行蹤。」

烏果不解道：「我不明白這幾批刺客為何不趁機先往雍都去，卻要在咸陽外勾留。」

項少龍道：「道理很簡單，因為呂老賊怕給嫪毐發現，其次是仍不清楚我是否會到雍都去。要知若有我在，儘管刺殺嬴政成功，我仍可憑手上的實力和聲望扭轉形勢。再就是呂不韋想看看有沒有機會在嬴政赴雍都的途中行事，所以四批人必須在附近候命。」頓頓續道：「老賊是不得不倚重圖先去聯繫刺客，否則若派遣的是被我們嚴密監視的許商等人，早洩漏秘密。」

荊俊道：「還有三天是嬴政赴雍都的大日子，三哥準備何時行動？」

項少龍露出一絲充滿自信心的笑意，淡淡道：「今晚如何？讓這些人嘗嘗我們烏家千錘百煉培養出來的特種部隊的滋味好了。」

三人愕然道：「特種部隊？」

項少龍欣然點頭，只有來自二十一世紀科學化的特種部隊和其所具有的高超戰術，方可使他完成很多本來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事。忽然間，胸中湧起強大無倫的鬥志。

明月照耀下，扮成烏果的項少龍與紀嫣然兩人伏在咸陽城外南面六里許的山坡間，靜心等候。他們換上輕便的夜行衣，配備能摺疊的弩弓，穿上背心式護甲，有點像二十一世紀的避彈衣。

項少龍輕鬆地臥在草坡上，探手拍拍坐在他身旁的紀才女大腿，輕聲道：「希望烏果不會出岔子。」

今晚是烏果首次裝扮成他的身份公開亮相，在滕翼的陪同下去見許商，與他研究都騎和都衛在嬴政離開咸陽後怎樣配合的問題。這一著的作用，當然是要使許商不起疑心。否則若知道項少龍出城，不提防他才怪。

紀嫣然微嗔的撥開他的怪手，蹙起黛眉道：「不要碰我，你扮成烏果後不准再和人家親熱。」

項少龍啞然失笑道：「外表的美醜是假的，內心的美醜才是真的，我們的才女不能免俗嗎？」

紀嫣然輕歎道：「說是這麼說，有多少人辦得到呢？若可選擇，誰會揀醜陋的外表。」

荊俊潛到兩人身前來，低聲道：「敵方約有十二至十五個人，在密林內紮營，只有兩人放哨。我已布下天羅地網，包保沒有一個人可逃掉。」

今趟名副其實用的是天羅地網，荊俊乃出色的獵手，特製數十張大網，可布在地上和由樹頂撒下來。今次來秦的刺客無不是六國精選出來的死士，若沒有特別手段，要殺他們容易，想生擒他們卻是難比登天。

項少龍跳將起來，道：「動手吧！」

荊俊又潛回去。項少龍兩人登上坡頂，伏在草叢裡，俯視由坡底開始延綿數里的密林。若非有圖先的精確情報，即管派出千軍萬馬來搜查，休想可像現在般將目標重重圍困。忽然蹄聲在里許處轟然響起，自遠而近，直迫密林而來。項少龍等毫不驚異，因為正是他們的安排，以迫使敵人朝相反方向逃走，步進羅網去。果然敵人立時作出反應，看宿鳥驚起的位置，知他們朝東南方逃走。連串的悶哼驚呼在林中響起，不片刻重歸沉寂。項少龍和紀嫣然對視微笑，知道智取之計大功告成，餘下須看肖月潭的迫供手段。

被擒者共十三人，形相各異，都是身型驃悍之輩。若是正面交鋒，己方難免死傷。但在有心算無心下，卻是毫髮無損，手到拿來。這些人顯是早有默契，人人不發一言，擺明視死如歸的決心。

將他們秘密押返烏府，肖月潭吩咐把他們分開囚禁，逐一觀察，下令以其中一個刺客為迫供目標，並對眾人道：「此君長相英俊，生活自較其他人多姿采，至少會較受娘兒的歡迎。這樣的人，肯來冒生命之險，自然是想事成後得到封賞和獲得美人青睞，故特別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

紀嫣然讚道：「先生果是用刑的專家，難怪成為圖總管最得力的助手。」

肖月潭笑道：「我只是比一般人較愛動腦筋吧，算得上什麼？」接著低聲道：「嫣然可否避開一會？」

紀嫣然醒悟到有些情況不宜女兒家旁觀，雖不情願，只好乖乖離開。等到室內剩下項少龍、荊俊和肖月潭三人，兩名烏家戰士把那精挑出來的刺客押進來。此人長得高大俊俏，正值盛年，刻下臉若死灰，垂頭喪氣，滿身泥污，衣衫勾破多處，雙手反綁背後，腳系鐵鏈。三人的銳目全盯在他臉上，不放過他表情的任何細節變化。

肖月潭微微一笑道：「我身旁這位是名震天下的項少龍，兄台既有膽量來此，當不會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那人抬頭瞥項少龍一眼，初則微表詫異，繼而微微點頭。項少龍和荊俊心中佩服肖月潭的選俘虜之道，因為其他人根本沒有任何反應，此人肯點頭，已是大有可乘之機。

肖月潭柔聲道：「兄台怎樣稱呼，是何處人士？」

那人臉上現出內心掙扎的痛苦表情，最後仍是猛一搖頭，表示不會說。

肖月潭哈哈一笑道：「讓本人先給你看一樣東西，你再決定是否該與我們合作，先脫掉他的衣服。」

兩名戰士領命一齊動手，不片晌那人變得一絲不掛，臉現驚惶，這時連項荊兩人都猜不列肖月潭跟著下來的手段。肖月潭再下命令，門外傳來車輛轉動的聲音，還有吱吱的怪叫聲，聽得項荊兩人毛髮悚然。兩名鐵衛推著一個六尺見方的大鐵籠進來，數百頭大小老鼠，正在籠中爭逐竄動，吱吱亂叫。

荊俊怪叫道：「好傢伙！」

項少龍看得汗毛直豎，差點想立即逃出去。那人臉上血色退盡，雙腿一軟，跪倒地上，全身發抖，顯是想到即將來臨的命運。

肖月潭好整以暇道：「不用本人說出來，兄台該知道這籠耗子是作什麼用途的，聽說耗子最會打洞，哈！」

那人呻吟一聲，差點暈過去。

肖月潭湊到項少龍耳旁道：「到少龍出馬當好人。」

項少龍會意過來，強忍對著群鼠本能反應的厭惡，長身而起，把那人扶起來道：「兄台該知我項少龍是何等樣人，項某可以項上人頭擔保，只要兄台肯合作的話，我不但可保證毫髮無損的讓兄台離去，還贈以百金，且保證絕不會將此事報上朝廷，免得會向貴國追究責任或把事情外洩。」

那人垂下頭去，顫聲道：「真的嗎？」

項少龍沒好氣道：「你聽過有人說我言而無信嗎？但當然要待證實兄台所說的確沒有撒謊，才可放你回去。」

那人頹然點頭道：「我說了。」

得到珍貴的資料後，烏果、滕翼和眾鐵衛興高采烈的回來，顯是為成功騙倒許商而得意。

烏言著讚歎道：「果大哥真絕，每逢不懂答的，便咳嗽起來，一時捧頭，一時苦臉，確是扮相了得。」

剛走出大廳的紀才女皺眉道：「不要扮得太過火。」

滕翼道：「放心好了，連我聽著都把他當作是三弟，只是眼神還差一點，幸好別人以為他病體未癒，不會看出破綻。」轉向項少龍道：「審問的結果如何？」

項少龍欣然打出大功告成的手號，眾鐵衛和烏果齊聲歡呼，聲動屋瓦。

荊俊道：「幸得肖先生出馬，嚇得那小子貼貼伏伏的，不須說的都說出來。原來這批死亡那是什麼六國聯合刺殺團，只是田單在弄鬼，全是齊國派來的人，但人人均頂冒著其他五國的身份。帶頭的是個叫邊東山的人，乃最得曹秋道真傳的弟子，蘭宮媛便是由他一手訓練出來的。這人刻下已抵雍都。」

肖月潭補充道：「這人是刺殺的大行家，我們不可掉以輕心。」

滕翼奇道：「管中邪的師門不是和稷下劍派是宿仇嗎，為何竟會和曹秋道的徒弟合作？」

項少龍道：「當然有嫪毐的手下大將韓竭從中穿針引線，此人該已被呂不韋收買，成為呂賊在嫪黨中的臥底。」

紀嫣然道：「夫君大人現在打算怎樣對付管中邪？」

項少龍想起呂娘蓉，心中暗歎一口氣，沉聲道：「在眼前的情況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要在管中邪拿起他的大鐵弓之前，把他斬殺於百戰刀下。」

肖月潭道：「少龍準備何時動手？」

項少龍肅容道：「有沒有辦法弄兩艘普通的漁船來？但絕不可讓人知曉。」

陶方答道：「少龍何時要船？」

項少龍道：「明天吧！愈早愈好！我要在管中邪接到消息前，取下他項上的人頭，作為我獻給嬴政的臨別大禮。」

眾人轟然答應，士氣如虹。

化身為烏果的項少龍與荊俊領著特別挑選出來的五十名烏家戰士，在翌日清晨，秘密登上漁舟，逆流往雍都開去。眾鐵衛因要隨烏果喬扮的項少龍與小盤赴雍，當然不能參與是次行動。紀嫣然則要陪琴清，沒有同行，滕翼負責指揮都騎和清剿餘下的三批刺客，坐鎮咸陽。這天層雲密佈，細雨綿綿。穿上蓑衣的項少龍和荊俊兩人，坐在船頭商量行動的細節。

項少龍道：「我們只有一天一夜的時間，若不能在這段時間內殺死管中邪，不會有第二個機會。」

荊俊充滿信心道：「潛入雍都，我們立即把管中邪藏身之處置於嚴密監視下，待入夜始動手殺人。」

項少龍皺眉道：「我現仍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否該借助安谷傒的力量呢？那樣或會驚動嫪毐。」

荊俊道：「不若我們找四哥設法。」

項少龍搖頭道：「我不想事後為嬴政知道，那會影響四弟的前途。」

荊俊奮然道：「那就讓我們自己獨力進行，只要用心策劃突襲，功成即退，那時管中邪死了，嫪毐怕仍不知發生什麼事。」

項少龍搖頭道：「韓竭必會很快曉得，而由於這是韓竭的地盆，若想把他一起刺殺，風險會很大，故使我猶豫難決。」

荊俊道：「知道就讓他知道吧！難道他敢告訴繆毒嗎？且即使他立即派人通知呂不韋，已是兩天後的事，何況他還可能過不了二哥那一關。」

依照計劃，小盤率文武百官赴雍都後，滕翼的都騎會在來往雍都和咸陽的水陸要隘處，設置關卡，檢查往來的行旅。

項少龍同意道：「只好這樣。」

當天黃昏，項少龍在離開雍都兩里許處棄船登岸，避過關防，由陸路往雍都。憑著正式的身份文件，他們扮作外縣來的各式樣人，分批進城。與陶方派往雍都長駐達兩年的烏家戰士聯絡上後，他們藏在城南的一所普通民居裡，準備一切。

雍都是秦人在關中的第一個都城，位於渭河與支河交匯處，乃關中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的連接點。陸路交通上有棧道通往隴南、漢中、巴蜀等地。一百五十年前，秦德公定都雍城，以其為據點，鎮守關中，飲馬黃河。後來嬴政能統一華夏，是因憑雍以據關中之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後來雖遷都咸陽，秦室祖廟仍留在雍都，凡有大事，必到雍都祖廟舉行。作為咸陽的後防要塞，雍都直至此時，仍有無比重要的地位。雍都有多座宏偉的宮殿，其中以大鄭宮和祈年宮最具規模。前者現在是朱姬的鸞殿，祈年宮則是小盤這次來行冠禮用作駐蹕的行宮。

到達雍都，項少龍切身地體會到嫪毐的威風。這裡的駐軍，軍服襟領處捆上金邊，透出一種豪華的氣派，與一向外表樸素的秦軍迥然有別，且人人一副不可一世、橫行霸道的樣子。安谷傒的駐軍明顯仍未取得全城的控制權，只控制最接近渭水的南城門，以及通往祈年宮的大道與祈年宮。由於有朱姬在背後撐腰，在正式反目前，連小盤都奈何不了嫪毐這個「假父」。當然，只要王翦的無敵雄師開入城裡，形勢會立時逆轉，嫪毐的三萬「死士」無論改了多麼威風的稱呼，到時仍只餘待宰的命。唯一最具威脅的是由管中邪秘密主持的暗殺團。而項少龍這次來此是要先一步把刺客團瓦解殲滅。還要在嫪毐不知不覺中進行，否則誰都沒命離開。

酉時末，報告回來，扮成平民的管中邪剛獨自離開藏身處，這時天仍下著細雨。管中邪的問題和項少龍相同，無論他扮作什麼樣子，有心人一眼就可從身型氣概把他認出來。項少龍當機立斷，下達行動的指令。項荊和五十戰士抵達目標建築物附近的一道僻靜橫巷，脫去遮蓋身上夜行裝備的外袍。五十人迅速分作十隊，五人一組，藉著簷牆和夜雨的掩護，攀入院內。由於他們的舉動迅捷無聲，宅內的人毫無所覺，偶而見有人往來廊道間，都是些面目陌生的大漢。此宅共分五進，中間以天井廊道相連。待所有人進入戰略性的位置，項少龍和荊俊及兩組十名戰上潛到主堂旁的花叢處。裡面透出燈火人聲。

一名戰士潛到窗外窺視過後，回來報告道：「廳內有五名漢子，只兩人隨身帶著兵器，集中在東面靠窗的地席處。」

項少龍沉聲道：「有沒有女人？」

另一名剛回來的戰士答道：「內堂見到兩名女婢。」

項少龍大感頭痛，他本是決定將宅內的人全體格殺，在這種你死我亡的情況下，再沒有仁慈這念頭的容身之所。但他怎可以下令殺死沒有反抗能力的女人？歎一口氣道：「男的一個不留，女的生擒下來，稍後再作處理，教他們等待我的暗號。」

四名戰士領命去了。待了片刻，項少龍發出進入攻擊位置的命令，由荊俊連續發出三聲約定好的鳥啼聲。項荊和眾戰士從花叢與隱僻處迅速躍出，扼守進入大堂的每一道門窗。鳥啼再起，門破窗碎的聲音紛紛響起。大堂處荊俊首先破窗而入，落地前射出第一枝弩箭，揭開肉搏戰的序幕。靠窗一個男子咽喉中箭，倒跌地上，其他人惶然從地上躍起，每人身上最少中了三枝弩箭，當場慘死，只不知其中是否有邊東山在內。後院慘叫連聲響起，轉瞬歸於沉寂。

一會後，十名戰士押著一個手抱嬰兒的女子和四名驚得臉青唇白的女婢來到正在廳心的項少龍和荊俊身前。項少龍和荊俊面面相覷，竟是呂家三小姐呂娘蓉。呂娘蓉臉上沒有半點血色，但眼神堅定，射出深刻的仇恨，懷中的孩兒安詳地玩弄她的衣襟，一點不知眼前正大禍臨頭。

她咬牙切齒的道：「殺我們吧！爹定會給我們報仇的。」

項少龍完全沒有想過呂娘蓉會出現在這裡，一時方寸大亂，說不出話來。說到底，他對呂娘蓉仍是有點帶著歉意的感情，更不會將對呂不韋的仇恨，延展到她這個女兒的身上去。

荊俊冷笑道：「報仇！哼！你爹現在是自身難保，還能為你出頭？怪就怪你是他的女兒。」

呂娘蓉怒喝道：「閉嘴！你有什麼資格和我說話。」

項少龍伸手攔住想掌摑呂娘蓉的荊俊，放鬆語調柔聲道：「三小姐為何會在這裡呢？」

呂娘蓉冷笑道：「本小姐歡喜怎樣便怎樣，哪到你們來管。」

眾戰士齊聲叱喝，只等項少龍下令，立即將她亂刀砍死。四婢八腿齊軟，「咕咚」連聲坐倒地上，其中一婢嚇得暈厥過去，孩兒放聲哭泣。

項少龍制止眾人，歎道：「別的事都不要說，三小姐難道不為懷中孩子著想嗎？」

呂娘蓉低頭哄著寶貝兒子，熱淚奪眶而出，淒然道：「中邪若死，我們母子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

有人來報道：「點子回來哩！」

呂娘蓉猛地抬頭朝項少龍瞧來，秀目首次透出哀求的神色。項少龍心中的痛苦絕不下於她，他曾答應小盤，會在他冠禮前獻上管中邪的人頭，但現在面對著呂娘蓉母子，他怎狠得下這個心？

時間不容許他多想，下令道：「請呂小姐安坐一旁。」又向呂娘蓉道：「三小姐切勿呼叫示警，否則管兄必死無疑，唉！你信任我項少龍吧！」

呂娘蓉聞語愕然，荊俊露出不同意的神色，欲言又止，終沒有說話。

陰風細雨下，管中邪全無防備的跨進院門，待發覺不對勁，項少龍和荊俊由左右掩出，把他制服。

眾人知他厲害，取去他的隨身兵器，正要綁他雙手，卻給項少龍阻止，道：「管兄為何回來都不通知小弟一聲。」

管中邪從聲音認出他是項少龍，沉聲道：「娘蓉呢？」

項少龍歎道：「嫂子和令郎安然無恙，進去再說。」

呂娘蓉見到管中邪被擒，情緒立時崩潰下來，泣不成聲。

管中邪苦澀地看她們母子一眼，依項少龍指示在遠處另一角坐下，頹然道：「我管中邪雖不服氣，仍不得不承認鬥不過你項少龍。」接著垂頭道：「可否放過她母子呢？我只要求一個體面的痛快。」

項少龍心中感動，首次感到這堅強的宿敵對呂娘蓉母子用情真摯，所以肯低聲下氣開口求情。而且只看在這絕不適合的情況下，呂娘蓉仍要來會管中邪，可知他們是多麼恩愛。

項少龍沉吟之時，荊俊道：「三哥！我想和你說兩句話。」

項少龍搖頭道：「遲些再說，我明白你的心意。」轉向虎落平陽的管中邪道：「管兄該知貴岳的末日已至，嫪毐更難成大事，管兄有什麼打算？

管中邪劇震一下，抬頭望向項少龍，眼中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荊俊急道：「我們怎樣向儲君交待？」

項少龍回復冷靜，淡淡道：「我自有辦法，管兄且說意下如何？」

管中邪吁出一口氣道：「項兄不怕我通知仲父，又或嫪毐嗎？」

項少龍道：「所以我要管兄的承諾，而且我會分開把嫂子和管兄送離雍都，安排船隻讓你們到楚國去。那時即使管兄想知會別人，時間上亦來不及。沒有其他人的配合，管兄孤掌難鳴，能做出什麼事來？」

管中邪瞧往另一角的妻兒，眼中射出無比溫柔的神色，然後望往項少龍，伸出大手。

項少龍伸手和他緊握，誠懇地道：「管兄一路順風。」

管中邪雙目微紅，輕輕道：「我們雖然一直處於敵對的關係，項兄仍是我管中邪一生裡最佩服的人，謝謝你！」

這晚管中邪寄身的宅舍發生一場大火，撲滅後在災場內發現三十多具男屍，嫪毐的人仍不明所以。

惟有韓竭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嚇得連夜捨嫪毐逃之夭夭，從此不知所蹤。

翌日清晨，荊俊和頂著烏果身份的項少龍與安谷傒接觸，一同恭候將於黃昏抵達，於三天後舉行加冕禮的秦國儲君。

過百艘三桅大船，組成龐大的船隊，浩浩蕩蕩地逆流駛至雍都南面的碼頭。兩艘戰船放下數百禁衛，列成護駕隊伍，形成一種威武和緊張的氣氛。嫪毐率領雍都的大小官員，在碼頭前列陣迎駕。項少龍扮的烏果和荊俊則在安谷傒之旁，遙觀壯大的船隊。

荊俊湊近項少龍，低聲道：「你看嫪毐的樣子，昨晚定是沒有睡過。」

他們仍未知道韓竭漏夜溜走，故而不明白嫪毐的精神為何這麼壞，小盤的龍駕船在隆隆響聲中泊岸。

荊俊擔心道：「假若烏果那小子給識穿身份，五花大綁的給抬下來，我們怎辦好？」

項少龍苦笑道：「惟有告訴嬴政這是惑敵之計，不過我們的計劃立即宣告完蛋。」

安谷傒向荊俊笑道：「久未見過你三哥！心中很記掛著他，來吧１

拍馬而出，兩人慌忙跟隨。跳板由船面探下來，岸上的嫪毐命人奏起歡迎的樂曲。先下船的三百名禁衛築起左右各三重的人牆，中間留下闊約十尺的空間，行動一致，整齊好看。

安谷傒等甩蹬下馬，跪在馬旁。昌文君大步領頭由跳板走下來，後面是二十名開路的禁衛精銳，頭兩人分持王旗旌旗。接著是十名捧奉各式禮器祭皿的內侍臣，然後再二十名禁衛，才見未來的秦始皇小盤和儲妃在昌平君、王綰、李斯、蔡澤、戴上頭紗的琴清、扮作項少龍的烏果等文武大臣簇擁下，步下船來。外圍處以萬計的雍都城民，立時爆起震天采聲，高呼萬歲，紛紛下跪，氣氛熾烈。

項荊見烏果「安然無恙」，放下心頭大石。項少龍瞥不遠處的嫪毐一眼，見他聽得群眾歡迎的喊叫，臉色陰沉下來。心中暗歎憑你只是靠裙帶關係封爵的小白臉，無論在軍力、民心和形像幾方面，怎鬥得過秦始皇？小盤從容自若地接受嫪毐的祝賀，與儲妃登上龍輿，在呂文君的禁衛前後護駕下，駛往城門。安谷傒的軍隊沿途把守，保安上無懈可擊。項少龍和荊俊找個機會，登上烏果的座駕，項少龍和烏果脫下面膜和衣服，匆匆交換。

烏果得意洋洋道：「幸好我懂得裝病，否則不知怎樣應付那些人。」

項少龍道：「儲君沒找過你嗎？」

烏果道：「他只派御醫來看過我，又說登岸後要我陪他到大鄭宮謁見太后。」

項少龍失聲道：「什麼？」

安谷傒抽空策馬馳至他們的車旁，項少龍忙坐上烏果剛才的位置，微笑道：「大將軍你好。」

安谷傒顯然茫然不知他和小盤間的矛盾發展，笑道：「少龍像以前般喚我作谷傒吧！少龍威風八面，乃我秦國的支柱。」

項少龍有一句沒一句的和他閒聊，車隊進入城門，安谷傒一聲告罪，忙其他事情去。項少龍挨到椅背，如釋重負。計劃的第一階段大功告成，現在剩下的是怎樣逃過小盤的暗算，潛返咸陽。

小盤偕儲妃領著一眾臣子，在大鄭宮主殿前下車。項少龍見到有這麼多人陪同，輕鬆不少，暗忖若只是他和小盤去見朱姬，那就慘矣哉。經紀嫣然提點後，他痛苦地認識到在眼前的情況下，朱姬已是泥足深陷，再沒有可能離開嫪毐來跟隨他。但怎樣可保她一命？或許仍非全無辦法。但失去嫪毐和兒子，更清楚小盤不是自己親子，她活著亦等似走肉行屍，做人還有何意義？

茅焦由殿內迎出來跪稟道：「太后今天有點不舒服，不想見那麼多人，只請儲君和項上將軍入內相見。」

眾人愕然，儲妃更是一臉不滿，心想難道項少龍比她更具權威嗎？小盤和項少龍則是面面相覷，假若殿內布有伏兵，兩人豈非要給剁成肉醬。

昌文君跪向小盤道：「末將必須隨侍在旁。」

一旁的嫪毐賠笑道：「太后只是不想一下子見那麼多人，禁衛大臣當然要侍奉隨行。」

小盤忽道：「不用了！就上將軍陪寡人進殿問安。」

項少龍瞥見茅焦向小盤暗打手勢，明白小盤為何忽然如此豪氣。小盤向項少龍打個手勢，昂然登階，項少龍忙追隨其後。

小盤頭也不回的低聲道：「那女人在想什麼？」

項少龍低聲應道：「因為她想把事情弄清楚，看看該不該全力支持繆毒。」

小盤毫不驚訝地冷冷道：「一錯再錯。」

項少龍很想盡最後努力提醒他要謹守諾言，但知等同廢話，遂把衝動強壓下去。

朱姬高坐太后的鸞座上，殿內除她之外再無其他人。兩人的靴子踏到大殿的地台上，發出使人心顫的足音迴響，空曠的大殿冷冰冰的沒有半點生氣。朱姬胖了少許，仍是艷光照人，不見半分老態。

## 第十三章千古一帝

當晚項少龍謁見小盤，表示須派荊俊率人趕回咸陽，協助滕翼應付呂不韋。小盤欲拒無從，一口答應，使項少龍可正式安排船隻等事宜，更不怕有人會起疑檢查。到翌日上午，琴清往見小盤，說是收到太后的通知，要到大鄭宮小住兩天。小盤不虞有詐，在琴清的堅持下，只好答應。當下琴清、紀嫣然在八名烏家戰士喬扮的親隨護送下，大模大樣的離開祈年宮，途中與項少龍會合，化身為荊俊的親隨，在隱僻處藏好馬車，逕自出城登船。順流而下，兼又順風，半天時間返抵咸陽。他們在約定處登岸，稍候半個時辰，滕翼、陶方和肖月潭趕來相會，他們見到琴清和紀嫣然在，喜出望外，士氣更是高昂。

滕翼笑道：「一切安排妥當，只待上將軍回來主持大局。」

項少龍笑著打滕翼的粗臂一拳，道：「二哥也來耍我，可見心情多麼開朗，這次我們只有兩天時間，必須立刻行動。」

紀嫣然問肖月潭道：「圖總管那邊有什麼消息？」

肖月潭答道：「圖公和家小以及心腹手下三百餘人已準備妥當，只要我們通知一聲，他會立即下毒。」

滕翼道：「時間的配合最關鍵，圖總管下毒的同時，我們必須褫奪許商的都衛兵權，如此既可使圖總管和他的家人親信安然離城，又不虞呂老賊可逃出我們掌心之外。」

肖月潭歎道：「這正是麻藥之計不盡完美的地方，此藥藥性很強，服後不到一刻立即發作。為了使更多人被迷昏，只好在晚膳前下毒，但至於有多少人會中招，卻難以肯定。」

荊俊道：「只要我們暗中把仲父府重重包圍，不怕呂不韋逃掉。」

項少龍道：「圖總管知不知道仲父府地下秘道的出入口？」

肖月潭道：「老賊建仲父府之際，是圖公最不得意的一段時間，只負責買辦材料的事，所以不知道這方面的事情。」

項少龍道：「既是如此，我們只好另外派人在城外設置哨站。唉！除非我們有儲君的王令在手，否則不能禁止他離城。都騎的將領更會因此生出疑心，所以只好由我們自己去追殺他。」轉向琴清道：「清姊現在可由陶公陪伴回府，看看該帶哪些人隨行，其他人則予以遣散，然後立即趕赴牧場，靜候我們的佳音。」

琴清感受到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咬著下唇點頭。

項少龍心中一片憐惜，紀嫣然問滕翼道：「附近可有發現敵蹤。」

眾人明白她說的「敵人」指的是尉僚的四萬大軍，目光集中到滕翼身上。

滕翼疑惑地道：「我也為此事奇怪，因為一點察覺不到他們的蹤影。」

肖月潭道：「現在我們是與時間競賽，照我看尉僚的大軍該駐紮在上游某處，等候嬴政的指示，隨時可在短時間內開抵咸陽，只要我們行動迅快，應該在尉僚抵達之前安然遠離。」

項少龍拋開一切，奮然道：「行動的時間到哩。」

眾人轟然應諾。

項少龍仍以烏果的外貌進城，到達都騎官署，回復原本的面目，同時召來留駐的禁軍和都騎大小將領百餘人，出示虎符，申明奉儲君之命，回來統領都城三軍，以防有人叛亂作反。眾將領對呂嫪兩黨勾結一事早有所聞，兼之項少龍一向為儲君的心腹大將，本身聲望又高，加上出示虎符，哪疑有他，無不表示誓死效命。一切佈置妥當，項少龍等立即朝都衛官署趕去。這時剛是華燈初上的時刻，城內一片昇平，一點不覺有異平時。項少龍先命禁衛和都騎軍把官署重重包圍，率親隨與滕翼、荊竣紀嫣然、肖月潭等直入官署。大門的守衛未及通傳，已給他們制服。許商正和一眾都衛將領在主堂議事，驟然看見項少龍硬闖進來，來不及反應，給數十把弩弓威脅得動彈不得。許商和手下諸將一齊色變，有上蔡第一劍手之稱的高手，腰際佩劍根本來不及出鞘。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尤其項少龍理該仍在雍都。

許商仍保持冷靜，沉聲道：「上將軍是什麼意思？」

項少龍待手下繳去各人武器，出示虎符道：「本帥奉有王令，都衛軍此刻開始，由本帥全權接管，誰敢不服。」

許商見到虎符，立知大勢已去，回天乏術，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蟬。

項少龍見控制全局，下令道：「其他人給本帥押入牢房，只留許統領一人在此。」

當只剩下許商，項少龍登上主座，命許商在一旁坐下。滕翼和荊俊則在取得許商的統領軍符後，趕去接收都衛軍。

許商苦笑道：「你贏哩！」

項少龍語帶雙關地淡淡道：「這是注定的命運，我項少龍只是負責執行。由呂不韋毒殺先王那一刻開始，呂賊注定要悲慘收場，問題在許兄是否關心自己的結局。」

許商眼中掠過希望，沉聲道：「上將軍肯放過我嗎？」

項少龍微笑道：「許兄該知我不是殘忍好殺的人，管中邪和三小姐我都肯放他們走，現時他們該已安抵楚境，故眼下我只想知道許兄的心意。」

聞得管中邪的失敗和被釋放逃走，許商崩潰下來，歎道：「上將軍果是無敵神將，你究竟想我怎樣做？」

項少龍道：「只要許兄告訴我呂不韋緊急時的逃生路向，我立即送許兄和家小離城。」

許商仍在沉吟猶豫，項少龍道：「許兄若想再聽得蘭宮媛的仙曲，須立即下決定。」

紀嫣然柔聲道：「呂不韋縱能逃出城外，最後仍是不得不死，許兄莫要失去時機。」

肖月潭淡淡道：「本人肖月潭，許兄該聽過我的名字吧！」

許商駭然瞧往肖月潭道：「你不是早死了嗎？」

肖月潭狠狠道：「若不詐死，呂不韋焉肯放過我？你以為呂不韋真的器重你嗎？誰當上呂不韋的手下，都只是他的棋子，隨時可棄之殺之，你明白嗎？」

許商終於屈服，道：「仲父在臥房中有條秘道入口，可通往城南『百通街』一所大宅，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項少龍奮然起立，斬殺呂不韋這大仇人的時機，苦候十年，終於來臨。

項少龍等圍繞在地道出口處，無不大惑不解。圖先兩個時辰前領著荊俊、滕翼等人衝入仲父府，中了麻醉藥的人倒滿府內，獨是找不到呂不韋，自然是從秘道逃遁。問題是到現在仍未接到有關呂不韋離城的任何報告，難道他仍敢躲在城內？實在於理不合。

荊俊道：「我們遍搜全城，看他躲到哪裡去？」

圖先道：「我們不如先搜查此空宅，若我所料不差，此宅必另有秘道，可通往城牆附近的住宅或倉庫，在那處該再有出城的秘道。」

滕翼揮手示意，眾手下忙展開行動。

紀嫣然歎道：「若是如此，這次我們可說棋差一著，皆因布在城外的哨崗，只留心幾個城門的出入要道。」

肖月潭道：「呂賊必捨不得珠寶財物，走地道更遠比不上走在路面上快，不如我們賭他一鋪，賭他已離開地道，從陸路逃往邊境去，因為咸陽的水路交通全被我們控制在手心裡。」

項少龍斷然下令道：「不用搜，我們立即出城。」

項少龍一眾人等，偕同烏家二百多戰士，輕騎全速離城，望趙境方向馳去，不片晌在離城里許處，發現腳印遺痕，其中一些車輪印痕特別深刻，顯是負載重物，眾人大為興奮。

荊俊卻皺眉道：「只看腳印，對方人數超過二千，實力遠遠超過我們。」

滕翼笑道：「逃走之兵，何足言勇，且其中必有婦人孺子，何須懼怕。」

項少龍正容道：「呂府家將，不乏高手，假若我們銜尾追去，他們可聞蹄聲而測知我們虛實，必回頭一拚。我們雖未必會敗，但傷亡難免，故非上策。」

紀嫣然道：「假設我們能預估呂賊逃走的路線，憑輕騎馬快先一步在前頭埋伏，可予呂賊來個迎頭痛擊，又不虞被對方知道我們人少，當有十足把握。」

圖先最清楚呂不韋的情況，道：「照足印的方向，他們該是逃往下游的大鎮梧昌，那裡的鎮守是他的心腹，到那裡可乘船順水東去，否則憑腳力逃得多遠？」

滕翼大喜道：「到梧昌途中有個叫狂風峽的地方，乃往該處的必經之路，憑馬力就算繞道而行，頂多兩個時辰可抵該地，我們不若就在那裡恭候仲父爺的大駕吧！」

項少龍哈哈大笑道：「種什麼因，結什麼果，這次若沒有圖爺照拂呂老賊，我等勢將功虧一簣。」

圖先笑道：「哪裡哪裡，滕將軍請領軍先行。」

士氣昂揚下，二百多騎旋風般去了。

在黎明前的暗黑中，一隊長長的約三千人的隊伍，靜靜進入狂風峽，只憑幾個火把照明前路。

單看隊形，便知這大批亡命的人個個心慌意亂，不但七零八落的斷成多截，首尾不相顧，婦孺更遠遠墮在大後方，跌倒者亦無人理會。眾人雖痛恨呂不韋，目睹此情此景，無不深感惻然。

項少龍道：「我只想要呂老賊的命，有沒有辦法把呂不韋從隊伍中辨認出來？」

肖月潭冷笑道：「以呂老賊自私自利的性格，必會走在最前頭。」又指著隊頭道：「那是僅有的幾輛手推車，其中之一坐的必是呂老賊。」

項少龍道：「待前隊百多人過去後，以木石把出口截斷，我們再從容動手擒人。除呂老賊外，其他人要走便任得他們走！」

呂不韋的逃亡隊伍前一組約百多人，剛出峽口，上方崖頂忽地滾下數十條樹幹和無數大石塊，一時塵屑漫天，轟隆震耳，聲勢驚人之極。推下的木石立時把隊伍無情地截斷，兩邊的人亂成一團，哭喊震天，分別往相反方向逃命。跌倒的跌倒，互相踐踏的互相踐踏，情景仿如世界末日。

出了峽口的人四散奔逃之際，驀地火把光四處亮起，二百名烏家戰士策馬從四方八面湧出來，放過其他背負重物的人，只向給十多個親隨護衛著亡命奔跑的呂不韋圍攏過去。霎時間，呂不韋給重重包圍，陷進絕境。呂不韋在家將圓形陣勢的核心處，臉色蒼白如死人，不住大口喘息。

項少龍偕圖先、肖月潭、滕翼、荊俊、紀嫣然等排眾而出，高踞馬上，大喝道：「呂不韋，當年你派人偷襲我們，殺我妻婢手下，可曾想過有今天一日。」

呂不韋看到圖先和肖月潭，怒恨交迸，氣得渾身劇震，戟指兩人道：「好！枉我呂不韋如此厚待爾等，竟敢聯同外人來對付我。」

圖先呸的吐出一口涎沫，咬牙切齒道：「閉上你的臭嘴，這句話該由我對你說才對。枉我如此忠心對你，你卻為洗脫嫌疑，把隨我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隨便犧牲，你還算人麼？」

肖月潭不屑道：「死到臨頭，仍是滿口不知羞恥的胡言亂語，我今天在這裡目睹你的收場，是要看到老天爺的公正嚴明，你還敢顛倒黑白，含血噴人？」

呂不韋登時語塞，瞧著百多把以他為中心瞄準待發的弩箭，說不出話來。

紀嫣然嬌叱道：「先王待你不薄，你竟狠心將他毒害，呂不韋你比之豺狼禽獸更是不如。」

滕翼暴喝道：「徐先和鹿公都因你而死，給你多活幾年，已是老天爺盲眼睛哩。」

荊俊厲叫道：「你這群蠢材想陪他死嗎？立即拋下兵器，給我滾得遠遠的。」

十多名呂府家將你眼望我眼，不知誰先拋下手上兵器，轉眼間逃個一乾二淨，只剩下眾叛親離的呂不韋孤零零一個人呆立在重圍中心處。項少龍等甩蹬下馬，向呂不韋圍攏過去。

「鏘！」

項少龍拔出百戰寶刀，剎那間，他腦海內掠過無數畢生難忘的傷心往事，而這些都是呂不韋一手造成的。春盈等諸婢和許多忠心手下們逐一濺血倒地；青春正盛的趙國三公主變成他擁在懷內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莊襄王臨死前的悲憤眼神；鹿公的死不瞑目，一一掠過他的心頭。他的心湖像給投下巨石，激起令他神傷腸斷的悲情。忽然間，他發覺手中的百戰刀沒入呂不韋的小腹內去。

呂不韋身子忽向前撲來，迎上他的百戰寶刀，原來給滕翼在背後以墨子劍重劈一記。耳中還聽到滕翼道：「這是獻給倩公主在天之靈的。」

呂不韋倒在他身上時，已變成一具屍體，什麼功名富貴，與他再沒有半點關係。項少龍雖手刃仇人，可是心中虛虛蕩蕩，一片空白，毫無得報大仇的歡欣。對於人與人間的互相殘殺，他打心底生出厭倦。

天終於發亮。

經過三天兩夜的兼程趕路，眾人終於支持不住，紮營休息。離牧場尚有一天的路程。項少龍一路上非常沉默，此夜天色極佳，滿天星斗，伴著一彎新月，疏密有致的廣佈蒼穹之上。項少龍與紀嫣然離開營地，來到一座山丘之上，背靠背悠然安坐在高可及膝的長草中，感受著夫妻間真摯深厚的感情。

項少龍的心神放鬆下來，在這一刻，呂不韋的事似在遙不可及的距離之外，小盤對他的威脅也似從來沒有存在過那樣。他忽然記起在二十一世紀時看的那齣電影《秦始皇》裡，呂不韋並不是這樣死的，他是因受到舉薦嫪毐的牽連，被嬴政免去相國之職，發配他到食邑河南。因呂不韋仍與六國權貴暗中互作勾結，圖謀不軌，再被嬴政遣往蜀郡，更發信譴責他。呂不韋自知難逃一死，喝毒酒自荊現在的情況顯然完全是兩回事，難道自己竟改變了歷史？

胡思亂想間，紀嫣然的暱暱嬌聲在耳旁響起道：「夫君大人在想什麼？」

項少龍心中一陣衝動，差點要把自己的「出身來歷」向愛妻盡情傾吐。最後還是強壓下去，苦笑道：「我不知自己在想什麼？」

紀嫣然道：「嫣然明白夫君大人的心情。人是很奇怪的，有時千辛萬苦的想完成某一個目標，可是當大功告成，反有空虛失落的感覺。幸好不是所有事情是那樣子，像人與人間的感情交往便可與時並進，日趨深刻。當然哩！也免不了會有反目成仇的情況出現。」

項少龍點頭道：「只是聽嫣然說話，已是我人生的一大享受，能與嫣然終老塞外，夫復何求？」

紀嫣然鑽入他懷裡去，枕在他肩頭上，美目深情地凝注天上閃閃的星兒，輕輕道：「自昨天開始，嬴政成為正式的秦君。不知嫪毐和太后是否……唉……嫣然實不該提起此事。」

項少龍苦笑道：「賢妻不必介意，事實上我早想通此事。人力有時而窮，總不能事事稱心順意，對太后我是無能為力。現在只希望回到牧場，烏果等早安然回來。」

紀嫣然歎道：「嫣然也希望快點離開這地方，永遠不用回來。」

次日清晨，眾人拔營起行，依照原定的秘密路線，往牧場潛去。

到黃昏時分，牧場出現在前方遠處。

作為先頭部隊的荊俊忽地掉頭馳回來，臉色難看之極。

眾人心中駭然，知道情況不妙。

荊俊沉聲道：「牧場被人重重包圍起來。」

在星月之下，大地一片迷茫，眾人伏身高處，俯察情況。在牧場城堡箭矢不及的遠處外營壘處處，數萬秦軍，把城堡圍個水洩不通。不過城堡仍是完整無缺，敵人顯然沒有發動過任何攻擊。烏家城堡暗無燈火，像頭熟睡的猛獸。秦軍寨中不時傳來伐木劈樹的聲音，顯然正趕製攻城的工具。

滕翼狠狠道：「定是尉僚的軍隊，嬴政真狠。」

肖月潭不解道：「照理他們怎都該先作佯攻，以消耗我們的箭矢和精神體力，為何竟如此按兵不動？」

紀嫣然想起城堡中的琴清和不足百人的兵力，咬得下唇滲出血來，沉聲道：「尉僚是在等我們回來，幸好他們不熟地形，想不到我們會由這條路線潛返。」

項少龍心中一動道：「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嬴政要親來秘密處置我們，以保證消息不會外洩。」

肖月潭細察下方秘道的入口，遠在敵人的營帳和防禦工事之外，鬆一口氣道：「我們須趁嬴政抵達前的寶貴時光，由秘道返回城堡，立即率眾趕快離開。」

眾人當然不會反對，忙付諸行動。半個時辰後，他們神不知鬼不覺下潛返城堡內，當項少龍把琴清的嬌軀擁入懷內，仿如隔世。由於戰馬們曾受過進出地道的訓練，沒有發出任何聲息，仍把敵人蒙在鼓裡。

滕翼忽然失聲道：「怎麼？烏果他們仍未回來？」

項少龍心頭劇震，輕輕推開琴清，駭然道：「沒有理由的。」

正和滕翼說話的陶方黯然道：「看來烏果已出事。」跟著續道：「敵人昨晚突然在城外出現，且是由四方八面湧來。幸好他們一直按兵不動，否則我們不知該死守還是逃命好。」

肖月潭臉色凝重道：「我們現在得立即撤走，因地道一事只能瞞過一段時間，早晚會給他們發覺，那時想逃都逃不掉。」

項少龍斷然道：「我們分批逃走，我怎都要待至敵人發動攻勢那一刻才走。周薇已失去相依為命的兄長，我再不想她連心愛的丈夫都沒有了。」

圖先哈哈笑道：「要走就一起走，讓我們一同試探老天爺的心意吧！」

項少龍等登上城牆，遙望像漫山螢火的敵陣。雙方實力懸殊，根本沒有一拼之力。尤其項少龍等日夜趕路，早成疲兵，這場仗不用打也知必敗無疑。

滕翼道：「看敵陣的佈置，當知尉僚精於兵法。」

肖月潭歎道：「嬴政想得很周到，調來這批與少龍毫無關係的外戍兵，恐怕他們對攻打誰的城堡都是糊里糊塗。」

荊俊奔上來道：「預備好一切，是否該先把馬兒帶往預定的秘谷，使得逃起來時方便一點。」

紀嫣然道：「不若我們溜往秘道入口處，盡最後人事等待烏果他們，總勝過置身重圍，來不及逃走。」

眾人默然不語，瞧著項少龍。項少龍自知嬌妻之言有理，近六百的人和馬，加上乾糧食水，若要全體無聲無息安然從地道離開，沒有個把時辰休想辦到。遂勉強點頭道：「好吧！」

荊俊領命而去。

滕翼忽地劇震道：「嬴政來哩，烏果他們也完了。」

眾人駭然大震，循他目光望去，一條火龍由遠而近，源源進入敵軍帥帳的營地內。

項少龍當機立斷，喝道：「立即撤走。」

「咚！咚！咚！」戰鼓響起。眾人面面相覷，嬴政連夜趕來，尚未有機會坐下喝一口水，立即下令進攻，可見他要殺項少龍的心是多麼堅決。

項少龍慘然道：「小盤！你太狠心！」

紀嫣然道：「棄馬！我們只能憑雙腿逃命，否則就來不及。」

各人領命去了。眼看敵人壓倒性的兵力從四方八面向城堡迫來，他們的心直往下沉。縱然他們從秘道離開，只是重蹈呂不韋的覆轍，最後終會被腳程快上數倍的敵騎追上。假若這是一種報應，則老天爺就太過無情無義。

城門被撞破的時候，項少龍方仍有一半人未能進入地道。

無奈下，項少龍下令所有人全避進新建成的衣冠塚內，作為掩護，並把特厚的大鐵門關起，希望多爭取一點撤走的時間。

最好是小盤以為他們早溜走，放棄搜索，更是理想。不過人人均知道只是妄想，整個城堡的人忽然消失，當然是有通往城堡外的秘道。尉僚若不能把地道找出來，如何向新登基的秦王交待。

塚堂內眾人你眼望我眼，瞧著正魚貫進入秘道的戰士，聽著外面隱約傳來越趨喧騰的喊殺蹄音，無不心急如焚，又只能聽天由命。「隆隆」響聲不斷傳來，顯示敵人正在破門入屋，逐一展開搜索。

「砰！」

眼前的鐵門終於傳來撞擊的聲音，顯示敵人的魔爪伸展到這裡來。一輪碰撞無功，沉寂下去。眾人的心提到了咽喉處，呼吸困難。預料敵人下次會出動扎上檑木的撞車來破門。一刻鐘的時間，像永世般漫長。

殿內的項少龍、紀嫣然、滕翼、荊俊、圖先和十多名烏家戰士，掣出弩弓，準備拚死守著大門，好讓其他人有多些時間安然離去。眾人失去說話的意欲，這時除他們外，仍有三十多人尚未能進入地道。幸好當日設計地道，特別注重地道的通氣裝置，否則恐怕未離地道，這麼多人擠在一起，早給悶死。

項少龍不由望往高置墓堂正中小盤母親妮夫人的靈牌，心中苦笑，暗忖妮兒你有沒有想到，我項少龍會有一天被你的愛兒親手殺死？

「轟！」

整座塚廟晃動一下，不過大鐵門仍是紋風不動。

「轟！」

封著大鐵門的三支鐵閂同時往內彎曲，門隙擴大，透入外面火把的光芒，喊叫聲立時變得真切，潮水般從外湧進塚堂裡。此時除他們外，其他人均進入地道。

項少龍喝道：「快退進去！」

誰還敢於此時怠慢，忙向地道蜂擁而入。尚未有機會把地道上方鐵蓋合上，轟然巨響，兩扇大鐵門連著部分磚石頹然倒下，揚起一片灰塵。項少龍、滕翼、荊俊和紀嫣然四人守在地道入口處，準備對來者格殺勿論。他們是不得不這麼做，整條地道塞滿人，若讓敵人銜尾追來，他們休想有人走脫。愈能延遲敵人知道地道出口方向的時間，他們活命的機會愈大。火光從地道口映下來。項少龍等移後少許，避到火光不及的暗處。

上面有人喜叫道：「入口在這裡！他們竟沒時間合上蓋子。」

項少龍等心中叫苦，地道入口外的塚堂倏地鴉雀無聲，接著是跪倒禮拜的聲音。項少龍四人你眼望我眼，想到是小盤龍駕至。

一陣沉厚有力的聲音道：「大王明鑒，剛才微臣貼地聽聲，發覺叛賊尚未離開地道，所以只要我們灌入濃煙，保證可殲除部份叛賊。然後微臣再遣人循最接近塚墓的城牆方向搜過去，找到出口，應可把叛賊一網成擒。」

項少龍等聽得牙癢癢的，又是心中惶恐萬分，偏是一籌莫展。此人該是那尉僚，嬴政出奇地默不作聲。

「噗！」

是有人跪地的聲音。

李斯的聲音在地道口外響起，顫聲道：「大王開恩！」

尉僚奇道：「廷尉大人？」

然後是一片奇異的沉默。

尉僚的聲音又道：「大王請立即頒令，否則時機一去不返。」接著再乾咳一聲，問道：「大王為何只看著這裡供奉的靈牌？」

項少龍等心中升起難以形容的感覺，恍然小盤正呆瞧著他至愛的母親妮夫人的靈位。此刻除他們外，其他人已越過地道中段，尚有兩刻許的時間，應可撤離地道。

不過若小盤接受尉僚的提議，他們仍是死路一條。

小盤熟悉的聲音終於響起道：「尉卿和其他人全給寡人退出去，只李卿一人留下。」

尉僚愕然道：「大王……」

小盤大喝道：「退下！」

足音響起。

到所有人遠去後，小盤沉聲道：「如何可教天下人不談論這件事？」

李斯答道：「只要大王征服六國，統一天下，那時大王之令遍行大地，嚴諭誰敢提到項少龍三個字，誰就殺頭，必然人人噤口，此事自然不了了之。」

小盤冷冷道：「若他們嘴巴不說，卻寫成史書，有何法應付？」

李斯道：「那時大王就坑那些人，燒他們寫的書。」

下面的項少龍聽得目瞪口呆，原來焚書坑儒竟是因自己而起的，同時被燒的巫卜之書，只是掩人耳目的陪葬品。

小盤又道：「呂不韋為項少龍所殺之事該如何處理？」

李斯朗聲道：「這個更容易，說他畏罪逃回食邑，最後飲毒酒自盡。」

足音響起，有人來至入口旁。

一陣靜默後，小盤的聲音輕輕傳下來道：「師傅！願你一路平安！」

接著是小盤的斷喝道：「立即撤軍！」

足音遠去。

項少龍強忍著的熱淚終於奪眶而出。

他心中深切感受到那種創造歷史的動人滋味。當小盤踏出乃母衣冠塚的一刻，他再非那來自邯鄲的趙小盤。因為他完全割斷和過去的關係，真正地成為嬴政。以後他的心神會用在統一天下的大業上，他跨過倒下的鐵門那一刻，六國注定逐一被殲的命運。

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沒有人能擊倒的超級霸主──創建中國，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

項少龍等收拾情懷，追著大隊由隧道口逸出，赫然發覺烏果竟和眾鐵衛雜在隊中。原來他們因昌文君控制水路，被迫改從陸路趕來，故比嬴政要遲上幾個時辰，卻剛好在地道出口附近與他們會合。烏果同時帶來嫪毐被車裂於市的消息，朱姬替他生的兩個兒子則給活生生焗死，都是王翦告訴他們的。至於朱姬，則傳被押返咸陽。眾人當然曉得朱姬已完蛋，被押返咸陽軟禁的只是嬴政安排的替身。

待嬴政大軍撤走，眾人再返回牧場，乘馬從容離開。項少龍還帶走趙倩諸女包括妮夫人的靈牌。三個月後，他們終於安抵塞外，完成渴求以久的夢想。

由於這次叛亂的呂不韋和嫪毐均是六國的人，加上鄭國渠一事暴露韓人的「破秦計」，而更為嬴政擔心的是怕六國來的人繼續散播「謠言」，竟一意孤行，頒下「逐客令」，使從東方來的客卿人人自危。

李斯知道自己實在知得太多不該知的事，卻更清楚嬴政要統一天下的渴望，遂冒死進諫。

其詞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牧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臬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書中又道：「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李斯慷慨陳詞的上書，不但表達對嬴政的絕對忠誠，還闡述鐵錚錚的歷史事實。終使嬴政收回成命，撤銷「逐客令」。

項少龍和紀嫣然的老朋友韓非在此時被嬴政慕其名強索入秦。然因他始終心懷故國，處處為韓說話，兼之口齒不伶俐，故不為嬴政所喜。最後更因開罪姚賈和李斯，加上兩人忌他才華，被毒死獄中。

嬴政掃除呂不韋和嫪毐後，收攬秦國的大權，遂展開徵服六國的大業。六國這時早失去獨力抗秦的力量，可是他們聯合起來，仍在嬴政即位後的第六年使秦人吃了三晉和楚人的一個虧，韓闖於是役不幸戰死沙場，田單由於失去呂不韋的支持，失勢下台，齊國從此再無傑出人材。嬴政亦學乖了，改採李斯和尉僚的獻計，巧妙地運用賄賂、離間、分化等種種手段，把六國逐一擊破。

秦王政十四年，韓王安首先對秦屈服稱臣。翌年秦軍殺入新鄭，滅韓。

被項少龍一手提拔的桓齮，此時積功至上將軍，不幸遇上可使項少龍慘吃敗將的李牧，被其大破於合肥，無面目再見嬴政，避隱燕國。

終於到了王翦和李牧兩大名將正面對壘的時刻。

秦軍在王翦和楊端和的率領下大舉攻趙，李牧迎之邯鄲城外，彼此僵持不下，豈知郭開受李斯反間計所惑，竟慫恿趙王換將，李牧拒不受命，結果被趙王賜死。大樹既倒，趙國再無可抗王翦之將，遂被秦軍以狂風掃落葉之勢，掃入歷史往昔的回憶裡。

秦王政十九年，太子丹派荊軻入秦圖刺嬴政，事敗後當場慘死。嬴政遂出師有名，派王翦攻燕，大破燕人於易水之西，翌年攻入燕人的薊都，殺太子丹。

王翦之子王賁，攻佔楚人十餘城。次年他再大展神威，決水灌大梁，破之，魏亡。

二十三年，王翦攻楚，在平輿大破楚軍，次年與蒙武破壽春，楚王和李園被俘，李嫣嫣服毒自殺，楚亡。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賁攻入臨淄，齊王田建投降。

六國至此雲散煙消，盡歸於秦。

嬴政仍記著項少龍所說的「始皇帝」三字，於是命群臣研究是否適合他統一六國後的身份，眾人自是大聲叫好。於是嬴政自號始皇帝，廢分封諸侯之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統一度量衡；定幣制；使車同軌、書同文；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戶到咸陽，確立日後中國的規模。

當嬴政登上始皇帝的寶座，宏偉的懷清台同時建成。子民還以為是因他們的帝君為懷念寡婦清而建。只有像李斯、王翦等有限幾個知情者，方知嬴政實是因懷念著已遠離中土的項少龍而築的。

# 後記

大地在馬蹄下飛快地往後方瀉去，項少龍和三位兄弟烏卓、滕翼、荊俊三人忘情地在綠草如茵、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全速策騎飛馳。藍天白雲下，前方半里許處一群近千頭的野馬群受驚下往北逃去。四人口中發出喝叫聲，夾馬轉向，追將上去。

項少龍等分作兩組，一組繞往前方，迫得帶頭的馬領袖改變方向，另一組則在後方追上去。趕逐一會，馬群被鞭子迫得逃到河裡，游往對岸。

項少龍等勒馬站定，大叫道：「孩兒們！看你們的本領哩。」

對岸驀地現出烏果、烏言著、趙大、劉巢等一眾百多人，人人手持繩索，興高采烈地等待馬兒送上門來。

項少龍大感興趣地看著兄弟手下們捕捉野馬，讚歎道：「大哥真懂得揀地方，這裡處處均得大小河流灌溉，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牧草茂盛，確是人間勝境。」

烏卓環目掃視無邊無際的草浪，嗅著青草傳來的香氣，笑道：「當年我初抵此處，心中頗有點我們是被迫自我放逐的味兒。現在長居下來，殺了我都不肯離開這裡。」

荊俊忽地向隔岸大叫道：「那頭純白的！我要那頭純白的！」

滕翼見狀莞爾道：「這小子，丹兒已為他生下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仍然像個長不大的孩子。」

黃昏時分，眾人滿載而歸，馳返這次出狩的營地。

紀嫣然、琴清、烏廷芳、趙致、田貞、田鳳、周薇、善蘭、鹿丹兒等正坐在一道斜坡上，看著坡下草地上三十多個介乎十二至十五歲的男孩女孩策馬追逐馬球為樂。

歡笑聲直衝霄漢，其中一個是項寶兒。他長得比任何一個孩子更粗壯，頭戴鷹羽造的美麗帽子，濃眉大眼，極有個性。這時的他正從馬身上俯下來以棍子控球，誰也不能從他手下把球子奪去。

在他們腳下，無垠的草原延伸天際，仿如一片碧綠的大地氈。百多個營帳豎立一旁，炊煙緩起，十多個婦女正生火造飯，待丈夫兒子回來享用。

圖先、肖月潭兩人席地閒聊，目光不時往這邊巡逡過來。

眾女看到精采處，不斷拍手歡叫，其中以烏廷芳和鹿丹兒叫得最是厲害。

琴清忽地輕推身旁的紀嫣然一下，欣然道：「夫君大人回來哩。」

眾女遠眺平原盡處，百多個黑點逐漸擴大，蹄音隱隱傳來。

紀嫣然豪興忽起，站起來嬌呼道：「誰願隨我去迎接我們凱旋歸來的戰士？」

眾孩子早放下球戲，前呼後擁的策騎朝歸來者迎去，一時蹄聲震天。紀嫣然的號召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全體翻上馬背，不一會在草原上與她們的男人會合，一起馳返營地。

小孩們則得意洋洋在前領頭。

項少龍與紀嫣然、琴清等緩騎而行，有感而發道：「老天爺待我們非常優厚，以前哪想過真可過得這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日子。」

琴清歎道：「要有我們那種經歷的，方會明白草原生活的珍貴，像寶兒那小傢伙，常嚷著要回中原去見識世面。」

烏廷芳怨道：「以後你最好不要再給他說中原的事，尤其是有關楚國，寶兒最歡喜就是那裡，令人費解。」

項少龍笑道：「每個人總有他的夢想，因為我們的夢想成為事實，所以樂於安享夢想，寶兒只是在追尋他的夢想吧。我們既不該阻止，更不應強要他安於我們的夢想。」

紀嫣然欣然道：「夫君說得真動聽，寶兒的夢想是要變成天上的飛鷹，可隨意翱翔，飛到大地任何一角去。」

趙致笑道：「人人寵得他要命，我說呢！小貞和小鳳寵得他太過份。」

田貞和田鳳被說得掩嘴嬌笑，一臉幸福快樂之色。

紀嫣然像記起某事般笑道：「差點忘記告訴你做人爹的，寶兒嫌自己的名字太過孩子氣，要改過另一個名字。」

項少龍毫不介意地欣然道：「改什麼名字也可以，只要是姓項就成。」

烏廷芳佯作生氣道：「寶兒可是我改的，是他的乳名嘛！」

紀嫣然續道：「我見他這麼愛鷹，提議給他起個鷹的別字。」

項少龍哈哈笑道：「項鷹！倒也不錯啊！」

琴清道：「你這做父親的真不知孩兒的想法，他嫌鷹字太過像禽獸，怕人笑他，自己改了個『羽』字。」

項少龍劇震勒馬停下，失聲叫道：「什麼？」

眾女和身周的滕翼等人莫不愕然停下，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

紀嫣然奇道：「你怎麼了，項羽不好聽嗎？」

項少龍此時心中掀起滔天浪潮。

項羽？

豈非是與劉邦爭天下，最後偕美人虞姬自刎於烏江的楚霸王項羽嗎？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難道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不過若計算時間，此事確大有可能。

在歷史上，秦朝歷二世覆亡。

由嬴政登上儲君之位，三十七年後南巡病死沙丘，接著秦二世即位，三年而亡。那時自己的兒子「項羽」應是三十多歲，正值壯年，雖說歷史上的項羽出道時仍是弱冠之年，家族背景更是截然不同，可是史書的真確性有多准？他比任何人更清楚，因為他曾親身印證體驗。

眾人的呼叫聲把他驚醒過來。

紀嫣然疑惑地道：「夫君大人不歡喜這名字嗎？寶兒卻非常歡喜，若你要他改別的名字，我們可不會和他說，你自己去跟他談。」

項少龍回過神來，正思忖應否向寶貝兒子預作警告，例如遇上一個叫劉邦的人，立即揮刀殺他。回心一想，縱是自己知道歷史的發展，最後還不是改變不了絲毫歷史的發展。命運從不因人的努力或意志有分毫改移。人們以為自己在創造命運，皆因他們根本不知命運朝哪個方向走，是什麼一回事。惟有自己深深體會到箇中滋味。

自己的一個「兒子」小盤建立大秦帝國，自己的另一個「兒子」項羽則一手把大秦帝國毀掉。

琴清皺眉道：「夫君大人在想什麼？」

項少龍忽地哈哈大笑道：「我想通了！」

滕翼的聲音傳過來道：「三弟想通了什麼呢？」

項少龍奮然道：「項寶兒以後就是項羽。」

眾人齊聲失笑。

紀嫣然一臉疑惑道：「這也須想通或不想通的嗎？」

項少龍從馬背湊過去香她的粉臉一口，笑道：「我想通的是成又如何，敗又如何。成功失敗根本無關重要，只要轟轟烈烈的活過，在歷史上留下千古不滅的美名，便不負此生！」

眾人更是一臉茫然，怎想得到他指的是自己兒子將來成為名傳千古的楚霸王項羽一事。

項少龍豪情萬丈的哈哈大笑，策馬而出，放蹄朝早去遠的「項羽」諸孩兒趕去。眾人紛紛大喝催馬，追著去了。

人馬與整片大地合成一體，在落日壯麗的霞彩裡，形成了一幅充滿幸福和歡笑的畫卷。

《尋秦記》終卷